中華大典

文學典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ISBN 7-80643-445-3

9 787806 434451 >

中華大典・文學典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一六五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排版：南京理工排版校對有限公司
（南京市孝陵衛二〇〇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一四）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陰市淮海北路四四號　郵政編碼　二二三〇〇一）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南京市百子亭三四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二八二・五　字數：一〇〇〇〇千字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一六〇〇
定價（全四冊）：一八〇〇圓

説明

一、引用書目包括了本分典所使用的主要書籍。尚有部份使用較少之書籍未列入。

二、本書目基本上採用傳統四部分類法，按經、史、子、集分類編排。同類書目大體上按編、著者之時代先後，並參考《四庫全書總目》等工具書進行排列。各類之間不標目，以空行加以區分。

三、各書著録通行善本、新整理本或較具影響之版本。根據本分典使用情況，有些書所列不止一種版本。實際使用的版本，不少超過本書目所列，爲避免繁冗，本書目不一一開列。

四、各書著録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纂者、注者、評點者等。著者、編注評點者一般祇録姓名，個別書之注釋、評點等特別重要，則著録某人撰、某人注或評點等）、刊印時代或所在叢書名。新整理（點校、注釋）之書著録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者等）、出版社、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各書均不著録卷數。

陳書　姚思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校點本
周書　令狐德棻　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校點本
隋書　魏徵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校點本
舊唐書　劉昫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新唐書　歐陽修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唐書直筆新例　呂夏卿　擇是居叢書本
舊五代史　薛居正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校點本
新五代史　歐陽修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宋史　脱脱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校點本
遼史　脱脱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資治通鑑　司馬光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校點本
資治通鑑考異　司馬光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鑑　范祖禹　叢書集成初編本
續資治通鑒長編　李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唐會要　王溥　叢書集成初編本
唐大詔令集　宋敏求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通志　鄭樵　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影印本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翰苑群書　洪遵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東都事略　王偁　四庫全書本
三朝名臣言行録　朱熹　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朝事實類苑　江少虞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排印本
永樂大典　姚廣孝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
古今圖書集成　陳夢雷等　中華書局一九三四年影印本

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呂大防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韓文公歷官記　程　俱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韓子年譜　洪興祖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韓文公年譜　樊汝霖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韓文年表　方崧卿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白文公年譜　陳振孫　白香山詩集卷首
白香山年譜　汪立名　白香山詩集卷首
柳先生年譜　文安禮　柳宗元集附録
柳先生歷官記　張敦頤　柳宗元集附録
微之年譜　王　鋌　侯鯖録本
康谷鄭氏宗譜　宣德九年修
驂鸞録　范成大　四庫全書本
録鬼簿　鍾嗣成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才子傳　辛文房　中華書局校箋本
廣州人物傳　黄　佐　叢書集成初編本
列朝詩集小傳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歷代畫史彙傳　彭蘊璨　清刻本
昌黎先生年譜　顧嗣立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昌黎先生詩文年譜　方成珪　中華書局年譜叢刊本
韓承旨年譜　震　鈞　香嚴集發微附録
玉谿生年譜會箋　張采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五代史闕文　王禹偁　四庫全書本
五代史補　陶　岳　豫章叢書本
釣磯立談　題史虛白　知不足齋叢書本
江南野史　龍　袞　豫章叢書本
南唐近事　鄭文寶　寶顏堂秘笈本
江表志　鄭文寶　墨海金壺本
江南別録　陳彭年　墨海金壺本
江南餘載　四庫全書本
南唐書　馬　令　叢書集成初編本、四部叢刊續編本
南唐書　陸　游　叢書集成初編本、四部叢刊續編本
南唐拾遺記　毛先舒　學海類編本
蜀檮杌　張唐英　學海類編本
吴越備史　范偁、林禹　四部叢刊續編本
閩書　何喬遠　崇禎刻本
閩小記　周亮工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南漢紀　吴蘭修　叢書集成初編本
九國志　路　振　守山閣叢書本
五國故事　四庫全書本
十國春秋　吴任臣　中華書局排印本

北户録　段公路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桂林風土記　莫休符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嶺表録異　劉　恂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太平寰宇記　樂　史　四庫全書本
方輿勝覽　祝　穆　四庫全書本
廬山記　陳舜俞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中吴舊聞　龔明之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吴郡圖經續記　朱長文　四庫全書本
乾道臨安志　周　淙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乾道四明圖經　張津等　咸豐宋元四明六志本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　四庫全書本
長安志　宋敏求　四庫全書本
遊城南記　張　禮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入蜀記　陸　游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吴郡志　范成大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郏録　高似孫　四庫全書本
嘉泰吴興志　談　鑰　吴興叢書本

嘉泰會稽志　施宿等　四庫全書本
嚴州圖經　劉文富　光緒漸西村舍匯刊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嘉定鎮江志　盧憲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寶慶四明志　方萬里等　四庫全書本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四庫全書本
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至元嘉禾志　徐碩　四庫全書本
延祐四明志　袁桷　咸豐宋元四明六志本
類編長安志　駱天驤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齊乘　于欽　四庫全書本
蜀中廣記　曹學佺　四庫全書本
姑蘇志　王鏊　四庫全書本
武功縣志　康海　四庫全書本
汴京遺蹟志　李濂　四庫全書本
赤雅　鄭露　四庫全書本、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桂勝　張鳴鳳　四庫全書本
西湖遊覽志、志餘　田汝成　四庫全書本
八閩通志　黃仲昭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浙江通志　沈翼機等　四庫全書本
廣東通志　魯曾煜等　四庫全書本
錢塘縣志　裘璉等　康熙刻本
唐兩京城坊考　徐松　中華書局排印本
福建通志　陳壽祺等　同治刻本
蘇州府志　馮桂芬等　光緒刻本
崇文總目　王堯臣等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　葉德輝輯　現代出版社中國歷代書目叢刊本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　陳騤等撰、趙士煒輯考　現代出版社中國歷代書目叢刊本
集古録跋尾　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集
東坡題跋　蘇軾　叢書集成初編本
山谷題跋　黃庭堅　叢書集成初編本
海嶽題跋　米芾　叢書集成初編本
宛丘題跋　張耒　叢書集成初編本
魏公題跋　蘇頌　叢書集成初編本
金石録　趙明誠　四部叢刊續編本
遂初堂書目　尤袤　叢書集成初編本
放翁題跋　陸游　叢書集成初編本
益公題跋　周必大　叢書集成初編本
容齋題跋　洪邁　叢書集成初編本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萬有文庫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直齋書録解題　陳振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後村題跋　劉克莊　叢書集成初編本
西山題跋　真德秀　叢書集成初編本
輿地碑記目　王象之　叢書集成初編本
寶刻叢編　陳思　叢書集成初編本
寶刻類編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等　叢書集成初編本、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國史經籍志　焦竑　叢書集成初編本、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世善堂藏書目録　陳第　叢書集成初編本、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毛扆　叢書集成初編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菉竹堂書目　葉盛　叢書集成初編本、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菉竹堂碑目　葉盛　叢書集成初編本
鈐山堂書畫記　文嘉　叢書集成初編本
百川書志　高儒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　晁瑮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陳氏紅雨樓書目　徐燉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重編紅雨樓題跋　徐　燉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趙定宇書目　趙用賢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脈望館書目　趙琦美　涵芬樓秘笈本、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絳雲樓書目　錢謙益　叢書集成初編本
絳雲樓題跋　錢謙益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述古堂藏書目　錢　曾　叢書集成初編本
讀書敏求記　錢　曾　叢書集成初編本、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　錢　曾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重輯漁洋書跋　王士禎　中華書局陳乃乾校輯本
季滄葦藏書目　季振宜　叢書集成初編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吳　騫　叢書集成初編本、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潛采堂全唐詩未備書目　朱彝尊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竹垞行笈書目　朱彝尊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　永瑢等　中華書局影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永瑢等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四庫未收書提要　阮　元　揅經室外集
天禄琳琅書目　于敏中　四庫全書本、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　彭元瑞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　彭元瑞　叢書集成初編本
金石録補續跋　葉奕苞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中州金石記　畢　沅　叢書集成初編本
雍州金石記　朱　楓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古墨齋金石跋　趙紹祖　叢書集成初編本
寶鐵齋金石跋尾　韓　崇　叢書集成初編本
曝書雜記　錢泰吉　叢書集成初編本
非石日記鈔　鈕樹玉　叢書集成初編本
群書拾補　盧文弨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思適齋集、補遺　顧廣圻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思適齋書跋　顧廣圻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百宋一廛賦　顧廣圻撰、黄丕烈注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百宋一廛書録　黄丕烈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蕘圃藏書題識、補遺、續録、再續録　黄丕烈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記　黄丕烈　清刻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瑞樓藏書目録　金　檀　叢書集成初編本
稽瑞樓書目　陳　揆　叢書集成初編本
孫氏祠堂書目　孫星衍　叢書集成初編本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補遺、續編　孫星衍　叢書集成初編本
廉石居藏書記内外編　孫星衍撰、陳宗彝編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半氈齋題跋　江　藩　叢書集成初編本
蘇齋題跋　翁方綱　叢書集成初編本
經籍跋文　陳　鱣　叢書集成初編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讀書叢録　洪頤煊　廣雅書局叢書本
尊經閣藏書目　王呈祥　叢書集成初編本
繡谷亭薰習録　吴　焯　民國雙照樓刻本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志　張金吾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唫香僊館書目　馬　瀛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　汪士鐘　叢書集成初編本、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袁氏藝文金石録　袁渭漁等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古泉山館題跋　瞿中溶　藕香零拾本
結一廬書目　朱學勤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奕慶藏書樓書目　祁理孫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豐順丁氏持静齋書目　丁日昌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雲間韓氏藏書目　韓應陛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天一閣現存書目　薛福成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　瞿　鏞　光緒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録　瞿良士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邵懿辰、邵章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　丁　丙　光緒刻本
八千卷樓書目　丁　仁　民國印本
宋元舊本書經眼録　莫友芝　清刻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　清刻本、民國掃葉山房石印本
開有益齋讀書志、續志　朱緒曾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抱經樓藏書志　沈德壽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耿文光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續志　陸心源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儀顧堂題跋、續跋　陸心源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吳興金石記　陸心源　光緒刻本
宋元本書目行格表　江　標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海源閣藏書目　楊紹和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楹書隅録初編、續編　楊紹和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滂喜齋藏書記　潘祖蔭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　繆荃孫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日本訪書志　楊守敬　光緒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胡玉縉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古書目三種　中華書局刻本
金華叢書提要　胡鳳丹　金華叢書本
適園藏書志　張鈞衡　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
四庫目略　楊立誠　民國印本
明板書經眼録　王敏化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印本
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録　李盛鐸　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章氏四當齋藏書目　顧廷龍　燕京大學圖書館印本
書舶庸譚　董　康　民國刻本
傳是樓書目　王存善　民國印本
培林堂書目　王存善　民國印本
崇雅堂書録　甘鵬雲　民國印本
文禄堂訪書記　王文進　民國印本
海日樓題跋　沈曾植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録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測海樓舊本書目　陳乃乾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舊山樓書目　趙宗健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掃葉山房書目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北京文奎堂書莊書目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文奎堂書目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　何澄一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故宮普通書目　江　瀚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涉園序跋集録　張元濟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善本書所見録　羅振常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　王廷揚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叢書書目匯編　沈乾一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中國書店書目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受古書店舊書目録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學海樓藏書目録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鄞縣范氏天一閣書目内編　馮貞群　民國印本
天一閣藏書經見録　羅振常、周子美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壬子文淵閣所存書目　清刻本
古越藏書樓書目　光緒石印本
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　莫伯驥　民國印本
周氏傳忠堂藏書目　周星詒、羅振常　民國石印本
上善堂書目　孫從添　民國湫漻齋刻本
詒莊樓書目　王　修　民國排印本
求古居宋本書目　葉德輝　民國石印本
嘉業堂鈔校本目録　周子美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藏園群書題記　傅增湘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藏園群書經眼録　傅增湘　中華書局排印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傅增湘　中華書局寫印本

卷盦書跋　葉景葵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書目答問補正　范希曾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日本訪書志補　王重民　民國鉛印本
敦煌古籍叙録　王重民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重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　王重民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著硯樓書跋　潘景鄭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販書偶記　孫殿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販書偶記續編　孫殿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　中華書局影印本

藝文類聚　歐陽詢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初學記　徐堅等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　林寶撰、岑仲勉校　中華書局整理本
太平御覽　李昉等　中華書局影印本
册府元龜　王欽若等　中華書局影印本
實賓録　馬永易等　四庫全書本
事文類聚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新集、外集、遺集　祝穆等　四庫全書本
補侍兒小名録　王銍　稗海本
錦繡萬花谷前集、後集、續集　四庫全書本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　章定　四庫全書本
山堂考索前集、後集、續集、別集　章俊卿　四庫全書本
玉海(附詞學指南)　王應麟　四庫全書本
稗史彙編　王圻　北京出版社影印本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委心子　中華書局排印本
登科記考　徐松　中華書局校點本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　趙鉞、勞格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　趙鉞、勞格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方鎮年表　吴廷燮　中華書局排印本

閑居編　釋智圓　續藏經本
祖堂集　釋静、釋筠　高麗海印寺刻本、岳麓書社排印本
宋高僧傳　釋贊寧　中華書局排印本
法藏碎金録　晁迥　四庫全書本
五燈會元　釋普濟　中華書局點校本
景德傳燈録　釋道原　四部叢刊三編本
大藏經　大正新脩本、中華書局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文中子中説　題王通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朝野僉載　張鷟　中華書局排印本
隋唐嘉話　劉餗　中華書局排印本
大唐新語　劉肅　中華書局排印本
安禄山事迹　姚汝能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高力士外傳　郭湜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奉天録　趙元一　叢書集成初編本
封氏聞見記　封演　中華書局校注本
翰林志　李肇　四庫全書本
唐國史補　李肇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卓異記　李翺　四庫全書本
龍城録　題柳宗元　四庫全書五百家音注柳先生集附録
劉賓客嘉話録　韋絢　叢書集成初編本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法書要録　張彦遠　叢書集成初編本、人民美術出版社排印本
歷代名畫記　張彦遠　叢書集成初編本
唐朝名畫録　朱景玄　四庫全書本
羯鼓録　南卓　四庫全書本、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乾臏子　温庭筠　叢書集成初編本
酉陽雜俎　段成式　中華書局排印本
因話録　趙璘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東觀奏記　裴廷裕　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明皇雜録　鄭處誨　中華書局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開天傳信記　鄭　綮　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樂府雜録　段安節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劇論著集成本
北里志　孫　棨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前定録、續録　鍾　輅　四庫全書本
尚書故實　李　綽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唐闕史　高彦休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資暇集　李匡乂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蘇氏演義　蘇　鶚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説郛三種本
杜陽雜編　蘇　鶚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松窗雜録　李　濬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杜苑叢談　馮翊子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三水小牘　皇甫枚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宣室志　張　讀　四庫全書本
劇談録　康　駢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雲谿友議　范　據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續編本
大唐傳載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幽閑鼓吹　張　固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中朝故事　尉遲偓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玉泉子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記事珠　馮　贄　説郛三種本
雲仙雜記　馮　贄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續編本
鑑戒録　何光遠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北夢瑣言　孫光憲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摭言　王定保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筆法記（畫山水録）　荆　浩　四庫全書本、美術叢書本
江淮異人録　吴　淑　四庫全書本
茅亭客話　黄休復　四庫全書本、津逮秘書本
太平廣記　李昉等　中華書局排印本
清異録　陶　穀　四庫全書本
稽神録　徐　鉉　叢書集成初編本
葆光録　叢書集成初編本
廣卓異記　樂　史　筆記小説大觀本
楊太真外傳　樂　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賈氏譚録　張　洎　四庫全書本
南部新書　錢　易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洛陽縉紳舊聞記　張齊賢　叢書集成初編本
唐語林　王　讜　中華書局校證本
楊文公談苑　楊　億　五朝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宋景文筆記　宋　祁　叢書集成初編本
涑水記聞　司馬光　中華書局排印本
澠水燕談録　王闢之　中華書局排印本
歸田録　歐陽修　中華書局排印本
春明退朝録　宋敏求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東原録　龔鼎臣　四庫全書本
醴泉筆録　江休復　學海類編本
江鄰幾雜志　江休復　筆記小説大觀本
圖畫見聞志　郭若虚　四庫全書本、人民美術出版社排印本
夢溪筆談　沈　括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證本、中華書局校注本
志林　蘇　軾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仇池筆記　題蘇軾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孫公談圃　孫　升　四庫全書本
文昌雜録　龐元英　四庫全書本
近事會元　李上交　四庫全書本
明道雜志　張　耒　四庫全書本
揚州芍藥譜　王　觀　四庫全書本

晁氏客語　晁説之　四庫全書本
孔氏雜説　孔平仲　寶顔堂秘笈本
珩璜新論　孔平仲　四庫全書本
談苑　題孔平仲　四庫全書本
畫墁録　張舜民　四庫全書本
靖康緗素雜記　黄朝英　四庫全書本
國老談苑　題王君玉　四庫全書本
青瑣高議　劉斧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東觀餘論　黄伯思　中華書局影印本
冷齋夜話　釋惠洪　中華書局排印本
邵氏聞見録　邵伯温　中華書局排印本
邵氏聞見後録　邵博　中華書局排印本
湘山野録、續録　釋文瑩　中華書局排印本
玉壺清話　釋文瑩　中華書局排印本
石林燕語　葉夢得　中華書局排印本
避暑録話　葉夢得　四庫全書本
巖下放言　葉夢得　四庫全書本
蒙齋筆談　葉夢得　四庫全書本
欒城遺言　蘇籀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宣和書譜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宣和畫譜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廣川書跋　董逌　四庫全書本
侯鯖録　趙令畤　叢書集成初編本
揮麈前録、後録、第三録、餘話　王明清　四庫全書本
考古編　程大昌　四庫全書本
演繁露、續演繁露　程大昌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　朱熹　四庫全書本
松窗百説　李季可　四庫全書本
清波雜志、別志　周煇　四庫全書本
野客叢書（附野老紀聞）　王楙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示兒編　孫弈　四庫全書本
雲麓漫鈔　趙彦衛　四庫全書本、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雲谷雜記　張淏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張宗祥校本
緯略　高似孫　四庫全書本
澗泉日記　韓淲　四庫全書本
吹劍録全編　俞文豹　古典文學出版社張宗祥校訂本
貴耳集　張端義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餘師録　王正德　四庫全書本
海録碎事　葉廷珪　四庫全書本
鼠璞　戴埴　四庫全書本
曲洧舊聞　朱弁　四庫全書本
嬾真子　馬永卿　四庫全書本
春渚紀聞　何薳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卻掃編　徐度　四庫全書本
五總志　吴坰　四庫全書本
墨莊漫録　張邦基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三編本
昨夢録（退軒筆録）　康與之　古今説海本、説郛三種本
游宦紀聞　張世南　四庫全書本
梁谿漫志　費袞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鶴林玉露　羅大經　中華書局排印本
雞肋編　莊綽　四庫全書本
泊宅編　方勺　中華書局排印本
密齋筆記　謝采伯　四庫全書本
深雪偶談　方岳　四庫全書本
寓簡　沈作喆　四庫全書本
萍洲可談　朱彧　四庫全書本
高齋漫録　曾慥　四庫全書本
類説　曾慥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青箱雜記　吴處厚　中華書局排印本
南窗紀談　四庫全書本

北窗炙輠録　施德操　四庫全書本
麈史　王得臣　四庫全書本
能改齋漫録　吴　曾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碧雞漫志　王　灼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劇論著集成本
捫蝨新話　陳　善　叢書集成初編本
西溪叢語　姚　寬　中華書局排印本
默記　王　銍　中華書局排印本
道山清話　四庫全書本
猗覺寮雜記　朱　翌　四庫全書本
聞見近録　王定國　四庫全書本
學林　王觀國　四庫全書本
甕牖閒評　袁　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　洪　邁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夷堅甲志、乙志、丙志、丁志　洪　邁　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
夷堅支志　洪　邁　四庫全書本
二老堂雜志　周必大　叢書集成初編本
楓窗小牘　袁　□　叢書集成初編本
耆舊續聞　陳　鵠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坦齋通編　題邢凱　四庫全書本
考古質疑　葉大慶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蘆浦筆記　劉昌詩　中華書局排印本
齊東野語　周　密　中華書局排印本
癸辛雜識　周　密　中華書局排印本
浩然齋雅談　周　密　四庫全書本
志雅堂雜鈔　周　密　四庫全書本
雲煙過眼録　周　密　四庫全書本
藏一話腴　陳　郁　四庫全書本
習學紀言　葉　適　四庫全書本
螢雪叢書　俞　成　叢書集成初編本
芥隱筆記　龔頤正　叢書集成初編本
愛日齋叢鈔　葉　寘　叢書集成初編本
潁川語小　陳叔方　四庫全書本
黄氏日抄　黄　震　四庫全書本
學齋佔畢　史繩祖　四庫全書本
賓退録　趙與旹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桯史　岳　珂　中華書局排印本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四庫全書閻若璩、何焯評本，商務印書館翁元圻注本
小學紺珠　王應麟　四庫全書本
書小史　陳　思　四庫全書本
隨隱漫録　陳世崇　四庫全書本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四庫全書本
圖繪寶鑑　夏文彦　四庫全書本
席上腐談　俞　琰　四庫全書本
日損齋筆記　黄　溍　四庫全書本
隱居通議　劉　壎　四庫全書本
湛淵静語　白　珽　四庫全書本
敬齋古今黈　李　治　中華書局排印本
勤有堂隨録　陳　櫟　四庫全書本
玉堂嘉話　王　惲　四庫全書本
庶齋老學叢談　盛如梓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研北雜志　陸　友　四庫全書本
歸潛志　劉　祁　四庫全書本
書史會要　陶宗儀　四庫全書本
南村輟耕録　陶宗儀　中華書局排印本
説郛三種　陶宗儀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蜀牋譜　費　著　説郛三種本、美術叢書本
鄦嬛記　伊世珍　津逮秘書本、學津討源本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　四庫全書本
墓銘舉例　王　行　清刻本
霏雪録　鎦　績　四庫全書本

草木子　葉子奇　四庫全書本
讕言長語　曹　安　四庫全書本
水東日記　葉　盛　中華書局排印本
林泉隨筆　張　綸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東溪日談録　周　琦　四庫全書本
磯園稗史　孫繼芳　涵芬樓秘笈本
震澤長語　王　鏊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井觀瑣言　鄭　瑗　四庫全書本
聽雨紀談　都　穆　説郛三種本
餘冬叙録　何孟春　光緒刻本
餘冬緒録摘鈔　何孟春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七修類稿　郎　瑛　中華書局排印本
山樵暇語　俞　弁　涵芬樓影印本
丹鉛餘録、續録、摘録、總録　楊　慎　四庫全書本
譚苑醍醐　楊　慎　四庫全書本
藝林伐山　楊　慎　叢書集成初編本
弘藝録　邵經邦　清刊本
遒旃瑣言　蘇　祐　説郛三種本
四友齋叢説　何良俊　中華書局排印本
何氏語林　何良俊　四庫全書本
客談　方弘静　萬曆快書本
留青日札　田藝蘅　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掌故叢刊本
來瞿唐先生日録　來知德　道光刻本
推篷寤語　李豫亨　五朝小説大觀本
歸有園麈談　徐學謨　寶顔堂秘笈本
焚書、續焚書　李　贄　中華書局排印本
藏書、續藏書　李　贄　中華書局排印本
真珠船　胡　侍　寶顔堂秘笈本
木几冗談　彭汝讓　寶顔堂秘笈本
焦氏筆乘、續筆乘　焦　竑　粤雅堂叢書本
穀山筆麈　于慎行　明刻清修本
林居漫録　伍袁萃　臺灣偉文圖書公司清代禁燬書叢刊本
珍珠船　陳繼儒　寶顔堂秘笈本
偃曝談餘　陳繼儒　寶顔堂秘笈本
讀書鏡　陳繼儒　寶顔堂秘笈本
剡溪漫筆　孫能傳　雜著秘笈叢刊本、中國書店影印本
偶譚　李　鼎　寶顔堂秘笈本
六研齋筆記、二筆、三筆　李日華　四庫全書本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檇李遺書本
冷邸小言　鄧雲霄　道光刻本
五雜俎　謝肇淛　國學珍本文庫本
徐氏筆精　徐　燉　四庫全書本
識小録　徐樹丕　涵芬樓秘笈本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續集　胡應麟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　四庫全書本
湧幢小品　朱國楨　筆記小説大觀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疑耀　張　萱　四庫全書本、嶺南遺書本
墨卿談乘　張懋修　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
千百年眼　張　燧　筆記小説大觀本、河北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餘蕃雜録　陳　恂　學海類編本
通雅　方以智　四庫全書本
日知録集釋　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湛園札記　姜宸英　四庫全書本
湛園題跋　姜宸英　美術叢書本
分甘餘話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古夫于亭雜録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
池北偶談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居易録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
香祖筆記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潛邱劄記　閻若璩　四庫全書本
天香樓偶得　虞兆漼　四庫全書本、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義門讀書記　何　焯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五色線集　汪觀重訂　康熙静遠堂刻本
管城碩記　徐文靖　四庫全書本
庚子消夏記　孫承澤　四庫全書本
堅瓠集　褚人穫　清刻本、巾箱本、筆記小説大觀本
鐵立文起　王之績　康熙刻本
柳南隨筆、續筆　王應奎　借月山房彙鈔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十駕齋養新録　錢大昕　四部備要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廿二史劄記　趙　翼　四部備要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蛾術編　王鳴盛　清刻本
論學三説　黄與堅　叢書集成初編本
蠡勺編　凌揚藻　嶺南遺書本
平書　秦篤輝　湖北叢書本
援鶉堂筆記　姚　範　道光刊本
茶餘客話　阮葵生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過庭録　宋翔鳳　學海類編本
合肥學舍札記　陸繼輅　道光刻本
冷廬雜識　陸以湉　筆記小説大觀本
幽夢續影　朱錫綬　古今説部叢書本
十二筆舫雜録　李兆元　道光刻本
敔厓考古録　鍾　懷　民國影印本
鐙窗瑣話　于　源　粟廬合集本
魯通甫讀書記　魯一同　清鈔本
海天琴思録　林昌彝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困學紀聞參注　趙敬襄　叢書集成初編本
識小録　姚　瑩　黄山書社排印本
退庵隨筆　梁章鉅　同治刻本
歸田瑣記　梁章鉅　道光刻本、掃葉山房石印本
吹網録　葉廷琯　同治刻本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　俞　樾　光緒刻本
粟香隨筆、二筆、三筆、四筆、五筆　金武祥　光緒刻本
藤蔭雜記　戴　璐　光緒刻本
薑露盦雜記　施　山　宣統刻本
霞外攟屑　平步青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越縵堂讀書記　李慈銘撰、由雲龍輯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李慈銘撰、王利器輯　天津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蘿摩亭札記　喬松年　叢書集成續編本
澗于日記　張佩綸　澗于草堂石印本
海日樓札叢　沈曾植撰、錢萼孫輯　中華書局排印本
楚辭集注、辨證、後語　朱　熹　四庫全書本
七十二家評注楚辭集注　蔣之翹　天啓刻本
山帶閣註楚辭　蔣　驥　四庫全書本
王無功文集　王　績　上海古籍出版社會校本
王梵志詩　王梵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寒山詩集（附豐干拾得詩）　釋寒山、釋豐干、釋拾得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之問集　宋之問　四部叢刊續編本
王子安集　王　勃　四庫全書本
王子安集註　王勃、蔣清翊　光緒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楊炯集　楊　炯　中華書局排印本
盧照鄰集　盧照鄰　中華書局排印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箋注本
駱臨海集箋注　駱賓王、陳熙晉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陳子昂集　陳子昂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十家詩集本
張燕公集　張　説　四庫全書本

李北海集　李　邕　四庫全書本
曲江集　張九齡　四庫全書本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　李白、楊齊賢、蕭士贇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詩選　楊慎批　隆昌張氏刻本
唐李白詩　李　白　嘉靖刻本
李詩選注、辨疑　朱　諫　隆慶刻本
李詩直解　清刻本
李太白全集　李白撰、王琦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　王　維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右丞集　王　維　弘治刻本
王右丞集箋註　王維、趙殿成　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孟浩然詩集　孟浩然　宋蜀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箋注本
孟浩然詩集　孟浩然撰、劉辰翁等評　明凌濛初刻套印本
孟浩然詩集　孟浩然　萬曆藻翰齋刻本
高適集　高　適　中華書局箋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岑參集　岑　參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　杜甫、趙彦材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甫、蔡夢弼　古逸叢書本、民國文瑞樓影印本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　杜甫、劉辰翁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杜律趙注　杜甫、趙汸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讀杜詩愚得　單　復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杜詩長古注解　謝　省　弘治刻本
杜工部詩通　張　綖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杜律本義　張　綖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書巢箋注杜工部七言律詩　杜甫、陳醇儒　康熙刻本
辟疆園杜詩注解　杜甫、顧宸　康熙刻本
問齋杜意　陳　式　康熙刻本
杜詩論文　吴見思　康熙刻本
讀書堂杜詩注解　杜甫、張溍　道光刻本
杜詩七言律解意　杜甫、朱瀚等　康熙刻本
杜詩會粹　張　遠　康熙刻本
杜工部七言律詩注　杜甫、陳之壎　康熙刻本
杜詩闡　杜甫、盧元昌　康熙刻本
杜詩説　黄　生　康熙一木堂刻本
杜詩提要　吴瞻泰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杜詩詳注　杜甫、仇兆鰲　中華書局排印本
知本堂讀杜詩（樹人堂讀杜詩）　汪　灝　道光刻本
杜工部詩集集解　杜甫、周篆　清鈔本
杜詩義法　喬　億　鈔本
青城説杜　吴馮栻　清刻本
杜詩言志　江蘇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讀杜心解　浦起龍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杜律選注　杜甫、范濂　萬曆刻本
批點杜工部七言律　杜甫、郭正域　崇禎三色套印本
杜詩胥鈔、餘論　盧世㴶　崇禎刻本
杜詩攟　唐元竑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杜詩通　胡震亨　順治刻本
杜臆　王嗣奭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杜工部集箋注（錢注杜詩）　杜甫、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杜工部詩集輯注　杜甫、朱鶴齡　康熙萬卷樓刻本
杜詩編年　李長祥等　清初刻本
讀杜隨筆　陳　訏　雍正刻本
藝蘭書屋精選杜詩評注（杜詩精華）　杜甫、鄧獻璋　清興立堂刻本
杜詩偶評　沈德潛　乾隆刻本
杜詩集説　杜甫、江浩然　乾隆刻本
杜詩增注　杜甫、夏力恕　乾隆刻本
杜詩選讀　何化南等　乾隆刻本
杜詩譜釋　毛張健　清刻本
杜律啓蒙　杜甫、邊連寶　乾隆刻本
杜詩鏡銓　楊　倫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杜少陵五言律詩百首淺說（杜律淺說）　莊　詠　道光刻本
杜詩注釋　杜甫、許寶善　光緒刻本
杜詩集評　杜甫、劉濬　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本
杜詩說膚　萬　俊　嘉慶木活字本
杜詩瑣證　史　炳　道光刻本
藏雲山房杜律詳解　石閭居士　光緒刻本
杜工部集　杜甫撰、盧坤集評　光緒五色套印本
歲寒堂讀杜　杜甫撰、范輦雲輯　道光刻本
杜詩百篇　杜甫撰、張燮承注　咸豐刻本
杜解傳薪　趙星海　稿本
讀杜詩說　杜甫、施鴻保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杜詩注約　凌藝齋　鈔本
讀杜劄記　郭曾炘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常建詩　常　建　四庫全書本
儲光羲詩　儲光羲　四庫全書本
次山集　元　結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顏魯公集　顏真卿　四庫全書本、四部備要本
宗玄集　吴　筠　四庫全書本
杼山集　釋皎然　四庫全書本
劉長卿詩　劉長卿　中華書局箋注本
韋應物集　韋應物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毘陵集　獨孤及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遐叔文集　李　華　四庫全書本
盧綸詩集　盧　綸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皇甫冉詩集　皇甫冉　四部叢刊續編本
皇甫曾詩集　皇甫曾　四部叢刊續編本
錢仲文集　錢　起　四庫全書本
華陽集（附顧非熊詩）　顧況、顧非熊　四庫全書本
翰苑集　陸　贄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權載之文集　權德輿　四部叢刊初編本
戴叔倫詩集　戴叔倫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孟郊詩集　孟　郊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注本
王建詩集　王　建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張籍詩集　張　籍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韓集舉正、外集舉正　方崧卿　四庫全書本
韓文公文集、外集　韓愈、祝充　文禄堂影印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韓愈、朱熹　四部叢刊初編本
昌黎先生集考異　朱　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新刊五百家注音辨韓昌黎先生文集、外集　韓愈、魏懷忠　四庫全書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東雅堂韓昌黎集註、外集　韓　愈　四庫全書本
唐韓昌黎集、外集　韓愈、蔣之翹　明三徑草堂刻本
韓文起　林雲銘　清挹奎樓刻本
韓集點勘　陳景雲　四庫全書本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韓愈、方世舉　清春及堂刻本
昌黎先生詩集注　韓愈撰、朱彝尊、何焯評、顧嗣立删補　光緒翰墨園刻本
韓集箋正　方成珪　湫瀏齋排印本
韓昌黎文集校注　馬其昶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韓詩臆說　程學恂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註釋評點韓昌黎詩全集　韓愈、蔣抱玄　會文堂書局排印本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　韓愈、錢萼孫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玉川子詩集、外集　盧　仝　四部叢刊初編本
白香山詩集　白居易撰、汪立名編　四部備要本
白居易集　白居易　中華書局校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箋校本
劉賓客文集　劉禹錫　民國徐鴻寶影印本
劉賓客詩集　劉禹錫撰、趙駿烈校　清刻本
劉賓客集　劉禹錫撰、林紓選評　商務印書館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本
劉禹錫集　劉禹錫　中華書局校點本
元稹集　元　稹　中華書局校點本
追昔遊集　李　紳　四庫全書本

呂衡州集　呂　温　四庫全書本
呂和叔文集　呂　温　四部叢刊初編本
皇甫持正集　皇甫湜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文公集　李　翺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歐陽行周文集　歐陽詹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元賓文編、外編　李　觀　四庫全書本
詁訓柳先生文集　柳宗元、韓醇　四庫全書本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柳宗元集）　柳宗元　中華書局校點本
唐柳河東集　柳宗元、蔣之翹　四部備要本
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　柳宗元、孫鑛　原刻本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　柳宗元、孫琮　錦章圖書局石印本
柳集點勘　陳景雲　叢書集成續編本
柳宗元詩　柳宗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箋釋本
長江集新校　賈島、李嘉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　李賀、劉辰翁等　明刻本
李賀歌詩編　李　賀　誦芬室影印本、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
錦囊集　李　賀　弘治馬炳然刻本
李長吉詩集　李　賀　弘治劉廷瓚刻本、明于嘉刻本、明王家瑞刻本
李長吉歌詩　李　賀　明凌濛初刻本
李賀歌詩編　李　賀　汲古閣唐人四集本
唐李長吉詩集　李賀、徐渭、董懋策　光緒董氏叢書本
昌谷集（李賀詩解）　李賀撰、曾益注　清初刻本
昌谷集句解定本　李賀、姚佺等　清初梅邨書院刻本
昌谷集注　李賀、姚文燮　順治刻本
李長吉詩集批注　李賀、方世舉　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李長吉集　李　賀　雍正漁書樓刻本
協律鈎玄　陳本禮　嘉慶蓑露軒刻本
昌谷集辨注　李賀、李裕　南京圖書館藏嘉慶鈔本
李長吉集　李賀撰、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　光緒葉衍蘭寫刻朱墨套印本
李長吉詩刪注　李賀、劉嗣奇　清耆英堂刻本
李長吉詩評注　李賀、吳汝綸　鴻章書局石印本
絳守居園池記　樊宗師撰、趙仁舉等注　四庫全書本
沈下賢集　沈亞之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會昌一品集、李衛公別集、外集　李德裕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鮑溶詩集、集外詩　鮑　溶　四庫全書本
薛濤詩　薛　濤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箋本
朱慶餘詩集　朱慶餘　四部叢刊續編本
周賀詩集　周　賀　四部叢刊續編本
姚少監詩集　姚　合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丁卯集　許　渾　江西人民出版社箋證本
文泉子集　劉　蛻　四庫全書本
李群玉詩集　李群玉　岳麓書社輯注本
黎嶽集　李　頻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三編本
孫可之集　孫　樵　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孫樵集　孫　樵　四部叢刊初編本
曹祠部集（附曹唐詩）　曹鄴、曹唐　四庫全書本
麟角集　王　棨　四庫全書本
碧雲集　李　中　四部叢刊初編本
披沙集　李咸用　四部叢刊初編本
皮子文藪　皮日休　上海古籍出版社蕭滌非等整理本
笠澤叢書　陸龜蒙　四庫全書本
甫里集　陸龜蒙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義山詩解　李商隱、陸昆曾　上海書店影印本
李義山詩集箋注　李商隱、姚培謙　乾隆松桂讀書堂刻本
玉谿生詩意　屈　復　乾隆芝古堂刻本
李義山詩疏　李商隱、徐德泓、陸鳴皋　清刻本
李義山詩箋注　李商隱、徐夔　復旦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　李商隱、程夢星　乾隆今有堂刻本
李義山詩集輯評　沈厚塽　廣州書局刻本
玉谿生詩說　紀　昀　朱紀榮校刻本

選玉谿生詩補説　姜炳章　南開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玉谿生詩集箋注　李商隱、馮浩　國家圖書館藏王鳴盛批本、四部備要本
樊南文集詳注　李商隱、馮浩　四部備要本
樊南文集補編　李商隱、錢振倫、錢振常　四部備要本
李義山文集箋注　李商隱、徐炯、徐樹穀　清花谿草堂刻本
玉谿生詩説　閔萃祥　清刻本
樊川文集　杜牧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樊川詩集注　杜牧、馮集梧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温飛卿詩集箋注　温庭筠、曾益、顧予咸、顧嗣立　四部備要本
咏史詩　胡曾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三編本
鄭守愚文集(雲臺編)　鄭谷　四部叢刊續編本
鄭谷詩集　鄭谷　上海古籍出版社箋注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校注本
司空表聖文集、詩集　司空圖　四部叢刊初編本
韓内翰别集　韓偓　四庫全書本
玉山樵人集　韓偓　四部叢刊初編本
香奩集發微　韓偓、震鈞　掃葉山房石印本
張承吉文集　張祜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桂苑筆耕集　崔致遠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風集　杜荀鶴　四庫全書本
唐英歌詩　吴融　四庫全書本
玄英集　方干　四庫全書本
黄御史集　黄滔　四庫全書本
唐黄先生文集　黄滔　四部叢刊初編本
羅隱集　羅隱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排印本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補　徐夤　四部叢刊三編本
徐正字詩賦　徐寅　四庫全書本
白蓮集　釋齊己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禪月集　釋貫休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浣花集　韋莊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韋莊集　韋莊　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注本
廣成集　杜光庭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丞相詩集　李建勳　四部叢刊續編本
徐公文集　徐鉉　四部叢刊初編本
河東先生集　柳開　四部叢刊初編本
咸平集　田錫　四庫全書本
乖崖集　張詠　四庫全書本
小畜集、外集　王禹偁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林和靖先生詩集　林逋　四部叢刊初編本
河南穆公集　穆修　四部叢刊初編本
安陽集　韓琦　四庫全書本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四部叢刊初編本
河南先生文集　尹洙　四部叢刊初編本
孫明復小集　孫復　四庫全書本
徂徠集　石介　四庫全書本
蘇魏公集　蘇頌　四庫全書本
華陽集　王珪　四庫全書本
傳家集　司馬光　四庫全書本
李覯集　李覯　中華書局排印本
丹淵集　文同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鄖溪集　鄭獬　四庫全書本
錢塘集　韋驤　四庫全書本
元豐類稿(曾鞏集)　曾鞏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宛陵集(梅堯臣集)　梅堯臣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節孝集　徐積　四庫全書本
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修　四部叢刊初編本、四部備要本
嘉祐集　蘇洵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光緒聽香館刻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令集　王令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蘇軾詩集　蘇　軾　中華書局校點本
蘇軾文集　蘇　軾　中華書局校點本
欒城集、後集、第三集、應詔集　蘇　轍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豫章黃先生文集　黃庭堅　四部叢刊初編本
山谷内集註、外集註、別集註　黃庭堅、任淵、史容、史季温　四庫全書本
後山先生集　陳師道　四部備要本
後山詩註　陳師道、任淵　四庫全書本
宛丘集　張　耒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淮海集、後集、長短句　秦　觀　四庫全書本、同治刻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石門文字禪　釋惠洪　四庫全書本
雲巢編　沈　遼　四庫全書本
景迂生集　晁説之　四庫全書本
嵩山文集　晁説之　四部叢刊初編本
雞肋集　晁補之　四庫全書本
演山集　黄　裳　四庫全書本
姑溪居士前集、後集　李之儀　四庫全書本
漇水集　李　復　四庫全書本
樂静集　李昭玘　四庫全書本
浮沚集　周行己　四庫全書本
唐子西集　唐　庚　四庫全書本
梁谿集　李　綱　四庫全書本
浮溪集　汪　藻　四庫全書本
莊簡集　李　光　四庫全書本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　陳與義、胡穉　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
筠溪集　李彌遠　四庫全書本
華陽集　張　綱　四庫全書本
大隱集　李正民　四庫全書本
藏海居士集　吴　可　四庫全書本
東萊詩集　吕本中　四庫全書本
香溪集　范　浚　四庫全書本
于湖居士集　張孝祥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四庫全書本
艾軒集　林光朝　四庫全書本
晦菴先生朱文公集　朱　熹　四部叢刊初編本
文忠集　周必大　四庫全書本
梅溪集　王十朋　四庫全書本
香山集　喻良能　四庫全書本
攻媿集　樓　鑰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外編　楊　簡　四明叢書本
尊白堂集　虞　儔　四庫全書本
雙溪集　王　炎　四庫全書本
象山集、外集、語録　陸九淵　四庫全書本
絜齋集　袁　燮　四庫全書本
九華集　員興宗　四庫全書本
盤洲集　洪　适　四庫全書本
芸菴類稿　李　洪　四庫全書本
石湖居士詩集　范成大　四部叢刊初編本
誠齋集　楊萬里　四部叢刊初編本
陸放翁全集　陸　游　四部備要本
水心先生文集　葉　適　四部叢刊初編本
南湖集　張　鎡　四庫全書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四庫全書本
石屏集　戴復古　四庫全書本
克齋集　陳文蔚　四庫全書本
瓜廬詩　薛師石　南宋六十家集本
雪蓬稿　姚　鏞　南宋六十家集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魏了翁　四部叢刊初編本
西山文集　真德秀　四庫全書本
平齋文集　洪咨夔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續編本
方是閒居士小稿　劉學箕　四庫全書本

清正存稿　徐鹿卿　四庫全書本
滄浪集　嚴　羽　四庫全書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　四部叢刊初編本
彝齋文編　趙孟堅　四庫全書本
靈巖集　唐士恥　四庫全書本
山居存稿　陳必復　南宋六十家集本
雪坡文集　姚　勉　四庫全書本
疊山集　謝枋得　四庫全書本
本堂集　陳　著　四庫全書本
須溪集　劉辰翁　四庫全書本
閩風集　舒岳祥　四庫全書本
蛟峰文集、外集　方逢辰　四庫全書本
秋聲集　衛宗武　四庫全書本
晞髮集、遺集、遺集補　謝　翱　四庫全書本
潛齋文集（附鐵牛翁遺稿）　何夢桂、何景福　四庫全書本
林霽山集　林景熙　四庫全書本
鄭所南先生文集　鄭思肖　四部叢刊續編本
滏水集　趙秉文　四庫全書本
滹南遺老集　王若虛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遺山集　元好問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陵川集　郝　經　四庫全書本
歸田類稿　張養浩　四庫全書本
白雲集　釋　英　四庫全書本
稼村類稿　王義山　四庫全書本
桐江集　方　回　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別藏本
桐江續集　方　回　四庫全書本
月屋漫稿　黄　庚　四庫全書本
剡溪文集　戴表元　四庫全書本
養蒙集　張伯淳　四庫全書本
桂隱文集、詩集　劉　詵　四庫全書本
水雲村稿　劉　壎　四庫全書本
巴西文集　鄧文原　四庫全書本
紫山大全集　胡祗遹　四庫全書本
吳文正集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湛淵集　白　珽　四庫全書本
靜修集　劉　因　四庫全書本
養吾齋集　劉將孫　四庫全書本
雙溪醉隱集　耶律鑄　四庫全書本
畏齋集　程端禮　四庫全書本
雲峰集　胡炳文　四庫全書本
秋澗集　王　惲　四庫全書本
牧菴文集　姚　燧　四庫全書本
雪樓集　程鉅夫　四庫全書本
芳谷集　徐明善　四庫全書本
清容居士集　袁　桷　四庫全書本
申齋集　劉岳申　四庫全書本
西巖集　張之翰　四庫全書本
蒲室集　釋大訢　四庫全書本
定宇集、別集　陳　櫟　四庫全書本
中菴集　劉敏中　四庫全書本
王文忠集　王　結　四庫全書本
石田集　馬祖常　四庫全書本
道園學古録　虞　集　四庫全書本
道園遺稿　虞　集　四庫全書本
范德機詩　范　梈　四庫全書本
文安集　偈傒斯　四庫全書本
伊濱集　王　沂　四庫全書本
淵穎集　吳　萊　四庫全書本
黄文獻集　黄　溍　四庫全書本
圭齋集　歐陽玄　四庫全書本

待制集　柳　貫　四庫全書本
至正集　許有壬　四庫全書本
禮部集　吳師道　四庫全書本
積齋集　程端學　四庫全書本
燕石集　宋　褧　四庫全書本
安雅堂集　陳　旅　四庫全書本
傅與礪詩文集　傅若金　四庫全書本
瓢泉吟稿　朱晞顏　四庫全書本
筠軒集　唐　元　四庫全書本
滋溪文稿　蘇天爵　四庫全書本
青陽集　余　闕　四庫全書本
師山文集、遺文　鄭　玉　四庫全書本
聞過齋集　吳　海　四庫全書本
玉笥集　張　憲　四庫全書本
一山文集　李繼本　四庫全書本
石初集　周霆震　四庫全書本
九靈山房集　戴　良　四庫全書本
雲陽集　李　祁　四庫全書本
清閟閣集　倪　瓚　四庫全書本
麟原文集　王　禮　四庫全書本
東維子集　楊維楨　四庫全書本
鐵厓古樂府、樂府補　楊維楨　四庫全書本
夷白齋稿、外集　陳　基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三編本
梁石門集　梁　寅　光緒刻本
海桑集　陳　謨　四庫全書本
宋學士全集　宋　濂　四庫全書本
誠意伯文集　劉　基　四庫全書本
王忠文公集　王　禕　四庫全書本
覆瓿集　朱　同　四庫全書本
白雲稿　朱　右　四庫全書本
蘇平仲集　蘇伯衡　四庫全書本
高青丘集　高　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鳴盛集　林　鴻　四庫全書本
峴泉集　張宇初　四庫全書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東里全集、別集　楊士奇　四庫全書本
泊菴集　梁　潛　四庫全書本
介庵集、省愆集　黃　淮　敬鄉樓叢書本
金文靖集　金幼孜　四庫全書本
文毅集　解　縉　四庫全書本
琴軒集　陳　璉　聚德堂叢書本
古廉集　李時勉　四庫全書本
魏文靖公摘稿　魏　驥　康熙刻本
運甓漫稿　李昌祺　四庫全書本
抑菴集、後集　王　直　四庫全書本
薛文清集　薛　瑄　四庫全書本
杜東原文集　杜　瓊　天尺樓鈔叢書本
葉文莊公全集　葉　盛　康熙刻本
椒丘文集　何喬新　四庫全書本
倪文僖集　倪　謙　四庫全書本
陳獻章集　陳獻章　中華書局理學叢書本
翠渠摘稿　周　瑛　四庫全書本
羅冰玉公集　羅　璟　光緒刻本
匏翁家藏集　吳　寬　四部叢刊初編本
碧川文選　楊守阯　四明叢書本
鄭石南集　鄭　坤　盛明百家詩本
東田遺稿　張　羽　四庫全書本
沙溪集　孫　緒　四庫全書本
篁墩文集　程敏政　四庫全書本
思玄集　桑　悅　萬曆刻本

懷麓堂集　李東陽　四庫全書本
震澤集　王　鏊　四庫全書本
古城集　張　吉　四庫全書本
見素文集、續集　林　俊　四庫全書本
懷星堂集　祝允明　四庫全書本
容春堂前集、後集、續集、別集　邵　寶　四庫全書本
立齋遺文　鄒　智　四庫全書本
竹里文略　張　琦　四明叢書本
甫田集　文徵明　四庫全書本
王文成全書　王守仁　四庫全書本
空同集　李夢陽　萬曆刻本、四庫全書本
對山集　康　海　四庫全書本
浮湘集、山中集、憑几集、續集、息園存稿、緩慟集　顧　璘　四庫全書本
儼山集、續集　陸　深　四庫全書本
洹詞　崔　銑　四庫全書本
大復集　何景明　萬曆刻本、四庫全書本
鄭少谷集　鄭善夫　四庫全書本
夢澤集　王廷陳　四庫全書本
升菴集　楊　慎　四庫全書本
黄泰泉集　黄　佐　萬曆刻本、四庫全書本
鳥鼠山人小集、後集　胡纘宗　明刻本
王文肅公文草　王錫爵　乾隆刻本
温恭毅公集　温　純　四庫全書本
澹園集、續集　焦　竑　金陵叢書本
白榆集　屠　隆　萬曆刻本
由拳集　屠　隆　明刻本
鴻苞節録　屠　隆　萬曆刻本
夢游集　釋德清　順治刻本
快雪堂集　馮夢禎　萬曆刻本
宗伯集　孫繼皋　四庫全書本
負苞堂集　臧懋循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趙忠毅公文集　趙南星　崇禎刻本
少室山房類稿　胡應麟　四庫全書本
大泌山房集　李維禎　萬曆刻本
馮步墟集　馮從吾　四庫全書本
來禽館集　邢　侗　清刻本
雲濤閣集　江盈科　萬曆刻本
寓林集　黄汝亨　天啓刻本
山草堂集　郝　敬　明刻本
白蘇齋類稿　袁宗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排印本
懶真草堂集　顧起元　臺灣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叢刊本
恬致堂集　李日華　崇禎刻本
漱玉齋文集　鄧雲霄　乾隆刻本
小山類稿　張　岳　四庫全書本
兩崖集　朱廷立　道光刻本
楊忠介公文集　楊　爵　四庫全書本
長穀集　徐獻忠　明刻本
四溟集　謝　榛　四庫全書本
潘笠江先生集　潘　恩　萬曆刻本
皇甫司勳集　皇甫汸　四庫全書本
文山先生文録　薛應旂　常州先哲遺書本
蘇門集　高叔嗣　四庫全書本
李開先集　李開先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樊南溟集　樊　鵬　盛明百家詩本
震川文集、別集　歸有光　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排印本
洞麓堂集　尹　臺　四庫全書本
吴承恩詩文集　吴承恩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何翰林集　何良俊　民國姚氏復廬影印本
荆川集　唐順之　四庫全書本
遵巖集　王慎中　四庫全書本

陳后岡詩文集　陳　束　四明叢書本
滄溟集　李攀龍　四庫全書本
衡廬精舍藏稿、續稿　胡　直　四庫全書本
茅坤集　茅　坤　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徐渭集　徐　渭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排印本
甔甀洞稿、續稿　吳國倫　明刻本、清刻本
宗子相集　宗　臣　四庫全書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讀書後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孫山甫督學文集　孫應鼇　黔南叢書本
居來先生集　張佳胤　民國亦歲寒齋校輯本
許文穆公集　許　國　許氏簡素堂刻本
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　孫　鑛　嘉慶刻本
學古緒言　婁　堅　四庫全書本
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　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明代論著叢刊本
袁宏道集　袁宏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箋校本
珂雪齋前集、近集　袁中道　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明代論著叢刊本
檀園集　李流芳　四庫全書本
天傭子集　艾南英　清刻本
陶菴全集　黃淳耀　康熙刻本、四庫全書本
陳忠裕公全集　陳子龍　嘉慶刻本
牧齋初學集、有學集　錢謙益　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梅村集　吳偉業　康熙刻本、四庫全書本
吳詩集覽　吳偉業　四部備要本
金聖嘆全集　金人瑞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歸莊集　歸　莊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本
薑齋先生詩文集　王夫之　四部叢刊初編本
船山遺書　王夫之　民國印本
吳嘉紀詩　吳嘉紀　上海古籍出版社箋校本
百尺梧桐閣集　汪懋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四庫全書本、畿輔叢書本
學餘堂文集、詩集、外集　施閏章　四庫全書本
林蕙堂集　吳　綺　四庫全書本
西堂全集　尤　侗　康熙刻本
西堂雜俎　尤　侗　石印本
鈍吟老人全集　馮　班　清刊本
帶經堂全集　王士禎　乾隆刊本、民國鴻寶齋影印本、錦文堂印本
堯峰文鈔　汪　琬　四庫全書本
鈍翁前後類稿、續稿　汪　琬　清刻本
聰山集　申涵光　叢書集成初編本
讀書堂綵衣全集　趙士麟　清刻本
午亭文編　陳廷敬　四庫全書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愚菴小集　朱鶴齡　四庫全書本
義門先生集　何　焯　宣統刊本、石印本
陳士業先生集　陳弘緒　康熙刻本
若谷小集　汪士鋐　輦下和鳴集本
溉堂集　孫枝蔚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通志堂集　納蘭性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壯悔堂集　侯方域　四部備要本
文端集　張　英　四庫全書本
西河文集　毛奇齡　四庫全書本
陳檢討四六　陳維崧　四庫全書本
陳迦陵文集　陳維崧　四部叢刊初編本
湖海樓詩　陳維崧　清刻本
蓮洋詩鈔　吳　雯　四庫全書本
張文貞集　張玉書　四庫全書本
西陂類稿　宋　犖　四庫全書本
湛園集　姜宸英　四庫全書本
古歡堂集　田　雯　四庫全書本
榕村集　李光地　四庫全書本

三魚堂文集、外集　陸隴其　四庫全書本
因園集　趙執信　四庫全書本
懷清堂集　湯右曾　四庫全書本
二希堂文集　蔡世遠　四庫全書本
敬業堂集　查慎行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聖祖仁皇帝御製初集、二集、三集、四集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望溪集(方苞集)　方　苞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存硯樓集　儲大文　四庫全書本
樊榭山房集、續集　厲　鶚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松泉文集、詩集　汪由敦　四庫全書本
鮚埼亭集　全祖望　四部叢刊初編本
安雅堂文集　宋　琬　乾隆刻本
歸愚文鈔　沈德潛　乾隆刻本
劉大櫆集　劉大櫆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甌北詩鈔　趙　翼　乾隆刻本
袁枚全集　袁　枚　江蘇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鄭板橋集　鄭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忠雅堂全集　蔣士銓　同治刻本
釀蜜集　浦起龍　光緒刻本
道古堂全集　杭世駿　光緒刻本
芝庭先生集　彭啟豐　光緒刻本
紀文達公集　紀　昀　嘉慶刻本、河南教育出版社排印本
御製文初集、二集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御製詩初集、二集、三集、四集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嘉定錢大昕全集　錢大昕　江蘇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四部叢刊初編本
惜抱軒全集　姚　鼐　同治刊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洪北江詩文集　洪亮吉　四部叢刊初編本
大雲山房文稿　惲　敬　四部叢刊初編本
茗柯文初編、二編　張惠言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兩當軒集　黃景仁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孫淵如詩文集　孫星衍　四部叢刊初編本
春融堂集　王　昶　光緒刻本
瓶水齋詩集　舒　位　光緒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五百四峰堂詩鈔　黎　簡　嘉慶刻本
獨學廬初稿　石韞玉　清刻本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光緒刻本、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童山全集　李調元　函海本
南澗文集　李文藻　叢書集成初編本
章學誠遺書　章學誠　文物出版社印本
雕菰集　焦　循　叢書集成初編本
揅經室一集、二集、三集、四集、續集、外集　阮　元　四部叢刊初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儀衛軒詩文集　方東樹　清刻本
孟塗文集　劉　開　清刻本
夢陔堂集　黃承吉　道光刻本
碧城仙館詩鈔　陳文述　叢書集成初編本
天真閣集　孫原湘　清刻本
東溟外集　姚　瑩　清刻本
煙霞萬古樓文集　王　曇　叢書集成初編本
萬善花室文稿　方履籛　叢書集成初編本
樹經堂詠史詩　謝啟昆　國朝五家詠史詩鈔本
養一齋集　潘德輿　道光刻本
求志居集、外集　陳世鎔　道光刻本
李文恭公詩集　李星沅　同治刻本
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綠漪草堂詩文集　羅汝懷　光緒刻本
曾文正公文集　曾國藩　四部叢刊初編本
復堂類稿　譚　獻　光緒刻本

賭棋山莊文集　謝章鋌　光緒刻本
桂之華軒詩草　朱銘盤　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桂之華軒文稿　朱銘盤　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悔餘庵文稿　何　栻　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養知書屋文集　郭嵩燾　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拙盦叢稿　朱一新　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壽愷堂集　周家禄　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　中華書局排印本
惜道味齋集　姚大榮　宣統刻本
湘綺樓全集　王闓運　王氏彙印本
桐城吴先生文集　吴汝綸　吴氏家刻本
陶廬叢刻　王樹枏　清刻本
李審言文集　李　詳　江蘇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羅雪堂先生全集　羅振玉　臺灣文華出版公司、大通書局影印本
王國維遺書　王國維　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
國學講演録　章炳麟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魯迅全集　魯　迅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高氏三宴詩集(附香山九老詩)　高正臣等　四庫全書本
李杜詩集　萬虞愷　嘉靖刻本
李杜詩緯　應　時　康熙刻本
篋中集　元　結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搜玉小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河嶽英靈集　殷　璠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國秀集　芮挺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御覽詩　令狐楚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中興間氣集　高仲武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極玄集　姚　合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二皇甫集　劉潤之　四庫全書本
唐四僧詩　四庫全書本

薛濤李冶詩集　四庫全書本
竇氏聯珠集　褚藏言　四部叢刊初編本
松陵集　陸龜蒙　四庫全書本
又玄集　韋　莊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才調集　韋　縠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本
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　馮舒、馮班　清垂雲堂寫刻本
删正二馮評閱才調集　紀　昀　鏡烟堂十種本
才調集補注　殷元勳、宋邦綏　乾隆刻本、光緒刻本
文苑英華　李昉等　中華書局影印本
文苑英華辨證　彭叔夏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文粹　姚　鉉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文粹補遺　郭　麐　光緒刻本
唐百家詩選　王安石　四庫全書本
會稽掇英總集　孔延之　四庫全書本
二程文集　胡安國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樂府詩集　郭茂倩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古今歲時雜詠　蒲積中　四庫全書本
萬首唐人絶句　洪邁編、趙宧光等編定　書目文獻出版社排印本
萬首唐人絶句選　洪邁編、王士禎再編　康熙刻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宋文鑑　吕祖謙　四庫全書本
古文關鍵　吕祖謙　四庫全書本
成都文類　程遇孫等　四庫全書本
文章正宗、續集　真德秀　四庫全書本
天台前集、別編、續集、別編　李庚等　四庫全書本
唐僧弘秀集　李　龏　四庫全書本
衆妙集　趙師秀　四庫全書本
三體唐詩　周弢編、釋圓至注、高士奇補注　四庫全書本
唐賢三體詩句法　何焯評　光緒朱墨套印本
文章軌範　謝枋得　四庫全書本
分門纂類唐歌詩　趙孟奎　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別藏本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　趙蕃、韓淲選、謝枋得注　影印宛委別藏本
柴氏四隱集　柴復貞編　四庫全書本
中州集　元好問　四庫全書本
唐詩鼓吹　元好問編、郝天挺注　四庫全書本
東嵒草堂評訂唐詩鼓吹　元好問編、郝天挺注、廖文炳解、朱三錫評　清有容堂刻本
瀛奎律髓　方回　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彙評本
古賦辨體、外集　祝堯　四庫全書本
唐音　楊士弘　明刻本、四庫全書本
批點唐音　楊士弘、顧璘　叢書集成續編本
唐五十家詩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唐詩品彙、拾遺　高棅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刪正唐詩品彙　高棅、俞憲　嘉靖刻本
唐詩品彙刪　高棅、朱克生　康熙刻本
唐詩正聲　高棅　嘉靖刻本
批點唐詩正聲　高棅、桂天祥　嘉靖刻本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　高棅、郭濬等　天啟刻本
明文衡　程敏政　四庫全書本
唐詩絶句類選　敖英等　明三色套印本
古詩紀　馮惟訥　四庫全書本、清刻本
唐音類選、拾遺　黄佐　康熙刻本
初唐詩　樊鵬　明刻本
盛明百家詩　俞憲　明刻本
唐詩選　李攀龍、蔣一葵　明套印本
李于鱗唐詩廣選　李攀龍　明刻本
郊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詩評　李攀龍、蔣一葵、黄家鼎　崇禎刻本
唐詩訓解　李攀龍　萬曆刻本
唐詩直解　李攀龍、葉羲昂　乾隆刻本
批點唐詩　郝敬　崇禎刻本
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　徐用吾　萬曆刻本
唐詩類苑　卓明卿　萬曆刻本
彙編唐詩　天啟刻本
晚山堂選唐詩　徐惟楨　明刻本
刪補唐詩選脈會通評林　周敬、周珽等　崇禎刻本
唐宋十二大家文歸　鍾惺　明刻本
古詩歸　鍾惺、譚元春　清刻本、湖北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唐詩歸　鍾惺、譚元春　清刻本、湖北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名媛詩歸　鍾惺　民國排印本
鵠灣文章　譚元春　岳麓書社排印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坤　四庫全書本
四六法海　王志堅　四庫全書本
文章辨體彙選　賀復徵　四庫全書本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　張溥、殷孟倫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古詩鏡、唐詩鏡　陸時雍　四庫全書本
唐詩解　唐汝詢　順治刻本
刪訂唐詩解　唐汝詢、吴昌祺　康熙刻本
唐百家詩　朱警　明抄本、刻本
唐風定　邢昉　思適齋一九三四年影刻本
唐詩箋注　題錢謙益　清刻本
明文海　黄宗羲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影印本
才子必讀古文（金聖嘆批才子古文）　金人瑞　湖北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　金人瑞　江蘇古籍出版社金聖嘆全集本
唐詩英華　顧有孝　順治刻本
古詩評選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文化藝術出版社排印本
唐詩評選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文化藝術出版社排印本
采菽堂古詩選、補遺　陳祚明　清刻本
古文淵鑒　徐乾學等　四庫全書本
全唐詩　彭定求等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全唐詩逸　（日）河世寧　中華書局排印本
歷代題畫詩類　陳邦彦等　四庫全書本

全唐詩録　徐　焯　四庫全書本
唐詩百名家集　席啟寓　掃葉山房刻本
唐詩快　黄周星　康熙刻本
唐詩貫珠　胡以梅　康熙刻本
唐體膚銓、唐體餘編　毛張健　康熙刻本
唐七律選　毛奇齡等　康熙刻本
皇清百名家詩　魏　憲　康熙刻本
唐宋十大家全集録　儲　欣　康熙刻本、光緒刻本
唐宋八大家類選　儲　欣　清刻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　張伯行　叢書集成初編本
濂洛風雅　張伯行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南北朝文鈔　彭兆蓀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古文觀止　吴楚材、吴調侯　清刻本、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本
古文雅正　蔡世遠　清刻本、四庫全書本
古文析義　林雲銘　清刻本
古文小品咀華　王符曾　清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排印本
古文喈鳳新編　汪　基　清刻本
古今小品　陳天定　清刻本
榕村詩選　李光地　清刻本
唐詩選勝直解　吴　烜　康熙刻本
歷代詩發　范大士　康熙刻本
中晚唐詩叩彈集　杜詔、杜庭珠　中國書店影印本
晚唐善鳴集　陸次公　康熙刻本
近體秋陽　譚　宗　康熙刻本
唐詩正　俞南史　康熙刻本
晚唐詩鈔　查克弘、凌紹乾等　康熙刻本
唐宋文醇　四庫全書本
唐宋詩醇　四庫全書本
古詩箋　聞人倓　清刻本
古唐詩合解　王堯衢　清刻本、岳麓書社排印本
古詩源　沈德潛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詩別裁集　沈德潛　清刻本
重訂唐詩別裁集　沈德潛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詩從繩　乾隆鈔本、光緒刻本
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　趙臣瑗　清刻本
唐律消夏録　顧　安　乾隆刻本
網師園唐詩箋注　宋宗元　乾隆刻本
唐詩成法　屈　復　乾隆刻本
唐詩箋注　黄叔璨　乾隆刻本
唐詩箋要　吴瑞榮　乾隆刻本
大曆詩略　喬　億　乾隆刻本
唐詩排律　牟　融　乾隆刻本
唐詩觀瀾集　李因培　乾隆刻本
唐賢清雅集　張天蓀　乾隆刻本
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　盧麰、王溥　乾隆刻本
唐詩矩　黄　生　一九三六年周氏師古堂所編書本
唐詩摘抄（唐詩評）　黄　生　康熙刻本、黄山書社排印本
唐詩摘抄（唐詩續評）　朱之荆等　乾隆刻本、黄山書社排印本
唐詩摘抄（唐詩增評）　吴智臨　嘉慶刻本、黄山書社排印本
唐詩向榮集　陶文藻　乾隆刻本
唐詩偶評　楊逢春　卧遊軒鈔本
讀雪山房唐詩　管世銘　光緒刻本
古文辭類纂　姚　鼐　清刻本
五七言今體詩鈔、唐人絶句詩鈔　姚　鼐　四部備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
駢體文鈔　李兆洛　道光刻本
評選四六法海　蔣士銓　忠雅堂全集本
唐代叢書　蓮塘居士　清刻本、民國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
唐代叢書　馬緯雲輯　巾箱本
唐代叢書　王文誥重編　巾箱本

唐人說薈　蓮塘居士　民國掃葉山房石印本
金石萃編　王　昶　清刻本
金石萃編補正　方履籛　光緒醉六堂石印本
金石續編　陸耀遹、陸增祥　同治刻本、光緒刻本
八瓊室金石補正　陸增祥　民國希古樓刻本
唐詩三百首　孫　洙　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本
唐詩三百首　孫洙編、文元輔輯評　光緒刻本
唐詩三百首注疏　孫洙、章燮　民國掃葉山房石印本
唐詩三百首補注　孫洙、陳婉俊　清刻本
唐詩三百首續選　于慶元　道光刻本
全五代詩、補遺　李調元　巴蜀書社排印本
全唐文　董誥等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文拾遺　陸心源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文續拾　陸心源　中華書局影印本
全隋文　嚴可均　中華書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
左海駢文　陳壽祺　嘉慶刻本
唐詩正聲　馬允剛　嘉慶刻本
清詩鐸　張應昌　同治刻本
古文一隅　朱宗洛　道光刻本
十八家詩鈔　曾國藩　四部備要本
唐詩合選　孝友堂刻本
唐詩近體　胡平淵　孝友堂刻本
唐詩析類集訓　曹錫彤　光緒刻本
古文析觀解　章懋勳　清刻本
駢文類纂　王先謙　光緒刻本
唐詩選　王闓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影印本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　過珙、蔡鑄　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八年排印本
古文選讀初編　李維清　民國江南製造局排印本
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　林　紓　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蔣瑞藻　中華書局一九二二年石印本
唐文評注讀本　王文濡　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
唐詩評注讀本　王文濡　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
歷代詩評注讀本　王文濡　中國書店影印本
唐宋文舉要　高步瀛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宋詩舉要　高步瀛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中國近代文論選　郭紹虞等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萬首論詩絶句　郭紹虞等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千唐誌齋藏誌　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曲石精廬藏唐墓誌　李希泌　齊魯書社影印本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唐代墓誌彙編　周紹良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全宋文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巴蜀書社校點本
全宋詩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出版社校點本
詩式　釋皎然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本事詩　孟　棨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人主客圖　張　爲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風騷旨格　釋齊己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文鏡秘府論　(日)遍照金剛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炙轂子詩格　王　轂　格致叢書本
文彧詩格　格致叢書本
二南密旨　學海類編本
處囊訣　保　暹　格致叢書本
風騷要式　徐　衍　格致叢書本
流類手鑒　虛　中　格致叢書本
詩評　景　淳　格致叢書本
詩中旨格　衛　玄　格致叢書本
緣情千鑒詩格　洪　宣　格致叢書本
梅氏詩評　梅堯臣　格致叢書本

續金針詩格　梅堯臣　格致叢書本
六一詩話　歐陽修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温公續詩話　司馬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中山詩話　劉　邠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後山詩話　題陳師道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臨漢隱居詩話　魏　泰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玉壺詩話　釋文瑩　學海類編本
冷齋夜話　釋惠洪　中華書局排印本
石門洪覺範天厨禁臠　釋惠洪　中華書局影印本
西清詩話　題蔡絛　哈佛燕京學社宋詩話輯佚本
詩話總龜前集、後集　阮　閱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唐詩紀事　計有功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竹坡詩話　周紫芝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紫微詩話　吕本中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彦周詩話　許　顗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文則　陳　騤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四六話　王　銍　叢書集成初編本
四六談塵　謝　伋　叢書集成初編本
雲莊四六餘話　楊國道　叢書集成初編本
石林詩話　葉夢得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唐子西文録　强行父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韻語陽秋　葛立方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白石道人詩説　姜　夔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滄浪詩話　嚴　羽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後集　胡　仔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風月堂詩話　朱　弁　中華書局排印本
環溪詩話　題吴沆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全唐詩話　題尤袤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荆溪林下偶談　吴子良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觀林詩話　吴　聿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誠齋詩話　楊萬里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庚溪詩話　陳巖肖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諸家老杜詩評　方深道　北京圖書館藏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杜工部草堂詩話　蔡夢弼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優古堂詩話　題吴幵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艇齋詩話　曾季貍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藏海詩話　吴　可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碧溪詩話　黄　徹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對牀夜語　范晞文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歲寒堂詩話　張　戒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娛書堂詩話　趙與虤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竹莊詩話　何　汶　中華書局排印本
詩人玉屑　魏慶之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勘本
後村詩話前集、後集、續集、新集　劉克莊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詩林廣記前集、後集　蔡正孫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臞翁詩評　敖陶孫　叢書集成初編本
吟窗雜録　陳應行　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宋詩話輯佚　郭紹虞　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滹南詩話　王若虚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山房隨筆　蔣正子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詩法家數　楊　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木天禁語　范　梈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詩學禁臠　范　梈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梅磵詩話　韋居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吴禮部詩話　吴師道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文説　陳繹曾　四庫全書本
修詞鑑衡　王　構　四庫全書本
金石例　潘昂霄　四庫全書本

文章精義　李　塗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東坡文談録　陳秀明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法正宗　偈傒斯　格致叢書本
詩法正宗眼藏　偈傒斯　格致叢書本
詩法正論　傅若金　格致叢書本
西江詩法　朱　權　天一閣藏明刻本
菊坡叢話　單　宇　臺灣廣文書局古今詩話續編本
詩學梯航　周　叙　天一閣藏明鈔本
蔗山筆麈　商　輅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學權輿　黄　溥　成化刻本
夢樵詩話　游　潛　明刻清修補本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瓊臺詩話　蔣　冕　崇禎刻本
頤山詩話　安　磐　四庫全書本
談藝録　徐禎卿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藝圃擷餘　王世懋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唐詩品　徐獻忠　朱警唐百家詩卷首
解頤新語　皇甫汸　臺灣廣文書局古今詩話續編本
詩法　楊　成　嘉慶刻本
蓉塘詩話　姜　南　嘉靖洪楩本、説郛三種本
詩談初編、二編　田藝蘅　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掌故叢書本
文章辨體序説　吴　訥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文體明辨序説　徐師曾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説詩　譚　浚　萬曆譚氏集本
玉笥詩談、續玉笥詩談　朱孟震　學海類編本、南京圖書館藏鈔本
升菴詩話　楊　慎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苑卮言　王世貞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四溟詩話　謝　榛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歸田詩話　瞿　佑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逸老堂詩話　俞　弁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南濠詩話　都　穆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騷壇秘語　周履靖　叢書集成初編本
豫章詩話　郭子章　豫章叢書本
冰川詩式　梁　橋　臺灣廣文書局古今詩話續編本
詩藪　胡應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雪濤詩評　江盈科　説郛三種本
余山詩話　陳繼儒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源辯體　許學夷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恬致堂詩話　李日華　叢書集成初編本
小草齋詩話　謝肇淛　鈔本
唐音戊籤　胡震亨　康熙刻本
唐音癸籤　胡震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説詩補遺　馮復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文脈　王文禄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譚、續録　葉廷秀　崇禎十竹齋刻本
續詩譚　葉廷秀　崇禎刻本
詩鏡總論　陸時雍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薑齋詩話　王夫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魚庭貫聞　金人瑞撰、金雍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金聖嘆全集本
金石要例　黄宗羲　四庫全書本
歷代詩話　吴景旭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鈍吟雜録　馮班撰、馮武輯、何焯評　叢書集成初編本
鈍吟雜録　馮班撰、雪北山樵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梅村詩話　吴偉業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四六金針　陳維崧　叢書集成初編本
聲韻叢説　毛先舒　昭代叢書本
詩辯坻　毛先舒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春酒堂詩話　周　容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抱真堂詩話　宋徵璧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載酒園詩話、又編　賀　裳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静志居詩話　朱彝尊　清刻本
西崑發微　吴　喬　叢書集成初編本
答萬季埜詩問　吴　喬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圍爐詩話　吴　喬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柳亭詩話　宋長白　叢書集成續編本
寒廳詩話　顧嗣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茗香詩論　宋大樽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然鐙紀聞　何世璂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録　王士禎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續録　王士禎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漁洋詩話　王士禎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五代詩話　王士禎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帶經堂詩話　王士禎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談龍録　趙執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翁方綱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聲調譜拾遺　翟　翬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蠖齋詩話　施閏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漫堂説詩　宋　犖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而菴詩話　徐　增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而菴説唐詩　徐　増　清刊本
初白齋詩話　查慎行　清刊本
初白詩評　查慎行　清刊本
杜律詩話　陳廷敬　康熙午亭文編本
杜詩説略　盧　震　康熙刻本
唐詩金粉　沈炳震　雍正刻本
古詩賞析　張玉穀　乾隆刻本、民國振新書社印本
論文偶記　劉大櫆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詩學纂聞　汪師韓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蓮坡詩話　查爲仁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原詩　葉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説詩晬語　沈德潛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全唐詩話續編　孫　濤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一瓢詩話　薛　雪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拜經樓詩話　吴　騫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秋星閣詩話　李　沂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消寒詩話　秦朝釪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詩義固説　龐　塏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西圃詩説　田同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蘭叢詩話　方世舉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緗齋詩談　張謙宜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小澥草堂雜論詩　牟願相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龍性堂詩話　葉矯然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劍谿説詩　喬　億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隨園詩話　袁　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江蘇古籍出版社袁枚全集本
詩學全書　題袁枚　江蘇古籍出版社袁枚全集本
甌北詩話　趙　翼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詩學源流考　魯九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石洲詩話　翁方綱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賦話　李調元　叢書集成初編本
雨村詩話　李調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管世銘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甚原詩説　冒春榮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歷代詩話考索　何文煥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四六叢話　孫　梅　清刻本、萬有文庫本
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　李懷民　清刻本
紀河間詩話　紀昀撰、邵承照輯　光緒刻本
瀛奎律髓刊誤　紀　昀　嘉慶刻本
鳧亭詩話　陶元藻　乾隆刻本

榕城詩話　杭世駿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法指南、二編　蔡　鈞　乾隆刻本
北江詩話　洪亮吉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全唐文紀事　陳鴻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排印本
修竹廬談詩問答　徐熊飛　嘉慶刻本、齊魯書社箋注本
詩比興箋　陳　沆　中華書局排印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吳德旋、呂璜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李富孫　叢書集成初編本
唐音審體　錢良擇　清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秋窗隨筆　馬　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野鴻詩的　黃子雲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履園譚詩　錢　泳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說詩菅蒯　吳雷發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貞一齋詩說　李重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漢詩總說　費錫璜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山靜居詩話　方　薰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詩筏　賀貽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靜居緒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石園詩話　余成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老生常談　延君壽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小清華園詩談　王壽昌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三家詩話　尚　鎔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方貞觀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養一齋詩話、養一齋李杜詩話　潘德輿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竹林答問　陳　僅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白華山人詩說　厲　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梅崖詩話　郭兆麟　山右叢書初編本
復小齋賦話　浦　銑　檇李遺書本
讀賦卮言　王芑孫　嘉慶淵雅堂全集本
東目館詩見　胡壽芝　清刻本
蠡莊詩話　袁　潔　嘉慶巾箱本
考田詩話　喻文鏊　道光刻本
詩法易簡錄、錄餘、緒論　李　鍈　清刻本
澹仙詩話　熊　璉　道光巾箱本
憨齋詩話　馬桐芳　道光刻本
卧園詩話、補編　潘煥龍　道光巾箱本
杜工部詩話　劉鳳誥　道光存悔齋集本、宣統掃葉山房石印本
昭昧詹言　方東樹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藝舟雙楫　包世臣　光緒刻本
靈芬館詩話　郭　麐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匏廬詩話　沈　濤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東泉詩話　馬星翼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春草堂詩話　謝　堃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十二石齋詩話　梁九圖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射鷹樓詩話　林昌彝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峴傭說詩　施補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問花樓詩話　陸　鎣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筱園詩話　朱庭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藝概　劉熙載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藻川堂譚藝　鄧　繹　光緒刻本
樵隱詩話　林　鈞　光緒巾箱本
越縵堂詩話　李慈銘　民國排印本
詩法萃編　許印芳　雲南叢書本
湘綺樓說詩　王闓運　成都日新社排印本
石遺室詩話　陳　衍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石遺室論文　陳　衍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本
飲冰室詩話　梁啟超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雲橋詩話、續集、餘集　楊鍾羲　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三唐詩品　宋育仁　清刻本、民國排印本
山涇草堂詩話　汪佑南　民國排印本

夢痕館詩話　胡薇元　清刻本
詩法指南　顧亭鑒　民國影印本
韓詩證選　李　詳　江蘇古籍出版社李審言文集本
詩話　錢振璜（鍠）　清木活字本
詩境淺說、續編　俞陛雲　上海書店影印本
定庵詩話　由雲龍　民國排印本
卧雪詩話　袁嘉穀　民國排印本
詩學淵源　丁　儀　民國排印本
韓柳文研究法　林　紓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春覺齋論文　林　紓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論文雜記　劉師培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陽春集補遺　馮延巳　四印齋所刻詞本
雲謠集雜曲子　彊村叢書本
玉茗堂花間集　趙崇祚編、湯顯祖評　明刊本
花間集評注　趙崇祚編、李冰若評注　開明書店排印本
花間集　趙崇祚編、李一氓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尊前集　四庫全書本、彊村叢書本
南唐二主詞校訂　李璟、李煜撰、王仲聞校訂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唐宋諸賢絶妙詞選　黄昇編　汲古閣詞苑英華本
虚齋樂府　趙以夫　四部叢刊三編本
草堂詩餘正集、別集、續集　沈際飛評　明刊本
草堂詩餘　楊慎評　懺花菴叢書本
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　題李廷機　萬曆刻本
古今詞統　卓人月輯、徐士俊評　崇禎刻本
詞的　茅　暎　明刻本
精選古今詩餘醉　潘游龍　十竹齋刻本
重刻詩餘圖譜　王象晉　原刻本
詞譜　王弈清等　中國書店影印本
詞律　萬　樹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歷代詩餘　沈辰垣等　中國書店影印本
詞綜　朱彝尊　四庫全書本
詞選　張惠言　清刻本
歷朝詞選　夏秉衡　乾隆巾箱本
歷朝名媛詩詞　陸　泉　乾隆刻本
雲韶集　陳廷焯　南京圖書館藏鈔本
詞則　陳廷焯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唐五代詞鈔小箋　劉瑞潞　岳麓書社排印本
藝蘅館詞選　梁令嫻　廣東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唐宋名家詞選　龍沐勳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古今詞話　楊湜撰、趙萬里輯　詞話叢編本
拙軒詞話　張　侃　詞話叢編本
詞源　張　炎　詞話叢編本
詞林韻釋　詞學叢書本、四部備要本
渚山堂詞話　陳　霆　詞話叢編本
弇州山人詞評　王世貞　小石山房叢書本
爰園詞話　俞　彦　詞話叢編本
詞品、拾遺　楊　慎　詞話叢編本
窺詞管見　李　漁　詞話叢編本
西河詞話　毛奇齡　詞話叢編本
古今詞論　王又華　詞話叢編本
遠志齋詞衷　鄒祗謨　詞話叢編本
花草蒙拾　王士禎　詞話叢編本
皺水軒詞筌　賀　裳　詞話叢編本
金粟詞話　彭孫遹　詞話叢編本
古今詞話　沈　雄　詞話叢編本
歷代詞話　王弈清等　詞話叢編本
雨村詞話　李調元　詞話叢編本
西圃詞說　田同之　詞話叢編本

雕菰樓詞話　焦　循　詞話叢編本
詞綜偶評　許昂霄　詞話叢編本
詞林合璧　朱　琰　乾隆刻本
詞林正韻　戈　載　四印齋所刻詞本
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　濟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詞苑萃編　馮金伯　詞話叢編本
蓮子居詞話　吳衡照　詞話叢編本
填詞淺說　謝元淮　詞話叢編本
詞逕　孫麟祉　詞話叢編本
聽秋聲館詞話　丁紹儀　詞話叢編本
憩園詞話　杜文瀾　詞話叢編本
蓼園詞評　黃　蘇　齊魯書社排印本
左庵詞話　李　佳　詞話叢編本
詞學集成　江順詒　詞話叢編本
賭棋山莊詞話　謝章鋌　詞話叢編本
菌閣瑣談　沈曾植　詞話叢編本
芬陀利室詞話　蔣敦復　詞話叢編本
白雨齋詞話（稿本）　陳廷焯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白雨齋詞話　陳廷焯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詞壇叢話　陳廷焯　詞話叢編本
復堂詞話　譚　獻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譚評詞辨　譚　獻　齊魯書社排印本
論詞隨筆　沈祥龍　詞話叢編本
詞徵　張德瀛　詞話叢編本
人間詞話　王國維　詞話叢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蕙風詞話、續詞話　況周頤　詞話叢編本
餐櫻廡詞話　況周頤　小說月報本
海綃翁說詞稿　陳　洵　詞話叢編本

《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主要編纂人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于景祥　王人恩　王述堯　王佩增　王金壽　王勛成
卞　岐　卞孝萱　尹　賢　尹占華　尹楚彬　史創新
朱玉麒　朱浴宇　朱崇才　朱碧蓮　任　暉　任國緒
李天舒　李克夏　吴　誠　吴　潔　吴立人　吴企明
吴家駒　何國棟　何劍平　余恕誠　汪　俊　邵文實
范志新　林長永　林葉青　郁賢皓　周　敏　周　騁
周明蟬　周相録　封　野　郝潤華　胡可先　查屏球
段承校　姜朝暉　党銀平　徐瑞英　陳士鑫　陳佩雪
陳泳超　陸　晨　陸星源　郭　鋒　郭璇珠　孫世煦
黄進德　許莉莉　許雲和　張志良　張忠綱　張采民
張浩遜　張啓超　單殿元　程章燦　喬長阜　傅承洲
焦裕銀　馮保善　湯敬昭　富康年　楊　軍　楊旭輝
楊廣才　楊曉靄　雷恩海　鄭慶篤　寧　白　劉立志
劉華民　劉學鍇　諸葛憶兵　薛亞軍　魏明安　謝榮福
濮雲娣　蹇長春　瞿冠群　羅時進　顧　竺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伍　杰

副主任：趙含坤（常務）

段文桂

魏同賢

工作人員：蔣德恩

羅蕊蘭

丁嘉珍

裝幀設計：章耀達

江蘇省《中華大典·文學典》

工作小組

組長：王於良

張佩清

組員：朱賽玉

呂興祥

胡培良

張維薇

錢　薇

《中華大典·文學典》

編輯部負責人：高紀言

工作人員：饒欽珩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責任編輯：黃希堅

特邀編輯：繆咏禾（第一册）

鍾　陵（第二册）

責任校對：錢興奇

楊惠義

附：索　引

説　明

一、本索引收録《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全四册所有總集名、體類名、作家名，并按四角號碼綜合排序。

二、所有詞目均按首字編碼，并注明首字及其四角號碼，單占二行。首字相同的詞目排在一起，并按第二字之四角號碼排序，前兩字均同，則按第三字的四角號碼排列，餘類推。

三、每個索引條含詞目名及所在册次、頁碼三項内容。有异名的詞目，异名另列索引，并在异名後用小字注出參見詞目和册次、頁碼。如“隋文帝 見楊堅　1/330”，表示本書以“楊堅”立目，“隋文帝”為异名，“1/330”代表該詞目及异名位於第1册第330頁。

四、名稱相同、所處朝代不同的詞目，用小字括注其朝代於後，如“李播(初唐人)　1/464”、“李播(中唐人)　3/1230”。

五、本索引採用新四角號碼檢字法，後附《索引字頭筆劃檢字》和《索引字頭拼音檢字》，以便對照檢索。

0021$_1$ 龐

龐蘊 …… 3/454

0021$_2$ 鹿

鹿虔扆 …… 4/1054

0021$_5$ 雍

雍裕之 …… 3/289
雍陶 …… 4/419

0022$_2$ 廖

廖齊 …… 4/1089
廖融 …… 4/1086
廖凝 …… 4/995
廖有方 …… 3/1325
廖圖 見廖匡圖 …… 4/1088
廖匡圖 …… 4/1088
廖光圖 見廖匡圖 …… 4/1088

0022$_3$ 齊

齊州病狂人 …… 4/833
齊澣 …… 1/897
齊推 …… 3/1171
齊抗 …… 3/289
齊光乂 …… 2/187

0022$_7$ 方

方干 …… 4/565
方為 …… 4/833
方外十友 …… 1/449

0022$_7$ 席

席豫 …… 1/934

0022$_7$ 高

高彦休 …… 4/370
高正臣 …… 1/771
高元裕 …… 4/59
高元矩 …… 4/832
高霽 …… 2/505
高璩 …… 4/467
高岑 …… 2/55
高崇文 …… 3/324
高紹 …… 1/947
高從誨 …… 4/1176
高適 …… 2/320
高湘 …… 4/616
高力士 …… 2/63
高越 …… 4/930
高蓋 …… 2/611
高若拙 …… 4/1185
高構 …… 1/320
高輦 …… 4/824
高蟾 …… 4/527
高郢 …… 3/290
高駢 …… 4/252
高智周 …… 1/558

0023$_0$ 卞

卞震 …… 4/1055

0026$_5$ 唐

唐彥謙 …… 4/520
唐高宗 見李治 …… 1/605
唐高祖 見李淵 …… 1/478
唐文宗 見李昂 …… 3/1383
唐玄宗 見李隆基 …… 2/66
唐玄宗江妃 見江采蘋 2/303
唐玄宗貴妃 見楊玉環 2/861
唐稟 …… 4/589
唐詩類選 …… 4/44
唐球 見唐求 …… 4/667
唐仁傑 見康仁傑 …… 4/1000
唐衢 …… 3/766
唐睿宗 見李旦 …… 1/826
唐備 …… 4/539
唐德宗 見李适 …… 3/293
唐宣宗 見李忱 …… 4/139
唐次 …… 3/472
唐太宗 見李世民 …… 1/546
唐求 …… 4/667
唐莊宗 見李存勗 …… 4/789
唐懿宗 見李漼 …… 4/271
唐朝美 …… 4/823
唐中宗 見李顯 …… 1/761
唐肅宗 見李亨 …… 2/624
唐昭宗 見李曄 …… 4/366
唐鎬 …… 4/1026

0028$_7$ 庾

庾承宣 …… 3/708
庾傳素 …… 4/900
庾自直 …… 1/358
庾敬休 …… 3/1198
庾抱 …… 1/462

0029$_9$ 康

康庭芝 …… 1/704
康玄辯 …… 2/166
康仁傑 …… 4/1000
康洽 …… 2/160
康軿 …… 4/529
康國安 …… 2/141
康顯 …… 2/239
康駢 見康軿 …… 4/529

0040$_0$ 文

文章四友 …… 1/449
文館詞林 …… 1/422

0040$_1$ 辛

辛弘智 …… 1/609
辛德源 …… 1/304
辛丘度 …… 3/923

0040$_6$ 章

章碣 …… 4/680
章孝標 …… 3/1343
章八元 …… 3/355
章懷太子 見李賢 …… 1/703

0080$_0$ 六

六寶 …… 3/48

0128$_6$ 顏

顏元孫 …… 1/935
顏仁郁 …… 4/1162
顏師古 …… 1/502
顏允南 …… 2/168
顏渾 …… 2/852
顏真卿 …… 2/569
顏萱 …… 4/648
顏舒 …… 2/852

0161$_4$ 諲

諲禪師 …… 4/723

0164$_6$ 譚

譚用之 …… 4/828
譚銖 …… 4/432

0460$_0$ 謝

謝諤 …… 4/1133
謝偃 …… 1/527
謝良弼 …… 3/211
謝良輔 …… 3/213
謝觀 …… 4/426

0466$_0$ 諸

諸葛穎 …… 1/313

0712$_0$ 翊

翊聖太妃 見徐妃 …… 4/904

0742$_7$ 郊

郊島 …… 3/103

0742$_7$ 郭

郭正一 …… 1/570
郭元振 …… 1/719
郭廷誨 …… 4/825
郭受 …… 2/879
郭虛己 …… 2/125
郭行餘 …… 3/765
郭利貞 …… 1/904
郭納 …… 2/553
郭向 …… 2/858
郭紹蘭 …… 2/230
郭良 …… 2/858
郭良驥 …… 3/1182
郭密之 …… 2/229
郭圓 …… 4/621
郭郎 …… 3/227
郭氏奴 …… 4/728
郭周藩 …… 3/1296
郭慎微 …… 2/533

0821$_2$ 施

施肩吾 …… 3/1352

0864$_0$ 許

許康佐 …… 3/557
許碏 …… 4/720
許孟容 …… 3/305
許玫 …… 3/1380
許經邦 …… 3/384
許宣平 …… 2/123
許瀍 …… 4/620
許寂 …… 4/873
許遠 …… 2/557
許渾 …… 4/393
許堯佐 …… 3/506
許鵲 見許碏 …… 4/720
許郴 …… 4/707
許敬宗 …… 1/533
許晝 …… 4/596
許圉師 …… 1/599
許景先 …… 1/866
許堅 …… 4/1006
許善心 …… 1/353
許棠 …… 4/260

0968$_9$ 談

談戴 …… 2/181

1010$_0$ 二

二皇甫 …… 3/42
二包 …… 3/43

1010$_1$ 三

三俊 …… 3/106
三包 …… 3/43
三州唱和集 …… 3/35
三楊 …… 3/48
三舍人集 …… 3/33

1010$_1$ 正

正聲集 …… 1/426

1010$_2$ 五

五寶 …… 3/48

1010$_3$ 玉

玉臺後集 …… 2/31

1010$_4$ 王

王彥威 …… 3/1201
王顏 …… 3/416
王諲 …… 2/548
王元 …… 4/1095
王烈 …… 3/315
王延彬 …… 4/1161
王武陵 …… 3/562
王珪 …… 1/481
王劭 …… 1/329
王勔 …… 1/634
王建(中唐人) …… 3/510
王建(五代人) …… 4/867
王孟 …… 2/38
王孟韋柳 …… 3/70
王琚 …… 1/939
王璘 …… 4/628
王喬 …… 2/855
王季文 …… 4/649
王季友 …… 2/615
王維 …… 2/243
王仁裕 …… 4/782
王衍 …… 4/874
王處厚 …… 4/1055
王師閔 …… 3/1389
王貞 …… 1/387
王貞白 …… 4/590
王縉 …… 2/295
王鼎 …… 4/1087
王仙喬 …… 2/239
王熊 …… 1/864
王邕 …… 2/869
王繼勳 …… 4/1142
王繼鵬 …… 4/1163
王緘 …… 4/823
王仲舉 …… 4/825
王仲舒 …… 3/476
王傳 …… 4/468
王績 …… 1/509
王龜 …… 4/553
王叡 …… 3/1391
王之渙 …… 2/92
王適 …… 1/633
王審知 …… 4/1157
王宏 …… 1/546
王定保 …… 4/1070
王涯 …… 3/478
王福娘 …… 4/710
王灣 …… 1/930
王祝 …… 4/607
王濯 …… 3/400
王渙 …… 4/364
王滌 …… 4/700
王迥 …… 2/96
王通 …… 1/380
王泠然 …… 1/948
王棨 …… 4/507
王士源 …… 2/126
王希羽 …… 4/267
王李 …… 2/40
王脊 …… 1/351
王樞 …… 4/692
王朴 …… 4/802
王梵志 …… 1/564
王勃 …… 1/673
王駕 …… 4/547
王韞秀 …… 3/178
王柷 見王祝 …… 4/607
王枳 見王祝 …… 4/607
王轂 …… 4/592
王起 …… 3/466
王翰 …… 1/936
王胄 …… 1/352
王由禮 …… 1/390
王表 …… 3/451

王軒 …… 4/606
王播 …… 3/452
王感化 …… 4/1005
王損 …… 4/708
王損之 …… 3/1085
王易簡 …… 4/791
王昌齡 …… 2/205
王丘 …… 1/943
王氏 …… 3/346
王岳靈 …… 2/233
王羨門 …… 2/303
王無競 …… 1/702
王公亮 …… 3/700
王鍇 …… 4/900
王鉷 …… 2/535
王鐐 …… 4/649
王鐸 …… 4/431
王智興 …… 3/431
王光庭 …… 2/124
王慎辭 …… 4/1000

1010$_8$ 豆

豆盧復 …… 2/855
豆盧革 …… 4/821

1020$_0$ 丁

丁六娘 …… 1/392
丁元和 …… 4/1056
丁仙芝 …… 2/88
丁稜 …… 4/440
丁澤 …… 3/403
丁咸序 …… 4/1006
丁用晦 …… 3/1391
丁居晦 …… 3/1364

1021$_2$ 元

元庭堅 …… 2/179
元季川 …… 2/871
元行恭 …… 1/298
元德秀 …… 2/183
元德昭 …… 4/1124
元結 …… 2/801
元稹 …… 3/1090
元稹妻 見裴淑 …… 3/1295
元白 …… 3/85
元淳 …… 4/693
元宗簡 …… 3/767
元海 …… 2/239
元載 …… 2/626
元兢 …… 1/608
元萬頃 …… 1/610
元晦 …… 3/1370
元錫 …… 3/357

1021$_5$ 霍

霍總 …… 3/1189

1022$_7$ 爾

爾烏 見僧鸞 …… 4/628

1040$_0$ 于

于可封 …… 3/484
于武陵 …… 4/554
于尹躬 …… 3/404
于邵 …… 3/155
于季子 …… 1/665
于允躬 見于尹躬 …… 3/404
于德晦 …… 4/575
于休烈 …… 2/166
于仲文 …… 1/343
于鵠 …… 3/418
于宣敏 …… 1/350
于良史 …… 3/288
于瀆 …… 4/505
于祐妻 見韓氏 …… 4/689
于鄴 見于武陵 …… 4/554
于逖 …… 2/615
于志寧 …… 1/507
于兢 …… 4/820
于頔 …… 3/384
于興宗 …… 4/617
于公異 …… 3/470

1040$_7$ 夏

夏侯孜 …… 4/381
夏侯審 …… 3/456
夏寶松 …… 4/998

1040$_9$ 平

平洌 …… 2/853
平曾 …… 3/1159

1044$_1$ 聶

聶夷中 …… 4/289

1060$_2$ 石

石文德 …… 4/1093
石重貴 …… 4/825
石真妃 …… 4/833
石惠泰 …… 1/946
石抱忠 …… 1/629
石貫 …… 4/440
石鎮 …… 2/793

1073$_2$ 雲

雲謠集雜曲子 …… 4/46

1080$_6$ 賈

賈竦 …… 3/1160
賈至 …… 2/598
賈嵩 …… 4/661
賈邕 …… 2/880
賈緯 …… 4/826
賈島 …… 3/1131
賈馳 …… 4/424
賈弇 …… 3/330
賈曾 …… 1/907
賈餗 …… 3/1183

1111$_4$ 班

班肅 …… 3/1170

1118$_6$ 項

項斯 …… 4/447

1123$_2$ 張

張立 …… 4/1060
張彥雄 …… 2/178
張庭芳 …… 2/855
張文琮 …… 1/530
張文姬 …… 4/727
張文恭 …… 1/391
張文規 …… 3/1358
張玄素 …… 1/544
張玄晏 …… 4/708
張諲 …… 2/315
張誠 …… 2/777
張讀 …… 4/476
張謂 …… 2/797
張諤 …… 1/946
張毅夫 …… 4/560
張鷟 …… 1/775
張說 …… 1/844
張正元 …… 3/691
張王樂府 …… 3/81
張元一 …… 1/717
張震 …… 2/139
張賈 …… 3/497
張登 …… 3/415
張弘靖 …… 3/457
張建封 …… 3/239
張碧 …… 3/1389
張碧蘭 …… 1/393
張又新 …… 3/1322
張子容 …… 2/60
張子明 …… 4/1096
張孜 …… 4/693
張喬 …… 4/650
張為 …… 4/559
張辭 …… 4/652
張何 …… 3/258
張彪 …… 2/636
張鼎 …… 2/857
張循之 …… 1/837
張嶠 …… 4/1066
張繼 …… 3/281
張佖 見張泌 …… 4/1009
張仲方 …… 3/1067
張仲素 …… 3/692
張衆甫 …… 3/157
張魯封 …… 3/1384
張彙 …… 3/1030
張徹 …… 3/1230
張宣明 …… 1/866
張守節 …… 2/142
張窈窕 …… 4/1064
張良璞 …… 2/855
張漸 …… 2/234
張巡 …… 2/553
張泌(五代南唐人) …… 4/1009
張泌(五代後蜀人) …… 4/1033
張演 …… 4/691
張泫 …… 1/866
張濛 …… 3/403
張瀆 見張賁 …… 4/465
張祜 …… 3/1301
張祐 見張祜 …… 3/1301
張洎 …… 4/966
張潮 …… 2/178
張次宗 …… 4/606
張迥 …… 4/1088
張道古 …… 4/883
張九齡 …… 1/908
張希復 …… 4/585
張南容 …… 2/536
張南史 …… 3/242
張志和 …… 3/283
張友正 …… 4/716
張嘉貞 …… 1/842
張大安 …… 1/600
張賁 …… 4/465
張式 …… 3/446
張芬 …… 3/353
張萬頃 …… 2/319
張薦 …… 3/313
張蕭遠 …… 3/1321
張孝嵩 …… 2/608
張莒 …… 3/402
張若虛 …… 1/821
張楚 …… 2/96
張楚金 …… 2/166
張蘊古 …… 1/528
張林 …… 4/622
張旭 …… 1/893
張垍 …… 2/185
張均 …… 2/90
張格 …… 4/900
張敬忠 …… 1/906
張抃 …… 2/305
張柬之 …… 1/601
張彧 …… 3/422
張蠙 …… 4/880
張軫 …… 2/188
張易之 …… 1/900
張暈 …… 2/180
張昌齡 …… 1/603
張昌宗 …… 1/603
張固 …… 4/558
張暌妻 見侯氏 …… 4/552
張曙 …… 4/588
張鷺 …… 4/551
張隱 …… 4/719
張階 …… 2/569
張義方 …… 4/999
張籍 …… 3/530
張惟儉 …… 3/354
張懷慶 …… 1/567
張烜 …… 2/137

1173$_2$ 裴

裴度 …… 3/490
裴交泰 …… 3/497
裴玄智 …… 1/546
裴諧 …… 4/1095

裴諴 …… 4/645
裴説 …… 4/808
裴延翰 …… 4/613
裴廷裕 …… 4/532
裴行儉 …… 1/567
裴虔餘 …… 4/375
裴休 …… 4/64
裴倩 …… 2/778
裴傑 …… 2/234
裴皞 …… 4/772
裴淮 …… 1/843
裴迪 …… 2/299
裴淑 …… 3/1295
裴澈 …… 4/660
裴潾 …… 3/1196
裴士淹 …… 2/788
裴贄 …… 4/520
裴夷直 …… 4/373
裴虬 …… 2/774
裴思謙 …… 4/427
裴略 …… 1/545
裴鋼 …… 4/695
裴耀卿 …… 1/932

1241$_0$ 孔

孔璋 …… 2/64
孔季詡 …… 1/826
孔德紹 …… 1/375
孔紹安 …… 1/506

1249$_3$ 孫

孫元晏 …… 4/574
孫魴 …… 4/993
孫季良 …… 1/947
孫偓 …… 4/715
孫郃 …… 4/1131
孫叔向 …… 3/1191
孫定 …… 4/703
孫棨 …… 4/703
孫逖 …… 1/949
孫樵 …… 4/494
孫萬壽 …… 1/350
孫革 …… 3/1180
孫咸 …… 4/1028
孫思邈 …… 1/504
孫昌胤 …… 2/852
孫氏 …… 4/728
孫光憲 …… 4/1177

1314$_0$ 武

武就 …… 2/59
武翊黄 …… 3/1198
武三思 …… 1/768
武元衡 …… 3/442
武平一 …… 1/871
武瓘 …… 4/511
武昌妓 …… 4/575
武曌 …… 1/596
武后宫人 …… 1/716
武少儀 …… 3/329

1519$_0$ 珠

珠英學士集 …… 1/425

1710$_2$ 孟

孟彦深 …… 2/780
孟郊 …… 3/358
孟雲卿 …… 2/611
孟利貞 …… 1/615
孟宁 …… 4/444
孟守 見孟宁 …… 4/444
孟賓于 …… 4/921
孟浩然 …… 2/97
孟昶 …… 4/1036
孟遲 …… 4/464
孟榮 …… 4/526
孟暇 …… 4/1026
孟昌期妻 見孫氏 …… 4/728
孟匡朝 …… 2/232
孟氏 …… 4/660
孟貫 …… 4/827
孟簡 …… 3/702

1712$_7$ 鄧

鄧玄挺 …… 1/629
鄧魴 …… 3/914
鄧洵美 …… 4/1093

1717$_2$ 瑶

瑶池新詠 …… 3/37

1740$_0$ 又

又玄集 …… 4/762

1742$_7$ 邢

邢象玉 …… 1/935
邢巨 …… 1/905

1750$_7$ 尹

尹璞 …… 4/649
尹樞 …… 3/417
尹式 …… 1/342
尹懋 …… 1/865
尹植 …… 3/163
尹鶚 …… 4/894

1762$_0$ 司

司空圖 …… 4/273
司空曙 …… 3/157
司馬承禎 …… 1/656
司馬貞 …… 2/192
司馬禮 見司馬札 …… 4/562
司馬逸客 …… 1/826
司馬札 …… 4/562
司馬都 …… 4/682

1762$_7$ 邵

邵謁 …… 4/573
邵説 …… 2/784
邵真 …… 3/346
邵拙 …… 4/1008
邵軫 …… 2/632
邵炅 …… 1/902

1771$_0$ 乙

乙支文德 …… 1/391

1948$_0$ 耿

耿湋 …… 3/300

2022$_7$ 喬

喬琳 …… 2/789
喬舜 見喬匡舜 …… 4/928
喬備 …… 1/766
喬侃 …… 1/766
喬彝 …… 3/473
喬潭 …… 2/848
喬匡舜 …… 4/928
喬氏 …… 1/768
喬知之 …… 1/708

2033$_1$ 焦

焦郁 …… 3/1074

2071$_5$ 毛

毛文錫 …… 4/895
毛熙震 …… 4/1052
毛欽一 …… 2/165
毛炳 …… 4/1007

2080$_4$ 奚

奚賈 …… 2/234

2108$_6$ 順

順聖太后 見徐后 …… 4/903

2110$_0$ 上

上官儀 …… 1/561
上官婉兒 …… 1/838
上官體 …… 1/427

2120$_1$ 步

步非煙 …… 4/688

2121$_2$ 伍

伍唐珪 …… 4/716
伍喬 …… 4/1014
伍彬 …… 4/1096

2121$_2$ 盧

盧言 …… 2/873
盧誥 …… 4/649
盧弘止 …… 4/374
盧弘宣 …… 4/374
盧延讓 …… 4/884
盧延遜 見盧延讓 …… 4/884
盧順之 …… 4/554
盧虔 …… 3/330
盧頻 …… 4/713
盧貞 …… 3/1089
盧崇道 …… 1/717
盧獻卿 …… 4/561
盧儲 …… 3/1356
盧休 …… 4/708
盧幼平 …… 2/89
盧象 …… 2/506
盧殷 …… 3/327
盧僎 …… 1/948
盧綸 …… 3/243
盧宗回 …… 3/1334
盧汪 …… 4/1183
盧汀 …… 3/684
盧汝弼 …… 4/806
盧渥 …… 4/257
盧鴻一 …… 2/239
盧鄴 …… 4/468
盧肇 …… 4/441
盧載 …… 3/1324
盧求 …… 4/381
盧藏用 …… 1/834
盧栯 …… 4/554
盧携 …… 4/499
盧拱 …… 3/1295
盧思道 …… 1/314
盧景亮 …… 3/356
盧郢 …… 4/1017
盧嗣立 …… 4/464
盧嗣業 …… 4/528
盧照鄰 …… 1/616
盧眉娘 …… 3/1320
盧駢 …… 4/649
盧仝 …… 3/1048
盧簡求 …… 4/376
盧尚卿 …… 4/533

2122$_0$ 何

何諷 …… 3/464
何元上 …… 3/1230
何瓚 …… 4/1055
何致雍 …… 4/1081
何千里 …… 2/238
何妥 …… 1/305
何仲舉 …… 4/1089
何涓 …… 4/586
何澤 …… 4/823
何扶 …… 4/424
何景山 …… 4/1087
何光遠 …… 4/1061

2122$_1$ 衛

衛象 …… 3/404

2128$_4$ 虞

虞綽 …… 1/359
虞世南 …… 1/465
虞世基 …… 1/355

2220$_0$ 劇

劇燕 …… 4/683

2220$_7$ 岑

岑文本 …… 1/537
岑參 …… 2/819
岑德潤 …… 1/390

2221$_4$ 任

任翻 …… 4/552
任鵠 …… 4/1096
任濤 …… 4/691
任希古 …… 1/530
任藩 見任翻 …… 4/552
任華 …… 2/350
任蕃 見任翻 …… 4/552
任氏 …… 4/1068
任公叔 …… 3/424

2221$_5$ 崔

崔立之 …… 3/560
崔膺 …… 3/561
崔文邕 …… 2/232
崔玄亮 …… 3/681
崔護 …… 3/1065
崔郊 …… 3/1090
崔亘 …… 2/549
崔元翰 …… 3/210
崔珏 …… 4/614
崔璞 …… 4/670
崔珪 …… 2/125
崔瓘 …… 3/213
崔珙 …… 4/616
崔琪 …… 2/870
崔融 …… 1/705
崔羣 …… 3/709
崔致遠 …… 4/363
崔儉 …… 1/311
崔信明 …… 1/500
崔行功 …… 1/599
崔紫雲 …… 4/577
崔備 …… 3/471
崔仲方 …… 1/334
崔魯 …… 4/670
崔峒 …… 3/314
崔液 …… 1/891
崔安潛 …… 4/467
崔宗之 …… 2/304
崔涯 …… 3/1320
崔沔 …… 1/887
崔祐甫 …… 3/173
崔遠 …… 4/546
崔涓 …… 4/473
崔湜 …… 1/882
崔澹 …… 4/504
崔塗 …… 4/535
崔道融 …… 4/1154
崔希逸 …… 2/124
崔恭 …… 3/1236
崔覲 …… 3/1191
崔翹 …… 1/934
崔嘏 …… 3/1356
崔櫓 見崔魯 …… 4/670
崔棁 …… 4/826
崔惠童 …… 2/781
崔素娥 …… 4/812
崔彧 …… 2/775
崔成甫 …… 2/776
崔損 …… 3/422
崔日用 …… 1/884
崔國輔 …… 2/351
崔署 見崔曙 …… 2/344
崔顥 …… 2/520
崔曙 …… 2/344
崔巨 …… 3/293
崔郾 …… 3/683
崔興宗 …… 2/301
崔鉉 …… 4/382
崔令欽 …… 2/505
崔善為 …… 1/480
崔公輔 …… 3/213
崔頌 …… 2/234
崔錡 …… 4/608
崔邠 …… 3/400
崔敏童 …… 2/782
崔恂 …… 2/165

2224$_7$ 後

後蜀後主 見孟昶 …… 4/1036

2233$_1$ 熊

熊孺登 …… 3/1197
熊皎 見熊皦 …… 4/813
熊皦 …… 4/813
熊曜 …… 2/230

2272$_1$ 斷

斷金集 …… 3/34

2277$_0$ 山

山中客 …… 4/726

2290$_4$ 柴

柴宿 …… 3/1293

2290$_4$ 樂

樂朋龜 …… 4/693

2300$_0$ 卜

卜長福 …… 2/66
卜隱之 …… 2/66

2324$_2$ 傅

傅奕 …… 1/454

2426$_0$ 儲

儲王 …… 2/55
儲嗣宗 …… 4/505
儲光羲 …… 2/536

2426$_1$ 僖

僖宗宮人 …… 4/696

2498$_6$ 續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 … 1/421

2500$_0$ 牛

牛弘 …… 1/338
牛嶠 …… 4/865
牛僧孺 …… 3/1160

牛希濟 …… 4/901

2522$_7$ 佛

佛日和尚 …… 4/712

2590$_0$ 朱

朱慶餘 …… 3/1373
朱褒 …… 4/1133
朱斌 …… 2/857
朱放 …… 3/295
朱元 …… 4/729
朱可名 …… 4/611
朱仲晦 …… 1/526
朱宿 …… 3/471
朱灣 …… 3/340
朱沖和 …… 4/610
朱存 …… 4/1008
朱朴 …… 4/714
朱勰 …… 4/1023
朱晝 …… 3/1227
朱景玄 …… 4/610
朱匡業 …… 4/998
朱巨川 …… 3/186
朱長文 …… 3/405
朱長文 見朱長山 …… 4/1066
朱長山 …… 4/1066

2600$_0$ 白

白行簡 …… 3/1070
白履忠 …… 2/91
白居易 …… 3/768
白鍠 …… 2/89
白敏中 …… 4/377

2610$_4$ 皇

皇甫湜 …… 3/1077
皇甫松 …… 4/645
皇甫枚 …… 4/647
皇甫冉 …… 3/148
皇甫曙 …… 3/1339
皇甫鏞 …… 3/466
皇甫曾 …… 3/225

2633$_0$ 息

息夫牧 …… 2/880

2641$_3$ 魏

魏承班 …… 4/890
魏仲犀 …… 2/534
魏徵 …… 1/487
魏澹 …… 1/304
魏朴 …… 4/682
魏謩 …… 4/70
魏奉古 …… 1/821
魏扶 …… 4/387
魏顥 …… 2/871
魏知古 …… 1/658

2680$_4$ 吴

吴靄 …… 4/806
吴武陵 …… 3/1205
吴融 …… 4/539
吴鞏 …… 2/97
吴仁璧 …… 4/1132
吴絳仙 …… 1/393
吴兢 …… 1/869
吴中四士 …… 1/451
吴蜕 …… 4/1132
吴蜀集 …… 3/35
吴興集 …… 3/24
吴少微 …… 1/766

2690$_0$ 和

和凝 …… 4/792

2691$_4$ 程

程彌綸 …… 2/858
程行諶 …… 1/614
程賀 …… 4/532
程晏 …… 4/590

2692$_2$ 穆

穆員 …… 3/423

2694$_1$ 釋

釋彦琮 …… 1/373
釋齊己 …… 4/1169
釋應物 …… 4/563
釋廣宣 …… 3/696
釋文秀 …… 4/692
釋文偃 …… 4/1068
釋文喜 …… 4/1097
釋文益 …… 4/918
釋文炬 …… 4/272
釋玄寂 …… 4/1003
釋玄泰 …… 4/711
釋護國 …… 3/178
釋謙明 …… 4/1003
釋靈一 …… 3/190
釋靈徹 見釋靈澈 …… 3/320
釋靈澈 …… 3/320
釋靈裕 …… 1/298
釋元安 …… 4/316
釋可朋 …… 4/1057
釋延沼 …… 4/1134
釋延壽 …… 4/1124
釋理瑩 …… 2/233
釋子蘭 …… 4/725
釋皎然(中唐人) …… 3/163
釋皎然(五代人) …… 4/1168
釋虚中 …… 4/1080
釋處真 …… 4/723
釋處默 …… 4/1130
釋師虔 …… 4/723
釋師備 …… 4/1136
釋德誠 …… 3/1202
釋休静 …… 4/712
釋修睦 …… 4/819
釋從諗 …… 4/59
釋空海 …… 3/1048
釋良价 …… 4/135

釋寰普 …… 4/724
釋宗亮 …… 4/575
釋泚 …… 3/292
釋法宣 …… 1/373
釋法振 …… 3/187
釋法軌 …… 1/609
釋清江 …… 3/319
釋清瀾 …… 4/726
釋清豁 …… 4/1167
釋清越 …… 3/1390
釋清觀 …… 4/563
釋清尚 …… 4/1186
釋澹交 …… 4/697
釋道吾 …… 4/725
釋道怤 …… 4/1121
釋道常 …… 4/724
釋希遷 …… 2/340
釋吉藏 …… 1/301
釋真觀 …… 1/374
釋韜光 …… 3/1203
釋若虛 …… 4/1016
釋棲一 …… 4/820
釋棲白 …… 4/620
釋棲蟾 …… 4/1082
釋乾康 …… 4/1082
釋本寂 …… 4/1138
釋泰欽 …… 4/1016
釋拓善 …… 4/726
釋慧稜 …… 4/1140
釋慧寂 …… 4/137
釋慧凈 …… 1/496
釋慧曉 …… 1/374
釋契此 …… 4/1163
釋曇延 …… 1/300
釋曇域 …… 4/1063
釋圓鑒 …… 4/562
釋景雲 …… 2/231
釋景岑 …… 4/720
釋明瓚 …… 2/317
釋匡仁 …… 4/711
釋隱巒 …… 4/724
釋居遁 …… 4/1084
釋貫休 …… 4/840
釋全豁 …… 4/575
釋令參 …… 4/1129
釋令超 …… 4/628
釋無可 …… 4/602
釋無作 …… 4/1120
釋慈覺 …… 4/1062
釋義存 …… 4/1134
釋普化 …… 4/723
釋善會 …… 4/132
釋含曦 …… 3/1063
釋智亮 …… 4/1166
釋智顗 …… 1/300
釋智通 …… 4/725
釋智真 …… 4/62
釋智暉 …… 4/819
釋智閑 …… 4/701
釋智命 …… 1/375
釋智炫 …… 1/372
釋惟勁 …… 4/1083
釋尚顏 …… 4/814
釋常察 …… 4/1002
釋常達 …… 4/77
釋恒超 …… 4/772

2712$_7$ 歸

歸登 …… 3/386
歸融 …… 3/1297
歸融之子 …… 4/682
歸處訥 …… 4/696

2720$_7$ 伊

伊璠 …… 4/510

2722$_0$ 向

向瓚 …… 4/1058

2722$_0$ 御

御覽詩 …… 3/31

2724$_7$ 殷

殷文圭 …… 4/594
殷璠 …… 2/193
殷崇義 見湯悅 …… 4/992
殷佐明 …… 3/293
殷寅 …… 2/780
殷潛之 …… 4/577
殷遥 …… 2/180
殷堯藩 …… 3/1324
殷七七 …… 4/688
殷少野 …… 2/880

2726$_1$ 詹

詹敦仁 …… 4/1164

2728$_4$ 侯

侯繼圖妻 見任氏 …… 4/1068
侯白 …… 1/311
侯喜 …… 3/1185
侯夫人 …… 1/389
侯氏 …… 4/552

2731$_2$ 鮑

鮑君徽 …… 3/1090
鮑參軍妻 見張文姬 …… 4/727
鮑宏 …… 1/307
鮑溶 …… 3/1231
鮑防 …… 2/888

2732$_7$ 鄔

鄔載 …… 2/879

2733$_6$ 魚

魚玄機 …… 4/327

2742$_7$ 鄒

鄒象先 …… 2/533
鄒紹先 …… 2/533

2746$_1$ 船

船子和尚 見釋德誠 … 3/1202

2760$_3$ 魯

魯本 …… 1/391

2771$_2$ 包

包融 …… 1/941
包何 …… 3/188
包佶 …… 3/192
包李 …… 3/44

2772$_0$ 勾

勾龍逢 …… 4/1051

2790$_9$ 黎

黎逢 …… 3/354

2791$_7$ 紀

紀唐夫 …… 4/621

2792$_2$ 繆

繆島雲 …… 4/600

2794$_0$ 叔

叔孫玄觀 …… 2/139

2826$_6$ 僧

僧鸞 …… 4/628

2829$_4$ 徐

徐彥伯 …… 1/873
徐彥若 …… 4/504
徐齊聃 …… 1/608
徐商 …… 4/391
徐玄之 …… 2/123
徐元弼 …… 3/1352
徐延壽 …… 2/180
徐融 …… 4/998
徐仲雅 …… 4/1090
徐夤 見徐寅 …… 4/1142
徐安貞 …… 1/944
徐安期 …… 1/945
徐寅 …… 4/1142
徐浩 …… 2/510
徐凝 …… 3/1297
徐九皋 …… 2/857
徐妃 …… 4/904
徐惠 …… 1/603
徐振 …… 4/1007
徐昌圖 …… 4/1169
徐晶 …… 2/125
徐后 …… 4/903
徐堅 …… 1/867
徐月英 …… 4/1007
徐熙 …… 4/1168
徐鉉 …… 4/951
徐鍇 …… 4/962

2835$_1$ 鮮

鮮于向 …… 2/596

2891$_7$ 紇

紇干俞 …… 3/1368

3010$_2$ 宜

宜芳公主楊氏 …… 2/873

3021$_7$ 扈

扈載 …… 4/806

3022$_7$ 房

房玄齡 …… 1/484
房孺復 …… 3/418
房琯 …… 2/189
房融 …… 1/837
房千里 …… 4/382

3040$_1$ 宇

宇文融 …… 1/942
宇文鼎 …… 4/607

3040$_4$ 安

安守範 …… 4/1058

3060$_6$ 富

富吳體 …… 1/451
富嘉謨 …… 1/767

3080$_6$ 寶

寶庠 …… 3/551
寶弘餘 …… 4/611
寶羣 …… 3/486
寶鞏 …… 3/924
寶參 …… 3/238
寶牟 …… 3/405
寶臮 …… 3/344
寶叔向 …… 3/316
寶儀 …… 4/804
寶夢徵 …… 4/807
寶威 …… 1/464
寶昉 …… 1/570
寶氏聯珠集 …… 3/28
寶常 …… 3/328

3090$_1$ 宗

宗楚客 …… 1/715

3090$_4$ 宋

宋雍 …… 3/250
宋齊丘 …… 4/913
宋言 …… 4/504
宋璟 …… 1/828
宋鼎 …… 1/949
宋自然 …… 4/1056
宋濟 …… 3/463
宋之問 …… 1/741
宋華 …… 2/311
宋昱 …… 2/534
宋氏五女 …… 3/109
宋善威 …… 1/946

3111$_2$ 江

江文蔚 …… 4/930
江為 …… 4/1013
江采蘋 …… 2/303

3111$_4$ 汪

汪台符 …… 4/1000
汪遵 …… 4/513

3112$_0$ 河

河岳英靈集 …… 2/34

3112$_7$ 馮

馮衮 …… 4/612
馮謐 見馮延魯 …… 4/1023
馮翊子 …… 4/1020
馮延魯 …… 4/1023
馮延巳 …… 4/937
馮宿 …… 3/558
馮定 …… 3/1084
馮涯 …… 4/427
馮涓 …… 4/878
馮道 …… 4/775
馮道幕客 …… 4/825
馮吉 …… 4/805
馮贄 …… 4/717
馮用之 …… 2/532

3128$_6$ 顧

顧雲 …… 4/525
顧非熊 …… 3/1335
顧夐 …… 4/1041
顧況 …… 3/194
顧在鎔 …… 4/533
顧朝陽 …… 2/125

3216$_9$ 潘

潘誠 見潘咸 …… 4/576
潘孟陽 …… 3/460
潘佑 …… 4/987
潘緯 …… 4/661
潘徽 …… 1/354
潘存實 …… 3/1345
潘咸 …… 4/576
潘圖 …… 4/606

3218$_5$ 濮

濮陽宁 …… 4/618

3390$_4$ 梁

梁震 …… 4/1184
梁獻 …… 1/935
梁德裕 …… 2/341
梁寶 …… 1/544
梁涉 …… 2/187
梁洽 …… 2/520
梁肅 …… 3/379
梁鍠 …… 2/341

3411$_2$ 沈

沈齊家 …… 2/126
沈顏 …… 4/998
沈詢 …… 4/438
沈亞之 …… 3/1330
沈千運 …… 2/609
沈仲昌 …… 3/212
沈傳師 …… 3/1074
沈佺期 …… 1/724
沈徽 …… 4/678
沈宇 …… 2/855
沈宋 …… 1/442
沈韜文 …… 4/1133
沈彬 …… 4/910
沈棲遠 …… 4/687
沈如筠 …… 2/177
沈東美 …… 2/306
沈既濟 …… 3/414
沈頌 …… 2/854
沈光 …… 4/512

3411$_8$ 湛

湛賁 …… 3/1064

3414$_0$ 汝

汝洛集 …… 3/35

3414$_7$ 凌

凌敬 …… 1/495

3416$_1$ 浩

浩虛舟 …… 3/1364

3426$_0$ 褚

褚亮 …… 1/473
褚遂良 …… 1/541
褚載 …… 4/595
褚朝陽 …… 2/854

3430$_5$ 達

達奚珣 …… 2/182

3611$_2$ 温

温庭皓 …… 4/243
温庭筠 …… 4/220
温憲 …… 4/546
温造 …… 3/506
温李 …… 4/47
温畬 …… 3/1195

3612$_7$ 湯

湯悦 …… 4/992

3621$_2$ 祝

祝元膺 …… 4/613

3630$_3$ 還

還鄉和尚 …… 4/1134

3721$_2$ 祖

祖詠 …… 2/169

祖君彥 …… 1/358

3722$_0$ 初

初唐四杰 …… 1/427

3772$_7$ 郎

郎士元 …… 3/254
郎大家宋氏 …… 1/692
郎茂 …… 1/335
郎餘慶 …… 1/559
郎餘令 …… 1/560

3813$_2$ 冷

冷朝陽 …… 3/341

4001$_7$ 九

九老 …… 3/79

4003$_0$ 太

太上隱者 …… 4/726
太宗賢妃 見徐惠 …… 1/603

4010$_2$ 左

左偃 …… 4/1029
左輔元 …… 2/636

4010$_6$ 查

查文徽 …… 4/921

4020$_0$ 才

才調集 …… 4/762

4022$_7$ 南

南唐詩僧 …… 4/1016
南唐後主 見李煜 …… 4/969
南唐伶人 …… 4/1002
南唐中主南唐元宗 見李璟 …… 4/947
南卓 …… 3/1380
南薰集 …… 3/27
南楚材妻 見薛媛 …… 4/661
南巨川 …… 2/561

4024$_7$ 皮

皮日休 …… 4/317
皮陸 …… 4/52
皮光業 …… 4/1122

4040$_1$ 幸

幸夤遜 …… 4/1062

4040$_7$ 李

李亨 …… 2/624
李商隱 …… 4/140
李廓 …… 3/1346
李庾 …… 4/678
李康成 …… 2/884
李諒 …… 3/1064
李玄道 …… 1/501
李襲吉 …… 4/816
李端 …… 3/348
李訥 …… 4/562
李竦 …… 3/329
李諤 …… 1/319
李詢 …… 4/997
李韶 …… 4/1096
李正封 …… 3/1209
李玉簫 …… 4/894
李元紘 …… 1/901
李平 …… 4/1031
李石 …… 4/61
李百藥 …… 1/474
李珏 …… 3/1194
李弘茂 …… 4/965
李廷璧 …… 4/699
李磎 …… 4/339
李琪 …… 4/774
李建勳 …… 4/906
李璟 …… 4/947
李羽 …… 4/997
李珣 …… 4/891
李璆 …… 2/239
李琚 …… 2/167
李子卿 …… 3/353
李習吉 見李襲吉 …… 4/816
李君房 …… 3/700
李群玉 …… 4/487
李璥 …… 2/314
李為 …… 3/1389
李舜玹 …… 4/893
李季卿 …… 3/188
李行言 …… 1/864
李虞仲 …… 3/923
李頻 …… 4/478
李岑 …… 2/781
李巖 …… 2/139
李邕 …… 1/894
李嶠 …… 1/649
李山甫 …… 4/675
李嶷 …… 2/187
李崇嗣 …… 1/834
李德裕 …… 3/1210
李德林 …… 1/307
李幼卿 …… 3/213
李贊華 …… 4/795
李紳 …… 3/914
李白 …… 2/356
李峴 …… 2/633
李和風 …… 3/288
李程 …… 3/508
李翱 …… 3/1030
李翱 見韓李 …… 3/69
李舟 …… 3/698
李郃 …… 3/1379
李峰 …… 2/871
李嶼 …… 4/526
李約 …… 3/1046
李紓 …… 3/214
李叔卿 …… 2/313
李絳 …… 3/481
李復言 …… 3/1365
李從謙 …… 4/991
李從益 …… 4/990

李從善 …… 4/990
李從鎰 見李從益 …… 4/990
李收 …… 2/855
李宣古 …… 4/444
李浣 見李沇 …… 4/687
李涪 …… 4/708
李家明 …… 4/1004
李之芳 …… 2/312
李適 …… 1/835
李適之 …… 1/898
李宏皋 …… 4/1089
李密 …… 1/376
李宗閔 …… 3/1192
李涉 …… 3/705
李潛 …… 3/1385
李濬 …… 4/707
李福業 …… 1/717
李淵 …… 1/478
李淮 …… 4/271
李澄之 …… 1/630
李适 …… 3/293
李泌 …… 3/175
李沇 …… 4/687
李冶 …… 3/306
李治 …… 1/605
李渤 …… 3/929
李濤 …… 4/792
李漢 …… 3/1326
李遠 …… 4/388
李洞 …… 4/662
李澥 …… 2/235
李遐周 …… 2/161
李逢吉 …… 3/447
李肇 …… 3/1129
李乂 …… 1/773
李堯夫 …… 4/1060
李希仲 …… 2/791
李赤 …… 3/1028
李存勗 …… 4/789
李嘉祐 …… 3/204
李吉甫 …… 3/430
李雄 …… 4/823
李栖筠 …… 2/859
李萼 …… 2/634
李夢符 …… 4/821
李蕘 …… 4/825
李花開 …… 4/826
李芳儀 …… 4/1031
李蔚 …… 4/428
李孝貞 …… 1/320
李華 …… 2/813
李世民 …… 1/546
李甘 …… 3/1369
李杜 …… 2/42
李林甫 …… 2/127
李觀 …… 3/502
李觀 見韓李 …… 3/68
李如實 …… 4/905
李如璧 …… 1/944
李賀 …… 3/1237
李郁 …… 4/1186
李朝威 …… 3/314
李都 …… 4/687
李縠 …… 4/675
李翰 …… 2/613
李敬方 …… 3/1367
李中 …… 4/1027
李中敏 …… 3/1359
李春卿 …… 2/314
李夷鄴 …… 4/1001
李夷簡 …… 3/429
李播(初唐人) …… 1/464
李播(中唐人) …… 3/1230
李揆 …… 2/622
李蠙 …… 4/438
李成 …… 4/804
李咸用 …… 4/623
李拯 …… 4/516
李日知 …… 1/837
李旦 …… 1/826
李躔 見李回 …… 4/601
李愚 …… 4/811
李昇 …… 4/919
李回 …… 4/601
李昌符 …… 4/509
李昂(盛唐人) …… 2/137
李昂(中唐人) …… 3/1383
李昊 …… 4/1067
李景 …… 4/608
李景亮 …… 3/1030
李景讓 …… 4/64
李景伯 …… 1/864
李景遂 …… 4/964
李顯 …… 1/761
李貽孫 …… 3/1334
李曄(盛唐人) …… 2/786
李曄(晚唐人) …… 4/366
李曜卿 …… 2/314
李明遠 …… 4/617
李昭象 …… 4/363
李昭儀 見李舜弦 …… 4/893
李郢 …… 4/500
李嗣昭妻 見楊氏 …… 4/824
李頎 …… 2/146
李匡文 …… 4/1065
李匡乂 見李匡文 …… 4/1065
李巨仁 …… 1/390
李隱 …… 4/687
李氏花萼集 …… 1/426
李質 …… 4/426
李肱 …… 4/425
李陽冰 …… 2/236
李隆基 …… 2/66
李月素 …… 1/392
李朋 …… 4/617
李巽 …… 3/287
李賢 …… 1/703
李益 …… 3/330
李義府 …… 1/571
李善 …… 1/624
李公佐 …… 3/1073
李節 …… 4/623
李餘 …… 3/1321

李繁 …… 3/1189
李憕 …… 2/163
李忱 …… 4/139
李煜 …… 4/969
李榮 …… 1/600

4050$_6$ 韋

韋應物 …… 3/258
韋斌 …… 2/133
韋元甫 …… 2/786
韋元旦 …… 1/659
韋夏卿 …… 3/304
韋靄 見韋藹 …… 4/889
韋瓘 …… 3/1233
韋建 …… 2/872
韋承慶 …… 1/630
韋承貽 …… 4/514
韋處厚 …… 3/932
韋鼎 …… 4/1094
韋綬 …… 3/478
韋縚 …… 2/122
韋絢 …… 4/608
韋濟 …… 2/65
韋渠牟 …… 3/342
韋述 …… 1/938
韋温 …… 4/62
韋迢 …… 2/870
韋肇 …… 3/292
韋莊 …… 4/849
韋藹 …… 4/889
韋楚老 …… 4/78
韋權輿 …… 2/505
韋執誼 …… 3/189
韋執中 …… 3/1168
韋柳 …… 3/71
韋蟾 …… 4/477
韋嗣立 …… 1/711
韋陟 …… 2/134
韋堅 …… 2/134
韋貫之 …… 3/454
韋鏗 …… 1/942
韋鎰 …… 2/549

4060$_0$ 古

古之奇 …… 3/300
古今類序詩苑 …… 1/422

4060$_1$ 吉

吉逾 …… 3/357
吉中孚 …… 3/212
吉中孚妻張氏 …… 3/212

4071$_0$ 七

七歲女子 …… 1/939

4073$_2$ 袁

袁高 …… 3/202
袁慶 …… 1/388
袁郊 …… 4/673
袁不約 …… 3/1368
袁瓘 …… 2/163
袁皓 …… 4/512
袁朗 …… 1/453
袁恕己 …… 1/892
袁暉 …… 1/946
袁同直 …… 3/451
袁悅 …… 2/124

4080$_0$ 大

大曆十才子 …… 3/44
大曆年間浙東聯唱集… 3/23
大義公主 …… 1/357

4090$_8$ 來

來鵠 …… 4/627
來濟 …… 1/565
來鵬 …… 4/626

4091$_7$ 杭

杭静 …… 1/393

4212$_2$ 彭

彭伉 …… 3/705
彭伉妻張氏 …… 3/705
彭蟾 …… 4/700
彭陽唱和集 …… 3/34

4220$_0$ 蒯

蒯希逸 …… 4/444

4240$_0$ 荆

荆冬倩 …… 2/854
荆潭唱和集 …… 3/29

4241$_3$ 姚

姚康 …… 3/1351
姚賈 …… 3/106
姚發 …… 2/784
姚巖傑 …… 4/700
姚係 …… 3/471
姚崇 …… 1/698
姚鵠 …… 4/445
姚倫 …… 3/341
姚汝能 …… 3/1358
姚月華 …… 4/727
姚合 …… 3/1171

4385$_0$ 戴

戴司顏 …… 4/586
戴孚 …… 2/318
戴偃 …… 4/1085
戴休璇 …… 2/533
戴叔倫 …… 3/215
戴逵 …… 1/301
戴少平 …… 3/1064

4410$_0$ 封

封彦卿 …… 4/466
封舜卿 …… 4/818
封特卿 …… 4/623
封抱一 …… 1/545

封敖 …… 3/1328

4410$_2$ 蓋

蓋嘉運 …… 2/231

4410$_5$ 董

董侹 …… 3/704
董思恭 …… 1/574

4411$_2$ 范

范禹偁 …… 4/1040
范贊時 …… 4/1133
范傳正 …… 3/1029
范鄴 …… 4/417
范朝 …… 2/318
范據 …… 4/654
范據之子 …… 4/729
范質 …… 4/802

4412$_7$ 蒲

蒲禹卿 …… 4/903

4421$_2$ 苑

苑咸 …… 2/302

4421$_4$ 花

花蕊夫人 …… 4/1043
花間集 …… 4/765

4421$_4$ 莊

莊南傑 …… 3/1159
莊若訥 …… 2/870

4422$_7$ 芮

芮挺章 …… 2/853

4422$_7$ 萬

萬齊融 …… 1/905
萬貞妻 見孟氏 …… 4/660
萬楚 …… 2/161

4422$_7$ 蕭

蕭翼 …… 1/508
蕭穎士 …… 2/561
蕭嵩 …… 1/892
蕭德言 …… 1/462
蕭倣 …… 4/392
蕭祐 …… 3/690
蕭遘 …… 4/511
蕭鄴 …… 4/560
蕭存 …… 2/885
蕭李 …… 2/58
蕭華 …… 2/316
蕭彧 …… 4/1021
蕭昕 …… 2/229
蕭后 …… 1/371
蕭鈞 …… 1/560

4424$_0$ 苻

苻載 …… 3/462

4424$_2$ 蔣

蔣維東 …… 4/1083
蔣洌 …… 2/531
蔣凝 …… 4/689
蔣涣 …… 2/531
蔣貽恭 …… 4/887
蔣防 …… 3/1228
蔣氏 …… 4/1133
蔣肱 …… 4/587
蔣鈞 …… 4/1008

4430$_5$ 蓮

蓮花女 …… 4/928

4433$_1$ 燕

燕許 …… 1/450

4433$_3$ 蕙

蕙蘭 …… 4/660

4439$_4$ 蘇

蘇廣文 …… 2/797
蘇瓌 …… 1/625
蘇晉 …… 1/900
蘇頲 …… 1/874
蘇特 …… 3/1357
蘇寓 …… 3/288
蘇安恆 …… 1/665
蘇源明 …… 2/791
蘇渙 …… 2/880
蘇郁 …… 3/489
蘇蟬翼 …… 1/393
蘇拯 …… 4/586
蘇味道 …… 1/660
蘇鶚 …… 4/533

4445$_6$ 韓

韓襄客 …… 2/145
韓雲卿 …… 3/377
韓張 …… 3/68
韓琮 …… 4/379
韓孟 …… 3/56
韓垂 …… 4/701
韓休 …… 1/886
韓倩 …… 2/123
韓偓 …… 4/290
韓儀 …… 4/717
韓定辭 …… 4/817
韓湘 …… 3/1349
韓昶 …… 4/71
韓李 …… 3/68
韓李 …… 3/69
韓翃 …… 3/229
韓柳 …… 3/60
韓昱 …… 2/781
韓思彥 …… 1/574
韓昭 …… 4/902
韓氏 …… 4/689
韓熙載 …… 4/933
韓愈 …… 3/562

韓常侍 …… 4/612
韓敞 …… 4/826

4460$_0$ 苗

苗發 …… 3/326
苗紳 …… 4/692

4472$_7$ 葛

葛鴉兒 …… 4/728

4474$_1$ 薛

薛調 …… 4/267
薛元超 …… 1/575
薛廷珪 …… 4/815
薛瑤 …… 1/724
薛季昌 …… 2/561
薛維翰 …… 2/858
薛能 …… 4/244
薛德音 …… 1/390
薛稷 …… 1/662
薛收 …… 1/531
薛宜僚 …… 4/550
薛沆 …… 4/697
薛準 …… 4/696
薛業 …… 2/125
薛濤 …… 3/684
薛逢 …… 4/433
薛道衡 …… 1/321
薛存誠 …… 3/485
薛奇童 …… 2/854
薛媛 …… 4/661
薛蒙 …… 4/548
薛苹 …… 3/318
薛蘊 …… 3/1227
薛據 …… 2/347
薛昉 …… 1/390
薛曜 …… 1/703
薛昭緯 …… 4/681
薛昭蘊 …… 4/888
薛用弱 …… 4/549
薛勝 …… 3/147
薛令之 …… 1/901
薛瑩 …… 3/1380

4477$_0$ 甘

甘洽 …… 1/546

4480$_4$ 樊

樊宗師 …… 3/552
樊晃 …… 2/856
樊陽源 …… 3/1182
樊光 …… 2/180

4480$_4$ 莫

莫宣卿 …… 4/474

4480$_6$ 黄

黄麟 …… 2/858
黄可 …… 4/1008
黄璞 …… 4/589
黄子稜 …… 4/1163
黄山隱 …… 4/622
黄崇嘏 …… 4/898
黄巢 …… 4/694
黄台 …… 4/703
黄滔 …… 4/1148
黄冠道人 …… 4/1001
黄頗 …… 4/445
黄損 …… 4/1077
黄匪躬 …… 4/535

4490$_0$ 村

村寺僧 …… 4/1062

4490$_1$ 蔡

蔡孚 …… 1/944
蔡允恭 …… 1/502
蔡希寂 …… 2/177
蔡希周 …… 2/177
蔡隱丘 …… 2/177

4490$_3$ 綦

綦毋潛 …… 2/174

4490$_4$ 葉

葉翹 …… 4/1165

4491$_0$ 杜

杜誦 …… 2/884
杜正玄 …… 1/376
杜正倫 …… 1/496
杜正藏 …… 1/376
杜元穎 …… 3/695
杜確 …… 3/1160
杜位 …… 2/518
杜顗 …… 4/134
杜頠 …… 2/193
杜儼 …… 2/193
杜牧 …… 4/80
杜之松 …… 1/528
杜審言 …… 1/634
杜寂 …… 3/326
杜淹 …… 1/476
杜鴻漸 …… 2/558
杜臺卿 …… 1/303
杜韓 …… 3/49
杜荀鶴 …… 4/331
杜甫 …… 2/637
杜易簡 …… 1/628
杜昆吾 …… 2/167
杜周士 …… 3/1170
杜兼 …… 3/459
杜羔 …… 3/690
杜羔妻劉氏 …… 3/690
杜公瞻 …… 1/340
杜光庭 …… 4/870

4491$_5$ 權

權龍褒 …… 1/718
權德輿 …… 3/433
權審 …… 4/720

4499$_0$ 林

林琨 …… 3/481
林嵩 …… 4/525
林鼎 …… 4/1124
林寬 …… 4/666
林藻 …… 3/701
林蘊 …… 3/560
林披 …… 2/883

4594$_4$ 樓

樓穎 …… 2/853

4622$_7$ 獨

獨孤霖 …… 4/686
獨孤及 …… 3/179
獨孤綬 …… 3/450
獨孤良弼 …… 3/456
獨孤郁 …… 3/1068
獨孤申叔 …… 3/1068
獨孤鉉 …… 3/1324

4680$_6$ 賀

賀德仁 …… 1/456
賀遂亮 …… 1/574
賀遂涉 …… 1/628
賀蘭進明 …… 2/194
賀若弼 …… 1/336
賀朝 …… 1/904
賀知章 …… 1/781

4690$_0$ 相

相里造 …… 2/886

4692$_7$ 楊

楊廣 …… 1/360
楊諫 …… 2/314
楊於陵 …… 3/382
楊玉環 …… 2/861
楊弘貞 …… 3/1322
楊發 …… 4/387
楊玢 …… 4/899
楊重玄 …… 2/140
楊乘 …… 4/466
楊衡 …… 3/460
楊虞卿 …… 3/1294
楊師道 …… 1/535
楊鼎夫 …… 4/1058
楊鸞 …… 4/1030
楊綰 …… 2/551
楊德鄰 …… 3/1391
楊德輝 …… 4/899
楊勲 …… 4/905
楊續 …… 1/506
楊侗 …… 1/388
楊收 …… 4/243
楊宇 …… 4/134
楊牢 …… 4/78
楊容華 …… 1/673
楊憑 …… 3/401
楊溥 …… 4/929
楊汝士 …… 3/1087
楊凌 …… 3/422
楊漢公 …… 4/372
楊凝 …… 3/432
楊凝式 …… 4/778
楊志堅 …… 2/873
楊奇鯤 …… 4/700
楊茂卿 …… 3/1296
楊敬之 …… 3/1207
楊素 …… 1/344
楊思玄 …… 1/570
楊昭儉 …… 4/797
楊嗣復 …… 3/1182
楊巨源 …… 3/407
楊氏 …… 4/824
楊堅 …… 1/330
楊夔 …… 4/714
楊義方 …… 4/898
楊鉅 …… 4/530
楊知至 …… 4/446
楊炎 …… 3/201
楊炯 …… 1/666

4713$_8$ 懿

懿宗朝舉子 …… 4/661

4722$_7$ 郗

郗純 …… 3/148

4722$_7$ 郝

郝處俊 …… 1/562

4722$_7$ 郁

郁渾 …… 3/1384

4742$_0$ 朝

朝英集 …… 2/29

4742$_0$ 麴

麴信陵 …… 3/488
麴崇裕 …… 1/610

4762$_0$ 胡

胡証 …… 3/447
胡元龜 …… 4/1003
胡璩 …… 3/1389
胡玢 …… 4/514
胡師耽 …… 1/390
胡皓 …… 1/945
胡汾 見胡玢 …… 4/514
胡直鈞 …… 3/1185
胡嘉隱 …… 3/148
胡擢 …… 4/1186
胡令能 …… 3/1181
胡曾 …… 4/683

4780$_1$ 起

起予集 …… 2/37

4791$_4$ 極

極玄集 …… 3/36

4792$_0$ 柳

柳識 …… 2/851
柳晉 …… 1/334
柳玭 …… 4/619
柳珪 …… 4/474
柳珵 …… 3/1191
柳璨 …… 4/596
柳伉 …… 3/287
柳仲郢 …… 4/373
柳宗元 …… 3/935
柳宗直 …… 3/1187
柳渾 …… 2/848
柳郴 …… 3/347
柳中庸 …… 3/352
柳冕 …… 3/311
柳公綽 …… 3/559
柳公權 …… 3/1085
柳棠 …… 4/425

4864$_0$ 敬

敬新磨 …… 4/822
敬湘 …… 4/686
敬括 …… 2/549

4928$_0$ 狄

狄仁杰 …… 1/610
狄渙 …… 4/1085

4980$_2$ 趙

趙彥昭 …… 1/865
趙謙光 …… 1/628
趙璜 …… 4/131
趙璘 …… 4/417
趙自勔 …… 2/785
趙自勤 …… 2/779
趙冬曦 …… 1/905
趙微明 …… 2/610
趙牧 …… 4/673
趙宗儒 …… 3/327
趙蕤 …… 2/343
趙蕃 …… 3/1322
趙嘏 …… 4/451
趙摶 …… 4/688
趙匡 …… 2/887
趙氏 …… 1/865
趙驊 …… 2/514
趙光遠 …… 4/615
趙光逢 …… 4/818

5000$_6$ 中

中興間氣集 …… 3/25

5000$_6$ 史

史虛白 …… 4/945
史俊 …… 2/879
史青 …… 2/142

5000$_6$ 申

申堂構 …… 2/179

5090$_4$ 秦

秦玉鸞 …… 1/392
秦系 …… 3/170
秦韜玉 …… 4/704

5090$_6$ 東

東方虬 …… 1/769

5310$_2$ 盛

盛山十二詩聯卷 …… 3/31
盛山唱和集 …… 3/30
盛小叢 …… 4/622

5320$_0$ 成

成彥雄 …… 4/1017

5340$_0$ 戎

戎昱 …… 3/308

5560$_6$ 曹

曹唐 …… 4/72
曹嵩 …… 4/1087
曹憲 …… 1/454
曹鄴 …… 4/468
曹汾 …… 4/428
曹著 …… 3/562
曹松 …… 4/340

5580$_6$ 費

費冠卿 …… 3/1204

5602$_7$ 暢

暢諸 …… 2/66
暢當 …… 3/375

5702$_0$ 輞

輞川集 …… 2/29

5702$_7$ 掃

掃地和尚 …… 4/906

6011$_3$ 晁

晁采 …… 3/418
晁衡 …… 2/194

6015$_3$ 國

國秀集 …… 2/30

6022$_7$ 易

易重 …… 4/464
易静 …… 4/380

6040$_0$ 田

田淳 …… 4/1059
田澄 …… 2/791
田遊巖 …… 1/629

6050$_4$ 畢

畢諴 …… 4/79
畢田 …… 4/1084
畢曜 見畢耀 …… 2/787
畢耀 …… 2/787

6060$_0$ 吕

吕讓(隋人) …… 1/391
吕讓(中唐人) …… 3/1330
吕羣 …… 3/1338
吕向 …… 2/140
吕温 …… 3/760
吕渭 …… 3/241
吕太一 …… 1/891

6080$_6$ 員

員半千 …… 1/607

6090$_6$ 景

景煥 …… 4/1068

6091$_5$ 羅

羅讓 …… 3/1169
羅袞 …… 4/586
羅弘信 …… 4/271
羅愛愛 …… 1/392
羅穎 …… 4/1028
羅紹威 …… 4/781
羅漢和尚 …… 4/658
羅鄴 …… 4/268
羅虬 …… 4/658
羅隱 …… 4/1097

6280$_0$ 則

則天皇后 見武曌 …… 1/596

6624$_8$ 嚴

嚴武 …… 2/873
嚴維 …… 3/250
嚴休復 …… 3/1167
嚴續姬 …… 4/1030
嚴灌夫妻 見慎氏 …… 4/660
嚴巨川 …… 3/449
嚴惲 …… 4/550

6702$_0$ 明

明克讓 …… 1/302
明餘慶 …… 1/351

6716$_4$ 路

路德延 …… 4/593
路洵美 …… 4/1082
路單 …… 3/1370
路貫 見路單 …… 3/1370

6802$_1$ 喻

喻鳧 …… 4/428
喻坦之 …… 4/691

7122$_7$ 厲

厲玄 …… 3/1382

7125$_6$ 厙

厙狄履温 …… 2/164

7132$_7$ 馬

馬總 …… 3/458
馬逢 …… 3/691
馬希振 …… 4/1081
馬真妻 …… 4/575
馬戴 …… 4/458
馬植 …… 3/1348
馬郁 見馬彧 …… 4/817
馬挺 …… 2/179
馬彧 …… 4/817
馬異 …… 3/453
馬周 …… 1/556
馬懷素 …… 1/819

7173$_2$ 長

長孫正隱 …… 1/772
長孫佐輔 …… 3/486
長孫皇后 …… 1/554
長孫翱 …… 3/1379
長孫無忌 …… 1/539
長生和尚 見釋皎然 … 4/1168

7210$_0$ 劉

劉方平 …… 2/604
劉商 …… 3/297
劉庭琦 …… 2/60
劉章 …… 4/1094
劉言史 …… 3/464
劉訥言 …… 3/111
劉三復 …… 3/1340
劉元叔 …… 1/948
劉叉 …… 3/1061
劉子玄 …… 1/824
劉乙 …… 4/1165
劉禹錫 …… 3/710
劉采春 …… 3/1361
劉虛白 …… 4/505
劉行敏 …… 1/530
劉山甫 …… 4/1160
劉幽求 …… 1/714
劉崇龜 …… 4/512
劉崇遠 …… 4/1019
劉允章 …… 4/565
劉允濟 …… 1/664
劉贊 …… 4/808
劉綺莊 …… 4/618
劉秩 …… 2/620
劉白 …… 3/76
劉伯芻 …… 3/450
劉得仁 …… 4/597
劉皋 …… 4/564
劉象 …… 4/271
劉魯風 …… 4/599
劉郇伯 …… 4/608
劉彙 …… 2/619
劉復 …… 3/354
劉憲 …… 1/772
劉灣 …… 2/856
劉禕之 …… 1/566
劉洞 …… 4/1022
劉迅 …… 2/621

劉迥 …… 2/621
劉鄴 …… 4/524
劉滄 …… 4/482
劉义 見劉叉 …… 3/1061
劉希夷 …… 1/692
劉吉 …… 4/1029
劉脊虛 …… 2/515
劉媛 …… 3/1391
劉夢予 …… 1/391
劉孝孫 …… 1/526
劉蕡 …… 3/1371
劉坦 …… 4/814
劉駕 …… 4/258
劉猛 …… 3/1341
劉柳 …… 3/74
劉松 …… 4/626
劉肅 …… 3/1180
劉軻 …… 3/1341
劉威 …… 4/563
劉損 …… 4/673
劉蛻 …… 4/255
劉晏 …… 2/793
劉貺 …… 2/619
劉瞻 …… 4/466
劉昭禹 …… 4/1092
劉畋 …… 4/720
劉長卿 …… 3/122
劉隱辭 …… 4/906
劉兼 …… 4/832
劉義度 …… 4/1062
劉善經 …… 1/372
劉谷 …… 4/564
劉公輿 …… 3/913
劉餗 …… 2/618

7210$_2$ 丘

丘元素 …… 3/1335
丘為 …… 2/342
丘上卿 …… 4/444
丘光庭 …… 4/713

7420$_0$ 尉

尉遲偓 …… 4/1021
尉遲汾 …… 3/1169
尉遲匡 …… 2/235

7421$_4$ 陸

陸羽 …… 3/222
陸禹臣 …… 4/1082
陸季覽 …… 1/391
陸參 見陸傪 …… 3/323
陸傪 …… 3/323
陸龜蒙 …… 4/631
陸翱 …… 4/613
陸復禮 …… 3/701
陸扆 …… 4/344
陸希聲 …… 4/652
陸蒙妻 見蔣氏 …… 4/1133
陸贄 …… 3/386
陸據 …… 2/318
陸暢 …… 3/1199
陸蟾 …… 4/1087
陸長源 …… 3/346
陸肱 …… 4/272
陸善經 …… 2/195

7422$_7$ 隋

隋文帝 見楊堅 …… 1/330
隋煬帝 見楊廣 …… 1/360

7529$_6$ 陳

陳彥博 …… 3/1237
陳文亮 …… 4/1167
陳玄祐 …… 3/316
陳京 …… 3/317
陳誼 …… 4/1009
陳詠 …… 4/887
陳諫 …… 3/403
陳正卿 …… 2/532
陳璠 …… 4/658
陳羽 …… 3/228
陳琡 …… 4/691
陳子良 …… 1/483
陳子昂 …… 1/785
陳致雍 …… 4/1166
陳季 …… 2/870
陳季卿 …… 4/716
陳上美 …… 4/424
陳嵩 …… 4/1166
陳嶠 …… 4/266
陳德誠 見陳德成 …… 4/965
陳德成 …… 4/965
陳翱 …… 3/1202
陳叔達 …… 1/463
陳沆 …… 4/997
陳寡言 …… 3/424
陳況 見陳貺 …… 4/1012
陳潤 …… 3/346
陳鴻 …… 3/699
陳鴻祖 …… 3/700
陳裕 …… 4/1064
陳希烈 …… 2/143
陳存 …… 3/1160
陳標 …… 3/1363
陳翥 …… 3/561
陳甫 …… 4/1008
陳摶 …… 4/834
陳蛻 …… 3/290
陳黯 …… 4/133
陳曙 …… 4/1018
陳貺 …… 4/1012
陳用拙 …… 4/1079
陳陶 …… 4/924
陳金鳳 …… 4/1140
陳兼 …… 2/779

7622$_7$ 陽

陽浚 …… 2/319

7634$_1$ 驛

驛站女子 …… 4/728

7712$_7$ 邱

邱丹 …… 2/607

7722$_0$ 同

同谷子 …… 4/726

7722$_0$ 陶

陶峴 …… 2/782
陶彝 …… 4/832
陶穀 …… 4/797
陶翰 …… 2/346
陶晟 …… 4/827

7722$_0$ 周

周庠 …… 4/897
周元範 …… 3/1027
周瑀 …… 2/182
周弘讓 …… 1/318
周顓 …… 4/1134
周繇 …… 4/517
周仲美 …… 4/726
周濆 …… 4/728
周祚 …… 4/729
周存 …… 3/383
周朴 …… 4/629
周萬 …… 2/632
周賀 …… 3/1385
周墀 …… 4/68
周曇 …… 4/612
周愿 …… 3/476
周匡物 …… 3/1339

7726$_4$ 屠

屠瓌智 …… 4/363

7727$_2$ 屈

屈同仙 …… 2/859

7736$_4$ 駱

駱峻 …… 3/477
駱賓王 …… 1/577

7744$_0$ 丹

丹陽集 …… 2/37

7744$_7$ 段

段文昌 …… 3/926
段君彥 …… 1/391
段安節 …… 4/678
段東美 …… 4/550
段成式 …… 4/577
段義宗 …… 4/1059
段懷然 …… 2/233

7760$_2$ 閭

閭丘均 …… 1/902
閭丘曉 …… 2/318

7772$_0$ 印

印崇粲 …… 4/1018

7777$_2$ 關

關盼盼 …… 3/484

7777$_7$ 閻

閻伯璵 …… 2/232
閻濟美 …… 3/399
閻寬 …… 2/852
閻選 …… 4/1053
閻士和 …… 2/885
閻朝隱 …… 1/770
閻敬受 …… 3/241
閻防 …… 2/519

7778$_2$ 歐

歐陽詢 …… 1/457
歐陽玭 …… 4/515
歐陽詹 …… 3/424
歐陽澥 …… 4/606
歐陽彬 …… 4/1051
歐陽炯 …… 4/1034

7929$_9$ 滕

滕珣 …… 3/701
滕倪 …… 3/1237
滕邁 …… 3/1328

8010$_9$ 金

金真德 …… 1/601
金昌緒 …… 2/233

8012$_7$ 翁

翁承贊 …… 4/1153
翁綬 …… 4/511
翁宏 …… 4/1094

8022$_1$ 前

前蜀高祖 見王建 …… 4/867
前蜀後主 見王衍 …… 4/874

8030$_2$ 令

令狐嶠 …… 4/1043
令狐德棻 …… 1/505
令狐綯 …… 4/384
令狐楚 …… 3/497

8033$_1$ 無

無名氏(隋人) …… 1/394
無名氏(五代人) …… 4/1009
無名氏詞 …… 4/729

8050$_1$ 羊

羊士諤 …… 3/473
羊昭業 …… 4/514

8060$_6$ 曾

曾庶幾 …… 4/833
曾弼 …… 4/1096

8060$_8$ 谷

谷倚 …… 1/766

8073$_2$ 公

公乘億 …… 4/516

8211$_5$ 鍾

鍾謨 …… 4/1024
鍾允章 …… 4/1077
鍾蒨 …… 4/1032
鍾輻 …… 4/995
鍾輅 …… 4/383

8315$_3$ 錢

錢元瓘 …… 4/1123
錢可復 …… 4/605
錢弘倧 …… 4/1126
錢弘佐 …… 4/1125
錢珝 …… 4/530
錢俶 …… 4/1126
錢徽 …… 3/406
錢郎 …… 3/41
錢郎劉李 …… 3/42
錢起 …… 3/111
錢劉 …… 3/38
錢鏐 …… 4/1116

8762$_2$ 舒

舒元輿 …… 3/1234

8778$_2$ 飲

飲中八仙 …… 2/57

8782$_7$ 鄭

鄭詳 …… 4/463
鄭亞 …… 4/376
鄭覃 …… 4/600
鄭雲叟 見鄭遨 …… 4/773
鄭璘 …… 4/1162
鄭仁表 …… 4/515
鄭虔 …… 2/306
鄭處誨 …… 4/418
鄭繇 …… 1/705
鄭巢 …… 4/557
鄭嵎 …… 4/474
鄭絪 …… 3/378
鄭紹 …… 2/854
鄭準 …… 4/672
鄭審 …… 2/550
鄭良士 …… 4/696
鄭賓 …… 4/528
鄭洪業 …… 4/514
鄭還古 …… 3/1359
鄭澣 …… 3/1066
鄭遨 …… 4/773
鄭絫 …… 4/697
鄭薰 …… 4/611
鄭世翼 …… 1/527
鄭史 …… 4/425
鄭蜀賓 …… 1/600
鄭愚 …… 4/576
鄭昌圖 …… 4/519
鄭顥 …… 4/439
鄭畋 …… 4/263
鄭璧 …… 4/631
鄭愿 …… 2/140
鄭槩 …… 3/253
鄭丹 …… 3/295
鄭合敬 …… 4/526
鄭谷 …… 4/346
鄭錫 …… 3/304
鄭鏦 …… 3/345
鄭符 …… 4/586
鄭餘慶 …… 3/324
鄭愔 …… 1/903
鄭光業 見鄭昌圖 …… 4/519
鄭常 …… 3/315

8822$_0$ 竹

竹溪六逸 …… 2/58

8824$_3$ 符

符子珪 …… 1/949
符載 見苻載 …… 3/462
符蒙 …… 4/812
符昭遠 …… 4/833

8871$_8$ 篋

篋中集 …… 2/32

9022$_7$ 常

常衮 …… 3/209
常非月 …… 2/858
常建 …… 2/196
常理 …… 1/937
常得志 …… 1/372
常無欲 …… 2/857

9050$_2$ 掌

掌聿修 …… 4/1058

9408$_1$ 慎

慎氏 …… 4/660

索引字頭筆劃檢字

一　劃

乙 1771$_0$

二　劃

二 1010$_0$
丁 1020$_0$
七 4071$_0$
卜 2300$_0$
九 4001$_7$
又 1740$_0$

三　劃

三 1010$_1$
于 1040$_0$
大 4080$_0$
才 4020$_0$
上 2110$_0$
山 2277$_0$

四　劃

王 1010$_4$
元 1021$_2$
五 1010$_2$
太 4003$_0$
中 5000$_6$
公 8073$_2$
勾 2772$_0$
牛 2500$_0$
毛 2071$_5$
丹 7744$_0$
卞 0023$_0$
六 0080$_0$
文 0040$_0$
方 0022$_7$
孔 1241$_0$
尹 1750$_7$

五　劃

古 4060$_0$
石 1060$_2$
左 4010$_2$
玉 1010$_3$
正 1010$_1$
甘 4477$_0$
平 1040$_9$
申 5000$_6$
田 6040$_0$
史 5000$_6$
印 7772$_0$
令 8030$_2$
包 2771$_2$
丘 7210$_2$
白 2600$_0$
司 1762$_0$
皮 4024$_7$

六　劃

邢 1742$_7$
戎 5340$_0$
吉 4060$_1$
成 5320$_0$
呂 6060$_0$
同 7722$_0$
竹 8822$_0$
朱 2590$_0$
伍 2121$_2$
任 2221$_4$
伊 2720$_7$
向 2722$_0$
江 3111$_2$
汝 3414$_0$
羊 8050$_1$
宇 3040$_1$
安 3040$_4$

七　劃

杜 4491$_0$
村 4490$_0$
豆 1010$_8$
芮 4422$_7$
花 4421$_4$
李 4040$_7$
來 4090$_8$
步 2120$_1$
吳 2680$_4$
岑 2220$_7$
何 2122$_0$
佛 2522$_7$
邱 7712$_7$
谷 8060$_8$
狄 4928$_0$
辛 0040$_1$
冷 3813$_2$
汪 3111$_4$
沈 3411$_2$
宋 3090$_4$
初 3722$_0$
邵 1762$_7$

八　劃

武 1314$_0$
林 4499$_0$
杭 4091$_7$
幸 4040$_1$
苗 4460$_0$
苻 4424$_0$
苑 4421$_2$
范 4411$_2$
東 5090$_6$
郁 4722$_7$
叔 2794$_0$
長 7173$_2$
明 6702$_0$
易 6022$_7$
和 2690$_0$
金 8010$_9$
周 7722$_0$
郊 0742$_7$
河 3112$_0$
宗 3090$_1$
宜 3010$_2$
郎 3772$_7$
房 3022$_7$
屈 7727$_2$
孟 1710$_2$

九　劃

相 4690$_0$
柳 4792$_0$
胡 4762$_0$
封 4410$_0$
郝 4722$_7$
荆 4240$_0$
南 4022$_7$
查 4010$_6$
厙 7125$_6$
則 6280$_0$
侯 2728$_4$
段 7744$_7$
皇 2610$_4$
後 2224$_7$
郗 4722$_7$
施 0821$_2$
前 8022$_1$
祖 3721$_2$
祝 3621$_2$
韋 4050$_6$
姚 4241$_3$
紇 2891$_7$
紀 2791$_7$

十　劃

珠 1519$_0$
班 1111$_4$
秦 5090$_4$
耿 1948$_0$
袁 4073$_2$
莫 4480$_4$
莊 4421$_4$
起 4780$_1$
夏 1040$_7$
柴 2290$_4$
馬 7132$_7$
員 6080$_6$
晁 6011$_3$
畢 6050$_4$
息 2633$_0$
徐 2829$_4$
殷 2724$_7$
奚 2080$_4$
翁 8012$_7$
郭 0742$_7$
高 0022$_7$
席 0022$_7$
唐 0026$_5$
凌 3414$_7$
浩 3416$_1$
陸 7421$_4$
陳 7529$_6$
陶 7722$_0$
孫 1249$_3$

十一劃

黃 4480$_6$
曹 5560$_6$
盛 5310$_2$
掃 5702$_7$
常 9022$_7$
崔 2221$_5$
國 6015$_3$
符 8824$_3$
船 2746$_1$
魚 2733$_6$
翊 0712$_0$
許 0864$_0$
章 0040$_6$
庾 0028$_7$
康 0029$_9$
鹿 0021$_2$
梁 3390$_4$
扈 3021$_7$
張 1123$_2$
尉 7420$_0$
屠 7726$_4$
隋 7422$_7$
陽 7622$_7$

十二劃

項 1118$_6$
極 4791$_4$
敬 4864$_0$
朝 4742$_0$
彭 4212$_2$
葉 4490$_4$
萬 4422$_7$
葛 4472$_7$
董 4410$_5$
達 3430$_5$
雲 1073$_2$
掌 9050$_2$
喻 6802$_1$
景 6090$_6$
程 2691$_4$
喬 2022$_7$
無 8033$_1$
傅 2324$_2$
順 2108$_6$
鄔 2732$_7$
焦 2033$_1$
御 2722$_0$
舒 8762$_2$
飲 8778$_2$
鄒 2742$_7$
馮 3112$_7$
湛 3411$_8$
湯 3612$_7$
溫 3611$_2$
曾 8060$_6$
富 3060$_6$
費 5580$_6$
賀 4680$_6$

十三劃

楊 4692$_7$
蒯 4220$_0$
蓋 4410$_2$
蓮 4430$_5$
蒲 4412$_7$
賈 1080$_6$
虞 2128$_4$
路 6716$_4$
詹 2726$_1$
雍 0021$_5$
慎 9408$_1$
褚 3426$_0$

十四劃

瑤 1717$_2$
蔡 4490$_1$
蔣 4424$_2$
趙 4980$_2$
綦 4490$_3$
厲 7122$_7$
爾 1022$_7$
裴 1173$_2$
暢 5602$_7$
僖 2426$_1$
僧 2826$_6$
齊 0022$_3$
廖 0022$_2$
鄭 8782$_7$
閻 7760$_2$
鄧 1712$_7$
熊 2233$_1$

十五劃

樓 4594$_4$
輞 5702$_0$
蕙 4433$_3$
歐 7778$_2$
劇 2220$_0$
篋 8871$_8$
黎 2790$_9$
樂 2290$_4$
衛 2122$_1$
樊 4480$_4$
滕 7929$_9$
劉 7210$_0$

魯 2760$_3$
諸 0466$_0$
談 0968$_9$
潘 3216$_9$

十六劃

薛 4474$_1$
蕭 4422$_7$
燕 4433$_1$
霍 1021$_5$
駱 7736$_4$
盧 2121$_2$
還 3630$_3$
穆 2692$_2$
錢 8315$_3$
獨 4622$_7$
鮑 2731$_2$
誣 0161$_4$
閻 7777$_7$

十七劃

韓 4445$_6$
戴 4385$_0$
魏 2641$_3$
儲 2426$_0$
鍾 8211$_5$
鮮 2835$_1$
謝 0460$_0$
濮 3218$_5$
繆 2792$_2$

十八劃

聶 1044$_1$
歸 2712$_7$
顏 0128$_6$
斷 2272$_1$

十九劃

麴 4742$_0$
蘇 4439$_4$
羅 6091$_5$
嚴 6624$_8$
譚 0164$_6$
龐 0021$_1$
關 7777$_2$

二十劃

釋 2694$_1$
寶 3080$_6$

二十一劃

權 4491$_5$
顧 3128$_6$
續 2498$_6$

二十二劃

懿 4713$_8$

二十三劃

驛 7634$_1$

索引字頭拼音檢字

ān
安 3040$_4$
bái
白 2600$_0$
bān
班 1111$_4$
bāo
包 2771$_2$
bào
鮑 2731$_2$
bì
畢 6050$_4$
biàn
卞 0023$_0$
bǔ
卜 2300$_0$
bù
步 2120$_1$
cái
才 4020$_0$
cài
蔡 4490$_1$
cáo
曹 5560$_6$
cén
岑 2220$_7$
chái
柴 2290$_4$
cháng
長 7173$_2$
常 9022$_7$
chàng
暢 5602$_7$
cháo
朝 4742$_0$
晁 6011$_3$
chén
陳 7529$_6$
chéng
成 5320$_0$
程 2691$_4$
chū
初 3722$_0$
chǔ
儲 2426$_0$
褚 3426$_0$
chuán
船 2746$_1$
cuī
崔 2221$_5$
cūn
村 4490$_0$
dá
達 3430$_5$
dà
大 4080$_0$
dài
戴 4385$_0$
dān
丹 7744$_0$
dèng
鄧 1712$_7$
dí
狄 4928$_0$
dīng
丁 1020$_0$
dōng
東 5090$_6$
dǒng
董 4410$_5$
dòu
豆 1010$_8$
寶 3080$_6$
dú
獨 4622$_7$
dù
杜 4491$_0$
duàn
段 7744$_7$
斷 2272$_1$
ěr
爾 1022$_7$
èr
二 1010$_0$
fán
樊 4480$_4$
fàn
范 4411$_2$
fāng
方 0022$_7$
fáng
房 3022$_7$
fèi
費 5580$_6$
fēng
封 4410$_0$
féng
馮 3112$_7$
fó
佛 2522$_7$
fú
符 8824$_3$
苻 4424$_0$
fù
傅 2324$_2$
富 3060$_6$
gài
蓋 4410$_2$
gān
甘 4477$_0$
gāo
高 0022$_7$
gé
葛 4472$_7$
gěng
耿 1948$_0$
gōng
公 8073$_2$
gōu
勾 2772$_0$
gǔ
古 4060$_0$
谷 8060$_8$
gù
顧 3128$_6$
guān
關 7777$_2$
guī
歸 2712$_7$
guō
郭 0742$_7$
guó
國 6015$_3$
hán
韓 4445$_6$
háng
杭 4091$_7$
hǎo
郝 4722$_7$
hào
浩 3416$_1$
hé
和 2690$_0$
何 2122$_0$
河 3112$_0$
紇 2891$_7$
hè
賀 4680$_6$
hóu
侯 2728$_4$
hòu
後 2224$_7$
hú
胡 4762$_0$
hù
扈 3021$_7$
huā
花 4421$_4$
huán
還 3630$_3$
huáng
黃 4480$_6$
皇 2610$_4$
huì
蕙 4433$_3$
huò
霍 1021$_5$
jí
吉 4060$_1$
極 4791$_4$
jì
紀 2791$_7$
jiǎ
賈 1080$_6$
jiāng
江 3111$_2$
jiǎng
蔣 4424$_2$
jiāo
焦 2033$_1$
郊 0742$_7$
jīn
金 8010$_9$
jīng
荆 4240$_0$
jǐng
景 6090$_6$
jìng
敬 4864$_0$
jiǔ
九 4001$_7$
jù
劇 2220$_0$
kāng
康 0029$_9$
kǒng
孔 1241$_0$
kuǎi
蒯 4220$_0$
lái
來 4090$_8$
láng
郎 3772$_7$
lěng
冷 3813$_2$

lí
黎 2790$_{9}$
lǐ
李 4040$_{7}$
lì
厲 7122$_{7}$
lián
蓮 4430$_{5}$
liáng
梁 3390$_{4}$
liào
廖 0022$_{2}$
lín
林 4499$_{0}$
líng
凌 3414$_{7}$
lìng
令 8030$_{2}$
liú
劉 7210$_{0}$
liǔ
柳 4792$_{0}$
liù
六 0080$_{0}$
lóu
樓 4594$_{4}$
lú
盧 2121$_{2}$
lǔ
魯 2760$_{3}$
lù
路 6716$_{4}$
鹿 0021$_{2}$
陸 7421$_{4}$
luó
羅 6091$_{5}$
luò
駱 7736$_{4}$
lǘ
閭 7760$_{2}$
lǚ
呂 6060$_{0}$
mǎ
馬 7132$_{7}$
máo
毛 2071$_{5}$
mèng
孟 1710$_{2}$
miáo
苗 4460$_{0}$
míng
明 6702$_{0}$
miù
繆 2792$_{2}$
mò
莫 4480$_{4}$
mù
穆 2692$_{2}$
nán
南 4022$_{7}$
niè
聶 1044$_{1}$
niú
牛 2500$_{0}$
ōu
歐 7778$_{2}$
pān
潘 3216$_{9}$
páng
龐 0021$_{1}$
péi
裴 1173$_{2}$
péng
彭 4212$_{2}$
pí
皮 4024$_{7}$
píng
平 1040$_{9}$
pú
蒲 4412$_{7}$
濮 3218$_{5}$
qī
七 4071$_{0}$
qí
齊 0022$_{3}$
綦 4490$_{3}$
qǐ
起 4780$_{1}$
qián
錢 8315$_{3}$
前 8022$_{1}$
qiáo
喬 2022$_{7}$
qiè
箧 8871$_{8}$
qín
秦 5090$_{4}$
qiū
丘 7210$_{2}$
邱 7712$_{7}$
qū
屈 7727$_{2}$
麴 4742$_{0}$
quán
權 4491$_{5}$
rén
任 2221$_{4}$
róng
戎 5340$_{0}$
rǔ
汝 3414$_{0}$
ruì
芮 4422$_{7}$
sān
三 1010$_{1}$
sǎo
掃 5702$_{7}$
sēng
僧 2826$_{6}$
shān
山 2277$_{0}$
shàng
上 2110$_{0}$
shào
邵 1762$_{7}$
shè
厙 7125$_{6}$
shēn
申 5000$_{6}$
shěn
沈 3411$_{2}$
shèn
慎 9408$_{1}$
shèng
盛 5310$_{2}$
shī
施 0821$_{2}$
shí
石 1060$_{2}$
shǐ
史 5000$_{6}$
shì
釋 2694$_{1}$
shū
叔 2794$_{0}$
舒 8762$_{2}$
shùn
順 2108$_{6}$
sī
司 1762$_{0}$
sòng
宋 3090$_{4}$
sū
蘇 4439$_{4}$
suí
隋 7422$_{7}$
sūn
孫 1249$_{3}$
tài
太 4003$_{0}$
tán
譚 0164$_{6}$
談 0968$_{9}$
tāng
湯 3612$_{7}$
táng
唐 0026$_{5}$
táo
陶 7722$_{0}$
téng
滕 7929$_{9}$
tián
田 6040$_{0}$
tóng
同 7722$_{0}$
tú
屠 7726$_{4}$
wàn
萬 4422$_{7}$
wāng
汪 3111$_{4}$
wáng
王 1010$_{4}$
wǎng
輞 5702$_{0}$
wéi
韋 4050$_{6}$
wèi
魏 2641$_{3}$
衛 2122$_{1}$
wēn
温 3611$_{2}$
wén
文 0040$_{0}$
wēng
翁 8012$_{7}$
wū
鄔 2732$_{7}$
wú
無 8033$_{1}$
吴 2680$_{4}$
wǔ
武 1314$_{0}$
五 1010$_{2}$
伍 2121$_{2}$
xī
息 2633$_{0}$
僖 2426$_{1}$
郗 4722$_{7}$
奚 2080$_{4}$
xí
席 0022$_{7}$
xià
夏 1040$_{7}$
xiàn
鮮 2835$_{1}$
xiàng
相 4690$_{0}$
項 1118$_{6}$
向 2722$_{0}$
xiāo
蕭 4422$_{7}$
xiè
謝 0460$_{0}$
xīn
辛 0040$_{1}$
xíng
邢 1742$_{7}$
xìng
幸 4040$_{1}$
xióng
熊 2233$_{1}$
xú
徐 2829$_{4}$
xǔ
許 0864$_{0}$
xù
續 2498$_{6}$
xuē
薛 4474$_{1}$
yān
燕 4433$_{1}$
yán
嚴 6624$_{8}$
顏 0128$_{6}$
閻 7777$_{7}$
yáng
楊 4692$_{7}$
羊 8050$_{1}$
陽 7622$_{7}$
yáo
瑤 1717$_{2}$
姚 4241$_{3}$
yè
葉 4490$_{4}$
yī
伊 2720$_{7}$
yí
宜 3010$_{2}$
yǐ
乙 1771$_{0}$
yì
易 6022$_{7}$
懿 4713$_{8}$
驛 7634$_{1}$
翊 0712$_{0}$
yīn
殷 2724$_{7}$
諲 0161$_{4}$
yǐn
飲 8778$_{2}$
尹 1750$_{7}$
yìn
印 7772$_{0}$
yōng
雍 0021$_{5}$
yòu
又 1740$_{0}$
yú
于 1040$_{0}$
虞 2128$_{4}$
魚 2733$_{6}$
yǔ
宇 3040$_{1}$
庾 0028$_{7}$
yù
玉 1010$_{3}$
喻 6802$_{1}$
御 2722$_{0}$
郁 4722$_{7}$
尉 7420$_{0}$
yuán
元 1021$_{2}$
袁 4073$_{2}$
yuàn
苑 4421$_{2}$
yuè
樂 2290$_{4}$
yún
雲 1073$_{2}$
yùn
員 6080$_{6}$
zé
則 6280$_{0}$
zēng
曾 8060$_{6}$
zhā
查 4010$_{6}$
zhān
詹 2726$_{1}$
zhàn
湛 3411$_{8}$
zhāng
章 0040$_{6}$
張 1123$_{2}$
zhǎng
長 7173$_{2}$
掌 9050$_{2}$
zhào
趙 4980$_{2}$
zhèng
正 1010$_{1}$
鄭 8782$_{7}$
zhōng
中 5000$_{6}$
鍾 8211$_{5}$

zhōu
周 7722$_0$
zhū
珠 1519$_0$
朱 2590$_0$
諸 0466$_0$
zhú
竹 8822$_0$
zhù
祝 3621$_2$
莊 4421$_4$
zhuān
宗 3090$_1$
zōng
鄒 2742$_7$
zōu
祖 3721$_2$
zǔ
左 4010$_2$
zuǒ

唐文學部四

主編：黃進德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四四
唐詩類選 ……四四
雲謠集雜曲子 ……四六
體類 ……四七
溫李 ……四七
皮陸 ……五二
作家 ……五九
高元裕 ……五九
釋從諗 ……五九
李石 ……六一
釋智眞 ……六二
韋溫 ……六二
李景讓 ……六四
裴休 ……六四
周墀 ……六八
魏謩 ……七〇
韓昶 ……七一
曹唐 ……七二
釋常達 ……七七
楊牢 ……七八
韋楚老 ……七八
畢諴 ……七九
杜牧 ……八〇
趙璜 ……一三一
釋善會 ……一三二
陳黯 ……一三三
楊宇 ……一三四
杜顗 ……一三四
釋良价 ……一三五
釋慧寂 ……一三七
李忱唐宣宗 ……一三九
李商隱 ……一四〇
溫庭筠 ……二二〇
溫庭皓 ……二四三
楊收 ……二四三
薛能 ……二四四
高駢 ……二五二
劉蛻 ……二五五
盧渥 ……二五七
劉駕 ……二五八
許棠 ……二六〇
鄭畋 ……二六三
陳嶠 ……二六六
王希羽 ……二六七
薛調 ……二六七
羅鄴 ……二六八
劉象 ……二七一
李漼唐懿宗 ……二七一
羅弘信 ……二七一
陸肱 ……二七二
釋文炬 ……二七二
司空圖 ……二七三
聶夷中 ……二八九
韓偓 ……二九〇
釋元安 ……三一六
皮日休 ……三一七
魚玄機 ……三二七
杜荀鶴 ……三三一

李磎……三三九
曹松……三四〇
陸扆……三四四
鄭谷……三四六
屠瓌智……三六三
李昭象……三六三
崔致遠……三六三
王渙……三六四
李曄（唐昭宗）……三六六
高彥休……三七〇
楊漢公……三七二
裴夷直……三七三
柳仲郢……三七三
盧弘宣……三七四
盧弘止……三七四
裴虔餘……三七五
鄭亞……三七六
盧簡求……三七六
白敏中……三七七
韓琮……三七九
易靜……三八〇
夏侯孜……三八一
盧求……三八一
房千里……三八二
崔鉉……三八二
鍾輅……三八三
令狐綯……三八四
魏扶……三八七
楊發……三八七
李遠……三八八
徐商……三九一
蕭倣……三九二
許渾……三九三
范鄴……四一七
趙璘……四一七
鄭處誨……四一八
雍陶……四一九
何扶……四二四
賈馳……四二四
陳上美……四二四
鄭史……四二五
李肱……四二五
柳棠……四二五
李質……四二六
謝觀……四二六
馮涯……四二七
裴思謙……四二七
曹汾……四二八
李蔚……四二八
喻凫……四二八
王鐸……四三一
譚銖……四三二
薛逢……四三三
李蠙……四三八
沈詢……四三八
鄭顥……四三九
丁稜……四四〇
石貫……四四〇
盧肇……四四一
丘上卿……四四四
孟宁（孟守）……四四四
蒯希逸……四四四
李宣古……四四四
黃頗……四四五
姚鵠……四四五
楊知至……四四六
項斯……四四七
趙嘏……四五一
馬戴……四五八
鄭詳……四六三
盧嗣立……四六四
易重……四六四
孟遲……四六四
張賁（張濆）……四六五
楊乘……四六六
封彥卿……四六六
劉瞻……四六六
高璩……四六七
崔安潛……四六七
王傳……四六八
盧鄴……四六八

曹鄴……四六八
崔涓……四七三
柳珪……四七四
莫宣卿……四七四
鄭嵎……四七四
張讀……四七六
韋蟾……四七七
李頻……四七八
劉滄……四八二
李群玉……四八七
孫樵……四九四
盧攜……四九九
李郢……五〇〇
宋言……五〇四
徐彥若……五〇四
崔澹……五〇四
儲嗣宗……五〇五
劉虛白……五〇五
于濆……五〇五
王棨……五〇七
李昌符……五〇九
伊璠……五一〇
武瓘……五一一
蕭遘……五一一
翁綬……五一一
袁皓……五一二
劉崇龜……五一二
沈光……五一二
汪遵……五一三
韋承貽……五一四
鄭洪業……五一四
羊昭業……五一四
胡玢 胡汾……五一四
鄭仁表……五一五
歐陽玭……五一五
公乘億……五一六
李拯……五一六
周繇……五一七
鄭昌圖 鄭光業……五一九
裴贄……五二〇
唐彥謙……五二〇
劉鄴……五二四
顧雲……五二五
林嵩……五二五
鄭合敬……五二六
孟棨……五二六
李嶼……五二六
高蟾……五二七
鄭賓……五二八
盧嗣業……五二八
康軿 康駢……五二九
楊鉅……五三〇
錢珝……五三〇
程賀……五三二
裴廷裕……五三二
盧尚卿……五三三
顧在鎔……五三三
蘇鶚……五三三
黃匯躬……五三五
崔塗……五三五
唐備……五三九
吳融……五三九
崔遠……五四六
溫憲……五四六
王駕……五四七
薛蒙……五四八
薛用弱……五四九
薛宜僚……五五〇
段東美……五五〇
嚴惲……五五〇
張鷺……五五一
侯氏 張暎妻……五五二
任翻 任蕃 任藩……五五二
王龜……五五三
盧栯……五五四
盧順之……五五四
于武陵 于鄴……五五四
鄭巢……五五七
張固……五五八
張爲……五五九
張毅夫……五六〇

蕭鄴……五六〇
盧獻卿……五六一
李訥……五六二
司馬札（司馬禮）……五六二
釋圓鑒……五六二
釋清觀……五六三
釋應物……五六三
劉威……五六三
劉皋……五六四
劉谷……五六四
劉允章……五六五
方干……五六五
邵謁……五七三
孫元晏……五七四
于德晦……五七五
馬眞妻……五七五
武昌妓……五七五
釋宗亮……五七五
釋全豁……五七五
潘咸（潘誠）……五七六
鄭愚……五七六
殷潛之……五七七
崔紫雲……五七七
段成式……五七七
張希復……五八五
鄭符……五八六
何涓……五八六
蘇拯……五八六
戴司顏……五八六
羅袞……五八六
蔣肱……五八七
張曙……五八八
黃璞……五八九
唐稟……五八九
程晏……五九〇
王貞白……五九〇
王轂……五九二
路德延……五九三
殷文圭……五九四
褚載……五九五
柳璨……五九六
許晝……五九六
劉得仁……五九七
劉魯風……五九九
鄭覃……六〇〇
繆島雲……六〇〇
李回（李鑪）……六〇一
釋無可……六〇二
錢可復……六〇五
歐陽澥……六〇六
潘圖……六〇六
張次宗……六〇六
王軒……六〇六
王祝（王柷、王枳）……六〇七
宇文鼎……六〇七
劉郇伯……六〇八
李景……六〇八
崔錡……六〇八
韋絢……六〇八
朱景玄……六一〇
朱沖和……六一〇
朱可名……六一一
鄭薰……六一一
竇弘餘……六一一
馮袞……六一二
韓常侍……六一二
周曇……六一二
陸翱……六一三
裴延翰……六一三
祝元膺……六一三
崔珏……六一四
趙光遠……六一五
高湘……六一六
崔珙……六一六
李明遠……六一七
李朋……六一七
于興宗……六一七
濮陽宁……六一八
劉綺莊……六一八
柳玭……六一九
釋棲白……六二〇

許瀍……六二〇
紀唐夫……六二一
郭圓……六二一
張林……六二二
盛小叢……六二二
黃山隱……六二二
封特卿……六二三
李節……六二三
李咸用……六二三
劉松……六二六
來鵬……六二六
來鵠……六二七
王璘……六二八
釋令超……六二八
僧鸞爾鳥……六二八
周朴……六二九
鄭璧……六三一
陸龜蒙……六三一
裴諴……六四五
皇甫松……六四五
皇甫枚……六四七
顏萱……六四八
王季文……六四九
王鐐……六四九
尹璞……六四九
盧誥……六四九
盧駢……六四九
張喬……六五〇
張辭……六五二
陸希聲……六五二
范據……六五四
羅漢和尚……六五八
羅虬……六五八
陳璠……六五八
蕙蘭……六六〇
孟氏萬貞妻……六六〇
愼氏嚴灌夫妻……六六〇
裴澈……六六〇
潘緯……六六一
薛媛南楚材妻……六六一
懿宗朝舉子……六六一
賈嵩……六六一
李洞……六六二
林寬……六六六
唐求唐球……六六七
崔璞……六七〇
崔魯崔櫓……六七〇
鄭準……六七二
趙牧……六七三
劉損……六七三
袁郊……六七三
李穀……六七五
李山甫……六七五
李庾……六七八
沈徽……六七八
段安節……六七八
章碣……六八〇
薛昭緯……六八一
魏朴……六八二
司馬都……六八二
歸融之子……六八二
劇燕……六八三
胡曾……六八三
敬湘……六八六
獨孤霖……六八六
沈棲遠……六八七
李隱……六八七
李都……六八七
李沇李涣……六八七
步非煙……六八八
趙摶……六八八
殷七七……六八八
蔣凝……六八九
韓氏于祐妻……六八九
張演……六九一
陳琡……六九一
喻坦之……六九一
任濤……六九一
釋文秀……六九二
苗紳……六九二
王樞……六九二

元淳……六九三
樂朋龜……六九三
張孜……六九三
黃巢……六九四
裴鉶……六九五
僖宗宮人……六九六
歸處訥……六九六
鄭良士……六九六
薛準……六九六
薛沆……六九七
釋澹交……六九七
鄭綮……六九七
李廷璧……六九九
楊奇鯤……七〇〇
姚巖傑……七〇〇
彭蟾……七〇〇
王滌……七〇〇
韓垂……七〇一
釋智閑……七〇一
孫定……七〇三
黃台……七〇三
孫棨……七〇三
秦韜玉……七〇四
李濬……七〇七
許郴……七〇七
王損……七〇八
盧休……七〇八
張玄晏……七〇八
李涪……七〇八
王福娘……七一〇
釋匡仁……七一一
釋玄泰……七一一
釋休靜……七一二
佛日和尚……七一二
盧頻……七一三
丘光庭……七一三
楊夔……七一四
朱朴……七一四
孫偓……七一五
張友正……七一六
伍唐珪……七一六
陳季卿……七一六
韓儀……七一七
馮贄……七一七
張隱……七一九
權審……七二〇
許碏 許鵲……七二〇
劉畋……七二〇
釋景岑……七二〇
釋師虔……七二三
釋處眞……七二三
誼禪師……七二三
釋普化……七二三
釋寰普……七二四
釋道常……七二四
釋隱巒……七二四
釋道吾……七二五
釋子蘭……七二五
釋智通……七二五
釋拓善……七二六
釋清瀾……七二六
周仲美……七二六
山中客……七二六
太上隱者……七二六
同谷子……七二六
張文姬 鮑參軍妻……七二七
姚月華……七二七
葛鴉兒……七二八
孫氏 孟昌期妻……七二八
驛站女子……七二八
郭氏奴……七二八
周濆……七二八
周祚……七二九
朱元……七二九
范攄之子……七二九
無名氏詞……七二九

總論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 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聚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張爲《詩人主客圖序》（存目）

皮日休《正樂府序》 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塤篪，和之以管籥。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禮》，太師之職掌教六詩，小師之職掌諷誦詩。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豔，謂之樂府詩，眞不然矣。

陸希聲《北户錄序》 近日著小說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詼諧以爲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以爲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

黃滔《答陳蟠隱論詩書》 咸通、乾符之際，斯道隙明，鄭、衛之聲鼎沸，號之曰「今體」。才調歌詩，援雅音而聽者懵，語正道而對者睡。噫，王道興衰，幸蜀移洛，兆於斯矣。

吳融《禪月集序》 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有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斁，學者靡曼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也。然君子萌一意，出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教化。

《雲溪友議·巢燕詞》 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

《唐摭言·師友》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北夢瑣言》卷二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詩三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略】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

又卷七 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於賈。復有包賀者，多爲粗鄙之句。

《鑒誡錄·作者同》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略】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秦侍郎（韜玉）繼之，意轉殊絕。【略】李君又有《石頭故事》，韋莊有《詠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語別云云。【略】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舊居》，盧延讓有《哭李郢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云云。【略】又李相公（紳）有傷農之什，鄭徵君（雲叟）繼之，名公不敢優劣云云。

田錫《覽韓偓鄭谷詩因呈太素》 風騷寖古少知音，本色詩人百種心。順熟合依元白體，清新堪擬鄭韓吟。搜來健比孤生竹，得處精於百鍊金。唯我與君相唱和，天機自見不勞尋。

《六一詩話》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

《夢溪筆談·藝文一》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

蘇軾《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無法，眞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托，尤不足多怪。

《優古堂詩話·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荆南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又《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又《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詩話總龜・評論門一》引《詩史**》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林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嘴香。」張林《池上》云：「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皆浮艷無足尚，而昔人愛重佳作。

又引《古今詩話》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服器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韋楚老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爲幬不及四五尺，如何伸足，所謂不曾近富家兒。

又《評論門二》引《詩史》　許渾詩格清麗，然不干教化，又有李遠以賦名，傷於綺靡，不涉道，故當時號「渾詩遠賦」。雖然，詩要干教化，若似聶夷中輩，又太拙直矣。

又《警句門中》引《詩史》　晚唐詩句尚切對，然氣韻甚卑。鄭綮《山居》云：「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自謂銖兩輕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曉來天。」對屬雖偏，亦有佳處。

《唐詩紀事・趙牧》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司空圖輩，傷時思古，退己避禍，清音泠然，如世外道人，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也。余故盡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詩末伎，初若虛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歲寒堂詩話》卷上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李義山此詩，非誇徐妃，乃譏湘中也。義山詩佳處，大抵類此。詠物似瑣屑，用事似僻，而意則甚遠，世但見其詩喜說婦人，而不知爲世鑒戒。「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此詩非誇王母玉桃，阿嬌金屋，乃譏漢武也。「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此詩非痛恨張麗華，乃譏陳後主也。其爲世鑒戒，豈不至深至切。「內殿張絃管，中原絕鼓鼙。舞成青海馬，鬬殺汝南雞。不睹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襟他日淚，薄暮望賢西。」夫雞至于鬬殺，馬至于舞成，其窮歡極樂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爲所惑亂也。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鏗鏘飛動，極叙事之工，然意則不及此也。「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此詩送入蜀人，雖似誇文君酒壚，而其意乃是譏蜀人多粗鄙少賢才爾。義山詩句，其精妙處大抵類此。往年過華清宮，見杜牧之、溫庭筠二詩，俱刻石于浴殿之側，必欲較其優劣而不能。近偶讀庭筠詩，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無禮甚矣。劉夢得《扶風歌》、白樂天《長恨歌》及庭筠此詩，皆無禮于其君者。庭筠語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無禮，其格至卑，其筋骨淺露，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其首叙開元勝遊，固已無稽，其末乃云：「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此語豈可以瀆至尊耶。人才氣格，自有高下，雖欲強學不能，如庭筠豈識《風》《雅》之旨也。牧之才豪華，此詩初叙事甚可喜，而其中乃云：「泉暖涵窗鏡，雲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妝。」是亦庭筠語耳。

又　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

《觀林詩話》　李義山云：「小亭閒眠微酒銷，山榴海柏枝相交。」韓致光云：「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對芭蕉。」皆微辭也。

《艇齋詩話》　東湖言荆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

《藏海詩話》　唐末人詩，雖格不高而有衰陋之氣，然造語成就。今人詩多造語不成。

又　老杜句語穩順而奇特，至唐末人，雖穩順，而奇特處甚少，蓋有衰陋之氣。今人才平穩，則多壓塌矣。

又　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爲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實」。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爲詞體耳。又子由《叙陶》詩「外枯中膏，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乃是叙意在內者也。

又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細數落花」、「緩尋芳草」，其語輕清。「因坐久」、「得歸遲」，則其語典重。以輕清配典重，所以不墮唐末人句法中。蓋唐末人詩輕佻耳。

又　李光遠《觀潮》詩云：「默運乾坤不暫停，東西雲海焠陽精。連山高浪俄兼涌，赴壑奔流爲逆行。」「默運乾坤」四字重濁不成詩，語雖有出處，亦

不當用，須點化成詩家材料方可入用。如詩家論翰墨氣骨頭重，乃此類也。如杜牧之作《李長吉詩序》云：「絕去筆墨畦畛，斯得之矣。」又如「焠」字亦非詩中字，第二聯對句太粗生，少鍛煉。

《韻語陽秋》卷一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臺星」，「非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下》引《雪浪齋日記》 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茶耳。

又《五柳先生下》引《蔡寬夫詩話》 （陶）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略】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又《杜少陵五》引《（潛溪）詩眼》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

又《杜少陵九》引《蔡寬夫詩話》 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繫其人才。【略】李義山「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鵷鸞」，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伴，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又《羅隱》引《桐江詩話》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能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又《後集·楚漢魏六朝下》 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略】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略】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略】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略】徐鉉有「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略】以至【略】「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乃鄭文寶也；【略】鄭谷《咏海棠》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略】「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也。【略】「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略】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概如此。

又《唐人雜紀上》 丙戌之冬，【略】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有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略】李郢《春晚》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蕊回。」【略】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略】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襹褷鷺，鄰里斷牆啞喔鷄。」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句：【略】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容齋四筆》卷七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

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味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州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又《五筆》卷七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鷄往來，周東西矣。蟣蟣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彙彙繭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仿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楊嵩里《黃御史集序》　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爲之，故其工，後無及焉。

又《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

《誠齋詩話》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如：「芭蕉不解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更無一片桃花在，爲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蟲聲已無夢，三更桐葉強知秋。」【略】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略】。」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略】。」四句皆好矣。

《野客叢書・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祇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又《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略】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又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

狐外道鬼窟中。

又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

又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呂溫亦勝諸人。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逢最淺俗。

《吹劍録》　詩可以爲，可以不爲。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爲之可也。志於功名，志于事業，則不爲可也。詩不可無體，亦不可拘于體。蓋詩非一家，其體各異。隨時遣興，即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爲之，豈能一切拘于體格哉。近世詩人好爲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技倆，悉見于詩。局促于一題，拘攣于律切，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爲中唐全盛之體，而爲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邪。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茱萸豆飯飽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略】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鄰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濕衣。」

又《乙編》卷六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又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摵摵凄凄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梢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

包恢《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又《後集》卷一　王贄序方干詩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祜尤爲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祜詩牌妙入神」之句。牧、逋非輕許可者。干《送喻凫》云：「送我樽前酒，與君身上衣。」又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又：「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晴。窗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考功以五言擅名，干亦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入室之評不爲過矣。

又　鄭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甚推尊薛能。能自負不淺，其實一謬妄人耳。其《黃河》、《太華》二篇，尤自誇詡，然以弱筆賦鉅題，每篇押十四韻，殊無警策，曾不如司空表聖「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十字道盡。尚不足以望表聖。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齊魯青未了」等句法何嘗夢見彷彿，谷輩北面之，良不可曉。

又卷二　張洎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爲律格，字清意遠，惟朱慶餘一人親受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藩、陳標、章孝標、司空圖等，咸及門焉。」然慶餘詩只有《薔薇》一首入選。項斯警句多於慶餘，如「病嘗山藥遍，貧起草堂低」，如「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如「魚舟縣前泊，山吏日高衙。」《送隱者》云：「弟子不知年。」《病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可與任藩、

司空圖並驅。

又《續集》卷二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蹙主辱，而賦詠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留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

又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律在，新句更幽微。」詩至於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唐人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能之。

又《新集》卷六　唐自朱三跋扈以來，黠者陰贊問鼎之謀，悖者明獻改物之說，奉璽六臣皆喬木世臣之子孫。於時間關亂世，挺然自立，不踐二姓之庭，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士而已。致光大節爲《香奩》所累，不若表聖賦詠多雅人壯士之言。

謝翺《睦州詩派序》　唐代言詩在江東者，戴發運叔倫、許刺史渾、潤人丘員外丹、丘庶子爲、顧著作況、陸處士龜蒙，姑蘇人孟先生郊、嚴處士惲、釋子皎然、吳興人駱少府賓王、張處士志和、僧貫休、金華人賀賓客知章、四明人嚴長史維、秦徵君系、吳舍人融、僧澈、越人張處士祜、金陵人吳韶州武陵、廣陵人羅給事隱、新城人項少府斯、天台人薛補闕令之、歐陽生詹。閩人其他雖遺逸不可概舉，率郡不過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以詩名凡十人，視他郡爲最，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喻校書鳧，世並有集，翁徵君洮，有集藏於家，章協律八元、徐處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並有詩見唐《間氣》及《文苑》諸書，皇甫推官以文章受業韓門。翺客睦，與學爲詩者，推唐人以至魏漢，或解或否，無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編爲集，名曰「睦州詩派」以示翺，翺曰：「子睦人也，請歸而求之，毋貽皇甫氏所云舍近而尋遠，則詩或在是矣。」

韓淲《晚唐體》　一撮新愁懶放眉，小庭疏樹晚涼低。牽牛織女明河外，縱有詩成無處題。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　晚唐人非風花雪月禽鳥蟲魚竹樹，則一字不能作。晚唐詩，諱用事。然前輩善作詩者，必善於用事。

《對牀夜語》卷二　趙嘏、劉滄七言，間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又卷四　李商隱《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韓偓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又：「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皆反其事而言之。是時韓在翰林，故出此語，視李爲切。

又卷五　劉滄《咸陽》云：「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唐彥謙《蒲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論句法則劉不及唐，然序懷感之意，得諷興之體，則劉詩勝。若崔曙《登望仙臺》云：「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思優柔而語益健矣。劉滄下聯云：「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視許渾「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尤爲工妥。王荆公「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之句，必自此聯出也。

又　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略】。」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略】。」張祜云：「凝碧池邊斂翠眉，【略】。」薛能云：「和風烟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傲白，獨薛能一首變爲凄楚耳。李商隱亦有二絕，立意頗新。其詞云：「暫憑尊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唯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又　鄭谷《鷓鴣》詩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不用鉤輈格磔等字，而鷓鴣之意自見，善詠物者也。人惟傳其《海棠》一聯耳。又有句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李洞有「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非不佳，但「驚」「覺」兩字失於有意，不若谷詩之自在。然谷他作，多卑弱無氣。

又　唐僧澹交《寫眞》詩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綵聚空塵。堪笑予兼爾，俱爲未了人。」或稱其了死生，齊物我。予謂此詩謂之不著題，不可也。若論見識，則譬猶盲者之捕蟬耳，求其聲尚不可得，況其形乎。清尚《哭僧》詩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斯可以言悟。

又　唐僧詩，除皎然、靈徹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後。清塞云：「叢桑山店迥，孤燭海船深。」「寒扉關雨氣，風葉隱鐘音。」「飢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己云：「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聽泉》）「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聽琴》）貫休云：「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子蘭云：「疏鐘搖雨腳，積水浸雲容。」懷浦云：「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郝經《與撖彥舉論詩書》 嗚呼，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世又儘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爲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嚼拉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凰、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餖飣排比而以爲工，驚嚇喝喊而以爲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黃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

王禕《練伯上詩序》 古今詩道之變非一也。氣運有升降，而文章與之爲盛衰，蓋其來久矣。【略】韓退之、柳宗元起於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爲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曆、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窘於寒苦，或流於靡曼，視開元遠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

《隱居通議·劉五淵評論》 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

又《韓陵陽論晚唐詩》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許用晦工爲七言。項斯亦師張水部，自以字清意遠匠物爲工，然格律卑近，漸類晚唐矣。至李頻，則眞晚唐也。(第十六卷)兩卷十八家，多大中以後人。施肩吾最爲富麗，李楚望結思尤清，高蟾工爲絕句，然無甚高論矣。李羣玉特爲令狐綯所知，前後集十卷，亦多可稱者。薛大拙高自位置，訶罵前作，以是爲有識所貶，至其妙處，纖穠間作，亦不可誣也。陳、雍，二陶，薛逢，崔塗之流，皆慕爲組麗，百菽一豆，時亦見之(第十七、十八卷)。三劉、二曹，如負蝂升高，雖窮智力，要爲有限。崔魯粗有法度，玄英、荀鶴卑陋已甚。退之所謂蟬噪，非此也邪(第十九卷)。子華、致光，著名晚唐，俱直翰苑，以文章領袖衆作。方昭宗時，羣邪內訌，兇頑外擅，致光間關其間，執義彌堅，如不草韋昭範詔，凜然有烈丈夫之風，非子華所能及也。然其詩過於纖巧，淫靡特甚，不類其所爲。或言《香奩集》和凝所作，誤歸之致光，豈信然邪(第二十卷)。

《唐才子傳·李季蘭》論曰 歷觀唐以雅道奬士類，而閨閣英秀，亦能熏染，錦心繡口，蕙情蘭性，足可尚矣。中間如李季蘭，魚玄機，皆躍出方外，修清淨之教，陶寫幽懷，留連光景，逍遙閑暇之功，無非雲水之念，與名儒比隆，珠往瓊復。然浮豔委託之心，終不能盡，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濤流落歌舞，以靈慧獲名當時，此亦難矣。三者既不可略，如【略】道士元淳、【略】崔公達、張窈窕、程長文、梁瓊、廉氏、姚月華、裴羽先、劉瑤、常浩、葛鵶兒、【略】鮑參軍妻文姬、杜羔妻趙氏、【略】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色雙美者也。【略】或以從軍萬里，斷絕音耗；或祇役連年，迢遙風水；或爲宕子妻，或爲商人婦，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鳥將謝，賓鴻來屆，搗錦石之流黃，織迴文於緗綺，魂夢飛遠，關山到難。當此時也，濡毫命素，寫怨書懷，一語一聯，俱堪墮淚。至若間以丰麗，雜以纖穠，導淫奔之約，叙久曠之情，不假綠琴，但飛紅紙，中間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長，故未欲椎埋之云爾。

又《于濆》 觀唐詩至此間，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不能不如之。嘲雲戲月，刻翠粘紅，不見補於采風，無少裨於化育，徒務巧於一聯，或伐善於隻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于濆、邵謁、劉駕、曹鄴等，能返棹下流，更唱瘖俗，置聲祿於度外，患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洗雲和，心醉醇醲，而乍爽玄酒。所謂清清泠泠，愈病析酲，逃空虛者，聞人足音，不亦快哉。

又《殷文圭》 唐末，文體澆漓，才調荒穢，稍稍作者，強名曰詩，南郭之竽，苟存於衆響，非復盛時之萬一也。如王周、劉兼、司馬札、蘇拯、許琳、李咸用等數人，雖有集相傳，皆氣卑格下，負魚目唐突之慚，竊碔砆韞襲之濫，所謂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文圭稍入風度，間見奇崛，其殆庶幾乎。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略】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又駁乎不足議也。

《唐詩品彙・總叙》　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

又《五言古詩叙目・餘響》　開成後，馬戴、陳陶、劉駕、李群玉輩黽勉氣格，尚欲賈前人之餘勇。又如司馬（礼）（札）、于濆、邵謁之屬，研精覃思，不過歷郊、島之藩翰耳。雖然時有廢興，道有隆替，文章與時高下，與代終始，向之君子豈可泯然其不稱乎。予於是編所以不辭採錄，爰自王仲初而下以盡乎元和諸賢，通得一十六人，擇其聲之頗純者，凡五十八首，爲上卷；又自馬與陳而下以盡乎唐末諸人通得一十七人，共詩六十九首爲下卷；合而題曰餘響，以見唐音之盛溢溢不絕，雖非陽春白雪，引商汎徵而屬和者不多，殆與下里巴人淫哇之聲則有間矣。

又《七言絕句叙目・正變》　開成以來，作者互出，而體製始分，若李義山、杜牧之、許用晦、趙承祐、溫飛卿五人，雖興象不同而聲律之變一也。共詩八十首，爲正變。

又《餘響》　晚唐絕句之盛，不下數千篇，雖興象不同而聲律亦未遠。如韋莊後出，其《贈別》諸篇尚有盛時之餘韻，則其他從可知矣。今自會昌下及五季，得四十人，共詩八十五首，爲餘響。

又《五言律詩叙目・正變》　元和以還，律詩多變。賈島、姚合，思致清苦；許渾、李商隱，對偶精密；李頻、馬戴，後來興致超邁時人之數子者，意義格律猶有取焉：故合其詩共八十五首，爲正變。

又《餘響》　開成後，作者愈多而聲律愈微，故自朱慶餘而下以盡唐宋，通得三十九人擇其詩之□者，共一百八十二首，爲餘響。

又《五言排律叙目・餘響》　元和以還，柳宗元、劉禹錫、韓愈、張籍與夫姚合、李頻、鄭谷諸人，所作亦不少，然格律無足多取者，故自柳州而下至唐末，通得四十六人，共詩六十六首，爲餘響。

又《七言律詩叙目・正變》　元和後，律體屢變，其間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鳴所長。若李商隱之長於咏史，許渾、劉滄之長於懷古，此其著也。今觀義山之《隋宮》、《馬嵬》、《籌筆驛》、《錦瑟》等篇，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用晦之《凌歊臺》、《洛陽城》、《驪山》、《金陵》諸篇與乎蘊靈（劉滄）之《長洲》、《咸陽》、《鄴都》等作，其今古廢興、山河陳跡，凄涼感慨之意，讀之可爲一唱而三歎矣。三子者，雖不足以鳴乎大雅之音，亦變風之得其正者矣。今合其詩凡四十九首，爲正變。

又《餘響》　唐末作者雖衆，而格力無足取焉。故自太和至于五代，通得三十四人，略其詩之精者共八十八首，爲餘響。

《南濠詩話》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略】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拘虛詩談》　晚唐杜牧、許渾、劉滄、李商隱亦是名家，但聲氣衰弱，字意尖巧，吟詠無餘味，賞鑒無警拔，其餘雖有可稱亦是小巧，如「鄭鷓鴣」之類。回視大曆以前，不可同日語也。

《餘冬詩話》卷下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嬾修珠翠上高臺，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翰院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麓堂詩話》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

《七修類稿・詩文類四・意殊句同》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造化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春風曰【略】。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　戎昱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曾知此味者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廼知味者。不曾眠，蓋求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是也。又：「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更奇，呂文穆公詩：「挑盡寒燈夢不成。」

又《詩談二編》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鍾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如蘇子瞻「默數來時店」，眞擔夫語耳。

《升菴詩話·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鶺鴒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又《皮日休館娃宮懷古》 「響屧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謂范蠡載西施以去，然不見其所據。余按《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蓋勾踐平吳後，沉之於江也，又兼此詩可證。李義山《景陽井》一首，亦叶此意。

又《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貓竄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凈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采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氐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又《朱慶餘閨意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詩人多以美人自喻，薛能《吳姬》之詩，亦其一也。宋人詩話云「東坡如毛嬙、西子洗妝，與天下婦人鬬巧」，亦此意。洪容齋云：「此詩不言美麗，而味其詞意，非絕色第一不足以當之。」其評良是。

又《馬戴喻鳧詩句》 「積靄沉斜月，孤燈照落泉。」喻鳧詩也。「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馬戴詩也。二詩幽思同而句法亦相似。

又《唐詩絕句誤字》 唐詩絕句，今本多誤字，試舉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本不凋乎。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余戲謂此二詩絕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士俗不可醫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草樹如烟」，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又《假詩》 黃鄧山（震）評翁靈舒、戴式之詩云：「近世有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既與造化迴隔，朝推暮敲，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詩於是乎始卑。」然予以爲其卑非自江湖始，宋初九僧已爲許洞所困。又上泝於唐，則大曆而下，如許渾輩，皆空吟不學，平生鏤心嘔血，不過五七言短律而已。其自狀云：「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行鬚。」不知李、杜長篇數千首，安得許多鬍鬚撏扯也，苦哉。又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不思周人《清廟》、漢代《柏梁》，何必爾耶。又曰：「尋常言語口頭話，便是詩家絕妙詞。」又云：「詩從亂道得。」又自云：「我平生作詩，得貓兒狗子力。」噫，此等空空，知萬卷爲何物哉。然猶是形月露而狀風雲，詠山水而寫花木。

又《陶弼》 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虔化縣》【略】、《出嶺》【略】，其他如《僧寺》【略】、《早行》【略】，李洞、喻鳧，可相伯仲。

又《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頻《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頭。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略】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消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閨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而今竹尚斑。」【略】李賀

《咏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陸龜蒙《送棋客》詩云：「滿目山川似弈棋，況當秋雁正斜飛。金門若召楊玄保，賭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觀棋》詩云：「閑對楸枰傾一壺，廣羊坪上幾成廬。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又《道林岳麓二寺詩》 長沙道林、岳麓二寺之勝，聞於天下，蓋因杜工部之一詩也。杜公之後，有沈傳師二詩，崔珏一詩，韋蟾一詩，皆效工部之體。余舊見家藏石刻有之，近閱《長沙志》，已失其半，今具錄於此。沈傳師《道林岳麓寺》詩云：「道林、岳麓仲與昆，【略】。」又《岳麓寺》一篇云：「承明年老輒自論，【略】。」崔珏《道林寺》詩曰：「臨湘之濱岳之濱，【略】。」韋蟾《道林寺》詩曰：「【略】。沈、裴筆力鬬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四詩佳句層出，而體製一揆，所稱沈、裴、宋、杜，裴乃裴休，宋乃宋之問也。二詩失傳，杜詩見本集。

又《湘烟》 許渾詩，劉巨濟涇曾得其手書「湘潭雲盡暮烟出」，「烟」字極妙，兼是許之手筆，無疑也。後人改「烟」作「山」，無味。大抵湘中烟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沈翠微《湘中》詩「魚躍浪花翻水面，雁拖烟練束林腰」，頗中湘中晚景。朱慶餘詩亦云：「浦迴湘烟暮，林香岳氣春。」

又《晚唐絶唱》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吳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憂國髩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絶唱，可與盛唐崢嶸。惟具眼者知之。

又《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眞處裩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又《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季子、閻邱均、李白、阮咸、雍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文學武藝雙絶，文見《唐人粹》。楊衡詩，見《唐音》。宋濟詩，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劉後村《千家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球（嘉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雍裕之（成都）、王嚴（綿州布衣）、劉暌（綿州鄉貢進士）、李渥（綿州）、田章（綿州）、柳震（雙流）、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處）（鹿虔）扆（蜀人）、毛文錫（蜀人）、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蠙、韋莊、牛嶠、歐陽炯，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焉。

又《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略】此詩綺繪煥發，比興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然不甚流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周晏、胡曾之徒，鄙猥俚賤，優人羞道者，乃有集行世。噫，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幸哉。

又《鷓鴣歌詞》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艷詞，《鷓鴣》清怨繞梁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絶，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雲》詩云：「客有杜陽至，能吹《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四溟詩話》卷一 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

又 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豈有不法前賢，

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趙履常學黃山谷。予筆之以爲學者誡。

又卷二 李拯《讀史》曰：「佳人自折一枝紅，把唱新詞曲未終。惟向眼前憐易落，不如拋擲任東風。」謝疊山謂寓梁武事，未詳。詠史宜明白斷案，章碣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孰不知邪。

又卷四 凡詩用「恩」字，不粗則俗，難於造句。【略】高蟾「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李義山「但保紅顏莫保恩」，此皆句法新奇，變俗爲雅，名家自能吻合。

又 崔湜《題唐都尉山池》：「雁翻蒲葉起，魚撥荇花遊。」聯雖全美，但晚唐纖巧之漸，若與陪駕之作並論，譬諸豔姬從命婦升階，氣象自別。韓偓《晚春旅舍》：「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祖於湜而敷演七言，斯又下矣。

又 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愚論已詳首卷。許渾《原上居》詩：「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因易爲「羈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釋無可《送裴明府》詩：「山春南去櫂，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因易爲「江春南去櫂，關衣北歸鴻」。【略】周朴《塞上行》詩：「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欠工，因易爲「巷冷幾家月，人孤千里心」。諸作完其造物，以俟後之賞鑒者。

《解頤新語》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正字王玄云：時明則詠，時暗則刺之。

《四友齋叢說・文》 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壞道。

王世貞《宋太史詩集序》 今夫士一操觚翰而業詩，即知有五七言近體。業五七言近體，即知有唐，而不知唐之盛而衰孽之，蓋至於懿、昭之際而極矣。溫、韋、韓、羅諸君子不能有所救改，而廑廑焉用其小給之才，偏悟之識，泛獵之學，苟就之思，以簧鼓聾蟲之耳。粗者快于事，精者巧于情，其萎茶颯沓之氣不待詞畢，而小夫爲鼓掌，大雅之士有掩耳而嘆息矣。以故黃齊白馬之禍，淺者不見用，用者不見免，而唐遂瓜剖而爲六七，歷數世而不能一，寧非其徵也。

《藝苑卮言》卷四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又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又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二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紓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又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迴頹運，沉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疏影」，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

又卷八 李昌符《婢僕》詩五十韻，路敬延《稚子》詩一百韻，皆可鄙笑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敬延觸怒沉河而死，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爲戒。

《藝圃擷餘》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末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又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以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

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孫緒《無用閒談》 古人詩文亦有不可解者，或當時偶有所寄，激而爲言，今皆不可知，如老杜《桃樹》詩，溫飛卿《郭處士擊甌歌》、李賀《申胡子觱篥歌》、李義山《錦瑟》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公孫龍《白馬非馬論》等篇，今人必欲解，且謂其高妙，亦隨衆悲喜而已。

黃佐《唐音類選序》 晚唐之詩，文宗僅知絕句，而臣民習之，精緻已愧盛時。然巨篇闐爾，蔑聞排律，唯應科第，拘拘偶對，恣爲綺靡。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許渾，其近焉者也。其音怨以肆，其詞曲而隱，其五季之先驅乎。

顧璘《與陳鶴論詩》 詩之爲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後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才子諸君是也。【略】嗚呼，諸君並世之才而學詩之蔽猶至於此，詩可易乎哉。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楊用修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筠「昨日下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六朝餘緒耳。劉、陸更遠。

又《近體上・五言》 晚唐句「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樹色連關迥，河聲入海遙」，「水向昆明闊，山通大夏深」，「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樹勢飄秦遠，天形到岳低」，「大河冰徹塞，高岳雪連空」，「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皆有盛唐餘韻。

又《近體中・七言》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略】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塡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馳騖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俳偶，時作拗體，又一變也。至吳融、韓偓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叢談，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

又 許渾《題潼關》五言，李頻《樂遊原》七言，中四句居然盛唐，而起結晚唐而目盡露，余甚惜之。

又 趙嘏「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唐人稱壯而蘇以爲寒儉。楊蟠「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暇」，宋人推壯而歐以爲粗豪。二公雖此道未徹，此等議論自具眼。然粗豪易見，寒儉難知，學者細思之。

又《近體下・絕句》 五七言律，晚唐尚有一聯半首可入盛唐。至絕句，則晚唐諸人愈工愈遠，視盛唐不啻異代。非苦心自得，難領斯言。

又 晚唐絕，如「清江一曲柳千條」，眞是神品。然置之王、李二集，便覺短氣。「一將功成萬骨枯」，是疏語；「可憐無定河邊骨」，是詞語。少時皆劇賞之，近始悟前之失。

又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點檢人間事，只有春風不世情」，「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棋」，「雖然萬里連雲際，爭似堯階三尺高」，「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皆僅去張打油一間，而當時以爲工，後世亦亟稱之。此詩所以難言。「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解釋東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崔魯，李白同詠玉環事，崔則意極精工，李則語由信筆，然不堪並論者，直是氣象不同。

又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歧亡羊，信哉。

又 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略】杜牧《宮怨》、《秋夕》，溫庭筠《瑤瑟怨》、陳陶《隴西行》、李洞《繡嶺詞》、盧弼《四時詞》，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

又 七言絕，體制自唐，不專樂府。然盛唐頗難領略，晚唐最易波流。能知盛唐諸作之超，又能知晚唐諸作之陋，可與言矣。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迹可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可並論乎。

又 溫庭筠：「冰簟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杜牧之：「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吹簫。」此等入盛唐亦難辨，惜他作殊不爾。

又 五言絕，晚唐殊少作者，然不甚逗漏。七言絕，則李、許、杜、趙、崔、鄭、溫、韋，皆極力此道。然純駁相揉，所當細參。

又 晚唐絕「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極工者，亦氣韻衰颯，天壞開寶。然書情，則愴惻而易動人；用事，則巧切而工悅俗。世希大雅，或以爲過盛唐，具眼觀之，不待其辭畢矣。汪遵咏長城：「雖然萬里連雲際，爭似堯階三尺高。」許渾咏秦墓：「一路空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用意同而語格頓超。然汪詩固是學究，許作猶近小兒，盛唐必不纏繞如此。（李涉：「歇馬獨來尋故

事，逢人惟說峴山碑。」許本模此，而以漢陵影秦墓，則尤工，然較盛唐遜遠矣。）

又　趙昌父《唐絕》，大半皆中、晚作，謝注尤爲迂謬。如許渾「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春風第一花」，若但咏園亭之類，未見其工。今題云《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者因（贈）〔題〕》夫以逆旅無家之客，望五侯第宅深鎖落花之內，一段寂寥情況，更不忍言。羅隱《下第》詩「簾捲殘陽鳴鳥鵲，花飛何處好樓臺」，意正此同。而許作全不道破，尤爲超妙，第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謝乃謂五侯雖有第宅，而不得安享，亦猶逆旅無家者。此語一出，許詩風味索然。又少伯「閨中少婦不曾愁」，本自目前口語，謝復引入理路。此類甚多。晉人云：「非惟善作者不可得，善解者亦不可得。」信哉。

又《外編・唐下》　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不如杜。今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于近則專論才不論格，皆中無定見，而任耳之過也。

又　飛卿北里名娼，義山狹邪浪子，紫薇綠林傖楚，用晦村學小兒，李賀鬼仙，盧仝鄉老，郊、島寒衲。

又　唐宮闈能詩者：徐賢妃、【略】、魚玄機、杜羔妻、寇坦母、張窈窕、【略】、薛濤、花蕊輩。然皆篇什一二，遠出當時文士下，非漢魏婦人比也。

又《宋》　自李商隱、唐彥謙諸詩作祖，宋初杨大年、錢惟演、劉子儀輩，翕然宗事，號「西昆體」。人多訾其僻澀，然諸人材力富健，格調雄整，視義山不啻過之，惟非韻不及耳。

又《雜編・閏餘中・南渡》　南渡時天彝少章者，吾郡人，嘗評《唐百家詩》，多切中語，而詩流罕見稱述，今節錄於左方。「【略】張祜、趙嘏集多律詩，蓋小才也。于鵠、曹唐，候蟲自鳴耳。許用晦工七言，然格律卑近。陳、雍二陶，薛逢，崔塗，皆慕爲組織，百菽一豆，時或見之。三劉二曹，如負版升高，竭智畢力，要自有限。玄英、荀鶴卑陋已甚，退之所謂蟬噪非耶。」右時氏諸評，在嚴羽卿前，往往符合，詳載《吳正傳詩話》中。宋一代惟知學老杜瘦勁、晚唐纖靡，時獨推轂盛唐，而於晚唐諸子，直目以小才。

《唐詩歸》卷三三鍾惺云　看晚唐詩，但當採其妙處耳，不必問其某處似初、盛與否也。亦有一種高遠之句，不讓初、盛者，而氣韻幽寒，骨響崎嶇，即在至妙之中，使人讀而知其爲晚唐，其際甚微，作者不自知也。

又卷三四鍾惺云　晚唐詩有極妙而與盛唐人遠者，有不必妙而氣脈神韻與盛唐人近者，「不必妙」三字甚難到，亦難言，妙不足以擬之矣，惟馬戴猶存此意，然皆近體耳。

又　將七言律作艷情以代樂府讀曲，亦惟晚唐人能之。

又　古人作詩文，於時地最近，口耳最熟者，必極力出脫一番。如晚唐定離卻中唐，等而上之，莫不皆然，非獨氣數，亦是習尚使然。然其所必欲離者，聲調情事耳，已至初盛人一片眞氣，全力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者，皆不暇深求，而一切欲離之，以自爲高，所以離而下，便爲晚唐。

《小草齋詩話》卷二　中、晚絕句往往有絕唱者，雖覺詞氣稍傷纖靡，要終不失爲風人之遺響也。曹唐《遊仙》已入別調，王建、王涯《宮詞》借以敍事，遂傷本色。至胡曾、汪遵、孫元晏而聲墜地盡矣。

《說詩補遺》卷八　晚唐名公李員外商隱、許刺使渾、馬尉戴、溫方城庭筠、鄭都官谷、韋相莊，非烟花之靡調，則蕭颯之哀音。義山「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爲王荆公所推，句頗俊。七律春蠶、蠟燭，彩鳳、靈犀等語，是曰崑體，所應痛懲。用晦才較閑，虞臣氣較爽。用晦句云：「雲移河漢淺，月泛露華清。」「晴烟和草色，夜雨長溪痕。」「晴山疏雨後，孤樹斷雲中。」「雲移吳岫雨，潮轉楚江風。」《悼亡》：「逝川東去疾，霈澤北來遲。風凄聞笛處，月冷罷琴時。」使移入他人集內，亦未必能辨其爲晚唐。《早秋》五律，氣稍振竦，而物色蕪雜。《塞下》五絕，辭婉情傷，惟「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雖小有致，純是晚唐聲氣。更爲七言諸惡律所累，遂令議者，峻其抨擊。虞臣「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似六朝，然一篇止此二語。《送人遊蜀》全篇可玩。「雞鳴關月落，雁度朔風吹。」亦晚唐超然者。溫飛卿《西洲詞》太襲六朝，樂府只似絕句，比顧逋翁直書焦仲卿妻，猶爲彼善掩抑，似含情素手復凄清，則矮以唐調耳。「一點黃塵起雁飛，白龍堆下千蹄馬。」「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句殊警健。義山《錦瑟》、守愚《鷓鴣》、端己《憶昔》三七言律，俱溺晚唐，沉濁下流，宜爲宋人慕說。七言絕句，惟義山（《漢宮詞》）「青雀西飛」近雅。其宮詞《龍池》、《過楚宮》、《賈生》、《姮娥》，用晦《楚宮》、《四皓廟》、《鴻溝》、《始皇墓》、《段公廟》、《送宋處士歸山》，正如杜牧諸絕，作步徵鑑斷，市井街談。又如杜「銀燭

秋光冷畫屏」，溫「冰簟銀床夢不成」，只此起句，晚唐綫索盡露，若鄭「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非不用意，而衰氣溢目矣。中、晚唐諸篇，除前論列諸公外，可取者：五律【略】喻鳧《晚泊盱眙》、杜荀鶴《春宮怨》；七律羅鄴《征人》稍脫俗，五絕【略】司空圖「寶馬跂塵光」、崔道融「寵極辭同輦」；七絕戴叔倫《半夜回舟》、羊士諤「楊柳蕭疎雍，陶津橋春水」、羅鄴《夢斷南窗》總十三首。句之取者：李頻「未央樹色春中見，長樂鏡聲月下聞」、「旌旗落日黃雲動，鼓角陰風白草翻」，夭矯有出群意；劉滄「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本晚唐語。【略】唐無五言古詩，中、晚益以韓、柳、元、白、李賀諸派，道喪聲息。又有如陸龜蒙「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一種凄急之調，入于哀思者，義同自鄶，可以無譏。各體旁門鬼道，易見者不論，惟有似佳而實不佳者，奪朱亂雅，失道亡羊，不可不辨。【略】五七言律之易誤人者，在于屬對之似變化而實偏枯之體。【略】又在于琢句之似勁古而實卑靡之調，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趙嘏「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是也。五七言絕之誤人者，在於用意之似工到而實衰世之音。如：【略】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群玉「碧波如會意，卻與向西流」，【略】顧非熊「雙淚別家還未斷，不堪重送故鄉人」，朱餘慶「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是也。已上諸句入《正聲》選者居十之九，後學玩而不察，流浪墮落者多矣。中、晚絕句，又有感慨動人而實爲腐爛史斷者，如「不問蒼生問鬼神」、「今日誰知與仲多」、「行人惟說峴山碑」、「一將功成萬骨枯」之類。凡懷古七律更成習氣，卑陋之極，【略】許渾《金陵》、《姑蘇》，杜牧《西江》，李商隱《籌筆驛》，《馬嵬》，《茂陵》，連篇累牘皆是物也。劉滄《咸陽》、《鄴都懷古》，張喬《鸛雀樓》卑陋正同，且以爲詩之正聲可乎。《品彙》之盛贊此體，謂「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感慨凄涼」，「一唱三嘆」，甚誤後學。羅昭諫《江東》之集，被偷於生前，李義山西崑之詩，撏撦於身後，並極貴重。然羅發口鄙穢，李薄有才藻，繡組可觀，境地殊隔，非徒彼善。【略】中、晚律詩一種句法，「溪雲初起日沉閣」之類，當時同流甚衆。如耿湋「還塞欲何處，驚弦亂此心」，韋應物「寒樹依微遠山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句，字有一字仄聲，並歸仄體，不可效尤。七律又有第二三字黏帶者，如曹崧「讀《太玄經》秋醮罷，注《參同契》夜燈微」，雖云上二字不可剪，而醜惡甚矣。中、晚七言絕句有《楊柳枝》、《竹枝》、《漁父》，本詞曲，非詩也。以爲詞則佳，以爲詩則醜。高、李不知，誤選入集。溫飛卿《春曉曲》「油壁車輕金積肥，流蘇帳曉春雞早」，改一二字即入詩餘，亦爲其體近也。

曹學佺《重刻二曹詩集序》　二曹之詩，堯賓《游仙》諸什，縹緲多世外語。鄴之師法古則，故不爲近體。

《唐音癸籤・評彙四》　趙渭南（嘏）才筆欲橫，故五字即窘，而七字能拓。蘸毫濃，揭響滿，爲穩於牧之，厚於用晦。若加以清英，砭其肥癡，取冠晚調不難矣。爲惜倚樓隻句摘賞，掩其平生。（遯叟，下同。）

又　項子遷（斯）與朱可久並見賞張水部，清調頗同，而朱猶含重，項即駛輕，中晚分派以此。

又　崔侍御（珏）與李義山善。岳麓長歌、鴛鴦近體，分有義山餘艷，豈亦三十六體之一耶。

又　凡七言律作拗峭語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拗峭不足振其骨，劉蘊靈非拗峭不足宕其致。材愈降，愈借以蓋其短。豈唯二子，即少陵之拗體，亦盛唐之變風，大家之降格，而非其正也。

又　晚季以五言古詩鳴者，曹鄴、劉駕、聶夷中、于濆、邵謁、蘇拯數家。其源似並出孟東野，洗剝到極淨極眞，不覺成此一體。初看殊難入，細玩亦各有意在。就中鄴才穎較勝，夷中語尤關教化，駕、濆、謁三子亦多有愜心句堪擊節，惟拯平平，爲似學究耳。李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爲初、盛言則過，以施此數子恰可。

又　表聖綸閣舊臣，詭隱瞻烏之日，致堯聞南逋客，完節改玉之秋。讀其詩，當知其意中別有一事在。此等吟人，未論工拙，要爲無負昭陵。

又《評彙六》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略】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嗣後溫、李之競事組織，薛能之過爲芟刊，杜牧、劉滄之時作拗峭，韋莊、羅隱之務趨條暢，皮日休、陸龜蒙之塡塞故事，鄭都官、杜荀鶴之不避俚俗，變又難可悉紀。律體愈趨愈下，而唐祚亦告訖矣。（參）

又　唐大曆後五七言律尙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競。【略】所見中唐楊巨源，晚唐李商隱、李洞、陸龜蒙三家，楊則短韻不失前矱，三家則長什尤饒新藻，將無此體限於材即難，曙於法亦自易乎。惟深於詩者知之。（遯叟）

又《樂通四》　古人詩即是樂。其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又其後樂府是

詩，樂曲方是樂府。【略】至唐人始則摘取詩句譜樂，既則排比聲譜塡詞。其入樂之辭，截然與詩兩途，而樂府古題作者，以其唱和重複沿襲可厭，於是又改六朝擬題之舊，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略】嗣後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其辭旨之含鬱委宛，雖不必盡如杜陵之盡善無疵，然其得詩人詭諷之義則均焉。即未嘗譜之於樂，同乎先朝入樂詩曲，然以比之諸塡詞曲子僅佐頌酒賡色之用者，自復霄壤有殊。郭茂倩云：「自風雅之作，以至於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儻採歌謠，以被聲樂，則樂新府其庶幾焉。」斯論爲得之，惜無人行用之爾。

又《談叢二》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叙無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忮懭俗情，一一無不寫盡。

又 唐士子應舉，多遍謁藩鎭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如平曾「三縑卹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鄙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謁辭，概出贋剿，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並荆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眞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爲之流弊也。

又 余每讀韓偓臨歿遺所藏召對燭跋，及顏蕘、朱葆光諸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羅昭諫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之未盡墜地也。

又《談叢三》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鎭幕府爲盛。【略】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躐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摭言》稱：李固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爲一時蓮幕之盛。惜其詩不傳。【略】徐商帥襄陽，有周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漢上題襟集》；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等爲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璧、魏朴、顏萱及隴西李穀、南陽張賁，其撰《松陵集》，尚有存者，其人故掌籤之遺秩，其詩亦應敎之緒篇也歟。

又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釁孽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偸，聲繁調急，甚者忿自褊忿，如戟手交罵者有之。王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子罪哉。王弇州云：「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矣。

《詩源辯體卷一七 盛唐諸公律詩，興趣極遠，雖未嘗騁才華，炫葩藻，而沖融渾涵，得之有餘。晚唐許渾諸子，興趣既少，故雖作聰明，構新巧，而矜持局束，得之甚窘。（許渾爲晚唐正變之首，故獨舉而言之，非謂渾獨卑於晚唐諸子也。）趙凡夫謂：「詩有字字可賞而爲低品，有不可加點而爲高格。」信哉。

又 盛唐諸公律詩，偶對自然，而意自吻合，聲韻和平，而調自高雅。晚唐許渾諸子，偶對工巧，而意多牽合，聲韻急促，而調反卑下矣。

又 盛唐諸公律詩，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晚唐許渾諸子，則刻意求工，愈難而愈下矣。大抵盛之與衰，只是寬裕、深刻二途。

又卷二〇 中唐五、七言絕，錢、劉而下皆與律詩相類，化機自在，而氣象風格亦衰矣。亦正變也。（五言上承太白，摩詰諸子，下流至許渾、李商隱。七言上承太白、少伯諸子，下流至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筠。）

又卷二一 韓（愈）七言古，豔冶婉媚，乃詩餘之漸。如「重門寂寞垂高柳」【略】等句，皆詩餘之漸也。下流至李賀、李商隱、溫庭筠，則盡入詩餘矣。

又卷二三 或問：「子厚七言律，較錢、劉諸子，氣格似勝，何謂不如大曆。」曰：子厚詩，語多粧構，其聲調乃失之於重，非氣格有勝耳。再以許渾、韋莊相比，則知之矣。

又卷二四 元和晚唐諸公，各立門戶，實以才力相勝。其才力有大小，故其門戶亦有大小耳。以韓、白二公與餘子相比，則知之矣。【略】才小者學李賀、李商隱、溫庭筠，若楊大年諸人是也。

又卷二七 王建七言律，如「功證詩篇離景象，藥成官位屬神仙」【略】等句，又極村陋，實爲杜牧、皮、陸、唐末諸子先倡，沿至宋人，遂爲常調矣。

又卷三〇 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爲開成許渾（字用晦）諸子。許才力既小，風氣日漓，而造詣漸卑，故其對多工巧，語多襯貼，更多見斧鑿痕，而唐人律詩乃漸敝矣，要亦正變也。（下流至韋莊五言律、李山甫、羅隱七言律。）

又　或問予：「子嘗言陸機、謝客『非有才不足以濟變』，今於許渾又云『才力既小』，何耶。」曰：許渾才力較錢、劉、子厚爲小，非較衆人爲小耳，以李郢、薛逢、鄭谷、韓偓諸子相比，則知之矣。杜牧、李商隱，其才實勝於渾，故其古詩又多大變也。

又　王元美云：「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愚按：晚唐諸子體格雖卑，然亦是一種精神所注，渾五、七言律工巧襯貼，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雖初、盛而庸淺無奇，則又奚取焉。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以此論詩，則有實得矣。

又　詩先定其正變，而後論其淺深，否則愈深愈僻，必有入於怪惡者。許渾五、七言律，情致雖淺，而造語實工，譬之庖製，則五味多而眞味少。杜牧七言律，用意雖深，而造語實僻，譬之惡品異類，食之則蜇口中顙，不能不嚥，反謂之美味可乎。楊用修深貶許渾，而謂「晚唐律詩，義山而下，惟牧之爲最」，其說本於宋人，此不識正變而徒論深淺也。

又　商隱律詩較古詩稍顯易，而七言爲勝。七言如「何年部落」一篇，乃晚唐俊調，其他對多精切，語多穠麗，宋人號爲「西崑體」，爲晚唐一種。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牆無樹不棲鸞。」「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牀在井頭。」「無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薰。」「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鵾雞。」「明珠可貫須爲珮，白璧堪裁且作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等句，皆精切穠麗者也。較許渾而言，許工詞，李工意，而俱不甚暢；然許入選者多，而李入選者少。

又　五言絕，許渾聲急氣促，商隱意新語豔，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五言絕正變止此。）

又　七言律，許渾工於詞，故情致不足；庭筠雖不能如許渾之工，然入錄者卻有情致。

又　按李賀、李商隱、溫庭筠古、律之詩，多側詞豔語。宋初楊大年諸人，翕然宗之，號「西崑體」，人多訾其僻澀。今人但指商隱詩爲崑體，非也。

又　開成七言絕，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聲皆瀏亮，語多快心，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下流至鄭谷七言絕。）中間入議論，便是宋人門戶。

又　七言絕，盛唐諸公意常寬裕，晚唐諸公意常窘蹙，故盛唐諸公一題可爲十數篇，而晚唐諸公一題僅可爲一二也。

又　晚唐七言絕，意亦有寬裕者，然聲每急促，聲亦有和平者，而調又卑弱，較之大曆已自逕庭，況可望盛唐耶。

又　王敬美云：「晚唐詩，萎苶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予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不及盛唐也。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以上俱敬美語。）胡元瑞云：「晚唐絕，『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極工者，亦氣韻衰颯，天壤開、寶。然書情，則惻愴而易動人；用事，則巧切而工悅俗。世希大雅，或以爲過盛唐，具眼觀之，不待其辭畢矣。」愚按：晚唐絕句，二子乃深得之。但二詩雖爲議論之祖，然「東風」二句猶有晚唐音調，「可憐」二句則全入議論矣。

又卷三一　劉滄（字蘊靈）集，七言律之外，惟五言律一篇。其詩氣格聲韻與于武陵五言相類，而意亦多露，亦晚唐一家，嚴滄浪云「劉滄亦勝諸人」是也。然以二集觀，雖調多一律，卻少斧鑿痕。

又　于、劉五、七言律，間摘中二聯，以見大略。于五言如「今宵一別後，何處再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旋添青草塚，更有白頭人。歲暮客將老，雪晴山欲春。」「自生江上月，長有客思家。半夜下霜葉，北風吹荻花。」「遠聞涼鴈至，如報杜陵秋。千樹有黃葉，幾人新白頭。」「因知人易老，唯有水長流。欲附故鄉信，不逢歸客舟。」劉七言如「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青山空出禁城日，黃葉自飛宮樹霜。御路幾年香輦去，天津終日水聲長。」「花開忽憶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浩浩晴原人獨去，依依春草水分流。」「秋風漢水旅愁起，寒木楚山歸思遙。獨夜猿聲和落葉，晴江月色帶回潮。」「風生寒渚白蘋動，霜落秋山黃葉深。雲盡獨看晴塞鴈，月明遙聽遠村砧」等句，雖氣格遒緊而實出於矯，非若盛唐諸公以古爲律者，出於才力之自然也。

又　七言律，盛唐諸子醞藉和平，大曆諸子氣格雖衰，而和平未改，開成而後，意態過於軒舉，聲韻傷於急促。意態軒舉者，如許渾「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程」、李商隱「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李郢「鵰沒

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薛逢「霜中入塞鵰弓響，月下翻營玉帳寒」等句是也；聲韻急促者，如許渾「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劉滄「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花開忽憶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等句是也。予少時最喜讀之。學者苟不能辨，終無以脫晚近之習耳。七言絕亦然。

又　予嘗以唐律比閨媛，初唐可謂端莊，盛唐足稱溫惠，大曆失之輕弱，開成過於美麗，而唐末則又妖豔矣。然美麗、妖豔雖非端莊、溫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於溺，此人情之常，無足爲異。至若王、杜、皮、陸，乃怪惡奇醜，見之必唾其面，今好奇之士反以爲姣好而慕悅之，此人情之大變，不可以常理推也。

又　韓、白古詩，本失之巧，而或以爲拙；王、杜、皮、陸律詩，實流於惡，而或以爲巧，此千古大謬。

又　晚唐五言古，溫、李而後，作者絕響。大中、咸通間，諸子多習爲之，而實無足取。李羣玉學太白，盡力摹擬，亦稍有可觀，惜才力太弱；司馬札間有遠韻，亦能成篇；邵謁學孟郊，而淺鄙者實多；曹鄴間學六朝，亦無足采；于濆、蘇拯，鄙陋益甚。此皆不足序列。但後之學者，於古詩多不能知，恐不免爲惑耳。

又　晚唐七言絕，周曇有詠史一百四十六首，胡曾一百首，孫元晏七十餘首，汪遵五十餘首，羅虬有《比紅兒詩》一百首，俱庸淺不足成家。

又卷三二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輒能自厲。高不如岑，錢不如劉，誰不知之。而高、錢五言律數篇，氣格實勝岑、劉；趙嘏、吳融全集，遠遜許渾，而趙、吳七言律一二，聲氣有類初、盛，使不睹諸家全集，定不能別其高下也。

又　唐人之詩雖主乎情，而盛衰則在氣韻，如中唐律詩、晚唐絕句，亦未嘗無情，而終不得與初、盛相較，正是其氣韻衰颯耳。

又　開成許渾七言律，再流而爲唐末李山甫、羅隱（字昭諫）諸子。羅、李才力益小，風氣日衰，而造詣愈卑。故於鄙俗村陋之中，間有一二可采，然聲盡輕浮，語盡纖巧，而氣韻衰颯殊甚。唐人律詩，至此乃盡敝矣。要亦正變也。李如「柳遮門戶橫金鎖，花擁絃歌咽畫樓。錦袖妖姬爭巧笑，玉銜驕馬索閒遊。」「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騷褭似龍隨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羅如「曲檻柳穠鶯未老，小園花暖蝶初飛。噴香瑞獸金三尺，舞雪佳人玉一圍。」「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牽別恨和愁斷，水帶離聲入夢流」等句，皆輕浮纖巧者也。

又　初唐七言律，質勝於文，盛唐文質兼備，大曆而後，文勝質衰，至李山甫、羅隱諸子，則文浮而質滅矣（羅、李詩只就入錄者言之）。大抵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下，詞藻雖有洪纖，而尚有可觀，失此二者，則不得爲正變也。

又　或問：「唐人律詩以劉長卿、錢起、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爲正變，古詩以元和諸子爲大變，何也。」曰律詩由盛唐變至錢、劉，由錢、劉變至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皆自一源流出，體雖漸降，而調實相承，故爲正變；古詩若元和諸子，則萬怪千奇，其派各出，而不與李、杜、高、岑諸子同源，故爲大變。其正變也，如堂陛之有階級，自上而下，級級相對，而實非有意爲之。晚唐律詩，即李商隱、溫庭筠、于武陵、劉滄、趙嘏，雖或出正變之上，終不免稍偏矣。

又　或問：「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律詩，較元和諸子古詩，品第若何。」曰：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譬今世之儒；元和諸子，如老、莊、楊、墨。今世之儒，安可便與老、莊、楊、墨爭衡乎。

又　或問予：「子之論律詩，宗盛唐而黜晚唐，宜矣。然無乃畏難而樂易乎。」曰：盛唐渾圓活潑，其造詣之功，已非一日，若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則造詣之後，又非卒然可辦也，孰謂盛唐易而晚唐難乎。但盛唐沉思忽至，豁焉貫通，種種自見；晚唐襯貼纖巧，一字一句，靡不艱得，斯則盛唐易而晚唐艱，信矣。或曰：「詩貴超脫，不貴沿襲，子之言，無乃以沿襲爲事乎。」曰：盛唐造詣既深，興趣復遠，故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盛唐之脫也。學者有盛唐之具，斯亦脫矣，若更求脫於盛唐，則吾不知也。

又　予嘗言：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姪國泰云：「盛唐律詩固不難於才力，若晚唐所爲襯貼纖巧者，意雖不有盛唐，然亦必不能爲盛唐也。即今人時義，恣爲新奇，大輕先輩，試使降心爲王、唐之文，果能之乎。」

又　七言律，輕浮纖巧雖唐末所尚，而成家者實少，李山甫、羅隱諸子，間得一二可采，其他則多鄙俗村陋矣。《鼓吹》所選，（全集不能盡摘，姑摘《鼓吹》所選。）如薛逢「六街塵起鼓鼕鼕，馬足車輪在處通。百役並驅衣食內，四民長走路歧中。」（《六街塵》）「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光陰自旦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四句《悼古》）李山甫「長疑好事皆虛事，却恐

閑人是貴人。老逐少來終不放，辱隨榮後定須勻。」(《寓懷》)「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上元懷古》)高駢「紅葉寺多詩景致，白衣人盡酒交遊。依違諷刺因行得，澹泊供需不在求。」(《途次寄僧舍》)「無金寄與白頭親，節槩猶誇似古人。未出塵埃眞落魄，不趨權勢正因循。」(《留別》)杜荀鶴「巢穴幾多相似處，路歧兼得一般平。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雪》)顏萱「憶昔爲兒逐我兄，曾騎竹馬拜先生。」「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登路盡公卿」(四句《過張處士故居》)等句，十居四五，讀之誠欲嘔吐，既不足以爲正變，而又不能成大變也。楊用修云：「學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氐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胡元瑞亦云：「杜荀鶴、李山甫，委巷談叢，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

又　或問：「唐人七言律，自錢、劉變至唐末，而聲韻輕浮，辭語纖巧，宜也。今觀諸家又多鄙俗村陋，何耶。」曰：唐人既變而爲輕浮纖巧，已復厭其所爲，又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於是意見日深，議論愈切，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此上承元和而下啓宋人，乃大變而大敝矣。

又　或謂：「晚唐人多用山水、木石、烟雲、花鳥爲詩，故其格甚卑，捨此，而後可以觀詩矣。」予曰：不然。詩有賦、比、興，山水、木石、烟雲、花鳥，即古詩之比、興也。孔子論詩，亦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山水、木石、烟雲、花鳥，自《三百篇》而下，即初、盛唐不能捨此爲詩，顧可以責晚唐乎。晚唐之詩，惟是氣象萎茶，情致都絕，而徒藉於山水、木石以爲藻飾，故其格卑下，要不可盡廢山水、木石而爲詩也。逮於唐末諸子，乃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於是山水、木石之語廢，而議論意見之詞繁，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嘗觀《六一詩話》許洞會諸詩僧分題，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等字』，於是諸僧閣筆。」嗚呼，此宋人欲以文爲詩也，於諸僧何尤。

又　或曰：唐末詩不特理致可宗，而情景俱眞，有不可廢。趙凡夫云：「情眞，景眞，誤殺天下後世。不典不雅，鄙俚疊出，何嘗不眞，于詩遠矣。古人胸中無俗物，可以眞境中求雅，今人胸中無雅調，必須雅中求眞境。如此求眞，眞如金玉，如彼求眞，眞如砂礫矣。大抵漢、唐之眞如此，宋人之眞如彼，初、盛之眞如此，晚唐之眞如彼。二法懸殊，不可不辯。」(以上二十句皆凡夫語。)

又卷三六　元遺山《唐詩鼓吹》，所選盡七言律，起於柳宗元、劉禹錫，中復參以開元、大曆數子，餘皆晚唐詩也。然晚唐纖巧者僅十之一，而鄙俗者居十之五。至杜牧、皮、陸怪惡，靡不盡錄，蓋選詩最陋者。

又　元遺山元初負盛名，其詩雖有晦僻，而怪惡鄙俗處則無。其古詩、歌行，實多可觀。至《論詩絕句》三十首，又皆中的。觀其所編《中州集》，雖多出晚唐，亦無怪惡之調，則《鼓吹》疑爲書肆假託。

《石室談詩》卷上　吾所論晚唐之陋，大抵就世俗所傳，至鍾、譚之選出，則一洗空矣。伯敬有云：「晚唐有絕妙，而與盛唐人遠者；有不必妙，而與盛唐人近者。『不必妙』三字甚難到，亦甚難言。」在伯敬獨推馬戴，吾以爲吳融、鄭谷皆有近者。然獨五言爲然，至七言則不能，古體則更不能矣。古體之妙，莫如曹鄴，雖於盛唐不甚似，然於漢、魏樂府，反有似者。元美論五言古，斷以爲貞元以下皆足覆瓿，未必成心未化。

《詩鏡總論》　李商隱麗色閑情，雅道雖漓，亦一時之勝。溫飛卿有詞無情，如飛絮飄揚，莫知指適。《湖陰》詞後云：「吳波不動楚山曉，花壓欄干春晝長。」余直不知所謂。余於溫、李詩，收之最寬，從時尚耳。

又　五言古非神韻綿綿，定當捉衿露肘。劉駕、曹鄴以意撑持，雖不迨古，亦所謂「鐵中錚錚，庸中姣姣」矣。善用意者，使有意如無，隱然不見。造無爲有，化有爲無，自非神力不能，以少陵之才，能使其有而不能使其無耳。

又　有韻則生，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沈；有韻則遠，無韻則局。物色在於點染，意態在於轉折，情事在於猶夷，風致在於綽約，語氣在於吞吐，體勢在於遊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陸龜蒙、皮日休知用實而不知運實之妙，所以短也。

徐樹丕《識小錄・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線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去西川，朝廷疑之，徙鎭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

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黃淳耀《閔裴村詩集序》 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緇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既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

冒襄《己未中秋詩後跋》 古人詩層翻側入，雖具才情，絕非意見。如李義山《詠月》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余數十年吟咏不休，不知其妙從何來，但比之光音天人，未食地肥於人門也。讀羅昭諫《中秋無月》詩，「天爲素娥霜怨苦，故教西北起浮雲」，亦不過謂與義山互爲標舉，洗發靈迥非常耳。及讀樂府曲有《霜娥怨》，漢人中秋無月，每用此題，始知李、羅妙句生於別才，源流古學，未有確無證據而能特標新異者也。許仲晦《中秋》詩：「莫辭達曙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纏綿歲華，驚心節物，人月相感發處最爲深厚。陸魯望《十六夜看月》詩結句則云：「誰人爲校清涼力，欲減初圓及午時。」十六欲減，十四初圓，十五爲及午。一日以晝爲午，一月以十五夜半爲午。古人細心體貼，與清涼相校，一字不肯輕下，前後妙有分刌。「清涼」下出一「力」字，始見造化。氣體盈虛消息，間不容髮，刻不能差，誰謂詩人止關篇句玩弄而已也。余五律中多用諸詩，因影子久落心眼間，偶然乳合，正如禪家之聲，前句後未敢生吞活剥也。

《墨卿談乘》卷七 不經人道語，非必鬼怪幻妄，但得尋常中有之方妙。如唐李洞詩：「松根蟻穴通山遠，塔頂巢禽見海微。」如身入蟻穴與蟻同游，身上塔頂與禽同觀，方能道出。方干《早春》：「冰融大澤朝陽覺，草綠陳根夜雨知。」以無知覺爲有知覺語，且「草綠」、「陳根」，亦想不到，此類方是不經人道語也。

《唐詩鏡》卷四九 中、晚唐聲格相成，第晚唐日趨杪削，入後一段頹落俚惡，不成聲調。詩道國運，潛相準矣。

又卷五二 詩家最病無情之語，中、晚律率多情不副詞，堆疊成篇，故無生韻流動。

沈騏《詩體明辨序》 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溫、李西昆之體婉麗自喜，皮、陸鹿門諸章往往超勝。

費密《曹鄴詩序》 讀晚唐詩，當觀其法之所自變，不取其辭，當觀其意之所專注，不仿其聲。合百家之風骨，以成一美。

毛先舒《題倪魯玉詩》 唐人詩有中、晚，余意嘗優晚。蓋中唐雖若自然，乃多失之俚淺。晚葉諸公，刻畫驚挺，而引信多遙思，故爲勝也。至金荃、玉溪，尤覺有神來之妙。余昔嘗日夕諷咏，描摹莫逮。

《唐詩摘抄》卷三張喬《題河中鶴雀樓》 晚唐人寫小景特精，若大景，不能不讓初、盛，然亦時得一二聯，如溫庭筠「簾向玉峯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及此頷聯是也。

《龍性堂詩話初集》 晚唐之馬戴，盛唐之摩詰也。晚唐之曹鄴，中唐之孟郊也。逸情促節，似無時代之別。

又《續集》 許渾「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劉滄「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語意工妙相似，亦相敵。

又 晚唐七言律，佳句有雄快絕倫者，如「下國卧龍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邊騎不來沙路失，國恩深後海城荒」，「地主望中迷橘柚，旅遊誰肯重王孫」，「南國羽書催部曲，東山毛褐傲羲皇」之類是也。有高逸孤寄者，「便同南郭能忘象，兼笑東林學坐禪」，「已知世事眞徒爾，縱有心期亦偶然」，「落日亂蟬蕭帝寺，碧雲歸鳥謝家山」，「玄豹夜寒和霧隱，驪龍春暖抱珠眠」之類是也。有悲歌欲絕者，如「雲雨暗更歌舞伴，山川不盡別離杯」，「數莖白髮生浮世，一盞寒燈共故人」，「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惟滿鏡生」，「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之類是也。有寫景繪物入情入妙者，如「滿樓春色旁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雨暗殘燈人散後，酒醒孤館雁來初」，「詩情似到山家夜，樹色輕含御水秋」，「碧山初暝嘯秋月，紅樹生寒啼曉霜」，「遠驛新砧應弄月，初程殘角未吹霜」，「孤島待寒迎片月，遠山終日送餘霞」，「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殘春孤館人愁坐，斜日小園花亂飛」，「灘頭鷺占清波立，原上人傍返照耕」，「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仙掌月明孤影動，長門燈暗數聲來」之類是也。有點綴故實工巧者，如「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青州從事來還易，泉布先生老未慳」，「山中宰相陶弘景，洞裏眞人葛稚川」，「屏上樓臺陳後主，鏡中金翠李夫人」，「塵外鄉人爲許掾，山中地主是茅君」之類是也。有頹放縱筆生姿者，如「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

弦還下弦」，「黃葉黃花古時路，秋風秋雨別家人」，「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天晴獨自登」，「漁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是飛鴛鴦」，「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鳥去鳥來山色裡，人歌人哭水聲中」，諸如此類是也。誰謂晚唐無詩哉。

《春酒堂詩話》 杜牧之詠《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古傳誦。容少時，大人嘗指示曰：「此牧之設詞也，死案活翻。」及容稍知作詩，復指示曰：「如此詩必不可學，恐入輕薄耳。何苦以先賢閨閣，簸弄筆墨。」又云：「李建勳《宮詞》：『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此之謂不識廉恥。于鱗選詩甚嚴，而取此何也。愼之。」

又 司馬札《宮怨》云：「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人說與李建勳「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之句相似。予謂不然。司馬詩較蘊藉，不礙大雅。

《詩辯坻》卷三 張喬「波影逐游人，自是游人老」，疊句可憎。于武陵亦有「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又唐彥謙「坐無風雨至」，亦然。

又 義山七絕，使事尖新，設色濃至，亦是能手。間作議論處，似胡曾《詠史》之類，開宋惡道。

又 王表詩「一聲歌發滿城秋」，趙嘏又云「一聲留得滿城春」，鄒子之吹黍谷，庶女之召飛霜，亦詞人不用事之用事耳。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懷不露，同事豔逸，造語新柔，令讀之者喚奈何，所以擅絕也。後之爲豔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

馮武《重刻西昆酬唱集序》 有以李玉溪爲宗，而佐之以溫飛卿、曹唐、羅鄴，若錢思公、楊大年諸公，一以細潤清麗爲貴，謂之「西昆體」。要皆自宋人分之，而唐初無是說焉。

《詩筏》 中唐如韋應物、柳子厚諸人，有絕類盛唐者；晚唐如馬戴諸人，亦有不愧盛唐者。然韋、柳佳處在古詩，而馬戴不過五七言律。韋、柳古詩尚慕漢、晉，而晚唐人近體相沿時尚。韋、柳輩古體之外尚有近體，而晚唐近體之中遂無古意。此又中、晚之別也。晚唐人落想之妙，亦有初、盛人所不能道者，然初、盛人決不肯道。今人於晚唐語肯道，又却不能道。

又 晚唐七言絕句妙處，每不減王龍標。然龍標之妙在渾，而晚唐之妙在露，以此不逮。

又 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長篇，當時膾炙人口，李義山所謂「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是也。余謂牧之自有佳處，此詩借秋娘以歎貴賤盛衰之倚伏，雖亦感慨淋漓，然終嫌其語意太盡。層層引喻，層層議論，仍是作《阿房宮賦》本色，遂使漢、魏渾涵之意，漸至澌滅。是亦五言古之一變，有知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又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即周賀）、齊己、貫休數人爲最，以此數人詩無鉢盂氣也。僧家不獨忌鉢盂語，尤忌禪語。近有禪師作詩者，余謂此禪也，非詩也。禪家詩家，皆忌說理，以禪作詩，即落道理，不獨非詩，並非禪矣。詩中情豔語皆可參禪，獨禪語必不可入詩也。嘗見劉夢得云：「釋子詩因定得境，故清；由悟遣言，故慧。」余謂不然。僧詩清者每露清痕，慧者即有慧迹。詩以興趣爲主，興到故能豪，趣到故能宕。釋子興趣索然，尺幅易窘，枯木寒巖，全無暖氣，求所謂縱橫不羈，瀟灑自如者，百無一二，宜其不能與才人匹敵也。每愛唐僧懷素草書，興趣豪宕，有「椎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之概。使僧詩皆如懷素草書，斯可游戲三昧，奪李、杜、王、孟之席，惜吾未見其人也。

又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咏。婦女則李季蘭有詩豪之譽，薛濤有校書之稱，魚玄機、徐月英各著詩集，非煙、崔仲容並騁儷詞，然桑、濮之音耳。

陳維崧《鈔唐人七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九 大能感慨許丁卯，別有心情趙倚樓。誰說晚唐無妙詣，二公才調也風流。

《原詩・內篇上》 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

又 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略】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略】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即以此爲晚唐詩厲，嗚呼，亦

可謂愚矣。

又《外篇下》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略】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即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胡以梅《唐詩貫珠箋釋序》 夫唐以詩論士，無不寄身于翰墨，耳濡目染，父師之傳，子弟之授，皆抉其奧而探其微，積二百八十餘年，如菽粟醯醬，人人含咀厭飫。即五代入宋，距唐方五十五載，少者未老，壯者未歿，皆李氏之遺民。其漸染家學，悉是唐音。猶夫兩漢易世，培養氣節之士，爲三國隽傑，殊轍同軌。故唐末才人，位雖不達，憔悴浪迹，而佳製尤多。

杜庭珠《中晚唐詩叩彈集例言》 晚唐古詩寥寥，五律有絕工者，要亦一鱗片甲而已。唯七言今體則日益工緻婉麗，雖氣雄力厚不及盛唐，而風致才情實爲前此未有。蓋至此而七言之能事畢矣。

查克宏《晚唐詩鈔序》 詩莫備于有唐三百年。【略】至晚則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鮫人之室，謁天孫之宮，文彩機杼，變化錯陳。密麗若溫、李，奧峭若皮、陸，爽秀條暢若韓、薛、韋、羅，大含細入，無不鑿之方心，實殿三唐之逸響，著兩宋之先鞭者也。所謂錦繡、纂組、雕繪之屬，非工力之巧者，孰克爲之。若塗澤字句，摹寫聲律，左初盛者未免有吳下充頭之誚矣。故與其古而僞，毋寧近而眞。

《梅崖詩話》 晚唐詩雕琢太多，便覺脂粉污人，其弊只是愛好。

楊兆璘《晚唐詩鈔後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當其盛時，文人才士傑然蜂起，洗綺靡之餘習，開渾噩之高風，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千古，幾浸淫乎漢氏已。及其中衰，百川東之，日趨于海，雖以大力者挽之而不足，遂至於一往不返者，其故何也。蓋唐季雄藩之分據，寇盜之縱橫，弘才巨手無復開元、天寶之盛，其或名流間出，不過托身幕府，遁迹丘園，正猶唐、魏、曹、陳，其細已甚，雖欲振興而不可得。高廷禮所謂餘響，嚴滄浪以爲小乘禪，不其然歟，不其然歟。【略】讀者知其人可以論身世，論其世然後能頌其詩也。

陳璜《唐詩韻匯·七言律詩序》 （七言律詩）晚唐【略】杜牧之、許用晦之峭特，趙承祐、薛陶臣之淒婉，吳子華、韓致堯香奩秀麗，別自情深，皆卓然名家，可歌可咏，亦風亦雅者也。

《師友詩傳錄》五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歷友答：「【略】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

又一六 問：「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阮亭答：「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略】」歷友答：「詩，雅道也，擇其言尤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涉纖、涉巧、涉淺、涉俚、涉佻、涉詭、涉淫、涉靡者，戒之如避酖毒可也。然則如之何。曰『麗以則』，屏溫八叉，放韓致堯，其庶幾乎。」

又二二 蕭亭答：「詩自李、杜以來，大家名家，指不勝屈。毋論貞元、元和。即晚唐溫、李、皮、陸輩，各有至處，自成一家。」

《師友詩傳續錄》五九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可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

《香祖筆記》卷三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予康熙壬子曾過之，爲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時惟杜牧可稱勍敵。

又卷四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於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湖，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群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又卷五 謝宣城「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迴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

末下」一篇，尤爲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

又卷六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唱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體製類》引《分甘餘話》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又《總集門一・刪訂類》引《萬首絕句選凡例》　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略】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云。

又　王弇州云：七言絕，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甚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此論甚確。

又　七言如孫元晏、胡曾之《咏史》，曹唐之《小游仙》，讀之輒作嘔噦。

又《總集門四・自述類》引《鼂尾續文》　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溫飛卿、唐彥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鍼縷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

《戴酒園詩話・末流之變》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如鄭谷受知于李頻，李頻受知于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皐橋廡下賃舂婦與臨邛當壚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良不足怪。（黃白山評：「姚詩亦未必美如彼，鄭詩亦未必醜如此，何其軒輊過甚耶。」）

又《三偷》　偷法一事，名家不免。如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杜牧之：「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韋端己：「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三詩雖各詠一事，意調實則相同。愚意偷法一事，誠不能不犯，但當爲韓信之背水，不則爲虞詡之增竈，愼毋爲邵青之火牛可耳。若霍去病不知學古兵法，究亦非是。

又　杜牧《邊上聞笳》詩：「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經十九年。」令狐楚《塞上曲》：「陰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上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二詩同用蘇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于感嘆，令狐便有激發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至胡曾竊杜語爲詠史，無論蹈襲可恥，立意先淺直矣，固不足言。

又　聶夷中詩，有古直悲涼之氣，但皆竊美于人。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李紳詩也，但改一「田」字，上加以「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如「生在綺羅下」，「君淚濡羅巾」，本東野《征婦怨》，移其次篇後四語于前，前篇則刪前四句，第改「綠羅」爲「綺羅」，「千里」爲「萬里」，「羅巾常在手」爲「今在手」，「今得隨妾身」爲「日得隨路塵」，「如得風」爲「如煙飛」。至「欲別牽郎衣」，則直用無所更定。夫偷語爲鈍賊，茲更直盜其篇，較之館職諸公摹擬義山，作劫尤劇矣。吾不能爲之曲說。（黃白山評：「此皆後人傳寫之訛，移張作李，非當時明盜之也。」）

又　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略】至方干：「昨日草枯今日青，驅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則又竿頭進步，妙于奪胎。韓偓《哭花》：「若是有情爭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韋莊《殘花》：「十日笙歌一宵夢，苧蘿煙雨失西施。」兩君同時，當非相襲，然韓語自勝。（黃白山評：「予謂韋語勝。」）

又《翻案》　晚唐人多好翻案。如溫飛卿則有「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眞有紫芝翁」，徐寅則有「張均兄弟今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此猶陰平之師，出奇倖勝則可，若認爲通衢，豈止壺頭之困。

又《艷詩》　正人不宜作艷詩，然《毛詩》首篇即言河洲窈窕，固無妨于涉筆，但須照攝樂而不淫之義乃善耳。【略】至元稹、杜牧、李商隱、韓偓，而上宮之迎，埤垣之望，不惟極意形容，兼亦直認無諱，眞桑、濮耳孫也。元、白、溫、李，皆稱豔手。然樂天惟「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篇爲難堪，餘猶《國風》之好色。飛卿「曲巷斜臨」、「翠羽花冠」、「微風和暖」等篇，俱無刻

劃。杜紫微極爲狼籍，然如「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須待我開」，「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于旗亭北里間，自云「青樓薄倖」，不虛耳。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酲懶相送」，李義山「書被催成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眞是浪子宰相，淸狂從事。（黃白山評：「李爲幕客，而其詩多牽情寄恨之語，雖不明所指，大要是主人姬妾之類。文人無行，至此極矣，而後人於其所作猶慕而好之，眞風雅罪人。」）唐人豔詩，妙于如或見之。如崔顥「閒來鬬百草，度日不成粧」，儼然一閨秀。王維「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正。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儼然一宮嬪。韓致堯「隔簾窺綠齒，映柱送微波」，直畫出一手語之紅綃矣。（黃白山評：「綠齒，屐也。」）【略】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宜強作以備體。李獻吉一代大手，輕豔殊非所長，效義山作無題曰：「班女愁來賦興豪」，「豪」字戇甚。閨閣語言，寧傷婉弱，不宜壯健耳。

又《咏物》 咏物詩惟精切乃佳，如少陵之咏馬、咏鷹，雖寫生者不能到。至于晚唐，氣益靡弱，間于長律中出一二俊語，便囂然得名。然八句中率着牽湊，不能全佳，間有形容入俗者。如雍陶《白鷺》詩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可爲佳絕。至「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已成俗韻。此黏皮帶骨之累也。末句「林塘得爾須增價，況是詩家物色宜」，竟成打油惡道矣。鄭谷以《鷓鴣》詩得名，雖全篇勻淨，警句竟不如雍。如「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過淡淡寫景，未能刻畫。（黃白山評：「鄭語正以韻勝，雍句反以刻畫失之。賀之評賞倒置如此。」）又崔珏《鴛鴦》詩凡數章，其佳句如「暫分煙島猶回首，只渡寒塘亦並飛」，「溪頭日暖眠沙穩，渡口風寒浴浪稀」，「紅絲毳落眠汀處，白雪花成蹙浪時」，亦微有致，但神似亦不及雍也。至「映霧盡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語雖可觀，然遯之瓦與錦，終屬牽曳。又「琴上只聞交頸語，窗前空展共飛詩」，亦鄭谷「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類耳。至「翡翠莫誇饒彩飾，鵾鵜須羨好毛衣」，益枵然告匱，不復能拊馬而秣以應客。樂天《鶴》詩「低頭祇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消」，意態俱佳。然「轉覺鸕鷀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亦不老氣也。至宋人謂咏禽須言標致，祇及羽毛飛鳴則陋，此論亦僻不足從。（黃白山評：「此論是極意刻畫，翻墮惡道。至以『鷺鷥鸚鵡相比，益令人欲嘔，豈止『不老氣』而已。蓋鶴本淸高之物，自不致以二禽反形也。」）山谷《酴醾》詩：「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楊誠齋云：「此以美丈夫比花也。」余以所言未盡，上言其白，下言其香耳。又云：「此詩出奇，古人未有。」余以此亦余、宋落花一類，總出玉溪，固非獨創。【略】嘗歎宋人論詩如飲狂泉，如梅聖俞咏芡詩「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如此形容，眞堪發笑，較之「一足獨拳」，尤爲惡趣。羅隱《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何等風致，反謂不能臻其妙處。如此風氣，眞詩中百六之運。【略】李君虞曰「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眞似早燕。咏物如此，晚唐人俱拜下風，何論于宋。

又《咏事》 東坡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論畫，猶得失參半，論詩則深入三昧。（黃白山評：「蘇本作『定非知詩人』。此謂讀詩者不宜拘執，與上句論畫不宜呆板同意，非指作詩而言。然此語有病。可知蘇、黃二公解古人詩多誤，正是胸中先作此見解耳。」）昔人稱退之「一間茅屋祭昭王」爲晚唐第一，余以不如許渾《經始皇墓》遠甚：「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靑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本咏秦始，卻言漢文。韓原咏昭王廟，此則于題外相形，意味深長多矣。

又《字法》 風土詩雖宜精切，亦以韻勝爲貴。如許棠《送龍州樊使君》曰「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周繇《送人尉黔中》曰「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古所共推。然許語無周之雅，不得謂朴直勝點染也。余兒時嘗聞先君語曰：「方干暑夜正浴，時有微雨，忽聞蟬聲，因而得句。急叩友人門，其家已寢，驚起問故。曰：『吾三年前未成之句，今已獲之，喜而相告耳。』乃『蟬曳餘聲過別枝』也。」後余見其全詩，上句爲「鶴盤遠勢投孤嶼」，殊厭其太露咬文嚼字之態，不及下語爲工。凡作詩鍊字，又必自然無跡，斯爲雅道。（黃白山評：必是先有下句，然後尋上句作對，故一自然，一勉強。）

又《升菴詩話》 《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用修曰：「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淸簡寡欲，儉于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審如是，則石勒之節宮，煬帝之江都矣。」此論最當。又曰：「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乃晚唐之最下者。孫光憲曰：『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作。』當時已有公論。」愚意「淺」則有之，「陋」亦未然。詩誠不能超出晚唐，晚唐不及許者更自無限。即如孫光憲，亦僅能作《浣溪沙》、《菩薩蠻》小詞，有何格律可稱。用修嘗稱晚唐律詩，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又稱韋莊詩多佳。韋讀許詩曰：「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淸新句句奇。十斛眞珠量不盡，惠休空作碧雲

詞。」杜牧又有寄渾之作曰：「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春陰幾首詩。」其爲名流推許又如此，將何所折衷。余以許詩如名花香草，雖不堪爲棟梁，政自宜于觴詠，安得以一詩失核而盡棄之。近朱平涵《湧幢小品》辯此詩曰：「南宋凡有三祖，裕高祖，義隆太祖，彧世祖。彧荒淫殘忍，『三千歌舞』，詠彧，非詠裕也。」此辯亦妙，但未有確見，尚未敢遽從。（黃白山評：「杜牧有『勢比凌敵宋武臺』句，裕諡武帝，渾必指裕可知。彧雖亦諡孝武，然詩意似非指彧也。」）作詩以情意爲主，景與事輔之，兼之者宗工巨匠也，得一端者亦藝林之秀也。許詩情好景好，特意少事少。愚意西崑過于徵實，丁卯跡于空虛，俱是一病。若節取之，則秦綈趙縠，均可適體，必弘大帛之風，咸歸併黜，好尚雖端，亦有目膠離朱，指捩工倕之歎。如「月過碧窗今夜酒，雨昏紅壁去年書」，「寒雲曉散千峰雪，暖雨晴開一徑花」，「吳岫雨來虛檻冷，楚江風急暮帆多」，「風吹藥蔓迷樵徑，雨暗蘆花失釣船」，「秋寺卧雲移棹晚，暮江乘月落帆遲」，「龍歸曉洞雲猶濕，雾過春山草自香」，「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來」，雖言外不足，即景自工。況讀其全集，絕無荒淫之語，又不爲怨懟之言，此亦得于溫柔之教者。至其絕句，則又不在樊川之下矣。王敬美曰：「今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棄薄晚唐，自附初盛，使誦其詩，果初耶盛耶，中耶晚耶。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材，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此論頗公，非聞聲而吠者。用修曰：「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古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眞處揮之蝨也。」余意用修以此矯空疏之弊，誠爲石論，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弟子得失亦自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搜。且張佳處本在樂府歌行，舍其委婉諷諭之章，而模其淺近，此誠庸劣。閬仙古詩雖氣格不靡，時多酸陋，短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時有出藍之美。兩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概謂之「蝨」，恐非平允。賈五言律亦出自于杜，如「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皆只寫目前之景，略不使事。至如「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形容尤入僻細。但少陵不專此一體，亦有使事者、言情者，正如郇公之廚，惟偕惟旨，賈體惟以海錯供庖耳。

又《又編・崔塗張喬張蠙》 崔塗、張喬、張蠙皆有入情之句。如喬《遊邊感懷》【略】，蠙《寄友人》【略】，崔《除夜有感》【略】，讀之如涼雨淒風颯然而至，此所謂眞詩，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按崔此詩尚勝戴叔倫作。戴之「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已自慘然，此尤覺刻肌砭骨。崔長短律皆以一氣斡旋，有若口談，眞得張水部之深者。如「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悲」，皆本色語之佳者。至《春夕》一篇，又不待言。喬亦有一氣貫串之妙，尤能作景語。如《華山》：「樹黏青靄合，崖夾白雲濃。」《贈敬亭僧》：「砌木欹臨水，窗峰直倚天。」《沿漢東歸》：「絕壁雲銜寺，空江雪灑船。」《題鄭侍御藍田別業》：「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送許棠》：「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思宜春寄友人》：「斷虹全嶺雨，斜月半溪煙。」至若「有景終年住，無機是處閒」，則又眞率而妙，此殆兼兩派之長。蠙詩亦多佳，但其最警處，輒不能出前人範圍。如《叢葦》詩是集中之冠，「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又一詩之冠也，不覺已犯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矣。

又《貫休》 詩至晚唐而敗壞極矣，不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至鄭谷、李建勳，益復靡靡。樸澹則寡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如杜荀鶴、僧貫休者。

《答萬季野詩問》 晚唐雖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託固在。

又 明人多賦，興、比則少，故論唐詩亦不中窾。如薛能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見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興也。升菴誤以爲賦，謂其譏薄武侯。義山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言雲表露未能治病，何況神仙。託漢事以刺憲、武，比也。于鱗以爲宮怨，評曰：「望幸之思悵然。」呂望何等人物。胡曾詩云：「當時未入非熊夢，幾向斜陽嘆白頭。」非詠古人，乃自況耳。讀唐詩須識活句，莫墮死句也。

又 問曰：「丈丈於唐詩，皆如義山《無題》之見作者意乎。」答曰：「是何言歟。安可淺視唐人也。茅塞之心，有見者，有不見者，有疑者。其見者，如韓偓《落花》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言昭宗之出幸也。『恨滿枝枝被雨侵』，言諸王之被殺也。『縱得苔遮猶慰意』，望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汙

更傷心」，恨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階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悲朱溫之將篡弒也。明人云不讀大曆以後一字。其所自作，未有命意如晚唐此詩之深遠者也，可易言「初」「盛」哉。疑者不可枚舉，止就致堯言之。如「動天金鼓逼神州」一律，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酷似李茂貞兵犯京師，天子賜宰相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而題又絕不相近。」

《圍爐詩話》卷一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略】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題烏江亭》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之「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未婉。惟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

又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傷平淺。【略】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勢如危峰矗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虛，是爲定法。

又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略】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于結語說破。絕句是合，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

又　盛唐人之用字，實有後人難及處。【略】至杜荀鶴之「風暖鳥聲碎」，方干之「香杭倩人春」，「碎」字、「倩」字費力甚矣。

又　鍊字乃小家筋節。四六文，梁、陳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略】唐詩鍊字處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畫家云「烘染過度即不接」，苦吟鍊句之謂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張蠙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花聚由「回」，草垂由「細」，工矣。蔡寬夫云：「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略】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曆以後，漸漸束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

又卷二　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

又　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幽人不倦賞」篇，情景浹洽。《落花》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奇。《月》詩次聯虛靈。《李花》亦然。《後閣》第三聯，苦心奇險句也。《晚晴》次聯澹妙。許渾詩甚多，七律惟愛《南康阻淺》篇，五律惟《寓懷》虛靈。馬戴《楚江懷古》、《淮上春思》、《落日》、《尋王處士》，不似晚唐人詩。李昌符《歸故居》詩，情景浹洽。劉威之《秋夜旅懷》，調不高而有至情。張喬《送許棠》詩，情景浹洽。司空圖佳句，大有高致，又甚細密。崔塗《除夜有感》，說盡苦情苦境矣。李建勳《田家》詩，可見徐知誥之有功于民也。戴司顏之《江上雨》，情景皆眞，故能浹洽。周朴之「禹功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誠苦心奇句，奈前後無味何。齊己《劍客》詩，傑作也。「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塚」，非晚唐人無此詩思。

又　羅鄴詩云「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三句敍景已盡，第四句轉云「玉簪恩重獨生愁」，以「愁」字意總貫下文之「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也。羅鄴此詩以「愁」字貫通篇，與崔珏《鴛鴦》同格。崔詩「情」字在次句，故易識，羅詩「愁」字在中間，實則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詩板，羅詩生動。

又卷三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從官」，《牡丹》起句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當筵始覺春風貴」，《妓人》之「劍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貴家」，「瘦去誰憐舞掌輕」，《弔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憶妾》之「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爲可貴，如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曆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

又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

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又　「詩豪」之名，最爲誤人。牧之《題烏江亭》詩，求豪反入宋調。章碣《焚書坑》亦然。唐司空圖云：「詩須有味外味。」此言得之。《建除》、《藥名》等詩，兒童所爲也。

又卷四　子美「羣山萬壑赴荆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溫飛卿《過陳琳墓》詩，亦委婉曲折，道盡心事，而無浩然之氣。是晚不及盛之大節，字句其小者也。

又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盛唐詩平易，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遠不及盛，不能測其故也。

又卷五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

《漫堂説詩》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略】即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絶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又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渢渢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

《唐音審體・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略】中唐律詩始盛。【略】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於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日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世遂有開口便是七言律詩，其人可知矣之誚。非七言律詩不可作，亦作者不能挺拔自異也。以命意爲主，命意不凡，雖氣格不高，亦所不廢。意無可採，雖工弗尚。所謂甯爲有瑕玉，勿爲無瑕石，蓋必深知戒此，而後可言詩。願與未來學者共勉之。

《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律詩》　義山七律逐首擅場，特須鄭箋耳。蓋義山諸體之工，唐人實無出其右者，不獨七律也，又不獨香奩也。溫飛卿、韓致堯輩，比事聯詞，波屬雲委，學之成一家言，勝於生硬乾酸者遠矣。松陵一派，西山爽氣，碧水澄波。「白雲翁欲歸，遠樹忽削半」，詩境似之。【略】劉滄、許渾琢句之秀，拗字之工，亦稱傑作。楊新都、錢虞山皆痛斥之，何也。

又《論七言絶句》　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爲唐人之冠。一唱三弄，餘音嫋嫋，絶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略】樊川鬢絲禪榻，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聖、昭諫皆有妙境。松陵兩君子，別具風骨，不屑雷同。

又《詩話（評茂秦十則）》　「唐人歌詩如度曲，可以協絲簧、諧音律。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詞曲自六朝已然，不始於宋。唐詩可入歌譜者亦少。茂秦此論亦謬。

《韡鍛録》　詠物題極難。【略】元和以後，下逮晚唐，詠物詩極多，縱極巧妙，總不免描眉畫角，小家舉止，不獨求如杜之咏馬、咏鷹不可得見，即求如李之《早燕》大方而自然者，亦難之難矣。

又　晚唐自應首推李、杜，義山之沉鬱奇譎，樊川之縱横傲岸，求之全唐中，亦不多見，而氣體不如大曆諸公者，時代限之也。次則溫飛卿、許丁卯，次則馬虞臣、鄭都官，五律猶有可觀，外此則郑、莒之下矣。

《蓮坡詩話》　宋牧仲【略】論詠物詩甚佳。略曰：邵青門（長蘅）以詠物詩最難，即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爲正宗。必如青門言，詠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余於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

《寒廳詩話》一六　詩家點染法，有以物色襯地名者，如鄭都官「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黄陵廟裏啼」是也。有以地名襯物色者，如韋端己「落星樓上吹殘角，偃月營中掛夕暉」是也。

黄叔燦《唐詩箋注凡例》　唐詩至中、晚之世語愈工則意愈薄，而格亦漸卑。如《丁卯》、《碧雲》、《浣花》諸集，前輩有「詩家鄉願」之譏。

《義門讀書記》卷五七　晚唐中，牧之與義山俱學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於放，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

《説詩晬語》卷上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綠楊一語，分明邨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耶。「破」字「聚」字，「潑」字「撲」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又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略】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又卷下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眞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又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艷情發也。【略】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　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拗峭矯之。人謂之小杜，以別於少陵，配以義山，時亦稱「李、杜」。

邵長蘅《與金生書》　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間，尺幅窘苦不堪。

《**西圃詩說**》　晚唐七絕，衆稱其妙，且有欲勝盛唐之說。殊不知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

又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句「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句「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杜牧之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一瓢詩話**》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尚欠主張，況他人乎。

又　三羅齊名，隱爲最，虬次之，鄴斯下矣。

又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己同日而語。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古人於古近諸體，各有所長。【略】然有專攻律體，竟不見古詩者，如許渾、方干一流，此則不應慕效。蓋止見古體，仍然無愧高手；若止存律調，即古詩從未窺見，其爲薄殖無疑矣。

又　拗體律詩亦有古近之別。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黃山谷純用此體，竟是古體音節，但式樣仍是律耳。如義山「二月一日」等類，許丁卯最善此種，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體中另自成律，不許淩亂下筆。余謂學詩與學書同揆，到得眞行草法規矩一一精能，爾後任意下筆，縱使欹斜牽掣，粗服亂頭，各有神妙，若臨習尚未成家，妄意造爲拙筆，未有不見笑大方。

又　義山如《聖女祠》等作，顯然是寄寓言情。若致堯《香奩》，別無解說，知《香奩》決非致堯所作。

又　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羅江東筆甚爽傑，功稍粗疏。許丁卯格甚凝練，氣未深厚。

《**野鴻詩的**》　晚唐之詩，六朝之文似。

又　晚唐後專尚鏤鐫字句，語雖工，適足彰其小智小慧，終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韓、柳之文，陶、杜之詩，無句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也；氣鍊則句自鍊矣。雕句者有跡，鍊氣者無形。

又　曹唐《游仙詩》，有「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谿《無題詩》，千妖百媚，不如此二語縹緲銷魂。

又　許、趙諸人，專以字句取媚，而氣體日趨卑弱，且少完作。

《**秋窗隨筆**》　雲溪子曰：杜舍人牧《楊柳詩》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邁云：「陶令門前胥接離，亞夫營裏拂旌旗。」俱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如此論詩，詩了無神致矣。詩人寫物，在不即不離之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只「依依」兩字，曲盡態度。太白「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何等含蓄，道破「柳」字益妙。若雲溪所論，則是晚唐人《詠蜻蜓》云：「碧玉眼睛雲母翅，輕於粉蝶瘦於蜂。」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亦得謂好詩耶。

又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全不似玉谿手筆。「自爾出門去，淚痕長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孤鴈又南飛。」亦不類丁卯作。二詩皆妙絕，通人眞無所不可也。

又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李山甫《公子家》：「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唐人猶有詠蠶詩云：「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等詩讀之令人知衣食艱難，有關風化，得《三百篇》遺意焉。

又　羅鄴「唯有春風不世情」句，與許渾「公道世間惟白髮」意同，然道破

則無含蓄也。山谷詩：「窗外青山不世情。」即祖此意。

又　鄭谷「月黑見梨花」，佳句也，不及退之「白花倒燭天夜明」爲雄渾，讀之氣象自別。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與退之未易軒輊。

《**蘭叢詩話**》　晚唐體裁愈廣，如杜牧之有五律，結而又結成十句；如義山又有七古似七律音調者，《偶成轉韻七十二句》是也。

又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略】元、白清宛，賓客同之，小杜飄蕭，義山刻至，皆自闢一宗。李賀又闢一宗。惟義山用力過深，似以律爲絕，不能學，亦不必學。

又　詩之有齊名者，幸也，亦不幸也。凡事與其同能，不如獨勝。【略】若溫、李，若皮、陸，一見如伯諧、仲諧之不可辨，【略】久對亦自有異，讀者不可循名而不責實。張、王、皮、陸，其辨也微，在顰笑動靜之間。元、白、溫、李，則有顯著，如【略】溫之《蘇武廟》，李恐不及。其無和，亦或不能和耶。

《**覘齋詩談**》**卷一**　唐人方干有句云：「物外搜羅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此則談詩妙訣也。司空圖亦記其兩句云：「近而不浮，遠而不盡。」此八字金針。劉昭禹有言：「覓句者若掘得玉盒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皆唐人論詩之高者。焉得謂作詩而不談詩。

又卷二　或問詞曲源流，予告以《離騷》爲祖，漢樂府爲宗。逮晚唐之綺麗，已至末流。

《**劍谿說詩**》**卷下**　七言絕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略】至如樊川之風調，義山之筆力，又豈易言哉。

又　吳（子華）韓（致堯）次韻，復倒次前韻，此又一格也，亦不難。

《**詩學源流考**》　太和、會昌而下，詩教日衰，獨李義山矯然特出，時傳子美之遺，特用事過多，涉於濃滯，或掩其美。次則杜牧之律體，寓拗峭以矯時弊，猶有健氣。義山與溫庭筠、段成式並爲西崑體，然溫非李儔也。其餘皮、陸、許渾、馬戴、趙嘏、韋莊、羅隱、唐彥謙諸人，雖間有逸韻，靡靡無足觀，降而韓偓之《香奩》，風益下矣。

《**蕉原詩說**》**卷一**　詩有就題便爲起句者，如李白「牛渚西江夜」，周朴「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張祜「一到東林寺，春深景致芳」是也。又有離題爲起句者，如齊己《漁父》詩「湘潭春水滿，湘岸草青青」，曹松《聞猿》詩「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于鵠《牡丹》詩「萬計教人買，華軒保惜深」，崔道融《春閨》詩「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是也。

又　溫岐《商山早行》，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周朴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云「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直塌下去，少振拔之勢。

又卷二　元和律體屢變，其間卓然成家者，皆自鳴所長，若李商隱之長於詠史，許渾、劉滄之長於懷古，此其著也。今觀義山之《隋宮》、《馬嵬》、《籌筆驛》諸篇，其造意幽深，律法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用晦之《凌歊臺》、《洛陽城》、《驪山》、《金陵》諸篇，與乎蘊靈之《長洲》、《咸陽》、《鄴都》等作，至今古廢興，山河陳跡，感慨之意，讀之可爲一唱而三嘆矣。三子者，雖不足鳴乎大雅之音，亦變風之後，其正者矣。

姚鼐《**今體詩鈔序目**》　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於長慶諸公，此不可以時代限也。元微之首推子美長律，然與香山皆以多爲貴，精警缺焉，余盡不取，玉谿生乃略有杜公遺響耳。今鈔晚唐以玉谿爲冠。

又　唐末詩人，才力既異於前，而習俗所移，又難振拔，故傑出益少，然亦未嘗無佳句也。鈔晚唐五代詩一卷。

又　西崑諸公之儗玉谿，但學其隸事耳，殊滯於句下，都成死語。其餘宋初諸賢，亦皆域於許渾、韋莊輩境內。

《**石洲詩話**》**卷二**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溫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溫清迥矣。趙嘏五七律，亦皆清迥，許之匹也。馬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略】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李群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表聖《秋思》詩，阮亭所選，然只得五六一聯耳。

又　晚唐人七律，只于聲調求變，而又實無可變，故不得不轉出三、五拗用之調。此亦是熟極求生之理，但苦其詞太淺俚耳。然大約出句拗第幾字，則對句亦拗第幾字，阮亭先生已言之。至方干「每見北辰思故園」，則單句三、五自拗。此又一格，蓋必在結句而後可耳。

又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干、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即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曾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又 楊誠齋謂「詩至晚唐益工」，蓋第挑摘于一聯一句間耳。以字句之細意刻鏤，固有極工者。然形在而氣不完，境得而神不遠，則亦何貴乎巧思哉。

《柳亭詩話》卷一五 詩有句斷而意不斷，一氣連綿十字如一字者。【略】七言中亦有此法。【略】溫庭筠「三秋梅雨愁楓葉，一棹蓬舟宿葦花」，許渾「溪雲初散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韓偓「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不獨上下融化，風致嫣然，尤妙在不斤斤作二五句法。舉一臠以該全鼎，無亦爲含英咀華之一助乎。

《賦話》卷四 唐人有言曰：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求古固未嘗以八韻擅名，且有揶揄之，以爲口實者。然丁卯篇什雄視晚唐，而此君律賦，亦精妙無匹。如《題橋賦》云：「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狀。」皆于處處傳神。一時受憎之口，固不足以爲定評，亦可見唐人誦法高雅。今之所謂工麗緜密者，在當日則卑之無甚高論者。

又 唐黃滔《誤筆牛賦》云：「臨風緬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烟飄著。」題前虛景，生趣盎流。王棨《詔遣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云：「既臻蘿洞，乃闢松軒，別後而嵐光未老，來時之春色依然。白鹿青牛，卻放烟霞之地。玉芝瑤艸，終存雨露之恩。」兜裹全題，情味濃至。晚唐時有此好手，固文囿之兩雄。黃滔《狎鷗賦》云：「因嗤鴻渚，蓋春去以秋來。翻笑鵲河，竟離長而會促。」戴安道《碎琴賦》云：「焉有平生，操樂府錚鏦之妙。爰教一旦，廁侯門戛擊之徒。綺交脈注，跗萼相銜。」句法亦峭蒨可喜。

《雨村詩話》卷下 晚唐人品最高潔，以司空圖爲第一。唐室凌夷，不食而卒，忠烈之義，千載如生。吳融亦不事異姓，大義凜然。故余編《全五代詩》以二公以上爲斷，不採入也。

《消寒詩話》 溫柔敦厚，詩教也，《國風》、《小雅》，皆是時君子憂哀念亂，無可如何，而託詞以諷，冀其萬一有益焉。所謂聞之者足以戒，是亦冀幸萬一之詞也。義山《馬嵬》等篇，尚有戒意，至云「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直不啻倖災樂禍矣，成何語耶。杜牧之「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亦如吳門市上惡少年語，此等詩不作可也。

《隨園詩話》卷五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徑徑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略】悱惻芬芳，非溫、李、冬郎不可。

又卷七 阮亭詩話，道晚唐人之「布穀啼春雨，杏花紅半村」，不如盛唐人之「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余以爲眞耳食之論。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故不知兩詩之各有妙境。若以渾成而言，轉覺晚唐爲勝。

又 唐義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學杜者，今其詩集，都是別樹一旗。

《歷代詩話考索》 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及褚載《賀趙觀文重試及第詩》，宜不免後人之誚。至衛準「莫言閒話是閒話，往往事從閒話來」，「何必剃頭爲弟子，無家便是出家人」，則又甚焉。眞錄之汙筆，見之汙目。

《瀛奎律髓刊誤》卷一 晚唐詩但知點綴景物，故宋人矯之以本色爲主。

又卷一〇 晚唐詩往往露骨，然佳句不可沒。

《國朝詩話》 懷古詩，唐人推劉滄、許渾，然求其波瀾切、評斷確，終須宗杜，若《咏懷古跡》諸首可按也。後人不論何地，略切一二語，即倚殘山剩水、蔓草荒烟爲活計，其實不作可也。

《甌北詩話》卷一二 少陵以窮愁寂寞之身，藉詩遣日，於是七律益盡其變，不惟寫景，兼復言情，不惟言情，兼復使典。七律之蹊徑，至是益大開。其後劉長卿、李義山、溫飛卿諸人，愈工雕琢，盡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爲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矣。

《北江詩話》卷六 七律至唐末造，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沉鬱頓挫，實可以遠紹浣花，近儷玉溪。蓋由其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則韓致堯之沈麗，司空表聖之超脫，眞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孰云吟詠不以性情爲主哉。若吳子華之悲壯，韋端己之淒艷，則又其次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溫飛卿遁作別調，七言之齊、梁歟。【略】鄭嵎《津陽門詩》，七言百韻，爲三唐歌行中第一長幅，可與《連昌宮詞》、《長恨歌》參觀。惟七言音節，昌黎以後，頓爾銷亡，知之者僅長吉、義山數人，至宋永叔、子瞻、魯直諸公而後復。此篇正恨其讀之不響耳。

又《五律凡例》 溫庭筠「古戍落黃葉」，劉綺莊「桂楫木蘭舟」，韋莊「清瑟怨遙夜」，便覺開、寶去人不遠。可見文章雖限于時代，豪傑之士終不爲風氣所囿也。李樊南集中沉着之作，自命亦復不淺。

又《七律凡例》 七言律至長慶以後，奄奄一息。溫、李二集，正如漁歌牧笛，忽聞鐘鼓噌吰。晚唐雖雅不勝鄭，其秀出者，猶非宋、元人可及。茲選於黃茅白葦中，一律之工，未嘗輕擲，正以其難得爲可貴也。高廷禮盛許劉滄，今

觀《懷古》諸篇，全不爭工起訖，殆無一篇完善可收。鄭谷、曹唐，有識皆嗤，更不具論。唐末七言，韓致堯爲第一，去其《香奩》諸作，多出於愛君憂國，而氣格頗近渾成。次即吳子華，亦推高唱。司空表聖《歸王官谷作》，有蛻棄軒冕之風。羅昭諫《駕幸蜀》諸章，見不忘本朝之意。全軍之殿，數子爲多。【略】七言變體，始于崔司勳之《黃鶴樓》，【略】其後【略】李義山「杜牧司勳字牧之，【略】」，韓致堯「往年曾在溪橋上，【略】」。雖氣體不同，杼軸各出，要皆《黃鶴樓》作爲之濫觴也。【略】至義山之《當句有對》，徐夤之《迴文》，有損詩體，竊所不取。

又《七絕凡例》　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絕句一體，殆尤專長。觀玉溪生「高樓風雨」云云，傾倒之者至矣。于鵠、雍陶名不甚著，而絕句頗多雅音。

又　唐末惟七言絕句，不少名篇。司空圖《贈日本鑒禪師》，崔塗《讀庾信集》，骨色神韻，俱臻絕品，可以俯視衆流矣。曹唐《小遊仙》、王渙《惆悵詞》至爲凡陋，然「玉詔新除沈侍郎」，「他年江令獨來時」，未嘗無孤鶴出群之致。羅虬《比紅兒》百首，胡曾《詠古》諸篇，輕佻淺鄙，又下二人數等，不識何以流傳至今。選中亦各收其一，此外皆當付之秉炬矣。

洪亮吉《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序》　於【略】近體則初唐五家、天寶數公、大曆十子之外，以玉溪爲中興，致堯爲後勁。

《樗寮詩話》卷上　管韞山侍御《讀雪山房唐詩鈔》至爲佳本，于唐末絕句稱司空圖《贈日東鑒禪》詩【略】，崔塗《讀庾信集》【略】，以爲二詩「骨色神韻，俱臻絕品，可以俯視衆流」。予謂此二詩妙處，惟在一「靜」字，若以尖新求之，則晚唐妙處有不盡是者。

阮元《四六叢話序》　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

《昭昧詹言》卷二一　鍊句須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如許渾「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宜易「羈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無可「山春南去雁，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宜易「江春南去雁，關夜北歸鴻」。周朴「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未工，易「巷冷幾家月，人孤萬里心」。按，茂秦所改皆宜商。

又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烟」、「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綠楊」一語，分明柳巷小景，賦洞庭湖宜爾耶。「破」字、「撲」字、「聚」字、「潑」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又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昌齡「葡萄美酒」爲壓卷。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無有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又　太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略】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又　懷古必切時地。【略】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退庵隨筆》　唐詩自李、杜、韓、白四大家外，尚有李義山、杜樊川兩集，亦須熟看，當時亦以李、杜並稱。近義山集有馮孟亭（浩）注本，《樊川集》有孟亭之子鶚庭（集梧）注本，皆極精極博，不可不看。

《石園詩話》卷二　韓門諸人詩分兩派，朱慶餘、項斯以下爲張籍之派，姚合、李洞、方干而下則賈島之派也。張水部籍爲格律詩，惟朱慶餘親授其旨，沿流而下，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咸及門焉。寶曆、開成之際，項子遷斯尤爲水部所知，故其詩格相類。斯始無聞，以卷謁楊敬之，楊愛重之，贈以「到處逢人說項斯」之句，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後終于丹徒尉。愚愛其《山行》警句云：「蒸茗氣從茅舍出，繰絲聲隔竹籬聞。」

又　徐獻忠謂「唐至大中間，國體傷變，氣候改色，人多商聲，亦愁思之感」，其言則是。其謂「劉滄七言律，音節促促，無遠大語」，則非也。蘊靈詩如「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空江獨樹楚山背，暮雨孤舟吳苑來」，「高風疏葉帶霜落，一雁寒聲背水來」，「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四押「來」字，皆音節悠揚。「半壁樓臺秋月過，一川烟水夕陽平」，「霜落雁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語亦遠大。晁氏謂其詩頗清麗。方回謂其自然頓挫。高棅謂其「與許渾長于懷古，如《長洲》、《咸陽》、《鄴都》等作，淒涼感慨之意，可爲一倡三歎」。斯乃持平之論也。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昔人謂「詩有別材」，而「別」實非詩之正體，但於

莊雅嚴正之中，偶雜一兩篇，亦足豁人心目。如遊名山大川者，忽遇斷崖曲港，則耳目爲之一新。如聞《咸》、《英》、《韶》、《濩》者，忽聽移宮換羽，則神思爲之一豁。是「別」亦詩中不可少之一境也。茲於唐人中錄取數則，以爲學者楷式。如：【略】李山甫之「柳礙東風一向斜，春陰澹澹野人家。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萬井樓臺疑繡畫，九原松柏似烟霞。年年今日誰相問，獨卧長安泣歲華。」（《寒食》）韓偓之「旅舍殘春宿雨晴，恍然心迹憶咸京。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淨域，酒衝愁陣出奇兵。兩梁免被塵埃污，拂拭朝簪待眼明。」（《殘春旅舍》）于鵠之「少年初拜大長秋，半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門，袖中攜劍五陵遊。玉簫金管迎歸院，錦袖紅妝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波春水入門流。」（《公子行》）朱長文之「蕪城西眺極蒼流，漠漠春烟間戍樓。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隋家故事不能問，鶴在仙池期我遊。」（《春眺揚州西岡寄徐員外》）

又　詩之可寬者，如【略】劉滄之「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淒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咸陽懷古》）每上句第七字皆去聲，且「事」、「世」二字又一韻。又「蕭寺樓臺對夕陰，澹烟疏磬散空林。風生寒渚白蘋動，霜落秋山黃葉深。雲淨獨看晴塞雁，月明遙聽遠村砧。相思不見又經歲，坐向松窗彈玉琴。」（《秋日山寺懷友》）不惟中四句「風生」、「霜落」、「雲淨」、「月明」平頭，而每上句第七字亦皆去聲。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後人乃執此等病以繩詩，豈其律較唐尤嚴耶，抑亦不知詩者之妄談耳。

又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李義山之「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晚涼風過竹，深夜月當花」，馬戴之「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張喬之「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杜荀鶴之「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略】僧齊己之「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早梅》），【略】許郢州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李頻之「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韋莊之「心如嶽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載酒客尋吳苑寺，倚樓僧看洞庭山」，方干之「樹影不隨明月去，溪聲常帶落花來」，「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項斯之「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動閒門僧未歸」，僧隱巒之「溪邊十里五里花，雲外三峰兩峰雪」。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又　宜以詩生韻，不宜以韻生詩。意到其間自然成韻者，上也；句到其間韻自來湊者，次也；以句求韻尚覺妥適者，又其次也；若由韻而成詩，是詩由韻生而非由我作，詩之下者也。

又　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李義山之「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溫飛卿之「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略】楊夔之「數片石從青嶂得，一條泉自白雲來」，【略】溫飛卿之「波上馬嘶看棹去，柳邊人歇待船歸」，李義山之「內苑只知含鳳嘴，屬車無復插雞翹」，李郢之「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來」，譚用之之「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之類是也。

又　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李義山之「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溫飛卿之「不見水雲應有恨，偶逢鷗鷺便成家」，李群玉之「城臨戰壘黃雲晚，馬度寒沙夕照微」，吳融之「雲低遠渡帆來重，潮落寒沙鳥下頻」之類是也。

又　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許渾之「魚沈秋水淨，鳥宿暮山空」，【略】許郢州之「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溫飛卿之「鵰邊認箭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愁」之類是也。

又　至若【略】李義山之「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略】李義山之「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鄭都官（谷）之「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吳融之「水上驛流初過雨，樹籠隄去不離鶯」，沈彬之「邊騎不來沙路失，國恩深後海城荒」。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又　從來詠物之詩，能切者未必能工，能工者未必能精，能精者未必能妙。李建勳「惜花無計又花殘，獨繞芳叢不忍看。暖豔動隨鶯翅落，冷香愁雜燕泥乾。綠珠倚檻魂初散，巫峽歸雲夢又闌。忍把一尊重命樂，送春招客亦何歡。」（《落花》）切矣而未工也。羅隱「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高捲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芍藥與君爲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孤負穠華過此身。」（《牡丹》）又「暖觸衣襟漠漠香，閒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里紅依宋玉牆。盡日無人疑悵望，有時經雨自淒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回首東風一斷腸。」（《杏花》）暨李中之「森森移得自山莊，植向空庭野興長。便有好風來枕簟，更無閑夢到瀟湘。蔭來砌蘚經疏雨，引下溪禽帶夕陽。閒約羽人同賞處，安排棋局就清涼。」（《竹》）工矣而未精也。雍陶之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人物色宜。」（《詠雙白鷺》）精矣而未妙也。鄭谷之「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闊，苦竹叢深春日西。」（《鷓鴣》）暨杜牧之「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早雁》）如此等作，斯爲能盡其妙耳。

《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人萬首絕句》，【略】至羅虬《比紅兒詩》，王渙《惆悵詞》，複意砌詞，冗沓甚矣，重疊載入，又何也。

又卷二　趙渭南以「殘星幾點」一聯得名，愚按不如「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清思雅音，尋諷不竭。杜荀鶴以「風暖鳥聲碎」一聯得名，愚按不如「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清豔入骨也。「風暖」二句，尤在「殘星」二句下。

又卷三　凡作譏諷詩，尤要蘊藉，發露尖穎，皆非詩人敦厚之教。【略】義山譏漢武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意無關係，聰明語耳。許丁卯則云：「聞有三山未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雋不傷雅，又足喚醒癡愚。《始皇墓》云：「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亦森竦而無發露痕也。

又卷四　曹唐「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固屬鬼詩。然未若黃滔之「冢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爲尤足笑也。蓋晚唐醜態，無所不備。

又　晚唐於詩非勝境，不可一味鑽仰，亦不得一概抹摋。予嘗就其五七律名句，摘取數十聯，剖爲三等，俾家塾後生，知所擇焉。如「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孤雲與飛鳥，千里片時間」，「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五言之上也。如「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秋風滿關樹，殘月隔河雞」，「高窗雲外樹，疏磬雨中山」，「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亂離何處甚，安穩到家無」，「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五言之次也。如「柳占三春色，鶯偷百鳥聲」，「葉寒凋欲盡，泉冷落微遲」，「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鋤聲」，「遠鐘驚漏壓，微月被燈欺」，「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五言之又次也。上者風力鬱盤，次者情思曲摯，又次者則筋骨盡露矣。以此法更衡七律，如「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七言之上也。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黃菊倚風村酒熟，綠蒲低雨釣船歸」，「城臨戰壘黃雲晚，馬渡寒沙夕照微」，「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七言之次也。如「玉壘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薜荔惹烟籠蟋蟀，芰荷翻雨潑鴛鴦」，「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七言之又次也。若「羞多轉面語，妬極定睛看」，「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沈」，「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香燭有光妨宿燕，畫屏無睡待牽牛」，皆晚唐之最下最傳者。愛其輕靡，從此問途，則詩爲惡道。必須將義山之《無題》，曹唐之《大小遊仙》，溫、李之《鏡檻》，《洞戶》等五排，一概汰除，方有清淨基址。而才人必好言此，以爲風華韻事，蓋並晚唐之次乘兩等，而亦無心審其分量，遑問其上焉者乎。

又卷九　崔珏以賦《鴛鴦》三詩得名，其詩實庸下。羅鄴有《鴛鴦》詩云：「一種鳥憐名字好，祇緣人恨別離來。」風致清脫，勝崔作多矣，而人顧莫之傳也。然鄴末二句云：「相對若教秦女見，便須攜向鳳皇臺。」亦粗鄙不成言語。何此題之難得佳詩耶。珏詩如「煙分頂上三層綠，劍截眸中一寸光。雖然不似王孫女，解愛臨邛賣賦郎」，「心迷曉夢窗猶暗，粉落香肌汗未乾。兩臉夭桃從鏡發，一眸春水照人寒」諸句，粗鄙之態至矣。寫美人至此，亦屬文章一厄。而近之選唐詩者，猶謂崔珏詩極旖旎，惜不多見，人之好惡不同乃至是。

又卷一〇　唐喩凫以詩謁杜牧之不遇，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安得售。」然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諸公上。如：「樓倚霜樹外，【略】，「長空碧杳杳，【略】」，「寒空動高吹，【略】」，「長空澹澹孤鳥沒，【略】」，皆竟體超拔，俯視一切。又如《雪中書懷》【略】，骨沈氣勁，頗欲追步少陵。牧之與趙倚樓詩云：「少陵鯨海闊，太白鶴天寒。」是其志氣可想也。烏可以「玉筋凝時紅粉和」，「滿街含笑綺羅春」等句，盡其生平耶。喩凫今存詩六十三首，誠無綺羅鉛粉語，然皆近體，無古風。其近體格頗不高，警句亦罕，惟「鐘沈殘月

塢，鳥去夕陽村」，「雁天霞脚雨，漁夜葦條風」，「風雪坐閒夜，鄉關來舊心」，兩三聯可喜耳，欲以此傲牧之，未可得也。人可不量己力，妄持論薄人哉。

又　楊升庵援《張垣集序》，謂「晚唐詩止兩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持論已不堅緻。至謂「晚唐唯韓、柳爲大家，元、白各自成家，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屬後人拘執之見，然沿之者多，亦可借覘時代風會。今以權德輿、李益及韓、柳、元、白爲晚唐，則中唐又屬何等人乎。況以溫庭筠置權德輿上，以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豈博雅者所宜出乎。此雖於詩教所關者細，然頌詩則宜論世，未可率爾弄筆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眞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曆後格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劉賓客、柳柳州、白樂天、王仲初、許丁卯、杜紫薇、溫八叉、羅昭諫之流，皆絕不學杜，非杜詩開之也。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惟一李義山，遂爲晚唐七律之冠。杜之七律，何誤於人。周氏不加詳考，徑立議論，妄矣。

《**竹林答問**》　問：唐人新樂府何如。（答）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并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眞樂府也。其他如元道州之《系樂府》，元微之之《樂府新題》，香山、張、王之《新樂府》，溫飛卿之《樂府倚曲》，皮日休之《正樂府》皆是。

又　問：鍾嶸《詩品》云：「吟咏性情，何貴用事？」其所引諸詩云云，亦自有理，然否。（答）鍾記室自爲大明、泰始中諸人下砭語耳。作詩自有兩種，有不須用事者，有當用事者。但須事來就我，不可有襞積湊砌之痕耳。至廊廟典章，天廷掞藻，而欲以儉腹當之，此唐末詩人所以見窘於紫薇也。

又　問：滄浪所列詩體已備否。（答）大略已備。然中如杜荀鶴不足列一體，而皮、陸《松陵》一體似須增入。他如元次山《篋中集》、韋穀《才調集》，亦另是一種。雜體中尙應補吳體（即俳諧體）、《竹枝》兩體。

又　問：晚唐諸家有可取者否。（答）唐彥謙，特立之士也。嚴滄浪謂「馬戴詩在諸人之上」。若論唐末完人，則惟韓偓、司空圖耳，其次羅隱、黃滔，正不當徒以詩人目之。

又　問：滄浪「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然與。（答）鄙意結句爲難。入手時一鼓作氣，可以自主，至結句鼓衰力竭，又須從上生意，一有不屬，全篇盡棄，故好者尤尠。梁、陳之詩無結句，唐末詩亦然。此雖關於運會，亦當時但爭工字句，故不免作強弩之末也。

又　問：今人作應酬詩，率以八首六首爲限，不如是則笑爲無才，安得每題有如許層次邪。（答）善作詩者，或亦不難，總之寧少毋多。如曹唐《游仙詩》，羅鄴《比紅兒》，一題百首，雖多亦奚以爲。

《**問花樓詩話**》**卷一**　《華清宮》詩，共推義山、牧之二作。崔魯詩見於《唐音》、《品彙》、《漁隱叢話》、《舊長安志》，共四首，皆工麗可誦。余尤愛其「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殊凄婉欲絕也。

又　楊仲弘選《唐音》，自言詳於盛唐，略於晚唐。許渾，晚唐之尤劣者，取之極多。高棅編《唐詩品彙》，於渾詩取至百首。渾賦凌歊臺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余考《南史》，宋祖劉裕清簡寡欲，嬪御至少，豈有「三千歌舞」之事哉。近日名流，目不觀書，強弄筆墨，如渾者又可勝道耶。

又　馬戴、許渾齊名，戴殊超絕。其《易水懷古》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深致。《楚江懷古》一首，柳吳興無以過之，嚴羽推爲晚唐之冠，信哉。

又　梅花詩，譚者盛稱林處士，不知唐人先有佳作。釋齊己《白蓮集》中《早梅》詩云：「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略】。」崔道融詠梅詩，楊誠齋愛其首聯，以未見全篇爲憾。後得於說部中，詩曰：「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略】。」齊己詩，表聖所謂「空山鼓琴，沈思獨往」者也。道融詩，袁昂評書「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正復似之。二首雖使和靖誦之，當亦歎絕。

《**筱園詩話**》**卷一**　大曆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即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

又**卷四**　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略】夫作梅花詩，宜以清遠沖淡，傳其高格逸韻，否則另出新意，以生峭之筆，爲活色疏香寫照，不宜矯激。後人一味矯激鳴高，借寓身分，不知其俗已甚，於此花轉無相涉，徒自墮塵劫惡習而已。庾子山之「樹凍懸冰落，枝高出手寒」，唐人錢起之「晚溪

寒水照，晴日數蜂來」，李商隱之「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贈遠虛盈手，傷離適斷腸」，崔道融之「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僧齊己之「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皆相傳佳句也。中惟玉溪「素娥」、「青女」一聯，謂月愛之而無益，霜忌之而有損，用意稍深，著色稍麗。然下聯即放緩一步，以淡語空際寫情。其餘各聯，均出以雅淡之筆，不肯著力形容，可見梅詩所貴在淡靜有神矣。

又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峭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如【略】溫飛卿之「古戍落黃葉，浩然離古關」，韋端己之「清瑟泛遙夜，繞絃風雨哀」，李玉溪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馬戴之「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略】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遒，或生峭，或恣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又　律詩中二聯，不宜一味寫景。有景無情，固非好手所爲，景多於情，亦非佳處。蓋詩要文質協中，情景交化，始可深造入微。若南宋、晚唐之詩，竟有八句皆景者，是最下乘禪，當以爲戒。

又　詠物詩最難見長，處處描寫物色，便是晚唐小家門徑，縱刻劃極工，形容極肖，終非上乘，以其不能超脫也。【略】少陵《畫鷹》、《宛馬》之篇，《孤雁》、《螢火》之什，《蕃劍》、《搗衣》之作，皆小題咏物詩也。而不廢議論，不廢體貼，形容仍超超玄著，刻劃亦落落大方，神理俱足，情韻遙深，視晚唐、南宋詩人體物，迨如草根蟲吟耳。是以知具大手筆，並小詩亦妙絕時人，學者可知所取法矣。

又　趙秋谷與阮亭不睦，久遂成仇，至作《談龍錄》以詆刺之。獨心折二馮，幾欲鑄金崇奉，其好惡殊不可解。查秋谷之服膺馮氏，阿好溢美，其說本於常熟吳修齡。曾三過吳門，訪求修齡所著《圍爐詩話》而不得，大以爲恨。予觀二馮所著《鈍吟老人集》、《默菴小刻》，並所評《才調集》及吳氏詩話諸書，不覺大笑，乃知秋谷之篤嗜，眞如嗜痂，不可以正理詰矣。修齡集矢牧齋，至爲《正錢錄》以譏牧齋詩文，深文巧詆，指摘不遺餘力，與秋谷掊擊新城，作《談龍錄》，後先一揆。所著詩話，於有明前後七子及明末之陳卧子、曹能始、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諸家，無不吹毛索疵，訶詬萬端。而獨推崇馮氏詩爲六百年所無，奉爲一代宗匠。其持論與秋谷同符，故秋谷隱宗明袒，欲援吳以振其軍。蓋性情谿刻，筆鋒犀利，伸臆說以亂公論，阿私好以排異己，二人同病，所以投契如是。其實吳氏議論乖謬，有似市井無賴，痛毀賢士大夫，而推尊村塾學究。又似浮蕩子弟，妄議莊姜，明妃不美，而以所私娼女爲天人。盲道黑白，大抵此類，豈足當識者一哂耶。二馮宗法晚唐，崇尚西崑，其詩卑靡無格，惟以心思尖巧見長，不過冬郎、武功、端己嗣音。其佳者略窺飛卿、水部門徑而止，去玉溪且千百里之遙，況李、杜、王、孟乎。秋谷好惡拂人之性，其議誠不足辨矣。

《藝概・詩概》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緜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峴傭說詩》　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飛卿華而不實，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敵手。

又　晚唐七律，非無佳句，特少完章。且所云佳句，又景盡句中，句外並無神韻。如：「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牆頭細雨無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細水浮花歸別澗，澹雲含雨入孤村」，「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芳草有情多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等類，皆無事外遠致也。

《老生常談》　義山五律，冥追玄索，魂出魄現，神工鬼斧，莫喻其巧，工部後一人而已。當潛心玩味，即於作試帖，亦大有裨益，不僅常時所誦「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等句也。馬戴諸人非不佳，然於義山只是附庸。李才江不僅師長江，其得意處全得力於工部，不可不知。

又　溫飛卿七律，如《贈蜀將》、《馬嵬》、《陳琳墓》、《五丈原》、《蘇武廟》諸作，能與義山分駕，永宜楷式。至皮、陸兩家，多工於琢句，可讀可不讀。司空表聖神韻音節，勝於皮、陸。方干、羅隱、鄭谷、周朴輩，皆有可觀。至「鴛鴦」、「鸕鷀」等名目，皆近場屋一派，又當別論。大約晚唐諸人詩，總當以義山爲宗，餘皆從略。

《東皋詩話》卷一　李義山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羅昭諫句「春融只待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兩詩旨義略同。余鄉住舟中三月，野水瀰漫，一望無際，每誦二聯歎其筆端有扛百斛鼎力。

又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乃唐人杜荀鶴句。歐公詩話以爲周朴詩，或兩家集中互載邪。丁元珍句「日中林影直，風靜鳥聲圓」，似從杜句衍出。「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唐人劉駕《早行》起句也，蘇子瞻用其首句，人多知蘇詩不知有劉駕。

又　「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晚唐江爲句也，張文潛詩「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似之。「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晚唐周朴句也，梅聖俞詩「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似之。此類古人句法偶同，不必其相襲也。惟一聯詞義不殊，斯爲病耳。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八　家應來所著《兩般秋雨盦隨筆》謂：「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辨別最爲分明。余謂二體皆言情之作，娓娓動人，見之每不忍釋手。張南山先生欲彙近代無題及香奩諸詩，取陸士衡語，名《緣情集》，與余洵有同心。

《聲調譜說・盦說二十二則》　七言律詩，晚唐則樊川、義山、飛卿、丁卯、端己、昭諫六家。

《霞外攟屑・玉樹廬芮錄斠書》　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

蔣湘南《唐十二家文選序》　昔人謂學少陵者須從義山入，蒙則謂學昌黎者須從牧之入。學杜從義山入，免生硬槎枒之病；學韓從牧之入，免架空掉虛之病也。

《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池北偶談》謂「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予謂「風暖」一聯是閨怨語，「曉來」兩聯是口頭景語，「興闌」一聯是閒適領會語，本自不侔。王語靜中有理趣，杜語靜中有怨意，「曉來」兩聯則尋常好句耳。「布穀」十字又近俗調矣。境詣縣殊，不煩衡量。

又《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作書致硯樵，極言作詩甘苦。以硯樵題予詩謂「初學溫、李，繼規沈、宋。」予平生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義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絕尤爲晚唐以後第一人，五律亦工，古體則全無骨力。飛卿亦有佳處，七絕尤警秀，惟其大恉在揉弄金粉，取悅閨襜，蕩子豔詞，胡爲相擬。至於沈、宋，唐之罪人耳。【略】硯樵之評，實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詩而論，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謂學溫岐，規沈、宋乎。

孫雄《論詩絕句》　義山諷諭竭孤忠，碧海鯨魚意境同。新體西昆流傳誤，銅駝唳鶴怨秋風。

許愈初《論詩絕句》一一　頭白鴛鴦烟雨秋，開元天子笑牽牛。西昆別有清新思，減却樊川一段愁。

《觀我生齋詩話》卷三　晚唐漸參弱絕，然亦有未可厚非者。如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之流，取其秀勁不失之纖靡者以爲師資，亦有裨益。

總集

唐詩類選

論述

顧陶《唐詩類選序》　在昔樂宮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豔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群才莫得而並。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豔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尙輕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絕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爲絕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未有遊諸門而英菁畢萃，成篇卷而玷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體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錄，而關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汩沒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罄，終恨見之不遍，無慮選之不公。始自有唐，至於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爲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爲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遠近爲意。騷雅綺麗，區別有可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時大中景子之歲也。

又《唐詩類選後序》　余爲《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尙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時〕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錄。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終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纔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爲卷軸，附於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並無採摭，蓋《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徧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歿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錄律韻八篇而已。雖前賢夐接，或畏多言，而典型具存，非敢遐棄。又前所謂無慮選之不公者矣。嗟呼，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爲利遷，知我以《類選》起序者天也。取捨之法二十通在。故題之於後云爾。

《能改齋漫錄》卷三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玉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又卷四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

考今本乃云：「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櫸柳」二字不同，櫸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櫸、柳則二物矣，然「樹樹」亦差勝「對對」也。

又卷一一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遣憂》一詩云：「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眞。受諫無今日，臨危憶故臣。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營宮室，焚燒何太頻。」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

又　韓子蒼「樓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用唐人孫叔向《溫泉》詩「雖然水是無情物，流到宮前咽不流」。其詩見顧陶《唐詩類選》。《金華瀛湘集》作王建詩，非也。

又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眞。今併錄同異於後：「山河扶繡戶」作「星河浮繡戶」；「斫却月中桂」作「折盡月中桂」；「破柑霜落爪」作「破瓜霜落刃」；「烏蠻瘴遠隨」作「黔谿瘴遠隨」；「老夫貪費日」作「老夫貪賞日」；「秋至輒分明」作「秋至轉分明」；「伴月落邊城」作「伴月下邊城」；「家貧仰母慈」作「家貧賴母慈」；「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閒宿客」；「池中足鯉魚」作「河中足鯉魚」；「賦或似相如」作「賦或比相如」；「老思筇竹杖」作「老思筇竹柱」；「衰疾那能久」作「衰病那能久」；「吾豈獨憐才」作「惟我獨憐才」；「勝迹隗囂宮」作「傳是隗囂宮」；「丹青野殿空」作「丹霄野殿空」；「欲挂留徐劍」作「欲把留徐劍」；「乘爾亦已久」作「乘汝亦已久」；「感動一沈吟」作「感激一沈吟」；「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作「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作「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白花檐外朵，青柳檻前梢」作「白花筵外朵，青柳檻前梢」；「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作「取醉他鄉酒，相逢故里人」；「興來今日盡君歡」作「興來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作「羞將短髮猶吹帽」；「明年此會知誰健」作「明年此會知誰在」；「去年今日侍龍顏」作「去年冬至侍君顏」；「九重春色醉仙桃」作「九天春色醉仙桃」；「不通姓字粗豪甚」作「不通姓字粗豪困」；「宮女開函近御筵」作「宮女開函進御筵」；「黃牛峽靜灘聲轉」作「黃牛峽淺灘聲急」；「俯視但一氣」作「俯視但吁氣」；「明我長相憶」作「知我長相憶」；「何以有羽翼」作「何以生羽翼」。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錄於此：「陰森宿雲端，霧露濕松柏。風凄日初晚，下嶺望川澤。連山無晦明，秋水千里白。佳氣鬱未央，聖人在凝碧。關門阻天下，信是帝王宅。海內方晏然，廟堂有良策。時貞守全運，罷去遊說客。余忝南臺人，尋憂免貽責。」以此見杜詩尚多，今集中所載亦不能盡也。

《艇齋詩話》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韻，人知爲唐人詩，而不知其爲誰氏也。顧陶《詩選》作暢當作，當有詩名。其詩云《軍中醉飲作》。其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莎欹坐穩，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

又　顧陶《唐詩選》載少陵「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閒宿客」，語意極粗。然顧陶唐大中間人，所見本又不應誤，不知何也。

又　唐詩人《小長干行》，全篇皆佳。其首云「憶昔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是也。《才調集》載兩首。其一「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是也。與前一首同載一處，皆作李太白作。惟顧陶《唐詩選》並載而分兩處，「妾髮初覆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裏」一篇張潮作。二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也。又二詩所載各不同，「妾髮初覆額」一篇內「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才調集》又有兩句云「恆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方至「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顧陶《詩選》即無臺字一韻。又「憶昔深閨裏」篇內「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下有四句云：「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才調集》却云：「北客眞王公，朱衣滿汀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與顧陶本不同。以予觀前一篇，《才調集》有臺字一韻，不如顧陶刪去。後一篇，顧陶四句，不如《才調集》四句，二本互有得失也。（山谷嘗辨李太白集中所載二詩云：「『妾髮初覆額』是李白作，後『憶昔深閨裏』一篇是李益詩。」山谷雖能辨其非太白詩，而不知其爲張潮作也。《玉臺新詠》亦作張潮作。顧陶恐誤。）

《東目館詩見》卷四　顧陶《唐詩類選》于元、白、劉、李、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唐詩類選》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大中校書郎。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唐詩類選》二十卷，唐太子校書郎顧陶集，

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自爲序。大中丙子歲也。陶，會昌四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八》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唐詩類選》二十卷，唐顧陶集。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自選一代，芮挺章有《國秀集》，【略】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玄集》，韋莊有《又玄集》，無名氏有《搜玉集》、《奇章集》。今惟《國秀》、《極玄》、《英靈》、《間氣》行世，《類選》、《御覽》、《又玄》雜見類書，餘集宋末尚傳，近則未睹。

《唐音癸籤・集録二》 合選則《唐詩類選》。（大中時，太子校書顧陶集。序云：國朝以來，杜，李挺生，莫得而間。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得蘇、李、劉、謝之風骨，抑退浮僞流豔之辭，其律體切語對，絕聲病，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皆妙于新韻，守章句不失其正。選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詩類選》，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凡二十卷。

雲謠集雜曲子

王國維《觀堂集林・唐寫本雲謠集雜曲子跋》 《天仙子》詞，特深峭隱秀，堪與飛卿、端己抗行。

又《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雲謠集雜曲子》 虛聲樂府擅繽紛，妙語新安迴出群。茂倩漫收雙絕句，教坊原有《鳳歸雲》。

朱祖謀《彊村叢書・雲謠集雜曲子跋》 其詞拙樸可喜，洵倚聲椎輪大輅，且爲中土千餘年來未睹之秘籍。

體類

温李

論述

《**東觀奏記**》**卷下**　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昇於王庭，而庭筠亦悒悒不涉第者，豈以文學爲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北夢瑣言**》**卷四**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略】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略】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舊唐書・李商隱傳**》　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援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新唐書・李商隱傳**》　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潛溪詩眼**》　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滄浪詩話・詩體**》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溫庭筠與（李）商隱同時齊名，時號溫、李。二人記覽精博，才思橫逸，其艷麗者類徐、庾，其切近者類姚、賈。義山之作尤煅煉精粹，探幽索微，不可草草看過。世傳飛卿傲婦翁，亦可見其不羈。

陸文圭《**跋陳元復詩稿**》　詩，未易學也。《騷》《選》而下，徐、庾不必學；盛唐而下，溫、李不必學；蘇、黃而下，江西不必學，下是非詩矣。

《**唐才子傳・李商隱**》　商隱工詩，爲文瑰邁奇古，辭隱事難。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而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時溫庭筠、段成式各以穠致相誇，號「三十六體」。後評者謂其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川之具。斯言信哉。初得大名，薄游長安，尚希識面，因投逆旅，有衆客方酣飲，賦《木蘭花》詩就，呼與坐，不知爲商隱也。後成一篇云：「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客問姓名，大驚稱罪。時白樂天老退，極喜商隱文章，曰：「我死後，得爲爾兒足矣。」白死數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殊鄙鈍，溫飛卿戲曰：「以爾爲侍郎後身，不亦忝乎。」後更生子，名袞師，聰俊。商隱詩云：「袞師我驕兒，英秀乃無匹。」此或其後身也。

《**四友齋叢說・詩二**》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略】」、《無題》云「照梁初有情，【略】」、《詠月》【略】、《詠荷花》【略】、《效江南曲》【略】、《效徐陵體賜更衣》【略】：此作雜之《玉臺新詠》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略】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釐毫，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謬於千里。

《**唐音癸籤・評彙四**》　溫飛卿（庭筠）與義山齊名，詩體麗密概同，筆徑較獨酣捷。七言樂府，似學長吉，第局脈緊慢稍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縱也。（遯叟）

又《談叢一》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狼藉，口語不慎，故恨尚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宦塗門戶起見，恨較深。溫揚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幷所題廳閑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蔓亦如此。溫、李詩皆輕豔。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棲志禪玄不納，有《謝啓》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非實。信爾，當非僅挑達一生者。

《詩鏡總論》 李商隱麗色閑情，雅道雖漓，亦一時之勝。溫飛卿有詞無情，如飛絮飄揚，莫知指適。《湖陰詞》後云「吳波不動楚山曉，花壓欄干春晝長。」余直不知所謂。余於溫、李詩，收之最寬，從時尚耳。

《唐詩鏡》卷四九 晚唐溫、李以麗名家，然李多隱射之詞，溫多游移之致。凡詩以雅始以麗終，即敝敗隨之，陳、梁其前鑒也。

《詩源辯體》卷三〇 溫庭筠（字飛卿）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五、七言古，綺靡妖豔。五言《獵騎》一篇，有似齊、梁，但與題不合，恐誤。《西洲詞》、《江南曲》轉韻體，用六朝樂府語。《湘官人》、《故城曲》、《邊笳曲》，略似長吉。其他則未爲工。七言轉韻，四句一換，平仄相間，語亦多詭僻，讀之十不得五六，聲調略與義山相類，其才或不及耳。予所錄，乃其最易者。

又 庭筠七言律，如「莽莽寒空」、「蘇武魂銷」、「曾於青史」三篇，乃晚唐俊調。【略】「穆滿曾爲」、「曲巷斜臨」、「曾向金扉」、「積潤初銷」四篇，有似商隱。

又卷三一 晚唐五言古，溫、李而後，作者絕響。大中、咸通間，諸子多習爲之，而實無足取。

《藝圃倉談》卷三 李商隱、溫庭筠是一種才。堪笑世人迷心，以靡麗紬之。靡麗原不害詩。詩至近體，誰非靡麗者，溫、李不失爲當家。

《徐氏筆精》卷三 至于義山、飛卿，雖本《國風》，然篇篇入鄭、衛之響矣。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溫庭筠《經故翰林學士居》）周珽曰：飛卿與李義山齊名，時稱溫、李，體製可謂一變。絕句如《楊柳枝》、《贈少年彈箏者》、《分水嶺》、《端正樹》、《鄠杜郊居》、《春日雨》、《袁學士故居》等作，聲律秀麗。楊用修評溫詩艷而有骨，此也。

《唐詩評選》卷四 溫庭筠《回中作》評：溫、李並稱，自今古皮相語。飛卿一鍾馗傅粉耳，義山風骨，千不得一。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八 浣花翁死詩人少，商隱篇章劇老成。却怪後來多附會，《金荃》那抵玉溪生。

馮武《西崑酬唱集序》 元和、太和之代，李義山傑起中原，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韻清拔，才操優裕，爲西崑「三十六」，以三人俱行十六也。

《抱真堂詩話》 七言初唐、盛唐雖各一體，然極七言之變，則元、白、溫、李皆在所不廢。

《戴酒園詩話・詩不論理》 論詩雖不可以理拘執，然太背理則亦不堪。溫飛卿《博山香爐》曰：「博山香重欲成雲，錦段機絲妬鄂君。粉蝶團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紋。」二聯形容香煙之斜正聚散，雖紆曲猶可。末云：「見說楊朱無限淚，可能空爲路岐分。」因煙而思及淚，因淚而思及楊，朱，用心眞爲僻奧。但燒香亦太濃矣，恐不是解兒。若如義山所云「獸焰微紅隔雲母」，安有是事。

又《又編・溫庭筠》 溫不如李，亦時有彼此互勝者。如義山《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飛卿《春江花月夜》曰「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雖竭力描寫豪奢，不及李語更能狀其無涯之慾。至結句「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較溫「後主荒宮有晚鶯，飛來只隔西江水」，則溫語含蓄多矣。余嘗戲較溫、李一生，截長補短，差足相當，詩歌箋啓，兩皆匹敵。究生平所缺者，溫不見古文，李則無小詞，溫終困一科名，李未聞有賢子。溫憲登第後訴父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有此一事，差慰人心。義山已身自得之，亦復何憾。

又《李商隱》 溫、李俱有《七夕》詩，李曰「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溫曰「蘇小橫塘通桂楫，未應清淺隔牽牛」，皆妙于以荒唐事說得十分眞實。溫又有作曰「銀燭有光妨宿無，畫屏無睡待牽牛」，此則非天上牽牛也，上句尤尖警可喜。

《詞話叢編・戴酒園詩話又編》 溫、李齊名，或謂溫不如李，徒以溫多香奩之詞耳。

《圍爐詩話》卷二 馮定遠曰：【略】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

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齊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梁諸公」。元長、玄暉沒于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初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律詩既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咸以爲古詩。

又卷三 （賀黃公）又曰：「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渾厚有氣格，奇不久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溫、李纖麗而長于近體，七言古效長吉，全不得神。」黃公此言，高識過人遠矣。【略】又曰：「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慧處，殊不易得。顧華玉極口詆之，如苧蘿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實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幹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實自動人。溫之與李，互有高下。飛卿「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極力描寫豪奢，不及義山「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不及飛卿「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之含蓄。」喬謂義山詩思深而大，溫斷不及。而溫之「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寧不淡遠，大抵古人難以一語斷盡。又曰：「飛卿子憲集不傳，《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鳳毛。憲登第後訴父屈曰：「蛾眉先妒，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事差慰人意。李未聞有賢子。」喬曰：「樂天極愛義山詩，謂之曰：「吾死當爲爾子。」義山因名其子爲白老，然無樂天一字也。觀此，可知張承吉事成于氣激，固憐于才者也。余每讀「明妃」、「李廣」句，必爲泣下。叙述感動千載後人，知將門有將矣。顧東橋頗有佳句，功力不深，自居盛唐，故訕飛卿。毀人可以自成，爲李、杜也易矣。」

《古歡堂雜著·論七言絕句》 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爲唐人之冠。一唱三弄，餘音嫋嫋，絕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

《說詩晬語》卷上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略】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

《一瓢詩話》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獺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又 溫、李並稱，就中卻有異同。止如樂府，則玉溪不及太原，餘則太原不逮玉溪遠矣。

又 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義山亦不及。學者不於溫、李二公詩悉心體會，未見其能成詠，何以歷李、杜之藩翰耶。惟長詩則溫不迨李。李有收束法，凡長篇必作一小束，然後再收，如山川跌換之勢，溫則一束便住，難免有急龍急脈之嫌。律詩之妙，略舉一二便見。《陪河中節度游河亭詩》，寫得節度何等風光，詩人何等牢落，以極牢落之客，陪極風光之主，是何等局面，曲曲寫來，何等彼此，眞令人無奈。《過陳琳墓》一起，漢、唐之遠，知心之邇，千古同懷，何曾少隔。三四神魂互接，爾我無間，乃胡馬向風而立，越燕對日而嬉，惺惺相惜，無可告語。《春日偶成》，讀之不覺淚下沾襟。《寄岳州李員外》，細膩風光。《贈知音》直刺入未成名人心裏。《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邊上正屯戊己，山中坐守庚申。」此時豈吾輩忘籌國、希長生之時哉。身閒如雲，心熱如火，舉世滔滔，誰其知我，豈不可歎。

《貞一齋詩說》 溫、李七古，步步規橅長吉，其弊俱失之俗，與元、白得失正相等，緣未折衷於六義故也。

又 學溫、李最易入於淫哇。【略】吟詠先須擇題，運用先須選料。不擇題則俗物先能穢目，不選料則粗才安足動人。

《野鴻詩的》 自漢以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於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逮溫、李，力不能運清眞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祕書，括其事之冷寂而罕見者，不論其義之當與否，擒剝塡綴於詩中，以誇燿己之學問淵博。俗眼被其衒惑，皆爲之捲舌伸眉，咄咄嗟賞，師承唯恐或後。吁，二人志慮若此，其品操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

又 飛卿古詩與義山近體相埒，題既無謂，詩亦荒謬，若不論義理而只取姿態，則可矣。

《蘭叢詩話》 詩之有齊名者，幸也，亦不幸也。凡事與其同能，不如獨勝。【略】溫之《蘇武廟》，李恐不及。其無和，亦或不能和耶。

又 懷古五七律，全首實做，自杜始，劉和州與溫、李宗之，遂當爲定格。

凡祇項聯者，不足觀。

又　有似淺薄而勝刻至者，如《馬嵬》，李義山刻至矣；溫飛卿淺淺結構，而從容閒雅過之。比之試帖，溫是元，李是魁。用力過猛，畢竟耳紅面赤，倘遇趙州和上，必儆醒歇歇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李義山詩集三卷**》　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縟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

紀昀《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凡例》【略】《唐書》但云「三十六體」，無「西崑」字。楊大年《西崑唱酬集》曰：「取玉山冊府之義，名曰《西崑唱酬集》。」則「西崑」之名實始於宋。又《唐書》所云「三十六體」，乃指章表誄奠之詞，亦不指詩。李本旁分杜派，溫亦自有本源，但縟麗處多耳。楊、劉規摹形似，遂成剪綵之花。江西諸公正矯其弊。江西之弊在粗俚，「西崑」之弊在纖俗，不善學之，同一魔道，不必論甘而忌辛。

又溫飛卿六十一首總批　溫、李遭逢坎坷，故詞雖華豔，而寄託常深。玉谿尤比興纏綿，性情沉摯。

《**瀛奎律髓刊誤》卷三**　義山詩感事託諷，運意深曲，佳處往往逼杜，非飛卿所可比肩。細閱全集自見，若專以此種推義山，宜以組織見譏矣。

姚鼐《今體詩鈔序目》　玉谿生雖晚出，而才力實爲卓絕。七律佳者幾欲遠追拾遺，其次者猶足近掩劉、白。第以矯敝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弊又生。要不可不謂之詩中豪傑士矣。鈔玉谿詩一卷，附溫詩數首，然於玉谿爲陪臺，非可與並立也。

《**甚原詩說》卷二**　溫、李七律，以屬對擅長。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律，便化板滯爲活跳。若徒工屬對而乏意義，又不講通首章法，譬之剪綵爲花，全無活相，弗尚也。

又卷三　排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巧，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合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排，斯能事矣。【略】溫、李以下，又無論已。

《**靜居緒言**》　論晚唐詩，必首溫、李，蓋以氣骨尚存也。

《**石洲詩話》卷七評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三**　此首特舉晉人風格高出齊、梁也，非專以斥薄溫、李也。後章「精純全失義山眞」，豈此之謂乎。義山在晚唐時，與飛卿、柯古并稱「三十六體」，原自以綺麗名家，是又不能盡以義山得杜之精微而概例之也。

《**隨園詩話》卷四**　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鮫綃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猶之論交，謂深人難交，不知淺人亦正難交。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七言律至長慶以後，奄奄一息。溫、李二集，正如漁歌牧笛，忽聞鐘鼓噌吰。

又《五排凡例》　李義山瓣香子美，此體尤可亂眞，得意處非特不愧之而已。溫飛卿才多而捷，又善蘊藉，皆施之長律尤宜。

又《七絕凡例》　詩中諧隱，始於古《藁砧》詩，唐賢絕句，間師此意。【略】溫飛卿「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古趣盎然，勿病其俚與纖也。李商隱「只應同楚水，長短入淮流」，亦是一家風味。

《**石園詩話》卷二**　《桐薪》云：「溫飛卿庭筠貌甚陋，號鍾馗，不稱才名。最善鼓琴吹笛，云：『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著《乾撰子》，今其書不傳。」愚謂飛卿才思豔麗，韻格清拔，隨題措辭，無不工緻，恰如其「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之妙。《過陳琳墓》、《經五丈原》、《蘇武廟》三詩，手筆不減于義山，溫、李齊名，良有以也。唐史謂義山「詩思清麗，視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又謂飛卿佻蕩，不修檢幅，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蒲飲狎昵。又舉場多爲人假手，執政惡之，貶授方山尉。然則溫之詩少遜于李，而溫之行視李爲尤薄也。

又　義山古體多名言，溫則文情哀豔，謂之工于辭章則可，比于《行次西郊》、《韓碑》、《贈四同舍》諸作則不逮，至于五七言，則又兩相頡頏。愚最愛飛卿「樹凋窗有日，池滿水無聲」，「僧居隨處好，人事出門多」兩聯，與義山「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同爲佳句。

又　飛卿《送僧東遊》云：「燈影秋江寺，篷聲夜雨船。」義山《早行》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同是一樣手法。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弔古之詩，須褒貶森嚴，具有《春秋》之義，使善者足以動後人之景仰，惡者足以垂千秋之炯戒。【略】李義山之「紫泉宮殿鎖

烟霞，【略】」（《隋宮》）、「玄武湖中玉漏催，【略】」（《南朝》），溫飛卿之「蘇武魂銷漢使前，【略】」（《蘇武廟》）。如此諸作，其悽惻既足以動人，其抑揚復足以懲勸，猶有詩人之遺意也。

《養一齋詩話》卷二　夫太白以古爲律，律不工而超出等倫；溫、李以律爲古，古即工而半無眞氣。

姚瑩《識小録・李義山詩》　世知玉溪生善學杜詩，而不知杜詩有酷似義山者。《曲江對酒》一篇，即西崑之先聲也。「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非義山佳句乎。至若「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則李或未之有也。世以溫、李並稱，獨謂綺縟一種耳。《無題》諸作，雖溫集所無而飛卿亦或能之。如「隔坐送鈎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豈八叉之所難乎。至若「一春夢雨常飄瓦，竟日靈風不滿旗」，則溫當卻步矣。

《讀賦卮言・審體》　漢、魏風規，一壞于五七言之詩句，再壞于四六格之文辭。【略】即溫、李晚出，音節小殊。溫傷仄少而平多，李恨仄多而平少。李最有名，溫譏側豔。當時崇尚，亦從可想。

《四六叢話序》　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

《昭昧詹言》卷二一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翦彩爲花，全無生韻，弗尚也。

柯振嶽《論詩》一五　今人風調古人情，獺祭奚曾損性靈。有恨《無題》誰索解，強將浮豔並飛卿。

焦袁熙《論詩絶句五十二首》二五　溫、李當時略比肩，後來皮、陸更爭妍。秋花（以比皮、陸）不比春花（以比溫、李）豔，一種幽香各自憐。

張際亮《題劉太學（萃奎）薇卿詩後》　《秋江》才調自清新，綺語紛紛枉效顰，誰識風華本溫、李，黃髮高第只斯人。

方履籛《偶與外舅幼心先生論詩泛及近人篇什因作絶句六首》二　庾、徐宮體艷當時，溫、李都成絶代詞。探取騷人幽怨意，豈容格調論高卑。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温庭筠》　韓、杜詩碑萬丈高，眞成難合續絃膠。閒來流覽諸詞曲，那似麻姑癢處搔。

又《李商隱》　祇今尚憶玉溪生，弱冠詩篇先有名。麗句清詞人不及，同時早已過飛卿。

《筱園詩話》卷二　《隨園詩話》持論多無稽臆說，所謂佞口也。【略】又謂：詩亦如物，刀鋒貴薄，刀背貴厚。古人杜陵似厚，太白似薄，玉溪似厚，飛卿似薄，並傳千載，何今人論詩，貴厚賤薄耶。而不知詩非物比，以厚爲貴，絶無貴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詩厚，太白、飛卿，其詩亦厚，自來詩家，無以薄傳者。渠意以色澤詞藻之濃爲厚，清者爲薄，不知詩之厚在神骨意味，不在外面之色澤詞藻也。

又卷三　玉溪生「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此二聯皆用逆挽句法，倍覺生動，故爲名句。所謂逆挽者，倒撲本題，先入正位，叙現在事，寫當下景，而後轉溯從前，追述已往，以反襯相形，因不用平筆順拖，而用逆筆倒挽，故名。且施於五六一聯，此係律詩筋節關鍵處。中晚以後之詩，此聯多隨筆敷衍，平平順下。二詩能於此一聯，提筆振起，逆而不順，遂倍精采有力，通篇爲之添色。是以傳誦人口，亦非以「馬」、「牛」、「丁」、「甲」見長，故求工對仗也。然使二聯出工部手，則必更神化無迹，並不屑以「此日」、「當時」、「回日」、「去時」字面明點，必更出以渾成，使人言外得之。蓋工部以我運法，其用法入化，溫、李就法用法，其馭法有痕，此大家所由出名家上也。後人學其句，而不得所以然之妙，僅以字句對仗求工。

《峴傭説詩》　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飛卿華而不實，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敵手。

朱庭珍《論詩》　溫、李雖同究不同，玉溪饒有少陵風。可憐耳食爭依傍，前誤楊、劉後二馮。

李日普《分題晚唐人詩集得玉溪生集》　《錦瑟》由來著解難，八叉綺麗豈能先。石林、長孺工摸索，安在無人作鄭箋。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李商隱》　獺祭紛華氣自清，八叉那敵玉溪生。寓言故使人難解，《錦瑟》迷離問《碧城》。

楊深秀《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五十首》二七　輕薄嗤人太叫囂，《金荃》浮豔玉溪佻。千年論定功臣在，顧秀野同程午橋。

林則徐《河内吊玉溪生》　江湖天地兩淪虛，黨事鈎連有謗書。偶被乘鸞秦贅誤，詎因羅雀翟門疏。郎君東閣驕行馬，後輩西崑學祭魚。畢竟浣花眞髓

在，論詩休道八叉如。

鄧鎔《論詩三十絶句》二〇　誰從豔體別高低，強把《金荃》配玉溪。沈鬱莽蒼眞杜律，《西昆》何事學《無題》。

胡念修《擬西崑酬唱集四首（用劉中山韻）序》　李唐一代，詩人踵起。正音變風，體制咸備。尋源溯流，曰清與麗。【略】景德中楊、劉諸公慨然有作，力挽狂瀾，以西崑體酬唱館閣，推玉溪、《金荃》爲正宗，士林效之，而麗體賴以復振。夫義山忠君愛國，直紹子美。觀其集中諸作，至性流露，深得三閭之遺。飛卿潦倒名場，未登朝籍。然不屑諂事令狐，此志正非庸流所及。託體雖麗，植品自清。二公之詩，江河萬古，豈可廢乎。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二一　《西昆》穠密豔人寰，溫氏終當讓義山。歷落《韓碑》三百字，秋高鸞鶴唳雲間。

雜録

《册府元龜・幕府部・才學》　李商隱爲令狐楚天平、宣武巡官。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善爲誄奠之詞。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才」。商隱後爲河陽王茂元掌書記、桂州鄭亞、東蜀柳仲郢判官。有《表狀集》四十卷。

《小學紺珠・藝文類・三十六體》　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皆行十六。

《郡齋讀書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文集八卷》　唐李義山【略】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絶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即所謂繁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譎怪則李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豔，故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

《宋史・賀鑄傳》　（鑄）博聞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

《隨園詩話》卷五　古人門戶雖各自標新，亦各有所祖述。如《玉臺新咏》，溫、李、西崑得力於《風》者也。

又　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門人曰：「詩須學韓、蘇大家，一讀溫、李，便終身入下流矣。」余笑曰「如溫、李方是眞才，力量還在韓、蘇之上。」太史愕然。余曰：「韓、蘇官皆尚書、侍郎，力足以傳其身後之名。溫、李皆未僚賤職，無門生故吏爲之推挽，公然名傳至今，非其力量尚在韓、蘇之上乎。且學溫、李者，唐有韓偓，宋有劉筠、楊億，皆忠清鯁亮人也。一代名臣，如寇萊公、文潞公、趙清獻公，皆西崑詩體，專學溫、李者也，得謂之下流乎。」

皮陸

論述

《滄浪詩話・詩評》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珊瑚鉤詩話》卷三　古今詩體不一。【略】雙聲疊韻，狀連騈嬉戲之態。【略】皮日休云：「疏杉低通洞，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

《韻語陽秋》卷四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砆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棋燒敗襖，著子故衣然。」陸龜蒙、皮日休間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

又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蟡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倡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偏眠船舷邊』，庾肩吾云

「載碓每礙埭」。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蘤，湖荇曄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消心象，檐楹溢艷陽」，皆倣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土虜部伍苦」，皆倣疊韻而爲之者也。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皮、陸皆唐季詩客，陸隱於甫里，皮咸通八年登第，二人素友善，倡和尤多。昔之和詩者，和意而已，惟皮、陸必和韻，有累至百韻者。皮有《七愛詩》，爲房、杜、李西平、盧鴻、元魯山、李太白、白居易七人而作，以嵩山處士、魯山令次三大臣，李翰林、白少傅名位不輕，列於處士縣令之下，其高致卓識如此。

《唐才子傳·皮日休》 夫次韻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樂天集中，稍稍開端。以意相和之法，漸廢間作。逮日休、龜蒙，則飈流頓盛，猶空谷有聲，隨響即答。韓偓、吳融以後，守之愈篤，汙漫而無禁也。於是天下翕然，順下風而趍，至數十反而不已，莫知非焉。夫才情歛之不盈握，散之彌八紘，遣意於時間，寄興於物表，或上下出入，縱橫流散，游刃所及，孰非我有，本無拘縛瀜涫之忌也。今則限以韻聲，莫違次第，得佳韻則沓不相干，齟齬難入，有當事則韻不能強，進退雙違，必至窘束長才，牽接非類，求無瑕片玉，千不遇焉，詩家之大弊也。更以言巧稱工，誇多鬬麗，足見其少雍容之度。然前脩有恨其迷途既遠，無法以救之矣。

王鏊《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唱和，跌宕怪偉，眞所謂兩雄力相當者。

《四溟詩話》卷四 九佳韻窄而險，雖五言造句亦難，況七言近體。押韻穩，措詞工，而兩不易得。自唐以來，罕有賦者。皮日休、陸龜蒙《館娃宮》之作，雖弔古得體，而無渾然氣格，窘於難韻故爾。

《詩鏡總論》 有韻則生，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沉；有韻則遠，無韻則局。物色在於點染，意態在於轉折，情事在於猶夷，風致在於綽約，語氣在於吞吐，體勢在於遊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陸龜蒙、皮日休知用實而不知運實之妙，所以短也。

《詩源辯體》卷三一 陸龜蒙、皮日休唱和，多次韻之作。七言律，《鼓吹》所選，僅得一二可觀，其他多怪惡奇醜矣。陸如：「何慚謝雪中情詠，不羨劉梅貴色粧。」（《白菊》）「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野梅》）「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鵁鶄》）「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鐵沉埋見亦羞。」（《紫石硯》）「須知日富爲神授，祗有家貧免盜憎。」（《次韻日休》）「君隱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性相攻。」（《寄吳融》）「魂應絕地爲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張處士故居》）「飲啄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壓新醅》）皮如：「因思桂蠹傷肌骨，爲憶松鵝捐性靈。」（《病孔雀》）「騷人白芷傷心暗，狎客紅筵奪眼明。」（《紫石硯》）「並出亦如鵝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汝園》）「映竹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春遊》）「秦吳只恐鎈來近，劉、項眞應釀得平。酒德有神多客頌，醉鄉無貨沒人爭。」（《新醅》）等句，皆怪惡奇醜者也。吳無障論時義云：「向來詞醜極矣，佳者爲善用脂粉，而不佳者爲魍魎畫見。」予於晚唐亦云。

又 予嘗以唐律比閨媛，初唐可謂端莊，盛唐足稱溫惠，大曆失之輕弱，開成過於美麗，而唐末則又妖豔矣。然美麗、妖豔雖非端莊、溫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於溺，此人情之常，無足爲異。至若王、杜、皮、陸，乃怪惡奇醜，見之必唾其面，今好奇之士反以爲姣好而慕悅之，此人情之大變，不可以常理推也。

又 韓、白古詩，本失之巧，而或以爲拙；王、杜、皮、陸律詩，實流於惡，而或以爲巧，此千古大謬。蓋韓、白機趣實有可觀，王、杜、皮、陸機趣略無所見也。今人好奇而識淺，故捨韓、白而取皮、陸耳。

又 皮、陸集中有全篇字皆平聲者，有上五字皆平聲，下五字或上聲，或去聲，或入聲者，有疊韻，有離合，有藥名，有人名，有迴文，（自離合至迴文，漢、魏、六朝亦間有之，蓋偶以爲戲耳。）有問答，有風人，（即今吳歌）誇新鬬奇，大壞詩體。二子復生，吾當投畀豺虎。或問：「東坡亦有疊韻、雙聲、吃語、禽言等何。」曰：東坡才大，自無不宜，故偶以爲戲；皮、陸長處略無所見，而惟以此鬬奇，未可並論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松陵集》十卷。從來唱和之作，無有如魯望、襲美，驚心動魄，富有日新者，眞所謂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

《龍性堂詩話續編》 以下句釋上句意，如《古詞》云「圍棋燒敗襖，着子故衣然」，陸龜蒙云「旦日思雙履，明詩願早諧」，皮日休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也。

《**臺齋詩話**》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飣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而已。

《**唐詩評選》卷四**　皮、陸松陵唱和詩，奕奕自別，巧心佳句，誠不可掩，如天台、雁宕自不欲與岱、華競品目。

《**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和詩必步韻乎。」答曰：「和詩之體不一：意如答問而不同韻者，謂之和詩；同其韻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韻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依其次第者，謂之步韻。步韻最困人，如相毆而自縶手足也。蓋心思爲韻所束，於命意布局，最難照顧。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嚴滄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讀嘗曰：『今人祗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出韻必當嚴戒，而或謂步韻思路易行，則陷溺其心者然也。此體元、白不多，皮、陸多矣，至明人而極。」

《**詩筏**》　自元、白及皮、陸諸人以和韻爲能事，至宋而始盛，至今踵之。而皮日休、陸龜蒙更有《藥名》、《古人名》、《縣名》諸詩。又有離合體，謂以字相拆合成文也。有反覆體，謂反覆讀之，皆成文也。有疊韻體，如皮詩所謂「穿煙泉潺湲，觸竹犢觳觫」是也。有雙聲體，皮詩所謂「疏杉低通灘」之類是也。有風人體，皮詩所謂「江上秋風起，從來浪得名。送風猶挂席，苦不會帆情」是也。夫《離合詩》起於孔文舉「漁父屈節」之詩，然文舉詩以骨氣奇逸傳，不以離合傳也。疊韻起於梁武帝、沈休文之「後牖有朽柳」，「偏眠船舷邊」，然武帝、休文詩以詞采風流傳，非以疊韻傳也。迴文、反覆起於竇滔妻，然婦人語耳。雙聲體，據皮襲美云起於「蟠蝀在東」，「鴛鴦在梁」，然皆無心自合，非有意爲之也。至於藥名起於梁武帝，縣名起於齊竟陵王，彼亦偶爲之，豈以此見長哉。皮、陸二子，清才絕倫，其所爲詩，自有可傳，必欲炫才鬬巧，以駭俗人，則亦過矣。鮑明遠有《建除詩》，又有《數名詩》，然明遠所謂俊逸者，終在彼不在此也。然則學皮、陸者，亦學其可傳者而已，無炫聰明以爭一時伎倆，自失千秋也。

《**原詩》卷一**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

《**師友詩傳録》二二**　蕭亭答：詩自李、杜以來，大家名家，指不勝屈。毋論貞元、元和。即晚唐溫、李、皮、陸輩，各有至處，自成一家。宋人楊文公、錢思公、晏元獻、胡文恭皆宗之。歐、蘇二文忠公出，而始變其法。

又《**續録**》　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

《**池北偶談・皮陸**》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爲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衮序。乃江西士夫家舊本，黃俞邰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予舊藏皮襲美《文藪》十卷，有襲美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載酒園詩話又編・皮日休陸龜蒙**》　淵明《五柳先生贊》曰：「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讀《松陵集》髣髴猶存其致。詩不爲佳，筆墨之外，自覺高韻可欽，其神明襟度勝耳。吾尤喜其詩序，或數十百言，或數百言，皆疏落有古意。皮、陸並稱，吾之景皮，更甚于陸。一從事祿入幾何，既以給其地之高流，餘波猶沾他郡之賢者。讀其《五貺》諸篇，令人忽忽與之神游，視馬戴僅周一許棠，又不足言矣。竟不克保厥身，并不克保厥名，此文人之重不幸，眞可悲可涕也。皮、陸倡和詩，惟樵詩陸爲勝。如《樵子》云：「纔穿遠林去，已在孤峰上。」《樵徑》云：「方愁山繚繞，更值雲遮截。」《樵斧》云：「丁丁在前澗，杳杳無尋處。巢傾鳥猶在，樹盡猿方去。」《樵家》云：「門當清澗盡，屋在寒雲裏。」《樵擔》云：「風高勢還却，雪厚疑中折。」《樵歌》云：「出林方自轉，隔水猶相應。」《樵火》曰：「深爐與遠燒，此夜仍交光。或似坐奇獸，或如焚異香。」眞若目擊，皮所不及也。餘詩則襲美殊多俊句，如「野歇遇松蓋，醉書逢石屏」，「壓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白石淨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靜探石腦衣裾濕，閒鍊松脂院落香」，「石床卧苦渾無蘚，藤匣開稀恐有雲」，「白石煮多熏屋黑，丹砂埋久染泉紅」，「靜裏改詩空凭几，寒中著《易》不開簾」，「涼後每謀清月社，晚來專赴白蓮期」，「迎潮預遣收魚笱，防雪先教蓋鶴籠」，又《送日本僧歸國》「取經海底收龍藏，誦咒空中散蜃樓」，《以紗巾寄魯望》「今朝定見看花側，明日應聞漉酒香」，較陸詩更覺醒目。集中詩亦多近宋調，吳體尤爲可憎。四聲、疊韻，離合、迴文，俱無意味。吾之重之，以其文，以其人。

《圍爐詩話》卷一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歡堂集雜著・論詩》　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

又《論七言律詩》　松陵一派，西山爽氣，碧水澄波。「白雲蓊欲歸，遠樹忽削半」，詩境似之。

又《七言絶句》　松陵兩君子，別具風骨，不屑雷同。

《談龍録》　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爲無謂。

《説詩晬語》卷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趁韻，宜血脈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　龜蒙與皮日休倡和，另開僻澀一體，不能多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龜蒙與皮日休相倡和，見於《松陵集》者，工力悉敵，未易定其甲乙。惟雜文，則龜蒙小品爲多，不及日休《文藪》時標偉論，然閒情別致，亦復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長也。

《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皮不如陸。

又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雖亦多勉強湊合處。【略】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

《野鴻詩的》　和韻人皆爲難，我獨爲易。就韻構思，先有倚藉，小弄新巧，即可壓衆。然究不能成大器，聊一爲之可也。嚴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信然。此風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抑又何與。

又　皮、陸如吃蒙汗藥，懵騰而作囈語。

《蘭叢詩話》　詩之有齊名者，幸也，亦不幸也。凡事與其同能，不如獨勝。若元、白，若張、王，若溫、李，若皮、陸，一見如伯諧、仲諧之不可辨，令子產「不同如面」之言或爽然；久對亦自有異，讀者不可循名而不責實。張、王、皮、陸，其辨也微，在顰笑動靜之間。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皮襲美（日休）、陸魯望（龜蒙）詩如疥背駱駝，全無斌媚。

《石洲詩話》卷二　晚唐之漸開鬆浮者，莫如皮、陸之可厭。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後之不從事于大本大原，而專以掇撦鬬湊爲事者，實此一種啓之。（楊誠齋所以不免也。）此事必要從源頭打出，方是眞境，即聖人所謂言有物也。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安得有通之日哉。厥弊之滋，不能不追憾皮、陸一輩人。然有志者，竟當自立，奈何怨古人耶。甚矣廓除一切之難也。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韙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韻，未爲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耶。

又　皮、陸聯句詩勝其自作，蓋兩賢相當，節短勢偪，則反掩其孱弱之狀也。聯句體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

《雨村詩話》卷下　皮、陸輩雕文刻鏤，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

《國朝詩話》卷二　開、寶以前，和詩只和其題，詩中見和意而已；韻則分拈，絶無次用者。此派濫觴於元、白，浸淫於皮、陸，自蘇、黃而降，非是不見才之長、情之重矣。善歌繼聲，固勢所必至，未嘗無流弊滋其間也。作者惟自見身分，自出機杼則可。

《北江詩話》卷六　皮、陸詩，能寫景物而無性情，又在唐彥謙、崔塗、李山甫諸人之下。

《昭昧詹言》卷二一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

《石園詩話》卷二　晚唐詩人之相得者，以陸魯望（龜蒙）、皮襲美（日休）爲最。陸寄皮云：「將生皮夫子，上帝可其奏。并包數公才，用以殿厥後。」又云：「鹿門先生才，大小無不怡。就彼六籍内，説詩直解頤。不敢負建鼓，唯憂掉降旗。希君念餘勇，挽袖登文陴。」又云：「鹿門皮夫子，氣調眞俊逸。截海上雲鷹，橫空下霜鶻。文壇如命將，可以持玉鉞。」皮寄陸云：「惟有陸夫子，盡力提客卿。各負出俗才，俱懷超世情。」又云：「相逢似丹漆，相望如眺朒。論業敢並驅，量分合繼躅。」又云：「既見陸夫子，駑心卻伏廐。結彼世外交，

遇之于邂逅。兩鶴思競閒，雙松格爭瘦。」玩兩公往復稱述之辭，皆有一種相視莫逆之心。如陸所云：「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皮所云：「我思方沉寥，君詞復淒切。」眞意孚洽，不比後人之退有後言，而面相標榜也。皮、陸《苦雨詩》，俱善鋪叙而各有佳處，視陳思王之《愁霖賦》，謝康樂之《愁霖》詩，較勝數倍。陸之境窘于皮，故其自寫及皮代爲寫處，更覺動情。其《雨夜》，《看雨聯句》諸作，皆可觀也。劉夢得詩云：「午橋羣吏散，亥市老人迎。」張祜詩云：「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陸詩云：「閒教辨藥僮名甲，靜識窺巢鶴姓丁。」皮詩云：「共守庚申夜，同看乙巳占。」李洞詩云：「一谷勞開午，孤峰聳起丁。」開後人以干支相對法門。

《養一齋詩話》卷二　詩不可爲人強作，必勃勃不可以已也而後爲之。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此雖元、白、皮、陸諸公爲之，然皆爲人強作之一端也。而意興既到，惟所樂爲者，却又宜全力與俱。初定意格，終研詞句，如良醫診脈，精神入微；如法吏斷獄，反覆勘問。凡易悅而自足，皆文章之大病也。

又卷九　予論唐詩，小與人異。【略】陸魯望古風律體，不散漫則湊帖，佳詩甚寥寥，每覽其詩，倉卒惟恐不盡。然有三絕句可喜，皮襲美不能爲也。「陵陽佳地昔年遊，謝朓青山李白樓。惟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且將絲絁繫蘭舟，醉下煙汀減去愁。江上有樓君莫上，落花隨水正東流。」「素藕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住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而人以皮、陸爲晚唐高手，且謂皮、陸爲唱和勁敵。

《海天琴思錄》卷一　詩有雙聲疊韻，唐人皮、陸常有此體。按《韻語陽秋》引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后牖有朽柳。」當時侍從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戴每礙硉。」自後用此作小詩者多矣。戲諧之語，往往載於史策。按皮、陸雙聲疊韻之體，於詩轉拘。然少陵亦多用之，以其用字沈響也。《南史・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云：「互護爲雙聲，嗷嗃爲疊韻。」考《學林新編》，古人以四聲爲切韻，必以五音爲定。蓋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脣音，而不同韻，故謂之雙聲；嗷、嗃同爲牙音，而又同韻，故謂之疊韻。高青丘疊韻《吳宮詞》云：「筵前憚嬋娟，醉媚唾翠被。精兵驚升城，棄避愧墜淚。」自注云：「皮、陸嘗有此作，因戲效之。」

《竹林答問》　問：滄浪所列詩體已備否。（答）大略已備。然中如杜荀鶴不足列一體，而皮、陸《松陵》一體似須增入。

又　問：元、白優劣若何。（答）元、白齊名而元不如白，溫、李齊名而溫不如李，皮、陸齊名而皮不如陸，非獨其詩之有優劣也。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二五　溫、李當時略比肩，後來皮、陸更爭妍。秋花（以比皮、陸）不比春花（以比溫、李）豔，一種幽香各自憐。

況澄《倣元遺山論詩》一一　皮、陸同賡雜體詩，雙雙疊韻鬥新詞。機中錦字盤中句，卻讓閨人早擅奇。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陸龜蒙》　書籍園林號二游，詩傳襲美古風流。和章自有天隨子，應倩徐、任吟不休。（陸初號天隨子，徐參卿多書，任公有園林，皮日休因作《二游詩》，陸和之，題曰《徐詩任詩》。）

又《皮日休》　閒氣布衣居鹿門，文如藪澤各清新。松陵唱和詩尤好，甫里先生是可人。

又　自得徐、任作二游，園林書籍句中收。不逢甫里天隨子，更有何人足唱酬。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八五　《叢書》、《文藪》兩爭能，品格清高議論宏。伯仲殊難分甲乙，賡酬一集紀《松陵》。

紀事

皮日休《松陵集序》　（咸通）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眞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生參之，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

又《雜體詩序》　《梁書》云：「昭明善賦短韻，吳均善壓強韻。」今亦效而爲之，存於編中。陸生與余，各有是爲，凡八十六首。至如四聲詩，三字離合，全篇雙聲疊韻之作，悉陸生所爲，又足見其多能也。案齊竟陵王郡縣詩曰：「追芳承荔浦，揖道信雲丘。」縣名由是興焉。案梁元藥名詩曰：「戍客恆山下，當思衣錦歸。」藥名由是興焉。陸與予亦有是作。至如鮑昭之建除，沈炯之六甲、十二屬，梁簡文之卦名，陸惠曉之百姓，梁元帝之鳥名、龜兆，蔡黃門之

口字，古兩頭纖纖、藁砧、五雜組已降，非不能也，皆鄙而不爲。噫，由古至律，由律至雜，詩之道盡乎此也。近代作雜體，唯劉賓客集中有迴文、離合、雙聲、疊韻。如聯句則莫若孟東野與韓文公之多，他集罕見，足知爲之之難也。陸與予竊慕其爲人，遂合己作，爲《雜體》一卷，屬予序雜體之始云。

《**南部新書**》**丁** 嚴惲，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常愛其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七上不第，卒于吳中。

《**唐詩紀事・李道昌**》 一日，郡城外虎丘山上有鬼題詩二首，隱于石壁之上。【略】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准勑令致祭。【略】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後於寺山之地，果有二墳，極高大，荆榛叢茂，詢諸耆艾，竟不知何姓氏。至今猶存。皮日休和云：「念爾風雅魂，幽咽猶能文。空令傷魂鳥，啼破山邊墳。」陸龜蒙和云：「靈氣猶不死，尚能成綺文。如何孤窆裏，猶自讀三墳。」

《**夷白齋詩話**》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內。三集共覽，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傳遠。姑記其目於左：【略】《松陵集》十卷，【略】右據諸家書目備錄。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

《**唐音癸籤・談叢一**》 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間，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又《**談叢三**》 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爲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璧、魏朴、顏萱，及隴西李穀、南陽張賁，共撰《松陵集》。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松陵集》十卷。（皮日休、陸龜蒙倡和。）

《**郡齋讀書志・松陵集十卷**》 右唐皮日休與陸龜蒙酬唱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之，日休爲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松陵集十卷**》 唐皮日休、陸龜蒙吳淞倡和詩也。

《**宋史・藝文志八**》 皮日休《松陵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 《松陵唱和集》。

《**菉竹堂書目**》 皮日休《松陵集》二冊。

《**唐音癸籤・集録一**》 《松陵集》，皮日休在吳郡幕府與陸龜蒙酬倡詩，六百五十八首，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皮、陸《松陵唱和集》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松陵集》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陸龜蒙撰。）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松陵集十卷**》 唐皮日休、陸龜蒙等倡和之詩。考卷端日休之序，則編而成集者龜蒙、題集名者日休也。龜蒙有《耒耜經》，日休有《文藪》，皆已著録。依韻倡和，始於北魏王肅夫婦。至唐代，盛於元、白，而極於皮、陸。蓋其時崔璞以諫議大夫爲蘇州刺史，辟日休爲從事，而龜蒙適以所業謁璞，因得與日休相贈答。同時進士顏萱、前廣文博士張賁、進士鄭璧、司馬都、浙東觀察推官李穀、前進士崔璐、及處士魏朴、羊昭業等，亦相隨有作，裒爲此集。序稱其詩六百八十五首。今考集中日休、龜蒙各得往體詩九十三首，今體詩一百九十三首，雜體詩三十八首，又聯句及問答十有八首。外顏萱得詩三首，張賁得詩十四首，鄭璧得詩四首，司馬都得詩二首，李穀得詩三首，崔璐、魏朴、羊昭業各得詩一首，崔璞亦得詩二首。其他如清遠道士、顏眞卿、李德裕、幽獨君等五首，皆以追録舊作，不在數內，尚得詩六百九十八首，與序中所列之數不符，豈序以傳寫誤歟。明宏治壬戌，吳江知縣濟南劉濟民以舊本重刊，都穆爲之跋尾。歲久漫漶，毛晉又得宋槧本重校刻之。今所行者皆毛本。唐人倡和裒爲集者凡三。《斷金集》久佚，王士禎記湖廣莫進士有《漢上題襟集》，求之不獲，今亦未見傳本。其存者惟此一集，録而存之，尚可想見一時文雅之盛也。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一** 《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陸龜蒙撰。明弘治十五年劉濟民刊本，十行十八字。前皮日休序。正文首行題「《松陵集》卷第

一」，旁注「往體詩一十二首」，各卷同。後有弘治壬戌都穆跋。據跋知是吳江令劉君濟民授儒士盧雍校勘捐俸刻之者。（忠謨謹按：此書有跋，收入藏園羣書題記續集卷五。）又《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陸龜蒙等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顧千里（廣圻）依宋本詳校，凡字體之不同者均照改。宋本半葉十二行，行字不等，序後連本文，無目錄。卷末朱筆跋云：「黼季用宋版校，余又校一過，時乙卯仲春十六日也。陸貽典記。（改正約六十字。）」「乙卯七夕後三日時介于勘一過，正七字。」「丙辰春分後三日陳在之勘過。」有顧廣圻傳錄毛辰跋一首，黃丕烈手跋二則，顧廣圻手跋一則，錄如後方：「余得宋彫本《松陵集》，凡有異同校入行間。客見而笑曰：『吾聞讀書觀大意，魯魚必讎，猶之可也，乃字同體異毫髮必校，毋乃刻舟求劍耶。』余曰：『有說焉。若字體異而音義同、如謌歌、逕徑，勿改可矣，若余予、煙烟異體異音，苗苗、紙紙分毫增減截然兩字，豈可不改。至于間字自古從月，唐碑宋槧絕無間字，傳寫之誤，以月爲日，舉世沿習，莫知其非，烏得不正。其有以謚爲諡、濕爲溼、泒爲派、杇爲朽郭恕先已早辨之，則宋刻之失也。』客曰：『有是哉，子盍識之，毋更貽後人之惑也。』因略疏于左。汲古後人毛扆。乾隆甲寅九月澗蘋顧廣圻傳錄。」「《松陵集》弘治間有劉濟民刻本，都玄敬跋之詳矣。先君子得古本重刊之，是時扆尚未生也。失怙以來，檢藏本不得，深入悵怏。甲寅歲，吳興賈人持宋刻四冊求售，不惜重價購之。閱第三卷，有都睦及虎山樵人二印。其第八卷天竺寺桂子詩以下板有刓缺，副葉有深柳讀書堂補鈔。第十卷自寂上人院聯句至末亦係抄補。大約都本缺譌處劉本略同。劉與都爲同年友，意此即其原本也。字體整密，欵式古雅，凡北宋廟諱俱缺一筆，高宗御名嫌名或左或右鑿去半字。其爲北宋本無疑。隨用比校家刻，多所是正。但間有補板，亦有譌字。後五年，從錢氏借得宋槧殘本第二卷，其首番尚屬原刻，更用比校，又正三字（宣、騷、瀰）。夫書得宋刻亦可矣，尚有原板補板之不同，因知先輩讀書必訪求古本，良非無謂，今有云讀書何必宋板者，請以此相質。己未六月朔日，隱湖毛扆識。」「毛斧季校本《松陵集》余于數年前從邵書友處見之，而未及購買。後聞其歸于顧抱冲，遂從借歸，擬傳錄一本，因循不獲從事，而抱冲已作故人，書猶未還，心殊怏怏。抱冲從弟澗蘋適館余家塾，出其所傳錄本爲贈。凡書中佳處，悉一載于後跋，與斧季手校眞本無毫髮之異矣。而抱冲藏本有手抄何小山跋語一紙，余又傳錄于此，一以見昔人校書之勤，一以見故友藏書之善，今而後校本《松陵集》之可寶，不僅以斧季手跡爲重也。至抱冲之本所校宋刻精妙處，澗蘋當細爲摘出，俾抱冲遺孤成立讀之益加明瞭，豈不快乎。嘉慶二年秋九月二十二日書于讀未見書齋。黃丕烈。」「毛十丈有小字殘本十一紙，不忍捐棄，于故簏檢出，僅一卷之半，費三日工裝裱，此壬辰歲事也。去年九月，毛丈作古。今月望日，其孫持書售人。余感老人愛重宋槧意，以三星銀買之，取校所刊之本，更無譌誤。老人恆言此集修校爲精，信也。康熙甲午萬壽太歲年夏六月十七日，何仲子識于語古東軒。溽暑亢旱，焦灼土田，余得于軒中抱卷納涼，爲樂何如。宋本十二行廿二字，遇蕒俱虛，唯存左旁，似是高宗時刊本，而通字中缺豎畫，又仁宗未親政時所刊，爲不可解。」「斧季手校此書極爲精細，此本余甲寅九月所摹也。原本藏小讀書堆中，有抱冲記錄何仲子跋語一紙，有云：『毛十丈有小字殘本十一紙，取校所刊之本更無譌誤。老人恆言此集校修爲精，信也。』今此正其已校之本，依宋刻者加圈別之，其餘如『誰可征弄棟』（卷一），『弄棟』漢縣許叔重作『㮚棟』者，而『征弄』刻作『梁』。『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卷二），『王樂』即見《莊子・至樂》篇，而『王』刻作『三』。『君看杖製者』（卷四），此用左氏哀廿七年傳而微誤耳，而刻作『荷製』。『遠帆投何處』（卷五），『帆』字本去聲讀，而刻作『棹』。『箬下斬新醒處月』（卷八），『斬新』唐人詩多有之，而刻作『漸新』。又宋本用字最古雅者，若以『斥候』爲『斥堠』，『嗤妍』爲『媸妍』，『彫龍』爲『雕龍』，『遂古』爲『邃古』，『芑羅』爲『包羅』，『底下』爲『低下』，『鈴閣』爲『鈴閣』，『步綱』爲『步罡』，『負檐』爲『負擔』，『蕭灑』爲『瀟灑』，『楊州』爲『揚州』，『楊雄』爲『揚雄』，『三茆』爲『三泖』，『查頭』爲『槎頭』，『飧霞』爲『餐霞』，『常娥』爲『嫦娥』，『戟支』爲『戟枝』。蓋『遂古』出《楚辭・天問》，『戟支』出《三國志・呂布傳》，字皆如宋刻，而皮、陸時恐未必有『罡』、『嫦』等字也，卷內皆未經更正，僅藉校得見而已。仲子此跋殊弗爲確。蕘圃插架未具此書，檢以歸之，而識其崖略如此。嘉慶改元歲在丁巳九月廿有一日燈下書，時在王洗馬巷之士禮居中。澗蘋顧廣圻。」（癸酉）

作家

高元裕

蕭鄴《大唐故吏部尚書右僕射渤海高公神道碑》 公諱元裕，字景圭【略】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第。【略】大中四年夏六月廿日，次於鄧，無疾暴薨於南陽之官舍，享年七十六。

《新唐書·高元裕傳》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眞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罪，元裕坐出餞，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鎭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嚴嚴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略】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改今名。

《宋高僧傳·唐彭州丹景山知玄》 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楊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楊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

釋從諗

傳記

佚名《趙州眞際禪師行狀》 師即南泉門人也，俗姓郝氏，本曹州郝鄉人也。諱從諗，鎭府有塔記云：「師得七百甲子歟。值武王微沐，避地岨崍。木食草衣，僧儀不易。師初隨本師行脚到南泉。本師先入事了，師方乃入事。南泉在方丈內卧次，見師來參，便問近離什麼處。師云瑞像院。南泉云：「還見瑞像麼。」師云：「瑞像即不見，即見卧如來。」南泉乃起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對云：「有主沙彌。」泉云：「那箇是你主。」師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處安排。」師受戒後，聞受業師在曹州西住護國院，乃歸院省覲。到後本師令郝氏云：「君家之子遊方已迴，其家親屬忻懌不已，祇候來日咸往觀焉。」師聞之乃云：「俗塵愛網，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乃於是夜結束前邁，其後自攜瓶錫，遍歷諸方。常自謂曰：「七歲童兒勝我者，我即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佗。」年至八十，方住趙州城東觀音院，去石橋十里已來，住持枯槁，志効古人。僧堂無前後架，旋營齋食。繩牀一脚折，以燒斷薪用繩繫之。每有別制新者，師不許也。住持四十來年，未嘗賞一封書告其檀越。因有南方僧來，舉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雪峯云：「瞪目不見底學。」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師聞之曰：「不從口入，從鼻孔裏入。」其僧却問師：「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苦學」。云「飲者如何」，師云「死」。雪峯聞師此語，讚云：「古佛古佛。」雪峯因此後不答話矣。厥後因河北燕王領兵收鎭府，既到界上，有觀氣象者奏曰：「趙州有聖人所居，戰必不勝。」燕、趙二王因展筵會，俱息交鋒。乃問趙之金地上士何人。或曰：「有講《華嚴經》大師，節行孤邈。若歲大旱，咸命往臺山祈禱。」大師未迴，甘澤如瀉。乃曰：「恐未盡善。」或云：「此去一百二十里有趙州觀音院，有禪師年臘高邈，道眼明白，僉曰此可應兆

乎。」二王稅駕觀焉。既屆院內，師乃端坐不起。燕王遂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云：「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燕王唯然矣。師良久中間問：「阿那箇是鎮府大王。」趙王應喏弟子。師云：「老僧濫在山河，不及趨面。」須臾，左右請師爲大王說法。師云：「大王左右多，爭交老僧說法。」乃約令左右退。師身畔特有沙彌文遠，高聲云：「啓大王，不是者箇左右。」大王乃問是甚麼左右。對曰：「大王尊諱多，和尚所以不敢說法。」燕王乃云：「請禪師去諱說法。」師云：故知大王曩劫眷屬，俱是寃家。我佛世尊，一稱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才有人觸著名字，便生嗔怒。師慈悲非倦，說法多時。二王稽首讚嘆，珍敬無盡。來日將迴，燕王下先鋒使，聞師不起。凌晨入院，責師傲兀君侯。師聞之，乃出迎接。先鋒乃問曰：「昨日見二王來不起，今日見某甲來因何起接。」師云：「待都衙得似大王，老僧亦不起接。」先鋒聆師此語，再三拜而去。尋後趙王發使取師供養，既屆城門闔城威儀迎之入內，師才下寶輦，王乃設拜，請師上殿，正位而坐。師良久以手斫額云：「堦下立者是何官長。」左右云：「是諸院尊宿，并大師大德。」師云：「他各是一方化主，若在堦下，老僧亦起。」王乃命上殿。是日齋筵將罷，僧官排定，從上至下，一人一問。一人問佛法。師既望見，乃問作什麼。云問佛法。師云：這裏已坐却老僧，那裏問什麼法。二尊不並化，王乃令止。其時國后與王俱在，左右侍立。國后云：「請禪師爲大王摩頂受記。」師以手摩大王頂云：「願大王與老僧齊年。」是時迎師權在近院駐泊，獲時選地建造禪宮。師聞之，令人謂王曰：「若動著一莖草，老僧却歸趙州。其時寶行軍願捨果園一所，直一萬五千貫，號爲眞際禪院，亦云寶家園也。師入院後，海衆雲臻。是時趙王禮奉燕王從幽州奏到命服，鎮府具威儀迎接，師堅讓不受。左右舁箱至師面前云：「大王爲禪師佛法，故堅請師著此衣。」師云：「老僧爲佛法故，所以不著此衣。左右云：「且看大王面。」師云：「又干俗官什麼事。」乃躬自取衣挂身上。禮賀再三，師惟知應喏而已。師住趙州二年，將謝世時謂弟子曰：「吾去世之後，焚燒了，不用淨淘舍利。宗師弟子不同浮俗，且身是幻舍利何生斯不可也，令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傳語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師於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端坐而終。於時寶家園道俗車馬，數萬餘人，哀聲振動原野。趙王於時盡送終之禮，感歎之泣，無異金棺匿彩於俱尸矣，莫不高營雁塔，特豎豐碑，謚號曰：眞際禪師光祖之塔。後唐保大十一年孟夏月旬有三日，有學者咨問東都東院惠通禪師，趙州先人行化厥由，作禮而退，乃授筆錄之具實矣。

《宋高僧傳・唐趙州東院從諗》 釋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群，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翦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眞定師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紀事

《祖堂集》卷一八《趙州和尚》 趙州和尚嗣南泉，在北地。師諱全諗，青社緇丘人也。少於本州龍興寺出家，嵩山琉璃壇受戒。不味經律，遍參藜林，一造南泉，更無他往。【略】師爲沙彌，扶南泉上胡梯，問：「古人以三道寶堦接人，未審和尚如何接。」南泉乃登梯云：「一，二，三，四，五。」師舉似師伯，師伯云：「汝還會摩。」師云：「不會。」師伯云：「七，八，九，十。」南泉指銅瓶問僧：「汝道內淨外淨。」僧云：「內外俱淨。」却問師，師便剔却。師問南泉：「古人道：『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非道』。」泉便棒，師云：「莫錯打。」南泉云：「龍蛇易弁，納子難謾。」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仲冬嚴寒。」有人舉似雲居，便問：「只如趙州與摩道，意作摩生。」居云：「冬天則有，夏月則無。」僧舉似師：「只如雲居與摩道，意作摩生。」師因此便造偈曰：「石橋南，趙州北，中有觀音有彌勒，祖師留下一隻履，直到如今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一〇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略】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後謚眞際大師。

《五燈會元・趙州從諗禪師》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

【略】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略】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體拜。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卑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略】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齩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眞際大師。

李石

《新唐書・宗室宰相傳・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鎭，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略】（開成）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偪，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楡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日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因話錄・商下》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唐摭言・雜記》 李石相公鎭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鎭。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罇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隲之詞也。時爲節度巡官。）

《竹坡詩話》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

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石《開成承詔錄》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　李石《世系手記》一卷。又李石《開成承詔錄》二卷。

又《藝文志四》　李石《樂善錄》十卷。

又《藝文志六》　李石《司牧安驥集》三卷，又《司牧安驥方》一卷。

釋智真

《景德傳燈錄》卷九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略】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創。一日示衆曰：「動容眴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略】咸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勑謚歸寂禪師，塔曰祕真。

《五燈會元・龜山智真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揚州柳氏子。【略】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勑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秖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師。

韋温

傳記

杜牧《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切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宏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夐，出世家富貴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凊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幼多凍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警慢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

任密職，言懇志決，乃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敎於公，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匹、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敎，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尙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爲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羣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尙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曾兄弟，鑣琢敎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慫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曰礭，前國子監四門助敎。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德則至矣，位以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新唐書**·**韋溫傳**》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閤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鋭、監王堪，奪其稟，自敕中人葺之。溫諫，【略】帝乃罷宦人。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爲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尙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即上言：「郎官淸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淸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尙書，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珏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祜。

紀事

《因話録・宫部》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唐語林・補遺》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李景讓

《舊唐書・李景讓傳》 憕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與憕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略】彭以一子官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景讓，大和中爲尚書郎，出爲商州刺史。開成二年，入朝爲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入爲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爲尚書。大中朝，爲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史大夫。景讓有大志，事親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爲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略】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景讓復爲吏部尚書卒，謚曰孝。

《新唐書・李景讓傳》 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憕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歡，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勤諸子。【略】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略】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略】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周墀《酬李常侍立秋日奉詔祭嶽見寄》 秋祠靈嶽奉樽罍，風過深林古柏開。蓮掌月高珪幣列，金天雨露鬼神陪。質明三獻雖終禮，祈壽千年別上杯。豈是瑣才能祀事，弘農太守主張來。

裴休

論述

唐文宗《委中書門下處分制科及第舉人詔》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略】皆直躬邊道，博古知微，敷其遠猷，志在弘益。實能攻朕闕政，究天人交際之理，極皇王通變之義。指切精洽，粲然可觀。既校才於明試，宜旌能於受祿。其第三等、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

沈珣《授裴休汴州節度使制》 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裴休，氣稟嶽靈，夢叶巖瑞。威鳳孤翔於玉圃，仙鶴獨步於芝田。學精典墳，文緯邦國。自彤庭對策，諫列升班，粉署擅貳卿之榮，綸闈迴五字之妙。洎司饋運，整葺牢籠，策畫每得於親聞，功庸必見於顯効。章程軌範，歷試無差。是以用付以權衡，宜承任委。咨之遠略，炳然大綸。四后協心，萬邦繫爾。

沈詢《授裴休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鹽鐵制》 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明堂棟梁，清廟瑚璉。道崇五美，學綜九流。持去邪

與善之心，蘊尊主濟時之術。早昇甲乙，首冠賢良。諫垣馳讜正之名，史氏動直言之筆。羽儀著定，律呂縉紳。仙闈道播於彌綸，右掖詞推於潤色。

《彥周詩話》 裴休《題泐潭》云：「泐潭形勝地，【略】。」詩格律止此，然裴參黃檗，其語不誇、不怨、不怒也。

傳記

碑志

盧肇《宣州新興寺碑銘并序》 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驅驥騄，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貨出水衡，洎陟台司，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慚視史。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爲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常與名緇會難。

傳狀

《新唐書·裴休傳》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己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僨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臮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舊唐書·龐嚴傳》 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疎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

紀事

《唐摭言·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太平廣記》卷一七二引《闕史》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瘨足，規口矩耳，朴素古醜，將蠹土壤者。既洗滌之後，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辯。兗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者，召致於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雖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及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寶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盎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弟子，出器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質。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幼專丘明之書，具載小白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

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葬丘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

又卷二五一引《劇談錄》 曲江池本秦時豈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傾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北夢瑣言》卷六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允也。

又卷一一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裴因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宋高僧傳・唐彭州丹景山知玄》 玄堅守禁戒，少欲，過中不食蔬果，服唯布褐，卧則藁稈。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餘則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素結情好深者裴相國休。初，裴鎮荆門，玄遊五臺山，路出渚宮，贈遺初無所取。裴知其儉約，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蘇秦遣舍人陰資奉張儀也。

又《唐洪州開元寺道一》 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修惟勤，率化不墜。

又《唐荆州天皇寺道悟》 江陵尹右僕射裴公，搢紳清重，擁旄統衆，風望眄睞，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勤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軟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挺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效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濯，躁憒冰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

又《唐洪州黃蘗山希運》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傅，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爲肉珠。然倜儻不羈，人莫輕測。【略】昇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願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

又《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略】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郎鬼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仍賜左神策軍鍾一口、天后繡幢、《藏經》五千卷。裴君爲書殿額。

又《唐圭峰草堂寺宗密》 或曰：「密師爲禪耶，律耶，經論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譔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伽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闇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

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敎，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淨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劍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鎭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二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佷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敎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眞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其爲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宣宗再闡眞乘，萬善咸秩，追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靑蓮。持服執弟子禮四衆數千百人矣。系曰：河東相國之論譔，所謂極其筆矣。然非夫人之爲極筆，於他人豈極其筆乎。觀夫影響相隨，未始有異也。影待形起，響隨聲來。有宗密公，公則有裴相國。非相國曷能知密公，相續如環，未嘗告盡，其二公之道如然。則知諦觀法王法，則密公之行甚圓，應以宰官身，則裴相之言可度。

《**南部新書**》**戊**　裴休，大中中在相位。一日賜對，上曰：「賜卿無畏。」休即論立儲君之意。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遂不敢言。

《**唐詩紀事・裴休**》《贈黃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休，會昌中官于鍾陵，請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之。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靜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錄之，爲《傳心法要》云。休，字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爲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眞儒者。」

《**唐語林・品藻**》　昇平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俅不如儔，儔不如休。休好釋氏，善隸書，所在寺額多書之。

又《豪爽》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即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五燈會元・相國裴休居士**》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求詢問得否。」於是遽尋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醻一語。」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蘗山，薦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敎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鎭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峰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峰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敎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鎭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峰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登科記考**》**卷一九長慶二年**　進士二十九人：白敏中，賀拔惎，周墀，陳標，苗愔，丁居晦，浩虛舟，裴休。【略】知貢擧：禮部侍郎王起。

又卷二〇大和二年 【略】諸科三十六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休，裴素，李郃，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王式，羅紹京，崔渠，崔愼田，苗愔，韋昶，崔博，崔渙，韓賓。【略】知貢舉：禮部侍郎崔鄲。

又卷二二大中四年 知貢舉：禮部侍郎裴休。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穆宗實錄》二十卷。蘇景胤、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撰，路隋監脩。

又《藝文志三》 希運《傳心法要》一卷。裴休集。

《直齋書録解題・起居注類》 《唐穆宗實錄》二十卷。亦路隋監修，史官則蘇景裔、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也。

《宋史・藝文志四》 裴休《拾遺問》一卷。 裴休《傳心法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裴休狀》三卷。

藝文

杜牧《忍死留別獻鹽鐵裴相公二十叔》 賢相輔明主，蒼生壽域開。青春辭白日，幽壤作黃埃。豈是無多士，偏蒙不棄才。孤墳三尺土，誰可爲培栽。

曹鄴《登岳陽樓有懷寄座主相公》 南登岳陽樓，北眺長安道。不見升平里，千山樹如草。骨肉在南楚，沉憂起常早。白社愁成空，秋蕪待誰掃。常聞詩人語，西子不宜老。賴識丹元君，時來語蓬島。

雜録

《新安志》卷九《叙牧守》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大中初爲刺史，二年移鎮宣州。（《景德傳燈錄》稱休守新安，遷鎮宣城。按盧肇《宣州新興寺碑文》稱大中二年休拜宣城，則元年在歙。）

周墀

論述

杜牧《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鐫心鏤志。及爲將相，近取遠挽，悉置於位。

傳記

碑志

杜牧《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略】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眞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百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事。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

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弇贓，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斷撥根脈，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爲下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一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略】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實錄》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爲相事，公上言曰：「人君惟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并帥王宰劇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梁，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爲，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遁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爲官，事嫠姊出告反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弟入門呵笞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息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略】銘曰：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迒蹊隙竅，去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辯之。

傳狀

《新唐書·周墀傳》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大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嚣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紀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並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採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委前務。三傾貢籍，迄今二十二年於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三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墀初年《木鷄賦》及第，常陪僕射守職內庭。）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

風雨，關防不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

《唐詩紀事・周墀》《酬李常侍立秋日奉詔祭嶽見寄》云：「秋祠靈嶽奉樽罍，【略】。」（常侍，李景讓也，亦曾知華州。）墀，字德升，汝南人。長史學，屬辭高古。武宗時，刺華州，召爲兵部侍郎，遂爲宰相。以議河湟事不合旨，罷。鄭顥言於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右僕射。

《唐語林・方正》 懿安郭太后既崩，禮院檢討王皞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皞益不屈。墀以手加皞額，賞其正直。翌日，皞貶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又《補遺》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聞之，奏爲御史。

藝文

張祜《送周尚書赴滑臺》 楚謠襦袴整三年，喉舌新恩下九天。鼓角雄都分節鉞，蛇龍舊國罷樓船。崑河已在兵鈐內，堂柳空留鶴嶺前。多病無由酬一顧，鄢陵千騎去翩翩。

李商隱《華州周大夫宴席》 郡齋何用酒如泉，飲德先時已醉眠。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

李景讓《寄華州周侍郎（墀）立秋日奉詔祭嶽詩》 關河豁靜曉雲開，承詔秋祠太守來。山霽蓮花添翠黛。路陰桐葉少塵埃。朱幡入廟威儀肅，玉佩昇壇步武回。往歲今朝幾時事，謝君非重我非才。

魏謩

論述

沈詢《魏謩拜相制》 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謩，膺賢運之間氣，負王佐之宏材。山岳孤高，圭璋特達。道德忠信，資以修身。文章政事，乃其餘力。自騰芳詞苑，振跡諫垣，文宗知臣，深加寵遇。檢校甚峻，守道不回。未至達官，蔚爲國器。

《舊唐書・魏謩傳》 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

傳記

《舊唐書・魏謩傳》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略】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祕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衡方厚，坐貶溆州司戶。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略】。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謩諫【略】。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還謩右補闕。【略】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敎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善。謩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略】三年，轉起居舍人。【略】尋以本官直弘

文館。【略】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略】瞿初立朝，爲李固言、李珏、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瞿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瞿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即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鄧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略】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略】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己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瞿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略】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略】瞿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略】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

紀事

《唐摭言·恚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瞿，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瞿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瞿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答曰：「經，(上呼)如今也不送。」瞿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瞿大拜，回有啓狀，瞿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北夢瑣言》卷一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瞿，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瞿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瞿曰：「卿家有何圖書？」瞿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唐詩紀事·魏瞿》 宣宗重陽賜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欵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瞿詩最佳。」其兩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杪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寮聳視，魏有得色，極歡而罷。

《太平廣記》卷一八七引《(劉賓客)嘉話錄》 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之事，妙選左右史，以魏瞿爲右史。俄兼大諫，入閣秉筆，直聲遠聞，帝倚以爲相者，期在旦暮，對剔進諫，細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觀文貞公之風彩。會文宗晏駕，時事變移，遂中輟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文宗實錄》四十卷。盧耽、蔣偕、王渢、盧告、牛叢撰，魏瞿監脩。

又《藝文志三》 《魏氏手略》二十卷。魏瞿。

又《藝文志四》 《魏瞿集》十卷。

韓昶

韓昶《自爲墓誌銘并序》 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苻離，小名曰苻。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闇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

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邠辟之。試宏文館校書郎，舊國寶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因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祕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太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尹村。【略】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銘曰：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衆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玉泉子**》　集賢韓昶，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有諫院不受。

曹唐

論述

綜論

張爲《詩人主客圖・（瓌奇美麗）入室三人》　曹唐：「簫聲欲盡月色苦，依舊漢家宮樹秋。」「看却龍髯攀不得，九霞零落鼎湖宮。」「一曲哀歌茂陵道，漢家天子葬秋風。誰知漢武無仙骨，滿竈黃金成白烟。」

《唐詩紀事・曹唐》　唐詩屬對清切，如「鷓鴣思起歌聲動，鴝鵒身翻舞袖齊」，「斬蛟青海上，射虎黑山頭」，此類頗多。

《滄浪詩話・考證》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略】，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閒眠曉日聽啼鳩，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幛，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耳。

《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　曹唐專借古仙會聚離別之事，以寓寫情之妙。有如鬼語者，有太粗者。選此二首（《仙子送劉阮出洞》《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諸仙子》），極其精婉。

《吴禮部詩話》　于鵠曹唐，僅如候蟲之自鳴者耳。

《詩源辯體》卷三〇　遊仙詩，其來已久，至曹唐（字堯賓），則有七言絶九十八首。後人賦遊仙絶句，實起於此，而青於藍者亦多。今採錄一十六首，以備一家。

《唐音癸籤・評彙四》　曹堯賓（唐）詩能用多句，調頗充偉，爲復類其儀質邪。（遯叟）

《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　此託病馬以自喻，謂馬來已久矣，而苦病不及剪拂，且金砧不鑿，玉筋長垂，毛落骨見，若放之曠野，猶可若性，乃使當秋風而鳴，其不得所飼如此，牧恩豢者可不加意乎。

又　吾聞同一愛馬，買死馬者，英雄牢絡之微權，贖老馬憐病馬者，聖賢悲憫之深心。堯賓《病馬》詩五首，一言牧失其所，二言遇無其主，三言有識而恩豢者，未嘗敢忘其報，四有志在千里之思，五有冀人提携之想。無非致屬望之意于鄭公也。用意措語，變化離奇，不可名狀。

《蓮坡詩話》　宋牧仲中丞【略】其論詠物詩甚佳。略曰：邵青門（長蘅）以詠物詩最難，即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是也。

《唐詩鏡》卷五三　王建《宮詞》百首，曹唐《遊仙》九十八首，皆對境生情，令人有如在當年之趣。

《一瓢詩話》　曹堯賓聲調最響，《病馬》諸作，極有意旨，才人不遇，應共低徊。

《**石洲詩話**》卷二　曹唐如巫婆念咒化齋，令人掩耳，欲其亟去。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鄭谷、曹唐，有識皆嗤，更不具論。

又　曹唐《小遊仙》，王渙《惆悵詞》，至爲凡陋，然「玉詔新除沈侍郎」，「他年江令獨來時」，未嘗無孤鶴出羣之致。羅虬《比紅兒》百首，胡曾《咏古》諸篇，輕佻淺鄙，又下二人數等，不識何以流傳至今。選中亦各收其一，此外皆當付之秉炬矣。

《**石園詩話**》卷二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舉進士不第，累爲使府從事。《大遊仙詩》，愚愛其「山川到處成三月，絲竹經時即萬年」一聯。他詩每于結句能寄規誨而見議論。如《羽林賈中丞》云：「胸中別有安邊計，誰睬髭鬚白似銀。」《贈南岳馮處士》云：「支頤冷笑緣名出，終日王門強曳裾。」《奉送嚴大夫再領容州》云：「代北天南盡成事，肯將心許霍嫖姚。」《送劉尊師祇詔闕廷》云：「《五千言》外無文字，更有何詞贈武皇。」《病馬》云：「王良若許相擡策，千里追風也不難。」可以想其胸次。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曹唐司馬承禎》　曹唐信口發清吟，曲曲《遊仙》見道心。畢竟子微幽興好，白雲歸去坐彈琴。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曹唐》　堯賓詩句半遊僊，縹緲風情太守憐。未覩豐神疑駕鶴，誰知壓倒水牛肩。　洞中僊子別劉郎，塵夢那知鶴夢長。流水桃花香滿澗，而今好句憶曹唐。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是杜蘭香？前番下嫁今番憶，賴有堯賓詩二章。　萼綠華別許眞人，王遠麻姑開宴新。總是僊家相會處，憑將好句憶堯賓。

張祥河《粵西論詩九首》二　道人返服自稱尊，蘸甲紅螺對酒論。漫羨遊仙風馬疾，曾追匹練過吳門。（曹唐堯賓）

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絶句一百九十八首・論唐人六首》二　《主客圖》中句未全，曹唐大小賦《遊仙》。岳陽李遠空成戲，鸞鶴依然下九天。

分　論

《**劉晨阮肇遊天台**》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此擬遊仙詩也。言天台石路人迹罕到，劉阮至此，不覺身世俱忘，蓋以雲草幽寂，疑非塵世，雞犬相聞，又似人間，故不知歸宿在何處，欲尋仙源一問之也。烟霞水木，而曰「生前」「夢裡」，說得仙境虛玄，妙在「不省」「空疑」四字。雞鳴岩月，犬吠洞春，極清幽矣。曰「往往」「時時」，見仙家景物倏異。劉阮何物骨相，得此奇逢耶。今世遭遇忽焉出自意表，有不自知其故者，何異于是。堯賓《遊仙》諸作，大抵摹寫神仙景事幻化，而寓意悠深，律調多不食烟火人語，非洞徹玄理道妙，不能深刻如是。按諸家選及本集並作曹詩，郝天挺《鼓吹》獨題爲宋邕，不知何據。

《**仙子送劉阮出洞**》　《瀛奎律髓》卷四八紀昀評：此評憒憒。又：顏延年始作《織女贈牽牛》詩。流及曹唐，遂有遊仙詩，殊爲俗格。（方）虛谷知薄許渾而取此何耶。蓋許渾嘗爲後山所排故耳。查慎行評：五、六二句，出洞情事，大有仙凡之判。

《**仙子洞中有懷劉郎**》　《唐詩鏡》卷五三：是爲平調。《唐音癸籤・談叢五》有云：曹唐寓江陵寺亭沼間，得句：「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見素裳女子步詠前句，迫訊之，遽沒，數日唐殂。考此乃唐劉阮遊仙詩「洞裏有天」云云，元不說水底，人改之以就所云池沼者。詩讖故有之，然率然自出胸臆，故驗。可須人點竄代爲之歟。《野鴻詩的》：曹唐《遊仙詩》有「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谿《無題詩》，千妖百媚，不如此二語縹緲銷魂。《養一齋詩話》卷四：曹唐「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固屬鬼詩。然未若黃滔之「冢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爲尤足笑也。蓋晚唐醜態，無所不備。

《**劉阮再到天台山不復見諸仙子**》　《瀛奎律髓》卷四八查慎行評：第七句與第五句微有礙。紀昀評：後四句用語太複。

《**皇初平將人金華山**》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巨勝》：曹唐詩：「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谿邊巨勝花。」吳且生曰：【略】《唐詩鼓吹》選十一首，以爲宋邕作，恐未必然也。此二語詠皇初平事，按《神仙傳》，初平牧羊，隨道士入金華山，其兄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但見白石滿地，乃叱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參同契》云：巨勝可延年，還丹入口。《廣雅》云：巨勝，一名胡麻。陶隱居云：莖方者巨勝，圓者胡麻，可作蔬，道人多食之，形類麻，故名胡麻。蘇子瞻《胡麻賦》：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

《**漢武帝思李夫人**》　《四溟詩話》卷四：全篇穠麗，其風致可想，然用

「雁書」誤矣。予考漢史及《武帝內傳》，方士少翁能致鬼，帝命招李夫人之魂，見而哀之，因爲歌曰：「是邪，非邪。」元狩四年，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天漢元年，遣蘇武使匈奴，昭帝始元五年，蘇武還自匈奴，「雁書」事當在子卿將歸之時。曹，羽流也，隨興賦成，不及詳考爾。

《送羽人王錫歸羅浮》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寫羽人歸，後解寫浮羅。一寫其忽然欲歸，二寫其自說欲歸之故，三寫其一路歸，四寫其竟歸矣。凡律詩三四，決無無故平書二語之理，縱復有時甚似平書，然細察其間，必有欹側。如此三四，一是下一「行」字，「行」之爲言一路正歸；一是下一「入」字，「入」之爲言歸已到家是也。又金釋弓補註：三言「石磴倚天」，雖復高高行履，然還有腳跡可指。四言「鐵橋通海」，便是低低藏躲，已並無腳跡可指也。此是其作遊仙詩一段本領。（後解）五六寫浮羅實景，然亦絕與羽人相襯。七言如此龍蛇犀象中間，正是抱朴先生行樂之處，今日抱朴雖往，而藥草固在，羽人正應早歸續尋也。

《送劉尊師祇詔闕庭三首》三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寫詔徵。此詩通首俱譏闕庭，言仙老只知閑眠，何長生之可署，而帝書忽來，鸞殿久佇，曰欲求不死方也。夫不死誠復有方，則羲農至今在御，此座安得陛下哉。神仙盡是妖妄漢武，眞至論也。（後解）後解寫陛見。酒能延命，香能降眞，設有其理，五千何不言之。曰：五千雖未言及，又有他書言之也。則吾熟睹汝家他書之文不成文，字不成字也。又金釋弓補註：道藏至今不燒，可見世無識文字人。

《暮春戲贈吳端公》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甚惜端公少年英物，而屏者閑處也。前解只是疾惡如讎一意。《漢書》顏師古注：「金吾，鳥名。性辟不祥，天子出，執此鳥之像先導，以禦非常，遂爲官名也。」服虔《異物志》：「鶡鳩，博勞也。」《古詩》：「腰中轆轤劍，可值千萬餘。」宋孝武孝建二年，削弱王侯，劍不得爲轆轤形，是也。詩意言端公年少英雄，人望其爲金吾。此何故哉，豈非一聞惡聲，即拔劍而起，其性嫉耶。實稱其官也耶。（後解）然則朝廷早以金吾處端公否。曰：未也，今方鈎簾對花、凭妾捋鬚。曰：端公亦眞無可奈之何也。夫以院婢吹笙而不往聽，街奴調馬而不往觀，則其心頭自另有一段緣故也。然而終亦鈎簾對花、凭妾捋鬚而已，則知朝廷之於人才，亦大略如是也。後解只是閑住不樂一意。又金釋弓補註：「捋虎鬚」，自是書空咄咄之意，又加「憑紅肌」者，壯士一段雄心銷磨不得，最是婦人銷磨之也。《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端公少年爲金吾之貴。「閒眠曉日聽鶡鳩」之禽，「笑對春風倚轆轤」之劍，漢婢吹笙於深院，奚奴調馬於靜街，足以供其樂矣。乃其在牡丹花下，則珠簾高捲，獨凭紅肌姬妾之樂，又如是也。不益徵金吾之貴哉。二聯切暮春，末聯見戲贈意。朱三錫評：細讀此篇詩意，吳公未爲金吾，而人望其爲金吾之官也。何爲乎獨望其爲金吾之官？蓋金吾能辟不祥，而禦非常，爲天子前導，必端公之才，能稱其官，故曰年少英雄，望拜金吾也。三四雖寫暮春，曰「聽鶡鳩」、「倚轆轤」，是即嫉惡如讎，聞聲拔劍之意。夫端公既有如是之才，天子宜早以金吾處之矣。乃端公方鈎簾對花。憑肌捋鬚，一無所事。然端公非眞欲躭姬妾之樂也，看其寫五之漢婢吹笙下一「聞」字，六之奚奴調馬下一「任」字，則是院婢吹笙未必往聽，奚奴調馬未必往觀，「捋虎鬚」自是書空咄咄之意，又加「憑紅肌」者，言壯士一段雄心，銷磨不得，而借婦人以銷磨之也。題雖曰「戲贈」，而端公滿腔閒住不樂之襟懷，卻被一一道破。不然，既曰「年少英雄」，好丈夫矣，而豈可任其「閒眠曉日」、「笑倚春風」、「鈎簾對花」、「憑肌捋鬚」者哉。

《奉送嚴大夫再領容府二首》一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一二寫所送之時，即寫所送之地，「憂國」二字重，三四承寫「憂國」也。「劍澄黑水」、「箭劈黃雲」，是叙其代北之功，下一「曾」字、「慣」字，正寫再領之意，言代北天南，成功則一耳。

又二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前首叙其功業之隆，南北無異，此首叙其賓從之盛，後先一轍。一寫容府，二寫再領，笑迎賓從，南還容府，句中含「再」字意。三四寫大夫與賓意氣之合。五六寫大夫與賓遊宴之樂，惜余不得親從於行間耳。

《贈南嶽馮處士二首》一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自結廬」，「自」字妙妙。二「稱幽居」，「稱」字妙妙。隨手輕輕寫此二字，以與下「王門曳裾」字當面比照，早自更無旋向之處也。蓋「自」之爲言不借他力也，「稱」之爲言得如我意也。從來世上，惟有不借他力，方能得如我意，若有一分借他力，便有一分不如意，若更十分借他力，便更十分不如意。此即孟子所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三四「鳥啼丸藥」、「花落看書」，極力寫來，原

只此一「稱」字。然使當時不「自結廬」，則亦安得有此？然則極力寫來，原只此一「自」字也。（後解）五六因言：處士鹿裘晚濕，何曾束帶矜莊，山舍夜虛，並無榆柳森植。而我乃獨不免束帶矜莊，以與榆柳並植，雖欲不受其笑，此又何可得哉。《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自結廬」是一篇主意，「自」字甚妙，蓋惟自結廬，方得「稱幽居」，若稍假人力，決不稱意也。三四鳥啼斷藥，花落看書，極力寫一「稱」字，若當時不自結廬，安得有如此境界？五六又從「自結廬」、「稱幽居」極寫處士脫然無累，以逼出七八「冷笑」、「強曳裾」之意。蓋鹿裘晚濕，其非束帶矜莊可知，山舍夜虛，其無榆柳森植可知，我獨不免有此即欲不受人笑，何可得耶。

又二 《管城碩記》卷二五：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郝注云：「文武，修煉之火候也。」按魏伯陽《參同契》：「炎火張於上，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脩，終竟武乃陳。」《古嵩子眞訣》：「大丹第六轉，以文武火養一伏時。」司空圖《新歲對寫眞》詩「文武輕銷丹竈火。」楊萬里《十一月朔早起》詩「文武自勻香底火，聖賢教帶老時愁」。《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人生只爲怕「寂寥」二字，便生出許多煩惱，此中滋味，另有相知。看魚吹浪，嗔鹿銜蕉，皆寂寥自得之趣也。泉聲樹影，皆南嶽之景，亦皆處士目中耳中自得之境。遠離世俗，脫然無事，所着意者惟夜靜添砂一事而已。

《題子姪書院雙松》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起聯曰「似秋天」，必書院之中，雙松高蔭，涼氣爽人可知。藏新雨，惹舊烟，極寫院落似秋天意。「風過枕上」，耳之所聞，聽松聲也。「月到窗前」，目之所見，看松影也。「莫教」一結，極致期望之意。

《羽林賈中丞》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一曰「百戰身」，二曰「掃邊塵」，其功業已大矣。三四承之，「風悲鼓角」，言秋冬之際，不離戰馬也。「日暖旌旗」，言春夏之交，日事干戈也。然古來名將，彈琴圍棋，別有文章，飲酒賦詩，別有笑傲。馬邀上客，魚乞佳人，皆名將風流之事。言中丞有如此之豪情逸興，即知其胸中決策制勝，別有成算，豈因年老而莫問也哉。

《南遊》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南遊覽勝，樂而忘歸，故有是作。朱三錫評：南遊既已盡興，自然不思歸家，「不須催」正足上「卒未迴」也。三四「政思」「難放」，正寫「不須催」也。後四句皆寫南遊景色，即寫南遊盡興。人人皆言南方瘴氣，不堪久居，「陰火滅」、「瘴雲開」，已無慮矣，況蘆花月色，江上笛聲，更有可賞心娛目者乎。

《哭陷邊許兵馬使》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風吹地裂，霜氣嚴凝，即未戰敗景色已自慘然。曰「日色黃」者，言戰敗之後，顏色更覺慘淡也。三見其士卒而哭之。四見其衣裳而哭之。五六又感其細馬佳人而哭之。曰「暗迴」，曰「空葬」曰「散牽」曰「任去」眞一字一淚也。結不過表其淸貧而已。

《和周侍御賈劍》 《管城碩記》卷二五：「靑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注引李賀《春坊正字歌》「嗷嗷鬼母秋郊哭」。按後漢士孫《瑞劍銘》：「剖山竭川，虹霓消亡。」《拾遺記》：「越王八劍，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詩中用事，悉有所本，故往往不嫌其俗。《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溢價買劍，志在中原。此二句切侍御處。是劍也，閃爍如電，光瑩如水，露拔當天，則雲霓恐斷，潛擎暗地，則鬼魅愁殲。其光利爲莫可並已。於是氣徹斗牛，不異雷劍之祥，以之靜寇，固無不尅，即月支之頭，亦等閒可取也。七句應三四句，末句應二句。朱三錫評：一二寫侍御買劍之意。三四寫其光。五六寫其利。七八正與靜寇鏹相應。

《病馬呈鄭校書三首》一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以病馬自喻，呈鄭君而致屬望之意焉。朱三錫評：此篇正意言賢人卧病風塵，專望於人之簡拔也。一寫馬，二寫病，三四承之，皆寫「病」來也。五形其毛之落，六形其體之瘦，末以「平原好放」、「嘶向秋風」作結，言外有屬望校書之意。

又二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言壠艸初生，可以供馬而馬病，則羸瘠跼促如處轅下焉。惟病故尾若紅絲之脆弱，空蟠夜雨之中，頭如白練之低垂，徒掉秋風之內，所以不思絡腦，空望障泥，而爲之淚下階前也。然則病困之中，安得孫陽一遇，而此馬得發長嘶哉，此以孫陽比校書意。朱三錫評：此篇正意，言時有可爲，奈因病淪棄，然不遇知己，亦不敢輕於屬人。即如騰黃，神馬也，當壠上艸齊，而羸瘠跼促如處轅下者，惟病之故。三四寫病，五六「未思」、「空望」，即八之「不遇孫陽不敢嘶」也。以孫陽比校書且有自負之意。

又三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言馬病，人不知其良，不加剪拂也。首言無人爲剪其焦毛，鬣已翻亂，更有何人如伯樂，以別其爲古龍孫者哉。且也，「風吹病骨」，驕悍之氣已消，「土蝕葱花」，泥沙之痕可見，雖未能噴，雲而歸於漢苑，然亦曾追練而過於吳門，所以一朝千里，此心猶壯，若有爲之餧飼者，康衢得逞，敢有不念其恩者哉，玩此有長鳴待駕意。朱三錫評：

此篇正意言賢人卧病，世無識者，不加拂拭，然壯心猶在，倘遇知己，不敢作負恩之人。一二言良馬負病，莫有別者，無人剪拂，三四皆寫無人剪拂之故。五六一開一闔，即七之「一朝千里心猶壯」也。

《長安春舍叙邵陵舊宴懷永門蕭使君五首》四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自首至尾，皆追言邵陵宴飲之事。首言昔於邵陵，當木魚金鑰關鎖重城之夜，上紅樓而縱飲焉。斯時也，聞更漏之響，聽管絃之聲，羯鼓催歌，忘銀船之滿，妓人勸飲，覺玉箸之輕，以至星斗漸稀，賓客方散，而美人艷歌之餘音，猶繞碧雲而未絕也，宜乎處客中而有懷已。朱三錫評：此第四首也。叙邵陵主賓宴飲之樂。此題共五首，集中所載，乃後三首。

又五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以楚諸侯比蕭使君，謂我三年隨使君門下，而得與延賓榻之上，爲之飽聽笙歌之聲，熟尋雲水之趣，以至朱門鎖閉，暮上烟霞，鈴閣清冷，秋臨水木，而且當月色團圓，寂然不動之候，夜雖深而興未已，倘邀詩客上高樓而飲焉，其爲樂何如哉。朱三錫評：此第五首也，叙邵陵賓客詩賦之盛。

《小遊仙詩九十八首》三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此極言仙家在烟霞水石之間，理亂不關，榮辱不及，別成一世界也。按堯賓初爲羽士，後加巾幘，舉進士第，歷仕諸府從事，鬱鬱不得志，見諸詞章，不無托想于遠遊昇天焉。其《小遊仙詩》近百篇，如此作，玩「重過」、「省得」四字，分明有出山之悔，復興絕塵之思乎。

傳記

《唐才子傳・曹唐》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工文賦詩。大中間舉進士，咸通中爲諸府從事。唐與羅隱同時，才情不異。唐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雲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已才思不減，遂作《大遊仙詩》五十篇，又《小遊仙詩》等，紀其悲歡離合之要，大播於時。唐嘗會隱，各論近作。隱曰：「聞兄遊仙之製甚佳，但中聯云：『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笑曰：「足下牡丹詩一聯乃詠女子障：『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於是座客大笑。唐平生之志激昂，至是薄宦，頗自鬱悒，爲《病馬》詩以自况，警聯如：「尾盤夜雨紅絲脆，頭捽秋風白練低。」又云：「風吹病骨無驕氣，土蝕驄花見卧痕。」又云：「飲驚白露泉花冷，喫怕清秋豆葉寒。」皆膾炙人口。忽一日，晝夢仙女，鶯服花冠，衣如烟霧，倚樹吟唐詠天台劉阮詩，欲相招而去者，唐驚覺，頗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憶之所致也。有詩集二卷，今傳於世。人云：有德者或無文，有文者或無德；文德兼備，古今所難。《典論》謂：文人相輕，從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矛楯之極，則是非鋒起，奮始於毫末，禍大於丘山，前後類此多矣。夫以口舌常談，無益無損，每至喪清德，負良友，承輕薄子之名，乏藏疾匿瑕之量。如此，功業未見其超者矣。君子所慎。

紀事

《北夢瑣言》卷五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五代史補》卷一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爲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爲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於開元寺三學院，一旦卧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卧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闕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爲女子）。」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無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云豈偶然哉。

《唐詩紀事・曹唐》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爲使府從事。咸通中卒。作《遊仙詩》百餘篇。其友人曰：「堯賓曾作鬼詩。」唐曰：「何也。」

曰：「井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非鬼詩而何。」唐大哂。

又　嘗寓江陵佛寺，寺有亭沼，唐得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有二婦人，素裳徐步，詠所得詩。唐迫而訊之，不應，未十步而沒。數日，唐亦殂，竟不成名。

《**太平廣記**》卷三四九引《**靈怪集**》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翫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爲常製皆不及此作。一日，還坐亭沼上，方用怡詠，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閑冶，徐步而吟，則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知。因迫而訊之，不應而去。未十餘步間，不見矣。唐方甚疑怪。唐素與寺僧法舟善，因言於舟。舟驚曰：「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一碧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頗惘然。數日後，唐卒於佛舍中。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曹唐詩》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　曹唐《大遊仙詩》一卷，又《小遊仙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曹唐詩一卷**》　右唐曹唐字堯賓，桂州人。

《**遂初堂書目**》《曹唐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曹唐集》一卷。唐桂林曹唐堯賓撰。有《大小遊仙詩》。

《**宋史・藝文志七**》《曹唐詩》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曹唐《大遊仙詩》一卷，又《小遊仙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曹唐集》一卷。從事桂州曹唐堯賓著，初爲道士，詩六十二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　唐，字堯賓，桂林人。初爲道士，大和中返初服，舉進士，累辟諸府從事。其《遊仙詩》最著名，蓋本顏延之爲織女牽牛詩，而曼衍及諸仙女，各擬贈答。然諸篇姓名雖易，語言略同，實非傑出之作。《唐志》載其集亦三卷。蔣冕求其原本不獲，乃蒐諸選本，裒成一卷，附之鄴詩後，以二人皆粵西產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曹唐詩》亦（蔣）冕所附刻，以二人均粵西產也。其詩皆不出晚唐之格，以流傳舊本，存之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明蔣冕刊本。席氏刊本。〔續録〕十三唐人集本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曹從事詩集》二卷。

釋常達

《**宋高僧傳・唐吳郡破山寺常達**》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參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薦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別崇重。身不衣繒纊，室唯蒙薜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遨坰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墳起塔，潁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爲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全唐詩・常達**》　常達【略】，大中中，居吳郡破山寺。詩八首。

楊牢

《新唐書・李甘傳》 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刳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卬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

《唐詩紀事・楊牢》 牢，弘農人，少孤。年六歲，母俾入雜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方彈棋戲，以局爲題，俾牢賦之。應聲曰：「魁形下方天須亞，二十四寸窗中月。」年十八中第。【略】牢，登大中二年進士第，最有詩名。大中時，顧陶作《唐詩類選》，去取甚嚴。其序云：「刪定之初，如楊牢等十數公，時猶在世，及稍稍淪謝，一篇一詠，未稱所錄，若續有所得，當列爲卷軸，庶無遺恨。」

《唐語林・夙慧》 華陰楊牢，幼孤，六歲時就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略】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蟇欲喫月，保護常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苦不捲，誰道中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診脈服藥而殞。

韋楚老

論述

《詩藪內篇・古體下・七言》 韋楚老《祖龍行》，雄邁奇警，如：「黑雲障天天欲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偸生五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赤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長吉諸篇全出此，而諸選皆不錄，漫載之。

傳記

《唐才子傳・韋楚老》 楚老，長慶四年，中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仕終國子祭酒。工詩，氣既淳雄，語亦豪健。衆作古樂府居多。【略】傑製頗多，俱當刮目。今並傳。

紀事

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

又《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顎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

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

《太平廣記》卷四〇五引《劇談錄》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爲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

《金華子》卷下　韋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字損之）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常跨驢策杖經闤中過，布袍貌古，羣稚隨而笑之。即以杖指畫厲聲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畏韋楚老。」引羣兒令笑，因吟咏而去。

又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　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略】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

《唐詩紀事・韋楚老》　楚老，長慶進士，終於拾遺。開成時，李德裕代牛僧孺爲淮南節度，奏僧孺錢帛事。補闕王續、魏謨、崔讜、韋有翼，拾遺令狐綯及楚老、樊宗仁，連章奏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不問。「一從黃帝葬橋山，碧落千門鎖元氣。」（《天上行》句）張爲取作《主客圖》。

藝　文

鮑溶《代楚老酬主人》　流水爲我鄉，扁舟爲我宅。二毛去天遠，幾日人間客。曈曈衡山景，渺渺翔雲迹。從時無定心，病處不煖席。煩君問岐路，爲我生悽慼。百年衣食身，未死皆有役。曾傷無遺嗣，縱有復河益。終古北邙山，樵人賣松柏。

杜牧《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蓋壽朋其名，而楚老其字也）》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獨鶴初冲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卧病神祇禱我知。十載丈夫堪恥處，朱雲猶掉直言旗。

又《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到笙歌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畢　諴

《新唐書・畢諴傳》　畢諴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略】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愨，不妄與人交。大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略】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

《北夢瑣言》卷三　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鹺賈之子，請改爲「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又卷四　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叠秉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唐語林・賞譽》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者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

杜牧

論述

綜論

杜牧《上知己文章啓》 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壯貌矣。

又《獻詩啓》 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爲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希鐫琢。

李商隱《杜司勳》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采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舒之文，高騁夐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濁滓穢，支立敧倚。呵摩皸瘃，如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祗謁宗廟；其聒蟄爆聾，迅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欃裂噎喑，戛切韶濩；其砭熨嫉害，隄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采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綫織，布在眼見耳聞下。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皐傳》；尚古兩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摽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厲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諭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醲腴魁礨，筆酣句健，窕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剷治本，緬幅道義，鉤索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顛倒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抵誣，以甘罰殛邪。故總條目，強自作序。

《舊唐書・杜牧傳》 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

《新唐書・杜牧傳》 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臨漢隱居詩話》 杜牧好用故事，仍于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黃糜」字。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青灣，睹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其爲《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鬬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鬬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睹當日之鬬龍耶。

《彥周詩話》 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略】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

《深雪偶談》 杜牧之《赤壁詩》【略】，許彥周不諭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凄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卻不主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爲議論，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使隽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爲議論，大概出奇立異，如《四皓廟》【略】，如《烏江亭》【略】。要之，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則與後二詩遼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略】，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余最愛寶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略】，使彥周評此，則以寶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珩璜新論》 杜牧之號小杜，亦以對老杜言之也。古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夢溪筆談・藝文一》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略】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飤。【略】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密齋筆記》卷三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記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翺。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鎮維揚，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篋邏卒報狀示之，感泣大慚。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爲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詩話總龜・感事門下》引《唐賢抒情》 杜牧之綽有詩名，縱情雅逸，累分守名郡。罷任，于金陵艤舟，聞倡樓歌聲，有詩曰「煙罷寒水月籠沙，【略】」，風雅偏綴，不可勝紀，與杜甫齊名，時人呼爲大杜、小杜。

《觀林詩話》 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嚴光釣瀨喧。」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又有「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此乃以朱雲對白日，皆爲假對，雖以人姓名偶物，不爲偏枯，反爲工也。

又 杜牧詩喜用「緬」字：「半月緬雙臉」，「如日月緬升」，「日痕緬翠巘」，「孤直緬月定」。

又 牧又多以竹雨比羽林，《栽竹》詩云：「歷歷羽林影。」又：「竹岡森羽林。」《大雨行》：「萬里橫亘羽林槍。」又：「雲林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近爲侍，分明攫攫羽林槍。」

《庚溪詩話》卷下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又皆嘗見於《六經》。【略】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略】至於杜牧之《晚晴賦》【略】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

《艇齋詩話》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

又 予嘗從東湖舟中，見誦杜牧之「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曾下杜陵無」之句，及誦「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誦詠久之。

《藏海詩話》 看詩且以數家爲率，以杜爲正經，餘爲兼經也。如小杜、韋蘇州、王維、太白、退之、子厚、坡、谷「四學士」之類也。

《碧溪詩話》卷三 喻凫嘗謁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邪。

《風月堂詩話》卷下 杜牧之風味極不淺，但詩律少嚴，其屬辭比事殊不

精緻，然時有自得爲可喜也。

《碧雞漫志》卷四　《荔枝香》【略】，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宮絕句》云：【略】。《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閒，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影宋本《韻語陽秋》卷四　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疏還密，巖泉咽復流」，蓋用子美雨止還作「斷雲疏復行」也。蓋其心景復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爲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韻語陽秋》卷九　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爲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略】又有《贈中敏》詩云，【略】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燄薰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爲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懾士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亦以爲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爲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爲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又卷一三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略】杜牧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鬬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

陸游《舟中夜賦》　牧之未極詩人趣，但謂能輕萬户侯。

周必大《朱新仲舍人文集序》　藝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詩人或略於文，兼之者杜牧之乎。苦心爲詩，自其所長，至於議論切當世之務，制誥得王者之體，賦、序、碑、記未嘗苟作。予每讀其書而愛之，恨不與之同時。敷文閣待制桐鄉朱公，【略】其子軫等類公遺稿凡四十有四卷，將刻而傳之，屬予爲序。予謂公於牧之似之者三：耽嗜佳句，不工不已，豈惟詩哉，它文稱是，一也。仕皆至中書舍人，職皆嘗歷史，官以文華國，儒者榮之，二也。牧之出典黃、睦、池、湖四州，公亦守睦、宣、蘇等郡，俱有惠政，臨終各自誌其墓，三也。過之者亦三：公事高宗，玉音屢奬其文，擢置從班，坐是被讒而去，牧之爵位，皆宰相進擬，不聞親結主知，一也。公壽七十一，牧之五十而已，二也。公之子若孫，俱傳其家學，牧之之嗣，雖丞、郎，素業無聞焉，三也。

《野客叢書・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祜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杜牧之體。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杜牧嘗爲牛奇章公掌書記，後誌牛公墓，書維州事，是牛而非李。又云：「李太尉專柄，多逐賢士。」牧弟顗嘗爲李衛公巡官，後李貶袁州，牛公欲辟致，顗辭以李公方在困，不願就。牧誌顗墓，備載其事。牛、李相反如冰炭，門下士各分朋黨。二杜於其時，一爲牛客，一爲李客，各行其志，各主其所主，不以牛、李之存沒用舍爲向背，其兄弟俱豪傑之士矣。自唐至今，維州曲直之論未定，惟溫公是奇章，與牧之論同。

又《新集》卷五　牧之門戶貴盛，文章獨步一時，其機鋒湊泊如德山棒、臨

濟喝。少時不羈，有書記平安之謗。晚年刺湖州，猶有「綠葉成陰子滿枝」之恨，若未忘情于色界者。晚節自誌其墓，與臺卿自誌、淵明自挽何異。非世之畏死懼化者所可及也。頃見考亭，嘗以行草書《九日齊山》之章，乃知文公亦愛其才。

《宣和書譜・行書三》 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時務。於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其作《阿房宮賦》，辭彩尤麗，有詩人規諫之風，至今學者稱之。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裏。大抵書法至唐，自歐、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時詞人墨客，落筆便有佳處，況如杜牧等輩耶。

《竹莊詩話・品題》引《蔡百衲詩評》 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嘆也。

又《雜編一〇・杜牧》引《抒情詩話》 杜牧之綽有詩名，縱情雅逸。金陵艤舟，聞倡樓歌聲，有詩云云。風雅編綴，不可勝記。與杜甫齊名，時人呼爲大杜、小杜。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餘響上》 唐史本傳云，牧詩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然議論好異於人，稍自昧於理者。

《餘冬詩話》卷上 杜牧之《赤壁詩》【略】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略】，說人事猶可爲。同意思，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爲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祇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爲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尚可問哉。《烏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眞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升庵詩話・杜詩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鎖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裏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註。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又《杜牧之》 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艷，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

又《孫器之評詩》 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

又《唐詩絕句誤字》 唐詩絕句，今本多誤字，試舉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本不凋乎。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余戲謂此二詩絕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楊慎《唐絕增奇序》 絕句【略】，遺響則杜樊川。

《全唐文紀事・評騭五》引《丹鉛續錄》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 七言絕【略】，杜牧《宮怨》、《秋夕》【略】，皆樂府也。

又《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略】祖孫則【略】，杜佑、杜牧。

又《唐下》 李白、杜甫外，杜審言、李嶠結友前朝，李商隱、杜牧之齊名晚季，咸稱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

胡應麟《讀杜紫微集》 紫微《燕將錄》縱橫凌厲，氣雄一世，短長而後可繼先秦者，僅睹此篇，而世誦其《阿房宮賦》。此賦若郗方回蒼頭，小有意耳，乃篇末數語，村學究面目，可憎之甚，故不若李華《含元殿》，稍具典刑也。

《藝苑卮言》卷四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詩品・中書舍人杜牧》 牧之鄂杜遺風，名家遠紹，其詩含思悲凄，流情感慨，下語精切，含聲圓整，而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然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而持情亦巧。或者比之許渾，兩人之作，南北異調，了了可辯，豈風氣囿諸情性，不能自達于中聲者乎。初唐先輩，西北居多，而含宮調徵，各諧其節，未有如牧之者。

《唐音癸籤・評彙四》 杜牧詩主才，氣俊思活。（《吟譜》）

又《談叢一》 杜牧之門第既高，神穎復隽，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略。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微，堤築非遙，甑裂先兆，亦繇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疏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

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唐詩鏡》卷五〇　杜牧七言絕句，婉轉多，情韻亦不乏，自劉夢得以後一人。

《歷代詩話考索》　升菴謂杜牧好用數目，垛積成句。按句法亦不外三百篇，如「于三十里」、「三百維群」、「九十其犉」、「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等句，蓋不一而足矣。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　李長吉分明是一箇太白，可惜天碎國寶，故奇而未純。世以牧之爲小杜，當以長吉爲小李。

又《詩談二編》　杜牧：「他年會著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後又有云：「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擾擾塵中人，多有媿於方外者矣。

《詩源辯體》卷三〇　杜牧（字牧之）才力或優於渾，然奇僻處多出於元和，五、七言古恣意奇僻，且多失體裁，不能如韓之工美，援引議論處益多以文爲詩矣。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

又　杜牧五言律可采者少。七言《早雁》一篇，聲氣甚勝，餘尚有二三篇可采。其他怪惡僻澀，遂爲變中之變，如「韓嫣金丸莎覆綠，許公驢汗杏粘紅」，「期嚴無奈睡留癖，勢窘猶爲酒泥慵」，「行開教化期君是，卧病神祇禱我知」，「邪佞每思當面唾，清貧長欠一杯錢」，「黠戛可汗修職貢，文思天子復河湟」，「直道莫拋君子業，遭時還與故人書」，「先揖耿弇聲藉藉，今看黃霸事摐摐」，「鬢衰酒減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已建玄戈收相土，應回翠帽過離宮」，「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等句，皆怪惡僻澀者也。

又　杜牧七言律僻澀怪惡，其機趣實死，人稱「小杜」，愧甚。

又　七言律，王建尚奇而昧於正，尚意而略於辭。杜牧亦尚奇、尚意，而又以老硬爲主，實僻澀怪惡也。宋人之法多出於此。

又　杜牧七言絕，如「黃沙連海」、「青塚前頭」、「翠屏山對」、「銀燭秋光」、「監宮引出」五篇，聲氣尚勝。「清時有味」以下，盡入晚唐，而韻致可觀，開成以後，當爲獨勝。

又　杜牧少年風流放蕩，見於他書可考。其詩有「落魄江湖」、「華堂今日」、「自恨尋芳」等篇，今皆不見本集者何。按《唐書》：「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臨終，悉取所爲文章焚之。」斯豈臨終而焚之耶。中復有「婷婷嫋嫋」、「多情卻似」二絕，疑後人增入也。且集中多怪惡僻澀之語，與前三絕及他人錄者如出二手。乃知此公情致自在怪惡僻澀，直欲自開堂奧耳。

《騷壇秘語・體之十五》　律體：杜牧。【略】右諸家詩律，視盛唐益熟矣，而步驟漸拘迫，皆祖風騷，宗盛唐，謂之中唐。

又　絕句體：杜牧。【略】右諸家，意絕語俱絕。

又《範之十二》　七言律詩：杜牧。【略】七言絕句：杜牧。【略】初學詩者，且宜模範此數家，成趣之後，方可廣看。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顧璘曰　晚唐絕句，唯杜牧之稍溫麗，有可法者。

又　周啓琦曰：晚唐杜牧之得其正變，如《開元寺》、《貴池亭子》、《登樂遊原》、《齊安城樓》、《後池》、《寄韓綽判官》、《懷馮秀才》、《洛陽》、《秋夕》、《醉後書寺壁》、《聞笳》等作，俱絕句之佳者。

歸莊《與杜于皇》　前有少陵，後有樊川，嘗以爲千古難繼，睹于皇著作，嘆二公風流不墜也。

《師友詩傳續錄》　唐詩如「故鄉七十五長亭」、「紅闌四百九十橋」皆妙，雖算博士何妨，但勿呆相耳。所云點鬼簿，亦忌堆垛。高手驅使，自不覺耳。

全祖望《杜牧之論》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感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傳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以警惰窳，牧之正丁挽季，故其語益蒿目搥胸不能自已，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略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衛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給事中敏之伉直，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之黨。衛公不能別白用之，概使沉埋，此其褊心，無所逃於識者之責備，而其勳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崖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其用者也。衛公討澤、潞，牧之上方略，衛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之及。衛公誠過矣。然古之人有成非常之功，裂圭封之，而飄然辭去者，牧之獨弗聞耶，亦何用是怏怏爲也。且衛公雖未能忘情於門戶之見，而其相業，則雖怨仇之口不能沒，牧之所爲詩，其於衛公深文詆之，是何言歟。近世海鹽胡孝轅，謂牧之年未五十，四典專城，亦不可謂之牢落，其言良是。長洲何焯不以爲然，果爾，則是必爲鄧仲華而後可也。且牧之自湖州入爲舍人，唐之舍人，乃入相之資也，其時衛公已退，牧之之大用亦不遠矣，而讀其應召時詩，何其衰之甚耶。

殆亦長沙賦鵩之徵也，非所謂不善用其才者耶。嗚呼，天下之難得者才也，僅而生之，而或有人焉抑之，或又不能隨時知進退得喪，急求表見而反自小之，是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天下之不幸也。吾願操大鈞之柄者，其無以成見爲用舍，春容而陶鑄之，而負瑰奇之器者，其無以一擲不中，遂蕉萃而喪其天年，其庶幾乎。

《北江詩話》卷一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

又卷二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

又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能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

又卷六 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之外，惟杜牧之一人。

又 元和、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杜舍人，皆有節概，非同時輩流所及。其寄情聲色亦同。余昨有《題琵琶亭二絕》。【略】其二云：「江州司馬宦中唐，誰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

又 李樊南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 《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新唐書》亦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略】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爲戡誌墓，乃借以發之，故攄以爲牧之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眞，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略】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

《貞一齋詩說》 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

《戴酒園詩話·艷詩》 元、白、溫、李，皆稱艷手。【略】杜紫微極爲狼籍，然如「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須待我開」、「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于旗亭北里間，自云「青樓薄倖」，不虛耳。

又《宋人議論拘執》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最粗直之句，而宋人稱之。《華清宮》二篇及《赤壁》詩，最有意味，則又敲扑不已，可謂薰蕕不辨。

又《又編·杜牧》 杜長律亦極有佳句，如「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徑香寒蜂未知」，「千里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又「江碧柳青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俱灑落可誦。至《西江懷古》「千秋釣艇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尤有江天浩蕩之景。

《東泉詩話·評詩上》 小杜《感懷詩》「號爲精兵處，齊蔡燕趙魏」，句法特古，通首整鍊，是其佳篇。至《杜秋詩》及《冬至寄阿宜詩》，不免冗長耳。《華清宮詩》「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句最精。其他律句，如「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皆極俊美。

《圍爐詩話》卷一 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證。【略】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

《蘭叢詩話》 晚唐體裁愈廣，如杜牧之有五律，結而又結成十句。

鄭燮《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隽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縉，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

《甌北詩話》卷一一 杜牧之作詩，恐流於平弱，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闢，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方嶽《深雪偶談》所謂「好爲議論，大概出奇立異，以自見其長」也。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題烏江亭》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此皆不度時勢，徒作異論，以炫人耳，其實非確論也。惟《桃花夫人廟》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以綠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訕，尤得風人之旨耳。皮日休《館娃宮懷古》云：「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翻新，與牧之同一蹊徑。

趙翼《杜牧詩》 詩家欲變故爲新，只爲詞華最忌陳。杜牧好翻前代案，豈知自出句驚人。

《石洲詩話》卷二　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後，未見其比。其筆力迴斡處，亦與王龍標、李東川相視而笑。「少陵無人謫仙死」，竟不意又見此人。只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直自開、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後，亦更不能道矣。此眞悟徹漢、魏、六朝之底蘊者也。

《雨村詩話》卷下　杜牧之詩輕倩秀艷，在唐賢中另是一種筆意。故學詩者不讀小杜，詩必不韻。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絶凡例》　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絶句一體，殆尤專長。觀玉溪生「高樓風雨」云云，傾倒之者至矣。

《國朝詩話》卷一　西亭詩未能婉而多風，七言絶句新致，殊似杜樊川。

《石園詩話》卷二　東漢有李、杜之稱，唐之詩人稱李、杜者三。【略】開成，會昌中李商隱、杜牧之。

又　史稱杜牧之自負才略，喜論兵事，擬致位公輔，以時無右援者，怏怏不平而終。爲人疎儁不拘細行。其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于少陵。後村劉氏謂杜牧、許渾同時，牧于唐律中，嘗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讀其《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略】，可以知其用功之深醇。讀其「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諸詩，可以知其立志之遠大。若但賞其「高人以飲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諸句，則猶是詩人而已。

又　杜司勳詩「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揚州塵土試迴首，不惜千金借與君」，「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何其善言揚州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石洲）又謂：小杜「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開、寶後百餘年無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矣。小杜二詩，洵晚唐佳語，何推尊至此。

又卷一〇　然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諸公上。如：「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間，愁醉閒多少？煙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游，秋毫泰山小。」「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沈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皆竟體超拔，俯視一切。又如《雪中書懷》云：「北虜壞亭鄣，聞屯千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骨沈氣勁，頗欲追步少陵。牧之與趙倚樓詩云：「少陵鯨海闊，太白鶴天寒。」是其志氣可想也。烏可以「玉筯凝時紅粉和」，「滿街含笑綺羅春」等句，盡其生平耶。喻凫今存詩六十三首，誠無綺羅鉛粉語，然皆近體，無古風。其近體格頗不高，警句亦罕，惟「鐘沈殘月塢，鳥去夕陽村」，「雁天霞腳雨，漁夜葦條風」，「風雪坐閒夜，鄉關來舊心」，兩三聯可喜耳，欲以此傲牧之，未可得也。人可不量己力，妄持論薄人哉。

《問花樓詩話》卷一　夢得、牧之喜用數目字。【略】牧之詩「漢宮一百四十五」，「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此類不可枚舉，亦詩中之算博士也。

又　中唐詩人如劉夢得、杜牧之、張文昌，皆卓然成家。【略】律詩至晚唐，義山而下，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宕奇麗，排偶中時有奔逸之氣，蓋確論也。

《筱園詩話》卷一　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爲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須求高壯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

惲敬《大雪山房文稿二集自序》　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

尤侗《本事詩序》　爲雨爲雲如夢寐，斯傷春杜牧，贏薄倖之名。

《畫芬館詩話續》卷二　杜樊川，天下才也，才氣豪邁，不拘細行，於是江湖落拓之詩，「青樓薄倖」之句，流傳人口，而狹斜放誕之事，悉舉以附益之。湖州之請，以弟顗目病，乞於南中，獲遂醫藥養生之資。其《上時相書》具在，可覆案也。乃又以水嬉之事，尋春之詠，巧爲傅合，亦可云厚誣賢者矣。宋田承君《畫詩》云：「弟病兄孤失所依，當時書語最堪悲。豈圖乞得南州後，卻恨尋芳去較遲。」論事可云得之矣，而猶惑於流俗小說之言。余有一詩云：「男兒恩怨那能灰，太息樊川未易才。三乞湖州緣病弟，又教人道水嬉來。」少爲一雪此謗也。

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卷二　晚唐之初，牧之、義山體格不同，而文采相敵，觀《樊南乙集序》可知，故曰「人間惟有杜司勳」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二喬》　《深雪偶談》謂：牧之以滑稽弄辭，彥周雌黃之，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卻不主於滑稽耳。牧之詩如《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云：「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則東風、春深數字，較爲含蓄深窈矣。余以牧之數詩，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謝疊山所謂死中求活也。《漁隱叢話》云：牧之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則好異而叛於理。項氏以八千渡江，無一還者，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嗚呼，此豈深於詩者哉。

《越縵堂讀書記・咸豐乙卯七月初一日》　午後讀樊川文。予自己酉冬於《唐文粹》中讀牧之文數篇，不過謂其生峭便學，如孫樵、劉蛻之徒。今日復之，乃知才學均勝，通達治體，原本經訓，而下筆時復不肯一語猶人，故骨力與詩等，而氣味醇厚較過之。所著如《罪言》、《原十六衛》、《守論》、《戰論》諸篇，前惟賈太傅《治安策》、《過秦論》，後惟老蘇《幾策》、《權書》，可以鼎立，固爲最著。他如《李飛墓誌》、《盧秀才墓誌》、《李賀集序》、《注孫子序》、《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上李司徒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黃州刺史謝上表》、《進撰韋寬遺愛碑文表》、《塞廢井文》、《題荀文若傳後》諸作，皆奇正相生，不名一體，氣息亦直逼兩漢，長篇如《韋寬遺愛碑》，尤見筆力。《燕將錄》、《竇列女傳》亦卓然史才。雖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間，如層巒疊嶂，煙景萬狀。如名將號令，壁壘旌旗，不時變色。如長江大河，風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極潔諫果，味美于回，眞韓、柳外一勍敵也。至若《送薛處士序》，則諷以處士二字之難副。《上昭義劉司徒書》，則勉以討賊之忠義。《上高大夫書》，則論取士之不可以資格。《與人論諫書》，則戒直言之激怒致禍。《投知己書》則告以不急人知之素。《答莊充書》，則規以求人作序之非，具見生平風節。《唐史》言其以從兄悰貴顯常悒悒不樂，亦未可信也。又考牧之雖稍見用於大中初，其時職史秉筆，未免於會昌朝事稍形指斥，此亦君相之意。其微詞見義，如《奇章公墓誌》中直載劉從諫入朝還鎮月日，及《杭州南亭記》言武宗毀佛寺事，固曲直甚明爾。

又《咸豐乙卯六月三十日》　讀杜牧之《樊川文集》，牧之詩力求生新，亦講古法，故晚唐諸名家中，尤爲錚錚。子九（孫垓）論詩絕句云：「若向生新論風格，就中尤愛杜司勳。」眞知言也。

又《咸豐丙辰八月初六日》　歐、曾、蘇、王皆正宗，而分別爲三者，就其同而別之也，非謂曾、王爲旁門也。旁門者，其必唐之孫樵、杜牧乎。

《越縵堂詩話》卷中　閱洪氏《北江詩話》，謂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小杜文有經濟，詩有氣勢，分其所長，足了數子。

《唐詩三百首續選・姓氏小傳》　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拗峭矯之，人謂之小杜，以別於少陵。七絕尤有遠韻遠神，晚唐諸家讓渠獨步。

分　論

《感懷詩一首》　《石洲詩話》卷二：小杜《感懷詩》，爲滄州用兵作，宜與《罪言》同讀。《郡齋獨酌詩》，意亦在此。王荆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見者深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牧好言兵，故爲此長篇，殊可不必不若流連風月之愈。

《杜秋娘詩》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閒評》：或云蘇東坡詩云：「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奈何獨看織紗。故陳無己譏失於粗者。余謂不然，此自是一格，正如杜牧詩云：「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夫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糜」字也。《野客叢書・殍餉二字》：僕觀「晉王薈以私粟作粥餉飢者」，「郗鑒甚窮，鄉人共餉之」，「餉」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書》，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舉謠歌曰：「餉我大豆亨芋魁。」餉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略】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學林・餉殍》：杜牧《杜秋娘詩》曰：「厭飫不能餉。」沈存中曰：「餉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飤。」觀國按：《南史・梁武帝紀》：「有男子于大衆中自割身以餉飢鳥。」晉王薈除吳國內史時，年飢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餉餓者，所濟活甚衆。以此觀之，則餉雖錫也，至于詩文中言甘食之則謂之餉。所謂「餉飢鳥」者，使飢鳥甘食之也。所謂「餓餉者」，使餓者甘食之也。杜牧詩曰：「厭飫不能餉」者，既厭飫矣，不能復甘食之也，杜牧詩用平聲怡字韻，而飤音嗣，存中

欲以「飤」字當之，如之何其可也。《升菴詩話・皮日休館娃宮懷古》：杜牧之詩：「西施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謂范蠡載西施以去，然不見其所據。余按《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蓋勾踐平吳後，沉之於江也，又兼此詩可證。李義山《景陽井》一首，亦叶此意。《升菴集・范蠡西施》：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七》：按西施事，諸學士紛紛迄無定論。麟謂詞人之言，乘興點筆，自老杜外，罕足據者，況牧之、延清、子瞻二三君子，用事多誤者耶。王性之所解紫薇詩，尤乖刺不通，而姚令威引之，疎矣。核其可據以考證，當時惟《越絕》及《吳越春秋》耳。《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而《越絕》雜有《戰國》、《西京》之辭。其說要爲得之。太史傳：蠡三還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產明甚。以余億蠡之爲人，匪泊然貨色之外者。亡吳之後，成名畏禍，舍其彙爵阱祿，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蘇詩又有「他年一舸鴟夷去」，正用杜牧詩。而王銍所解之謬，益徵矣。《唐音癸籤・詁箋八》：杜牧：「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按：李詢得珊瑚，其母令青衣而舂，無糜字。牧趁韻撰造，非事實。《池北偶談・談藝二・杜秋詩解》：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穆宗之子）賢，有人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怒，罷申錫爲右庶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爭於延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貶漳王爲巢縣公、申錫爲開州司馬。九年，巢公湊薨，追贈齊王。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離浙西，牒留後李蟾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爲賓客分司。「秋陽」，即仲陽也。「燕謀得皇子」，謂漳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輩也。「王幽茅土削」，湊自漳王貶巢公也。「四朝三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敬、文，凡四朝也。《古今詞話・杜秋娘金縷曲》引《客座贅語》曰：唐有杜秋娘歌行，相傳是金陵女子，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錡有陰謀，秋娘時解勉之。嘗爲錡製小詞。【略】後錡叛，籍入宮。此蓋名金縷曲，以詞隱諫者，見於《樊川集》中，五十六韻長篇以賦之。唐詞選爲金縷曲，今尚存金縷巷名，則不獨桃葉、桃根，專美於秦淮也。《隨園詩話》卷九：沈存中笑香山押「餓殍」爲夫，又笑杜牧之《杜秋》詩：「厭飫不能飴」，誤飴糖之飴，作飲噉用。不知杜牧之用「飴」字，本東漢《童謠》：「飴我大豆烹芋魁。」又，晉《盛彥傳》：「婢使蟾蠩炙飴之。」香山之押「殍」作平聲，本《唐韻》「敷」字下收「殍」，作「撫俱切」。猶之今平韻不收「糾」字，而嵇康《琴賦》亦竟作平聲押也。《詩筏》：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長篇，當時膾炙人口，【略】余謂牧之自有佳處，此詩借秋娘以嘆貴賤盛衰之倚伏，雖亦感慨淋漓，然終嫌其語意太盡。層層引喻，層層議論，仍是作《阿房宮賦》本色，遂使漢、魏渾涵之意，漸至澌滅。是亦五言古之一變，有知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杜紫微詩，惟絕句最多風調，味永趣長，有明月孤映，高霞獨舉之象，餘詩則不能爾。昔人多稱其《杜秋詩》，今觀之，眞如暴漲奔川，略少渟泓澄澈。如叙秋入宮，漳王自少及壯，以至得罪廢削，如「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語亦可觀。但至「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詩意已足，後却引夏姬、西子、薄后、唐兒、呂、管、孔、孟，滔滔不絕，如此作詩，十紙難竟。至後「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所爲雅人深致安在。此詩不敢攀《琵琶行》之踵。或曰以備詩史，不可從篇章論，則前半吾無敢言，後終不能不病其衍。《養一齋詩話》卷八：王新城謂姚氏《唐文粹》別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猶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因加刪定，自稱千載一快。然如牧之《杜秋娘》詩：「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夫秋娘本李錡之妾，籍之入宮，憲宗寵之，實累盛德。牧之既不爲先帝諱，又作此褻狎語耶。中間比以夏姬、西施、薄后、蕭后，尤爲失倫。後幅「地盡有何物。

天高復何之，指何爲而作，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此等於題何義，於詩何法，累累五六百言，不如廢紙。姚於《英華》千卷中選之，已可怪。新城知姚氏之雜而猶選此，尤可怪也。《東泉詩話・評詩上》：義山《贈杜司勳》詩。【略】《杜秋娘》一首亦非小杜最佳之篇，特以姓同，用以爲比。《西溪叢語》卷下：《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寶革《音訓》云：杜牧作《杜秋詩》，乃云：「漳王得罪後，秋始被放歸本郡。」疑即仲陽也。與此不同，似牧之之誤。《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塡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中，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此說與牧之合。《樊川詩集注》卷一馮集梧按：《舊書・李德裕傳》云：德裕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于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于潤州故也，則本牧之說也。

《郡齋獨酌》《韻語陽秋》卷一二：「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道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撰墓誌，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艇齋詩話》：山谷「平生行樂自不思，豈有竹西歌吹愁」，出杜牧之詩「平生五色線，顧補舜衣裳」。《王直方詩話・山谷詩筆誤》：韓存中云，家中有山谷寫詩一紙，乃是「公有胸中五色筆，平生補衮用功深」。此詩本用小杜詩中「五色綫」，而卻書云「五色筆」，此眞所謂筆誤。

《張好好詩》《容齋詩話》卷六：白樂天《燕子樓詩序》【略】。劉夢得《泰娘歌》【略】。杜牧之《張好好詩》【略】。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獨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名傳到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嘆哉。然盼盼節義，非泰娘、好好所及。《留青日札・張好好》：張好好，年十三，杜牧以善歌置樂籍中。所云「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者是也。又，張好好以歌爲著作沈述師以雙鬟納之。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藏海詩話》：工部得造化之妙。【略】杜牧之云：「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略】其因事用字，造化中得其變者也。《碧溪詩話》卷六：「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書以紙計。《雞肋編》卷下：高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爲右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勳。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則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於鞭扑，而史不載。所以責官，多使爲之，欲重爲困辱也。《能改齋漫錄》卷四：陳正敏《遯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勳，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棲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芥隱筆記・牧之劻勳字》：牧之詩「塵土驚劻勳」，樂天「委命不劻勳」。《後村詩話前集》卷一：牧之譽阿宜，義山譽衮師，後二兒皆無聞。退之不譽子姪，直言「阿買不識字」。又《新集》卷一：編詩自唐人，有「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之句。《唐音癸籤・詁箋二》：簿尉：杜送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詩：「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勳。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據此，唐時卑官，不免笞撻，正與今代同。史稱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杖訖奏聞，豈但簿尉已哉。《石洲詩話》卷二：小杜「濃薰班馬香」，對屈、宋說，自指班固、馬相如，此二句謂詩賦也。上文已拈「史書閱興亡」，此不應復及馬史、班史。杜詩「以我似班揚」，班與揚可合稱，則馬亦可合稱，不必定指馬遷也。今人但因《班馬異同》書名，熟在人口，因以此句指二史，其實非也。《樊川詩集注》卷一：唐杜氏世系表，牧之無親兄，從兄弟愉之子爲承照，羔之子爲宗之，悰之子爲裔休、述休、孺休。牧之親弟顗，其子爲无逸，而《太平廣記》引《南楚新聞》，則云：杜悰長子无逸。考牧之作顗墓誌，卻云：一男麟師，年十歲。語各不合。豈麟師者，未及長成，而悰以己子繼之與。若此之阿宜，則又不可知爲何兄之子也。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詩源辯體》卷三〇：杜牧五言古有《贈沈處士》一篇，大爲奇變。然僅可入錄，後世好奇者亦多倣之。

《雪中書懷》《唐音癸籤・評彙七》：韓退之《贈張道士詩》【略】，杜牧亦有《書懷詩》【略】，並以排調語抒孤憤，意象如一，未知紫微有意祖述，抑或偶而暗合也。紫微弔趙將軍，落句「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與前「恨無一尺箠」，意亦正同。（遯叟）

《獨酌》《樊川詩集注》卷一引《長安志》：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靖善坊大興善寺，盡一方之地，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後，大崇釋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寺殿廣崇，爲京城之最。按：隋于所移都，所建寺，諒不可悉數，而大興善寺則其最先而最大者。《酉陽雜俎》謂寺取大興城兩字，坊名一字爲名，茲云以其本封名焉，知當時容有隋寺之目。牧之此云隋家寺，而《長安長句》亦云醉吟隋寺，其即此寺與。

《池州送孟遲先輩》《優古堂詩話・日月跳擲》：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誠齋詩話》：詩有驚人句。【略】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升庵詩話・杜牧弄水亭詩池州別孟遲先輩》：二詩奇崛，而用韻古。舊見石刻，多磨滅，節而書之。《龍性堂詩話續集》：「我欲東召龍伯翁，水盡到底看海空。」咄咄奇語，與老杜「頓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之語相當。

《題池州弄水亭》《樊川詩集注》卷一引曹學佺《名勝志》：池州府通遠門外，有弄水亭，在舊橋之西，杜牧所建，取太白「飲弄水中月」之句也。《龍性堂詩話初集》：杜紫微之快逸，人所知也。獨《弄水亭》有句云：「斷霓天帔垂，狂燒漢旗怒。」「膛泉落環珮，畦苗差纂組。」宛是昌黎口角。

《題宣州開元寺》《養一齋詩話》卷九：牧之雄直如此，而人第以艷麗盡之。

《自宣州赴官人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碧溪詩話》卷五：小杜：「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烟波不記程。」「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卻鱸魚更不聞。」【略】皆有所因也。

《贈宣州元處士》《樊川詩集注》卷一引《名勝志》：宣城縣有元處士，逸其名，杜牧詩云云，蓋借子雲以況之。馮集梧按：牧之又有《題元處士高亭詩》，許渾亦有《題宣州元處士幽居詩》，又有《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又有《元處士自洛歸宛陵山居見示詹事相公餞行之什因贈詩》。其贈詩注云：元君多隱廬山學《易》，常爲相國師服，即其人可知矣。

《華清宮三十韻》《彥周詩話》：小杜作《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竹坡詩話》：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叙開元一事，意直而詞隱，曄然有《騷》、《雅》之風。至「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嵇、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艇齋詩話》：小杜《華清宮》詩精切。如「月白霓裳殿，風乾羯鼓樓」，霓裳則言月白，羯鼓則言風乾，皆移換不動，所以爲佳（《才調集》溫飛卿詩）。《碧雞漫志》卷三：《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略】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決然信之也。《野客叢書・五言協律》：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峰，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峰寒。」《竹莊詩話・雜編一・杜牧》引《倦游錄》云：臨潼縣靈泉觀，唐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不可勝記。小杜五言長詠並三絕，洎鄭嵎《津陽門詩》外，唯陳文惠、張文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又鄭文寶詩云：「但見太平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皆爲知者所賞。《問花樓詩話》卷一：《華清宮詩》，共推義山、牧之二作。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一《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詩人於四方風土皆能言之，至於長安、洛陽、鄴都、金陵帝王建都之地，則多見於懷古之作，而述今者少。牧之《長安》六詩，於五詩之末，各寓閑中自靜之意。獨此詩前誇形勢，後叙侈麗，亦足以形容天府之盛，故取之。五詩內如「韓嫣金丸莎覆綠，許公轎汗杏粧紅」、「投釣謝家池正雨，醉吟隋寺日沉鐘」、「白鹿原頭回獵騎，紫雲樓下醉江花」，又《街西長句》云：「遊騎偶同人門酒，名園相倚杏交花。」皆艷冶而不流。當其時，郊、島、元、白下世之後，張祜、趙嘏諸人皆不及牧之，蓋頗能用老杜句律，自爲翹楚，不卑卑於晚唐之酸楚湊砌也。馮班評：牧之正與元、白、郊、島同時。紀昀評：評小杜確。又評：風格自遒。又陸貽典評：「投釣」句，集作「偷釣侯家池上月」，似更佳。何焯評：渾成精妙。又評：如此山川，宜孕毓英賢，乃惟見紛紛遊童妖女，所以刺也。此篇不減工部。許印芳

評：史稱牧之自負才略，喜言兵事，時無援者，怏怏不平而終。爲人疎儁，不拘細行。其詩情致豪邁，高出晚唐之上。【略】愚觀牧之《樊川集》，古體常病猥雜率易，惟近體可取。近體中七言最工，七絕佳篇尤夥，七律亦多可採者。虛谷此書，但選五首，佳者又止二首。操選家往往不愜人意，如虛谷之淺陋，其棄取益難諦當矣。又按：此詩三、四，分之皆拗句，合之則上下不黏，乃古調也。牧之七律每有此格，所謂寓拗峭以矯時弊者，即此可見。

又二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言晴雲連天，微風弄袖。是時也，公子挾彈而遊，金丸覆綠，王公命駕而出，轎汗粘紅。第宅則烟籠窈窕，輪輿則撼動流蘇，是以人爭奔赴。我獨不如婁獲之智，不能自托於侯王，但提鉛懷槧而已，竟何補於身世哉。《唐詩評選》卷四：琢者難爲高，此得不卑。《十八家詩鈔》卷二：「韓嫣」四句言勳戚豪家之盛，末二句言不遊權貴之門也。

又三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長安之地，九陌如江練之平，千峰如海濤之湧，而且芳草南苑，遠見錦雉之眠，雲暖夾城，快睹霓旌之下。時則遊苑少年，青文爲其羈絡，尋春遊女，紫蒂滿於花簪。人物繁富，可謂至於斯極者也。乃深柳碧江之際，人人盡醉，我則貧如顏子，能無鬱鬱乎哉。《唐詩評選》卷四：琢處見情，率處見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江練海濤，寫出勝地。草芳雲暖，寫出良辰，又及「南苑」「夾城」者。蓋其意之所指，乃獨在斯也。（後解）五、六又寫少年，又寫游女。言長安以天子輦轂之下，而其男女風俗如此，此誰實開之乎。七、八自言屹然獨不爲霪風之所漸染也。《十八家詩鈔》卷二〇：此首言方春景物之麗，士女冶遊之盛，而已甘陋巷寂寞也。

又四 《十八家詩鈔》卷二〇：「期嚴」四句自言疏慵，不宜於從公，有嵇康七不堪之意。

又五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亦賦長安景物之盛也。首言洪河、清渭，瀋如天池，太白、終南，橫如地軸。山川形勝，固天設之險，已若祥雲映漢宮而紫，春光染秦川而明，眞帝王一大都會也。況乎佳人公子，草妬翠鈿，風回玉勒，又足以點染太平耶。至於芙蓉小苑，玉輦時過，飄洒御香，遙聞十里，繁華景象，不愈可想見哉。《唐詩評選》卷四：岱岳披雲，洞庭侵月，末章偏不及感遇意，《國風》往往有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寫長安如此水，二寫長安如此山，三、四卻於如此山水中間，寫長安如此宮闕迤邐。（後解）五寫長安如此佳麗，六寫長安如此游俠。自一二三四，漸漸寫至五六，而後七八方始直寫「六飛南幸」「十里聞香」。言長安如此流風遺俗，皆是上行下效也。

《河湟》 《藏海詩話》：杜牧之《河湟詩》云：「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一聯甚陋。唐人多如此。或作云：「唯老杜詩不類此格。」僕云：「『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不免如小杜。」子蒼云：「此語不佳。杜律詩中雖有一律驚人，人不能到，亦有可到者。」僕云：「如《蜀相詩》第二聯，人亦能到。」子蒼云：「第三聯最佳。『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一聯後，餘者便到了。」又舉「三峽星河影動搖」一聯，僕云：「下句勝上句。」子蒼云：「如此者極多。小杜《河湟》一篇第二聯『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極佳。爲『借箸』一聯累耳。」《升菴詩話·元載韓佗胄》：杜牧之《河湟詩》。【略】觀此，則載曾謀復河湟，史亦不言其事。愚謂元載欲復河湟，韓佗胄欲伐金虜，近日夏言欲取河套，其事則是，其時則非，其人尤非也。力小任重，鮮不仆，信哉。況三人者，取死之罪多矣，一節烏足掩之。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 《樊川詩集注》卷二「陽羨」句注引蘇子瞻曰：唐杜牧之搆水榭于谿旁，至今歷歷可考。

《李給事二首》 《韻語陽秋》卷九：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鐵鑕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爲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惟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後村詩話前集》卷一：《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李名中敏，嘗論鄭注免歸，又忤仇軍容棄官。二聯可謂善用事。《蟫精雋·誤唐人詩》：杜牧《李給事詩》：「元禮退歸緱氏學。」緱，當作綸。按：膺本潁川人，綸氏屬

潁川，膺免官歸綸氏，教授常千人。《續本事詩・甘露事》：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十八家詩鈔》卷二〇：《唐書・李中敏傳》：太和六年大旱，中敏以司門員外郎上言請斬鄭注，以快忠臣之魂。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歸。注誅，中敏被詔，累遷給事中。又誅仇士良。不應蔭子，爲士良所怒，由是復棄官去。《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此詩言文宗誤用鄭注，中敏甘死直諫，帝不之省，致有甘露之禍。首聯嗟嘆其鯁直。「元禮」句，喻給事之去官。「江充」句，喻鄭注之寵幸。「紛紜」一聯，言甘露之慘，殺戮之多。結言文宗若聽給事之言，何至於此，故以徙薪曲突喻之，並傷給事之歸隱也。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潘子眞詩話・黃石白猿》：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云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即舊爲新之一端也。《優古堂詩話・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然予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懸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過勤政樓》《嬾眞子》卷二：杜牧之《華萼樓詩》。【略】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揚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鋪，擊鼓鍰鈕，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其門上矣。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野客叢書・承露絲囊》：嬾眞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僕謂嬾眞子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承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評：夫苔必以無人行地始生，年年因雨，至上於金鋪，則比「樓臺深鎖無人到」更深矣。回想千秋宴慶之盛時，能不起後人憑弔之悲感乎。「偏稱」二字，藉無情之苔爲有意，描寫淒涼，搆思甚奇。

《念昔遊》一《唐詩箋註・七言絕句》：「飄然繩檢外」，言不自檢束，隨身飄泊，自獻自酬，嘆無知己也。「倚遍江南寺寺樓」，眞不堪回首矣。「繩檢外」，有自悔意。

又二　影宋本《韻語陽秋》卷三：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鎗」爲比，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爲近侍，分明攫攫羽林槍。」《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橫亘羽林槍。」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雞翹豹尾中耶。

又三　《竹坡詩話》：杜牧之嘗爲宣城幕，游涇溪水西寺，留二小詩，其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略】」此詩今載集中。其一云：「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十八家詩鈔》卷二〇：宣宗大中二年收復河湟，白敏中進詩，同時馬植、魏扶、崔鉉皆進詩。三相公，謂馬、魏、崔也。聖德和平四句，蓋白公題中語。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一《墨客揮犀》卷四：杜牧《華清宮詩》【略】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也。《考古編・華清宮生荔枝》：【略】說者非之，謂明皇帝以十月幸華清宮，涉春輒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中，有袁郊者作《甘澤謠》，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笛曲曰【略】。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遽以傳聞，而疑傳信，最不可也。《唐詩鏡》卷五〇：似記事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爲嗜味動馳千里以供妃子一笑，乃曠古人主所無之事。後二句妙，「無人知」三字更妙，意言人見騎塵如飛，將謂國事有何報急，不道爲寵妃勞役至此也。舊解作傳走神速，人不見爲何物，欠妥。胡濟鼎曰：見得如此做作，出於所不料，天下不以此望其君也。得其旨矣。此詩妙於形容。或云：按明皇每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荔枝夏熟，詞意雖美而失實。不知詩人援事寓諷，筆隨興至，如王建《華清宮》，有曰：「二月中旬已破瓜。」亦不過譏明皇違時，求口腹之奇奉耳，何必窮瓜之果，二月熟否也。敖英曰：只賦當時女寵之盛，而今日淒涼之意，于言外見之。陸時雍曰：似記事語。鍾惺曰：可

見可想。郭濬曰：無人知，寫得忽然，又諷得婉。《焦氏筆乘》卷二：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遞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又二 《韻語陽秋》卷一七：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於亂，杜牧所謂「《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圍爐詩話》卷三：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即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卻是唐詩。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譏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唐詩箋註・七言絕句》：「綠樹起黃埃」，言忽起風塵也。「舞破中原始下來」，造句驚人，奇絕痛絕。

《登樂遊原》 《升菴詩話・書貴舊本》：《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抄爲《拾遺辯誤》一卷。【略】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又《杜牧登樂遊原》：【略】此詩諸家皆選，而首句誤作「孤鳥沒」，不成句，今據善本正之。《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漢家基業之廣大爲何如，今日登樂遊原一望，五陵變爲荒田野草，無樹木可以起秋風矣。盛衰無常，興廢有時，有天下者，觀此亦可以慄慄危懼矣。「看取」二字最妙，其意欲人主觀之而動心也，後唐楊珍詩「昨日亟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亦言興廢之可畏。「長空澹澹孤鳥沒」有兩說：一說是當時所見景物之悽慘。一說是計前代帝王陵墓，在宇宙間，如長空一孤鳥耳。《夢蕉詩話》卷下：此作意深辭婉，讀之有感慨不盡之思，於六義爲興，而有取義者也。疊山之註，似欠明快。今玩之，蓋即所見以爲起唱，言天宇空邈，一鳥杳然高逝，次句因言古今興亡之事，過眼倏忽，類若此也，三四句卻云但以漢家看之，其當時事業何如。今乃聲消影息，五陵皆鞠爲虛莽，無樹可起秋風矣。吁，可嘆也。天地一傳舍，光陰一過客，達者固自知之。彼有善經畫者，乃欲以鐵鑄門限，積黃金直欲與北斗齊者，是奚不貽鬼笑也哉。《唐音戊籤・杜牧詩集》胡震亨評：楊用修欲改爲「沒孤鴻」趁韻，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何仲德：爲豪放體。劉辰翁曰：詩有俠氣，正在此。吳山民曰：次句含下聯意。看取二字，承上轉下，結無嘉州汾水一聯，此爲絕唱。高仁立注，【略】徐子擴謂長空澹澹，空闊之境，孤鳥飛沒，蕭條之象，皆當時所見景物之悽愴。一說謂前代帝王陵墓之在宇宙，如長空孤鳥沒。（周）珽意即「萬古銷沉向此中」一句，見得不獨漢家矣。五陵，借以暗指唐之五陵，雖今日尚盛，觀前代不可不凜凜危懼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樹樹起秋風，已不堪回首，況於「無樹」耶。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長句》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詩》。【略】皇祐中，儂賊犯康州，合郡潰去，惟守臣趙師旦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亂後訪之，尚呱呱然。諸公哀詞惟元厚之云：「轉戰譙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鈇。身垂虎口方安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呆卿存斷節，袴中杵臼得遺孤。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山西士大夫。」欲與牧詩並驅。《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使君乘騎與党項戰於榆溪，今且被箭而死矣。夫天下死綏之臣從古所有，而勇敢之將在今則無，蓋少如趙使君之勇悍者也。公雖死而名編青簡，人爭點筆，而朱門逸樂之輩，不知公之盡忠國難，反笑其爲輕生者有之矣。然而如使君者正不易得，惟我亦願效於疆場，但不得君王之命，執殳爲先驅耳。若使君之古有今無，上無負於君國，下無愧於身名，雖死復何憾耶。《唐詩評選》卷四：當知其蘊藉處。此等題于丹心碧血、日月山河、衰草夕陽外，自有無限劣者，置彼不用，則更無下筆處，如優人作老態，但賴白髯。

《送容州中丞赴鎮》 《唐詩箋註・五言律詩》：此首大意鋪張唐中丞赴鎮之威雄，望其立功交阯也。詩亦富麗。

《街西長句》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長安街西之碧池綠水，初漲可浴嬌鴉，而此水分流，則襟帶於長安富貴之家已。於是遊客來過而飲酒，名園相倚而交花，而侯王之輩亦且乘宛馬而走鈿車也。此可見街西人物之繁華矣。乃當芳樹連雲，斜陽欲墜，忽不知笛聲何自而來。悠悠情事，此時當復何如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前解寫池上大家，各自疊山疏沼，種樹栽花，起樓築臺，徵歌選舞，一一門有一一鎖，一一園屬一一姓，於是而引他都人相逢鬬酒，共誇牆樹，十里交花，舉國如狂，不可化誨也。通解四句，須知最妙是起句之「新漲浴嬌鴉」五字，獨有此五字，不入一解中來，

今先生則正注意於此，以見自己眼色，只看碧池新水，不看名園杏花，以自表人醉獨醒也。（後解）此寫一時流連荒亡，馬則正嘶，車則正走，笛則正發，日則正未斜也。（「日初斜」，妙。終有必斜之日，而彼彼意中，乃殊未覺其斜，便寫盡流連荒亡，人之可憫可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名園」句比綠楊，宜作西家春，尤妙。

《春申君》 《韻語陽秋》卷七：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略】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爲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

《讀韓杜集》 《碧溪詩話》卷三：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又云「任筆沈詩」。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故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近人兼用之。臨川云：「閒中用意歸詩筆，靜定安身比泰山。」坡云：「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漫叟詩話・續絃膠》：老杜詩云：「鱗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髓，世間那有續絃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其洲多鳳麟，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以此膠粘之。」《春渚紀聞》卷七：《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咮及麟角合煎爲膠，號集賢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林續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唐音癸籤・詁箋八》：杜牧有絕句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稱文爲筆，始六朝人。《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亦分詩與筆爲言。牧所本也。《一瓢詩話》：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紫微嘗有句曰「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此正一生所得力處，故其詩文俱帶豪健。「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雖隱然自負，未之敢許也。《學海堂》卷七《文筆考》：至唐，則多以詩筆對舉。「杜詩韓筆愁來讀」，牧之句也。《唐詩箋註・七言絕句》：此詩傾倒於少陵、昌黎，杜稱其詩，韓稱其筆，各著所長。「天外」二句，意謂無有續之者，借以喻其難繼也。

《春日言懷寄虢州李常侍十韻》 《觀林詩話》：梅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之語，譏宣守笞官奴也。陳無己《與宣守詩》云：「一爲文俗事，打鴨起鴛鴦。」皆用此也。然「起鴛鴦」三字亦有來處，杜牧之云：「織蓬眠舴艋，驚夢起鴛鴦。」

《送國棋王逢》 《嬾眞子》卷五：或云此眞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不貪也；「猛勢橫來」，則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貪；「漢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杜牧嘗云：「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 《觀林詩話》：余在都下，嘗對客語古人詩集中，可採而不見傳記甚多。如杜牧一絕句，題下注云：「李鄂州愛酒，性地閒雅。」一作「倩地閒雅」，此亦可用。

《沈下賢》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字義類》引《池北偶談》：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一夜小蓴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坊刻訛作小孤，與本題無涉。按《吳興掌故》：蓴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易》曰震爲蓴，蓴，花蒂也。《說卦》山之東曰蓴。此山在福山東，故名福山，又名小蓴山，與蓴山相連接，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

《李和鼎》 《韻語陽秋》卷九：杜牧之作《李和鼎》詩【略】，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鵩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朱坡絕句三首》一 《樊川詩集注》卷二：牧之自黃州遷池州，繼又遷睦州，三州皆臨江，故云「江城三詔換魚書」也。

《出宮人》 《侯鯖錄》卷一：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蠟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熱極者腸，冷極者意，熱極令人欲叫，冷極令人自嘆。前追思昔時之虛寵，後嘆想今日之空花。蓋人生幻世，榮瘁喧寂，總屬夢中，何獨宮人然。退而猶戀繫臂之紗，尤是世人常態。劉得仁有《舊宮人詩》，敖子發謂其托喻，有風刺。昔宋儒

有自翰林左遷，初至謁當轄，退而嘆曰：「今日廷參，始覺身是縣令。」蓋于此關未曾勘破耳。杜之此詩，自謂乎，諷人乎。

《長安秋望》《休齋詩話・詩寫氣象》：予初喜杜紫微「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語，已乃知出於老杜「千崖秋氣高」，蓋一語領略盡秋色也。然二家言岩崖間秋氣耳，猶未及江天水國氣象宏闊處。《後山詩話》：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色高」也。《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宋人亟稱。然五言古詩著此語，猶可參伍儲、韋，今乃作絕聲調，乖舛甚矣。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韻語陽秋》卷一一：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氂亦耻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是欲箝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邪。《樊川詩集注》卷二：此詩牧之在睦州時作，蓋爲李中敏等發也。《舊唐書・李中敏傳》謂：中敏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聖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詩兼自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詩美三君子在朝致治，而冀其薦引也。首言天子一流，九州之鼎，重於丘山，分別五等，諸侯皆執玉佩，環而朝天子。當此時，星座明而狼鬣暗，喻君子進而小人退也。戍樓靜而虎牙閒，言世道治而將士閒也。五句自言不得顯達，如龍劍之埋。六句望三君子麾而起之，如洪爐之鑄，但恐不見念耳。若念舊交而薦拔焉，則魚符之詔，必出函關而召我矣。此詩前四句美三君子之功業，五、六句自言其志，末致屬望之意。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麈史・詩話》：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欲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蓋誤矣。」余以爲麾即旄也，子美亦有「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夢溪筆談・辯證二》：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靖康緗素雜記・一麾》：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眞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演繁露・州麾》：張師正辨《五君詠》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爲人之所擠排也。屢薦未嘗得官，一遭擠排，遽出爲守，所以嘆也。」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又非也。周之州絕小，不得與漢州爲比。周制累州成縣，而漢世累縣爲郡，累郡乃始爲州也。若夫崔豹《古今注》則又異矣。其說曰：「麾所以指麾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爲「把麾」，亦自可通也。《顏眞子》卷四：杜牧之自尚書郎出爲郡守之作，其意深矣。蓋樂遊原者，漢宣帝之寢廟在焉，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蓋自傷不遇宣帝、太宗之時，而遠爲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趣爲意，亦自不凡，況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石林詩話》卷中：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鄭毅夫、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幸復知處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珊瑚鉤詩話》卷一：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旌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車，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邪。《二老堂詩話・一麾出守》：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古今詩話・一麾出守》：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爾。後杜牧之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

望江陵。」遂爲故事。《潘子眞詩話・一麾》：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苟勖一麾之，即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乞得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閒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即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野客叢書・唐人用一麾事》：《筆談》曰【略】。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緗素雜記》謂【略】。僕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眞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雞肋編》卷下：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苟勖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遊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即事》云：「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知訓麾爲何義也。《詩林廣記前集》卷六：山谷云：牧之此詩，謂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乃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爲義，即漢嚴助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意。《唐音癸籤・詁箋二》：一麾：《筆談》謂今人守郡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誤自杜牧始。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漢制，太守車兩幡，所謂麾也。唐人如杜子美、柳子厚、劉夢得皆用之，謂之誤不可。《三體唐詩・虛接》：舊史云：牧自負才略，兄悰隆盛於時，而牧居下位，心常不樂。望昭陵者，不得志於時，而思明君之世，蓋怨也。首言清時，反辭也。《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珊瑚鉤詩話三卷》：論杜牧「擬把一麾江海去」句，以爲誤用顏延年語，以「麾斥」之「麾」爲「麾旌」。然考崔豹《古今注》曰：「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據其所說，則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將乞郡，故有擬把一麾之語，未可云誤，表臣所論亦非也。《一瓢詩話》：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唐詩三百首》卷八：《將赴吳興登樂遊原》「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惓惓不忍去，忠愛之思，溢於言表。《唐詩三百首註釋・七言絕句》：唐太宗因九嵕山爲陵，在醴泉北五十里。際此清平之世，宦遊亦有趣味，總由自己無能也。公事畢，則乘閒愛孤雲，心跡靜，則入廟愛聆僧偈。誰想今日離任，欲把旌節一麾，遠從江海而去，還且依依不舍，乃登樂遊原上以望江陵也。《唐詩快》卷一六：「閒愛孤雲靜愛僧」，遂成名言。「樂遊原上望昭陵」，此豈得意人語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怨而不誹。

《洛陽長句二首》一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唐自天寶以後不復駕幸東都，此詩有望幸之意。「樹鎖千門」一句極佳。「芝蓋」、「仙舟」乃指緱氏山王喬事及李、郭事，亦切。紀昀評：寫盛衰之感則有之，不見望幸之意。又評：中四句近丁卯。陸貽典評：落句妙，蓋傷久不見天寶承平時事也。通首皆是此意。虛谷以爲「有望幸之意」，失之迂矣。查慎行評：結句得體，辭亦典贍風華。

《東都送鄭處晦校書歸上都》　《唐詩鏡》卷五〇：四語淺趣。

《故洛陽城有感》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經洛陽懷漢晉興廢之事而作也。首言過此見宮牆之危而不忍去，蓋恨漢之亡也夫。其所以然者，以靈帝造蓽圭、平樂以遊佚，又聽信讒言興黨錮之禍以害賢良耳。至晉則尚清談，雖王衍先識胡兒之患，亦何補於敗亡哉。噫，洛陽用武之地，屢經兵火之變，坤靈亦滅，惟見長年鳥雀之悲耳，能不過故城而有感乎。

《揚州三首》一　《唐詩箋註・五言律詩》：揚州自煬帝遊幸，侈靡甲天下，唐時猶盛。詩意極言少年之樂此不疲。「駿馬」一聯，言少年閒遊，不惜千金訪舊。結二語承上「千金」句來，形容少年之遊俠也。此詩是牧之本色，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也。

《潤州二首》一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言潤州向吳亭，東望則清秋千里之遠。昔曾放歌而遊於此，今則寺里青苔絕無鳥跡，景象已寂寞矣，而橋迎綠水，猶多酒樓，見人物尚繁華也。惜夫南朝士多曠達，東晉雅尚風流，皆無裨於世道，感慨固係之已。況當月明之夜，長笛一聲，愁聞《出塞》，不且謂桓、伊猶在人間耶。《唐音癸籤・詁箋一》：向吳亭：在潤州官舍。杜牧之《潤州詩》：「向吳亭東千里秋。」陸龜蒙詩：「秋來懶上向吳亭。」今刻牧之集者，改爲句吳亭，失之矣。《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此首追憶舊遊，傷今昔之不同，感繁華之如舊，此種風尚，皆屬南朝、東晉所遺。「大抵」一聯宕往有致。結用桓伊吹笛事，見笛聲之妙，易於感人，非有所指也。

又二 《野客叢書・北固甘羅》：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讀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浟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繆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言昔謝朓以此爲佳麗之地，夫差於此有水犀之軍。今州城固於鐵瓮，而射潮之強弩猶在，柳色暗於朱樓，而雲雨之夢魂居多。且畫角之聲飄江北而去，漁人之唱向月中而聞。回望揚州風景古來艷冶之處，當不惜千金之費，與君買笑追歡也。

《西江懷古》 《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長江之險，吞巴蜀而制瀟湘，其動靜之勢，則因乎風濤之起伏焉。自魏帝欲縫囊而殺其勢，苻堅欲投鞭而斷其流，不過戲劇荒唐之言耳。向者據流設險，王圖帝略，胥爭要害，今止有漁歌、明月、鷗弄夕陽，忽不知盛業之焉往也。惜世人奔走功名之會，少有如范蠡之遊於五湖者。千古而下，江上好風，惟屬之往來商賈而已，其何日而得接清虛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前解寫「西江」，後解寫「懷古」。分別讀之，始知先生乃懷范蠡，非懷魏帝、苻堅。不然，既已懷之，又切譏其戲劇荒唐，豈有是哉。吞漢控楚，寫西江要害；連山鏡光，寫西江不測。魏帝、苻堅，寫江上當時頭等英雄。四句四七二十八字，皆是寫「西江」，並未寫到「懷古」。再讀之。（後解）便從江上放寬眼界，豎看千秋，橫看萬里，言如此西江，彼魏帝、苻堅，眞無奈之何也。乃如此明月、釣舟、夕陽、鷗鳥、西江，又眞無奈之何也。人誠莫妙於不生世間，人而不免或生世間，則我儀圖古人，其惟范蠡，實獲我心。何則？世上事畢竟做不盡，莫如撒手一去，所蓋實多。七八語氣，是切嘆世無范蠡，可惜滿江好風，總吹奴財耳。（或有誤解者。）《十八家詩鈔》卷二〇：注家謂楚人指蜀江爲西江，謂從西而下也。愚按詩中魏帝、苻堅等語，殊不似指蜀中者。六朝、隋、唐皆以金陵爲江東，歷陽爲江西，厥後豫章郡奪江西之名，而歷陽等處不甚稱江西矣。此西江或指歷陽烏江言之。

《江南春絕句》 《珊瑚鉤詩話》卷二：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秔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竄籍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鬬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嘆息于此。《歷代詩話考索》：升菴謂：「千應作十。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何所云『鶯啼綠映紅』邪」。余謂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烟雨中也。此詩之意即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刪補唐詩選脈釋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此詩乃牧之赴宣州時，總記道中隨所耳目之景，以成詠也。楊用修欲改「千」字爲「十」字，謂千里之遠，鶯啼誰聽得。綠映紅誰見得。珽玩下聯，十里之內，又焉能容得四百八十寺。不過廣言江南之春，地有千里，寺有多少樓臺，則十字之改，用修未咀玩下文耳。且從牧之途入江南，豈止得十里之景乎。驟讀之，可發一笑。即用修亦云「戲謂也」，依原本千里爲是。《三體唐詩・實接》：觀本集，此詩蓋牧之赴宣州時道中所見。《唐詩摘鈔》卷四：曰「煙雨中」，則非眞有樓臺矣。感南朝遺蹟之湮滅，而語特不直說。許渾亦云：「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竇牟云：「滿目山陽笛裏人。」言人已不存也。然不言其人不存，而曰「滿目山陽笛裏人」，不曰樓臺已毀，而曰「多少樓臺烟雨中」，皆見立言之妙。《網師園唐詩箋》卷一六：江南春景描寫莫盡，能以簡括勝人多許。《唐詩箋註・七言絕句》：極言江南春色之佳。鶯

啼綠映，水村山郭，着處俱有酒旗。若樓館歌臺，南朝以來有四百八十寺，更不知如何行樂。今則半歸烟雨，銷沉而已，亦凭吊之意也。南朝四百八十寺，無可考，蓋寺非僧寺之謂。古寺與院通稱，如宦寺、太常寺之類。王建詩「宮前楊柳寺前花」，牧之又有「倚遍江南寺寺樓」之句可證。後人必欲指爲僧寺，因有以剎、招提、精舍以實其數，皆穿鑿附會。六朝時號江南佳麗處樓臺，唐去南朝不遠，所謂四百八十寺，必有確據。且此詩樓臺二字，何以說之小耶。況說到四百八十寺，豈得以十里限之。《唐詩三百首續選・七言絕句》：江南數千里風光景物，盡在此二十八字中。《唐詩快》卷一六：若將此詩畫作錦屏，恐十二層鋪排不盡。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詩人玉屑・寒乞・無神氣》引東坡云：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唐以昇州屬浙西，而節度使在潤州。江東則宣歙觀察府在宣州，是爲大鎮，故其詩特繁盛。宋析置太平州，移本路監司於江寧建康，而宣州寂如矣。查慎行評：第二聯不獨寫眼前景，含蓄無窮。何焯評：寄託高遠，不在逐句寫景，若爲題所牽，便無味矣。又評：六朝不過瞬息，人生那可不乘壯盛立不朽之功。然而此懷誰可與語。「風」、「雨」二句，思同心而莫之致也。我思古人功成身退如范子者，雖爲執鞭，所欣慕焉。五、六正爲結句。紀昀評：趙飴山極賞此詩，然亦只風調可觀耳，推之未免太過。無名氏（甲）評：此詩妙在出新，絕不沾溉玄暉、太白剩語。又許印芳評：此詩全在景中寫情，極脫洒，極含蓄，讀之再三，神味益出，與空講風調者不同。學者須從運實於虛處求之，乃能句中藏句，筆外有筆。若徒揣摩風調，流弊不可勝言矣。又趙熙評：風調好。《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言六朝文章人物，皆已無存，但芳草連空而已。至於天色雲容，古今如舊，是以鳥之去來，依於山色，人之歌哭，雜於水聲。此閣前山水之景，與天色雲容，俱久遠者也。若夫簾幕深秋，散千家之雨，樓臺落日，吹一笛之風，宛溪居人之勝，抑又如斯已。然而余有惆悵者，昔范蠡功成身退，遊於五湖，可謂識進退之宜矣。今所可見者，惟有五湖烟樹，如蠡者豈得而見之哉。言外有感嘆人己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云：六朝文物銷歇無遺，天色雲容依然如故。山鳥無情，去來任其所適。居人有感，歌泣變態不常。前四句總言古今興廢存亡，徒足動人懷思也。五、六咏寺閣中之景，末見世之奔走功利者無已，故思及范蠡之高蹈，意謂六朝多少事業，終歸荒蕪如此，何功成者，不知身有所退也。時牧爲宣州判官作。《四溟詩話》卷三：「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略】」此上三句落腳字皆自吞其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因易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乃示諸歌詩者，以予爲知音否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下：（前解）倏然是文物，倏然卻是荒草，倏然是荒草，烏知不倏然又是文物。古古今今，興興廢廢，知有何限？今日方悟一總不如天澹雲閒，自來一如本不有興，今亦無廢，直使人無所容心於其間。斯眞寺中閣上、眼前胸底斗地一段妙理，未易一二爲小儒道也。「去」、「來」、「歌」、「哭」字，是再寫一；「山色」、「水聲」字，是再寫二。妙在鳥、人平舉。夫天澹雲閒之中，眞乃何人、何鳥。（後解）約今年，已是深秋，約今日又復落日。嗟乎，嗟乎，日更一日，秋更一秋，天澹雲閒，固自如然，人鳥變更，何本可據。望五湖，思范蠡，直欲學天學雲去矣。（「簾幕」五字，是畫深秋；「樓臺」五字，是畫落日，切不得謂是寫雨寫笛，唐人法如此。）《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此傷唐末之亂，因念六朝。曰今古同，並下人歌人哭句，可見首聯起得突兀，俯仰悲懷，寄慨甚深。次聯只賦目前景色，不粘六朝，而荒殘意自見。「深秋」二句，亦說目前。「一笛風」三字，鍊句妙。因水閣遙看，參差煙樹，念及扁舟五湖，如范蠡撥亂之才，意更顯然。《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存目・詩家直說二卷》：謂杜牧《開元寺水閣詩》「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句不工，改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不知前四句爲「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末二句爲「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皆登高晚眺之景。如改「雨」爲「月」，改「落日」爲「靜夜」，則「鳥去鳥來山色裏」，非夜中之景。「參差煙樹五湖東」，亦非月下所能見。而就句改句，不顧全詩，古來有是詩法乎。王士禛《論詩絕句》：「何因點竄澄江練，笑殺談詩謝茂榛。」固非好輕詆矣。《西圃詩說》：唐人句如「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人爭傳之。然一覽便盡，初看整秀，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唐詩快》卷一二：「人歌人哭水聲中」，奇語鑱刻。「落日樓臺一笛風」，可想可畫。《唐宋詩舉要・七言律詩》引吳汝綸曰：起四句極奇，小杜最喜琢製奇語也。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春暖，而行人戒途，君由客路而過池州，則九華之雲遮寺，青弋之柳拂橋，皆途中所經行者。君之有此行也，如鴻之高舉，則我亦將歸京，心搖搖如懸旆已。憶昔與君同來，不得與君同去，則我歸京之日，故國尚逢春景，第當相別之後，此心寂寥相思，正未有已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杜與裴俱爲宣州判官。是時杜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將歸京，裴却棄官遊舒州，故杜送之以是詩。一寫時，二寫別，三寫舒州，四寫歸京路，甚明。（後解）問：杜、裴既稱一色，然則詩何不用彈冠事耶。因此一問，忽然悟其五六之妙。言裴去志，莫如冥鴻。既是杜所甚明，杜又初歸，心如懸旌，未必遂容論薦，所以欲同歸而且不得也。末句反明宣州官中連歲歡握，可知。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唐詩評選》卷三：于生新取光響，自有風味。此種亦不自晚唐始，中唐人盡棄古體，以箋疏尺牘爲詩，六義之流風凋喪盡矣。樊川力回古調，以起百年之衰，雖氣未盛昌，而擺脫時蹊，自正始之遺澤也。顧華玉稱其溫厚，洵爲知言。

《自宣城赴官上京》《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牧之爲宣城太守任滿還京而作也。首言瀟灑宦遊已十餘年，無日不淹留於杯酒之間，蓋因耽飲而乃見其瀟灑也。若溪聲驚夢，楊柳拂頭，皆瀟灑之情，是雲山之勝，莫過宣城襟韻之高，惟余獨得。今且還京，未免爲宦情所絆，不若掛冠而歸，乃爲適志。今雖未遂所願，終當歸隱以尋訪舊遊也，豈久爲名利所羈哉。「一生休」，當非休美之意，言何人一生無高情曠致也，蓋襟韻從雲山而生，末聯正足此句意。《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傳稱牧之豪邁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此詩見之。蓋十年爲宣州團練判官，而自言無日不酒杯，則是三千六百酒杯也。「謝公城外溪」、「蘇小門前柳」，俱五字成文。「留坐」、「拂頭」，寫盡淹留，寫盡瀟灑矣。（後解）「何處好」，言獨宣城好也。「一生休」，言除宣城人，更無有人也。「知閒事」，言欲掛冠即掛冠，又有何官之必赴，何京之必上也。看他一片徘徊戀慕，心頭、眼頭、口頭，眞乃嘖嘖不已。《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此牧之追溯十年以來，宦遊托跡，瀟灑江湖之上，淹留杯酒之間，其最爲留戀者。謝公城畔，蘇小門前，千里之山，言一生之蹤跡。幾人襟韻，誇自己之胸懷。末言舊遊可憶，赴官上京，恐未必有此樂也。「蘇小」句，追言聲妓之樂休美也。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艇齋詩話》：春晚景物說得出者，惟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最有思致。如杜牧之「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亦甚工，但比韋詩無雍容氣象爾。

《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因登山觸景懷人而作也。首言百事感心，不能自主，況聞角聲孤起，而懷人感事，其又何窮耶。若碧山一對，而愁思愈長，芳草一生，而旅恨不息，乃所爲百感中來也。以余念身世之事，睫在眼前猶且不見，道非身外亦又何求，因是而思君之高致，以詩賦爲重，以封侯爲輕，忘利修道。此眞能自見其睫，近求諸身者也，其誰得而及之耶。《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此因登九華而忽生學道之想。追悔從前誤落塵網，百感中來，不能自主，而鼓角夕陽，又感遲暮。曰思無盡，恨難休，承上不自由說。自傷放誕，飄薄一生。三聯似言已往既不可追，而身世又難測料，惟有反躬學道，以求解脫。因而念及於張，獨能賦詩自樂，不以富貴攖心，是能脫去世網者，故嘆羨之。

《齊安郡晚秋》《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言晚秋柳漸凋疏，使君之家亦似野人之清幽已。然雲水猶堪賞玩，而志懷亦若自然。余來此地，當雨暗殘燈，棋收客散之後，酒醒孤枕，雁叫霜寒之初，有不勝其感慨者。憶昔郡之赤壁，吳魏爭勝其下，今者霸圖寂歷，江山儼然，惟有漁翁垂釣而已。然則盛衰興廢，慨可勝道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此詩寫盡世間無味，三復讀之，不勝嘆息。此解先寫景物亦漸盡，意氣亦漸平也。言當三春盛時，柳陰如幄，風暖如醉，使君戟門，高牙大角，此是何等盛事。乃曾幾何時，而風高柳疏，影落門靜，使君蕭索，遂同野人，可憐也。「還堪」妙。雖曰不過殘雲剩水，然亦何至遂盡人意。「亦自」妙，然而見爲行歌坐嘯，實則已是聊爾應酬也。（後解）此解再寫成大名、顯當世，實與彼草木同腐，更無異也。雨正暗時，恰是燈又殘時，棋又散時，酒又醒時，館又孤時，雁又來時。於此一時，十四字中，斗然悟出七句之「可憐」二字。（「簑翁坐釣魚」五字，字字入妙。言受本無多，求亦有限，便將通篇文字叫應。）

《九日齊山登高》《風月堂詩話》卷下：落句云：「牛山何必淚沾衣。」蓋用齊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流涕事。泛言古今共盡，登臨之際不必感嘆耳，非九日故實也。後人因此，乃於詩或詞，遂以牛山作九日事用之，亦猶牧之用顏延年「一麾出守」爲旌麾之麾，皆失於不精審之故也。《後村詩話新集》卷

二：《登高》云：「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此聯不用故事，自然高妙，在樊川《齊山九日》七言之上。《瀛奎律髓》卷二六方回評：此以「塵世」對「菊花」，開闔抑揚，殊無斧鑿痕，又變體之俊者。後人得其法，則詩如禪家散聖矣。馮舒評：牧之才大，對偶收拾不住，何變之有。查慎行評：第四句少陵成語。何焯評：此詩變幻不測，體自渾成。紀昀評：前四句自好，後四句卻似樂天。「不用」、「何必」，字與意并複，尤爲礙格。無名氏（乙）評：次聯名句不磨，胸次豁然。《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秋雁初飛，與客携壺而上翠微之山，因思塵世之事，憂多樂少，今乘登高之興，當採菊而歸也。其所以携壺者，將從酩酊以酬九日之節，豈以上翠微而致嘆於落暉耶。此聯應第二句。末言自古皆有死，登牛山而流涕，適見景公之愚耳，其何當於達人之曠觀哉。此聯又括中四句意。《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杜牧「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雖意稍疏野，亦自一種風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句七字，寫出當時一俯一仰，無限神理，異日東坡《後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便是一副印板也。只爲此句起得好時，下便隨意隨手，任從承接。或說是悲憤，或說是放達，或說是傲岸，或說是無賴，無所不可，東坡《後赤壁賦》，通篇奇快疏妙文字，亦只是八個字起得好也。（後解）得醉即醉，又何怨乎？「只如此」三字妙絕。醉亦只如此，不醉亦只如此，怨亦只如此，不怨亦只如此。《唐詩箋註・七言律詩》：起聯寫景便爽健。塵世一聯，意致悽惻，卻跳脫不群。但將二句，切登高說，並申上二句意，言光陰迅速，古今同慨，何用傷悲。牛山，用齊景公事，蓋因晏子有「何暇念死」之語也。通幅氣體豪邁，直逼少陵。《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末二句影切齊山，非泛然下筆。《詩辯坻》卷三：杜牧之「江涵秋影」，截首四句，乃中唐佳什，衍爲八句便齊氣，「古往今來」，竟成何語。《唐宋詩舉要・七言律詩》引吳汝綸曰：感慨蒼茫，小杜最佳之作。

《池州春送前進士劉希逸》《唐詩快》卷一〇：「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四語竟是極妙絕句。

《齊安郡中偶題》二《石洲詩話》卷二：樊川眞色眞韻，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正亦何必效杜哉。小杜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亦在南唐「吹皺一池春水」語之前，可證杜《黑白鷹》語。

《題齊安城樓》《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引《復齋漫錄》：《齊安城樓詩》【略】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苕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唐詩箋註・七言絕句》：上二句言角聲初動，微陽將落時已薄暮，登樓盼望，能無故鄉之思。乃曰不用憑欄重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統而計之，共隔七百五十里，則別緒茫茫，眞不堪回首矣。語句極沉痛。

《蘭溪》《古今詩話・杜牧之蘭溪詩》：蘭溪自黃州麻城出，東南流入大江，有水極清冷。杜牧之詩云「蘭溪春盡碧泱泱」是也。

《睦州四韻》《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輕快俊逸。又馮舒評：平平八句，不使才氣。中二聯俱是春暮，故落句好。又何焯評：溪山豈不佳。只韋、杜才地不堪常置閑處耳。「殘春」、「中酒」，比年事蹉跎，作用既微，筆力尤橫。又紀昀評：風致宜人。又評：三、四今已成套，然初出自佳。六句不自然。結得淺淡有情。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唐詩鏡》卷五〇：泠然清趣。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唐詩箋註・五言律詩》：新正半，蓋元宵日也。冬至以後，日晷漸長，已添四刻，正春日方來之候。「晴梅」一聯，人物夾寫，管弦調逸，紅粉成行，樂事如此。少年莫惜醉，言行樂當及時也。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長句四韻》《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言秋成大稔，故處處有歌板之聲以相慶也。夫以物換時移，千歲鶴猶有未足之恨，今我秩滿得代，一年居此，豈無閒暇之情乎！所謂有情住此者，溪館夜深，與僧共語，蘇潭風定，看月初生。此今日之居閒，遠勝於前日之羈宦。是以同此景物，登臨始見其勝，吾得常爲閒客，時時閒行此地，則吾願足矣，須富貴何爲哉。

《初冬夜飲》《隨園詩話補遺》卷三：東坡詩云：「惆悵東闌一枝雪，人生能得幾清明。」此偷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倚此闌干」句也。然風調自別。《養一齋詩話》卷九：張文潛愛誦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一絕，而放翁譏之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人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愚按坡公此詩之妙，自在氣韻，不謂句意無人道及也。且玩其句意，正是從小杜詩脫化而出，又拓開境地，各有妙處，不能相掩，放翁所見亦拘矣。

《梅》《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牧之詩才高，此小詩若不介意，五、

六卻淡靚有味。馮舒評：高雅奇峭。馮班評：唐人只平平做去，自然力大氣雄。又陸貽典評：高雅。又查慎行評：五、六二句，不必黏題，自成佳句。又何焯評：落句自喻宜在天子左右也。又評：似齊、梁人小詩，氣力極大。又紀昀評：四句不爽亮。

《柳長句》《唐詩紀事・滕邁》：雲溪子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冒接離，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秋窗隨筆》：如此論詩，詩了無神致矣。《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日落更生，水流復返，見春光無盡，而柳亦一年一榮，何有窮時也。夫以此柳含雨垂垂，低拂於巫娥之廟，帶風裊裊，斜臨於宋玉之門，此因人勝，而物亦勝已。若夫楡夾不能與之並美，杏花斯可與之爭妍，古人折柳相贈，以志相思。灞上、漢南，皆送別之地，而柳植此至多，凡有遊宦者，皆將自此而生別離之感也。此身爲仕宦，故舉遊宦以概別離，其他征夫遊子、怨女思婦，對此生情者，不又可知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此詩乃先生以第一天眼，看盡一切衆生，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浩無底止，故借柳以發之也。「春光不盡」，言世界無有了期；「柳何窮」，言便是煩惱無有了期也。「巫娥廟裏」，「宋玉宅前」，言一切衆生，牛豬狗猴，無數戲場。「低含雨」，「斜帶風」，言一切衆生，恩怨哭笑，無數醜態也。（「日落水流西復東」，是春光不盡；「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是柳何窮，又別是一樣章法也。）（後解）此後解乃忽作微語，以切諷之。猶言一切世間，則我知之矣。五言爭者是錢，六言愛者是色，七八言奔走如鶩者是遊宦。古今人不甚相遠，便知萬世而下，想亦只須先生此詩，便判盡之也。

《隋堤柳》《唐詩紀事・杜牧》：牧初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自湖州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至京果卒。或曰：舍人未爲流落，而遽及之，魄已喪矣。

《柳絶句》《唐詩鏡》卷五〇：愁緒漫爛。

《早雁》《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秋高弓勁，胡人將開弦以射雁，故驚飛四散而哀鳴也。然來時尚早，所以過仙掌而度長門，月明之中，止看孤影燈暗之際，惟聞數聲耳。乃今胡騎猶在，即至春期，未可遽回，蓋瀟湘甚寂寞，猶有菰米、莓苔可充飲啄，毋北歸以中金河之弦也。言外有相教愼出入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云：此必有臣竄于江南者，勸其未可復朝。小人猶在，意欲彈之，如雁在瀟湘，猶有菰米、莓苔可充飲啄棲止，何必北歸以中胡虜之弦也。賦而比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此詩慰諭流客，且安僑寓，時方艱難，未可謀歸也。前解追叙其來。（後解）婉止其去。《唐詩箋註・七言律詩》：金河塞外地，秋高射獵，朔雁南飛。仙掌一聯，語在景中，神遊象外，眞名句也。三聯言紛紛騎射，不獨金河可居，何必歸去，似有托意。《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光景眞是可思。但全篇惟「金河秋半」四字稍切「早」字，餘皆言矰繳之慘，勸無歸還，似是寄託之作。《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從來詠物之詩，能切者未必能工，能工者未必能精，能精者未必能妙。【略】杜牧之《早雁》，如此等作，斯爲能盡其妙耳。《十八家詩鈔》卷二〇：雁爲虜弦所驚而來。落想奇驚，亦足以達之。

《鶴》《唐音戊籤》：西施頰紅迺爾耶。此等詩定在擲焚中，裴甥誤益耳。

《鷺鷥》《升菴詩話・鷺絲謎》：杜牧之詠《鷺絲》詩。【略】分明鷺絲謎也。

《村舍燕》《唐詩快》卷一六：牧之多用數目字，儘饒別趣，算博士何嘗不妙。

《題禪院》《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絶句》：樊川鬢絲禪榻，翩翩才致。

《送劉秀才歸江陵》《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秀才思親而歸，如老萊戲舞於親側，且當鱸魚正美之時，故別江東而歸楚也。夫以君歸故國，劉郎之浦，夜月侵船，宋玉之庭，春風弄袖，到家之景如此已。今者精神固多落落，而才思正復飄飄，所以卜其終有立，而杳無窮也。但誰爲金口木舌之重，就明時以薦劉君，如昔人之薦揚雄耶。此因其歸而有屬望之意。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樊川詩集注》卷三：李郢有《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詩》【略】與牧之此詩用韻並同，惟李題云「冬至」，而此云「新正」。然兩詩語意相直，兼杜用白蘋，亦是湖州故事，知此題湖南當是湖州之誤，因各本皆同，故仍之。《十八家詩鈔》卷二〇：李郢字楚望，大中進士，長安人，唐末避亂嶺表。馮注云：李郢有《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州見憶詩》，與牧之此詩用韻並同。此湖南當是湖州之誤。

《懷鍾陵舊游四首》一《樊川詩集注》卷四引《舊唐書・沈傳師傳》云：

傳師太和元年卒。子樞、詢，皆登進士第，詢歷清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故牧之以二陸爲比，而謂先德足以裕後也。然《機雲別傳》又謂：陸抗之克步闡，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而沈詢于咸通中爲昭義節度使，爲奴歸秦所殺，亦舉家遇害。則牧之此言，乃似先爲之讖者，亦可異也。《十八家詩鈔》卷二〇：漢之豫章郡，隋改爲縣，唐改鍾陵縣，後改南昌縣。征南，指沈傳師也。傳師太和元年卒，子樞、詢皆登進士第。詢歷清顯，至禮部侍郎，故以機、雲比之。

又二　《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滕閣、綺席，言設宴於彼。柘枝，舞名，以蠻鼓爲節。「垂樓」一聯，寫其景色，雙龍牛斗，用鄱城劍氣事；高懸一榻，用陳蕃懸榻事。曰未能掘，曰高懸，似言身爲從事，總爲知己，雖欲爲連巴控越之事，倚重何人，徒然珠翠沉檀之堆積而已。意譏其不恃人而恃財也。

又三　《唐詩鏡》卷五〇：語氣錚錚，疊字三見。《唐詩箋註・七言律詩》：此賦湖上景色，宛成圖畫，風流俊逸，眞是牧之本色。斜輝一結，鍊句亦奇。

又四　《十八家詩鈔》卷二〇：馮注：「《通典》：南昌有龍沙。《水經注》：龍沙，沙甚潔白，高峻而陁，有龍形。」國藩按：此詩之意，謂沙之白細，就中可揀出蜀羅也，以比就紅粉隊中揀選絕色，蓋携妓夜遊之詩。

《臺城曲二首》　《能改齋漫錄》卷三：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商山麻澗》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寫四面，二寫中間，三寫閒靜，四寫豐樂，便較陶令《桃源記》爲煩矣。（後解）五六，忽然寫一父老樽酒，女兒衣袖，以深顯自家形穢。「書細沙」者，無顏自明，而又不能含糊付之也。《唐宋詩舉要・七言律詩》引吳汝綸曰：秀麗如畫。

《商山富水驛》　《碧溪詩話》卷二：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略】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略】曾不害諸公之高也。

《漢江》　《誠齋詩話》：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略】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略】四句皆好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劉辰翁曰：前二句來得慷慨。徐充曰：「人自老」三字最爲感切。釣船常在，而南去北來之人，爲利爲名則無定蹤，皆汩沒於此，眞可嘆也。顧璘曰：晚唐用字雖濃麗，不甚溫厚，惟牧之似優柔，此作是也。周弼：爲實接體。何仲德：爲警策體。

《赤壁》　《道山清話》：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略】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傍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彥周詩話》：杜牧之作《赤壁》詩【略】，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韻語陽秋》卷三：杜牧《赤壁》詩【略】，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歷代詩話考索》：彥周誚杜牧之《赤壁》詩「社稷存亡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是措大不識好惡」。夫詩人之詞微以婉，不同論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謂幸而成功，幾乎家國不保，彥周未免錯會。《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二喬者，漢太尉喬元二女，姿色逼人，孫策得之，納大喬爲夫人，以小喬嫁周瑜。銅雀臺，曹操寵妾所居。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縣，見石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訪問。父老曰：「此正是周郎破曹公之地。」南岸曰赤壁，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有烈火岡，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耕田園者，或得弩箭，鏃長一尺有餘，或得斷鎗，想見周郎與曹公大戰可畏。此詩磨洗折戟，非妄言也。後二句絕妙，衆人詠赤壁，只喜當時之勝，杜牧之詩赤壁，獨憂當時之敗。其意曰東風若不助，周郎、黃蓋必不以火攻勝曹操。使曹操順流東下，吳必亡，孫仲謀必虜，大小喬必爲俘獲。曹操得二喬，必以爲妾，置之銅雀臺矣。此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非淺識所到。《詩林廣記前集》卷六：二喬，漢太尉喬玄之女。孫策納大喬如夫人，以小喬嫁周瑜。銅雀臺，乃曹操寵妾所居。徐柏山曰：「二喬事，自見於戰皖城之日，非赤壁時事也。牧之用事，多不審，觀者考之。」《唐詩鏡》卷五〇：第二語滯色，末句響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此詩評者紛紛，如許彥周。【略】似是道學正論。然作詩有翻案法，在擘空架出新意，不涉頭巾氣爲妙。所謂「鎖二喬」，非專惜二喬也。意此戰不勝，吳之君臣受虜，即室家妻孥，俱不能保，不必論到社稷生靈。末句甚言所關非小可也，正道人所不道，乃妙

思入微處。胡雲軒云：「赤壁火攻之策雖善，倘非借勢於風，勝負未可必，人謀亦天意也。古今詠赤壁之捷，罕有及此。」是矣。至落句，或謂其有微疵，或評其不典重，盡屬拘腐學究識論。至有謂二喬事，見於戰皖城時，牧之用事多不審，益不知詩家播弄圓融之妙矣。蓋「東風不與」、「春深」數字，含蓄深窈，人不識牧之以滑稽耳，輒每每雌黃之，不知劉夢得《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卻不主於滑稽耳。如皮日休《館娃懷古》【略】，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敖英曰：翻空斷意。《霏雪錄》卷一：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意正謂瑜盡力一戰，止以得二喬爲功，而忘遠大之業，蓋譏之也。許彥周謂措大不識好惡，正痴人前不可說夢耳。《三體唐詩・虛接》：謂非東風助順，則瑜不能勝，家國俱亡矣。《唐詩箋註・七言絕句》：認字妙，懷古深情，一字傳出。下二句翻案，從認字中生出。周郎，周瑜也。赤壁之戰，曹兵以八十萬抵吳，瑜乘東風縱火，大敗之。二喬，大喬、小喬也。一爲孫權后，一爲周瑜妻。曹操建銅雀臺於鄴水上，置美人於中，以爲行樂。《唐詩三百首》陳婉俊補註：詩謂無此東風，則二喬當爲銅雀中人矣。或以喬作橋，便與東風句不貫。《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彥周詩話一卷》：頗議論多有根柢，品題亦具有別裁。【略】惟譏杜牧《赤壁》詩爲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孫策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頗遽詆爲秀才不知好惡，殊失牧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牧之絕句，遠韵遠神，然如《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近輕薄少年語，而詩家盛稱之，何也。張宗泰《總跋詩林廣記》：魏之銅雀臺，與吳之二喬，兩不相涉也。杜牧《赤壁》詩，牽連成文，具見運思遣詞之善。乃引《許彥周詩話》，謂「杜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則談詩墮入惡趣，全不解詩家興趣之妙矣。《一瓢詩話》：樊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妙絕千古。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苟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兵，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賴，正是詩人調笑妙語。許彥周謂【略】此老專一說夢，不禁齒冷。《春酒堂詩話》：杜牧之詠《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古傳誦。容少時，大人嘗指示曰：「此牧之設詞也，死案活翻。」及容稍知作詩，復指示曰：「如此詩必不可學，恐入輕薄耳。何苦以先賢閨閣，鏃弄筆墨。」《詩筏》：杜牧之作《赤壁》詩【略】。彥周此語，足供揮麈一噱，但於作詩之旨，尚未夢見。牧之此詩，蓋嘲赤壁之功，出於僥倖，若非天與東風之便，則周郎不能縱火，城亡家破，二喬且將爲俘，安能據有江東哉。牧之詩意，即彥周伯業不成意，卻隱然不露，令彥周輩一班淺人讀之，只從怕捉二喬上猜去，所以爲妙。詩家最忌直叙，若竟將彥周所謂社稷存亡，生靈塗炭，孫氏霸業不成等意，在詩中道破，抑何淺而無味也。惟借「銅雀春深鎖二喬」說來，便覺風華蘊藉，增人百感，此政是風人巧於立言處。彥周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載酒園詩話・宋人議論拘執》：小杜《赤壁》詩，古今膾炙，漁隱獨稱其好異。至許彥周則痛詆之，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余意詩人之言，何可拘泥至此，若必執此相責，則汨羅之沉，其係心宗國何若。宋玉《招魂》，略不之及，但言飲食宮室，玩好音樂，至于「長髮曼鬋」，「蛾眉曼睩」，幾乎喻之以淫也，將使《風》、《騷》道絕矣。詳味詩旨，牧之實有不滿公瑾之意。牧嘗自負知兵，好作大言，每借題自寫胸懷。尺量寸度，豈所以閱神駿于牝牡驪黃之外。（黃白山評：「唐人妙處，正在隨拈一事而諸事俱包括其中。若如許意，必要將『社稷存亡』等字面眞眞寫出，然後贊其議論之純正。具此詩解，無怪宋詩遠隔唐人一塵耳。」）《圍爐詩話》卷三：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嬀詩》【略】《赤壁》【略】用意隱然，最爲得體。息嬀廟，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赤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揅經室四集・赤壁》：千古大江流，想見周郎火。草草下江陵，匆匆讓江左。縱使不東風，二橋亦豈鎖。《靜春居三國志疑年錄》謂曹操最感橋太尉之恩，引爲生平知己。赤壁之戰，二喬年皆三十以外，操豈有鎖二喬之心。杜牧之詩，是爲失言。《古唐詩合解》卷六：「折戟沉沙鐵未消」，吳魏鏖兵，赤壁所遺之折戟，沉於沙際，唐去吳日子未遠，故其鐵尚未消磨。「自將磨洗認前朝」，自將折戟磨洗，一認，信是魏武敗於周郎，而前朝之遺跡宛然。夫周郎何以遂能勝魏，似乎難信，所以要認。「東風不與周郎便」，周郎之所以勝魏者，恃有東風之便，所以得成功於火攻。今乃反其說，云假如當日沒有東風，則是無便可乘了。「銅雀春深鎖二喬」，周郎若無東風之便，不但不能勝魏，恐江東必爲魏破，妻子不保，大喬小喬，春深時貯在銅雀臺上矣。此以議論行時者。杜牧精於兵法，此詩似有不足

周郎處。《唐詩評註讀本》卷四：此詩似謂周郎得有天幸，若無東風，則不但不能勝魏，恐江東必爲魏破，而鎖其大喬、小喬於銅雀臺矣。操以八十萬衆，橫槊而來，周瑜實非其敵。且操敗，於魏無大損。瑜敗，則三國不能鼎立。論史頗中肯綮。

《泊秦淮》《韻語陽秋》卷一五：《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詞，極於輕蕩。男女倡和，其音甚哀，故杜牧詩云【略】。《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略】二君驕淫侈靡，躭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齊之亡，有《伴侶曲》，陳之亡，有《後庭花》，皆亡國之音。秦淮在金陵城中，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而鑿此河，以洩其地氣。舟中商女，染陳朝舊俗，妖淫哀思，不知其爲亡國之音。此詩有關涉聖賢，不欲聞桑間、濮上之音，晉孟不願聞《牆有茨》之詩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隋有《伴侶曲》，陳有《玉樹後庭花》，皆亡國之聲。隋鑒陳，而仍蹈其轍。唐鑒隋，而復有《霓裳羽衣》，何能不蒙塵也。夫以煬帝、明皇之敏慧，尚不之悟，何望於商女哉。然後唐而帝者，焉即皆知亡國之可恨者也。胡濟鼎曰：自陳亡至牧之時，已二百四十餘年，而調曲猶熟於商女之口。妖聲艷辭，非但入人，深不可解，「不知」兩字見得與之俱化。聲音感人如此。周弼曰：爲用事體。何仲德曰：爲鎔意體。吳山民曰：國已亡矣，而靡靡之曲，深溺人心，孤泊驟聞，自然興感。郭濬曰：怨體，反言有味。《唐詩解》卷三〇：秦淮，陳之故都。即景寂寞，足興黍離之慨，況聞亡國之聲哉。《網師園唐詩箋》卷一六：後之詠秦淮者，更從何處措詞。《唐詩三百首註釋・七言絕句》：《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製也，商女何知，安識亡國之恨。所以亡國之後，猶聞亡國之音，則知唱者無心，而隔江聽者，殊覺唏噓悲感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趨於前人之舉「葡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今按其所舉，惟杜牧「煙籠寒水月籠沙」，烟水色清，故烟籠水，月沙色白，故月籠沙。此夜泊秦淮景色也。「夜泊秦淮近酒家」，酒家臨水，泊舟近酒家，而歌聲飄逸，所從來矣。「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商女止知唱曲，安知曲中有恨。杜牧隔江聽去，知玉樹後庭花曲，乃陳後主亡國之音，觸景生悲，便有無限興亡之感。

《題桃花夫人廟》《彥周詩話》：僕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珊瑚鉤詩話》卷三：《息夫人詩》【略】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于言者不同矣。《庶齋老學叢談》卷上：左氏載息夫人事，爲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嬀既爲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困學紀聞・評詩》：眞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息夫人》：楚伐息，破之，執其君，將妻其夫人。楚王出遊，夫人道出，見息君，以死自誓，遂自殺。舊詩云：「金鑪香絕玉樓空，寂寞桃花委地紅。」按地志載，漢陽有桃花夫人廟，即息夫人也。許彥周謂牧之詩「爲二十八字史論」，張表臣拈出學識，更勝。《困學紀聞參注》：牧之詩實高于摩詰。然摩詰作詩時本事如是，雖牧之當此，亦只能作如此語。未可以其爲終身之讖，而譏其學有淺深，識有高下，如《珊瑚鉤詩話》所云也。《漁洋詩話》卷下：益都孫文定公廷銓《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諸語令人頤解。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正言以大義責之。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爲高。《養一齋詩話》卷七：王漁洋謂小杜「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不如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不著議論之高。愚謂摩詰平日詩品，原在牧之上，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爲主，杜大義責之，詞色凜凜，眞西山謂牧之《息嬀》作，能訂千古是非，信然。余尤愛其掉尾一波，生氣遠出，絕無酸腐態也。王雖不著議論，究無深味可耐咀含，鄙意轉舍盛唐而取晚唐矣。《筱園詩話》卷三：鄧孝威《咏息夫人》【略】包羅廣遠，意在言外。較唐人小杜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更覺含蓄有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不言而生子，此何意耶。綠珠之墮樓，不可及矣。《隨園詩話》卷一三：唐人詩中，往往用方言。【略】杜牧詩「至竟息亡爲底事」，「至竟」者，猶云究竟也。

《書懷寄中朝往還》《十八家詩鈔》卷二〇：往還，猶云舊遊。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寄江南

許渾先輩》《十八家詩鈔》卷二〇：辭客，指李，趙使君，謂裴，仲蔚，指許也。

《**和州絕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引《法藏碎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略】噫，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題烏江亭**》《鶴林玉露甲編》卷三：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呂溫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荆公〔杜牧〕云「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衆人題項羽廟，只言項羽有速亡之罪耳，牧之題項羽廟，獨言項羽有可興之機。此等意思，亦死中求活，非淺識所到。牧之意曰，項羽聞亭長之言，若包羞忍耻，泛舟而據江東之土地，養江東之人民，江東子弟豪傑尚多，卷土重來，與漢高一戰，楚漢興亡，皆未可前定也。《詩林廣記前集》卷六：疊山云：衆言項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獨言項羽有可興之機，亦死中求活意也。（王介甫《題疊烏江亭》：「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荆公此詩，正爲牧之設也。蓋牧之之詩，好異於人，其間有不顧理處。《圍爐詩話》卷一：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略】露圭角者，杜牧之《題烏江亭》詩。【略】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又卷三：詩豪之名，最爲誤人。牧之《題烏江亭詩》，求豪反入宋調。《養一齋詩話》卷四：《題烏江亭》【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略】。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荆公詩於事理較合，然論項王，亦未得要害處。

《**寄揚州韓綽判官**》《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唐諸道郡國之富貴，人物之衆多，城市之和樂，聲色之繁華，揚州爲冠，益州次之，號曰揚一益二。牧之仕淮南，《寄揚州韓判官》詩，其實厭江南之寂寞，思揚州之歡娛，情雖切而辭不露。《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下：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揚州」之意。《唐詩品彙・七言絕句》：劉云：韓之風致可想，「書記」、「薄幸」，自道耳。《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此等入盛唐亦難辨，惜他作殊不爾。《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顧璘曰：優柔平實，有似中唐。胡次焱曰：對草木凋謝之秋，思月橋吹簫之秋，寂寞之戀喧譁，殆不勝情。「何處」二字最佳。【略】乃楊用修改「木」字爲「未」字，引賀方回小詞「秋盡江南草未凋，晚雲高」爲證，以江南草木原不凋也，若秋盡草未凋常事，不足詠也。且曰今戲謂「十里鶯啼」詩，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筆壞了。珽按：牧之嘗爲淮南節度書記，又守黃州，歷淮、楚、宣、浙，皆江南宦遊之地，風土雖暖，至秋盡無不凋之草。若必改「木」字爲「未」字，則江南風土和厚，俱屬可愛，何獨羨揚州乎。牧之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之句，素戀其景物奇美。此不過謂韓判官，當此冷落之候，教簫於月中，不知二十四橋之夜，在於何處，含無限意緒耳，何必究草木之凋未凋也。《唐詩摘鈔》卷四：作「草未凋」，本句始有意，若作「木」字，讀之索然矣。言橋有廿四，不知在何處。橋邊教玉人吹簫耳。揚州本行樂之地，故以此訊韓，言別有羨之意。「教」字義平聲，讀去聲。「教」，猶命也。劉須溪云：韓之風致可想，書記薄幸，自道耳。《唐詩三百首》卷八：《寄揚州韓綽判官》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二語與謫仙「煙花三月」七字，皆千古麗句。《唐詩三百首註釋・七言絕句》：紀云：「情韻極佳。」《問花樓詩話》卷一：杜牧之「秋盡江南草未凋」，言江南地暖，「未」訛爲「木」，失原旨矣。《唐詩箋註・七言絕句》：「十年一覺揚州夢」，牧之於揚州，綣戀久矣。「二十四橋」二句，有神往之致，借韓以發之。二十四橋，在揚州府城，今名虹橋。《唐詩快》卷一六：揚州之二十四橋，存廢久已莫考，至今常在人口者，惟以牧之一詩爲證耳。然則，即以此二十八字爲二十四橋可。段玉裁《與阮芸臺書》：杜牧之「秋盡江南草木彫」，本作「草未彫」，坊本尚有不誤者。「草木彫」，尚何意味哉。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娛書堂詩話》：杜牧之云：「千首詩輕萬戶侯。」鄭谷云：「得句勝如得好官。」命意甚奇。東坡云：「萬戶終輕千首詩。」反杜意也。陳簡齊亦用鄭語云：「書生得句勝得官。」《韻語陽秋》卷四：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又卷一五：杜牧之有酬祜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祜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也。《荆溪林下偶談・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張祜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升庵集・翠微》：《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略】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攜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乞火」，用蒯通說曹參請東郭先生、梁石君事，見《漢書・蒯通傳》，謂薦賢也。時令狐楚以張祜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祜至京，上問，元稹曰：「雕蟲小技，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祜乃罷歸。三、四語正指其事。

《鄭瑾協律》《娛書堂詩話》：杜牧之詩云「雞犬圖書共一船」，寇國寶有「人語雞聲共一丘」之句，蓋用此法。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樊川詩集注》卷四：《全唐詩》載殷潛之《題籌筆驛詩》。【略】而牧之集各本，其詩列和殷詩之前，亦不言殷作。范元實《詩眼》云：《籌筆驛》，殷潛之與杜牧詩甚健麗云云。今殷詩別見，而二詩中多有因緣綴合之處，知杜集故附有殷詩，而轉寫者混列之也。茲據正。

《遣興》《演繁露・勿勿》：古旗有名勿勿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爲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遣興》曰：「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唐音戊籤・五言律詩》：「有」字下得好，心有之也。

《早秋》《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之來。倒裝一字，便極高妙。晚唐無此句也。牧之才高，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哉。尾句怪。紀昀評：亦未見爲高妙。又評：次句生硬，「清風」句自好，「大暑」句終不雅，五、六調劣，結亦不佳。馮舒評：「銖秤」未解。查慎行評：三、四句，自牧之以前，不曾有此句法。

《秋思》《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首句即去酷吏之意。三、四眼前事，道着即好。何焯評：蕭散無俗。紀昀評：首句殊不成語。《唐音戊籤・五言律詩》：言只此，不參差也。

《寄題甘露寺北軒》《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云昔曾上朝，而近蓬萊之宮，而此軒之欄檻，則余所最留情之處也。蓋此軒孤高縹緲，可弄桓伊之笛，疑聞子晉之笙。遙望海門，水天一色，遠聽隋苑，鐘鼓齊鳴，此軒之景，皆可留情者也。他年會當解組而去，隱其姓名，與僧共話。無生之事，庶不負此軒勝概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此寫甘露北軒，舊是熟游。三非眞欲弄笛，四非眞欲聞笙，只是極寫此軒之孤高縹緲如此。（後解）此是寄題之一段胸中緣故也。海門秋水，橫去者滔滔無極；隋苑暮鐘，竪去者浩浩焉終。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戲之事，乃眞因此而銅枷鐵鎖，牢不自脫，皮裏有血，眼裏有筋，即果胡爲而至此乎。他年不道姓名，眞擺斷索頭自在而去矣。《唐詩箋註・七言律詩》：首以蓬萊比甘露，述系舊遊。晉桓伊善吹笛，王子晉善吹笙，曰孤高堪弄，縹渺宜聞，蓋想象之也。海門江下流隋苑，指揚州。末聯言他年會當再遊，不必告知山僧也。時牧爲揚州分司。

《題青雲館》《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商山之高，如龍盤屈曲，險於羊腸，乃天府之地，有百二山河之壯。四皓於此採芝，張儀於此拒楚，芳蹤勝蹟，固彰彰在人耳目者。然是館也，帳連雲而蘿陰合，枕繞泉而客夢涼。高人隱居於此，則有農桑之樂，可以忘世，其何事馳情於利祿哉。《貫華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寫有一處，必有一處人物。（後解）寫商於人物，奇偉則爲四皓，譎詐則爲張儀，彼皆遭逢事會，得以留名史冊。若夫雲蘿泉石之中，又有理亂一皆不與，姓字都無人道者，其人皆有三頃水田，百株桑樹，粗得飽暖，大足一生，此則眞爲冥冥高尚，而非我輩之所得慕也。「深處」，即雲蘿泉石之處也。《唐詩箋註・七言律詩》：詩多用商於地舊事，亦吊古之意也。首言地之屈曲高峻，當秦要路，四皓於此採芝，張儀在秦，寧肯以此地與楚耶。下半言居是館者，地高且幽，枕帳清涼，從之遁隱，得三頃田、百株桑足矣，蓋極羨之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略】杜牧之之「枕繞泉聲客夢涼」，項斯之「山當日午迴峰影」之類，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此牧之用韻酬歙州刺史邢羣也。《臘中得詩》、《正初奉酬》二詩皆是。前四句言各州之景，後四句言情，皆佳句也。紀昀評：亦是草率應酬，不見小杜本領。又評：「生也有涯」雖出《莊子》，然去「生」字，不妥。無名氏（甲）評：小杜詩有慷慨磊落之致，在晚唐中要爲出羣。

《**題木蘭廟**》《臨漢隱居詩話》：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略】杜牧之《木蘭廟》詩【略】殊有美思也。《東泉詩話・評詩上》：杜牧《題木蘭祠》詩【略】小杜詩自復佳耳，但較原作不免婢學夫人。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鶴林玉露乙編》卷四：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略】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略】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

《**送隱者一絕**》《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予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碧溪詩話》卷五：牧之有「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嘗愛其語奇怪，似不蹈襲。後讀子美「苦遭白髮不相放」，爲之撫掌。《王直方詩話・詩咏白髮》：古詩云：「公道人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而元祐初多用老成。故東坡有云：「此生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陳無己《答邢敦夫》云：「今代貴人頭白髮，挂冠高處不宜彈。」其後秦少游謂李端叔復有「白髮偏於我輩公」之句，則是白髮有隨時之義。《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後二句理到之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弼曰：爲實接體。劉辰翁曰：反語，謂世道不公，負此隱者。胡次焱註：此詩首以無媒，當從此二字發明。士在山林，如女在閨室，女無媒不嫁，士無媒不見，冒藜以石室爲媒是也。路逕草茫，與朝市相遠，無媒故耳。後二句，所以寬隱者之心，而堅其志，見無分窮達貴賤，俱歸白髮，雖無媒可以浩然自得矣。

《**贈別二首**》一　《唐音癸籤・詁箋五》：荳蔻：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荳蔻之義。閱《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姙身也。《升菴詩話・荳蔻》：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者也。且牧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倡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荳蔻》：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荳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本草》亦云：「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顯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姙身也。」然則《本草》亦狀其花之吐而尚含蘊於葉間，有如人之娠耳。孟熙正引此意，非直謂少女之娠也。升菴誤會少而娠之語，添出求嗣一案，可笑。（又別引十三餘爲十三樓更無謂。）楊廉夫《艷詞》云：「從今不帶宜男草，荳蔻含胎恐太幷。」總是戲言耳。《唐詩箋註・七言絕句》：「十三餘」，未破瓜之女郎也。「荳蔻梢頭二月初」，言尚含葩未開。下二句極形其色之美。《唐詩三百詩注釋・七言絕句》：此詩疑在揚州別妓而作。以爲余在揚州街上，當春風和暢之時，珠簾卷處，遍視簾內佳人，儘行數里之遙，總不如吾所別者之娉婷窈窕也。

又二　《歲寒堂詩話》卷上：杜牧之云：「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唐詩箋註・七言絕句》：曰卻似，曰惟覺，形容妙矣。下卻借蠟燭託寄，曰有心，曰替人，更妙。宋人評牧之詩豪而艷，宕而麗。其絕句於晚唐中，尤爲出色。《唐詩三百首註釋・七言絕句》：憶昔聚會之日，固覺多情，今而論其有情無情，惟覺餞別尊前，一若含住幽怨，笑不成耳。彼蠟燭無知，尚且有心惜別，替人垂淚天明，乃卿也，其將何以爲情耶。

《**有寄**》《唐詩快》卷一四：美人耶，神仙耶，不知是一是二。

《**和嚴惲秀才落花**》《唐詩鏡》卷五〇：末語鍾情之甚。

《**奉送中丞姊夫儁自大理卿出鎮江西叙事書懷因成十二韻**》《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以江西景物起興而作。首言江上帆檣之多，江濤之大，而越香、巴錦咸聚焉。言其景，則滕王閣上聽柘枝之鼓，孺子亭前牽鐵軸之船，君爲八郡元侯之貴，膺萬人師長之權，可謂嚴重矣。然要君疏於歡樂者，以今河湟未平，當着祖逖之鞭，誓清河湟而後已。功名之會，其可耽於逸樂哉。五、六言出鎮之權，未勖其勤勞王事也。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侯鯖錄》卷二：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偶題**》《靖康緗素雜記・甘羅》：《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相傳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

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也。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魚書遠寄，正他鄉一陽初生之時也。今余對酒不解愁家國之事，推憶弟在輦下，不能常相見耳。夫以弟居旅館，宵憂被薄，我在暮江，寒覺裘輕，歲序淒清，愈深離別之感。至於風敲竹戶，彷彿松窗雪打，團圞絮語之時，今追憶之，所以倍增惆悵耳。

《寄題宣州開元寺》《三體唐詩・實接》：或謂月色高低，如千山之雪者，非也。此詩乃雪後月舞，登樓孤賞，思昔日之歡遊，而嘆今夕之無侶。詳味詞意，情思殊甚。首句所謂同鶴者，應有所託，唐人多如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至天隱曰：沈傳師爲宣州郡，牧之從事。後牧之爲宣州判官，此詩蓋再至時作，故曰曾同爲倚，猶言共倚也。或謂月色高低，如千山之雪者，非也。此乃雪後月舞，登樓孤賞，思昔日之歡遊，而嘆今夕之無侶。詳味詞意，情思殊甚。首句同鶴棲者，恐記名鶴耳，唐人多如此。《吳禮部詩話》：首句「松寺曾同一鶴棲」，至注云：「所謂同鶴棲者，恐是與婦人同宿，託名鶴爾。」此尤謬妄。牧之跌宕，人遂以此歸之，可發一笑。《唐詩摘鈔》卷四：前憶往事，後寫目前。「一鶴」，貼「松寺」，襯語也。《三體》注，疑其與婦人同宿，殊鑿，鶴豈可比婦人。大抵此詩只重重來之感。支道林好鶴，故詩中僧家多用鶴事，如巢空鶴未還、新秋放鶴野田青、鶴翻松露滴衣裳，皆與此詩同意。

《贈張祜》《觀林詩話》：陸龜蒙《謝人詩卷》云：「談仙忽似朝金母，說艷渾如見玉兒。」杜牧之云：「粉毫唯畫月，瓊尺只栽雲。」「美似狂醒初啖蔗，快如衰病得觀濤。」涪翁：「清似釣船聞夜雨，壯如軍壘動秋聲。」論用事之工，半山爲勝也。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殘春之候，暖雲如粉，碧草如茵，獨步長堤，不見張君而憶之也。時則一嶺桃花，粲如紅錦之魏。半溪山水，明若絲蘿之新。且百舌無聲，猶欲強啼而欺鳥。梨花將落，則惟帶葉而送春。此時不知仲蔚安在，想必高隱林下，吟拂詩塵而已。前六句俱切殘春，後二句見寄懷意。《唐詩評選》卷四：居然俊物。《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寫殘春獨來南亭。此詩不苦於不見人，正苦於閒步長堤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何至閒步長堤耶。（後解）寫因寄張祜。「百舌」，必指讒人。「太欺」必遭重誣。「高枝」，必指大官。「帶葉梨花」者，言不應摧折也。「獨送春」者，言竟受其禍也。（「避紅塵」，避「百舌」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杜牧之「一嶺桃花紅錦魏，半溪山水碧羅新」，及李咸用「蜀魂叫回芳草色，鷺鷥飛破夕陽烟」之晚唐習氣可厭。《唐詩箋註・七言律詩》：讀此詩，忽悟《西廂記》「碧雲天、黃葉地」曲，一俯一仰，高唱而入。再從空際着筆，接以「西風緊，北雁南飛」二句。下文「曉來紅染霜林醉」，又就眼前景色，引入離人，嘆其筆墨高妙。此詩起中略同意趣，而獨寄張之意，亦繚繞筆端。《古唐詩合解》卷一一：「暖雲如粉」，春殘氣暖，雲白如粉。「草如茵」，春殘草長，其厚如褥。「閒步長隄不見人」，此寫「獨來」二字。「一嶺桃花」，此寫南亭外嶺上之春色已殘。「紅錦魏」，魏，音曷，物之帶黑文者。今桃花殘敗，綠暗紅稀，如紅錦之微魏也。「半溪山水」，此南亭傍山臨溪，山溪之水不寬而清，故用「半」字。「碧羅新」，溪水澄碧，色如新羅。「高枝百舌太欺鳥」，百舌鳥，即鳩也，其聲最巧，今在高枝一鳴，而百鳥不敢與比，是太欺也。比讒人居高位，鼓簧舌以毀人。「帶葉梨花獨送香」，春將歸，百花開過，而梨花獨遲，今且花殘帶葉矣。懷此芳姿，而不覺春之已去，脈脈有情，故獨送之。所以比君子也。「仲蔚」，張仲蔚。三徑蓬蒿，怡然自樂，今借以呼張祜。「欲知何處在」，言張祜欲知我之在何處乎。「苦味林下避紅塵」，苦吟梨花之下，以避百舌之塵，此即我之近來行徑也。獨來南亭時，意興寥落如此。前解寫殘春獨來南亭，後解寫寄張祜。

《宣州開元寺南樓》《觀林詩話》：予家有聽雨軒，嘗集古今人句。杜牧之云：「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略】尤爲工也。

《留贈》《升菴詩話・唐舞妓着靴》：「舞靴應任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略】則汴宋猶似唐制，至南渡頭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矣。《秋窗隨筆》：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略】杜牧詩：「舞靴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鞠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洛陽》《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前四句言洛陽之盛，後四句感洛陽之衰。首言東都盛治之日，文以經邦，武以守國，其功成矣時似開元、天寶

之世，蓋以明皇四十年太平天子，其初玄戈戢影，相土來歸，翠帽回車，離宮巡幸，此所以言盛治也。夫何致安史之亂，東都凋敗，侯門草滿，而潛兔洛浦，沙深而聚鴻，至今上陽雖存，疑當時女娥西望陵寢之處，當此秋風蕭索，惟見草樹凝烟而已，能不追慕文武之功哉。

《寄唐州李玭尚書》《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李之世家，累有功勳，顯明於世，今愬又繼有威望，奚胡聞之，則心死而降服矣。至於兼精書法，退筆之多如逸少，其爲節度領節之衆如謝安，則文武之才，固不止降服奚胡而已也。夫惟學問既優，而權位亦顯，是以聲望之隆，事業之偉，不愧於耿弇、黃霸，而其度量恢弘，如蠡湖萬頃，澄不清而淆不濁，又孰得而並之耶。

《南陵道中》《畫禪室隨筆·題自畫江山秋思圖》：杜樊川詩堪入畫。【略】陸瑾、趙千里皆圖之。余家有吳興小冊，故臨於此。又《評舊畫·題畫南陵水面詩意》：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舫子上畫杜樊川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過客竊去，乃共嘆惋。予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倣趙伯駒小幀畫，妙絕，間一摹之，殊愧不似，今予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可知也。又《評詩》：「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詩中畫，故足畫耳。《佘山詩話》卷上：宋顧大中曾于南陵巡捕司舫子卧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嘆息。

《登九峰樓》《升菴詩話·軋軋鴉》：「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歸家》《古唐詩合解》卷四：「稚子牽衣問」，歸家時有說不出來之苦，故托一稚子爲問。「稚子」正與下「鬢如絲」作反映。且稚子從未出門，不知大人出門之苦者。以下俱是問詞。「歸家何太遲」，此句亦稚子所必問者。且稚子目中早已看見鬢邊白髮，而便詰其所以歸遲之故矣。「共誰爭歲月，贏得鬢如絲」，此是從鬢絲上生巧，歲月豈有人與之爭。但爭則必有輸贏，爭得多的便是贏了，今若非歲月多了，如何得有鬢絲。稚子見歸家並無別物，只有鬢邊多了白絲，是從歲月爭得來者。據出問人看來，反輸與少歲月者多多矣。

《醉贈薛道封》《唐詩快》卷一六：極多不過值三錢五分耳，何以知之。曰此長安進賢冠定價。

《詠襪》《升菴集·弓足》：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略】。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明矣。

《宮詞二首》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弼曰：爲實接體。何仲德曰：爲富艷體。顧璘曰：怨意自深。周珽曰：此亦托言自喻也。蓋士爲知己者用，抱不類之才，必獲非常之遇，如拘資格遷轉，即見擢，終非特恩，況置之閒散之秩，不猶深宮幽閉，能無花月之感乎。暫字淒，又字苦。後二句隱隱含情，怨意可想。《唐詩摘鈔》卷四：情在景中。眼中看不得，在「銀鑰卻收金鎖合」七字；心下過不得，在「月明花落又黃昏」七字，可謂極盡怨女之情者矣。時渚州刺史朝正者，事畢復歸本任，故託興，觀《登樂遊原》之作，意自可見。《西圃詩說》：詩有句含蓄者。【略】有意含蓄者，如杜牧之《宮詞》。《古唐詩合解》卷六：「監宮引出暫開門」，宮人鎖閉長門，亦有出來朝君之例，必須宮監者引出。以其閉門是常，故開門只是暫時耳。此時雖暫得近天顏，宮人意中，不無希寵望恩之意。「隨例雖朝不是恩」，誰知此朝也不過隨例而已，非有特恩也。既不是恩，定須是成怨矣。宮人寂守，不覺開門後，反勾動愁腸奈何。「銀鑰卻收金鎖合」，朝罷依舊入門，監宮卻收了銀鑰，合上金鎖。此際之情，比不出宮中更慘。此門一入，又不知何日再得出來也。「月明花落又黃昏」，閉門之後，欲睡不睡，只見滿宮明月，空庭落花，是向日受慣之淒涼，而今又依然在此矣。說至此，字字怨入骨髓。

《閨情代作》《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良人從征，代擬閨情而作也。首言秋時寄衣，路遠莫致，但見月映流泉，光如金點，玉簫聲遠，鳳吹低迷而已。夫以寄衣及遠，故佳人力杵於秋風之外，而既傷迢遞，則蕩子從征，還家之夢亦稀也。然我之所以思憶良人者，無時可已。當曉望之際，惟聽高城鼓漏之聲，而白雲飛繞於戍樓爾，此時閨情其何似哉。

《贈終南蘭若館》《蓮堂詩話·題僧寺》：人之所誇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之詣一僧寺，僧不識之，人言其姓名亦不省，故作詩。【略】因爲之語曰：「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遣懷》《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

《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唐詩鏡》卷五〇：情至語自耿耿。《唐詩三百首註釋・七言絕句》：覺，猶言醒也。蓋色之迷人，古今被其害者，豈淺鮮哉。觀杜公流落揚州，若不蒙吳公一薦，則喪名失節，文章淹沒，千古之遺憾焉。鑒此，當思深戒耳。

《**贈漁父**》《唐詩快》卷一六：此獨醒人難逢，逢亦難識。

《**嘆花**》《侯鯖錄》卷一：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溥南詩話》卷三：山谷贈小鬟《驀山溪》詞，世多稱賞。【略】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詩林廣記前集》卷六：田晝詩：「弟病兄孤失所依，當時書語最堪悲。豈面乞得南州牧，卻恨尋春去較遲。」此詩正以譏牧之放肆之過也。

《**山行**》《四友齋叢說・考文》：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亦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遠甚。《唐詩鏡・七言絕句》：俏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人家住在白雲生處，霜楓葉色，美似春花，山行之趣自得，當不覺其徑之遠矣。周弼曰：爲實接體。徐充曰：此直述體。周啓琦曰：末句俏。《唐詩摘鈔》卷四：四足一句。次句承上「遠」字，說此末上時所見。三、四則既上之景，詩中有畫。此秋山行旅圖也。《唐詩箋註・七言絕句》：「霜葉紅於二月花」，眞名句。詩寫山行，景色幽邃，而致亦豪蕩。《唐詩評註讀本》卷四：從山行直起，初見惟白雲而已。至白雲深處，因有人家，故偶然停車小憩，坐看楓葉，嫣然可愛，較之二月花，更覺紅艷，成絕好一幅秋景圖，所謂詩中有畫者也。

《**贈獵騎**》《演繁露續集・詩事・莫射雁》：牧之《獵詩》曰：「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沈存中用之作《拱宸樂府》曰：「彎弓不射雲中雁，歸雁而今不寄書。」

《**懷吳中馮秀才**》《野客叢書・楓橋》：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皐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植楓樹。

《**秋夕**》《竹坡詩話》：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工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升菴詩話・王建宮詞》：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略】「銀燭秋光冷畫屏」及「閒吹玉殿昭華管」二首，杜牧之詩也。《艇齋詩話》：小杜《秋夜》宮詞【略】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獨言牛女，此所以見其爲宮詞也。《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此詩爲宮中怨女作也。牽牛、織女一年一會，秦宮人望幸，至有一十六年不得見者。卧看牽牛織女星，隱然說一生不蒙寵幸，願如牛女一夕之會，亦不可得。怨而不怒，眞風人之詩。《唐詩鏡》卷五〇：冷然情致，「坐看」不若「卧看」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高仁立曰：一說爲直更宮人而賦，非。周弼曰：爲實接體。王直方曰：意有含蓄。楊愼曰：幽怨自見。吳山民曰：詞亦濃麗，意卻淒婉。末句玩看字。郭濬曰：小粧點入詩餘，便爲佳境。至天隱注：燭光屏冷，情之所以生也。撲螢以戲，寫憂也。卧觀牛女，羨之也。蓋怨女之情也。敖英曰：落句即牛女會合之難，喻君臣際遇之難，蓋牧之自況也。胡次焱曰：卧看之中，有無限感慨，與悠哉悠哉，晨轉夕側，同一意度。《唐詩摘鈔》卷四：末句於宮詞較近。《唐詩三百首》卷八陳婉君補注：層層布景，是一幅著色人物畫。只「坐看」二字，逗出情思，便通身靈動。《唐詩三百首・七言絕句》：此乃宮中秋怨也。有一團幽怨之情，含於「坐看」二字內。《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亦即「參昴衾裯」之義。但古人興意在前，此倒用于後。昔人感歎中猶帶慶幸，故情辭悉露，此詩全寫淒涼，反多含蓄。（黃白山評：「此即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之意，殊非『參昴衾裯』之義。」）《唐詩評註讀本》卷四：此宮中秋怨詩也。自初

夜寫至夜深，層層繪出，宛然爲宮人作一幅幽怨圖。

《聞角》《唐詩鏡》卷五〇：遠澹。

《華清宮》《道山清話》：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唐詩鏡》卷五〇：「行雲」二字取《高唐賦》。末正不必切，語自堪咏。

《別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娛書堂詩話》：杜牧之云：「此信的應中路得，亂山何處拆書看。」予嘗如京中，途得家問，時立馬亂山間，方思是句之爲工。

《寄浙西李判官》《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首句問之之辭，言李公情事如何，別之已久，故不知其意也。夫直道事人，乃君子之業，不可全棄，窮達一致，乃故人之交，何久不致書邪。因念當今之世，皆以青雲之顯而驕我，我亦已老，隨白髮之生而不恨矣。若汝甚賢，無有念其失時不用者，我獨憐其無事而不興無魚之歌，則誰與俗浮沉而已耳。言外有人已相惜意。詳玩此詩，是因交道之疏，而深致其悵望之意，末諷其隱忍就功名，不能拂衣歸來也。首句引起下句，惟不知其意，乃見四五年之疏耳。三句應首句，四句應二句，蓋以不知其意之何如，故以直道勖之，音問就疏，故冀其與我以書也。此句責以故人之義，謂遭時貴顯，還當念舊，而勤以書問，而況其未遭時哉。五句承上句而興感，六句因五句而自明其志。此見安於義分，其於出處去就，當決然無疑矣，隱寓針砭李君意。末聯言人莫之知，宜賦歸來，然而猶不歌魚者，見其未蒙尊禮，不以爲嫌，而自不歸來耳。無事則爲判官之職，官卑祿薄，責守甚輕，易於去就，一則謂無人見知，一則謂不自引退，則燕臺上客之意，眞有不知其何如者矣。

《寢夜》《唐詩箋註·五言律詩》：蟋蟀吟寒，夜涼如水，露華燈影，皆助愁思。驚敝褐則欲添衣，掛塵冠則思加帽。「故國」句動鄉思，「前溪」句憶舊遊，與唐人詩「莫作流水心，引新都捨故」意同。末言宦遊事，故一切到心，總是寢夜所感。

《邊上聞胡笳三首》《升菴詩話·杜牧邊上聞笳》：蘇武之苦節如此，而歸來只爲典屬國。漢之寡恩，霍光之罪也。又《胡曾詠史》：【略】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愼少侍先師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人們先壞了聲口矣。」愼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偷杜牧之《聞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爭禁」，妙。俗本作「曾禁」。《載酒園詩話·三偷》：杜牧《邊上聞笳詩》【略】。令狐楚《塞上曲》【略】。二詩同用蘇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於感嘆，令狐便有激發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至胡曾竊杜語爲詠史，無論蹈襲可恥，立意先淺直矣，固不足言。

《金谷園》《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何仲德曰：爲清新體。徐充曰：末句喻意精切。《唐詩三百首》卷八陳婉君補注：「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二句十三層。

《旅宿》《唐詩三百首》卷五陳婉君補注：「寒燈思舊事」，見。「斷雁警愁眠」，聞。「遠夢歸侵曉」，去。「家書到隔年」，來。中二聯當作二十層看。《唐詩評註讀本》卷五：此詩聯聯銜接。「寒燈」句承「凝情」，「遠夢」句承「雁警」，「煙月」是春初好景，承「隔年」。結句不明寫旅況，而思家之念切，即可於言外得之。

《山寺》《載酒園詩話又編·杜牧》：詩亦清傲。但讀韋蘇州「新泉泄陰壑，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甿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彼則溫然循良者之言矣。

《秋夕有懷》《唐詩箋註·五言律詩》：首以「念遠」二字領起，「書回」、「酒醒」一聯，惻惻動人。「露白」、「風清」，此夕之佳景也，卻偏說前年。覺「念遠」二字，曲而愈深。「蘭棹醉橫塘」句，低回無限。

《江樓晚望》《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言湖光山色，翠結蒙籠，時當日曉，誰與爲汗漫之遊耶。以江上景物言之，燕知社日，鷹識秋風，春秋之景如是也。若漢武望島而求神仙，遙看珠樹，既拔起於千尋之上，楚威鑿山以壓王氣，遠瞰金陵，復崔嵬於刃仞之間。是人事與時代謝，我不欲登樓懷此者，正以夕陽飛雁，易起悲秋之思耳。

《懷紫閣山》《升菴詩話·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又《濂溪詩》：《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同趙二十二訪張明府郊居聯句》《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詩言明

府如陶潛，官罷瓶空，門對滿逕黃花而已。淵明詩惟古調，琴獨無絃，君之歸隱陶情，既已如此，且鳥飛而知還，雲無心而出岫，君之隨時行止，又復如斯已。今我二人同君對菊而飲，興盡而還，不知別後，誰與公復對此花而飲也。此全以淵明相比。七句應二句，八句應首句，全篇皆本陶潛罷官來。

《清明》 王相註《千家詩・清明》：此清明遇雨而作也。遊人遇雨，巾履俱濕，行倦而興敗矣。神魂散亂，思入酒家，暫息而未能也。故見牧童而問酒家，遙望杏花深處而指示之也。《四溟詩話》卷一：杜牧之《清明》詩曰：「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此作宛然入畫，但氣格不高。或易之曰：「酒家何處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調。予擬之曰：「日斜人策馬，酒肆杏花西。」不用問答，情景自見。

《阿房宮賦》 《全唐文紀事・祖襲二》引《瑞桂堂暇錄》：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跡，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略】杜牧之《阿房宮賦》【略】，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略】，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潘子眞詩話・杜牧賦》：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洪駒父詩話・未雩何龍》：牧之云「未雩何龍」，鮑欽止謂予言古本是「未雲何龍」，當以此爲是。《道山清話》：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野客叢書・阿房宮賦》：杜牧之《阿房宮賦》【略】，楊敬之《華山賦》【略】，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嘆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全唐文紀事・辨證五》引《猗覺寮雜記》：牧之《阿房宮賦》「複道橫空，未雩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眞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源師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現，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於下者，有星主於上。雩，《爾雅注》：吁嗟謂雨。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眞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爾雅》：「蝃蝀，虹也。」以比橫空之複道，又何害。又《評騭五》引《步里客談》：《阿房宮賦》，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若丁頭、粟粒等語，俳優不如。《後村詩話續集》卷二：樊川《阿房宮賦》中間數語，特脫換楊敬之《華山賦》爾，未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也。《學齋佔畢・阿房宮賦善用事》：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雩何龍。」殊爲無理。杜之意，蓋謂長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雩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雩」，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未見，則爲之雩，今曰未雩，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與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爲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效之耶。劉觀堂所謂不善用事，爲事所使，殆謂此也。《全唐文紀事・正直二》引《古賦辨體》：《阿房宮賦》，賦也。前半篇造句猶是賦，後半篇議論俊發，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賦之本體，恐不如此，以至宋朝諸家之賦，大抵皆用此格。《文章辨體序說・唐》：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略】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太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藝苑卮言》卷四：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略】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又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

《卜居》漁父》實開其端。《續玉笥詩談》：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詞最新麗，而譏之者云：「誤用龍見而雩事。」謂龍乃龍星，非龍也。不知杜所用，乃「雲從龍」之龍，正取《易》「雲從龍」之義，蓋雲而非雩也。少陵詩云：「日落青龍現水中。」與此正同。且「雲」與「霽」正相對，若作「雩」，乃祭名也，有何義相涉而引以爲偶耶。《池北偶談・談藝・阿房宮賦》：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與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遷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爲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後讀程大昌《雍錄》、趙與時《賓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七：窮奇極麗，至矣盡矣，卻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血竭矣，逐字細細讀之。《賦話》卷五：《秋聲》、《赤壁》，宋賦之最擅名者。其原出於《阿房》、《華山》諸篇，而奇變遠弗之逮，殊覺剽而不留，陳後山所謂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者耳。《春覺齋論文・聲調》：觀杜牧《阿房宮賦》，把以上秦人之種種暴虐奢靡事塡咽極滿，用「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作瑣筆，其下忽頂入「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四句，聲調雖不如「山隰榛苓」之激越，然亦善於爲悲壯之聲矣。

《晚晴賦》《全唐文紀事・訂繆二》引《猗覺寮雜記》：芰，即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歛然如女。」是以芰爲蓮花。《離騷草木疏》：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歛然如女。」今菱花色黃白而葉綠，牧之所云，似誤以芰爲芙蓉也。《全唐文紀事・體物》引《五色綫》：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又《祖襲二》引《續觱骳說》：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略】杜牧《晚晴》，蓋本《小園》。歐公《黃楊》，實則《枯樹》。其他往往如是，未可以一二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又《訂繆三》引《敬齋古今黈》：杜牧《晚晴賦》：「忽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既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杜誤以芰爲蓮。

《罪言》《梁谿漫志・唐藩鎭傳叙》：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卧聽之，至《藩鎭傳叙》，嘆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鎭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藝概・文概》：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兩進策於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見利害於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具茨文集・鄉會試策十道第一問》：我太宗始以江淮爲根本，而定鼎焉。夫以內而太行，西來重岡疊阜，外而渾蔚諸州，高山峻嶺。在昔蘇秦嘗以爲天府百二之國，杜牧嘗以爲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而其言不驗。《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綜天下之情形，權累朝之得失，如聚米畫沙，不爽尺寸。聞修王志堅曰：朱全忠有事兗、鄆，必先結羅弘倌，得魏，而天下更無能與梁抗者。唐莊宗用兵累年，不能大勝，得魏而取汴如寄，當時大勢在魏可知已。牧之此論，已預見得。閻公徐孚遠曰：牧之應審成敗，見其如此，非浪語者。臣乾學曰：上策莫如自治。千古理平之要，不獨爲長慶君臣發也。其筆勢放縱，蘇氏父子近之，而牧之氣勢逾上，力追短長。臣鴻緒曰：唐初府兵之設，最爲得策，一變而爲彍騎，再變而爲召募，遂成藩鎭之患，宜樊川激切言之。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鎭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瓊山丘濬曰：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其野，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而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而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辭之原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以衰。而至於亡後世之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愼重焉。德頌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朝，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樂天羽林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國難，遂以倚重。以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

臣不與禁軍，專歸宦者，其禍至是也。

《**原十六衛**》《十七史商榷・新舊唐書中四》：《新・兵志》云：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文獻通攷》一百五十一卷引章氏曰：《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愚謂章氏所攷數不同者，猶據他書。今觀《新・百官志》「折衝都尉」下注：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與《會要》同，與《兵志》已自相違。《兵志》言關內二百六十一，而《地理志》關內道所載府凡二百七十五，二者亦不同，何也。（原注：《新書》意主簡明，愛惜筆墨甚矣。而此段《百官志》注文與兵志多重複，何不歸併一處，而於官志，但云：詳兵志。杜牧《原十六衛》篇自注又云：「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甚分明，不知何以互異如此。）《總論新書兵志》：杜牧《樊川文集》第五卷《原十六衛》篇多是議論，亦不見制度。中一段云：「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襏襫耡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及「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此段亦頗見征防守衛之概。《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府兵與藩鎮，相爲輕重，而唐之興廢即因之。溯源窮委，論斷獨精。

《**戰論**》《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四支五敗，字字精確，而文亦磊砢自喜。疊山謝枋得曰：唐自府兵既弛，藩鎮跋扈，要君者皆是羈縻，奉命者十二三耳。此論若當時振起行之，未必不可反危爲安，不徒文字嚴卓可垂也。臣英曰：論河北之勢甚重，驕兵蠹餉，當時強弱之形略見矣。

《**守論**》《學齋佔畢・漢唐史取唐代之文以爲贊叙》：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掩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爲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風規峻邁，文采焰然。疊山謝枋得曰：指畫禍亂本根，皆必至之理，文字嚴緊，無矜張之氣。臣士奇曰：論者往往以晁錯削諸侯、庾亮召蘇峻爲生事之戒，不知見可知難，亦有其時。唐以天下全力養成河北諸鎮之弊，因循姑息之病也。

《**燕將錄**》《朱子語類》卷一三八：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池北偶談・談獻一》：杜牧之所記《燕將錄》，陳同甫所記龍伯康、趙九齡事，宋景濂所記《秦士錄》，近日錢牧齋所記《東征二士錄》，皆瑰瑋倜儻。鼎革之際，不乏畸士。全祖望《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蓋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別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筆力陡健，極似《戰國策》中文字。臣熙曰：純以《國策》叙事爲傳，錄中變體，筆力峭勁，詞句詰屈，更欲自成一家。《全唐文紀事・體例三》：紀事之文，如唐杜牧《燕將錄》、羅隱《拾甲子年事》、孫樵《書何易》于是也。

《**貴列女傳**》《越縵堂讀書記・咸豐丁巳十月廿七日》：李習之常自負其《高愍女碑》、《楊烈婦傳》兩作，謂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然愍女就死事，本足生色，碑文寫此處亦簡淨，而後一段敷演閒文，議論甚平熟，不及杜樊川之傳寶桂娘也。唐代韓昌黎外，若杜牧、孫樵，始可與言史矣。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焦氏筆乘》卷四：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煞透徹，其源實出此耳。

《**李府君墓誌銘**》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祜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亦有之。《避暑錄話》卷下：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淫，且曰：「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

山、陽道州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倪元璐《王贍斗比部詩序》：白居易詩風流妙騁，杜牧譏其非莊人雅士所爲，而官至尚書少傅。《董齋詩話》卷下：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詩筏》：白樂天自愛其諷諭詩，言激而意質。【略】乃杜牧之譏其詩「纖艷不逞，非端人雅士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褻語，入人肌骨」。但考樂天所行，不愧端雅，其詩亦未見淫褻。不若牧之在揚帥牛奇章幕中，微服冶遊，奇章以街子潛隨，及召作拾遺時，授以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無恙」。【略】風流罪過，已尚不免，獨奈何以此責樂天也。《隨園詩話》卷一：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艷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于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紀昀《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昭昧詹言》卷五：杜牧之稱元、白「向無佛處稱尊」，此最中俗人輕妄之病。若見得古人深苦如此，則豈敢妄自侈大。故今且以鮑、謝、韓、黃爲之祈嚮，可以已輕率滑便之病。《藝概·詩概》：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牧語，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進士龔軺墓誌銘**》《吳興金石記》卷四：唐故進士龔軺墓誌，石佚，文見《杜樊川集》。《吳興掌故集》：在湖州，杜牧撰。

《**李賀集序**》李商隱《李賀小傳》：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北夢瑣言》卷七：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才逸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見杜紫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藝苑雌黃·長吉卒年》：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對牀夜語》卷三：放翁云：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於用，無有也。杜牧之謂稍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豈亦惜其詞勝。趙衍《重刊李長吉詩集序》：韓吏部一言爲天下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叙已詳矣。《詩筏》：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可以無愧，然亦有足商者。【略】余每訝序中春和、秋潔二語，不類長吉，似序儲、王、韋、柳五言古詩。而「雲煙綿聯」、「水之迢迢」，又似爲微之《連昌宮詞》、香山《長恨歌》諸篇作贊。若「時花美女」，則《帝京篇》、《公子行》也。此外數段，皆爲長吉傳神，無復可議矣。其謂長吉詩爲「騷之苗裔」一語，甚當。【略】又謂「理雖不及，辭或過之，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數語，吾有疑焉。夫唐詩所以夐絕千古者，以其絕不言理耳。《蘭叢詩話》：李賀集固是教外別傳，即其集而觀之，卻體體皆佳。【略】杜牧一序，義山一傳，長爪生可凌雲一笑矣。杜牧序中引昌黎諸比擬語，足以爲嘔出心肝者慰。《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存目·明人文斷》：所引如《緯文瑣語》、《湖陰殘語》之類，今皆不傳，頗有足資考證者，然舛誤冗雜，亦復不少。如所引杜牧一條，不知爲《李賀集序》所言，皆譬賀之詩，而誤以爲泛論文章。

《**注孫子序**》《越縵堂讀書記·同治壬申年五月十一日》：校《孫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優，證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眞用世之才，其《罪言》、《原十六衛》等篇，不虛作也。惜孫刻據《道藏》本，尚多誤字。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靖康緗素雜記·招提》：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十人，節度每州各一寺三等。某年某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按《會要》云：「大曆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台野邑」是也。《能改齋漫錄·招提蘭若》：《緗素雜記》嘗論招提，【略】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尚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開有益齋讀書志·杜樊川集》：唐武宗會昌五年，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略】宣宗即位，貶贊皇，詔還牛僧孺、李宗閔，復天下佛寺。詔曰：「佛尚不殺，可助爲治。」杜樊川《新造南亭子記》作於大中朝，正佛寺漸復之日，乃極言梁武國滅餓死，及當時小胥出入，人命顚倒埋沒，大吏權力恣爲，人不敢言奉佛求福，窮民稚子，啼不得哺。嗚呼，言佛寺不可助爲治也，與昌黎諫表可抗行矣。趙郡李播，字子烈，蓋贊皇族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

其根，斷其脈絡，不數月，人化之。三上牋宰相，言潮壞人居，銲錮敗侵，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人益安喜。撤寺材，造南亭，據江山之勝，使文士詩歌之。是鄴侯六井之後，有功於錢塘者也。後人知有西湖白堤，不知有李播堤，何其顯晦不同耶。子烈僅存《見志詩》「置琴沽酒」、「雁行魚貫」之句。唐有兩李播，一作《天文大象賦》，乃李淳風父，在唐初，此李播，《唐詩紀事》云：「登元和進士第，官郎中，典蘄州刺史。」樊川別有《李播評事詩》云：「子烈光殊價，明時忍自高。」又云：「大翼終難戢，奇鋒且自韜。」其《南亭詩》俱佚。姚合有《杭州郡齋南亭詩》云：「符印懸腰下，東山不得歸。」又云：「田田池上葉，長是使君衣。」其即李播所造南亭否，未可知也。近翟灝《湖山便覽》指爲李播，誤矣。《咸淳臨安志・歷代職官表》逸李播名，樊川不云刺杭州，而云爲錢塘，其爲郡守邑令，亦難懸擬。若爲錢塘令，是謫宦也。子烈有築海堤之功，而修海塘，正續志者概未之及。今海昌海神祠、吳山英衛公祠，列祠諸神，自文种、霍光、張夏、陸圭、晏戍仔、周雄諸人外，如金文秀、曹春、陳旭、石瑰，多土俗相傳，而有功捍海如李播者，未得與俎豆。若後人據樊川此記，於杭州名宦、海神二祠，增祀李播，亦報功之典也。牧之生平不黨牛怨李，更可知矣。

《宋州寧陵縣記》　《東坡題跋・書劉昌事》：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晏曇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蘩記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愼由事，皆以僞爲眞，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避暑錄話》卷下：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于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于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名。趙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況未必有。聊爲辨正，以信史氏之說。

《上宣州高大夫書》　《詩辯坻》卷三：至于明辯是非以祛群惑者，自當近著輿觀，遠存國憲，如劉歆之《移博士》，杜牧之《上宣州》是也。

《上池州李使君書》　《越縵堂讀書記・同治丁卯七月初二日》：《上池州李使君書》有曰：「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出，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出，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出，終不爲學。聖人復出，即亦隨而猾之矣。」此等議論，唐中葉以後，人所罕知。樊川文章風概，卓絕一代，其學問識力，亦復如是，予向推爲晚唐第一人，非虛誣也。宋子京深喜樊川之文，《新唐書》中傳論，多取其語，其自作文字，亦力倣之，故於啖助等傳論末學之弊，其識議亦與樊川同，非韓、歐文章家所知也。

《答莊充書》　《日知錄・書不當兩序》：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春覺齋論文・忌膚博》：杜樊川《答莊充書》曰：「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詞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侯雪苑亦言士多而將囂，號令散而無紀，即是此意。

《上安州崔相公啓》　《全唐文紀事・矜許》：（陳）鴻墀謹案此啓雖短章，神似韓愈《潮州謝上表》。

《自撰墓誌銘》　《唐語林・文學》：裴晉公自爲誌銘【略】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

傳記

碑志

杜牧《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

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眞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眞，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後魏太尉顯，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宮。

傳　狀

《新唐書·杜牧傳》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略】。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彊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邴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

《唐才子傳·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大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玄同年。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崔鄲，大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君選才，僕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鄲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鄲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鄲曰：「諸生多言牧疎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後又舉賢良方正科，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拜侍御史，累遷左補闕，歷黃、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兵法戎機，平昔盡意。嘗以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己困躓不振，怏怏難平。卒年五十，臨死自寫墓誌，多焚所爲文章。詩情豪邁，語率驚人。識者以擬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謂圓快奮急也。【略】有《樊川集》二十卷，及註《孫子》，并傳。同時有嚴惲，字子重，工詩，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

紀事

作家逸事

《玉泉子》 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唐闕史》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雋，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游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塡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敎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

《金華子》卷上 杜紫微牧，位終中書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典吳興日，夢人告之曰：「爾位當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即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逾月而卒。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祝梶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唯人則不爾，不學與學論。學非採其花，要自抉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又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鎭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於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又卷下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略】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唐摭言・公薦》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眞王佐才也。侍朗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朗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敎。」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麈史・書畫》 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雪糺史杜牧。從前聞說眞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驤往彼得之。字體遒媚，隱出木間，眞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督郵，藩鎭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曆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巖真子》卷一 《杜牧傳》稱牧仕宦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怏怏不

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憓、悰、恂、怕。從郁二子：牧、顗。群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不通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侍兒小名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並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宴開【略】。」詩罷，升車彈鞚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詞，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引《麗情集》 大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遊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髮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眞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干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

《唐語林·品藻》 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差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較勝負于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爲先，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扣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丘虔。馬守帷中，分《易》《禮》于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惟偏黨乎。」張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亡良工之必鑒。且洪鐘《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糺繩，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白曰：「李直木吾之猘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文交，酷愛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又《祜遺》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睨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

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即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即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略】。」

又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榜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贍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唐詩紀事・杜牧》　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於崔鄲，遂登第。鄲東都放榜，西都過堂，牧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

又　牧初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自湖州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至京果卒。或曰：舍人未爲流落，而遽及之，魄已喪矣。

周必大《唐藩鎮官屬人局》　唐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禮也。

《四友齋叢說・詩二》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出狹斜，痛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余嘗疑牧之雖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似待之太過。及觀其《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文，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略，或不得試，而輕世之意顧托之此耶。則奇章之愛才，未爲過也。

《餘冬敍錄》　朱子嘗言，牛僧孺何緣去結識個杜牧之，杜爲渠作墓志。丁用晦《芝田錄》云：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常微服逸游，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爲戒，因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蓋爲是感之耳。

《登科記考》卷二〇大和二年　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明經舉人試義，請准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敕，以墨義代口義。」許之。（《冊府元龜》進士三十七人：（試《猴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見《因話錄》。【略】又云：「大和二年，崔鄲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來。』」按此則是年爲三十三人，《登科記》作七，誤也。）【略】杜牧，（《唐才子傳》【略】《舊唐書・杜佑傳》：「牧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科。」《摭言》【略】杜牧《投知己書》云：「大和二年，小子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與脩，喧而譽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又《隴西李府君墓誌銘》：「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于東都。）

又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略】杜牧，（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杜牧有《重登科詩》云：「星漢離宮月出輪，漢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青娥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王曇《虎丘山穿室志》　古之自爲墓志者，唐則王績、傅奕、裴度、杜牧、顏蕘、辛祕、白樂天、李栖筠、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顏眞卿也。

作品本事

《本事詩・高逸》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略】。」

又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略】。」意氣閒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略】。」後又題詩曰：「艤船一棹百分空，【略】。」

《雲溪友議・澧陽謠》　杜牧侍郎，罷宣城幕，經陝圻，有錄事肥而且巨，而嘗其詞，牧爲詩以挫焉。【略】《贈肥錄事》杜紫微：「盤古當時有遠孫，尙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岳神。」

《唐闕史》卷上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淸，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尙，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鄰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女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詰之，其夫慮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復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舊札，俛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少導其志。【略】翌日，遍聞於好事者。

《東坡志林》卷二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靑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資治通鑑・唐文宗大和二年》　閏月，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愼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略】牧，佑之孫。

又《唐文宗大和七年》　杜牧憤河朔三鎭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略】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略】又作《戰論》。【略】又作《守論》。【略】又注《孫子》，爲之序。【略】（胡三省註：觀溫公取杜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

又《唐武宗會昌三年》　四月，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略】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又《唐宣宗大中三年》　春，正月，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

《客座贅語》卷四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錡辭。【略】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語多奇麗。

《古歡堂雜著・杜牧徐渭》　牧《遣懷》詩。【略】此二詩乃牧在揚州爲牛僧孺書記時作也。牧負才不羈，日爲放浪狎邪之行，僧孺縱其出入，且遣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其愛才如此。數百年後，山陰徐渭得胡太保宗憲而事之，草露布，爲幕府上客，放浪狎邪，無復拘束，亦如牧之在揚州然。余於此嘆杜、徐二子之奇，尤嘆牛、胡兩公之愛才，前後一轍也。乙亥暮春望日書。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樊川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杜牧注孫子三卷》　右唐杜牧牧之注。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

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 右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大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章。其甥裴延翰輯其稿，編次，爲之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通志・藝文略八》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別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唐中書舍人京兆杜牧牧之撰。牧，佑之孫。其甥裴延翰編而序之。《外集》皆詩也。又在天台録得集外詩一卷，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〇》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杜牧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杜牧之《樊川集》，一部六冊，完全。

《唐音戊籤》卷五五三 有《樊川集詩》四卷，《外集詩》一卷，《別集詩》一卷，今共編爲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下 《杜樊川集》。

《篆竹堂書目》卷三 杜牧之《樊川集》一冊。

《百川書志》 《樊川詩集》四卷。中書舍人杜牧之，京兆人也。

《趙定宇書目》卷六 《樊川文集》六本。

又《雜目》 《樊川文集》六本。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六 晚唐杜牧《樊川文集》二十卷。京兆萬年人，擢進士，官中書舍人。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杜牧集》四卷。

《季滄葦藏書目》 《杜樊川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 唐杜牧撰。【略】是集爲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王士禛《居易録》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故士禛云然也。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寧六年田概序，較克莊所見別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本矣。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

《讀書敏求記》卷四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牧之集，舊人從宋本摹寫者，新刻校之，無大異，此翻宋雕之佳也。

《絳雲樓書目》卷三 《樊川集》六冊，二十卷，裴延翰作後序。陸務觀云：「唐人詩文，近多刻本，唯牧之集誤謬特甚。」可知此集在宋時已鮮佳本。

《稽瑞樓書目》 《杜樊川集》二十二卷，六冊。

《四庫全書考證・樊川集》 唐杜牧撰。卷六《罪言》「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刊本「南」訛「問」。又，「趙復振，下博敗」注：「杜叔良。」刊本「叔」訛「牧」。並據《唐書》改。

《鐵琴銅劍樓書目》卷四 《樊川文集》二十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唐杜牧撰。嘉靖刻本，全仿宋本，楮印亦精好。錢遵王嘗謂近刻牧之集，乃翻宋雕之佳者，與宋本相校，無大異也。舊爲述古堂藏本，卷首有錢興祖印錢、孝修圖書印二朱記。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杜牧詩集》四卷。

《郘園讀書志・集部・杜樊川集二十卷》（明仿宋本）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略】錢氏所謂新刻，蓋即此本刻本，今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據云嘉靖刻本，全仿宋本，楮印，亦精好，卷首有錢興祖印、錢孝修圖書印二朱記。興祖曾從子亦富藏書，當時距刻本僅三、四十年，已爲錢氏推重。今日明本益見寥落，似此仿宋精美，紙幅寬大，安得不等爲鎮庫寶耶。

又《何子貞批評》（明仿宋本）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本《杜樊川集》二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所稱新刻翻宋雕之佳者也，但非初印本，以字畫之筆鋒、匡綫之輕勻，皆遠遜初印之精美，從子康侯本藏。有初印者定侯，復以重

值重購此本，則以其爲道州何氏收藏，又經子貞太史句讀圈點。太史書名重海內，且工於詩，凡古人集經其批評，可以使後學作詩，得無數門徑，雖王漁洋之評杜、朱竹垞之評玉谿、紀文達之評蘇詩，正不多讓也。書本六冊，太史合爲兩冊，書根猶其手書，故略爲綫裝，餘一切皆仍其舊。書面題《樊川集上》、《樊川集下》，總評「出奇無窮」四字。又上冊書面題云：同治庚午正月安。（原註：下因紙敝缺字。）寓廬閱起，廿日登舟，廿三過芒（原註：似是落字缺損）□。（原註：此字似全缺，氵是湖字。）廿四至蕪湖，阻風。廿七至繁昌，未泊，閱竟，蝯叟記。下冊外集卷尾空行，跋云：庚午正月廿七日，舟過繁昌，閱畢。時由皖將往金陵，記動手，將十日矣。蝯叟記。卷中各詩逐句皆有圈點，匡闌上，間有評語，想見先輩讀書之用心于古人集，全不肯滑口讀過，是固可師也已。據太史嗣君伯源孝廉慶涵撰《太史行述》，太史生于嘉慶四年己未，卒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年七十五歲，同治庚午爲七十二歲。耄而好學，雖舟車間，手不釋卷，其精神信有過人者。藏山傳人豈無眞實力量者所能企及哉。丙寅九月望日，郎園葉德輝記。

《販書偶記・別集類》《樊川詩集注》四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補遺》一卷。（桐鄉馮集梧撰，嘉慶辛酉德裕堂刊。）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明版集部》《杜樊川集》一函八冊。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進士，官中書舍人。《唐書》附傳，書十七卷，計文百九十八篇，有裴延翰序。延翰，牧之甥，即爲編集者。是本明朱，一是吳璵評次，一是自序，一是字近修，海寧人，崇正壬午舉人，有《爲可堂集》。

《彙刻書目・唐詩百名家全集》第三函，《樊川詩集》六卷，杜牧。

《愛日精廬藏書志・集部》《樊川文集》二十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明重刊宋本。唐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撰，裴延翰序。【略】杜陵田槩序。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明刻仿宋熙寧六年田槩本。宋刻本，頁二十行，明刻全本有二，以筆圈爲佳。明吳峙刻，十七卷。

又《樊川詩註》四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國朝馮集梧撰，乾隆四十五年刻。

《書目答問・集部》《樊川文集注》二十集，《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馮集梧注，原刻本。

《增訂叢書舉要・集部・古文正集》《杜樊川集》。

又《呂晚村唐四家文選》《杜樊川文集》二卷。

又《歷朝二十五家詩錄》杜牧一卷。

《藝風藏書記・詩文第八上》《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明嘉靖刻本。錢遵王嘗謂，近刻牧之集，乃翻宋雕之佳者，與宋本相較，無大異也。收藏有怡府世寶朱文方印，明善堂覽書畫記白文，安樂堂藏書記朱文兩長方印，宣城李氏瞿硎石室藏書之記朱文長印。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其文集二十卷與唐志合，外集一卷與讀書志合。惟《後村詩話》稱續別集三卷，此僅別集一卷，而無續集，蓋佚之矣。牧作李戡墓誌，述其詆元、白之言甚悉。（案：《雲溪友議》誤以戲語爲牧語，今考正。）劉克莊獨不謂然。今考牧語冶蕩，誠不減元、白，然其風骨則迥勝雜文，排奡縱橫，亦非元、白所及也。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景蘇園影宋本，據《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本校，六冊。《樊川文集》二卷，日本舊刊本，二冊。《樊川詩集註》四卷，清馮集梧撰，嘉慶德裕堂刊本四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樊川文集》六冊全，唐杜牧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集部二・別集類一・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唐杜牧撰。明刊仿宋本，明吳峙刊本，十七卷，有文無詩。〔續錄〕宋刊本，葉二十行，明刊仿宋熙寧六年田槩本。明刊全本有二，以筆圈爲佳。清鈔本，四部叢書本。馮集梧注《樊川詩》四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乾隆四十五年刊。〔續錄〕嘉慶德裕堂刊本。《樊川詩集》有宋刊本。王漁洋《居易錄》云：「宋刻精而多數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明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前裴延齡序，次總目。正文每卷次行題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明嘉靖間翻宋本。鈐有「陳廷壽印」（白）、「衍齋」（朱）、「馬思贊印」（白）、「紅藥山房收藏私印」（朱）、「松下藏書」（朱）、「宗橚之印」。

又《樊川文集》二十卷（唐杜牧撰）。明翻宋本，十行十八字。鈐有「甘泉

江鄭堂考藏」、「顧澗蘋藏書」、「思適齋」、「田耕堂藏」各印。（李紫東寄來。庚申。）

又《樊川文集》二十卷（唐杜牧撰）。明刊本，十行十八字。前有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秋九月既望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寧陵縣知縣前刑部主事豐城熊秉之序。按：此與他明翻本不同，疑此刻在後。序尾多兩行。（壬戌見。）

又《樊川文集》四卷外集一卷（唐杜牧撰）。朝鮮古刻本，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闌。首行標題下有「夾註」二字。詩文皆加注，不知何人所撰。按：此書楊惺吾有殘本二卷，余曾見之。（乙亥。）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 嘉錫案：《宋史・藝文志》亦祇有《杜牧集》二十卷，《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始多出外集一卷，《直齋書錄》卷十六同，然其解題云：「外集皆詩也，又在天台錄得集外詩一卷，別見詩集類。（今本卷十九詩集類無樊川集外詩，蓋傳寫脫去。）未知是否。」所謂集外詩，疑即指別集言之。考《通志藝文略》已有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別集一卷，則南宋初年傳本，固已如此，劉克莊所見之續別集三卷，既不著於前，亦不傳於後，恐止是南宋末葉書坊僞造之本耳。楊守敬有此書跋云：「宋槧《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原宋藏日本楓山官庫，無刊板年月，避桓、鏡等字，不避貞、愼字，當是北宋本。（案既避桓字，恐未必刊於北宋。）然每卷不爲總目，而以總目居卷首，亦非唐本之舊。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詩。《提要》誤以劉所指者在別集中，又以今之別集只一卷，較劉所見少二卷，遂疑又爲後人刪定，不知別集有熙寧六年田槩序，明云五十九首，編爲一卷，（案序云：『予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今編次作一卷。』然考明刊本別集，實有六十首，不知宋本果何如耳。）此本一一相合，安得有刪削之者？則知後村所見續別集，更爲後人所輯，反不如此本之古。《全唐詩》編牧詩爲八卷，其第七、八兩卷皆此本所無，而與《丁卯集》複者五首，當即後村所見之續別集中詩。考牧詩唯正集皆爲牧作，其外別兩集已多他人之詩，如外集之《歸家》一首爲趙嘏詩，《龍邱途中》二首，《隋苑》一首見《李義山集》，別集之《子規》一首見《太白集》，皆採輯之誤，不獨續別集有許丁卯詩也。」（見今人王重民所輯《日本訪書志補》。）觀乎此，則《提要》之誤審矣。《全唐詩》所編牧詩八卷，卷一至卷四與正集同，卷五即外集，卷六即別集，七八兩卷爲全集所無，（卷八題爲補遺。）不知出於何本。席氏《百家詩》中《樊川集》卷六有其詩，而次序不同，然皆無《南海府罷》之作，必非劉克莊所見之續別集。楊氏之言，亦嫌傅會，至其所舉牧與他人複見之詩，《全唐詩》原注皆已指出，非其所考索而得者。卷七原注所稱一作許渾詩者凡六首，乃《泊松江》、《宣城贈蕭兵曹》、《寄兄弟》、《寄桐江隱者》、《送太昱禪師》、《題白雲樓》也，楊氏以爲五首，誤矣。

藝文

唱和

張祜《和杜牧之齊山登高》 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煩弦對落暉。紅葉樹深山徑斷，碧雲江靜浦帆稀。不堪孫盛嘲時笑，願送王弘醉夜歸。流落正憐芳意在，砧聲徒促授寒衣。

又《讀池州杜員外杜秋娘詩》 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可知不是長門閉，也得相如第一詞。

又《和池州杜員外題九峰樓》 秋城高柳啼晚鴉，風簾半鈎清露華。九峰叢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斷續，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春日歸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

又《奉和池州杜員外南亭惜春》 草霧輝輝柳色新，前山差掩黛眉頻。碧溪潮漲碁侵夜，紅樹花深醉度春。幾恨今年時已過，翻悲昨日事成塵。可知屈轉江南郡，還就封州詠白蘋。

又《江上旅泊呈池州杜員外》 牛渚南來沙岸長，遠吟佳句望池陽。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還須是孟嘗。江郡風流今絕世，杜陵才子舊爲郎。不妨酒夜因閑語，別指東山是醉鄉。

又《題池州杜員外弄水新亭》 廣厦光奇輩，恢材卓不群。夏天平岸水，

春雨近山雲。婉衍榱甍揭，端完柱石分。孤帆驚乍駐，一葉動初聞。晚檻餘清景，涼軒啓碧氛。賓筵習主簿，詩版鮑參軍。露灑新篁滴，風含秀草薰。何勞思峴嶺，虛望漢江濱。

薛濤《酬杜舍人》 雙魚底事到儂家，撲手新詩片片霞。唱到白蘋洲畔曲，芙蓉空老蜀江花。

許渾《酬杜補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寄》 江館維舟爲庾公，暖波微淥雨濛濛。紅橋迤邐春巖下，朱旆聯翩曉樹中。柳滴圓波生細浪，梅含香艷吐輕風。郢歌莫問青山吏，魚在深池鳥在籠。

又《酬邢杜二員外并序》 新安邢員外懷洛下舊游，新定杜員外思關中故里，各蒙緘示，因寄一詩以酬 雪帶東風洗畫屏，客星懸處聚文星。未歸嵩嶺暮雲碧，久別杜陵春草青。熊軾並驅因雀噪，隼旗齊駐是鴻冥。豈知京洛舊親友，夢繞潺湲江上亭。

邢群《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杜十三兄》 城枕溪流更淺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處處花。雖免嶂雲生嶺上，永無音信到天涯。如今歲宴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李郢《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 白蘋亭上一陽生，謝朓新裁錦繡成。千嶂雪消溪影淥，幾家梅綻海波清。已知鷗鳥長來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愧龍門重招引，即拋田舍棹舟行。

薛能《投杜舍人》 牀上新詩詔草和，欄邊清酒落花多。閒消白日舍人宿，夢覺紫薇山鳥過。春刻幾分添禁漏，夏桐初葉滿庭柯。風騷委地苦無主，此事聖君終若何。

李商隱《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鎮利，鬢絲休嘆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時杜奉詔撰《韋碑》。）

温庭筠《上杜舍人啓》 某聞物乘其勢，則簪泛畫塗，才戾於時，則荷戈入棘，必由賢達之門，乃是坦夷之逕。是以陸機行止，惟繫張華。孔闓文章，先投謝朓。遂得名高洛下，價重江南。惟彼歸美，同於拾芥，某弱齡有志，中歲多虞。模孝綽之辭，方成牋奏。竊仲任之論，始解言談。猶恨日用殊多，天機素少。揆牛涔於巨浸，持蟻垤於維嵩。曾是自強，雅非知量。李郢秀奉揚仁旨，竊味昌言。豈知沈約扇中，猶題拙句。孫賓車上，欲引凡姿。進不自期，榮非始望。今者末塗怊悵，羈宦蕭條。陋容須託於媒揚，沈痼宜蠲於醫緩，亦曾臨鉛信史，鼓篋遺文。頗知甄藻之規，粗達顯微之趣，倘使閣中撰述，試傳名臣，樓上妍媸，暫陪諸隸。微回木鐸，便是雲梯。敢露誠情，輒干牆仞。

趙嘏《抒懷上歙州盧中丞宣州杜侍（郎）（御）》 東來珠履與旌旗，前者登朝亦一時。竹馬迎呼逢稚子，柏臺長告見男兒。花飄舞袖樓相倚，角送歸軒客盡隨。獨有賤夫懷感激，十年兩地負恩知。

又《和杜侍郎題禪智寺南樓》 樓畔花枝拂檻紅，露天香動滿簾風。誰知野寺遺細處，盡在相如春思中。

又《杜陵貽杜牧侍御》 紫陌塵多不可尋，南溪酒熟一披襟。山高晝枕石牀隱，泉落夜窗煙樹深。白首尋人嗟問計，青雲無路覓知音。唯君懷抱安如水，他日門牆許醉吟。

又《代人贈杜牧侍御》 郎作東臺御史時，妾長西望斂雙眉。一從詔下人皆羨，豈料恩衰不自知。高闕如天縈曉夢，華筵似水隔秋期。坐來情態猶無限，更向樓前舞柘枝。

又《華清宮和杜舍人》 五十年天子，離宮仰峻牆。登封時正泰，御宇日何長。上位先名實，中興事憲章。起戎輕甲冑，餘地復河湟。道帝玄元祖，儒封孔子王。因緣百司署，叢會一人湯。渭水波搖綠，秦郊草半黃。馬馴金勒細，鷹健玉鈴鏘。下箭朱弓滿，鳴鞭皓腕攘。畋思獲呂望，諫祇避周昌。兔跡貪前逐，梟心不早防。幾添鸚鵡勸，先賜荔枝嘗。月鎖千門靜，天吹一笛涼。細音搖羽珮，輕步宛霓裳。禍亂基潛結，升平意遽忘。衣冠逃犬虜，鼙鼓動漁陽。外戚心殊迫，中途事可量。血埋妃子豔，創斷祿兒腸。近侍煙塵隔，前蹤輦路荒。益知迷寵佞，遺恨喪賢良。北闕尊明主，南宮遜上皇。禁清餘鳳吹，池冷睡龍光。祝壽山猶在，流年水共傷。杜鵑魂厭蜀，蝴蝶夢悲莊。雀卵遺雕栱，蟲絲罥畫梁。紫苔侵壁潤，紅樹閉門芳。守吏齊鴛瓦，耕民得翠瑠。登年齊酺樂，講武舊兵場。暮草深巖翠，幽花墜徑香。不堪垂白叟，行折御溝楊。

李遠《贈弘文杜校書》 高倚霞梯萬丈餘，共看移步入宸居。曉隨鵷鷺排金鎖，靜對鉛黃校玉書。漠漠禁煙籠遠樹，泠泠宮漏響前除。還聞漢帝親詞賦，好爲從容奏子虛。

崔道融《讀杜紫微集》 紫微才調復知兵，常遣風雷筆下生。猶有枉拋心

力處，多於五柳賦《閒情》。

裴□《走筆送杜十三歸京》（存目）

鄭谷《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抒成寄酬》 張生故國三千里，知音唯應杜紫微。（杜牧舍人《贈張祜處士》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蟾有《後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

曹汾《早發靈芝望九華寄杜員外使君》 戴月早辭三秀館，遲明初識九華峰。嵯嵯玉劍寒鋩利，裊裊青蓮翠葉重。奇狀卻疑人畫出，嵐光如爲客添濃。行春若到五溪上，此處褒帷正面逢。

佚名《聞杜牧赴闕》 舊隱匡廬一草堂，今聞攜策謁吾皇。峽雲難卷從龍勢，古劍終騰出土光。開翅定期歸碧落，濯纓寧肯問滄浪。他時得意交知仰，莫忘裁詩寄釣鄉。

紀　念

蘇軾《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略】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王安石《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齊山置酒菊花開，秋浦聞猿江上哀。此地流傳空筆墨，昔人埋沒已蒿萊。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尚得使君驅五馬，與尋陳跡久徘徊。

沈遼《齊山偶題》 杜子風情春水波，至今詩句使人誇。不知朽骨猶存否，山上年年黃菊花。

《濱山集・覽杜牧洛陽重見故事》 別來重見最傷神，能問朋遊故與新。豈謂紫元翁有語，悲歡今已是唐人。

又 桃臉韶容柳絮身，江南西洛豈由人。可憐杜牧空傷感，尚在朋遊已喪眞。

周必大《杜荀鶴村》 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信樊川是父師。

李南金《賀新郎》（感懷）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

楊士雲《咏史》 杜牧才華未易量，《罪言》、《原衛》賦《阿房》。白駒皎皎嗟過隙，青史文章尚有光。

胡應麟《嘲小杜》 花壓虹橋水壓城，玉簫吹月到天明。當時自少揮毫客，可道青樓橫得名。

孫枝蔚《揚州雜感》 風流杜牧擅才華，烟月曾憑到處誇。一自南來多北馬，如今女貌比瓊花。

又《聞方爾止死後降乩有詩紀異偶成》 □□舊時物，何其感胸臆。斯人不升天，天道茫無極。聞昔夫差墓，吟魂共往即。杜牧與李賀，依然句雕刻。頗怪兜率天，白公歸未得。最後來杜老，出語更奇特。復聞芙蓉城，曼卿主其域。下降友人家，綢繆到日昃。臨去騎青騾，忿然形於色。遺詩留人間，歐公最賞識。兩事載詩話，所傳諒不忒。杜、白不如石，于君何嘆息。所嘆稱才鬼，何繇生羽翼。

田雯《題樊川集後》 破例憐才千古事，鬢絲禪榻幾年春。遭逢更有天池子，也似揚州薄倖人。

又 苕溪水戲尋春日，洛下筵開選伎時。崔、李看來眞有意，分曹御史最能詩。

又 自是詩翁矜格律，鳳凰得髓舊編存。一般俎豆先生處，慷慨論兵又《罪言》。

杜詔《讀樊川集》 落拓何辭薄倖名，翩翩書記亦風情。劇憐芍藥詩成後，摘艷薰香過一生。

汪由敦《題樊川後》 賦就《阿房》最少年，東都才子杜樊川。維摩圖畫書張好，三絕何如老鄭虔？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二五 彩筆凌雲第一流，穠華不復夢揚州。春風荳蔻渾閒事，頭白傷心賦《杜秋》。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杜牧》 關西男子談兵事，太息攄懷賈誼同。詎意終爲樊上老，閒拈草木咏春風。

王廣言《論詩十首・杜樊川》 年少多情杜牧之，尋春歲歲未應遲。一麾

江海還惆悵，却似秋娘喚渡時。

王祖昌《**論詩絶句**》 刻意風流杜牧之，春風春柳最相思。秋深廿四橋頭夜，猶有蕭聲倚月吹。

王士禛《**杜曲西南弔牧之冢**》 兩枝仙桂氣凌雲，落魄江湖杜司勳。今日終南山色裏，小桃花下一孤墳。

愛新覺羅・弘曆《**讀杜牧集**》 茂學本工文，清辭每出群。雖稱有奇節，未覺副高聞。錦字常懸壁，朱樓喜夢雲。所輸老杜者，一飯不忘君。

黄景仁《**池陽杜牧祠**》 登徒好色馬卿消，黄絹清歌響未遙。我讀先生《燕將錄》，鬢絲禪榻太無聊。

王昶《**題東有樊川詩意圖**》 珠簾十里夜迢迢，曾記尋春皂莢橋。小杜重來芳緒減，嬾依明月聽吹簫。

姚瑩《**論詩絶句六十首**》二二 十里揚州落魄時，春風荳蔻寫相思。誰從絳蠟銀箏底，別識談兵杜牧之？

程恩澤《**仿遺山絶句答徐廉峰仁弟**》 樊川俊逸飛卿麗，暮氣詞壇拔識登。爲問微之翊風教，緣何抑瓠奬邨凝？

舒位《**讀樊川集書杜秋娘詩後**》 千秋一首《杜秋娘》，本事詩成易斷腸。留得私書衣帶裏，絶勝紅葉御溝旁。

又《**讀三李二杜集竟歲暮祭之各題一首・牧之**》 司勛晚出具風裁，傷別傷春泥酒杯。作賦但能供蝨誦，占詩忽訝夢駒來。感恩事久私成黨，薄倖名贏艷費才。惆悵露桃花一樹，爲誰搖落爲誰開？

張之洞《**登牛首山望終南曲江樊川輞川作歌**》 我升燕臺望太行，西旋北繞如龍翔。今登牛首望秦嶺，南面連横如堵牆。截然平壤起都會，桑乾渭水渾流黄。幽雍以外降一等，汴京釜底洛土囊。金陵僅棲偏安主，便有陂陀號龍虎。臨安湖山最靈秀，低首稱臣翫歌舞。乃知邱壑與湖溪，止娛寒士遊醯雞。文章綺靡士氣薄，市廛儇巧民心攜。赤烏草草樊山駐，烏喙鬱鬱會稽棲。平城廣莫魏滑夏。和林荒苦元開基。遼金並起黄龍外，周秦先居汧渭西。建國由來戒沃土，勢高氣厚人文武。潤色繁華由後王，當年山川本樸魯。關中今亦少王氣，奥區自全非上計。持戟百萬無定形，以雍比幽廣狹異。小儒論都逞文才，欲建行宮望幸來。小戎不敵回紇馬，陸海已盡南山材。方今天子守四海，提控詎在西秦隈。碣石難將勃海阻，丸泥豈禁函關開。後擁突騎護遼瀋，前調兵食收江淮。一朝立國有根本，况復駕馭今恢恢。守國在德亦在險，大險惟有軒轅臺。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杜牧**》 小杜當年名姓香，三州歸拜司勳郎。先人別墅時猶在，詩集《樊川》水共長。

又 許渾詩句正相當，頓挫風流妙抑揚。吟興未忘張好好，多情還贈杜秋娘。

又 小杜難云老杜同，相門派衍萬年中。風流堪與香山並，一代才名樊上翁。

戴森《**論詩絶句・杜樊川**》 誰令奇節縱横士，早作江湖落拓身。獨抱《罪言》揮涕淚，却來傷別與傷春。

黄維申《**論詩絶句・杜牧之**》 蕭郎白馬遠從軍，「落日樊川吊紫雲」。健筆力排柔靡習，宏農那似杜司勳。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杜牧之**》 慷慨談兵作《罪言》，樊川風骨本高騫。青樓慣作揚州夢，綺語何須詆白、元。

蔡邦甸《**咏唐人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杜牧**》 澤潞談兵羨少年，江都花月寄情緣。風流贏得揚州夢，綺語如何笑樂天？

李希聖《**論詩絶句四十首**》一六 拾翠盤鵰莫更論，衛公當日盜乾坤。樂天詩卷供魚蠹，中夜披衣讀《罪言》。

敷演

喬吉《**杜牧之詩酒揚州夢雜劇**》（存目）

《**曲海總目提要・揚州夢雜劇**》 元喬夢符撰。按《太平廣記》，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然性疏野放蕩，雖爲檢制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掌節度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空中，街衢巷陌，珠翠塡咽，邈若仙境。牧出沒馳逐其間，殆無虚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敎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氣概特達，固在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收，不至貽尊憂

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某對之大慚，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又按牧本集有《張好好詩》，其序。【略】作者將此二事參錯成文，特好好本隸籍江西，詩序則云沈公，而此謂豫章太守張紡移贈僧孺。又牧作詩之故，以舊識重逢、時移事易，不勝感愴，聊用寄懷，蓋好好時又屬沈著作矣，初未歸牧也。唯牧詩有「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之句，纏頭之賞，形于歌咏。塡詞家借此設色，既使關目有情，兼謂牧眷念未忘，遂爲生波作合耳。至牧《遣懷詩》。【略】蓋追憶僧孺幕中事而作，作者命名之意，本取諸此。

又《揚州夢》　近時人所撰。與《太平廣記》所載杜子春事，及《醒世恆言》中杜子春三入長安，皆合。杜子春，長安人，爲揚州巨商，後遇老君得道，故采杜牧之「十年一覺揚州夢」爲名也。此載杜子春事。又一《揚州夢》，乃元人雜劇，所載則杜牧之事也。

雜　録

雜　記

李紳《拜宣武軍節度使序》　開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制授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三日，中使劉泰押送旌節止洛陽，五日赴鎮，出都門，城內少長士女相送者數萬人。至白馬寺，涕泣當車者不可止，少尹嚴元容鞭胥吏、市人，怒其戀慕。留臺御史杜牧使臺吏遮歐百姓，令其廢祖帳。

又《樊南文集・樊南乙集序》　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

皮日休《傷進士嚴子重詩序》　余爲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得禮而觀之。其所爲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駭於常規。【略】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余方冤之，謂乎竟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咸通十一年也），嚴人至云：生以疾亡於所居矣。噫，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湮沒耶？江湖間多美材，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死，無不爲時惜。可勝言耶。於堤哭而爲詩。

《唐摭言・知己》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

《北夢瑣言》卷一〇　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

《艇齋詩話》　予嘗從東湖舟中，見誦杜牧之「爲問寒沙新到雁，來時曾下杜陵無」之句，及誦「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誦詠久之。

《賓退錄》卷一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略】「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

《臨漢隱居詩話》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

《夢溪筆談・人事一》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

《老學庵筆記》卷六　杜牧之作《還俗老僧》詩【略】，此詩蓋會昌寺（時）廢佛寺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略】詞意淒愴，蓋憐之也。

又卷一〇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悰也。史載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沉，時命存焉，何至怏怏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劉克莊《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爲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爲牧輩嘲侮乎。

《癸辛雜識・吳興園圃》　玲瓏山，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有張謙中篆書於石上，有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

又《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

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辯。」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遺蹟類上》引《蜀道驛程記》 定州覓韓忠獻公閱古堂、衆春園舊址不可得，唯蘇文忠公書杜牧之「得州荒僻中，更值連江雨」一篇，石刻尚在。按此詩乃牧之刺黃州作，坡曾謫黃，後帥定武更書之耳。杜刺池、刺黃，後乞刺湖州，未嘗爲定州，誌誤也。

《十七史商榷·新舊唐書》 唐都長安，而洛陽爲東都，相去非遠，其宮闕蓋亞於西都，不特人主臨幸頻數，而官於朝者亦多置別業於其中，士自江淮來者，至此則解裝憩息焉。又設爲分司官，不關政事而食其祿，本以處罷黜之人，或既遠黜復量移于此，而性樂恬退者，亦或反從而求爲之，此其制頗似明南京官，而宋奉祠亦似之。乃新舊《地理志》、《職官志》、《方鎮表》概未之及，殆因其閒散猥冗，故從略，而見於諸傳者則甚多。【略】《杜牧傳》以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據此諸條，則知不論尊卑文武，上自宰相，下訖庶僚，皆可分司。

《莊渠遺書·別紙》 承惠王充《論衡》。白沙有言：「文衰東漢無高手，詩到中唐少作家。」又承惠《樊川集》。杜牧之卻是有用之才，惜乎氣揚不帖帖地，不能持其身，故終於小器也。

《一瓢詩話》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和」，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尚欠主張，況他人乎。

又 杜樊川《示阿宣詩》【略】。杜筠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筠有佳兒，牧之贊嘆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污衊樊川，已屬不堪，於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後村詩話前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 謂杜牧兄弟分黨牛、李，以爲高義，而不知爲門戶之私。

又《觀林詩話一卷》 引《摭言》趙牧學李長吉歌詩一條，《摭言》無此文。蓋記杜牧語，又誤增學李長吉歌詩一句，亦爲疏舛。

《吳興金石記》卷四 杜牧詩二首，石佚，詩見《樊川集》。《吳興志》：在墨妙亭，天聖四年王秩刻。

又 顧渚山杜牧詩刻，石存。□于□□□□ 爲大中五年刺 史樊川杜牧奉 貢訖事 季春 □休來□□□ 七言嵓□□□ 萬木中□□特 地一枝紅擬攀 叢棘□寥寂□ □□香感細風 《兩浙金石志》：右題名十行，正書，行六字，在長興縣顧渚山。按：牧又有玲瓏山題，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今未見。按：拓本高一尺三寸，廣二尺三寸，字徑二寸，《兩浙金石志》僅得二十六字。今細審第一行第二字是于字，第三行春上是季字，第五行審出七言嵓三字，第六行審出萬木中特四字，第七行審出地紅擬三字，第八行審出棘寥寂三字，第九行審出細風二字，共多得一十七字。蓋前爲題，而後爲七絕一首，押中、紅、風三韻。阮所見拓本模糊，遂莫辨爲詩耳。談鑰《吳興志》：牧于大中四年十一月授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遺愛塞路。公退之餘，登臨賦詠，碧瀾消暑，俱有留題。蓋亦不知顧渚之有詩刻石也。《樊川集》亦未收。

雜考

馮集梧《樊川詩集注》卷一 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於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游其地，自謂吾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

又《樊川詩注自序》 注杜牧之《樊川詩》四卷，既輟簡，序之曰：注詩之難，昔人言之，自孟子有知人論世及以意逆志之說，而奉以從事者，不無求之過深。夫吾人發言，豈必動關時事。牧之語多直達，以視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爲辭晦者，迥乎不侔。且以毛公序《詩》，師承有自，而後儒尚有異議。況其下此，抑又可知。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檢，而意義所在，略而不道。昔人注書，謂取證之書，當以最先者爲主，此亦難以概論。神農《本草》，伯禹

《山經》，其書多著漢時郡縣，雖有遺文，未可明也。使釋山水草木者，舍可據之經典，而上取二書，以是爲古，未見其得，又如湯告天之文，今略見《尚書・湯誥》，而《論語集解》據墨子引《湯誓》，然此可云《書》古文晚出也。鳳兮鳳兮，見《論語》《莊子》，而劉峻注《世說》，乃引《列仙傳》，故知革故取新，務在舍所習見，而姬籍、孔書，或亦略諸。至若《周書》之《職方》、《時訓》，多同《周官》、《月令》；《國語》之方《左傳》，又重出而小異。茲于地理職官，其各見于新、舊《唐書》及《六典》、《通典》、《元和志》等書者，隨條分綴，義在互著，似斯類推，難可枚舉，亦藉以參離合，備遺忘也。王逸注《離騷》，于縣圃引《淮南子》，淮南實在屈後；李善注《洛神賦》之《遠遊履》，引繁欽定情詩，而子建與繁同時。若漢元帝紀自度曲，臣瓚引張衡《西京賦》度曲未終，而善注《西京賦》復引臣瓚《漢書注》爲證。蓋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往往偶隨所見。茲歷選載言，間從近取，實用此道，諒可無譏。若夫左氏釋經，多叙經外別事，而摯虞之賞《杜氏釋例》云：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左氏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故亦孤行。茲于詮釋所及，或遂衍及旁支，不知所裁，坐長繁蕪，然不欲割棄，姑亦存之。至所引書如蕭統《十二月啓》，隋煬《望江南詞》之類，頗出後人僞托，然意可證明，亦間爲采摭。所謂昔之見爲今，今之所謂古也。牧之詩向多有許渾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別集各一卷，茲多未暇論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者，非其所欲存也。趙岐于《孟子》，不爲外書四篇作注，亦其例也。牧之出處之迹，史傳瞭如，即詩亦可概見。茲仍其編次，不加更定。第才非著述，多所闕謬，豐取矜擇，靡得而稱。若其字句之異同，則頗廣蒐他本，詳爲附注。蓋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實用王欽臣《談錄》之例云。嘉慶三年十月日桐鄉馮集梧書。

吴錫麒《杜樊川集注序》　義山、牧之，世亦以李、杜並稱，而玉谿生詩，注釋者多，詞旨愈晦。自吾師馮孟亭先生，澡雪精神，蕩滌繁穢，凡《錦瑟》、《碧城》之什，《并泥》、《鏡檻》之篇，如燭照幽，若針通結，鄭箋有倫，楚豔斯張。今驚庭編修其賢嗣也，班固能續父書，顏奐爲得臣義。嘗以樊川一集，前人未有發明，取飫墓言，積牘盈尺，既蔵功有日矣，新宮不戒，餘燼莫收，又復寒暑勤劬，左右采獲，遲之一紀，始得醒焦桐於爨下，回幸草于春餘。注成，屬余爲序。余惟牧之內懷經濟之略，外騁豪宕之才。當其時，藩鎭方張，朝廷多事；五諸侯並起，欲逼大闈。十常侍未除，先驚帝座。屯蜂晝聚，社鼠宵行。江充既兆亂於犬臺，賈誼轉埋忠于鵩舍。往往激昂狂節，搖蕩愁旌。陳兵事之書，一麾願乞。揭《罪言》之目，三刖奚辭。觀其《獨酌》成謠，《感懷》發詠，固非徒以一己牢愁之語，托之無端綺靡之詞者也。而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攬霜毛於春鏡，裹雨褐于秋船，茹鯁空憂，叫閽無助。惟是留雲夢裏，中酒花前，憑街子而說生平，對樗蒲而論心事。綠葉成陰之慨，青樓薄倖之名。壯志飄蕭，才人落魄。此又寫深情之帖，莫喻纏綿。讀小雅之篇，難名悱惻也已。驚庭博采史編，綜核時事。佇伊人于溢浦，眷往蹟于朱坡，浥彼餘波，節之雜佩。花紅玉白，能通諷諭之心。酒醒燈殘，爲揣英雄之淚。不穿鑿以側附，不濛汞以詭隨，情貌無遺，詮貫有叙。起古人而亦感，俾後學之不迷。是一編也，可以不朽矣。獨念義山、牧之，實爲有唐一代詩人之殿。蒞中原之牛耳，張大國之鋒弧，並號霸才，足推餘勇。然而風流已遠，文采僅存，誠不意時閱乎千載之餘，而注成於一家之手。靈源得濬，幽徑重搜。若驚庭者，在小杜爲功臣，在吾師爲肖子。蘭陔養志，勝賡束晳之詩；《水調》傳聲，待續揚州之夢。嘉慶辛酉春二月既望錢唐吴錫麒撰。

田槩《樊川別集序》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於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萬首唐人絶句詩序》　金華所刊杜牧之續別集，皆許渾詩也。

陸游《跋樊川集》　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校讎，惟牧之集誤謬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書以示子遹，尚成吾意。開禧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放翁書。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略】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庚溪詩話二卷》　歷叙唐宋詩家，各爲評隲。【略】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蔡肇《睦州詩》「疊嶂巧合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句，實爲杜牧之詩。

又《詩文評類存目・雅論二十六卷》　李商隱、杜牧均有擬沈下賢體詩。【略】皆漏不載。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校勘類》引《池北偶談》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菴（乾學）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張宗柟附識：芷齋云：放翁跋《樊川集》曰：唐人詩集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讎，唯牧之集誤謬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據此及《後村詩話》，則宋刻《樊川集》亦未爲善本也。

又引《居易錄》　李君實日華鑒別法書名畫最精，然引古人詩文往往紕繆。【略】又云：杜樊川詩「獨憐幽草澗邊生」云云，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眞蹟。此韋蘇州詩。與前韓詩，載本集中，皆人人耳而目之者，而舛午至此，陋矣。

《十八家詩鈔》卷二〇　按外集中尚有七律二十四首，以余辨之，皆非牧之詩也，故不錄，馮注本別集中又有七律二首，補遺中又有七律六首，均未鈔。

《容齋四筆》卷一三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

《詞律》卷一三《八六子》　此詞字數，雖較多於秦，亦有訛處。前段當於「繡衾」分住，「鳳帳」至「苔侵」十二字，自應與前詞「夜月」十二字相合。該在「殿」字分句，蓋此處是六字兩句，況「扃」字不是閉口韻，非叶也。至「侵」字，方是叶耳。以下俱與前合矣。總之，此兩篇，恐俱有誤，觀後所載諸作可知。

《渚山堂詞話・少游八六子》　少游《八六子》尾闋云：「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唐杜牧之一詞，其末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詞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二語妙甚，故非杜可及也。

《詞譜》卷二二《八六子》　此詞見《尊前集》。分段處「扃」字非本韻，似宜於「輦路苔侵」分段爲允。若依宋人詞體，則當於「綉衾」句分。但不便據宋詞以分唐詞，且前後長短太不均。在宋詞之分段，于體例亦未盡善，欲照「苔侵」句分段以分宋詞，則晁詞于「多情」字分，楊詞于「臨風」字分，秦詞于「柔情」字分，李詞于「春華」字分，王詞于「庭深」字分，庶體例畫一。因前無所據，姑彼此各仍其舊。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　《詞綜》一書，采摭精富矣，而失載杜樊川之《八六子》。按是詞見顧梧芳《尊前集》，竹垞凡例曾列是書，而《曝書亭集》又有一跋，謂得吳文定公手鈔本。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與顧氏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非顧氏所撰也。然則此詞必非明人僞作可知。竹垞既見此詞，不解何以弗采。其詞。【略】唐詞傳世甚罕，零璣斷璧，俱屬可寶。第此詞後片一連四句無韻，不應如是之疏。檢《詞綜》所選少游之作亦然，第上片又微有不同，而《詞律》楊纘、晁補之等篇，則第四句皆有韻。紅友疑杜、秦俱有錯誤是也。又按洪文敏曰：「少游《八字子》詞：『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余家舊有建本《蘭畹集》，載杜牧之一詞，記其末句。【略】」然則詞調俱在，而吳子律詞話謂詞不全，而幷忘調名，則失考之甚矣。（又按：杜詞或是三聲互叶，禁字、整字、遠字皆韻。）

《聲執・尊前集》　唐代各家之《楊柳枝》、《竹枝》，杜牧之《八六子》，尹鶚之《金浮圖》、《秋夜月》，李珣之《中興樂》及歐陽炯、孫光憲各家之作，多爲《花間》所未載，則唐五代之詞，賴以傳世，其功亦不可沒也。

趙　璜

趙璘《唐故處州刺史趙府君墓誌》　君諱璜，字祥牙，其先自秦滅同姓，降居天水，在漢號六郡良家，魏、晉分裂之後，世仕北朝，軒冕相繼。【略】君生三歲而孤，與兄璘、弟珪，年齒相差，蒙先夫人柳氏嚴教慈育。雖漂寓江漢，而克嗣素風，嗜學工文，才調清逸，童年便富知己。以兄蹇鈍名場，十年旅食京國，能自晦跡，竭奉色志，不羞低屈。以致甘安，使余竟紹家聲，叨忝名宦，皆君之力也。開成三年，禮部侍郎高公鍇奬拔孤進，君與再從兄璉同時登進士第，余是時亦以前進士吏部考判高等，士族榮之。其後釁罰待盡，泣泣相視。會昌末，始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宰相有以辭華上聞者，特除鄠縣尉。尙書韋公

損節度武昌，奏監察、殿中二御史，皆掌書記。府罷，歷京兆府戶曹大理正秘書丞，階至朝散大夫。余幽拙無堪，猶竊臺閣末秩，而君才厄於命，仕循常資，竟不得高步清紱，爲公心者所歎。及刺縉雲也，余前此自祠部郎守信安，浙河之東，封疆鄰接，雖非顯達，稍慰孤悴。涖事半歲，天禍吾門，以咸通三年四月十一日，遭大病于郡廨，享年五十九。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 璜字祥牙。

釋善會

傳記

《景德傳燈錄》卷一五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朕不留，（語見船子章）師比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于（來）〔夾〕山，遽成院于。【略】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紀事

《祖堂集・夾山和尚》 夾山和尚嗣花亭，在澧州。師諱善會，姓廖氏，漢廣峴亭人也。受業龍牙山，依年受戒於荆門。後通經論，時稱學海聰辯天機，初曾京口已轉法輪，後因道吾指，參承花亭，密契玄關，便棲夾岫。【略】師問雲蓋：「近離什摩處。」對云：「近離朗州。」師曰：「此間無路，你爭得到這裏。」對云：「既無路，因什摩有人到這裏。」師許之。師問法志：「近離什摩處。」對云：「近離朗州。」師曰：「作什摩來。」對云：「尋和尚跡。」師曰：「老僧不動步，你向什摩處尋。」對云：「咄，墮根漢。」師曰：「未屈鬧梨在。」對曰：「不動步豈是不屈。」師便失聲。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新豐來。」師曰：「彼中是什摩人道首。」對云：「上字是良，下字是價。」師云：「吾識竟。」又問：「有什摩佛法因緣，汝舉看。」其僧便舉云：「和尚示衆曰：『欲行鳥道，須得足下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師低却頭，其僧便礼拜問：「某甲初入叢林，不會洞山意旨如何。」師云：「貴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其僧礼拜退立。師云：「咄，者阿師近前來。」僧便近前而立。師云：「某甲初見先師，先師問某甲：『阿那个寺裏住。』某甲對云：『寺則不住，住即不寺。』先師曰：『爲什摩故如此。』某甲對曰：『目前無寺。』先師曰：『什摩處學得此語來。』某甲對云：『非耳目之所到。』先師云：『一句合頭意，萬劫系驢橛。』如今改爲四句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略】師自天門夾山首末十二年，通前凡三處轉法輪。至中和初年辛丑歲十月七日，自燒却門屋，謂衆曰：「苦哉，苦哉。石頭一枝埋沒去也。」樂蒲出來云：「聽也埋沒去，自有青龍在。」師問：「青龍意旨如何。」對曰：「貴人不借衣。」師便救火，因此造偈曰：「大江沉盡小江現，明月高懸法自流。石牛水上卧，影落孤峰頭。荒田聞我語，如同不繫舟。」師便示化矣。春秋七十七，僧夏五十七。塔於夾山，謚號傳明大師永濟之塔。韶州刺史金夔撰碑文。

《五燈會元・夾山善會禪師》 咸通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

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卻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闇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眞身，罔象之玄談，是野孤之窟宅。」

陳黯

論述

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 先生之文詞不尚奇，切於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箋檄，皆精而切，於官試尤工。

楊浚《論次閩詩・陳黯》 松姿柳態尚蒿萊，北薛齊名歎俊才。難得詩人兼孝子，虎山獨立不須哀。

傳記

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喻之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爲之主。而得喪之際，或失於明鏡，或差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行，歿身名路，抱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否其至公之道邪，抑人之自坎其命邪。潁川陳先生，實斯人之謂與。先生諱黯，字希孺。父諱贄，通經及第，娶江夏黃夫人，賢而生先生，無昆弟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面豆新愈（瘡之如豆），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由是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爲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廟賦》，便爲作者推伏。二十爲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陂註，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事太夫人彌孝，熙熙愉愉，承顏侍膳，雖隆雲路之望，終確綵衣之戀。既而及其子蔚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潘岳之筵，俟爾於郄詵之桂。」方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過不惑之年矣。乃會昌乙丑逮咸通乙酉，其間以寧家兼在疚之，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辛勤，秦雍之槐蟬嘆嗟，知己之許，與同郡王肱、蕭樞，同邑林顥，漳浦赫連韜，福州陳蔇、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嗚呼斯八賢者，皆以不羈之才，出人之行，懇懇乎進趨，恂恂乎鄉黨，而無所成。豈天之竟否其至公耶，抑人之自坎其命耶。俾有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冤氣於名路之中，銜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與。【略】某即先生之內姪也。自丱趨隅，頃隨計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五年，而忝登甲第。東歸之日，求遺藁。其季子蘧泣曰：「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一首，賦若干首。他處得詩若干首。敬俟增而後述。」天復元年，某叨閩相之辟，旋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與先生定交於蒲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爲流星》，詩則《漢武橫汾》，先生之作也，爲試官嚴郎中下都之吟諷。秋場五十人之降仰，今遺藁可叢，願序之。」既還，不及求增，謹以所得之文賦詩箋檄，分爲五卷。抹淚搦管，爲之前序，將寓正郎爲之後序。正郎負宇內之雄名，用釋泉臺之永恨，時天復二年秋七月也。

紀事

羅隱《陳先生集後序》 潁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予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至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

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溥在幕，齎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東，豈其斯文之終窒乎。子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懽月而後別，爲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於吳越面余，論及場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余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爲之序以寄，俾予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之者矣。夫德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叙，止書交道於是。噫。

《五代史補》卷一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斑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斑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與粧花。」

《隨園詩話》卷二 《文苑英華》載：「潁川陳黯，年十三，袖詩見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痘痂新落，牧戲曰：『汝藻才而花面，何不詠之。』陳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點更嘉。天憐未端正，滿面與粧花。』」似此爲痘痂見歌詠之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陳黯集》三卷。字希孺，泉州南安人，昭宗時。

《遂初堂書目》 《陳黯集》。

《通志・藝文略八》 《陳黯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陳黯文集三卷》 唐陳黯撰。黯，字希孺，潁川人。十歲能詩，十三袖文謁清源牧，牧面令賦詩，頗稱賞之，由是一時聲名大振。會昌初，就鄉薦，至禮部，輒罷歸。咸通中卒。有羅隱、黃滔序。

《宋史・藝文志七》 《陳黯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黯集》三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陳黯集》三卷。

楊宇

楊牢《唐故文林郎國子助教楊君墓誌銘》 君諱宇，字子麻，弘農華陰人。【略】君幼以孝謹聞，先公比諸子尤愛。及弱冠，好學，敏於文義六經微奧，有從師久不能辨者，反復機席間，心惟目想，已自曉解。又善屬文，每下筆輒有新意，鋒彩明健，如攄霞振英，雖鉈刃不拘，而理必歸正。繇是當時文士如李甘、來擇輩，咸推尚之。時隴西李公名漢稱最重，一見所作，遂心許不可破。明年，爲禮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諸生爲少俊。氣圓骨堅，神粹道直，目之者咸謂必貴而壽。何天道冥邈，福禍不可訊，坎坎浮世，卑窮不伸，凡入仕一十八年，方至國子助教。大中五年夏五月被疾，日不減，八月丁巳，終于長安宣平里之旅舍，時年四十有五。【略】今以大中五年辛未歲十一月二日庚午窆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安善里。

杜顗

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顗，字勝之。【略】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爲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略】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

《新唐書・杜顗傳》 顗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

顗，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註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顗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杜牧《送杜顗赴濁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直道事人男子業，異鄉加飯兄弟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獨矜誇玳瑁簪。若去上元懷古去，謝安墳下與沈吟。

釋良价

傳記

《宋高僧傳·唐洪州洞山良价》 釋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孺從師于五洩山寺。年至二十一，方往嵩山具戒焉。登即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玄契。續造雲巖，疑滯頓寢。大中末，於斯豐山大行禪法。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命剃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眞脩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淪喪於情，太麤著乎。」召主事僧令營齋：「齋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于七辰，食具方備。价亦隨齋，謂衆曰：「此齋名愚癡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唱隨意，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勑謚禪師曰悟本，塔號慧覺矣。系曰：其卻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來去自由者，近世一人而已。

紀事

《景德傳燈録》卷一五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略】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卻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如何祗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上坐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今筠州也。）【略】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略】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

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敕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

《五燈會元・洞山良价禪師》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略】次參溈山，【略】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陁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曹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祗對。」巖良久曰：「祗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略】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祗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敎。」初曰：「敎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敎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略】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揔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鑊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凈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碗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徒結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

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註。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羣(之戍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網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疏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良价《大乘經要》一卷。又《激勵道俗頌偈》一卷。

釋慧寂

論述

陸希聲《仰山通智大師塔銘》 自文宗朝，有大潙山大圓禪師居士養道，以曹溪心地，直指示學人，使入元理。天下雲從霧集，常數千人，然承其宗旨者，三人而已：一曰仰山，二曰大安，三曰香嚴。希聲頃因從事嶺南，遇仰山大師於洪州石亭觀音院，洗心求道，言下契悟元旨。大師嘗論門人，以希聲爲稱首。及大師自石亭入東平，會希聲府罷，冒暑躡屩，禮辭於巖下。違師僅三十年，師歸圓寂。今者門人光昧專自東山來，請予以文銘和尚塔。予頃

在襄州，有香嚴門人請予爲香嚴碑，已論三人同體異用之意。其辭曰：「仰山龍從於江西，大安雨聚於閩越，香嚴霰霓於南陽，皆尋流得源，同出異名之謂也。」達道者皆以爲確論。按《西域秘記》，自達摩入中國，當有七葉，草除其首是也。仰山韶州人，俗姓葉氏，仰承六祖，是爲七葉。然曹溪心地，撥去文字，不使染着，而大師即以曹溪元旨印於大敎，莫不元符，即曹溪所云湛然常寂，妙用恆沙，圓明變化，不可揆測，此所謂一體異用者。予以香嚴碑內已曾論三師之旨，故不得重言，以俟知者。今略解釋以爲塔銘。大師法名慧寂，居仰山日，法道大行，故今多以仰山爲號。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四。從國師忠和尚得元機境智，以曹溪心地，用之千變萬化，欲以直截指示學人，無能及者。而學者往往失旨，揚眉動目，敲木指境，遞相效斅，近於戲笑，非師之過也。然師得曹溪元旨，傳付學人，雖與經敎符同，了然自顯一道，合離變化，所謂龍從者也。大師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中和三年二月十三日入滅，大順二年三月十日勅號通智大師妙光之塔云爾。乾寧二年三月一日，力病撰銘曰：六用如如，合於太虛。四大無主，當歸享土。以家爲塔，終古永樂。千載之後，靈光照灼。

傳記

《宋高僧傳・唐袁州仰山慧寂》 釋慧寂，俗姓葉，韶州須昌人也。登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允。止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答謝劬勞。」如此，父母知其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尙爲息慈。營持道具，行尋知識。先見鼻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潙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跋，時號跋腳驅烏。凡於商擢，多示其相。時韋胄就寂請伽陁，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註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也。海衆摳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勅追謚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圖相》，行于代也。

紀事

《祖堂集・仰山和尚》 洞山遣人問師：「作摩生即是，作摩生則不是。」師云：「是則一切皆是，不是則一切不是。」洞山自云：「是則一切不是，不是則一切是。」師偈曰：「法身無作化身作，薄伽玄應諸病藥。哇喋聞響擬嗥吠，蹈水覓魚癡老鶴。」

《景德傳燈錄》卷一一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略】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奧。【略】師盤桓潙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伏。暨受潙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

《五燈會元・仰山慧寂禪師》 【略】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卻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元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醽茶三兩椀，意在鑊頭邊。」師卻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略】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

雲峰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李忱 唐宣宗

論述

《**北夢瑣言**》**卷一**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宣宗**》 平生心醉白香山，死後謳思猶愴然。《長恨》《琵琶》能舉要，七言一律勝千篇。

《**弔白樂天**》 《歷代詩話考索》：唐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按「琵」當作入聲讀。洪邁《容齋隨筆》記樂天詩，以「琵」字作入聲讀，如「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略】宣宗弔詩，蓋即用樂天字句。

《**百丈山**》 《娛書堂詩話》卷上：洪州大智禪寺百丈山，高可千尺，爲大叢林。唐宣宗嘗以詩題云【略】。不獨爲此山絶唱，帝王意度，於此可見。

傳記

《**新唐書・宣宗紀**》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爲不惠。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爲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尊母爲皇太后。【略】(大中十三年)八月壬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溫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癸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五十。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謚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紀事

《**唐詩紀事・宣宗**》 帝製《(秦)〔泰〕邊陲》曲，其詞云：「海岳咸通，及帝垂拱。」而年號咸通焉。庶子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

《**唐語林・政事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于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間，惟于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召入，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員外，召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

又《**文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佳。」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杪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謝。

又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炤委，禁中謂上爲「老儒生」。

又《**企羨**》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又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並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嘆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又《**補遺**》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葱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

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往往傳于人間。

又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號「咸通」。

《**庚溪詩話**》**卷上**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宇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李商隱

論述

綜論

李商隱《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　曉用雲添句，寒將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豈皆然。熟寢初同鶴，含嘶欲並蟬。題時長不展，得處定應偏。南浦無窮樹，西樓不住煙。改成人寂寂，寄與路綿綿。星勢寒垂地，河聲曉上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傳。

又《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又《梓州罷吟寄同舍》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爲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託，漳濱多病竟無憀。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

又《漫成五章》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又《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沈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愧辭。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川原亦幾移。

又《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憶昔公爲會昌宰，我時入謁虛懷待。衆中賞我賦《高唐》，迴看屈宋由年輩。【略】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略】我生麄疏不足數，《梁父》哀吟《鴟鴞舞》。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

又《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逾其實情溢於辭顧惟疏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一章獻上亦詩人詠嘆不足之義也》　早歲乖投刺，今晨幸發蒙。遠塗哀跛鼈，薄藝獎雕蟲。故事曾尊隗，前修有薦雄。終須煩刻畫，聊擬更磨礲。

又《上崔華州書》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又《獻相國京兆公啓》　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歎，以通性靈。故陰慘陽舒，其塗不一；安樂哀思，厥源數千。【略】某爰自弱齡，側聞古義。留連薄宦，感念離群。東至泰山，空吟《梁父》；南遊郢澤，徒和《陽春》。游於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略】伏惟相公，既康大政，復振斯文。【略】是故贄其纓拾，俟彼斧斤。【略】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延之設問，希鮑照之一言；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

又　若某者，幼常刻苦，長實流離。鄉舉三年，纔霑下第；宦游十載，未過上農。顧筐篋以生塵，念機關其將蠹。其或綺霞牽思，珪月當情，烏鵲繞枝，芙蓉出水。平子《四愁》之日，休文《八詠》之辰，縱時有斐然，終乖作者。去前月二十四日，誤干英眄，輒露微才。八十首之寓懷，幽情罕備；三十篇之擬古，商較全疏。過豐隆以操槌，對西子以窺鏡，比其闊略，仍未等倫。

又《上河東公啓》　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

又《謝河東公和詩啓》　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

又《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爲第一二，常表以今體規我，而未焉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又《樊南乙集序》 余爲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爲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盩厔尉。與班縣令武公(功)劉官人同見尹，尹即留假參軍事，專章奏。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月，李玭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朴、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顗、彭城劉允章，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十月，尚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刺，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薨，選爲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爲文章。七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爲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閱數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爲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於文墨意緒闊略，爲置大牛篋，塗逗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農楊本勝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箋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爲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是夕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一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時。書罷，永明不成寐。

又《祭小侄女寄寄文》 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

李涪《刊誤・釋怪》 李商隱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略】近世尚綺靡，鄙稽古。商隱詞藻奇麗，爲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逞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耀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而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

《五總志》 唐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〇》引《楊文公談苑》 義山爲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冷齋夜話》卷四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

《蔡寬夫詩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唯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彥周詩話》 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又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

《風月堂詩話》卷下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眞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沈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着也。

《碧溪詩話》卷一〇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妒，姑山客謾夸」，「聯

辭雖許謝，和曲本慚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

《**韻語陽秋**》卷二　（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

周紫芝《**風玉亭記**》　唐人以詩名家者甚多，獨以李長吉、李義山、杜牧之爲詭譎怪奇之作。牧之詩其實清麗閒放，宛轉而有餘韻，非若義山之僻、長吉之怪，隱晦而不可曉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古今詩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

又引《**蔡寬夫詩話**》　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又《**後集・玉谿生**》　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略】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容齋隨筆**》卷二　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略】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又《**續筆**》卷三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斫冰積雪」。【略】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疏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雁」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老學庵筆記**》卷七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眞無題也。

《**誠齋詩話**》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如「芭蕉不解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略】皆佳句也。

林希逸《**李君瑞奇正賦格序**》　自退之爲《詩》正《易》奇之論，文章家遂有以此互品題者。【略】前輩乃曰：好奇自是文章一病。退之自謂怪怪奇奇，不施於時，祇以自嬉，然則奇固不若正矣。雖然，李長吉辭尚奇詭，而當時皆以絕去翰墨畦逕稱之。李義山受偶儷之學於令狐，及其自作，乃過於楚，非以其文素瑰奇歟。長吉之奇，見於歌行，義山之奇，見於偶儷。偶儷云者，即今時賦體也。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略】又有所謂：【略】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敖陶孫《**詩評**》　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對牀夜語**》卷三　詩用古人名，前輩謂之點鬼簿，蓋惡其爲事所使也。【略】李商隱集中半是古人名，不過因事造對，何益於詩。至有一篇而疊用者，如《茂陵》云：「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此猶有微意。《牡丹》詩云：「錦幃初見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不切甚矣。

又　李商隱詠眞妃之事，則曰：「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彰君之惡也。聖人答陳司敗知禮之問，恐不爾也。又：「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又：「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又：「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皆有重色輕天下之心。大抵商隱之詩類如此。如《東阿王》云：「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曼倩詞》云：「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至有「趙后樓中赤鳳來」之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安在。

又卷四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商隱《人日詩》【略】正如前語。若《隋宮》詩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又《籌筆驛》云：「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

何如。」則融化斡旋如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又　「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又《落花》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唯與月，青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則絕類老杜。

又卷五　商隱詩：「鬬雞迴玉勒，融麝暖金釭。玳瑁明珠閣，琉璃冰酒缸。」七言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鎪。」金玉綵繡，排比成句，乃知號「至寶丹」者，不獨王禹玉也。

《懷古錄》卷上　李商隱絕句之好者，不可一律求之。《漢宮詞》云【略】此詩若止詠武帝求長生、相如病渴而已，而不知其譏刺漢君臣之顛倒者，而意溢於言外矣。蓋言長在集靈臺，與金莖露盃，則武帝惑於神仙長生之說者可見。言相如渴，則相如有乖於衛生而病者又可見。使金莖露果可飲而不死，則必能療相如之渴，不然則又安能長生乎。隱然抑揚，寓此意也。《龍池》云【略】此詩若止詠宮中燕樂而已，而譏訶明皇父子間傷敗人倫者，意已溢於言外矣。蓋貴妃即壽王之妃，明皇奪之。當其內宴，見其父與妃子作樂之時，其飲酒必不能醉。歸而獨醒，聞宮漏之永，壽王無聊之意當如何也。《東阿王》云【略】此詩若言子建不合爲麗美之詠，其實有以誅子建之心也。蓋賦《洛神》者，乃託意詠其嫂甄氏也。即袁尚之妻，曹操索之，而已爲五官郎將持去者，魏文帝甄后也。以嫂氏而子建屬意之，則其爲人可知。曹操初焉不以天下與之，雖未必知此，然以此觀之，則不得爲天子者，亦未爲過也。故但言半爲賦《洛神》。半之爲言託辭也，此皆冷語打隔諢而好者也。《夜雨寄北》云【略】、《贈畏之》云【略】、《爲有》云【略】，此皆句意透徹，有姿態而好者也。《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云【略】，蓋言方在望喜樓中相送，則憶其到閬州，到閬州則憶其赴海。然閬州應更有樓，又當望以相送也。此比興宛轉，不忍別之意足以盡之矣。《柳》「曾逐東風」云【略】，若「帶斜陽」人能言之，「帶蟬」則無人能言矣。此盡言前日逐春風舞筵，如此可樂，後日乃帶斜陽、蟬聲之凄悲，則宜不肯到秋日，不如望秋先零也。此比興先榮後悴難爲情之意，足以盡之矣。《閨情》云【略】蓋蜂則在蜜脾，蝶則在花房，故春窗風流之時，意各有屬。【略】《代贈》云【略】，芭蕉、丁香本無所謂愁，蓋是以物爲人。此皆以無爲有而好者也。雖其體不一，而句與字皆華潤，意味皆可咀嚼者，此其所以足爲唐絕句之冠冕。

元好問《中州集・劉西嵓汲小傳》引李純甫曰　李義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崑體，殊無典雅渾厚之氣，反詈杜少陵爲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

又《論詩絕句》三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又一二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又二八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方回《秋晚雜書三十首》二〇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隋腐，餘編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於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建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又《讀張功甫南湖集并序》　詩至於老杜而集大成，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律體沿而下之。麗之極莫如玉溪以至西崑，工之極莫如唐季以至九僧。《三百篇》有麗者，有工者，初非有意於麗與工也。【略】而麗之極，工之極，非所以言詩也。

《唐才子傳・李商隱》　商隱文自成一格，後學者重之，謂「西崑體」也。

《隱居通議》卷六引曾子實序《唐絕句》　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劉長卿之凄清，元、白之善叙導人情，蓋唐之尤長於絕者也。

袁桷《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略】夫稗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

又《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略】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桷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諧》、《外傳》諸書，籤於其側，冶容褊心，

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旨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

《木天禁語・家數》 李商隱：微密閑艷。學者不察，失於細碎。

戴良《鶴年吟稿序》 【略】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略】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

張綖《西崑酬唱集嘉靖刊本序》 杜少陵盛唐之祖也，李義山晚唐之冠也。體相懸絕矣，荆國乃謂唐人學杜者，惟義山得其藩籬，此可以意會矣。楊、劉諸公倡和《西崑集》，蓋學義山而過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優游坦夷之辭矯而變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嘗不有取於崑體也。徂徠、冷齋，著爲《怪說》、「詩厄」，和者又從而張之，崑體遂廢，其實何可廢也。

楊基《無題和唐李義山商隱序》 嘗讀李義山無題詩，愛其音調清婉，雖極其穠麗，然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

《瓊臺先生詩話》 無題詩自唐李商隱而後，作者代有其人，然不傷於誕，則傷於淫，且詞晦旨幽，使人讀之，茫然不知其意味所在。【略】近代評詩者謂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爲妙。夫詩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爲詩。詩而至於不可解，是何說邪。

何喬新《無題和李商隱韻序》 唐李商隱賦無題五首，蓋託宮怨之情以寓思君之意，其引物託興有《國風》、《楚騷》之旨焉。自元以來，和者甚衆。

孫緒《無用閒談》 古人詩文亦自有不可解者，或當時偶有所寄，激而爲言，今皆不可知。【略】李義山《錦瑟歌》【略】今人必欲解，且謂其高妙，亦隨衆悲喜而已。

《四溟詩話》卷三 李商隱作無題詩五首，格新意雜，託寓不一，難於命題，故曰「無題」。

《藝苑卮言》卷四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義山用事之善者，如《題柏》「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亦可觀。至「玉壘」、「金刀」，便入崑調。一篇之內，法、戒俱存。世欲束晚唐高閣，患頂門欠隻眼耳，要皆吾益友也。

《詩源辯體》卷三〇 李商隱（字義山）才力亦優於（許）渾，而用事詭僻，多出於元和。五言古多用古韻，《井泥》一篇，援引議論又似杜牧，但更冗漫耳。七言古惟《韓碑》、《安平公》二詩稍類退之，而《韓碑》爲工。其他多是長吉聲調，詭僻尤甚，讀之十不得三四也。

又 商隱七言古，聲調婉媚，大半入詩餘矣。（與溫庭筠上源於李賀七言古，下流至韓偓諸體。）如「柔腸早被秋眸割」，「海闊天翻迷處所」，「衣帶無情有寬窄」，「香肌冷襯琤琤珮」，「蠟燭啼紅怨天曙」，「蟾蜍夜艷秋河月」，「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低樓小徑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雲屏不動掩孤嚬，西樓一夜風箏急。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卻相怨」，「瑤瑟愔愔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鈎鸚鵡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等句，皆詩餘之調也。

又 商隱律詩較古詩稍顯易，而七言爲勝。七言如「何年部落」一篇，乃晚唐俊調。其他對多精切，語多穠麗，宋人號爲「西崑體」，爲晚唐一種。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鷄」，「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牆無樹不棲鸞」，「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牀在井頭」，「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鵾鷄」，「明珠可貫須爲珮，白璧堪裁且作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等句，皆精切穠麗者也。較許渾而言，許工詞，李工意，而俱不甚暢。

又 商隱七言律，語雖穠麗，而中多詭僻。如「狂飈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深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煙花」（《宋玉》），「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無題》）等句，最爲詭僻。《冷齋夜話》云「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是也。論詩者有理障、事障，予竊謂此爲意障耳。

又 商隱七言律既多詭僻，時亦有鄙俗者，如「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困腥臊豈易招」（《楚宮》），「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昨日》），「嵇氏幼男猶可憫，左家嬌女豈能忘」（《悼亡》），「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無題》）等句，最爲鄙俗者也。

又 商隱七言絕，如《代贈》云：「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鴛鴦》云：「不須長結風波願，鎖向金籠始兩全。」《春日》云：「蝶銜花蕊蜂銜粉，共助青樓一日忙。」全篇較古、律艷情尤麗。

又　五言絕，許渾聲急氣促，商隱意新語艷。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五言絕正變止此。）

袁宏道《風林纖月落跋語》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遠而近雅。作詩亦然。【略】若李錦瑟輩，直謎而已。如《雪》詩則云「欲舞定隨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火」，此可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

《詩鏡總論》　李商隱麗色閒情，雅道雖漓，亦一時之勝。

又　李商隱七言律，氣韻香甘。唐季得此，所謂枇杷晚翠。

錢謙益《註李義山詩集序》　石林長老源公禪誦餘晷，博涉外典，苦愛李義山詩。以其使事奧博，屬辭瑰譎，捃摭羣籍，疏通詮釋。吾家夕公，又通考新、舊《（唐）書》，尚論時事，推見其作爲之旨意。累年削稿，出以眎余。余問之曰：「公之論詩，何獨取乎義山也。」公曰：「義山之詩，宋初爲詞館所宗，優人內燕，至有撏撦義山之譫。元季作者，懲江西學杜之弊，往往躋義山，祧少陵，流風迨國初未變。然詩人之論少陵，以謂忠君憂國，一飯不忘。兔園村夫子皆能嗟咨吟咀，而義山則徒以其綺靡香艷，極《玉臺》、《香奩》之致而已。吾以爲論義山之世，有唐之國勢，視玄、肅時滋削，涓人擅命，人主贅旒，視朝恩、元振滋甚。義山流浪書記，洊受排笮。乙卯之事，忠憤抑塞，至於結怨洪爐，託言晉石，則其非詭薄無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少陵當雜種作逆，藩鎮不庭，疾聲怒號，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箝結，若喑而欲言也，若魘而求寤也，不得不紆曲其指，誕謾其辭，婉孌託寄，譎謎連比，此亦風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爲義山之詩，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其爲人也，激昂昇兀，劉司戶、杜司勳之流亞，而無庸以浪子蚩謫。此吾與夕公疏、箋之意，願受成于夫子者也。」余曰：「是則然矣。義山《無題》諸什，春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公爲眞淸淨僧，何取乎爾也。」公曰：「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燒燃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於義山，慧極而流，思深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瀾障而欲薪燼矣。春蠶到死，蠟炬灰乾，香銷夢斷，霜降水涸，斯亦篋蛇樹猴之善喻也。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篝筆》儲胥，感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雄陽焰，由是可以影視山河，長挹三界，疑神奏苦集之音，何徒證那含之果，寧公稱杼山能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吾又何擇于義山乎。」余往嘗箋註杜詩，于義山則未遑。今方繙閱《首楞》，拋棄世間文句，源公來索序，愧未有以應也，爲次其言以復之。

又《定山堂詩集舊序》　義山之《隋宮》、《馬嵬》，長吉之《銅仙》、「遼海」，長慶之《長恨》、諷諭，一言半句，色飛灰死，連章累什，心折骨驚。有能唱歎吟咀，深知其旨意者乎。

又《題馮子永日草》　李義山之詩，其心肝腑臟竅穴筋脈，一一皆綺組縟繡排纂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碧，此義山之艷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十三天以及香國，毛孔皆香。劉季和有香癖，熏身遍體，張坦廔之曰俗。今之學義山者，其不爲季和之熏身者鮮矣，而況不能如季和者乎。

《大兗集》　義山《無題》之什，掇宮體、《玉臺》之菁英，加以聲勢律切，令讀者咀吟不絕，誠古之絕調。然楊眉庵以爲雖極其穠艷，皆託於臣不忘君之義，而深惜乎才之不遇。則其詞有難於顯言者。況裙衩脂粉之語，閨房謔浪之事，僅可以意逆志，無庸刻舟求劍。

朱鶴齡《西崑發微序》　義山之詩，原本《離騷》。余向爲箋註而序之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夫屈原之時，其君則懷王也，且所與同朝者，子椒、子蘭也。原之耿介，能無怨乎。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則其辭不得不詭譎曼衍。而義山一祖其杼軸以爲詩，以故瑰采驚人，學者難以逆志。余之箋註，特鱗次群書，析疑徵事而已。若其指趨之隱伏者，固不能條件指晰，將以待世之曉人深求而自得之焉。今春次耕歸自玉峰，以吳子修齡《西崑發微》示余。其說以爲義山《無題》詩皆爲令狐綯作也。義山受知令狐楚，後就王、鄭之辟，綯與黨人排斥之終其身。義山固功名之士也，能無怨乎。怨則以神仙之境爲艷情，中帨之間作廋語，斯固夫君美人靈修山鬼，屈、宋之家法也，豈徒麗藻云爾乎？往虞山馮子定遠嘗語余：「義山《無題》詩皆寄思君臣遇合。」其說蓋出於楊孟載。今得修齡解，益可與定遠相證明，足埤益余箋註所未逮。

吳喬《西崑發微序》　詩之比、興、賦，《三百篇》至晚唐未之或失。自歐公改轍，而蘇、黃繼之，往往直致胸懷，不復寄託。自茲以後，日甚一日。明人自矜復古，不過於聲色求唐人，未有及六義者，殊可慨也。蓋賦必意在言中，可因言以求意；比興意在言外，意不可以言求。所以《三百篇》有序，唐詩有紀事，令後世因之以知意，關係非淺小也。【略】李義山《無題》詩，陸放翁謂是狹

邪之語，後之作《無題》者，莫不同之。余讀而疑焉。夫唐人能自闢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義山始雖取法少陵，而晚能規模屈、宋，優柔敦厚，爲此道之瑤草奇花。凡諸篇什，莫不深遠幽折，不易淺窺。何故於艷情詩諱之爲《無題》，而遣辭惟出於賦。梁家秦宮，賈女韓壽，何其凡下。翼德冤魂，阿童高義，何其不倫。又《錦瑟》詩蘇，黃謂是適，怨，清，和，果爾，成何著作。懷此疑者數年。甲午春，偶憶《唐詩紀事》云：「錦瑟，令狐丞相青衣也。」恍若有會。取詩繹之，而義山，楚，綯二世恩怨之故，了然在目。併悟《無題》同此，絕非艷情，七百年來，有如長夜。蓋唐之末造，贊皇與牛，李分黨。鄭亞，王茂元，贊皇之人，令狐楚，牛，李之人。義山少年受知於楚，而復受王，鄭之辟，綯以爲恨。及其作相，惟宴接款洽以侮弄之，不加攜拔。義山心知見疏，而冀幸萬一，故有《無題》諸作。至於流落藩府，終不加恩，乃發憤自絕。九日題詩於綯廳事，綯遂大恨，兩世之好決然矣。《無題》詩十六篇，託爲男女怨慕之辭，而無一言直陳本意，不亦《風》，《騷》之極致哉。其故若此，以放翁之學識，猶不深考，況餘人乎。作者之意，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固難與走馬看花者道也。《無題》詩於六義爲比，自有次第。《阿侯》，望綯之速化也；《紫府仙人》，羨之也；《老女》，自傷也；《心有靈犀》，謂綯必相引也；《聞道閶門》，幸綯之不念舊隙也；《白道縈迴》，訝綯舍我而擢人也；然猶未怨。《相見時難》，《來是空言》，怨矣，而未絕望。《鳳尾香羅》，《重幃深下》，絕望矣，而猶未怒。至《九日》而怒焉。《無題》自此絕矣。夫詩以言志，而志由于境遇。少陵元化在手，適當玄，肅播遷之世，其忠君愛國之志，一發於流落奔走之篇，遂爲千古絕業。義山於唐人中辭意最爲縹緲，適遇令狐之扼，得極其比興風騷之致，吸霞飲露，遺世獨立，綯誠爲他山之石焉。

又《西崑發微》卷三　或問曰：「《無題》之爲令狐綯而作，有顯徵乎。」喬曰：「《新》，《舊》本傳，寧非顯徵。」問曰：「本集亦有徵乎。」喬曰：「自拾遺至學士，詩題皆稱其官，獨不及侍郎，丞相，可知《紫府》，《玉山》之類，初曾有侍郎，丞相之稱，暨後絕交，盡易爲《無題》也。題無侍郎，丞相，豈非本集之顯徵也哉。」

《圍爐詩話》卷一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至七百年後，錢夕公始能註釋之耶。意尚不知，誰知好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發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

又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是也。【略】【略】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

又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傷平淺；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稍勝。【略】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勢如危峰矗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虛，是爲定法。

又卷二　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幽人不倦賞」篇，情景浹洽。《落花》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奇。《月》詩次聯虛靈，《李花》亦然。《後閣》第三聯，苦心奇險句也。《晚晴》次聯澹妙。

又卷三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高棅以爲隱僻，又以爲屬對精切；陸游輩謂《無題》爲艷情；楊孟載亦以艷情和之，能不使義山失笑九原乎。淺見寡聞，難與道也。

又　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力處，叙甘露之變二長韻律及《杜工部蜀中離席》可驗。此意惟王介甫知之。時有病義山詩骨弱者，故作《韓碑》詩以解之，直狡獪變化耳。

又卷四　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捨去。【略】長吉，義山初時亦曾學杜，既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無他，能用自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鈍吟雜録・戒子帖・與瞿鄰皃》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略】李玉谿全學杜，文字血脈卻與齊梁相接。

《二馮（舒、班）評點才調集》　馮舒云：此公詩多不可解，所謂見其詩如見西施，不必知名而後美也。馮班云：選玉谿次謫仙後，乃是重他，非以太白壓之也。義山自謂杜詩，韓文，王荆公言學杜當自義山入。余初得荆公此

論，心謂不然。後讀《山谷集》，粗硬槎牙，殊不耐看，始知荆公此言正以救江西派之弊也。若從義山入，便都無此病。崑體諸人，時有壯偉可愛處，沈、宋不過也。

錢澄之《吴震一詩序》 李義山好爲艷體，吾無取焉。其詩使事摛詞，穠厚滯重，徒取工麗耳。本爲情語，讀之無一語足動人情。如《錦瑟》，悼亡詩也。情思頗深，而爲故實所掩。至令解者不知題義所在。《無題》詩篇，宮媛仙妃錯出互見，祇是情昵香奩，詞取艷異，未嘗有感人於微，風人言外者。而爲之委曲生解，言有託寄者，妄也。大抵義山無故實不能成詞，又好引外傳秘紀，意滿而語重。雖有巧思膏馥蒙其筆端，終不能灑脱以自見耳。譬如富家婦亦有天姿，而粉黛珠翠，全遮本色，烏足以爲佳麗哉。

《唐詩評選》卷三 義山詩寓意俱遠，以麗句影出，實自《楚辭》來。

《夕堂永日緒論内編》 立門庭者，必餖飣，餖飣非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人譏西崑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黄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鱠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

魏裔介《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義山。余嘗嘆服其絶句之妙，以爲有獨至之識，而蘊藉宏深，江寧、供奉未能過也。【略】余讀唐詩，既悲義山之不遇，復悲世無能讀義山之詩者。修齡能讀之，匪惟讀之，且能知之。是義山不死，而騷人之學將復見于世也。

《詩辯坻》卷三 詩至七言律，已底極變，既難空騁，又畏事累。大抵溫麗爲正，間令流逸，讀之表裏妍整，而風骨隱然。頗惡驅駕才勢，有心章彩，至於隸古事，寓評議，斯爲下風。【略】李商隱而下，予不敢道之。

又 義山七絶，使事尖新，設色濃至，亦是能手。間作議論處，似胡曾《詠史》之類，開宋惡道。

《原詩内編》上 自甫以後，在唐如【略】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

又《外編》下 七言絶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絶，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略】杜七絶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宋人七絶，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静志居詩話》卷一九 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懷不露，用事艷逸，造語新柔，令讀之者喚奈何，所以擅絶也。後之爲艷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結撰深得唐人遺意。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五·註家類》引《居易録》 胡震亨云：李義山《碧城三首》，蓋詠其時貴主事。【略】予謂義山他詩如「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一片非煙隔九枝，蓬巒仙仗儼雲旗」，「人間桑海須臾變，莫遣佳期更後期」之類，率皆戚里中語，亦非泛詠也。

《漫堂説詩》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略】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鬯；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渢渢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

《古歡堂雜著·論詩》 善學者須變一格，如昌黎、義山、東坡、山谷、劍南之學杜，則湘靈之於帝妃，洛神之於甄后，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

又《論七言古詩》 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略】李商隱《韓碑》一首，媲杜凌韓，音聲節奏之妙，令人含咀無盡。每怪義山用事隱僻，而此詩又別闢一境，詩人莫測如此。

又《論七言律詩》 義山七律逐首擅場，特須鄭箋耳。蓋義山諸體之工，唐人實無出其右者，不獨七律也，又不獨香奩也。

《唐音審體》卷一〇 義山學杜，其嚴重得杜之骨，其雄厚得杜之氣，其微妙得杜之神。所稍異者，杜無所不有，義山自成一家；杜如天造地設，義山錘鍊工勝。此時爲之也，亦作者、述者必然之勢也。

又卷一二 義山詠物詩，力厚色濃，意曲語鍊，無一懈句，無一襯字，上下古今，未見其偶。

又 唐人學杜者，莫善于義山。古調歌行，或有未稱。五七言今體，思深語鍊，無美不臻，實是晚唐之聖也。其僻奥晦澀不可曉解者，多是效長吉體而

參以隱語，存而不論可也。

又卷一五 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略】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於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日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

又卷一六 義山詩獨有千古，以其力之厚，思之深，氣之雄，神之遠，情之摯。若其句之鍊，色之艷，乃餘事也。西崑以堆金砌玉傚義山，是畫花繡花，豈復有眞花香色。

又 義山《無題》詩，直是艷語耳。楊眉庵謂託于臣不忘君，亦是故爲高論，未敢信其必然。

《義門讀書記》卷五七 晚唐中牧之與義山俱學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於放，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馮定遠先生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即文從字順猶有間也。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領其佳處也。七言句法兼學夢得。

又《鏡檻》批語 陳無己謂昌黎以文爲詩，妄也。吾獨謂義山是以文爲詩者。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門法。

又《井絡》批語 如此工緻，卻非補綴。義山佳處在議論感慨，專以對仗求之，只是崑體諸公面目耳。

又《寓懷》批語 義山有極似庾子山處，不可以白公之清流繩之。

《柳亭詩話》卷二八 李義山、陸渭南皆祖述少陵者，李之蘊藉，陸之排奡，皆能寓變化於規矩之中。李去其靡，陸汰其粗，其於大曆、元和也何有？

《春酒堂詩話》 李義山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傷風雅極矣，何以人盡誦之。至又云：「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差覺蘊藉，似亦悔其初作而爲此。

《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 晚唐詩人好用疊字語，義山尤甚，殊不見佳。如「迴腸九疊後，猶有剩迴腸」，「地寬人已迥，人更迥于樓」，「行到巴西覓譙秀，巴西惟是有寒蕪」。至於三疊者，「望喜樓中憶閬州，若到閬州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樓」之類。又如《菊》詩「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亦不佳。李清照《聲聲慢》秋情詞起法，似本於此，乃有出藍之奇。蓋此等語，自宜於塡詞家耳。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一七 瞎馬盲人大道邊，華裾織翠錦鞍韉。詩家誰識西崑好，楚雨含情別有天。（即「思無邪」之旨。）

又《玉谿生詩意序》 玉谿生詩，王荆公謂爲善學少陵。西崑師之。或者嫌其香奩輕薄，獺祭之誚，其來甚遠。而元遺山云：「只恨無人作鄭箋。」近毛西河奇齡乃曰：「李商隱本庸下之才，其詩皆在半明半暗之間。」何好惡懸殊如是也。人知美玉之貴，而莫攻其堅，玉人則削之如泥。卞氏之璞，矇者石之，而玉人玉之。鏡中之花，空中之人語，唯影響是求，此五月披裘者之所以致嘆於皮相之士也。今其全集有註無解，予茲勉焉，閱兩旬而畢。【略】三閭《楚辭》至漢武始好之，王逸始註之；《史記》至身後數百年始重於世。彼瞽者之論曰，如鉦如盤，無眞見也。百丈之繩，不能測十丈之淵，長未用也。吾既不敢以無長誣古人，又豈敢以眞見誣來者乎。將毋文章之顯晦，亦如人世之升沉遇合，有運會與。

《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 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語。至如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則又無理之理，更進一塵。總之詩不可執一而論。

又《用事》 【略】義山詠蜂：「宓妃腰細難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思路至此，眞爲幽渺。

又《用意》 作詩貴于用意，又必有味，斯佳。義山《槿花》詩【略】殊不可解。【略】不徒奧僻，實亦牽強支離，有心勞日拙之憾。按「月姊」二句，又用之《李花》詩，當是其得意語，實不然。義山又有《李花》詩「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天」，詠物只須如此，何必詭僻如前作。又《宿晉昌亭聞驚禽》【略】始以「羈緒」而感「驚禽」，又因「驚禽」而思及「塞馬」、「楚猿」之傷離者，雖則情深，徑路何紆折也。謝茂秦曰：「詩貴乎遠而近。凡靜室索詩，心神渺然。西遊天竺國，仍歸上黨昭覺寺，此所謂遠而近之法也。若經天竺，又向扶桑，此遠而又遠，于何歸宿。」此詩未免犯此病。

又《屬對》 佳句每難佳對，義山之才，猶抱此恨。如《秋日晚思》「枕寒莊蝶去」，雖用莊周夢蝶事，實是寒不成寐耳。對曰「窗冷胤螢消」，此卻是眞螢，未免借對，不如上句遠矣。《雪》詩「馬似困鹽車」，佳句也，上云「人疑游麵

市」，卻醜。《深樹見櫻桃一顆》曰「痛已被鶯含」，事容有之，實爲俊句；上句「惜堪充鳳食」，又涉牽湊。《僧壁》曰「琥珀初成憶舊松」，實勝賈島「種子作喬松」，總言禪臘之久耳，上句「蚌胎未滿思新桂」，語雖工，思之殊不甚關切。

又《**苕溪漁隱**》 漁隱論詩，余多不以爲善，獨論義山《華清宮》詩【略】「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此論甚正。【略】義山詠史，多好譏刺，如「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如何一夢高唐雨，自此無心入武關」。然論前代之事，則足以備諷戒，昭代則不可，不曰「定、哀之間多微辭」乎。少陵《北征》詩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舉六軍將士之事，而歸之于明皇，【略】義山雖法少陵，惜猶昧其大段所在。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 義山綺才艷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井泥》、《驕兒》、《行次西郊》、《戲題樞言草閣》、《李肱所遺畫松》，頗能質樸。然已有「鏡好鸞空舞，簾疏燕誤飛」，「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諸篇，正如木蘭雖兜牟裲襠，馳逐金戈鐵馬間，神魂固猶在鉛黛也。一離沙場，即視尚書郎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

又 《韓碑》詩亦甚肖韓，髣髴《石鼓歌》氣概，造語更勝之。

又 義山之詩，妙于纖細，如《全溪作》：「戰蒲知雁唼，皺月覺魚來。」《晚晴》：「併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細雨》：「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然亦有極正大者，如《肅皇帝挽辭》：「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趙杜李三掾》：「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惻然有攀髯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溫所及。至若「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尚是尋常好語，唐律中不難得。

又 義山好作艷詞，多入褻昵之態，如《可嘆》一詩【略】通篇皆鶉奔鵲彊之旨。此則刺淫，非導欲也。取青媲白，大家所笑。然如《贈契苾使君作》【略】，此詩殆可辟瘧。雖以「青冢」「白登」組織，但見其工，寧病其纖哉。

又 溫、李俱有七夕詩，李曰「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溫曰「蘇小橫塘通桂楫，未應清淺隔牽牛」，皆妙于以荒唐事說得十分眞實。

又 長吉、義山皆善作神鬼詩，《神絃曲》有幽陰之氣，《聖女祠》多縹緲之思。如「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直令人可望而不可親，有是耶非耶之致；至「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又似可親而不可望，如曹植所云「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也。

又 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如《槿花》詩【略】因槿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興而兼比者也。至末句說盡古今色衰愛弛之事，慧心者當不待前魚而泣下矣。

《**而菴說唐詩・早起**》 人言義山詩是艷體，此作何等平澹，豈絢爛之極耶。【略】此題得此詩，在義山爲出色，若落右丞手中，畢竟不如是作，另有雋永之意趣在也。

又《**漢宮詞**》 時憲宗服金丹暴崩，穆宗復踵前轍，故作此詩寄諷諫。世人輒以艷詞輕義山，不知義山者也。可見有一代之名者，其人必有補於世道處。義山豈徒以文詞傳哉。

《**李義山詩疏・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陸鳴皋疏** 俊快絕倫，不惟變盡艷體本色，且與《韓碑》各開生面，足見其才之未易量矣。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二二 杜甫篇章繼楚《騷》，玉谿晚出亦稱豪。微辭漫道詩人體，忠愛何曾有一毫。（余愛義山《龍池》等詩，謂爲「微婉得風人之旨」者，大謬。）

徐炯《李義山文集序》 義山初亦學古文，不喜對偶。及佐令狐楚幕，楚能章奏，以其道授義山，自是始爲今體。香豐不如徐、庾，而體要獨存；宏壯不逮四傑，而風標獨秀。至於誅奠之辭，直與潘岳相伯仲。同時溫庭筠、段成式皆能四六，實不及也。使義山專攻古文，度不能遠過乎孫樵、劉蛻。今集中略存數首，已見一斑。而《樊南甲乙》之製獨能軼倫超群，如此其美，乃知才人之技雖無適不可，亦當棄短就長。廉頗喜用趙人，樂毅常思燕路，意之所向，殆不可強而違矣。

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 自古短篇，以魏孫諶《果然賦》爲最，凡十八字。其次則李商隱之《蠶賦》、《蝎賦》，凡三十二字。又其次則羅隱《秋蟲賦》，凡四十字。皆兩韻。漢以來一韻之賦甚多，顧無是短者，即此亦見謀篇之道。

孫梅《四六叢話・凡例》 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

又《**叙騷**》 屈子之詞，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儷體之先聲乎？【略】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略】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

又《**叙啓**》 李義山密緻以清圓。

又《**叙祭誄**》 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醊，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

又《**作家**》 自有四六以來，辭致縱橫，風調高騫，至徐、庾極矣；筆力古勁，氣韻沉雄，至燕公極矣；驅使卷軸，詞華絢爛，至四傑極矣；意思精密，情文婉轉，至義山極矣。【略】有義山之工者，必無燕公之健。

又 義山章奏之學得自文公（令狐楚），蓋具體而微者矣。

又 柳子厚少習詞科，工爲箋奏，及竄永州，肆力古文，爲深博無涯涘，一變而成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喜聱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變而爲今體，卒以四六名家。此二家者，從入各有自，而始終成就相反如此，所謂學焉得其所近者何以稱焉。蓋子厚得昌黎遙爲應和，而玉溪惟令狐爲之親炙。其遇合遭際自是不同。要之，天資學力固大有逕庭矣。徐、庾以來，聱偶未備。王、楊之作，才力太肆。沿及五代，不免靡弱。宋代作者，不無疏拙。惟《樊南甲、乙》，則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循諷終篇，其聲切無一字之蹩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才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學者舍是何從入乎。

又 義山隸事多，而筆意有餘。

陸崑曾《李義山詩解・凡例》 義山古詩，自魏、晉至六朝，無體不有，如《井泥》、《驕兒》、《行次西郊》等篇，意在規橅老杜，然但得其質樸，而氣格韻致終遜之。即五言律詩亦稍薄弱。惟七律直可與杜齊驅，其變化處乃神似，非形似也。昔人解杜詩多以七律專行，余於是編，不及別體，正以表義山所長耳。義山五律，亦法少陵，至斷句尤爲晚唐獨步，似詮解不容偏廢矣。然用意率皆清峭刻露，讀者自能了然心目之間。【略】不讀全唐各家詩，不知義山措辭之妙；不讀一題同賦詩，不知義山用意之高。集中如《籌筆驛》、《馬嵬》、《送宮人入道》等篇，同時多有作者。今取杜牧、殷潛之、項斯、于鵠諸詩較之，覺其間相去尚隔數塵。余於唐律獨取義山，非阿所好也。詩自六朝以來，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讀者每就本句索解，不特意味嚼蠟，且與通篇未免艮限列貪。余遇詩中比興處，特爲一一拈出。

又《**錦瑟**》**評** 義山篤於伉儷，自茂元女亡，未聞再娶。本集中悼傷之作甚多，其《房中曲》、《散關遇雪》二詩及《上河東公啓》，皆可與此篇相證。

又《**題僧壁**》**評** 義山素通禪學，奇章秀句，皆從慧業中得來。

又《**牡丹**》（**錦幃初卷衛夫人**）**評** 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數十百篇，而無出義山右者，惟氣盛故也。昌黎論文云：「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余謂詩亦有之。

《**說詩晬語**》**卷上** 義山近體，襞績重重，長于諷諭。中多借題攄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鸞鶴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愧讀書人持論。

又**卷下**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 晚唐人古詩穠鮮柔媚，近詩餘矣。即義山七古亦以辭勝。獨此篇（《韓碑》）意則正正堂堂，辭則鷹揚鳳翮，在爾時如景星慶雲，偶然一見。

又**卷一二** 義山五言近體，徵引過多，性靈轉失。

又**卷一五** 義山近體，襞績重重，長于諷諭，中有頓挫沉著，可接武少陵者，故應爲一大宗。後人以溫李并稱，只取其穠麗相似，其實風骨各殊也。

又**卷二〇** 義山長于風喻，工于徵引，唐人中另開一境。顧其中譏刺太深，往往失之輕薄。

沈德潛《戲爲絕句》五 共憐獺祭驅材富，更說西崑體格卑。今古玉溪無定論，幾人誦述到《韓碑》。

浦起龍《讀杜心解・凡例》 少陵、義山兩家詩，非註弗顯，註本亦獨多。然義山詩可註不可解，少陵詩不可無註，并不可無解。

《**蘭叢詩話**》 今日學唐，惟當學杜。【略】王荆公以爲先從義山入，似祇謂七律，然亦初學所不易求。其文太繁縟，反恐五色亂目，五聲亂聰也。

又 李義山五排在集中爲第一，是乃學杜，雖峰巒波磔亦少，而非百韻長篇，其亦可也。

又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略】小杜飄蕭，義山刻至，皆自闢一宗。【略】惟義山用力過深，似以律爲絕，不能學，亦不必學。

《**貞一齋詩說**》 竹垞先生云：「詩至義山始稱才子。」此亦是前輩中心好尚處。夫所謂才子者，必胸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故就唐代論之，李白、杜甫、韓愈眞其人也。亞焉者尚有其人，義山特其一耳。

又　吾所謂巧，爲好奇立異言之，非古人所謂巧也。好奇而不詭於正，立異而不入於邪，是亦用意以自樹者，若東野、長吉、義山是也。

又　匠門業師謂：平生所抱歉者，仙釋二氏書，篇中罕能運用。余曰：以某管見，詩以《風》、《雅》爲宗，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鮮；義山始參半攙入，坡公則隨手掇拾，不以爲嫌。

金農《**冬心先生集自序**》　近鄙意所好，常在玉谿、天隨之間。玉谿賞在窈眇之音，而清艷不乏。

黃之雋《**晚唐三傑詩茗穎集序**》　晚唐詩家數十，以小杜、溫、李爲之冠。牧之之豪邁，義山之瑰奇，飛卿少遜，而富艷配之。【略】姓名昭於唐史，詩卷留於天地，可不謂人傑哉。

《**唐詩觀瀾集**》**卷五**　玉谿詠物，妙能體貼，時有佳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野鴻詩的**》　命題何者最難，一曰樂府。【略】一曰詠物。不達物之理，即狀物之情，物理易明，物情難肖。有唐詠物諸什，少陵外無一可者，惟玉谿差得二三，然少全作。

又　游仙詩本之《離騷》，蓋靈均處穢亂之朝，蹈危疑之際，聊爲烏有之詞以寄興焉耳。建安以下，競相祖述，景純、太白，亦恣意描摹，至義山專求有娀、皇英之喻而推廣之，倡爲妖淫靡曼之詞，動以美人香草爲護身符帖。末學無知，又因之而變爲《香奩》體，世道人心，欲以復古，難矣。【略】噫，如義山者，謂之爲《三百篇》之罪人可也。

又　詩固有引類以自喻者，物與我自有相通之義。若「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物我均無是理。「莊生曉夢」四語，更又不知何所指，必當日獺祭之時，偶因屬對工麗，遂強題之曰「錦瑟無端」，原其意亦不自解，而反弁之卷首者，欲以欺後世之人，知我之篇章興寄，未易度量也。子瞻亦墮其術中，猶斤斤解之以適、怨、清、和，惑矣。《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何擬人不倫乃爾。《蜀中離席》詩，上半酷倣少陵，頸聯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此乳臭語耳；雖從「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二句脫來，薰蕕判然。若「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又入魔鬼道矣。《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日角」非太宗然也，前代之君亦有之，況二字究未能穩貼，明知先有下句，不得已借以強對；然只此一聯，語雖工而作意何在。唯《韓碑》一首乃爲可取，惜「彼何人哉軒與羲」句，惡劣不堪誦耳。

又　人皆謂杜陵歿後，義山可爲肖子。吁，何弗思之甚耶。彼之渾厚在作氣，此之渾厚在填事；彼之風喻必指實，此之風喻動涉虛；彼則意無不正，此則思無不邪。風馬之形，大相徑庭，奚待一一量較，而後知其僞哉。

又　見賸使事工富，第不由性情，悉皆無爲而作。義山師之，坐此病。

又　曹唐《遊仙詩》，有「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谿《無題》詩千妖百媚，不如此二語縹緲銷魂。

鄭燮《**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李義山，小乘也，而歸于大乘。如《重有感》、《隨師東》、《登安定城樓》、《哭劉蕡》、痛甘露之類，皆有人心世道之憂。而《韓碑》一篇，尤足以出奇而制勝。

杭世駿《**李義山詩註序**》　《玉谿》一集【略】楚雨含情，銀河悵望，玉烟珠淚，錦瑟無端，附鶴栖鸞，碧城有恨。凡其緣情綺靡之微詞，莫非阨塞牢愁之寄託。

《**一瓢詩話**》　老杜善用「自」字，【略】義山有「青樓自管絃」、「秋池不自冷」、「不識寒郊自轉蓬」之類，未始非無窮感慨之情，所以直登老杜之堂，亦有由矣。

又　李玉谿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谿，更無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秋窗隨筆**》　「君問歸期未有期，【略】」全不似玉谿手筆。「自爾出門去【略】」亦不類丁卯作。二詩皆妙絕，通人眞無所不可也。

又　《彥周詩話》：「洪覺範【略】曰：『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余曰：玉谿筆墨照千古，豈因覺範一語減色耶。況李詩妙處何止斯二句，如《韓碑》直與昌黎《平淮西文》并峙不朽，即《石鼓歌》無以加焉。尚有《詠蟬》：「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常人能道隻字否。世徒摘其綺辭麗句而雌黃義山，不亦妄乎。謂其深學老杜，信然。

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凡例**》　《無題》諸詩，人多目爲《閒情》之賦；詠物諸什，又或視若《爾雅》之詞。之二者交失之矣。愚見《無題》近於怨曠者，皆怨及朋友之寓言；詠物近於幽閒者，乃願入溫柔之綺語。逐篇三復，

自然得之。《國風》、《離騷》是其所本。苟或以爲反是，則《無題》媟昵，大是罪人；詠物無情，未爲俊物也。

又　詩須有爲而作也。義山於風雲月露之外大有事在，故其於本朝之治忽理亂往往三致意焉。其旨易知，其事可考。如《贈李千牛》、《哭蕭侍郎》【略】諸長律皆是也。愚一一求得其實以歸之，使義山憂時愛國之心與杜子美相後先，庶無負荆公「玉谿學杜」之言，亦可洗李涪「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之謗也夫。

又　杜詩云：「轉益多師是汝師。」義山師承蓋亦不一。集中有學漢、魏者，有學齊、梁者，有學韓者，有學李長吉者。此格調之詭譎善幻也。

邊連寶《隨園詩草・讀義山》　詩家大成集浣花，含蓄百氏無垠涯。大曆以後稍靡弱，剽掠剿襲空紛拏。元白韓李名相亞，元輕白俗喧淫哇。獨有昌黎玉谿叟，杜陵鎔鑄雙鎛鈺。下及北宋起異議，江西派別西崑家。牛李蜀洛立門戶，黨枯讐朽相疵瑕。余謂二子雖異派，鈎盤簡潔分梳爬。同出崑崙向碣石，仍歸一綫無等差。荆公許李窺杜奧，可云老眼無蒙遮。《韓碑》學韓便學杜，《篝筆》雖杜何其加。五言大篇愈雄渾，惶惑萬怪奔洪河。勢如武鄉圖《八陣》，烏蛇龍虎相攫撾。又如淮陰將百萬，各就班部嚴喧嘩。其餘艷體不無謂，宜濾精液捐滓渣。「楚雨含情各有託」，註腳自下何明耶。擬似應絕段十(二)(六)，狹邪豈比溫八叉。余素主韓不主李，筆如牛弩私矜誇。詎知韓體便枵腹，中乾外強徒查牙。不持寸鐵白手戰，終遭窘辱難騰那。題詩跋後用自警，兼示學子持頹波。

《隨園詩話》卷四　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鮫鮹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猶之論交，謂深人難交，不知淺人亦正難交。

又卷五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儘可鋪排，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塡也。

又卷七　無題之詩，天籟也；有題之詩，人籟也。天籟易工，人籟難工。《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皆無題之作，後人取其詩中首面之一二字爲題，遂獨絕千古。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性情漸漓。至唐人有五言八韻之試帖，限以格律，而性情逾遠。【略】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眞色，詩到無題是化工。」略見大意。

又卷一二　李義山屬對最工，而押韻頗寬，如「東、冬」、「蕭、肴」之類，律詩中竟時時通用，唐人不以爲嫌也。

又卷一三　嚴冬友曰：「凡詩文妙處，全在於空。譬如一室內，人之所遊焉息焉者，皆空處也。若窒而塞之，雖金玉滿堂，而無安放此身處，又安見富貴之樂耶。鐘不空則啞矣，耳不空則聾矣。」范景文《對牀錄》云李義山《人日》詩，塡砌太多，嚼蠟無味。若其它懷古諸作，排空融化，自出精神。一可以爲戒，一可以爲法。

《玉谿生詩說》　《無題》諸作，大抵感懷託諷，祖述乎美人香草之遺，以曲傳其鬱結。故情深調苦，往往感人。特其格不高，時有太纖太靡之病，且數見不鮮，轉成窠臼耳。歸愚以爲剪綵爲花，絕少生韻，固不足以服其心，而效者又摹擬剽賊，積爲塵劫，無病而呻，有更甚于漢人之擬《騷》也。他體已然，七律尤甚。流弊所至，殆不勝言。大抵《無題》是義山偶然一種，本非一生精神所注。

又　《無題》諸作，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爲艷語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一首是也；有失去本題而誤附于《無題》者，如「幽人不倦賞」一首是也。宜分別觀之，不必概爲深解。其中摘詩中字面爲題者，亦《無題》之類。有此數種，皆當分晰。

又　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於義山尤力爲表揚，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恐與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楚之得失也。夫義山，魯直，本源俱出少陵，才分所至，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於字句之間，分門列戶，此詆粗莽，彼詆塗澤，不問曲直，鬨然佐鬬。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江西本不以粗莽爲長。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亦不以塗澤爲長也。

又　此(《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貴公主》)與《代魏宮私贈》及《代元城吳令暗爲答》詩皆不似泛然之作。然晚唐亦實有弄筆作戲者，非確有本事，未可武斷也。《有感》詩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義山已料及人之附會其詩矣。

又　此（《齊梁晴雲》及下《效徐陵體贈更衣》、《又效江南曲》皆刻摹六朝之作，艷處似之，拙處尤似之，然琱琢字句而無意味亦復似之，不足取也。

又《玉谿生詩説自序》　世之習義山詩者，類取其一二尖新塗澤之作，轉相仿效，而毀義山者，因之指摘掊擊，以西崑爲厲禁。反覆聚訟，非一日矣。皆緣不知義山之爲義山，而隨聲附和，鬨然佐鬬，贊與毀皆無當也。夫深山大澤，有龍虎焉，不見其噓而成雲，嘯而生風，而執其敗鱗殘革以詫人，以爲龍虎如是，人見其敗鱗殘革也，亦以爲龍虎不過如是而鄙之，以爲不足奇，可謂之知龍虎哉？獨吳江朱氏《箋註》一序，推見至隱，可謂知言。然其書以箋註爲主，例須全收，未暇別擇。余【略】於流俗傳誦尖新塗澤之作，大半棄置，而當時習氣所漸，流於飛卿、長吉一派者，亦概爲屏卻。去瑕取瑜，寧刻毋濫，覆而閱之，眞有所謂曲江老人相視而笑者，何至爭妍鬬巧，如世所云云哉。

《紀河間詩話》卷一　李傷感時事，頗得風人之旨。故王安石以爲唐人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詩家遂有西崑體，致伶官有撏撦之議。然商隱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託」句，則借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而《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有戲爲艷體者，有失去本題者，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爲一者。《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一字一句無不關合時事，又求之太深，過於穿鑿矣。

又　詩至少陵而詣極。然唐人自義山外罕學杜。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李義山詩註三卷附録一卷》　國朝朱鶴齡撰。【略】李商隱詩舊有劉克、張文亮二家註本，後俱不傳。故元好問《論詩絶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語。（案：西崑體乃宋楊億等摹擬商隱之詩，好問竟以商隱爲西崑，殊爲謬誤，謹附訂於此。）明末釋道源始爲作註。王士禎《論詩絶句》所謂「獺祭曾驚博奥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釋道安」者，即爲道源是註作也。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註。後來註商隱集者，如程夢星、姚培謙、馮浩諸家，大抵以鶴齡爲藍本，而補正其闕誤。惟商隱以婚於王茂元之故，爲令狐綯所擠，淪落終身，特文士輕於去就，苟且目前之常態。鶴齡必以爲茂元黨李德裕，綯父子黨牛僧孺，商隱之從茂元，爲擇木之智，渙邱之公。然則令狐楚方盛之時，何以從之受學。令狐綯見讎之後，何以又屢啓陳情。新、舊《唐書》班班俱在，鶴齡所論，未免爲回護之詞。至謂其詩寄託深微，多寓忠憤，不同於溫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艷之詞，則所見特深，爲從來論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譜，於商隱出處及時事頗有疏漏【略】。又如《有感二首》，詠文宗甘露之變者，引錢龍惕之箋，以李訓、鄭注爲奉天討、死國難，則觸於明末璫禍，有激而言，與詩中「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諸句，顯爲背觸，殊失商隱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謂「寶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者，竟以稱兵犯闕望劉從諫，漢十常侍之已事，獨未聞乎。鶴齡又引龍惕之語，不加駁正，亦未免牽就其詞。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而闕所不知，絶不牽合新、舊《唐書》，務爲穿鑿，其摧陷廓清之功，固超出諸家之上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李義山詩集三卷》　商隱詩縟麗之中，多所寄託。宋人過相菲薄，以韓偓《香奩集》例觀，固視之太淺，近人過於穿鑿，一字一句，無不關合時事，又求之太深。惟王安石謂：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爲不易之論。

又《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　李商隱駢偶之文，婉約雅飭，於唐人爲別格。

《評選四六法海・總論》　四六至徐、庾，可謂當行。王子安奢而淫，李義山纖而薄。然不從王、李兩家討消息，終嫌枯管，不解生花。

姜炳璋《選玉谿生詩補説序》　【略】予讀義山詩，悠然想見其當日之心，而知夫少陵而後僅一遇焉者也。義山之見惡於令狐綯也，其廢斥幾與少陵同，然而忠君愛國之意，經世獎善之情，時時見於言表。使義山而當少陵之世，其吞聲而哭者，夫亦猶是也。然則豈獨詩之規模少陵哉。其性情則亦與之爲一矣。或曰：義山之惡於綯也，謂其交於王、鄭也。【略】予曰：不然也。綯何惡於義山哉。微特無惡於義山，亦無惡於文饒。【略】文饒當軸，擢綯於臺垣，而義山贈答綯詩，殷然以薦剡屬之，蓋欲其致之於文饒耳。故知綯不惡文饒，而且暱之矣。綯之惡文饒，徇白敏中之意也。綯薦於敏中，敏中薦於文饒。敏中之惡文饒，趨宣宗之意也。惡文饒，因而及王、鄭；惡王、鄭不已，遂囂然而集矢於義山。【略】或曰：義山之詩，以脂粉掩其性情，何也。曰：吾聞之史雪汀丈矣，他人脂粉也；義山天然國（色）也。吾嘗深韙其言。夫以貌取人，恐失之於然明子羽也；而以貌棄人，不更失之太叔乎。故義山之詩，嫣然如婦人好女子者，其貌也。託之怨女曠夫，以自寫其性情，而卒不明暴其事，寧使讀

吾詩者以爲閑情艷體，而無所恨焉，則厚之至也。其與少陵之詩，固異曲而同工者也。夫襲其貌者，不可以相士，而況讀古人之書乎。

《選玉谿生詩補説》《無題》之詩，半託香奩，以寓感憤。此更直抒己意。可知諸詩之非閨情艷體矣。

《雨村詩話》卷下　昌谷之奇詭、義山之獺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爲。

又　世之好西崑體者，以爲李義山從杜脫胎，不知其流弊至開餖飣一門。

馮浩《樊南文集詳註・發凡》（樊南文）援引精切，揮灑縱横，思若有神，文不加點，徐、庾而下，趙宋以來，誰復與之抗衡藝苑哉。

《玉谿生年譜》　徐湛園曰：唐之朋黨，二李爲大。牛僧孺爲李宗閔之黨魁，故又曰牛李。楊嗣復、李宗閔、令狐楚與李德裕大相仇怨。義山爲楚門下士，是始乎黨牛之黨者也。迨從鄭亞辟，令狐綯以爲忘家恩，憾之不置。義山歸窮自解，綯不之省。徐州歸後，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則終乎黨牛之黨矣。論者以爲王茂元壻，又從事桂林，遂謂黨贊皇之黨。不知茂元自有王涯爲之道地，又得中人之助，所恃不獨一衛公也。惟鄭亞始終爲衛公所引。然從亞非義山本懷，又不過一年。觀其《酬令狐郎中詩》云：「補羸貪紫桂，負氣託青萍。」則心事和盤託出，不過爲貧而仕耳，非有心負綯者。《傳》所云「放利偷合」，則不誣也。他如楊虞卿、蕭澣、杜悰、盧鈞，無一非牛黨。雖柳仲郢，史亦稱其與僧孺善，而謂黨贊皇之黨者，吾不信也。集中刺衛公詩，不一而足。若《李衛公》一絕，尤其顯然者。按：朱長孺序，過褒義山，徐氏盡翻宋説，尤偏執矣。夫牛、李之黨，實繁有徒，然豈人人必入黨中，不此即彼，無可解免者哉？既同時矣，同仕矣，勢不能不與之欵接，要惟爲黨魁者，方足以持局而樹幟，下此小臣文士，絕無與輕重之數者也。今考令狐楚之於李衛公，視牛之怨李則減矣。楚雖與李逢吉善，然元和進用，自由皇甫鎛、蕭俛，豈盡關牛黨哉。盧鈞於衛公當國時鎮澤潞，大中之季，爲令狐綯所惡，不得輔弼，物議罪綯弄權，此可亦謂之牛黨乎。柳仲郢素與僧孺善，德裕以之尹京兆，仲郢謝曰：「不意大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後大中朝，仲郢感衛公之知，傷李氏無祿仕者，乃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用是不悅於綯，豈得專舉其與僧孺善哉？盧弘正於會昌中亦李所薦擢。諸人事皆見史書，不得與楊虞卿、蕭澣等並列而無別白也。義山少爲令狐楚所賞，此適然之遇，原非爲入黨局而然。惟是開成時既以綯力得第，而乃心懷躁進，遽託涇原，此《舊傳》所云綯以背恩，惡其無行也。綯之惡義山實始於此，非遲至德裕用茂元帥河陽時。《舊傳》必先叙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乃修史者於一時朝局，心手熟習，贅及之耳。其後以鄭亞爲李衛公所善，逐李并及鄭，而綯之惡義山，尤不能釋矣。然則赴鄭幕者，所以重綯之怒。其實早怒其得第而背恩，固非從衛國而遷及之也。最後在盧幕，在柳幕，皆屬衛公所賞識。夫義山之歷就諸幕，皆聊謀祿仕，既並非黨李之黨，更烏得以補太學博士之一節，而謂終於黨牛之黨也哉。（補博士乃綯之情不可恕，非美遷也，豈可以論黨局。）集中歎衛公詩，吾詳味之矣；刺衛公詩絕鮮。其《李衛公》一絕，傷之，非幸之也。惟上杜悰詩「惡草雖當路」，乃實斥衛公者。以投贈之故，冀聳尊聽，不惜違心而弄舌耳。要而論之，義山不幸而生於朋黨傾軋之日，所遇皆此輩，未免爲其波染。若其蹤跡名位，絕無與於黨局。即綯之惡其背恩，僅一家之私事耳，安得過信史書，各徇偏見，而必謂其黨李之黨，或謂其黨牛之黨也哉。況義山聯爲令狐楚、崔戎所憐。戎則裴度領太原時之參謀，單車諭王承宗，乃入爲侍御史，得累遷。使必以受知令狐爲黨牛之黨，則晉公薦德裕爲相，而爲李逢吉、李宗閔所深怨，何獨不以受知崔戎爲黨李之黨也乎。又按：義山既不足與論黨局矣，而統觀全集，其無行誠不能解免。當得第而未仕，則遽背恩而赴涇原；茂元卒，又欲修好於令狐；令狐出刺吳興，又即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牽牛妒」之句；桂府遽罷，衛公疊貶，令狐入居禁近，則又哀詞祈請，如醉如迷，迨至令狐宿憾終不可釋，乃始眞絕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之大略，竊隱附於衛公，以冀取重於千載後也。一人之筆，矛盾互持，植品論交，兩無定守。嗚呼，文人鉥肝雕腎於畢生，而徒博後世浮華無實之誚者，其皆自詒伊戚也夫。

《玉谿生詩箋註》初刊本王鳴盛手批　義山《無題》詩極著名，豈知其有題者亦皆無題也。如《當句有對》之類，則無題之尤者矣。廋詞讖語，可解不可解，隨人作解耳。此詩若解作蜂蝶得意，鸞鳳獨居，借慨己之不遇，以寫其怨，亦得也。

又　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有感二首》）成，不但獺祭，亦且研十年煉一紀矣。全集只六百首，皆用幾許功夫琢成，非率爾操觚可及。

《春融堂集》卷四三　義山詩前人論之詳矣。其文麗，其旨深。其寄託要眇俶詭，而忠義之志悲憤激發而不可掩。目爲《離騷》之苗裔，《風》、《雅》之閏

位，豈過譽哉。義山初婿於王茂元，既從鄭亞，辟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卒連蜷窮厄以死，蓋未嘗一日立於朝。乃能憂時事，激發悲憤如此。晚唐慷慨之士，莫若劉去華，一時文人未有與之倡和往復者。意其人槎牙磊砢，爲世所不喜，義山生則寄詩以致其懷，歿則哭之，且謂義兼師友，則其能與忠義之士爲伍，又可知已。唐自天寶以後，【略】士大夫憂國者當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然自李、杜以下，如義山之悲憤激發，僅數人焉爾。其餘能言之士，讀其詞乃若太平無事時之所云。蓋士氣之頹窳極矣。【略】義山之詩，去華之對策，所謂頑廉而懦立者也。爲國者欲以風厲天下忠義，必取諸此。

《詩學源流考》 太和、會昌而下，詩教日衰，獨李義山矯然特出，時傳子美之遺；特用事過多，涉於濃滯，或掩其美。

《小澥草堂雜論詩》 李義山（商隱）詩如漢帷鬼女，眞贋微茫。

又 李商隱詩，明暗參半。然欲取一人備晚唐之數，定在此君。

《石洲詩話》卷二 玉溪五律，多是絕妙古樂府。蓋玉溪風流蘊藉，尤在五律也。近時程午橋補註，以爲花鳥諸題，多是平康、北里之志，良然。

又 微婉頓挫，使人蕩氣迴腸者，李義山也。自劉隨州而後，漸就平坦，無從覩此豐韻。七律則遠合杜陵。五律七絕之妙，則更深探樂府。晚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

又卷七 遺山於初唐舉射洪，於晚唐舉玉溪，識力高絕。【略】「精純全失義山眞」，拈出「精」、「眞」分際，有此一語，豈不可抵得一部鄭氏箋耶。【略】然遺山論詩既知義山之「精」、「眞」，而又薄溫、李爲「新聲」者，蓋義山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綺麗爲體者，則斥爲新聲，但以其聲言之。此亦所謂言各有當爾。

翁方綱《讀劍南集四首》四 自鄶如何例玉谿，三才萬象識端倪。《玉臺》格韻西崑體，只對坡公偶價低。

又《同學一首送別吳穀人》 不必與杜合，而不容不合也，吾誰與。獨與義山、山谷而已。義山以移宮換羽爲學杜，是眞杜也。山谷以逆筆爲學杜，是眞杜也。

《蘇齋筆記》卷一三 詩至於六朝之徐、庾，唐之溫、李，說者每若薄視之者。然而庾子山之《哀江南賦》，關於治亂風會，即以李義山《無題》諸作，說者亦未必原其比興所自，則亦仍繫乎返本矣。

《劍谿說詩》卷下 義山七律大有作用在。不觀楊、劉唱和詩，不知義山筆力高不可及。

又 七言絕句，【略】樊川之風調，義山之筆力，又豈易言哉。

章學誠《李義山文集書後》 觀義山自序《樊南甲集》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未足矜。」序《乙集》曰：「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猝，不足以爲名。」是蓋有志古人，窮移其業，亦可慨也。四六之文，如《宣公奏議》、《會昌一品》，俱是經緯古今，敷張治道，豈可以六博小技輕相詆訶者哉。義山佐幕，止是應求備猝，辭命之才，其中初無獨立不撓、自具經綸之識，則其進於古人不爲四六之時，亦是陳琳、阮瑀儔耳。欲如徐幹成一家言，不亦難乎。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六朝書記文士，猶有得其遺者。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專爲美錦，古人誦詩專對，言婉多諷，行人之義微矣。然自蘇、張以還，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興起善善惡惡之心，學者未嘗以身體也，徒取其長於風諭以便口給，孔子所由惡夫佞矣。義山古文，今不多見。集中所存，如《元次山集序》、《李長吉小傳》、《白傅墓志銘》，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大約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緯之作，亦其佐幕業工，勢有以奪之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善學少陵七言律者，終唐之世，惟李義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間，不在形貌。《蜀中離席》一篇，轉非其至也。義山當朋黨傾危之際，獨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詩根源。其《哭劉蕡》、《重有感》、《曲江》等作，不減老杜憂時之作。組織太工，或爲搏撦家藉口。然意理完足，神韻悠長，異時西崑諸公，未有能學而至者也。

又《五排凡例》 李義山瓣香子美，此體尤可亂眞，得意處非特不愧之而已。

又《七絕凡例》 李義山用意深微，使事穩愜，直欲於前賢之外，另闢一奇。絕句秘藏，至是盡洩，後人更無可以展拓處也。

又《論文雜言》 不知其人視其友。觀義山《哭劉蕡》詩，知非僅工詞賦者。

《杜詩鏡銓》卷四 以麗句寫其哀思，尤玉溪所心摹手追者。

《巢村筆談續》上卷 予於四六文最喜庾蘭成。【略】次則李玉谿。其氣疏達而不滯，其文清麗而不靡。

《**四山居論詩**》三　余於弱冠始學詩，嘗愛子山之哀艷，香山之自然，義山之精刻，眉山之清悟。暇時抄集，別爲一卷，手披每不忍釋。【略】後人獺祭鬬詞工，惟有玉溪生不同。千古《韓碑》、《籌筆驛》，杜陵野叟與豪雄。

《**龍性堂詩話初集**》　李義山七律工麗瑰瑋，人所知也。其五律佳句，半山稱其老杜無以過，指「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而已。然實有不止此者。約舉之，如《寄謝先輩》云：「星勢寒垂地，河聲曉上天。」《題人隱居》云：「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擬杜》云：「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崇讓宅》云：「密竹沉虛籟，孤蓮泊晚香。」《淮陽路》云：「斷雁高應急，寒潭曉更清。」《晚歸》云：「虎當官道鬬，猿上驛樓啼。」《夜出》云：「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春宵》云：「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諸如此類，皆神骨高秀，不用典實爲工。至其詠物入微，寫照妙語，則如詠雲云：「潭暮隨龍起，河秋壓雁聲。」詠雨云：「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詠晴云：「併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詠月云：「流處水紋急，吐時雲葉鮮。」是皆得象外之趣，尤不可及。

《**南野堂筆記**》卷一　閒嘗取唐、宋以來詩人之詩，標舉數家，若【略】玉溪生之綺麗纏綿，【略】各攄性情，自著本色，未嘗有所襲也。

《**炙硯瑣談**》　玉谿《無題》詩，託興遙深，自是騷人遺意。金沙王次回賦寫閨閣，幾於蕩魄消魂。左袒者藉口刪詩不廢鄭衛，而歸愚沈氏矯枉過正，則并玉谿而詆之，然此體亦頗難工。

沈晨《**王世錦無題跋**》　予嘗以義山《無題》詩消息《離騷》。身無綵鳳，心有靈犀，余情其信芳也，夢爲遠別，書被催成，恐美人之遲暮也，金蟾齧鎖、玉虎牽絲，路幽昧以險隘也，春蠶絲盡，蠟炬淚乾，夫惟靈修之故也，扇裁月魄、車走雷聲，傷靈修之數化也。神女生涯、小姑居處，其即望瑤臺之偃蹇，見有娀之佚女乎。至於蓬山遠隔，同於西海爲期，比青鳥以鳳，詒儗斑騅於玉馱，而復以相思無益，惆悵清狂，所謂僕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也。

錢林《**論詩絕句**》　淋漓大筆賦《韓碑》，百韻《西郊》漢、魏遺。開口競輕三十六，何曾細讀玉溪詩。　派衍樊南示別裁，西江諸子後先來。人參未害輕唐突，笑爾蕪菁吐甲纔。（黃庭堅先學西崑，再學杜甫，故所作清勁而雅秀。若或頹然自放，輒謂派出西江，非特失其神理，亦離其面目也。）

《**靜居緒言**》　義山詩，不獨風格時爲拔萃，而尤深錘煉之工。《韓碑》之作，直窺杜陵之藩翰。

又　義山絕句，頗有一唱三嘆之作。然長於譏刺，不善於風喻。

《**瓶水齋詩話**》　嘗論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備，爲一變，李義山瓣香於杜而易其面目，爲一變。至宋陸放翁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爲一變。凡三變，而他家之爲是體者不能出其範圍矣。

《**昭昧詹言**》卷一四　七律宜先從王、李、義山、山谷入門，字字著力。

又卷一九　玉谿七律，前人謂能嗣響杜公，則誠未可輕視。愚謂七律除杜公、輞川兩正宗外，大曆十子，劉文房及白傅亦足稱宗，尚皆不及義山。義山別爲一派，不可不精擇明辨。

又　先君云：「七律中，以文言敘俗情入妙者，劉賓客也；次則義山，義山資之以藻飾。」樹謂所嫌於義山者，政病其藻飾。如太史公作文，純乎古格，忽攙六朝偶儷，豈復成體。孟堅猶近之，蔚宗、承祚駸駸下移矣。義山之得失亦如是。

又　前人論義山者多矣。譽之訾之，各有見地，須善會之。如蔡天啓謂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范景文謂「詩家病使事太多」，賀裳謂義山某某篇「政如木蘭，雖兒牟裲襠，馳逐金戈鐵馬間，夢魂猶在鉛黛也」，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兼比興」。愚謂藻飾太甚，則比興隱而不見矣。【略】許彥周謂「學義山可以藥淺易鄙俗之病」，愚謂不善學義山，政恐得此病。許蓋譽其編事之富，謂爲不鄙陋耳；不知編事富，政是陋處。

又　義山以孤兒崛起，自見於世。一時鉅公，爭相延攬，亦可謂奇士矣。然二十五歲始得第，二十六歲始得昏，奔走崎嶇兵亂間，卒擠困以死，年僅中壽，迹其生平，足爲流涕。然而讀其詩，不能使人考其志事，以興敬而起哀，則皆其華藻掩沒其性情面目也。

又卷二〇　義山之學（杜），在句法氣格。

《**小滄浪筆談**》卷二　膠州宋繩祖【略】《論詩絕句》一〇：莫道《無題》自有思，才華溫李自稱奇。幾多楚雨含情句，不及《韓碑》一首詩。

《**小滄浪詩話**》卷上　李義山《李花》云：「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天。」《蟬》：「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略】是皆能離形得似，象外傳神。賦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陸繼輅《**與魏大論玉溪生詩作**》　天與陳王八斗才，《洛神》一賦鎮疑猜。

守宮點臂斑斑在，卻聽鄰牆細雨來。　悼亡感遇不勝情，《錦瑟》無端錄小名。一自《鷄鳴》詩註誤，衝泥都作狹斜行。　森然槐柳綠蔭稠，客自凝愁伎莫愁。試向士開門外過，一篇應解《富平侯》。　枉負人間薄幸名，偶然豪語快平生。彥昇縱有封侯骨，未到蕭公作騎兵。　眼看河朔感淮西，我識《韓碑》是借題。苦憶聖皇兼聖相，不關文字重昌黎。　牙旗玉帳儘淹留，可惜涇原據上游。莫漫相輕齊贅壻，少年虛抱賈生憂。　匆匆殉國未分明，冤獄千秋最不平。只有詩人能慟哭，忍隨壽讌聽《咸》《英》。　奕世賢妃又姓楊，一枝湘竹淚千行。開元遺事分明在，值爲羅衣斷客腸。　知己虛懸千歲期，偶拈《藥轉》到今疑。腐儒那有佳人慧，儘把《燕臺》付柳枝。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二三　《錦瑟》分明是悼亡，後人枉自費平章。牙旗玉帳眞憂國，莫向《無題》覓瓣香。

郭麐《杜詩集評序》　杜之長律學之似而工者義山也，學之不似而工者元、白也。

詹應甲《賜綺堂集序》　有唐方鎮，所辟判官、記室，以得一才士爲榮。【略】若義山章奏，出自彭陽，乃抑然自下之語。今就《樊南甲、乙》所編官中文字讀之，非才人具經世之心，未易辨此，乃後世僅以詩人目之，非知玉溪生者也。

《石園詩話》卷二　《有感》【略】于甘露之變，感憤激烈，不同於衆論。《籌筆驛》、《碧城》、《馬嵬》、《重有感》、《隨師東》諸詩，誠有如陸魯望所謂「抉摘刻削，露其情狀」者。

《老生常談》　義山五律，冥追玄索，魂出魄現，神工鬼斧，莫喻其巧，工部後一人而已，當潛心玩味。即於作試帖，亦大有裨益，不僅常時所誦「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等句也。馬戴諸人非不佳，然於義山只是附庸。

又　大約晚唐諸人詩，總當以義山爲宗，餘皆從略。

又　談詩者每言不可刻意求新，此防其入於纖巧，流於僻澀耳，非謂不當新也。若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作者無意緒，閱者生厭惡矣。如義山《思歸》云：「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又《即目》云：「地寬樓已迥，人更迥於樓。」難云不佳。然再倣爲則味同嚼蠟。

黃安濤《讀唐詩絕句》九　驚秋傷逝更歌離，直得樊南苦費思。玉軫金徽無限好，最移情處是哀思。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怨詩如【略】李義山之【略】。（《九日》）皆能寓悲涼於蘊藉。然不如韓昌黎之【略】（《左遷藍關示侄孫湘》）雖不無怨意而終無怨辭，所以爲有德之言也。【略】（《安定城樓》）宜不免令狐氏之切齒也。

又　李義山之「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略】「夜掩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

又　弔古之詩，須褒貶森嚴，具有《春秋》之義，使善者足以動後人之景仰，惡者足以垂千秋之炯戒。如【略】李義山之《隋宮》、《南朝》，【略】如此諸作，其悽惻既足以動人，其抑揚復足以懲勸，猶有詩人之遺意也。

《三家詩話・三家餘論》　學義山宜去其浮艷。

尚鎔《題玉谿生詩集》　獺祭詩書氣自充，句尋狐穴復誰工？都盧漫說緣橦巧，列子當年只御風。

王志浩《論詩》　才調殘唐孰與齊，五更碧樹畫蟬啼。《韓碑》一首昌黎在，未必西河識玉溪。（李義山爲晚唐之冠，毛西河乃謂其人質本庸下，是何語哉。）

《曉堂雜著・匡山叢話》　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此洪覺範之言也。不過以其用事僻澀之故。然李集中筆意超脫，琢句用事，前輩無能相犯，亦何可輕量。

張晉《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三六　雪嶺松州句亦奇，義山獺祭未容嗤。後人只愛緣情作，誰解《韓碑》鑄偉詞。

張肇辰《意苕山館詩稿序》　【略】杜陵感時諸作皆明目張膽而言，玉溪生則必紆曲晦隱以出之，由其時世變益亟，不復可以杜陵之言爲言也。

陳國光《意苕山館詩稿序》　昔人論詩，謂學杜必從玉溪入，以玉溪爲杜門戶，未有不由門戶而能入室者。斯言也，誰不謂然。然學玉溪者往往襲玉溪之貌，搏撦割裂，一以豐富藻麗爲主。而於玉溪之追踪杜陵者，萬不得一焉。

張金鏞《讀三李詩集各書一首・義山》　鬱抑《離騷》心，婉孌《國風》旨。白傅愛君詩，至欲爲君子。君詩麗萬有，顛倒隨所使。自定《甲》《乙》編，人詫卅六體。隋宮與蜀殿，銅駝感荆杞。琳臺復閬闕，彩鳳翔霞綺。言者固無罪，聞者足興起。江蘺《九日》哀，籬菊十年死。大書令狐廳，直摩杜陵壘。去住夫何嫌，黨錮見深詆。依人千載悲，應悔雕蟲技。

周壽昌《無題詩十二首序》　少愛讀義山《無題》詩，喜其寄託遙深，辭旨

清麗，非但緣情綺靡也。

《**射鷹樓詩話**》卷三　余極喜李義山詩，非愛其用事繁縟，蓋其詩外有詩，寓意深而託興遠，其隱奧幽艷，於詩家別開一洞天，非時賢所能摸索也。

黃維申《論詩絶句・李義山》　義山獺祭好矜奇，除卻《韓碑》我不師。漫說少陵遺韻在，穠辭綺語盡《無題》。

《**藝概・詩概**》　李樊南詩深情綿邈。

又　詩有借色而無眞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瓌妍，要非實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其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

《**小匏庵詩話**》卷一　余初學詩從玉溪生入手，每一握管，不離詞藻。童而習之，至老未能擺脫也。然義山實有白描勝境。如詠蟬云：「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詠柳云：「橋迴行欲斷，堤遠意相隨。」《李花》云：「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天。」《落花》云：「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樂遊園》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即日》云：「重吟細把眞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復至裴明府所居》云：「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數聯皆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又　義山古詩《韓碑》一首，即仿昌黎，在集中另是一副筆墨。次則《偶成轉韻七十二句》，異曲同工，但不如《韓碑》之整鍊耳。餘皆香草閒情，體類長吉。或疑以義山之才，如《韓碑》等篇何不多覯。不知古人攻詩，各就其性之所近，併力專精，不敢歧出，卒乃自成一家。

《**峴傭說詩**》　《無題》詩多有寄託，以男女比君臣，猶是風人之旨。其間意多沉至，詞不纖佻，非冬郎《香奩》可比。

又　義山七絶以議論驅駕書卷，而神韻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體於詠史最宜。

《**越縵堂讀書記・樊南文集**》　義山詩律雅鍊，固不待言，古文亦齊名孫可望、皇甫持正、杜牧之諸家。四六尤爲中唐後一大宗。論者謂不特非宋人所及，即王、楊四子亦覺遜之。【略】陸宣公、李樊南，全以氣行文，大開宋人門徑。【略】樊南尤長者，推祭誄諸文。然概以四字成句，率多浮詞套語。余雅不喜此體。近周叔子譽芬極詆之，謂其出語庸劣，有并不及宋人者。今日細看數篇，乃知國朝陳迦陵、吳園次諸家，直胎息於此。一經傳法，已墮惡道矣。惟小文如《李長吉傳》、《與令狐拾遺書》、《蠹賦》諸作，固自佳。《爲王茂元檄劉稹文》，亦不弱陳孔璋輩。義山極推崇昌黎《平淮西碑》，其《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力倣之，而中實相遠，蕪詞枝語，衝口即出。稱頌處雖極用意，亦時有失體語，與鄭亞改本相較，相去遠甚。此君固非大手筆也。序作於宣宗大中元年，時文饒已三貶爲太子少保分司，亞亦由中丞貶外。未幾以吳湘獄，貶文饒司戶崖州，亞以審是獄時爲御史知雜，亦再貶循州刺史。而序中尚極意推重，擬之天之春秋，地之秦、洛，人之伊、周，又見衛公當日聲望之險，而朋黨之固結不可解也。然不以失勢反面，如鄭公者，亦君子人焉。

史念祖《讀玉溪生詩集書後》　滄海搜奇自有珠，功名應亦嘆歧途。侍臣渴已同司馬，丞相心難悟令狐。眉綠縱教仙叟識，眼青可悔贊皇無。當時《錦瑟》魂消際，定與尋常綺語殊。

張之洞《讀史絶句二十一首・李商隱》　芙蕖霧夕樂新知，牛李裴回史有辭。未卜郎君行馬貴，後賢應笑義山癡。

曾紀澤《無題引》　玉溪生寓感慨於風情，語不盡解，而意味已深。

《**澗于日記・壬辰上**》　余評義山詩，增出刺鄭顥之說，頗自覺其精當，【略】更有未盡者，【略】宣宗一朝，專任元和子孫，固有成見，而倚任令狐，實因與鄭氏姻婭之故。寵愛鄭顥，實因公主下嫁之故。新、舊《唐書》雖言之不詳，其迹實不能掩，而讀史者略之，甚至註義山詩者亦略之。於是《無題》各篇，沉鬱頓挫之懷，千古莫喻。【略】惟其目擊權奸戚黨，蔽日滔天，爲國爲身，情難自已，故不免反複長言，託於香草美人之旨。

又《辛卯上》　義山詩須深於唐事，始得其用意之所在。馮註惟以牛李黨橫據胸中，連篇累牘，無非爲令狐而發，何其淺陋也。

又《光緒十五年己丑》　《舊書》於義山尚有貶詞，而《新書》則無之。所謂放利偷合，詭薄無行，乃綯及牛李黨指摘之詞，非史論也。【略】所謂放利偷合者，亦入相後追怨拒絶之詞，而非當時已有此怨恨之語。其忌衛公，忌其權也，其忌義山，忌其才也。小人得位，無所不忌。義山不悟，而猶有所祈請，君子憐之哀之，何忍苛於饑寒之才士，而原夫貴倨之大官耶。（有所祈請，亦註家據史而證之，吾恐不然。）至若夫《舊書》之責商隱無特操，似確評矣。而所謂恃才詭激，爲當塗所薄，名位不進，坎壈終身，則所識何其陋也夫。當塗所薄，而名位不進，此一定之理也。然其恃才則無確證。且其人爲賢相所薄，史

亦薄之可也。其人爲權相所薄，史亦從而薄之，何也。有無特操而名位不進者，亦有有特操而名位不進者，又可以坎壈而即斷其爲詭激歟。夫使義山果達，則其人不在《文苑傳》中；在《文苑傳》中，其名位必不進。然則一卷《文苑傳》，其人皆無特操耶，所不解也。

楊壽柟《雲薖詩話》 義山《籌筆驛》、《重有感》、《杜工部蜀中離席》、《安定城樓》、《隨師東》等作，氣脈直接少陵。後人撏撦義山，但學其隸事精切，摛詞藻麗，不免買櫝還珠矣。

又 義山《無題》、致光《香奩》，皆當流離憔悴之餘，寫怨悱憂傷之意。其辭隱，其旨微，興託閨襜，體原《騷》、《雅》。讀者但宜論世知人，得其旨趣而已。擬諸《玉臺》宮體，固屬矮人觀場，即強作解事，箋注紛羅，仍不免隔靴搔癢。

《石遺室詩話》卷三 李義山、陳後山詩，有非註斷斷不知其好處者，得註乃嘆其眞善學杜。桐鄉馮氏之註義山，考訂翔實，實是知人論世，諸家無能及者。而筆墨之拖沓，乃不可耐。

《詞徵》卷五 五代艷詞與李樊南《無題》詩異轍。李詩託諸寓言，吳脩齡謂其專指令狐綯說。

分 論

《錦瑟》 《中山詩話》：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緗素雜記》：義山《錦瑟》詩【略】。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困學紀聞》卷一八：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句，蓋本于此。《藝苑卮言》卷四：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錦瑟是青衣名，見唐人小說。謂義山有感作者，觀此詩結句及曉夢、春心、藍田、珠淚等，大概《無題》中語，但首句略用錦瑟引起耳。宋人認作詠物，以適、怨、清、和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憶」處，更說不通。學者試盡屏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青衣，詩意作追憶，讀之當自踴躍。《唐音癸籤・詁箋八》：以錦瑟爲眞瑟者癡，以爲令狐楚青衣，以爲商隱莊事楚、狎綯，必綯青衣亦癡。商隱情詩，借詩中兩字爲題者儘多，不獨《錦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鶴齡評：按義山《房中曲》：「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此詩寓意略同。是以錦瑟起興，非專賦錦瑟也。朱彝尊評：此悼亡詩也。意亡者善彈此，故睹物思人，因而託物起興也。瑟本二十五絃，一斷而爲五十絃矣，故曰「無端」也，取斷絃之意也。「一絃一柱」而接「思華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歿也。胡蝶、杜鵑，言已化去也。珠有淚，哭之也；玉生煙，葬之也，猶言埋香瘞玉也。此情豈待今日追憶乎。只是當時生存之日已常憂其至此而預爲之惘然，意其人必婉弱多病，故云然也。又朱筆評：此篇乃自傷之詞，騷人所謂美人遲暮也。「莊生」句言付之夢寐，「望帝」句言待之來世。「滄海」、「藍田」言埋而不得自見，「月明」、「日暖」則清時而獨爲不遇之人，尤可悲也。感年華之易邁，借錦瑟以發端，「思華年」三字，一篇之骨。三四賦「思」也，五六賦「華年」也。末仍結歸「思」字。《義山集》三卷，猶是宋本相傳舊次，始之以《錦瑟》，終之以《井泥》。合二詩觀之，則吾謂自傷者，更無疑矣。「莊生」句言其思歷亂，「望帝」句訴其情哀苦。「珠淚」、「玉煙」，以自喻其文采。《義門讀書記》卷五七：此悼亡之詩也。首特借素女鼓五十絃之瑟而悲，秦帝禁不可止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聯則悲其遽化爲異物。腹聯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曰思華年，曰追憶，指趣曉然，何事紛紛附會乎。【略】亡友程湘衡謂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次聯言作詩之旨趣，中聯又自明其匠巧也。余初亦頗喜其說之新，然義山詩三卷出于後人掇拾，非自定，則程說固無據也。《柳南隨筆》卷三：何太史義門（焯）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託諷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七杜詔評：詩以錦瑟起興，「無端」二字，便有自訝自憐之

意。此瑟之絃遂五十耶。瑟之柱如其絃，而人之年已歷歷如其柱矣，即孔北海所謂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也。莊生夢醒，化蝶無蹤；望帝不歸，啼鵑長託，以比華年之難再也。感激而明珠欲淚，綢繆而煖玉生煙，華年之情爾爾。不但今日追憶無從，而在當日已成虛負，故曰「惘然」。又杜庭珠評：「夢蝶」謂當時牛、李之紛紜；「望帝」謂憲、敬二帝被弒：五十年世事也。「珠有淚」謂悼亡之感；「藍田玉」即龍種鳳雛意：五十年身世也。《龍性堂詩話初集》：細味此詩，起句說「無端」，結句說「惘然」，分明是義山自悔其少年場中風流搖蕩，到今始知其有情皆幻、有色皆空也。次句說「思華年」，懊悔之意畢露矣。此與香山《和微之夢游詩》同意。曉夢、春心、月明、日暖，俱是形容其風流搖蕩處，着解不得。義山用事寫意皆此類也。《詩學纂聞》：《錦瑟》乃是以古瑟自況。【略】世所用者，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即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心」者，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嘆，惟見月照而淚；生烟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傳無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即今淪落爲可嘆耳。《一瓢詩話》：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即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鏡烟堂十種・點論李義山詩集》：以「思華年」領起，以「此情」總承。蓋始有所歡，中有所阻，故追憶之而作。中四句迷離惝恍，所謂「惘然」也。韓致光《五更》詩云：「光景旋消惆悵在，一生贏得是淒涼。」即是此意，別無深解。《過庭錄》卷一六：《錦瑟》一篇，蓋義山五十後自序之作也。五十絃瑟最悲，而己之身世已似之矣。首二句點明年紀。「莊生」句是悼王氏婦，即《轉韻》詩「憐我秋齋夢蝴蝶」，以莊子有鼓盆之事，故以自比。悼傷後乃應柳仲郢東蜀之辟。【略】「望帝」云云，正指東蜀也。「滄海」句，追記隨鄭亞在嶺表也。「藍田」句追叙在河陽以前婦子之樂也。通首皆追憶，故先近事以及遠事，即末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也。《桐城吳先生評點唐詩鼓吹》卷八：此詩疑爲感國祚興衰而作。「五十絃」，「一絃一柱」，則百年矣。蓋自安史之亂至義山作詩時，凡百年也。「夢迷蝴蝶」，謂天寶政治昏亂也。「望帝春心」，謂上皇失勢之怨也。「滄海明珠」，謂利盡南海；「藍玉生煙」，謂賢人憔悴也。結言不但後人感弔，即當時識者已有顛覆之憂也。因聞錦瑟而追感，故託以起興。蓋借天寶之亂，以慨文宗之制于仇士良也。

《重過聖女祠》《紫薇詩話》：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此則又託聖女以攄遷謫之怨也。言此巖扉本白，而今蘚滋成碧者，自蒙放逐，久不召還，多受沉屈，則轉更憔悴也。「雨常飄瓦」者，歸朝之望，一念奮飛，恨不拔宅冲舉。「風不滿旗」者，寡黨之士，無有扶掖，終然顛墜而止也。（後解）前解寫得被謫，此解寫得援也。萼綠華，言定復有人憐而援手，特未卜其姻緣則在何處也。杜蘭香，言近已有人辱承面許，然無奈其別去猶無多日也。末言既有相援之人，則必有得歸之日。此番若至中朝，定須牢記一問，有何巧宦之方，始得終免淪謫。蓋怨之甚，而遂出于戲言也。《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長吉、義山皆善作神鬼詩。《神絃曲》有幽陰之氣，《聖女祠》多縹緲之思。如「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眞令人可望而不可親，有是耶非耶之致，至「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又似可親而不可望，如曹植所云「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也。《緗齋詩談》卷五：「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思入微妙。夫朝雲暮雨，高唐神女之精也。今經春夢中之雨歷歷飄瓦，意者其將來耶。來者風肅然，上林神君之迹也。乃盡日祠前之風尚未滿旗，意者其不來耶。恍惚縹緲，使人可想而不可即。鬼神文字如此做，眞是不可思議。《義門讀書記》卷五七：次聯乃是聖女祠，移向別仙鬼廟不得。《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此自喻也。名不挂朝籍，同於聖女淪謫不字。萼華、蘭香，則夢得所謂「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者耳。「無定所」，則非淪謫；「未移時」，則異歸遲。以巖扉碧蘚滋，知淪謫已久。「夢雨」，言事之虛幻；「不滿旗」，言全無憑據，日見荒涼困頓，一無聊賴也。【略】文亦飄忽。《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程夢星評：《聖女祠》集中凡三見，皆刺當時女道士者。「白石巖扉碧蘚滋」，言其道院之清幽也。「上清淪謫得歸遲」，言天上之謫仙也。「一春夢雨」，言其如巫山神女，暮雨朝雲，得所歡也。「盡日靈風」，言其

如湘江帝子，北渚秋風，離其偶也。下緊接云「無定所」「未移時」，言其暗期會合無常。《玉谿生詩說》卷上：前四句寫聖女祠，後四句寫重過，蓋於此有所遇而託其詞於聖女。《峴傭說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作縹緲幽冥之語，而氣息自沉，故非鬼派。

《霜月》《二老堂詩話・李石霜月詩》：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疋，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妙語偶然拈到。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從無伴中說出有伴來，如此伴侶，煞是難得。《玉谿生詩說》卷上：首二句極寫搖落高寒之意，則人不耐冷可知，卻不說破，只以青女、素娥對照之，筆意深曲。

《蟬》《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起句五字名士贊。「碧無情」三字冷極、幻極。結自處不苟。《唐音審體》卷一〇：「一樹」句評：神句，非復思議可通，所謂不宜釋者也。《圍爐詩話》卷二：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唐詩成法》：三四流水對，言蟬聲忽斷忽續，樹色一碧。五六說目前客況，開一筆，結方有力。《李義山詩疏》徐德泓評：此從事幕府而以蟬見意也。首寫高潔，中微寓失所依棲，是以嗟泛梗而興故園之思也。《玉谿生詩說》卷上：起二句斗入有力，所謂意在筆先。前半寫蟬，即自喻。後半自寫，仍歸到蟬。隱顯分合，章法可玩。《網師園唐詩箋》卷九：（五更二句）詠物而揭其神，乃非漫詠。《唐詩觀瀾集》卷二三：（五更二句）追魂之筆。對句更可思而不可言。《峴傭說詩》：《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潭州》《義門讀書記》卷五七：此隨鄭亞南遷而作。第三思武宗，第四刺宣宗。五六則悲會昌將相名臣之流落也。《楚詞》以蘭比令尹子蘭，蓋指白敏中言之。「今古無端入望中」句下評：此登潭州官舍樓而作，所望者故園人耳。今目斷鄉關，而潭州已事，歷歷在目，「無端」二字，從空樓寫出，絕妙章法。「湘淚淺深滋竹色」二句評：入望古今。「陶公戰艦空灘雨」二句評：雨中壞艦，風中破廟，令人不堪回首。「目斷故園人不至」，收「望」字。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傷李德裕之罷相遠貶也。【略】起句就所過之地發端也。次句言目中古事與胸中今事相類，無端入望，觸緒可傷也。三四謂武宗已崩，使人有蒼梧之悲；宣宗初立，遂致有屈原之放也。五六謂立功於東川回鶻者，不啻陶侃長沙之功；立言於《丹扆六箴》者，無異賈誼《治安》之策也。七八即風人「未見君子，我心切切」之意。《玉谿生詩說》卷上：五六有悲壯之氣，起結皆滑調落套，而結尤甚。

《贈劉司户蕡》《玉谿生詩箋》卷上：「江風揚浪動雲根」者，謂奄宦勢盛也；水深雪紛，以比小人也。「重碇危檣白日昏」者，蔽君之明也，猶所謂「浮雲能蔽日」也。蕡以忠言危論，排君門而上聞，如燕鴻之初起而遽斷其勢，雖騷魂可招，驚猶未定也。「漢廷急詔」，求直言也；蕡言不用，則先入者誰乎。迨柳州之貶，南過沅、湘，則「楚路高歌自欲翻」耳。回望君門九重，鳳巢新掃，所以萬里相逢，既歡而復泣，悲夫。《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上半首興而比也，取「白日昏」之義，四句直下，故對不甚工。《李義山詩解》：江風吹浪，而山爲之動，日爲之昏，只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恣，威柄凌夷，已一齊寫出。《玉谿生詩箋註》初刊本王鳴盛手批：一結忍不住直說出來，悲涼嗟怨。因己與劉俱被擯斥，故同病相憐，如此沉痛。《玉谿生詩說》卷上：起二句賦而比也。不待次聯承明，已覺冤氣抑塞。此神到之筆。七句合到本位，只「鳳巢西隔九重門」一句竟住，不消更說，絕好收法。

《哭劉司户二首》《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二詩格調甚高，一氣寫成，極似少陵。《玉谿生詩意》卷三：二詩雖淺顯，卻大有眞情血淚，不是乾號。《玉谿生詩箋註》初刊本王鳴盛評：沉鬱之句，誰能錘鍊到此，惟少陵有之。《玉谿生詩說》卷上：（首章）先渲「江風」二句，末二句倍覺黯然。（次章）一氣轉折，沉鬱震蕩，神力尤大。二首前虛後實，前暗後明，前述相悼之情，後乃說到大關係處，不見重複，亦不容倒置，此章法也。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義門讀書記》卷五七：通首不離「悼傷後」三字。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悲在一「舊」字。《玉谿生詩意》卷六：以「從軍」起「無衣」，以「無衣」起「三尺雪」。四總結上三。《玉谿生詩說》卷上：氣格高遠，猶存開、寶之遺。「回夢舊鴛機」，猶作有家想也。縮退一步，正是加一倍法。

《樂遊原》（向晚意不適）《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言值唐家衰晚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六引楊守智評：遲暮之感，沉淪之痛，觸緒紛來。《玉谿生詩意》卷六：時事遇合，俱在箇中，抑揚盡致。《玉谿生詩說》卷上：

百感茫茫，一時交集，謂之悲身世可，謂之憂時事亦可。下二句向來所賞，然得力處在以「向晚意不適」句倒裝而入，下二句已含言下。《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李義山《樂遊原》詩，消息甚大，爲絕句中所未有。《峴傭說詩》：嘆老之意極矣，然祇說夕陽，並不說自己，所以爲妙。五絕七絕，均須如此，此亦比興也。

《北齊二首》　《碧溪詩話》卷一〇：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怨西施」，豈足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此物者，皆可以爲戒。《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首章第三句）故用極褻昵字，末句接下方有力。（次章三四句）有案無斷，其旨更深。《義門讀書記》卷五七：上言其一爲所惑，禍敗即來，下言轉入轉迷，必將禍至不覺。用意可謂反覆深至矣。首章最警切。又按：上篇嘆其不知不見是圖，下篇笑其至死不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託北齊以慨武宗、王才人遊獵之荒淫也。《玉谿生詩說》卷上：（首章）議論以指點出之，神韻自遠。若但議論而乏神韻，則周曇、胡曾之流僅有名論矣。詩固有理足意正而不佳者。（次章）此首尤含蓄有味，風調欲絕，而不佻不纖，所以爲詩人之言。

《南朝》（玄武湖中玉漏催）　《唐音審體》卷一六：羅列故實，其意蓋本《玉臺》艷體作詠史詩也。義山創此格，遂爲西崑諸公之祖。《義門讀書記》卷五七：落句深嘆南朝由此終，無一豪傑能代興者，非特痛惜陳亡也。又：「誰言」「不及」，吐屬殊絞而婉，敘致亦錯綜善變。（「敵國」一聯）蓋所謂天地人皆以告，而王不知戒也。此等詩須細味其高情遠識，起聯便是南朝國勢必爲北并，況又加之陳叔寶乎。二十八字中敘四代興亡，全不費力，又其餘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題概說南朝而主意在陳後主。玄武湖、鷄鳴埭雖前朝事，而玉漏催、繡襦迴已言後主遊幸無明無夜也。三四誰言後主不及東昏，見盛於東昏也。五六見不防敵患、不畏天災，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玉谿生詩意》卷四：此寫陳氏事，而題總云「南朝」者，以地言也。詩中雖用宋、齊事，卻只言陳亡，不爲宋、齊而發，玩結句可知。《玉谿生詩說》：五六提筆振起，七八冷掉作收，是義山法門。《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南朝偏安江左，歷代皆事荒淫，宋齊梁陳如出一轍。【略】首舉宋、齊則梁、陳可知，末舉梁、陳則宋、齊概見。此行文參錯交互之法也。

《鄠杜馬上念漢書》　《潛溪詩眼》：余舊日賞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三：蓋世英靈，當其時，則天地爲之轉旋；時既過，即狐兔不免潛伏。四十字中，具有排山倒海之勢。《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是詩偶經鄠、杜，因憶漢宣帝之善處外戚而致慨於哀帝也。《小匏庵詩話》卷一：此詩「興罷得乾坤」五字，化工之筆，足傲老杜。末言宣帝貴許、史，啓成帝之任外戚，延及哀、平，委政王莽。儼然史筆。

《聽鼓》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正爲身似正平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三：借鼓聲抒憤懣也。《玉谿生詩說》卷上：有清壯之音，以氣格勝。次句着「城下暮江清」五字，益覺蕭瑟空曠，動人遠想，此烘染之法。

《桂林》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第四忽入思歸，變化不測。《玉谿生詩意》卷三：首句狀難狀之景。三四高亮雄壯。五六殊鄉靈怪，即下簫鼓所禱者。結句怪異之詞，自傷留滯於此，渾涵不露。《玉谿生詩說》卷上：字字精鍊，氣脈完足，直逼老杜。

《夜雨寄北》　《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李夢陽評：唐詩如貴介公子，風流閒雅，觀此信然。周珽評：以今夜雨中愁思，冀爲他日相逢話頭，意調俱新。第三句應轉首句，次句生下落句，有情思。蓋歸未有期，復爲夜雨所苦，則此夕之寂寞，惟自知之耳。得與共話此苦於剪燭之下，始一腔幽衷，或可相慰也。「何當」「卻話」四字妙，犁犁雲樹之思可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水精如意玉連環，荆公屢仿此。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料得閨中夜深坐，多應說着遠行人」，是魂飛到家裏去，此詩則又預飛到歸家後也，奇絕。《玉谿生詩箋註》卷三：語淺情濃，是寄內也。《玉谿生詩意》卷七：即景見情，清空微妙，玉谿集中第一流也。《李義山詩疏》徐德泓評：翻從他日而話今宵，則此際羈情不寫而自深矣。《玉谿生詩說》卷上：探過一步作結，不言當下云何而當下意境可想。作不盡語每不免有做作態，此詩含蓄不露，卻只似一氣說完，故爲高唱。《峴傭說詩》：李義山「君問歸期」一首，賈長江「客舍幷州」一首，曲折清轉，風格相似，取其用意沉至，神韻尚欠一層。

《憶梅》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得名最早，卻不值榮進之期，此比體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三：自己不能去，卻恨寒梅，妙絕。

《玉谿生詩說》卷下：末二句用意極曲折可味，但篇幅少狹耳。

《**柳**》（**柳映江潭底有情**）《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此亦思北歸而不得也。《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此江岸之柳，從雷聲寫合，思入神奇。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此春去夏來之景。巴雷隱隱，非復章臺走馬之時，悲在「更作」二字。《玉谿生詩箋註》卷四：走馬章臺，乃官於京師者也。今雷在巴山，聲偏相類，益驚遠客之心矣。意曲而摯。《玉谿生詩說》卷下：深情忽觸，不復在迹象之間。《選玉谿生詩補說》：義山絕句多用推進一層法。

《**韓碑**》《艇齋詩話》：李義山詩雕鐫，惟《詠平淮西碑》一篇詩極雄健，不類常日作。《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一篇典謨雅頌大文字，出自纖麗手中，尤爲不測。譚元春評：文章語作詩，畢竟要看來是詩不是文章。《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韓碑》詩亦甚肖韓，髣髴《石鼓歌》氣概，造語更勝之。《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題賦韓碑，詩定學韓文，神物之善變如此。此詩韻即學韓文，非學韓詩也，識者辨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晚唐人古詩穠鮮柔媚，近詩餘矣，即義山七古亦以辭勝。獨此篇意則正正堂堂，辭則鷹揚鳳翽，在爾時如景星卿雲，偶然一見。《說詩晬語》卷上：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貙貙生羆」，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義門讀書記》卷五七：可繼《石鼓歌》。字字古茂，句句典雅，頌美之體，諷刺之遺也。又：「古者世稱大手筆」四句批：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直頭布袋。《玉谿生詩意》卷二：生硬中饒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過之。《唐詩觀瀾集》卷五：玉谿詩以纖麗勝，此獨古質，純以氣行。而字奇語重，直欲上步韓碑，乃全集中第一等作。《玉谿生詩說》卷上：入手八句兩段，字字爭先，不是尋常鋪叙之法。「帝得」句，遙接起四句，大書特書，提出眼目。十四萬兵如何鋪叙。只「陰風」七字傳神，便見出號令森嚴，步武整齊，此一筆作百十筆用也。蓋從《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化來。層層寫下，至「帝曰」二句，一筆定母，眼目分明，前路總爲此二句。「公之斯文」四句，眞撑得起，非此堅柱，如何搘拄一段大文。凡大篇須有幾處精神團聚，方不平衍散緩。收處只將聖皇聖相高佔地步，而碑文之發揚壯烈，不可磨滅自見。此一篇之主峯，結處標明。有一起合有一結，必如此章法乃稱。《劍谿說詩》卷上：義山《韓碑》淋漓盡致，獨諱言段碑，蓋事由奉敕也。或曰與柯古交善。《藝概・詩概》卷一：「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謂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又卷二：詩有借色而無眞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義門讀書記》卷五七：寓情之意，全在言外。《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下二句暗藏永夜不寐，相思可以意得也。《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枯荷聽雨，正是懷人清致，不專言愁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秋霜未降，荷葉先枯，多少身世之感。《玉谿生詩說》卷上：分明自己無聊，卻就枯荷雨聲渲出，極有餘味。若說破雨夜不眠，轉盡于言下矣。「秋陰不散」起「雨聲」，「霜飛晚」起「留得枯荷」。此是小處，然亦見得不苟。

《**風雨**》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三：凄涼羈泊，以得意人相形，愈益難堪。風雨自風雨，管絃自管絃，宜愁人之腸斷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六：引國初二公爲映證，義山援古引今皆不夾雜也。不得官京師，故首尾皆用內召事焉。《玉谿生詩說》卷上：神力完足。「仍」字「自」字多少悲涼。《澗于日記・光緒十五年己丑》：（「新知」一聯）姚平山謂「新知日薄而舊好終暌」，得之。「新知遭薄俗」，即杜陵「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此必義山自桂府還都後之作。「新知」指輕薄少年，「舊好」則迴思往事，感慨繫之。其起句「凄涼《寶劍》篇，羈泊欲窮年」，意旨甚明。茂元乃玉谿密姻，不應以爲薄俗也。

《**夢澤**》《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從餓死生情，其意爲因小害大者言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普天下揣摩逢世才人，讀此同聲一哭矣。《玉谿生詩意》卷七：此因夢澤宮娃之墳而興嘆當時之歌舞也。制藝取士，何以異此。可嘆。《玉谿生詩說》卷上：繁華易盡，卻從當日希寵者一邊落筆，便不落弔古窠臼。

《**寄令狐郎中**》《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冀望之情，寫得雅致。《玉谿生詩箋註》卷二引楊守智評：其詞甚悲，意在修好。《玉谿生詩說》卷上：一唱三嘆，格韻俱高。

《**無題**》（**白道縈迴入暮霞**）《玉谿生詩說》卷上：怨極，而以唱嘆出之，不露怒張之態。《無題》作小詩極有神韻，衍爲七律，便往往太纖太靡。蓋小詩可以風味取妍，律篇須骨格老重，方不失大方。

《**杜司勳**》《義門讀書記》卷五七：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玉谿方自傷春傷別，乃爾有感於司勳之文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玩上二語，則傷己意多，頌杜意少，味之可見。《玉谿生詩箋註》卷三引楊守智評：極力推重樊川，正是自作聲價。《玉谿生詩說》卷上：起二句義山自道，後二句乃借司勳對面寫照。詩家弄筆法耳。杜司勳三字摘出爲題，非詠杜也。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衮**》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三：前六句一氣說下，結句是聞說時情境。《玉谿生詩意》卷三：一二破題，中四情，七八情景合結。「應」「恐」二字，想當然耳。五六定然之詞。雖皆寫情，亦有淺深之別。「語罷」結上六句，「休邊角」，夜深也。八句更悲慘。一二破題太直率。《玉谿生詩說》卷上：四家評曰：結有情致。詩須如此住，意方不盡於言中。

《**杜工部蜀中離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起手七字，便是工部神髓，其突兀而起，淋漓而下，眞乃有唐一代無數巨公曾未得闖其籬落者。《義門讀書記》卷五七：起句尤似杜。鮑令暉詩：「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發端奪胎於此。一則干戈滿路，一則人麗酒濃，兩路夾寫出惜別。如此結構，眞老杜正嫡也。詩至此，一切起承轉合之法，何足以繩之？然「離席」起，「蜀中」結，仍是一絲不走也。此等詩須合全體觀之，不可以一句一字求其工拙。荆公只賞他次聯，猶是皮相。《玉谿生詩意》卷四：「何處」二字暗提蜀中，「干戈」二字明點時事。雪嶺之天使未歸，松州之禁軍猶駐，承「干戈」句。座中之客忽醉忽醒，江上之景忽雨忽晴，喻干戈也。時事如此，惟有文君之酒差堪送老而已。雖無工部之深厚曲折，而聲調頗似之。《玉谿生詩說》卷上：起二句大開大合，極龍跳虎卧之觀。

《**隋宮**》（**紫泉宮殿鎖烟霞**）《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日角、天涯巧。《吳禮部詩話》：日角、錦帆、螢火、垂楊是實事，卻以他字面交蹉對之，融化自稱，亦其用意深處，眞佳句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顧璘評：此篇句句用故實，風格何在。況又俗，且用小說語，非古作者法律。初聯、結聯亦俗。大抵晚唐起結少有好語。周秉倫評：通篇以虛意挑剔譏意，即結語不曰難面陰靈於文帝，而曰豈宜問淫曲於後主，見殷鑒不遠，致覆成業於前車，可笑可哭之甚，殊有深思。評者病其風格不雅則可，如謂其用小說語，彼稗官野史，何者非古今人文賦中料耶。《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引馮班評：腹連慷慨。專以巧句爲義山，非知義山者也。《唐詩貫珠串釋》卷四五：按詩情乃憑弔凄涼之事，而用事取物卻一片華潤。本來西崑出筆不宜淡薄，加以煬帝始終以風流淫蕩滅亡，非關時危運盡之故，故作者猶帶脂粉，即以誚之耳。最爲稱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言天命若不歸唐，遊幸豈止江都而已，用筆靈活。後人只鋪叙故實，所以板滯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寫淫暴之主縱心敗度，至於無有窮極，眞不費半點筆墨。不緣、應是，當句呼應，起伏自然，迥非恆調。日角、天涯，對法尤奇。五六節舉二事，言繁華過去，單剩凄涼，爲古今煬帝一輩人痛下針砭。末運實於虛，一半譏彈，一半嘲笑，阿麼眞何以自解於叙寶耶。《義門讀書記》卷五七：無句不佳，三四尤得杜家骨髓。前半展拓得開，後半發揮得足，眞大手筆。發端先言其虛關中以授他人，便已呼起第三句。着「玉璽」一聯，直說出狂王抵死不悟，方見江都之禍非出於偶然不幸，後半諷刺更覺有力。《李義山詩解》：與《南朝》一篇同刺荒淫覆國，彼用諸語，讀者或易忽略；此則莊以出之，自能令人驚心動魄，怵然知戒也。《玉谿生詩說》卷上：純用襯貼活變之筆，一氣流走，無復排偶之迹。首二句一起一落，上句頓，下句轉，緊呼三四句。不緣、應是四字，跌宕生動之極。無限逸遊，如何鋪叙，三四只作推算語，便連未有之事一併託出，不但包括十三年中事也。此非常敏妙之筆。結句是晚唐別於盛唐處，若李、杜爲之，當別有道理。此升降大關，不可不知，學義山者切戒此種筆墨。《輟鍛錄》：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非奇險怪誕之謂也。或至理名言，或眞情實景，應手稱心，得未曾有，便可震驚一世。【略】李商隱之「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不過寫景句耳，而生前侈縱，死後荒淫，一一託出，又復光彩動人，非驚人語乎。《昭昧詹言》卷一九：先君云：「寓議論於叙事，無使事之迹，無論斷之迹，妙極妙極。」純以虛字作用。五六句興在象外，活極妙極，可謂絕作。

《**二月二日**》《唐詩評選》卷四：何所不如少陵。世論悠悠不足齒。《義門讀書記》卷五七：兩路相形，夾寫出憶歸精神，合通首反覆咀詠之，其情味自出。《隋宮》、《籌筆驛》、《重有感》、《隋師東》諸篇得老杜之髓矣，如此篇與《蜀中離席》，尤是《莊子》所云「善者機」。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卻使人不覺，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也。其神似老杜處，在作用不在氣調。「新灘」二句：同一江上行也，耳目所接，萬物皆爽，不免引動歸思。及憶歸不得，則江上灘聲頓有凄凄風雨之意。筆墨至此，字字化工。《玉谿生詩箋註》初刊

本王鳴盛手批：第三聯斗接有神，一結凄惋有味，惟義山有之。《昭昧詹言》卷一九：此即事即景詩也。五六闊大，收妙出場。起句叙，下三句景，後半情。

《**籌筆驛**》《潛溪詩眼》：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寓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起句十四字壯哉。五六痛恨至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瓣香老杜，故能神完氣足，邊幅不窘。《唐詩貫珠串釋》卷四五：起得凌空突兀。【略】猿鳥無知，用「疑」，風雲神物，直用「長爲」矣，有分寸。「徒令」與「神」字皆承上文，而轉出題面，下則發議論。五申明三四，六則言第四所以然之故。【略】結借少陵詩「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之語。《義門讀書記》卷五七：議論固高，尤當觀其抑揚頓挫處，使人一唱三嘆，轉有餘味。不離承祚舊論，卻非承祚本意，讀書論世眞難事。《李義山詩解》：直是一篇史論，而於籌筆驛三字又未嘗拋荒。從來作此題者，摹寫風景，多涉游移，鋪叙事功，苦無生氣，惟此最稱傑出。《玉谿生詩意》卷四：一二壯麗稱題，意亦超脫。下四句是武侯論，非籌筆驛詩。七八猶有餘意。四、六二句與題無涉，律以初，盛之法，背謬極矣。《玉谿生詩箋注》卷四引楊守智評：沉鬱頓挫，絕似少陵。《玉谿生詩說》卷上：起手抬得甚高，三四忽然駁倒，四句之中幾于自相矛盾，蓋由意中先有五六一解，故敢下此離奇之筆，見是橫絕，其實穩絕。前六句夭矯奇絕，不可方物，就勢直結，必爲強弩之末，故提筆掉轉前日之經祠廟吟《梁父》而恨有餘，則今日撫其故迹，恨可知矣。一篇淋漓盡致，結處猶能作掉開不盡之筆，圓滿之極。

《**武侯廟古柏**》《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五六善用事，玉壘、金刀之偶尤工。紀昀評：風格老重，五六尤警切。《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義山用事之善者，如《題柏》「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亦可觀。至「玉壘」「金刀」便入崑調。一篇之中，法、戒俱存。《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意足。後四句意極完密，重武侯耳，方抱轉得第三聯。若用字面關合，反成俗筆。落句不能雙關，總是未到家處。《玉谿生詩說》卷上：五六句乃一篇眼目，不但以用事工細賞之。湘燕、海鵬字無着落，此種是崑體可厭之處。

《**即日**》（**一歲林花即日休**）《義門讀書記》卷五七：一歲之花遽休，一日之光遽暮，眞所謂刻意傷春者也。金鞍忽散，惆悵獨歸，泥醉無從，排悶不得，其強裁此詩，眞有歌與泣俱者矣。觀「江間」之文，疑亦在東川時所作。《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學「一片花飛減卻春」。紀昀評：純以情致勝，筆筆唱嘆，意境自深。《曲池》詩亦是此調，則近乎靡矣。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風**）《瀛奎律髓》卷七馮舒評：妙在首二句。次聯襯貼流麗圓美，西崑諸公一世所效，義山高處不在此。馮班評：起二句妙。《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馮班評：三四不過可望不可即之意，點化工麗如此。次句言確有定處也。義山《無題》諸作，眞有美人香草之遺，正當以不解解之。《圍爐詩話》卷一：「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虛，是爲定法。《唐詩貫珠串釋》卷三〇：此詩下半首，語氣顯然。且若作遇合論，席間座上已是靈犀通照，何尙煩轉蓬之嘆乎。【略】此詩是席上有遇追憶之作。妙在欲言良宵佳會，獨從星辰說起。是言星辰晴煥，昨夜如良夜，而風亦和風也。疊言昨夜，是追思不置。《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此因羈宦而思樂境，亦不得志之詩也。徐德泓評：一起超忽，尤爭上游處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此義山在王茂元家竊睹其閨人而爲之，或云在令狐相公，家者，非也。《玉谿生詩箋註》初刊本王鳴盛評：其所懷者吳人也，故曰「閶門」，又云「吳王苑內花」。【略】唐時風氣，宴客出家妓，常事耳，何必婦翁。《玉谿生詩說》卷下：直是狹斜之詩，了無可取。

《**漢宮詞**》《鶴林玉露甲編》卷二：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眞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圍爐詩話》卷一：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雲表露試之治病，可知眞僞，諷憲、武之求仙也。白雪樓大詩伯以爲宮怨，評曰：「望幸之思悵然。」呵呵。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按史，憲宗服金丹暴崩，穆宗、武宗復循其轍。義山此作，深有託諷。《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玩通首，言好渺茫而恩不下逮，非專諷學仙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

註》卷一四：微辭婉諷，勝讀一篇《封禪書》。《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愚見專爲武宗也。考會昌五年正月築望仙臺於南郊，則次句比事屬辭，最爲親切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二：武宗朝，義山閒居時多，借以自慨，非諷諫也。《玉谿生詩說》卷上：筆筆折轉，警動非常，而出之深婉。後二句言果醫得消渴病愈，猶有可以長生之望，何不賜一杯以試之也？折中有折，筆意絕佳。

《**無題四首》〈來是空言去絕蹤**）《載酒園詩話・豔詩》：元、白、溫、李，皆稱艷手。【略】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酲懶相送」，李義山「書被催成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眞是浪子宰相，清狂從事。《西崑發微》卷上：（首句）言絢有軟語而無實情。（次句）言作詩時。（五六）兩句從第二句來。此詩與「相見時難」皆是致書於絢時作，即《舊・傳》所言屢啓陳情也。《義門讀書記》卷五七：此等只是艷詩，楊孟載說迂繆穿鑿，風雅之賊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夢別、書成、爲遠、被催、啼難、墨未，皆用雙聲疊韻對。《李義山詩疏》徐德泓評：《傳》載令狐綯作相，義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數首疑爲此作也，俱是喻體。此篇首二句言信杳而時將盡矣。然癡情不醒，夢寐繫之，急切裁書，亦不及修飾也。五六二句，想像華顯之地。隨言此地前已恨其遠，今不更遠乎。時李不得補官，故云。陸鳴皋評：起得飄空，來無蹤影，有春從天上之意，與「昨夜星辰」等篇同法。《唐詩貫珠串釋》卷三〇：此詩內意，起言君臣無際會之時，或指當路止有空言之約。二三四是日夕想念之情。五六言其寂寥。七八言隔絕無路可尋。若以外象言之，乃是所歡一去，芳蹤便絕，再來卻付之空言矣。五更有夢，驚遠別而猶啼；訊問欲通，徒情濃而墨淡。爲想蠟照金屏，香薰繡箔，仙娥靜處，比劉郎之恨蓬山更遠也。《李義山詩解》：通篇一意反覆，只發揮得「來是空言去絕蹤」七字耳。《玉谿生詩箋註》卷三：此四章【略】蓋恨令狐綯之不省陳情也。【略】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故言更隔萬重也。若誤認作艷體，則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來，豈尚徒託空言而有夢別催書之情事哉。

又（颯颯東風細雨來）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窺簾留枕，春心之搖蕩極矣。迨乎香銷夢斷，絲盡淚乾，情焰熾然，終歸灰滅。不至此，不知有情之皆幻也。樂天《和微之夢遊詩序》謂「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眞，歸乎實。」義山詩即此義，不得但以艷語目之。《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義山用事，大半借意。如「賈氏二二語，只爲一「少」字「才」字，是屬確解。而人舍此不求，徒以窺簾留枕事實之，則失作者之意，而前後上下自成格塞。知此始可與讀李也。《唐詩貫珠串釋》卷三〇：內意：一二言陰蒙而天日爲蔽。三四言隔絕不通。五六羨古人之年少而用才。七八不能與衆芳齊艷使人灰心耳。《唐詩鼓吹評註》卷七王清臣、陸貽典評：此言細雨輕雷之候，思其人之所在，燒香入而金蟾嚙鎖，汲井迴而玉虎牽絲，亦甚寂寞矣。然而窺簾留枕，則未嘗無意於韓掾，魏王也。末則如怨如訴，反言之而情愈深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九：極言相憶之苦。首句用巫雲事，思之專而恍若有見也。次句用古詩「雷隱隱，動妾心」語，思之專而恍若有聞也。《玉谿生詩說》卷上：起二句妙有遠神，不可理解而可以意喻。「魏王」字合是「陳王」，爲平仄所牽耳。賈氏窺簾，以韓掾之少；宓妃留枕，以魏王之才。自顧生平，豈復有分及此，故曰「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此四句是一提一落也。四首皆寓言也，此作較有蘊味，氣體亦不墮卑瑣。《養一齋詩話》卷八：自來詠雷電詩，皆壯偉有餘，輕婉不足，未免猙獰可畏。惟陶公「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杜審言「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李義山「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最耐諷玩。

又（何處哀箏隨急管）《西崑發微》卷上：東家老女自比，溧陽公主比絢。老女，自傷也。《一瓢詩話》：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女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嘆。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艷作。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二：前四句寫遲暮不遇之嘆。「溧陽」二句，以逢時得志者相形。「歸來」二句，恐知己之終無其人也。讀至此首，前三章之寄託可知。

《**無題》〈照梁初有情**）《玉谿生詩箋註》：巧于言愁。昔人謂讀孟東野令人不歡，予謂讀義山眞不歡也。

《**無題二首》〈八歲偷照鏡**）《唐音戊籤》卷五六三胡震亨評：只須如此便好。《西崑發微》卷上：才而不遇之意。《緗齋詩談》卷五：樂府高手，直作起結，更無枝語，所以爲妙。《義門讀書記》卷五七：爲少年熱中干進者發慨。《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高題摩空，如古樂府。每於結處見本意。亦有不盡之妙。《玉谿生詩意》卷一：「十五」二句寫聰明女郎省事太早，而幽怨隨之，才士之少年不遇，亦可嘆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義山一生，善作情語，此首乃追憶之詞。邐迤寫來，意注末二句，背面春風，何等情

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之意，而詞特妍冶。《玉谿生詩箋註》卷一：《上崔華州書》：「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甲集序》：「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此章寓意相類，初應舉時作也。《玉谿生詩說》卷上：獨成一格，然竟有古意。古故不在形貌音響間。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因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平平寫去，凄斷欲絕。此種風格，唐以後人不能及。《義門讀書記》卷五七：「更無」二句，指悼亡。「嵇氏」二句，兒女滿前，身兼內外之事，欲片時宴飲亦復不可，然則此懷豈能遣也。「萬里」句，「西風」加「萬里」，「夜長」加「正」字，皆極寫鰥鰥不寐之情。《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嘗讀元微之《遣悲懷》云：「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以爲鏤心刻骨之言，不啻血淚淋漓，然卻不如先生此作，始終相稱，悽惋之中復饒幽艷也。《玉谿生詩箋註》初刊本王鳴盛評：聲情哀楚，而一歸于正，聖人不能刪也。

《隋宮》（乘興南游不戒嚴） 《義門讀書記》卷五七：「春風舉國裁宮錦」二句，借錦帆事點化，得水陸繹騷、民不堪命之狀如在目前。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用意在「舉國」二字。「半作障泥半作帆」，寸絲不挂者可勝道耶。《玉谿生詩意》卷七：寫舉國皆狂，煬帝不說自見。《玉谿生詩說》卷下：後二句微有風調，前二句詞直意盡。《石遺室詩話》卷一〇：仁先論詩，極有獨到處。嘗【略】云：「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何等恢麗。首句以「不戒嚴」三字起之，嚴重之至。又承以「誰省諫書函」五字，樸質之至。古人之詩如是。

《落花》 《唐詩歸》卷三三：「高閣」句鍾惺評：落花如此起，無謂而有至情。譚元春評：調亦高。「腸斷」句鍾惺評：深情苦語。「所得」句鍾惺評：「所得」二字苦甚。篇末鍾惺總評：俗儒謂溫、李作《落花》詩，不知何如纖媚，詎意高雅乃爾。《圍爐詩話》卷二：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題易粘膩，此能掃卻臼科。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三：此因落花而發身世之感也。《唐詩成法》卷五：一傷情，二落花。三四承二，五六承一，七八人花合結。人但知賞首句，賞結句者甚少。一二乃倒敘法，故警策；若順之，則平庸矣。首句如彩雲從空而墜，令人茫然不知所爲。結句如臘月二十三日夜聽唱，你若無心我便休，令人心死。《玉谿生詩箋註》卷二引田蘭芳評：起超忽，連落花亦看作有情矣。結亦雙關。又引楊守智評：一結無限深情。《玉谿生詩說》卷上：起句亦非人意中所無，但不免放在中間，後面寫寂寞之景耳，得神在倒跌而入。《筱園詩話》卷四：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斗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如陳思王之「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略】李玉谿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略】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訪隱者不遇成二絕》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首章）秋水浸扉，夢中數來境也，蟬盡葉黃，一樹冬青，此番來時境也。（次章）此去自應不到城中，恨漁樵歸處，暮雨柴扉，不能共此清味耳。《玉谿生詩箋註》卷六：（次章）想其歸途也。既不入城郭，則當以漁樵之路而歸矣，非義山自歸也。《玉谿生詩說》卷上：（首章）落句有神。廉衣評曰：「夢中」句累。（次章）蒙泉評曰：此想像其所往也，寫不遇亦別。蘅齋評曰：二絕風格又別。《玉谿生詩意》卷七：一首隱者未歸，二首自己冒雨急歸，寫不遇最有遠神。

《李花》 《緗齋詩談》卷五評「自明」二句：映襯入微。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用意在「獨來」二字，見相賞者之寡也。白而有光，故月暗猶明；花繁而細，故迎風強笑。五六才能濟物，結傷之也。色香如此，園籜渚蓮，猶堪沾潤，畢竟不能與紅紫爭寵，此所以見之而生愁也。《玉谿生詩意》卷三：獨來既數，情與花相似。三寂寞獨開之狀，四臨風吹落之態。五六才能濟物，結傷之也。嫁人已久，夫復何望。通首自比。《玉谿生詩箋註》卷三：此章全以自傷，第二句一篇之主也。無月夜、欲風天，境象可慨矣。獨明以標秀，強笑以混俗也。五六言才華沾丐他人。徐妃已嫁者，借比己之久薄於令狐而屢至他人幕府也。猶自玉爲鈿，謂猶妝飾容貌以悅之也。愁情懸懸，終何依託歟。《小滄浪詩話》卷二：李義山《李花》云：「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天。」《蟬》云：「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略】是皆能離形得似，象外傳神。賦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柳》（曾逐東風拂舞筵）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得意人到失意時苦況如是。「肯到」二字妙，卻由不得你不肯也。《玉谿生詩意》卷七：春時纏綿極矣，似終身無改。如何肯到秋日乃斜陽暮蟬混亂至此耶。玩曾拂、

肯到、既、又等字，詩意甚明。晚節交疏，有託而言，非徒詠柳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四：初承東川命，假物寓姓而言哀也。【略】此種入神之作，既以事徵，尤以情會，妙不可窮也。又引田蘭芳評：不堪積愁，又不堪進往，腸斷一物矣。《玉谿生詩說》卷上：只用三四虛字轉折，冷呼熱喚，悠然絃外之音，不必更著一語也。又引蘅齋評曰：四句一氣，筆意靈活。《萬首唐人絕句選》李慈銘評：（末）七字寫得蕭條萬狀。

《留贈畏之》（待得郎來月已低）　《玉谿生詩說》：此題三首，後二首了不相涉，必遺去贈韓詩二首而以他詩入之也。【略】絕妙閨情，聲調極似《竹枝》。此種自是艷體，唐人多有。必以義山之故，爲之深解，斯註家之陋也。同年董曲江曰：「義山之詩，寄託固多，然亦有只是艷詞者。如《柳枝五首》，設當日不留一序，又何不可作感慨遇合解也。」此語有見，因論此詩而附著之。

《爲有》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此與「悔教夫婿覓封侯」同意，而用意較尖刻。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此作細意體貼之詞。「無端」二字下得妙，其不言之意應如此。《玉谿生詩意》卷七：玉谿以絕世香艷之才，終老幕職，晨入昏出，簿書無暇，與嫁貴壻、負香衾者何異。其怨宜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言外有刺。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韻語陽秋》卷三：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略】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于世者甚多，不足道也。《四溟詩話》卷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略】措詞流麗，酷似六朝。《瀛奎律髓》卷七馮舒評：第二句畢世接不出。次聯猶之「彩鳳」「靈犀」之句，入妙未入神。《義門讀書記》卷五七：（第二句）言光陰難駐，我生行休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東風無力，上無明主也；百花殘，己且老至也。落句其屈子《遠遊》之思乎？末路不作絕望語，愈悲。《李義山詩疏》徐德泓評：此詩應是釋褐後外調弘農尉而作，純乎比體。【略】弘農離京不遠，故曰「無多路」。惓惓到底，風人緒音。陸鳴皋評：宋仁宗見東坡《水調歌頭》詞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嘆曰：「蘇軾終是愛君。」解此，可以得是詩之妙矣。《唐詩貫珠串釋》卷三〇：此首玩通章亦圭角太露，則詞藻反爲皮膚，而神髓另在內意矣。若竟作艷情解，近于露張，非法之善也。細測其旨，蓋有求于當路而不得耶。《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泛讀首句，疑是未別時語，及玩通首，皆是別後追思語，乃知此句是倒文。言往常別時每每不易分手者，只緣相見之實難也。接句尤奇，若曰當斯時也，風亦爲我興盡不敢復顛，花亦爲我神傷不敢復艷，情之所鍾至於如此。三四承之，言我其如春蠶耶，一日未死，一日之絲不能斷也，我其如蠟燭耶，一刻未灰，一刻之淚不能制也。嗚呼，言情至此，眞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玉臺》、《香奩》其猶糞土哉。又曰：（春蠶二句）鏤心刻骨之言。《李義山詩解》：此作者以詩代竿牘也。八句中眞是千回萬轉。「曉鏡」鏡字作活字看，方對「吟」字有情。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〇：此等詩，似寄情男女，而世間君臣朋友之間若無此意，便泛泛然與陌路相似，此非粗心人所知。《玉谿生詩意》卷四：三四進一步法，結用轉筆有力。《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詩似邂逅有力者，望其援引入朝，故不便明言而屬之無題也。《玉谿生詩說》卷下：感遇之作易爲激語，此云「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不爲絕望之詞，固詩人忠厚之旨也。但三四太纖近鄙，不足存也。《龍性堂詩話初集》：李義山慧業高人，敖陶孫謂其詩「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此皮相耳。義山《無題》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又「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其指點情癡處，拈花棒喝，殆兼有之。《蛾術編》卷七七迮鶴壽按語：義山詩，當賞其體物之工，毋羨其儷事之密。【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是非體貼人情、推尋物理者，豈能出此。《選玉谿生詩補說》：此亦寄綯之作，「東風」指綯。言綯不爲主持，而王、鄭之交好皆凋落殆盡也。然予則非他人之比也，一息尚存，功名之志不能少懈，所慮年華易老，不堪蹉跎，世態炎涼，甚難消受。蓬山在望，青鳥爲予探之，其果有援手之時乎。通體大意如此。

《碧城三首》　《唐音戊籤》卷五七〇胡震亨評：此似詠其時貴主事。唐時貴主多自請出家，與二教人媟近。商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安、邵陽、永嘉、永安、義昌、安康諸主，皆先後丐爲道士，築觀在外。史即不言他醜，於防閑復行召入，頗著微辭。味詩中「蕭史」一聯及引用董偃水晶盤故事，大指已明，非止爲尋恆閨閣寫艷也。胡夏客曰：家君定此詩，人多未領。後讀劉中山《題九仙公主舊院》詩：「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前此詩人亦未嘗諱言，何疑玉谿生也。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義山詩往往借仙境作艷語。首章言閬苑、女牀，而以飛燕、晶盤結之。次章言蕭史、洪崖，而以鄂君、繡被

結之，同一風旨。朱彝尊《跋楊太眞外傳》：李商隱《碧城三首》，一詠（楊）妃入道，一詠妃未歸壽邸，一詠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當時詩史矣。《李義山詩解》：疑此三詩爲太眞沒後，明皇命方士求致其神而作也。方士託言太眞尸解，今爲某洞仙矣，故每篇多引神仙荒唐之說譏之。首以飛燕作結，次以鄂君作結，終以漢武作結，正欲讀者知其所指耳。《李義山詩疏》徐德泓評：三章應是幕府中失意而作也。又陸鳴皋評：泛作遊仙，意無歸着，若參別解，尤覺模糊。應須作如是觀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〇：三首總是君門難近之詞，託仙家憶念之詞以寓意耳。【略】此詩向來解者多涉支離。胡孝轅謂其爲當時貴主爲女道士者發，亦因蕭史一聯耳。然詩旨淵微，必坐定事實，語妙反覺易窮，不如以詩還詩之爲得也。《玉谿生詩意》卷四：詩有小序者可解，無者不可強解。玉谿《無題》諸作，人皆知其爲男女怨慕之詞。獨《碧城三首》，或指明皇，或解嫁虜公主，何也。凡此類讀者但知其必有寄託而已。當就詩論義，若必求其事以實之，鑿矣。《玉谿生詩說》卷上：詩有衆說糾紛者，既無本事，難以確主，第各就所見領略之，亦各有得力耳。《碧城三首》，可如是觀也。《錦瑟》體澀而味薄，觀末二句，意亦止是耳。《碧城》則寄託深遠，耐人咀味矣。此眞所謂不必知名而自美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唐時貴主之爲女道士者，不一而足。事關風教，詩可勸懲，故義山累致意焉。首二句明以道家碧城言之，謂其蕊宮深邃，天地肅清，犀玉之琛，莊嚴清供，自是風塵外物，豈有薄寒中人。孰知處其中者意在定情，傳書附鶴，居然暢遂，是樹棲鸞，是則名爲仙家，未離塵垢。豈以牽牛織女，天上有之，神女陽臺，人言可信耶。於是當窗所見，每致念於雙星；隔座所看，慣興思於雲雨。當此幽期，唯求長夜，若是趙后之珠，照媸爲妍，能至曉而不變，則不至色衰愛弛，漢主當一生眷之，長對其於水晶盤上矣。此第一首，泛言其梗概也。第二首言之加詳。首二句借用梁武帝《歡聞歌》詞，不但對玉郎之影，惝怳目成，即或聞玉郎之聲，亦復神往，此所以爲可憐也。三四言蕭史乃嘉偶也，既以未遇其人不爲迴首矣，若洪崖則道侶耳，豈可嫌疑不別，輕與拍肩乎。五六言其塵心未斷，情欲日滋，乃致放嬌之紫鳳，竊銜楚珮；狂舞之赤鱗，敢撥湘絃。紫鳳以喻紈袴膏粱之屬，赤鱗則喻賣珠射舄之流矣。七八言其人綢繆繾綣，有如鄂君之于越人，可揄袂而擁之，舉繡被以覆之，庶爲我心寫兮。若獨宿焚香之夜，得無黯然銷魂，易生悵望耶。此首較前，已極寫其放蕩矣。第三首則直紀其迹之彰著而致警於人言之可畏也。起謂如女牛之會合多時，簾箔之深垂甚秘。顧兔生魄，早已有娠；珊瑚無枝，但猶未產耳。然而顏色將衰，或有徐娘老矣之歎，何不檢與神方，留駐光景。抑或柔情不斷，當有蕭郎路人之怨，自必收將鳳紙，再寫相思。言至此，盡其情矣。雖然，古昔有之，不獨此也。漢武帝臨幸大長公主，呼賣珠兒董偃爲主人翁，載在史冊，何可不思所以懲乎。【略】愚嘗謂義山作此等詩，鄙褻至矣。使不善學者讀之，即以爲冶容誨淫可也。山谷懺悔綺語，義山作俑可乎。然考其源本，實從《國風》、《離騷》及《三都》、《兩京》、《長楊》、《羽獵》諸賦得來。蓋侈言其情事，而歸之於正道，所謂備鑒戒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首章泛言仙境，以賦入道。首句高居，次句清麗溫柔，入道爲辟塵，尋歡爲辟寒也。三四書憑鶴附，樹許鸞樓，密約幽期，情狀已揭。下半尤隱晦難解。竊意海底河源，暗用三神山反居水下與乘槎上天河見織女事，謂天上之星已沉海底而乃當窗自見，暮行之雨待過河源而後隔座相看，以寓遁入此中，恣其夜合明離之迹也。「曉珠」似當謂日，水晶盤專取清潔之意，不必拘典故。本集中「慢妝嬌樹水晶盤」狀女冠之素艷矣。惟曉珠不定，故得縱情幽會，若既明且定，則終無昏黑之時，一生只宜清冷耳。蓋以反託結之也。次章先美其色。對影聞聲已極可憐，況得遊戲其間邪。不逢蕭史，謂本不下嫁，何有顧忌。莫見洪崖，謂得一浮丘，情當知足。紫鳳、赤鱗，狂且放縱之態。然而尚有欲親而未得者，故獨眠而悵望耳。三章程箋頗妙【略】。首句遡歡會也。次句以深藏引起下聯。兔曾在腹，網未收枝，比喻隱而實顯，當與《藥轉》參看。《戊籤》謂爲初瓜寫嫩，誤矣。五六惟願美色不衰，歡情永結，若云鴻都道士，絕不可符。結二句總括三章。《漢武內傳》多紀女仙，故借用之，不可泥看。《一瓢詩話》：宋邕遊仙詩，製題極惡，詩則頗有佳句，破綻處亦不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與李玉谿《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一個「分明在」，一個「兩渺茫」，一樣靈心，兩般妙筆。

《辛未七夕》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語輕而帶謔，又是一格。《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二句）妙於以荒唐事說得十分眞實。《義門讀書記》卷五七：起便翻新出奇。《李義山詩解》：牛女渡河，本屬會合，此言別離，乃詩家翻案法。然又硬派不得，故自首迄尾皆作疑而問之之辭。首言佳期迢遞，誰實使然。恐是仙家好別

離之故耳。下作反語緊接云：不然而何以會合必俟此時乎。且一年中惟此一度，則今夕何夕，而遲遲我行，不顧人相望之久耶。又人間乞巧，何與己事，而故爲稽留，阻我良會，是仙家誠好別離也。《唐詩貫珠串釋》卷五一：七夕牛女之會本屬荒唐，此詩皆疑問翻案，不犯實位，而所用皆本地風光，又非空撐議論，故爲靈妙。《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詩貴翻案，翻案始能出奇。雙星故事，從來只是貪于會合，此卻疑其歡喜別離。夫既歡喜別離，又何故更設佳期。此眞仙家情事，非凡夫之所得而與聞矣。三四一氣旋折而下，猶云所以渡河之舉，每年但是秋來一度也。下半換筆，一句表郎君急促，衷情如見，一句狀女子嬌憨，性度如見，傳神寫照，俱在阿堵間也。尤妙在結處，不嗤點郎君急促，偏責備女子嬌憨。吾意正復爾爾。「清漏」二句旁批：何減漢武帝《李夫人》一歌。《玉谿生詩意》卷四：全篇皆不然之意。題有辛未字，必非無爲而作。《玉谿生詩說》卷上：首四句作問之之辭，後四句即與就事論事，又逼入一層問之。超忽跌宕，不可方物，只是命意高則下筆得勢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紀昀評：惟其望久來遲，故幸得渡河，當酬烏鵲，此二句起下二句，非叙事也。或誤以爲鋪叙七夕，故有末二句另化一意之說。《玉谿生詩箋註》卷四：塡橋之功最多，豈得反厚於蜘蛛耶。【略】必有借慨。

《**端居**》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寥落窮愁，遠書歸夢，無非妄想糾纏。《玉谿生詩意》卷七：書、夢俱無，正喚只有、空、敵等字。對青苔、紅樹皆愁，正結上「空牀敵素秋」耳。《玉谿生詩箋註》卷六：客中憶家，非悼亡也。又引楊守智評：「敵」字險而穩。

《**雨**》（**摵摵度瓜園**）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山谷上》引《呂氏童蒙訓》：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竹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不自冷」三字立起來。非老杜無此筆力。「侵宵」二句：晚唐如此結法，何嘗不極深厚。《玉谿生詩意》卷三：瓜園竹軒，雨易聞也；三，因雨而冷也；四，因雨而成喧也；五六，雨不止也。當此夜雨時，雁猶送書者，感稻粱恩也。「秋池」句佳甚。結句出人意外，程嬰之死易存難，武侯之鞠躬盡瘁，昌黎之晨入暮出，皆爲稻粱恩也。讀之墮淚。《玉谿生詩箋註》卷六評「秋池」二句：寫秋雨入微，大勝起聯。《玉谿生詩說》卷下：詩極細膩熨貼，第四句及結意亦佳。但五六句支撐不起，仍就上四句敷衍之，嫌格力不大耳。此必在幕府之作，忽有感于雁之冒雨而飛爲稻粱之故，如己勤勞以酬人之知也。於「雨」字不黏不脫，有神無迹，絕好結法。

《**牡丹**》（**錦幃初卷衛夫人**）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堆而無味，拙而無法，詠物之最下者。《義門讀書記》卷五七：起聯生氣涌出，無復用事之迹。《唐詩貫珠串釋》卷五六：詳詩意，是各色大叢牡丹，非單株獨本也。通身脫盡皮毛，全用比體，登峰造極之作。《李義山詩解》：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數十百篇，而無出義山右者，惟氣盛故也。【略】此篇生氣涌出，自首至尾，毫無用事之迹，而又能細膩熨貼。詩至此，纖悉無遺憾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〇：此借牡丹以結心賞也。首聯寫其艷，次聯寫其態，「石家」句寫其光，「荀令」句寫其香。如此絕代容華，豈塵世中人所能賞識。我今對此，不啻神女之在高唐，幸有夢中彩筆，頗解生花，藉花瓣作飛箋，或不至嫌我唐突云爾。《玉谿生詩意》卷四：一花二葉三盛四態五色六香，結言花葉之妙麗可並神女也。然掩題不知是詠何花，終是猜謎，乃詩法所忌。或云通首皆比，此詠物詩，無通首皆比之體。《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艷詩也，以其人爲國色，故以牡丹喻之。結二語情致宛轉，分明漏泄。若以爲實賦牡丹，不惟第八句花葉二字非詠物詩渾融之體，且通首堆砌全不生動，可謂「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矣。《玉谿生詩箋註》卷一：晚唐人賦物多用艷體，非可盡以風懷測之。《玉谿生詩說》卷上：八句八事，卻一氣鼓盪，不見用事之迹，絕大神力。所惡乎《碧瓦》諸作，爲其琱琢支湊，無復神味，非以用事也。如此詩，神力完足，豈復以纖靡繁碎爲病哉。

《**北樓**》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寫旅況深痛至此。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愁人見好景亦愁，所謂強歡也。花開酒暖，正所謂春物者。其如異域荒涼，中華遠隔，人生至此，眞非景物之所得寬解。輕命倚危欄，其詞亦迫蹙矣。《玉谿生詩意》卷三：三承一，四承二，細絕。七八合結五六。望鄉之切，至於輕命。「猶」字輕「花」一步，「竟」字重「酒」一步。言花之夕猶斂，若與人共愁者，而酒竟不知，安能強歡乎。《玉谿生詩箋註》卷三引楊守智評：（前）四句一氣湧出，結句無限悲涼，不堪多讀。《玉谿生詩說》卷下：前四句一氣湧出，氣脈流走。五六句格力亦大，但七八句嫌于太竭情耳。此等是用意做出，然愈用意病痛愈大，大爲全篇之累也。

《**詠史**》（**北湖南埭水漫漫**）　《義門讀書記》卷五七：四句中氣脈何等闊

遠。【略】今人都不了首句爲風刺。【略】盤遊不戒，則形勝難憑，空令敗亡洊至，寫得曲折蘊藉。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此與劉夢得「一片降旛出石頭」同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詩似爲河朔諸鎮而發。是時諸鎮跋扈，皆恃地險，負固不服，陰有異志，故作此以警之。《玉谿生詩箋註》卷六：首句隱言王氣消沉。次句專指孫皓降晉。三句統指五代。音節高壯，如鏗鯨鐘。《玉谿生詩說》卷上：廉衣評曰：「一片」句鶻兀。又曰：此詩漸近粗響。極是。香泉評曰：北湖南埭，皆盤遊之地，言以佚樂致亡也，寫來不覺。

《**一片**》（**一片非煙隔九枝**）《唐音戊籤》卷五七〇胡震亨評：似爲津要之力能薦士者詠，非情詞也。《唐詩評選》卷四：愴時託賦，哀寄不言，既富詩情，亦有英雄之淚。《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詩中九枝、星、月俱以夜景言，則一片亦泛言夜色。三四言歌舞之久，五六言光陰之速。結言宜及時行樂。何焯評：此卻似《無題》之屬，緣人間桑海之語，此非陳於津要者也。此望援於人，不一引手，而以時來不再之說引動也。「天泉」句，嘆好音之難得；「露晚」句，嘆美質之難親。《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首二句，寫夜來華屋氣象。三四句，言歌舞也。五六句，只在星、月兩字，乃夜闌將曉之意，故接以「朝朝」句。言事境日遷，不可不及早爲歡也。此行樂之詞，而諷意在言外。《唐詩貫珠串釋》卷二九：九枝，燈也；非煙，慶雲。言雲蔽而高光不能相照，如聖明之世，獨不能親於君上，徒見蓬萊仙境，儼然雲旗，可望而不可即。蓬萊亦以殿名雙用。天泉水暖，露晚春多，皆言明時可樂，但雲從龍而龍吟細，君道未隆也。故使鳳凰鳴於園尚遲，謂賢不得進，而自負意。五六嘆時不我與，有斗轉月沉之慮，更不可遲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〇：此恐遭逢遲暮也。蓬島煙雲，仙眞所託。龍吟鳳舞，俯仰優游，以喻君臣際會之樂，誠非倖致。然遇合雖有時，而遲暮亦不可不慮。況斗轉星移，榆飄桂謝，世事之滄桑屢改，人生之壽命難期，日復一日，豈不虛度一生也耶。《楚詞》云：「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義山之所感深矣。《選玉谿生詩補說》：卿雲一片，遠隔塵寰；蓬山仙仗，儼若雲旗，爲學士登瀛洲之喻也。乃水暖矣，宜如龍飛躍，而龍吟反細；春多矣，當如鳳之翔，而舞鳳偏遲。由於無接引者，故蓬巒終隔也。於是星移月落，滄海桑田，人壽幾何。安能長俟佳期，而更日日後期乎。

《**日射**》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末句妙，不能強無情作有情也。《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此閨詞也。花、鳥相對間，有傷情人在內。《玉谿生詩說》卷上：佳在竟住，情景可思。

《**齊宮詞**》《玉谿生詩箋註》卷五引馮班評：詠史俱妙在不議論。又引徐逢源曰：傷敬宗也。借古爲言，四句中事皆備具。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四：荆棘銅駝，妙在從熱鬧中寫出。《玉谿生詩意》卷七：不見金蓮之跡，猶聞玉鈴之音，不聞於梁臺歌管之時，而在既罷之後。荒淫亡國，安能一一寫盡。只就微物點出，令人思而得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此篇不着議論，「可憐夜半虛前席」竟着議論，異體而各極其致。《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紀昀評：意只尋常，妙從小物寄慨，倍覺唱嘆有情。《選玉谿生詩補說》：三四，歌管已屬梁宮，而九子鈴猶在，潘妃得而有之乎。蓋惡齊宮之詞。按：前五代惟梁不聞荒淫。武帝貴妃以下，衣不曳地；簡文、孝元，救死不暇。此云「三更歌管」，順勢成文，非實事矣。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義山之詩，入宋流爲崑體。此謂梅花最宜月，不畏霜耳。添用素娥、青女四字，則謂月若私之而獨憐，霜若挫之而莫屈者，亦奇。末句又似有所指云。《義門讀書記》卷五七：其中有一義山在。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此傷所遇之非其時也。早秀而不遇知己，正復何益。月冷霜清，孤孑無侶，未堪贈遠，適足傷離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紀昀評：寓慨頗深，異乎以逃虛爲妙遠。梅詩固忌刻畫，然烘染傳神，至今日又成窠臼。桃源再至，便成村落。和靖諸詩，亦有一種習氣可厭矣，此難爲外人道也。《玉谿生詩說》卷下：清楚有致，但太薄耳。《筱園詩話》卷四：作梅花詩宜以清遠冲淡傳其高格逸韻。否則另出新意，以生峭之筆，爲活色疏香寫照，不宜矯激。後人一味矯激鳴高，借寓身份，不知其俗已甚，於此花轉無相涉，徒自墮塵劫惡習而已。【略】中惟玉谿「素娥」「青女」一聯，謂月愛之而無益，霜忌之而有損，用意稍深，着色稍麗，然下聯即放緩一步，以淡語空際寫情。【略】可見梅詩所貴在淡靜有神矣。

《**馬嵬二首**》（**海外徒聞更九州**）《潛溪詩眼》：「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之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

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六軍、七夕，駐馬、牽牛，巧甚。善能鬥湊，崑體也。《載酒園詩話・屬對》：中晚人好以虛對實，如【略】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皆援他事對目前之景。然持戟徘徊，憑肩私語，皆明皇實事，不爲全虛，雖借用牽牛，可謂巧心濬發。《蘭叢詩話》：有似淺薄而勝刻至者，如《馬嵬》，李義山刻至矣，溫飛卿淺淺結構，而從容閒雅過之。《義門讀書記》卷五七：縱橫寬展，亦復諷嘆有味。對仗變化生動。起聯才如江海。老杜云：「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義山足窺此秘。五六倒叙奇特。【略】落句專責明皇，識見最高，此推本言之也。《圍爐詩話》卷一：起聯如【略】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勢如危峰矗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他生若猶可卜，今生何故早休。此等議論不知提醒世人多少。三四緊承「今生休」，寫出道路流離、長夜耿耿之苦。回思美婦煽席，眞是宴安鴆毒，能不爲之寒心哉。五六再提，言在當年亦何嘗計有此日耳，而六軍、七夕、駐馬、牽牛，信手拈來，顚倒成文，有頭頭是道之妙。七八感慨作收，以五十年天子共主，不能保一婦人之非命，不可解也。「如何」二字中有無限含蓄，令爲人上者自思之。《說詩晬語》卷上：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尙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略】，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觀「如何」二句，唐史《贊》所謂「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溺其所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皆檃括于二句之中，而又不露其意，深得風人之旨。《玉谿生詩箋註》卷五：起句破空而來，最是妙境。況承上首，已點明矣，古人連章之法也。次聯寫事甚警。三聯排宕。結句人多譏其淺近輕薄，不知卻極沉痛。唐人習氣，不嫌纖艷也。《峴傭說詩》：諷刺語須含蓄。【略】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尤爲輕薄壞心術。《昭昧詹言》卷一九：起句言方士求神不得，乃跌起。三四就驛舍追想言之，即所謂「此日」也。五六及收亦是傷於輕利流便，近巧，不可不辨。《選玉谿生補說》：此咎明皇雖至喪敗而終不悟也。【略】八句一氣捖搏，魄力甚雄，而諷刺悠然，使人微會，仍不失立言之體也。【略】至「徒聞」、「空聞」相複，鷄、虎、牛、馬并出，蓋義山學杜，氣盛而物之大小畢浮，不必以尺寸求之也。《筱園詩話》卷三：玉谿生「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此二聯皆用逆挽句法，倍覺生動，故爲名句。所謂逆挽者，倒撲本題，先入正位，叙現在事，寫當下景，而後轉溯從前，追述已往，以反襯相形。因不用平筆順拖，而用逆筆倒挽，故名。且施於五六一聯，此係律詩筋節關鍵處，中晚以後之詩，此聯多隨筆敷衍，平平順下。二詩能於此一聯提筆振起，逆而不順，遂倍精彩有力，通篇爲之添色，是以傳誦人口。亦非以馬、牛、丁、甲見長，故求工對仗也。然使二聯出工部手，則必更神化無迹，並不屑以此日、當時、回日、去時字面明點，必更出以渾成，使人言外得之。蓋工部以我運法，其用法入化，溫、李就法用法，其馭法有痕。此大家所由出名家上也。後人學其句，而不得所以然之妙，僅於字句對仗求工。【略】學者勿爲所惑，從而效顰。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絶》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水必朝宗，人彌背闕，何地不(心)搖目斷耶。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首章)大抵望鄉之心與東流無極，賈浪仙詩「卻望并州是故鄉」亦此意。(次章)今朝相送後，并嘉陵不得一見矣。眞銷魂語。《玉谿生詩意》卷七：一首：江水東流，高樓可望，江流到海，更有高樓，言不忍別也。二首：一二嘉陵之美，三四言別路無已也。《玉谿生詩說》卷上：(首章)曲折有味。(次章)前首說江東去，是將別也，此首說人南行，是已別也。二首相生。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　《對牀夜語》卷五：立意頗新。《義門讀書記》卷五七：(「人世」句)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唐音審體》卷二：(首章)戒以莫折，答以不得不折，詩中自爲應對。(次章)以「休盡折」繳足前首意。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首章)本不忍折，然柳固不辭折也。(次章)不辭折盡，然迎歸自不可少也。《玉谿生詩意》卷七：(首章)人生之苦惟有離別，故春風不惜攀折。(次章)送迎俱是有情，故休盡折。《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二首離別女校書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就詩論詩，已妙入神矣。深窺之，必爲艷體傷別之作。《玉谿生詩說》卷上：情致自深，翻題殊妙。此詩亦二首相生，然可以刪取。廉衣評曰：首二句格低。(以上評第二首)《小匏庵詩話》卷一：詩貴含蓄，亦有不嫌說盡者。文通《別賦》惟曰「銷魂」，而義山詩云「人世死前惟有別」，又云「遠別長于死」，言別者無以加矣。

《宮妓》《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谿生》：《談苑》云：予知制誥日，與余（陳）恕同考試。【略】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鬥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唐詩解》卷一五：此以女寵之難長，爲仕宦者戒也。居綺麗之宮，競纖腰之態，自謂得意矣。然歡不敵席，嘗起君王偃師之怒。噫，駑馬戀棧豆，止足者幾人。鮮有能舍魚龍之戲而去者，此黃犬之所以興悲，唳鶴所以發嘆也。（《刪訂唐詩解》：此言其美麗足動偃師倡者之招。唐解過求而反失之。「終遣」二字未佳。）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引馮班評：此詩是刺也。唐時宮禁不嚴，託意偃師之假人，刺其相招，不忍斥言，眞微詞也。《載酒園詩話・用意》：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妬字耳。（黃白山評：此詩使事雖僻，而命意殊屬無禮，以古「齒君路馬有誅」之律律之，則義山洵風雅罪人矣。又曰：用意貴深至，以用事發己之意，則必易見其意，方妙。義山用事晦僻，正詩家之大病。）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字字有意，愈味愈佳，於此可悟立言之體。小犬隔花空吠影，終未免媒禍也。《玉谿生詩意》卷七：小人之伎倆，終至於敗，不過暫時戲弄耳。《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馮定遠之論極是。但有「不須看盡」字，有「終遣怒」字，則著其非假，詞亦微而顯矣。《玉谿生詩箋註》卷六：此諷宮禁近者不須日逞機變，致九重悟而罪之也。託意微婉。楊文公《談苑》云【略】。蓋以同朝有不相得者，故託以爲言也。後人乃謂刺宮禁不嚴，淺哉。《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紀昀評：託諷甚深，妙於蘊藉。

《宮辭》《西崑發微》卷下：有警綯意。《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用意最深，人人可解，故妙。《而庵說唐詩》：君恩如水，一去不留，誰保得終始。未得寵時憂不得寵，既得寵矣，又恐失寵。患得患失，蓋無日不憂愁者也。樽前相向，曲意承歡，莫道春日遲遲，不去點檢，恃恩嬌妬，以爲涼風未必即到。涼風，喻失寵也。奏《花落》，是笑得寵之人，勸其且顧自己。夫女子以色事君，能得幾時。君稍不得意，便入長門。春風在君處，涼風亦在君處，只於頃刻間轉換，得寵甚難，失寵甚易，寵豈可恃者哉。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慨榮寵之無常也。「昨日芙蓉花，今朝斷腸草」，不足歎矣。《玉谿生詩意》卷七：恩情中道絕如此之速，被寵者自當猛省。《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詩語水易東流，風偏西殿，花開花落，莫保紅顏，寵盛寵衰，等閒得失，此女子之憂愁也。雖然，女子辭家而適人，人臣出身而事主，寧二致哉。蓋亦自寓之辭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六：次句謂得寵者以其昔憂移付失寵人矣。下二句卻喚醒得寵人，莫恃新寵，工爲排斥，涼風近而易至，爾亦未可長保也。與上章（指《宮妓》）寓意同。《玉谿生詩說》卷上：怨之至矣，而不失優柔之意，一唱三嘆，餘音未寂。後二句彷彿「黃河遠上」一章也。廉衣曰：「末二句妙矣。緣「西」字與首句「東」字相應，轉成纖仄。」此論入微。又曰：「次句欠雅。」亦是。

《代贈二首》《誠齋詩話》：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略】「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略】皆佳句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首章）此即古詩人「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之意。（次章）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愁。一寸眉尖，乃載得爾許愁起。遏雲繞梁，不足言矣。《玉谿生詩意》卷七：（首章）望而不見，不如且休。兩地含愁，安用望爲。《玉谿生詩說》卷下：艷詩之有情致者，第二首更勝。

《楚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何焯評：首句言深宮隔絕，次句言小人復長其惡也。長晷短景，但有夢雨，則賢者何時復近乎。此宋玉所以多愁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何況客中。《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妓席將離之作也。開口言山言宮，蓋楚之山有巫山，楚之宮有細腰宮也，此興起之端緒也。暮江流者，日月易邁而波濤不返，言其將去也。下用楚天字、雨字，分明以朝雲暮雨之事承之，宋玉則自謂也。宋玉嘗言東鄰之女窺臣三年而不爲之動，恐當此際，未免多情，此之謂無愁亦自愁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吐詞含珠，妙臻神境，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實之。又引田蘭芳評：只在意興上見。

《瑤池》《唐詩解》卷一五：此譏古史之誣。夫八駿之行疾矣，穆王何以不踐三年之約乎。《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語。至如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則又無理之理，更進一塵。總之詩不可執一而論。《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朱彝尊評：此詩方是專諷學仙。何焯評：疑諷武宗也。當與《漢宮詞》參看。詩云「將子無死，尚能復來」，不來則死矣，譏求仙之無益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上：此追嘆武宗之崩也。武宗好仙，又

好遊獵，又寵王才人，此詩鎔鑄其事而出之，只周穆王一事足概武宗三端，用思最深，措辭最巧。《龍性堂詩話初集》：李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之句，皆就古事傳會處翻出新意，令人解頤。《玉谿生詩說》卷上：盡言盡意矣，而以詰問之詞吞吐出之，故盡而不盡。

《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絶寄酬兼呈畏之員外》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首章）贈冬郎，嘆其才之勝父。（次章）呈畏之員外，言其詩之難和也。《玉谿生詩意》卷七：前首稱其邁種之才，後首己之傾倒至矣。《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次首用劍門棧道字，則寄自梓州幕府。《玉谿生詩說・補錄》：風調自佳，但無深味耳。《選玉谿生詩補說》：其二，言我往梓州，陸行則劍棧，水行則風檣，辛苦極矣。憑，託也。言我致託冬郎，不得再聯句寄我，恐使我瘦盡而病也。己無冬郎之才，故見詩則必三復，而有東陽之瘦，故不可再詠其詩也。乃喜極而翻爲不欲見之詞，妙絕。夫以十歲小兒，一語驚人，輒傾倒如此，義山于交游及故人子弟，情篤乃爾。

《聖女祠》（松篁臺殿蕙香幃）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此首全是寄託，不然何慢神乃爾。《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前二聯分明如畫。《唐詩貫珠串釋》卷四四：必祠在山巖間，故其臺殿皆松篁，而蘭蕙爲幃幔。龍鳳雖由雕鏤，亦山野間物。曰「護」曰「掩」，總之夾寫幽怪意。霧與寒，因形在露天而言；「無質」猶言無像，有霧則三里望而失之矣。耐寒故所服薄，五銖只重二錢一分半，其爲薄也在依稀有無間耳。《李義山詩解》：此詩宜上下篇分看。上半是寫祠，寫聖女，下半是寫己意。起處着松篁、蕙香、龍鳳等字，見得祠宇莊嚴，令人入廟思敬。三四言聖女之飄然輕舉，無迹可尋，直有是耶非耶，翩何姍姍之妙，視老杜「冕旒秀發，旌旆飛揚」句更爲靈空。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〇：此喻仕途託足之難也。【略】首聯喻自處之貞嚴，次聯喻貞質之不染。然既曰聖女，則必有所託身。若在人間，定應有崔羅什；若論天上，未必有劉武威。且釵頭白燕，尚必成雙，豈珠館往來，而此身竟無所附麗耶。《玉谿生詩意》卷四：一二祠，三四聖女。五六開，七八總結。一二臺殿窗扉如此。三聖女之神雲霧迷離，四聖女之像長着銖衣。五六聖女應在天上，今在人間者，人間定有羅什，而天上應無劉郎耶。自喻也。故寄問釵頭雙燕，每朝珠館何時可歸一會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亦爲女道士作。道院清華，居然仙窟，故云「松篁臺殿蕙香幃，龍護瑤窗鳳掩扉」也。有此深宮，如隱煙霧，道家妝束，偏稱輕盈，故云「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着五銖衣」也。然而去來無定，有類幽期，戢影藏形，終無仙術，故云「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應無劉武威」也。結句問其釵頭雙燕墮落之由，珠館九天難歸之故，蓋曲終奏雅，正言以詰之也。《玉谿生詩說》卷下：「松篁」二句有其人在焉，呼之欲出，妙。五六太骨露，有失雅道，七八亦佻薄。《選玉谿生詩補說》：此義山第一次過聖女祠而作也。首二，言祠之赫奕。然聖女觸霧輕衣，往來周歷，豈以天上無能物色，而人間尚有知音乎。然亦太勞苦矣。試問其朝上帝於珠館也，幾時復歸此祠以自安逸耶。義山欲應茂元之聘，故借聖女以自喻。「香幃」、「龍護」，喻己之才華絢爛；「無質」、「不寒」，喻依傍無人，弘農作尉。「人間」喻外藩，「天上」喻朝廷。外藩可覓知己，不比朝廷竟無人過問。既而思之，我之屢至京師，沉抑卑秩，不知何時得盡我才華耶。蓋就王茂元之聘，原出於不得已也。

《野菊》　《唐詩評選》卷四：有飛雪迴風之度，錦瑟集中賴此以傳本色。《唐詩貫珠串釋》卷五七：此雖詠野菊，細繹通篇詞意，多寓言傷感。起處用苦竹、椒塢，總使當機之境，然而獨用之，即有辛苦之謂。繼以淚涓，雖言花之滴露，亦非無因。三雖云此花與寒雁同其節物，而寒雁多凄涼矣。四則芳心尚在，又安許與暮蟬并其雕歇。此不甘遲暮也。細路，亦兼崎嶇。他年，指昔年。紫雲樓、御筵，皆指禁近。霜栽，老輩也。觀六七八之意，昔年指令狐楚，即「九日樽前有所思」之事。結言令狐綯不與薦引御筵耶。全首有脈可尋，或作石榴詩，詞意無謂，大謬矣。《李義山詩解》：義山才而不遇，集中多歎老嗟卑之作，《野菊》一篇，最爲沉痛。起云「苦竹園南椒塢邊」，竹味苦，椒味辛，言所託根在辛苦之地也。繼云「微香冉冉淚涓涓」，言香微露重，涓涓者，疑花之有淚也。插此「淚」字，便生出下一聯來。言是菊也，敷榮在野，無異寒雁羈棲；不言而芳，等於暮蟬寂默，又何由見知於世乎。下半言細路獨來，惟有今夕，清樽相伴，空省他年。蓋傲霜之姿，本非近御之物，而冀其移栽新苑也，得乎。亦惟槁項黃馘，老死牖下而已矣。《玉谿生詩意》卷四：「紫微新苑」，正對「野」字。【略】通首不出題，亦是大病。《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詩與《九日》詞旨皆同，但較渾耳。中間「已悲節物」、「忍委芳心」二語，即《離騷》「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意。蓋日月逝矣，能無慨然。五六二語與「九日樽前有所思」正同。七八二語與「不學漢臣栽苜蓿」正同。故知此詩爲一情一事。野菊

命題，即君子在野之嘆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三：「紫雲新苑」者，綯官中書舍人，已移居晉昌坊也。義山此日獨至楚之舊居，而溯昔年「清樽相伴」之事，正在於此也。其爲大中三年移居似確。《玉谿生詩說》卷下：中四句佳，結處嫌露骨太甚。《十八家詩鈔》卷二〇：義山以官不挂朝籍爲恨，故以未嘗移栽御筵，不能不致怨於令狐氏耳。

《板橋曉別》《玉谿生詩意》卷七：一曉別，二板橋。三行矣，四別恨，指所別言。芙蓉從微波、水仙生出，正是題中板橋。《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詩與香山詩合看。板橋當是唐時冶遊之地。香山詩雖淡蕩，其實情語也。義山曉別，尤見情致。《玉谿生詩說》卷上：何等風韻，如此作艷體，乃佳。笑裙裾脂粉之橫塡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此狹邪留別之作，妙不傷雅。

《銀河吹笙》《西崑發微》卷下：此必悼亡王氏之作。《李義山詩解》：此義山言情之作也。聞聲相思，徹夜不寐，遂使生平久斷之夢，復爲喚起，而悵望無窮焉。五六言月樹故香，猶未盡熄；風簾殘燭，尚有餘光。人孰無情，豈能堪此孤獨耶。此承上意而淫泆詠嘆之也。結言湘瑟秦簫，各有其匹，何須作子晉吹笙，獨自仙去，與起句遙相照應。《玉谿生詩意》卷四：一二悵望至曉。三四相思。五六樓寒院冷景況。七八決絕之詞，即「子不思我，豈無他人」意。《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亦爲女冠而作。銀河爲織女聚會之期，吹笙爲子晉得仙之事，故以「銀河吹笙」命題。起句揣其情也，次句思其地也。三四承起句叙其悵望之事也。五六承次句叙其寒冷之景也。七八謂其入道，不如適人，浪作緱山駕鶴之想，何似湘靈之爲虞妃、秦樓之嫁蕭史耶。《玉谿生詩箋註》卷六：上四句言重衾幽夢，徒隔他年；羈緒離情，難禁昨夜，是以未及平明而起，望銀河吹笙以遣悶也。總因不肯直叙，易令人迷。緱山專言仙境，湘瑟秦簫則兼有夫妻之緣者，與銀河應。此必詠女冠，非悼亡矣。《選玉谿生詩補說》：首句言女冠初入道時也。次言其所居之地。三四交互句法：重衾幽夢，夫婦之樂，而他年亦斷，不止今日也；別樹羈雌，怨女之事，而昨夜已驚，不比他年也。春心未已，則故香仍發；風簾悄然，則殘燭霜清，其憂鬱凄冷之況，有難以告人者。然則以予觀之，閨房琴瑟，自有深情，何須浪作求仙之意乎。末二是亟喚醒他。

《有感二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蔡寬夫詩話》：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註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又「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爲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乙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風切時事，詩典重有體，從老杜《傷春》等作得來。《玉谿生詩箋》卷中：甘露之變，從古未有之事也。閹豎橫行，南司塗炭。朝右束手而奉行，明主吞聲而免禍，可謂日月晦冥，陵谷震蕩矣。當時士大夫深嫉訓、注之奸邪，反若假手寺人，殲除大憝，故文致二人之罪，以爲千窮奇而百檮杌，一旦肆諸市朝，使朝廷清明，上下無事者。一時若鄭覃、李石諸人，以不忤中人而命相矣；李德裕、李宗閔，以訓、注所逐而量移矣；令狐楚號爲仇士良所不悅，而見王涯訊牒，則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矣；節度使兵仗參辭則乞停罷矣；汲汲然唯恐得罪宦官以取禍。而訓、注之惡，亦遂昭布天下。後世論者不咎文宗之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究論之者，可異也。自古以來，宦官盜竊國柄，莫過于漢之十常侍，故何進等謀誅之不勝，反爲所殺；然進之謀，進始之，非命于靈帝也。李訓內與文宗謀，而外連藩鎮以誅宮奴，謂之奉天討可也。詐言甘露，衷甲帷幕，謂之權以濟勇可也。事已敗裂，猶扳呼乘輿，投身虎口，謂之死不忘君可也。殆奄人得志，身分族滅，此時文宗稍欲救之，即有閻樂望夷之禍，天道至此，不可問矣，何獨區區罪訓也。使其非平昔傾險，君子猶將予之，不成之責，何乃甚乎。況山有猛獸，藜藿不採，使當時國之重臣有不畏強禦者，倡言訓等之無辜，士良諸兇，猶未必刃加其頸也。乃箝口不言，而請王涯三相罪名，僅僅出于劉從諫，亦可恥矣。義山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極言訓等之冤，未嘗甚其罪也。其感憤激烈，恨當事之無人，有不同于衆人之言者，故表而出之如此。《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用意精嚴，立論婉摯，少陵詩史又何加焉。《義門讀書記》卷五八：上篇深斥訓、注，下篇則哀涯、餗、元輿等。又：古有清君側之義，本爲國家，今多老成之人，宜爲平反。豈可以涯等本非素心，而聽閹人誣罔族誅之，如今日者無名之舉乎。《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筆評：多用反語，然實傷之，未稍致怨意。（以上首章眉批）結深刺當時不恤羣臣之怨，亦傷帝之制於羣凶，不得行其本志也。唐人論甘露事當以此爲最，筆力亦全。（以上次章眉批）《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前一首恨李訓、

鄭注之淺謀，後一首咎文宗之誤任非人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錢箋）洵爲論史卓識，得此詩之旨矣。然詩中用事，不無可議。李訓固非君子，然謀誅宦官則是，詩中直指爲東漢反叛之龐萌；令狐楚固非小人，然應證王涯則非，詩中乃諛爲抗爭董卓之盧植，得毋亦有不公乎。知人論世，蓋有所不得已者。義山當文宗時，亦定、哀之間多微辭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一：夕公之論甚正，其中有過譽處。【略】謀誅宦官，反被慘禍，誠堪憐憤，然文宗任用非人，亦不能辭其咎。義山措語皆有分寸。二篇皆痛李訓而連及王涯輩，通體不重鄭注。蓋史雖稱訓、注爲二兇，然注之陰惡，更甚於訓，細閱史書自見，故訓猶可憐，而注惟可惡。《玉谿生詩說》卷上：「古有」四句，兩開兩合，曲折如意，絕大神力。結句感慨入骨，此義山法也。二詩是慨訓、注輕舉，文宗誤用，而令王涯等蒙冤。錢夕公之箋非也。又《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錢夕公因感明季璫禍，遂曲原訓、注，並義山詩而穿鑿之，失其旨矣。《今體詩鈔》卷九：長律唯義山猶欲學杜，然但摹其句格，不得其一氣噴薄，頓挫精神，縱橫變化處。《有感二首》，世所共推，然惟「古有清君側」以下八句佳，其餘序事殊乏步驟。

《重有感》　《玉谿生詩箋》卷中：大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游」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內官仇士良聞之惕懼，故曰「寶融表已來關右」也。初，未獲鄭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則蛟龍而愁失水矣，曰「豈有」者，諱之也。《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奄豎恣橫，舉朝脅息，曰「更無」者，傷之也。至于晝號夜哭，雪涕星關，則欲爲包胥救楚之事，而時無九伯，徒託空言。嗚呼，悲夫。《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藩鎮勒兵，止以自衛，莫興勤王問罪之帥，故曰「須共」、「宜次」，勉之激之，亦《春秋》責備之旨，非刺之也。落句總是望之之詞，作感慨解便淺。《玉谿生詩意》卷五：此首即杜之《諸將》也。亦不能如杜之深厚曲折，而語氣頗壯，用意正大，晚唐一人而已。《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歷觀前史，以清君側起兵者，東漢之董卓，東晉之蘇峻、王敦，挾震主之威，冒不義之名，皆國賊耳，豈社稷臣耶。義山之意，蓋深有慨於文宗「受制家奴」之語，而姑爲此將在外不受君命之論，以寄其憤忿也。《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詩蓋爲劉從諫作也。五句謂文宗受制中人，而反言以存體。六句慨無人效一擊之力也。《玉谿生詩說》卷上：豈有、更無，開闔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義，壓伏一切，此等處是眞力量。錢夕公以「豈有」爲諱之，非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大抵錢氏論詩，皆先存成見而矯揉古人以從之，牧齋箋註杜詩亦然。「兼幽顯」，言神人共憤也。《昭昧詹言》卷一九：先君云：「懼文宗有望夷之禍，望諸藩鎮同力救之，即杜《諸將》之意，而詩不及杜。」樹按：此解得眞。向來皆以首句指王茂元，非也。至三句指劉從諫，是也。或乃斥其以稱兵犯闕望之者，亦過論也。要之，此詩昔人皆從上選，然細按之終未洽。雖興象彪炳，而骨理不清。字句用事，亦似有皮傅不精切之病。如第四句與次句複，又與第六句複，是無章法也。

《壽安公主出降》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兵那可與。況王廷湊本賊耶。今以其子貢獻少頻，遂以宗女降之，辱國莫甚於此，故昌言深責廷臣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用意全在結句。夫元逵以改行得尚主，此可言也，欲以此風動鄰鎮，此不可言也。歐陽文忠詩：「肉食何人爲國謀。」與此同感。《玉谿生詩意》卷三：此題唐人詩多甚佳甚，玉谿淺露如此，可以不作。《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壽安公主下嫁王元逵始末，《舊唐書》僅略載其歲月，《新書》則詳叙其事情。雖以爲元逵貢獻如職，非復如其父之凶悖不臣，然其時之出降，畢竟畏藩鎮而以婚姻結之。故義山作詩正論之，蓋咎其既往且憂方來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一引徐逢源評：元逵雖改父風，然據鎮輸誠，不能束身歸國，文宗降以宗女，終有辱國之恥。義山憤王室不振，而諸道效尤也。《玉谿生詩說》卷下：太粗太直，失諱尊之體。

《夕陽樓》　《疊山詩話》：夕陽不好說，此詩形容不着迹。孤鴻獨飛，必是夕陽時。若只道身世悠悠，與孤鴻相似，意思便淺。「欲問」、「不知」四字，無限精神。《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徐充評：身無定居，與鴻何異？此因登夕陽樓感物而興懷也。焦竑評：感慨無窮。此與「最無根蒂是浮名」同例。馳競者誦之，可以有省。胡次焱評：身世方自悠悠，而問孤鴻所向，不幾于悲乎。「自」字宜玩味。我自如此，何問鴻爲。感慨深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畢竟飛鴻猶得自主。《玉谿生詩箋註》卷一：自慨慨蕭，皆在言中，悽惋入神。《玉谿生詩說》卷下：借孤鴻對寫，映出自己，吞吐有致，但不免有做作態，覺不十分深厚耳。

《春雨》《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腹連奧妙。《李義山詩解》：此懷人之作也。上半言悵卧新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況伊人既去，紅樓珠箔之間，闃其無人，不且倍增寥落耶。「遠路」句，言在途者之感別而傷春也。「殘宵」句，言獨居者之相思而託夢也。結言愛而不見，庶幾音問時通，乃一雁孤飛，雲羅萬里，雖有明璫之贈，尺素之投，又何由得達也哉。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此借春雨懷人，而寓君門萬里之感也。白袷，則非青紫之客，白門，則非爭逐之場。紅樓隔雨，擁蔽已深也；珠箔飄燈，丹心自照也。春晚晚，則慮年歲之不我與；夢依稀，則憂疏遠之不易通。玉璫緘札，喻言始猶冀一達君聰，今既無由，則雲路蒼茫，網羅密佈，一雁孤飛，不但寥落堪悲，抑亦損傷可慮矣，哀哉。此等詩，字字有意，概以閨幃之語讀之，負義山極矣。《玉谿生詩意》卷五：中四是白門悵卧時憶往多違事，末二句是悵卧時所思後事。《玉谿生詩說》卷上：宛轉有味。平山箋以爲此有寓意，亦屬有見。然如此詩，即無寓意亦自佳。景州袁露園嘗曰：「詩令人解得寓意見佳，即不解所寓意亦見其佳，乃爲好詩。蓋必如是乃蘊藉渾厚耳。」

《楚宮》（湘波如淚色漻漻）《唐詩貫珠串釋》卷四五：此過楚宮而弔屈原，睹湘水之深清，哀其魂迷而恨逐水之遙也。【略】起以「如淚」領「清」，通用《離騷》楚些融洽出之，若斷若續，用古活法。妙在一結道出靈均心事，歸於忠蹇得體。《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按開成元年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此詩蓋傷其事而託言屈子沉湘困於腥臊也。渭水至清，故曰「色漻漻」；涯等被族無後，故以泰厲爲比。落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楚宮」一作「楚厲」，蓋爲宋申錫竄死開州而作也。當時文宗惡宦官強盛，苦不能制，嘗密與申錫言之，以其沈厚忠謹，拜同平章事。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洩其謀，於是宦官王守澄與其黨人鄭注陰爲之備，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上弟漳王，申錫坐貶開州司馬，後竟卒於貶所，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按《唐・地理志》，開州屬山南道，固楚地也；冤死者數十百人，是爲厲也。【略】王涯、賈餗、舒元輿三相死甘露之變，事在京師，無與於楚，何由而指爲楚厲耶。況王涯之死，史稱百姓觀者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其不稱人心甚矣。義山又與之略無投分，何爲而哀弔之耶。若宋申錫天下以爲冤者，則爲詩傷之宜矣。《玉谿生詩箋註》卷二：雖直詠三閭，而自有寄慨。顧俠君、何義門、陸圃玉皆以爲傷王涯等棄骨渭水，固爲近是。愚意題作「楚宮」，豈兼因楊賢妃棄骨水中而觸類鳴冤乎。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玉谿生詩說》卷下：三四自佳，五六太拙。《選玉谿生詩補說》：此過湘江而弔屈原也。或以仇士良沉王涯等屍於渭水，故以爲喻，既與湘江不合；或謂宋申錫欲誅宦官，與王璠謀，璠洩其事，貶開州司馬而卒，故云「楚厲」，愚以爲皆非也。詩弔屈原，以次句「迷魂逐恨」爲主。三四，是未沉汨羅之前，魂已欲逝；五六，是既沉汨羅之後，魂豈易招？「歸腐敗」，歸其屍；「腥臊」，爲讒佞小人之喻。二句用開合法，言放逐而死，即不自沉，其魂猶難復，況更爲小人所困，自沉於江，魂從何處問乎。亦長爲厲魂而已。然屈子之恨，在於秦仇未復，但使三大姓足以亡秦，則屈子之恨銷而厲魂慰矣。懼長蛟而愛惜彩絲，豈屈子之心哉。詩旨只如此。必謂指時事，則以之指劉去華亦甚切貼，何必宋申錫乎。

《宿晉昌亭聞驚禽》《載酒園詩話・用意》：「羈緒鰥鰥夜景侵，高窗不掩見驚禽。飛來曲渚煙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數語寫景如畫。後聯「胡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雜橘村砧。失羣挂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始以「羈緒」而感「驚禽」，又因「驚禽」而思及「塞馬」、「楚猿」之失偶傷離者，雖則情深，徑路何紆折也。《李義山詩解》：羈人入夜，愁悒不眠，因見窗以外之禽，羣動既息，驚而復起，因感窗以內之人。起二語，無數轉折，而出之若不經意，所謂曲而有直體者也。飛來曲渚，過盡南塘，言被驚而去其漸遠也。曰煙方合，曰樹更深，言不見而但聞其聲也。下半言胡馬失羣，楚猿挂木，雖天涯遠隔，而同是此心，其足感人聽聞者，亦復何限。五六一比，結處雙承，轉合極佳，香山最熟此法。《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夜色已侵，高窗不掩，其中乃有一人焉。羈緒鰥鰥，此豈堪復見驚禽也乎。而忽然見之，則其有感於心爲何如者。兩句中已伏得末句「此心」二字。三四承之，狀禽之驚也如此。夫「煙方合」、「樹更深」，無可驚也，而在驚禽之心，則若有不敢即安焉者。此皆從羈緒鰥鰥人心頭曲盡而出之。後半推開一層，言天下之不堪聞者，有不獨驚禽而已也。天下之不堪聞所不堪聞者，又不獨晉昌亭上一鰥夫而已也。夫所謂不堪聞者何也。失羣之嘶馬，挂木之吟猿也。所謂不堪聞所不堪聞者何也。橫吹之征人，搗衣之思婦也。此二句只因一「和」字、一「雜」用得奇妙。人

只認是舉四件可驚之物，而不知其非然也。蓋「和」也者，我方吹笛，而馬適嘶之，謂爾「雜」也者，我方搗衣，而猿適吟之謂爾。七即收五六二句之上三字，八即收五六二句之下三字，而「共此心」者，以晉昌亭上一鰥夫之心，體貼天下無數鰥夫並一切征人思婦之心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去國懷鄉之作也。起曰「羈緒鰥鰥」，結曰「遠隔天涯」，其語甚明。五六「胡馬」「楚猿」二句，從驚禽推廣言之。蓋夜靜無聊，心思百出，偶因切近，憶及遐方，北則胡馬悲嘶，怨起征夫之笛，南則楚猿哀嘯，傷連思婦之砧。故七句緊以失羣承馬、挂木承猿，而八句即點出遠隔天涯，以爲有此心者固不獨驚禽也。羈緒如此，其爲鰥鰥不寐者更何如耶。《玉谿生詩箋註》卷四引田蘭芳評：一詩之情，生於首四字。三四寫夜，亦見可驚之地正自無限。下半見失意者更有猿馬，人世苦境只禽也耶。卻放自己在外，更慘。《玉谿生詩說》卷下：後四句宕開收轉，以遠取題，用筆自好，但格調卑靡，大似許渾一輩，不足存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末句「共此心」三字頂五六句作收，實一筆貫到第一句。先著「羈緒」一句，便通體有情。

《**即日**》（**小苑試春衣**）《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前半自喜，後半憂時。何焯評：感時事而作。（三四）對末二句。《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赤嶺久無耗，鴻門猶合圍」，謂回鶻與劉稹兩事也。【略】目擊時艱，因思家室。前四語道盡客居之傷神，結二語遙度閨中之情致，詩旨固豁如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二：上半詠女郎春憨歡聚之態，下半以思婦對映。言外見世路干戈，離情不少，人愁我亦愁矣。（「赤嶺」二句）上指戍吐蕃者久不歸，此指逐回紇者猶苦戰。又唐人用顏色字，每以假對眞，「鴻」字取同「紅」音。

《**淮陽路**》《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因投宿而感時，此工部家法。何焯評：三四寫出徹夜無寐，待旦急發。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此過戰地而追原禍本也。前四句，荒涼景色。聚盜是亂所從起，分兵則亂猶未平。然推原禍本，孰非上下猜忌以致此耶。《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詩意乃經過平定之後追思變亂之前藩鎮跋扈之弊，著德宗猜忌之愆也。前四句寫景，後四句序事。《玉谿生詩說》卷上：氣魄既大，意境亦深。沈著流走，居然老杜之遺。

《**晚晴**》《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義山之詩，妙於纖細，如《全溪作》：「戰蒲知雁唼，皺月覺魚來。」《晚晴》：「并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細雨》：「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霪雨不止，幽隱無以滋蔓，正不曉天意何愛此草，忽焉雲開日漏，雖晚猶及，有人欲天從之快，蓋寓言也。但露微明，已覺心開目舒，五六是倒裝語，酷寫望晴之極也。越鳥，越燕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晚晴，比常時晴色更佳。天上人間，若另換一番光景者，在清和時節尤妙。小窗高閣，異樣煥發，而歸燕亦覺體輕。言外有身世之感。《唐詩成法》卷五：一地二時。三四出題。五六承三四，七八開筆。三四寫題深厚，五六得題神。七八自喻。《玉谿生詩箋註》卷三：（三四句）引田蘭芳評：偏於閒處用大筆。《網師園唐詩箋》卷九：玉谿詠物，妙能體貼，時有佳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天意」二句）風人比興之意，純自意匠經營中得來。《玉谿生詩說》卷上：輕秀，是錢、郎一格。五六再振起，則大曆以上矣。末句結晚晴，可謂細意熨貼，即無寓意亦自佳也。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此謔語耳，無甚深意。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此即「西出陽關無故人」意。《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似入東川時作。《玉谿生詩箋註》卷一：最後赴東川，亦冬令。然遲暮之悲，羈孤之痛，必無此詩情態，是爲馳赴興元作無疑。《玉谿生詩說》卷上：以風調勝。詩固有無所取義而自佳者。《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着眼在「還鄉夢」三字，卻借陳倉碧鷄反點之，用筆最妙。

《**安定城樓**》《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蔡寬夫詩話》：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唯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瀛奎律髓》卷三九馮班評：杜體。如此詩豈妃紅儷綠者所及。今之學溫、李者，得不自羞。紀昀評：「欲回天地入扁舟」，言欲投老江湖，自爲世界，如收縮天地歸於一舟，然即仙人斂日月於壺中，佛家縮山川於粟顆之意。注家謂欲待挽回世運，然後退休，非是。又：「江湖」、「扁舟」之興俱自「汀洲」生出，故次句非趁韻湊景。五、六千錘百鍊，出以自然，杜亦不過如此。世但喜其浮豔雕鐫之作，而義山之眞面隱。又：結太露。《李義山詩集輯評》卷

中朱彝尊評：通首皆失意語，而結句尤顯然。茂元乃義山知己也，豈其然乎。第六句尤奇，後人豈但不能作，且不能解。何焯評：第二言滿地江湖，欲歸即得。五六言所以垂淚與遠遊者，豈爲此腐鼠而不能捨哉。吾誠永憶江湖欲歸而優游白髮，但俟迴旋天地功成卻入扁舟耳。此二句亦是荆公一生心事，故酷愛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爲令狐氏所擯而作。《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義山博極羣書，負經國之志，特以身處卑賤，自噤不言。茲因人妄相猜忌，全不知己，故發憤一傾吐之。然而立言深隱，略無誇大，眞得三百詩人風旨，非他手可摹也。首二句借城樓自喻，有立身千仞，俯視一切之意。《昭昧詹言》卷一九：此詩脈理清，句格似杜。玩末句，似幕中有忌間之者，然用事穢雜，與前不相稱。《峴傭說詩》：「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李義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全學此種，而用意各別。

《**利州江潭作**》《唐音癸籤・詁箋八》引《蜀志》：則天父士彠爲利州都督，泊州江潭，後母感龍交娠後。然史不載其事。雖建寺賜眞容，不聞別有祠設，豈後欲諱之耶。「自攜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遙」，言龍銜珠爲燈，而散鱗錦以交合。龍性淫，義山爲代寫其淫，工美得未曾有。散錦，本木華《海賦》中語。《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武氏見駱賓王檄文，猶以爲斯人淪落，宰相之罪。義山爲令狐綯所擯，白首使府，天子曾不知其姓名，有不獲與后同時之恨，故因過其所生之地，停舟賦詩。落句蓋言己之漂泊西南，曾不如羅子春之獻燕脯于龍女，猶得乘龍載珠而還也。《李義山詩解》：過孕金輪之地，而自嘆其生不逢時也。【略】「神劍飛來不易銷」句，正見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接言我今泊舟江潭，其風景有不同者。「明月」、「行雲」一聯，言其寬闊，是從潭上摹寫，「河伯」、「水宮」一聯，言其幽深，是從潭下想像。【略】「雨滿空城蕙葉雕」，即屈子草木零落，美人遲暮意。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此感時去之不可留也。大抵神物之生，雖復軒天輊地，及其運去時移，終歸寂寞。詩但詠龍，而金輪事已寓。《玉谿生詩說》卷下：自註曰「感孕金輪所」，詩中皆以雌龍託意，殊莫解其風旨何取，只「雨滿空城蕙葉彫」一句有神韻可玩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起二句言精靈長在，過者留連。三句言其神光離合。四句言可望而不可即，但見雲如散錦耳。五六句想其所居。末二句以悵望意結之。

《**茂陵**》《對牀夜語》卷三：詩用古人名，前輩謂之點鬼簿。如老杜「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不封侯」，「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等作，皆借古以明今，何患乎多。李商隱集中半是古人名，不過因事造對，何益於詩。至有一篇而疊用者，如《茂陵》云：「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此猶有微意。《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義山詩織組有餘，細味之格律亦不爲高。此詩譏誚漢武甚矣，謂驕侈如此，終歸於盡也。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按史，武宗好遊獵及武戲，親受道士趙歸眞法籙，又深寵王才人，欲立爲后，此詩全是託諷。《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八句中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落句只借子卿一襯，風刺自見於言外。此詩始不甚愛之，後觀《西崑酬唱集》，求如此者絕不可得，乃歎義山筆力之高。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此感武宗舊事，必是昇遐後作，故借茂陵名篇。【略】結句歎其不能清心寡慾，養壽命之原，垂戒切矣。《玉谿生詩箋註》卷二：此章的是慨武宗矣。然謂直詠漢武以爲諷戒，意味固已深長。詩中妙境，其趣甚博，隨人自領之耳。《玉谿生詩說》卷上：前六句一氣，七八折轉，集中多此格。此首尤一氣鼓盪，神力完足。蘅齋評曰：此首確是茂陵懷古詩，以爲託諷，恐失作者之意。《昭昧詹言》卷一九：藏鋒斂鍔於宏音壯采之中，七律無此法門。不善學者，便入癡肥一派。《選玉谿生詩補說》：一氣趕下，忽以末二撥轉，雄厚足配老杜。

《**天涯**》《玉谿生詩箋註》卷四引田蘭芳評：一氣渾成，如是即佳。又楊守智評：意極悲，語極艷，不可多得。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三：最高花，花之絕頂枝也，花開至此盡矣。《玉谿生詩意》卷六：不必有所指，不必無所指，言外只覺有一種深情。

《**舊頓**》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宮戶、宮花，掩映得妙。或作宮鴉，或作飛鴉，非是。《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起曰「東人」，則舊頓乃行幸東都之宿處也。【略】不敢曰「宮車望幸」，反其詞曰「東人望幸」，不敢曰「河北跋扈」，反其詞曰「四海一家」。下二語叙今日之荒涼，非憶昔日之繁盛，蓋欲以開元、天寶以來爲前車之鑒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程氏謂爲敬宗而作，固有據；若泛作概想承平盛事，亦可。《玉谿生詩說・補錄》：末二句與《連昌宮詞》「猶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同意，有歲久無人，草木叢生之感，然不免習徑，起二句亦拙。（宮鴉）殊不及「宮花」之有神理。《選玉谿生詩補說》：愚以爲當作于三州來降、三鎭帖服之後，蓋武宗會昌時事

也。言東人望幸，四海小康，而終不能舉行盛事者，以荒涼行殿，徒集宮鴉，而城郭人民，非復昔時之舊。雖欲行幸，亦覺興致索然。然則往轍不誠可鑒耶。

《有感》（非關宋玉有微詞）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此非詠楚事也。題曰「有感」，其意可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非爲宋玉解嘲，爲色荒者諷也。《玉谿生詩意》卷七：玉谿《無題》諸作，即微詞也。當時必有議者，故此詩寄慨。《玉谿生詩箋註》卷四：屢啓不省，故曰「夢覺遲」，猶云喚他不醒也。不得已而託爲《無題》，人必疑其好色，豈知皆苦衷血淚乎。千載而下，紛紛箋釋，猶半在夢境中。玉谿有知，尤當悲咤矣。又曰：全從杜詩《宋玉》一章化出。引楊守智評：此爲《無題》作解。《玉谿生詩說》卷下：平正無佳處。詳詩語是以文詞賈怨之作，故題曰「有感」，乃爲似有寓託而實不然者作解，非解《無題》也。

《亂石》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既不得掛名朝籍，并使府亦不得安其身，所以發憤也。馮班評：比當途之人也。《載酒園詩話・用意》：《亂石》一詩，亦深妙。【略】「虎踞龍蹲縱復橫」，即柳州所云「怒者虎鬥，企者鳥厲」也。「星光纔斂雨痕生」，乃用星隕地爲石兼將雨則礎潤二意。「不須併礙東西路，哭殺廚頭阮步兵」，魏步兵廚有美酒，阮籍因乞爲步兵校尉，又常駕車而出，不由徑路，每遇途窮，則慟哭而返。亂石塞路，有類途窮，此義山寄託之詞，而意味深遠，不解其義，烏知其美乎。《西崑發微》卷下：詩有比刺，其爲綯乎。《玉谿生詩箋註》卷三引徐健庵評：不但窮途之悲，兼有蔽賢之恨。馮浩評：別有深意焉。亞坐德裕事而貶，義山緣此廢滯矣。上二句指李黨之據在要地者，一旦光焰忽衰，漸形蕭颯。下二句恐其勢將累我。《選玉谿生詩補說》：一二，喻執政之排己。三，喻萋斐之小人更媒孽其間。四，則自謂也。楊文公億云：「既塡溝壑，猶下石而未休，已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即此詩意歟。

《日日》　《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日日春光鬥日光）驚心動魄之句。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但得心緒無事，不必日隨遊絲去也。茫茫身世，痛喝多少。《玉谿生詩意》卷七：言虛度春光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六：客子倦遊，情味渺然。田蘭芳評：不知佳在何處，卻不得以言語易之。

《龍池》　《詩人玉屑》卷二誠齋評爲詩隱蓄發露之異：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忠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略】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汙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汙穢乎。唯李義山云：「侍宴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句意愈精，筋骨愈露。然此但假借立言耳。泥者謂二王迥不同時，則癡人說夢，難以口舌爭矣。《圍爐詩話》卷一：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是也。【略】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說詩晬語》卷上：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略】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覘齋詩談》卷五：諷而不露，所謂蘊藉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第二刺其有戎羯之風，以爲末二句起本。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五：與《驪山有感》一首意同，此較含蓄。《玉谿生詩箋註》卷五：余謂正大傷詩教者。《拜經樓詩話》卷四：昔人論詩，有用巧不如用拙之語。然詩有用巧而見工，亦有用拙而愈勝者。同一詠楊妃事，玉谿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此用巧而見工也。馬君輝云：「養子早知能背國，宮中不賜洗兒錢」，此用拙而愈勝也。然皆得言外不傳之妙。

《淚》　《二馮評點才調集》卷六馮舒評：句句是淚，不是哭。馮班評：平敘八句，律詩變體。詩有起承轉合，訓蒙之法也。如此詩八句七事，《三體詩》、《瀛奎律髓》全用不着矣。《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八句七事，律之變也」，予謂不然。若七事平列，則通首皆是死句，落句「未抵」二字亦轉不下矣。此是以上六句與下二句也。陸務觀效之作《聞猿》詩亦然。又何焯評：似是賦一物：送別的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以古人之淚形送別之淚，主意轉在一結。《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一二先虛寫，一是宮娥，二是思婦。此二種人也，最善於淚，故用以發端。中二聯皆淚之典故，然各有不同。三四是爲人而淚者，五六是爲己而淚者，送終、感恩、悲窮、歎遇，盡於此矣。七八再虛寫天下之淚無有多於送別，而送別之淚無有多於灞橋，故用於收煞。《李義山詩解》：以詩論，則由虛而實；以情論，則由淺而深。結言凡此皆可悲可涕之處，然終不若灞水橋邊，以青袍寒士送玉珂貴客，抱窮途之恨爲尤甚也。《玉谿生詩意》卷五：平列六句，以二句結，七律原有此格，非玉

谿創調。《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篇全用興體，至結處一點正義便住。不知者以爲詠物，則通章賦體，失作者之苦心矣。八句凡七種淚，只結句一淚爲切膚之痛。【略】凡落拓青袍者餞送顯達，其刺心刺骨之淚竟非以上六等淚所可抵敵也。此詠之本旨也。按此結從晉時羅友托之揶揄鬼語「但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脫化得來，蓋其爲痛深矣。陳帆評曰：首言深宮望幸，次言羈客離家。湘江峴首，則生死之傷也，出塞楚歌，則又絕域之悲，夭亡之痛也。凡此皆傷心之事。然自我言之，豈灞水橋邊以青袍寒士而送玉珂貴客，窮途飲恨，尤極可悲而可涕乎。前皆假事爲詞，落句方結出本旨。《玉谿生詩箋註》卷三：香山《中秋月》已有作法，此則尤變化矣。初疑義山抑塞終身，窮途抱痛之作，然繩之以理，末句之可傷，何反勝以上六事歟？況以自慨，復何用問諸水濱。此必李衛國疊貶時作也。《唐摭言》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之句，與此同情。上六句興而比也。首句失寵，次句離恨。三四以湘淚指武宗之崩，峴碑指節使之職，衛公固以出鎮荆南而疊貶也。五謂一去禁廷終無歸路，六謂一時朝列盡屬仇家。用事中自有線索。結句總納上六事在內，故倍覺悲痛。不悟其旨，則大失輕重之倫矣。灞橋只取離別，不泥京師。此義山獨創之絕作也。《玉谿生詩說》卷下：卑俗之至，命題尤俗。問：此詩亦有風致，那得云俗。曰：此所謂倚門之妝，風致處正其俗處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六句六事，皆非正意，只於結句一點，運格絕奇，但體太卑耳。

《流鶯》《李義山詩解》：此作者自傷漂蕩，無所依歸，特託流鶯以發嘆耳。【略】結句從「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翻出。《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亦借端以自嘆也。起句「漂蕩」字，結句「傷春」字是正義。《玉谿生詩箋註》卷六：頷聯入神，通體悽惋，點點杜鵑血淚矣。亦客中所賦。《玉谿生詩說》卷下：前六句將流鶯說做有情，七句打合到自己身上，若合若離，是一是二，絕妙運掉，與《蟬》詩同一關捩。但格力不高，聲響覺靡耳。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次聯言昔客江南，黃蘆遍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曾無搖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爲關外之人，不覺凄兮其悲，因蘆葉之梢梢，而百端交集也。腹聯皆是所感，末句指叢蘆。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此因叢蘆而發客中搖落之感也。蘆葉雖非佳植，而郵亭見此，最寫幽襟。蓋因昔年曾客江南，而出關見此，如逢舊侶也。因憶此館乃漢武曾過之地，而思子臺邊，玉孃湖上，風月凄涼，久已不堪回首，況此叢蘆偶對，客去之後，誰復關情。蕭蕭清響，惟與荒城夜砧相伴而已。生世蒼茫，何以異此。《玉谿生詩說》卷上：用筆甚輕，而情思殊深，正復以輕得之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情致宛轉，格在不高不卑之間。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三四）情深於言，義山所獨。《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前半自是變體。《李義山詩解》：此義山悼亡後，重來茂元舊宅而作也。時當秋夜，露冷月寒，睹此草木變衰，而嘆人生聚散本來如此，非造物者之得私其間也。悠揚歸夢，惟燈見之，濩落生涯，惟酒知之。言形單影隻，而親卿愛卿之人，不可復作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四：露下池是記夜之深也，觀「如霰」可知。風過塘是記風之烈也，觀「竹悲」字可知。竹有何悲。以我之悲心遇之，而如見其悲。華筵既收，嘉賓盡去，觸景傷情，不勝惆悵。浮世之聚散，紅蕖之離披，其理一也。今乃故作低昂之筆，以聚散爲固然，離披爲意外，何爲者乎。此蓋先生託喻以悼王夫人耳。以上四句寫一夕之事，下再總寫平日。歸夢曰悠揚，妙，恍恍忽忽，了無住着也。生涯曰濩落，妙，栖栖皇皇，一無成就也。惟燈見，獨酒知，言更無一人，爲識我此中況味矣。七一頓，八一宕，目今況味雖只爾爾，抑嵩陽松雪，別有心期，其何敢長負歲寒之盟乎。《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上卷有《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七古一首，叙見知於王茂元而歸結悼亡之意，此詩僅後一日，其所言亦復悽惋情深。竊以爲七月二十八、九爲義山悼亡之日，故題皆著其時日，而詞氣又皆因茂元以及其妻也。起二句露如霰下，月過竹邊，寫七月時景，前池、迴塘，則點崇讓宅。三句用生浮死休之義，言宅如故而茂元已不在矣。四句用「顏如舜華」之義，言茂元去而妻亦亡矣。五句頂妻亡而言其獨居於室者寤寐求之之難。六句頂茂元死而言其見棄於世，有瓠落無用之感。七句總承中四句，嘆其冉冉老矣，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八句言嵩山在望，松雪怡情，蓋不得已將爲岩棲谷隱之流矣。《玉谿生詩說》卷下：三四格意可觀，對法尤活。後半開平庸敷衍一派。《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已開宋派。

《吴宮》《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言禁門不能掩也，必有所刺。又何焯評：亦刺禁籞不嚴，第二反言之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

一六：花開花落，便是興亡氣象。二十八字總從「梧宮秋，吳王愁」六字脫出。《玉谿生詩意》卷七：寫其醉生夢死，荒淫亡國，借古慨今也。《玉谿生詩說》卷上：末七字含多少荒淫在內，而渾然不覺，此之謂蘊藉。《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荒淫之狀，言外見之。

《常娥》《唐詩絕句註解》：詩意謂嫦娥有長生之福，無夫婦之樂，豈不自悔。前人未道破。《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敖英評：此詩翻空斷意，從杜詩「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變化出來。胡次焱評：羿妻竊藥奔月中，自視夢出塵世之表，而入海昇天，夜夜奔馳，曾無片暇時，然則何取乎身居月宮哉。此所以悔也。按商隱擢進士第，久中拔萃科，亦既得靈藥入月宮矣。既而以忤旨罷，以牛、李黨斥，令狐綯以忘恩謝不追，偃蹇蹭蹬，河落星沉，夜夜此心，寧無悔耶。此詩蓋自道也。上二句紀發思之時，下二句志凝想之意。唐汝詢評：此疑有桑中之思，借嫦娥以指其人，與《錦瑟》同意。蓋義山此類作甚多，如《月夕》、《西亭》、《有感》、《昨夜》等什，俱與《嫦娥》篇情思相左右，但不若此沉含更妙耳。《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夜夜心）語、想俱刻，此三字卻下得深渾。《春酒堂詩話》：李義山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傷風雅極矣，何以人盡誦之。至又云：「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差覺蘊藉，似亦悔其初作而爲此。《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自比有才調，翻致流落不遇也。《唐詩摘鈔》卷三：義山詩中多屬意婦人，觀《月夕》一首云：「草下陰蟲葉上霜，朱欄迢遞壓湖光。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玩次句語景，嫦娥字似暗有所指。此作亦然。朱欄迢遞，燭影屏風，皆所思之地之景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孤寂之況，以「夜夜心」三字盡之。士有爭先得路而自悔者，亦作如是觀。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此非詠嫦娥也。從來美人名士，最難持者末路。末二語警醒不少。《玉谿生詩意》卷七：嫦娥指所思之人也。作眞指嫦娥，癡人說夢。《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亦刺女道士。首句言其洞房曲室之景，次句言其夜會曉離之情。下二句言其不爲女冠，儘堪求偶，無端入道，何日上昇也。蓋孤處既所不能，而放誕又恐獲謗，然則心如懸旌，未免悔恨於天長海闊矣。《玉谿生詩說》卷上：意思藏在上二句，卻從嫦娥對面寫來，十分蘊藉。非詠嫦娥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此悼亡之詩。《選玉谿生詩補說》：此傷己之不遇也。一二，喻韶光易逝；三四，喻不如無此才華，免費夜夜心耳。

《憶匡一師》《碧溪詩話》卷四：杜《尋范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匡一》云：「鑪煙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略】閒棄山間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評：人情趨炎，鮮不以山僧對鑪燈松雪不勝凄冷，不若京都鐘漏之地切近繁華，故有別經年而不知時日之長也。此後二句，正形容西峯岑寂之景，義山之憶匡一師，垂想及此，感念耶，羨慕耶。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經年帝城，軟塵十丈，豈知西峰別一境界哉。《玉谿生詩意》卷七：三四西峰之景如此。無事而別，能不相憶。《玉谿生詩箋註》卷六引田蘭芳評：不遠不近，得意未可言盡。《玉谿生詩說》卷上：格韻俱高。香泉評曰：只寫匡師所處之境清絕如此，而其人益可思矣。所憶之情，言外縹緲。

《初食筍呈座中》《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憐才。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此以知心望當事也。須知三千座客中，要求一個半個有心人絕少。《玉谿生詩意》卷七：皇都之剪食無數，誰惜此凌雲一寸心乎。流落長安者可痛哭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一引徐逢源評：此疑從崔戎兗海作。戴凱之《竹譜》：「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在今德州、平原之間。大約北地多不宜竹，時必有以筍爲方物獻者，故紀之。《玉谿生詩說》卷下：感遇之作，亦苦於淺。

《寄蜀客》《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極刻之語，極正之意。譚元春評：讀此使人不敢言才子佳人四字。《義門讀書記》卷五八：第二聯翻案。以無情誚金徽，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不言文君之越禮，而轉歸咎金徽，此立言微妙處。《玉谿生詩意》卷七：此譏蜀客之不念故人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當作於嶺表歸朝之後，因寄蜀客而致慨也。鄭亞已遷，綯怒未解，陳情不省，金徽太恕矣。《增訂唐詩摘鈔》卷四朱荆之評：長卿死於好色，故以此諷之。本意言女子無情，遊其地者勿爲所惑耳。唐時蜀中極盛，蓋佳麗之藪也。《玉谿生詩說》卷上：隱其名曰蜀客，風之以不憶故夫，此必新舊之間友朋相怨之詩也。亦殊婉而多諷。

《細雨》《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以髮細而狀之。《玉谿生詩意》卷六：細雨如髮，因帳飄簟卷而懷當時之楚女，意自有託也。《重訂李義

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似悼亡後作。《玉谿生詩說》卷上：對照下筆，小詩之極有致者。《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佳在渾成。《選玉谿生詩補說》：此悲秋之意也。簟卷者，雨夜生寒，簟不可用也。當時楚女感動秋意，謂髮彩生涼，秋風凄切，對景而悲矣。而今日復遇細雨，能無憶當時之境況乎。詩意甚曲。

《過華清內厩門》《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撫今追昔，無限感慨。婉而多風，勝《龍池》多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凄涼境界，翻作太平氣象，越見凄涼。《玉谿生詩意》卷七：雖舊物不失，而衰微在目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義山生當大和、開成之世，則馬政之衰可知。而華清之備遊幸者，自無復升平故事矣。【略】故義山因過華清內廏作詩以慨嘆之也。曰「明時」，曰「不巡幸」，乃《春秋》諱魯之義，不敢斥言其衰也。曰「青海有龍孫」，微詞也，不敢斥言其遠莫能致也，乃風人之旨也。

《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第一首）典麗嚴重，立言之體如是。《玉谿生詩箋註》卷二：武宗大有武功，篤信仙術，絕類西漢武帝。三詩用典，大半取之。極華贍中，殊含悽惋。引田蘭芳評：宏整哀切，就挽事作歎，不失誄尊之體。《玉谿生詩說》卷上：（首章）四家評曰：五六說大行蘊藉輕婉。（次章）到第六句直是轉身不得，必爲弩末矣，看結法是何等神力。（三章）又就求仙唱嘆作收，聲情凄婉，是悲非刺。

《梓州罷吟寄同舍》《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後半言己不得志於時，偶託意聲色，以遣放廢無聊之懷。五年幕府，百無一成，惟染令公之衣香而已。仲郢之於義山，蓋非深知，特失路無依，不得已而相隨不去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此因罷職歸去，而訴知心者之難也。前半首作一氣讀，言五年從事以來，無日不接席分行於珠履翠翹間也。首聯是倒裝法，次聯是互文法。相聚既久，吟詠自多，雖有流連風景之作，無異《離騷》美人之思。自今以後，則老病侵尋，惟有歸卧漳濱而已。長吟遠別，衣香未銷。五年間朋遊曲宴，恍如一夢，竟成何事。《玉谿生詩意》卷五：五年共事，珠履相交，翠翹相近，皆非有意。五，詩有寄託；六，病甚無聊。結言終不及亂也。詳詩意，似同舍有議近翠翹者。《玉谿生詩說》卷上：起手斗入有力。結語感嘆不盡。《紀河間詩話》卷一：商隱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託」句，則借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

《無題二首》（鳳尾香羅薄幾重，重幃深下莫愁堂）《唐詩評選》卷四：（重幃首）艷詩別調。《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義山《無題》數詩，不過自傷不逢，無聊怨題，此篇（按：指「重幃」首）乃直露本意。《李義山詩疏》徐德泓評：二首皆慨不遇而託喻於閨情也。《李義山詩解》：按本傳，「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二詩疑爲綯發。因不便明言，而託爲男女之詞，此《風》《騷》遺意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首章）此詠所思之人，可思而不可見也。上半首，言守禮謹嚴。鳳尾香羅，重重深護，月扇遮羞，雷車隔語，深閨麗質，自應如是。下半首，言殷勤難寄。外不通內，伴金燼之寂寞，內不通外，斷石榴之消息。斑騅隔岸，漫待好風，眞所謂人遠天涯近矣。（次章）此義山自言其作詩之旨也。重幃自鎖，清宵自長，所謂神女小姑，即《楚詞》「望美人兮南浦」之意，非果有其人也。顧風波浩渺，難斷菱枝之縈繫；月露蒼茫，寧禁桂葉之飄香？明知其無益而不能自已，世無有心人，吾將誰與訴此也耶。《玉谿生詩意》卷五：（首章）詳「車走」句，則一二乃車帷也。三言僅能睹面，四言未能交語也。五六夜深燈燼，消息難通。七八言安得好風吹汝來也。（次章）「原是夢」，不能眞合也；「本無郎」，明知獨處也。「菱枝弱」，自喻相思之苦；「桂葉香」，喻所思之遺世獨立也。猶言誰令汝遺世獨立，我安得不相思乎。「夢」字承秋宵，「居處」承莫愁堂，「風波」承白水，「月露」承神女夢。「相思」總結上六句，「惆悵」「清狂」申說七句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李青蓮「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二語，可作此二詩註腳。前詩言不求人知也。【略】次首言人無知己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四：將赴東川，往別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也。首作起二句衾帳之具。三句自慚。四句令狐乍歸，尚未相見。五六喻心跡不明而歡會絕望。七八言將遠行，「垂楊岸」寓柳姓，「西南」指蜀地。次章上半言不寐凝思，惟有寂寥之況。往事難尋，空齋無侶。五謂菱枝本弱，那禁風波屢吹，慨今也；六謂桂枝之香，誰從月露折贈，遡舊也。惟其懷此深恩，故雖相思無益，終抱癡情耳。此種眞沉淪悲憤，一字一淚之篇，乃不解者引入歧途，粗解者未披重霧，可慨久矣。《選玉谿生詩補說》：首章自況其遇而不遇也。【略】義山成進士，舉拔萃科，名動一時，每爲諸侯所辟，而不能一舉朝班，猶女子求之者多，而終無伉儷之好者也。次章嘆其終不遇，而不復思其遇也。堂掩重幃，清宵不寐，此終不遇也。然無足怪也。神女原只有夢，小姑本未有郎，予安得以好逑作合期之斯世乎？況風波飄

梗，離間者多，月露無情，汲引者少，於是知此生總無遇合之日。相思無益，不妨以惆悵之意，寓於清狂，發爲歌詠，以自適而已。「直道」二字妙甚，蓋前此猶未忍直言無益，至此則竟可說出矣。凄絕。

《昨日》 《李義山詩解》：篇中無限顛倒思量，結處一齊掃卻，有如天空雲滅，此最得立言之體者。上半言紫姑神去，問卜無從，青鳥不來，音書斷絕，何分散易而團圓之難得乎。下半言「蟾影破」，憂容輝之漸減也，曰「雁行斜」，悲蹤跡之不齊也。一夜之間，百端交集，及至平明，自覺無謂，笑倚牆邊梅樹花，淡語意味卻自深長。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一：此感人心判合不可必也。昨日輕離，今朝無信，去不知其何以去，來不知其何時來。大抵蟾影一破，必無重圓之理，雁柱本單，哪有復雙之時。平明鐘後，惟有梅樹無心，笑倚牆邊而已。浪蕊浮花，其足戀耶。此即《衛》詩《終風》之意。《玉谿生詩意》卷五：古詩：「刻成箏柱雁相參」，言箏柱斜列如雁飛也。二八十六，夜月缺時也；十三絃，不成雙也。笑倚梅花，望其來也，與「去」字相映。

《槿花》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因槿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興而兼比者也。至末句說盡古今色衰愛弛之事，慧心者當不待見前魚而泣下矣。《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不關易謝，自值時衰，發端已道破我生不辰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言自立之難也。《玉谿生詩意》卷七：紅顏未老，君恩已歇，豈惟槿花爲然。《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古人用槿花以比紅顏，本取其朝榮夕落之義，故此詩祖之。末二句不獨感紅顏之易衰，亦致慨舊恩之難恃也。《網師園唐詩箋》卷一六引敖東谷曰：末二句題外生意，凡詠物當參此機，則能因物以寓人事，風刺悠遠。如袁景文《詠白燕》：「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陳公甫《詠桃花》：「劉郎莫記舊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皆此訣也。

《暮秋獨遊曲江》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墨批：已似《花間》。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有情不若無情也。《玉谿生詩意》卷七：江郎云：「僕本恨人。」青蓮云：「古之傷心人。」與此同意。《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身在情長在」一語最爲悽惋，蓋謂此身一日不死，則此情一日不斷也。曲江之地，釋褐舊遊，轉徙幕僚，君門萬里。今雖復重遊其地，寧有援引朝列者耶。此題之書「獨遊」而詩之所以嘆悵望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六：調古情深。又曰：前有《荷花》、《贈荷花》二詩，蓋意中人也。此則傷其已逝矣。《玉谿生詩說》卷上：不深不淺，恰到好處。

《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還京》 《碧溪詩話》卷一：李義山任弘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雖爲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餘味。英俊屈沉，強顏低意，趨跖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己，不甘心於病畦下舐，不能賞此語之工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感憤至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等是不遇知己，卻輸他無趨走之苦。《玉谿生詩意》卷七：老至居人下，乃有此語。《玉谿生詩說》卷下：太激太盡，無復詩致。

《房中曲》 《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苦情幽艷。譚元春評：情寓纖冷。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此悼亡詩也。起四句，以薔薇反興。下四句，言物在人亡。「憶得」二句言出門作別時。歸來不見，卻將錦瑟作襯。末乃致其地老天荒之恨也。《玉谿生詩意》卷一：「癡若雲」，奇句。「今日」二句，比而興也，澗底之松可以長壽，山頭蘗，生死之苦也。甚似長吉。《玉谿生詩說》卷下：亦長吉體，特略有古意，猶是長吉《大堤曲》之類未甚詭怪者。

《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謂情愫之難達也。暗用方朔朱鳥窗窺王母事。《玉谿生詩意》卷七：偷桃喻求仙，竊藥喻夫婦也。月夜同賞有姊妹，而玉樓簾隔無異孤眠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六：「偷桃」是男，「竊藥」是女。昔同賞月，今則相離。

《孑初郊墅》 《詩學禁臠・一句造意格》：初聯上句以興下句，而下句乃第一句之主意。第二聯、第三聯皆言郊野之景。末聯結句羨郊墅之美，亦欲卜鄰其間，有悠然源泉之意。此乃詩家最妙之機也。《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寫自訪子初，卻先寫子初見憶，乃見兩人相歡之深，本如磁鐵相吸，何況又有好郊墅耶。看他「看山對酒君思我」，妙；「聽鼓離城我訪君」，又妙。寫一個思之深，一個去之早，總是意思都在尋常往還之外，固不可以賓主二字淺律之也。三，臘雪，是紀此日相訪是初春。四，齋鐘，是表此日到墅是晌午。二句只承「我訪君」之三字也。（後解）此方寫郊墅之佳。看他訪人郊墅，卻欲自買郊墅，乃至欲令兩家子孫世世同有郊墅，眞乃心醉今日子初郊墅不淺也。《義門讀書記》卷五八：起聯中便籠罩得子孫世世相好在。買舍耕耘，恰從腹連生下，更無起承轉合之迹。第五所以息機，第六所以發興，曲盡郊居之樂。中四句一片煙波，孟德所謂以泥水自蔽也。《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

卷四：此詩格極平淡，情極濃至。看他一出手欲寫我訪君，卻先寫君思我，便見得兩人投分非泛然也。三四只承二，臘雪消其序已春，齋鐘動其時已午，此不過紀其相訪之日，而牆邊水滿，檻外雲凝，其地之佳勝亦略可見矣。五六再細寫。五寫墅中，六寫墅外，但舉竹柏而花木之羅列可知，但舉漁樵而山水之環繞可知。一結更有別致。《李義山詩解》：起二句，乃對舉中之互文也。《玉谿生詩說》卷上：直寫樸老，風格殊高。芥舟曰：「君思我」「我訪君」二句調用在起聯，故只覺脫洒，不嫌油俗，亦由其襯貼字面雅淨。若吳梅村偷用於頷聯，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則俗不可耐矣。《昭昧詹言》卷一九：此詩佳。開放翁、東坡。起句子初，以下郊墅。收佳，似白。《小匏庵詩話》卷一：李義山云：「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李羣玉云：「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金地藏云：「愛向竹欄騎竹馬，懶於金地聚金沙。」【略】此種句法，皆由獨造。

《**井絡**》《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五六對巧。《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此先生深憂巴蜀之國，江山險峻，或有草竊據爲要害，而特深著嚴切之辭，以爲預戒也。言此井絡天彭，拔地插天，飛棧千里，界山爲門，自古稱爲險絕之區者，以今日朝廷視之，不過在我一掌之中而已耳。【略】然則雖復陣圖在東，雪嶺在西，天設劍閣以爲雄塞，據我論之，固曾不得而謾誇也。（後解）前解寫全蜀之險，更不足恃，後解寫起蜀之人，皆未必成也。言前如望帝，佐以鼈靈，後如昭烈，輔之諸葛，然而曾不轉眼，盡成異物，又況區區草芥之子乃欲何所覬覦於其間也哉。《義門讀書記》卷五八：第一句便破盡全蜀，第二是門戶，第三是東川，第四是西川。四句中包括後人數紙。三四一聯若不點出東、西二字，只是成都詩耳。「堪嘆」一聯言以世守因餘，猶歸於泯滅，況么麼草竊耶？喝起落句有力。此篇若作於元和初劉闢據蜀之後，更有關係，在義山之世，止當賦杜元穎、悉怛謀兩事也。觀西崑《成都》三篇，何其瑣屑補綴！如此工緻，卻非補綴。義山佳處在議論感慨，專以對仗求之，只是崑體諸公面目耳。《一瓢詩話》：詩文要通體穩稱，乃爲老到。止就詩論，寧使下句襯上句，不可使上句勝下句。然上下悉敵，纔是天然工到。如【略】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陣圖東聚煙江石，邊柝西懸雪嶺松」之類，則又不可力爭者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二：此詠蜀中形勝也。【略】唐自肅、代後，蜀中屢屢叛亂，故有是詩。《玉谿生詩箋註》卷三引田蘭芳評：足襯奸雄之魄，而冷其覬覦之心。《玉谿生詩說》卷下：立論正大，詩格自高。五六唱嘆指點，用事精切。三四轉折太硬，意雖可通，究費疏解。七句尤率，非完美之篇。《昭昧詹言》卷一九：此與太白《蜀道難》、杜公《劍門》同意，皆杜奸雄覬覦。先君云：「前半地形，合東西言之。後半人事。次句乃通首主句。五六即承明此意，以兩代興亡大事，證明不能恃險。」

《**寫意**》《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日向二句）不言而神傷。《義門讀書記》卷五八：「燕雁迢迢隔上林」：伏思鄉。「人間路有潼江險」二句：正披寫其不思鄉而不可得之故。「三年已制思鄉淚」二句：一路逼出此二句。《唐音審體》卷一六：此等詩氣韻沉雄，言有盡而意無窮，少陵後一人而已。《玉谿生詩說》卷上：潼江玉壘，豈必獨險獨深，意中覺其如是耳。結恐太直，故作態收之，此亦躲閃之法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四：黯然神傷，情味獨絕。《昭昧詹言》卷一九：此詩末句點題，章法用筆略似杜，三四句法亦似杜。

《**隋師東**》《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引潘畊評：此詩蓋引隋師東征之事以諷也。【略】觀末二語，其爲隋事甚明，蓋亦詠史之作也。夫李同捷據滄州，自當進討，非煬帝生事外夷比。然諸將玩寇邀賞之罪有不可逭者，此故假隋事以譏切之。《唐詩貫珠串釋》卷二三：此詠隋煬帝征高麗之事，蓋讀史而作也。【略】東，東征。稱「中原」以見征在邊遠，且結又說出玄菟，無可移易者。乃集以爲指李同捷據滄、景事，則「中原」二字與結處如何強合耶。《說詩晬語》卷上：（義山）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鸞鵠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愧讀書人持論。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二：此諷廟算之失也。討逆敵愾，自是武臣本份事，乃日費斗金以買鬬，將愈驕，卒愈惰，邀功倖賞無已，勢所必至也。然此皆廟算無人之故。蓋內無鸞鵠，故外有鴟鴞。誠使一將功成而致枯萬骨，已不忍道，況功未成而先枯萬骨乎。可痛極矣。《玉谿生詩箋註》卷一：詩固借隋爲言，何煩切證歟？五句謂須賢臣在朝，然非泛指也。《舊書・紀》及《裴度傳》：敬宗嘆宰執非才，致奸臣悖逆。學士韋處厚力請復用裴度，河北、山東必稟廟算。度自興元入朝，復知政事。及同捷竊弄兵權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度前後在朝，衆望所尊，惜屢被讒沮。時則以年高多病，懇辭機務矣。故詩有含意焉。《玉谿生詩說》卷下：四家以爲終傷蹇直也。五六句歸愚所賞，然詩中筋節在此二句，過

求筋節而失之板腐亦在此二句。《昭昧詹言》卷一九：前四句將正義說定，五六空中掉轉，收換筆繞補餘意。古人無不用章法。《選玉谿生詩補說》：時李宗閔同平章事，沮李德裕不用，故爲此言。末二借隋爲喻，猶所謂殷鑒不遠也。積骸成莽，萬骨皆枯，當日情形，宛然在目。誰謂義山非詩史乎。

《宋玉》《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此題下缺一「宅」字。此作者自謂。落句澹澹收住，自有無窮感慨。《李義山詩解》：上半言其人，下半言其宅。起言維楚有才，乃何以荆臺百萬之家，而擅才華者獨宋玉一人耶？《楚辭》《風賦》，其才華也，唐勒，景差，皆莫能及，其獨擅也。接言其人雖往，其宅猶存，不且與渚宮觀閣、雲夢烟花，同爲楚地之勝耶？信以避亂居此，可謂千古才人，後先輝映矣。託後車，猶云望屬車之清塵也。信仕梁、魏、周，故云三朝。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二：此嘆遇合之不如前人也。自古文人，福命多薄。獨天生宋玉之才，一時無兩。忌者既多，必遭偃蹇。乃渚宮雲夢間，侍從逍遙，主臣相得，何其幸與。至千年下如庾信者，偶居故宅，猶如丐其餘庇，而得承事三朝，文人薄命之說，吾終有所未信也。蓋無聊自遣之詞。《玉谿生詩意》卷五：前半宋玉才華，乃楚一人。後半言渚宮雲夢，餘風猶在，故庾信一尋荒徑，永託後車。意言己之才華可追庾信，渚宮之夢，亦堪託宋玉之後車。而流落終老，其視庾也遠矣。《玉谿生詩說》卷下：四家以爲失之鈎剔過明，不愜人意也。

《賈生》《藝苑雌黃》：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略】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評：以賈公而遇文帝，可謂獲主矣。然所問不如其所策，信乎才難，而用才尤難。此後二句詩而史斷也。《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晚唐絕「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極工者，亦氣韻衰颯，天壤開、寶。然書情則愴惻而易動人，用事則巧切而工悅俗。世希大雅，或以爲過盛唐。具眼觀之，不待其辭畢矣。《詩源辯體》卷三〇：晚唐絕句，二子（杜牧、李商隱）乃深得之。但二詩雖爲議論之祖，然「東風」二句，猶有晚唐音調，「可憐」二句，則全入議論矣。《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末二句即詩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意。《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徒問鬼神，賈生所以弔屈也。彤庭私至，才調莫知，傷如之何。又後死之弔賈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老杜「前席竟爲榮」，一「竟」字已含此一首意。《玉谿生詩意》卷七：前席之虛，今古盛典。文帝之賢，所問如此，亦有賈生遇而不遇之意歟。《玉谿生詩說》卷上：純用議論矣，卻以唱嘆出之，不見議論之迹。《選玉谿生詩補說》：絕大議論，得未曾有。言外爲求神仙者諷。

《鈎天》《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言得聽者皆夢中人耳，豈知音乎。何焯評：賢者不必遇，遇者不必賢，言下慨然。《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庸才貴仕，皆所謂因夢到青冥者也。何嘗知音，偏忽夢到，是眞可痛耳。姚培謙《李商隱詩集箋註》卷一六：天上人間，知音難遇，奈何。《玉谿生詩意》卷七：吹者本欲得知音一聽，今竟不得，故吹裂孤竹，玩「卻爲」二字可知。《玉谿生詩箋註》卷三引徐逢源評：暗誚子直，兼自傷也。《玉谿生詩說》卷下：太激。《選玉谿生詩補說》：此自傷不得與清華之選也。上帝鈎天之樂，會聚百神。昔人如趙簡子，何嘗是知音者，乃因夢得聞之，而知音如伶倫，反不得聽耶。以喻三館廣集英才，不無濫廁，而文章華國如義山，反不得與，是可怪也。或謂此詩爲裴文忠惜，恐未必然也。

《舊將軍》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潘畊謂爲李晟而作，良然。《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此似爲石雄而發。《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譏當時棄功不錄也，詞致清婉。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只一「故」字，黯然。《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按史：武宗崩，宣宗立，遽罷李德裕相。德裕秉政日久，位重有功，衆不意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此詩謂此事也。德裕之相武宗，自御回鶻至平澤潞，當時蕩寇之勳不小，於是加太尉，封衛國公，不啻漢顯宗南宮雲臺圖畫功臣也。曾日月之幾何，遽罷政事，出鎮荆南。然則以有用之才，置無用之地，何異於漢之李廣，號稱飛將軍，竟放閑置散，夜獵灞陵，空爲無知之醉尉所呵，而忽其爲故將軍也。朱長孺補註引潘畊之言，以爲李晟，其說亦切。但李晟往事，作詩者不妨明言之。而此乃隱約其詞，必爲近事發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三：潘畊謂此詩追感李晟而發，不知曰「紛紛」，曰「誰定」，與西平久經圖像者不符，況當時雖張延賞間之，奪其兵

柄，亦何至如所云也。午橋謂慨李衛公，極是。余更切證之。《新書・紀》文：「大中二年七月，續圖功臣於凌煙閣。」事詳《忠義・李憕傳》。後時必紛紛論功。而李衛國之攘回紇、定澤潞，竟無一人訟之，且將置之於死地，詩所爲深慨也。《舊書・傳贊》曰：「嗚呼煙閣，誰上丹青。」憤嘆之懷，不謀而相合矣。義門謂爲石雄發，亦通；然衛國之廟算，乃功人也。

《**高松**》《義門讀書記》卷五八：落句自傷流滯也。玩「無雪」句，必在桂林所作。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遠客高松，相對居然老友。人但知雅韻幽姿，世不多得，孰知其終成度世之善藥也。亦含自寓意。《玉谿生詩意》卷三：三四是「伴我」時。五六天涯。結承五六，「終」字着意。「有風」「無雪」，寫天涯令人不覺。《玉谿生詩說》卷下：起句極佳，結句亦好。中間四句芥舟以爲三四太廓，五六太黏也。

《**訪秋**》《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對起。次連流水蹉對，使不死板。集中詩律多半如是。所以望歸之切者，以地暖無秋色也。只有丹楓，又傷心物色，此豈暫醉所能忘哉。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四：此見知幾者之少也。吹酒易醒，樓高可望，秋已至矣。三承二，四承一。煙白霞紅，秋色正麗，不知霜信之已到丹楓也。結句正透題中「訪」字意。《玉谿生詩說》卷上：意境既闊，氣脈亦厚，此亦得杜之藩籬者。《選玉谿生詩補說》：一二，所以當訪。中四，句句有「訪」字在內。七八，訪得之。

《**哭劉司户蕡**》《玉谿生詩意》卷三：前四以直諫而遷謫之速。五六哭。結憶往事，字中有淚。《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劉蕡應直言極諫，對策指斥宦官，事在大和二年。時文宗初即位，承父兄之弊，恭儉儒雅，政事修飭，當時號爲清明，此所以「言皆在中興」也。無如一遭遠謫，遂卒貶所，竟不及待朝廷之悟而復用。考之於古，漢公孫弘初以賢良對策，亦嘗罪斥，既而再徵，則擢用至相。苟蕡不死，未必不然，此所以曰「不待相孫弘」也。朱註引《公孫弘傳》，節去初罷歸、再徵二語，則「不待相孫弘」句竟成湊韻，其用意安在哉。《玉谿生詩說》卷上：後四逆挽作收，絕好結法。《今體詩鈔》卷九：義山此等詩，殆得少陵之神，不僅形貌。

《**細雨**》《**蕭灑傍回汀**》《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刻意描題，不鬆一句。雖無奇思，自見筆力。何焯評：寫「細」字得神。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五：此客中之作。悲哉秋氣，細雨隨之。竹間萍際，消息甚微。然燕促螢疏，已有日就蕭瑟之勢。意惟故園草色，不改其常耳。《玉谿生詩意》卷三：八句俱寫雨景，俱寫「細」字，而層次井然。雖無杜之沈鬱頓挫，雄渾悲壯，其雅靜亦自可誦。結言不能事朝廷也。《網師園唐詩箋》卷九：「氣涼先動竹」句批：體會入微。《玉谿生詩說》卷上：前六句猶刻畫家數，一結若近若遠，不粘不脫，確是細雨中思鄉。作尋常思鄉不得，作大雨亦不得。

《**商於新開路**》《玉谿生詩箋註》初刊本王鳴盛手批：小小處皆用比興，從無直敘者。

《**夜飲**》《瀛奎律髓》卷三九馮舒評：極似少陵。馮班評：何如老杜。又：義山本出於杜，西崑諸君學之而句格渾成不及也。《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如此學杜，亦似不病而呻。《玉谿生詩箋註》卷三：（五六）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強摹悲壯之鈍漢也。起結言雖衰病，不辭起而一醉以散愁也。又引楊守智評：（結聯）神似少陵。《玉谿生詩說》卷上：五六高壯，使通篇氣力完足。三句小樣。

《**涼思**》《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首二句「涼」字，下六句「思」。何焯評：（倚立句）「思」字入神。落句襯出「思」字足。《義門讀書記》卷五八：起聯寫水亭秋夜，讀之亦覺涼氣侵肌。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五：人當匏繫之時，鬧時猶可消遣，靜時最難爲懷。此客去蟬休，不覺獨自銷魂也。顧南北相違，音書難達，遙想天涯占夢人，必誤疑有所繫戀而未歸耳。《玉谿生詩說》卷上：前四句妙在倒轉說，若換起二句作三四句，直平鈍語耳。五六亦深穩。《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起四句一氣涌出，氣格殊高。五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其妙可思。結句承「寓使遲」來，言家在天涯，不知留滯之故，幾疑別有新知也。

《**李衛公**》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傷賢者之死非其地也。《玉谿生詩意》卷七：衛公功在社稷，當寫其重大者，但寫歌舞，似有不足者。結用贊皇「紅槿花中越鳥啼」意。《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李德裕之爲人，史稱其性孤峭，又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之娛。此詩「絳紗弟子」、「鸞鏡佳人」二語，事殊無徵。大抵欲形容其今日之流貶，不得不借端於昔時之貴盛，倘所謂詩人之言，不必有其實耳。《玉谿生詩箋註》卷三：首句非指孤寒，衛公門下士固多也。【略】下二句不言身赴南荒，而反折其詞，與「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同一筆法，傷之，非幸之也。《玉谿生詩說》卷下：格意

殊高，亦有神韻，似更在趙嘏《汾陽宅》詩以上。《選玉谿生詩補說》：此詩純是借景。蓋牛李黨人滿朝，而衛公尤對症鴆毒，豈容開口訟冤頌德，故義山于《昭肅皇帝》及《舊將軍》詩已極力推奉，而此只作迷離惝恍之辭，令人自會。「絳紗弟子」，喻平日培殖之人才；「鸞鏡佳人」，喻當時識拔之賢士。「致身」猶言「去身」，言不在歌舞之地，而在崖州也，但見木棉鷓鴣而已。凄涼景況，何以堪此。而音絕會稀者，無所依託，風流雲散矣。其後果盡逐衛公親暱，而義山并坐其累。

《**漫成五章**》《唐音癸籤・談叢一》：「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詠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詠萬古之四子。《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引楊守智評：此五首乃玉谿生自叙其一生蹤跡。前二首乃指令狐喬梓。中二首詠娶茂元之女，末一首結重贊皇，正以茂元係贊皇所用也。（首章）「當時二句：言從楚幕，學爲對儷之文也。（二章）前半自標其本領，後半嘆綯之見抑而不得進也。（三章）第二句蓋自謙之辭。（四章）此言入河陽幕也。（五章）以韓、郭比李，推崇之至，見綯之黨私讒貶，不足爲定論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五章不倫不次，初讀殊不可解。及考義山平生出處，乃知五章各有所指，但不欲斥言其事與斥指其人，故以「漫成」二字目之，亦猶無題之意也。【略】杜子美有《戲爲六絕句》，論文章之正變，義山仿之，兼及身世，此即謂之義山小傳可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三：論詩談兵，語絕不符。【略】愚爲之細參，蓋義山自叙一生淪落之嘆。必先解明末二章，而前三章了然一串矣。四章「代北」二句，專爲石雄發，以見李衛公之善任人也。【略】雄起自偏裨，以功授天德防禦副使，遷河中尹，晉絳行營節度，則「建行臺」矣。【略】雄之立功，實在關東。【略】二句蓋統指破回紇、平昭義之事。【略】雄本系寒，又召自流所，黨人既排擯於德裕罷相之後，必早輕薄於德裕委任之時，故曰「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也。【略】五章詠河湟收復之事，而悼衛公也。《通鑑》：「會昌四年，以回紇微弱，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勵兵以俟其時。」《會昌一品集》所謂令代北諸軍摐摐排比也。時劉濛爲巡邊使，其賜詔曰：「緣邊諸鎮，各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密爲制置，勿顯事機。」是衛公已大有收復之謀。其異議者必曰佳兵黷武，故借郭、張以白之。【略】及大中三年收復河湟，未始非叨會昌之餘威，而衛公則已疊貶將死也。《吐蕃傳》云：「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莫不歡呼抃舞，爭冠帶於康衢。」河湟在京都西北，今既來歸，則「中原見朔風」矣。曰「垂老」者，喜今日而追痛前此也。時以憲宗常有志復河湟，加順、憲二廟尊號，而武宗、李相之功，無一人言之者，此義山所爲感慨出之也。又曰：義山始受知彭陽，習爲章奏，自幸師承可恃，致身亨衢，豈知後爲其子所棄哉。徒以章奏之學，操筆事人，故曰「惟觀對屬能」，非校文品之高下，深嘆此外之無能得益也。義山自負才華不得內用，而綯以淺陋之胸，居文學禁密之職，豈非蒼蠅之亂晨鷄耶。此首二兩章爲令狐父子言之也。夫義山之一生淪落，以見棄於楚之子綯也。其見棄者，以其增於茂元也。第三首爲五篇之關鍵。孫仲謀比茂元兩世節鎮，著有戰功。王右軍自比。下二句似內悔，又似解嘲，愁憤固無如何矣。余前所箋有誤也。茂元將材，衛國所任用者，故四五兩章則大白衛國任將運籌之勳，而恨讒口之無良。以衛國之相業，石雄之戰功，尚遭排斥，更何有於他人哉。此五篇之線索，而義山一生喫緊之篇章也。其體格則全仿老杜。《玉谿生詩說》卷上：較少陵諸絕仍多婉態。專取神情，絕句之正體也，參入論宗，絕句之變體也。論宗而以神情出之，則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日高**》《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詩僻而意自可解。（欄藥句）句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二：此嘆兩情之不易通也。上半首是賦，下半首是比。水精眠夢人，豈俗子所能親近。徒如粉蛾之貼死於屏風耳。《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其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按史：「上（指敬宗）視朝每晏，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請出閣待罪。左拾遺劉栖楚至叩額進言，見血不已。」此當時大事也，義山故有此詩。《玉谿生詩說》卷下：亦長吉體。「欄藥日高紅髮髮」自是佳句。長句一派大抵有句而無篇耳。《選玉谿生詩補說》：此諷求仙也。敬宗晏起，耽于酒色，原不專是惑趙歸眞。而義山作詩之時，已非敬宗之世。蓋目擊武宗建道場、築望仙臺，宣宗受法籙，皆蹈前人故轍，因舉求仙而享國二年之敬宗以爲炯鑒。首言鍍金爲鐶，舊錦爲衣，輕裾是繫，是老宮人守便門者。其所以日高未起，以水晶宮中夜與道士作籙事故也。飛香上升，訴之于天，云「春訴」者，春主發生，言訴天以祈長生也。豈知九關高懸，飛香不入，然則方士所言輕身滅影以成神仙，正如粉蛾帖死屏風，可冀望乎。末二極言神仙不可求，非以粉蛾必敬宗也。其後武宗以服長生

藥而死，宣宗以服李玄伯、虞紫芝藥疽發背死。義山諄諄爲言，豈非先見之明歟。

《海上謠》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朱彝尊評：義山學杜者也。間用長吉體作《射魚》、《海上》、《燕臺》、《河陽》等詩，則多不可解。【略】疑是唐人習尚，故爲隱語，當時之人自能知之，傳之既久，遂莫曉所謂耳。有明制義且有然者，何況於詩。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二：諷求仙也。月中桂冷，海底桃枯，神仙何在。驂鸞馭龍，徒虛語耳。且劉郎既葬之後，又經幾葉雲孫卧秋煙，言同歸陵墓中也。當日上元夫人雖有書信往來，豈足信耶。《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謂敬宗好仙也。按史：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使中使迎之，館於禁中山亭。起句言桂水言江，謂徧歷江嶺也。次二句謂覓得周息元也。次二句謂周息元自言數百歲，妄自尊大，不肯輕處也。次二句謂館於禁中山亭也。次二句謂敬宗崩也。末二句謂稱玄宗皇帝之後，則歷世至敬宗爲雲孫。仙李蟠根，不綿壽數，徒如漢武傳受上元夫人之圖經已耳。《玉谿生詩箋註》卷三：非諷求仙，蓋嘆李衛公貶而鄭亞漸危疑也。「桂水」二句，借月宮以點桂林。「海底」六句，指衛公貶潮州濱海地矣。其貶以七月，故言秋令。「劉郎」二句，謂武宗昔日倚信，而崩後遽遭遠斥也。「雲孫」比鄭亞，君相擢用之庶僚，猶高、曾之有雲、仍。「卧秋煙」者，失勢而愁懼也。「上元」句喻衛公之相業紀在史書，且暗寓爲之作《一品集序》。蓋九月德裕書自洛至桂，命亞作序，而不意時已貶潮，勢將沉淪海底矣。又曰：「滿翅」句，狀其心憂髮白。

《幽居冬暮》 《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五：「曉鷄」句，喻不改其常。「寒鶩」句，喻不移其守。急景頹年，致身料已無分，然夙志未嘗忘也。《玉谿生詩意》卷三：一罷官，二幽居。三四冬，五六暮。結應起句。《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此乃大中末廢罷居鄭州時作。起句曰「羽翼摧殘日」，又曰「頹年寖已衰」，情、語顯然。《玉谿生詩箋註》卷二：此母喪中作。郊園當是京郊之園，即所云移家關中者，必在四年春移家永樂之前也。下半嘆年漸衰而志不遂。《玉谿生詩說》卷上：四家評曰：渾圓有味。無句可摘，而自然深至。此火候純熟之後，非可以力強也。強爲之，非枯即率矣。

《寒食行次冷泉驛》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五：歸途旅宿，清景絕佳。三四驛中近景，五六驛中遠景。末將寒食、冷泉映帶作結。《玉谿生詩意》卷三：「倍思家」三字殊欠發揮，結稍得之。《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中：詩中介山汾水，蓋會昌四、五年閒居太原之時作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二：首云歸家，歸永樂也。時方閒居，故感子推隱死之事。田蘭芳評：境地悄然，能使歡人生悲。《玉谿生詩說》卷下：氣格頗高，三四亦佳句。但五六句忽寫形勢，與上二句下二句均不貫串。雖前四是序宿，後四是序行，然轉折不清，嫌於雜亂鶻突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紀昀評：中唐正派。

《花下醉》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何焯評：（末句）別有深情。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六：方是愛花極致。《玉谿生詩箋註》卷二：最有韻，亦復最無聊。《玉谿生詩說》補錄：情致有餘，格律未足。《秋窗隨筆》：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有雅人深致。蘇子瞻「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富貴氣象。二子愛花興復不淺。或謂兩詩孰佳。余曰：李勝，蘇微有小疵。既「香霧空濛月轉廊」矣，何必「更燒紅燭」？此就詩之全體言也。《射鷹樓詩話》卷三：天下多愛才慕色之人，而眞能愛才慕色者實無其人。譬之於花，愛花者多，而可稱花之知己者則少矣。義山《花下醉》【略】，方是愛花極致，能從寂寞中識之也。

《搖落》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蘊藉之至。《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下：以「搖落」命篇者，用宋玉《九辯》悲秋之義，以自道其坎壈失職而志不平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三：此寄內詩也。「結愛傷晚」者，久爲屬意而成婚遲也。「端憂至今」者，數年閑居愁苦，赴桂又不久，行者居者皆含愁也。「未諳」二句，謂未得入仕中朝而家室聚也。的是此時途次所寄。味其意態，似小有羈留之況。又曰：文集《爲李貽孫啓》以全力赴之，必故交之深者。詒孫會昌五年爲夔州刺史，大中二、三年或尚在夔乎。《玉谿生詩說》卷上：情調殊佳。格雖不高，而亦不卑。《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語極濃至，佳在不靡。

《滯雨》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三：大抵說愁雨，皆在不寐時，此偏愁到夢裏去。《玉谿生詩說》卷上：反筆甚曲。《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運思甚曲，而出以自然，故爲高調。

《偶題二首》 《觀林詩話》：李義山云：「小亭閒眠微酒銷，山榴海柏枝相交。」韓致光云：「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對綠芭蕉。」皆微辭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幽景閒情，寫出便成物色。《玉谿生詩箋註》卷五：

上章晝景，下章夜景。語含尖刺，當與《可嘆》同參，此較婉約。《玉谿生詩說》卷上：（首章）艷而能逸。第二句有意無意，絕佳。（次章）對面寫來，極有情致。雍陶「自起開籠放白鵰」亦是如此用意，而其語不工。

《正月崇讓宅》《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此悼亡之詩，情深一往。《李義山詩解》：此詩與《七月二十九日》一篇，皆悼亡後作也。宅無人居，故重關密鎖。「廊深閣迴此徘徊」，即潘黃門「入室想所歷」之意。三四從室外寫：仰以望月，月既含暈；俯而看花，花又未開，總是一派淒涼景況。五六從室內寫：蝙拂簾旌，是所見；鼠翻窗網，是所聞。明知二蟲所爲，而不能不展轉驚猜者，以心懷疑慮故也。至背燈自語，起卧不常，而獨夜情懷有愈不可言者矣。《玉谿生詩箋註》卷六：何說是也。《戊籤》疑私侍婢之流，誤矣。昔年自徐還京，冬即赴梓，則此《正月崇讓宅》，必東川歸後也。《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宅係婦家，故全是悼傷之意。通首俱寫夜來景色【略】，佳處全在神韻，後人效之，便俚質無味矣。《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此失偶後重過王茂元故宅之作。感舊意少，悼亡意多，玩末二句可見。《玉谿生詩說》卷下：通首境地悄然，煞有情致，然云高格則未也。首句亦趁韻，正月豈有綠苔哉。

《北青蘿》《義門讀書記》卷五八：「獨敲初夜磬」：寫「孤」字。「初夜」頂「殘陽」來，而「路幾層」亦透落句，不惟迴顧「孤」字，兼使初夜深山迷離如睹。《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三四澹妙。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五：結茅西崦，在落葉寒雲之外，可謂孤絕矣。清磬深宵，老藤方丈，靜中是何等境界。而一微塵中，吾猶以愛憎自擾耶。《玉谿生詩說》補錄：芥舟曰：五六嫌弱，結句尤湊。《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三四格高。

《戲贈張書記》《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朱彝尊評：「古木」二句眼前語，卻道不出。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六：首四句，客中黯淡之景。中四句，寫張室家相念之深。末四句，正形容其無可奈何情緒也。《玉谿生詩意》卷八：一段彼此寂寞。二段彼此懷思。三段情景全寫。四段無已時。《網師園唐詩箋》卷一八：「池光」句：寫景即亦寓興。「關河」句：貼張言。「危絃」二句：含「戲」意。《玉谿生詩說》卷上：戲張之憶家也，妙不傷雅。又卷下：問「危絃」四句承上二句而申之，刪去豈不是一首簡勁律詩。曰：是亦一論，但既曰「戲贈」，故不嫌多耳。

《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古人感知己之遇。【略】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玉谿生詩箋》卷下：此詩八句，用事精妙，念舊感知，讀之淒然。向秀山陽之笛，羊曇西州之慟，不是過矣。詩之感人如此。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六：感恩知己，人生豈可多得。豈知生死一分，冷熱頓異。既作負心人，猶憑無鬼論以自解，亦思鬼猶可蔑，心可欺耶。此必有所指而言。《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詩八句皆對，老杜多有此格，義山效之耳。馮浩《玉谿生年譜》：義山於華太守受知最深，故吐辭悽惋。哀情之深淺，準乎交誼之濃淡。《玉谿生詩說》卷下：立意既正，風骨亦遒。前四句說現在，五六句追敘，七八句相勉三掾，即暗結「崔明秀才話舊」，亦極清楚有安放，雖非傑構，亦合作也。特用筆微病其直，而五六屑屑計較亦淺耳。問：「共入」二句莫合掌否。曰：上句用鄭當時事，其語猶寬；下句則有知己之感矣。二句相生，自有淺深，非合掌也。問：恐三掾實有負恩忘舊之處，崔秀才話中及之，故寄此詩，其詞有激，故不得不直，未必是病。曰：想當然耳。然惟其有激，愈不得直。

《微雨》《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雖無遠指，寫「微」字自得神。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一三：窗迴而侵燈覺冷，庭虛故近水遙聞。寫「微」字靜細。《玉谿生詩說》卷下：既無遠指，則刻畫亦小家數耳。

《曲江》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舊唐書》：太和九年十月壬午，賜羣臣宴於曲江亭。十一月，有甘露之變，流血塗地，京師大駭。十二月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此詩前四句追感玄宗與貴妃臨幸時事，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憂在王室而不勝天荒地變之悲也。《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此亦感憤文宗之禍而作。（朱）注所引甚當，特未盡作者之意。蓋此篇句句與少陵《哀江頭》相對而言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朱氏之論，劃然分作兩截，律詩無此章法。即如所云，前半亦蒙混，未見「翠輦」、「金輿」等字便切天寶時事。後半亦鶻突，何以「銅駝」、「鶴唳」二言忽入大和諸臣。【略】且「天荒地變」總結一篇，「若比傷春」之言，則別有事外之感，只以「憂在王室而不勝天荒地變之悲」一語了之，於本句之「心雖折」，下句之「傷春多」一語皆若不可解者。以愚求之，此詩專言文宗。蓋文宗時曲江之興罷，與甘露之事相終始也。曲江之修，因鄭注厭災一言始之；曲江之罷，因李訓甘露一事終之。故但題「曲江」，而大和間時事足以概見矣。《玉谿生詩箋註》卷一：凡詩須玩其用

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證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即所謂「傷春」，五六乃陪筆耳。此詩蓋傷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也。【略】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五六則以甘露之變作襯，而謂傷春之痛較甚於此。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塗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保深宮一愛姬哉。語極沉鬱頓挫。《玉谿生詩說》卷上：五六宕開，七八收轉。言當日陸機、索靖雖有天荒地變之悲，亦不過如此而已矣。大提大落，極有筆意，不得將五六看作借比，使末二句文理不順也。《今體詩鈔》卷九：前四句言天寶之禍，固所謂「天荒地變」矣。五六則言甘露之事。玄宗事雖可悲，然其後則嬖幸既誅，天下反正，猶可言也。若今受制家奴，大臣冤死，至不敢言，其可傷不更多耶。《昭昧詹言》卷一九：收句欲深反晦。

《九日》《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一氣鼓盪，言不爲蓄駿之計。《覯齋詩談》卷五：「曾共山公把酒時，霜天白菊繞東籬。」觸物思人，已成隔世。「十年泉下」雖「無消息」，「九日樽前」卻「有所思」，一開一闔，總說傷心。「不學漢臣栽苜蓿」，既未曾施恩，「空教楚客詠江蘺」，但責其思慕。「郎君官貴施行馬」，彼先拒我，「東閣無緣得再窺」，我豈無情。通篇如訴如泣，妙不可言。《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通篇訓詁往往有不得其腹聯承接之解者，皆由誤看「有所思」三字，以爲承上思山公把酒之時，不知其爲透下思郎君官貴之日也。史家行文之法，多有伏筆，然後遙接，爲詩何獨不然！若以「有所思」爲思山公，則腹聯緊接，竟怨令狐楚矣。《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蒙泉以爲一氣鼓盪，信然。後四句太訐，非詩人之意。《昭昧詹言》卷一九：此感舊作也，流美圓轉之作。義山貪用事多不忍割，如此「苜蓿」何所指也。又不避「楚」諱，皆不可之大者。《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能寓悲涼於蘊藉。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因其名杜牧，又字牧之，於是特地借來小作狡獪，寫二「牧」字，二「杜」字，二「秋」字，三「總」字，二「字」字，成詩一解。此亦沈《龍池》、崔《黃鶴》所濫觴，而今愈益出奇無窮也。（後解）上解止因牧又字牧，故有三四之總又字總，其實一解四句，則止贊得其一首《杜秋》而已。故此解再從一首《杜秋》轉筆，言杜爲大丈夫，心如鐵石，何用詩中多寓遲暮之嘆乎哉。夫人生立言，便是不朽，如公今日奉勅所撰韋丹一碑，已與羊祜峴山一樣墮淚，然則鬢絲禪榻，風颺落花，公正無爲又作爾許言語也。看他又寫二「江」字，與前戲應，妙，妙。《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四：贈司勳者，因見司勳所制《杜秋》詩有悲傷遲暮之意，故特稱其所撰《韋丹碑》，以爲即此便是立言不朽，何故尚有不足，蓋聊以廣其志耳。不知何意，忽然就其名字弄出神通，遂尋一個不期而合之古人來作影子。四句中故意疊用二「牧」字，二「秋」字，三「總」字，二「字」字，拉拉雜雜，寫得如團花簇錦，而句法離奇夭矯，又似游龍舞馬，不可搦，眞近體中之大觀也。五六二句自是正文。看他尾聯又復疊用二「江」字，與前半之九個複字相照，二人名與前半之三個人名相照，使我幷不知其下筆時如何落想，既落想後如何下筆。《義門讀書記》卷五八：牧之以氣節自負，故有第五。落句言朝廷著述，推渠手筆，比之於己，未爲不遇也。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一二：此以必傳慰杜牧也。【略】前借《杜秋》一詩，而以江總比之，後因詔撰《韋碑》，而以杜預比之。前從名字上比擬，後從姓上比擬，詩格絕奇。總見運命雖不酬，而文章必傳世。義山之傾倒於杜，至矣。《玉谿生詩說》卷上：嶔崎歷落，奇趣橫生，筆墨恣逸之甚。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翁方綱《書李義山贈杜司勳詩後》：義山詩「杜牧司勳」一首，或謂因李德裕貶死崖州而作，以韋丹有碑，致慨衛公之相業埋沒，此說非也。【略】蓋通首之意是因贈杜而及於韋碑，非因韋碑而懷杜也。若云因韋碑而他有所觸，以譏憤時事，則更去之遠矣。「杜秋」一句，是通篇之窾郤，江總乃其巧合處，韋丹特其借證處。而結二句與前六句相連相嘆，以爲杜之文詞不朽者是也，而必刻求於撰碑乎。江總在南朝固詞客也，而「總持」二字則有皈依妙敎之義，此所以上合「杜秋」，下歸「心鐵」也。一「嘆」字捲盡《杜秋》一篇矣。

《河清與趙氏昆季蘇集得擬杜工部》《風月堂詩話》卷下：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眞是老杜語也。《對牀夜語》卷四：「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三四清而麗，五六渾而妥。詩中一字不及讌集，必有隱意未喻。《統籤》五六一作「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朱（弁）云【略】，此等看法，皆爲荆公所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能以格勝。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五：上半首，席間勝概；下半首，自叙情懷。第五句轉接得力，是杜法。《玉谿生詩箋注》卷三引楊守智評：譬之臨摹書畫，得其神解。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朱彝尊評：此等詩工麗得體，晚唐人獨擅其勝，不獨義山爲然。《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商隱》：取青媲白，大家所笑，然如《贈契苾使君》作：「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掩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登。日晚鵰鶚泉上望，路人遙識郅都鷹。」此詩殆可辟瘧。雖以「青塚」、「白登」組織，但見其工，寧病其纖哉。《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典麗極矣，但少題中一「別」字。《唐詩貫珠串釋》卷六：「鷹」字雙關，可禽可人。且兩句以禽名爲血脉，「鷹」字更覺有神，心細如絲。通首有聲有色，情旨含蓄，非庸筆可夢見。《玉谿生詩說》卷下引四家評曰：清壯。（紀昀曰）純取聲華，而骨力足以副之。詩到無所取義之題，既不能不作，則亦不得不以修詞鍊調爲工，此類是也。若《李郎中充昭義攻討》，詩極有可說，而語亦泛泛，聲華雖壯，殆無取焉。

《**柳枝五首**》《韻語陽秋》卷一九：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讓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怨句甚多，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共聚於子女揉雜之所，己爲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爲詩章，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對牀夜語》卷五：商隱別有《柳枝詞》，味其序，柳枝乃商隱從昆讓山鄰家之女，因悅商隱《燕臺》詩，遂通其約，且以後三日爲期。會友人盜商隱卧裝先去，不果留，嗣後竟爲他人所有。詩中所謂「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東陵雖五色，不忍値牙香」，非不忍也，不果也。若「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又「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亦惜其終不遇之意。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一三：五首俱效樂府體，皆聊以自解之詞。（首章）此以本無妃偶之事自解。（次章）此以恨無作合之人自解。（三章）此以鄰近引嫌自解。（四章）此以兩邊命薄自解。（五章）此以人不如物自嘆也。《玉谿生詩意》卷六：（首章）本非同類，何用相思。（次章）既有一遇，亦不能漠然。（三章）蔓長喻思長。言嘉瓜色如碧玉，冰似寒漿，喻相合也。雖有五色之美，今日不忍更言也。（四章）言彼此俱傷也。（五章）言舉目堪傷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首章）上二句皆分喻（解引姚箋）。（次章）無從結合，徒抱不平，當皆就柳枝說。（三章）上二句謂初破瓜，東陵故侯喻東諸侯，「五色」喻貴人，末句謂不忍遭其採食也。（四章）上二句謂在後房而不得承寵，下二句謂其又有遠行。（五章）上二句其人已去，房室空存；下二句自嘆臨流凝望之無益。此二首（指四、五二章）又與前湘中之跡殊相似，何歟。又總評曰：卻從生澀見姿態。據《序》語，是先作《燕臺》詩，後遇柳枝，是兩事也。然艷情大致相同，艷詞每多錯互。合之湖湘尺素雙璫之事，終不能辨其是一是二矣。又引錢良擇評：五首故爲樸拙，殊乏意味，不可解。《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五首皆有《子夜》、《讀曲》之遺。

《**燕臺四首**》《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七古下附》周珽評：（《秋》）寄意深遠，情致愴然。「金魚鎖斷」四句：更饒悲感。周啓琦評：氣脈調暢。《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四首實絕奇之作，何減昌谷。惟《夏》一首思致太幽，尋味不出。《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寄託深遠，耐人咀味。朱彝尊評：語艷意深，人所曉也。以句求之，十得八九；以篇求之，終難了然。定遠謂此等語不解亦佳，如見西施，不必識姓名而後知其美，亦不得已之論也。《唐音審體》卷八：（《春》）「幾日」句：魂去不知所之。「蜜房」二句：蜜蜂類我之心，花叢無所不到。「暖藹」二句：偶然値其人。「雄龍」句：別去杳不可即。「絮亂」句：愁緒之紛若此。「醉起」句：早晚幾不能辨。「映簾」句：朦朧似聞其聲。「愁將」二句：不知從何處求之方可得。「衣帶」句：不自知其消瘦。「春煙」句：景自韶麗，心自悲涼。「研丹」句：莫諭其誠。「願得」句：誠極而悲。「今日」二句：情不可禁，隨風而去，直入西海。（《夏》）「前閣」四句：其地陰寒之甚。「夜半」句：不眠無聊，夜半起行，戲以自遣也。「綾扇」句：搖扇風生，如自天門而來。「輕帷」句：風動帷幕，如旋波之紋。「桂宮」句：月色不可提取。「直教」二句：銀漢若墮我懷中，便當提織女而留之。「濁水」句：何必異源乎。「濟河」句：亦嘗合流也。「安得」句：冀其從空而來。（《秋》）「月浪」二句：月既落，則星光入戶。「但聞」句：昏旦易更。「不見」句：河清難俟。「堪悲」二句：陳宮已爲行路，何人更憐麗華。「簾鈎」二句：行雲之夢，爲鸚鵡喚醒，如繞雲夢而還。「雙璫」句：謂寄來之書。「歌唇」句：疑以銜雨比含淚也。「可惜」句：即指尺素。（《冬》）「天東」句：冬晝短甚，日纔出即下。「堂中」句：堂中之遠，甚于蒼梧之野。「浪乘」二句：以不足思自解。「當時」二句：又以舊歡不久自解。「風車」二句：反恨其人尚在。《唐詩叩彈集》卷七：杜庭珠評：四詩寄託深遠，與《離騷》之賦美人、恨蹇修者同一寄興。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二：（《春》）首四句，言意中之人不見。「暖藹」四

句：言幸得見之。「醉起」四句，言見後相思。「衣帶」四句，言無可告訴。「夾羅」四句，言春光暗去，魂爲之消也。（《夏》）起手八句，言相思之深。前四句，屬自己；後四句，屬所思。「桂宮」四句，言相逢之際。「濁水」四句，則相別之況也。（《秋》）首四句，秋宵景色。「欲織」四句，託織女以寄興。「金魚」四句，悲往日之風流易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瑤琴」四句，恨現前之歡娛有限，用巫山事，所謂「猶恐相逢是夢中」也。「雙璫」四句，言別後之相思無極，所謂「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也。「馨香」，指尺素，「銜雨看」，應是淚雨，言尺素爲淚雨浸漬耳。（《冬》）首四句，言冬日苦短，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也。「凍壁」四句：隱語：霜華映壁，影雖存而心已斷；月娥臨夜，寒既苦而色應彫。「楚管」四句：言此時雖楚女蠻姬腰支尚在，恐不堪作掌中舞也。末四句，又作無聊想像之詞，白玉燕釵，風車雨馬，縱彼情思不斷，又豈能相持俱去耶。此皆所謂幽憶怨亂者。《玉谿生詩意》卷二：「冤魄鎖天牢」，「幽光入西海」，皆所謂幽憶怨斷之音也。（《春》）一段無處不尋到。二段可望不可即。三段夕陽在地，酒醒夢斷而終迷處所。四段相思之誠無可告語。五段幽魂飄蕩，不勝東風，而相隨直入西海無已時也。（《夏》）一段無聊景況。二段風光迅速。三段想其來而留之。四段冀其忽然從雲中降也。水源之清濁既異，流亦不同，比其終不相合也。安得駕雲而來，著薄霧之緗裙，得手接而呼，方遂此願。（《秋》）一段長夜不寐。二段相思不相見。三段空房寂寞。四段夢寤無聊。五段唯展玩書札而已。南雲繞雲夢，謂方在高唐夢中，乃鸚鵡驚霜而動簾鈎，遂驚醒也。（《冬》）一段咫尺千里。二段天上所無之色。三段況是雙美。四段物是人非。是四首詞太盛，意太淺，味太薄。四句一解，格不變化，全無盛唐諸公之起伏頓挫。讀者望其雲霧，人人爲絕不可解。可嘆，可嘆。《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四詩乃《子夜四時歌》之義而變其格調者。詩無深意，但艷曲耳。其格調與《河內詩》皆取法於長吉。《玉谿生詩箋注》卷五補徐德泓評：《柳枝詩序》「能爲幽憶怨斷之音」，將無此四首分屬乎。春之困近乎幽，夏之洩近於憶，秋之悲鄰於怨，冬之閉鄰於斷。玩其詞義頗相近，其間字樣亦有彼此參雜者，而大旨不離乎是矣。馮浩評：首篇細狀其春情怨思。次篇追叙舊時夜會。三篇彼又遠去之嘆。四篇我尚羈留之恨。每章各有線索。否則時序雖殊，機杼則一，豈名筆哉。總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語，幽咽迷離，或彼或此，忽斷忽續，所謂善於埋沒意緒者。唐季有此一派，於詩教中固非正軌，然而神味原本《楚騷》，文心藉以疏瀹。譬之金石靈品，得訣者鍊服以昇仙，愚懵者乃中毒以戕命矣。又曰：燕臺，唐人慣以言使府，必使府後房人也。參之《柳枝序》，則此在前，其爲學仙玉陽東時有所戀於女冠歟。其人先被達官取去京師，又流轉湘中矣。以篇中多引仙女事，故知女冠。【略】曰「石城」，曰「瘴花」，曰「南雲」，曰「楚弄」，曰「湘川」，曰「蒼梧」，皆楚地之境，故知又流轉湘中也。與《河內》、《河陽》諸篇事屬同情，語皆互映。柳枝而外，似別有一種風懷也。《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以「燕臺」爲題，知爲幕府託意之作，非艷詞也。純用長吉體，亦自有一種佳處，但究非中聲耳。《選玉谿生詩補說》：此託爲婦人哀其君子之詞，蓋哭李贊皇之作也。第一章，言衛公爲黨人排擠而含冤入地，可傷也。【略】（《夏》）此一章言其貶謫時雖訟冤無益，而無由以君子小人之黨告之君也。【略】（《秋》）此一章言贊皇死，而已將無進用之望也。【略】（《冬》）此一章言可危者不獨義山，而義山更切也。【略】此義山哀死之詩，而所哀之人，春則曰：「海闊天翻迷處所」、「願得天牢鎖冤魄」，夏則曰：「幾夜瘴花開木棉」，秋則曰：「喚起南雲繞雲夢」、「越羅冷薄金泥重」，冬則曰：「堂中遠甚蒼梧野」、「楚管蠻絃聲一概」，則分明自下注腳矣。其貶潮、崖二州之李文饒乎。【略】及三復集中《李衛公》題詩，乃恍然曰：信矣，其爲哭贊皇也。其云「絳紗弟子音塵絕，鸞鏡佳人舊會稀」，即詩中取喻怨女思婦之說也。其云「今日致身歌舞地」，即小苑玉樹、舞罷腰支之喻也。其云「木棉花暖鷓鴣飛」，即南雲瘴花、越羅蠻管之詞也。而義山自謂少年所作艷詩，則自亂其辭也。蓋德裕既卒之後，正綯秉政之年，而「詭薄無行」之謗既騰。義山又樂自炫其才，一詩既出，人必傳誦，而前後干綯之作，俱託之男女相思。而此四首，詞則哀死，地則崖州，非哭贊皇而何？綯窺見意旨，必益其怒，故以《柳枝》五詩列於《燕臺》之前，緊相連屬，使觀者以艷體目之。不然義山集中共五百六十七題，從無作長序一篇者，且柳枝一面相識，一語未通，而義山生平未嘗弛心艷冶，胡爲而作此長序乎。蓋與《李衛公》題詩同爲一歲內之作，皆有所畏忌而不敢昌言其意。此集中《嘲徐公主》詩謂「笑啼俱不敢」，有類於己也。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玉谿生詩箋》卷下：澣坐宗閔、虞卿黨牽累，故曰「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也。時李訓、鄭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曰「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鳥逾喧」也。澣沒於遂寧，故曰「遺

音和蜀魄，易簀對巴猿」也。訓、注誅後，文宗始大赦，量移貶謫諸臣，故曰「白骨始霑恩」也。義山至開成二年始登第，故曰「自嘆離通籍，何嘗忘叫閽」也。因澣爲梁武子孫，故引同泰徼福之事，以爲虛語，傷之之詞也。義山于楊虞卿、蕭澣之亡也，皆哭之極哀。至此云「不成穿壙入，終擬上書論」，冤忿極矣，惡訓、注之奸邪也。訓、注用事，鷹擊毛摯，僚宋一空，遂成甘露之變。君子嘆息痛恨於文宗之失人也，有由然哉。《玉谿生詩箋注》卷一：史言義山善爲哀誄之詞，信然。又田蘭芳評：一篇極盡哭理。《玉谿生詩說》卷上：起手說得與世運相關，高占地步。凡長篇須有次第。此詩起四句提綱。次四句叙其立官本末，次六句叙時事之非，次十句叙放逐而死。次十二句叙從前情好，次四句自寫己意，次八句總收。層層清楚，是其次第處也。長篇易至散緩，須有筋節語支拄其間，七句、八句、十三句、十四句、二十七句、三十八句、三十九句、四十句皆筋節處也。「苦霧」四句極悲壯，「白骨」句沈痛之至而出以蘊藉。先著「早歲」十二句，「自嘆」四句乃有來歷，不然縱極張皇，亦覺少力矣。故此一段獨長，是血脈轉接處也。《玉谿生詩箋注》初刊本王鳴盛手批：《有感》爲訓、注稱冤，他處又斥其奸，非自相矛盾，乃并行而不悖者。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朱彝尊評：通首叙李令事過半，疑千牛是世職，故備述其祖德，亦詩史之意也。何焯評：叙前事太多。《親齋詩談》卷五：叙西平功，精采橫溢，當接少陵之席。《玉谿生詩箋註》卷二：語皆覈實，字盡精湛，大氣鼓盪，運重若輕。竊意追叙太繁，未免貪使才耳。田蘭芳評：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義山於少陵，於此信之。《玉谿生詩說》卷上：「在昔」四句總領前半篇，聲光闊大。「否極」四句，轉軸亦字字筋節，精神震動。蒙泉評曰：「覆載」八句，聲華宏壯。「此時」二句，落到千牛。前路何等繁重，此處寸樞轉關，可云神簡，正復大有剪裁在也。此等處絕可玩。結乃聲情勃發，淋漓盡致。凡大篇最忌收處潦草。鋪排不難，難於氣格之高壯，層次不難，難於起伏轉折之有力。《長慶集》中儘有序次如話、滔滔百韻之作，然流易有餘，無此身份矣。廉衣評曰：「寒喧」句不安。芥舟評曰：「屢亦」二句稍弱，以疊用虛字故。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親齋詩談》卷五：通篇叙幕府交情，少年行樂之詞。章法錯落，深得古法。《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氣味逼古，後幅純乎漢魏樂府。《玉谿生詩箋注》卷四：義山在徐幕，心事稍樂，故有此種之作。音節古雅，情景瀟灑，神味綿緲，離合承引，極細極自然，五古中上乘也。不得其解，何從研咀。田蘭芳評：叙述易見散漫，以善用韻，遂使聲色俱古。中有開宋人粗莽爲得意者。《玉谿生詩說》卷上：鋪叙是長慶體，而參以古意，意境獨高。「平昔」四句，頓挫不置。「對若」句，麤俚不成語。中一段淋漓飛動，乃一篇之警策。凡平叙長詩，如無一段振起，則索然散漫。名篇皆留意于是。其源乃自《焦仲卿妻》發之。「楊花」一段夾入比體，極有情致。收處卻是長慶體率筆，最不可效。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玉谿生詩箋注》卷下：此詩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正)(止)鎮彭門時，義山爲掌書記作也。【略】作詩在彭門，故以「沛國東風」起興。繼乃追述生平遊宦，前後受知茂元與弘正，而相得之厚，不自今日始也。及乎從事桂管，失職還京，外則涉歷風波，內則棲遲下吏，正抑鬱無聊之時，忽有弘正徐州之辟，所以欣然樂王粲之從軍而忘淵明之歸去也。若夫芙蓉幕內，握靈蛇而吞綵鳳，吟《梁父》而舞《鴟鴞》，豈非同舍之榮而從軍之樂哉！終以感弘正之知遇，而祝其入相也。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義山生平遊歷，略見於此篇。《唐音審體》卷八：題曰贈同舍，而以祝弘正終，以五人之見知之感略同也。此律詩也。題曰轉韻，自明其爲律詩也。唐人律詩，有仄韻者，有通篇無對偶者，其聲調皆今體。前人論之甚詳。今雜於歌行中，蓋不得已而從俗，其體則不可不辨。《親齋詩談》卷五：夭矯如龍，換韻處陡健，當學。《蘭叢詩話》：晚唐體裁愈廣。【略】義山又有七古似七律音調者，《偶成轉韻七十二句》是也。《玉谿生詩箋註》卷四：既轉韻則非律詩。此篇音節殊類高、岑，其曰「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者，蓋語多豪邁，頗覺自誇，製題亦寓得意之態，實古體也。否則，《燕臺》、《河陽》諸篇，獨非轉韻乎？何木庵不謂是律哉。順序中變化開展，語無隱晦，詞必鮮妍，神來妙境，本集中少有匹者。又田蘭芳評：一篇皆爲盧弘正發，緯以平生所歷。傲岸激昂，儒酸一洗。又補註引陸鳴皋評：俊快絕倫，不惟變盡艷體本色，且與《韓碑》各開生面，足見其才之未易量矣。《玉谿生詩說》卷上：此詩直作長慶體，而沉鬱頓挫之氣，時時震蕩於其中，故挨叙而不板不弱，覺與盛唐諸公面目各別，精神不殊，蓋玉谿骨法原高耳。起手蒼蒼茫茫，磊磊落落，是好筆法。「路逢鄒枚」二句，「韓公堆上」二句，「斬蛟斷壁」二句，俱筆意雄闊，爲篇中筋節。「舊山萬仞」四句，一縱一收，攬入本題，筆意起伏，尤是筋節處也。「玉骨」句大

鄙，不成語。《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接落平鈍處，未脫元、白習徑；中間沈鬱頓挫處，則元、白不能爲也。芥舟曰：韓公堆上、湘妃廟下、虞帝城前、謝遊橋上，句法連犯。之子、夫君疊用亦無理。《小匏庵詩話》卷一：義山古詩《韓碑》一首，即仿昌黎，在集中另是一副筆墨。次則《偶成轉韻七十二句》，異曲同工，但不如《韓碑》之整鍊耳。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獻杜僕射》《玉谿生詩說》卷上：「感念」一段，沈鬱頓挫，大筆淋漓，化盡排偶之迹。他人作古詩尚不能如此委曲沉著，眞晚唐第一作手，得杜藩籬不虛也。

《驕兒詩》《唐音戊籤》卷五六三胡震亨評：通篇俚而能雅，曲盡兒態。惜結處迂纏不已，反不如玉川《寄男抱孫》篇以一兩語謔送爲斬截耳。《圍爐詩話》卷一：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於西北立功封侯，託興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禍連結，以日爲歲，而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爲俟河之清。誤以爲賦，故作寐語。《義門讀書記》卷五八：「爺昔好讀書」以下：若無此段，此詩便無謂。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起手誇其秀美之出羣。「青春妍和月」以下，正叙其恃愛作驕作態，寫得纖悉如畫。末以功名跨竈期之，通首以此爲出路也。《玉谿生詩意》卷一：此擬左思《嬌女詩》而作。雖不及其曲雅，頗有新穎之句。然胸中先有末一段感慨方作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下：詩中叙事全從左思《嬌女詩》來，但參之杜子美《北征》中段，較左思更爲擴而充之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田蘭芳評：寫得色色可人，不知因兒有詩，抑借發詩興。《玉谿生詩說》卷上：平山「出路」之說可味。太冲詩以竟住爲高，若按譜塡腔，縱神肖亦歸窠臼，所以必別尋出路，方不虛此一作。且古人言簡，故可言外見意；既拓爲長篇，而中無主峰，末無結穴，則遊騎無歸，或刺刺不休，或隨處可住，其爲詩也可知矣。凡長篇皆須解此意。《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借「請爺書春勝」四語遞入「爺昔讀書」，引起結束一段，有神無迹。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唐音戊籤》卷五六三胡震亨評：天寶事何可復道。末及開成事，是近事，乃生色耳。《義門讀書記》卷五八：此等傑作，可稱詩史，當與少陵《北征》並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何焯評：「瘡疽幾十載，不敢抉其根」，近事即天寶事也。定、哀多微詞，故但收轉亂本。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開成事在其中矣。今之執政皆林甫也，又安能抉其根乎。然結句但言僭而不言豫，取不敢斥言，爲尊者諱之旨也。（末段「昔聞」下十四句）渾是杜句。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起手十六句，直叙行次西郊時目擊蕭索氣象。自「及門還具陳」以下，直至「此地忌黃昏」，皆從居民口中具述開元至開成年間事，總是致此蕭索之由。自「我聽此言罷」至末，乃自叙作詩之意。蓋致亂之大原，在奸邪之得進；奸邪之得進，由君聽之不聰。上文居民所述，乃是向來致此蕭索之因。此言如此因循過去，忠言日隔，朝政日非，正恐蕭索氣象日甚一日，非臣子所忍盡言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下：此詩分六大段。【略】然逐段之中，皆以用人爲主。如貞觀之盛時，則言「命官多儒臣」也，「徵入司陶鈞」也；叙開元之衰，則言「奸邪撓經綸」也，「晉公忌此事」也；叙建中之亂，則言「謀臣拱手立」也，「今誰掌其權」也；叙太和之變，則言「盲目把大旆」也，「樹黨多狂狷」也。此作詩之旨也。【略】又按：韻以眞、文、元、寒、山、先六部並用，本之杜、韓。又有重韻，亦本杜、韓。然其鼻祖則自漢、魏以來有之，如《焦仲卿妻》、陳思王《棄婦篇》，皆重韻之最著者也。《玉谿生詩箋注》卷一：樸拙盤鬱，擬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瀾莫二。自古有叛臣必由於權奸，而牧令失人，民生日蹙，元氣日削，尤爲致亂之本。前半所叙可爲龜鑑，不嫌習聞，胡評未允也。田蘭芳評：不事雕飾，是樂府舊法。唐人可比唯老杜《石壕》諸篇，《南山》恐不及也。《玉谿生詩說》卷上：亦是長慶體裁，而準擬工部氣格以出之，遂衍而不平，質而不俚，骨堅氣足，精神鬱勃，晚唐豈有此第二手。「我聽」以下，淋漓鬱勃，如此方收得一大篇詩住。芥舟曰：的是摹杜，骨格蒼勁似之，精神冲溢則未也。謂中晚高作則可，以配《北征》，則開合變化之妙不可同日而語矣。《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李義山《行次西郊百韻》，少陵而後，此爲嗣音，當與《韓碑》詩兩大。《選玉谿生詩補說》：此開成二年義山登第後，目擊時事而作，蓋深有感宦官流毒而無剪除之人也。篇中六大段，無一語斥宦官，只末段結尾四句點之，見屢朝皆養癰釀惡，遂至決裂。此日之宦官，有甚於祿山及河北藩鎭，而泄泄坐視，禍有不忍言者。【略】第三段「奸邪」「晉公」二語尤爲著眼，故叙事獨詳，以爲一篇關鍵。《筱園詩話》卷三：五言長篇始於樂府《孔雀東南飛》一章，而蔡文姬《悲憤詩》繼之。唐代則工部之《北征》、《奉先詠懷》二篇，玉谿《行次西郊》一篇，足以抗衡。退之《南山》，稍次一格。然古香古色，並峙詞壇，皆文章家冠冕也。

香山《悟眞寺詩》，多至百三十韻，在集中亦是鉅製，然雅秀清圓而乏渾厚高古之詣，用筆用法又鮮變化，所以不能與杜、韓、李諸詩並立。

《井泥四十韻》《唐音戊籤》卷五六三胡震亨評：嘗讀元微之《古諷》各篇，怪其講道理着魔，不謂此趣士亦復爾爾。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下：《易》曰：井泥不食。故此詩以井泥起興，深刺世之沉涔下才而倖居高位者。舜、禹以下，雜陳古今昇沉變態，難以理斷，猛虎角翼，小人乘權，鳳凰鷄栖，君子失位，所以三嘆於浮雲之不可梯也。此詩與前詩（按：指《行次西郊作一百韻》）「使典作尚書，廝養爲將軍」同意，必有所指。《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朱彝尊評：其爲諷刺，夫何待言。然取義亦僻而無味。何焯評：《天問》之遺。《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後半與牧之《杜秋詩》極相似。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起首至「疇昔忽已乖」，叙明井泥來歷。「伊余」下至「惻愴平生懷」，叙興感之由。「茫茫」下至「爲問秉者誰」，從井泥推到世間萬事。「我恐」下，又進一層意，言天運翻覆，目前如此，焉知將來不更有甚於此者。蓋顚倒無常，殊非世智所能料及也。本旨在此數語。《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下：（朱謂）此深刺世之沉涔下才而倖居高位者，如此則不當引許多聖賢豪傑起於側微者爲之比論矣。愚謂此詩取題於《易》，乃自寓之辭也。《易》於井卦皆取其有養人之意。【略】先叙井泥爲堤，上承雨露，而有生長草木、養成花鳥之功，所以感茲物理，惻愴平生。爾時仕宦，皆由門第，已雖宗族，陵替已久，等於寒門，以故在上之人不肯汲引。次述古來聖賢豪傑，率由崛起。雖至不類如賣珠兒，然帝貴之則竟貴矣。此與男化爲女，人變爲禽，鷄犬舐藥，飛向雲中，皆事所有，而不可以一理推者。況用人以家世，豈無方之義乎。惟是已懷隱憂而欲爲秉鈞告者，則羣小肆虐，如虎而翅角，主上孤危，如鳳止鷄棲，誠存亡安危之所繫。而秉鈞者高自位置，不肯下交，如浮雲之不可梯而近也。雖有嘉謨，其道無由，而不得不悒怏終夜，而自嘆爲井泥不能成及物之功乎。此疑太和九年義山未釋褐之前作。詩中猛虎翅角，蓋喻宦官之驕橫；鳳止鷄栖，蓋喻文宗之卑弱也。又按劉孝威《箜篌謠》云：「從風暫靡草，富貴上升天。不見山巔樹，摧杌下爲薪。豈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塵。」詩意殆本此。《玉谿生詩箋註》卷二：《杜秋娘詩》後幅亦然。但彼叙秋娘事已居大半，此則借題取興，用意卻在中後。《玉谿生詩說》卷下：元白體也。意淺而味薄，學之易至于率俚。《詩比興箋》卷四：觀篇末致慨於秉鈞之人，且有虎而翼、鳳而鷄之慮，則知爲牛、李之黨而言之也。揚之昇天，抑之入地，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疣，用舍不平若斯，君子値此，惟有安命而已。前半雜陳古今升沉變態，皆爲篇末張本。純乎漢魏樂府，於義山詩中亦爲變格。《潤于日記・辛卯上》：以余意斷之，（《井泥》）殆與樊川《杜秋詩》同旨，皆爲大中初年作。鄭太后本李錡妾。杜云：「光武紹高祖，本系由唐兒。」即此所云「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姬」也。而「嬴氏并六合，所來由不韋」，則語更咄咄。蜀魄淮鷄，明武帝上賓，皇子被廢，與「黃門攜」相□，足以見廢立之策均由宦官耳。宣宗以令狐楚用綯，綯由父資得進，則反之曰：如伊尹者，豈如漢法以父任得官耶。又曰：唐兒本程姬侍兒，鄭亦郭太后侍兒，尤爲精切。又曰：李衛公《伐國論》苻堅納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大意亦爲鄭、杜而發，此詩「何妨起戎氐」，亦即暗指此事也。

《思賢頓》《歲寒堂詩話》卷上：夫鷄至於鬬殺，馬至於舞成，其窮歡極樂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爲所惑亂也。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義門讀書記》卷五八：詠明皇天寶之事。次聯借舞馬、鬬鷄二實事暗寓重兵在邊、宿衛單薄之意。《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新添集外詩：何焯評：第二根脈最好，自恃承平，豈知酣荒不戒，漁陽鼙鼓一旦忽至耶。【略】前侈當日之樂，結言後日之苦，須知美中已含刺，味自得之。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五：前六句括盡天寶年間事。末用一句點出思賢頓。曰「他日淚」，則是前日都在醉夢中也。曰「薄暮」，則是此日之危急，直到萬無解救時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五：此章通首作勢，結乃喚醒。《玉谿生詩說》卷下：詩極可觀。但五六既露骨亦非體，遂爲一篇之累。《選玉谿生詩補說》：前六句寫天寶荒淫事曲盡，而以後二句擒題抉轉，則前六句無非寓後二句也，妙絕。

《無題》（萬里風波一葉舟）　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下新添集外詩：按詩中益德、阿童皆用巴閬事，恐是在東川時作。《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朱彝尊評：（末聯）語淡意深。《李義山詩疏》陸鳴皋評：此在蜀之詩。前半思歸而憶其道路。五六句即引蜀事，言人死生俱當有所作爲，故第七句緊接，而末句總結全文。沉鬱之思，直逼老杜。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卷一二：此言思歸不得之恨也，必在東川幕中作。萬里風波，豈能傅翼歸去，憶歸之心愈欲撇開，愈加縈繫。觀碧江之東下，既若有相引之情，羨黃鶴之自由，亦若

有留待之意，所謂「夷猶」也。因思丈夫在世，亦貴自行其志耳。益德、阿童，皆巴閬中事。冤魂報主，至死不迴也，高義橫秋，一往莫禦也。今我於思鄉之際，發此懷古之情，似屬無謂。不知人生駒隙，白首如期，豈能長在世間，而乃受人牽制如此耶。《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集外詩卷：此篇第二句「憶歸初罷」，第八句「懷古思鄉」，是作者之意旨。【略】此詩後半與「曾共山翁把酒巵」一首後半同一作法。彼逆揭「郎君」，突寫二語，然後結出「郎君」，此逆揭「懷古」，突寫二語，然後結出「懷古」，律體中陡健之格，其法自杜子美出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三：似因破帆荆江，驚魂方定，故曰「萬里風波」也。不得已而又就扁舟，故曰「憶歸初罷更夷猶」也。【略】一結極凄惋，惜五六無可曉耳。《玉谿生詩說》卷上：此是佚去原題而編錄者署以「無題」，非他寓言之比。前四句低徊徐引，五六斗然振起，七八以曼聲作結，絕好筆意。廉衣曰：次句欠渾成。《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紀昀評：全篇從「更夷猶」三字生出。「懷古思鄉」，收繳第二句，完密。《選玉谿生詩補說》：令狐綯當國，剪除異己。屢次干綯，僅補太學博士。適柳仲郢鎮東川，辟爲幕官，而義山殆將老矣。首句「萬里風波一葉舟」，喻一身漂泊似葉，而不能勝衆口之喧呶也。「憶歸初罷」，言方欲歸去，而又「夷猶」不決，一似碧江之相引，沙邊之少留者，何也。蓋以益德之魂，終能報主，阿童之義，定可橫秋，或當時用我，得有以建白也。【略】末二言人生世上，當名標竹帛，豈得長無稱謂，使我懷古之心與思鄉之意，兩相糾纏，而不覺頭之盡白也。言「冤魂」，言「高義」，是被「詭薄無行」之誣，深自表白意。曰「報主」，曰「橫秋」，是自信有爲，值邊隅多事，可以建白意。「懷古」者，懷古人而欲與爭烈也。鬚髮蒼然，進取無路，一身飄零，草木同腐，此義山所以抱恨于「交親得路昧平生」者也。《無題》之詩，半託香奩以寓感憤。此更直抒己意，可知諸詩之非閨情艷體矣。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義門讀書記》卷五八：回中爲安定地，則此詩作於依王茂元於涇原之時。《唐詩貫珠串釋》卷五六：此格總之意在凌空不着邊際，可以去實之病。《李義山詩解》：（首章）下苑即曲江池也。《劇談錄》：「曲江池開元中鑿爲妙境，花卉環周。」牡丹自必特盛，故曰「下苑他年未可追」。回中在安定，安定謂之西州，故曰「西州今日忽相期」。三四曰「寒猶在」、曰「暖不知」，是寫雨，五六「舞蝶殷勤」、「佳人惆悵」，是寫牡丹爲雨所敗。花時風雨作祟，雨過花事已闌，正韓偓所謂「好花虛謝雨藏春」也。結言回中如是，他處可知；牡丹如是，他卉可知，其損我芳菲者，亦復何限也哉。（次章）隋孔紹安《應制詠石榴詩》有「祇爲來朝晚，開花不及春」之句，義山借用作翻。言此牡丹先春零落，較開不及春之榴花更爲愁人。玉盤迸淚，花含雨也，故見之者傷心；錦瑟驚絃，雨著花也，故聞之者破夢。非舊圃，照應回中；屬流塵，照應雨敗。結言牡丹自是國色，雖飄零之候，粉態猶足動人，此文家黃龍擺尾法也。《玉谿生詩箋註》卷一：借牡丹寫照也。玩其製題，則知以涇原之故而爲人所斥矣。或是艷情之作，未可定。《玉谿生詩箋注》初刊本王鳴盛手批：悲涼婉轉，無限愁酸。《玉谿生詩說》卷上：純乎唱嘆，何處著一呆筆。第四句對面一襯，對法奇變。「舞」字應是「無」字之訛。「無蝶」「有人」，唱嘆得神，大勝「舞蝶」「佳人」也。結二句忽地推開，深情忽觸，有神無迹，非常靈變之筆。芥舟評曰：第六句妙遠。（以上首章）結言他日零落更有甚於此日，與長江「幷州故鄉」同一運意。（以上次章）二首皆不失氣格，兼多神致。

《蝨賦》 陸龜蒙《後蝨賦》：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後村詩話後集》卷一：李義山《蝨賦》云：「爾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雖甚簡短，然有意味。《李義山文集》徐樹穀箋云：《蝨賦》，刺朝士也。回賢而貧，貧故臭。跖暴而富，富故香。【略】世之虐煢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何以異此。義山殆深知蝨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衛暮霍，惟疏蠶奎歸之間望走，以爲廣宮安室者，故作《後蝨賦》以矯之，意各有存，辭遂相反。

《爲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評選四六法海》卷二：全是唐音，亦復佳善。近人作四六，僅向此等討生活，固已居然名手矣，可嘆。

《代濮陽公遺表》 《評選四六法海》卷二：王茂元卒於河陽軍中，此表處置諸事甚悉，計商隱必在幕中。及讀其《祭外舅司徒公文》云：「屬纊之夕，不得聞啓手之言，祖庭之時，不得在執紼之列」，此不可曉。

《爲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評選四六法海》卷二：聲調勻適，清婉而和。佳處在此，短處亦在此。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評選四六法海》卷二：「臣竊窺舊史」至「謂曰難能」評：用筆曲折可味。「自使鴞懼喪林」至「有地僵尸」評：漸開俗派。

《爲濮陽公涇原謝冬衣狀》 《評選四六法海》卷二：玉谿雕鏤已極，氣

格漸卑。學者問津此種，由是而王、楊，而徐、庾，日變月化，以臻至善。

《**爲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評選四六法海》卷二：樊南手筆，氣焰雖短，熨貼自平。存爲初學程式，固不患於迷途也。《古文分類集評》：起得超忽。湯臨川曰：娟娟整整，暢所欲言。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啓**》《評選四六法海》卷三：「將盪海騰區，夷山拓宇。高待泥金之禮，雄專瘞玉之辭。」評：頓宕入古。總評：陳明卿云：「義山代人哀則哀，代人諛則諛。」此語可謂曲肖。雖欠遒逸，亦自成章。《樊南文集詳註》卷三：此篇是以全力赴之者。

《**上河東公啓**》《評選四六法海》卷三：唐調之善者。

《**謝河東公和詩啓**》《古文分類集評》：詞致款深。唐荆川曰：情致纏綿，沁人肺腑。

《**上尚書范陽公啓**》《評選四六法海》卷三：稍有氣概，便自出羣。

《**祭相國令狐公文**》《樊南文集詳註》卷六：楚爵高望重，義山受知最深。鋪叙恐難見工，故抛棄一切，出以短章，情味乃無涯矣。是極慘澹經營之作。

《**上崔華州書**》《樊南文集詳註》卷八：幅短而勢横力健，不減昌黎。

《**別令狐綯拾遺書**》《四六叢話》卷一七叙書：抑遏掩蔽，追蹤劉（峻）作。

《**與陶進士書**》《樊南文集詳註》卷八：感述既淺，憤懣殊深，與《別令狐書》大異矣。

《**爲濮陽公與劉稹書**》《野客叢書・灰釘事》：劉鍇註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茂元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絶，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雕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王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黄》亦引此辨，與僕暗合。《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七《古文評論》：淹通朗盡，文之以姿法勝者。《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飯貝纔畢」至「迷失臣職」一段陳廷敬評：探其隱謀而隨事析之，然後導其歸順之機，懼以覆之之禍。事理顯明，利害詳晰，其於稹也可謂忠告矣。雖朱浮之示彭寵，魏武之諭孫吳，何以加諸。徐乾學評：義山學刀劄於彭陽公，以繁縟稱。然觀其體勢豪宕，因氣盛而言浮，此篇尤矯矯。高士奇評：披抉情事，幽隱畢出，層折反覆，不傷於冗。詞嚴義正，益見其厚。義山駢體，傑出三唐。而疏暢磊落如斯文者，尤不易得也。《四六叢話・叙書》：鼓怒溢涌，繼響徐公。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樊南文集詳註》卷七於鄭亞改定本題後加按語云：原稿非不華贍莊重，然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迥殊矣。文章之工拙，匪徒學問所爲，亦有氣局福分主之。是說也，余驗之久而益信。起結兩段全改，中間詞藻，取諸原本，而別運以清機，讀者細爲體味，可以得文章進境矣。《文史通義・答問》：《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樊南文集詳註》卷七：本傳：初爲文瑰邁奇古，此篇是矣，要以造意爲主，意緒可尋，則詞源易泝，凡所依據推演，讀古者自知之。

《**宜都內人**》《資治通鑑考異》：此蓋文士寓言。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四六叢話・叙祭誄》：義山之祭伏波，功除旱魃，此弔古者所爲一往而情深也。【略】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醊，最重樊南。

傳記

傳狀

《**舊唐書・李商隱傳**》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恆，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

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讎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

《**新唐書・李商隱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

《**唐才子傳・李商隱**》 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也。令狐楚奇其才，使游門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楚善於鍇，獎譽甚力，遂擢進士。又中拔萃，楚又奏爲集賢校理。楚出，王茂元鎮興元，素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除侍御史。茂元爲牛李黨，士流嗤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擯之。來京都，久不調。更依桂林總管鄭亞府爲判官，後隨亞謫循州，三年始回。歸窮於宰相綯，綯惡其忘家恩，放利偷合，從小人之辟，謝絕殊不展分。重陽日，因詣廳事，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綯見之惻然，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中州，辟爲判官。商隱廉介可畏，出爲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幾，入拜檢校吏部員外郎，罷，客滎陽，卒。

年　譜

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義山詩曰：「我系本王孫。」【略】是玉谿乃唐宗室，惟同源分流，遷徙異地，故屬籍失編。【略】《請撰仲姊誌文狀》曰：「昔我先君姑臧公以讓弟受封，故子孫代繼德禮，蟬聯之盛，著於史諜。」《新書・宰相世系表》：「李氏姑臧大房，出自興聖皇帝第八子翻，翻子寶，寶子承，號姑臧房。」《北史・序傳》：「涼武昭王李暠子翻，晉昌郡太守。翻子寶，魏太武時授沙州牧燉煌公。長子承，太武賜爵姑臧侯，遭父憂，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義山所謂「讓弟受封」者指此。此可證玉谿生家世所從出。【略】義山祖自懷遷鄭，【略】至義山已閱三世。【略】義山早年習業玉陽王屋山，自號玉谿生，後即以名其詩集。【略】大中元年叙《四六甲集》則自稱樊南生。馮氏引耶律楚材詩謂玉谿當在懷州，又引張禮《遊城南記》謂樊南指京郊。【略】高祖涉，美原令，曾祖叔恆，安陽縣尉，祖俌，邢州錄事參軍，父嗣，殿中侍御史。【略】據《仲姊誌》曰：「先君子罷宰獲嘉，將從他辟。」《祭仲姊文》【略】曰：「淛水東西，半紀漂泊。」是嗣曾令獲嘉，後又爲鎮淛者所辟也。【略】嗣既爲兩淛從事，意者殿中兼銜，必當日循例奏加者耳。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是歲義山生。桐鄉馮氏因《祭仲姊文》「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於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及「寓殯獲嘉，向經三紀」語，定元和八年爲生年，近錢楞仙註《補編》，又謂當酌移於元和六年，而不知皆非也。本集可據考年齒者有四：一爲會昌三年《仲姊誌狀》，一爲會昌四年《祭仲姊文》，一爲開成元年《上崔華州書》，一爲大中三年賦《驕兒詩》。【略】元和八年癸巳，義山二歲。是年裴氏仲姊歿。父嗣時爲獲嘉縣令。【略】又案裴氏仲姊之外，有徐氏姊，見《祭文》；有伯姊，見《祭小姪女寄寄文》及《祭裴氏仲姊文》。義山有弟羲叟，見本傳。【略】而《祭(徐氏姊)文》又叙丁母憂曰：「今者苴麻假息，糞土偷存，不即殞傷，蓋亦有以。伏以奉承大族，載屬衰門，三弟未婚，一妹處室，息胤猶闕，家徒索然。」【略】是義山三姊一弟以外，更有三弟一妹也。元和九年甲午，義山三歲。父嗣罷獲嘉

令，爲鎮淛者所辟。義山隨父赴淛。考《舊書・紀》：「元和九年九月戊戌，以給事中孟簡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嗣當爲簡所辟。元和十年乙未，義山四歲。元和十一年丙申，義山五歲。元和十二年丁酉，義山六歲。案《舊書・紀》：「元和十一年十月庚午，以京兆尹李翛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孟簡傳》：「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紀》書於八月庚申。義山之父當於是年孟簡府罷，由越至潤，赴李翛之辟，《祭文》所謂「淛水東西」也。元和十三年戊戌，義山七歲。元和十四年己亥，義山八歲。元和十五年庚子，義山九歲。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即位。穆宗長慶元年辛丑，義山十歲。義山喪父，奉母歸鄭州。《祭(裴氏姊)文》：「某年方就傅，家難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旐。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丘，便同逋駭。」述丁父憂事甚悉。在淛約六年有奇。又案《補編・叔父誌狀》曰：「商隱與仲弟羲叟、再從弟宣岳等親授經典，敎爲文章，生徒之中，叨稱達者。引進之德，胡寧忘諸。」【略】義山奉喪還里，正處士就養滎陽之時，則受經必在此數年間。長慶二年壬寅，義山十一歲。長慶三年癸卯，義山十二歲。義山父喪除後，卜居洛陽。案《祭裴氏仲姊文》曰：「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占數，謂占戶籍之數，東甸，東洛也。長慶四年甲辰，義山十三歲。正月壬申，穆宗崩。癸酉，敬宗即位。敬宗寶曆元年乙巳，義山十四歲。寶曆二年丙午，義山十五歲。四月戊戌，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子同捷擅領留後事，朝廷經年不問。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九月丁丑，大合宴於宣和殿，陳百戲，自甲戌至丙子方已。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中官打毬，軍將飲酒，遇弒。乙巳，文宗即位。文宗太和元年丁未，義山十六歲。五月，以前攝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七月，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同捷官爵，發諸道兵討之。是年義山徐氏姊卒。案《樊南甲集叙》：「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略】」此可考義山爲文之始。太和二年戊申，義山十七歲。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太和三年己酉，義山十八歲。三月辛巳，令狐楚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十一月，令狐楚進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使。是年，處士房叔父卒。義山從令狐楚天平幕辟，署巡官。觀《補編・上令狐狀》云：「某才乏出羣，類非拔俗。攻文當就傳之歲，識謝奇童；獻賦近加冠之年，號非才子。徒以四丈東平，方將尊隗，是許依劉」數語，當時情事，約略可見。太和四年庚戌，義山十九歲。太和五年辛亥，義山二十歲。九月，西川李德裕奏收復吐蕃所陷維州。時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德裕乃發兵鎭守。牛僧孺沮議，詔德裕卻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太和六年壬子，義山二十一歲。二月甲子，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是年，義山應舉，爲賈餗所斥，旋從楚太原幕。太和七年癸丑，義山二十二歲。三月庚戌，出給事中楊虞卿爲常州刺史。丁巳，以給事中蕭澣爲鄭州刺史。六月乙酉，前河東節度使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閏七月戊戌，以給事中崔戎爲華州刺史。十二月庚子，文宗得風疾，不能言。義山太原府罷，歸鄭州，旋習業京師。太和八年甲寅，義山二十三歲。正月丁巳，聖體痊平，御太和殿見內臣。甲子，御紫宸殿見羣臣。三月丙子，以崔戎爲兗海觀察使。六月庚子，崔戎卒。義山應舉，爲崔鄲所不取。隨崔戎自華至兗，掌章奏。案《上崔華州書》：「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崔鄲傳》：「太和八年權知禮部。」太和九年乙卯，義山二十四歲。七月甲申，貶京兆尹楊虞卿爲虔州司馬，同正。壬子，再貶李宗閔爲虔州長史。癸丑，貶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八月丙子，再貶宗閔爲潮州司戶。宗閔黨楊虞卿貶虔州司馬，蕭澣貶遂州司馬。十月，令狐楚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癸未，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十一月壬戌，同平章事李訓謀誅宦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及王璠、郭行餘、韓約等。鳳翔節度使鄭注爲監軍張仲清所殺。皆族之。是歲，楊虞卿卒於虔州。義山應舉，往來京、鄭，《贈趙協律》詩、《安平公詩》所叙是也。《邵氏聞見後錄》載義山《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是本年年終，尚在故鄉。學仙玉陽，當亦在此數年。開成元年丙辰，義山二十五歲。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三月，復上表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四月甲午，左僕射令狐楚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二月庚戌，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是年，令狐綯爲左拾遺。蕭澣卒於遂州。考義山是年雖無在(令狐楚興元)幕實據，而令狐楚實有辟聘之事。《補編・上令狐相公第三狀》云：「前月末，八郎書中附到同州劉中(琴)(丞)書一封，仰戴吹噓，內惟庸薄。書生十上，曾未聞於明習；劉公一紙，遽有望於招延。雖自以數奇，亦未謂道廢。」【略】又案《上令狐相公第六狀》云：「雖濟上漢中，風煙特異；而恩門故國，道里斯同。北堂

之戀方深，東閣之知未謝。」【略】義山奉母濟源，必在此數年中。【略】玉陽、王屋與濟上鄰，凡學仙諸詩，皆可尋其脈絡矣。開成二年丁巳，義山二十六歲。正月乙亥，以吏部侍郎崔鄲爲宣歙觀察使。四月，工部侍郎、知制誥陳夷行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檢校戶部尚書、充淮南節度使。六月丁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尚壽安公主。十一月丁丑，興元節度使令狐楚卒。令狐綯爲左補闕。義山登進士第，東歸省母。冬，赴興元，旋隨楚喪還京師。案《新書》本傳：「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略】登第之後，夏初省親濟源。【略】馳赴興元，在秋冬之交。【略】歸期蓋在十二月矣。開成三年戊午，義山二十七歲。正月戊申，以諸道鹽鐵轉運使、守戶部尚書楊嗣復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侍郎、判戶部事李珏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戶部事。九月壬戌，上以皇太子慢遊敗度，欲廢之。是夜，移太子於少陽院，殺太子宮人左右數十人。十月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謚曰莊恪。義山赴涇原之辟，娶王氏。試宏詞，不中選，仍居涇原幕。開成四年己未，義山二十八歲。八月，給事中姚合爲陝虢觀察使。十月丙寅，制以敬宗第六男陳王成美爲皇太子。義山釋褐爲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開成五年庚申，義山二十九歲。正月，帝疾甚。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爲太弟，太子成美復爲陳王。帝崩。仇士良說太弟賜賢妃楊氏、陳王成美、安王溶死，遂即位。四月，召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德裕，既至，以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門下侍郎。（據本集酌書。）案德裕入相之月，《舊書・傳》曰：「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舊紀》亦同，《新書》亦無異辭。本集《會昌一品集序》：「唐葉十五，帝謚昭肅，始以太弟，茂對天休。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汝來輔予。』四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據此則入相當在四月，非九月。（編者按：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李德裕入相月條對四月入相說有辨正，略云：考《通鑑》二四六：「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略】」。到京、入謝，各有的日，他書未之見。又下叙進言一段，與《新書・德裕傳》互有詳略。宋及司馬當日尚見德裕自著之《文武兩廟獻替記》（《考異》曾引之），上所云云，必本自此記，其爲強證，遠勝於商隱之序也。）八月，葬文宗於章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檢校吏部尚書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旋貶潮州刺史。是年令狐綯服闋，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周墀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王茂元自涇原入爲朝官。案《文集・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云：「旋屬皇帝陛下，荆枝協慶，棣萼傳輝，臣得先巾墨車，入拜丹陛。」【略】是茂元入朝，在文宗崩後，武宗初即位時。其入朝所歷之官，【略】馮氏謂茂元內召，當爲御史中丞、太常少卿、將作監，轉司農卿，加僕射而後出爲陳許節度使。（編者按：王茂元出爲陳許節度使，張氏從馮浩《玉谿生年譜》繫會昌元年秋冬間。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王茂元爲陳許條云：據《方鎮年表》及《考證》，茂元代王彥威，彥威代李紳爲宣武，而紳去宣武在開成五年九月，則茂元除陳許當同年事。）義山移家關中，辭尉任從調。赴湖南楊嗣復之招，遊江潭。（編者按：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開成末江鄉之遊條及其《唐史餘瀋・李商隱南游江鄉辨正》均力辨馮浩、張采田所主張之江鄉之遊爲「以無爲有」，文長不錄。）武宗會昌元年辛酉，義山三十歲。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二月壬寅，以淮南節度使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十一月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彗起於室。十二月辛卯，不見。案義山是年爲周墀華州表奏頗多，疑暫居墀幕。【略】但雖蒙墀聘，而非奏辟，故《華州周大夫宴席》詩稱「西銓」而不稱「府主」。會昌二年壬戌，義山三十一歲。四月乙丑朔，宰臣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冊。七月，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迴紇烏介可汗過天德，掠雲、朔、北川。詔以迴鶻犯邊，或攻或守，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百寮議狀固守關防，李德裕議以迴紇所恃嗢沒、赤心，今已離叛，擊之爲便，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南面招討使，盧龍節度使張仲武爲東面招討使，李思忠爲河西黨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李思忠率迴紇、黨項之師屯保大柵。是年，令狐綯爲戶部員外郎。義山【略】以書判拔萃，授秘書省正字，旋居母喪。案本傳云：「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祭徐氏姊文》云：「三干有司，（馮注謂宏詞、吏部試判與拔萃。）兩被公選，（馮注謂試判與拔萃。）再命芸閣，（謂秘書省校書郎及正字。）叨跡時賢。」【略】考《補編・請盧尚書撰曾祖妣誌文狀》云：「曾孫商隱，以會昌二年由進士第判入等，授秘

書省正字。」與前所引皆合。【略】義山居母喪，集中不詳何年。【略】考《補編・曾祖妣誌文狀》【略】、《仲姊誌文狀》【略】二文述丁母憂事，均承官秘省而言，則母卒確爲二年事。【略】《補編・上鄭州李舍人第四狀》曰：「某十月初始議西上。」乃會昌五年服闋將入京作，則母卒當在是年（編者按：指會昌二年）冬暮矣。會昌三年癸亥，義山三十二歲。二月，太原節度使劉沔率師至大同軍，遣天德行營副使石雄襲回鶻牙帳，大敗於殺胡山，迎太和公主歸。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其姪稹爲兵馬留後，上表請授節鉞。遣使詔稹護喪歸洛陽，稹拒朝旨。五月，詔百寮會議劉稹可誅可宥之狀以聞。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戊申，以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崔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辛酉，李德裕爲司徒。七月戊子，遣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諭河朔，鎮冀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皆從命。八月，制告中外削奪劉從諫、稹官爵，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充北面招討使，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充東面招討使，仍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太原節度使劉沔各進兵攻討。仍以徐泗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澤潞西南面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本軍屯萬善。九月，陳許節度使王宰充澤潞南面招討使，兼領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以天德軍使石雄爲李彥佐之副，旋以雄代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卒，贈司徒，李德裕奏：「河陽節度舊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請以河陽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旋授李璟爲懷州刺史。十二月，賊將薛茂卿入澤州，密與王宰通，謀爲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至潞殺之，并其族。是年，義山徐氏姊夫卒。本年九月又有《爲濮陽公遺表》、《王侍御謝弔贈表》、《懷州刺史李中丞》諸表文，十月十五日有《爲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文》，考裴氏仲姊寓殯獲嘉，獲嘉，懷州屬縣，必義山葬母、遷姊柩時曾至懷、洛，故有此等代作也。會昌四年甲子，義山三十三歲。正月乙酉朔，河東將楊弁作亂，逐太原節度使李石。壬子，河東監軍使呂義忠收復太原，擒楊弁，盡斬亂卒。七月，淮南節度使杜悰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充鹽鐵轉運等使。邢、洺、磁三州降，詔石雄率軍七千人入潞州。八月乙未，昭義軍將郭誼殺劉稹以降，澤潞五州平。戊戌，王宰傳稹首，與大將郭誼等一百五十人獻京師。戊申，宰相李德裕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九月，以陳許節度使王宰充河東節度使，易定節度使李執方充陳許節度使。十二月，牛僧孺貶循州長史。是年，李褒爲鄭州刺史。令狐綯爲右司郎中。義山返故鄉營葬，於楊弁平後，移家永樂縣居。會昌五年乙丑，義山三十四歲。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臺於南郊壇。宰臣李德裕，杜悰、李讓夷、崔鉉，太常卿孫簡等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三月，崔鉉罷知政事，出爲陝虢觀察使。五月乙丑，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悰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義山春赴鄭州李舍人褒之招。歸居洛陽。十月，服闋入京，重官秘書省正字。案《補編・上李舍人第一狀》云：「【略】自春又爲鄭州李舍人邀留，比月方還洛下。」【略】赴鄭州李舍人之招，則在本年二三月間。【略】自鄭州歸，又有定居東洛之跡。《上李舍人第二狀》云：「某自還京洛，常抱憂煎，骨肉之間，病恙相繼。」【略】《上鄭州李舍人第四狀》云：「某十月初始議西上。」《上李舍人第四狀》云：「時向嚴冽，某已決取此月二十一日赴京。」是入京正冬雪時矣。【略】本傳所謂「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者，當屬是時。會昌六年丙寅，義山三十五歲。三月壬寅，帝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服食修攝，親受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篤，詔立光王爲皇太叔。是日帝崩，太叔即位。四月丙子，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五月乙巳，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史館大學士。七月，李讓夷罷爲淮南節度使。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致仕刑部尚書白居易卒，贈尚書右僕射。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九月，鄭肅罷爲荆南節度使。十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義山子袞師生。宣宗大中元年丁卯，義山三十六歲。二月，以東都留守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給事中鄭亞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三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放進士三十三人。刑部尚書判戶部崔元式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謚曰「貞獻」，文宗母也。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與奚北部落戰，敗之。吐蕃論恐熱誘黨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與論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六月，牛僧孺移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七月，尚書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崔鄲內召，李回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爲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是年，義山弟羲叟登進士第。義山隨鄭亞赴桂管幕，辟奏掌書記。冬，

奉使如南郡。十月，編定《樊南甲集》。大中二年戊辰，義山三十七歲。正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令狐綯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充翰林學士。鄭亞貶循州刺史。西川節度使李回責授湖南觀察使。五月，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十月，太子太師分司東都牛僧孺卒，贈太尉。十一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是年冬，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義山正月自南郡歸。【略】二月府貶。【略】冬初還京，選爲盩厔尉。案本集《昭郡》詩：「桂水春猶早，昭州日正西。」又《異俗二首》自註：「時從事嶺南。」徐湛園引《平樂縣志》註下有「偶客昭州」四字。【略】諸詩多言早春，當是南郡使歸時事。至二月則鄭亞貶循，而義山亦罷矣。（編者案：張氏《會箋》於本年義山行蹤，尚有罷桂幕後歸途「留滯荆巴」及「秋歸洛」之說，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大中二年往來巴蜀」、「大中二年由桂歸洛陽」二條曾分別駁正之，故不錄。）大中三年己巳，義山三十八歲。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詔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杜牧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四月，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葬太尉牛僧孺。徐州軍亂，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正）〔止〕爲武寧軍節度使。六月，康季榮奏：收復原州石門驛【略】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略】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解辮，賜之冠帶。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是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令狐綯拜中書舍人。五月，遷御史中丞。九月，復充承旨，尋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弟羲叟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改授河南府參軍。義山由盩厔尉，京兆尹留假參軍事，奏署掾曹，令典章奏。十月，盧弘（正）〔止〕鎮徐州，奏爲判官，得侍御史。案《乙集序》：「二月府貶，選爲盩厔尉，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尹即留假參軍事，專章奏。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月，李玭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樸、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顗、彭城劉允章。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觀序述及收復河湟事，則留假參軍在是年，選尉或當在二年冬暮也。【略】《乙集序》明言「十月，尚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則固在是年也。【略】時初得侍御史，【略】薛逢《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詩「蓮府望高秦御史」可證。大中四年庚午，義山三十九歲。正月，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卒於貶所。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義山在徐幕。大中五年辛未，義山四十歲。四月乙卯。同平章事令狐綯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七月，河南尹柳仲郢爲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十月戊辰，戶部侍郎判戶部魏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蓬、果羣盜，依阻鷄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兵馬使討之。是年，盧弘（正）〔止〕卒於鎮。傳不書月，似在春時。鄭亞卒於循州。義山徐州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補太學博士。妻王氏卒。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書記。十月得見，改判上軍，旋檢校工部郎中。冬，差赴西川推獄。案馮氏《年譜》之謬，莫甚於以王氏之卒繫諸五年，而以蜀辟繫之六年也。義山悼亡，據《乙集序》「三年以來，喪失家道」語，其爲是年無疑。而集有《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詩，則妻歿未久，即赴辟可知。【略】悼亡、赴辟，既皆在是年，則博士之除，亦當在是年。觀《乙集序》述徐州府罷及蜀辟事曰：「明年府薨，選爲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爲文章。七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爲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可見。【略】《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姚熊頃時鬬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御往。以今月十八日離此。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此爲義山差赴西川推獄之迹。大中六年壬申，義山四十一歲。二月，王贄弘討平鷄山賊，興元節度使封敖加檢校吏部尚書。四月，西川節度使杜悰遷淮南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白敏中檢校司徒，爲西川節度使。義山由西川推獄回。杜悰遷淮南，往渝州界首迎送，旋即返梓。案《五言述德抒情詩》曰：「歸期過舊歲，旅夢繞殘更。」【略】則由西川返梓，當在春初矣。又《爲河東公復相國京兆公啓》曰：「仰諮行李，願就坦夷。今日蒙降專人，且云告別。伏承決取峽路，東指廣陵。【略】今遣節度判官李商隱侍御往渝州及界首已來，備具餼牽，指揮館遞。【略】」杜悰遷鎮淮南在是年四月，義山蓋曾奉仲郢之命，至渝州界首供帳迎祖。大中七年癸酉，義山四十二歲。四月，以御史大夫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義山在梓幕。十一月，編定《樊南乙集》。案《乙集序》曰：「三年已來，喪

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於文墨意緒闊略，爲置大牛篋，塗逭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農楊本勝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爲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是夕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又義山居東川，頗躭禪悅。於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自出財俸，特創石壁五間，金字勒《妙法蓮花經》七卷，啓仲郢爲記文，見集中，亦當在是年。大中八年甲戌，義山四十三歲。義山在梓幕。大中九年乙亥，義山四十四歲。是年，柳仲郢在鎮，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案仲郢內徵，《紀》不書。《舊傳》云：「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略】」仲郢節度東川，據《補編・四證堂碑》在大中五年，以傳「在鎮五年」數之，則內徵當在是年。【略】而仲郢內召，代之者爲韋有翼，《英華》有《授有翼東川制》。【略】又案本集有《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詩，是爲義山隨仲郢還朝途次所作。詩有「樓上春雲水底天」句，仲郢內徵在是年十一月，則還朝當在十年正初，故寫景皆春時也。大中十年丙子，義山四十五歲。是年柳仲郢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略】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義山隨仲郢還朝。尋仲郢奏充鹽鐵推官。案《梓州罷吟寄同舍》詩：「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寄酬冬郎兼呈畏之》詩：「劍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冬雪到時春。」合之《金牛驛》詩「樓上春雲」句，則抵京在春初矣。【略】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商隱以鹽鐵推官死。」是仲郢領鹽鐵使時，曾奏義山充推官，傳略之耳。義山既充推官，但不知知何院。考集中江東詠古諸作，前此【略】遊踪，斷不暇有此，其爲充推官時所賦無疑。然則宦轍所經，多在吳、越、楊、潤間耶。大中十一年丁丑，義山四十六歲。義山遊江東。大中十二年戊寅，義山四十七歲。二月，以兵部侍郎柳仲郢爲刑部尚書，以守尚書戶部侍郎夏侯孜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義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案《東觀奏記》曰：「敕：『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考《舊紀》，裴坦爲中書舍人，在大中十一年，至十三年尚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則飛卿謫隋縣尉，正當其時。所謂前一年者，大中十二年也，而義山即於是年卒矣。柳仲郢罷使在二月，義山因是廢歸。其時當由京先至東都，有《井泥》篇可證。還鄭病卒，或稍後也。

紀事

《東觀奏記》卷下　「勅鄉貢進士溫廷筠，【略】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略】至是謫爲九品吏。【略】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而廷筠亦栖栖不涉第。豈以文學爲極致，已斬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唐摭言・怨怒》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於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北夢瑣言》卷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略】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也。

又卷七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箋奏受知。相國危急，有寶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劍，武庫神兵，先皇特賜。既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疏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略】。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西溪叢語》卷上　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

《詩話總龜・詠物門上》引《古今詩話》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船是此花

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上》引《蔡寬夫詩話》 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衮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之句。

《宋高僧傳・唐彭州丹景山知玄》 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輩，常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玄。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義山詩》三卷。《玉谿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

《郡齋讀書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又《文集八卷》。

《遂初堂書目》 《雜纂》。又《李義山集》。

《通志・藝文略六》 《雜纂》一卷。

又《藝文略八》 《玉谿生詩》一卷。《玉谿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又《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雜纂》一卷。唐李商隱義山撰。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又有別本稍多，皆後人附益。

又《別集類上》 《李義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唐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義山撰。商隱，令狐楚客。開成二年進士，書判入等，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綯所憾，竟坎壈以終。《甲乙集》者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自茂元、亞之外，又依盧弘正、柳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之多。商隱本爲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然以近世四六觀之，當時以爲工，今未見其工也。

又 《玉谿生集》三卷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玉海・藝文類》 《金鑰》二卷，太學博士李商隱分門編類。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三》 《雜纂》一卷。【略】。巽岩李氏曰：「用諸酒杯流行之際，可謂善謔。其言雖不雅馴，然所訶誚者多中俗病，聞者或足以爲戒，不但爲笑也。」

又《經籍考六〇》 《李義山集》三卷。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文集》八卷。

《宋史・藝文志五》 《雜纂》一卷。《雜藁》一卷。

又《藝文志七》 《賦》一卷，又《雜文》一卷。《文集》八卷，又《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

又 《桂管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義山文集》一部，十冊闕。塾本十一冊。又《李商隱詩集》一部，四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義山文集》十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玉溪生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樊南集》四十八卷。《玉溪生集》三卷。《李義山詩集三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李商隱詩集》三冊，詩三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一 李義山《雜纂》三卷抄。

又卷二 《李商隱詩集》三卷。三本。北宋影抄。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李商隱詩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李義山詩集三卷》（存目）

又《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 國朝徐樹穀箋、徐炯註。樹穀字藝初，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字章仲，康熙壬戌進士，官至直隸巡道，皆崑山人。考《舊唐書・李商隱傳》稱有表狀集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稱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稱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三卷傳，文集皆佚。國初吳江朱鶴齡始裒集諸書，編爲五卷，而闕其狀之一體。康熙庚午，炯典試福建，得其本於林佶，採摭《文苑英華》所載諸狀補之，又補入《重陽亭銘》一篇，是爲今本。鶴齡原本雖略爲詮釋，而多所疏漏，蓋猶未竟之稿。樹穀因博考史籍，證驗時事，以爲之箋；炯復

徵其典故訓詁，以爲之註。其中《上崔華州書》一篇，樹穀斷其非商隱作，近時桐鄉馮浩註本，則辨此書爲開成二年春初作。崔華州乃崔龜從，非崔戎；故賈相國乃賈餗，非賈耽；崔宣州乃崔鄲，非崔群。引據《唐書・紀・傳》，證樹穀之誤疑。又《重陽亭銘》一篇，炯據《全蜀藝文志》採入，馮浩註本則辨其碑末結銜及鄉貫皆可疑，知爲舊碑漫漶，楊愼僞補足之。援愼僞補樊敏、柳敏二碑，證炯之誤信。又據《成都文類》採入《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一篇，及逸句九條，皆足補正此本之疏漏。然《上京兆公書》乃案牘之文，本無可取，逸句尤無關宏旨，故仍以此本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李義山詩集三卷》　其集唐宋以來祇有此本。近刻或分體，或編年，皆非其舊也。

又《李義山詩註三卷補註一卷》　國朝朱鶴齡撰。李商隱詩舊有劉克莊、張文亮二註，久已散佚。明末釋道源始爲作註，而冗雜特甚。鶴齡是編，蓋因其舊本，重爲補正，然所採不及十之一。雖徵引故實，援據史傳，不及程夢星、馮浩諸本之備；而不以其詩爲艷詞，亦不字字句句附會時事，則較諸家爲善焉。

《季滄葦藏書目》《李商隱詩》三卷。照宋抄。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明版集部》《李義山集》，一函四冊。唐李商隱著，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李義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惟《玉谿生集》爲三卷，然云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且馬端臨《文獻通考》亦祇稱爲二卷，此本標「李義山集」，專錄其詩，與振孫所載《玉谿生集》卷帙雖同，其書各異，則非宋人所刊無疑，特橅刻清朗，亦明槧之善本也。

《稽瑞樓書目・邑中著述（捐入興佛寺）》《李義山詩箋註》三卷。釋道林註，錢龍惕箋。道源時住高林庵，在破山麓。鈔本。六冊。

又《附記各橱》《李義山詩註》四冊。錢木庵閱本。

又《小橱叢書》《李義山文集》五卷。舊鈔一冊。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李商隱文集》十卷。《李商隱義山詩註》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李義山詩集》三卷。《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徐樹穀、徐炯註。《唐詩百名家全集（四函席啓寓編俱仿宋本）・李義山詩集三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四　《李義山文集》五卷，唐李商隱撰。稽瑞樓精鈔本。馮氏藏本。原分三卷，此五卷本朱長孺得之重編者也。

《崇雅堂書錄・集部》《李義山詩註》三卷《補註》一卷，清朱鶴齡註。順治己亥刻本。

又　三色評本《李義山詩集》三卷。清朱彝尊、何焯、紀昀評。同治庚午方功惠刻三色套印本。

又　《李義山詩集箋註》三卷。清朱鶴齡著，程夢星刪補。附《年譜》一卷、《詩話》一卷。乾隆甲子刻本。

又　《李義山詩集箋註》十六卷。清姚培謙註。乾隆庚申松桂讀書堂刻本。

又　《玉谿生詩詳註》三卷附《年譜》一卷、《詩話》一卷。清馮浩註。乾隆庚子刻本。

又　《樊南文集詳註》八卷。清馮浩註。乾隆庚子刻本。

《廣雅書院藏書目錄・別集類》《李義山詩輯評》三卷。國朝朱鶴齡註。何焯、朱彝尊、紀昀評。巴陵方氏刊本。

又　《樊南文集補編》。國朝錢振倫、錢振常箋。《年譜訂誤》一卷，錢振倫訂。吳氏望三益齋本。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李義山集》三卷。汲古閣本。席氏刊本。

又　《李義山詩》三卷《補註》一卷，國朝朱鶴齡撰。刊本。

又　《李義山詩集註》十六卷。國朝姚培謙撰，松桂讀書堂刊本。

又　《玉谿生詩箋註》三卷、《文箋註》八卷。國朝馮浩撰。刊本。

又　《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國朝徐樹穀箋、徐炯註。

又　《樊南文集箋註補編》十二卷《附錄》一卷，國朝錢振倫箋、振常註。刊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李義山集》三卷。明刻。席氏刻。汲古刻佳。嘉慶中揚州汪氏校刻六卷。張目有馮氏護淨居士崇禎甲戌鈔以北宋本校成之本，馮有二跋。又有以孫孝若家北宋本校毛本。

又　《李義山詩註》三卷《補註》一卷。國朝朱鶴齡撰。朱氏與杜集合刻本。姚培謙註《李義山詩》十六卷，乾隆己未刻。

又　《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國朝徐樹穀箋、徐炯註。徐氏刻本。宋有《玉溪生集》三卷，乃賦及雜著。馮浩著《李義山詩》四卷、註《樊南文集》八卷，

乾隆四十五年刻。歸安錢振倫、錢振常箋註《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取《全唐文》所收義山文在徐、馮二家註本外者二百餘篇，爲之箋註，同治五年盱眙吳棠爲刻於清河。

《**清史稿・藝文志**》 李商隱《義山詩註》三卷《補註》一卷。朱鶴齡撰。

又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三卷《外集箋註》一卷。 程夢星撰。

又 《李義山詩集註》十六卷。 姚培謙撰。

又 《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 箋徐樹穀撰、註徐炯撰。

又 《玉溪生詩集詳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馮浩撰。

又 《樊南文集箋註補編》十二卷，附錄一卷。箋錢振倫撰、註錢振常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李商隱詩集》六卷。 明刊本，九行十九字，版心題「義山」二字，審其字體，當爲明嘉靖、隆慶時刊本。前李商隱小傳數行，次目錄。本書分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五言排律、七言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各爲卷。號數通各卷計之。七言律以下，別爲號數。（按：義山詩清朝盛行，刻本最多。然求一明刻本，自汲古閣外，殆不可得。前月在蘇州，葉郎園同年許見嘉靖刻二卷。乃毘陵蔣孝《唐人十二家集》本也，雖非單刻，已爲罕見。頃來杭州，至述古齋李寶泉處得此書，爲之狂喜【略】。）此本五言已標排律，決非宋本所出也。

又 《李義山集》三卷。明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八家詩》本。介庵據陸貽典校宋本校。有跋錄後：「庚申立秋又四日，病中以陸敕先較訂宋本對閱。介庵識。」

又 《李義山詩集》不分卷。 舊寫本，分體爲次第，前有各家詩評。

又 《李義山詩集》三卷。清朱鶴齡箋註。朱鶴齡箋本，張佩兼載華點校，并刪補註文。眉上行間，粘箋殆滿。于朱註糾正極夥。手錄楊致軒評，又傳朱竹垞評點。張跋附後：「陸放翁言註詩誠難，此眞善於註詩者也，況奧博如義山詩耶？閱長孺自序及凡例，乃僃然以鄭箋自任，可議者一。註中疏漏紕繆之處不一而足，亟亟付梓，不暇刊正，可議者二。若但以掠美責之，謂如宋齊丘之於譚峭，郭子玄之於向秀，則固不足以服其心矣。《靜志居詩話》於長孺少陵詩註及義山詩註不置褒貶，但云盛行於時而已。敬業堂評語有云：後世箋李詩未必功臣，奈何。兩先生皆非黨附虞山者也，且與長孺相識有素，其言尚如此。今人尊之如善註《文選》，毋乃過歟。陽坡山人。」此跋在序例後，下有「張載華印」、「金鳳亭長」二印。

又 《李商隱詩集》十卷。 朝鮮古刻本，九行十七字，有《補遺》五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別集類**》 《李義山詩集》六卷。明刻本。

又 《李義山詩集》三卷。清朱鶴齡箋註，沈厚塽輯評。《詩評》一卷、《詩譜》一卷。清同治九年廣州刻本。

又 《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清錢振倫、錢振常註。清同治五年望三益齋刻本。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集部**》 《玉谿生詩意》八卷。清屈復釋。清乾隆間刻本。

又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三卷。集外詩箋註、年譜一卷。清朱鶴齡註、程夢星刪補。清乾隆八年東柯草堂校刻本。

又 《玉谿生詩詳註》三卷、卷首一卷。清馮浩註。清同治七年修補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西諦書目・集部**》 《李義山文集》十二卷。清刊《全唐文》本，二冊，莫友芝跋。

又 《李義山文集》十卷。清徐樹穀輯，清康熙四十七年刊本。四冊。

又 《義山文集》六卷。清汪全泰輯。清王有耀齋刊本。六冊。

又 《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清錢振倫輯。清同治五年刊本。四冊。

又 《李義山詩集》三卷。明朱鶴齡註。清刊本。六冊。失名過錄朱彝尊評點。

又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三卷《集外詩箋註》一卷。明朱鶴齡撰、清程夢星刪補。清刊本三冊。

又 《李義山詩集箋註》三卷。明朱鶴齡撰、清沈厚塽輯。清同治九年三色套印本。四冊。

又 《李義山詩集箋註》十六卷。清姚培謙撰。清乾隆松桂讀書堂刊本。六冊。

又 《玉谿生詩詳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清馮浩撰。清乾隆四十五年刊本。八冊。

又 《玉溪生詩意》八卷。清屈復箋註。清道光十年刊本。四冊。

又 《李義山詩解》不分卷。清陸昆曾撰。清雍正刊本。二冊。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集部**》《李商隱詩集》三卷。清影宋抄本。三冊。

又《李商隱詩集》三卷。明悟言堂抄。二冊。

又《李義山集》三卷。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唐人八家詩》本。毛扆校。四冊。

又《李義山集》三卷。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唐人八家詩》本。□介庵校。二冊。

又《唐李義山詩集》六卷。明刻本。四冊。陳捐。

又《李商隱詩集》十卷《補遺》一卷。朝鮮刻本。二冊。邢捐。

又《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三卷《集外詩箋註》一卷。清朱鶴齡撰、程夢星刪補。《年譜》一卷、《詩話》一卷。清程夢星輯。清乾隆八年汪增寧今有堂刻本。方世舉批校。四冊。

又《李義山文集》五卷。清抄本。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別集類一・李義山詩集三卷**》　席氏刊本。明刊本。嘉慶間揚州汪氏校刊本六卷。汲古閣刊本。〔續錄〕孫功甫藏北宋本，分上中下三卷，「構」、「桓」諸字不避。錢牧齋藏宋本，實仿宋耳。天祿目有明仿宋本，張目有馮氏護淨居士崇禎甲戌鈔以北宋本校成之本。馮有二跋。張云：據牧翁宋本校完，見孫本，始知錢本實仿宋。張又有以孫孝若家北宋本校毛本。錢牧齋寫校本，宣統己酉長洲蔣氏印行，稱爲李集善本。蔣斧跋稱從宋本寫，以北宋本校改，爲傳世李集第一云云。《四部叢刊》本。鏡烟堂十種刊紀昀評本。

又《**李義山詩註三卷附錄一卷**》　清朱鶴齡撰。有刊本，與杜集合刻。〔續錄〕順治十六年刊本。乾隆八年東柯草堂校刊本。套印本。同治九年廣州刊本。有《詩評》、《詩譜》各一卷。

又　姚培謙箋註十六卷。乾隆己未刊。〔續錄〕民國七年中華書局影印松桂讀書堂初印本。

又《**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六卷**》　清徐樹穀箋、徐炯註。徐氏刊本。馮浩註文八卷、詩四卷。乾隆四十五年刊。〔續錄〕宋有《玉溪生集》三卷，乃賦及雜著。歸安錢振倫、錢振常箋註《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取《全唐文》所收義山文在徐、馮二家註本外者二百餘篇爲之箋註，同治五年盱眙吳棠望三益齋刊本。嘉慶丁丑儀徵汪全泰刻《義山文集》六卷，蓋其父校理《全唐文》時錄存者。刻類編與唐文同，錢振倫竟未之見何也。《四部叢刊》有《李義山文集》五卷。

又《**總集類・中唐十二家晚唐十二家詩集**》　明萬曆壬子金陵朱子蕃刊本。中唐：儲光羲、獨孤及、劉長卿、錢起、盧綸、孫逖、崔峒、劉禹錫、張籍、王建、賈島、李商隱【略】。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　嘉錫案：《新唐書・藝文志》於李商隱《樊南甲乙集》及《玉溪生詩》外，又有賦一卷，文一卷，非文賦一卷也。《宋史・藝文志》除《提要》所舉外，亦有李商隱賦一卷，又雜文一卷（在劉鄴、陳黯集之上）。總集類有李商隱《桂管集》二十卷。蓋《樊南集》皆駢儷之文，其雜文一卷，則古文也。《崇文總目》僅有《李義山詩》三卷，《玉溪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其《宋志》著錄之文集八卷，爲《唐志》及《崇文總目》所無，始見於《郡齋讀書志》（卷十八）。略云：「《樊南甲乙集》皆四六；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恢詭；詩五卷，清新纖艷。」此蓋宋人取其古賦及雜文，分爲三卷，（疑爲賦一卷，文二卷。）又分詩爲五卷，合成此集。故《讀書志》於其文、賦及玉溪生詩，不別著於錄。若《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別集類，既有《李義山集》八卷，又有《玉溪生集》三卷，（解題云：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此不知何人所析出，而其卷十九詩集類之《李義山詩》，則仍作三卷，不用五卷之本，驟觀之，第覺紛紜重復耳。《提要》於商隱著作，言之不詳，故爲更考之如此。

又　案馮浩所註，名《樊南文集詳註》，凡八卷。《重陽亭銘》在卷八，銘末題云：「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馮氏注云：「義山由太學博士出充梓幕，此仍書京職，而宋本詩集亦首標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不及他銜者，重王朝、尊儒職也。」此正言其自稱博士之故，《提要》乃謂浩辨其碑末結銜爲可疑，是未細讀馮註也。注又云：「《金石錄》，此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八年也。（案見《金石錄》目錄卷十，原作大中八年九月。）《全蜀藝文志》，碑在隆慶府東山之陽，石刻今存，亭圮後，宋治平中再建，明正德中又建。《四川通志》，重陽亭，在劍門驛東鳴鶴山上，今圮。」又云：「此文徐氏采之《全蜀藝文志》，而余取原書覆校者也。《金石錄》無跋語，亭屢建屢圮，碑文必多剝落矣。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詞義略見古趣，使果出義

山手，何無矯然表異者乎。義山自稱，或曰玉谿，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內，雖合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豈別有據，抑傳寫之訛歟。余頗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爲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又云：「《全蜀藝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也。實則《柳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諱敏，何爲加莊字哉。《巴君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錄》云首尾完好，至明弘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用修何以竟得一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隸釋》，《柳敏碑》有闕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樊敏碑》頗全，惟後共闕七字，碑在黎州。（案碑在雅州蘆川縣，不在黎州，顧氏《隸辨》卷八已言之，此承《隸釋》之誤。碑今雖存，乃重刻本，故只闕四十餘字，與李一本之言不合。）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用修所云，何可盡信哉。」馮氏言楊愼於《柳敏碑》未能追補，而《提要》謂愼僞補《樊敏》、《柳敏》二碑，是亦讀書不細之過也。《重陽亭銘》既著於《金石錄》，其文爲商隱所撰，無可復疑。馮氏疑其原碑剝落，爲楊愼所補全，此特意揣之詞，毫無實據。文中尙闕十字，如愼果嘗補全，何不使之完好無闕乎。銘與序俱古雅，甚似漢、魏人文字，何以見其不出義山之手。兩《唐書》均稱商隱懷州河內人，馮氏作《年譜》，以爲義山舊居鄭州，遷居懷州。錢振倫《年譜訂誤》，據商隱所撰曾祖妣狀，知李氏實自懷遷鄭，至義山通籍，始奉其曾祖妣返葬於懷（見《樊南文集補編》附錄）。然則懷州實其祖籍，銘中自稱河內，有何可疑耶。是徐炯之採此銘，原非誤信，馮氏之說，反屬誤疑也。惟是馮氏之爲詳註，實能貫串史傳，博采羣書，旁參互證，用心至爲細密，過於徐氏箋註遠甚。如卷一《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徐氏以京兆公爲杜悰，而《舊、新傳》悰無出守陝州之事，遂謂史文失此一遷。馮氏考之《通鑑》及《舊書》，知非杜悰而是韋溫，韋氏自漢徙京兆杜陵，所謂「城南韋杜」，京兆之稱，不專屬杜也。徐氏本有《爲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馮氏考之《文苑英華》，此表題下本缺人名，（案見《英華》卷五百六十一。）而魏州至文宗時爲何進滔父子所據，其地乃節度使治所，不得有他刺史。《英華》別有崔融《爲魏州成使君賀白狼表》，（案見卷五六六。）知此篇亦融所作。（徐本又有《爲柳州鄭郎中謝上表》，馮氏亦以爲非商隱文，而未能考定爲誰作。）其卷三（此馮注卷數）《獻相國京兆公啓》，徐氏亦以爲杜悰，馮氏謂與《述德抒情》詩（獻杜悰）二篇「早歲乖投刺，今晨幸發蒙」，情事迥別，考之《新》、《舊》紀傳，知爲韋琮，啓爲韋分司東都，義山途次相遇所獻。凡此諸條，皆非炯等所及。《提要》之意，亦謂馮註勝於徐氏，然仍用箋注本著錄，而於馮氏詳註并不存其目者，蓋以詳註成於乾隆三十年，（見卷首錢維城序。）馮浩本人至嘉慶六年始卒，（見《三續疑年錄》卷九。）故用《文選》不錄生存人例，以避標榜之嫌，《玉溪生詩詳註》之不入存目，亦即因此，又不欲沒其所長，故於《提要》中委曲示意，而不欲質言之。（《四庫全書》凡例，無不錄生存人之例。）此正如其屢引《潛研堂文集》，而錢氏所著書卻不著錄也。其謂馮氏所補《上京兆公書》乃案牘之文，逸句諸條無關宏旨者，託詞焉耳，其書之著錄與否，豈關乎此耶。

錢龍惕《玉谿生詩箋叙》 余少好讀李義山詩，往往不得其解，積以歲月。吾鄉爲義山之學者，間不乏人，時以隱事僻義，就而正之，乃知其弘深精妙，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升少陵之堂，而入其室矣。間嘗論之：宋初諸公，如吾祖思公，及楊、劉、二宋，西崑酬唱之詩，此嗜炙而嘗其一臠者也。江西宗派，如黃魯直、劉辰翁之徒，詆之爲文章一厄，此門外漢妄肆譏評者也。國初楊廉夫、高季迪、楊孟載諸公，如子孫肖像祖宗，年代久遠，猶得其聲音笑貌者也。至如高廷禮、李空同之流，欲爲杜詩而黜義山爲晚唐卑近，是登山而不繇徑，泛海而斷之港也。然其用意高遠，運詞精奧，讀者未必易曉。今年春侍家叔太保公於吳門，謂余曰：「子何不註釋之以貽學者？」余以學問淺陋，兼之家無藏書，難以援據，謝不敢當。歸而訪石林源上人於高林庵，見其取李集一編，隨事夾註其下，旁行逼仄，蚓行蚊腳，幾不可辨。迫而讀之，乃知徵引極博，搜羅甚苦。經史諸書，紛然雜陳於左右，而功猶未及半。余扣之曰：「師亦知某詩爲某人，某詩爲某事乎？」源公曰：「尙未悉也。」余謂：「古人讀其書，論其世，即如註陶淵明、杜子美之詩，必先立年譜，然後其游歷出處，感時論事，皆可考據。師欲註義山，當先事此。」源公謙退，屢以見問。因取新、舊《唐書》并諸家文集小說有關李詩者，或人或事，隨題箋釋於下，疑而無考者闕焉。得上、中、下三卷，以復石林長老。至於全詩之註解，有源公之博識可以任之，非余所敢及也。他日書成，附此於後，可以不朽矣。戊子仲夏望日鱸鄉漁父錢龍惕上。

丁祖蔭《大充集跋》 夕公爲牧翁從子，詩名冠儕輩，柳南老人稱爲原本溫、李。所著有《李義山詩箋》，蓋即箋釋道源註本，吳江朱長孺氏嘗取其說以

入詩註者。是其寢饋於玉谿者久，故其得力也深。特其書自《稽瑞樓書目》著錄而外，闃無聞。更求其所著《大兗集》五卷而亦不可得。【略】王君葆初一日過我，袖其集殘本兩卷。【略】卷末有朱文「錢後人」三字印，疑爲夕公手寫本。

徐炯《李義山文集序》 歲庚午，余典試閩中，得善本以歸。伯兄侍御見而悅之，因爲箋其指要，以注屬余。余竊不自揆，蒐討群籍，句疏而字釋之。而以伯兄之箋分見於其下，釐爲十卷，藏諸篋衍，以備遺亡。其間可疑者尚有二十餘條，事稍僻隱，未能悉考。友人以其適於時用也，請亟行之。余不獲已，遂以授剞劂。海內博物君子，倘惠而好我，正其謬而補其缺，當更爲續注以附其後云。康熙戊子暢月昆山徐炯書於花谿別墅。

陸崑曾《李義山詩解・凡例》 義山【略】惟七律直可與杜齊驅，【略】余於是編，不及別體，正以表義山所長耳。【略】是編始於康熙癸巳，成於雍正甲辰，鑒定者大司農王公儼齋，參閱、校讐及雕板行世則明經陳岵嵐、分司張容谷暨吾叔南村先生也。【略】陸崑曾圃玉氏謹識。

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例言》 諸體各分，取便檢閱。其中先後仍不欲稍爲紊亂，一以朱長孺本爲次。【略】往有《義山七律會意》一刻，友人惜其未備，因成此書，并取《會意》覆勘。十易二三，期於無遺憾而止，顧未能也。

屈復《玉谿生詩意序》 玉谿生詩【略】今其全集有註無解，予茲勉焉，閱兩旬而畢。其間賓客之過從，衣食之交迫，暇少而愁多，其詳且盡也，愧專功矣。【略】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十有二月，金粟老人屈復題於燕市之蒲城會館。

汪增寧《李義山詩集箋註序》 同里程洴江太史與先子詩場酒社，昕夕往來，嘗出所註玉谿生詩藁本相商榷，先子擊節稱善，即欲參校付梓，不幸下世。今乾隆癸亥秋，太史註適脫藁，增寧烏敢遵遁以辜先子之夙諾，爰命工鏤板開鋟。於是年十一月斷手，於明年七月書成。

程夢星《李義山詩集箋註・凡例》 愚之爲此箋註也，瀘州先遇甫（著）、武陵胡復翁（期恆）、天門唐赤子（建中）、吳下何屺嶜（倬）、顧俠君（嗣立）、顧南原（藹）、王梅沂（藻）、桐城方扶南（世舉）、錢塘厲樊榭（鶚）、陳竹町（章）、同邑尤仲玉（璋）、黃北垞（裕）、楊蓮溪（濂）、許藕生（建華）、家偕柳（元愈）、鈞奏（章）、松喬（夢鈞）、蒿亭（式莊）、夔州（崟），往復考證校讎之功皆不可泯。而箋則扶南商榷之意居多，註則北垞櫛比之力不少，其功尤不可泯。【略】是書采錄始於康熙癸巳。迨乙未放歸田里，益事探討，粗得梗概。本意藏諸篋笥，非敢出而問世。同邑汪澹人（從晉）一見擊節，商付梓氏。未幾澹人歸道山，遂寢其事。乾隆癸亥冬，澹人仲子友于（增寧）欲繼先人之志，即爲開雕。友于能讀父書，克紹前修，良足多云。

朱記榮《校刊玉谿生詩說序》 紀文達公評李義山詩，自廣州新刊武林沈厚燮輯本外，他未之見。今年夏，余歸自吳門，得鈔本《玉谿生詩說》二冊，中多批抹增刪之處，朱墨爛然，皆公手跡。間取沈輯本對校，頗有不能吻合。有沈所有而此已抹，蓋沈所見僅是評本，而此則別自爲編，斷爲後定之本無疑也。上卷皆入選之詩，下卷爲或問，以明其取裁之義。舉全集諸題，或取或不取，皆有說以處之。非若他選家，但論入選者之佳，而不入選者一切置之不論不議者比，洵可謂獨闢說詩之門徑者矣。然翫公手澤，有既刪而復存，亦有已取而終去，於評語亦不憚反覆刪改，以衷於至當。潤飾既繁，卷頁蠹損，糾繆紛錯，讐校爲難。以商閔君頤生，慨許助成，遂得以付梓。嗚乎！古來論義山者夥矣。自《唐書》本傳有「詭薄無行」之語，而合之其詩，尤多閨闥之詞，世遂以才人浪子目之。雖使義山復生，殆亦無以自解。豈期千載下，得朱氏長孺一序，特白其冤，而又得文達公此編，一屏其尖新塗澤之作，去瑕取瑜，歸於正聲。風人之旨，悉可探索。是不得謂非義山之知己已。世有歆慕義山者，尚其熟復是編，必知義山之有所諷喻寄託，則雖蒙才人浪子之目，千載下猶得而昭雪之也。光緒十有四年秋八月古吳朱記榮撰。

錢陳群《玉谿生詩箋註序》 余於乾隆初持服里居，同學伯陽馮翁以司寇予告在籍，居第與余近，朝夕過從。時令孫孟亭侍御未弱冠，每侍坐，間出所爲詩示余。余喜而嘆曰：「玉谿生再生矣！」司寇心然余言，乃曰：「初學從玉谿入手，庶不染油滑麤厲之習。今承長者言，當不令改趨也。」又十年，孟亭成進士，爲名翰林，擢侍御史。臺館中評騭孟亭詩者，亦與余言券合。壬申夏，余忽遘沉疴，急請假歸。丁丑冬，孟亭以母憂還里，去余所居更近。考業論文，修乃祖洎余故事，獨念余衰白僅存，情誼益篤。既，孟亭服闋，以舊有心疾，時發時止，未得赴補。因素愛玉谿詩文，惜諸家所註各有踳駮附會，舊、新《唐書》本傳各有歧誤，爰細意鉤核，發詩文之含蘊，以詳譜其行年。年譜定而詩之前後各得其所矣，詩得其所，文之前後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傳之同異自見，於是作者之心迹大彰灼於卷帙間。書成，問序於余。余惟昔賢聲詩蹤跡，其顯晦遲早，若默有定數者然。同一《玉谿生集》也，余亦稍涉焉，其膾炙

人口詩篇，未嘗不流連而諷詠之，餘有闕疑者，往往弗深考。曩者，尚書高文良公善詩，愛少陵、玉谿兩家，多所箋記，頗有得解處。每於來朝退食之餘，余偶詣之，談論至夜分不倦，曾出以相示，惜未成書。今得孟亭箋本，與二、三學子首尾繙閱，浹旬始得終讀。挹其聲光，若更異於昔日者，余亦不能自解焉。是可爲玉谿幸，而又多孟亭之深嗜孤詣爲難能也。乾隆乙酉秋九月，香樹錢陳群題於荆合齋。

王鳴盛《李義山詩文集箋註序》 論古今著述得失者甚多，請以一言決之，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李義山詩文箋註》，吾師孟亭先生碎金耳。要而論之，斷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辨也。蓋義山爲人，史氏所稱與後儒所辨，均未爲得其中。註之者倘非貫穿新、舊《唐書》，博觀唐、宋人記載，參伍其黨局之本末，反覆於當時將相大臣除拜之先後，節鎭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經月緯，了然於胸，則惡能得其要領哉？若先生之所註，信乎其能如是矣。是雖不過一家之言，而已有關於史學。尤奇者，鈎稽所到，能使義山一生蹤跡，歷歷呈露，顯顯在目。其眷屬離合，朋儔聚散，弔喪問疾，舟嬉巷飲，瑣屑情事，皆有可指，若親與之游從，而藉寄其筆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細心考古如是，平心論古如是，【略】斷斷非不讀書人能辨也。【略】乾隆丁亥九秋，受業東吳王鳴盛拜撰。

馮浩《玉谿生詩箋註序》 余幼學詩，聞之長老言：初學乍知詩味，每易墮麤浮輕率之習以自喜，而不知其自畫也；若從晚唐入，殆免是矣，是詩學中之一徑也。晚唐以李義山爲巨擘。余取而誦之，愛其設采繁艷，吐韻鏗鏘，結體森密，而旨趣之遙深者未窺焉。後雖間爲批閱，無暇專攻。侵尋三十餘年，學不加進而病已攖心，夙昔願以姓名託文字以傳於世者，當遂付之泡影也。偶復取義山詩，一爲諷詠，動有微悟，試詮數章，機不可遏。於是徵之文集，參之史書，不憚悉舉而辨釋之。詩集既定，文集迎刃以解，鮮格而不通者。迺次其生平，改定《年譜》，使一無所迷混，余心爲之愜焉！夫箋註義山詩文者既有數家，皆積歲月以尋求，顧作者之用心，明者半，昧者猶半。豈諸家之力有所不逮歟？抑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即雕蟲小技，亦有默操其顯晦之數者歟。【略】余既患心疾，固不能更進於斯也。編纂成，筆之以弁其端。若謂余於詩，惟義山之是尚也，則又余之所不居也。（《文集箋註》不更序。）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

又《玉谿生詩箋註·發凡》 一、諸家箋註本皆名《李義山詩集》，今從《唐書·藝文志》。《玉谿生詩》三卷之名，以復其舊。一、自明以前，箋斯集者逸而無存。（朱長孺曰：「《西清詩話》載都人劉克嘗註杜子美、李義山詩，又《延州筆記》載張文亮有《義山詩話》，今皆不傳。」按《延州筆記》所載《唐音》諸人詩句張文亮註云者，非專註本集也，且寡陋不足言註。）釋石林（道源）創之，朱長孺（鶴齡）成之，行世百年矣。近則程午橋（夢星）、姚平山（培謙）各有箋本，余合取而存其是，補其闕焉；疑而未晰者尚間有之。蓋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奧博，性愛風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紆迴，寄其恨而晦其迹者，索解良難，所無如何耳。一、余初脫稿，聞吳江徐湛園（逢源）有未刊箋本。徐爲虹亭太史子，窮老著述。余因外弟盛（百二）向其後人借觀，視朱氏、程氏爲優。第或疏或鑿，時不能免，而持論多偏。聞其晚歲，改易點竄，反有舍前說之是而遁入歧途者，窮苦之累其神明也。余虛衷研審，擇其善者採之，庶苦心孤詣，不至全泯，亦可以無恨矣。（原稿仍歸徐氏。）一、年譜乃箋釋之根幹，非是無可提挈也。義山官秩未高，事迹不著，史傳豈能無訛舛哉？今據詩文證之時事，一生之歷涉稍詳，史筆之遺漏或補，讀者宜細閱之。一、舊本皆作三卷，而凌亂錯雜，心目交迷，其分體者更不免割裂之病。余定爲編年詩二卷，不編年詩一卷。行藏遞考，情味彌長。所以不敢全編者，愼之也。一、朱氏已采錢（龍惕）、陳（帆）、潘（畊）之說，余所見有馮己蒼（舒）、定遠（班）、田簣山（蘭芳）、何義門（焯）、錢木庵（良擇）、楊致軒（守智）、袁虎文（彪）諸家評本，又陸圃玉（崑曾）有專解七律刊本，皆爲節采附入，庶深情妙緒，尤能引而伸之已。（余既采何義門評本，辛卯春日，取吳下所刊《義門讀書記》中兩卷，細爲校勘，同異頗多，且有他人評語而誤收者，有意義舛戾，斷不出自義門者。蓋屢經傳錄，漸滋淆亂，而義門於斯小集，固不比經史諸大集之審愼精當。世之服膺前哲者，宜更決擇焉。）一、箋者，表也；註者，著也。義本同歸。今乃徵典爲註，達意爲箋，聊從俗見耳。凡舊說之是者，必標明「某曰」，不敢攘善；顯然誤者，改之而已；若似是而非，或滋後人之疑者，則贅列而辯正之。引據故實，未免繁冗，緣取義隱曲，每易以刪摘失其意指，故不可不詳也。（一事屢用，註皆見前。間有見於後者，亦有前後互證者。）一、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大堪領悟，似鑿而非鑿也。【略】若云通體一無謬戾，則何

敢自信。【略】一、海鹽陳靈茂(許廷)有箋本，久不傳矣。聞閩中寧化李元仲(世熊)亦有箋本，未及訪其存否也。數十年來，海寧許蒿廬(昂霄)曾註其半部，亦無可覓。(許蒿廬《校註義山詩》云：「時事年月，職官遷轉，《舊唐書》必詳著之，《新書》則疏漏多矣。」張宗柟云：「蒿廬《箋註玉谿生詩》六卷，又年譜、考證及叢說凡數卷。【略】定稿僅有其半，餘則零丁件繫，塗改勾勒，殊難辨識。」)近如皐史笠亭(鳴皐)與余先後入翰林，每舉玉谿詩互爲賞析，而凡文士之從事於斯者，應不乏也。夫文有一定之解，詩多博通之趣。茲編也，我自用我法耳。若前輩之精研，同時之濬發，各有會悟，不妨異同，自當並行，以俟後人之審擇。

又《重校發凡》　一、初恐病廢，急事開雕。既而檢點謬誤，漸次改修，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既欲重鐫，通爲校改，大半如出兩手矣，然究未全愜意也。初行之本無從收回，祈四方學士，見輒爲我毀之，或郵寄相易，實叨惠好。一、所引典故，初梓半仍舊本，以爲何煩盡改也。詎意舊本動有疏誤，甚且僞造妄增，以成其說。而後起諸書或不之察，轉相據引，襲謬承訛【略】。今逐條討核，不目審而心會者，弗以錄也，學者庶可見信。

又《嘉慶重校本・發凡補》　西泠徐德泓(武源)、陸鳴皐(士湄。又號鶴亭。)選李義山詩二百五十六首而疏之，名曰《徐陸合解》，雍正初年刊。雖非盡善之本，其中有先得我心及可互通者，今特補采，以資印證。

又《嘉慶重校本跋》　是集元訂本四卷，正集三卷，卷首一卷，茲版因照庚子重校本付印，其註釋訂誤之處更較箋註本爲詳備，故頁數增多。今爲便利讀者起見，特酌分卷首爲二卷，正卷爲六卷，以便繙閱，幸識者諒之。謹跋。

又《樊南文集詳註・發凡》　《李義山詩集》三卷，唐、宋史志無異辭也。文集則義山自編《樊南甲集》、《乙集》各二十卷，體皆四六，故《新唐書・藝文志》更有賦一卷、文一卷。《宋史・藝文志》於《甲》、《乙》集四十卷外，更云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閱時漸久，數乃大增，何歟？迄於今集本竟不可得，不知海內藏書家猶有之否？吳江朱長孺從《文苑英華》、《文粹》而彙輯之，偶漏狀之一體。玉峰徐章仲補之。又因顧俠君得《全蜀藝文志》中《劍州重陽亭銘》一首，而《志》中更有書一首，余又爲補采。余抱病里居，無由博搜群籍。徐湛園曰：「幼曾於閩中徐興公書目見有義山文集。」今玉峰箋本得之林吉人，不知即興公架上者否？愚亦未遑遠訪也。周必大之跋《英華》有曰：「修書官於權德輿、李商隱輩或全卷收入。」是又若所取之過多者。然準之史志，甚悵寥寥，即《甲》、《乙》集中所自負之作，已竟逸矣。徐氏刊本名《李義山文集》，余以四六尚居十之八，改標《樊南文集》，稍見當時手編之遺意。徐氏刊本註則章仲(炯)爲之，箋則其兄藝初(樹穀)爲之，用心交勤矣。此外未見有他註本。宋王楙《野客叢書》有劉鍇註《樊南序》之名。【略】今無可訪求矣。徐氏註頗詳，但冗贅訛舛之處迭出。余爲之刪補辨正改定者過半。至原箋創始誠難，而疏略太甚。余徧繙兩《書》、《通鑑》，以知人論世之法，爲披霧掃塵之舉，或直而證之，或曲而悟之，或錯綜左右而交成之，或貫穿前後而會印之，用使事盡詳明，文尤精確。其無可徵定者：表一、狀一、啓六、祭文一，及無多雜著已耳。樊南生有知，或不訶其多事也乎！徐刊本分類而仍零亂。余既訂定年譜，並列詩文，故得於分類之中各寓按年之次，偶有不可編者，附之各體之末。自來註家每曰：「所釋故事，必求其祖。」究之孰副所言哉？況事有古人已用而後人用其所用者，豈數典必出於開山，成章盡由於鑿空歟？余所改註，蘄不違乎作者之意焉耳。【略】其弗關輕重，未盡剖覈者，病夫之心液腹笥不足以完之也。未解者數條，請俟之博物君子。

馮寶圻《李義山詩文集後跋》　《玉谿生詩詳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先曾王父侍御公譔，乾隆庚子栞行。【略】數十年來海內翻栞日衆，而原板久藏於家，家故在郡城東，當咸豐庚申，粵逆陷城，寶圻已率家人先避於外，凡十一徙始至滬城，先世圖籍，幸獲保全，以故板得無恙。【略】同治戊辰覓得初印本於滬上，乃於從公之暇，先取玉谿、樊南二書板逐一覈對，補其闕者若干，修其漫漶者若干。既成，因志之如此。樊南文有歸安錢楞仙司成補編，較此本增二百有三篇，從《永樂大典》及《全唐文》錄出，箋註精善，宜合觀之。【略】同治七年大呂之月曾孫男寶圻謹書於上海滬防軍次。

錢維城《樊南文集詳註序》　(孟亭馮)侍御雅好李集，取朱氏、徐氏及凡諸家之爲箋疏者，盡抉其疏誤而訂正之。別立年譜，一以《祭姊文》爲主而定其生卒之歲，生卒既定，中間出處事實，犂然就班，隱語寓言，均可參悟。【略】書成，命其文集曰《樊南文集詳註》，屬予序。【略】爰繹其緒論以應之。其詩註大司寇香樹師別有序。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長至，茶山同學弟錢維城序。

楊際昌《國朝詩話》　吳江朱長孺(鶴齡)【略】所註杜少陵、李義山集行於世。曩時士林以杜註牴牾牧齋、李註剽竊石林詆之，今聲價各不相掩也。

章學誠《李義山文集書後》 《李義山文集》十卷，昆山徐樹穀（藝初）箋，徐炯（章仲）註，無序跋，有凡例，當是坊本偶缺也。例云：「箋以考證時事，註以博稽典故。」今觀其本，亦可謂詳贍者矣。其所云：「朱長孺本詮釋未備」及「閩本缺訛較少」，朱本、閩本，今俱未見。義山本爲古文，不喜對偶，從事令狐楚幕，工章奏，遂以其道授之；博聞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唐藝文志》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更有文、賦一卷。《宋志》於《甲》、《乙集》外，又有《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傳世，《文集》、《四六》俱是掇取諸書所載。其佐幕之作與《文集》、《別集》所收，僅可於篇題約略辨之，不能得其原書梗概也。

高錫蕃《樊南文集補編原序》 《樊南甲集》編於大中元年丁卯商隱方爲鄭亞掌書記時，《乙集》則編於七年癸酉【略】東川幕中，卷各二十，體皆四六。考《唐志》而僅贏一卷之作，按《宋史》而遞增八卷之繁。嗣是崑體眞傳，贋鼎易混，禮堂手寫，足本無聞。朱長孺彙收之，而尙待於徐補；顧俠君甄采之，而尤備於馮箋。世之吮素麟毫，妃青螺黛，莫不家藏緗帙，人握靈珠，謂可綜金鑰之樞鈐，匯玉谿之支派矣。然河東有辟書之任，何以作奏偏稀？濮陽有《重祭》之文，何以前篇不錄？安陽府君爲明德所自出，而未聞叙述清芬，令狐相公曾屢啓陳情，而不復留存隻字。疑有瓊瑰之寶，莫垂竹帛之光，資擂掇於藝林，庶掞張於文苑。我同歲生楞仙太史【略】嘗取《欽定全唐文》所收商隱駢體文錄之，視今本多二百三首，釐爲四冊，名曰《補編》。【略】屬爲校正其字，弁言其端。嗟嗟，蜀水湘雲，總才人之落漠，恩牛怨李，亦季世之譏彈。而惟是上計淹車，芳華拋瑟，年年金綫，祇辦嫁衣，朵朵紅蓮，空妍府幕。僅得此筆花退艷，巢鳥餘痕。猶復香落溷中，偕李賀而泯沒；劍埋獄底，俟雷煥而鋒銛。固由激傲恃才，干造物之所忌；亦屬蹇屯遘遇，極文士之同悲也。竊濡穎而欷然，願鋟梨而雪此。撏衣欲裂，君幸能拾獺之殘；托鉢誰依？我已覺抽蠶之盡。道光二十有七年歲在丁未夏四月，烏程高錫蕃撰。

吳棠《樊南文集補編序》 同年生錢楞仙少司成，少躋通顯，壯年勇退，覃精博洽，海內宗之。同治壬戌，余承乏漕河，延君主講崇實書院。【略】君於書無所不窺，隨手箋記，皆成條理。尤好樊南李氏之學，嘗以馮氏採本未盡賅備，因手錄《全唐文》所收二百三篇，與哲弟笹仙廣文分任箋註之役。既有成書，間以示余。博而不雜，簡而能該，參伍鉤校，絕非苟作。諷玩再四，愛不去手，爰付手民，以廣流布。使士林讀之，知精能於藝文者，必根柢乎經史，其亦知所嚮往矣。同治五年歲次丙寅秋八月，盱眙吳棠撰。

錢振倫《樊南文集補編自序》 《樊南文集》原目不可見。《四庫全書》著錄，乃崑山徐氏本，藝初爲箋，章仲爲註者也。其文皆採自《文苑英華》，凡一百五十首。厥後桐鄉馮氏註出，頗糾其箋註之誤，而於篇目無甚出入。其引明《文瀾閣書目》《義山文集》十冊，崑山葉氏《菉竹堂書目》《義山文集》十一冊，固疑其不止於此矣。振倫曩官京師，恭誦《欽定全唐文》七百七十一之七百八十二所收李義山文，較諸徐、馮註本多至二百三首，惜未知採自何書，曾手錄之。咸豐改元，以憂返里，復偕弟振常分任箋註之役。嗣見阮文達所譔《胡書農學士傳》云：從《永樂大典》錄出樊南佚文四百餘首。乃恍然於所由來，而數尙不合。亟從學士子次瑤孝廉乞得錄本對校之，則即此二百三首，其間字句小有異同，亦藉以考定。《永樂大典》今存翰林院敬一亭，悔未及對校，又知文達所謂四百餘首者，或合徐本之百五十首約略言之，非此二百三首外，尙有佚文二百首爲《全唐文》所未採也。庚申，賊擾江、浙，倉卒渡江而北，平生書篋，悉付灰燼，而此本居然獨存。展卷重觀，如隔世事。所註間有未備，比因主講袁浦，同年吳仲宣漕帥富藏書，獲從乞借補註之，編爲十二卷。夫以振倫兄弟之謭陋，上方徐氏昆季，誠不可道里計，惟是頻年捃摭之功，不忍輕棄。今茲稿本粗定，尙冀有好事如馮氏者糾余之失，更合本集以成完書，則此編其猶嚆矢也已。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孟冬之月，歸安錢振倫序。

又《樊南文集補編・凡例》 玉谿生詩題有《彭陽公誌文》，本集文中所述，有《才論》、《聖論》、《奠牛太尉文》，《補編》文中所述，有《紫極宮銘》，馮氏引《金石錄》有《佛頌》，《全蜀藝文志》有《懷安軍碑記》、《爲八戒和尙謝復三學山精舍表》，皆知其題而佚其文。近人孫梅《四六叢話》內載義山《修華嶽記》，云出《華嶽集志》，今附卷末，然亦未敢深信也。

蔣斧《東澗老人寫校本李商隱詩集跋》 李義山詩集，《新唐書・藝文志》作《玉谿生詩》三卷。宋以來著錄，則或稱《李義山詩》（《崇文總目》），或稱《李義山集》（《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或稱《李商隱詩集》（《宋史・藝文志》）。知李集在宋蓋有數本，其稱名雖與《唐志》不合，而卷數則同。國朝目錄家所著錄，《絳雲》、《述古》并有《李商隱詩集》三卷（《絳雲》

不言何本，《述古》云影鈔北宋本）。《愛日精廬》著錄二本：一《李義山集》舊鈔校本，有護淨居士跋；一《李商隱詩集》毛板校北宋本，有陳鴻跋，并三卷。此爲東澗老人手寫，以朱、墨筆一再校勘，其標題初作《李義山詩》，嗣以朱筆改「詩」爲「集」，又以墨筆改爲《李商隱詩集》。標題之次行，初有「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款一行，嗣以朱筆抹去，又加墨勒。其朱筆校語所據諸本，曰「原本」，曰「鈔本」，曰「又一舊鈔本」，曰「一本」，曰「陳本」，曰「刻本」，曰「新本」。又據《才調集》、《瀛奎律髓》、《唐絕句選》、《唐詩品彙》諸書所選，一一校之，而獨未著原本所自出，其墨校亦不言所據何本。斧按：此本初署題曰《李義山集》，署名「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與陳氏《解題》本正合，知據以迻錄之本亦宋本也。《愛日精廬》所載舊鈔本護淨居士跋云：「先用錢副憲春池本寫，有篇次無卷目，後得錢牧齋禮部宋板，始有卷目。」又云：「孫方伯功父以一本見示，凡錢本之可疑者，一朝冰釋，乃知錢本直坊本耳。錢本亦有佳處，併記卷端。」云云。護淨居士所詆錢本爲坊本者，殆指東澗手寫之原本也。至墨筆校改，殆據北宋本，其署題作《李商隱詩集》，與《宋志》及《述古》所藏影鈔北宋本、陳鴻所據以校之北宋本（陳鴻本乃借孫孝若家北宋本板校毛板，今考毛刻《八唐人集》作《李義山集》，陳校本著《李商隱詩集》者，必據北宋本改）均合，知所據爲北宋本殆無可疑，《絳雲》所著錄或即此本也。吾友羅叔言參事，曩得此本於南匯沈氏國光社主人，借付影印，斧爲董校讎之役，并爲考其源流。知此本從宋本迻錄，據宋本校改，又據宋以來選本一一比勘，至爲精密，爲傳世李集第一善本。且出自東澗手寫，尤爲可珍矣。謹誌於卷末，以質世之言目錄學者。宣統改元閏月廿七日吳縣蔣斧跋於宣南之唐韻簃。

《**訥盦類稿・玉溪生**》　國朝馮孟亭（浩）箋註玉溪生詩，謂玉溪不知在何處，而引前人「行吟想像覃懷景，多少梅花折玉溪」，是玉溪當在覃懷矣。獨《漁洋詩話》云：「蒲坂吳天章所居永樂鎮，即唐永樂縣，有玉溪。李商隱家於此。」故送天章歸中條詩有云：「人煙盤豆驛，村路玉溪流。」余按中條山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去覃懷似遠。考李義山本懷州河內人，則玉溪當主孟亭先生之註，漁洋之說不足據也。袁自超《戢影瑣記》中反謂孟亭博極群書，未引中條玉溪爲證，亦太鹵莽矣。天章名雯。

藝文

唱和

喻鳧《贈李商隱》　羽翼恣搏扶，山河使筆驅。月疏吟夜桂，龍失詠春珠。草細盤金勒，花繁倒玉壺。徒嗟好章句，無力致前途。

薛逢《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　曉乘征騎帶犀渠，醉別都門慘袂初。蓮府望高秦御史，柳營官重漢尚書。斬蛇澤畔人煙曉，戲馬臺前樹影疏。尺組掛身何用處？古來名利盡丘墟。

李郢《送李商隱侍御奉使入關》　梁園相遇管弦中，君踏仙梯我轉蓬。《白雪》詠歌人似玉，青雲頭角馬生風。相逢幾日虛懷待，賓幕連期醉蝶同。如有扁舟棹歌思，題詩時寄五湖東。

又《板橋重送》　梁苑城西蘸水頭，玉鞭公子醉風流。幾多紅粉低鬟恨，一部清商駐拍留。王事有程須仃仃，客身如夢正悠悠。洛陽浸畔逢神女，莫墜金樓醉石榴。

又《贈李商隱贈佳人》　金珠約臂近笄年，秋月嫦娥漢浦仙。雲髮膩垂香探妥，黛眉愁入翠連娟。花庭避客鳴環珮，鳳閣持杯泥管絃。聞道彩鸞三十六，一雙雙映碧池蓮。

温庭筠《秋日旅舍寄羲山李侍御》　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風物近柴荆。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憶弟兄。自爲林泉牽曉夢，不關砧杵報秋聲。子虛何處堪消渴？試向文園問長卿。

紀念

崔珏《哭李商隱二首》　成紀星郎字義山，適歸黃壤抱長嘆。詞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風雨已吹燈燭滅，姓名長在齒牙寒。只應物外攀琪樹，便著霓裳上絳壇。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鳥啼花落人何

在，竹死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踠，舊交心爲絕絃哀。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楊傑《和李義山盤豆館叢蘆有感》 盤豆蒼珉刻舊吟，清風自可滌煩襟。庭蘆邂逅開青眼，澤國歸投是素心。鄉夢不知家遠近，世塗休問迹升沉。陽春一曲一樽酒，遮莫秋聲四面砧。

呂南公《夜擬李義山四更四點》 四更四點露成霜，箇裏愁人暗斷腸。鼓角未喧聞鼻鼾，北風窗戶月荒涼。

又《反李義山人欲篇》 藥囊易中荆軻背，匕首難傷趙政胸。燕國無辜竟魚肉，可能人欲有天從。

周紫芝《感韓碑用李義山韻》 長蛇封豕矜雄姿，弄兵三世窺皇羲。自從群騎入中土，僥幸歲月寬誅夷。錦纏紅帕五十載，肯輸赤豹兼黃羆？憲皇神算本天授，指顧不勞戈一揮。元和上相拜元帥，黃金鑄印手自持。三軍踏雪砍墉入，夜摩賊壘朝搴旗。侍中西平老將種，屬鞬拜舞行相隨。緋衣小兒卻健武，未怕賊首如虎貔。功垂竹帛不可掩，名在萬古誰能訾。行軍司馬號大手，蒼珉承詔鑱瑰詞。平生直筆有公議，從人乞米知羞爲。狗功須賴發縱者，盡勒殊勳歸鼎司。宮中小女強解事，斂衽雪涕垂豐頤。絺章繪句隨斷裂，厖恩下沛驚淋漓。空餘《大雅》配吉甫，（《元和聖德詩》云：「誰作歌詩，以配吉甫。」）春秋廟享存歌詩。當時左右無諫者，應慚鳴佩趨龍墀。襄陽太守獨何事，殷勤自刻平吳碑。將軍更勒燕然石，蠻風瘴雨侵蟠螭。張功耀武示萬世，二子無乃爲己私。晉公純德古未有，強藩悍將親平治。群奸聞風膽爲落，自奮老拳擒宛脾。都人尚想白羽扇，野蔓已埋黃絹詞。唐家晚歲事如此，誰令舉世躋純熙。君不見鄭公之死肉未冷，停婚碎石恩還追。文皇英明猶復爾，功臣誰肯躬胼胝。玉谿慷慨書萬本，要識元老爲邦基。

袁甫《跋楊文公手抄李義山詩》 公之聞孫當塗使君，以手抄李義山詩示余，因得盡觀諸公跋語，夫遊戲翰墨尚爲人寶玩若此，則當時知者雖寡，後世知者多矣。尊其名未知學其爲人，眞知亦豈易得耶。援筆敬書，因以自警。

王士祿《夜讀西昆詩偶成》 冷抱羈人不自溫，一編當燭咏《西昆》。玉溪怨瑟聲聲好，只愛「星河壓故園」。

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二 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

邵長蘅《偶書樊南集後》 樊南奇絕是《韓碑》，排奡《西郊百韻》詩。搔搔少年解讀否，《無題》句底乞殘脂。

李孚青《題李義山詩集後》 白老眞教作袞師，杜陵籬落半山知。後人搔搔惟清麗，一見《韓碑》右手胝。

王式丹《書樊南集後》 南浦西樓憶舊群，雲波好夢寄夫君。何因擬作元城令，刪抹陽臺一片雲。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二三、二四 寄託文心是杜鵑，玉谿五十惜華年。卻憐《錦瑟》無人會，枉把青衣作鄭箋。 玉谿詩法昌黎筆，孔鼎商盤各擅場。千古大文終不滅，人間別有段文昌。

李必恒《又題白氏長慶集》 廣大詩名蓋代推，笑看夢得與微之。如何氣盡樊南李，老愿投身輩袞師。（白傳晚年酷愛李義山詩，嘗曰：「我死愿爲汝子。」）

又《書樊南詩集後五首》 休憑彩筆漫相干，待博平陽轉意難。亦有贊皇疏白傳，鎖來詩句未曾看。 隸事爭嘲獺祭魚，琢磨原自有功夫。時人縱效《西崑體》，解道《韓碑》一字無。 《碧城》縹緲想風流，耐可空牀敵素秋。羨殺樊川杜員外，十年一覺在揚州。 流落江潭恨未窮，翩翩書記自誇工。也應差勝羅昭諫，早得前身入月宮。 楚宮雲雨自荒唐，綺麗新詞詎可忘。後起《香奩》誰獨步，通家喜見小冬郎。

鄭燮《李商隱》 不歷崎嶇不暢敷，怨爐讎冶鑄吾徒。義山逼出西崑體，多謝郎君小令狐。

馮浩《和友人題玉谿生詩詳註後》 詩體西崑競賞評，箇中眞意半難明。參禪一一通微悟，透徹虛空色相成。 誰識辭中別有辭，撥開皮貌費沉思。苦寒調與低迷夢。不讀《離騷》那得知。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李義山》 幕職何緣辱俊豪，清和瑟怨總風騷。打鐘晚約清涼去，肯爲諸狐奉太牢。 路有冤言悼去華，銅駝唳鶴更咨嗟。楊、劉演作《西崑》格，誰識孤忠接浣花。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李商隱》 同時體格尚《西崑》，搔搔因人失本根。分得浣花香一瓣，《韓碑》元氣塞乾坤。 寂寞空閨錦瑟長，蓬山萬里怨劉郎。寓言別有深情在，漫認《無題》賦采桑。

鐵保《讀李義山詩有作》 黨牛怨李恨匆匆，卻使王孫哭路窮。憸刻令狐

吾不怪，史臣頭腦太多烘。　有宋楊、錢數君子，效顰面目總依稀。玉谿死後無《騷》《雅》，錦瑟聲中淚滿衣。　雲雨荒唐昵夢思，漫將側艷比溫岐。冷吟閒醉何人會，除是江湖杜牧之。

艾愈烺《論詩絕句》一　蠟炬春蠶寄興殊，詩成百寶漾流蘇。《西崑》枉博優伶戲，似玉溪生獺祭無。

李書吉《論詩雜咏・李商隱》　玉溪生學浣花翁，獺祭多供屬對工。吟到《馬嵬》《籌筆》什，並稱溫、李未爲工。

李兆元《論詩絕句》七　博奧翻留獺祭名，瓣香誰上玉溪生。會心只有長蘆叟，細考楊妃註《碧城》。

管世銘《李義山故居》　一卷《樊南集》，何人與細論。杜韓崇北面，筠億誤西崑。朝議堅持黨，人才棄佐藩。飄零書記暇，遠採玉溪蓀。

戴敦元《題義山詩集》　河內樊南少借枝，脫身簿尉竟何時？彭陽公外幾賢達，崇讓宅中常別離。仙詠《霓裳》成噩夢，華年《錦瑟》惜佳期。千秋灑淚無多恨，一代才名一卷詩。　平生師友共斯文，嘆逝傷離百感紛。風雨高樓懷杜牧，江天春雪弔劉賁。西崑俎豆猶窺豹，東園簪裾只聚蟲。彩筆不隨花片墮，玉溪何處寄朝雲。

舒位《題李義山集》　飄零蹤跡別離天，腸斷《樊南甲乙編》。作客悲歡聊寄託，依人恩怨忽牽連。官卑不掛中朝籍，詩好難禁後世傳。他日《西崑酬唱集》，只教優孟誚爲筵。

朱琦《題李義山詩集》　學海波瀾使筆隨，（崔珏《哭李義山詩》云：「學海波瀾一夜乾」）精華眞得杜陵師。蛾眉蕙草騷人怨。鐵網流蘇幼婦辭。季世才名高輩行，中朝黨局極傾危。楊劉漫效西崑體，那及《韓碑》壓卷詩。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廿四首》一二　《詩品》王官莫細論，開成而後半《西昆》。玉溪生自雄旗鼓，漫笑兜鍪粉黛痕。

吳慈鶴《河內弔玉溪生》　河北王孫死鄭州，玉溪淼淼剩寒流。文章只自同琳瑀，朋黨何辜禍李牛。《錦瑟》華年長有淚，白衣回首易驚秋。懿仙未許如通德，枉羨佳人字莫愁。

程恩澤《仿遺山絕句答徐麋峰仁弟》一〇　《井泥》博辯《韓碑》奧，疑杜疑韓不可詳。爲問藩籬窺得後，可容承旨復升堂。

邵堂《論詩六十首・李義山》　璚臺貝闕燦雕甍，獺祭虛傳浪子名。尚有少陵遺韻在，千秋誰嗣玉溪生。

俞國琛《論詩》一四　《碧城》《錦瑟》指歸迷，別具雄才見玉溪。七百餘年《疑雨集》，不宗《有感》祖《無題》。

王惟成《論唐宋詩絕句十四首》七　玉溪才調信超倫，老杜宗傳第一人。托興《無題》多有感，漫嗤獺祭尚敷陳。

曾國藩《讀李義山詩集》　渺綿出聲響，奧緩生光瑩。太息涪翁去，無人會此情。

岑振祖《書李義山詩集》　瑤臺璚宇流連甚，舞榭歌筵想像間。須識含情終有託，楚雲原是淚痕斑。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李商隱》【略】元和天子挺英姿，削平淮西建巨碑。誰知斯文若元氣，無人能敵義山詩。《籌筆》詩推石曼卿，舊山流水意愁生。（石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如何「猿鳥」「風雲」句，千古依然見孔明。（《籌筆驛》詩云：「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傷心千載馬嵬坡，夢得詩篇未可磨。惟有義山留警句，憑教土偶淚滂沱。　得杜藩籬惟義山，荆公議論未容刪。試哦「雪嶺」「松州」句，子美風流總一般。　木蘭花說木蘭船，妙入非非想處天。逆旅那知投宿客，俄驚雲外落神仙。

戴森《論詩絕句・玉谿生》　雲雨傳疑直至今，孟亭索解獨鈎沉。虛遭百結鶉衣累，未許《西崑》作嗣音。

陳啓曦《論詩十二首呈裘慎圃邑宰》三　義山才調屬詩仙，《錦瑟》當時已惘然。記得《曹娥碑》上字，新詞黃絹悟眞詮。

高彤《讀詩雜感》三四　恩仇向背有難言，蹊蹊來題九日樽。不是義山衷曲隱，莫將綺語學西崑。

何一碧《論詩》一二　《大雅》風微刻琢工，玉谿意匠尚沉雄。時藏議論成心史，箋釋何須覓鄭公。

吳仰賢《讀玉溪生詩》　《南華》徵事曾留恨，東閣題詩也見疑。時宰愛才從古少，文章憎命欲何爲。美人聊託《離騷》感，舊史偏來詭激訾。望帝春心忠愛意，千篇學杜得藩籬。

陳熾《效遺山論詩絕句十首》八　嫫母先施骨總殊，撏撦千載笑侏儒。美人芳草三閭意，變格樊南絕代無。

白永修《答友人論詩》二　《韓碑》足與退之衡，況復《西郊》繼《北征》。孰

向騷壇執牛耳，敦槃合奉玉溪生。

邱緯蓼《讀玉溪生詩》 幕府才高亦謫仙，詩人遇苦本來然。傷春傷別知何限，《錦瑟》無端費鄭箋。

蔣敦復《讀二李杜詩各題一首・李義山》 蓬山天遠恨悠悠，朝局如棋一劫休。《錦瑟》華年秋士感，靈旗風雨美人愁。文章哀艷搴蘅杜，身世恩仇聽馬牛。莫把《無題》議輕薄，《離騷》苗裔此千秋。

敷演

《中山詩話》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懽笑。大年《漢武》詩曰【略】。義山不能過也。【略】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韻語陽秋》卷二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略】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泳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撏扯去矣。」人以爲笑。

馮夢龍《古今譚概・苦海部七》引並曰 剝取他人珠，是盜儒也！如何止坐毀壞衣冠律？

楊益豫《工部筆談》二 優人科諢，譏切朝政，人謂起於宋初之拉雜西崑體。承應手腳作李義山粧演，白曰：「吾爲諸翰林拉雜，故衣裳毀裂至此。」當時以爲笑語。

雜録

陸龜蒙《後蝨賦并序》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恆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蝨之賊。

又《書李賀小傳後》 【略】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谿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温憲《唐集賢直院官榮王府長史程公（修己）墓志銘》 大中初，詞人李商隱每從公游，以爲清言玄味，可雪緇垢。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三引《實録》註引《東觀奏記》 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略】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爲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

石介《祥符詔書記》 （楊億）性諳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内。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黄州、漢公，謂之輩，度己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

《西清詩話・殺風景》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是也。

《古今詩話》 楊大年同陳恕讀李義山詩，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覆玉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深妙。」各歎服。

《臆乘》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于月，月窟淅瀝，合隨于雲。」市雲族雲，市亦奇字。

《河南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五 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僞，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爲涯等流涕，而不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潛溪詩眼》 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

又 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略】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

「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又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略】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蔡寬夫詩話》　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註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又「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爲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乙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

又《杜少陵四》引《西清詩話》　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註杜子美、李義山集。

又《後集・玉谿生》引孔平仲《談苑》　（徐）鍇嘗欲註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祇酋震慴，遽請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又《秦太虛》引《藝苑雌黃》　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

《彥周詩話》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祇聞一度。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註：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宣和書譜・正書一》　商隱四六稿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眞，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

《紫微詩話》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又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童蒙詩訓》　黃、陳學義山　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韻語陽秋》卷一一　李商隱《九日》詩云：【略】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略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偸合者，是綯惡其異己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縉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綯，是不能揆己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　時人論魯直《酴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周必大《文苑英華序》　臣伏睹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閩、蜀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盛傳。其它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翰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輩，或全卷取入。

《宋朝事實類苑・詩歌賦詠》　楊文公嘗言：至道中，偶得玉谿生詩百餘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詩之深趣。咸平、景德間，因演綸之暇，徧尋前代名公詩集【略】。孜孜求訪，凡得五七言詩、長短韻歌幷雜言共二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錢鄧帥若水，嘗留意摭拾，纔得四百餘首。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古人感知己之遇，【略】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又《續集》卷二　《蝎賦》云：【略】《虎賦》云：「西白而金，其獸惟虎。何彼列辰，自虎而鼠。善人瘠，讒人肥。汝不食饞，畏汝之饑。」《惡馬賦》云：「彼騎而嚙，孰爲其主？彼芻而蹄，孰爲其圉？五里之堠，十里之亭，癬燥饑渴，不擇重輕。亭有饞吏，曝之爲腊，又毒其吏，立死於櫪。」

《研北雜志》卷下　李商隱《雜纂》一卷，蓋唐人酒令所用。其書有數十條各數事。其「殺風景」一條，有十三事，如背山起樓，焚琴煮鶴皆在焉。陳聖觀云：「殺，所界反，或作入聲，非。」

錢謙益《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往吾友石林源師好義山詩，窮老盡氣，註釋不少休。乙酉歲，朱子長孺，訂補余《杜詩箋》輟簡，將有事於義山。余取源師遺本以畀，長孺先有成稿，歸而錯綜讎勘，綴集異聞，敷陳隱滯。取源師註，擇其善者，爲之剟其瑕礫，搴其蕭稂，更數歲而告成，于是義山一家之書粲然矣。長孺既自序，復以屬余。余往爲源師撰序，推明義山之詩，忠憤蟠鬱，鼓吹少陵，以爲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其爲人詭激歷落，阨塞排笮，不應以浪子嗤點，大略如長孺所云。又謂其綺靡穠艷，傷春悲秋，至於春蠶到死，蠟炬成灰，深情罕譬，可以涸愛河而乾欲火。此蓋爲源師言之，而其援據則未有盡者。義山贊佛一偈，馳譽禪林，晚從事河東梓潼幕，事悟達國師知玄，以目疾遙禮禪宮，明旦得《天眼偈》，讀終疾愈，卧病語僧錄僧徹，誓願多生削染爲玄弟子。鳳翔寫眞，義山執紼侍立。集中《別智玄法師》云：「東西南北皆垂淚，卻是楊朱眞本師。」智玄即知玄，故云「本師」也。又有《寄安國大師》詩。智玄與弟子僧徹皆住上都大安國寺，號安國大師。玄歸老九隴舊山，而義山罷歸鄭州，故其卧病與僧徹語云云。又寄書偈與玄訣別。《唐書》載義山終於鄭州，其蹤跡亦可略考見。源師註指爲玄秘塔端甫法師，此失考也。少陵云：「余亦師粲可」、「身許雙峰寺。」謝康樂言：「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其慧業而不通於禪者。靈山執拂，滄海求珠，豈可與《香奩》、《金縷》裁雲鏤月之流比類而訶之哉。書此貽長孺，聯以補前序之缺。又竊念吾遠祖思公與楊大年諸公倣義山詩，創西崑體，余爲耳孫，老耋多忘。《玉臺》風流，邈然異代。徒假手長孺，以終源師殺青之託，此則爲口沫手胝撫卷而三嘆者也。

朱鶴齡《傳家質言》　《杜工部集輯註》、《李義山詩集箋註》，盛行海內已久，然余不欲以此自見也。當變革時，惟手錄杜詩過日，每興感靈武回轅之舉，故爲之箋解。又見一越友選時賢詩，嗤薄艷體，另爲一編，故借西崑以曉正之。而不知者疑議叢生，余一無所辨，直付之太虛之鴻爪耳。

王士禛《蓮洋詩鈔》原序　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註謂渠猪之水，即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註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

《雪橋詩話》卷四　江都程香溪編修【略】雅好玉溪生，重爲箋註，刻成題後云：「西崑無鄭箋，遺山昔怊悵，況我千載下，敢窺秘密藏。虞山箋杜陵，惟此亦推讓。朱氏本道源，註釋未云創。所惜作詩意，蒙昧若煙瘴。要非抉其微，何以發高唱。時從獺祭外，一洗優孟樣。楚雨縱含情，其義某竊諒。穿鑿固不免，論說或非妄。但求古人心，寧避世俗謗。想其不羈才，詎肯牛李傍。君臣朋友間，厚意與誰亮。美人怨芳草，遂至比浮浪。豈知託寄深，直追《風》《雅》上。荆公是知己，謂與少陵抗。杜箋非一□，往往共頡頏。梅溪有《蘇註》，司諫更精當。疑誤藉改定，後先寧礙妨。管中窺豹斑，聊用志所向。」

《消寒詩話》　義山少依令狐楚，楚之子綯爲補闕，義山登第時，綯有力焉，然在唐人乃常事耳。後義山爲王茂元壻，綯乃深恨之，以爲負恩。蓋茂元李德裕之黨，而令狐父子牛僧孺黨也。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義山果能背牛向李，可謂出谷遷喬，而綯深怨之，終身不解。夫綯爲相，其君至謂之曰：「卿除吏已未。吾亦欲除吏。」如此權奸，那可與之作緣。馮箋雖稍辨之，未及朱長孺爲暢。余曾有札致孟亭，未知孟亭以爲何如也。

又　義山詩如《無題》、《碧城》、《燕臺》等詩，且放空看，即以爲如《離騷》之美人香草，猶有味也。要其人風情，固自不淺。乃其上柳仲郢啓曰：「可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疑阮藉。」蓋此時義山在柳幕方失偶，而柳欲以樂籍伎張懿仙賜之，此其辭啓也。恐一時傷悼之餘，無心及此耳。

錢維城《樊南文集詳註序》　義山之爲人，史稱其「放利偷合，詭薄無行」，朱氏論之詳矣。雖渙丘之公，或以爲褒譽之過，然以背令狐而即濮陽爲「偷合」，則彼背公私黨，不顧是非者，翻得稱志節乎？朱氏之言未必非平情

之論也。且文與行雖爲兩途，能文之士未必無遺行，而學者表彰前哲，尊其文必先推其行。其有負俗之累，取譏當時，尤當揣其時局，或出於不得已之情，迫於無可奈何之勢，而白之於衆惡之中，使其行顯而文益光。況義山名不掛朝籍，徒以取憎於僉險之令狐綯，遂使終身抑鬱不得志以死，此千古才人所爲讀「九日尊前」之句而欷歔泣下者也。何忍吹毛索瘢，助之訶詆，以申令狐之憤而揚太牢之焰哉！朱氏縱有過情，要爲善善，湛園翻駁，吾無取諸。善乎孟亭馮侍御之言曰：「義山蹤跡名位，絕無與黨局。即綯惡其背恩，僅一家私事，不必各徇偏見，妄分牛、李。」眞可謂義山知己矣。夫黨局不繫乎名位，東漢鈎黨，太學諸生猶得持之。若義山僕僕書記，不過饑驅糊口耳。其慇憂世變，不忘忠愛，見於詩歌者，往往託爲神仙兒女隱約不可深解之辭，未嘗抵掌軒渠，高論國是，與昔之月旦品題、臧否人倫者異矣，義山誠何心於黨事哉。

《玉谿生詩集箋註》卷一 義山，懷州河內人。當少年未第時，習業於玉陽王屋之山，詳《畫松詩》《偶成轉韻》詩。其《奠令狐公文》云：「故山峨峨，玉谿在中」，必指玉陽王屋山中無疑也。若《水經註》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閿鄉城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亦稱永樂谿水，而初無玉谿之名。乃會昌間，義山曾寄居永樂，而後人遂以此爲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界亦稍踰矣。細揣博求，意猶未愜。近讀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覃懷景，多少梅花坼玉谿。」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王屋山者，大可爲余說之一證。雖未能指明細處，必即義山之玉谿矣。

蔣志凝《儀宋堂文外集序》 唐時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樊南甲乙編》流播之久且廣，十倍於常、楊、燕、許。可悟文字之間，別有司其柄者矣。

温庭筠

論述

綜論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 温庭筠詞極流麗，宜爲《花間集》之冠。

《詞品》卷二 元好問詩：「《金荃》怨曲《蘭畹》辭」。金荃，温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蓀也，音筌。《蘭畹》，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詞。

《藝苑卮言》 温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又 温、韋艷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 芟《花間集》者，額以温飛卿《菩薩蠻》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爲詞家鼻祖，以生不同時，不得列入。今讀之，李如藐姑僊子，已脫盡人間煙火氣，温如芙蕖浴碧，楊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無不巧隽而妙入。珠璧相耀，正自不妨並美。

又 《河傳》三詞俱少輕倩，似不宜於十七八女孩兒之紅牙拍歌，又無關西大漢執鐵板氣概，恐無當也。

尤侗《梅村詞序》 詞者，詩之餘也。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如【略】温、李皆詩人也，然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略】豈詩與詞若有分量不可得而踰者乎。

《花草蒙拾》 温、李齊名，然温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温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

塑，其善於用長如此。

張惠言《詞選序》 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并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

《詞選》卷一《菩薩蠻》一評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髣髴《長門賦》，而用節節逆叙。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又二評 「夢」字提。「江上」以下略叙夢境，人勝參差，玉釵香隔，言夢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煙」是關絡。

又三評 提起。以下三章本入夢之情。

又五評 結。

又六評 「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柳絲裊娜」（言）送君之時，故「江上柳如煙」，夢中情景亦爾。七章「闌外垂絲柳」、八章「綠楊滿院」、九章「楊柳色依依」、十章「楊柳又如絲」，皆本此「柳絲裊娜」言之，明相憶之久也。

又八評 「相憶夢難成」，正是「殘夢迷」情事。

又一〇評 「鸞鏡」二句，結。與「心事竟誰知」相應。

又一一評 此下乃叙夢。此章言黃昏。

又一二評 此自卧時至曉，所謂「相憶夢難成」也。

又一三評 此章正寫夢，「垂簾」、「憑欄」皆夢中情事，正應「人勝參差」三句。

又一四評 此言夢醒。「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

《譚評詞辨》卷一 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確。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最爲古艷。

《介存齋論詞雜著》 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己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

又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想高揖溫、韋，不亦耻乎。

又 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鍼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跡象求之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

《蓮子居詞話》卷一 飛卿《菩薩蠻》云：「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更漏子》云：「銀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酒泉子》云：「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覺寡味。

《唐宋名家詞選》引《龍壁山房文集·（王拯）懺盦詞序》 唐之中葉，李白沿襲樂府遺音，爲《菩薩蠻》、《憶秦娥》之闋，王建、韓偓、溫庭筠諸人復推衍之，而詞之體以立。其文窈深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愷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論者以庭筠爲獨至。

《詞軌》卷二 周稺圭題溫尉詞云：「方山憔悴彼何人，《蘭畹》《金荃》託興新。絕代風流《乾隸子》，前生合是楚靈均。」其賞嘆如此。近張皋文《詞選》亦謂溫詞一一皆有寄託，賞嘆與周同。

《詞學集成》卷六 張玉田《詞源》云：「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煉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句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詒）按：詞中煉字，義山、飛卿稍爲近之，昌谷則微嫌滯重矣。

《詞徵》卷五 李太白詞，渟泓蕭瑟，張子同詞，逍遙容與，溫飛卿詞，豐柔精邃。唐人以詞鳴者，惟茲三家，壁立千仞，俯視衆山，其猶部婁乎。

《藝概·詞曲概》 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太白如姑射仙人，溫尉是王、謝子弟。溫尉詞當看其清眞，不當看其繁縟。

又 設色，詞家所不廢也。今試取溫尉與夢窗較之，便知仙凡之別矣。蓋所爭在風骨，在神韻。溫尉生香活色，夢窗所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又其甚者，則浮艷耳。阮亭揣摩《花間》，沾沾於黥、苣一二字義，是猶見其表而遺其裏歟。須知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未必便低便俗於「寶函鈿雀，畫屏鷓鴣」，亦視驅遣者造詣何如耳。

《雲韶集》卷一 飛卿詞綺語繚人，開五代風氣。飛卿詞【略】情勝以韻勝最悅人目。然視太白、子同、樂天風格已隔一層。

《白雨齋詞話》卷一　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闋，已臻絕詣，後來無能爲繼。

又　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眞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弟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又　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胡元任云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此詞尤佳，即指「梧桐樹」數語也。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詞，故以奇麗目飛卿，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淺視飛卿者也。後人從而和之，何耶。

又　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樂之意。顚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

又　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

又　唐代詞人，自以飛卿爲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自是高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可寄飛卿廡下，亦不能爲之亞也。

又卷七　千古得《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爲能得其神，不襲其貌。近世則蒿庵詞，可與《風》《騷》相表裏，此外鮮有合者。

又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略】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

又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菴，其復古者也。

又　《河傳》一調，最難合拍，飛卿振其蒙，五代而後，便成絕響。

又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又　熟讀溫、韋詞，則意境自厚。

《人間詞話》一二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

又一四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

又《人間詞話刪稿》二五　固哉，皋文之爲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阮亭《花草蒙拾》謂：「坡公命宮磨蝎，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蕙風詞話》卷五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亘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化，而其所謂寄託，乃益非眞。昔賢論靈均書辭，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必非求變化者之變化矣。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爲是非眞之寄託耶。

歐陽修《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六一詩話》一二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略】」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略】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石林詩話》卷上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亦有用甲子相對

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邂逅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遺書》有「《東軒筆錄》載梅聖俞作劉丞相挽詩：『秋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句。）

《碧雞漫志》卷二 元《會眞詩》，白《夢遊春詩》，所謂纖豔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豔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豔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爲側詞豔曲如溫飛卿，皆不敢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溫庭筠》引《雪浪齋日記》 溫庭筠小詩尤工，如「牆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又《後集・唐人雜記下》 苕溪漁隱曰：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觀林詩話》 謝靈運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上句雙聲疊韻，下句疊韻雙聲。後人如【略】溫庭筠「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寶藁草，愚夫輸逋租」，皆出於疊韻，不若靈運之工也。

《竹莊詩話》卷一引《詩眼》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

《滄浪詩話・詩體》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三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唐七言歌行【略】張籍、王建，稍爲眞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又 勝國歌行，多學李長吉、溫庭筠者，晦刻濃綺，而眞景眞情，往往失之目前。

《唐音癸籤・評彙四》 溫飛卿（庭筠）與義山齊名，詩體麗密概同，筆徑較獨酣捷。七言樂府，似學長吉，第局脈緊慢稍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縱也。（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〇 庭筠七言古，聲調婉媚，盡入詩餘。（與李商隱上源於李賀，下流至韓偓諸體。）如「家臨長信往來道」一篇，本集作《春曉曲》，而詩餘作《玉樓春》，蓋其語本相近而調又相合，編者遂采入詩餘耳。其他略摘以見。如「四方傾動烟塵起，猶在濃團夢魂裏。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爲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尺薰爐未覺秋，碧池已有新蓮子」，「迴嚬笑語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捲象牀，滿樓明月梨花白」，「玉墀暗接崑崙井，井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百舌問花花不語，低迴似恨橫塘雨。蜂爭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楊惜金縷」等句，皆詩餘之調也。

又 庭筠五言律，有六朝體，酷相類。（唐人六朝體，例不錄。）七言入錄者，調多清逸，語多閒婉，在晚唐另爲一種。如「出寺馬嘶秋色裏，向陵鴉亂夕陽中。竹間泉落山廚靜，塔下僧歸影殿空」，「窗間半偈聞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爲尋名畫來過院，因訪閒人得看棋。新鴈參差雲碧處，寒鴉繚繞葉紅時」，「湖上殘棋人散後，岳陽微雨鳥歸遲」，「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聲乾鹿在林」等句，皆清逸閒婉，與義山相反者也。

又 《傳》言：「庭筠薄於行，執政鄙其爲人。」今觀其七言律，格雖晚唐，而清逸閒婉，殊無塵俗之態，何也。曰：摩詰，應物，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庭筠之詩，則有言者，未必有德也。

又 庭筠七言律，如「莽莽寒空」、「蘇武魂銷」、「曾於青史三篇，乃晚唐俊調」，「石路荒涼」、「羨君東去」、「倚欄愁立」、「龍沙鐵馬」四篇，有似許渾；「穆滿曾爲」、「曲巷斜臨」、「曾向金扉」、「積潤初銷」四篇，有似商隱。

《詩鏡總論》 李商隱麗色閑情，雅道雖漓，亦一時之勝。溫飛卿有詞無情，如飛絮飄揚，莫知指摘。《湖陰》詞後云：「吳波不動楚山曉，花壓欄干春晝長。」余直不知所謂。

《唐詩鏡》卷五一　庭筠詩如浪蕊浮花，初無根蒂，麗而浮者，傷其質矣。

又　《西洲詞》、《江南曲》，情致散漫，古詞當不如是。

又　庭筠數絕（指《碧澗驛曉思》、《長安春晚》、《元處士池上》、《車駕西遊因而有作》、《彈箏人》、《瑤瑟怨》、《夏中病痞作》），悠裕不迫，意味儘佳。

《薑齋詩話》卷上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爲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爲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其炎赫，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爲「玉合底蓋」之說，孟郊、溫庭筠分爲二壘。天與物其能爲爾劃分乎。

《戴酒園詩話・屬對》　對仗精工，誠爲佳事，但作詩必先觀大意，往往以爭奇字句之間，意不得遠，則亦不貴。飛卿《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曰：「【略】」漢有戊己校尉。又人身有三尸蟲，每遇庚申日，乘人之寐，訴人過於上帝，道家于此日，輒不寐以守之。溫以邊警，又與道友夜坐，故用此二事，組織干支，眞爲工巧。但上下不貫，乍觀觸目，締思則言外殊無感發人意。（黃白山評：「此詩起二句倒叙題面，中兩聯並分承此二句，而末聯總結其意。謂其上下不貫，何不觀其全篇章法，而單擿其一聯耶。」）若其詠《蘇武廟》曰「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運思雖亦小巧，卻一意貫串，泯然無跡，妙矣。

又《又編・溫庭筠》　《奉天西佛寺》詩曰：「憶昔狂童犯順年，玉虬閒暇出甘泉。宗臣欲舞千鈞劍，追騎猶觀七寶鞭。星背紫垣終掃地，日歸黃道卻當天。至今南頓諸耆舊，猶指榛蕪作弄田。」按韓旻西追，段太尉倒用司農印召之而還，故用七寶鞭事。此聯上寫忠義之激昂，下寫乘輿之惶迫，眞一篇之警策。顧華玉璘曰：「溫生作詩，全無興象，又乏清溫，句法刻俗，無一可法，不知後人何故尊信。大抵清高難及，粗濁易流，蓋便于流俗淺學爾。余恐鄭聲亂雅，故特排擊之。」愚意顧論誠然，然亦少過。大抵溫氏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然警慧處，亦非流俗淺學所易及。正如苧蘿女，昵之雖欲傾城，然使其終身負薪，則亦不平。七言古詩，句雕字琢，當其沾沾自喜之作，雖竭其伎倆，止于音響卓越，鋪叙藻豔，態度生新，未免其美悉浮于外，有腴而實枯，紆而實近，中乾外強之病。如《懊惱曲》後云：「悠悠楚水流如馬，恨紫愁紅滿平野。野土千年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語誠警麗，細思之有深意否。又《塞寒行》後曰：「心許凌煙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一畫竟何榮，空使青樓淚成血。」《照影曲》結云：「桃花百媚如欲語，曾爲無雙今兩身。」《蓮浦謠》末曰：「荷心有露似驪珠，不是眞圓亦搖蕩。」《織錦詞》末云：「象尺熏爐未覺秋，碧池已長新蓮子。」皆意淺體輕，然實秀色可餐。此眞所謂應對之才，不必督之幹理，蛾眉之質，無俟繩之井臼也。短律尤多警句，如《題盧處士居》：「千峰隨雨暗，一徑入雲斜。」《贈越僧岳雲》：「一室故山月，滿瓶秋澗泉。」《題採藥翁草堂》：「衣濕木棉雨，語成松嶺煙。」《題造微禪師院》：「照竹燈和雪，看松月到衣。」《盧氏池上遇雨贈同遊者》：「萍皺風來後，荷喧雨到時。」清不減賈，潤更過之。世徒稱其「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殊未嘗全鼎之味。又《巫山神女廟》曰：「曉峰眉上色，春水臉前波。」尤纖刻可喜。七言近體之佳者，如「暫對杉松如結社，偶同麋鹿自成羣」，「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春秋》」，「不見水雲應有夢，偶隨鷗鷺便成家」，不問而知爲高僧、隱士、漁父矣。又寫景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綠昏晴氣春風岸，紅漾輕輪野水天」，《咏檜》：「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類雲。」眞令人謖謖在耳，忽忽在目。溫不如李，亦時有彼此互勝者。如義山《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飛卿《春江花月夜》曰「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雖竭力描寫豪奢，不及李語更能狀其無涯之慾。至結句「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較溫「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則溫語含蓄多矣。余嘗戲較溫、李一生，截長補短，差足相當，詩歌箋啓，兩皆匹敵。究生平所缺者，溫不見古文，李則無小詞；溫終困一科名，李未聞有賢子。溫憲登第後訴父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有此一事，差慰人心。義山已身自得之，亦復何憾。溫憲集不傳，惟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父風，此亦謝超宗鳳凰一毛也。

《圍爐詩話》卷三　杜悰以西川節度移淮南，溫飛卿題其林亭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杜氏贈之千緡。使明人作此題，非排律幾十韻，則七律四首，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絕句。又，如此輕淺造語，杜氏亦必以爲輕己。風俗已成，莫可

如何也。應酬詩不做爲善，不得已做之，愼勿留稿入集。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引《古夫于亭雜錄》　溫庭筠詩：「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氣格者，最爲高調。至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乃近俗諦，世人顧亟賞之，而罕知前作之妙，豈知詩者哉。

吳喬《論詩絕句》　失路空遭醉尉嗔，清才最愛八叉新。何人有子如溫憲，爲訴琵琶遠嫁人。

戴森《論詩絕句・溫飛卿》　苦把冶遊繩細行，總緣場屋困長材。直尋詞客千秋上，獨向陳琳墓下來。

黃維申《論詩絕句・溫飛卿》　豔曲淫詞豈正聲，八叉手段浪傳名。如何江左老名士，警絕偏誇《俠客行》。（沈尙書謂《俠客行》獨見警絕，詩人固各有好尙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溫庭筠》　天才敏捷屬飛卿，段、李當年共擅名。叉手眞同船下水，奏刀未有砉然聲。

謝啓昆《讀全唐詩做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溫庭筠》　雲藍數紙寫相思，密進中樞《菩薩詞》。卻恨八叉成咏速，《南華》悔讀相公知。

《輟鍛錄》　溫飛卿五律甚好。七律惟《蘇武廟》、《五丈原》可與義山、樊川比肩。五七古、排律，則外強中乾耳。

《貞一齋詩說》　詩道最忌輕薄，凡浮豔體皆是，加以淫媟，更是末俗穢詞，六義所當棄絕也。余每謂元微之、溫飛卿不應取法者，爲此。

《野鴻詩的》　總持高於見蹟者在流宕，而不足之處，又在逐句作意，有妨義理。飛卿師之，亦坐此病。

《小澥草堂雜論詩》　溫飛卿（庭筠）詩如繡文罷刺，雙倚市門。

《隨園詩話》卷九　詩有音節清脆，如雪竹冰絲，非人間凡響，皆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在唐，則青蓮一人，而溫飛卿繼之。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溫飛卿久困名場，故學力獨爲透到。其于玉溪，何止偏師之攻。顧華玉盛詆之，亦蚍蜉撼樹也。

又　頷頸兩聯，如二句一意，無異車前騶仗，有何生氣。唐賢之可法者，如【略】溫庭筠「石麟埋沒藏秋草，銅雀荒凉對暮雲」，「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百二關山扶玉座，五千文字閟瑤緘」。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昔人謂「詩有別材」，而「別」實非詩之正體，但於莊雅嚴正之中，偶雜一兩篇，亦足豁人心目。【略】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如【略】溫庭筠：「山近覺寒早，草堂霜氣晴。樹凋窗有日，池滿水無聲。果落見猿過，葉乾聞鹿行。素琴機慮盡，空伴夜泉清。」（《早秋山居》）中四句之「樹凋」、「池滿」、「果落」、「葉乾」疊用，【略】溫飛卿「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風」之對法參差，【略】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不可爲訓者爾。

又　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如【略】溫飛卿之「澹然空水共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之蒼秀，【略】尙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

又　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溫飛卿之「不見水雲應有恨，偶逢鷗鷺便成家」【略】之類是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范氏溫曰：「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又曰：「齊、梁諸詩人，以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傷其正氣，由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略】范氏能知杜詩工拙相伴，固爲有見。但李賀、溫岐，刻劃害理，其病正坐一巧。

《問花樓詩話》卷一　《休洗紅》、《西洲曲》皆古樂府題，長吉自出機杼，飛卿轉入窠臼，人才相懸，豈止升斗。

《筱園詩話》卷一　元人但逐晚唐，師飛卿、長吉二家，一代成風。

又　紀文達公又曰：「李義山詩，運意深曲，感事託諷，佳處往往逼杜，非飛卿所可比肩，細閱全集自知。」

又卷二　元人一代，無卓卓成家者。大約元詩皆學飛卿、長吉，靡靡成風。

王昶《詠商山四賢》三　玉溪苦依人，商顏頻駐足。清辭狀絕景，崎嶇宛在目。收果猿出林，退香麝投谷。一時《乾膜子》，同工亦異曲。人迹板橋霜，朝來見幽躅。（義山、飛卿皆在商州幕府）

又《題汪孝廉劍鐔（端光）禪雨山房詩詞後》　舊向煙波試釣艙，吳閶明月廣陵春。卷中詩句清於雪，肯與溫岐作替人。

又《長夏懷人絕句》　溫、李風華絕代才，蠻荒淪落儘堪哀。逢時若比韓熙載，定向歌姬乞食來。

《峴傭說詩》　飛卿華而不實。

《老生常談》　溫飛卿七律，如《贈蜀將》、《馬嵬》、《陳琳墓》、《五丈原》、《蘇武廟》諸作，能與義山分駕，永宜楷式。

分　論

《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　《雨村詞話》卷一：溫庭筠善用「綮綴」及「金鷓鴣」、「金鳳凰」等字，是西崑積習。金，皆衣上織金花紋。《詞綜偶評》：「小山」句，小山蓋指屏山而言。「鬢雲」句，猶言鬢絲撩亂也。「照花」二句，承上梳妝言之。《詞選》卷一：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句，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譚評詞辨》卷一：「懶起」句，起步。《雲韶集》卷一：溫麗芊綿，已是宋、元人門徑。《白雨齋詞話》卷一：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略】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

又（水精簾裏玻璃枕）　《升庵詩話・詩用惹字》：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詞「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詞「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古今詞統》卷五：「染」、「淺」二字皆精。《詞選》卷一：「夢」字提。「江上」以下略敘夢境。人勝參差，玉釵香隔，言夢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煙」，是關絡。《譚評詞辨》卷一：「江上柳如煙」句，觸起。《蓮子居詞話》卷一：飛卿《菩薩蠻》云：「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更漏子》云：「銀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酒泉子》云：「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覺寡味。《詞逕》：何謂渾，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皆以渾厚見長者也。詞至渾，功候十分矣。《雲韶集》卷一：「楊柳岸曉風殘月」以此脫胎。「紅」字韻，押得妙。《詞則・大雅集》卷一評「江上」二句云：「夢境凄涼。」《白雨齋詞話》卷七：飛卿佳句也。好在是夢中情況，便覺綿邈無際。若空寫兩句景物，意味便減，悟此方許爲詞。不則即金氏（應珪）所謂「雅而不豔，有句無章」者矣。

又（蕊黃無限當山額）　《窺詞管見》：有以淡語收濃詞者，別是一法。【略】大約此種結法，用之憂怨處居多，如懷人、送客、寫憂、寄慨之詞，自首至終，皆訴凄怨。其結句獨不言情，而反述眼前所見者，皆自狀無可奈何之情，謂思之無益，留之不得，不若且顧目前。而目前無人，止有此物，如「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略】之類是也。此等結法最難，非負雄才，具大力者不能。即前人亦偶一爲之，學填詞者愼勿輕效。《詞選》卷一：提起。以下三章，本入夢之情。

又（杏花含露團香雪）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碧紗如煙隔窗語」，得畫家三昧，此更覺微遠。《詞則・大雅集》卷一：夢境迷離。《白雨齋詞話》卷一：「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凄凉哀怨，眞有欲言難言之苦。

又（玉樓明月長相憶）　《詞選》卷一：「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柳絲嬝娜，送君之時，故「江上柳如煙」，夢中情境亦爾。七章「闌外垂絲柳」、八章「綠楊滿院」、九章「楊柳色依依」、十章「楊柳又如絲」，皆本此柳絲嬝娜言之，明相憶之久也。《譚評詞辨》卷一：「玉樓明月」句，提。「花落子規啼」句，小歇。《雲韶集》卷一：音節凄清，字字哀豔，讀之魂銷。《詞則・大雅集》卷一：低回欲絕。《白雨齋詞話》卷一：「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姚令威《憶王孫》云：「毿毿楊柳綠初低，淡淡梨花開未齊。樓上情人聽馬嘶，憶郎歸。細雨春風濕酒旗。」與溫飛卿「送君聞馬嘶」，各有其妙，政可參看。

又（鳳凰相對盤金縷）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評「牡丹」句：眼前景非會心人不知。

又（牡丹花謝鶯聲歇）　《詞選》卷一：「相憶夢難成」，正是「殘夢迷」情事。《雲韶集》卷一：領略孤眠滋味。逐句逐字，凄凄惻惻，飛卿大是有心人。《詞則・大雅集》卷一：三章云「相見牡丹時」，五章云「覺來聞曉鶯」，此云「牡丹花謝鶯聲歇」，言良辰已過，故下云「燕飛春又殘」也。

又（滿宮明月梨花白）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興語似李賀，結語似李白，中間平調而已。《雲韶集》卷二四：凄豔是飛卿本色，從摩詰「春草年年綠」化出。《詞則・大雅集》卷一：結句即七章「音信不歸來」二語意，重言以申明之。音更促，語更婉。

又（寶函鈿雀金鸚鵡）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沉香」、「芳草」句，皆詩中畫。《詞選》卷一：「鸞鏡」二句，結。與「心事竟誰知」相應。《譚評詞辨》卷

一：起句云：追叙。又評「畫樓」句云：指點今情。又評「鸞鏡」句云：頓。《雲韶集》卷一：只一「又」字，有多少眼淚。音節凄緩。凡作香奩詞，音節愈緩愈妙。《詞則・大雅集》卷一：只一「又」字，含多少眼淚。沈鬱。

又（南園滿地堆輕絮）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雋逸之致，追步太白。《詞選》卷一：以下乃叙夢。此章言黃昏。《譚評詞辨》卷一：「雨後」句云：餘韻。又評末句云：收束。《人間詞話附録》二五：溫飛卿《菩薩蠻》「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

又（夜來皓月纔當午） 《詞選》卷一：此自卧時至曉，所謂「相憶夢難成」也。《詞則・大雅集》卷一：「知」字凄警，與「愁人知夜長」同妙。

又（竹風輕動庭除冷）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十五調中，如「團」字、「留」字、「知」字、「冷」字，皆一字法。如「惹夢」、如「香雪」，皆二字法，如「當山額」、如「金壓臉」，皆三字法。四、五字，六、七字皆有法，解人當自知之，不能悉記。《詞選》卷一：此言夢醒。「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雲韶集》卷一：「春恨」二語意是兩層：言春恨正自關情，況又獨居畫樓而聞殘點之聲乎。《詞則・大雅集》卷一：纏綿無盡。

《更漏子》（柳絲長） 尤侗《梅村詞序》：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雲韶集》卷二四：明麗。「夢長君不知」，絶妙音節。張惠言《詞選》卷一：此三首（指「柳絲長」、「星斗稀」、「玉爐香」）亦《菩薩蠻》之意。「驚塞雁」三句，言懽戚不同，與下「夢長君不知也。」《詞則・大雅集》卷一：思君之詞，托于棄婦，以自寫哀怨，品最工，味最厚。《白雨齋詞話》卷一：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

又（星斗稀）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簾外曉鶯殘月」妙矣。而「楊柳岸，曉風殘月」更過之。宋詩遠不及唐，而詞多不讓，其故殆不可解。《詞選》卷一：「蘭露重」三句，與「塞雁」、「城烏」義同。《雲韶集》卷二四：「堆」字妙，空庭無人可知。回首可憐。《詞則・大雅集》卷一評「蘭露」三句：即上章意，略將歡戚顛倒爲變換。「還是去年惆悵」，欲語復咽，中含無限情事，是爲沉鬱。「舊歡」五字，結出不堪回首意。《白雨齋詞話》卷一：「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樂之意。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

又（相見稀）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口頭語，平衍不俗，亦是塡詞當家。《花草蒙拾》：「蟬鬢美人愁絶」，果是妙語。飛卿《更漏子》、《河瀆神》凡兩見之。李空同所謂「自家物終久還來」耶。

又（背江樓）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兩行征雁分」句，好。

又（玉爐香）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下》苕溪漁隱曰：【略】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玉爐香」一詞尤佳。《評點草堂詩餘》卷一楊愼云：飛卿此詞亦佳，總不若張子野「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更妙。《古今詞統》卷五：「夜雨滴空階」，五字不爲少，「梧桐樹」此二十三字不爲多。《草堂詩餘評林》卷四：前以夜闌爲思，後以夜雨爲思，善能體出秋夜之思者。《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子野句「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似足該括此首，第觀此，始見其妙。《譚評詞辨》卷一：「梧桐樹」以下諸句云：似直下語，正從「夜長」逗出，亦書家「無垂不縮」之法。《賭棋山莊詞話》八：胡元任謂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然如【略】「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語彌淡，情彌苦，非奇麗爲佳者矣。《雲韶集》卷一：遣詞凄艷，是飛卿本色。結三句開北宋先聲。《詞則・大雅集》卷一：後半闋無一字不妙，沈鬱不及上二章，而凄警特絶。《白雨齋詞話》卷一：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絶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略】胡元任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詞，故以奇麗目飛卿，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淺視飛卿者也。後人從而和之，何耶。

《歸國遥》（香玉）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芙蓉脂膩綠雲鬟，故覺釵頭玉亦香。

《酒泉子》（花映柳條）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酒泉子》強半用三字句，最易。

又（楚女不歸）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全四調中，纖詞麗語，轉折自如，能品也。《詞則・別調集》卷一：情詞悽楚。（「月孤明」等）三句中有多少層折。

《定西番》（漢使昔年離別）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月徘徊」是「香稻

啄殘鸚鵡粒」句法。

又（海燕欲飛調羽）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評「樓上」二句：不知秋思在誰家。

《楊柳枝》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楊柳枝》唐自劉禹錫、白樂天而下，凡數十首。然惟咏史咏物，比諷隱含，方能各極其妙。如「飛入宮牆不見人」，「隨風好去入誰家」，「萬樹千條各自垂」等什，皆感物寫懷，言不盡意，眞託詠之名匠也。此中三、五卒章，眞堪方駕劉、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宋臣云：構語閒曠，結趣瀟散，豪縱自然。周珽云：推開春草，爲楊柳立門戶，一種深思，含蓄不盡，奇意奇調，超出此題多矣。郭濬云：「繫」字實着柳上妙，落句反結有情。唐汝詢云：館娃、鄴城多柳，映帆拂堤，狀其盛也。古人見春草而思王孫，我以爲添王孫歸意者，在此不在彼。《唐詩摘抄》卷四：言王孫歸意雖切，而楊柳能繫之，非爲春草之故。蓋諷惑溺之士也。《唐宋名家詞選》引鄭文焯云：宋人詩好處，便是唐詞。然飛卿《楊柳枝》八首，終爲宋詩中振絕之境，蘇、黃不能到也。唐人以餘力爲詞，而骨氣奇高，文藻溫麗。有宋一代學人，嫥志於此，駸駸入古，畢竟不能脫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難矣。《秋窗隨筆》引《謝氏詩源》：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膡見之曰：「王孫，蟋蟀也。」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詩蓋用此。故唐人《詠蝶》有「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溫飛卿《楊柳枝》「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草綠萋萋」，有何不可解。施所據者揚雄《方言》。然以之解詩，未免穿鑿。《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庭珠按：溫、李二家詩，非徒巧麗奪目，直是風骨不凡。雖造意幽邃，溫不逮李，而雋爽過之。總未可漫爲軒輊云。《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通首只起二句實寫楊柳，餘俱用比，用興，曲盡其妙。唐人咏物，必有所托。細玩自知其意，即實咏一物，決不純用賦體也。

《新添聲楊柳枝辭》　《碧雞漫志》卷二：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相思子》：此庭筠與裴誠所爲《新添聲楊柳枝詞》也。王摩詰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爲梨園所唱。李龜年奔放江潭，曾於采訪使筵上唱之是也。徐興公云：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溫飛卿詩「樹名從此號相思」。注云：相思樹，其理邪交，故名。蓋此木也。

《南歌子》（手裏金鸚鵡）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短調中能尖新而轉換，自覺雋永，可思腐句腐字，一毫用不着。《古今詞統》卷一：「峨嵋山月」四句五地名，此詞四句三鳥名。《復堂詞話》：盡頭語。單調中重筆，五代後絕響。《雲韶集》卷二四：「偷眼暗形相」五字開後人多少香奩佳話。《詞則・閑情集》卷一：五字摹神。「鴛鴦」二字與上「鸚鵡」、「鳳凰」映射成趣。

又（似帶如絲柳）　《雨村詞話》卷一：溫庭筠《南歌子》「團蘇握雪花」，言花之白如團蘇也。與「酥」同義。《復堂詞話》：源出古樂府。

又（倭墮低梳髻）　《復堂詞話》：「百花時」三字，加倍法，亦重筆也。《詞則・閑情集》卷一：低回欲絕。

又（撲蕊添黃子）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撲蕊」、「呵花」四字，從未經人道過。

又（轉眄如波眼）　《雲韶集》卷二四：「恨春宵」三字，有多少婉折。

又（懶拂鴛鴦枕）　《雲韶集》卷一：上三句三層，下接「近來」二字，妙甚。

《河瀆神》（孤廟對寒潮）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三詞頗無深致，亦復千古並傳。《柏梁》、《金谷》、《蘭亭》帶挈中乘人不少，上駟之冤，亦下駟之幸耶。閣筆爲之一噱。《雲韶集》卷一：起筆蒼莽中有神韻。音節湊合。

《女冠子》（含嬌含笑）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宿翠殘紅窈窕」，新妝初試，當更嫵媚。撩人情語，不當爲登徒子見也。「寒玉」句旁評：不像宿翠。《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宿翠殘紅尚窈窕，新妝又當何如。「寒玉」二句：仙手。幽閒之情，即於風流豔詞發之。《雲韶集》卷二四：綺語撩人。麗而秀，秀而清，故佳。清而能鍊。

《玉蝴蝶》（秋風凄切傷離）　《雲韶集》卷一：「塞外」十字，抵多少《秋聲賦》。飛卿詞「此情誰得知」，「夢長君不知」，「斷腸誰得知」，三押「知」字皆妙。

《清平樂》（洛陽愁絕）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清平樂》亦創自太白，見呂鵬《遏云集》，凡四首。黃玉林以二首無清逸氣，韻促促，刪去，殊惱人。此二詞不知應作何去取。《雲韶集》卷一：上三句說楊柳，下忽接「橋下水流嗚咽」六字正以襯出折柳之悲，水亦爲之嗚咽，如此着墨中有一片神光自離自

合。上半闋最見風骨，下半闋微遜。《詞則・放歌集》卷一：「橋下」句從離人眼中看得，耳中聽得。

《**遐方怨**》（**憑繡檻**）《雲韶集》卷一：神致宛然。

《**訴衷情**》（**驚語**）《雲韶集》卷二四：哀感頑艷，琢句遣字無不工妙。結三字凄艷。《詞則・別調集》卷一：節愈促，詞愈婉。結三字凄絕。

《**夢江南**》（**千萬恨**）玉茗堂《花間集》卷一：風華情致，六朝人之長短句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評「山月」二句：慘境何可言。《古今詞統》卷一：幽涼殆似鬼作。《雲韶集》卷二四：低徊深婉，情韵無窮。《詞則・別調集》卷一：低回宛轉。

又（**梳洗罷**）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同一結想。《草堂詩餘別集》卷一：癡迷、搖蕩、驚悸、惑溺，盡此二十餘字。《復堂詞話》：猶是盛唐絕句。《雲韶集》卷一：絕不着力而款款深深低徊不盡，是亦謫仙才也。吾安得不服古人。

《**河傳**》（**湖上**）《古今詞統》卷七：或兩字斷，或三字斷，而筆致寬舒，語氣聯屬，斯爲妙手。《雲韶集》卷一：「夢魂迷晚潮」五字警絕。用蟬聯法更妙，直是化境。《詞則・大雅集》卷一：凄怨而深厚，最是高境。此調最不易合拍，五代而後幾成絕響。

又（**江畔**）《雲韶集》卷二四：猶有古意。逐字逐句神理俱合。

《**番女怨**》（**萬枝香雪開已遍**）《古今詞統》卷三：字字古艷。《詞律》卷二：「已」字、「雨」字，俱必用仄聲。觀其次篇，用「磧南沙上驚雁起，飛雪千里」可見。乃舊譜中岸然竟注作可平，不知詞中此等拗句，乃故爲抑揚之聲，入於歌喉，自合音律。由今讀之，似爲拗而實不拗也。若改之，似順而實拗矣。且此詞起于溫八叉，餘鮮作者。試問作譜之人，從何處訂其爲可平乎。《雲韶集》卷一：「又飛迴」三字更進一層，令人叫絕，開兩宋先聲。《詞則・別調集》卷一：「又飛迴」三字，悽惋特絕。

又（**磧南沙上驚雁起**）《詞則・別調集》卷一：起二語，有力如虎。

《**荷葉杯**》（**一點露珠凝冷**）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唐人多緣題起詞，如《荷葉杯》，佳題也。此公按題矣，詞短而無深味，韋相儘多佳句，而又與題茫然，令人不無遺恨。

又（**楚女欲歸南浦**）《雲韶集》卷一：飛卿「鏡水夜來秋月」一作，押韻嫌苦。此作節奏天然，故錄此遺彼。

《**夜宴謠**》《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〇：寫景新僻。

《**郭處士擊甌歌**》《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庭珠按：首句「虬」，龍無角者，此言甌之製。二至四句，三句是形容其聲。自「三十六」句至此（指「烏金斜」），皆追溯往事，總言擊甌之聲滿宮傾聽，不覺日之斜也。下爲處士生慨。詔按：處士在武宗朝嘗供奉內廷，其後淪落不偶，故爲之嘆息。「金烏斜」謂武宗崩，江淹賦所云「宮車晚出」也。「愁無色」，憐其顦顇。春風無力，振拔爲難，亦寓自傷意。

《**曉仙謠**》《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玉妃」句，言月落也。「銀河」二句，言日欲出也。「宮花」四句，總言曉也，已下言仙。「秦王」句，用蕭史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〇：寫曉景甚工。

《**錦城曲**》《唐詩鏡》卷五一：閒情野況繚繞，如一夢中。《載酒園詩話・疑誤》：「【略】白帝荒城五千里」，按新舊本無不作「五十里」者，獨楊士弘《唐音》遺響作「五千里」。細味語氣，當以「千」字爲美，若止五十里，亦安用望，又安用寄。

《**張靜婉採蓮歌**》《彥周詩話》：南齊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云：「認得羊家靜婉腰。」後人除却家字，只使羊靜婉，誤矣。《唐詩鏡》卷五一：語極嬌艷之致，末數語更復風騷。「麒麟公子」四句，屬何要緊。《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〇：專鍊句不必有意，此晚唐之窮處。

《**湘宮人歌**》（**池塘芳草濕**）《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李賀一派。

《**湖陰詞**》《靖康緗素雜記・湖陰》：唐溫庭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之」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司徒導與王舍書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又，《周琦傳》云：「王敦軍敗於于湖。」又，「甘卓進爵于湖侯。」又，王允之「鎮于湖」。案《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既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

允當。其《湖陰詞》云：「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他安可稱乎。張耒《于湖曲序》云：蕪湖令寄示溫庭筠《湖陰曲》，其序乃云【略】按《晉・地志》有于湖而無湖陰。本紀云「敦屯于湖」，又曰「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頃予遊蕪湖，問父老「湖陰」所在，皆莫之知也。然則「帝至于湖」當斷爲句。乃作《于湖曲》以遺之，使正其是非云。《吳禮部詩話》：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詞皆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略】。雖間采溫、張語，而詞氣亦不在其下。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建康實錄》唐〔許嵩〕所著者亦稱湖陰云云，庭筠之誤有自來矣。）《升菴詩話・湖陰曲題誤》：「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石洲詩話》卷二：飛卿七古調子元好，即如《湖陰詞》等曲，即阮亭先生之音節所本也。然飛卿多作不可解語。且同一濃麗，而較之長吉，覺有傖氣，此非大雅之作也。

《蘭塘詞》《唐詩鏡》卷五一：深著語，淺著情，是溫家本色。

《晚歸曲》《唐詩鏡》卷五一：道情處在意似之間。

《謝公墅歌》《唐詩鏡》卷五一：心陣語，奇趣。雅麗二道，各有所宜。作《謝公墅詩》須平林曠野，淡淡疎疎。如庭筠此詩謂之不韻。

《罩魚歌》《唐詩鏡》卷五一：翠色欲滴。

《達摩支曲》《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詔按：首四句，興也。高緯無愁，終爲囚虜，求如蘇武、文姬，及身歸漢不可得也。此詩蓋深著淫佚之戒。《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〇：以高緯比文蘇未知其意，大約言有節能久高不能久耳，用意甚拙。

《會昌丙寅豐歲歌》《詩辯坻》卷三：《子夜》雙關，「槀砧」啞謎，雖入巧法而不墜古風。又有巧用別名略同爲隱者：【略】《搜神記》韓憑、何氏魂化鴛鴦，溫飛卿詩「粉項韓憑雙扇中」，即呼鴛鴦爲韓憑。

《醉歌》《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詔按：「洛陽盧仝二句韓愈《寄盧仝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此飛卿自況也。下四句況錦袍公子。

《堂堂曲》《唐詩鏡》卷五一：寡趣。

《春江花月夜詞》《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詔按：《古詩紀》、《樂府詩集》並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並陳後主所作，出《晉書・樂志》。今攷之，初無此說。且晉，前陳百四十年，何由牽涉後主之曲邪。又攷《古樂苑》，《春江花月夜》隋煬帝所作。觀此詩蓋全賦隋煬（帝），玉樹、後庭不過借作比興耳，宜從《樂苑》。庭珠按：此下（指「百幅錦帆」諸句）總言煬帝遊幸江都，荒淫無度也。又按：起訖俱用後主事。金陵、廣陵，隔江相望，與義山《隋宮》詩結語同意，所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也。

《懊惱曲》《唐詩鏡》卷五一：末二語最奇麗。庭筠詩祗欲詞色相當，不必定情何似。《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詔按：晉《懊儂歌》第十四首云：「懊惱奈何許，夜間家中論，不得儂與汝。」今借以詠仲卿夫婦偕死之事，故以「懊惱」名篇。健劍繞指，庭綠迎霜，比失節也。末言水流花謝，遺恨千年，而冢土成灰，依然作偶，即古詩之意而究言之也。

《春曉曲》《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溫庭筠》：殊有富貴佳致也。《唐詩鏡》五一：聲調作嬌。《皺水軒詞筌》：弇州曰：「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非歌行麗對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按溫集作《春曉曲》，不列之詩。《花間》采溫詞至多，此亦不載，僅《草堂》收之耳。然細觀全闋，惟中聯濃媚，如「籠中嬌鳥暖猶睡」，亦不愧前語。至「簾外落花閑不掃」，已覺其勁。至「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尤不旖旎也。作歌行爲當。

《西州詞》《升菴詩話・李端古別離詩》：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唐詩鏡》卷五一：稍傍梁語，了無眞緒。

《燒歌》《唐詩鏡》卷五一：語緒棼如。

《余昔自西濱得蘭數本移藝於庭亦既逾歲而芃然蕃殖自余遊者未始以芳草爲遇矣因悲夫物有厭常而反不若混然者有之焉遂寄情於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字面多難解，蓋當時語。

《俠客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溫詩風秀工整，俱在七言，此篇獨見警絕。《石洲詩話》卷二：溫詩五律在姚武功之上。蓋溫詩短篇則近雅，如五古「欲出鴻都門」一篇，實高作也。

《**春日野行**》《唐詩鏡》卷五一：末語巧思。（附《初秋寄友人》。附《早秋山居》「果落見猿過，葉乾聞鹿行」、《送洛陽主簿》「槲葉曉迷路，枳花春滿庭；柳古三春色，鶯偷百鳥聲」：語俱佳。）

《**贈蜀府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七八句：惜其立功而不侯，同于李廣。李蔡下中人且侯，況灌嬰、韓信乎。《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温飛卿「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隨錦水流」。《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温飛卿之「鵰邊認箭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愁」之類是也。

《**寄清凉寺僧**》《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石路竹徑是寫舊日清凉寺景也。自述舊於寺中，因聞半偈，盡破殘刦。「聞鐘後」妙，寫所悟不是義學。「送客回」妙，寫已後永無消息也。（後解）「簾向玉峰」、「砌臨藍水」，是寫今日清凉寺景也。言已後於此精藍，但逢續開淨社，必須遍告同學，勿以不在外我。自誇身爲廬山雷次宗，舊是蓮花漏邊人也。《唐詩摘抄》卷三：尾聯見意。詩以物象爲骨，地名其一也。地名愈大，則本詩愈有斤兩。如此詩著「玉峰」、「藍水」四字，便不但見出清凉寺所在，而境界之曠，胸次之闊，俱於此見之。盛唐之後，辨此者鮮矣。「游人」，客游之人。言已雖在客游，而心願棲蓮社，故以次宗自比。《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一、二記舊遊也，三、四憶舊日清凉寺之情事，五、六想近日清凉寺之景致，末以白蓮社雷次宗作結。其不忘情於清凉寺可知。

《**題李處士幽居**》《蘭叢詩話》：有同一訪人不遇而詩格高下迥別者，太白有兩五律，前六句全揭起不遇之情以入景，至結祇一點。一云「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一云「無人知處所，愁倚兩三松」，眞是天馬行空，羚羊挂角，驟學如何能得？若白香山項聯「看院祇留雙白鶴，入門惟見一青松」，温飛卿項聯「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靜無人」，是則雖平，却易知易能矣。

《**利州南渡**》《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水帶斜暉」加「澹然」字妙，分明畫出落日帖水之時，不知其是水澹然，斜暉澹然也。再加「曲島蒼茫」字妙。曲島相去甚近，而其蒼茫之色，遂與翠微不分，則一時之荒荒抵暮，眞更不能頃刻也。三四，波上馬嘶、柳邊人歇，妙妙。寫盡渡頭勞人，情意迫促，自古至今無日無處，無風無雨，而不如是，固不獨利州南渡爲然矣。（後解）日愈澹，則島愈微，渡愈急，人愈譁，於是而鷗散鷺飛自所必至。我則獨不曉其一一有何機事，紛紛直至此時始復喧豗求歸去耶。末以范蠡相諷，政如經云「如責蜣螂，成妙香佛」，固必無是理矣。《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渡，後解因所渡之事而別以興感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一二寫是日南渡晚色，三四寫渡頭勞人情意迫促。自古至今無日無處而不然者，不獨一利州爲然也。五六即「鷗散」「鷺飛」以逼出八之「獨忘機」三字耳。

《**南湖**》《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坐檻中看湖上，初並無觸，而微凉忽生，於是默然心悲，此是湖上風入也。一時閑閑肆目，見他翻翻滿塘。嗟乎，秋信遂至如此，我今身坐何處，便不自覺轉出後一解之四句也。前解只寫得「風」字「凉」字，言因凉悟風，因風悟凉，翻翻菱荇，則極寫風色也。三四「着岸隈」、「帶波飛」，亦是再寫風，然「春草」寫爲時曾幾，「夕陽」寫目今又促。世傳温、李齊名，如此纖濃之筆，眞爲不忝義山也。（比義山，又別是一手。）（後解）「疑夜雨」非寫蘆葉，「似清湘」非寫浪花。此皆坐蓬艇，憶楚鄉人，心頭眼底遊魂往來，惝恍如此。細讀「盡日相看」四字，我亦渺然欲去也。（筆墨之事，眞是奇絕。都來不過一解四句，二解八句，而其中間千轉萬變，並無一點相同，正如路人面孔，都來不過眼耳鼻口四件，而並無一點相同也。即如飛卿齊名義山，乃至於無義山一字，惟義山亦更無飛卿一字。只因大家不襲一字，不讓一字，是故始得齊名。然所以不襲不讓之故，乃只在一解四句，二解八句之中間。我眞不曉法性海中，大漩澓輪，其底果在何處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南湖風景，後解寫旅泊神情。《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通首只寫湖上坐篷艇，客心憶楚鄉，一時閒閒肆目，俱成絕妙文章。

《**春日野行**》《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一曰「日西塘水」，是絕好一帶水，再曰「金堤斜」是絕好一帶堤。百草吐芽，點出春日意。三四皆春色也，皆寂寞無聊之春色也。「鏡中」句，又寫水。「陌上」句，又寫堤。有浪動菱蔓，是非無風矣。無風吹柳花，是又非有風矣，總是一派風和日暖景色，忽動歸家之興耳。

《**春日偶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解，寫無端在家，不知何據，瞥地出門，竟成兩負，以爲大慚也。試想聽歌未終，驅車忽發，問其何往。曰我欲經世也。則我曾聞諸吾師：經世之人其人意思甚閑，未聞其有如是之忙者也。讀先生此詩，其誰不應捫心自忖。（後解）此五六，先生眞實人，便說出自己經世之本事也。五，雨猛花盡，喻蒼生不知如何糜爛。六，衾寒

夢多，喻當事惟有一味省縮。然則「三十六計，歸爲上計」，此座固定非我之所應坐矣。讀此詩，忽想漆雕開一章，實有無限至理。《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此感春思歸之作也。朱三錫評：詩意言聽歌未終，驅車忽發，其意不過爲致君澤民，以圖經世之事而已。究之身困車塵，虛度春期，退且未能，進又無補，竟成兩負，故曰放懷未得經世如何也。夜雨寒衾，是自寫寂寞無聊。優遊無事，正與「負薛蘿」相應，擾擾車塵，竟爾如此，回想故園釣渚，不如早爲歸計之妙。

《馬嵬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不便於說玄宗，則云「穆滿」。不便於說避胡，則云遠遊。不便於說車駕，則云「六龍」。不便於說軍士不發，請誅罪人，則云「暫淹留」。「暫淹留」三字，斟酌最輕，中間便藏却佛堂尺組、玉妃就盡無數磣毒之狀也。三四承「暫淹留」，言自從此日直至於今，玉妃既死，安有更生。碧血所埋，依然草滿。人之經其地者，直是試想不得也。（後解）上解寫馬嵬，此解又終說玉妃之事也。「香輦」七字，言既而乘輿還京。「曉鐘」七字，言依舊春宵睡足。嗟乎，嗟乎。宮中事事如故，細思只少一人，又何言哉，又何言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首句借穆王比玄宗。通體俱屬借言，咏古詩另開一體。

《和道溪君別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先生詩，總是此輕輕一手。此解輕輕先寫春雨新霽，出門閑行，初經柳橋，遂訪梅院。所謂一路行來，猶未寫到別業也。（後解）此解始寫別業。五是寫其亭軒高底，六是寫其波光映漾。看他用陳後主、李夫人畫早春新霽，嬌紅穉綠，妙妙。至七八，亦只用細瑣之筆，寫一花上蛺蝶，便結之也。總是輕輕一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屏上二句形別業之勝，非實寫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此通首皆就別業中言之。首言春雨新霽來遊其地，三寫柳，四寫梅，絲飄弱柳，雪點寒梅，皆早春景色，即雨消新晴景色也。屏上樓臺，是寫其亭軒高低。鏡中金翠，是寫其波光映漾。看他用陳後主、李夫人畫早春新霽，嬌紅穉綠，何等艷麗。七八只用一花上蛺蝶作結，何等輕妙。《一瓢詩話》：大凡人具敏捷之才，斷不可有敏捷之作。溫太原八叉手而八韻成，致有「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苑春」，上下情景不相屬，竟是園亭對子。

《題柳》《升菴詩話・柳花香》：溫庭筠咏柳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略】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李羽處士故里》《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柳只是依舊柳，草只是依舊草，今遽覺其滿眼麻迷，不可分明者，只爲心頭一人，如槎去海，似鶴歸天，將謂百年竟成一旦故也。三四妙於「春何限」、「月正圓」，言偏是人情最惡之時，偏是天氣絕妙之時也。（後解）此五六，看他句法無數變換。言花賴無情，故不「悵望」耳。設使有情，應亦大不自遣。水若無事，決不「潺湲」矣。正爲有事，遂至如此嗚咽。蓋言傷處士者不獨一我也。《南華經》第二篇，正指蝴蝶物化一段。在平日所悟道理，此時全用不着也。《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詳此詩意羽士必非念眞期靈之流，故着以雲月之詞也。首言羽士當早春物化，我乃傷之之至，愁腸欲斷。無限春光，病眼初開，正逢月滿，所以愁思無已耳。且傷之非獨余也，花亦應爲之惆望，水亦莫爲之潺湲，須知此難消之恨殊有負於莊生《齊物》之意也。次聯或作追述羽士情事，或作別有傷之之人，於義俱可。末二句廖謂羽士情鍾，世味愁恨未消，有負《齊物》之道，恐未見作者傷之之意。朱三錫評：柳猶是柳耳，草猶是草耳，曰「不成絲」「草帶烟」者只爲一人如槎之去，如鶴之歸，慘阻之甚。兩眼迷離，看不分明，蓋傷之至也。三四正實寫「傷」字，而曰「春何限」、「月正圓」者，正所謂人情最惡之時，偏是風景絕好之時，對景傷情，倍覺難堪耳。五六又引花悵望，水潺湲，以寫「傷」字。言傷之者，不獨一我也。《南華》第二篇，正指蝴蝶物化一段，言平日所悟道理，此時全用不着也。

《池塘七夕》《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此當初秋見貴家艷麗而追憶舊遊以諷之也。朱三錫評：同一秋也，月也，其在艷冶之地，斜樓、綺寮與繡帳、金鈎、香燭、曉屏相映，何等富貴。其在岑寂之地，扁舟、橫塘與砧杵、烟水作伴，何等凄涼。細玩詩意，溫公必有所見，忽有所觸，追寫舊遊以托諷耳。

《偶遊》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額黃》：言「額上妝黃」，如殘陽斜抹於山西也，極善形容。昔稱文君眉色，如望遠山，亦此意。近陳卧子蘭陵《晚眺》詩「童山不待夕陽黃」。又於說黃處具有脫換之法。按漢宮妝有額上塗黃，謂之鴉黃，王荆公所謂「漢宮嬌額半塗黃」也。楊升庵引陳去非《臘梅》詩「智瓊額黃且勿誇，眼明見此風前葩」。智瓊，晉代魚山神女也，黃妝實自智瓊始，則升庵未審其漢宮已有之邪。然觀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而後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盧照鄰詩「纖纖初月上鴉黃」，則黃妝或塗額角，或施眉上也。又觀漢日給宮人螺子黛，故

云「眉黛」。曹子建《七啓》「玄眉弛分鉛華落」。而後周墨妝即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即其制也。則墨妝或以飾眉，或以點額也。

《贈知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集中淫褻之詞一例不收，此見其題作「贈知音」三字，恐別有意，故偶錄之。一解寫下牀驚晏。（後解）一解寫出門惜早。雖復淫詞，然一解寫晏，一解寫早，不知定晏定早，甚有頓挫之狀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頸聯寫曉別之景，令人輒喚奈何。《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溫公集中，大槩多淫褻之詞，而香艷不忝李義山。因《鼓吹》所載無多，余添入數首，然於淫詞，一例不收也。此篇不知何指，偶錄之。

《陳琳墓》《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謂曹操有無君之志而後用此等人，甚妙。馮舒評：誤。紀昀評：「詞客」指陳，「霸才」自謂。此一聯有異代同心之感，實則彼此互文，「應」字極兀傲，「始」字極沉痛，通首以此二語爲骨，純是自感，非弔陳琳也。虛谷以「霸才」爲曹操，謬甚。《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二，言昔讀其文，今過其墳也。不知如何偷筆，忽於句中魆地插得「飄零」二字，於是頓將二句十四字，一齊收來盡寫自己。猶言昔讀君文之時，我是何等人物。今過君墳之時，竟成何等人物。則焉禁我之不失聲一哭也。三四，詞客有靈，霸才無主。「應識我」、「始憐君」，其辭參差屈曲，不計如何措口，妙妙。猶言昔讀君文之時，我亦自擬霸才；今過君墳之時，我亦竟成無主。然則我識君，君應識我，我憐我，故復憐君也。（輕細手下，又有如此屈回。）（後解）前解之二句，若依尋常筆墨，則止合云「今日荒涼過古墳」也。忽被「飄零」二字，橫攙過去，先自寫其滿胸怨憤，於是直至此五六，始得補寫古墳。然而七云「莫怪」，八云「欲將」，依舊橫攙過去，仍寫自己。蓋自來筆墨，無此怨憤之甚者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列爲前虛後實體。周珽曰：自古稱才難。才非難，知之爲難；知而寵遇惟艱，猶弗知也；遇而明良乖配，猶弗遇也。如陳琳名列鄴中七子，比賈生之于漢文終屈長沙差殊，而飛卿猶以霸才無主，爲琳嘆息。若禰衡不免殺戮之慘，懷才至此，時運之厄，不令人千載感吊乎。故讀「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與「詞客有靈應識我，伯才無主始憐君」，之四語，既知君臣遇合之難；讀「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曾解愛才」，益爲萬古英豪魂驚髮豎矣。又曰：首謂曾于史傳見君遺文，已知爲一代詞客，第生不同時，無由識面。今過其墳，不能不吊其才也。次聯正吊之之詞，言君若有靈，應識我爲千載知己。但君有霸佐之才，而東臣西仕，遇非其主。雖有才無用，豈不足憐哉。既死之後，墓上石麟埋沒，與鄴都銅雀之勝同一消廢。則魏祖雖見爲愛才，終非憐才之主可知也。然則人而有才，惟濟遇何如耳。所從未盡如其願者，故臨風惆悵，莫怪因琳而倍增，欲將書劍學從軍，恐知遇亦猶琳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前四句，插入自己憑弔。五、六句，魏武亦難保其荒臺矣。對活。七、八句，已與琳踪跡相似。言袁紹非霸才，不堪爲主也。有傷其生不逢時意。《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此言陳琳文章曾於青史中見之，我今飄零到此而過其墓焉，以余之寥落不偶，「詞客有靈」知當「識我」，而公之始事袁紹，紹非霸才，不堪佐輔，我亦當「憐君」也。茲者，古墓石麟長埋秋草，而當時事曹公而遊銅雀，今亦荒涼寂寞，臺鎖暮雲，余也飄零，過此追慕遺風，亦將以書劍之術，學公之從事於軍中也。能物臨風惆悵哉。朱三錫評：一言昔讀公之文，二言今過公之墓，無端於二句十四字中忽地插入「飄零」二字，頓將讀史、過墓二句文字，一齊都收到自己身上來。妙妙。言昔日讀史時何等氣慨，今日過墓時何等胸襟，感懷及此不覺失聲一哭也。三四「應識我」「始憐君」即承此意來。五六寫墓，七八仍寫自己。通首只將「飄零」二字，寫盡滿腔怨憤，參差屈曲，絕妙文章。《圍爐詩話》卷一：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曲，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卿于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于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眞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叙題面，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霸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于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意。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等視此，直是應酬死句。

《題崔公池亭舊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欲寫昔日蓮

舟，反寫今日蓮舟；欲寫今日感慨，反寫後日感慨。不知其未措筆先如何設想，又不知其既設想後如何措筆，眞爲空行絕跡之作也。（後解）「紅艷」七字，寫今日池亭也。「碧空」七字，寫昔日池亭也。「紅艷」七字，寫不是昔日池亭也。「碧空」七字，寫不是今日池亭也。「依舊青山色」妙，猶言不依舊者多矣。「無人獨倚樓」妙，猶言雖復喧喧若干遊人，豈有一人是昔人哉。《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重見採蓮舟池亭舊遊也，三四人多承寫昔日景況，此偏反寫後日感慨，設想靈幻，眞空行絕跡之文。後半方寫池亭舊遊，「依舊青山色」，猶言不依舊者正多耳。「無人獨倚樓」，豈竟無一人同遊耶，言昔日同遊之人竟無一人在伴，深爲可感也。

《回中作》《唐詩評選》卷四：溫、李並稱，自今古皮相語。飛卿一鍾馗傅粉耳，義山風骨，千不得一，唯此作純淨可誦。

《西江上送漁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人生一樣年華，却有各樣寄法，直至到頭平算，始悟「釣綸茭棹」之人眞是落得無量便宜也。三四寫之，特地兜上心來。愁悶却因微雨，一回置之度外，身世只有扁舟，以視世上之秦重楚重，君憂民憂，生難死難，碑踣碑立，誠爲快活不了也。（後解）五，言更無不見水雲之時也。六，言更無不似鷗鷺之人也。七八，言一任風起風息，只在水雲鷗鷺之中間，不似艅艎樓船，五兩占風，臨暮又欲他去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送漁父，後解則別有感觸。《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將漁父寫得無量便宜，異常受用，正與世上君憂民憂、生難死難，鹿鹿風塵者迥別矣。

《經故秘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載酒園詩話・三偸》：升菴曰：「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乃杜工部『落月屋梁』之所祖。」余以杜雖本于謝，杜語殊勝。「綺窗」、「蕙質」，未免修飾；「屋梁」、「顏色」，自是老氣也。至杜審言「水作琴中聽」，溫庭筠化爲「偶逢秋澗似琴聲」，又似韻勝其質。古有出藍生冰之言，良然。

《題韋籌博士草堂》《後村詩話續集》卷二：溫飛卿《過韋籌草堂》七言云：「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春秋。」和靖五言云：「隱非秦甲子，病著晉春秋。」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唐詩鏡》卷五一：庭筠七律，麗色新聲，相逼而就，此已不求格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似作行狀，又類誄銘。韋公一生心跡，得此詩炳著千秋矣。其曰「獨知」、「猶作」，深；「醉後」、「病來」，尤深。《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籌博初仕隋，隋亡，不肯仕唐，徵辟皆不就，有若皇甫謐輩，故以玄晏比之。首言公已白頭，而不肯隨鵷鷺之班，寧即羣鷗爲侶焉。是其見機如蔣元卿之謝仕而開三徑，其廉潔若晏平仲之罷朝而卧一裘。且懷忠誠之心，猶淵明之二於宋；嚴善惡之辨，亦季野之示褒貶也。余也反被功名之累，未能歸隱以濯塵纓，睹此流水之無情，滔滔不返，予心能無慼慼哉？朱三錫評：通首只是極稱韋公之清高無累，以自悔不早歸隱之憾。錢大昕《跋溫飛卿詩》：《溫飛卿詩》，今盛行吳中顧俠君注。蓋因山陰曾益注而增正之，然尚多踳誤。如「醉後獨知殷甲子」，本用箕子事，而注云「紂以甲子日死」，豈非郢書燕說乎。「乘舟覓吏經輿縣」，用《晉書》桓彝事。此非僻書，而顧亦不能注。甚矣，注書之不易也。

《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唐詩鏡》卷五一：六句佳絕。《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飛卿因不第而作。首言幾年與君辛苦，同學，經歷世途前事之得失悲歡，盡是空虛耳。由今言之，公先折桂於蟾宮，我尚飄蓬於世路。余也將欲東遊，千山古道，春月常懸，一夕東風繁花頓發，知有杏園之景，而無路可入，惟有策馬征途惆悵滿枝之紅而已。「十日」句，或作爲風所敗，與上下意亦合。朱三錫評：一「與君同」，兼說苗君；二「盡是空」，單寫自己。三承一、四承二，一開一闔，愈覺無聊之甚矣。五六實寫春日之景，虛寫東遊之路，杏園春色我獨不與，惆悵滿枝紅，正所謂美景良辰倍增感嘆也。「十日」句，不可看作花爲風敗意，畢竟說是一夕春風繁花頓發，倍覺入情。

《經李徵君故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解先寫故居。細思天下好詩，乃只在眉毛咳唾之間。如此前解一二，露自濃，烟自重，草自萋萋，樹自映闌干，柳自拂堤，曾有何字帶得悲涼之狀？却無奈作者眉毛咳唾之間，早有存亡之感。於是讀者讀未終口，亦便於眉毛咳唾之間，先領盡其存亡之感也。三四，逐字皆人手邊筆底尋常慣用之字，而合來便成先生妙詩。若知果然學做不得，便須千遍爛熟讀之也。（後解）一解次寫徵君。看他避過自家眼淚，別寫羸馬長嘶，便令當時常常過從盡意出。

《老君廟》《唐詩鏡》卷五一：五六擔當。

《經五丈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一至五句，《出師》二表是也。六句，天意不可知。七八句，誚之比于痛罵。

《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

六：（前解）一寫世上有一等人，有一等事。二寫世上另有一等人，另有一等事。三寫世上一等人，一等事，如此其急。四寫世上另一等人，另一等事，如此其閑。眞是其人既各不相聞，其事又各不相礙，其人本各不相爲，其事亦各不相通。誠以上界天眼視之，直可付之雪淡一笑者也。（後解）上解分畫兩人已盡，此解出手判斷之也。言屯戊巳人，自云第一經濟，守庚申人，又自云第一隱淪，殊不知轟天轟地事業，必須從月移松影處守出，分陰分陽道理，必須從龍沙鐵馬時鍛成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前四句分寫兩種人，後四句合斷兩種人，示同志意在內。

《車駕西遊因而有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唐汝詢曰：第三句見無有賦校獵者，末句嘆不得從遊。又曰：飛卿值唐末造，安望此等盛事。

《贈少年》《唐詩評注讀本》卷四：江海相逢，都在客中，況已是洞庭秋晚，豈能少卻愁恨乎。然淮陰市上，曾有少年崛起，當此酒酣夜別，一曲高歌，豪氣凌雲，百無留戀，是眞英雄本色也。贈此以爲少年勉。

《贈彈箏人》《夢蕉詩話》卷下：此作感慨凄惋，得詩人之怨也。鈿蟬、金鴈，二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元中新製曲名，故曰「新曲」。按《開天傳信記》明皇燕會五王，奏《伊州》等樂，衆皆舞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咏，見於人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乎。」上默然。以此觀之，新曲極爲寧王所賤，而此乃言以敎之，何耶。豈以寧王世稱其妙於音樂，故借言以高其藝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與白頭宮女說玄宗同意。

《瑤瑟怨》《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此詩鋪陳一時光景，略無悲愴怨恨之辭，枕冷衾寒獨寐寤歎之意在其中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胡應麟曰：與杜牧「青山隱隱」等，入盛唐亦難辨。《唐詩摘抄》卷四：因夜景清寂，夢不可成，卻倒寫景于後。瑤瑟用雁事，亦如歸雁用瑟事。輕，猶微也。

《經故翰林袁學士居》《唐詩鏡》卷五一：「春」字最楚，花時對此，倍爲慘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劉辰翁曰：悲感。《唐詩摘抄》卷四：首句叙學士身歿，用比體，隱而秀。「更何人」，喚下羊曇，感世俗炎凉之態，惟己于學士不能忘情耳。

《過華清宮二十二韻》《歲寒堂詩話》卷上：往年過華清宮，見杜牧之溫庭筠二詩，俱刻石于浴殿之側，必欲較其優劣而不能。近偶讀庭筠詩，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無禮甚矣。劉夢得《扶風歌》、白樂天《長恨歌》及庭筠此詩，皆無禮于其君者。庭筠語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無禮，其格至卑，其筋骨淺露，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其首叙開元勝遊，固已無稽，其末乃云「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此語豈可以瀆至尊耶。人才氣格，自有高下，雖欲強學不能，如庭筠豈識《風雅》之旨也。牧之才豪華，此詩初叙事甚可喜，而其中乃云：「泉暖涵窗鏡，雲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妝。」是亦庭筠語耳。《丹鉛總錄・澀浪》：蔡衡仲一日舉溫庭筠《華清宮》詩「澀浪浮瓊砌，晴陽上綵斿」之句，問予曰：「澀浪，何語也。」予曰：「子不觀《營造法式》乎。宮牆基，自地上一丈餘，疊石凹入如崖險狀，謂之疊澀。石多作水文，謂之澀浪。」衡仲嘆曰：「不通木經，知澀浪爲何等語耶。」因語予曰：「古人賦景福、靈光、含光者，一一皆通木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耳。」《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引馮班云：此篇著意只在開元盛時，祿山亂後，便略與華清、長恨不同。

《洞户二十二韻》《唐詩鏡》卷五一：爽氣清音，掃除塵悶。《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八詔按：【略】玩詩中「舊詞翻白紵，新賦換黃金」及「任達嫌孤憤，疎慵倦九箴」等語，全是追賦艷情，自傷流落。或云此篇與前《華清宮》詩意相同，恐非篤論。

《題盧處士山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溫飛卿詩多麗而淡者少。此三、四乃佳。查慎行評：五、六有景。

《早秋山居》《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池滿水无聲」：五字雖小景，却是深思實見中出。《唐詩摘抄》卷一：無機之至，素琴罷彈，此所以「空伴夜泉清」也。「素琴」略斷，以下句續之，「機慮靜」三字另讀。《古唐詩合解・五言律詩》：前解將早秋山居描寫已足，後解聞見機慮，便寫居山者之情。《唐詩評註讀本》卷六：前半將早秋山居描寫已足，後半說到見聞所及。機心悉泯，即與世無忤之意，是眞能山居者也。

《商山早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溫庭筠》引《三山老人語錄》云：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秘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艇齋詩話》：劉夢得「神林社日鼓，

茅屋午時雞」，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皆佳句，然不若韋蘇州「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溫善賦，號爲八叉手而八韻成，以此知名於世。三、四極佳。馮班評：頷聯眞名句。查慎行評：頷聯出句勝對句。何焯評：中四句從「行」字，次第生動。次聯東坡亦歎爲絕唱。紀昀評：歸愚譏五、六卑弱，良是。七、八複，衍第二句，皆是微瑕，分別觀之。無名氏(乙)評：中、晚律詩，每於頸聯振不起，往往索然興盡。《存餘堂詩話》：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歐陽公甚嘉其語，故自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以擬之，終覺在其範圍之內。《麓堂詩話》：「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唐詩鏡》卷五一：三四太似逼削。至諸宮、晚春、鳧、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更爲少味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引何新之：爲典實體。周弼：爲四實體。歐陽修曰：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二語，則羈孤旅行、流離辛苦之態，見于數字之中。天寒歲暮、風凄木落之愁，如身履之。周珽曰：此詩三四二語，庭筠以之名于世，信古今絕唱。六一居士甚愛之，極力摹倣，有「鳥聲茅店雨，野色柳橋春」之句，點綴雖善，終未免爲效顰。國朝莆田李在稱爲善畫，曾以此二語作圖頗佳。又雞在店門外，立於籠口之上而啼，似爲失理，故唐人賦早行者不少，必情景融渾，妙極形容，無如此詩矣。即一起發行役勞苦之懷，一結含安居群聚之想，而五六「落」字「明」字，詩眼秀拔，誰謂晚唐乏盛中音調耶。又評：魏慶之曰，詩必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言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作者得以心，覽者會以意，然後爲至。梅聖俞謂如溫庭筠《早行》之次聯，道途愁思，豈不景在目前，意在言外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中晚律詩，每于頸聯振不起，往往索然興盡。《一瓢詩話》：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於高遠處，則茫然不會，於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前對子。《甚原詩說》：三四句法貴勻稱，承上陡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略】溫岐《商山早行》，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略】便直塌下去，少振拔之勢。《甌北詩話》卷一一：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以韓詩「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柳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爲集中第一。歐陽公稱周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梅聖俞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皆以爲佳句。然總不如溫庭筠《曉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不著一虛字，而曉行景色，都在目前，此眞傑作也。《靈芬館詩話》卷三：溫飛卿《曉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世謂絕調。余謂不如劉夢得「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二語。近見瘦山詩「殘月半在樹，孤村尚有燈」亦佳。《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絕妙，一幅曉行圖。華亭王總憲九齡句云「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脫化無痕，而語尤動聽。

《**送人東遊**》《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起調最高。《說詩晬語》卷上：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

《**寄山中人**》《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片雲」句：孤迥。

《**鄠郊別墅寄所知**》《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幽鳥」句：幽情微語。譚元春評「幽鳥」二句：十字連讀，尤有氣運。

《**盧氏池上遇雨贈同遊者**》《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萍皺」、「荷喧」二聯工。紀昀評：亦是小巧。又：次句湊泊。

《**題薛昌之所居**》《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獨來」句，幽淡動人。淡冶近古。《唐詩摘抄》卷一：前後兩截。前叙事，後寫景。人見其終日掩關，寂寥殊甚，不知彼之所得，乃清曠之樂。可爲高士道，難與俗人言，故惟已與之相得，彼此素心晨夕耳。通首總寫「清曠」二字，意已盡三、四二句，末口寫景作結，更有餘味。

《**博山**》《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論詩雖不可以理拘執，然太背理則亦不堪。溫飛卿《博山香爐》曰：「博山香重欲成雲，錦段機絲妬鄂君。粉蝶團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紋。」二聯形容香煙之斜正聚散，雖紆曲猶可。末云：「見說楊朱無限淚，可能空爲路岐分。」因煙而思及淚，因淚而思及楊朱，用心眞爲僻奧，但燒香亦太濃矣，恐不是解兒。若如義山所云「獸焰微紅隔雲母」，安有是事。【略】黃白山評：「言楊朱爲路岐而泣，若香煙千頭萬緒，其爲路岐多矣，使楊朱見之，又當何如。此云「因煙而思及淚」，有何相干。解詩如此，古人有知，眞欲哭矣。」又曰：「此正『詩有別趣』之謂，若必譏其無理，

雖三尺童子亦知鶯必不與花同墜矣。」）

《**河中陪帥遊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陪節使春遊，忽然欲擬古人秋賦，知其中之所感甚深，更非一人得曉，故曰「愁立獨徘徊」也。三四，人見是滿座劍戟，繞城樓臺，我見是滿座波光，繞城山色。所謂人是滿眼節使，我是滿肚五湖，只此眼色不同，便是徘徊獨立也。（後解）五是閑看閑鳥，六是閑看閑人。言同在柳花飄蕩之中，而彼自悠優，我自傷感，徘徊獨立之故，正不能以相喻也。《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此賦河亭之景，第三句纔說節度。首言倚欄愁望，獨立徘徊。昔宋玉陪楚王遊賞，皆有詞賦。余慙無其才也。但自景象言之，見青山滿於座上劍戟搖光，綠水遶於城邊樓臺動色，與夫鳥飛天外之斜陽，人過橋心而倒影，河亭之景如此也，乃更添思歸五湖之恨者，柳花飄蕩無異寒梅，人世萍踪亦應如是，未免觸物興懷耳。朱三錫評：題是《陪節度遊湖亭》，何等熱鬧。一起偏寫愁立獨徘徊，又思擬宋玉《秋賦》，知其眼下胸前另有一段感觸，無一人共曉，故曰「徘徊獨立」也。金聖嘆云：「人見是滿座劍戟，遶城樓臺，我見是滿座山光，遶城波色，所謂人是滿眼節度，我是滿肚五湖，只此眼色不同，便是徘徊獨立。」見解最妙。五是閑看飛鳥，六是閑看遊人，同在柳花飄蕩之中，而彼自行樂，我自傷感，徘徊獨立之故，只可自知難與人言耳。

《**蘇武廟**》《後村詩話續集》卷二：溫飛卿《蘇武廟》云：「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之語，頗有思致。《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此見別集。「甲帳」、「丁年」甚工，亦近義山體。查慎行評：三、四即用子卿事，點綴景物，與他手不同。何焯評：五、六不但工緻，正逼出落句。落句自傷。紀昀評：五、六生動，餘亦無甚佳處。結少意致。《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五：《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錯雜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五六與「此日六軍同駐馬」一聯，俱屬逆挽法，律詩得此，化板滯爲跳脫矣。《說詩晬語》卷上：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尚也。【略】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蘭叢詩話》：溫之《蘇武廟》結句「空向秋波哭逝川」，「波」字誤。既「川」復「波」，涉於侵複。且「波」專言「秋」，亦覺不穩，上有何來路乎？

《**送客偶作**》《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前四句寫途中蒼涼之色，後四句寫自己欲歸之意。石路、暮程、廢寺本自荒涼，襯入「西風吹馬」句寫途中凄其之況，倍覺無聊。「投驛蕙蘭靜」則驛路之無人可知，入門禾黍高，則廢寺之無僧可知。鷄犬鳧鷖，亦途中所見，凡物各得其性，各安其地，我徒役役於風塵竟何爲乎。

《**寒食前有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寫寒食景物。（後解）寫有懷情事。

《**宿雲際寺**》《唐詩鏡》卷五一：四語佳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白蓋」，定即寺名，蓋梵語「楞嚴」，此云「白蓋」也。「微雲一徑深」，言入寺之路至幽邃也。「東風」，是紀今日到寺之時。「弟子遠相尋」，言此來乃是特地，非乘便也。三四再寫「一徑深」之三字，言此徑中間有路，是爲寺僧踏成，兩邊無路，則聞鹿行葉響也。一解寫未入寺前來。（後解）五六，心從磬發易解，境從香生難解。若解得清香所以生境之故，即於疏磬發心，如遇王饍，饑便任食也。七八，桂巖一別以後，重見南能以前，便檃括去無數不堪醜態，只看其於高閣香前，夜堂磬後，默默懺悔，便知之也。一解寫既宿寺後。

《**寄岳州李外郎遠**》《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望岳州不見，故含嚬，念岳州不置，故不語，算計欲去岳州不得，故持頤諦思也。「天遠」即岳州，「樓高」即坐處，「殘棋人散」「微雨鳥歸」即「宋玉悲」之「悲」字也。看他「湖上」「岳陽」十四字，又字字皆手邊筆底之所慣用，而不知何故一出先生，便成佳製，此不可不細學也。（後解）此又細自分別實爲員外而憔悴也。五六猶言設使不爲員外，則早梅歌扇固得送懷，春水釣絲亦堪遣興。今自冬入春，日惟惆悵，則舍員外竟爲誰哉。「落花知」妙。非妙於寫更無人知，妙於寫自早梅至落花，凡經一春，無日不惆悵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世稱溫李齊名，如此纖濃之筆，眞不忝義山也。最愛其「湖上」「岳陽」一聯，尤爲清雋可喜。

《**遊南塘寄知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一解純寫南塘一片新秋景物，略不插入自己意思。至後解輕輕轉筆，便令知者慨然會之。（後解）言上解通解是楚水曉景也，實通解是杜陵秋思也。其知我者，以我爲歸心切也，其不知者，以我爲一曲歌也。然則胡不便記取此一曲歌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通首寫遊南塘，通首寫遊南塘寄知者，此意言我自知

之，惟知者可共知之。

《**寄盧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不解詩者，謂此是寫遺業好景，殊不知起句明有「荒涼」二字，則此固寫別來惡緒也。二，「隄路枕平湖」，以隄路故，便有三之一帶綠楊，以平湖故，便有四之萬枝紅藕。至如「影裏千家月」、「香中萬點珠」，則固所云當時好景，今日惡緒者也。（後解）霜鬢改，寫此地別來之久。「片帆孤」，寫幾時歸去之賒。讀至「他年猶擬」四字，想見先生胸中，乃至遂有意外之憂。嗟乎，人生首丘之情，不亦悲哉。（寄盧生用到黃公酒壚事，如自云他年猶擬，故曰意外之憂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細想遺業門前，隄枕平湖，一帶綠楊，萬枝紅藕，絕好景致也。然首句中插入「荒涼」二字，則當日一番好景皆爲今日別來惡緒。五六又承上文來，言別來已久，歸期未定，人生首丘之情，烏能已已也。

《**春日訪李十四處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六：（前解）「花深」一境，「橋轉」一境，潺潺水聲又一境。凡轉三境，始到先生門，乃先生又方閉門。於是以未見先生故，且先看竹，便有無量益，且看雲，便有無量益，則不知見先生後，其爲益又當何如。此唐人避實取虛之法也。（後解）更不復寫先生，只自叙所以未隱之故。七句，疏雨殘棋妙，所謂先生已移我情也。《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此訪處士也，絕不實寫處士一語，看他寫花深、橋轉、水聲、閉關、看竹、望雲，一片純是避實取虛，而處士高風逸韻，躍躍紙上矣。五六，忽又自寫，所以不隱之故，而贊嘆李處士之意隱然言外。七八一結，足移我情矣。

《**原隰黃綠柳**》《唐詩類釋》卷一五：首句先從早春說入，次句點明「柳」字，三句承明「綠」字，四句折出「黃」字，五、六句實寫「黃」字，七、八句申寫柳之景象，九、十句襯寫一層，末二句以自況意作結。

《**月中宿雲巖寺上方**》《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衆星至中夜而少，以圓月之明在上方也。乃一句法。五、六尤得月夜清寂之味。查慎行評：第三句翻從第四句倒映。何焯評：本緣愁恨不能成眠，得此清境暫焉豁爾。落句使上六句皆有言外味，然此豈容以起承轉合忖量耶。三、四倒裝。紀昀評：三、四只是「月明星稀」之意，衍爲十字，殊少味。五句笨，六句自可。

《**題谷隱蘭若**》《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自成堅響。

《**再生檜賦**》《賦話》卷三：唐溫岐《再生檜賦》云：「以狀而方生荑之枯楊若此，以理而喻易葉之僵柳昭然。」以史對經，銖兩悉稱。飛卿此賦，作于未更名之時，蓋其少作也。史稱其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而律賦流傳者僅此一篇，想散擲不復收拾耶。天骨開張，刊落浮艷，使作儷體，當不減玉溪生。

傳記

《**舊唐書・溫庭筠傳**》溫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脩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楊子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于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略】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唐才子傳・溫庭筠**》庭筠字飛卿，舊名岐，幷州人，宰相彥博之孫也。少敏悟，天才雄贍，能走筆成萬言。善鼓琴吹笛，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何必霹桐與柯亭也。」側詞艷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情綺麗，尤工律賦。每試，押官韻，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一韻一吟而已，場中曰「溫八吟」，又謂八叉手成八韻，名「溫八叉」，多爲鄰鋪假手。然薄行無檢幅，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飲博。後夜嘗醉詬狹邪間，爲邏卒折齒，訴不得理。舉進士，數上又不第。出入令狐相國書館中，待遇甚優。時宣宗喜歡《菩薩蠻》，綯假其新撰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綯又嘗問「玉條脫」事，對以出《南華經》，且曰：「非僻書，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覽古。」又有言曰：「中書省內坐將軍。」譏綯無學。由是漸疏之。自傷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徐商鎮襄陽，辟巡官，不得志，遊江東。大中末，北山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試於簾下，恐其潛救。是日不樂，逼暮，先請出，仍獻啓千餘言。詢之，已占

授八人矣。執政鄙其爲，留長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遇於傳舍，庭筠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流乎。」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後謫方城尉。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詞曰：「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爲末。爾既早隨計吏，宿負雄名，徒誇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拙毫之思。」庭筠之官，文士詩人爭賦詩祖餞，惟紀唐夫擅場，曰：「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唐夫舉進士，有詞名。庭筠仕終國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今有《漢南眞稿》十卷，《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及《學海》三十卷。又《採茶錄》一卷，及著《乾膊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膊之義」等，并傳於世。

紀事

《雲谿友議・白馬吟》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嘆其運蹇也。【略】後溫庭筠爲賦，亦警刺，少類於平曾，而謫方城。乃詩曰：「侯印不能封李廣，別人丘隴似天山。」舉子紀唐夫有詩送之。時，溫庭筠作尉，紀唐夫得名，蓋因文而致也。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消積恨，莫言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唐摭言・無官受黜》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又《敏捷》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

又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玉泉子》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金華子》卷上 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

《北夢瑣言》卷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略】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又卷四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

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隄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溫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爲其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南部新書》庚　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繇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唐語林・政事下》　段郎中成式【略】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陽。溫博士庭筠亦謫隨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

又《補遺》　溫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爲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爲笑。

《唐詩紀事・溫庭筠》　庭筠又改名舉場，多爲舉人假手，沈詢知舉，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困於場屋，卒無成而終。

《野客叢書・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眞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眞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南華》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死。《摭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又《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流落》　《唐書》載：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詩話又云：迕宣宗被謫。大抵凌物府怨，文士結習，亦無足怪。然未有流落之慘，如庭筠之因身以及其後者。舊傳其子憲於僖、昭時就試有司，值鄭延昌掌邦貢，以其父傲毀朝士，抑而不錄，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云：「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後鄭公登相，因國忌行香見之。暮歸，召知舉趙崇謂曰：某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嫉之。今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使非鄭公之末悔，不終流落長安哉！又憲爲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云：「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猨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人多憐之。

《唐音癸籤・談叢五》　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資解頤多矣。其間出自傳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爰摘一二左方，餘可概云。【略】小說，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誚其出《莊子》不知。綯怒之，卒不登第，庭筠詩「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謂此。考庭筠詩原爲哭亡友作，云：「終知此恨難消遣，辜負《南華》第二篇。」嘆己不能齊物，如莊周之忘哀也。溫之嘗誚令狐相未必虛，而此詩則何嘗爲令狐發也耶。

《桐薪》卷三　溫岐少曾於江淮爲親表檟楚，故改名庭雲，字飛卿。他書或作「庭筠」，不曉所謂。溫嘗傲唐宣皇於逆旅，不獨獲罪令狐綯，流落而死，晚矣。溫貌甚陋，號「溫鍾馗」，不稱才名，最善鼓琴吹笛，云有絲即彈，有孔即

吹，不必柯亭爨桐也。著《乾臆子》，今其書不傳。

著録

《崇文書目》卷三　《乾臆子》三卷，溫庭筠撰。

又卷五　《握蘭集》三卷，溫庭筠撰。《金荃集》十卷，溫庭筠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溫庭筠《乾臆子》三卷，又《採茶録》一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　溫庭筠《握蘭集》三卷，又《金筌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眞稿》十卷。

《通志·藝文略六》　《乾臆子》一卷，溫庭筠撰。

又《藝文略八》　溫庭筠《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漢南眞藁》十卷，詩五卷。

《遂初堂書目》　《乾臆子》。《溫飛卿集》。

《郡齋讀書志·溫庭筠乾臆子三卷》　序謂：「語怪以悅賓，無異饌味之適口，故以乾臆命篇。」

又《溫庭筠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存目）

陸游《跋溫庭筠詩集》　先君舊藏此集，以《華清宮》詩冠篇首，其中有《早行》詩，所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久已墜失。得此集於蜀中，則不復見《早行》詩矣。感嘆不能自已。淳熙丙申重陽日，某識。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類》　《乾臆子》三卷，唐溫庭筠飛卿撰。序言：不爵不觥，非怨非炙，能悅諸心，聊甘衆口，庶乎乾臆之義。「臆」與「饌」同字，從肉，見《古禮經》。

又《詩集類上》　《溫飛卿集》七卷，唐方城尉溫庭筠飛卿撰。

《宋史·藝文志七》　溫庭筠《漢南眞稿》十卷，又《集》十四卷，《握蘭集》三卷，《記室備要》三卷，《詩集》五卷。又《溫庭筠集》七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乾臆子》一卷，溫庭筠。

又卷下　《溫飛卿集》八卷，庭筠。

顧嗣立《溫飛卿詩集跋》　昔先考功令山陰時，邑人曾君，名益，字謙，注溫庭筠詩四卷，曰《八叉集》。先考功謂其用心良苦，特鳩工剞劂，流傳一時。後歷銓曹歸里，葺治雅園，寄情詩酒。間嘗繙閱曾注，惜其闕佚頗多，援引亦不免穿鑿，重爲箋注，廣搜博考，援筆記纂。凡夫割剝支離、舛錯附會之説，輒復隨手刪削。未畢事，而先考功歿世。時嗣立甫五歲耳。荏苒迄今，年過三十，濩落一無成就，惴惴焉惟以隕越先業是懼。去年秋，從長安歸，檢校篋中，得先考功遺筆。傷前緒之未竟，撫卷不勝泫然。用是鍵戶校勘，會粹經史百家，以至稗官小説、釋典、道藏諸書，無不檃括，采拾所增者復得十之三四；而曾注中如《漢皇迎春詞》之誤釋「高祖」，《邯鄲郭公詞》之誤釋「令公」，訛謬不一，痛爲芟汰，又約計十之五六。凡此一皆本諸先考功之意，不敢妄生臆見。因自傷少遭孤露，不獲親承庭訓，縱竭區區，固陋未能發明萬一，顧猶藉是編得以時誦先考功之清芬，非獨欲訂正曾注之失也。纘輯既成，依宋本分爲《詩集》七卷，《別集》一卷，復采諸《英華》、《絕句》諸本中定爲《集外詩》一卷，而續注焉。案《唐·藝文志》載庭筠有《握蘭集》三卷，又《金筌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眞稿》十卷；明焦竑《經籍志》亦同。今所見宋刻止《金筌集》七卷，《別集》一卷，《金筌詞》一卷，并無《八叉》之目，更題之曰《飛卿詩集》，從其字也。時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春正月，長洲顧嗣立謹書於閶邱小圃之秀野草堂。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溫飛卿集箋註九卷》　明曾益撰。顧予咸補輯，其子嗣立又重訂之。凡註中不署名者，益原註。署「補」字者，予咸註。署嗣立案者，則所續註也。益字予謙，山陰人。其書成於天啓中。予咸字小阮，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由庶吉士改補中書舍人。曾註謬訛頗多。【略】嗣立悉爲是正，考據頗爲詳核。【略】較曾本差爲完備。然總之非唐本之舊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溫飛卿集箋註九卷》　唐溫庭筠撰，明曾益註，國朝顧予咸補，其子嗣立又重訂之。凡益之原註，不署名。予咸註，署「補」字。嗣立所加者，則自題名。庭筠詩亞於李商隱，而隸事博奧，則相近。三人踵成此註，亦十得六七。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録·溫飛卿集七卷別集一卷》（校宋本）　乙酉小春十五日，從馮定遠攜錢子健較本對過一次，子健（闕）處取宋本較正者。是日記。《溫庭筠詩》，馮定遠云何慈公家有北宋本，爲何士龍取去，散爲輕煙

矣。（以上卷首）庚寅春花朝，假錢遵王鈔宋本重勘。南浦記。（別集後。）

又　《溫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明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〇　《溫庭筠詩集》五卷，明鈔本，毛豹孫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溫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錢遵王精鈔宋本）（存目）

又《詞曲類・金荃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　溫飛卿庭筠。唐自大中後，詩衰而倚聲作。至庭筠始有專集，名《握蘭》、《金荃》。右一卷，有無名氏跋，凡詞一百四十七闋，明正統辛酉海虞吳訥所編《四朝名賢詞》之一。間取《全唐詩》校勘，中雜韋莊四十七首、張泌一首，歐陽炯十六首，溫詞祇八十三首，疑是前人彙集四人之作，非飛卿專集也。原本爲梅禹金先生評點，余從錢塘汪氏借鈔得之。飛卿詞繼太白之後，開延巳之先，爲倚聲家鼻祖。有「錢江何氏夢華館藏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印。

觀堂自輯本《金荃詞題記》　案御選《歷代詩餘》謂唐自大中後，詩衰而倚聲作，至庭筠始有專集名《握蘭》、《金荃》。維考《新唐書・藝文志》，溫庭筠《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漢南眞稿》十卷，《宋史志》祇存《溫庭筠集》七卷。又長洲顧嗣立跋《溫飛卿詩集》後曰：「今所見宋刻祇《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金荃詞》一卷。」知宋時飛卿詞止有一卷，《握蘭》、《金荃》當是詩文集，非詞集也。茲以《花間集》爲本，又從《尊前集》補一闋，《草堂詩餘》補一闋，《詩集》補二闋，共七十闋。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闋本，然中尚有韋莊、張泌、歐陽炯之詞混見在內，除四人詞外尚得八十三闋，然此八十三闋盡屬飛卿否，尚待校勘，求其可信。則飛卿之詞，盡於此矣。光緒戊申季夏，海寧王國維記。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溫飛卿集箋注九卷》　嘉錫案：《宋史・藝文志》有溫庭筠《漢南眞稿》十卷，又集十四卷，《握蘭集》三卷，《記室備要》三卷，《詩集》五卷，其後又別出《溫庭筠集》七卷。（在《杜牧集》之下。）以與《唐志》校，乖異不同如此，而《提要》顧謂之相同，抑何疎謬不檢之甚耶。《書錄解題》之《溫飛卿集》，（在卷十九詩集類。）與《宋志》之《溫庭筠集》，《郡齋讀書志》（卷十八）之《金荃集》，同爲七卷，似即一書而異名。然公武稱其詩賦清麗，今本有詩無賦，不知與振孫所見者異同何如也。

又　案《通考・經籍考》此條所引，乃晁氏說，即《郡齋讀書志》也，《金荃集》亦《讀書志》所著錄，《提要》何不直引原書，而必假道於《通考》耶？

又　案八叉之事見《北夢瑣言》卷四及《唐才子傳》卷八，曾益用以改庭筠詩集之名，此明人纖炅之習，誠不足道。但嗣立所得之本名《溫飛卿集》，不名《金荃集》，未必即《讀書志》所載之本也。

藝文

張祜《送溫飛卿赴方城》　方城新尉曉衙參，卻是傍人意未甘。盡夜與君思賈誼，瀟湘猶在洞庭南。

紀唐夫《送溫庭筠尉方城》　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盡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路，猶隔千山與萬津。

魚玄機《冬夜寄溫飛卿》　苦思搜詩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沈。疏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繞林。

又《寄飛卿》　階砌亂蛩鳴，庭柯煙露清。月中鄰樂響，樓上遠山明。珍簟涼風著，瑤琴寄恨生。嵇君懶書札，底物慰秋情。

徐夤《依溫飛卿華清宮二十二韻》（存目）

李商隱《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昔歎讒銷骨，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劍，無復一壺冰。江勢翻銀漢，天文露玉繩。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

又《有懷在蒙飛卿》　薄宦頻移疾，當年久索居。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城綠新陰遠，江清返照虛。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

段成式《寄溫飛卿箋紙》　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搭詞》。

又《嘲飛卿七首》五　愁機懶織同心苣，悶綉先描連理枝。多少風流詞句裏，愁中空詠早環詩。

雜録

胡賓王《邵謁集序》（謁）尋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乃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

溫庭筠《榜國子監》 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調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并仰榜出，以明無私。仍請申中堂，并榜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榜。

《唐詩紀事・李濤》 溫庭筠任太常博士，主秋試，（李）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北夢瑣言》卷二〇 有溫顗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它能，唯以隱僻繪事爲克紹也。中間出官，旅遊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爲謁者拒之。然溫氏之先貌陋，時號「鍾馗」，顗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尚書故實》 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蘇軾《題溫庭筠湖陰曲後》 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夜鐘》引《王直方詩話》 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舡」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庭筠詩多續在白樂天詩後。

吴景旭《歷代詩話・唐詩・二十雙》 溫庭筠詩：「招客先開二十雙。」吳旦生曰：《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謂是二百畝，則以五畝爲一雙也。然觀《輟耕錄》謂：近讀《雲南雜誌》曰：蠻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犂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又以四畝爲一雙矣。

《一瓢詩話》 溫飛卿詩：「私帶男錢壓鬢低。」考《泉志》：「男錢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佩之生男。」

溫庭皓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溫庭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舊唐書・溫庭皓傳》（庭筠）弟庭皓，咸通中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魯爲龐勛所殺，庭皓亦被害。

《新唐書・溫廷皓傳》（廷筠）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唐詩紀事・溫庭皓》 尚書東苑公鎮襄陽，成式、庭皓、蟾皆其從事，上元唱和詩各三篇。【略】庭皓詩云：「一峰當勝地，萬點照嚴城。【略】」又云：「九枝應並耀，午夜思潛然。【略】」

楊收

《新唐書・楊收傳》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

【略】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略】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領度之，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悰節度府判官。【略】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姦。【略】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略】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

《北夢瑣言》卷一二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略】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爲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婿，嘗語之。

《唐詩紀事・楊收》　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吳人造門請詩，觀者壓敗其牆。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字藏之。吳人呼爲神童。

尹璜《題楊收相公宅》　禍福從來路不遙，偶然平地上煙霄。煙霄未穩還平地，門對孤峰占寂寥。

薛能

論述

綜論

鄭谷《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　篇篇高且眞，眞爲《國風》陳。澹薄雖師古，縱橫得意新。剪裁成幾帙，（近世詩人述作，公篇什最多。）唱和是誰人。華岳題無敵，黃河句絕倫。（《華岳》、《黃河》二詩序云：此皆二京之內巨題目也。）吟殘荔枝雨，詠徹海棠春。（公有《海棠》、《荔枝》二首，序云：杜子美老於西蜀，而無此詠。）李白欺前輩，（公有《寄符郎中》詩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陶潛仰後塵。（公有《論詩》一章云：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難忘嵩室下，（公有《嵩山》巨篇。）不負蜀江濱。（公常從事蜀中，著《江干集》。）屬思看山眼，冥搜倚樹身。楷模勞夢想，諷誦爽精神。筆落空追愴，曾蒙借斧斤。

張詠《薛許昌詩集序》　文章之興，惟深於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沿行事之跡，酌行事之得失，疎通物理，宣導下情，直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不仁者懼，彰是救過，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心目，發典籍之英華者也。洎詩人失正，採詩官廢，淫辭嫚唱，半成謔談，後世作者，雖欲立言存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逸民，終老躭翫，搜難抉奇，時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翻爲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卑不能造語，思拙因於象物，興詠違於事情，諷誦生於喜怒，以此較之，果無用也。其中淺劣尤者，體盜人意，用爲己工，衒氣揚聲，略無愧恥。嗚呼，風雅道衰，若是之甚歟。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尚，率以治世爲本。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謂才俊之偉也。蹂躪時事，聚爲國風，謂風流之至也。貴農賤

霸，資爲心術，苟引而伸之，豈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業用休。唐德下衰，薛侯其已矣。夫世議自伐，寡於謙稱，胡不云主道之遇乎。往往逸韻流入鄭聲，如吳姬幷洛歌人等，辭傳人間，未易刪汰。知言之愛，揜覆無由，蟻鼻之缺，白圭之玷也，斯言之失，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跡，可不愼歟。薛詩千餘篇，小得全本。咸平癸卯歲，余移自咸鎬，再莅三川，歲稔民和，公中事簡，時會同列，引滿酬詩，因議近代作者，各出薛集，僅將十本。五言七言，二韻至一百韻，凡得四百四十八篇。爰命通理太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節度推官韋宿從長參校，依舊本例編爲十卷，授鬻書者雕印行。用字未盡精，篇亦頗略，與夫世傳訛本，深有可觀。是年乙巳秋八月□日，樞密直學士尙書刑部侍郎知益州兼兵馬鈐轄張詠序。

《蔡伯衲詩評》　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悅口，咀嚼自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九》引《（潛溪）詩眼》　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陸榮望《薛許昌詩集跋》　薛太拙以吟詠自負，如「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青春背我亭亭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等句，皆膾炙衆口久矣。今得其全集觀之，則累句亦不少。太拙日賦一詩，得之太易，乏月煅年煉之功，故精麤各半爾。暇日因取其瑕纇之作刪去之，獨取全美者，得二百三十章，俾兒輩錄之，藏翠山書院。或者咎余去取太嚴，予應之曰：古詩風賦比興雅頌之作，猶經刪削，何獨於太拙之作而不可，揜惡而揚善，於太拙亦何負云。紹興改元山陰陸榮望跋。

《容齋隨筆》卷七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閒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尙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叙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尙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概，豈能所可髣髴哉。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薛能《春日寓懷》七言云：「青青背我重重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獻僕射》云：「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楊柳》云：「隋家力盡虛栽得，無限春風屬聖朝。」《閒題》云：「舊將已成三僕射，老生猶是六尙書。」《漢南春望》云：「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老僧》云：「清瘦形容八十餘，匏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英羨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能詩十卷，僅數百首，絕句佳者已入選，其未入選者，姑摘出一聯或一二句。又《答寄茶》七言云：「羸官乞與眞拋却，賴有詩情今得嘗。」今此一聯不在集中，殊不可曉。鄭谷師若人，詩安得高出其上。

《唐才子傳・薛能》　能治政嚴察，絕請謁，耽癖于詩，日賦一章爲課。時劉得仁擅雅稱，持詩卷造能，能以句謝云：「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蓋譏其無變體也。量人如此，非厚德君子。

《唐音癸籤・評彙四》　薛許昌（能）末季名手，其詩借異色爲景，寄別興寫情，盡廢前觀，另闢我境；而排奡之筆，浩蕩之襟，復足沛赴之，不病彫弱。晚調自浪仙一變僻異，聲色猶存，此則洗剝過淨，鄰乎孤孑，再進則離斯空界，便入魔天，措手又難矣。（遯叟）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柳枝》　皇甫湜有言：「讀詩未有劉長卿一

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殆爲能輩言邪？黃山谷謂「薛能欺世」，劉後村謂「能無忌憚」，正自不誣。

《唐詩評選》卷四　《幷州》、《春日書懷》二詩如披沙見金，往往得寶。

《戴酒園詩話又編・薛能》　薛能詩雖不惡，原無當于高流。如五言律「庭樹人書匝，欄花鳥坐低」，「薙草因逢藥，移花便得鶯」，「爲山低鑿牖，容月廣開筵」，僅小有風致耳。至若「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已入宋調。乃過自矜誇，詩輕太白，功薄孔明。《寄符郎中》曰：「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籌筆驛》曰：「生欺仲達徒增氣，死見王陽合厚顏。」浮薄不足盡之，何無忌憚。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薛能》　舞腰眉翠折楊枝，未有儂家一首詩。推許長江笑劉、白，文章得失寸心知。

《一瓢詩話》　薛太拙平生極誇己詩，及讀其全集，亦不見得。

《石園詩話》卷二　薛大拙(能)僻于詩，日賦一章。于前人少所許可，間稱賈長江解詩，李青蓮及劉、白而下無取也。愚謂薛尚短諸葛公，何有于諸詩人。然其七絶多佳作，其餘比之雍陶、趙嘏，尚有未逮，何論劉、白。其《柳枝詞》自註云：「劉、白二尚書，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其《折楊柳》序語自謂「搜難抉新，誓脫常態」，皆欺人語也。

《東目館詩見》卷一　太拙諸體峭特，每詄蕩中具隽永，宜其以詩道自任，下視太白。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薛能》　倨傲輕佻豈自由，居然詆毀武鄉侯。（嘗詆諸葛亮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誕如此。）詩篇何太猖狂甚，不到殺身總不休。

吴德旋《讀唐詩有感》　屈、宋衙官眞戲語，才人自詡每無雙。可怪汾州薛太拙，解詩惟許賈長江。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類二・薛許昌詩集跋》　按：能以吟咏自負，其遺聞軼事《古今詩話》、《北夢瑣言》、《南部新書》多載之，《該聞錄》稱其格調清奇可尚，誠射雕手。然自矜幹略，使氣任情，敢爲大言。爲蜀川從事日，嘗疵議孔明，見於題詠。如《題籌筆驛》云：「生欺仲達徒增氣，死見王陽合厚顏。流運有功終是擾，陰符多術得非姦。」又云：「葛侯眞竭澤，劉主合亡家。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揄揶。」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又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凡所以詆訶者不遺餘力。其未達時高自標舉，有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嗟當宁之不已知也。及屢領戎鎮，又鬱鬱自歎，有云：「驪官乞與眞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償。」又鄙將相爲驪官矣。及鎮徐州，《元夜》詩云：「誰見將軍心似海，四更親領萬人遊。」則又驕恣之情目空一世。然考其後徙帥忠武軍，卒爲大將周岌所逐，身既爲僇，家亦被屠。昔能嘗有詩云：「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自六尚書。」蓋能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故詠此以自矜。豈知奪其節、殺其軀者即此舊將之僕射耶。其才疏志亢以忤物取禍，良非無故，而乃果於訾毀前賢，亦多見其不知量矣。劉後村云：「能自負其詩，又自負其才。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卒以驕恣陵忽，僨軍殺身，其才安在。庸妄如此，乃輕議諸葛，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姜明叔《蓉塘詩話》亦謂：「唐之薛能始則議詆孔明而不爲之，卒至辱身喪家而僨國事，孔明果如是乎。」嗚呼，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若能者，余固不暇責而轉哀之矣。伏暑困人，偶讀《許昌集》適有所觸，因書其事，附之卷耑。癸酉閏月二十四日，藏園記。

分　論

《昇平詞十首》(寥泬敞延英)　《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草動」、「衣聲」微矣，尤妙在「無」字、「有」字，看他細心。朝廟詩不貴喧闐，而貴清肅，此作之妙在此。

《恭僖皇太后挽歌詞》　《唐詩歸》卷三三「多年」二句鍾惺評：太后詩，如此用事甚不僻，而人多不能。一用出便覺典而新妙。

《秋夜旅舍寓懷》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庭鎖荒蕪，旅舍也。西風吹動，秋夜也。惟秋風獨吟，因之鄉思愈動。三秋木落，月明砧聲，皆寫秋夜旅舍也。五、六寫鷺合，寫鴈鳴，皆深秋景物。獨取於鷺與鴈者，言水鳥各倚其性，飛鴻不易其守。故結曰「松堪對」、「不受侵」，此皆寫寓懷也。

《春日使府寓懷二首》一　《唐詩紀事・薛能》：「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此能詩也，然無子美大雅之度。《艇齋詩話》：唐人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有人舉此詩，稱其語意之美。呂東萊聞

之笑曰：「此只如市井人歎世之詞，有何好處。」予以東萊之言思之，信然。《圍爐詩話》卷四：山谷少時，誤以薛能之「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爲杜詩。孫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山谷因此而知杜詩高雅大體。山谷謂謝師厚之「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絕似老杜。余謂謝勝于薛矣，若出子美，當更雅重。

《許州題德星亭》《唐詩評選》卷四：許昌詩體卑弱，然如此等不忍棄置。興會不親而談體格，非余所知也，故去彼取此。

《春日重遊平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須臨」二字恐誤。老筆頹唐，深深款款。

《獻僕射相公》《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美僕射之德望恩威並著，而能致君於太平也。首言僕射心如冰玉之清，德如山嶽之重，而位冠百僚，故百官虔致敬，處於絕席之末，而不敢扳援也。乃若威望懾服乎強虜，恩意浹洽於平人，才足以佐朝廷而使陽和布德，節足以飭門館而使白日清閒，此莫非其心之清、德之重也。率是以輔君而成垂衣之治，則天下之人皆將詠歌治道，如《關雎》之美其君焉，其爲德望何如哉。

《漢南春望》《圍爐詩話》卷三：薛能云：「姦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語在唐爲最下落節語，在宋爲常談，在明爲有意之語。《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上高臺而覽春色，時當三月，僖宗幸蜀之駕尚未迴也。且君子見危授命，則有如松筠之死；小人忘君事仇，又有如桃李之榮。世之所以致亂者，必自小人矣。故奸邪用法，乃假公以濟私，本非先王之法；唱和求才，乃植黨以濟惡，元非輔國之才。古來小人欺君固寵以蔽人君，莫不如浮雲之蔽日。不知洗天風雨，何時乃來徹彼蒼霧，使皓日中天也。作者之意，其望斥小人而致太平，殆亦有河清之慕與。

《清河汎舟》《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薛能爲徐州節度時作也，故自稱將軍。首言都人層立如山，皆望將軍擁棹而遊於清夜之中。自茲而烟波遶郭，浮於泗水之濱；絲竹滿船，載以涼州之曲。而且城中所見者，皆丹熏之丹腹；旗影所驚者，盡江上之白鷗。泛舟清夜之樂，固如此矣。若夫儒者之將，昔日固誇卻穀，而今猶未足誇者，蓋未聞彼有詩句，能解風流之趣耳，豈若我之不忘吟咏哉。朱三錫評：惟將軍擁棹而遊，故都人層立如山，乃知首句正以起下句也。三、四皆極寫擁棹遊之盛。「一船絲竹載涼州」，自是晚唐人雋句。五「睹望皆丹雘」，言望者之衆多。六「驚飛盡白鷗」，言驚者之無有。如此將軍勝遊，畫船簫鼓，人山人海，毫無震驚，正與「都人層立」、「坐嘯」「擁棹」相應。此眞風流儒將，莫與比也。

《漢廟祈雨回陽春亭有懷》《唐音癸籤·評彙七》：長孫正隱《高氏林亭》：「細雨猶開日，深池不漲沙。」上句人皆能領其景，下句則非北人習風土者，不能知其妙也。薛能詩有「池中水是前秋雨，陌上風驚自古塵」二句之妙，亦非北人不能知。

《夏日蒲津寺居音二首》一《後村詩話前集》卷一：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矣。卒以驕恣凌忽，僨軍殺身，其材安在。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蜀州鄭史君寄鳥觜茶因以贈答八韻》《韻語陽秋》卷一七：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鳥觜茶詩》，亦有「鹽損添宜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煎茶，誠無益於養生也。《詩話總龜·評論門三》引《百斛明珠》：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韵高絕，惟山居野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鬲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無干涉。薛能詩云：「粗官乞與眞拋擲，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嘴》詩曰：「鹽損添宜戒，姜宜煮更誇。」乃知唐人之于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全唐詩話續編》卷上：《百斛明珠》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若用此二物，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亦佳。

《海棠》《韻語陽秋》卷一六：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邪。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

《孔雀》《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亦是無心撰出。

《秋晚送無可上人》《唐詩歸》卷三三「半夜」句鍾惺評：「覺」字靜極。「照書」句：「燈」字插得生而妥，覺「悄然」二字益妙。

《長安道》《唐詩歸》卷三三「汲汲」等六句鍾惺評：寫盡市朝情事，可

笑。「萬方」句：「生」字下得奇。意盡語切，無復有餘。然不如此不妙。

《**遊嘉州後溪**》《詩林廣記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數十處。苕溪漁隱曰：「此乃薛能詩，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答萬季埜詩問》：明人多賦，興、比則少，故論唐詩亦不中竅。如薛能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見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興也。升菴誤以爲賦，謂其譏薄武侯。《兩般秋雨庵隨筆・薛能》：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踪，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卧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藉之業，完托孤之責，以敎萬世之爲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其庸妄矣。

《**宋氏林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胡次焱評：夫莎青桃紅，正春深欲種田之時。因莎青桃紅而觸農桑之思，此務本之言也。《豳風》所以爲先公風化之厚，與「趂蝶穿花徑，隨鶯入柳陰」者，異矣。鍾惺評：林亭詩，幽洒易，眞樸難，絕句尤難。唐汝詢評：下「記得」二字，益狀其樸。

《**銅雀臺**》《唐詩鏡》卷五〇：語落題外。

《**折楊柳十首**》七　《升菴詩話・薛能柳枝詞》：薛能《柳枝詞》：「和花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此詩意言粉飾太平於京都，而廢弛防守於邊塞也。本集作「和花烟絮」，趙松雪作「和花香雪」，《唐詩三體》作「和風烟雨」，非也。當從本集及松雪所書，始有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夫柳無異性，在京營近地，則極其繁茂，在邊塞荒境，則極其蕭條。可見凡物際處不同，而榮瘁亦因之有異也。按楊柳枝詞，即古折楊柳義也。本歌亡隋之曲，如「萬里長江一帶開」是也。自樂天、夢得新翻，各托己意，後人爲一題，即樂府收之，亦莫辨其故矣。唐咏此題極多，傳誦惟劉、白爲最。薛能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作十九首以壓之。醞藉較劉、白即未能追其萬一。如此篇，意致亦深。楊用修曰：「此詩意言粉飾太平于京師，而廢弛防守于邊塞也。」亦從「惟向」二字看出。焦竑評：柳本無香，此云「香雪」，本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也。敖英《唐詩絕句類選》：一柳也，所植之地不同而榮枯迥然，感傷深矣。

《**柳枝四首**》二　《隨園詩話補遺》卷六：唐薛能笑杜少陵不敢作荔支詩，香山有之而不佳，自作一首，誇云「不愧不負」，而不知庸淺已甚，可笑也！能詩最佳者，咏《蜀柳》云：「高出軍臺遠映橋，賊兵曾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

《**吳姬十首**》一〇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通篇皆自述昔日之才寵，大拙生平自負亦不小矣。至天隱曰：此詩鑿說者不一，多失作者之意。今觀薛能《吳姬》詞，凡八首，皆以女自喻。古詩多有此體，如《妾薄命》之類是也。蓋能早負才名，自謂當作文官，及爲將，常怏怏不平，數賦詩以見志。矜才不平之意，隱然言外。敖英評：托喻早負才華之盛，豈料沉淪至此。

傳記

《**唐詩紀事・薛能**》　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進士。大中八年，書判入等，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州，表觀察判官，歷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川，取爲節度副使。咸通中，攝嘉州刺史，歸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刺同州。京兆尹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領感化節度，入授工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元年，徐兵赴潼水，經許，能以前帥徐軍吏懷恩，館之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大將軍周岌因衆怒逐能，自稱留後。能全家遇害。

紀事

顏蕘《顏上人集序》　顏公姓薛氏，字茂聖，少工爲五言詩，天賦其才，迥超名輩。蕘同年文人故許州節度使尙書薛公字大拙，以文人不言其名，擅詩名於天下，無所與讓。唯於顏公，許待優異，每吟其警句，常曰：吾不喜顏爲僧，嘉有詩僧爲吾枝派，以增薛氏之榮耳。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爲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書爲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攜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答書云：「已爲三十子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於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稚飲。詩人趙嘏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飈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又《惜名》 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面餘，然非作者所爲。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又《雜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玉泉子》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尹府事，李蠙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送。」巖有慚色。

《北夢瑣言》卷三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修，因舍歸田里。未逾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閒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策名第，敭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又卷四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息。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麄官乞與眞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爲麄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槖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也。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乎。

又卷六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略】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得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又卷七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疏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

又卷一〇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顚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

《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玉堂閒話》 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略】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

又卷二五七引《抒情詩》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壻，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又卷二六五引《北夢瑣言》 薛能，會昌間進士，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諸葛功業，爲詩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自題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污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放誕如此，後軍亂被害。

《南部新書》庚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翼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向人若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

《**唐語林・補遺**》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遊太原，棠幷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爲倅。

《**梁谿漫志・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考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掊擊也。

《**唐詩紀事・張喬**》 喬與兪坦之受知許下薛尚書能，許棠首薦，能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五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當見堯日，相與啜澆灑。」

《**唐才子傳・薛能**》 能治政嚴察，絕請謁。耽癖於詩，日賦一章爲課。性喜凌人，格律卑卑，且亦無甚高論。嘗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拔拂。【略】晚節尚浮屠，奉法惟謹。資於傲忽，又多佻輕忤世。及爲藩鎮，每易武吏。嘗命其子屬橐鞬，往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渠消弭災咎耳。」今有集十卷，及《繁城集》一卷傳焉。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薛能詩》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能詩集》十卷，又《繁城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薛能集十卷**》 右唐薛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登進士第。大中末，書判中選，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表署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造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刺同州。京兆尹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帥咸化，入授工部尚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元年，徐軍戍澱水，經許，能以軍懷舊惠，館之城中。時軍以供備疏闕，大譟。能登子城樓慰勞之，久乃定；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澱水，聞之，夜還，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幷屠其家。能爲政嚴察，禁絕私謁。資性倨傲，輕佻忤物。晚節惑浮屠法，信奉惟謹。其爲藩鎮，尤易武吏。嘗命其子屬橐鞬，雅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與渠銷弭災咎」云。

《**遂初堂書目**》 《薛能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薛許昌集》十卷。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撰。會昌六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 《薛能詩集》十卷。

《**蜀中廣記・著作記一〇**》 《江山集》。唐咸通中汾州薛能以監郡攝嘉州刺史，政暇題詠甚多，編爲《江山集》。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薛大拙集》十卷。（能）

《**絳雲樓書目**》**卷三** 《薛許昌詩集》十卷（薛能）。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能詩》十卷，又《繁城集》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薛能《許昌集》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三・薛許昌詩集十卷**》（**精寫本**） 許昌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薛能太拙。【略】有集十卷。宋咸平癸卯刻於三川。凡四百四十八篇。樞密直學士尚書刑部侍郎知益州張詠序。此本凡二百三十篇。紹興元年山陰陸榮望選録也。有後跋。毛氏汲古閣曾刻之。此則鈔本耳。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類二・薛許昌詩集跋**》 唐薛能著，汲古閣刻本，毛斧季據南宋本校勘，余辛亥冬在海上所獲校本八唐人集之一也。其撰人署銜爲「唐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汾州薛能太拙著」，與汲古本已大異矣。張乖崖序言，凡詩四百四十八篇，依舊本例編爲十卷，雕印行世。而紹興改元山陰陸元望跋乃言刪其瑕類，得二百三十章，錄藏翠山書院，即今本是也。蓋沙汰之餘，僅存半數矣。今以十卷計之，通得二百二十七題，視陸氏所選更差三首，豈梓本流傳又有遺佚耶。

藝文

許棠《寄盩厔薛能少府》 滿縣唯雲水，何曾似近畿。曉庭猿集慣，寒署吏衙稀。冰色封深澗，樵聲出紫微。時聞迎隱者，依舊著山衣。

張蠙《送徐州薛尚書》 上將出儒中，論詩擬立功。州從禹後別，軍自漢來雄。遠驛銷寒日，嚴城肅暮空。龍顏有遺廟，猶得奠英風。

又《送薛郎中赴江州》 幾州聞出刺，謠美有江民。正面傳天旨，懸心禱岳神。尺書先假路，紅旆旋燒塵。郡顯山川別，衙開將吏新。散招僧坐暑，閒載客行春。聽事棋忘着，探題酒亂巡。好編高隱傳，多貌上昇眞。近日居清近，求人在此人。

無可《送薛秀才遊河中兼投任郎中留後》 詩古賦縱橫，令人畏後生。駕言遊禹跡，知己在蒲城。日射雲煙散，風吹草木榮。孤吟臨寇境，莫問請長纓。

李頻《送薛能少府任盩厔》 不才甘下第，君子蹇何重。相送昆明岸，同看太白峰。數瓢留頃刻，殘照迫從容。好去煙霞縣，仙人有舊踪。

周繇《送江州薛尚書》 匡廬千萬峰，影匝郡城中。忽佩虎符去，遙疑鳥道通。煙霞時滿郭，波浪暮連空。樹翳樓臺月，帆飛鼓角風。郡齋多嶽客，鄉戶半漁翁。王事行春外，題詩寄遠公。

鄭谷《獻大京兆薛常侍能》 恥將官業競前途，自愛篇章古不如。一炷香新開道院，數坊人聚避朝車。縱遊藉草花垂酒，閒卧臨窗燕拂書。唯有明公賞新句，秋風不敢憶鱸魚。

又《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爲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八座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則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予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豈唯俯慰孤宦何以仰繼前賢榮惕在衷遂賦自賀》 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榮爲後進趨蘭署，喜拂前題在粉牆。（八座外郎於省中題記多在。）他日節旄如可繼，不嫌曹冷在中行。

又《借薛尚書集》 江天冬暖似花時，上國音塵杳未知。正被蟲聲喧老耳，今君又借薛能詩。

雜録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唐人雜紀上》引《復齋漫録》 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敎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若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爲某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而爲之，以資玩戲，況眞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大略如此。余按《樂府雜録》云：「戲弄參軍，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爲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弄爲參軍邪！」

又引《藝苑雌黃》 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爲何等語，予考之《淮南子》曰：「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二老堂詩話・紅綾白苧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箋。」余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拋白苧，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録話》載：「紅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蜀中廣記・宦遊記二》 薛能，汾州人。咸通中以監郡攝嘉州事，爲政嚴察，杜絕私謁。有《江山集》行於世。

《唐音癸籤・談叢一》 薛大拙在晚雋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嘆。且自鄙節帥爲粗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櫜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藐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古歡堂集雜著》卷四　冬夜夢同一友吟古人詩，醒輒記之。如「鶯蝶弄人燕子笑」，「謝家輕絮沈郎錢」，「老郎今日是何心」，「却訪支郎是老郎」，「蟲喧老耳薛能詩」，「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皆舊詩之佳句也。

高駢

論述

綜論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謝蟠雜說》　唐高駢幼好爲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絕常流，時秉筆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勳臣有文者，駢其首焉。集遇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

《詩源辯體》卷三二　七言律，輕浮纖巧，雖唐末所尚，而成家者實少，李山甫、羅隱諸子，間得一二可采，其他則多鄙俗村陋矣。《鼓吹》所選，如【略】高駢「紅葉寺多詩景致，白衣人盡酒交遊。依違諷刺因行得，澹泊供需不在求」（《途次寄僧舍》），「無金寄與白頭親，節概猶誇似古人。未出塵埃眞落魄，不趨權勢正因循」（《留別》）【略】等句，十居四五，讀之誠欲嘔吐，既不足以爲正變，而又不能成大變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高駢》　俊才奇藻出羣雄，橫絕時流一世空。唐李勳臣誰第一，霜蹄千里踏長風。

分論

《寄鄂杜李遂良處士》《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隱而至於「休夢」，克類至義之盡矣。蓋自古及今，有眞隱者，有隱而不終於隱者，更有托迹山林，繫情廊廟，往往借隱居爲沽名之地，待聘之招者，代不乏人。是故避世金馬門，雖朝市亦隱也，托身終南山，即巖阿非隱也。夫曰「休夢」，非眞能隱居獨善，安得有此脫然世外境界。曰「堪忘」，曰「可能」，是信而未盡信之詞。若爲李公下一針砭也，師前輩，律後生，皆忘世之實際。「吟社」，「醉鄉」，即七之「山中信」三字，遙想山中樂境，有如此耳。

《和王昭符進士贈洞庭趙先生》《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一寫其地，二寫其人，三四寫其仙術之精，五曰「自要」，六曰「誰同」，即七之「無人到」也，言先生高風雅操，隱處烟霞，絕無人迹，以見其遠去塵凡耳。

《依韻奉酬李迪》《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閒情與勢利不相入，惟閒情入骨，乃可以官柳下之官，居顏子之居。三四正寫「閒情入骨」也。五六極言仕途多阻，不如守卻閒情，飲酒賦詩，庶免人之相笑耳。

《留別彰德軍從事范校書》《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駢在彰德軍而留別范校書也。朱三錫評：古人爲貧而仕，捧檄而喜，原爲養親而然。即以金奉母，亦情理之所應得者。一起曰無金寄親，加以「白頭」二字，則范子不以親老而易其操，其節槩眞不愧古人矣。然天下惟無金之人，往往苦於落魄，亦惟不趨權勢之人，往往苦於無金。蓋金與權勢相連，又極相合。有金而趨權勢，又極最易。今范子無金寄親，其落魄可知，其不趨權勢可知。三四承寫節槩，即承寫「無金」也。五六方寫「留別」。言我雖桂攀而曾與觀光，柰蓬轉而卻問迷津，此所以匹馬東歸也。燕王臺上，結交更新，不無興羨於知己耳。細玩五六一聯，畢竟就駢自己說爲是，識者鑒之。

《途次內黃馬病寄僧舍呈諸友人》《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官閒宜愁也，馬病宜愁也，客秋宜愁也，而曰不肯學愁，其興致自豪可知。三四皆承寫次句意，正寫無愁也。五是反躬自責。六是循分自安，即高陽結社，不求名達之意也。

《遣興》《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遊戲之事，乃眞因此而銅枷鐵鎖，牢不可脫，皮裏有血，眼裏有筋，亦何爲而至此乎。起手二句，不啻當頭棒喝也。況乎人生不過百年，光陰如電，即此百年之內，或爲疾病之所纏，或爲升沉之所繫，大槩憂之時多而樂之時少，儘有極樂之所聚，卻爲極憂之所生，世途多阻，人心莫測，循分自安，終爲上

計。五六一開一闔，正欲於快樂場中，及時恬退，無如蟻子之羣，終日忙忙耳。

《**步虛詞**》《對牀夜語》卷四：七言仄韻，尤難於五言。【略】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駢爲呂用之所紿，至於殺身亡家而不悟，固無足取，然此等辭語，決非塵埃人可道。《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飄灑靈脫，此紫煙客也。周啓琦曰：眞正「天風吹下步虛聲」。

《**山亭夏日**》《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此詩形容夏日之光景，極其妙麗如圖畫。然想山亭人物，無一點塵埃也。「水精簾」乃微風吹池水，其波紋如水精簾也。

《**寫懷二首**》《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四時代謝，成功者退，盛名之下，不可久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二詩必受教於有道者，非苟作也。《四溟詩話》卷一：高駢《寫懷》詩曰：「卻恨韓彭興漢室，功成不向五湖遊。」節度淮南，驕橫被誅。予筆此數事，以爲行不顧言之誡。

《**聞河中王鐸加都統**》《唐詩紀事・高駢》：其驕傲不平如此。

傳記

《**舊唐書・高駢傳**》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略】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略】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略】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略】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南詔蠻寇嶲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塼甓，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略】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略】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元年夏，【略】兩京覆沒，盧攜死，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爲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略】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略】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戎政，軍中可否，取決於呂用之。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熅僭號，僞授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爲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略】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逐，駢喜，以爲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略】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賊內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既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入行密軍。【略】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胸，

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新唐書・叛臣傳下・高駢論**》 揚州雄富冠天下，自(畢)師鐸、(楊)行密、(孫)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紀事

《**唐詩紀事・高駢**》 駢好爲詩，雅有奇藻，【略】。駢，字千里，崇文孫也。生於長慶之首，卒于光啓之間。家世禁衛，頗修飾，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談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號「落雕侍御」。

又 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響，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又 光啓三年，駢鎮淮海，三月看花，駢與諸從事詩，其末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檐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被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

《**唐才子傳・高駢**》 駢字千里，幽州人也。崇文之孫。少閑鞍馬弓刀，善射，有膂力。更剗銳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談治道。初事朱叔明爲府司馬，遷侍御史。一日校獵圍合，有雙雕並飛，駢曰：「我後大富貴，當貫之。」遂一發聯翩而墜，衆大驚，號「落雕御史」。駢爲西川節度，築成都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以宴間詠風箏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明日詔下，移鎮渚宮，亦讖之類也。仕至平章事，封渤海郡王。【略】時巢賊日日甚，兩京亦陷，大駕蒙塵，遂無勤王之意，包藏禍心，欲便徼幸。帝知之，以王鐸代爲都統，加侍中。駢失兵柄，攘袂大詬。一旦離勢，威望頓盡，方且棄人間事，絕女色，屬意神仙。鄱陽商僧呂用之會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等相引而進，多爲謬悠長年飛化之說，羽衣鶴氅，詭辨風生。駢事之若神，造迎僊樓，高八十尺，日同方士登眺，計鸞笙在雲表而下。用之等叱咤風雷，或望空揖拜，言睹仙過，駢輒隨之。用之曰：「玉皇欲補公眞官，吾謫限亦滿，必當陪幢節同歸上清耳。」其造怪不可勝紀。至以用之、守一、殷等爲將，分掌兵符，皆稱將軍，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卒至叛逆首亂，磔屍道途，死且不悟。裹駢以破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名書於唐史叛臣傳，亦何足道矣。有詩一卷，今傳。大順中，謝蟠隱爲之序。

《**升庵詩話・渚宮妓高使君別宴**》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似雪飛。」高駢自渚宮移鎮揚州，別宴口占楚詞二句，使幕下續之，久未有應。有一妓進曰：「賤妾感相公之恩，續貂可乎。」即收淚吟曰云云，合座大加賞歎，駢厚贈之。其詩絕佳，雖使溫李爲之，不過如此。「飛」一作「時」。

又《揭調》 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逸老堂詩話》卷下**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妓行一字令。乃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押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於窮酒佐有一條椽兒曲，又何足怪。」駢亦爲之哂焉。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高駢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高駢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高駢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高駢集》一卷。唐淮南節度使高駢撰。

《**宋史・藝文志四**》 高駢《性箴金液頌》一卷。

又《藝文志七》 《高駢集》三卷。又《高駢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駢詩》一卷。

劉蛻

論述

劉蛻《文泉子自序》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野水入廬，漬壞簡策。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翫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就之，雲雷亢粢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硯於襄陽之野。

《漁洋書跋·文泉子》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予康熙壬子曾過之，爲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時，惟杜牧可稱勍敵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文泉子集一卷》 唐劉蛻撰。蛻字復愚，長沙人。大中四年進士及第，咸通中官至左拾遺，外謫華陰令。案王定保《唐摭言》載劉纂者，商州劉蛻之子，亦善爲文。則蛻當爲商州人。又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劉蛻桐廬人，官至中書舍人，有從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所叙爵里復不同。或疑爲別一劉蛻，未之詳也。是集前有自序曰【略】。觀其命名之義，自負者良厚。其《文冢銘》最爲世所傳，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奇奧。險於孫樵，而易於樊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軌。又詞多恚憤，亦非仁義靄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爲纂組俳儷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謂特立者矣。高彥休《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公盎之僞，其學蓋有根柢。《舊唐書·令狐楚傳》載，咸通二年，左拾遺劉蛻，極論令狐綯子滈恃權納貨之罪，坐貶華陰令。則蛻在當時，本風裁矯矯，宜其文之拔俗也。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爲崇禎庚辰閩人韓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採出，非其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崖略云爾。

《藝概·文概》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學《楚辭》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三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愼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

又卷四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學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爲「破天荒」。

《唐摭言·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户部郎中》 劉蛻，《舊·懿宗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左拾遺劉蛻等上疏論左拾遺令狐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受李琢賄，除安南，致生蠻寇，滈不宜居諫諍之列。時綯在淮南，上表論訴，貶蛻華陰令。《舊·令狐滈傳》：咸通二年，令狐滈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上疏極論滈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綯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蛻爲華陰令。（《新傳》略同）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文泉子》十卷，劉蛻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蛻《文泉子》十卷。字復愚，咸通中書舍人。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文泉子》十卷，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爲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蛻，大中四年進士。其爲西掖，在咸通時。

《**宋史・藝文志七**》《劉蛻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蛻《文泉子》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劉蛻詩集》一卷。

《**稽瑞樓書目**》《劉蛻集》六卷。舊鈔，一冊。

《**拜經樓詩話**》**卷一**　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爲仙物，在高峰之巔，人跡不能到，嘗因風飄墮谿磵間，爲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飛去。【略】予嘗見沈椒園廉訪舊藏唐劉蛻硯，以虹橋板爲匣。硯石紫色，長不及三寸，廣寸餘，厚四分，旁有蛻字篆書。按：唐詩人尚有陳蛻、肅、代間人，見《唐詩紀事》，此不知何以定爲劉蛻也。硯今歸陳仲魚孝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文泉子集一卷**》　唐劉蛻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文泉子集一卷**》　唐劉蛻撰，原本十卷，今已散佚，此本乃崇禎庚辰韓錫所編。崇禎間刊本。韓有四川刊本。別下齋叢書本。陳鴻緒云，天啓甲子吳馡刊六卷，與所刊《可之集》均精校，刻亦不苟。〔續録〕曾見吳馡刻劉孫二集，孫惡劣，楊惺吾乃謂甚精，不可解。崇禎庚辰刊本，有閔齊伋序，題曰《劉拾遺集》，九行十八字，與孫職方集同刻。清鈔本。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唐劉蛻集六卷》，唐劉蛻撰。明吳馡刻本，七行十六字，卷末木記二行：明吳馡梓于問青。堂時天啓甲子。前有丙寅元夕古宜豐半痴居士熊文舉序，又天啓甲子香城吳馡序。蓋先得桑民懌藏殘本，因輯補成帙刻之。有「竹垞」朱文二字大印、「長水胡氏敦仁堂圖書」白文印。（乙亥正月邃雅齋見。）

又　《唐劉蛻集六卷》，唐劉蛻撰。明崇禎刊本，七行十六字，版分陰陽葉、四周雙闌，無中縫。目録次行題明黃燁然黃也剛仝編輯。前有吳馡紀事一篇，次崇禎癸未閩中黃燁然序。鈐有「忠諫名家」、「三山王氏叔子道徵印」、「閩三山王道徵叔蘭印」。（乙亥三月）

又　《唐劉拾遺集六卷》，唐劉蛻撰。此即劉蛻文泉子集也。明末閔氏刊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崇禎庚辰烏程閔齊伋序，所據亦吳馡校本，但音釋微有更訂耳。此刻亦罕見，擬收之。（邃雅齋見。）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二・明崇禎本劉拾遺集跋**》　此即劉復愚《文泉子集》，明季閔齊伋所刻，而別題此名。同時刻者尚有《孫可之集》，亦改題曰《職方集》，二集授梓皆在吳馡後，而傳播乃極稀，故諸家著録，吳本尚有存者，而此本乃殊不經見。余偶遊廠市，見此集，乃亟購而藏之，俾與石香館本同貯焉。石香館本分六卷，此本不分卷，而篇次咸與之同。惟篇中僻字間加音釋，文字異者注一作某於句下，要其所采，當不越《英華》、《文粹》諸書。又卷中各文咸加句讀。復愚文詞詭僻，故爲之斷句，便於循誦，庶淺學後生不致佶屈聱牙，讀未終篇而遽思掩卷，斯於此集不爲無功耳。第閔氏致力雖勤，而校讐乃多未審。如《投知己書》「欲振之者」句下乃誤接下篇《答知己書》爲文，遂致二書混爲一首，而中奪文至八九行，此校勘之巨繆，殊難以自解者也。又以《全唐文》核之，其中《論令狐滈疏》爲此本所無，疑據他書補入者。其《禹謗》一首《全唐文》不載，則據《唐文粹》爲皮日休作，而刊去之。且此本亦注明於題下，非誤收也。此本前有崇禎庚辰閔齊伋序，述蛻事爲詳，可以考見其生平志事，視熊文舉、吳馡二序，猥詞澁語，強事效顰者，固大有間矣。錄如左方，庶以補史傳之闕失焉。戊寅七月識。先生名蛻，楚之長沙人，年廿四，以其所著歌詩文爲三軸，遣使獻諸節度使崔鉉。鉉甚異之，復書珍重，然先生援魏舒薦士之義，不即往見也。荆南解比，向號天荒，大中四年先生以是府解及第第一。崔大喜，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焉。先生謝以書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咸通四年秋八月，朝廷以吳德應爲館驛使。臺諫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曰：「勑命已行，不可復改。」時先生爲左拾遺，上書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謂已行而不改。且自陛下行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於時雖不見聽，而直聲震朝端矣。是年冬，令狐滈以左拾遺改詹事司直。初，以滈爲左拾遺，先生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不可以居言路。蓋令狐綯執政時，時人號滈爲「白衣宰相」也。滈亦引避，故有是命。方先生之以文學舉進士也，其父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與於吾，吾歿，爾愼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終。當時隋顯要者，每中奇禍，延及家族，如是者亦足悲矣。先生後登華貴，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其先君之命。蜀

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爲同列言之。文集十卷，先生自號「文泉子」，然往往不嘗見，僅見新安吳氏所校本如干篇，序言出於桑民懌，尚有「桑悅珍藏」印記。夫不傳於他人，而傳於桑先生，大是佳事，如干不爲少也。眉公愛其瑰琦，每讀一過，輒浮白大呼，欲以酒澆其墓。予亦云。崇禎庚辰仲春六日，烏程閔齊伋序。

又《舊鈔本文泉子集跋》 此鈔本《劉蛻集》六卷，昔年得於廠肆，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目錄下題「味無味齋」，未審爲何人，觀其字蹟，亦百年前所寫也。前有熊文舉序，天啓甲子吳馡序，則亦從吳刻轉錄，第改易其行款耳。吳刻不易得，得此亦慰情勝無耳。余新收崇禎庚辰閔齊伋刻本，於文字殊有不同，似從《文粹》、《英華》及別本參訂者，異時可以此本互勘之。復愚與可之皆好爲艱澀之文，復愚辭較疏，而氣益悍，於爲文明達之矩遠矣。然《可之集》吳氏之前有吳中王文恪本，有宋代蜀刻本，復愚之文，自問青堂外，祇傳有烏程閔氏本，而又世所希見，其亦有幸有不幸耶。其文冢銘有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亦有慨乎其言之矣。熊氏序文有意追摹復愚，吳氏紀事亦務爲奇澀，非文章正軌，不足觀也。丁丑三月下浣，藏園老人識。

盧渥

傳記

司空圖《盧公神道碑》 公諱渥，字子章，范陽人。【略】先公諱某，兼以儒術吏治，歷仕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公植德秉仁，而識致遠大，濟之強學，發爲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以爲傑出。雖文場迂滯，然時者亦歷指要顯，不敢徒以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爲主試者所強，舉子未效其業於主師，則踵門投贄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籍則待制，名臣亦以得人爲賀。皆爲儒風隆替，當係于公，累辟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爲輕重，御史丞將選僚屬，遞相告約。纔及升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養，拜國子博士分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徵起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不撓，遷司勳郎中。時宰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緩之。未更歲，入爲某曹郎，遷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言則規稟，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所以內訓百辟，外訓四方。【略】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職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郎，羣輩之躁聚勢門，欲以浮論籠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洎入貢署，纔引明經，則美稱已譁于外議。遇大駕南幸，乃中輟，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于幕吏司空圖，被疾浹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舟行迂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逾鬱，拜御史丞兼左丞，柬拔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徒步扈從于寶雞。至褒中，歧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施，乃拜公戶部尚書領興元留事知節度使事。焚剽之後，百姓逃竄，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甿相勉貢輸，軍聲大振。時議以爲蕭何大勳，實非公不濟。上每斂容優異，許以入輔者數矣。公堅讓乞退。至京，尚以檢校司空太常卿嚮庸，遷尚書右僕射。自古澄汰稍厲，多礙于時，苟訾失實，則受制羣黨，驅之仇敵，反爲國病矣。公謂軌律在己，足以正人，未嘗惑愛憎之言，遽出升黜。而尤者自去，明恕以彰。又古所謂得大臣之體者乎。仁哉。累授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于長壽佛宇，享年八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謚曰某。【略】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諸弟，且命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相師稟就其所業。及公中第，即又孜孜指導進取，果歲繼捷，皆籍於顯地。祿養之榮，孝敬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于兄弟，至于家邦。」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美哉。

紀事

《北夢瑣言》卷九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炳，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

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唐）闕史》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又旬日，弟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設祖筵，遮於行路，洛城爲之一空。都人睹者架肩擊轂，盛於清明灑掃之日。自臨都驛以至於行，凡五十里，連翩不絕。有白鬚驛傳卒嗚指歎曰：「老人爲驛吏垂五十年，閱事多矣，而未曾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以此日在家者爲耻。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略】」。詩版後爲易定帥王存尚書碎之。

《**唐詩紀事・盧渥**》（存目）

劉駕

論述

綜論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唐人爲樂府者多，如劉駕《鄰女篇》云：「君嫌鄰女醜，取婦他鄉縣。料嫁與君人，亦爲鄰所賤。菖蒲花可貴，只爲人難見。」《祝河水篇》云：「河水清瀰瀰，照見遠樹枝。征夫不飲馬，再拜祝馮夷。從今億萬歲，不見河濁時。」語簡味長，欲逼王建。

《**唐詩品・國子博士劉駕**》　司南矯時新體，多作古詩。其《贈先達》云：「昔蒙大雅匠，勉我工五言，業成時不重，辛苦只自憐。」今觀所錄，雖乏華致，亦頗渾雄，若生晉魏間，獲與陳思、公幹之徒比近，亦可白馬之流也。

《**升菴詩話・劉駕絕句**》　劉駕，晚唐人。詩一卷，余家舊有之，今逸其本。嘗記其四首，其一《春夜》【略】，其二《秋懷》【略】，《望月》【略】，《晚登成都迎春閣》【略】，詩頗新異，聊爲筆之。近閱司馬才仲《無題》二首云：「香夢依稀逐斷雲，桃根渡口惜離分。春愁滿紙無多句，句句句中多爲君。」其二：「肌生香雪步生蓮，一捻腰肢一捻年。頻見樽前渾不語，心心心在阿誰邊。」蓋效之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劉駕**》　劉駕詩亦多直，然集中尚不乏佳篇。世傳其「馬上續殘夢」一詩，誠爲傑構。又《寄遠》作亦工，如「去年君點行，賤妾是新歸。別早見未熟，入夢無定姿。悄悄空閨中，蛩聲遶羅幃。得書喜猶甚，況復見君時」，殊有情致也。又《桑婦》詩亦可觀。（黃白山評：駕又有《曲江春霽》、《山中有招》二作亦頗可誦，又《馮叟居》一作亦佳。）「牆下桑葉盡，春蠶半未老。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四鄰無去伴，醉卧青樓曉。妾顏不如誰，所貴守婦道。一春常在樹，自覺身如鳥。歸來見小姑，新粧弄百草。」不惟妙手摹擬，更得性情之正。此所謂不妄作者，而衆選不及，豈亦杜牧所云「睫在眼前長不見」耶。

《**東目館詩見**》卷一　劉駕閑雅平澹，見天然超詣，論風致亦極飄宕。

《**圍爐詩話**》卷三　（賀黃公）又曰：「劉駕詩多直，而『馬上續殘夢』篇，誠爲傑作。《寄遠》詩亦工。《桑婦》詩不惟妙於摹擬，更得性情之正，而諸選不之及。」

《**石洲詩話**》卷二　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李群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

《**石園詩話**》卷二　徐獻忠謂劉司南（駕）「矯時新體，多作古詩，雖乏筆致，亦頗渾雄」。愚謂司南《築城詞》云：「我願築更高，得見秦皇墓。」《戰城南》云：「莫爭城外地，城裏終閑土。」《桑婦》云：「妾顏不如誰，所貴守婦道。一春常在樹，自覺身如鳥。」《棄婦》云：「路傍見花發，似妾初嫁時。」《寄遠》云：「別早見未熟，入夢無定姿。得書喜猶甚，況復見君時。」《醒後》云：「不記折花時，何得花在手？」《早行》云：「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秋夕》云：「求名爲骨肉，骨肉萬餘里。富貴在何時。離別今如此。」其筆甚佳，胡云「乏」也。七絕如「夜夜夜深聞子規」，「樹樹樹梢啼曉鶯」，又皆以筆致勝也。

《**問花樓詩話**》卷一　「未櫛憑闌眺錦城，烟籠萬井二江明。香風滿閣花滿樹，樹樹樹梢啼曉鶯。」劉駕《登成都迎春閣》詩也。《秋懷》云：「秋來何處

開懷抱，日日斜空醉歸。」《望月》云：「酒盡露零賓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意新調別，錄之以備一格。

《**老生常談**》 晚唐劉駕五古詩，極有風味。如《送人歸嵩少》云：「要路在長安，歸山却爲客。」《酒醒》云：「不記折花時，何得花在手。」不僅東坡所稱「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二語。人當讀韓、杜後，偶看此種以博其趣，如連日食大塊肥肉，忽喫蛤蜊湯一碗也。

分論

《**送友下第遊雁門**》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儆豪今夜爲情忙，那得功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然劉駕已云：「我願醉如泥，不見君去時。」

《**築臺詞**》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周珽曰：說築城垂想到敗興處，亦空中造奇。

《**早行**》 《升庵詩話・劉駕詩》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覺無味矣。《藝苑卮言》卷四：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一》：此晚唐小巧語，何絕唱爲，入《玄怪錄》可耳。《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莫羨」二句：妙于自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引吳山民曰：前四句說得早行精徹無蘊，妙絕妙絕。《問花樓詩話》卷一：詩有一字之差，工拙迥別。劉駕在晚唐，詩格最卑，東坡，大才也。駕詩「馬上續殘夢」句，妙絕一世，坡老易作「瘦馬兀殘夢」，了無意趣矣。

《**效古**》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劉駕《古意》云：「新人莫歡喜，故人曾如此。燕趙猶生女，郎豈有終始。」比之香山「更有新人勝於汝」之句稍含蓄。

《**棄婦**》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見婦之不當棄也。怨而不怒，高於顧況之作。

《**出門**》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出門」等四句：說來好笑。「安得」句譚元春評：「躊躇」二字意境可憐。

《**春夜二首**》 《唐音癸籤・法微三》：體物疊字，本之風雅。詩所不能，無如劉駕之「夜夜夜深聞子規」，吳融之「摵摵凄凄葉葉同」，則多事矣。然未有疊至七聯，如韓退之《南山》詩者。豈以「青青河畔草」亦用疊字三聯，有前例與作法，於涼雖漢人，吾不能無餘憾云。

傳記

《**唐才子傳・劉駕**》 駕，字司南，大中六年禮部侍郎崔嶼下進士。初與曹鄴爲友，深相結，俱工古風詩。鄴既擢第，不忍先歸，待長安中，駕成名，迺同歸范蠡故山。時國家復河湟故地，有歸馬放牛之象，駕獻樂府十章，序曰：「駕生唐二十八年，獲見明天子以德歸河、湟，臣得與天下夫婦復爲太平人。恨愚且賤，不得拜舞上前，作詩十篇，雖不足貢聲宗廟，形容盛德，願與耕稼陶漁者歌江湖田野間，亦足自快。」詩奏，上甚悅，累歷達官。駕詩多比興含蓄，體無定規，意盡即止，爲時所宗。今集一卷行于世。

紀事

《**唐摭言・師友**》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四** 劉駕字司南，江東人，大中六年進士，官國子博士。以古詩鳴於時。

著錄

《**宋史・藝文志七**》 劉駕《古風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劉駕集》一卷。唐劉駕司南撰。大中六年進士。

藝文

曹鄴《寄劉駕》　一川草色青裊裊，遶屋水聲如在家。悵望美人不攜手，牆東又發數枝花。

又《僊川寄進士劉駕》　我家不背水，君身不向越。自是相憶苦，忽如經年別。山家草木寒，石上有殘雪。美人望不見，迢迢雲中月。

薛能《送劉駕歸京》　相逢聽一吟，惟我不降心。在世憂何事，前生得至音。蒲多南去遠，汾盡北遊深。爲宿關亭日，蒼蒼曉欲臨。

李頻《客洛酬劉駕》　浮世總應相送老，共君偏更遠行多。此回不似前回別，聽盡離歌逐櫂歌。

李洞《和劉駕博士贈莊嚴律禪師》　人言紫綬有光輝，不二心觀似草衣。塵劫自營還自壞，禪門無住亦無歸。松根穴蟻通山遠，塔頂巢禽見海微。每話南遊偏起念，五峰波上入船扉。

聶夷中《哭劉駕博士》　出門四顧望，此日何徘徊。終南舊山色，夫子安在哉？君詩如門戶，夕閉晝還開。君名如四時，春盡夏復來。原野多丘陵，累累如高臺。君墳須數尺，誰與夫子偕。

許棠

論述

綜論

《唐詩紀事・許棠》　大抵棠詩多隱括，如「曉嶂猿窺戶，寒湫鹿舐冰。當空吟待月，到晚坐看山」，類恬淡絕物者，然非眞好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許文化（棠）致語楚楚，《洞庭》一律，時人多取以題扇。「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視老杜「乾坤日夜浮」，愈切愈小。（遯叟）

《戴酒園詩話・字法》　風土詩雖宜精切，亦以韻勝爲貴。如許棠《送龍州樊使君》曰「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周繇《送人尉黔中》曰「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古所共推。然許語無周之雅，不得謂朴直勝點染也。

又《又編・許棠》　寫景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爲佳。如鄭巢「茶煙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可謂精工。若許棠「曉嶂猿窺戶，寒湫鹿舐冰」，「舐」字俗矣。即李才江「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亦嫌意工語俗。許以《洞庭》詩得名，然讀其全集，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不惟不及李、劉，並非鄭匹也。

《石園詩話》卷二　許文化（棠）晚年登第，嘗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愈于少年。則知成名乃孤進之還丹。」曹鄴《杏園席上》云：「匆匆出九衢，僮僕顏色異。」「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覽許言與曹詩，一第之得失，至于如此，異乎君子之用情矣。然許之詩曰：「處世閒難得，關身事半空。」曹之詩曰：「黃糧賤于土，一飯常不飽。」因飢寒而急仕進，又無怪其然也。

《養一齋詩話》卷五　許棠有《洞庭》詩，號爲「許洞庭」。然「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語意平弱。「鳥飛應畏墮」，尤涉痕跡。惟「帆遠却如閒」五字佳，然亦不必是洞庭詩。少陵、襄陽後，何爲動此筆耶。棠又有《洞庭湖》七律「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云云，然別本又作張俗詩，要之皆不稱題。惟「閒賞步易遠，野吟聲自高」十字可誦耳。嘗云：「自得一第，筋骨輕健，愈于少年。」咸通十哲，議論可笑如此。

《重訂主客圖・許棠傳》　懷民按：文化五七言律之外，他體並絕句亦無之，沉着刻入，略與馬虞臣相等，宜其一見如故也。次之升堂第三。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許棠》　紈扇爭題許洞庭，楊花撲浪一溪青。晚年得第身輕健，孤進還丹信有靈。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許棠》　歲晚登科筋骨輕，咸通十哲聚文星。江南佳句堪題扇，誰不呼爲許洞庭。

分論

《過洞庭湖》《北夢瑣言》卷三：許棠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又卷七：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略】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唐詩紀事・許棠》：棠《洞庭》詩，有「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題扇。《瀛奎律髓》卷三四查慎行評：句句是過湖景象。余嘗身歷其境，故知此詩之工。紀昀評：刻意張皇，而根柢淺薄，轉形竭蹶，五句尤爲拙俚，觀此乃知孟、杜二公不愧凌跨一代也。無名氏（甲）評：洞庭湖，在岳州。《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極言湖之汪洋灝瀚險蕩。三四妙在「疑無」、「忽有」四字，五六妙在「恆」、「却」二字，俱以虛字摹出洞庭形勢來。半日不覺鬢斑，驚心所攝也，相引時有漁歌，遊情得暢也。多少搆擬，浩然之後，此詩見稱于世。【略】然棠之見稱，三四一聯耳，寶叔向《過檐石湖》詩，併言無其天，語大是幻絕。固知文翰場中，每多勁敵。若讀第三聯，寶不若許矣。《重訂主客圖》卷下：力求新奇，乃力求寫生，故妙。文化以此詩得名，然在集中尚非極詣。「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二句雖不是洞庭，然確是洞庭，非身到者不知也。「鳥高恆畏墜，帆遠却如閑。」舉頭妙絕。

《登渭南縣樓》《重訂主客圖》卷下：「雪助河流漲，人耕燒色殘。」「助」字、「耕」字賈。《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高瞻闊步，可惜結法稍弱。

《早發洛中》《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此一早發詩，「不知」二字便佳，蓋曙中船過橋下也。中嶽、上陽，以「雲增」而「大」，以「樹隱」而「遙」，極有味。第六句亦佳。末句則予嘗夜航浙河，熟諳此況也。與許渾全不同。馮班評：未見勝許（渾）。又：較之大曆以前，家數便小。查慎行評：第三、第六俱拙。紀昀評：第三句意工而語拙，「大」字尤拙。《唐詩歸》卷三五「雲增」句鍾惺評：「大」字癡得好。《重訂主客圖》卷下：「樹隱上陽遙。」鍊字奇確，正得「早」字神理。

《將歸江南留別友人》《唐詩歸》卷三五「連春」二句鍾惺評：實境語。

《塞外書事》《瀛奎律髓》卷三〇：紀昀評：五、六雄闊，不類晚唐。《重訂主客圖》卷下：「河光深蕩塞」，「深蕩」二字匠妙。「磧色迴連天」，「迴連」二字匠妙。此仍同右丞詩意，其摹寫高迴逼眞處，亦幾不多讓矣。

《送龍州樊使君》《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五、六佳。紀昀評：第四句切「使君」，却不切「龍州」，與第二句不貫。無名氏（甲）評：龍州，在四川。《重訂主客圖》卷下：「王租只貢金。」與張水部「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一例。或有嫌其樸質者，正自不解唐詩耳。

《雁門關野望》《重訂主客圖》卷下：生刻是賈。文化久遊邊塞，故詩中多得風沙寒闊之槩，其於老杜詩無意學之，亦每有相近處，後略仿此。「胡山不盡春。」「不盡」二字著力。「河遙分斷野，樹亂起飛塵。」寫邊景逼眞。「時見東來騎，心知近別秦。」有餘味，耐思。

《送從弟歸泉州》《重訂主客圖》卷下：「瘴雜春雲重，星垂夜海空。」極意求似。

《留別故人》《唐詩歸》卷三五「孤立」二句鍾惺評：骨。譚元春評：說得透。「鳥畏」二句鍾惺評：「慚」字妙矣，「背」字尤妙。

《題張喬昇平里居》《重訂主客圖》卷下：「心同孤鶴靜」，此常語。「行過老僧眞」，對却不常。全襲長江格韻。

《渭上送人南歸》《重訂主客圖》卷下：「南浮應到海」，此常語。「北去阻無州」，對却不常。「楚雨天連地」，雨自天降，天連地，似乎不明，正妙於不明。

《出塞門》《重訂主客圖》卷下：「暴雨聲同瀑」，極匠。「奔沙勢異塵」，極匠。

《登凌歊臺》《重訂主客圖》卷下：「江截吳山斷，天臨楚澤遙。」鍊字都契杜法。「雲帆高出樹，水市迴分橋。」二句寫景絕工，然在此却是鱗甲中珠。

《野步》《唐詩歸》卷三五「物外」二句鍾惺評：無此二句則八句皆景語矣，末二句復以景語接之，却妙。《重訂主客圖》卷下：全從賈氏化出。

《過湍溝谷》《重訂主客圖》卷下：「石形相對聳，天勢一條長。」狀出奇險，逼眞賈句。「棧底鳴流水，林端歛夕陽。」「歛」字妙。

《秋江霽望》《重訂主客圖》卷下：「落木滿江水，離人懷渭城。」此可與島師「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並看，然未便妄擬作盛唐。「野極暮天平。」賈

句。

《**下黃耳盤**》《重訂主客圖》卷下：「雲晴仍著地，樹古自參天。」非到邊塞不見此景。

《**題金山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亦奇絕。「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亦可着此語也。紀昀評：張處士《金山》詩殊不佳，而以此十字擬之，處士尚未必首肯。又：三、四拙極，結尤拙。馮舒評：五止狀其高，然塔在山上俱可用。六更泛。馮班評：甚切金山。《重訂主客圖》卷下：「上窮如出世，下瞷忽驚神。」極寫却已著跡。

《**聞蟬十二韻**》《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咏物詩不難於精切，而難於高簡。然高簡易妙，而精切難妙。此詩精切而未嘗不妙者也。高簡又當別論。「初離」二句譚元春評：替他想到此，只是心細。「恨起」句譚元春評：「過」字妙。「悠揚」句鍾惺評：「悠揚」聲也，却「類雪輕」，妙。妙。「互默」句譚元春評：深極，不意咏物中有此靜想。

《**隗囂宮晚望**》《重訂主客圖》卷下：「水隨空谷轉」，「山向夕陽偏」，「轉」、「偏」鍊字仿賈。「磧鳥多依地。」無枝可棲也。「胡雲不滿天。」偏說不滿，妙。問此比老杜「無風雲出塞」一聯如何？

《**江上行**》《唐詩歸》卷三五：「風廣」句鍾惺評：奇語不必言，虧他五字中既說「風」、「雨」，又說「廣」、說「無閑」，安得無痕。

《**登山**》《唐詩歸》卷三五：「信步」二句鍾惺評：讀者以爲興趣，不知全是骨力。

《**長安書情**》《唐詩歸》卷三五：「僻寺」句譚元春評：好行徑。「行藏」二句鍾惺評：自嘲語，憤甚。

《**過故洛城**》《重訂主客圖》卷下：「夕陽惟照草」，何其荒涼。「危堞不勝風」，何其傾圮。

《**下第東歸留別鄭侍御**》《重訂主客圖》卷下：「家宜逐浪空」，刻峭似賈。

《**贈天臺僧**》《重訂主客圖》卷下：「石上吟分海」，「分」字奇。「樓中語近天」，刻峭似賈。「獨夜休行道，星辰靜照禪」，樸老似賈。

《**贈志空禪師**》《唐詩歸》卷三五「常修」二句鍾惺評：「必擬」二字有力，然正說出無心之妙。

《**邊城晚望**》《重訂主客圖》卷下：「廣漠杳無窮，孤城四面空。馬行高磧上，月墮迥沙中。」王右丞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即同寫此景，而用筆不同如此，此盛唐與中、晚之分也。「當川樹立風」，最難入景。

《**汴上暮秋**》《重訂主客圖》卷下：「日臨秋草廣」，鍊「廣」字。「山接遠天微」，鍊「微」字。

《**和薛侍御題興善寺松**》《重訂主客圖》卷下：「半寺陰常匝，鄰房景亦清。」總於空處著筆乃佳。「風定有餘聲」，寫生。

《**題慈恩寺元遂上人院**》《重訂主客圖》卷下：「枝鳥立成行」，於此看出是賈門習氣。「庭容塔影涼」，「容」字妙。

《**秋日陪陸校書遊玉泉**》《重訂主客圖》卷下：「散光垂草細」，句亦細。「繁響出風高」，句亦高。「塵同暄與悶，須向此中逃」，結句稍嫌率易。

傳記

《**唐才子傳・許棠**》棠字文化，宣州涇人也。苦於詩文，性僻少合。既久困名場，時馬戴佐大同軍幕，爲詞宗，棠往謁之，一見如舊交，留連累月，但從事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客，命使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不喻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古人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姿也。咸通十二年李筠榜進士及第，時及知命，嘗曰：「自得一第，稍覺筋骨輕健，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也。」調涇縣尉，之官，鄭谷送詩曰【略】。後潦倒辭榮。初，作《洞庭》詩，膾炙時口，號「許洞庭」云。今集一卷傳世。

紀事

《**唐摭言・爲鄉人輕視而得者**》（存目）

又《**海叙不遇**》（存目）

《**金華子**》**卷下**　許棠（紺珠作許黨，晚年登第。）常言於人曰：「往者年

漸衰暮，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眞人世孤進之還丹也。

《唐詩紀事・許棠》 棠，字文化，宣州涇縣人。登咸通十二年進士第。有《洞庭》詩爲工，時號「許洞庭」。初爲涇縣尉，鄭谷以詩送云：「白頭新作尉，【略】。」

《唐語林・補遺》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遊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爲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不通，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韻，可謂虐人也。」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許棠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許棠集》。

《通志・藝文略八》《許棠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許棠集》一卷。唐宛陵許棠文化撰。亦咸通十二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許棠詩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棠詩》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人雜集・許棠》。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許棠文化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詩八家（十本）・許棠》。《唐三十家詩（十本）・許棠》。《唐六家詩（四本）・許棠》。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文化集》一卷。

藝　文

林寬《送許棠先輩歸宣州》 髮枯窮律韻，字字合塤篪。日月所到處，姓名無不知。鶯啼謝守壘，苔老謫仙碑。詩道喪來久，東歸爲弔之。

張喬《送許棠下第遊蜀》 天下猿多處，西南是蜀關。馬登青壁瘦，人宿翠微間。帶雨逢殘日，因江見斷山。行歌風月好，莫老錦城間。

又《送許棠及第歸宣州》 雅調一生吟，誰爲晚達心。傍人賀及第，獨自卻霑襟。宴別喧天樂。家歸礙日岑。青門許攀送，故里接雲林。

又《題上元許棠所任王昌齡廳》 瑠璃堂裏當時客，久絕吟聲繼後塵。百四十年庭樹老，如今重得見詩人。

曹松《都門送許棠東歸》 舊客東歸遠，長安詩少朋。去愁分磧雁，行計逐鄉僧。華岳無時雪，黃河漫處冰。知辭國門路，片席認西陵。

鄭谷《送許棠先輩之官涇縣》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賢尚此風。蕪湖春蕩漾，梅雨晝溟濛。佐理人安後，篇章莫廢功。

鄭　畋

論　述

綜　論

《舊唐書・鄭畋傳》 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鄭畋》 會昌甲第鄭台文，神采風儀是玉人。文學

優深終作相，昇僊廟裏一篇新。

分論

《**馬嵬坡**》《唐闕史》卷上：馬嵬佛堂，楊貴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略】後人觀者以爲眞輔國之句。《臨溪隱居詩話》：《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優古堂詩話》：予以謂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唐詩紀事・鄭畋》：馬嵬太眞縊所，題詩者多悽感，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略】。」觀者以爲有宰輔之器。《答萬季野詩問》：又問：「命意如何。」答曰：「詩不同於文章，皆有一定之意，顯然可見。蓋意從境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知其時事，知其處境，乃知其意所從生。【略】」馬嵬事，鄭畋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與少陵「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正同。此命意之可法者也。《詩筏》：馬嵬驛詩，人皆淒感，李商隱所謂「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獨鄭畋云：「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當時論者以爲此詩有宰相之器。及僖宗時，果拜相。余謂此詩善爲本朝回護，佳則佳矣，然不若少陵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能道人所不敢道，而回護自深。謂畋語爲宰相之器，或亦自畋拜相後追言之耳，不然幾無以處少陵矣。《養一齋詩話》卷四：魏泰依倚曾布之勢，鄉井患苦。推荆公爲孟子後一人，數稱章惇之長，撰《東軒筆錄》、《碧雲騢》誣衊正人，士類不齒。然能知劉夢得「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爲「不曉文章體裁，失臣下事君之體」。且謂鄭畋「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命意稍似，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亦不足道」。非其詩學之深，有此識力，蓋數詩本非人心所安也。詩教自有正大門庭，不入其門，雖詞語新巧，萬口流傳，不足當小人之一哂，況有識者乎。董宗伯《畫禪室隨筆》，乃取「終是聖明」二語，爲文家善翻公案法。夫不問情理之正，徒恃翻字訣爲行文祕要，則文之魔障已矣。

傳記

《**新唐書・鄭畋傳**》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略】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綯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略】（廣明元年）帝出梁、洋，【略】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中和元年，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迕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略】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紀事

鄭畋《謁昇仙太子廟詩題後》余大中八年爲前渭南縣尉，閒居伊洛，常好娛遊。春夏之交，獨登嵩少，路由緱嶺，謁昇仙太子廟。雲霞之志，於斯浩

然，遂搆詩一章，用申凝慕。今者謬塵樞務，已及四年，忽睹成庶大夫奏牒，請以元元廟李尊師配住賓天觀，則知緱巖靈宇，儀像重新，輒寫舊詩寄王公，請標題於廟內。乾符四年閏二月三日，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鄭畋記。

《**北夢瑣言**》**卷六** 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鬬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又卷一三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于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舊唐書·鄭畋傳**》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官。畋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

《**唐詩紀事·鄭畋**》懿宗朝，韋保衡、路巖忌宰相劉瞻，誣以罪，黜爲荆南節度。畋爲制詞云：「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恭謹無玷。」又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賄，唯恐人知。」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責劉驩州司戶，命舍人李庚爲詞，深文痛詆，必欲加害。屬懿宗厭代，僖宗立，蕭倣輔政，舉瞻自代，召歸朝廷。至湖南，庚典是郡，出迎江次，牌亭致酒。瞻唱《竹枝詞》送庚酒云：「躡屐過溝，竹枝恨君深女兒。」瞻命庚酬和，庚曰：「不閑音律。」瞻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庚飲酖而卒。畋，字台文。相僖宗、昭宗。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畋爲渭南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詩。

《**唐語林·補遺**》劉瞻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出爲同州刺史。

又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鄭畋《玉堂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鄭畋《玉堂集》五卷，又《鳳池稾草》三十卷，《續鳳池稾草》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鄭畋集五卷**》右唐鄭畋台文也。滎陽人。會昌二年進士，書判入等，授校書郎，調渭南尉，知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召復秉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太子少保。《稿草》皆乾符掌判敕語云。

《**遂初堂書目**》鄭畋《敕誥集》。鄭畋《堂判集》。

《**直齋書録解題·别集類上**》《勅誥堂判集》一卷。唐宰相滎陽鄭畋台文撰。

《**宋史·藝文志七**》《鄭畋集》五卷，又《詩集》一卷，《論事》五卷。

藝文

李商隱《送鄭大台文南覲》 黎辟灘聲五月寒，南風無處附平安。君懷一匹胡威絹，爭拭酬恩淚得乾。

黃滔《絳州鄭尚書》 旌旗日日展東風，雲稼連山雪刃空。剖竹已知垂鳳食，摘珠何必到龍宮。諫垣虛位期飛步，翰苑含毫待紀公。誰謂唐城諸父老，今日得見蜀文翁。

雜録

《**詩話總龜·詠物門下**》楊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

采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所謂青飰飯。鄭畋《二十八宿詩》云：「員明青飰飯，光潤碧霞漿。」謂此也。

《石林燕語》卷五　唐詔令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爲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於李德裕、鄭畋集中。

陳嶠

傳記

黃滔《司直陳公墓誌銘》　姬孔之教，與日月以懸天。顏閔之馨，作芝蘭而出地。可不誅清塵於桂苑，揭貞石於松阡。叙白楊之別生悲風，示黃壤之下藏嘉氣者哉。漢太邱長二十三世孫南安縣尉諱眞，生處士蕘。蕘生大理評事齊，忠信篤敬，不類今世。嘗有白雀巢其庭宇，佳蓮產其池塘。識者謂其後必大，有子九人，皆力儒學。公其長也。諱嶠字延封，齠齔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寧之榻，十霜索隨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龍門有萬仞之險，鶯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歧、韓銖、羅隱，皆退黜不已。故公自丁丑之及丙申，高價馳而逸步躓。既而大盜移國，德公文行之深者，安州鄭郎中誠孫拾遺泰嘆而勉之，久乃持輦下之屈名。適蜀中之貢府，致卿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既而竊爲權宦沽諸，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策紙而亡是舉。光啓二年收開，三年榮登故相滎陽鄭公禮部上第。大哉，公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親彌善。廬先君墓，泣血有聞。其所爲文，扣孟軻、揚雄戶牖，凡三百篇。有表奏牘，頗爲前輩推工。且大唐之設網士，得之於是者，歲幾人焉，矧復有避宦者之節，若走衝虛之車焉。滎陽公自以得人，其春首門人脫麻攝京兆府參軍，司空太原公帥閩，解榻以禮，辟之爲大從事，受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今府相繼擁於節旄，益賢其參畫，奏大理司直兼殿中。方期輟從藩屏，入踐諫垣，不幸寢疾，浹辰不起，享齡七十有五。光化二年十月三日。嗚呼，將來失其龜鏡，斲者喪其般倕。雖登大年，終恨朝露。三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丙午，葬於泉州莆田縣崇教里北平故山，禮也。公兩娶：魯國林夫人，滎陽潘夫人。其子三人，仲曰說，買石太湖刊文。愚與公同邑。閩越江山，莆陽爲靈秀之最。貞元中，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其後。詞人亹亹，若陳厚慶、陳泛、陳黯、林顥、許溫、林速、許龜圖、黃彥修、許超、林郁，俱以夢筆之詞，籯金之學，半生隨計，沒齒銜冤，曠乎百年。而公追二賢之後，七年而徐正字寅捷，八年而愚□，莫不以江山之數耶，猗歟。昔之負高才不以位而碑者，襄陽惟孟先生焉。今也累懿德不隆位而碑者，以陳夫子始。愚沾巾宿草，無媿抽毫。其辭曰：江山之秀鍾乎人，純孝高節幷其身。掬茲二美，摛爲雄文，以之登桂科，以之列蓮賓，斯爲君子，誰曰未仁。嗚呼九原，宜樹貞珉。

《十國春秋・閩・陳嶠傳》　陳嶠字延封，遠祖邁，唐初爲莆田令，家焉。後數世有南安尉眞，眞生蕘，蕘生齊，齊有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田北巖精舍，未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啓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太祖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嶠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盡禮。齊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

紀事

《唐摭言・切磋》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南部新書》戊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輦轂，至于暮年。逮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荑之諷。

嶠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嶠頗負詩名，嘗有《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菊坡叢話・婚嗣》 陳嶠，字景山，暮年登第還鄉，已耳順矣，嘗作《閑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安老去何。」後鄉里以儒家女妻之，合巹之夕，文士競集賦催粧詩，咸有枯楊生稊之諷。嶠自作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

藝文

黃滔《陳侍御新居》 幕客開新第，詞人遍有詩。山憐九仙近，石買太湖奇。樹勢想高日，地形誇得時。自然成避俗，休與白雲期。

又《喜陳先輩嶠及第》 今年春已到京華，天與吾曹雪怨嗟。甲乙中時公道復，朝廷看處主司誇。飛離海浪從燒尾，嚥却金丹定易牙。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園花。

又《祭陳侍御（嶠）》（存目）

王希羽

《唐摭言・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略】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南部新書》辛 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

《新唐書・田頵傳》 頵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

《宋史・藝文志七》 《王希羽詩》一卷。

薛調

《資治通鑑・懿宗咸通元年》（五月）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爲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雲溪友議・裏陽傑》 「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注：「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

《唐語林・容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也。」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爲中鴆。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戶部員外郎》 《新表》薛氏西祖房：婺州刺史膺（見吏中）子調。不詳歷官。《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薛調，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自□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加知制誥，依前充。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官，三月十一日贈戶部侍郎。（《翰苑群書》上）

羅鄴

論述

綜論

《**詩話總龜・諷諭門》引盧瓌《抒情**》 羅鄴工詩，《春遊鬱然有懷》云：「芳草如煙處處青，閑門要地一時生。年來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春雨》詩云：「兼風颯颯灑皇州，能帶輕寒阻勝遊。昨夜五侯池館裏，佳人驚覺爲花愁。」

《**唐才子傳・羅鄴**》 鄴素有英資，筆端超絕，其氣宇亦不在諸人下。初無箕裘之訓，頓改門風，崛興音韻，馳譽當時，非易事也。而跋前踣後，絕域無聊，獨奈其命薄何。孔子曰「才難」，信然。有詩集一卷，今傳。

《**升菴詩話・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略】、《南行》【略】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羅鄴**》 三羅雖並稱，【略】唐人又言「隱才雄而疎，鄴才精而緻」，二語頗當。然鄴長律亦卑淺不足觀，惟絕句工妙。如《長安春雨》云「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起爲花愁」，便是開得一寶山，至今猶爲人盜用不已。杜紫薇：「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憑江樓。」羅鄴曰：「別離不獨恨蹄輪，渡口風帆發更頻。何處青樓方憑檻，半江斜日認歸人。」每讀此二詩，忽忽如行江上。

《**圍爐詩話》卷二**　羅鄴詩云「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三句叙景已盡，第四句轉云「玉簪恩重獨生愁」，以「愁」字意總貫下文之「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也。羅鄴此詩以「愁」字貫通篇，與崔珏《鴛鴦》同格。崔詩「情」字在次句，故易識，羅詩「愁」字在中間，實則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詩板，羅詩生動。

《**石園詩話》卷二**　羅鄴與宗人隱、虬齊名，世稱三羅。沒後追賜及第。詩評謂「隱才雄而疎，鄴才清而緻」。佳篇如《早發》、《途中寄友》、《牡丹》諸律，《秋怨》、《吳王古宮井》、《爲人感贈》、《柳絮》、《放鷓鴣》諸絕句，佳句如「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馬上多于在家日，尊前堪惜少年時」，「行遲暖陌花攔馬，睡裏春江雨打船」，「相見或于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調高味永，洵屬清才。

《**問花樓詩話》卷一**　羅隱、羅鄴、羅虬皆有集行世，號「江東三羅」。楊升庵盛稱羅鄴爲江東之冠，尤愛其《閨怨》、《南行》二絕，而詆呵昭諫不遺餘力。

分論

《**牡丹**》 《詩話總龜・評論門二》引《古今詩話》：詠牡丹詩甚多。羅鄴【略】此詩中之虎也。《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唐人牡丹花七言律四首，韓昌黎、李義山各一。羅隱有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國史補》記曹唐語，以爲咏女子障，故不取。此詩三、四絕好。紀昀評：三、四腐氣。查慎行評：此篇亦見杜荀鶴集。何焯評：「落盡春紅」四字已伏流年冉冉，後四句從「看」字來，正形容其奢且愚也。第四若在落句便無味，此唐、宋分歧處。佳在後半。《唐音癸籤・評彙四》：羅鄴名場無成，無一題不以寄怨。「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人以爲牡丹警句也，那知從忮求本懷中發出來。（遯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首聯咏花開時候，次聯寫花姿貴美，三聯言花取重于人，末聯言人溺情于花。理意情景，格調兼至。又：牡丹，花之富貴者也。繩樞甕牖之家，那得栽之，恐無地者，見人當自守其分也。人生富貴多不長久，一身未必能保，況于子孫。看到幾家者，見在人者不足欣羨也。二句雖不過形容花之豪奢，實深入世故，勘破民懵。唐人咏牡丹，如李義山，膾炙人口，未免傷于痴重，何如此虛實勻稱。咏物至此，可稱絕唱矣。《海天琴思續錄》卷八：羅鄴《牡丹》詩「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謂之「詩虎」。

《**征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是代征人寄內之

言，非咏征人也。一句憶別，二句訴苦，三句望信，四句尅期，易明。（後解）前解猶是南望，後解并不得南望，此爲至苦也。此詩本不足存，念其猶知分解，遂不復去，以留其名也。

《舊侯家》《夷白齋詩話》：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算無榮辱，卻是扁舟一釣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矣。唐之漁翁，可置榮辱於度外。今之釣翁，則爲多事人矣。

《送張逸人》《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中四句俱新異。紀昀評：三、四鄙俚之甚。

《鴛鴦》《養一齋詩話》卷九：崔珏以賦《鴛鴦》三詩得名，其詩實庸下。羅鄴有《鴛鴦》詩云：「一種鳥憐名字好，祇緣人恨別離來。」風致清脫，勝崔作多矣，而人顧莫之傳也。然鄴末二句云：「相對若教秦女見，便須攜向鳳皇臺。」亦粗鄙不成言語。何此題之難得佳詩耶。

《洛水》《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洛水潺潺，濺於莎草，人見其年年送春，故倍增惆悵耳。然而是水也，不惟行路者聽之如此，若流入深宮，宮人觸之，其愁恨尤無窮已。至於月來見底，風去波生，橋畔柳邊，實添歸思，柰爲虛名所絆，未得歸把漁竿，能不對洛水而懷鄉哉。朱三錫評：此因思歸不得，見洛水而有感也。洛水自流，春光自過，柰異鄉見此，倍增惆悵。三、四唐人多作側卸，最是好格。因行路而流入深宮，有無限淒凉感慨意。五寫月也，水中之月。六寫風也，水面之風。景致甚好，然入於惆悵人之眼中，皆成冷況，所以愈添歸思耳。

《落第書懷寄友人》《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清平之世，誰能陸沉。蓋君子之出處，正未可量，是以相逢不必惆悵而作憶山之吟也。因思此事非易，惟盡在我。使丹桂易折，誰肯更爲苦心哉。若漢妃之美貌遠嫁，石崇之多財見殺，是皆時命使然。今之不第，亦復何尤。余且高彈瑤瑟，而深酌旨酒，以安懷抱，必終有得志之日，未可遽興陸沉之嘆也。詳玩此詩，有反躬責己意，非憤懣不平者比。

《下第》《瀛奎律髓》卷三九方回評：唐人下第情懷有如此者。一名一第，役天下士，亦可憐矣。紀昀評：不免太盡，而尚不甚露尤人之意。馮班評：凡此等流滑聲調，黃、陳欲以傑硬高之。高乎，末也。

《東歸》《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見不得志而東歸，非其本意也。首言命駕東行，惟恐遲緩，豈只爲有家可歸，故遂東歸耶。所以然者，無以托身於桂玉之門，故命駕言旋，不算去路之非耳。今我羈身於秦樹之間，愁春鳥以破夢，思返駕於吳江之上，釣錦鱗以適情。且當清明已近，杏艷桃夭，觸物興感。想當年出遊之心，本有用世之意，乃不謂無門可住也，意違而去，所以汲汲東行歟。朱三錫評：歸家，極快活事也。但人生當不得意境界，不得已而歸家，反添出無數惆悵，無數感慨。前四句是寫不得不歸之故，四語一氣赶下，一句頂一句，是頂接文法。五追已往，傷客情也。六望將來，憶家園也。到此地位，總有家可歸，有花可玩，有節可賞。春花春月，總屬傷心，故曰「意盡違」也。

《僕射陂晚望》《優古堂詩話・身事未知何了》：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離鄉之人，到此倍傷，蓋見此陂水蘆花，一如故鄉耳。今離家奔走，而名利之事無期，馬蹄之勞倍甚。時欲東歸，且見田園牢落，更欲北去，又見道路阻長，進退無據。若此不如陂中沙鳥，雙雙相逐於斜陽之下，爲甚優遊自得也，能不深爲致羨耶？朱三錫評：此亦不得志而東歸之作，故首曰「離人到此倍堪傷」也。三、四皆倍堪傷處也。五、六忽作自商自量語，以見進退之兩難，反不如沙鳥之隨在自得耳。上六句俱寫望，末二句寫晚望。

《早發》《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第六句好。第五句「露」字疑當作「路」，先已言雪故也。紀昀評：五、六雄闊，五代所難。查慎行評：第三聯，晚唐之壯浪者。許印芳評：此題宜標出地名，「發」字方有着落。

《嘉陵江》《蜀中廣記・詩話記二》：不煞流，不甚流也。「殺」音近「厦」，今京中諺猶然，謂痴曰「煞瓜」，肥曰「煞大」。宋孝宗見《容齋隨筆》云：「殺有好處」是也。已上二則，俱出《絕句演義》。

《秋怨》《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楊慎列爲妙品。周珽曰：低徊宛轉，如臨墮羽，半斜又轉，讀之樂其風神，忘其悽惻。引焦竑評：「如珪月」，用江淹賦語，妙甚。

《賞春》《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劉原父《春草》是將羅鄴《賞春》詩意

翻一轉，眞有唐人意度。《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謝君直曰：杜詩「花柳更無私」，自通都大邑，以至深山窮谷，自禁苑名園，以至竹籬茅舍，當春和時，何處無花柳，何處無芳草。此造化之至公也。子美因花柳見春風之無私，此詩因芳草見春風之不世情，異辭同意。【略】斑嘗見丘瓊臺云：唐人詩「公道世間惟白髮」，又「惟有春風不世情」，又「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皆憫世悼俗之語。味其詞，可知其時矣。觀今日尤甚于此者，因反其詞曰：「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于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又引劉辰翁評：只上二句自好。徐充評：「惟有」二句最佳。見世情則不能然，冷暖頓生向背矣。

傳記

《唐才子傳・羅鄴》 鄴，餘杭人也。【略】時宗人隱、虬，俱以聲格著稱，遂齊名號「三羅」。隱雄麗而坦率，鄴清致而聯綿，虬則區區而已。咸通中，數下第，有詩云：「故鄉依舊空歸去，帝里如同不到來。」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鄴適飄蓬湘浦間，崔素賞其作，志在弓旌，竟爲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不得志。踉蹌北征，赴職單于牙帳。鄴去家愈遠，萬里沙漠，滿目誰親，因茲舉事闌珊，無成於邑而卒。

紀事

《唐摭言・爭解元》 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

又《拿莊妻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爲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麄疏，鄴才清而綿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爲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蘭珊，無成而卒。

《唐詩紀事・羅鄴》（存目）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羅鄴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羅鄴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羅鄴詩》一卷，唐羅鄴撰。

《宋史・藝文志七》 《羅鄴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鄴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羅鄴詩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四家詩》。（四本。嚴維，李建勳，于鵠，羅鄴。）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羅鄴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羅鄴古風詩》一卷。《羅鄴詩集》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羅鄴詩集》一冊一卷。

藝文

貫休《海邊見羅鄴》 清世詩聲出，誰人得似君。命通須有日，天未喪斯文。楚木寒連寺，修江碧入雲。相思喜相見，庭葉正紛紛。

又《送羅鄴赴許昌》 方得論心又別離，黯然江上步遲遲。不堪迴首崎嶇路，正是寒風皴錯時。美似鄰超終有日，去依劉表更何疑。前程不少南飛雁，聊寄新詩慰所思。

劉象

《唐摭言・放老》（存目）

《鑒誡錄・卓絶篇》 劉象郎中因詠仙掌得名，時人呼爲「劉仙掌」。

又《改名達》 梁震先輩，蜀川人也，初名靄。僖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劉象先輩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於劉。劉略吟味震詩，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倘隨鄉賦，成器非遙。若不改名，無因顯達。何以故：緣『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此後請改爲『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雨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名聞諸侯。

《詩話總龜・紀夢門上》引《雅言雜載》 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略】行納省卷【略】，第三舉《贈劉象》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略】。」劉象三舉無成，孤寒，主司覽彬詩，其年放象及第，五老榜即其數也。

《唐詩紀事・劉象》 象，京兆人。天復元年，與曹松輩同登第，號「五老榜」。象詠仙掌詩，時號「劉仙掌」。

《容齋三筆》卷七 劉象年七十，【略】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略】崇、象、希顏居末級。

李漼 唐懿宗

《新唐書・懿宗紀》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諱漼，宣宗長子也。母曰元昭皇太后鼂氏。始封鄆王。宣宗愛夔王滋，欲立爲皇太子，而鄆王長，故久不決。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漸，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丌元實矯詔立鄆王爲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實殺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庚子，始聽政。癸卯，令狐綯爲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略】（咸通十四年）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

羅弘信

論述

羅袞《答魏博羅太尉啓》 伏以太尉二十二叔國步縈心，藩條繫慮，籌算方殷於大者，緘封宜略於小哉。況袞再從宗盟，至爲卑末，庶僚品秩，仍是瑣微，乃蒙掛在風襟，形於賜問，奬飾用光其曖昧，慰安將勵其辛勞。蓬島音書，異術靡勞於方士；戟山翰墨，眞蹤遽睹於羲之。捧且不勝，喜難自定，亦復載窺隆旨，深省賤軀。豈叔父私恩，偏存睦族；豈王侯公道，廣及懷才。蓋以太尉二十二叔學擅鴻儒，詞摛麗藻，臨戎按節，全忘掌武之尊；握牘含毫，但記爲文之客。得不終身永佩，拭目頻觀，秘之若三皇內文，寶之如歷代傳璽。

傳記

《新唐書・羅弘信傳》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玠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詔擢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略】始全忠亟討兗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己，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四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翁」。巫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

陸肱

《唐詩紀事・陸肱》 肱，大中九年登進士第。咸通六年，自前振武從事試平判入等。後牧南康郡，辟許棠爲郡從事，鄭谷寄詩云：「江山多勝境，賓主是貧交。」肱以《春賦》得名。

《唐摭言・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唐語林・補遺》（存目）

李頻《送陸肱尉江夏》 如何執簡去，便作挂帆期。澤國三春早，江天落日遲。縣人齊候處，洲鳥欲飛時。免褐方三十，青雲豈白髭。

又《送友人陸肱往太原》 并州非故國，君去復尋誰。獫狁方爲寇，嫖姚正用師。戍煙來自號，邊雪下無時。更想經綿上，應逢禁火期。

又《送陸肱歸吴興》 雪後江上去，風光故國新。清渾天氣曉，綠動浪花春。勸酒提壺鳥，乘舟震澤人。誰知滄海月，取桂卻來秦。

鄭谷《南康郡牧陸肱郎中辟許棠先輩爲郡從事因有寄贈》 末路思前侶，猶爲戀故巢。江山多勝境，賓主是貧交。飲舫閒依葦，琴堂雅結茅。夜清僧伴宿，水月在松梢。

尚顔《送陸肱入關》 舟行復陸行，始得到咸京。准擬何人口，吹噓六義名。亂山遙減翠，叢菊早含英。衣錦還鄉日，他時有此榮。

釋文炬

《十國春秋・閩・僧文炬傳》 僧文炬字子薰，一字涅槃。福州黄氏子，唐末人。【略】後出言成讖，歷歷如券。太祖入閩時，文炬避迹莆田邑中，常云：「吾去世六十年後，當有無邊身菩薩來治此國。聽吾偈曰：小月走爍爍，千落及萬落，處處鳳離穴，家家種葵藿。」又語邑人曰：「吾所居地不動干戈。」光化□年，卒。（《五燈會元》云：乾寧中示滅。）後人解其語云：「小月走」者，「趙」也；「爍爍」，火德，王也；「鳳離穴」，藩鎮散也；「種葵藿」，人耕耘也；「無邊身」，廣大也。宋藝祖登極以建隆庚申，距其示滅於光化戊午，蓋六十有二年也。五季時，莆田不及兵，留從效、陳洪進先後歸順，故言不動干戈云。

《五燈會元・國歡文炬禪師》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炬慧日禪師，福州黄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携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湼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司空圖

論述

綜論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醝，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略】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逾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原注：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原注：上句「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原注：上句「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旦日，欹午又明年」。(原注：上句「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諧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

司空圖《一鳴集自序》 知非子雅嗜奇，以爲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捃拾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牒照乘傳及補亡舅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皆別編次云。有唐光啓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纓亭記。

宋祁《題司空表聖詩卷末》 唐司空表聖，隱虞鄉之王官谷。唐亡，表聖死，無子，家書湮散。後百五十三年直嘉祐歲己亥，武威段繹得書一卷示予曰：表聖私稿也。紙用廢漫，字正楷，凡詩十有二篇，此世所傳表聖筆，其眞不疑。繹以重番治背，髹軸錦護首，粲然若新，其勢不數百年不泯也。噫，表聖，賢者也。以其賢，故一物一言爲後愛秘若此，寧當時舉不及後人之知表聖耶。是不然。同時者娼，異時者慕，尙何怪哉。繹得於虞鄉尉孫膺，膺得於谷口民張，張傳之祖，祖嘗爲表聖主閤云。廣平宋某記。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邁，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又《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彥周詩話》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

麥稀」，誠可貴重。又曰：「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詩話總龜・評論門四》引《王直方詩話》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琴磬之音，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子美詩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過表聖遠甚。

《唐詩紀事・司空圖》　黃巢陷長安，孫樵赴岐隴，授職方員外，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騭有曾閔之行，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揚馬之文故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柳子厚》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爲詩，詩人爲文，始皆係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予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未或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可輕擬議其優劣。【略】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苕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則知《詩眼》之言爲妄發矣。

《容齋隨筆》卷一〇　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聊」、「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司空表聖有書《與李生論詩》，略云：「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豈妨遒舉。賈浪仙雖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余謂四靈輩□□□□□□自摘其警聯二十六，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聊」。《樂府》云：「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詩：「得劍乍如添健僕，」書久似憶良朋。」皆甚佳。然世人惟誦其「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幢高」，「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之句。表聖有《絕句》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其高自標致如此。

又《新集》卷六　司空圖《山中》云：「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又云：「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云：「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虛。」又云：「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雜言》云：「烏飛飛，兎蹶蹶，朝來暮往催時節。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唐自朱三跋扈以來，黠者陰贊問鼎之謀，悖者明獻改物之說，奉璽六臣皆喬木世臣之子孫。於時間關亂世，挺然自立，不踐二姓之庭，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士而已。致光大節爲《香奩》所累，不若表聖賦詠多雅人壯士之言。舊有其集，嘗摘數聯，餘不能悉記。

《詩法正宗》　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嘗舉以爲名言，如所舉「綠樹連村暗」、「棋聲花院閉」、「花影午時天」等句是也。人之飲食爲有滋味，若無滋味之物，誰復飲食也爲。古人盡精力于此，要見語少意多，句窮篇盡，目中恍然，別有一番境界意思，而其妙者，意外生意，境外見境，風味之美，悠然辛甘酸鹹之表，使千載隽永，常在頰舌。

楊士雲《司空圖論詩》　今古文難詩更難，須於味外辨鹹酸。紛紛作者應誰似，裂月撑霆琢肺肝。

《焦氏筆乘》卷三　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汩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升菴詩話・司空圖論詩》　「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勁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劉德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韻語云：「自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戛魄凄。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沇清，放恣從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鑱空擢壁，琤冰擲戟。鼓

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絇。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隤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詆自是，非吾心也。」其目曰《詩賦》。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胡致堂(寅)評其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

《**唐音癸籤・評彙四**》 司空表聖自評其集，「撑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誇負不淺。此公氣體，不類衰末，但篇法未甚諳，每每意不貫浹，如鑪金欠火未融。(遯叟)

又 表聖綸閣舊臣，詭隱瞻烏之日；致堯閩南逋客，完節改玉之秋。讀其詩，當知其意中別有一事在。此等吟人，未論工拙，要爲無負昭陵。(遯叟)

《**汲古閣書跋・表聖詩品**》 此表聖自刊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則也。昔子瞻論黃子思之詩，爲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於乎「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聖之品矣。

《**詩源辯體**》**卷三五** 司空圖論詩，有「梅止於酸」二十四字，得唐人精髓。其論王摩詰、韓退之、元、白正變，各得其當，遠勝皎然《詩式》，東坡、元瑞皆稱服之。

魏源《**詩比興箋序**》 自《昭明文選》專取藻翰，李善《選》注專詁名象，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一蔽；自鍾嶸、司空圖、嚴滄浪有《詩品》、《詩話》之學，專揣於音節風調，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再蔽；而欲其興會蕭瑟嵯峨，有古詩之意，其可得哉。

《**臺齋詩話**》**卷上**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圜中」者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司空表聖詩多佳句，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川明虹照雨，林密鳥衝人」，「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皆足稱也。

又 司空表聖詩清眞高古，全無晚唐一點尖新塗澤習氣。如《山中》云：「名因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近佛心。」《爭名》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疎還有正人知。」《陳疾》云：「霄漢逼來心不動，鬢毛白盡興猶多。」《退栖》云：「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失良朋。」又「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寫眞》云：「幽情暗結千重恨，寒勢常欺一半春。」又「文武輕銷丹竈火，市朝偏貴黑頭人。」即此數語，可想見其爲人。

《**詩筏**》 晚唐惟司空圖善論詩，其《與李生論詩書》云：「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醝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所貴乎味者，謂其醇美在酸鹹之外耳。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數語大有意味。但其自爲詩，亦未脫晚唐習氣，而輒自譽云：「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抑太過矣。余於圖所自摘警句之中，獨賞其五言春詩「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山中詩「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喪亂詩「驊騮思故主，鸚鵡失佳人」，美人詩「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則「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數聯而已。絕句如「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迴孤枕，獨自殘燈照落花」，亦自有致，然終非盛唐氣象也。子瞻獨稱其詩文高雅，有盛唐遺風，蓋亦因人以重其詩耳。當時僞梁所用，如敬翔、李振諸人，皆唐朝舊臣，一旦委質，甚且贊成弒逆。獨圖避世中條山，終身不肯仕梁，豈非豪傑。乃《梁史》拾圖小瑕以譏之。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圖躁於進取，端士鄙之。」世豈有見唐宦官用事，即棄官歸中條山，屢召不起；及朱梁篡位，以禮部侍郎召，辭以老疾；聞哀帝被弒，不食而死，而猶云「躁於進取」者哉。嗟乎，子瞻因人而重其詩，而史乃詘詩而毀其人，人之好尚不同如此，又何怪後世奸佞之臣，以叩頭乞餘生誣方正學也哉。

《**圍爐詩話**》**卷二** 司空圖佳句，大有高致，又甚細密。

又卷五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法。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祕意。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

《**香祖筆記**》**卷八**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引《**池北偶談**》 唐司空圖《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甚。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

丞、蘇州，趣味澄敻，如清沇之貫逵。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

《師友詩傳錄》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阮亭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又 問：「昔人云：辨乎味，始可以言詩。敢問詩之味，從何以辨。」【略】蕭亭答：「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以爲名言。若學陶、王、韋、柳等詩，則當於平淡中求眞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

《漫堂說詩》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樊川鬢絲禪榻，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聖、昭諫皆有妙境。

《談龍錄》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鹹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

《一瓢詩話》 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無一毫賸義，學詩不可不熟讀深思。余選《全唐正雅集》，所以將此二十四則列之於首。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鍾嶸所論，是強別源流；表聖所評，亦麤排品類。能者須於言外領略，原未辨入門階級。

袁枚《續詩品三十二首序》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于是耳。

《隨園詩話》卷五 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于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襪綫，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據作矣。

《歷代詩話考索》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仿書評而別具體裁，氣味可步柴桑四言後塵。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其文尚有唐代舊格，無五季猥雜之習。集內《韓建德政碑》，《五代史》謂乾寧三年昭宗幸華州所立。還朝乃封建潁川郡王，而碑稱爲乾寧元年立，已書建爲潁川郡王，蓋史之誤。其時建方強橫，昭宗不得已而譽之，圖奉敕爲文，詞多誠飭，足見其剛正之氣矣。又集內《解縣新城碑》爲王重榮作，河中生祠碑爲其弟重盈作。宋祁遂謂重榮父子雅重圖，嘗爲作碑。今考其文，亦皆奉敕所爲，事非得已，不足以爲圖病也。

又《詩文評類一・詩品一卷》 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即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眞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詩文評類・詩品一卷》 唐司空圖撰。圖論詩欲有味外之味，故是書所論亦妙契精微。凡分二十四品，各以四言韻語，寫其意境。平奇濃淡，無體不備。王士禎惟摘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爲詩家秘鑰，非圖之本意也。

《絹齋詩談》卷一 唐人方干有句云：「物外搜羅歸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此則談詩妙訣也。司空圖亦記其兩句云：「近而不浮，遠而不盡。」此八

字金針。

沈德潛《劍谿說詩序》 古來說詩者夥矣，而司空表聖、嚴滄浪、徐昌穀爲勝，以不着跡象，能得理趣也。但從入之方，未嘗指示，學者奚所循軌焉。

《劍谿說詩・附詩》 詩家品炙，始於鍾嶸。表聖承之，續者儀卿。餘子紛糺，歧說爭鳴。

《石洲詩話》卷二 李羣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表聖《秋思》詩，阮亭所選，然只得五六一聯耳。

又 司空表聖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論詩亦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

又 《二十四品》眞有妙語，而其自編《一鳴集》，所謂「撑霆裂月」者，竟不知何在也。

又卷四 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

又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

翁方綱《漁洋先生五七言詩鈔重訂本鏝板成賦寄粵東葉花谿十二首》二 舉隅心苦獨良工，《雅》《頌》原難例《國風》。金碧浮沉商續素，誰憑廿四品司空？

謝啓昆《讀全唐詩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司空圖》 林亭幽趣愛王官，裂月撑霆琢肺肝。《詩品》入神超象外，銘勳麟閣遜詩壇。

《雨村詩話》卷下 晚唐人品最高潔，以司空圖爲第一。唐室凌夷，不食而卒，忠烈之義，千載如生。吳融亦不事異姓，大義凜然。故余編《全五代詩》，以二公以上爲斷，不採入也。

《賦話》卷二 唐司空圖《春愁賦》云：「林幽鶯弔，院古苔新。」眼前景，口頭話。一經組織，字字穎妙，讀之若且晚脫筆硯者。晚唐諸名家若司空表聖、陸魯望、吳子華，大致以新穎爲宗，而詞必己出，面目各不相似。宋人所尙者，清便流轉，好用現成，語乏鍛鍊刻琢之功，欲語雷同，畦町不化，所以不逮唐人也。

《退庵隨筆》 司空表聖《詩品》，但以雋詞標舉興象，而於詩家之利病，實無所發明，於作詩者之心思，亦無所觸發。近袁簡齋作《續詩品三十二首》，乃眞學詩之準繩，不可不讀。

《養一齋詩話》卷一 新城尙書不處滄浪之時，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誤會滄浪之旨。又以《滄浪詩話》與鍾嶸、司空圖《詩品》、徐禎卿《談藝錄》一例服膺，皆不甚當。嶸之品評顚倒，前人多已論及。表聖《廿四詩品》，今古膾炙，然文詞致佳而名目瑣碎，「高古」、「疎野」、「曠達」、「清奇」、「超詣」亦大概相似耳。《談藝錄》推本性情，頗敦古誼。

又卷五 司空表聖《詩品》，首列「雄渾」一門。然其五言如「草嫩侵沙長，冰輕着雨消」，「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棋聲花院閉，旛影石壇高」，「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七言如「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佳句纍纍，終無可當「雄渾」之目者。若其《漫題》、《偶題》、《雜題》諸小詩，亦多幽致。如「破巢看乳燕，留果待啼猿」，「鳥窺臨檻鏡，馬過隔牆鞭」，「曬書因閱畫，封藥偶和丹」，「鷗和湖雁下，雪隔嶺梅飄」，「溪漲漁家近，煙收鳥道高」，「陂痕侵牧馬，雲影帶耕人」，「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頗令人應接不暇，要於「雄渾」兩字，概乎未有聞也。【略】愚謂表聖善論詩，而自作不逮，亦猶是也。而自題其集云：「撑霆裂月，劫作者之肺肝，亦當吾言之無作。」蹈恕己則昏之弊，不類善論詩者所云矣。雖然，表聖勁節清標，映蔚史乘，詩即未造穩境，後人猶諒之，況有進於此者哉。詳本而略末，凡持論者所當知也。

又卷六 吾鄉石石丈論詩云：「今之作者，不附于瑯琊，北地，則附於公安、竟陵。詩以位置性情，攘取他人之性情而私爲己有，尙得謂之有廉恥乎。」此論快絕。昔鍾嶸、司空圖皆作《詩品》，二字都排向外面去，石丈說到無廉恥上，方足爲《詩品》的解耳。

《履園譚詩》 唐寶臮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於歐、虞；司空圖論詩入微，不聞其詩學過於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高、殷選政寓譏評，《閒氣》《英靈》各集成。豈若司空《廿四品》，擇言猶雅勝鍾嶸。（殷璠、高仲武、司空圖）

《重訂主客圖・司空圖傳》 懷民按：表聖詩，格韵清妙，與水部有神骨之肖，但遺文散失，五律纔有二十首，稍汰之僅得九篇，其他古體十首，七律

十八首，五七言絕句三百餘首，多寡乃爾不倫，固知表聖五言詩尚多，其散見於他書者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等句，俱清奇新警，抉格律之精，今俱不得全篇，惜哉，聊就所存者，推爲升堂第三人。

《問花樓詩話》卷一　往在家塾，先廣文授讀表聖《廿四詩品》既，讀其《與李生論詩》云：「詩貫六義，渟蓄溫雅，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頃摘其佳句可供吟玩者，如「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晴初」。眞所謂「渟蓄溫雅」，極「韻外之致」，皮、陸角險鬬奇，方斯遠矣。

《筱園詩話》卷一　詩以超妙爲貴，最忌拘滯獃板。故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間。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迹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也。

徐以坤《戲爲絕句》一　誰識盧山面目眞，雌黃商榷苦陳陳。司空拈出無多語，百態牢籠萬古新。

洪占銓《覃溪師命作論詩三昧絕句》五　涪翁一笑唱橫江，倚閣風神與杜雙。苦愛司空味外味，無情須避打油腔。

《藝概・詩概》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疎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袁翼《論金詩》一九　少陵豈是村夫子，笑倒西巖劉伯深。表聖重生改《詩品》，落花數片白雲潯。

《老生常談》　司空表聖神韻音節，勝於皮、陸。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司空圖》　歸隱中條幽谷中，名僧高士共清風。千秋獨有知非子，詩思依稀姚武功。

《海天琴思錄》卷七　司空圖詩，在唐不能名家，其所撰《二十四詩品》，貌是而大旨則非。詩之品何止二十四。況二十四品中，相似者甚多。試以古人之詩定之，每首中前後有數品者，每聯中兩句有濃澹者，司空《詩品》之作，以視鍾嶸之論詩，又瞠乎遠矣。

《東皋詩話》卷一　司空圖，字表聖。【略】朱溫將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而卒。在晚唐詩人中品格最高。表聖自賞其句云「愛舞鶴終卑」，庶幾不玷斯言。

又　表聖論詩謂「梅止於酸而鹽止於鹹，味常在酸鹹之外」，因自謂「棋聲花院靜，旛影石壇高」句爲得之。洪容齋病此二句寒儉有僧態，未若「綠樹連邨暗，黃花入夢稀」二句最善。又謂其七言佳句「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又　表聖與友人論詩一則，備列其平居所得，亦可見唐人爲詩，用思之苦，揣摩之勤，然究不免有意爲詩，則格律之說中人深矣。昔沈約初爲四聲，自謂入神之作，余謂非是入神乃入魔耳。

又　余謂表聖《二十四詩品》，蓋亦自喻其平素所得，惜未經指出某句爲「雄渾」，某句爲「典雅」。

分　論

《塞上》　《重訂主客圖》卷上：「沙塡孤障角，燒斷故關碑。」寫邊色如見。

《寄永嘉崔道融》　《瀛奎律髓》卷四馮舒評：戍鼓着「暗」字，欠妥。何焯評：「暗」謂潮聲至而更鼓不明也。紀昀評：結句似親遊，不似寄人，病在「似」字。

《僧舍貽友》　《重訂主客圖》卷上：「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不解吟更清，不愛舞更高，此翻奇語，不必深泥。「竹上題幽夢，溪邊約敵碁。」言隨興耳。

《華下送文浦》　《重訂主客圖》卷上：「川明虹照雨」，新。「樹密鳥衝人」，新。發難顯之景，如在目前，然從前人未經道得，即所謂新也，不必盧同《月蝕》、李賀《夢天》。

《下方》　《唐詩評選》卷三：此與鄭雲叟《山居三首》，幽細有度，庶幾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矣。表聖忠孝情深，尤爲詔令。《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輯注：據舊史，巢賊亂，圖還河中。王徽表爲副使，不起，召爲知制誥乃起。此詩豈赴召時作邪。

《華下送文涓》《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一鳴集》嘗自誇數聯，五、六其一也，其實工密。三、四亦自然，近中有遠。紀昀評：「皆」字不甚穩。此詩只鍊此五、六兩句，餘皆草草。後來「九僧」一派，自此濫觴。

《早春》《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起句十字四折。此公有《一鳴集》，自誇其詩句之得意者五言，觀此亦可知也。馮班評：頷聯名句。何焯評：發端所謂「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也，已呼起結句，除是神仙不悲老至耳。三、四固名句，破題於「早春」，則微遠極矣，詩至此眞近佛心。宋以後高手所以不如唐人，意味有限者，在有句無篇，苦心極力，只學得三、四，不知妙在首尾。紀昀評：刻畫之至，不失自然。固是苦吟有悟，亦由骨韻本清。姚武功搜盡枯腸，總是酸餡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圖又自負詩，得味外味。嘗云「雖庶幾不濱于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今讀此篇體裁冲雅、氣清識到之什。《重訂主客圖》卷上：「草嫩侵沙長，冰清著雨消。」有味處全在細，故天下物之粗者味短。「風光知可愛，容髮不相饒。」此等却非樂天。

《上陌梯寺懷舊僧二首》《重訂主客圖》卷上：二詩結處皆不甚楚楚，或題有闕悞。象外超逸。「塔影蔭泉脉，山苗侵燒痕。」此在《詩品》當屬含蓄、縝密、委曲、形容四則。

《贈信美寺岑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上：「焚香老山寺，乞食向江船。」是水部。

《江行二首》一《帶經堂詩話・懸解門一・入神類》引《香祖筆記》：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於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晤五言三昧。《重訂主客圖》卷上：余每諷此，其味數月不能去懷，其音數月不能去耳。按：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宇文周時，方響一架，十六枚，梁曰銅磬，蓋仿古編磬之制而爲者。今之雲鑼，變方爲圓，共九枚，上一枚虛設不用，而以八枚盡十六枚之妙，或即其遺意云。「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寫景妙矣。當思其中之情，方得其中之味。

《贈步騎李員外》《重訂主客圖》卷上：「幽瀑下仙果」，此「仙」字却不亂下。

《雜言》《韻語陽秋》卷四：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頹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回星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語也。

《陳疾》《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酣歌」，非容易之事，亦非不學問人所有之事。人當極不得意境界，偏能隨地而自遣，隨時而自安，乃見眞實作用。是故世路無機宜酣歌也。世路無機而又値旅舍更宜酣歌也。既曰「酣歌」矣，何又曰「自憐」，言如此世路、如此旅舍，而亦思酣歌，此其所以自憐也。「自憐」二字，直貫十四字。三四皆寫亦酣歌也。五六即欲歸而未即歸之神理。磬聲遙隔，謂之故鄉山寺可也，即謂之旅舍情景亦可。

《浙上》一《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二言寇來無定，避非一處，故曰「又來此地也」。三四承之，「猿頻到」、「燕亦多」比體也。五六亦比體，言四方避亂之人雜處此地，故曰「並長」，浙上界秦楚之交，故曰「相和」，七八結有二意：一以見村童牧豎不聞理亂，一以見山靜林深可以避寇也。

又二《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言西北鄉關近於帝京，回首而望，但見烟塵一片，欲歸未得，正爾傷情也。是以地色連天，歌聲似哭，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一而非傷情者。且世亂人稀，時危政險，更隨烟棹向南而去，則有懶於問津者，其何時而遂吾歸志耶？朱三錫評：故鄉爲繫念之地，而京都爲君父所居，尤極關心。今兵戈擾亂，正在西北，鄉關與帝京切近，故曰正傷情也。三四皆承寫「傷情」二字，「地色連空色」，言地皆荒土，一望青草地色連天，故曰「愁看」也。「歌聲似哭聲」，言四境無聲，偶有微聞，歌亦似哭，故曰「靜聽」也。五六皆比體，言如此世亂、人稀、時危、政險，四方正未寧謐，歸期正未可定，一任其烟棹之所去，不必更問矣。

《山中》《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避地入山而作也。首言一家皆爲我避亂而戀於孤峰之間，深入蒼苔之徑。而避之者，多止分隙地，故放生之鹿亦遠去於寒林也。今者依隱山中，名傳不朽，雖仙骨不如理到忘機，與佛心相近。兼之溪頭好景，風雨乍晴，沙鷗可數，眞有悠然自適者，其何理亂之足

云哉。朱三錫評：看他通首全是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理亂不知，機事盡忘神理。起曰「戀孤岑」，自是眞正入山，深踏蒼苔，非泛泛托跡者可比矣。人惟眞正入山，雖非逃難，亦必深藏。即曰「放生」亦不輕出，曰「人多分隙地」者，言彼自紛紛逃難，我自寂寂還山，爾我了不相關也。曰「鹿大出寒林」者，言彼以無心出谷，我以遠害入林，彼此絕無驚怖也。至若一事做到絕頂，便是不朽，隨事可以自得，便是忘機。苟非明悟達觀之人，未易臻此。是故人至不朽地位，生固可傳，死亦不泯，何必稱仙人、到忘機境界。榮固不驚，辱亦可受，何處非佛。晚晴獨步，閒數溪禽，皆其悠然自適光景也。

《寄贈詩僧秀公》《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亦倒裝詩，爲欲謝彼訪我，因先述我仰彼也。輕輕拈出四前輩，妙。此非請四公比秀公，亦非推秀公接四公，只是遠遠舉得四公便住口，已後更不肯輕向齒縫唇尖再許一個半個。於是遂使「近來」字、「少」字、「惟仰」字、「獨得」字，字字清清泠泠，如扣哀玉之聲也。（後解）此言秀公凡有四不應訪也。一，句字未安，不應輟筆也；一，林泉得意，不應下山也；一，官落閑曹，料無河潤也；一，人方獨立，別無奧援也。是爲反復尋求，決無訪理。而公方且不唯一訪而已，至於再、至於數，然則雖欲不寄謝，必不可得矣。

《丁未歲歸王官谷》《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詩因昭宗時藩，鎮肆志，海內鼎沸，表聖見機而作歸於王官谷也。首言家山牢落，在戰塵之西，疋馬潛踪而歸路已迷矣。二聯乃途中所見，謂旌旗營寨之紛紛也。所以然者，由來風俗偸薄，忘禮義之習，故致中原騷擾動鼓鼙之聲耳。今我歸於此谷，將取壺中日月，長歌而深入於武陵溪畔，其可使漁人問津耶。朱三錫評：一言世亂，二言歸家。曰路迷者，謂旌旗營寨之紛紛也。三四正寫「路已迷」三字。「卷旗」而曰「塚上」，「移寨」而曰「花邊」，極寫戰塵擾攘光景。五六推原其故也，從來治亂因乎風俗，而風俗之薄，皆因輕文字始之。蓋輕文字則忘禮義，無禮義則無人心，此五字道盡治亂之本。七八不過寫歸王官谷耳。

《書懷》《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東原試耕，正居閒謀安處，上下脈理相應。朱三錫評：引雛試耕，人謂司空歸田樂事是矣，不知司空身爲大臣，雖退休林下，而一舉一動無念不關民瘼。則當日東原試耕，正以卜一歲之農事，驗萬民之休戚，不止爲一人一家言也。二「馬嘶春麥長」，則春耕有望，曰「幾處」，非僅一村可知。四「人喜雪峰晴」，則秋成可期，曰「一川」，非僅一人可知。五六忽轉到居閒謀安，言今日乞休歸里，實爲量才，揣分耄聵非敢沽名以干譽也。

《退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得劍」一聯，當時藝林傳誦。《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按司空自號「三休主人」，退歸田里，大有一段經濟作用在內。開口曰「無能」，自是學問人語。「宦遊蕭索」，豈眞爲無能而蕭索乎。是司空於熱鬧場中自尋蕭索也。二「移住中條」，又曰「最上層」，蓋登之惟恐不高，亦藏之惟恐不深意也。三四承「蕭索」寫退棲，五六承「無能」寫退棲致身繩檢外，正爲此耳。

《五十》《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起曰陡覺衰，言前此全然不覺，今日始得覺之。言前此車塵馬跡鞅掌王事全然不覺，今日身閒事省，吟咏陶情，偏忽覺之。其所以覺之者，爲「陡衰」也，爲五十而陡衰也。因思旁人看我，謂我偶叨清秩，必是養高。即我自思謂我囊有金丹，堪以娛老。斗然自省，殊爲謬謬。「更堪疑」，「疑」字妙妙。杜少陵云：「衰年欲付紫金丹」，乃知衰年之人所恃在此，而衰年厚祿之人，所信尤在此。無柰「頻試」無用，忽地自疑，因此一疑反得大覺也。五六實寫衰字。七八找足「衰」字意。言有花無酒，老況更覺不堪耳。

《新歲對寫眞》《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下壽，六旬也。更移巡，又隔一年矣。生情結恨，言老境之不堪也。寒勢欺春，言老態之不如也。五言養生之無術，六言用世之非時，皆因衰颯之故，故曰「別寫眞」也。

《華下》《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言寓居華下，戴籜冠而步於池塘之上，韻致幽逸，偏覺宜於夏景也。若夫池塘所見綠荷扶起，以承早露；白鳥驚迴，而入殘陽：其爲夏景何如耶。而余竊有感者，當此之時行踪牢落，久無書以干貴，而去時有僧自故鄉而來，余固長爲退休之人已。今往往求長生不死之訣，不知退居靜養，此即其方，無俟向名山而諮訪也。其何爲而不自引退哉！朱三錫評：首句興起「夏景」二字，三四寫夏景也。綠荷曰扶起，寫老年意，白鳥曰驚迴，寫亂世意。五六即八之「退休」二字也，言即此便是養生眞訣耳。

《重陽山居》《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九日本是苦節。古來賦九日者，大都皆憂愁離恨之叶，故曰「自古恨難窮」也。喜者爲登臨而喜，亦於千愁萬恨中偶逢佳節，偶尋快活，故曰「登臨且喜同」也。三四皆登臨之所見，雖曰

且喜仍是恨詞。五六俱寫重陽景物，言花開花謝各有其時，鳥去鳥來各隨其候，偏我寂寞衰翁日月云逝，歲不我與，所以更期一醉也。

《**爭名**》《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人無論賢愚貴賤，必到不朽地位方爲定論。乃知「不朽」二字，破盡從來爭名之念。無奈役役市朝者，譬猶刀弓劍戟，彼爭我奪，相持不休，受盡無數驚怖，嘗盡無數冷暖。及至身名俱喪，究爲無補，豈不可笑！此篇開口曰「爭名豈在更搜奇」，妙妙。三四正寫不必搜奇處也。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則文章詞賦亦爲文人不朽之事，則凡棲身塵外，寄志詩文，夫固有不爭名而名歸之者在耳。曰只此者，言此荷香松影之中，俱是樂境，不在搜奇也。曰無妨者，言此荷香松影之中，儘可爲文，不必不朽也。

《**光啓四年春戊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佳景佳句。《讀雪山房唐詩序例》：司空表聖《歸王官谷》作，有蛻棄軒冕之風。《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吾廬之中別無他物，止有藏書而已。無端遭此兵燹，燒殘數架，則吾廬之所有，蕩然一燼可知。睹物傷心，有何可戀。曰猶自戀者，一則爲我機事盡忘，懶於酬應，退守吾廬可以忘世；一則爲我鏡窺白髮，歲月云逝，靜息吾廬可以養身。此即杜工部所云「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是也。況乎吾廬之內，孤嶼池痕，小欄花韻，可酣可歌儘可自適。逃名之念存之久矣，陶靖節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正與此意相符耳。

《**丁巳重陽**》《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重陽未到，先已登臨，其旅思無聊，急於排遣可知。探花獨酌，皆已登臨事也。其所以急欲登臨者，因客舍蕭條，連日坐雨，是必此日偶爾晴明也。又因家鄉迢遞，隔河聞砧，是必此日歸思忽發也。五忽說到世亂，六又說到多病，有何可喜，所可賀者，惟棄官得歸耳。

《**獨望**》《艇齋詩話》：東坡「纖纖入麥黃花亂」，用司空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之句。

《**河湟有感**》《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城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棄割，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卒召狄難。

《**重陽阻雨**》《升菴詩話・司空圖重陽阻雨》：亦得閉戶靜中之趣。

《**南北史感遇十首**》**八**《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此詩謂梁武帝捨身入寺而作也。用意深遠。人多不識「佳人自折一枝紅」，梁武帝自取天下也；「把唱新詞曲未終」，非是他人窮奢極侈享天下之樂也；「惟向眼前憐易落」，梁武帝非有積功累仁之素，乘危幸釁而取天下，知其必不久身自得之，身自失之。自知其國易於亡也。「不如拋擲任春風」，捨身佛寺付天下於自危自亡，聽命於天不復愛惜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徐充曰：於六義屬比。胡次焱曰：嘗聞評此詩者，以爲紅折則易落，折雖見于人取，易落則適所以戕其天也。是故折于佳人，不若任于東風。以《郭橐駝傳》證之，傳曰：「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即折而憐之之謂，曰其置也若棄，即不如拋擲之謂，此即據詞推意，與詩題絕不相類。按梁武帝爲侯景所迫，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謝疊翁注謂爲武帝捨身入寺而作，謂「乘危幸釁而取天下，自知國易于亡，捨身佛舍付天下于自危，不復愛惜」說豈無本耶。或曰南史五朝，三十五主，共二百七十二年，北史六朝三十二主，共二百八十二年，內惟東晉、後魏年代差永，餘皆享國甚淺，所謂眼前易落，殆謂此歟。「佳人自折一枝紅」，以享國言，折則以力取之者也。「把唱新詞曲未終」，以歡樂言，把則欲以力留之也。「惟向眼前憐易落」，如前所述世數，憐則欲留之而不可得也。「不如拋擲任東風」，無可奈何，一聽諸天而「折」之、「把」之、「憐」之，終有窮也。此說于詩題可通。

《**浪淘沙**》《柳塘詞話》卷三：《浪淘沙》亦有詩體，而入選列前單調者，亦即歇指調也。《唐詞紀》名爲《水鼓子》，作者如白居易、劉禹錫輩，惟司空圖一首爲得大體。

《**狂歌十八首**》**一五**《鶴林玉露甲編》卷四：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升菴詩話・司空圖狂歌》：此戒人之嗜欲傷生者也。申包胥曰：「人生實難，有不獲其死者乎。」蔡洪曰：「六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亦是此意。《剡溪漫筆》卷五：戒人追欲喪，可謂警切。鮑照《觀漏賦》云：「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其意正同表聖祖明遠，而詞更痛快。

《**漫書五首**》**一**《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逢人漸覺鄉音

異」，此去鄉愈遠，思鄉愈深也。聞鶯聲似故山，必動故山之想，其懷抱當何如，所以不喜而反恨也。《唐詩鏡》卷五三：琢意過巧而小。

《修史亭三首》 司空圖《山居記》：（中條五蓮峰下）像刻大悲，跂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其所職也。《三體唐詩》高士奇輯注：詩意謂四十年中欲以功名答知己，天可質也。誰料豪俠之志無所施，遂灰心以修方外之事乎。《春酒堂詩話》：有見予《村居》詩者，撫掌曰：「酷似司空圖《修史亭》詩。」予曰：「《修史亭》詩若何。」客曰：「『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豈不似君『平生射虎心何在，獨倚柴門看插秧』乎。」予曰：「予詩似與否未可知，然『前錢』二字宜商。」客曰：「然則『至今遺恨水潺潺』，『離宮晚樹獨蒼蒼』，俱失商耶？」予曰：「此又當別論耳。」

《題休休亭》 《石林詩話》卷上：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咤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辨，謂誤以咤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咤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野客叢書・咄嗟》：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咤」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咤」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咤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詠房琯》 《升庵集・房琯》：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奏遣諸王爲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爲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故特爲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琯，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酒泉子》 《詞綜偶評》：「黃昏把酒祝東風，且從容。」歐公《浪淘沙》起語本此。然刪去「黃昏」二字，便覺寡味。《雲韶集》卷一：遣詞命意是六一公之祖也。

《馮燕歌》 《文苑英華辨證》卷五：按《麗情集》乃沈亞之作，其歌云「爲感詞人沈下賢，長歌更與分明說」，下賢，亞之字也。嘗作《馮燕傳》，併作此歌，而《司空圖集》無之，則非圖作也。《升菴詩話・司空圖馮燕歌》：《麗情集》作沈亞之，歌中亦云「爲感詞人」云云。下賢，亞之字也。

《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 《容齋續筆》卷一四：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廈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爲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志，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傳記

《舊唐書・司空圖傳》 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淮人。【略】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略】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路由陝虢，謂陝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爲賓佐。其年，攜復知政事，召圖爲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遷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數年，徽受詔鎮潞，乃表圖爲副使，徽不赴鎮而止。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中書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寶雞，復從之不及，退還河中。龍紀初，復召拜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福中，又以諫議大夫徵。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移疾不起。乾寧中，又以戶部侍郎徵，一至闕廷致謝，數日乞還山，許之。昭宗在華，徵拜兵部侍郎，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已。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專於祿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棲衡之志。可放還山。」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略】。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圖既脫柳璨之禍還山，乃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王重榮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臘饋遺，不絕於途。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遇弑于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時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圖無子，以其甥荷爲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彈，昭宗不之責。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間代傑出，奮藻摛英。騏驥逸步，《咸》、《韶》正聲。燦流緗素，下視姬、嬴。

《新唐書・司空圖傳》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止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奬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薄，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遊。攜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憧，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略】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眞丈夫哉。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七五引司空圖《段章傳》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進士司空圖。初，章以自儆爲馭者，亦無異於他傭。是年夏，圖歸蒲久，以乏力，不足

賜給。章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圖寓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群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某段章也。係擄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且幸偕往，必亡他。然且決免於暴橫矣。」圖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圖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復遇牓者韓鈞濟之，乃抵鄠縣，因達於行在。

《北夢瑣言》卷三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飫飥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闇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牓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重也如此。

又卷六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罹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上下二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糠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雲仙雜記・幽人筆》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汗漫錄》）

《南部新書》辛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漑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五代史闕文・司空圖》　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版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已上《梁史》舊文。）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史，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湯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殺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圖以一絕紀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鼓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題休休亭之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意時情且料度。白日偏催人快活，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言耐辱莫。」柳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愼。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顓於食錄。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

又云：「有時看御扎，特地挂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石林燕語**》**卷五**　司空圖，朱全忠篡立，召爲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爲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爲圖薨輟朝勅，乃知雖亂世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避暑録話**》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

《**唐詩紀事・裴度**》　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廟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又《**鄭谷**》（存目）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晚唐詩人**》（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九**》**引**《**蔡寬夫詩話**》《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譏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

又《**後集・韋蘇州**》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此語與前語不同，蓋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當也。

《**唐才子傳・司空圖**》　圖，字表聖，河中人也。父輿，大中時爲商州刺史。圖，咸通十年歸仁紹榜進士。主司王凝初典絳州，圖時方應舉，自別墅到郡上謁，去，閽吏遽申司空季才出郭門。後復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公謂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貢，圖第四人，據同年鄙薄者謗曰：「此司徒空得一名也。」公頗聞，因宴全榜，宣言曰：「凝叨參文柄，今年榜帖，專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名益振。【略】昭宗在華州，召爲兵部侍郎，以足疾自乞，聽還。圖家本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廬，遂隱不出。【略】時寇盜所過蠹粉，獨不入谷中，知圖賢，如古王蠋也。士民依以避難。後聞哀帝遇弒，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卒，年七十有二。先撰自爲文於濯纓亭一鳴窗，今有《一鳴集》三十卷行於世。

《**名山勝概記**》**卷三六引宋黃通**《**王官谷題名**》　王官谷者，乃唐兵部侍郎司空圖之舊隱也，人亡迹在。松韻水聲，雲光野色，環照旌旆。太尉吳公雅有山水興，觀之裴徊。乃屏牙杖，扶筇曳屐，登休休亭，望瀑布泉，思其人，愛其景，嘆嗟而不忍去者久之，故作詩以見其志。

《**詩譚・司空圖高節**》　司空圖自京師歸隱中條山，自稱「知非子」，結屋溪上，命曰「休休亭」。尋召拜禮、戶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躁干相位者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誑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絕高)。是時盜賊充斥，獨不近圖居處，士人依之避難者甚衆。其厚德見信于人如此。

魏源《**中條山王官谷雙瀑吟序**》　中條山在解州鹽池之南，黃河之東北。五峰環拱，而天柱峰居中南面獨尊。中有王官谷，雙瀑東西自天柱直下，飛灑叢石間，而觀泉亭當其合流，清瑟嵯峨，瑩神滌慮。乃唐陽城司空圖所棲隱也。自解州城中望之，奇峰疊巘，天然圖畫。山形勢類王屋而泉瀑遠勝之。爲春秋春伯伐晉渡河取王官之地。河北棲隱勝處，自蘇門百泉外無過此焉，盤谷不足道也。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右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一年，王凝下及第。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爲知制誥、中書舍人。朱溫將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而卒。圖居中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集自爲序，以《濯纓亭》、《一鳴窗》名其集。子荷別爲集後記。最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酸而鹽止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旛影石壇高」之句爲得之，人以其言爲然。

《**通志・藝文略八**》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一鳴集》一卷（案：《文獻通攷》作三十卷）。唐兵部侍郎虞鄉司空圖表聖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也。其論詩以「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鹹酸之外，醇美乏焉」，東坡嘗以爲名言。自號知非子，又曰耐辱居士。

又《詩集類上》《司空表聖集》十卷。唐兵部侍郎司空圖表聖撰。咸通十年進士。別有全集，此集皆詩也。其子永州刺史荷爲後記。

《宋史・藝文志七》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圖，河內人。表聖，圖字也。僖宗時知制誥，爲中書舍人。旋解職去，晚自號耐辱居士。朱全忠召之，力拒不出。及全忠僭位，遂不食而死。《新唐書》列之《卓行傳》。所著詩集，別行於世。此十卷乃其文集，即唐志所謂《一鳴集》也。【略】陳繼儒《太平清話》載耐辱居士墨竹筆銘，此集無之。其銘序云：「咸通二年余登進士，叨職史館。」按唐制進士，無即入史館者。圖，成進士在咸通末，出依王凝爲幕職，本傳甚明，安有職史館之事。又云：「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二侍，無日不與竹對。」按序稱墨竹種於長安，圖爲知制誥中書舍人，乃僖宗次鳳翔時；其爲兵部侍郎，又當昭宗在華州時，何由得與竹對？況圖身爲唐死，年七十二，而序乃云「今爲梁庚寅，余年八十有二」，其爲僞撰益明矣。是編前後八卷，皆題爲雜著；五卷六卷，獨題曰碑，實則他卷亦有碑文，例殊叢脞。舊本如是，今姑仍之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即《唐志》所載《一鳴集》也。圖大節炳然，其文章亦尚存唐代舊格，不涉五代之猥瑣。陳繼儒《太平清話》載其墨竹、筆銘手迹，此集不載。其序稱梁庚寅歲，圖年八十二，僞妄審矣。繼儒不能辨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又《詩品》一卷，唐司空圖撰。

《稽瑞堂書目》《司空表聖集》十卷，舊鈔，毛子晉校本，一冊。

劉承幹《司空表聖文集詩集跋》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朱子涵觀察已刻曹氏書倉影寫明成化本，今板歸於余，因其有文無詩，欲合爲全璧。四庫不收詩，表聖之詩，清和婉約，有中唐風味，與韓致堯、羅昭諫相上下。【略】惜單行詩未見，止有席刻三卷本，《唐音統籤》五卷本。今用席刻而以統籤校之，附錄《新、舊唐書》兩傳、《五代史》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一則、詩話一則、逸句一則，藉以考其事實云。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二・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路有鈔本。顧千里有精校本。有明刊本。劉燕庭宋刊唐三十家集內有《一鳴集》，云與他刻不同。〔續録〕宋蜀本，有雜箸無詩。張芑堂藏季振宜家影鈔本，復録吳有堂過何義門校。鄧孝先藏知不足齋鈔本，校新刊本多連珠八首，其他可以校正者，殆數百事。又見錢犀盦鈔本，亦間可補鮑本之缺失。涵芬樓藏趙味辛手校本，亦自鮑本出，蓋鮑本依宋本校過也。胡心耘有校宋本。八千卷樓有鈔《一鳴集》本。清鈔不分卷本。四部叢刊本。康熙吳郡席氏刊詩三卷入唐詩百名家集。

《涵芬樓燼餘書録・趙味辛校汪季青鈔本跋》　司空表聖《一鳴集》十卷，全子少權所貽，自宋刻外，未之付梓。知不足齋藏本乃從宋刻對校者，頃復借勘一過，補録《連珠》八首，其顯然可疑者，則旁注證明。蓋明代刊書，於義有難通者，輒以意改竄，固非良法；而南宋學本坊本，往往草率譌誤，又不可徒以耳食爲貴也。乾隆丙寅孟秋記。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五・司空表聖一鳴集十卷》（舊抄本）　唐司空圖撰。某氏手跋曰：是冊爲先君子舊藏本云是前明中葉人手抄，但每一展讀竊訝訛字尚多，欲覓善本校讐，留心訪問，數年來竟不可得。今秋一書賈持到菉竹堂舊抄表聖文一冊，字畫極精雅，惜僅存四分之一，不爲全書，却又過昂其値，無力售之，因就其所録者校改一遍，勘正數十字，已覺賞心悅目，未審何時得購完書補成全璧也。漫記諸卷端以俟，丙戌九月東陽主人元輅。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司空表聖文集十卷》（鈔本）　河中司空圖表聖。右集大題在下爲《一鳴集》。前有光啓三年泗水司空氏自序。陳氏《書録解題》：《一鳴集》十卷，蜀本前後八卷，俱題《雜著》，惟五六兩卷題作《碑》。今按，卷七《雜著》中有《復安南碑》，不應此二卷獨題《碑》。當由後人誤改。殆即陳氏所見之本歟。

《藝風堂文續集・曹書倉影寫明成化本司空表聖文集跋》　此集有文

無詩，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蜀本前後八卷，俱題雜著，五六兩卷，獨題碑字。按，卷七雜著中，又有《復安南碑》，不應此二卷，獨題曰碑，當由後人誤改，則與陳所見之本無異也。每卷首行題《司空表聖文集》卷幾，下題《一鳴集》。與瞿氏《書目》載宋刻《杜荀鶴文集》，下題《唐風集》同，知其原出於宋。靈石耿文光斗垣《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一百八載一抄本，記云是集有文無詩，惟五卷六卷題碑，餘皆題雜著。凡記述書記碑誌賦贊之屬共七十首，書前上題《司空表聖文集》，下題《一鳴集》，與簡明目所著合，蓋猶是舊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宋蜀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文大印，「劉體仁印」、「潁川鎦考功藏書印」各印。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小題作「一鳴集」，其行格皆照宋刻本。序後目錄，每卷又有目錄連正文，與宋本正合。鈐有「池北書庫攷藏」、「紅豆山房校正善本」、「紅豆書屋」、「惠棟之印」、「定宇」諸印。卷首有翰林院大官印。前有王漁洋手跋十行。【略】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前有靈石耿文光手跋一則，言得此書於沁水，寶氏多藏書，此集抄寫尚工，以二金購之，藏之蘇溪書庫。末署萬卷精華樓藏書跋尾。鈐印列後：「王靖廷鈔書之印」、「太原仲子」、「壽椿堂王氏家藏」、「靖廷讀過」、「張位之印」。（乙亥）。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舊寫本，八行廿字。目連正文。趙味辛懷玉校宋本。（張菊生書。壬子）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二・宋蜀本司空表聖文集跋》 此宋代蜀刻本，凡十卷，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不記字數刊工，遇宋諱皆闕筆。前自序，次目錄，本卷前亦列文目。每卷書名下又標「一鳴集」三字，各卷總目均題「雜著」，惟第五、六卷作「碑」。前後鈐「翰林國史院官書」朱文長印，又有「劉體仁印」、「潁川劉考功藏書印」、「劉體仁」各印。按：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載《一鳴集》十卷，「唐兵部侍郎虞鄉司空圖表聖撰」，「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今此本卷數標題悉合，其雕刻刀法斷爲蜀工，是陳氏所稱之蜀本即是刻也。昔王漁洋言，劉公戟家有宋刻唐詩三十家，今卷中劉氏印記宛然，自屬公戟藏本。此書廠肆於估得之山東，凡唐集六家，許用晦、鄭谷、孫可之、張文昌、李長吉及此集，余展轉以千金獲之，重其爲唐人祕籍，世無第二本也。此集近有結一廬朱氏新刻，所據爲曹能始書倉本，余壬子歲曾從鄧君孝先假知不足齋寫本校勘，鮑氏本云據宋刻所校。癸丑歲更從章君式之假錢辛盦藏本再校，於曹本頗有改正，嗣以宋本覆勘，其補訂之處出於兩本外者尚多，不審鮑氏所據宋本爲別一刻耶，抑轉徙鈔時不免有脫漏也。然宋本亦時有奪訛之字，要亦未可盡從。惟行間兼有粘補塡寫之字，細審筆迹亦屬舊人所書，其何所據依，殊難索解耳。己卯八月十八日，沅叔識。

又《校司空表聖集跋》 此《一鳴集》十卷，光緒乙巳結一廬朱氏刻本，所據爲明季曹能始家書倉寫本，而繆藝風前輩爲校刻者也。壬子歲，余假得同年鄧孝先藏知不足齋本校勘一過，糾正之字，殆以百計，增補佚文《連珠》八首。翊歲癸丑，又假章君式之所藏錢辛盦鈔本重校，與鮑本時有差異。越五歲戊午，得見宋蜀本，又取覆勘，則其改訂之處與鮑本十有八九合，蓋鮑氏言固以宋刻校正者也。余既校宋本，後藝風、式之二君先後假余此本參證得失，因各疏記其訂正之字，及余所漏略者，附簽於卷中。今悉排比以綴諸卷末，用誌良友切磋之益。洎壬申歲，此宋蜀本亦展轉爲余所得矣。

又《司空表聖文集舊鈔本跋》 司空表聖《一鳴集》，余於壬子歲假鄧正閣同年所藏知不足齋鈔本校勘一過，鮑氏固自云從宋刻鈔訖也。翌年辛丑，又假錢辛盦藏本於章君式之，據以再校，文字乃頗異同。戊午秋，又得見宋蜀本於廠肆，急假得，竭一日夜之力點勘終篇。洎於壬申歲，此蜀刻本亦展轉竟歸於余齋。生平於表聖文字信爲有緣矣。庚辰秋末，偶過文友堂書坊，於架上忽覯此舊鈔本，審其行款，似從宋本錄出，卷中有惠氏藏印，卷首有漁洋山人手跋，亟以善價收之。歸而取前校本核之，卷八之《連珠》仍付闕如，或所從出之本亦脫此葉也。稍暇當取宋刊復校，并補佚文，以成善本。漁洋山人跋語不載集中，或編集時失之耳。

藝文

齊己《寄華山司空圖》 天下艱難際，全家入華山。幾勞丹詔問，空見使臣還。瀑布寒吹夢，蓮峰翠濕關。兵戈阻相訪，身老瘴雲間。

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 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嶽信僧傳去，仙香鶴帶歸。他年二南化，無復更衰微。 逍遙短褐成，一劍動精靈。白晝夢仙島，清晨理道經。黍苗侵野徑，桑椹污閒庭。肯要爲鄰者，西南太華青。

徐夤《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 金闕爭權競獻功，獨逃徵詔卧三峰。雞群未必容於鶴，蛛網何緣捕得龍。清論盡應書國史，靜籌皆可息邊烽。 風霜落滿千林木，不近青青澗底松。非雲非鶴不從容，誰敢輕量傲世蹤。紫殿幾徵王佐業，青山未拆詔書封。閒吟每待秋空月，早起長先野寺鐘。前古負材多爲國，滿懷經濟欲何從。

又《聞司空侍郎訃音》 園綺生雖逢漢室，巢由死不謁堯階。夫君歿去何人葬，合取夷齊隱處埋。

盧携《題司空圖壁》 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歎屯奇。

尚顏《寄華陰司空侍郎》 劍佩〔佩〕已深扃，茅爲嶽面亭。詩猶少綺美，畫肯愛丹青。換筆修僧史，焚香閱道經。相邀來未得，但想鶴儀形。

雜録

《本事詩・徵咎》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

《能改齋漫録》卷七 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眉山》詩。【略】案《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練字從糸。

《詩源辯體》卷二四 司空圖云：「韓吏部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撑決天地之垠。」愚按：唐人之詩，皆由於悟入，得於造詣，若退之五七言古，雖奇險豪縱，快心露骨，實自才力強大得之，固不假悟入，亦不假造詣也。然詳而論之，五言最工，而七言稍遜。

《池北偶談・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郃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飯之罄，或請濟於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紿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拯，其可沾虛而自售耶。」又云：「愚雖不佞，爲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楊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爲此語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香祖筆記》卷四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非眇小也。

《漁洋詩話》卷下 愚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它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爲詩所掩耳。

《説詩晬語》卷下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

《一瓢詩話》 司空表聖學行俱高，不可思議於《詩品》二十四則。及居王官谷，寇亦不敢入其境見之。

《隨園詩話》卷八 諱老染鬚似非高人所爲，南朝陸展有媚側室之譏。然司空圖清風亮節，唐季忠臣，其詩曰：「髭鬚強染三分折，絃管聽來一半愁。」可知染鬚亦無傷于雅士。

又卷一四 有中丞某，自稱平生不好名。余戲之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大聖人尚且重名如此，後世人不好名而別有所好，則鄙夫事君，無所不至矣。」屈悔翁云：「才子多貪色，神仙不好名。」不如司空表聖曰：「名能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近佛心。」高東升《贈方子雲》曰：「從來貧士貪留客，未有庸人解好名。」

聶夷中

論述

《北夢瑣言》卷二（聶夷中）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略】，又《詠田家》詩【略】。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

《戴酒園詩話・三偷》 聶夷中詩，有古直悲涼之氣，但皆竊美于人。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李紳詩也，但改一「田」字，上加以「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如「生在綺羅下」，「君淚濡羅巾」，本東野《征婦怨》，移其次篇後四語于前，前篇則刪前四句，第改「綠羅」爲「綺羅」，「千里」爲「萬里」，「羅巾常在手」爲「今在手」，「今得隨妾身」爲「日得隨路塵」，「如得風」爲「如煙飛」。至「欲別牽郎衣」，則直用無所更定。夫偷語爲鈍賊，茲更直盜其篇，較之館職諸公摹擬義山，作劫尤劇矣。吾不能爲之曲說。（黃白山評：此皆後人傳寫之訛，移張作李，非當時明盜之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聶夷中》 曾尉華陰聶坦之，出言婉切近風詩。田家吟罷吟遊子，苦樂心情人未知。

《雜興》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氣脉自《感遇》諸詩來。《唐詩評註讀本》卷一：八句可作治身格言讀。

《雜怨》一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此首見孟郊集，而用孟詩後四句倒在前，遂覺意味深永。此詩家取勢法也，於此可悟其妙。又「生在綺羅下」譚元春評：「下」字妙。

又二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古極，做上一層。又「路塵」二句譚元春評：無聊之想。

《詠田家》 《詩話總龜・評論門一》引《詩史》：聶夷中【略】有詩曰：「二月賣新絲【略】。」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爲詩史。《留青日札・詩談初編》：聶夷中「賣絲」「糶穀」之篇，《全唐詩話》以爲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或又謂，可爲詩史。皆非也。試觀《三百篇》中如譚大夫南箕北斗之諷，何其溫厚和平，初不必顯然如「醫瘡」「剜肉」之怨訕也。《唐詩鏡》卷五二：唐人入古便少雅趣，所以爲難，惟韓昌黎「青青水中蒲」最絕。《餘冬詩話》卷上：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其時預指絲穀去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十駕齋養新錄・晚唐詩》：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略】聶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略】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公子行二首》一 《升菴詩話・聶夷中公子行》：傷新聲日繁，古調日微也。

《田家》（父耕原上田） 《唐詩鏡》卷五二：聶夷中詩，第可作詩中之話，若竟作詩，未見有佳處，以意盡而無餘韵也。《唐詩評註讀本》卷一：述民疾苦，可繼國風。

《古別離》 《唐詩歸》卷三五「不恨」二句鍾惺評：癡甚，卻可憐。

傳記

《唐才子傳・聶夷中》 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下進士，與許棠、公乘億同袍。時兵革多務，不暇銓注，夷中滯長安久，皂裘已弊，黃糧如珠，始得調華陰縣尉，之官惟琴書而已。性儉，蓋奮身草澤，備嘗辛楚，卒多傷俗閔時之舉，哀稼穡之艱難。適值險阻，進退惟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卒爽，含蓄諷刺，亦有謂焉。古樂府尤得體，皆警省之辭，裨補政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義也。其詩一卷，今傳。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聶夷中詩》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聶夷中詩》二卷。

《遂初堂書目》《聶夷中集》。

《通志・藝文略八》《聶夷中詩》二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聶夷中集》一卷。唐華陰尉聶夷中撰。咸通十二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聶夷中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卷五　《聶夷中詩》二卷。

韓偓

論述

綜論

韓偓《香奩集・自序》　余溺章句信有年矣，誠知非大夫所爲，不能忘情，天所賦也。自庚辰、辛巳之際，迄辛丑、庚子之間，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者，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斜行小字，竊咏者不可勝記。大盜入關，緗帙都墜，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諷爲意。或天涯逢舊識，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時及拙唱。自爾鳩輯，復得百篇，不忍棄捐，隨時編錄。遐思宮體未降，稱庾信攻文，卻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初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綉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敘。

又《香奩集・〈無題〉序》　余辛酉歲戲作《無題》十四韵，故奉常王公相國首于繼和，故內翰吳侍郎融、令狐舍人渙、閣下劉舍人崇譽、吏部王員外渙，相次屬和。余因作第二首，卻寄諸公，二內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復作第三首，二內翰亦三和。王公一首，劉紫微一首，王小天二首，二學士各三首。余又倒押前韵，成第四首，二學士笑謂余曰：「謹豎降旗，何朱妍如是也。」遂絕筆。是歲十月末，余在內直，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更無孑遺。丙寅年九月，在福建寓止，有前東都度支院蘇暐端公，挈余淪落詩稿見授，中得《無題》一首，因追味舊作，缺亡甚多。惟第二第四首彷佛可記，其第三首才得數句而已。今亦依次編之，以俟他時偶獲全本。餘五人所和，不復憶省矣。

《夢溪筆談・藝文三》　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平生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周紫芝《書韓承旨別集後》　讀玉山樵人詩，脂澤之氣，焄然滿懷，使人想見風采。至《香奩》則又殆有甚焉者也。然渥當唐末宗社顛隮之際，竄身於戈戟森羅之中，雖扈從重圍猶復有作。當是之時，獨能崢嶸於姦雄群小之間，自立議論不至詭隨。唐史臣稱之，以謂有一韓渥尚不能容，況於賢者乎。則知渥非荏苒於閨房衽席之上者，特游戲於此耳。頃時王荆公叙四家詩，不取太白，爲其十詩九說婦人與酒，然則渥之不見取於公，又可知矣。

李覯《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韓偓當年赴七閩，舟行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綠戰紅酣別是春。往事幾多書不記，仙源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今何限，更有才人勝古人。

張侃《跋棟詞》　《香奩集》，唐韓偓用此名所編詩；南唐馮延巳亦用此名所製詞，又名《陽春》。偓之詩淫靡，類詞家語。前輩或取其句，或剪其字雜於詞中。歐陽文忠嘗轉其語而用之，意尤新。

陸游《讀韓致光詩集》 渺莽江湖萬里秋，玉峰老子弄孤舟。猶勝宿直金鑾殿，凜凜常懷潑酢憂。

《詩林廣記前集》卷九引《潘子真詩話》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流落顛沛中，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如集中所載此詩（《偶題》），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亦不忘其君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〇》引石林葉氏曰 （韓偓）在閩所爲詩，皆手自寫成卷，嘉祐間裔孫奕出其數卷示人，龐穎公爲漕，取奏之，因得官。時文氣格不甚高，吾家僅有其詩百餘篇。世傳別本有名《香奩集》者。《唐書·藝文志》亦載其辭，皆閨房不雅馴。或謂江南韓熙載所爲，誤以爲偓。若然何爲錄於《唐志》乎。熙載固當有之，然吾所藏偓詩中，亦有一二篇絕相類，豈其流落亡聊中，姑以爲戲，然不可以爲訓矣。

《五代詩話·閩·韓偓》補引《石林集》 世傳《香奩集》，江南韓熙載所爲，誤。沈存中《筆談》又謂晉相和凝所爲，後貴，惡其側艷，嫁名于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吳融詩一集，其中有《和韓致堯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韵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余曾在溫陵，于偓裔孫駒處，見偓親書所作詩一卷，雖紙墨昏淡，而字畫宛然，其《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此可驗矣。偓富于才情，詞致婉麗，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據《北夢瑣言》云，凝少年好爲小詞令，布于汴、洛，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契丹入寇，號爲「曲子相公」。然則凝雖有集名《香奩》，與偓同，乃浮艷小詞耳，安得便以今世所行《香奩集》爲凝作耶。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致堯》引《遁齋閑覽》 《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後人嫁其名于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堯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韵正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言「余有《香奩集》不行于世」。凝好爲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于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爲凝作也。

又《後集·唐人雜紀上》 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檐，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唯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略】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襁褓鷺，鄰里斷牆啞喔鷄。」

《拙軒詞話》 《香奩集》，唐韓偓用此名所編詩，南唐馮延巳亦用此名所製詞，又名《陽春》。偓之詩淫靡，類詞家語。前輩或取其句，或剪其字，雜於詞中。歐陽文忠嘗轉其語而用之，意尤新。

《彥周詩話》 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動不得也，動不得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

《郡齋讀書志·香奩集一卷》 沈括《筆談》以爲和凝所作，凝既貴，惡其側艷，故詭稱偓著。或謂括之言妄也。

《韵語陽秋》卷五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韵，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缺闕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稿」，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缺闕」者乎。

《滄浪詩話·詩體》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

集》。）

薛季宣《香奩集叙》 偓爲詩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略】富才情，詞致婉麗。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蹙主辱，而賦咏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

《對床夜語》卷四 李商隱《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韓偓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又：「長卿只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皆反其事而言之。是時韓在翰林，故出此語，視李爲切。韓偓在唐末，粗有可取者，如「沙頭有廟青林合，驛步無人白鳥飛」，「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白髭兄弟中年後，瘴海程途萬里長」；五言如「鳥啼深不見，人語靜先聞」，雖神氣短緩，亦微有深致。其《秋夜憶家》絕句云：「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淒楚可悲，亦善於詞者。若「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又「蕭艾轉肥蘭蕙瘦，可能天亦妒馨香」，是直訕耳。詩人比興掃地矣。

《瀛奎律髓》卷七《馬上見》方回評 《香奩》之作，爲韓偓無疑也。或以爲和凝之作，嫁名於韓，劉潛夫誤信之。考諸同時，吳融集有依韵倡和者，何可掩哉。誨淫之言，不以爲耻，非唐之衰而然乎。

又《幽窗》方回評 致光筆端甚高。唐之將亡，與吳融詩律皆不全似晚唐，善用事，極忠憤。惟《香奩》之作，詞工格卑，豈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連荒亡以紓其憂乎。馮舒評：能作「香奩體」者定是情至人，正用之，決爲忠臣義士。

《吳禮部詩話》引《唐百家詩選》時天彝評 子華、致光，【略】以文章領袖衆作。方昭宗時，群邪內訌，凶頑外擅，致光間關其間，執義彌堅，如不草韋昭範詔，凜然有烈丈夫之風，非子華所能及也。然其詩過於纖巧，淫靡特甚，不類其所爲。或言《香奩集》和凝所作，誤歸之致光，豈信然耶。

《蓮堂詩話》卷上 唐韓偓本京兆人，爲翰林學士承旨。昭宗時，朱全忠怒其薄己，斥偓罪，欲殺之，以鄭元規解乃止，累貶鄧州司馬。天祐初，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家南依王審知，居南安。有詩云：「此地三年偶寓家，枳籬茅屋共桑麻。」

《麓堂詩話》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四溟詩話》卷一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似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爾。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

焦竑《書香奩集》 《香奩集》，綺靡而乏風骨，視開元、大曆之風遠矣。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欲推轂入相，偓曰：「公不能有所爲，今事勢至此，乃欲以相涴耶。」昭宗累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載不欲爲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涴，偓之爲艷辭，豈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史錄一通而書此于首，令覽者知其人焉。

《詩藪雜編・閏餘上・五代》 第偓當亂離際，以忠鯁幾殺身。其詩氣骨有足取者，與《香奩》殊不類。

《唐音癸籤・評彙四》 韓致堯冶游情篇，艷奪溫、李，自是少年時筆。翰林及南竄後，頓趨淺率矣。（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二 韓偓（字致堯）別集一卷，實本集也，以其有《香奩集》，故反名別集，然其語多淺俗，入錄者甚少。七言律如「無奈離腸」、「長日居閒」、「惜春連日」三篇，氣韻亦勝。「星斗疎明」一篇，聲亦宣朗。他如「餅添澗水盛將月，衲挂松枝惹得雲」，「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出奇兵」等句，乃晚唐巧句也。至若「爐爲窗明僧偶坐」、「雨連鶯曉落殘梅」，則奇僻不可爲法矣。

又 韓偓《香奩集》，皆裙裾脂粉之詩。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愚按：詩名《香奩》，奚必求骨。但韓詩淺俗者多，而豔麗者少，較之溫、李，相去甚遠，即予所錄者十之二三，而亦不能佳也。五言古如「侍女動粧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輸垂淚」，七言古如「嬌嬈意緒不勝羞，願倚郎肩永相著」，「直教筆底有文星，亦應難狀分明苦」，七言律如「小疊紅牋書恨字，與奴方便送卿卿」，七言絕如「想得那人垂手立，嬌羞不肯上鞦韆」等句，則詩餘變爲曲調矣。（上源於李商隱、溫庭筠七

言古，詩餘之變止此。）至七言律如「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亦頗有致。又，「分明窗下聞裁剪，敲遍欄干故不應」，則曲盡豔情。

又 韓偓《香奩集》，《唐詩紀事》以爲「五代間和凝之詞，嫁其名於偓耳」。《韻語陽秋》云：「《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無題》詩，云云。』《偓傳》：『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序》所謂『丙寅在福建，蘇暐授其稿』，正依王審知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愚按：《韻語》考證甚明，《紀事》之說實不足信。又吳融集有《和韓致堯侍郎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亦一驗也。

薛寀《重刻韓致光集序》 韓致光情事絕似屈靈均。靈均猶冀君之一悟耳，致光所遭者當世英主，內抗風雅，外參機密，方自以爲太平不日可致，而光風未轉，薋菉牽人，鑾城孤蹤，一斥閩海。昔之子蘭、上官，不典兵而今典兵，昔之秦王在咸陽紫閣而今在人主香案前，將眈眈虎攫，以踞三百年之座。然則致光之情事可知。情鬱則傷情，傷則佚蕩而不能制，佚蕩而不能制，則四方上下以求之。「夜深窗下，紅紙千張」，即所云「黃昏以爲期」也。「手香江橘，齒輭越梅」，即所云「江蘺洲若」也。「蜀紙麝煤，越甌犀液」，即所云「椒漿鉅餱」也。「偶因飛語得深猜」，即所云「蛾眉謠諑」也。「夜深風雨葬西施」，即所云「怨美人之遲暮」也。致光無限牢愁，欲嘵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至遷閩之後，何異湘潭之放。而跡其始終，所擬托又不自居於靈均，而以宗臣宿望廉潔好奇之品推之，座主趙僕射直以身爲《招魂》賦夢之宋大夫云爾。嗟乎，致光，唐人中第一流。

《**唐詩鏡**》**卷五四** 此三詩（《橫塘》、《倚醉》、《見花》）是開詞曲法門。

《**讀通鑒論**》**卷二七** 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其韓偓乎。【略】昭宗反辟，劉季述伏誅之謀，偓與贊焉，蹈死之道一也。王摶請勿聽崔胤之謀，殺宦官以賈禍，胤怒而誣殺之。偓爲昭宗謀，【略】其忤胤也與摶同，蹈死之道二也。韋貽範求宦官與李茂貞，起復入相，命偓草制，偓堅持不草，【略】蹈死之道三也。從昭宗於播遷幽辱之中，白刃之不加頸者，一綫耳。【略】無死之機，是以不死。履死之道，是以不辱。若偓者，其以處危亡之世，誠可以自靖焉矣。其告昭宗曰：「萬國皆屬耳目，不可以機數欺之，推誠直致，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奉以立身也，亦此道也夫。

《**堅瓠補集**》**卷六**《**綺語銷魂**》 詩有銷魂者三，《香奩集》其一也。夫銷魂者即壞心田之謂也。其曰「打疊紅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卿」，詩媒詞逗也。其曰「但得暫從人繾綣，何妨長任月朦朧」，逾牆鑽穴也。其曰「最是斷腸禁不得，殘燈影裏夢初回」，且氣梏亡也。其曰「欲把禪心銷此病，破除纔盡又重生」，淫惡不悛也。聞之必增益淫邪之念，故當以綺語爲戒。

全祖望《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顛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浼，顛亦強爲名。道若千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揖公卿。【略】」斯人非唐之貞士，棄官隱於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考，然當附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略】是亦一吳顛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哉，豈僅此哉。

又《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村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村之言是也，而尚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溪之桃林，辛未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即居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莽、卓黃金印，翻笑羲皇白接䍦。」《鵲》詩曰：「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污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不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涇泥。」《閒興》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全唐詩錄**》**卷九三** 十歲能詩，嘗即席爲詩送父友李商隱，一坐盡驚。富才情，詞靡麗。初，喜爲閨閣詩，後遭故遠遁，出語依于節義，得詩人之正焉。

《**圍爐詩話**》**卷一** 余讀韓致堯《惜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是題面。又曰「眼隨片片沿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

王之見殺也。「總得苔遮猶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爲定界乎。又其《香奩詩》有云：「動天金鼓逼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迴眸辭傅粉，更須含泪對殘秋。折釵伴妾眠青冢，半鏡隨郎葬杜郵。惟有此宵魂夢裏，殷勤相覓鳳池頭。」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當是李茂貞兵逼京城，昭宗賜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殘秋」對「傅粉」，似乎趁韵，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十月間，正是殘秋也。而題絕不相類，將諱之，抑傳寫誤也。讓能之死可憫，致堯于此，宜有詩以哀惜之也。又有《咏浴》【略】詩言成帝、合德事。「沃雪」謂死期將至。當是崔胤擅權，昭宗寵信過甚，而朱溫駸駸之勢，君相命在旦夕，故以漢事比之也。此時內有宦者韓全誨輩，外有藩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朱溫輩，致堯忠耿之士，深懷不平，而言出禍隨，故寓意如此。結語當是指三使相賞賜傾府庫也。又有《倚醉》【略】昭宗在鳳翔，制于李茂貞，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于土門外，執手相泣。觀此情事，必是又曾召偓而爲事所阻，故有「尋舊約」之語。下文則叙立伺機會之情景也。《風》、《雅》、《頌》中時事不少，《詩》本經史之學，漢詩此意已微。子美不然，所以獨勝，太白不及也。人讀經史，須知是詩材，讀詩須回顧經史。明人分作二截，惟于字面間求爲大家而已。【略】余考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斬王仲先等，復位，進孫德昭等爲三使相。十一月，韓全誨劫帝幸鳳翔，韓偓扈蹕。三年十月，帝召韓偓、姚洎于土門外，執手涕泣。甲子閏四月，朱溫遷帝于洛陽。八月被弒，立昭宣帝。丁卯四月，溫篡位。則余所說此二詩意，非傅會也。致堯又有《擁鼻》詩【略】。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宰相韋貽範遭喪，圖起復，偓不肯草制，忤李茂貞意。「趨競」，謂貽範也。「離憂」，謂有去志而思西溪釣舟也。問曰：「君于致堯詩何太拳拳。」答曰：「弘、嘉人惟求詞，不求意，故敢輕忽大曆。余故舉唐末詩之有意者，以破天下之障。人能于唐詩一二字中見透其意，即脫宋、明之病，仙人靈丹，豈須升斗。」致堯又有詩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亦必傷時之作。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　多年愁思太倀倀，禪板新來伴夕陽。欲讀《凈名經》一卷，惱人心事是冬郎。

又《春日吴閶雜詩十二首》　昨見高人顧元嘆（茂倫），說君詩比玉溪生。今朝恰讀《香奩》作，喜汝風流劇老成（吴江徐電發釚）。

《古歡堂集雜著》卷三　茂秦《四溟詩話》之論謬矣。詩各成一家，豈書甲子同而詩亦必相肖耶。此猶齊之待客，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　偓少歲喜爲香奩詩，後一歸節義，得風雅之正焉。

袁枚《韓偓》　別殿離宮話寂寥，冬郎飄泊晚唐朝。君恩不共春燈燼，殘燭深封一萬條。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七　多病傷春更惜春，玉山高節老詞臣。鷄鳴風雨思君子，鳳燭燒殘泪尚新。

舒位《題韓偓香奩集》　早傳鸚鵡是郎君，三日吟來齒尚芬。似此傷春復傷別，人間不止杜司勛。紅箋小疊寄天涯，腕力偏難草白麻。若使當年眞作相，箇詩何異宋《梅花》。

洪亮吉《讀史六十四首》　絕代才人韓致光，百篇詩句一奩香。虎鬚捋罷吟么鳳，鐵是心肝錦作腸。

黃安濤《讀唐詩絕句十首》一〇　冬郎綺靡儕溫、李，一卷《香奩》抵《玉臺》。無礙調鉛好妍手，殿前曾捋虎鬚來。

柯振嶽《論詩》　落花依草《香奩》體，老幹支霜鐵石腸。臣謫江湖君自憂，彤遲血泪灑冬郎。

邵堂《論詩六十首》二三　勁節孤忠韓內翰，主憂臣辱恨難支。劉郎輕詆《香奩集》，未見傷時感事詩。

張泰初《分題晚唐人詩集得韓冬郎集》　鳳蠟燒殘未忍看，《香奩》詩格獨登壇。後人莫便輕訾議，細膩風光正自難。

俞國琛《論詩》　雛鳳聲清憶昔年，傷心宮燭主恩偏。《香奩》那辨高卑體，讓與和凝直幾錢。

《石洲詩話》卷二　韓致堯《香奩》之體，遡自《玉臺》。雖風骨不及玉溪生，然致堯筆力清澈，過于皮、陸遠矣。何遜聯句，瘦盡東陽，固不應盡以脂粉語擅場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韓內翰別集一卷》　偓十歲即能詩，爾隱

集中所謂「韓冬郎即席得句，有老成之風」者，即偓也，偓，亦登龍紀元年進士第。【略】偓爲學士時，內預秘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寧之流亞，實爲唐末完人。其詩雖局于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于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韓內翰別集一卷》 唐韓偓撰。偓孤忠勁節，爲唐末完人。劉克莊《詩話》乃詆其國蹙主辱，絕無感時傷事之作，似克莊所見僅《香奩》一集耳。此集忠憤之氣，溢於句外，激昂慷慨，有變風變雅之遺。何可執其游戲之筆，遽概生平乎。

紀昀《書韓致堯翰林集後》 致堯詩格不能出五代諸人上，有所寄托，亦多淺露。然而當其合處，遂欲上躪玉溪、樊川，而下與江東相倚軋，則以忠義之氣，發乎情而見乎詞，遂能風骨內生，聲光外溢，足以振其纖靡耳。然則，詩之原本不從可識哉。【略】《香奩》一集，詞皆淫艷，可謂百勸而無一諷矣。然而至今不廢，比以五柳之《閑情》，則以人重也。著作之士，惟知文之能傳人，而不知人之能傳文，于此亦可深長思矣。【略】《香奩》之詞，亦云褻矣。然但有悱惻眷戀之語，而無一決絕怨懟之言，是亦可以觀其心術焉。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唐末七言，韓致堯爲第一，去其《香奩》諸作，多出於愛君憂國，而氣格頗近渾成。

《石園詩話》卷二 （韓偓）富于才情，詞旨靡麗。初喜爲閨閣詩，後遭故遠遁，出語依于節義，得詩人之正。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乙丑、丁卯，兩以原官召，皆辭不赴。終身不食梁祿，挈族南依王審知。【略】愚謂致堯《息慮》詩云：「道向時危見，官因亂世休。」生平志節，見之于此兩言矣。「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一夜雨聲三月盡，萬般人事五更頭」，「故人每憶心先見，新酒偷嘗手自開」，「人泊孤舟青草岸，鳥鳴高樹夕陽村」，爲致堯集中佳句。

《竹林答問》 大凡古人學業，至晚年始成。少陵夔州以後，坡公渡海以後，韓致堯晚年，粹然悉出於正，名家大抵如此。

震鈞評《香奩集原序》 致堯一序，自有深恉，非倉卒所可解。大抵云「麤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慙，柳衒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與風流」，均致堯自況語也。夫以香籤豔語連篇，而云得捧心之態，無折齒之慙，金閨繡戶始足與此，此豈論詩之優劣乎。直是自叙其身世耳，明眼人自能辨之。序中所書甲子，大都迷謬其詞，未可信也。其謂庚辰、辛巳迄己丑、庚子之間者，考其時在僖宗之代，致堯方居翰林也。而一卷《香籤》，全屬舊君故國之思，彼時安所用此。此未可信也。又所謂「大盜入關」者，似指黃巢矣。而云「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詠爲意」，則益可疑。考巢賊亂後，致堯始貴，並無避地之舉；直至梁移唐祚，致堯始不常厥居。所謂「天涯逢故舊，辟地遇故人」者，正此時也。然則大盜，蓋指朱溫。而辟地，則貶濮州、貶榮懿徙鄧州，南依王審知，均是也。故《無題詩序》云丙寅年在福建寓止。可徵《香籤》一卷，編於晚年，梁氏既禪以後。故不得不迷謬其詞，以求自全云爾。一卷《香籤》，須知其純是自況。「落花」則自比西子，「詠浴」則自比合德，「遙見」則自比楊妃，至於明妃、弄玉、玉兒，處處陪襯，以自形其身分之高，其命意於詩中別是一格，然實《三百篇》之遺法。小儒以綺語呵之，固致堯所不受。即《全唐詩錄》，於《李波小妹歌》，疑其別有所感，亦未道出致堯心事也。《香籤集》命意去詞近，去詩卻遠。然《三百篇》之西方美人「靜女其姝」，何一非比物此志也。詩有六義，後代賦多而比興少，《香籤集》則純乎比興矣。所以最近《三百篇》。自序謂百篇，實則詩百一篇、詞二篇，賦二篇，共百五篇也。

又《香奩集發微序》 韓致堯，有唐之屈靈均也。《香籤集》，有唐之《離騷》、《九歌》也。自後人不善讀，而古人之命意晦，自後人不能尚論古人，而古人扶植綱常之詞，且變爲得罪名教之作矣，不亦重可惜哉。致堯官翰林承旨，見怒於朱溫，被忌於柳燦，斥逐海嶠，使天子有失股肱之痛。唐季名臣，未有或之先者。似此大節彪炳，即使其小作豔語，始廣平之賦梅花，亦何貶於致堯。迺夷考其辭，無一非忠君愛國之忱，纏綿於無窮者。然則靈均《九歌》所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信爲名教罪人乎。《香籤》之作，亦猶是也。然自唐末至今近千歲矣，絕無一人表而出之，徒使耿耿孤忠，不白於天下。世之閱者，遂與《疑雨集》等量齊觀，可異哉。即以其序所云「若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夫果爲豔詩，亦何足言功。作者深心，於茲可會，奈爲後人粗心讀過，沈薶久矣。作者又爲之發明曰：「緝綴小詩鈔卷裏，尋思閒事上心頭。自吟自淚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則致堯亦早見及後人但以豔體詩待之矣，其奈後人依然不解也。至此《香籤集》眞可付之劫火，沈之濁流矣。然而彼蒼降鑒，竟使之流傳至今，是天知之矣。天知之而人不察，依然以豔詩待之，

不幾疑於綺語之可無罪，而馬腹之說爲虛言也，是不可不爲之發明，以彰忠藎之苦心，俾綺語讕言，無所藉口。仁人志士，庶幾瞑目，亦史遷表彰《離騷》之義也。爰以篝鐙餘暇，加之評釋，史公所謂「爭光於日月」可也，掩過云乎哉。震鈞序於白下之古東府城。

又評《幽窗》　《香籠》之所以同於《離騷》，以其同是愛君也；所以異於《離騷》，《離騷》以美人比君，《香籠》以美人自比。如第一首《幽窗》，純描怨女之態，而實以寫羈臣也。大抵致堯素性修潔，不肯同流合污，故以靜女自方。然杜陵之「絕代有佳人」，自是處子未嫁；致堯之「刺繡非無暇」，則樂昌之生離矣：故起四句，極形容其窈窕修潔，而後四句，又極形容其貞靜自持。致堯既貶，天子有失股肱之痛，則當年之倚賴可知。致堯集中《感事三十四韻》有云「去梯言必盡，仄席意彌堅。」則當朱溫犯駕之時，天子所與深計者，惟致堯一人。觀「去梯」之語可知，故有「密約私書」之句。至「無憑諳鵲語」二句，則無聊極矣。

又評《黃蜀葵賦》、《紅芭蕉賦》　二篇作一集之結尾，如《離騷》之有「亂」。首篇一起即見身分，又見忠悃。次叙承恩之盛，中間全補叙此義，而以「騷人」一聯，轉到被謫後光景，故有「若墮妝樓」語。至於爲林鳥所笑，梁燕聞其嘆息，不堪極矣。故用「醉眠東籬語」以淵明自比也。第二篇則指上之恩遇，故一起即以「瞥見」而「魂隨魄銷」，中以「人之麗者必動物，物之尤者必移人，不言而信。其速如神」爲喻，意可想見。而云「體疏而意密，跡遠而情親」，則仍是「腸斷青春兩處愁」之意。尾聯則儼然《香籠集》一大結，故有「天穿地朽」，「萬古千秋」語。（按汲古閣刻《香籠》正於此，《全唐詩》此後仍有七篇，然語意絕少含蓄，與集中它作不類，恐是它人之作，故不復載之。《香籠》全豹，止於此矣。）

李聯琇《自刪少作雜引前言見文人綺語之當懺也》五　集笑《香奩》無骨柔，那知計拙爲身謀。冬郎綺靡非無托，生值全忠橫恣秋。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韓偓》　平生大節仰嶢嶢，餘事使人意也消。莫說《香奩》徒綺麗，清新誰似玉山樵。　十歲吟詩走馬成，當筵見許玉溪生。豈徒氣節高時輩，誰不傾聽鳳雛聲。　從來千古盛文章，氣運衰殘嗟晚唐。誰繼方、羅、吳、鄭後，風流才子屬冬郎。

蔡邦甸《咏唐人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韓偓》　冬郎才調迥超塵，爭說《香奩》艷體新。豈失哀時高格在，晚唐終遜此詩人。

何藻翔《讀晚唐人詩集得三人各詠一絕》《香奩》一集麗情哀，靖節《閑情》莫浪猜。蠟泪領巾猶滿篋，誰知曾捋虎鬚來。（韓偓）

陳曾壽《秋夜對瓶荷一枝雨聲淙淙偶題冬郎小像二首》　爲愛冬郎絕妙詞，平生不薄晚唐詩。一枝一影鐙前看，正是秋花秋露時。

《聽秋館詞話》卷一　韓致堯遭唐末造，力不能揮戈挽日，一腔忠憤，無所於洩，不得已託之閨房兒女。世徒以「香奩」目之，蓋未深究厥旨耳。余最愛其「碧闌干外繡簾垂，【略】」一絕，與「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句，言外別具深情。又《浣溪沙》云：「宿醉離愁慢髻鬟。【略】」與前詩均自《離騷》中「製芰荷以爲衣」數語融化而出。至《生查子》云：「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略】。」其蒿目時艱，自甘貶死，深鄙楊涉輩之意，更昭然若揭矣。

分　論

《雨後月中玉堂閑坐》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詩乃致堯正爲學士時所作。一言銀臺門北，金鑾殿外，此是學士上直之處也。二言時雨洗暑，涼月在空，此是學士下直之時也。三言更無閑事，承一也。四言更無餘暑，承二也。（後解）五言金盤何器，而果熨臣齒。六言水殿何處，而風侵臣衣。一時反覆尋求，久之不能自得，而忽聞懸鈴聲動，始悟微臣僅僅只以三寸柔翰，辱此九重厚恩也。（翰林故事：有懸鈴引索，以代傳呼。每有緊急文字，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動，本院小判官出受訖，呈院使，院使授學士。）《唐詩鼓吹》卷二朱三錫評：銀臺直北、金鑾殿外，上直之處也。暑雨方晴，月光相映，上直之時也。三承一來，言身在禁庭更無閒事也。四承二來，言身在禁庭更無餘暑也。金盤，天子之器也。水殿，天子之居也。言我以艸茅寒士不過以三寸柔翰，身列清華，承此恩寵，何等榮幸。末以玉堂西畔，鈴索丁東作結，亦以見天子優崇學士之意耳。

《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　《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三、四眞有仙家之意，五、六用事變陳爲新，末句詆東方朔尤有味。馮舒評：清麗著人。查慎行評：中二聯只形容召對之久而妙義疊出。何焯評：落句翻伏日早歸之案，言他人但顧妻子，不念國家也。無名氏（乙）評：三、四實，五、六

虛，虛故超。結占地步。紀昀評：格不高而風度思致可觀。致堯參機務，故有是言。然其詞太露太佻，不稱通篇。

《**雨後月中玉堂閑坐**》、《**中秋禁直**》《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以上二詩，俱端重有體。無名氏（乙）評：前詩不僅如所評。（前一首）馮舒評：次聯說閑坐，五、六更佳，末再醒「月中」。陸貽典評：是雨後玉堂景，第七句再醒「月中」。何焯評：落句收足「閑坐」。「松篁」比君子，「塵土」比小人。第七句反結「間」字。無名氏（甲）評：晚唐詩庸，有勝中唐者，此三首是也。無名氏（乙）評：清曠，瑩人眼，沁人心。紀昀評：八句皆景，便無意味。（後一首）陸貽典評：中四句是中秋禁中，那移不得。何焯評：陳后廢，以相如一賦復得召幸。昭宗幽于東內，身爲內相，不能建復辟之績，豈不負此際會乎。當于言外求之。無名氏（乙）評：最渾成。紀昀評：致堯詩或纖或俚，此獨深穩。第五句「襯」字鍊得穩，以新巧論之，則勝下句，而下句卻以天然勝。勝前篇處，在結句深摯。《一瓢詩話》：韓致堯《中秋禁直》，望宮闕於九霄，聽弦歌於五夜，欲使主上親賢遠佞而不可得，展轉不寐，隱約可念。《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偓於中秋直禁撫景興懷而作也。首言星斗疎明玉漏將殘之際，天書封後，無事憑闌，適當秋夜露和玉屑於金盤，月映珠光於貝闕時。見樓臺高聳，歌管輕清，惟思君臣際會之難而已。昔司馬長卿爲陳后作賦以諷武帝，卒復寵幸，固爲美談，然不知君臣交會千古爲難，何不作賦以曉君上，使之親賢哉。此必爲朱全忠之毀故有是語云。朱三錫評：通首只「君臣際會難」五字耳。當禁漏初殘星斗疎明之際，何地何時，僅以三寸柔翰，出入殿庭，憑欄獨望，此何等際會也。「露和」二句，寫禁中秋景也。「天襯」二句，寫禁中入直之所見所聞也。當此君臣際會，自有一段忠君愛國念頭，一番忠君愛國事業，托長卿正以自勉耳。

《**苑中**》《溫公續詩話》：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事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調鷹過馬》：注謂五坊外使以鷹隼初調習，始能禽獲，謂之得按。又謂，上乘馬必令中官爲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略】《東皋雜錄》云：北都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座香。」

《**冬至夜作**》《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是時朱全忠圍岐甚急，李茂貞有連和之意，偓之孤忠處此，殆知其必一反一覆，終無定在歟。此關時事，不但咏至節也。紀昀評：此評是。極有寓意，只措語淺耳。此則風氣爲之，作者不能自主。

《**訪同年虞部李郎中**》、《**春陰獨酌寄同年李郎中**》《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升平之旅，猶或以窮而悲，亂離之旅，窮且特甚，烏得不深悲乎。致堯此二詩，尚能自擇。（前一首）無名氏（甲）評：未登卿相尚要擇肉而食，怕見貴人猶戀羹而吹齏。語出《楚辭》。紀昀評：平妥而卑靡。（後一首）紀昀評：亦淺率。

《**雪中過重湖信筆偶題**》《瀛奎律髓》卷三四馮班評：致堯詩句，胸中流出，不是尋常揑就。紀昀評：六句佳，結不成語。

《**寄湖南從事**》《一瓢詩話》：詩中情境，竟可與屈大夫把臂。《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因朱全忠之陷出貶濮州而寄此詩也。朱三錫評：無端譴逐，襟懷蕭索，庶幾得有知己款慰，可以稍解悶懷。無奈故人遠別，旅況無聊，不得已而借酒排遣，此先生有「連日醉昏昏，空成半醉來」之句也。然而半醒之後，鶯啼喚友，睹景傷情，益動懷人之感，故曰「解餘醒」也。岸頭柳色，記其時也。船背雨聲，記其景也。二句皆索莫神理也。五是自傷。六是思友。「溫存譴逐情」，正爲此耳。或問「船背雨聲天欲明」如何是寫索莫神理。大凡酒落快腸，一卧直到天明，儘有日高丈五而睡興正濃者。偏是失意之人，未到半夜，酒醒夢回，左思右想，耳聽雞聲，眼望天曉，因而想及「岸頭柳色」，因而想及「三春已盡」，及至欲明未明之際，雨聲忽至，棲遲水次，悶卧一船，何等情事，何等景況，正所謂「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令我凄然淚下矣。

《**玩水禽**》《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以水禽比高尚清幽之士，末則致其諄囑之詞。朱三錫評：只「凈無泥」三字，寫盡水禽之高潔。三四皆寫凈無泥也。五六皆反照下「穩栖」二字，借輕社燕笑晨雞，以逼出細認之意。通首皆比喻之詞也。

《**早玩雪梅有懷親屬**》《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全篇有味，五、六灑落。紀昀評：不失格韵。

《**梅花**》《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五、六善評梅心事者，并起句豈自

喻耶。馮班評：全自喻也。又評：有諷刺。馮舒評：此托喻，非咏梅也。查慎行評：末句有諷刺。紀昀評：五、六粗野特甚。又評：極有意而著語未佳。三、四俗格，結亦套。「盜天」本《莊子》，然不雅。

《**醉著**》《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韓致堯》：致堯《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家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堯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堯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堯之雅健也。《艇齋詩話》：山谷《清江引》云：「全家醉著蓬底眠，家在寒沙夜潮落。」「醉著」二字出韓偓詩「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徐氏筆精》卷四：韓偓《醉著》【略】、杜荀鶴「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司空曙「釣罷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陸龜蒙「雨後沙虛古岸崩，魚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墜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四作寫江湖漁隱境界如畫，自是一家語也。

《**柳**》《香鍼集發微》：「幾被兒童損舊腰」，幾遭白馬驛之禍也。「依舊裊長條」，倔強猶昔也。

《**湖南梅花一冬再發偶題於花擬**》《觀林詩話》：一僧問王茂公云：「凡花皆經歲復開，東坡何爲獨於梅花言返魂香耶。」茂公云：「以梅花清絕能醒人，非餘花可比故耳。」遂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爲證。僧來從余借二書驗之，皆與梅花了不相關，遂憾茂公之欺。余爲言其事見韓偓《金鑾密紀》，出內廷詩，有「玉爲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作此詩，題于花下」。東坡云：「返魂香入嶺南梅。」僧遂釋然。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返魂》：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言返魂也。東坡詩「返魂香入嶺南梅」，又《和陽公濟梅花詩》「誰信幽香是返魂」，金人李致美《梅》詩「冰骨有香魂乍返」，劉致君《墨梅》詩「誰道神香解返魂」：皆用致堯語。按東方朔云：月氏國獻返魂香，疾疫夭死者能起之，以熏牙及聞氣者即活。後長安疫，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活。

《**荔枝三首**》《香鍼集發微》：此是正集詩誤入。然亦可見此集之作於到福州以後，而非早年也。

《**登南神光寺塔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乃閩中依王審知時詩，謂近海迫南風土如此。馮舒評：非僅述風土也。又評：平平八句，意態無盡，蓋此中有作詩人性情在。馮班評：不言風土。又評：頷聯妙，哀而不傷。紀昀評：格弱是晚唐通病，此尚有健氣。

《**秋深閑興**》《瀛奎律髓》卷二三馮班評：四句「舊衣」當作「熟衣」，夏時所著謂之生衣，故秋來換者曰「熟」，方君不知，而改作「舊」，誤矣。紀昀評：語亦淺薄，尚未似秦（韜玉）、伍（喬）二詩之瑣纖。次句淺率。

《**故都**》《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此爲昭宗作，第六句佳。馮班評：三、四有比興。何焯評：次聯妙極。第四自比，第六指崔昌遐。無名氏（甲）評：故都，指西安。昭宗本都長安，被朱溫劫遷，而長安遂墟，乃稱「故都」云。紀昀評：此眞所謂鬼詩，劉後村《老吏》詩從此生出而又加甚焉。

《**向隅**》《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致堯遇朱全忠之亂，始謫濮州，尋客湖南，又入閩，依王審知而卒。其情懷可憐也。馮班評：眞境至情，不在言語之工拙也。何焯評：致堯像贊。落句直用劉繪詩。無名氏（甲）評：致堯眷懷宗國，指斥賊溫，其詩絕有佳者，惜此集無能表彰之耳。紀昀評：措語甚拙。馮以爲眞境至情，不論語之工拙。然則宋人之詩，何以又論工拙乎。此種偏論，最足疑誤後人。

《**秋郊閒望有感**》《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秋郊所望：楓葉微紅，碧雲亦含秋色而滿於吳鄉焉。乃若駭浪魚衝雪鱗能健，殘陽鴉閃金背生光，蓋「健」字正應「衝」字、「光」字正應「閃」字也。以余今日心長慘慼者，專念君恩，鬢早蒼浪者，緣逢世亂。際此艱危，因思廣武山前之事。楚、漢紛爭而動阮籍登山之嘆，亦有如余之秋郊長望者矣。言念世亂寧不眞爲可憐哉。本集作「可憐廣武山前語，楚、漢空教作戰場」。更妙。謂據阮籍廣武山前之語，楚、漢兩無英雄，虛教爭戰。偓蓋薄視當日英雄也。朱三錫評：紅葉碧雲，秋郊也。魚衝鴉閃，秋郊閒望之所見也。「雪鱗健」、「金背光」，惟從閒坐靜觀中乃能有此精細景色；此皆極寫「閒望」二字也。其所以無聊閒望者，只爲世亂之故。其所以世亂而多感者，只爲感恩之故。廣武一結，蓋深嘆當世之無人致有此耳。

《**自沙縣抵龍溪縣值泉州軍過後村落皆空因有一絕**》《唐詩摘抄》卷

四：此述殘破之景，不露圭角，止用數虛字略一挑撥，而景狀宛然。筆下眞如鏡花水月，後人豈易及此。王元美謂「池塘生春草」是佳句，非佳境；予謂此詩非佳境，是佳語。參破此機，下筆自妙。《閩小紀》卷一：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磴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磴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烟」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烟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三體唐詩》高士奇輯注：時泉州軍過後，人家盡空，致堯晚依王氏見兵後之景如此。

《**卜隱**》《詩話總龜・博識門》引《詩史》：梅聖俞《河豚》詩云：「春岸飛楊花。」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

《**晨起**》《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清」、「爽」一聯好，亦多能述晨興之味。紀昀評：六句不甚了了。結有寓意。

《**寄隱者**》《野客叢書・松江詩話》：有《松棚詩》一聯曰：「采來猶帶烟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眞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疏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贈隱逸**》《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三、四工。五、六有議論。尾句一繳，爲燕昭王金臺所致，便非名士，況又無燕昭王之爲人者乎。其說尤高矣。馮班評：全不知致堯意。紀昀評：體近武功，故爲虛谷所取，實非高格。又：後四句筆仗沉着，晚唐所少。

《**南浦**》《香籙集發微》：梁開平三年，淮南遣張知遠修好於王審知。知遠醉後倨傲，審知斬之，表上其書於全忠。云「石城艇子來」，正詠此事。云直是「連宵酒未醒」，言謂知遠倨傲由於醉。致堯有舐糠及米之憂，故云「難狀分明苦」，眞心搖搖如懸旌矣。

《**深院**》《西清詩話》：韓偓詩「鵝兒唼喋梔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爲鳳子」。《觀林詩話》：李義山云：「小亭閑眠微酒銷，山榴海柏枝相交。」韓致光云：「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對芭蕉。」皆微辭也。

《**雷公**》《詩林廣記前集》卷九：《世說》云：「夏侯泰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韓偓詩用「倚柱」二字，有來處。【略】朱文公亦有《聞雷》詩，氣象宏大。

《**安貧**》《唐摭言・公監》：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鎭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略】。《夢溪筆談・辯證一》：《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偓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群馬，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偓）當崔胤、朱全忠表裏亂國，獨守臣節不變，寧不爲相，而在翰苑無俸，竟忤全忠貶濮州司馬。事見本傳。所謂「報國危曾捋虎鬚」，非虛語也。王荆公選唐詩多取之，詩律精確。何焯評：「飛野馬」，言天子蒙塵也。《詩・小宛》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言社稷當輸他族也。無名氏（甲）評：詩有遠神，迥非宋人可及，并端己亦似遜然，蓋端己才有餘而含蓄未逮也。紀昀評：此爲致堯最沉着之作。然終覺淺弱，風會爲之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野馬》：此致堯（唐詩紀事云：偓。小字冬郎，字致堯，今曰致光，誤矣。）薦趙崇爲相，謫官入閩所作。皇甫百泉以爲是杜牧之詩，誤矣。余於丙集《木賦》既明陰火之說。又據《內典》龍樹大士云：「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則以此證野馬益明。《莊子》注云：野馬，春月澤中之遊氣，塵埃之細者也。《唐詩鼓吹》卷二引山谷云：其辭凄切而不迫，可謂不忘其君也。朱三錫評：題曰《安貧》，是托意也。一二自寫疎懶之狀。言交遊一槩謝絕，勝負可以相忘。三四自寫淹留之苦。言遊氣不過借光，螟蛉總屬依人。五六感前事，「安蛇足」，是自悔其拙，「捋虎鬚」，是自蹈其

危。當此爲國忘身之際，世無有知而試之者，是終不免於安貧矣。

《晚春旅舍》《捫虱新話・論詩人下句優劣》：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洞云「魚弄晴波影上簾」，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致堯詩無句不工，唐季之冠也。無名氏(甲)評：「兩梁」，朝冠也。紀昀評：「無句不工」，談何容易。李、杜不能，況致堯乎。又：「恍然心地」四字不佳。五、六已逗宋格。唐季究以江東爲冠。《四溟詩話》卷四：崔湜《題唐都尉山池》「雁翻蒲葉起，魚撥荇花游。」聯雖全美，但晚唐纖巧之漸，若與陪駕之作并論，譬諸艷姬從命婦升階，氣象自別。韓偓《晚春旅舍》「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祖于湜而敷演七言。斯又下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昔人謂「詩有別材」，而「別」實非詩之正體，但於莊雅嚴正之中，偶雜一兩篇，亦足豁人心目。如游名山大川者，忽遇斷崖曲港，則耳目爲之一新。如聞《咸》、《英》、《韶》、《濩》者，忽聽移宮換羽，則神思爲之一豁。是「別」亦詩中不可少之一境也。茲於唐人中錄取數則，以爲學者楷式。如【略】韓偓之「旅舍殘春宿雨晴【略】」(《殘春旅舍》)。【略】已是詩中外道。《唐詩鼓吹》卷二朱三錫評：殘春新霽，憶想京華，此旅舍之情懷也。三四人止謂寫「殘春」耳，不知「蜂抱花鬚落」，喻不忘君意，「魚吹柳絮行」，喻傷世亂意。是時韓全誨劫帝西幸，先生追至鳳翔，見帝慟哭。遷兵部侍郎，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帝執手流淚曰：「我左右無人矣。」此二句正寫憶咸京也。五「禪伏詩魔」，六「酒衝愁陣」，皆比體。言今日必藉將士用命，改邪歸正，庶幾「兩梁」免汙，可以「拂拭朝簪」而起耳。《蕙風詞話》卷三：韓致堯詩「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邵復孺詞「魚吹翠浪柳花行」，由韓詩脫化耶，抑與韓闇合耶。

《鵲》《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咏鵲以自喻也。首云鵲之承天雨露潤澤毛衣，而黑白分明兼有文彩，人皆快睹。此喻擢第後爲衆所知也。且在高處營巢，依於鳳閣之上，靜時言語上於龍墀之中，二句蓋指入官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而言之至或化金印而爲祥瑞，向銀河而臨路岐。上句喻面許爲相，下句喻流寓閩中耳。今者飛遶天涯棲止不定，方之岐路亦愈增悲，必在萬年枝上乃可安固不搖耳。作者之意，蓋在終於近主耶。朱三錫評：鳳閣龍墀，是韓公供奉出入之地。今雖被貶遐方而念念不忘清禁，此篇特借鵲以寓言耳。《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略】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韓偓「莫怪天涯栖不穩，托身須是萬年枝。」【略】皆足爲一代楷式。

《贈僧》《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詩固不厭其爲諷刺也。顧濫褒則傷鄙，謾罵則傷直，貴勿失其溫柔敦厚之道而已。如此詩未嘗非褒，而詩以贈僧，首引俗情以爲斷。蓋必其久錮塵氛，今肯歸山便足鳴高者耳。其一，則曰「盛將」，再則曰「惹得」者，似乎盛月惹雲而猶未足也。至舊承寵遇，今用熏修，將「三接」之日，竟乏戒香之熏耶。此其致誚之意，已溢於言外矣。末戒其話金鑾事者，見僧談世事，雖歸山而尚有未避之世塵、未別之囂氛，故借觸撥傷心以止之也。金鑾事，指當日宦官鎖院強臣弄兵而言。朱三錫評：此贈僧詩也。細玩語意，俱含諷含刺，想此僧終非避世塵、別囂氛之人也。前解得之。

《八月六日作四首》一　《瀛奎律髓》卷三二無名氏(甲)評：此言昭宗出鳳翔之圍，大殺宦官。夫宦官犬馬，誠難測矣。而附和朝紳，豈得無罪乎。紀昀：次句不佳。「風師」句好，「火帝」句即鄙矣，此故可思。五、六露骨。

又二　《瀛奎律髓》卷三二何焯評：紀朱溫弒昭宗事。連用「犬馬」字，古人多有。晉帝播遷，漢家失國，未有如今日之酷也。不忍斥言，以古事相近者見憶，極得《春秋》書「子般卒」之旨。無名氏(甲)評：此言鳳翔李茂貞在西，灾由「金虎」而構成。朱溫狂犬，以至被困。「圖霸」二句純說朱溫，此時尚未遷洛，故云「仍舊」耳。紀昀評：三、四自是實語，然少蘊藉。五、六蟲韵對，老杜「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亦是此格，然佳不在此。《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一二：壬申年作。詔按：壬申，梁乾化二年也。是時晉岐吳尚稱唐。天祐九年，致光眷眷故朝，不忘興復之望。是年六月，全忠爲子友珪所弒。致光聞之，感今追昔，推原禍始，而以自叙終焉。《統籤》謂非壬申年，并識俟考。

《即目》(書墻暗記移花日)　《能改齋漫錄》卷二：「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略】須信閑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留青日札・閒人》：閒之爲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從日，與間同，其音稍異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是閒人閒不得，原爲閒客此閒行。」吳興因建「難得閒亭」。余性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靜處，尋詩、問酒、灌卉、調禽，實無暇時。因憶韓致堯有詩云：「畫牆暗記移花日，洗瓮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玉山樵人可謂同調矣。

《**惜花**》《對床夜語》卷三：韓偓《落花》詩：「總得苔遮猶慰意，便教泥污更傷心。」弱甚。老杜有「縱教醉裏風吹盡，可待醒時雨打稀」，去偓輩遠矣。王建亦有「且願風留著，唯愁日炙銷」，正堪與偓詩上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列爲結句體。周珽曰：致堯詩清奧孤迥，此詩意調足玩。又《秋村》一首結響最高，固晚唐佳品。珽按，韓偓在唐末，志存王室，朱溫惡之，貶濮州司馬。天祐中，復召，不敢入，因挈家依王審知。憫時傷亂，往往寄之吟詠。此借惜花以寓意也。首喻君子戀國憂君之念常殷。次喻士類見逐殆盡，不免茂貞之凶。三喻已暫得所依，猶恐貽累所及。末喻朝廷今雖空有名號，終爲奸雄不日當變易其宗社矣。《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借惜花以寓意也。朱三錫評：此篇句句是寫惜花，句句是寫自惜意，讀之可爲淚下。《答萬季野詩問》：韓偓《落花》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言昭宗之出幸也。「恨滿枝枝被雨侵」，言諸王之被殺也。「縱得苔遮猶慰意」，望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恨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階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悲朱溫之將篡弒也。明人云：不讀大曆以後一字。其所自作，未有命意如晚唐此詩之深遠者也，可易言「初」、「盛」哉。

《**半醉**》《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雖以半醉爲題，非實賦半醉事也。首以東流不返，引起老少相催意，此詩家興比體也。朱三錫評：一借水流興起是賓，二紅白相催是主。三四皆承寫遞相催也。五鴈霜籠月，六鶯落曉梅，皆春歸時候。即七之「悵望」二字也。總之前四句是寫事，後四句是寫景，無非老少相催之意耳。

《**春盡**》《**惜春連日醉昏昏**》《四溟詩話》卷二：武元衡曰：「殘雲帶雨過春城。」韓致光曰：「斷雲含雨入孤村。」二句巧思，不及子美「澹雲疏雨過高城」句法自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惜春是春未盡前，醒後是春已盡後，見酒痕不復見花事矣，可爲浩嘆也。水歸別澗下，再加雨下孤村，寫春盡眞如掃塗滅迹。庸手亦解用雨，卻用在花句前，妙手偏用在花句後，此其相去無算，不可不知也。（後解）春盡又何足惜，兩行淚實爲「人閑」、「地迥」墮耳。流鶯上用「相厚」字、「慚愧」字、「獨爲」字、「清晨」字，妙。怨甚而又不怒，其斯爲詩人之言也。（相厚在清晨，慚愧在獨爲。）《瀛奎律髓》卷一〇：何焯評：以春盡比國亡，王室鼎遷，天涯逃死，畢生所望，於此日已久。元遺山嘗借次聯而續以「惟餘韓偓傷心句，留與羣臣一斷魂」，蓋以第三比叛臣事敵，第四比弱主之遷國也。紀昀評：後半極沉着，不類致堯他作之佻。四句勝出句。六句言非惟今人無可語，并古人亦不可招，甚言其寥落耳。《唐詩鼓吹》卷二朱三錫評：「連日醉昏昏」，極是人生樂境，及看上加「惜春」二字，下接「醒後」二字，乃知一片皆是苦境也。其意言連日醉酒，不知春暮，及至醒後，方見春歸，殊不知先生因「惜春」而醉酒，豈眞醒後始知耶。三四皆寫惜春也。「水歸別澗」，「雨入孤村」，自是春盡神理。但庸手爲之，必定將雨寫花前。此獨於「水歸別澗」下，以「雨入孤村」作對，手法特妙。五六又因惜春而自惜也。言春盡有何足惜，特此「人閑」「地迥」二事爲不堪耳。末托流鶯作結，曰「慚愧」、曰「相厚」、曰「猶爲」，怨而不怒，其斯爲詩人之旨歟。

《**傷亂**》《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寫亂後園林一空，陂塘盡壞，花倒岸上，影照水中。凡用三「花」字，兩「水」字，兩「枝」字，兩「影」字，兩「野」字，兩「一」字，撰成蕭疏歷亂之作，誦之，使人悄然追想當年車如流水，馬若游龍，悲管切雲，繁弦蕩日，眞欲遍身灑灑作寒也。（後解）「幾年猶」，問之辭，言實不知還要戰鬥幾年。何故乃作此言，則以「終日見旌旗」之故也。「交親流落」，是我不知其爲在爲亡；「身羸病」，是彼不知我爲在爲亡，謂之「兩不知」也。（交親零落，在故國；身羸病，在異鄉。）《唐詩評選》卷四：興賦不亂・李獻吉有「江花朵朵照成雙」之句。楊用修歎爲絕唱，不知此已先得之。《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因唐之亂臣倡亂而作。【略】首二句喻民生塗炭。三四句喻君子投閒，小人冒寵。後四句言因離亂而傷心也。朱三錫評：花根、花影、花枝，連用無數重疊字眼，寫成蕭疎歷亂之作，看去自是一派亂離景象。「故國」，即交親流落處。「異鄉」即身羸病處。「幾年猶戰鬬」，是我不知交親也。「終日見旌旗」，是交親不知我也。故曰「兩不知」也。

《**湖南絕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傷懷因成四韵**》《能改齋漫錄》卷八：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泪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泪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又卷一五：韓致光《湖南食含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笋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紀》所謂「四月

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笋廚」，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春草堂詩話》卷二：韓致光《咏櫻桃》詩云「苦笋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感時事也。近人李濱泗《咏櫻桃》云「瞞人只說吞紅豆，一點相思暖到心」，亦感時事而言。

《亂後春日途經野塘》《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吳質季重，爲曹操所殺。致堯之交，有爲朱全忠所殺者。引庾信子山賦事，可謂極悲哀矣。無名氏（甲）評：曹丕《與吳質書》謂建安七子多喪逝耳，非謂季重喪逝也。讀《文選》不精，遂有此誤。何焯評：三、四反接「徘徊」，透出「經」字，斯須不可止泊矣。後四句極言其亂。紀昀評：此事何出，可謂空疏杜撰。又：致堯難得此沉實之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見落梅」，言又開春也。「獨徘徊」，言一無所依，一無所事也。「飛還止」，「去又來」，雖寫「水鳥」、「楊花」，然皆自比徘徊野塘，無聊無賴也。看他一二「亂世」下又接「他鄉」字，「他鄉」上又加「亂世」字，「亂世他鄉」下又對「野塘晴日」字，使讀者心頭眼頭，一片荒荒涼涼，直是試想不得。（有人言：水鳥比君子去而未遂，楊花比小人退而復進，此決無是解。唐人律體，凡三四語意，必本一二。一二若使未有，斷不忽然旁出。）（後解）魏文帝與吳季重書：「昔年疾疫，親故罹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庾子山序《哀江南賦》，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言此二篇之論，今日恰與我意悵然有當也。「眼看」妙，「始信」妙，不是眼看，亦不始信，此極傷痛之聲也。《載酒園詩話・瀛奎律髓》：方回【略】注解唐人詩，尤多舛謬。如韓偓《亂後春日途經野塘》曰：「季重舊游多喪逝，子山新賦極悲哀。」正指魏文帝與（吳）質書「元瑜長逝，化爲異物」，及「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諸語耳。且丕受禪，質會洛陽，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州）軍事。太和四年，入爲侍中，其夏始沒。《魏志》所載甚明。乃注云：「吳質季重爲曹操所殺，致堯之交有爲朱全忠所殺，引庾信子山賦事，可謂【極悲哀】矣。」余意此不徒胸無古今，并不明作者之意，試以偓語徐思之，亦何嘗謂季重死耶。《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傷唐末世亂而作也。首言世亂而居他鄉，正當落梅之時。徘徊於野塘之上，見船驚水鳥飛而復止，袖拂楊花去而復來。上句喻君子去而未遂，下句喻小人退而復進。言念遭亂以來，故交零落，旅舍凄涼。如季重之舊交皆已喪逝，子山之新賦，又極悲哀。世事日變，眼看市朝之將爲陵谷矣。始信昆明池內，果有劫火之灰歟。朱三錫評：見落梅，春時也。曰「世亂」，又曰「他鄉」，途中而值春也，獨徘徊者一無所事，一無所依，正世亂他鄉情緒也。三四寫水鳥楊花無聊無賴光景，正寫「獨徘徊」三字也。五六言此二篇之論，恰與今日情事有合。不是眼看亦不自信，蓋極悲極痛之聲也。廖解以「水鳥」句喻君子去而未遂，「楊花」句喻小人退而復進，此決無是解。唐人律體，凡三四語意必本一二。若使未有，斷不忽然旁出，細玩自得之。

《贈易卜崔江處士》《唐詩鼓吹》卷二朱三錫評：一寫處士學之精，二寫處士品之高。三四言處士雖托跡漁樵，而實簪纓世族，故曰身能退跡亦奇也。五六是贈卜套詞。獨「壺中」一結，妙有旨趣。

《過臨淮故里》《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二寫昔歲還是凋零，今來乃并無凋零，此即暗用《香嚴立錐頌》成妙詩也。三句苦在廟在，四句苦在官成。時享都絕，用廟何爲。凍餒不救，用官何爲。寫來便如落日風吹，暗壁鬼嘯。（後解）感憤沉厚，辭旨激昂，純是切諷朝廷，非止慟哭臨淮也。言其寧負五湖，是何等愚忠，名動異代，是何等血戰。今墓草未荒，略無存恤，前賢不報，後賢誰奮。末句比優孟辭，更加一倍悲憤，讀之使人變色。《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因經臨淮，見（李）光弼故里而作也。朱三錫評：一曰交遊凋零。言昔歲已自凋零，尚有第宅。二曰第宅變更。言今日都已變更，并無凋零，大可慨也。三四承之。雖存一廟，已無享祀。雖有諸孫，難免饑寒。似乎反多此一廟，反苦此一官也。五六是哭臨淮，實是諷當宁。昔賢略無存恤，後人誰肯效忠。遣人薄浮生，自不待言矣。

《亂後却至近甸有感》《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唐僖、昭以來，其亂如此。無名氏（甲）評：此言黃巢亂長安之事。許印芳評：次句改「齊民」作「齊人」，避唐諱也。唐人文字皆然。紀昀評：語亦沉着。中二聯皆對句勝出句。

《避地寒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避地」，竟不知爲何事，總是竄伏既久，急不得出，因觸佳節，滴淚爲詩也。一二「已自」、「況逢」，曲折寫出。三四「人愁坐」，悲在一「坐」字，「花亂飛」，悲在一「亂」字。言天步方艱，那容閑坐，寸陰是寶，奈何急馳。寫一日二日關係無數失得，人卻走入更不得出頭之處，眞欲血淚迸流也。（三四，細玩其句法。）（後解）五六轉筆。然則我今日之哭，自爲避地，初不爲寒食也。不然，而世有息機之人，靜

對衆芳，閑觀零落，盡委大化，我豈不能。無奈一時大事，盡屬此身，況在青年，胡不戮力，固不能與早眠、宴起、飽飯、徐行老翁較量「賞心」二字也。《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疑偓出依王審知時所作。朱三錫評：此韓公避地淹留，急不得出，因逢令節，滴淚爲詩，曰「已自」，曰「況逢」，曲折寫出。三四「人愁坐」「花亂飛」妙在一「坐」字「亂」字。言人方閒坐而光陰疾馳，眞血淚霑衣時也。惟避地，故知己漸薄。惟避地寒食，故賞心又違世，固有息機之人靜對衆芳，閒觀零落，超然世外，一無所事。奈食人之祿，當分人之憂，固有不能已於懷者也。

《重過曲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三四即所「追尋」之前事也。客何足避，而鷗必避；花何堪損，而雪必損。然則客之不能損鷗，此其理可悟，而花之不能避雪，此其事眞可哀也。「應聞太息」，妙妙。愧亦有，悔亦有，感亦有，悟亦有。蓋「漁者」二字，便作珠玉在前用矣。（後解）此寫「立江汀」三字也。「自覺」妙，如云心凝有路然。「空連」妙，如云實無動步處。如此，便應掉臂從漁者去耳，乃風冷烟輕，還又相引，人於熟處，眞是難割，寫來胡可勝嘆也。

《三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某花謝，某花發，某日後，某日前，便如射覆著語相似，早令「三月」跳脫而出。遽讀「四時最好」四字，只道通篇作快活語，不圖其四之斗地直落下去，使讀者聲淚俱盡也。（後解）五六即「新愁舊恨」也。地遙海接，碑斷草連，並不明言愁恨是何事，然其爲愁爲恨，亦已約略可知也。萬無可奈，而欲學步兵醉眠，嗚呼，憊矣。《唐詩鼓吹》卷二朱三錫評：辛夷初謝，小桃正發，踏青已過，寒食又臨，兩兩夾來恰好是個三月。三承上文來，曰「四時最好是三月」。四順筆落下，曰「一去不回惟少年」。二句十四字，覺他人連篇累牘，書之不盡，經營慘淡，對之不工者，此卻輕輕一跌一落，自成絕好議論，絕好文章，誠爲快意之筆。五六即新愁舊恨也，卻不明說愁者何事，恨者何事，而地遙海接，碑斷草連，其爲愁恨可知。不得已而學步兵醉眠，斯亦惆悵之極矣。

《秋村》《唐詩歸》卷三六「絕粒」二句鍾惺評：眞聞道之言。清奧孤迥，結響最高。譚元春評「遠田人靜聞水行」。「行」字跟「聞」字妙。緒孤途險，晚唐人不如此不能妙。

《午睡夢江外兄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既言「門不開」矣，又言「青草繞門」，此便是寫夢痴筆也。亦想亦因，自顚自倒，千里跬步，十年一刻，旁人見是獨眠始覺，我自省是相見乍回。視門不開，視草無跡，眞成一笑，卻又欲哭矣。（後解）「向此時」，是順寫夢後，「從別後」是逆寫夢前。從夢後斗地逆轉到夢前，言此夢實有因緣，不是無端之事也。《唐詩鼓吹》卷二朱三錫評：長夏閒居，繞門青槿，其人之無事閒眠可知。三四方入午睡夢覺。言旁人見時是獨眠始覺，我自醒時是相見乍回，可爲揮淚也。五六推原午夢之故。言今日鬢雪心灰，實因書郵少至，一時思念深切所致。亦見今日午夢，不是無因也。此因懷想兄弟，念切故爾形之午夢。作此等題者，必先寫思念，後入午夢矣。此獨從閒居寫入午夢，反從夢覺轉到想念，又從想念落到書郵。其筆法之妙，相去無算，須細讀之。

《半睡》（眉山暗淡向殘鐙）《香籤集發微》：形容少年時得意光景，亦太自喜矣。

《幽窗》《唐詩歸》卷三六「無憑」二句鍾惺評：無聊，妙想。細而慧，所以艷。《瀛奎律髓》卷七何焯評：五、六爲「幽」字寫神，三、四承「鮮歡」意，結句反激，暗寓「喜」字。止聞「鵲語」，仍見其「幽」。無名氏（甲）評：此首猶可，後作（《馬上見》）應汰。紀昀評：致堯詩格不高，惟不忘忠憤，是其高於晚唐處。「紓憂」云云，論似是，然考致堯本叙，《香奩集》實作於未遇之前。又評：此眞正淫詞，非義山有所寄托者比。就彼法論之，亦自細微。

《江樓二首》（夢啼嗚咽覺無語）《香籤集發微》：起句忠憤已極，次句「望美人兮天一方」也。末二句寫其時其地，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又（鯉魚苦笋香味新）《香籤集發微》：此首指王審知而言。主人留客，未嘗不極盡慇勤，爭奈愁病相牽，無心戀此。昔君黃居蜀，勤訓子孫，幼安度遼，惟談經典，致堯類之矣。

《春盡》（樹頭初日照西檐）《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此詩只尾句佳，宋人用以爲小詞者。馮舒評：尾句正未佳。查慎行評：尾句亦嫌俗韵。無名氏（甲）評：義山《無題》，妙在別有托諷，自覺意味深長。若《香奩》，只是靡詞，不作可也。《香籤集發微》：致堯之貶，在天復三年二月十一日。到濮州，當在三月也。故集中屢致憾於三月。

《詠鐙》《香籤集發微》：此自比阿嬌也。長門永巷怨雨淒風，反不如酒

樓漁艇可以自適己意，張翰莼鱸正此之謂。

《**別緒**》《香籝集發微》：命意與《楚詞・涉江》同。已至高處，仍思向上，所謂絕世獨立者也。「悔聽」句，與杜老「不嫁惜娉婷」同意。然既已聽矣，則勢惟從一而終。故有「此生」一聯，夫曰到死誓相尋，則眞百折不回矣。

《**見花**》《香籝集發微》：不能忘情於君國，惓惓三致意焉。東坡《海棠》詩「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詩境相似。

《**馬上見**》《輟耕錄・纏足》：《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姝麗，又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織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時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而來方爲之。《野獲編・婦人弓足》：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綉履圖》，則與男子無異。【略】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唯大曆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才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制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官婢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升庵集・弓足》：《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略】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徧考也。又，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曰：「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彩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明矣。或謂起於妲己，亦非。《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八》：樂府《雙行纏》，蓋婦人以襯襪中者，即今俗談裹脚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帛，婦人則羅爲之，加文繡爲美觀，以蔽於襪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懽知之」，語意明甚。考《御覽・履詩》云：「足躡承雲鏤，豐趺皜春錦。」夫足趺不言小而言豐，則古婦人不纏札，可決千載之疑矣。杜牧之詩「纖纖玉筍裹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也。婦人纏足，實當起於此時。并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可證。然《合璧》引杜詩，乃入襪類。恐唐人自以足爲玉筍，非必以弓纖也。（牧之集亦作詠襪詩，楊誤。）又《莊嶽委談上》：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考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尚不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又古言婦女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鬢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考定之。（郎瑛謂纏足起李後主宮人窅娘。見《類稿》。）《唐詩歸》卷三六「隔袖」句譚元春評：此句妙于上句。鍾惺評：妙題。「自憐」二句，極細。《瀛奎律髓》卷七馮班評：五、六好，落句太褻，「香奩體」如此。紀昀評：結句猥極。然此種體裁不必繩之過刻。《蓉槎蠡說》：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裾，裾爲之縐。唐人艷句「餘暖戀香韉」，讀之心妒，況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赤鳳，早幷溫柔鄉竊之。《香籝集發微》：全集中獨此似以美人況君。自以不得扈蹕，不如厩吏之尚得承恩，日近清光。回憶玉堂，如在天上焉。

《**繞廊**》《香籝集發微》：「依然年年三月病懨懨」意。

《**屐子**》《香籝集發微》：此什似含怨意，怨昭宗之輕棄己也。

《**青春**》《香籝集發微》：此則雖遭輕棄而仍忠懷耿耿，且明君棄己之非得已，故云「兩處愁」。負我而歸怨於光陰，牽人而別有情緒，此難相遇不自由之隱衷耳。「櫻桃花謝梨花發」，正三月時節。集中於三月三致意焉。

《**聞雨**》《香籝集發微》：顧影自憐，確是第一流人物，彷彿虞仲翔居詞林時。《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極豔，極冷。

《**懶起**》《誠齋詩話》：五七言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

全好者。晚唐人與王介甫最工於此。【略】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卷簾看。」【略】四句皆好。《香籝集發微》：形容閨房靜女，宛約極矣。正序所云「金閨繡戶，始與風流」者也。大抵唐士大夫尤重流品門第，致堯以翰林位三省高華之選，故有此什。

《**已涼**》（**碧闌干外綉簾垂**）《唐詩鏡》卷五四：末句香嫩，更想見意態盈盈。語却近詞。《香籝集發微》：此追憶在翰林時恩遇而作，寫景如畫，寄託遙深。《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龍鬚席上加方錦褥，是「已涼」也。然不必詠。

《**欲去**》《香籝集發微》：此則追憶初貶官時情事。其時尚有再起之望也，至終則無復它想，惟托之夢寐而已。與正集中《夢中作》詩參看便知。

《**横塘**》《香籝集發微》：此與杜老《佳人》一首同意。「兩眉愁思問横塘」，即「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意也。

《**五更**》（**往年曾約鬱金床**）《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前四句太猥、太褻，後四句始是詩。馮舒評：此公都不解。不如此終未盡興，豈病在猥褻耶。「猥」字直至楊鐵崖方可加，唐人決下不得此評語。紀昀評：亦不以詩論。《香籝集發微》：天復二年，帝行武德殿，因至尚食局，使宮人招偓，偓至再拜曰：「崔允無恙，全忠軍必捷。」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勿爲人所知。」帝賜以麪豆而去。詩詠此事也。此事極難著筆，故以私情寫之耳。

《**聯綴體**》《香籝集發微》：此傷不如征婦，尚得擣衣寄遠也。

《**半睡**》（**擡鏡仍嫌重**）《香籝集發微》：此亦自寫身分之詩，須會之於語句之外。

《**寒食夜**》《香籝集發微》：自傷孤客天涯，舊侶散失，獨鬱鬱而誰語，故曰無扶（伴）也。

《**哭花**》《載酒園詩話·三偸》：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略】韓偓《哭花》：「若是有情爭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韋莊《殘花》：「十日笙歌一宵夢，苧蘿煙雨失西施。」兩君同時，當非相襲，然韓語自勝。（黃白山評：「予謂韋語勝。」）《香籝集發微》：此爲朱全忠弑何后而作，故云「葬西施」，大抵何后被弑，正在盛年，故比之於花。

《**重游曲江**》《香籝集發微》：正集中有《重游曲江》七律，起句即云「追尋往事立煙汀，漁者應聞太息聲」，與此詩意正同。

《**遥見**》《池北偶談·評泊》：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門薄』，或轉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絶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香籝集發微》：楊妃遇元宗而承寵，已遇昭宗而飄零，亦有幸不幸耳。而一死於陳元禮，一貶於朱全忠，則一也。

《**新秋**》《香籝集發微》：此又以班婕妤自比，結暗用光武哭伯升事，志在必復讐也。

《**宮詞**》《香籝集發微》：此又以阿嬌長門自比，靜女城隅，如是如是。

《**蹋青**》《香籝集發微》：被迫去國，情景如見。

《**夜深**》《詩林廣記前集》卷九引《遁齋閑覽》：韓致堯詩，詞致婉麗，如此絶者是也。《留青日札·詩談初編》：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堯以雪比之，皆可爲善用，不拘拘于故常者，所以爲奇。不然，則柳雪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香籝集發微》：以下四絶（指《夏日》、《新上頭》、《中庭》、《詠浴》），皆追憶在翰林時事。

《**夏日**》《野客叢書·烏龍黄耳》：今諺有呼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後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稿簡贅筆》：韓偓詩云：「洞庭深閉不曾開，横卧烏龍作妒媒。」又云：「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祝鎰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用烏龍爲何事。」余答以「白樂天《和元微之夢游春》詩云：『烏龍卧不驚，青龍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權曰：「何所據見。」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韋善後攜一杖號烏龍，化爲龍，乘之飛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香籝集發微》：此玉堂獨值之景。《春草堂詩話》卷二：余次南安時，偶憶韓偓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吟未畢而涕泗交集，自亦不知其何所爲也。

《**新上頭**》《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全是一片徘徊自賞之意。《香籝集發微》：此初入翰林也，與「畫眉深淺入時無」同意。

《**中庭**》《香籝集發微》：丰致翩翩，有荷衣蕙帶之致。

《**詠浴**》《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觀之，

令侍兒勿言，投贈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當有所諷，謂世之爲君者，亦惑乎此也。馮舒評：如此痴見識，何事取鴨遺半細也。馮班評：胡說。又評：落句妙，人都不解。第三聯意已盡，若說到浴罷着衣而起，便索然矣。卻說簾外潛窺，較有餘味，此落句所以佳也。方公全不解此輩語。何焯評：若無落句，便是呆咏也。通篇爾許情態，皆從簾外眼中傳出，定翁語得其一半。第二便含恐人窺見，第四并將侍女亦遣出。「洗花」、「沃雪」，百態俱露矣。呼應緊密，在死法之外。紀昀評：曲解。又評：此亦太猥褻。《香籤集發微》：夫詠浴而結以餅金事，此豈尋常閨幃所有。致堯自待身分極高，於爾時直有舉朝無人之歎。故以合德自比，而昭宗之所以待致堯者亦可知矣。

《**席上有贈**》《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五、六雖褻，然止形容其貌，如「巧笑」、「美目」之詩，不及乎淫也。馮舒評：謬。「香奩」自是一體，不必與他回護。又評：五、六不如三、四。查慎行評：「雲遮藕」、「雪壓梅」語氣欠雅。何焯評：第二句「難」或改作「雖」，改了「雖」字，句便活妙。紀昀評：五、六俗甚。評亦曲說。又評：結尤佻而褻。《香籤集發微》：與前首同意，結有陶長沙運璧意。所以深望中興有人也。集中《有感》詩云：「萬里關山如咫尺，女牀惟待鳳棲鸞。」是致堯始尚有起復之想也。

《**早歸**》《香籤集發微》：詠夜值也。

《**玉合**》《香籤集發微》：此似檢點賜物而作。《南唐近事》記致堯捐館後，尚緘藏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緘鐍甚密，蠟淚尚新，巾香尚鬱，此作詠之。

《**金陵**》《唐詩鏡》卷五四：宋人視唐詞，猶唐人之視古詩，骨格風標，相去自遠。《香籤集發微》：此似譏徐知誥之不能擁戴皇家，徒知僭竊者。

《**倚醉**》《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此詩方有味而不及乎猥。馮舒評：如此詩設景言情，幾入神矣，正不病其猥褻。若忌猥褻，則亦更無可加。馮班評：第三聯亦未雅。查慎行評：三、四有景、有情、有味。趙熙評：淡寫有味。紀昀評：此評是。又評：三、四空中淡寫，何嘗不有餘於情。虛谷譏致堯《五更》詩太猥褻，未爲不是。馮氏乃曰不猥褻不盡興，何哉。《香籤集發微》：恍惚迷離之景，彷彿九章，結語「秋水伊人」意也。

《**詠手**》《香籤集發微》：此則「蘼蕪故夫」之恨，有未能已於怨者。

《**荷花**》《香籤集發微》：「浸淫」句指昭宗，「狂暴」指全忠也，一結自見身分。

《**鬆髻**》《香籤集發微》：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故不得不背人矣。

《**寄遠**》《香籤集發微》：九歌之遺。

《**踪跡**》《香籤集發微》：「劫火桑田」，是明指其時其事而言。《香籤集》之綫索，此又一證。

《**病憶**》《香籤集發微》：《楚詞》云忍而不能舍也。《出師表》所云「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遂感激而許先帝以死」次句所本也。

《**妬媒**》《香籤集發微》：自傷爲權姦所阻，不能久於其位也。好鳥比翼，異花重臺，似指薦趙崇、王贇，而觸全忠之怒，正所謂「謀身拙爲安蛇足」。結語指昭宗見制於全忠，欲用己而不得。致歎舉朝無人，故曰「獨徘徊」。

《**不見**》《香籤集發微》：動靜防閑，仍怕疑忌。至於佯佯脉脉，此何等境界。而猶願作君家燕，屈靈均未遭之苦，致堯遭之矣。

《**畫寢**》《香籤集發微》：王昌正在牆東，而偏勞魂夢於天涯，此非時人所解也。然而甯勞魂夢不嫁王昌，《楚詞》所謂「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乎此都」也，與此同意。王昌指王審知。

《**意緒**》《香籤集發微》：詩語豔絕，而題以「意緒」二字，不類也。而詩眼全在一「願」字，則不類而類矣。

《**惆悵**》《香籤集發微》：當是聞昭宗被弒而作，故有「生魄隨君」語，似醉後憤極走筆，故重押「知」字，其語意之悲直繼《天問》。

《**忍笑**》《香籤集發微》：所謂「阿婁三五少年時，亦曾東塗西抹來」。

《**詠柳**》《香籤集發微》：一朝得柄何難澤被蒼生，今則低首向人而已。

《**密意**》《香籤集發微》：非其君不仕，絕非荀彧輩所知。

《**偶見**》（**鞦韆打困解羅裙**）《香籤集發微》：此譏崔允之恃功而驕，指揮如意。及引全忠入朝，又不能制，但旁觀而生妬也。「秋千」喻戰功，「笑指醍醐」，恃功而妄事要求也。「梅子酸物」，喻妬意。

《**寒食夜有寄**》《香籤集發微》：此追憶太平之作。

《**效崔國輔體四首**》《香籤集發微》：四詩並無寄託，然其筆竟似崔矣。

又（**澹月照中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周珽曰：濯秀披鮮，政不必開冰造霜爲奇。《唐詩箋注・五言絕句》：一片凄寂光景，凝

情獨立，不言而神自傷。崔國輔絕句總妙在含蓄，故當時人爭效其體。

《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西溪叢話》卷下：《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妒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掩鬢道匆匆。』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標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裾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香籤集發微》：似譏當世門第流品甚高，而輕仕非族者。語甚蘊藉，不覺爲刺。豈因柳燦而發乎。

《春晝》《香籤集發微》：于結處見意。

《三憶》《香籤集發微》：與前一篇同意。

《六言》《香籤集發微》：（其一）：此初去國也，追憶舊恩而言，有沉苴澧蘭之慨。（其二）：此居貶所也，「紅袖不乾誰會」，即自吟自淚無人會也。「揉損聯娟淡眉」，即「誰適爲容」意。（其三）：此憶京師也。「此間」，自謂也；「那裏」指長安也。「西樓」，唐翰林在禁中西偏。「朝日」比君恩，「桃源洞口」，指昔日錫宴之處。如曲江等處，玉輦常經之所也。

《寒食日重游李氏園亭有懷》《石洲詩話》卷二：以七律作扇對格，此前人所少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七言變體，始于崔司勛之《黃鶴樓》，太白深服之，故作《鸚鵡洲》詩，全仿其格。其後【略】韓致堯「往年曾在溪橋上，見倚朱欄咏柳綿。今日獨來芳徑裏，更無人迹有苔錢」，雖氣體不同，杼軸各出，要皆《黃鶴樓》作爲之濫觴也。《香籤集發微》：所云「三千里四五年」，此被謫後情事也。至於李氏園亭，李乃國姓，意可見也。

《思錄舊詩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香籤集發微》：此則忍俊不禁處，一生心事，和盤託出。蓋《香籤集》畫龍點睛處也。其云「自吟自淚無人會」，蓋早知後人必以《香籤集》爲鄭、衛之音矣。

《春閨二首》《香籤集發微》：空中著筆，寫盡無憀。

《代小玉家爲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公相國》《答萬季野詩問》：問曰：「丈丈於唐詩，皆如義山《無題》之見作者意乎。」答曰：「是何言歟。安可淺視唐人也。茅塞之心，有見者，有不見者，有疑者。【略】疑者不可枚舉，止就致堯言之。如『動天金鼓逼神州』一律，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酷似李茂貞兵犯京師，天子賜宰相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而題又絕不相近。」《香籤集發微》：以青塚杜郵作襯，代小玉實自代也。

《薦福寺講延偶見又別》《香籤集發微》：此首在朝日作。唐代重行香，此是因行香晤及宰相，礙於全忠，不得盡言也。

《復偶見三絕》《香籤集發微》：三首似詠朝臣之獻媚於全忠者，故題云「復偶見」，旁觀之詞也。

《厭花落》《香籤集發微》：此追憶在朝時作也。「錦囊」數句，指上封事而言。「燒紅紙」，焚諫草也。

《春悶偶成十二韻》《香籤集發微》：致堯以逐臣而兼遺臣，故迷謬其詞，令人猝不易解。且自待身分，又極高，言之恐涉自譽，故託之於《香籤》焉耳。明末姜萊陽似之。

《想得》《香籤集發微》：詩明曰「玉堂前」，則在翰林時事也。疑亦譏時相之被命而不肯行者。「秋千」亦謂軍事也。

《偶見背面是夕兼夢》《香籤集發微》：言自古風雲際會者多矣，何至於我而生不逢時，自傷之詞。與「瞻洛裳華」同意。結用「秦樓鸞鳳」，尤見衷曲。

《五更》（秋雨五更頭）《花草蒙拾》：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床斜月疏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迷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香籤集發微》：謫居後追思初被謫時也。

《有憶》《香籤集發微》：正所謂「心憶君兮君不知」也。

《半夜》《香籤集發微》：唐宰相省中視事處有閣子。而中書舍人翰林承旨，皆有閣子，謂之板閣，見《摭言》。

《信筆》《香籤集發微》：幾乎每飯不忘。

《寄恨》《香籤集發微》：玉釵枉斷，紅紙虛留，喻君寵不終，賜環無日也。於是思及唐代之盛時，夫以致堯之才，使遇貞觀，開元，何難與房杜姚宋比肩，迺生末季，不幸極矣，故以「蓮花不嫁春風」自比。

《兩處》《香籤集發微》：「兩處」二字著眼，與《青春》章同。

《擁鼻》《香籤集發微》：致堯集中有《寓汀州沙縣聞前鄭左丞璘隨外

鎮舉薦赴洛【略】作七言四韻(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詩中有云「公幹寂寥甘坐廢,子牟歡忭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悵沙隄別築基」之句,正可證此詩之「卻要因循沾逸興,若爲趨競愴離憂」二句。夫因循者得逸興,趨競者反離憂,此意可會也。結句「憑仗官渠水」而「動釣舟」者,是雖五湖之興亦必藉君恩而動,否則西山薇蕨亦非殷之土地所生,則置身無所矣。

《**闔恨**》《香籤集發微》:以其時考之,梁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子友珪所殺,即是年事。全忠既死,余恨少舒,友珪輩草芥耳,任之而已。

《**褒娜**》《香籤集發微》:此詩作於丁卯時,正朱全忠受禪,唐社已墟時也,故云「不敢分明道」也。

《**多情**》《拜經樓詩話》卷一:韓致光《香奩詩》:「蜂偸崖蜜初嘗處,鶯啄含桃欲嚥時。」竊謂上句蓋即古樂府「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故下聯云:「酒蕩襟懷微駛駛,春牽情緒更融怡。」亦各承一句。(駛駛,馬搖頭貌。)而「初嘗欲嚥」,「駛駛融怡」,安雙聲疊韵於四句中,彌見晚唐人詩律之工細。《香籤集發微》:此作於梁開平四年。所云「賸置金盆裏」,「賸」字著眼國破家亡,一身僅在,如瓊樹之賸一枝而已。

《**偶見**》(**千金莫惜早憐生**)《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意有餘而不及於褻,則風懷之作猶之可也。書婦人之言於雅什,不已卑乎。故《香奩》之作惟取七言律六首。此詩似三、四佳,尾句太猥。查慎行評:三、四艷不傷雅。末句近俗。何焯評:三、四可望而不可親,故曰「莫惜早蓮生」,寄語移步相近也。《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低細可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楊孟載讀李義山《無題》詩,謂托于臣不忘君之意,深惜其才之不遇。(周)珽觀致堯《偶見》詩,寓感良不淺,穠麗清婉,極其描寫,莫以尋常豔詩目之。《香籤集發微》:「仙樹」、「御香」均見身分,而故君之思自在言外。

《**箇儂**》《香籤集發微》:此詩全爲王審知賦,首聯所謂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也。然因其殷勤,未嘗非老去一知己也,故云「聊以慰蹉跎」耳。

《**無題**》《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枉道」二句:「推誠二字理語,入艷詩恰妙。纖極害詩,即艷情亦自有妙理,不專以纖取艷也。必如此而後可以纖,纖亦不易言矣。取此一首,見詩不廢纖。」譚元春評「書密」句:「情在「數」字;「羞澀」句:「不是一「佯」字,便是一味癡稚不解事女郎矣。《香籤集發微》:《無題》四首作於早年,本無寄托。而致堯之詩格,卻伏於此,固是《香籤集》之模範也。

《**闔情**》《香籤集發微》:「何郎燭」,用何遜與親故別事「韓壽香」,用賈充事。似是追憶座主趙崇而作,與正集「感舊」一首意同。

《**春恨**》《升庵詩話・批頰》: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鵊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鷄,俗名隔墱鷄。《留青日札・秭規》:子規,人但知其爲催春歸去之鳥。盡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爲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曆書》:「百草奮興,姊規先嗥。」《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批頰鳥即鵯鵊也,催明之鳥。

《**生查子**》(**侍女動妝奩**)《古今詞話・詞品》卷下:詞至離合處,有不爲淺人索解者。「時復見殘燈,和烟墜金穗。」【略】耐人遐想,又豈獨開宕者所能參耶。《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其蒿目時艱,自甘貶死,深鄙楊涉輩之意,更昭然若揭矣。《雲韶集》卷一:柔情密意,五代兩宋閨閣詞之祖也。以意運詞,其妙不在字句之間而在繪外。《詞則・閑情集》卷一:柔情密意。《香奩集發微》:一腔熱血,寂寞無聊,惟以眼泪洗面而已。

又(**秋雨五更頭**)《皺水軒詞筌》: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疏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

《**浣溪沙**》《香籤集發微》:二詞前一闋是怨,後一闋是矜。怨者,《離騷》所謂「心憶君兮君不知」。矜者,《離騷》所謂「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也。詞較詩意尤明顯,以詞之體本應如是耳。

又(**攏鬢新收玉步搖**)《詞則・閑情集》卷一:上下闋結句微嫌并頭,然五代人多犯此弊。

又(**宿醉雜愁慢髻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慵紅悶翠,易安之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云:藻麗。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全芳備祖》:韓冬郎《浣溪沙》,絕非和魯公之嫁名者,亦以《香奩》名詞。

傳記

傳狀

《**新唐書・韓偓傳**》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臣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爲不可，胤不納。偓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偓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顓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赦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鬥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麵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群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偓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并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贇、趙崇爲相，胤執贇、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贇、崇皆偓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唐才子傳・韓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禮部侍郎趙崇下擢第。天復中，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從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去

之。偓晝策稱旨，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以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帝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偓喜侵侮有位，朱全忠亦惡之，乃搆禍貶濮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偓自號玉山樵人。工詩，有集一卷。又作《香奩集》一卷，詞多側艷情巧。又作《金鑾密記》五卷，今幷傳。

年譜

震鈞《韓承旨年譜》 唐武宗會昌四年甲子。繆譜以玉溪生詩考之，承旨應生是年，今從之。承旨名偓，字致堯，號玉山樵人，京兆萬年人。父瞻，字畏之。母王氏，河陽節度使茂元女。 宣宗大中七年癸酉。十歲。送父執李玉溪生賦詩，李贈以絕句，序云：「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回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其二云：「劍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爲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原注：「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癖矣。』」 懿宗咸通元年庚辰。《香奩集序》：「自庚辰、辛巳之際。己亥、庚子之間，所箸歌詩，不啻千首。」又云：「自大盜入關，緗帙都墜，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詠爲事。」審如此說，則致堯之詩，均作於未及第以前，咸通、廣明之間矣。乃今集中詩，凡有年之可考者，均在貶官以後。即《翰林集》，亦始於及第之年，未及第前無一詩之在，抑又何也。以此見《香奩集序》，乃故爲迷謬之詞，用以避文字之禍，都非正言也。 僖宗乾符元年甲午。是年王仙芝作亂，明年黃巢起應仙芝。 廣明元年庚子。十二月黃巢陷長安，帝走興元。 中和元年辛丑。正月，帝幸成都。 二年壬寅。九月，朱溫降，以爲節度使，賜名全忠。 光啓元年乙巳。三月，帝還長安。十二月，田令孜劫帝幸鳳翔。 二年丙午。二月，帝幸興元。三年丁未。三月，帝幸鳳翔。 文德元年戊申。二月，帝還長安。三月，帝崩，昭宗即位。 昭宗龍紀元年己酉。禮部侍郎趙崇知貢舉，擢偓登第，狀元李瀚，同年可考者：溫憲、吳融、唐備、崔遠、李冉。(《登科考》失名)偓與吳子華侍郎詩注云：「予與子華俱久困名場。」按是年公四十有六。《翰林集》始於是年，有詩三首。 【略】(景福)二年癸丑。十月，以崔允同平章事。 乾甯元年甲寅。 二年乙卯。三月，崔允拜河中節度使，選偓爲幕府。偓時爲刑部員外郎，見《翰林集》，云：「余爲刑部員外郎，爲時權所擠，值盤石出鎮藩屏，朝選賓佐，以余充職掌記。」本傳所謂佐河中幕是也。五月，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犯闕。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茂貞等還。七月宿衛兵作亂，帝如石門鎮，尋還京師，崔允復拜平章事。《翰林集》詩二首。 三年丙辰。八月，崔允免，朱全忠疏薦仍拜平章事，兼領度支。七月李茂貞犯闕，帝幸華州，允舉偓自副。《翰林集》詩一首。 光化元年戊午。八月帝還長安，因全忠表請遷都，故茂貞懼而上得還。 二年己未。正月，崔允免。 三年庚申。六月，崔允復拜平章事，以全忠表論之也。十一月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 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偓擢諫議大夫，與崔允定策，說孫德昭、周承誨，董彥弼討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位，三人皆賜姓，爲節度使同平章事，留宿衛，時人謂之「三使相」。崔允進司空，偓等賜號功臣。五月擢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崔允欲盡除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允不從。丁卯上獨召偓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允言之。」對曰：「陛下詔云：自劉季述四家之外，一無所問。人主莫重於信，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曰：「此事終以屬卿。」八月上問偓曰：「聞陸扆不樂返正有諸。」對曰：「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上乃止。及崔允謀召全忠，宦官益懼，上問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交結，將致不安。」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強，令人難耐。」九月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輩驕橫益甚。」對曰：「臣知其必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令出入禁中。崔允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相與爲一，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上愀然。彥弼譖偓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曰：「卿有官屬，日夕議政，奈何不欲我見學士。」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

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對卿，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十一日壬子，韓全誨等逼帝幸鳳翔，偓追至鄠縣，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是歲，曾與諸公倡和《無題》詩。《翰林集》詩十一首，《香奩集》詩始於是年詩四首。　二年壬戌。四月回鶻入貢，請發兵赴難。上令偓答書許之，偓諫止之。六月，全忠圍鳳翔。七月，韋貽範母喪謀起復，宦官及李茂貞爲之求，偓曰：「吾擊可斷，此制不可草。」上即命罷草。十一月，帝行武德殿，因至尚食局，使宮人（《通鑑》作趙國夫人）招偓。偓至，再拜曰：「崔允無恙，全忠軍必捷。」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毋爲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忠久困鳳翔，諸宦官自度不免，蘇檢數爲偓經營入相，偓怒曰：「今公自知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耶。」《翰林集》詩三首《香奩集》詩一首。《香奩集》中《寄遠》七古，作於是年，所云「望美人兮隔雲端」，豈指崔允乎。又《五更》七律一首，應是在貶所追憶尚食局一召而賦也。　三年癸亥。正月誅韓全誨，遣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示之。帝遂還京師，大誅宦官。偓侍燕，全忠、允當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持故事不爲動，全忠銜之。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允惡其分己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偓何得妄薦。」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二月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簒弒之辱。」再貶榮懿尉。二月出關。按《香奩集序》云「大盜入關」，應即指此年全忠舉兵入朝事。明年全忠弒帝，故名之曰「大盜」，紀實也。此後致堯即貶濮州，貶榮懿，徙鄧州，故云「遷徙不常厥居」，正指此年事耳。上嘗謂偓曰：「崔允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此語《通鑑》載於是年，然未知在幾時，故附於此。《翰林集》詩一首。　昭宣帝天佑元年甲子。正月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四月至雒陽。八月朱全忠使蔣元暉、朱友恭、氏叔琮弒帝於椒殿，昭宣帝即位。十月全忠貶友恭崖州司戶，叔（忠）〔琮〕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友恭臨刑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偓在湖南長沙。五月復至醴陵縣。《翰林集》詩二十二首。《香奩集・寒食重游李氏園庭有作》，當是湖南李郎中，然於四五年語不合，或當別屬耳。

二年乙丑。二月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於白馬驛，投屍於河。十二月弒何太后，殺柳璨、蔣元暉，璨臨刑呼曰：「賣國柳璨死其宜也。」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偓由醴陵至袁州。以兵部侍郎、翰林院承旨召，不赴。故《病中初聞復官》詩有「臣塗巇險終難測」句，蓋指白馬驛事也，詩又云「屬車何在水茫茫」，指昭宗被弒也。《翰林集》詩十三首。《香奩集・哭花》詩，傷何太后也，故以西施比之。　三年丙寅。正月，羅紹威引全忠入魏，自誅其將士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留至七月始去魏州，積蓄一空，紹威悔之。《翰林集》詩十六首，《香奩集》詩三首。二月偓在撫州，三月往南城縣，秋至福清寓黃滔家。梁開平元年丁卯。二月全忠簒帝位，以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召偓，不至。《翰林集》詩七首，《香奩集》詩一首。按《香奩集・裊娜》一首，乃感唐亡賦也，故自注爲丁卯年作，詩中所謂「此時不敢分明道」，是其意矣。　梁開平二年戊辰。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救上黨，戰於三垂岡，大破梁軍，全忠喪膽。偓在汀州之沙縣，寓天王院歲餘，與老僧蘊明善，贈詩刻碑。《翰林集》詩一首。　梁開平三年己巳。正月，偓自沙縣抵邵武軍，將赴撫信，爲聞相急脚召卻回沙縣。《翰林集》詩六首。　四年庚午。偓在尤溪之桃林鎮。客舍之前，有池半畝，木槿櫛比，間水遮山，因命僕夫運斤清沐，豁然清朗，有詩記之。《翰林集》詩十七首，《香奩集》詩二首。《多情》一首自注云：「庚午在桃林場作。」所云「水香賸置金盤裏，瓊樹長須浸一枝」，國破家亡，一身僅在，亦如瓊樹之賸此一枝而已。《南浦》一首，亦作於此年，當指淮南遣張知遠修好於王審知。知遠當筵倨傲，審知斬之，表上其書於全忠，故有「應是石城艇子來」語，又有「不宜此際兼微雨」語。偓殆自恐不保，故有「難狀分明苦」語。　梁乾化元年辛未。偓在南安。《翰林集》詩八首，《香奩集》詩一首。　二年壬申。六月全忠爲子友珪所弒。偓在南安。《翰林集》詩四首，《香奩集》詩一首。《閨怨》詩：「初拆鞦韆人寂寞，後園青草任它長。」似指全忠被弒，而梁室兄弟相爭之亂，聽其滋長如青草而已。　三年癸酉。二月友貞殺友珪，偓在南安。《翰林集》詩十二首，《香奩集》詩一首。《閨情》一首，與集中《感舊》一首相應，皆爲座主趙崇也。《感舊》有「指座恩深刻寸腸」句，又有「入室故僚零落盡」句。《閨情》「何郎燭暗」，用何遜與親故別事；「韓壽香焦」，用賈充壻韓壽事：皆感恩意也。　【略】後唐同光元年癸未。致堯卒於南安之龍興寺，年八十，遂葬南安。邵誠之爲哀詞。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扃鐍甚固，

發視則燒殘龍鳳燭百餘條、金縷紅巾百餘幅，蠟淚尚新，巾香尚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秉燭以送，悉藏之。鄭文寶遇延平老尼，亦談斯事。尼，即致堯妾也。子寅亮家於南安。四世孫奕，慶歷中獻致堯手寫詩百餘篇，授司士叅軍。終於殿中丞。

考　證

《唐百家詩選》卷二〇　韓偓，字致光，一云字致堯。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致堯》引《遯齋閑覽》　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韵正同。

《唐賢絶句三體詩法》　偓字致堯，一字致光。

《唐詩紀事・韓偓》　偓小字冬郎。義山云：「嘗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句有老成之風。因有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

又　偓，字致堯。一字致光，誤矣。自號玉山樵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韓内翰別集一卷》　《唐書》本傳謂偓字致光，計有功《唐詩紀事》作字致堯，胡仔《漁隱叢話》謂字致元。毛晉作是集跋，以爲未知孰是。案，劉向《列仙傳》稱偓佺，堯時仙人，堯從而問道。則偓字致堯，於義爲合。致光、致元，皆以字形相近誤也。

紀　事

涵芬樓本《説郛》卷四韓偓《金鑾密記》　昭宗召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群，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櫝玉，窮經有愧於簾金。遭逢清時，涵濡睿澤。峨冠振珮，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辱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己循涯，以榮爲懼。」

《類説》卷七《金鑾密記》　崔（韋）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偓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使，中人也。語偓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偓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敢拒；偓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

《唐摭言・公薦》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鳳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喜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

《南部新書》甲　梁祖常言於明皇：「趙崇是輕薄團頭，于鄂州座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又乙　韓偓，即瞻之子也，兄儀。瞻與李義山同年，集中謂之韓冬郎是也。故題偓云：「七歲裁詩走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南唐近事》　韓寅亮，偓之子也。嘗爲予言：偓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玩。使親信發觀，唯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泪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内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丱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説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即偓之妾云耳。

李綱《讀韓偓詩並記有感》　韓偓，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爲崔胤、朱全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其後復官，不敢入朝，挈其族依閩中王審知。嘗道沙陽，寓居天王院者歲餘，與老僧蘊明善，以詩贈之。至後唐時，邑令張僚爲之記，叙偓始末甚詳，且述唐末亂離之事，頗與《唐史》合。予來沙陽，聞之，竊欲一觀，而其碑因寺中廢，爲有力者取去，秘不示人。久之，始得見其副本，感而賦之，且錄偓詩卷中，傳諸好事者云。《偶訪明公大德贈長句四韻・前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寸髮如霜袒右肩，倚肩筇竹貌怡然。懸燈深屋夜深坐，移榻向陽齋後眠。刮膜且揚三毒諭，攝心徐指二宗禪。清涼藥分能知味，各自胸中有醴泉。」《詩》：「唐室昔不競，天綱遂陵遲。閹豎擅朝政，奸雄肆覬窺。天子遭迫脅，翠蓋蒙塵飛。矢石集黃屋，四郊皆鼓

蘖。群凶雖殄滅，國命亦已移。韓子司翰苑，實被昭宗知。忠言雖屢貢，顚廈誠難支。謫官旅南土，召復不敢歸。當時白馬驛，從橫卿相尸。投之濁流中，至今耆舊悲。夫子乃幸免，禍福良難期。假道寓沙陽，空門知所依。雖逾二百載，猶傳贈僧詩。邑令眞好事，作記刊豐碑。文辭雖淺陋，事實頗可追。讀之三嘆息，吊古情淒湎。寄聲藏去者，擅有將奚爲。」又：「詞臣謫去墮天南，詩墨從來榜寺檐。好事不須收拾去，世間遺集有《香奩》。」

《**徐氏筆精**》**卷五**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百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卻望扶桑病眼開。」偓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捐館日，溫陵師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泪尚新，巾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時於延平，見一老尼亦說斯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考偓葬於何所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金鑾密記》一卷，韓偓撰。

又卷五 《韓偓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韓偓《金鑾密記》五卷。

又《**藝文志四**》《韓偓詩》一卷，又《香奩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金鑾密記一卷**》 右唐韓偓撰。偓，天復元年爲翰林學士，從昭宗西幸。朱溫圍岐三年，偓因密記其謀議，及所見聞事，止於貶濮州司馬。【略】一本釐天復二年、三年各爲一卷，首尾詳略頗不同，互相讎校，凡改正千有餘字云。

又《**韓偓詩二卷香奩集一卷**》 右唐韓偓致堯也。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朱全忠怒，貶濮州司馬，榮懿尉。天祐初，挈族依王審知而卒。

《**遂初堂書目**》《韓偓集》。《韓偓香奩集》。

《**通志·藝文略三**》《金鑾密記》一卷，唐韓偓撰，記昭宗幸華州，梁太祖以兵圍華事。

又《**藝文略八**》《韓偓詩》一卷，又《香奩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雜史類**》《金鑾密記》三卷，唐翰林學士承旨京兆韓偓致堯撰。具述在翰苑時事，危疑艱險甚矣。昭宗屢欲相之，卒不果而貶，竟終於閩。非不幸也，不然與崔垂休輩駢肩就戮於朱溫之手矣。

又《**詩集類上**》《香奩集》二卷，《入內廷後詩集》一卷、《別集》三卷，唐翰林學士韓偓致光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〇**》《韓偓詩》二卷，《香奩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韓偓《香奩小集》一卷，又《別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韓偓詩》一卷，又《香奩集》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香奩集》三卷，韓偓。

《**汲古閣書跋·韓翰林詩別集**》 按列傳云：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計有功云：字致堯，今曰致光，誤矣。胡仔云致元，未知孰是。自號玉山樵人，小字冬郎。開成六年進士韓瞻之子，李義山與瞻同年，偓童時即席爲詩送之，一座盡驚。李因贈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關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藝文志》載，詩一卷，《香奩集》一卷。余梓《香奩》已十餘年矣，茲吳匏庵叢書堂抄別集，皆天復元年辛酉五月入內庭後詩也。自辛酉迄甲戌凡十有四年，往往借自述入直、扈從、貶斥、復除，互叙朝廷播遷，奸雄篡弑始末，歷然如鏡，可補史傳之缺。第乙卯、丙辰未入翰林，不知何人混入。惜未得慶曆間溫陵所刻致光手書詩帖一訂正耳。其亂後依王審知，本傳與李晁諸家言之甚詳。惟劉克莊謂審知據福唐，韓致光迺居南安，曷嘗依之乎。又見墨林方氏所藏祭裴君文，自書唐故官，不書梁年號，稱其賢于楊風子輩，且以宋景文不與表聖同列爲欠事，此皆克莊極贊致光不事二姓也。若王審知爲閩王，始于丁卯，卒于乙酉，相去十九年。致光即匿影於三山九曲之間，何損其爲李唐遺民耶。況全忠被刺，刀腹出於背，瘞以敗氈，致光亦可以含笑見昭宗于地下矣。嘗寓沙陽天王院歲餘，其詩奚止與《蘊明》一篇，若得章僚碑記，攷其傳外遺事，則羣疑渙然冰泮矣。隱湖毛晉跋。

又《**香奩集**》 沈夢溪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此說惟劉潛夫信之。石林、遯齋、虛谷諸公，俱以爲誤。引吳融《和韓侍郎無題詩三首》及致光親書

《裊娜》、《多情》等詩爲證，則斯編是致光作無疑矣。如凝之《香籤》，乃浮豔小詞，集名偶同耳。況凝自謂不行於世，後人又何必借韓侍郎行本以實之耶。

《述古堂書目》卷二　《韓偓翰林集》一卷，《韓偓香奩集》三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韓偓詩集》一卷。昭宗反正密勿之謀，致光爲多。觀其不草「韋貽範詔」正所謂「如今冷笑東方朔，只用詼諧侍漢皇」也。詩以言志，致光可稱卓然不拔之君子矣。

又　《韓內翰香奩集》三卷、《香奩集》三卷，予從元人抄本錄出。末卷多《自負》一詩，洪邁《絕句》亦未收，行間字極佳，比流俗本迥異。予嘗命名手繪圖二十六幅，裝潢成帙，精妙絕倫，閱之意蕊舒放。嗟乎，致光遭唐末造，金鑾前席，危捋虎鬚。及乎投老無門，托迹甌閩，竟賫志歿。此豈淺夫浪子所能然耶。後人但知流浪《香奩》，無有洗發其心事者，千載而下，可爲隕涕也。沈括云：「和凝後貴，以此集嫁名于致光。」則宋人已辨之詳矣。

吳焯《綉谷亭薰習錄》　唐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致堯著。余以《全唐詩》校之，此缺四篇：一《寄禪師》、一《訪明公大德》、一《大酺樂》、一《思歸樂》，後三篇《戊籤》已據《閩南唐雅》補，而《全唐詩》因之，此本卻多《裊娜》、《多情》、《閨怨》、《夜閨》、《咏燈》、《春恨》六篇，《戊籤》云：彙《翰林集》編年爲四卷，《香奩》合《別集》中一二艷詞爲二卷，則此六詩當時原載《別集》中，自後人移攙入《香奩》者也。《戊籤》又云：入《翰林集》不滿二十篇，《別集》自出官迄寓閩詩俱在，而及第先後諸作亦附，今此本首行標題云「入內庭後詩」，下注云：天復元年辛酉五月後，偓以是時入翰林，詩題下繫年遞至癸酉，其後又重繫乙卯甲子者，即所謂及第先後諸作亦附此者也。石林葉氏稱：吾藏偓集僅百餘篇，世傳別本。今起天復元年至癸酉止，僅百餘首，正葉氏世傳別本，與《新唐書・藝文志》合。其及第先後諸作併入者，乃嘉祐間從裔孫奕以取奏之本而附益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韓內翰別集一卷》　唐韓偓撰。【略】《唐書・藝文志》載偓集一卷，《香奩集》一卷。晁氏《讀書志》云「韓偓詩二卷」，《香奩》不載卷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香奩集》二卷，《入內廷後詩集》一卷，別集三卷。各家著錄，互有不同。今鈔本既曰別集，又註曰「入內廷後詩」。而集中所載，又不盡在內廷所作，疑爲後人裒集成書，按年編次，實非偓之全集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韓內翰集》一卷，《香奩集》三卷，韓偓。

《稽瑞樓書目》　《翰林集》一卷（附《香奩集》影宋鈔一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翰林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舊鈔本）題翰林承旨行戶部侍郎、知制誥萬年韓偓致堯撰。《香奩集》後有《無題》詩四首、《浣溪紗》詞二首，《黃蜀葵賦》、《紅芭蕉賦》二首，此從宋刻本影寫，不名《內翰別集》，亦不注「入內庭後詩」五字。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韓翰林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舊鈔本璜川吳氏振綺汪氏藏書）　【略】席刻宋本與此本不同。罟里瞿氏書目記云：《香奩集》有《無題》詩四首、《浣溪紗》詞二首、《黃蜀葵》、《紅芭蕉》兩賦，係宋刊本影寫，不名《內翰別集》，亦不注「入內庭後詩」五字，與此正相符合。附沈存中《筆談》一則，辨和凝僞詞假托之非。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汪魚亭藏閱書」兩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玉山樵人集》六卷《香奩集》不分卷。唐韓偓撰。舊寫本。鈐何元錫藏印。（涵芬樓藏書。癸丑）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別集類二・韓內翰別集一卷》　唐韓偓撰。汲古閣刊本，又刊《香奩集》一卷，席氏刊本，嘉慶中閩王氏麟後山房刊本。錢遵王云：沈括以《香奩集》三卷本和凝作，貫後嫁名于偓耳。（續錄）涵芬樓藏《翰林院集》一卷，十行十八字，次行題全銜。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國萬年韓偓字致堯，繆藝風云，是宋本。元刊《香奩集》三卷，汲古本，《香奩集》別刊。民國十二年武強賀氏刊清吳汝綸《評注韓翰林集》三卷，附《香奩集》三卷，又補遺四葉。

藝文

李商隱《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裴回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劍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爲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原注：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

吴融《和韓致光侍郎無題三首十四韻》 珠佩元消暑，犀簪自辟塵。揜燈容燕宿，開鏡待雞晨。去懶都忘舊，來多未厭新。每逢憂是夢，長憶故延眞。杏小雙圓壓，山濃兩點嚬。瘦難勝寶帶，輕欲馭飄輪。篦鳳金雕翼，釵魚玉鏤鱗。月明無睡夜，花落斷腸春。解舞何須楚，能箏可在秦。怯探同海底，稀遇極天津。綠奈攀宮豔，青梅弄嶺珍。管纖銀字咽，梭密錦書勻。厭勝還隨俗，無疑不避人。可憐三五夕，斌媚善爲鄰。 舞轉輕輕雪，歌霏漠漠塵。漫遊多卜夜，慵起不知晨。玉箸和妝裹，金蓮逐步新。鳳笙追北里，鶴馭訪南眞。有恨都無語，非愁亦有嚬。戲應過蚌浦，飛合入蟾輪。杯樣成言鳥，梳文解卧鱗。逢迎大堤晚，離別洞庭春。似玉曾誇趙，如雲不讓秦。錦收花上露，珠引月中津。木爲連枝貴，禽因比翼珍。萬峰酥點薄，五色繡妝勻。獺髓求魚客，鮫綃托海人。寸腸誰與達，洞府四無鄰。 綺閣臨初日，銅臺拂暗塵。鷾鴯偏報曉，烏鵶慣驚晨。魚網裁書數，鵑弦上曲新。病多疑厄重，語切見心眞。子母錢徵笑，西南月借嚬。擣衣嫌獨杵，分袂怨雙輪。貝葉教丹觜，金刀寄赤鱗。捲簾吟塞雪，飛楫渡江春。解織宜名蕙，能歌合姓秦。眼穿回雁嶺，魂斷飲牛津。藥自偷來絕，香從竊去珍。茗煎雲沫聚，藥種玉苗勻。草密應迷客，花繁好避人。長干足風雨，遙夜與誰鄰。

又《倒次元韻》 南陌來尋伴，東城去卜鄰。生憎無賴客，死憶有情人。似束腰支細，如描髮彩勻。黃鸝裁帽貴，紫燕刻釵珍。身近從淄右，家元接觀津。雨臺誰屬楚，花洞不知秦。淚滴空牀冷，妝濃滿鏡春。枕涼敧琥珀，簟潔展麒麟。茂苑廊千步，昭陽扇九輪。陽城迷處笑，京兆畫時嚬。魚子封牋短，蠅頭學字眞。易判期已遠，難諱事還新。艇子愁衝夜，驪駒怕拂晨。如何斷岐路，免得見行塵。

雜録

《夢溪筆談·書畫》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習光上人》詩，亦墨迹也，與此無異。

《宣和書譜·行書四》 韓偓，【略】自號玉山樵人，所著歌詩頗多，其間綺麗得意者數百篇，往往膾炙人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竊咏者不可勝紀。【略】行書亦復可喜，嘗讀其《題懷素草書》詩云：「怪石奔秋澗，寒藤挂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之句非潛心字學，其作語不能迨此。

《郡齋讀書志·金鑾密記一卷》 予嘗謂偓有君子之道四焉：唐之末，南北分朋而忘其君。偓，崔胤門生，獨能棄家從上，一也；其時搢紳無不交通內外，以躐取爵位，偓獨能力辭相位，二也；不肯草韋貽範起復麻，三也；不肯致拜於朱溫，四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偓之謂矣。而宋子京薄之，奈何。

《輿地紀勝·福建路·泉州》 韓偓故居，在南安。

又《泉南花木詩》引韓偓佚詩《刺桐花》 聞得鄉人說刺桐，葉先花後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韓偓與吳融同時爲詞臣，偓忠於唐，爲朱三面斥，貶責不悔，如「捋虎鬚」之句，未嘗傳誦，似爲《香奩》所掩。及朱氏篡弒，偓羈旅於閩，時王氏割據，詩文只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余讀其集而壯其志，錄其警聯於編內三數篇，自述其玉堂遭遇。唐季非復承平舊觀，而待詞臣之禮猶然存之，以補《金鑾記》之闕云。

劉克莊《跋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偓集考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依之乎。【略】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并觀，偏傍點畫無毫芒差，其爲致光眞迹無疑。烏乎，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

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泉州府志》卷一四南安縣　學士韓偓墓，在葵山之麓。

《藝苑卮言》卷八　「二嫌忌」：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略】或以材高畏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貝錦。「五流貶」：韓偓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

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四龍紀元年　進士二十五人李瀚、溫憲、吳融、韓偓、唐備、崔遠、李□諸科七人。知貢舉、禮部侍郎趙崇。

吳闓生《吳汝綸評注韓集跋》　夫志節皎皎如韓致堯，則《香奩》何足爲累，此固不必爲諱。

釋元安

傳記

《宋高僧傳・唐澧州蘇溪元安》　釋元安，俗姓淡，鳳翔麟遊人也。卅年於歧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惟經與論，無不窮核。乃問道翠微，次臨濟，各飡法味，若飫香積之盂也。斲彫復朴，逍遙自如。聞夾山道盛德至，造澧陽，當稽問轇轕，又增明淨。後開樂普山，尋居蘇溪，答酬請益，多偶句華美，爲四海傳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遷滅，享壽六十五，法臘四十六矣。臨終告衆，頗多警策辭句云。

紀事

《祖堂集・落浦和尚》　落浦和尚嗣夾山，在澧州。師諱元安，鳳翔麟游人也，姓談。自少歧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受業。至於論經，無不該通。先禮翠微，次謁臨濟，各有所進。后聞夾山直造澧陽。【略】師問：「久響宗風，請師一

言。」夾山云：「目前無法。」師云：「莫錯。」夾山云：「縵縵闍梨，山溪各異。任你截斷天下人舌頭，爭奈無舌人解語何。闍梨只知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老僧這裏亦有殺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師進問：「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劍。」夾山曰：「青山不掛劍，掛劍勿人知。」師又問：「佛魔不到處，猶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夾山云：「燭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師又問：「朝陽已昇，夜月未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含海珠，遊魚不顧。」師聞此語，莫知所從，便止夾山。摳衣數載，不憚勞苦，日究精微。至夾山化緣畢，初開落浦，後住蘇溪矣。【略】後保福云：「家無白擇之圖，亦無如是妬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時節，震岳驚蟄戶。」僧云：「千般運動，不異个凝然時如何。」師云：「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云：「如何。」師曰：「白首拜少顏，舉世人難信。」師有神劍歌：「異哉神劍實標奇，自古求人得者稀。在匣謂言無照耀，用來方覺轉光輝。【略】」福先拈問：「一語中須道得在匣出匣底劍，你作摩生道。」僧無對。自代云：「且出匣，與老兄商量，還會摩。」問：「諸聖与摩來，將何供養。」師云：「土宿雖持錫，不是波羅門。」問：「西天一人傳一人，彼此不垂委曲。誰是知音者。」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進曰：「不話朝堂之事，合談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略】問：「滿滿龍宮該不得，一塵塵外事如何。」師云：「三跳出蘿籠，不如雲外者。」僧曰：「學人不重朝庭貴，不可條然只摩休。」師云：「去，你不會我語。」進曰：「三跳外事如何。」師云：「射虎不中，徒勞沒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擊水動波瀾，其中難見影。」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摩不來。」師云：「玄河泛起雪花浪，無燄孤燈明暗宵。」師有浮漚歌：「秋天雨滴庭中水，水中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何窮已。【略】」師臨遷化【略】當日初夜後，師敎侍者喚從上座，上座便上來侍立。師問：「從上座年多少。」對云：「二十八。」師云：「太嫩在，甚須保持。生緣什摩處。」對云：「信州人。」師云：「今日事被闍梨道破，稱得老僧意。我這里數年出世，并無一個。今日闍梨掇送老僧。某甲先師初見船子時，船子問先師祇對因緣，改爲頌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只如四句中阿那個是主句。」從上座遲擬。師云：「速與，速與。下頭橛子冷，不欲得辜負，你莫形跡。」從上座云：「實不會。」師便槌胸哭蒼天。從上座一走下，不去僧堂，直至如今更無消息。師前云：「磁舟不掉清波上，

劍峽徒勞放木鵝。」師光化二年戊午歲十二月二日遷化，春秋六十五，僧夏四十六矣。

《**景德傳燈錄**》**卷一六**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略】首問道於翠微、臨濟。【略】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丙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略】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涔陽。【略】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略】唐光化元年戊午【略】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略】」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効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五燈會元・洛浦元安禪師**》　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着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水鵝。」便告寂。

皮日休

論述

綜論

皮日休《文藪序》（存目）

崔璐《覽皮先輩盛製因作十韻以寄用伸款仰》　河嶽挺靈異，星辰精氣殊。在人爲英傑，與國作禎符。襄陽得奇士，俊邁眞龍駒。勇果魯仲由，文賦蜀相如。渾浩江海廣，葩華桃李敷。小言入無間，大言塞空虛。幾人遊赤水，夫子得玄珠。鬼神爭奧秘，天地惜洪鑪。既有曾參行，仍兼君子儒。吾知上帝意，將使居黃樞。好保千金體，須爲萬姓謨。

王鏊《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眞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勅己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隳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

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皮襲美（日休）未第前詩，尚朴澀無采。第後遊松陵，如太湖諸篇，才筆開橫，富有奇豔句矣。律體刻畫堆垛，諷之無音，病在下筆時先詞後情，無風骨爲之幹也。（遯叟）

《東目館詩見》卷一 襲美律詩無晚唐衰苶氣。《正樂府》十章，雖不及樂天《新樂府》深透沉痛，而指抉利弊，何讓諷諭。時無忌諱，乃得此裨世之作。雜體擬作，亦不減韓、孟。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皮日休》 過雲相訪借書鈔，夜雨松陵膝與膠。閒氣布衣多放誕，酒船鶴料未全拋。（皮日休）

夏葆彝《舊作論湖北詩絶句》八 鹿門山下酒民遊，一代詞章付日休。多少玉堂金馬客，布衣才子擅風流。

《原詩》卷三 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

《師友詩傳録》三 阮亭答：【略】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

愛新覺羅・弘曆《觀皮日休集因作》 襄陽閒氣自標擬，隱居鹿門期不仕。天隨子與相倡和，二十八卷詞誠美。居然進士登咸通，幕府朝衙已委靡。何至學士署黄巢，爲作讖詞翻害己。進退無據羞斯文，然似斯者不少矣。吁嗟末路其誠難，適百里半九十里。

又《讀皮日休集》 鍊意清新選字奇，鹿門曾亦隱居之。黄巢僞署公然受，朱祐謬稱所弗辭。閒氣誠當如是否，醉吟何謂不孤斯。（閒氣布衣、醉吟先生皆日休自取之號。）與其及禍因文字，罵賊奚如死節宜。

《甌北詩話》卷一一 孫光憲《北夢瑣言》：「皮日休於咸通中上書，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並同明經』云云。按唐以前《孟子》雜於諸子中，從未有獨尊之者。昌黎始推尊之，然亦未請立學。皮日休乃獨請設科取士，是能於諸子淆雜之中，別出手眼，別其爲儒學之宗，其有功於道學甚鉅。日休又著《鹿門隱書》及《文藪》、《雜著》等，皆論道極有見解。薛崗《天爵堂筆餘》亦甚推尊之。乃《劉貢父詩話》謂日休見輕於歸氏子弟，嘗以皮鞠作詩嘲日休曰：「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煙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是固已爲人所侮慢。又賈似道《悅生隨抄》，記黄巢喜讖語，以唐帝改元廣明，謂「唐」去「丑」、「口」而著「黄」、「明」，爲己受命之祥，故又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以爲讖己，遂殺之。《新唐書》亦謂陷於巢賊，僞署爲學士，使之作讖語，賊疑其謾己，遂及禍。是日休嘗受巢僞官，何其失節若此。豈文人之心，能見道而不能守，固如是耶。《南部新書》卻載其令終，無從賊事，或謂據其家墓碑也。

《石園詩話》卷一 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璟）之爲相，正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心腸，不能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徐、庾之體。」愚謂廣平《奉和御製賜詩應制》云：「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慵且憊，何德以當諸。」起四句莊重中亦帶婉媚。

《竹林答問》 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并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眞樂府也。其他如元道州之《系樂府》，元微之之《樂府新題》，香山、張、王之《新樂府》，溫飛卿之《樂府倚曲》，皮日休之《正樂府》皆是。微之以下，雖以古詩之體爲樂府，而樂府之眞存。不似明人字摹句倣，鉤軸詰屈，而杳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也。

《三唐詩品》卷三 其源出于王績、王建二家，而祖述漢魏樂府謠諺。寄情疏逸，懷詞諷誹，毀華去飾，自有林下風。而顯露無餘，排比見迹，是魯望一流，神情又減。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皮日休》 何處爲詩二十章，太湖風景入肝腸。樹爲蜃尾山鼇背，摩詰新圖未可方。（《太湖詩》云：「樹動爲蜃尾，山浮似鼇背。」）

又 道侶同遊縹緲峰，華陽高帽手持筇。凌天蹈海形容盡，一首清詩天

地空。（《縹緲峰》詩云：「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

又　泠風嶺盡桃花塢，曉景吟成明月灣。飽食太湖清妙味，故能詩卷壓人間。（桃花塢，明月灣，俱太湖景。）

又　十五題中偏作歌，餘情不盡可如何。閒來更咏添《漁具》，篛笠蓑衣不厭多。

又　閒時聯句不嫌頻，夜色吟過雨色新。記得開元僧寺裏，奇情警句動驚人。（《開元寺看雨聯句》，日休有「萬戶響戈鋋，千家披組練」之句。）

又　樽曰訶陵五瀉舟，杖名華頂硯龜頭。養和還有烏龍號，《五貺》詩篇千載留。（《五貺詩序》云：「毗陵魏君不琢，常由五瀉涇入震澤。日休嘗聞道于君，以五物贈之，一釣舟，名五瀉，一龜頭山石硯，一天台杖，亦曰華頂杖，一養和，名烏龍，馬踏之類，以其色黑而似龍形也，一訶陵樽，南海鱟魚殼所爲也。」）

分　論

《補周禮九夏系文》　《養一齋詩話》卷八：元次山《補樂歌》，皮襲美《補九夏》，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略】皮《補九夏》爲末章，其詞云：「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毘。」「桓桓其珪，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反覆有何義蘊。唐人畢竟是韓、柳得古《雅》、《頌》深處，如《琴操》十章，《平淮夷雅》二篇，雖謂其脫出於周人之口可也。元平日雖有古奧之筆，到此亦成僞體；皮平日佳構已希，此作更屬不量力矣。

《七愛詩》　《對牀夜語》卷五：左太沖《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皮日休《七愛》云：「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又云：「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倣前詩也。《滹南詩話》卷一：皮日休詠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太湖詩・人林屋洞》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遂招」句：此句妙。評「怪異」句：「焉敢」二字接「驚」字妙，非山水眞痴人不知。以詩代記，寫異境須入以異情，又有異筆，不然直而散矣。

《早春病中書事寄魯望》　《唐詩鏡》卷五四：起二語狀病亦趣。

《遊棲霞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細看有味，五、六忽然出奇。馮班評：三、四好。何焯評：三、四生動有情，五、六是尋常板對。紀昀評：三句翻用蓮社事，殊不自然。末句用支道林事，見劉孝標《世說注》。《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因明居士舊居，想見其人而不得，故結有何時相對之語。三、四承「寂寥」說，五、六見寺之幽隱古遠。格調亦整秀。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再過此寺，愁思悄然，隔窗見上人之畫影，猶疑生前住此坐禪也。憶昔上人說法，野老來聽。今上人已去，野老不來，但見鄰僧爲引清泉而已。此見其泉石不改也。且人物蕭條，寺宇荒寂，是以龕上新生石耳，壁間猶帶茶烟。惟有南宗弟子，泣奠山花於几筵之上，余所以重到此而獨悄然也耶。朱三錫評：此必皮公與上人有舊，曾過其寺，今上人已故，復過其居，故曰「重到」，又曰「獨悄然」也。曰「獨悄然」，已聞其死；曰「尚疑禪」，若疑其生。三、四承之，不逢聽法，但見引泉，此所以獨悄然也。五龕生石耳，六壁帶茶烟，其故居之荒寂，絕無人到可知。

《西塞山泊漁家》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寫此漁人白髮如絲，則是靜坐釣磯，殆已終身也，特未悉其生計如何耳。乃聞挑葉桑村，中宵機杼，買簑沙市，暑雨力田，則是男耕女織，又堪終歲也。人生但得如斯，便是羲皇以上，我殊不解長安道上策蹇疾驅者，彼方何爲也。（注：眼須看「白綸」七字。）（後解）若更就其終日論之，則又有雨餘蓴菜，春後鱸魚，一日既然，無日不爾。山前過客，隔波勞羨，於是終日依依，欲托暫宿，不知今日雖終，明日仍別，雖復依依，竟成何益哉。《唐詩評選》卷四：輕好殆爲歐、梅先驅，而風骨健利非彼所及。皮、陸松林唱和詩奕奕自別，巧心佳句，誠不可掩，如天臺、鴈宕，自不欲與岱、華競品目。茲不暇錄，非謂以法受過也。《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狀漁家景趣。首言漁父綸巾白髮，靜倚楓樹，坐於釣磯，何悠然自適也。若中婦採桑以供蠶事，小兒買簑以備風雨，見漁家男女，各盡其事。且雨過有蓴菜之滑，春後有鱸魚之肥，是其衣食之足，笑傲烟霞，致尤足樂已。余也旅寓西塞，隔溪見此，深爲羨慕，故依依然不忍去耳。前六句寫漁家景物，末聯自謂也。朱三錫評：只「靜」、「坐」二字，寫盡漁家樂趣。又將楓根、釣磯襯出一白髮漁翁，宛然如畫。三「桑村挑葉」，四「沙市買簑」，

寫男女各有所事，以形出靜坐人之無事。五、六又將蓴菜鱸魚，以形出靜坐人之受用。一日既然，無日不爾，人生但得如斯，便是羲皇以上。彼風塵碌碌之流，竟何爲乎？宜其山前過客相羨依依也。

《襄州春遊》《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信馬而行，春風相引，詩情於是乎生焉。所以尋常遇景，感事成歌，取次衝筵，隱其名姓，所爲觸處行樂也。乃若隔竹林而認人，透花枝而窺鳥，皆自春遊所見言之。末謂余雖爲一猖狂之客，但不過好遊以適性耳，豈若禰衡之岑牟單絞哉。朱三錫評：按《北夢瑣言》云：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此作劈起「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便可想其猖狂之態。「遇事成歌咏」加「等閒」二字，是無處不咏，此所謂引詩情也。「衝筵隱姓名」加「取次」二字，是無處不衝，此所謂觸處行也。至於認人則多錯悞，窺鳥則又分明，即欲不名爲猖狂，得乎。

《送從弟歸復州》《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從弟自吳而歸復州也。言爾優游少年，今歸竟陵，烟月亦與吳天無異矣。此去途中，車螯近岸而可取，舴艋隨風而易行。且以景候言之，處處稻熟，家家蓮開。既歸復州，勿謂襄陽非可樂之地。蓋南塘縮項之鰡，可供滋味，當不減於鱸魚之美也，其何讓吳州之樂哉。首二句序相別意，中四句言途中景物，末則言到家之事也。朱三錫評：歸復州，還鄉也，送歸復州，自吳而還復州也，故曰「竟陵烟月似吳天」也。三、四寫歸復州之景物，五、六寫歸復州之時候，總寫「似吳天」三字也。況乎竟陵南塘之魚，不減吳天之鱸，歸正其時，可供滋味。言外有誇美竟陵，羨弟歸家之意。

《屐步訪魯望不遇》《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雪晴，蠟屐來至陸家，不特竹尚欹斜，而且栢葉滿徑而不掃，苔花染扉而難開已。及登其室，但見壁閒堪畫，廚靜如僧。此見魯望之清貧也。吾今來此，期如侯芭之受《太玄》，柰不能遇，無以遂吾初懷，徒懷遺恨，如芭之不遇子雲耳。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寫「客省」，用「柿葉紅」字，便知是深秋也。二，寫樓臺莊嚴，已自如畫，又加「倚霜空」字，既是秋空，又是曉空，便是加倍如畫也。三四「雨」，池上雨也，忽地舉頭，又是桂上雨。「風」，塔上風也，偶然回看，又是松上風。皆極寫最勝伽藍無上境界也。（後解）因自懺言：如此境界，久契宿心，如何鹿鹿，久虛嘉會，曾鶴與鴿之不若，豈不慚顏哽慟哉。《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客舍蕭條，適見柿葉之紅而早秋矣。夫秋天清朗，寺中樓臺如畫，倚於霜天之高。而寺中所見，桂上之雨灑滴銅池，松杪之風吹搖金鐸。且也鶴常棲於珠像之側，鴿常聚於寶幡之中。觀此閒寂，可以息心養神。奈此身猶在塵中，虛謂相爲契合耳，其何能與支公同此會哉。朱三錫評：一寫客舍，曰「柿葉紅」，是秋景也。二寫寺中，樓臺如畫，曰「倚霜空」，既是秋空，又是曉空，是深秋早景也。三寫雨，是池上雨也。忽地舉頭，又是桂上雨。四寫風，是塔上風也。偶然回看，又是松杪風。言此霜天樓臺，紅葉相映，已自如畫。而加以桂雨松風，清秋蕭寺，加倍如畫，皆極寫最勝伽藍，無上境界也。五、六因自懺言如此境界，物各自得，久契夙心，我獨鹿鹿風塵，虛此嘉會，曾鶴與鴿之不如也哉！

《病孔雀》《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孔雀病思沉迷，故不知烟花之美，而尚舉首以護其翠翎焉。方其未病之時，聞簫喜舞。今病則強聽紫簫，欲舞不能，惟有困倦倚於紅樹，如依舊時之畫屏耳。夫其所以致此者，思桂蠹而不得，肌骨爲傷，想松鵝而無由，性情又損。故盡日東風，欲飛難得，但見其鈿毛金縷一星星而已，而何有於烟花之媚悅哉。朱三錫評：一寫孔雀病也。二寫孔雀病猶自愛也。三、四承次句意來。五、六又推原其致病之由。曲形其病，思之沉冥耳。

《聞魯望遊顏家園林病中有寄》《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一夜韶光，染波成綠，顏氏園池，當有春艸滿於其上矣。想君之遊此，挑開石眼，取新泉之脉，輕把花枝，換昔日之香。而且蝶翅初飛，粉容未落，鶯聲乍囀，歌舌難調。早春勝槩，無有踰於此者矣。但恨病中不得與君賞玩，徒盡日傾心思慕美酒而已，其能無致羨於春遊哉。朱三錫評：此皆病中摹想顏家園林之景。細玩語意，必早春時節，耳聞心熱，着意描寫是日光景，以誌不得同遊之感也。看他一起二句，分明是一夜韶光，染波成綠，池塘生艸，新光奪目，恍惚在前。中四句寫泉曰「尋新脉」，寫花曰「換宿香」，寫蝶飛曰「欲試」，寫鶯囀曰「初學」，確是早春勝槩，不可泛作春遊園林讀過也。身在病中，春色如畫，曰「分明」，曰「盡日」，言下有渴想神馳，自悵自思神理。蝶飛鶯囀，物各有時。我獨病卧，更有觸物傷懷之意。

《奉和魯望春雨即事次韻》《唐詩鏡》卷五四：瘦雅肥俚，三、四語，此其定評矣。

《病後春思》《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分明眞是病後人

眠，又無奈起又不得，於是遷延被中，閑思閑算，閑見閑聞也。「連錢」，被上錦紋也。「麝」，被之餘香也。此因一向病中全然不覺，乃今始復閑看閑嗅也。「荆思」七字，接上閑自謔浪也。言設有楚人來見之者，定被說是舟中王子也。「見」，言一向病中不見，我今見也。「聞」，言一向病中不聞，我今聞也。問其何見，曰：我見孔雀窺沼也。又自釋曰：爲屏開，故窺沼也。問其何聞，曰：我聞石榴墮階也。又自釋曰：爲紅重，故墮階也。便活畫盡病新愈人詹詹自喜。（此俱是被中語。）（後解）妙絕妙絕。言我生平多愁，曾不暫輟，不料一病，反得盡捐，此亦苦中之一樂，近來之私幸也。乃今病如得去，必當愁將又來，譬如初月再蘇，終至漸漸盈滿，可奈何。然我亦惟悉將春夢，盡付浮雲。并棄筆墨，永除綺語，一任世人笑我，沈滿願猶有斷腸詩，而子病後竟至才盡耶。亦任受之矣。《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鄂君夕擁繡被，今予病餘，濃香襲錦，亦如鄂君之堪咏焉。若予病起，見孔雀之窺沼，聞石榴之墮階，此皆春時之景也。至於牢落之愁，猶自有度，如春月之時臨；春來之夢，出於無心，如春雲之無定。病後之心思，則又如此也。予所自笑者，病來已久，有若願之已滿。今幸得起，且覓花牋，以作斷腸之句，聊寫其春恨焉而已。朱三錫評：題是《病後春思》，看其通首語意，確是病新愈人眠又無奈，起又不得，閒思閒想神理。連錢，是被上錦紋也。麝，被之餘香也。言我一向遷延被中，全然不覺，今始得閒看閒嗅也。「荆思」七字，是接上閒謔浪也。見，是病後若有所見；聞，是病後忽有所聞。曰「孔雀」，曰「石榴」，曰「屏開窺沼」，曰「紅重墮階」，皆是詹詹自喜之語也。五、六一開一闔，言我一生多愁，向因一病，反得盡捐；今病已去，愁將又來，譬如初月漸升，終至盈滿。然我自病之後，一如春夢，盡付浮雲，并棄筆墨，永除綺語。一任世人笑我，沈滿願猶有《斷腸詩》，子何病後竟至才盡。若此，我亦任受之矣。

《館娃宮懷古》《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通篇典實感慨。第「弩臺」、「香徑」、「硯沼」、「屧廊」，四平頭用，不覺其病矣。《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西施艷骨，已成蘭麝之香泥，而宮牆頹壓，依舊與層崖相對焉。於是吳王射弩之臺，風雨蕭條，常露當時所射之金鏃；西施採香之逕，塵埃蕩滅，亦見前日所遺之玉釵。而且硯沼猶存，惟有溪鳥之浴；屧廊雖在，徒見野花之埋耳。憶昔子胥麋鹿遊臺之語，吳王以爲閒事，卒致破亡之禍。每一追思，能不爲之愴懷哉。吳越王射潮事，見《吳越備史》。以後代事注前人詩，可爲大粲。其餘引書引人，間有謬悞，倉猝未及釐正，在識者辨之而已。朱三錫評：一起劈云「艷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讀之眞可爲英雄下淚也。言吳王夫差，館娃遊幸，朝朝瓊樹，夜夜璧月，以爲不朽盛事，誰料其荒涼一至此耶。若當日早知艷骨終必成泥，則館娃宮畔，亦止濯濯一山耳。千載下安知此處爲弩臺，此處爲香逕，此處爲硯沼，屧廊，係西子賞心行樂之地乎。然今弩臺雨壞矣，香逕泥消矣。所云硯沼，眼見溪鳥浴矣。所云屧廊，眼見野花埋矣。姑蘇麋鹿，言若左券。過此地者，能不爲之愴然耶。

《以紫石硯寄魯望兼酬見贈》《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硯之輕小，而又微潤將融。磨以石墨，可成鳳尾之字；酌以寒泉，復如龍睛之形。且使遇屈原而歌白芷，皆屬含愁蓄恨之詞；逢江總而上紅筵，遂成玉樹後庭之句。硯之爲用如是。夫以騷人狎客，皆取資於此，今以贈君，當如屈原、江總之事，非徒洗於溪聲之中而已也。

《聞開元寺開筍園寄章上人》《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春園動鎖，鹿羣爲駭，筍籜之班，則如犀角之文也。然是筍之挹雨則森森而下，穿石則攫攫而上，其並出各生，又有如鵝管、犬牙矣。若肯帶烟而折，和露而束，以寄於我，用以供饌，當如何胤之不茹葷也，而余能無意乎。

《奉和魯望新夏東郊閑泛有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通篇祇是「水物輕明」一句寫新夏景。其餘，前解只是寫「魯望」，後解只是寫奉和，切勿將五六亦作寫景看也。「才子」，指魯望也。「多情」，感其有懷也。「倚蘭舟」，東郊閑泛也，只二句，便將一題十有二字止留「奉和」未寫，其餘已是寫敎盡也。三四，再寫舟中魯望。看他點綴詩酒，都是別樣。（後解）此寫奉和也。當我輩轉棹之年，正是彼彼簇餌之年。嗟乎，嗟乎，蓮葉蘸波便已轉棹，我輩轉誠太早，只是少年不諳，因簇芳香，其簇不大可憐耶。因與魯望再訂前盟：毋以五侯易我沙禽，其得其失，到頭自知，莫謂今日計之不早也。《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水物，如菱、荷、蘋、芷之屬，輕清明媚。其景色澹蕩，則又如秋時已。以魯望爲多情才子，泛舟此地，攜詩飲酒，樂當何如哉！五、六句言東郊之景，皆泛舟所見者也。率此蓮葉、魚兒之樂，莫問當年名利之事。只如東郊閑泛，得與沙鷗爲侶，勝於五侯之貴矣，其何心於塵事歟。朱三錫評：「水物輕明」，寫新夏也。「才子」，指魯望也。「多情」，寫有懷也。「倚蘭舟」，寫東郊閑泛也。只此二句，已寫盡題意，止留「奉和」二字未寫矣。三、

四將詩酒寫舟中魯望，亦極平常，看他以「碧簑裳下」、「黃篋樓中」，點綴「詩」、「酒」，筆墨自是不同。五、六方寫奉和，「轉棹」、「諧鉤」等意，即八之「一點沙禽勝五侯」也。世人只知「簇餌」，未解「轉棹」，其得其失，自宜早計。言下有與魯望再訂前盟之意，切勿將五、六作寫景看也。

《奉和魯望四月十五日道室書事》《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望朝齋戒亦尋常之事，而所以然者，蓋誦經修道之故耳。其在道室也，飲竹葉之酒，色如甘露；飡蓮花之鮮，香若肉芝。抑且松膏凝於雲磴之上，丹粉染於石床之間。是道室之景物又有如此也。我欲與君盡此修煉之事，恐吾空然頑質，鬢易成霜，則駸駸老而無成也，其能學君之精勤修道哉。朱三錫評：前六句寫道室書事，末二句自寫。題曰《四月十五日道室書事》，首句先爲點明，此唐人看題細密處。不然，竟作奉和道室書事詩矣。

《奉和魯望看壓新醅》《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松醪有聲，以渠杯撇此寒清之酒，甚可飲也。飲之，則雖秦、吳之遠，亦如相近，劉、項之爭，亦得和平。是以酒德有頌，醉鄉無爭。今有居五湖之南，郎山之北，若馬牛之不相及，可合而爲一，得向樽前以問姓名也。此二句亦秦、吳相近意。

《魯望以竹夾膝見寄因次韻酬謝》《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夾膝圓滑，竹所由來，則自衡陽彩翠之中也。拂之則潤，恐飛清夏之雨；叩之則虛，疑貯碧湘之風。且是竹也，詩客用以裁簡，漁翁用以截筒。今爲夾膝，則遠過乎此焉。喜能與我以充逸士之具，從此解組而歸，以戴角巾。若有俗人相訪，見此逸致，謂可相通。然彼塵埃擾擾，利名羈紲，豈得而用之哉。朱三錫評：一、二實寫竹夾膝也。三、四承寫首句，恐飛雨，疑貯風，總以形其圓滑也。五、六又引書客，溪翁，以寫竹夾膝爲雅人之具，其不與俗人同調可知。

《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二首》一《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景淡陰微，正屬送梅之候，吾具瘦杯以避暑焉。時且就水移花，常和魚子；登山採蕨，兼帶竹胎。其在嘯館之中，常得明月之照；醉鄉之內，不聞雷霆之聲。是其夏景如此也。我於此時，更無一事，惟有留客之情，而二僧高踪落落。昔淵明以白社無酒而不往，今二公不且以此間有酒而不來耶。朱三錫評：前六句寫夏景無事，後二句寫懷章來二上人。懷僧詩偏說「醉鄉」，又說「魚子」、「竹胎」，雖云翻卻本色，亦文人才情所致也。

《寄瓊州楊舍人》《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以德星比舍人，言德星謫於瓊州，地有酒樹，可以消貶謫之愁也。若行遇竹王而設奠，往逢木客而遷家，清齋則食桄榔之麵，懷家則寄荳蔻之花，此皆瓊州之事也。然京師清切之地，宜早歸供職，其可效葛洪之請勾漏，以丹砂而悞其功名耶。朱三錫評：既曰「德星文彩」矣，而曰「瘴天涯」，惜之也。酒樹消愁，慰之也。三、四皆瘴天涯之事，言所居之非地。五、六皆瘴天涯之物，言所食之非宜。末以早歸作結，亦候謫宦之常套耳。

《夏景沖澹偶然作二首》二《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一室之內，事事清幽，亦如弘景坐高樓以自適也。至於山水之勝，千迴百度，遊賞無窮。於是機事盡息於吟中，身計皆休於釣處，可爲沖澹之至已。若我他年之謁帝，無所陳請，惟願封劉伶爲醉侯，庶幾我亦常爲酒國之民耳。朱三錫評：一起曰「事事幽」，言此一室之內，隨意自適，別無他累，故次以貞白比之。三日之所見，四夜之所遊，皆事事幽也。五曰「世機吟處息」，六曰「身計釣前休」，立願作劉伶一等人耳。七、八結得甚趣。

《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先生在羅浮亂峰之間，欲往尋之，不知何處。遙想此山之中，當有瑤室石樓，君居於此，但聞鳥聲以自樂，焚眞檀以自娛耳。且知君有仙術，使山都爲沽酒，示樵客以化金。我欲從此而拜謁，亦自相去不遠。蓋昔葛洪欲令勾漏以求丹砂；今我求官，當如稚川所爲，庶幾得近羅浮以遂我心耳。朱三錫評：起手曰「亂峰」，曰「何處尋」，極寫先生隱居之高。既曰「何處尋」，又寫其室，更寫其樓，是有處可尋矣。然瑤室之中，但聞鳥聲而已；石樓之上，惟餘香裊而已。此正極寫「何處尋」三字也。三、四是從有處寫到無處，五、六從無處又寫到有處。遣沽酒，看化金，此即七之「不遠」二字也。

《南陽潤卿將歸雷平因而有贈》《唐詩鏡》卷五四：幽事可指，三、四平寫實在。

《初冬偶作寄南陽閭卿》《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詩前解只寫入冬，後解只寫無事。如三四菊紫苔紅，此是初冬景物也，妙在「雖設樽罍酒半空」，言一向更無餘人，專心單待閭卿也。（後解）五六正見無事之至也，妙又在閭卿若來，便乃匆匆又有一事也。（「惟」字可知。）

《庚寅歲十一月新羅弘惠上人與本國同書請日休爲靈鷲山周禪師碑將還以詩送之》《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三十未遇，猶與渚禽相狎，

豈料名字徹於鷄林，乃致公之來求耶。若將此文勒於靈鷲，則遺艸雖多，而越海以至日本，謬加寶重，則此還能抵萬金也。乃若鯨鬣曉動，日出而海山如燒，鼇睛夜沒，潮湧而島嶼還深。途中所見如此。今君持此而去，當爲遠別，余惟有東望韓辰之地，淚灑衣襟而已，其能忘情於上人哉。

《**寄閩卿博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因當時玄纁忽降，被徵作文，而特留寄閩卿，自明本願也。焚香加「一世」妙妙，言實是死心塌地，並無剩想也。所以然者，我爲棲心至學，被服上眞，一心出世，別有大事也。爲前解。（後解）乃今一世不要玄纁，而又不得不受此一玄纁者，朝有大事，須我大筆，遍覽區中，無人可代。若只是收芝曬書，終卧華陽，則此非常鉅典，竟托何人捉刀耶。傳稱先生以文章自負，於此詩亦可見。爲後解。

《**褚家林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先寫正亭坐落，次寫亭前、亭後、亭左、亭右，無數罨畫此亭者，次寫從亭中放眼過去，次寫從亭外平收過來。是眞好林亭，是眞好筆墨也。「遙對娃宮」祇是寫亭坐落，非注眼娃宮也。不辨，即與「茂苑樓臺」犯矣。（後解）常苦有佳人，不得佳地坐，此又苦有佳地，不得佳人來也。誠得「對披鶴氅」，啜茗釣魚，則是蕭疏桂下，狼藉蘋邊，誠乃佳主佳賓、佳時佳課也。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首言上人講論之餘，蒙賜衣之寵，今且挂帆而歸於日本。行見道途之間，展貝多而經文動，探如意而佛爪飛。其唄梵之勤，靈感之異，當有如斯者矣。乃若舟行海上，颶母影邊，持戒而宿，波神宮裏，受齋而歸，風濤之險，不足爲上人患也。於是計其到家之日，白象之樹，秋乃繁茂，則其新秋至國，白象亦當十二圍也。佛法之盛，不於上人見之哉。朱三錫評：講經、賜衣，皆寫上人承恩之渥。「經文動」、「佛爪飛」，正寫講經、賜衣之實。言上人雖返舊扉，而其道法之靈應有不可泯者。五、六方寫送歸。「持戒」、「受齋」，言大海風波，俱不足爲上人慮，而歸家之期，可預定也。

《**魯望憫承吉之孤爲詩序邀予屬和欲用予道振其孤而利之噫承吉之困身後乎魯望視予困與承吉身前孰若哉未有己困而能振人者抑爲之辭用塞良友**》《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言承吉清骨葬於烟霞之中，家業已破，而孤幼尚存，莫有一人爲之咨嗟而慨惜者。於是生前所讀之詩書，所玩之石筍，皆爲貴豪所有。但存孤兒啼於舊居楓樹之下，與其愛姬泣於荒田稗花之間耳。然承吉之所以致此者，以其雅好文章，不事善田利產，故貽身後之寂寞。我之與君，當以承吉爲戒。蓋亦有感之言也歟。朱三錫評：首曰「先生清骨」，則非文譽作生涯，不能全此「清骨」二字。詩書、石筍，即文譽生涯也。「分貴位」，「散豪家」，其業破可知。兒啼楓影，姬泣稗花，其孤存可知。七、八因憫承吉而忽寫到自己身上，亦重有感於文譽作生涯而已。即眞正文譽，尚不可以作生涯，況假文譽乎。讀此，可爲尚文譽者戒也。

《**館娃宮懷古五絶**》**五**《升菴詩話・皮日休館娃宮懷古》：「響屧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謂范蠡載西施以去，然不見其所據。余按《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蓋勾踐平吳後，沉之於江也，又兼此詩可證。李義山《景陽井》一首，亦叶此意。

《**醉中寄魯望一壺並一絶**》《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韓子蒼》引《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略】。」晉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藉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杯。鈴閣晝閑思老病，故交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孔子廟碑**》《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七：不作頭，不作尾，不作過接，並無開闔擒縱等法，而凡文章所有一切法，無不備是。

《**請孟子爲學科書**》《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斥莊老而尊孟子，此等議論在唐人中不可多見。

《**請韓文公配饗書集**》《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昌黎衛道之功得此書推尊益覺昭揭宇宙而不朽。杜訥曰：表彰昌黎宜崇配饗，誠爲公論。文亦磅礴有氣勢。

傳記

《**唐才子傳・皮日休**》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也。隱居鹿門山，性嗜酒，癖詩，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且傲誕，又號「間氣布衣」，言己天地之間氣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禮部侍郎鄭愚下及

第，爲著作郎，遷太常博士。時值末年，虎狼放縱，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大亂之道，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謬政。有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思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等，皆有所指云爾。日休性冲泊無營，臨難不懼。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毗陵副使，陷巢賊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學士，日休惶恐，跼蹐欲死，未能劫，今作讖文以惑衆，曰：「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賊疑其裏恨必譏己，遂殺之，臨刑神色自若，無知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鄉里，與陸龜蒙交擬金蘭，日相贈和。自集所爲文十卷，名《文藪》，及詩集一卷，《滑臺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並傳。

《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引《三水小牘》 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饔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忘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無。」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

《南部新書》丁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眞譏也。遂及禍。

又癸 皮日休，歷太常博士，後從巢寇遇禍。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帥判官，入京爲太僕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進士。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玉泉子》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橐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北夢瑣言》卷二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諸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請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輔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黃寇中遇害，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又卷七 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鞁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舊唐書・僖宗本紀》 廣明元年【略】十一月辛亥朔。【略】壬辰，黃巢據大內，僭號大齊，稱年號金統。悉陳文物，據丹鳳門僞赦。以太常博士皮日休、進士沈雲翔爲學士。

《唐會要・貢舉下・科目雜錄》 咸通四年二月，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曰【略】，疏奏，不納。

尹師魯《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誌》 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

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資治通鑑》卷二五四胡三省注按：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

《**詩話總龜・該諧門下**》引《**古今詩話**》　顏師古解霍去病「穿域蹋鞠」云：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踏爲戲也。顏時鞠乃如此，至後唐已不同。歸氏子弟嘲皮日休曰：「八片尖斜砌作球，火灰撏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略】」。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

又《**跋松陵唱和集**》　皮襲美當唐末，遁于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子孫業文，不墜家聲。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慶曆、嘉祐間，爲韓魏公所知，雖不甚貴顯，亦當世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以謂襲美漿節于巢賊，爲其翰林學士。《新唐書》喜取小說，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歎也。

《**唐詩紀事・皮日休**》　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爲太常博士，遭亂，歸吳中。黃巢寇江浙，劫以從軍。至京師，以爲翰林學士，令日休作讖，云：「欲識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譏之也。遂及禍。

《**五代史補**》卷一　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瑭修好於行密。元瑭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頵罷兵。初，頵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頵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爲萁萁，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舞雩，下加「皿」爲盤盂，左加「玉」爲玗玉，右加「邑」爲邘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草」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邙，左加「心」爲忙，其令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頵果班師。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皮日休文集》十卷。《胥臺集》七卷，皮日休撰。《皮日休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皮日休，字襲美，咸通太常博士。）

又《**藝文志四**》　《皮日休集》十卷。又《胥臺集》七卷，《文藪》十卷，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皮日休文藪十卷**》　右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之亂，東出關，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爲讖文，疑其譏己，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稿，繁如藪澤，因以名之。凡二百篇。

《**遂初堂書目**》　《皮日休集》。

《**通志・藝文略八**》　《皮日休集》十卷，又詩一卷，又《胥臺集》七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文藪》十卷。唐太常博士襄陽皮日休襲美撰。日休，咸通八年進士。黃巢之難，陷賊中，爲「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譏巳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辨其不然。

《**宋史・藝文志七**》　《皮日休別集》七卷。

又　皮日休《文藪》十卷。《胥臺集》一卷。《弔江都賦》一卷。

又《**藝文志八**》　皮日休《文藪》一卷。

又　皮日休《松陵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皮日休集》十卷，又詩一卷，又《胥臺集》七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皮日休《文藪》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皮子文藪》七卷。（唐皮日休撰。）

《**稽瑞樓書目**》　《皮子文藪》十卷。（舊刻一冊。）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六　皮日休《文藪》十卷。襄陽人，進士，官至鴻臚

少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皮子文藪十卷》 唐皮日休撰。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居於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登咸通八年進士，官太常博士。《唐書》稱其降於黃巢，後爲所害。尹洙《河南集》，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則稱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子光業爲吳越丞相，生璨爲元帥判官，子良即璨之子。陸游《老學菴筆記》，亦據《皮光業碑》，以爲日休終於吳越，並無陷賊之事。皆與史全異，未知果誰是也。是編乃其文集，自序稱咸通丙戌不上第，退歸州墅，編次其文，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文藪》，凡二百篇。宋晁公武謂其尤善箴銘。今觀集中書序論辨諸作，亦多能原本經術。其《請孟子立學科》、《請韓愈配饗太學》二書，在唐人尤爲卓識，不得僅以詞章目之。集中詩僅一卷，蓋已見《松陵唱和集》者，不復重編，亦如《笠澤叢書》之例耳。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中《鹿門隱書》一條，《與元微君書》一條，皆「世民」二字句中連用，以爲不避太宗之諱。今考之信然。然後人傳寫古書，往往改易其諱字，安知日休原本，非「世」本作「代」，「民」本作「人」，而今本易之耶？是固未足爲日休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唐皮日休文藪十卷》（明刊本） 萬曆戊申吳門許自昌於袁氏獲宋版《文藪》刻之家塾，并爲小引。有「古香樓」「休甯汪季青家藏書籍」「摛藻堂藏書」諸印。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唐皮日休撰。明正德十五年袁表刊本，十一行二十字。前柳開序，次皮日休序，次目録。本書每卷篇目接連正文。後有正德庚辰吳下袁表邦正跋。有舊人校並跋，録後：「嘉慶丁巳購於蘇州，面籤書甚佳，不敢重裝，恐損之也。三月十日記。戊辰十月充全唐文總纂，據內府本校一過。又記。」按：袁表與袁褧、袞、袤爲昆弟行，此即表所刊，密行小字，精雅絕倫。兩跋不知何人所書，前有平江貝墉印，或是磵香筆歟。

又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唐皮日休撰。明許自昌刊本，九行二十字。與甫里先生集同函。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明正德刊皮子文藪跋》 明正德庚辰刊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其版式狹幅密行，似繆刻《太白集》，意宋刻唐人集多如是也。後有吳下袁表跋，言偶見舍弟褧摹本，與諸弟袞、袤勘校録棗。袁褧刻《世説》、《大戴禮》、《楚辭》，皆覆宋本，精湛可喜，故其兄刻此書亦頗工整也。第此跋往往爲肆估撤去，以冒宋鐫，曾見數帙，皆不存，偶從文友書坊得一完帙，乃摹寫附後，亦快事也。此本爲吳人貝磵香所藏。云在全唐文館以內府本校過，訂譌補脫凡五十餘字。第未審其本爲刻爲鈔耳。

藝文

張賁《奉和襲美醉中即席見贈次韻》 桂枝新下月中仙，學海詞鋒譽藹然。文陣已推忠信甲，窮波猶認孝廉船。清標稱住羊車上，欲韻慚居鶴氅前。共許逢蒙快弓箭，再穿楊葉在明年。

李縠《醉中襲美先月中歸》 休文雖即逃瓊液，阿鶩還須掩玉閨。月落金雞一聲後，不知誰悔醉如泥。

崔璞《奉酬皮先輩霜菊見贈》 菊花開晚遇秋風，聞道芳香正滿叢。爭奈病夫難強飲，應須速自召車公。

羊昭業《皮襲美見留小讌次韻》 澤國春來少遇晴，有花開日且飛觥。王戎似電休推病，周顗纔醒衆卻驚。芳景漸濃偏屬酒，煖風初暢欲調鶯。知君不肯然官燭，爭得華筵徹夜明。（時襲美眼疾未平，不飲酒，故云。）

雜録

皮日休《皮子世録》 皮子之先，蓋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略】至於吾唐，汩汩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惟從祖翁諱瑕叔，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時，受蜀聘爲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第，累官至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掾卒。時日休之世，以遠祖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陵，世世爲襄陽人。自有唐以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地不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產於厲鄉，仲尼生於闕里。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嗣，仲尼不生。賢既家

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學齋佔畢》卷三《唐遺文》 唐人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豔，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爲《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

《升庵集・疊韻》 皮日休云：《毛詩》「鴛央在梁」，又「蝃蝀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粲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蠆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孫緒《無用閒談》 《博物志》載奕碁爲堯所製，以教丹朱。皮日休極口謂不然，乃謂起於戰國縱橫之士。孔子謂：「不有博奕者乎。」則是春秋時已有之矣，日休偶不察也。

《七修類稿・辯證類二・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倫」，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蓋倫、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魚玄機

論述

綜論

《留青日札・詩談二編》 女郎魚玄機「愁隨芳草新」，甚有思致。至于「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夢爲蝴蝶也尋花」，何其淫也。後爲使女綠翹事，下獄死。

《唐詩品・女冠魚玄機》 玄機形氣幽柔，心悰流散，其於子安，情寄已甚，而《感懷》、《期友》及《迎李近仁員外》諸作，持思翩翩，尚有餘恨。雖桑間濮上，何復自殊。其詩婉蒨悲悽，有風人之調。女郎間求之，則蘭英綺密，左芬充腴，生與同時，亦非廊廡間客也。

《閨秀詩評・魚玄機》 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冠，工詩。《賦得江邊柳》：「翠色連荒岸，烟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瀟瀟風雨夜，驚夢復添愁。」《贈鄰女》：「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妝。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潸垂泪，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二詩蒼老古拙，如孔明廟柏柯石根銅。

朱警《唐百家詩・魚玄機詩集題跋》 玄機善吟咏，美風調，雖未免涉于多情，而幽柔融雅，有足悲焉。婦人之集，其僅存者，豈多見邪。

《唐音癸籤・評彙四》 魚最淫蕩，詩體亦靡弱。（遯叟）

《圍爐詩話》卷一 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略】魚玄機《詠柳》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曰：「堪與白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

《歷朝名媛詩詞》卷五 詩文藻有餘，格局不高。大抵意致流逸，出入一槩情味，語比李季蘭稍遜。

分論

《賦得江邊柳》 《名媛詩歸》卷一一：「影鋪」兩句俱妙在神氣靜、語氣朗。《唐詩快》：「翠色」兩句，情景俱絕。

《贈鄰女》 《名媛詩歸》卷一一：嬌在無端生想便有，痴在全由慧性使成，非有才有色人，不能容易到也。《唐詩艷逸品》：字字傷神。《唐詩快》：魚老師可謂教猱升木，誘人犯法矣。罪過，罪過。《唐風采》：有心誠難，有心則必一心矣。《春草堂詩話》卷二：《全唐詩話》載女道士魚元機《獄中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夫」，冤哉言也。余讀《全唐詩》，知元機此詩係和東鄰姊妹威光哀韻也。韻亦非「夫」韻，乃「郎」字也。和人之意，述己之意，天壤矣。

《寄國香》 《名媛詩歸》卷一一：「旦夕」句，極無聊中有此悲慟悽惻之

景。「雨中」、「窗下」，只平常襯貼字耳，一經聰明人用來，不知如許宛轉駘宕。

《**寄劉尚書**》《名媛詩歸》卷一一：說得舉動風雅，非好事人勳名隆重，不能爲此。劉尚書何人。令人千載而後想望之也。

《**浣紗廟**》《名媛詩歸》卷一一：「一雙」二句，語氣陡健，恰如實有其事。

《**賣殘牡丹**》《名媛詩歸》卷一一：如此語，豈但寄托，漸說向忿恨上去。千古有情人，所托非偶，便有不能自持以正意，此豈其人之罪哉。亦有以使之者矣。

《**酬李學士寄簟**》《名媛詩歸》卷一一：絕句如此奧思，非眞正有才情人，未能刻劃得出，即刻劃得出，而音響不能爽亮，輾轉費解，則亦使人不能豁然，則不如不刻劃也。此其道在淺深隱顯之間，尤須帶有秀氣耳。

《**情書寄李子安**》《名媛詩歸》卷一一：緣情綺靡，使事偏能豔動。此李義山能爲之，而玄機可與之匹。

《**春情寄子安**》《名媛詩歸》卷一一：如此持贈，恐不堪人領取也。

《**暮春有感寄友人**》《名媛詩歸》卷一一：全首穩麗，不須裁贅，即劉文房、盧允言輩亦未易臻也。

《**冬夜寄溫飛卿**》《名媛詩歸》卷一一：如此反非怨恨之情矣。幽意自閒，深情既冷，可使歡怨兩忘。

《**和友人次韻**》《名媛詩歸》卷一一：憐惜愛護，宛轉入情。如此到家，覺他人賞鑒，皆浮淺粗俗，辱沒得多也。

《**和新及第悼亡詩二首**》《唐詩快》：新及第而悼亡，誠所謂一喜一悲也。然喜處故不必說。

又一　《名媛詩歸》卷一一：「鴛鴦」兩句，輕動而生怨情。「朝露」兩句，媚處在脆。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一一：「一枝月桂」兩句，只兩句已盡悼亡之意，下兩句便作寬解之詞，無此寬解語，便若代他人作詩矣。

《**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名媛詩歸》卷一一：風流豔冶，偏與文士相宜，故其語亦矜重自喜。

《**愁思**》、《**秋怨**》《名媛詩歸》卷一一：衰風之氣，覺滿目皆有感傷處。看其不諱多情，故其自嘆亦以多情爲足愁耳。夜夜燈前，不必言頭白，當亦凝愁萬斛矣。

《**江行**》**一**　《名媛詩歸》卷一一：要知題是《江行》，而詩又側入下二句，了不似《江行》詩中語，卻不得不認作《江行》詩，則其才情可知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按魚字幻微，初字惠蘭，咸通中適補闕李億，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故其《贈鄰女》云：「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又云：「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伴客舟。」如此詩句新，令人可誦。自是縱懷，竟爲娼婦。後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寘之法。倘亦詩妖而不善終者耶。陸時雍評：末句最佳種情無復餘地。《唐詩快》：豈非妖冶之尤。

《**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名媛詩歸》卷一一：題是《垂釣回寄贈》，卻得如此綺麗，是觸處抹殺不得「多情」二字。

《**題任處士創資福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魚乃女道士之類，題初創寺，故云「蓮宮未有名」。五、六雖淺近，亦不爲無味。紀昀評：玄機初爲李億之妾，後爲女道士。本有明文，「之類」二字謬。又：唐女道士詩當以李冶爲第一，玄機不能及也。馮班評：五、六不苦澀，卻有新致。

《**題陽霧亭**》《名媛詩歸》卷一一：景事皆寫得有雅致。

《**早秋**》《名媛詩歸》卷一一：此等詩，俱妙在氣韻靈轉，而雅厚足以達之。他人作刓削語，非不深秀，卻無此凝靜而和遠也。

《**感懷寄人**》《名媛詩歸》卷一一：如此豔冶，若無此寄托，便非才色婦人自待矣。看其句句自矜自怨，其胸中着想，亦有永懷知音之感。此詩咏歎深婉，故高秀而輕達。若「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則一直說出矣。

《**訪趙鍊師不遇**》《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尾句頗輕俗，中四句卻俱佳。紀昀評：尾句固未見甚佳處，亦未輕俗。又：（中四句）卻無佳處。馮班評：欠貴耳，亦未俗。又：第四句好。尾句輕俗，是好議論。然不解事人執之，則大爲詩道之害。第四句極佳，在「江西派」則傷輕。詩不宜以看花爲忌。詩寧傷輕，不可粗厲，寧近俗，不可獰惡。

《**夏日山居**》《唐詩快》：有如此勝地受用，不知想作何事。

《**暮春即事**》《唐詩快》：意中正欲作不繫舟耳。泛泛水中鳧，此身眞是無主。

《**隔漢江寄子安**》《名媛詩歸》卷一一：六言詩了無牽合，不作兩半句讀，則亦彼法中高手，然畢竟有才情人，無所不可。玄機蓋才媛中之詩聖也。

《**送別**》（**秦樓幾夜愜心期**）《名媛詩歸》卷一一：「不料」二字不但自失，仍有自恨在。看下二句狠狠說來，便覺胸中多少不平。

又（**水流逐器知雖定**）《名媛詩歸》卷一一：激直而哀傷，全不知有含吐之意。然而一片深情亦不必含吐而盡也。味後詩則知前詩氣尚和平。前詩第三句直，故轉一語，詞意放松一步；後詩第四句直，却無可轉處矣，其意亦遂悲痛而不堪了。

《**迎李近仁員外**》《名媛詩歸》卷一一：如此而猶遭棄斥，吾不知其尚有心胸否也。紅顏薄命，爲之深慨。

《**和人次韻**》《名媛詩歸》卷一一：想玄機一代才色，當時奔走慕悅之者不少，亦如今時強作詩篇，賣弄才學，欲以此自衒耳，故玄機亦直作此嘲哂之。然其語意和緩，亦不甚矜張，故此輩亦未之語也。細味其詞氣，亦覺刻薄殆盡矣。要之，此種語言文字中，解不得幾分，亦何怪其蚩蚩也。由此思之，古今人不甚相遠。

《**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雖儁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予因次其韻**》《唐風采》：合觀二詩，原作踟躕帶怨，此作惋惜多風。女冠之俠腸，與閨幼之稚齒，賞音顧曲，情韻珊然，倡□□□，亦班、謝之再見於詞壇者矣。《唐詩快》：以光、威、裒三美之才，不得幼微表章，誰知之者。然僅能傳其一首耳。因思古今才媛，埋沒深閨者何限，安得向掌書仙姬而問之。

傳記

《**唐才子傳・魚玄機**》玄機，長安人，女道士也。性聰慧，好讀書，尤工韻調，情致繁縟。咸通中及笄，爲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妬不能容，億遣隸咸宜觀披戴。有怨李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與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詩筒往反。復與溫庭筠交游，有相寄篇什。嘗登崇眞觀南樓，覩新進士題名，賦詩曰：「雲峰滿目放春情，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觀其志意激切，使爲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作者頗賞憐之。時京師諸宮宇女郎，皆清俊濟楚，簪星曳月，惟以吟詠自遣，玄機傑出，多見酬酢云。有詩集一卷，今傳。

紀事

《**北夢瑣言**》**卷九**　唐女道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南部新書**》**甲**　女道士魚玄機，住咸宜觀，工篇什。殺婢綠翹，甚切害，事敗棄市。

《**唐詩紀事・魚玄機**》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字幼微。善屬文，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春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獄中有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又云：「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魚玄機集》一卷，唐女冠。坐妒殺女婢抵死。余嘗言婦女從釋入道，有司不禁，亂禮法，敗風俗之尤者。（事見《補妒記》。）

《**宋史・藝文志七**》《魚玄機詩集》一卷。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宋刻本**）《唐女道士魚玄機詩集》，陳氏《書録解題》載其名，其書則世未之聞也。癸亥閏余之月，五柳主人以書棚本《朱慶餘詩集》易餘番錢十元而去，謂是蘭陵繆氏物，且聞其家多宋刻小種，皆善本。惜遲遲散出，大都爲居奇計，余亦利其有，故于其始

出也，不惜以重值艷之。既而五柳主人云有《魚玄機集》，亦宋本也。余聞其名，急欲一睹，適五柳主人出吊海寧，遷延不獲見所謂《魚玄機》者，亦悵然若有所失，忽從他處遇之，即此《唐女郎魚玄機詩集》也。書僅十二葉耳，索白銀八金。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稽留者數日矣，至是始許以五番售余，可云快甚！而后乃今，百宋一廛又添一名書，好事之譏，余竊自哂。此集無別本可對，偶取洪邁《唐人絕句》、韋縠《才調集》本證之，題句亦互異，蓋洪、韋本俱宋刻，而彼有不同于此者，可知宋時亦非一本，烏能執而同之耶，遂用別紙條載其後。是本出項墨林家，尤爲可寶。朱承爵字子儋，據《列朝詩集小傳》，知爲江陰人，世傳有以愛妾換宋刻《漢書》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爲其所珍重若斯。沈勁寒不知何許人，「茶仙」一印更不知其姓與名，俟博訪之。嘉慶八年三月望春盡日，挑燈讀畢書。黃丕烈。「茶仙」一印，是義門先生圖章。辛未仲冬獲觀，因附志于此。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三・唐女郎魚元機詩一卷》（影宋本汪閬原藏書）（存目）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唐魚玄機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末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一行。前四葉雕工精美，後八葉粗率，非出一手。裝爲冊式，題詠極夥。目列後：壽鳳題首（隸書）。余秋室（集）畫小影。陳文述詩（四首）。沈案題字。朱承爵鑒（四字）。曹貞秀題詩（四首）。楞伽山人同觀（王芑孫）。李福題詞（蕘）。吳嘉泰詩（翁）。瞿中溶詩（屬）。戴延介詞（題）。孫延詞（唐）。顧莼詩（女）。董圖華詞（郎）。袁廷檮詩（魚）。徐雲路詞（玄）。黃丕烈詩（二首，機）。夏文燾詩（詩）。黃丕烈跋（二則）。余集小簡。邗江釋達眞詩。顧莼小簡（考沈案事蹟）。潘奕雋小簡、又題。歸懋儀詞。錫山女道士韻香詩（四首）。三松居士詩。石韞玉詩。潘遵祁題欵。徐渭仁詩。盛昱題欵。後有新跋兩段，一爲湘中黃氏，此書蓋即其家所藏者也。（袁寒雲藏。戊午）

藝文

《三水小牘・魚玄機笞斃綠翹致戮》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而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彊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于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共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杜荀鶴

論述

綜論

顧雲《唐風集序》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遙者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因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綱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蠆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叙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視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鑒誡錄·削古風》 梁朝杜舍人荀鶴，爲詩愁苦，悉干教化，每於吟諷，得其至理。如《贈僧》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涼。」又「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燄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南宗睹之，傳爲心印。杜在梁朝，獻朱太祖《時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賦斂。是時方當征伐，不洽上意，遂不見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謂杜曰：「希先輩稍削古風，即可進身。不然者，虛老矣。」杜遂課《頌德詩》三十章，以悅太祖，議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頓移教化之詞，壯志清名，中道而廢。《時世行》聊紀兩首，《頌德詩》不復錄之。

《雲谷雜記·杜荀鶴詩》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杜荀鶴《春宮怨》中一聯也。《歐陽文忠公詩話》乃云周朴所作，誤矣。荀鶴有詩三百篇，顧雲目之曰《唐風集》。《春宮怨》一篇，集以冠之卷首，正以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是以荀鶴可並李杜也。荀鶴之詩溺于晚唐之習，蓋韓偓、吳融之流，以方李杜則遠矣。然解道寒苦羈窮之態，往往有孟郊賈島之風。如「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宦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蓋不減二公所作。其他如《感春》云「無限青雲有限身，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旅中遇雨》云「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宿臨江驛》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有意緒。《送人遊吳越》云「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維揚春日》云「絡岸柳絲懸細雨，繡田花朵弄殘春」，《閩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祇堪圖畫不堪行」：可謂善狀三處景物者。如此等句，蓋三百篇中之警策。其他往往傷于俚俗，前輩因之爲《太公家教》，正以其語多鄙近也。

《觀林詩話》 杜荀鶴詩句鄙惡。

《韻語陽秋》卷一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台星」，「非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荀鶴》引《藝苑雌黃》 《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

《幕府燕閒錄》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第一。

《甕牖閑評》卷五 杜荀鶴詩不甚佳，而或者獨取其《閨怨》一聯：「風暖

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歸田錄》乃云：「此詩周朴所作。」歐陽文忠公大儒，想必有據而不妄言。如此，則荀鶴詩殆絕無佳者矣。

《野客叢書・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秖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杜荀鶴體。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杜荀鶴《春宮怨》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經賈島墓》云：「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弔李翰林》云：「誰移秉陽冢，來此作吟鄰。」《感寓》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雪》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哭具韜公》云：「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薜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題覺禪和》云：「少具修行得似師，茅堂佛像亦隨時。禪衣納後雲藏綫，夏臘高來雪印眉。耕地戒侵連冢土，伐薪教護帶巢枝。有時問著經中事，卻道山僧總不知。」荀鶴詩在羅隱、方干之下，半山選唐詩只取四首，其五言最多，然每失之容易，七言差勝。

《唐音癸籤・評集四》 杜彥之（荀鶴）俚淺，以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眞切。（遯叟）

《蠖齋詩話》 用「之」字【略】至杜荀鶴「于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白髮多生矣，青山可住之」，五言律長城壞矣。

《戴酒園詩話又編・杜荀鶴》 余嘗謂《詩歸》有得有失，如選李咸用、杜荀鶴，則其最當者。杜于晚唐爲至陋，今試漫舉數聯，如「廉頗解武文無說，謝朓能文武不通」，「典盡客衣三尺雪，鍊精詩句一頭霜」，「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喚物舌頭猶未穩，誦詩心孔迴然開」，「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豈成人語。讀鍾氏所錄，不惟高朴蒼雅，且幾疑爲有道者之言。如咏《廢宅》曰：「人生當貴盛，修德可延之。不慮有今日，爭教無破時。」《送人宰吳縣》曰：「海漲兵荒後，爲官合動情。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即曲江、少陵不能過也。吾尤喜其《春宮怨》一評，杜詩曰：「風暖鳥聲碎」，鍾云：「三字開詩餘思路。」此眞精識矣。令杜詩盡如選中，令選他人盡如選杜，吾于二子俱無間然。按余所譏，宋人已有珍爲帳祕，奉作典型者矣，殊不知村野不可以爲高樸。《春宮怨》不惟杜集首冠，即在全唐亦屬佳篇。「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此千古透論。衛碩人不見答，非貌寢也；張良娣擅權，非色勝也。陳鴻《長恨傳》曰：「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即此詩轉語。讀此覺義山之「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尚非至論。杜集中亦間有佳句，如「一溪寒色漁收網，半樹斜陽鳥傍巢」，「雁驚風浦漁燈動，猿叫霜林橡實疏」，「秋登嶽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寒雨旋疏叢菊艷，晚風時動小松陰」，殊不減許渾。但佳者止得一聯，不能前茅後勁，又鄙俚者太不堪耳。杜有《戲贈漁家》曰：「見君生計羨君閒，求食求衣有底難。養一箔蠶供釣線，種千莖竹作漁竿。葫蘆杓酌春醲酒，舴艋船流夜漲灘。卻笑儂家最辛苦，聽蟬鞭馬入長安。」此竟然一宋詩也。但淺而不俗，猶可恕。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杜荀鶴》 風碎鳥聲花影重，晚唐詩格極纖濃。八枝潛記登金榜，雨泣天階亂後逢。

《石洲詩話》卷二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干、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即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曾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石園詩話》卷二 晚唐詩人有佳句而多俗言者，杜彥之荀鶴是也。「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即是仙」，「故園何啻三千里，新雁纔聞一兩聲」，「高下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皆爲佳句。「生應無暇日，死是不吟時」，「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雖俗而有意趣。其餘如「世間何事好，最好莫過詩」，「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之類，未免詩如說話矣。其起結之句，尤多率易。人亦奴事朱溫，有愧于「孫供奉」多矣。

《東目館詩見》卷一 杜荀鶴近體直抒胸臆，有一唱三嘆之妙。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其詩雖晚唐，直入風雅，亦工部之的派也。佳章妙筆，可稱合璧。

《養一齋詩話》卷四 杜荀鶴詩品庸下，諂事朱溫，人品更屬可鄙。其《溪居叟》云：「溪翁居處靜，溪鳥入門飛。早起釣魚去，夜深乘月歸。」極有老氣。

然此詩前四句，亦云僧景雲作，殆未必出其手。觀其「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山川多少地，郡邑幾何人」，「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即是仙」，「此時晴景愁於雨，是處鶯聲苦似蟬」，「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回頭不忍看羸童，一路行人我最窮」等，辭氣粗鄙，亦云至矣。除「暮天新雁起汀洲」一絕外，惟「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高下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數句，「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二絕耳。乃自編其集，號以《唐風》，又作《苦吟》詩云：「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不亦夸而拙乎。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杜荀鶴》 九華山人杜彥之，翰林學士著清詞。而今剩有《唐風集》，爾雅溫文冠一時。情辭清麗義爲根，近體相傳見七言。山色麥苗陰晴半，花影鳥聲風日暄。（《春宮怨》詩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春日詩》云：「高下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花開花落幾朝春，春雨春風愁煞人。試看春閨春日裏，却憐花下似花身。（《春閨怨》詩云：「不悲花落蚤，悲妾是花身。」）最愛桐江一釣絲，還憐甫里綠蓑衣。溪風山雨朝酣後，笑咏船移也不知。

俞國琛《論詩》 《唐風》應改集梁風，宮怨春閨句極工。金榜有名前進士，可能回首媿江東。

分　論

《春宮怨》 《瀛奎律髓》卷三一方回評：譬之事君而不遇者，初亦恃才，而卒爲才所誤。愈欲自衒，而愈不見知。蓋寵不在貌，則難乎其容矣，女爲悅己者容是也。風景如此，不思從平生貧賤之交可乎。馮舒評：五、六寫出春宮，落句不測。馮班評：全首俱妙，腹聯人所共知也。精極。何焯評：五、六是「慵」字神味。入宮見妬，豈若與采蓮者之無猜乎。落句怨之甚也。紀昀評：前四句微覺太露，然晚唐詩又別作一格論。結句妙，於對面落筆，便有多少微婉。《唐詩歸》卷三四「鳥聲碎」鍾惺評：三字開詩餘思路。《唐詩鏡》卷五一：三四善怨，五六縟繡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回憶盛年以自傷也，須曲體此意。《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此篇搆詞轉折，含情眞至。【略】魏菊莊以三四句爲自然句法，五六爲綺麗句法，不知結語托意更深，想頭又遠。此詩若無此結，終入尋常套調。方萬里謂譬之事君而不遇者，初亦恃才而卒爲才所誤，愈欲自衒而愈不見知。蓋寵不在貌則難乎其爲容矣，「女爲悅己者容」是也。風景如此，不思從平生貧賤之交可乎。徐子擴云此詩爲久困名場而作，於六義屬比。士之才猶女之色也，故托以自喻，極爲切至，五六一聯，見得意之人，紛紛乘時而喜悅者衆也。末言已雖失意，年年隨計，志猶未已，亦可嘆也。故思其友之同事者爲言，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誠然哉。《西圃詩說》：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敎妾若爲容」一律，王元美以爲去後四句作絕句乃妙，其言當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杜荀鶴之「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訪道者不遇》 《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此詩刊碑在問政山白雲亭。三篆字尤古。杜來訪聶師道不遇，留此而去。「門」一作「亭」。今亭圮于兵矣。紀昀評：三、四有思致，妙於不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五：眞有此想。

《出常山界使回有寄》 《唐詩歸》卷三四「開口」二句鍾惺評：此等句妙在說不明。

《經廢宅》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荀鶴詩首首相似，定是頷聯作一串，景聯體物。紀昀評：晚唐習徑如是，不但荀鶴也。又：腐不可耐，不復知爲唐人詩矣。五、六句自好，六句尤佳。何焯評：前四句寬闊有勢，結收「廢」字，又透過「宅」字說。《唐詩歸》卷三四「人生」二句鍾惺評：立想高出題外，妙在下語卻似迂重。《唐詩摘抄》卷一：學究語，似爲宋人濫觴，然實閱世至言。在五言律中宜另具一眼。

《題戰島僧居》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以所居在江水中，故五、六佳。紀昀評：亦是小巧。三句太鄙，結太淺直。

《別衡州牧》 《唐詩歸》卷三四「從來」二句鍾惺評：絕望之言，誦之傷心，然覺老杜「自顧轉無趣，交情何更新」二語柔厚。

《遊茅山》 《瀛奎律髓》卷三三馮舒評：山如何「漁」。馮班評：唐詩字句不穩處，多是宋人改竄。此「漁」字秘閣本作「樵人」，只緣要對下句，改作

「漁樵」耳。何焯評：石面尚迸出水，何況於漁耶。第五對「漁」，第六對「樵」。無名氏(甲)評：茅山，在句容。紀昀評：五句「迸出水」三字俚甚，結亦無味。

《**霽後登唐興寺水閣**》《唐詩歸》卷三四「無端」二句鍾惺評：悲在「有處」二字，若云「何處」便淺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五：心目一開。

《**贈盧嶽隱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中四句俱佳。查慎行評：五、六老辣語，俗目必以爲不祥。紀昀評：三、四凡鄙，五、六尤俚陋。

《**秋夜晚泊**》《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極宏闊，荀鶴詩所少也。紀昀評：較荀鶴他詩宏整，云極宏闊，則太過。又：「暮天」似當作「暮烟」。七句言漁翁以外，更無伴人。查慎行評：三、四「橫」字好，對少遜。五、六有低徊俯仰之致。許印芳評：前四句頗有氣格，後半寫情亦含蓄有味，佳作也。

《**溪居叟**》《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荀鶴詩晚唐之尤晚者。此全篇可觀。馮班評：晚唐詩非不好，只是偏枯淺薄，無首尾。若此詩，亦可謂雅淡，且起結俱佳，可入中唐矣。紀昀評：清而太淺。

《**送人宰吳縣**》《唐詩歸》卷三四「海漲」二句譚元春評：有人心之言。又「唯持」句鍾惺評：五字厚甚，卻妙在語似無着。《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叙。爲民父母誰無愛民之心，只因黷貨一念，遂至剝民脂髓，傾民身家而不顧耳。可見必潔己，然後能愛民。讀前四語凡爲有司者俱宜銘之左右。臨歧屬付，已盡「至論不如清」五字，結言贈行無他物，惟盡古人忠告之道，是則朋友之情耳。

《**苦吟**》《瀛奎律髓》卷三六陸貽典評：晚唐此等亦無深味。

《**御溝柳**》紀昀《唐人試律說》：著意「御溝」字「新」字，不泛作，杜詩雖格韻末高，而審題在諸詩之上。「律到」二字欠通，「天低」二字亦未穩，「宮女」句太纖。末四句一氣開合，鈎剔御溝甚醒，亦使機局得生動。無名氏《壽星見》詩後四句曰：「甘露盈條降，井煙向日生。無如此嘉祉，率土荷秋成。」法亦同而語較拙。故詩中神致，只爭吞吐間。

《**冬末同友人泛瀟湘**》《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買得」、「沽來」等語，晚唐詩卑之尤卑者，然意新則亦可喜。此聯世所共稱。荀鶴詩句法大率如此，皆不敢選。馮班評：三、四佳句也。錢湘靈評：就船買魚，魚鮮而美；踏雪沽來，雪寒而覺酒香。佳句也。查慎行評：三、四直致。紀昀評：「掠」字不妥。

《**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不經亂世，不知此詩之切。雖粗厲，亦可取。紀昀評：但取其切，則無語不可入詩矣。又：此種殆不成詩，無用掊摘。【略】查慎行評：此更鄙俚。末句紀年章法好。通首太率直，不足取。無名氏(甲)評：僖宗因黃巢之亂幸蜀。此詩特因池州一郡而言，結出大旨。關係朝廷，眞妙筆也。

《**贈秋浦張明甫**》《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語俗而事或切，唐末之亂如此，縣令之難可知也。查慎行評：第四句名言。五、六近俚。何焯評：第二句涵下聯。紀昀評：「知」字好。三、四自是眞語，然苦太質。五、六更粗野。

《**秋宿臨江驛**》《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荀鶴》引《高齋詩話》：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野客叢書・杜荀鶴句》：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世俗所傳。查慎行評：三、四直遂無餘韻，學「元和體」而墮淺易者往往若此。紀昀評：三、四鄙俚。虛谷下「世俗」二字，卻有分寸。

《**題瓦棺寺真上人院矮檜**》《唐詩紀事・李山甫》：國初高英秀者，與贊寧爲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略】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

《**山中寡婦**》《詩林廣記前集》卷九：愚謂此詩備言民生之憔悴，國政之煩苛，可謂曲盡其情矣。採民風者，觀之其能動心否乎。《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荀鶴詩至此俗甚，而三、四格卑語率，最是「廢來」、「荒後」。似此者不一，學晚唐者以爲式，予心蓋不然之。尾句語俗似諢，卻切。紀昀評：此評最是。雖切而太盡，便非詩人之致。又：五、六尤粗鄙。馮舒評：直寫時事，然亦傷粗淺。查慎行評：一變樊川家法，但要說得爽快，此學香山而失之膚淺者。無名氏(甲)評：前六句叙事而總括在末句，不獨爲一人也。詩與少陵氣脉相通，豈非小杜賢子耶。《五代詩話・中朝・杜荀鶴》引《續耳談》：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必是當

年科取翎毛耳。」

《**贈僧**》《詩林廣記前集》卷九：愚謂動、靜、勞、佚繫乎人之一心，身靜而心役，形佚而神疲，僧俗之相去不遠也。此詩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豎皆能誦之，可謂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緇流之不能自覺耳。

《**溪興**》《詩林廣記前集》卷九引胡苕溪云：荀鶴此詩，句語俱弱，不若韓致堯《醉著》絕句爲雅健也。

《**田翁**》《容齋五筆》卷一〇：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斸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題新雁**》《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唐汝詢曰：己聞雁而思故園，安知故園之人不對月而思我。以景喚情，更是一法，終不離陟岵詩意。《養一齋詩話》卷二：杜荀鶴以「風暖鳥聲碎」一聯得名，愚按不如「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清艷入骨也。

《**旅舍遇雨**》《唐詩鏡》卷五一：語格卑甚。《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弼：爲實接體。何新之：爲推敲體。徐充曰：入骨痛言，遂成千古絕唱。周珽曰：悽慘之景，惟雨最能動人，況旅舍孤夕，即星月明朗，江山秀鬱，尚生愁思，乃霎時收結，則憂從中來，鬱勃紛然投聚，是和雨俱到心頭也。眞情實境，人縱說不能如此之透。崔道融《秋夕》云：「一夜雨聲多少事，不思量盡到心頭。」即此詩意。

《**聞子規**》《詩林廣記前集》卷九：愚謂此詩亦有守口如瓶之諷，「緘口」字亦從金人三緘事中來。又引王肅《家語》云：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多言必敗。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南游有感**》《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三、四有無窮之味，不必指言何代何人，而懷舊感今之意自見。紀昀評：此明指舊時所主之人，如何解以「何代」二字。又：次句笨，三、四語眞而格卑，後四句太滑，末「復」字、「又」字亦複。馮班評：腹聯好。陸貽典評：五、六襯三、四，有情。何焯評：首句呼「又」字。五、六言無主人也。末句暗用「春水方生公宜速」，仍無可因依耳。草樹復興，正襯主人之非舊。失路無依，播越不返，讀之自然凄斷。

《**過侯王故第**》《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第六句即劉夢得舊時王謝燕之意也，猶渾厚未露。至尾句則全是夢得「燕」句意，賓客皆何所往乎。馮班評：落句意正不盡於此。又：破劣。第二句趁韻也。末二句佳甚。何焯評：何遜《行經故宅》云：「闃寂今如此，行客盡沾衣。」王筠《入允襄第》云：「行人皆殞涕。」此第二句自有成功處，雖鈍吟之寢食六代，猶不免失評也。行路爲之隕涕，而故姬狎客，風流雲散，曾不心念舊恩，眞草木鳥獸之不若。第二正唱起下六句，非趁韻也。下六句叙致尤錯綜善變。陸貽典評：三、四即前首《南游有感》中四句作法，收爲兩句耳。紀昀評：此必曾遊之地，不得志而去。故末二句咎當時養客之非人，非責客之炎涼也。虛谷所解尚未盡。又：稍見風格。「雲初散」無理，「初」字尤謬，遏雲事何至如此用。

傳記

《**舊五代史・梁書・杜荀鶴傳**》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辭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復還舊山。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箋問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既而恃太祖之勢，凡搢紳間己所不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蕾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永樂大典》卷一五七三〇）

《**唐才子傳・杜荀鶴**》荀鶴，字彥之，牧之微子也。【略】早得詩名。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爲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畯，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荀鶴居九華，號「九華山人」。張曙拾遺亦工詩，又同年，嘗醉謔曰：「杜十五大榮，而得與曙同年。」荀鶴曰：「是公榮。天下只知有荀鶴，若箇知有張五十郎耶。」各大笑而罷。宣州田頵甚重之，常致箋問。梁王立薦爲翰林學士，遷主客員外郎，頗恃勢悔慢縉紳，爲文多主箴刺，衆怒欲殺之，未得。天祐元年卒。荀鶴苦唫，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況丁亂世，殊多幽惋思慮之語，於一觴一詠，變俗爲雅，極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與太常博士顧雲初隱一山，登第之明年，

寧親相會，雲撰集其詩三百餘篇，爲《唐風集》三卷，且序以爲「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不曾芥蔕。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貪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矣。」荀鶴嗜酒，善彈琴，風情雅度，千載猶可想望也。

紀事

《唐摭言・自負》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北夢瑣言》卷四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娶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鄂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又卷六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

《洛陽搢紳舊聞記・梁太祖優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恨，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饑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既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叙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

《南部新書》辛 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牓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後入梁，爲主客員外郎、翰林學士。懷恩思報，未幾暴卒。

《韻語陽秋》卷一八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於哀鳴矣。《本事詩》載裴晋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爲可憐也。

《唐詩紀事・杜荀鶴》 荀鶴擢第，時危勢晏，復還舊山。田頵在宣州，甚

重之。頲起兵，陰令以牋問至梁太祖許，頗厚遇。及頲遇禍，梁祖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中，知制誥。恃勢侮易搢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卒。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荀鶴》引《藝苑雌黃》　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

《二老堂詩話・杜荀鶴事》（存目）

《一瓢詩話》（存目）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杜荀鶴詩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右唐杜荀鶴，池州人。

《通志・藝文略八》《杜荀鶴詩集》一卷。

《遂初堂書目》《杜荀鶴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唐風集》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唐九華山杜荀鶴撰。

《宋史・藝文志七》　杜荀鶴《唐風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荀鶴詩》一卷。

《菉竹堂書目》卷四　《杜荀鶴詩》一冊。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唐風集》十卷。

《汲古閣書跋・唐風集》　杜荀鶴池州人，《紀事》云牧之微子也。【略】少有詩名，年四十六，始擢第。殷文圭賀詩云：「一戰平酬五字勞，晝歸鄉去錦爲袍。大鵬出海翎猶濕，駿馬辭天氣正豪。九子舊山增秀絕，二南新格變風騷。」可謂叙述曲盡矣。與楊夔、康軿、夏侯淑、王希羽、殷文圭皆爲淮南將田頵上客，及頵遇禍，梁太祖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天祐初卒。顧雲《詩叙》極其推重。或又病其詩近俗，惟宮詞爲第一。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也。《唐風集》以之壓卷，亦此意耶。琴川毛晋識。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杜荀鶴文集》三卷。余藏九華山人詩，是陳解元書棚宋本，總名《唐風集》。後得北宋本繕寫，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集」三字注于下。竊思荀鶴有詩無文，何以集名若此？殊所不解。《通考》云：《唐風集》十卷。更與顧雲撰序刺謬矣。蒿廬先生云：詩文總名曰「文」，唐人尚然，觀微之所作少陵墓誌可見。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杜荀鶴集》三卷。

《季滄葦藏書目》　杜荀鶴《唐風集》上中下三卷，一本。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唐風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荀鶴，池州人，案計有功《唐詩紀事》稱荀鶴有詩名，大順初擢進士第二，牧之微子也。【略】又稱荀鶴初謁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無雲，荀鶴賦詩有「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句。是荀鶴爲人，至不足道。其稱杜牧之子，殆亦梁師成之依託蘇軾乎。其詩最有名者，爲「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而歐陽修《六一詩話》以爲周朴詩。吳聿《觀林詩話》亦稱見唐人小說作朴詩，荀鶴特竊以壓卷。然則此一聯者，又如寶月之於柴廓矣。此集乃其初登第時所自編，詩多俗調，不稱其名，以唐人舊集，流傳已久，姑存以備一家。毛晋刻本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爲一條。晋不察而誤併鈔之，殊爲疎舛。今刊除此段，以還其舊焉。

又《詩文評類一・六一詩話一卷》　其中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今見杜荀鶴《唐風集》，而修乃作周朴詩。魏泰作《臨漢隱居詩話》，詆其謬誤。然考宋吳聿《觀林詩話》曰：「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爾。蓋借此引編以行於世矣」云云。然則此詩一作周朴，實有根據，修不誤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唐風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荀鶴黨附朱溫，人不足道，其詩亦惟《春宮怨》一首壓卷，餘多俗格。然唐人舊集，傳本日稀，如漢印、宋研，雖復製作不佳，亦以舊物存之耳。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唐風集》三卷。唐杜荀鶴撰。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杜荀鶴《唐風集》三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唐風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汲

古閣刊本。席氏刊本。(續錄)北宋本，題《杜荀鶴文集》，以「唐風集」三字注於下。張志有馮彥淵手鈔校北宋本三卷，又有竹深堂精鈔本三卷。唐四名家集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杜荀鶴文集三卷》(校宋本)　世傳分體《唐風集》俱出南宋本，余嘗假錢遵王本校過，藏諸家塾。毛斧季新得沙溪黃子羽所藏北宋本，既未分體，且多詩三首，與世本迥異。偶過汲古閣，出以示余，且以家刻本見貽，因校此本，攜歸識於燈下。壬寅仲冬二十八日，陸貽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唐風集三卷》(唐杜荀鶴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本。毛扆、陸勅先貽典合校本，有跋錄後：「玄默攝提格之歲辜月望日燈下校畢。」(此斧季筆)。「斧季較後余復勘一過。十一月廿五日識於汲古閣。勅先。壬寅歲。」「北宋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按，宋本次第與毛刻不同)卷首有「北宋本校過」正書朱文小印。(余藏)

又　《唐風集三卷》(唐杜荀鶴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本。何煌校。(壬子)

又　《唐風集三卷》(唐杜荀鶴撰)。明寫本，棉紙，烏絲闌，十行二十字。次行題「九華山人杜荀鶴」。　前有太常博士顧雲序。卷上五言今體，卷中七言今體，卷下五七言絕句，共三百十七首。按：此徐梧生遺書，余借校一過，改訂席刻本數百事。(辛未)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唐風集三卷》　嘉錫案：《紀事》并不言荀鶴擢第名在第幾，《南部新書》辛卷云：「荀鶴，太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則非第二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曰：「《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其事始見於《池陽集》。閨房之事，涉於曖昧，其信否固不可知，然《唐詩紀事》所記，於其母之再嫁，時地姓名，言之鑿鑿，(《紀事》卷六十五云：「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非如梁師成之自稱蘇軾出子，憑空杜撰，事等捕風也。故必大於荀鶴之事，亦深信之。方必大作詩話時，知其事者尚罕，及計有功採入《唐詩紀事》，於是無人不知矣。《池陽集》不見著錄，未知何人所作。《輿地紀勝》卷二十二池州人物門云：「杜荀鶴，唐人，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見《池陽記》。」其文與《唐詩紀事》同，但有刪節耳。疑荀鶴爲杜牧微子，事亦見於《池陽記》。《紀勝》載《池州》碑記，(此門兼載碑誌及地志。)有《池陽前集》、《續集》、《池陽前記》、《後記》，凡四種。其《前記》爲政和八年范致明所編。致明即撰《岳陽風土記》者，其記岳陽事，絕去地志附會之習氣，考證頗爲不苟。若杜牧出妾生子事，果見於致明書中，則其事必不盡妄，非里巷傳聞者比也。荀鶴爲人雖不足道，然不肖子孫，古今何限，況荀鶴生於篳門圭竇之中，幼失過庭之訓者乎。

又　案《六一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如周朴者，搆思尤艱，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雨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據此，則修所稱周朴詩，特舉其所記憶者耳，而「山雨」「杏花」句乃姚合《山中述懷》之頸聯，《少監詩集》(卷六)可覆案也。然則「風暖鳥聲」一聯，安知非誤記乎。《唐詩紀事》卷七十一云：「或曰：『曉來山雨鬧，雨過杏花稀』，亦朴詩也。」其於「山雨」聯，猶作疑詞，而於「風暖」聯絕不道及。此詩之入選，莫早於《才調集》，必自有所見，非漫然以意刪削之矣。《宋史・藝文志》有《周朴詩》一卷，《遂初堂書目》亦有《周朴集》。陳善《捫蝨新話》卷七云：「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乃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然則朴集南渡後猶存，尤袤、陳善家皆有之，未嘗如歐陽修所稱北宋時即已不傳，陳善且考之杜荀鶴、周朴二家之集。知「風暖」一聯實荀鶴之詩，《六一詩話》所言，久矣夫其不足信也。(《才調集》無朴詩。)《通考》卷二百四十三引《幕府燕談》(詩人玉屑卷十六引此條作《幕府燕閑錄》，其書乃元豐間人畢仲詢所撰，見《郡齋讀書志》卷十三)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曰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暖』『日高』之句也。」(原注云：此句歐公《詩話》以爲周朴詩。)《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引《藝苑雌黃》(宋嚴有翼撰)云：「《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

錄》乃云周朴之句，（此乃誤以《詩話》爲《歸田錄》。）不知何以云然。」可見畢仲詢與嚴有翼於歐陽修之說，皆未敢深信，特以周朴詩集傳本頗稀，二人皆未之見，故不能質言之耳。吳聿《觀林詩話》乃云：「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耳。蓋借此引編，（引編，即壓卷之意。）已行於世矣。」此所謂唐人小說，未審爲何書。吳聿之言，與陳善、嚴有翼輩大異，恐未可據也。余謂《春宮怨》一篇，以美人比君子，寓意深遠，首四句怨而不怒，甚得風人之旨。（吳喬《圍爐詩話》卷三云：「杜荀鶴在晚唐爲至陋，而竟有見道之言。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千古透論。」喬此言極有理，可謂獨具隻眼。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卷三十一，以爲首四句微覺太露，非也。）五六兩句，寫春宮之景而怨字自在其中，結句從對面着筆，（對面落筆用紀昀語。）言盡而意不盡，通觀全首，始見其妙，不可以摘句求之。若去其首尾，獨存「風暖」一聯，則山寺茅齋，無不可用，面目猶是，而神韻全非矣。故荀鶴如果竊自周朴，亦當是竊其全篇，必不僅此一聯也。置其全篇而但賞此一聯，流俗人之見耳，何足道哉。

藝文

李昭象《喜杜荀鶴及第》 深巖貧復病，榜到見君名。貧病渾如失，山川頓覺清。一春新酒興，四海舊時聲。日使能吟者，西來步步輕。

方文《長林》 在舒谿之東南一里，古有長林街，唐杜牧守秋浦，有妾程氏不爲其妻所容，遣嫁於長林杜筠。甫六月而生子，即杜荀鶴也。少攻詩，舉景福二年進士第，世爲長林人，不復歸京兆矣。牧之集中有《示阿宣》詩云：「一子嶢嶢跨相門，宣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閑風月，曾有佳兒屬杜筠。」蓋阿宣牧之長子，欲其知有此孤在長林也。　文采風流杜牧之，桃花曾誤十年期。桃根又屬他人手，稍喜還生姓杜兒。

雜錄

《北夢瑣言》卷七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籊籊。」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荆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概，詩中已見之矣。

《清異錄》卷上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宣和書譜・草書七》 杜荀鶴，池州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作詩，辭句切理，有「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之句，爲時所稱。然尤工草字，而無末俗之氣。且書學之廢莫甚於五代，篆籀之輩不可得見矣，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兩漢之法又不可得見矣，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觀荀鶴之書，雖未能跨越前古，筆力遒健，猶有晉、唐之遺風。然其書名頗播於流俗，故其字亦爲可重。

《韻語陽秋》卷一八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眞賢實能孰辨邪。余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遞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略】「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而裴贄取之。【略】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

李　磎

傳記

司空圖《李公磎行狀》 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罹於非橫。其平

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上下二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

《新唐書・李磎傳》 磎，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爲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磎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磎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磎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磎，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磎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磎乃自言爲崇魯誣汙，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死，故磎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磎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

紀事

《北夢瑣言》卷四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絕羣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爲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宣和書譜・正書二》 李磎，【略】喜著述，善注解，學者宗之，以爲指南眞儒相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磎表疏》一卷。又《李磎制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磎制集》四卷。又《李磎表疏》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李磎集》四卷。

曹松

論述

綜論

《唐摭言・放老》 （松）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腳狀」。

《唐才子傳・曹松》 （松）學賈島爲詩，深入幽境，然無枯淡之癖。尤長啓事，不減山公。【略】松野性方直，罕嘗俗事，故拙於進宦，搆身林澤，寓情虛無，苦極於詩，然別有一種風味，不淪乎怪也。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 曹松《送方干》云：「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商山野叟》云：「木弓未得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南海旅次》云：「南國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松詩半山選十四篇，擇其三聯於此。

《留青日札・詩談二編》 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足見苦心。又云：「吟詩應有罪，當路卻如讐。」切中時病也。但所作不佳耳。如「靠月坐蒼山」，非善居山者不能道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曹祕書（松）致語似項斯，壯言間似李洞。五字如

「白浪吹亡國，秋霜洗太虛」，「盤蹙陵陽壯，孤標建鄴瞻」，七字如「吸迴日月過千頃，鋪盡星河剩一重」，「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回」：點綴末運，賴此名場一叟。（遯叟）

《戴酒園詩話又編・曹松》 曹松亦學賈氏詩，頗能爲苦寒之句。如「野火風吹闊，春冰鶴啄穿」，甚肖野步；「雲濕煎茶火，冰封汲井繩」，甚肖山中也。又有《送方干》「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俱爲宋人所稱。余意尚不如「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峰」，「衰條難定鳥，缺月易依山」，刻劃尤精也。至其集中之最，終當以《己亥歲》首篇爲冠。

《一瓢詩話》 曹夢徵長於鍊字，如「郭裏殘潮蕩月回」、「約開蓮葉上蘭舟」之類。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曹松》 初學元和賈浪僊，榜開五老獨居先。夢徵詩外無能事，律句清奇自可傳。

《重訂主客圖・曹松傳》 懷民按：夢徵刻苦深思，老志不衰，氣骨已不可及。其學賈氏，亦專攻近體，雖生末世，詩格不以氣運而降，奉爲入室，與喻毘陵伯仲焉。

分論

《貽世》 《重訂主客圖》卷下：浮世勞勞，眞是可笑，然先生必欲登五老榜，是又何必。「紅塵不待曉，白首有誰閒。」到家語。

《南遊》 《重訂主客圖》卷下：「直到南箕下，方諳漲海頭。」學賈者必是進一層。「君恩過銅柱」，此「恩」字不必泥，不過言北遠耳。「自是北人愁」。無意不搜。

《言懷》 《重訂主客圖》卷下：鑿險闢空，揉碎筋骨，千古夢夢，良可浩歎，然足見古人氣骨，足知唐人詩學，後世斷不能及也。「爲覓出人句，祇求當路知。」質言之，更無少回護，便見其眞氣。「豈能窮到老，未信達無時。此道須天付，三光幸不私。」可知求榮處，皆如青天白日之清明，不肯以詭遇也。

《答匡山僧贈椰栗杖》 《重訂主客圖》卷下：「雖因野僧得，猶畏嶽神知。」奇絕，高絕，妙絕。水部則云「得自高僧手，將扶病客身」矣。「晝月泠光在，指雲秋片移。」鍊字不免涉纖尖，然僻冷性情如見。

《商山夜聞泉》 《重訂主客圖》卷下：「瀉月聲不斷，坐來心益閒。」字妙。「無人知落處，萬木冷空山。」此等空闊疎宕，正從極研鍊中來，不可不知。此對法亦仍是本體，不知者張皇初、盛，乃目諭爾。「遠憶雲容外」，「雲容」字可厭。

《書懷》 《重訂主客圖》卷下：唐人所業者，不過詩句，然其心骨詣力，堅確不易，此亦聖門強矯之徒也，故其氣盛而詞抗，不可磨滅。「默默守吾道，望榮來替愁。」「望」、「替」，字法，可憐。「替」字似尖，卻穩妥。「吟詩應有罪，當路卻如讐。」憤極之詞，無怪其然。「敢言名譽出，天末白吾頭。」死而後已，至死不變，同一毅氣。

《道中》 《重訂主客圖》卷下：「主人厚薄禮，客子故新衣。」十字中括盡萬千。「所以澆浮態」，此等接落太質直，卻不可爲訓。

《晨起》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敎」字奇「清氣中」三字，爽然有身份，殘月在林，冷風飄髮，已是妙景，曰「數枝」、曰「一梳」，不獨咏早句法，更饒蕭疎清灑之趣。並栖林鳥，聞鐘動而相鳴，斜流天漢，當霧起而旋沒，雖寫晨起物象，亦見由夜趨曉，從寂趨喧。營營日務，無有息期，故末復云「道路本無窮」，所謂「世事茫茫難自料」者，玩「莫徒」二字，欲人自知生惜，莫徒爲白日所馳也。《重訂主客圖》卷下：篇中鍊字法都涉纖尖，而僻冷之性，閒闃之境，一一能狀出。

《山中寒夜呈許棠》 《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第四句奇，此等語惟唐人能之。紀昀評：四語頗小巧，以爲非唐人不能道，太淺視唐人矣。又：一結獷甚。何焯評：發端佳。《重訂主客圖》卷下：「窗露月微稜」，寒字。「俱入詩心地，爭無俗者憎。」誓極刻苦，誓絕圓熱，俗人口吻腸胃斷吃不下也，安得不憎哉。

《鍾陵野步》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唐詩自是一種風味。只「岡扉」二字便新，中四句工。馮舒評：此何與於詩。馮班評：「岡扉」字亦不害，以此求新則不可。又：三、四眞賈島。唐人遠過宋人，不在工拙之間，正以風味不同耳。紀昀評：「新」字便是唐詩，唐詩亦太易爲矣。況此二字生捏成串，亦不得云新。又：中四句晚唐習徑，結處語意未明。《重訂主客圖》卷下：「渚檣齊驛樹，山鳥入公田。」閒妙。此時安得有公田，聊借成好句耳。人知三四之鍊，不知五六之妙。「未創孤雲勢」，「創」字再考。

《**觀山寺僧穿井**》《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題不學長江，無處著手。「寒碧在中庭」，先放一句格法。「旁痕終變蘚」，逆想遠而確。「圓影即澄星」，現匠妙以眞。「應聞說葉經」，極奇險，卻極平實，學賈上乘。

《**古塚**》《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盡古塚之態。馮班評：次聯妙。何焯評：梅都官安能到此。紀昀評：瑣屑刻畫，毫無意旨。「鬼火」字雖見杜《玉華宮》詩，而入律則不佳。

《**訪山友**》《重訂主客圖》卷下：「重雲翳西厚」，「翳」字用賈生。「山寒初宿頂，泉落未知根。」「頂」、「根」二字，全用賈，而各成其妙。此等鍊句，直與賈師伯仲，亦惟賈門擅此法力。

《**猿**》《重訂主客圖》卷下：「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二句下三字過鍊有病，然不可改矣。「護果憎禽啄，棲霜覷葉零。」五字匠物傳神。古人云惟魚知魚，松其猿乎。

《**秋日送方干遊上元**》《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中四句俱有位置處分。紀昀評：此評未詳。又：「修程」二字腐，三、四景眞而語拙。《唐詩摘抄》卷一：起句悲澹，遂覺別境難堪。凡別景最不宜胡亂寫，須于景中見情始得。《重訂主客圖》卷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傳句不虛。「雲離京口樹，鴈入石頭城。」遠妙。

《**哭李頻員外**》《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李頻死於建州刺史。五、六哀之極矣。紀昀評：「苦集」二字生。末言貧不能歸櫬，惟應從海道歸耳。

《**山中言事**》《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冷癥」二字奇。第六句太奇，與「苔惹取泉瓶」同。馮班評：「苔惹」、「冰封」孰勝。予曰：「冰封」勝矣，蓋自然之奇也。若「苔惹」則刻苦做出。又：入長江之門戶矣，「四靈」輩門外漢也。言事結。紀昀評：以此爲奇，則無語不可入詩矣。六句小巧，非太奇也。又：「得冷癥」三字粗鄙，三句亦俚，五、六句小有致，七、八和平深厚，非晚唐人所能。馮舒評：入長江室。何焯評：第五透出第二，「吟詩」與「經國」呼應，正以大業自負也。《重訂主客圖》卷下：「嵐靄潤窗櫺，吟詩得冷癥。」自叙奇妙。「冷癥」字樣奇，令人失笑。「雲濕煎茶火，冰封汲井繩」。傳句不虛。「片扉深著掩，經國自無能。」本意甚遠。

《**寄崇聖寺僧**》《唐詩鏡》卷五四：四語微有意致。《重訂主客圖》卷下：須具此性情，乃可學唐賢詩，不獨長江、水部也，讀者留意。「林寒綠色遲」，字深妙。

《**都門送許堂東歸**》《重訂主客圖》卷下：「行計逐鄉僧」，高致可想。學賈少「僧」字不得。

《**塞上**》《唐詩鏡》卷五三：四語景趣。《重訂主客圖》卷下：「邊塞來處闊」，此句再考。「河凌」去聲。

《**題甘露寺**》《重訂主客圖》卷下：「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峰。」生造。

《**弔賈島二首**》《瀛奎律髓》卷四九方回評：悼賈島有子勝孟郊。賈島猶有子，於此可考。紀昀評：有子無子，何與論詩，況姚合時已明言無子。又：「低却草」三字不佳。何焯評：如先生而不折桂，又復謫去，其受冤不復可以言計矣。「何」字窈折。《重訂主客圖》卷下：賈詩何能當李白，而謂「宜邀賀論」者，則亦可以泣鬼神矣，此與李洞皆極推贊之也。

《**憶江西并悼亡友**》《唐詩鏡》卷五四：三四語苦，五六標景特巧。

《**立春日**》《唐詩鏡》卷五四：六語微見景色。

《**覽春榜喜孫鄂成名**》《唐詩鏡》卷五四：三四轉合得佳。

《**己亥歲二首**》一　《唐詩紀事・曹松》：松有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謂諳世故矣。《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一將功成萬骨枯」即孟子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仁人君子，聞此詩者，必不以干戈立功名矣。《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愚因記張籍《將軍行》云：「邊城親戚曾戰沒，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幕府獨奏將軍功。」杜子美《出塞曲》云：「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劉灣《出塞詞》云：「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劉潛夫《國殤行》云：「嗚呼諸將官日穹，豈知萬鬼號陰風。」陸龜蒙《築城詞》云：「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此詩此意，眞足以爲貪功生事、輕視人命者之戒。《唐詩解》卷三〇：黃巢之亂，諸將多欲因亂取封，故松有此嘆。言澤國江山俱已入戰圖矣，生民何計而樂樵蘇哉。縱使君輩不言封侯，赤心靖難，然至功成而殺戮已是不貲，況可貪亂而求封乎。《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弼曰：爲實接體。何新之曰：爲豪放體。敖英曰：千古滴淚，後之仗鉞臨戎者，讀此詩而不感動者，是無人心也。吳山民曰：慘語動情。金獻之曰：邊城詩不過叙從軍之苦而已，若此詩可寫一通置之人主座右。《說詩晬語》卷上：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

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十駕齋養新錄・晚唐詩》：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略】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略】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送僧人廬山**》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界》：徐凝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吳旦生曰：樂天刺杭州時，徐凝與張祜各希首薦，試詩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之，祜自舉金山詩，凝亦舉瀑布二語，遂擅場。後東坡遊廬山，見《廬山記》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蓋非之也。然觀《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則是凝所云界破，其亦有所本矣。曹松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其意亦同。劉兼《征婦怨》云「玉筯闌干界粉腮」，則又脫胎於瀑布耶。

《**南海旅次**》 《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後四句平正。紀昀評：評不甚謬，然此詩獨取後四句，則不可解。又：起得峭拔，接得遒健，後四句亦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忽然快翻遠望當歸舊語，成此斬新妙起。言彼遠望當歸自是不復求歸人語，今我直欲眞歸，故更不敢上此高臺也。三四極寫南海之遠，言彼空空之書，尚自難來，我纍纍之身，如何得去，正是不敢登臺之緣故也。（後解）五六寫通夜不寐神理如畫，此非只一夜，乃是夜夜也。「心」即思歸之心，言年年春初，紛然亂發，故曰「似百花」「被春催」也。

《**別湖上主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讀其後解，乃是冬春之交，將別湖上，而此前解，則更倒追深秋初至湖上也。言當時偶來借居，只爲釣船多致。承君不嫌生客，容我流連到今。三四極寫初蒙下榻，深領幽致，言夜則有夜致，曉又有曉致，靜既有靜致，喧復有喧致也。（後解）五六言今雖雪意未融，春喧尚淺，道塗風寒，極勞憂念。然而去家移旬，歸夢頻切，太乙東峰，又有佳致，已更不能再住一日也。

《**南塘暝興**》 《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中四句而三句新，只起句十字亦不苟。紀昀評：起二句、後四句俱好，三句鄙甚，四句尤俗。虛谷所評未是。查慎行評：此晚唐之漸。《升菴詩話・曹松警句》「華嶽影寒清露掌，海門風急白潮頭」。松詩多淺俗，此二句差有中唐之意。

傳記

《**唐才子傳・曹松**》 松字夢徵，舒州人也。【略】早未達，嘗避亂來栖洪都西山。初在建州依李頻，頻卒後，往來一無所遇。光化四年，禮部侍郎杜德祥下，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矣，號爲「五老榜」。時值新平內難，朝廷放進士爲喜，特授校書郎而卒。【略】集三卷，今傳。

紀事

《**容齋三筆**》**卷七《唐昭宗恤錄儒士**》（存目）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曹松詩》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曹松詩集》三卷。字夢徵，天復進士第，校書郎。

《**郡齋讀書志・曹松詩一卷**》 右唐曹松夢徵也，舒州人。

《**通志・藝文略八**》 《曹松詩》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曹松集》一卷。（《唐書・藝文志》作三卷。）唐曹松夢徵撰。天復元年進士。別本與印本互有詳略，但別本《大遊仙》十三首，乃曹唐詩也。

《**宋史・藝文志七**》 《曹松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曹松集》一卷。校書郎衡陽曹松夢徵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曹松詩集》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曹松詩集》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曹松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曹松》。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曹松詩集》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曹松詩一卷》（明翻宋本，劉蓉峰藏書）　瞿木夫中溶《古泉山館題跋》云：中版每葉廿行，行十八字，版心中題曹松二字，卷首題《曹松詩集》，餘並與杜、曹各集同。前無序目，不分體，中多五律。如「玄」、「匡」、「樹」等字仍同宋刻缺筆。詩不分體，凡一百首，中有墨釘及「一作某」云云。攷《讀書志》云：《曹松集》一卷，唐曹松夢徵作也，舒州人，學賈島爲詩，天復元年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號「五老榜」。時以新平內難，聞放進士喜特敕授校書郎而卒。又《書錄解題》云：「別本與印本互有詳略，但別本《大遊仙》十三首乃曹唐詩也。」此本卷首下有前人朱書注云：「字夢徵，舒州人，學賈島爲詩，久困名場，昭宗天復初與王希禹等五人同登第，時號五老榜，授省書正字。」又批其上方云：「王希禹年七十三，陳光問年六十九，松年五十五，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摭言》云松於詩外無他能，時號其啓事爲『送（年）〔羊〕腳狀』。」又以《唐音戊籤》校改於旁并據以鈔自《立春》以下三十七首補於後，其《滕王閣春日晚望》五律一首，書中空缺下半首，據《戊籤》補足，下注：「趙凡夫載前半補《萬首絕句》誤」。卷首有白文長圖，書云「淮南蔡翰臣印」。書中朱字，未知即其人手筆否。

藝文

裴説《寄曹松》　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卻難醫。山暝雲橫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可得，一句至公知。

齊己《寄曹松》　舊制新題削復刊，工夫過甚琢琅玕。藥中求見黃芽易，詩裏思聞白雪難。扣寂頗同心在定，鑿空何止髮衝冠。夜來月苦懷高論，數樹霜邊獨傍欄。

陸扆

論述

薛廷珪《授起居郎李昌遠監察陸扆並守本官充翰林學士制》　監察陸扆，珪璋縝密，咸護琤瑽，藹然休聲，礪乃佳器。士林擢秀，聞爾則百尺無枝；筆陣交鋒，聞爾則一戰而霸。

楊鉅《授陸扆平章事制》　陸扆，簡節正音，溫光瑞玉，咸濩抱降神之韻，珪璋挺華國之容，包倚相之典墳，紹平原之詞藻。爰自高才赴召，丹地代言，絲綸必本於典謨，獻納已觀其事業。仍歲扈和鑾之狩，六年專詔誥之勤，讜正自持，聞望彌峻。

《宣和書譜・正書二》　陸扆，字文祥，蘇州嘉興人。丞相贄之族孫，後客於陝，因家焉。【略】扆工屬文，當時制詔落筆而就，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嘗作賦，召令學士皆和之。扆時預焉。賦成，文不加點，獨先衆人。帝覽而歎之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頗加優重。史稱扆之才敏，速若注射，信不誣矣。亦善作眞字，嘗有《贈晉光草書歌》，筆蹟不減古人，翰墨耀映，眞可尚也。

傳記

《新唐書・陸扆傳》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陝，遂爲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其學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牓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

輒戲曰：「造牓天也。」以譏辰進非其時。累爲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辰，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辰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辰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辰、裴贄孰忠於我。」偓曰：「辰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辰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辰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辰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

紀事

《舊唐書・鄭從讜傳》 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略】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辰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

《唐摭言・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辰，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堯，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

又《自放狀頭》 鄭損舍人，光啓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辰爲狀元。先是辰與損同止逆旅，辰於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辰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辰致謝於損。辰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辰自定。

《北夢瑣言》卷四 唐陸相辰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暑月苦於蒸溽，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天。」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三人也。

又卷六 陸相辰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又 顏給事蕘，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文之交，一紀無渝。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辰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

又卷一五 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辰、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

《唐詩紀事・陸扆》 辰詩有「今秋已約天台月」之句。或云：辰昭宗末舉進士及第，六月牓出，盛暑，同舍戲曰：「造牓天也。」觀辰此詩，豈幸倉猝苟科第者。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陸辰集》七卷。
《崇文總目》卷五 《陸辰集》七卷。
《通志・藝文略八》 《陸辰集》七卷。
《宋史・藝文志七》 陸辰《禁林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辰集》七卷。

雜録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祠部郎中》 陸扆，《新表》陸氏侍郎枝：青州從事、監察御史墠（《舊傳》「鄯」）子扆，字祥文，相昭宗。《舊傳》：本名允迪，吳郡人，徙家於陝，光啓二年登進士第。景福元年，自翰林學士、屯田員外郎，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元日朝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舊・昭宗紀》景福二年六月，以祠部郎中、知制誥陸扆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舊五代史・唐書八》：同光二年六月庚寅，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右僕射。

鄭谷

論述

綜論

鄭谷《雲臺編自序》 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詠。雖屬對音律未暢，而不無旨諷。同年丈人故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馬博士戴嘗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及冠，則編軸盈笥，求試春闈，歷干於大匠。故少師相國太原公深推奬之。故薛許昌能、李建州頻不以晚輩見待，預於唱和之流，而忝所得爲多。游舉場凡十六年，著述近千餘首，自可者無幾。登第之後，孜孜忘倦，甚於始學也。喪亂奔離，散墜略盡。乾寧初上幸三峰，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因以所記或得章句綴於箋毫，或得於故侯屋壁，或聞於江左近儒，或祇省一聯，或不知落句。遂拾墜補遺，編成三百首，分爲上、中、下三卷，目爲《雲臺編》。所不能自負初心，非敢矜於作者。

孟賓于《碧雲集序》 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旨，《二南》之風，後來未曾窮目，沉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同途，懼不及矣。

《六一詩話》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

《藏海詩話》 「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鄭谷詩，此二聯無人拈出。（評：「月黑見梨花」，此語少含蓄，不如義山「自明無月夜」之爲佳也。）「椎牀破面棖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鄰。尊中歡伯見爾笑，我本和氣如三春」。前兩句本粗惡語，能煅鍊成詩，眞造化手，所謂點鐵成金矣。

《郡齋讀書志・雲臺編三卷宜陽外編一卷》 其集號《雲臺編》者，以其扈從華山下觀居所編次也。谷詩屬思凝切於理，而格韻繁猥，語句浮俚不競，不爲議者所多，然一時傳諷，號鄭都官而弗名也。

《唐詩紀事・鄭谷》 「濃澹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人腸。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谷《蜀中海棠》詩也。「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句）「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句）「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句）「關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句）「掩卷斜陽裏，看山落木中。」（句）「兩浙尋山徧，孤舟帶鶴歸。」（句）「長安一夜殘春雨，右省三年老拾遺。」（句）「班趨黃道急，殿揖紫宸深。」（句）：已上皆谷詩警策句。

又 谷不喜高仲武《間氣集》，而喜殷璠《河嶽英靈集》，嘗有詩云：「殷璠鑒裁《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

《韻語陽秋》卷一一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略】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惟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於《轉正郎》則云：「止陪鴛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浼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於衒詫者。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柳先生下》引《蔡寬夫詩話》 淵明詩，唐人絕

無知其奧者。【略】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略】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又《梅聖俞》引《緗素雜記》 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風月堂詩話》卷下 鄭谷都官，在唐號耽句者。嘗有詩云「衰遲自喜添詩學，時取前題改數聯」是也。然氣格不高，初以《鷓鴣》詩得名，人謂之鄭鷓鴣。近世士人有贈一貴官詩云：「賦令處士慚鸚鵡，詩遣都官讓鷓鴣。」此亦多誦之，而莫有能道其姓名者。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鄭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甚推尊薛能，能自負不淺，其實一謬妄人耳。其《黃河》、《太華》二篇，尤自誇詡。然以弱筆賦鉅題，每篇押十四韻，殊無警策，曾不如司空表聖「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十字道盡，尚不足以望表聖。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齊魯青未了」等句法，何嘗夢見彷彿，谷北面之，良不可曉。

又《新集》卷四 鄭谷五言云「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又云「鬻蔬貧潔淨，中酒病風流」；又云「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鳴」；又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夕陽》云「長天急遠鴻」；《潯陽縣廳》云「野泉當案落，汀鷺入衙飛」；又云「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邨酒可賒」。七言云「愛僧不愛紫衣僧」；又云「酒醒薜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迹多」；又云「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山螢照寂寥」；又《雪》云「亂飄僧舍茶煙溼，密灑高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秋扇》云「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心」；《七祖院小山》云「峨眉咫尺無人去，却向僧窗看假山」；《海棠》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嬌嬈全在欲開時」；《鷓鴣》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讀李白集》云「何處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着人間伴月明」；《燕》云「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掠杏梁。閑几硯中觀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谷集名《雲臺編》，有詩三百首，五、七言多警聯，今錄其尤者於編。谷詩自好，然集中所作若步趨薛能者。《讀能集》云：「李白欺前輩，陶潛仰後塵。」太白視谷斐然小子。淵明人物高勝，何至仰能輩後塵。然余所錄以意義爲主，不可以人廢言。

又 （薛）能詩十卷，僅數百首，絕句佳者已入選。其未入選者，姑摘出一聯或一、二句。又《答寄茶》七言云：「羸官乞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此一聯不在集中，殊不可曉。鄭谷師若人詩，安得高出其上。

《對牀夜語》卷五 鄭谷《鷓鴣》詩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蹄。」不用鈎輈格磔等字，而鷓鴣之意自見，善咏物者也。人惟傳其《海棠》一聯耳。又有句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李洞有「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非不佳，但「驚」、「覺」兩字失於有意，不若谷詩之自在。然谷他作，多卑弱無氣。

《藝苑卮言》卷四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唐詩品·都官郎中鄭谷》 谷自叙其詩曰「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咏，雖屬對聲律未暢，而不無旨諷」。谷殆已自盡，予尚何言。開成已後，已無格氣可論，而其爲病，苦思者傷於巧，避巧者苦於直致。其於風人之軌，蕩然無尋矣。都官乃少此病，而纖穠華媚，無遠大氣而已。其所尊事如馬博士戴、薛許昌能、李建州頻，諸公之詩，讀之殊齷齪，而谷事之，謂丈人行，又能遠紹先輩，拔起流俗耶。

《剡溪漫筆》卷五 唐鄭谷《自貽詩》云：「琴有澗風聲轉澹，詩無僧字格還卑。」想其得趣於僧，故喜用「僧」字。偶閱《雲臺集》，僅詩三百首，而僧字、句乃至四十餘。其五言云：「群僧晝掩扉」、「詩僧倚錫吟」、「澄分僧影瘦」、「夜清僧伴宿」、「岩響語僧賢」、「僧牕留半榻」、「蜀雪隨僧踏」、「一先饒海僧」、「遠僧來扣寂」、「僧攜新茗伴」、「僧榻寄閑眠」、「祇供山僧賞」、「造境知

僧熟」、「藥術衲僧傳」、「茶格共僧知」、「山僧與水禽」、「冷澹好僧知」、「焚香老僧寺」、「塚樹僧栽後」、「僧譚是可明」、「畫僧依寺壁」、「幽墅結僧鄰」、「早晚酬僧約」、「吟扣野僧門」，其七言云：「亂飄僧舍茶煙濕」、「逢僧更念此生勞」、「上樓僧踏一梯雲」、「官舍種莎僧對榻」、「洗鉢老僧臨岸久」、「卻向僧窗看假山」、「珍重江僧好筆踪」、「江邊掃葉夕陽僧」、「伴直多招紫閣僧」、「松折溪荒僧已無」、「暫偷閑卧老僧床」、「且共高僧對榻眠」、「吳僧謾說鷄山好」、「約僧心在白雲邊」、「老郎心是老僧心」、「愛僧不愛紫衣僧」、「睡消遲日寄僧家」、「僧家未必全無事」、「道着訪僧心且閑」，皆得幽清閒寂之致。

《唐音癸籤・評彙四》 鄭都官（谷）詩非不尖鮮，無奈骨體太孱，以其近人，宋初家戶習之。谷有「詩無僧字格還卑」之句，故其詩入「僧」字者甚多，昔人嘗以爲譏。然大曆已後，諸公借阿師作吟料久矣。（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二 鄭谷（字守愚）詩，以全集觀，去許渾、韋莊實遠。五言律如「春亦怯邊遊」、「萬里念江海」二篇，聲氣稍勝，但前篇起語甚稚，後篇結語太弱耳。如「漂泊病難任」、「淒涼懷古意」、「澤國逢知己」三篇，亦中唐佳製。「男兒懷壯節」一篇，實晚唐俊調。「幾思聞靜話」，效樂天隔句扇對。七言律如「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林下聽經秋苑鹿，溪邊掃葉夕陽僧」，「萬頃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殘蟬」，「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等句，皆晚唐語。至如「殘月露垂朝闕蓋，落花風動宿齋燈」，「畫成烟景垂楊色，滴破春愁壓酒聲」，「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詠錦》），「低飛綠岸和海雨，亂入紅樓揀杏梁」（《詠燕》），「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海棠》）等句，則聲盡輕浮，語盡纖巧矣。然集中諸體僅得二三十篇，餘皆村陋，不足錄也。

又 鄭谷七言絕，較之開成，句語亦不甚殊，而聲韻益卑，唐人絕句，至此不可復振矣。要亦正變也。中如「紫雲重疊」、「塵壓鴛鴦」、「花落江堤」、「半烟半雨」、「移舟水濺」等篇，皆聲韻益卑者也。胡元瑞云：「「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豈不一唱三歎，而氣韻衰颯殊甚。「渭城朝雨」，自是口語，而千載如新。此論盛唐、晚唐三昧。」（以上八句皆元瑞語。）下至李山甫、羅隱，不更述矣。

《唐詩鏡》卷五三 鄭谷《鷓鴣》【略】、《侯家鷓鴣》【略】，二詩絕不見佳，知詠物之難，成名之易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鄭谷》 鄭谷詩以淺切而妙，如《寄孫處士》：「酒醒薜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題少華甘露寺》：「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贈敷溪高士》：「眠窗日暖添幽夢，步野風清散酒醒。」《舟行》：「村逢好處嫌風便，酒到醒時覺夜寒。」《羅村路見海棠》：「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中年》：「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寄楊處士》：「春卧甕邊聽酒熟，露吟庭際待花開。」皆入情切景。然終傷婉弱，漸近宋、元格調。吾尤恨其「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何遽作此老婢聲。獨絕句是一名家，不在浣花、丁卯之下。

《蓮坡詩話》 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爲正宗。

《一瓢詩話》 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享不朽之名。

又 口熟手溜，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李長吉之「死」，鄭守愚之「僧」，溫飛卿之「平橋」，韋端己之「夕陽」，不一而足。

《石洲詩話》卷二 鄭都官以《鷓鴣》詩得名，今即指「煖戲烟蕪」云云之七律也。此詩殊非高作，何以得名於時。鄭又有《貽歌者》云：「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雖淺，然較彼詠鷓鴣之七律卻勝。

又 《詩話》載唐僧齊己謁鄭谷獻詩：「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謁，改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此一字，元本、改本俱無好處，不知鄭谷何以賞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雲臺編三卷》 谷以《鷓鴣》詩得名，至有鄭鷓鴣之稱。而其詩格調卑下，第七句「相呼相喚」字尤重複。寇宗奭《本草衍義》引作「相呼相應」，差無語病，然亦非上乘。方回《瀛奎律髓》又稱谷詩多用「僧」字，凡四十餘處。谷自有句云「詩無僧字格還卑」，此與張端義《貴耳集》謂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者同一雅中之俗，未可遽舉爲美談。至其他作，則往往於風調之中獨饒思致，汰其膚淺，擷其菁華，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雲臺編三卷》 谷《鷓鴣》詩最得名，而非高唱；《雪》詩至傳爲畫圖，格調亦卑。然其他一花一草，亦時有姿致。

《詩學纂聞・綺麗》 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也。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鄭谷》 煙暖晴蕪唱鷓鴣，都官句好近時無。怪來詩格多僧字，半榻斜陽入畫圖。

《**石園詩話**》**卷二** 鄭守愚（谷）幼年見賞于司空圖，謂當爲一代風騷主。李朋、馬戴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薛能、李頻不以晚輩見待。及仕于朝，人號爲鄭都官而不名。與張喬、許棠輩同稱十哲。雖以《鷓鴣》得名，而知己之多，享名之盛，爲晚唐所未有。五言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極浦明殘雨，長天急遠鴻」之類，尚多佳句。七言神韻完足，格律整齊，却無佳句可摘。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鄭谷》 妖星墜落喜迴鑾，收拾遺編卷已殘。一代風騷誰作主，何人不識鄭都官。

又 春日雨昏青草湖，一雙錦翼戲烟蕪。曲成好倩佳人唱，豔說當年鄭鷓鴣。

又 騷雅荒涼君自安，月和餘雪靜吟寒。書生事業人休笑，得句飜憐勝得官。

《**重訂主客圖・鄭谷傳**》 懷民按：守愚，世但傳其長律、絶句，不知五言詩生刻深細，抉賈氏之精而變其貌，定爲賈氏及門。

《**養一齋詩話**》**卷四** 司空表聖奇鄭都官幼慧，許爲一代風騷主。然觀其《早入諫院》詩云：「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靜漏聲。偷得微吟閒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詩雖旖旎，豈諫院中言語。風騷意旨，未易窺尋也。「揚子江頭」一絶，今古流誦。然「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何不以此鷓鴣得名。較之「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尤有風調耶。「遊子乍聞征袖溼，佳人纔唱翠眉低」，亦屬卑卑語，與「雪下文君酤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煙開水國花期近，雪滿長安酒價高」，皆便於流俗之耳目，無當於詩家之雅音。其《詠懷》云：「苦吟殊未補《風》《騷》。」自知者能自屈也。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八七 何必嘉名號鷓鴣，莫須詠雪繪成圖。都官扈從雲臺觀，手自編詩笑撚鬚。（鄭谷）

分論

《**別同志**》《天厨禁臠》卷上：《梅》：「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別所知》：「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前對齊己作，後對鄭谷作，皆十字叙一事，而對偶分明。《詩格・論詩腹》：亦云頸聯與頷聯相應，不得錯用。【略】《別同志》：「天淡滄浪晚，風悲蘭杜秋。」此兩句別所經之景，情緒可量。又《論詩尾》：亦云斷句，亦云落句，須含蓄旨趣。【略】《別同志》：「前程吟此景，爲子上高樓。」此乃句盡意未盡也。《唐詩歸》卷三五「爲子上高樓」鍾惺評：「爲子」二字便與泛泛登樓意不同。森遠有高、岑風骨。《唐詩摘抄》卷一：觀題中「同志」二字與起二語，則知此友的係莫逆，分手之際，千難萬難者也。只「相看」「獨自」四字，爾時光景，至今猶使人掩卷不樂。將結句之景先提于五、六，結云「爾到前程吟此景，我當爲子上高樓」，更說得纏綿眞摯，覺道路雖分，精神不隔。向因詩中二「上」字不入選，至今閱之，畢竟佳絶，安得以小疵棄之。《重訂主客圖》卷下：「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澹語深情，味之無盡，似張氏派。

《**送進士盧棠東歸**》《詩格》：送人下第，「曉楚山雲滿，春吳水樹低」，此是送人所經之處，失意可量。《風騷要式》：夫用文字要清濁相半，言雖容易，理必求險，句忌凡俗，意便質厚。如鄭谷送友人詩：「流年俱老大，失意自東西。」此君子離位也。《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曉楚山雲滿，春吳水樹低」：「曉」字、「春」字，實字虛用，古人有此法。《唐詩摘鈔》卷二：意餘言外。尾聯寓意。春、曉、吳、楚，四爛熟字，安頓得極新。鍊辭不如鍊句，此之謂也。

《**送太學顏明經及第東歸**》《唐詩歸》卷三五「樹沒春江氣」鍾惺評：「沒」字之妙在「氣」字托出。「人繁野渡晴」譚元春評：景中妙語。

《**送人之九江謁郡侯苗員外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引吳山民評：首句說題已盡，次句見有所爲，三、四紀地遠景，五、六紀地近景，結亦着題。《重訂主客圖》卷下：「廬嶽對江州。」止平排寫出，自妙。

《**送許棠先輩之官涇縣**》《唐詩歸》卷三五「高第能卑宦，前賢尚此風」鍾惺評：眞至一氣。《重訂主客圖》卷下：「高第能卑宦」，「能」字下得高，正見骨格處。

《**南游**》《重訂主客圖》卷下：「故國經新歲，扁舟寄病身。」祇平澹寫，自深至。

《**贈圓昉公**》《重訂主客圖》卷下：「冷格鶴猶卑」，加倍寫。「道勝嫌名出，身閑覺老遲。」身分絕高。有賈生之沉刻，而無其尖酸。「晚香延宿火，寒磬度高枝。」字字鍊。

《**寄題方干處士**》《詩林廣記續集》卷二：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律在，新句更幽微。」詩至於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唐人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能之。

《**訪姨兄王斌渭口別墅**》《唐詩歸》卷三五「荒唐酒滿尊」譚元春評：「荒唐」二字如此用，奇甚。《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周珽曰：中六句總見悲涼不可言。起末無限眞情。通篇非根衷說不出。引唐汝詢評：平調，有逸思。周敬評：「訪鄰」四語，悲情苦景可憐。

《**寄南浦謫官**》《重訂主客圖》卷下：「自首爲遷客，青山遶萬州。」祇是撰力到。借對之妙，妙以情味。

《**寄暮客**》《韻語陽秋》卷一七：古今人賦棋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

《**聞進士許彬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後村詩話後集》卷一：鄭谷《送人下第》云：「吾子雖云命，鄉人懶讀書。」七言云：「愁破方知酒有權。」皆有新意。《重訂主客圖》卷下：「吾子雖言命，鄉人懶讀書。」只直捷言之，自可感傷。後來歐陽永叔送人下第詩「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亦同一直捷語，而少委婉矣。「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樂天云：「身後文章合有名。」王逢厚云：「不信吾無萬古名。」皆同此義。

《**長安夜坐懷寄湖外嵇處士**》《唐詩歸》卷三五「萬里念江海，浩然天地秋」鍾惺評：此等高貴起句，中晚最不易得，勿輕視之。《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中四句總咏長安夜坐之景，承「浩然天地秋」句來。結見寄湖外嵇處士，應「萬里念江海」句。大抵谷詩眞至，一氣森遠，中多溫厚。唐汝詢評：風格渾渾，何減盛唐。晚唐中最優者。《唐詩摘抄》卷一：首尾相應。夜坐時所見所聞秋氣之可悲如此，因動念江海之士，遠隔萬里。既下「江海」字，則不得不下「天地」字；既下「天地」字，即不得不下「浩然」字，以襯其氣勢。筆端有此二句，便覺挑燈夜坐之人，精神魂魄，一夜皆遍萬里之內，如親見洞庭處士孤篷獨宿也。《重訂主客圖》卷下：「萬里念江海，浩然天地秋。」此憂亂之詩也，故用如此起。「風高群木落，夜久數星流」。或疑在僖宗中和元年八月，星交流如織，即指此事，却不必然，看詩意乃是尋常流星中自寓意耳，若以實按之反拘，且計其時，僖宗已幸成都，亦必不能如此閒靜矣。

《**贈泗口苗居士**》《重訂主客圖》卷下：「江雲寒不散，庭雪夜方深。」清挺，絕得賈氏撰力。

《**梁燭處士辭金陵相國杜公歸蕃山因以寄贈**》《重訂主客圖》卷下：「相庭留不得」，題如此鄭重，詩中却只消五字提過，所以爲高，即可想其人之高。「應難惜布衣」，「惜」字勿庸泥看，即同愛字義耳。

《**哭建州李員外頻**》《重訂主客圖》卷下：「舊友誰爲誌，清風豈易書。」都於虛處寫其實行。「雨墳生路蕨，鄉奠釣江魚。」品高情深。

《**哭進士李洞二首**》二《重訂主客圖》卷下：「若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能抉得死者肺腑間語，所以能令死者瞑目。此亦自加倍寫法，正是極切處，非知之深，如何能道得者。

《**久不得張喬消息**》《重訂主客圖》卷下：守愚登第在光啓三年，時僖宗在位十四年矣。盜賊蠭起，強藩爭偪，車駕屢經播遷，迄唐之亡，不過再傳十四五年間事耳。詩中多言亂離，其在登第以前，則指王仙芝、黃巢之亂，登第以後，則指朱溫、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之屬。蓋天下皇皇無寧日也，而其詩憂傷淒厲，亦不免爲亡國之音矣。「樹盡雲垂野，檣稀月滿湖。」看其刻意用力，是從賈氏門中來。「傷心遶村落，應少舊耕夫。」後四句皆亂後景象。

《**趙林郎中席上賦蝴蝶**》《重訂主客圖》卷下：亦自匠工，無甚深意，故不於鷓鴣之外，更號蝴蝶也。

《**登杭州城**》《風騷要式》：夫用文字要清濁相半，言雖容易，理必求險，句忌凡俗，意便質厚。【略】鄭谷《杭州城樓》詩：「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此君子舍此適彼。《韻語陽秋》卷一三：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略】鄭谷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略】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客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爾。《對牀夜語》卷五：（鄭谷）又有句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李洞有「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非不佳，但「驚」、「覺」兩字，失於有意，不若谷詩之自在。然谷他作，多卑弱無

氣。《重訂主客圖》卷下：後人於此等題不知若何張皇，看他只平平寫去。「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何必是杭州，却正能切。「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此亦爲亂阻耳。

《沙苑》《風騷要式》：夫用文字要清濁相半，言雖容易，理必求險，句忌凡俗，意便質厚。如【略】鄭谷《沙苑》詩：「日暮客心速，愁聞孤雁聲。」此賢人他適也。

《通川客舍》《重訂主客圖》卷下：「奔走失前計，淹留非本心。」都官每警於發端，殊勝他家學賈氏者，徒能刻削字句。

《潼關道中》《養一齋詩話》卷四：晚唐於詩非勝境，不可一味鑽仰，亦不得一概抹殺。予嘗就其五、七律名句，摘取數十聯，剖爲三等，【略】「秋風滿關樹，殘月隔河雞」，【略】五言之次也。

《舟次通泉精舍》《風騷要式》：美頌不可情奢，情奢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賈島《題李頻幽居》詩：「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此言小人將退也。薛能《題牡丹》詩：「見欲欄邊安枕席，夜深聞共說相思。」此賢人復得相逢也。鄭谷《舟次通泉精舍》：「更共幽雲約，秋隨絳帳還。」此言賢人在位也。《重訂主客圖》卷下：「樹涼巢鶴健」，「健」字，「嚴響語僧閒」，「閒」字，賈句。

《水軒》《重訂主客圖》卷下：「讀書老不入」，確。「愛酒病還深」，確。入情處，張、賈同工。「歉後爲羈客，兵餘問故林。」皆亂後景也。

《長安盛興》《重訂主客圖》卷下：此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以後作也。

《張谷田舍》《重訂主客圖》卷下：此詩出入諸家集中，卒難辨其誰作也。「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將不清儉遂無人家耶。妙。「碓喧春磵滿，梯倚綠桑斜。」絕不照顧清儉而清儉自在，唐詩之妙也。「自說來年稔，前村酒可賒。」鍾陵必謂深於吏治，可厭。《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逸。曰：古之逸調，不可枚舉。略指其概，【略】近體則如【略】儲太祝（光羲）之「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張谷田舍》）【略】是也。

《旅寓洛南村舍》《竹坡詩話》：然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藏海詩話》：「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村〕」：鄭谷詩，此二聯無人拈出。（評：「月黑見梨花」，此語少含蓄，不如義山「自明無月夜」之爲佳也。）《唐詩鏡》卷五三：「月黑見梨花」，語堪作圖。《秋窗隨筆》：鄭谷「月黑見梨花」，佳句也，不及退之「白花倒燭天夜明」爲雄渾，讀之氣象自別。《重訂主客圖》卷下：記自十四五時愛此詩，以爲得寒食天氣心情，今三十餘年矣，每一諷之，仍不能舍去，後來周清眞詞「正是夜，堂無月，沉沉暗寒食」，彷彿此意，而遜其工妙遠矣。「村落清明逝，鞦韆稚女誇。」字似嫩而有情味。「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妨」字、「見」字皆造微景與情並到。

《江梅》《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五、六亦深造梅趣。紀昀評：六句豈復成語。又：二句、六句俱拙鄙，三、四尤俗，七句似柳不似梅。馮班評：此詩非方君不知也，然大家不屑如此。又：洒落，自是唐詩。下半可，大略唐人氣味勝宋。「江梅且緩飛，前輩有歌詞」，此破極費力，初看不覺。第七句方用一舊語。

《谷自亂離之後在西蜀半紀之餘多寓止精舍與圓昉上人爲净侶昉公於長松山舊齋嘗約他日訪會勞生多故遊宦數年曩契未諧忽聞謝世愴吟四韻以弔之》《詩林廣記前集》卷八：《詩話》云：破題與領聯便作隔句對，若施之於賦，則曰：幾思靜話，對夜雨之禪牀，未得重逢，照秋燈於影堂。此謂之隔句對也。愚謂：此亦前輩所謂扇對法也。《甚原詩說》卷一：律詩以對仗工穩爲正格。有前二聯不相屬對者，有起聯對而次聯用流水句者，謂之換柱對；有以第三句對首句、第四句對次句者，謂之開門對。【略】「幾思聞靜話，夜雨對禪牀。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鄭谷）【略】此開門對格也。《重訂主客圖》卷下：詩題似序，開宋法。「秋燈照影堂」，隔句直叙，正自令人憮然。

《搖落》《重訂主客圖》卷下：通體得工部神骨。此當指李茂貞輩。按茂貞犯闕，帝如華州，雖在昭宗之世，而亂勢已久肇矣。或曰：此爲李克用近逼京師，僖宗奔鳳翔之時，則尚在守愚登第之前也。此云流年，似在以後。「桑棗半空枝」，說桑棗生下故國也，然必是實境。「故國無消息，流年有亂離。」沉鬱。「霜秦聞鴈早，烟渭認帆遲。」「霜秦」、「烟渭」，鍊字法。

《乾符丙申歲奉試春漲曲江池》《唐人試律說》：「尚」字不可解，恐是「向」字之誤。「一夜雨」添出「五湖春」，不覺牽合，用筆活也。筆活則左縈右

拂，觸手成趣；筆滯則極切典故，用來反似隔膜者。水漲時焉得「澄清」，此二字終不熨貼。「翠低」二句，窮形盡相而出以自然。「桂華」句太率，唐人試律結句多不留心，不可爲訓。「從」字去聲。

《奔避》《重訂主客圖》卷下：「奔避投人遠，漂離易感恩。愁髯霜颯颯，病眼淚昏昏。」此等眞氣鬱勃，便與杜同揆。「更聞歸路絕，新寨截荆門。」乾符六年冬，黃巢陷潭州，遂趣襄陽，劉巨容屯兵荆門以拒之，俘斬十七八，後縱之不追，而賊勢復振，此詩「新寨截荆門」必此時也，則尙在登第之前耳。

《席上貽歌者》《石洲詩話》卷二：鄭都官以《鷓鴣》詩得名，今即指「煖戲煙蕪」云云之七律也。此詩殊非高作，何以得名於時。鄭又有《貽歌者》云：「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雖淺，然較彼詠鷓鴣之七律卻勝。

《十日菊》《冷齋夜話》卷一：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驚，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唐詩鏡》卷五三：響亮，故佳。凡寓情忌閣。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氣不長》引休齋謂：詠《十日菊》，世以爲工，蓋其意不隨物而盡。如：「酒盞此時須在手，菊花明日更愁人。」自覺氣不長耳。曾子固亦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如詠《十日菊》是也。荆公「千花萬卉彫零盡，始見閒人把一枝」，其病亦在氣不長耳。乃山谷反以詠《十日菊》爲病在氣不長。因言文章以氣爲主，西漢文字所以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其論不同，須細參之。何燕泉云：陳無己《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驚，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則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盍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宋朝雜記下》苕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略】，鄭谷《柳》詩【略】：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

《曲江春草》《升庵詩話・成文幹中秋月》：此厭繁華而樂清靜之意。鄭谷《春草》詩「香輪莫碾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亦此意也。《北江詩話》卷三：詩除《三百篇》外，即《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略】至唐，白傅之「草綠裙腰一道斜」，鄭都官之「香輪莫碾青青破」，則纖巧而俗矣。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

《雪中偶題》蘇軾《書鄭谷詩》：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石林詩話》卷下：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學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竹坡詩話》：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人皆以爲奇絕，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吹劍三錄》：東坡效歐陽體作雪詩，不用鹽、玉、鶴、鷺、絮、蝶、飛、舞、皓、白、潔、素等字。中間云：「老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灑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板上階墀。」其他形容皆類此。然古今雪詩，不犯東坡所記字，如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溼，密洒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又盧次春「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二詩亦未易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周啓琦曰：後二句狀一時佳景，得趣。周珽曰：首句見雪之陰舒，次句見雪之寒威，以形容言，後二句見雪之景趣，以想像言。詩中不言雪，而雪意宛然，與牡牧《雨》詩同調。《漁洋詩話》卷上：余論古今雪詩，惟羊孚一贊，及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篇，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句最佳。若柳子厚「千山飛鳥絕」已不免俗。降而鄭谷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益俗下欲嘔。韓退之「銀盃、縞帶」亦成笑柄。世人詆於盛名，不敢議耳。《說詩晬語》卷下：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眞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

《淮上別友人》《震澤長語》卷下：「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四溟詩話》卷一：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餘。鄭谷《淮上別友》詩：「君向瀟湘我向秦」，此結如爆竹而無

餘音。予易爲起句，足成一首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長笛離亭外，落日空江不見春」。《唐詩三集合編》：以一句情語轉上三句，便覺離思纏綿。茫茫別意，只在兩「向」字上寫出。《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楊愼列爲神品。引吳山民評：末以一句情語轉上三句，便覺離思纏綿，佳。周明萬評：茫茫別意，只在兩「向」字寫出。唐汝詢評：爾我皆客，偶集離亭，笛罷各向天涯，離愁已在言外，不必更相粧點。謝茂秦以落句太直，顚倒其文，反成套語，讀者辨之。按謝云：七絕如爆竹新燃，而斷絕如撞鐘，餘響不輟，正法也。鄭末句太直，以之發語則健。《詩筏》：詩有極尋常語，以作發局無味，倒用作結方妙者。如鄭谷《淮上別故人》詩云：「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蓋題中正意，只「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開頭便說，則淺直無味，此卻倒用作結，悠然情深，令讀者低徊流連，覺尙有數十句在後未竟者。唐人倒句之妙，往往如此，姑舉其一爲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落句不言離情，卻從言外領取，與韋左司《聞雁》詩同一法也。謝茂秦尙不得其旨而欲顚倒其文，安問悠悠流俗。《說詩晬語》卷上：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韙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今按其所舉，惟杜牧「煙籠寒水」一首爲當。其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李益之「回樂峰前」，詩雖佳而非其至。鄭谷「揚子江頭」，不過稍有風調，尤非數詩之匹也。《唐詩摘鈔》卷四：後二語眞若離亭笛聲，悽其欲絕。《唐詩箋注》：不用雕鏤，自然意厚，此盛唐風格也，酷似龍標、右丞筆墨。《唐人萬首絕句選評》：情致微婉，格調高響。《網師園唐詩選》：筆意彷彿青蓮，可謂晚唐中之空谷足音矣。《梅崖詩話》：首二語情景一時俱到，所謂妙於發端。「渡江人」三字已含下「君」字、「我」字在。三句用「風笛離亭」點綴，乃拖接法。末句「君」字、「我」字互見，實指出「渡江人」來。且「瀟湘」字、「秦」字回映「揚子江」，見一分手便有天涯之感。《刪訂唐詩解》：以第三句襯起末句，所以有餘響，有餘情。

《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抒成寄酬》《韻語陽秋》卷四：張祜詩：「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玄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其意也。

《蜀中賞海棠》《韻語陽秋》卷一六：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邪。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

《投所知》《韻語陽秋》卷一八：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

《早入諫院二首》二《隨園詩話》卷三：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偸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一院有花春晝永，八荒無事詔書稀」，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渚宮亂後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問，後解答。（前解）一二只是隨手叙事，却爲其中間乘空插得「殘陽」二字，遂令下所問之二語，讀之加倍衰颯。此爲句前添色法也。「白社應無」，此正問也，而又問「清江仍繞」者，此是其情慌意迫，急不見答，於是無倫無次，接口沓問。猶言若使江城如舊，然則白社之無，已信也。疑之甚，懼之甚，悉盡此無倫無次，接口之一沓問中也。（後解）人之私心，則固獨急其家也。而問則又必全及鄉國者，鄉國幸完，則家或幸完，鄉國已破，則家分必破，此固不必煩致其辭者也。而答則又必由國而鄉，而仍詳及其家者，人同即心同，心同即急同，此又自然必至之情理，初不待其必問也。看他「高秋」「漁家」，漸及「故園」，眞爲體物緣情之妙作矣。《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因鄉人談亂，故淚滴殘陽，而問荆楚之地亂後何如也。想白社之盟，已無故老，而清江之水，猶遶故城。但當軍旅滿於齊山之樹，漁家變爲楚野之營而已。世亂若此，吾知故居兵燹之後，黃花野蔓，亦應上牆而生也，其牢落爲何如耶。朱三錫評：前四句是叙問鄉人之亂，

後四句是述鄉人答之之語。言鄉人話亂，情荒意迫，含淚而問，自不待言。不知何故，句中插入「殘陽」二字。起二語，便覺加倍涼颯，此唐人鍊句、添色法也。「故老」，荆楚之人；「孤城」，荆楚之城。曰「應無」，曰「依舊」，皆問辭也。「山樹」，故居之山樹，「野營」，故居之野營。自故居灰燼，高秋軍旅，齊於山樹，昔日漁家，盡屬野營，非鄉人一一致答，何以知之。故以爲答辭也。凡人心所最急者，家耳。然必兼及鄉國，乃爲至情至理。看他叙問，曰「白社」、「故老」，由家及鄉也；「清江」、「孤城」，由鄉及國也。看他叙答，曰「高秋」、「漁家」，由國及鄉也；「故居灰燼」，由鄉及家也。此眞唐人絕妙章法，不可不知也。

《**鷓鴣**》《韻語陽秋》卷一五：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歌。」【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鄭都官谷因此詩，俗遂稱之曰鄭鷓鴣。紀昀評：「相呼相喚」字複，《本草衍義》引作「相呼相應」，宜從之。查慎行評：如此咏物，方是摹神。結處與三、四意重。何焯評：「煙蕪」二字敏妙，鷓鴣飛最高，今乃戲平蕪之上，只爲行不得也。「煙」字與「雨昏」、「日西」亦節節貫注。《七修類稿・詩文類五・詩字不穩》：鄭谷咏《鷓鴣》曰：「雨昏青草湖邊過。」嘗讀《埤雅》，鷓鴣最惡濕，天陰即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尚於青草湖邊飛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咏物詩純用興最好，純用比亦最好，獨有純用賦却不好。何則，詩之爲言思也。其出也，必於人之思；其入也，必於人之思。以其出入於人之思，夫是故謂之詩焉。若使不比不興而徒賦一物，則是畫工金碧屏幛，人其何故睹之而忽悲忽喜。夫特地作詩，而人不悲不喜，然則不如無作。此皆不比不興，純用賦體之過也。相傳鄭都官當時，實以此詩得名，豈非以其「雨昏」、「花落」之兩句。然此猶是賦也。我則獨愛其「苦竹叢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興之遺也。（後解）前解寫鷓鴣，後解寫聞鷓鴣者。若不分解，豈非廟裏啼，江岸又啼耶。故知「花落黃陵」，只是閑寫鷓鴣，此七與八，乃是另寫一人，聞之而身心登時茫然。然後悟咏物詩中，多半是咏人之句，如之何後賢乃更純作賦體。《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起聯咏其體質之品，次聯咏其飛鳴之地，後四句咏其聲悲凄，常動人愁思。引郝天挺評：鄭谷以此詩得名，人號爲「鄭鷓鴣」。又評：咏物之詩，妙在別入外意，而不失摹寫之巧。若鄭谷之《鷓鴣》、崔珏之《鴛鴦》、羅鄴之《牡丹》、羅隱之《梅花》，極靈極變，開宋、元幾許法門。《寒廳詩話》：詩家點染法，有以物色襯地名者，如鄭都官「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詠物詩刻露不如神韻，三、四語勝於鈎軸格磔也，詩家稱「鄭鷓鴣」以此。《說詩晬語》卷下：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圍爐詩話》卷一：詩人措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韓盧逐兔，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錫之《玄都觀》二詩，是作家語。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說二物，全無自己，韓盧逐兔，喫棒有分者也。《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言鷓鴣戲水，錦翼齊舒，求其品流，與山鷄相近焉。方其過於湖上，偶值雨昏，當其啼於廟中，適逢花落。其過也，逐羣伴而未還；其啼也，悲帝子之不返。所以遊子乍聞其聲，而征袖已濕；佳人才唱其詞，而翠眉先低也。若當日晚之時，相喚相呼，不離湘江浦上，時見苦竹叢深，春暉欲落，此景其何限耶。朱三錫評：前四句是寫鷓鴣，後四句是寫聞鷓鴣者，純用比用興，故佳。

《**燕**》《詩格・論詩有所得字》：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義。賈島詩：「秋江待明月，夜語恨無僧。」此「僧」字有得也。鄭谷詩咏燕：「閒幾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此「香」字有得也。《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都官詩格雖不高，《鷓鴣》、《海棠》、《燕》三着題詩亦不可廢也。紀昀評：有何不可廢處。又：此亦淺俗。馮班評：只第四句好。查慎行評：東坡「新巢語燕還窺硯」句本於此。何焯評：通篇自比，隨計往來。落句則有文百軸，未遇知音也。

《**雁**》《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言當八九月時，蓼花紅而蘆葉黃，正征雁南來之候也。其過石城，則影搖於波底；其臨星子，則行間於雲端。至短笛橫吹，因漁家而驚散；殘陽深鎖，臨征戍而失羣。聞是聲也，雖故鄉而亦生惆悵，況扁舟異地，其何以爲情哉。朱三錫評：一、二寫雁來之時，三、四寫雁來之地，五、六驚散失羣。借雁以自喻，聞聲思歸，不待言矣。此篇與咏鷓鴣

同體。前半是咏雁，後半是自感，深得比興之遺。

《海棠》《猗覺寮雜記》卷上：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正宜新著雨，嬌嬈全在欲開時。」百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淚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亦有工夫。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故王介甫《梅花》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作海棠詩。」未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爾。若撰一說以文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酴醾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詩，何獨於海棠便爲有所避耶。退之於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爲何說耶。《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持國》：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妖（饒）（嬈）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棠好處。今持國「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又《後集・韓持國》引《復齋漫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爲格卑。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三、四似覺下句偏枯，然亦可充海棠案祖也。末句有風味，恨不得如是蝶之宿於是花。紀昀評：三、四似小有致，終是卑靡之音。馮舒評：流走，非偏枯。情對情，景對景，方謂不偏枯；情對景，景對情，又謂是變體。夢中之夢。馮班評：三、四流水對，非偏枯。又：次聯好。何焯評：起句妙絕，便知是海棠。馮班云「須信」一作「梁廣」，梁廣善畫花木，與莫愁兩人名對。

《贈劉神童》《重訂主客圖》卷下：「僧譚是可明」，此句不難解，謂能悟得佛理耳。「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神童必無稚氣，然如此說，方近得情狀出。

《光化戊午年舉公見示省試春草碧色詩偶賦是題》《唐詩觀瀾集》卷一九：「想得尋花徑，虛寫，「窗紗迎擁砌」二句從碧色關合到草，「天借新晴色」，正寫碧色，「嵐光垂處合」，又襯碧色，「願與仙桃比」，不脫碧色，「無令惹路塵」，不脫春草。細膩風光，無一字不工妙，堪爲法式。《新鐫鄭都官集》引馬廷相評：「天借」、「雲饒」一聯，誦之覺鮮芳滿齒頰。賦詩至此，幾於泣鬼神矣。

《將之瀘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員外謫居於此話舊凄凉因寄二首》二《滄浪詩話・詩體》：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蜀中春日》《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在蜀而思故園也。首言在蜀地見海棠之開，臨風灑淚。蓋以無端來此，襟袖皆染其緇塵也。時且天初和暖，又逢挑菜之節，客情寥寂，未是採花之人，是以思蟻酒以解愁陣，憶漁簑以覆病身耳。況當晚來雨過，錦江春色，復與曲江相似，鄉心抑鬱，能不洒淚沾巾耳？朱三錫評：此篇與《蜀中春暮》同意。當是鄭公未遇之時，羈跡蜀中，因之回首京華，兩行清淚，故曰「獨霑巾」、「染蜀塵」也。三曰「又逢挑菜日」，言時令之忽更。四曰「未是探花人」，言頭顱之如故。五、六言欲借酒以衝陣，簑以覆身，只爲春似曲江，不勝傷感耳。

《遊蜀》《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言有才莫用，如明珠暗投，不獨一處爲然，是以未語而淚先流也。且世當紛擾，新寨雲漫，不見秦京之水，時逢春暮，空山花落，遙逐閬州之波，尤不能無興慨已。若其愛聽黃鸝，不忿其驚曉夢而啼，聞杜宇，惟信其有春愁。當此梅青麥綠之時，欲歸未得，亦不得已而留滯於此，果屬漂漂愛遊耶。朱三錫評：一明珠暗投，是有才而莫用也。二清淚前流，是因時而傷懷也。三雲橫新寨，是望京華而流淚。四花落空山，是對蜀路而流淚。五驚曉夢，言異鄉之夢，觸處皆驚。六信春愁，言異鄉之春，隨地皆愁。總以寫其無歸處之苦耳。

《峽中嘗茶》《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新英帶露摘，嘗於江園爐火之前，覺此茶味之美，吳僧之說鴉山，蜀客之誇烏觜，皆不足言矣。若入座而半甌泛綠，開緘而數片含黃，我固爲鹿門之病客，留滯於此，當酒渴之後，愈知春味之美，信乎鴉山烏觜不得獨擅於吳蜀也。朱三錫評：一寫茶，二寫嘗。三四是借鴉山、烏觜，寫茶之香。五、六借入座開緘，寫茶之色。消病消渴，極形此茶之妙也。此亦咏物詩，純用比用興，故佳。

《輦下冬暮詠懷》《圍爐詩話》卷三：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亦不足觀。《新鐫鄭都官集》：鄭都官「雪滿長安酒價高」句，正用《南史》

王僧辯《平侯景表》也。《表》云：「長安酒食，於此價高。」隸事若絕不知有事，此爲得隸事之法。

《石城》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千古人只知李青蓮欲學《黃鶴樓》，何曾知鄭鷓鴣曾學《黃鶴樓》耶。看其一二照樣脫胎出來，分明鬼偷神卸，已不必多賞，吾更賞其三四「江人」、「江岸」之句，眞乃自翻機杼，另出新裁，不甚規摹《黃鶴》，而凡《黃鶴》所有未盡之極筆，反似與他補寫極盡。此眞採神妙手，信乎名下無虛也。人生世間，前浪自滅，後浪自起，有何古人，純是今人也。只如舴艋鴛鴦，明是一場扯淡，而彼牛山猶有揮淚之老翁，此亦甚爲不達時務也。（後解）更不必云秦、楚、漢、魏，只此帆來帆去，花開花謝，便盡從來圈禸矣。「浩渺」字妙，「悲涼」字妙。從古至今，從今至從，只有浩渺，只有悲涼，欲悟亦無事可悟，欲迷亦無處得迷。看他如此後解，亦復奚讓《黃鶴》耶。（漢陽、夕陽，中間着一「間字」，不知是漢陽間，夕陽間。吾亦曰：「眼前有景道不得，鄭谷題詩在上頭。」）《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言莫愁居於石城，莫愁去而此地則已荒涼矣。所見江人之棹舟，江岸之飛鳥，依然不改，而風帆往來，春花開謝，有不勝其悲涼浩渺焉。今者登城而望，艸遠烟濃，極目無際，惟見漢陽雲樹，夕陽相映，千古常閒而已。蓋漢陽與石城相對，故舉言以見石城也。此當擬《黃鶴樓》、《鳳凰臺》、《鸚鵡洲》諸篇而作，終不免大小巫之相隔也。朱三錫評：此鄭都官學《黃鶴樓》也。其間有規摹《黃鶴》處，有不盡規摹《黃鶴》處，而神氣絕似《黃鶴》。余最愛其「江人」、「江岸二句，自翻機杼，另出新裁，可以補前人之未逮。

《蜀中三首》　《唐詩評選》卷四：勻好不入俗，都官之長止此矣。《鷓鴣》、《海棠》，取悅里耳而已。

又一　《拜經樓詩話》卷一：唐茂業《興元沈氏莊》云：「江繞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又《蒲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爾。

又三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賦蜀中人物景象也。首言蜀江之水，紋如碧簟，而薛濤之墳，則有桃花夾遶焉。若金門、玉壘，皆蜀中之勝槩，朱橋則直指其路，粉堞則高連其雲，此成都景象也。五、六言琴材錦繡，皆出於蜀。末言子規之鳥，多產此地，而且夜夜啼於巴樹，則習聞其聲，自無悲思之感，有不同於吳鄉楚國，偶一聞之者已。朱三錫評：通首總美蜀中之山川人物。起手獨舉一妓女者，言女才如此，人才可知。三、四是指其勝槩而言之。五、六是舉其土產而言之。獨是蜀鳥子規，聞聲多感。曰「不並」者，當亦習而不覺矣。

《少華甘露寺》　《唐詩摘抄》卷三：字眼重複是詩一病。在盛唐特爲小疵，至晚則此例當嚴矣。前詩重「西」字，此詩重「遠」字，而取之何也。蓋虛字猶可重，實字不可重。又當相其字法所在，礙與不礙耳。結句言外云：猿鶴與我有舊，想不見阻耳。《雨村詩話》卷下：鄭谷詩喜用「僧」字，余獨愛其「上樓僧踏一梯雲」之句，以其神韻遠也。他皆不及。《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鄭都官（谷）之「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慈恩寺偶題》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不着邊際，斗然發唱，眞是登塔神理。一「成浩嘆」妙，便攝盡過去。二「竟何能」妙，便攝盡未來。三四承之，不惟不是高興，兼亦不是遣興，不惟無勝可攬，兼亦無涕可揮，此爲唐人氣盡之作也。（後解）五只是寫秋，六只是寫夕。言歲則已秋，日則又夕，雙峰故庵，便使力疾速去，又是瀑布成冰時候矣。

《多情》　《石林詩話》卷上：「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著力太過，何但詩也。《韻語陽秋》卷二：陳去非嘗爲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胸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眞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自貽》　《新鐫鄭都官集》引《詩法大傳》：鄭谷有「詩無僧字格還卑」之格，故其詩入「僧」字者甚多，昔人譏之。然大曆以後諸公借阿師作吟料久矣。

《結綬鄠郊廉攝府署偶有自咏》《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言登第如鶯離寒谷，已經七年之久，猶未除授，而暫爲之種芸焉。以余衰遲晚晚，自笑爲梅福之職，而蕭條貧薄，可堪攝鮑昭之官耶？所以酒之酣也，每致思於往事；吟之苦也，多受厭於鄰家。而且推簿書而搔短髮，正當落花飛絮之候，其能不興感於身世哉。朱三錫評：鄭公釋褐七載，壯心未遂。老爲梅少府，非其所願；即貧攝鮑參軍，亦非其所欲。「自笑」、「可堪」，皆不滿之辭。「酒酣」、「吟苦」，「推卻簿書」，一肚牢騷不平之氣，只可自喻，難以喻人。所對者，落花飛絮而已。「落花飛絮」，言春事之已晚，正與「貧」、「老」、「搔短髮」等意相應。

《漂泊》《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因漂泊而傷身世也。首言泊居池館，適見紅槿已墜，蓮亦蕭疏，而日光風緒，亦自淡然無情也。憶昔張翰思鱸，李衡種橘，皆見幾而作，我之負此二人多矣。且十口之衆，寄食無依，兩川之兵，屢興未息，其何堪於漂泊哉。然時雖離亂，而黃花正發，催飲重陽之酒；將從何處登高，極目長望二京之地耶。此見念不忘君意。朱三錫評：士當秋而悲，況當世亂漂泊，有何好懷，日光風緒，總自無情。三輸張翰，是不得歸；四羨李衡，是無生計，皆淡無情處也。五、六正發明所輸所羨之故。然十口之飄零事小，而兩京之未寧實大。所恨異鄉漂泊，無酒可飲，無高可登。「何處登高望二京」，鄭公之念君父亦殷矣。

《渼陂》《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昔事」，謂渼陂之昔事也。「別業」，此別業也。「梨花」，此梨花也。俯首思之，曾幾何時，而風流雲散遂至今日。陪一「東流」妙妙，便寫盡昔年如同電拂，永無還理。一任刻苦思量，究竟無法可處也。「依稀在」，要知其不是寫別業；「寂寞開」，要知其不是寫梨花，此是極寫春深獨來之一「獨」字也。（後解）「展釣絲」是餘興尚在，「看蒼苔」是陳跡盡非，只有佯狂飲酒。我讀此言，而不覺深悲國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眞不知其何以爲活也。

《倦客》《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久任思歸之作也。首言久於客路，奔走東西，或衝雪而匹馬生愁，或阻風而孤舟含悶，此十年五年、千里萬里問事也。若窮通自有道在，不必哭於窮途，人生貴適志耳。其何不解綬而歸，烹蘆筍，炊菰米，長作醉鄉之民哉。朱三錫評：前四句寫倦客之艱辛，後四句寫倦客之思鄉。

《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爲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八座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則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予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豈惟俯慰孤宦何以仰繼前賢榮惕在衷遂賦自賀》《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山居士》引《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爲故事者。【略】劉原甫嘗以鄭谷，戲梅聖俞爲梅都官，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其《自序》以爲薛能、李頻皆嘗歷拜其曹，由之振盛。則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寄題詩僧秀公》《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亦倒裝詩。爲欲謝彼訪我，因先述我仰彼也。輕輕抬出四前輩，妙。此非請四公比秀公，亦非推秀公接四公，只是遠遠舉得四公便住口，已後更不肯輕向齒縫唇尖再許一箇半箇。於是遂使「近來」字、「少」字、「惟仰」字，字字清清冷冷，如扣哀玉之聲也。（後解）此言秀公凡有四不應訪也：一、句字未安，不應輟筆也；一、林泉得意，不應下山也；一、官落閑曹，料無河潤也；一、人方獨立，別無奧援也。是爲反覆尋求，決無訪理。而今方且不惟一訪而已，至於再，至於數，然則款曲寄謝，必不可得也。

《永日有懷》《韻語陽秋》卷一七：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樗蒱，坑塹由來似宦途。兩擲未離操撅內，坐中何惜爲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朝謁》《唐詩觀瀾集》卷七：氣象都小，然意味却厚。

《峨嵋山》《重訂主客圖》卷下：苦澀全是長江。通首皆就雪言，以峨嵋之勝，全在雪也，然亦正不必於題中見之，即第二句一點，下皆照此看去。「夏消江峽滿，晴照蜀樓寒。」深刻從燕本得來。

《題興善寺》《重訂主客圖》卷下：賈氏氣味。「茶助越甌深。」（賈生）

《宿澄泉蘭若》《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末句好。谷詩多用「僧」字，凡四十餘處。紀昀評：三、四自然，五、六刻意爲之，而亦不傷澀，惟「集」字滯相耳。又：末句不甚好，詩可參禪味，不可作禪語。

《詠落葉》《詩林廣記前集》引《古今詩話》：鄭谷有《落葉》詩【略】，未嘗及彫零飄墜之意，人一見之，自然知爲落葉，亦影略句法也。

傳記

碑志

祖無擇《都官鄭谷墓表》 予既作韓文公祠成，因畫尚書都官鄭公守愚像於東壁以配。未幾，都人之戴白者以公墓所在來告。乃率僚屬亟往視之。距城纔七里而獲焉。於是增封樹植宇隊前，周以垣墉，限以閈閎，伐石爲碣，表於路隅。公名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及第。始爲京兆府鄠縣尉，終以都官郎中老于鄉。嘗作拾遺、補闕，當時正人多稱其善。尤工五七言詩，爲薛能、李頻所知。有《雲臺編》與《外集》凡四百篇行焉。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兒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後。蓋取諸辭意清婉明白、不俚不野故然。嗚呼，人患不學，學患不惠，雖小善必聞。古之醫師日者之類，有能臻其極，猶或不磨滅於後世。矧詩者吾聖人之門六藝之一乎，宜乎公之名與世俱存也。予觀今袁人，服儒而志古者，誠不少矣。他日卓然以文章事業與前人並駕，則誰與？予是舉也，將以勉後學未至耳。墓在宜春縣信義鄉仁成里。至和元年二月五日記。

傳狀

《唐才子傳・鄭谷》 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父史，開成中爲永州刺史。谷幼穎悟絕倫，七歲能詩。司空侍郎圖與史同院，見而奇之，問曰：「予詩有病否。」曰：「大夫《曲江晚望》云：『村南斜日閑迴首，一對鴛鴦落渡頭。』此意深矣。」圖拊谷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也。」光啓三年，右丞柳玭下第進士，授京兆鄠縣尉，遷右拾遺、補闕。乾寧四年，爲都官郎中，詩家稱「鄭都官」。又嘗賦《鷓鴣》警絕，復稱「鄭鷓鴣」云。未幾告歸，退隱仰山書堂，卒於北巖別墅。谷詩清婉明白，不俚而切，爲薛能、李頻所賞。與許棠、任濤、張螢、李棲遠、張喬、喻坦之、周繇、溫憲、李昌符唱答往還，號「芳林十哲」。谷多結契山僧，曰：「蜀茶似僧，未必皆美，不能捨之。」齊己攜詩卷來袁謁谷，《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覺投拜曰：「我一字師也。」嘗從僖宗登三峰，朝謁之暇，寓於雲臺道舍，編所作爲《雲臺編》三卷，歸編《宜陽集》三卷，及撰《國風正訣》一卷，分六門，摭詩聯，注其比象君臣賢否、國家治亂之意，今並傳焉。

紀事

《詩話總龜・苦吟門》引《郡閣雅談》 僧齊己往袁州，謁鄭谷，獻詩曰：「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疊巘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幾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

又《寄贈門上》引《古今詩話》 鄭谷《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有段贊善者善畫，因采其詩意爲圖，曲盡瀟灑之意，持以贈谷。谷爲詩以謝之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於繪素，得意在烟波。屬興同吟咏，功成更琢磨。愛余風雪句，幽絕寫漁簑。」

又《寄贈門中》引《古今詩話》 高士楊夔嘗著《冗書》三卷，馳名於士大夫間。唐末下第，優游江左。鄭谷贈之詩曰：「三復兄書高且奇，不妨仍省百篇詩。江湖休灑東風淚，十字香於一桂枝。」

《唐詩紀事・鄭谷》 乾寧中，爲都官郎中，卒于家。谷自叙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爲都官郎中。後數年，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八座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豈唯俯慰孤宦，何以仰繼前賢耶。

又《僧文秀》 秀，唐末詩僧也。鄭谷《喜秀上人相訪》詩，有「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之句。又《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云：「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知趨內殿，閉門長似在深山。」又《重訪秀上人》云：「展畫長懷吳寺殿，宜茶偏賞雷溪泉。」又《寄題詩僧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唯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舊山歸老有東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秀，南僧也，而

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送遊五臺》詩云：「內殿評詩切，身回心未回。」

《拜經樓詩話》卷四 葉子之戲，相傳起於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韋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縷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聯，直似今之馬弔。按：《品外錄》據鄭氏書目，有南唐周后所編《葉子格》一卷。此戲今少傳，大抵古人葉子戲亦非一格矣。

著 録

《崇文書目》卷五 鄭谷《雲臺編》三卷，鄭谷《宜陽外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谷《雲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字守愚，袁州人，爲右拾遺。乾寧中，以都官郎中卒于家。

《郡齋讀書志·雲臺編三卷宜陽外編一卷》 右唐鄭谷字守愚，宜春人。光啓三年，擢高第，遷右拾遺，歷都官郎中。乾寧四年，歸宜春，卒於別墅。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雲臺編》三卷 唐都官郎中宜春鄭谷守愚撰。光啓三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 鄭谷《宜陽集》一卷。又《鄭谷詩》三卷。又《詩》一卷，《外集》一卷。

又《藝文志八》 鄭谷《國風正訣》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谷《雲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一卷。

《箬竹堂書目》卷四 《鄭谷詩》一冊。

《絳雲樓書目》卷三 鄭都官(谷)《雲臺集》一冊三卷。

童宗説《雲臺編後序》 宗説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谷之詩盡于此。及考祖擇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外集》詩凡四百篇行於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闕其半，則知谷于道舍詮次之外，著述尚多而傳者寡也。谷字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之子，幼負雋聲，司空圖許爲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於光啓三年。嘗作拾遺、補闕。乾寧中，以尚書都官郎中退居於仰山東莊之書堂。高尚其事，以至於卒。蓋唐自牛、李植黨之後，學士大夫不擇所附，貪得躁進者罕能獨守義命之戒而不牽於名利之域。至於吟詠性情，出處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僖、昭之世哉。守愚獨能知足不辱，盡心於聖門六藝之一，豐入而嗇出之。論其格雖若不甚高，要其煅煉句意鮮有不合于道。其所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嘗取其《退居》、《淨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言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風教，而重之者以村學堂中兒童諷誦，往往視爲發蒙之具，曾不獲齒偏裨於李杜詩將之壇。日往月來，殆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而以世俗耳鑒決之，彼烏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説道榛力綿，豈足軒輊其詩，使得以行遠，因典教於此，而重其鄉之先賢之難得也。亟請諸郡邑，葺其墓宇，又得賢使君家藏善本，鋟木流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區之意焉。

嚴嵩《雲臺編序》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爲州，僻在江介，波嶺澄複，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郎中鄭谷，摘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編，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爲之浩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余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悄愴幽邃，殆非人間。意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頤。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煙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好官」，則其平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人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余往得之吳中故少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又《雲臺編書後》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先賢。以爲若一藝名于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況復有大勛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閱所藏《宜春志集》，有童宗説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文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併錄宗説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汲古閣書跋·雲臺編》 按新、舊《唐書》俱不列鄭谷傳，惟《藝文志》載

《雲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注云：字守愚，袁州人，爲右拾遺，乾寧中以都官郎中卒於家。歐陽永叔謂兒時曾讀之，其集不行于世。今《宜陽集》不可得見。吳中所傳《雲臺編》，乃王文恪公從祕閣鈔出，凡三卷，又補遺一十有三首，前有鄭都官自序，從有祖刺史墓表，童參軍後序，洵是善本。余因錄《唐詩紀事》，《袁州志》二則泊唐宋諸家詩附焉。但集中佳篇最多，獨《鷓鴣》之名最著，不解何故。其《輦下冬暮詠懷》一篇，與《才調》迥異，豈韋穀改本耶。父史，字惟直，開成元年進士，歷官至刺史。《紀事》又云：終國子博士，著賦百篇，亡。曾見《永州送姪歸宜春》詩云：「宋玉正悲秋，那堪更別離。從來襟上淚，盡作鬢邊絲。永水清如此，哀江色可知。到家黃菊坼，亦莫怪歸遲。」又經過池陽，廉使崔君悅一妓行雲，有詩云：「最愛鉛華薄薄粧，更兼衣著又鵝黃。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此行。」臨岐，博陵公輟贈之。兄啓，亦能詩。《嚴塘經亂書事》云：「塵生宮闕霧濛濛，萬騎飛龍幸蜀中。在野傳嚴君不夢，□□衛懿鶴何功。雖知四海同盟久，未合中原武備空。星落夜原妖氣滿，漢家麟閣待英雄。」又：「梁園皓色月如珪，清景傷時一慘悽。未見山前歸牧馬，猶聞江上帶征鞞。鯤魚爲隊潛鱗困，鶴處雞羣病翅低。正是四郊多壘日，波濤早晚靜鯤鯢。」雖未得其集，亦足見豹斑矣。隱湖晉潛在跋于載德堂中。

胡思敬《豫章叢書・二唐人集跋》　右盧子發《文標集》三卷，據嘉慶辛炳喬本付刊；鄭守愚《雲臺編》三卷，據明嘉靖嚴介谿本付刊。江西宋以前專集，淵明而外，今可見者祇此，而皆出自袁郡，故合兩家爲一書，本毛氏汲古閣例也。盧集許編百篇本在宋紹興時已不可得。童編據其自序，祇賦一、詩二十六、記二、碑、銘、書、贊各一。辛氏所輯，視童編溢出詩六首，賦三首，碑、銘、書、贊俱無。《劍贊》得自道觀。既失固難復求，而《文粹》所載《上僕射書》、《新興碑銘》並非秘本，辛氏亦闕而勿載，殊不可曉。今削辛氏附錄而從《文粹》補碑、銘、書各一首，又據《全唐文》補律賦一首，雖不能盡窺全豹，而子發之精神亦約略可覩矣。鄭詩傳於今者，以嚴刻爲最古。《唐百家本》即從此出。嚴氏雖不足道，而表章先哲不爲無功，因黜去序文，編次悉仍其舊，並采《全唐詩》五言五首，七言三首附於後焉。

《季滄葦藏書目》　《鄭谷詩》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雲臺編三卷》　唐鄭谷撰。谷字守愚，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乾寧中仕至都官郎中。谷父嘗爲永州刺史，與司空圖同院。圖見谷即奇之，謂當爲一代風騷主。詩名盛於唐末，人多傳諷，稱爲鄭都官。史不立傳，其事蹟頗見計有功《唐詩紀事》中。《新唐書・藝文志》載谷所著有《雲臺編》三卷，《宜陽集》三卷。今《宜陽集》已佚，惟此編存。所錄詩約三百首。其云《雲臺編》者，據《自序》稱：「乾寧初上幸三峰，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因以所紀編而成之。」蓋昭宗幸華州時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雲臺編》三卷，鄭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雲臺編三卷》（影明嘉靖刊本）　都官郎中鄭谷。谷字守愚，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仕至都官郎中。《新唐書・藝文志》載有《雲臺編》、《宜陽集》各三卷，今獨存此編，自序云：「乾寧初，上幸三峰。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因以所記編成三百首。」末附拾遺，當爲後人所補，明嘉靖乙未袁郡嚴嵩序稱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尋之不可復識，此集得之吳中故少傅王文恪公。公錄自秘閣。假歸，正其譌缺刻之。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雲臺編》三卷，唐鄭谷撰。明刊本，十行二十字。前自序大字。有弘治甲子戶部主事西秦張潛序，謂侍御沁水常君刻于秦。

又　《雲臺編》三卷，唐鄭谷撰。明藍格寫本，九行二十字。何焯以朱筆校，有跋錄後：「嘉靖乙未袁郡有《雲臺編》刻本，嚴介溪爲序，云得之故少傅王文恪公，公之本錄自秘閣本，蓋出于宋刻也。蔣生子遵所收葉丈九來家書中有之，借校一過。　康熙辛卯春日焯記。」

又　《雲臺編》三卷，唐鄭谷撰。席氏刻本。陳乃乾假沈曾植藏明嚴嵩刊本校。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明鈔雲臺編跋》　《雲臺編》三卷，唐都官郎中鄭谷著，明人寫本，綿紙，藍格，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卷首自序，次目錄。書籤爲金冬心手翰，全書經何義門先生校勘批點，朱筆燦然，古香異采溢於函帙。義門所校乃據明嘉靖乙未袁郡刻本，又以宋本次第不同者注於闌上。然余曾見蜀刻《鄭守愚集》，取席刻勘正一通，其次第與義門所引宋本皆不合，知何氏經眼者乃別一宋刊也，而席刻次第又與此明鈔差異。是鄭氏之詩一時乃有四本，彼此咸不相同，其先後傳衍之緒竟莫由考訂，殊足異矣。余之得此書也，在壬子三月之杪。自辛亥十月，奉袁內閣命，隨唐少川赴上海參與和議，因而留滯南中者半年不歸。逮至三月，孫、黃同唐氏北上，時局底定，始定歸計。攜僕登新銘海舶，布署粗定，方引枕欲卧，忽書友陳韞山來舟次，言新自金陵吳

門歸，所獲殊夥，欲邀至寓所一觀。余詢之舟人云，啓棹尚有三四時，遂隨之而往。至則盡發其篋笥，檢取明翻宋本《春秋經傳集解》等十數種，而是書爲之冠。評價既定，抱書疾走，抵埠四顧，則船影渺然，蓋鼓輪東發久矣。不得已折回客邸，訪孫君蔭庭，貸資斧、假衣衾，守候四日，乃重買舟旋津。今檢書及此，聯述其事，知余年少氣盛，嗜好專篤，聞有異書，如蟻之集羶，蛾之赴火，縱歷艱難挫折，而曾不少恤。今老矣，雖雅尚猶存，而豪情已減，無復昔年壯往之概，迴溯舊游，宛如夢境。此買書失舟一段故事聯取附卷尾，留爲後人之雅談而已。甲戌三月十九日，藏園雨窗書。卷中有「約菴居士」、「臣恩復」、「秦伯敦父」、「石研齋秦氏藏印」諸印記。約菴疑爲何氏印，原跋錄左：嘉靖乙未，袁郡有雲臺編刻本，嚴介溪爲序，云得之故少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祕閣。蓋出於宋刻也。蔣生子遵所收葉文九來家書中有之，借校一過。康熙辛卯春日，焯記。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雲臺編三卷》 嘉錫案：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八云：「吳興鄭侯升《秕言》：鄭谷《鷓鴣詩》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既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變矣。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湘天闊』，（案：《本草衍義》卷十六云：鷓鴣，鄭谷所謂『相呼相應湘天闊』者。）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訛耳。侯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也。」《提要》此條，蓋本於此。鄭明選字侯升，歸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南京刑科給事中。所著《秕言》十卷，見《總目》雜家存目三。考席啓寓刻《唐詩百名家集》本《雲臺編》卷中，《鷓鴣》詩作「相呼相應湘江闊」，「江」字雖誤，「應」字、「闊」字固不誤也。蓋席氏《百名家集》多用宋本或舊刻本重雕，鄭明選、周亮工及四庫館臣所見，皆明代俗本爾。

藝文

唱和

齊己《亂中聞鄭谷吳延保下世》 小諫纔埋玉，星郎亦逝川。國由多聚盜，天似不容賢。兵火焚詩草，江流漲墓田。長安已塗炭，追想更淒然。

又《永夜感懷寄鄭谷郎中》 展轉復展轉，所思安可論。夜涼難就枕，月好重開門。霜殺百草盡，蛩歸四壁根。生來苦章句，早遇至公言。

又《戊辰歲湘中寄鄭谷郎中》（存目）

又《寄鄭谷郎中》（存目）

又《傷鄭谷郎中》 鍾陵千首作，筆絕亦身終。知落干戈裏，誰家煨燼中。吟齋春長蕨，釣渚夜鳴鴻。惆悵秋江月，曾招我看同。

又《寄鄭谷郎中》 詩心何以傳，所證自同禪。覓句如探虎，逢知似得仙。神清太古在，字好雅風全。曾沐星郎許，終慚是斐然。

又《寄孫關呈鄭谷郎中》（存目）

又《寄西山鄭谷神》（存目）

又《哭鄭谷郎中》 朝衣閒典盡，酒病覺難醫。下世無遺恨，傳家有大詩。新墳青嶂疊，寒食白雲垂。長憶招吟夜，前年風雪時。

又《題鄭郎中谷仰山居》（存目）

又《寄鄭谷郎中》 上國誰傳消息過，醉眠醒坐對嵯峨。身離道士衣裳少，筆答禪師句偈多。南岸郡鐘涼度枕，西齋竹露冷霑莎。還應笑我降心外，惹得詩魔助佛魔。

又《寄鄭谷郎中》 人間近遇風騷匠，鳥外曾逢心印師。除此二門無別妙，水邊松下獨尋思。

虛中《獻鄭都官》 早晚辭班列，歸尋舊隱峰。代移家集在，身老詔書重。藥祕仙都訣，茶開蜀國封。何當答羣望，高蹈傳巖蹤。

楊夔《送鄭谷》 春江瀲瀲清且急，春雨濛濛密復疏。一曲狂歌兩行淚，送君兼寄故鄉書。

王貞白《寄鄭谷》 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收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又《秋日旅懷寄右省鄭拾遺》 永夕愁不寐，草蟲喧客庭。半窗分曉月，當枕落殘星。鬢髮遊梁白，家山近越青。知音在諫省，苦調有誰聽。

許棠《題鄭拾遺南齋》 明時無事諫，豈是隱明君。每值離丹陛，多陪宴白雲。門連蕭洞僻，地與曲江分。滿院皆檉竹，期棲鸞鶴羣。

張喬《送鄭谷先輩赴汝州辟命》 看花興未休，已散曲江遊。載筆離秦

甸，從軍過洛州。嵩雲將雨去，汝水背城流。應念依門客，蒿萊滿徑秋。

皎然《夏日題鄭谷江上納涼館》 迢遙山意外，清風又對君。若爲於此地，翻作路岐分。別館琴徒語，前洲鶴自羣。明朝天畔遠，何處逐閒雲。

又《題鄭谷江畔桐齋》 客齋開別住，坐占綠江濱。流水非外物，閒雲長屬君。浮榮未可累，曠達若爲羣。風起高梧下，清弦日日聞。

李洞《鄭補闕山居》 高節諫垣客，白雲居靜坊。馬飢餐落葉，鶴病曬殘陽。野霧昏朝燭，溪牋惹御香。相招倚蒲壁，論句夜河長。

曹鄴《送鄭谷歸宜春》 無成歸故國，上馬亦高歌。況是飛鳴後，殊爲喜慶多。暑銷嵩嶽雨，涼吹洞庭波。莫便閒吟去，須期接盛科。

紀念

柳永《望遠行》 亂飄僧舍，密灑歌樓，迤邐漸迷鴛瓦。好是漁人，披得一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

柳淇《題鄭都官墳祠》 人死固等耳，死有名不湮。非爲功業著，即爲文字珍。鄭公守愚者，專以詩發身。清骨與土腐，高篇俱世新。臨編一諷讀，蕭然想其人。會來作袁官，荒祠拜下塵。故居宅他主，遠孫編細民。擇之賢太守，嘉事發幽淪。選僚驅車駕，訪道披荆榛。增土助風勢，繚垣周山垠。刊文表行路，築堂妥晬神。遂使袁之秀，攀慕相趨循。觀古所稱道，伊人滋弗泯。

葉涵雲《六先生詠・鄭守愚谷》 有唐三百年，風雅雄一代。矯矯不可幾，李杜文章在。下此則錢劉，沈宋元白輩。先生與頡頏，針鋒足相對。騷雅妙英年，司空發長慨。《早梅》一字師，齊己謝不逮。煌煌《雲臺》篇，淋漓傳海內。何以《鷓鴣》詩，膾炙於千載。可知世俗名，大美多爲晦。獨幸此文禽，藉掛詩人喙。

費嘉樹《六先生詠・鄭守愚》 騷壇樹赤幟，羣賢拜下風。謂爲一字師，齊己亦英雄。試誦《雲臺集》，無語非化工。李杜相頡頏，豈與郊島同。流俗少持誦，嘖嘖相褒崇。獨有《鷓鴣》詩，播傳及兒童。《鷓鴣》詩誠美，先生才未窮。以此留千載，轉使先生恫。不然謝蝴蝶，刻翠而剪紅。不然崔鴛鴦，亦中商與宮。歎息古才士，多爲俗所蒙。識之孩提年，我服表聖公。

嚴宗璧《鄭谷讀書堂》 臨空臺閣許追攀，曾有高人此往還。花發深林爭秀麗，水維極浦響潺湲。星河半落庭前樹，雲霧全銷雨後山。惆悵風流今已遠，鷓鴣聲韻動江關。

施閏章《袁州讀鄭守愚集》 高文冰雪寸心孤，笑殺人呼鄭鷓鴣。秀浦城南君故里，江山何事一詩無。

曾燠《詠鄭都官》 有唐三百年，風雅道爲盛。詩隨國運衰，都官猶後勁。《雲臺》佳句多，何必《鷓鴣》詠。

鄭燁《仰山家守愚公讀書處》 大仰岡巒映碧潯，鷓鴣聲依古松陰。萬山煙雨孤燈下，應有雙龍聽夜吟。

江爲龍《鄭守愚》 篇署《雲臺》眞俊逸，同時李杜可齊驅。緣何一代風騷主，却祇人呼鄭鷓鴣。

林有彬《袁州雜詠》 都官高塚踞荒村，石表崚嶒冰雨痕。隔岸鷓鴣啼不住，聲聲猶似咽芳魂。

雜録

薛廷珪《授長安縣尉直弘文館楊贊禹左拾遺鄠縣尉鄭谷右拾遺制》 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愼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淹滯，【略】聞爾谷之詩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爲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可依前件。

《中山詩話》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曰：「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索翎毛耳。」

《六一詩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略】時有安鴻漸者，【略】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阬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東坡志林》卷三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

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

《詩話總龜・故事門》引《古今詩話》 湘潭縣唐興寺，有劉夢得撰《儼禪師碑》，孟賓于、鄭谷詩「湘水似伊水，湘人如故人」之句，乃此寺前江流也。

《嘉靖袁州府志》卷八 鄭史，字惟直，宜春人。開成元年進士，爲《易》學博士，積官永州刺史。有賦百篇，亡。又有詩十二首，見《宜陽集》。子啓、谷。

《唐音癸籤・法微三》 鄭谷云：「舉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不勞紅粉施。」吾謂凡今作詩者宜讀此。

《養一齋詩話》卷四 「縣官清且儉」五律，或云儲光羲作，或云鄭谷作。【略】皆兩集並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

《問花樓詩話》卷三 張白也刺史善度曲，工詩，所著《海鷗館詩鈔》，《春日道中》：「過村驢識店，喚渡水麞人。」《晚行》：「饑驢飽飲寒塘月，昂首一鳴山鵲驚。」梅伯言郎中爲作摘句圖，戲題其後云：「古有鄭鷓鴣、崔孤雁，君他日亦當從易名之典。」信名流之雅謔也。

屠瓌智

皮光業《吳越故忠義軍匡國功臣越州都指揮使前授常州刺史特贈武康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海鹽屠將軍墓誌銘》 將軍姓屠氏，諱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屠擊之後也。大父某，避地於吳，家於澉川之青山，遂世爲蘇州海鹽人。【略】將軍生而姿貌偉杰，鷹揚虎視，少負勇畧，更善屬文，累舉不第，歷游名山，見疆宇幅裂，復還故鄉。吳越國王初起鄉兵拒黃巢，將軍從之，【略】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丁巳，【略】遙領常州刺史職。【略】天復二年壬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於府城，【略】矢盡援絕，爲賊伏兵所害。【略】將軍生于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死於昭宗天復二年壬戌八月庚寅，享年五十有二。【略】 銘曰：河山毓瑞，帶礪鍾英。徒步奮跡，赫聲濯靈。么麽叛梗，九首馮陵。磨牙王國，吮血蒼生。公怒飈發，撻伐擊膺。矢屠猰㺄，以身殉君。功高盟府，猷壯干城。光啓前烈，垂裕後昆。忠孝纘襲，勳土褒旌。連崗崇窆，妥綏義魂。桓赳世選，焜燿貞珉。

《十國春秋・吳越八・屠瓌智傳》 瓌智常有《咏志詩》曰：「輕身都是義，狗主始爲忠。」至是遂符其讖。

李昭象

《唐詩紀事・李昭象》 昭象字化文，池州刺史方玄之子。父卒，因家焉。懿宗末年，以文干相國路公巖，問其年，曰：「十有七矣。」巖年尚少，尤器重之。薦於朝，將召試，會巖貶，遂還秋浦，移居九華，與張喬、顧雲輩爲方外友。龍紀中，楊行密奔宣州，以書招之，不從。

杜荀鶴《亂後逢李昭象叙別》 李生李生何所之，家山窒雲胡不歸。兵戈到處弄性命，禮樂向人生是非。卻與野猿同橡塢，還將溪鳥共漁磯。也知不是男兒事，爭奈時情賤布衣。

崔致遠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十五年 崔致遠，《東國通鑑》：「崔致遠，少梁部人，十八登第。」致遠《桂苑筆耕》序云：「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誡之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兒。往矣，勤哉，無隳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懸刺無遑，冀諧養志，實得人百之，己千之。觀光六年，金名榜尾，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致遠又狀奏云：「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璙，是某座主侍郎再從弟。某去乾符三年冬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之時，見於諸院兄弟中，偏所記念。」

《崇文總目》卷五 《桂苑筆耕》二十卷，崔致遠撰。又《崔致遠四六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致遠《四六》一卷。又《桂苑筆耕》二十卷。高麗人，賓貢及第，高駢淮南從事。

《宋史・藝文志七》　崔致遠《筆耕集》二十卷，又《別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桂苑筆耕》二十卷，唐崔致遠。

《全唐詩逸・崔致遠》　崔致遠，高麗人，賓貢及第。高駢淮南從事。《藝文志》有《崔致遠四六》一卷、《桂林筆耕》二十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唐崔致遠撰。【略】集中皆在中國時所作，表狀等文頗贍麗，末附詩數十首。此集各家書目不載，惟《唐書・藝文志》有之，南宋以後之人所未始見也。邊袖石編修有高麗活字板本，序亦高麗人作，言此集在其國中亦爲罕見之秘本，而稱崔爲彼國文人之鼻祖，故擺印以廣其傳云。近刻入潘氏海山仙館叢書內。〔續録〕朝鮮舊鈔本。朝鮮活字印本。四部叢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桂苑筆耕二十卷》（高麗活字本）　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致遠字海夫，號孤雲，年十二入中國，又六年取進士，調溧水尉，從事高駢軍幕，有《討黃巢檄》天下傳誦。奏除殿中侍御史，充國信使東歸。仍仕本國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武成太守。中和間進所著雜詩賦及表奏集二十八卷於朝，唐、宋《志》皆著錄。宋後遂佚。今惟傳高麗活字印《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前有洪秩周、徐有榘二序及致遠進奏狀。奏有云：「適當亂離，寓食戎幕，饘粥於是，輒以筆耕爲目，其私試今體賦一卷、五言七言今體詩一卷，雜詩賦一卷、中山覆簣集五卷。」皆不傳。此集在彼國亦推人文鼻祖，久所珍祕也。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三・唐闕史二卷》（存目）

王　渙

論　述

《詩藪內編・近體下・絶句》　大順中有王渙者，字羣吉，《惆悵詩》「七夕瓊筵往事陳」、「夢裏分明入漢宮」二首，皆其作。載尤延之詩話。洪蓋因其名偶同，遂謂之渙，鹵莽一至於此。若楊用修誚洪珉玉無別，則又非也。洪自總集唐絶，元無鈐擇，其過在牽合萬首之數，遂至訛謬甚多。務博狥名，弊如此夫。

《惆悵詩十二首》二　《升庵詩話・王渙惆悵詩》：漢武帝《思李夫人賦》曰：「美連娟以修嫮兮，命勦絶而不長。」《西京雜記》：武帝《落葉哀蟬曲》云：「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亦思李夫人所作也。剪裁之妙，可謂佳絶。舊本「德所穠華」誤謬不通，劉珥江見元人刻本，定爲「修嫮」字，誠一快也。余又見陳子高演此詩爲《太平時》塡詞，易舊句「楚魂湘血」爲「玉墀羅袂」，始爲全美，今從之。又《書貴舊本》：觀樂生愛收古書，嘗言古書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末矣，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略】此其大關繫者。若一句一字之誤尤多。略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修嫮穠華銷歇盡」，「修嫮」訛作「德所」；【略】其餘不可勝數也。書所以貴舊本者，可以訂訛，不獨古香可愛而已。

又九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絶凡例》：王渙《惆悵詞》，至爲凡陋，然【略】「他年江令獨來時」，未嘗無孤鶴出羣之致。

又一二　《夢蕉詩話》卷下：辭婉意深，怨而不怒，讀之使人悵然。士乎女乎，是故不可以才貌爲必遇也。青山白髮，老益骯髒。鄭周卿，劉孟節，自信平生履歷，頗不甚異，安得起二公於數百載之上，相與抵掌劇論，盡吐胸中不平，共發一長笑也。淡粧濃抹似不似，更付在身後丹青。《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周珽曰：此篇全用明妃事，謂君心一惑于奸險，即美能傾國，便教遠置，縱夢不忘君，而身處異域，徒自斷腸無補也。楊愼列爲能品。

傳　記

碑　志

盧光濟《唐故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太原王府君墓誌銘》　夫太原王氏之世

緒源流，清風懿美，考始本乎姬姓，因族出自緱仙，爾後則冕紱紘綖，文章禮樂，代有華德，史不絕書，應四海之圖諜，百家之龜鏡，咸已備載，此不繁文。弟彼等威，是爲鼎甲，故凡百軒冑，得與王氏申叙姻好者，即其美乃具，遂使世有颯鏤之比，此之是矣。君乃厥胤，實承其休。六代祖諱子奇，在開元朝推爲門戶主，備於孔氏《類例》，此大舉也。府君諱渙，字文吉。曾大父諱晤，皇楚州司倉參軍事。大父諱鎡，皇東都留守推官，試大理評事，累贈刑部郎中。烈考諱愔，皇尚書祠部員外郎，贈禮部郎中。君即禮部府君之嫡嗣，季孟之第二子也。太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祖分於北，門推於甲，時稱令美，無得而倫。君適當遊戲之年，已無所好弄，獨於文學筆硯，乃天勑其性，纔十餘歲，其章句之妙，遽有老成人之風，遂稍稍布于名士之聽。未數載，即妍詞麗唱，喧著縉紳，靡不相傳，成誦在口，如非玄賦，與彼生知，信未可造次企儗也。既隨計吏，自若聞人，贄執之初，聲稱籍甚，故凡所仰止者皆世之名士，朝之鉅賢，俾成羽翰，迭用唱和。今司空致政聞喜裴公贄主貢籍之日，登俊造之科。明年、膺美制，授秘書省校書郎。未幾，我故府太尉齊國〔公〕猷罷樞務，節制褒梁，唯此初筵，眞爲刈楚，以節度推官上請，俞制授試太常寺協律郎充職。不再歲，故太傅韋〔公〕精擇東館之吏，遂除長安尉以直之。旋拜左拾遺，轉右補闕，屢飛諫疏，綽有直聲，凜凜然將造前輩之風軌矣。〔洎〕扈駕行闕，遷起居郎。我太尉齊國公時自首臺，爰膺重委，以鈞軸之任，兼留撫之權，因奏充大明宮留守推官，恩命守本秩加銀艾就職。未久次，轉司勳員外郎，是官也，時謂清華，務稱廢置，處其任者不亦難乎。旋以考績闕人，乃兼判是扃，君即撿束猾吏，抉剔弊源，漸踵平規，將符治制。爰屬我齊公以中外迭處，倚注斯在，遂頒龍節，往鎮番禺。君既認舊寮，顧榮介從，不以滄溟爲遠，不以扶養爲難，捧記室之辟書，被金章之華寵，因授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之職。時則畫鷁方泛，慈顏正歡，撰良辰入賓署者信宿是期矣。無何，前數日，以膏肓受疾，癘毒寖深，曾未浹辰，奄至猷謝，時乃天復辛酉年十月之三日，去府城之一舍地曰金利鎮也，享年四十有三。玳筵減色，虎幄增悲，凡曰纓緌，孰不嗟駭。先君子禮部府君實故汝洛中令晉國王公升堂之生也，洎棄代之日，君尚未冠，既鍾稟斯異，而孝行果殊，何者。蓋以當欒棘纏形，值干戈孔熾，君即躡芒屩，奉板輿，周旋於狩武之林，逃脫乎艱難之運，且未嘗致太夫人一膳不以旨，一寐不以甘，所至而儲峙有餘，有向而寒溫適用。在布衣也，猶孺子焉，以丐以營，以家以養，垂十五載，亦難事也，得不謂之殊行者乎。府君每於中令王公之門，以子弟執加等之敬，其所知遇，亦異羣倫。初僖皇之幸蜀也，時王公以相印總戎，鎮臨白馬，仍於統制有都都之號，即羽檄牋奏，斷可知矣。君於斯務，頗分預焉。又故相國太平鄭公與君有中外之密，所申奬重，情匪由私，洎先駕駐岐之年，鄭公以計務兼大京兆之任，充京城招葺制置使，凡所章奏，時悉委之。所以今標袤之內，有《燕南筆藁》一十卷，奉王公也。有《西府筆藁》三卷，遵鄭公也。有《從知筆藁》五卷，乃褒梁與南海途路之次及大明、東館申職業也。自私試與呈試，共著詞賦約三十首，凡寓懷觸興，月榭春臺，兼名友追隨，詞人唱和，所賦謂什約三百篇。又慶賀之詞，弔祭之作，曰牋，曰啓，曰誄，曰銘，復約二百首。應其下筆，靡不稱工。但屬世故多艱，斯文幾墜，有藏於家而未播於人者，有有其題而亡其詞者，有人之諷誦者，有士之傳寫者，苟能詮次，亦類一家，所惜乎編緝未分，而首尾亡序，不成具集，以遺後生，乃吁可恨也。君將欲精求姬姜之疋，以奉庭闈之歡，竟閡紛綸，乃違誠願。前後生數男子，亦有聰秀可奇者，但皆不勝鞠育，洎屬纊之後，即太夫人命來嗣之子，小字曰宜孫，備於哭次。君長於記覽，復善譚論，既每以氣概文學自信，故士君子亦多以遠大期之，那天不與年，止乎郎位，命也若此，爲之奈何。凡所與遊，皆時之名德，即如今之內署與三省華達，其間著分，不可殫論。太夫人自罹君喪，日不勝理，哭靡分於晝夜，哀復動於禽魚。先以適止海壖，未遑歸北，遂於尉他朝臺之側，設權窆之儀，將欲俟其通寧，歸祔伊雒。竟以世踰多故，路且彌艱，太夫人遂追古人之言，謂何土不復其體魄，乃於南海縣之北石鄉庠□原，用考龜筮，可安窀穸。以天祐三年三月廿六日改卜於是，諒非得已。今見任紫微舍人名滌，實府君同堂之兄，鄰共被之分，嘗參禁苑，正播令猷，即此墓門之石也，宜徵金馬之文章，復動玉堂之筆硯。但太夫人以時艱遠道，盧不卒就，以愚頃於大明府及文昌宮洎赴賓筵，三陪同舍，用茲語分，固請抽毫，其在荒虛，敢言牽抑，乃歔欷而銘曰：士貴者何，清源令緒，生貴者何，名揚道著。今夫君也，既以族推，又以文舉，既陟四科，又由三署，印佩瑩煌，綬拖華楚，是爲酬身，亦正攸叙。爰指路歧，再期騰翥，天胡不憐，命乃奚遽，翼墜半霄，足蹈中路，閱水難停，彼穹曷愬。然則前代悲涼，曩賢詞賦，謂何世弗新，復何人不故。今夫君也，能善始終，式符紀喻，其在有生，孰云不遇。嗚呼，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樹，其崇四尺，其周百步，曰太原王君，文吉之墓。

傳　狀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　渙，字群吉。

《**唐才子傳・王渙**》　渙，大順二年禮部侍郎裴贄下進士及第，俄自左史拜考功員外郎。同年皆得美除，渙首唱感恩長句，上謝座主裴公，當時甚榮之。後以禮部侍郎致仕，年九十，見「睢陽五老圖」。渙工詩，情極婉麗。常爲《惆悵詩》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懷感怨者：崔氏鶯鶯、漢武李夫人、陳樂昌主、綠珠、張麗華、王明君，及蘇武、劉、阮輩事成篇，哀傷媚嫵，如：「謝家池館花籠月，蕭寺房廊竹颭風。夜半酒醒凭檻立，所思多在別離中。」又「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王信畫工」等，皆絕唱，膾炙士林。在晚唐諸人中，霄壤不侔矣。有集今傳。

紀　事

韓偓《無題序》　余辛酉年戲作《無題》十四韻，故奉常王公相國首於繼和，故內翰吳侍郎融、令狐舍人渙、閣下劉舍人崇譽、吏部王員外渙，相次屬和。余因作第二首，卻寄諸公，二內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復作第三首，二內翰亦三和。王公一首，劉紫微一首，王小天二首，二學士各三首。余又倒押前韻，成第四首，二學士笑謂余曰：「謹豎降旗，何朱研如是也。」遂絕筆。

《**唐摭言・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常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蕘、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于心，退則編之於簡策。

又《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記》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勳。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牓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桂花曾對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沉埋更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樽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夫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

《**唐詩紀事・王渙**》　渙，字羣吉，大順二年侍郎裴贄下登第，德鄰、拯、光胤皆同年也。

李　曄　唐昭宗

論　述

《**舊唐書・昭宗本紀**》　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

《**新唐書・昭宗本紀贊**》　自古亡國，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爲者矣，可謂眞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夕哉。

《**資治通鑑・僖宗文德元年**》　三月，癸卯，上崩於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略】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胡三省註：人心厭亂思治，承僖宗之後，見昭宗之初政，意其足以有爲也。）

《**菩薩蠻》（登樓遙望秦宮殿）**　《碧鷄漫志》卷二：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唐詩紀事・昭宗》：陝府唐昭宗有詩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或曰逍遙樓有太宗詩云：

「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志意不侔矣。《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昭宗失謀，再貽播越，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有英雄，又安用之。大可鑒也。《詞徵》卷五：唐昭宗《菩薩蠻》詞，據《五代史》暨《中朝故事》，是帝次華州登城西齊雲樓望京師所作。其卒章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寇盜充斥，越在草莽，故其言悽愴如此。非復漢高祖《大風》之曲矣。

《巫山一段雲》《蝶舞梨園雪》《尊前集》：唐昭宗宮人作《巫山一段雲》二首，或以爲昭宗作。二首各一體，此舊調六字句換頭，而第二首結句換韻。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巫山一段雲》，唐昭宗宮人題於寶雞壁者。換頭用六字句叶仄韻，與柳郎中之咏游仙相類。昭宗宮人云：「青鳥不來愁絕，忍看鴛鴦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閒情恨不禁。」柳郎中云：「一曲雲謠爲壽，倒盡玉壺春酒。微醺爭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箋體中應備之。《雲韶集》卷一：遣詞哀艷，至有李茂貞之變。

傳記

《舊唐書·昭宗本紀》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東內。十三年四月，封壽王，名傑。【略】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握兵中要，皆奇而愛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時初復宮闈，人心傾矚，遽聞被疾，軍民駭愕。及大漸之夕，而未知所立。【略】三月六日，宣遺詔立爲皇太弟。八日，柩前即位，時年二十二。【略】己丑，見羣臣，始聽政。【略】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寖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稱之。【略】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宣制大赦，改元。【略】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於圓丘。改御名曰曄。【略】（乾寧三年六月）鳳翔李茂貞怨國家有朱玫之討，絕朝貢，謀將犯闕，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變。是月，茂貞上章，請以兵師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四軍，以衛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秋七月庚辰朔。壬辰，岐軍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將幸太原。癸巳，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請駐蹕華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詔謂建曰：「啓途之行，已在河東，今且幸鄜畤。」甲午，次富平。韓建來朝，泣奏曰：「藩臣倔強，非止茂貞。雖太原勤王，無宜巡幸。臣之鎮守，控扼關畿，兵力雖微，足以自固。陛下若輕捨近畿，遠巡極塞，去園陵宗廟，寧不痛心，失魏闕金湯，又非良算。若輿駕渡河，必難再復，謀苟不臧，悔之寧及。願陛下且駐三峯，以圖恢復。」上亦泣下曰：「朕難奈茂貞，忿不思難。卿言是也。」乙未，次下邽。丙申，駐蹕華州，以衙城爲行宮。時岐軍犯京師，宮室廛閭，鞠爲灰燼，自中和已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略】（四年二月）甲寅，華州防城將花重武告睦王已下八王欲謀殺韓建，移車駕幸河中。帝聞之駭然，召韓建諭之，建辭疾不敢行。帝即令通王已下詣建治所自陳。建奏曰：「今日未時，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治所，不測事由。臣酌量事體，不合與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況睦王等與臣中外事殊，尊卑禮隔，至於事柄，未有相侵，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引晉室八王撓亂天下事，「請依舊制，令諸王在十六宅，不合典兵。其殿後捧日、扈蹕等軍人，皆坊市無賴之徒，不堪侍衛，伏乞放散，以寧衆心。」昭宗不得已，皆從之。是日，囚八王於別第，殿後侍衛四軍二萬餘人皆放散，殺捧日都頭李筠於大雲橋下，自是天子之衛士盡矣。丙辰，韓建上表，請封拜皇太子、親王，以爲維城之計。己未，制德王裕宜冊爲皇太子。辛酉，制第八男祕可封景王，第九男祚可封輝王，第十男祺可封祁王，第十一男禛可封雅王，第十二男祥可封瓊王。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霑襟，覃王已下並有屬和。八月甲辰朔，以工部尚書陸扆爲兵部尚書。韓建與邠、岐三鎮素有無君之迹，及李克用誅行瑜，心常切齒。去歲車駕將幸河東，乃令延王戒丕使太原，見克用，陳省方之意。是月，延王自太原還。韓建奏曰：「自陛下即位已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兇徒樂禍，遂致輿駕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有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宸斷不疑，制於未亂，即社稷之福也。」上曰：「豈至是耶。」居數日，以上無報，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懼，披髮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兒命。」或登屋沿樹。是日，通王、覃王已下十一王幷其侍者，皆爲建兵所擁，至石堤谷，無長少皆殺之，而建以謀逆聞。尋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平章事朱朴，皆上所寵昵者。【略】（光化元年）八月戊戌朔。己未，車駕自華還京師。甲子，御端門，大赦，改元光

化。(光化三年)十一月乙酉朔。庚寅，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幽於東內問安宮，請皇太子裕監國。時昭宗委崔胤以執政，胤恃全忠之助，稍抑宦官。而帝自華還宮後，頗以禽酒肆志，喜怒不常，自宋道弼等得罪，黃門尤懼。至是，上獵苑中，醉甚，是夜，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庚寅，日及辰巳，內門不開。劉季述詣中書謂宰相崔胤曰：「宮中必有不測之事，人臣安得坐觀？我等內臣也，可以便宜從事。」即以禁兵千人破關而入，問訊中人，具知其故。即出與宰臣謀曰：「主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之主也。廢昏立明，具有故事，國家大計，非逆亂也。」即召百官署狀，崔胤等不獲已署之。季述、仲先與汴州進奏官程巖等十三人請對，對訖，季述上殿待罪次。左右軍將士齊唱萬歲聲，遂突入宣化門，行至思政殿，便行殺戮，徑至乞巧樓下。帝遽見兵士，驚墮牀下，起而將去，季述、仲先掖而令坐。何皇后遽出拜曰：「軍容長官護官家，勿至驚恐，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即出百官合同狀，曰：「陛下倦臨寶位，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頤養於東宮。」帝曰：「吾昨與卿等歡飲，不覺太過，何至此耶。」皇后曰：「聖人依他軍容語。」即於御前取國寶付季述，即時帝與皇后共一輦，并常所侍從十餘內人赴東宮。入後，季述手自扃鎖院門，日於窗中通食器。是日，迎皇太子監國，矯宣昭宗命稱上皇。甲午，宣上皇制，太子登皇帝位。【略】時朱全忠在定州行營，崔胤與前左僕射張濬告難於全忠，請以兵問罪，全忠自行營還大梁。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夜，護駕鹽州都將孫德昭、周承誨、董彥弼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殺仲先，擒其首詣東宮門，呼曰：「逆賊王仲先已斬首訖，請陛下出宮慰諭兵士。」宮人破鑰，帝與皇后方得出。天復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班未退，孫德昭執劉季述至樓前，上方詰責，已爲亂棒擊死，乃尸之於市。乙酉，制以孫德昭檢校司空，充靜海軍節度使。丙戌，宰相崔胤進位司空。己丑，朱全忠械程巖，折足檻送京師，戮之於市。制皇太子裕降爲德王，改名祐。【略】時朱全忠既服河朔三鎮，欲窺圖王室篡代之謀，以李克用在太原，懼其角逐。【略】(四月)李茂貞自鎮來朝，賜宴於壽春殿，進錢數萬緡。時中尉韓全誨及北司與茂貞相善，宰相崔胤與朱全忠相善，四人各爲表裏。全忠欲遷都洛陽，茂貞欲迎駕鳳翔，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略】十月己卯朔。戊戌，全忠引四鎮之師七萬赴河中，京師聞之大恐，豪民皆亡竄山谷。十一月己酉朔。壬子，中尉韓全誨與鳳翔護駕都將李繼誨奉車駕出幸鳳翔。【略】(三年正月)己巳，入京師。【略】(二月)戊戌，(朱)全忠歸大梁，上宴之內殿，置酒於延喜門。是日，全忠與四鎮判官皆預席，上臨軒泣別，又令中使走送御制《楊柳枝》詞五首賜之。【略】天祐元年春正月丁酉朔，以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己亥，制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己酉，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國賊崔胤，召朱溫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略】閏四月乙未朔。丁酉，車駕發陝州。壬寅，次穀水行宮。時崔胤所募六軍兵士，胤死後亡散並盡，從上東遷者，唯諸王、小黃門十數，打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全忠在陝，仍慮此輩爲變，欲盡去之，以汴卒爲侍衛。至穀水頓，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內園等謀變，因會設幄，酒食次並坑之，乃以謀逆聞。由是帝左右前後侍衛職掌，皆汴人也。八月壬辰朔。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弒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爲辭。而帝英傑不羣，全忠方事西討，慮變起於中，故害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唯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夜二鼓，蔣玄暉選龍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夫人啓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昭儀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劍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護帝，亦爲太所殺。復執何皇后，將害之。后求哀於玄暉，玄暉以全忠止令害帝，釋后而去。帝殂，年三十八，羣臣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二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和陵。

《**新唐書・昭宗本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也。【略】始封壽王。【略】僖宗遇亂再出奔，壽王握兵侍左右，尤見倚信。文德元年三月，僖宗疾大漸，【略】立爲皇太弟，改名敏。乙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略】(天祐元年)八月壬寅，全忠以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兵犯

宮門，是夕，皇帝崩，年三十八。明年，起居郎蘇楷請更謚「恭靈莊閔」，廟號襄宗。至後唐同光初，復故號謚云。

紀事

《唐摭言·好放孤寒》 昭宗皇帝頗爲寒畯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也。

《北夢瑣言》卷一五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又 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弗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饕餮錄·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號曰西府太子。）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階，焚爇宮闈，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蕎麪燒餅，奉宣賜紫。宮人楊舞頭（失其名）進裛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揚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聃廟土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又《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東川人。）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於兩舍之外，（傳三十里爲一舍。）踐蹋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叙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存確）賜之酒食。

《中朝故事》 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將欲構難，干犯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

《新五代史·韓建傳》 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夢溪筆談·樂律一》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碧雞漫志》卷二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

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颻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　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詩話總龜・怨嗟門》引《詩史》　陝郊有唐昭宗詩曰：「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讀之令人變色。昭宗在河東作《菩薩蠻》云：「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不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云詩，未知孰是。

《唐詩紀事・昭宗》　帝戊午年還京，庚申歲，劉季述爲變，冊德王。帝明年正月一日返正，改元天復。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四日冬節，帝又爲鳳翔兵士擁幸岐城。帝在城中，忽一旦大雷雨，牛馬震死，街西古槐、殿東鴟吻立碎。帝爲詩曰：「只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兇。」朱全忠迎駕圍逼，首涉三載，癸亥正月，駕幸全忠軍，乃還京。甲子歲，全忠遣寇彥卿逼幸洛。四月，改元天祐。帝在洛嘗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藝文

盧延讓《觀新歲朝賀》　龍墀初立仗，鴛鷺列班行。元日燕脂色，朝天樺燭香。表章堆玉案，繒帛滿牙床。三百年如此，無因及我唐。

吳融《奉和御製》　嶽寺清秋霽，宸遊永日閒。霓旌森物外，鳳吹落人間。玉漱穿城水，屏開對闕山。皆知聖情悅，麗藻灑芳蘭。

又《和集賢相公西溪侍宴觀競渡》　片水聳層橋，祥煙靄慶霄。畫花鋪廣宴，晴電閃飛橈。浪疊搖仙仗，風微定彩標。都人同盛觀，不覺在行朝。

韓偓《錫宴日作》　玉銜花馬蹋香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押從天上去，外人知自日邊來。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於瀲灩杯。纔有異恩頒稷契，已將優禮及鄒枚。清商適向梨園降，妙妓新行峽雨迴。不敢通宵離禁直，晚乘殘醉入銀臺。

又《辛酉歲冬十一月隨駕幸岐下作》　曳裾談笑殿西頭，忽聽征鐃從冕旒。鳳蓋行時移紫氣，鸞旗駐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群吏，夜發宮嬪詔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

又《御製春游長句》　天意分明道已光，春遊嘉景勝仙鄉。玉爐煙直風初靜，銀漢雲消日正長。柳帶似眉全展綠，杏苞如臉半開香。黃鶯歷歷啼紅樹，紫燕關關語畫梁。低檻晚晴籠翡翠，小池波暖浴鴛鴦。馬嘶廣陌貪新草，人醉花堤怕夕陽。比屋管弦呈妙曲，連營羅綺鬬時妝。全吳霸越千年後，獨此升平顯萬方。

鄭谷《迴鑾》　妖星沈雨露，和氣滿京關。上將忠勳立，明君法駕還。順風調雅樂，夾道序羣班。香泛傳宣裏，塵清指顧間。樓臺新紫氣，雲物舊黃山。曉渭行朝肅，秋郊曠望閒。廟靈安國步，日角動天顏。浩浩昇平曲，流歌徹百蠻。

黃滔《御試二首》一　已表隋珠各自攜，更從瓊殿立丹梯。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靈鳳敢期翻雪羽，洞簫應或諷金閨。明朝莫惜場場醉，青桂新香有紫泥。

又二　六曹三省列簪裾，丹詔宣來試士初。不是玉皇疑羽客，要教金榜帶天書。詞臣假寐題黃絹，宮女敲銅奏子虛。御目四篇酬九百，敢從燈下略躊躇。

高彥休

高彥休《闕史序》　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於擣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偷搆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鑾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葅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百川書志》卷四　《闕史》二卷，唐乾符中人參寥子高彥休紀史氏之闕五十一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唐闕史二卷》　舊本題唐高彥休撰。彥休始末未詳。書中鄭少尹及第一條，有「開成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語。

考《舊唐書・高鍇傳》，鍇於大和三年以吏部員外郎奉詔審定敕試別頭進士明經，開成元年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尋爲禮部侍郎，掌貢部者三年，出爲鄂岳觀察使而卒。鄂岳，正江夏之地。所言官品事蹟俱合，則彥休當爲鍇之從孫。惟新舊書皆失鍇之里籍，遂不知彥休爲何地人耳。【略】《宋史・藝文志》載，《闕史》一卷，注曰「參寥子述」，又載高彥休《闕史》三卷。分爲兩書兩人，殊爲舛誤。又黃伯思《東觀餘論》有此書跋云「叙稱甲辰歲編次」，蓋僖宗中和四年，而其間有已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之。今考序中自言「乾符甲子生」，乾符無甲子，當爲甲午之譌。下距中和四年僅十年，不應即能著書。由是以後，惟晉開運元年爲甲辰。上推乾符元年甲午生，年當七十一歲，尚有著書之理。然則彥休蓋五代人也。是書諸家著錄皆三卷。今止上下二卷，似從他書鈔撮而成，非其原本。張耒《宛邱集》稱「賈長卿嘗辨此書所載白居易母墮井事」，此本無之。是亦不完之一證。然自序言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二卷。又似非有脫遺者，或後人併追改其序歟。王士禎《居易錄》譏其首載李師道之黨丁約獻俘闕下，臨刑幻化仙去事，以爲導逆。其說甚當。然所載如周墀之對文宗，崔闊之對宣宗，鄭薰判宦官之廕子，盧攜之議鎮州，皆足與史傳相參訂。李可及戲論三教一條，謂伶人不當授官，持論尤正。他如皇甫湜作福先寺碑，劉蛻辨齊桓公器單長鳴非姓單諸事，亦足以資考證，不盡小說荒怪之談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唐闕史二卷》 五代高彥休撰。舊本題唐人，誤也。凡五十一篇。所記怪妄諸事，如丁約劍解一條，王士禎斥其導逆，所說良是。然其中如李可及說三教一條，頗有正論，劉蛻單長鳴諸條，亦頗資考證。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四・唐闕史二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高彥休撰。（彥休自號參寥子，里貫未詳。鄂岳觀察使鍇之從孫，唐亡時，年甫三十一，至晉開運初尚在。）《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宋志》俱止作《闕史》三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唐闕史》三卷。而《宋志》又重載《闕史》一卷。注云：參寥子述，蓋不知參寥子即彥休也。前有甲辰歲（即晉開運元年）自序，稱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則作三卷者，皆相承之誤。作一卷者，又誤以冊爲卷。其標題有唐字者，出於後人所加耳。彥休爲唐末遺民，故作是書。不繫以唐字。而自序但書甲子，亦不繫以晉之紀年。所記雖皆怪妄之事，而具有端末，多足以參證史傳。其篇後多繫以斷語，持論亦頗不苟。蓋志怪之書之近正者也，末有宋黃（伯思）、明祝（允明）二跋，冠以乾隆甲午御題詩一章。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小說家類・唐闕史二卷》 五代高彥休撰。知不足齋本。龍威祕書本。（續錄）說郛本。昭文張氏有茶夢主人手鈔本。顧嗣立刊閶邱辨囿本。崇文局本。汪氏刊本。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三・唐闕史二卷》 嘉錫案：唐新羅人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四有《爲高駢奏請從事官狀》云：「攝鹽鐵巡官朝議郎守京兆府咸陽縣尉柱國高彥休，右前件官訓稟儒宗，才兼吏術。王畿結綬，早見勤勞；賓席曳裾，頗多婉畫。」又云：「教以義方，退而學禮，至于仕宦，力行有規，能遵嚴父之訓，則彥休有焉。」是彥休之生平，猶有可考。《桂苑筆耕集》中土久佚，道光時始由朝鮮流入中國，修《四庫》書時所未見也。致遠以中和四年甲辰冬十月奉淮南高駢命，爲入新羅兼送國信等使，因以歸國，見於集中卷二十《祭巉山神文》署銜及《石峰》詩題下自注高麗人。徐有榘刻書序，亦云：「致遠於中和四年充國信使東歸，仍仕本國。」集前有致遠進書狀，後題中和六年正月。蓋歸國後始奏進其書，全集皆在高駢幕府及充國信使東歸途中所作。彥休見於集中，當又在中和四年以前。若如《提要》之說，中和四年彥休年僅十歲，則其攝鹽鐵巡官時方數歲耳，必無是理。然則彥休不生於乾符甲午明矣。考彥休自序云：「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詳其文義，當以生唐世二十有一爲一句，蓋謂當唐世乾符甲午歲年已二十一歲，始舉進士耳。徒以拙於行文，遂使《提要》誤其句讀。黃伯思譏其敘事有銑溪虬戶體，信然。乾符甲午爲僖宗即位之元年，彥休年二十有一，由是下推至晉開運元年，則已九十有二。耄而著書，雖亦事理所有，然考其自序云：「中和歲齊偷搆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鑾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佚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又書中《泗州風狂吏》一條云：「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駕，今上即位。」是其書作於僖宗時，具有明徵。伯思謂其編次於中和四年甲辰，蓋即據其自序，其說確不可易，是時彥休年三十有一矣。《提要》既嘗見此序，不知何以於其下文熟視無覩，遂爾斷章取義也。序云「旅泊江表」，蓋即作於依高駢之時，其云「問安之暇」，亦與崔致遠所稱教以義方，能遵嚴父之訓者合。彥休之書，既作於唐代，考天祐唐亡之時，彥休年已五十四歲。其後

不聞更仕五代，然則彥休是唐人，而非五代人矣。

又 案張耒《右史集》（此據《四部叢刊》景印舊鈔六十卷本。）卷四十八《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云：「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觀其所言書名撰人明白如此，必無譌誤。然則今本《闕史》之非完書，殆無疑義。《分門古今類事》卷一《煬帝縱魚》一條，卷二《審音知變》一條，俱引《唐闕史》。相其文筆體製，實出彥休。今本皆無之，則其闕佚多矣。其序中所謂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者，必後人所改也。陳振孫《白文公年》譜云：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墜井死，而作《賞花》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新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實。其下引《闕史》所記此事佚文，至二百七十八字，此可以補今本之遺。惜乎賈長卿之辨，不可得而詳矣。

楊漢公

傳記

《**舊唐書・楊虞卿傳**》 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略】漢公，大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爲李絳興元從事。

《**新唐書・楊漢公傳**》（虞卿）子知退、知權、壇、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部郎中、史館脩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

嘉泰《吴興志》卷一三《亭》 茅亭亦顏公（眞卿）建，書柳惲《江南曲》於上。後楊漢公作五亭，有《記》，因列茅亭及舊址於碑。

又卷一四《郡守題名》 楊漢公，開成三年三月二十日自舒州刺史拜遷亳州刺史，充本道團練鎮遏使。

又卷一八《碑碣》 唐太守楊漢公、杜牧詩，在墨妙亭，天聖四年王秩刻。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穆宗實錄》二十卷。（蘇景胤、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撰，路隋監脩。）

藝文

趙嘏《十無詩寄桂府楊中丞》一〇 膺門不避額逢珠，絕境由來卷軸須。早添阿戎詩友契，趨庭曾薦禰生無。

雜録

《**新唐書・地理志五**》 湖州吴興郡，【略】縣五。烏程，【略】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開而得蒲帆，因名。

嘉泰《會稽志》卷二 楊漢公，大中元年五月自桂管觀察使授，二年二月追赴闕。

裴夷直

傳記

《**新唐書・裴夷直傳**》夷直字禮卿，亦婞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唐才子傳・裴夷直**》夷直字禮卿，吳人。元和十年禮部侍郎崔羣下進士，仕爲中書舍人。武宗立，以罪貶驩州司戶。宣宗初，爲江、華二州刺史，終尚書左司員外郎、散騎常侍。工詩，有盛名。集一卷，今傳於世。

紀事

《**因話錄・商下**》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書》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略】與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舊唐書・張茂昭傳**》小男克勤，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己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倘涉賣官，實爲亂法。雖援近日敕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爲定例。

《**唐詩紀事・裴夷直**》《王質傳》云：李德裕擢爲河南尹、宣歙觀察使，幕府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蕡，皆一時選云。【略】《李景讓傳》云：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宗閔、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夷直，字禮卿。文宗時，爲右拾遺。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夷直時爲禮部外郎，劾曰：「是開後日賣爵之端。」詔聽，遂著于令。爲中書舍人，武宗立，視冊牒不肯書，出刺杭州，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裴夷直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裴夷直集》。

《**宋史・藝文志七**》《裴夷直詩》二卷。

柳仲郢

《**新唐書・柳仲郢傳**》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皐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略】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略】遷左諫議大夫。【略】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祕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劍南東川節度使。【略】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爲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仲郢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

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感寤，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賣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稟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眞，無行字。

《新唐書・藝文志二》《柳氏自備》三十卷。柳仲郢。

又《藝文志四》《柳宗郢集》二十卷。

盧弘宣

《新唐書・盧弘宣傳》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又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卹，使有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略】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略】歷工部尚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

《雲谿友議・雜嘲戲》（存目）

《唐語林・企羨》 進士趙檜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檜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檜著《鄉籍》載之。

又《補遺》 盧尚書弘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

《太平廣記》卷二〇九引《盧氏雜說》 李德裕作相日，人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翫，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

《新唐書・藝文志二》 盧弘宣《家祭儀》，卷七。

盧弘止

傳記

《新唐書・盧弘止傳》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略】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

紀事

《唐闕史》卷上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止）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市朝；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塤篪其友。一

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寓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几。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營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給事公儷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且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飡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唐摭言・爭解元**》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淸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寖去，唯盧弘(正)〔止〕尙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止〕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止〕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弘(正)〔止〕解元。後弘(正)〔止〕自丞郎將判鹺，俄而爲植所據。弘(正)〔止〕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復曰，試《破竹賦》。

《**南部新書**》**乙** 鄭滑盧宏(正)〔止〕尙書《題柳泉驛》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事雖偶然，亦冥數也。」

著　録

《**宋史・藝文志五**》 盧弘(正)〔止〕《昭義軍別錄》一卷。

藝　文

趙嘏《華州座中獻盧給事》 送迎皆到三峯下，滿面煙霜滿馬塵。自是追攀認知己，靑雲不假送迎人。

張祜《投滑州盧尙書》 雨露恩重棣萼繁，一時旌旆列雄藩。權經兩使材尤重，位近三台道益尊。江海豁開爲氣岸，河隍堅畫在心源。門闌盡是雲霄客，應念於陵獨灌園。

又《投滑州盧尙書》 海內諸侯最屈名，不妨中立自經營。文翁莫厭分符久，韓信終須仗鉞行。靜以軍威齊虎士，別將才力誚儒生。新年幾話南遷客，未必無憂是早榮。

裴虔餘

杜牧《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行鄭碣、李仁範暨虔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淸時，諸侯知之，命爲幕吏。

《**舊唐書・僖宗本紀**》 以【略】兵部郎中裴虔餘爲太常少卿。

《**唐詩紀事・裴虔餘**》 咸通末，虔餘佐北門李公淮南幕(李蔚)，嘗遊江，舟子刺舟，竹篙濺水，濕近坐之衣，公色變。虔餘紀一絕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極懽，命謳者傳之。

《**登科記考**》**卷一八元和十五年** 進士二十九人：盧儲，(狀元。)鄭亞，盧戡，呂述，裴(乾)〔虔〕餘，施肩吾，唐特，姚康，崔嘏，陳越石，盧弘正，李中敏。【略】知貢舉：太常少卿李建。

鄭亞

論述

崔嘏《授鄭亞桂府觀察使制》 給事中鄭亞，識洞古今，情惟端愿，富三冬之精學，控六變之雄文。早昇甲乙之科，雅有詞華之譽。周旋粉署，堂堂表題柱之榮，糾正霜臺，肅肅有埋輪之志。人推長者，時許多能。洎入贊黃樞，超居青瑣，彌縫闕漏，袞職以之無遺，參酌憲章，國典由其益振。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本以讚德裕之製作，而益見國家功德之崇隆，品裁弘廓，筆墨皆靈。廷敬曰：逐事揚厲，瑰偉喬皇鯨鯉春麗，雅與制集相稱。德裕在武宗朝，有經綸潤色之功，得此文而益彰。徐乾學曰：衛公將相勳蹟，炳烺史乘，所謂以政事爲文章，不僅才人之筆也。故叙作文處，皆追本功業而架格體憲丘明，於儷句中別開生面。

傳記

《舊唐書・鄭亞傳》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爲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宮，授亞正議大夫，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略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三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林，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

藝文

李商隱《席上作（予爲桂州從事，故府鄭公出家妓，令賦高唐詩）》 淡雲輕雨拂高唐，玉殿秋來夜正長。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

又《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有感》 饑烏翻樹晚雞啼，泣過秋原沒馬泥。二紀征南恩與舊，此時丹旐玉山西。

盧簡求

論述

崔嘏《授姚勖右諫議大夫等制》 勅：朕高居穆清，端拱思理，尚慮旒纊，蔽吾聰明。故精求諫納之臣，授我藥石之語。而天官正郎，地連藻鏡，職佐銓衡，必資明幹之才，以副經通之目。以勖端方雅厚，正以操心，以簡求和易周旋，敏於臨事。而皆富文奧學，早昇俊造之科，利用長才，累處重難之任。是用擢於粉署，置在禁垣，昇自外郎，膺茲首選。爾其詳求五諫，左右三銓，勉思

及霤之忠，更致提衡之美。勖可右諫議大夫，簡求可吏部郎中。

傳記

《新唐書・盧簡求傳》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咨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黨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紀事

《雲谿友議・艷陽詞》 元公求在淛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詩曰：「役役閒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御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耶。」

《舊唐書・盧簡求傳》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

藝文

趙嘏《山中寄盧簡求》 竹西池上有花開，日日幽吟看又回。心憶郡中蕭記室，何時暫別醉鄉來。

張祜《投蘇州盧中丞》 金紫清門美丈夫，聖人憂地詔分符。猶將儉德同朝客，不着尊官傲世儒。經術在心長說體，吏材臨事必開模。西來郡界逢鄉老，盡說而今是坦途。

又《投蘇州盧郎中》 三地分符寵更深，兩方旌旆日駸駸。蛟龍可是池中物，鳳鳥無非閣上音。世重才人皆立績，客依公子盡推心。猶思謝尚經牛渚，曾聽袁宏一夜吟。

白敏中

論述

沈珣《授白敏中西川節度使制》 邠寧節度使白敏中，嶽降英靈，時推才傑，周旋文雅，城府寬宏。久侍禁闈，備流聲績，及居鈞軸，頗茂芳猷。

傳記

《新唐書・白敏中傳》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略】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茶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略】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驃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

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略】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紀事

《**玉泉子**》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爲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侯白爾。」敏中爲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嘗戲其妻爲接腳夫人。又妻出，輒導之以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馬，曰：「吾接腳夫人，安用馬也。」

《**唐摭言・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又《敏捷》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麄。」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麄。」公極歡而罷。

《**唐詩紀事・白敏中**》 敏中方爲郎，唯李德裕時以國器重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倔強，宣宗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敏中首奏興師，遂爲統帥。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敏中凱旋，與同列宰輔進詩。敏中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略】。」

《**唐語林・補遺**》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爲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又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壻。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檉木小函，扃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銷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

《**宋高僧傳・唐成都府永安**》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麽，面色黧黔，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跋，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圍而旋溺也。故時呼爲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

藝文

魏扶《和白敏中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 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

杜牧《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黠戛可汗修職貢，文思天子復河湟。應須日馭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吉甫裁詩歌盛業，一篇《江漢》美宣王。

又《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韻（白相國）》 飄來雞樹鳳池邊，漸壓瓊枝凍碧漣。銀闕雙高銀漢裏，玉山橫列玉墀前。昭陽殿下風迴急，承露盤中月彩圓。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風雅美

豐年。

馬植《奉和白敏中聖道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存目）

羅隱《隱嘗在江陵忝故中令白公叨蒙知遇今復重過渚宮感事悲身遂成長句》 往歲鄭侯鎮渚宮，曾將清律暖孤蓬。才憐曼倩三冬後，藝許由基一箭中。言重不能輕薄命，地寒終是泣春風。鳳凰池涸台星拆，迴首岐山憶至公。

韓琮

論述

綜論

《雲溪友議·温裴黜》 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德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嗔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詞，採春難及。崔副車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衆矣。溫（庭筠）裴（誠）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豔之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一首【略】。賀知章祕監一首【略】。楊巨源員外一首【略】。劉禹錫尚書一首【略】。韓琮舍人二首：「枝闘芳腰葉闘眉，【略】。」「梁苑隋堤事已空，【略】。」雲谿子曰：「漢署有《艷歌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睹其妙。」

《唐音癸籤·評彙四》 韓成封（琮）詠物，七字着色巧襯，是當行手。（遯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梅墩詞話》曰：韓琮舍人事蜀主王衍，爲五鬼之一。《楊柳枝》二首，特見推于時，詞云：「梁苑隋堤事已空，【略】」、「枝闘纖腰葉闘眉，【略】」，實以此諷諫其君也。

分論

《牡丹》 《唐詩評選》卷四：牡丹佳唱。《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用蘭杜實他人所不到。咏牡丹者唯此爲巧切。

《暮春滻水送別》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人物有盡，水流無窮。自唐朝有宮闕以來，不知經幾年，不知過幾人，宮前水聲只如故，所謂「流盡年光是此聲」也。《唐詩解》卷三〇：水聲無改歲月難留，望宮闕而感慨者幾何人矣。人生過客，別離豈足多悵。《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何仲德：爲鎔意體。敖英曰：日暮途窮之客，聞此詩不無愴然。

《晚春江晴寄友人》 《升庵詩話·太白句法》：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楊柳枝》 《升庵詩話·韓琮楊柳枝》：「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韓琮在蜀作此，以諷王宗衍，亦有古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焦竑曰：韓偓在蜀，作以諷王宗衍，亦有古意。周珽曰：「已」字、「猶」字，見又前于梁、隋矣。鑒往事、思來禩，用事眞切，用情深惻。高仁立云：漢宮以比唐，蓋爲當時諱之。作《柳枝》詞者多矣，從來少此意見。《詞史卮談》：借此以諷諫，味其詞意，亦何減于橫汾秋雁之唱。世有不可以人廢言者，琮其一也。

傳記

《唐才子傳·韓琮》 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羣榜進士及第。大中中，仕至湖南觀察使。有詩名，多清新之製，錦不如也。《滻水送別》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駱口晚望》云：「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家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如此等喧滿人口，餘極多，皆稱是。集一卷，今傳。

紀事

李商隱《爲濮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 韓琮，右件官早中殊科，素推雅度。【略】臣頃居鎮守，琮已列賓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願稽中選，榮借外藩，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

《東觀奏記》卷中 廣州節度使紇干息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

《舊唐書・柳公綽傳》 （公綽）孫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之。

《資治通鑑・大中十二年》 （五月辛巳），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琮〕，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

《唐詩紀事・韓琮》 字（代）〔成〕封。大中中，爲湖南觀察使，待將士不以禮。宣宗時，爲都將石載順等所逐。

《詞品》卷二 毛文錫、鹿虔扆、歐陽炯、韓琮，閻選，皆蜀人。事孟後主，有五鬼之號。俱工小詞，並見《花間集》。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 毛文錫、鹿虔扆、韓琮、閻選與此公（歐陽炯）皆蜀人，事孟後主，有「五鬼」之號，皆工小詞，並見《花間集》。今集中獨遺韓琮，殊不可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引《梅墩詞話》 韓琮舍人事蜀主衍，爲五鬼之一。《楊柳枝》二首，特見推於時，詞云【略】實以此諷諫其君也。

《詞苑萃編》卷三 鹿虔扆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以工小詞供奉後主。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韓琮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韓琮詩》一卷字成封，大中湖南觀察使。

《遂初堂書目》 《韓琮集》。

《宋史・藝文志七》 《韓（宗）〔琮〕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琮詩》一卷。

藝文

李商隱《和韓録事送宫人人道》 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輈。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易静

《新唐書・方鎮表六》 光啓元年，改欽化軍節度爲武安軍節度使。

《崇文總目》卷三 《神機武略兵要望江南詞》，一卷。武安軍左押衙易静撰。

《郡齋讀書後志・兵要望江南一卷》 右題云黄石公以授張良者，按其書雜占行軍吉凶，寓聲於《望江南》詞，取其易記憶。《總目》云：「武安軍左押衙易静撰。」蓋唐人也。

夏侯孜

傳記

《新唐書・夏侯孜傳》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三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又卷一一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

《玉泉子》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又 夏侯孜爲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麄澀。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效着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也。

《唐語林・雅量》（存目）

盧求

紀事

《唐摭言・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翺奏章，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翺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神之。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晝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桉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

讓能，爲將相。

《舊唐書・盧攜傳》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曆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郡守。

《宋高僧傳・唐成都府永安》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麽，面色黧黔，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已八十餘矣。」

《唐詩紀事・盧求》（存目）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盧求《成都記》五卷。西川節度使白敏中從事。

《宋史・藝文志三》 盧求《襄陽故事》十卷。又盧求《成都記》五卷。

又《藝文志四》 盧求《金剛經報應記》三卷。

房千里

紀事

《雲谿友議・南海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歲，爲余妾。余以鬢髮蒼黃，倦於遊從，將爲天水之別。止素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輕舟，暫爲南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鐘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瑤琴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雁來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橋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弘農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託，許具諾焉。纔到府邸，遣人訪之，擬持薪粟給之，曰：「趙氏卻從韋秀才矣。」許與房、韋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傷韋義，不述之，似負房言。素欵難名，爲詩代報。房君既聞，幾有歐陽四門詹太原之喪。（歐陽太原亡姬之事，孟簡尚書已有序詩述之矣。）渾寄房秀才詩曰：「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娘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卻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唐詩紀事・房千里》 千里以罪居廬陵，作所居《竹室記》云：「予方窮，不能奮，其處于是，亦宜矣。」千里，字鵠舉，大和進士也，終於高州刺史。

《太平廣記》卷三五一引《投荒雜録》 春州南門外有仙署館，館中有盧公亭。房千里貶官，尋醫于斯州，太守館之於是。東廂有內室，僕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偉，直來其前。僕輩驚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復置于室內。後累月，徙居溪亭，復有假掾吏寄與東室。晝日，見一男子披紗裳，屣履而來，曰：「若無久駐此。」掾驚出戶，俱以狀白於僚吏。有老牙門將陸建宗曰：「元和中，誅李師道，其從事陸行儉流于是州，賜死於是。掾所白之狀，果省不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房千里《投荒雜録》一卷。字鵠舉，大和初進士第，高州刺史。又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房千里《投荒雜録》一卷。

又《藝文志五》 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一卷。

《太平廣記》卷四九一 《楊娼傳》，房千里譔。

崔鉉

《新唐書・崔鉉傳》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爲賓佐，入拜司

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因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

《**玉泉子**》 崔鉉，元略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冤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赤其族，物議以爲盧甚之報焉。初，崔鉉雖諫官，婚姻假迴，私事也。甚雖府職，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己比孟軻。而方瑄錢鳳既朋黨宏大，莫不爲之盡力。甚出於卑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過而誣罔。瑄曰：「左補闕出爲翟陽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迴，遇瑄，囊出其喉曰：「此盧甚結喉也。」瑄甚不懌。京城不守，崔氏諸子並血其族。嗚呼，謂天蓋高，何其明哉。

《**唐詩紀事・崔鉉**》 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略】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眞貴人，裴休眞措大。」初，李石鎭江陵，辟爲戎倅。一旦告去。既入京華，俄昇翰苑。造朝凡三歲，石未離荆渚。崔既秉鈞衡，石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啓，曾陪罇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詞也。鉉，字台碩。相武宗，與李德裕不叶，罷。復相宣宗，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魏國公。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識者榮之。

《**新唐書・藝文志三**》《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裴德融、崔瑑、薛逢、鄭言、周膚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鉉監脩）。

《**宋史・藝文志六**》 崔鉉《弘文館續會要》，四十卷。

《**唐語林・補遺**》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子妻之，而性忌妬。譜，宰相子，懷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猶端笏，既忿，即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憤而卒。

鍾輅

論述

《**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 紀昀《唐人試律說》：「月」字不免微脫，亦緣得意疾書，風利不得泊也。有此遙情勝韻，不妨賞其神駿，略其驪黃，不得爲拙筆藉口。「萬籟」句對面傳神，與「空水共澄鮮」詩第三句同法。「盈谷」似用黃帝「張樂在谷滿」意，「入雲」似用秦青之「歌響遏行雲」意，皆樂事也，此亦未必不然，然作詩說詩，俱不必如此沾滯。鍾嶸曰：「『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

紀事

《**登科記考**》**卷二〇大和二年** 進士三十七人：韋籌（狀元），厲玄，鍾輅，杜牧，崔黯，鄭溥。【略】知貢舉：禮部侍郎崔鄲。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三　《前定録》一卷，唐鍾輅撰。

《百川書志》卷八　《前定録》一卷，唐鍾輅纂。二十三事。《續前定録》一卷，凡二十四事。

《皕宋樓藏書志・小説類三・前定録二卷》（宋刊本）　唐崇文館校書郎鍾輅纂。自序。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三・前定録一卷續録一卷》　唐鍾輅撰。輅，大和中人。官崇文館校書郎。《唐書・藝文志》作鍾籙，未詳孰是也。是書所録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則，與《書録解題》所言合。前有自序，稱「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較他小説爲有勸戒。高彥休《唐闕史》曰：「世傳《前定録》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蓋即指此書。然小説多不免附會，亦不能獨爲此書責也。續録一卷，不題撰人名氏，《書録解題》亦載之，觀其以唐明皇與唐玄宗析爲兩條，知爲雜採類書而成，失於刪併。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録》語，《龍城録》爲宋王銍僞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前定録一卷續録一卷》　唐鍾輅撰。録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則。自序稱：「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其著書之旨，較他小説爲有勸戒。續録一卷，不知誰作，中引柳宗元《龍城録》，柳録爲王銍僞作，則書在王銍以後矣。

《鄭堂讀書記・小説類四・前定録一卷》（學津討原本）　唐鍾輅撰。（輅里貫未詳。太和中，官崇文館校書郎。《新唐志》作鍾籙，無從考定以何字爲正也。）《四庫全書》著録。《新唐志》、《崇文目》、《書録解題》、《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又有續一卷，亦作輅撰。《通志》則作《廣前定録》。「廣」或「續」字之譌。中引王性之所撰僞本《龍城録》，疑爲後人所竄易也。《唐志》、《宋志》俱作一卷，蓋總言之爾。陳氏稱是書凡二十事，別本又有續録二十四事。今觀是書，悉與之合，尚屬宋人相傳舊本。前有自序云：「太和中，讎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博聞君子，徵其異説，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録，因編次之曰《前定録》，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以上序説，蓋其著書之旨，本爲勸戒起見，故異於他小説也。續録所記雖略，然其大旨亦不外是。《説郛》、《百川學海》所收俱題鍾輅撰。《唐宋叢書》止收《前定録》一卷云。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小説類四・前定録一卷續録一卷》　唐鍾輅撰。百川學海本。唐宋叢書本，無續。學津討原本。（續録）説郛本。説庫本。唐人説薈本。

令狐綯

傳記

《新唐書・令狐綯傳》　綯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痹，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即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綯聞，遣使慰撫，且餽之。【略】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

盡，啖人以飽。詔綯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慆堅守，綯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綯曰：「數蒙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綯喜，即請假勛節，而勅湘曰：「賊已降，弟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郗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綯既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綯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紀事

《金華子》卷上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文公名楚，封彭陽郡公。綯字子直，襲彭陽男，宣宗朝，由翰林承旨累官檢校司徒平章事，封涼國公。）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親握庶政之後，即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須歸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州，許其便即之任。上覽謝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即行，豈又踰越。宰相可謂有權。」綯嘗以過承恩顧，故擅移授。及聞上言，時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唐摭言·雜記》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又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北夢瑣言》卷一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宦。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又卷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于人。

又卷六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舊唐書·令狐綯傳》 綯，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

《南部新書》丁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又戊 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決于子滈，比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又庚 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已得

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納，率獲歸葬。

《詩話總龜・寄贈門上》引《詩史》 令狐綯自湖州刺史拜翰林學士，因夜召對坐，從容語及，文宗大稱之，由是眷遇有加，未幾拜相。因郊禋侍，祠還，趙嘏贈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才業共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回劍履，前年風月落江湖（自湖州入相才二年）。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唐語林・文學》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藎。」綯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牀上，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壺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又《補遺》 令狐楚鎮東平，綯侍行，嘗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綯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又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葉廷琯《吹網錄・令狐綯自湖州人知誥年月》 《考異》既據舊傳大中二年自湖州召入以證《實錄》之誤。然《通鑑》於大中元年六七月之間即書「擢綯知制誥」，又書「前湖州刺史」，則與舊傳仍違異矣。胡注亦曾言之。此《通鑑》與《考異》前後失檢處。嘗考湖州天寧寺佛頂尊勝陁羅尼經石幢一，重建於大中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後題「中大夫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綯」名，【略】據此，則綯於元年十一月尚守湖州，其召入似當在二年春夏。《考異》取舊傳本不誤。《通鑑》於元年六七月即書擢官，又於湖州刺史上加一「前」字，不若新傳「今守湖州」之確也。勞君季言又錄示余談鑰嘉泰《吳興志》：令狐綯大中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自右司郎中授，二年四月二日除翰林學士。【略】除授年月較爲明晰。惟《舊・宣宗紀》大中元年六月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是《通鑑》之所本。然不如《吳興志》之可據。又，綯充翰林學士，《壁記》在大中二年二月十日，與《吳興志》四月二日，稍有不合。疑志所記是到闕之日。又舊傳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户（新傳略同）。據舊紀及石幢題名，綯刺湖州時，已襲封矣。又，舊傳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當据《吳興志》作大中元年爲是。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令狐綯《薦子集及諫疏》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令狐綯《制表疏》一卷。

又《藝文志七》 《令狐綯表疏》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令狐綯表疏》一卷。

藝文

趙嘏《和令狐補闕春日獨遊西街》 左掖初辭近侍班，馬嘶尋得過街閒。映鞭柳色微遮水，隨步花枝欲礙山。暖泛鳥聲來席上，醉從詩句落人間。此時

失意哀吟客，更覺風流不可攀。

馬戴《贈祠部令狐郎中》 官初執憲稱雄才，省轉爲郎雅望催。待制松陰移玉殿，分宵露氣靜天臺。算棋默向孤雲坐，隨鶴閒窮片水迴。忽憶十年相識日，小儒新自海邊來。

李商隱《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驪駒先自有光輝。蘭亭讌罷方回去，雪夜詩成道韞歸。漢苑風煙吹客夢，雲臺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臨邛渴，便欲因君問釣磯。

又《寄令狐學士》 祕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曉飲豈知金掌迴，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閶闔門多夢自迷。

又《夢令狐學士》（存目）

又《酬別令狐補闕》（存目）

雜録

《升庵集·口脂面藥》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略】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令狐楚《謝臘日賜口脂紅雪表》云【略】。其子令狐綯《謝紫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雪花之狀。職當喉舌，匪效魯廟之三緘，任在燮調，請獻謝莊之六出。」此可補杜注之遺。

魏扶

《大中初知禮闈人貢院因題此詩》 《唐詩鏡》卷五〇：言可翼世。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 扶，字相之。相宣宗。

又《鄭澣傳》 令狐綯、魏扶皆澣門生。

又《李德裕傳》（大中二年白敏中、令狐綯、崔鉉）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户參軍事。

《唐詩紀事·魏扶》 扶，登大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牓出，無名子削爲五言詩以譏之。李義叟，義山弟也，是歲登第。義山因《上魏公》詩曰：「國以斯文重，公仍內署來。風標森太華，星象逼中台。朝滿遷鶯侶，門多吐鳳才。寧同魯司寇，只鑄一顏回。」

又《白敏中》 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倔強，宣宗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敏中首奏興師，遂爲統帥。【略】敏中凱旋，與同列宰輔進詩。【略】魏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略】。」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元年 知貢舉：禮部侍郎魏扶。

許渾《山居冬夜喜魏扶見訪因贈》 霜風露葉下，遠思獨裴回。夜久草堂靜，月明山客來。遺貧相勸酒，憶字共書灰。何事清平世，千名待有媒。

又《夜行次東關逢魏扶東歸》 南北斷蓬飄，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關迴，河聲入塞遙。勞歌此分首，風急馬蕭蕭。

楊發

論述

《唐才子傳·楊發》 發【略】工詩，亦當時聲韻之偉者。略舉一篇，《宿黃花館》云【略】俱瀏亮清新，頗驚凡聽。恨其出處事跡不得而知也。有詩傳世尚多。

傳記

《舊唐書・楊發傳》 父遺直，位終濠州錄事參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略】改授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爲理，軍亂，爲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

紀事

《淳熙三山志・秩官類二》（大中十年）楊發。宣宗時徙福建觀察使，以能政聞。《嚴湖碑》：「大中十年常侍楊公毅場。」山亭碑陰：「大中十年十月，都團練觀察等使楊發。」

藝文

許渾《下第別友人楊至之》 花落水潺潺，十年離舊山。夜愁添白髮，春淚減朱顏。孤劍北游塞，遠書東出關。逢君話心曲，一醉灞陵間。

李遠

論述

綜論

《北夢瑣言》卷五 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詩話總龜・評論門二》引《詩史》 許渾詩格清麗，然不干教化。又有李遠以賦名，傷於綺靡不涉道，故當時號「渾詩遠賦」。

又《傷悼門》引《郡閣雅談》 李遠體物緣情，皆盡臻妙。

《唐才子傳・李遠》 少有大志，夸邁流俗，爲詩多逸氣，五彩成文。早歷下邑，詞名卓然。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遠》 「長日惟消一局棊」，相傳承古此篇詩。君王眞有知人哲，爭奈令狐爲相時。

分論

《送人入蜀》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呼名」、「學字」一聯精切。馮舒評：此大曆以後手筆。第二句出「入蜀」，醒便。馮班評：鵑啼「歸去好」，今曰「呼名」，不解，俟考。陸貽典評：此大曆以後體格。查慎行評：第三聯鍛鍊亦見苦心，然格稍卑矣。何焯評：下六句淺深次第，方是入蜀。以吉夢收足勝游。紀昀評：中四句好。紅樓、碧樹，以拆用見工夫。杜宇一聯以細切見思致。然巴江實學字，杜宇未嘗呼名，亦微瑕也。許印芳評：此評細。

《聽人話叢臺》《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平熟，但頗近套。不收，或謂遺材也。何焯評：次聯全趙形勝在指掌中，而武靈雄心霸略亦彷彿可見，轉落後半，極俯仰憑弔之致，如何近套。紀昀評：此評最確，其平熟處在首句，順筆叙入失勢，故以下再振拔不起。馮舒評：首聯是「聽人話」。馮班評：次聯惟登叢臺，始知其妙。查慎行評：五、六「變成」、「留作」四字，有稚氣，有俗韻。無名氏（甲）評：臺在趙州邯鄲。襄國，即今順德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無端聽人閑話，遇客正說叢臺，滿懷趙武靈王，甚欲聞其下落。乃見此客舒手指點，恣口論說，卻純是雲遮鉅鹿，河來寧晉，並不聞其略有一言半語說及此臺也。（後解）於是聽之而不勝太息也。昔者武靈，夢得吳娃，特築此臺，數年不出，一時絃管綺羅，試思何等妖麗，而今細聽客話，直是更無消息。然則惟餘山鳥，盡變野花，風風雨雨，苔痕無數，眞不必親至其地，而如見悲涼滿目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列爲四實體。周珽曰：起是聽話叢臺，中即人所話昔時山川之勝，與今日改易之迹，結深致懷感憑吊之思，見豪華終于盡時，人主何苦爲窮奢極欲也。造語不纖不詭，意味遠雋。《圍爐詩話》卷一：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傷平淺。《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言古叢臺在趙地，有客自彼而回，言曾登於其上也。以其人之所述，言之雲遮襄國自天邊而盡，樹遶漳河從掌上而來，自今古遞更，繁華難再，當時絃管之韻，已變爲山鳥之聲，而羅綺之衣，又轉爲野花之色矣。問昔之金輿玉輦，杳無行迹，惟有風雨之中，日長綠苔而已，前事豈得而問哉。朱三錫評：通首只寫「聽話」二字耳。襄國、漳河，叢臺之形勝也，絃管、綺羅，叢臺之繁華也。昔趙武靈王夢得吳娃，特築此臺，數年不出，一時金輿玉輦，何等艷麗，何等熱鬧。有客話此，滿懷樂聞，乃細聽其所言，不過曰雲，曰樹，曰山鳥弄，曰野花開，曰風雨，曰苔痕，並無一話說及此臺下落，眞不必親至其地而如見其荒涼景象矣。

《失鶴》《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儘可諷詠，八句皆佳。何焯評：第五接得變化。紀昀評：總不脫凡近之意。《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寫失鶴，只云秋風吹卻，便已安之若命，不曾怨尤。又接云「一片閑雲」，云「萬里心」，眞乃欲忘固不能忘，欲想卻不敢想，必如此方是失鶴詩。試入他人手，且不知所失乃是何物也。三「碧落有情」是承寫「萬里心」，四「瑤臺無路」是承寫「一片閑雲」，章法最爲整淨也。（後解）此又爲之前後約略一通也。言彼雖復雲霄之姿，不充耳目之玩，然一向馴養於斯，正復恩勤不少，如何清唳在耳，遽已高踪渺然，此終亦不能爲情之甚也。又：讀結語，知此亦是補作詩。《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言秋風吹九皐之鶴乘雲而去，知其心逐於萬里之遙矣，想其由碧落而長往，空自使人悵望。傍瑤臺而至，止惜乎無路可尋，雖禽鳥之微，有令人思之不置者。然而是鶴也，自小而來，既長而去，有如令威留語之後，至今更無消息也。然則仙禽野性其得狎而有之耶。朱三錫評：前四句實寫失鶴，後四句補寫思鶴。

《贈寫御容李長史》《後村詩話前集》卷一：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明。」極工。及坡公「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座，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仿佛尚記重瞳光」之篇一出，光燄萬丈，視遠所作，眞小兒語。《圍爐詩話》卷三：李遠《贈寫御容者》曰「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畫法先鼻後眼也。《一瓢詩話》：李求古《贈寫御容李長史》一篇，法律井井，不減開、寶時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過譽。東坡《贈寫御容妙善師》中云：「仰觀眩晃日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又云：「野人不識日月角，仿佛尚記重瞳光。」與此詩正相表裏。後人揚蘇抑李，殊不必也。《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首言寶座烟消，硯波澄澈，龍髯不動而彩毫輕染焉，方其龍準初分，見山河之秀，重瞳乍點，見日月之明，及御容既成，捲簾而暗認者，則惟宮女，開殿而遙驚者，則有侍臣，其工妙爲何如已。以六朝供奉之畫史無有出其右，惟僧繇最稱善畫，由今觀彼，亦得虛名而已，其能媲美於長史哉。朱三錫評：冠冕堂皇，得體之作。

《贈南嶽僧》《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前解寫住嶽大觀。「門開」二字妙妙，預知通解爭奇攬勝，乃只仗此二字，便寫盡當時高坐嶽麓，平看下界，水雲相際，萬里一抹，數州城郭，如同蝨營，一片風帆，只抵電拂，幾曾有一點俗事，得芥其胸前。又：若無「門開」二字，則此三四，止是南嶽風景，今有二字，便是先生眼界矣。（後解）後解寫住嶽閑情。五言猿亦不以我爲意，六言我亦不以客爲意。一片坦然無人、無物、無我、無彼，直是至今思之，猶自疑高眠未起也。

《聽王氏子話歸州昭君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一

二，便與前《叢臺》一篇，一樣起法。乃於句上又輕添個「獻之閑坐」四字，便明此只偶據少年無心所說，非吾有所怨憤而借題發之也。三四寫昭君眞是無意不盡。蓋「行人皆怨恨」，此是何等怨恨，「鄉土尚風流」，此是何等風流。便爲昭君更作怨賦，美賦，各多至百千萬言，已更不能敵此一十四字也。（後解）此寫歸州並廟也，易解。

傳記

《唐才子傳・李遠》 遠，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進士及第，蜀人也。【略】宣宗時，宰相令狐綯進奏擬遠杭州刺史，上曰：「朕聞遠詩有『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銷一局棋』，是疏放如此，豈可臨郡理人。」綯曰：「詩人託此以寫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觀之。」至，果有治聲。性簡儉，嗜啗鴨。貴客經過，無他贈，厚者綠頭一雙而已。後歷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終御史中丞。初牧湓城，求天寶遺物，得秦僧收楊妃襪一裲，珍襲，呈諸好事者。會李羣玉校書自湖湘來，過九江，遠厚遇之，談笑永日，羣玉話及向賦黃陵廟詩，動朝雲暮雨之興，殊亦可怪。遠曰：「僕自獲凌波片玉，軟輕香窄，每一見，未嘗不在馬嵬下也。」遂更相戲笑，各有賦詩，後來頗爲法家所短。蓋多情少束，亦徒以微辭相感動耳。有詩集一卷，今傳。

紀事

《幽閑鼓吹》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刺史），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惟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又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北夢瑣言》卷五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又卷六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

《侯鯖錄》卷七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

《類說》卷三二引王讜《語林》 李遠爲杭州刺史，嗜啖綠頭鴨。貴客經過，無他饋餉，相厚者乃綠頭鴨一對而已。

《青瑣高議・貴妃襪事》 天寶十三年秋苦雨，【略】乃敕司衣閣出衣十襲，施左右街佛寺，貨之以充供養。時沙彌常秀自廬岳來京師求戒法，見捨衣物，遂罄囊鉢，贖得妃子襪一綱，持歸江南，以與親族。後隱香爐峰，亂而獲存。其後中丞李遠牧於湓城，多徵故事，求諸遺物。或有言妃子襪事於遠，遂求焉。僧不獲已而獻之，遠以錢十萬爲值。仍藏諸篋笥，示諸好事者。會李羣玉校書自湖湘來，過九江，遠厚遇之，因詰其題黃陵廟事，羣玉曰：「予嘗夢之。」遠曰：「僕自獲妃子襪，亦常盼慕焉。」遂更相戲笑。因各賦詩一首。遠曰：「墜仙遺襪老僧收，【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下》引《復齋漫錄》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

《蜀中廣記・人物記・川東道・唐》 李遠字求古，雲陽人也。舉咸通進士，歷杭、建二州刺史，所至有善政聲。遠工於詩，清婉有風骨。省試題《橋賦》，見《文苑英華》。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遠詩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李遠《龍紀聖異曆》一卷。

又《藝文志四》 《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

《遂初堂書目》《李遠集》。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李遠集》一卷。唐建州刺史李遠求古撰。

《宋史·藝文志五》李遠《龍紀聖異曆》一卷。

又《藝文志六》李遠《武孝經》一卷。

又《藝文志七》《李遠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李遠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李遠集》二卷。御史中丞蜀人李遠承吉著。

《補五代史藝文志》《歷代鴻名錄》八卷，李遠撰。

藝文

許渾《寄當塗李遠》 賦擬相如詩似陶，雲陽煙月又同袍。車前驥病駑駘逸，架上鷹閒鳥雀高。舊日樂貧能飲水，他時隨俗願餔糟。不須倚向青山住，詠雪題詩用意勞。

李商隱《懷求古翁》 何時粉署仙，傲兀逐戎旃。關塞猶傳箭，江湖莫繫船。欲收棋子醉，竟把釣車眠。謝朓眞堪憶，多才不忌前。

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愛酒情地閒雅》（存目）

盧尚書《哭李遠》 昨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旐欲何爲。纔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局棋。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雜錄

嘉慶《重修一統志·夔州府·陵墓》 唐李遠墓，在雲陽縣西五峰麓。

徐商

傳記

李騭《徐襄州碑》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爲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於天子，刻之碑石，用昭示於無窮。於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使太常少卿宏文館學士李騭，曰：【略】公名商，字秋卿，家世儒門，修源長波，流芳積潤。【略】始舉進士，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爲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入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戎狄侵叛，公時爲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履趨競之迹。舍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略】崇碑峩峩，揭於峴巔，民望而思，永昭後昆。

《舊唐書·徐商傳》 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入爲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莞子、食邑五百戶。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罷相，檢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卒。

《新唐書·徐商傳》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

紀事

《唐摭言・起自寒苦》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唐詩紀事・徐商》　商鎮襄陽，有副使節判同加章綬，商以詩賀之云：「朱紫花前賀故人，兼榮此會頗關身。同年坐上聯賓榻，宗姓亭中布錦裀。晴日照旗紅灼爍，韶光入隊影玢璘。芳菲解助今朝喜，嫩蘂青條滿眼新。」

《唐語林・補遺》　咸通末，曹相確、楊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爲宰相。楊、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徐氏譜》一卷（徐商）。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漢上題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温庭筠、逢皓（《文獻通考》作崔皎，無逢皓），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倡和詩什，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

藝文

温庭筠《河中陪帥游亭》（存目）

段成式《觀山燈獻徐尚書并序》（存目）

温庭皓《觀山燈獻徐尚書》（存目）

韋蟾《上元三首》（存目）

蕭倣

《新唐書・蕭倣傳》　倣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璲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璲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温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唐摭言・主司失意》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敕：「【略】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榜挂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孽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略】。」

許　渾

論　述

綜　論

章莊《題許渾詩卷》　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

《詩話總龜・評論門二》引《詩史》　許渾詩格清麗，然不干敎化，又有李遠以賦名，傷于綺靡，不涉道，故當時號「渾詩遠賦」。雖然，詩要干敎化，若似聶夷中輩，又太拙直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羅隱》引《桐江詩話》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韻話陽秋》卷一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稺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閒徐稺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岩柏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林聲一雁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雁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它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又卷三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又卷一二　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迥鶴辭籠。」皆奬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又卷一五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艷詞，鷓鴣清怨繞梁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宣和書譜・正書三》　許渾，不知何許人也。卯角爲詩，已能超出童稚。及長秀發，頗爲流輩所推。【略】渾作詩似杜牧，俊逸不及而美麗過之。古今學詩者，無不喜誦。故渾之名益著而字畫因之而並行也。大中初，守監察御史，以疾告歸，端居佚老。有詩集行于世。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六《唐許渾烏絲欄詩真蹟跋》　右唐郢州刺史許渾所書烏絲欄詩一百七十一篇眞蹟。分上、下，凡二卷。織組間錯，辭格華古，筆妙爛然，見爲三絕。渾，本丹陽人，居丁卯澗，予再仕是邦，每過其舊居，遐攬雲山，慨想清致，未嘗不過車而式也。安陽劉涇巨濟，故與寶晉同時，博雅尙古，詩藏其家，蓋與太沖序，俱在祕笈第一物之數。嘗剪一幅，易與杜介，又一幅在駙馬都尉王詵第，《書史》具焉。字法柳而不俗，信乎其確論也。予家舊傳幅絹帖，知其爲晚唐詩。嘉定癸未歲，客有自中都攜來者，始見首卷，制作脗合，序著五百餘篇，合兩者纔得六十五首。冥搜踰年，復得後一卷，略計所存未及半，豈猶有待耶。然《書史》謂涇所藏止百篇，又豈未盡覩耶。度王、杜之所分蓄，固已具是矣。劒津再合，已煥龍文，珠浦復還，益彰蠙貢。兩卷皆印

紹興御璽，又有一半印，蓋唐詩之存，而帝璽之信，莫此若者。贊曰：玉笑詩府旌陽仙，驂鸞翳鳳珊瑚鞭。羽裳雲錦朝帝垣，天鳳戛佩披瑯玕。瑤階十二琪樹連，珠暉璧魄環非烟。手挼碧蘂丹葩鮮，崑閬七七爭芳妍。翩焉來下探九淵，攫頷驚起龍正眠。茫茫塵劫今幾年，北斗柄爛東海田。袖中琲琲輝且圓，琤淙落筆如流泉。烏欄錦褾餘百篇，獄寶上燭牛斗纏。御題小璽今宛然，已散復合庸非天。鯨魚東去雲浪翻，晴晝訣蕩開虎關。紫金浮玉月滿川，大招爲賦乘槎騫。

陸游《跋許用晦丁卯集》　許用晦居于丹陽之丁卯橋，故其詩名《丁卯集》。在大中以後，亦可爲傑作，自是而後，唐之詩益衰矣。悲夫。

又《讀許渾詩》　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又《新集》卷三　許渾五言云：「鷺巢行卧柳，猿飲倒垂藤。」又云：「□□□婦懶，蠶出小姑忙。」《題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劚青山。」《題峽山寺》云：「山風寒殿磬，溪雨夜船燈。」《宿石屏村》云：「僧歸下嶺見，人語隔溪聞。」《題韋隱居西齋》云：「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又五言云：「溪冰寒棹響，巖雪夜窗明。」又云：「漁火夜移灣。」又七言云：「自翦青莎織羽衣，南峰煙火是柴扉。萊妻早報蒸梨熟，童子遙迎種豆歸。」又云：「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又云：「山齋留客掃黃葉，野艇送僧披綠莎。」又云：「潮生水郭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疏。」又云：「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山草自香。」又云：「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閑。」又云：「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又云：「梧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又云：「嵇、阮沒來無酒客，應、劉亡後少詩人。」《驪山》云：「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雲卷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山寂寂，龍旗西幸水滔滔。貴妃沒後巡遊少，花落宮牆見野蒿。」《登故洛陽城》云：「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北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洞，蝶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歌碧桃。」《淩歊臺》云：「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四皓廟》云：「避秦安漢出藍關，松桂花陰滿舊山。豈是無人有歸意，白雲長在水潺潺。」渾字用晦，仕至鄆州刺史，居京口丁卯橋。古律詩三卷，名《丁卯集》。其詩如天孫之織，巧匠之斫，尤善用古事以發新意。其警聯快句，雜之元微之、劉夢得集中不能辨。

《對牀夜語》卷二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弓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今摭其警句可以爲法者書於後，云：「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山殿日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山城夜漏稀。」「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楊柳見隋堤。」「潮生水郭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疏。」「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淩歊臺》云：「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洛城》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金陵》云：「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書所見》云：「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衛將軍廟》云：「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才散魯連歸。」皆妙。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

又　趙嘏、劉滄七言，間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又卷三　人知許渾七言，不知許五言亦自成一家。知劉長卿五言，不知劉七言亦高。許五言如：「樹色隨山迴，河聲入海遙。」「月高花有露，烟合水無風。」「別馬嘶營柳，驚烏散井桐。」「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全篇如《示弟》云【略】。

又　許渾絕句亦佳，但句法與律詩相似，是其所短耳。《學仙》云：「聞有三山不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緱仙廟》云：「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秋思》云：「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皆無衰靡之氣。若《旌儒廟》云：「廟前亦有商山路，不學老翁歌《紫芝》。」《四皓廟》云：「山酒一巵歌一曲，漢家天子忌功臣。」則雄拔藻麗之中，有一段議論在，又與前作不侔矣。其《始皇墓》云：「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曹鄴亦有「行人上陵過，卻拜扶蘇墓」，扶蘇非有德於人者，意亦不如許。

《瀛奎律髓》卷一〇（《春日題韋曲野老邨舍二首》）方回評：予選詩以老杜爲主。【略】晚唐諸人，賈島開一別派，姚合繼之。沿而下，亦非無作者，亦不容不取之。惟許渾《丁卯集》，予幼嘗讀之，喜焉，漸老漸不喜之。以後山《和東坡渾字韻》有云：「誰云作許渾。」因是尤不心愜。紀昀評：按後山詩乃「末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此誤。方回評：每以許詩比較後山詩，乃知後山萬鈞古鼎，千丈勁松，百川倒海，一月圓秋，非尋常依平仄、儷青黃者所可望也。大抵工有餘而味不足，即如人之爲人，形有餘而韻不足，詩豈在專對偶聲病而已哉。近世學晚唐者，專師許渾七言，如「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之類，以爲摹楷。老杜詩中有此句法，而無「東去」、「北來」之拘，如「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下句佳，上句不牽強乎。馮班評：「東去」、「北來」四字甚穩，非拘也。何言「牽強」。查慎行評：「暮」字無着。

又卷一四（《曉發鄞江北渡寄崔韓二先輩》）方回評：其詩出於元、白之後，體格太卑，對偶太切。陳后山《次韻東坡》有云：「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以此之故，予心甚不喜丁卯詩。然初年誦半山《唐選》，亦愛其《懷古》數篇。今老而精選，罕當予意。早行晨起，難得佳者，獨丁卯爲多。五言如：「素壁寒燈暗，紅爐夜火深。廚開山鼠散，鐘盡野猿吟。」「露重螢依草，風高蝶委蘭。」「晨雞鳴遠戍，宿雁起寒塘。雲捲四山雪，風凝千樹霜。」皆近乎屬對求工，而所對之句意苦牽強。又如：「簷楹御落月，幃幌耿殘燈。」上四字全不佳。又如：「水蟲鳴曲檻，山鳥下空階。」十字全然無味。七言如：「一聲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星河半落嚴前寺，雲霧初開嶺上村。」殆不成詩。而近世晚進，爭由此入，所以卑之又卑也。短中求長，唯七言《懷古》詩、五言《峽山寺》詩、《早梅》詩爲優，自見別評。馮舒評：若在黃、陳，則「御」、「耿」二字又是詩眼矣。此中諸詩，何句是黃、陳能道者，乃敢妄論如此。用晦詩精密清新，工夫極矣，但於格力詞句，無古人來歷，根柢太淺，未免卑弱耳。然較之疏硬粗野自謂杜詩者，何啻天壤。山谷不喜郢州，自是一家之見。若字字句句求其短處，則「江西」可議，而用晦少疵累也。評中所摘諸句，皆清新可誦。許詩工細，自是一種好詩，與黃、陳正相反，方君持論欠平。又云「用晦骨氣自弱」，然清新相接，娓娓可誦，亦難到也。萬里曲意排擊，讀其言，令人不平。馮班評：許詩氣味清，黃、陳氣味惡。方君云「意若牽強」，然並不牽強。方君云「上四字全不佳」，然「燈」、「月」二字佳在何處？「水蟲鳴曲檻，山鳥下空階」，不用詩眼所以妙，萬里不解也。方君云「十字全然無味」，然如何無味。

《唐才子傳·許渾》 渾樂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已見壯心，故爲格調豪麗，猶強弩初發，牙淺弦急，俱無留意耳。至今慕者極多，家家自謂得驪龍之照夜也。

王璫《丁卯詩集序》 晚唐詩人彬彬，輩出名家，當時傳誦來裔，可謂甚盛。比年以來，學者惟多宗許郢州，其故何耶。豈非絕類離倫，可以則而象之也。嘗觀杜牧之寄許詩曰：「薊北雁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玩味是詩，可以知郢州見推行輩，相期以遠，非止于能詩也審矣。何怪後學俛焉孳孳，必欲追其儁軌哉。惟昔郢州自記其篇目多至五百，而今之書肆見于板行者纔踰一半，同志之士，每恨莫窺其集之全也。信安祝得甫好學不倦，尤篤志于詩。一日從容訪舊，偶得《郢州類藁》若干卷，復旁搜遠紹，幾足五百之數。吁，其勤摯矣。亟命鋟梓，將以廣其傳，謂璫曰：「牧之之作所以期許郢州者，實而不華，倘大書深刻，以信後世，彷彿一序矣。子其贊一辭，以載成編之歲月，而不假乎其他也。」璫謂：「郢州句律之精微，學詩者當自得之。若夫青黃犧尊，或得以戕木之性，抑璫非其人也，曷敢妄加藻繪，以來躐易之譏邪。」得甫曰：「然。」遂書以識。皆大德丁未仲春朔，金華王璫書。

鄭傑《丁卯集序》 予蚤歲在邑庠中，嘗讀《唐詩鼓吹》每至郢州刺史許公用晦諸篇，未嘗不三復而三歎曰：「美哉，用晦之詩。」觀其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內，字字皆穩。無一句之或苟且，無一字之不對偶，兼且體製嚴厲，筆力精神，一皆本乎人情，該乎物理，愈究而理趣愈深，愈玩而句法愈妙。誠盛唐之氣象，詩家之法程也。第以弗克獲覩其全集爲恨。弘治庚戌春，予由大理左寺正出知鎮江，知許公郡人也，廣求博訪於士大夫家，幸獲《丁卯集》一帙，喜得償其宿昔之願，不啻如百朋之錫也。退而逐一簡閱之，中間遺失錯亂者亦多。又於鄉學中得一寫本，乃於郡事之暇，參互考訂，錯者正之，亂者序之，遺失者補輯之，而厥集始克全備。遂捐俸刻梓，以廣其傳，俾後之凡愛慕許公之詩如傑者，得是集而覩之，庶幾無少憾焉。因書以識其歲月云。

《升菴詩話·三千歌舞》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

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胸中無學，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棅、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而村學究又誦以教蒙童，是以流傳至此不廢耳。

又《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後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懵於此也。

《七修類稿・詩文類八・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己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出數聯以明之，庶便檢閱，亦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爲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復用二句爲頷聯，皆寄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滂》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用。至於《送僧歸桂州靈巖寺》云「楚客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他日，《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瀟湘耶，至以「蜂蜜」對「麝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意》二聯俱同，但易首尾，此即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麓堂詩話》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致耳。

《唐詩品・郢州刺史許渾》　元和以後，專事聲偶，文藻疎薄，而神氣委靡，無足取者。許渾之在當時，獨以精密俊麗見稱。今觀其集旨趣，物理研窮，意象天然秀出，不可變動。如「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如「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如「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爲世傳誦，不但披沙見寶而已。後來時作，往往祖尚郢州，雖未登于珪璋之列，而烟雲風鳥之思，形容揉弄，殆已盡其華態，亦何可少耶。

《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五》　丁卯詩，淺陋誠有之，而俊語亦自不減，在晚唐較錚錚。廷禮《品彙》博采唐詩，固不得盡廢也。至《正聲》，則渾之近體，無復一篇，意可見矣。用修不詳考，第據方回《律髓》之語而驟譏之，非通論也。【略】又按稱「渾詩遠賦不如不作」，乃唐人語。下復云「非謂不工，謂無益風教耳」，則唐人固匪論其詩也。

又　（《升菴詩話・三千歌舞》）此本《瀛奎律髓》語，楊劌以劇罵郢州耳。丁卯詩誠爲穉弱，其佳處亦何可掩。如「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連關迴，河聲入海遙」，「楸梧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之類，選唐詩者，可盡遺乎。高廷禮《品彙》，以渾爲《正變》之首，而《正聲》則但錄絕句數篇，此深合取舍之宜，非楊所解也。詩人語豈可以事實拘，用修引程泰之論《上林賦》，似得此意者。今欲罵郢州，則又主方萬里之言，何謂耶。（此詩佳句如「湘澤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雖晚唐格調，而清新自得，未易輕也。）選《唐音》者楊士弘，選《鼓吹》者元好問，用修自以工考訂饒問學，而仲弘、天挺屢以無辜遭劇詆，不亦冤哉。（論郢州得失者顧華玉、王敬美最當。見《唐音評點》，《藝圃擷餘》。余非右許，以楊語太過中耳。）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杜甫）「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藝苑卮言》卷四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稚，不如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

《藝圃擷餘》　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詩源辯體》卷三〇　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爲開成許渾（字用晦）諸子。許才力既小，風氣日漓，而造詣漸卑，故其對多工巧，語多襯貼，更多見斧鑿痕，而唐人律詩乃漸敝矣，要亦正變也。（下流至韋莊五言律，李山甫、羅隱七言律。）

又　或問予：「子嘗言陸機、謝客【非有才不足以濟變】，今於許渾又云

「才力既小」，何耶。」曰：許渾才力較錢、劉、子厚爲小，非較衆人爲小耳，以李郢、薛逢、鄭谷、韓偓諸子相比，則知之矣。杜牧、李商隱，其才實勝於渾，故其古詩又多大變也。

又 許渾集，古詩僅見一二，餘皆五七言律絕也。五言律如「傾幕來華館」，「京洛多高蓋二篇，聲氣猶勝，七言律如「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挂鐵衣」，「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程」，「舊精鳥篆諳書體，新授龍韜識戰機」三聯，乃晚唐俊調。至五言如「鴈過秋風急，蟬鳴宿霧開」，「雲識瀟湘雨，風知鄂杜秋」，「雨中耕白水，雲外劚青山」，「山色和雲暮，湖光共月秋」，「高牕雲外樹，疎磬雨中山」，「雲起客眠處，月殘僧定中」，「晴山疎雨後，秋樹斷雲中」，「雲帶鴈門雪，水連漁浦風」。七言如「風隨玉輦笙歌迥，雲卷珠簾劍珮高」，「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閒」，「猿啼巫峽曉雲薄，雁宿洞庭秋月多」，「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山徑晚雲收獵網，水門涼月挂魚竿」等句，對皆工巧，語皆襯貼。（與盛唐總論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則參看。）然以全集觀，句意多相類，亦有失之太重者。

又 許渾五、七言律體格漸卑者，特以情淺而詞勝、工巧襯貼而多見斧鑿痕耳。宋人體尚元和，而元美格主初、盛，其貶渾固宜。楊用修《譚苑》所引詩句，實多鄙陋，而亦貶渾，豈眞以其體格之卑耶。抑亦偏見，不足信也。

《唐詩鏡》卷五〇 《滄浪峽》：「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陪尚書崔公宴海榴堂》：「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旌旗月上樓。」《謝病東歸》：「春耕旋構金門客，夜學兼修玉府書。」《郊居》：「風吹藥蔓迷樵徑，雨暗蘆花失釣船。」《卧病》：「病中送客難爲別，夢里還家不當歸。」其中儘有好句。第初唐七律風味最饒，盛唐性情間出，中、晚專求聲句，故不及也。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對偶語出於詩賦，然西漢、盛唐皆以意爲主，靈活不滯。唯沈約、許渾一流人，以取青妃白，自矜整鍊，大手筆所不屑也。

《薑齋詩話》卷下 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羣，《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髣髴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古詩評選》卷六庾信《詠畫屏風》評 取景從人取之，自然生動。許渾唯不知此，是以費盡巧心，終得惡詩之譽。

《唐詩評選》卷四 渾詩不足道，但資新安賈作春聯耳。楊用修笑楊仲弘、郝天挺、高棅之無目，然而用修所推「秋晚蓮池」一律，猶故物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微之之所謂「凡近」者，即殷璠之所云「俗體」也。王建詩往往在人口中，而樂天稱爲麗則，許渾詩極斐然，而放翁詆其鄙陋。能通於二公之論，此道思過半矣。

《圍爐詩話》卷一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又卷二 許渾詩甚多，七律惟愛《南康阻淺》篇，五律惟《寓懷》虛靈。

又卷五 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即痛斥之，詩眼猶在也。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體製類》張宗柟附識 用平聲爲對，則如老杜「帶甲滿天地」一聯，「鴻雁幾時到」一聯，「谷口舊相得」一聯，「映階碧草自春色」一聯，及晚唐「殘星幾點雁橫塞」一聯，「溪雲初起日沉閣」一聯皆是。然此體當屬拗體，特五言與七言微有分耳。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許渾》 丁卯橋頭月浸湖，清吟一字一眞珠。步虛聲裏昆侖路，可記飛瓊入夢無。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六杜庭珠按 （杜牧）詩醲腴魁磊，雄視三唐。用晦與先生同時，詩格卑下，然韻穩，律切，麗密，亦豈得以淺陋少之。

《載酒園詩話·升菴詩話》 （用修）曰：「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乃晚唐之最下者。孫光憲曰：『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作。』當時已有公論。」愚意「淺」則有之，「陋」亦未然。詩誠不能超出晚唐，晚唐不及許者更自無限。【略】余以許詩如名花香草，雖不堪爲棟梁，政自宜于觴詠，安得以一詩失核而盡棄之。【略】作詩以情意爲主，景與事輔之，兼之者宗工巨匠也，得一端者亦藝林之秀也。許詩情好景好，特意少事少。愚意西崑過于徵實，丁卯跡于空虛，俱是一病。若節取之，則秦綈趙縠，均可適體，必弘大帛之風，咸歸併黜，

好尚雖端，亦有目膠離朱，指捩工倕之歎。如「月過碧窗今夜酒，雨昏紅壁去年書」，「寒雲曉散千峯雪，暖雨晴開一徑花」，「吳岫雨來虛檻冷，楚江風急暮帆多」，「風吹藥蔓迷樵徑，雨暗蘆花失釣船」，「秋寺卧雲移棹晚，暮江乘月落帆遲」，「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來」，雖言外不足，即景自工。況讀其全集，絕無荒淫之語，又不爲怨懟之言，此亦得于溫柔之敎者。至其絕句，則又不在樊川之下矣。

又《又編・許渾》 文人落筆，常有意態偶同者。許郢州《鄭秀才東歸憑達家書》曰「兩巖花落夜風急，一徑草荒春雨多」，來鵬《山館書情》曰「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二意相似。許稍調高，來則態勝耳。許結曰「貧居不問應知處，溪上閑船繫綠蘿」，來結曰「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則來爲振響，許殊弄姿也。許郢州詩，前後多互見，故人譏才短。如《寄題華陽韋秀才院》：「晴攀翠竹題詩滑，秋摘黃花釀酒濃。山殿日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與《常慶寺遇常州阮秀才》中聯無異，但改「晚收紅葉題詩遍，秋待黃花釀酒濃」，又改「殿」爲「館」之別耳。又《寄殷堯藩》「帶月獨歸蕭寺遠，看花頻醉庾樓深」，亦與《寄盧郎中》「醉別庾樓山色滿，夜歸蕭寺月光斜」，語略相同。然詩家犯此甚多，太白已先不免。《金陵懷古》詩曰「《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咏金陵而獨舉陳事者，自此南北不分也。「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即太白「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意。「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嘗見宋僧圓至註周弼《三體唐詩》引《湘州記》「零陵有石燕，遇雨則飛」解此句，大謬。金陵有燕子磯俯臨江岸，此專咏其景耳，何暇遠及零陵。「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語稍未練，亦自結得住。此詩在晚唐亦爲振拔，顧璘稱其「前四句雄渾而意象不合」，正不知何者爲意象。又云「次聯粗硬」，粗硬者如是乎。顧貶李貶溫，又貶許不遺力。

《古歡堂集雜著》卷三 予謂聲律之熟，無如渾者，七言拗句如「嶺猿羣宿夜山靜，沙鳥獨飛秋水來」，「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閣捲簾千樹風」，「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劉伶臺下稻花晚，韓信廟前楓葉秋」，「兩巖花落夜風急，一徑葦荒秋雨多」，拗字聲律極自然可愛。又如「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來」，「村徑遶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香」，「花盛庾園攜酒客，草深顏巷讀書人」，「舟橫野渡寒風急，門掩荒山夜雪深」，「寒雲曉散千峯雪，暖雨晴開一徑花」，「牛羊晚食鋪平地，鵰鶚晴飛摩遠天」，「暖眠鸂鶒晴灘草，高挂獼猴暮澗松」，「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果雨來低」，亦自挺拔，兼饒風致，似不可過詆丁卯也。

《西圃詩說》 王元美論梅花詩云：「「疎影」、「暗香」二句，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盛唐語。」良是。

《一瓢詩話》 許丁卯思正氣清，詩中君子，但苦聲調低啞有之，在當時韋端己、杜牧之皆有詩推許可證。楊誠齋詆其淺陋，竟似道聽塗說，不曾親讀此公詩者。其《凌歊臺詩》，一本「湘潭雲盡莫煙出」，大謬。《咸陽城西門晚眺詩》悠揚細膩之至，并低啞二字，亦非定評，況詆其爲淺陋乎。《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借處士以形長安諸公，借長安諸公以形當時世事，雖只平平八句，卻用無限躊躇，絕非使酒罵座者可比。

《才調集補註》卷一馮班評 此人亦堪壓卷，然調啞與此書不合。又，工夫亦太細。

《石洲詩話》卷二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溫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溫清迥矣。

《瀛奎律髓刊誤》卷一四 （許渾《曉發鄞江北渡寄崔韓二先輩》）「體格太卑，對偶太切」，八字評用晦切當。「以此之故」四字，純是依門傍戶之醜態，千古自有定論。寸心亦具是非，豈因人一語遂以爲不喜之根。諸聯亦不盡牽強。用晦之病在格意凡近，不盡在句法也。《懷古》詩如馬首之絡，至爲不佳。

又 用晦五律勝七律，然終是意境淺狹。如老於世故人，言動衣冠，毫無圭角，而有一種說不出可厭處。

《柳亭詩話》卷四 張承吉《題孟處士宅》：「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陸務觀《讀許渾詩》：「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處士見棄於明主，郢州沉默於下僚，讀張、陸二詩，足以豁才人之憤。

又卷二〇 對屬親切，李廷彥百韻詩已有謔談，然在近體中何容抹殺。韋莊《題許渾詩卷》云：「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山屋有知，可無憾于「荆樹」、「橘林」之議已。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許渾》一 惠休空作碧雲詞，字字清新句句奇。記得韋莊贈佳句，江南才子許渾詩。

又五　詩詞清快意工新，丁卯橋邊別有春。那似并州溫助教，任才馳騁不驚人。

《**石園詩話**》**卷二**　《丁卯集》中「孤枕易爲客，遠書難到家」，「林繁樹勢直，溪轉水紋斜」，「遠帆春水闊，高寺夕陽多」，「就學多新客，登朝盡故人」，「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村徑繞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香」，「兩岸曉烟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句，《寄房千里》、《金陵懷古》、《凌歊臺》、《驪山》、《四皓廟》諸詩，字字清新，果不愧乎爲「江南才子」也。

《**重訂主客圖·許渾**》　懷民按：用晦詩，豐潤有餘，清瘦不足，故格少降，然韻遠情長，工于匠物，撰力不在朱慶餘下，或起結稍遜耳。其宗水部，雖無明文，而淵源可尋，楊升菴乃據孫光憲論，以爲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晚唐之最下者，當時已有公論。予謂此直小兒檢瓜之見耳，何曾窺見古人至處，且用修常稱，晚唐律詩，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又稱韋莊詩多佳，韋讀許詩曰：「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珍珠量不盡，惠休空作碧雲詞。」杜牧亦有寄渾句曰：「江南仲蔚多清調，悵望青雲幾首詩。」其爲當時名流推重如此，余嘗謂唐人論詩最精確，用修一人私見，豈能杜絕天下後世之口，特著爲升堂第二，以爲學古先路。

《**養一齋詩話**》**卷四**　范晞文論七律，謂「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吾甚不喜其說。如「雲開星月浮山殿，雨過風雷繞石壇」，「山殿日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不過崢嶸其貌而已。若「一聲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兩岸晚烟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不免有圓熟太過之病。況如「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沈無計水東流」，「昔年顧我長青眼，今日逢君盡白頭」，「琴曲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忘更尋方」，尤淺易不耐咀含。放翁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然翁閒居遣興七律，時或似此，雖圓密穩順，一時可喜，而盛唐之氣魄、中唐之情韻，杳然盡矣。必求渾之名語，惟「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潮生水國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疎」，稍能振作，自成一隊。而全篇又不盡老成，未能如五絕之「夜戰桑乾北」，七絕之「勞歌一曲解行舟」，五律之「紅葉晚蕭蕭」，全局俱動，爲晚唐之翹秀也。大抵渾之絕句、五律，綽有家法，若必推重其七律，則久將以熟套爲詩，而無獨得之妙。晞文轉謂渾之絕句是其所短，怪矣。

又卷五　前謂劍南閒居遣興七律，時仿許丁卯之流，非冤之也。如「數點殘燈沽酒市，一聲柔艣採菱舟」，「高柳簇橋初轉馬，數家臨水自成村」，「似蓋微雲纔障日，如絲細雨不成泥」，「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童兒衝雨收漁網，婢子聞鐘上佛香」，「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釣收鷺下虛舟立，橋斷僧尋別徑歸」，「瓶花力盡無風墮，爐火灰深到曉溫」，「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蘋徐動覺魚行」，如此更僕難盡，無句不工，無工句而非許丁卯之流也。

《**退餘叢話**》**卷二**　七律至許丁卯，一變而爲崛奇，氣力稍厚，味亦稍腴。後來轉相摹仿，才力薄弱，越少味矣。

《**射鷹樓詩話**》**卷二二**　吳江計改亭（字甫草）孝廉東，著有《中州集》及《改亭集》。孝廉負奇氣，【略】嘗論詩曰：「學詩必從古體入，若先學近體者，骨必單薄，氣必寒弱，材必儉陋，調必卑靡，其後必不能成家，縱成家亦灑削小家，如許渾、方干之類是也。」

駁復《**說詩用琥韻**》　大抵論詩功，天人各分半。詩中常有人，對卷若可喚。捻花示微旨，悟者一笑粲。舉俗愛許渾，吾已思熟爛。

分　論

《**陪王尚書泛舟蓮池**》《重訂主客圖》卷上：祇是尋常字句，而韵遠味腴，便耐諷咏，後世不深入而妄詆之，正不值作者一笑。陳后山云：「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須知俗人所愛，非能得其妙處，其妙處恐后山亦未及深求也。「烟秋雁早鳴」，便不同。「舞移迴雪態，歌轉遏雲聲。」爲人輕處，以此等句。

《**贈裴處士**》《重訂主客圖》卷上：「煖酒雪初下，讀書山欲明。」清迥似此，豈俗人所能學得。

《**對雪**》《重訂主客圖》卷上：「珠翠發寒光」，賦雪之妙，從未到此，不得以設色少之。後來蘇子瞻超然臺上雪詩，有意及此，然無此清艷逼眞。「柳重絮微濕，梅繁花未香。」爲人輕處，以此等句。

《**王居士**》《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野浪仙》引《復齋漫錄》：前輩使白

水事，例作一意，【略】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三、四世人所稱。紀昀評：亦無可稱之處。

《**早秋三首**》一　《重訂主客圖》卷上：「早雁拂銀河」，全是韻勝。「高樹曉還密，遠山晴更多。」此等處景眞尤在理足。

《**洛東蘭若夜歸**》《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丁卯詩格頗卑，句太偶。此二詩各有一聯佳，亦不可廢。何焯評：以蘭若爲歸，無可歸也。「何處」二字好。紀昀評：結二句好。

《**晨起二首**》一　《重訂主客圖》卷上：「簷楹銜落月，幃幌映殘燈。」爲人輕處，以此等句。

又二　《重訂主客圖》卷上：「水蟲鳴曲檻，山鳥下空階。」淡味絕近張、王。

《**寓懷**》《才調集補註》卷七馮舒評：比也。

《**示弟**》《對牀夜語》卷三：老杜《得弟信》詩云：「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喜觀即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是皆用「鶺鴒」寓兄弟事。其憶之則云：「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別之則云：「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又止於盡憶別之意，未嘗用事也，亦何害其不爲憶弟別弟之詩。其他與子姪之詩亦然。近因舉許渾《示弟》詩，有云：「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或謂不見示弟之意，不足爲佳，似未嘗讀杜詩也。《秋窗隨筆》：「君問歸期未有期，【略】」全不似玉谿手筆。「自爾出門去，【略】」亦不類丁卯作。二詩皆妙絕，通人眞無所不可也。《重訂主客圖》卷上：「自爾出門去，淚痕長滿衣。」此起所以不及朱慶餘、項斯。「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絕似水部（「秋風正搖落，孤雁又南飛。」水部）。

《**題杜居士**》《重訂主客圖》卷上：「溪冰寒棹響」，字法。「巖雪夜窗明」，字法。水部佳句。「機盡心猿伏，神閑意馬行。」心猿意馬對，熟常。

《**神女祠**》《重訂主客圖》卷上：「停車祀神女」，起亦不佳。「龍氣石牀濕」，字法。「鳥聲山廟空」，字法。似水部語。「長眉留桂綠，丹臉寄蓮紅。」爲人輕處，以此等句。「莫學陽臺畔，朝雲暮雨中。」確得水部神致。

《**遊維山新興寺宿石屏村謝叟家**》《重訂主客圖》卷上：運筆工絕，幾于天成，韵味亦近水部。

《**晚泊七里灘**》《四溟詩話》卷二：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便無力矣。《重訂主客圖》卷上：「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何必是此地，卻是此地。「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止一點足矣。

《**寄題南山王隱居**》《詩話總龜・博識門》引孔平仲《談苑》：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每爲人所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裂出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隱詩曰「投巖麝退香」，許渾詩云「獵麝采生香」是也。狨，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爲卧褥鞍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喜緣木，猖猱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爲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

《**送前綠氏韋明府南遊**》《四溟詩話》卷三：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略】許渾《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葉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損氣魄，此非縮銀法手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起得慷慨激烈。接語熟閱世路，次記所歷時景。結勉韋，欲使之速歸。《重訂主客圖》卷上：「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此等皆從水部變出。

《**留贈偃師主人**》《重訂主客圖》卷上：「晴雪捲簾寒」，此等劉文房與張文昌合調者也。

《**別韋處士**》《重訂主客圖》卷上：通首氣味全似，特撰力弱耳。

《**送惟素上人歸新安**》《重訂主客圖》卷上：「風急渡溪晚，雪晴歸寺寒。」畫。

《**雪上宴別**》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陵陽》：烏程北二十一里爲西陵山，吳太子孫和葬此。子皓繼統，追尊文皇帝陵曰明，以其在西。故名西陵。而吳興郡城在其南，故以陵陽名之，許詩指此。又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之愛姬宋態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牟巘寓居城南，因名其詩爲《陵陽集》，皆謂此也。

《**尋戴處士**》《重訂主客圖》卷上：「蠻僧留古鏡，蜀客寄新琴。」古情全

在「留」字、「寄」字。「曬藥竹齋暖，擣茶松院深。」須看此等全似。

《**放猿**》《才調集補註》卷七馮舒評：直破題。又：後六句不言猿而非猿不可。

《**將離郊園留示弟姪**》《重訂主客圖》卷上：純乎張格張派。

《**秋日衆哲館對竹**》《重訂主客圖》卷上：「寒聲風滿堂」，刻畫亦是水部。「高枕夜偏長」，逼眞。

《**春日題韋曲野老邨舍二首**》一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如此詩「幼婦」、「小姑」，工則工矣，而病太工。馮班評：此卻不好，只恨未工耳。方回評：草近溝而濕，花臨路而香，多卻「烟」、「風」二字，亦未爲甚高。馮舒評：草帶烟所以濕，花遇風所以香，何爲病其不高。查慎行評：五、六「香」字從「風」字來，出句「烟」字、「濕」字都不相關。陸貽典評：近溝之草帶烟而濕，臨路之花因風而香，意曲理直，方公以爲多「烟」、「風」二字何也。方回評：以荆公嘗選此詩，予亦不棄。且就是發明，以開晚進之未透者。馮班評：「烟」、「風」二字妙。許詩多佳句，新麗可愛，後山酷不喜之，正由工夫太細耳。後山恨粗。錢湘靈評：許詩太整，是其一病。然句活利，學者不及。紀昀評：三句有思致而不自然。

《**南樓春望**》《才調集補註》卷七馮舒評：「南樓春一望」下七句，只一「望」字。

《**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重訂主客圖》卷上：博大得登眺意。「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與許元化又自不同。《唐詩三百首》卷五：「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格意直追初唐。《晚唐詩善鳴集》卷上：仲晦如此詩，雖與劉文房分居「長城」可也。何拙魯若陳後山者亦復疵之太過。《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許渾之【略】（《赴闕題潼關驛》）。

《**送魚思別處士歸有懷**》《重訂主客圖》卷上：「溪亭相送遠，山郭獨歸遲。」全得水部妙處。「病來雙鬢白，不是舊離時。」純是，不但純似。

《**將赴京師留題孫處士山居二首**》一　《娛書堂詩話》卷上：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極爲的對。《眞誥》曰：「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注云：「其地肥，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重訂主客圖》卷上：「枕膩海雲起，簟涼山雨來。」二句意未盡，故又暢作七言「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應學相如志，終須駟馬回。」爲人輕處，以此等句。

《**下第寓居崇聖寺感事**》《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次聯合看方好。紀昀評：平直少味。

《**洛中秋日**》《重訂主客圖》卷上：脫去摩擬之迹，全任神行。「吳僧秣陵寺，楚客洞庭舟。」此等天妙，亦不同常熟。此不可以摹擬得，一著跡便常熟矣。「久病先知雨，長貧早覺秋。」此等情眞，尤在理足。

《**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荆渚**》《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京師荆渚，相去萬里，樽前一別，風雨空懷，豈不生愁。三四分頂，次一句言。五六即蒜山津送時情景。末相期幽隱，有白首同歸之願，比「滿天風雨下西樓」情思更切。引徐中行曰：終篇不露筋力，起結更自高渾。蔣一梅曰：結有勝情，不似晚唐。

《**潼關蘭若**》《重訂主客圖》卷上：「遠帆春水闊」，「遠帆」匠，「闊」字妙。「高寺夕陽多。」「高寺」匠，「多」字妙。

《**春泊弋陽**》《重訂主客圖》卷上：「飲猿聞棹散，飛鳥背船低。」眞妙。

《**晨別倏然上人**》《甚原詩說》卷一：五字爲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上一下四，上四下一，上二下二中一，上二中二下一，上一中二下二，上一下一中三，凡八法。【略】上一下四，如「臺倚烏龍嶺，樓侵白雁潭」（許渾），【略】上二中二下一，如【略】「晴山開殿翠，秋水掩簾寒」（許渾），【略】此皆以五字成句，而句中有讀者也。《重訂主客圖》卷上：「晴山開殿響」，字妙。「秋水捲簾寒」，此水部所未及道。

《**將歸途口宿鬱林寺道玄上人院二首**》一　《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清境不能住，朝朝慙遠公。」亦妙。然覺未閒，難久住。二語深永。譚元春評：得力在「慙」字。

《**題岫上人院**》《重訂主客圖》卷上：「病客與僧閒，頻來不掩關。」水部口角。

《**送客南歸有懷**》《重訂主客圖》卷上：格老。「瓦尊迎海客，銅鼓賽江神。」非眞水部而何。

《**江西鄭常侍赴鎮之日有寄因酬和**》《重訂主客圖》卷上：「即應歸鳳沼，中外贊天休。」此等少涉膚腴。

《與裴三十秀才自越西歸望亭阻凍登虎丘山寺精舍》《唐詩鏡》卷五〇：六語景趣。《重訂主客圖》卷上：「倚棹冰生浦，登樓雪滿山。」「開門雪滿山」自是右丞語，「門對寒流雪滿山」自是左司語，「登樓雪滿山」，自是丁卯橋語，其發興同而吐屬自別。

《與侯春時同年南池夜話》《唐詩鏡》卷五〇：三四清遠韻饒。

《贈高處士》《重訂主客圖》卷上：「垂釣有深意」，寫神。「望山多遠情」，寫神。「夜碁留客宿，春酒勸僧傾。」「留」字、「勸」字妙。

《寄殷堯藩》《唐詩鏡》卷五〇：語雖淺淺，卻有天致。《重訂主客圖》卷上：「直道知難用，經年向水濱。」唐詩人多具此骨子，所以朗然自負，後人無是，故易餒也。「宅從栽竹貴」，偏說貴妙。「家爲買書貧」，說得好。

《新卜原上居寄袁校書》《四溟詩話》卷四：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愚論已詳首卷。許渾《原上居》詩：「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因易爲「羈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

《送友人罷舉歸東海》《重訂主客圖》卷上：此去知投筆，須求利劍磨。」即同溫岐「欲將書劍學從軍」意，皆本項羽傳。

《遊茅山》《重訂主客圖》卷上：「漁樵不到處」，進一層。「石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二句樸拙，酷似仲初。

《暝投靈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往》《重訂主客圖》卷上：看其運題之法，既非抛撇，又非挨叙，此中有斷制剪裁在，即所謂格也。「古廟陰風地，寒鐘暮雨天。」如見。「沙虛留虎跡，水滑帶龍涎。」此二句皆似水部少鶴，尤取次句，而嫌必龍虎對。

《下第歸蒲城墅居》《重訂主客圖》卷上：皆失意眼中看出。「牧豎還呼犢」，「還」字妙。「隣翁亦抱孫」，「亦」字妙。「不知余正苦，迎馬問寒溫。」情眞景眞，妙，妙。

《重賦鶯鶯》《庚溪詩話》卷下：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還，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尋周鍊師不遇留贈》《重訂主客圖》卷上：「夜碁全局在，春酒半壺空。」妙於尋常處見高致。「長嘯倚西閣，悠悠名利中。」結興遠。

《山居冬夜喜魏扶見訪因贈》《重訂主客圖》卷上：「夜久草堂靜，月明山客來。」極常語，卻不常，惟知者知之。「憶字共書灰」，逼眞。

《題愁》《重訂主客圖》卷上：「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詩中有人爲之主也。

《金陵懷古》《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禾黍高低六代宮」，此一句好。上句所謂「松楸遠近千官塚」，非也。大抵亡國之餘，烏有松楸蔽千官之塚者？五、六卻切於江上之景。馮舒評：金陵，六朝建都之地，雖經變革，豈是朝朝伐樹？可笑。馮班評：陳亡之後，諸臣皆仕隋富貴，方君不知也，大謬。陸貽典評：陳亡後，諸臣都半事隋，居大官。至唐，其子孫亦盛，何至不能庇祖先之墓。方公此論，未嘗論世也。又：丁卯詩着意多在中四句，此篇起結皆有力。查慎行評：此論太滯，且金陵多降王，則松楸無恙，亦常理耳。何焯評：從陳發端，一筆帶過往事，勢亦空闊。紀昀評：松楸句本意指林莽蔽翳而言，非指舊日所插，但松楸乃蔽冢之木，似乎舊植之猶存，語意不明，故爲虛谷所摘。《四溟詩話》卷二：許用晦《金陵懷古》，頷聯簡板，對爾頸聯，當贈遠遊者，似有戒愼意。若刪其兩聯，則氣象雄渾，不下太白絕句。《唐詩解》卷四〇四：金陵本六朝建都之地，至陳主荒淫，王氣由此而滅，故以「玉樹」發端。遂言主就縛景陽而戍樓空寂也，雖千官之塚樹猶存，而六代之闕庭已盡，惟餘石燕江豚作雨吹風而已。然英雄雖去，而青山盤鬱，足爲帝都，徒使我對之而興慨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先生眼看一片楸梧禾黍，而悄然追嘆其事也。一、二，玉樹歌殘，景陽兵合，對寫最妙，言後庭之拍板初擊，采石之暗兵已上，宮門之露刃如雪，學士之餘歌正清。分明大物改命，卻作兒戲下場。又加「王氣終」、「戍樓空」，對寫又妙，言天之既去，人皆不應，眞爲可駭可憫也。于是合殿千官，盡成瓦散，六宮臺殿，咸委積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當時朝朝瓊樹，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後解）此又快悟而痛感之也。言當時英雄有英雄之事，今日石燕亦有石燕之事，江豚亦有江豚之事。當時英雄有事，而極一代之豪華，今日石燕江豚有事，而成一日之風雨。前者固不知後，後者亦不知前也。「青山似洛中」，掉筆又寫王氣仍舊未終。妙，妙。《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前四句總慨南朝自亡之後，消廢殆盡也。五六句喻六朝君臣，自恃翻雲覆雨權謀，專逞威福，肆志妄行，以致敗亡。或謂「石燕」「江豚」且知時出處，何六朝君臣不知時去，亦通。末嘆英雄一去，基業榛蕪，不能如青山之不改，徒增憑吊者一傷慨也。

金陵本六朝建都之地，至陳主荒淫，王氣由此而滅，故以「玉樹」發端。建康山水與洛陽形勝盤踞，俱足爲帝都，故結云「似洛中」，太息王氣消沉，無如青山之盤鬱爾。「惟有」二字可玩。引顏璘曰：獨此篇前四句稍雄渾，而意象不合；次聯粗硬；結語獨急如唱斷頭。然就其他作，又不及矣。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楸》：「松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此許渾《金陵懷古》之頷聯也。若如箋云，則「楸」幾與「白楊」同蕭蕭愁殺矣。然觀《韻語陽秋》云「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埤雅》云：「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此蓋名高楸籍矣，豈特墓木堪悲而已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六朝建都金陵，至陳後主始滅，故以此發端。《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詩之慷慨悲歌者，易見精神，其富貴頌揚及有所希冀者，往往委靡不振。少陵所以特出流輩，良由是耳。他如許郢州（渾）《金陵懷古》【略】何啻精神百倍。《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感六朝興廢也。首言陳後主專事遊宴，至于國亡，而玉樹之歌已殘，王氣亦已盡矣。隋之韓擒虎將兵入陳，而景陽戍樓已成空虛，但見松楸生于千官之塚，禾黍滿于六代之宮，塚殿荒蕪，伯圖消滅，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飛翔，江沌出沒，景物常存耳。若英雄一去，豪華殆盡，不復再留，豈有能若青山之無恙哉。《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金陵之廢，後解深懷古之情。《唐詩箋注》卷六：此詩似不及劉夢得《西塞山懷古》。蓋劉從孫吳說起，虛帶六朝，凭吊深情，自有上下千古之慨，氣魄宏闊，詩亦深厚。此詩嘆陳後主爲南朝之終，追溯六朝，立局亦妙。《晚唐詩善鳴集》卷上：此詩三、四對得微板，五、六一聯變出比意，遂非尋常格律。金陵懷古詩中，豈易見此傑作。

《姑蘇懷古》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學詩者若止如此賦詩，甚易而不難，得一句即撰一句對，而無活法，不可爲訓。以王半山多選其詩，亦不可盡捐，故取其《懷古》諸篇於此。陸貽典評：「黍離」字用來未切。紀昀評：是非自有確評，別白當存定見，明知其不可訓，乃以《百家詩選》取之，遂壓於盛名而遷就其說，是何言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荒涼事，無人不着筆，吮他餘唾，多得厭嘔。此忽翻新，輕輕寫出「倚棹過二三字，眞令人別自慨然。麋鹿、鳧鷖，妙在「爭」字、「占」字。言此固闔閭伸威、夫差窮武、伍員內謀、孫武外騁之巨麗也。所謂擁之龍騰，據之虎視，睚眦挺劍，喑嗚彎弓者，今俱何在乎。區區一鹿一鳧，遂已爭之占之，使我一回念誦，數日作惡矣。（後解）岫雨江風，不知代變，來者仍來，急者仍急。然只是野家虛檻，估客遠帆，適然承受之也。「自從」妙。「日日」妙。言亦不自今日矣，亦不止今日矣。

《凌歊臺》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劉裕起於布衣，節儉之主，「三千歌舞」之句，不近誣否。第四句最玄，上一句似牽強。至如「有基」、「無主」一聯，近乎熟套而格卑。許丁卯詩俗所甚喜，予輒抑之以救俗。其集《懷古》數詩爲最。馮舒評：第三不可謂之牽強。五、六熟矣，亦未必不合。馮班評：方君極詆丁卯爲格卑，爲俗套，不知用晦詩極工細，與「江西」格正相反，宜方君之不喜也。《宋書》：「太宗置三千歌舞。」此詩誤用宋祖，非誣也。紀昀評：許丁卯甚允。懷古詩尤惡濫，所謂馬首之絡，處處可用者也。乃曰集中爲最，乖謬之極。陸貽典評：第三句並非牽強，五、六近於熟矣。查慎行評：除卻「宋祖凌歊」四字，以後無一語切題者，且三、四於起句神氣不浹。何焯評：三千歌舞，不覺囂煩，惟其曠絕，如次聯所云也。第二變化曲折，有此句方頂接得首句氣脈足，五、六亦有照應。「高高」含「層」字，「樂未回」反呼後四句。牧之詩云：「勢比凌歊宋武臺。」知爲孝武所作。無名氏（甲）評：臺在太平府。《升菴詩話・書貴舊本》：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亦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煙」是也。「烟」字大勝「山」字。《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五》：「山」字勝，「烟」字非也。「雲盡」而「山出」，語意自然，易以「烟」，不贅乎。觀下句對「巴蜀雪消春水來」，氣脈可見。即「烟」字果渾手書，吾弗許也。方萬里評下句最佳，上句不及，亦非是。然總之，晚唐境界耳。渾烏絲欄手書詩，見《海岳書史》米顚盛稱之。世遂亡一知者。古人遺迹，泯沒不傳何限，惜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歊，暑氣也。凌，高出層表以破除之也。樂，暑去涼生則心樂也。通解寫宋祖縱心肆志，只一「未」字已盡。言祖初因長夏畏暑，故築層臺納涼。然則暑去涼生，自應還朝聽政，乃因三千歌舞，樂此不欲復去，于是更月改歲，遙遙只住臺端。三、四，正極寫之也。雲盡烟出，言天下已見夏徂秋盡也，雪消水來，言天下又見臘盡春回也。若問行在何在，則還在凌歊臺上避暑未歸，是可發一

大笑也。(後解)夫宋祖代晉，初有天下，其百凡創業垂統，豈不自謂我爲始皇帝哉。他日子孫代立，而自一世、二世至于千世、萬世，人有同情，畏暑惟均，則于此處能無行殿。此固其岩畔豐碑，自叙斯志，其文現在可捫而讀者也。其又烏料身死之後，不惟後人不成坐殿，連自家亦已無主。嗟乎，嗟乎。荒薺野棠，一春事畢，豪人遠計，萬載無休，人不云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登斯臺者，夫亦可以少悟矣。《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顧璘曰：此篇中聯雖急，而賦景切實，有可取者。卻作一結，如此粗濁，緣興意已竭，勉作攔截耳。周珽曰：此譏宋主專事遊樂，而霸業空虛也。首遡昔時逸樂之事，次即臺中景物之勝，三詠今日荒涼之象，末言生前長計無益，死後遺蹟總空也。至天隱云：既曰「有基荒薺合」，又曰「無主野棠開」，語似合掌，但行殿乃生前之殿，寢園乃死後之園，此既不同，則語雖類，意實異矣。

《驪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詩前解要看其「聞說」字，後解要看其「見」字。然又必先看其後解之「見」字，而後倒轉來方看其前解之「聞說」字。蓋此詩，是先生一日行經驪山，親眼見他是空牆，因而見他落瓦，見他野蒿，不覺遍身戰慄，遂嘆曰：我昔聞說，果有是哉。所以特地下許多「醉」字、「碧桃」字、「日華」字、「鬱金袍」字、「玉輦」、「珠簾」等字者，皆故與下「落瓦」、「野蒿」字對也。(後解)此五、六只寫「巡游少」三字也，輕輕墊得「蛾眉沒後」四字，以爲詩史也。《瀛奎律髓》卷三何焯評：三、四妙，是經過指點。《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專言明皇遊樂，不恤國事，以致祿山之亂，後北山遂成寂寞也。

《**咸陽城東樓**》《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一作「行人莫問前朝事，渭水寒光晝夜流」。尾句合用此十四字爲佳。又：中四句與前詩一同，皆裝景而已。馮班評：許用晦詩工細，與「江西」詩格正相反，宜虛谷之不喜也。又：清妙。何焯評：無此注則「閣」字何着。查慎行評：吾於《丁卯集》中只取「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二語工於寫景而無板重之嫌。紀昀評：若專摘此二句，原自不惡。何焯評：五、六言秦亡於趙高，漢衰於石顯，今何乃兼之也。《唐詩鏡》卷五〇：《淩歊臺》、《咸陽東樓》三四俱作仄調，以取輕俊，此其病，與盛唐人好雄渾同。雄渾則氣易不清，輕俊則格多不正。詩家要道，雅歸中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仲晦，東吳人。蒹葭楊柳，生性長習，醉中夢中，不忘失也。無端越在萬里，久矣形神不親，今日獨上高城，忽地驚心入眼。二句七字，神理寫絕。不知是咸陽西門，眞有此景。不知是高城晚眺，忽地游魂。三、四極寫獨上「獨」字之苦，言雲起日沉，雨來風滿，如此怕殺人之十四字中，卻是萬里外之一人，獨立城頭。可哭也。二句只是一景，有人乃言「山雨」句勝于「溪雲」句，一何可笑。(後解)秦苑也，秦人其何在。吾徒見鳥下耳，然而日又夕矣。漢宮也，漢人其何在。吾徒聞蟬鳴耳，然而葉又黃矣。孔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今人問前人，後人且將問今人，後人又復問後人，人生之暫如斯，而我猶羈萬里耶。《唐詩解》卷四二：咸陽本人烟輻輳之所，今所見惟蒹葭楊柳，儼然一汀洲也。況雲雨淒其，偏乎樓閣，蟬鳴鳥集，宮苑荒涼，豈復當年巨麗哉。獨渭水東流，猶爲舊物耳。《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顧璘曰：此篇雖亦稍急，然下句均停，初學可入手。唐孟莊曰：次聯下句勝上句。周珽曰：創識由眼銳，創局由腕活。可惜讀唐律者，多横據「晚唐」二字在胸，致使用晦輩此等詩，便同卑調概視，吹毛索瘢，徒煩饒舌。又曰：高樓一上，萬里之愁頓生，便有不勝吊古之思。蒹葭楊柳，惟汀州最多，以人烟輻輳之所，茂盛似之，見荒涼之極矣。中二聯以晚眺之景，分遠近言，喻國家凡事俱有先兆，如日將沉，溪中必先起雲；雨欲來，樓上必先多風。此惟知幾者能辨之也。今觀秦苑綠蕪滿目，惟爲烏棲；漢宮黃葉飄零，惟聞蟬響。要之，當年亦必有先兆可以預知者，故行人不必問前朝之事，即觀渭水寒聲，可以識後流猶前流矣。《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詩覽物懷古。首言上高城而望蒹葭楊柳，似乎汀洲。日沉閣而溪雲起，風滿樓而山雨來，復見秦苑漢宮，鳥下蟬鳴而已。今行路者莫問前朝盛事，惟聞渭水之聲，晝夜長流耳，其事業復安在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咸陽何地，而竟如汀洲耶。恐落吊古套語，少陵懷古詩每章各有結束。《晚唐詩善鳴集》卷上：此等詩是最上乘。《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上咸陽城樓，後解懷古，情深矣。《初白庵詩評》：吾於《丁卯集》中只取「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二語，工於寫景，而無板重之嫌。《唐詩摘鈔》卷三：首尾全是思鄉，卻插入五、六、七三句，縱横出入，全不礙乎，唯老杜有此筆力。

《**京口閑居寄京洛友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追述昔年同游，用「吳門」字詳其地，「烟月」字詳其景。又恐蒼茫失記，再用「楓葉」、「蘆花」、「客舟」字細細畫之。猶言今日思之，分明昨日也。無奈有聚必散，去

者一時竟去，有浮必沉，居者至今蹉跎。于是閑居相寄，遂更不能自持也。（後解）「一樽酒盡」，言獨酌惘然；「千里書來」，言數行快接。「青山暮」之爲言，意中設有一晚；「碧樹秋」之爲言，拟來當在歲暮也。「相思不相見」者，楚江固思鳳城，鳳城亦思楚江，鳳城固不見楚江，楚江亦不見鳳城也。《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時許渾致仕家居，而寄兩都親友也。首言昔與諸君遊于吳門烟月之時，楓葉蘆花與客舟相傍，今思之人生之聚散如雲北去，世事之浮沉似水東流。此二句慨往事也。一罇酒盡，千里書迴，皆離羣索居之景。相思而不相見，諸君在鳳城，余在楚江，人各一方，會晤無日，安得不重所思乎。

《**冬日登越王臺懷歸**》《柳亭詩話》卷六：嶺南無雪，漢章帝時，番禺楊孚嘗移洛陽松柏歸，種之宅畔。其年霏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許用晦詩：「河畔雪霏楊子宅，城邊花發越王臺。」楊子，指孚也。孚字孝先，爲議郎，著《交州異物志》。

《**送蕭處士歸緱山別業**》《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處士已老，家在緱山，必如王質慣看仙棋也。賓館有魚，故爲客久；鄉書無雁，故到家遲，今且歸矣。家在緱山住，近王子吹笙之廟，路經湘水，行逢二妃鼓瑟之祠。今夜月明，泊舟何處，必在九疑之下，對此山之碧色，而參差相映也。

《**與韓鄭二秀才同舟東下洛中親朋送至景雲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寫景雲寺前一川橫開，渺無去路，三十六峰，平浮波上。此便是洛中人送東下客，席散分手，揮泪下船之處，眞爲詩中有畫也。「牛羊鋪地」，妙。「雕鶚摩空」，妙。物各有性，人各有懷，固非能強之必去，亦安可強之暫留，更不明東下何故，而已意言俱盡矣。（後解）五、六寫別後縱橫分散，其事如此，眞是一場草草，因更感而再留少時。《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來此臺下，三十六峯掩映一川。凝眸長望，綠陂草長，若無通津，但見牛羊晚聚，鵝鸛晴飛而已。洛客指親朋，楚人指己與二秀才。一別則親朋臨水寺而迴，吾則下江船而去，東西殊路，未卜相逢何日，再與逐繁華之景而共醉眠也。

《**題舒女廟**》《唐詩鏡》卷五〇：五六晚甚。

《**姑孰官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二，如對，不對。賦、比、興三，殆兼有之。三寫貧，應雪照素書。四寫閑，應草生官舍。如自悔，又如自喜，爲頓挫之筆也。（後解）五、六，對法參錯，神態頓挫，妙，妙。言窺梁豈是青雲之器，避釣不爲濁水之游。今吾爲避釣者乎，抑窺梁者乎。七、八，「不待」，妙。「是吾」，妙。寫不能一朝更居，眞神游塵壒以外，豈特敝屣之云而已。

《**凌歊臺送韋秀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通解用意乃在「日未沉」「未」字。夫人生既稱七十古稀，則亦大都六十以來，然則三十，早是半生也。頗見世之勞人，年且過斯，尚無一就，栖栖久客，欲有所圖。于是旁之人，亦從詒之曰：如公年，正未正未耳。嗟乎，雲起高臺，豈非明明日欲沉，下欲字即穩耶，今偏定要下一「未」字。然而殘照半陰，時已至此，蠶則已繭，鳥則已雛，桑則已盡，稗則已深。甚欲自謾，終謾不得，年晚心孤，眞是不能重讀也。（後解）五，猶望見帆，六，乃但聞鐘矣。妙，妙。故山迢遞，故人獨去，一夜月明，思人乎，抑自思乎。《才調集補註》卷七：「臺」起，「送」結。《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詩前四句即目前景，以起送別之意。後四句言別後相思之情。

《**送嶺南盧判官罷職歸華陰山居**》《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以劉琨比南院盧以判官，事之十年書劒，等于飄蓬，而志畧則有可見矣。初在東堂，有南山不移之操，繼居南國，有煑海爲鹽之功。今功成身退，帆歸湖上，則媲美范蠡。徑開山中，匹休蔣詡。歸遇關西故友之問，爲言我亦浩然有歸釣滄浪之志，正與判官罷職歸山同一意也。

《**南亭夜坐貽閑元禪定二道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明宿西岩，又故問何處。妙。于大化中有此海，于此海中有此洲，于此洲中有此鄉，于此鄉中有此庭。人亦生斯，老斯，哭斯，埋斯，略不動念耳。若復起心，試問只今坐處，眞是何處，未有不茫然弱喪者也。「焚香」妙。「莫莫」又妙。以香印過界，最易驚心，香事泬寥，最能沉息故。（後解）風、月，境也，任從有無即靜。聞、見，身也，不隨風月即閑。若問其餘非我能，殆于銀碗盛雪，不容纖塵矣。

《**秋日早朝**》《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渾因候扇而思歸也。首言天子勤政，宵衣以待更籌之盡，於是環珮珊珊，而月尚未沉也。是時也，轆轤聲轉而千樹曉，閶闔門開而萬山秋。由是百官之人同趨金殿，分拜玉旒。我爲御史，而虛戴鐵冠於太平之日，當歸滄江以老漁舟而已，豈可久於朝哉。《詩學全書》卷二：首二寫「早」字。頷聯寫「秋日」。頸聯寫「早朝」。末言躬逢盛

世，虛忝諫官而欲隱也。

《滄浪峽》《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可謂本利已失。二，可謂賴復有此。若三、四之一聲溪鳥，萬片花香，則譬如惡夢斗醒，揩眼叩齒，咒「《乾》，元亨利貞」時也。千古萬古後，何人解官日，胸前眼前，無此妙詩。（後解）「暮年初悔」，此自實悟語。「昔日未知」，此眞大懺文。實悟語，他人肯道；大懺文，他人不肯道也。「紅蝦」七字，流唾津津。「不辭來路長」，妙，妙。反言以明昔日着何乾忙來此長路。

《故洛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若云昔人城此，豈知今日，其辭便大徑露。今只云豈知勞，彼惟不知今日，故不自以爲勞也。便得無數含咀不盡：哭昔人亦有，笑昔人亦有，吊昔人亦有，戒後人亦有。三、四，便承「城此」「此」字，水聲山勢，是登者瞪目所睹；市朝宮殿，是登者冥心所會。虛實離即之外，眞是絕世妙文。（後解）上「市朝」、「宮殿」，俱從故城周遭虛寫。此「古堞」、「空壕」，方實寫故城也。「鴉噪」、「雁迷」，妙。將謂寫滿眼紛紛，卻正寫空無一人。七，「可憐」字，滿懷欲說仍住，卻反接一緱嶺仙人，曰「獨自吹笙」，絕世妙文，豈餘子所得臨摹乎。《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言洛陽禾黍離離，一半野蒿。昔人築此，以逸道使民，而民忘其勞也。今世遠時遷，但聞水聲東流，而市朝已變，見山勢北拱，而宮殿空存耳。至于鴉歸古堞，雁下空壕，此景淒涼，能忘傷感哉。此地惟緱山仙子吹笙上登。至今千年後，猶自食碧桃而醉，爲可樂也。人胡不思學仙哉。《晚唐詩善鳴集》卷上：不落一實跡字面，結意更高。《唐詩摘鈔》卷三：七、八不言人事之可哀，止言仙家之可樂，是謂妙於立言。不因人世短促，故羨仙家長生。不言羨，反言憐，是謂反言見意。晚唐七律結法之妙，獨「天子時清」及此二語。

《南海府罷南康阻淺行侶稍稍登陸而適主人燕餞至頻暮宿東溪》《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言水落沙漲，故阻淺也。二，忽折筆出題，言便不阻淺，而此灘到家尚餘萬里，然則豈堪于此又更阻淺耶。三、四仍折入題，言乃今于此騎马下舟，都無定策，朝餞南康，暮餞南康。四句詩眞是歸客心頭一盆炭火也。（插入第二句，最是唐人本事。須知。）（後解）五、六，「不斷還留客」，是「還」字，好笑。「頻驚已到家」，是「頻」字，好笑。末句半床春月天涯，須知仍是連日宴餞之處也。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郝天挺曰：「神女」、「仙娥」此聯摹寫雲月極妙。周珽曰：此寓言也。西亭蓮已殘敗，猶復秉燭維舟者，惜其新綠殘紅之代謝也。五六念時光易老，如雲月之不可久留。末謂花既凋盡，無可持贈，憶遠愁思，空終日倚欄而已。《晚唐詩善鳴集》卷上：仲晦詩佳妙絕倫，楊用修詆其淺陋，稱此爲絕唱。此不過有縹緲之意，非絕唱也。毀譽俱不得當，鑒裁之意何居。《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至雲陽驛，見西亭池蓮衰謝，感而有作也。

《懷舊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首嘆老無建樹，而夢切故鄉；次言舊居荒蕪，失其所治；三言昔忝見錄，今懷自保；結言得歸舊居，山水窗月，無不可自樂也。周敬曰：典實不病塡。《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渾欲致仕，懷故園而作也。言昔讀兵書以佐治，今老不能任而無功矣。是以故園之景，常在夢中，而藤蔓覆梨，草芃侵菊，胡不歸而治之乎。余也，循念平生，已與朱門之榮，仍忝登龍之客，常懷白屋之賤，當如失馬之翁。而此時留滯於此，楚水吳山依然在彼，徒令人想舊居之北窗，殘月掩映屏風而已。

《傷虞將軍》《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昔從軍者，鮮有馳名之將，近惟虞君提劒江城，見其號令志謀，始識其爲有名之將也。觀巴人從戍之久，能明蕃語，胡馬調習之多，亦解漢行可見矣。且夜窮黃公兵略，秋計黑山路程，此皆名將所爲，非虞公何以至此。今者身死他鄉，去家猶遠，杳無哭聲。惟聞汴水之聲而已，豈不重可哀哉。

《晚自朝臺津至韋隱居郊園》《歸田詩話》卷下：洪武間，郁魯珍竟以《題松石軒詩卷》被累，死獄中。其被逮也，見予誦許仲晦詩「村逕遶山松葉滑，柴門臨水稻花香」，「牛羊晚食鋪平地，鸛鶴晴飛磨遠天」，「日落遠波驚宿雁，風吹輕浪起眠鷗」等句，謂寫村居之景，曲盡其妙，今不復見矣。予因其言，念郢州詩之妙，而亦哀魯珍之不幸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鳧雁方塘，大好「秋」字；二，繫馬緩步，大好「晚」字；三，山徑松滑，大好「自」字；四，水門稻香，大好「至」字。四句合爲一解，是一幅妙畫。一解分作四句，又是四幅妙畫也。（後解）五、六非以海氣潮聲寫琴書潤、枕簟涼，正以琴書潤、枕簟涼寫海氣潮聲也。言惜哉韋隱居，今乃僻處于斯，彼太公生于海上，然至將遇文王，則亦漂流萬里，直到磻溪。今君越在遙遙東南，其將何所希望于世也哉。《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當秋之時，鳧雁下來，而我

繫馬於朝臺之下，已夕陽矣。自此迤邐而至郊園，見村徑遶山，松葉滿地，柴門臨水，禾氣侵人，已而入室，琴書則雲連海色而潤，枕簟則風帶潮聲而涼，眞稱處士之居矣。顧余猶有念者，隱居齒德俱尊，當若太公之暮年遇主，而此與磻溪相去萬里，可能垂白而待君臣之遇合哉。言外有惜其不用意。

《寓居開元精舍酬薛秀才見貽》《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前解寫寓居開元。後解寫秀才見貽。二，將寫病卧西林，一，先寫書信陸沉，妙。一之下半句將寫書信陸沉，上半句先寫知己蕭條，又妙。「知己蕭條」者，猶言便使都有信來，亦不過只二三有限之人，如之何又至一一陸沉者也。三、四承之，便欲向寺中聊覓與語，少破岑寂。而無如客堂又空，僧定又深。此皆極寫蕭條陸沉之盡情至于如此，以反見薛之貽書眞爲銜感切心也。（試看唐人中四句，何曾欲寫「芰荷風起」、「松桂月高」哉。）（後解）此五、六，寫旅鬢、鄉心，又妙于「清露下時」，「白雲歸處」。猶言更無人解，更無處訴也。然則忽然得詩，題向空齋，鬢得不傷，心得暫寄，夜夜之吟，不亦宜乎。

《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岑》《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君子於待人宜然，予之評詩亦皆然也。予遍讀唐人詩，早行、晨起之作絕少，如早朝、夜直已入「朝省類」矣，於此外求平淡蕭閒之趣咸無焉。此詩三、四於早行自工，但苦對偶太甚。所謂才得一句，便拏捉一句爲聯，而無自然眞味。又且涉乎淺近，則老筆恥之。五、六尤爲平平，惟尾句卻佳。「可知」者，不可知也。甚處可覓劉、阮。行盡山，又是山也。馮舒評：似與用晦有私憾者。馮班評：此論卻好。然《丁卯集》詩句句清新，方君抑之太甚，豈曰「憎而知其善」乎。紀昀評：前以「星河」二句爲不成詩，未免已甚，此論平允。「可知」是故作問詞，此解誤。何焯評：中間都帶「早」字。首句總破，第三句發寺，第四句「度關」，第五句反呼「逢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二寫「天台」等十二字，三、四寫「早」字，固自明。然言外實悟衰顏從古有，眞訣自來無，不覺爲玄客一嘆。三，「星河半落」承寫衰顏，四「雲霧不開」承寫眞訣，可會其意也。（後解）五、六再比衰顏，七、八再比眞訣。樹多風多，喻如萬感相侵；苔淺水淺，喻如餘生有涯。漫傳劉、阮奇迹，實則山盡又山，長生寶符，果在何處耶。

《再游姑蘇玉芝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前解，當初秋入舊寓，把今酒對昔書，此是今夜再游神理也。月過「過」字，與雨昏「昏」字，俱是時時刻刻，迅疾迅疾，變易變易，略不暫停，更無假借語，不止是「過」而已，「昏」而已。上上智人，細細吟之。（後解）巡視池井，此是明日又別神理也。「仙翁只道爲鱸魚」，此觀主便是珠玉在前，挂帆東去之故，便更不能說與也。（三、四明是重來，五、六明是又別。唐人分解，其理至微。）

《重遊練湖懷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連天風月，言十年前蘭舟上風月也。曾復幾時，而詩在人沒，一旦至是。一解只寫「舊」字。（後解）五，忽插「榮枯度外」以爲頓挫者，言外隱然又見此所懷舊，乃是有才無命，賫恨而沒之人，只因筆墨蘊藉，遂令讀者不覺也。日暮長堤，蟬聲相續者，言人何暇哭人，多恐前人後人轉眼之間，亦大略相同矣。《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渾追憶與補闕同遊此亭，曾未十年，而彼已物化，賦成而人歿，鵩鳥眞不祥哉。詩在而賢徂，嘉魚何堪咏已。嗟乎，世事榮枯，盡寄浮雲之外，人生哀樂，猶驚逝水之前。當此日暮之時，長堤回首而望，一聲鄰笛，物是人非，追思補闕之意，幾何不與山陽同痛哉。

《汴河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如此詩三、四、五、六，人又欲疑都是一色寫他豪侈，如何又非中四句耶。殊不知此解乃是立向汴河岸上，說他汴河當時，言彼隋煬帝者。只因小小題目，做起大大文章。如何小小題目，不過止爲廣陵花盛是也。如何大大文章，此河一開之後，且舉全隋所有百二禁兵、三千宮女，一夜啓行，空國盡下，眞乃天搖地動，不但鬼哭神號也。然則此三與四，只承二句之一「先」字。寫開河，只是輕輕弄起，卻直至于如此也。（後解）五、六，則寫其財富兵強，駕秦跨漢，縱心肆志，何慮何憂。而不謂人之所去，天亦同之，曾不轉燭，便爲亡陳之續，偏要引他景陽樓以痛鑒之也。（如此，即奈何三、四、五、六可作中四句乎。）

《村舍二首》一《四溟詩話》卷二：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用晦「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青嶂拂屏飛」是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如王摩詰秋歸輞川詩。何必村中定無此人，然而何必村中定有此人，只是一片高情高品，忽從胸中筆下，驀地自然流出，所謂天地間固有之眞詩也。通解只寫得起手第一「自」字，猶言莎是自剪，衣是自織，妻是自娶，童子是自育，藜是自蒸，豆是自種。《擊壤歌》云：「帝力何有于我。」便果然有此妙理。乃分外又加「早起」、「遙迎」字者，猶言便使聖王費盡心力制爲尊卑迎送，然亦是我本分心地中自

有之節文，亦不曾向外來。(後解)五、六，不知是魚在碧潭中，鳥在青嶂中，人在魚鳥中。七、八，便如《史記》言海上神山，去人不遠，當且至，則船風引而去，終莫能至矣。《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村人出剪青莎將織衣，以蔽雨，而村南烟火之處是其家也。妻報蒸梨，子迎種荳，見村舍妻子之樂。魚躍碧潭，鳥還青嶂，見村舍可樂之景。惟花開時，人相往來，猶厭其煩擾，欲買釣磯，而效嚴光之自適也。此寫出村人躭靜之意，而村景之如桃源亦愈可見矣。

《鄭秀才東歸凭達家書》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爲欲凭達，先道積悶。看他止是起句七字，將來一唱三嘆，便成一解好詩。此另是唐人一法也。二之「心遠洞庭波」便是「欲寄家書」，「閉門」便是「少客過」也。三之七字，又便是「欲寄家書」。四之七字，又便是「少客過」也。四句詩，只如向鄭喃喃連訴欲寄家書。「欲寄家書少客過」，「少客過」，此是凭達家書妙絕神理。未作客人，不知道也。(後解)楚江、吳岫，是其家中。「誰泛」，妙，妙。「昨歸」，妙，妙。全副囈語也，譫語也，離魂語也。末又補寫凭達字，眞詩中有畫矣。

《和友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楚客，即此送僧之友人也。「海門」七字，言送處、歸處道路遼遠也。「碧雲」句，此友人所以作詩之故也。「白雪」句，此友人所作之詩也。平筆、平墨，此又唐人一種本色也。(後解)五、六寫「柳絮擁堤」、「松花浮水」字，以紀時也。看他春時送僧，而七、八忽接諸老影堂，欲使此僧通身寒噤也。

《淮陰阻風寄呈楚州韋中丞》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阻風詩，乃起手又追寫此行出門先已顛倒，以明今日阻風皆是自取，不知是哭是笑，卻實是高才負氣人眞有之情事。我適披讀之，亦爲之一嘆也。明明壯年，反決意自廢，迨于垂老，又變節出游，高才負氣人以身世爲兒戲，眞有如是之事。三、四寫淮陰，偏寫一劉伶、一韓信，妙。一是沉冥人，一是登壇人，言前半生已作此一人，後半生遽又欲作此一人。稻晚、楓秋，眞是無處不迸眼泪也。(後解)前解寫昨夜到淮陰，此解方寫阻風也。「檻」，船檻也。「淮月尚明」，圖早發也，「海雲今起」，風之占也。「又維舟」，已解而更維之也，純寫被風阻人意緒之惡如此。若使今人爲之，必要橫塗惡筆，特地寫風矣。《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我欲垂釣以老，今乃西入秦而遊仕，阻風於此，正稻花開晚，楓葉鳴秋之候。月未起，則倚檻以延眺，雲初生，則維舟以避風。而且河橋有酒無人同醉，但有上高城而望憶中丞耳。

《題四皓廟》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此詩譏四皓一出而不復還舊隱也。《唐詩解》卷三〇：此譏四皓之不返也。言彼始嘗避秦，已而安漢，若能復出藍關，以還舊山，則松桂之陰嘗滿。今四人之中無一人有歸意者，是以雲空而水自流，無復有居之者耳。一云四皓未嘗不歸，特爲繼之者寥寥也，義亦稍通。《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寫入廟奠漿，心折四皓出處由己，不受羅繳，以興下南竄諸君也。「鴻已去」、「風還來」，妙，妙。借四皓酒杯，澆自己壘塊，眞是平吐胸前無限意思。若止作廟門頌聯，爲味亦復有限。(後解)寫廟前路便是南竄路，爲諸君慟哭也。山頭紫芝、白石，雖不能至，即又何至山下沖塵波竄乎。古今人賢不肖不知如何，今只就驛路商量，夫亦可以戒矣。《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渾至四皓廟，奠椒漿而追誦其德也。彼秦法未興之時，已避其矰繳。如鴻遠去。及漢儲將易之際，又假之羽翼，如鳳還來。此生前之大節奇功爲不可及矣。延至今日，紫芝翳翳埋于青草，白石蒼蒼沒于綠苔，是其採芝卧石，死後之清風高節又不可得而續也。彼商山驛路，流人逐客往來皆經此道，而冠蓋之盛亦不知其數矣。若往而知返，得如四公者，幾人哉。

《鶴林寺中秋夜玩月》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前後二解，皆寫當天寶月。然前解是寫「待」，後解是寫「惜」，待在未當天前，惜在正當天後。此理本自面前，而并無一人猛省，偶因讀此，不勝太息。二句七字，寫盡「待月中庭」四字神理。三、四十四字，寫盡「月正圓」三字神理。唐人每用先唱七字，而後以三句了之，此其法也。(無樹，無烟是待，非月。可想。)(後解)「端挂」前，遽寫漸移，使人心驚。「漸移」下，仍寫「端挂」，使人心慰。若在俗筆，必將換轉，寫「端挂」在前，「漸移」在後，便是滿紙衰颯，減盡無限神理。一將「漸移」字換轉「端挂」字下，便心筆都竭矣。偏將「端挂」字換轉「漸移」字下，而反覺心頭眼底有事忽忽，恐失信知，「一墮西岩」，正是天生妙結。《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東林待月，正當圓滿之時，又庭無樹而草無烟也。「出滄海」、「當碧天」，移殿外、掛樓前，皆自月之升降言之。末云此月難得，莫辭達旦之賞，蓋一墮西巖，又至明年此夕而後會矣，佳節豈容虛度哉。《詩學纂聞・許丁卯中秋詩》：嘗侍茶江彭先生於東園，中秋對月，先生舉許丁卯

七律示余曰：「子謂何如。」余逡巡不敢妄對。先生曰：「此詩意境似平，格律實細。首云『待月東林月正圓』，月從東出，待在未出之時，既出則月正圓也。次云『廣庭無樹草無煙』，寫月之明，一句盡矣。三云『中秋雲淨出滄海』，此特補點中秋，以別於他月之望。四云『午夜露涼當碧天』，半夜月正當頭也。五云『輪影漸移金殿外』，月昃而西移矣。六云『鏡光猶挂玉樓前』，將落而猶未落也。結云：『不辭達旦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隔年又以醒中秋之意。八句次第寫盡達旦之景，此唐律所以勝於後人。不然，輪影鏡光，玉樓金殿，抑何塵容俗狀歟。」

《**題衛將軍廟**》《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神堯在武關擒竇建德之時，逖能挾槊彎弓輔翼，而奏成功也。逖之有功於唐，如王霸之扶光武以渡滹沱；其功成而退，如魯連之卻秦兵而歸東海。今死葬於大澤之下，金劒猶埋；祠建於長流之旁，鐵衣猶在。生爲忠臣，死爲忠鬼。我欲致奠，而魂無可問，空見廟前葦花楓葉，細雨霏霏而已，能不生人慨慕哉。《圍爐詩話》卷六：唐、明詩相去天壤，今舉唐之最下者，與明之最高者較之，品位自見。許渾詩，當時謂爲「不如不做」者也，今又於渾詩中舉最死實者，如《題衛將軍廟》【略】首聯言戰功，次聯言高蹈，三聯言墳廟，四聯以情景結之，題中之意自足，措詞無一字虛殼。但許詩俱無遠神，故當時不重之耳。

《**送黃隱居歸南海**》《柳亭詩話》卷二三：許郢州《送黃隱居歸南海》詩：「林藏鬻鬻多殘笋，樹過猩猩少落花。」「鬻鬻」即「狒狒」，見人則大笑，舌覆於面，遂掩其目。行人預袖長釘釘其舌而走。此物甌越山中亦有之。猩猩，但聞其嗜酒，豈亦能啗花耶。皮襲美《寄瓊州楊舍人》詩：「行遇竹王因設奠，居逢木客又遷家。」日南風土之惡如此，故古人以爲畏途也。

《**朝臺送客有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嶺北歸人莫回首」，俱着意朝臺，送客意只一點。

《**題故李秀才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日正遲，則是暮春也。乃橘花滿地，菰葉連天，自夏徂秋，爲日曾幾。而人生變故，遂有此極，是爲極大驚痛也。「易」，容易也，猶言今雖暫別，後當即晤，豈言未畢耳，而人已速化。（人亡是李故，雁過是許來。）（後解）此「琴倚」、「劍橫」，用王猷、季札事，最精當。然詩意乃謂古今人各自有其平生。如彈琴，自是二王平生；贈劍，自是徐季平生。今我與李，則自以痛飲爲平生者。然則何必步趨古人，又欲彈琴贈劍，只今河橋酒熟，便可更盡一巵。與一、二兩「醉」字成章法也。

《**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馬又瘦，水又寒，然則何苦日日騎此瘦馬，臨此寒水。元九曰：吾徒欲再望長安，故特地頻來高處也。則吾不免撫掌大笑之，此豈誤謂今日公卿，猶有如昔者張廷尉之名臣耶。不然，而浩浩長安，孰是王陽，乃向空彈冠，意猶未已耶。「何人」妙。「此客」妙。「何人」，乃攢眉細商之辭；「此客」，乃睨目失笑之辭，便畫出一面簡傲，滿肚不然也。（後解）五、六，妙，妙。江上蟹，雙擎二螯，獨霸一穴，此比如新進得官自豪。塢中蝸，升高既疲，殼枯如雪，此比如故人零落都盡。然則今日爲元九計，固惟有手把釣竿，速去爲快。寒風灞上，爾胡爲乎還在哉。《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元九求仕不遂而東歸，渾因賦此贈之也。

《**別表兄軍倅**》《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盧橘花開之時，與君相值，適有佳人善舞，固樂也。及與君話別，則江山阻隔，魚雁杳然。晚依紅樹而宿，晴望白雲之歸，旅人況味，何以爲懷。惜相遇時，君不念我而去，風帆似飛，不能盡話舊之情也。

《**送王總下第歸丹陽**》《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秦橋」二字截，猶言人立秦橋也。人立秦橋而心斷楚江湄者，送王總意少，托看故居意多，故不自覺，方以二字寫送，反先以五字寫托看也。繫馬酌酒，插入秋風，又妙。雖爲此日橋邊現景，然而既已托看，便圖回報。一去一來，先自屈指，則固不免欲訂來期，先記去日也。此即三、四「月明」、「下疾」、「花發」、「來遲」之一片心眼也。（後解）五爲寄家書，六爲問回報也。看他送人詩，乃通首惓惓，只是托看故居。又是一樣章法。《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言與王君秦橋之別，心斷楚江。聊借一巵以消別恨焉。今君此歸，月明汴水，汲汲投東，花發練塘，遲遲至北，其所過之景如此也。顧青蕪之生，已沒安貧之地，而黃葉之候，又催獻賦之行，君豈久於困抑哉。是以憑寄家書，抵于舊居，至八月復來，則故鄉事物之詳，有賴於君之知而報我耳。

《**李定言自殿院銜命歸闕拜外郎遷右史因寄**》《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李宣簪筆往南州，而已變爲二毛矣。蓋歷越山瘴氣之多，經南海波濤之險，故至於斯也。今也承命歸朝，含雞舌於龍尾，運兔毫於螭頭。惟其爲員外郎之職，得近天子，所以聞更漏而知宮殿之開，見御香而覩君王之出也。

然君家舊爲金吾之官，從此而興，亦當如王祥、王覽之佩刀也。繼續而貴，豈有窮耶。

《將爲南行陪尚書崔公宴海榴堂》《詩學全書》卷三：上四賦「宴」。「偏」字有我獨不得之意。三、四句，寫夜景，亦切「尚書」。下四感懷，而致留別之意，言在他賓則如陳蕃下「榻」，常留不去，獨我止如「李膺」之相送「舟」中，不能久隨。故結言行役之苦，以感動「尚書」。

《贈王山人》《南濠詩話》：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四溟詩話》卷四：許用晦「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實對干支，殊欠渾厚，無乃晚唐本色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三尸》：《中山玉櫃經》云：人身並有三尸、九蟲，常以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魂昇於蒼天，魄入於黃泉，唯有蟲、尸獨在地上遊走，曰鬼。或四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輒與人作禍害，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名「彭矯」，好色慾。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鬚髮，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家，實非亡人靈也。《上清無始錄》云：「每至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罪滿五百條，其人必死。三守庚申，三尸振扶。七守庚申，三尸長絕。太元鑊湯，煮而死矣。爾乃精神安定，五臟恬和，不復騷擾。」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吳淵穎有《三彭傳》。李頎《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溫庭筠詩：「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陸放翁詩：「積雨恐侵春甲子，昏鐙嬾守夜庚申。」近董思白詩：「谷名子午眞盈一，坐守庚申不但三。」《芝田錄》云：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醫師同守庚申。醫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登尉佗樓》《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前四句能述尉佗心迹，良佳。五、六不能無病，「今世」、「昔時」，猶所謂「耳聞英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三尺」、「一抔」甚工，「耳聞」、「眼見」即拙矣。「今世」、「昔時」亦然。馮舒評：五、六何病。陸貽典評：落句有病。查慎行評：「鹿未窮」三字強湊。何焯評：有何功德，世祀勿替。楚人鬼而越人禨，信然。六句皆深笑之而不露形迹。紀昀評：「鹿未窮」三字欠通。結句借諷當時之人，知有藩鎮而不知有朝廷也。丁卯詩中難得如此有作意。無名氏（甲）評：樓在廣東。韶州，虞舜作樂處。《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登趙陀樓而述其事。首言劉、項相爭，未有窮定之時。尉陀乃僭天子號，而乘黃屋于島夷之中也。尉陀初以任囂之力而作尉，後以陸賈之功而稱臣，至今簫鼓尚陳于享祀之廟，而旌旗猶鎮于昔時之宮。蓋南粵人知有任囂，雖虞、舜不與易也，亦甚愚而可笑已。

《韶州驛樓宴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起手七字，字字爲絕。千帆，「千」字妙。亦未必有千帆之至，而竟概之曰「千」也。檐外，「外」字妙。便知檐下有人，只少一帆也。背夕陽，「背」字妙！盡是東歸船，仲晦吳人最爲刺眼應心也。三、四山靜、猿宿、水涼、鳥飛，雖寫樓頭現景，然物各欲得其所。蓋心之杳杳，髮之蒼蒼，盡此十四字中矣。（後解）「棋局濕」、「酒瓶香」，寫不醉神理如畫。可恨是主人公然竟去。加「下樓」字，極寫其無理。然世間比比皆是，乃何足道；可恨，卻是遭如此主人，而不得一帆東下耳。（主人之去，便如嶺猿群宿，客之不醉，便如沙鳥獨飛。可知。）

《題崔處士山居》《庚溪詩話》卷下：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坡答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四溟詩話》卷二：詩有簡而妙者【略】。亦有簡而弗佳者，若【略】陸機「三荆歡同株」，不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藝苑卮言》卷四：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荆歡同株」，此語大瞶大瞶。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題崔之山莊而憶故園也。首言處士坐掩書堂，而窮究今古，志在道而不暇耕，故湖田一半就荒耳。兄弟怡怡而樂，子孫貧乏而忙，是道處士之實也。至山莊景物，龍歸則洞雲猶濕，麝過則山草皆香，然我當此而有故鄉萬里之思者，蓋以故園松月，更勝于此地之可樂也，安得歸以遂吾思乎。

《晨起白雲樓寄龍興江準上人兼呈賓秀才》《唐詩解》卷四四：此因登樓而起鄉思，復念其友久客也。言此樓臨眺，堪名望鄉。然鄉信方絕，而聞鴈聲，則又添愁矣。於是叙樓中之景，而言東岩月在，上人當入定。南浦花殘，秀才何事而未歸乎。倘在湘中，行當吊屈，正以木蘭尚開，猶可尋原遺跡也。《貫

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橫改白雲樓名爲望鄉臺，固是文人無理。然而人在積憂損心，乘憤沖口之時，則又不能怪其多有如此語句也。二，信又稀，雁又哀，寫「鄉」字。三、四，山萬重，水千里，寫「望」字。此解，只了題中「晨起白雲樓」五字也。（三句是「險」字寫得恨，四句是「抱」字寫得悵。）（後解）「月在」，寫準上人，「花殘」寫寶秀才。特語二子，脫復念我，則朝攀木蘭，夕已宿莽，豈況秋風尚有花開。猶言年歲不與，我已竟成遲暮也。（時寶方在景陵。）

《酬錢汝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白雪」，指錢所寄佳什。「多隨漢水流」，言自汝州寄至郢城，其道必經漢水也。「漫勞」之爲言致謝之辭。「旌旆晚悠悠」者，又慰勞其傳詩之來人也。三、四述錢詩中注念之深，言終年不見，而以笙歌寫恨；盡日相思，而以臺榭銷憂，嘆其于己眞有過等之恩愛也。前解寫錢贈詩。（後解）五，又別襯錢詩到時，座有別客，既與無關，則皆醉焉。六，乃自言來人立索報章甚急，而己深愁不能獻酬。何則，錢詩本得崆峒三十六峰之助，大非率爾之可輕敵也。後解寫己報詩。

《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自又將歸，李又先歸，一時匆匆，兩各分散。于是斗念二人連年此中登山臨水，無處不遍，而今一瓶春酒，止得再醉高城，爲不勝傷感也。三、四，有此一瓶春酒，即有羅綺管弦，然而我二人則曷用此乎？遙望蒼翠，近聽潺湲，昔所登臨，今所系情，實在于是。此即《蘭亭》所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者，更不說到二人後會無期，而已不覺泫然飲泣也。（後解）前解寫城頭望見山水，盡是二人熟游，後解寫城下接連解維，便成二人夢事也。花落西亭是今日李去；柳陰南浦是即日自去。今宵橫下「短」字者，思到前期迢遞，此雖更閏一夜，猶復嫌其太短也。

《經故丁補闕郊居》《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故居舊宅，有傷惋之言，附諸懷古。事有興必有廢，勢有盛必有衰，國然，家亦然也。惡人而富貴，賢人而終貧賤，亦不免遺跡爲後人所歎，第是是非非自不同耳。紀昀評：何不入之感舊集中。忽作腐語，殊與說詩無涉。《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補闕必爲友而死，故首言死酬知己，以全交道，如孤冰之堅，雖暖波不散也。嗟乎，補闕如賈誼逢鵩而亡，如令威化鶴而去矣。丁用本姓極佳。昔之樵徑、釣船，今爲藥苗所蔽，蘆花所掩，且不知君之孤墳在於何處，空望闔閭城外荒草連天而已，能不重有感哉。

《與張道士同訪李隱君不遇》《唐詩鏡》卷五〇：五、六實景，語氣亦秀。

《陵陽春日寄汝洛舊游》《韻語陽秋》卷二：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

《長慶寺遇常州阮秀才》《詩學全書》卷三：首二叙「相逢」。常州府，晉曰「毗陵」。中四寫情景。末二切「寺」。

《竹林寺別友人》《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首言德玄在寺，吟罷思歸，暗覺年光如水之流而去也，花滿之時，向日心傷遠別。蟬鳴之候。今朝喜與同遊，如水年光于茲益驗。加以前山日落，深夜風清，今日攜手而來，明日又分襟而去，我在江南，君居江北，兩地悠悠，當何以爲情哉。

《卧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卧病人至後半夜，燈盡月落，悄然無眠，已是無邊劇苦。乃又靜聞街中珮聲鏘錚，馬蹄篤速，口雖不言，心固明知此是合城官人早起朝天。我雖不病，亦只掩扉獨卧，并不與于其間者也。嗟乎，此雖欲不因甸柳，想到山薇，又豈可得哉。（後解）此五、六，只是極寫卧病萬不能歸，以逼出七句之「惟有寄書」，而又以病甚，不能作書，因哭無數北雁向南空去也。（五、六言病尚不能送人歸，又安望自歸。）《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卧病京師而思歸也。首言燈盡月斜之時，聞人珮馬朝天，我獨閉門卧病。此時京甸之柳已凋于清露，而故山之薇應長于白雲矣。今猶留滯于此，病中送客，不忍輕離。夢裏還家，依然尚阻，止欲寄一歸音耳。然書猶未寄，卧聞燕雁向南，鄉思其如何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意亦前人所有，而寫來獨新。

《郊園秋日寄洛中友人》《才調集補註》卷七馮舒評：「郊園秋日」四字，不汲汲出，勻作中間兩聯。又，「感時傷別思悠悠」，「寄」字出。「嵩陽親友誰相問」，「洛友」結。又，「一尊酒盡」聯本脫胎杜詩「高鳥黃雲暮，殘蟬碧樹秋」，而殷勤惜別之情，眷戀懷思之意，皆在其中。風流蘊藉，三復謳吟，意趣正自無窮也。《唐詩鼓吹》卷一廖文炳解：此見楚水西來，因感時傷別而愁思悠悠也。一樽酒盡，獨對暮山，千里書迴，欲看秋樹，離羣索居情烏能已。兼之郊園景色，日驚宿雁，風起眠鷗，益不得不觸物興思矣。嵩山在洛，故言洛中

親友相念，爲言我今閑居，如潘岳亦將白頭矣，能勿興今昔之感哉。

《**贈蕭鍊師**》《柳亭詩話》卷二〇：興以鳳輦鴛衾，比以南山東海，殆女冠而供奉內廷，若寇天師之類者，至鼎湖一去，遂放還山耳。此首爲《丁卯集》中之冠。

《**維舟秦淮過溫州李給事宅**》《詩學全書》卷二：首三聯寫「給事宅」。四聯、五聯、六聯寫「給事」宦迹。《史記》漢高祖謂「王陵可，然少戇」。《屈平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按上官大夫，靳尚也。七聯、八聯，寫「維舟秦淮」。末四句以「過宅」作結。晉阮孚好「蠟屐」。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四首**》《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許丁卯此四首詩題峽山寺，其實廣東風土也。詩句句工，但太工則形勝於神耳。紀昀評：此乃紀程之詩，題之峽山寺中耳，非題峽山寺也。虛谷明知之，而仍列「釋梵類」中，殊爲無理。其云形勝於神，則誠爲確論。馮班評：丁卯詩句句清新，大略少蕭散之致。查慎行評：以下四章俱應入「風土類」。無名氏（甲）評：此詩言廣東風土甚備，可存典故。至於鋪陳排比，未能血脈貫串，眼目玲瓏，自工部而外，希風者鮮，未可獨苛丁卯也。李光垣評：四首中凡用雲、月、風、雨、樹、石、山、溪等字，俱複。

又一　《能改齋漫錄》卷八：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又四　《唐詩歸》卷三三「月在行人起」譚元春評：極眞便妙。「海墟爭翡翠，谿邏鬬芙蓉」鍾惺評：「爭」「鬬」二字俱有意，然用在一處便礙眞氣。此中、晚人易犯之病。

《**塞下**》《唐詩解》卷二四：此與陳陶《隴西行》意同。陳語神，許語質，非蹈襲也。《才調集補註》卷七馮舒評：「夜戰桑乾雪」，集本「雪」作「北」，不如「雪」字佳。若「桑乾北」，則塞外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可與陳陶《隴西行》相証。（末句）黯然魂銷。《唐詩摘鈔》卷二：與「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里人」同一苦語。此處較不忍讀者，以實境比虛情更慘也。

《**重別**》《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古人送別多折柳以贈，見其繾綣。諸妓餞行，「淚沿紅粉濕羅巾，重繫蘭舟勸酒頻」，亦可謂其有意矣。然皆非眞情。「留卻一枝河畔柳」，其心又欲贈明朝遠行之人，可見淚濕羅巾，頻頻勸酒，皆外貌欺人也。

《**謝亭送別**》《類編唐詩七言絕句》：後二句可與「陽關」競美。蓋「西出陽關」寫行者不堪之情，「酒醒人遠」寫送者不堪之情。大抵送別詩妙在寫情。《唐詩解》卷三〇：歌以送舟。行者乘流而逝，居人于酒醒之後，對風雨下西樓，情之難堪，必有甚于別時者。《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引：水急流則舟行速，醉中見紅葉青山，景象可愛，必不瞻望涕泣矣。日暮酒醒，行人已遠，豈能無惜別之懷。滿天風雨，離愁當增幾倍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黯然鎖魂。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此詩解其卜居不遂之鬱結也。五侯之家，富貴極矣，今遙望其廬，「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春風第一花」。人生如寄，英雄以宇宙爲家，此身所到，等逆旅耳，何必以無家爲憂。五侯有樓臺而不得居，寒士無室廬者，亦可以寬心矣。《唐詩解》卷三〇：燕借室以巢，以譬遊人之流寓。彼五侯之居盛矣，不能有其身，與未卜居者等耳，寧足以此芥蔕。《古唐詩合解・七言絕句》：此詩許渾代爲卜居人寫寥落，卻將豪華處寫，以反形之。《詩辯坻》卷三：宋人談詩多迂謬，然亦有近者。至謝疊山而鄙悖斯極，如評少伯「陌頭楊柳」之作，夢得《踏歌詞》，閬仙《渡桑乾》，許渾「海燕西飛」是也。

《**途經秦始皇墓**》《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漢文霸陵，與秦始皇墓相近。秦皇墓極其机巧，漢文陵極其樸略。千載之後，衰草頹墳，氣銷影滅，秦皇與漢文無異也。然行路之人，拜漢文陵而不拜秦皇墓，爲君仁不仁之異，至是有定論矣。《載酒園詩話・詠事》：昔人稱退之「一間茅屋祭昭王」爲晚唐第一，余以不如許渾《經始皇墓》遠甚：「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本詠秦始，卻言漢文。韓原詠昭王廟，此則于題外相形，意味深長多矣。

《**緱山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錢起《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青城山道士《題麻姑山仙都觀詩》：「萬仞峰巒插太清，麻姑曾此會方平。一從宴罷歸何處，玉殿珠樓空月明。」與此詩意度相似。

《**秋思**》《唐詩解》卷三〇：此感秋而憶少年之遊，因自歎其衰老也。樹間風起，枕簟涼生，此時則憶同遊之人於楚雲湘水間也。於是長歌自寬，掩鏡罷照，而想斯遊如昨，何昨少年而今白頭耶。役役塵網，不覺其衰耳。《刪補唐

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上》周珽曰：末句從阮詩「朝爲媚少年，夕暮成老醜」翻出，更簡捷，妙于太白「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矣。

《**送宋處士歸山**》《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世間甲子須臾過，逢着仙人莫看棋。」荒誕而有至理，有異情。

《**紫藤**》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罨畫》：《說文》：「罨，罕也，於業切。箋云：奄取禽獸，故从奄。奄、掩省也。升庵又謂：吳興有罨畫谿，皆借罨字，此字多爲借義所專。余寓此谿久，喜其古藤老樹，夾岸交羅，非借一罨字，不能盡此谿之勝。鄭谷詩：「顧渚山邊郡，谿將罨畫通。」劉濤詩：「欲識人間眞罨畫，朱藤倒影入青谿。」張西農詩：「風吹未歸去，罨畫小谿平。」張伯雨《客義興王氏詩》：「路入秋陰罨畫間」，迺易之《送吳月舟之湖州詩》：「烏程美酒臨池酌，罨畫青山拄笏看。」按罨畫，今之生色也。張祜詩：「紅罨畫衫纏腕出」，楊汝士詩：「罨畫羅裙任嫂裁」，此其義也。若作藍字，反索然矣。《唐詩箋註》卷一〇：對花憶家，思致渺然。

《**記夢**》《本事詩・事感第二》：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至其夢，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傳記

胡宗愈《唐許用晦先生傳》 公諱渾，字用晦，譙國公紹五世孫也。祖諱自明，由平輿適雲陽邑西北陵，因仁其里而卜築焉。父忱，有隱德。公幼穎悟，善詩詞，頃刻千言，出人意表。登唐文宗太和六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抱疾歸隱京口丁卯橋別墅。後再起，歷郢、睦二州刺史。公志在考槃，不樂仕進，尋亦解組歸隱。杜牧嘗寄之以詩，甚見推重，相期以遠，匪特能詩而已。所著有《丁卯集》二卷行於世。其宅在潤城五里丁卯澗。公日夕其間，時揮洒長吟以自適，故以「丁卯」名集。公有《夜歸丁卯村舍》詩云：「月涼風靜夜，歸客泊巖前。橋響犬遙吠，庭空人散眠。紫蒲低水檻，紅葉半江船。自有歸家計，南湖二頃田。」其田在練湖之南，即今子孫世守其業。生二子，曰瑩，曰犖。犖隨父居丁卯橋，瑩仍居此北陵祖宅焉。

《**唐才子傳・許渾**》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圉師之後也。大和六年李珪榜進士，爲當塗、太平二縣令。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爲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朱方，買田築室，後抱病退居丁卯澗橋村舍，暇日綴錄所作，因以名集。【略】早歲嘗遊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廣於非烟，躡石橋于懸壁，登陟兼晨，窮覽幽勝。朗誦孫綽古賦，傲然有思歸之想，志存不朽，再三平昔，彷徨不能去。以王事不果，有負初心。後晝夢登山，有宮闕凌虛，問，曰：「此崑崙也。」少頃，遠見數人方飲，招渾就坐。暮而罷，一佳人出箋求詩，未成，夢破。後吟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庭中唯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題余姓名于人間。」遂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矣。」渾才思翩翩，仙子所愛，夢寐求之，一至于此。昔子建賦洛神，人以徒聞虛語，以是謂迂誕不信矣。未幾遂卒。有詩二卷，今傳。

紀事

《**雲谿友議・南海非**》（存目）

《**能改齋漫錄**》**卷一**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谿石爲硯，至妙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許渾《丁卯詩》二卷。字用晦，圉師之後，大中睦州、郢州二刺史。

《郡齋讀書志・許渾丁卯集二卷》　右唐許渾，字用晦，圉師之後。大和六年進士。爲當塗、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爲名。賀鑄本跋云：「按渾自序，集三卷，五百篇。世傳本兩卷，三百餘篇。求訪二十年，得沈氏、曾氏本，並取《擬玄》、《天竺集》校正之，共得四百五十四篇。」予近得渾集完本，五百篇皆在，然止兩卷。《唐・藝文志》亦言渾集兩卷，鑄稱三卷者，誤也。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丁卯集》二卷。唐郢州刺史丹陽許渾用晦撰。大和五年進士。（案：晁公武《讀書志》作大和六年進士。）「丁卯」者，其所居之地有丁卯橋。蜀本又有《拾遺》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許渾詩集》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渾《丁卯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　唐許渾撰。渾字用晦，武后朝宰相圉師之後。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圉師爲安陸許氏，渾爲其後，應亦出於安陸。陳振孫《書録解題》乃稱渾爲丹陽人。觀集中《送王總歸丹陽》詩有曰「憑寄家書爲回報，舊居還有故人知」，其家於丹陽，猶李白系出隴西而爲蜀人矣。渾大和六年進士及第，爲當塗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其曰丁卯集者，潤州有丁卯橋，渾別墅在焉，因以名集。集中有《夜歸丁卯橋村舍》詩是也。《新唐書・藝文志》作二卷，晁氏《讀書志》亦作二卷。陳氏《書録解題》註云：蜀本有拾遺二卷。今之續集，當即陳氏所謂拾遺，爲後人改題。其續補及集外遺詩，又後人掇拾增入耳。惟晁氏稱近得渾集完本五百篇，止二卷。是本篇數雖合，而卷帙不同，蓋總非宋人刊本之舊矣。毛晉汲古閣刊本亦二卷，詩僅三百餘篇，疑即晁氏所見之本。《讀書志》或誤三爲五，亦未可知。以此本較毛本完備，故置彼而録此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　唐許渾撰。其曰丁卯者，渾別業在潤州丁卯橋也。詩凡五百篇，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載合，而卷數倍之，疑後人所分析。毛晉汲古閣刊本，僅三百餘首，不及此本之備也。

黃丕烈《丁卯集跋》　《丁卯集》，余舊藏宋刻有義門何先生跋者，已登諸《百宋一廛賦》中矣。茲本板刻正同，而印較前故楮墨更精，且歷爲諸名家藏弆，眞奇物也。余用白鏹卅金得之嘉禾人家，郡城書坊爲介焉。先是坊友稱是書於余，因物主欲求售於貴人，未之許。今隔年餘，而仍歸余，欣幸之。主卷尾有木公松識語二行，與舊藏宋刻《魚玄機集》正同。古書之合而分，分而合，若有神物護持者，安得不視爲珍寶耶。

《部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唐許渾撰，席氏刻，汲古刻本二卷，無續。錢遵王云，《丁卯集》元板較宋板多詩幾大半。張氏目有馮氏藏崇禎庚午借柳大中本鈔本，宋本藏吳門黃氏家。

《書舶庸譚》卷三　日本內府藏《增廣音注唐許郢州丁卯詩集》二卷。元槧初印，板高六寸六分強，寬四寸三分弱。分上下二卷。目録依標目占兩行，下有橢圓「上卷」或「下卷」二字陰文，次行題「刺史許渾用晦撰」，又次行題「信安後學祝德子訂正」。四圍間有雙邊。凡幾言俱用橢圓陰文。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上下黑口，書名題《增廣音注唐郢州刺史許渾丁卯詩集》（上卷尾題「丁卯詩上卷終」，陰文齊底闌）。卷上或卷下，次行如目録，題訂正者之名。詩題低四字。共計上卷近體詩七言律一百三十五首，絕句二十三首；下卷近體詩五言二十韻二首，十韻三首，八韻五首，六韻七首，四韻（未注首數）一百七十六首（內仍有六韻一首），絕句（未注首數）五首，散體詩五言八韻一首。如有異同，俱分注於下。下卷目録題名後有「丁卯地名也」。按集中有：南海使院《對菊懷丁卯別墅》五言六韻一首，《夜歸丁卯橋村舍》五言律一首，三行之題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增廣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詩集二卷》（明宏治刊本，怡府藏書）　此爲元大德丁未金華王塘希古序其首，明宏治七年鎮江知府洪洞鄭傑刻而跋於後。【略】有「怡王之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三印。

吳庠《丁卯集跋》　老友陶蘭泉借讀李氏木犀軒所藏宋本孟浩然、孟東野、許用晦三唐人集，皆黃氏士禮居舊物，愛不忍釋，攝影留眞。二孟集旋付影印以傳，予以用晦爲吾郡詩人，願爲印行。蘭泉寄影片來，惜原書有評點處不甚潔淨，謀之同好，秦嬰盦督手民以粉塗之，然後上石。因思朱翼盦舊藏宋槧《丁卯集》，涵芬樓曾假以影印。秋夜新涼，取以對勘，方知此本之善。如卷

上《驪山》「巡遊」不誤「逡巡」。《懷舊居》「兵書」不誤「兵馬」。《游錢塘青山李隱居西齋》「小隱」不誤「水隱」，「翠蘿」不誤「翠維」。《鶴林寺中秋翫月》「達曙」不誤「遠曙」。《韶州韶陽樓夜讌》「通宵」不誤「通霄」。《聞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恩迴」不誤「恩生」。《別表兄軍倅序》「淮海」不誤「南海」。《題蘇州虎邱寺僧院》「花開」不誤「花發」。《漢水傷稼》「夜漲」不誤「夜溺」。《登尉佗樓》「猶鎖」不誤「猶鎮」。《送盧先輩》第二首「海中」下不脫「行」字，「鵬」下不衍「雙」字。《獻韶陽相國崔公》「范增」不誤「范曾」。《郡齋夜坐寄舊鄉二姪》「日衰」不誤「白衰」。《陪宣城大夫崔公》第二首「作簿」不誤「作吏」。「寄陽陵處士」「吹噓」不誤「吹吁」。《贈河東虞押衙》「征馬」不誤「匹馬」。《元處士歸宛陵山居》「拋却」不誤「拋擲」。《同韋少尹傷故衛尉李少卿》「香街」不誤「香衙」。《聞邊將劉皋無辜受戮》《蒲論》不誤「蒲輪」。《客至》「逢津」不誤「適津」。《中秋夕寄大梁劉尚書》「戈鋋」不誤「戈鋌」。卷下《贈蕭鍊師》「旄節」不誤「毛節」。《冬日宣城開元寺贈元孚上人》「琴全」不誤「琴聲」。《秋夕宴李侍御宅》「簧品」不誤「篁品」。《南海使院對菊懷丁卯別墅》「影搖」不誤「影和」。《洞靈觀冬青》「霜霰」不誤「霜散」。《送湯處士反初卜居曲江》「桂水」不誤「掛水」。《送從兄歸藍溪》「塞雲」不誤「寒雲」。《馬鎮西故第》「叢臺」不誤「萌臺」。《送樓煩李別駕》「鵰飛」不誤「鵬飛」。《茅山贈梁尊師》「雲屋」不誤「雲尾」。《送前綠氏韋明府南游》「去官」不誤「去宮」。《晨別翛然上人》「向殘」不誤「尚殘」。《與侯春時同年南池夜話》「谿禽」不誤「谿琴」。《鬱林寺》「嵯峨」不誤「嵯嵯」。《天街曉望》「迴」不誤「迴」，「神」不誤「補」。《江上喜洛中親友繼至》「松筠」不誤「松桂」。又卷上《破北虜大和公主歸宮闕》一首，彼本有目無詩，其他佳處尚多。此本抄配兩葉，寫手不精，致多譌字。然如《送段覺之西蜀結婚》「重霄」仍不誤「重宵」。《長慶寺遇常州阮秀才》「山館」仍不誤「山劍」。抄配之葉殆是原書舊有，若黃氏據何義門校本抄補，不當如是也。彼本亦不少佳處。如卷上《贈蕭兵曹》，「鵰鳥」此誤「臟鳥」（細審「臟」字乃墨寫非原刻）。《南庭夜坐貽開元禪定精舍二道者》，此脫「精舍」字。《寄題華嚴寺韋秀才院》，此脫「寺」字。《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蝸殼」此誤「燭殼」。《漢水傷稼序》，「油然」此誤「由然」，「泛溢」此誤「泛艦」。《送王總下第歸丹陽》，「獻賦時」此誤「獻賦詩」。《賀少師相公致政序》「三表」此誤「二室」。《讌餞李員外序》「白雲樓」此脫「白」字。《酬邢杜二員外序》「是詩」此誤「二詩」。《下第有懷親友序》，「湘沅」此誤「湘玩」，「鄜畤」此誤「鄜時」。卷下《冬日宣城開元寺贈元孚上人》，「雲鳴」此誤「雲塢」。《陪少師李相國崔賓客宴居守狄僕射池亭》，此脫「池亭」字。《下第寓居崇聖寺感事》，「東門」此誤「東閑」。《和畢員外雪中見寄》，「瑤席」此誤「瑤廣」。《春醉》，「何假」此誤「何暇」。《蒙河南劉大夫見示與吏部張公喜雪酬唱》此誤「家河南」。《與裴秀才自越西歸阻凍登武丘山寺》，此脫「武」字。《太和初靖恭里感事》，「謗起」此誤「訪起」。《酬報先上人登樓見寄》旁注《自峽下來」此誤「不來」。《月夜期友人不至》，「露含」此誤「露禽」（細審「禽」字乃墨寫非原刻）。《傷馮秀才》，「有時」此誤「有詩」。至抄配兩葉中如《寄獻三川守劉公序》，「尋許」此誤「等許」。「移居」此脫「居」字。詩「徹咸秦」此誤「轍咸秦」，「塞雁」此誤「寒雁」，「季氏」此誤「李氏」，「酒貴」此誤「雨貴」，「馬相如」此誤「鳥相如」。《贈閑師》，「宛陵」此誤「客陵」，「夜投」此誤「夜報」，「見底」此誤「目底」。《東游留別李藪秀才》，「隔秋」此誤「雁秋」。《竹林寺別友人》，「明日」此誤「明月」，「路悠悠」此誤「嶺悠悠」。《題義女亭》，「掩鏡」此誤「鏡鏡」。初擬依彼本精寫兩葉以彌此本之缺憾，蘭泉、嬰盦皆不謂然，遂姑仍之，以存其眞。他如字涉疑似，義可兩存者，不更詳校。涵芬樓影印本流傳已廣，讀者不難自勘之也。《四部叢刊》所收歸氏影宋抄本後附蕘圃跋尾作於嘉慶庚午八月，與此本跋尾正同，惟多「朔日」二字，是得書尚在此本前一月之間。蕘圃果得兩宋本，跋此本時不應於彼本一字不提，附記所疑，質諸法眼。丙子中秋潤州吳庠。

雷起劍《重刻丁卯集序》　潤州城南有丁卯橋，許用晦以之名集，故野老猶指點於荒榛斷石之間。余官此，每一過之，咏郢州之佳什，而懷其遺，蓋想見之，求舊志鄭郡伯所刻集而不可得。一日，偶之通濟庵，訪隱人周午陽，見其花籬竹徑，垂簾悄然。閱案上有僧衣雲詩數卷，藻而多風近選體，隨延而詢之，則許用晦裔也。因出其手鈔《丁卯集》，讀之，泠然若御雲鶴而遊太清，湛然若飲上池而換肌髓。古人之全神，洵非全集不見，而余猶恠其備近體而遺古，何耶。用晦之古詩，它處不少概見，而專集亦遺之，豈寸有偏長，抑拾翠者遺羽也。然就其五言中，除世所膾炙外，如「氣高詩愈怨，愁極酒難降」，「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暗煙和草色，夜雨長溪痕」，七言如「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霜寒橡栗留山鼠，月冷菰蒲散水禽」之類，皆清新蘊藉，不乏風格，置之王、孟，亦難驂駕先後，而乃以晚外之耶。晚詩不患不清，

而患不厚，若用晦者，餘於厚矣。譚友夏云，國朝詩無眞初、盛，而有眞中、晚，蓋慨學初、盛者，木鐘土鼓之失其韻，而思以中、晚救之也。然琢之削之，如米顚洁癖，恐污其冠，致去輿蓋以就之，則冠裳失其制矣。漱用晦之波而含其潤，又安在乎山澤之必皆癯道人耶。衣雲其亟以是授諸梓，殆與白馬之來震旦，同一功德云。西蜀仙井雷起劍頓首拜撰。

藝　文

杜牧《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 天子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疏。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錦帙開詩軸，青囊結道書。霜巖紅薜荔，露沼白芙蕖。睡雨高梧密，棋燈小閣虛。凍醪元亮秫，寒鱠季鷹魚。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櫂，陽羨訪吾廬。（於義興縣，近有水樹。）

又《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徑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吟暗淡，使君迴馬溼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春陰幾首詩。

又《春日寄許渾先輩》 薊北雁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

殷堯藩《寄許渾秀才》（存目）

張祜《訪許用晦》 遠郭日曛曛，停橈一訪君，小橋通野水，高樹入江雲。酒興曾無敵，詩情舊逸羣。怪來音信少，五十我無聞。

方干《送許渾》（存目）

李頻《送許渾侍御赴潤州》（存目）

蕭立之《題劍江姚叔宏吟卷三首》二　一編鼻祖晚唐詩，姚、許齊名岱華低。天外鳳凰須得髓，可嗔兒輩厭家雞。

劉敞《澄心堂讀許渾以下諸詩》 許渾詩後三百年，長嘯空堂覽舊篇。落日孤城曾不改，曲池高樹復依然。塵埃暫憩道路客，文雅相追今昔賢。魚躍鳶飛殊有意，卜居仍欲近湖邊。

馬祖常《追和許渾遊溪夜回韻》 溪水連雲過竹間，溪聲雲影半潺潺。鶴來近屋童看熟，鷺下長松客對閒。直待月痕侵石塢，還期煙色認柴關。人生豈獨官爲貴，好向君王乞越山。

錢邦芑《丁卯橋尋許渾故宅》 偶然成獨往，隨意踐幽尋。石徑野花密，荒村古木陰。肅然天地間，凭吊感懷深。似有圖書氣，翛翛映竹林。

趙翼《晚泊京口》 浩浩江頭沸市聲，戢篙暫候晚潮生。大風白浪平吞岸，落日青山半入城。地險南徐曾作鎮，時清北府漫論兵。一編丁卯詩人集，留伴孤舟對月明。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八三　吾宗丁卯舊名橋，健筆摩空鶴在霄。棖觸金陵懷古句，高低禾黍弔南朝。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許渾》二　夢入瑤臺逸興高，烟雲風鳥寫飄搖。丹陽別墅千秋在，共說詩人丁卯橋。

又三　鼉雨魚風孟夏期，晴山曉樹早秋時。江南景物誰人送，丁卯橋頭入好詩。

又四　南樓春望水雲屯，野店山橋帶遠邨。好是晴烟和草色，妙看夜雨長溪痕。

陳維崧《題盦山丙午詩卷首二絕句》二　春雨春陰又幾朝，他鄉寒食總無聊。把君丙午詩三卷，吟過城南丁卯橋。

王南村《過許用晦墓下作》 昔賢今不作，燕塚尚峇嶤。官跡前朝遠，詩魂此地招。文章留著述，身世數漁樵。適使尋幽興，經過慰寂寥。

張曾《丁卯橋》（存目）

雜　録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校勘類》引《居易錄》 《書史會要》云：彩鸞不知何許人，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有大字法書《唐韻》極有功，近類神仙吳彩鸞，慕彩鸞故名。按《唐韻》即女仙吳彩鸞所書，以若所云似屬二人，南邨謬誤耶。又云：許渾不知何許人。按，唐詩人許渾，潤州人，居丁卯橋，名籍最著，南邨草草乃如此。

《射鷹樓詩話》卷四　古文人里居皆可傳，如周密之癸辛巷，許渾之丁卯橋，此類不可枚舉。

鄭霧《潤州先賢録・贊》　心上經綸，古今奇絕。睦、郢二州，一試而輟。蹇蹇貞厲，怡怡愉悅。丘壑雲林，江風山月。

又《許渾・事實始末》　先生名渾【略】以詩名，杜牧之嘗寄詩曰：「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蓋以遠大期之也。匪特能詩而已。

范鄴

《唐詩紀事・劉郇伯》引《北夢瑣言》　郇伯與范鄴郎中爲詩友，范曾得一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莫屬。郇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范甚賞之。

《登科記考》卷二一大和八年　進士二十五人。（《記纂淵海》引《秦中記》：「唐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氊。』」按是年進士、諸科祇三十六人，言六十三人，誤。是年殷恪、劉筠等第罷舉，見《摭言》。）

李頻《和范祕書襄陽舊遊》　聽話揚帆興，初從峴首還。高吟入白浪，遙坐看青山。枯木猿啼爽，寒汀鶴步閒。秋來關去夢，幾夜度商顏。

又《回山後寄范鄴先輩》　高樓會月夜，北雁向南分。留住經春雪，辭來見夏雲。遙空江不極，絕頂日難曛。一與山僧坐，無因得議文。

趙璘

紀事

《因話録・宫部》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奏之明日，聞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謇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覲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闕。」上曰：「近華州奏，光化賊劫下邽縣。又關輔久無雨雪，皆朕之憂，豈謂之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權御宣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修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業、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東觀奏記》卷上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録。據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北夢瑣言》卷一〇　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咍。

《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抒情詩》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壻。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床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唐詩紀事・陸暢》　趙麟儀質瑣陋，成名後，以薛能爲儐相。能詩曰：「第一莫教蛛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火爐床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或曰：「暢羨而能罵。」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三　《因話録》二卷，趙璘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趙璘《因話録》六卷。字澤章，大中衢州刺史。

又《藝文志四》　《趙璘表狀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因話録六卷》 右唐趙璘撰。璘，字澤章，大中衢州刺史。記唐史逸事。

《宋史・藝文志五》 趙璘《因話録》六卷。

又《藝文志七》 《趙璘表狀》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因話録》六卷，唐趙璘。

《百川書志・小説家》 《因話録》六卷。唐水部員外郎趙璘著，以五音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因話録六卷》 唐趙璘撰。璘，字澤章。據《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南陽趙氏，後徙平原，璘即德宗時宰相宗儒之從孫，而昭應尉伉之子也。開成三年進士及第，大中七年爲左補闕，後爲衢州刺史，並見本書及《唐書・藝文志》。明商濬刻此書入《稗海》，題爲「員外郎」，未詳所據也。其書凡分五部，一卷宮部爲君，記帝王；二卷，三卷商部爲臣，記公卿百僚；四卷角部爲人，凡不仕者咸隸之；五卷徵部爲事，多記典故，而附以諧戲；六卷羽部爲物，凡一時見聞雜事，無所附麗者，亦竝載焉。璘家世顯貴，又爲西眷柳氏之外孫，能多識朝廷典故。《東觀奏記》載唐宣宗索科名記，鄭顥令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上進，是亦嫻於舊事之明徵，故其書雖體近小説，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其間如記劉禹錫徙播州刺史一條，稱柳宗元請以柳易播，上不許，宰相裴度爲言之，始改連州。司馬光《通鑑考異》以爲宗元《墓誌》，乃將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許。又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嘗入相，所記皆失事實。又記大中七年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以太陽當虧罷之。今考《通鑑》是年文宗實以風疾不視朝，日食在二月朔，不應預罷朝賀。所載亦不免於緣飾。然其他實多可資考證者，在唐人説部之中，猶爲善本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因話録六卷》 唐趙璘撰。以五音分五部。【略】在唐人説部之中，頗嚴整有體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小説家類・因話録六卷》 唐趙璘撰。稗海本。唐宋叢書三卷，不全。〔附録〕百川。瞿氏有舊鈔本。（星詒）〔續録〕舊鈔本。唐人説薈本。

《皕宋樓藏書志・小説類一因話録六卷》（明刊本） 唐趙璘撰。

鄭處誨

論述

杜牧《鄭處誨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誨，族清胄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爲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誨，常居内庭，草具密命，自以疾去，于今惜之，頗愈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爲爾之知己，余爲有翼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修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御史知雜事。散官勲賜如故。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一・明皇雜録二卷補遺一卷》（墨海金壺本） 今觀是書，凡二十六條，又《別録》十條，皆記開元、天寶間瑣事軼聞，多於李文饒《次柳氏舊聞》相同，所記亦不盡實録，其《別録》所載，較晁氏所稱尚少二條，葉石林《避暑録話》所引盧懷仁好儉一條，此本亦無之，則脱佚顯然，非完本矣。據陳氏稱大中九年序，即《提要》亦稱有自序，知爲此本所失載云。

傳記

《舊唐書・鄭處誨傳》 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祕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

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此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坐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二**》 鄭處誨《明皇雜錄》二卷。

《**郡齋讀書志・明皇雜錄二卷**》 右唐鄭處誨撰。記孝明時雜事。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

《**直齋書錄解題・雜史類**》 《明皇雜錄》一卷 唐校書郎鄭處誨撰。雜記明皇時事。大中九年序。處誨，大和八年進士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 唐鄭處誨撰。處誨字延美，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事蹟附見《舊唐書・鄭餘慶傳》。是書成於大中九年，有處誨自序。案史稱處誨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晁公武《讀書志》則載《明皇雜錄》二卷，然又曰「《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則史併《別錄》數之，晁氏析《別錄》數之也。葉夢得《避暑錄話》曰：「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以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不獨爲曲江而設也。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親接，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誨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眞僞相參，自古已然，不獨處誨，在博考而愼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實，遂廢此一書也。《避暑錄話》又曰：「盧懷愼好儉，家無珠玉錦繡之飾。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此理。此事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無此一條。然則亦有所佚脫，非完帙矣。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一** 《明皇雜錄》，上下卷。唐鄭處誨撰，清乾隆四十七年紀御調鈔本。（德化李氏舊藏。癸未）

藝文

杜牧《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槿墮初開豔，蟬聞第一聲。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閒生。此別無多語，期君晦盛名。

羅隱《投宣武鄭尚書二十韻》（存目）

雍陶

論述

綜論

《**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 （《和劉補闕秋園行寓興》）六首皆工而可觀，荆公所取者。劉補闕爲諫官，而家園有山水之樂，唐人之仕於東、西都者皆然。

《**唐音癸籤・評彙四**》 雍簡州（陶）矜負好句，爲客所窺。此公工於造聯，奈孱於送結，落晚調不振。（遯叟）

《**蜀故**》**卷一四** 楊升菴序廣漢周受庵詩曰：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略】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古今詩聖，降而劉灣、雍陶、符載、李遠、唐求、范咸之徒，振其末響。

《**石園詩話**》**卷二** 薛大拙（能）僻於詩，日賦一章。於前人少所許可，間

稱賈長江解詩，李青蓮及劉、白而下無取也。愚謂薛尚短諸葛公，何有於諸詩人。然其七絕多佳作，其餘比之雍陶、趙嘏，尚有未逮，何論劉、白。

《重訂主客圖・雍陶》 寧焯按：國鈞詩格意清新，張洎所列水部門下諸賢雖無其名，然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與張、朱同和，則其嘗親受律格，不卜可知，蓋朱、項而外，逸者尚多，不止國鈞一人也，抄之以廣水部之緒。

《筱園詩話》卷四 自來得名之句，有卓然可傳者，有不佳而倖成名者。【略】若晚唐崔鴛鴦、鄭鷓鴣、雍白鷺、羅牡丹之流，及宋人大小宋《落花》之什，元人謝宗可《蝴蝶》之吟，皆倖得名，而詩則卑靡淺俗，意格凡近，了無風骨，品斯劣矣。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雍陶》 風流自比謝宣城，請謁何來馮道明。爲舉詩篇吟好句，欣然遂忘昧平生。

王元鑑《全唐詩話雜詠》三 笑他辛苦《詮癡符》，但覓燕公記事珠。誦得集中雙白鷺，孫宏還怕故人無。（雍陶）

分　論

《贈金河戍客》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曾逢雪不迷」，句法是水部。「射雕青塚北，走馬黑山西。」調度是水部。「年深帳幕低」，理足故如畫。

《送徐使君赴岳州》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渺渺楚江上，風旗搖去舟。」起興邈然，眞水部。「鄉心生北樓」，閑淡是水部。

《送裴瑋還蜀因亦懷歸》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自爲千里別，已送幾人歸。」情遙味永，非水部而何。「離言殊未盡，春雨滿行衣。」留不盡，是水部。

《送前鄠縣李少府》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身閑多宿寺，官滿未移家。」是水部平淡處。

《送宜春裴明府之任》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楚望花當渡」，只說花。「湘陰橘滿川」，只說橘。「山橫湖色上，帆出鳥行前。」水學水部，匠，工。「此任無辭遠，親人貴用遷。」晦。

《贈宗靜上人》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解得此詩五六句妙處，可與讀水部之詩矣。「積雨誰過寺，殘鐘自掩扉。」閑極，淡極，無味極，乃宛然一位高禪。「寒來垂頂帽，白髮剃應稀。」畫。

《同賈島宿無可上人院》 《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略近仲初。「還因愛閑客，始得見南能。」只如分作結。

《和劉補闕秋園行寓興六首》一 《瀛奎律髓》卷一二何焯評：風致絕似姚合。紀昀評：「庭風」二字生。燕不夜語。李光垣評：題有訛脫。《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水木夕陰冷」，無從寫處寫得出。「情人見月過」，妙。

又二 《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花開爲雨」、「果落因風」，自是佳句。然詩家亦或忌此，「因」即是「爲」，「爲」即是「因」，二字相犯也。昌黎詩：「風能折芡嘴，露亦染梨腮。」山谷謂「能」當作「稜」，「亦」當作「液」。詩中不可無虛字，然用虛字而不切，則泛也。「因」對「爲」，「鳥」對「人」，「知」對「覺」，凡三者所當省也。馮舒評：「稜」、「液」眞不通。山谷不通如此。馮班評：古人偶句，但欲音詞整飭，不忌相犯。詩人云：「邁閔既多，受侮不少。」「不少」即是多也。宋人拘忌既甚，取對太巧，文章無正遠之氣，此大病也。大略傾仄儇俏，有傷文格。巧對尤害，以其傷筋骨也。宋人忌相犯，盛唐大家、高手殊不然。「鳥」對「人」有何不可。查慎行評：依評語則改「爲」作「細」，改「因」作「高」，似佳，然亦不必如此講。紀昀評：此評好。「鳥」對「人」尚不礙，「因」對「爲」、「知」對「覺」，則誠如所譏。《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晚花開爲雨」，理足。「殘果落因風」，理足。

又三 《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五六寫閒靜之意，非言雀、蟬也。《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自得家林趣，常時在外稀。」水部聲口如是。「雀鬬翻簷散」，匠。「蟬驚出樹飛」，匠。

又四 《瀛奎律髓》卷一二紀昀評：此亦雅飭，惟結句太熟滑。《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登臺小徑斜」，宛然。匠在「小」字。

又五 《瀛奎律髓》卷一二何焯評：此首第六，必應如此次序，從集不從荆公選也。紀昀評：二首平平。鶴看棋，僻而無理。不得以詩有別趣，曲爲之詞。《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野人來辨藥，庭鶴往看棊。」「往」字奇妙傳神。

又六 《瀛奎律髓》卷一二何焯評：此首第五。紀昀評：清出補闕亦細。五、六太平易。「無人」句礙第一首「情人」句。三首「對僧」二句、四首「人來」二句、五首「野人」句、「林下」句，複「獨坐」句。此疏於律處。《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與水部《秋居》毫髮不異。「木落月中園」，幽迴。

《**塞上宿野寺**》《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邊塞暮景，一指如見。「遠烟平似水，高樹暗如山。」是塞垣，是暮天。「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閑。」偏說閑，妙。「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宿」字只一點。

《**寒食夜池上對月懷友**》《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人間多別離，處處是相思。」聲情韻味，全是水部。

《**自述**》《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貧當多累日，閑過少年時。」張、王勝處，已全據之。「燈下和愁睡，花前帶酒悲。」閑句絕肖。「無謀常委命，轉覺命堪疑。」結又絕肖。

《**送契玄上人南遊**》《重訂主客圖》卷上補遺：平淡無可說處，乃純是水部。

《**詠雙白鷺**》《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議者謂「行傍白蓮魚未知」此句最佳，上一句未稱。然着題詩難句句好也。第二句亦未可忽。顧非熊《雙鷺》一聯云：「刷羽競生堪畫意，依泉各有取魚心。」亦工，今附此。紀昀評：此詩及鄭谷《鷓鴣》、崔珏《鴛鴦》，皆詞意凡近，而格調卑靡。雖以此得名，要是流俗之論，非作者之定評也。沈歸愚宗伯始力排之，其論甚偉。馮班評：「議者謂『行傍白蓮魚未知』此句最佳，上一句未稱。」極稱。又：第三勝，第四造意未活。查慎行評：咏物落色相，便不超妙。《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鷺在禽中，閒雅不俗，故詩家每蓄以資玩好，往往寄之吟咏。如此篇，據其詞，不過題其色聲體態潔靜幽奇，顧其中有含極深意。李建勳《鷺》詩：「青山藏不得，明月合相宜。」說者謂比明主在上，賢人將進也。裴說《鷺》詩：「卻爲分明極，翻令得所遲。」說者謂比操節過矯，祿位易失也。此「立當」、「行傍」二句，雍陶自爲得意佳語，味其旨，倘謂有所樹立，蒼素較然同德者，易爲見信；渾于倫類，好醜難辨，異志者未能測識乎。「一足」、「數聲」二句，亦喻君子當飄零之日，中立獨持，不爲時靡；遇可爲之秋，呼號汲引，不致喪朋也。鷺之爲物，與詩家相宜。林塘有之便能增價，況孤標貞潔之士，豈無益於朝廷耶。唐人咏鷺者多，此誠足膾炙人口。然又不若許渾「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崇惠「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更覺意調幽遠閒淡。若李德裕「拂日疑日落，凌風訝雪飛」，則淺拙矣。引王昌會評：大凡詩句，要有巧心。蓋詩不嫌巧，只要入妙。如此第二聯，與鄭谷《詠鷓鴣》：「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崔珏《詠鴛鴦》：「乍過烟塢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此等語大都由巧入妙。《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從來詠物之詩，能切者未必能工，能工者未必能精，能精者未必能妙。【略】雍陶之【略】（《詠雙白鷺》）精矣而未妙也。《匏廬詩話》卷中：僧惠崇《咏鷺》詩「棲烟一點明」，明《庚溪詩話》謂「能言其標致非祇及其羽毛」。余謂此從雍陶「行傍白蓮魚未知」句翻出，且亦祇及羽毛耳。若文與可「靜依寒夢如畫，獨立晴沙可憐」，乃眞言其標致矣。

《**晴詩**》《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雖寫「晴」，然言外實是寓意邊事。言晚虹在東，斜日在西，獨有塞天，其色未快，因特出大判云，一半未放人意也。「新水」句，亦寓新恩已沛；「殘烟」句，又寓餘憂未靖。此皆「一半山川」四字中之深憂遠慮也。（後解）此詩，題是咏晴，乃前解因帶有「塞天昏」之三字，人亦遂窺其是安邊新喜，然實則筆筆皆細寫晴色也。至此後解，則竟忍俊不住，一口直吐出來，看他前解猶寫憂，此解純寫喜，固已更忍不住也。（五寫遠望蕩蕩，六寫近望森森，畢竟畫來是新晴風色。）《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前四句寫晴景，虹見雨止，水新烟殘，妙；曰「帶痕」、「亂侵」、「猶傍」，更妙。後四句喜晴事，用意在「休」、「在」二字，見國家有備，虜寇無勞窺伺，罷兵閒獵，太平之象，應共晴色以開明也。「行子」，陶自謂。因晴生喜，有不事雕琢而意調自佳者也。引吳山民評：晚唐中之有氣色者。次聯與晚晴寫照，三聯有關係。又唐汝詢評：此邊庭晚晴，喜時康也。結語讀文房獵平原一聯，方見中晚之分。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送人歸，問其何處住，又問其與誰鄰，此豈要人開具舊居執結，正是其自己胸中有一絕妙住處，絕妙鄰家，津津欲歸未得歸，因而反嫌人歸已是遲。所謂筆筆皆有撇捩之狀也。（後解）前解寫徐睦州舊隱，此解寫送也。五言發意欲歸，本在山人前；六言因故不歸，竟落山人後。七八言特問君桐廬何處者，我有草堂，自在七里灘頭也。

《**到蜀後記途中經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重疊白雲漫」，乃是既過棧去，回指劍峰而嘆。言今但見其重疊如此，不知其中間，乃有千崎萬嶇如大散嶺、褒斜谷，眞非一崎一嶇而已；今但望見其白雲如此，不知其中間乃有異樣節氣，如春足雨，夏猶寒，眞非尋常節氣而已。「處處難」之爲言其難非可悉數，非可名狀，在事後思之，猶尚通身寒噤者也。（後解）後

又言，已後直是不願更出。此特別換筆法，再訴入來之至難也。言入來既是三千里、八十盤，後如出去，則照舊三千里、八十盤。人身本非金鐵，堪受如此劇苦耶。「成都燒酒熟」者，並非逢車流涎之謂，如云任他水土敝惡，我已決計安之也。

《贈玉芝觀王尊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本從城市逢此尊師，卻更寫得杳冥恍惚，妙妙。「時流」，即此城市中輩輩高冠大輦堆金積玉人，在此尊師眼中，乃如疾風之捲輕籜，一陣一陣過去也。（三四只是寫其大年。）（後解）「大藥已成」，言其前此之無算；「小松初種」，言其後此之無算。此皆是其肘後別有靈方，亟宜從之求授也。

《經杜甫舊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浣花溪裏」，只添「花深處」三字，便是此日加倍眼色。只因此三字，便知其不止憶杜先生，直是憶杜先生愛人心地，憶杜先生冠世才學，憶杜先生心心朝廷，念念民物，憶杜先生流離辛苦，饑寒老病，一時無事不到心頭也。三萬古應留，四千金難得，便只是一句話，猶言即使國步可改，必須此宅長留；只看文人代有，到底杜詩莫續也。（後解）此沙崩樹壓，即七之所謂「人事變」也。「夜來江月與誰期」者，此月經照杜先生後，更照何人始得，則自不能不有此問也。

《和孫明府懷舊山》《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秋來見月多歸思」二句：見月放鵰與歸思何干。其妙可想。譚元春評：深淡。《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評：無中生有，變出歸山情思，奇矣。引唐汝詢評：此從羈鳥戀舊林生出想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動歸思而放鵰，見物我同情也。《唐詩摘抄》卷四：此不必實有其事，特裝點此語，妙盡思歸之情，詩人不妨以無爲有也。

《城西訪友人別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末二句見友人村居不求異，所以訪尋者未易一問，即到其家也。王右丞《訪呂逸》云：「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與此後聯俱盡別墅之景，妙，妙。引焦竑評：如畫。引陸時雍評：風味自佳。

《哀蜀人爲南蠻俘虜五章人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升菴詩話・雍陶哀蜀人爲南詔所俘》：雲南在唐爲南詔，其蠻王閣羅鳳及酋龍三犯成都，俘其巧匠美女而歸，至今大理有巧匠三十六行。近嘉靖中取雕漆工廿餘人，挈家北上，供應內府，皆蜀俘人之後也。去鄉離家，俘於犬羊，苦已極矣。又畏死吞聲而不敢哭，所以羨猿聲之啼也。一「羨」字妙。或改作「聽」，非知詩者。《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啼」有何可羨。傷心在此一字。

《過南鄰花園》《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敬評：達者之見，悟道之言。引敖英曰：後二句可見物理，盛衰自有乘除。

《天津橋春望》《唐詩解》卷三〇：唐以洛爲東都，全盛之時，數嘗遊幸。至是閹官用事，天子拱手，不復能遊，是以空宮景象如此。《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引陸士鈺評：麗語，興感自倍。

傳記

《唐才子傳・雍陶》陶，字國鈞，成都人。工於詞賦。少貧，遭蜀中亂後，播越羈旅，有詩云：「貧當多病日，閑過少年時。」大和八年陳寬榜進士及第，一時名輩，咸偉其作。然恃才傲睨，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欽之下第，歸三峽，卻寄陶詩云：「地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得詩頗愧赧，遂通問不絕。大中六年，授國子毛詩博士。與賈島、殷堯藩、無可、徐凝、章孝標友善，以琴樽詩翰相娛，留長安中。大中末，出刺簡州，時名益重，自比謝宣城、柳吳興，國初諸人，書奴耳。賓至，必佯佯挫辱。投贄者少得通。秀才馮道明，時稱機捷，因罷舉請謁。給閽者曰：「與太守有故。」陶倒屣，及見，呵責曰：「與足下素昧平生，何故之有。」馮曰：「誦公詩文，室邇人遠，何隔年生。」吟陶詩數聯，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閉門客到常如病，滿院花開未是貧」，又「江聲秋入峽，雨色夜侵樓」等句。陶多其慕己，厚贈遣之。自負如此。後爲雅州刺史，郭外有情盡橋，乃分衿祖別之所。因送客，陶怪之，遂於上立候館，改名折柳橋，取古樂府「折楊柳」之義。題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呼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甚膾炙當時。竟辭榮，閑居廬嶽，養疴傲世，與塵事日冥矣。

紀事

《雲谿友議·馮生佞》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悸赧，方有狐首之思歟。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焉。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訶曰：「與公素昧平生，何言相識。」道明曰：「誦員外之言，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昧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推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文園豈尚也。

又《玉簫化》 議者以韋中書(皐)脫布衣不五秋，而擁旌鉞，皇朝之盛，罕有其倫，然鎮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禮樂，易衽歸仁，彼我以鹽鏟貨賂，悉無怨焉。後司空林公，弛其規准，別誘言化，復通其鹽運而不贍金帛，遂令部落懷二，猾悍邦君，蠢蠻爲羣，侵逼城壘，俘掠士庶妻子，其萬人乎。雍陶先輩《感亂後詩》曰：「錦城南面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

《鑒誡錄·改橋名》 雍使君(陶)典陽安日，(簡州地名)送客至橋，離情未已，揖讓既久，欲更前車。客將曰：「此處呼爲情盡橋，向來送迎，至此禮畢。」陶下馬命筆，題其橋楹，改爲「折柳」。自茲送別，咸吟是詩，簡郡風情，不革義路矣。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從他離恨一條條。」

又《作者同》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詠君山》詩曰：「煙波不動影沈沈，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山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

《唐詩紀事·雍陶》 杜元穎爲西川節度使，治無狀。文宗大和三年，南詔蠻嵯巔乃悉衆掩攻戎、巂二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女子工伎數萬而南。至大渡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故陶賦《蜀人爲南蠻俘虜》詩【略】，又賦《過大渡泣望鄉國》詩【略】，又《別巂州一時慟哭雲日爲之變色》詩【略】，又《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詩【略】，又《蜀中戰後感事》【略】。

又 唐詩人最重行卷，陶首篇上裴度，或云耿湋行卷首篇上第五琦，遂指爲二子邪正。雖然，方琦未有釁時，上詩亦何足多怪。

又《殷堯藩》 堯藩爲永樂令，雍陶寄詩云：「古縣蕭條秋景晚，昔時陶令亦如君。」

《韻語陽秋》卷四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雍陶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雍陶詩集》十卷。字國鈞，大中八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爲簡州刺史。

《郡齋讀書志·雍陶詩五卷》 右唐雍陶字國鈞。大和八年進士。大中六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

《宋史·藝文志七》 《雍陶詩集》三卷。

《蜀中廣記·著作記七》 《雍陶集》十卷。陶字國鈞，成都人，太和中進士，爲簡州刺史。有詩名，見《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雍陶詩》十卷。

藝文

薛濤《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千疊雲峯萬頃湖，白波分去繞荆吳。感君識

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

姚合《送雍陶游蜀》（存目）

又《送雍陶及第歸覲》（存目）

又《喜雍陶秋夜訪宿》（存目）

劉得仁《贈雍陶博士》 腹是羣書笥，官爲六義師。情高少塵事，朝下足閒時。有句同人伏，無私胄子知。漢庭公議在，正與觸邪宜。

又《寄雍陶先輩》（存目）

又《對月寄雍陶》（存目）

又《送雍陶侍御赴兖州裴尚書命》 綸閣知孤直，翻論北巷賢。且縻蓮幕裏，會致玉階前。洙泗秋微動，龜蒙月正圓。元戎軍務息，清句待君聯。

姚鵠《寄雍陶先輩》（存目）

賈島《送雍陶人蜀》（存目）

又《過雍秀才居》（存目）

又《送雍陶及第歸成都寧親》 不唯詩著籍，兼又賦知名。議論于題稱，春秋對問精。半應陰隲與，全賴有司平。歸去峯巒衆，別來松桂生。漲江流水品，當道白雲坑。勿以攻文捷，而將學劍輕。製衣新濯錦，開醞舊燒罌。同日升科士，誰同膝下榮。

又《喜雍陶至》 今朝笑語同，幾日百憂中。鳥度劍門靜，蠻歸瀘水空。步霜吟菊畔，待月坐林東。且莫孤此興，勿論窮與通。

何扶

《詩話總龜・紀實門上》引《古今詩話》 何扶，大和元年登第，明年再捷，以一篇寄同年，曰：「金榜題名墨尚新，【略】。」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何扶》 送妓迨遙歸閬州，懸知屋宇傍汀洲。玉蟾金鳳詞清麗，一氣吟成韻欲流。

《唐摭言・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絶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賈馳

《唐才子傳・賈馳》 馳，大和九年鄭確榜進士。初負才質，蹭蹬名場。來往公卿間，擔簦躡屩，莫伸其志。嘗入關賦詩云：「河上微風來，【略】。」主司得聞，有憐才之意，遂放第。不甚顯宦。詩文俱得美聲。後來文士集中，多稱賈先輩，其名譽爲時所重云。有集傳世。

《唐詩紀事・賈馳》 馳，唐末人。會昌間，陸貞洞、王滌輩題三鄉詩，馳後留贈云：「壁古字未滅，【略】。」

曹鄴《寄賈馳先輩》 游子想萬里，何必登高臺。聞君《燕女吟》，如自蓟北來。長安高蓋多，健馬東西街。盡說蒿簪古，將錢買金釵。我祖西園事，言之獨傷懷。如今數君子，如鳥無樹棲。濟水一入河，便與清流乖。聞君欲自持，勿使吾道低。

陳上美

《唐才子傳・陳上美》 上美，開成元年禮部侍郎高鍇放榜，第二人登科。以詩鳴當時，間作悉佳製。論其骨格本峭，但少氣耳。有集今傳。

陳上美《唐故忠武軍監軍使正議大夫内給事賜紫金魚袋贈内侍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銘》 儒林郎前守京兆府咸陽縣尉陳上美譔。（王氏卒於大中二年十月，四年八月祔葬）

鄭史

《雲谿友議·賈山識》 邕州蔡大夫京者，【略】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陽令狐公之舉也。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略】蔡牧益自驕矜，作詩以責商山四老，【略】及假節邕交，道經湘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座有瓊珠者，鄭君之所愛，而席之最姝，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交所爲，多如此類，德義者見鄙，終其不佺也。

《唐詩紀事·鄭史》 史，開成元年登第，經過池陽廉使崔君，悅一妓行雲，有詩云：「最愛鉛華薄薄粧，更兼衣着又鵝黃。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北行。」臨岐，博陵公輟贈之。史終國子博士。賈島送史詩曰：「葛林頗重疊，岑渚復幽奇。汨水斜陽岸，羈人正則祠。蒼梧多蟋蟀，白露濕江蘺。擢第榮回去，晨昏近九疑。」

《登科記考》卷二一開成元年 鄭史。（《永樂大典》引《宜春志》：鄭史，字惟直，宜春人，登開成元年進士第。）

李肱

《雲溪友議·古製興》 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鍇，復司貢籍。【略】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賦》、《月賦》也。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敎。乃以牓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李肱：「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勢參差，霞衣競搖曳。醮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評曰：「李君文章精練，行義昭詳。策名於睿哲之朝，得路於韋蕭之室。然止於岳、齊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唐詩紀事·李肱》 「開元太平日，【略】。」肱開成二年試《霓裳羽衣曲》詩也。是年秋，帝命高鍇復司貢籍，詔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所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牧）（收），乃以牓元及第。帝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高鍇奏曰：「臣鍇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就中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爲迥出，更無其比。詞韻既好，去就又全，臣前後吟詠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奬其能。【略】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奇，每視其他日必爲卿相；宗枝之俊，實謂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爲文者甚少。伏望聖恩，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賜降奬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謬忝主司，不勝慺慺之誠。其詩賦總爲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范摠云：「肱止於岳、齊二牧。」

柳棠

《唐摭言·敏捷》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漫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者老尚書。」棠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宴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爲鵬也不難。」

《唐詩紀事·柳棠》 東川柳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略】初，棠與馮戡善，棠及第後，戡與詩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鷁飛。」棠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詩忤楊公【略】。公以書往返詰難，棠不任憂惕。其後參越嶲

軍事而卒。

李質

《得日觀東房》《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弼列爲四實體。周珽曰：首以桃源比得日觀，爲天下絕勝之境。中聯咏觀中掩映奇怪之景狀，總見少雙處。結謂幽賞，惟獨所少共事之人耳。按《紀事》云，質襄陽人，應舉無成，往謁，至豫章，遇寇倉皇去得日觀東房，攜一壺上樓，朗吟此詩。如有人曰：「土主尚書在此。」質後登第，果領豫章。乃知遇未遇惟時，苟非下士，雖孤吟寂處，常有鬼神呵護之也，況此詩有泣鬼驚神之句乎。

《唐詩紀事・李質》 質，字公幹，襄陽人。應舉無成，有親在衡湘，往謁焉。泝流至湓城，豫章逐帥，捨舟由武寧而反。會草寇殺其宰，倉惶前去得日觀，宿東房，有酒數缸甚美，遂攜一壺上樓酌之，因吟曰「曾入桃溪路，仙原信少雙。洞霞飄素練，蘚壁畫陰窗。古木愁撑月，危峰欲墮江。自吟空向寂，誰共倒秋缸。」吟畢，如有人言曰：「土主尚書寓宿在此。」質登第後二十年，廉察豫章，時大中十二年也。

謝觀

傳記

謝觀《唐故朝請大夫慈州刺史柱國賜緋魚袋謝觀墓誌銘並序》 觀字夢錫，其先陳郡陽夏人。東晉太傅文靖公安十六代孫。五代祖偃，仕隋爲記室參軍；曾祖元賓，國朝江州長史；祖諱景宣，皇任光州定城縣令；父諱登，皇試太常寺協律郎，充涇原節度掌書記。自曾祖塋于壽春，因家于壽。吾生慕雲鶴，性耽煙霞。秘籍仙經，常在心口；藥爐丹竈，不廢斯須。生世七歲，好學就傳，能文。及長，著述凡冊卷，尤攻律賦，似得楷模，前輩作者，往往見許。開成二年，舉進士，中第，釋褐曹州冤句縣尉，歷左神武兵曹參軍，尋遷大理評事，充黔中招討判官，還，拜雒陽縣丞。末周星，詔除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魏博節度判官，累遷檢校尚書、駕部郎中，充職。咸通三年七月，詔授慈州刺史，歲周，就加朝請大夫，餘如故。咸通五年六月罷印綬，歸閑洛京。洎作吏從軍，迨三十載，藍□州縣，或不欺於古人；王帳籌謀，省無愧於當世。及承紫詔，爰駕朱轓，□無利刃之稱，粗展鉛刀之割，雖浮名薄祿，頗類於貪求；藥叟仙翁，何妨□追逐。寧期晚歲，獲果素心，肌骨潛輕，鬚髮重黑。向逍遙而得路，遂冀土□遺身。以咸通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於洛陽縣毓財里，行年七十有□。夫人隴西李氏，自有銘誌。子六人：長曰承昭，舉進士；次曰執言，前辰州都督府錄事參軍；次曰承翰，前魏州大都督府參軍事；次曰承禧，知書有文，早卒；次曰承裕、承賀，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前進士歐陽琳；次女早嬰沉痼，令師黃老；小女珠娘、僧娘。吾確爾脩心，早依眞侶，瞭然齊物。況覩達人，因託他邦，不求歸兆。以咸通八年八月廿四日窆于洛陽縣清風鄉郭村邙山之南原，悠哉。世俗尚彼虛無，何須辨骨之文，更假他人之筆，援毫命石，乃置銘云：因身閱世，助水成川，九轉中鍊，五常內全。與時舒卷兮逐運推遷，名成祿遂兮七十三年。骨雖委地，魂不歸天，捨此即彼，浮雲蛻蟬。寂滅誰爾兮逍遙自然，子子孫孫兮知吾在焉。

紀事

《類說》卷二七引《南唐野史》 白賦、赤賦：寇豹、謝觀同入崔裔孫相公門下，觀嘗作《白賦》，有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龍性堂詩話續集》 唐寇豹與謝觀以文藻齊名，觀謂寇曰：「君《白賦》有何佳句。」豹曰：「曉入梁園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謝觀賦》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謝觀賦》八卷。

《宋史・藝文志七》《謝觀賦集》八卷。

藝文

劉得仁《寄謝觀》　十五年餘苦，今朝始遇君。無慚於白日，不枉別孤雲。得失天難問，稱揚鬼亦聞。此恩銷鏤骨，吟坐葉紛紛。

又《送謝觀之劍南從事》　迢遞從知己，他人敢更言。離京雖未臘，到府已應喧。飛急奔行雁，啼酸憶子猿。江山無限思，君擬共誰論。

馮涯

黃璞《王郎中傳》（王棨）初就府薦，馮涯爲試官，《三箭定天山賦》當意，爲涯所知。欲顯滯遺，明設科第，以宋言爲解頭，公爲第二。時毅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撝命收榜，扱破名第申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題，數年之間，及第殆盡。前今輿論，莫不美馮公之善得其材，榮公之獲在其選。

《雲谿友議・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也。時京兆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巳參差。"李播舍人放牓，以言爲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爲望外也。乃服馮涯知人，尋亦獲雪。

《登科記考》卷二一開成二年　高鍇司貢籍，詔曰（按此詔在去年秋，似係二年貢舉事，類載于此。）【略】。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略】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監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

裴思謙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又《惡得及第》　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新唐書・宰相世系一上》　思謙字自牧，左散騎常侍兼大理卿。

《唐詩紀事・裴思謙》　思謙，開成三年登上第。

《歷代詩話考索》　裴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或云："按《堯山堂外紀》【賀】作【喚】，蓋賀非私事，何事偷聲小語。惟【喚玉郎】故爾。"余謂："作【賀】亦可，緣郎新貴不得不賀，卻是無限嬌羞。若背燈解璫，猶然待喚，此郎亦太呆相，不似遊平康里郎君矣。"相與一笑，各存原本可耳。

曹汾

《新唐書・曹汾傳》 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唐詩紀事・曹汾》 汾以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牓至鎮，張宴置牓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汾先登第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又 汾，字道謙，開成四年登第。希幹，咸通十四年登第。汾終戶部侍郎。汾，懿宗宰相確之弟。確罷相，爲鎮海節度使，以扞龐勛功，就加太子太師。汾爲忠武節度，入爲戶部，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時人榮之。

《登科記考》卷二一開成四年 曹汾。(《舊書・曹確傳》：「弟汾，亦進士登第。」《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汾字子晉，銅陵人，開成四年登進士第。」《古刻叢鈔》：「曹汾，開成四年崔蠡下進士，後爲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忠武軍節度使，實丞相確之弟。」)

李蔚

《新唐書・李蔚傳》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抒情詩》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迴跋，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略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裊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云：「鷄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

喻鳧

論述

綜論

《唐詩紀事・喻鳧》 「顏凋明鏡覺，思苦白雲知。」(句)「滄洲迷釣隱，紫閣負僧期。」(句)「酬難塵鬢皓，坐久壁燈青。」(句)「滄洲未歸迹，華髮受恩心。」(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北夢瑣言》云：鳧體閬仙爲詩，嘗謁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也。」

《唐詩品・烏城令喻鳧》 坦之夙尚幽探，身多野寄，故其詩意清遠，興象疏越，雖在開成間，而音調頗閑。惜非大家，故寥寥短律，不足騁其長步。

《唐音癸籤・評集四》 喻鳧五言閒遠朗秀，選句功深，自稱無羅綺鉛粉，殆亦實語。(遯叟)

《重訂主客圖・喻鳧》 懷民按：喻鳧專攻五言近體，前輩謂其效賈島爲詩，人稱之賈、喻。今觀之，信不虛也。然宋人所推如「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硯和青靄凍，簾對白雲垂」，唐人推其「滄洲違釣隱，紫閣負僧期」，今集皆不載，固知散失多矣，姑就所存詩，推爲入室二人。

《**載酒園詩話又編・喻鳧**》 喻鳧效賈島爲詩，人稱之賈、喻。然觀宋人所推「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硯和青靄凍，簾對白雲垂」，唐人推其「滄洲違釣隱，紫閣負僧期」，今集皆不載，固知散失者多矣。余嘗喜其「鼉鳴積雨窟，鶴步夕陽沙」，景眞語潔。至若「雁天霞腳雨，漁夜葦條風」，鏤劃雖深，斧鑿痕亦嫌太重。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唐喻鳧以詩謁杜牧之不遇，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安得售。」然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諸公上。【略】喻鳧今存詩六十三首，誠無綺羅鉛粉語，然皆近體，無古風。其近體格頗不高，警句亦罕，惟「鐘沈殘月塢，鳥去夕陽村」，「雁天霞腳雨，漁夜葦條風」，「風雪坐閒夜，鄉關來舊心」，兩三聯可喜耳，欲以此傲牧之，未可得也。人可不量己力，妄持論薄人哉。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喻鳧》 毗陵詩效浪僊體，曾袖篇章謁紫微。鉛粉綺羅都去盡，卞和眞與世相違。

分論

《**題李商隱**》《重訂主客圖》卷下：句句切西崑。「山河使筆驅」，一「使」字，便是賈。「月疏吟夜桂，龍失咏春珠。」意常，鍊來卻大奇，其所以切義山處，亦無極矣。「花繁倒玉壺」，鱗甲中珠。

《**游雲際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佳。紀昀評：五、六單弱。「常」、「長」一意，「暫無」切「游」字。《重訂主客圖》卷下：「閣寒僧不下」，下字，「鐘定虎常來」，字字響，當從百鍊來。起句是實賦，次聯卻是虛寫，若謂當晚果遇得一隻虎來，則眞鈍材矣，眞高叟之爲詩矣。

《**題翠微寺**》《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詩，即是人力，非天工也，初學正不得忽此。「古本徹疏猿」，「徹」字字法。

《**書懷**》《重訂主客圖》卷下：「心唯務鶴靜，分合與名疏。」對法斟酌得妙。

《**一公房**》《重訂主客圖》卷下：「一雨收衆木，孤雲生遠山。」天造之句。

《**懷鄉**》《重訂主客圖》卷下：「秋風江上家」，三字古質，時人不肯下，即不能下。「斷岸綠楊蔭，疏籬紅槿遮。」二句易能，然畫鄉景如目前。「鼉鳴積雨窟」，此句尤佳。「鶴步夕陽沙」二語所謂發難顯聲與象之外，有情不盡。「抱疾僧窗夜，歸心過月斜。」二句方叙明「懷」字，古拙得妙。

《**夏日題岫禪師房**》《重訂主客圖》卷下：「花過少遊客，日長無事心。」看他對法，可知變化，不如時人所說差一箇字、半箇字也。

《**呈薛博士**》《重訂主客圖》卷下：後半眞摯可感。

《**龍翔寺居喜胡權見訪因宿**》《重訂主客圖》卷下：朱子謂江西派中呂紫微詩欲字字響，某謂呂詩尚未見得，若老喻詩，乃眞字字響，此詩可按也。「雀啅北岡曉，僧開西閣寒。」意亦尋常，牙齒間不同。「衝橋二水急，扣月一鐘殘。」此等反成賈生累句。

《**酬王檀見寄**》《重訂主客圖》卷下：設想屬詞，無一不肖。「夜月照巫峽，秋風吹洞庭。」與島師「秋風吹渭水」二句相媲而少次之，自是不甚用力處，或乃張皇爲盛唐，陋甚。賈喻爭勝處，卻在此等。「酧難塵鬢皓，坐久壁燈青。」可想見其原詩。

《**寺居秋日對雨有懷**》《瀛奎律髓》卷一七：五、六見雨意而工。馮班評：起句，好破。何焯評：三、四勝。紀昀評：起五字唐試帖之陋調。二馮賞之，不可解。《重訂主客圖》卷下：「隱几客吟斷，鄰房僧話稀。」【略】。似從清塞「孤枕客眠久，兩廊僧話深」翻出，而此尤多情感。

《**冬日寄友人**》《唐詩歸》卷三五「鄉園」句鍾惺評：「來」字泠然。「此誠」字：古甚。《唐詩摘抄》卷一：「梁父吟」三字，借隆中事，喻己懷才未試之意。《重訂主客圖》卷下：身世之感，羈遊之況，盡此中矣。「風雪坐閒夜，鄉園來舊心。」二句讀之令人愀然、惘然、突然、憮然，是何妙筆，能寫得如此。評「風雪」二句：「坐」字已高，「來」字更奇確，誰能下。評「滄江」二句：「迴」字妙，「深」字尤妙。

《**得子姪書**》《升菴詩話・喻鳧詩》：喻鳧詩「雁天霞腳雨，漁夜葦條風」上句絕妙，下句大不稱，此所以爲晚唐也。《重訂主客圖》卷下：二詩五六，皆宋人傳句，而愚尤愛前聯，蓋後聯則好者衆矣，然情景亦最眞切，無一字俗諦。「闕下見江東」，用意學長江。「不得經史力，枉拋耕稼功。」看此心境，豈以浮榮絆者。

《贈張瀆處士》《重訂主客圖》卷下：「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對法超。「許鶴歸華頂」，妙似鶴前屢請而未許者。「期僧過石橋」，看他次句對，不知用如何奇幻，卻止如此尋常語，蓋此尋常語者，以見凡極奇幻之境，皆作尋常視之也。閬仙詩如「鶴似君無事，風吹雨徧山」，多用此法，而世俗不知耳。

傳記

《唐才子傳・喻凫》 凫，毗陵人，開成五年李從實榜進士，仕爲烏程縣令。有詩名。晚歲變雅，凫亦風靡，專工小巧，高古之氣掃地，所畏者務陳言之是去耳。後來才子皆稱「喻先輩」，向慕之情足見也。同時薛瑩亦工詩。凫詩一卷，瑩詩《洞庭集》一卷，今並傳。

《登科記考》卷二一開成五年 喻凫。（《永樂大典》引《嚴州府新定志》：喻凫，其先南方人，開成中登進士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喻凫詩》一卷。開成進士第，烏程令。

《遂初堂書目》《喻凫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喻凫集》一卷 唐烏程尉喻凫撰。開成五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喻凫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喻凫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喻凫詩》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喻凫詩集》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喻凫詩集一卷》（明翻本） （存目）

藝文

顧非熊《送喻凫春歸江南》 去年登第客，今日及春歸。鶯影離秦馬，蓮香入楚衣。里閭爭慶賀，親戚共光輝。唯我門前浦，苔應滿釣磯。

姚合《送喻凫校書歸毗陵》 主人庭葉黑，詩稿更誰書。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山春煙樹衆，江遠晚帆疏。吾亦家吳者，無因到敝廬。

又《喜喻凫至》 欲出心還懶，閒吟遶寢牀。道書蟲食盡，酒律客偷將。愁至爲多病，貧來減得狂。見君何所似，如熱得清涼。

無可《送喻凫及第歸陽羨》 姓字載科名，無過子最榮。宗中初及第，江上覲難兄。月向波濤沒，茶連洞壑生。石橋高思在，且爲看東坑。

方干《中路寄喻凫先輩》 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難歸。送我尊前酒，典君身上衣，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莫歎干時晚，前心豈便非。

又《別喻凫》 知心似古人，歲久分彌親。離別波濤闊，留連槐柳新。蟆陵寒貰酒，漁浦夜垂綸。自此星居後，音書豈厭頻。

又《贈喻凫》 所得非衆語，衆人那得知。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月閣敧眠夜，霜軒正坐時。沉思心更苦，恐作滿頭絲。

又《哭喻凫先輩》 日夜役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撰碑縱託登龍伴，營奠應支賣鶴錢。孤壠陰風吹細草，空窗濕氣漬殘篇。人間別更無冤事，到此誰能與問天。

雜録

《唐音癸籤・談叢五》 喻凫、喻坦之，兩人也。《品彙・爵里考》，以坦之即凫之字，混爲一人。今考宋陳《直齋書録》，各有其集。《文苑英華》，兩人詩亦分載，調各不同。而謝皋羽《睦州詩泒》，載新定之以詩鳴於唐者二人，實並列焉，尤文獻在本鄉足據者也。

王鐸

論述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初節與鄭畋略同。大功垂就，令孜間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孔明躬耕，娶阿承醜女，相蜀不殖產，其慮深矣。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衰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哀哉。

《圍爐詩話》卷一　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如【略】王鐸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

傳記

《新唐書・王鐸傳》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寖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略】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即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亢，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略】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李)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略】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搆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紀事

樂朋龜《王鐸宏文館大學士等制》　開府儀同三司守門下侍郎兼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王鐸，太極儲精，華池稟潤，文能師古，業擅經邦，光輔數朝，偃仰三事，挺許國忘家之節，蘊經天緯地之材。

《玉泉子》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李蠙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腳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又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居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己後之。路巖出鎮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焉。蠙陰知之，挈一壺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飲鐸，妻氏疑其堇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爲妻兒謀。」蠙驚曰：「以吾酒爲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

《北夢瑣言》卷三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

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且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辱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

又卷一三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又卷一六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它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舊唐書・蕭遘傳》 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遘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遘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又《薛逢傳》（存目）

《太平廣記》卷二八七引《王氏聞見（錄）》（存目）

《唐語林・補遺》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南部新書》丙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樂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也。吁哉。

《唐詩紀事・王鐸》 鐸，字昭範，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才。

又 鐸爲侍御史，于興宗守綿州，登越王樓，以詩寄朝士。鐸和云：「謝朓題詩處，危樓壓郡城。【略】。」

高駢《聞河中王鐸加都統》 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

譚銖

《雲谿友議・譚生刺》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也，因書絕句以貽後之來者。睹其題處，經遊之者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南部新書》己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鹺院官，鍾福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唐詩紀事・譚銖》 銖，吳人。登會昌進士第。

《登科記考》卷二二會昌元年 談銖。（《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談銖，會昌元年登第。）

薛逢

論述

綜論

薛逢《上白相公啓》 役思慮者三十年，著詩賦者千餘首。

《舊五代史・唐書・薛廷珪傳》 父逢，咸通中爲祕書監，以才名著于時。【略】著《鑿混沌》、《眞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

《滄浪詩話・詩評》 薛逢最淺俗。

《郡齋讀書志・薛逢歌詩二卷》 逢持論骾切，以謀略高自標顯。與楊收、王鐸同年登第，而逢文藝最優。收作相，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二人皆怒，故不見齒。

《唐才子傳・薛逢》 逢天資本高，學力亦贍，故不甚苦思，而自有豪逸之態，第長短皆率然而成，未免失淺露俗。蓋亦當時所尚，非離羣絕俗之詣也。夫道家三寶，其一不敢爲天下先。前人者孰肯後之，加人者孰能受之。觀逢恃才怠傲，恥在喧卑，而喋喋唇齒，亦猶惡醉而強酒也。累擯遠方，寸進尺退，至龍鍾而自憤不已，蓋禍福無不自己求者焉。

《唐音癸籤・評彙四》 薛陶臣(逢)殊有寫才，不虛俊拔之目。長歌似學白氏，雖以此得名，未如七律多警。(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一 薛逢(字陶臣)七言律「老聽笙歌」一篇，聲氣亦勝；「陰風獵獵」一篇，與李郢「虬鬚憔悴」相伯仲。其他入錄者，聲多宣朗，語多穠麗，亦有漸入纖巧者。

《一瓢詩話》 薛陶臣《開元後樂》，三四寫全盛之時，五六接寫既衰之後，則舊樂斷腸，更爲貼切。一結又微詞可念，草草讀之不覺。《漢武宮詞》，則又通體含諷；《韋壽博書齋》，有人讀之墮淚；《夜宴觀妓》一首，竟不成詩。

《石園詩話》卷二 薛陶臣(逢)《送沈單作尉江都》云：「少年作尉須矜愼，莫向樓前墜馬鞭。」及《鄰相反行》詩，似是矜愼而能克己者。乃褊忿多忤，初與劉瑑交，以侮易成隙；同年楊收、王鐸，皆以詩涉譏訕而銜之。三人作相，不爲引用。咎由自取，何其善于論他人而忘自責也。聽言觀行，古今豈獨一薛陶臣哉。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薛逢》 初擢會昌高第新，河東才俊薛陶臣。纔看一首鄰相反，情思何如王、孟眞。

《通齋詩話》卷上 薛逢七律有華貴之氣，今略摘一二云：「九姓羌渾隨漢節，六州蕃落從戎鞍」、「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國金車十里香」、「天地並功開禹宅，山河相湊束龍門」、「龍蟠藻井噴紅艷，獸坐金牀吐碧烟」、「鸂鶒畏人沉澗月，山羊投石掛岩松」、「滬川桑落雕初下，渭曲禾收兔正肥」、「三入鳳池操國柄，八分龍節付兵權」。近世梅村、荔裳七言律詩即從此出。

分論

《宮詞》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喻言何處大山之下，大川之上，不有懷才抱道，跂足翹首，仰望簡拔之人。然而高高青雲，天門未闢，遲遲白日，嘉會正賒，爲普天下高賢一哭也。(後解)喻言懷才之人，以不蒙試，則愈自淬勵，抱道之人，以不見是則轉更礱錯。然而仰窺當途，頗復有人，然知而不舉，又奈之何。爲普天下無數高賢致憾也。《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托宮人悵望而作也。朱三錫評：只一起「望君王」三字，寫盡士人抑鬱無聊、癡癡想望神理。四海之內，賢才衆多，無不各負所學，必仰藉於人之簡拔，此第一二句正意也。無奈想望甚切，而際會愈難，日月逝矣，淪棄如故，此第三四句正意也。及至不蒙見用，愈加淬勵，以冀一日之進取，此第五六句正意也。然而聖明在上，近御有人，知而不舉，此第七八句正意也。結句有含諷意。

《長安春日》 《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吾今被讒而窮途失意，如困於泥沙之中，而上苑物華，年年固如是也。彼車馬往來之衆，管絃品奏之

繁，草上悠揚之蝶，風前爛熳之花，皆屬物華之盛。惜吾困於泥沙，閉門嬾出，爲遊子所笑。縱有遊賞，自入門來，還是蕭條寂寞之舊生涯而已。朱三錫評：得意之人，隨地自得，失意之人，觸目傷心。「好物華」三字，有無限感慨在。三、四彼仕宦之物華也，五、六彼花鳥之物華也。王孫草上，少女風前，皆一片春生新發景象，正與「舊生涯」三字反照。

《潼關河亭》《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山岡重疊，既如環抱，復如蹲踞，氣象蹙近於秦州帝京，而形勢亦自尊大，乃天地併功，而開帝王之宅，山河相湊，而束龍門之水也。居此亭上，聞櫓聲之嘔軋，見柳色之微茫，波濤滿眼，起滅無常。終古之事，無不如此。近來可與論此者，其誰哉。波濤指劉瑑輩也。朱三錫評：潼關爲全陝保障，重山圍抱，形勢尊大。三、四承寫「尊」字，語極雄壯。五中流之所聞，六遠岸之所見，末誌自慨意。前四句寫潼關，後四句寫河亭。

《送衢州崔員外》《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員外新拜衢州刺史，分符出京，歷山川而到信安，昔殷浩之宅、偃王之祠在焉。至於彼中風物，向暖抽書帶之茅，迎風舞垂絲之竹，此皆足以娛目。君勿指巖西而數歸家之日，蓋功名正屬遠大，必負白雲期約而未得還與之共也。朱三錫評：一是送其出京，二是想其到衢下，皆承「想到時」三字來。意薛公必身至其地，故能一一想見之也。三、四想衢之人物，可師而可法。五、六想衢之風景，可咏而可歌。末以負約爲言，正以期其遠大也。看他作送人作牧詞，通首只寫人物風景，只結略帶期勉之意，與送劉郎中牧杭州同格。

《開元後樂》《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言開元後樂，乃玄宗亡國之樂，故戒旁人莫奏也。夫玄宗至於亡國之日，則未聞其有樂也。玄宗有樂，皆其國方全盛，正未得亡之日，如妃子方吹寧哥之笛，三姨正鬥五家之車。然不知者，則謂開元之盛，莫盛於此，殊不悟開元之亡，固實亡於此也。（後解）夫開元妃子之盛，此所謂女禍者也。乃女禍未幾，而遂成戎禍。「一自」字妙，言從此兵連事結，遂見連年累歲。蓋直至今日，而汾陽苦戰，曾無休息。嗟乎，嗟乎，其間所有罄人之地，竭人之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皆不具論，止就搜求駿馬一事，而至今沙苑一空，此豈猶不腸斷，而尚能聽其所奏也哉。《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詩因聞開元末世之樂，感明皇亡國而作也。朱三錫評：開元後樂，亡國之樂也。然玉笛金車，皆其國當全盛，正未亡國之日。不知者以爲開元之盛，莫盛於此，殊不知開元之亡，實亡於此。犬戎生薊北征戰老汾陽，非自女禍始之耶。且明皇好馬，七、八以搜求良馬作結，猶云即此一事，便已淫佚無度，尚能聽其所奏也哉。《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略】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薛逢「中原駿馬搜求盡，沙苑年來草又芳」，【略】皆足爲一代楷式。頷頸兩聯，如二句一意，無異車前騶仗，有何生氣。唐賢之可法者，如【略】薛逢「一自犬戎生薊北，便從征戰老汾陽」，【略】皆神韻天成，變化不測。宋、元以後，此法不講，故日近凡庸。

《漢武宮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爲不便指斥先皇，而遠借漢武爲言。前解寫漢武之事仙人也。「清齋」寫其身心精虔，「夜上」寫其對越秘密，斟水自醮，寫其屏息登降，百拜長跪，眞如呼吸之間便當遇之也者。三四承之。玉女移案者，言一一上章，皆手署御名，金人捧盤者，言時時望空，欲立候昭隱也。（後解）寫仙人之答漢武也。幾時入夢，言不見入夢。何處驂鸞，言不見驂鸞，至於俟之俟之，既久既久，而漢武方且倦勤，漢武方且晏駕，漢武方且山陵，而所謂絳節碧桃，亦終杳然不見，夫而後始悟石馬蔓草，已非昇仙之狀也。嗟乎，又何愚哉。《唐詩摘抄》卷三：通首具文見意，所以譏漢武之愚也。《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言武帝惑於求仙無成而死葬茂陵也。朱三錫評：此借漢武求仙爲言也。前四句寫漢武事仙之盡誠，後四句寫漢武事仙之無益。曰「幾時」，曰「何處」，言其必無是事也。

《潼關驛亭》《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感古今名利之人皆經此關而作。朱三錫評：潼關爲長安咽喉之地，古今名利之流出入於此關者，不知千千萬萬。而獨舉終軍、楊震者，一係少年負氣、入關棄繻之人，一係老成厚祿、潼亭豎碑之人。蓋就關門耳聞之壯節，眼見之豐碑，當前指點，言少年負氣者如此，老成厚祿者如此，同歸消滅，付之一夢，所以堪哀也。五、六轉到自己身上，以結出本意。總爲役役利名者，當頭一捧耳。

《五峰隱者》《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隱者所居之地，烟霞壁立，水色溶溶，路遶山迴，朝夕如是，爲可久樂也。惟有溶溶之水，故鸂鶒畏人而沉於澗底之月，惟有壁立之山，故山羊投石而掛於巖上之松。此聯雖道五峰之景，蓋亦以此隱者韜光斂迹之意。次言宿高齋，春晚稻，流連款治，盡得嘉遯之趣，能不悔我之役役於名利哉。朱三錫評：五峰不知何地，曰烟霞壁

立，則山是好山。又曰水溶溶，則水是好水。又曰路轉崖迴，則此山水之曲折環抱，大有流連不盡之致。三承水來，四承山來。畏人、投石，實寫「隱」字，不僅作寫景觀也。五、六即七所云嘉遯處。山中景況，盡足自娛何事他求乎。按陝西鳳翔府隴州吳嶽山上有五峰。

《**上吏部崔相公**》《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逢望崔薦引之意。朱三錫評：薛公原非淡於功名之人，只因所遭非時，而一段牢騷不平之氣，溢於毫楮。讀此篇，則情見乎詞矣。

《**送劉郎中牧杭州**》《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杭當浙江之灣，其間臺榭參差，高聳於雲漢之上。而樓下潮迴，乃海門之浪；枕前雲起，在剡溪之山。且也吳江之水色，望去連隄；越俗之舂聲，遙來隔岸。此杭一州之景象也。然當今聖主，作人不分遠近，君須體聖主之心，好將經濟之能事，以濟此世，爲清閒之日可也，豈宜以一州自限哉。朱三錫評：起云「一州橫制」，「臺榭參差」，遙想浙江之山明水秀，已居絕勝。三、四承之。樓下潮迴，枕前雲起，其作牧之胸襟眼界，可想而知矣。且其地爲吳越分會之區，水色連隄，從吳而來也；舂聲隔岸聲，由越而去也。此二句雖寫吳越之分界，實寫吳越之繁華，正與「清閒」二字相照。蓋水色如此之廣，則此州之水利可知；舂聲如此之多，則此州之財賦可知。當此賦重役繁之地，非濟之以清閒，亦何以見官長之能事乎。總之，賦不能遽減也，緩征可矣；訟不能槩息也，省刑可矣。祇求事不煩而民不擾，在官長即爲經濟，在士民即爲清閒。政無同異，民無遠近。聖人愛民圖治之心，不踰此矣。

《**貧女吟**》《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傷不能見用，以貧女自況也。朱三錫評：此等詩，俱唐人借以自況，與前《宮詞》，俱是一意。

《**夜宴觀妓**》《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薛公借狂蕩以寫其無聊意。朱三錫評：凡人看好花，每當燈前月下，其色倍鮮，其態倍妍，令人把玩不盡，況美色乎。一起燈火熒煌，捲簾羅綺，自有一種艷麗之態，灼灼照人。東金蟬，簪白燕，深八字，利雙刀，皆寫其艷處也。惜陽臺一結，尚少蘊藉。

《**長安夜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寫滯雨既云「通宵」，再云又「徹明」者，「通宵」是從初更以至五更，又「徹明」是從五更以至天明。此自是窗中一人，從初更至五更，從五更至天明，求睡更不得睡，因而寫雨，遂不自覺亦便成二句也。「如草雨中生」五字，寫憂已最確。然寫此夜憂，又最確。三四承之，言憂之緒甚多，至於更不得睡；憂之來甚重，至於纔睡又即醒也。（後解）「鴉飛不散」寫出「壓樹」二字，「鼓濕無聲」寫出「到窗」二字，妙妙。便畫盡一片昏沉，無數鈍置，夢生醉死，擡頭不起，異樣荒忽神理。更不必說志氣銷盡而先已了無生氣已。《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因劉瑑、王鐸、楊收三人忌之失意，故聞夜雨生愁而作也。通宵徹明乃一篇之主。天難曉、夢亦驚，是通宵；鴉不散、鼓無聲，是徹明也。末二句足百憂意。朱三錫評：起寫滯雨，曰「通宵」、曰「徹明」，優寫盡一夜不寐、憂從中來神理。「如草雨中生」，寫「憂」字最確，寫夜憂更確。三、四承之。「天難曉」、「夢亦驚」，皆一片憂愁不寐神理也。五「鴉飛不散」，寫「壓樹」二字；六「鼓濕無聲」寫「到窗」二字，皆一片滯雨不寐神理也。情緒至此，而志氣之消盡，自不待言矣。

《**獵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解，寫皇靈赫濯，畿輔晏寧，歷年厚糈，飽豢此輩，雖漫無所事事，然終不可暫廢。於是莽蒼平原，任其游手，秋高天清，草淺獸肥，爲諸少年快哉行樂之場也。（後解）一解，寫同爲其人，同受其食，而苦樂不均，相去乃無算。夫非盡王之爪牙歟。而彼困如彼，此快如此，是不可一日不感國恩，一日不圖死報也。《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譏騎獵之樂，不思守邊者之勞也。朱三錫評：題曰《獵騎》，意重在勉勵禁衛，尤重在軫恤邊旅也。時當全盛，畿輔晏寧，禁軍護衛，漫無所事，不過借春蒐秋獮，操演一番耳。然而秋高天清，草淺獸肥，適足供諸少年快意之舉行樂之場。亦思同爲朝廷之人，同受朝廷之食，而苦樂不均，相去無算，則感恩報國之念，當有百倍於此者矣。玩七之「豈知」二字，是欲獵騎之人知之，尤望君天下、宰天下者之共知之也。

《**金城宮**》《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言明皇淫樂於金城宮，不恤國政而致敗亡也。朱三錫評：此薛公眼見金城宮之寂寞而追思其盛，故曰「憶昔」也。三、四寫宮中景物也，五、六寫宮中行樂也，只「醉」、「眠」二字，寫盡荒佚之漸，召禍之幾。末遂以「戎馬」作結，深嘆安史之亂，皆由自作，以致敗亡，卻渾而不露。「深鎖」二字，含蓄得妙。「獸坐金床」四字，寫得怕人。昔明皇寵任祿山，出入宮闈，驕奢無度，卒至長安失陷，天子播遷，流毒宗廟。此非獸坐金床而何，眞可爲後王殷鑒也。

《**驚秋**》《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因劉瑑、王鐸等陷之故，托驚秋而作也。朱三錫評：題曰《驚秋》，感歲序之頻遷也，傷物候之已晚也，嘆遭逢

之不偶也。心事付東流，情見乎詞矣。成虛語、惜暗投，皆寫付東流也。溷鼠、犧牛，是憤極無聊自怨自解之詞，所以急欲作歸計耳。

《六街塵》《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此感奔走利名者而作也。

《悼古》《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細推今古之事，貴賤雖殊，同歸土一丘耳。玉堂金谷，秖屬空花。且暮春秋，如同過隙。人生百年，爲期無事可了，胡不遊於醉鄉哉。朱三錫評：讀去非無至理，但必以此等語意成詩，有何趣味。此作詩之所以貴乎含蓄也。

《九華觀廢月池》《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昔曾於水檻之前，吹簫行樂，爾時夜月寒池，兩兩相映，今未幾時而池已廢矣。昔之微波抱恨而歸滄海，向之明月無情而上青天，此兩句分切「月池」字，兼承「夜蟾寒沼」來。且也白鳥飛飛，帶將林外之雪，綠荷淅淅，枯盡渚中之蓮，於此而思繁華之景，不可久留，人亦宜讀《逍遙》之篇，而知任達也。朱三錫評：起曰「曾發」者，因廢而感昔也。三、四承「夜蟾寒沼」來，分寫月池之廢，五、六總寫月池之廢，結寓感慨之意。《莊子》第一篇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是一篇主意。必如此，則心境空曠，超然無累，方可逍遙。可見人心中着了一物，優不逍遙矣。

《八月初一駕幸延喜樓看冠帶降戎》《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首言日初出時，城下降戎持彩仗而畢集。是時胡越一家，同驅陌野，歡呼萬歲，皆屬王臣已。然仰誦聖人之德則甚易，驟變彝狄之風則甚難，今皆承賜而歡受焉，其致治之隆爲何如哉。末則戒之，謂清水縣在赤嶺間，已屬中國長安之地，當與以安靜，不可久爲煩擾也。

《送靈州田尚書》《唐詩鼓吹》卷二廖文炳解：尚書文事兼乎武備，故首言陰風獵獵滿於旗竿，而白草颼颼，劍戟之士皆攆聚以聽其號令。吾知九姓之羌人，皆隨其旌節，六州之蕃落，咸從其戎鞍，此言其威令之振也。至於霜中入塞則琱弓硬，月下翻營則玉帳寒，見者莫不指曰：前有穰苴，後有尚書。司馬軍法，慣用登壇，蓋以其同姓故事美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猶有盛唐人氣息。

《題白馬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以麥秋紀時，二以方游紀程。三四初隔梁山，始依漢水，言今夜是初住第一白馬驛也。（後解）「滿壁」之「壁」，驛壁也。「百年」，即壁上所題得意失意無數名字，前後統總約百年也。憤氣難遣者，言其所題，各說己事，或恩或仇，欲殺欲割，俱非一字一句之所得而伸訴也。「指豐碑哭武侯」，言當時卧龍如此人物，三顧如此遭遇，而伐魏不成，吞吳遺恨，猶尚秋風五丈，賫志遂沒，豈況草芥諸公而欲憤憤題壁也。

傳記

《舊唐書・薛逢傳》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辟爲從事。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直弘文館，累遷侍御史、尚書郎。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迨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揚歷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爲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爲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祕書監，卒。

紀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嘗賦詠雜紀》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驩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會東塗西抹來。」

《北夢瑣言》卷五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

婦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太平廣記**》**卷五四引**《**神仙感遇傳**》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殽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齎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麵溲麪，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二三尺，纔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

《**南部新書**》**丙**　薛逢命一道士貌眞，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放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忽于東壁見眞贊，讀之，乃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揖而去，不知所之。（逢作《鑿混沌賦》馳名。）

《**唐詩紀事**・**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進士。初與劉瑑交，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曰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刺巴州。而楊收、王鐸同牒署，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鐸爲相，又以詩訾鐸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遂不見齒。終祕書監。

《**唐語林**・**方正**》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締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彩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競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

《**唐才子傳**・**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崔嵬榜第三人進士，調萬年尉。未幾，佐河中幕府。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顯布衣中。與劉瑑交，而文辭出逢下，常易瑑。及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初及第，與楊收、王鐸同年，而逢文藝最優。收輔政，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銜之，斥爲蓬、綿二州刺史。及鐸相，逢又賦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遷秘書監卒。逢晚年齟齬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呵殿整然。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因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四抹來。」其人辟易。

【略】有《詩集》十卷，又《別紙》十三卷，《賦集》十四卷，今並行。

《**升菴集**・**薛逢老去也歌**》　徐山甫詩：「薛逢休歌老去也，陶潛已賦歸來兮。」薛逢詩：「老去也，爭奈何。擊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薛逢詩》十卷。《薛逢賦集》四卷。《薛逢別紙》十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裴德融、崔瑑、薛逢、鄭言、周膚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鉉監脩。

又《**藝文志四**》　《薛逢詩集》十卷。又《別紙》十三卷。《賦集》十四卷。

《**郡齋讀書志**・**薛逢歌詩二卷**》　右唐薛逢陶臣也，河東人，會昌元年進士，終祕書監。

《**遂初堂書目**》　《薛逢集》。

《**通志**・**藝文略八**》　《薛逢詩集》十卷，又《別紙》十三卷。《薛逢刀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薛逢四六集》一卷，唐祕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

又《**詩集類上**》　《薛逢集》一卷。案：《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唐秘書監薛逢陶臣撰。會昌元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　《薛逢別集》九卷。《薛逢賦》四卷，又《別紙》十三卷。《薛逢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逢詩》十卷，又《別紙》十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薛逢詩集》二卷。

藝　文

高璩《和薛逢贈別》　劍外綿州第一州，尊前偏喜接君留。歌聲婉轉添長恨，管色淒涼似到秋。但務歡娛思曉角，獨耽雲水上高樓。莫言此去難相見，怨別徵黃是順流。

皎然《送薛逢之宣州謁廉使》　六月鵬盡化，鴻飛獨冥冥。秋烽家不定，險路客頻經。牛渚何時到，漁船幾處停。遙知詠史夜，謝守月中聽。

李　蠙

李蠙《請自出俸錢收贖善權寺事奏文》　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略】臣大和中在此習業。【略】臣懷此冤憤近三十年，【略】今請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訪名僧主持，教化同力，卻造成善權寺。

《因話錄・羽部》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蠙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蠙與賢座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蠙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彬州柳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與坐嗟嘆。侍讀諫議漳說。

《玉泉子》　韋保衡嘗訪同人家，方坐，有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爲相，李蠙鎮岐下，鉅新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又保衡初既登第，獨孤雲除西川辟在幕中。樂籍間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屬意時久，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於獨孤，且將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攜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闕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舊唐書・懿宗紀》　咸通四年三月，以戶部侍郎李蠙檢校禮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南楚新聞》　李蠙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乃成「虱」字。及悟曰：「虱者，蠙也。」(及)〔乃〕改名，果登第。

《唐語林・德行》　李尚書蠙，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雲麓漫鈔》卷一　常州宜興縣之善拳寺，唐李蠙舊宅也。山上有九斗壇，其下有乾水二。

《拜經樓詩話》卷二　唐李蠙詩世不多見。宜興善卷寺有題石壁一首曰：「四周寒暑鎮湖關，三卧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還。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蚤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蓋蠙大和時嘗見白龍於此，其詩尚有元和遺音。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一　石刻李蠙《祈雪華嶽題名》：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李蠙，咸通元年十二月廿九日奉恩命祈雪。(陝西華陰)。石刻《佛頂尊勝陁羅尼經》，末署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樹，(婺州)刺史李蠙。(浙江金華縣南法隆寺)

沈　詢

傳　記

《新唐書・沈詢傳》　(傳師)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

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紀事

《北夢瑣言》卷五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又卷一二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船拶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剸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

温豫《續補侍兒小名録》引《北夢瑣言》 沈詢在昭義，嘗宴府中賓友，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分離。」及歸，而夫妻皆爲嬖妾歸秦所殺。

《雲谿友議·沈母議》 潞州沈尚書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牓，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也。」（吳興沈氏，相見問葉，不問房。）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其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後果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因話録·羽部》（存目）

鄭顥

《舊唐書·鄭顥傳》 顥，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顥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略】』未幾，顥亦卒。

孫棨《北里志·序》（存目）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驊騮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又《通榜》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且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南部新書》壬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愼修，嚴奉姑舅，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又癸 杜悰、鄭顥、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唐詩紀事·鄭顥》 顥，宰相絪之孫。登甲科，以起居郎尚主，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也。

《東觀奏記》卷上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牓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又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婿。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婿。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檉木小函，扃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銷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

《唐語林・企羨》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

《登科記考》卷二二會昌二年　進士三十人：鄭顥（狀元），張潛，鄭從讜，鄭畋，鄭誠，郭京，宋震，崔樞。【略】知貢舉：禮部侍郎柳璟。

又大中十年　知貢舉：黃門侍郎鄭顥。

又大中十三年　知貢舉：黃門侍郎鄭顥。

丁　稜

《玉泉子》　舊制：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會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牓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爭，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爭之聲乎。」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存目）

《遂初堂書目》《丁稜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丁稜詩》一卷。

石　貫

《太平廣記》卷三五一引《宣室志》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繫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懵然若醉，不寤爲鬼也。輕雲即引坤出門，門已扃鐍，隙中導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閽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睹，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閽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隨出里中，望啓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即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睹。」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即立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存目）

《登科記考》卷二二會昌三年　進士二十二人：盧肇（狀元），丁稜，黃頗，姚鵠，高退之，孟球，劉耕，裴翻，樊驤，崔軒，蒯希逸，林滋，李宣古，張道

符，邱上卿，石貫，李潛，孟宁，唐思言，尤牢，王甚夷，金厚載。【略】知貢舉：吏部尚書王起。

盧肇

論述

《海潮賦》 邱光庭《海潮論序》：《山海經》以海鰌出入穴而爲潮；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寶叔蒙《海濤志》以月水之宗，月有虧盈，水隨消長而爲潮；盧肇《海潮賦》以日出入於海，衝擊而爲潮。斯乃俱無據驗，各以其意而爲言也。

《病馬》 陸游《跋唐盧肇集》：「塵土卧多毛已暗，風霜受盡眼猶明。」足爲當時佳句，此本乃以「已」爲「色」，「猶」爲「光」，壞盡一篇語意，未必非妄有之罪也。

《澄心如水》 紀曉嵐《唐人試律說》：詩本性情，可以含理趣，而不能作理語。故理題最難存，此一篇以備體。「丹心」不切「澄」字，「上善」「無魚」串爲一句，太雜湊。

涵芬樓本《說郛》卷二四引盧肇《逸史序》 盧子既作《史錄》畢，乃集聞見之異者，目爲《逸史》焉。其間神仙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見禍福，皆摭其實，補其缺而已。凡紀四十五條，皆我唐之事。時大中元年八月。

傳記

《郡齋讀書志·讀書附志·文標集三卷》 右唐集賢學士盧肇之文也。肇，字子發，宜春人。幼好學，穎拔不羣，宜春令盧鼐一見奇之，曰：「子異日有聞乎。」由是愈激厲。唐會昌二年，預江西解試，未送，啓謝曰：「巨鼇鼎鼎，首冠蓬山。」主文詢其謂，對曰：「巨鼇不靈，頑石在上。」一坐盡笑。唐制取士，許簾獻所業，先察其素。時王起知舉，肇爲書以獻，起問曰：「鄉薦如公材幾何。」對曰：「皆才選也，未易品判，然如肇者，亦猶沅江之鼈，九肋實希。」繼而同舉黃頗進謁，起問如初，則曰：「捨頗其誰才。」起由是少頗而多肇之謙。始，李德裕以言事出爲宜春長史，嘉肇文行，異禮之。至是德裕以言事遷太尉，總樞柄，絕朋黨，晚進寒素，難游其門，獨肇入謁，常許袍帶，從容談論。既試有期，知舉以取士白，亦舊例也。德裕曰：「某不薦人，然喜今榜得一狀元矣。」迨試，果魁中，任著作郎，遷京兆府司錄，使相盧商、裴休、盧簡求爭辟之。歷集賢學士，歙、宣、池三州刺史，所至皆有可紀。後爲吉州刺史，卒。

紀事

盧肇《海潮賦序》 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衒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

又《進海潮賦狀》 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嬀，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略】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爇薪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爲孤立，於多士則時負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爲進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能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

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僭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潢污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所爲，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洎隨狀奉進，上瀆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雲谿友議・夢神姥**》 盧著作肇爲華州紇干公泉防禦判官，遊仙掌諸峰，歇馬于巨靈廟。忽寐，夢在數間空舍中，見一老嫗，於大釜中燃火。盧君詢其所由，曰：「老人是華岳神母也。」又問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奚爲。」母愀然曰：「食之也」。盧曰：「且兒爲五岳神主，厭於禱祠；母食樹子，豈無奉養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雖有君臣父子，禍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饗焉。」盧夢覺，召岳廟祝，令別置神母位，常饌出生一分，公宴則闕。在家，忽遺忘之，噦咽而體中不快也。雲谿子曰：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

又《錢塘論》 （張）祜復遊甘露寺，觀前盧肇先輩題處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因而仰伏，願交於此士矣。

又《雜嘲戲》 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盧子發：「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袁許，客子由來是相師。」

《**唐摭言・恚恨**》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肇有啓謝曰：「巨型鼇脣鼎，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土，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又《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倡。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慙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船頭所得。）

又《師友》 （存目）

又《海叙不遇》 盧子發牧歙州，（姚）嚴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嚴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嚴傑曰：「明月照巴山。」嚴傑笑曰：「明月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嚴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又《自負》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玉泉子**》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會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北夢瑣言**》**卷三**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南部新書**》**丙** 李羣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養白鵝。及授校書郎東歸，故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

《**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抒情詩**》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同盟不嗣，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藹然，果擢上第。

《天中記》卷一九引《吟窗叙録》　奇章公納妾曰眞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方手捧其髻，插釵于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全唐文紀事・褒寵》引《唐書》　盧肇進《海潮賦》，敕曰：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付史館。

《夢溪補筆談》卷二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則須據地理增添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避暑録話》卷上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略】。」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稍詳。【略】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於樂天詩，當不謬。

《唐語林・品藻》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涵芬樓《説郛》卷一六《雲林石譜》　袁州石，出盧溪水中，色稍青黑，有嵌空嶮怪勢，大者高數尺，鮮有小巧者。唐盧肇隱居草堂，溪水之側，堂前立大石，高丈餘，三峯九竅，甚奇怪，皆謂盧溪石。

《新安志》卷九《叙牧守》　盧肇，字子發，袁州人，狀元登第。咸通中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在郡上《海潮賦》，其狀云：「去年五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愆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得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蓋其自叙如此。

《全唐文紀事・辨證五》引《會稽續志》　或問盧肇云：日激水而潮生。又曰：潮夜大而晝稍微。又曰：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潮之往來不足怪。是耶非乎。答曰：非也。日之西沒東出，悉有定時。如肇斯論，日絶東海，水長而退，西退則東長，日漸向東則潮漸長，日東出海則潮漸落，則是一晝夜但一潮耳。今一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爲進退，常差四刻。正晝當午，日固麗天，未嘗入海。潮之大至，固自若也。肇乃謂「潮夜大而晝稍微」，豈其然乎。肇之不識潮，審矣。肇賦姑舉此兩端。既不識潮，其餘繳繞遷就之說，不辨可也。鴻墀謹案：此張淏作，即附於所撰《續志》之後。其自序云：愚生長海濱，往來錢塘，五十年矣。幼讀《文粹》，得唐盧肇所賦，已知其疏。病不能盡見天下書，獨以意推測，設爲問答十七條，名曰《潮賾》。

又引《丹鉛總録》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事，強辨者爲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

《豫章詩話》卷二　唐袁州盧肇《別宜春赴舉》詩曰：「離山且作銜蘆雁，入海終爲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明年及第第一，詩固爲之兆矣。江西狀元自肇始。肇與黃頗同舉，郡中獨餞頗。明年，肇狀元歸，太守請觀競渡。肇詩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袁州府城東有東湖，湖上有石，曰盧石，相傳爲肇家石。宋袁州守祖無擇徙置湖上，題詩云：「選置東湖最佳處，四面澄波映天碧。倚空突兀無與鄰，頓覺亭臺增氣色。」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海潮賦》一卷。盧肇撰。《大統賦》二卷，林絢撰，盧肇注，安裕重箋。《通屈賦》一卷。盧肇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盧肇《海潮賦》一卷。又《通屈賦》一卷，注林絢《大統賦》二卷。字子發，袁州人，咸通歙州刺史。

《遂初堂書目》　盧肇《文標集》。

《宋史・藝文志三》　盧肇《海潮賦》一卷。

又《藝文志七》　盧肇《大統賦注》六卷，《海潮賦》一卷，《通屈賦》一卷。盧肇《文標集》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三・文標集三卷外録一卷》（精寫本）（存目）

藝文

劉得仁《通濟里居酬盧肇見尋不遇》 衡門掩綠苔，樹下絕塵埃。偶赴高僧約，旋知長者來。雲山堪眺望，車馬必裴回。問以何爲待，慚無酒一杯。

丘上卿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存目）

《宋高僧傳・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敎門人，趺坐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陸淮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户部員外郎丘上卿爲碑紀德焉。

孟宁 孟宁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存目）

《南部新書》己 孟宁，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貢。宁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歲，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蒯希逸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存目）

又《賢僕夫》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時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

《唐詩紀事・蒯希逸》 希逸，字大隱。希逸詩「蟾蜍醉裏破，蛺蝶夢中殘」，牛相在揚州嘗稱之。

《登科記考》卷二二會昌三年 進士二十二人：盧肇，狀元。【略】蒯希逸，【略】知貢舉：吏部尚書王起。

杜牧《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况舉別君觴。

李宣古

《雲谿友議・澧陽讌》 故荆州杜司空悰，自忠武軍節度使出澧陽。宏詞李宣古者（李生，會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數陪遊宴，每謔戲於其座，或以鉛粉傅其面，或以輕綃爲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卧宣古於泥中，欲辱之檟楚也。長林公主聞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書不念諸子學，又擬陪李秀才硯席。豈有飲筵而舉人細過，待士如此，異時那得平陽之譽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於東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卻赴中座。貴主傳旨京兆公，請爲詩，冀彌縫也。李生得韻書之，不勞思忖也。詩曰（得高字）：「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鬻栗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按去使人勞。」杜公賞詩，貺物十箱，希無愧於一醉也。後二子裔休、孺休，皆以進士登科。人謂之曰：

「非其母賢，不成其子。」時澧州宴席，米糺崔雲娘者，形貌瘦瘠，而戲調罰於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也。李生乃當筵一詠，遂至鉗口。又杜牧侍郎，罷宣城幕，經陝圻，有錄事肥而且巨，而嘗其詞，牧爲詩以挫焉。復州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一詩，至今懽狎之所，辭吟之篇，無不低顏變色也。《贈崔雲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肩侵鬢，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贈肥錄事》，杜紫微：「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樂坤。」陸君《贈胡子女》：「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頞更頹顏。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記**》（存目）

《**唐才子傳・李宣古**》 宣古，字垂後，澧陽人。會昌三年盧肇榜進士，又試中宏辭。工文，極俊，有詩名。性詼浪，多所譏誚。【略】今諸集中往往載其作，有英氣，調頗清麗，惜不多見。竟薄命無印綬之譽，落莫自終。

黃頗

論述

《**風不鳴條**》 紀昀《唐人試律說》：八句神到，九、十句拙而不切。毛西河改爲「但偃綠是草，能扶出水苗」，拙如故也。《鹽鐵論》稱：門公太平之世，亦是顧母，亦是頌體。「雲韶」句趁韻無着落，「天外奏」字亦欠通。

紀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存目）

又《師友》 韓文公名播天下【略】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睹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

《**唐語林・品藻**》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藝文

姚鵠《送黃頗歸袁》 莫倦連期在醉鄉，孔門多戀惜分行。文章聲價從來重，霄漢途程此去長。何處聽猿臨萬壑，幾宿因月滯三湘。鑪峰若上應相憶，不得同過惠遠房。

馬戴《懷黃頗》 有客南浮去，平生與我同。炎州結遙思，芳杜採應空。秦雁歸侵月，湘猿戲裊楓。期君翼明代，未可戀山中。

潘唐《下第歸宜春酬黃頗餞別》 聖代澄清雨露均，獨懷惆悵出咸秦。承明未薦相如賦，故國猶慚季子貧。御苑鍾聲臨遠水，都門樹色背行塵。一從此地曾攜手，益羨江頭桃李春。

姚鵠

論述

《**唐音癸籤・評彙四**》 姚居雲（鵠）吟筆，見甄李贊皇，如「入河殘日雕

西盡」，又「雪壇當醮月孤明」，清拔不可多得。（遯叟）

《**曉發**》《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第四句可取，第五句妙，餘未稱也。紀昀評：四句亦常語，未見可取之處。又：五句極用意而不自然。結句弩末。查慎行評：尾句生，近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評：中四句模寫曉發之景，極盡精力矣，末一語近俗。唐汝詢曰：雅練格整。晚唐得此，猶存典型。

《**玉真觀尋趙尊師不遇**》《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禪家有「奪人不奪境」語，今此一解恰是也。看他寫趙尊師不在，即緩緩自林而徑、而扉、而院、而樓，迤邐自外入內，便使玉真觀處處如畫，而趙尊師更無踪影。此唐人又一法也。（後解）前解淨寫趙尊師不在觀中，後解淨寫尋者不遇。

《**送賀知章入道**》《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第六句忽然出於不測，可取也。紀昀評：亦是常語，無甚不測之處。又：應酬俗筆。何焯評：落句弱。

《**送僧歸新羅**》《瀛奎律髓》卷三八紀昀評：亦是凡語。

傳記

《**唐才子傳・姚鵠**》鵠，字居雲，會昌三年禮部尚書王起下進士。多出入當時好士公卿席幕，然吏才文價俱不甚超，一名僅爾流播，亦多幸矣。詩一卷，今傳。

紀事

《**歷代崇道記**》（咸通）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鵠奏，於天台山修老君殿，於其地穿獲得石函冊文以進，乞付史館，頒示四方。詔從之。

《**玉泉子**》（存目）

《**雲笈七籤**》**卷一一八《姚鵠修老君殿驗**》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觀，命於講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敕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宜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歲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姚鵠詩》一卷。字居雲，會昌進士第。

《**遂初堂書目**》《姚鵠集》。

《**宋史・藝文志七**》《姚鵠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姚鵠詩》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姚鵠》。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姚鵠詩集一卷**》（**明翻宋本**）瞿木夫中溶《古泉山館題跋》云：中版每葉廿行，行十八字，版心題「姚鵠」二字，卷首題《唐姚鵠詩集》，尾行題「姚鵠詩終」，前無序目，餘俱與杜、曹等集同。書中「玄」「徵」等字尚缺末筆，知亦以宋刊重翻者。詩凡三十三首，中多墨釘，又有注「一作某」云云，則前各本所無也。首行下注「字居雲，會昌進士第。」有前人朱書改，其下云：「蜀人，受知李相德裕。登會昌三年進士。」並以朱筆校《唐音統籤》，注於字之旁塡墨釘之字。又添《野寺寓居詩》四首於末。

楊知至

傳記

《**舊唐書・楊知至傳**》虞卿從兄汝士。【略】（汝士）子知溫、知遠、知權，

皆登進士第。【略】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溫、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

紀事

《舊唐書·楊收傳》 嚴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存目）

《新唐書·選舉志上》 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

項斯

論述

綜論

張爲《詩人主客圖·（清奇雅正）升堂七人·項斯》 「佳人背江坐，眉際列烟樹。」（《庾樓燕》句）「馬蹄沒青莎，船迹成空波。」（此二句題無考。）「春風吹雨意，何處更相值。」（《古意》）「燭殘催卷席，坐冷怕梳頭。」（此《曉發昭應詩》。「坐」，本集作「手」。）「寒入雁聲長。」（此《遠水詩》。「聲」，本集作「愁」。）

張洎《項斯詩集序》 項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及第。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于任所。吳中張水部爲律格詩，尤工于匠物，字清意遠，不涉舊體，天下莫能窺其奧。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摽、章孝標、倪勝、司空圖等，咸及門焉。寶曆、開成之際，君聲價籍甚，時特爲水部之所知賞，故其詩格頗與水部相類。詞清妙而句美麗奇絕，蓋得于意表，迨非常情所及。故鄭少師薰云：「項斯逢水部，誰道不關情。」又楊祭酒敬之云：「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自僖、昭已還，雅道陵缺，君之遺句，絕無知者。慮年祀浸久，沒而不傳，故聊序所云，著于卷首。

《道山清話》 予少時嘗與張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幾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韻語陽秋》卷四 劉禹錫《嘉話錄》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集中絕少佳句，如《晚春花》云：「疏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項斯警句多於慶餘，如「病嘗山藥遍，貧起草堂低」，如「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如「魚舟縣前泊，山吏日高衙」。《送隱者》云：「弟子不知年。」《病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可與任藩、司空圖並驅。

又《新集》卷六 項斯《送華陰隱者》云：「世人空識面，弟子莫知年。」《欲別》云：「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華陰道者》云：「養龍於淺水，寄鶴在高枝。」《寄坐夏僧》云：「多因束帶熱，更憶薙頭涼。」《贈道者》云：「自說身輕健，今年數夢飛。」《哭南流人》云：「官庫空收劍，蠻僧共起墳。知名人尚少，誰爲綠遺文。」《日本病僧》云：「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窗出艾煙。已無鄉土信，起塔寺門前。」《舊宮人》七言云：「自出先皇玉殿中，衣裳不更染新紅。宮釵折盡空垂鬢，內扇穿多半減風。桃熟亦曾君手賜，酒闌猶候妾歌終。如今還向城邊住，御水東流意不通。」斯詩在方干、秦系之間，少而工。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　許用晦工爲七言，項斯亦師張水部，自以字清意遠匠物爲工，然格律卑近，漸類晚唐矣。

《**唐詩品・丹徒尉項斯**》　子遷銳情格律，頗宗雅道。寶曆、開成之間，聲價籍籍。其清利便美，在時調中可謂心流潤澤者也。受知水部諸公，亦聲實之華不可掩翳者耶。

《**唐音癸籤・評彙四**》　項子遷（斯）與朱可久並見賞張水部，清調頗同，而朱猶含重，項即駛輕，中晚分派以此。（遯叟）

成書《論詩絶句》　一代宗風仰退之，回瀾大筆足淋漓。當年一律承青盼，慙愧「逢人說項斯」。

《**戴酒園詩話又編・項斯**》　項子遷俊句亦甚可喜，如「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霞光侵曙發，嵐翠近秋濃。」《小古鏡》詩尤工緻，如「見來深似水，攜去重于錢。鸞翅巢空月，菱花遍小天」，刻劃眞爲工妙。但讀全集，則幾如晉元帝之造江東，一臠爲美而已。余尤恨其「上高樓閣看星坐，着白衣裳把劍行」，宋人遵之，號爲折句法。如盧贊元《詠雪》：「想行客過溪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轉轉相效，惡聲盈耳，不能不追咎作俑。

《**石園詩話**》**卷二**　韓門諸人詩分兩派，朱慶餘、項斯以下爲張籍之派，姚合、李洞、方干而下則賈島之派也。張水部籍爲格律詩，惟朱慶餘親授其旨，沿流而下，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咸及門焉。寶曆、開成之際，項子遷斯尤爲水部所知，故其詩格相類。斯始無聞，以卷謁楊敬之，楊愛重之，贈以「到處逢人說項斯」之句，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後終于丹徒尉。愚愛其《山行》警句云：「蒸茗氣從茅舍出，繰絲聲隔竹籬聞。」

《**重訂主客圖・項斯**》　懷民按：子遷無古詩，五七律皆學水部，次于朱慶餘，斷爲升堂第一人。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到處逢人說項斯」，愛才絶勝殺庭芝。尤憐風雨舟初泊，竟有知名盜索詩。（項斯、劉希夷、李涉）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項斯》　不遇當時楊敬之，子遷詩句倩誰知。緣何轉瞬登高第，只爲「逢人說項斯」。

蔡邦甸《咏唐人詩倣元遺山論詩絶句・項斯》　夙負能詩譽未聞，一朝賞識有衣尊。楊公到處逢人說，不爲憐才令感恩。

分　論

《**寄石橋僧**》《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佳。紀昀評：不及三、四。又：前六句極灑脫，惟結二句拙而淺。秋不應「雪」、「雨」字爲是。何焯評：次聯淡遠。無名氏（甲）評：石橋，在台州天台山。《唐詩歸》卷三四「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鍾惺評：此句有景。《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叙。《重訂主客圖》卷上：「別後何人見，秋來幾處禪。」活字。

《**送歐陽袞歸閩中**》《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厚。《隨園詩話》卷九：「爲學心難足，知君更掩扉。」項斯贈友詩也。「一點村前火，誰家未掩扉。」唐山人《村行》詩也。兩押「扉」字，均妙。《重訂主客圖》卷上：的是有意學水部。

《**古觀**》《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第四句尤新異。查慎行評：第四句此等境界，到晚唐始說盡。紀昀評：通體惡俚，四句尤甚。

《**題令狐處士溪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三、四妙甚。劉後村深喜之。紀昀評：上句稍雅，下句俚。後村譽所可及耳。又：「武功」一派。無名氏（乙）評：四尤妙。人間省事法，此公窺得之。《留青日札・泥詩壁》：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重訂主客圖》卷上：「白髮已過半，無心離此溪。」宛肖口角。「病嘗山藥偏，貧起草堂低。」即見高致。

《**山友贈蘚花冠**》《重訂主客圖》卷上：似學王丞《答寄芙蓉冠子》。「此身閒未得，終日戴應難。」偏如此說。

《**蠻家**》《重訂主客圖》卷上：從水部《送蠻客》、《送南客》、《送南遷客》、《送海客》數篇中翻轉而得。

《**早春題湖上顧氏新居二首**》《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蜀本《賈島集》誤收此詩。賈詩更覺苦硬，而此覺寬慢。然此亦新美可喜也。紀昀評：是偏僻狹小，非新美也。又：二詩又見二五卷「拗字類」。題爲賈島，與此評正相反。可見（方）虛谷此書持論，初無定見。無名氏（乙）評：此二詩已收入「拗字類」作賈浪仙詩矣，如何重出于此類中。「友人」二字此作「顧氏」。次首「掃牀移卧衣」，此作「褐衣」，然不如「卧」字之佳。

《**晚春花**》《重訂主客圖》卷上：全學《古苑古花》詩。

《**宿胡氏溪亭**》《瀛奎律髓》卷三五方回評：五、六劉後村深喜，然覺太工。太工則拘，拘則狹。馮班評：太苦耳，非工也。紀昀評：此論確。又：次句拙鄙。後六句，句句用意，而終是小樣。不但(方)虛谷所論五、六拘狹也。結言不容俗人語也。查慎行評：第二句俗，第六句湊對。

《**送華陰隱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世間有此一等怪人，此等詩能道其情狀也。紀昀評：苦於格卑，次句深致不滿。《重訂主客圖》卷上：體例是一定，而聲情是張非賈。「世人空識面」，似常。「弟子莫知年」，似奇。「自說能醫死，相期更學仙。」疑眞疑幻。「近來移住處，毛女舊峰前」可想。

《**留別張水部籍**》《唐詩歸》卷三四「省中」二句譚元春評：如見。又鍾惺評：寫得眞至。《重訂主客圖》卷上：「省中重拜別，兼領寄人書。」極尋常事，說得如此閒致，如此深情，似未經人道著。「要取春前到，乘閒候起居。」總是尋常妙。

《**小古鏡**》《唐詩歸》卷三四「鸞翅」二句鍾惺評：巧思。《重訂主客圖》卷上：「見來深似水」，匠。「携去重於錢」，匠。

《**題太白山隱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五、六極佳而瑩淨。紀昀評：亦是常語。又：結得無力。馮班評：「虛白」、「翠微」，對好。何焯評：腹不如頷。

《**病中懷王展先輩在天台**》《重訂主客圖》卷上：「強行休去早，暫卧起還遲。」寫病意極眞極有味。「赤城山下寺，無計得相隨。」看他止此一點。

《**邊州客舍**》《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無第六句卻於邊州不切。此篇詩先看題卻，方看此句，只一句喚醒一篇精神也。紀昀評：至第六句方點醒。究竟前四句太泛，不必曲爲之詞。又：此首淺近。馮班評：結好。何焯評：次聯清婉。自小攻文，只贏得白髮也。

《**贈道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人火氣上炎而下不實則「夢飛」，非仙之所爲也。馮舒評：「夢飛」豈如此解。馮班評：方君正駁詩語，非誤解也。頭巾可厭。紀昀評：「藥惠」、「符威」，皆有意。下此冷刻之字，然失大雅。「自說」二字亦冷刻，然不傷雅。

《**邊遊**》《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無第六句，不見秀才遊邊之意。紀昀評：此二句不似邊關景物。又：通體小樣。惟結二句反托出異俗殊音，用筆精妙。次句、五句皆笨，六句景眞而語纖。《重訂主客圖》卷上：「日晚裂」字法不尖。

《**夜泊淮陰**》《重訂主客圖》卷上：予每誦此詩，其味數日不能去懷，其音數日不能去耳，何必海上琴能移情郎。「夜入楚家烟，烟中人未眠。」二「烟」，唐人聲口。「坐到」二字宛然。「箏聲多在船」，如聞。

《**遠水**》《重訂主客圖》卷上：須看此等題是唐人閒冷眼拈出。「一邊生晚光」，妙。「東流即故鄉」，感。

《**寄坐夏僧**》《瀛奎律髓》卷四七何焯評：第三插入自己，落句以夏課襯結，不是無根。紀昀評：通體粗淺，三、四尤鄙。

《**日東病僧**》《瀛奎律髓》卷三八方回評：曲盡外國僧老病之味。馮班評：眞水部門人。紀昀評：意切而邊幅窘狹，根柢薄也。《重訂主客圖》卷上：「深壁藏燈影，空窗出艾烟。」匠以苦得。

《**送顧少府**》《重訂主客圖》卷上：「漁舟縣前泊，山吏日高衙。」宛然。「秋蟬織紵家」，如見。

《**寄流人**》《瀛奎律髓》卷四三紀昀評：「頻驚水」三字不妥，中四句亦不串首尾。《重訂主客圖》卷上：「霧開蠻市合，船散海城孤。」眞如親到見者。

《**華頂道者**》《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五、六新異，第六句尤奇。何焯評：三、四道已成而兼濟也。紀昀評：五、六眞野調。《重訂主客圖》卷上：「仙人掌中住，生有上天期。」不過「華頂」二字，寫得如此奇特。「養龍於淺水」，祇似尋常妙。「寄鶴在高枝」，妙在「寄」字。

《**酹從叔聽夜泉見寄**》《重訂主客圖》卷上：凡卷中聽泉詩，皆與水部一脈。「豈知當此夜，流念到江濆。」此詩著意，尤在結處。

《**遊爛柯山**》《重訂主客圖》卷上：意祇尋常，而空曠不同。

《**中秋夜懷**》《重訂主客圖》卷上：三四所說「如今日」者即在起處，與五六句氣骨必有如此，唐諸詩人皆然。「若只如今日，何難致白頭。」妙在無理。「賴見前賢說，窮通不自由。」即淵明「賴古多此賢」意。

《**送顧非熊及第歸茅山**》《重訂主客圖》卷上：深情高致，有此人，不可無此詩。

《**送友人下第歸襄陽**》《重訂主客圖》卷上：「山分關路細，江遶夜城寒。」水部家法。

《**宿山寺**》《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格意不高，而語尚清脫。《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敬曰：項斯得中唐逸韵，出語多淡蕩可愛。周珽曰：詞調秀色可餐。前六句叙言山寺情景，不勝闃寂凄楚，末見宿寺有奔走風塵不得暫閒之恨。與謝琨「秋夜長兮雖欣長而悼速」語意同而聲韻自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前解寫山寺，言遠望此山，千重栗樹，初尋寺徑，一帶溪流。已而明月照門，則見好風自開。蓋一望、二尋、三到，四入也。（後解）後解寫宿。五寫宿後所聞，六寫宿後所見。夫宿後聞見如此，則是一夜通不得宿，便轉出七之「能得幾時」四字也。末句，勞人之勞，不亦悲哉。《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初投寺宿，後解寫宿而復起，言言有序。《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項斯之「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動閒門僧未歸」，【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唐詩評註讀本》卷六：從初投寺宿，至宿而復起，依次叙來，歷歷如繪。

《**山行**》《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青櫪林」，看他出手下一「深」字，先寫意中決道無人，則於林行盡處，忽見數家，便自然有一「亦」字跳脫而出。此所謂雖一句之中，必有沉鬱頓挫之法也。三「回峰影」寫伫看甚久，四「過鹿羣」寫更無行跡。看他只是四句詩，乃忽寫無人，忽寫有人，忽又寫無人，眞爲清絕出奇之構也。（後解）前解寫山，後解寫行。若將焙茗繰絲，解作山中清事，即隨手再下數十餘聯，豈得遂畢。須知今是入山閑行之人，一路迤邐，無心所經。猶言焙茶，一家也，繰絲，又一家也，既而藥客追隨，行行遂深，寫盡是日心頭閑暢也。《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從山林落想，後從山中居者行者描摹。

《**送宮人入道**》《後村詩話前集》卷一：送宮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荆公止選項斯一首，【略】未脫唐體也。韋蘇州爲詩家最高手，亦有此作，【略】絕不類韋詩，與斯輩竟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韋公戲效時人體耳。《瀛奎律髓》卷四八方回評：項詩亞於張（蕭遠），故以相次。紀昀評：格調殊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此題唐人無佳者，此篇差勝。《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想宮人供奉金殿，出入昭陽，一旦發願，欲隨仙女作伴，固繫夙根，半由積怨。此篇劈起曰「願隨」，似乎矢志不移，欲舍此而從彼矣，然董雙成何在。王母何據，只詠此二語，則宮人餘怨未平之意，隱然言外。後將宮中事，入道事，兩兩相形，想昭陽金殿未能遽忘，而玉冠齋磬，聊將自解，不然，「步虛猶作按歌聲」，豈爲戲語耶。

傳記

《**唐才子傳・項斯**》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進士。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開成之際，聲價藉甚，特爲張水部所知賞，故其詩格頗與水部相類，清妙奇絕。鄭少師薰贈詩云：「項斯逢水部，誰道不關情。」斯性疏曠，溫飽非其本心，初築草廬於朝陽峰前，交結淨者，槃礴宇宙，戴蘚花冠，披鶴氅，就松陰，枕白石，飲清泉，長哦細酌，凡如此三十餘年。晚汙一名，殊屈清致。其警聯如：「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如：「客來因月宿，床勢向山移。」《下第》云：「獨存過江馬，強拂看花衣。」《病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又：「湖山萬疊翠，門樹一行春。」又：「一燈愁裏夢，九陌病中春。」如：「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度閑門僧未歸。」《宮人入道》云「將敲碧落新齋磬，卻進昭陽舊賜箏」之類，不一而足，當時盛稱。楊敬之祭酒贈詩云：「幾度見君詩總好，【略】。」其名以此益彰矣。集一卷，今行。

紀事

《**南部新書**》**甲**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略】。」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

《**尚書故實**》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略】。」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太平寰宇記**》**卷九八《台州・人物**》唐，項斯，臨海人。

黃溍《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墓誌銘》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項斯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項斯詩》一卷。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尉。

《通志・藝文略八》《項斯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項斯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項斯集》一卷。唐丹徒尉江東項斯子遷撰。初受知於張籍水部，而楊敬之祭酒亦知之，有「逢人說項斯」之句。會昌四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項斯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項斯集》一卷。丹徒尉江東項斯子遷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項斯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項斯集》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項斯詩集》一冊，一卷。字子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項斯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項斯》。

又　《唐六家詩（四本）・項斯》。

藝文

歐陽衮《和項斯遊頭陀寺上方》　步入桃源裏，晴花更滿枝。峰迴山意曠，林杳竹光遲。遠寺尋龍藏，名香發雁池。間能將遠語，况及上陽時。

楊敬之《贈項斯》（存目）

趙嘏

論述

綜論

張爲《詩人主客圖・（瓌奇美麗）人室三人・趙嘏》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錢塘》句）「梁王舊館已秋色，珠履少年輕繡衣。」（此二句題無考）「滿樓春色傍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此《寒食新豐別友人詩》）「三千宮女自塗地，十萬人家如洞天。」（《送人尉江都》句。按本集題作《送沈單作尉江都》。）

《韻語陽秋》卷四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爲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詩話總龜・寓情門》引《唐賢抒情》　趙嘏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過梁塵，雅唱清歌日日新。來値漢亭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後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州守曰：「葉覆清溪灩灩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攜一榼郡齋酒，傾對青山憶謝公。」

陸游《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對床夜話》卷二　趙嘏、劉滄七言，間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吴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　趙嘏多警句，能爲律詩，蓋小才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趙渭南（嘏）才筆欲橫，故五字即窘，而七字能拓。蘸毫濃，揭響滿，爲穩於牧之，厚於用晦。若加以清英，砭其肥痴，取冠晚

調不難矣。爲惜「倚樓」隻句摘賞，掩其平生。（遯叟）

《詩源辨體》卷三一　趙嘏（字承祐）七言律有《題雙峰院松》一篇，聲氣有類盛唐。「廣武溪頭」、「正懷何謝」、「樓上華筵」三篇氣格亦勝。他如「兩見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閣山當寺，微綠含風樹滿川」，「芰荷香遶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擬十洲三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霑襟正歎人間事，迴首更慚江上鷗。鷁鳩聲中寒食酒，芙蓉花外夕陽樓」，「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却聽疏鐘憶翠微」，「故園何處風吹柳，新雁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遍，浪高書到海門稀」等句，聲皆瀏亮，語皆俊逸，亦晚唐一家。「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一聯，杜紫微賞詠不已，稱爲「趙倚樓」，惜下聯不稱。七言絕《十無詩》開宋人冗濫之門，疑非嘏作。

又卷三二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輒能自厲。高不如岑，錢不如劉，誰不知之。而高錢五言律數篇，氣格實勝岑、劉；趙嘏、吳融全集，遠遜許渾，而趙吳七言律一二，聲氣有類初、盛，使不睹諸家全集，定不能別其高下也。

《一瓢詩話》　趙承祐除「倚樓」之外，儘多佳句，於此偶然得名。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九　大能感慨許丁卯，別有心情趙倚樓。誰說晚唐無妙詣，二公才調也風流。

《石洲詩話》卷二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溫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溫清迥矣。趙嘏五七律，亦皆清迥，許之匹也。

《野鴻詩的》　許、趙諸人，專以字句取媚，而氣體日趨卑弱，且少完作。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趙嘏》　使君感賦遣蛾眉，雲反陽臺跡未移。人語夕陽花外雨，一聲長笛依樓時。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趙嘏張繼》　長笛一聲傳遠腔，倚樓得句號無雙。何如月落烏啼夜，鐘聽寒山野寺撞。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趙嘏》　雲淡長安一色秋，殘星數點雁悠悠。一聲長笛驚人聽，傾倒當年趙倚樓。

《東日館詩見》卷一　趙嘏少古體。其七律七絕詞多散漫，惟五律遒緊，而以「溪雲初起」一聯傳幸也。七律多拗體，只此一聯寥亮。

《重訂主客圖・趙嘏》　懷民按：承祐詩七言最多，七律八十餘篇，獨五律寥寥，雖性有偏好，亦散軼耳。人稱其詩贍美多興味，余謂五言風格尤絕近水部，斷爲及門一人。

《三唐詩品》　其源出於王勃、沈佺期，發聲清潤，而入格未遒。七律爲多，則當時之體也。有如「長笛一聲人倚樓」、「蒹葭霜冷雁初飛」，神韻清超，不虛名下。《昔昔鹽》十二篇，仿梁陳「賦得」之體，夫其詩派所宗，亦於茲可見。

分　論

《汾上宴別》　《唐詩歸》卷三三：「年來」句譚元春評：「未爲客」三字深。「搖鞭」句鍾惺評：灑然，凄然，俱在五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引唐汝詢曰：清爽。《唐詩評選》卷二：自然警絕，柳惲吳均之餘，定當有此，較劉庭芝張若虛高一格在，嗚呼，能知者誰邪。夔曠不作，徒悲絲竹爲煩。《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已有詞家意矣。

《虎邱寺贈魚處士》　《重訂主客圖》卷上：氣味絕佳，令人不能舍去。「巖空秋色動，水闊夕陽多。」鍊法從水部出，許用晦輩並是一路。

《送韋處士歸省朔方》　《重訂主客圖》卷上：「映柳見行色」，興。「浮雲知已沒，白首一身歸。」蕭然。

《風蟬》　《重訂主客圖》卷上：聲韻絕肖水部《思遠人》一首。「故里客歸盡，水邊身獨行。」此等似賈，卻是張。

《洛中逢盧郢石歸覲》　《重訂主客圖》卷上：情遙韵永，非學水部何以有此。「緣切倚門戀，倍添爲客愁。」情味確是水部。

《東歸道中二首》二　《唐詩歸》卷三三：「未明」二句鍾惺評：此「憶」字跟「喚」字有情。「草草」句譚元春評：「草草」二字悲甚。又鍾惺評：一氣流轉，讀之落落然，盛唐妙律。譚元春評：篇法甚妙，不專在寫景寫情。《唐詩摘抄》卷一：前叙事，後發意。【略】「三鏡髮」，黑一，頒白二，衰白三。詩中歎老，最是常意，五六特以句法入妙，「三鏡」字，尤新創。《甚原詩說》卷一：句法最忌直率，直率則淺薄而少深婉之致。戴叔倫之「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

不若趙嘏「星星一鏡髮，草草百年身」。《重訂主客圖》卷上：「未明喚童僕，江上憶殘春。」須看其發端處含毫邈然，乃絕得水部神韻。「風雨落花夜，山川驅馬人。」莫看作常語，能具味外味，是水部派也。

《**江邊**》《重訂主客圖》卷上：「何由兄與弟，俱及暮春歸。」眞語不病其淺。

《**越中寺居**》《唐詩歸》卷三三：「數峰」句鍾惺評：「相向」二字有景。《唐詩摘抄》卷一：通篇寫寺居幽勝可賞，故遲客來此同之。《古唐詩合解・五言律詩》：前解言寺居，後解言寺居之閑靜。

《**長安晚秋**》《唐摭言・知己》：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瀾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予看。」《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以三、四佳呼趙倚樓。馮班評：第二句點長安。以長安結。許印芳評：此亦苛論。紀昀評：三、四佳，餘亦平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列爲前虛後實體。周珽曰：此羈迹長安，因感晚秋之景，而懷思故園不得歸以適志，而興留滯他鄉之恨也。沙中金云：次聯「雁」字、「人」字詩眼用拗字，此獨妙。承祐詩大抵清幽便捷，評者謂不減劉隨州。珽再讀其《長安月與友人話舊山》及《憶山陽》、《早發剡中》、《石城寺》等篇，誠晚唐之高出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望雲物，二望宮闕，三望橫雁，四劈面便以自己倚樓接之。一望雲物者，寫是何時候也。二望宮闕者，寫成何進退也。三望橫雁者，寫有何書信宣示家人也。四劈面便以自己倚樓接之者，言時候則已如此，進退則方如彼，書信則殊無可宣示我家人也。爲前解。（後解）後解則倚樓之人之所暗籌也。五寫紫菊半開，六寫紅蓮落盡，正雙逼出七之「鱸魚正美」四字，言只宜趁此力疾歸去也。通篇苦在一「空」字可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杜紫微賞「長笛」句，人因稱「趙倚樓」。《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在長安，因感晚秋之景，而懷故國也。首言凄涼雲物，拂曙而流，漢家宮闕，則已值高秋之時已，方其曙光初上，數點殘星，雁已橫於塞上，一聲長笛，人正倚於樓頭，而且紫艷開而籬菊靜，紅衣落而渚蓮愁，其爲凄涼何若也。想此時江南晚秋之候，鱸魚肥美，正宜歸以適意，猶戴南冠而留滯於此，其與楚囚之繫跡相去能幾何哉。朱三錫評：「雲物凄涼」，晚秋也，「漢家宮闕」，長安晚秋也。此皆倚樓人之所望也。三又接筆以「殘星幾點」寫「雁橫塞」，再寫晚秋。四即順筆以「長笛一聲人倚樓」作對，此眞絕好章法，宜爲千古絕唱。五六又極寫晚秋凄涼景色，逼出七之「鱸魚正美」四字，正當及早歸去，而又何自苦乃爾哉。《養一齋詩話》卷二：趙渭南以「殘星幾點」一聯得名，愚按不如「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清思雅音，尋諷不竭。

《**齊安早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纔念「流年」，便下「堪惜」、「堪驚」二語者，「堪惜」是其欲去塞北之流年，「堪驚」是其未歸江南之流年也。「砧杵風來滿郡城」，寫早秋斗地感人，聲光都動。三四承之。「高鳥」七字，猶是一點秋；「征帆」七字，直是一片秋矣。三句皆是此日齊安親眼所見，作「惜」讀是一層，作「驚」讀是一層也。（後解）五「正」字，六「仍」字，無限頓挫，此即所云「歧路」者也。然則不知應竟歸江南乎，抑應仍往塞北乎。

《**東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一解疏奇俊爽，眞爲斬新筆墨。不知詩者，只謂堂前江橫，柳邊船泊，又是好景入畫，殊不知其四句乃是一副眼淚也。言每年逢寒食見梨花，便東望欲歸，奮飛不得。或問我曰：下江不便乎，求載無船乎。則殊不知江則便在堂前，船則便在洲下。我但解此船，泛此江，破浪東歸，又少何事，然而終竟不得者，人生一身在客，實有如此苦事也。（後解）五六不是寫景，是寫此景中間闃然無一故人，則縱復有詩，只向天吟，言永無倡和之理也。千古「故人攀桂」後都已如此矣。《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因東望懷人，思鄉而作也。朱三錫評：堂前江橫，柳邊船泊，故鄉之景也。奈「兩見梅花」，歸猶未得，「每逢寒食」，淚下潸然。一氣寫下，手法自高。若令他人爲之，必將寒食梅花作起，以草堂酒船意作一聯矣。五六就所望景色言，然不是空空寫景，是寫此寺此川之中，寂然無一故人，別無唱和之侶，「故人攀桂盡」，詩「向泬寥天」，言下有含諷意。

《**長安月下與友人語故山**》《唐詩歸》卷三三鍾惺評：清便不減劉隨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又一奇絕章法也。題是「長安月下」，詩卻憑空先追寫一「故山」。我今亦試設身思之，假使果有如此宅，如此水，如此磯，則雖終身持竿，閑閑於其間，受用如此楊柳，如此風，如此潮，如此蒹葭，如此霜，如此雁，眞是老大快活也。（後解）後解方寫長安月下與故人語。五「重」字妙，六「却」字妙。「重」之爲言一念忽差，「却」之爲言悔已無及也。七八乃至聲淚俱盡。蓋身在長安城中，故山在今夜月中，既身不復在故山

中，即今夜竟如不在月中。故人相見沾衣，除故人相見，且並無沾衣處矣。《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言釣於舊宅之磯，或楊柳風生之時，江潮未落，或蒹葭霜白之際，塞雁初來，此故園春秋之景也。惜今猶在長安，尚未得歸。徒嘶匹馬而吟紅葉之詩，聽疏鐘而憶翠微之寺，雖有滿樓明月與故人共之，而家山迢遞，回首相思有不知其淚之沾衣者，然則何日而後得歸哉。朱三錫評：題是長安月夜，詩卻憑空先追寫故山，言宅邊磯畔，有楊柳，有蒹葭，看潮落，望雁飛，故園初秋之景，儘可自樂，何爲羈跡長安耶。後半方寫「長安月夜與故人話」八字，嘶匹馬而吟紅葉，下一「重」字，聽疏鐘而憶翠微，下一「卻」字，妙妙。重之爲言，一念忽差也，卻之爲言，悔已無及也。徒有滿樓明月，與故人話舊而已。

《題横水驛雙峰院松》《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故園溪上一松，野館門前又一松，自從雪中別後，幾乎忘卻松矣，今日雲外忽逢，不覺爽然有感。三「白髮」七字，是悲野館門前逢松之人，四「清陰」七字，是悟故園溪上人別之松：用筆最爲起伏盡勢也。讀其起句，恰似說一故人，妙。（後解）五六正寫今日松也。「幾拂朝天騎」，言松或因人而熱，「猶含度嶺鐘」，又言松實於人甚冷。然松分中，即何熱何冷，此自是著冷熱人自心動耳。七八因急置此松更不再道，却於曠然意想之外，又別請一松壓之。

《登安陸西樓》《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起句樓上筵開，又添「華」字、「日日」字，世間眼熱小兒，將謂何等高興，殊不知只此便是次句之眼前人事，所謂「祇堪哀」者，乃正復爲此也。蓋「華」者，本是今日正開之筵也，然曰「日日開」，則是今日開，明日又開。夫明日又開，而彼今日之華安在。若又明日又開，而彼明日之華又安在。此眞堪忍國中無量衆生頭出頭沒而不覺不知者也。三四征車自去，不知去到何處。遠水還來，何曾來住此處。總之有情無情，一例乾忙，我欲說之，窮劫不盡也。（後解）此「雲雨暗更」、「山川不盡」，最是想得幽曲，說得精細。言如此目前，登樓坐筵，進酒徵歌，無慮若干之人，如使轉眼大班盡散，或者還肯驚駭心目，今是逐一逐一，魃地魃地，零星抽出，悄然轉換，於是而抽換所剩暫時猶在之人，遂更不曾以之爲意也。況於前之人自盡，後之人更多，世界有限，衆生無窮，至最後時，歌舞轉盛，此眞所謂千佛放光，亦更不能看之使破也者。「欲下鄖城首重回」，先生應以無常身得度，即現無常身而說法矣。

《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龜山寺》《唐詩評選》卷四：鍾嶸言：「詩以平爲貴。」如此亦無崎嶇嶢确之態。一結別出依然不雜。詩有俊語，世所同羨，而多以急勁入俗。嘏以「長笛一聲人倚樓」得名，要爲《南鄉子》落句耳，請以「一聲歌裊寺雲秋」易之。

《經漢武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此於漢武泉上，斗地驚秋，急不能歸，而深致嘆悼也。「他日」者，言今日不歸，明日又不歸，日復一日，且成他日。雖亦終有得歸之事，然而一雙青鬢，變作飛蓬，映我江山，能無慚愧。對以「二年楊柳」者，既是求歸如此其難，則甚悔出門如彼之易也。（後解）此五六，又特自明所以斷斷欲歸之故也。言雖竹間偶爾漫題，便自更無一人識得，又況胸中所有大事，而望今日還能告語。然則盡束歸心，并付流水，風帆有便，連夜疾去，此眞不待再計而決者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無對偶之迹。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杜若洲邊」，即曲江也。「人未歸」，自言每日徬徨於其上也。「水寒煙暖想柴扉」者，適見江頭寒暖無定，因而暗想江南亦大都不遠也。三四承之，言江南若暖，則亦如此柳受輕風，江南若寒，則亦有此雁衝殘雪，皆是眼看曲江而魂在江南也。（後解）前寫曲江春望，後寫奉懷故人。五言何日不懷，六言何書不懷，七八言只今此時此情，又乘萬里春流直到諸君釣磯，然而有書尚不得達，又況無書乃能神告哉。《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余家江南杜若洲邊，今猶未歸，想柴扉所向之處，水寒烟暖，未得與故人同玩也。意此時故園之中，春風入柳，而此地新雁南來，雪猶未已，所以撫此景物，極目騁懷，思隨原草而遍，封題遠寄，書到海門而稀，是其春望之中，固不知愁情之多少，而還念萬里春流，必東逝而遶於釣磯之下，則余愁情亦如此而已，其何日而與故人相見哉。朱三錫評：前四句寫「曲江春望」，後四句寫「懷江南故人」。「杜若洲」即曲江也，「人未歸」，自言每日徬徨於其上也。「想柴扉」者，適見江頭寒暖無定，因而暗想江南也。三四承之，言江南此時，必已柳受輕風，而曲江今日，猶自雁衝殘雪，是眼看曲江而心在江南也。五言何日不懷江南故人。六言何書不懷江南故人。此皆愁望之情所不能自已者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離遠作對，出人意外。

《憶山陽》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忽然倒跨晉、魏，尋

一漢人爲鄰，便是舉體不凡。乃我又相其當門便是竹軒，前與楚陂連接，四圍水竹相遭，一片空碧互映。人生有宅如此，眞乃一尉是何敝屣，顧能縛人不使之歸也。三四又極寫軒前陂下無限行樂，須知垂鞭則在柳風之下，橫船乃在荷香之中。此又故作錯綜互寫，以盡曲其清勝者也。（後解）乃今以區區一尉，羈身渭南，遙望故鄉，如隔登仙之路，來看渡口，又限無梁之川。「城礙」妙，「寺臨」妙。城即渭南之城，寺即渭南城外送客下川之寺也。不得歸又一年，看他用「花落猿啼」代春盡腸斷，讀者皆不覺也。《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詩亦懷故山景物而作也。首言所居近枚臯之舊宅，而竹軒當晴霽之時，見其與楚坡相連焉，若夫山陽之勝，芰荷香滿，欲遶垂鞭之袖，楊柳風多，時橫弄笛之船，至於十洲烟島之路，惟隔城闉，千頃夕陽之川，靜依蕭寺，故鄉景物如此深可愛玩，而此時未能解官而去，想故鄉之猿啼花落，又過一年矣。朱三錫評：枚臯漢人也，因億山陽，獨舉一山陽漢人爲鄰，便自不凡。其宅之當門一座竹軒，與楚坡相連，四圍水竹相遭，一片空碧互映，眞絕好一宅也。「芰荷香遶」、「楊柳風橫」，即軒前坡下之景，「十洲烟島」、「千頃夕陽」，又統山陽之景而言。言故鄉景物如此，未能解官而去，當此花落猿啼，又一年矣。友人謂余曰，城宜指渭南之城，寺即指渭南城外送客下川之寺也。言我以區區一尉，羈身渭南，遙望故鄉，如隔登仙之路，來看渡口，又限無梁之川，即「花落猿啼」，亦不宜指山陽爲是。如此解去，更覺精切。又謂「垂鞭」宜在楊柳之下，「橫船」宜在芰荷之中，故作錯綜互寫，自見變化之妙。

又二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此是另一日復憶，不可題作前篇之文。（前解）前解言偶爾城邊獨步，忽然當暮劇愁，自省此愁何來，則爲舉世無人不春，而我獨抱沉憂故也。三四承之，言比來人間之事，事事總是傷心，而頻年江上之約，遲遲不知回首，則竟不知被縛人間，尚須幾年，快歸江上，端在何日。看他四七二十八字，中間雜用「愁」字、「憐」字、「憂」字、「傷」字、「嘆」字、「慚」字，凡若干悲苦字成詩，知先生懷憂，眞有甚深者也。（後解）後解躍筆忽然快寫故山，言春有我春，秋有我秋，快活自在，原自如此。於是分付清渭，且先流去。其不能旦暮抽身之苦情，眞乃不言而自見也。《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他鄉繫跡，入暮生愁，睹此春色，不覺有餘愧焉且也人間之事，幾欲霑襟，江上之鷗，每慙回首，固不止起暮愁而羞春色也。若吾鄉景物，鷓鴣聲中堪攜寒食之酒，芙蓉花外，遙映夕陽之樓，今者身不能至，憑高望遠，惟見清渭之水，去傍故山而流耳。朱三錫評：舉世無人不春，我獨他鄉繫跡，不覺觸景生愁，惟起暮愁，故獨懷羞也。三四即承此意來，五六忽然快寫故山，言春有吾春，秋有吾秋，快活自在，原自如此，奈身不自主，聊借清渭自解，皆愁極之辭也。

《平戎》　《唐詩評選》卷四：亦警亦適。腹聯亦紀事語，非景語。頷入情，腹入景，則不復有詩。

《早發剡中石城寺》　《唐詩歸》卷三三「吟辭」二句鍾惺評：上句之妙在「煙霞去」三字，下句之妙在「心負秋來」四字。「竹戶」二句譚元春評：靜極。「明朝」二句鍾惺評：三字得力，遂成妙結。又，鍾惺評：清遠幽靜，氣完力渾，七言律至此，使人不敢復言朝代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唐汝詢曰：「竹戶」句寫曉發景。「靜處」，處字上聲，與「宿處」不犯。周珽曰：惡勞喜閒，人之素心，誰無烟霞水石之趣也。暫息勞生，忽聞塵慮相櫻，此心有負多矣，寧不倍添惆悵乎。因早發而摹山寺中情景，深致有不獨句字之工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暫息勞生」，是言夜來一宿，卻不自意信手所寫乃有「樹色間」之三字，便分明是昨日傍晚，途中翹首遙有所望，而更不謂入夜得宿乃幸正在其處也。一解是此三字最寫得好，便與後解回首此山兩相迴合以成章法矣。至於三四之「宿處烟霞」對以「秋來水石」，此則自明實有素尚，不是初逢好景也。（後解）五六寫「早發」也。試想「鐘未絕」，是早也；而「竹戶半開」，則不知何故又有更早於我者。「松初霽」是早也；而鶴飛始還，則豈獨無人方將又來此間者，眞寫盡紅塵之外，白雲當中，大有閑閑日月也。七八回首此山與前迴合，已知。《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未去時留連，後解寫將去時惆悵。

《寄歸》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化衣塵」者，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淄」也。「三年踏盡」者，從自入來，歷三冬春，自悲何早何晚，何風何雨，而不奔走也。「只見長安」者，長衢夾巷，處處照眼；高冠大輦，輩輩驚心也。「不見春」者，言金盡裘敝，避立道旁，殘杯冷炙，含羞末座也。三言五更衝寒出門，四言逐日眼淚洗面，則又詳寫「不見春」之三字也。（後解）後言若得歸去，則如桃花塢，是一閑行處也。「啼猿寺」，是一閑尋處也。「野竹亭」，是一閑坐處也。「畫鷁津」，是一閑泛處也。其寫可憫可笑，最是「粗酬身事」之四字。試憶當初來時，豈是如此四字；及到後來去時，何曾得

此四字。然而人固往往此心不死矣。《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嘏久於仕途，憶家山而有作耳。朱三錫評：「只見長安不見春」七字，寫盡不得意人奔走京塵神理，金聖嘆云：「只見長安」者，長衢夾巷，處處照眼，高冠大輦，輩輩驚心也。「不見春」者，金盡裘敝，避立道傍，殘杯冷炙，含羞末座也。惟不見春，只見長安矣。三四承之，正寫「不見春」也，乃若家鄉桃花塢、啼猿寺、野竹亭、畫鷁津，皆可閒遊閒坐，早晚之間，粗酬身事，即作歸計也。「粗酬身事」，可爲長安失意人下淚。試想初入長安時，其胸中决不僅作此想，甚有困頓無聊。求爲粗酬而未能者，乃知粗酬身事，雖未了局，亦可暫作了局矣。

《送令狐郎中赴郢州》《升菴詩話・半江》：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送盧緘歸揚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送盧歸揚州，乃特自叙昔亦僑居揚州。盛承主人，餘光見借，迄今懷之，未嘗少置，而今盧乃恰歸其地，我更不得附舟，以爲極大惆悵也。特地送盧，卻俱自說生平，止有第四句「人獨歸」之三字，算是爲盧。唐人時有如此送人詩。（後解）此五六，亦只自寫心念雷塘，不能暫忘，終不略爲所送之人作一款曲也。今年還誤之爲言，寄語釣磯，來年準歸，不更誤也。

《寒食新豐別故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鷄犬」自是新豐舊字，今忽借與寒食不得歸人，如此翻用，眞爲腐臭神奇也。鷄犬依依者，反言並無人與依依也。三四畫之，言滿樓如許春色，無一人不大醉，而獨有一人不醉，此可哭也。半夜忽然雨聲，無一人不鼾眠，而獨有一人無眠，此又可哭也。（後解）前解寫新豐寒食，此解寫別故人也。言前此雖無新豐人與作依依，然猶賴與故人自作依依。今日如又繚繞溝塍，棄我竟去，荒涼樹石，置我如遺，則對花流淚，眞更不能度此寒食也。《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寒食未歸，見新豐之鷄犬，依依戀人，故不能無感也。且當春色滿樓，似欲醺人而醉。而半夜雨聲，忽覺前計之非，此句或一時一事之微，或百年身世之係，所該甚廣，作者之所感亦甚深矣。時則「繚繞溝塍」，含景象於晚晚，「荒涼樹石」，向川水之微茫，今與故人相別，握手臨風，淚與花而並落，自此之後，相見尚未有期也，其忍輕於言別耶。第二句作新豐之鷄犬，尚依依戀家，與上句尤合。朱三錫評：一曰：「一百五日家未歸」者，言寒食未歸也。二曰「新豐鷄犬獨依依」者，言並無一人與依依也。三四即承此意，言當春色滿樓，無一人不大醉，而獨有一人不醉，半夜雨聲，無一人不鼾眠，而獨有一人不眠。五六別時之景色也，下一「晚」字，「微」字，景況倍覺悽涼，即起下「憔悴」二字，臨風握別，對花流淚，更不能度此寒食矣。

《今年新先輩以遏密之際每有宴集必資清談》《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三十一先輩，便是三十一桂枝，特下「風」字，寫新及第人通身輕快，更不能以自持也。三四再極寫此「風」字。三言三十一先輩，見人無不風者，四言人見三十一先輩，又無不風者。於是而宴集之際，備極聲色，此不待又言也。（後解）五是先皇晏駕，六是四海遏密。看他如此大慘黯事，偏自寫來溫秀無比，豈非筆墨精良之尤選乎。餘易解。

《浙東陪元相公遊雲門寺》《唐詩評選》卷四：五十六字如秦川一峰，盡成宮苑。一結尤以不盡爲無餘。

《江亭晚望》《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三、四明秀。何焯評：第六言庶幾以文章自通於後，一洗自緣多病，都忘周南留滯也。紀昀評：風韻特佳。已開劍南一派。《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此等皆明七子所學而無其自然超秀。

《經汾陽舊宅》《唐詩解》卷三〇：山河不改，唐祚無恙，宜保功臣之家，况汾陽之功又非伏波之比。奈何經其第而古槐疎冷如此。時蓋以宅爲寺矣。德宗待功臣如此，安得不啖蒲青根。《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見山河如故而恢復山河者已不堪憑吊矣。可感全在起句。《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弼：爲實接體。周敬曰：吊功之悲，傷世之薄，說得悽愴。楊愼曰：多少勳業在此，非此不能爲悼。徐充曰：「獨」字爲詩眼，見前此非止一人來也，可見榮瘁猶如反掌。《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張籍《法始寺陳樓詩》云：「汾陽舊宅今爲寺，止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路，古松深巷暮蟬愁。」觀此則宅已爲寺矣。按史稱，郭氏子孫富貴封爵，至開成後猶不絕，則其宅不應在貞元元和中已爲寺也。然《郭晞傳》云：盧杞秉政，多論奪郭氏舊宅。德宗稍聞，乃詔曰：「子儀有大勳，嘗誓山河琢金石，自今有司毋得受。」按，此詔雖禁有司論奪，未嘗以已奪者還之也。豈宅爲寺在此時乎？夫以子儀之勳，肉未寒而不保其室，德宗待功臣何薄耶？故此詩第一第二句深致意焉。

《**發柏梯寺**》《唐詩歸》卷三三譚元春評：笑盡俗僧。

《**江樓舊感**》《註解章泉潤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崔護：「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豈若此詩後兩句之有味。《唐詩解》卷三〇：月光如舊，同遊者不復在矣，物是人非，所以興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何仲德：爲平淡體。胡次焱曰：因獨上之時思同來之友，因水月連天思去年風景，皆有針線。「同」、「獨」二字小巧。【略】崔詩清雅，趙詩明響，各有好處。《古唐詩合解・七言絕句》：人有離合，風景則同，此水月同，人之心情不同。同來則歡，然獨上則「悄然」，故視此風景不無小異，所以加「依稀」二字。「依稀」似猶云「不差、大概」也，倒結出「去年」二字，最有情。《唐詩評註讀本》卷四：此懷舊詩也。言風景依然如舊，而去年同來玩月之人，則不在矣。「獨上」二字，與第三句相應。

《**靈岩寺**》《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弼：爲虛接體。周珽曰：寺在雲水之間，人跡罕到，便見往事可嘆，昔爲樓臺歌舞之地，今爲僧院孤寂之境，則百花深處，乃百感交生悲窟矣，弔古者何以爲懷。

《**漢陰亭樹**》《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唐音》作《宛陵館冬青樹》，注：「宛陵今寧國府。」盧柟曰：詞意俱好。周珽曰：因客館樹色之茂，想起故園有樹，亦當如是，然秋盡風雨日多，雁書日杳，此時無限愁感，言外可思。

「**一千里色中秋月**」二句　《冷齋夜語》卷一：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夜半潮。」【略】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

《**長信宮**》《養一齋詩話》卷四：「君恩已盡欲何歸」七絕，或云趙嘏作，或云孟遲作。皆兩集並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

傳記

《**唐才子傳・趙嘏**》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大中中，仕爲渭南尉。一時名士大夫極稱道之。卑官頗不如意。宣宗雅知其名，因問宰相：「趙嘏詩人，曾爲好官否。可取其詩進來。」讀其卷首《題秦詩》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事寢。嘏嘗《早秋》賦詩曰：「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杜牧之呼爲「趙倚樓」，賞嘆之也。又初有詩，落句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仕途屹兀，豈其讖也。嘏豪邁爽達，多陪接卿相，出入館閣，如親屬。然能以書生，令遠近知重。所謂「一日名動京師，三日傳滿天下」，有自來矣。命霑仙尉，追踪梅市，亦不惡耳。【略】嘏思慕不已，臨終目有所見，時方四十餘。今有《渭南集》及編年詩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歲，歲賦一首，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今並行於世。

紀事

《**唐摭言・雜記**》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爲鶴林之遊，浙帥(不知姓名)窺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南部新書**》甲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詩話總龜・詩讖門下**》引《**古今詩話**》趙嘏嘗有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止於渭南尉，以其精於詩，時謂之趙渭南，如韋蘇州云。

《**唐詩紀事・趙嘏**》開成五年，樂和侍郎下三十一人及第，時在諒闇，率皆雅飲。嘏以詩賀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尚飄雲雨外，蘭堂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

何必青樓倚翠空。」【略】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第一人，翰林覆考黜之。嘏貽濆詩曰：「莫向春風送酒盃，謫仙眞箇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來頂上來。」杜紫微覽嘏《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瀛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渭南集》三卷，趙嘏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趙嘏《渭南集》三卷，又《編年詩》二卷。字承祐，大中渭南尉。

《通志・藝文略八》 趙嘏《渭南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趙嘏渭南集三卷》 右唐趙嘏承祐也，會昌四年進士，終渭南尉。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渭南集》一卷（《唐書藝文志》作三卷）。唐渭南尉趙嘏承祐撰。壓卷有「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當時稱爲「趙倚樓」。

《宋史・藝文志七》 趙嘏《編年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嘏《渭南集》三卷，又《編年詩》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趙嘏詩集》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渭南詩集》三卷。趙嘏。

藝文

杜牧《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温庭筠《和趙嘏題岳寺》 疏鐘細響亂鳴泉，客省高臨似水天。嵐翠暗來空覺潤，澗茶餘爽不成眠。越僧寒立孤燈外，岳月秋當萬木前。張邴宦情何太薄，遠公窗外有蓮池。

馬戴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清奇雅正）升堂七人・馬戴》 「露氣寒光盡，微陽下楚邱。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楚江懷古》句。）「夜久游子息，月明岐路問。」（按此《夕次淮口》詩。）「卻憶軒羲日，無人尚戰功。」（按此《塞下曲》第一首）

《滄浪詩話・詩評》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升菴詩話・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爲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古》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莫蕭條薊城北，黄沙白草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唐詩品・龍陽尉馬戴》 元和以還，格調頓變，而清苦對切之病，俱乏渾成。然意氣格力，尚多可採。會昌作者，虞臣有稱，然五言之長自不可掩。而他皆不稱。偏師雖捷，未足長驅。才難之嘆，要之信然。

《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 晚唐詩有極妙而與盛唐人遠者，有不必妙而氣脉神韻與盛唐人近者。「不必妙」三字，甚難到，亦難言，妙不足以擬之矣。惟馬戴猶存此意，然皆近體耳。

《唐音癸籤・評彙四》 馬虞臣（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風致自絕，然未如「空流注大荒」爲氣象。七言「東谷笑言西谷應，下方雲雨上方晴」，雖得法於右丞，各自擅勝，但骨力概孱，不堪通檢爾。（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一 馬戴（字虞臣）集，古詩略見數篇，律詩七言亦甚少。五言如「火發龍山北」、「北風吹別思」、「處處松陰滿」三篇，氣格有類初

唐；如「斜日挂邊樹」、「別離楊柳陌」、「堯女樓西望」三篇，聲氣亦類盛唐，惜結語多弱；如「斗酒故人同」、「緣危路忽窮」、「野風吹蕙帶」、「洞庭人夜別」、「離人非逆旅」等篇，亦似大曆；如「廣漠雲凝慘」、「金甲耀兜鍪」二篇，體雖闊大，而聲韻俊朗，語意精切，自是晚唐高調，學者於此能別，方是法眼。至「金陵山色裏」、「長亭晚送君」、「洞庭秋色起」、「故人今在剡」四篇，便是晚唐；如「語別在中夜」、「灞原風雨定」、「雲門秋卻入」、「朝與城闕別」四篇，語出賈島；如「君生遊俠地」、「閒想白雲外」、「黯黯抱離念」、「帝鄉歸未得」、「天涯秋色盡」、「野人閒種樹」六篇，格類于武陵；又「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一聯，元美謂「不減柳吳興」，然全篇則實中唐。嚴滄浪云「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是也。

《**說詩晬語**》**卷上**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九**（**杜**）**庭珠按**　晚唐以五律擅長者，斷推馬虞臣。其神采聲律迥非許用晦、李德新輩所能彷彿也。後來唯張喬、張蠙一兩人差堪步武。

《**龍性堂詩話初集**》　晚唐之馬戴，盛唐之摩詰也。晚唐之曹鄴，中唐之孟郊也。逸情促節，似無時代之別。

《**圍爐詩話**》**卷二**　馬戴《楚江懷古》、《淮上春思》、《落日》、《尋王處士》，不似晚唐人詩。

《**古夫子亭雜錄**》**卷一**　余嘗謂唐末詩人馬戴爲冠，其行誼亦不可及。《摭言》記戴佐大同軍幕，許棠往謁之，流連數月，但詩酒而已。忽一旦大會賓友，出棠家書授之，啓緘，乃知潛遣一介卹其家矣。此事亦古人所少。

《**戴酒園詩話又編・馬戴**》　晚唐詩，今昔咸推馬戴。按戴與賈島、姚合同時，其稱晚唐，猶錢、劉之稱中唐也。其詩惟寫景爲工，如「返照開嵐翠」，「殘日半帆紅」，「宿鳥排花動」，皆佳句也。至如「虹蜺侵棧道，風雨雜江聲」，「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每讀此語，便眞若身游楚、蜀。《宿無可上人房》曰「風傳林磬久，月掩草堂遲」，此聯上句一意貫串，下句「月」字下又有一轉折。大率體澀而思苦，致極清幽，亦近于島也。《征婦歎》一詩，最有諷諭，從不見選者。「稚子在我抱，送君登遠道。稚子今已行，念君上邊城。蓬根既無定，蓬子焉用生。但見請防胡，不聞言罷兵。及老能得歸，少者還長征。」此詩哀傷慘惻，殊勝平日溪山雲月之作。

《**劍谿說詩**》**卷下**　唐季五律，嚴滄浪獨取馬戴，亦自有見。按《全唐詩話》：「戴佐大同軍幕，許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啓緘，乃知戴潛遣一介卹其家矣。」行誼如此，其詩益爲可貴。

《**石洲詩話**》**卷二**　馬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楊升庵援《張垍集序》，謂「晚唐詩止兩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持論已不堅緻。至謂「晚唐唯韓、柳爲大家，元、白各自成家，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屬後人拘執之見，然沿之者多，亦可借覘時代風會。今以權德輿、李益及韓、柳、元、白爲晚唐，則中唐又屬何等人乎。況以溫庭筠置權德輿上，以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豈博雅者所宜出乎。此雖於詩教所關者細，然頌詩則宜論世，未可率爾弄筆也。

《**問花樓詩話**》**卷一**　馬戴、許渾齊名，戴殊超絕。其《易水懷古》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深致。《楚江懷古》一首，柳吳興無以過之，嚴羽推爲晚唐之冠，信哉。

《**老生常談**》　馬戴諸人非不佳，然於義山只是附庸。

《**重訂主客圖・馬戴**》　懷民按：虞臣詩，今昔咸推爲晚唐之最，馬與賈、姚同時，其稱晚唐，猶錢、劉之稱中唐也。詩亦近體多于古體，短律富于長律，筆格視賈氏稍開展，而體澀思苦，致極幽清，誠亦賈門之高第也。斷爲升堂第一。

《**鐵琴銅劍樓藏書志・會昌進士集**》　明皇甫子浚與弟子安等論詩，嘗舉虞臣「猿啼洞庭樹，人在本蘭舟」爲五言三昧。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馬戴**》　會昌甲第馬虞臣，姚合知音意獨眞。詩句多悲離別苦，故能分與許棠春。

姚瑩《**論詩絕句**》**二四**　童時論格卑中、晚，白首何人到武功。許、馬一時猶伯仲，苦難索解是江東。

分論

《蠻家》《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中四句雖粗，極其新譎。馮舒評：何得見粗。方君亦知粗之不在字面乎。陸貽典評：蠻家風景如是，非粗也。何焯評：發端位置「問」字之根，下五句皆以相問總束。紀昀評：亦非粗，亦非新譎。又：結二句少力少味。

《春思》《唐詩歸》卷三四「啼春」二句鍾惺評：淺淺無窮。譚元春評「芳草」句：「意」字說芳草妙又鍾惺評：幽婉，有古詩性情。

《客行》《重訂主客圖》卷下：「亂鐘嘶馬急，殘日半帆紅。」此等時人尚易道好。

《過野叟居》《唐詩歸》卷三四「樹老」句譚元春評：五字內多少起止。鍾惺評：「自著」、「無煩」四字，養生家讀之內省惕然。此詩以起結高妙，遂成絕響。《唐詩摘抄》卷一：此詩以一「閑」字領起一篇之意，種樹採藥、漁樵耕牧兼以著書，隱士家風，色色俱備，若不見閑，其實非第一閑人不能辦此，言外令人欣賞不置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王右丞「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此詩起結，祖襲其意。夫野棲之士，坐卧白雲，生涯滄海，採藥放犢之外，別無事業。非眞蛻脫塵埃之志者，不足語此。不識野叟爲何許人，乃能如是。引吳山民評：次聯情境妙絕。

《夕次淮口》《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靜深奧渾，合八句讀之，始見其妙。譚元春評：高寂中寬然有餘，右丞妙作也。

《落日悵望》《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詩話謂「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爲一實一虛，似體貼句。今考戴集，乃不然，只如此十字自好。何焯評：前四句悵望「歸鳥」二字中已雙關落日。五、六佳，詩家所謂影對，是以上句對下句。紀昀評：起得超脫，接得渾勁。五、六亦佳句。晚唐詩人馬戴，骨格最高，不但世所稱「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也。此詩亦略見一斑。《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孑然高調，氣亦完。《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以雲鳥起興，自傷久滯他鄉，不能如其倏聚倏歸也。五、六寫落日望中之景，奧渾結獵，李益《飲馬泉》意，見悵望遠情，所謂高寂中寬，然有餘韻者也。與《夕次淮口》、《早發故園》、《次飛狐西》等作，俱靜深圓秀。周敬評：詩有用事琢句法，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也。如馬戴「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又無可「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意格俱好，在晚唐中可云軒鶴立雞群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超然。曰：【略】馬戴之「孤雲與飛鳥，【略】」（《落日悵望》）【略】等作是也。《重訂主客圖》卷下：六朝已有此題，感極深。格調直與工部爭衡，故謂賈師源出者杜也。

《寄終南真空禪師》《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起得高澹。《唐詩摘抄》卷一：「閑想」二字，一氣直貫至第四句，與「此境」二字緊相呼應。詩家不喜用虛字，以其露筋骨故，若此又以數虛字作一篇之開合，不可不知。《重訂主客圖》卷下：全是賈生氣息。「夜雨佛前燈」，此等時人尚易道好。

《送顧非熊下第歸江南》《重訂主客圖》卷下：「門前多白蘋」，此即見下第意。

《楚江懷古三首》一　《升菴詩話・馬戴楚江懷古》：「露氣寒光集，【略】。」前聯雖柳渾不是過也。晚唐有此，亦希聲乎。嚴儀卿稱戴詩爲晚唐第一，信非溢美。《唐詩歸》卷三四「露氣」句譚元春評：「光集」妙，承「氣」字，尤妙。鍾惺評「猿啼」二句：二語以連讀爲情景。《唐詩摘抄》卷一：三、四二語，眞膾炙古今。【略】結見懷古之意。《漁洋詩話》卷上：弇州云：嘗見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五言以「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爲極則。二句乃晚唐馬戴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評「猿啼」二句曰：二語連讀，乃見標格。《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馬戴之「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重訂主客圖》卷下：「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意景較寬，聲響較大，不知者認爲初、盛、勝賈、喻也。「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何必是楚江，確是楚江。

又二　《重訂主客圖》卷下：「空流注大荒」，何必是楚江，確是楚江。「看山候明月，聊自整雲裝。」一結湊氣。

又三　《唐詩歸》卷三四「野風」四句鍾惺評：幽壯。《重訂主客圖》卷下：鍊字之工，全得閬仙生拗之趣。「陰霓侵反景，海樹入迴潮。」二句發難顯。

《遠水》《重訂主客圖》卷下：與項子遷《遠水》詩同看，便知張、賈之

別。「秋光照不極」，寫秋光正是寫水。「鳥影去無邊」，寫鳥影正是寫水。狀「遠」字入骨。

《**夕發邠寧寄從弟**》《重訂主客圖》卷下：「半酣走馬別，別後鎖邊城。」皮毛都不修飾，卻得神理。「日落月未上，鳥樓人獨行。」極常極淡語中有深情深味。

《**送呂郎中牧東海郡**》《重訂主客圖》卷下：「海鶴空庭下」，官之清可想。「夷人遠岸居」，民之安可想。

《**早發故園**》《唐詩歸》卷三四「語別」二句鍾惺評：寫景目前，情在言外。「曙鐘」句譚元春評：看得靜。《唐詩鏡》卷五〇：四語鍊。《重訂主客圖》卷下：「曙鐘寒出岳，殘月迴凝霜。」置之賈集中，遂無以別。「風柳條多折，沙雲氣盡黃。」閒句尤似。

《**宿翠微寺**》《重訂主客圖》卷下：「鳥歸雲壑靜」，「靜」字易下。「僧語石樓空」，「空」字難下。此賈生未道之句。

《**舞後寄自閣僧**》《唐詩摘抄》卷一：字字着意，不肯一筆直率，故是晚唐之錚錚者。《重訂主客圖》卷下：寫出眞得道人。「西峰鳥外看」，賈「外」字。「久披山衲壞」，「壞」字如何下。「孤坐石牀寒」，「寒」字似不難下，然在「坐」字下，卻又妙也。賈云「禪定石牀暖」，此云「孤坐石牀寒」，一牀也，而寒暖分，妙不相妨。

《**送僧歸金山寺**》《重訂主客圖》卷下：「歸僧渡水雲」，畫。

《**關山曲二首**》一《重訂主客圖》卷下：「叛羌旗下戮，陷壁夜中收。」寫出如見。

又二《重訂主客圖》卷下：有力量，有識見，賈生集中未見，然讀此可以補其闕。此學老杜耶，抑學岑嘉州耶，都不是。只要寫生，讀者遂如親歷。「軍孤受敵偏」，字法。「猶聞漢皇怒，按劍待開邊。」結稍帶諷興。

《**塞下曲二首**》一《重訂主客圖》卷下：「夜救龍城急，朝焚虜帳空。」寫生如見。「骨銷金鏃在，髻改玉關中。」對法變。「卻想羲軒代，無人尙戰功。」結稍帶感慨。

又二《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詩不得不推少陵爲宗矣。「燒山搜猛獸，伏道擊迴兵。」包括而曲盡，全是撰力，全是鍊功。「風折旗杆曲」，「曲」字匠出風。「沙埋樹杪平」，「平」字匠出沙。

《**送人遊蜀**》《唐詩歸》卷三四「過盡」句鍾惺評：因「過盡」二字愴然，末五字遂成悲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敬曰：次聯一虛一實，自然成響，乃爲十字句法。引唐汝詢云：馬詩率多步驟前輩，如此題與青蓮合，幾用其韻，雖軌度不失，而氣象非倫。然「虹蜺」一聯，亦足對壘「芳樹」。《唐詩鏡》卷五〇：結語是慰。《唐詩評選》卷五：不添閑意，渾爾成章。此公于唐人中最爲高手，亭亭獨立于時制淫濫之餘，較樊川尤加古鍊，猶齊梁之有江文通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虹霓」句，即下所云「愁人處」。杜云仲冬見虹霓，豈蜀中虹霓與雨雪並見耶。《重訂主客圖》卷下：「虹蜺侵棧道，風雨雜江聲。」或問：何不學老杜而學中、晚。曰：試看此等，正是與杜同撰力。

《**宿無可上人房**》《唐詩歸》卷三四「月掩」句鍾惺評：「遲」字難解而切。《重訂主客圖》卷下：「風傳林磬久」，「久」字繪聲。「月掩草堂遲」，「遲」字繪色。

《**鶴雀樓晴望**》《瀛奎律髓》卷三五馮舒評：必該結到「晴望」。紀昀評：風調殊高。馬戴在晚唐人之中，五言最爲矯矯。

《**寄西嶽白石僧**》《重訂主客圖》卷下：「雲房出定後，嶽月在池西。」空明刻苦。

《**懷故山寄賈島**》《重訂主客圖》卷下：唐詩人力求一官，若曹夢徵所謂「望榮來替愁」者，即老杜獻《大禮賦》，老韓《上宰相書》，都是一般心腸，乃既得之後，卻甚淡然，如杜之《曲江》諸什，韓之《朝歸》等篇及虞臣此詩，可見胸次清超，原不同後代之士，專爲榮官起見也。「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可知詩人懷抱性格。末第則曰「何門致此身」，及第則云「未勝在山中」，豈非多事，卻見唐賢高處。「誰能謝時去，聊興此生同。」唐人學問半參佛氏。

《**灞上秋居**》《重訂主客圖》卷下：意興孤僻，純是賈想。「空園白露滴，孤壁野僧鄰。」極寫荒僻。「寄卧郊扉久，何門致此身。」結應在此。

《**隴上獨望**》《重訂主客圖》卷下：「河源夕鳥還」，塞境如到。

《**別家後次飛狐西即事**》《唐詩歸》卷三四「遠歸」四句鍾惺評：用筆圓秀。「西次」二句譚元春評：結得淡甚。

《**江亭贈別**》《重訂主客圖》卷下：「衰柳風難定，寒濤雪不分。」虛實對妙。

《寄剡中友人》《重訂主客圖》卷下：「嶺暮雲霞雜，潮迴島嶼多。」「雜」字「多」字俱妙。

《山中寄姚合員外》《重訂主客圖》卷下：「鳥鳴松觀靜」，此「靜」字與雲壑句又不同。「暫此拂朝衣」，高致。

《答太原從事楊員外送別》《唐詩歸》卷三四「君將」二句譚元春評：眞高華。「中年未達情」鍾惺評：五字妙矣，承「反照」說來，尤覺無端。又，圓渾疏秀。

《送韓校書江西從事》《唐詩評選》卷三：《大雅》中固饒巧力，眞五言高手。

《宿裴氏溪居懷鴈玄先輩》《唐詩歸》卷三四「樹下」二句鍾惺評：凄感。

《贈別空公》《重訂主客圖》卷下：「雲門秋卻入，微徑久無人。」起調用閬仙格。「後夜中峯月，空林百衲身。」定虞臣爲賈派，正以此等。

《府試觀開元皇帝東封圖》《唐人試律說》：命意與《觀慶雲圖》詩同，而筆力尤健。馬於晚唐詩人中，風骨本高也。故試律雖小技，亦必學有根柢乃工。首二句雙搆格，說詳《泗濱得石磬》詩。「粉痕」二句，以詩法論之，點綴纖巧，所謂下劣詩魔也；在試律則不失爲好句。文各有體，言各有當，在讀者善別擇之。「掛壁」句用白雲起封中事無迹，滄浪所謂「着鹽水中，飲水方知鹽味」者也。【略】十句復首句「若」字，「仗」字亦復「翠華」。

《府試水始冰》《唐人試律說》：着意「始」字。此府試詩，「乳竇」、「湘流」切其地也。語最警策，移於他處則非矣。題上存「府試」二字爲此。末句「明」字當爲「盟」字之訛，然亦是拙語。

《題廬山寺》《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寫景則有【略】馬戴之「別有一條投澗水，竹筒斜引入茶鐺」，【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易水懷古》《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唐汝詢評：人去水流，壯士之恨在，沙黃草白，俠烈之聲微。

《送柳秀才往連州看弟》《甚原詩說》卷一：以十字道一字者，拙也，約之以五字則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見數事於五字則工矣。如韋應物「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權德輿則以「十年曾一別」五字盡之。如高適「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馬戴則云「楚雨霑猿暮，湘雲拂雁秋」，猿、雁之外更道數事。此所謂鍊字、鍊句尤不如鍊意也。

《晚眺有懷》《重訂主客圖》卷下：此與《落日悵望》詩，皆寓深感，味之無盡。古人詩寫景必有情在，故即其詩可以想見其人，想見其生平，想見其時世。孟子曰：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可謂善讀矣，然亦必其中原有感寓。若近今人作詩，祇圖眼前塗抹點綴，人人可以通用，何足爲後來之追想哉。此不惟唐詩也，自《三百篇》後，若漢、魏、六朝，唐之後，若五代、宋、南宋，無不皆然，故皆不可滅沒，金、元以後，或離或合矣，然其卓卓者，亦必主乎此，故於此發凡云。「落照在寒波」與「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同看。

《春日尋滻川王處士》《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只是一靜。《唐詩摘抄》卷一：全篇幽澹雅潤，句法、字法、章法，無不入妙，若在盛唐，幾與右丞爭席矣。

《江中遇客》《唐詩解》卷二四：危石即景，孤雲指客。客中相逢，信自得意，然不能無鄉關之憂。

傳記

《唐才子傳・馬戴》戴字虞臣，華州人。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項斯、趙嘏同榜，俱有盛名。初應辟佐大同軍幕府，與賈島、許棠唱答。苦家貧，爲祿代耕，歲廩殊薄，然終日吟事，清虛自如。《秋思》一絕曰：「萬木秋霖後，孤山夕照餘。田園無歲計，寒近憶樵漁。」調率如此。後遷國子博士卒。戴詩壯麗，居晚唐諸公之上，優遊不迫，沉着痛快，兩不相傷，佳作也。早耽幽趣，既鄉里當名山，秦幾一望，黃埃赤日，增起凌雲之操。結茅堂玉女洗頭盆下，軒窗甚僻，對懸瀑三十仞，往還多隱人。誰謂白頭從宦，俸不醫貧，徒興猿鶴之誚，不能無也。有詩一卷，今傳。

紀事

《**金華子》卷下** 以恩地爲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

《**唐摭言・氣義**》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流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知戴潛遣一介卹其家矣。

《**唐語林・文學**》 馬博士戴，大中初爲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興詠，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尙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疏。」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馬戴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馬戴詩》一卷，字虞臣，會昌進士第。

《**遂初堂書目**》 《馬戴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馬戴集》一卷　唐馬戴虞臣撰。

《**宋史・藝文志七**》 《馬戴詩》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 《唐詩八家（十本）》：杜審言、馬戴、司馬札、許棠、于鵠、儲嗣宗、唐求、鄭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馬戴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馬戴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會昌詩集》一卷、補遺一卷，馬戴。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會昌進士詩一卷**》（**明宏治刊本劉蓉峰藏書**） 太學博士馬戴虞臣。宋陳振孫《書録解題》著録其集云與丹徒尉項斯、渭南尉趙嘏皆會昌四五年進士。琴川席啓寓刻《唐百家詩》即此本也。有「彭城伯子」、「空翠閣藏書」二印。

藝文

薛能《送馬戴書記之太原》 一曲大河聲，全家幾日行。從容長約夜，差互忽離城。鎭北胡沙淺，途中霍嶽横。相逢莫已訊，詩雅負雄名。

殷堯藩《贈龍陽尉馬戴》（存目）

賈島《馬戴居華山因寄》 玉女洗頭盆，孤高不可言。瀑流蓮嶽頂，河注華山根。絕雀林藏鶻，無人境有猿。秋蟾纔過雨，石上古松門。

又《雨夜寄馬戴》 芳林杏花樹，花落子西東。今夕曲江雨，寒催朔北風。鄉書滄海絕，隱路翠微通。寂寂相思際，孤缸殘漏中。

顧非熊《送馬戴入山》 古木亂重重，何人識去蹤。斜陽收萬壑，圓月上三峰。雲裏泉縈石，窗間鳥下松。唯應採藥客，時與此相逢。

姚合《送馬戴下第客遊》 昨來送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慇懃別，前時寂寞同。鳥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向晚離人起，筵收罇未空。

又《寄馬戴》 天府鹿鳴客，幽山秋未歸。我知方甚愛，衆說以爲非。隔屋聞泉細，和雲見鶴微。新詩此處得，清峭比應稀。

無可《寄華州馬戴》 三峰待秋上，鳥外挂衣中。猶見無窮景，應作暫往身。水寒仙掌路，山遠華陽人。欲問壇邊月，尋思闕復新。

鄭詳

《**詩話總龜・寓情門》引《南部新書**》 鄭詳縱情詩酒，至廬江謁郡守，留連吟醉，因贈妓曰：「臺盤闊狹纔三尺，似隔中當有阻艱。若不騎龍與騎鳳，樂營門是望夫山。」

盧嗣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 嗣立，字子復。

《**唐詩紀事・盧嗣立**》 嗣立，登會昌進士第。

《**登科記考**》**卷二二會昌五年** 盧嗣立。（《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孟遲，字須仲，青陽人。盧嗣立，字敏紹，秋浦人。杜牧守池州，同舉於朝，同登進士第。」又引《秋浦志》：「會昌五年，高元裕以詩簡知舉陳商云：『中丞爲國拔英才，寒畯欣逢藻鑑開。九朵蓮花秋浦隔，兩枝丹桂一時開。』爲江東佳話。」）

易重

《**唐詩紀事・易重**》 會昌五年陳商下進士，張瀆第一，重次之。後詔白敏中重考，覆落瀆等八人，而重居牓首。有詩《寄宜陽兄弟》云：「六年雁序恨分離，【略】一春攀得兩重枝。」

《**登科記考**》**卷二二會昌五年** 二月，諫議大夫、權知禮部貢舉陳商選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論以爲請託，令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張瀆、李玗、薛忱、張覿、崔凜、王諶、劉伯芻等七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敏中覆試落下，議者以爲公。」【略】進士二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按本紀作「三十七」人，當以《登科記》「二十七」爲正。落下八人，「八」當從本紀作「七」。）易重。（《永樂大典》引《瑞州府圖志》：「易重，字鼎臣，上高人，延慶之祖。」又載《宜春志》引《登科記》云「會昌五年，張瀆作狀元，易重第二。其年，翰林重考，張瀆黜落，以重爲狀元。」）

孟遲

論述

《**唐詩紀事・孟遲**》《廣陵城》云：「紅映樓臺綠遶城，【略】。」又有《過垓下》之句云：「天地有時饒一擲，江山無主任平分。」《過驪山》云：「冷月微煙渭上愁，華清宮樹不勝秋。《霓裳》一曲千門鎖，白盡梨園弟子頭。」已上數篇，張爲取作《主客圖》。

《**懷鄭洎**》《竹莊詩話》卷一五：見謁企望來之思。

《**長信宮**》《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此設爲班姬之詞也。既曰「已盡」，又曰「猶有」，見君恩無限，戀念之心不替也。「燕」借指趙后，意以春燕歲得飛繞御簾，惟我舞衣閒疊，雖覺殘香尚存，終于見棄，此恨由自不如飛燕之能近貴固寵耳。引唐汝詢評：殘香在衣，昔嘗善舞矣，然猶恨其不如燕之身輕。是聯本少伯寒鴉句中翻出，淺深自見。

《**閨情**》《四溟詩話》卷二：淮南王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機曰：「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曰：「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王維曰：「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詩人往往沿襲淮南之語，而無新意。孟遲曰：「靡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此作點化而有餘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夫壻一出不得歸，所以因雨中鷓鴣而起思也。春草自生，王孫自感，終無解于深閨之想念，故又致意其「莫送春香入客衣」也。蓋怨有餘悲，非深諳閨情者，不能道此。《唐詩摘抄》卷四：此蓋言客游不歸，莫戀新人而棄舊人耳。

《**蕪城**》《升菴詩話・孟遲旅望（闌幽）》：「青山歷歷水悠悠，望遠傷離獨倚樓。日暮風吹官渡柳，白鴉飛出古城頭。」此詩題又作「蕪城」，或作孟簡，未知孰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山水長在，而遠離之思無窮。日暮倚樓，已不勝傷念，況官渡之柳、古城之鴉，觸目皆足起

人悲感乎。以深沉之思，出以慨切，與《廣陵城》篇，俱可玩味。

傳記

《唐才子傳・孟遲》 遲字遲之，平昌人。會昌五年易重榜進士。有詩名，尤工絕句，風流嫵媚，皆宮商金石之聲。情與顧非熊甚相得，且同年。有詩一卷，行於世。

紀事

《金華子》卷下 孟遲，陳商門生，爲浙西掌書記，以讒罷。至淮南，崔相公奏掌書記。後以詩寄浙右幕中曰：「由來惡舌駟難追，【略】。」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孟遲詩》一卷。字遲之，會昌進士第。

《郡齋讀書志・孟遲詩一卷》 唐孟遲字叔之，平昌人。會昌五年，陳商下及第。

《宋史・藝文志七》《孟遲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孟遲詩》一卷。

藝文

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我雖在金臺，頭角長垂折。奉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最鶩軒，坐送飛鳥沒。一罇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煙院松飄蕭，風廊竹交戛。時步郭西南，繚徑苔圓折。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汎汎（普八切）。籬落見娉婷，機絲弄啞軋。煙溼樹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歷陽，同上牛磯歇。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千帆美滿風，曉日殷鮮血。歷陽裴太守，襟韻苦超越。鞔鼓畫麒麟，看君擊狂節。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明年忝諫官，綠樹秦川闊。子提健筆來，勢若夸父渴。九衢林馬過，千門織車轍。秦臺破心膽，黥陣驚毛髮。子既屈一鳴，余固宜三刖。慵憂長者來，病怯長街喝。僧爐風雪夜，相對眠一褐。暖灰重擁瓶，曉粥還分鉢。青雲馬生角，黃州使持節。秦嶺望樊川，祇得回頭別。商山四皓祠，心與樗蒲說。大澤蒹葭風，孤城狐兔窟。且復考詩書，無因見簪笏。古訓屹如山，古風冷刮骨。周鼎列瓶罍，荆璧橫拋撥（蘇割切）。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三年未爲苦，兩郡非不達。秋浦倚吳江，去檝飛青鶻。溪山好畫圖，洞壑深閨闥。竹岡森羽林，花塢團宮纈。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韝紲。丹鵲東飛來，喃喃送君札。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于何處來。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是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張賁 張濆

《和魯望白菊》《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通首形容白菊，故以「雪彩冰姿」擬之。三、四是實寫，以形其白也，五、六是抑揚，以形其白也。惟「空貯恨」、「不成誇」，其白也，不更出於梅粧之上乎。

《唐摭言・已得復失》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渭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眞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唐詩紀事・張賁》 賁，字潤卿，南陽人。登大中進士第，唐末爲廣文博士。寓吳中，與皮、陸二生游。其詩多羈旅感激，若「異鄉無限思，盡付酒醺醺。」

喻鳧《贈張濆處士》（存目）

趙嘏《喜張濆及第》（存目）

鄭鑾《文燕潤卿不至》 已知羽駕朝金闕，不用燒蘭望玉京。應是易遷明月好，玉皇留看舞雙成。

皮日休《魯望示廣文先生吳門二章情格高散可醒俗態因追想山中風度次韻屬和存於詩編魯望之命也》 我見先生道，休思鄭廣文。鶴翻希作伴，鷗卻覓爲羣。逸好冠清月，高宜著白雲。朝廷未無事，爭任醉醺醺。 能諳肉芝樣，解講隱書文。終古神仙窟，窮年麋鹿羣。行廚煮白石，卧具拂青雲。應在雷平上，支頤復半醺。

又《南陽潤卿將歸雷平因而有贈》（存目）

又《南陽廣文欲於荆襄卜居因而有贈》（存目）

又《寄潤卿博士》（存目）

又《潤卿魯望寒夜見訪各惜其志遂成一絶》 世外爲交不是親，醉吟俱岸白綸巾。清風月白更三點，未放華陽鶴上人。

陸龜蒙《和張廣文賁旅泊吳門次韻》 高秋能叩觸，天籟忽成文。苦調雖潛倚，靈音自絶羣。茅峯曾醮斗，笠澤久眠雲。許伴山中躅，三年任一醺。

又《又次前韻酬廣文》（存目）

又《送潤卿還華陽》（存目）

又《南陽廣文博士還雷平後寄》（存目）

楊　乘

《舊唐書・楊乘傳》（楊收）父遺直，位終濠州錄事參軍。【略】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發字至之，【略】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爲歌詩，歷顯職。

《唐詩紀事・楊乘》《甲子歲書事時上黨用兵討賊》：乘甲子年書事，乃會昌四年討劉稹也。張爲作《主客圖》，以白樂天爲廣大敎化主，而以乘爲入室之上。

又 乘，宣宗大中初登第，官終殿中侍御史。楊維直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其子以柷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子以照爲名。收以秋爲義，其子以鉅、鏻、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子以注、涉、淵爲名。皆以文學登第，時號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比於華盛。

封彥卿

《舊唐書・宣宗紀》（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敕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略】」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 彥卿字峙元。

《唐詩紀事・封彥卿》 彥卿，大中進士第，爲浙東觀察判官，戶部尚書敖之子。

劉　瞻

《新唐書・劉瞻傳》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宗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

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嚴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己終始完潔。

《北夢瑣言》卷三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飡，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玄冀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唐詩紀事・鄭畋》　懿宗朝，韋保衡、路巖忌宰相劉瞻，誣以罪，黜爲荆南節度。畋爲制詞云：「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恭謹無玷。」又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賄，唯恐人知。」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責劉驩州司戶，命舍人李庾爲詞，深文痛詆，必欲加害。屬懿宗厭代，僖宗立，蕭倣輔政，舉瞻自代，召歸朝廷。至湖南，庾典是郡，出迎江次，牌亭致酒。瞻唱《竹枝詞》送庾酒云：「躡履過溝，竹枝恨君深女兒。」瞻命庾酬和，庾曰：「不閑音律。」瞻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酖而卒。

高　璩

《新唐書・高璩傳》　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爲刺。」從之。

《唐詩紀事・高璩》　白敏中自劍南節度移荆南，經忠州，追尋樂天遺迹，有詩云：「南浦花臨水，東樓月映風。」璩時爲書記，有詩云：「公齋一到人非舊，詩板重尋墨尚新。」璩自梓州刺史入朝，經綿州，與刺史薛逢登越王樓，逢以詩贈別云。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三年　高璩。（【略】張祜《孟才人歎》序云：「武宗皇帝疾篤，【略】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爲之目。大中三年，遇高於由拳，話於余，聊爲興歎。」按此，璩似於元年登第。考孫樵《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序》：「會昌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故中書侍郎高公璩、尚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晝泊樵十輩，皆出其等列。」璩蓋於大中二年入等，三年登第也。）

崔安潛

《舊唐書・崔安潛傳》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

《北夢瑣言》卷三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眞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詩紀事・崔安潛》　安潛，字進之，累爲西川平盧等節度，拜侍中，自中令鎮荆南。

王傳

《唐詩紀事・王傳》 商鎮襄陽，有副使節判同加章綬，商以詩賀之云：「朱紫花前賀故人，兼榮此會頗關身。同年坐上聯賓榻，宗姓亭中布錦裀。晴日照旗紅灼爍，韶光入隊影玢璘。芳菲解助今朝喜，嫩蕊青條滿眼新。」觀察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王傳和云：「朱紫聯輝照日新，芳菲全屬斷金人。華筵重處宗盟地，白雪飛時郢曲春。仙府色饒攀桂侶，蓮花光讓握蘭身。自憐亦是膺門客，吟想恩榮氣益振。」

又 傳登大中三年進士第。初貧窶，於中條山萬固寺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盧鄴

《雲谿友議・餞歌序》（存目）

《唐詩紀事・盧鄴》 鄴，大中四年登第，爲浙東觀察副使。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 鄴字漳臣，祕書省校書郎。

良乂《答盧鄴》 風泉祗向夢中聞，身外無餘可寄君。當戶一輪惟曉月，掛簷數片是秋雲。

曹鄴

論述

綜論

《詩人主客圖・（高古奧逸）升堂六人・曹鄴》 「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讀李斯傳》）「歧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杏園即席上同年》）

《韻語陽秋》卷一八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匆匆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於膜外者乎。

《唐詩品・洋州刺史曹鄴》 鄴之詩得於樂府古辭，其《四怨三愁五情》之作，蓋亦平子之流。綜詞雖拙，使人忘其鄙近。其受知韋愨，殆不爲過。世晚類孤，游從缺喪，遂使幽蘭叢委，不能自異於蘼蕪間耳。

《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 此君艷詩好手，以快情急響爲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則不能妙，選者無處着手矣。采其妙處，則其餘當耐之，此看中晚詩法也。

《詩源辯體》卷三一 曹鄴間學六朝，亦無足采。

蔣冕《二曹詩跋》 桂林在唐有二曹詩人，皆負重名於時。其一諱鄴，字鄴之，陽朔縣人。【略】其一諱唐，字堯賓，桂林附郭人。【略】二公詩歐陽文忠公撰《唐書・藝文志》謂其集各三卷，近年浙中刻《唐四十家詩》，有鄴之詩止二卷，【略】鄴之視堯賓差後出，而其詩格調高古，意深語健，諸體略備。其集雖止二卷，才百餘篇，而爲諸家所選殆三之一，尤世之不可少者。其後，爲太常博士，在懿宗朝有詔召劍南東川節度使高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鄴之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曰刺。從之。事載《新唐書》璩父元裕列傳中。其爲博士持正守職，斷斷乎不苟若此，蓋非獨能詩也。冕自髫齔時見鄴之公《讀李斯傳》詩於書坊所刻《古文眞寶》中，「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之句，喜而誦之甚習，而不知爲誰所作。及游京師，讀《唐文粹》，始知爲公詩。今考之集中，其詩全十二句，姚鉉節其首尾八句，而以此四句載于《文粹》中，《古文眞寶》因而取之。《文粹》又載公《杏園即席上同年》一詩，冕嘗次韻以寓景慕之意，蓋冕於公詩寤寐不忘者五十余年。嘉靖甲申秋，得謝過浙中，始獲睹其全集。其冬，瓊山唐君平侯，以按察僉事督學來廣西，見公浙本詩於武選主事鄭德甫處，讀而善之，取以刻置宣成書院中，且以堯賓詩附其後。刻成，德甫首以一冊見遺。閱之欣然者累日，因敬題其卷末，使讀者知二公之詩皆爲世所重，而（鄴之）公則公忠剛直，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表然爲時之正人君子，尤足以楷範後學，詩其餘事云。

又《二曹詩又跋》 詩之顯晦繫乎時尤繫乎人。有其時矣而表章之無其人焉，欲望其顯而不晦，蓋亦難矣。鄴之、堯賓二曹公詩，在唐、宋時嘗顯矣；至元有國垂百年，乃湮沒無聞。皇明混一區宇以來，至我皇上紀元嘉靖，歷百五十六年，蓋稽古右文極盛之時也。於是前代遺文古書，往往出於江南好事之家。而鄴之詩集始獲與中唐、晚唐諸集號四十家者偕顯於世。浙中既有刻本，桂林尋亦刻焉。刻本在桂序於提學僉事唐君者，未七、八年，其板已日漸朽蠹。廣西按察使甌寧范君邦秀，得之於塵埃蒙翳中，命工浣滌修補而取予所書詩跋刻附集末，置之憲司公署中，令掌故典守惟謹。桂林本字多魯魚亥豕之訛，予因取浙本正之，且據浙本增其脫落者三首。又檢諸家所選堯賓詩凡唐君舊所未附者三十五首，悉附於其後，范君亦一一刻之。予故不揆鄙陋，再爲之書。海內之士自是而知桂林有二曹詩人者，實范、唐二君先後表彰之功也。

楊沔《曹鄴古風詩序》 予嘗見曹鄴之《監察從兄》、《讀李斯傳》諸作於選集中，竊謂唐之詩人鮮出其右，恨不多得。去冬，過陽朔，衙推雨巖陳君遺以全帙，凡若干首。其意隽以永，其風肆以則，其欣戚感遇各得乎性情之正，讀之不忍去手，蓋與昔所見者未易選擇去取也。君將刻之，走使者告予。夫詩文無益於世則其人無可重輕，雖聯篇縷章，只爲木災耳已。鄴之詩不過百篇，獲見其一、二猶且寶之，況完璧無可疵耶，是固可傳也。鄴之生於陽朔，官於祠部郎，雖其功業履歷，久無可考。然因言而求其人，一邦文獻，斯亦足徵矣。君之刻之，其以是乎。君天台人，名紱，字文治，時署陽朔事，有意於尙古。若此，其政可知矣。書此以往，且速其躊躇云。嘉靖庚子。

曹學佺《重刻二曹詩集序》 曹雖列諸國風，然古今詩人亦最少。【略】唐詩人益罕曹姓者，晚季乃有堯賓、鄴之二家。【略】鄴，陽朔人，自以爲魏武之後。有讀書堂在縣東塞山巖。國初解學士縉詩有「年深寺廢無僧住，惟有古巖名讀書」之句。舊傳縣北龍頭山下乃其家耳。然祠部後亦遷在臨桂之阜財坊，觀察使令狐綯名其居爲遷鶯坊。此莫休符《風土記》可考也。二曹之詩，堯賓《游仙》諸什，縹緲多世外語。鄴之師法古則，故不爲近體。此予友謝在杭方伯固有定評，而祠部稿爲予同年曾平仲大參所物色者。

費密《曹鄴詩序》 曹鄴詩，世所謂晚唐格卑者也，然此等詩亦安得都廢。【略】讀晚唐詩，當觀其法之所自變，不取其辭，當觀其意之所專注，不仿其聲：合百家之風骨，以成一美。至于求雄渾而粗疏，欲藻麗而蕪穢者，尤宜考鄴輩詩以滌除之，使進於岑、韋、儲、柳之姿態。

蕭文郁《龍頭山懷曹祠部》 山擁龍頭半插天，登臨遐覽思悠然。陽川科第惟前哲，唐室詩名羨獨賢。雲鎖巖扉泉漱石，苔封石壁字藏煙。讀書遺跡今猶在，祠部芳聲萬古存。

廖東昇《吊曹祠部》 科名開自大中年，艷說曹公獨占先。甲第天荒從此破，文章衣鉢至今傳。千秋讜論垂青史，一代詩才壓碧蓮。移檄洋州歸卧後，黌宮附祀首鄉賢。

《詩鏡總論》 五言古非神韵綿綿，定當捉襟露肘，劉駕、曹鄴以意撑持，雖不迨古，亦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矣。善用意者，使有意如無，隱然不見。造無爲有，化有爲無，自非神力不能。以少陵之才，能使其有而不能使其

無耳。

《龍性堂詩話初集》 晚唐之曹鄴，中唐之孟郊也。逸情促節，似無時代之別。

《石洲詩話》卷二 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 唐曹鄴撰。鄴字鄴之，陽朔人。明蔣冕序，稱大中間登進士第，由天平節度掌書記，累遷太常博士祠部郎中，仕至洋州刺史。然鄭谷《雲臺編》有《送曹鄴吏部歸桂林》詩，則又嘗官吏部，冕考之未盡也。《唐書・高元裕傳》載鄴爲太常博士時，議高璩贈謚事，其論甚偉。顧其詩乃多怨老嗟卑之作。蓋坎壈不遇，晚乃成名，故一生寄託，不出此意，不但韋慤所稱《四怨三愁五情》諸篇。及乎登第以後，《杏園席上同年》詩，則曰：「匆匆出九衢，僮僕顏色異。」《獻恩門詩》則曰：「名字如鳥飛，數日便到越。」《寄陽朔友人》詩則曰：「桂林須產千秋桂，未解當天影月開。我到月中收得種，爲君移向故園栽。」又何其淺也。張爲作《主客圖》鄴與其數，則當時亦爲文士所推。其《讀李斯傳》及《始皇陵下作》二首，諸家選本或取之，然皆無深致。《唐志》載鄴集三卷，今僅二卷，其有佳篇而逸之耶。流傳已久，姑存以備一家可也。末附《曹唐詩》一卷。【略】以二人皆粵西產耳。

《十駕齋養新錄・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略】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略】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石園詩話》卷二 許文化（棠）晚年登第，嘗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愈于少年。則知成名乃孤進之還丹。」曹鄴《杏園席上》云：「匆匆出九衢，僮僕顏色異。」「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覽許言與曹詩，一第之得失，至于如此，異乎君子之用情矣。然許之詩曰：「處世閒難得，關身事半空。」曹之詩曰：「黃糧賤于土，一飯常不飽。」因饑寒而急仕進，又無怪其然也。

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絕句一百九十八首・論唐人六首》一 議謚當年偉義生，山巖曾著讀書名。千秋詞部論初祖，四怨三愁復五情。

張祥河《粵西論詩九首》一 圖成主客姓名傳，體效風人《棄婦篇》。卻笑登科還是夢，故衣未換淚經年。（曹鄴鄴之）

仇蘭《書祠部郎曹鄴傳》 荒蘿衰草點巖扉，北鹿山頭吊夕暉。黃絹寫詩吾輩讀，青雲得路古來稀。朝中宰相無高白，海內風人有鄭韋。却羨洋州移檄後，一官蕭然抱琴歸。

王維新《陽朔道中懷曹鄴》 山川何地可無才，祠部翩翩出草萊。唐代文章原後起，嶺西風氣實先開。煙深翠壁寒猿叫，日暖青林好鳥來。上下千年情豈隔，沿江去訪讀書臺。

分　論

《補漁謠》 《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直得妙。《龍性堂詩話初集》：古謠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曹鄴倣之云：「天子好征戰，【略】。」合讀之，覺古語欲笑，曹語欲哭矣。上好下甚如此。

《四怨三愁五情詩十二首》一怨 《唐詩歸》卷三四「豈無」二句鍾惺評：與「爲要好多心轉惑」語似相類而各有其妙，一是自喜，一是自悲。

又二怨 《唐詩歸》卷三四「誰令」二句鍾惺評：二語安命、怨命俱在其內。

又三怨 《唐詩歸》卷三四「相共」二句譚元春評：不言怨，怨却甚深。

又四怨 《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怨詩多是閨情，此又作農家語，新甚。

又一愁 《唐詩歸》卷三四「遠夢」二句譚元春評：奇想，奇語。

又三愁 《唐詩歸》卷三四「別家」二句鍾惺評：奇。

又一情 《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涉世體物之言。

又二情 《唐詩歸》卷三四「專房」二句鍾惺評：見道之語，却是眞妒。

《風人體》 《唐詩歸》卷三四「夜夜」二句鍾惺評：樂府語。

《四望樓》 《唐詩歸》卷三四「風起」二句譚元春評：筆如風電。又「公子」二句鍾惺評：寫豪華安樂入微。鍾惺評：艷而爽。《唐詩評選》卷二：諷刺如霜爲物薄而刑氣已最。

《奉命齊州推事畢寄本府尚書》 《唐詩歸》卷三四「越鳥」四句鍾惺評：如此題，用如此四語起，落落然。又「國中」二句鍾惺評：天理王法之言，說得貪酷吏膽落。又「明朝」二句鍾惺評：行徑干淨。

《**甲第**》《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調古。

《**題濮廟**》《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詩體似李義山。馮班評：次聯好。唐人作議論語，只是有風味。紀昀評：「濮廟」二字再考。題不解，則不能定詩之工拙。無名氏（甲）評：大抵漢武因築宣房而有此廟。仙桃出於王母，天馬取於大宛。象罔不得玄珠，少君何能起死。皆借古諷今耳。

《**送進士下第歸南海**》《唐詩歸》卷三四「行人」二句鍾惺評：說得閑而老。《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唐汝詢曰：失意之餞，慰而不露，亦陽關高手。第三聯景中有情。周珽曰：下第之士，非多愁，必以憤勝，因起遠舉之思者有之。此詩獨以上國年芳，鼓其壯志。末復謂仙居方外非吾輩所棲之地，戒其勿以失意或生虛想也。五六語意亦深沉可玩。《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捱別至夕陽，已是必須分手，此再加「數片紅霞」，便是更不可不分手也。而又攬袂移觴，更申叮囑，不知其所叮囑，又爲何語。及讀三四，不謂只是如此用筆，《莊子》云：「使人之意也消。」對坎壈人一片純作激昂語，眞足使人意消已。（後解）「雪過」「雁回」，寫其到家之一日也。「應無」之爲言兩問也。言子到家之日，應將惆悵滄波遠耶，抑不耶。於是復作決辭痛誡之，言儒者讀書行道，致君澤民，立身顯親，揚名垂後，此則眞我之事，若十二玉樓，其說胡爲來哉。

《**下第寄知己**》《唐詩歸》卷三四「長安」二句鍾惺評：「亦」字便寫出寥落。「所痛」二句，鍾惺評：二語正是自傷。「勿惜」二句，譚元春評：暗暗傷懷之言。鍾惺評：不厭其透。

《**碧潯宴上有懷知己**》《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將七言律作艷情以代樂府《讀曲》，亦惟晚唐人能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二是「一簇笙歌」，一襯之却是「荻花蘆葉」。相其神態，早自不歡。三「人盡醉」妙，中有不醉者，然則此七字，便是不醉人眼中更看不得之事也。四「玉簪」即其所懷知己，可知。看他三四寫滿眼人不是心中人，人生感恩不感恩，眞是大段勉強不得。（後解）此詩與題，章法最奇。題是「碧潯宴上有懷知己」，詩却是碧潯宴上無一知己。五寫至今未有托足，六寫對人只是心孤。然則逝將棄汝，適彼滄波。「全家」字妙，言決於去，已更無少戀。三復吟之，令人下淚也。《答萬季埜詩問》：又問：「金聖歎謂唐詩必在第五句轉，信乎。」答曰：「不盡然也。如曹鄴『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於第二聯流水對中轉去。【略】起承轉合，唐詩之大凡耳，不可固也。」

《**故人寄茶**》《瀛奎律髓》卷一八方回評：「睡神」、「詩思」之聯，極切於茶。紀昀評：切而不雅，無貴於切。又：體格頗卑，後四句尤拙鄙。凡三複「月」字。《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排》周敬曰：一部茶譜。

《**薊北門行**》《唐詩歸》卷三四「古來」四句鍾惺評：公道冤憤之言。《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周敬曰：瞋目瀝血，字中有淚，淚中有聲。沈名臣曰：悽楚不堪讀。周珽曰：寫征戍人悲恨痛徹，眞似洗石見根，伐山見穴，琢木見空。唐汝詢曰：後四句樂天《折臂翁》想頭。慘怛語動人。

《**夜坐有懷**》《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泠然善也，第三韻以下不佳。

《**讀李斯傳**》《林下偶談》卷一：曹鄴《讀李斯傳》詩【略】，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

《**代羅敷誚使君**》《唐詩歸》卷三四「常言」句鍾惺評：「常言」二字，絕是婦人口齒。「未必」二句譚元春評：二語怨而謔。《唐詩鏡》卷五一：慧心鈍口。《唐詩評選》卷二：亦寓無窮。語益直情益曲，此公眞樂府好手，亦眞詩人。

《**怨歌行**》《唐詩歸》卷三四「女子」句譚元春評：三字却古甚。

《**和潘安仁金谷集**》《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風下」二字，其妙可想。「莫怪」二句譚元春評：無端情至。《唐詩評選》卷二：風神不減王元長，用意尤別。

《**薄命妾**》《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快調深情。《唐詩評選》卷二：視六代人獨有神駿之色，于古今樂府中將無隻立。

《**始皇陵下作**》《唐詩歸》卷三四「照狐兔」鍾惺評：三字便說得冰冷。「多于養生具」鍾惺評：寫出秦皇愚處，在此五字。「若使」四句譚元春評：風刺深淡。《唐詩鏡》卷五一：語多警切。

《**古詞**》《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好看男子心眼。如此裁是深于妒，妒亦有至理。譚元春評：機警，女郎之言，斷得惡少年心服。

《**和謝豫章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謝病**》《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題是古人，只寫己意，己調便好。《唐詩評選》卷二：代和意深，所以代和，意益深。長慶人徒用謾罵，不但詩教無存，且使生當大中後，直不敢作一字。元白輩豈

敢以筆鋒試頸血者，使古今無此體製，詩非佞府，則畏塗矣。安得盡武王、相盡周公，可以歌以暴易暴邪。

《送進士李殷下第游汾河》 《唐詩歸》卷三四鍾惺評：寫得悲爽。「不好禮」譚元春評：三字妙。

《城南野居寄知己》 《唐詩鏡》卷五一：起四語眞趣不俗。

《霽後作》 《唐詩歸》卷三四「新霽」句鍾惺評：已是王、孟妙語。

傳記

《唐才子傳・曹鄴》 鄴，字鄴之，桂林人。累舉不第，爲《四怨三愁五情詩》，雅道甚古。時爲舍人韋愨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張溫琪榜中第。看榜日上主司詩云：「一辭桂巖猿，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如看雪。」《杏園宴間呈同年》云：「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又云：「匆匆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又云：「永持共濟心，莫起胡越意。」佳句類此甚多，志特勤苦。仕至洋州刺史。有集一卷，今傳。

紀事

《唐摭言・師友》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雅言繫述》 曹鄴字業之，桂林人，爲《四怨三愁五情詩》。【略】爲舍人韋愨所知，力薦於主司，乃中第。

《唐詩紀事・曹鄴》 鄴能文，有特操。咸通初，爲太常博士，白敏中卒，議謚，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懿宗立，敏中病足求避位，不許。補闕王譜奏，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責之譏。帝怒斥譜。）舉怙威肆行，謚曰醜。高元裕子璩，懿宗時爲相，卒。鄴建言，璩爲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爲「刺」。【略】鄴，字業之，大中進士也。唐末，以祠部郎中知洋州。

曹學佺《重修唐祠部曹公讀書巖祠堂記》 謹按：唐大中門進士第邑人曹君鄴，字鄴之，自以爲魏武帝之後，故名若字取焉。其詩多爲古體，《四怨三愁五情》諸什皆沉渾慷慨，有建安七子之風。嘗爲博士，時宰相高璩、白敏中相繼物故，議謚太常。公建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爲刺，又責敏中病不堅退，且逐諫臣，怙威肆行，宜謚曰醜。持論不阿如此。後徙居桂城阜財坊市門西，觀察使令狐綯以鄴所居，改爲遷鶯坊。然郡志載：其讀書堂在縣東寨山巖。國初解學士縉有「年深寺廢無僧住，惟有石巖名讀書」之句，舊傳縣北龍頭山下其家耳，後人亦往往於此創立祠堂以奉之。歲久，堂祀不克修治。修自今秋，以孝廉莫之先始。是時，適藩伯謝公刻《二曹詩》，鄴之與堯賓所作也。謝公與予爲姻婭，且自少同社，而莫君亦予門下士，其所以表章公者，若合符節。而予威以瓜葛之故，有一言以紀之。公故自謂魏武之後，予忝同姓，遙遙華胄，雖恐冒譏，而景行之思，其敢忽乎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曹鄴詩》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 《曹鄴詩》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曹鄴集》一卷。唐洋州刺史曹鄴撰。大中四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 曹鄴《古風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曹鄴詩》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曹鄴詩集》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曹鄴集》二卷。

《季滄葦藏書目》 《唐三十家詩（十本）・曹鄴》。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 唐曹鄴撰。其集《唐志》作三卷，此本爲明蔣冕所刻，僅有二卷。《曹唐詩》亦冕所附刻，以二人均粵西產也。其詩皆不出晚唐之格，以流傳舊本，存之耳。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曹祠部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明蔣冕刊本。席氏刊本。〔續録〕十三唐人集本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祠部詩集二卷》（明刊宋本）祠部曹郎中鄴。鄴字業之，桂林人。【略】《唐志》載集三卷，今僅二卷，然較《直齋書録》多一卷，是刻非一本也。

藝文

李頻《寄曹鄴》（存目）

鄭谷《送祠部曹郎中鄴出守洋州》 爲儒欣出守，上路亦戎裝。舊制詩多諷，分憂俗必康。開懷江稻熟，寄信露橙香。郡閣清吟夜，寒星識望郎。

又《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歸》（存目）

李洞《送曹郎中罷官南歸時南中用軍》（存目）

又《弔曹監》 宅上愁雲吹不散，桂林詩骨葬雲根。滿樓山色供鄰里，一洞松聲付子孫。甘露施衣封淚點，祕書取集印苔痕。吟魂醉魄歸何處，御水嗚嗚夜遶門。

又《贈曹郎中崇賢所居》（存目）

解縉《讀書巖》（存目）

吴德澂《陽朔形勝》（存目）

徐新憲《和陶壽岡登子山讀書巖課徒有感》（存目）

崔涓

傳記

《新唐書・崔涓傳》 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閲，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紀事

《金華子》卷上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爲從事。清瘦明白，猶若鷺鷥，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宣和書譜》：「澹、嶼之子，官至吏部侍郎，有才名，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先是中朝流品相率爲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爲其首。咸通之際，推李公都爲大龍甲頭，（《新唐書》無頭字。）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親昆仲也。（《新書》：涓，少師珙之子；澹，河中節度使璵之子。則涓、澹從兄弟也。）澹即預於品目，以涓之俊逸，目爲麄率，不許齒焉。多方敬接，冀時暱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蠆螫焉。

又 崔涓，大夫嶼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於記識。初典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能憶諸走吏姓名，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閲，逮及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案《新書》作以紙各書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閲，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又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案即西湖也。）每先數日即於湖汭排列舟舸，結絡綵艦，東西延袤，皆高數丈，爲湖亭之軒飾。忽於其夕，北風暴作，綵船洶湧，勢莫可制。既明，皆逐風飄泊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爲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遥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綵艦聯從，非人力堪制，無計取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爲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舊唐書・崔珙傳》 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 涓，字道源，御史大夫。

柳珪

《新唐書・柳珪傳》 珪字交玄。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悰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爲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垮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東觀奏記》卷中 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駮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冤屈爲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皋、柳公綽、柳仲郢爲首稱。一旦子稱不孝，簪組嘆之。

莫宣卿

白鴻儒《莫孝肅公詩集序》 唐宣宗大中五年，龍集辛未，設科求賢，合天下士對策於大廷。臚傳以莫公宣卿爲第一。公字仲節，廣南封州人也。所產之鄉曰文德，所居之里曰長樂。厥考諱曰讓仁，雖不仕，亦有隱德，蚤年不祿。公母梁氏，恐公孤立無倚，改適。繼父亦莫氏，諱及芝，乃開建籍也。公隨母往，并而爲昆仲者三。長曰莫儔，次曰莫羣，公年最少，乃其季也。繼父亦樂善好施，歲歉則出粟以周鄰里。嘗遣二兄習讀，公幼在側，天性迥異，聞言即悟。甫七歲，資識豁然，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時人目爲神童。入郡庠，從遊於梁明甫先生。梁母尤嚴於內訓。試於有司，薦於大廷，對揚清問，首魁天下。初典翰林，未服官政，後以母老，具表陳情，乞官外補，以便就養。上可其奏，賜官台州別駕，歸省迎母，未至官所，而尋卒故里，葬之於文德鄉鑼鼓岡。咸通九年，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其事於朝，欽奉上勅爲唐正奏狀元莫孝肅公，祀以廟食，表其里居曰文德，蠲其賦稅，以充烝嘗之需，永爲常典。公自幼以至登第，所撰詞賦詩歌，皆操筆立成，誦而詠之，如眞金美玉，不落形迹；如化工生物，不事妝點，而生氣宛然如在也。及今公族子姓言動氣象，猶有公之遺風。雖鄉曲五尺童子與夫田野愚夫愚婦，皆重公名，莫不喜談樂道之；凡遊於庠序者，罔不賢其賢；守其宗祀者，莫不親其親：得非狀元公神化之所感也耶。是請也，公之嫡孫莫立之，郡之庠生也，述公行實以告，且請予爲記，以垂悠久。余無似，叨治公郡，恨弗獲睹公而徒慕公也。因以爲記云。時有唐乾符五年，歲在甲午秋仲望日。

柳珪《送莫仲節狀元歸省》 青驄聚送謫仙人，南國榮親不及君。椰子味從今日近，鷓鴣聲向舊山聞。孤猿夜叫三湘月，匹馬時侵五嶺雲。想到故鄉應臘過，藥欄猶有異花薰。

鄭嵎

論述

《唐詩紀事・鄭嵎》 《津陽門詩序》云：「津陽門者，華清宮之外闕，南局禁闈，北走京道。開成中，嵎常得羣書，下帷於石甕僧觀，而甚聞宮中陳跡焉。今年冬，自虢而來，暮及山下，因解鞍謀餐，求旅客邸。而主公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闌酒餘，復爲嵎道承平故實。翌日，於馬上輒裁刻俚俚之語，爲長句七言詩，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韻止，以門題爲之目云耳。」

《升菴詩話・津陽門詩》 曾子固云：「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鄭嵎《津陽門》詩，皆以韻語紀常事。」鄭嵎詩，世多不傳。余因子固言，訪求得之，其詩長句七言，凡一千四百字，一百韻，止以門題爲名，其實敘開

元陳跡也。其叙五王遊獵云「五王扈遊夾城路，轉聲校獵渭水湄（或作濱，誤）。彫弓繡弹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狡兔無所依」。自注：「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逸翮奇姿特異。」其叙賜浴云「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逶迤。犀屏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雁相追隨」。注與王建「池底鋪錦」事相合。其叙三國姣淫云「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爭光輝。鳴鞭後騎何蹀躞，宮妝禁袖皆仙姿」。其叙教坊歌舞云「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甌窱，蠻兒舞帶金葳蕤」。自注：「迎娘蠻兒，乃梨園子弟之聞名者。」其叙離宮之盛云「飲鹿泉邊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王母祠。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末四句，則世所傳遊月宮事也。其叙幸蜀歸，復至華清云「鑾輿卻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霜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牀塵凝窱颯被，畫簷蟲網玻璃碑。煙中劈破摩詰畫，雲間自失玄宗詩。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琉璃」。其叙舞馬羽裳云「馬知舞徹下珠榻，人惜曲終更羽衣」。自注：「宮妓梳九妓仙髻，衣孔雀翠羽。七寶纓絡，爲《霓裳羽衣》之舞。舞罷，珠翠可掃焉。」其事皆與雜錄小說符合。然其詩則警策清越，不及元白多矣。聊舉其略云。

《石洲詩話》卷二 鄭嵎《津陽門詩》，只作明皇內苑事實看，不可以七古格調論之。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鄭嵎《津陽門詩》，七言百韻，爲三唐歌行中第一長幅，可與《連昌宮詞》、《長恨歌》參觀。【略】此篇正恨其讀之不響耳。

《鳧亭詩話》卷上 鄭嵎詩「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寫得情景俱酣，使人聳聽。元人《宋元唐宮詞補遺》云：「昭陽仙仗五雲中，遙聽笙簫起碧空。夜半月明人望幸，君王自在廣寒宮。」非不婉秀，已無鄭詩之警矣。唐人之不可及如此。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鄭嵎》 承平故事朔津陽，酒盡燈殘邸客傷。白髮村翁閒話舊，凄涼玉笛怨三郎。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鄭嵎》 大中甲第鄭賓先，盼睞時逢即似仙。詩著《津陽》千百字，明皇巔末入鴻篇。

《海天琴思錄》卷二 鄭嵎《正陽門歌》爲全唐詩第一長篇。中言羅公幻術，頗爲怪異，然至逢緱上之山鬼，不能爲官家指發六軍，其幻術亦不足重矣。

傳記

《唐才子傳·鄭嵎》 嵎字賓光，大中五年李郜榜進士。有集一卷，名《津陽門詩》，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詢求父老，爲詩百韻，皆紀明皇時事者也。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一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因是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句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藺，馳騁名利者不能免也。

《升庵集·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津陽門詩》一卷，鄭嵎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右唐鄭嵎字賓（先）〔光〕。大中五年進士。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嵎開成中過之，聞逆旅主人道承平故實，明日，馬上成長句一千四百言，自爲之序云。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津陽門詩》一卷，唐鄭嵎撰。大中五年進

士。（或作愚者，非也。愚嘗爲嶺南節度，好著錦半臂者，非此鄭嵎也。）「津陽」者，華清宮門名。

《宋史・藝文志六》　鄭嵎（一作「嵎」）《雙金》五卷。

又《藝文志七》　鄭嵎《津陽門詩》一卷。《鄭嵎表狀略》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鄭嵎詩集》一卷。

張讀

傳記

《舊唐書・張讀傳》　希復子讀，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

《新唐書・張讀傳》　（薦）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紀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北夢瑣言》卷七　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

《太平廣記》卷一八二引《唐闕史》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壎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乖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六年　進士二十八人：劉駕，【略】張讀，【略】知貢舉：禮部侍郎崔嶼。

又卷二三乾符六年　進士三十人。【略】知貢舉：中書舍人張讀。（《舊書》本紀「五年十二月，以中書舍人張讀權知禮部貢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張讀《建中西狩錄》十卷。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又《藝文志三》　張讀《宣室志》十卷。

《郡齋讀書志・宣室志十卷》　右唐張讀聖朋撰。纂輯仙鬼靈異事。名曰《宣室志》者，取漢文召見賈生論鬼神之義。苗台符爲之序。

《遂初堂書目》　《宣室志》。

《直齋書録解題・小說家類》　《宣室志》十卷。唐吏部侍郎常山張讀聖用撰。（案：《文獻通攷》「聖用」作「聖朋」。）「宣室」者，漢文帝問鬼神之處也。

《宋史・藝文志二》　張讀《建中西狩錄》一卷。

又《藝文志五》　張讀《宣室志》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　唐張讀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讀字聖朋。《唐書・藝文志》載讀《建中西狩錄》十卷，註曰：讀字聖用。朋、用字形相近，義亦兩通，未詳孰是也。深州陸澤人。《舊唐書》附見其祖《張薦傳》中，稱其登進士第，有俊材，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

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新唐書・藝文志》則稱爲僖宗時吏部侍郎，高彥休《唐闕史》亦稱張侍郎讀爲員外郎張休復之子（案《舊唐書》作希復），牛僧孺之外孫，年十九，登進士第。不言其爲吏部、禮部。以「典貢舉」之文證之，蓋《新唐書》爲誤矣。是書所記，皆鬼神靈異之事。豈以其外祖牛僧孺嘗作《元怪錄》，讀少而習見，故沿其流波歟。《補遺》一卷，舊本併題讀撰，然諸家書目皆無之，疑刊刻者摭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題志怪之書，於義未當，特久相沿習不覺耳。今特附訂其失，庶讀者有考，無相沿用焉。

韋蟾

論述

《**升庵詩話・塞北江南**》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氣士之可樂如此。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送盧潘尚書之靈武**》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通篇寫尚書眞是風流儒將。言賀蘭山下，開成果園，彈琴圍棋，別無詭秘，一示內人，彼不足慮，一示外人，我不足疑。此即後解所云「心源落落」、「膽氣堂堂」也。「塞北江南」者，猶言塞北之江南也。只四字，寫果園遂乃無勝不盡。「水木萬家」承寫「江南」，「弓刀千隊」承寫「塞北」。居然唐初人妙手。（後解）前解寫果園，後解寫尚書。從來書生直無心源膽氣，又奚暇說至落落堂堂乎。馬前不信書生，甚矣書生之遭人訕也。《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賀蘭山下果園既成之時，君於塞北江南，皆有盧尚書之名。以靈武之地言之，水木蔽於萬家而朱戶亦暗；以公之出鎮言之，弓刀備於千騎而鐵衣皆明。由是咸仰公之爲人。心地落落而寬平，正堪爲將之任；膽氣堂堂而高朗，宜膺用兵之權。致使靈州六蕃，復見公有名將之略，不信往日乃是書生也。蓋尚書從儒起家，少有如其文武之兼備耳。朱三錫評：一曰「果園成」，二曰「舊有名」，尚書必係久鎮靈武，今又送之。言尚書於賀蘭山下，開成果園，彈琴圍棋，居然風流儒將。「塞北江南」不分，猶云此地即塞北之江南也，只四字寫盡果園之勝。「水木萬家」、「弓刀千騎」，即承此意來。五、六寫尚書「心源落落」、「膽氣堂堂」，說盡風流儒將之品。從來書生總有心源，絕無膽氣，奚暇問其落落堂堂乎。「馬前不信是書生」，極爲書生爭氣矣。

紀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睹之，走筆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舊唐書・韋蟾傳**》（表微）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

《**唐詩紀事・韋蟾**》 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蟾字隱珪，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第。初爲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户部郎中**》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韋蟾，咸通十年六月□日自職方郎中充，其年九月七日加戶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遷中書舍人，依前充，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三殿召對，賜紫；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遷工部侍郎、知制誥，依前充；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加承旨，十一月十五日改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出院。（《翰苑群書》上。）《舊書・懿宗紀》：咸通十四年正月丙寅朔，御史中丞韋蟾奏云云。《抒情詩》：韋蟾廉問鄂州。（《太平廣記》二七三。）

《**詩學纂聞・詩集**》 詩有數人倡和因繼而彙爲一集者，【略】段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

藝文

李商隱《韋蟾》 謝家離別正凄涼，少傅臨岐賭佩囊。卻憶短亭回首處，夜來煙雨滿池塘。

李頻《送鄂渚韋尚書赴鎮》 夏口本吳頭，重城據上遊。戈船轉江漢，風月宿汀洲。執憲傾民望，銜恩赴主憂。誰知舊寮屬，攀餞淚仍流。

羅隱《上鄂州韋尚書》 往歲先皇馭九州，侍臣才業最風流。文窮典誥雖餘力，俗致雍熙盡密謀。蘭省換班青作綬，柏臺前引絳爲韝。都緣未負江山興，開濟生靈校一秋。

李頻

論述

綜論

《北夢瑣言》卷七 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滄浪詩話・詩評》 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對床夜語》卷五 唐人詠太和公主還宮詩極多，惟李頻一聯最佳，詞云：「禁花半老曾攀樹，宮女多非舊識人。」其他五言如「河聲入峽急，地勢出關低」，「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可與十才子並驅。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 許用晦工爲七言，項斯亦師張水部，自以字清意遠匠物爲工，然格律卑近，漸類晚唐矣。至李頻則眞晚唐也。

《瀛奎律髓》卷二四 《送友人之揚州》方回評：頻，睦州人，姚合壻也。詩雖晚唐，却多壯句。

《唐才子傳・李頻》 頻詩雖出晚年，體製多與劉隨州相抗，騷嚴風謹，慘慘逼人。

《唐音癸籤・評彙四》 李建州(頻)詩鬆活似姚監，其不全似者，意思少，更率於選琢也。然亦可謂才倩矣。(遯叟)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頻》 秀悟多才李德新，方干姚合雅相親。閒來細咏閒居句，落葉秋山饞煞人。建州刺史遺言新，政事文章崔珏倫。百代梨山祠宇在，春風秋雨祀詩人。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少監權輿導四靈，雕鎪纖巧甚瓏玲。建州刺史誠嘉婿，梨岳居然藍謝青。(姚合，李頻附)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 《建州集》中五律居大半，格調俱穩稱。

分論

《湘口送友人》 《唐詩解》卷四四：首紀別之時，次紀別之路，因言雁之衝雪已不勝寒，人之登舟消魂殆甚，又況涉風波而窺星漢乎。洞庭之險足慮也。且梅花已落，殘臘將盡，君至故園當及新年，睽隔之思，安有窮耶。《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爲四虛體。徐用吾曰：清新可愛，次聯儘有意思。吳山民曰：起直景，第四句「獨上」字有情。唐汝詢曰：「離人獨上」語稍佳，恨援「去雁」作對。周珽曰：前六句總紀別之時，與路所見之情景，結謂時光易過，而相別甚可惜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句是面前湘江，二句是江之隔岸，三句是極望前途。由面前而隔岸，而極望，蓋先默忖別事，悄窺船勢，一遞一遞，轉遠轉遠。然則此間斗地分手，便是杳不相見，而如之何可以放離人獨上船也。看他一解，先次第寫一二三句，下獨接第四一句，又一斬新章法。又：一，看他「中流」字；二，看他「無窮」字；三，看他「遠去」字。此爲一遞一遞，轉遠轉遠；四，看他「獨上」字，此爲斗地分手，杳不相見也。蓋「獨」，乃與我分手而獨，非無人同行而獨也。切須細辨之。(後解)前解寫未上洞庭船已前，此解寫既上洞庭船已後也。「風波盡日」，是寫洞庭船晝行；「星漢通宵」，是寫洞庭船夜行。七八言如此晝夜兼行，則冬春

之交，必得到家，然而獨奈我何哉。《唐詩摘抄》卷三：「故園歸去」四字，妙有映帶；言己歸故園，可見客即故鄉人也；言己歸在新年，可知羨客歸在歲內也。一本作「回首羨君偏有我，故園歸醉及新年」，則詩意盡露，不見法度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猶近大歷十子。《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李頻之「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湘中送友，後解則遐想其去後也。

《鄂州頭陀寺上方》《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解非寫高寺上方，正寫天涯行客也。言既身爲行客，即何日不在西江帆下，夏口城邊。徒以一身落在其中，竟不自知可笑。今日忽然登此高寺，望見他人疾驅如此，前去渺然，眞不知其着何來由，甘心夢夢若此，於是而慚愧懺悔，在佛菩薩座前，不覺一時并發也。又：要識其「迢迢」二字，半生身爲行客，此日乃始親睹行客之狀，於是立地發心，思向禪門併銷，謂之「迢迢」也。（後解）五六言漁歸則網濕，喻事苦身勞；蠶盡則桑空，喻功成身歿。夫事方苦，則身敢辭勞；然功一成，即身已先歿。人生世上，幼學壯行，及至到頭，大抵如斯矣。仔細籌量，惟有大雄門下，寂寂寥寥，前亦無勞，後亦不歿。然則我今舍此，其又安去也耶。

《題張司馬別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後解方言不知老至，而前解已言樹皆手栽。然則張司馬之妙年高蹈，眞爲不易得也。巢鳥不驚妙，野人狎至妙，世或有如此別墅，世容有如此司馬。蓋拋官後，若不能到爾許田地，便是一肚皮宦情都在也。（後解）「青山」句寫其高脫，「白髮」句寫其閑暢。曰「自拋」，曰「誰訝」，一氣直到七八二句，言我亦察其所安非一日矣。《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別墅，後解寫張司馬之樂於林下。

《和友人下第北游感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爲儒是致身本務，致身是爲儒宿懷。除爲儒更有何途致身，不致身人復何苦爲儒？句上再加「聖代」字妙，便使下第游邊人，早自俯仰慷慨，泣數行下也。「青門獨出」苦，「紫陌相逢」更苦。蓋青門獨出，猶是不逢一人；紫陌相逢，直是逢無數人，終竟不逢一人矣。又：爲儒致身句，獨爲游邊發，非爲下第發也。（後解）游邊殆欲別圖致身，此大可惜也，因特添入江島垂釣，婉語商之：或者南歸遠，北游近故耶。則姑不妨暫行自寬也。細讀「且須」、「何必」字，忠愛婉約，風人之良矣。又：江島，住；去，住；尋，住；垂釣，住；遠，住；塞山，住；來，住；見，住；舉頭，住；頻，住。如此句法，亦未嘗見。

《樂遊原春望》《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李頻《樂遊原》七言，中四句居然盛唐，而起結晚唐面目盡露，余甚惜之。

《送人遊吳》《唐詩鏡》卷五一：三四語氣佳。

《送德清喻明府》《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五、六盡水鄉之妙，尾句尤清而有味。紀昀評：亦是效其婦翁。又：尾句別致。馮班評：五、六再思索，深矣。何焯評：五、六新，落句暗藏「授之以政，不達」意，深妙。無名氏（甲）評：德清，屬湖州。

《送孫明秀才往潘州謁韋卿》《瀛奎律髓》卷二四紀昀評：起超脫，接挺拔。「只敢」字妙，言非至相知，則不免有所避耳。

《越中行》《唐詩歸》卷三四「野宿」二句鍾惺評：名言。《唐詩評選》卷三：起結端妍，「日隱亂峰明」，不媿作者。

《秦原早望》《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其思優游而不深怨，可取。紀昀評：此評最是。又：興象天然，不容湊泊。此五律最熟之境，而氣韻又不涉甜俗，故爲唐人身分。

《送友人之揚州》《瀛奎律髓》卷二四：查慎行評：中二聯四用地名，却是第七句總承得好。紀昀評：敷衍少味，次句欠妥。

《過四皓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易字》：詩之貴有話者，如此等類，皆苦心導引，以教人安字之法。今後生率爾走穎，略不經營，自謂一夕瀟湘，而安否奚辨，只是未曾參究耳。略舉一二，以伸其說。【略】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方干改「爲」作「稱」，曰，率土王臣，何言「不爲」也。

《送徐處士歸江南》《唐詩歸》卷三四「行行」二句譚元春評：「通」字妙。「游歸」二句鍾惺評：極傷心之景，極有情之言。又「莫惜」句鍾惺評：感甚。

《送友人遊蜀》《四溟詩話》卷二：李頻曰：「星臨劍閣動，花落錦江流。」譬諸佳人掌而對壯士拳也。若曰「日落錦江寒」，便相敵矣。《冷邸小言》：浙人胡元瑞彈李頻詩「星臨劍閣動，花落錦江流」兩語不相稱，余初亦以爲然，及細思之，劍氣元衝星，花落水成錦，非此則不能照映。始信良工苦

心，非膚見所知也。

《山中夜坐》《唐詩歸》卷三四「戲魚」句譚元春評：細。「驚鳥」句鍾惺評：「却」字妙。「爲有」二句鍾惺評：可笑，可傷。

《送鳳翔范書記》《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晚唐詩鮮壯健，頻却有此五、六一聯。紀昀評：後四句自好。無名氏（甲）評：此時吐蕃尚盜河隴，末聯甚有關係，異於宋人浮浪之筆矣。

《府試風雨聞雞》　紀昀《唐人試律說》：以「風雨」比亂世，以「雞鳴」比君子不改節，此双關題也。然純爲比體，未言正意，通篇隱隱切合，結處乃畫龍點睛。此一定之法，可以爲式。中八句，語多拙滯，分別觀之。以「蕭蕭」二句移作第三聯，以「陰霾」二句移作第五聯，文義更順通。「蕭蕭」二句是題面，在篇中則可，在篇末則嫌敷衍。「陰霾」二句是題意，移在篇末，尤與結句呼應也。

《省試振鷺》　紀昀《唐人試律說》：先出正意，然後摹寫，此双關題之變調。蓋神明於法，非定格所能拘也。佳在以「有鳥」二字額起，而次聯明出一「比」字，將正意攝入「有鳥」二字中，故以下仍可直接寫鳥。此筆妙也，無此筆則一經說破，轉掉不周，不如用常格矣。「羣栖入靜看」，深得白鷺之神。結二句詞意俱竭。

傳記

《新唐書・李頻傳》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奪，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紀事

《唐摭言・師友》　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鑒誡錄・屈名儒》　（方干）時人號曰補唇先生，弟子李頻等皆中殊科。干可謂屈人矣。【略】李頻上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卧雲」，此恨之深矣。

涵芬樓本《說郛》卷二〇引《葆光錄》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略】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愧，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爲一字之師。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李頻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頻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　《李頻集》。

《通志・藝文略八》　《李頻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李頻集》一卷。唐建州刺史新定李頻德新撰。大中八年進士，姚合之婿也。

《宋史・藝文志七》　《李頻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頻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李建州梨嶽詩集》一卷，《附錄》一卷。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壽昌李頻德新撰，詩百九十五首，附歷年文。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李頻《梨嶽詩集》一卷。集刊于至元後丁丑，卷終有「雍虞集收藏」字蹟，其殆道園家藏本歟。

《季滄葦藏書目》《唐六家詩（四本）・李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梨岳集一卷附録一卷》　唐李頻撰。頻，字德新，壽昌人。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累遷建州刺史，卒於官。州民思其德，立廟黎山，事蹟具《唐書・文藝傳》。頻爲姚合之壻，然其詩別自爲格，不類武功之派。是編本名《建州刺史集》。後人敬頻之神，尊梨山曰梨嶽，集亦因之改名。初罕傳本，眞德秀得本於三館，欲刻未果。嘉熙三年，金華王埜，始求得舊本鋟版，元元貞及後至元間，頻裔孫邦材會同明永樂中河南師祐、正統中廣州彭森，先後重刊者四，此本即正統刻也。凡詩一百九十五首，較《全唐詩》所載少八首，而《送劉山人歸洞庭》一首，卷中兩見，惟起二句小異，又《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詩，誤作《送宋震先輩赴青州》，題與詩兩不相應，殊不及席氏《唐百家詩》本之完善。末爲附録，則歷朝廟祀敕書碑記，及刻詩序跋，張復彭森二序，皆稱初刻出眞德秀，與王埜序稱德秀欲刻不果者，自相矛盾，未喻其故，殆傳聞譌異歟。王士禎《居易録》稱詩人爲神，未有頻之顯著者。然頻詩自佳耳，其爲神則政事之故，非文章之故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梨岳集一卷附録一卷》　唐李頻撰。

《善本書藏書志・別集類三・梨嶽詩集一卷附録一卷》（明影寫正統刊本　淡生堂祁氏藏書）　唐建州刺史李頻德新。刺史壽昌人，大中八年登進士第，爲武功令拜侍御史，遷都官員外郎，工部郎中，出刺建州。善政被人，既卒於官，民思其德，構廟梨山，尊山爲嶽，集亦因之以名。集初爲眞德秀得於三館，嘉熙間金華王埜始鋟諸版。元元貞、大德間裔孫邦材，明永樂十三年河南師祐，正統七年嚴陵張瑛並爲重刊，附録歷朝廟祀敕書碑記，及彭森一序、邵文龍一跋。此即從正統本影寫也。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澹生堂經籍記曠翁手識禦兒」、「呂氏講習堂經籍圖書」、「汪魚亭藏閱書」諸印。

又《梨嶽詩集一卷附録一卷》（明影寫至元刊本）　唐建州刺史李頻德新。首冠嘉熙三年金華王埜序稱：「公詩百九十五篇，刻於建州以報公德。」大德元年壽陽呂師仲序稱：生爲牧，沒爲神，建人慕之而有梨山之祠，睦人慕之而有壽昌之祠。余守睦適衢，有碩盜出沒壽邑。余捕而就擒，因謁祠觀像，詢及公之詩，有十七世孫愛山新鋟諸梓，可謂善繼志者也。又有里人邵文龍題跋，又元貞丁酉睦州裔孫邦材序，稱夢公曰：「余詩舊刻廟中，散失無存，若惡得無情。」覺而白之郡博士復刊之。至元後丁丑郡進士福建漕幕佐掾張復序稱，公有孫會同，由睦來謁建祠，袖詩見余請叙云云。後附録紹與五年碑，紹興中封公號，慶元中封王號，嘉泰中封王號，開禧中封王號，淳祐中封王號，元統三年張復撰有元重封梨嶽廟碑，末有：「十七年甲申春三月容所氏從元刻本影寫，夏五月裝池，六月林宗同校勘。」殆崇禎末年所影寫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梨岳集一卷附録一卷》　唐李頻撰。【略】明永樂中河南師祐刊本。正統中廣州彭森刊本。席氏刊本。振綺堂有舊鈔本。道光丁酉徐璈刊本。（續録）宋嘉熙三年金華王埜刊本。元元貞及後至元間裔孫邦材本刊本。元至正己丑本，無附録。明鈔本。八千卷樓有明影元鈔本。又有淡生堂鈔本。清鈔本。徐璈本四卷。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梨岳集一卷附録一卷》。明萬曆丙申龔道立刊本，九行十六字。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明萬曆本梨嶽集跋》　《梨嶽詩集》一卷，唐建州刺史李頻所撰也。建州東南十五里有山如覆釜，名曰黎山，頻刺州有異政，郡人建祠山中，且尊山爲嶽，因以「梨嶽」名其集。詩凡百九十五篇，眞德秀得遺稿於三館，欲以私錢刻梓於廟，未果。嘉熙三年，金華王埜來守兹土，乃得鋟木。元貞元、大德間裔孫邦材，至元丁丑裔孫會，先、後覆刻。明永樂十三年河南師祐正、正統七年嚴陵張瑛並爲重刊。今皆不可得見，惟錢唐丁氏《善本書志》載有至元、正統二影本耳。此爲明萬曆丙申本，乃晉陵龔道立守郡時授京口陳善，取元、明各本三校而後付刊，蓋亦矜慎之至矣。集以寫楷上版，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闌，異文注「一作」於本句下。前有眞文忠獻梨嶽狀，王埜舊序，陳善刻書序，末有龔道立集後小序。卷中鈐印有「晉安徐興公家藏書」、「徐燉之印」、「蘭屏鑑藏」、「碧蘿書舫」、「冕廷珍藏」諸章。按：頻詩筆尚清健，然在晚唐諸人中亦非上駟，而元、明以來覆板至於六次，觀龔氏後序，知後人之推重梨嶽者，非以其詩爲足重，特以功德在民，數百年來謳思不忘，而汲汲思有以永其傳也。嗚呼，後世之自命爲詩人者，其思所以自處哉。又按：此集既經陳氏詳校，固宜精審足傳，然粗披一過，見《渡漢江》詩，「嶺外音書絕」一首，乃宋之問詩，村塾兒童皆能誦習，何至羼入。豈元本即已誤收耶。明人刻書多不足取信如此，可歎也。戊寅二月，藏園記。

藝文

許棠《送李頻之南陵主簿》（存目）

方干《寄李頻》（存目）

鄭谷《哭建州李員外頻》 令終歸故里，末歲道如初。舊友誰爲誌，清風豈易書。雨墳生野蕨，鄉奠釣江魚。獨夜吟還泣，前年伴直廬。

張蠙《哭建州李員外》 詩名不易出，名出又何爲。捷到重科早，官終一郡卑。素風無後嗣，遺跡有生祠。自罷羊公市，溪猿哭舊時。

曹松《哭李頻員外》 出麾臨建水，下世在公堂。苦集休開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定是浮香骨，東歸就故鄉。

又《弔建州李員外》 銘旌歸故里，猿鳥亦悽然。已葬桐江月，空迴建水船。客傳爲郡日，僧說讀書年。恐有吟魂在，深山古木邊。

貫休《聞李頻員外卒》 蒼蒼難可問，問答亦難聞。落葉平津岸，愁人李使君。文章應力竭，茅土始天分。又逐東風去，迢迢隔嶺雲。

雜録

《容齋續筆》卷一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敃，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寔。」已而得雨，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爲（李）回，徐鉉失之于不審也。

《古今書刻・福建建寧府》 《梨嶽廟碑》，祀唐刺史李頻，宋盧幹立碑，在府城東南。

《全閩詩話》引《閩書》 梨山上有廟，唐李頻刺州時，雅好此山，公暇時往遊。頻卒官，父老相率葬之縣之永洛洲，既，即此山立廟。

劉滄

論述

綜論

《郡齋讀書志・劉滄詩一卷》（劉滄）詩頗清麗，句法絕類趙嘏。

《對床夜語》卷二 趙嘏，間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藝苑卮言》卷四 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

《唐詩品・龍門令劉滄》 劉滄一卷，止七言律，音節促促，無遠大語。唐至大中間，國體傷變，氣候改色，人多商聲，亦愁思之感也。

《詩源辯體》卷三一 劉滄（字蘊靈）集，七言律之外，惟五言律一篇。其詩氣格聲韻與于武陵五言相類，而意亦多露，亦晚唐一家，嚴滄浪云「劉滄亦勝諸人」是也。然以二集觀，雖調多一律，却少斧鑿痕。

又 七言律【略】意態軒舉者【略】；聲韻急促者，如【略】劉滄「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花開忽憶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等句是也。予少時最喜讀之。學者苟不能辨，終無以脫晚近之習耳。七言絕亦然。

《唐音癸籤・評彙四》 劉滄詩長於懷古，悲而不壯，語帶秋意，衰世之音也歟。

又 凡七言律作拗峭語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拗峭不足振其骨，劉蘊靈非拗峭不足宕其致。材愈降，愈借以蓋其短。（遯叟）

《**戴酒園詩話又編・劉滄**》 劉龍門極有高調，且終卷無敗羣者，但精出處亦少。高棅置之于正變，與義山、用晦並列，便是唐玄宗之重蕭嵩。《咸陽懷古》，最劉詩之勝處：「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眞堪與許渾《南庭夜坐貽開元寺道者》「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並驅。（黃白山評：劉滄長律如《經煬帝行宮》、《題王母廟》、《秋日山寺懷友人》、《經麻姑山》、《春日旅游》諸篇，皆晚唐錚錚者。其餘警聯尚多，如「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綠蕪風晚水邊寺，清磬月高林下禪」，「停燈深夜看仙籙，拂石高秋坐釣臺」，「霜落雁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蕭郎獨宿落花夜，謝女不歸明月春」，雖氣格未超，而風韻獨絕，賀並不之及何也。）

《**一瓢詩話**》 劉蘊靈人謂其調苦，如「渭水故都」、「香消南國」之句，正復不然。《長洲懷古》用「清猿」，人議其背題，不知楚爲吳破，正可借以形喩。《秋夕山齋即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是因半夜風聲，從山齋中想到江光搖動，滿山寒葉，恍惚雨勢驟來。《秋日寓懷》「旅塗誰見客青眼，故國幾多人白頭」，是無人垂青於我，乃疑天下人誰會見人青眼，自羞鬢髮星星，乃憶故園親友多少白頭，活現落魄人自歎自樂光景。

《**說詩晬語**》**卷下** 懷古必切時地。【略】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

《**昭昧詹言**》**卷二一** 懷古必切時地。【略】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高廷禮盛許劉滄，今觀《懷古》諸篇，全不爭工起訖，殆無一篇完善可收。

《**甚原詩說**》**卷二** 元和律體屢變，其間卓然成家者，皆自鳴所長，若李商隱之長於詠史，許渾、劉滄之長於懷古，此其著也。

《**石園詩話**》**卷二** 徐獻忠謂：「唐至大中間，國體傷變，氣候改色，人多商聲，亦愁思之感。」其言則是。其謂「劉滄七言律，音節促促，無遠大語」，則非也。蘊靈詩如「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空江獨樹楚山背，暮雨孤舟吳苑來」、「高風疎葉帶霜落，一雁寒聲背水來」、「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四押「來」字，皆音節悠揚。「半壁樓臺秋月過，一川烟水夕陽平」、「霜落雁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語亦遠大。晁氏謂其「詩頗清麗」，方回謂其「自然頓挫」，高棅謂其「與許渾長于懷古，如《長洲》、《咸陽》、《鄴都》等作，凄涼感慨之意，可爲一唱三歎」。斯乃持平之論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劉滄》 作令龍門劉蘊靈，詩篇清麗更渾成。齊名只有許丁卯，浙水長洲懷古情。

分　論

《**長洲懷古**》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劉蘊靈大中八年進士，其詩乃尚有大曆以前風味。所以高於許渾者，無他，渾太工而貪對偶，劉卻自然頓挫耳。馮舒評：未見高於（許）用晦。馮班評：貪對是許病處。何焯評：首聯倒出，有力。紀昀評：此評卻細，然亦伯仲間耳。又：如夫差等，皆無應祀之處，此直湊句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列爲前虛後實體。周珽曰：世稱蘊靈善于懷古，與許用晦並驅。余觀其《咸陽》《鄴都》等什，雖極傷感用情，而氣調不免粗拙短促處，實成晚唐下乘。惟此篇與《煬帝行宮》，差得憑吊之致，而聲律不失爲名手矣。《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一起落手七字最奇，言野燒之處，已空到盡情絕意，忽然點出「吳王樓臺」四字，但覺心中眼中閃爍之甚，然曰此地有樓臺，非謂樓臺尚在，言此野燒空原之處，昔日曾有樓臺耳。三四「人何在」、「潮自來」即此意也。五六雖即景而言，已具無限傷今弔古之意。眼望寒塘日晚，風猶昔日之風，花猶昔日之花，而樓臺終歸無有，惟有野燒空原而已。《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落手七字最奇，意欲先寫空原直空到盡情，便只荒荒一點蘆荻亦不存留，都付野燒盡燒作灰，夫而後翻手掉筆，煥然點出吳王樓臺四字，使人讀之，別自心眼閃爍，不復作通套滄桑語過目也。三四「人何在」、「潮自來」，此二句，在講家謂之有無問答法。言問者自是不得不問，而答者實是更無能答。妙絕紗絕。（後解）上解三四自是銷繳吳王樓臺，此五六則始極寫是日現景也。七八停船瀝酒，不過略自解釋，乃無何流目旁觀，又有正開之花，始悟世事前往後來，直是各不相顧，然則我於今日，亦更不須多感也。

《**經煬帝行宮**》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楊載曰：如劉滄詩「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鍊「銷」、「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江上浩烟波」，是鍊「空」、「浩」字，最是妙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懷古詩如《咸陽》、《鄴都》、《長洲》諸作，設色寫景，可以互相統易，詩

品在許用晦下，惟此首稍見典切，餘韻猶存。《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昔嘗耳聞其事，今日身經其地，以其所見，證其所聞，早已一無有。於是眼看浮雲流水，心想隋帝行宮。言更無美人，徒餘芳草。亦用三承一，四承二法也。又：「美人盡」，寫出「香銷南國」四字，使人作數日想。「芳草多」，寫出「怨入東風」四字，又使人作數日想。蓋此八字止是一個緣故，然是兩樣文字也。（後解）前解寫「煬帝行宮」，此解爲「經」也。言近攀則有殘柳，遠望則見夕陽。昔年廣陵勝游并已杳無踪影，然而行人猶得依稀如或見之者，古渡月明，兩岸棹歌，哀怨之音，颯颯盈耳。此固宛然阿麼當日悽然下泪時風景也。《唐詩摘抄》卷三：結句聞棹歌之聲，因想當年樓船歌舞之盛，從此而達廣陵也。妙在前面已說得聲消影滅，結尾却重復掉轉，此是死裏重生，跌斷復起，絕妙古文結法也。《瀛奎律髓》卷三無名氏（甲）評：行宮自汴河至揚州多有。紀昀評：亦是許渾懷古之流，此種詩似乎風韻，實則俗不可醫。《詩法家數・總論》：詩要鍊字，字者，眼也。【略】如劉滄詩云：「香消南國美人盡，怨人東風芳草多。」是鍊「消」、「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鍊「空」、「浩」二字，最是妙處。《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一起曰「此地曾經」，又曰「竟如何」，是已一無所有矣，眼見浮雲流水，因之想起煬帝行宮，故曰「翠輦過」也。三曰「美人盡」是一無所有矣。四曰「芳草多」，是更無所有矣。然寫「美人盡」，則曰「香銷南國」，寫「芳艸多」，則曰「怨入東風」，眞使人可作數日想也。五寫「宮前」，加上「殘柳」二字。六寫「江上」，加上「夕陽」二字。「空露葉」、「浩烟波」，言所見止此殘柳夕陽而已。遙想昔年廣陵勝遊，今日杳無踪影，月明之下，古渡聞歌，過此地者能不凄然有感乎。

《秋夕山齋即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無事閉門，只加「蒼苔」二字，便知不是以無事故偶閉門，直是以無人故特不開門也。再寫籬下野菊，極訴其更無相對。三四，半夜風動，滿山雨來，於遙遙異鄉，兀兀獨住人分中，眞爲極大不堪也。此解與許仲晦「溪雲初起」一解，便是一副機杼，危苦既同，呻吟如一，筆墨所至，不謀而然。詩之爲言爲思，夫豈不信乎哉。（後解）五「雁飛關塞」是今年新雁，六「書寄鄉山」是去年舊書。言見新雁，又欲寄新書，而憶舊書尚未接舊雁。此時此情，眞成獨坐，何暇更彈《別鵠》等曲耶。《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一二寫秋夕山齋，曰「閉蒼苔」，不以無事而閉門，直因無人而閉門也。三四即秋夕無事，閉門之景象。五六即秋夕高窗獨坐之情緒，所云即事者即此。雁是新雁，書是舊書，見新雁又想寄新書，而憶舊書尚未接舊雁，此時情緒，最難爲懷者也。《龍性堂詩話續集》：許渾「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劉滄「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語意工妙相似，亦相敵。

《秋日寓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斗地吐口便有海上釣舟七字，自明胸中本非無算畫者，無何淹留未決，直至今茲，眞成兩頭俱誤也。三承二，言淹留雖久，曾有何望。四承一，言淹留既久，多恐盡非也。一解以一枝妙筆，寫兩副傷心，無不坦然明凈，此爲先生能事也。（後解）寫「霽」，則知連日雨潦之後，寫「蟬」，則知三伏溽暑之餘。既是行役未盡，那怕低頭不就。然而心極念魯，身反入秦，滿心忖度，此果「如何」。「如何」二字，全領一解。人生一出門後，眞有如此不可解事也。《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題曰「寓懷」，通首皆寫寓懷也。「霽色」、「蟬聲」，點出「秋日」二字意。

《題王母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寂寥珠翠」謂王母塑像，「遺聲」謂王母一切教誡。如《漢武外傳》所載，母命法嬰獨奏玄靈之曲，又命婉羅續唱步玄之歌之類也。「門掩」寫諸眞不降，「烟微」寫雲氣亦無。言我來睹像思教，意謂若將遇之，如何空殿闃然，乃至全無光影。三四承之，言但見朝霞射壁，不見絳節下雲也。（後解）五六微譏，又妙又妙。「鶴歸遼海」，言即使王母果然又來，「花落閑階」言無奈。漢武升遐久矣，如「春光晚」字，笑其來遲；「夕雨晴」字，悲其無跡也，然則徒自高築醮壇，乃至空名莫署。神仙畢竟有無後人，不當痛悟耶。《唐詩評選》卷四：三六說景，四五言情，格法擺落而對仗工密，不覺眞奇作也。作者只一意自然，令有心爲之，則亦不足觀矣。《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漢武外傳》所載，元封元年，王母下降，乘紫雲輦，駕九色斑麟，以玉盤盛桃授帝，命法嬰奏玄靈之曲，又命婉羅續唱步玄之歌，此即王母遺聲也。究竟神仙踪跡，若有若無，細玩通首語氣，俱含諷意。

《留別復本修古二上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前解寫己與二上人非比泛然相知，因是但來寄居，便擬托身常住。三四歷寫水邊林下、晚風夜月，同行並坐，以見主人並不相嫌，客亦曾不圖去，爲後解「西風」「又須」句作頓挫也。（後解）後解無端正値西風，有事忽須別去，因思一行上馬，終日關山當面，回思五六之虛窗山翠，涼露疏桐，眞是仙凡既隔，勞逸頓殊，雖不念二上人，亦自失聲欲哭也。《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相知自

昔年」，非泛然交情可知。「長寄禮香烟」，非空言托身可知。三四歷寫水邊林下，晚風明月，此正「相知」「長寄」實際也，誰想主賓相得甚歡，而有事忽須言別。五六即西風話別之時，亦即西風話別之景，回想車塵馬跡，關山跋涉，念此虛窗山翠，疎葉露懸，勞逸頓殊，雖不念二上人，亦不覺凄然欲淚矣。

《**秋日山寺懷友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前解止寫山寺，止寫秋日。言此日偶來蕭寺，因而寄身西林，東望樓臺，西望夕陰，滿目淡烟，幾聲疏磬。勞生雖云暫息，孤身實惟不堪。而又正值涼風颯至，清霜漸落，渚蘋山葉觸緒紛來。此即後解懷友人之根也。（後解）後解方寫懷友人。「看雁」之爲言我心欲有所寄，「聽砧」之爲言他人且無不寄，因而向松窗，調玉琴。「松窗」之爲言故人未改歲寒之心，「玉琴」之爲言知己必有同調之悲也。《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前四句寫「秋日山寺」，後四句寫「懷友人」。《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山寺，後解懷友人。《唐詩評注讀本》卷六：雲晴看雁，月明聽砧，已動懷人之思，況又經年不見耶。「懷」字寫足。

《**懷汶陽兄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言自此間至於汶陽，空望則爲雲嶺，實歷須有關河。關河不可飛渡，於是書信久沉，而雲嶺尚得遙瞻，因哭弟兄無力也。亦是三承二，四承一法。又：「雲嶺」是空望，然是實見；「關河」是實歷，然是虛數，又須知之。（後解）此天高砧苦，風滿林黃，則特寫「秋來」二字也。看他歸未得，而曰「終日路岐」，嗟乎，人生一出門，便急不得歸，此豈皆爲宦海所沈也哉。

《**經麻姑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凡讀詩，切須辨其句法。如此起句七字，乃是言此地曾有麻姑鍊丹，非言麻姑曾於此地鍊丹也。只須起句讀正，便以下三句皆正。如二之「殘竈」，四之「紅蘭」，皆只是細看此地，並非寄懷麻姑也。（後解）「震澤秋江遠」、「陵陽晚樹寒」，更禁不得是「帆飛」、「雨過」之一「飛」字、「過」字。今忽寫來與此地雲鸞作一解者，彼彼皆不知其有何至急，而飛者過者瞬息駭疾至有如此。試復暫來此地稍看白雲，便當悟仙壇鸞鶴，世皆眞有，特非如《列仙傳》之胡說也。《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讀先生《題王母廟》詩，自有而說無，讀先生《經麻姑山》詩，自無而說有。詩情詩意，各有妙理，所謂一箇緣故，兩樣文章也。

《**與僧話舊**》《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一言昔日同時下山，二言今日重逢話舊，「事多違」因「話舊」而多違也。三四即寫「事多違」三字，晚烟凝塢，春色染衣，就話舊時之景言，確是寂寞言別神理，故結以關河飛雁比之也。

《**經龍門廢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他詩皆先觸景，後傷心，此詩獨先傷心，後觸景。只看他「因思人世」四字，便是不止經此龍門，再看他「幾度經過」四字，便是亦不止經此一遍龍門。是爲用筆與人獨異也。三四眼色，分明不顧樓殿之盡，水雲之空，直是熟睹山色不移，石臺依舊，因而通算其前後閱歷，方且無窮，實有一部十七史更寫不盡者。（後解）五六之「唯餘」字即「時有」字，「時有」字即「唯餘」字也。而又必分作兩句者，見爲昔之所剩，則謂之「唯餘」；見爲新之所添，則謂之「時有」也。然又妙於芳草新，春露新，而反加「唯餘」字，謂之昔之所剩，殘花舊，晚風舊，而反加「時有」字，謂之新之所添。此中大有妙理，解人正未易也。末又直指柳灘瀨響，暮鳥西東，大悟耳畔聲銷，空中跡滅，人世無窮，直須聽之，不惟不必感，乃亦不必思也。《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看他劈頭一起曰「因思」，其不止經一龍門可知。次接曰「幾度」，其不止一次經此龍門可知。三四實寫「廢」字，曰「山色不移」，言所移之不少也，曰「石臺依舊」，言不依舊之正多也。五六虛寫「廢」字，曰「惟餘」，曰「時有」初無兩意，偏以早色之芳草春露爲「惟餘」，以暮景之殘花晚風爲「時有」，此中妙有微理。至於柳灘瀨響，暮鳥西東，即與芳艸春露，殘花晚風，作一例看可耳。

《**江樓月夜聞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寫聞笛必先寫未聞笛前，一無所聞之時。夫未聞笛前，一無所聞之時，此正既聞笛後更不能不作聞笛詩之根因也。一，「蒹葭疏雨後」，此即未聞笛前也。二，「寂寥」，此即一無所聞也。看他寫笛，不言「到江樓」，卻言「怨江樓」，妙。以暢心感者，則謂之暢；以怨心感者，則謂之怨也。三，寫笛之遠。四，寫笛之高。然「飄明月」、「入碧雲」，則是寫笛；「浪花白」、「楓葉秋」，則是寫怨。怨自聞笛者怨，非吹笛者怨也。（後解）此既聞笛之後也。「河漢」、「瀟湘」，寫盡一俯一仰，然「雁度」又寓言己之欲歸，「妃愁」又寓言室之見憶也。「髮寒衣濕」者，方聞不覺，聞罷乃覺，言是夜夜坐甚久也。然而何止於是，惟露色河光，亦既熹微釣舟也。

《**春晚旅次有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解只是「綠野平」三字斗亂心曲。「綠野平」者，郊原雨足，播種及時，此方一然，無處不爾，於是遽念家田，漫無歸計，遙望雲樹，深致嘆息也。三承一，言春已殘，花

已盡，止剩黃鶯尚語，此時更無閑事，惟有村村農務也。四承二，言客又遠，愁又多，不禁白髮亂生，此時全無上策，只好遙遙坐嘆也。又：此寫春晚。（後解）此野水也，流至何處，則古驛也。此斷烟也，凝在何處，則孤城也。自言今日古驛，明日孤城，今日斷烟，明日野水，我行東西，殊未能知稅駕之何年也。然則海上青山，直應付之不須提起。何則，前廢既久，後耕杳然，說之徒自心頭煩惡也。又：此寫旅次。《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看他通首着眼在一「晚」字，一寫「春晚旅次」，二寫「有懷」，二句已點盡題意。三四實承「晚」字來，「花盡黃鶯語」，晚也；「愁多白髮生」，晚也。五六寫到古驛荒城，以逼出「海上青山」，所謂「旅次有懷」者，惟此歸田計耳。

《咸陽懷古》《對牀夜語》卷五：劉滄《咸陽》云：「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唐彥謙《蒲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論句法則劉不及唐，然序懷感之意，得諷興之體，則劉詩勝。若崔曙《登望仙臺》云「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思優柔而語益健矣。劉滄下聯云「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視許渾「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尤爲工妥。王荆公「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之句，必自此聯出也。《唐詩鼓吹》卷五廖文炳解：此詩經咸陽感秦漢之興廢也。朱三錫評：「此地」之爲言，不過一望荒草平原，如篇中所云「孤村」耳，「絕塞」耳，寒山半出，白雲在望已耳。無端經過此地，猛然省是故都，回想秦二世，漢諸陵，不知有千千萬萬人，成敗於其間，故曰「無窮事」，感廢興也。三四據實言之。五曰「聞邊雁」，言所聞止此而已。六曰「見夜燈」，言所見止此而已此。即風景之含恨者也。然寒山白雲，無廢無興，此秦漢之所存者耳。《唐詩解》卷四四：唐襲秦漢舊都，實非故地，咸陽城郭半爲丘墟，故言昔人經此而歷事多矣。我因眺望而有感焉，彼秦之傳世已是不長，漢之諸陵亦皆蕪沒，所聞者啼雁，所睹者夜燈，風景自足抱悵，但雲山造天，猶爲壯麗，繁華無足道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地」之爲言我來視之，不過一片荒荒草場也，又豈知其曾有經過之事，乃至經過曾有無窮之事。然則今日一望深秋，固自滿眼不見，其實已不知有千千萬萬人，敗成哭笑於其間，斯可爲之浩嘆也。三曰據跡實之，言如秦之二世，是一大興大廢，如漢之諸陵，又是一大興大廢，至於中間，又有無數小興小廢，蓋不可以更僕數盡之也。（後解）「聞邊雁」言今則所聞止此而已，「見水燈」言今則所見止此而已，不信秦、漢當時，亦徒止此而已乎。忽轉筆曰：秦、漢風景固有在者，不見白雲之上高矗寒山，此即自昔至今何嘗興廢也哉。《瀛奎律髓》卷三何焯評：空闊清峭。又：落句言只有山川不改也。紀昀評：前四句氣魄甚大，如此種便不俗，其故可思而不能口舌爭也。惜後半稍弱，「層」字亦押得不穩。《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感咸陽之廢興，後解即風景以寄慨也。《唐詩評註讀本》卷六：無窮與廢之事，即生無限蒼涼之感，讀之歔欷不已。

《和友人憶洞庭舊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既已出門作客，大都筆墨盡廢。今客舍已復經時，而吟詩乃更刻苦。然則自然不是馬背上人，夫安得而不思舊林也。三四代與寫之，言日間遙指片雲，心搖搖其奮飛，必是夜間每至落月，夢沉沉其頻去。所謂洞庭只在前林，固是其閉目開目未嘗暫置者也。（後解）此五六是此友人自話洞庭舊居之勝景也。想他烟開樹出，果然妙絕谿路；門掩濤聞，果然妙絕草堂。七八，於是忽然提到心頭，我亦自有一帶谿路，數間草堂，秋砧動矣，如之何其猶不歸去也。

《晚歸山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題曰「晚歸山居」者，言近來日日說歸，究竟無有歸理；今日日雖抵暮，我已發興眞歸也。前解「初行郊野」妙，言日在城中，長衢夾巷，馬糞車塵，何意忽然出城快睹霜高木落，於是故鄉不用頻憶，荒徑連夕便行。蓋不如是，將終不得而歸也。（後解）此承寫上日暮也。言山影則已沒，鐘聲則已微，然我亦一任其沒，一任其微；而總之歸興既發，歸志自決，一心只念故居竹扉，此時當有娟娟早月，西林先照也。《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題曰「晚歸山居」，是先生日日說歸，未能即歸，今日歸志已決，連夜便行，尚未到家也。讀詩中「初行」、「頻憶」、「獨尋」、「暗隨」、「漸入」、「知有」、「不惜」等意，自是連夜歸山神理。

《送元叙上人歸上黨》《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吳山民曰：次聯淸苦可想，三聯叙景荒涼，結意幽。周珽曰：時當罷兵之後，客路平夷，故上人得以歸尋舊居也。次聯咏其途中晨暮情況，三聯咏其旅次水陸景象，結想見其舊居岑寂，足慰所歸志趣也。《唐詩評選》卷四：送僧詩不入醰餡氣自別。蒼秀欲擬岑參。

《早行》《甚原詩說》卷一：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略】又須用一響字，如【略】「殘影郡樓月，一聲關樹鷄」（劉滄）。此皆第三字致力也。

傳記

《唐才子傳・劉滄》 滄，字蘊靈，魯國人也。體貌魁梧，尚氣節，善飲酒，談古今，令人終日喜聽。慷慨懷古，率見於篇。大中八年禮部侍郎鄭薰下進士牓後，進謁謝，薰曰：「初謂劉君銳志，一第不足取。故人別來三十載不相知聞，誰謂今白頭紛紛矣。」調葉原尉。與李頻同年，詩極清麗，句法絕同趙嘏、許渾，若出一絢綜然。詩一卷，今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滄詩》一卷，（字蘊靈）。

《郡齋讀書志・劉滄詩一卷》 右唐劉滄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

《通志・藝文略八》《劉滄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劉滄集》一卷。唐進士劉滄蘊靈撰。

《宋史・藝文志七》《劉滄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滄詩》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劉滄》。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劉滄詩一卷》（明刊本余秋室藏書） 此亦明正德間刊於《唐人小集》中者，滄爲魯國人。有余集印，集字蓉裳，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候選知縣，特徵纂修《四庫全書》，官至侍讀學士，道光壬年重宴鹿鳴，有《憶漫庵賸稿》。

藝文

張喬《送龍門令劉滄》 去宰龍門縣，應思變化年。還將魯儒政，又與晉人傳。峭壁門中古，長河落半天。幾鄉應勸勉，耕稼滿雲煙。

李群玉

論述

綜論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李群玉【略】，詩篇妍麗，才力遒健。

《唐才子傳・李群玉》 夫澧浦，古騷人之國，屈平仕遭讒毀，不知所訴，心煩意亂，賦爲《離騷》。騷，愁也。已矣哉，國無人知我兮，又何懷乎故都。委身魚腹，魂招兮不來。芳草萎薾，蕭艾參天，奚獨一時而然也。羣玉既稟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祿不及而不言。望涔陽之亡極，挹杜蘭之緒馨，款君門以披懷，沾一命而潛退，風景滿目，寧無愧於古人，故其格調清越，而多登山臨水，懷人送歸之製。如「遠客坐長夜，風雨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等句，已曲盡羈旅坎壈之情。壯心千里，於方寸不擾，亦大難矣。

《唐音癸籤・評彙四》 李文山（群玉）有才健之目，而筆才實拙，通卷難覓全瑜。（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一 李群玉學太白，盡力摹擬，亦稍有可觀，惜才力太弱。

《石洲詩話》卷二 李群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

《東目館詩見》卷一 李群玉長律深穩，時出新異，七絕尤高絕。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李群玉》 蘭浦楓江蕩性情，鳳凰縹緲夜吹笙。子規啼破黃陵廟，洪井他年聞哭聲。

《石園詩話》卷二 李文山（群玉），性曠逸，才健邁，赴舉一上而止，惟以

吟咏自適。其《授校書郎制詞》云「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云云，可以想見其高致。乃讀其《同鄭相并歌姬小飲》、《醉後贈馮姬》二詩，又何其情韻纏綿也。

又　文山進詩表云：「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可爲《黃陵廟》、《玉眞觀》諸詩註腳。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李群玉之「城臨戰壘黃雲晚，馬度寒沙夕照微」【略】之類是也。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群玉》　天懷曠逸李文山，諧鳳得鵝材藝嫺。吟咏性情詩綺麗，宴鴻霧豹異人間。

黃維申《論詩絶句》　澧州詩思右丞間，淺易浮詞一筆刪。千古兩湖三作者，二襄陽（杜工部、孟山人）後一文山。

《三唐詩品》　其源出於郭景純，奇采云詭，靈思霞譎，情詞幽秀，惟沉厲少衰。升仙秋怨，鳥啼感春，拾軌清塵，頡心香草。至若《湖中古愁》、《漢陽春晚》，亦足攀稽步阮，與古爲新。七言瑰麗，干腠之流也。《秣陵懷古》、《黃陵》寫怨，遙深一往，不以密藻傷神，是玉溪得力之處。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　亦是清冷一派，湖南人唯此一家足繼風雅。

分　論

《雨夜呈長官》　《四溟詩話》卷三：李群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無髮不皓。若後削冗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太白《金陵留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

《盧溪道中》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周珽曰：極言盧溪風泉聲色，大能悚人視聽。因想到與巴峽無異，行客此時此情，有不待言者在矣。引唐汝詢曰：清響自超，不落常調。

《雲安》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巴字》：王堉子超與一友舟行閱詩，友以「水寒巴字急」之句爲無解，同舟者互持之。子超歸爲道此。余謂此李羣玉《雲安》詩也。詩中八句皆使雲安實事。按《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則群玉詩用此也。如盧綸詩：「浪依巴字息，風入蜀關清。」李遠詩：「杜魄呼名叫，巴江學字流。」白居易詩：「江從巴峽初成字，猨過巫陽始斷腸。」劉敬之詩：「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字豈無魚。」劉暕詩：「山簇劍鋒朝闕遠，水如巴字繞城流。」唐人多用此。

《登蒲澗寺後二巖》　《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寺在廣州。「堯時韭」、「禹日糧」之對工矣。詩忌太工，工而無味，如近人四六及小學答對，則不可兼。必拘此式，又爲「崑體」。善爲詩者備衆體，亦不可無此也。如老杜能變化，爲善之善者。五、六一聯亦精神。馮班評：宋人四六，工而無味，果然。工而有味，「西崑」也；工而無味，「江西」也。陸貽典評：對句更勝。紀昀評：此評最好。又：起太率易，結尤不成語。無名氏（甲）評：蒲澗寺，在廣東。陸艮溆云：「廣州蒲澗之巖，相傳有五仙人騎五羊而下。」《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卷三五：周弼：爲四實體。

《廣江驛餞筵留別》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李群玉：「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鸚鵡杯」「鷓鴣詞」的對，愈於李太白「鷺鷥杓」「鸚鵡錩」之句。

《經費拾遺所居呈封員外》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三、四用一事貫串，老杜有此體，「嘉樹傳，角弓詩」是也。馮班評：「串」字應作「穿」。紀昀評：亦是套語。

《金塘路中》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解詩，只起一句已盡。言今日金塘路中，去楚亦可，去越亦可，去吳去秦皆可。然則今日還是何處去之爲是，而又不能一處亦皆不去。然則我此一身，爲飄蓬斷梗，眞不知得往之在何年也。「黃葉黃花」是寫路，「秋風秋雨」是寫人。路即楚、越、吳、秦之路，人即飄蓬斷梗之人。亦三承一，四承二法也。（後解）此五六最爲憤激，言丈夫生於世間，何至頭顱如許，尚然百無一就。然則走胡走粵，正自有何不可，而更求柴求米，終然被縛牖下乎。七八、急承只爲「十口繫心」。嗟乎！古來無限大才，大抵皆坐此矣。《一瓢詩話》：李文山「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脫盡晚唐蹊徑。《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一讀首二句，使人不覺灑淚。蓋人生一身，何在不可住，亦何在可住，何日可住，亦何日不可住。我獨東西南北，奔走無定，「何年是住身」，眞不解爲何故也。道即楚越吳秦之道，三承一來，人即飄蓬無定之人，四承二來。五六即七之「十口繫心」也，亦即蓬根無定之根由也。

《玉真觀》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亦欲題今日遺觀，

故倒追當日公主也。看他初下筆，只寫「高情」二字，便已超越無數癡筆鈍墨。要知其情之高，不高於慕乘鸞，正高於年紀乃復甚小。如二之「紺髮」七字，言新上頭便着仙冠，此自是其宿生道根早現，並非其今日淺機初引也。三四極嘆其入道既早，並無染身，可以意知。（後解）此五六，只是寫公主化去。兩語不過一反一覆，並無他異，即七之「簫聲飛去」也。結言此觀則自此日便空掩到今日也。

《奉和張舍人送秦鍊師歸岑公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夜西風」，是仙翁去；「月峽深」，是仙翁去後，更無覓處。寫得迅疾之甚，杳冥之甚。送仙翁殆不得不如此。「芳草合」，言非別有往還，「素塵侵」，言直不忘本學也。（後解）「閑雲」是仙翁跡，「野鶴」是仙翁心。仙翁如是跡，何處欲人送？仙翁如是心，人又苦爲送。然則我亦以不送而送，送如不送之法送之。暮春荒渚，花落水流，不怨不能，欲怨無謂，只此便是送仙翁竟。《唐持摘抄》卷三：中聯多虛字，不佳。以起結俱妙登之。若中聯佳而起結不妙，或前六句佳而結不稱者，皆在所汰。蓋詩之精神，全歸重于結尾，結尾佳可救全詩，全詩佳不能庇結尾也。《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此言仙翁歸於岑公山，且乘小舟而去也。想山之松逕，芳草叢生，君之玉書，素塵已滿，君因念此而歸耳。然而浮雲之或東或西，難定其影，野鶴之或去或住，孰知其心，以君之翛然自遠，則有如斯者已，今者與君把別，適當蘭渚蒼蒼之日，流水落花，離琴寫怨，能不重增別悵哉。朱三錫評：一二寫仙翁歸山。三四承寫仙翁所以歸山之故。五寫仙翁之跡。六寫仙翁之心。仙翁如是跡如是心，何處欲人送。然仙翁如是跡如是心，何必不欲人送，我直以不送之送，送如不送之法送之。花落水流，何必言怨，亦何必不言怨耶。此篇前四句寫秦鍊師歸岑公山，後四句寫送。

《望月懷友》《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一寫月之明。二寫月之高。三四承之，正所謂高而明也。上四句是望月，下四句是寄人。月夜開樽，是睹酒花而思也，月夜泛舟，是見棹影而思也，奈路長難越，情思其何窮耶。

《九子坡聞鷓鴣》《唐詩紀事・李山甫》：國初高英秀者，與贊寧爲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夢溪筆談・藝文一》：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唐音癸籤・法微三》：律詩忌犯疊音字，固也。然【略】李群玉之「崎嶇詰曲」、「鉤輈格磔」（「崎嶇詰曲」變聲，「鉤輈格磔」疊韻。）非故用疊音以示巧乎。知用字活法，非可一端盡。《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三「詰曲崎嶇」，承「遠人行」；四「鉤輈格磔」，承「鷓鴣啼」。其極寫惡狀全在「正穿」、「更聽」四字，言正穿如此惡路，再聽如此惡聲，倒轉又是正聽如此惡聲，再穿如此惡路也。抑又不寧惟是，看他起句又先寫得「落日蒼茫秋草明」七字，則是「正穿詰曲崎嶇路」，又「落日蒼茫秋草明」，「更聽鉤輈格磔聲」，又「落日蒼茫秋草明」。此爲惡極之惡極也。（後解）哀苦詩，自來無逾此篇。看他前解苦，後解更苦，不知其用幾副車輪，向肚中盤轉，方始直說到這裏也。言桂江一鷓鴣，梅嶺又一鷓鴣，桂江腸千斷，梅嶺又腸千斷。然則單單只求放過今宵，此亦大開天地之心者也。看他上解只是一鷓鴣，下解忽然添出無數鷓鴣，眞爲絕世才子之筆。

《將欲南行陪崔八宴海榴亭》《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首言崔公好客無已，次聯承宴「暮未休」；五句伸崔公好客情同懸榻，六句叙己南行志愧仙舟；末承言南行山水迢遙，尚愁未有歸托，且謾誇己之才學也。又曰：沙中金云，凡詩眼用實字，方得句健，如此次聯「霜」字、「月」字爲詩眼。《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前四句先寫陪宴，「暮未休」寫主人款留之篤。「風傳鼓角」、「雲捲笙歌」，人只道寫海榴亭宴耳，不知霜侵月上，正寫「暮未休」三字也。五六方轉到南行，以徐孺子自比，以李膺比崔八，大有矯矯不羣之槩。《養一齋詩話》卷四：「朝宴華堂暮未休」七律，或云李羣玉作，或云許渾作。【略】皆兩集並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

《湖寺清明夜遣懷》《唐詩歸》卷三四「野雲」二句鍾惺評：娟細。

《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詩藪外編・唐下》：李群玉《贈歌妓》：「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蓋祖襲杜語也，證此益明。《唐詩鏡》卷五一：起二語絕聳，五句俚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二，十四字斗然出手，將姬全身畢畫。不知者乃言恐落俗艷，殊不曉此正是題中「出」字異樣出跳神理。蓋簾籠開處照眼蕩心十四字直是一片精魂，此時不惟不假安排，亦復再難按抑，於是不覺不知，一直竟吐出來。若少參第二念，已決不道也。三四，猶自深謝其出，言今日實是意外，亦不暇計蹈卻「錦城絲管」

舊句也。又：六幅湘江，巫山一段，對仗顛倒，妙絕。正極狀一時手足麻迷，神魂飛越意思。一整齊，便醜殺。（後解）此五六，方徐寫小飲，即淳于羅襦襟解、微聞香澤時也。七八，仍謝「出」字，而「戲贈」意自見。又：若不分解，中四句如何讀。

《**秣陵懷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現見眼前實境，止是野花黃葉，又能指其何處爲書本上「六代豪華」乎。三四「龍虎」、「鳳凰」，即承「六代豪華」。其「衰」字、「歇」字、「在」字、「空」字，則承「野花黃葉」也。（後解）因思市朝未遷變，即墳塚未高低。一時人人碧眼，輩輩虬鬚，轆轆朱軒，駸駸白馬，此時置我其間，方不知列在何等也。何期日月不停，興亡交臂，一朝瓦散，萬古灰滅，今日獨來，但見水雲。嗚呼，人生眞有何據，而必爭霸業鼎圖耶。《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秣陵爲六代帝畿，李公當日偶經其地，人人指說此處，是舊日吳宮，自我視之，但見一望皆野花黃葉而已。嗟嗟一朝瓦散，萬古灰滅，六代豪華，杳無可見，故曰「燭散風」也。三四「龍虎」、「鳳凰」，承「舊吳宮」、「六代豪華」。「佳氣歇」、「故臺空」承「燭散風」、「野花黃葉」。五「市朝遷變」，六「墳塚高低」，即七之「霸業鼎圖人去盡」七字。「秋蕪綠」、「落照紅」即八之「獨來惆悵水雲中」七字。當市朝未遷變，墳塚未高低以前，猶是今日之秋蕪落照水雲也。景物依然，興亡交臂，人生眞有何恃，而必爭此霸業鼎圖耶。

《**黃陵廟**》（**小姑洲北浦雲邊**）《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第六句好。紀昀評：總是套頭。《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前解寫入廟瞻禮也。爲欲寫他尊像儼然，因先寫他小姑洲北。言神道直以此洲爲案，則可想見尊像之儼然也。「春寂寂」、「草芊芊」，又言廟中除二尊像外，乃更一無所有也。（後解）後解寫出廟凝望也。「東風」、「芳芷」，寫意中疑有一線生意。「落日」、「杜鵑」，寫耳中純是一片惡聲。如此則便是悄然意盡之路也。而又云九疑黛色，含顰猶望者，嗟乎，此爲寫二妃，爲不寫二妃，必有讀而黯然泣下者也。

《**人日梅花病中作**》《升庵詩話・人日梅詩》：亦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眞奇句也，「暗香浮動」恐未可比。《藝苑卮言》卷四：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疏影」，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歷人語。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群玉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圍爐詩話》卷三引賀黃公曰：李群玉《梅花》詩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高棅編入古詩，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詩品》、《品彙》作「素手」，余意其不切梅。本集作「素艷」，艷字韻不高而穩。文山在晚唐，不染輕靡僻澀之習，五古有素風，少警拔，其於溫、李不爲，亦不能也。《載酒園詩話又編・李群玉》：李羣玉《梅花》詩：「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升菴謂「暗香浮動」恐未可比。語亦不誣，惜全篇體弱。高棅編入古詩，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又《詩品》、《品彙》皆作「素手」。余意「素手」不切梅花，本集作「素艷」，「艷」字韻雖不高，意猶較穩，亦從集爲是。（黃白山評：「艷」字亦不穩，余意作「素影」或可耳。）按文山雖生晚唐，不染輕靡僻澀之習，五言古頗有素風，但警拔處亦少。其于溫、李不爲，亦不能也。溫、李皆厄于令狐，文山則承其薦，而班敕降制，備文人之榮。且溫、李咸屬舊知，李僅一時附託，洵知貧賤驕人，自悞不淺。《西圃詩說》：王元美論梅花詩云【略】。又云：「老杜「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群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以余觀之，老杜二語，別有寄托，似難專論，至群玉句，雖有神采，詎能超出象外耶。且二語移之咏梨花，亦未爲不可。

《**古詞**》《唐詩解》卷二四：此化岑嘉州《渭水》下聯以成篇，「一合」字太俗。《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周珽曰：相思淚多，莫有會其意也，如淚有盡時，則水亦有西流之日矣。極言相思之情，無窮極也。

《**歎靈鷲寺山榴**》《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楊愼曰：爲神品。周珽曰：逸賢遺德隱芳，深山窮谷，不求人知，而人亦莫之識，與時俱去。比此花間何異。末句以杜鵑鳥喚影杜鵑花，亦巧。按裴休入相薦之云：「群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叱妍詞于麗則，動清律于風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迹，文采愈奇。」又宰相崔鉉進其詩，以處士除弘文館。此詩當于未遇時所作也。

《**黃陵廟**》（**黃陵廟前莎草春**）《唐詩紀事・李群玉》：「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新裙。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群玉賦黃陵廟詩也。或曰李遠之作。《南濠詩話》：李群玉作《黃陵廟》詩，昔人謂其名檢掃地。周伯弱乃選入《唐三體詩》，果何見耶。

傳記

《唐才子傳・李群玉》 羣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咏自適。詩筆遒麗，文體豐妍。好吹笙，善翰墨，如王、謝子弟，別有一種風流。親友強之赴舉，一上即止。裴相公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之郡中，嘗勉之曰：「處士被褐懷玉，浮雲富貴，名高而身不知，神寶寧久棄荒途，子其行矣。」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表，自進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悅之，勅授弘文館校書郎。李頻使君，呼爲從兄。歸湘中。題詩二妃廟，是暮，宿山舍，夢二女子來曰：「兒娥皇、女英也，承君佳句，徽佩將遊於汗漫，願相從也。」俄而影滅。群玉自是鬱鬱，歲餘而卒。段成式爲詩哭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今有詩三卷、後集五卷行世。

紀事

李群玉《進詩表》 草澤臣群玉言：臣宗緒凋淪，邱山賤品，幽沉江湖，分托漁樵。伏遇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亭育之化，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逐越裳之貢。頃以鼓腹勳華之代，怡情林皐之隈，涵咏皇風，殆忘仕進。以至年逾不惑，疴恙暴侵。但慮寒飢江湖之濱，與枯魚涸蚌爲伍，瞑目黃壤，虛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輦下，謹捧所業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雲在天，草木五色，廣野之氣，燭爲祥煙，熙熙含生，盡躋壽域。白日亭午，物無斜陰。而方今風后提衡，庶尹咸乂，言語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墨客詩人，歌咏聲名文物不暇，何議諷刺，興于筆端。臣所貢前件歌詩，以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蕪穎之餘，過於喬野。天津不到，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攸歸，豈阻潢汙之陋。然則爨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煙；埋劍無光，永作幽泉之鐵。巴濮下調，塵觸天聰；螻蟻之微，伏待刑戮。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隕越屏營之至。臣群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延英口宣敕旨》 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今有少錦彩器物賜卿，宜令領取。夏熱，卿比平安好。

令狐綯《薦處士李群玉狀》 右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傳於衆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聖代，宜備搜羅；俾典校於瀛洲，佇光志業。臣綯等今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聖旨，令與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謹具奏聞，伏聽敕旨。

鄭處約《李群玉守弘文館校書郎勅》 李群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迹，文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處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詩。用示縶維，命之刊校，可守弘文館校書郎。

《雲谿友議・雲中命》（存目）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李群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脩行楊公爲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

又《惜名》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群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野叉頭。」群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北夢瑣言》卷六 唐李群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謗。或曰，曾爲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以戲其姓之癖也。州將以其輕脫，所濟不厚也。

《唐詩紀事・李群玉》（群玉）【略】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爲相，以詩論薦，授校書郎。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群玉詩》三卷。

又　《李群玉後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群玉詩》三卷、《後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八》　《李群玉詩》三卷、又《後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李群玉詩一卷》　右唐李群玉文山也，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詠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適健。好吹笙，善書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延郡中。大中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集後附其進詩表，并除官制。《太平廣記》所載黃陵廟事甚異，其絕句在焉。

《遂初堂書目》　《李群玉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李群玉集》三卷。唐宏文校書澧陽李群玉文山撰。裴休以處士薦。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詩。

《宋史・藝文志七》　《李群玉後集》五卷、又《詩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群玉詩》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李群玉詩集》一卷，文山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李群玉集》，詩三卷，後集五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李群玉詩集》三卷、《詩後集》五卷。群玉以草澤士子，表上其詩，人主遂有錦綵器物之賜，令狐綯薦之于朝，授宏文館校書郎，唐君臣愛惜人才若此，風雅之化，於斯爲盛，能無令後人望古遙集乎。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大中八年，詣闕進詩，授宏文館校書郎。其集首載群玉進詩表，及令狐綯薦狀，鄭處約所行制詞，表稱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合三百首。考劉禹錫作柳宗元集序，稱三十二通（案今本作四十五通，乃後人追改），則唐時以一通爲一卷。今本三卷，已與表不合。又表稱三百首，而今本正集僅一百三十五首，外集亦僅一百一十三首，合之不足三百之數。觀中卷之末，有出春明門一首，自註曰「時請告歸」，則此集雖仍以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分目，而已兼得官以後之詩，非復奏進之原本矣。《太平廣記》載群玉遇湘君事甚異，其詩今載《後集》第三卷，然前一首爲弔古之詞，無媟褻之意，後一首寫當時棹女，與二妃尤不相關，況群玉雖放誕風流，亦豈敢造作言語，瀆慢神明，污衊古聖。殆因其詩爲時傳誦，小說家因造此事附會之耳。洛神譎爲感甄，李善至引以註《文選》，俗語丹青，往往如是，未可據爲實錄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群玉大中八年，詣闕進詩表，自稱四通三百首。此本合前後集共八卷，而詩止二百八十首，又有授官以後作，蓋又後來所編，非奏進之原本也。

《稽瑞樓書目》　《李群玉詩集》三卷。毛斧季校本，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李文山詩集》八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席氏刊本。毛刊不佳，題《李文山詩集》。萬曆中刊本三卷，不佳。黃蕘圃有宋刊本，與《碧雲集》皆睦親坊陳宅本也。〔續録〕南宋陳起本。席刻多補遺。毛刻無後集。昭文張氏有影黃氏宋刊本。清初鈔本。四部叢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録・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影鈔宋本）　余家向藏舊鈔本《李群玉集》有三本，未知何本爲善，及得宋刻此集，知葉鈔最近，蓋行款同也。若毛刻《李文山詩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異不可勝記，且其謬不可勝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刻本，故以體分，統前後集併爲三卷，或以意改之，抑別有本。七言律羨三首，七言絕羨一首，宋刻皆無之。五言古詩二十四韻一首，末有闕，宋刻及鈔俱有，而毛刻獨注云闕，則所據必別有本矣。宋廛一翁。

又　宋刻《碧雲》《群玉》兩集，余於去春送考玉峰時得者也。云是本邑故家物，託門客開骨董肆於郝、李二公祠，眞贋雜出，余憑眼力偶獲焉。適海虞友人張君欲丐余讓之，余因是役也爲三孫美鎬入學招覆，始得寓目，前此正考時，往觀無所見，今再來重觀方遇之。攜歸日，即命三兒壽鳳鐫小印曰「碧雲群玉之居」，鈐於長牋短札，自謂得少佳趣，故未之允。既而允爲之録副，月霄欣然從余請，不惜重貲酬鈔胥。鈔畢裝成，正値月霄送其哲嗣赴府試，情事相同，今秋必獲雋游庠，《碧雲》、《群玉》之佳兆，不有與余之孫同焉者乎。道

光甲申清和中澣九日，百宋一廛主人堯夫識。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李群玉方干詩集》（舊鈔本） 《李群玉方干詩集》合裝者，余家向有一本，係空居閣舊藏刻。有書賈持此冊來，亦李、方合裝，而二集後墨筆題識多同，想同出一源。此則汲古舊藏，審其字迹，似毛本，後於馮本也。初得見是書，時以馮本對勘，鈔無異字。

又《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校明鈔本） 崇禎三年庚午八月從安愚道人鈔本手錄，二十二日晚完。震津葉奕。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貴矣，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即如《李群玉集》，予藏舊鈔本有三本，一葉氏鈔本，一馮氏鈔本，一毛氏鈔本。向因未見宋刻，就此三本核之，如馮本較勝，因有缺處獨全也。去年新得宋本二李：一爲《碧雲》，一爲《群玉》，卻未經與諸家鈔本相勘。近因常熟友人囑爲影鈔，遂取諸本讎校，始知葉本行款與宋刻合，上、中、下三卷，目錄及卷中詩大段相近，惟《後集》五卷，宋刻無目錄，諸本皆有之。方疑宋本之缺爲憾，乃取葉本相較，迥非宋刻可比。卷中之詩不可信，則目錄尤不可信，莫如宋刻之無目錄者爲存其眞也。且馮、毛二本似出一源，而此《後集》之詩又似與宋刻近，與葉本又異；即目錄馮、毛二本亦與葉本異。總之，未見宋刻，諸家各爲異同，無可適從。今校宋刻於葉本上，一存其眞，雖宋刻亦有訛舛處，就目驗云，然是非又在善讀者，自能辨之耳。所異毛刻諸書，動輒與藏本互異，即如《八唐人集》中本，以意分體，統三卷，及《後集》五卷，一例排次，硬分爲三卷，俾人不知就裏，好古者固當如是耶。我眞極不可解矣。甲申仲春老蕘。予校《李群玉》，用宋刻爲主，此葉鈔行款同宋刻，故校宋刻於此本上，前跋已詳。茲復用馮鈔本參之，毛鈔本即出於馮，稍有異者，當經後人校過也。但如《王內人琵琶引》未缺文，不知毛鈔何據校補，未知所自出，不敢輕信。又有《清明日一題》，宋刻及諸本皆如是。惟馮、毛於卷中作「重陽」，而目錄仍作「清明」，似鈔者見詩，知通首皆是「重陽」，故以意改「清明」作「重陽」，而目錄不改者，原作「清明」，未及見詩，不知「清明」之爲非也。自是宋刻外，惟此校本爲最詳備，其不用毛刻《八唐人集》中之《李文山集》入校勘者，蓋毛既未詳所自出，尤多文理不通之處，有據與否，不得而知，故非所取也。春分後一日覆校訖。記於百宋一廛之北窗玻璃窗下。【略】老蕘。（均在末卷後。）又，《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宋刻本）》：余家向藏舊鈔本《李群玉集》有三本，未知何本爲善，及得宋刻此集，知葉鈔最近，蓋行款同也。若毛刻《李文山詩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異不可勝記，且其謬不可勝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刻本，故以體分，統前後集並爲三卷，或以意改之，抑別有本。七言律羨三首，七言絕羨一首，宋刻皆無之，五言古詩二十四韻一首，未有缺，宋刻及鈔俱有，而毛刻獨注云缺，則所據必別有本矣。丕烈。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李群玉詩集》三卷，唐李群玉撰。影寫宋刊本，十行十八字。有毛晉潛在跋三葉。（顧鶴逸藏書。壬子）《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唐李群玉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本集卷三末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經籍鋪印」一行。後集卷五末有「嘉靖丁未夏季松逸山居童子王臣錄」一行。又有「丙戌中秋望日取毛刻本對過，此眞秘本也，長武。」一行。鈐有「汲古閣」白、「汲古主人」、「士禮居藏」，又海源閣印二方。（海源閣遺籍。庚午）

藝文

李頻《江上送從兄群玉校書東游》 逍遙蓬閣吏，才子復詩流。墳籍因窮覽，江湖卻縱游。眠波聽戍鼓，飯浦約漁舟。處處迎高密，先應掃郡樓。

杜牧《送李群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姚合《寄李群玉》 九衢名與利，無計擾閑人。道遠期輕世，才高貴重身。石脂稀勝乳，玉粉細於塵。骨換肌膚膩，心靈氣色眞。嵩山高到日，洛水暖如春。居住應安穩，黃金幾竈新。

段成式《哭李群玉》 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

方干《過李群玉故居》 訐直上書難遇主，銜冤下世未成翁。琴樽劍鶴誰將去，惟鎖山齋一樹風。

周朴《弔李群玉》 群玉詩名冠李唐，投詩換得校書郎。吟魂醉魄知何處，空有幽蘭隔岸香。

樂雷發《讀李群玉集》 光順門前繫馬吟，弘文館裏翠雷春。卻憐白首河

西尉，枉作蓬萊獻賦人。　捐玦江頭弄釣舟，菊花杜若滿芳洲。如何才子無騷思，只詠薔薇與石榴。

袁中道《灃游記》　仙眠洲上有亭，即詩人李群玉水竹居。詩人詩思清逸而冶，眞所謂「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渚，蕩思搖情」者也。

馬宗良《訪李文山故居》　落日傍橈綉水邊，逢人只問小青蓮。綠陰縈繞翻新浪，芳草凄迷失舊阡。玉白詩傳三百首，花紅人杳一千年。依依愁絕涔陽浦，誰唱秋風句欲仙。　依約松筠枕碧流，行人指點認沙洲。霜鴻不返徒搔首，霧豹深藏漫泊舟。一代詩壇能有幾，數椽遺宅竟難留。芳名剩與蘭爭艷，歲歲飄香入勝游。

雜　録

《唐詩紀事・李群玉》　群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鵝，及授校書郎東歸，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

《容齋三筆・唐昭宗恤録儒士》（存目）

《青瑣高議前集・貴妃襪事》　天寶十三年秋苦雨，上自興慶宮登樓遠望，見其淫潦尤甚，時惟貴妃、力士從上。上謂曰：「今水潦如此，疾於朕心，當傳位於太子，使吾未沒而付之，吾無憂也。」妃子不對。力士曰：「且待豐年。」上視太眞曰：「若何。」妃對曰：「今秋霖雨水災，煩惱聖慮，妾願與聖躬共舍衣物於兩街，建道場法事，庶拯生靈。」上從之。乃敕司衣閤出衣十襲，施左右街佛寺，貨之以充供養。時沙彌常秀自廬嶽來京師求戒法，見舍衣物，遂罄囊鉢，贖得妃子襪一緉，持歸江南，以與親族。後隱香爐峰，亂而獲存。其後中丞李遠牧於溫城，多徵故事，求諸遺物。或有言妃子襪於遠，遂求焉。僧不獲已而獻之，遂以錢十萬爲値。仍藏諸篋笥，示諸好事者。會李群玉校書自湖湘來，過九江，遠厚遇之，因詰其題黃陵廟事，群玉曰：「予嘗夢之。」遠曰：「僕自獲妃子襪，亦嘗盼慕焉。」遂更相戲笑，因各賦詩一首。遠曰：「墜仙遺襪老僧收，一鎖金函八十秋。霞色尚鮮宮錦勒，彩光依舊夾羅頭。輕香爲著紅酥踐，微絢曾經玉指搆。三十六宮歌舞地，唯君獨步占風流。」群玉詩曰：「故物猶存事渺茫，把來忍見舊時香。拗連綺錦分奇樣，終合飛蟬飲瑞光。常束凝酥迷聖主，應隨玉步浴溫湯。如今落在吾兒手，無限幽情付李郎。」是歲，校書過豫章，端午浴蘭之會，宴滕王飲筵，片時卒座上。客云：「得非黃陵嘉。」至今傷感憫之。

《龍性堂詩話續集》　唐昭宗光化三年，左補闕韋莊奏【略】。韋莊此奏，雖爲憐才闡幽至意，然未免爲識者所笑。夫科第非褒封之物，且長吉召賦玉樓，修文天上，其視人間青紫，眞一蚍子，寧復以一命爲介介者。

又　李文山群玉專以吟詩自娛，好吹笙，工急就章。親友強之赴舉，一上而止。後湖南觀察裴休薦之於朝，授祕書郎，進詩表，略云「臣居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爨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煙，埋劍無光，永作流泉之鐵」等語。進入後，延英口宣勑旨云：「卿所進歌詩，朕已覽遍。今有小錦衫器物賜卿，宜領取。夏熱，今比平安。」夫以新進草莽，出其製作，上陳睿覽，遂蒙溫語慰賚，見先朝人主好文憐才至意，令人追誦「北闕」之句，不勝嘆息。

孫　樵

論　述

綜　論

蘇軾《謝歐陽内翰書》　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困學紀聞・考史》《書何易于》、《書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王鏊《孫可之集序》　凡爲文必有法，揚子云：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法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

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託得吏部爲文眞訣。可之卒，其法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吻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又《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爲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又《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

孫緒《無用閑談》 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子昂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盧仝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昌齡皆以工詩窮。」王勃《滕王閣記》千古膾炙，樵不取斯記而獨取宣尼碑，則其言必有警策驚人處，而王集中今不見，此可惜也。宋元祐中，南省試士，出《舜不窮其民論》，省元劉棠學此曰：「桀、紂以淫虐窮，幽、厲以貪殘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漢武以督責奢侈窮，晉以僭亂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此是學樵，然傷於繁冗餖飣。樵之所謂致窮者，善也，而棠之所謂致窮者，惡也。且其人亦非擬倫。東坡大加稱賞，以爲不類時文，世因以劉窮呼之，豈東坡偶未見樵書耶。

《漁洋書跋·孫可之皮襲美集》 予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略】益歎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予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藝概·文概》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余謂子雲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於雄所自述，亦可見其梗概矣。

又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又 李習之《與陸傪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又《賦概》 孫可之《大明宮賦》，語極遒練，意多勸誡，與李習之《幽懷賦》殊塗並美。

分論

《復佛寺奏》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就國計民生立論與昌黎《原道》、永叔《本論》義相發明。

《書何易于》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唐書·易于傳》全採此文，蓋不惟工於叙事，而褒貶亦至公可信也。

《書褒城驛》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前幅似主而實賓，後幅似賓而實主，此文家變化錯綜之法。士奇曰：因記驛而發明郡縣遷代不宜促數之故，可謂深達物情，有關治體。

《孫氏西齋錄》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文頗整牙而是非不詭。英曰：論斷唐事詞義嚴峻，文亦峭潔，有風霜凌厲之色。

紀事

孫樵《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以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眞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

巢、由之風，可載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盛。」樵遂檢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藁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九年 進士三十人：孫樵。（《讀書志》：「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新書・藝文志》作「樵字可之」。《孫可之文集》自序云：「幼而工文，得之眞訣。提筆入貢士列，於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按樵《祭梓潼帝君文》：「大中十八年，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詞。」考大中無十八年，蓋「十」字衍文。樵於九年登第，故八年猶稱鄉貢。）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孫樵《經緯集》三卷。（字可之，大中進士第。）

《郡齋讀書志・孫樵經緯集三卷》 右唐孫樵字隱之。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孫樵集》十卷（案：《文獻通攷》作三卷），唐職方郎中孫樵可之撰。自爲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樵，大中九年進士。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

《宋史・藝文志七》 《孫樵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樵《可之集》十卷。

《趙定宇書目・唐人文集》 《孫可之集》一本。

《汲古閣書跋・孫可之集》 可之，一字隱之。晁氏云有《經緯集》三卷，今已不傳。既獲正德間刻本，乃震澤王先生祕閣手鈔也。其序頗詳，凡卷次篇目俱合可之自序，眞稱完璧矣。可之《與友人論文》云：「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至《與王霖秀才書》亦云：「非自信昌黎後一人耶。」蘇長公謂其少遜於持正，恐未可雌雄云。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孫樵《可之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孫可之集十卷》 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函谷以外，幅員遼闊，不知其籍何郡縣也。大中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僖宗幸岐隴時，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通考》皆載樵《經緯集》三卷。《書録解題》稱樵自爲序，凡三十五篇。此本十卷，爲毛晉汲古閣所刊，稱王鏊從內閣鈔出。前載樵自序，稱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其眞訣。廣明元年，駕避岐隴，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論，旌其才行，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撮其可觀者三十五篇云云。與陳振孫之說合。又稱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云云，則與三卷之說迥異。近時汪師韓集，有《孫文志疑序》一篇，因謂：樵文惟《唐文粹》所載《後佛寺奏》、《讀開元雜記》、《書褒城驛》、《刻武侯碑陰》、《文貞公笏銘》、《與李諫議行方書》、《與賈秀才書》、《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十篇爲眞，餘一十五篇，皆後人僞撰。然卷帙分合，古書多有，未可以是定眞僞。且師韓別無確據，但以其字句格局斷之，尤不足以爲定論也。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其《與友人論文書》又復云然。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讀書志》引蘇軾之言，稱「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其論甚微。毛晉跋是集，乃以軾言爲非，所見淺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孫可之集十卷》 唐孫樵撰。凡文三十五篇，汪師韓作孫文記，疑其中二十五篇出僞託，無顯證也。其文格受之來無擇，無擇受之皇甫湜，湜受之韓愈，故具有典型。然愈鎔鑄羣言，自然高古，湜有意爲奇，樵則刻意求奇矣。

《稽瑞樓書目》 《孫可之集》十卷。舊刻，校本，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明正德丁丑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孫可之文集十卷》（校宋本） 《孫可之集》除毛氏刊入《三唐人集》中，世無刻本，子晉跋云：其集十卷，乃震澤王守溪先生從內閣録出者。亦未識內閣之本或刻或鈔，惜無明文耳。余友顧抱冲得羣書於華陽橋顧聽玉家中，有宋刻《孫可之文集》者，首尾完善，信稱善本。客歲借歸，至新春歲事粗畢，始竭一日之力，手爲對勘，宋本實有勝於毛刻者，知內閣本非宋刻也。卷中第二、第三，宋本與毛本互易，自當以所見宋刻爲是。宋

刻亦有訛脫處，所謂無心之錯，有紅筆校正，悉與毛刻合，知錯處自可悟會耳。可之文全得力於退之，觀其《復佛寺奏》仿佛《諫迎佛骨表》，學有淵源，即此可見其大矣。大清嘉慶元年正月元夕前一日燈下，書於養恬軒之此窗。棘人黃丕烈。

又　此書從東城顧氏得來，內有紅筆圈點並評語，未知誰氏筆。今校宋刻，悉用墨筆，後之閱者可知表異矣。蕘圃氏又識。

又　嘉慶庚申春中，從昭文同年友借明崇禎時所刻《經緯集》十卷，比毛刻叙次適同，然其間竟有與宋刻合者，可知書舊一日，佳處必有。內載王守溪序，謂正德丁丑授戶部主事白水王君直夫已刻，則正德時自有刻本，何毛氏竟未及見，且並未及見崇禎時刻也。書此以志博聞。丕烈。

又　辛酉冬日，偶至南倉橋書坊，見有殘帙半冊，閱之知爲《孫可之文》，而震澤王守溪刻者。行款字行，與宋本大約相同，以百餘錢得之。攜歸取勘校宋本，十有八九之合，始信正德本亦從宋刻本出也。志之以見書之源流有自，輒得徵信於後云。蕘圃又識。

又　甲子三月得一守溪本全帙，爲吳枚庵家書，暇日當臨校宋本一過。蕘圃。

又　乙丑冬十月，於書坊見守溪刻《孫可之集》，又有崇禎烏程閔齋伋刻《劉蛻集》、《孫樵集》，劉云《拾遺》，孫云《職方》，此又向所未經見之本也。可知不患無人刻，特傳文未廣，遂不知耳。因並儲之，而著其集之刻在崇禎時，刻者不止有《經緯集》之名，而又有《職方集》之名也。丕烈。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孫可之文集十卷》（校宋本）　《龍多山錄》云：「樵起辛而遊，泊甲而休。」此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獨云謂武侯治於燕奭，此用《左傳》管夷吾治於高傒也。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校定書籍，可不愼哉。六月朔日再閱於邗上書。千翁。

又　道光丁亥因有《文粹》辨正之役，遍搜唐賢遺集，得此王濟之所刻孫可之內閣本，復從長洲汪氏借宋槧勘正，視汲古之唐人本遠過之矣。宋本舊在小讀書堆，重見恍若隔世，爲題數語於後。千翁書，時年六十有二。

又　正德序一首，從吳有堂本補於末。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孫可之文集十卷》（明正德刊本）　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此集前有中和四年自序稱，文三十五篇，編成十卷。黃氏《士禮居藏書題跋》云：「可之文全得力於退之，觀其《復佛寺奏》，仿佛《諫迎佛骨表》。學有淵源，即此可見其大矣。」第二、第三兩卷宋刊本與毛刻本互易，後得震澤王守溪刻者，行款字行與宋本十有八、九之合，「始信正德本亦從宋刻出也。」此本前爲正德丁丑震澤王鏊序稱，獲內閣祕本，手錄以歸，戶部主事白水王君直夫請刻以傳。後有白水王諤跋。

又《唐孫樵集十卷》（明刊本朱竹垞藏書）　前有樵自序，次天啓乙丑吳馥字祖堂序，謂參攷《文苑》等籍，釐正相沿之謬。有竹垞印、長水胡氏敦仁堂圖籍印。

又《孫可之文集十卷》（舊鈔本）　右鈔本前有中和四年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自序云：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幼而工文，得之眞訣。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詔樵有揚、馬之文，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藁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以貽子孫。」此書宋刻之外，有王文恪吳下本、林茂之閩本、毛子晉虞山本，又有天啓乙丑吳馥重訂本。其中《書田將軍邊事》云「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而正德本脫去「其三門四日而旋」七字。馥云「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文粹》削「其三門」三字，不成語。《文苑》可證此鈔本不誤，似較正德本爲勝。惟顧千里校宋槧本云：《龍多山錄》云「樵起辛而遊，泊甲而休，仍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奭乃用管夷吾治於高傒也」，此鈔本仍作「起來」、「泊車」與「武侯之治，此於燕奭」，洵乎宋槧之可貴矣。有「芸閣祕笈」、「門前罷秲十頃田，清溪繞屋花連天」兩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孫可之文集十卷》唐孫樵撰。宋蜀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與皇甫持正，元微之諸集同式。

又　《唐孫樵集十卷》，唐孫樵撰。明天啓五年吳馥石香館刊本，七行十六字，每葉陰陽各爲匡，不相連屬。前有《鐫唐孫樵經緯集記》，題「天啓乙丑蓮花生日吳馥于字祖堂滌硯濡毫正冠稽首製」。次序自序。目錄下題「明吳馥重訂」，卷三、五、六、七、八、十咸有「乙丑春吳馥攷訂錄于石香館」二行。卷尾有舊人朱筆題識三行，欵香蓮記。鈐有「盱眙王氏十四間樓藏書記」朱文印。

又　《孫可之文集十卷》，唐孫樵撰。朝鮮舊寫本，十二行三十字。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校宋蜀本孫可之文集跋》　此唐孫樵《經緯集》十卷，余從明吳馡本摹錄者，存之篋中已十五六年矣。故人朱翼菴曾藏有宋刊本，因循未得假校，近始摹印行世，因取校讀一過。其最異者，吳本卷二爲宋本卷三，吳本卷三爲宋本卷二，其他文字改訂亦逾百許，蓋吳氏所得爲鈔本，又以《英華》、《文粹》諸書釐正其異同，於天水原雕固未嘗寓目也。昔年曾假鄧氏群碧樓藏何義門手校本移寫一本。然何氏所見爲明正德王濟之所刻，雖言源出內閣本，而訛繆頗多，亦以不得宋本爲憾。至道光時，顧千里校勘此集，乃得見長洲汪氏所藏宋本，因舉《龍多山錄》云「起辛而游，洎甲而休」，《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奭」二條，謂「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今檢此本證之，信然。汪氏宋本後歸於海源閣楊氏，余於津門得見之，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與朱氏此本正同，余別藏司空表聖《一鳴集》行款亦如是，蓋爲蜀中所刊唐人數十種之一也。

又　此孫氏《經緯集》，明末吳馡與《劉復愚集》同刻者，半葉七行，行十六字，版匡四周雙闌，惟每葉陰陽各自爲闌，前後不相連屬，視常刻爲異耳。前有「鐫唐孫樵《經緯集》記」，題「天啓乙丑蓮花生日吳馡於字祖堂滌硯濡毫正冠稽首製」。（丁氏《善本志》作「吳馥字相嘗序」，名既誤書，又以「祖堂」爲其字，益舛繆矣。）次錄樵自序。目錄下題「明吳馡重訂」，卷三、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十末，咸有「乙丑春吳馡考訂鋟於石香館」二行。卷尾有舊人朱筆題識三行，文曰：「戊寅七月廿有二日，李家堡仲氏塾中句讀卒業，時秋蘭開十二枝，涼雨新霽。香巖記。」鈐有「盱眙王氏十四間書樓藏書記」朱文印。按：《可之集》有宋代蜀刻本，與余所藏司空表聖《一鳴集》、《孟東野文集》行款相同，友人朱翼菴曾有藏本，涵芬樓已印入《續古逸叢書》矣。海源閣亦有一帙，余於津沽一見之，以諧價未成而罷。明正德有吳中王文恪家刻本，見丁氏《善本書志》。此天啓吳馡刻本，雖時代較晚，而流傳最稀，近世藏家書目，惟丁氏《善本書志》載之，餘皆傳鈔本也。余昔年於廠市曾覯一帙，以懸價過高，命小史映錄一部存之。茲來秣陵閱肆，忽見此帙，亟以廉值收得之。閱卷中印章，知爲盱眙王氏十四間樓所藏。余於己未夏薄游高郵，曾登樓披閱竟日。時全書萬餘冊尚未散，其中雖無宋元古本，而舊鈔祕刻亦頗有之。後爲市賈捆載至滬市，余指索諸書，多不能得，此其一也。不意區區小集，十餘年後仍展轉以入吾手，古人所謂書緣者，殆足信耶。第有不可解者，壬子在海上楊惺吾家，曾見所藏孫、劉二集，云是吳馡合刻。惺吾盛稱此書罕祕，愼勿以版式粗陋而忽之，并影刊入《留眞譜》中。今以此本與譜核之，版匡行款咸斠若畫一，而目錄標題作「孫可之集」，下署「明黃燁然、黃也剛同編輯」，較此本迥然不同，豈吳氏石香館刻版後移歸黃氏，而改題姓名耶。然同時不應有兩刻本，即好事者覆雕，其字畫豈能酷肖如是。異時倘得兩本並案而觀，庶幾一決此疑也。又余曩時讀《可之集》，曾假得鄧孝先同年藏何義門手校本，迻錄於覆汲古本上，又以顧千里校本參證之。今宋蜀刻本已由涵芬樓印行，而余又適獲此本，行當取蜀刻校於此本上，庶能折衷以歸於一是。蓋宋本雖古，未必可盡從；明刻雖晚，亦不無可取，是要在善校、善讀者而已。丁丑三月二十一日，藏園老人記。時方冒風游極樂寺看海棠歸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孫可之集十卷》　唐孫樵撰。汲古閣刊本。明正德丁丑王諤刊本，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萬曆中金陵刊本。天啓甲子吳馡刊本。近年涿州孫氏刊小字本。長州汪氏有宋刊本。嘉慶三年問經草堂刊巾箱本。振綺堂有吳馡刊本。題《孫職方集》十卷，《劉拾遺集》六卷。又崇禎中合刊，不分卷。〔續錄〕宋天聖本，後刻「大宋天聖元年戊辰祕閣校理仲淹家塾」，見天錄後目，考戊辰乃六年，蓋書賈增印作僞。汪目有宋蜀本。吳馡本七行十六字。閔氏刊本。清光緒八年刊經緯集三卷。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本。

藝　文

謝遹《讀何易于傳》　吏皆愁死自焚詔，農正勤耕身挽船。墨綬紛紛滿天下，不知誰拍此渠肩。

盧攜

傳記

《**新唐書・盧攜傳**》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翺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略】後病風足蹇，神智瞑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略】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鬐也。

紀事

《**舊唐書・盧攜傳**》祖損，父求。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

《**玉泉子**》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爲衽席不修。隱以從兄攜爲相，特除右司員郎，右丞崔沆不聽。隱上省，仍即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攜即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溫（揖）〔抑〕焉。迨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攜曰：「諫官似狗，一個吠輒一時有聲。」

又 故相盧攜爲監察御史，中丞歸仁紹上初日，傳語攜曰：「昔自浙東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綾三千匹。請出臺。」後自郎官除洛陽縣令，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攜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曰：「間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之云：「自相公大拜請假。」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

《**金華子》卷下** 盧公攜入相三日（攜字子升。乾符五年入相。）堂判：福建觀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時，衆詞疑惑；王回、崔程、郎幼復等三人，到任之後，政事乖張；並勒停見任。天下爲之岌嶪。黃巢勢盛，遣使乞鄆州節度使（《新書》作表求天平節度使。）勅下許之。攜謂妖亂之徒，若許則僥倖得志。及潼關不守，鑾駕將西幸，爲小黃門數十人詣宅擁門詬責之，遂寘堇而斃。（《新書》作仰藥死。）黃巢既入京，斲其棺焉。

《**北夢瑣言》卷五**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雲仙雜記》卷五引《鳳池編**》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言。後數年，攜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不濕不搖。

藝文

司空圖《感時上盧相》 兵待皇威振，人隨國步安。萬方休望幸，封岳始鳴鑾。

又《亂前上盧相》 虜黠雖多變，兵驕即易乘。猶須勞斥候，勿遣大河冰。

李郢

論述

《**唐才子傳・李郢**》郢工詩，理密辭閑，箇箇珠玉。其清麗極能寫景狀懷，每使人竟日不能釋卷。

《**唐音癸籤・評彙四**》李楚望（郢）調亦溜亮，不甚弱。錢塘西齋一篇，置之盧綸、李端集中，難別涇渭。（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一**　李郢（字楚望）七言律「虬鬚憔悴」一篇，亦晚唐俊調。其他入錄者，聲多宣朗，語多藻麗，然去趙嘏實遠。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郢》　山家春晚幾回來，留步清吟小徑隈。燕靜蜂喧人寂寞，梅青蕨紫自徘徊。

《**茶山貢焙歌**》《韻語陽秋》卷五：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略】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喊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夏日登信州北樓**》《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中四句尤佳，卻是第七句一斡有力；謂高樓之望，政足銷憂，而蟬已迫人入城矣，始見無窮之味。猶（陳）後山云「登臨興不盡，稚子故須還」也。游興未已，而小兒童輩隨行，但云欲歸。非細味不見此二詩之妙。馮班評：「入關」謂應舉入京也。聽蟬聲知秋近矣，此時當求解也，即「槐花黃，舉子忙」意。方（回）公解誤。紀昀評：前六句無好處，（方）虛谷取中四句未是。結自好，虛谷解亦好。

《**贈羽林將軍**》《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解四七二十八字，只除「虬鬚憔悴」四字，其餘盡寫少年豪事，妙妙。看他不寫侍武皇如何近幸，只寫鵰知御苑、馬識天香，便令羽林恩寵如畫。此皆唐人秘法，不可不學也。須知此解寫憔悴，非寫恩寵也。細讀「曾入」字，便知之。又：「虬鬚」下，自來無「憔悴」字；「憔悴」上，自來無「虬鬚」字，只四字合成半句，令無數英靈男子大哭。（後解）「孤舟月」、「兩鬢霜」，言一無所有也。昔年豪事竟何在哉。惟有弄笛江上，眼看殘陽而已。嗟乎，嗟乎，「虬鬚憔悴」，一至此乎。《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虬鬚羽林郎」五字，極其豪邁，中夾入「憔悴」二字，便覺意氣索然，讀之眞可爲英雄下淚也。隨接筆云「曾入甘泉侍武皇」，又想到少年豪事。三四皆寫將軍侍武皇之事也，卻不寫武皇如何近幸，羽林如何神勇，只寫鵰知御苑，馬識天香，便令羽林恩寵如畫，此皆唐人秘法，不可不學也。五是寫其身退。六是寫其功成。末言「惟有」者，言將軍一無所事，所樂只此而已。

《**送人之嶺南**》《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一寫嶺南，二寫送人，三四寫嶺南之事，五六寫嶺南之景，七八囑其及時圖歸也。「逢素女」，囑其愼起居，「見青牛」，囑其愼風濤。「月照啼猿」、「煙含古桂」，皆一派淒涼情景，此所以囑其莫淹留也。

《**晚泊松江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先生詩，每每比人意欲高一揼手。如起句「片帆孤客」，看他只下「夷猶」二字，便說得自己心眼直是超出常人心眼之外。蓋三之「方驚離別」，便是常人心眼；四之「別駐古今」，便是自己心眼。常人心眼，不出蓼花水驛之前；自己心眼，實在片帆夷猶之外也。（後解）五山川暮，六網罟收，七八棹歌遙散。一日未後不過如此而已，一生未後不過如此而已，一代未後不過如此而已。然則日日未後不過如此而已，生生未後不過如此而已，代代未後不過如此而已，此即上解所云千古劇愁。試思片帆若不夷猶，我乘千里馬眞先安之哉。

《**江亭春霽**》《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寫「霽景」，卻從江籬江荇着手，此最是寫霽第一妙理。蓋自來新晴之初，獨有水濱與朝光相切，便得最先知覺，此固非睡夢爛熟之人所曉也。「蜀客帆檣」者，寫西望亦霽也。「楚山花木」者，寫東望亦霽也。一解純寫霽景也。（後解）一解寫霽後之所平望也。「掩映千門柳」，言何處不在春風；「淒涼萬井煙」，言何處不悲曉色。因而遙望水南翠微，心感泠泠金磬，猶言蒼生方且如此，殊未卜稅駕之何年也。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天氣新晴，獨水濱與朝光相切，便得最先氣色，此篇一起即從江蘺江荇描寫霽色，最是妙理。三寫蜀客，是西望春霽也。四寫楚山，是東望春霽也。五六寫江亭霽後平望之景，「掩映千門柳」，言何處不在春風，「淒涼萬井煙」，言何處不悲曉色。七八亦即於春風曉色之所見所聞，深致其感嘆之意耳。

《重陽日寄浙東諸從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重陽本是苦節，看他又寫多病。無酒已是苦是，看他又寫聞笛。此亦是出格重陽詩。「門常掩」妙，「菊自開」妙。「門常掩」者，本意不擬人來，「菊自開」者，本意亦不作重陽想也。無端忽因聞笛，因而觸起怨緒，於是久掩之門，忽然欲望人來。先生詩，每將自己心性寫高一層，如此前解之曲曲折折皆是也。（後解）前解寫自己此間，後解寫諸公彼中也。「紅旆紛紛」、醉下高臺，又輕下「知君」二字者，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

《上裴晉公》《詩學禁臠・美中有刺格》：「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上句賦，下句比。）「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曾經庾亮三秋月，下盡羊曇兩路棋。惆悵舊堂扃綠野，夕陽無限鳥飛遲。」第二聯上句叙尊任之隆，下句叙元勛之建，皆應第一聯二句。第三聯上句亦是應第一句。第四聯是刺朝廷不用老臣，下句見唐衰氣象。《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敬曰：莊渾老筆，爲晉公寫照。周珽曰：中唐雄渾之詩，建牙吹角之後，多誦昌黎南伐旅師與楊巨源「西河戰罷」爲佳什，李郢在晚唐，如「四朝憂國」、「虬鬚顱額」二首，讀之未嘗不鏗鏗成盛世之音。又：首美晉公老于謀國，而精神姿格倍常，中誦其承寵破虜，復興致閒適，結或謂就綠野景物，喻當時遲留祿位者，不如公成身退之爲得也，玩「惆悵」字恐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看他一解四句，非晉公誰敢當者？便欲矯矯平視韓昌黎《平淮西碑》也。有人說相四朝是何等富貴榮華？先生獨說憂四朝是何等鞠躬盡瘁。再加「鬢如絲」三字，眞畫出文武元老無限辛苦焦瘁也。一先寫如此辛苦焦瘁，二忽然再寫精神，再寫姿。龍馬者，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言晉公身爲輕重，其事甚煩。海鶴者，又言晉公如此事煩，而其神態閑遠，乃更無鞅掌之色也。三四正全寫淮西一役。如天上、陣前、玉書、金甲、傳詔、受降、夜時等字，字字皆荆鷄卵大珠也。（後解）前解出力極寫晉公，此出力極寫感佩也。五庾亮月，寫盡晉公推誠布公。六羊曇棋，寫盡自家受知被愛。至今高唱「曾經」、「下盡」之四字，猶當叩扉痛哭，不能仰視，何況當時身是其門人。《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乃裴相歸田李郢表其舊日功勳而上之也。朱三錫評：一曰「四朝憂國鬢成絲」，言晉公身相四朝，鞠躬盡瘁，毫無優游之樂。二曰「龍馬精神海鶴姿」，言晉公身係安危，神態閑適，絕無鞅掌之色，直將文武元老顧命大臣寫出如畫，非晉公誰敢當此也。三四全寫淮西一段，聲口氣槩，何等冠冕。後四句皆寫感佩之意。「庾亮三秋月」寫晉公推誠布公，「羊曇一局棋」，寫自己受知被愛至今。高唱「曾經」、「下盡」四字，猶當叩扉痛哭，不能仰視，何況當時身受其栽培者乎。「無限鳥飛遲」言感恩者之衆多也。

《錢塘青山題李隱居西齋》《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爲西齋幽勝，後解寫隱居錢塘之高蹈也。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不知誰在桐廬，勞此殷勤相寄，然胡不遂直致，又必題於驛壁？想贈人以言，固其素誼，而使之自聞，又能善入，總是先生略略動筆，必皆與尋常稍異也。一二言縣前水平，正是江上潮應也。愛人者愛其屋，因而並愛及其屋上之烏。今亦思人者思其縣，因而并思及其縣前之水也。三四言我非思桐廬縣也，我則思桐廬縣之堂上，自有一美人也。（後解）麥隴水店，寫桐廬一路景；鱸魚蓴羹，寫桐廬一路味。此皆殘春客棹之無限受用也。前解寫寄題江驛，後解寫適越路過，截然。《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桐廬不知何人在彼，値友人過桐廬而遙寄，自因直致於此人，乃不令直致，偏使此友寄題於驛壁，其效古君子，贈人以言之意，必使自聞，又能善入也。前四句先寫「寄題江驛」，後四句方寫「友人適越路過」，另是一格。

《送劉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二妙於不寫人，只寫馬。言雪晴則雲暖，雲暖則沙乾，沙乾則馬行輕快，於是村橋西路，瞥然遂已不見劉生也。三四承馬行輕快，瞥然不見，言但見渡頭芳草之色，但聞嶺外鷓鴣之聲，更已不見劉生，更已不聞劉生也。又：寫新入世路人，眞有此高興。（後解）五六「車發」、「火迎」，是寫別後第一夜不堪。七「落日千峰」，是寫轉愈不堪。「知君回首望」者，猶言此非君今日所知，君至其日始當知耳。然而我則今日固已知之也。又：想見劉生匆匆急別，故作爾語婉贈之。蓋直恐他日倦游，始當重念此詩耳。《唐詩評選》卷四：清勁不減高、岑。一結得象外之

象。《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雪初晴」，當是冬盡春初之際，此送人之時序也。三四寫送時之景色，自不必言，細玩詩意，當是劉生初入世路，匆匆出門，則所云雪暖沙乾，馬行輕快，雖寫當日時序，而極寫劉生得意疾發之狀，忽已過村西矣，忽又過渡頭矣，忽又過嶺上矣，所見惟有芳草，所聞惟有鷓鴣，遂已不見有劉生也。五六轉筆，乃遙計其別後之情況，言之車發火迎，已自不堪，落日千峰，轉愈不堪，「回首望高城」者，言世情客況，自下君尚未知，直待倦遊方始知之，而我不待君行先已知之矣。

《秦處士移家富春發棹亭懷寄》　《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前四句寫處士移家富春，後四句寫懷寄。空江潮落，洲渚初生，亭前之景也，山多秀則有地可居，眼盡青則有人可倚。離別相思，皆寫寄懷之情，以逼出「白石高歌」，不復再聽之意。

《寄懷秦處士》　《一瓢詩話》：李楚望《寄懷秦處士》：「常聞郡邑山多秀，更說官僚眼盡青。」寫盡爲處士者，外君子，內小人，一團齷齪，欺世盜名。不意今日，其風特甚。

《故洛陽城》　《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詩言明皇荒淫無度，而致安史之亂，是以致洛陽之荒涼也。朱三錫評：昔祿山之兵，自朔方長驅直入洛陽，以致明皇幸蜀，不復巡幸，一二即寫此一段也。然水猶昇平之水，春猶昇平之春，以至雲收少室，柳拂虹橋，猶是昇平景色，及憶當時昇平之事，回首鳳樓，空有落花而已，於極艷之中，寫盡淒涼之況。此唐律之所以有體有度也。

《春日題山家》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六韻無句不工，惟（梅）聖俞《許發運寒食偶書六韻》足以敵之。何焯評：句句新。紀昀評：又是一種妙，無酸餡氣。《載酒園詩話・疑誤》：李郢《春日題山家》，極多警句，中云「燕靜銜泥處，蜂喧抱蕊回」，思路曲折，造語亦工。余嘗嫌其「處」字不惟不及「回」字之響，且下一句中含三意，上止兩意。後偶得元板書觀之，乃「燕靜銜泥起」，殊爲快然。因歎古人受誣如斯者，殆不可勝數。

《淛河館》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此詩一筆寫成。山行天趣，言言新美而無作爲。第三句尤奇譎也。馮班評：第七句對得變化。次聯只是「四靈」境界，未是唐人佳句。查慎行評：恐入下劣詩魔。許印芳評：吳體即拗律，此說又可證矣。次聯、尾聯皆拗調，勿誤爲古句。紀昀評：第三句卻不甚佳，以在吳體不妨耳，馮氏譏之良是。《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寫是日晚色，二寫是時物候，三四寫是地風土。曷爲先寫晚色，次寫物候。蓋題是「歇馬」，則日晚之情急，暮春之情緩也。曷爲一寫物候，隨寫風土。蓋既得歇馬，則日晚之情緩，暮春之情又急也。（後解）前解只是初至田家，求歇馬處。此解乃是已得田家，遂觸歸緒也。漁樵將餉，既不知處，曷辨其遠，既說是遠，曷云知處。總是驟到此中，了無捫摸，而又刺眼應心，不啻出口，於是不自覺有此恍惚之語也。「千峰靄靄水潺潺」，即八之「此中」二字。「愁獨行」者，愁而獨行。此二語乃既歇馬後自哭自訴之文，非正獨行也。《拜經樓詩話》卷二：唐李郢《淛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句，何義門詆爲外道。騫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尺餘，色青如蛙，土人呼爲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體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復化雉。唐人詩似未可輕議。《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一寫是日晚色，即寫歇馬也。二寫是日物候，即寫暮春田家歇馬也。三四寫暮春景色，即寫暮春情緒，蓋初至田家，但求歇馬，既已歇馬，便觸歸心。此五六二句，寫田家，而忽念及故鄉也，「千峰靄靄水潺潺」，即八之「此中」二字，「愁獨行」者，愁而獨行。此二語，乃既歇馬後自笑自訴之詞，非眞正獨行也。

《江亭晚望》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落手寫一「碧」字，便知其是先看涼天，次看江亭。先看涼天、次看江亭者，不涼當不看，不看當不見雁，不見雁當不心動晚秋，不心動晚秋則又何故而看江亭也。三四池臺荷歇，籬落荳疏，是一片晚秋，是一片愁緒，先寫成以待後解轉出「無愁」二字也。（後解）五六如此轉豈不奇，言自從學道之後，頗復不被緣感。然一向病魔見侵，未免有意玄功。則值此稻熟鱸肥之際，何爲而不片帆歸去耶。看他滿肚欲歸，偏又作此閑閑之筆，所謂文人各自有其專家也。《唐詩鼓吹》卷四朱三錫評：一寫晚秋。二寫江亭。惟碧天則涼冷，惟涼冷則鴈疎，惟天涼鴈疎，則添愁思，惟閒看天涼鴈疎，則愁思轉覺無已。當是先看涼天，次見飛鴈，因之心動，晚秋俱於江亭見之，着眼在「閒看」二字上。三四池亭荷歇，籬落豆初，是一片晚秋，是一片愁緒。五忽將無愁一轉，自是唐人極奇之筆，言我多年學道，自謂謝絕塵紛，可以忘愁，然一向病魔見侵，未免有意玄功，自求卻病，則值此稻熟鱸肥之際，何爲不歸耶。看他急急思歸，偏又作此閒筆，文人筆墨，

自是不同。

《酬王舍人雪中見寄》《升菴詩語・李郢酬王舍人雪中見寄》：「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後人或妄改「詩從」作「詩仙」，語意索然。

《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升庵集・阿那紇羅曲名》：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明。」劉禹錫《夔州竹枝詞》云：「楚水巴山煙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羅披綠蘿。」阿那紇羅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爲艷歌，劉禹錫詩言翻南調爲北曲也。阿那皆葉上聲，紇羅皆葉平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張郎中宅戲贈二首》《升菴詩話・簏簌》：唐李郢詩：「薄雪燕蓊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簏簌，下垂之貌。又作「簌簌」。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挼絲團金懸罷簌。」其義一也。薛君采語予云。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簏簌》：李郢詩「釵垂簏簌抱香懷」。吳旦生曰，簏簌，下垂之貌。又作罷簌。李長吉劍子歌云「挼絲團金懸罷簌」，吳正子注：罷簌，劍鹿盧貌。李嶠寶劍篇：「鹿盧宛轉黃金飾。」《枚乘傳》作鹿盧。《韻會》作櫨櫨。《虎鈐經》作轆轤。金人李欽叔詩：「苔花錦爛斑，懸溜珠罷簌。」

《宿杭州虛白堂》《唐詩紀事・李郢》：郢有詩云：「江風徹曙不成睡，二十五聲秋點長。」最爲警絕。劉（光）〔崇〕遠載於《金華子》。

傳記

《唐才子傳・李郢》 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鉶榜進士及第。初居餘杭，出有山水之興，入有琴書之娛，疏於馳競。歷爲藩鎮從事，後拜侍御史。【略】與清塞、賈島最相善。時塞還俗，聞島尋卒，郢重來錢塘，俱絕音響，感而賦詩曰：「卻到城中事事傷，【略】。」其它警策率類此。有集一卷，今傳。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李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爲藩鎮從事，終於侍御史。又按《九國志》，郢，長安人，唐末避亂嶺表。集一卷。

紀事

《金華子》卷下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於杭州，疏於馳競，終於員外郎。初將赴舉，聞鄰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一千緡，先到即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曰：「請各賦一篇，以定勝負。」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回江南，經蘇州，遇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歸意。郢爲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香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弦。鴛鴦交頸期千載，琴瑟和諧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入訪猶子，留宿虛白堂云：「闕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唐語林・文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下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爲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爲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與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爲《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略】。」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略】。」

著録

《崇文總目》《李郢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郢詩》一卷。字楚望，大中進士第，侍御史。

《郡齋讀書志・李郢端公詩一卷》 右唐李郢楚望也。

《通志・藝文略八》《李郢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端公集》一卷。唐侍御史李郢楚望撰。

大中十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李郢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郢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李郢詩集》一卷。

藝　文

杜牧《湖(南)(州)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著白蘋芽欲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方干《贈李郢端公》　非唯孤峭與世絕，吟處斯須能變通。物外搜羅歸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山川正氣侵靈府，雪月清輝引思風。別得人間上昇術，丹霄路在五言中。

盧延讓《哭李郢端公》　軍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路，東都權葬未歸塋。漸窮老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箏。詩侶酒徒消散盡，一場春夢越王城。

魚玄機《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存目）

又《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存目）

宋　言

《雲谿友議・去山泰》（存目）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十二年　三月，中書舍人李藩知舉。【略】進士三十人：李億(狀元)，宋言，崔沆、盧彖、徐彥若，侯岳，李質、于悰、吳畦。

《崇文總目》卷五　《宋言賦》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宋言賦》一卷。字表文。

《宋史・藝文志七》《宋言賦》一卷。

徐彥若

《新唐書・徐彥若傳》　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己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十二年　徐彥若。(《舊書》本傳：「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廣卓異記》：「大中十二年，徐商爲襄州節度使，長子彥若與于琮同年及第。至咸通六年，商自御史大夫拜相，七年，琮自兵部侍郎拜相。」按《舊書》本傳作「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咸通」即「大中」之訛。)

崔　澹

《舊唐書・崔澹傳》　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

《新唐書・崔澹傳》　璵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又《宰相世系表二下》　澹字知止，吏部侍郎。

《唐詩紀事・崔澹》　大中末，崔鉉自平章事鎮淮海，楊收爲支使，收狀云：「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藩垣，便仰問牛之代。」澹之詞也。澹終於吏部侍郎。

儲嗣宗

《唐才子傳・儲嗣宗》 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榜及第。與顧非熊先生相結好，大得詩名，苦思夢索，所謂逐句留心，每字著意，悠然皆塵外之想。覽其所作，及見其人。警聯如「綠毛辭世女，白髮入壺翁」，又「片水明在野，萬華深見人」，又「黃鶴有歸語，白雲無忌心」，又「蟬鳴月中樹，風落客前花」，又「池亭千里月，煙水一封書」，又「鶴語松上月，花明雲裏春」，又「一酌水邊酒，數聲花下琴」，又「宿草風悲夜，荒村月弔人」。《哭彭先生》云「空階鶴戀丹青影，秋雨苔封白石牀」，《題閒居》云「鳥啼碧樹閒臨水，花滿青山靜掩門」等句，皆區區所當避舍者也。有集一卷，今傳。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儲嗣宗集》一卷。唐儲嗣宗撰，大中十三年進士。

司馬札《秋日懷儲嗣宗》 故人北遊久不回，塞雁南渡聲何哀。相思聞雁更惆悵，卻向單于臺下來。

劉虛白

《唐摭言・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北夢瑣言》卷六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卻下丹田。」

《登科記考》卷二二大中十四年 十二月丁未，大赦，改元咸通。（《舊書》本紀。《新書》在十一月。）進士三十人：【略】劉虛白【略】。

《宋史・藝文志五》 劉虛白《三輔學堂正訣》一卷。

于濆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唐備》 于（濆）〔濆〕《對花》【略】等詩，發爲澆俗，至今人話間，必舉以警戒，足見之矣。

《唐詩品・咸通進士于濆》 子漪憫時輕格，力窺古調，然市游而被章甫，終賅俗目，泥泯無聞，幾至沉晦。今觀其詩，雖有結構，而音節不朗，終愧曩之作者，豈風氣囿諸，情性欲發而未揚耶。

《載酒園詩話又編・于濆》 晚唐人，余最喜于濆、曹鄴。鄴詩爲鍾、譚表章殆盡，濆詩至一篇不收，殊不可解。如《擬古意》曰：「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不惟說盡尋聲逐影之士，即端木氏之莫容少貶，亦已刻劃鬚眉矣。《塞下曲》曰：「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長城曲》曰：「死者倍堪傷，僵屍猶抱杵。」《戍客南歸》曰：「莫渡汨羅水，迴君忠孝腸。」《古宴曲》曰：「燕娥奉巵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如此數篇，眞當備矇瞍之誦。至其無關風化而工者，更不勝舉。

《龍性堂詩話續集》 嘗讀唐樂府「征人燒斷蓬，對泣沙上月」，與「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句，知其妙不知作者謂誰。偶閱晚唐杜曲于濆集始知，因閱其全詩。如《擬古意》云：「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思歸引》云：「身同樹上花，一落又經歲。」《塞下曲》云：「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村居晏起》云：「起來花滿地，戴勝鳴桑間。」「朱門與蓬戶，六十頭盡斑。」《東門路》云：「白日不西沒，紅塵應更深。」「所以青青草，年年生漢陰。」此體人都說王

建、張籍，那識有于子漪，甚矣唐人之磊落英多也。

《三唐詩品》其源出于儲太祝，唯作短編，自才力不如，特乃歸途簡凈。《野蠶》、《織素》，同體華陰；《里女》、《田翁》，追風謠諺。掞章雖少，古風所存，在晚唐自成一家之作。

分論

《塞下曲》《四溟詩話》卷四：作詩亦有權宜，或先句法而後體製。譬匠氏選材，雖有巨細長短，而各致其用，可堂則堂，不可則亭矣。于濆《塞下曲》，先得「烏鳶已相賀」之句，出自《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此「賀」字尤有味，如賦一絕則不孤此句，流於敷演，格斯下矣。詩云：「紫塞曉屯兵，黃沙披甲卧。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燕然山上雲，半是離鄉魂。衛霍待富貴，豈能無乾坤。」

《苦辛吟》《四溟詩話》卷三：于濆《辛苦吟》：「壠上扶犂兒，手種腹長饑。窗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農》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但互相祖襲爾。《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鍾大鏞，而不能自作一鼎盤。」此論高古，乃三詩之源，夐然氣象不同。

《沙場夜》《四溟詩話》卷四：凡作詩要知變俗爲雅，易淺爲深，則不失正宗矣。因觀于濆《沙場》詩：「士卒浣征衣，交河水流血。」施肩吾《及第後過江》詩：「江神亦世情，爲我風色好。」二作如此。胡不云「戰士浣征衣，忽變交河色」，「尚憶布衣歸，江神亦風浪」，庶得穩帖。《唐詩鏡》卷五〇：（「征人」二句）語稍得趣。凡景中帶趣，語始不呆。

《戍客南歸》《四溟詩話》卷三：「忠孝」二字，五七言古體用之則可。若能用於近體，不落常調，乃見筆力。于濆《送戍客南歸》詩云「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此即野蔬借味之法，而濆亦知此邪。

《巫山高》《對牀夜語》卷五：宋玉《高唐賦》云：昔楚襄王與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嘗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又《神女賦》云：「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詳其所賦，則神女初幸於懷，再幸於襄，其誣蔑亦甚矣。流傳未泯，凡此山之片雲滴雨，皆受可疑之謗，神果有知，則亦必抱長憤於沈冥恍惚之間也。于濆有詩云：「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揚。何山無暮雨，彼雨亦蒼茫。宋玉恃才者，憑虛搆高唐。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峨峨十二峰，永作妖鬼鄉。」或可以洩此憤之萬一也。

《隴頭水》《對牀夜語》卷五：羅隱《隴頭水》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于濆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所賦同，造語同，未有議其非者，今人則豈無剽竊之疑。《養一齋詩話》卷四：或以二詩爲相襲，亦非是。人即不善作詩，未必有全首或數句相襲者。于濆《巫山高》極佳，固錚錚者，而肯八句詩襲隱四句乎。

《擬古意》《唐詩鏡》卷五〇：于濆詩意想絕饒，色不潤語。

《對花》《詩話總龜・諷諭門》引《盧瓌抒情》：于濆爲詩，頗干敎化，《對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希。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又有唐備者，與濆同聲，咸多比諷。有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題道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別家》曰：「蟬鳴槐穗落。」又有《離家》詩曰：「兄弟惜分離，揀日皆言惡。」皆協《騷》、《雅》。《詩學權輿・祖述》：于濆爲詩，頗關世敎。《對花詩》：「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觀此，即知君子小人、勢力道義之心不同。

傳記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濆字子漪，泗州判官。

《唐才子傳・于濆》濆字子漪，咸通二年裴延魯榜進士。患當時作詩者拘束聲律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今一卷傳於世。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于瀆《古風》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于瀆詩》一卷。字子漪。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于瀆集》一卷，唐于瀆子漪撰，咸通二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　于瀆《古風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于瀆《古風》一卷，《于瀆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于瀆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于瀆詩集》一卷。

王棨

論述

崔致遠《王棨端公攝右司馬》　牒。端公烏衣茂族，鶴氅清流，早列官榮，頗精吏術。口中金石，常聆直韻之高；手下銅鹽，曾展長才之妙。事既同於外舉，理無愧於旁求。今則秩挂方書，職參典午。雖云承乏，且欲試能，憲府威稜。他日見豺狼懾伏，郡庭閒散，此時樂魚鳥留連，事須差攝右司馬。

又《右司馬王棨端公攝鹽鐵出使巡官》　牒奉處分，且權筦之設也。本資戎事，將贍軍須，既當薄伐之期，實藉均輸之利。能成重務，固選良才。端公韻振維山，慶流淮水。靜處五常之域，勤尋六義之門。每覽緣情，備知守節。繼委當仁之任，皆傳幹吏之名，已爲歷試諸難，可謂多能鄙事。今以仰裨國用，旁濟兵儲，權課方殷，句稽匪易。官居典午，既已優閒，志在推公，無辭冗屑，佇縻幕職，立展籌謀。雖見王晞，長寄心於方外。何妨裴楷，暫勞力於俗中。事須請攝鹽鐵出使巡官，句勘當司錢物。

又《王棨端公知丹陽監事》　牒前件官。蹈冰守節，飲水安貧。靜吟而篋有新詩，寂坐而門無雜客。卓爾君子，宛然古人。今以將濟軍須，誠資吏術，少輟琢磨之業，俾專鼓鑄之權。想夷甫之不言，無虧祖德；思仲宣之未遇，勉俟官榮。事須差知丹陽監事。

傳記

黃璞《王郎中傳》　王棨，字輔之，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鄭侍郎讜下進士及第，試《倒載干戈賦》、《天驥呈材詩》。公詞賦清婉，托意奇巧。有《江南春賦》，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分江北。」又有《詔遣軒轅先生歸舊山賦》，及《馬惜錦障泥詩》尤美。公風姿雅茂，舉措端詳。時賢仰風，盛稱人瑞。成名歸覲，廉使杜公宣猷請署團練巡官，景慕意深，將有瑤席之選。公辭以舊與同年陳郎中翬有要約，就陳氏婚好，時益以誠信奇之。初就府薦，馮涯爲試官，《三箭定天山賦》當意，爲涯所知。欲顯滯遺，明設科第，以宋言爲解頭，公爲第二。時毅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撝命收榜，扱破名第申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題，數年之間，及第殆盡。前今輿論，莫不美馮公之善得其材，棨公之獲在其選。從事本府，乞假入關。尋又首捷，玉不去身，賦《春水綠波詩》、《古公去邠論》。李公騭時擅重名，自内翰林出爲江西觀察使，辟爲團練判官。自使下監察赴調，復平判入等，授大理司直。未幾，除太常博士，入省爲水部郎中。公初上第，鄉人李顏累舉進士，鬱有聲芳，贈公歌詩云：「蓬瀛上客顏如玉，手探月窟如夜燭。笑顧姮娥玉兔言，謂折一枝情未足。」時謂顏狀得其美，若有前知。公十九年内三捷，其於盛美，蓋七閩未之有也。不幸黃巢竊據京闕，朝士或殍或戮者，不可勝計。公既遇離亂，不知所之。或云歸終於鄉里焉。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絶。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棨尤所推伏。

著録

《遂初堂書目》《王棨集》

《宋史・藝文志三》 王棨《重修荆門志》十卷。

又《藝文志七》《王棨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麟角集一卷》 唐王棨撰。棨字輔之，福清人。咸通三年進士，官至水部郎中。黄巢亂後，不知所終。唐代取士科目至多，而所最重者惟進士。其程試詩賦，《文苑英華》所收至夥，然諸家或不載於本集中，如李商隱以《霓裳羽衣曲詩》及第，而《玉溪生集》無此詩；韓愈以《明水賦》及第，而其賦乃在外集是也。其自爲一集行世，得傳於今者，惟棨此編，凡律賦四十五篇。又棨八代孫宋著作郎蘋，於館閣得棨省試詩，録附於集，凡二十一篇。題曰《麟角》者，蓋取《顔氏家訓》「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之義，以及第比登仙也。集中佳作，已多載《文苑英華》中。雖科舉之文，無關著述，而當時風氣，略見於斯，録而存之，亦足備文章之一格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麟角集一卷附録省題詩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 唐水部郎中福清王棨輔之著。前有唐鄉貢進士黄璞撰傳。【略】次有公小像。凡律賦二十五首，附省題詩二十一首。爲宋紹興乙卯八代孫蘋任著作郎於館閣讐校時所録。歙鮑廷博刻於知不足齋，福鼎王氏刻於麟後山房。陳壽祺有跋。補《文苑英華》五十九卷中《沛父老留漢高祖賦》，又附録《文粹》九十八卷陳黯《送王棨序》。此爲舊鈔，行款疏朗。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麟角集一卷》 嘉錫案：此集知不足齋本。卷首有唐黄璞所撰《王郎中傳》，蓋宋人自《閩川名士傳》中録出，（《唐志》及晁、陳書目皆三卷，《宋志》一卷。）其略曰：「王棨字輔之，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鄭侍郎讜下進士及第，成名歸覲，廉使杜公宣猷，請署團練巡官。李公騭爲江西觀察使，辟爲團練判官，授大理司直，除太常博士，入省爲水部郎中。不幸黄巢竊據京闕，朝士或俘或戮者，不可勝計，公既遇離亂，不知所之，或云歸終於鄉里焉。」《提要》叙棨之始末，全本於此，然删其末句，則非傳疑之義也。且閩之福清縣，於唐爲福唐縣，後唐同光初始改福清，宋以下並因之，見《乾隆一統志》卷三百二十五。今《提要》稱棨爲福清人，是混唐、宋地名而一之也。

又 案此集不見於《新唐志》及宋人諸家書目，惟《宋史・藝文志》有《王棨詩》一卷，豈即其孫蘋在館閣中所見之原本歟。至於取棨所作律賦與詩合爲一集，名爲《麟角》者，或亦蘋所爲也。蘋爲紹興間人，而此書之出蓋甚晚，故不爲晁公武、陳振孫等所見耳。《困學紀聞》卷十三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翁元圻注云：「唐王棨自名其集曰《麟角集》，亦取蔣子。」翁謂棨自名其集者固非，其謂取之蔣子則是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叙學門引蔣子《萬機論》曰：「諺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又卷四百九十六引作「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無首尾六字。）此但泛言學者之多而成名之少，故王氏用以名其祖之詩賦，明其學成登第，爲難能而可貴。蔣子既未嘗以此喻登仙，即王氏亦未必有此意也，《提要》誤矣。惟《抱朴子内篇・極言篇》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莫不負笈隨師，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説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睹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只引末二句。）如用蔣子之言，以證學仙者少成而多敗，《顔氏家訓・養生篇》因之推衍其意曰：「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此皆在蔣子《萬機

論》之後，雖展轉援用其語，而意已大殊。《提要》獨舉《家訓》爲出處，是未考之《困學紀聞》矣。

藝文

貫休《干霄亭晚望懷王榮侍郎》 霜打汀島赤，孤煙生池塘。清吟倚大樹，瑤草河馨香。久別青雲士，常思白石房。誰能共歸去，流水似鳴璫。

李昌符

論述

綜論

《唐詩品·咸通進士尚書郎李昌符》 開成以後，作者內無含意，外無宗聲，當時元氣既漓，人才削薄，其致使然耳。昌符既仕中朝，殆欲矯迹詞林，以圖拙搆，而才非宗匠，意靡所騁，傳之後世，祇見狼疾。

《唐音癸籤·評彙四》 李昌符存藻不多。「四座列吾友，滿園花照衣」，善寫賞席樂興，語不在飾。「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雖未目塞垣者，亦領之。（遯叟）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昌符》 李昌符寫景最爲刻劃，而無蹇澀之態，勝諸苦吟者多矣。如「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恍見塞外蕭條之狀。「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儼然自遠還家也。又《曉行》「破月銜高岳，流星拂曉空」，《題友人屋》「數家分小徑，一水截平蕪」，皆若目擊。至《秋夜》詩「芙蓉葉上三更雨，蟋蟀聲中一點燈」，讀之眞亦淒然，惜頸聯強弩，結更入俗耳。此則晚唐通病。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昌符》 五十名篇婢僕詩，浹旬傳誦遍京師。咸通四載登高第，十哲芳聲冠一時。

《北江詩話》卷一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略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即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綠珠，綠珠即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分論

《遣歸別墅》 《圍爐詩話》卷二：李昌符歸故居詩，情景浹洽。《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情景俱眞，結意即杜老「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意。

《題友人屋》 《唐詩鏡》卷五三：三四有盛唐王、孟風。

《尋僧元皎因贈》 《唐詩鏡》卷五三：三四遠俗。

《旅遊傷春》 《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第四句最佳。紀昀評：起句藏過夢歸一層，用筆超妙。五句稍晦。《唐詩解》卷三八：此傷春苦雨厭行役也。醉中志情，醒而始覺鄉關之遠，因不寐而聽漏聲之終，且待旦也。既睹林中之曙色，復傷雨際之春光，意此時必有倦飛之鳥，將盡之花，花鳥難堪而況人乎。我想十年于外，一事無成，能不厭羸馬之驅馳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弼：爲四實體。周珽曰：傷春之思，由夜及曉，由林影雨聲想到鳥倦花殘，蓋人情醉中忘情，醒則懷土倦遊之心併起。此詩盡羈客眞境，沉細純正，再觀其《歸故居》一首，始信「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之語，爲不虛。唐汝詢曰：起摹寫客況，直而不膚，次尚不落晚唐調，三花鳥屬想象，不作寫景看。《古唐詩合解·五言律詩》：此詩前後寫旅遊之春，而字字心傷，情文兼生。

《秋夜作》 《唐詩鏡》卷五三：三四清歷，不乏景趣。

《婢僕詩》 《賓退錄》卷八：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奓奓。」曲盡婢之

情狀。乃知古今〔類〕如此。《藝苑卮言》卷八：李昌符《婢僕詩》五十韻，路敬延《稚子詩》一百韻，皆可鄙笑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敬延觸怒沉河而死，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爲戒。

傳記

《唐才子傳・李昌符》 昌符，字（若）〔巖〕夢，咸通四年禮部侍郎蕭倣下進士。工詩，在長安與鄭谷酬贈，仕終膳部員外郎。嘗作《奴婢詩》五十首，有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每般閑物要些些」等句。後爲御史劾奏，以爲輕薄爲文，多妨政務，虧嚴重之德，唱誹戲之風，謫去，匏繫終身。有詩集一卷行於世。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〇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略】」。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唐摭言・海叙不遇》 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張）喬及（俞）〔喻〕坦之、劉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大鄭王房》 昌符，字巖夢。

《唐詩紀事・李昌符》 李昌符，字巖夢，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歷尚書郎。

著録

《遂初堂書目》《李昌符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昌符集》一卷。唐膳部員外郎李昌符撰。咸通四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李昌符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李昌符詩》一卷。尚書郎李昌符巖夢著。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李昌符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李昌符詩集》一卷。

藝文

許棠《題李昌符豐樂幽居》 詩家依闕下，野景似山中。蘭菊俱含露，杉梧爲奏風。破門韋曲對，淺岸御溝通。莫歎連年屈，君須遇至公。

鄭谷《寄膳部李郎中昌符》 鄠郊陪野步，早歲偶因詩。自後吟新句，長愁減舊知。靜燈微落燼，寒硯旋生澌。夜夜冥搜苦，那能鬢不衰。

伊璠

《唐闕史》卷下 黄巢汙踐宮闕，【略】獨前涇陽令伊璠，爲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爲猛獸搏而食之。禍患之來，其可苟免。

《唐詩紀事・伊璠》 璠，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曾爲涇陽令。至黄巢亂，璠陷寇，屢脫命於刃下。其後逃避，夜至藍關，猛獸搏而食之。

武　瓘

《感事》《唐詩箋注・五言絕句》：暄涼之悲，不易者鮮。「舊巢」二句，用意沉痛。

《唐詩紀事・武瓘》　瓘，登咸通進士第，唐末宰益陽。《勸酒》云：「勸君金屈巵，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感事》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瓘初投卷於知舉蕭倣，見是詩，賞其有存故之志，遂放及第。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四年　進士三十五人：孫龍光（狀元），柳光，韓綰，武瓘，李昌符，伊璠，薛扶，孔振，蘇蘊。【略】知貢舉：左散騎常侍蕭倣。

蕭　遘

《新唐書・蕭遘傳》　遘字得聖，寘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緜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蹈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遘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滌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饔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幷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傅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遘即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期，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

《北夢瑣言》卷六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具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唐詩紀事・蕭遘》　蕭與韋保衡同年登第，保衡以幸進，而蕭自標致，衡銜之。既相，摘蕭之失，貶播州司馬。途經三峽，月夜賦詩自悼，懼其見害。若有人告曰：「公其勿憂，余當爲禁禦。」蕭後爲相。

翁　綬

《隴頭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前解寫隴頭諸公意思。「朔風急」，想見純是怨聲；「邊勢長」，想見並無鬥志。此極寫「盡思鄉」之三字也。（後解）後解寫自己胸前意思，「明劍戟」、「見牛羊」，此極寫樓蘭之蠢動也。

《唐才子傳・翁綬》　綬，咸通六年中書舍人李蔚下進士。工詩，多近體，變古樂府，音韻雖響，風骨憔悴。眞晚唐之移習也。後亦間關，名不甚顯。固知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施於後世哉。有詩今傳。

袁皓

《**新唐書・李晟傳**》 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

《**唐詩紀事・袁皓**》 皓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蕊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蕊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急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唯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皓，宜春人。咸通進士，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

《**崇文總目**》**卷二** 袁皓《興元聖功錄》三卷。

又卷五 袁皓《文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袁皓《興元聖功錄》三卷。

又《**藝文志四**》 袁皓《碧池書》三十卷。袁皓《集道林寺詩》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 袁皓《興元聖功錄》，《功臣錄》三十卷。

又《**藝文志七**》 《袁皓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皓《碧池書》三十卷。

羅隱《**寄袁皓侍郎**》 東臺失路岐，榮辱事堪悲。我寢牛衣敝，君居多角危。風塵慚上品，才業愧明時。千里芙蓉幕，何由話所思。

楊夔《**寄當陽袁皓明府**》 高人爲縣在南京，竹遶琴堂水遶城。地古既資攜酒興，務閒偏長看山情。松軒待月僧同坐，藥圃尋花鶴伴行。百里甚堪留惠愛，莫教空說魯恭名。

劉崇龜

《**新唐書・劉崇龜傳**》 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艅亡。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

《**北夢瑣言**》**卷三**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饌饟，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及鎮番禺，效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顯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又卷七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

《**因樹屋書影**》**卷四** 白樂天別駕忠州，爲《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爲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倣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沈光

《**雲谿友議・沈母譏**》 潞州沈尚書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牓，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也。」（吳興沈氏，相見問葉，不同房。）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其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後果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唐摭言・夢**》 沈光始貢於有司，嘗夢一海船，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

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飈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即夢中所睹物。

《北夢瑣言》卷七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

《唐才子傳・沈光》　光，吳興人，咸通七年禮部侍郎趙騭下進士。工文章古詩，標致翹楚，大得美稱。嘗作《洞庭樂賦》，韋岫見之曰：「此乃一片宮商也。」又如《太白酒樓記》等文，皆儀表於世。有詩集及《雲夢子》五卷，並傳世。光風鑑澄爽，神情俊邁。後仕終侍御史云。

《新唐書・藝文志四》《沈光集》五卷（題曰《雲夢子》）

《宋史・藝文志七》《沈光詩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光集》五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沈光集》五卷。

羅隱《送沈光及第後東歸兼赴嘉禮》　青青月桂觸人香，白苧衫輕稱沈郎。好繼馬卿歸故里，況聞山簡在襄陽。盃傾別岸應須醉，花傍征車漸欲芳。擬把金錢助嘉禮，不堪栖屑困名場。

汪遵

論述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引《詩史》　江遵《詠史》云：「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何光遠稱此詩卓絕，千百集中無以加。

又《感事門上》引《唐賢抒情》　李朱崖平泉莊佳景可愛，洛中士人詫於汪遵，遵有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風光滿目前。剛欲平他不平事，至今惆悵滿南遷。」汪過楊相宅，有詩云：「倚伏從來事不遙，無何平地起青霄。才到青霄卻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

傳記

《唐才子傳・汪遵》　遵，宣州涇縣人。幼爲小吏，晝夜讀書良苦，人皆不覺。咸通七年韓袞榜進士。遵初與鄉人許棠友善，工爲絕句詩，而深自晦密。以家貧難得書，必借於人，徹夜強記，棠實不知。一旦辭役求貢，棠時先在京師，偶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行李索然。棠訊之曰：「汪都何事來。」遵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不忖，而欲與棠同研席乎。」甚侮慢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洛中有李相德裕平泉莊，佳景殊勝，李未幾坐事貶朱崖，遵過，題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略】。」又《過楊相宅》詩【略】，俱爲詩人稱賞。其餘警策稱是。有集今傳。汪遵，涇之一走耳。拔身卑污，奮譽文苑。家貧借書，以夜繼日，古人閱市偷光，殆不過此。昔溝中之斷，今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當如是耶。與夫朱門富家，積書萬卷，束在高閣，塵暗籤軸，蠹落帙帷，網好學之名，欺盲聾之俗，非三變之敗，無一展之期。諺曰：「金玉有餘，買鎮宅書。」嗚呼哀哉。

《全五代詩・楚・江遵》　遵（一作王遵、一作汪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流寓楚卒。

紀事

《唐摭言・爲鄉人輕視而得者》（存目）

《唐詩紀事・汪遵》　遵幼爲吏，許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善爲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遇遵於途，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遵《長城》詩也，得名於時。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許棠，其鄉人也。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汪遵《詠史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汪遵《詠史詩》一卷。

韋承貽

《唐摭言・雜記》　韋承貽咸(光)(通)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光化初，幾爲圬墁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　韋氏逍遙公房：博，子承貽，字貽之。

《唐詩紀事・韋承貽》　承貽，字貽之，咸通八年登第。

皮日休《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祕閣韋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　四載加前字，今來未改銜。君批鳳尾詔，我住虎頭巖。季氏唯謀逐，臧倉只擬讒。時訛輕五殺，俗淺重三緘。瘦去形如鶴，憂來態似獑。才非師趙壹，直欲效陳咸。孤竹寧收笛，黃琮未作瑊。作羊寧免狠，爲兎即須毳。枕戶槐從亞，侵階草懶芟。壅泉教咽咽，壘石放巉巉。掣釣隨心動，抽書任意枨。茶教弩父摘，酒遣僰童監。默坐看山困，清齋飲水嚴。蘚生天竺屐，煙外洞庭帆。病久新烏帽，閒多著白衫。藥苞陳雨匼，詩草蠹雲函。遣客呼林狖，辭人寄海蜦。室唯搜古器，錢只買秋杉。寡合無深契，相期有至誠。他年如訪問，煙蔦暗髟髟。

又《寄同年韋校書》　二年疏放飽江潭，水物山容盡足耽。唯有故人憐未替，欲封乾鱠寄終南。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八年　進士三十人：鄭洪業狀元。，牛徽，韋昭度，韋承貽，崔昭符，皮日休，【略】知貢舉，禮部侍郎鄭愚。

鄭洪業

《唐詩紀事・鄭洪業》　洪業，咸通八年鄭愚下第一人擢第。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八年　鄭洪業(狀元)。

羊昭業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九年　進士三十人，是年試《天下爲家賦》，見《摭言》。【略】羊昭業。(《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侍郎劉允章知舉，羊昭業登第。昭業字振文。」)

《宋史・藝文志七》　《羊昭業集》十五卷。

皮日休《送羊振文先輩往桂陽歸覲》　桂陽新命下彤墀，彩服行當欲雪時。登第已聞傳禰賦，問安猶聽講韓詩。竹人臨水迎符節，風母穿雲避信旗。無限湘中悼騷恨，憑君此去謝江蘺。

陸龜蒙《二遺詩序》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略】太山羊振文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予，予以二遺之奇，聯賦詩以謝。

胡玢　胡汾

《唐摭言・海叙不遇》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詩在」)，光外更無空。」玢與李騭舊交，騭廉問江西，弓旌

不至。

曹松《與胡汾坐月期貫休上人不至》 掃庭秋漏滴，接話貴忘眠。靜夜人相語，低枝鳥暗遷。星圍南極定，月照斷河連。後會花宮子，應開石上禪。

又《贈胡處士》 年光離岳色，帶疾卧南原。白日與無事，俗人嗔閉門。樵魚臨片水，野鹿入荒園。莫問榮華事，清霜點髮根。

又《哭胡處士》 故人江閣在，重到事悠悠。無爾向潭上，爲吾傾甕頭。空餘赤楓葉，墮落釣魚舟。疑是冲虛去，不爲天地囚。丘中久不起，將謂詔書來。及見凌雲說，方知掩夜臺。白衣歸北路，玄造亦遺才。世上亡君後，詩聲更大哉。

貫休《寄西山胡汾》 待價欲要君，山前獨灌園。雖然不識面，要且已消魂。鹿睡紅霞影，泉淋白石門。伊余心更苦，何日共深論。

又《寄西山胡汾吴樵》 帶經鋤隴者，何止手胼胝。寬句句句好，慚予筋力衰。雲埴臨案冷，鹿隊過門遲。相憶空回首，江頭日暮時。

鄭仁表

《舊唐書·鄭仁表傳》 （鄭）洎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略】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騭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北里志·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値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悅）冒其季父，（悅，珠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跡，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朞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

又《天水僊歌》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當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雷和瑟一聲。」

《唐摭言·敏捷》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旁著個滄浪峽，眞是將閑攪撩忙。」

《南部新書》癸 鄭仁表，洎之次子，仁規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紀事·鄭仁表》 仁表豪爽有文，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仕爲起居郎，爲劉鄴所惡，貶死嶺外。鄴少時，投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之。鄴爲相，仁表貶死。

《唐語林·賞譽》 （存目）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九年 進士三十人。趙畯（狀元），見《淳熙三山志》。羊昭業，連總，孔紓，鄭仁表，顏□。【略】知貢舉：禮部侍郎劉允章。

張蠙《別鄭仁表》 春雷醉別鏡湖邊，官顯才狂正少年。紅燭滿汀歌舞散，美人迎上木蘭船。

吴仁璧《讀度人經鄭仁表》 身雖一旦塵中老，名擬三清會裏題。二年九齋餘日在，請君相伴醉如泥。

歐陽玭

《唐語林·補遺》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玭同在場屋，苦其貧匱，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釋解者，且言「琳，袞之子」，悰不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

「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尚也。」」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十年**　進士三十人：歸仁紹（狀元）。司空圖，歐陽玭（《淳熙三山志》：玭，衮之子。字□中，終書記），林愼思，虞鼎，劉鄴。【略】知貢舉：禮部侍郎王凝。

公乘億

論述

《**唐才子傳・公乘億**》　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善作賦，擅名場屋間，時取進者法之，命中。

《**藝苑卮言**》**卷八**　孟郊、公乘億【略】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鎭一辟，憔悴以死，【略】噫，其窮甚矣。

《**賦得臨江遲來客**》《唐詩鏡》卷五三：「柳結」二語好，托喻語亦趣饒。

紀事

《**唐摭言・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淆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爲試官。試《火中寒暑退》賦，《殘月如新月》詩。

又《**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北夢瑣言**》**卷二**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詩三百首，人多書于屋壁。

《**新唐書・高湜傳**》　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由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

又《**樂彥禎傳**》　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

《**舊五代史・梁書・孫隲傳**》（存目）

又《**唐書・司空頲傳**》（存目）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珠林集》四卷。公乘億撰。《公乘億賦集》十二卷。《華林集》三卷。公乘億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公乘億詩》一卷。字壽山，咸通進士第。《公乘億賦集》十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公乘億《珠林集》四卷。又《華林集》三卷，《集》七卷，《賦》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公乘億《珠林集》三卷，後唐人。《公乘億詩》一卷。

藝文

羅隱《**寄易定公乘億侍郎**》　謝舞仍宮柳，高奇世少雙。侍中生不到，園令死須降。班秩通烏府，罇罍奉碧幢。昭王有餘烈，試爲禱迷邦。

李拯

《**朝退望終南山**》《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此詩因收復長安之後，車駕還京，人物蕭條，有感而作。「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

安。」可見人物之衆多，市井之繁華，珍寶之衆會，士馬之盛強，皆不如前日矣。巧在「惟有」、「依舊」四字。《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引敖英曰：亂後還朝，惟有山如舊，悲慨之詞，寫得濃麗。周珽曰：黃巢亂後，風景悉非，後二句，見昔時人物市井，珍寶士馬，俱不能如山色之不改也。舊注：時襄王熅僭僞位，逼拯爲僞官，不忍，吟此以見意，後爲亂兵所殺。或云：終南山不以今昔而改色，猶義夫節士，不以夷險而改操也。天氣晴明，則山色如舊，若烟雨晦暝，焉能見色之滿長安。朝廷清明，則節義翼戴，若政教湮鬱，焉能見士之有樹立。胡濟鼎謂此說從「晴明」取意甚巧，恐失之鑿。珽意亦謂「晴明」二字指亂復見治平解爲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杜老「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之感，然以蘊藉出之，得絶句體。

《舊唐書・文苑傳下・李拯》 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黃巢之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尚書郎，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幸寶鷄，拯扈從不及，在鳳翔。襄王僭號，逼爲翰林學士。拯既污僞署，心不自安。後朱玫秉政，百揆無叙，典章濁亂，拯嘗朝退，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京城亂，拯爲亂兵所殺。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屍慟哭，賊逼之，堅哭不動，又臨之以兵，至於斷一臂，終不顧，爲賊所害，人皆傷之。

周繇

論述

綜論

《唐摭言・海叙不遇》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唐才子傳・周繇》 嘗謂禪家者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爲第一義，出有無間。若聲聞、辟支、四果，已非正也，況又墮野狐外道鬼窟中乎。言詩亦然。宗派或殊，風義必合。品則有神妙，體則有古今，才則有聖凡，時則有取舍。自魏、晉以降，遞至盛唐，大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時變，商其格製，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隱也。經云：過而不能改，是謂過矣。悟門洞開，慧燈深照，頓漸之境，各天所賦。觀於時以詩禪許周繇，爲不入於邪見，能致思於妙品，固知其衣冠於裸人之國，昔謂學詩如學仙，此之類歟。

《升菴詩話・多景樓(周繇)》 此二詩(《登甘露寺》《甘露寺東軒》)勝張祜《金山》詩，而人罕稱之。

《問花樓詩話》卷一 焦山舊名浮玉，一云以隱士焦光得名，或云即焦先。昔人謂金山如輕裘公子，焦山如休糧道士，金山如豔婦，焦山如處女。金山題詠甚多，焦山顧寥寥焉。蓋金山瀕江，舟行較易，焦山在驚濤急湍中，非好遊者不能至也。北固山多景樓，明時已圮。余嘗登山望大江，雲影橫空，金、焦兩點，如青螺對峙玉盤中，徬徨巖石，樓雖圮，景猶昨也。因憶唐人周繇多景樓詩，其一：「盤江上幾層，【略】。」其二：「每日舒晴眺，【略】。」繇詩絶佳，今人罕稱之者。

分論

《送人尉黔中》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四、六新而俊逸。查慎行評：余謂三、四更工，以無刻畫痕也。紀昀評：五句亦佳。又評：七句笨。《輟鍛錄》：詩中點綴，亦不可少，過於枯寂，未免有妨風韻。然須典切大雅，稍涉濃縟，便爾甜俗可厭。吾最愛周繇《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亦何雅切可風也。

《甘露寺東軒》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京口甘露寺俯瞰大江，遠眺溟海，委的是此山從平地突起，水與天接，其言無一字虛也。何焯評：次聯佳。「封」字奇。紀昀評：三句「有」字滯相，第四句自然，五、六不妥，結二句尤晦而無味。

《**望海**》《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宋之問《洞庭湖》云「地盡天水合」，又「澄熒心欲無」，寫盡眼界浩蕩，心境奇幻。若周繇《海望》云「半浸中華岸」，又「波外恐無天」，亦稱作手。然宋詩古調氣象，空洞雄渾，周詩律體規模，整飭精深。兩美并舉，不無初晚之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友人費滋衡咏海詩十章，投之於海，魚龍騰躍，似迎此詩者然，人以才大目之。余謂咏海何難萬言，惟簡而該爲貴也。讀「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爽然自失矣。

傳記

《**唐才子傳・周繇**》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調福昌縣尉。家貧，生理索寞，只苦篇韻，俯有思，仰有詠，深造閫域，時號爲「詩禪」。警聯如《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望海》云：「島間應有國，波外恐無天。」《甘露寺》云：「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又「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又「白雲連晉閣，碧樹盡蕪城」。《江州上薛能尚書》云：「樹翳樓臺月，帆飛鼓角風。」又「郡齋多嶽客，鄉戶半漁翁」等句甚多，讀之使人竦然，誠好手也。落拓盃酒，無榮辱之累，所交遊悉一時名公。集今傳世。

紀事

《**唐詩紀事・周繇**》繇，字爲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弟繁，亦工爲詩。調池之建德令，李昭象以詩送曰：「投文得仕而今少，佩印還家古所榮。」後以御史中丞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同遊襄陽徐商幕府。繇有《看牡丹贈段成式》詩云：「金蘂霞英疊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逡巡又是一年別，寄語集仙呼索郎。」成式《前看愁酒絕句贈繇》曰：「太白東西飛正狂，新篘石凍雜梅香。詩中反語常迴避，尤怪花前呼索郎。」繇又以人參遺成式，有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眞英自紫團。慙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襄陽中堂賞花，繇與妓人戲語，成式嘲之曰：「鶯裏花前選孟光，東山逋客酒初狂。素娥畢竟難防備，燒得河車莫遣嘗。」繇和云：「迴簪轉黛喜猜防，粉署裁詩助酒狂。若遇仙丹偕羽化，便隨蕭史亦何傷。」成式《不赴光風亭夜宴贈繇》云：「屏開屈膝見吳娃，蠻臘同心四照花。姹女不愁難管領，斬新鉛裏得黃牙。」繇和云：「玉樹瓊筵映彩霞，澄虛樓閣似仙家。只緣存想歸蘭室，不向春風看夜花。」廣陽公宴，成式速罷馳聘，坐觀花豔，或有眼飽之嘲，繇賦詩云：「蹙鞠且徒爲，寧如目送時。報讎慙選耎，存想恨逶遲。促坐疑辟咡，銜盃強朵頤。恣情窺窈窕，曾恃好風姿。色授應難奪，神交願莫辭。請君看曲譜，不負少年期。」段成式和并序云：「近者，初開金埒，大敞紅筵，騎歷塊而風生，鼓摻撾而雷發。成式未曾盤馬，徒效執鞭。喜過君子之營，徒接將軍之第。以款段辭退，因得坐觀。是時滿目鉛黃，逆鼻蘭麝。晚薪餘論，恨織素而不憐；斜柯新知，歎因針而難假。化符端公，妾換名馬，賦闢長門，莫逆賞心，形於善謔。爲憲老舅，吟飄白雪，思效碧雲。六韻傳觀，不得落地，鏗如珮玉，粲若列星，僦眼詎貴於千金，貸心只勞於一句。轍鳴瓦釜，方應金鐃，拗輔宜哈，足代諧笑。」詩云：「才甘魚目並，藝怯馬蹄間。王謝初飛蓋，姬姜盡下山。縛鷄難角逐，射雉豈開顏。亂翠移林色，狂紅照座殷。防梭齒雖在，乞帽鬢慙斑。儻恕相如瘦，應容累騎還。」

《**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引《抒情詩**》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閤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敎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

著録

《**遂初堂書目**》《周繇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周繇集》一卷，唐周繇撰。咸通十三年進士。

藝文

温庭筠《和周縣》（存目）

段成式《和周縣見嘲》（存目）

林寬《和周縣校書先輩省中寓直》 古木重門掩，幽深祇欠溪。此中眞吏隱，何必更巖棲。名姓鐫幢記，經書逐庫題。字隨飛蠹缺，階與落星齊。伴直僧談靜，侵霜蛩韻低。粘塵賀草沒，剝粉薛禽迷。（賀知章草書、薛稷鶴也。）衰蘚牆千堵，微陽菊半畦。鼓殘鴉去北，漏在月沈西。每憶終南雪，幾登雲閣梯。時因搜句次，那惜一招攜。

杜荀鶴《送福昌周縣少府歸寧兼謀隱》 少見古人無遠慮，如君眞得古人情。登科作尉官雖小，避世安親祿已榮。一路水雲生隱思，幾山猿鳥認吟聲。知君未作終焉計，要著文章待太平。

鄭昌圖 鄭光業

《北里志・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逛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昌圖）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其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秪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爲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又《輕佻》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於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爲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又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太平廣記》卷一八三引《玉堂閑話》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弘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洎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亳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無。』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牓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押署其牓，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牓。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阝，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牓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阝，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

具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牓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

又卷二八二引《聞奇錄》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十三年 進士三十人：鄭昌圖（狀元）。周繇，韋庠，裴贄，鄭延昌，趙崇，鄒希回。【略】知貢舉：中書舍人崔瑾。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八《司勳員外郎》 鄭昌圖：《新・表》鄭氏北祖房：太原節度使涓子昌圖，字光業，戶部侍郎。《舊・王徽傳》：光啓中，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新・孟方立傳》：中和元年，王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治不三月輒去。（《通鑑》在二年。《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爲中書舍人，三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爲昭義留後。年月誤。）《資治通鑑・唐紀》七十：中和二年正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王鐸義成節度行軍司馬。（《新・王鐸傳》：表鄭昌圖等在幕府。）《舊・僖宗紀》：中和四年四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昌凝沈云疑作「昌圖」。本官同平章事。光啓二年正月，車駕幸興元，宰相鄭昌圖等不之知，扈從不及。五月，襄王僭位，以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昌圖判戶部事。十二月，鄭昌圖等奉襄王奔河中，重榮械昌圖等於獄。三年三月，械送僞宰相鄭昌圖等，命斬於岐山縣。《舊・襄王煜傳》：光啓二年，以鄭昌圖判度支事，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

裴贄

《新唐書・裴贄傳》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薄，逮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贄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允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勳。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紛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

又《以德報怨》 賈泳父翛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時爲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鶴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爲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登科記考》卷二四大順元年 知貢舉：御史中丞裴贄。（按裴贄凡三榜，二榜見後，是年當爲第一榜。《摭言》「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謂通榜也。）

又大順二年 知貢舉：御史中丞裴贄。

又乾寧五年 知貢舉：禮部尚書裴贄。

唐彥謙

論述

綜論

鄭貽《鹿門詩集叙》 并山川英淑奇麗，當塞阨之衝，古多豪士，事武功健馬垂光宇內，未有鉤錦繡、絕擅聲詞翰者。君出其中，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奔踔厲，往往而劇。李白、杜甫

死，非君而誰哉。君諱彥謙，字茂業，咸通二年進士。以文章入仕，操官履潔，如其爲文。晚從王重榮辟，從事河中，歷薊、絳諸州刺史，所至有能績。光啓七年，隱居鹿門山，以著述爲任，與施肩吾希聖、薛能大拙爲詩友，而二君皆以爲不逮，折行與交。君卒，藁多散落，予爲輯綴，僅二百餘篇。黃鐘玉磬，咸其章章者。因題曰《鹿門集》，析爲三卷，武城鄭貽序。

《郡齋讀書志·唐彥謙鹿門詩一卷》 彥謙才高負氣，無所摧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體類之。世稱「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蓋彥謙句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蔡寬夫《詩話》 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略】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兼行，獨彥謙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爲工耳。

又《唐彥謙》引《洪駒父詩話》 山谷言：「唐彥謙詩最善用事，其《過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溝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唐詩紀事·李商隱》 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蓋其一體也，然警絕之句亦多有。

又《唐彥謙》 彥謙學義山爲詩。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琢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翦茅行殿溼，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爲歐公之所厭也。

《唐才子傳·唐彥謙》 彥謙才高負氣，毫髮逆意，大叵禁。博學足藝，尤長於詩，亦其道古心雄，發言不苟，極能用事，如自己出。初師溫庭筠，調度逼似，傷多纖麗之詞。後變淳雅，尊崇工部，唐人効甫者，惟彥謙一人而已。

《升菴詩話·唐彥謙詩》 唐彥謙絕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奏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軺非所宜，況將儒服報戎機。錦江不識臨邛酒，幸免相如渴病歸。」即李義山「相如未是眞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餘如《登興元城觀烽火》云：「漢川城上角三呼，護蹕防邊列萬夫。褒姒塚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顏無。」《鄧艾廟》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砍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此即唐人《題吳中范蠡廟》云「千年宗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之句也。《漢殿》云：「鳥去雲飛意不通，夜壇斜月轉桐風。君王寂慮無消息，卻就眞人覓鉅公。」首首有醞藉，堪吟詠，比之賈休、胡曾輩天壤矣。考其世，蓋僖宗時人也。

《唐音統籤》卷七二一 彥謙詩學溫、李，宋楊文公嗜其集，手書自隨，嘗謂其得義山清峭感愴之一體。

《唐音癸籤·評彙四》 唐彥謙詩律學溫、李，「下疾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九迴腸」，何減「春蠶」、「蠟燭」情藻耶。又《盆稻》篇亦詠物之俊者。（遯叟）

《才調集補注》卷六引馮班評 此君全法飛卿，時有玉溪之集，皆西昆所祖也。

《一瓢詩話》 唐茂業有時極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師賈島，故臭味不殊。

《拜經樓詩話》卷一 唐茂業《興元沈氏莊》云：「江繞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又《蒲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爾。

《石洲詩話》卷二 唐彥謙師溫八叉，而頗得義山風致，但稍弱耳。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唐彥謙》 博學多才唐彥謙，詩宗溫、李妙相兼。楊公抄寫隨身在，欲似巾箱手中拈。

《竹林答問》 唐彥謙，特立之士也。

《三唐詩品》 其源出於韋蘇州，而氣浮傷骨，辭縟害體。律絕抽秘騁妍，清擬杜、岑，艷如溫、李，雖未成作者，亦備一流。

分　論

《蒲津河亭》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列爲前實後虛體。周珽曰：前四句叙河亭秋霽所臨覽，就蒲津之景言，後四句述臨覽之情，有無限悽楚之感，蓋思鄉懷古傷別，種種哀念，眞有吟不盡口者矣。《貫

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通解只寫得「向晨興」三字，不知夜來思念何事，其早更不能寐，因而披衣下牀，開戶直視，見雨又收，天又霽，庭又廣，樹又高，如此好時好日，我當如何若何。三四「煙橫」「日上」正是寫起得過早也。其「博望乘槎」、「文王避雨」字，皆只文章點染，可知。（後解）五孤舟獨往，言思鄉，一宜往也，懷古，二宜往也，傷別，三又宜往也。若得趁此清秋，果然遂往，此眞夷猶之至也。六「曲欄長憑」，言思鄉於此憑也，懷古於此憑也，傷別又於此憑也。可惜如許清秋，每日長憑，豈非愁絕之至也。末又加「況此哀吟」，此便是思鄉、懷古、傷別外，自尋出第四件苦事矣。

《長陵》《石林詩話》卷中：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葉先生詩話》下有「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十八字）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彥謙》引《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裒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此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抔。」其說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時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廣韻》、《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抔字，「鋪枚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抔爲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土一抔，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枚切讀耳。末知其果然否。苕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有翼誤以爲李義山，仍引《冷齋夜話》云「李義山爲文章一厄」語爲證，此不細考之過也。《能改齋漫錄》卷一〇：予按，高祖紀云：「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歇後之說，何邪。《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此漢高帝陵也。「耳聞」、「眼看」，或以爲病，然「提三尺」、「盜一抔」屬對親切。詩體如李義山。馮舒評：力在「耳」、「目」二字，包括卻許多大議論，以爲病者，眯目者也。又：首句不可解。馮班評：只首句不妥，以下字字不苟，「崑體」妙作。何焯評：貞觀十一年詔從漢氏使將相陪陵功臣密戚，皆賜塋地一所。第二正用其事。一路逼出末句，可謂揶揄殆盡。錢湘靈評：「安劉」二字未妥。許印芳評：「安劉」借言安厝，非誤用也。「提三尺」乃往時事，故曰「耳聞」，「盜一抔」是後來事，故曰「眼看」，亦不得謂之爲病。惟「舊居」、「故里」，意重複耳。後半譏其重武輕文，妙在語無痕迹。紀昀評：「安劉」二字誤用，飴山老人批《唐詩鼓吹》而爲之詞，非也。「豎儒」暗對嫚罵鄙生事。又：鹿門本學義山，此首卻不似義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高闕，陵上闕也。前解冷眼覷一「此」字，熱話駁一「安」字，言昔者高帝，封諸列侯，豈有他哉，只爲「安劉」計也。以我論之，必到此陵此闕，則劉始得安矣。豈惟劉安，彼列侯亦得盡安矣。何則？莊子云「造化勞我以生，而逸我以死」是也，設不然而必欲安者豐沛，則豐上舊居已無故里，沛中原廟只對荒邱，當時榻前顧命，竟復奚施哉。（後解）後解忽寫腐儒，遂不復寫長陵也。「聞」，腐儒聞也，「見」，腐儒見也，特爲其腹實實實記得千載舊事之故，於是亦遂據實證之曰：「千載腐儒」。「騎瘦馬」妙妙。瘦馬背上是腐儒，腐儒腹中是千載，不知是千載後來只合騎瘦馬，不知是瘦馬背上卻稱馱腐儒。然我則見腐儒腹儲千載，腳跨瘦馬，既已自古至今矣。「重回頭」「重」字去聲，寫腐儒吃驚不小也。又金釋弓補注：腐儒意中，只道三尺至今猶自提，一抔至今不可盜。《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首言漢家卜葬高祖於此，以安劉氏，而陪附者纍纍然，盡列侯焉。因思高祖之起豐沛，得都長安，則豐上徙居已無故里，但沛中立廟，猶對荒丘耳。今者霸業無存，空聞明主之提三尺，而長陵猶在，已見愚民之盜一抔。一興一廢，感慨係之矣。昔高祖不好儒生，動爲嫚罵，余亦一豎儒也，千載之下，騎瘦馬而望渭城，但見落日荒涼而已，事業終安在哉。朱三錫評：起句曰「此安劉」，讀此三字，便已悲涼滿目矣。昔高祖定有天下，封諸列侯，只爲安劉計耳，必此陵此闕安，則劉氏安，而列侯亦安，誰料必欲安者豐沛，而豐上舊居已無故

里，沛中原廟只對荒丘，良可嘆也。「提三尺」是眼見之事，而千載之後已作空言，「盜一抔」是耳聞之語，而千載之後反成實事，古今興廢，獨有豎儒知之耳。蓋豎儒腹中能記千載之得失，豎儒口中能道千載之是非。「騎瘦馬」，妙妙。豈豎儒只合騎瘦馬乎，抑瘦馬只合馱豎儒乎。「千載豎儒騎瘦馬」自是唐人極雋之語，極冷之筆。「重回頭」，蓋豎儒吃驚之甚，感慨之至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頷頸兩聯，如二句一意，無異車前騶仗，有何生氣。唐賢之可法者，如【略】唐彥謙「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略】皆神韻天成，變化不測。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三尺一抔》：余以長陵乃漢高帝墓也。【略】劉後村謂，三尺、一抔之聯，惜不多見，蓋取其工而當也。《野客叢書》云，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然觀《藝苑雌黃》引漢張釋之傳【略】，師古注【略】，「其說蓋誤矣」。據此，則二字安可通用。《歷代詩話考索》：《石林詩話》云：「唐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語皆歇後。一抔六鈞，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弓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余謂既曰「明主提」、「買牛」，「捐三尺」下諒無別解。《昭昧詹言》卷二一：詩之用事不可牽彊，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安排鬬湊之迹。【略】按：「三尺」本《漢書・高帝紀》，亦自可用。但此論不可不知。

《**小院**》《唐詩鏡》卷五三：語卻眞。

《**垂柳**》《升菴詩話・唐彥謙垂柳》：「蠻腰」或作「纖腰」非。詠柳而貶美人，詠美人而貶柳，唐人所謂尊題格也，詩家常例。

《**仲山**》《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太公子劉仲力，國高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高祖得天下，上太上皇壽曰：「大人常以兒子無賴，不如兄能治產業，今兒子之業，與仲孰多。」觀此詩，則貧富貴賤，等是空花，有道者必不以此累靈臺。堯讓天下而許由不受，亦見此理。《詩林廣記前集》卷九：愚謂彥謙此詩之意，以爲高祖得天下之後，乃與兄仲較產業所就之多寡。及其死也，則長陵與仲山均之爲一抔土耳，果何多寡之分邪。《唐詩解》卷三〇：漢高以天下驕其兄，殊不知千載之下同一荒丘，未必多於仲也。讀此則舉世紛華皆如嚼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句下》：周珽曰：茂業絕句，大都用事隱僻，諷諭悠遠，此篇與《登興元城鄧艾廟》、《漢殿》等什，楊用修謂首首蘊藉堪咏，比之貫休、胡曾輩，天壤矣。

《**寄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只是寄內詩，看他纔動筆，便寫出「有客」二字。「有客」之爲言此客實爲一人所有，蓋別有一有此客之人，乃爲此客之所無明無夜，不敢不置心頭眉頭者，因而有此《寄懷》一詩也。「傷春」者，深惜少年已去也；「怨離」者，深恨玉人不見也；「夕陽亭畔」者，怨離也；「草青時」者，傷春也。「淚何由制」者，怨離也；「腸已更危」者，傷春也。只爲有一有此客之人，便令此客如此也。（後解）五六不可不一寫景，然梅句不脫傷春意，柳句不脫怨離意。若末句，則已意言俱竭矣。

《**章曲**》《三體唐詩》卷一高士奇輯注：此詩暗用王羲之事。羲之當晉亂，終日撚花嗅香無言，時人不會其意，蓋憂晉亂也。按《唐史》云：彥謙乾符末，河南北盜起，兩都復沒，旅於漢南爲王重榮參佐。光啓末重榮殺死，所謂「練漉低摧」者也。故末句憂思之意，悠然見於辭，諷之愈有味。

《**上巳**》《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唐彥謙《寒食》五言云：「微微潑火雨，草草踏青人。」本朝王元之詩亦用「潑火雨」。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潑火雨》：《退齋雅聞》云，河朔人謂清明雨爲潑火雨，蓋以禁煙之後，方舉火而雨，若潑之也。陸放翁詩：「霏霏潑火雨初晴。」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下・唐彥謙**》彥謙，字茂業，咸通末應進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覆沒，以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溫庭鈞，故文格類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責參佐，彥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中掾曹。時楊守亮鎮興元，素聞其名，彥謙以本府參承，守亮見之，喜握手曰：「聞尚書名久矣，邂逅於茲。」翌日，署爲判官。累官至副使，閬、壁二郡刺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禮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

《鹿門先生集》，行於時。子渙，位亦至郡守。

紀事

《唐詩紀事・唐彥謙》 唐儉裔孫，憲宗時終中書舍人次；子持，持子彥謙，字茂業，歷慈、絳、澧三州刺史，自號鹿門先生，陶穀之祖也。穀避晉祖諱，改姓陶，後遂不易，識者非之。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四引《楊文公談苑》 鹿門先生唐彥謙慕玉谿，得其清峭感愴，蓋聖人之一體也。然警策之句亦多。予數年類集，後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得百八十二首。

《唐才子傳・唐彥謙》 彥謙字茂業，幷州人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唐彥謙詩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唐彥謙鹿門詩一卷》 右唐彥謙茂業也，幷州人。

《通志・藝文略八》 《唐彥謙詩集》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唐彥謙集》一卷。（《唐書・藝文志》作三卷。）唐河中節度副使襄陽唐彥謙茂業撰，號鹿門先生。

《宋史・藝文志七》 《唐彥謙詩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唐彥謙詩》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鹿門詩集》三卷、《拾遺》一卷、《續補》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鹿門集二卷》（舊鈔本） 《鹿門集》從無刊本，即《宋書・經籍志》亦云有目無詩。此豐南禺家所藏宋鈔本，恐亦是宋人兪姓將諸書中所有詩依詩目而爲之，非原有《鹿門集》本子也。按，彥謙係咸通進士，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辟爲河中從事，歷晉絳二州刺史，後爲閬壁二州刺史，卒於官，號鹿門先生，有集三卷。此則止有上下二卷，豈別有文一卷耶。崇禎甲戌十二月識於榮木樓下。牧翁。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鹿門詩集・三卷拾遺一卷》（唐唐彥謙撰），舊寫本，八行二十一字。首武城鄭貽序。次總目。每卷次行題「絳州刺史唐彥謙」。諸跋錄後：「甲辰秋九月王乃昭藏本幷校補。耿菴。」「唐彥謙詩藏書家著錄者甚罕，其編入胡氏《唐音戊籤》者僅三卷。乾隆癸卯中秋，借陸恭所藏金孝章手抄《鹿門集》凡三卷，與《唐・藝文志》合。暇以《戊籤》校之，其詩在三卷中者祇五首，餘俱在孝章拾遺卷中。別有二十三首拾遺所無，因爲續補遺一卷附傳本之後云。廿九日吳翌鳳識」、「癸卯九月初吉，借古歡堂新抄本影寫于叢桂軒，越三日燈下畢。茂苑張德榮識。」續補遺後附錄《舊唐書・藝文志》紀事各一條。

又 《鹿門集》二卷（唐唐彥謙撰），舊寫本，十二行二十字。次行題「唐閬壁二州刺史唐彥謙茂業」，版心下方有「鸞嘯齋藏本」五字。鈐有「古吳陳鴻太丘氏書記」，據目錄知爲陳氏傳錄錢氏本。末有臨錢牧齋跋七行。有稽瑞樓印。

劉鄴

《新唐書・劉鄴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略】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親，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唐摭言・敕賜及第》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

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牓，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烟，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慊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崇文總目》卷五　《甘棠集》三卷，唐劉鄴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鄴《甘棠集》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　《劉鄴集》四卷，又《從事》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甘棠集》三卷，唐劉鄴。

顧雲

崔致遠《獻詩啓》　某啓。某竊覽同年顧雲校書《獻相公長啓》一首、《短歌》十篇，學派則鯨噴海濤，詞鋒則劍倚雲漢，備爲贊頌，永可流傳。

《北夢瑣言》卷七　黃籙擅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

《南部新書》丙　高駢章疏不恭，皆顧雲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

《新唐書・高駢傳》　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

《唐詩紀事・顧雲》　雲，字垂象，池州鹺賈之子也。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圭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師鐸之亂，退居霅川，杜門著書。宰相杜某，奏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馮渥、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皆一時之選也。書成，加虞部外郎。乾寧初卒。有文號《鳳策聯華編稿》，《昭亭雜筆》。

《崇文總目》卷五　《顧雲賦》一卷。《顧雲啓事》一卷。《纂新文苑》十卷，顧雲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顧氏編遺》十卷、《苕川總載》十卷、《纂新文苑》十卷、《啓事》一卷、《賦》二卷、《集遺具錄》十卷。顧雲，字垂象，池州人。虞部郎中，高駢淮南從事。

《遂初堂書目》　《顧雲編藁》。

《宋史・藝文志七》　《顧雲集遺》十卷，又《賦》二卷、《啓事》一卷、《苕（一作「昭」）亭雜筆》五卷、《纂新文苑》十卷、《苕（一作「昭」）川總載》十卷。《顧雲編藁》十卷、又《鳳策聯華》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纂新文苑》十卷，顧雲。顧雲《苕川總載集》十卷、《集遺具錄》十卷、《鳳策聯華》三卷。

羅隱《送顧雲下第》　行行杯酒莫辭頻，怨嘆勞歌兩未伸。漢帝後宮猶識字，楚王前殿更無人。年深旅舍衣裳敝，潮打村田活計貧。百歲都來多幾日，不堪相別又傷春。

鄭谷《同志顧雲下第出京偶有寄勉》　鳳策聯華是國華，春來偶未上仙槎。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避杏花。吟聒暮鶯歸廟院，睡消遲日寄僧家。一般情緒應相信，門靜莎深樹影斜。

林嵩

《唐才子傳・林嵩》　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至秘書省正字。工詩善賦，才譽與公乘億相高，功名之士，翕然而慕之。有詩一卷，賦一卷，傳於世。

《淳熙三山志・人物門・科名進士》　林嵩，字降神，長溪人。乾符二年乙未鄭合敬榜進士第。終（全）（金）州刺史。

《福建通志・文苑・林嵩傳》　林嵩，字降神，【略】（及第後）明年歸省，極爲觀察使李（晦）（誨）所重，尋召除秘書省正字。值黃巢之亂，遂東歸。觀察使辟爲團練巡檢官，轉度支使，兼公贊理，舉賢良，裨教化。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後除毛詩博士，官至金州刺史。初，嵩工詞賦，宏麗侈靡，其要歸於風賦，見《唐書・藝文志》。才譽與公乘億相高，功名之士，翕然慕之。

《崇文總目》卷五　《林嵩賦》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林嵩賦》一卷。字降臣，乾符進士第。

《遂初堂書目》《林嵩集》。

《宋史・藝文志七》《林嵩詩》一卷。

鄭合敬

《北里志・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潤娘，妓之尤者。）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 合敬，諫議大夫。

《唐詩紀事・鄭合敬》 合敬，乾符三年登上第，終諫議大夫。

《賓退錄》卷二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略】，《韻語陽秋》謂爲鄭谷所作，誤矣。

《登科記考》卷二三乾符二年 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狀元），張文蔚，崔胤，崔瀣，楊涉，林嵩，孟棨，鄭隱，陳讜。【略】知貢舉：中書舍人崔沆。

孟棨

孟棨《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羣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時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棨序。

《唐摭言・與恩地舊交》 孟棨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孟啓《本事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本事詩一卷》 右唐孟棨纂歷代詞人緣情感事之詩，叙其本事，凡七類。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本事詩》一卷（案：《唐書・藝文志》作一卷，原本作十卷，誤，今改正。）唐司勳郎中孟啓集。

《宋史・藝文志八》 孟啓《本事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孟棨《本事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本事詩一卷》 唐孟棨撰。棨字初中，爵里未詳。王定保《唐摭言》稱棨出入場籍垂三十餘年，年稍長於小魏公，其放榜日，出行曲謝云云，則嘗於崔沆下登第。書中韓翃條內稱：「開成中，余罷梧州。」亦不知爲梧州何官。《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題曰孟啓。毛晉《津逮祕書》因之。然諸家稱引，並作「棨」字，疑《唐志》誤也。是書前有光啓二年自序云：「大駕在褒中。」蓋作於僖宗幸興元時。皆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類。所記惟樂昌公主、宋武帝二條爲六朝事，餘皆唐人。其中《士人代妻答詩》一首，韋縠《才調集》作葛鴉兒。二人相去不遠，蓋傳聞異詞。《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度作，棨所記不載緣起，疑傳寫脫誤。其李白《飯顆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爲失實。然唐代詩人軼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晁公武《讀書志》載五代有處常子者，嘗續棨書爲二卷，仍依棨例，分爲七章，皆唐人之詩，今佚不傳，惟棨書僅存云。

李嶼

《唐詩紀事・李郢》 郢子嶼，字魯珍，生於南海，尤能詩，每一篇成，必膾炙人口。後登甲科。

鄭谷《荆渚八月十五夜值雨寄同年李嶼》 共待輝光夜，翻成黯澹秋。正宜清路望，潛起滴階愁。棹倚袁宏渚，簾垂庾亮樓。桂無香實落，蘭有露花休。玉漏添蕭索，金樽阻獻酬。明年佳景在，相約向神州。

高蟾

論述

《北夢瑣言》卷七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疏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略】。」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略】。」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

《詩話總龜·怨嗟門》引《詩史》　高蟾累舉不第，有詩云：「月桂數條槎白日，【略】。」怨而切。又《下第上王司馬侍郎》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略】。」人頗憐其意。明年，李昭知舉，遂擢第。

《吴禮部詩話》引時天彝評　高蟾工爲絕句，然無甚高論矣。

《唐才子傳·高蟾》　蟾本寒士，遑遑於一名，十年始就。性倜儻離羣，稍尚氣節。人與千金，無故，即身死亦不受。其胸次磊塊，詩酒能爲消破耳。詩體則氣勢雄偉，態度諧遠，如狂風猛雨之來，物物竦動，深造理窟，亦一奇逢掖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高蟾》　下第吟詩不怨望，碧桃紅杏任春香。東風不與芙蓉便，卻自平情上侍郎。　不向東風怨未開，芙蓉早已待江隈。君恩卻說如秋葉，何與人疎怨又來。

《秋日北固晚望二首》一　《註解章泉潤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此詩妙在後兩句。

《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註解章泉潤泉二先生選居詩》卷二：唐進士得人爲盛，每年所取，不過二十餘人，禁防未嚴，無糊名易書，若取人望才實，名賢在朝，可以貢舉，觀韓文公《上陸傪員外書》可見。高蟾下第，其年必有權要大臣之子弟中選者，「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喻權要大臣之子弟門閥高也。「和露種」、「倚雲栽」，喻知貢舉者與權要大臣，親密如雲露與天日相依，易於行私也。「芙蓉生在秋江上」，自喻孤寒之士，勢孤搖寡，如芙蓉種於江上，與天相遠，生不逢時，如芙蓉開於秋日，不遇春陽，與碧桃紅杏生而得地、開而逢春者，大不同矣。「不向東風怨未開」，不敢怨知貢舉者不能吹噓也。《四溟詩話》卷四評「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二句：凡詩用「恩」字，不粗則俗，難於造句。【略】高蟾「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李義山「但保紅顏莫保恩」，此皆句法新奇，變俗爲雅，名家自能吻合。《唐詩摘抄》卷四：語含此興。前二句喻得第者，沐知遇之恩。後二句，喻己下第，皆時運使然，不敢歸怨于主者，猶有詩人溫柔敦厚之意。若孟郊之「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幾于怒罵矣，豈復可以爲詩乎。《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唐七絕下》：周珽曰：凡士值數奇，率多怨辭，未免得罪於人。如高蟾下第詩，不尤知貢舉者不與吹噓，但托意芙蓉，自不開向東風，則其中含蓄何深遠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存得之心，化悲憤爲和平矣。

傳記

《唐才子傳·高蟾》　蟾，河朔間人。乾符三年孔緘榜及第。與鄭郎中谷爲友，酧贈稱高先輩。初，累舉不上，題省牆間曰：「冰柱數條搘白日，天門幾扇鏁明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是年人論不公。又《下第上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意指亦直，馬憐之。又有「顏色如花命如花」之句，自況時運蹇窒。馬因力薦，明年李昭知貢舉，遂擢桂。官至御史中丞。【略】詩集一卷，今傳。

《唐詩紀事·高蟾》　蟾《初落第詩》云【略】時謂蟾無躁競心。後登第，乾符中爲中丞。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高蟾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高蟾詩》一卷。乾寧御史中丞。
《通志・藝文略八》《高蟾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高蟾集》一卷。唐御史中丞高蟾撰。乾符三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高蟾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蟾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高蟾集》一卷。

藝文

鄭谷《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抒成寄酬》　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杜牧舍人《贈張祜處士》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蟾有《後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

賈休《避地寄高蟾》（存目）

鄭賓

《北里志・天水僊歌》　天水僊歌，字絳眞，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略】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略】劉賈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駰，時同年鄭賓先輩扇之，（鄭賓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詣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愼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經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搴簾一覩，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舊唐書・哀帝本紀》　敕貶西都留守判官、左諫議大夫鄭賓崖州司戶，尋賜死。

《宣和書譜・正書二》　鄭賓，史所不載，不知何許人也。所見者翰墨之傳。天復中，挈家自華至陳，遷徙無常，席不暇暖，亦未嘗須臾廢詞翰也。觀其以楷法《題經藏詩》云：「萬蘊千牌次碧牙，縹牋金字間明霞。」而筆法清古，有羲、獻典則。雖名不顯於世，大率唐人篇章，字畫縱復不造古人極致處，然亦各有一家風致。

《崇文總目》卷五　《鄭賓文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賓集》十卷。字貢華，乾符進士第。
《宋史・藝文志七》　鄭賓（一作寶）《行宮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賓集》十卷。

盧嗣業

《北里志・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眞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偓，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殊）、崔勛美（昭愿）、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茂藹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觀筆硯，得志

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眞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舊唐書・盧嗣業傳**》 簡求十子，而嗣業、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 嗣業字子通，檢校禮部郎中。生文紀，字子持，殿中侍御史。

《**崇文總目**》**卷五** 《愈風集》十卷，盧嗣業撰。

《**登科記考**》**卷二三乾符五年** 進士三十人：孫偓(狀元)。牛嶠，侯潛，杜彥殊，崔昭願，盧擇，李茂勳，盧嗣業，康軿，陳蜀，趙光逢。【略】知貢舉：中書舍人崔澹。

康軿 康駢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三・劇談錄二卷**》 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蓋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註中疑爲「潘鶻硉」字，今本《劍俠傳》從《廣記》剽掇此條，譌爲「潘鶴碎」，遂不可解。知此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眞僞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紀事

《**唐摭言・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澮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爲試官。試《火中寒暑退》賦，《殘月如新月》詩。李時(文公孫)、韋硎、沈駕、羅隱、劉棊、倪曙、(唐)〔康〕駢、周繁(池人，善賦)、吳廷隱、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場，而屈其等第)。

《**新唐書・田頵傳**》 頵善遇士，若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

《**唐詩紀事・殷文圭**》 文圭、杜荀鶴、楊夔、康軿、夏侯淑、王希羽等，皆爲淮南將田頵上客。

《**登科記考**》**卷二三乾符五、六年** 康軿。(《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康軿，乾符五年登進士第。」又，「康軿中乾符六年博學宏詞科。」)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三** 《劇談錄》二卷，康軿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康軿《劇談錄》三卷，字駕言，乾符進士第。

《**通志・藝文略六**》 《劇談錄》三卷，康軿撰。

《**郡齋讀書志・劇談錄三卷**》 右唐康駢，字駕言撰。乾符中，登進士第，書咸載唐世故事。

《**宋史・藝文志五**》 康駢《劇談錄》二卷。

又《**藝文志七**》 康軿《九筆雜編》十五卷。

《**趙定宇書目**》 《劇談錄》一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劇談錄》一本；唐康駢，（舊抄）。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劇談錄》三卷，康軿。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康駢《劇談錄》三卷。（抄）

《**文瑞樓藏書目錄**》《劇談錄》二卷，唐池州康駢述。

《**汲古閣書跋・劇談錄**》　唐人最拈弄小說，雖金紫大老趨蹤殿陛之餘，使命一方，鞅掌簿書之暇，盡日有所記錄，積久成編，李文饒、劉賓客尤兢兢耳。時至咸通以迨乾寧，其間韻事，足新耳目，況三輔曲江士庶，都治景物，爲之點次，事事俱堪捃拾也，康較書能無技癢乎。古人讀《漢書》，至留侯遇高帝於下邳，便浮一大白，想此時長安酒壚間，聲價不啻倍蓰矣。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王定保《摭言》作唐軿，蓋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軿，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案：康或作唐，駢或作軿，皆傳寫之誤。）其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雜事，凡四十條。

《**鄭堂讀書志・小說家類四・劇談錄二卷**》（**津逮秘書本**）　其書凡四十二則，咸載唐世故事，間附以議論，所記頗極詳贍，而多涉神怪不經，故皆採入《太平廣記》。或原書已佚，後人反從《廣記》錄出也。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小說家類・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淡生堂餘苑本、藝圃搜奇本、稽古堂雜說刊本。〔附錄〕明翻宋本，諸本皆佚自序，惟明翻宋本有之。（星詒）〔續錄〕吳佩伯有明翻宋本，涵芬樓藏明人影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印本，士禮居舊藏，有跋。學海類編本，唐人說薈本、嘯園叢書本。

《**藝風堂續集・劇談錄跋**》　毛氏《津逮》本首缺自序，上卷二十條，下卷二十二條，與《提要》所云四十條不合。爰取談本《廣記》對核，只採二十條，並非全部收入。《廣記》二百九十四元稹一條，《廣記》四百裴度一條，今書所無。桑道茲一條，李德裕一條，均在今書所引之外。字句訛錯，不如《廣記》遠甚。館臣所見，既係影鈔，其爲舊本流傳，更無可疑，不必以爲鈔出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劇談錄》二卷，唐康駢撰　明寫本，十行二十四至七字不等。序後有「陳道人書鋪刊行」一行。前有乾寧二年二月池州黃老山白社序。有黃丕烈跋二則，已刻，不備錄。鈐有汪啓淑印、開萬樓藏書印。（涵芬樓藏書，已未見。）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三・劇談錄二卷**》　嘉錫案：《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九《田頵傳》云：「頵善遇士，若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唐詩紀事》卷六十八略同，惟多一杜荀鶴耳。《宋史・藝文志》集部內有康軿《九筆雜編》十五卷，其名亦作軿，然則《提要》以不誤爲誤耳。

楊鉅

《**舊唐書・楊鉅傳**》　收子鑒、鉅、鏻，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

《**新唐書・藝文志二**》　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字文碩，收子也。昭宗時翰林學士、吏部侍郎。

《**宋史・藝文志二**》　楊鉅《翰林舊規》一卷。

徐夤《**獻內翰楊侍郎**》　窗開青瑣見瑤臺，冷拂星辰逼上台。丹鳳詔成中使取，白龍香近聖君來。欲言溫署三緘口，閑賦宮詞八斗才。莫擬吟雲避榮貴，廟堂玉鉉待鹽梅。

錢珝

論述

錢珝《**舟中錄序**》　乙丑歲冬十一月，余以尚書郎得掌誥命，庚申歲夏六

月，以舍人獲譴，佐撫州。馳暑道病。秋八月，自襄陽浮而下。舟行無事，因解束書，視所爲辭藻，翦翦冗碎，可存者得五百四十篇，丞相表奏百篇，區別編聯爲二十卷。夫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始終明白，茲所以爲誥也。國朝聲名辭臣，率能由是而作，堂闥祕邃，不與漢、魏爭高下。而荒學小子，以一日視其冗隙間，其可見堂奧而得規摹哉。以是代天子言，誠不知而作也。古者黜幽，不過考三載之績，余冒居六年，見考無績用，思黜不亦宜乎。所編聯不敢以集稱，理諸舟中，遂曰《舟中錄》。是年九月，錢珝自序於沔陽之南。

《韻語陽秋》卷二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蚤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鴛鷺忽相隨。臈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珝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

《唐音癸籤·集錄三》 錢珝，起之曾孫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考功郎。珝官歷中書舍人，掌綸誥，後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絕句百首》正赴撫時塗中所作也。珝有他文，載《英華》中，云：「夏六月獲譴佐郡，秋八月自襄陽浮舟而下。」今其詩有「潤色非東里，官曹更建章」，「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峴山回首望，如別故鄉人」，及「好日當秋半」，「九日自佳節」等句。其官，其謫地，其經塗，其時日，無勿與珝合者，起無是也。後人重起名，借篇貽厥，爲到公增美耳。宋鮑欽止嘗疑起集有珝詩雜入，葛立方亦疑集中《同程九早入中書》、《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二律非起作。吾謂《雪晴早朝》聲調還應屬起，至《早入中書》一篇，起未爲此官，與《江行百首》，並當歸珝爲是。

《春恨三首》一 《升菴詩話·錢珝詠史》：此詠梁將軍陳伯玉事。伯玉負罪，自梁奔魏，其後邱遲以書招之，有云：「江南三月，草長鶯啼，雜花亂開。」又曰：「高臺未傾，愛妾猶在。」詩皆用書中語，括書詠史如此，射鵰手也。如胡曾、汪遵，不堪爲奴僕矣。

傳記

《唐才子傳·錢珝》 珝，吳興人，起之孫也。乾寧六年鄭譪榜及第。昭宗時仕爲中書舍人。工詩，有集傳於世。

《詩藪外編·唐上》 （錢）起子徽至尚書，徽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而可復至節使。然《唐詩紀事》載徽子珝第進士，至中書舍人，而傳不載，豈即可及耶。

紀事

《新唐書·錢珝傳》 （徽）子可復、方義。【略】方義【略】子珝，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唐詩紀事·錢珝》 字瑞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登科記考》卷二三廣明元年 錢珝。（《唐才子傳》：「錢珝，吳興人，起之孫也。乾寧六年鄭譪榜及第。」按「乾寧」爲「乾符」之訛。）楊鉅。（《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廣明元年，錢珝、楊鉅登第。」）

《十駕齋養新錄·錢珝》 《唐詩紀事》以錢珝爲吏部尚書徽之子，考《唐書》徽傳，徽子可復、方義，方義之下，乃云子珝。是珝爲方義之子，非徽子矣。珝以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考王摶罷相，在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珝之貶斥，當在此時。而韓文公《薦錢徽自代狀》，稱其年輩皆在臣前，文公生于大歷戊申，至乾寧丙辰，已百二十九年矣，而徽又長于文公，其子恐無逮事昭宗者，計有功殆誤會《唐書》之文也。《唐書》珝字瑞文，與名相應，而《紀事》作端文，亦誤。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舟中錄》二十卷，錢珝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錢珝《舟中錄》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錢珝制集》十卷，又《舟中錄》二十卷。

程賀

《鑑誡録・卓絶篇》　程賀員外因詠君山得名，時人呼爲「程君山」。

《北夢瑣言》卷一一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唐詩紀事・程賀》（存目）

裴廷裕

錢珝《授裴廷裕左散騎常侍制》　勅：具官裴廷裕，國之用材，在乎稱職，況詞臣之任，君命所垂，苟詳愼之有乖，繫事機而實重，既聞輿論，得以移官。以爾學植素深，文鋒其銳，自居侍從，亦謂勤勞，乃推游刃之功，庶叶匿瑕之道，未能降秩，且復立朝，珥貂猶假於寵光，夾乘仍親於左右。將存大體，以息多言。可依前件。

裴廷裕《東觀奏記序》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漸遠，慮聖績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廷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摭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條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車宴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闊筆未就，非官曠職無憑起凡例也。廷裕自爲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聞睹，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小歸尚書榜，裴起部與邠之李搏先輩舊友。搏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笋新從紫府來。天下也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文寓楊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濤窗。浣花泛鷁詩千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又《敏捷》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唐詩紀事・裴廷裕》　廷裕，字膺餘，昭宗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後貶湖南，卒。

《登科記考》卷二三中和二年　進士二十八人：楊注、裴廷裕、盧尚卿、程賀、秦韜玉。【略】知貢舉：禮部侍郎歸仁澤。

《新唐書・藝文志二》　裴廷裕《東觀奏記》三卷。（大順中，詔脩宣、懿、僖實錄，以日曆注記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記於監脩國史杜讓能。廷裕，字膺餘，昭宗時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貶湖南，卒。）

《**郡齋讀書志・東觀奏記三卷**》 右唐裴廷裕撰。昭宗時，長安寇亂相仍，自武宗以後，日曆、起居注，散軼不存。詔史臣撰宣、懿、僖三朝實錄，廷裕次《宣宗錄》，特采大中以來耳目聞見，撰次此書，奏記於監修杜讓能，以備史閣討論云。

《**直齋書錄解題・雜史類**》《東觀奏記》三卷。唐右補闕裴廷裕膺餘撰，記宣宗朝事，凡八十九條。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餘，聞喜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稱其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考焉。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略】蓋其在史局時所上監修稿本也。序末不署成書年月。考杜讓能以龍紀元年三月兼門下侍郎，十二月爲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貶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順元年。此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則當在大順、景福之間。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蓋由大中以來約計之辭。若以宣宗末年計，至光化初年，始爲四十載，則杜讓能之死已久，無從奏記矣。書中記事，頗具首尾。司馬光作《通鑑》，多采其說，而亦不盡信之。蓋聞見所及，記近事者多確，恩怨未盡，記近事者亦多誣。自古而然，不但此書矣。

《**鄭堂讀書記・雜史類・東觀奏記三卷**》(**說郛本**) 當大順中，長安寇亂相仍，自武宗以後，日歷起居注散軼不存，詔史臣修宣、懿、僖三朝實錄，膺餘分得宣宗一朝，乃采大中以來耳目聞見之事，撰成是編，凡八十九條，奏記于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備史館討論。曰奏記者，漢以來僚屬所上謂之奏記，故併冠以漢修史處之稱也。案宣宗在位十八年，而所載祇此，亦云略矣。然叙述頗有條理，而不免多失之誣。其可以傳信者，司馬氏《通鑑》已采入矣，《唐宋叢書》亦收入之。

盧尚卿

《**太平廣記**》**卷一八三引《年號記**》 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據徐州，久屯戍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尚卿自遠至闕，聞詔而迴，乃賦《東歸》詩。

《**唐詩紀事・盧尚卿**》 尚卿，至僖宗中和二年始登第於蜀。

顧在鎔

《**宿麻平驛**》《唐詩歸》卷三五「犬爲孤村吠，猿因冷木號」鍾惺評：「爲」字，「因」字，妙在無理。《甚原詩說》卷一：對法不可合掌，如一動必一靜，一高必一下，一縱必一橫，一多必一少，此類可以遞推。如【略】顧在鎔「犬爲孤村吠，猿因冷木號」，「號」、「吠」並聲。【略】此皆詩之病也。

《**登科記考**》**卷二三光啓二年** 顧在鎔。(《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光啓二年，陸扆狀元，顧在鎔登第。」)

蘇鶚

論述

蘇鶚《杜陽雜編序》 予髫年好學，長而忘倦，嘗覽王嘉《拾遺記》、郭子橫《洞冥記》及諸家怪異錄，謂之虛誕。而復訪問博文強記之士或潛夫輩，頗得國朝故實，始知天地之內，無所不有，或限諸夷貊，隔於年代，洎貢藝闕下，十不中所司掄選，屢接朝事，同人語事，必三復其言，然後題於簡冊，藏諸篋笥。暇日閱所紀之事，逾數百紙，中僅繁鄙者並棄而弗錄，精實者編成上、中、下三卷，自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訖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一十載，蓋耳目相接，庶可傳焉。知我者謂稍以補東觀緹油之遺闕也。今武功縣有杜陽城、杜陽水，予武功人，故以爲名，覬廁於談藪之下者。時乾符三年秋八月編次焉。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二・蘇氏演義二卷》 此書久佚。【略】原書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僅此。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論矣。

又《小說家類三・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橫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南昌、淛東、條支、鬼谷、河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即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罽賓地接葱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顯然者矣。然鋪陳縟艷，詞賦恆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今沿用，殆以是與。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志》謂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鄭堂讀書記・雜家類三・蘇氏演義二卷》（函海本） 唐蘇鶚撰。（鶚，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頲之族也。光啓中，登進士第，仕履無考。《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小說家》、《崇文目・小說家》、《書錄解題》俱作十卷。《通考》作十二卷，當誤衍「二」字也。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得二卷，已多與世傳《古今注》及《中華古今注》相同者十之五六，蓋彼二書勦襲此書也。使此書全帙尚存，恐彼二書皆從此書出矣。陳氏取李（涪）《刊誤》、李（匡乂）《資暇集》、丘（光庭）《兼明書》及是書並列而斷之曰：此數書者，皆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訛謬，有益見聞云。李雨邨得文瀾閣傳鈔本，刊入《函海》，并爲之序，多襲《提要》以成篇，殊不足取。又有小序，尤不足存。《藝海珠塵》亦收入之。

又《小說家類四・杜陽雜編三卷》（學津討原本） 是書所記唐代異聞，自代宗廣德元年迄於懿宗咸通十四年，凡五十二則。長篇大章居多，其文詞俱極瓌麗。與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相等。而誇飾荒誕，亦復相似。雖皆注其聞於某某，乃諉過於人之意，而後人反以其不沒人善稱之，眞被古人瞞過也。以其家於武功之杜陽川，故名其書曰《杜陽雜編》。舊傳其皆以三字爲標題，而此本無之。即《說郛》、《歷代小史》所收，亦皆無之，不知據何本而云然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三》 蘇鶚《演義》十卷。又《杜陽雜編》三卷，字德祥，光啓中進士第。

《郡齋讀書志・杜陽雜編三卷》 右唐蘇鶚撰。字德祥，光啓中進士，家武功杜陽川。雜錄廣德以至咸通時事。

《通志・藝文略六》 《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又《演義》十卷，唐蘇鶚撰。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 《蘇氏演義》十卷。唐光啓進士武功蘇鶚德祥撰。此數書者皆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訛謬，有益見聞。尤梁谿以家藏本刻之當塗。

又《小說家類》 《杜陽雜編》三卷。唐武功蘇鶚德祥撰。

《宋史・藝文志四》 蘇鶚《演義》十卷。

又《藝文志五》 蘇鶚《杜陽雜編》二卷。

《百川書志》卷五 《杜陽雜編》三卷。唐前進士武功蘇鶚撰。紀代宗至懿宗合一百一十載，二百四十事，述奇集異之書也。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杜陽雜編》三卷，蘇鶚。

又 《演義》十卷，唐蘇鶚。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家類・蘇氏演義二卷》 唐蘇鶚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書中所言，與崔豹《古今注》、馬縞《中華古今注》，多相出入。非《永樂大典》僅存，則豹書之出縞書猶可考見，縞書之襲此書，竟無從而驗也。然縞書所未載者，尚幾及半，則亦考證家所必資。

又《小說家類・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鶚撰。所記唐代異聞，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迄懿宗咸通十四年。皆以三字爲標題，文詞瓌麗，皆類郭憲、王嘉之體。其荒誕亦復相似。雖一一舉其聞自某某，恐亦俗語之爲丹青也。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四・杜陽雜編》（學津討原本） 《宋志》作二卷，字之誤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雜家類・蘇氏演義二卷》 唐蘇鶚撰，原本

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函海本。藝海珠塵本。〔續錄〕宋尤梁溪本二十卷。別本函海本。說庫本。

又《小說家類・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鶚撰。稗海本。學津討原本。廣四十家小說本。〔附錄〕歷代小史。（星詒）〔續錄〕說郛本。唐人說薈本。

黃匪躬

《十國春秋・楚九・黃匪躬傳》 黃匪躬，連州人。幼負詩名，與同郡張鴻、邵安石、吳鬻並有才華，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後仕梁，掌江西鍾傳幕奏記，武穆王雅傾慕之。會匪躬以使事來湖南，王大喜，盡蠲其門戶租役。匪躬固辭。王曰：「老夫常恨不一挹清風，今幸得見，惟恐不足以奉湯沐。」其見重有如此。

《北夢瑣言》卷五 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即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於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崔塗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崔塗》 （塗）工詩，深造理窟，端能竦動人意，寫景狀懷，往往宣陶肺腑。亦窮年羈旅，壯歲上巴蜀，老大遊隴山。家寄江南，每多離怨之作。警策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巫娥》云：「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如：「病知新事少，老別故交難。」《孤雁》云：「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山寺》云：「夕陽高鳥過，疎雨一鐘殘。」又：「谷樹雲埋老，僧窗瀑照寒。」《鸚鵡州》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春夕》云：「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隴上》云：「三聲戍角邊城暮，萬里歸心塞草春。」《過峽》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等聯，作者於此斂衽，意味俱遠，大名不虛。

《唐詩品・光啓進士崔塗》 崔塗律詩，音節雖促而興致頗多，身遭亂梗，意殊悽悵。雖喜用古事，而不見拘束。今人格體類多似之，殆亦矯翮于林越間，而翛然欲學者也。

《唐音戊籤》卷六七引《輿地碑目》 唐末中原喪亂，前進士崔塗避地於渠州，後北歸，故其集中多蜀中詩。

《唐詩鏡》卷五三 崔塗五律，氣格稜稜。

《戴酒園詩話又編・崔塗張喬張蠙》 崔塗、張喬、張蠙皆有入情之句。如【略】崔《除夜有感》：「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讀之如涼雨淒風颯然而至，此所謂眞詩，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按崔此詩尚勝戴叔倫作。戴之「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已自慘然，此尤覺刻肌砭骨。崔長短律皆以一氣斡旋，有若口談，眞得張水部之深者。如「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悲」，皆本色語之佳者。至《春夕》一篇，又不待言。

《重訂主客圖・崔塗傳》 懷民按：禮山坊本但傳其《春夕》篇所謂「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也。按：此殊未免俗氣，不如「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悲」本色語，乃絕得張水部格韻。今檢其五言律學水部尤切，但才短意近，不及朱慶餘、項斯諸君，要其格律所承，固張氏嫡派也，附及門後，以爲初學入手。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崔塗》 光啓高科崔禮山，詩篇風韻頗清閒。春洲吟眺懷遺事，黃祖、曹瞞一筆刪。

分論

《**秋夕送友人歸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五：寒士泣下。

《**長安逢江南僧**》《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本色當行詩。紀昀評：語亦清妥，而格力未遒。

《**晚次修路僧**》《重訂主客圖》卷上：置題處皆不同後人。「平盡不盡處」，即用慧淨禪師引佛語「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能平，即我平矣」之說。「尚嫌功未深」，此等自落晚唐，然卻精健。「應難將世路，便得稱師心。」語淺感深。「高鳥下殘照，白煙生遠林。」晚。「更聞清磬發，聊喜緩塵襟。」次。後半是題中「晚次」二字。

《**夕次洛陽道中**》《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陳簡齋「高原人獨耕」，似勝「古原人尚耕」，爲第四句下「古」字。第一句却只作「秋風吹故城」，「故」字不甚好。若曰「秋風吹古城」，此一句既妙，第四句卻作「故原人尚耕」，亦可也。馮舒評：接上「已息」，自然應下「尚」字。「古」與「故」相去幾何。此等評俱同夢魘。又：前四句名句。馮班評：「原」如何說「故」。查慎行評：崔詩氣力自弱，不如陳（與義）詩。若只換字，抑末矣。紀昀評：「故城」字《水經注》多用之，何以謂之不好。又：前四句有氣格，後四句不佳。《唐詩鏡》卷五三：三四清老。《重訂主客圖》卷上：初學水部者，宜從此入手。「秋風吹故城，城下獨吟行。」此自是水部家法。

《**巫山廟**》《唐詩鏡》卷五三：三四擔當，語復流活。

《**秋夕與友人話別**》《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別情可掬。第六句妙，尾句近老杜。陸貽典評：五、六是比。紀昀評：不似老杜口吻。又，五以比飄泊，六以比老病，故七、八可以直接。許印芳評：層層轉進，如此方無膚淺平直之病。三、四用意在「猶」字「又」字，五句總承「飄泊」、「別離」而言，乃束上也。（紀）曉嵐但解爲「比飄泊」，謬矣。六句轉進老病一層，七句又轉進干戈一層，亦非直接之筆。尾句果近老杜，曉嵐駁之非是。《重訂主客圖》卷上：極刻繪，却不費力，所以爲水部。「華髮猶漂泊，滄洲又別離。」正從水部「獨游無定計，此中還別離」等句翻出。「冷禽棲不定」，三字匠得「冷」字。「衰葉墮無時」，三字匠得「衰」字。

《**與友人同懷江南別業**》《重訂主客圖》卷上：「因君話故國，此夕倍依依。舊業臨秋水。何人在釣磯。」此等要於深味中觀其格，即得法門。「卻是風塵裏」，「卻是」二字著跡。

《**苦吟**》《重訂主客圖》卷上：「舉世輕孤立，何人念苦心。」品與詣俱至。「落日羨歸禽」，情眞。

《**蜀城春**》《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三、四佳，但太悲苦。馮班評：中四句傷心。紀昀評：五、六亦太直。

《**言懷**》《重訂主客圖》卷上：「干時雖苦節，趨世且無機。」干時必有苦節，趨世必是無機，孔、孟栖栖，亦是此義，不然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矣。唐末士品，要於此等求之。「及覺知音少，翻疑所業非。」竟用「吾道非歟，何爲至此」意，而不覺其闊且侈者，有眞骨氣在也。崔塗且然，則在塗之上者，可知矣。「所以」落言詮。

《**秋宿天彭僧舍**》《唐詩歸》卷三六「身世」句譚元春評：古詩中深至語。「秋雲」句鍾惺評：「興」字靜甚。

《**秋夜僧舍聞猿**》《重訂主客圖》卷上：「曾何巴江宿，當時淚亦流。」純水部派。

《**過昭君故宅**》《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只第一句已感慨。「青塚」之句，本非奇異，第六句一喚醒，併第五句亦精神。「魂應怨畫人」，妙甚，妙甚。馮舒評：首四句用意，（方）虛谷却取五、六，法眼自不同。馮班評：起四句議論，末句方及故宅，周伯弢之流，豈解如此。何焯評：後四句自傷也。紀昀評：此種題眞是塵刦，惟以不做爲高耳。三、四複起，二句、六句亦是常語，不見其妙。《唐詩鏡》卷五三：三四自負，却帶諷情。

《**秋夕與友人同會**》《唐詩鏡》卷五三：五六徑。

《**南山旅舍與故人別**》《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三、四好，尾句亦近老杜。「那堪」二字，詩中不當用，近乎俗。紀昀評：此因干戈烽火字以杜常用耳。詩論神韻，不在字句。（方）虛谷以「那堪」二字近俗，「江西」俗字甚於此二字者多矣，此亦故爲刻論。查慎行評：第四句白香山亦有之。《唐詩鏡》卷五三：五六標勁。《重訂主客圖》卷上：此詩在張門下，可與項子遷伯仲。「病知新事少，老別舊交難。」情深尤在理足。「山盡路猶險，雨餘春却寒。」此等在水部集中，不可勝賞，然在後人，正不宜埋沒。

《孤雁》一　《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老杜云：「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此云：「暮雨相呼疾，寒塘欲下遲。」亦有味，而不及老杜之萬鈞力也。爲江湖孤客者，當以此尾句觀之。何焯評：「念」字貫注到落句。查慎行評：結意更深。紀昀評：「相呼」則不孤矣，三句有病。「寒塘」句不言孤而是孤，不言雁而是雁，此爲句外傳神。「渚雲」二句反襯出「孤」字。結處展過一步，曲折深至，語切境眞，寓情無限。許印芳評：孤雁乃失偶之雁，而未嘗無羣，「相呼」者呼其羣也。曉嵐訾之，非是。「相」字複。《重訂主客圖》卷上：何嘗有心自況，然寄托處妙甚顯然，唐詩所以高也。「幾行歸去盡，片影獨何之。」起不作意，而能得其分，正是水部。「未必逢矰繳，孤飛自可疑。」一結眞感深情，宛轉無極。

《寄青城山顆禪師》　《重訂主客圖》卷上：「林下誰聞法，塵中只見山。」右丞《桃源行》：「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嘉州《太白胡僧歌》：「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此襲二家之意入律。

《喜友人及第》　《唐詩鏡》卷五三：崔塗五律，氣格稜稜。

《牛渚夜泊》　《重訂主客圖》卷上：「烟老」客氣。「數吟人不遇，千古月空明。」自是不敢望太白，然初學只宜如此，須知以此淺近學太白高深。

《送友人歸江南》　《重訂主客圖》卷上：「獨往滄州暮」，妙。「相看白髮新」，妙。

《過陶徵君舊居》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荒淫亡國之士，姦邪誤國之臣，詩人必詆其遺跡而數其罪。至于英主賢臣，則美之不容口，其或子孫已微，陵谷已變，猶惓惓焉傷悼悲痛，讀此詩者可以類推矣。然後知善不可不修，惡不可不戒。無曰莊生齊物，而可以懵然於身後也。馮舒評：此與詩道何與。馮班評：腐氣。何焯評：後半欲從執鞭之意，妙在隱約不露，與「昭君宅」一首俱可法。紀昀評：不稱此題。

《江上旅舍》　《重訂主客圖》卷上：力量稍減，然其韻味居然水部矣，三復不厭。「汀洲一夜泊，久客半連檣。盡說逢秋色，多同憶故鄉。」極淡話，極有味。

《贈休糧僧》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四句絕妙。馮班評：第四句可，亦未爲妙絕。紀昀評：亦常語。又：首句笨而突，五句亦拙，意謂人不食則無餘以及鳥，故鳥不下耳。七句不解，再校。

《題興善寺隋松院與人期不至》　《重訂主客圖》卷上：裁對制題，煞有苦心，要全從水部長題陶出。「蘚色前朝雨，秋聲半夜風。」對法妙。紀昀評：惟六句好。又：此詩何以入「閒適類」。何焯評：「存」字定韻。

《南澗耕叟》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第四句、六句、結句皆好。

《屈原廟》　《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三、四句說盡屈原心事好。馮班評：亦是直議論耳，覺忠厚可諷。第七病句。何焯評：「人尚少」，言世所不尚也。無名氏（甲）評：三、四可與文王《操》並傳，得古人心髓。紀昀評：終覺太直。起二句竟似五代口角，結尤過激。

《宿廬山絕頂山舍》　《重訂主客圖》卷上：「自嫌心不達，何此夢長安。」高在不迴護，自知不達，便已達矣。

《王逸人隱居》　《重訂主客圖》卷上：「幽人許重尋」，「許」字最易客氣，此猶可耐。「不逢秦世亂，未覺武陵深。」意亦深亦眞。「石轉生寒色，雲歸帶夕陰。」發難顯。

《途中感懷寄青城李明府》　《唐詩鏡》卷五三：三四宛轉流利，情思重重。

《鸚鵡洲即事》　《歸田詩話》卷中：崔塗《鸚鵡洲》詩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由解愛才。」後無繼之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乾坤大矣，豈少禰生之才，如黃祖者固多，爲曹瞞者亦不少，思及于此，負鉅者得不觸境而興哀也。又曰：崔塗在當時屢被讒毀，故因過鸚鵡洲，托禰生以自況，見上無有容之君子，下多忌刻之小人。前四句即洲上堪哀之事，後四句即洲上春眺之景，因嘆有才莫得便轉，應前不能容物，無解愛才意。《賣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悵望」之爲言悵然而望也。胸中先有欲然之事，久之而終不然，於是欲望則已無味，不望則又可惜，因而望又悵，悵又望，爲「悵望」也。夫悵望不必獨於鸚鵡洲也，先亦無日不望，無處不望矣。至於此日，則偶於此洲而亦悵望。當其悵望之初，固並不覺此洲之爲鸚鵡也。至於忽覺此洲之爲鸚鵡，而其悵望之心，正不得不加倍其欲哭也。看他不於鸚鵡洲下添出一層，偏於鸚鵡洲上添出一層，妙妙。三四不罵黃祖，直罵曹公，此雖從來舊論，然亦可以尋其春襟久鬱之故矣。（後解）五六言「燕雁去」，去到何處。「蜀波來」，來自何處。可知正即是我悵望之一處也。七八因言：況又不止燕雁蜀波，尚有輕帆一點。嗟乎，嗟乎，同是萬里，同是風濤，而

便者已迴，鬱者未去，我亦猶人，如之何其獨至於此極哉。

《讀留侯傳》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圯》：圯音怡，《說文》：東楚謂橋爲圯。故《史記・留侯世家》但云：「嘗於圯上遇一老父。」則言圯不必復言橋矣。太白題與詩皆以圯橋二字連用，非是。《一統志》云：「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崔塗《讀留侯傳》云：「偶成漢室千年業，只讀圯橋一卷書。」楊維禎《覽古》云：「諸葛拜牀下，可是圯橋師。」此皆未之攷耳。惟虞集詩「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年」，乃得本解。

《赤壁懷古》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三、四善用事，好。馮班評：次聯自詠唐末事也，若詠曹、劉便迂闊，然亦是唐末方有此句法，古人不然也。陸貽典評：三、四蓋指彼時藩鎮也，唐末方有此等句法。紀昀評：此種近乎傖父面目，所謂詩論也。

《春夕》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水流」是水無情，「花謝」是花無情。何謂「無情」。明見客不得歸，而盡送春不少住，是以曰無情也。何人胸中無春怨，如此却是怨得大無賴矣。三是「家」，却不是家，却是「夢」，却又不是夢，却是牀上客。四是「月」，却不是月，却是「鵑」，却又不是鵑，却是一夜淚。自來寫旅懷，更無有苦於此者矣。（後解）五六一「動」字、一「惟」字，直是路絕心窮，更無法處。七八却於更無法處之中，忽然《易》「窮則變」，變出如此十四字來，眞令人一時讀之，忽地通身跳脫也。《一瓢詩話》：崔禮山：「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與「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同一妙理。《唐詩摘抄》卷三：妙在突然埋怨花木，而其所以怨之之故，則又輕輕只接第二句，不細讀，不知其意。此旅懷之最警策者也。

《巴山道中除夜書懷》 《升菴詩話・崔塗王維詩》：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但王語渾含勝崔。《藝苑卮言》卷四：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尙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四溟詩話》卷三：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唐詩解》卷三八：此入蜀而值除夜，故言歷三巴之險，持萬里之身，於亂山殘雪之夜而秉燭不寐者，乃異鄉之人也。既遠骨肉，所親者僮僕耳，以此飄泊而逢歲華，所以難堪也。按《孟襄陽集》亦載此詩，今觀語雖稍類襄陽，而祖幼公之篇，其爲禮山詩明甚。然幼公次聯便見本意，此以落句破題，亦作詩一變法。《圍爐詩話》卷二：說盡苦情苦境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頷聯名俊。「孤客親僮僕」，何許簡貴。衍作十字，便不及前人。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王崔》：詩有涉履所至，吻喉筋節，以直以促，發人酸楚。著不得些子文辭。如蘇子卿之「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皆此類也。何處下渾含二字，亦誰能以體律之。昔人謂崔塗此聯，與鄭谷「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一聯，可謂委曲形容旅況，非當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此謂知言。

《題倪居士舊居》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子孫之賢不肖天也，雖聖賢亦無如之何。張芸叟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魏鄭公之後至不識字，亦奈何哉。紀昀評：無味。末二句與張詩各一意，彼言舊澤已竭，此言淸風未改也。

紀事

《唐詩紀事・崔塗》 塗，字禮山，光啓進士也。

《唐才子傳・崔塗》 塗字禮山，光啓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略】有詩一卷，今傳。

《唐音戊籤》卷六七 崔塗字禮山，江南人。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崔塗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塗詩》一卷。字禮山，光啓進士第。

《通志・藝文略八》 《崔塗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崔塗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崔塗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崔塗集》一卷。光啓進士崔塗禮山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塗詩》一卷。

唐備

《詩語總龜・諷諭門》引《盧瓌抒情》　又有唐備者，與于(瀆)〔濆〕同聲，咸多比諷。有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題道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無天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別家》曰：「蟬鳴槐穗落。」又有《離家》詩曰：「兄弟惜分離，揀日皆言惡。」皆協《騷》《雅》。

《唐才子傳・唐備》　備，龍紀元年進士。工古詩，多極諷刺，頗干教化，非浮艷輕斐之作。同時于(瀆)〔濆〕者，共一機軸，大爲時流所許。備詩有：「天若無雪霜，【略】」，又，「狂風拔倒樹，【略】」，又，「一日天無風，【略】」，又《別家》云：「兄弟惜分離，揀日皆言惡。」

吴融

論述

綜論

曇域《禪月集後序》　有唐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吳融【略】先師(貫休)長謂吾門人曰：「吳公文藻贍逸，學海淵深。」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吳子華詩五言中合作絕少，七言佳者不減致光，致光以忤朱三貶竄，子華詩有《南遷》七絕，未知所坐何罪，以詩意度之，豈其坐致光之黨歟。

《唐才子傳・吳融》　(融)爲詩靡麗有餘，而雅重不足。

《唐音癸籤・評彙四》　吳子華(融)詩亦大鬆淺，與鄭都官同一衰體，未易置優劣。(遯叟)

《詩源辯體》卷三二　吳融(字子華。)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氣格在初、盛唐之間，「十二闌干」、「別墅蕭條」、「長亭一望」三篇，聲氣亦勝，其他皆晚唐語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唐英歌詩三卷》　融與韓偓同爲翰林學士，故偓有《與融玉堂同直》詩。然二人唱酬僅一兩篇，未詳其故。以立身本末論之，偓心在朝廷，力圖匡輔，以孱弱文士毅然折逆黨之凶鋒，其詩所謂「報國危曾捋虎鬚」者，實非虛語。純忠亮節，萬萬非融所能及。以文章工拙論之，則融詩音節諧雅，猶有中唐之遺風，較偓爲稍勝焉。在天祐諸詩人中，閒遠不及司空圖，沈摯不及羅隱，繁富不及皮日休，奇闢不及周朴，然其餘作者，實罕與雁行。《唐書》本傳，稱昭宗反正，融於御前跪作十許詔，少選即成，意詳語當。《唐詩紀事》又稱李巨川爲韓建草謝表以示融，融吟罷立成一篇，巨川賞歎不已。蓋在當時，亦鐵中錚錚者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吳融李咸用**》　作詩最不宜強所不能。如吳子華近體詩，雖品格不高，思路頗細，兼有情致。如「簷外暖絲兼絮墮，檻前輕浪帶鷗來」，「半巖雲粉千竿竹，滿寺風雷百尺泉」，「圍棋已訪生雲石，把釣先尋急雨灘」，皆佳句也。至作長歌，大多可笑。《贈廣利》末曰：「乃知生是天，習是人。莫輕河邊殺癩，作天上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太白，非通神。」何異優伶傳粉墨者語言，詩道至此，風雅淪胥矣。

《**劍谿説詩》卷下**　吳(子華)韓(致堯)次韻，復倒次前韻，此又一格也，亦不難。

《**雨村詩話》卷下**　晚唐人品最高潔，以司空圖爲第一。唐室凌夷，不食而卒，忠烈之義，千載如生。吳融亦不事異姓，大義凜然。故余編《全五代詩》，以二公以上爲斷，不採入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吳融》　吟客心思衆不同，每從閒淡見精工。清詩

猶憶吳書記，惟有楊花獨愛風。

《石園詩話》卷二　吳子華(融)七律中，惟《富春》、《廢宅》、《金橋感事》、《彭門用兵後經汴路》諸作雄傑，餘多失之浮滑。七絕如《閿鄉寓居》、《楚事》、《秋色》諸篇，風韻甚佳。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吳融》　舊隱茅山兼笠澤，當時國士憶西州。慘聽長史吹蘆管，上苑花殘太液秋。

分　論

《題豪家故池》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第五句最感慨，謂其家歌舞之類，今安在哉。紀昀評：第五句亦套語。又：粗淺。馮班評：落句妙。陸貽典評：首句出「故池」，妙甚，第五句一點「豪家」。何焯評：五、六有起伏。五醒「豪家」，六醒「故池」，味在鹹酸之外。前半常語也。

《偶題》　《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此乃感恩之言，必爲某人爲朱溫之徒所殺，而未有能報之者也。予於魏公明己門下亦然。馮班評：結尾二句緊應第一聯。何焯評：此詩爲韋昭度作，《唐音戊籤》注詳之。「伯有」、「烏衣」之語，翼當路者恤其後也。紀昀評：前半稍平，後半自是健筆。

《題延壽坊東南角古池》　《瀛奎律髓》卷三紀昀評：純是窠臼，第三句突出無根，第五句太湊泊。無名氏(甲)云：坊在河南。

《次韻和王員外雜游四韻》　《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三、四句好。馮舒評：此和王渙悼亡也。馮班評：五、六好。陸貽典評：此和王渙悼亡詩，題作「雜游」，誤。查慎行評：五、六無謂。紀昀評：五句言喜其相見，如月入懷。六句言勿以艷粧惹人別思。七句情出和意。

《和陸拾遺咏諫院松》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既是諫院松，又問「何處尋」，此如何文理。故知此詩乃是借「落落孤松」，咏落落自己。言如山中故人，欲問我今何在，則我實且結根王家，朝朝暮暮，不離君側。是答「曉」字、「晚」字句法也。(後解)「碧巖秋澗」比故山，「野鶴」「白雲」比故人。言故山故人見我在此，或怨或去，各致相望。然殊不知堯舜君民，欲身親見，將爲其事，必居其地，固無可嫌之法也。

《閒望》　《瀛奎律髓》卷二三馮舒評：如此說「閒望」。馮班評：四句「鴛鴦對浴」，熟睡，「翹暖沙」，晴。許印芳評：首聯古調，次聯拗調，三聯平調，尾聯平調兼拗調。三聯與次聯不黏，在拗調體中另是一格，故起住二句與李山甫《寒食》詩「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犯複，而皆有生趣，無妨並存。此種詩意味淺薄，不足學。惟格調生新，可爲摹古者變化之助，故錄之。《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一寫雨，曰「三點五點」，是雨不成雨矣，言天子播遷膏澤之不下逮也。二寫花，曰「一枝兩枝」，是花不成花矣。言黎庶流離，人民之日稀少也。三寫蛺蝶，是以花爲命者，曰「狂飛掠芳艸」，其失厥所食可知。四寫鴛鴦，是與水爲鄰者，曰「熟睡蹺暖沙」，其失厥所居可知。此皆極形世亂之故也。五因思闕下新居，六又思江南舊隱，「非已業」，「是誰家」，即七之「東西都無計」也，能無望歸鴉而致羨乎。

《書懷》　《唐詩歸》卷三六：「灘響忽高何處雨」鍾惺評：「響」高奇，着「雨」上尤奇。《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須知此爲九衢塵裏，受勞不過，酒醒夢覺，無端設想。言如幸得有廬如此，眞是快活無量也。看他滿心滿意，先寫出「夏更清」三字，且不論人間何處有此快境，只據其纔動筆便早說至此，便知亦是世上第一怕夏人。嗟乎，安有怕夏人而又能奔走九衢塵裏者哉。三四忽雨忽晴，撰景靈幻，桑經酈注，必眞有之。人言唐詩難看，只是自己忘卻其題是「書懷」也。(後解)五六正寫是山中忘機，反寫是九衢多懼也。七八又自隨筆迅掃，言何敢便說眞有此處，但得免在此間已足。言外可見九衢之犬吠禽驚，殆有不可勝道者也。《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三、四自好。六句自然，勝五句。結太直遂。無名氏(乙)評：次聯句高迥出塵。「此山」二字善本作「一峰」，對既跳脫，勢更峻絕。《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吳公因九衢塵裏，受勞不過，無端閒想此等境界，言若得如此幽居，眞快事也。「夏更清」三字，極寫此境之樂。言受勞之人，最怕是夏，今得當夏而更清，何樂如之。三四忽雨忽晴，設想靈幻，正所謂「夏更清」也。五六是正寫山中忘機，卻是反寫「九衢多懼」。七八隨筆迅掃，言何敢便說人生遂得如此境界，但得免在九衢受勞，已是滿心足意矣。題曰「書懷」，必看得「書懷」二字明白，方得此詩之妙。

《寄貫休》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向承阮梅峰秀實惠書，言詩不可多用古人名，謂之「點鬼簿」。晚唐人皆不敢下，惟老杜最多。吳融、韓偓在晚唐之晚，乃頗參老杜，如此一聯豈不佳。馮班評：古人名多下則可厭，用亦

無妨。若以此爲老杜，一發可笑。紀昀評：乃不可多用，非竟禁不用。阮論本是，虛谷此說乃拘。

《**和嚴諫議蕭山廟十韻**》《唐詩歸》卷三六「一隅連嶂影」鍾惺評：五字眞極，看得出，說不出。「近兼」二句，譚元春評：莊厚。

《**湖州溪樓書獻鄭員外**》《唐詩歸》卷三六「目以」二句鍾惺評：實實體貼之語。

《**西陵夜居**》《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五、六絕妙，兩字眼用工。紀昀評：四句尤有神味。何焯評：從初暝逐層細寫，六句奔注「盡夜」二字。首句「西陵」起，二句見，三句聞，四句見，五句聞，六句見，八句聞。五、六言不復成寐也；「定」字與「流」字反激，妙。

《**途中**》《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風長在」非風也，妙，妙。

《**華清宮二首**》《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知華清宮之暖，不知外邊之寒，士怨民怨軍怨，皆不暇問矣，如之何不亡。此詩意在言外，非詩人不能道。

《**過九成宮**》《瀛奎律髓》卷三紀昀評：不免平鈍。無名氏（甲）評：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在鳳翔麟游縣。

《**過丹陽**》《瀛奎律髓》卷三紀昀評：湊泊而成。

《**還俗尼**》《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止是體貼，五、六方有形容，盡其味。馮班評：如領聯方可言工。紀昀評：此種題目，愈細切愈猥鄙。又：格意俱卑。七句不解，再校。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三首**》**一**《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關河百戰，傷心慘烈，一望一徘徊，蓋悲憤之甚，不堪寓目也。三四寫百戰後所經之地。五六寫百戰後所經之時。此即七之「更牢落」也。借子山翻案作結，正形其哀之更甚耳。

又二《夢蕉詩話》卷下：詩云：「金鏃有苔人拾得，鐵衣無土鳥銜將。」別集又有作「蘆花」者，比「鐵衣」爲通。然自鳥銜言之，俱不免可議。譚用之《再過韋曲寺》詩云：「馬踏翠開垂柳寺，人耕紅破落花畦。」「翠」就柳言，「紅」就花言，以柳而言「馬踏」，甚次通也。予意吳、譚二老，在當時亦必善鳴之士，豈其思不及此。竊欲以吳詩「金鏃」「蘆衣」，易作「斷鏃」「殘衣」，以譚詩「翠開」「紅破」，易作「翠陰」「紅雨」，庶爲無病。大方家以爲如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用兵後，故曰「舊戰場」，然上句却從隋堤寫來，故又曰「新多」。細思此固明明新戰場也，而必名之曰舊者，既往不咎也。只此一「舊」字，便早爲末句「戍鼙」二字異樣陽秋。至於起筆之必欲故寫「隋堤」七字，此則如《詩》所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也。（後解）五寫大風大河，六寫荒原荒日。十四字只爲獨上寒城之一「獨」字引淚也。末又加寫「戍鼙」字，言莫是又有新戰場也。《唐詩鼓吹》卷三朱三錫評：此明明是新戰場也，曰「舊戰場」者，是既往不咎之意也。曰「新多舊戰場」者，是從隋隄寫來，即殷鑒不遠之意，又與下「戍鼙」二字對照也。三四戰場必有之事，是虛寫。五六戰場現在之景，是實寫。「日色黃」，「黃」字妙妙，是一派昏慘之色，正爲「獨上寒城」之「獨」字引淚也。戍鼙不息，驚起雁行，則眼前舊戰場，又將爲新戰場矣。

《**新安道中玩流水**》《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新安有此至清之水。沈休文創爲詩，乃後相繼不一。今歙、睦是。查慎行評：五、六韻俗。何焯評：三、四是「玩」字情味。無窮悔恨，却不說盡。紀昀評：格調太靡。《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誰欲咏流水。直寫一行上道，百勝都廢，只如此水，便是當面錯過，已更無閑身少得周旋也。二加「密竹繁花」不是閑筆相襯，正是一雙妙眼看出百般佳致，寫題中「玩」字也。（後解）五六似接應連，無中生有。此非新安流水眞有此景，直是胸中時時刻刻有一迷人洞，有雪山，縈迴來往於方寸之間，此日不覺半眞半假，借題吐之。「了然不相關」妙，明是久悟語，不是乍悟語也。《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密竹繁花之中，掩映一泓清碧，水聲潺潺，即終日坐卧其下，亦不知厭，無柰奔走風塵，自恨不得身閒，可嘆也。「似接迷人洞」，「應連有雪山」，極形此水之縈紆清冷，可以怡情，可以忘世。忽然省卻浮生，回首留連而不能去耳。看他通首只寫一「翫」字，確是道中翫流水神理。《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流水之可翫，後解翫之而終屬道中不能留戀也。

《**送僧歸日本國**》《瀛奎律髓》卷三八方回評：三、四妙。何焯評：落句無味。紀昀評：細巧而不傷大雅。次句是「僧」，三句是「送歸外國」，六句、八句是「日本」。

《**春詞**》《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三、四非十分着意，何以說得至此？紀昀評：三、四極眞，然而近鄙。

《**戲**》《唐詩鏡》卷五四：粉嫩花香。

《**旅中送遷客**》《唐詩歸》卷三六「言危」二句鍾惺評：感動。

《**寄尚顏師**》《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此殊不免酸餡氣，三句笨甚。

《**微雨**》《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此乃一幅微雨畫也。查慎行評：第一句小巧太甚。「粉重」、「黃濃」可以入詞，不可入詩。紀昀評：四句鄙而欠通，五、六自細膩。

《**華清宮四首**》**一**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此詩情思最深長，海內清平，朝家閑暇，人主有驕心，必以遊觀歌舞爲樂，此天下所以亂也。四方亂離，王室多難，人主有懼心，必以遊觀歌舞爲戒，此天下所以治也。《唐詩摘抄》卷四：咏本朝失道事，回護得體。若李約「君王游樂萬幾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無禮甚矣。

又二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白樂天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與此詩意同，此詩云：「一曲霓裳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意味深遠，尤勝樂天。

《**王母廟**》《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分明笑漢武之呆，却似追咎王母意，實絕不在此，深得立言之妙。

《**楊花**》《唐詩鏡》卷五四：末句饒有情思，似爲柳花解嘲，復爲柳花寫色。

《**武關**》《瀛奎律髓》卷三何焯評：落句傷感不露。紀昀評：語多迂俚。無名氏(甲)評：武關，鄧州內鄉縣。

《**廢宅**》《瀛奎律髓》卷三紀昀評：第三句不似廢宅，第四句好，五、六句弱，結推到大處，不落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飄瓦摧垣不苦，有人鎖門眞苦。蓋一片荒蕪敗落，反是眼前恆睹，却因鄰人一鎖，斗地念着此門當時車馬闐隘，呵殿出入，彼鎖門人何處有其立地？不圖今日管鑰獨把，開閉從心，眞是一場痛哭也。三四「好花」「芳草」即此鄰人之所鎖也。「閑白晝」易解，「易黃昏」難解。亦是一時眼頭心底親見有如此也。(後解)蛙聚雀喧，只是極寫淒涼，何足又道。特地寫者，「放魚池」、「棲燕梁」，有此六字，便直想到春日濠梁客皆莊惠，鬱金堂裏人是莫愁，何意今日一至於此。更妙於末句并及咸陽，所謂劫火終訖，乾坤洞然，雖復以四大海水爲眼淚，已不能盡哭，於廢宅乎又何言哉。《三體唐詩》卷三高士奇輯注：言國猶有廢興，何況家乎。故作達語，感慨轉深。《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人皆以飄瓦摧垣寫廢宅，眼前恆睹，此獨寫及鄰人鎖門，殊出意想之外。然此句之中，包卻無限淒涼，無限感慨，讀之不覺泫然淚下也。爲想此門盛時，車馬冠蓋，呵殿出入，何等喧熱，彼鄰人者，窺伺門首，求其少站亦不易得，不料今日此門鎖鑰反自鄰人操之，豈不可歎。三四虛寫廢宅，偏寫「好花」，偏寫「芳草」，偏於「好花」下接「虛白晝」，「芳草」下接「易黃昏」，愈覺傷心慘目矣。五六更以「池涸梁空」，實寫廢宅。特地寫及池蛙爭聚，梁雀自喧者，想及繁華之日，所聚所喧之人不圖今日以至於此。末忽感及咸陽宮闕，兵火一空，則凡古今可悲可哭者，類如此廢宅也已。

《**杏花**》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凝》：自凝曰凝，音佞，作上聲讀，今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云「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低。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觀其屬對之末，則非平音明矣。觀《國風》「手如凝脂」自見。

《**分水嶺**》《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三、四言水之分而南北者如此，第五句巧，第六句亦佳。查慎行評：結句頂紫溪。紀昀評：格亦未高。

《**送知古上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久別不得逢，至難中忽逢，此已是異樣苦事，如何又欲掛帆即別。於是將胸中無限愁苦，向口中一氣話出。本極曲折淋漓，而反見徑直暢遂，此眞非無故弄筆人所得有也。(後解)後又忽借送師，說出自己無食無衣。讀之只道爲師欣慰，却已爲自嗚咽，妙妙。

《**金橋感事**》《瀛奎律髓》卷三二方回評：慨歎兵戈之間，詩律精切，皆善用事。如此中四句，微而顯也。何焯評：此指孫揆爲河東所執之事，《玉海》：金橋，在上黨南二里。紀昀評：音節宏亮而沉雄，五代所少。《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二雖是據景實寫，然言外便有拔劍斫案，威毛畢豎，麾開妻子，躍步出門，何雪何風，吾其行矣之意。三「早聞」妙，四「今欲」妙。大聲呼他普天下忠孝男子，是誰容渠如此，眞見一日壞過一日也。(後解)五言豈有一人不切悲憤，六言何無一人實能破賊，七八言人正感奮，笳又催逼，忽然忘生眞在此時也。《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感世亂而作也。朱三錫評：一二紀其時，三四紀其事，連讀四句，言外大有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氣槩。五言無一人不切感慨。六言無一人實能制敵。七八言正當感奮之際，而笳聲催迫，眞可爲之發憤也。《管城碩記》卷二五：吳融《金橋感事》

詩，郝注云：「洛陽橋名。」按融詩首句「太行和雪疊晴空」，則金橋爲近太行可知。李義山《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清明皇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李衛公集序》：「天井雄關，金橋故地。」《漢志》：「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劉歆《遂初賦》：「馳太行之崖坂，入天井之喬關。」《玉海・地志》：「金橋在上黨南二里。」何得爲洛陽橋名。

《春歸次金陵》《唐詩歸》卷三六「樹籠」句鍾惺評：「不離鶯」三字趣甚，然「不離」二字之妙在「堤去」，「去」字見之。「楊花」句鍾惺評：「雪中行」三字，說楊花便有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敬曰：機鋒警拔。《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要知此解乃是舟行如駛，顧見金陵而作。一輕陰覆城，可知是遙望。二晚橈趁城，可知是不泊。三四雨後路濕，樹隨堤去，可知是穩坐蓬底，頃刻而過也。看他筆墨何等輕，何等細，何等秀異，何等姣好。又金釋弓補註：「上」，上聲。（後解）此解自釋前解所以不泊之故也。言金陵不少冠蓋，既已并無夢緣，鄉關近在咫尺，又圖立刻便到，所以連晚疾發，更不少停。然而此二三知己，終不可去諸懷，於是千里楊花，不免暗傷情抱也。看他又是何等閑暢，何等婉約，實備風人之衆妙矣。《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春歸次金陵，後解乃寓旅思。《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至若【略】吳融之「水上驛流初過雨，樹籠隄去不離鶯」，【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東歸次瀛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解四句，純寫下解「寂寞」二字。「暖烟」句寫近睹亦寂寞，「一片」句寫遠望亦寂寞，「水露」句寫俯觀亦寂寞，「樹連」句寫仰視亦寂寞。明明一片春物，不知何故誦之純覺心魂蕭颯也。（後解）因言此已不在今日也，自從初來到於今，茲凡歷幾春，春春應歸。十四字不知滴過幾許眼淚。分付楊柳者，言東出青門，並無人送，何勞此樹獨作依依，所謂悲不自勝也。

《即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便堪」，後解「何須」，前解「寄掩扉」，後解「問釣磯」，分明便是一句話。蓋必買山已定而後乃今挂冠，則是終其身無得去之日，此一大可笑也。「寄」字妙妙。何必辨其人扉我扉，人掩我掩，但有掩扉之處，得寄一日亦足。「便堪終老」妙妙。非以掩扉終老，政以得寄終老也。「脫朝衣」字，只用筆稍略帶。「曉」字妙妙，「暮」字妙妙，猶言而今而後，曉爲我曉，暮爲我暮，青鏡已得窺，長松已得倚，又見千峰入，又見獨鶴歸也。眞快活也，眞自在也。（後解）五六細泉肥藥，不過翻下鱸魚也，誤解抵鵲山景便非。「始掛」妙妙。孟子亦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題曰「即事」者，只是眼看抵鵲山耳。《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融歸田即事而作也。朱三錫評：一曰「寄掩扉」，妙在一「寄」字，言人生在世，有可掩扉之日即當掩扉。二曰「便堪」，妙妙，言得寄便寄，不必辨其人扉我扉也，如必待買定山後始脫朝衣，則終其身無脫朝衣之日矣。三四即寫「奇掩扉」，言今日得曉窺青鏡，得暮倚長松，得見千峰入，得看獨鶴歸，可以脫朝衣，可以終老，眞快活無量也。五「雲裏引泉」，六「雨中移藥」，雖寫抵鵲山前景色，正以翻下鱸魚意，「何須」、「始掛」，妙妙，猶云即此便是，何待秋風而掛帆也。

《富春》（水送山迎入富春）《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三、四言景，五、六懷人，至尾句乃歸之嚴光，高矣。紀昀評：一涉隱士即謂之高，殊是習氣。況富春詩歸到子陵，尤是習徑，無所謂高。馮班評：尾句有感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入富春」上先寫「水送山迎」，此非爲連日紀程，正是襯出他一川如畫。言前此水無此水，山無此山，況值晚晴，眞爲暢懷悅目也。三四承寫一川如畫，又用「雲低」字再寫「晴」，「潮落」字再寫「晚」也。妙絕。（後解）此寫富春人物，特伸仰止。看他向柳間花裏，安個謝客秦人，已是勝懷莫敵，却又用「未必」「無」、「也應」「有」字，別更推尊子陵，乃至不敢停橈問津。嗚呼，其胸中豈以利祿爲事者哉。《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舟過富春，後解寫嚴光高蹈特立。《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吳融之「雲低遠渡帆來重，潮落寒沙鳥下頻」之類是也。

《高侍御話皮博士池中白蓮因成一章寄博士兼奉呈》《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一寫「皮博士池中白蓮」七字，二寫「高侍御話」四字，兩句已將題目點完。三四承寫白蓮也，吳公當日，未嘗親到池上，眼見白蓮，卻將白蓮抬高到十分地位，直以爲天上無雙，人間絕有之物。憶當日話之者，已形容到十分地位，而聽之者，亦形容到十分地位。曰「應是」，曰「須從」，直從高侍御話中想像而出，是空寫其花，實寫其話也。五六即秋色二字。七八一結，人只謂吳公以不得共賞爲嘆耳，細讀「已被更禁」四字，言下有一段物候驚心之意，言時已秋矣，蟬已鳴矣，景物頻遷，不能少留，及時行樂，烏能自已哉。

《紅樹》《唐詩鼓吹》卷六朱三錫評：天地之大，莫載莫破，本自無私，故人物草木，昆蟲鳥獸，天地俱一視同仁，別無偏向於其間。但栽者培之。傾

者覆之，因材而篤，不能無異。即如紅樹先凋，亦其托質始然。若云厚於松柏而薄於紅樹，豈天地之心哉。玩「自是」、「莫驚」二句，意即聖人不怨不尤，循其在我學問，此中大有托意在焉。「陰全薄」、「影半空」，其蕭疏之況自不必言。然洞庭山色。夕陽斜照，萬樹皆紅，亦自勝觀，大爲紅樹生色耳。

《**憶山泉**》《唐詩鼓吹》卷六廖文炳解：此在他鄉而憶故園山泉也。朱三錫評：人皆謂前六句寫山泉，後二句寫憶，不知前六句純是寫憶，後不過結出思歸之意耳。

《**李周彈錚歌**》《石洲詩話》卷二：吳融《李周彈箏歌》起句：「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乃知此語未必然，李周彈箏聽不足。」此起法，已開元人門逕。

《**府試雨夜帝裏聞猿聲**》紀昀《唐人試律說》：題有三層，一層不容脫略。「雨滴秦山夜」，點「雨夜帝裏」；「猿聞峽外聲」，點「聞猿」。「已吟何遜恨」，承雨夜；「還賦屈平情」，承猿聲；「暗逐哀鴻唳」，寫猿聲；「遙含禁漏清」，寫雨夜，兼寫帝裏。因上三句但寫雨夜聞猿，恐「帝裏」字竟脫，故急挽合之。「直疑」二句，即剔醒「帝裏」字。「霎霎」，雨也；「侵燈亂」，則夜雨。「啾啾」，猿也；「入夢驚」，則夜猿。「明朝」二句，結「夜」字，結「聞」字，而以求名未遂爲祈請，並「帝裏」亦暗結矣。何遜有「夜雨滴空階」句，屈平《九歌》有「猿啾啾兮又夜鳴」句，三四句用此意，然食古不化，遣詞太晦，此堆砌典故之病。

《**浙東筵上有寄**》《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寫彼人目成。三即「眼色相當」，四即「語不傳」也。（後解）後解寫自家心斷。「說」之爲言先通其意，「圓」之爲言終成其事也。末句借比花蝶翩翩，言不惟不望其圓，乃至不能得說，通篇皆寫「語不傳」三字也。

《**西昌新亭**》《能改齋漫錄》卷八：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驩。」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下・吳融**》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概，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稿，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唐才子傳・吳融**》融字子華，山陰人。初力學，富辭，調工捷。龍紀元年，李瀚榜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天復元年元旦，東內反正，既御樓，融最先至，上命於前座跪草十數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大加賞激，進戶部侍郎。帝幸鳳翔，融不及從，去客閿鄉，俄召爲翰林承旨，卒。【略】集四卷及制誥一卷，並行。

紀事

《**唐摭言・切磋**》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又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彖，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彖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華爲彖取府元。

又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摭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

其承奉如此矣。

又《公薦》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北夢瑣言》卷四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力。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宣和書譜・行書四》 融，幼力學，能世其家。文辭富贍。以進士登科第。昭宗時，指授作詔，多多益辨，悉當帝意，爲之咨賞。求其作草書歌，痛論古人筆意。至於行書，字畫稱是。是則知其留心於翰墨間，復不淺耳。觀其書，自可以意得也。

《唐詩紀事・吳融》 李巨川爲華帥韓建掌書記，昭宗至華清宮，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融，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融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五里，克諧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

《汲古閣書跋・唐英歌詩》 吳子華，越州人，與韓偓同學，久困名場，龍紀元年同舉進士，又同直玉堂，故韓詩云「二紀計偕勞筆研，一朝宣入掌絲綸」，落句云「語餘相聚卻酸辛」。懷昔叙懇，感慨係之矣。歷官始末，詳見本傳。隴右李巨川，才甚敏，儕輩退舍，惟子華對壘。一日，昭宗至華清宮，賜華帥韓建御容一軸，時巨川爲建掌書記，草謝表示子華，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之句。子華吟罷，立成一篇，其略曰：「霧開五里，容諧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巨川賞歎不已。壬戌卜居閿鄉，與貫休上人結方外交，互多酧寄。

又 集中有《送僧歸破山寺》云：「萬里指吳山，高秋杖錫還。別來雙闕老，歸去片雲閒。師在有無外，我嬰塵土間。居然本相別，不要慘離顏。」此詩邑乘失載，因特拈出。余渭陽豈菴先生嘗拈《山居》第四絕云：「無鄰無里不成村，水曲雲重掩石門。何用深求避秦客，吾家便是武陵源。」懸之座右，日夕歌之，且笑南陽劉子驥多事，可稱詩林嘉話。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吳融制誥》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吳融詩集》四卷，又《制誥》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吳融詩集》四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唐英集》三卷。唐翰林學士吳融子華撰。融與（韓）偓皆龍紀元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 《吳融賦集》五卷。又《吳融集》五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唐英歌詞》三卷。翰林學士承旨侍郎山陰吳融子華著，歌詩二百九十六首。

《天禄琳琅書目續編六・唐英歌詩》（宋槧本） 書三卷，揭銜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禄大夫行在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國漢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首有「允文」「樞密之章」二印，蓋虞允文家藏，至明入上元焦氏（弱侯），又一印不可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融詩》四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吳融《唐英歌詩》三卷。余生平所見子華詩，宋槧本唯此本，宜寶護之。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吳融《唐英詩》三卷。三本，宋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唐英歌詩三卷》 唐吳融撰。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元年登進士第。昭宗時官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唐英歌詩三卷》 唐吳融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唐英歌詩》三卷，唐吳融撰。又，《唐英歌》三卷，吳融。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唐英歌詩三卷**》　唐吳融撰。汲古閣刊本。席氏刊本。〔續錄〕天祿後目有宋刊本。唐四名家集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唐英歌詩》三卷，唐吳融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本。陸貽典手校，並跋云：「癸巳六月十七日暑中借錢遵王抄本校畢。勅先。」「中元日錢本再校一過，改正數字。勅先記。」

又　《唐英歌詩》三卷，唐吳融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四集本。何煌從葉校本對臨。（壬子）

又　《唐英歌詩》三卷，唐吳融撰。清寫本，十行二十一字。彭元瑞校過，有跋錄後：「維楊馬氏萬卷樓舊鈔，嘉慶丙辰春重校，從《全唐詩》補末四首。芸楣記。」收藏有「扶風」、「南齋」、「臣璐私印」、「半查」、「孫從添印」、「慶增氏」、「麥齋藏本」、「南昌彭氏」、「知聖道齋藏書」、「遇者善讀」各藏印。（戊辰）

藝　文

韓偓《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懷恩敘懇因成長句四韻兼呈諸同年》　往年鶯谷接清塵，今日鼇山作侍臣。二紀計偕勞筆硏（余與子華俱久困名場），一朝宣入掌絲綸。聲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貴身。絳帳恩深無路報，語餘相顧卻酸辛。

又《和吳子華侍郎令狐昭化舍人歎白菊衰謝之絕次用本韻》　正憐香雪披千片，忽訝殘霞覆一叢（此花將謝卻有紅色）。還似妖姬長年後，酒酣雙臉卻微紅。

又《無題》「小檻移燈灺」（存目）

黃滔《和吳學士對春雪獻韋令公次韻》（存目）

陸龜蒙《寄吳融》　一夜秋聲入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煙華上，淅淅疏簾雨氣通。君整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事，織作中流萬尺淇。

貫休《晚春寄吳融于競二侍郎》　白頭爲遠客，常憶白雲間。祇覺老轉老，不知閒是閒。花含宜細雨，室冷是深山。唯有霜臺客，依依是往還。

又《送吳融員外赴闕》　漢文思賈傅，賈傅遂生還。今日又如此，送君非等閒。雲寒猶惜雪，燒猛似烹山。應笑無機者，騰騰天地間。

張耒《效吳融詠情》　依依漠漠復紛紛，觸處相隨過曉昏。知是妄緣除不盡，更教風月助吟魂。

崔　遠

《**舊唐書・崔遠傳**》　遠，龍紀元年登進士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新唐書・崔遠傳**》　（珙）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略】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

温　憲

論　述

《**圍爐詩話**》**卷三**　飛卿子憲集不傳，《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鳳毛。憲登第後訴父屈曰：「蛾眉先妒，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事差慰人意。

吴騫《論詩絶句》 失路空遭醉尉嗔，清才最愛八叉新。何人有子如溫憲，爲訴琵琶遠嫁人。

傳記

《唐才子傳・温憲》 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去爲山南節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臣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孽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頷之。後遷至郎中，卒。有集文賦等傳於世。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

《唐詩紀事・温憲》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於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也，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毁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絶於崇慶寺壁。後滎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憫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絶，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絶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登科記考》卷二四龍紀元年 溫憲。（按憲於咸通四年作《程修己墓誌銘》，已題曰「鄉貢進士」，是亦久困文場之證。）

《全唐文紀事・閒適》 《唐故集賢直院官榮王府長史程公墓志銘并叙》（鴻墀）謹案：此碑近歲陝西長安縣村民始鋤地得之。其出最晚，故《全唐文》未及采錄。據碑文爲鄉貢進士溫憲撰，男進思書，男再思篆。蓋憲爲庭筠之子，與碑中所稱「憲嚴君有盛名於世」語合。又文内歷叙其人工寫生，精鑒賞，因詳載全篇，入之閒適門，以存遺佚。

王駕

論述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沈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之豪沽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于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

《古意》 《詩林廣記前集》卷九引謝疊山云：此詩「西風吹妾憂夫」與「寒到君邊衣到無」兩句，見夫婦之至情。《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此詩好處只「寒到君邊」四字。《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周敬曰：兩地相隔，而憂懷莫轉，至情至苦。末句巧。引敖英評：昔人有《寄衣》詩云「寄到玉關應萬里，征人猶在玉關西」，與此詩意俱婉孌沉着。唐汝詢評：淺而近情，宜爲世賞。周珽曰：凝腕脱手，觸象敷衽，意融吻滑，妙絶妙絶。《雜錄》謂王駕戍于邊，其妻陳玉蘭作，並衣寄駕。按駕仕禮部員外郎，恐非。《唐詩箋注・七言絶句》：情到眞處，不假雕琢，自成至文，且無一字可易，幾于天籟矣。最好在第二句，絶似盛唐人語。

《社日》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極村樸中傳出太平風景。

《雨晴》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歐陽公詩話》：王駕，大順中擢第，爲禮部員外郎，棄官，號守素先生。與司空圖、鄭谷爲詩友，所爲詩少傳者。《晴景》一篇最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半山老人》《漁隱叢話》曰：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

選，想愛此詩，因爲改七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鑱斧之迹，眞削鏼手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貴幸之庭，車如流水，幽棲之戶，可設雀羅。時勢自然，何待挾刺掃門之徒，紛紛他適，而後知榮華之有在也。雨前雨後分景，蜂喧蝶擾異趣，識此可以悟彼。「卻疑」二字，有不自信之意，妙。《唐詩摘抄》卷四：詩意蓋譏炎涼之態。前二句寓榮落之感。《載酒園詩話・改古人詩》：王荆公好改古人詩，如王駕《晴景》曰：「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蜂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介甫改爲：「雨前不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前詩載《百家選》，後詩刻己集中。按介甫所云「疑」，乃因蜂蝶過牆而人疑之也，着力在「紛紛」二字，駕所云「疑」，乃蜂蝶疑而飛去，人疑其疑也，着眼在「飛來」二字，兩意俱佳。但「却疑」意只一層，「應疑」意有兩層。近趙凡夫重刻《萬首絕句》，雖入王駕下，竟用荆公改詞，當是未見原本耳。（黃白山評：「王改「却」字，不過易平聲爲仄，字較響耳，其意則猶前人。」）

傳記

《唐才子傳・王駕》 駕字大用，蒲中人，自號「守素先生」。大順元年，楊贊禹榜登第，授校書郎，仕至禮部員外郎。棄官嘉遁於別業，與鄭谷、司空圖爲詩友，才名藉甚。圖嘗與駕書評詩曰【略】。駕得書，自以譽不虛己。當時價重，乃如此也。今集六卷，行於世。

著録

《崇文總目・別集五》《王駕詩》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駕詩集》六卷。字大用。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王駕集》一卷（案：《唐書・藝文志》作六卷。）唐彭城王駕大用撰。大順元年進士。自號守素先生。

《宋史・藝文志七》《王駕詩》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王駕詩》六卷。

藝文

司空圖《喜王駕小儀重陽相訪》 白菊初開卧内明，聞君相訪病身輕。樽前且撥傷心事，谿上還隨覓句行。幽鶴傍人疑舊識，殘蟬向日噪新晴。擬將寂寞同留住，且勸康時立大名。

鄭谷《次韻和王駕校書結綬見寄之什》 直應歸諫署，方肯別山村。勤苦常同業，孤單共感恩。醉披仙鶴氅，吟扣野僧門。夢見君高趣，天涼自灌園。

又《送進士王駕下第歸蒲中》（時行朝在西蜀） 失意離愁春不知，到家時是落花時。孤單取事休言命，早晚逢人苦愛詩。度塞風沙歸路遠，傍河桑柘舊居移。應嗟我又巴江去，遊子悠悠聽子規。

又《題進士王駕郊居》 前山微有雨，永巷淨無塵。牛卧籬陰晚，鳩鳴村意春。時浮應寡合，道在不嫌貧。後徑臨陂水，菰蒲是切鄰。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王駕》 西風吹信淚交流，夫自蕭關妾自留。寒到君邊衣不到，一篇古意想悠悠。年年春社在鵝湖，豚柵雞棲桑影鋪。記得詩人搜好句，酒酣歸去有人扶。

薛蒙

《新唐書・崔鉉傳》 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

《唐詩紀事・薛蒙》《和綿州于中丞》詩【略】，蒙時爲考功郎。

《新唐書・藝文志二》 薛蒙妻韋氏《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韋溫女。蒙，字中明，開成中進士第。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司勳郎中》《新表》薛氏西祖房：比部郎中公幹（見度中補）子蒙，字中明。 又薛氏西祖房：鳳翔府倉曹參軍肱子

蒙，不詳歷官。又西祖房：慶後愼子蒙，不詳歷官。崔嘏《授蔡京趙滂等御史等制》：陳許觀察判官薛蒙等，久滯藩方，未昇朝序。循其聲跡，頗契符言，是用擢自賓筵，置於憲席。可監察（《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五）。杜牧《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墀）墓誌銘》：女嫁起居舍人薛蒙（《樊川文集》七）。

薛用弱

論述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下》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睹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略】右銘辭精鍊奧古，奇語甚多。洪景盧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皆退舍矣。

又《莊嶽委談下》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可笑。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又令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爲閭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天《鄭臚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即他悉誣妄可見。往嘗讀薛記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爲千載詞場雪寃，不覺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三・集異記一卷》 其敘述頗有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世所傳狄仁傑集翠裘，王維鬱輪袍，王積薪婦姑圍棋，王之渙旗亭畫壁諸事，皆出此書。其《良常山新宮銘》，洪邁《容齋隨筆》推爲奇作。蘇軾《與子過詩》所謂「爾應奴隸蔡少霞，我亦伯仲山元卿」者，即用其事。卷帙雖狹，而歷代詞人恆所引據，亦小說家之表表者。

紀事

《容齋隨筆》卷一三 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略】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錄。且昌齡、適集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爲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歎。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三水小牘・黑水將軍靈異》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滸有黑水將軍祠。大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鬚眉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汝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祐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刳神前柱並匣寘之，外設小扉，加扃鐍焉。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三》 薛用弱《集異記》三卷。字中勝，長慶光州刺史。

《郡齋讀書志・集異記二卷》 右唐薛用弱撰。集隋唐間譎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

《宋史・藝文志五》 薛用弱《集異記》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集異記一卷》 唐薛用弱撰。案《唐書・

藝文志》載：用弱，字中勝，長慶光州刺史。其里籍則未言。此本卷首題曰河東，然唐代士族，率題郡望，劉必彭城，李必隴西，其確生何地，則未之知。《三水小牘》（案此書今佚，此條見《太平廣記》三百十二卷所引）載其大和中，自儀曹郎出守弋陽，爲政嚴而不殘。蓋在當時稱良吏，其事蹟亦無考也。是書所記，凡十六條。晁公武《讀書志》稱其首載徐佐卿化鶴事，此本正以此條爲首，與晁氏所記合，蓋猶舊本。【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一名《古異記》。然諸家著錄，俱無此名，不知振孫何本。又唐比部郎中陸勳，亦有《集異記》二卷，與用弱此本名同。故《文獻通考》題勳書曰《陸氏集異記》，以別於用弱書焉。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四・集異記一卷》（秘書二十一種本） 唐薛用弱撰。（用弱，字中勝，里貫未詳，題曰河東，蓋郡望也。長慶中，官至光州刺史。）《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傳記類），俱作三卷，《讀書志》、《通考》俱作二卷，《宋志》作一卷，與今本同。其作三卷、二卷者，皆所據本異也。晁氏稱是書集隋、唐間談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余謂所記凡十六篇，序述詳贍，而自成章，絕無鄙俗之習，間涉靈異，亦小說之恆態耳。《說郛》、《唐宋叢書》、《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藝文

明王辰玉（衡）《鬱輪袍》雜劇、西湖居士《全本鬱輪袍記》、清黃兆森《鬱輪袍》雜劇 （存目）

明鄭之文《旗亭記》傳奇、清張龍文《旗亭燕》雜劇、盧見曾《旗亭記》傳奇、裘璉《旗亭館》雜劇、金兆燕《旗亭記》傳奇 （存目）

《醒世恒言・李道人獨步雲門》 （存目）

宋金諸宮調《崔韜逢雌虎》 （存目）

凌濛初《東廊僧怠招魔，黑衣盜奸生殺》《拍案驚奇》 （存目）

薛宜僚

《詩話總龜・寓情門》引《唐賢抒情》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禮使。青州泛海船，船阻惡風雨，至登州卻漂回，淹泊青州郵傳一年。節度使烏漢正尤加待遇。有席中飲妓東美者，薛頗多情，連帥置于驛中。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于席中留二詩曰：「經年郵驛許安棲，銜命他鄉別恨迷。今日海帆飄萬里，不堪腸斷對含啼。」「阿母桃芳方似錦，王孫草長正如烟。行雲行雨今辭夢，惆悵歡情卻一年。」薛到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用曰：「東美何頻在夢中乎。」數日致卒。苗攝大使行禮。旅櫬回青州，東美乃請假至驛，素服致奠哀號，拊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 宜僚，家令丞。

段東美

《席上贈薛宜僚》 《名媛詩歸》卷一五：「草色如烟」，妙矣，正如烟情緒可憐。「歡情」卻用「惆悵」二字，憶「一年」甚難爲情。

嚴惲

論述

皮日休《傷進士嚴子重詩並序》 余爲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

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得禮而觀之。其所爲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駭於常軌。其佳者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余美之，諷而未嘗怠。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余方冤之，謂乎竟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咸通十一年也。）霅人至，云：「生以疾亡於所居矣。」噫，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湮沒耶。江湖間多美材，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死，無不爲時惜，可勝言耶。於是哭而爲詩。魯望，生之友也，當爲我同作。　十哭都門牓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唯丹桂，沒後無家祇白蘋。箬下斬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酆都頌帝晨。（梁成酆都官頌，紂絕標帝晨。）

《落花》《南部新書》丁：嚴惲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嘗愛其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略】。」七上不第，卒于吳中。《容齋隨筆》卷一五：《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略】又有嚴惲《惜花》一絕【略】，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托，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優古堂詩話・問花花不語》：東坡《吉祥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略】。」東坡全用此兩句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何新之：爲奇雋體。徐充曰：深切無情之感。

紀事

《唐才子傳・杜牧》　同時有嚴惲，字子重，工詩，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

《吳興掌故集》卷二　嚴惲，字子重，烏程人。

藝文

杜牧《和嚴惲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艷年年盛，不恨凋零卻恨開。

陸龜蒙《嚴子重以詩遊於名勝間舊矣余晚於江南相遇甚樂不幸且沒襲美作詩序而弔之其名真不朽矣又何戚其死哉余因息悲而爲之和》　每值江南日落春，十年詩酒愛逢君。芙蓉湖上吟船倚，翡翠巖前醉馬分。祇有汀洲連舊業，豈無章疏動遺文。猶憐未卜佳城處，更斷要離冢畔雲。

張鷺

《舊唐書・李德裕傳》　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爲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

《寶刻叢編》卷一三《復齋碑錄》　處州《唐仙都山銘》，張鷺撰，正書，無姓名，篆額貞元三年冬十月十日題。

《册府元龜・牧守部・失政》　李德裕爲揚州節度使。先是府庫倉廩，節度使交代例，皆申奏州帑藏見在者八十餘萬貫匹。德裕所申奏交割止於一十四萬，仍元未到，已前張鷺知留務又用其半。德裕之黨不知，以爲府庫虛竭，欲發制使鞫問前節度之罪。時宰相李固言得交割之數於前淮南節度副使張鷺。宰相李石因許德裕再具交割人數申奏。德裕既知隱沒事已彰露，遂錄軍資雜以朽敗奇零之物，廣爲數百萬之數上聞，仍以表自陳，初到疾病爲下吏所誤，且請自罰，兼罪胥吏以解其過。當時補闕王績、魏謨、崔讜、韋有翼，拾

遺令狐綯、韋楚老、(太)〔樊〕宗仁等抗論之，中外黨庇事，竟不行。

侯氏 張暌妻

《唐詩紀事・侯氏》引《抒情詩》 會昌中，邊將張暌防戍十年餘，其妻侯氏綉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詩云「暌離已是十秋強，【略】。」武宗覽詩，敕暌還鄉，侯氏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

任翻 任蕃 任藩

論述

綜論

王廉清《唐詩百名家全集・任藩詩小集・後記》 右五言十首皆任藩詩也。今天台郡城有巾子山，唐任藩題所謂「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之句，天下傳誦，爲古今絕唱。嘗考新、舊《唐史》並唐五代以來小說傳記，與夫唐詩集、百家詩、《唐詩類選》、《百家詩選》、《雅言系述》、《中興閒氣集》、小選、集選、《文粹》、《文苑英華》、《詞苑瓊華》、《寶刻叢章》，唐之詩人殆無遺矣，然皆不及藩之行事、詩文，獨僕家有吳僧簡微集唐詩一編，猶是宣簡田公嘉祐中手錄。其間有任藩詩十首，清新婉麗，與巾子山詩一律，乃馳告今台州太守秘閣河內向公(沔)，請刻之《李嘉祐集》之後，以傳不朽。

《唐詩紀事・任蕃》 《宮怨》云：「淚乾紅落臉，心盡白垂頭。自此方知怨，從來豈信愁。」蕃又有「無語與春別，細看枝上紅」之句，張爲取作《主客圖》。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衆鳥已歸樹，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今人動爲千百首，而無可傳者。

《重訂主客圖》卷上 張洎稱翻爲水部門人，所爲詩當不止此，惜已無考，姑就所存者抄八篇，以延水部之緒，其用筆頗生峭，微近閬仙，然細味其風韵，自是水部一派。

分論

《春晴》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清。曰：如【略】任翻之「楚國多春雨，【略】」(《春晴》)【略】是也。

《秋晚途次》 《重訂主客圖》卷上：「孤貧遊上國，少壯有衰顏。」感深語切。「衆鳥已歸樹，旅人猶過山。」此等風味皆水部也。

《葛仙井》 《重訂主客圖》卷上：「圓入月輪靜，直涵峰影深。」匠得眞妙。「自從仙去後，汲引到如今。」看他於葛仙處止一句點，若在後人，不知臚衍多少矣。

《冬暮野寺》 《重訂主客圖》卷上：「江東寒近臘」，著此句妙。「野寺水天昏」，寫出荒寒曠渺、羈寂無聊之況。「無酒可銷夜，隨僧早閉門。」此猶不難，難在起句，發難顯即留餘味也，純得張師口訣。「飄泊仍千里，清吟欲斷魂。」可惜一結以輕入時。

《贈濟禪師》 《重訂主客圖》卷上：「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似王司馬，又似賈長江。

《長安冬夜書事》 《重訂主客圖》卷上：「清渭幾年客，故衣今夜霜。」天然水部。

傳記

《唐才子傳・任蕃》 蕃，會昌間人，家江東，多遊會稽苕、霅間。初亦舉

進士之京，不第，牓罷，進謁主司曰：「僕本寒鄉之人，不遠萬里，手遮赤日，步來長安，取一第，榮父母。不得，侍郎豈不聞江東一任蕃，家貧吟苦，忍令其去如來日也。敢從此辭，彈琴自娛，學道自樂耳。」主司慚，欲留，不可得。歸江湖，專尚聲調。去遊天台巾子峰，題寺壁間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百餘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題處，他人已改矣。後復有題詩者，亡其姓氏，曰：「任蕃題後無人繼，寂寞空山二百年。」才名類是。凡作必使人改視易聽，如《洛陽道》云：「憧憧洛陽道，塵下生春草。行者豈無家，無人在家老。雞鳴前結束，爭去恐不早。百年路傍盡，白日車中曉。求富江海狹，取貴山嶽小。二端立在途，奔走何由了。」想蕃風度，此不足舉其梗概。有詩七十七首爲一卷，今傳非全文矣。

紀事

《吳氏詩話》卷下 翻有《題巾子廣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嘉定赤城志》卷三二《僑寓》 任翻，【略】《唐詩人主客圖》云郡人，今按翻所賦《台州早春》詩有「豈堪滄海畔，爲客十年來」之句，則知其寓此耳。

《麓堂詩話》 《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古直云。

《漁洋詩話》卷下 《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按：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賓王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眞可令人噴飯。又按：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任翻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任翻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任藩集》一卷。唐任藩撰。或作翻。客居天台，有《宿帢幘山》絕句，爲人所稱。今城中巾子山也。

又《文史類》 《文章玄妙》一卷。唐任藩撰。言作詩聲病、對偶之類。凡世所傳詩格，大率相似。余嘗書其末云：「論詩而若此，豈復有詩矣。唐末詩格汙下，其一時名人，著論傳後乃爾，欲求高尚，豈可得哉。」

《宋史・藝文志七》 《任翻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任翻詩》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任蕃詩小集》一卷。

王龜

《舊唐書・王龜傳》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閒，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疏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爲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瑰貳宣歙，及瑰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

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因話錄・宮部**》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

《**南部新書**》**丙** 王龜，起之子，于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處，搆一亭，會文友于其間，名之曰「半隱亭」。後太和初，從起于蒲，於中修葺書堂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新唐書・王龜傳**》 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

方干《獻浙東王大夫二首》 出鎮當時移越俗，致君何日不堯年。到來唯飲長溪水，歸去應將一箇錢。吟處美人擎筆硯，行時飛鳥避旌旃。四方皆是分憂寄，獨有東南戴二天。 王臣夷夏仰清名，領鎮猶爲失意行。已見玉璜曾上釣，何愁金鼎不和羹。譽將星月同時朽，身應山河滿數生。泥滓雲霄至懸闊，漁翁不合見公卿。

又《謝王大夫奏表》 非唯言下變榮衰，大海可傾山可移。如剖夜光歸暗室，似驅春氣入寒枝。死灰到底翻騰焰，朽骨隨頭欲長肥。便殺微躬復何益，生成恩重報無期。

又《哭王大夫》 俗人皆嫉謝臨川，果中常情□□□。爲政舊規方利國，降生直性已歸天。峴亭惋咽知無極，渭曲馨香莫計年。從此心喪應畢世，忍看墳草讀殘篇。

又《獻王大夫》 高情不與俗人知，耻學諸生取桂枝。荀、宋五言行世早，巢、由三詔出溪遲。（大夫佳句云：「珠箔卷繁星，金樽瀉明月。」行於世。）操心已在精微域，落筆皆成典誥詞。一鶚難成燕雀伍，非熊本是帝王師。賢臣雖蘊經邦術，明主終無諫獵時。莫道百僚憂禮絕，兼聞七郡怕天移。直緣材力頭頭贍，專被文星步步隨。不信重言通造化，須臾便可變榮衰。

姚合《送王龜處士》 送客客爲誰，朱門處士稀。唯修曾子行，不著老萊衣。古寺隨僧飯，空林共鳥歸。壺中駐年藥，燒得獻庭闈。

趙嘏《送王龜拾遺謝官後歸滻水山居》 水邊殘雪照亭臺，臺上風襟向雪開。還似當時姓丁鶴，羽毛成後一歸來。

盧栯

《**新唐書・李景讓傳**》 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威肅當朝。

《**唐詩紀事・盧栯**》 《和于中丞見寄》詩云：「圖畫越王樓，開緘慰別愁。山光涵雪冷，水色帶江秋。雲鳥孤征雁，煙帆一葉舟。嚮風舒霽景，如伴謝公遊。」栯，時爲弘文館學士。

盧順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 順之，字子謨。

張固《重陽宴東觀山亭和從事盧順之》 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自車公。

于武陵 于鄴

論述

《**詩人主客圖・（清奇雅正）及門八人・于武陵**》 「白日不西落，紅塵應

亦深。」(按此《東門路》詩)「青山如有利，白石亦成塵。」(按此《尋山詩》)「四海少平路，千川無定波。」(按此《送客東歸詩》)

《**詩源辯體**》**卷三一**　《于武陵集》，五言律之外，惟絕句數篇而已。其詩氣格遒緊，故爲矯激，而聲韻急促，語意快露，實多出於元和，亦晚唐一家。

又　于五言如：「今宵一別後，何處再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旋添青草塚，更有白頭人。歲暮客將老，雪晴山欲春。」「自生江上月，長有客思家。半夜下霜葉，北風吹荻花。」「遠聞涼雁至，如報杜陵秋。千樹有黃葉，幾人新白頭！」「因知人易老，唯有水長流。欲附故鄉信，不逢歸客舟。」【略】雖氣格遒緊而實出於矯，非若盛唐諸公以古爲律者，出於才力之自然也。

《**重訂主客圖・于鄴**》　懷民按：于鄴五律外無別體，所得句亦鏤心刻骨者也，雖乏峭削之致，然自不得混水部派，附賈氏門後。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于武陵**》　可憐「徒染六街塵」，只爲心輕桃李春。吟客獨憐寒澗樹，殷勤吟贈賣松人。

《**贈賣松人**》《重訂主客圖》卷下：「劚來寒澗樹，賣與翠樓人。」妙。

《**友人南遊不回因而有寄**》《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整峭，尾句有味。紀昀評：實無味。又評：六句對面落筆，所謂興也。此種用意，虛谷不知，乃專取三、四句及末句。《唐詩摘抄》卷一：起二句可謂工於發端。晚唐人最難得如此。三、四接得又好。

《**長信宮**》**一**　《瀛奎律髓》卷三一馮舒評：第三、四似寬，卻自緊。「前魚」古人通用。馮班評：次聯寬，卻自工鍊。「前魚」句，今人不知齊梁體，必以爲誤矣。紀昀評：語皆淺拙，「前魚」用男寵事，尤謬。

《**車門路**》《重訂主客圖》卷下：「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逆筆寫，即加倍寫法也。與老杜「砍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同意。【略】「所以青草草」，「所以」二字，每嫌此等處帶訓詁氣。

《**江樓春望**》《唐詩鏡》卷五三：三、四是少陵小品。《重訂主客圖》卷下：日暮鄉關之感，眞無盡也。「愁心隨落日，萬里各西還。」結超。

《**西歸**》《重訂主客圖》卷下：「羞將新白髮，卻到舊青山。」在賈派中卻不賞此等。「一葉初飛樹，幾人同入關。」颯然令人生感。

《**南遊**》《重訂主客圖》卷下：「舊國寄書後，涼天方雁來。」全以韻勝。本閬仙「葉下故人去，天中新雁來」，尤覺有深味。

《**南遊有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弼：爲前虛後實體。周珽曰：首聯即家貧爲客多意，次聯即山河如在人民非意。後四句正見不得駐足之處，言驅馳于東風西日之下，不勝遙苦，而今所渡之水，復莫可測。何遊情艱塞，無能自已如此也。舊主人曰「多非」，謂市朝變遷，如前朝冠蓋之家皆是，勿泥看纔得感慨之旨。結語更愴然。引方回評：三、四有無窮之味，不必指言何代何人，而懷舊感今之意自見。《重訂主客圖》卷下：「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此是賈。數句中已是逾年矣。《詩辯坻》卷三：張喬「波影逐游人，自是游人老」，疊句可憎。于武陵亦有「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又唐彥謙「坐無風雨至」亦然。

《**夜泊湘江**》《重訂主客圖》卷下：眞氣。「北風吹楚樹，此地獨先秋。」眞秋興。「何事屈原恨，不隨湘水流。」看結句，知此非止傷古也。

《**客中**》《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久客而夢歸家，人情之常。愈遠則愈難得家書，尾句意似又高也。紀昀評：亦是常意，未見其高。《重訂主客圖》卷下：他人泛作晚唐調，不知實賈氏之變格也。「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此賈派之近張者。「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古人得一意，常作數句鍊之，如「一葉初飛樹」、「千樹又黃葉」與「千樹葉皆飛」同一感也，而以此二句爲最，以能匠此情至極也。

《**夜尋僧不遇**》《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敘，清極無塵。《重訂主客圖》卷下：較賈似好看。「泉聲入秋寺，月色遍寒山。」匠出空淨。《甚原詩說》卷一：寫景之句，以工緻爲妙品，眞境爲神品，淡遠爲逸品。如「芳草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沈佺期)，【略】「泉聲入秋寺，月色徧寒山」(于武陵)，皆逸品也。

《**訪道者不遇**》《圍爐詩話》卷二：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也。五律守起承轉合之法，如于武陵之「人間惟此路，長得綠苔衣。【略】」，離古詩氣脈者也。不離古詩氣脈者，子美爲多。《重訂主客圖》卷下：「平生無限事，到此盡知非。」非寫已悟，正寫其境之空靜也。

《**寄北客**》《重訂主客圖》卷下：「月圓十二回。」《老學庵筆記》：「十」字亦可讀平，唐人多用之，不然不宜單平。「寒阡隨月遠」，畫。「雪路向城開」，畫。

《**夜與故人惜別**》《竹莊詩話》卷一五：見惜別拳拳之情。《重訂主客

圖》卷下：「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學此等最忌熟率。

《**感情**》《重訂主客圖》卷下：「四海故人盡，九原新壠多。」此亦到家語。

《**勸酒**》《唐詩解》卷二四：欲勸以飲，舉下二事感動之。言佳景難長，良會不數，酒固不當辭也。「花發」一聯，在《三百篇》爲興體。「足」猶滿也，滿百年之中，皆別離也。

《**宿江口**》《重訂主客圖》卷下：此詩寫羈懷寥落情景皆至，眞絕調也。「南渡人來絕，喧喧雁滿沙。」著此句尤妙，妙用「喧喧」字，正是極其寂歷。「自生江上月，長有客思家。」生力獨闢。越推開說，越寫得自己意思無盡。

《**斜谷道**》《重訂主客圖》卷下：「蜀國路如此」，「如此」二字中括盡險難。「遠烟當驛歛，驟雨逐風多。」匠。

《**匣中琴**》《重訂主客圖》卷下：與水部《廢瑟》同看，皆是唐賢自評其詩格。「世人無正心」，直說，所以上接國風。

《**過洛陽城**》《重訂主客圖》卷下：雖是用力之作，卻不礙味外味。「九陌鼓初起，萬車輪已行。」合寫乃狀得出。

《**長春宮**》《唐詩解》卷二四：宮毀而城在，流水之外，更無他物。

《**高樓**》《唐詩歸》卷三四「吹不秋」鍾惺評：三字孤迥，惡本皆作「吹不休」，便通首索然矣。《唐詩摘鈔》卷二：詩詠樓中之人，而題但曰「高樓」，此命題妙處。詩亦不顯言其人，而但曰「上有」云云，此措詞雅處。六朝諸小詩、樂府，作豔情，儘有透快於此者，閒雅秀亮，殆不能過，此唐人五言絕身分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緒之「打卻黃鶯兒」，張仲素之「提籠忘採葉」，于武陵之「遠天明月出」，劉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蓋嘉運所進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眞爛熳，或寄意深微，雖使王維、李白爲之，未能遠過。

《**春過函谷關**》《重訂主客圖》卷下：「老盡布衣人」，文皇乃謂墮其術中。「何當名利息，遣此絕征輪。」深感。即「欲斷城南路」意。

《**題華山麻處士所居**》《重訂主客圖》卷下：「到此馬無跡，始知君獨間。」高妙。對法尤妙。「雪晴看華山」，匠。賈句。

《**路旁草**》《重訂主客圖》卷下：苦思極想，無所不到，故爲賈氏門也。「應隨塵與土，吹滿洛陽城。」深感意寫得出。

《**秋夕聞雁**》《重訂主客圖》卷下：「星漢欲沉盡，誰家砧未休。」作意爲起。「忽聞涼雁至，如報杜陵秋。」尚嫌此「報」字。「千樹又黃葉，幾人新白頭。洞庭今夜客，一半卻登舟。」偏泛說妙。結句及前「江口」詩，正以泛說乃寫出深至，後人每求粘貼，卻不能寫到深至處。

傳記

《**唐詩紀事・于武陵**》　武陵，會昌時詩人也。

《**唐才子傳・于武陵**》　武陵名鄴，以字行，杜曲人也。大中時，嘗舉進士，不稱意，攜書與琴，往來商洛、巴蜀間，或隱於卜中，存獨醒之意。避地嘿嘿，語不及榮貴，少與時輩交遊。嘗南來至瀟湘，愛河洲芳草，況是古騷人舊國，風景不殊，欲卜居未果，歸老嵩陽別墅。詩多五言，與趣飄逸多感。每終篇一意，策名當時。集一卷，今傳。

紀事

《**南部新書》癸**　于鄴除工部郎中，時尚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陶鑄欲請換曹，其夕鄴雉經。盧尚書貶石州司馬。于、盧之器固小也，然過在執政。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三**》（天成元年九月）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券輒賣良人，從之。

又《明宗紀五》（天成三年二月）癸未，工部尚書盧文紀貶石州司馬，員外安置。文紀私諱「業」，時新除于鄴爲工部郎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故中書未議改官。于鄴授官之後，文紀自請連假。鄴尋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紀參告，且言候鄴迴日終請換曹，鄴其夕自經而死，故文紀貶官。

《**新五代史・雜傳・盧文紀**》　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于武陵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于武陵詩》一卷。
又　《于鄴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于武陵詩一卷》　右唐于武陵，大中進士。
《遂初堂書目》《于鄴集》。
又《于武陵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于武陵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于武陵詩》一卷。
又　《于鄴詩》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于武陵詩》一卷。
又　《于鄴詩》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四家詩（四本）・于武陵》。
《絳雲樓書目》卷三　《于武陵詩集》一卷。
又　《唐人雜集》。（于武陵、唐求、曹唐、尚顏、司馬禮、顧非熊、許棠、孟貫、許琳、無名氏。）
《述古堂書目》卷二　《于武陵集》一卷。
又　《于鄴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于鄴詩集》一卷。

鄭巢

論述

《重訂主客圖・鄭巢》　懷民按：鄭巢詩以淺易近水部，或即水部之徒也，附之及門，以便初學。

《泊靈溪館》《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前四句詠溪館之荒涼，見客情之凄楚；後四句即館前山水之勝，起老年求閒之思。蓋鷺水鳥而棲危石，見處不得所，寓意在鷺；船載物而爲萍滿，見由敗所致，寓意在船。句雖屬對而作想不可不知。末果有意求閒，何必暮年。觀其《楚城秋夕》一詩，想欲閒而有不可得者。又《送琇上人》，亦見冥搜有清癖。引徐充評：第四句佳。

《瀑布寺貞上人院》《重訂主客圖》卷上：「古壁燈熏畫，秋琴雨潤絃。」純是水部《和秋居》氣味。

《送姚郎中罷郡遊越》《重訂主客圖》卷上：「華影在空舟」，華山也。

《送邊使》《重訂主客圖》卷上：「夕雪沒前峰」，畫不出。

《送人赴舉》《重訂主客圖》卷上：後世作此題，不知多少擢桂鳴鹿泛話，又或多作勉戒興旺語，祇成俗氣，選此隅反。「篇章動玉京」，赴舉止五字。「舊國與僧別，秋江罷釣行。」此等學水部卻高。

《送李式》《唐詩摘抄》卷一：全篇寫「清興」二字。《重訂主客圖》卷上：「看山半在船」不如「箏聲多在船」。

《送省空上人歸南嶽》《重訂主客圖》卷上：「舊院樹冥冥」，後人再不於此著想。「坐石縫寒衲，尋龕補壞經。」極常，極高。「嶠雲籠曙磬，潭草落秋萍。」細。「誰伴高窗宿，禪衣挂桂馨。」結湊。

《送琇上人》《唐詩摘抄》卷一：尾聯倒繳。前六句，俱預寫到寺時之景之事，而以七、八倒繳出之，不必更作贈別語。只「白雲歸意遠」五字，便是一篇送琇上人還廬山序也。《重訂主客圖》卷上：「茶烟開瓦雪，鶴跡上潭冰。」此等近賈、喻。

《贈丘先生》《重訂主客圖》卷上：了不異人，絕不猶人，此唐人高處。「雲泉心不爽」，三字下得妙。「硯取簷前雨」，「簷前」二字，或應倒轉。「圖開異國山」，看他對法，便見格也。

《秋思》《重訂主客圖》卷上：「寒蛩鳴不定，郭外水雲幽。南浦雁來日，北窗人卧秋。」後人學此，祇成率句。「病身多在遠，生計少於愁。」計較得妙，轉覺孟東野「家貧少於車」，猶常而著迹也。

《秋日陪姚郎中登郡中南亭》《重訂主客圖》卷上：錚錚細響卻自正，

道學者勿嫌之。「當山抱瑟吟」，退之詩中亦有「孺人鳴瑟」句，必是當時尚有能彈之者。

《**宿天竺寺**》《唐詩摘抄》卷一：山寺一宵，景況清絕，卻憶前秋此夕還終南，仿佛如此。不言此景可賞，但言與終南相似，又不明言與終南似，但言云云，看他筆端幾許深曲。《重訂主客圖》卷上：「鐘磬遙連樹，星河半隔山。」如畫畫不出。

《**陳氏園林**》《重訂主客圖》卷上：「尋鶴新泉外，留僧古水中。」絕高處在「尋」字、「留」字。

《**題崔中丞北齋**》《重訂主客圖》卷上：向水部《和秋居十首》討其韻味所自。「放卷聽泉坐」，畫。「尋僧踏雪行」，畫。吳、倪、黃、王畫筆，多與詩相通，所以異於俗工。

傳記

《**唐才子傳・鄭巢**》巢，錢塘人。大中間舉進士。時姚合號詩宗，爲杭州刺史，巢獻所業，日遊門館，累陪登覽燕集，大得奬重，如門生禮然。體效格法，能伏膺無斁，句意且清新。巢性疏野，兩浙湖山寺宇幽勝，多名僧，外學高妙，相與往還酬酢，竟亦不仕而終。有詩一卷，今傳。

著録

《**遂初堂書目**》《鄭巢集》。

《**宋史・藝文志七**》《鄭巢詩》一卷。

《**唐音癸籤・集録一**》《鄭巢詩》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鄭巢》。

張固

論述

周南《山房集・題跋》《幽閒鼓吹》，唐張固撰次。首記宣宗數事，餘雜識中唐以後事，今多載正史。（又云：宣宗屏人問韋（渙）〔澳〕，杜（淙）〔悰〕勸李宗閔以御史大夫薦李德裕，如此類今見正史者，皆本此。）

顧元慶《幽閒鼓吹跋》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嘗閱《唐詩鼓吹》，讀姚文公序文，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愚謂姚公不知固有是書而謂纂於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別有其書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姑識以俟知者。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三**《幽閑鼓吹》一卷，張固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小説家類**》張固《幽閑鼓吹》一卷。

《**郡齋讀書志・幽閒鼓吹一卷**》右唐張固撰。紀唐史遺事二十五篇。懿僖間人。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幽閒鼓吹》一卷　唐張固撰。

《**宋史・藝文志五**》張固《幽閑鼓吹》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幽閑鼓吹》一卷（張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説家類一・幽閒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是書末有明顧元慶跋，稱共二十五篇，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言合。今檢此本，乃二十六篇，蓋誤斷元載及其子一條爲二耳。元慶又稱固在懿僖間，

採摭宣宗遺事，則殊不然。書中元和、會昌間事，不一而足，非僅記宣宗事也。又稱姚文公《唐詩鼓吹序》，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其言不知何據，元慶亦以爲疑。今考《唐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張固《幽閒鼓吹》一卷，則出自唐人，更無疑義。縱高宗別有《幽閒鼓吹》，亦書名偶同，不得以此本當之矣。固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裨考證者比。唐人小說之中，猶差爲切實可據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幽閑鼓吹一卷**》（**說郛本**） 唐張固撰。（固里貫未詳，懿、僖間人。）《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固紀唐史遺事二十五篇。後有明顧（元慶）跋亦同。然「李師古子孟陽」一條，起首無「李師古」三字，自當併「李師古跋扈」一條爲一，傳本誤離而二之。晁氏、顧氏皆不道，就其本數之耳。顧氏稱固在懿、僖間，采摭宣宗遺事，簡要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然書中併載及元和、會昌時事，不僅如顧氏所云也。其書多關於勸戒，固唐人小說中之翹楚歟。普《祕笈》、《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藝文

盧順之《重陽東觀席上贈侍郎張固》 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溼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

雜錄

《**桂林風土記・東觀**》 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山外高峰。

張爲

論述

吳融《禪月集序》 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而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學者，靡曼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也。

《**唐詩紀事・張爲**》 爲，唐末江南詩人，與周朴齊名。如「到處即閉戶，逢君方展眉」，最有詩稱。

《**唐才子傳・張爲**》 張爲，閩中人，離羣拔類。工詩，存一卷，及著《唐詩主客圖》等，並傳於世。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好集詩句爲圖，今惟張爲《主客》，散見類書中，自餘悉不傳。【略】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惟殷璠、高武頗有論斷。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飯。然其所詮，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

程恩澤《仿遺山絕句答徐麻峰仁弟》一三 武功焉可配君虞，絕倒張爲《主客圖》。爲問梨神胡異趣，餘波卻遣四靈瀦。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張爲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爲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唐詩主客圖》一卷 唐張爲撰。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各有標目。餘有升堂、及門、入

室之殊，皆所謂「客」也。近世詩派之說殆出于此，要皆有未然者。

《宋史・藝文志七》《張爲詩》一卷。

又《藝文志八》張爲《前賢詠題詩》三卷。張爲《唐詩主客圖》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張爲詩》一卷。

《唐音癸籤・集録三》《主客圖》（一卷，張爲撰。立詩家六人爲主，餘分入室、升堂、及門爲客。【略】各録其詩一二聯，如近世所云詩派者然。）

《補五代史藝文志》《張爲詩》一卷，《唐詩主客圖》一卷。

藝文

貫休《懷張爲周朴》 張、周二夫子，詩好人太癖。更不過嶺來，如今頭盡白。人傳「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周）又「到處即閉戶，逢君方展眉。」（張）不知是不是，若是即大奇。我又聞二公，心與人不同，一生常在寂寞中。有時狂吟入僧宅，錦囊鳥啼荔枝紅。有時冥搜海山腦，珊瑚枝動日杲杲。聖君在上知不知，赤面濁醪許多好。

又《懷方干張爲》 冥搜入仙窟，半夜水堂前。吾道祗如此，古人多亦然。螢沈荒塢霧，月苦綠梧蟬。因憶垂綸者，滄浪何處邊。

又《懷周朴張爲》 二子無消息，多應各自耕。巴江思杜甫，漳水憶劉楨。白髮應全白，生涯作麼生。寄書多不達，空念重行行。

翁方綱《次韻甘嘯嚴兼呈冶亭朗峰四首》四 燕山眞氣出瑰奇，況値佳辰舞詠時。擬偕唱酬聯薛據，欲圖主客倩張爲。

張毅夫

《舊唐書・張正甫傳》 子毅夫。毅夫登進士第。【略】毅夫位至戶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又《宣宗本紀》 大中十一年四月，以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京兆尹。【略】十二年正月，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蘄黃申都團練觀察使。

黃璞《王郎中傳》 槩初就府薦，馮涯爲試官，【略】爲涯所知。欲顯滯遺，明設科第，以宋言爲解頭，公爲第二。時毅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撝命收榜，扱破名第申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

《雲溪友議・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略】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也。時京兆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李潘舍人放榜，以言爲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爲望外也。乃馮涯知人，尋亦獲雪。

蕭鄴

《新唐書・蕭鄴傳》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徒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東觀奏記》卷中 上（宣宗）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識下落，抑或仍舊。上意貴近佑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盧獻卿

論述

司空圖《注愍征賦述》 夫垂象著文，炳靈叶爽，擅流宗於筆海，則時仰龜龍；駭掞藻於天庭，則國資雲雨。至若金鶚角勢，錦字爭妍，兼吞漢、魏之雄，迴跨《風》、《騷》之域，宏材獨振，何氏無奇。《愍征》則會昌中進士盧獻卿著明所作。華胄間生，冠五百年高視；靈璣在握，照十二乘非珍。馭縱壑以濤驚，竦驅崦而電軼。懇超言象，特映古今。而妒沮揚娥，妖輕笑鳳。惜歲華之易晚，嗟魄桂之僉期。舊國蟬催，縈盈別怨。芳時雁度，浩蕩羈愁。愍去郢以抽毫，悵征秦而寓旨。鏘洋在聽，梗概可陳。觀其才情之旖旎也，有若霞陣疊鮮，金縷晴天，鴛塘匣碧，芙蓉曙折，濃豔思芳，瓊樓詫粧，烟霏晚媚，鮫綃拂翠。其雅調之清越也，有若縹緲鸞虹，譬嫋空，瑤簧淒戾，羽磬玲瓏，幽人嘯月，雜珮敲風。其遒逸之壯冠也，則若雲鵬迴舉，勢踏天宇，鼇抃滄溟，蓬瀛倒舞，百萬交鋒，雄稜一鼓。其寓詞之哀怨也，復若血凝蜀魄，猿斷巫峰，咽水驚夜，冤鬱靄空，日魂慘淡，鬼哭荒叢。其變態之無窮也，則若月弔邊秋，旅恨悠悠，湘南地古，清輝處處，花映秦人，玉洞扃春，澄流練直，淼然目極。斯蓋緣情紛狀，觸興冥搜，迴景物之盛衰，制人臣之哀樂，窮微盡美，□古排今。且自體變江南，氣凌鄴下。臚分工拙，差可抑揚。競耘寂以搜奇，則思榮飛動；徒牽庸而綴學，則格滯蚩埋。唯彼邀能，是稱人巧。泛鋪輕綺，騎弄縱橫。符雅律之未裁，八音叶暢；類非烟之不染，五色相鮮。洞雖絕於長淮，芳鎮留於終古。況愚通家著分，總角忘年。人中則韻仰神仙，席上則價饒鸚鵡。破琴傷逝，無復知音。夢筆擒祥，頻驚借彩。佇談交之可作，嘆寶鍔之徒懸。猶幸斯文，備存遺跡。□符增感，涕下何從。昔兩漢辨騷，方聞注釋；三都待引，即扣賢豪。寄測妙以騰褒，屬當仁於命世。豈伊孤陋，合遽討論。將研旨遠之機，已盡汲深之力。附修名而不朽，量璅慧以多慙。粗析指歸，難酬顧遇。銜微明於合璧，敢議爭英，洞節奏於旋宮，竊期攀嚮。

又《注愍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邱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設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棄黜，而能以《愍征》爭勍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嘔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自聖智，下至蒙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耶。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遒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擢英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紀事

《本事詩·徵咎》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夢。

《丹鉛雜録》卷九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人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愍征賦》六卷，盧獻卿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盧獻卿《愍征賦》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盧獻卿《愍征賦》一卷。

藝文

皮日休《傷盧獻秀才》《愍征》新價欲凌空，一首堪欺左太冲。只爲白衣聲過重，且非青漢路難通。貴侯待寫過門下，詞客偷名入卷中。手弄桂枝嫌不折，直教身殁負春風。

李訥

《新唐書・李訥傳》　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爲浙東觀察使。性疏卞，遇士不以禮，爲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爲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汨，疾馳去，水遂大毁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宂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爲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鹵簿，避贈謚，詔聽。

司馬札 司馬禮

《詩源辯體》卷三一　司馬(扎)〔札〕間有遠韻，亦能成篇。

《東門晚望》《甚原詩說》卷一：句法最忌直率，直率則淺薄而少深婉之致。【略】貫休之「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不若司馬札「芳草失歸路，故鄉空暮雲」。兩相比較，淺薄深婉自見。

《曉過伊水寄龍門僧》《唐詩摘抄》卷三：次句言伊水東流，客恨與之俱長也。「客恨長」三字領下四句。七、八轉出寄僧意。夫人在世，東投西奔，辛苦勞碌，大家恐外形役耳。欲求解脱，非空王誰與歸。六句「似故鄉」三字連上句俱貫在內。

《送孔恂人洛》《唐詩摘鈔》卷三：取其拗，拗則調高而氣揚，可救晚唐之衰颯。

《宮怨》《刪補唐詩選脈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引《唐詩解》：柳暗鶯嬌，見深宮之寥寂，因想己容色凋謝而人莫知，正如花之湮滅溝中耳。引楊愼評：此詩幽情雅調兼到。周珽評：哀怨寬緩，末句與「空留鶯語到黃昏」同調，與「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同意。《春酒堂詩話》評「年年花落」二句：較蘊藉，不礙大雅。《唐詩摘抄》卷三：此首猶具盛唐風貌，晚唐絶句當推第一。李建勳之「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恨己身之拘閉。此云（「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悲己色之漸衰。語各一意，怨情則同。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司馬先輩集》一卷　唐司馬札撰。與儲嗣宗同時。

《季滄葦藏書目》《唐詩八家》：杜審言、馬(載)〔戴〕、司馬札、許棠、于鵠、儲嗣宗、唐求、鄭谷，十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人雜集》：于武陵、唐求、曹唐、尚顔、司馬(禮)〔札〕、顧非熊、許棠、孟貫、許琳、無名氏。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司馬札先輩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司馬札先輩詩集》一卷。

釋圓鑒

《洛陽搢紳舊聞記・少師佯狂》　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

若祀祝之辭，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搆，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此句有脫字。）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若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罌撑，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衆生。」（蓋譏雲辨體肥而肚大故也。）雲辨師名圓鑒，後爲左街司錄，久之遷化。

李郢《送圓鑒上人遊天台》 西嶺草堂留不住，獨攜瓶錫向天台。霜清海寺聞潮至，日宴江船乞食回。華頂夜寒孤月落，石橋秋盡一僧來。靈溪道者相逢處，陰洞泠泠竹室開。

釋清觀

《宋高僧傳·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閒有幕蹼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綱漫相也。迨爲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缾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年十八，納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殖，悟解天然，台嶺教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家，彌通三教。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伯輶軒，皆響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秖就凡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入常住，罄無私畜。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己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鳴擊，並重懸勑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大中癸酉，江表薦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觀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可渡，謂觀不來。頃尅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厭，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衆列請爲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焉。

釋應物

《唐詩紀事·僧應物》 應物，大中時江南詩僧也。與羅鄴唱酬，作《九華山記》。

《宋高僧傳·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藏）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嗚石隕，扣鐘嘶嗄，加趺而滅。春秋九十九。【略】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應物亦紀其德哉。

《宋史·藝文志三》 僧應物《九華山記》二卷。又《九華山舊錄》一卷。

劉威

論述

《唐音癸籤·評彙四》 劉威弱調多悲。「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尤人情。（遯叟）

《冬夜旅懷》 《唐詩歸》卷三三「嫩葉」句譚元春評：至情解不出。「酒無」二句鍾惺評：此等語，又妙在說透。「寂寞」句鍾惺評：「相似」二字妙。《唐詩摘抄》卷一：晚唐人以盡情透露爲安身立命之處，不爾不能稱勝。然透者必淺，粗惡鄙俗皆有不可言者，如五、六語雖透而筆猶雅，猶可稱晚唐佳句。此時寂寞，惟與殘燈、素琴相對而已。不曰「相對」而曰「相似」，筆下妙有思致。《圍爐詩話》卷二：調不高而有至情。

《游東湖黃處士園林》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七：（前解）前解寫不

惟不認處士，且亦無意來游，只是信步東行，不謂有此創獲。妙在「偶向」二字，又加「更向」二字，言初不料此去何處，且亦不料乃有去處者也。何意翠微當面，忽聞鷄犬逗聲，及至步入相尋，即又悅然無處。寫得此園林，遠近縹緲，便如仙山樓閣相似也。（後解）後解忽然旁寫「樵客」、「漁舟」，又妙。人生世上，只求衣食粗足，無諸驚怖，便是無量勝福。正不知所謂不同之計，又是何計，而必不與閑相稱乎。《唐詩摘抄》卷三：宋魯龍《括異志》載黃翁事云：翁華亭人，居東湖楊柳巷。此東湖當即其地。「東湖更向東」，五字不斷。《唐詩鼓吹》卷五朱三錫評：起曰「偶向」，又曰「更向」，言初不料此去何處，且亦不料乃有去處者也，何意翠微當面，忽聞鷄犬逗聲，及至步入相尋，卻又恍然無處。曰「遙知」，曰「似隔」，寫得此園林遠近縹緲，便如仙山樓閣相似，後又旁寫及樵客漁舟，言處士能樂漁樵之樂，此皆與閒相稱也。《古唐詩合解・七言律詩》：前解寫處士園林，後解寫「遊」字意。

《唐詩紀事・劉威》 威，會昌時詩人也。

《隨園詩話》卷六 王荆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也。【略】唐劉威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荆公改爲「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略】活者死矣，靈者笨矣。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劉威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威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劉威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劉威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威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 《唐三十家詩（十本）・劉威》。

《補五代史藝文志》 《劉威詩》一卷。

劉皋

《東觀奏記》卷下 劉皋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皋謀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庭爭，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新唐書・宣宗紀》 大中十二年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皋。

又《楊復光傳》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價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皋。皋有威名者，世訟其冤。

許渾《聞邊將劉皋無辜受戮》 外監多假帝王尊，威脅偏裨勢不存。纔許誓心安玉壘，已傷傳首動金門。三千客裏寧無義，五百人中必有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輪。

劉谷

《雲溪友議・三鄉略》（存目）

劉得仁《贈從弟谷》 此世榮枯豈足驚，相逢惟要眼長青。從來不愛三閭死，今日憑君莫獨醒。

李郢《酬劉谷除夜見寄》 坐恐三更至，流年此夜分。客心無限事，愁雨不堪聞。灞上家殊遠，爐前酒暫醺。劉郎亦多恨，詩憶故山雲。

又《酬劉谷立春日吏隱亭見寄》 孤亭遙帶寺，靜者獨登臨。楚霽江流慢，春歸澤氣陰。野田青牧馬，幽竹暖鳴禽。日日年光盡，何堪故國心。

又《送劉谷》（存目）

劉允章

傳記

《舊唐書·劉允章傳》 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爲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新唐書·劉允章傳》 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爲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磎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磎所，磎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扞賊，磎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引《三水小牘·劉允章》（存目）

《唐摭言·無名子謗議》 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玉泉子》 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南部新書》乙 咸通九年，劉允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關前，擇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唐語林·方正》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己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澤主鹽鐵，爲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牓，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紓爲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紓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違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又《賞譽》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爲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曰：「蘊中錯也，願其往之。」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即孔紓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遭罹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仁表後爲華州趙隲幕，嘗飲酒，隲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者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鄂渚尚書解取錄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方干

論述

綜論

孫郃《方玄英先生傳》 先生爲詩高堅峻拔。其秀也，仙蕊於常花，其鳴

也，靈鼉於衆響。

吳融《代王大夫請追賜方干等及第疏》（存目）

王贄《元英先生詩集序》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文愈深，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淫濫，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始以骨氣爲主，而寖拘四聲五七字律。建中之後，其詩彌善，錢起爲最。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曆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吳、越故多詩人，未有新定方干，擅名於杭、越，流聲於京、洛。夫干之爲詩，鋟肌滌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紛，苦不棘癯。當其得志，倏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予爲兒時，得生詩數十篇，心獨好之。生時尚存，地遠莫克相見。其後生名愈藉，爲詩者多能諷之，而生歿矣。今年遇樂安孫郃於荆，早與生善，出示所作《元英先生傳》，且曰：與其甥楊弇洎門僧居遠收掇其遺詩，得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欲予爲之序，冀偕之不朽。先是丹陽有南陽張祜，差前於生，其詩發言橫肆，皆吳、越之遺逸。予嘗較之，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矣。干之出處行事，郃傳實備之，不復互出，直嘉郃能懷人之遇，成人之不泯，而又愛我之厚，故集詩之(之)廢興，題於干集之首。

《韻語陽秋》卷二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贄嘗稱之曰：「鋟肌滌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蕊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觀其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喩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眞兒童語也。《寄喩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喩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喩鳧》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湖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窗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觀其語言重復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猨垂樹窗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又卷一一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山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掃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邪。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遁之言爾。

《後村詩話新集》卷四 方干五言云：「落葉憑風掃，香粳倩水舂。」《贈喩鳧》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又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又云：「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秋。」又云：「獵者聞疏磬，知師入定回。」又云：「樹影搜涼卧，苔光破碧行。」又云：「疏磬白雲寺，孤砧紅葉村。」《寄清越上人》云：「窗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鄉叟》云：「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七言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哭喩鳧》云：「撰碑縱託登龍伴，營奠應支賞鶴錢。」《贈崔明府》云：「壓酒曬書猶檢點，修琴取藥似支關。」《與鑒休上人》云：「山夜獵徒多狺犬，雨天村舍未催蠶。」《送王霖赴舉》云：「北闕上書衝雪早，西陵中酒趁潮遲。」《寄陳端公》云：「雲島采茶常失路，雪龕中酒不關扉。」《送永嘉王令》云：「浮客若容開荻地，釣翁應免稅苔田。」《廢宅》云：「樵叟和巢伐桃李，牧童兼草踏蘭蓀。」《東陽道中》云：「醉醒已在他人界，猶憶東陽昨夜鐘。」《過姚監故居》云：「不敢要君徵亦起，致君全得似唐虞。讜言昨歎離天聽，新冢今聞入縣圖。琴鎖壞窗風自觸，鶴歸喬木夜難呼。學書弟子何人在，檢點猶逢諫草無。」《哭陳陶》云：「巢父精靈歸大夜，客兒才調振遺風。」干字雄飛，新定人，貌寢兔缺。始見姚合，合卑之。及覽其詩，駭目變容，賓客館之，登出臨水必與焉。會稽太守王龜以其亢直，宜在諫署，薦之。會王薨，事寢。卒光啓文德間，臨終語其子曰：「吾詩人自知之，誌吾墓者，紀其歲月而已。」其詩高處在晚唐諸公之上。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曰 此吾家處士玄英先生方干也。遠祖居歙之東鄉，曰眞應仙翁，名儲。先生家在桐廬白雲原，又曰鸕鷥原，別業在越之鏡湖。唐末不仕，巢賊擾中原，强臣據方鎮，卒全名節以終。釣臺書院與嚴子陵、范文正公並祠。一原數百家方姓，至今衣冠不絕。詩尤見知於姚秘監合。

《唐才子傳・方干》 古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問曰：「先生終，何以謚。」妻曰：「以康。」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榮，何樂而謚爲康哉。」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爲相，辭不受，是有餘貴也。君饋粟三千鍾，辭不納，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

謚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韋布之士，生稱高尚，死謚玄英，其梗概大節，庶幾乎黔婁者耶。

《唐音癸籤・評彙四》　方干詩鍊句，字字無失，固應有高堅峻拔之目；但嫌其微帶經籍氣，村貌稜稜爾。（遯叟）

《圍爐詩話》卷三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間甚難。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方干》　芳齋松島鏡湖春，滌骨鋟肌鍊句新。漫許仲文誇入室，桐江三拜老詩人。

《石園詩話》卷二　方雄飛（干）貌寢兔缺，以故不與科名。遇醫補唇，已老矣。見賞于徐凝、姚合。自咸通得名訖文德，江之南未有及者。王贊序之云：「當其得志，倏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逞。」又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集中如「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無酒能消夜，隨僧早閉門」，「野烟新驛曙，殘照古山秋」，「地下無餘恨，人間得盛名」，「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馴鹿不知誰結侶，野禽多是自呼名」，足當高堅峻拔之目。方雄飛登臨之作，皆整鍊肖題。《題龍泉寺絶頂》云：「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登扶風亭》云：「東軒海日已先照，下界晨雞猶未啼。」意複詞重而各見其妙。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元英集八卷》　唐方干撰。干字雄飛，新定人。章八元之外孫也。以詩名於江南。咸通中一舉不第，遂遯蹟會稽。歿後，宰相張文蔚請追賜名儒落者及第，凡十五人，干與焉。【略】何光遠《鑑戒錄》稱干爲詩鍊句，字字無失，詠繫風雅，體絶物理。郃傳亦稱其高堅峻拔。蓋其氣格清迥，意度閒遠，於晚唐纖靡俚俗之中，獨能自振，故盛爲一時所推。然其七言淺弱，較遜五言。《郝氏林亭》而外，佳句無多，則又風會之有以限之也。

《東目館詩見》卷一　方干自云苦吟，只五律整緊，七律圓婉而並乏新異，亦獲重名，豈以宰輔張文蔚奏請官而顯耶。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方干之「樹影不隨明月去，溪聲常帶落花來」，「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方干》　有才無貌豈驚人，有貌無才誰敢瞋。空目龍梭能織字，世間但看楦麒麟。

又　三秋落葉憑風掃，幾斗香杭倩水舂。即此清辭誰道得，山苗壓老澗中松。

又　窗中蚤月當琴榻，牆上秋山入酒盃。底是此間如世外，千峰樹裏見詩才。（有《題睦州千峰樹》詩。）

《養一齋詩話》卷四　方干愛押「來」字韻，如：《別墅》云「一池寒月逐潮來」，《贈葉尊師》云「有夜自攜星月來」，《千峰樹》云「斜行沙鳥向池來」，《南亭》云「谿聲常送落花來」，惟《別墅》、《南亭》二「來」字工。然古今「來」字佳句極多，未易悉數，擇其上者言之。如太白之「濤白雪山來」，「單于秋色來」，「黃河之水天上來」，少陵之「春帆細雨來」，「黃知橘柚來」，「不盡長江滾滾來」，是何曲折氣象。可見詩不在下字押韻。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九一　元英氣格較沈雄，昭諫篇章本孝忠。更有同時黃御史，力起正字勝《唐風》。（方干、羅隱、黃滔、徐夤、杜荀鶴。）

《重訂主客圖・方干》　懷民按：雄飛受詩律於徐侍郎，遂舉進士，其源蓋出徐氏也，今考侍郎集，絶句之外，近體三篇而已，卒難定其何體，但讀方詩，生新刻苦，似游泳長江而出者，七言尤逼肖，即安知徐之不爲賈氏流耶，今但編雄飛爲閬仙及門云爾。

《三唐詩品》卷三　其源出于孟浩然，古風告寖，猶自神清。五律雖溫麗難言，而清眞足喜。

分　論

《寄李頻》　《重訂主客圖》卷下：「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流動中有力量，故非張派。「思苦文星動，出句似近時。」「鄉遙釣渚閒。」妙，看此對法。「明年見名姓，惟我獨何顏。」唐人以科名爲重，雖韓退之不無此見，然老求必得，而惡不由其道，正見骨力強毅處，如此結句，便直說不諱。

《東溪別業寄段郎中》　《重訂主客圖》卷下：「豈分長岑寂，明時有至公。」此亦以科名言。

《中路寄喻鳧先輩》　《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盡」一作「闊」。三、四見晚唐詩人其貧如此。馮舒評：何必認眞。紀昀評：亦未免太爲竭蹶之音。又：五句「隨」字不穩。《重訂主客圖》卷下：浩氣直達，退之《上宰相書》，同

一心腸，世俗詭隨者，卻不肯直言。「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莫嘆干時晚，前心豈便非。」骨力嶄然。

《送趙明府還北》《重訂主客圖》卷下：「盡室無餘俸，還家得白頭。」唐人識見高。「得」字妙。「鐘催吳岫曉」，「催」是賈氏字，須善學。「曾是棲安邑，恩期異日酬。」何嘗不作申謝語，然自無失其高，若在後人，不知幾多常瑣可厭矣。

《夏日登靈隱寺後峰》《重訂主客圖》卷下：「絕頂無煩暑，登臨三伏中。」一起便似賈。「川傾世界東」，加力寫。莫嘆其奇，應想其匠工。「那知此夕興，不與古人詞。」興會。

《聽新蟬寄張晝》《重訂主客圖》卷下：「髣髴應移處，從容卻不聞。」亦不肯省力。此等與王右丞《聞鶯》詩格相似，且卻須辨其不同處。「樹隱暝吟雲」，非賈而何。

《旅次錢塘》《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此吾家桐廬處士方干詩，中四句不書題目，一吟即知其爲錢塘也。馮舒評：頸聯臨摹《巫山高》而遜之。第七句應起句。陸貽典評：三、四句本出《巫山高》「雲藏神女廟」來。何焯評：中四句皆說寂寥，第六尤清異。紀昀評：第六句五字好。

《別喻鳧》《重訂主客圖》卷下：「知心似古人」，著此句，眞古誼。「歲久分彌親」，惟超，惟眞。

《送相里燭》《重訂主客圖》卷下：一氣如話，略似水部派。「不得長年少，那堪遠別離。」理足情至，今古不易也。

《君不來》《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孤光」句：未定語，着一「必」字反虛活。《唐詩摘抄》卷一：見月懷人，詩中常意。此處妙在下一「必」字，遂覺情事警動。前俱暗況，至末始繳出「君」字，又即以之押韵，遂足振起一篇之意。

《途中逢孫輅因得李頻消息》《重訂主客圖》卷下：欲識此詩之妙，先看此題之妙，有此題而不能如此叙述，虛此情矣，妙處正在淡而深摯無盡。「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河山雖度臘，雨雪未知春。」前四說景全是感。「正憶同袍者」，「正憶」二字妙。「堪逢共國人」，「堪逢」二字妙。「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淡極，深極。

《送從兄郜》《重訂主客圖》卷下：「空城雨翳鐘」，「翳」字生而不尖，無絲毫客氣。

《鏡中別業》二《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篇起句超放，末句有終焉之志。佳句不一，予別已摘抄矣。紀昀評：出手便乖氣。大抵「溫厚和平」四字，晚唐不講，亦時爲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藉風掃地，任水作春，正見自縱其慵懶處。五、六意謂花朝喜明媚，而遭連郭之霧，雪鐘極清徹，而當夜湖之隔。與有美才而爲世所蔽，有令譽而聞非其時者何異，故結言此皆身外想也。苟能以無事爲樂，何妨老隱鏡中也。按玄英先生家在桐廬白雲原，又曰鸕鷀原，別業在越之鏡湖。唐末不仕，黃巢擾中原，卒全名節，得此詩「自縱天慵」之旨，眞古肥遯之士也。引唐汝詢評：清朗。又吳山民評：隱者之言自別。《唐詩摘抄》卷一：「此峰」二字，結出題面，撐拄全詩甚有力。

《經周處士故居》《唐詩鏡》卷五三：三、四韻趣雅。《重訂主客圖》卷下：「愁吟與獨行，何事不傷情。」絕似閬仙。「久立釣魚處，唯聞啼鳥聲。」莫作省力語看。

《贈喻鳧》《瀛奎律髓》卷四二查慎行評：末二句與三、四意複。紀昀評：矯語孤高之派，始自中唐，而盛於晚唐。由漢、魏以逮盛唐，詩人無此習氣也。蓋世降而才愈薄，內不足者不得不囂張其外。《重訂主客圖》卷下：「所得非衆語，衆人那得知。」十字詩訣。唐人眞實學術、眞實識力，全在此等處，不然區區吟詠，何關世教耶。「月閣歌眠夜，霜軒正坐時。」嘗見陳老蓮寫《唐人索句圖》，正如此傳眞。「沉思心更苦，恐作滿頭絲。」無本復生。

《早發洞庭》《重訂主客圖》卷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寄托見人品。「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何必是洞庭，然卻是洞庭，此不同時俗所謂切合也。

《貽錢塘縣路明府》《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志業」一作「志學」。「又白幾莖髭」之聯與「用破一生心」之聯意相似，而「破」字未佳。馮舒評：「破」字好。馮班評：方君不解古人語。紀昀評：二聯不相上下，不於此一字論工拙。又：三、四粗野，五、六尤甚。《重訂主客圖》卷下：「寒溪怨氣深」，下字狠硬處是賈。「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此即同陶公「賴古多此賢」意。

《除夜》《唐詩鏡》卷五三：語氣溜亮。

《贈功成將》《重訂主客圖》卷下：「飛書諭強寇，計日下重城。」此等與馬虞臣《塞下曲》等篇合看。

《**白艾原客**》《重訂主客圖》卷下：「滄洲幾年隱，白髮一莖新。」好。「殘陽滿近鄰」，荒寂可念。

《**送沛縣司馬丞之任**》《重訂主客圖》卷下：「羈遊故交少，遠別後期難。」極尋常語，都是深感，故能該今古之情也。「悠悠兩都夢，小沛與長安。」晚唐習氣。

《**送郭太祝歸江東**》《重訂主客圖》卷下：又能以淺妙勝，才人眞不可及。「京洛風塵久，江淮音信稀。」澹語深感。

《**客行**》《重訂主客圖》卷下：「鄉心日落後，身計酒醒時。」入情。每當孤羈，諷此二句，輒不勝茫茫。「觸目多添感，凝情足所思。羈愁難盡遣，行坐一低眉。」後四不免率氣。

《**滁上懷周賀**》《重訂主客圖》卷下：「晨鐘寒韻疏」，澀似賈。

《**寄石溢清越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下：「寺處」賈字法。「唯高僻，雲生石枕前。」承亦是賈。

《**陳式水墨山水**》《重訂主客圖》卷下：全仿賈。「造化有功力，平分歸筆端。」不惜餘力。「平分」二字妙，若云如同化工，仍是常語。書畫小事耳，乃必如此鄭重言之，老杜「眞宰上訴天應泣」亦同此旨。「立意霜髭出，支頤烟汁乾。」刻苦匠出，慘澹經營之妙。

《**陳秀才亭際木蘭**》《重訂主客圖》卷下：無愁不到心。「存思心更感，繞看步還遲。」二句切處正在感。

《**登雪寶僧家**》《重訂主客圖》卷下：「石窗秋見海，山靄暮侵衣。」此是賈法。「衆木隨僧老」，不曰僧隨木老，而曰木隨僧老，妙。「高泉盡日飛」，虛實對法，又當句對法。

《**途中逢進士許巢**》《重訂主客圖》卷下：「義行相誠處」，必有實際。「妨寐夜吟苦」，澀。「愛閑身達遲」，妙。如此說，亦正見氣骨。

《**閏春**》《重訂主客圖》卷下：甚淺而切，爲初學地。「前春寒已盡，待閏月猶長。」似無可說處，卻有眞情。

《**方著作畫竹**》《重訂主客圖》卷下：「留傳千古譽，研鍊十年情。」二句平常。「向月本無影，臨風疑有聲。」何必是竹，卻正是竹。

《**送人遊日本國**》《重訂主客圖》卷下：「波濤含左界，星斗定東維。」鍊「含」字、「定」字，確妙。楊用修輩皆喜此等句。

《**暮發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吳禮部詩話》：方干《泊嚴光臺下》詩，末云：「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可謂無識之言。于今侑食子陵祠，使子陵有知，必不樂也。

《**處州洞溪**》《重訂主客圖》卷下：撰力狠苦，正是賈師法門。「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晴。」眞島。

《**新正**》《重訂主客圖》卷下：「每見新正雪，長思故國春。」此等與水部派是一是二。

《**題睦州烏龍山禪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看他一二怪月，三四怪日。言果曙後耶，鷄胡不鳴。果鷄未鳴耶，胡又曙後。若指屋東者，日早已在此，則亦指冷濕者，月尚還在此也。一解四句，拉拉雜雜，亦非寫月，亦非寫日，總只寫此山之高，妙妙。（後解）前解寫烏龍之高，後解寫俯瞰之大，然而實實至言妙道也。五言衆生盡智竭力，何曾跳出禪榻，六言業相翻天倒地，何曾少異禪心。然則佛門廣大如此，我今又當何去。而又終不得不且去者，福淺、罪深、癡多、慧少，固不能以自力也。先生不惟精詩，乃又精佛。人不甚說，此是何故。

《**題睦州郡中千峰樹**》《瀛奎律髓》卷三五方回評：存此詩以見嚴陵郡之千峰樹，其來舊矣。紀昀評：此是詩選，非嚴陵地志，何得不論工拙因古跡而存詩。又：六句好，七句複起句「平地似天台」。

《**自縉雲赴郡溪流百里輕棹一發曾不崇朝敘事四韻寄獻段郎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仰瞻青壁開天罅」）形容峭壁與峽中相似。

《**胡中丞早梅**》《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凝明」二字似生而實佳。首句亦有味，不獨與閒花異，雖獨開亦不忙也。馮舒評：據余意，偏不喜「凝明」二字。何焯評：「早」字獨有兩層，移他花不得。「蘭」以比其香，「雪」以比其色。紀昀評：但見其生，不見其佳。又：第三句「噴」字不雅，五句俗。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三、四絕佳。玄英一集詩，此聯爲冠。馮舒評：落句似趁韻。查慎行評：三、四一遠一近，字字警策。起、結太平弱，三、四故不可棄。何焯評：第三意態清遠，第四情味酸寒，的是羈人失路身分。五、六承上「旅次」意，兼含青雲未得去身分，劃斷不得。首句率直。紀昀評：結二句鄙而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蟬曳殘聲過別枝」）形與聲俱出。結弱。

《書法華寺上方禪壁》《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四句皆賦「上方」之高，此何待說，比則云何。一二言靜者在此，（僧。）勞者亦復在此，（方。）此比如鶴邊之有猿也，乃靜者方自靜，勞者終自勞，此又比如鶴自棲，猿只啼也。三言功成身退，終須到此，此比如雷雨歸巖，看他下「早」字妙。四言滿朝諸公，俱不及此，此比如星辰去地，看他下「低」字妙。此皆出上方老僧之所指示可知。（「砌下松巔有鶴棲」，眞是好畫；若「孤猿亦在鶴邊啼」，便畫亦畫不出矣。）（後解）五句指點世間路如夢相似，六指點出世間路亦如夢相似。不離世間，已是出世間，此是佛世尊千言道不盡語，此只以十四字寫來如畫。唐人中除王維妙手外，已更無第二人能有此作。異哉，異哉。七結五，八結六，妙絕。

《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輕棹往返頗諧素心因成四韻》《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前解寫輕棹往返。一二言或北或西，或往或還，或朝或昏，無有定則，惟心是隨。三四即寫無有定則，惟心是隨之相也。（後解）後解寫頗諧素心。七之「如此」字正指上五六，「方如此」之爲言素心本不易得諧也。

《贈式上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二只是極寫萬慮全離方寸，我因而思世間又有必欲避鼓角、入雲溪人，此其方寸中萬慮如織，眞有不可說也。今上人止是一生五言，此所謂太虛中微雲一點也。（後解）五六荷雨不停，松風時至，此眞是大好醉眠時候也。末忽自許大醉與禪通者，不是先生順口冒濫，正復微諷上人，用力五言，恐未必與禪通也。（看四之「一生多在」字，並「中」字，明知此上人乃是刻苦作詩人，先生將欲抑之，且更揚之，故因有一二三之三句也。）

《贈李郢端公》《緗齋詩談》卷一：唐人方干有句云：「物外搜羅歸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此則談詩妙訣也。司空圖亦記其兩句云：「近而不浮，遠而不盡。」此八字金針。

《東陽道中作》《載酒園詩話又編・方干》：方有《寒食》詩最佳：「百花香氣傍行人，花底垂鞭日易醺。野父不知寒食節，穿林轉壑自燒雲。」雖寓意之遠不及君平，然韓所述者帝里風光，方自寫山林景色也。

《題畫建溪圖》《唐詩箋注・七言絕句》：「祇欠猿聲與鳥啼」，點畫欲活。少陵題畫馬等物，必以眞者伴說。作者題此畫，以「曾行」托出畫意，又是一法。

傳記

孫郃《方玄英先生傳》 玄英先生新定人也。姓方氏，名干，字雄飛。【略】章協律八元美其詩，以其子妻之。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咸通、乾符、廣明、中和間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略】始舉進士，與同舉者數輩謁錢塘太守姚公，見其貌陋，初甚卑之，坐定覽衆卷，及先生詩，姚公駭目變容而歎之。賓散，獨與之久。館之數日，登山臨水，無不與焉。先生性氣不拘禮，一舉不得志，遂遯於會稽，漁於鑑湖。於是，會稽太守王公龜，以其亢直，宜在諫署，具奏之，會公暴薨，事不就。【略】湖州牧鄭公仁規、建州太守李公頻、九江刺史陶公詳，爲三益友。於先生深者，則九江焉。詩弟子數人，知深者，弘農楊弇、釋子居遠。【略】今江東後進，承先生知者，亦相與謚之曰「玄英先生」，所冀以光於後。【略】先生有詩集十卷，弟子楊弇編之。予請王贊舍人爲之序。

《唐才子傳・方干》 干字雄飛，桐廬人。幼有清才，散拙無營務。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湖中。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每風清月明，攜稚子鄰叟，輕棹往返，甚愜素心。所住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貧，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娛。徐凝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遂相師友，因授格律。干有贈凝詩云：「把得新詩草裏論。」時謂反語爲村裏老，疑干譏誚，非也。干貌陋兎缺，性喜凌侮。王大夫廉問浙東，禮邀干至，誤三拜，人號爲「方三拜」。王公嘉其操，將薦於朝，託吳融草表，行有日，王公以疾逝去，事不果成。干早歲偕計往來兩京，公卿好事者爭延納，名竟不入手，遂歸，無復榮辱之念。浙間凡有園林名勝，輒造主人，留題幾遍。初，李頻學干爲詩，頻及第，詩僧清越賀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猶灌園。」咸通末卒，門人相與論德謀跡，謚曰「玄英先生」。

紀事

《鑒誡錄・賈忤旨》（賈）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

「亂山重復壘，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猶得醉，薄俸亦深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

又《屈名儒》（存目）

《唐摭言・師友》（存目）

又《矛盾》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丘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幹。」一座大笑。

又《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王大夫（名與定保家諱一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爲表草。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北夢瑣言》卷六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唐語林・補遺》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爲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臠鮓，止見半臂著欄，何處口唇開袴。」一席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爲「方開袴」。

《唐詩紀事・方干》 餘杭守謂干苦吟，未能應，卒因夜讌，以飛字韻命賦之。干詩立成曰：「間世星郎夜讌時，丁丁寒漏滴聲微。琵琶絃促千般調，鸚鵡盃深四散飛。遍請玉容歌《白雪》，高燒紅燭照朱衣。人間有此榮華事，爭遣漁翁戀釣磯。」

又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

《宋高僧傳・唐明州國寧寺宗亮》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剃落納法，方事毗尼，循于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略】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剃盡心花只有師。」終于本寺，春秋八十。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元英先生詩集》十卷。方干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玄英先生詩集》十卷。方干。

《郡齋讀書志・方干詩集一卷》 右唐方干字雄飛，歙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隱鏡湖上。徐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授以詩律。【略】門人謚玄英先生。其甥楊弇與孫郃編次遺詩，王贄爲序。郃又爲作《玄英先生傳》附。

《遂初堂書目》 《方雄飛集》。《方干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玄英集》十卷　唐處士新定方干撰。

《宋史・藝文志七》 《方干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方干詩》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方干《元英先生詩集》十卷。

《汲古閣書跋・元英先生詩集》 干字雄飛，眞應仙翁之後，進士肅之子，協律章八元之甥也。貌寢，又兔闕，晚年遇醫補之，里中呼爲補唇先生。爲人質野，每見客，設三拜曰「禮數有三。」戲稱爲「方三拜」。或謂其謁廉師，誤三拜，故云，亦好事者爲之也。樂安孫郃作傳，不若吳融贈詩云：「把筆盡爲詩，何人戲天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卧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訪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樹林蘿爲岑寂。拂且舍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宛然畫出元英先生小像。居桐廬邑西南四十里白雲原，又名鷗鷺原，與釣臺遙對。宋范仲淹登臺東望絕壁插天，林麓蒼秀，白雲徐起，問之，迺知唐處士方干舊隱處，裔孫蒙鼎讀書其上，遂賦詩曰：「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遂繪像于臺，以配子陵。《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爾，至心尚之。崇禎庚午秋七月四日，虞山毛晉跋於讀禮齋。《唐志》：《元英先生詩》十卷，與孫傳王序相符。馬氏謂方干詩一卷，想未見全豹耳。余向藏南宋版，雖亦十卷，傳序弁首，詩不及三百，考之伊甥楊弇所編三百七十餘之數，

散逸已多矣。故張爲《主客圖》所采《貽天台中峰客》一聯云：「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集中未見。又從別本得若干首，並贈篇紀事數則，附錄於後。晉陵徐氏刻本，更多逸詩，若五言律《湖上言事》以下九首，七言絕《夜會鄭氏昆季》以下四首，不知何人贋作。第集中「窗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之類，自用自句頗多。比之王摩詰「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又逕庭矣。毛晉又跋。

《季滄葦藏書目》 方干《元英先生詩》十卷一本。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方干《元英集》十卷一本。宋本影抄。

《讀書敏求記》卷四 《元英先生家集》十卷。樂安孫邵作《玄英先生傳》，王贊稱方干入錢起之室，撰序題于集首。此云元英者，避宋諱也。集中《贈美人》七言長句四首，今又爲俗子芟去，得此始補全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元英集八卷》 唐方干撰。【略】是集前有乾寧丙辰中書舍人祁縣王贊序，又有安樂孫邵所作小傳。名曰「元英」者，干私謚元英先生也。【略】贊序稱干甥楊弇洎門僧居遠收綴遺詩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爲明嘉靖丁酉干裔孫廷璽重刊，祇分八卷，詩三百七篇，卷目俱非其舊。近時洞庭席氏《百家唐詩》本，從宋刻錄出者，雖仍作十卷，而詩亦止三百十六篇。《全唐詩》搜羅放失，增爲三百四十七篇，然與贊序原數，終不相合。蓋流傳既久，其佚闕者多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元英集》八卷，唐方干撰。《元英先生詩集》十卷，方干。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元英先生詩集十卷》（校明影宋鈔本） 崇禎戊辰年六月，馮氏空居閣閱。此卷雖鈔錄草率，然尚是先王父遺書分授相弟者。予亦分得一黑格條鈔本，頗有異同，並校一過。歲在甲午，日唯長至，汲古孫綏萬識。乙未春正二十有五日，風雨扃戶，出東山席氏刻本，細訂一過，增詩如右。席氏刻本與墨筆鈔本同，當是原本，上增刪數字，依家藏墨格條本訂入。汲古後人毛綏萬以墨格本及席刻本校此。按：但用紅筆，使讀者莫辨何本之爲黑格，何本之爲席刻，且所校席刻有未盡者，得此本後，遂向坊間所得席刻悉爲校出。席刻不分體，並多詩七首，在毛校未補外，因盡錄之，此本黃筆皆席刻也。是本間有羨于席刻之詩，題首無某卷某首是也。癸酉五月小晦日校畢識。時農人望雨甚切，天雖蒸潤，未知能大雨時行否。復翁。席刻有與原鈔本不同者，鈔如上，有爲紅筆校改之處，仍照席刻校上，所以專存席刻面目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白雲唐處士方元英先生詩集十二卷》，唐方干撰。清道光乙未裔孫白雲村方字玉活字版印行，版心有「紹遠堂藏版」五字。元英詩十卷，其第十一、十二則皆其裔孫之詩附刊者也。卷末又增入歷代名人題詩及贊跋。卷尾有方字玉跋，則述校正排版之由，其時爲道光乙未春月。（辛未）

又 《元英先生詩集十卷》，唐方干撰。舊寫本，十二行二十字，與《碧雲集》共訂一冊，藏印亦如前。汲古後人毛綏萬以朱筆校過，黃丕烈以黃筆校過。毛校用墨格寫本及席刻，黃氏又以席刻補校。有「崇禎年戊辰六月馮氏空居閣閱」一行。又毛綏萬跋朱筆三則，黃丕烈跋二則，見楹書續錄，不複鈔。

又 《元英先生詩集十卷》，唐方干撰。舊寫本，十行十八字。前有乾寧丙辰歲祁縣王贊序，又樂安孫邵撰元英先生傳。

藝文

崔道融《鏡湖雪霽貽方干》 天外曉嵐和雪望，月中歸棹帶冰行。相逢半醉吟詩苦，應抵寒猿裊樹聲。

吳融《贈方干處士歌》 把筆盡爲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卧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蘿爲岑寂。拂且舍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李羣玉《贈方處士》（存目）

又《贈方處士兼以寫別》 天與雲鶴情，人間恣詩酒。龍宮奉採覓，澒洞一千首。清如南薰絲，韻若黃鍾吼。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籍籍九江西，篇篇在人口。芙蓉爲芳菲，未落諸花後。所知心眼大，別自開戶牖。才力似風鵬，誰能算升斗。無營傲雲竹，琴帙靜爲友。鸞鳳戢羽儀，騏驥在郊藪。鏡湖春水綠，越客憶歸否。白衣四十秋，逍遙一何久。此身無定跡，又逐浮雲走。離

思書不窮，殘陽落江柳。

又《廣州重別方處士之封川》（存目）

李山甫《方干隱居》（存目）

乾康《經方干舊居》句 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筍抽高節，鱸魚躍老鱗。

曹松《秋日送方干遊上元》 天高淮泗白，料子趨修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雲離京口樹，雁入石頭城。後夜分遙念，諸峰霜露生。

又《九江送方干歸鏡湖》（存目）

又《贈鏡湖處士方干二首》（存目）

周朴《寄處士方干》 桐廬江水閒，終日對柴關。因想別離處，不知多少山。釣舟春岸泊，庭樹晚煙還。莫便求棲隱，桂枝堪恨顏。

羅鄴《吳門再逢方干處士》 天上高名世上身，垂綸何不駕蒲輪。一朝卿相俱前席，千古篇章冠後人。稽嶺不歸空挂夢，吳宮相值欲霑巾。吾王若致昇平化，可獨成周只渭濱。

翁洮《贈方干先生》 由來箕踞任天眞，別有詩名出世塵。不愛春宮分桂樹，欲教天子枉蒲輪。城頭鼙鼓三聲曉，島外湖山一簇春。獨向若耶溪上住，誰知不是釣鰲人。

鄭谷《寄題方干處士》 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歸。松篁調遠籟，臺榭發清輝。野岫分開徑，漁家並掩扉。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

尚顏《寄方干處士》（存目）

虛中《悼方干處士》 先生在世日，祇向鏡湖居。明主未巡狩，白頭閒釣魚。煙莎一徑小，洲島四鄰疏。獨有爲儒者，時來弔舊廬。

齊己《寄鏡湖方干處士》（存目）

貫休《懷方干張爲》（存目）

又《贈方干》 盛名與高隱，合近謝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垂綸侵海介，拾句歷雲根。白日昇天路，如君別有門。（弟子謂李頻也。）

孫郃《哭方玄英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死着弊衣裳，生誰顧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猶喜韋補闕，揚名薦天子。

杜荀鶴《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關教化，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酹吟魂。

羅隱《題方干詩》 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流。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崔塗《讀方干詩因懷別業》 把君詩一吟，萬里見君心。華髮新知少，滄州舊隱深。潮衝虛閣上，山入暮窗沈。憶宿高齋夜，庭枝識海禽。

謝翺《拜玄英先生畫像》 來此得公眞，塵埃避隱淪。水生溪榜夕，苔卧野衣春。雨冢侵吳甸，荒祠侑漢人。微唫值衰世，爲爾獨傷神。

邵謁

論述

温庭筠《榜國子監》 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調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榜出，以明無私，仍請申堂，並榜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温庭筠榜。

胡賓王《邵謁詩集序》 謁，韶州翁源人，少爲縣廳吏，客至，令怒不搘床，逐去。遂截髻着縣門，發憤讀書。書堂距縣十餘里，隱起水心。謁苦吟，工古調。尋抵京師，隸國子。温庭筠主試，憫擢寒苦，釋褐赴官，不知所終。他日縣民祠神者，忽自稱「邵先輩降」。即曰：邵先輩異時號工歌詠者，能強爲賦詩乎。巫略不經意，即成二十八字，詞韻清苦，雖老筆不逮。今錄其詩附之卷末：「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遙見讀書堂。」

《唐詩品·進士邵謁》 邵君數奇分淺，發忿苦吟，作古調詩，今傳三十餘篇，即廷筠所榜以振公道者也。其《寒女》、《別離》直似漢人語，雖質木盈餘，而繢藻乏缺。要之，泗石未雕，終非俗品。

《**詩源辨體**》**卷三一**　邵謁學孟郊，而淺鄙者實多。

《**戴酒園詩話又編・邵謁**》　凡詞不足者，須理有餘，所謂「大圭不琢」，非率直之謂。邵謁詩眞爲粗硬，如顧氏所喜「朝看相送人，暮看相送人，若遣折楊柳，此地無樹根」，高棅所取「莫辭弔枯骨，千載長如此。安知今日身，不是昔時鬼」，有何意味。集中惟《漢宮井》一篇可存：「轆轤聲絕離宮靜，班姬幾度照金井。梧桐老去殘花開，猶似當時美人影。」按謁詩枯褊，與飛卿豔詭之才，氣味迥殊。謁集後有咸通七年十六日試官溫庭筠榜「雄辭卓然，誠宜榜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等語，此眞如琥珀拾芥，理之不可解者。又按唐稗稱溫以「中書堂內坐將軍」取怨令狐相國，宣宗微行，溫不能識，傲然有長史、司馬、六參、簿尉之詰，帝亦慍之。在舉場又多爲鄰鋪假手，沈詢至獨施一席授之。當時訐其攪擾場屋，因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語。後襄陽徐商署爲巡官，徐敗遂廢。則溫方困于場屋，何以得爲試官。然唐趙崇祚《花間集》稱溫助教，則溫之官于國子，又似不謬者，恨無博識之士一爲辨之。

《**古樂府**》《唐詩鏡》卷五二：絕有感意。意盡，了無餘音。附：《輕薄行》「長安一花開，九陌馬蹄疾」亦佳語。

傳記

《**唐才子傳・邵謁**》　謁，韶州翁源人。少爲縣廳吏，客至倉卒，令怒其不揖床迎待，逐去。遂截髻著縣門上，發憤讀書。書堂距縣十餘里，隱起水心。謁平居如里中兒未着冠者，髮鬍鬚，野服。苦吟，工古調。咸通七年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榜謁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略】已而釋褐。後赴官，不知所終。【略】今有詩一卷傳於世。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五九引《李希聲詩話**》　余亡友李秉彝德叟嘗爲余曰：「家藏唐邵謁詩八十篇，甚工。謁選於吏部，部中牓此詩曰：『有能過此者，當先注官。』衆無間言。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謁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余欲借傳，因循不果。」

《**唐音癸籤・詁箋三**》　其時雖有國子監、郡縣學，而人不爲重。玄宗嘗勑天下罷鄉貢，悉繇國子監、郡縣學舉送，然竟不能改。咸通中，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以邵謁詩爲工，榜於堂，仍請之禮部，謁竟不得第而死。太學解送成事之難，與外府無異。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邵謁集》一卷　唐國子生曲江邵謁撰。集後有胡賓王者爲之序，言其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殆若今世請大仙之類耶。

《**宋史・藝文志七**》《邵謁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邵謁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邵謁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邵謁詩集》一卷。

孫元晏

《**武帝蚌盤**》《升庵詩話・蚌盤》：孫元晏有《詠史》百首，胡曾、汪遵之比也。惟此一首，差強人意。

《**宋史・藝文志七**》　孫元晏《六朝詠史詩》一卷。

于德晦

趙不悔等《新安志・叙牧守》 于德晦，大中十一年。

方干《寄杭州于郎中》 雖云聖代識賢明，自是山河應數生。大雅篇章無第子，高門世業有公卿。入樓早月中秋色，遶郭寒潮半夜聲。白屋青雲至懸闊，愚儒肝膽若爲傾。

馬真妻

《名媛詩歸》卷一〇 僖宗時，內製袍賜塞外吏士。有神策將軍馬眞，于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馬眞貨鎖于市，爲人所告。主將並得其詩，奏聞。僖宗令馬眞赴闕，訪作詩宮人，賜眞爲妻。後僖宗幸蜀，眞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鎖袍詩》 《名媛詩歸》卷一〇：「鎖情」、「鎖心」字，俱奇。奇尤在「鎖情」相寄耳。

武昌妓

《續韋蟾句》 《名媛詩歸》卷一五：「送將歸」何處說起，却如何接着上句，又如何接着下句，自然靈妙，絕不覺其續韻，其故難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上二句集得妙，下二句續得好。

《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抒情詩》（存目）

《唐詩紀事・韋蟾》（存目）

釋宗亮

林元晉《回沙閘記》 唐僧元亮賦堰詩，有曰「海潮從此作回期」。人謂絕唱。

《甬上高僧詩》卷上 縣令王元暐起它山堰，主水啓閉，民德之，亮公爲題一詩。宋志載吾最四絕句，以公題它山堰爲第一。所云景絕，詩亦絕者也。公又作長歌一首以紀其事。

《宋高僧傳・唐明州國寧寺宗亮》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剃落納法，方事毗尼，循于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緣名，亮預住持。建州太守李頻爲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污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員，廣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嘬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剃盡心花只有師。」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亮恆與沙門貫霜、棲梧、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好迭爲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于代。而於福敬二田，銳心彌厚焉。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玄士先達倣仰焉。」

釋全豁

《宋高僧傳・唐鄂州巖頭山全豁》 釋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疎略。禮清源誼公爲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滿足法。即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講導，振錫南指。詣武陵德山。

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居所鄰洞庭，地曰卧龍，乃築室而投憩焉。徒侶影隨。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巖巉崒，立院號巖頭歟。【略】豁值光啓已來，中原多事，諸侯角立，狂賊來剽略，衆皆迴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獲舍利七七粒。僖宗賜謚曰清嚴，塔號出塵。葬事，檀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玄泰撰碑頌德，提唱斗峻，時號巖頭法道，難其領會焉。系曰：休、豁二師，何臨難無苟免乎。通曰：「凡夫之難，是菩薩之易。經生累捨，此烏怪哉。昔安世高累累償債，去若拂塵。業累纔輕，苦依身盡，換堅固之體耳。神仙或從刃殞者，謂之劍解，況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理，不以不令終爲恥也。」

《**祖堂集・巖頭和尚**》 巖頭和尚嗣德山，在鄂州唐寧住。師諱全豁，俗姓柯，泉州南安縣人也。受業靈泉寺義公下，於長安西明寺具戒，成業講《涅槃經》。後參德山。【略】初住卧龍，後居嵓頭。有人問，去却僕從，直請卧龍相見。師云：「眨上眉毛看。」《曜日頌》：「當機直下現前眞，認語之徒未可親。本色先薦如懧懶，嵓頭檉檜鎮長新。」時有三人同禮拜，未申問，師云：「三人俱錯。」三人默而無言，師便喝出。東山代云：「只怕和尚無語。」雲門代云：「和尚亦不得無過。」問：「如何是毗盧。」師云：「汝道什摩。」學人擬申問，師喝出，云：「鈍漢。」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云：「卓朔底。」又問：「歷古今事如何。」師云：「任爛底。」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云：「坐却著。」僧曰：「未審師意如何。」師云：「移將廬山來，則向你道。」【略】師辭德山，德山問：「什摩處去。」對云：「暫辭和尚。」德山云：「子後作摩生。」對云：「不忘。」德山云：「既然如此，因什摩不肯山僧。」師對云：「豈不聞道：『智慧過師，方傳師教。』智慧若与師齊，他後恐減師德。」德山云：「如是，如是，應當善護持。」問：「如何是切急處。」師云：「道什摩。」僧無對。師便有頌：「適來和聲送，低頭不會事。欲知此中意，雲裏有光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小魚吞大魚。」自餘樞要，莫盡玄猷。師平生預有一言：「者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以中和五年乙巳歲，天下罹亂，凶徒熾盛，師於四月四日償債而終。臨刃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四。東吳僧玄泰制銘云：「善惡二境，逆順取舍。二祖大師，師子尊者。」勅謚清儼大師出塵之塔。

《**景德傳燈録**》卷一六《**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巖頭全豁禪師**》（存目）

潘　咸

潘　誠

《**唐詩紀事・潘誠**》 「棧踏猿聲暮，江看劍影秋。」（《送人游蜀》句）「僧老白雲上，磬寒高鳥邊。」（句）「心已同猿狖，不聞人是非。」（句）「三更獨立看花月，只欠子規蹄一聲。」（《長安》句）「行人渡流水，白馬入前山。」（句）「秋深雪滿黃金塞，夜夜鴻聲入漢陽。」（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潘咸集》一卷，唐潘咸撰。不知何人，與喻凫同時，《藝文志》不載。

《**宋史・藝文志七**》 《潘咸詩》一卷。

喻凫《送潘咸》 時時齋破囊，訪我息間坊。煮雪問茶味，當風看雁行。心齊山鹿逸，句敵柳花狂。堅苦今如此，前程豈渺茫。

鄭　愚

《**雲谿友議・雜嘲戲**》 鄭愚《醉題廣州使院》似譏前政：「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大須慚愧石留黃。」《擬權龍褒體贈鄠縣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鄠縣李長官，橫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

《**北夢瑣言**》**卷二** 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

又卷三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敭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

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顚飲。

《新唐書·南詔傳下》 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略】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

《唐詩紀事·鄭愚》 咸通中，愚自禮部侍郎除鎭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着錦襖子半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慚其不稱。」既而復易紅錦，尤加煥麗，衆莫能測。愚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贄所業。崔歎賞曰：「眞銷得錦半臂也。」【略】愚，廣州人，唐末爲相。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八年 進士三十人：鄭洪業，牛徽，韋昭度，韋承貽，崔昭符，皮日休，宋□。【略】知貢舉：禮部侍郎鄭愚。

《新唐書·藝文志三》 《棲賢法雋》一卷。僧惠明與西川節度判官鄭愚、漢州刺史趙璘論佛書。

《遂初堂書目》 《鄭愚集》。

歐陽澥《詠燕上主司鄭愚》 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殷潛之

《題籌筆驛》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崑體》引《(潛溪)詩眼》：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唐詩紀事·殷潛之》：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略】。杜牧之和云：「三吳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王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虜能支。子夜星纔落，鴻都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崔紫雲

王銍《侍兒小名錄·崔紫雲》 (存目)

《本事詩·高逸》 (存目)

《太平廣記》卷二七三《杜牧》引《(唐)闕史》 (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牧之》 (存目)

段成式

論述

綜論

段成式《酉陽雜俎序》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箕之興，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眞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

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不以此間錄味也。

《夢溪筆談・謬誤》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謬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木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

《學林・五木香》 《酉陽雜俎》曰：「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今按，此五物乃五種，而謂一木五香者，誤甚矣。《本草》木部以沈香、薰陸香、雞舌香、藿香、詹糖香同爲一條，亦非也。藿香乃草類，其餘香是木類，亦各是一種，非同條之物也。

周登《酉陽雜俎後序》 其書類多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於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按唐史，成式世居青徐，齊褒公志玄四世孫，宰相文昌子也。文昌少客荆州，酉陽，荆之屬，成式豈嘗寓游于此耶。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書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然自唐以前，雜家小說，今既不得，而瑣碎之觀，未有近于此者，詎可棄之而不存乎。且其書以酉陽名，而客之過此者，未嘗不以是書爲問也。

鄧復《酉陽雜俎序》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于將相之胄，襲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篇祕籍。今考其論撰，蓋有書生終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睹，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奧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序所以，俾廣其傳。

佚名《酉陽雜俎序》 昔太史公好奇，周游天下，取友四海，歸而爲書。然則是書也，其亦段氏寓其好奇之意歟。余嘗過閩中，號多士之國，見其類書甚多，有所謂通志、天文、七音、六書、昆蟲、草木等略；比事、集句、史韻、姓氏會元等書。浩乎博哉，猶有恨不得見酉陽之雜俎也。己酉夏，被闔檄，攝事於斯，始得其書觀之。嗚呼，何其記之奇且繁也。惜其字畫漫漶，考諸舊籍，乃再刊而新之。廣文彭君奎實董其事。噫，後豈無太史公者，嘉其所好而備采錄哉。

趙琦美《酉陽雜俎序》 丁未，官留臺侍御內鄉李公，有士安、元凱之僻，與美同好，自美案頭見之，欣然欲刻焉。美曰：「子不語怪，而《雜俎》所記多怪事，奈何先生廣齊諧也。」先生曰：「否，否。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周公序《山海經》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噫！世有頗行涼德者。」侍御既以章疏爲鼎爲經以別之矣，乃茲刻又大著怪事而廣之。豈謂有若《尸穸》、《諾皐》所記，存之於心，未見之於行事者。又章奏所不及攻，而人所不及避也。藉此以誅其心，僇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朗日，不至煩白簡矣，是亦息人心奇瑰之一端云。

李雲鵠《酉陽雜俎序》 周官御史主柱下文書，秦因之，有石室蘭臺掌秘書圖籍。漢逮宣室，齊居決事，則令侍御史治書侍側，故御史即古史官也。凡六藝九種之藏，七略四部之府，以及偏方瑣記，幽經秘籙，靡不隸焉。後世專用惠文彈治，而柱後之籍，稍遜于古。余時有遠心，懼弗任也。會臺郎玄度趙君，出其先宗伯所藏《酉陽雜俎》見視，余少時即披誦其策，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可以代捉麈之談，資捫蝨之論，故足述也。而傳寫往往脫誤，因取玄度所緒正而梓之。臺中炙鶚羞鱉，豈獨少卿染俎一指自有眞味。柳子厚云：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冰草、餳梨、橘柚，苦鹹酸辛，析吻裂鼻，縮舌澀齒。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獨文異乎。爾其標紀唐事，足補子京、永叔之遺。至于《天咫》、《玉格》、《壺史》、《貝編》之所賅載，與夫《器藝》、《酒食》、《黥盜》之瑣細，《冥迹》、《尸穸》、《諾皐》之荒唐，《昆蟲》、《草木》、《肉攫》之汗漫，無所不有，無所不異。使讀者忽而頤解，忽而髮衝，忽而目眩神駭，愕眙而不能禁。辟蓼藜含糗者，吸之以三危之露；草蔬麥飯者，供之以壽木之華。屠沽飲市門而淋漓狼藉，令人不敢正視；村農野老，小小治具而氣韻酸薄，索然神沮。一旦進王膳侯鯖，金虀玉膾，能不滿堂變容哉。余間讀古之食經，淮南王、馬踠、劉休、鄭虎亞諸人所撰，不下二百卷，蓋人間之豪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梁太官食法》按之，則十不得一焉。宇宙大矣，少所見多所異耳。食者以爲奇，知味者以爲尋常，珍俎所供，豈藿肉家思議能到耶。昔斲輪說劍，謔浪于蒙莊；佞幸滑稽，恢諧於司馬。苟小道之可觀，亦大方之不棄。況柯古擅武庫于臨淄，識時鐵于太常，固唐代博古多聞之士，而所傳僅此三十篇，忍使方平之麟脯，劈而不嘗；茂先之龍

炙，辨而弗咀哉。嗚呼，老子藏室，王氏青箱，斯亦御史之掌故也夫。不佞亦猶行古之道也。

毛晉《酉陽雜俎前集跋》 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柯古多奇編祕籍，博學強記，故其撰多非耳目所及也。嘗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之祕室，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其博物殆張茂先之流耶。予向欲梓其全集，與溫飛卿諸公並行，而姑先以此爲嚆矢云。

又《續集跋》 《酉陽雜俎》前集，余既已梓之矣，茲續集也。前後俱有《諾臯記》，其命名之義，從來難解。宋人有以中行獻子許梗陽人巫臯等事爲解，理或近之。或曰《靈奇秘要》辟兵法有咒曰諾臯，則益近於誕矣。《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刹，徵釋門事甚委，更著壁障繪畫，而不及土木之宏麗。蓋以文皇帝掃靖一處烟塵，便建一伽藍爲功德，其輦轂之下，已有燕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不作贅疣也。若與楊衒之對案，西京東都，各自生面。癸酉嘉平月，鐫工告竣，漫爲識。

胡應麟《增校酉陽雜俎序》 志怪之書，自《神異》、《洞冥》下，亡慮數十百家，而獨唐段氏《酉陽雜俎》最爲迥出。其事實譎宕亡根，馳騁於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邁稱之。其眎諸志怪小說，允謂奇之又奇者也。唐會昌而後，文章衰颯弗振極矣。成式與溫、李輩同時，其才力豪勁，特與杜紫薇類，而學術遠過之。惜其亡所用心而託好于是，殆滑稽俳笑之雄耳。然非是，亡以抵後人之好而永傳不廢至今。【略】段氏書近多雕本，而魯豕殊衆，師儒老宿弗易徵，又軼漏幾過半。余谷居孔暇，稍稍據《廣記》校定之，并錄其所謂續編三十卷，藏篋笥中，弔詭士旦暮遇將群起互傳之，若其爲說致詭誕不可盡信，則余業蔽以滑稽俳笑之雄，君子毋求備焉。可也。

《詩藪外編·唐下》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目，淹貫者不能得其要領。然唐人如徐彥伯，以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變易故常，求取新特，一時效傚，謂之澀體，非記載明白，後人何自知之。成式《酉陽》篇目，當亦此類耳。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上、中》（存目）

又《華陽博議下》 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可謂漢庭吏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括）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闕其一。考《語資》篇後有云：客徵鼠虱事，余戲摭作《破虱錄》。今無所謂《破虱錄》者，蓋脫其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綴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爲三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並同。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軼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爲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爲鈔合者。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爲之耶。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語。「二酉」，藏書之義也。其子目有曰《諾臯記》者，吳曾《能改齋漫錄》以爲諾臯，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未知確否。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蓋莫得而深考矣。

《越縵堂讀書記·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略】雖多迂怪瑣屑，其門目如忠志、天咫、玉格、壺史、貝編之類，尤爲纖詭，然採取甚博，遺聞佚事，往往而存，實小說之淵藪。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五·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今觀是書，分二十九門：曰忠志，曰禮異，曰天咫，曰玉格，曰壺史，曰貝編，曰境異，曰喜兆，曰禍兆，曰詭習，曰怪術，曰藝絕，曰器奇，曰樂，曰酒食，曰醫，曰黥，曰雷，曰夢，曰事感，曰盜俠，曰物異，曰廣知，曰語資，曰冥跡，曰尸穸，曰諾臯記，曰廣動植，曰肉攫部。其《語資篇》後尚有《破蝨錄》，已佚。《續集》分六門：曰支諾臯，曰貶誤，曰寺塔記，曰金剛經鳩異，曰支動，曰支植。其標目多奇詭，而所記又極譎怪浮誇。然古之佚文祕典，往往而在，故徵引者不絕也。其《諾臯記》前有小序，惟稱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而不言及何所取義。吳氏《能改齋漫錄》引《抱樸子·內篇》之文，以證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名，理或然也。然《續集》則作「支諾臯」，又何解也。又如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尸穸之類，亦無從而深考之。至廣動植分羽、毛、鱗、

介、蟲、木草六篇，前亦有總序。考梁元帝賦有「訪酉陽之逸典」語，謂大小二酉山多藏奇書也。書名取義，蓋出於此。

吳祖修《書黃户部尤檢討詩》 近代誰追正始風，《酉陽雜俎》世云工。凌雲天語誇榮遇，今古詩家無此翁。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段成式》 藝文該博校書郎，秘書千篇味古香。記得詩傳《折楊柳》，風流典贍足相當。

《蕙風詞話》卷二 段柯古詞僅見《閒中好》，寥寥十許字，殊未饜人意。《海山記》中隋煬帝《望江南》八闋，或云柯古所託，亦無碻據。余喜其《折楊柳》詩：「公子驊騮往何處，綠陰堪繫紫游韁。」此等意境，入詞絶佳。晚唐人詩集中往往而有。蓋詞學寖昌，其機鬱勃，弗可遏矣。

分　論

《河出榮光》 《唐詩類釋・坤輿類》卷六：首二句，從題原說起，三四句，點清全題，五六七八句，實疏題意，第九十句，襯貼榮光，第十一二句，襯貼河字，第十三四句，將榮光出河，合寫一筆，作一總束，末以干進寫意結之。

《寄温飛卿牋紙》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記上》引《許彦周詩話》：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略】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文房四譜》卷四：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溫飛卿。《升菴詩話・掘柘詞》《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詩【略】。《掘柘詞》，溫集中亦有。

《觀棋》 《升菴詩話・溫庭筠觀棋》：晉羊保云：「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以棊賭勝爲宣城太守。

《嘲飛卿七首》四 《升庵集・袍腹帽頭》：段成式《漢上題襟集》與溫庭筠倡和詩章，皆務用僻事。其中一絶云：「柳雪煙梅隱青樓，殘日黃鸝語未休，見說自能裁袍腹，不知誰更著帽頭。」按，梁王筠詩《詠裁衣》有云：「裲襠雙心共一抹，袍腹兩邊作八撮，襌帶雖安不忍縫，開孔裁穿猶未達。」其曰「袍腹」者，今之裹肚也。古樂府《羅敷行》云：「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帽頭。」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袍腹帽頭》引劉熙《釋名》云：「帕腹，橫帕其腹也。」

《折楊柳七首》一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此詩即長門怨，宮人失寵者皆出居長門，陳皇后所以買相如賦也。怨而不怒，得風人之體。《唐詩解》卷三〇：此托宮人詠柳之詞。言此長門之柳，昔嘗沾雨露矣，今君不臨幸，而值殘春空餘鶯語之悲耳。豈柯古拙于仕宦托此自況歟。

又二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巡狩豈可多，輦路豈宜有茂草。此詩隱然見王室多難，天子蒙塵，有忠臣惓惓不忘之心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上》引胡次焱評：輦路，指宮中而言。此柳也，昔則柔條嫋娜，偏惹御爐之香，今則憔悴無陰，第見綠草之茂。忠臣固有惓惓之心，明主當有凜凜之戒也。敖子發謂：首二句托喻昔年曾承恩寵，末二句言今日天子荒于游樂，蓋傷之也。亦或一說。周啓琦評：感慨之詞，亦耐咀嚼。

又四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此詩有忠臣義士之心。「君王去日曾攀折，泣雨傷春翠黛殘」兩句，悲痛悽惻，有無限情思。翠華巡狩，臨去時楊柳曾蒙攀折之寵，尚且「泣雨傷春翠黛殘」，臣子受國恩者當何如也。

又七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柳眼初舒而未展，如黃金穗。杜詩所謂「柳色黃金嫩」也。柳葉開展則如眉。今初見黃金穗，被行人折去，是如恨東風不展眉也。第四句是解第三句。

《閑中好》 《詞徵》卷五：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在本塔院。武宗癸亥三年，爲諸名流遊讌之所。鄭符、段成式、張希復《閑中好》，乃寓居禪院時所撰者。《詞則・別調集》卷一：合上篇（指鄭符《閑中好》：「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皆見靜機。

《好道廟記》 龔源《治灘記》云：舊傳縉雲、麗水間苦水怪，有惡名。唐太守段成式至，害遂息，更稱好溪。今灘復治，何斯民之重幸也。【略】繫之以詩曰：【略】惟唐段公，德茂政清，水怪不作，溪更惡名。」《新唐書・地理志》縉雲郡麗水下注：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麗水縣志》卷三：好溪渠，在縣東二十里靈鷲山下，壘石爲堰障，縉雲溪水入渠西流至浪蕩口分水壩，析爲東北二渠（北渠別納山水三條：一自鞏固橋入，一自八宿橋入，一自沙埭頭入。皆挾沙善壅，不時濬之，則溪水不入），灌田六十餘頃。堰闊六丈，長九十丈，中高一丈二尺，兩端以次殺高六尺。自堰至分水壩一百八十二丈，自分水壩至東渠蜈蚣壩一百二

十丈，自分水灞北至渠鞏固橋二百九十丈。東渠灌田四十五頃三十九畝有奇，北渠灌田一十八頃五十六畝有奇。創於唐刺史段成式，後莫考其興廢。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卷一：好道廟碑，在麗水縣東十里，唐大中十年，刺史段成式作廟記，今存。

《**送窮文**》《雲谷雜記》卷二：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鉉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得謂唐文之精粹，可乎。《四溟詩話》卷四：正月晦日，集晉川園亭，因韓退之、段成式曾於是日皆作《送窮文》，予賦《留窮》詩，以述其志云。【略】揚子雲《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予何爲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於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於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之意，雖流於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揚子，筆力不同，揚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

《**寂照和尚碑記**》《全唐文紀事·才藻》引《墨林快事》：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爲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照公碑，記問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故於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道何以三也，倘段於所謂一者未能了耶。碑稱顏氏子若戒可耑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又將屬之誰乎。段末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關中金石記》卷四：安國寺寂照和尚碑，開成五年正月立，段成式撰文，僧無可正書，顧元篆額，在咸陽。趙崡《石墨鐫華》：碑在咸陽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於道旁。其後王咸陽家瑞，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其名爲安國寺。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金石文補》：碑文險怪，用內典極夥，樊宗師之亞流也。

傳記

《**舊唐書·段成式傳**》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新唐書·段成式傳**》（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祕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

紀事

《**雲溪友議·雲中命**》李校書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共儼然。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君乃悉具所陳，俄而影滅，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爲詩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段乃爲詩，哭李四校書也：「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金華子**》**卷上**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識其間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衆賓，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

又（成式）爲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鋌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

《**太平廣記**》卷三五一引《**南楚新聞**》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閑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馳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醑。自是井障流鸚，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慷慨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醑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群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說之。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二六**　段成式與溫庭筠等唱和往來書，目之爲《漢上題衿》，大抵多閨闈中情昵之事。

《**唐詩紀事・段成式**》　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常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寘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小字，報十二時也，其博物類此。終太常少卿。

又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檳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辭：《閑中好》【略】。

又　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溫飛卿曰：「若狀此，便可以疻面對捽胡。」成式乃曰：「捽胡雲彩落，疻面月痕消。」又曰：「擲履仙鳧起，搘衣蝴蝶飄。羞中含薄怒，嚬裏帶餘嬌。醒後猶攘腕，歸時更折腰。狂夫自纓絕，眉勢倩誰描。」

《**能改齋漫錄**》卷五　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全唐文紀事・才藻**》引《**丹鉛雜錄**》　段柯古《漢上題襟集》，載溫飛卿《錦鞋賦》云。【略】先是，柯古寄飛卿書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作此答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於淫靡也。元人有書此賦者，聊一錄之。

《**帶經堂詩話・考証門三・氏籍類**》引《**香祖筆記**》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元之後，志元本臨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墳墓在荆州。其稱臨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平縣西北地名段家橋，謂是文昌故居，傳會不足信也。子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酉陽雜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平。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三　《酉陽雜俎》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廬陵官下記》二卷。

又四　《漢上題襟集》二十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

《**郡齋讀書志・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　右唐段成式撰。自序云：縫掖之徒，及怪及戲，無侵於儒。詩書爲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大小二酉山，多藏奇書，故名《酉陽雜俎》。分三十門，爲二十卷，其後又續十卷。

又《**漢上題襟集十卷**》　唐段成式輯其與溫庭筠、余知古酬和詩筆牋題。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唐太常少卿、臨淄段成式柯古撰。所記故多譎怪，其標目亦奇詭，如《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尸穸》之類。成式，文昌之子。

又《**總集類**》　《漢上題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溫庭筠、逢皓（案《文獻通考》作崔皎，無逢皓。）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倡和詩什，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

《**宋史・藝文志五**》　段成式《酉陽雜俎》二十卷又《續酉陽雜俎》十卷，《廬陵官下記》二卷。

又《**藝文志八**》　段成式《漢上題襟》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酉陽雜俎》二十卷，段成式，《續酉陽雜俎》

十卷。

又卷五 《漢上題襟集》十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酬答詩箋。

《**菉竹堂書目》卷三**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冊。

又卷四 唐《漢上題襟集》一冊。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酉陽雜俎》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二** 《酉陽雜俎》二十卷，又續集十卷，唐段成式。

《**述古堂藏書目・小説家**》 段柯古《酉陽雜俎》二十卷二本。抄。《續酉陽雜俎》十卷。（抄。）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五** 《酉陽雜俎》二十卷，唐臨淄段成式撰。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三**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唐段成式撰。原本三十篇，今佚其《破蝨録》一篇。續集十卷，胡應麟《筆叢》稱，自《太平廣記》鈔出，然具有篇目，又似本書，莫能詳也。所記多荒怪不經，而古來佚文祕典，往往而在。故論者雖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説之翹楚。其曰《酉陽雜俎》者，取梁元帝「訪西陽之逸典」語，謂二酉山也。

《**越縵堂讀書記・酉陽雜俎**》（存目）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五・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津逮祕書本**） 《四庫全書》著録。《新唐志》總作三十卷，《崇文目》及《通志》同。《讀書志》、《書録解題》、《通考》、《宋志》俱分作二十卷，續十卷。【略】此本兩集之末，皆有毛子晉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黄不烈《酉陽雜俎前集十一卷末跋》 乙亥夏，吳文枚菴於新交處，借一明刻本《酉陽雜俎》，前集、續集俱全，既自校矣，又轉付張訒菴校云。余即從訒菴借其手校本校于明刻新都本上。訒菴云前集頗佳，續集與汲古本不甚異。且余所藏新都本止二十卷，故借校止前集云。張本從内鄉李雲鵠本補趙琦美序，又補宋嘉定時人二序，又淳祐時人一序，皆未之傳録。唯趙序煞有關係，知此二十卷源流實出於宋刻，又出於校勘，故與此新都本迥異，又與汲古本亦殊，就所見本，此較勝矣。趙因得續集，而又得前集，蓋琦美之堂兄可菴於婦翁繆含齋可貞氏處、轉録崑山俞質夫先生宋刻《雜俎》，前集琦美又較三四過，錯誤分合，補脫正誤，不可指屈。並爲搜《廣記》、類書及雜説所引，隨類續補，嘉禾項羣玉氏復以數條見示，續前所未備。噫，此趙本之《雜俎》耳，姑臨校以俟宋本可耳。

又《酉陽雜俎前集二十卷跋》 《酉陽雜俎》無宋元刻及舊抄，故所儲止明刻焉。明刻別有内鄉李雲鵠校本，雖出自宋刻，而增刪已經動手，所謂趙本也，校如右。續以五柳居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本，校趙本異字，有不同者加黑圈識之。

《**四庫提要辨證・小説家類三・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嘉錫案：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八云：「《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明刊本。《新唐志》及《崇文總目》並三十卷。《中興書目》則云《雜俎》二十卷，《續雜俎》十卷。（自注云：見《玉海》。）《郡齋讀書志》、《書録解題》同。説者謂《唐志》、《崇文》之三十卷，蓋合《續雜俎》計之。顧近代著録家有宋、元本前集，無舊本續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集。』而《稗海》及《津逮祕書》皆只有前集，（案《津逮》本實有續集，楊氏此語失考。）通行坊本有續集，不言是鈔綴而成。故《四庫提要》致疑於此。余辛巳於日本市上購得明萬曆戊申四川道監察御史内鄉李雲鵠刻本，前有宋嘉定癸未武陽鄧復序云：『陳君江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並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然則續集在宋時已微，自鄧氏重刻，始有全書。又有明海虞趙琦美序，言得是書之原委，并增補續集之由。（楊氏録其全序，略云：「美每從吳門過，必於書攤子上覓書一遍。歲戊子，偶一攤見《雜俎》續集十卷，以銖金易歸。堂兄可菴案頭有校本《雜俎》前集，詢其據何本，兄曰：『吾婦翁繆舍齋可貞氏，嘗見崑山虞質夫有宋刻《雜俎》。因讐是書，吾轉録此耳。』美攜之歸，較三四過，又爲搜《廣記》類書及雜説所引，隨類續補。歲乙巳，嘉禾項羣玉氏復以數條見示，又所未備也。復爲續之。乃知是書必經人刪取，不然，何放逸之多乎。丁未，官留臺侍御内鄉李公自美案頭見之，欣然刻焉。」）然則此書之前集，根原於宋刻本。而續集則鄧氏所藏，亦宋本也，唯趙氏有所綴輯耳。趙氏以收藏名一代，所謂清常老人者是也，其語必不誣。《提要》疑續集從《太平廣記》鈔出，何以得其六篇之目，意胡應麟以意爲之。今閱此書，乃知本於李刻，非原於胡氏。又《提要》云：『段氏自序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闕其一。』遂疑《語資篇》後當有《破蝨録》一篇。今以此本校《稗海》本，第四卷《禍兆篇》下，此本有《物革》一篇，《津逮》本

亦有之，目錄則無。（按《學津討原》本目錄有《物革》一門。）蓋《稗海》本《禍兆篇》共十條。此以前四條爲《禍兆》，而以後六條爲《物革》。觀後六條，皆言物變，而無禍患。《提要》所錄，亦同《稗海》本，故有《破蝨》一疑。又按段氏序凡三十篇，今核之自《忠志》至《尸穸》，凡二十七篇，加以《諾皋》上下、《廣動》、《植》四卷，實五類八篇。又加末卷《肉攫部》實三十六篇。按《玉海》引《中興書目》云三十二篇，與自序不合。余疑段氏原書本三十卷，無所謂續集。經宋人刪削爲二十卷。南渡後好事者，又從他書鈔綴爲續集十卷，以合於《唐志》。其《自序篇》卷所云二十卷、三十篇、三十二篇者，當亦後人各就所有錄之，故參錯不相應。今以《動》、《植》四卷爲一篇，恐古無此式也。其續集六篇之目，亦鈔綴者意撰，唯非胡應麟創始耳。」余謂楊氏以鄧復及趙琦美序，證續集亦出自宋本，非胡應麟所綴輯，誠爲信而有徵。惟疑爲出自南宋人之手，則仍爲意斷之詞，無以見其必然也。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四載此書勞權校本，有泰昌紀元玉峰張丑跋云：「《酉陽雜俎》今刻本，有前後二種，皆二十卷，而續集不傳。雖以胡元瑞之廣收博取，卒未遇其原本，僅於《太平廣記》錄出爲一冊，亦莫能完十卷之舊。語具《二酉綴遺》中。此《雜俎》續集十卷，字畫樸拙，次序詳整，的是宋人寫本。」是則《雜俎》續集自趙琦美所得舊本外，又有宋人寫本。不知視趙本何如。張丑一生侈言收藏，《提要》謂爲夸飾其富，不足盡信。（見一百二十三雜家類《七清秘藏》條下。）則此所謂宋寫本，蓋其夸飾之故智。勞權跋亦云：「米庵定爲宋鈔，殆未必然，乃從宋刻傳鈔爾。」然足知續集尚存，非胡應麟所輯，又得一證。應麟殆偶未見原本，漫自抄綴，欲以補亡。其後原本既出，書遂不行耳。又，案姚寬《西溪叢語》卷上曰：「《酉陽雜俎》有《諾皋記》，意義難解。《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訴，弗勝，見梗陽之巫皋，疑此事也。」如其言，則諾字無着落。故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以爲《叢語》未盡得之，別引《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咒諾皋太陰將軍爲證，謂諾皋乃太陰之名。今案《諾皋》一篇皆記鬼神之事，其命名自是取之《抱朴子》，吳曾之言是也。但以諾皋爲太陰神名，則殊未確。近人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卷一嘗辨之云：「案葛稚川《登涉篇》引《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署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諾皋實禁咒發端之語辭，猶《儀禮》皋某復之皋。鄭氏曰：皋，長聲也。本書《地眞篇》引太陰將軍無諾皋字，可知非太陰神名。」譚氏此說，實於文義爲長。考《西溪叢語》引晁伯宇《談助》云：「靈奇必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又孫思邈《千金翼方》末附《禁經》二卷，皆禁呪之術，其護身禁法第二十（在《翼方》卷三十。）呪曰：「諾睪，左帶三星，右帶三牢，天翻地覆，九道皆塞，使汝失心從此迷惑，以東爲西，以南爲北，人追我者終不可得」云。以此兩說與《抱朴子》入山林呪互證，則譚氏謂諾皋爲禁呪發端之辭者，信有徵矣。且《諾皋記序》云：「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云云。則成式此篇，有取於巫祝之術，故以禁呪發端之諾皋名篇。若爲太陰神名，則無所取義矣。

藝文

温庭筠《和段少常柯古》 稱觴慚座客，懷刺即門人。素向寧知貴，清談不厭貧。野梅江上晚，堤柳雨中春。未報淮南詔，何勞問白蘋。

又《答段柯古見嘲》 彩翰殊翁金繚繞，一千二百逃飛鳥。尾薪橋下未爲癡，暮雨朝雲世間少。

又《和周繇廣陽公宴嘲段成式詩》 齊馬馳千駟，盧姬逞十三。玳筵方喜睞，金勒自毿毿。墮珥情初洽，鳴鞭戰未酣。神交花冉冉，眉語柳毿毿。卻略青鸞鏡，翹翻翠鳳簪。專城有佳對，寧肯顧春蠶。

方干《贈處州段郎中》 幸見仙才領郡初，郡城孤峭似仙居。杉蘿色裏遊亭榭，瀑布聲中閱簿書。德重自將天子合，情高元與世人疏。寒潭是處清連底，賓席何心望食魚。

又《自縉雲赴郡溪流百里輕棹一發曾不崇朝叙事四韻寄獻段郎中》 激箭溪湍勢莫憑，飄然一葉若爲乘。仰瞻青壁開天罅，斗轉寒灣避石稜。巢鳥夜驚離島樹，啼猿晝怯下巖藤。此中明日尋知己，恐似龍門不易登。

周繇《嘲段成式》 蹙鞠且徒爲，寧如目送時。報讐慚選耎，存想恨逶遲。

促坐疑辟咡，銜盃強朵頤。恣情窺窈窕，曾恃好風姿。色授應難奪，神交願莫辭。請君看曲譜，不負少年期。

又《和段成式》 迴簪轉黛喜猜防，粉署裁詩助酒狂。若遇仙丹偕羽化，便隨蕭史亦何傷。 玉樹瓊筵映彩霞，澄虛樓閣似仙家。只緣存想歸蘭室，不向春風看夜花。

薛濤《贈段校書》 公子翩翩說校書，玉弓金勒紫綃裾。玄成莫便驕名譽，文采風流定不如。

貫休《上繒雲段使君》 清畏人知人盡知，繒雲三載得宣尼。活民刀尺雖無象，出世文章豈有師。术氣芝香粘甕榼，雲痕翠點滿旌旗。今朝暫到金臺上，頗覺心如太古時。

王十朋《游洞溪》 段公不到溪豈好，李守已亡詩更奇。偶向思賢亭上坐，愛溪兼愛昔人詩。（洞溪舊名惡溪，因段成式改名好溪。）

雜録

《北夢瑣言》卷八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

《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襄州宜城縣下 木香村，段成式別業於此村。生異竹，式圖送徐商，商爲後謝。

《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引《玉堂閑話》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而請從事言之。【略】亦唯唯遜謝而已。翌日復獵于郊原，【略】既而，諸從事各送兎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略】齊詣文昌，各以書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

《東觀餘論》卷下《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敖上都諸寺，麗事爲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畫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爲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

張希復

《舊唐書·張希復傳》 （薦）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略】及（宰相李）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二子爲尚書郎。訓敗，復貶而卒。

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僧孺）墓志銘并序》 五男六女【略】，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

《酉陽雜俎前集·物異》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理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又《續集·寺塔記上、下》 （存目）

《太平廣記》卷一八二引《唐闕史》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其甲乙。自此晦昧壎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乖二十餘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貢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

《唐音癸籤·詁箋四》 張希復《與段成式同賦宣律師袈裟》云：「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尼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葉相殘。」梵語尼師壇。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也。《翻譯名義》云：元佛初度五人及迦葉兄弟，并製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後度諸衆，徒侶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是製衣角在左肩，後爲風飄，聽以尼師壇鎮上。此覆中夜外鎮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 唐人《閒中好》三首，《詞品》不載。前人斥爲三首三體，難入詞調，殊不知梓人之誤。即《古今詞譜》，《詞隱》亦祇登其二，以爲二體。余於舊本按之，其鄭夢復云：「閒中好，此趣人不知。盡日松爲侶，輕風度僧扉。」覺前此倒置之者，反無旨趣。其段成式云【略】。其張善繼云【略】。仍然三首一調矣。登之。

《詞徵》卷五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本塔院。武宗癸亥三年，爲諸名流遊讌之所，鄭符、段成式、張希復《閒中好》詞，乃寓居禪院時所撰者。

段成式《和張希復詠宣律和尚袈裟》　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慚愧，斷續猶應獲得龍。

鄭符

《雲韶集》卷一　鄭符，字夢復，官秘書監。

《閑中好》《雲韶集》卷一：清絕，却有靜機。

《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上、下》（存目）

何涓

《唐摭言・海叙不遇》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詩話總龜・稱賞門》引《古今詩話》　何涓，襄陽人，少爲《瀟湘賦》，爲時所稱。潘緯以《古鑑》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鑑》，何涓一夜賦《瀟湘》。」《零陵總記》載何涓《瀟湘賦》云：「鏡歛殘色，霞披曉光。」亦無全篇。

蘇拯

《唐詩品・蘇拯》　拯詩蓋得於、漢、魏之流。漢、魏流爲六代，既靡而不返，唐末諸子返六代，爲漢、魏，則又木而無文。其流之弊，亦勢使然爾。夫風氣開朗，則宣文振藻，以揚盛麗，固風人之宗也。不然則明堂徒設，而上階由崇，朱弦欲鳴，而瓦缶可亂。雖有人文，將復奈何。

《唐摭言・惡分疎》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懽也。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蘇拯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蘇拯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蘇拯集》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蘇拯集》一卷。

戴司顏

《圍爐詩話》卷二　戴司顏之《江上雨》，情景皆眞，故能浹洽。

《唐才子傳・戴思顏》（思）〔司〕顏，大順元年楊贊禹榜進士及第，與王駕同袍。有詩名，氣宇盤礴，每有過人，遂得名家，豈泛然矣。有集今傳。

《唐摭言・切磋》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羅袞

《北夢瑣言》卷五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

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闊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誓擁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丘也。」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體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即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舊唐書·哀帝本紀》 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議)》【略】。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全忠弑逆君上，柳璨陷害朝臣，乃與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楷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

《新唐書·劉蕡傳》 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鬱，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唐詩紀事·羅衮》 羅隱，梁開平中召拜夕郎，不起。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文苑英華辨證》卷五 羅衮後二銘，其一《櫛銘》：「人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文粹》以此爲盧仝作，云：「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考《玉川集·梳銘》云：「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詞雖小異，爲《櫛銘》一也。今詳《文苑》所載衮二銘，《枕銘》、《杖銘》並序；復載後二銘，《櫛銘》、《門銘》並序。其序云：「前惟王者之義，無所不正，或得賢以反國，既作枕、杖二銘以風，復念時人歉於自修，卒違善及禍，或侈滿不能長嗣，因亦銘諸櫛、銘諸門以勸。」以序觀之，則四銘皆衮所作甚明。《文粹》既載衮前二銘，乃以盧仝《門銘》列於衮所作《枕》、《杖》二銘之前，又以仝《櫛銘》列於《枕》、《杖》二銘之後，已自可疑。或者玉川亦有此作，其詞偶同乎。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亦與姚鉉同，殆未見《文苑》故耶。

《登科記考》卷二四大順二年 進士二十七人：崔昭矩，陳鼎，黃璞，杜荀鶴，王渙，李德鄰，王拯，趙光胤，張曙，吳仁璧，蔣肱，羅衮，吳蛻，王翃。【略】知貢舉：御史中丞裴贄。

《新唐書·藝文志四》 《羅衮集》二卷。字子制，天祐起居郎。

《宋史·藝文志七》 《羅衮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衮集》二卷。

黃滔《遇羅員外衮》 灞陵橋外駐征轅，此一分飛十六年。多角戴時垂素髮，雞香含處隔青天。綺園難貯林棲意，班馬須持筆削權。可忘自初相識地，秋風明月客鄰延。

蔣肱

《唐摭言·廣文》（存目）

《南部新書》癸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登科記考》卷二四大順二年 蔣肱。(《摭言》：「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按吳仁璧爲廣文生，蔣肱爲鄉貢。咸通、乾符以來，率以廣文生爲末第，魯公特矯其弊如此。《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蔣肱登大順三年進士第。」「三」蓋「二」之訛。)

張曙

論述

《**能改齋漫録**》**卷八**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月落花村。」蔣鈞《孤雁》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

《**浣溪沙**》（**枕障熏爐隔繡帷**）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到末句自然掉下淚來。《詞綜偶評》：不言而神傷。《雲韶集》卷一：「始應知」三字，想有所指，非空語也。對法活潑，導人先路，結句尤佳。《詞則・別調集》卷一：婉約，對法活潑。

《**擊甌賦**》　《學齋佔畢・唐遺文》唐人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豔，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爲《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錄張之賦於後。【略】唐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荀鶴》引《藝苑雌黃》：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細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

紀事

張禕《南龕題名記》　聖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門飛騎追扈大駕。【略】及中秋，方達行在。【略】明年，自貳□授是官。又明年，出綰是職，奉命先鑾輅之神都。【略】遇軍變，乃間道俟通於兹郡。【略】前進士封舜卿、侄曙同（下缺）。中和四年甲辰三月八日，尚書右丞判戶部張禕記。時爲姪曖等修釋迦像，遂刊於此。

《**唐摭言・怨怒**》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又《自負》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北夢瑣言**》**卷四**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褧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又卷八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

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 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敎似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藝文

崔塗《和進士張曙聞雁見寄》 斷行哀響遞相催，爭趁高秋作恨媒。雲外關山聞獨去，渡頭風雨見初來。也知榆塞寒須別，莫戀蘋汀暖不迴。試向富春江畔過，故園猶合有池臺。

杜荀鶴《依韻次同年張曙先輩見寄之什》 天上詩名天下傳，引來齊列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竈絕煙。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又《晚春寄同年張曙先輩》 莫將時態破天眞，祇合高歌醉過春。易落好花三箇月，難留浮世百年身。無金潤屋渾閒事，有酒扶頭是了人。恩地未酬閒未得，一迴醒話一沾巾。

黃璞

紀事

《新唐書・黃巢傳》 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略】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

《淳熙三山志・人物類・科名》（大順二年辛亥崔昭矩牓）黃璞。字德溫，《唐・藝文志》作「字紹山」，候官人，後遷莆。官至崇文館校書郎。當昭宗之世，杜門不仕，黃巢入閩，過其居，曰：「此儒者家也。」滅炬而去。號「霧居子」，有集二十卷。

《登科紀考》卷二四大順二年 黃璞。（《新書・藝文志》：「璞字紹山，大順中進士第。」按徐寅《贈黃校書先輩璞閒居詩》曰：「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舍卜貧居。」是璞以第四人及第。【略】按璞於是年及第，故景福二年撰《陳巖墓誌》，結銜稱「前鄉貢進士」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黃璞《閩川名士傳》一卷。字紹山，大順中進士第。

又《藝文志四》 黃璞《霧居子》十卷。

《郡齋讀書志・閩川名士傳二卷》 右唐黃璞撰。錄唐神龍以來閩人知名於世者。效《楚國先賢傳》爲之。

《遂初堂書目》 黃璞《霧居集》。

《宋史・藝文志七》 《黃璞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璞《霧居子集》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黃璞集》五卷。

唐稟

《登科記考》卷二四乾寧元年 唐稟。（《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乾寧元年，唐稟登進士第。」）

《新唐書・藝文志四》 唐稟《貞觀新書》三十卷。稟，袁州萍鄉人。集貞觀以前文章。

齊己《寄萍鄉唐稟正字》 新書聲價滿皇都，高卧林中更起無。春興酒香薰肺腑，夜吟雲氣溼髭鬚。同登水閣僧皆別，共上漁船鶴亦孤。長憶前年送行

處，洞門殘日照菖蒲。

程晏

《唐摭言・好放孤寒》（存目）

《新唐書・藝文志四》《程晏集》七卷。字晏然，乾寧進士第。

《崇文總目》卷五　《程晏集》七卷。

《郡齋讀書志・程晏集六卷》　右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宋史・藝文志七》《程晏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程晏集》七卷。

王貞白

論述

綜論

孟賓于《碧雲集序》　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旨，《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目，沈綸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同塗，俱不及矣。

《唐詩紀事・王貞白》　昭宗皇帝頗爲寒畯開路。崔合州凝典貢舉，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宴、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談其事，亦由微含比、興，故佳。《詠葦》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遯叟）

《嘉靖永豐縣志》卷四　唐王貞白【略】遭時不淑，隱居教授，以道學自任。其論有典則，動止合準繩，士風丕變，四方學者多宗師之。

分論

《有所思》《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偶爾」二字是水花離合之神。

《御溝水》《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三》引唐子西《語錄》：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鬬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爲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此因御溝水以寄興也。三、四見國恩常溢，霑沐無由意。五、六咏御溝水流止出于自然，平險無心。結復借喻效忠之誠，急欲承恩，奈此願之空切，何也。又：風調彌遠，構峭獨擅。《圍爐詩話》卷六：唐人王貞白《太液池》詩：「此波涵帝澤。」以「波」與「澤」犯，而改爲「中」。

《遊仙》《唐詩摘抄》卷一：不直說游仙，只作追憶語，便不入套，是李青蓮筆意，而行間字裏，珠溫玉潤，乃欲過之。

《**題嚴陵釣臺**》《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眼中曠甚。譚元春評：識力俱上一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正以不著斷語爲高，筆力亦復遒勁。《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發端語如【略】王貞白之「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皆可法也。《養一齋詩話》卷六：晚唐王貞白詩：「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下視漢公卿。」不著議論而行以古直之氣，最屬高格。惜其下接云：「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局振不起，晚唐通病。末云：「應憐渭濱叟，匡國祇論兵。」欲揚子陵，遂抑太公，何無識乃爾。此亦如溫飛卿《磻溪》詩：「橋上一通名利迹，至今沙鳥背人飛。」同一揶揄古聖，犯大不韙也。

《**商山**》《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自嘲、嘲世俱妙。

《**洗竹**》《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解寫洗竹後一段快活。三是洗存者，四是洗去者。（後解）此解寫洗竹前一段細瑣。五、六是洗去者，七、八是洗存者。

傳記

《**唐才子傳・王貞白**》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也。乾寧二年登第，時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於內殿復試，中選。授校書郎，時登科後七年矣。鄭谷以詩贈曰：「殿前新進士，闕下校書郎。」初，蘭溪僧貫休得雅名，與貞白居去不遠而未會，嘗寄《御溝》詩有云：「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後會，語及此，休曰：「剩一字。」貞白拂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當即來。」休書字於掌心。逡巡，貞白還，曰：「『此中涵帝澤』，如何。」休以掌示之，無異所改，遂訂深契。後值天王狩於岐，迺退居著書，不復干祿，當時大獲芳譽。性恬和，明《易》象，手編所爲詩三百篇，及賦文等，爲《靈溪集》七卷，傳於世。卒葬家山。貞白學力精贍，篤志於詩，清潤典雅，呼吸間兩獲科甲，自致於青雲之上，文價可知矣。深惟存亡取捨之義，進而就祿，退而保身，君子也。梁陶宏景棄官隱居三茅，國事必諮請，稱「山中宰相」，號貞白，今王公慕其爲人而云爾。

紀事

《**容齋四筆**》卷六《**乾寧覆試進士**》（存目）

《**唐詩紀事・王貞白**》（天祐年中）（乾寧二年）內試，貞白扎翰狼籍，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粗通放。」

《**拜經樓詩話**》卷二　宋曾達臣《獨醒雜志》：「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刺史即地立淵明祠，洪芻駒父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土俗遇重九節，攜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按靖節祠及醉石，今不知猶在否。唐陳光有《題淵明醉石》詩曰：「片石霞寒色，先生遺素風。醉眠芳草合，吟起白雲空。道出乾坤外，聲齊日月中。我知彭澤後，千載與誰同。」又王貞白詩曰：「片石陶眞性，非爲麴蘖昏。爭如累月醉，不笑獨醒人。積疊蒓苔色，交加薜荔根。至今重九日，猶待白衣魂。」二首見《分類唐詩》。

《**嘉靖永豐縣志**》卷三　唐王貞白先生墓，在高風門。弋陽李奎《記》略曰：「郡守姚公嘗言：信之人物【略】以先生爲信郡人物之祖。」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貞白詩》一卷。字有道。

《**郡齋讀書志・讀書附志・靈溪集七卷**》右唐王貞白之文也。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乾寧二年進士，後七年，調校書郎。手編所爲詩三百篇，命曰《靈溪集》云。慶元中，洪文敏公邁爲之序。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靈溪集》七卷。唐校書郎上饒王貞白有道撰。乾寧二年進士。其集有自序，永豐人有藏之者，洪景盧得而刻之。詩雖多，在一時儕輩未爲工也。

《**宋史・藝文志七**》《王貞白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貞白詩》一卷。

藝文

裴説《見王貞白》 共賀登科後，明宣入紫宸。又看重試榜，還見苦吟人。此得名渾別，歸來話亦新。分明一枝桂，堪動楚江濱。

貫休《送王貞白重試東歸》 心苦酬心了，東歸謝所知。可憐重試者，如折兩三枝。雨毒逢花少，山多愛馬遲。此行三可羨，正值倒戈時。

王轂

論述

《唐才子傳・王轂》 以歌詩擅名，長於樂府。【略】轂亦大節士，輕財重義，爲鄉里所譽。頗不平久困，適生離難間，辭多寄寓比興之作，無不知名。

傳記

《唐才子傳・王轂》 轂字虛中，宜春人，自號臨沂子。【略】乾寧五年，羊紹素榜進士。歷國子博士，後以郎官致仕。有詩三卷。於時宦進，俱素餐尸位、賣降恐後之徒，轂因撰《前代忠臣臨老不變圖》一卷，及《觀光集》一卷，並傳。

紀事

《詩話總龜・書事門》引《百斛明珠》 唐末，有宜春人王轂者，以歌詩擅名于時。嘗作《玉樹曲》【略】。此詞大播于人口。轂未第時，嘗于市廛中忽見同人被無賴輩毆打。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面上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斂衽慚謝而退。噫，無賴者，乃小人也，能爲此等事，亦可重也。方其倚力恃勢，勃然以發凶暴之氣，將行毆擊，視其死，且無悔矣；及一聞其名人，則慚謝之色形于外，斯亦難矣。有改悔之耻，向善之心，得不謂之君子哉。

《碧溪詩話》卷二 《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略】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余謂《漁樵》特假以自喻耳。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平凶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也。

《唐詩紀事・王轂》 轂，唐末爲尚書郎中，致仕。轂始與崔胤同在庠序，相善。將赴舉，胤餞之，有日者在坐曰：「待此郎爲相，乃登第。」二十年，胤爲相，轂遂登第。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王轂詩集》三卷。

《遂初堂書目》 王轂《觀光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轂詩集》三卷。字虛中，乾寧進士第，郎官致仕。

《通志・藝文略八》 《臨沂子觀光集》三卷，梁王轂集禮部所投詩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王轂集》一卷 唐王轂虛中撰。【略】乾寧五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五》 王轂（一作「穀」）《報應錄》三卷。

又《藝文志七》 《王轂詩》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轂詩集》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王轂集》一卷。

藝文

貫休《送王轂及第後歸江西》 太宗羅俊彥，桂玉比光輝。難得終須得，言歸始是歸。風帆天際吼，金鶚月中飛。五府如交辟，魚書莫便稀。

路德延

論述

《賓退録》卷六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友謙。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安帖，不類次韻者，尤爲難能。

《歸田詩話》卷上 路德延，儋州嚴相之姪。少日《詠芭蕉》詩云：「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爲時所稱。及嚴廢黜，遂不復振，屢舉不第。賦詩云：「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公誦滿朝。五字便容登要路，一枝還許折青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蹉跎歲月遙。國計未寧身未遇，竄身江海混漁樵。」自述其不得志也。晚依朱友寧，賦《孩兒詩》一百韻。或讒於友寧，謂以孩童喻之，竟以掇禍。然詩多佳句，如：「共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曲盡兒嬉之狀。又云：「項橐爲師日，甘羅拜相年。」亦有勸勉之意。但末句云：「明時方重德，勸爾減狂顛。」誠若譏之矣。

《詩藪雜編·閏餘上·五代》 路德延作《孩兒詩》五十韻，爲樂彥禎所殺。宋張師錫步其韻作《老兒詩》五十韻，尤可笑。二作今皆傳。（《總龜》）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路德延》 光化初年擢第高，一篇《感舊》慨簞瓢。祇今猶憶《芭蕉咏》，傳誦公卿已滿朝。

紀事

《舊唐書·哀帝本紀》 右拾遺韋彖、路德延，并宜賜緋魚袋。

《太平廣記》卷二六四引《北夢瑣言》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嚴之姪，嶽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謙背梁，乞於晉陽。并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黃河，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其人耶。

又卷一七五 路德延，儋州嚴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有以掇禍，乃因醉沉之黃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下》 德延字昌遠。

《青箱雜記》卷五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傳於世。近代路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

殷文圭

論述

《唐才子傳・殷文圭》 唐末，文體澆漓，才調荒穢，稍稍作者，強名曰詩，南郭之竽，苟存於衆響，非復盛時之萬一也。【略】文圭稍入風度，間見奇崛，其殆庶幾乎。

《題吴中陸龜蒙山齋》《留青日札・詩談二編》：瑟瑟，殷紅也，碧也。殷文珪云「水面風吹瑟瑟羅」，白樂天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珪詩：「一篷秋雨睡初起，半硯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

《春草碧色》 紀昀《唐人試律説》：題出江淹《別賦》，故有恨別傷春之句。然此種題可不拘出處。「疏雨」十字甚佳，不言碧色，而碧色在其中。末二句鄙陋至極，語意亦不相貫。

傳記

《唐才子傳・殷文圭》 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也。乾寧五年，禮部侍郎裴贄下進士。初未第時，道中嘗逢一老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布衣，綠眉方口，神仙中人也。如學道，可以沖虚；不爾，垂大名於天下。」未幾，兵馬振動，大駕幸三峰，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時楊令公行密鎮淮陽，奄有宣、浙、揚、汴之間，榛梗既久，文圭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慰判官，記室參軍。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又上表薦之。文圭後飾非，遍投啓事公卿間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爰居避風，不望洪鐘之樂。」俄爲多言者所發，更由宋、汴馳過，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爲詩有《登龍集》、《冥搜集》、《筆耕詞》、《冰鏤錄》、《從軍稿》等集傳世。

紀事

《唐摭言・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峰。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内。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鶢鶋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馳回，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江南餘載》卷下 殷文圭爲舉子時，嘗經大澤中，遇大雨震電，僕乘皆踣，文圭安祥如不聞。及至逆旅，從者怪之，試視文圭兩耳，皆有泥封塞云。

《新唐書・田頵傳》 頵善爲治，【略】善遇士，若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頵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

《詩話總龜・紀實門中》引《南唐近事》 李德誠加司空，守臨川，殷文圭草麻。德誠濡毫之賂久而未至，以詩督之曰：「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川上相麻。潤筆已曾關奏謝，更飛章句問張華。」時皆少之。

《唐詩紀事・殷文圭》 文圭，池州人，居九華，小字桂郎。苦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舉進士，中途遇一叟曰：眉綠，拳可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虚；爲儒，當大有名於天下。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帝幸三峰，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牓中。尋爲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朱全忠表薦之。既而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遣吏捕之，已不及矣。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每以文圭爲證。白馬之禍，蓋由此也。文圭事楊行密，終左千牛衛將軍。子崇義，自江南歸朝，改姓湯，名悅。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冥搜集》二十卷，殷文圭撰。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殷文圭集》一卷。唐殷文圭撰。乾寧五年進士。後仕南康。其子曰崇義，歸朝更姓名，即湯悅也。

《宋史・藝文志七》　殷文圭《冥搜集》二十卷、又《登龍集》十五卷。

又　商文圭《從軍藁》二十卷，又《鏤冰録》二十卷、《筆耕詞》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湯文圭《筆耕》二十卷。

又　楊文圭《登龍集》十卷，又《冥搜集》二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殷文珪集》一卷。乾寧五年進士，後仕南唐。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殷文圭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殷文圭》。

《補五代史藝文志》《殷文圭集》一卷、《冥搜集》二十卷、《登龍集》十五卷。又商文圭《從軍藁》二十卷。

雜録

嘉靖《池州府志》卷一　侍郎殷文圭墓，在（貴池）城南二十五里殷村。

《湧幢小品・大盜藉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文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窮措大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爲證。古言待小人不惡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禍息亂，況大盜握重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白馬之沉，自不肯免。要之，藉口有由來矣。

褚載

《唐才子傳・褚載》　載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間，困甚，以詩投襄陽節度使邢君牙，云：「西風昨夜墜紅蘭，一宿郵亭事萬般。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恩可報死何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詩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飢寒。」君牙憐之，贈絹十疋，薦於鄭滑節度使，不行。乾寧五年，禮部侍郎裴贄知貢舉，君牙又薦之，遂擢第。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於此，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見數字觸家諱，威瞿然。載愕錯，白以大誤，尋謝以長牋，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威激賞而終不能引拔，竟流落而卒。集三卷，今傳。

《唐摭言・惡分疎》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詩話總龜・自薦門》引《詩史》（存目）

《唐詩紀事・褚載》《賀趙觀文重試及第》云：「一枝仙桂兩回春，【略】。」案觀文乾寧二年崔凝下第八人登第，是年命陸扆重試，而觀文爲牓首。

《登科記考》乾寧五年　進士二十人：羊紹素，（狀元）【略】褚載。

《崇文總目》卷五　褚載《詠史詩》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褚載詩》三卷。字厚之，乾寧進士第。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褚載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褚載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褚載《詠史詩》三卷。

柳璨

《**舊唐書・姦臣傳下・柳璨**》 柳璨，河東人。【略】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人璧、玭，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蕘深重之。蕘爲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別爲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待李谿頗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無幾，召爲翰林學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翌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奬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爲之一空，冤聲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玄暉等通導宮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戶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使。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新唐書・藝文志二**》 柳璨《正閏位曆》三卷。柳璨《姓氏韻略》六卷。

又《**藝文志三**》 柳璨《夢雋》一卷。

又《**藝文志四**》 《柳氏釋史》十卷，柳璨。一作《史通析微》。

《**郡齋讀書志・史通析微十卷**》 右唐柳璨昭之撰。璨以劉子玄《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爲僞跡，論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節，其甚至於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蕭統云：「論則析理精微。」故以爲名。乾寧四年書成。《唐史》云：璨，公綽族孫。少孤貧，好學，著《史通析微》，時或稱之。起布衣，至爲相，不四歲。按《唐紀》，相璨在天祐改元，則書成時，猶未仕也。

《**宋史・藝文志二**》 柳璨《補注正閏位曆》三卷。

又《**藝文志五**》 柳璨《夢雋》一卷。

又《**藝文志八**》 柳璨《史通析微》十卷。

許畫

《**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許畫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畫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畫屬和。畫以卿爲奧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畫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畫而獻。於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畫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又《**惡分疎**》 宋人許畫，閩人黃遘，遘嘗宰滑州衛南，與畫聲迹不疎。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謗畫嘗笞背矣。畫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盡知己，一旦畫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畫、遘其年俱落。

劉得仁

論述

綜論

劉得仁《省試日上崔侍郎四首》二　如病如癡二十秋，求名難得又難休。回看骨肉須堪耻，一著麻衣便白頭。

張爲《詩人主客圖（清奇僻苦）及門二人》　劉得仁：「吟苦曉燈暗，露染秋草疏。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此《雲門寺詩》。）「風定一池星。」（《宿宣義池亭詩》。）

《郡齋讀書志・劉得仁詩集一卷》　（得仁）長慶中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

《唐才子傳・薛能》　時劉得仁擅雅稱，持詩卷造能，能以句謝云：「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蓋譏其無變體也。

《唐音癸籤・評彙四》　劉得仁詩思深，合處儘可味，奈筆笨難掉何！天子甥爲一名終日哀吟，何自苦。（遯叟）

《石園詩話》卷二　僧栖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然其《送友人下第歸覲》云：「莫將和氏淚，滴着老萊衣。」又何其立言之溫厚也。又有詩云：「雖懷丹桂影，不忘白雲期。」其志亦可悲已。

《重訂主客圖・劉得仁》　懷焯按：得仁詩亦水部派也，前輩見其愁苦吟呻，擬之賈氏，其實唐未凄厲之音，大半相似，要自各有宗承，不相混。獨惜得仁三十年苦功，齎志以歿，後世並亦無能知者，引爲司業門人，或有傳焉。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劉得仁》　長慶才名數得仁，五言詩句出清新。知音幸有僧栖白，說盡當年味苦辛。

分論

《題王處士山居》　《重訂主客圖》卷上：淺淺亦妙。「林暗絶其鄰」，學究氣。「終日有流水，經年無到人。」自佳。

《宿僧院》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螢入定僧衣」，此一句古今無之。他有「坐學白塔骨」、「坐石鳥疑死」，刻苦太甚，不如此之閒雅。尾句尤高。紀昀評：三句亦深微。尾句是晚唐習逕，不足言高。又：五、六對偶未工，又非十四字句法，嫌太草草。馮舒評：眞賈島。

《昊天觀新栽竹》　《重訂主客圖》卷上：「清風枝葉上，山鳥已栖來。」興。「影生秋觀苔」，冷淨。

《秋夜喜友人宿》　《重訂主客圖》卷上：「頻年遺我輩，何日値公心。」直說乃契古義。「逼曙天傾斗」，匠。「將寒葉墜林」，匠。「無爲簪紱意，從古貴知音。」結意。

《送蔡京東歸迎侍》　《重訂主客圖》卷上：純淡中看水部本色。「高堂惟兩別，此別是榮歸。」熟滑便易入宋人惡派。「薄俸迎親遠，平時知己稀。」莫輕覷此等閒句。「近臘西來日，多逢霰雪飛。」似無可說處，正水部家法。

《秋夕即事》　《重訂主客圖》卷上：「危葉無風墜」，匠。「幽禽並樹棲」，匠。

《晚夏》　《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有春晚詩矣，未見夏晚詩也，蓋言秋近而已。三、四佳，第六句妙。查慎行評：似六朝體，不當入律詩。紀昀評：山色「色」字、「即」字再考，第五句無着。結是刻意作和平語，未免反着迹相。

《送越客歸》　《重訂主客圖》卷上：「到家冬即是」，拙。

《送蔡京侍御赴大梁幕》　《重訂主客圖》卷上：「同城各多故，會面亦稀疏。及道須相別，臨岐恨有餘。」淡極，淺極，情濃極，味深極，此水部勝處。

《宿宣義池亭》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評：前四句咏池亭之勝與夜宿之景，後四句見不可以地僻謂少奇隱，若中可休養安居，便當忘乘桴之嘆也。按得仁爲貴主之子，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于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無成。故此詩與《秋夜宿僧院》俱有慕靜

歸休之思。又《宣義池上》一首，即此詩結語意。徐充曰：「深」字「定」字佳，六句忽然奇出妙。周弼爲四實體。《重訂主客圖》卷上：「風定一池星。」「一池星」不異，妙在「定」字。

《題邵公禪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用工至矣。唐人作詩，不緊要處模寫得直是精神。馮舒評：只鍊得三、四，下四句喫力而散緩。紀昀評：「武功派」所以不佳，正坐着力都在沒緊要處。若盛唐大家却在緊要處用力，其象外傳神，空中烘托之筆，亦必與本位祕響潛通，神光離合，必不是拋落正意，另自刻畫小景。《重訂主客圖》卷上：「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此等莫作賈師派，然却與賈近。

《聽夜泉》《唐詩歸》卷三三「靜裏層層石」鍾惺評：「石」承「靜裏」說來，妙矣，看他「層層」二字，何等幽細。「流回」二句譚元春評：節奏。「寒助」二句鍾惺評：清微語，有一片眞氣在內。《重訂主客圖》卷上：合諸水部《夜泉》詩，便有菩薩低眉、金剛努目之別，此正善於變相，不然樹下種樹，斷難高出矣。「寒助空山月，清兼此夜心。」全用狠力結撰，「助」字奇，「兼」字更奇。

《夏日感懷寄所知》《重訂主客圖》卷上：放翁詩氣骨眞當勉唐詩人氣骨，須著眼看取，如此等是。「了了見歧路，欲行難負心。」歧路即邪路，言不可枉道。「趨時不圓轉，自古易湮沉。」孔孟同一喟。「月正林方合，蜩鳴夏已深。」二句合寫。

《陳情上知己》《重訂主客圖》卷上：體仁所求，不過一第耳，然說來如此嶄然，便與聖賢用世之心一般切摯，可知其志趣本自不同，所慕者非浮世之榮也。老杜說「儒冠多悞身」，老韓悲二鳥，多少凄凄嗟嗟，然已得拾遺，反生曲江之感喟，才擢侍郎，便甘潮陽之謫遷，則其向日之歎老嗟卑者，豈俗人所得知哉。「久居顏益厚，獨立事多非。」定力卓志於此等處求之。「明時自堪戀，不是不知機。」鬱沉頓挫，此之謂卓，此之謂定。

《寄謝觀》《重訂主客圖》卷上：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此詩可與朱慶餘上張水部詩同看。「無慚於白日」，言其知我也。「不枉別孤雲」，言不虛來也。體仁貴戚，非寒素也，何以言別孤雲。「得失天難問，稱揚鬼亦聞。」二十字中有滿襟血淚。「此恩銷鏤骨」，通首之旨。

《送友人下第歸覲》《唐詩摘抄》卷一：起二句陡然聳動得妙，使下第人聞之，不得不改容收淚，詩之善移人情如此。萊子老作兒啼，人子苟可娛親，無所不至，況可以我不第之況傷親心乎。此意累言說不盡，卻只拈兩故事便得了透。人何可以無筆，又要知勉其孝思，總寬其失意，此又朋友之道也。《重訂主客圖》卷上：「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慘悽。「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何嘗不用事。

《長信宮》《重訂主客圖》卷上：「拂黛月生指，解鬟雲滿梳。」初學從此等入手，免落佻滑。「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此便熟，熟便易入佻滑。

《春日雨後作》《重訂主客圖》卷上：「北闕明如畫，南山碧動人。」寄託不即不離。「枉是吾君戚，何門謁紫宸。」直說更不宛轉，所以能合古誼，知此可與讀二雅楚騷矣。

《贈敬晊助教》《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一解離形相神，眞是絕頂聰明，絕頂議論，不惟玄學盡此，雖佛學亦盡此也。今世之把玄經而談玄，把佛經而談佛者，莫不擇日升遐，剋期補處，乃其密跡，我不與知，若粗論世相，即一何往來之愈雜乎！三四兩句，眞菩薩天尊頂上一杓冷水也。（後解）上三四既已如此說破，即知願爲弟子，非徒學求仙也。因更言其多時絕粒，猶待即日休官，彼於世出世法，即豈數數然者。「片雲孤鶴」妙。子如爲片雲，我請爲孤鶴；雲果不嫌鶴，鶴敢不學雲。所謂先生移情，實有如此道理也。

《監試蓮花峰》紀昀《唐人試律說》：前半篇雄闊稱題，後四句辭意並拙，「流香」句尤謬。得仁試律，往往工於發端而拙於收束。

《鶯出谷》紀昀《唐人試律說》：起四句一氣轉合，意思既高，魄力亦大。「出寒」二句則晚唐粗獷語。「樽前」字亦未穩。

《悲老宮人》《唐詩鏡》卷五〇：自寵復自憐。

傳記

《唐才子傳・劉得仁》得仁，公主之子也。長慶間，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自開成後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貴戚皆擢顯仕，得仁獨苦工文。嘗立志，必不獲科第，不願儋人之爵也。出入舉場二十年，竟無所成，投跡幽隱，未嘗耿耿。有寄所知詩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蜚。」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鏗鏘金玉，難合同流，而不厭於磨淬，端

能確守格律，揣治聲病，甘心窮苦，不汲汲於富貴。王孫公子中，千載求一人不可得也。及卒，僧棲白弔之曰：「思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有詩一卷行於世。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唐詩紀事·劉得仁》 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爲詩弔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劉德仁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得仁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劉得仁詩集一卷》 右唐劉得仁，公主之子。

《通志·藝文略八》 《劉得仁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劉得仁集》一卷。唐進士劉得仁撰。公主之子，累舉不第而卒。

《宋史·藝文志七》 《劉得仁詩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得仁詩》一卷。

藝文

杜荀鶴《哭劉德仁》 賈島還如此，生前不見春。豈能詩苦者，便是命羈人。家事因吟失，時情礙國親。多應銜恨骨，千古不爲塵。

賈休《讀劉得仁賈島集二首》 二公俱作者，其奈亦迂儒。且有諸峰在，何將一第吁。句還如菡萏。誰復贈襜褕。想得重泉下，依前與衆殊。 役思曾衝尹，多言阻國親。桂枝何所直，陋巷不勝貧。馬病唯湯雪，門荒劣有人。伊余吟亦苦，爲爾一眉嚬。

又《懷劉得仁》 詩名動帝畿，身謝亦因詩。白日只如哭，皇天得不知。旅墳孤蹻岳，羸僕泣如兒。多少求名者，聞之淚盡垂。

韋莊《劉得仁墓》 至公遺至藝，終抱至冤沈。名有詩家業，身無戚里心。桂和秋露滴，松帶夜風吟。冥冥知春否，墳蒿日已深。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劉得仁》 辛苦憐人下第歸，曾將淚滴老萊衣。冰魂雪魄杳難覓，桂子墳前花亂飛。

劉魯風

張又新《煎茶水記》 元和九年春，予初成名，與同年生期於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憩西廂元鑒室，會適有楚僧至，置囊有數編書，余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一題云《煮茶記》【略】。又新刺九江，有客李滂門生劉魯封言嘗見說，余醒然思往歲僧室獲是書。

《唐摭言·海叙不遇》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謁所沮，因賦一絶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唐詩紀事·劉魯風》 魯風，張又新客也。又新《水記》曰：予刺九江，有客李滂，門士劉魯風。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

弊也，士子豪氣罵吻，游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嵒傑、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

鄭覃

《舊唐書・鄭覃傳》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略】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略】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取於顏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爲，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爲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略】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略】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

歸融《鄭覃平章事制》 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滎陽郡開國男食邑二千戶鄭覃，天資直氣，岳降上才，性惟端莊，道本孤峻，文含風雅，學洞儒元，通古今理亂之源，達教化損益之要。歷踐華貫，周旋大僚，休聞彰於縉紳，政事滿於臺閣。載居講席，密勿內朝，胸襟洞開，肝膈無隱。嘗奏讜論，發言有先見之明；每勵貞規，勇退守獨立之節。洎擢膺揆務，總領庶官，堅操不回，墜典皆舉，盡瘁憂國，竭忠戴君，必能毗予一人，康濟四海，邪正之路既判，清濁之流自分。

《南部新書》丁 陳夷行、鄭覃在相，請經術孤單者進用，李珏與楊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先矛盾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

又癸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新唐書・藝文志一》 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

《唐語林・文學》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幾，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嘆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

繆島雲

《唐摭言・海叙不遇》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疏松。」復曰：「拋芥子降

顯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豎，玉虹孤飲潭。」皆夐出前輩。開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娛書堂詩話》卷下** 僧島雲過盱江麻姑山，題絕句云：「萬疊峰巒入太清，麻姑曾此會方平。一從燕罷歸何處，寶殿瑤臺空月明。」先作「自從」，後於同輩舉似，同輩云「詩固清矣，『自』字未穩，當作『一』字。」雲服其言。暨再入山，已爲人改作「一從」矣。亦可謂一字師。

《**詩藪外編・唐下》** 唐末繆島雲者，嘗爲僧，詠瀑布「白鳥遠行樹，玉虹孤飲潭」二語甚奇，而世不甚傳。

曇域《贈島雲禪師》 遠庵枯葉滿，群鹿亦相隨。頂骨新生髮，庭松長舊枝。禪高太白月，行出祖師碑。亂後潛來此，南人總不知。

李回 李躔

傳記

《**新唐書・李回傳》**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彊幹，所涖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略】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紀事

《**雲谿友議・龜長證》** 李相公回，以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者筮，一者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終不成事也。」乃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愼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亹矣。」淮南從事力薦畢丞相誠，後又舉趙渭南嘏。李公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永興魏相公謩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璋，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李公曰：「如今脫卻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耳。」李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至今少臺官之直拜也。後三五年間，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實繼文貞之諫，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江之際，續有臨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而嘆曰：「洛橋先生之誡，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牽也。」

《**唐摭言・恚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謩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答曰：「經，（上呼）如今也不送。」謩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啓狀，謩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

御史鞠，卻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唐語林・豪爽》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齎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藝文

朱慶餘《酬李蹠侍御》 此去非關興，君行不當遊。無因兩處馬，共飲一溪流。

又《別李侍御後亭夜坐卻寄》 已作亭下別，未忘燈下情。吟多欲就枕，更漏轉分明。

釋無可

論述

綜論

《冷齋夜話》卷六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

《瀛奎律髓》卷四七 （《廢山寺》）方回評：無可稱賈島爲從兄，詩遠不及之，而世人多稱爲島、可，何耶。可之詩惟「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及「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爲最，已別收矣。

《唐才子傳・無可》 無可，長安人，高僧也。工詩，多爲五言。初，賈島棄俗，時同居青龍寺，呼島爲從兄。與馬戴、姚合、厲玄多有酬唱，律調謹嚴，屬興清越，比物以意，謂之「象外句」。如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凡此等新奇，當時翕然稱尚，妙在言用而不失其名耳。今集一卷相傳。

《唐音癸籤・評彙四》 無可詩與兄島同調，亦時出雄句，咄咄火攻。（遯叟）

《圍爐詩話》卷一 畫家云：「烘染過度即不接。」苦吟鍊句之謂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無可》 無可詩如秋澗流泉，雖波濤不興，亦自清泠可悅。如「磬寒徹幾里，雲白已經宵」，「霧交高頂草，雲隱下方燈」，「夜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亦不在「聽雨寒更徹，開門落葉深」之下。但多與郎士元相雜，殊不能辨。

《載酒園詩話・潘閬》 潘逍遙詩不多見，大都本于無可，間有詼氣。

又《王安石》 宋人先學樂天、學無可，繼乃學義山，故初失之輕淺，繼失之綺靡。

《重訂主客圖・無可》 寧焯按：可師與無本同源，並以詩著，後之言唐詩者，於釋侶往往從略，遺集雖存，率置高閣，可惜也。其詩五言長短律外，絕鮮他體，蓋精苦於此者。先子和兄檢得之，先生嘉其有功，今補抄入卷，爲本公塤篪。

分論

《送呂郎中赴滄州》 《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出守滄州去，西風送旆

旌。」接落法。「路遙經幾郡，地盡到孤城。」以健近乃兄。「何人共車望」，承第七句。「日向積濤生」，本師語。

《**書馬如文石門户**》《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暮泉喧客亭」，以喧寫靜。

《**送章正字秩滿東歸**》《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芸閣吏誰替，海門身又還。」得乃兄之苦澀。「尋僧流水僻」，「僻」字。「見月遠林閒」，「閒」字。

《**送宜春裴宰是將軍旻之孫**》《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疊嶂和雲滅，孤城與嶺通。」置本公集，誰能辨之。

《**送朴山人歸日本**》《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本公集中亦名作也。「應無鄉信催」，諸。「望國乘風久」，「久」字鍊。「浮天絕島來」，「來」字尤奇。

《**送姚宰任吉州安福縣**》《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吏散翠禽下，庭閒斑竹長。」三唐無異法也。

《**遊山寺**》《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千峰路盤盡，林寺昔何名。」接落是島。「步步入山影，房房聞水聲。」調度是島。「殘照石陰清」，「清」字難下。

《**酬姚員外見過林下**》《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掃苔迎五馬，蔬藥過申鐘。」絕是。「鶴共林僧見」，見鶴耳，必共林僧，方是本公家法。「滴旆露垂松」，句法純是乃兄。

《**秋夜寄青龍寺空貞二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本葉向人飄」，妙。「向人」是賈氏法。

《**送僧歸中條**》《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夜葉動飄飄，寒來話數宵。」總帶澀趣。「轉雪過山椒」，畫。

《**金州冬月陪太守遊池**》《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苦吟行迴野，投跡向寒雲。」隨手寫來，全是畫想。

《**冬夕寄清龍寺源公**》《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三、四極天下之清苦。荆公選誤作郎士元，非也。紀昀評：三、四警拔，通體亦圓足。查慎行評：「深井凍痕」，恐未必然。《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深井凍痕生」，苦思。「懸燈雪屋明」，苦思名句。

《**秋寄從兄賈島**》《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聽雨徹夜，既而開門，乃是落葉如雨，此體極少而絕佳。「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亦然。陳后山「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謂柏枝垂露若綴螢。然一句指事，一句設譬，詩中之奇變者也。紀昀評：此說自通，然作雨後葉落，亦未嘗不佳。又：格韻頗高。何焯評：《冷齋夜話》亦如此解上、下、虛、實。借對固自有意，然即二句皆實，亦悲秋眞景也。《載酒園詩話・余靖》：僧秘演「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鐘尋」，亦有無可之遺。《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暝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徹，開門落葉深。」寒僻之思，幽窅之興，眞是本公難弟。「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只拈一事，萬感俱集。「亦是吾兄事，遲迴共至今。」古極，朴直處亦是本公。

《**新年**》《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開定草生新」，好句天開。

《**送李騎曹之武寧**》《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又近水部派。「涼天數騎行」，畫。

《**贈詩僧**》《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來謁吾曹者，呈詩問否臧。」「者」字、「否臧」字酸腐。

《**寒夜過叡川師院**》《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五、六自是一樣句法，第七句尤佳。紀昀評：未見佳處。又：前四句鄙。《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問難無強敵，聲名掩古僧。」樸直是本公。「栖竹鳥驚燈」與「懸燈雪屋明」同工。「殘窗半月稜」，本公。

《**冬日諸禪自商山禮正師真塔迴見訪**》《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久思今忽來，雙屨污青苔。拂雪從山起，過房禮塔迴。」前四看其置題之法。「禪請暫時開」，是本公口齒。

《**題青龍寺縱公房**》《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客住積雲邊」，苦思。「未忍滄州去，時來於此禪。」是本公拙趣。

《**題圭峰禪師**》《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絕壑禪床底，泉分落石層。」奇警。「雪隱下方燈」，可師善於用燈。「朝滿傾心客，溪連學道僧。」妙，二句合看尤妙。「半旬持一食，此行有誰能。」本公結法。

《**陪姚合遊金州南池**》《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高絕。

《**夏日送田中丞赴蔡州**》《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風起旆初行」，畫。「淮田細雨生」，憑空著想。

《**行漠水晚次神灘阻風**》《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一片是興。

《**送董正字歸覲毘陵**》《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未發見新鴻」，張調賈想。「山遙晴初樹」，工。「野極暮連空」，更工，無可寫處偏寫得出。

《**送薛重中丞充太原副使**》《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亦近水部。「中司

出華省」，直起。

《**冬夜姚侍御宅送李廓少府**》《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亦近水部。「偶歡新歲近，惜別後期疏。」常情古味。

《**寄姚諫議**》《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亦近水部。「窗宿卧雲人」，妙。

《**酬厲侍御秋中思歸樹石所居見寄**》《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深去通仙境，思歸厭宦名。」朴直。「月從高掌出，泉向亂松鳴。」「從」字、「向」字有力。「坐石眠霞侶，秋來短褐成。」欲從之去也。

《**寄興善寺崔律師**》《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直欲與乃兄爭席。「沐浴前朝像」，奇。「從來居此寺，未省有東池。」奇。「幽石叢圭片，孤松動雪枝。」襯寫俱工。

《**送清散遊太白山**》《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瞑目月離潭」，本公法度如此。「塵中事可諳」，拗轉結。

《**冬晚姚諫議宅會送元緒上人歸南山**》《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又一首水部詩，却是賈門撰力。

《**送契公自桂陽赴南海**》《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亦近水部，却是賈氏口吻。

《**同劉秀才宿見贈**》《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中四句苦淡，末句脫灑高妙。趙紫芝「雪晴江月圓」，全學此也。紀昀評：五、六句不貫七、八句。

《**宿西嶽白石院**》《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四句奇。馮班評：然恨太苦。紀昀評：澀而無味。

《**送僧**》《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夜減當晴影，春消過雪蹤。」從乃兄「獨行潭底影」一聯翻出，傳授心法者可公也。

《**送贊律師歸嵩山**》《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爲僧以清苦爲事，是也。然孝友之天猶在，則別家亦難。所謂出家者，何其忍然棄骨肉耶。存此詩以見予志。紀昀評：欲戒人之爲僧，以自附於道學也。然著書之說，何所不可，而必存詩以見志耶。又：「禪意歸心」四字連用，不妥。馮班評：次聯妙。《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又近水部。「孝友別家難」，妙是送僧語。

《**京口別崔固**》《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水部高作。「西風葉滿泉」，可公慣法。「相逢嵩嶽客，共聽楚城蟬。」與李咸用同調而氣格自高。

《**中秋夜隴州徐常侍座中詠月**》《重訂主客圖》卷下補遺：「太守待停歌」，妙在停歌。「與鶴來松杪」，妙在與鶴。「開烟出海波」，奇出平對，鶴師屢言之，要須撰力到。

紀事

《**金石萃編**》**卷六六引**《**關中金石記**》無可，賈島從弟也。字法學柳公權。（按：島以詩名，無可以書名，皆爲儒門所稱誦如此。《續文獻通考》云：「無可，賈島弟，姚合、李洞皆有詩贈之，有詩集一卷。」是無可又不獨有書也。）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無可集》一卷，唐僧賈無可撰。島，從弟也。

《**宋史・藝文志七**》《僧無可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無可集》二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六家詩（四本）・無可》。

藝文

賈島《**送無可上人**》圭峰霽色新，送此草堂人。塵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台作近鄰。

又《**僻居無可上人相訪**》自從居此地，少有事相關。積雨荒鄰圃，秋池照遠山。硯中枯葉落，枕上斷雲閒。野客將禪子，依依偏往還。

又《**寄無可上人**》僻寺多高樹，涼天憶重遊。磬過溝水盡，月入草堂秋。穴蟻苔痕靜，藏蟬柏葉稠。名山思偏往，早晚到嵩丘。

又《**喜無可上人遊山回**》一食復何如，尋山無定居。相逢新夏滿，不見

半年餘。聽話龍潭雪，休傳鳥道書。別來還似舊，白髮日高梳。

朱慶餘《與賈島顧非熊無可上人宿萬年姚少府宅》 莫厭通宵坐，貧中會聚難。堂虛雪氣入，燈在漏聲殘。役思因生病，當禪豈覺寒。開門各有事，非不惜餘歡。

顧非熊《與無可宿輝公院》 夜僧同靜語，秋寺近嚴城。世路雖多梗，玄心各自明。寒池清月彩，危閣聽林聲。儻許雙摩頂，隨緣萬劫生。

李洞《寄翠微無可上人》 遠近衆心歸，居然占翠微。展經猿識字，聽法虎知非。泉注城池夢，霞生侍衛衣。玄機不可學，何似總無機。

又《贈可上人》 寺門和鶴倚香杉，月吐秋光到思嚵。將法傳來穿泱漭，把詩吟去入嵌巖。模糊書卷煙嵐滴，狼籍衣裳瀑布緘。不斷清風牙底嚼，無因內殿得名銜。

李郢《傷賈島無可》 卻到京師事事傷，惠休歸寂賈生亡。何人收得文章篋，獨我來經苔蘚房。一命未霑爲逐客，萬緣初盡別空王。蕭蕭竹塢斜陽在，葉覆閒階雪擁牆。

姚合《送無可上人遊邊》 一鉢與三衣，經行遠近隨。出家還養母，持律復能詩。春雪離京厚，晨鐘近塞遲。亦知蓮府客，夜坐喜同師。

又《送無可上人遊越》 清晨相訪立門前，麻履方袍一少年。懶讀經文求作佛，願攻詩句覓昇仙。芳春山影花連寺，獨夜潮聲月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共師文字有因緣。

又《寄無可上人》（存目）

又《過無可僧院》 憶師眠復起，永夜思迢迢。月下門方掩，林中寺更遙。鐘聲空下界，池色在清宵。終擬修禪觀，窗間卷欲燒。

又《過無可上人院》 寥寥聽不盡，孤磬與疏鐘。煩惱師長別，清涼我暫逢。蟻行經古蘚，鶴毳落深松。自想歸時路，塵埃復幾重。

又《和鳳玄侍御無可上人會宿見寄》（存目）

又《謝秦校書與無可上人見訪》（存目）

戴叔倫《宿無可上人房》（存目）

薛能《秋晚送無可上人》（存目）

喻鳧《冬日題無可上人院》 入戶道心生，茶間踏葉行。瀉風瓶水澀，承露鶴巢輕。閣北長河氣，窗東一檜聲。詩言與禪味，語默此皆清。

馬戴《宿無可上人房》（存目）

又《旅次寄賈島兼簡無可上人》（存目）

又《集宿姚殿中宅期僧無可不至》 殿中日相命，開尊話舊時。餘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林靜寒光遠，天陰曙色遲。今夕復何夕，人謁去難追。

劉得仁《冬夜與蔡校書宿無可上人院》 儒釋偶同宿，夜窗寒更清。忘機於世久，晤語到天明。月倒高松影，風旋一磬聲。眞門猶是幻，不用覺浮生。

又《寄無可上人》 省學爲詩日，宵吟每達晨。十年期是夢，一事未成身。枉別山中客，殊非世上人。今來已如此，須得桂榮新。

雍陶《同賈島宿無可上人院》（存目）

又《懷無可上人》 山寺秋時後，僧家夏滿時。清涼多古跡，幾處有新詩。

劉滄《經無可舊居兼傷賈島》 塵室寒窗我獨看，別來人事幾凋殘。晝空蕭寺一僧去，雪滿巴山孤客寒。落葉墮巢禽自出，蒼苔封砌竹成竿。碧雲迢遞長江遠，向夕苦吟歸思難。

錢可復

《鶯出谷》 紀昀《唐人試律說》：「沖花覺路春」五字千古。鶯有聲，然「驚人」非鶯文聲也；鶯能飛，然「摶風」非鶯之飛也，皆煉字不穩。凡摹形繪相，在於曲取其神，毫釐之失，千里之謬。以第二句與第六句互參之，思過半矣。

《舊唐書·錢可復傳》（徽）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大和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爲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姚合《九日寄錢可復》 數盃黃菊酒，千里白雲天。上國名方振，戎州病未痊。靜愁惟憶醉，閒走不勝眠。惆悵東門別，相逢知幾年。

歐陽澥

《唐摭言・海叙不遇》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閤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屢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

《詩話總龜・感事門下》引《古今詩話》　唐元和十三年，士人下第，多爲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全無譏刺意。歐陽澥亦作《燕詩》獻鄭愚侍郎云：「翩翩飛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唐詩紀事・歐陽澥》　閩川歐陽澥者，四門詹之孫也。澥娶婦，經旬而辭赴舉，久不還家。詩云：「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離家已是夢松年。」又云：「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爲《燕》詩，以獻主司鄭愚，曰：「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八年　知貢舉：禮部侍郎鄭愚。

楊浚《論次閩詩・歐陽澥》四　黃菊花時百感生，思鄉長作苦吟聲。絕憐社燕歸來句，家法傳孫有四明。

潘圖

《全唐文・潘圖》　圖，文宗時人。

盧肇《及第送潘圖歸宜春》　三載皇都恨食貧，北溟今日化窮鱗。青雲乍喜逢知己，白社猶悲送故人。對酒共驚千里別，看花自感一枝春。君歸爲說龍門寺，雷雨初生電遶身。

張次宗

《舊唐書・張次宗傳》　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爲舒州刺史，卒。

又《鄭覃傳》　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新唐書・藝文志一》《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脩撰幷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又《藝文志四》《張次宗集》六卷。

《宋史・藝文志七》《張次宗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次宗牋記》六卷。

王軒

《雲谿友議・苧蘿遇》（存目）

《詩話總龜・奇怪門上》引《翰府名談》　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蘿山，問西施之遺迹，留詩於石上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迴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

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岩花自開落。猿鳥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人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軒詩曰：「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似仙葩入吳國，從茲越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羣峰外，鷗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既夜乃散。異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軒之事，遊苧蘿，留詩於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卻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

《太平廣記》卷四六一引《紀聞》 盧肇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奴告曰：「蛇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卒云：「蛇與孔雀偶。」

《唐詩紀事・王軒》 軒，登大和進士第。

王祝

王祝　王枳

《金華子》卷上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於本郡道不修支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愎爲己任，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罷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訐北土，遂罹王珙之害。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雲谿友議・三鄉略》（存目）

《北夢瑣言》卷九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珙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凶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玩，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珙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 枳字不耀，給事中。

又《王珙傳》 珙殺給事中王枳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刳斷以逞。枳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枳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枳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枳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

《唐詩紀事・王祝》 祝，字不耀，名家子。唐末爲給事中。巢寇前，典常州，既亂，寄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召，經陝，時王珙爲帥凶暴，以厚禮降接，願居子姪之末，祝堅不許。珙怒罷宴，命將吏速請離館，害于途，悉投其家于黃河。時朝廷多故，捨而不問。祝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卒。

《全唐詩・王枳》 王枳，（常州刺史。）「今朝拜貢盈襟淚，不進新芽是進心。」（常州舊貢陽羨茶。僖宗幸蜀，枳間關馳貢，故有此句。見《常州志》）

宇文鼎

《舊唐書・盧弘正傳》 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贓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 鼎字周重。

又《刑法志》 大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

李商隱《贈宇文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自緣煙水戀平臺。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啓事來。（原注：公盛歎亡友張君，故有此句。）

《湖北金石詩・寶曆四年惠泉詩碣》 案右碑高二尺四寸，寬三尺一寸，首行書「惠泉」二字，次行漫漶莫辨，當是作詩人姓名。中六行，書五律一首云：「璞玉曜荆山，【略】。」末行書「寶曆□年二月廿一日」，字徑二寸許。案鄭漁仲《金石略》載荆門軍有宇文鼎《惠泉》詩。《新、舊唐書》無文鼎傳，《全唐詩》亦未之及。是刻雖闕其名，然以年號與鄭氏所載證之，詩爲文鼎作無疑。

劉郇伯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北夢瑣言》 唐求、劉郇伯有詩名。【略】劉郇伯爲范鄭郎中詩友，范得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難對，以問於劉郇伯。曰：「何不道『人生分外愁』。」范賞之。然老於新津之東渡，非隱非吏。二子亦可凌厲名場，而死丘樊，所謂蜀人無志懷土，正此也。

李　景

《都堂試貢士日慶春雪》 紀昀《唐人試律說》：串合處有巧思。「臨案借寒光」不脫「試」字，「似暖花消地」不脫「春」字，尤爲周密。「臨案」一作「臨宇」，「宇」字切「都堂」，然「案」字含得「映雪」意，尤切「試貢士」。因《雪賦》爲方珪之語，而思及于硯之方，隨手關合，即成巧句。【略】謝惠連有《雪賦》，故以謝賦切試事，然「曹風」句終牽強。

《舊唐書・高釴傳》 大和三年，準敕試別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牓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鍇審定，乃升李景、王淑等，人以爲公。

崔　錡

《鑒誡録・賈忤旨》 漢賈誼昔在長沙爲《鵩鳥賦》，史書稱之爲屈矣。賈島忤旨，授長江主簿，卑則至卑，名流海内矣。【略】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署，後崔錡評事倅岳陽日，爲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略】。」

《詩話總龜・苦吟門》引《唐宋遺文》（存目）

韋　絢

紀　事

韋絢《戎幕閒談序》 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話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資佐宣吐，亹亹不知倦焉。乃語絢曰：能隨而紀之，亦足以資於聞見。絢遂操觚録之，號爲戎幕閒談。

又《嘉話録叙》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書笈至江陵，拏葉舟，泝巫峽，抵白帝，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也。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集，命坐與話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錯謬，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美譽善謔，卜祝童謠，佳句廋詞，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簪筆書紳。其不暇記録、因循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其一焉。今悉依當時逐日所話而録之，不復編次矣。號曰

《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譚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太平廣記》卷一八七引《嘉話錄》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之事，妙選左右史。以魏謩爲右史，俄兼大諫，入閣秉筆，直聲遠聞，帝倚以爲相者，期在旦暮，對剔進諫，細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觀文貞公之風彩。會文宗晏駕，時事變移，遂中輟焉。時絢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止。」帝頷之，李珪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石，遽然趨而致詞拜舞焉。左史得中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任矣。遇簪筆之際，因得密邇天顏，故時人謂兩省爲侍從之班，則登選者不爲不達矣。

白居易《河南元公(稹)墓誌銘》 女適校書郎韋絢。

《唐語林·文學》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譌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靄兮」，言四物調和爲雲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又《補遺》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蓄好馬，有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韋紓《唐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韋公(端)玄堂誌》 子絢，前太廟齋郎。(元和十五年五月。)

《酉陽雜俎續集·支諾皋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嘗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棘針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戎幕閑談》一卷。又《嘉語錄》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絢，字文明，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劉公，禹錫也。《戎幕閑談》一卷。

《郡齋讀書志·戎幕閒談一卷》 右唐韋絢撰。大和中，爲李德裕從事，記德裕所談。

又《劉公嘉話錄一卷》 唐韋絢撰。劉公謂禹錫。絢，字文明，執誼子也。咸通中，爲義武節度。幼從學於禹錫，錄其話言。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劉公嘉話》一卷，唐江陵少尹韋絢文明撰。劉公，禹錫也。絢，執誼之子。又《戎幕閒談》一卷 韋絢撰。爲西川巡官記李文饒所談。

《宋史·藝文志五》 韋絢《戎幕閑談》一卷。又《劉公嘉話》一卷。《賓客佳話》一卷。韋絢《佐談》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劉公嘉話錄》一卷。(韋絢)。《戎幕閑談》一卷。(韋絢紀李德裕語。)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韋絢撰。絢字文明，京兆人。《唐書·藝文志》載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註曰：「絢，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劉公，禹錫也。」《宋史·藝文志》則載絢《劉公嘉話》一卷，又《賓客嘉話》一卷，《劉公嘉話》當即此書。《賓客嘉話》則諸家著錄皆無之，當由諸書所引，或稱《劉公嘉話》，或稱《劉賓客嘉話》，故分爲二書，又誤脫「劉」字耳。諸史《藝文志》未有荒謬於《宋史》者，此亦一徵矣。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大中十年絢自序，稱爲江陵少尹時，追述長慶元年在白帝城所聞於劉禹錫者，末有乾道癸巳卞圜跋，稱《新唐書》多採用之，而人罕見全錄，家有舊本，因鋟版於昌化。則此本當從宋刻錄出。然趙明誠《金石錄》引此書中所載武氏碑失其龜首，及滅去「武」字事，力辨其妄，而此本無此條。考《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三卷引此事，云出《戎幕閒談》，或明誠以是書亦韋絢所作，偶然誤記。(案《續説郛》載《戎幕閒談》亦有此條，知爲明誠誤記，非《太平廣記》之誤。)至所載昭明太子脛骨一條、人腊一條、盧元公病疽一條(案此本刪去「盧」字，直作「元公」。)蜀王琴一條、李勉百衲琴一條、碧落碑一條、狸骨方一條、張憬藏書台字一條、張嘉祐改忻州一條、王廙書畫一條、戲場刺蝟一條、《汲冢書》一條、牡丹花一條、王僧虔書一條、陸暢《蜀道易》一條、魏受禪碑一條、張懷瓘《書斷》一條、灊山九井一條、虎頭致雨一條、五星浮圖一條、《寶章集》一條、紫芝殿一

條、王次仲化鳥一條、李約葬商胡一條、楊汝士說項斯一條、蔡邕石經一條、借船帖一條、飛白書一條、章仇兼瓊鎮蜀日女童爲夜叉所掠一條、寒具一條、昌黎生改金根車一條、辨遷鶯字一條、謝太傅碑一條、《千字文》一條、鄭虔三絕一條、鄭承嘏遇鬼一條、堯女冢一條、白居易補銀佛像一條、謝眞人上升一條，皆全與李綽《尚書故實》相同，間改竄一二句，其文必拙陋不通。蓋《學海類編》所收諸書，大抵竄改舊本，以示新異，遂致眞僞糅雜，炫惑視聽。幸所攙入者尚有蹤跡可尋。今悉刊除，以存其舊。中昌黎生改金根車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引之，辨遷鶯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引之，亦均作《劉禹錫嘉話》，或一事而兩書互見。疑以傳疑，姑並存之。雖殘缺之餘，非復舊帙，然大概亦十得八九矣。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劉賓客嘉話錄一卷》（《說郛》本）　唐韋絢撰。（絢，字文明，京兆人，執誼之子也。咸通中，官至義武軍節度使。）《四庫全書》著錄。【略】今觀是書，凡一百條，其文與李肩吾《尚書故實》相同者，凡三十八條，疑原書殘缺，後人妄采李氏書補成卷帙。後有乾道癸巳海陵卞（圜）跋，知宋刊本已然。除此三十八條之外，固猶屬韋氏原書也。

朱景玄

《酉陽雜俎前集》卷三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唐詩紀事・段成式》　因說故相牛公揚州賞秀才蒯希逸詩：「蟾蜍醉裏破，蛺蝶夢中殘。」每坐吟之。予因請坐客各吟近日爲詩者佳句，【略】有吟朱景玄「塞鴻先秋去，邊草入夏生」。

《崇文總目》卷五　《朱景元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朱景玄《唐畫斷》三卷。（會昌人。）

又《藝文志四》　《朱景元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　《朱景元集》。

《通志・藝文略八》　《朱景元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雜藝類》　《唐朝畫斷》一卷。唐翰林學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畫錄》，前有目錄，後有天聖三年商宗儒後序，與《畫斷》大同小異。《唐朝名畫錄》一卷。即《畫斷》也，前有目錄，後有天聖三年商宗儒後序，與前本大同小異。

又《詩集類上》　《朱景玄集》一卷。唐太子諭德朱景玄撰。

《宋史・藝文志七》　《朱景玄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景元詩》一卷。

朱沖和

《雲谿友議・雜嘲戲》　錢塘酒徒朱沖和，小舟經過，（張）祜令語曰：「張祜前稱進士，不亦難乎。」沖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

《金華子》卷下　朱沖和五經及第，恃其強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爭訟。自江南採巨木，送於台省，卒不能運，繫縶既久，則又鹵莽舍之。如此數四。人號爲宦途惡少。

又　朱沖和常遊杭州，監安監吏有姓朱者，兄呼沖和，頗邀迎止宿，情甚厚。沖和深感之，來監中訪同姓，因出入。鄰司稍熟，亦不防備。一日，鄰房吏偶以私歷一道，置在案間，沖和窺之，皆盜分官錢，約數千百萬，候其他適，遂取之懷袖而去。吏人既失此歷，知爲沖和所制，一監之人無不罹重辟矣。衆情危懼，共請主人，願以白金十笏贖之。沖和既聞，念苟不許之，則宗人亦當不免，乃曰：「若他人固難。以久受弟之殊分，則無不可也。」衆人常諳其稟性剛執，儻一問不允，則無復可以搖動。初令往探，若卜大敵。及聞其許成，咸私制賀五百兩銀，不時齊足。沖和既見，乃取銀，并歷同封以還之，并續絕句：「三千里內布干戈，累得鯨鯢入網羅。今日寶刀無殺氣，只緣君處受恩多。」然終以惡名爲人所搆，竟不免焉。

朱可名

《唐詩紀事・朱可名》《應舉日寄兄弟》云：「廢斲鏡湖田，【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可名，越州人，進士及第，終長安令。

竇弘餘

《廣謫仙怨》《劇談錄》卷下：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索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傳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峨眉獨自彎彎。」《詞徵》卷一：《謫仙怨》，劉文房所創調也。竇弘餘《廣謫仙怨》序云云，謂有賢者思，乃深爲彼美惜耳。

嘉定《赤城志・秩官門一・歷代郡守》開成五年，竇弘餘。

鄭　薰

《新唐書・鄭薰傳》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卻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鄭處誨《授鄭薰禮部侍郎制》中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鄭薰，高陽茂族，通德盛門。秉莊氏之遺風，蘊名卿之品業。文諧《騷》、《雅》，鼓吹前言，譽洽搢紳，領袖時輩。操守必修其謙柄，進退常踐於德藩，疊中詞科，亟升清貫。持橐列金華之侍，揮毫擅紫闥之工。貳職冬官，克揚休問。是用俾司貢籍，以振儒風。【略】育材之本，惟善是從。搴拔既尚於幽貞，聳勸勿遺於曹緒。無求冠玉，無採雕蟲，當思取實之方，必有酌中之道。爾其盡慮，以率至公。可守禮部侍郎。

《太平廣記》卷一七八引《盧氏雜說》鄭薰知舉，放牓日，唯舍人畢諴到宅謝恩。至蕭倣放榜日，并無朱紫及門，時論誚之。

《唐摭言・誤放》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畯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南部新書》戊鄭少師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唐詩紀事・鄭薰**》《贈鞏疇詩序》云：九華處士鞏疇，擅玄言之要，通《易》、《老》，其於淨名、僧肇尤精達。余在句溪時，重其能，車幣而致之。及到官舍，再說《易》，一說《老氏》，將兒姪輩執卷列坐而傳之。《老氏》畢業，而寇難作，與鞏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余既休居洛師，鏁扉獨靜。己卯冬十一月半，雪中有客扣柴門，樵童視之，走復曰：「鞏處士。」遽下榻開關，執手話艱苦。鞏背簦笈，草履，杖靈壽，下笠且咍笑曰：「聞公恬養淡逸，不屑於榮悴，故以玄來助成之。」升榻解笈，散四書，即《易老淨肇》也。明日，講《肇》論，階前多偃松高桂，冰凍墮落，有琴瑟金石聲。理致明妙，神骨超爽，自謂一時之遇。曰與故人爲徒，又意茲樂之難偕也。遂成二十韻贈之。

《**唐音癸籤・詁箋八**》《文苑英華》載喬《七松亭》一詩，有「已比子眞棲谷口，豈同陶令卧江邊」之句，題不著爲何人作。考唐史，鄭少師薰退居隱巖，手植七松，自號七松處士，云異代可與五柳先生作對。喬詩蓋爲薰作。陶令一聯，亦政用薰語也。喬咸通中應舉，薰以其詩苦道眞，嘗延之門下，見《鄭谷集》註，可互證。

李頻《奉和鄭薰相公》 三四株松匝草亭，便成彭澤柳爲名。蓮峰隱去難辭闕，滻水朝回與出城。

鄭谷《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亂後榛蕪感舊愴懷遂有追紀》（存目）

馮　衮

《**玉泉子**》 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使官，先是何人。」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

《**舊唐書・馮定傳**》 子衮、顗、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

《**太平廣記**》**卷二五一引《抒情詩**》 唐馮衮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迴首乞閒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索然無緒。馮眄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爲也。」倅斂衽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蔻花。」

《**南部新書**》**戊** 馮衮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韓常侍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引《古今詩話**》 韓常侍爲郎吏日，宣宗問曰：「卿有好詩，如何得見。」韓稽首曰：「容至私第錄進。」乃選八十首進。後以眼疾，辭拜珥貂。爲御史，銜命出關黜獄。道中看華山，有詩曰：「野麋蒙象暫如犀，心不驚鷗角駭鷄。一路好山無伴看，斷腸烟景寄猿啼。」（御史出使，不得與人同行，故云「無伴」。）《時補衮謝病歸山更寄織錦篇與薛郎中》云：「錦字龍梭《織錦篇》，鳳凰文采間非烟。幷他時世新花樣，虛費工夫不值錢。」《和人憶鶴》云：「拂拂雲衣冠紫烟，已爲丁令一千年。留君且伴居山客，幸有松梢明月天。」又《和憶山泉》云：「情多不似家山水，夜夜聲聲旁枕流。」

周　曇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引《居易錄**》 唐周曇《咏史絕句》上下二卷，起唐虞訖隋，凡二百首，每首有論斷綴詩後，詞旨陳腐，亦胡曾之流也。曇不知何時何許人，《全唐詩話》、《唐詩紀事》皆不列其姓名。此集乃禾中項藥師寫本。

《**拜經樓詩話**》**卷二** 唐周曇作《咏史》詩數百首，都乏精警，唯咏《君王后》一首云：「連環要解解非難，忽碎瑤階一旦間。兩國相持兵不解，會應俱碎似連環。」殊有意致。

《崇文總目》卷五　周曇《詠史詩》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曇《詠史詩》八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周曇《詠史集》三卷。
《季滄葦藏書目》　周曇《咏史詩》三卷（一本）。

陸　翺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　翺字楚臣。

《金華子》卷上　陸翺，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閒居即事》云：「衰柳欹閒苑，白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當時甚播於人口。及第累年，無聞入召，一遊東諸侯，獲錙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裴延翰

《唐摭言・輕佻》　羅隱《謝裴延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榮丘辨士，或獻空籠。」

趙嘏《送裴延翰下第歸覲滁州》　失意何曾恨解攜，問安歸去秣陵西。郡斜楊柳春風岸，山映樓臺明月溪。江上詩書懸素業，日邊門戶倚丹梯。一枝攀折回頭是，莫向清秋惜馬蹄。

祝元膺

論　述

《送高赴舉》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奧渾，似魏晉以前諸仙詩。《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引唐汝詢曰：「眞」字生情，屬松桂便遠。

紀　事

《酉陽雜俎前集・諾臯記下》　東平末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唐詩紀事・祝元膺》　元膺，句曲人。與段成式同時，每愛誦孟不疑句

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成式紀之。

崔珏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趙光遠》　有孫（啓）〔棨〕、崔珏，同時恣心狂狎，相爲唱和，頗陷輕薄，無退讓之風。

《唐音癸籤・評彙四》　崔侍御（珏）與李義山善。岳麓長歌、鴛鴦近體，分有義山餘艷，豈亦三十六體之一耶。（遯叟）

《才調集補注》卷四引馮班評　此公詩甚淺。

《一瓢詩話》　崔珏以《鴛鴦》得名，而《哭義山》之作，亦是九原知己。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崔珏》　雅號曾聞謝蝴蝶，嘉名又說崔鴛鴦。只因七字傳佳句，白燕風流好頡頏。　遠景曾吟舟似月，高樓又詠艇如萍。從來詩思清奇處，未許鈍根窺性靈。

分論

《道林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〇：殊不模糊，蓋其日有煙霧也。

《岳陽樓晚望》《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余幼讀范文正公《岳陽樓記》云：「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横無涯際，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以岳陽樓無數景色，盡收此數語中，極嘆服文正公文章遒勁簡括之妙。今讀此篇，只起手「乾坤千里水雲間」七字，包括已盡。非身登斯樓者不知也。一二是每日現景，三四是此日晚景。五六即楚事而興感，數行烟樹，遠接荆蠻，能無凝眸而望耶。

《哭李商隱》《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義山爲絶世之才，不能大用，坎壈終身。一起二句自是先生知己，九原有靈，當爲泣下。三四用一問一答法，二句不平，是哭其死也。五六是哭其未遇而死也。七八是開説，聊爲先生作慰詞耳。

《和友人鴛鴦之什》《重訂唐詩别裁集》卷一六：三四寫情，五六映襯，此次第法，不犯複也。以此詩得名，稱「崔鴛鴦」。《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前四句用賦體，後四句用比體、興體。大概詠物詩用興最好，用比亦最好。若純用賦體，猶似畫工金碧屏障，有何妙處。此篇與鄭都官《詠鷓鴣》同一體格，并傳不朽，其深得比興之遺也。

《席間詠琴客》《唐摭言・怨怒》：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讎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珏，共賞絶藝。珏應召而至，公從客爲客請一篇，珏方懷怫鬱，因以發泄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略】。」公大慙恚。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三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莊産，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略】。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篋籠，召其尤者，【略】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凶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唐詩紀事・崔珏》　珏，字夢之。登大中進士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珏詩》一卷。（字夢之，並大中進士第。）

《通志・藝文略八》《崔珏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珏詩》一卷。

藝文

李商隱《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爲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咏玉鉤。

趙光遠

論述

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存目）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爲氣焰溫、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傳記

《唐才子傳·趙光遠》 光遠，丞相隱之猶子也。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稱氣焰。善爲詩，溫庭筠、李商隱輩梯媒之。恃才不拘小節，皆金鞍駿馬。嘗將子弟恣遊狹邪。著《北里志》，頗述青樓紅粉之事，及有詩等傳於世。光遠等千金之子，厭飫膏粱，仰蔭承榮，視若談笑，驕侈不期而至矣。況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盪，素少閑邪之慮者哉。故辭意多裙裾妖艷之態，無足怪矣。有孫啓、崔珏，同時恣心狂狎，相爲唱和，頗陷輕薄，無退讓之風。惟盧弼氣象稍嚴，不遷狐惑，如《邊庭四時怨》等作，賞音大播，信不偶然。區區涼德，徒曰貴介，不暇錄尚多云。

紀事

《北里志·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逢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椀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毿毸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毿毸。）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卻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闤闠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高湘

傳記

《舊唐書・高湘傳》 鈇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復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紀事

《唐摭言・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玉泉子》 及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連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杜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迴。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憤湜不佑己，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唐詩紀事・高湘》 唐父子之學三家：高鍇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咸通末，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李藻費州，湘高州。湘與兄湜不睦，湜爲中書舍人，與巖善。湘到任，憤湜不已，嘗賦詩曰「唯有高州是當家」。

藝文

劉得仁《送高湘及第後東歸覲叔》 此去幾般榮，登科鼎足名。無慚入南巷，高價聳東京。窗對嵩山碧，庭來洛水聲。門前桃李樹，一徑已陰成。

崔珙

傳記

《新唐書・崔珙傳》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頲，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略】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紀事

《玉泉子》 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爲庶子分務，謁珙，珙不爲見。荆乃求與珙素善者，使候問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作假對耶。」荆終不諭，親族咸憂慄不安。甥姓中有穎悟者，探取荆文集詳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州郡丞云：夤緣雁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感疾。

李明遠

《送韋觀謫潘州》 《唐詩紀事・李明遠》：宣宗時，太僕卿韋觀，以禱醮之故，爲女巫誣告。帝知其冤，詔誅巫，謫觀潘州司馬。李明遠時爲監察御史，有詩曰：「北鳥飛不到，【略】。」《留青日札・詩談二編》：唐李明遠爲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遊。」即諺所謂「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者也。

杜牧《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敕，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鍔等，立侍交戟，纔能勝冠，出入見君父之尊，師資益忠孝之道，流離少好，騏驥老成，宜念聿修，愼無欲速。明遠可致果副尉守左千牛備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上》 尚輦奉御明遠。

李朋

杜牧《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晦除都官員外郎等制》 勅書曰：【略】將仕郎侍御史內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勁正端愼，言業克舉，【略】朋可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鄭谷《雲臺編序》 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詠。雖屬對聲律未暢，而不無旨諷。同年丈人古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馬博士戴，嘗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

于興宗《夏杪登越王樓臨涪江望雪山寄朝中知友》 巴西西北樓，堪望亦堪愁。山亂江迴遠，川清樹欲秋。晴明中雪嶺，煙靄下漁舟。寫寄朝天客，知余恨獨遊。（初在左綿時，作此詩，和者李朋、楊牢輩，皆朝中之友也。）

鄭谷《谷比歲受同年丈人故川守李侍郎教諭衰晏龍鍾益用感歎遂以章句自貽》 多感京河李丈人，童蒙受教便書紳。文章至竟無功業，名宦由來致苦辛。皎日還應知守道，平生自信解甘貧。孤單所得皆逾分，歸種敷溪一畝春。

于興宗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 興宗，河南少尹。

《唐詩紀事・于興宗》 《夏杪登越王樓臨涪江望雪山寄朝中知友》詩【略】。大中時，以御史中丞守綿州，後爲洋州節度。初在左綿作此詩，和者李朋、楊牢輩，皆朝中知友也。

劉禹錫《答東陽于令寒碧圖詩并引》 東陽令于興宗，丞相燕國公之猶子。生綺襦紈袴間，所見皆貴盛，而挈然有心，如山東書生。前年白有司，願爲親民官以自效，遂補東陽。及蒞官，以簡易爲治，故多暇日。一旦，於縣五里，偶得奇境，埋沒於翳薈中。于生自以有特操，而生於公侯家，由覆蔭入仕，常忽忽歎息，因移是心，開抉泉石，芟去蘿蔦，斧凡材，畚息壤，而清谿翠岩，森立坌來，因構亭其端，題曰「寒碧」。碧流貫於庭中，如青龍蜿蜒，冰（去聲）徹射人。樹石雲霞列於前，昏旦萬狀。惜其居地不得有聞於時，故圖之。來乞辭，既無負尤物，予亦久翳蘿蔦者，睹之慨然。遂賦七言，以貽後之文士。 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生秋。

李朋《奉酬綿州中丞以江山小圖遠垂賜及兼寄詩》 巴江與雪山，井邑共迴環。圖寫丹青內，分明煙靄間。移君名郡興，助我小齋閑。日想登臨處，高蹤不可攀。

楊牢《奉酬于中丞登越王樓見寄之什》 劍外書來日，驚忙自拆封。丹青得山水，強健慰心胸。事少勝諸郡，江迴見幾重。寧悲久作別，且似一相逢。詩合焚香詠，愁應賴酒濃。庾樓寒更憶，腸斷雪千峰。

劉璐《洋州于中丞頃牧左綿題詩越王樓上朝賢繼和輒課四韻》 隔政代君侯，多慚跡令猷。山光來戶牖，江鳥滿汀洲。雅韻徵朝客，清詞寫郡樓。至今謠未已，注意在洋州。

許渾《酬綿州于中丞使君見寄》 故人書信越褒斜，新意雖多舊約賒。皆就一麾先去國，共謀三逕未還家。荊巫夜隔巴西月，鄢郢春連漢上花。半月離居猶悵望，可堪垂白各天涯。

李群玉《辱綿州于中丞書信》 一緘垂露到雲林，中有孫陽念驥心。萬木自凋山不動，百川皆旱海長深。風標想見瑤臺鶴，詩韻如聞淥水琴。他日縱陪池上酌，已應難到暝猿吟。

濮陽宁

歐陽修《集古録・唐閩遷新社記跋》一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於州坤，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使。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劉綺莊

《唐詩紀事・劉綺莊》 綺莊尤善樂府。嘗守藩服，與白敏中、崔元式、韋琮相知，宣宗時人也。

《中吳紀聞》卷一 唐人劉綺莊爲昆山尉，研窮今古緗帙，所積甚富。嘗分類應用事，注釋於下，如《六帖》之狀，號《昆山編》。今其書尚傳。

《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八》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詳聲調必初唐也。（《南部烟花錄》似無續編，諸家書目并不載，或楊誤記他書。）陳晦伯云：綺莊，大曆時爲崑山尉，作《崑山編》行於世，見《志》及《中吳紀聞》。又云：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麟按：此詩聲調，雖近初唐，然實綺莊作。據劉姓名，見《唐詩紀事》及《文獻通考》甚明，楊（愼）至以不知何人，亦大鹵莽也。（《紀事》又載一詩，亦五言律，格殊相似，但語不佳，知前首劉作無疑也。）《劉氏集類》一百卷，宋《藝文志》、鄭《藝文略》皆云綺莊撰。【略】（陳晦伯所稱《崑山編》，據《中吳紀聞》，即此書也。）《紀事》綺莊下載此詩，稱其善樂府，嘗守藩，與白敏中、韋琮、崔元式善，宣宗時人。（據此，劉，晚唐人明甚，前疑可盡釋矣。）

《漁洋詩話》卷中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世不生著作最夥，而所傳止此一詩，可惜也。

《新唐書・藝文志三》 劉綺莊《集類》一百卷。

又《藝文志四》 《劉綺莊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集類一百卷》 右唐劉綺莊撰。綺莊，毘陵人，嘗爲蘇州崑山縣令。家多異書，采摭事類，分二十餘門，凡五十餘萬言，上之於朝。前有萬希序，題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疑非玄宗時人，當考。

又《劉綺莊歌詩四卷》 右唐劉綺莊，未詳其人。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啓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印其文曰「建鄴文房」，本內「密」字皆闕其畫，而「超」字不闕，蓋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置酒》、《揚州送人》，皆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詩中亦不可考。獨啓事內有白、韋、崔三相公狀，白乃敏中，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云「限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宋史·藝文志六》 劉綺莊《集類》一百卷。

又《藝文志七》 《劉綺莊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綺莊集》十卷。

柳玭

傳記

《新唐書·柳玭傳》 玭以經明補祕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玭三疏申理。湜後得稿嗟歎，以爲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爲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乃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脩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

紀事

《北夢瑣言》卷四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櫜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麐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又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忘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爲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眞也。

又卷一二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劄固無所恡，若以潤筆先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

又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略】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篪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海録碎事》卷一一 柳玭爲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柳玭《續貞陵遺事》一卷。《柳氏訓序》一卷，柳玭。

《郡齋讀書志·柳氏序訓一卷》 右唐柳玭序其祖公綽已下內外事迹，以訓其子孫。

《宋史·藝文志二》 柳玭《續貞陵遺事》一卷。又柳玭《柳氏序訓》一卷。

釋棲白

論述

《唐才子傳・道人靈一論》 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略】，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略】棲白【略】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復喋喋云爾。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 劉得仁【略】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

燉煌遺書伯三八八六《奉贈河西眞法師》 署「京薦福寺內供奉大德棲白上」。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棲白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僧棲白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僧棲白詩》一卷。

藝文

林寬《哭棲白供奉》 侍輦才難得，三朝有上人。琢詩方到骨，至死不離貧。風帳孤螢入，霜階積葉頻。夕陽門半掩，過此亦無因。

張喬《弔栖白上人》 今古遞相送，幾時無逝波。篇章名不朽，寂滅理如何。內殿留眞影，閒房落貝多。從茲高塔寺，惆悵懶經過。

李洞《哭栖白供奉》 聞說孤窗坐化時，白莎蘿雨滴空池。吟詩堂裏秋關影，禮佛燈前夜照碑。賀雪已成金殿夢，看濤終負石橋期。逢山對月還惆悵，爭得無言似祖師。

貫休《經棲白舊院二首》 竺卿何處去，觸目盡淒涼。不見中秋月，空餘一炷香。殘花飄暮雨，枯葉蓋啼螿。誰禮新墳塔，蕭條渭水傍。 國寶還亡一，時多李德林。故人卿相泣，承製渥恩深。舊藁誰收得，空堂影似吟。裴回不能去，寒日下西岑。

許瀍

《太平廣記》卷七〇引《逸史》 唐開成初，進士許瀍，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蹷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紀唐夫

論述

《送友人歸宜春》《唐詩摘抄》卷一：起寫別景，眞欲黯然銷魂。送別詩如此起法，除子美「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外，未見其比也。此送下第之作，結故勉其秋期再來。《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應是下第後送歸故里省親，至秋期復送之入都也。

《送溫庭筠尉方城》《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首句設問，有代爲怨訴意，言明時則宜賢者在位，何以庭筠見謫，如卞和泣玉而不逢杏園之春色耶。今者鳳凰詔下，雖奉人君之命，而鸚鵡才高，竟遭奸佞之讒，可見遇與不遇，亦屬時爲之而已。爲君計者，宜盡杯酒以消積恨，不辭黃綬以拂行塵，且方城雖阻，以校賈誼之長沙，此地則猶近也，豈足爲君戚哉。朱三錫評：前四句惜之之詞，後四句慰之之意。

紀事

《雲溪友議·白馬吟》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嘆其運蹇也。【略】後溫庭筠爲賦，亦警刺少類於平（曾）、賈（島），而謫方城尉，乃詩曰：「侯印不能封李廣，別人丘壠似天山。」舉子紀唐夫有詩送之。時溫庭筠作尉，紀唐夫得名，蓋因文而致也。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略】。」

《唐詩紀事·紀唐夫》開成中，執政惡溫庭筠擾場屋，黜隨州縣尉。唐夫送以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路，猶隔千山與萬津。」

《唐才子傳·溫庭筠》（庭筠）謫方城尉，【略】文士詩人爭賦詩祖餞，惟紀唐夫擅場，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唐夫舉進士，有詞名。

郭圓

《雲谿友議·白馬吟》（存目）

又《苗夫人》張延賞相公，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晉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鑒，甚別英銳，特選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與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於衆多視之悒怏，而不能制遏也。皐妻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遂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贐以七驢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冊而已。清河公覩之，莫可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獨居其上也。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替妻父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皐」作「翰」，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發駕日以爲名）。有人特報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翰也。」苗夫人曰：「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張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昏嫗巫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乃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也。）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誚，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張公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賢哉。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東床者乎。所以郭泗濱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

貴人。」

《唐詩紀事・郭圓》 圓，會昌中，檢校司門外郎，爲劍南李固言從事。

《益州名畫錄》卷下《胡氏畫亭記》 檢校尚書司空員外郎賜緋魚袋郭圓撰。

《圖畫見聞志》卷五《會昌廢壁》 又成都靜德精舍，有薛稷畫雜人物鳥獸二壁。有胡氏，嗜古好奇，惜少保之迹將廢，乃募壯夫，操斤力剟於頹坌之際，得像三十七首，馬八蹄，又於福聖寺得展子虔天樂部二十五身，悉陷於屋壁，號寶墨亭。司門外郎郭圓作記。自是長者之車，益滿其門矣。

張林

《北夢瑣言》卷一二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瓮子熱發。」崔訝飯瓮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 林，字徵之。

《唐詩紀事・張林》 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而歸，時號蘇捏佛。溫庭筠邃曰：「好對蜜陀僧。」

盛小叢

《突厥三臺》 《升菴詩話・盛小叢突厥三臺》：盛小叢，鴈門妓女也。此詩甚佳，樂府歌之。《三臺》，曲名，自漢有之，而調之長短，隨時變易。韋應物集有《上皇三臺》，元曲有《鬼三臺》，訛爲《三台》云。《名媛詩歸》卷一五：直是王昌齡、高適一絕句矣。氣厚而脈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敬曰：秋高馬肥，正邊烽緊催之日，戰士莫不爲君策勇，戍婦得不爲夫動寄寒衣耶。此見感恩圖報之意，溢於言外。

沈彩《論婦人詩絕句四十九首》一九 詞客旗亭把酒中，雙鬟能揭脆喉嚨。不如夜月城樓上，自唱清歌盛小叢。

《雲谿友議・餞歌序》 李尚書訥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山上鴈初飛。」其聲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蘂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蘂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將衰，歌當廢矣。」時察院崔侍御元範，自府幕而拜，即赴闕庭，李公連夕餞崔君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蘂歌餞，在座各爲一絕句贈送之。亞相爲首唱矣，崔下句云：「獨向栢臺爲老吏。」皆曰：「侍御鳳閣中書，即其程也，何以老於栢臺。」衆請改之。崔讓曰：「某但止於此任，寧望九遷乎。」是年秋，崔君鞫獄於譙中，乃終於栢臺之任矣。楊、封、盧、高數篇，亦其次也。聽盛小蘂歌送崔侍御浙東廉使。李訥：「綉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爲君重唱盛蘂歌。」奉和亞台御史崔元範：「楊公留宴峴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獨向栢臺爲老吏，可憐林木響餘聲。」團練判官楊知至：「燕趙能歌有幾人，落花迴雪似含嚬。聲隨御史西歸去，誰伴文翁怨九春。」觀察判官封彥冲：「蓮府纔爲綠水賓，（庾杲之在王儉府，似芙蓉泛綠水，故有此句。）忽乘駿馬入咸秦。爲君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觀察支使盧鄴：「何郎戴笏別賢侯，更吐歌珠宴庾樓。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檝上京遊。」前進士高湘：「謝安春渚餞袁宏，千里仁風一扇清。歌黛慘時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飛觥。」處士盧潑：「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鏡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風。」

黃山隱

《雲谿友議・羨門遠》 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藝

術。衙時有一道士，策杖躡屐，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窺，向竹而吟曰：「積塵爲太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乖，希夷無日改。絳節出崆峒，霓衣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箇今何在。」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名姓，曰：「黃山隱。」府公未能明其眞僞，請於宮觀，願在牌亭，得觀雲水。亞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將，持書送絹百疋、錢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隱啓緘，忻喜，立修迴報。遂乃脫其道服，飾以青矜，引見謝陳，禮度甚恭，殊異初來傲睨之矣。皇甫公判書之末，乃至盡刑，曰：「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太山將比甑，東海只容杯。綠綬藏雲帔，烏巾換鹿胎。黃泉六箇鬼，今夜待君來。」雲谿子曰：「王子年之著書也，不脫後秦之難；東方朔之知機也，恐罹西漢之咎。是喬松獨樂，巢務不居。若山隱者，擬爲妖惑，敢蔑公侯，死無干告。致孫策鏡裏之殃，來非許邁；起劉恢舟中之顧，足見凡愚。黃山隱自貽之禍，安定公明察之斷，合其宜乎。」

封特卿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 特卿，字亞公。

又《封敖傳》 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詩話總龜・寓情門》引《雜志》 封特卿爲湖州軍倅，與同年李大諫詩酒唱酬。以疾阻歡，及愈，有詩曰：「已負數条紅畫燭，【略】。」後有《離別難詞》：「佛許衆生願【略】。」一座無不凄愴。

李　節

《舊唐書・僖宗紀》（乾符三年七月）以戶部郎中李節爲駕部郎中。

《五代史補》卷四 李皐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皐爲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澀。時節在側，皐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爲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皐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爲親切。

《唐詩紀事・李節》 節，登大中進士第。

李咸用

論　述

綜　論

陸游《宣城李虞郛詩序》 唐有李推官，以詩名當代。【略】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

楊萬里《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平百無所好，而顧獨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及入三館，傳唐詩數百家，多至百千篇，寡至一二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瓌詭寶，略無遺矣。晚識李兼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卻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烟殘偏有焰，雪甚卻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時愁。」蓋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談方懌之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絕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寶哀梨之論也。

或曰：「推官之詩，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丕，無靈寶，推官公其已矣，予則有憂也。不然，推官公其已乎，予何憂哉。」推官公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唐才子傳・殷文圭**》（存目）

《**唐詩品・李咸用**》　咸用詩名《披沙集》。謝益壽評潘黃門詩云：「披沙簡金，往往見寶。」今觀咸用之詩，如楊公所簡，似可采拾。然五言古詩頗有合調者，乃復委棄。其七言古體，慕長吉之風而天才不振，音節猥瑣。湯休謂吳邁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若長吉視李，更復奴隸爾，不但可父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吳融李咸用**》　作詩最不宜強所不能。【略】李咸用樂府雖尚能膚立，亦有羊質虎皮之恨。嗚呼，古調高言，須骨日近之，可妄效哉。李嘗有詠《雪》詩：「雲漢風多銀浪濺，崑山火燼玉灰飛。」較宋人「凍合玉樓」、「光搖銀海」差雅。又一篇曰：「橫空絡繹雲遺屑，撲浪連翩蝶寄槎。」雖鏤刻，殊覺揑扭，不及前語自然。

《**石園詩話**》**卷二**　李咸用詩，《山居》云：「鄰居皆學稼，客至亦無官。」《訪友人》云：「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冬夕喜友至》云：「多少新聞見，應須語到明。」讀之皆使人發融冶之歡，動慘慼之感。《披沙集》中，不僅以「見後卻無語，別來長獨愁」，「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諸句顯也。

《**重訂主客圖・李咸用**》　懷民按：咸用字與里，皆不可攷，生逢亂世，淒厲多而和平少，其詩各體俱備，五言近體，獨效張氏，蓋亦及門之矯矯者。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咸用》　妙辭偶詠紫薇新，好雨灑來五色勻。更看搜奇成警句，晴原古樹一邊春。

分　論

《**放歌行**》《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潔。「寂寂」句鍾惺評：「寂寂」二字，說出厭世人本領。《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引唐汝詢曰：首二句興體，清世何可厭，是涓者之僻，結句微辭譏。涓，不拙，不激。

《**自愧**》《重訂主客圖》卷上：「有心明俎豆，無力執干戈。」慨然。張、王何嘗言此語，然此從張、王來。

《**秋夕**》《重訂主客圖》卷上：「樹寒棲鳥密，砌冷夜蛩稀。」淒厲之音。「吟餘何所憶，聖主尚宵衣。」生逢播亂，故所感在君王，與杜陵一般眞語，不比尋常頌語。

《**寄楚瓊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上：「遙知無事月，靜對王峰秋。」不似起調，學者忌此。「瞑目遠雲收」與「雲生閉目中」又別。「幾句出人意，風高白雪浮。」率。

《**春日**》《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古木一邊春」，絕好。「危城三面水」，不知指何郡，蓋多有之。「衰世難行道」，太淺露。以一句好，不容棄也。馮班評：古人行道，只在立身行己。平常處衰世薄俗，古道自然難行，此妙句也。如宋朝道學先生正是衰世，好合朋黨，倡議論，想方君於此句不解也。推官當唐亡之日，何須回護。「衰世難行道」，正是妙句，方君不解，固哉方叟之爲詩也。紀昀評：晚唐詩往往露骨，然佳句不可沒。六句卻好。

《**秋興**》《重訂主客圖》卷上：「氣味純襲水部。「木葉亂飛盡」，興。「心雖遊紫闕，時合在青山。」感意極眞、極淡。「近寺僧鄰靜，臨池鶴對閑。」眞是可羨。

《**山居**》《重訂主客圖》卷上：「草堂書一架，苔徑竹千竿。」都率意。「難世投誰是，清貧且自安。」前四都不免滑熟氣。「鄰居皆學稼，客至亦無官。」新而樸，正似仲初。「焦尾何人聽，涼宵對月彈。」又率。

《**送從兄坤載**》《重訂主客圖》卷上：「別離當亂世，骨肉在他鄉。」情至，味至，所以爲水部派。「語盡意不盡，路長愁更長。」滑率易入時，最所當戒。

《**贈任肅**》《重訂主客圖》卷上：「莫言多事日，虛擲少年時。松色雪中出，人情難後知。」二語格。

《**聞泉**》《重訂主客圖》卷上：「低應過石平」，五字妙想。此雖亦用力，然近水部處多，與劉得仁又別。「欲將琴強寫，不是自然聲。」落晚唐格調。《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五六傳「聞」字之神。

《**九江和人贈陳生**》《重訂主客圖》卷上：陸放翁曰：「天孫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自謂有悟，不知前人已發揮在此。三四口訣可意會不可言傳，然此言已傳矣。「意深皆可補，句逸不因功。暮替雲愁遠，」「替」字妙。「秋驚月占空」，「驚」字妙。

《友生攜修睦上人詩見訪》《重訂主客圖》卷上：「意如將俗背，業必少人知。」斬斷直截語，須是高識，須是定力。

《冬夜與修睦上人宿遠公亭寄南嶽元泰禪師》《重訂主客圖》卷上：「相看雲夢客，共憶祝融僧。」叙處便見品格。「語合茶忘味，吟欹卷有稜。」涉尖，恐入後來鍾、譚一派。「楚南山水秀，行止豈無憑。」亦似少意。

《訪友人不遇》《唐詩歸》卷三六「出門」二句鍾惺評：孤衷深情，見此十字。《唐詩摘抄》卷一：全篇說得通家熟分，閑澹率眞，情事逼肖。【略】詩中見出賓主二人俱各蕭散高曠，相知在形迹之外。《重訂主客圖》卷上：「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宛然高致。「短僮應捧杖」，虛。「稚女學擎茶」，實。

《謝友生遺端溪硯瓦》《升菴詩話・端硯詩》：此詩不特句佳，亦具賞鑒，可補硯譜之遺。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鵁眼》：李之彥硯譜，端石最貴鸜鵒眼。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李賀端州青花石硯詩：「暗灑萇泓冷血痕。」則謂鸜鵒眼。蘇易簡云：「端石所出有四，巖石爲甲，石屋次之，西阬又次之，後歷爲劣。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數重，黃黑相間，黧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姚令威云：「端硯，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阬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阬略相似，又處其次。西阬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麤羅紋，而發墨過之。」趙希鵠云，下巖惟有舊阬無新阬。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阬。

《題王處士山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第一先是起句之七字，我一生不得向此中快住一日也。此寫王處士既無別業，又有生涯，官呼不至其門，魚蝦自糊其口，一世掩關，坐此沉沉夏寒好樹林中，眞爲無量歡樂也。（後解）五言無春無夏，六言無早無暮。七八言一味只是饑飯困眠，苟全性命，一切理亂，總置不聞，此雖欲不謂之仙人，有不可得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如【略】及李咸用「蜀魂叫回芳草色，鷺鷥飛破夕陽烟」之晚唐習氣可厭。《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處士山居，後解高處士之節而美其隱也。《唐詩評註讀本》卷六：前半寫處士山居，後半寫處士之節，而美其隱，五六兩句，寓意既深，又妙在貼切山居。

《春日喜逢鄉人劉松》《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前解是彼人訴我，後解是我慰彼人。（後解）五六寫盡亂離之苦。一樽對夕陽，猶言只宜付之沉冥，且復了此一日也。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唐李咸用撰。其八世孫兼孟達居宛陵，亦能詩，嘗爲台州，出其家集，求楊誠齋作序。

《百川書志》卷一四《李推官披沙集》六卷。隴西李咸用也。

《菉竹堂書目》卷四《李咸用推官詩》一冊。

《絳雲樓書目》卷三李咸用《披沙集》六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披沙集》六卷。又，《披沙集》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四・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明正德刊本劉蒼峰藏書）隴西李咸用。前有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楊萬里序【略】。槧印甚精，有「空翠閣藏書」朱文圖記。

又《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明刊本汪魚亭藏書）《直齋書録》云：咸用八世孫兼孟達，居宛陵，亦能詩，嘗官台州。出其家集，求楊誠齋作序。正與此合，有「約菴居士」、「汪魚亭藏閱書」兩印。

《日本訪書志・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首有紹熙四年楊萬里序。序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世謂之府棚本，蓋陳氏在臨安刊書最多而且精也。今觀此本，刻印雅潔，全書復完美無缺，信可寶也。《披沙集》，《四庫》未著録，據誠齋序推挹甚至，當爲晚唐一作手。明朱警刻《百家唐詩》稱皆以宋本哀刻，所收咸用詩即據此本，行款亦同，唯刪其卷首總目，其中間有墨丁訛字，席氏《百唐詩集》又源於朱本，皆塡補之，而誤字尤多。【略】《全唐詩》編爲三卷，校之有從朱，席二本者，然未見此本，故猶有誤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李推官披沙集六卷**》 唐李咸用撰。〔續録〕明刊本。四部叢刊本。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唐李咸用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本，半葉十行十八字，白口單闌，版心上方間記字數，卷中避宋諱。 有楊萬里序，序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牌記一行。前有目録五葉，爲席刻所無。鈐印録後：「藤井方明」、「向黄村珍藏印」、「靜節山房宋本鑒藏之印」、「讀杜草堂」、「好古堂藏書記」、「白水書院」、「仁壽山莊」、「星吾海外訪得秘笈」、「宜都楊氏藏書記」。是書楊惺吾得之日本。余于壬子十月在上海以二百銀幣得之，旋以歸之張菊生。嗣鄧孝先聞之，以藏有書棚本羣玉、碧雲二集，欲得此使三李合并，癸丑十月始自滬寄來，遂以歸之。一年之間此書四易其主，志此以作雲烟過眼觀可也。沅叔。

《**藏園羣書題記・唐別集類二・影宋本披沙集跋**》 此李推官集六卷，楊惺吾先生據所藏南宋書棚本所摹寫者也，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紹熙四年誠齋野客楊萬里序，序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刊行」一行，原本蓋陳思所刻。余壬子夏得之琉璃廠肆，因取席刻對勘一過，席刻版式行格與此悉同，【略】然丹鉛既竟，訂正訛謬至五十餘字之多【略】。宋刊原本，余壬子春旅居申江，訪惺吾於虹口寓樓，曾出以相示，惺吾以余愛不忍釋，後乃割以見讓。

劉松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松《宜陽集》六卷。（松，字嵇美，袁州人。集其州天寶以後詩四百七十篇。）

《**宋史・藝文志八**》 劉松《宜陽集》十卷。

李咸用《送進士劉松》 滔滔皆魯客，難得是心知。到寺多同步，遊山未失期。雲低春雨後，風細暮鐘時。忽別垂楊岸，遙遙望所之。

又《春日喜逢鄉人劉松》 故人不見五春風，異地相逢嶽影中。舊業久拋耕釣侶，新聞多説戰爭功。生民有恨將誰訴，花木無情祇自紅。莫把少年愁過日，一樽須對夕陽空。

來鵬

論述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來鵬》 詩才清麗腹便便，幸有尚書獨愛憐。記得宛陵吟好句：「雲起爐峰一炷烟。」 幾宿春山逐陸郎，清明節氣好風光。此時詩句眞佳麗，醉踏殘花屐齒香。

《**宛陵送李明府罷任歸江州**》《唐詩摘抄》卷三：起七字寫盡別景。唐人寫得意，便以得意之景襯之；寫失意，便以失意之景襯之。如此七字，不必叙及送別情事，而已知其行色慘澹矣。五、六寫彼歸鄉之景，而接云「吾鄉」，知李爲同鄉之人也。三、四寫出宦况蕭然，與末「憔悴」字的的相對，已之憔悴不必言，乃李之罷任亦如此，與夫高車駟馬、衣錦晝游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如此兩人，離觴相對，豈復有得意之語可爲知己道者哉。《唐詩鼓吹》卷七朱三錫評：一二寫眼前之景，言與君把別，紀其時，則深秋也；紀其日，則過午也。三四叙別也，卻將李明府高尚清操，特寫一番，官滿尋釣，高也，下一「便」字，言其去之之速。家貧賣琴，清也，下一「已」字，言其貧之之久。五六寫其歸家之景，儘有可樂，因送客而思歸，情所必至，不得不候問知己一番耳。

《**清明日與友人遊玉粒塘莊**》《唐詩評選》卷四：取景近，脫口輕，世眼所不取，吾特賞其興會。《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上二句遊情，下二句遊景，末則睹影聞聲，不堪回首，亦自道其傷春之意耳。朱三錫評：一曰「逐陸郎」，先點出與友人，二方點出清明日。三四「綠荇殘花」，俱切清明。五六「雲飄水落」俱切玉塘莊。回首夕陽，言下有撫時傷懷之意。

《**寒食山館書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爲「經時節」，故「把一杯」，爲「飄蓬」，故獨在「山館中」。然則起句中已盡有次句，而今又必重作一句者，只爲欲加「每」字「恨」字，猶言年年凡遇寒食，則無以自遣，必把

一杯，年年幾把一杯，則無有好懷，必在逆旅。蓋言不獨今日之把一杯在此山館中也。三四，畫時節亦盡此十四字，畫飄蓬亦盡此十四字，更不須別動筆也。（後解）此五六，正先與七句寫夢回之時也。末句句法，言「徐孺宅前湖水」六字，是將到家下，路之所經，只得一「東」字，是其家下也。又：看唐人五六，其輕如此。

《**鄂渚除夜書懷**》《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除夕詩，窘中已苦，又在客中；客中已苦，又在船中。看他已是凄然獨客，卻偏欲寫「對」字。試問與誰爲對。情知只有一燈。意猶以爲未盡，又再加一「昏」字，此眞是寫殺凄然也。三，干戈難歸，猶是通寫一年，其苦猶緩；四，雨雪無告，乃是獨寫此夕，其苦大劇。又况起手，因在鄂渚，便決不肯放過「鸚鵡洲邊」四字，讀之眞欲損人年壽也。（後解）撥灰書悶，苦在「冷」字；攤席孤眠，苦在「手」字。「冷」字知其除夜船中並無一點炭火，「手」字知其并無一介僮僕也。七八，今年無成，妙在「又是」字；明年春風，妙在「更」字。「又」字知其前已不止今年，「更」字知其後亦未必明年也。

《**滹沱河**》《唐詩鏡》卷五三：此唐人多以意見撑持，此非詩家之正派。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剪破，嫌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詩話總龜・譏誚門上**》引《**詩史**》　來（鵠）（鵬），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說訕當路，爲人所惡，卒不第。《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應是得錢人。」《夏雲》云：「無恨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偶題》云：「可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驅趁懶蛟龍。」

《**唐才子傳・來鵬**》（存目）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來鵬詩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來鵬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來鵬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來鵬集》一卷，唐豫章來鵬撰。咸通中舉進士不第。

《**宋史・藝文志七**》《來鵬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來鵬詩》一卷。

藝文

李咸用《**贈來進士鵬**》語玄人不到，星漢在靈空。若使無良遇，虛言有至公。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此際苦吟力，分將造化功。

又《**贈來鵬**》默坐非關悶，凝情祇在詩。庭閑花落後，山靜月明時。答客言多簡，尋僧步稍遲。既同和氏璧，終有玉人知。

來鵠

《**唐摭言・海叙不遇**》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

《**唐詩紀事・來鵠**》《聖政紀頌序》曰：穆宗皇帝臨朝，與羣臣言及政事，宰臣請史官執筆，《紀》。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鵠，因窺《穆宗實録》，追而爲之頌曰：【略】。鵠，豫章人。師韓柳爲文，大中、咸通間，聲價籍甚。

《遂初堂書目》《來鵠集》。

《全唐文》卷八一一來鵠《聖政紀頌並序》（存目）

王　璘

《唐摭言・薦舉不捷》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硯，璘縝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搆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又《設奇沽譽》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遣之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又《惜名》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欄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唐詩紀事・王璘》（存目）

《唐音癸籤・談叢四》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傳；王璘半日萬言，速更何取。

又　唐舉子不中第者，《語林》、《劇談》所紀外，又有來鵬、宋濟、嚴惲、王璘、李洞、胡曾、張祜、江爲、盧汪、孫定、許碏。碏後爲羽流。

釋令超

《祖堂集・上藍和尚》　上藍和尚嗣夾山，在洪州。師諱令超。初住上藍山，鍾陵大王統霸預章，迎師出府，構護國院，禮重爲師。凡百億所須，始終不替，奏紫衣師號妙覺大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明珠不向彼中玩，龍與非龍爭得珠。」大順元年正月十五日，聲鐘集衆，遺誨訖，端然化矣。敕謚元眞大師本空之塔。

《景德傳燈録》卷一六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略】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睹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卻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麽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

《五燈會元・上藍令超禪師》（存目）

僧　鸞　爾　鳥

《北夢瑣言》卷一〇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顯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鋋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詩話總龜・評論門四》引《北夢瑣言》　蜀沙門僧爾鳥，慕李白歌，鄙賈島蹇澀，乃自諷其詞云：「鯨目光燒半海紅，鼇頭浪蹙掀天白。」而云「我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人咸服之。仍精於《周易》、佛經，爲歌行掩之。

周朴

論述

綜論

林嵩《周朴詩集序》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共存。於戲，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金馬門，踧踖宣尼戶。乾符七年，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干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鸞鶱屈軼，祥瑞皇家。迂僻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戶，不庇風雨，稔不秔，歉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戶，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黥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邱一壑，寬於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棲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捃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攜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干齊，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博挂投，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靦作者。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荀鶴》引《六一居士詩話》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爲誤。後又看《幕府燕閒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略】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唐才子傳·周朴》 工爲詩，抒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時詩家稱爲月煅年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取重當時如此。貫休尤與往還，深爲憐才。而朴本無奪名競利之心，特以道尊德貴，美價益超耳。【略】周朴山林之癯，槁衣糲食，以爲黔婁、原憲，不殄天物，庶足保身而長年。今則血染縕袍，魂散茅宇，盜跖不仁，竟嚼虎口，天道福善禍淫，果何如哉。古稱飾變詐僞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殺戮無辜，亂世之道。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撫髀欷歔也。

《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 前首（《董嶺水》）險，此首（《秋深》）澹，皆不傷氣，故是難得。

《唐音癸籤·評彙四》 周朴從苦思中得猛句，陡目欲驚，其不合者亦多可憎，是貫休一流詩。（遯叟）

《龍性堂詩話續集》 周朴，吳興人，字大朴。唐末避亂，居福州烏山僧寺。好苦吟，彷彿賈瘦，詩亦清峭自好，有「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及「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之句。歐陽公嘗稱之。黃巢入閩，逼之仕，朴罵云：「我尚不仕天子，焉能從賊。」因被害。嚴氣如此，又豈特爲詩人已哉。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周朴》 烏石山頭僧寺間，晚唐偶似盛唐賢。曾經月鍛還年鍊，未及成章人已傳。

分論

《董嶺水》 《唐詩歸》卷三五「禹力」句鍾惺評：五字膽到。譚元春評「河聲」句：理外至理。鍾惺又評：尤妙在「聲」字。《圍爐詩話》卷二：周朴之「禹功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誠苦心奇句，奈前後無味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安吉縣水勢實流向西，因衆山圍合也。服其用筆之老。五六少力。朴自愛「禹力不到處」二語。有一士跨驢而行，遇朴，佯誦「河聲流向東」，促驢行。朴直追數里，告之以「流向西，非東也」。當時傳以爲笑。《甚原詩說》卷

一：詩有就題便爲起句者，如【略】周朴「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略】是也。

《**秋深**》《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風吹」句：元氣。又評：前首（《董嶺水》）險，此首淡，皆不傷氣，故是難得。《四溟詩話》卷四：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略】周朴《塞上行》詩「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欠工，因易爲「巷冷幾家月，人孤千里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朴不作晚唐巧琢語，而深沉之思，含自言表。如此篇詩旨云：「關河空遠道，鄉國自鳴砧。」言時之將靜，王道無間阻也。「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言比屋可封也，古色古聲，遠追初、盛。惜遭遇禍亂，佳什散失，剩珍恨不多得耳。

《**登福州南澗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遠望將以當歸，乃見山繞萬重，此時心盡氣絕，更無訴說之處，除非回頭南看，反有溪流一道，然此則與北望人其奚涉哉。十四字眞是極眞極平情事，極奇極妙筆墨。不是唐人，實寫不出來也。三四天邊鳥，東飛東沒，西飛西沒；塵裏人，早行早休，晚行晚休，俱得任心自在。極寫重山繞住人無此樂也。（後解）前解寫他鄉望斷，那不頭白也。此六七又換筆再寫南澗寺景，言何必更說望斷，只此曉日大海，古塹高樓，已足斷送性命矣。此公手下，最有悲涼之狀。連前篇，俱細細學之。

《**桐柏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寫上山，用「衝月」字，便另是清景，再用驚鶴字，一發幽迴靈異。此時身已直上桐柏矣，卻又倒追至日間未到已前發筆，言：我頃間遙望東南，有千朵翠微，不覺心目快然者，便是此山也。豈不絕妙章法。（後解）五不留色相，六不壞色相。不留色相，而非空諦；不壞色相，而非俗諦，此便是一切眞靈境界極大總持，不圖唐人寫入詩來。前解一「此」字，後解一「今」字。「此」字是的確證入，「今」字是迅疾奉行。學道人千萬另自詳讀之。《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超然。曰：【略】周朴之「東南一境清心目，有此千峰插翠微。人在下方衝月上，鶴從高處破烟飛。巖深水落寒侵骨，門靜花開色照衣。欲識蓬萊今便是，更於何處學忘機」（《桐柏觀》）【略】等作是也。

《**塞上曲**》《升菴詩話・絕句四句皆對》：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略】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一春不見花。」亦其次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風沙滿天，人烟斷絕，邊景蕭條，行人悲慘也。河冰早合，塞花不見，邊地苦寒，春花不到也。按朴運逢末造，黃巢之亂不屈，爲其鋸殺。故詞章散逸，恨不多見。然其氣節凜烈，見乎詞輒自雄渾。如《塞下曲》，固有唐之鏗鏗者。

傳記

《**唐才子傳・周朴**》朴字見素，長樂人，嵩山隱君也。【略】乾符中，爲巢賊所得，以不屈，竟及於禍。遠近聞之，莫不流涕。林嵩得其詩百餘篇爲二卷，僧栖浩序首，今傳於世。

紀事

《**唐詩紀事・周朴**》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於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攜巾盂。廁諸僧下，畢食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澀，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忿，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或曰「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亦朴

詩也。「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句)，「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新唐書・黃巢傳**》 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儳路圍福州，觀察使章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蓺。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

《**唐音戊籤**》**卷六九** 周朴，字太朴。又引《閩志》云：朴與烏石僧靈觀、雙峰法主、大潙嬾安爲禪悅之交。

著 録

《**崇文書目**》**卷五** 《周朴詩》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周朴詩》二卷。朴稱處士。

《**遂初堂書目**》《周朴集》

《**宋史・藝文志四**》 周朴《三教辨道論》一卷。

又《**藝文志七**》《周朴詩》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周朴集》二卷，唐末處士。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朴詩》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周見素詩集》一卷(周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唐風集三卷**》(存目)

又《**詩文評類・六一詩話一卷**》(存目)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唐風集三卷**》(存目)

藝 文

貫休《途中逢周朴》 東西南北路，相遇共興哀。世濁無知己，子從何處來。菊衰芳草在，程遠宿烟開。儻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

又《**懷張爲周朴**》(存目)

又《**懷周朴張爲**》(存目)

潘德輿《懷里人作》一 詩敲賈島兼周朴，處士掀髯說擅場。若向尊前吟好句，一生「村晚豆花涼」。(陳錫蕃詩近賈，周，平生佳句，如「風倚釣絲彎」，「村晚豆花涼」，皆苦吟而得。)

鄭 璧

《**和龔美傷顧道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寫自哭也。一悵望空天，二不見升遐也，三後會未期，四前功盡棄也。(後解)後解寫自解也。言形自蛻，影自懸，人自飛昇已去，此定不比人世浮生，故又無用慟哭爲也。

《**唐詩紀事・鄭璧**》 璧，唐末江南進士也，與皮、陸二生酬唱。

陸龜蒙

論 述

綜 論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存目)

又《**笠澤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乾符六年春，卧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

男兒纔三尺許長，譌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而外揚爲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爲《叢書》，自當諼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朱袞《笠澤叢書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過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袞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於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詞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楊萬里《讀笠澤叢書》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味同誰賞，近日詩人輕晚唐。松江縣尹送圖經，中有唐詩喜不勝。看到燈青仍火冷，雙眸如割腳如冰。拈看唐詩廢晚餐，傍人笑我病詩癲。世間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錢。

元好問《論詩絶句三十首》一九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校幾多。（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鬬輸贏。」）

《唐音癸籤・評彙四》 陸魯望（龜蒙）江湖自放，詩興宜饒，而墨彩反復黯鈍者，當繇多學爲累，苦欲以賦料入詩耳。陶潛詩胸中若不著一字者。弘景識字多，吮毫彌拙矣。參三隱君得失，可證林下吟功。（遯叟）

《詩林廣記前集》卷九 冷齋序《魯峕注杜工部詩》云：「陸龜蒙得杜詩之贍博，尚軒然自號一家，嚇世喧俗。」

《詩源辯體》卷三一 王摩詰、韋應物，白首仕宦，日與風塵車馬爲伍，乃其詩潔淨蕭散，殊無一滓穢語；陸龜蒙託跡隱居，假與雲山烟水相親，而其詩怪惡奇醜，反不得中人趣。觀者當取其心，無論其跡。若曰限於時代，然則晚唐豈無正變耶。

《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 周珽曰：讀絶句，至晚唐多臻妙境。龜蒙別尋奇調，《自遣》之外，如《春夕》、《初冬》、《寒夜》等作，俱有出群寡和之音，若《白蓮》、《浮萍》，又當求之驪黃牡牝之外者也。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陸龜蒙》 淺水鳴榔依釣車，寒雲堆屋認樵家。鹿門和罷江湖句，顧渚山深自煮茶。

胡敬《仿漁洋山人題唐宋金元詩絶句》一 《漁具》詩成擅別才，《叢書》有客爲編排。訂譌儻徧《松陵集》，乞取丹黃手校來。（纂《唐文》時，扶雅以海昌吳兔牀先生所校之《笠澤叢書》見寄，與館本不同，因即據以訂正。）

《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七言律古今所尚，【略】七律法至於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義山學杜最佳，法亦至細，善學人可借作梯級。末後陸魯望自出變態，覺蒼翠逼人。

《石園詩話》卷二 陸自撰《甫里先生傳》云：「少攻歌詩，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卒造平淡而後已。」集中如「朝朝貰薪米，往往逢責詬。既被鄰里輕，亦爲妻子陋」，「所貪既仁義，豈暇理生活」，「懶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王」，「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身從亂後全家隱，日校人間一倍長」，「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皆能寓新奇于平淡。《漁具》、《樵人》諸詠，亦多旨趣。其和皮《太湖》詩，略遜于皮，以皮得之親歷，故議論更透徹而描寫更奇特也。

邵堂《論詩六十首・陸魯望》 荼租橘稅《松陵集》，鶴料漁糧《笠澤書》。當日吟詩紫花瀨，一簑一笠一巾車。

李堉《分題晚唐詩集得天隨子集》 潦倒江湖竟陸沈，松陵唱和有同心。更將《漁具》殷勤詠，惆悵無人繼好音。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陸龜蒙》 《漁具》擺成十五題，篇篇吟詠向清溪。籊艮滬岗（女減切）憑何用，日日蘆花淺水西。

又 已吟《漁具》十餘篇，更有《樵人十詠》傳。陣陣樵風樵擔遠，樵歌一曲似神僊。

又 聞道雉媒還鶴媒，閒時吟罷幾遲迴。世間名利多坑坎，惟有先生能道來。（詩云：「而況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又 誰似江湖一散人，煎茶垂釣自由身。長吟短詠生涯好，字字清高句句新。

又 神僊品第謝遺塵，雲北雲南自在身。來訪先生索佳句，九章寫出四明眞。（四明山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于雲之南北。謝亦居其中。一日訪陸，舉四明九景雲北雲南青櫺子、鞠侯、石窗等爲九題，陸爲詠五言律九

章。）

又　山頭面面石窗開，天地澄清望幾回。一白先生詠佳景，四明雅號有由來。（山頂有四穴，望之如窗，名爲石窗，四明所由得名也。）

又　四明木果有青欖，美味甘香人未經。甫里詩稱僊吏守，人間崖蜜未芳馨。（詩云：「亦應僊吏守，時取薦層城。」）

又　三秋果熟野賓收，今日還聞有鞠侯。山蔓作纓泉作佩，先生褒美有誰儔。

又　髣髴高僧置石牀，時時掃地更焚香。閒書詩句多情致，小簟風來薤葉涼。

黃維申《論詩絶句・陸魯望》　高士從來不受恩，一簑一笠肯同塵。紫花瀨畔《松陵集》，竟有江湖一散人。

《通齋詩話》卷上　陸甫里之風致，似較襲美爲優。五言如「分野星多奮，連山卦少亭。匹夫能曲踴，莫騎可橫行」、「硯撥萍根洗，舟冲蓼穗撑。短床編翠竹，低几憑紅檉」、「有路求眞隱，無媒舉孝廉」、「夜然燒汞火，朝煉洗金鹽」、「蜂供和餌蜜，人寄買溪錢」、「圃暖芝台秀，岩春乳管圓。池棲子孫鶴，堂宿弟兄仙」、「枕當高樹穩，茶試遠泉甘」、「養鷺看窺沼，尋僧助結庵」、「玉封千挺藕，霜閉一筒柑」，七言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窗中掛鉢囊」、「庭前有蝶爭烟蕊，簾外無人報水筒」、「繁弦似玉紛紛碎，佳伎如鴻一一驚」、「登山凡著幾兩屐，破浪欲乘千里船」、「自拂烟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硃床」、「釣具每隨輕舸去，詩題閑上小樓分」、「閑傍積嵐尋瀑眼，便凌殘雪采芝芽」、「架上黑緣長褐穩，案頭丹篆小符靈」：凡此諸聯，澹冶之間，仍寓冲融之態，不似襲美一味幽奇也。

《楊文公談苑》　龜蒙善爲賦，絶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工之非淺。

分　論

《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皮襲美》《唐詩鏡》卷五二：所謂磊落英多。

《贈遠》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煖簧》：章伯深稱，魯望此句，巧於用韻。按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蓋簧煖則字正而聲清越，周美成詞有「簧煖笙清」之語。吳郡王、平原郡王兩家，聲伎之盛，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燻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燻之。《笙賦》：「㓝（力結反）生簳，裁熟簧。」注云：「簧以熟銅爲之。」黃山谷詩：「傅粉未歸啼玉筯，吹笙無伴澀銀簧。」《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

《引泉詩》《升庵詩話・補稻畦水詩》：杜工部《補稻畦水詩》云：「芋芋炯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雲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陸龜蒙《引泉》詩：「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蕊，鸞雛舞丹烟。凌風捩桂舵，隔霧馳西船。」二詩曲盡農田之景，然而詞語且宕落。

《別離》《詩林廣記前集》卷九：愚謂大丈夫以功名意氣自許，大笑出門，何淚之有。此詩慷慨激烈，有男子心。回視郵亭執手，杯酒陽關，哽咽凄涼，昵昵作兒女語者，良可鄙矣。因記羅隱《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

《漁具詩》　皮日休《添漁具詩序》：天隨子爲《漁具詩》十五首以遺予，【略】如吟魯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槭槭生齒牙間，眞世外漁者之才也。

《蟬》《升菴詩話・詠蟬詩》：陸龜蒙《蟬》詩云：「伴貂金置影，映雀畫成圖。」按《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畫扇，陸詩用此事也。

《奉和襲美古杉三十韻》《唐詩鏡》卷五二：語近韓、賈。

《二遺詩》《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此石乃松所化，誰見其自小而大，化爲蒼蒼之石乎。方其爲松，萬古清風堪吹作籟；及其成石，一條寒溜可滌成川。今以之爲枕材，若盧生之夢徒然成恨；以之爲琴薦，如清廟之音亦更可憐。此二句，諷其所作雖巧，無裨於用。但所幸者，二物與己同其散誕，率此朴略，雅稱吾懷，更何煩良匠之雕琢哉。朱三錫評：前四句寫二遺之所由而成，後四句寫二遺之無裨於用，俱有托意。

《鵁鶄》《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左太冲《吳都賦》以鵁鶄書於鵑鷄、鸀鴗之下，故曰「詞賦曾誇」也。言何意滄洲之別，政復坐累於此。下一「果」字妙，人人相傳，名能誤人，今日乃知眞有其事也。「晚」，既在籠中

之晚也。「秋」，未至籠中之秋也。「疏」之爲言寬織也，「靜」之爲言好放也；皆極寫其矜愛也。葦不必折，而曰「折葦」者，猶如澤雉未必五步始得啄，十步始得飲，而必故甚其辭也。「雖蒙」、「不似」，與之細商之辭，如祝宗人之玄端而說彘也。（後解）因言世之求名之人，此豈非饑欲稻粱，飽戀珪組故耶。然而自昔至今，禍害甚著，詎猶不悟，而坐至於此。「防微」者，防其內召，即人之好名之心，「避繳」者，避其外招，即世之操名之人也。「謝」，慚謝也。《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以鵁鶄比人之拘於祿位者。朱三錫評：「名誤」二字，是一篇主意。三、四是寫名誤也。「雖蒙」、「不似」，故爲商詞以惜之。「自昔」、「至今」二句，即七之「防微避繳」四字也，正與「名誤」對照。

《**閑書**》《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維摩詰卧疾廣嚴大城，世尊遣諸弟子往候，見其室中空無所有，止有一牀。今因病中亦學之，特於室中盡出諸物而獨剩牀也。「披衣纔得」者，病少閑也。「焚香」之爲言不作一切閑事，如書亦不看，筆亦不捉之類也。「閑階」七字，牀之所臨。「小簟」七字，牀之所施。一解四句皆寫一牀。（薤葉，簟文。）（後解）如下棋，偏是袖手侍坐人，心中眼中，有上上勝着；天下大事，偏是水邊樹下人，心中眼中，有坐致太平之全理。然則胡不試問，而竟成交臂，徒自羽書旁午，却已失之毛褐，可嘆也。寫到室中空無所有人，正是一代平定天下人。此爲仲尼之微言，何意於近體中見之。《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自言病學高僧，置牀坐卧，披書焚香之外，一無所累，雨過則看苔花之潤，風來則受薤葉之涼而已。今之南國未寧，檄催部曲，而我東山高卧，自比羲皇。人謂未際昇平，河清難俟，以我處之，常作中林之士亦何妨哉。見出者之不如處也。朱三錫評：病學高僧者，言室中獨剩一牀，別無別物也。披書焚香者，言二事之外，別無他事也。三、四寫室中幽閒之況，即寫心中幽閒之趣，以起下四句也。五言世界未寧，六言我獨高卧。以我處之，即以升平之事，問之中林，亦何妨哉。言下有自任意。金聖嘆謂「如下棋，偏是袖手侍坐人，心中眼中，有上上勝着；天下事，偏是水邊樹下人，心中眼中，有坐致太平之全理」，自是至言。

《**寄吴融**》《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昨夜秋聲，已入井桐。西風彫物，故危綠畏之也。時見烟光上於晚砌，雨氣通於疏簾。撫此秋氣，能忘情於吴君哉。想其圖名未了，尚混迹於輪蹄之間；我則痼疾相攻，聊依隱於琴鶴之畔。若得子華解組，共從漁事，則相與織萬尺之蓴，而放於中流以適意，其爲樂當何如耶。朱三錫評：一、二寫所寄之時。三、四皆秋聲也。後四句寫所寄之情。歸隱從漁事，是一篇主意。

《**中秋待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轉缺」，是意思已壞；「轉遲」，是意思初好。人生年過五十，偏是意思已壞，偏是意思初好，便果然有如此癡事也。「好風送佳期」又妙。風之與月，曾有何與。乃爲待月不到，且借風來自解。人生在不得意中，便又眞有之也。「簾斜樹隔」妙妙。不是月來被遮，乃是月未來時，先自爲之清宮除道。「燭暗香殘」妙妙。不是眞到黑暗，乃是未曾暗前，先自發願終身勿謖也。眞是世間異樣筆墨。（後解）五六又妙又妙。言極意待月却不到，纔分念，月却已來也。七八忽作微言，言今夜是十六，前夜是十四，昨夜是十五。十六是「欲減」，十四是「初圓」，十五是「及午」。此三夜，相去至微，粗心人方乃不覺，然而但差一分氣候，必差一分斤兩。由辨之，不早辨此，胡可以不校耶。五六眞出神入化妙筆，七八眞繭絲牛毛妙理，並非筆墨之家之恆睹也。（日以一日經天，故日中爲午。月以一月經天，故月半爲午。）《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十四夜望十五夜，待月而作也。朱三錫評：此於望後待月，故首曰「轉缺」，惜之也；又曰「轉遲」，望之也。二曰「送佳期」，而先言「好風」者，是待月不至，反借好風自解，故曰「偏似」也。三「簾斜樹隔」，是從月未來時設想。四「燭暗香殘」，是從未曾暗前坐守。五、六言專意待月，月偏來遲，偶然分念，卻已月來，皆極寫「待」字意也。七、八結得極細。蓋日以一日經天，故日中爲午；月以一月經天，故月半爲午。「欲減」是望後，「初圓」是望前，三夜相去甚微，必待相校而始知。此眞至精至微之妙理也。

《**重憶白菊**》《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憶故園白菊而作。朱三錫評：白而曰「貞」，有自持堅白之意；芳而曰「寒」，有不受欺凌之意。叢生夾堂，其盛可知。三承寫「貞白」，言雅尚清高，無事濃艷也。四承寫「寒芳」，言忍耐霜華，自饒幽香也。五「何慚」，六「不羨」，是比體，引雪與梅，以極形其白也。七、八幽窗凝夢，村落微霜，正與首句意相應。

《**別墅懷歸**》《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澤國」，言三吴笠澤之國也。「初冬」，言十月日行南陸也。笠澤之國，地氣暄萋，故曰「和」也。日行南陸，景在檐下，故曰「暖」也。一、二言五十始衰，身中灑灑忽思南檐正宜暴背。三言刻刻在意，四言遲遲未歸也。（後解）「遙」之爲言多時，「近」之爲言即

日，言多時籬菊在懷，即日稻香撲鼻，此又加染南榮之下也。然而百金何來，負郭誰致，開眼作夢，終成浪說也。《唐詩評選》卷四：調笑入雅。《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在他鄉見時物而懷歸，故言故國初冬尚暖，南簷之下，可背眠以適意，而思之未得還也。今吟詠遣懷，朝夕遠憶，而弦望易過，何日可歸。但在他鄉，見晚花而思別墅之白菊，炊香稻而懷別墅之紅蓮耳。安得黃金買蘇君負郭之田，自耕而樂，不費懷思別業乎。朱三錫評：通首只寫一「懷」字耳。水國，三吳笠澤之國也。初冬，十月日行南陸也。南榮暴背，懷其時可以自適也。朝暮之爲言無日不懷也。弦望之爲言無時得歸也。遙之爲言久已在念也。近之爲言即日可期也。言前此因晚花而思故鄉之白菊，眼前又因香稻而思故鄉之紅蓮，眞有刻刻在念，不去於懷者。然百金何自而來，負郭何日可得。徒作夢想而已。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紅蓮》：《中吳紀聞》云：紅蓮稻，從古有之，至今以此爲佳種。後見楊廉夫宴於顧仲瑛浣花館，主客聯句，仲瑛云「白鬣魚乍刲」，廉夫云「紅蓮米新舀」。乃紀吳之實也。

《寄淮南鄭賓書記》《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記室翰墨之工，千載惟賓一人而已。才學之富，不讓應、徐；筆力高強，得五丁之助；遺篇搜索，盡二酉之藏。且君在淮南，煬帝之繁華猶留澤國，而淮王之述作宜入班書。上句切淮南，下句乃切書記也。今余也鱸魚鱠美，隱釣寒江，君之清詞醉艸，豈得而見之哉。

《小雪後書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多一「頻」字，二、多一「偏」字。「頻」者，年年一樣之謂。「偏」者，獨有這裏之謂。不爭此二字，便是不復成詩也。三四極寫之。三言江南小雪後，分明還是深秋，試看楓汀，猶似有人握別也。四言江南小雪後，分明直是初夏，試看麥隴，無非只少雉眠也。（後解）五六爲邂逅鄰翁之因由也，然亦皆寫寒色未多也。「意緒」，字法，猶言不啻若自其口出。《唐詩評選》卷四：妍骨天成，觸物成好。嗣此音者，唯陸務觀得其十七。《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江南地暖，小雪未寒，故楓汀尚有別人，麥隴未能藏雉。而此景娛人，擬結茅於水次，偶行樂於村前。時逢鄰翁相慰，明年必稔。蓋以小雪則大雪將至，爲豐年之兆。是皆即其事而書之耳。朱三錫評：題曰《小雪後即事》，是寫江南小雪後之時景也。曰「未多偏」者，獨有江南地暖，寒色最遲也。三、四承寫此意。試看楓汀，有人握別，分明深秋時候，試看麥隴，只欠雉眠，直似初夏光景。五、六即鄰翁邂逅之根由，又極力洗發寒色未多之意也。

《寒夜同龔美訪北禪院寂上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月樓」者，月色在樓。「風殿」者，風聲滿殿。只四字，便已雙寫二子之更不能不訪，與上人之不更圖有訪。眞是寒夜一段勝情逸事，忽然對景衝口，不覺直吐出來，乃更不勞筆墨點綴者也。三四平寫鳥動人定，妙妙。固是寒夜月下風中自然現景，然而眞正坐禪密門，乃更不出於此，必有如此境界，方不虛訪人，必有如此境界，方不虛人訪矣。（後解）五六即上人金偈所欲相降之心也，因特自明：如此明時，青雲如棄，時將半夜，白雪猶尋。然則其心泊然，初無所住，因無所住，而生現心。此爲與金偈相應不相應，而猶煩老和尚氣噓噓地耶。《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因訪上人而自道其事。首言招提之境，月樓風殿，沉沉寂靜，與龔美披霜華而訪上人也。其時鳥在寒枝，人依古堞，愈見寂靜之景。而余也自念平生幸值明時，尚阻青雲之步；時當半夜，猶懷白石之吟。則是絕利忘機，堪與海鷗作伴，豈復勞上人之金偈以降心哉。朱三錫評：一、二寫風靜霜華，確是寒夜景色。三、四寫鳥動人靜，確是寒夜月中景色。非眞正坐禪密門，安得有如此境界。五六即上人金偈所欲降之心也。

《和龔美江南道中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次韻》《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首叙道中拜望之意，繼言廣文修習之事。漱雲牙，茹石髮，著經煉丹，又安且詳，自然成仙，乘風御氣，朝天而去也。其詩三章，總美廣文修煉之精，道超玄機，脫塵化境也。《唐詩鼓吹》卷三朱三錫評：陸魯望《江南道中》三首，晚唐名作也。較之初、盛，中氣格，相去遠矣。

又一《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專美集仙之事也。

又二《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君隱此山，即如壺中日月，別有天地，何止息慮林間而已哉。蓋三品有石，不數組綬之榮；而四公有泉，亦踰環珮之貴。是取石之磊磊、泉之潺潺，以擬組綬、環珮，以其亦在仕路也。且君煉丹欲就，必當次第書名於碧簡矣。遙想雷平種芝，入春則生烟甲，今君亦應如是，安得與之追隨哉。

又三《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習仙而隱操不變，不煩移文以卻之，乃其所飲則仙家之金醴也。至於琴歌之樂，飛絳雪而倚玄雲，不減仙家之道情。而鶯啼柳谷，鶴舞蕪香，又無異蓬山瑤島矣。豈無仙女之遇，如萼錄華以條脫而寄羊君哉。

《和龔美揚州看辛夷花次韻》《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早春之時，柳尚疏而梅已落，辛荑獨開，是天遣花神，別致其功也。然花朵尚稀，難辭日炙；枝條柔弱，易致風搖。睹此亂蕊，堪以添於雲肆；若得千枝，則無異於雪宮矣。而其開之獨早者，若至晚春，尋常桃李即爭紅艷。信乎此花之幽潔，羣芳莫得而並之也。

《奉和龔美行次野梅次韻》《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見梅觸意而作也。朱三錫評：一、二點出早梅。三、四承寫「早」字意。五、六引齊梁故事，托謝客以寄恨。當因時事而發也。

《奉和龔美見訪不遇》《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因日休來訪不遇有「雪晴墟里竹欹斜」之句，故賦此以荅之。

《闔閭城北有賣花翁討春之士往往造焉因招龔美》《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賣花翁所居，水雖曲而輕舟可通也。彼其事業則在芳菲，元功則惟烟雨。「十畝」言其廣，「一家」言其獨也。上句是盡人事，下句是待天時。於是花卉堪爲藥品，賣花乃屬生涯。年年春事，已攬盡無餘矣。要知春歸之處，則其攜手遊看。春風去，則春歸矣。即賣花翁亦豈知其所以哉。此爲尋春之士言之，招日休意亦正妙在言外。朱三錫評：劈將賣花翁寫起，水曲而舟通，則賣花翁之所居，亦不俗矣。中四句皆實寫賣花翁也，而討春往造之意，已在其內。七八結招日休也。

《奉和龔美病孔雀》《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孔雀之病，懶傍簷楹之下，故斜倚芳叢，而舊時之態復生焉。蓋其野性相習，惟耐瘴烟之籠其飲啄，不堪春雨之滯其飛鳴也。今病於此，憶鴛鴦而羨其得所，見荳蔻而驚其故處。安得鷓鴣往來之地，暫時棲息，則還校有心情而不困於樊籠矣。此倚芳叢而舊態所以復生與。末句或謂物類之有情，即指鷓鴣言。朱三錫評：一、二寫病孔雀，三、四承寫「舊態生」也。五、六至末，將鴛鴦、荳蔻、鷓鴣襯寫病孔雀舊態，極得詩人比興之旨。

《春雨即事寄龔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散漫似輕埃」，小謝詠雨語也，苦在「日日」二字。「城邊」，言不得踏青也。「江上」，言不得放船也。看他只有一二略寫愁悶，至三四早向愁悶中尋出欣慰來也。學道人於人間世，只合如此矣。（後解）此又自寫其苦，而言世間方有更苦於我者，相形論之，則復欣慰也。夫屐齒爛折，裘毛褪稀，積雨之惡，實爲無量。然而屐折猶可高卧，裘稀猶可擁被，若夫南鄰北舍，又有半夜衝雨，髮根盡濕者，彼獨何人哉。「無塵事」，言並非官事勾連，死喪匍匐，不過求覓升合，存活妻子。而其艱難之狀，已至於斯，苦樂眞有何定哉。

《奉和龔美卧疾感春見寄次韻》《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因日休卧病，感春寄詩，有「任是雨多遊未得，也應收作探花朋」之句，故有是作。朱三錫評：人無論富貴貧賤，壽夭各有定數。君子循其在我，修身以俟，方是聖賢學問。先生舉進士不第，遂放浪山水，安貧樂道，尋花探友，自是素志。一、二點出負約之故。三承一，四承二。五言安於病，六言安於貧。雖當貧病，不廢詩書，故有「圖籍」、「良朋」之結也。

《龔美以魚箋見寄因謝成篇》《唐詩鏡》卷五二：三、四布擺入套，五、六裝點得來。

《次和龔美病後春思》《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龔美心神，也和酒樽藥裏，可以並進，故看月得詩，傍花聞鳥，而春思乃生矣。至於古寺深溪，動堪尋憶，早晚與君其遊於紫屏碧水之間，寧不更添起色哉。朱三錫評：一、二寫病後。中四句寫春思。「七字」、「百勞」，戶內之春思也；「閒尋」「最憶」，戶外之春思也。「其搖孤艇去」，即五六之「古寺」、「深溪」也。

《奉和龔美館娃宮懷古次韻》《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鏤楣零落，翠岫無言，而宮館久已傾廢已。是以睹帝女之桑，因時增感；認宮釵之燕，觸物興懷。至今雲鎖江山，愁容如在；土沉劍佩，魄氣同埋。夫非荒淫之故，與所可爲吳王幸者，伍員騷思少於屈平，雖同敗亡，得免如荆懷之被譏也。朱三錫評：館娃宮在靈巖山，因西子得名，上有西施洞，浣花池、採香徑、響屧廊，及琴臺諸勝，下瞰太湖，望洞庭兩山，滴翠浮碧，畫棟雕欄，何等境界。先生起手云「鏤楣梢落」，又云「空斷崖」，眼見頹廢已極矣。所最傷心者，一之「鏤楣梢落」下加「濯春雨」三字，二之「空斷崖」上加「蒼翠無言」四字。言昔日之春，未嘗無雨；昔日之蒼翠，未嘗有言。但昔日之春雨，蒼翠，皆爲館娃宮點綴之具，自今日視之，則皆飄搖之象，零落之狀矣。三寫草已非昔日之草，四寫燕亦非昔日之燕。而曰「未能忘」、「猶自識」者，此亦文人微妙之筆，用比用興，托物感懷，猶之「山色不知秦苑廢，水聲嘗傍漢宮流」意也。五、六特舉吳事實之，言當日夫差荒遊無度，聽讒佞，誅忠良，卒至敗亡。迄今江山雖改，劍佩已埋，而一段含愁負媿之氣，千載之下，有終不能泯滅者，豈因伍相國騷思之多

少，而有增減於其際乎。曰「只有」者，是必然之詞也；曰「應和」者，是未然之詞也。結則反言以搶白之耳。

《同龔美遊北禪院》《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寫院，想見妙院。二寫游，想見妙游。三是妙眼諦視今日妙院，四是妙心回想前日妙游。眞爲澄清絕點之筆。（後解）五六再將前三四已落之塵，與現前之境合寫其相，以發露自己多生情障也。言此林下，明明設樽浮白之處，而今明明戒普薰此窗中，明明放眼看山之處，而今明明受持應器。夫過去已謝，則永作龜毛，即現在雖然，亦暫沈雁影，云何我於其事，前既遲回，後復兜攬，認定枯椿，全無靈性。則豈非多生情障，實難湔洗，稽首空王，惟願有以教之也。

《龔美以紫石硯見贈以詩迎之》《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擬石於霞骨，堅踰白玉，琢成釵頭之形，雖澄沙、青鐵，皆不能及也。故用以批碧簡、漬寒流，無所不可。若君肯贈我閒吟之人，則有盡搜江南物象，以酬君之所賜耳。朱三錫評：一、二實寫紫石之堅，細琢成古硯。曰「玉自愁」者，更勝之也。三、四承之，引澄沙、青鐵，以比其美。「聞應伏」、「見亦羞」，即「玉自愁」意也。五批碧簡曰「最勝」，六漬寒流曰「好將」，是極形硯之精美、適用，以起下把贈、酬謝之意。

《看壓新醅寄懷龔美》《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酒出有聲，色清如水，人飲至醉，而古態出，愁思平矣。且人之於世，亦惟是貧富之難置、易險之難忘耳。酌此酒也，飲啄斷年，何妨鶴儉；風波終日，一任人爭。但使樽中常滿，雖貴爲兩綬，亦強名而已，何如我之自適其趣乎。「飲啄」句兼有休糧羽化飲可成仙意。朱三錫評：昔儀狄作酒，禹戒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又杜康造酒，魏武帝歌曰：「何以解我憂，惟有杜康酒。」一戒一歌，奚啻天懸。然文人韻士，往往借以陶情遣興。嵇康云：「彈琴飲酒，志願足矣。」又李元忠曰：「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千古傳爲韻事。斯篇極道新醅之妙，正與前人相合。「醺應出」，忘機也。「滴合平」，遣悶也。「同鶴儉」，延年也。「看人爭」，息爭也。有此四美，更何求乎。

《奉和龔美題達上人藥圃二首》一《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上人好種花藥，四方之人遠攜藥品而至，圃旋添而畦亦旋成矣。異種之三椏，延年之九節，傍石之山莢，帶泥之水芝，皆從遠客賫來者也。若至春殘，圃畦繁盛，不又添幾畹香苗哉。朱三錫評：讀之可添詩料。

《以竹夾膝寄贈龔美》《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截竹如龍，翠光橫暑，憑月而憩於蓬簟，跂風而卧於松窗，其致爲足尚矣。以此贈君，固不敢比之青玉案；而醉吟適興，亦少稱夫紫荷筒也。君才固多著述，今添此雅具，其作一通以附於西齋之譜，可乎。朱三錫評：前四句寫竹夾膝，後四句寫寄贈意。

《奉和龔美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次韻》《唐詩鼓吹》卷三朱三錫評：前四句寫夏景無事，後四句寫因懷章來二上人，奉和意在內。

《奉和龔美夏景冲澹偶然作次韻二首》一《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輕紗作扇，解簪爲冠，夏時之事也。壺中有酒，琴上無絃，則夏時之情。烟霞覆穗，風浪浮花，乃夏時之景，皆冲澹也。末言我與龔美兩地忘名，胸中一無塵慮，肯信髮爲易白耶。朱三錫評：此篇只「忘名」二字是主。寫事、寫情、寫景，俱從「忘名」着想。

《奉和龔美寄瓊州楊舍人》《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明盛之世，黜陟最公，今舍人以無罪見謫，何其偏耶。且所謫之地，比賈誼之長沙，更遠數千里也。三、四句囑其愼重。五、六句囑其救俗。謂廣南毒霧，不可不防；江外瀧船，任所當愼。且民以蠱毒人，君當治其弊俗；官以珠折俸，君當革其貪風。誠能以直誠自勵，則清操見信於天，不必如隱之詠貪泉以明志也。朱三錫評：人生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各安於命，各盡其責。雖謫非其罪，謫非其地，尤當謹愼清操，以期自勵。「直誠天自信」，是陸公相勉之意也。

《懷楊台文楊台鼎二秀才》《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與二秀才秋別而至春，想其雅度，如蘭露之清、山雲之靜也。今我思之，愁中見花，不堪惆悵；醒後聞角，益動悲悽。因思昔與同遊，埋釣絲而每隨輕舸，分詩韻而閒上小樓。且更醉中潑墨，揮灑縱橫，則又如獻之之書白練裙也。今也道路悠悠，豈易得而晤哉。第二句或即春景而言，亦得。朱三錫評：一「待得春」，已懷半載矣。二寫春也，即謂二公雅度，如蘭露之清，山雲之靜，亦妙。三、四是即眼前之景，以寫「懷」字，後半是追憶昔日之遊，以寫「懷」字，皆絕好筆墨也。

《和龔美爲新羅弘惠上人撰靈鷲山周禪師碑送歸詩》《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奉書遠過東瀛而來，爲乞日休碑銘也。今者上人既得雄詞而回，并攜孤影而去，想見人爭寫而怪亦驚，有不於勒成之後望碧空而禮文星者耶。

《和過張處士丹陽故居》《唐詩鏡》卷五二：五、六悲壯。詩家最病無情之語，中晚律率多情不副詞，堆疊成篇，故無生韵流動。《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詩前四句惜之，中二句美之，末二句微有諷意。朱三錫評：交遊，虛情也；風月，虛景也。非風月，不足以助交遊之盛；非交遊，不足以顯風月之名。文人才士，往往借水石玩好，陶性情，廣聲氣，日與公卿大夫，飲酒賦詩，把臂論交。一派虛情虛景，毫無實際。「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寫盡承吉生平，亦寫盡古今世局，大可慨也。通篇語意，雖欲動人念承吉之生前，憫承吉之身後，而諷承吉之偏性僻好，不善爲身後計，亦略見矣。

《和襲美先輩悼鶴》《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首言鶴死不鳴，八公所傳千齡者爲虛矣。然是鶴也，昔伴上客之眠，方添情思；今伴中仙而去，忽已解形。雖瘞形於古堞，而其影尚在空屏也。以日休如水之清才，能勿效隱居而作銘哉。朱三錫評：前六句寫悼鶴，後二句寫奉和意。

《幽居有白菊一叢因而成詠呈知己》《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菊可延齡，而此白者，又一種材也。【略】詩意以比君子。首言有益於人，二句言獨立無懼，三、四喻不與小人爲伍，而與賢者類應，五、六言其行不愧古人，而末則期當世之重之也。朱三錫評：一起即揭「白菊」二字，三、四襯出「白」字，五、六實寫「白」字。月中着意栽，總以形其白耳。

《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因侍御三年在宦，而歸槖蕭然，故於奉送之日，極表其清白也。前解先表其人，後解次表其槖。言此公誠非仕宦中人也，觀其舉止，則宛然階前佳子弟也；察其氣體，則儼然天上諸仙眞也。人自見其領府三年，我謂只如搴舟中流耳。何則？聞其官中，每日作詩，曰：我爲懷僧也。問其俸入，今得幾何，曰：我已買鶴也。夫僧非官之所得懷，鶴非俸之所能買也。而侍御每每如此，人各有性，不可強也。（後解）於是而罷府之日，遂有不可言者矣。問其行次，乃在遠水野楓之下耳。問其祖餞，方卧涼烟衰菊之間耳。夫人生世間，獨有位高金多，二者實奔走人也。今乃侍御罷府已是閑身，清風又吹空槖，則彼諸君子復又何慕而肯來送哉。《唐詩摘抄》卷三：以一「閑」字領一詩之意。結本言其囊無一物，卻借用王羲之在山陰事，立言之妙，罕見其匹。皮、陸酬唱有極陰極俗者，此作溫潤秀雅，集中亦未多見。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白閣》：《長安志》：終南有紫閣、白閣二峰。《遊城南記》云：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楊巨源詩：「晴明紫閣最高峰。」杜子美詩：「紫閣峰陰入漾陂。」又云：「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賈浪仙嘗歎曰：「知予素心者，惟終南白閣隱者耳。」《相鶴經》云：青田之鶴。《永嘉郡記》云：有沐谿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伏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唐詩鼓吹》卷三朱三錫評：此因侍御三年仕宦，歸槖蕭然，故於奉送之日，而極表其清白也。言侍御如王謝之風流，又如上品之仙第，今已罷府西歸矣。夫僧，非官之所得懷，乃侍御三年所吟之詩，則曰「懷僧」；鶴，非俸之所能買，乃侍御三年所入之俸，則曰「買鶴」，其領府之雅尚如此也。至於把別之時，臨遠水，卧涼烟，其西歸之蕭寂，絕無仕宦之氣又如此。「芙蓉」一結，不過表其空槖之意耳。

《和襲美褚家林亭》《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相其意思，乃如不要作詩也者，閑閑然，只就此林亭中，縱心定欲搜捕奇景。而一時忽然注眼，親見此境大奇，於是大叫筆來，捲袖舒手，疾忙書之。到得書成放筆，已連自家亦不道適來有如此之事也。「一陣西風」，言直從太湖捲水來也。「起浪花」，言風捲水至亭根，泙湃而上也。「繞闌」、「散華」，言濺水小大，如琖如錢，如豆如珠，飛落於闌干兩面也。「仙侯府」，言觀其亭上，則一何朱碧窈窕也。「白鳥家」，言望其亭下，是又何蕭騷空曠也。（後解）「孤島」、「片月」，寫出不是人間清涼。「遠山」、「餘霞」，寫出不是人間綺麗。因言方外清涼綺麗，若復不過如此，則又何用舍此他去也。《唐詩鏡》卷五二：五、六裝句法嫩。《唐詩鼓吹》卷三廖文炳解：此言林亭所見，風起浪花，如瑤華之白；其高窗曲檻，本屬仙侯之府；而折葦荒芹，即爲白鳥之家矣。若孤島之夜凝片月，遠山之風送餘霞，方外仙家不過如此，更何必乘槎上天，而求其所謂仙景者哉。朱三錫評：此必林亭面對太湖，忽見其景，衝口而出，隨筆而起曰：「一陣西風起浪花，遶闌干下散瑤華。」言風捲太湖之水，直冲到亭根，其水勢之洶涌滂湃，飛散於闌干左右，是亦一奇觀也。仙侯府，是觀其亭上之勝，極其華燦；白鳥家，是望其亭下之趣，極其空曠。孤島片月，寫出一片清涼之景，不似人間；遠山餘霞，寫出一片綺麗之色，直同天上。何必舍此而更求海槎耶。

《自遣詩三十首》一三《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苕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

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此蓋放言自遣，非有實事。觀題及自注可見。引徐充評：自解之辭，比言「貴人頭上不曾饒」又進一步，意尤超妙。焦竑評：魯望《自遣》詩，新而有豐骨，勁而有餘味，在乾符中可謂錚錚者。近妄庸子腹無一字，餔徐渭之糟而啜其醨，意隨語竭，了無餘韻，輒哆然自多。此晚唐詩也，而愚者復附和以爲宗，此一盲引群盲之謂。由魯望觀之，直褌中蝨耳，何足道哉。《載酒園詩話又編・陸龜蒙》：魯望《自遣》詩曰：「數尺游絲墜碧空，【略】。」似騃似戲，語荒唐而意纖巧，與義山「莫驚五陵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同意，而陸尤味長，以從「游絲」轉下語有原委也。（黃白山評：「此滄浪所謂無理而有趣者，『理』字只如此看，非以鼓吹經史，裨補風化爲理也。」）又，義山：「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已爲靈妙。陸更云：「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媛不凄涼。月娥如有相思淚，祇待方諸寄兩行。」此可謂吹波助瀾。

又一九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王微》：按王微，字景元，南宋人，所著有《詠賦》，是宜云宋王微《詠賦》也。《廣文選》誤「王」爲「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楊升庵駁之。而陳晦伯作正楊，以爲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別有見耶。余因考《宋書》，《南史》，俱云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選注所稱亦如此，而皆不及《詠賦》。然史傳中載賦，如司馬長卿者，亦不概見，何得援以爲辭。若陸魯望篤學精思，而亦云「宋家微詠」，直誤信《文選補遺》與《廣文選》等書耳。

《浮萍》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謝枋得評：人皆笑浮萍無根，而不知人多爲浮名奔走，其無根蒂，尤可笑也。「約」字、「明」字、「侵」字巧，曾見風吹萍池者，方知其工。周啓琦評：詠物如龜蒙《浮萍》，《白蓮》，意超象外，依然《自遣》餘旨，妙矣。至《題木蘭花》，黃才伯云：「此可謂奇格。」則又成一異調矣。

《和襲美木蘭後池三詠・白蓮》　蘇軾《評詩人寫物》：詩人有寫物之功。【略】（皮日休）（陸龜蒙）《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石曼卿》：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彌更親切耳。《升菴詩話・白蓮詩》：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詩云「竹嬋娟，籠曉煙」，左太冲《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霏雪錄》卷一：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蕖多蒙別艷欺，此花眞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不曉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焦氏筆乘》卷三：花鳥之詩，最嫌太著。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此亦自比素潔，不當溷居濁世，致以清修見欺，無人憐憫其冷落，又恨之不可名言者也。引焦竑評：此詩爲白蓮傳神。李長吉《昌谷笋》詩佳，然終不如魯望此詩之妙。長吉在前，魯望在後，情恨詩句，非相蹈襲，着題不得避耳。勝棋所用，敗棋之着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工拙却懸矣。周珽評：落想下筆，直從悟得，詠物之人神者。陸時雍評：風味絕色。《唐詩摘抄》卷四：此喻貞素之士宜立朝廷，反爲讒邪所蔽，不見知于世也。杜牧（《齊安郡中偶題》）「多少綠荷相倚恨，一時回首背西風」，與此末二句皆極體物之妙。《漁洋詩話》卷上：余謂陸魯望「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二語恰是詠白蓮詩，移用不得，而俗人議之，以爲詠白牡丹白芍藥亦可，此眞盲人道黑白。在廣陵，有《題露筋祠》絕句云：「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正擬其意。一後輩好雌黃，亦駁之云：「安知此女非嫫母，而輒云翠羽明璫耶。」余聞之，一笑而已。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白蓮牡丹》：引《陳輔之詩話》曰：唐人牡丹詩：「紅開西子妝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吳旦生曰：魯望「白蓮」二句，無論體物之工，即「月冷風清」，是何氣韻。斷不屬三春物候。東坡解人，且道決非紅蓮詩也。唐人「牡丹」二句，若以紅樓近於粉房，翠殿近於伎蓋，此又東坡所誚。作詩必此詩矣，判斷兩家，不若各給原主，二

公且莫硬扯。【略】余觀范石湖嶺梅詩：「花不能言客無語，日暮清愁相對生。」又似脫胎魯望，而韻格並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取神之作。

《宮人斜》《詩林廣記前集》卷九：愚謂：宮人斜，乃後宮嬪嬙所葬之叢冢也。此詩超出意外，用昭君事，有狐死正丘首之義。而昭君之死，亦可謂不得其正者，可憐也。《升菴詩話・唐詩絕句誤字》：唐詩絕句，今本多誤字。【略】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著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草樹如烟，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鄴宮詞二首》《觀林詩話》：或疑蕙不可焚，然事見《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爲香焚之。」

《懷宛陵舊遊》《唐詩絕句類選》：三四佳，情景交融，句復俊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佳句，詩中畫本。

《奉酬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唐詩鏡》卷五二：滾滾汩汩，相注而來，絕無排疊堆垛之病，所以爲難。自少陵以來，可稱絕響。

《蓬傘》《觀林詩話》：陸龜蒙有《蓬傘》詩云：「吾江善編蓬，【略】。」此三家村擇勝亭耳。

《怪松圖贊》《避暑錄話》卷下：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爲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敵，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既齟齬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己，訖不能盡用其言。

《復友生論文書》《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穿貫源流，博綜理趣，殆從窮經味道中來，故絕無揣摩影響之語。英曰：班固《漢書》以六經爲六藝，此謂六籍內兼經史《左氏傳》亦稱左史，豈始於班、馬哉。

傳記

陸龜蒙《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意以是學爲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筐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淩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鏁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置於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坼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胝胼，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租十許簿爲甌犧之實，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戛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新唐書・陸龜蒙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

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略】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紀事

《北夢瑣言》卷六（存目）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聞，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清異錄》卷下 陸龜蒙譚諧有味，居笠澤，有一竹禪床常用偃憩。時十月，天已寒，侍童忘施氊褥，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節目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南部新書》丁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產，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于是龜蒙諧而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橐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悅，方請其人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樊開《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陸龜蒙）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

《齊東野語》卷一五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頌於郡，時太守倪普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稍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藁矣。

《唐才子傳·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姑蘇人。幼而聰悟，有高致，明《春秋》，善屬文，尤能談笑。詩體江、謝，名振全吳。家藏書萬卷，少無聲色之娛。【略】後以高士徵不至。苦吟，極清麗。與皮日休爲耐久交。中和初，遘疾卒。【略】有《笠澤叢書》三卷，詩編十卷，賦六卷，並傳。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笠澤叢書》三卷。陸龜蒙撰。《陸龜蒙詩》十卷。《陸龜蒙賦》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陸龜蒙《小名錄》五卷。

又《藝文志四》 陸龜蒙《笠澤叢書》三卷。又《詩編》十卷。《賦》六卷。

《郡齋讀書志·小名錄三卷》 右唐陸龜蒙撰。龜蒙以末世有官名、小名之別，自秦至隋，編而紀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龜蒙世稱其博，然此書特雜，取於史傳間爾，無異聞也。

又《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右唐陸龜蒙魯望也。蘇州人。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搏爲蘇、湖從事。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著作之博，《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澤時，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爲多，又比他文最工，《新史》疎漏如此。

《遂初堂書目》 《陸龜蒙集》。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上》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唐處士吳郡陸龜蒙魯望撰。爲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袞刊之吳江。末有四賦，用蜀本增入。《笠澤叢書蜀本》十七卷。（案：《文獻通攷》作七卷。）元符中郫人樊開所序。龜蒙自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倡和集》，皆不在《文藪》、《叢書》中。

《宋史・藝文志五》 陸龜蒙《古今小名錄》五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一卷，《三教論》一卷。

又《藝文志七》 《陸龜蒙詩編》十卷，又賦六卷。《陸龜蒙集》四卷。

《蜀中廣記・著作記一〇》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陳氏曰：《叢書》爲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袞刊之吳江，末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郫人樊開所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龜蒙《笠澤叢書》三卷，又《詩編》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笠澤叢書》二卷，《補遺》一卷。叢書爲陸魯望卧病松陵時雜著。元符庚辰，樊開序而鏤諸板。政和改元，毘陵朱袞又爲後序刊行。止分上下二卷，補遺一卷。今人所鈔元時刻本，已釐爲甲乙丙丁四卷。詮次梵亂，兼少《憶白菊》《閒吟》二絕句，非經讎勘，無復知此本之善矣。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一・小名録二卷》 唐陸龜蒙撰。龜蒙有《耒耜經》，已著錄。是書所載，皆古人小名，始於秦，終於南北朝。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作三卷，此本僅二卷。希弁稱其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此本亦但有婦人臧獲之字，而無神仙玉女之名。又稱其自秦至隋，而此本無隋人，殆非完書矣。所記頗爲叢脞。如秦二世名胡亥、漢光武帝名秀之類，皆非小名。王戎稱阿戎、王僧謙稱阿謙，不過如呂蒙之稱阿蒙、崔鴻之稱阿鴻、王平子之稱阿平、米元章之稱阿章，皆即其名字以示親暱，均不當在小名之列。至於匡衡小名爲鼎，出自《西京雜記》，顏師古註《漢書》已深駁之，龜蒙仍祖其說，殊爲不考。又此書本旨爲記小名，因小名而引及事實，已爲支蔓，如謝朗、王恭、王修之類，至於疊出不已，於體例亦頗有乖。王楙《野客叢書》稱《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皆有陸龜蒙《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見之。楙博極羣書，而其言如此，或原本散佚，後人以意補綴，託之龜蒙歟？然唐人著述，傳世日稀，龜蒙此編，雖未能信其必眞，亦無以斷其必僞。相承已久，備古書之一種可矣。

又《小説家類存目二・笑海叢珠一卷》 舊本題唐陸龜蒙撰。然書中有蘇軾、黄庭堅、僧了元及黨進事，龜蒙生於唐末，何得預知，其爲妄人依託可知矣。

又《別集類四・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唐陸龜蒙撰。龜蒙有《耒耜經》，已著錄。此集爲龜蒙自編，以其叢脞細碎，故名《叢書》。以甲乙丙丁爲次，後又有補遺一卷。宋元符間，蜀人樊開始序而梓之。政和初，毘陵朱袞，復行校刊，止分上下二卷，及補遺爲三。此本爲元季龜蒙裔孫德原重鐫。既依蜀本釐爲四卷，而序仍毘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誤也。王士禎《漁洋文略》有此書跋，謂得都穆重刊蜀本，內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而此本《錦裙》在乙集，《迎潮詞》在丙集，叙次又不盡依蜀本之舊，疑德原又有所竄亂矣。

又《甫里集二十卷》 唐陸龜蒙撰。龜蒙著作頗富，其載於《笠澤叢書》者，卷帙無多，即《松陵集》亦僅倡和之作，不爲賅備。宋寶祐間，葉茵始蒐採諸書，得遺篇一百七十一首，合二書所載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編爲十九卷，並附錄總爲二十卷，林希逸爲序，刊版置於義莊，歲久闕失。明成化丁未，崑山嚴景和重刊之，於附錄之中，增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銘》一篇，陸釴序之。萬曆乙卯，松江許自昌，又取嚴本重刻，於附錄中續增范成大《吳郡志》一條，王鏊《姑蘇志》一條，其餘詩十三卷，賦二卷，雜文四卷，則悉依舊次，即此本也。葉本所附顏萱《過張祐丹陽故居詩序》，龜蒙特屬和而已，其事不應附之於集。胡宿碑銘，《姑蘇志》云其碑亡，嚴氏所錄，乃有全文，意成化中宿集尚未佚也。希逸序中辨詔拜拾遺一事極精核，足證《新唐書》之誤。茵於楊億《談苑》所載彈鴨一事，反覆辨其必無，殊爲蛇足。文人游戲，亦復何關於賢否，乃以爲瑕玷而諱之，亦迂拘之甚矣。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甫里先生集》二十卷。唐陸龜蒙撰。

《稽瑞樓書目》 《甫里集》二十卷。（校本二冊。）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鈔校本） 《笠澤》、《松陵》二集，世多傳本，唯此《甫里先生文集》，向所未見。《四庫全書》中有之，《提要》云明有二刻，卻未得遇，茲遇其葉茵輯本之原者，何以辨之，蓋因得見嚴景和刻本而知之也。嚴刻藏香嚴書屋，余假之以補茲本二十卷之缺，因手校一過。嚴本覆刻，自較葉輯原本爲遜，時有一二佳處，反爲妄人改去。即如

卷十二中「且將絲絁系蘭舟」，嚴刻改「絁」爲「綫」。檢字書，「絁」與「緒」通，引舟筱也。則「絁」字義自佳，改爲「綫」，殊無理，此其遜處也，舉一可以例其餘。唯是葉輯本已屬鈔寫，或因葉誤，或因原刻模糊，遂致多訛，此又可以嚴刻正之者也。故手校時是非俱載，其異字讀者臨時自辨之可耳。甫里先生云「傾本」，即校其斯之謂歟。復翁。（在卷二十後。）嘉慶甲戌初冬，新收舊鈔《唐甫里先生文集》，系寶祐時葉茵輯本，惜缺第二十卷，雖屬附錄，究非全書。因從周丈香嚴處借得成化時崑山嚴景和覆本，行款雖不同，卻可補全，遂綴一日工，手影足之，計書八葉，幾及三千字。余憚鈔錄書帙，遇補缺時亦錄之，久未爲此，手腕欲脫矣。錄畢記。十月十有一日，復翁燒燭書。此書鈔補畢，即付裝池，奈工人事冗，不及料理此種書籍，蓋近時風氣，非特書籍價昂，即裝潢書籍亦費大也。雖計以重值而遷延歲月，擇其尤急者爲之，故付諸裝潢，其書有不易得見者。此書裝畢在乙亥秋杪，亦可爲遲矣。復翁記。（在補鈔後。）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明鈔本許丹臣舊藏）（存目）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唐陸龜蒙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四字。　鈐有徐時棟藏印。又《重刊校正笠澤叢書四卷補遺詩一卷》，唐陸龜蒙撰。清顧氏碧筠艸堂刊本。吳兔床（騫）校。借鬱陛宣東歗軒鈔本用朱筆。拜經樓藏本校用綠筆。鮑以文得林廠山抄本校用藍筆。海鹽吾以方影宋本校用墨筆，并抄《小名錄》序及跋。借蔣春雨鈔本校仍用朱筆。有吳騫長跋，又藍筆一跋在後。　周春跋，吾進跋。又《笠澤叢書九卷》，唐陸龜蒙撰。附考一卷，清許槤撰。清許槤刊本。顧廣圻朱筆校，據一鈔本，十二行二十字。又《笠澤叢書八卷》，唐陸龜蒙撰。明紅格寫本，十二行二十一字。首行題「陸魯望文集」，下題「笠澤叢書」。有元符庚辰鄆人樊開序，次龜蒙自序。卷一至五雜著，卷六詩，卷七律詩，卷八補遺。鈐韓荓、汪士鋐、袁子才印，皆僞也。又《陸魯望先生笠澤叢書八卷補遺一卷》，唐陸龜蒙撰。清吳氏拜經樓寫本，九行二十字。補遺十二行二十一字。吳騫手記云此卷行欵字數悉照宋本。後有三山王益祥跋，又至元五年十一世孫德原題。尾錄陸鍾輝跋。鈐有「墨陽小隱」、「栞經樓」印。又《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唐陸龜蒙撰。清有竹堂寫本。分甲至丁四集。末有阮林朱筆記一則。

林希逸《甫里先生文集序》　甫里先生之沒去今幾百載矣。遺稿所存，僅有《松陵》《笠澤》二書。其詩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塗竄，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爾，常以棄珠遺璧爲恨。今吳江葉君茵乃作意掇拾而裒益之，懇懇勤勤若褚先生之於《史記》，張處度之於《冲虛經》，網羅放失，將必有續得而未已者，於先生何忠哉。先生之亡研墨沌筆者，雖稚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生所深交者，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苟有焉，亦不至散軼如此，視葉君殊有媿矣。史稱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於乾符元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攜附田令孜以進，卒爲所擠而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爲先生惜者，誤矣。

許自昌《甫里集序》　先生《問吳宮辭》曰：「霜氛重兮孤榜曉，遠樹扶疏兮愁烟悄眇。」悵然懷古，不勝黍離之慨。然先生之葬，在白蓮寺之傍，而蔓草蘼蕪，求昔日延陵季子之題，杳不可得也，況所云馬鬣堂坊者耶。嗟乎，嗟乎。先生去夫差千餘年，當日之離宮別館，已游麋鹿而成池沼，其湮滅不可尋也奚怪。昌去先生，僅幾百年耳，菟裘元宅，鞠爲茂草，蔑有識其處者。滄海桑田，詎足深問哉。雖然，羲農以上，非無聖賢也，其人不傳，其文字未興也。羲農以下，枕流漱石之士，逃名而名藉甚，身亡而人不與之俱亡，其文字未朽也。假令唐虞之二典不存，則汾津之間，無帝績矣；三代之誥頌不興，則河洛之濱，無王風矣；《九章》不賦，則汨羅之魂，與石俱沈；文中子之《中說》不成，則龍門弟子之號謚不顯矣。先生所以荒塚夷削，遺像剝蝕，而樵牧不敢上，更拱揖而過之焉者，非獨以先生之文字存也耶。先生之風節，今不可槩見，然讀其遺文，如散髮林皋，濊濁世界，以江湖而抱廊廟憂者，廉頑起懦，百代不朽。至於今，里人多挾氣好修，不肯隨人俯仰，猶有先生之遺風焉。歲時伏臘，兒童登其壠，指其祠曰：「此唐處士天隨先生之蹟也。」奠麥灑酒，涕淚唏噓，乃先生高節孤風，入人遠矣。然先生遺文，後來者恐罹祖龍，藏之像中，究也竟供盛氏子之一醉，什一僅存，如《甫里文集》、《松陵集》、《吳興實錄》等篇，復散軼不倫。《甫里集》刻於嚴景和氏，僅百餘年，而里中故稿，零落已甚。暇時於友人覓一抄本，復多魯魚。遍訪藏書家，始獲景和舊本，而字句亦不無脫誤者，蓋亦先生文字之一厄也。以人之景仰先生也，而人仆其像，毀其書；以先生之風之遠而聲之振也，而其故鄉舊里，不復留其詩歌一二，興起後學；若更

千百年，則並其傳者湮之，存者亡之，白蓮之遺跡，不幾與吳宮同沼耶。夫居其地而不能爲閭里之光，先民之恥也；鄉有達士，而名不著聞，里中之羞也。況先生之名，昭若日月之揭，而令當吾世而文不載，昌輩愧死矣，由是分命朱黃，參互校訂。而先生之詩，旨遠言奧，未盡得其要領。昌也懼之深，欲存之亟，姑壽之梓人。俾後之人，問天隨之世，知有此集在，見先生之文，知有甫里在：庶幾乎吳宮之地，湮於迷香採蓮之徑，而顯於吟波釣月之什矣，於是爲序。萬曆癸卯孟夏，甫里許自昌書。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題樵歌後》 樵歌者，其隱者之趣乎。陸龜蒙歌於笠澤而與其童樵，史虛白歌於廬山而與其子樵。其爲歌也，或感情而樂江湖之高，或幽憂而哀風雨之危，豈纍纍而貫珠，乃烏烏而拊缶，其要在於不失其隱趣而已。此編辭氣筆力，昔者魁人鉅儒嘗敬畏之矣。摘句之首聯云：「寧爲蘇門嘯，莫作華林悔。」超然有追晉仙而謝吳客之意，非龜蒙、虛白之流乎。抑吾又聞古今善歌者，窮陰陽造化之幽微，皇王帝伯之顯設，是伊川樵者之歌也，後之樵者尚倚歌而和之。

藝文

尚顏《懷陸龜蒙處士》 布褐東南隱，相傳繼謝敷。高譚夫子道，靜看海山圖。事免傷心否，棋逢敵手無。關中花數內，獨不見菖蒲。

齊己《寄松江陸龜蒙處士》 萬卷功何用，徒稱處士休。閒敲太湖石，醉聽洞庭秋。道在誰開口，詩成自點頭。中間欲相訪，尋便阻戈矛。

張賁《賁中間有吳門旅泊之什蒙魯望垂和更作一章以伸酬謝》 偶發陶匏響，皆蒙組繡文。清秋將落帽，子夏正離羣。有恨書燕雁，無聊賦郢雲。徧看心自醉，不是酒能醺。

殷文圭《題吳中陸龜蒙山齋》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風披瑟瑟羅。莊叟靜眠清夢水，客兒芳意小詩多。天麟不觸人間網，擬把公卿換得麼。

又《覽陸龜蒙舊集》 先生文價沸三吳，白雪千編酒一壺。吟去星辰筆下動，醉來嵩華眼中無。峭如謝檜虯蟠活，清似緱山鳳路孤。身後獨遺封禪草，何人尋得佐鴻圖。

皮日休《屣步訪魯望不遇》（存目）

雜録

《詩話總龜・詠物門下》引《零陵總記》 木蘭花枝葉俱疏，花即裏白表紫，或有四季開者。生於深山者尤大，可以爲船。陸龜蒙《木蘭花詩》云：「曾向木蘭船上望，不知船是此花身。」（《古今詩話》載全篇，謂是李義山作。）

《夷堅丁志・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略】誦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慼子耳。」既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啓置案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升菴集・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即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又《酒龍》 陸龜蒙詩：「花匠礙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尚垂頭。」又《詠茶》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孔融，徐邈及劉伶也。

又《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曰：「華漢渟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陸龜蒙云：「繩河裏，扇月傍。」

又《萬尺筈》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筈。」筈，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筈，年取魚億計，號萬匠筈。」按「筈」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爲「筈」，蓋以竹爲魚梁。此字《唐韵》不收。

《七修類稿・辯證類九・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撑住頹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爲好稱，若以爲惡語，是末世之論也。

《全唐文紀事・雜記一》引《姑蘇志》 陸魯望宅在臨頓橋。皮日休云：「不出郛郭，曠若郊野。」魯望《幽居賦》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接虎邱，門臨鶴市。」又有別墅在甫里，魯望躬耕於此，有池數十頃，有屋三十楹，有田幾四百畝。其後爲白蓮寺，建祠堂，塑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裴　諴

《雲谿友議・温裴黜》（存目）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 《古今詞譜》曰：南呂宮曲，溫庭筠多作單調二十三字，「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張泌調多三字，「岸柳拖金綫，庭花映日紅。數聲蜀魄入簾櫳。驚斷碧窗殘夢，畫屏空。」溫與裴諴有五七言體，裴云：「不識廚中味，安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溫云：「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蘇東坡：「蓮子擘開須見薏，楸枰着盡更無期。」註曰：「此效風人體《南歌子》也。今體收長短句，有雙調《南歌子》，乃《南柯子》，亦名《雙蝶令》。」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主客員外郎》 裴諴，《新表》東眷裴氏：道護後，度（見封中。）第六子、識（見勳外。）第諴。不詳歷官。（《舊・裴度傳》無諴名。）《舊・文苑下・溫庭筠傳》：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諴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新傳》：與貴胄裴諴等蒲飲狎昵。）《東觀奏記》下：夏侯孜爲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諴聲績不立，詼諧取容，改太子中允。（案：「相」字衍，孜爲尚書右丞，見《舊・孜傳》，大中十一年。）

皇甫松

論　述

《詩人主客圖・（廣大教化）及門十人・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登郭隗臺》）「勸僧一杯酒，共看青青山。窅然萬象滅，不動心即閑。」（按此《勸僧酒詩》。）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元遺山曰：皇甫以《竹枝》、《采蓮》排調擅長，而才名遠遜諸人。《花間集》亦止小令短歌耳。

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 美人香草本《離騷》，俎豆青蓮尚未遙。頗愛《花間》斷腸句，「夜船吹笛雨瀟瀟」。

《雲韶集》卷一 子奇詞琢句奇妙。綺麗不及飛卿而俊快過之。

《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代詞人，自以飛卿爲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自是高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可寄飛卿廡下，亦不能爲之亞也。

又卷七 唐人皇甫子奇詞，宏麗不及飛卿，而措詞閒雅，猶存古詩遺意。唐詞于飛卿而外，出其右者鮮矣。五代而後，更不復見此種筆墨。

《詞苑粹編》卷三引《詞畯》 皇甫松以《天仙子》、《摘得新》著名，然總不如《夢江南》二闋爲尤勝也。

觀堂自輯本《檀欒子詞題記》（皇甫松）詞，黃叔暘稱其《摘得新》二首，爲有達觀之見。（語見《歷代詩餘》卷一一三引，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不知所本。）余謂不若《憶江南》二闋，情味深長，在樂天、夢得上也。

《古松感興》 《唐詩歸》卷三四「皇天」二句鍾惺評：入得深，來得厚。譚

元春評：極樸，極厚，亦極高，似子昂《感遇》，妙詩。鍾惺曰：古人作詩文，於時地最近，口耳最熟者，必極力出脫一番。如晚唐定離卻中唐，等而上之，莫不皆然，非獨氣數，亦是習尚使然。然其所必欲離者，聲調情事耳已。至初、盛人，一片眞氣全力，全力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者，皆不暇深求，而一切欲離之以自爲高，所以離而下，便爲晚唐。亦有離而上者，爲初、盛，爲漢、魏，皆不可知。蓋淳厚之脈不盡絕于天地之間也，無一切趨下之理，觀此等詩知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引唐汝詢曰：信是晚唐傑作。

《**竹枝**》《別調集》卷一：諸篇情餘言外，得古樂府神理。又，諸詞純用比興體，意味最深。

《**摘得新**》(**酌一卮**)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花菴詞客》曰：(皇甫松)以《天仙子》著名，終不若《摘得新》二首，爲有達觀之見。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自是尋春去較遲」，情癡之感，亦負心之痛也。摘得新者，自不落風雨之後。《古今詞統》卷一：比杜秋娘「莫待無花空折枝」更有含蘊。《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曰：此有來日苦短，秉燭夜遊之意。蓋花無久紅，人不長少，垂念到此，可不及時行樂耶。又云：見得破，說得到，熟讀古樂府來。《詞則・別調集》卷一：及時勿失，感慨係之。《餐櫻廡詞話》：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不妨說盡者。皇甫子奇《摘得新》云：「繁紅一夜經風雨，是空枝。」語淡而沉痛欲絕。

又(**摘得新**)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敲醒世人蕉夢，急當着眼。

《**采蓮子**》(**菡萏香連十頃陂**)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引鍾惺評：寫出憨情便奇。

又(**船動湖光灩灩秋**)　《升菴詩話・詩用兒字》：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皇甫松)《采蓮》詩。玉茗堂《花間集》卷一：人情中語，體貼工緻，不減覿面見之。《餐櫻廡詞話》：寫出閨娃穉憨情態，匪夷所思，是何筆妙乃爾。

《**憶江南**》(**蘭燼落**)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好景多在閑時，風雨瀟瀟何害。《古今詞統》卷一：末二句是中晚唐警句。《雲韶集》卷一：夢境、畫境。詞雖盛於宋，實唐人開其先路。

又(**樓上寢**)　《雲韶集》卷一：凄艷似飛卿，爽快似香山。《詞則・大雅集》卷一：夢境、畫境，婉轉凄清，亦飛卿之流亞也。

《**天仙子**》(**晴野鷺鷥飛一隻**)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余有詩云「推窗歷歷數晴峯」，恍與此合。《雲韶集》卷一：「飛一隻」便妙。結筆得遠韻，亦是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化出。《詞則・別調集》卷一：「一隻」妙。結有遠韻，是從「江上數峰青」化出。

又(**蹴躅花開紅照水**)　《雨村詞話》卷一：皇甫松詞《天仙子》云：「【略】鷓鴣飛繞青山觜。」觜，喙也，前此未入詞。其字始于杜少陵「麟角鳳觜世莫識」，今俗作「嘴」字，非。《雲韶集》卷一：無一字不警快可喜。

《**浪濤沙**》(**灘頭細草接疏林**)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桑田滄海，一語破盡，紅顏變爲白髮，美少年化爲雞皮老翁，感慨係之矣。《古今詞統》卷一：蓬萊水淺，東海揚塵，豈是誕語。

又(**蠻歌豆寇北人愁**)　《別調集》卷一：唐人《浪淘沙》本是可歌絕句，措詞亦緊切。調名自後主「簾外雨潺潺」二闋後，競相沿襲，古調不復彈矣。

紀事

皇甫松《大隱賦并序》　欒子進不能強仕以圖榮，退不能力耕以自給。上不能放身雲壑，下不能投跡塵埃。似智似愚，人莫之識也。如狂如懦，物不可知焉。酒泛中山，適逢千日，萍漂上國，迨逾十年。遨遊不出於醉鄉，居處自同於愚俗。閔仲叔之殊見，徒避豬肝；屈大夫之褊懷，浪投魚腹。是以坐成滌器，行將價舂。擁萬卷而笑百城，舉簞瓢而歌一室。必期口無二價，居賣藥之流；身抗三旌，入屠羊之肆。於是詩輕《招隱》，賦陋《歸田》。和光同塵，嘗聞語矣；遁世無悶，豈虛言哉。榮啓期之鼓琴，身終三樂；嚴君平之賣卜，日止百錢。是可以融神保和，含道詠德，亦何必拂衣丹嶠，散髮清流，吸玉露之英，擷金芝之秀，鍊神化骨以爲榮乎。

《**唐闕史**》**卷下**　(湜)又常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誶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急之性率此類也。

《**唐摭言・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敘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璹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眞珠。

《唐語林・文學》　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略】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略】何涓、【略】以詞翰顯；賈島、平曾、【略】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略】以律詩傳；【略】雖然，皆不中科。

姚鉉《唐文粹》卷一八皇甫松《自紀》　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獨立天地經。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大隱賦》一卷，皇甫松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檀欒子皇甫松。

又《藝文志四》　皇甫松《大隱賦》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醉鄉日月》三卷，唐皇甫松子奇撰。唐人飲酒令，此書詳載，然今人皆不能曉也。

《宋史・藝文志五》　皇甫松《酒孝經》一卷。又，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

又《藝文志七》　皇甫松《大隱賦》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醉鄉日月》三卷，皇甫松。

《緯雲樓書目・牛羊日曆》注　皇甫松有《續牛羊日曆》，劉軻記牛僧孺、楊虞卿事也。皇甫松特爲作序耳。劉軻《牛羊日曆》中多誣毁太牢語。蓋軻亦偏袒贊皇者，其是非亦不可盡信也。皇甫松，奇章表甥也，憾其舅不爲援引，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變》詩，極言誹謗，眞劉軻同志之友。

《香祖筆記》卷九　趙德麟《侯鯖録》，以《醉鄉日月》爲皇甫松持正撰，誤也。持正，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

《野客叢書・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説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度語，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説。然又考之魏人之説，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醨，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者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度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説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賢。

《容齋續筆》卷一六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擊令、抛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皇甫枚

論述

盧文弨《抱經堂彙刻本三水小牘序》　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郟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即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郜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祐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不傳乎。

《鄭堂讀書記補逸・小説家類・三水小牘二卷》　唐皇甫枚撰。（枚，字尊美，安定人。咸通末，爲汝州魯山縣令。僖宗在梁州，調赴行在。）《書録解題》、《文獻通考》俱作三卷，撰人名作皇甫牧。惟《宋志》作二卷，名作皇甫枚，與此本同。攷書中多自稱其姓名，俱云皇甫枚，無一作「牧」者，殆陳氏、馬氏兩書以字形相近而誤歟。此爲盧抱經（文弨）得舊刊本，因重梓之。然述古堂錢氏曾藏有明嘉靖中吳中姚樗老（咨）手鈔本。姚跋稱：枚於天祐庚午歲，旅

食汾晉，爲此書，則必有其自序，故考而知，今已佚之矣。抱經《序》云：案天祐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可見。又云：是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東漢勛，烈婦人如李庭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郟城令遇賊偸生」而下，即繫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瀆；紀嚴郜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今按書中又如坑蠶而遭奇禍，虐馬而殞胥井，賢守令水旱祈禱必應，侯元違神君戒受誅：皆足見立言之旨。然自明以來，惟《說郛》中載有節錄之本一卷。（名亦作皇甫牧）其全書實爲罕見，今方得是刻，重傳於世，誠表章者之功，亦其書之自不可沒也。名三水者，乃其所居安定之屬邑云。

《越縵堂讀書記・三水小牘》 閱唐皇甫枚《三水小牘》，敘述濃至，傳義烈事亦簡勁有法，雖卷帙甚寡，自稱名作也。

繆荃孫《自在龕叢書・三水小牘跋》 案枚旅食汾晉，爲晉之臣民，斷無越境稱梁年號之理。惟枚土著三水，汝墳溫泉復有別業，棄之如遺，終老汾晉，蓋身居亂世，心繫本朝，寧投草莽，而不忍爲梁之臣僕，其清風介節，與羅昭諫、韓致堯相似，眞唐之遺民也。爰付削氏，以廣其傳。雖未能盡復三卷之舊觀，而大致略具。惟枚自序仍闕如，不無遺憾耳。

紀事

皇甫枚《三水小牘・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

晁伯宇《續談助》 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寓食汾晉爲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腳犬花鵲吠刺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錄。

《雲自在龕叢書・三水小牘》引姚咨識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郛》中勦出。今年夏五月，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黃邂逅，遽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三水小牘》也，蓋爲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耶。書已一笑。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樗老姚咨識。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三水小牘》二卷　皇甫枚撰。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牧）〔枚〕遵美撰。天祐中人。三水者，安定屬邑也。

《宋史・藝文志五》 皇甫枚《三水小牘》二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三水小牘》，皇甫枚，字尊美。舊抄。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枚。

《天一閣書目・小説家・三水小牘二卷》（刊本） 唐安定皇甫（牧）〔枚〕撰。嘉靖甲子，秦汴序稱：《三水小牘》一編，乃唐皇甫尊美所撰。蓋其旅食汾晉時手紀咸通中事也。余嘗錄得八則，《古今說海》刻得七則，皆非全書。海虞楊儀部夢羽家藏二卷，似乎已備。及檢《文獻通考》其卷凡三，今亡一矣。姑先鋟木，以俟同志補焉。

《孱經室外集》卷四《三水小牘二卷提要》 枚，字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祐四年，枚當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天祐庚午時，晉猶稱天祐，而枚亦稱之。

顏萱

《唐詩紀事・顏萱》 萱，字弘至，江南進士也。中書舍人堯之弟。嘗受知

於張祜，故《弔祜詩序》曰：「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爲神童，期孔融於偉器。」萱，唐末與皮、陸二生酬唱，有詩載《松陵集》。

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序》（張祜）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前所謂鵠鷺、孔翠、竹柏、琴磬之家，雖朱輪尚乘，遺編尚吟，未嘗一省其孤而恤其窮也。【略】友人顏弘至行江南道中，訪其廬，作詩弔而序之，屬余應和。余汩沒者，不足哀承吉之道，邀襲美同作，庶乎承吉之孤，倚其傳而有憐者。

王季文

《唐詩紀事・王季文》 季文，字宗素，池陽人。少厭名利，居九華，遇異人，授九仙飛化之術曰：「子當先決科於詞籍，後策名於眞列，冥注使然，不可移也。」登咸通中進士第，授秘書郎。尋謝病歸九華，日一浴於山之龍潭，寒暑不渝。

神穎《和王季文題九華山》 衆岳雄分野，九華鎭南朝。彩筆凝空遠，崔嵬寄靑霄。龍潭古仙府，靈藥今不凋。瑩爲滄海鏡，烟霞作荒標。造化心數奇，性狀精氣饒。玉樹鬱玲瓏，天籟韻蕭寥。寂寂尋乳竇，兢兢行石橋。通泉漱雲母，藉草縈香苕。我住幽且深，君賞昏復朝。稀逢發淸唱，片片霜凌飈。

王鐐

《新唐書・王鐐傳》（鐸）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唐詩紀事・王鐐》 王鐐富有詞學，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同盟不詞，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諧。」乃旌鐐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得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藹然，果擢上第。

又 鐐，登咸通進士第。宰相王播之弟炎，生二子，鐸、鐐。鐸相僖宗，鐐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尹璞

《唐摭言・爭解元》 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

盧誥

《饕餮錄・非告勒》 唐末盧拾遺（議）與鄭中舍（延休）作贅，三年不歸陝下，其兄（誥）以詩讓之，詩意甚乖昆仲之禮。盧議呈其太山，中舍幷女遣之。誥寄弟詩曰：「三年作贅在京城，著箇緋衫倚勢行。夜夜貪憐紅粉女，朝朝渾忘白頭兄。親情別後饑寒死，僕使歸來氣宇生。河上可能容此事，箏來天道不分明。」

盧駢

《唐闕史》卷下 唐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靑龍精舍，休於僧院，氣悽慘，如蓄甚憂者，吁嗟往復於軒檻間。僧問不對。逮夜，將整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楣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人輒

話其異。

《**唐詩紀事・盧駢**》 駢，咸通進士也。

《**唐語林・方正**》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輿云：「主司愛賦十九官。」羅曰：「主司安邑住，邵輿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宋史・藝文志二**》 盧駢《御史臺三院因話錄》一卷。

張喬

論述

綜論

《**對牀夜語**》**卷五** 張喬多有好絕句。《河湟舊卒》云：「少年隨將討河湟，白首清時返故鄉。十萬漢家零落盡，獨吹邊曲向殘陽。」《漁父》云：「首戴圓荷髮不梳，葉舟爲宅水爲居。沙頭聚看人如市，釣得澄江一尺魚。」不獨「城鎖東風十五橋」之句也。又：「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因得還鄉夢，起讀前秋轉海書。」亦籍、牧之亞。

《**唐詩品・大順進士張喬**》 喬之七言小詩，出于文昌律調，稍不作廋語。時風方扇，亦與諸君聯翩求出世耳。尋源遠韶，安從發此致耶。

《**唐音癸籤・評彙四**》 張喬，咸通騎驢之客，吟價頗高。如《聽琴》之幽淡、《送許棠》之驚聳，亦集中翹英。（遯叟）

《**匏廬詩話**》 張喬《宴邊將》【略】，《河湟舊卒》【略】，試掩其名，讀者鮮不以爲右丞、龍標。然則初、盛、中、晚之分，其亦可以已乎。

分論

《**寄處士梁燭**》《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樸貌高情。

《**送許棠下第遊蜀**》《石園詩話》卷二：張喬《送許棠下第遊蜀》【略】，工于發端。其五七律起句，俱多挺拔語。

《**長安書事**》《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起結悲甚。

《**再題敬亭清越上人山房**》《唐詩鏡》卷五三：老氣。

《**浮汴東歸**》《唐詩鏡》卷五三：三、四語色細嫩。

《**劉補闕自九華山拜官因以寄獻**》《唐詩歸》卷三五「若更」二句鍾惺評：二語嚴甚，出處不苟。

《**送睦州張參軍**》《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清思亮節，氣亦自不薄。

《**遊歙州興唐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吾州水西太平寺也。在唐時謂之興唐寺。五、六佳。末句謂溪清而月可愛，因留至隔宿，亦善於立論，以歙溪極天下之清者。紀昀評：「殘照」在「鳥歸」之時，「泉來」卻不在「鐘斷」之後，此句欠妥。馮舒評：第六句牽強。

《**金山寺空上人院**》《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首言上人得道金山已久，無容更求他訪也。「講移」、「梵譯」二語，美其爲世津梁廣且遠矣。「板閣」句好靜景，「銅瓶」句好清事。結見已到來每不忍失去，但愧塵情所係也。引周啓琦評：本色無亦雋。

《**題河中鸛雀樓**》《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相傳舊是鸛雀，今來乃見野燕，因而不覺悲從中動，歌達於外也。細思當時初建此樓，取名鸛雀，人物何等人物，意思何等意思。迨於今日，飛飛野燕，前人亦不知後，後人亦不知前，抑豈惟一樓而已。雖北望五陵，西望三晉，秋色亦既如此，夕陽又能幾何！眞是古古今今，大抵如斯，不哭不能，欲哭無謂也。（後解）此後解妙於「十載重來」四字寫感，「欲如何」三字寫悟。如此，方是眞正感，方是眞正悟，不是他時他人傳聞異辭之感，付之無奈之悟而已也。言在十載以前，此地此樓，是身親見，繁華生聚，豈可悉數。曾幾何時，而肘腋之側失在不意，堤穿河潰，木蠹厦傾，遂一至此。此譬如漁人牧子，遺火吹風，人何足防，事何足說？然而燎原烘天，浪高過閣，其伏至微，其發至鉅，然則人生世間，轉眼不

測，成家立業，果欲幾年也。《唐詩摘抄》卷三：起是懷古，後是思鄉，與許渾《咸陽晚眺》作同意，但彼是串插，此分兩段，法自不同也。

傳記

《唐才子傳・張喬》 喬隱居九華山，池州人也。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詩句清雅，迥少其倫。當時東南多才子，如許棠、喻坦之、劉燕、吳罕、任濤、周繇、張蠙、鄭谷、李栖遠，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大順中，京兆府解試，李參軍頻時主文，試《月中桂》詩，喬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遂擅場。其年頻以許棠久困場屋，以爲首薦。喬與喻坦之復受許下薛尚書知，欲表於朝，以他不果。竟岨峿名途，徒得一進耳。有詩集二卷，傳世。

紀事

《唐摭言・海叙不遇》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夐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略】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疏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兎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喻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曰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南部新書》戊 咸通中，舉子乘馬，惟張喬跨驢。後勅下不許騎馬，故鄭昌圖肥，自有嘲詠。

《唐詩紀事・張喬》 咸通中，京兆府解，試《月中桂》詩，喬擅場。【略】末幾，巢寇爲亂，遂與伍喬之徒隱九華。

《唐音癸籤・詁箋八》 《文苑英華》載喬《七松亭》一詩，有「已比子眞棲谷口，豈同陶令卧江邊」之句，題不著爲何人作。考唐史，鄭少師薰退居隱巖，手植七松，自號七松處士，云異代可與五柳先生作對。喬詩蓋爲薰作。陶令一聯，亦政用薰語也。喬咸通中應舉，薰以其詩苦道眞，嘗延之門下，見鄭谷集註，可互證。

《焦氏筆乘》卷三 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草秋。」

《五代詩話・中朝・張喬》補引《敬君詩話》 張喬云：「已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梵譯五天遙。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慙塵世客，來坐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泠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前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失其舊矣。愚謂清而有味，江心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澀，豈堪烹茗。余自瓜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煮之，則刺舌而不可飲，乃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張喬之詩，索讀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徒云秋月，凡山寺不在江中者皆可通用矣。海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慙塵世客，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閒坐忽通宵。」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張喬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喬詩集》二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張喬集》二卷，唐進士九華張喬撰。【略】喬試京兆，《月中桂》詩擅場，傳於今，而《登科記》無名，蓋不中第也。

《宋史・藝文志七》 《張喬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喬詩》二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張喬集》四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張喬集》四卷。《張喬詩集》一卷。

藝文

薛能《寄唁張喬喻坦之》　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當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許棠《題張喬昇平里居》　下馬似無人，開門只一身。心同孤鶴靜，行過老僧眞。亂水藏幽徑，高原隔遠津。匡廬曾共隱，相見自相親。

鄭谷《訪題進士張喬延興門外所居》　平生苦節同，旦夕會原東。掩卷斜陽裏，看山落木中。星霜今欲老，江海業全空。近日文場內，因君起古風。

又《久不得張喬消息》　天末去程孤，沿淮復向吳。亂離何處甚，安穩到家無。樹盡雲垂野，檣稀月滿湖。傷心繞村落，應少舊耕夫。

李洞《送張喬下第歸宣州》　詩道世難通，歸寧楚浪中。早程殘嶽月，夜泊隔淮鐘。一鏡隨雙鬢，全家老半峰。無成來往過，折盡謝亭松。

又《懷張喬張霞》　西風吹雨葉還飄，憶我同袍隔海濤。江塔眺山青入佛，邊城履雪白連鵰。身離世界歸天竺，影挂虛空度石橋。應念無成獨流轉，懶磨銅片鬢毛焦。

楊夔《金陵逢張喬》　殊鄉會面時，辛苦兩情知。有志年空過，無媒命共奇。吟餘春漏急，語舊酒巡遲。天爵如堪倚，休驚鬢上絲。

杜荀鶴《維陽逢詩友張喬》　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話詩。直應吾道在，未覺國風衰。生計吟消日，人情醉過時。雅篇三百首，留作後來師。

雜録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十二年　進士四十人：【略】許棠。（《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張喬，字伯遷，時李頻以參軍主試，喬及許棠、張蠙、周繇皆華人，時號「九華四俊」。）

張辭

《太平廣記》卷七五引《桂苑叢談》　咸通初，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好酒耽棊。鄙人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筆題其壁云：「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咸異之。性不喜裝飾，多歷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嘗遊監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相競較力。邑令偶見，繫之。既醒，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令乃立釋之。所記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爲江淮好事者所說。

陸希聲

論述

呂南公《與汪秘校論文書》　天下治亂，有常勢也。儒者之才，不務見於

事功，以助爲國者之福。而希世沽名，苟爲家說，以亂古書，自稱高妙，此何所補。陸淳豈不明《春秋》，希聲豈不明《易》，祝欽明豈不明《三禮》，然此徒於當時治亂爲有補乎否也。而後生方倚此論功，不自信其心，以思自古文學道德之變，而更紛紛輕視文人。且文章豈足爲儒者之功。即能之，固不必恃。然解詁人輕之亦錯矣。是飲千鍾者不自以爲能酒，而三爵者反笑千鍾之醉也。

又《與王夢錫書》 世間事變，累累有出於怪者，人常對之，恬不以爲異；至於文士叙述，則動見檢責。韓退之作一《羅池碑》，到今好事者以爲誚。陸希聲志一夢於《易》尾，學士指以爲笑。且羅池之事，豈足驚耶。希聲之夢，亦無足疑者。令希聲而不志夢，則何害其《易傳》之佳耶。然世論終未肯如此。以新記新叙，過於羅池、希聲數倍，此安能使人帖然無聲。

王元鑑《全唐詩話雜詠·陸希聲》 筆下龍蛇有譽光，撥鐙妙法肯相忘。崔羣但自誇春榜，悟否先荒陸氏莊。

《陽羨雜詠十九首·梅花塢》 《升菴詩話·陸希聲梅花塢》：唐詩梅花詩甚少，絕句尤少。此首「凍蕊凝香」，乃「疏影暗香」之先鞭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首美其姿格冷淡，次美其豐韻幽隱，後二句美其性質孤異。焦弱侯曰：稱梅爲君，猶竹爲此君，牡丹爲花王也。二語不但意新，亦大見骨氣。

傳記

《新唐書·陸希聲傳》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憸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紀事

顏蕘《顏上人集序》（存目）

《金華子》卷上 （陸翱）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于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之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北夢瑣言》卷四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略】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三人也。

又卷六 唐吳郡陸龜蒙，【略】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

《宋高僧傳·後唐明州國寧寺譽光》 長於草隸，聞陸希聲謫宦于豫章，光往謁之。陸恬靜而傲氣，居于舟中，凡多迴投刺，且不之許接。一日設方計干謁，與語數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撥鐙訣。

《海錄碎事》卷八下 唐陸希聲自稱遁叟。

《避暑錄話》卷上 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略】余家有希聲自著《君陽山記》一卷，叙其景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川，即爲兵火所焚毁矣。後爲相，既罷，迫鳳翔李茂貞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其居也。希聲材本無他長，隱操亦無可錄，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喪其身，與朱朴、陸魯望同召，其志趣略與朱朴相類，尚不如魯望能辭行即老甫里也。方閒居時，內供奉僧譽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祈使援己，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併澼人。」譽光，即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觀其傾倒于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盧攜、崔緇郎輩不能致天下，賢者故爾，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乎。譽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略，後世猶得借其山以爲重也。

《宣和書譜·正書二》 陸希聲，吳人也。官至左僕射，家有書名。【略】至

希聲一出，遂能復振家法，爲佳子弟。而希聲尤善屬文，通經史，喜著述，且精於正書，則祖武風流，頓還舊觀。錢若水常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鉤、格、抵。自言出自二王，斯與陽冰得之，希聲後授之翌光。翌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而希聲尚未達，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後得其法者，爲一時之絕。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韻語陽秋**》**卷八**　（陸希聲）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下以《易》道畀余，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以象數有如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類説**》**卷二九引**《**麗情集**》　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説，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婦。」希聲諾之。娶二年，劈牋沫墨，更相唱和。媚娘又能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納蕣英，媚娘許之，希聲以爲誠然。既共居，略無他説。候希聲它適，將蕣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闇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典。

《**實賓録**》**卷一一**　遁叟：唐陸希聲力學通《易》、《春秋》，雖寢食不釋卷。初從方鎮辟，韋保衡爲相，忌賢怙勢，希聲絕意仕進，乃搆室義興，號遁叟。谷曰頤，溪曰蒙，後拜相云。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頤山録詩》一卷，陸希聲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陸希聲《周易傳》二卷。又陸希聲《春秋通例》三卷。

又《**藝文志三**》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又《**藝文志四**》　陸希聲《頤山詩》一卷。又《李觀集》三卷，陸希聲纂。

《**宋史・藝文志一**》　陸希聲《傳》十三卷（《易》類）。

又　陸希聲《春秋通例》三卷。

又《**藝文志二**》　陸希聲《北戶雜録》三卷。

又《**藝文志五**》　陸希聲《頤山録》一卷。

又《**藝文志七**》　陸希聲《頤山録詩》一卷。又　陸希聲《君陽遁叟山集記》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希聲《頤山詩》一卷。

《**罕經室外集**》**卷二**《**道德真經補四卷提要**》　唐陸希聲撰。案希聲，吳郡人，景融四世孫，《唐書》本傳稱其善屬文，通《春秋》、《易》、《老子》，論著甚多。此書見于《唐書・藝文志》，卷帙相符。趙希弁《讀書附志》、陳振孫《書録解題》皆不著録，凡儲藏家亦皆無之，唯見于《道藏》必字號。明白雲霽《道藏目録詳注》稱其以事理元會，通變機宜，探至精之賾，可謂神解。其稱許如此。今攷此書，發明老氏之旨，條達曲鬯，視宋人之援老入佛者大不侔矣。唐人遺書，傳世日少。今從《道藏》校録，卷帙完善，洵可寶也。

范　攄

范攄《**雲谿友議序**》　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劉夢得撰《嘉話録》，或偶爲編次，論者稱美。余少遊秦、吳、楚、宋，有名山水者，無不弛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倏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卻細流，故能爲之大。攄昔籍衆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丘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謔。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事録焉，是曰《雲谿友議》。儻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乎。

《**崇文總目**》**卷三**　《雲溪友議》三卷。范攄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范攄《雲溪友議》三卷。（咸通時，自稱五雲溪人。）

《**郡齋讀書志・雲谿友議三卷**》　右唐范攄撰。記唐開元以後事。攄，五雲谿人，故以名其書。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雲溪友議》十二卷。唐范攄撰。自稱五雲溪人，咸通時。《唐志》三卷。

《**宋史・藝文志五**》 范攄《雲溪友議》十一卷。

又《**藝文志八**》 范攄《詞林》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雲溪友議三卷**》 唐范攄撰。攄始末未詳。《唐書・藝文志》註，稱爲咸通時人。而書中李涉《贈盜詩》一條，稱乾符己丑歲，客於霅川，親見李博士手蹟。考乾符元年爲甲午，六年爲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廣明，中間無己丑，己丑實爲咸通十年。疑書中或誤咸通爲乾符，否則誤己亥爲己丑。然總之僖宗時人矣。攄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其書世有二本，一分上、中、下三卷，每條各以三字標題，前有攄自序。一爲商濬《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及標題，則竝佚之。案陳振孫《書録解題》，已稱《唐志》三卷，今本十二卷。則南宋已有兩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十一卷，則刊本誤二爲一也。此爲泰興季振宜家所藏三卷之本，較商氏所刻爲完善。所録皆中唐以後雜事。其中如記安祿山生於鄧州南陽，與姚汝能《祿山事迹》所記生於營州阿軋犖山者不同，殆傳聞之誤。記李白《蜀道難》，爲房琯、杜甫厄於嚴武而作，宋蕭士贇《李詩補註》已駁之。他如陳子昂爲射洪令段簡所殺，在武后時；章仇兼瓊判梓州事，在天寶以後，時代迥不相及。殺王昌齡者閭邱曉，殺閭邱曉者張鎬，與高適亦不相關。乃云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高適侍郎爲王江寧申冤，殊不可解。陳拾遺句下註曰：「陳冕，字子昂。」亦與史不符。又周德華唱賀知章《楊柳枝》詞一篇，今本據韋縠《才調集》，《才調集》又據此書。然古詞但有月節折楊柳歌。其《楊柳枝》一調，實興自中唐白居易諸人，郭茂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知章時安有是題。皆委巷流傳，失於考證。至於頌于頔之寬仁，詆李紳之狂悖，毀譽不免失當。而李羣玉《黃陵廟詩》一條，侮謔古聖，尤小人無忌之談，皆不足取。然六十五條之中，詩話居十之七八，大抵爲孟棨《本事詩》所未載。逸篇瑣事，頗賴以傳。又以唐人説唐詩，耳目所接，終較後人爲近。故考唐詩者，如計有功《紀事》諸書，往往據之以爲證焉。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雲谿友議》三卷，唐范攄撰。明刊本，十行十九字，版心有刻工一二字。卷首目録接本書。此書寫刻精雅，極似《劇談録》，疑爲同時所刻。由蘇州來青閣楊壽祺手取來一閲，蓋天一閣遺書，渠藏之不願示人也。（辛酉） 又《雲谿友議》三卷，唐范攄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封面鈐有拜經樓凸花大圓木記。（癸丑） 又《雲谿友議》三卷，唐范攄撰。清抄本。與稗海本微有不同，稗海無標目，此本有之。鈐有「松陵任辰蘋香藏書」圖章。（丙辰。余藏） 又《雲溪友議》十二卷，唐范攄撰。明棉紙藍格寫本，十一行二十三字。前有目録，每事以三字爲題，凡六十六事。鈐有天一閣朱文印。（上海中國書店寄來，癸酉二月二十五日。） 又《雲溪友議》十二卷，唐范攄撰。新鈔本，似繆氏藝風堂所鈔，七行十八字。後有東吳柳僉跋，又有嘉靖乙未仲冬吉菴王良棟録藏一行。又繆氏跋二則：一曰：「癸丑借勞季言鈔本任蘋香校本再閲，藝風。」一曰：「癸卯六月用商本校畢。」柳跋録後：「唐賢小説家若雲溪子友議最可觀者，攄子七歲能詩，世傳家學，見郡閣雅談。兹本傳約齋俞先生家藏本。後迮九霞飛卿得宋刻本，止三卷，上中下三編者。洞庭山人陸元大借校，因其訛舛，反戾予本，予將參校同異。嘉靖庚寅稍愈，因置二本，力疾重録一過，俞本爲佳，陸本次之，是知金根魚魯在宋已然，覽者自得之矣。東吳柳僉謹志。」（李木齋先生遺書。辛巳）

《**四庫提要辨證・小説家類一・雲溪友議三卷**》 嘉錫案：《唐詩紀事》卷七十一云：「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吳郡志》卷二十六載此事，採自《延賓佳話》。（《宋史藝文志》小説家，《延賓佳話》四卷，不知作者。）《唐宋遺史》（《宋志》別史類，詹玠《唐宋遺史》四卷。）文字略同，惟「范攄」作「范纑」。《紺珠集》卷五、《類説》卷二十七同引《唐宋遺史》。《紺珠》作「范攄」，《類説》則作「范據」，皆傳寫之誤也。《唐才子傳》卷七云：「方干隱居鏡湖，咸通末卒。」鏡湖，若耶溪，均在會稽。是干與攄生同時，居又同邑，固宜見其幼子。會稽於唐屬越州會稽郡，而攄實吳人，（吳縣，屬蘇州吳郡。）蓋僑寓也。本書卷下江客仁條云：「番禺舉子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求宿韋氏之莊居。韋氏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李生詠《贈豪客》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後遇李涉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跧跡，（案《紀事》作「跧跡」，當從之。）遠隱羅浮山。』追惋今昔，因乃潸然。雲谿子以乾符己丑歲客于霅川，値李生細述其事。彙征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冀余導於文林。」據其所言，則親見李

涉手蹟者李彙征也，非攄也，《提要》誤矣。《唐詩紀事》卷五十六有李彙征一條，全採之《雲溪友議》。其末云：「乾符辛丑歲范攄客于雲川，（雲川之誤。）値彙征細述其事。」與今本作乾符己丑歲者不同。於《提要》所考，亦復不合。考乾符六年之間無己丑，亦幷無辛丑。其辛丑乃中和元年，古今本既同作乾符，則其誤不在年號，而在干支。惟當作何字，無以定之。

又　案：攄生於晚唐，以處士放浪山水，仰屋著書，不能常與中朝士大夫相接，故其所記如安祿山、嚴武、于頔、李紳之類，不免草野傳聞，近於街談巷議，《提要》駁之是也。但《提要》其他考證，則又不能無誤。章仇兼瓊兩《唐書》雖無傳，而其平生所歷官尙不難考，見《舊唐書・玄宗紀》云：「開元二十七年十二月以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權劍南節度等使。二十八年三月壬子，權判益州長史章仇兼瓊拔吐蕃安戎城，分兵鎭守之。」又《吐蕃傳》云：「開元二十七年，詔以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俄令知益州長史事。二十八年春，取安戎城。」《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五云：「天寶五載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尙書，諸楊引之也。」《寶刻叢編》卷七引《集古錄目》云：「唐戶部尙書章仇兼瓊碑，馮用之撰，蔡有鄰八分書。兼瓊字兼瓊，魯郡任城人，官至戶部尙書殿中監，謚曰忠。碑以天寶十年立。」（兼瓊仕履，勞格《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二十六引證極詳，今不具錄。）兼瓊平生官職始末可考者如此。益州爲大都督府所在，亦即劍南節度使治所。故兼瓊以節度兼判長史。（司馬、長史，皆都督府屬官，見《新書・百官志》。）若梓州，不過劍南節度所領二十五州之一，（見《新書・方鎭表》七。）自有刺史，何庸兼判。且兼瓊於開元二十七年已爲節度使，何以天寶以後始判梓州。《提要》之言，與史不合，殆以意爲之，實無所據也。《舊書・文苑傳》云：「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不言卒於何時。《新書・陳子昂傳》云：「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案本集附有盧藏用《子昂別傳》云：「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二十萬者，二百緡也。《新書》作二十萬緡，爲數太鉅，必無之事也。）簡薄其賂，捕送獄中死。」亦不言年月。考子昂文集（明楊春編《陳伯玉文集》。）卷六，《府君有周文林郎陳公（案子昂父名元敬）墓誌》文云：「太歲己亥七月七日己未，隱化於私館。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窆。」太歲己亥者，聖曆二年也。子昂以是歲十月葬父，又廬於墓次，始被捕入獄，則其死當已在歲末，或次歲久視元年之春，下距開元二十七年章仇兼瓊爲節度使時，不及四十年。段簡雖老，亦不過七八十歲，未必不尙在人間。兼瓊苟欲爲子昂昭雪，自不妨捕簡而殺之，何謂迴不相及乎。陸龜蒙《甫里集》卷九《讀陳拾遺集》絕句云：「蓬顆何時與恨平，蜀江衣帶蜀山輕。尋聞騎士梟黃祖，自是無人祭禰衡。」此以黃祖比段簡。據其所言，簡之頭已爲人所梟矣。證之以《雲溪友議》，梟簡者必即章仇兼瓊之騎士也。《提要》毫無所依據，而欲懸斷千年以前之事，以爲必無此，何異於宋儒之爭《春秋》正朔乎。《新書・文藝傳》云：「王昌齡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舊書・張鎬傳》曰：「帝（肅宗）以鎬有文武才，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檄濠州（《通鑑考異》謂當作亳州。）刺史閭丘曉引兵出救，曉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故《提要》謂殺閭丘曉者張鎬，與高適不相關，而以范攄言高適爲王江寧申冤爲不可解。今案《舊書・肅宗紀》云：「至德元載十二月，以高適爲廣陵長史、淮南節度兼採訪使。」《通鑑》卷二百二十云：「至德二載冬十月，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按即亳州刺史，其時尙未復郡爲州也。）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鎬所檄之淮南節度，即適也。《新唐書・忠義・張巡傳》云：「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適之與張鎬共事，有明證矣。（胡三省注以淮南爲李成式，非也。據《通鑑》，淮南之置節度自適始，成式乃前任廣陵長史兼採訪使耳。至德元載，適已赴任，而明年二月，永王璘敗。時成式猶以淮南採訪使將兵者，適時方與來瑱等會於安陸，尙未濟江，故成式未受代仍留廣陵也。至其年八月，張鎬出爲都統時，則成式當已去任久矣。）《舊書》適傳言肅宗以適爲淮南節度使。永王敗，兵罷，李輔國惡適，左授太子少詹事。似永王甫平，適即罷去者。然考明仿宋刻《唐四家詩》同文書局石印本及文津閣《四庫》本《高常侍集》卷十，有《罷職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四部叢刊》景印明活字本《高常侍集》只八卷，無此文。《文苑英華》、《唐文粹》亦未

收。《四庫》用景宋鈔本著錄。）首題乾元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適。文中有「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茲邦，悲纏舊郭」之語。是適於此時，方自淮南罷職，入爲詹事。則當至德二載，張鎬徵兵之時，適猶在廣陵受其節制可知。祭文有云：「予亦忝竊，統茲介胄。俄奉短書，至夔狂寇。裹糧訓卒，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晝亦封奏。遂發趫勇，俾驅鳥獸。將無還心，兵亦死鬬。賊黨頻蹙，我師旋漏。十城相望，百里不救。」據其所言，則巡，遠嘗致書告急於適，張鎬又促令兼程進兵。適雖即遣精兵赴援，而千里奔命，孤軍深入，先勝後敗，遂不能解睢陽之圍。《舊書》本傳云：「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使釋他憾，同援梁、宋。」其急於援救巡、遠如此。無如其時鄰封諸郡，若賀蘭進明輩，皆擁兵觀望。閭丘曉在亳州，去睢陽不過百餘里，（《元豐九域志》卷一云：南京睢陽郡，南至本京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三十五里。）較他郡尤近，竟亦坐視不救。適是以慨乎其言之。故其文又曰：「當此虎敵，豈無強鄰。常時肝膽，今日胡秦。」（《四庫》本改「胡」作「越」。）可想見其切齒痛憤矣。張鎬之殺曉，疑適嘗與其謀。鎬雖以國事殺曉，本不爲王昌齡報讎。然適與昌齡故舊，嘗同與旗亭畫壁。（事見《集異記》卷二。）心痛其冤，軍中書檄往還，或嘗爲鎬言及之。故當曉求活時，鎬即舉昌齡事以關其口。曉死而國法伸，昌齡之冤亦雪。使鎬果嘗聞適先入之言，則雖謂適爲昌齡申冤可也。此中曲折，正史既無暇紀載，范攄又言之不詳。《提要》獨執兩《唐書》以爲證，遂直斥爲委巷流傳矣。今考之於史，證之於集，知適確嘗與鎬戮力同心，共赴國難。又知其實嘗痛恨閭丘曉。則曉之死，不得謂其與適必不相關也。《楊柳枝》爲白居易洛陽所製，見《樂府詩集》卷八十一。賀知章時不得有此題，誠如《提要》之論。然考蜀何光遠《鑒誡錄》卷七云：「王後主搜求名公艷麗絕句，隱爲《柳枝詞》。《柳枝》者，亡隋之曲。」韓舍人《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賀祕監知章《詠柳》詩曰：「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二人所作，本是詠柳。《唐詩紀事》卷十七採知章此詩，亦題作《詠柳》。而《雲溪友議》卷下載周德華所唱《楊柳枝》詞七八篇，（所載實只六篇。）此兩詩皆在焉。若以范攄爲失於考證，則何光遠亦以《詠柳》詩與《柳枝詞》混爲一談，《樂府詩集》亦收韓琮一首（即《鑒誡錄》之韓舍人詩。）入《楊柳枝》下。彼豈皆失於考證哉，蓋賀、韓諸人之作，不過泛詠楊柳，本非歌曲。及採詩入樂，以《楊柳枝》調歌之，則亦謂之《柳枝詞》，此固樂府中常有之事。當時之人，類能知之，無煩考證也。且《提要》謂白居易之前，古詞但有《月節折楊柳歌》，尤爲大誤。考《樂府詩集》卷二十二，橫吹曲辭二，有《折楊柳》二十五首，自梁元帝至唐翁綬二十三人。又卷二十五，橫吹曲辭五，有《折楊柳歌辭》五首，《折楊柳枝歌》四首，皆無名氏。又卷三十七，相和歌辭十二，（瑟調曲二。）有《折楊柳行》五首，古辭及魏文帝、陸機、謝靈運。又卷四十九，清商曲辭六，有《攀楊枝》一首，《月節折楊柳歌》十三首，（十二月及閏月各一首。）皆無名氏。考其時代，當以相和歌辭之《折楊柳行》古辭爲最早，蓋出於後漢人手。相和曲本漢世街陌謠謳，（《樂府詩集》卷二十六引《晉書樂志》。）故其辭歷陳桀、紂、胡亥、夫差、西戎之敗亡，以爲法戒，猶有詩人陳古以刺今之意。其後變而爲橫吹曲辭之《折楊柳》。橫吹曲亦謂之鼓吹，蓋軍中之樂，於馬上奏之。（《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小序。）故《宋書五行志》言，晉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辭。（同上卷二十二梁元帝詩題下引。）再變而爲《折楊柳歌辭》，及《折楊柳枝歌》，亦是橫吹曲。故其辭爲馬上客行兒折枝代鞭，因以寫男女相念之意。蓋征人久戍，不能無室家之思也。又再變爲清商曲辭之《攀楊枝》及《月節折楊柳歌》。清商曲，有吳聲歌與西曲歌，江南弄之別。此西曲歌也，出於荆、郢、樊、鄧之間，（《樂府詩集》卷四十七西曲歌小序。）其辭蓋齊梁人之所作，乃純爲民間兒女子艷曲，與吳聲歌之《子夜》、《讀曲》同風。唐白居易、劉禹錫因之別翻新調，故其辭皆曰「聽取（劉作聽唱。）新翻《楊柳枝》也。作《提要》者，取《樂府詩集》信手翻檢，曾未終篇，遂謂古詞但有《月節折楊柳歌》，是舉其末而遺其本矣。《樂府詩集》固班班可考，無奈《提要》之不肯詳考，何也。

李咸用《悼范攄處士》 家在五雲溪畔住，身遊巫峽作閒人。安車未至柴關外，片玉已藏墳土新。雖有公卿聞姓字，惜無知己脫風塵。到頭積善成何事，天地茫茫秋又春。

喬吉《玉簫女兩世姻緣》雜劇 （存目）

《石點頭·玉簫女再世玉環緣》 （存目）

羅漢和尚

《景德傳燈録》卷一一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癡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氊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氊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癡團獨狙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兹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脖，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五燈會元・漳州羅漢和尚》（存目）

陳　璠

《三水小牘・陳璠臨刑賦詩》 陳璠者，沛中之卒徒也。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溥爲支詳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辟簡勁卒五千人，命溥總之而西，璠爲次將。溥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溥乃矯稱支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圃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厚賂之，溥乃令其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迫。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溥自稱留後。璠謂溥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溥不可。璠固請，與溥往復十餘。溥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許爲溥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翌日遂發。璠伏甲於七里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溥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憯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溥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俊五百餘人圍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其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郡。友縶之，往白溥。溥命斬之於郡。璠本驪悍而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也。

《北夢瑣言》卷一〇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翱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閒談》，詞多不載。

《舊唐書・時溥傳》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

羅　虬

論　述

《北夢瑣言》卷一三 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畫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唐詩品・羅虬》 羅虬比紅詩百篇，其事雜出載記語，其淫夸極於感蕩，國風好色，固如此耶。直著以爲風人之戒，無論其詞之拙也。

《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黃預曰 羅虬感于紅兒既殺之，且追其冤，作絶句百篇，引古人以比其艷，其用心顧不謬哉。然覽其詩詞，訪其事實，雜出諸史氏傳記，若稗官小説，旁取曲引上下數千載間，皆有依

據，其聞見亦已博矣。

《詩學纂聞・詩集》 詩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略】羅虬《比紅兒詩》，此外別無他作是也。

《石洲詩話》卷二 羅虬《比紅兒詩》，俚劣之甚，亦胡曾《詠史》，曹唐《遊仙》之類。乃以此得名於時，亦奇矣。

俞國琛《論詩》一八 羅虬傲兀邁荆卿，勢藉貂璫笏易橫。婉轉蛾眉刀下死，紅兒願否附詩名。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羅虬》 詞章富贍號「三羅」，得位如依閹宦何。無行有才何足數，百篇聊取《比紅》歌。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劉叉羅虬》 文人無行復何爲。金攫劉叉枉肖師。更笑羅虬狂殺妓，嘵嘵猶賦《比紅兒》。

傳記

《唐才子傳・羅虬》 虬詞藻富贍，與族人隱、鄴齊名，咸通間稱「三羅」，氣宇終不逮。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爲從事。虬狂宕無撿束，時雕陰籍中有妓杜紅兒，善歌舞，姿色殊絶，嘗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久慕之，至是請紅兒歌，贈以繒綵。孝恭以爲副戎所貯，從事則非禮，勿令受貺。虬不稱意，怒拂衣起，詰旦，手刃殺之。孝恭以虬激己，坐之。頃會赦，虬追其冤，於是取古之美女有姿艷才德者，作絶句一百首，以比紅兒，當時盛傳。此外不見有他作，體固凡庸，無大可采。序曰：「紅兒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羣妓等。余知紅者，擇古灼然美色，優劣於章句間。」其卒章云：「華落塵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窈娘堤。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情極哀切。初以白刃相加，今曰「余知紅者」，虬實一狂夫也。且拘律之道大爽，姑錄爲笑談耳。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唐摭言》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爲貳車屬意。會貳車騁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絶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北夢瑣言》卷一三 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晝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小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

《南部新書》己 羅隱、鄴、虬共在場屋，謂之「三羅」。

《唐語林・方正》 劉允章【略】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壎、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略】比考帖，虬居其間，【略】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

著録

《郡齋讀書志・羅虬比紅兒詩一卷》 右唐羅虬也。皇朝方性夫注。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比紅兒詩》一卷 唐鄜州從事羅虬撰。紅兒者，雕陰官妓杜也。

《宋史・藝文志七》 羅虬《比兒詩》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羅虬《比紅兒詩》一冊（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羅虬《比紅兒詩》一卷一本（宋板）《比紅兒詩注》十卷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紅兒歌》一卷（又云《比紅兒詩》）。

雜録

宛委堂本《説郛》弓三二《延漏録》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三、甘泉浸，四、美酎賞，五、雕文臺座安置，六、畫畫寫，七、艷曲

翻，八、金錯刀剪折，九、玉缸貯。

蕙蘭

《詩話總龜・怨嗟門》引《古今詩話》　唐女眞蕙蘭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侍婢，愛衰後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詩曰：「易求無價寶，難買有情郎。」又有云：「蕙蘭消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

孟氏 萬貞妻

《太平廣記》卷三四五引《瀟湘錄》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寶，以爲商。其妻孟氏者，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孟氏獨遊於家園，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秖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踰垣而入，笑謂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檢，唯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之聲，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而我亦或可以彊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偸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萬貞者，去家已數載矣。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方。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蓋道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睹麗容，固死命猶拚，且責言何害。」孟氏即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乃報之曰：「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己舍。凡踰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其何怪也。

慎氏 嚴灌夫妻

《雲谿友議・毗陵出》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三史嚴灌夫，因遊彼，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胤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雲谿子曰：曹叔妻叙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誡酒之辭，以女子之所能，實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斯可附焉。

《詩話總龜・送別門》引《唐宋遺史》　天祐中，毗陵有慎氏，本儒家女，三史嚴灌夫娶之。數年無子，因拾其過而出焉。慎氏慨然登舟，留詩一章爲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掛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而愧，乃留之。

裴澈

《北夢瑣言》卷六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具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舊唐書・僖宗本紀》　（光啓二年五月）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號建貞。【略】以裴澈爲門下侍郎、右僕射、同平章事、判度支。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鄭昌圖判戶部事。【略】（十二月）裴澈、鄭昌圖及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紿稱迎奉，執李煜斬之，械裴澈、鄭昌圖於獄，文武官僚遭戮者殆半。【略】（三年三月）河中械送僞宰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

《唐詩紀事・裴澈》　澈，登咸通進士第，後爲相。初，左拾遺孟昭圖在蜀，上疏極諫僖宗，田令孜惡之，沉諸蠭頤江。澈以詩弔曰：「一章何罪死何

名，投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潘　緯

《唐摭言・海叙不遇》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唐詩紀事・潘緯》　緯，登咸通進士第。

薛　媛 南楚材妻

《唐才子傳・李季蘭》　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色雙美者也。

《寫真寄外》　《名媛詩歸》卷一四「欲下丹青筆」等四句鍾惺評：未必果爾爲薄情人說，不先以此語鎮之，恐忘卻「情」字。又曰：「淚眼」亦豈易描，只爲「愁腸」決竟難寫，故形容言之。「渾」字立言忠厚。《閨秀詩評》：質而不俚，眞率而多思。

《雲谿友議・真詩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潁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返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唯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勢，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眞及詩範，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眞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懿宗朝舉子

《北夢瑣言》卷二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僚，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踐卒回，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見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賈　嵩

《崇文總目》卷五　《賈嵩賦》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賈嵩賦》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　《賈嵩賦集》三卷。

趙嘏《贈解頭賈嵩》　賈生名跡忽無倫，十月長安看盡春。顧我先鳴還自笑，空沾一第是何人。

鄭谷《弔水部賈員外嵩》　八韻與五字，俱爲時所先。幽魂應自慰，李白墓相連。

李洞

論述

綜論

《唐摭言・海叙不遇》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斷竹煙嵐凍，偸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閒倚陵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眞。」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北夢瑣言》卷七 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於賈。

《深雪偶談》 李洞佛閬仙，所謂瓣香之師，執而不宏，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柳下惠邪。

《唐音癸籤・評彙四》 才江雖學賈島，要爲自具生面，所恨刻求新異，艱僻良苦耳。《終南》一篇，句與韻鬬險，中葉來長律僅覯，恐閬翁亦未辦也。（遯叟）

《唐詩品・諸王孫李洞》 李洞，字才江，諸王孫也。詩慕賈島，意彌僻澀，當時多不貴之。洞益自信不能取榮時路，竟以客死。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洞》 才江造語之精，殆有過于閬仙者。如《喜鸞公自蜀歸》曰：「禁院對生臺，尋師到綠槐。寺高猿看講，鐘動鳥知齋。掃石月盈帚，濾泉花滿篩。歸來逢聖節，吟步上堯階。」《古柏》曰：「手植知何代，年齊偃蓋松。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峰。古幹經龍嗅，高煙過雁衝。可佳繁葉盡，聲不礙秋鐘。」又如《秋日曲江書事》：「片雲穿塔過，孤葉入城飛。」《同僧宿道者院》：「墜果敲樓瓦，高螢映鶴身。」《送行腳僧》：「毳衣沾雨重，樓笠看山欹。」《寄淮海惠澤上人》：「竹裏橋鳴知馬過，塔中燈露見鴻飛。」《廢寺閒居寄懷知己》：「稅房兼得調猿石，租地仍分浴鶴泉。」《送鄱先輩歸覲華陰》：「僧向瀑泉聲裏賀，鳥穿仙掌指間飛。」取境雖近，運思則遠，眞「穿天心、出月脇」而成，雖曰雕蟲，亦豈易及。《終南》詩亦多警句，如「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縮數千里於目前，眞詩中費長房也。又若「斷竹煙嵐凍，偸湫雨雹腥。閒房僧灌頂，浴澗鶴遺翎」，「放泉驚鹿睡，聞磬得入醒」，語俱警拔。獨「敲開洞府扃」，「行處月輪馨」，「研膠潑上屏」，未免以湊韻而嫩。路入蟻封，駿足倒踣，令人思龍媒天駟無已。

《說詩晬語》卷下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即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鞶帨，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何栻《偶成》 臺閣山林異性天，瓣香各自有因緣。縱饒李洞黃金在，未得閒情鑄閬仙。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李洞》 王孫昔數李才江，奇峭無人可與雙。豈但鑄成金賈島，西昌亭上有新腔。友人見訪白雲間，妙是剛逢采蓮還。只有清詩好相待，「半潭秋水一房山」。

《石園詩話》卷二 才江《客亭對月》云：「游子離魂隴上花，風飄浪卷遶天涯。一年十二度圓月，十一回圓不在家。」《山居喜友人見訪》云：「入雲晴斷茯苓還，日暮逢迎木石間。看待詩人無別物，半潭秋水一房山。」兩詩較浪仙絕句，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也。

又　李才江(洞)唐諸王孫，慕賈島，爲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其詩如「齒因吟後冷，心向靜中圓」，「樹沉孤島遠，風逆蹇驢遲」，「一鏡垂雙鬢，全家老半峰」，「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奇峭處逼眞浪仙。

《**老生常談**》　李才江不僅師長江，其得意處全得力於工部，不可不知。

《**重訂主客圖・李洞**》　懷民按：才江無古詩，五七律及絕句長排，俱師閬仙，五言尤逼肖，一字一句，必依賈生格式，當其得意，幾於綠玉楮葉，而負性孤僻，筆端峭直，實由天授，非他人所能及，惜生也晚，不能如朱慶餘之遇水部，落拓終生，抱鬱以卒，然其誠心鑄像，克肖厥師，宜有閬仙神助，即亦不啻朱君之受律格也，推爲上人室，學者不得與唐末詩體同論。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李洞》　槐省老郎似病蟬，苦吟僻澀倩誰憐。蓮花百葉裝詩卷，低首西川鑄浪仙。

分　論

《**贈唐山人**》《唐詩摘抄》卷一：起語便是一幅唐山人小像，三、四二句，其像贊也。「青天小」反挑「醉眼」之大，「太華低」反挑吟情之高。五、六贈詩中忽作二景語，後人不可不知此宕法。七、八贊其行徑高奇，三、四明說，此暗說。《重訂主客圖》卷下：「垂鬚長似髮，七十色如鬟。」人奇，語奇。「醉眼青天小，吟情太華低。」不言眼大而曰天小，不言情高而曰華低，正是善於用筆處。「千年松繞屋，半夜雨連溪。」二語正得無本格力。

《**送雲卿上人遊安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弼：爲四實體。周珽曰：首聯見南行途遠；次聯見上人道法所到，輒多奇幻景物；三聯，《金鍼詩格》云：「如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統也。」末以日後歸來之景作結，自多遠韻。《唐詩評選》卷三：濃亦不厭。《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洞學賈島爲詩。五佳。紀昀評：五、六是一氣，(方)虛谷何以但賞上句。馮舒評：第六句怯。第八句出「僧」字。馮班評：句句用意。陸貽典評：句法刻鍊，惜無老杜餘情耳。查慎行評：五、六非浪仙所能道。許印芳評：五、六並佳。(紀)曉嵐不密圈，亦是苛刻。今密圈之。《重訂主客圖》卷下：「春往海南邊，秋聞半夜蟬。」言自春歷秋也。「鯨吞洗鉢水，犀觸點燈船。」力搜奇險，何必眞見，確如眞也。「星河共一天」，偏於此處說，妙。

《**鄭補闕山居**》《重訂主客圖》卷下：「馬饑餐落葉，鶴病曬殘陽。」清瘦得無本之髓。

《**送曹郎中南歸時南中用軍**》《重訂主客圖》卷下：「繫條輕象笏，買布接蠻船。」此對句尤妙。

《**錦江陪兵部鄭侍郎話詩著棋**》《重訂主客圖》卷下：凡於人情物理透闢確不可易者，乃到家者也，故後此凡有類是者，皆謂之到家語。其不到家者，顚撲易破，理不足故也。嚴滄浪言：「不多窮理，不足以極其至。」正此之謂也。「海枯搜不盡，天定著常新。」到家語。神箭欲透七札。「月上分題遍，鐘殘布子勻。」六句皆分對。「忘餐二境絕，取意鑄陶鈞。」結嫌頭巾氣。

《**送沈光赴福幕**》《重訂主客圖》卷下：「泉齊嶺鳥飛」，瀑布也。「潮浮廉使宴，珠照島僧歸。」眞島師。「幕下逢遷拜，何官著茜衣。」閒逸。

《**鄂郊山舍題趙處士林亭**》《重訂主客圖》卷下：「亂葉落寒墟」，字先求生。「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此從賈派變出，句法亦變，然止可偶爲之，若專以此見長，則陋矣。

《**賦得送賈島謫長江**》《重訂主客圖》卷下：長江之謫，豈得與屈、賈比，才江既篤好其詩，遂以鑄其人，直使與二人同列，所以爲極贊之也。「敲驢吟雪月」，浪仙小像。「行傍長江影，秋深汨水魂。」極推贊。「饑拾山松子，誰知賈傳孫。」極推贊。

《**河陽道中**》《重訂主客圖》卷下：「提轡手頻呵」，此語未超健。「得事應須早」，此所感。「雪田平入塞」，「平」字鍊。「烟郭曲隨河」，畫。「翻憶江濤裏，船中睡蓋蓑。」眞島。

《**送知己赴濮州**》《重訂主客圖》卷下：「中路行僧謁，郵亭話海濤。」一起便捉住，想與興俱超超。「劍搖林狖落，旗閃嶽禽高。」憑空結撰。「苔長空州嶽，花開夢省曹。」此人必由省郎出也，然題中亦不必補注。

《**送行脚僧**》《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想頭，後人俱錯過，由不解古人格律也。「瓶枕繞腰垂」，匠出古怪。「毳衣沾雨重」，字匠。「椶笠看山欹」，字匠。「夜觀入枯樹」，「入」字妙。「野眠逢斷碑」，「逢」字尤妙。

《**送安撫從兄夷偶中丞**》《重訂主客圖》卷下：「朱袍映雪鮮」，畫一筆。「河橋吹角凍，嶽月卷旗圓。」極追賈師，並用其韻調。「僧救焚經火，人修著釣船。」妙，以此二句寫安撫。

《**送遠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下：「齒因吟後冷，心向靜中圓。」禪悅積習。

《**宿鳳翔天柱寺窮易玄上人房**》《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五、六眼前事，但善於措置，則工拙在絲髮之間耳。紀昀評：終是小樣，五句尤不佳。

《**下第送張霞歸覲江南**》《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以下第爲主，而歸覲帶言之，若泛作思親腐語，則八寸三頭巾，人人可戴矣。「此道背於時」，得此五字，入古人不難矣。「風逆蹇驢遲」，苦寫逼眞。「草入吟房壞」，苦思至此。「潮衝鈎石移」，苦思至此。匠出荒色，正爲下第致感。「恐傷歡覲意，半路摘愁髭。」苦思至此。歸覲如此點，情感尤深。

《**送人之天台**》《重訂主客圖》卷下：「行李一枝藤」，高絕。「雲邊扣曉冰」，冷絕。

《**題維摩暢上人房**》《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李洞學賈浪仙詩，至鑄其像而事之。此詩工甚。三、四怪異，五、六亦佳。查慎行評：三、四太生澀。何焯評：第五將游方陡然截斷，直趕到末句，筆力孤峭，眞（賈）長江嫡嗣也。紀昀評：三、四純取別趣而不傷大雅，故不礙格。五、六亦尚不至瑣屑。

《**送盧郎中走金州**》《重訂主客圖》卷下：「危棧窺猿頂」，勝對句。「公庭掃鶴毛」，「頂」「毛」二字何處著想。

《**早春友人訪別南歸**》《唐詩摘抄》卷一：三、四實爲窮卷。五歸地，六訪地。

《**山寺老僧**》《重訂主客圖》卷下：「雲際衆僧裏，獨攢眉似愁。」匠。

《**同僧宿道者院**》《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題，若在後人，必極求切合儒釋道，以爲制勝，不知正是俗泛。看他著意仍在賦此清境，而三教意至後半始略及之，乃正見格法之高。「墜果敲樓瓦，高螢映鶴身。」此間有三高人在。

《**古柏**》《重訂主客圖》卷下：「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峰。」古字神妙。言古而高大可知，然寫高大處却用加倍法，無一常意。「古幹經韻嗅」，意奇。「高烟過鴈衝」，意新。

《**避地冬夜與二三禪侶吟集茆齋**》《重訂主客圖》卷下：「然髭孤燭白，閑目衆山青。」「雲生閉目中」又翻出此句。

《**吊草堂禪師**》《重訂主客圖》卷下：自是學本師《哭宗密禪師》之作，然亦不專此首，惟「齋猿散雪峰」句從「惟嗟聽經虎」一結化出，遂各成其妙，此所以爲善學也。「貯瓶經臘水」從「銅瓶結夜澌」來，勝「殘踪傍野泉」。「響塔隔山鐘」從「窗度雪樓鐘」來，勝「層塔當松吹」。「齋猿散雪峰」，寫得猿有淚。

《**秋宿經上人房**》《重訂主客圖》卷下：「江房無葉落，松影帶山高。滿寺中秋月，孤窗入夜濤。」四句寫淨境，有妙繪不能傳者。「舊眞懸石壁，衰髮落銅刀。」鍊字遒響。此地著此二語，格法高絕。

《**喜鸞公自蜀歸**》《重訂主客圖》卷下：「寺高猿看講」，「看」字妙。「鐘動鳥知齋」，「知」字妙。

《**江峽寇亂寄懷吟僧**》《重訂主客圖》卷下：「二三更後雨，四十字邊秋。」變調，不可專以此見長。

《**送人歸覲河中**》《重訂主客圖》卷下：後人不省，必謂前後七句與歸覲何涉。「山遠與人齊」，絕妙畫訣。

《**過野叟居**》《唐詩摘抄》卷一：全篇直叙。昔衛協畫《北風圖》，見者覺寒。余謂三伏鬱蒸時，試誦此詩一過，便如石牀偃仰，風雨過庭，竹色山光，蒼翠欲滴，自不知煩暑之去體矣。

《**贈曹郎中崇賢所居**》《秋窗隨筆》：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不及岑參「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西圃詩說》：晚唐人詩「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與宋人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句非不工而語意俱盡，殆纖巧而非大雅者。然如老杜之「樹濕風涼進」與「殘生逗江漢」，「逗」字「進」字未嘗不生新，而不傷大雅。益見三唐、兩宋有不可假者，此千里毫釐之所以別也。

《**斃驢**》《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某嘗言：人生難得是相知，而難而尤難更是相守。此言豈不韙哉。如妻妾與友生，以知我而守我，此情不復具論。世則別有未必知我，而終守我，此眞使我無可奈何之至者也。如長鬚蒼頭，如缺齒青衣，如下澤病馬，如離落瘦犬，彼於主人，則豈解其眼光乃看何處，心頭乃抱何事者，而相隨以來，無理不共，饑寒迫促，永無間然。一信十年廿年，直於我乎歸老，縱復嚴被驅遣，亦別無路可去。嗟乎，嗟乎，身爲窶人，自不能救，餘粒曾幾，感此相依，慚愧固不待言，恩義如何可報。今日忽然讀到此詩，眞是一片至情至理，更無論太上，其次。

總是欲不如是，而有不得，切勿謂高人之多事也。一解只寫得一「忍」字。「忍」之爲言「不忍」也。言我一鞭、一桐、一藤，當時與此一驢，乃至幷一李先生，是眞所謂五一合爲一副者也。今日不幸，一既斃而埋矣，而如之何其一猶把，其一猶背，其一猶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乎。一「忍」字便領盡三句，此亦暗用黃公酒罏不能重過，西州路門慟哭叩扉故事也。（後解）想到游吳，想到游蜀，想到游海門。言從今一總不復再往。縱或興會偶及，亦只搘肘一望即休。昨日有人教買釣船，粗畢餘年，想不能負此心也。一斃驢，寫來便如先主既失諸葛相似，奇絕。

《**寄東蜀幕中友**》《唐詩鏡》卷五四：「漲天」字俚，四語清沁。

《**龍州韋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以詩上**》《升菴詩話・六赤打葉子》：六赤者，古之瓊㚟，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送三藏歸西天國**》《吳禮部詩話》：末句言其始去之時也，至注以爲思三藏之時，則味短矣。

《**中秋月**》《重訂主客圖》卷下：「四十五秋宵」，刻算太分明。「短光溢太行」，極意寫，然却似難如此分別。「移棲濕鶴毛」，只此五字，不能捨去此詩。

傳記

《**唐才子傳・李洞**》洞字才江，雍州人，諸王之孫也。家貧，唫極苦，至廢寢食。酷慕賈長江，遂銅寫島像，載之巾中。常持數珠念賈島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島者，洞必手錄島詩贈之，叮嚀再四曰：「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如此之切也。然洞詩逼眞於島，新奇或過之。時人多誚僻澁，不貴其卓峭，唯吳融賞異。融以大才，八面受敵，新律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聯：『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絕妙也。」融不怨所鄙，而善其許。洞詩大略如終南山云：「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斷竹烟嵐凍，偸湫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贈司空圖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捲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雕。」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夜云：「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皆偉拔時流者。昭宗時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簾前獻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來寓蜀而卒。初，島任長江，乃東蜀，塚在其處。鄭谷哭洞詩云：「得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言死生不相遠也。洞嘗集島警句五十聯，及唐諸人警句五十聯，爲《詩句圖》，自爲之序，及所爲詩一卷，並傳。

紀事

《**鑒誡錄・分命錄**》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詩寒碎，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窮愁，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人情性，定乎窮通。

《**齊東野語・賈島佛**》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島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

《**娛書堂詩話**》**卷上** 唐制，有冤者哭昭陵下，故李洞《策夜獻簾》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痛哭一生休。」陸務觀亦有句云：「積憤有時歌易水，孤忠無路哭昭陵。」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李洞詩》一卷。《賈島句圖》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洞詩》一卷。李洞集《賈島句圖》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李洞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李洞詩一卷**》右唐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爲詩，銅鑄爲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誚其僻澁，不貴其奇峭，惟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李洞集》一卷。唐李洞撰。與張喬同時，稱餘杭明經，潘熙載編。

又《**文史類**》《句圖》一卷，唐李洞撰。

《宋史・藝文志七》《李洞詩集》三卷。
又《藝文志八》《賈島詩句圖》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李洞詩》一卷。
《唐音癸籤・集録三》《集賈島句圖》一卷，李洞撰。
《百川書志》卷一四《李洞集》三卷，諸王孫京兆李洞才江著。
《絳雲樓書目》卷三《李洞詩集》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李洞《才江集》三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四家詩(四本)・李洞》。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李才江集》三卷。

藝文

齊己《寄李洞秀才》 到處聽時論，知君屈最深。秋風幾西笑，抱玉但傷心。野水翻紅藕，滄江老白禽。相思未相識，聞在蜀中吟。

又《覽清尚卷》 李洞僻相似，得詩先示師。鬼神迷去處，風日背吟時。格已搜清竭，名還着紫卑。從容味高作，翻爲古人疑。

鄭谷《哭進士李洞二首》 所惜絶吟聲，不悲君不榮。李端終薄宦，賈島得高名。旅葬新墳小，遺孤遠俗輕。猶疑隨計晚，昨夜草蟲鳴。 自聞東蜀病，唯我獨關情。若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瘴蒸丹旐溼，燈隔素帷清。塚樹僧栽後，新蟬一兩聲。

雜録

《宋高僧傳・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 詩人李洞者，風骨僻異，慕賈浪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贈止三篇。

林寬

論述

《載酒園詩話又編・林寬鄭鏦》 林寬與許棠同時，《紀事》不載姓氏。余録得其集，大抵賈氏派也。《律髓》録其《少年行》，如「報讎衝雪去，乘醉臂鷹迴」，語亦佳。

《重訂主客圖・林寬傳》《律髓》止録其《少年行》一詩，今檢全集，實賈氏派也，才少力薄，不及李才江、馬虞臣諸君，而幽僻苦澀，足徵無本衣鉢。録之爲初學入手，然須分別觀之，勿使瑕瑜相掩。

《送許棠先輩歸宣州》《重訂主客圖》卷下：「髮枯窮律韻，字字合塤篪。」言合古音也，足知唐人之學。一起便學閬仙。「日月所到處，姓名無不知。」極寫即加倍法。「苔老謫仙碑」，「老」字客氣。「詩道喪來久，東歸爲弔之。」晚唐惡習，學之易入時率。

《陪鄭諴郎中假日省中寓直》《重訂主客圖》卷下：假日而猶寓直，或入省而不理事之日也。「假日許從容」，此「許」字便不客氣。「牀滿諸司印，庭高五粒松。」如此對便俱高。「井尋芸吏汲」，酸俗。「茶拆岳僧封」，五字眞島師。

《寄省中知己》《重訂主客圖》卷下，的是刻意學賈氏。「花開封印早，雪下典衣頻。」俗中情事，能說得高致。

《送人歸月東》《重訂主客圖》卷下：「滄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賈師。「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來。」用逆筆寫，正是賈派。全是用意思去學，不徒牙關力。「波翻夜作電，鯨吼晝爲雷。」「作」字、「爲」字俱有意學賈。

《寓興》《龍性堂詩話續集》：唐人林寬《寓興》一律，悲感情深，選本多不録，爲搜出。云：「西母一杯酒，空言浩劫春。英雄歸厚土，日月照閒人。衰草珠璣塚，冷灰龍鳳身。茂陵驪岫晚，過者暗傷神。」亦佳作也。《重訂主客

圖》卷下：「英雄歸厚土，日月照閒人。」合看乃妙。「衰草珠璣塚，冷灰龍鳳身。」二句上二字與下三字色相絕不稱，其妙正在於絕不稱處生感。

《**少年行**》《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三、四本形容俠少汲汲皇皇爲游樂之事，不肯虛度時光。幼時見人書此句以戒學堂兒曹。其承上句，即無正當之論，不足采也。不知乃爲唐人林寬詩也。《重訂主客圖》卷下：此少年即游俠也。起處寫其地，五六寫其行，三四結句寫其心懷，雖律詩，當作樂府讀。「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或以「青春」切合題中「少年」二字，淺矣。「看取歌鍾地，殘陽滿壞臺。」應三四句。

《**哭棲白供奉**》《重訂主客圖》卷下：刻意學長江。「侍輦才難得，三朝有上人。」著此二句起，以見不宜貧也。「琢詩方到骨，至死不離貧。」二句撰力，純是賈，喻矣，然愚意不甚取者，以此可贊高士，不宜贊高僧，蓋貧乃僧之本等，何足異耶。「風帳孤螢入，霜階積葉頻。」不及出句。

《**送僧遊太白峰**》《重訂主客圖》卷下：「懸崖倚凍瀑」，「倚」字匠得出。「飛狖過孤枝」，「過」字匠得出。

《**哭造微禪師**》《重訂主客圖》卷下：「是物皆磨滅，唯師出死生。」語透爽然說破，又不是賈派。「虛堂散釣叟，怪木哭山精。」險怪肖賈，其實不過老樹風號耳，必如此方警。學賈處看此等，實從賈師「唯嗟聽經虎，時到壞庵邊」，李洞「齋猿散雪峰」等句脫化而來，遂自各成其妙。

《**送惠補闕**》《重訂主客圖》卷下：「長因抗疏日，便作去官心。」唐人識見、氣骨，實有眞卓不可及處，如此等可見。「徒自葉華簪」，「徒自」二字不必深看。

著　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林寬集》一卷，唐林寬撰。與李頻、許棠皆同時，集有送二人詩。

《**宋史・藝文志七**》《林寬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林寬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林寬詩集》一卷。

藝　文

黃滔《寄林寬》　相知四十年，故國與長安，俱喜今辰在，休論往歲難。海鳴秋日黑，山直夏風寒。終始前儒道，昇沉盡一般。

又《送林寬下第東歸》　爲君惆悵惜離京，年少無人有屈名。積雪未開移發日，鳴蟬初急說來程。楚天去路過飛雁，灞岸歸塵觸鎖城。又得新詩幾章別，煙村竹逕海濤聲。

唐求 唐　球

論　述

綜　論

《**韻語陽秋**》**卷二**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矣。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北夢瑣言**》　唐求、劉郇伯有詩名。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略】二子亦可凌厲名場，而死丘樊，所謂蜀人無志懷土，正此也。

《**唐才子傳・唐求**》　酷耽吟調，氣韻清新，每動奇趣，工而不僻，皆達者

之詞。

《**詩譚**》卷九　球，方外士也。【略】其《題鄭居士隱居》云：「【略】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略】」《洗硯》云：「恰似卧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皆其佳句。

《**重訂主客圖・唐求傳**》　懷民按：隱居負性高古，詩冷峻，得賈生之骨。觀其不苟傳於後世，詩志可知矣。惜瓢中之詩，大半爲屈正則所收，流傳人間者，如食罕味，忽忽欲盡耳，特附賈氏升堂之後，以褒其志。

分　論

《**曉發**》《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此所謂詩瓢唐山人者。四聯皆側入，自是一體。詩亦清潤。陸貽典評：五、六又從崔塗「高樹鳥已息，古原人尚耕」脫出。何焯評：次聯與飛卿《早行》詩，各自擅絕。紀昀評：一結少力。《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當與賈師《早行》詩合看，極澹極常語，却有深味，若溫飛卿「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非不佳也，然有意渲染，不免取俗人喜悅矣，譬之近代畫品，此如王麓臺，而飛卿則王石谷耳。此中色味分寸，能辨者亦祇數人，若單廉夫、潘蘭公、王穎叔及吾家松圃、五星，其庶幾乎。

《**客行**》《重訂主客圖》卷下：此詩目作大拗體。「世人重金玉，無金徒遠遊。」拗轉句法。

《**題鄭處士隱居**》《唐詩歸》卷三五「病夫顏亦紅」鍾惺評：「亦」字凄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唐汝詢曰：起得劈空，此詩與《山東蘭若》作，俱自苦心中得來。周珽曰：通篇古渾清勁，有常建豐骨。「業在」、「道成」二語，更饒理趣，却不着色相，晚唐奇品。《重訂主客圖》卷下：通首不粘，亦一拗體。「不信最清嚮，及來愁已空。」刻清見骨。「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高致。

《**古寺**》《重訂主客圖》卷下：「壞樓無曉鐘」，怪僻酷似閬仙口吻。

《**贈著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下：「古木坐禪處，殘星鳴磬時。」於此等定是賈派。

《**馬嵬感事**》《重訂主客圖》卷下：不力求切合，正是高於溫、李處。「鑾輿入暮山」，慘怛。古人賦感，止用一兩字而含蘊無窮，即如此句，止加一「暮」字，便覺有十分蕭索悲涼，勝後人萬千語也。

《**送友人歸邛州**》《升庵詩話・唐求送人之邛州》：唐求，嘉州沐江人，所謂「詩瓢唐山人」也。此詩爲集中第一。《秋窗隨筆》：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蘊藉有致。《重訂主客圖》卷下：後人徒向實地討生活，以爲切題，焉知古人妙諦。「放馬荒田草，看碑古寺門。」皆憑空結想，而宛如身歷，此詩興之眞也。「漸寒沙上雨」，「漸寒」字入微。「欲暝水邊村」，「欲暝」字入微。

《**發邛州寄友人**》《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詩妙處正在尋常。俗人寫奇僻之景皆庸，詩人寫尋常之景皆超。「出郭見山處，待船逢雨時。」尋常景寫來自覺超遠。

《**舟行夜泊夔州**》《重訂主客圖》卷下：此等淺易之作，初學讀之，不失尺寸。「故園何日到，舊友幾時逢。欲作還家夢，青山一萬重。」後四率易。

《**山東蘭若遇靜公夜歸**》《唐詩歸》卷三五鍾惺評：妙景一氣。「問寒」句：如見。「辨語」句：眞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引吳山民評：三、四想頭清澈。唐汝詢曰：結靜極。《重訂主客圖》卷下：此題情事本佳，故詩亦高妙，然非閑心冷眼，則不能相得此題。故欲學古人作詩，先當學古人置題。「半夜聞鐘後，渾身帶雪歸。」寫生乎。「問寒僧接杖，辨語犬銜衣。」長江得意句。

《**友人見訪不值因寄**》《重訂主客圖》卷下：格法別，須向前四句討消息。

《**塗次偶作**》《重訂主客圖》卷下：「因山覺路遙」，眞有此情，亦到家語也。

《**邛州水亭夜讌送顧非熊之官**》《重訂主客圖》卷下：既爲公餞，燕會當極喧盛，而詩中通體冰靜，且未嘗不言笙歌，且言到曉也，而加一「愁」字，則喧盛處正多悵悒。大概古人公燕等詩，皆同此體例，後人不識，自不免擾擾耳。「寂寞邛城夜」，如此盛會，却先加「寂寞」二字，以此座間賓主性情皆高，不同俗衆也。「寒塘對庾樓」，先畫。《隨園詩話》卷九：「爲學心難足，知君更掩扉。」項斯《贈友》詩也。「一點村前火，誰家未掩扉。」唐山人《村行》詩也。兩押「扉」字，均妙。

《**題青城山范賢觀**》《唐詩摘抄》卷三：一、二起意相訪，三、四途中，五、六寺中，分早晚，結夜景，何等嚴密。

傳記

《唐才子傳・唐求》 求，隱君也，成都人。值三靈改卜，絕念鼎鐘，放曠疏逸，出處悠然，人多不識。方外物表，是所遊心也。【略】所行覽不出二百里間，無秋毫世慮之想。【略】求初未嘗示人，至是方競傳。今行於世。後不知所終。

紀事

《茅亭客話》卷三 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慤，篤好雅道，放曠疏逸，幾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則將稿捻爲丸，內於大瓢中。二十餘年，莫知其數，亦不復吟咏。其贈送寄別之詩，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沒于水，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識者云「唐山人詩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潤損壞，十得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于世。

《詩話總龜・隱逸門》引《古今詩話》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疏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稿捻爲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兹瓢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接得十才二三。

《唐詩紀事・唐球》 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略】邦人謂之唐隱居。或云：王建帥蜀，召爲參謀，不就。今以其故居爲隱居寺。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唐求集》一卷。唐唐求撰。與顧非熊同時，《藝文志》不載。

《蜀中廣記・著作記・集部》 《唐求集》一卷。唐嘉州處士。唐求與顧非熊齊名，詳見詩話。

《百川書志》卷一四 《唐求集》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人雜集・唐求》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唐求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 《唐詩八家（十本）・唐求》。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唐隱居詩集》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唐求《味江山人詩》一卷。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唐求詩集一卷》（宋本）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此宋刻《唐求詩集》，與宋刻《茅亭客話》同得於友人顧千里所，云是桐鄉金諤嚴家物，而散入他人手者也。從前諸藏書家目錄不多見，惟《延令季氏書目》於《唐詩八家》條下列其名，今卷中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一印，「季振宜藏書」印，又有「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墨書一行，其即《延令季氏書目》中物無疑。卷端有長方印甚古，惜其文莫辨，似三字，僅末「山」字可識；此外如「危氏大樸與」之印，「陶廬顧湄」之印，共四印，皆表表可見，惟「紫薇館」印不知誰氏。通卷僅八葉，而收藏自元、明以來，皆知寶貴，宜其珍秘若斯。余檢《書錄解題》載《唐求詩》一卷，云唐唐求撰，與顧非熊同時，《藝文志》不載。又檢《茅亭客話》卷第三，有「味江山人」一條，即論唐求事，爰影寫宋板二十六行附於此集後，非但可以考見其事迹，見所載詩與集間有異同，可以辨證。則此集之與《茅亭客話》必偕來者，豈非奇之又奇乎。嘉慶癸亥七月白露後一日，堯翁黃丕烈書於百宋一廛。越日，余友洞庭鈕非石過訪，出示此書，云長方印文是「鹿頂山」三字，記以俟考。士禮居命工重裝。十一月朔，往候海鹽友人張芑塘，芑塘亦愛素好古，年已七旬，所見古書甚多，與長塘鮑渌飲相友善，於數年前曾得楊振武家書籍，內有宋刊《唐求詩集》，渌飲易去，未知今歸何處。因余所好收爲宋本，故爾談及，而不知此書之已爲余有也。歸而筆諸是集之副葉，以見古書源流有不謀而相爲印證者。堯翁。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唐求詩集一卷》（明仿宋刻本） 求成都人。【略】按黃蕘圃《士禮居藏書記》有云：「延令季氏宋版目中載之，書僅八葉，計詩三十五首，與韋蘇州集同一行式，皆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者。」此本無不吻合，殆仿書棚覆刊也。

藝　文

李洞《贈唐山人》 垂鬚長似髮，七十色如黧。醉眼青天小，吟情太華低。千年松繞屋，半夜兩連溪。邛蜀路無限，往來琴獨攜。

崔璞

《舊唐書・僖宗紀》（乾符元年四月）前同州刺史崔璞爲右散騎常侍。

《唐詩紀事・崔璞》 璞，唐末以大司諫刺蘇州，其詩見皮、陸二生《松陵唱和集》。

崔魯 崔櫓

論　述

綜　論

《唐摭言・海叙不遇》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物。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侔章句。

《瀛奎律髓》卷一〇 （《春日長安即事》、《春晚岳陽城書懷》）方回評：兩篇詩律無斧鑿痕。張文潛多近此。

《唐才子傳・崔魯》 魯詩善於狀景詠物，讀之如嚥冰雪，心爽神怡，能遠聲病，氣象清楚，格調且高，中間別有一種風情，佳作也。

分　論

《春日即事》 《瀛奎律髓》卷一〇查慎行評：前半既用「吳體」，後半不稱。許印芳評：首聯古調，次聯拗調。第二句七言皆平，而天然入妙，不覺音節之乖，七平句當以此種爲式。「日」字複。紀昀評：有峭健之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通解只寫得「又欲來」之三字，猶言還是去年一百五日欲來之前，決計求歸，既而看看漸不得歸，今則不料又是一百五日又欲來也。梨花梅花盡開者，賴是二花不會說話，不然，幾乎被其大作諧笑。云此瘦馬獨吟之人，還在此處，直是更無旋面之地可以自活也。（後解）看他五六之「漸」字「欲」字，直於一日半日中間，細細分銖分兩。此豈亦學觀緣比丘，法眼剎那剎那，蓋正是末句「愁腸九迴」中所夾之「日」字也。七，又別寫「畫樓春暖清歌夜」者，使人不覺灑淚再看其前解之一「獨」字也。《唐詩評選》卷四：韻度自愔，得初唐格外之旨。《聲調譜拾遺》：一百五日又欲來，與「春雨闇闇寒峽中」句同。梨花桃花參差開。七平字句。行人自笑不得（宜平而仄）意，拗句。匹馬獨吟眞（平救）可哀。起作拗調，得此二句，甚協。杏酪漸澆鄰舍粥，榆烟將變舊爐灰。玉樓春暖笙歌夜，肯信愁腸日九迴。

《春晚岳陽言懷二首》一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烟花」自來必要「零落」，「清明」自來必要「過」。今忽謂之爲「異國光陰」，又謂之爲「老客情」者，則我不知定是異國之光陰，故老客不禁，抑定是老客之情，故光陰亦異也。三，「雲夢夕陽」言今日又過。四，「洞庭春浪」，言何時得去。「坐來聲」者，言可惜如許好浪，卻只兀坐於此也。（後解）五，「舊山別」加「天邊一與」四字，便寫盡懊悔。六，「芳草生」加「江上幾看」四字，便寫盡沉屈。七，「意難寫」，正即此一段意，寫之爲言「瀉」也，「難寫」之爲言不可擺佈也。八，言正當此時而城笳又起，於是收心卷意，黯然遂止也。《瀛奎律髓》卷一〇何焯評：三、四所謂日暮途遠也。紀昀評：此詩較前篇稍薄。

《**過蠻溪渡**》《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八：（前解）此過蠻溪渡，是昔年從此渡過去，今日又從此渡過來。其日正值春雨，又無一人同行，於是尋舊路，認前年，仔細自思渡來渡去，依舊只是一人一馬，眞可爲之一笑墮淚也。（後解）五言「隨遠」，固非計也；六言賣詩，又非計也。通盤思，徹底算，畢竟三十六計，歸還是計也。

《**岸梅**》《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五、六善用事。「雕梁畫早梅」，陰鏗詩。樂府有《落梅曲》。「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詩。查慎行評：詩句故取有來歷，然用古人句而無韻致，亦不能佳。如第五句雖本陰鏗，然唐突梅花太甚。馮班評：亦恨格卑。何焯評：第二句隱「岸」字。第三句情。第四句怨。第五句對「漁家」，第六句起「無去意」，落句是「岸」字。紀昀評：第六句自然，勝出句。《唐詩評選》卷四：櫓慕杜牧爲詩，圭神正似而去其重句，詩正不以重句爲勝，不得已寧作此結句，猶然一色。

《**三月晦日送客**》《唐詩解》卷二四：唐人送別，有因地而得佳句者，有因時而得佳句者，駱之《易水》，崔之《晦日》是也。閒處探索，方得想頭。

《**華清宮三首**》《升菴詩話・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於《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話》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五》：崔魯《華清宮詩》，《唐詩紀事》並載四首，楊（愼）蓋未見此書，然以魯詩爲「精練奇麗」，則誠然。「草遮回磴」一首，《漁隱》已有評，謂勝義山。《唐詩鏡》卷五三：說盡。

又一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二：形容離宮荒廢寂寞之狀盡矣，可與杜子美《玉華宮詩》參看。此詩只四句尤簡。《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解釋東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干」。崔魯、李白同咏玉環事，崔則意極精工，李則語由信筆，然不堪並論者，直是氣象不同。《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何新之：爲清新體。周珽曰：離宮惟有月自來去，則荒寂可悲，通篇警策。兩「自」字精切。末句感慨，令人愀然。《唐詩摘抄》卷四：後二語，眞如十四顆明珠。惜起句欠瀏亮。《唐詩評註讀本》卷四：鑾聲闃寂，碧殿荒寒，可知君王之久不到此矣。闌干猶是，更無人倚，傷何如之。如此裔皇典麗之題，恰說得淒涼欲絕。

又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玉谿生》苕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略】，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鷄蓄禍機，【略】。」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

又三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敖英曰：離宮淒寂之景，寫得入神，奚啻詩中有畫。

《**山路見花**》《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弼：爲實接體。周珽曰：國家人才之美，亦在朝廷作養何如耳。彼始而疏遠，既而棄置，終而殺戮，其與山路之花無有主惜，隨風飄逐，踏作馬足之塵何異。因山路之花起嘆，着意全在第三句。「恣風」二字可憐。

傳記

《**唐才子傳・崔魯**》魯，廣明間舉進士。工爲雜文，才麗而蕩。詩慕杜紫微風範，警句絕多。如《梅花》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山鵲》云：「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山華咽嘴香。」又別題云：「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等，皆綺製精深，膾炙人口。頗嗜酒，無德，嘗醉辱陸肱郎中，旦日慚甚，爲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陸亦諒之。悠悠亂世，竟無所成。【略】詩三百餘篇，名《無機集》，今傳。

《**唐詩紀事・崔櫓**》櫓，大中時進士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櫓《無譏集》四卷。

《**遂初堂書目**》《崔櫓集》。

《**通志・藝文略八**》崔櫓《無譏集》四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無譏集》四卷。唐崔櫓撰。僖宗時人。

《**宋史・藝文志七**》《崔魯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櫓《無機集》四卷。

鄭準

論述

《北夢瑣言》卷七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又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棋。【略】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爲假手。」穎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

《清明日江南》《唐詩鼓吹》卷七廖文炳解：此爲荆南從事感時懷鄉而作也。言四年之内，吴山楚驛，曾無定居，一見清明，一爲之改容焉。每當此時，旅恨共風而起，韶光隨酒而濃，或攀花於延興，或滯雨於采石。四年之時異事殊，而歸心未定於何日。回首關山，既多鄉思，况又遭此戈甲之重重哉。朱三錫評：客居四載，歲序頻更，容顏漸老，故曰「一見清明一改容」也。三承二之下半句，四承二之上半句，言韶光自濃，旅恨自起，美景良辰，倍增惆悵耳。五、六寫四載中，留滯江南時事，以起下戈甲重重、歸期未定之意也。

傳記

《五代史補》卷一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長于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讎殺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略】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貺，得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怒其去，潛使人于途中殺之。字不欺，登乾寧進士第。有《渚宫集》一卷。

紀事

《舊五代史・唐書・李襲吉》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案《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未第時，佐荆門上谷蓮幕。飛書走檄，不讓古人，秉直去邪，無慚往哲。考準爲成汭書記，汭封上谷郡王。）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於時。

《唐才子傳・廖圖》　時有荆南從事鄭準，亦工詩，與僧尚顏多所酹贈，詩亦傳。

《池北偶談・談藝三・三復姓表》「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此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釣磯立談》。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又《蜀檮杌》：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鄭準四六集》一卷。

又卷一一　鄭準《渚宫集》一卷（闕）。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準《渚宫集》一卷。字不欺，登乾寧進士第。

《宋史・藝文志七》 鄭準《渚宮集》四卷。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諸家目錄，又有【略】《鄭準集》(二卷)，【略】蓋皆軍書表啓四六之文。

藝文

貫休《送鄭準赴舉》 兩河兵火後，西笑見吾曹。海靜三山出，天空一鶚高。賃居槐拶屋，行卷雪埋袍。他日如相覓，栽桃近海濤。

尚顏《峽中酬荆南鄭準》 山齋西向蜀江濆，四載安居復有羣。風雁勢高猶可見，雪猿聲苦不堪聞。新詩寫出難勝寶，破衲披行卻類雲。每喜泝流賓客說，元瑜刀筆潤雄軍。

又《寄荆門鄭準》 傳衣傳鉢理難論，綺靡銷磨二雅尊。不許姓名留月觀，終攜瓶錫去雲門。窗間挂燭通宵在，竹上題詩隔歲存。珍重荆門鄭從事，十年同受景升恩。

趙牧

《唐摭言・海叙不遇》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敷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蹟。《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饑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娛，勸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唐才子傳・趙牧》 牧，不知何處人。大中、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有俊才，負奇節，遂捨場屋，放浪人間。效李長吉爲歌詩，頗涉狂怪，聳動當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裝染。其餘輕巧之詞甚多。同時有劉光遠，亦慕長吉，凡作體効猶，能埋沒意緒，竟不知所終。俱有詩傳世。

《十駕齋養新録・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略】趙牧之《對酒》：「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劉損

《升菴詩話・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成詩三首，【略】詩成，吟咏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損具對之，叟夜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之妻併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隨刃落矣。」用之驚惶，夜遣幹事齎金併裴氏還損。損夜從舟去，虬髯亦無蹤跡。

袁郊

紀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下》 郊，字之乾，虢州刺史。

《新唐書・袁郊傳》 郊，翰林學士。

《唐詩紀事・袁郊》 郊，咸通時爲祠部郎中，有《甘澤謠》九章。與溫庭筠酬唱，庭筠有《開成五年抱疾不得預計偕詩寄郊》云「逸足皆先路，窮交獨向隅」是也。郊，字之儀，滋之子也。昭宗時爲翰林學士。

《因樹屋書影》卷一 今人演《武三思素娥》雜劇，鄙俚荒唐，見之令人噴飯。然實本於唐祠部郎中袁郊所作《甘澤謠》。或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

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抄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抄《太平廣記》中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贋書中之重儓矣。

《十駕齋養新録・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袁郊《二儀實録衣服名義圖》一卷。

又《藝文志三》 袁郊《甘澤謠》一卷。

《郡齋讀書志・甘澤謠一卷》 右唐袁郊撰。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澤謠》。

《直齋書録解題・禮注類》 《服飾變古元録》三卷。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又《小説家類》 《甘澤謠》一卷。唐刑部郎中袁郊撰。所記凡九條，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遂以名其書。

《宋史・藝文志三》 袁郊《服飾變古元録》三卷。

又《藝文志五》 袁郊《甘澤謠》一卷。

《汲古閣題跋・甘澤謠》 予昔年訂陶靖節集，推其後裔，從命子詩註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於《甘澤謠》，亟欲睹其全帙。既從友人處見鈔本二十餘條，乃就《太平廣記》中摘出者，非郊原書。甚哉贋鈔之欺世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參之《廣記》，略有異同，與端臨《經籍考》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三・甘澤謠一卷》 唐袁郊撰。晁公武《讀書志》云：「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陳振孫《書録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爲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篇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爲唐祠部郎中」。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鈔《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贋書中之重儓矣。」今考《書影》所稱夢羽，即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獪園薄明經爲魚》一條，稱「嘗見唐人小説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儓。又袁輯散佚，重編成帙，亦不得謂之贋書，所論殊爲未允。其書雖小説家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棗夢得《避暑録話》謂「惟《焦遂》不見於書傳」。今考此書《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絶無口吃之説，足以證師古僞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爲無益之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甘澤謠一卷》 唐袁郊撰。自序謂：春雨澤應，甘澤成謠，故以名書。所記異聞凡九事，皆從《太平廣記》録出，非其原本也。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四・甘澤謠一卷》（津逮祕書本） 原本久佚，後人從《太平廣記》録出。【略】中有圓觀事一則，此本因附録東坡删改圓澤傳并跋，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邱簫，前有明楊（儀）重校序，末有五川居士跋，不著名氏，又有毛子晉跋。《説郛》、《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小説家類・甘澤謠一卷》 唐袁郊撰。津逮祕書本。唐宋叢書本。學津討原本。〔續録〕《説郛》本。《唐人説薈》本。

《新編醉翁談録甲集・舌耕叙引・小説開闢》 言西山聶隱娘，【略】紅線盜印，【略】，此爲妖術之事端。

藝文

梁辰魚《紅線女》雜劇 （存目）

尤侗《黑白衛》雜劇 （存目）

又《西堂曲腋自序》 王阮亭最喜《黑白衛》，攜至雉皋，付冒辟疆家伶，親爲顧曲。

《曲海總目提要・黑白衛》 隱娘剪紙爲黑白衛，置囊中，故用是名。黑

白衛，即黑白驢也。衛俗好畜驢，故人以驢爲衛云。

樂鈞《詠紅線詩》 田家外宅男，薛家內記室。鐵甲三千人，那敵青衣一。金合書生年，牀頭子夜失。強鄰魂膽消，首領向公乞。功成辭羅綺，奇氣洶無匹。洛妃去不還，千古懷煙質。

李　穀

《浙東罷府西歸酬別張廣文皮先輩陸秀才》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言作檄愈人頭風，我誠不如陳琳，當筵敢咏嫩隅，我誠不如郝隆。然而浙東爲修禊帖勝地，青溪據牀之弄，或當尚有存者，而我三年以來，彼中所有人物，亦既略得目睹，殊不見有所謂逸少、子野其人者，此爲大可嗤也。（金釋弓補注：其言殊憤憤，看陸詩便知。）（後解）後解先罵倒本地人，然後申意三君子也。言若今此三君子者，眞皆上應星象，下追古賢，昨又恨遲，今又悲早者也。

《舊五代史·梁書·李珽傳》 李珽，字公度，隴西敦煌人。【略】父穀，仕懿、僖朝，官至右諫議大夫。【略】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滑臺，穀居賓席。

《唐詩紀事·李穀》 穀，字德師，咸通進士也。唐末爲浙東觀察推官兼殿中侍御史。日休《松陵集序》云：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咸旅泊之際，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

皮日休《奉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 建安才子太微仙，暫上金臺許二年。形影欲歸溫室樹，夢魂猶傍越溪蓮。空將海月爲京信，尚使樵風送酒船。從此受恩知有處，免爲傖鬼恨吳天。

又《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千得一隻養之殆經歲不幸爲飲啄所誤經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南陽潤卿博士浙東德師侍御毘陵魏不琢處士東吳陸魯望秀才及厚於予者悉寄之請垂見和》（存目）

陸龜蒙《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存目）

張賁《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存目）

李山甫

論　述

綜　論

司空圖《偶詩五首》二 芙蓉騷客空留怨，芍藥詩家只寄情。誰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屬思亦縱橫。

《詩話總龜·譏誚門中》 李山甫詩名冠於當代。

《唐才子傳·李山甫》 山甫詩文激切，耿耿有奇氣，多感時懷古之作。

《唐詩品·河朔從事李山甫》 山甫詩多事刻削，殊乏神氣。人微運仄，而取堙當代，不亦然哉。其《訪隱》有云「好鳥共人語，異花迎客香」，安得歷歷如此。

《唐音癸籤·評彙四》 李山甫求名不遂，滿腔怨毒，語不忌俚，如「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十枝」。既知成事概難，何必佐奮雞、泊懵刃。（遯叟）

《拜經樓詩話》卷二 唐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痕靈石》詩【略】，又有《代崇徽公主意》【略】，山甫此詩，盛有名於時。然音調則佳，而前首三四一聯，於崇徽事實頗未合。按《新唐書》：「崇徽公主本僕固懷恩少女。懷恩叛，降於回紇，及兵敗死，徙其家屬於京師。大曆四年，封其女爲崇徽公主，以嫁回紇。」是公主本罪人之女，例當輸之織室，代宗特沛殊恩，而封爲公主，在崇徽當感激國恩，而朝廷亦未足以爲羞也。嘗謂二作若移咏烏孫公主及明妃乃合。蓋唐屢以帝女和親，故山甫假崇徽事以託諷耳。

《石園詩話》卷二 李山甫《柳》詩，善于自況。其「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新成劍戟皆農器，舊着衣裳盡血痕」，「誰陳帝子和蕃策？我是

男兒爲國羞」，「鏡裏祇應諳素貌，人間多自重紅妝」，皆自然流麗。司空表聖譽以詩曰：「誰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屬思亦縱橫？」然《牡丹》詩非其上乘也。

焦袁熙《論詩絶句五十二首》二一　不栽桃李種薔薇，寒士那知性命微。更有殺人李山甫，夢中頭角浪相譏。（賈島亦禹錫之徒，非孟貞曜匹也。如山甫輩卑卑不足道。然此一種風氣，不絶于後世，要之皆亂民耳。）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李山甫》　表聖評詩別體裁，牡丹屬思亦天才。琴中《綠水幽蘭》曲，黯黯悲從指上來。

分　論

《讀漢史》　《唐詩紀事・李山甫》：國初高秀英者，與贊寧爲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

《上元懷古二首》一　《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因六朝都金陵，感其興廢而作也。朱三錫評：昔周文武以忠厚開基，故其享國獨遠，孟子曰仁者無敵，自是千秋金鑑，信乎守天下在德不在險也。篇中持此主論，可爲日事荒淫者戒，亦可爲徒恃戰爭者儆也。

《寒食二首》一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敬曰：唐人寒食詩多矣，余最愛李山甫「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與來鵬「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爲寒食時景傳神。周珽曰：「礙」字奇，「淡淡」二字韵。《詩旨》云，詩有喜怒哀樂，四時之詞，喜而得之，其詞麗，如「有時」、「到處」一聯是也。蓋時至寒食，天色乍晴乍雨，花枝或疏或密，城市繁華如織，丘陵樹木鬱然，風景物候，原與四時不同，此詩妙境在「有時」、「到處」與「疑」字、「似」字。《一瓢詩話》：李山甫《寒食詩》，眞畫出清明二月天也，就此一斑，可窺全豹。《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客中寒食感慨而作也。朱三錫評：「柳礙東風」、「春陰澹澹」，寒食也。時至寒食，春已暮矣，二句已寓無限撫時感慨之意。三寫雨，曰「有時三點兩點」，非寫雨也。是寫暮春乍雨乍晴時候。四寫花曰「到處十枝五枝」，非寫花也，是寫暮春綠暗紅稀景象。五瞻帝都也，我獨浮沉於下位。六思墳墓也，我獨拜掃之無期，此即所云「長安泣歲華」也。

《代孔明哭先主》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命題崖異，宜有新意，而兩篇無一字警策。學薛能而不至者，亦不及劉叉。

《貧女》　《鑒誡錄・作者同》：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

《寓懷》　《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譏世人奔馳名利。朱三錫評：題曰「寓懷」，有滿肚牢騷不平，感慨仕途之意，然非歷盡甘苦，嘗盡冷暖，不能道隻字也。嗟嗟「好事皆虛事」，「閒人是貴人」，何等透徹。「老逐少來」，「辱隨榮後」，何等曠達。然人生一夢耳，「輸贏總未眞」，道盡從來夢夢。

《項羽廟》　《湧幢小品》卷二二：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略】。」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平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值幾文。」雖非韻，亦自好。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概，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眞是可笑，惟王介甫獨窺其深。

《公子家二首》　《一瓢詩話》：《公子家》二首，尤爲絶倫，讀之令人想到「伶倫吹裂孤生竹」、「侍臣最有相如渴」、「當關莫報侵晨客」等詩，不覺淚涔涔沾袖矣。《秋窗隨筆》：李山甫《公子家》：「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唐人猶有詠蠶詩云：「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等詩讀之令人知衣食艱難，有關風化，得《三百篇》遺意焉。《唐詩鼓吹》卷八朱三錫評：唐人作詩，自一而至十，各有深淺，次第是一不得移而爲二，二亦不得移而爲一，如其可移又何分此爲其一，此爲其二乎，即如此篇詠《公子家》二首，首篇起手先寫其家世甲第之華，次寫其門戶弦歌之盛，又次寫其姬妾侍從、雕鞍駿馬之樂。第二篇方寫其園林池沼、珍禽奇獸之觀，至於腰裹輕盈，雖與前篇同類，然隨日換，逐年新，其奢華蕩佚之事，比之爭笑索遊爲更甚矣。如此看來，二首十六句，一句倒換不得，一字移易不得可知。至首篇以麻衣作結，謂公子家不惜文士，次篇以蒼生作結，謂公子家不惜民命，二者又何必截然分開乎。然細玩詩意，亦從上文承寫出來，非泛然成文者也。如首篇用皇家高第、門戶弦歌，錦袖玉銜等意，言公子家生長富貴，不事詩書，寒士文人之苦了不相關，故用「麻衣」承結。第一首切不可移。次篇用鴛鴦欺客、鸚鵡罵人、腰裹如龍、輕盈如燕等意，言公子家奢侈成習，不知稼穡艱難爲何事，即左右僕從窺

公子家之餘光者，亦皆驕橫從事，可即禽鳥以類推矣，故用「蒼生」承結第二首，亦切不可移。

傳記

《唐才子傳・李山甫》 山甫，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落魄，有不羈才，鬚髯如戟，能爲青白眼，生憎俗子，尚豪，雖簞食豆羹，自甘不厭。爲詩託諷，不得志，每狂歌痛飲，拔劍斫地，少攄鬱鬱之氣耳。後流寓河朔間，依樂彥禎爲魏博從事，不得衆情，以陵傲之，故無所遇。嘗有《老將》詩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此傷其蹇薄無成，時人憐之。後不知所終。【略】今集一卷、賦二卷并傳。

紀事

《耳目記》卷五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人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棋善琴，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神人。曲終敬傲潸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之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誤耳。

《北夢瑣言》卷一三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

《新唐書・樂彥禎傳》 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熅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

又《王鐸傳》 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舊五代史・唐書・李襲吉傳》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略】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於時。

《唐音癸籤・談叢二》 樂帥子高鷄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甫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被黜即鐸也，豈泛怨哉。

《全五代詩・李山甫》引《牧豎閑談》 山甫美姿容，髮長五尺餘。嘗沐浴後理髮，客造焉，疑爲婦人，趨出，山甫連呼之，方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山甫詩》一卷。又《李山甫賦》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山甫詩》一卷。又《李山甫賦》二卷。

《通志・藝文略八》《李山甫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山甫集》一卷。唐魏博從事李山甫撰。唐末進士不第。

《宋史・藝文志七》《李山甫雜賦》二卷。又《李山甫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李山甫詩》一卷。

《菉竹堂書目》卷四《李山甫》一冊。

《百川書志》卷一四《李山甫集》一卷。魏博從事李山甫撰，唐末進士，不第。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李山甫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李山甫》。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李山甫詩集》一卷。

李庾

《西都賦》《容齋五筆》卷七：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略】。」其比興引喻，如此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略】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

《唐語林・方正》李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塋，庾封其節，將奏之，時人稱焉。

沈徽

《北夢瑣言》卷二〇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書，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

嘉泰《吳興志》卷一六 沈徽，偃師尉，並以儒學著名。

段安節

論述

段安節《樂府雜録序》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鍾，均九威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愼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頹，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麤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録》一卷。自念淺拙，聊且直書，以俟博聞者之補茲漏焉。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段安節撰。

錢熙祚《樂府雜録跋》 唐季鍾簴頻移，樂紀廢墜，無復貞觀十部之盛。段氏就其聞見，撰爲此録，語焉不詳，復多舛駁。如警鼓本軍營之樂，隋煬帝嘗一用於晏享，聲與衆樂不和；唐制惟鼓吹部有警鼓，若宮縣四角之鼓，據《文獻通考》，乃應鼓、顙鼓、鷺鼓、雷鼓，而此以顙鼓、鷺鼓爲腰鼓、警鼓。《教坊記・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不仕而自號郎中，酗酒毆妻，妻悲訴鄰里，時人弄之，以其且步且歌，謂之踏謠。而此訛爲蘇葩自號中郎，又別出《踏搖娘》，皆失考。至言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說尤妄誕。宜《崇文總目》譏其蕪駁不倫也。然唐時樂制，絕無傳者，存此尚足略見一斑，故《唐書》、《文獻通考》、《樂府詩集》，多取其說。惜舊本訛脫甚夥，正文與注互相淆混，有一事分爲二事者，他條誤入此條者。末五音圖云：平聲羽，上聲角，去聲宮，入聲商，上平聲調爲徵聲，語不可解，據徐景安《樂書》，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去聲爲羽，入聲爲角，則末七字當作上聲爲徵聲。胡竹軒《樂律表微》

乃謂上爲變宮，變宮爲角，上平犯下平爲徵。憑臆附會，直郢書燕說耳。又宮、商、羽七運，皆起黃鍾，則七閏宮當首高大石角，今以越角爲首，亦傳寫之訛，蓋二十八調，原本圓圖，後人易圖爲說，致錯亂如此。茲訂正其可知者，而姑闕所疑焉。《直齋書錄解題》有段安節《琵琶故事》一卷，晁伯字《續談助》鈔作《琵琶錄》，實即此書。烏孫公主數條，殆好事竄取飾以別名，其字句異同處，頗資校訂云。疆圉作噩歲，律中黃鍾之月，錢熙祚識。

《金華子》卷上 （段成式）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行於世。（今名《樂府雜錄》。）

傳記

《新唐書・段安節傳》 （段成式）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著錄

《崇文總目》卷一 《樂府雜錄》一卷，原釋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新唐書・藝文志一》 段安節《樂府雜錄》一卷（文昌孫）。

《郡齋讀書志・樂府雜錄一卷》 右唐段安節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爲本。後世爲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爲末。先王欲明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爲先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使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修，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也。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爲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爲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爲末。雖然，禮文在外，爲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爲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況其書哉。今裒集數種，姑以補書目之闕焉爾。

《直齋書錄解題・音樂類》 《琵琶故事》一卷，段安節撰。

《宋史・藝文志一》 段安節《琵琶錄》一卷，又《樂府雜錄》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二 《樂府雜錄》一卷，唐段安節。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樂府雜錄》、《教坊記》合一本（舊抄）。

《四庫全書總目・藝術類二・樂府雜錄一卷》 唐段安節撰。安節，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孫，太常少卿成式之子，溫庭筠之婿也。（見《南楚新聞》。）官至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唐書》附見成式傳末，稱其「善音律，能自度曲」。故是書述樂府之法甚悉。書中稱僖宗幸蜀，又序稱「洎從離亂，禮寺隳頹，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是成於唐末矣。《唐書・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合；《宋史・藝文志》則作二卷。然《崇文總目》實作一卷，不應《宋志》頓增，知二字爲傳寫誤也。首列「樂部」九條，次列「歌舞俳優」三條，次列「樂器」十三條，次列「樂曲」十二條，終以「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然有說無圖，其舊本佚之歟。《崇文總目》譏其「蕪駁不倫」。今考其中樂部諸條，與《開元禮》、杜佑《通典》、《唐書・禮樂志》相出入，知非傳聞無稽之談。敘述亦頗有倫理，未知所謂蕪駁何在。徐充《暖姝由筆》曰：琴有敃聲。東坡言嵇中散《琴賦》曰：閒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所謂敃聲也。敃音鮮，出《羯鼓錄》，則亦頗有裨於考證。惟樂曲諸名，不及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備，與王灼《碧雞漫志》，亦互有同異，蓋茂倩書備載古題之目，灼書上溯宋詞之源，而此書所列，則當時被之管弦者。詳略不同，職是故也。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麗人雜記》 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

章碣

論述

綜論

《**滄浪詩話・詩體**》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爲法，漫列于此，以備其體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九**》引《**蔡寬夫詩話**》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繫其人才。【略】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略】。」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唐才子傳・章碣**》碣有異才，嘗草創詩律於八句中，足字平側，各從本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略】。」自稱變體。當時趨風者亦紛紛而起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章孝標章碣**》章氏父子詩格俱單，碣尤力弱，然《焚書坑》一作，自足名家。

《**圍爐詩話**》**卷一**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邊。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乎。

分論

《**桃源**》《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詩咏桃源，前只是「絕壁相欹」四字，後只是流水繞村四字，並不說定有桃源，亦並不說定無桃源，便如太史公叙許由數行，只道得個「此何以稱焉」，又道得個「其上有許由冢」云，遂爲空行無着之作也。「絕壁相欹」四字妙妙。人人相傳桃源有洞口，據我看之，只是「絕壁相欹」而已。三四二句，又不甚似引陶元亮記，存以俟之。（金釋弓補注：「老子孫」，言洞中半曲，洞外人已老也。）（後解）五六措語甚好，言此等境界，自尚欲疑，人如何信。七八措語又好，言所可據者的的有山，的的有水，的的有林，的的有樹而已。

《**春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結意溫厚。

《**焚書坑**》《說詩晬語》卷上：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略】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寒廳詩話》：章碣《焚書坑》詩【略】。陳剛中《博浪沙》詩：「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同一意也，而不覺其蹈襲，可悟脫換之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敬曰：諷刺議論，字字可泣鬼神，綱目史斷，當退三舍。敖英曰：近世有詠長城詩：「誰知斬木爲干者，盡是長城城裏人。」有咏博浪沙詩：「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人間鐵未銷。」皆祖此詩，就題翻意。

《**東都望幸**》《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此詩乃省闈舉子聞知貢舉以私意取其門客，以此諷之。

傳記

《**唐才子傳・章碣**》碣，錢塘人，孝標之子也。累上著不第，咸通末以篇什稱。乾符中，高湘侍郎自長沙攜邵安石來京及第，碣恨湘不知己，賦《東都望幸》詩【略】。後竟流落不知所終。【略】今有詩一卷，傳於世。

紀事

《**唐摭言・好知己惡及第**》：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略】。」

又《海叙不遇》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

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己惡及第》門。）復爲《焚書坑》詩。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章碣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章碣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章碣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章碣集》一卷。唐章碣撰。亦僖宗時人。

《宋史·藝文志七》《章碣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章碣集》一卷。乾符進士，錢塘人，章孝標之子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章碣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章碣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章碣詩集》四卷。

藝文

方干《贈進士章碣》　織錦雖云用舊機，抽梭起樣更新奇。何如且破望中葉，未可便攀低處枝。藉地落花春半後，打窗斜雪夜深時。此時才子吟應苦，吟苦鬼神知不知。

羅隱《送章碣赴舉》　苹鹿歌中別酒催，粉闈星彩動昭回。久經羅亂心應破，乍睹昇平眼漸開。顧我昔年悲玉石，憐君今日蘊風雷。龍門盛事無因見，費盡黃金老隗臺。

薛昭緯

論述

錢珝《授前兵部侍郎薛昭緯御史中丞制》　具官薛昭緯，吾聞《元和遺事》，嘉爾祖執憲之能，軌躅可尋，風聲自在，美延後嗣，克奉貽謀。爾又歷落開懷，精明照物，好讓不惑，寡過自強，出典誥而理勝辭豐，第甲乙而以文兼行。且屬多梗，使於列藩與諸侯，言繫安危，事自肺腸而到社稷，激意氣而誘公忠。選無虛褒，言有清論，皆入吾耳，盡知乃心。宜正衣冠，立爲繩準，將分厥職，惟聽兹言。

《舊唐書·薛昭緯傳》　昭緯，乾寧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爲磎州刺史，卒。

紀事

《南楚新聞》　薛昭緯遭巢賊之亂，流離道途，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楪羶羹數十根，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

《唐摭言·輕佻》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且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北夢瑣言》卷四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

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又卷一〇 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才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

又卷一一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祗對，盛言鸞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眞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鞲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唐詩紀事・薛昭緯**》 昭緯以侍郎掌貢舉，試《未明求衣賦》，王贊圖爲牓首。【略】薛存誠之子廷老，廷老之子保遜，保遜之子昭緯，爲乾寧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磎州刺史。

《**太平廣記**》**卷一四五引《稽神錄**》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晝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於此。

魏朴

《**唐詩紀事・魏朴**》 朴，唐末吳中名士也。皮日休《松陵詩序》云：「潤卿、德師，旅泊之際，以詞致師。大司諫清河公有作，（崔璞。）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謂司馬都、鄭璧、朴與顏萱。）

《**江上詩鈔**》**卷一** 魏朴，字不琢，毘陵人。詩二首。

皮日休《五貺詩序》 毘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眞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事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己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抑夷之隘，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

又《寄毗陵魏處士朴》 文籍先生不肯官，絮巾衝雪把魚竿。一堆方冊爲侯印，三級幽巖是將（臺）（壇）。醉少最因吟月冷，瘦多偏爲卧雲寒。兔皮衾暖篷舟穩，欲共誰遊七里灘。

陸龜蒙《奉和襲美贈魏處士五貺詩》（存目）

又《和襲美寄毗陵魏處士朴》 經苑初成墨沼開，何人林下肯尋來。若非宗測圖山後，即是韓康賣藥迴。溪籟自吟朱鷺曲，沙雲還作白鷗媒。唯應地主公田熟，時送君家麴蘖材。

司馬都

《**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引《玉堂閒話**》 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青丘，嘗以錢二萬，託戎師王師範下軍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並爲所沒。都因月旦趨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鬍顋，兇頑發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鬚，色斯舉矣，望千尋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斃軍將于枯木。

《**唐音癸籤・談叢三**》 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爲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璧、魏朴、顏萱，及隴西李穀、南陽張賁，共撰《松陵集》。

歸融之子

《**北夢瑣言**》**卷七** 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

劇燕

《唐摭言・海叙不遇》 劇燕，蒲坂人也，工爲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秖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爲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

《唐才子傳・張喬》 當時東南多才子，如許棠、喻坦之、劇燕【略】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

胡曾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胡曾》 作詠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塵跡。經覽形勝，關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輒賦，俱能使人奮飛，至今庸夫孺子亦知傳誦。後有擬效者，不逮矣。至於近體律絕等，哀怨淸楚，曲盡幽情，擢居中品不過也。

《升庵詩話・胡曾咏史》 愼少侍先師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先壞了聲口矣。」愼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偸杜牧之《聞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

《四溟詩話》卷一 史詩勿輕作。或己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若胡曾百篇一律，但撫景感慨而已。《平城》詩【略】，《望夫石》詩【略】，惟此二絕得體。

《南濠詩話》 唐胡江東《詠史》，其《箕山》云云，蓋祖太史公以箕山爲許由隱處之地也。許由之名，見于《莊子》，與卞隨務光等，率皆寓言。自太史公以爲實有其人，而後世因之。許由者，許其自由，未嘗有是人也。

《詩辯坻》卷三 近體咏史自不能佳，胡曾百首，竟墜塵溷，《平城》、《望夫石》二詩，結句尤惡。茂秦顧獨稱之，何邪。又云「咏史宜明白斷案」，非徒不解近體法，是目未經見晉以前詠史者。

《載酒園詩話又編・胡曾》 舊見胡曾集一卷，皆《詠史》詩，淺直可厭，遂屏而不錄。後讀《才調集》所載，顧有可觀者。如《塞下曲》「曉侵雉堞烏先覺，春入關山雁獨知」，《贈漁者》「往來南越諳鮫室，生長東吳識蜃樓」，《獨不見》曰「窗殘夜月人何處，簾捲春風燕復來」，俱佳句也。《安定集》中必尙有佳者，惜未之見。

《說詩晬語》卷下 太冲咏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己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粘着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詠史詩二卷》 唐胡曾撰。曾，邵陽人，《文苑英華》載其二啓，皆干謁方鎮之作。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咸通末爲漢南從事。何光遠《鑑戒錄》判木夾一條，載高駢鎮蜀，曾爲記室，有草檄諭西山八國事，蓋終於幕府也。是編雜咏史事，各以地名爲題，自共工之不周山，迄於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文獻通考》載三卷，此本不分卷數，蓋後人合而編之。其詩興寄頗淺，格調亦卑。何光遠稱其中陳後主、吳夫差、隋煬帝三首。然在唐人之中，未爲傑出。惟其追述興亡，意存勸戒，爲大旨不悖於風人耳。每首之下，鈔撮史書，各爲之註，前後無序跋，亦不載註者名氏。觀所引證，似出南宋人手。如《鉅橋》詩中「遂作商郊一聚灰」句，註曰：「武王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詩謂其作商郊聚灰，非也。」又《渭濱》詩「當時未入非熊夢」句，註曰：「舊作非羆，俗本誤，後世莫知是正。」亦間有駁正，然弇陋特甚。如《洞庭》詩詠軒轅，自指張樂一事，而註乃置《莊子》本文，引《史記》鼎湖之說，未免失之於眉睫，徒以舊本存之耳。

《石洲詩話》卷二 胡曾《詠史》絕句，俗下令人不耐讀。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絶凡例**》　羅虬《比紅兒》百首，胡曾《咏古》諸篇，輕佻淺鄙，又下（曹唐、王渙）二人數等，不識何以流傳至今。

《**東目館詩見**》**卷一**　胡曾《咏史》，以地名爲題，平鋪無味，不如曹唐《游仙詩》時有新意。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胡曾》　漢南從事邵陽人，《安定集》分十卷新。慷慨悲歌曾吊古，七言絶句動驚人。

分　論

《**寒食都門作**》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前解「寓目」字苦。「寓目」之爲言身立道傍，饞眼飽看，而於我全無分也。「萬萬家」妙，便是萬萬「金絡馬」，萬萬「玉顔人」。再加「春風」妙，人亦春風，馬亦春風，便是萬萬春風，此自是寫今年寒食。然於初動筆，便寫「二年」字者，蓋去年初至都門，或是挨插不入，今既遙遙又經三百有六十日，而再一寒食矣，猶然只得「寓目」，此爲失路之至苦也。（後解）此「軒車」、「冠蓋」，即七句之「誰」字也。朝則「竟出」，不見人面上有兩行淚也。暮則「爭回」，又不見人面上有兩行淚也。「紅塵外」寫其「竟出」之勢，「白日斜」寫其「爭回」之勢。末句妙妙，設不得此語，幾謂「兩行淚」是切望其殘羹冷汁矣。（金釋弓補注：「兩行淚」乃爲「故園」落，然則二年前一段高興，豈堪復問哉。）

《**獨不見**》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　此擬閨婦之思征人也。　首言邊關多警，良人從軍而去，張樂之榭塵凝，按歌之臺香滅，但見窗殘夜月，而良人不在，簾捲春風而燕子重來耳。回思玉關在萬里之外，音書寥寂，妾之寸心愁思無已，雖欲不成灰燼，其可得哉。末見思之之至。朱三錫評：　此篇與前《車遙遙》一體。總描寫閨思情景。

《**交河塞下曲**》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　此念將士之勞苦而作也。首言交河冰薄，月色遲遲，時則漢將思家，而感離別之久已。且塞北草生，動蘇武之泣，隴西雲起，興李陵之悲，乃所爲思家者如是。若荒涼之景，烏先覺曉而啼，雁獨知春而返，邊塞蕭條，其心易感，況更長笛一聲，斜陽欲墮，疲兵聽此，有不知其心之最苦者，夫豈特漢將之思家而已耶。朱三錫評：「冰薄日遲遲」，時已春矣。「思家感別離」，是當春而思也。三四承次句來，極寫將士思家之苦，而獨舉蘇武、李陵者，其殆有感於朝堂之上，不恤勞苦，不念寒暑，刻薄寡恩故也。觀李陵之《答子卿書》曰：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寸之封，加子之勤，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以二公漢朝表表之人，如此結局，其他可知矣。五六寫塞下荒涼之景，曰「烏先覺」，「雁獨知」者何故。言塞下日已曉矣，春已至矣，而其寒如故，人若不知有春日者，況當夕陽西下，樓上笛聲，其思家之念倍深，而別離之情倍加矣。

《**車遙遙**》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　此賦閨人之思念其夫也。　首言自君出門而去，即入空房，以守寂寥，自此魚書久斷，惟覺玉枕之夜寒，雁帛無傳，正值金鈿之秋盡，此正見遙遙之意也。是以楚雨落於臉邊，秦雲銷於頭上，空房之情緒如此已。昔者車馬出門，謂宜及時而返，今者芳草又衰，君猶未至，空見碧天霜冷，情緒亦轉無憀，所以念出門而慨然也。

《**贈漁者**》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　首言爲漁之樂，不愧萬戶侯之貴，而侯封世掌，此亦子孫相繼以老於扁舟焉。惟以扁舟爲業，故往來南越之中，慣諳蛟室，生長東吳之地，熟識蜃樓耳。至於把釣竿而遣悶，卻萱草以忘憂，眞有不愧侯封者。夫何以逃名成趣，白首忘機，舉世無人，惟爾爲能。若是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豈非斯人之儔也歟。二聯承第二句，三聯應首句。朱三錫評：　須知此爲名利場中受勞不過，受苦已極，酒醒夢覺，無端想着漁者。劈頭便云「不愧人間萬戶侯」，不是輕輕小富貴，直以萬戶侯當之，此眞無量快活之事，異樣超忽之文也。　侯封世掌，今亦子孫相繼，故曰「不愧」。三四承次句來，往來南越，言其去來之自如，生長東吳，言其世業之不易。「蛟室」、「蜃樓」，是設想漁者胸中眼底另有天地，別有古今，一片純是樂境耳。五六遣悶忘憂，即七之「獨得逃名趣」處。「無機任白頭」正足「逃名趣」三字，言一切世間人無如此逍遙自在，眞實受用，非役役名利者可得濫叨也。

《**自嶺下泛舟到清遠峽作**》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不自得焉。」莊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爲命，德之盛也。」此詩便純是此段意思，於極無滋味中尋出滋味來，於極苦滋味中尋出好滋味來。人方咨嗟，我獨嘯歌；人方怨毒，我獨安和，此眞爲大段勉強不得之事也。看他嶺南，人人傳是鬼國，反偏說有「絶

境」在此。絕境之爲言第一洞天福地，非他山水之所得比。如三四「薜荔雨」、「蒹葭烟」，即嶺南；「山似黛」、「島如藍」即「絕境」也。妙筆又在「乘船今日」四字，說得恰似路旁無因忽然拾得夜光相似也者。（後解）後解又言豈惟今日安之，且將終身安之。所以或猶未必不舍去者，祇爲胸中所學未試故耳。五六妙妙。遇寺即游、遇潭即宿者，自言無恆游、無恆宿也，非曰必遊蕭寺、必宿桂潭也。雖且遊蕭潭、夜宿蕭寺，無不可也。乃至不遊蕭寺、不宿桂潭亦可也。悟得此段言語，始於嶺南絕境少分相應。《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乘船而下韶州，來至人間獨絕之境，方知嶺南之地有如此之勝也。夫所謂「絕境」者，蘿薜漫山，雨餘如黛，蒹葭覆島，烟盡如藍，此則嶺南之勝槩已。時余來此，且則遊蕭帝新松之寺，夜則宿嫦娥舊桂之潭，日夜所泊之景何佳也。惜乎篋書未獻，不能爲隱居之計，否則結茅此地，幾何不爲絕境中人哉。朱三錫評：「絕境」之爲言天下第一勝地也，嶺南相傳爲蠻瘴之區，積疑已久，一旦身入其境，忽睹異樣山水，又驚又喜，故曰「方知」也。三四寫嶺南絕境，山如黛，島如藍，眞有見所未見容形不盡之妙。五六言嶺南有寺可遊，有潭可宿。曰且遊夜宿者，是隨遇而遊，隨遇而宿，非擇寺而遊，擇潭而宿也。如此勝地，便可結茅自隱，而猶逡巡不決者，只爲胸中所學未試耳。

《題周瑜將軍廟》《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言瑜生當國步艱難之日，山川龍戰，其血漫漫而長流於野矣。自瑜一出交鋒，而退魏帝之旌旗，委質而安吳王之社稷，眞所稱王佐之資也。今者廟貌空存，但見雨餘草長，風起花殘，雖功業常存，欲求當時之碑碣一字，亦且無徵矣，惜哉。朱三錫評：前四句實寫，後四句感慨。

《渭濱》《答萬季野詩問》：胡曾詩云：「當時未入非熊夢，幾向斜陽嘆白頭。」非詠古人，乃自況耳。讀唐詩須識活句，莫墮死句也。

《滹沱河》《唐詩鏡》卷五三：晚唐人多以意見撑持，此非詩家正脈。

《洞庭》《四溟詩話》卷四：詩韻罕用「腥」字，胡曾《洞庭湖》絕句：「魚龍吹浪水雲腥。」造句儘佳。

《贈薛濤》《唐詩鏡》卷五三：語趣風騷。

傳記

《唐才子傳·胡曾》曾，長沙人也。咸通中進士。初再三下第，有詩云：「翰苑幾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閑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視人間富貴亦悠悠。遨歷四方，馬蹟窮歲月，所在必公卿館穀。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奇士也。嘗爲漢南從事。【略】惜其才茂而身未穎脫，痛哉！今《詠史詩》一卷，有咸通中人陳蓋注，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紀事

《鑒誡錄·判木夾》高相公（駢）統臨益部，兼號征南，蠻陬聞名，預自屏跡矣。然時飛一木夾，其中惟誇兵革犀象，欲借綿錦之江，飲馬濯足而已。高相公於是經營版築，置防城勇士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檄破之。仍判迴木夾，故胡曾破之數聯，天下稱爲奇絕。其辭云：「欲慕平交，妄希抗禮，何異持衡秤地，舉尺量天。」又答云：「越巂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是以南蠻議曰：「成都近有良將，未可圖焉。」於是烽燧無虞，誠款繼至。

《唐詩紀事·胡曾》高駢鎮蜀，南蠻時飛一木夾，有借錦江飲馬之語。曾時爲書記，以檄破之，兼有詩云：「辭天出塞陣雲空，【略】。」（或曰：路巖鎮蜀日，曾爲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安定集》十卷，胡曾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胡曾《安定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胡曾《詠史》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詠史詩》三卷。唐邵陽胡曾撰。凡一百五十首。曾，咸通末爲漢南從事。

《**宋史・藝文志七**》　胡曾《詠史詩》三卷，又《詩》一卷。

《**趙定宇書目**》　胡曾《詠史詩》一本。

《**百川書志》卷一四**　胡曾《詠史詩》三卷。漢南節度從事長沙胡曾撰。上自往古，下迄六朝，君臣得失明於心者，秉史筆斷爲絶句詩一百五十首。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曾《詠史詩》三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胡曾《詠史詩》一冊。三卷，百篇。晚唐人。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胡曾《詠史詠》二卷。

《**季滄葦藏書目**》　胡曾《詠史詩》三卷，二本。案此書今歸士禮居。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詠史詩二卷**》　唐胡曾撰。雜詠史事，各以地名爲題。自共工氏不周山，至隋汴水，凡七言絶句一百五十首。每首下各有註，不著姓名。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別集類一・詠史詩二卷**》　唐胡曾撰。明刊大字本。黄氏有宋刊本三卷，云附陳益注，朱崇吉評，十一行，行大二十二、小二十七字。〔續録〕宋刊本與四庫本不同，後歸胡心耘家，今歸顧鶴逸，三卷，十行二十二字，注二十六七字不等，通四十番，蕘圃跋得書始末甚詳，有徐、汪、季藏印。平津館有宋本。林蔭林等影鈔宋本，三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録・新彫注胡曾詠史詩三卷》(影鈔宋本)**　此宋版《詠史詩》，卷數與《文獻通考》合，與《四庫提要》異。昔年從文瀾閣鈔得一本，(不分卷)詩之次序及註皆與此不同，蓋別行之本，故卷首無序，亦不載註者名氏，知此本甚祕，可寶已。胡珽。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胡曾詠史詩一卷》(精寫本)**　唐邵陽胡曾著。曾舉咸通進士不第，爲漢南從事，有《安定集》，久不傳。此詩舉地爲題，自不周山至汴水，凡七言絶句一百五十二首，各有注語。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胡曾詠史詩三卷》，唐胡曾撰。通四十二葉宋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註雙行二十六七字不等。有黄丕烈跋，記得書始末甚詳。鈐有季振宜、徐乾學、汪士鐘各家藏印。又《新板增廣附音釋文胡曾詩注二卷》，唐胡曾撰。日本五山刊本，十行十六字，注大字頂格，每行二十字。又《新板增廣附音釋胡曾詩注三卷》，唐胡曾撰。日本活字本，十四行二十字，詩題大字占雙行，注低一格，卷一次行標「詠史詩」三字，下署「廬陵胡元質註」。

雜録

《**一統志》卷三六一引《名勝志**》　漢南從事胡曾墓，在(邵陽)縣西秋田村。曾，邵陽永成鄉人。

《**邵陽鄉土志・耆舊**》　胡曾，號秋田，邑西鄉秋田村人，村屬今永成二都，距縣治三十五里。

敬湘

《**詩話總龜・寓情門》引《唐賢抒情**》　(敬)相牧廬州，有朝客留意飲妓，祖送短亭，妓車後至，相贈之曰：「望斷蘇娘小小坡，【略】。」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　湘，廬州刺史。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金部員外郎**》　敬湘，《新表》敬氏：太子賓客晦子湘，廬州刺史。

獨孤霖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下**》　霖，祕書監。

又《**藝文志四**》　獨孤霖《玉堂集》二十卷。

沈棲遠

《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五月）乙酉，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沈棲遠守本官，以病陳乞故也。

《新唐書・藝文志四》　沈栖遠《景臺編》十卷（字子鸞，咸通進士第。）

《宋史・藝文志七》　沈棲遠《景臺編》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棲遠《景臺編》十卷。

李隱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　絳字深之，相憲宗，生璆、頊、璋。璆，河南府司錄參軍，生隱，字巖士。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李隱《大唐奇事記》十卷。咸通中人。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瀟湘錄》十卷。唐校書郎李隱撰，《館閣書目》云爾。《唐志》作柳詳，未知《書目》何據也。

《宋史・藝文志二》　李隱《唐紀奇事》十卷。

又《藝文志五》　李隱《大唐奇事》十卷，又《瀟湘錄》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瀟湘錄》十卷。唐李隱。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　《瀟湘錄》，唐人志怪中最鄙誕者，諸家或以爲李隱，或以爲柳詳，其書本諧謔，不必辯。

李都

《北夢瑣言》卷一一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因是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藺，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太平廣記》卷二〇九引《抒情詩》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草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詩話總龜・譏誚門中》引《古今詩話》　李郁尚書爲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略】。」言堪作符也。

李沇 李浣

《北夢瑣言》卷七　唐晉相李浣，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浣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磎以大彭先世，因贓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浣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寰事。八極鰲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眞官，臨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借沾施。生人血欲盡，欃槍無飽意。」甚有文義焉。

《舊唐書・李磎傳》　磎，字景望。【略】子沇，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步非煙

《唐詩紀事・非烟》　臨淮武公業，任河南參軍。有愛妾非烟，姓步氏，善文章，工擊甌。比鄰有趙子，以詩誘之曰：「一睹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非烟答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付誰。」趙又曰：「珍重佳人惠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誰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滿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非烟偶病旬日，方答之云：「無力嚴粧倚綉櫳，暗題蟬錦思無窮。（以連蟬錦香囊贈趙。）近來羸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後乃踰垣相從。趙有「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之句。非烟答曰：「相思何似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公業後知，箠殺之。趙竄於江淮。（公業粗悍，故非烟有媒妁所欺，匹合瑣類之語。）

《太平廣記》卷四九一引《三水小牘・非煙傳》（存目）

趙摶

《唐才子傳・張鼎》　同時趙摶有爽邁之度，工歌詩，韋靄亦進而無遇、退而有守者。詩各一卷。

《韻語陽秋》卷一七　《楚詞》云：「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王逸謂投六箸行六棋，故謂之六簙，言以菎蔽作箸，象牙爲棋也。而《楚辭補注》乃引《列子》擊博樓上，謂擊打也，如今之雙陸棋也。余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棋，俱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趙摶《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鬥。」今六簙既行六棋，則非雙陸明矣。

《崇文總目》卷五　《趙摶歌詩》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趙摶歌詩》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趙摶歌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摶歌詩》二卷。

殷七七

《續仙傳》卷下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延之禮重，慕其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搆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縱，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開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開蘂。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

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善，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會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十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搆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爲衆推落北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

《**詩話總龜・神仙門上**》引《**詩史**》　殷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有一藝佐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

《**堅瓠秘集**》**卷二**《**殷七七**》（存目）

蔣　凝

《**唐摭言・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蔣凝，咸通中詞賦絕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幺麼，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又《**知己**》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又《**戴應不捷聲價益振**》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嘆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北夢瑣言**》**卷五**　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

《**崇文總目**》**卷五**　《蔣凝賦》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蔣凝賦》三卷。字仲山，咸通進士第。

《**宋史・藝文志七**》《蔣凝賦集》三卷。

《**升庵詩話・無名氏六言詩**》　蔣凝賦止四韻，邠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

韓　氏于祐妻

論　述

《**題紅葉**》《名媛詩歸》卷九：「慇懃」、「好去」，有無限叮嚀意。只此四句，波波折折，深情委曲，微而澹、宕而遠，非細心女子寫不出如此幽懷，做不出如此幽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引唐汝詢曰：情態不露，與縫衣結緣者自別。周珽曰：斬斷六朝浮靡妖艷蹊徑，是眞性情之詩，「謝」字、「好去」字，涵無限情緒，無限風趣。《唐詩摘抄》卷二：「好去」二字略斷，蓋囑付之詞。絕不言情，無限幽憂之意，自在言外。文人作宮詞，便有多少無聊怨望之語，豈知身歷其地者，轉覺難言耳。《唐詩箋注》：首句是興，「何」字妙，言流水如人，似亦有不耐深宮之意。而已不能偕行，特寄情紅葉，流到人間。思致極纏綿。

《**自感**》《名媛詩歸》卷九「一聯佳句」等二句：如此益令人情深。「今日卻成」二句：「卻成」字、「方知」字，又有無限欣喜之意。

紀事

《雲谿友議・題紅怨》 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後亦一任范陽，獲其退宮，睹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北夢瑣言》卷九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太平廣記》三五四引《北夢瑣言》 進士李茵，襄州人。嘗游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迨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流紅記（紅葉題詩娶韓氏）》（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記上》 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於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睹紅葉吁怨，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二事，合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七修類稿・辯證類一・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略】、《雲谿友議》【略】、《北夢瑣言》【略】、《玉溪編事》【略】、《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名既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記而事故略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圖詩既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即以爲一事目之也。況《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耶。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名媛詩歸》卷九《宣宗宮人韓氏》 宣帝時，盧渥應舉，偶臨御溝，得一紅葉，有詩云云。及放宮人，渥獲氏。韓氏睹紅葉，嗟吁久之。曰「當時偶題，君乃得之」。復感而作詩云。一說僖宗時，于祐晚步禁衢，得紅葉，上有詩一絕。祐亦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娶宮人，韓氏見葉，驚曰：「此妾所作。妾水中亦得一葉。」驗之相合，因感泣曰：「事皆前定也。」《北夢瑣言》又載進士李茵得紅葉娶韓氏。三說不同，皆不可曉，故并記於此。

藝文

《綠窗新話・韓夫人題葉成親》（存目）
白樸《韓翠蘋御水流紅葉》雜劇（存目）
王驥德《韓夫人題紅記》傳奇（存目）
《醒世恒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存目）

張演

《社日村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周珽曰：村居時豐物阜之樂，有此氣象，誰謂堯舜之後，《擊壤》絕響。恐非所望于乾寧光啓之世也。或因社日會飲，想像盛時光景耳，倘所謂四方擾亂一州安耶。周敬評：衢謠壤歌，點綴太平景象如畫。

《唐才子傳・周繇》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略】同登第有張演者，工詩，間見一二篇，亦佳作也。

陳琡

《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玉堂閒話》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絛，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

《登科記考附考・進士科》陳琡。登乾符中第。

喻坦之

《唐摭言・海叙不遇》（存目）

《唐才子傳・喻坦之》坦之，睦州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久寓長安，囊罄，憶漁樵，還居舊山。與李建州頻爲友，頻以詩送歸云：「從容心自切，飲水勝銜盃。共在山中住，相隨闕下來。脩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昇平代，終遺草澤才。」又：「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蓋困於窮蹇，情見於辭矣。同時嚴維、徐凝、章八元枌榆相望，前後唱和亦多。詩集今傳。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喻坦之集》一卷　唐喻坦之撰。

《宋史・藝文志七》《喻坦之集》一卷。

李頻《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花含雨濕，江樹近潮敧。莫戀漁樵興，生涯各有爲。

方干《送喻坦之下第還江東》文戰偶未勝，無令移壯心。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沈。持杯話來日，不聽洞庭砧。

曹松《送進士喻坦之遊太原》北鄙征難盡，詩愁滿去程。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鋤聲。逗野河流濁，離雲磧日明。并州戎壘地，角動引風生。

任濤

《唐摭言・海叙不遇》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

起，人卧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唐才子傳・任濤**》　濤，筠州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咸通）中，應數舉，每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略】特與放鄉里雜役，仍令本貫優禮。【略】未幾，濤逝去。有才無命，大可憐也。詩集今傳。

《**唐詩紀事・任濤**》　李建州頻主京兆解試，時濤與許棠、張喬、俞坦之、劇燕、吳宰、張螢、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是年試，俱以次得之。是歲，咸通末也。《月中桂》詩，張喬擅場。頻以許棠場屋多年，爲首薦。

《**堅瓠戊集**》**卷三**《**因詩免役**》　唐筠州任濤，咸通進士。常侍李騭見其詩有「露溥沙鶴起，人卧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騭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又辛元龍字慶甫，號松垣先生，有氣節。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圍屏。」

《**娛書堂詩話**》**卷上**　唐任濤，高安人。

釋文秀

《**唐詩紀事・僧文秀**》　秀，唐末詩僧也。鄭谷《喜秀上人相訪》詩，有「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之句。又《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云：「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知趨內殿，閉門長似在深山。」又《重訪秀上人》云：「展畫長懷吳寺殿，宜茶偏賞霅溪泉。」又《寄題詩僧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唯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舊山歸老有東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秀，南僧也，而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送遊五臺》詩云：「內殿評詩切，身回心未回。」

齊己《**寄文秀大師**》　皎然靈一時，還有屈於詩。世豈無英主，天何惜大師。道終歸正始，心莫問多岐。覽卷堪驚立，貞風喜未衰。

劉兼《**寄滑州文秀大師**》　分飛屈指十三年，菡萏峰前別社蓮。薄宦偶然來左蜀，孤雲何事在南燕。一封瑤簡音初達，兩處金沙色共圓。珍重湯休惠佳句，郡齋吟久不成眠。

苗紳

《**金華子**》**卷下**　苗紳貶南中，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紳歎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于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于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八**《**司勳員外郎**》　《東觀奏記》中：武昌軍節度使苗，（名與庭裕家諱同。）責仝子嚴不避馬，擒至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爲清議所薄。《廬山記》二經藏院在東林寺東廡，有韋丹、韋宙寫。咸通八年，江州刺史苗紳有二韋寫眞贊。紳，宙之外孫也。

鄭谷《**送人之九江謁郡侯苗員外紳**》　澤國尋知己，南浮不偶遊。湓城分楚塞，廬岳對江州。曉飯臨孤嶼，春帆入亂流。雙旌相望處，月白庾公樓。

王樞

《**詩話總龜・唱和門**》**引**《**雅言雜載**》　曹相確鎮浙西日，會湖中，郡判官王樞舉進士嚴惲詩曰：「春光苒苒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王仰其才調，和曰：「花落花開人世夢，衰榮閑事且持杯。春風底事輕搖落，何似從來不要開。」

《**資治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　十二月，【略】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

元　淳

《**寄洛中諸妹**》《名媛詩歸》卷一二：「歸心」句，此句妙在「獨」字，用得警直。歸心夢知，人所常用，只一「獨」字，覺有歷亂難堪意。情事亦不甚曲折，但覺輕快而非淺薄。《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起結照應，有情；中聯叙久別綣懷之衷，有致。女郎詩之雋永者，誰謂形雌終涉脂粉氣也。引周啓琦評：苦調慘人。

樂朋龜

《**北夢瑣言**》**卷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

又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略】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史，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宋高僧傳・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徹**》　徹極多著述，碑頌歌詩。不知所終。內翰侍郎樂朋龜爲眞讚，鳳翔、嘉州皆寫其眞相。

《**全蜀藝文志**》**卷五六引費著**《**器物譜**》　唐鐵券二：昭宗以賜陳敬瑄、田令孜也。【略】敬瑄以中和三年十月受賜，令孜以四年十一月受賜，僖宗猶在成都。明年，僖宗還京師。後此八年，當景福六年四月，二人俱爲王建所殺。據《新唐書》，蓋同日死。令孜與敬瑄，實斲喪唐室，何功之有焉。雖冒受此券，卒不可用，天道果昭昭乎。券字益就漫滅，可惜。錄其槩左方敬瑄券文，承旨樂朋龜作。唐末之號令文章，其氣象類如此也。

《**崇文總目**》**卷五**　《樂朋龜賦》一卷。樂朋龜《綸閣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樂朋龜《綸閣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樂朋龜《五書》一卷。

又《**藝文志七**》《樂朋龜集》七卷。又《綸閣集》十卷。

《**全唐文・樂朋龜**》　（樂）朋龜，字兆吉，滑臺人，第進士。中和元年官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後以太子太保致仕。

張　孜

《**鑒誡錄・夢太白**》　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躭酒如狂，好詩成癖。然於吟諷終昧風騷。爾來二十餘年，不成卷軸。孜與李山甫友善，常爲山甫鄙之。張乃圖寫李白眞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而坐，與孜對酌，論及歌詩。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要，自亦超然上昇。孜後所吐篇章，悉干教化，當時詩者，稍稍善之。有《遇雪》云：「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覓。其中豪貴家，搗椒泥四壁。到處生紅爐，周迴下羅幕。暖手調金絲，蘸甲酹瓊液。醉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豈知飢寒人，脚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時清無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眉來，始尋黃紙寫。草草蠲賦輿，忙忙點兵馬。天子自蒙塵，何曾濟孤寡。」又駕在蜀日，孜著雜言數篇，傷時頗切。其一首兩聯云：「只愛輕與肥，不憂貧與賤。著牙賣朱紫，斷錢賒舉選。」反駕還京之後，相府遣人捕之，孜乃易名姓，越淮而去。故李山甫嘗代孜歌，歌其當時易字。《夢白》云：「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後來二百年。英神絕氣歸玄天，日月星辰空蹙然。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瑞光閃爍天門開，五雲著地長裾來。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作縱橫才。巍峨宛似神仙客，一段風雷扶氣魄。低頭語了卻擡頭，指點胸前稱李白。夢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語喧青雲。白言天府偶閒暇，與我握手論高文。一論耳目清，再論心骨驚。豁如混沌初鑿破，天地海岳何分明。利若劍戟堅，健如虬龍爭。神機聖法說略盡，造化與我新精

靈。不問塵埃人，不語塵埃事。罇前半日空，歸雲掃筵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許向人間爲弟子。夢破青霄春，煙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卻是尋常人。」

《唐詩紀事・張孜》　僖宗在蜀，孜有傷時之作，其間云：「著牙賣朱紫，斷錢賒舉選。」帝還京，相府遣人捕之，孜易姓，越淮而遁。

黃巢

論述

《自題像》《能改齋漫録》卷八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按，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眞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賓退録》卷四：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録》。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憑欄杆望落暉。」

傳記

《新唐書・逆臣傳下・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略】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略】(中和四年)五月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忌，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略】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滌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於行在，詔以首獻於朝。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六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澱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饑。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揮麈後録》卷五　頃見王仁裕《洛城漫録》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而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然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七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時溥以黃巢首上行在者，僞也。東西二都舊老相傳，黃巢實不死，其爲尚讓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爲僧，得脫，往投河南尹張全義，故巢黨也。各不敢識，但作南禪寺以舍之。予數至南禪，壁間畫僧，巢也。其狀不逾中人，唯正蛇眼爲異耳。老人言：更有故寫眞絹本尤奇，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憑闌干看落暉。」爲李易初取也。

《貴耳集》卷下　黃巢五歲，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之父怪，欲擊巢，迺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略】。」跋

扈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爲神器之大盜耶。

《**七修類稿・詩文類九・菊花詩**》《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嘗聞我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人看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爲明，而敗則爲黃也。予則以「香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滿城盡帶甲，擾亂一番也。巢之反，果在于秋天，兵敗士誠、友諒，與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爲帝耶。是乃二詩之讖耳。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爲僧》 劉氏雜志曰【略】。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吳旦生曰：【略】徐、駱恥其聚麀，草檄興師，雖敗，人護脫之。巢，賊耳，可同日語哉。《剪燈新話》亦引賓王「桂子」之句、黃巢「鐵衣」之句，謂二人者身爲首惡，終能脫禍，可見知術之深。蓋文士不察，並類而提，可勝歎哉。陸放翁詩「他年不死君須記，會在天津看落暉」自注云：元微之贈老人詩「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如《雜志》、《新話》之言，則放翁不應援巢以自喻矣。殊不可解。

裴鉶

論述

《後山詩話》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紀事

《唐詩紀事・裴鉶》 乾符五年，鉶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題石室》詩曰：「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沱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時高駢爲使，時亂矣，故鉶詩有願到滄溟之句，有微旨也。鉶作《傳奇》，行於世。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裴鉶《傳奇》三卷。高駢從事。

《郡齋讀書志・傳奇三卷》 右唐裴鉶撰。《唐志》稱鉶高駢客，故其書所記皆神仙怪譎事。駢之惑呂用之，未必非鉶輩導諛所致。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類》 《傳奇》六卷，唐裴鉶撰。高駢從事也。尹師魯初見范文正《岳陽樓記》曰：「傳奇體爾。」然文體隨時，要之理勝爲貴，文正豈可與傳奇同日語哉。蓋一時戲笑之談耳。《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後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

《宋史・藝文志五》 裴鉶《傳奇》三卷，《傳載》一卷。

藝文

《醉翁談録・西山聶隱娘》、尤侗《黑白衛》傳奇 （存目）

楊景言《磨勒盜紅綃》雜劇、佚名《磨勒盜紅綃》戲文、梁辰魚《紅綃妓手語傳情》雜劇、梅鼎祚《崑崙奴劍俠成仙》雜劇 （存目）

楊珽《龍膏記》傳奇 （存目）

《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庾天錫《裴航遇雲英》雜劇、龍膺等《藍橋記》、楊

之炯《玉杵記》傳奇、雲水道人《藍橋玉杵記》、黃北森《藍橋驛》（存目）

僖宗宮人

《唐詩紀事・僖宗宮人》 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眞，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眞就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眞。後僖宗幸蜀，眞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歸處訥

《鑒誡錄・歸生刺》 歸處訥者，歸侍郎（融）之曾孫也。多遊秦隴，言足是非。在事者無不以金帛酒食彌縫之，畏其詠也。或見人衣鮮華，即念詩曰：「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冤魂。」黃巢犯京後，守亮、守信等悉爲楊軍容（復恭）義兒，勢奪諸侯，亦一時之威也。歸有不平之色，詠虺漢以刺之曰：「草頭灰面惡形儀，盡是軍容表裏兜。昔日水牛攀角上，而今細馬劈腰騎。錢多內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尚厭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鍍金牙齒咬銀匙。」又詠奸漢云：「輕唇利舌傍侯門，送諂承顏日日新。愛與大官添弟子，能將小藥獻夫人。秤頭不放分毫過，對酒常如割骨貧。更有一般奸太暗，聚錢惟趂買金銀。」又代村婦詠邊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動便經年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婿，朝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校書（欽若），本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齊名。天復初，應舉，值大駕東遷，蜀路不通，干戈繼起，遂客寄天水。荏苒一紀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慟，廣於寺院追薦懺罪而已。歸與石遽因小隙，荼毒詠之，石氏聲名因茲減價。詩曰：「十二年來匿父喪，三年之罪遣誰當。如今追薦應無益，已被牛頭煮幾場。」

鄭良士

《唐才子傳・鄭良士》 良士字君夢，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昭宗時自表獻詩五百餘篇，勅授補闕而終。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駭羨，難其比也。今有《白巖集》十卷傳世。舊言：「詩或窮人，或達人。」達者，良士是矣。亦命之所爲，詩何能與。過詩則不揣其本也。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良士《白巖集》十卷。字君夢。昭宗時獻詩五百篇，授補闕。

《宋史・藝文志七》 鄭昌士《白巖集》五卷，又《詩集》十卷。鄭昌士《四六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良士《白巖集》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鄭良士《白巖文集詩集》十卷，《中壘集》十卷。

薛準

《北夢瑣言》卷一〇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閤卑觀，遇修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酬，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己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薛沆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南部新書**》 鄭相肇牧廬州，日以詩酒爲娛。【略】後代者薛沆郎中到郡，《題藏舟浦花》一聯云：「也知別有風光主，蓓蕾枝枝似去年。」又《別後寄席中三蘭》（三人名中幷曰蘭）：「淮淝兩水不相通，隔岸臨流望向東。千顆泪珠無寄處，一時彈與渡前風。」

釋澹交

論述

《**望樊川**》《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略】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首聯用「中」字，則東韻也。

《**寫真**》《唐詩鏡》卷五四：三句語入當家，末語亦稱。《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起言寫照因動內照之感；三、四思入悟境，承上「自見」來；五、六悟參繪理，承上「圖形」來；結禪悟更深，承上「傷神」來。理趣固玄，想頭亦妙。蓋人世誰非夢中人，誰爲了事人。此身此形，誰非幻質，誰異空塵。故禪家見性之說，正欲人自見本來也。如水花墨彩，終不離色相，則形神醒夢，總屬不了之局，能不因圖自見，反增傷感耶。語語宗鏡微旨。引徐充評：八句俱超脫。周珽評：李卓吾云：「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死夢生，夢苦夢樂，夢固夢也，醒亦夢也。」此曰「夢中夢」，悟矣，對以「身外身」說圖形，覺切。妙在「已是」、「更逢」四字。

紀事

《**宋高僧傳・唐蘇州藏眞**》 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卻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分散。廙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烏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卻蘇，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衆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六。時澹交爲廙作眞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謚號塔名。名士吳重裕書碑。

鄭綮

論述

綜論

《**舊唐書・鄭綮傳**》 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徐積《書鄭綮傳》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略】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書鄭君傳。

華鎮《鄭綮論》 昭宗以鄭綮爲相，綮曰：「歇後鄭五爲宰相，事可知矣。」三月而去之。若曰天下多事，非綮所能辦，則當時賢於綮者，相繼在位，亦安能勝其亂。唐之季世，禍稔運遷，人知其不可支矣。雖有賢俊，末如之何。使綮竊冒權利，苟歲月之寵，未必即至於敗，顧才與望，雅不逮此。邂逅而至，內知自愧而不居，與夫不度其力，饕嗜聲勢，自貽覆餗之羞者遠矣。人之所受，固有長短，苦不自知，以至於僨，乏綮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雖不高於時，其識慮之芬芳，有足歆者。

《韻語陽秋》卷二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遊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

《碧溪詩話》卷二 或問鄭綮：「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那得之。」【略】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

《西園詩說》 或問唐相國鄭綮近爲新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旨哉斯語，足見詩境之清，詩思之苦。元遺山詩「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即此意也。

分論

《老僧》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詩史》：晚唐詩句尚切對，然氣韻甚卑。鄭綮《山居》云：「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自謂銖兩輕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曉來天。」對屬雖偏，亦有佳處。

《唐詩摘抄》卷一 通首皆實，止一「知」字虛。知，我知之也，讀此一字，覺詩翁與禪伯默然相對，並未道一字半字，已將西來大意覿面交付也。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枝頭鳥下放生台。

《題中書壁》 《唐音癸籤・談叢二》：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蛆蜫蜦，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言國運且衰，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若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傳記

《新唐書・鄭綮傳》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讙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紀事

鄭綮《開天傳信記序》 余何爲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隕墜。輒因簿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北夢瑣言》卷七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愼，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

渴於攘卻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崑崙，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昭宗乾寧元年二月 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明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略】（秋七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綮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

《新唐書・楊行密傳》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綮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

著録

《郡齋讀書志・開天傳信記一卷》 右唐鄭綮撰。紀開元、天寶傳聞之事，故曰「傳信」。

《直齋書録解題・雜史類》 《開天傳信記》一卷，唐吏部員外郎鄭綮撰，雜記開元、天寶時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三・開天傳信記一卷》 唐鄭綮撰。綮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好以詩謠託諷，昭宗意其有所蘊蓄，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者」，即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綮嘗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顧未之及，或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記開元天寶故事，凡三十二條。自序稱「簿領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以傳信爲名。其紀明皇戲遊城南，王琚延過其家謀誅韋氏一條，據《唐書》琚傳，乃琚選補主簿，過謝太子，乘機進説，以除太平公主，竝無先過琚家之事。司馬光作《通鑑》，亦不從是書，惟《新唐書》兼採之。然韋氏稱制時，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安得復卜居韋杜？綮所記恐非事實，宜爲《通鑑》所不取。又如華陰見岳神、夢遊月宮、羅公遠隱形、葉法善符録諸事，亦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然行世既久，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録以備小説之一種焉。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開天傳信記》一卷唐鄭綮撰。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四・開天傳信記一卷》《百川學海》本） 唐鄭綮撰。【略】新唐志・雜史類》《崇文目・雜史類》《讀書志・雜史類》《書録解題・（雜史類）》《通考・雜史類》《宋志》俱載之。是書乃其官吏部員外郎時所作。前有自序【略】。今觀其書，凡三十條，皆記開元、天寶間傳聞之事，間有失實。又如華陰嶽神、夢遊月宮及盧公遠、葉法善諸事，尤不足以傳信。以文士久相引用，今亦不得而廢之焉。《説郛》、《歷代小説》、《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四庫提要辨證・小説家類三・開天傳信記一卷》 嘉錫案：陳振孫《書録解題》卷五雜史類云：「《開天傳信》記一卷，唐吏部員外郎鄭綮撰，雜記開元、天寶時事。」勞格《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四，據以補入吏外。

李廷璧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上》 廷璧字冠祥。

《太平廣記》卷二七二引《抒情集》 李廷璧二十年應舉，方於蜀中策名。歌篇靡麗，詩韻精能。嘗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略】。」

《唐摭言・防慎不至》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内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

得偷衣賊也。」

楊奇鯤

《北夢瑣言》卷一一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猶傳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詞甚清美也。

《新唐書・南蠻傳中》（南詔王）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

姚巖傑

《唐摭言・海叙不遇》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搆，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咏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憑欄嘔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於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唐詩紀事・姚巖傑》　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病死。

彭蟾

《南部新書》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丞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王貞白《贈彭蟾處士》　不阻兵散亂，穿楊已疊雙。文深李北海，詩淨賈長江。退隱斷山藥，醉眠憑酒缸。年年搜草澤，未便老書窗。

王滌

《唐詩紀事・王滌》　《三鄉》詩云：「浣紗遊女出關東，舊跡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迴首向春風。」滌，字用霖，及景福進士第。

貫休《寄王滌》　梅月多開戶，衣裳潤欲滴。寂寥雖無形，不是小讐敵。地虛草木壯，雨白桃李赤。永日無人來，庭花苦狼籍。吟高好鳥覷，風靜茶煙直。唯思萊子來，衣拖五般色。

黃滔《和王舍人崔補闕題天王寺》　郭內青山寺，難論此崛奇。白雲生院落，流水下城池。石像雷霆啓，江沙鼎鼐期。嶽僧來坐夏，秦客會題詩。岡轉

泉根滑，門升蘚級危。紫微今日句，黃絹昔年碑。歇鶴松低閣，鳴蛩徑出籬。粉垣千堵束，金塔九層支。啼鳥笙簧韻，開花錦繡姿。清齋奔井邑，玄髮剃熊羆。極浦征帆小，平蕪落日遲。風篁清卻暑，烟草綠無時。信士三公作，靈蹤四絕推。良遊如不宿，明月擬何之。

韓垂

《唐詩紀事・韓垂》 垂，唐之詩人也。《題金山》【略】其詩偶爲庸僧所毀。江南時，李鍾山留一絕云：「不嗟白髮曾遊此，不嘆征帆無了期。盡日憑欄誰會我，只悲不見韓垂詩。」（鍾山公，建勳也。）

《升菴詩話・金山寺詩》 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

《問花樓詩話》卷一 金山在江中，距城數里，與焦山相伯仲，余往來登眺地也。古稱金鰲、浮玉，江、漢入海之門戶，即今京口金、焦是已。金山舊有張祜詩刻，山陰王季重《遊金山記》亟稱之。先廣文云：「張詩結句衰颯，韓垂詩遠勝張作。」【略】昨信宿山寺，問訊老僧，求季重往日糊名評詩之處，絕無知者，即賣墨刻頭陀，亦懶不解事。江山猶昨，佳客無多，古今所同憾也。

釋智閑

傳記

《宋高僧傳・梁鄧州香嚴山智閑》 釋智閑，青州人也。身裁七尺，博聞強記，有幹略。親黨觀其所以，謂之曰：「汝加力學，則他後成佐時之良器也。」俄爾，辭親出俗。既而慕法心堅，至南方禮溈山大圓禪師盛會，咸推閑爲俊敏。溈山一日召對茫然，將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餅弗可充饑也。」便望南陽忠國師遺跡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證，抒頌唱之，由茲盛化。終後，勅謚襲燈大師，塔號延福焉。

紀事

《祖堂集・香嚴和尚》 香嚴和尚嗣溈山，在登州。師諱智閑。未睹實錄。時云青州人也。身方七尺，博聞利辯，才學無當。在溈山衆中時，擊論玄猷，時稱「禪匠」。前後數數扣擊溈山，問難對答如流。溈山深知其浮學，未達根本，而未能制其詞辯。後因一朝，溈山問曰：「汝從前所有學，解以眼耳。於他人見聞及經卷冊子上，記得來者，吾不問汝。汝初從父母胞胎中出，未識東西時本分事，汝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從茲無對，低頭良久，更進數言，溈山皆不納之。遂請爲道，溈山云：「吾道不當，汝自道得，是汝眼目。」師遂歸堂中，遍撿冊子，亦無一言可對，遂一時燼之。有學人所前乞取，師云：「我一生來被他帶累，汝更要之奚爲。」并不與之，一時燼矣。師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余自生來謂無有當，今日被溈山一撲淨盡，且作一個長行粥飯僧過一生。」遂禮辭溈山，兩淚出門。因到香嚴山忠國師遺跡，棲心憩泊，併除草木散悶。因擊擲瓦礫次失笑，而因大悟，乃作偈曰：「一挂忘所知，更不自修持。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十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便罷歸室，焚香具威儀，五體投地，遙禮溈山讚曰：「眞善知識，具大慈悲，拔濟迷品。當時若爲我道却，則無今日事也。」便上溈山，具陳前事，并發明偈子呈似。和尚便上堂，令堂維那呈似大惣，大衆惣賀。唯有仰山，出外未歸。仰山歸後，撝山向仰山說前件因緣，兼把偈子見似仰山。仰山見了，【略】。仰山便去香嚴處，賀喜一切後，便問：「前頭則有如是次第了也。然雖如此，不息衆人疑，作摩生疑壑，將謂預造，師兄已是發明了也。別是氣道造道將來。香嚴便造偈對曰：「去年未是貧，今年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亦無。」仰山云：「師兄在知有如來禪，且不知有祖師禪。」師問僧：「如人在高樹上，口銜樹枝，脚下踏樹，手不攀枝，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又須向伊道，若道又被撲殺，不道違於他問。汝此時作摩生指他，自免喪身失命。」虎頭招上座返問：「上樹時則不

問，未上樹時作摩生。」師笑噓噓。問：「如何是據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云：「見摩見摩。」問：「如何是無表戒。」云：「待闍梨還俗則爲你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云：「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在什摩處。与摩時亦不敢道在。」云：「如幻人心心所念法。」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大德未問時則答。」進曰：「即今時如何。」云：「即今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原佛所印。」師把杖抛下，撮手而去，指古人跡頌曰：「古人語，語中骨，如雲暝秋月，光明時出沒。【略】」師與樂普同行，欲得相別時，樂普云：「同行什摩處去。」師云：「去東京。」普曰：「去作什摩。」師云：「十字路頭卓庵去。」普曰：「卓庵作什摩。」師云：「爲人。」普曰：「作摩生爲人。」師舉起拂子。普舉拂子：「作摩生爲人。」師便抛下佛。普云：「荒處猶過，在淨地。爲什摩却迷人。」師云：「怪伊作什摩。」《勵學吟》：「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道人不決。【略】」師《誡宗教接物頌》曰：「三句語，究人玄。迅面目，示豁然。【略】」【略】從容得二日，師戴帽子上堂，其僧便出來問：「承師有言：『恆照常照本來照。』三等照則不問，不照時喚作什摩。」師便却下帽子，抛放衆前。其僧却歸洞山，具陳前事。洞山却低頭後云：「實與摩也無。」對云：「實與摩。」洞云：「若也實與摩，斫頭也無罪過。」其僧却歸香嚴，具陳前事。師下牀，向洞山合掌云：「新豐和尚是作家。」《最後頌》曰：「有一語，全規矩。休思量，不自許。【略】」《常在頌》：「管帶歷歷，諸邊寧息。平常見聞，不入榛棘。【略】」《修行頌》曰：「天寒宜曝日，歸堂一食傾。【略】」鄭郎中問頌：「既無人解，又無人縛。出此路歧，入何城廓。」師頌答：「語中埋跡，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道同。【略】」鄭郎中又問：「來無他徹跡，去是非我途。【略】」大師以《發機頌》答：「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略】」《清思頌》曰：「盡日坐虛堂，靜思絕參詳。【略】」《談玄頌》曰：「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略】」《謁學人玄機頌》曰：「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略】」《渾淪語頌》曰：「一束苑，草六分。蓋得庵，無子門。【略】」師爲衆曰：「此世界日月短促，則須急急底事了却去。平治如許多不如意事，直須如地相似。安然不動，一切殊勝境不隨轉，只摩尋常，不用造作，獨脫現前，不帶伴侶。皎然秋月明，內外通透。尅念寸陰，直須此生了却。今生不了，阿誰替代。大德莫待頭白齒黃，耳聾眼暗，無常到來，悔當何及。大德身上是他衣，堂裏是他食。燈油大炭，床榻卧具，什方信心供須，將何道業消受。一念跡不盡，個個是債負。特達丈夫，氣志堅固。心如斷繩，休去三界因果。無斷現時富貴貧窮，苦樂之事，盡未來際，縱恣貪愛，織造有漏。至于今日應當知足。過去諸佛，還從凡夫中修持去，無天生聖人。大德本離殞中，抛却父母出家，爲什摩事。莫因循，莫猶預，虛度光陰。古人道：『寄語參玄人，光陰莫虛度。』百丈云：『努力一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諸殃。」《明古頌》曰：「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略】」《謁崔大夫暢玄頌》曰：「達人多隱顯，不定露形儀。【略】」《寶明頌》曰：「思清人少慮，風規自然足。影落在音容，孤明絕撑觸。」《出家頌》：「從來求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只尋常，更無小殊勝。」《寄法堂頌》：「東間裏入寂，西間裏語話。中間裏睡眠，通間裏行道。向前即檢拔，向後即隱形。」時人都不措，問：「什摩精靈。」答曰：「淨地上鼓怒，怡然中伴嗔，平坦處不守，危嶮中藏身。盲聾遇之眼開，僧瑤駐筆凝神。」《玄旨頌》曰：「去去無標的，來來只摩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咳咳。」《贈同住歸寂頌》：「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芽絕，不話唐言休梵書。【略】」《勸學頌》曰：「出家修道莫求安，失念求安學道難。未得直須求大道，覺了無安無不安。」《志守得破頌》云：「十五日已前，師僧莫離此間；十五日已後，師僧莫住此間。【略】」《辭見聞頌》曰：「好住逕分離，幽宗人跡稀。從來未登陟，無計遣狐疑。」《分明頌》：「頓喪命根，威德自足。一物不似，規矩現前。」《遵古路頌》謁郎中：「虛心越境淨思量，句裏無蹤聲外詳。文字影像駭驚覺，動容彈指飽馨香。」《謁董兵馬使說示偈》：「宿靜心意到山中，爲求半偈契神蹤。【略】」《專志頌》：「宛轉宛轉，究盡疑見。【略】」《謁學人宗教宗如》：「滿寺釋迦子，未詳釋迦經。喚來試共語，開口雜音聲。」《三句後意頌》：「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自餘化緣終始年月，悉彰實錄。勅謚襲燈大師延福之塔。

《景德傳燈錄》卷一一《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香嚴智閑禪師》 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

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略】師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堅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豎起拂子。玄沙云：「祇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禪師。

孫定

《唐摭言・海叙不遇》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爲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黃台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　歙州問政山，聶道士所居。嘗有人涉險攀蘿至絕壁，於巖下嵌空處見題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尚可辯，題云黃台詞，不知台何人也。「千尋練帶新安水【略】台，國初時任屯田員外郎。世有全篇。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神仙雜記》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義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苕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略】。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問政山》　《詩藪雜編・閏餘上・五代》：此篇整練宏富，非大才力不易到，押險韻尤工密。

《崇文總目》卷五　黃台《江西表狀》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黃台《江西表狀》二卷。鍾傳從事。

《宋史・藝文志七》　黃台《江西表狀》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黃台《江西表狀》二卷。

孫棨

孫棨《北里志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盛。自歲初等第於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來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賞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伎，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慙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

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峭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無爲子序。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北里志一卷》（說郛本） 唐孫棨撰。（棨，字文威，號無爲子，官至翰林學士。）晁、陳《書目》、《通考》、《宋志》俱著錄。晁氏云：記大中進士游俠平康事，孫光憲言棨之意在譏盧相攜也。蓋攜之女與其甥通，攜知之，遂以妻之，殺家人以滅口云。（孫光憲以下，衢本有，袁本無。）今按其書成於僖宗中和甲辰，前有自序。【略】其言如此，則其作書之旨，固自有在。後世《青樓集》、《板橋雜記》諸書，亦以追念承平光景而作，實濫觴於文威，且記北里與盧相事何涉。孫氏之言，未足爲據也。文威工吟詠，今《全唐詩》中所載贈妓詩六首，即從此書錄出。其卷末有北里不測堪戒二事，頗足以警人。此本自序之末，有明陳眉公（繼儒）跋，謂此志風韻猶爾雅，《青樓集》、《教坊記》，莫能逮也。又稱天子狩游，膏粱平進，粉黛之妖，幾埒鄭、衛，萬乘西巡，端由北里，作志者其有憂患乎。斯言得之矣，《古今說海》亦收入之。

《北里志・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又《鄭舉舉》（存目）

又《王團兒》（存目）

《唐語林・補遺》 翰林學士孫棨《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醵宴。乾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眞是也。曲中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風令不疑，任你風流稱醞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唐才子傳・趙光遠》 光遠等千金之子，厭飫膏粱，仰蔭承榮，視若談笑，驕侈不期而至矣。況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盪，素少閑邪之慮者哉。故辭意多裙裾妖艷之態，無足怪矣。有孫（啓）（棨）、崔珏，同時恣心狂狎，相爲唱和，頗陷輕薄，無退讓之風。【略】區區涼德，徒曰貴介，不暇錄尚多云。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北里志》一卷。唐學士孫棨撰，載平康狹邪事。

《宋史・藝文志五》 孫棨《北里志》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北里志》一卷，唐孫棨。

《百川書志》卷八 《北里志》，唐孫棨撰，自序稱無爲子，記大中進士游俠平康二十事。摭言五條附。

《善本書室藏書志・小說家類・北里志一卷》（舊鈔本，汪季青藏書） 前翰林學士孫棨撰。前有中和甲辰無爲子序。【略】其誌向彙刊於《說海》中，此獨明鈔本，有古香樓休甯汪季青家藏書籍印，及陳寶所印，寶所名鴻寶，一字位人，仁和人，乾隆辛未召試賜舉人，歷官工科給事中。

鄭谷《偶懷寄臺院孫端公棨》 才拙道仍孤，無何捨釣徒。班雖沾玉筍，香不近金爐。雨露瞻雙闕，煙波隔五湖。唯君應見念，曾共伏青蒲。（谷舊與端公同在諫垣。）

秦韜玉

論述

綜論

《唐音癸籤・評彙四》 秦韜玉調似李山甫，詠手押「髯」字詩，尤矯癡可

喜。（遯叟）

《**春草堂詩話》卷一**　詩可以怨，怨而不怒者上乘矣。唐朱慶餘「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不若秦韜玉之「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

《**戴酒園詩話又編・秦韜玉》**　秦韜玉詩無足言，獨《貧女》篇遂爲古今口舌。「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讀之輒爲短氣，不減江州夜月，商婦琵琶也。《春雪》詩「惹砌任教香粉妬，縈叢自學小梅嬌」，弄姿處亦有小翩試風之態。

分　論

《**長安書懷**》《詩話總龜・留題門下》引《零陵總記》：瀟水在永州西三十步，自道州營道縣九嶷山中亦名爲營水。湘水在永州北十里，出自桂林海陽山中，經靈渠北流至零陵北，與瀟水合。二水皆清泚一色。高秋八九月，雖丈餘可以見底。自零陵合流謂之瀟湘，經衡陽，抵長沙，入洞庭。秦韜玉有詩云「嵐光楚岫和空碧，【略】」皆曲盡其妙。《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因感秋思歸而作也。首言客窗夜雨滴於寒更，撩動鄉思而撥之不得其平焉，惟不能平，是以長有歸心懸於馬首，更何堪無寐而聽乎蛩聲耶。斯時也，但見嵐收楚岫之雲與天同碧，秋染湘江之水到底澄清，想故園之景，亦應有秋色之來臨矣。早晚解組而去，橘香深處，橫釣舟而自適，回首長安，亦奚足以攖吾慮哉。朱三錫評：一寫時，二寫懷。「撥不平」三字寫盡感時興思情緒。三四「懸馬首」、「枕蛩聲」，皆寫「不平」二字也。五六皆故園秋景，所急欲去者，正爲此耳。

《**春雪**》《瀛奎律髓》卷二一方回評：三、四頗切於春雪，但詩格稍弱。紀昀評：此論是。又：五、六俗格。何焯評：首句反呼結。深刺童騃無識，以災爲瑞，非徒致嘆於苦樂不均也。

《**貧女**》《鑒誡錄・作者同》：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秦侍郎韜玉繼之，意轉殊絕。《瀛奎律髓》卷三一方回評：此詩世人盛傳誦之。紀昀評：言外深致不滿，然則何必錄之。又：格調太卑。馮班評：托興可哀。何焯評：高髻險妝，見《唐書・車服志》。此句就他人一面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語語爲貧士寫照。《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此傷時未遇，而托貧女以自況也。首聯喻己素貧賤，不托薦以求進，次聯喻有才德者，見棄于世。二句一氣讀下，若謂世俱好脩容者，誰人能憐取儉飾之士也。第五句見不以才誇人，六句見不以德自驕。末傷己少有著述措置，徒供藉人作進階耳。《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韜玉傷時未遇，托貧女以自況也。朱三錫評：未識綺羅，托人引薦，何用自傷。及讀三四，始知「自傷」二字眞正寫得至確。從來格調高者不肯假飾於外，不肯枉己以求，曰「誰愛」曰「共憐」，始信世道人情，專務虛名，不循實學，此所以自傷也。然而爲貧女者，始終自愛自重，不以工巧誇人，不以描畫炫俗，獨是年年針線，終爲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可恨耳。《唐詩評註讀本》卷六：此詩全是比體，以貧女比貧士，言雖有才具，難邀知遇，而性復高傲，不肯求媚于世，所以年年寄人籬下，徒藉筆耕以糊口耳，詞意明顯。

《**鸚鵡**》《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此喻人之拘於仕路也。首言鸚鵡聞別鴈之悲鳴，回思身在金籠，托此生於主，而受其愛養，則雁不如已。所以然者，早有此翠衿爲人所愛惜，且有此紅觜而言語分明也。然而身在金籠，隴樹雲漫。命侶之魂欲斷，秦樓歌起，思鄉之夢難成。幸自正平作賦，而鸚鵡之名始著，但人不識其才，故賺他被人之輕易而殺之耳。此見輾轉相累，意以明仕路之無常也。前有欣羨意，未且進退維谷矣，此最善設喻處。首句引起下句，謂鴈以離羣而悲鳴，鸚鵡幸以翠衿紅觜得托金籠，而夢斷魂驚，曾不異於別鴈，則雖可愛惜強分明亦復何庸哉。頷聯見才可致用，兼諷令色巧言輩。朱三錫評：此亦設諭之詞，言聞鴈悲鳴，彼獨金籠愛養，可謂鴈不如已。三四承寫「羨金籠」意，及觀五六之夢斷魂驚，反別鴈之不如。故下以相累作結，其寓意深矣。

《**寄李處士**》《留青日札・詩談初編》：秦韜玉云：「要路強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余每誦此不覺淚下。

《**對花**》《唐詩鼓吹》卷四廖文炳解：首言此花暗與春光相期，然往往人猶未知，而蜂蝶乃先採其香焉。今對此花，不知誰家促席先臨低樹之間，何處橫釵卻在小枝之畔，此必有愛而賞之者矣。乃觀麗日來臨，疑多情之曲照，和風輕拂，如得路而偏吹，似乎風日亦解愛之也。今者相對之間，寂然無語，而王孫公子會飲花下，至酩酊而歸，則是花有以勸之已，誰謂桃李無言哉？

朱三錫評：花當春而開，似與春光暗期，而曰蜂蝶先知者，言花各有候，物各有情，借以興起下意耳。席臨低樹，釵橫小枝，言人知而愛之也。麗日來臨，和風輕拂，言風日知而愛之也。彼雖寂然無語，實與人意相關，正與首句「暗有期」相應。

《**題刑部李郎中山亭**》《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中四句工，尾句亦好。紀昀評：尾句自好，中四句不得云工。又：根柢淺薄，頗露單窘。五律句法猶可，勉支七律，非才力富健，則竭蹶之態畢見。「儂家」二字入小詩猶可，入七律不宜，入風懷詩猶可，入閒適詩尤不宜。

《**豪家**》《夷白齋詩話》：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鈎繡辟邪。」後山有「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傳記

《**唐才子傳・秦韜玉**》韜玉字中明，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玉少有詞藻，工歌吟，恬和瀏亮。慕柏耆爲人，然險而好進，諂事大閹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至丞郎、判鹽鐵，保大軍節度判官。僖宗幸蜀，從駕。中和二年，禮部侍郎歸仁紹放榜，特勑賜進士及第，令於二十四人內安排，編入春榜，令孜引擢工部侍郎。韜玉歌詩，每作人必傳誦。【略】韜玉賦詩云：「女媧羅裙長百尺，搭在湘江作山色。」又云：「嵐光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由是大知名，號爲絕唱。今有《投知小錄》三卷行於世。

紀事

《**唐摭言・敕賜及第**》秦韜玉，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又《芳林十哲》秦韜玉，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略】。然慕柏耆爲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爲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略】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虵豕之心者，豈其然乎。

《**唐詩紀事・秦韜玉**》韜玉，字仲明，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蕃、李巖士、姜垍、蔡鋋之徒，交遊中貴，各將兩軍書尺，僥求巍科，時謂對軍解頭。

《**唐語林・補遺**》秦韜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牓，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牓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此。」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秦韜玉《投知小錄》三卷。（字中明，田令孜神策判官、工部侍郎。）

《**郡齋讀書志・秦韜玉投知小錄三卷**》右唐秦韜玉字中明，京兆人。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投知小錄》三卷。唐神策判官郃陽秦韜玉中明撰。田令孜客，中和二年特賜及第。

又《詩集類上》《秦韜玉集》一卷，唐秦韜玉撰。

《**宋史・藝文志七**》《秦韜玉集》三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秦韜玉集》一卷。賜進士第工部侍郎京兆秦韜玉中明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秦韜玉《投知小錄》三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秦韜玉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四家詩（四本）・秦韜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秦韜玉詩集》一卷。

李濬

李濬《松窗雜録序》 濬憶童兒時，即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次兼多語其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迹，暇日綴成一小軸，題曰《松窗雜録》。

《崇文總目》卷二 《松窗録》一卷，李濬撰。

《宋史・藝文志五》 李濬《松窗小録》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松窗雜録》，一卷，唐李濬。

《百川書志》卷五 《松窗雜録》一卷，唐李濬編。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松窗雜録一卷》 案此書書名撰人，諸本互異。《唐志》作《松窗録》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窗小録》一卷，題李濬撰。《文獻通考》作《松窗雜録》一卷，題韋濬撰。《歷代小史》則書名與《通考》同，人名與《宋志》同。蓋傳刻舛譌，未詳孰是。此本爲范氏天一閣舊鈔，書名人名並與《歷代小史》同。今姑從以著録，亦三占從二之義也。其文與《歷代小史》所刻，大槩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條及「姚崇姨母盧氏」一條。以司馬光《通鑑考異》證之，其「中宗」一條實原書所有，知《小史》爲佚脫矣。書中記唐明皇事頗詳整可觀。載李泌對德宗語，論明皇得失亦瞭若指掌。《通鑑》所載泌事，多採取李藝《鄴侯家傳》，纖悉必録，而獨不及此語，是亦足以補史闕。惟謂中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因令奏所通書，頗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云云，案頗於則天長安二年，已爲御史，瓌爲相時，頗爲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並非童年。故司馬光深斥其説，頗不免於誣妄云。

《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小説家類・松窗雜録一卷》 唐李濬撰。所記唐代雜事，明皇最詳。其中宗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一條，《通鑑考異》斥其誣説，蓋小説家言，自古虛實相半也。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松窗雜録》一卷，唐李濬撰。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一・松窗雜録》（奇晉齋叢書本） 唐李濬撰。（濬始末未詳）《四庫全書》著録，《新唐志》所載，不著撰人，《通志》同。《讀書志》作韋叡撰，《通考》同。《宋志》始作李濬《松窗小録》。然與《唐志》以下止作《松窗録》者又異。唯焦氏《經籍志》所載，則與今本同也。作韋叡者，皆字之誤耳。前有自序。所記凡十六條，皆唐代雜事，明皇居其半。其叙述最詳整有法，故陸梅谷跋稱此録蘇頲鸚鵡之對，李酒勤儉之陳，狄梁公姨有子不欲其事女主之語，雖聖人而言何以加諸。其他奢淫之習，文宗謂吾思天下難理則逕飲醲酎以自醉辭，此唐之所以不振也。（以上陸跋）然其中又有中宗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一條，《通鑑考異》斥其誣説，則所載亦不盡實録矣。《歷代小史》所收，較此本脫二條，《説郛》所收，又改其題爲《摭異記》云。

《皕宋樓藏書志・小説類一・松窗雜録一卷》（明仿宋刊本） 唐李濬編。自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小説家類・松窗雜録一卷》 唐李濬撰。奇晉齋叢書本。説郛本，作《摭異記》。歷代小史本。顧氏文房小説本。稽古堂雜説本。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九 《松窗雜録》一卷，唐李濬撰。明顧元慶陽山顧氏文房小説本，十行十九字。末有「嘉靖辛卯夷白齋重雕」小字二行。耳上有「陽山顧氏文房」六字。

許郴

黄溍《答陳礪隱論詩書》 咸通季，初貢於小宗伯。【略】是時張喬、許彬、林希劉，皆咸有詩名，而退飛不已。

《劇談録》卷下《元相國謁李賀》（存目）

《唐詩紀事・許彬》 彬，睦州人。

《唐才子傳・殷文圭》（存目）

《唐音戊籤》卷四八 許棠雖有《留別從弟郴》詩，似是通譜序雁，非同里也。

《百川書志》卷一四 《許琳集》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人雜集・許琳》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許琳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許郴詩集》一卷。

鄭谷《送進士許彬》　泗上未休兵，壺關事可驚。流年催我老，遠道念君行。殘雪臨晴水，寒梅發故城。何當食新稻，歲稔又時平。

又《聞進士許彬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　桐廬歸舊廬，垂老復漁樵。吾子雖言命，鄉人懶讀書。煙舟撑晚浦，雨屐翦春蔬。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

許棠《留別從弟郴》　同承太嶽胤，俱值太平時。丹陛懷趨計，滄洲負去期。久貧成蹭蹬，多病惜支離。宗分兼交分，吾知汝亦知。

王損

《唐摭言・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　損字中禮。

盧休

《唐摭言・切磋》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于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唐詩紀事・盧休》　「春寒酒力遲，冉冉生微紅。」（《寒月》聯句）「自然草木性，誰祝元化功。」（句）「溢浦風生破膽愁。」（句）「血染劍花明帳幕，三千車馬出漁陽。」（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休不第。

羅隱《寄進士盧休》　半年池口恨萍蓬，今日思量已夢中。遊子馬蹄難重到，故人尊酒與誰同。山橫翠後千重綠，蠟想歌時一燼紅。從此客程君不見，麥秋梅雨徧江東。

張玄晏

錢珝《授右司郎中張元晏翰林學士制》　具官張元晏，嘗聞薦紳論者，多以爾儒行踐修，出言之章，能顧於是，聚問之學，斯不爲人，乃知發外之文，實自積中之性。吾越在關輔，不遑燕居，大盜未屠，蒸人且墜，謂引過則責躬必至，謂伐叛則用武方勞。爾其據體會機，翦煩總要，而復念害成於垂誠，安假寵以自圖，勿使詞臣，不當朝選。

薛廷珪《授侍御史沈棲遠右司員外郎殿中張元晏都官員外郎制》　元晏詞無枝葉，道有汙隆，履君子之中庸，練國朝之故實。直方之氣，僉論多之；文藝之優，前輩高許。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玄晏集》二卷。（字寅節，昭宗翰林學士。）

《宋史・藝文志七》　《張玄晏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元晏集》二卷。

李涪

紀事

《北夢瑣言》卷九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爲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全刊吳音。當方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李涪《刊誤》二卷。

《**直齋書録解題・雜家類**》 《刊誤》二卷。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宋史・藝文志二**》 李涪《刊誤》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刊誤》一卷，唐李涪。

《**百川書志**》**卷二** 李涪《刊誤》一卷。唐國子祭酒李涪撰，凡五十篇。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二・刊誤二卷**》 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此書，亦稱「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末遠，當得其眞。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即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間及雜事，如論「僅、甥、旁、繆、廄、薦」六字之僞，辨陸法言《切韻》之誤，解《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爲「宇」字，以及駁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之妄，正賈耽七曜歷之繆，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可謂學有根柢者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雜家類・刊誤二卷**》 唐李涪撰。原本五十篇，今佚其一。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說，又引古制以正唐制之失，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兼及雜說，亦皆典核。

《**鄭堂讀書記・雜家類三・刊誤二卷**》（**百川學海本**） 唐李涪撰。（涪，里貫未詳，官國子祭酒。）《四庫全書》著録。《新唐志・小說家》、《崇文目・小說家》、《書録解題》、《通志・小說家》、《通考》、《宋志・傳記類》俱載之。《通志》作一卷，李滂撰，《通考》作《刊語》，李諳撰：皆字之誤也。前有自序稱：「余嘗于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爰自秦、漢迄于近世，沿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今觀其書，上卷止十八條，下卷止三十一條，則已佚其一矣。張若雲跋其後云：其論皆本于經傳，正而無疵，典而可據。觀《釋怪》一條，言李商隱無一言經國，無纖意奬善，惟選章句，乃一飭工耳。則知其所學信而好古，非崇尚綺靡者矣。然是書所論，皆精核可據。若雲僅舉一條，以概其餘，蓋以卷首所冠提要一篇已備舉之也。《學津討原》、《說郛》均收入之。

《**皕宋樓藏書志・雜家類一・刊誤二卷**》（**宋刊本**） 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雜家類・刊誤二卷**》 唐李涪撰。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格致叢書本。學津討原本。〔附録〕有青照堂本。（詒讓）〔續録〕鄧孝先藏宋刊本，疑即百川本也。說郛本。

《**四庫提要辨證・雜家類二・刊誤二卷**》 嘉錫案：《文苑英華》卷四百有錢珝《授太僕卿賜紫李涪國子祭酒制》云：「敕：右武以來，國子失教，聖域何遠，儒風浸衰。今朕考元龜，備法駕，言旋京師有日矣，姑欲開六學之署，以敎諸生，而張吾理道之本，思欲得通四術者以莅厥職。具官李涪，以爾受爵素高，去朝斯久，奉車親重，乃以太僕命之。宗籍宿儒，時謂非稱，擢居雅秩，幸得其人。以爾蘊學之優，當吾選求之要，勉來分職，昭我用才。」是涪之官祭酒，具有明證。制詞中叙其仕履頗詳，涪之生平，略可考見。制稱爲宗籍宿儒，則其人乃唐之宗室。考《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蔡王房有詹事府丞涪，又大鄭王房亦有名涪者，不書其官，不知誰爲作《刊誤》者，案《北夢瑣言》卷六云：「隴西李遂涪常侍，福相之子，遂平宰璩，乃嫡孫也。」卷九云：「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周禮》庫』。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全刊吳音。」大鄭王房之李涪正是同平章事福之子，其孫名璩。《刊誤》之中，言禮處極多，且有引《開元禮》者一條，論樂者一條，譏《切韻》爲吳音者一條，然則《刊誤》之作者，必此人也。《新書・叛臣・王行瑜傳》云：「克用軍環其城，行瑜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首京師，於是乾寧二年也。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稱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涪之被貶，不見於《舊唐書》，陸游之說，蓋出於此。《刊誤》嘗記「辛丑歲大駕在蜀，中書令王鐸爲都都統」，乃僖宗時事，則涪乃唐末人，固可及見王行瑜之叛。然則作《刊誤》與放死嶺南者，正是一人，《提要》蓋疑其官稱不合耳。今按錢珝制詞雖不署年月，然《新書・錢徽傳》云：「珝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貶撫州司馬。」（珝乃徽之孫。）《英華》卷七百七有錢珝《舟中録序》云：

「乙卯歲冬十一月，余以尚書郎得掌誥命。庚申歲夏六月，以舍人譴佐撫州。」以《舊書昭宗紀》所書王摶作相及賜死之歲月考之，（摶嘗三爲宰相，其再入相時，在乾寧二年六月，而賜死在光化三年六月。）則翃所稱乙卯歲，乃乾寧二年，而庚申歲則光化三年也。（勞格《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廿三引《舟中錄序》注其年代如此。）涪拜官制詞爲翃所行，翃以乾寧二年十一月始知制誥，而是月二十日壬寅王行瑜已被殺，昭宗以十二月朔御門受俘馘，（見《舊書・昭宗紀》。）涪之被放，當即在此時。使其後遂死於嶺南，則其爲祭酒當不出此年十一月之內，其時昭宗並無播遷之事，而制詞云：「朕考元龜，備法駕，言旋京師有日矣。」與情事殊不相合。惟咸寧三年七月以李茂貞之兵逼京師，昭宗出奔，駐蹕華州，光化元年八月車駕自華還京師，制詞所言，當指此事。然則涪蓋於咸寧二年十二月以宗正卿坐王行瑜累貶嶺南，其後召回爲太僕卿，制有「出朝斯久」之語，當在光化元年，而於八月車駕還京之前遷國子祭酒，錢翃正以中書舍人視草；若天復三年，昭宗自鳳翔還京師，則翃久已被貶，不得當制矣。計涪之在嶺南，不過兩年餘，（咸寧五年改元光化。）未嘗死於貶所，《新書》誤也。《刊誤》自言嘗爲尚書郎，考之《郎官石柱題名》，在金部郎中內孫光憲稱涪爲尚書，則不知是何部之尚書也。

王福娘

論述

《問榮詩》《名媛詩歸》卷一四「日日」二句評：何等珍重。「只問」句：只「有意」二字問詞，從來薄倖人使他再開口不得。

《謝榮詩》《名媛詩歸》卷一四「久賦」句評：「賦」字即賦命賦字，此字有天意在，說得不得。「今日」句：如此語氣痛絕想絕。

紀事

《北里志・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袞求近白小求，宰臨晉。正文「爲山」當有脫字，注文似亦有脫誤。《說郛》正文作「爲同年李義山所見」，而無注文。若爲李義山，又與此本注語不符。）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說郛》「下」作「上」，「親」作「新」。）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牕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鬬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綫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鬱悲，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

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醵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縗麻，北座者遍逋（出甲反）麻衣，對米盂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繡鋪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縗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綫，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嗚咽久之。

釋匡仁

《宋高僧傳・梁撫州疎山光（匡）仁》　釋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矬而么麼，幼則氣槩凌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參洞山，深入玄奧，其辯給又多於人也。嘗問香嚴禪師，答微有偏負。曰：「某累繭重胝而至，得無勞乎。」唾地而去。後居臨川疏山，毳客趨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于世。終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弔焉。

《祖堂集・疎山和尚》　疎山和尚嗣洞山，在撫州。師諱匡仁。未覩行錄，不叙終始。【略】後住疎山，如香嚴讖。夾山到，問：「闃闃不點，請師不傍。」夾山云：「不似之句，目前無法。」師云：「不似之句則且置，目前無法是何言。」夾山云：「更添三尺，天下人勿奈何。」師云：「只今還奈何也無。」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師偈曰：「我有一寶琴，寄在曠野中。不是不解彈，未有知音者。」問：「和尚百年後什摩人續紹和尚位。」云：「四脚朝天，背底茫叢。」有人問第三百丈：「作摩生是背底茫叢。」百丈云：「不續無貴位。」【略】鼓山到，便問：「久響疎山，元來是若子大。」師云：「肉重千斤，智無銖兩。」鼓山云：「與摩則學人不禮拜去也。」師云：「誰要你肉山倒地。」因鼓山說著威音王佛次，師問鼓山：「作摩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云：「莫無慚愧好。」師云：「是閣梨與摩道則得，若約病僧則不然。」鼓山問：「作摩生是威音王佛師。」師云：「不坐無貴位。」問：「去時盡轉去，何用却來三。」師云：「大唐難有木，却來第三柱。」問：「遠見則圓，近見則方。此喚作什摩字。」師云：「東海有鯨魚，斬頭亦斷脚，背上抽一骨，便是這個字。」問：「佛在世時度衆生，佛滅後什摩人度衆生。」疎山答曰：「疎山。」僧進曰：「還有度不盡者也無。」師曰：「無有不盡度者。」師因騎馬行次，措大問：「既是騎馬，爲什摩不踏鐙。」師云：「比來騎馬歇足，踏鐙何異步行。」師臨遷化時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送風還。」

《景德傳燈錄》卷一七《撫州疏山光仁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疏山匡仁禪師》　撫州疏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略】後遷疏山。【略】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釋玄泰

傳記

《宋高僧傳・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參方

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傜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畲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勑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祔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紀事

《祖堂集・南嶽玄泰和尚》 南嶽玄泰和尚嗣石霜。師所居蘭若在山之東，號七寶臺。平生高潔，手下不立門徒。其遊禮僧或聚或散，故無常準。師來晨遷化，今日幷無僧到，自出山口，喚得一人，令備香薪於山所訖，被衣而坐，乃書二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個中無佛祖。」又曰：「不用剃頭，不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畢，垂一足而逝。荼毗收靈骨墳于堅固大師塔之左。平生所有歌行偈頌遍於寰海道流耳目，此不盡彰耳。

《景德傳燈録》卷一六《南嶽玄泰上坐》（存目）

《五燈會元・南嶽玄泰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賈休、齊己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

藝文

李咸用《望仰山憶玄泰上人》 晴嵐凝片碧，知在此中禪。見面定何日，無書已一年。高秋關靜夢，良夜入新篇。仰德心如是，清風不我傳。

又《冬夜與修睦上人宿遠公亭寄南嶽玄泰禪師》 丈室掩孤燈，更深霰雹增。相看雲夢客，共憶祝融僧。語合茶忘味，吟敲卷有稜。楚南山水秀，行止豈無憑。

修睦《送玄泰禪師》 去去去何住，一盂兼一瓶。水邊寒草白，島外晚峰青。宿處林聞虎，行時天有星。回期誰可定，浮世重看經。

棲蟾《贈南嶽玄泰布衲》 曹溪入室人，終老甚難群。四十餘年內，青山與白雲。松和巢鶴看，果共野猿分。海外僧來說，名高自小聞。

釋休靜

《宋高僧傳，唐蘄州黃崗山法普（休靜）》 次洛京華嚴寺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抉擿所疑，若雷復于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諷讀，唯靜幷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詶答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勑謚寶智大師，塔號無爲也。

《祖堂集・華嚴和尚》（存目）

《景德傳燈録》卷一七《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華嚴休靜禪師》（存目）

佛日和尚

《祖堂集・佛日和尚》 佛日和尚嗣雲居，在越州。師到徑山。【略】徑山云：「任你二輪更互照，碧霄雲外不相干。」師云：「爲報白頭無限衆，此中年少莫歸鄉。」徑山云：「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莫參差。」師云：「一言已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徑山云：「汝道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亦無。」徑山因此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則言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頌曰：

「遍學窮切抱死屍，出身不得病難治。任汝入海常獻寶，不如自治劍輪飛。」

《景德傳燈錄》卷二〇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略】後迴浙西，住佛日而終。

《五燈會元・杭州佛日禪師》（存目）

盧　頻

《唐詩紀事・盧頻》 《蛺蝶行》云：「東園宮草綠，上下飛相逐。君恩不禁春，昨夜花中宿。」《東西行》云：「種荷玉盆裏，不及溝中水。養雉黃金籠，見草心先喜。」頻又有：「春淚爛羅綺，泣聲抽恨多。莫滴芙蓉池，愁傷連蒂荷。」（句）「一朵花葉飛，一枝花光彩。美人惜花心，但願春長在。」（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丘光庭

邱光庭《海潮論序》 夫元功美宰，神物混成，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情詰者，聖人皆置之度外，略而不論。而後之學者，獨以不論海潮爲闕事，多著文以窮之。今其遺文得見者三數家。《山海經》以海鰌出入穴而爲潮，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月水之宗，月有虧盈，水隨消長而爲潮。盧肇《海潮賦》以日出入於海，衝擊而爲潮。斯乃俱無據驗，各以其意而爲言也。然而潮之所生元矣，尋其源而不可究其極，睹其末而不可窺其端。苟或是非，無所勘會。唯其近理，則謂得之。今觀諸家之說，咸盡乎善，不可備陳其短，輒以管見自立一家之言，名曰《海潮論》。其意以爲水之性，祇能流溼潤下，不能乍盈乍虛。靜而思之，直以地有動息上下，致其海有潮汐耳。乃立漁翁隱者更相答，凡四十問，分爲十篇，成一卷。冀其窮理盡性，多言或中者也。又以析理之書，不宜染尚文字，但以理明義白爲善也，故余之所論，直言其歸趣而已。所貴精微朗暢，覽讀無煩者焉。

《崇文總目》卷五 《邱光庭文集》三卷。《邱光庭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丘光庭《康教論》一卷。

又《藝文志四》 《丘光庭集》三卷。

《宋史・藝文志五》 丘光庭《海潮論》一卷，《海潮記》一卷。

又《藝文志七》 丘光庭《海潮論》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邱光庭集》三卷。

《鄭堂讀書記・雜家類三・兼明書五卷》（璜川吳氏活字版本）（存目）

《四庫提要辨證・雜家類二・兼明書五卷》 嘉錫案：尤袤《遂初堂書目・姓氏類》有唐邱光庭，《古賢姓名相同錄・雜家類》有唐邱光庭《兼明書》，均題爲唐人。《宋志》雜家類有邱光庭《規書》一卷，又《兼明書》十二卷，在林愼思《伸蒙子》之後，朱朴《致理書》之前，則亦以爲唐人也。（其小說類有邱光庭《海潮論》一卷，《海潮記》一卷，則又次在釋贊寧《物類相感志》之後，蓋《宋志》雜亂不足據。）考《文苑英華》卷八百八楊夔《烏程縣修建廨宇記》云：「二者皆縣之故事，（指蘇頲爲烏程縣尉時覆舟，及李紳生於縣署幼時墜池皆不死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邑人太學博士邱光庭編輯遺墜，其或善未書能未紀者，罔不畢錄。」此記後題乾寧丙辰春，其後十二年天祐丁卯，唐始亡，光庭之修《烏程圖經》，又在其前，則光庭確爲唐人。《提要》據羅隱有贈光庭詩以定光庭爲五代人，然羅隱本唐末人，入五代未久即卒，（隱以梁朱溫開平三年卒。）其贈光庭詩安知不在唐時，是未得爲確證。惟《吳越備史》卷一云：「高澧嘗請太學博士邱光庭校書。」（太學今本作太常，無校書二字，據《天中記》卷三十九所引校改。）澧以唐天祐三年嗣位湖州刺史，（見《備史》卷一。）明年唐即爲梁所篡，則光庭或當已入五代，然仍未有明徵。且光庭爲太學博士，十餘年不遷，則非貪冒干進者，當唐亡之時，雖未死，亦已年老，其後不聞其仕梁，以史例衡之，仍以題唐人爲是。此書之作，亦當在唐末，其避本朝之諱固宜，安可因羅隱偶贈一詩，便謂其必作於五代，不當復爲唐諱乎。

殷文圭《題胡州太學丘光庭博士幽居》 舜軌堯文混九垓，明堂宏構集良材。江邊雲卧如龍穩，天外泥書遣鶴來。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羅隱《酬丘光庭》 正月十一日書札，五月十六日到來。柳吟秦望咫尺

地，鯉魚何處閒裴回。故人情意未疏索，次第序述眉眼開。上言二年隔煙水，下有數幅眞瓊瑰。行吟坐讀口不倦，瀑泉激射琅玕摧。壁池蘭蕙日已老，村酒蘸甲時幾杯。鶴齡鴻算不復見，雨後蓑笠空莓苔。自從黃寇擾中土，人心波蕩猶未迴。道殷合眼拜九列，張濬掉舌升三台。朝廷濟濟百揆序，寧將對面容姦回。禍生有基妖有漸，翠華西幸蒙塵埃。三川梗塞兩河閉，大明宮殿生蒿萊。儒夫早歲不量力，策蹇仰北高崔嵬。千門萬戶扃鎖密，良匠不肯雕散材。君今得意尙如此，況我麋鹿悠悠哉。榮衰貴賤目所睹，莫嫌頭白黃金臺。

楊夔

《新唐書・田頵傳》 頵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略】夔知頵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頵不用。

《詩話總龜・寄贈門中》引《古今詩話》 高士楊夔，【略】唐末下第，優游江左。

《唐才子傳・唐求》 江南處士楊夔，亦工詩文，名稱傑出如求，今章句多傳。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楊夔，咸通時人，有《金陵逢張喬》詩。

《十國春秋・吳・楊夔傳》 夔知頵不足抗太祖，著《溺賦》數百言以戒之，頵不用，竟至于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亂說》，當世爭傳其文。

《崇文總目》卷五 《楊夔集》五卷。

又 楊夔《冗書》十卷。

又 楊夔《冗餘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楊夔集》五卷。

又 《冗書》十卷。

又 《冗餘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楊夔集》五卷，又《賦》一卷、《冗書》十卷、《冗餘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夔集》五卷，又《冗書》一卷，又《冗餘集》一卷。

《寶刻叢編》卷一四引《復齋碑錄》 《唐烏程縣修建廨署記》，唐布衣楊夔撰，並正書，南嶽道士張□賢篆額，乾寧三年正月七日建。

朱朴

傳記

《新唐書・朱朴傳》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略】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饟，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嚴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祕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紀事

《北夢瑣言》卷六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必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涓縷未申，勍敵已至，勤敎樂僮吹篳篥，甚爲識者所責也。

《**容齋續筆**》**卷一一**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嚴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傅巖而得眞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群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偓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貶郴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奸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贊，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貽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臑而拒貙牙，趣亡而已。」悲夫。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朱朴詩》四卷。《朱朴雜表》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朱朴《致理書》十卷。

又《**藝文志四**》　《朱朴詩》四卷。又《雜表》一卷。

《**郡齋讀書志・朱朴致理書十卷**》　右唐朱朴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爲荆門令。乾寧中，方士許嚴士得幸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帝幸石門召對，即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通志・藝文略八**》　《朱朴詩》四卷。

《**宋史・藝文志四**》　朱朴《致理書》十卷。

又《**藝文志七**》　朱朴《荆山子詩集》四卷。又《雜表》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朴詩》四卷。

孫　偓

傳　記

《**新唐書・孫偓傳**》　與(朱)朴皆相者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

紀　事

《**北里志・鄭舉舉**》（存目）

《**北夢瑣言**》**卷四**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廝僕輩紛詬毆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軺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羅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唐摭言・夢**》　孫龍光偓，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

已居衆材之上也。」

《留青日札・孫偓不怒》 孫偓爲相，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僮相詬曳仆于前，不之責。曰：「苟有怒心，即自撓矣。」此非美事也。家國一理，使爲相時，小人詬曳相仆殿庭，亦將通簡不之責、不知怒乎。吾恐雖欲不矯飾不可能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若偓之所爲，眞吝道也。史傳烏足紀之。

張友正

《春草凝露》 《唐人試律說》：「蒼蒼」非春草，當改曰「萋萋」。三句承春，四句承露，一開一合，隨手脫卸。題重「凝露」，非咏春草也。中四句刻畫凝露極細致。「將行」二句，自存崖岸，蹊徑亦別。

《崇文總目》卷五 《張友正雜編》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友正雜編》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張友正文》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友正雜編》一卷。

伍唐珪

《寒食日獻郡守》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黔婁時食不充，范冉甑釜生塵，千載後不悲其窮而揚其清。然則澹泊之卿正芳潔之士所由托譽，有何可笑，又何可慚愧也。此詩蓋諷郡守不知養賢，致士有饑餓不能出門戶者耳。不然，居有三徑，業有釣船，亦足以自樂矣，寧以爲病乎。後二句與孟雲卿「貧居往往無烟火，不獨明朝爲子推」意同。周敬評：寒食禁火，後二句最善用事。

《唐詩紀事・伍唐珪》 唐珪，唐末進士也。

陳季卿

《太平廣記》卷七四引《（慕）〔纂〕異記》 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飢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於河，遊於洛，泳於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愼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峰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夕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於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

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並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韓儀

《新唐書・韓儀傳》 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

《記知聞近過關試》 《唐摭言・述進士下篇》：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馮贄

紀事

《雲仙雜記序》 纂類之書多矣，其間所載，世人用於文字者，亦不下數十輩，則今未免爲陳言也。予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其門目未暇派別也，成於四年之秋。由急於應文房之用，乃不能詳。又數歲，復得終篇者，四部英華筆頭飛，文壇戈戟應題錄，皆傳記集異之說。若見於尋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或者不至束手，豈小補歟。同志者幸爲珍秘之。天復元年十二月馮贄序。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雲仙散錄》一卷。稱唐金城馮贄撰，天復元年叙。馮贄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蓄異書，摭其異說。而所引書名，皆古今所不聞。且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東坡《杜詩注》之類。然則所謂馮贄者及其所蓄書，皆子虛烏有也。亦可謂枉用其心者矣。

《雲仙散錄》宋開禧元年泉州刻本徐渭仁跋 天成後天祐四年，凡二十一年，是元本不誤。不知直齋何以誤作天復。後來著錄家並不細讀，相承直齋之誤，謂其僞作，年號顚倒，未及詳考也。

又郭應祥跋 右《雲仙散錄》，唐天成中金城馮贄取家世所蓄書，撮其異說而編之者也。予來泉江，得本於李茂叔貢士家，愛之不能釋手，欲鏤版以傳，而病其多脫誤。繼得新袁州羅史君家本，從而是正，遂爲全書。羅本分上下卷，李本總爲一卷。考之《中興館閣書目》，李本爲是。其先後之次，亦有不同者，今悉從李本云。開禧元禩三月己卯，臨江郭應祥識。

《宋史・藝文志五》 馮贄《雲仙散錄》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雲仙散錄》十卷（馮贄）。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 《雲仙散錄》 題馮贄撰。共八卷。昔人皆以爲僞。洪景盧尤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僞撰其事，又僞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尚存於今，胡以云悉誕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率俊事雅談，於朝廷政事、人士品流，一無干預，創撰書名，亦皆以文爲戲，如修竹、大蘭、杜康、毛穎耳，非有害於世，及誑誤後學，若《碧雲騢》、《老杜事實》等書也。

《述古堂書目》卷三 馮贄《雲仙散錄》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雲仙雜記十卷》 舊本題唐金城馮贄撰。贄履貫無可考。其書雜載古今逸事，如所稱戴逵雙柑斗酒往聽黃鸝之類，詩家往往習用之。然實僞書也。無論所引書目，皆歷代史志所未載。即其自序，稱天復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歸故里，書成於四年之秋，又

數歲始得終篇。年號先後亦復顛倒，其爲後人依託，未及詳考明矣。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有馮贄《雲仙散錄》一卷，亦有天復元年序。振孫稱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疑贄爲子虛烏有之人。洪邁《容齋隨筆》，趙與旹《賓退錄》，所說亦皆相類，然不能指爲何人作。張邦基《墨莊漫錄》云：「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乃王性之僞爲之。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怪誕。又有李歐註杜甫詩、註東坡詩，皆性之一手，殊可駭笑。」然則爲王銍所作無疑矣。惟陳振孫稱《雲仙散錄》一卷，此乃作《雲仙雜記》十卷，頗爲不同。然孔傳《續六帖》所引《散錄》，驗之皆在此書中，其爲一書無疑。卷數則陳氏誤記，書名則後人追改也。此本爲葉盛菉竹堂所刊，較《說郛》諸書所載，多原序一篇，其書未經刪削，較他本獨爲完備，今據以著錄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雲仙雜記》十卷（唐馮贄撰）。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雲僊雜記十卷》（說郛本）　舊題唐馮贄撰。《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俱不載。《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始載之，俱作《雲僊散錄》一卷。今本作十卷，知作一卷者爲字之誤。而以「散錄」爲「雜錄」，當出于後人之妄改也。陳氏云【略】洪氏《容齋隨筆》亦云：「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之類，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僊錄》中事，自穢其書。近世南劍州學刊《散錄》，可毀。」趙氏《賓退錄》又因洪說而申之云：「《雲僊散錄》凡三百六十事，而接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考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是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鑾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合上三家之說證之，其指摘已無賸義矣。故張子賢《墨莊漫錄》稱爲王性之（銍）僞爲之，確不可易。然其書造語頗工，多爲詞賦家所引用，則亦不得而廢之，如容齋毀版之云也。是本無自序，爲陶氏所失刊。于是《唐宋叢書》、《藝海珠塵》所收均缺之。唯吳氏併作一卷，而復其《雲仙散錄》之舊題云。

《隨庵叢書・雲仙散錄》徐乃昌校記　（存目）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一・雲仙雜記十卷》　嘉錫案：《四庫》所收，爲明葉氏菉竹堂刊本。此本近已由涵芬樓影入《四部叢刊》。余嘗取以與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對校，首末全同。序題天復元年十二月，考之於史，唐昭宗天復四年閏月，（閏四月。）改元天祐。八月，帝爲朱全忠所弒。昭宣帝即位，仍稱天祐，不改元。四年四月，全忠篡唐自立，改元開平。是明明天復在前，天祐在後。贄書既成於天祐四年以後，則當已入五代，而序反稱天復元年，故《提要》以爲年月顛倒。但此書有宋開禧元年泉州刻本，題爲《雲仙散錄》，不分卷，其文與葉氏本《雜記》前八卷相同，（惟次序多不合。）而無其九、十兩卷。今人徐乃昌據以影刻。（在《隨庵叢書》內。）其序末實題天成元年十二月。卷末有宋人跋，亦稱唐天成中金城馮贄編。（詳見後。）天成爲後唐明宗年號。馮贄之題唐人者，以此。《書錄解題》偶誤天成爲天復，葉氏刻本又承之耳。宋本後有徐渭仁跋【略】。渭仁未見菉竹堂本，故詆《提要》爲不細讀原序。不知《提要》所據葉氏本，自作天復，與宋本固不同也。《書錄解題》卷十一【略】。今案《雲仙散錄》，事既詭異，詞復纖巧，相其文章風調，首尾如一，誠有如直齋所云者。其中如黑水郡王、松燕都護、楮國公、離石鄉侯四條，（《雜記》卷六，題作筆封九錫、墨封九錫、紙封九錫、硯封九錫，與《散錄》不同。）乃薛稷戲爲筆墨紙硯加封九錫。以一人一時之事，自當同出一書，而於筆則引《龍鬚志》，墨則引《纂異記》，紙則引《事略》，硯則引《鳳翔退耕傳》。（《雜記》同。）是其塡注書名，出於隨意支配。直齋疑爲子虛烏有，良非苛論。然謂所引書名皆古今所未聞，則有不盡然者。《散錄》引《纂異記》者四條。案《新唐志》小說家有李玫《纂異記》一卷，注云：「大中時人。」（《宋志》誤作「李攻」。）又引《金鑾密記》者亦四條。《唐志》雜史類有韓偓《金鑾密記》五卷，其書亦著錄於《書錄解題》。（見卷五。）雖未知《散錄》所引，果出原書與否，然不可謂無此書名也。（又引《唐餘錄》三條。案宋王皙有《唐餘錄》六十卷，記五代事，見《讀書志》卷六、《書錄解題》卷四及《宋志》別史類。《散錄》所引，不知是此書否。徐渭仁云：「其中若《雲林異景記》、《金鑾密記》、《粧臺記》諸書，《紺珠集》、《錦繡萬花谷》、《海錄碎事》，各家引有其書，此百餘種短書小說，賴此纂集，以存崖略，亦未可一概謂之僞作。」余案《紺珠集》等皆南宋人類書，《萬花谷》尤多展轉販稗，蓋即自《散錄》轉引，未可以此證眞僞也。）特其中見於著錄者，不過數種，餘皆僅見於此書，無可徵信。不應凡贄之所藏，適爲前人所未見，後世

所不傳，其爲杜撰依託，殆無疑義。直齋之言，未嘗不深中其病也。至於《提要》因直齋有此說，遂謂《雲仙雜記》所引書目皆歷代史志所未載，則大不然。《雜記》九、十兩卷所引之書，如《博異志》、《北里志》、《金樓子》、《抱朴子》、《淮南子》、《五代史補》、《戰國策》、《孔子家語》、《朝野僉載》、《三輔黃圖》、《南部新書》、《酉陽雜俎》、《北夢瑣言》、《幽閒鼓吹》、《杜陽雜編》、《通鑑》、《續搜神記》、（「續」原誤「絕」，即《搜神後記》。）《趙后外傳》、（即《飛燕外傳》。）《琵琶錄》、《開元天寶遺事》、《穆天子傳》、《葛洪傳》、（即《神仙傳》。）《沈玢傳》、（即《續仙傳》。）《洞冥記》、《拾遺記》、《南部煙花記》之類，其書皆習見之書，其文亦習見之文。縱有不見於今本者，當是佚文，并非杜撰。如縑繫南山樹一條，爲今本《博異志》所無，而其事則見於《南部新書》辛卷。如此之倫，正可據以補佚。計此兩卷，所引惟《洞微志》、《國史纂異》二種，今無傳本。然《洞微志》爲宋錢易所撰，見《宋志》。《國史纂異》爲唐劉餗所撰，（《唐志》云劉餗《傳記》三卷，一作《國史異纂》。）皆見於著錄。安得如《提要》之言，謂其所引書目皆歷代史志所未載乎。考馮贄原序云：「見於常常之書，此必異之。」今此兩卷，所引正是常見之書，顯與自序不合。且馮贄既題爲唐人，乃引宋人所著之《五代史補》、《洞微志》、《南部新書》、《北夢瑣言》、《通鑑》等書，時代牴牾，可發一噱。作僞者縱復無識，必不至此。蓋此兩卷，又係後人所竄入，本非《散錄》所有，尤爲僞中之僞。（徐乃昌刻《散錄》跋云：「《雜記》後二卷，引用《五代史補》、《北夢瑣言》、《南部新書》，皆唐以後書，似後人所續，誤並爲一耳。」）但其中頗有古書佚文，當是宋元人所爲耳。館臣閱書，未及終卷，故《提要》未能分析言之也。

又　案此書《新唐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皆不著錄。《容齋隨筆》卷一云：「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是最初引用其書者爲孔傳，考《續六帖》成於建炎、紹興之際，（見卷首韓駒序。）而已引用《雲仙錄》，則當出於南宋以前。然《讀書志》作於紹興二十一年，（據衢本自序。）尚未見其書。疑其時猶未盛行。至淳熙時，修《中興館閣書目》，始收入之。（《館閣書目》修於淳熙五年，見《書錄解題》卷八。其著錄此書作一卷，見郭應祥跋。）其後《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遂並著於錄矣。王銍生於北宋之末，卒於紹興中，（《老學菴筆記》卷二云：「王性之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焰熏灼，欲取其所藏書。」案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銍卒時，檜猶未死，知其卒於紹興中矣。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七有《王銍傳》。）平生藏書甚富。（《老學菴筆記》卷六云：「王性之記問該洽，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此書或出於其家，故張邦基以爲即銍所作。邦基說見《墨莊漫錄》卷二。然邦基既無所考證，又不言其何所據。以洪邁、陳振孫、趙與旹之博洽，尚不能得其作僞者之主名，則邦基之說，恐亦出於臆測，未可便據爲定讞也。如何薳《春渚紀聞》及《朱子語類》，皆以《龍城錄》爲王銍所僞作，而洪邁《夷堅支志》以爲劉無言作。詳見《龍城錄》條下辨證。薳又謂《樹萱錄》爲劉燾無言自撰，見《春渚紀聞》卷五。而邦基以爲蓋唐人之善詩者爲之。見《漫錄》卷八。薳、邁、邦基與銍皆南北宋間同時之人，薳、邦基時代均見《提要》。邁生於宣和五年，見年譜及《疑年錄》。去劉燾時亦不遠，燾，元祐三年進士。而其說之參差不一如此。然則此事正未易論定也，闕疑焉可矣。

又　案宋本後有（郭應祥）跋【略】。然則此書《館閣書目》著錄者實止一卷，故《宋史藝文志》亦從之，非陳氏誤記也。《雜記》十卷，蓋後人所分，書名亦後人所改。《藝海珠塵》所刻《散錄》，尚作一卷，然其文與葉氏本《雜記》略同。中有闕佚。且已顚倒其次序，取其九、十兩卷羼入之文。竄亂於原書之中，尤爲失眞。考錢曾《述古堂書目》卷三有馮贄《雲仙散錄》十卷，書名未改，而卷數已分，可見此書傳本異同甚多。要以徐氏影宋本爲善。又有《稽古堂日鈔》本作《雲仙雜記》十卷，今未見。據徐乃昌《散錄》校記所引，知與葉氏本全同，蓋同出一源也。

張隱

《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南楚新聞》　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

權審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引《貢父詩話》　權審常侍著詩千首。常題山院曰：「萬葉風聲利，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落日朱度欄。」

許碏 許鵲

王元鑑《全唐詩話雜詠・許碏》　山厓容我作詩狂，塵世浮名底事忙。欲訪峨眉尋偃月，酒樓誰識許高陽。

《詩話總龜・神仙門上》引《郡閣雅談》　許鵲眞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鍛人性命，【略】。」題後數日，上昇。

《唐詩紀事・許碏》　碏遊江淮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略】。」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後得道於峨嵋山。

《太平廣記》卷四〇引《續神仙傳》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臺、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睹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識偃月子也。後多遊蘆江間，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略】。」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少室山房筆叢・玉壺遐覽四》　按，呂純陽稱唐進士，余考之實五代人，許則眞晚唐舉子而罕知者，故錄之。

《五代詩話・羽士・許鵲》引《閩書》　漳州之鶴鳴山，有題詩石，毀落莫辨，可辨者九字，曰「保大與許碏尋偃月子」。碏，唐末許眞人也，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遍歷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到處皆以石屋峭壁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筆蹤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何人也。後多遊蘆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略】。」一日當春和氣候，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劉畋

《晚泊漢江渡》《唐詩歸》卷三五「雨下」二句鍾惺評：清奏。

《唐詩紀事・劉畋》　畋，舉進士。

釋景岑

《祖堂集・岑和尚》　岑和尚嗣南泉，在湖南。未睹實錄，不決化緣始終。【略】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寸長尺短。」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如何是上上人行李處。」師云：「如死人眼。」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指東邊露柱云：「這個師僧說得。」僧云：「什摩人得聞。」師指西邊露柱云：「這個師僧得聞。」僧云：「師還聞摩。」師云：「我若聞則教誰舉。」師示衆云：「富貴則易，貧窮則難。」又云：「今時禪師，只識得天子，終不識未作天子已前。」師《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欲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略】問：「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要騎則騎，要下則下。」師《誡斫松竹人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參學者，動手無非觸祖翁。」師《投機偈》曰：「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問：「如何是西天祖教。」師良久，學人不敢進語，師令侍者去會和尚處，問：「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和尚良久，侍者進云：「未見南泉已前事如何。」會和尚云：「不可別

更有也。」侍者却歸舉似師，師當時有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三聖和尙問：「承師有言：『百尺竿頭須進步。』百尺竿頭則不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禮州水。」進曰：「更請和尙道。」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亡僧遷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歷劫無言眞性命，解語能行却死人。」三聖和尙令秀上座問師：「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也。」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上座云：「不問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也。」師云：「敎伊尋思去。」上座云：「雖有千尺之松，且無抽條石笋。」師嘿然。上座禮拜起云：「謝師答話。師又嘿然，上座却歸，舉似二聖。三聖云：「若實如此，勝林際七步。雖然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問訊曰：「昨日答那個師僧一轉因緣，爲只是光前絕後，古今罕聞。」師又不語。師因事頌曰：「自覺開佛堂，慧放五道光。無人不佛佛，不悟意中藏。」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從洞山來。」師云：「何不敎洞山自來。」對云：「只與摩。」師云：「彼自無瘡，勿以傷之。」有人問：「如何是第二月。」師云：「正月第二月。」又云：「恰是。」師乃頌曰：「也大奇，也大奇，一月之中兩月疑。見與見緣無自性，常寂誰是復誰非。」又須彌納芥子頌曰：「須彌本非有，芥子元來空。將空納非有，何處不相容。」皓月供奉問曰：「敎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是無耶。」云：「是何言歟。」云：「與摩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大德進曰：「如么甲三明，盡不契聖意。未審和尙如何明敎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不。」大德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云：「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阿那個信。」大德云：「如某甲所信，二信之中，名爲緣信。」師云：「依何敎文，得生緣信。」大德云：「《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曰：『諸佛世尊，悉知世間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曰：『佛法世間法，若見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所起緣信，所引敎文，甚有來處。老僧與大德明敎中幻意。」偈曰：「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即名爲見佛人。圓通法界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個頭。」師答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大德云：「言不關典，非智者之所談。只如和尙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答曰：「灼然。言不關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道《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海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性，分明達此號知音。」有大德問：「虛空爲定有耶，虛空爲定無耶。」師答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大德再問：「只如和尙所說，有何敎文。」師答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大淸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有假有。汝等一人發眞歸源，此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滅。老僧所以道：『有時假有，無時假無。』」問：「天下善知識，爲證大涅槃不。」師云：「爲問因中三德。爲問果上三德。」大德云：「爲問果上三德。」師云：「若問果上三德，天下善知識未證大涅槃。」又問：「何故未證大涅槃。」師云：「功未齊於諸佛，所以未證大涅槃。」又問：「既功未齊於諸佛，何故名爲善知識。」師答曰：「明見佛性，名爲善知識。」皓月云：「若與摩則功齊何道，名爲證大涅槃。」以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香。法身寂滅體，二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皓月再問：「果上涅槃，已蒙和尙指示。如何是本來涅槃。」師答曰：「大德是。」問：「和尙承嗣何人。」師云：「我無人承嗣。」云：「師還參學不。」師云：「我自參。」「師意如何。」師偈曰：「虛空問萬像，萬像答虛空。何人得親問，木叉丫角童。」問：「如何是敎。」師云：「五千四十八卷。」「如何是敎意。」師曰：「祖意即是。」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云：「敎意即是。」學云：「與摩即敎意與祖意無二去也。」師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大德便禮拜，師偈曰：「祖心即敎意，敎意即祖意。欲識祖師意，祖師傳佛心。祖意與敎意，一性一眞心。」問：「第八識及七六識等，畢竟無體。云何得言『轉第八識爲大圓鏡』。」師答曰：「豈不聞『轉名不轉體』。」師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七六永無生。第九眞常識，非後亦非先。非後非先義，常住永無遷。」問：「古人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子尊者與二祖大師，爲甚摩却償債。」師云：「大德不識本來空。」皓月云：「如何是本來空。」師云：「業障是。」「如何是業障。」師云：「本來空是。」皓月禮謝。師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問：「本心何故不離生滅心，生滅心何故不當本來心。」師以偈答曰：「妙空妙用不思議，無滅無生無所依。本覺性眞爲智父，父生智子妙難思。智智不覺元來妙，達見無觀即本如。父子本來無二相，即今即本更無時。」問：「如何是陁羅

尼。」師云：「大德無問，老僧無答。」又問：「是何人誦得。」師指禪床左臂云：「這個師僧誦得。」又問：「如何得聞。」師指禪床右臂云：「這個師僧得聞。」大德云：「某甲爲什摩不聞。」云：「豈不聞『眞誦無響，眞聽無聞』。」大德云：「與摩則音聲不入法界性耶。」師云：「大德豈不聞道『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聞是邪聞』。」又問：「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云：「大德聽老僧相助明。」以頌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略】有人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答曰：「一切法常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師曰：「觸目菩提。」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於自己去。」師答曰：「我却憂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學人禮謝，師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問：「如何是色本殊質像。」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什摩。」進曰：「如何是聲元異樂苦。」師答曰：「將來，將來。」問曰：「教中有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未審教意如何。」師以偈答曰：「礙處無牆壁，通處勿慮空。若能如是解，心色本來同。」自外具載別錄，謚號招賢大師。

《景德傳燈錄》卷一〇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略】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卻，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略】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卻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南泉有眞讚云：「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卻還。」南泉久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慙愧好兒孫。」師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入門。」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師《誡人斫松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五燈會元・長沙景岑禪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略】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卻，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略】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略】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卻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眞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卻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

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師因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誡斫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釋師虔

《**祖堂集・青林和尚**》 青林和尚嗣洞山，在江西。師諱師虔。初住青林，後住洞山。平生住持高節，宇內聲揚。師在先師法席時，栽松樹後造一首頌：「短短一尺餘，纖纖覆綠草。不知何世人，得見此松老。」先師見此偈後云：「此人三十年後，來住此山，香飯供養師僧。」果然是三十年後住洞山，每日細飯食供養師僧也。【略】師遷化時遺囑焚而颺於風，師不許安立墳塔。端然化矣。

《**景德傳燈錄**》**卷一七**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號青林和尚）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

《**五燈會元・青林師虔禪師**》（存目）

釋處真

《**景德傳燈錄**》**卷二〇**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眞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略】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卻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衆曰：「一片凝然光璨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着豁人情，大事分明皆總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五燈會元・鹿門處真禪師**》（存目）

諲禪師

《**五燈會元・龍光諲禪師**》 韶州龍光諲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慇懃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釋普化

《**宋高僧傳・唐真定府普化**》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受性殊常，且多

眞率，作爲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敎，深入堂奧，誡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之驢鳴，旁侍無不哂笑。有時歌舞，或即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略無恆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煩意怠。一旦坐于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正員也矣。

《**景德傳燈錄**》**卷一〇**　鎭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略】一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指聖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遮箇語話。」師乃撼鐸唱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

《**五燈會元・鎭州普化和尚**》（存目）

釋寰普

《**祖堂集・韶山和尚**》（存目）

《**宋高僧傳・唐洛陽韶山寰普**》　釋寰普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形淳粹，克性謙沖。居于醜夷，下風請業汪汪然，其識度輒難擬議。具戒之後，經論溫尋。然後杖錫南遊澧陽，遇夾山而得心契，有參學舉問，垂手攜歸，不使一機失其開誘。其所不薦，勸令披覽經法，亦近秀寂之遺風耳。

《**景德傳燈錄**》**卷一六**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卻棟梁材。」遵布納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遵曰：「莫只遮便是否。」【略】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皇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得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即眞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樓，不是行家作。」遵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終謚無畏禪師。

《**五燈會元・韶山寰普禪師**》（存目）

釋道常

《**祖堂集・關南和尚**》　關南和尚嗣鹽官，在襄陽。師諱道常。有《樂道歌》曰：「三界兮如燄，六道兮如幻。【略】。」

《**景德傳燈錄**》**卷一〇**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剋」，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五燈會元・關南道常禪師**》（存目）

釋隱巒

《**唐詩紀事・隱巒**》（存目）

《**唐才子傳・道人靈一**》（存目）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僧隱巒之「溪邊十里五里花，雲外三峰兩峰雪」，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釋道吾

《**祖堂集・道吾休和尚**》 道吾休和尚嗣關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子，身著襴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云：「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山：「古人有言：『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如何是『關南鼓』。」云：「聽。」「如何是《德山歌》。」云：「還解和得摩。」「忽遇同道者，作摩生。」云：「教他作舞應聲。」「便作舞時，作摩生。」云：「知音者不無，亦須諱却。」「諱却後如何。」云：「萎萎羸羸，且與摩過時。」師入僧堂，問第一座：「上座是什摩人。」對云：「東國人。」「彼中還有這個樣人也無。」對云：「有。」「既有，来這裏作什摩。」對云：「只爲有，所以迴避来。今日恰遇著。」師便呵呵大笑，却歸房丈。

《**景德傳燈録**》**卷一一《關南道吾和尚**》（存目）

《**五燈會元・關南道吾和尚**》（存目）

釋子蘭

論　述

《**飲馬長城窟**》《唐詩評註讀本》卷一：蔡邕《飲馬長城窟》，多作婦人思夫語，此則爲死于征戍者，寫盡冤苦，與「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句，意不相遠，而措詞較爲古樸。

《**華嚴寺望樊川**》《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子蘭《飲馬長城窟》一詩傳世。此詩五、六通，亦可取。紀昀評：詩亦清潤，但無深味。中四句調同，亦一病。又：僧不應慮及「生計」。

《**城上吟**》《唐詩鏡》卷五四：意深貌古，絕近六朝。但六朝氣格渾渾。

《**太平里尋兵部裴郎中**》《唐詩鏡》卷五四：後二語清淺自然。

著　録

《**通志・藝文略八**》《子蘭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僧子蘭詩》一卷。

藝　文

張喬《東湖贈僧子蘭》 名利了無時，何人暫訪師。道情閒外見，心地語來知。竹落穿窗葉，松寒蔭井枝。匡山許同社，願卜挂帆期。

釋智通

《**景德傳燈録**》**卷一〇**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五燈會元・五臺智通禪師**》（存目）

釋拓善

《北夢瑣言》卷七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韋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

釋清瀾

宋趙不悔等《新安志》卷八《瀾大德》 瀾大德者，興唐寺僧，名清瀾，性孤高，飽叢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瀾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傳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往還。今精舍往往有瀾所爲碑塔在寺後。

周仲美

《述懷》 《名媛詩歸》卷一七：「爲問」句，特着「爲問」二字，使人再答不得一語。「孤幃」句，「如洗」二字，激動不復能說盡。「婦人」二句，「義」字、「節」字，立言有本。「江鄉」句，「感殘春」，凄苦不堪再說。「腸斷」句，此句復宛曲得妙。激直之後繼以悲慍，其傷情處全在自處幽憂之時，有身分在。

《詩話總龜・傷悼門》引《王直方詩話》 余於一雜編中見有《書郵亭事》，既不曉其誰作，但觀其詩有足哀者，故載之於此。其末云周仲美，不知何許人。自言世居京師，父遊宦，家於成都。既而適李氏子，侍舅姑宦泗上，從良人赴金陵幕，偶因事棄官入華山，有長住之意。仲美即寄身合淝外祖家，方求歸未得，會舅遽調任長沙，不免共載而南。雲水茫茫，去國益遠，形影相吊，洒涕何言，因書所懷於壁。詩曰：「愛妾不愛子，爲問此何理。棄官更棄妻，人情寧可已。永訣泗之濱，遺言空在耳。三載無昏朝，孤幃泪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鄉感殘春，腸斷晚煙起。西望太華峰，不知幾千里。」

山中客

《別酒主人》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周敬曰：清骨如玉，煉氣如金。

太上隱者

《答人》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引蔣一葵曰：意調俱高。唐汝詢曰：語有太古風，蓋唐時隱君子，如朱桃椎之流，稱木石怪者，誕妄語耳。

同谷子

《鑒誡録・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東川人）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于兩舍之外（傳：三十里爲一舍），踐蹋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叙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數賜

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又說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迫脅岐城，大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書，採而不用，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時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曰：「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雕牆。靜思今古爲君者，未或因兹不滅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爲盤遊亂紀綱。」又曰：「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惆悵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又曰：「仇讎萬姓遂無依，顏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唐詩紀事・同谷子》 昭宗播岐，何后用事。有同谷子者，詠《五子之歌》。何令潛令秦王誅之。事未行而奔去。

張文姬 鮑參軍妻

《溪口雲》 《名媛詩歸》卷一〇：虛字轉折，難于恰合。《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音節竟是古詩。

《池上竹》 《名媛詩歸》卷一〇：「水相近」，便妙。于說水，若不用一「相」字，止說竹枝近水，有何情趣。由此知作詩者常用虛字而不軟熟，即深于體物矣。

《沙上鷺》 《名媛詩歸》卷一〇：直把自家說出。

《雙槿樹》 《名媛詩歸》卷一〇：「不學」字、「亂向」字，俱落落不苟。挺挺自負，不離女人情事，以其不甚矜張而有宛曲。

《又玄集》卷下 「女郎張文姬」注：鮑參軍妻。

姚月華

《有期不至》 《古今詞統》卷一：「出門入門」，含許多焦躁，在俗筆便說不了。又云：以《昭君怨》爲媒，此亦鮮終之讖。《名媛詩歸》卷一〇「出門入門天欲曙」鍾惺評：直是樂府中語。絕句中難得如此奧響，有幽涼之氣，有嚴急之情，不必深，不必艷，忽然一起，忽然「竟」住。妙，妙。

《怨詩寄楊達》（春水悠悠春草綠） 《名媛詩歸》卷一〇：「對此思君淚相續」鍾惺評：「相續」，非淚續也，思相續耳。思足以制淚，淚盡則更復相思耳。

又（與君形影分吳越） 《名媛詩歸》卷一〇鍾惺評：玉枕用一「對」字，有情中無情，不忍明說，胸懷愈橫。「回身」二字，形容得哀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周啓琦曰：熟讀古艷史，斯有此艷情艷調。按，月華少失母，隨父寓（揚）子江，出觀競渡。有楊達者，見其容色美異，懷想製曲投之。月華情動，私命侍兒乞其舊稿。達出非望，立綴艷體致情；然終不易近，月華作《古怨》寄之。【略】何物女郎，才情撩人如此。

《楚妃怨》（梧桐葉下黃金井） 《古今詞統》卷一：可授衍波牋，煩賦宮中曉寒。《名媛詩歸》卷一〇鍾惺云：「天未明」三字，中藏許多凄楚。「手拂銀瓶」，是女人嬌細身份。又云：祇說秋水恁般無情，卻從梧桐葉領出「秋」字。感嘆中澹澹寫盡，覺有宛轉難明繚繞在其想際。

《古今詞統》卷一 姚氏月華，隨父寓揚子江，與鄰舟書生楊達相遇，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之句，私命侍兒乞其稿，遂相往來。一日，楊偶爽約不至，姚作《阿那曲》云：「銀燭清尊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星稀竟不來，煙柳曈曨鵲飛去。」《阿那曲》一名《雞叫子》。

《全唐詩・姚月華》 姚月華，嘗夢月墜妝臺，覺而大悟，聰慧過人。少失母，隨父寓揚子江。見鄰舟書生楊達詩，命侍兒乞其稿，達立綴艷詩致情，自後屢相酬和。會其父有江右之行，踪跡遂絕。詩六首。

《古今詞話》 仄韻絕句，唐人以入樂府，謂之《阿那曲》。女郎姚月華歌二首，即「手拂銀瓶秋水冷」，「煙柳曈曨鵲飛去」也。其夫北遊，感其詞而歸。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余幼作《無題詩》云：「淚珠洗面將毫染，詩句焚灰和酒吞。」胡稚威見而賞之曰：「此少年頗有詩膽。」余自笑二句皆鑿空，首句用李後主事，尚可拉扯；至次句，則全是杜撰矣。不料今年偶翻張泌《妝樓記》，載：姚月華女子慕楊達之詩，讀數過，便燒灰和酒吞之，謂之「欽中散」。又，牛應貞女夢裂書而食之，每食一部，則文體一變。楊巨源序其集曰《遺芳》。方知用典，竟有無心而暗合者。

葛鴉兒

《懷良人》《本事詩・情感》：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自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略】。」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略】。」滔遣以束帛，放歸。《國雅品・陳少卿妻》：相傳卿棄妻取妾，作《寄夫》云：「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郎得着，眼看花開又花落。」晚唐葛鴉兒《寄良人》云：「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不見歸。」稍與同調。《唐詩鏡》卷五四：一如常語，正入詩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以耕鑿望夫之歸，比「悔教夫婿覓封侯」，較切較正。

《又玄集》卷下 女郎葛鴉兒。

孫氏 孟昌期妻

《北夢瑣言》卷六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略】。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略】，又《聞琴詩》【略】。

驛站女子

《題玉泉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周珽曰：篤情，描景亦脫。

郭氏奴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黃雀銜黃花，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晚唐郭氏奴作，殊有古意，與盛唐「打起黃鶯兒」同。

周濆

《廢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上》周珽曰：言今日塵鎖之宅，即昔日笑人衰廢者所居，不覺還成自笑，見百年莫作萬年計也。引徐充評：「空」、「暗」二字工，後二句佳甚，即杜牧《阿房宮賦》所謂「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周濆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周濆詩》一卷。

周祚

《唐詩紀事・周祚》「莫道春花獨照人，愁花未必怯青春。四時風雨沒時節，共保松筠根底塵。」祚以此詩得名，張爲取作《主客圖》。

朱元

《唐詩紀事・僕》孫愿，唐貞元已後三代爲池陽刺史，有戟門門子朱元，迎道左獻詩曰：「昔日郎君今刺史，朱元依舊守朱門。今朝行馬諸童子，盡是當時竹馬孫。」

范攄之子

《詩話總龜・警句門》引《青瑣集》范攄有子，七歲能詩。《夏景》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方干曰：「必不享壽。」末十歲而終。

《唐詩紀事・范攄之子》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無名氏詞

《醉公子》（門外猧兒吠）《丹鉛總錄》卷二〇：此唐人小辭。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子蒼，曰：「只是轉折多。」蓋八句而四轉折也。《詞品》卷一：此詞又名《四換頭》，因其詞意四換也。前輩謂此可以悟詩法。或以問韓子蒼。子蒼曰：「只是轉折多。且如剗襪下階是一轉矣，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轉，喜其入羅帷又是一轉，不肯脫衣又是一轉，後兩句自開釋，又是一轉。其後製四換韻一調，亦名《醉公子》云。」《古今詞統》卷三：是眞境，非文人寸筆所能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曰：一氣呵成，深情曲意畢至，咀嚼不盡。《歷代名媛詩詞》卷一一：如嗔如喜，如說如訴，八句一氣，轉折亦妙。

《菩薩蠻》（牡丹含露真珠顆）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四引《稿簡贅筆》：今人見婦人麄率者，戲之曰「碎挼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以刀斷其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挼花打人』。」蓋引當時人有詞云。《詞品》卷二：此詞無名氏，唐宣宗嘗稱之，蓋又在《花間》之先也。《古今詞統》卷五：問答嗔笑，情景縈迴，唐六如「請郎今夜伴花眠」，又添三毛矣。《古今詩餘醉》卷一〇：唐宣宗嘗稱此，想又在《花間》之前，「碎挼花打人」，嬌恃妒寵之態，俱于此見。《草堂詩餘續集》卷上：玩一「打」字，妬寵負恃之態，漸不可長。《窺詞管見》：此詞膾炙人口者素矣。予謂此戲場花面之態，非繡閣麗人之容。從來尤物，美不自知，知亦不肯自形於口，未有直誇其美，而謂我勝於花者。況揉碎花枝，是何等不韻之事，挼花打人，是何等暴戾之形。幽閒之義何居，「溫柔」二字安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曰：佳人自恃其貌美問郎惹郎相惱，無限風情，妙在「故」字，豈眞好不花若耶。碎挼花打，還相嬌嗔，一種媚態可掬，如畫。《白雨齋詞話》（稿本）卷六：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一面發嬌嗔，碎揉花打人」，惡劣已極，無足置喙。

《魚游春水》（秦樓東風裏）楊湜《古今詞話》：東都防河卒於汴河上掘

地得石刻，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名曰《魚游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略】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於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詞中語，賜名《魚游春水》。《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長短句》：二說不同，未詳孰是。《耆舊續聞》卷九：余嘗見《本事曲・魚游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楊輕拂黃金縷。」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縷，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蕊」，或「黃金縷」。《古今詞統》卷一一：「鳳簫」、「孤雁」未黏對。「望斷清波」未工。前云「魚游」，後云「無鯉」未順。《草堂詩餘評林》卷一：唐人詞調嚼徵舍宮，泛商流羽爲大雅元音，非今之險句聱牙以爲工者比。又：新詞摘取其中秀句爲題，若此者最多。《古今詩餘醉》卷五：「鳳簫」、「孤雁」，未黏對。「望斷清波」，未工。前云「魚游」，後曰「無鯉」，未順盡若此。《古今詞話》、《復齋漫錄》俱云狀物寫情極工，何也。《蓼園詞選》云：落落寫來，詞旨韶雅，無一纖巧語，自是秀色天成，風情和篤。《復齋漫錄》以爲唐人語，不爲無見。

《後庭宴》（千里故鄉）《庚溪詩話》卷下：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闋，名《後庭宴》，其詞曰【略】。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二：「眼兒失睡微重」，本此。《古今詞統》卷九評「菱花知我銷香玉」句：「俠士以龍泉爲知我，美人以玉鏡爲知我。」《詞的》卷三：變秀興歌，不徒語艷。《歷代名媛詩詞》卷一一：姿容婉秀，閨中名手也。《雲韶集》卷一：結二語淒斷而筆力遒健。我知菱花耶，我不知菱花耶。菱花不知而我知耶，我不知菱花而菱花知我耶。我知菱花而並知菱花之知我耶。我耶，菱花耶。其妙令人不可思議。

五代文學部

主編：黃進德

目次

總論 …… 七三九

總集
又玄集 …… 七六二
才調集 …… 七六二
花間集 …… 七六五

作家 …… 七七二

中朝
釋恒超 …… 七七二
裴皥 …… 七七二
鄭遨（鄭雲叟） …… 七七三
李琪 …… 七七四
馮道 …… 七七五
楊凝式 …… 七七八
羅紹威 …… 七八一
王仁裕 …… 七八二
李存勗（唐莊宗） …… 七八九
王易簡 …… 七九一
李濤 …… 七九二
和凝 …… 七九二
李贊華 …… 七九五
楊昭儉 …… 七九七
陶穀 …… 七九七
王朴 …… 八〇二
范質 …… 八〇二
李成 …… 八〇四
竇儀 …… 八〇四
馮吉 …… 八〇五
扈載 …… 八〇六
吳靄 …… 八〇六
盧汝弼 …… 八〇六
竇夢徵 …… 八〇七
劉贊 …… 八〇八
裴說 …… 八〇八
李愚 …… 八一一
崔素娥 …… 八一二
符蒙 …… 八一二
熊皦（熊皎） …… 八一三
劉坦 …… 八一四
釋尚顏 …… 八一四
薛廷珪 …… 八一五
李襲吉（李習吉） …… 八一六
韓定辭 …… 八一七
馬彧（馬郁） …… 八一七
趙光逢 …… 八一八
封舜卿 …… 八一八
釋智暉 …… 八一九
釋修睦 …… 八一九
釋棲一 …… 八二〇
于兢 …… 八二〇
李夢符 …… 八二一
豆盧革 …… 八二一
敬新磨 …… 八二二
王緘 …… 八二三
李雄 …… 八二三
唐朝美 …… 八二三
何澤 …… 八二三
高輦 …… 八二四
楊氏（李嗣昭妻） …… 八二四

郭廷誨……八二五
李　蕘……八二五
王仲舉……八二五
馮道幕客……八二五
石重貴……八二五
崔　梲……八二六
李花開……八二六
韓　敞……八二六
賈　緯……八二六
陶　晟……八二七
孟　貫……八二七
譚用之……八二八
劉　兼……八三二
陶　彝……八三二
高元矩……八三二
曾庶幾……八三三
方　爲……八三三
符昭遠……八三三
齊州病狂人……八三三
石眞妃……八三三
陳　摶……八三四

前蜀

釋貫休……八四〇
韋　莊……八四九
牛　嶠……八六五
王　建（前蜀高祖）……八六七
杜光庭……八七〇
許　寂……八七三
王　衍（前蜀後主）……八七四
馮　涓……八七八
張　蠙……八八〇
張道古……八八三
盧延讓（盧延遜）……八八四
陳　詠……八八七
蔣貽恭……八八七
薛昭蘊……八八八
韋　蠖（韋　霭）……八八九
魏承班……八九〇
李　珣……八九一
李舜弦（李昭儀）……八九三
李玉簫……八九四
尹　鶚……八九四
毛文錫……八九五
周　庠……八九七
黃崇嘏……八九八
楊義方……八九八
楊德輝……八九九
楊　玢……八九九
王　鍇……九〇〇
庾傳素……九〇〇
張　格……九〇〇
牛希濟……九〇一
韓　昭……九〇二
蒲禹卿……九〇三
徐　后（順聖太后）……九〇三
徐　妃（翊聖太妃）……九〇四
楊　勳……九〇五
李如實……九〇五
劉隱辭……九〇六
掃地和尚……九〇六

吳　南唐

李建勳……九〇六
沈　彬……九一〇
宋齊丘……九一三
釋文益……九一八
李　昪……九一九
查文徽……九二一
孟賓于……九二一
陳　陶……九二四
蓮花女……九二八
喬匡舜（喬　舜）……九二八
楊　溥……九二九
高　越……九三〇
江文蔚……九三〇
韓熙載……九三三
馮延巳……九三七
史虛白……九四五
李　璟（南唐中主　南唐元宗）……九四七
徐　鉉……九五一

徐鍇……九六二
李景遂……九六四
李弘茂……九六五
陳德成（陳德誠）……九六五
張洎……九六六
李煜（南唐後主）……九六九
潘佑……九八七
李從善……九九〇
李從益（李從鎰）……九九〇
李從謙……九九一
湯悅（殷崇義）……九九二
孫魴……九九三
鍾輻……九九五
廖凝……九九五
陳沆……九九七
李羽……九九七
李詢……九九七
朱匡業……九九八
夏寶松……九九八
徐融……九九八
沈顏……九九八
張義方……九九九
王愼辭……一〇〇〇
汪台符……一〇〇〇
康仁傑（唐仁傑）……一〇〇〇
李夷鄴……一〇〇一
黃冠道人……一〇〇一
南唐伶人……一〇〇二
釋常察……一〇〇二
釋謙明……一〇〇三
釋玄寂……一〇〇三
胡元龜……一〇〇三
李家明……一〇〇四
王感化……一〇〇五
丁咸序……一〇〇六
許堅……一〇〇六
徐月英……一〇〇七
毛炳……一〇〇七
徐振……一〇〇七
黃可……一〇〇八
朱存……一〇〇八
邵拙……一〇〇八
陳甫……一〇〇八
蔣鈞……一〇〇八
陳誼……一〇〇九
無名氏……一〇〇九
張泌（張佖）……一〇〇九
陳貺（陳況）……一〇一二
江爲……一〇一三
伍喬……一〇一四
釋泰欽……一〇一六
釋若虛……一〇一六
南唐詩僧……一〇一六
成彥雄……一〇一七
盧郢……一〇一七
陳曙……一〇一八
印崇粲……一〇一八
劉崇遠……一〇一九
馮翊子……一〇二〇
尉遲偓……一〇二一
蕭彧……一〇二一
劉洞……一〇二二
朱勰……一〇二三
馮延魯（馮謐）……一〇二三
鍾謨……一〇二四
唐鎬……一〇二六
孟嘏……一〇二六
李中……一〇二七
孫咸……一〇二八
羅穎……一〇二八
劉吉……一〇二九
左偃……一〇二九
楊鸞……一〇三〇
嚴續姬……一〇三〇
李芳儀……一〇三一
李平……一〇三一
鍾蒨……一〇三二
張泌……一〇三三
歐陽炯……一〇三四

後蜀

孟昶 後蜀後主……一〇三六
范禹偁……一〇四〇
顧夐……一〇四一
令狐嶠……一〇四三
花蕊夫人……一〇四三
勾龍逢……一〇五一
歐陽彬……一〇五一
毛熙震……一〇五二
閻選……一〇五三
鹿虔扆……一〇五四
何瓌……一〇五五
卞震……一〇五五
王處厚……一〇五五
宋自然……一〇五六
丁元和……一〇五六
釋可朋……一〇五七
掌聿修……一〇五八
楊鼎夫……一〇五八
安守範……一〇五八
向瓚……一〇五八
田淳……一〇五九
段義宗……一〇五九
李堯夫……一〇六〇
張立……一〇六〇
何光遠……一〇六一
劉義度……一〇六二
釋慈覺……一〇六二
村寺僧……一〇六二
幸夤遜……一〇六二
釋曇域……一〇六三
張窈窕……一〇六四
陳裕……一〇六四
李匡文 李匡乂……一〇六五
朱長山 朱長文……一〇六六
張嶠……一〇六六
李昊……一〇六七
任氏 侯繼圖妻……一〇六八
景煥……一〇六八

南漢

釋文偃……一〇六八
王定保……一〇七〇
鍾允章……一〇七七
黃損……一〇七七
陳用拙……一〇七九

楚

釋虛中……一〇八〇
馬希振……一〇八一
何致雍……一〇八一
路洵美……一〇八二
陸禹臣……一〇八二
釋乾康……一〇八二
釋棲蟾……一〇八二
蔣維東……一〇八三
釋惟勁……一〇八三
釋居遁……一〇八四
畢田……一〇八四
狄渙……一〇八五
戴偃……一〇八五
廖融……一〇八六
何景山……一〇八七
陸蟾……一〇八七
曹嵩……一〇八七
王鼎……一〇八七
張迥……一〇八八
廖匡圖 廖圖 廖光圖……一〇八八
廖齊……一〇八九
何仲舉……一〇八九
李宏皐……一〇八九
徐仲雅……一〇九〇
劉昭禹……一〇九二
石文德……一〇九三
鄧洵美……一〇九三
劉章……一〇九四
韋鼎……一〇九四
翁宏……一〇九四
裴諧……一〇九五
王元……一〇九五
張子明……一〇九六
任鵠……一〇九六

曾弼……一〇九六
李韶……一〇九六
伍彬……一〇九六

吳越

釋文喜……一〇九七
羅隱……一〇九七
錢鏐……一一一六
釋無作……一一二〇
釋道怠……一一二一
皮光業……一一二二
錢元瓘……一一二三
元德昭……一一二四
林鼎……一一二四
釋延壽……一一二四
錢弘佐……一一二五
錢弘倧……一一二六
錢俶……一一二六
釋令參……一一二九
釋處默……一一三〇
孫郃……一一三一
吳蛻……一一三二
吳仁璧……一一三二
謝諤……一一三三
朱褒……一一三三
范贊時……一一三三
沈韜文……一一三三
蔣氏陸蒙妻……一一三三
周顒……一一三四
釋延沼……一一三四
還鄉和尚……一一三四

閩

釋義存……一一三四
釋師備……一一三六
釋本寂……一一三八
釋慧稜……一一四〇
陳金鳳……一一四〇
王繼勳……一一四二
徐寅徐夤……一一四二
黃滔……一一四八
翁承贊……一一五三
崔道融……一一五四
王審知……一一五七
劉山甫……一一六〇
王延彬……一一六一
顏仁郁……一一六二
鄭璘……一一六二
黃子稜……一一六三
釋契此……一一六三
王繼鵬……一一六三
詹敦仁……一一六四
葉翹……一一六五
劉乙……一一六五
陳嵩……一一六六
釋智亮……一一六六
陳致雍……一一六六
陳文亮……一一六七
釋清豁……一一六七
釋皎然長生和尚……一一六八
徐熙……一一六八
徐昌圖……一一六九

南平（荊南）

釋齊己……一一六九
高從誨……一一七六
孫光憲……一一七七
盧汪……一一八三
梁震……一一八四
高若拙……一一八五
李郁……一一八六
胡擢……一一八六
釋清尚……一一八六

總論

牛希濟《文章論》 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慚，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爲文，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舊五代史·唐書·薛廷珪等傳論》 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爲搢紳之圭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永樂大典》卷二七四〇）

《法藏碎金錄》卷八 予記得齊己詩句云：「心清檻底瀟湘月，骨冷禪中太華秋。」又記得似是陳陶詩句云：「高僧示我眞隱心，月在中峰葛洪井。」予愛誦之，令人氣格爽拔。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贊》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

又《談諧傳贊》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尙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范仲淹《唐異詩序》 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

《猗覺寮雜記》卷上 五代詩格卑弱，體物命意亦有工夫。

《苕溪詩話》卷二 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巨唐詩。王（偕）（鍇）等皆譏荒淫，獨中丞牛希濟曰：「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川。」明宗曰：「希濟不謗君親，忠孝也。」賜綵百段。余謂希濟但能兩解之辭而已。江革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宋朝雜記下》引《蔡寬夫詩話》 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可量」者邪。

又《後集·五季雜紀》苕溪漁隱曰 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它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古詩》爲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爲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又引《南唐書》 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苕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

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容齋隨筆**》卷一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略】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唐詩紀事・李山甫**》　國初高秀英者，與贊寧爲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趙世延《**陸游**》**南唐書序**》　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

《**野客叢書・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竹莊詩話**》卷二〇　《禁臠》云：詩分三種趣：一曰奇趣，二天趣，三勝趣。（劉昭禹）《田家》云云，江淹效淵明體云：「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此二詩脫去翰墨痕迹，令人想見其處，此所謂奇趣也。（杜牧）《宮詞》云云、（白居易）《大林寺》云云，其詞終如水流花開，不假工力，此謂之天趣。天趣者，自然之趣耳。（杜牧）《長安道中》云云，（白居易）《東林寺》云云，吐詞氣宛在事物之外，殆所謂勝趣也。

《**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四　何光遠作《廣政錄》，記孟氏有蜀時，翰林學士徐光溥、劉侍郎羲叟分直，忽睹庭中笋迸出。徐因題之，劉詩多譏誚徐托土本是蜀人。詩成，二學士從此不睦。徐詩曰：「迸出班犀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劉詩曰：「徐徐出土非人種，枝葉難投日月壺。爲是姻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

《**隱居通議・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粲向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留與人間戰睡魔。」又《感時》一首云：「莫厭追歡買笑頻，沈思離亂可傷神。閒時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也。

《**唐才子傳・道人靈一論**》　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遵、惠休、寶月之儔，馳驟文苑，沈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爲寡矣。厥後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藉，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故有顯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繒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青峰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屧，幽徑尋眞，景變序遷，蕩入冥思。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懷，雖則心侔跡殊，所趣無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廬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鍛月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迭酧，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與夫迷津畏途，埋玉世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然道或淺深，價有輕重，未能悉採。其喬松於灌莽，野鶴於雞羣者，有靈一、靈徹、皎然、清塞、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皆東南產秀，共出一時，已爲錄實。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略】文益、可止、【略】修睦、【略】栖白、隱巒、處默、卿雲、棲一、淡交、良乂、若虛、雲表、曇域、子蘭、僧鸞、【略】可朋、懷浦、慕幽、【略】亞齊、尚顏、栖蟾、理瑩、歸仁、玄寶、【略】文秀、【略】清尚、【略】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復喋喋云爾。

又《**趙光遠論**》　光遠等千金之子，厭飫膏粱，仰蔭承榮，視若談笑，驕侈不期而至矣。況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盪，素少閑邪之慮者哉。故辭意多裙裾妖艷之態，無足怪矣。有孫（啓）〔棨〕、崔珏，同時恣心狂狎，相爲唱和，頗陷輕薄，無退讓之風。惟盧（汝）〔弼〕氣象稍嚴，不遷狐惑，如《邊庭四時怨》等

作，賞音大播，信不偶然。

楊維楨《優戲錄序》 觀優之寓于諷者，如「漆城」、「瓦衣」、「兩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剖腸，申漸高之飲酖，敬新磨之（勉）〔免〕戮疲令，楊花（之飛）〔飛之〕易亂主于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之不如伶官。至其錫敎，及於彌侯解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嗜於此矣。

《七修類稿・詩文類一一・廢主詩》 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溥爲徐知誥逼遷於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雨灑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略】所咏雖有高下，皆非聞蠶聲而問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云。

《升菴詩話・詩用惹字》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又《詩用兒字》 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李群玉《釣魚》詩曰：「七尺青竿一丈絲，菰蒲葉裡逐風吹。幾回舉手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又《贈琵琶妓》詩有曰：「我見鴛鴦飛水去，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同心結，早寄黃鶯孤雁兒。」

又《劉元濟》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略】，此詩綺繪煥發，比興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然不甚流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周晏、胡曾之徒鄙猥俚賤，優人羞道者，乃有集行世。噫，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幸哉。

《丹鉛總錄》卷一五 五代僭僞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元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

徐渭《南詞敘錄》 晚唐、五代，塡詞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詞須淺近。晚唐詩文最淺，鄰于詞調，故臻上品。

《四溟詩話》卷一 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趙履常學黃山谷。予筆之以爲學者誡。

《詩藪外編・唐下》 唐宮闈能詩者：徐賢妃、上官昭容、宋若照姊娣、李季蘭、魚玄機、杜羔妻、寇坦母、張窈窕、鮑君徽、薛濤、花蘂輩。然皆篇什一二，遠出當時文士下，非漢、魏婦人比也。

又《宋》 五代之能詩者：王仁裕、孫光憲、皮光業、韓熙載、和凝、徐鉉兄弟。今集多不傳，散見諸小說中。李建勳、杜荀鶴、吳融、韓偓、羅隱諸詩，列《唐百家》，皆與梁、後唐相及者。余別蒐錄《雜編》中，俾不混宋初云。

又《雜編・遺逸中・載籍》 按《唐、宋・藝文志》及遂初堂尤氏、《通考》，晁、陳二氏書目，凡詩文集，俱以世相承，不爲疆限，而《宋・藝文志》顚倒錯亂，次序難憑。尤氏素稱博洽，類例亦頗混淆。惟馬、鄭二家，紀律森然，燁如指掌，而《通志》整齊時代，綜核篇帙，尤爲詳明。計鄭與諸家後先相望，不應紀載特繁，蓋但據《新、舊唐書》，一概纂集，非如尤、晁、陳氏，但錄宋世存者，以故多寡懸殊。然亡逸書名，往往具在，亦達士之博觀也。鄭《略》唐人總集三百四十六部，別集一百六十九部，合於嚴氏所謂五百家之數。《宋史》所錄，則又缺三之一，而他集鄭《略》未收者，亦間載焉。馬氏《通考》大概不出二書，而亡者幾又半之。蓋史官所據《崇文總目》，當宋盛時；而《通考》所據晁、陳二氏，丁宋末造，戎馬劻勷之際，疑其散軼愈衆也。《遂初》載《說郛》中，第記書名，而無卷帙。今並鳩集，參會異同，仍酌取近例，以初、盛、中、晚分列左方。（王、楊、韋、柳等集二百餘家，世有行本不列。劉令嫺等係六朝，李建勳等係五代，今並正之。）按《唐・藝文志》，鄭《經籍略》，並不分詩文，中間容有單行文字，不錄詩歌者。然唐以茲取士，即間有之，不過千百之一，今集既亡，無從考證，姑從前例，備載篇中。

又 晚唐：張碧（一卷），劉言忠（六卷），施肩吾（十卷），汪遵（一卷），薛能（十卷），李廓（一卷），陳羽（一卷），陸暢（一卷），盧肇（三卷），陸鸞（一卷），袁皓（一卷），裴說（一卷），許經邦（一卷），雍裕之（一卷），趙摶（一卷），李敬方（一卷），裴夷直（一卷），孟遲（一卷），崔珏（一卷），公乘億（一卷），王貞白（一卷），吳仁璧（一卷），陸希聲（一卷），唐彥謙（三卷），聶夷中（一卷），翁承

贇(一卷)，朱景玄(一卷)，崔融(一卷)，王德輿(一卷)，羅浩源(一卷)，鄭良史(一卷)，譚藏用(一卷)，鄭雲叟(三卷)，陸元皓(一卷)，楊復恭(一卷)，譚正夫(一卷)，朱朴(四卷)，王駕(六卷)，褚載(一卷)，周曇(一卷)，王轂(三卷)，陳光(一卷)，湯緒(三卷)，韋靄(一卷)，薛瑩(一卷)，謝蟠(一卷)，嚴郾(二卷)，任翻(一卷)，喬舜(一卷)，沈彬(一卷)，劉蛻(十卷)，楊夔(五卷)，顧雲(一卷)，陸扆(七卷)，陳陶(十卷)，鄭賓(一卷)，齊夔(一卷)，羅袞(二卷)，鄭準(一卷)，黃滔(十卷)，陳黯(三卷)，李嵩(三卷)，黃璞(十卷)，來鵬(一卷)，林藻(一卷)，王秉(一卷)，林蘊(一卷)，韋說(一卷)，丁稜(一卷)，陳詡(十卷)，李郢(三卷)，朱鄴(一卷)，楊弇(一卷)，王振(一卷)，李磎(四卷)，韋鼎(一卷)，鄭畋(五卷)，林嵩(一卷)，劉昭禹(一卷)，段成式(七卷)，李羣玉(四卷)，費冠卿(一卷)，袁不約(一卷)，劉綺莊(十卷)，劉得仁(一卷)，陳商(十七卷)，盧延讓(一卷)，倪明基(一卷)，杜荀鶴(一卷)，主父果(一卷)，高駢(一卷)，馮涓(三卷)，蔡融(一卷)，謝璧(四卷)，劉鄴(四卷)，吳融(四卷)，趙賜(一卷)，韓偓(一卷)，孫魴(三卷)，江爲(一卷)，崔頤(一卷)，尙顏(一卷)，自牧(一卷)，無願(一卷)，處默(一卷)，虛中(一卷)，智暹(一卷)，子蘭(一卷)，齊己(十卷)。右晚唐百二十餘家。《宋史》缺三之一，而外益二十餘家，《通考》僅半而已。(《舊唐書・藝文志》止初唐文集，李、杜以下俱不錄。新史乃備載諸家，鄭析其唐末入五代者，餘皆仍其舊也。)通計七家書目，世所不傳者近四百部。當南渡末，已亡十之七八。今即一二間存，率好事鈔集類書，非其舊也。合以余所藏板行及傳錄諸本，大都六百餘家，蓋唐人詩集姓名可見僅此。或耳目之外，尙有所遺，然決不能過三百，則截長補短，七百極矣。餘遂並其姓名失之，良可慨也。(《唐詩品彙》不及七百之數。《紀事》雖千餘家，中多詩話連及，不皆作者。)

又　唐人自選詩，《英靈》、《國秀》諸集外，【略】韋縠有《才調集》十卷，劉明素有《麗文集》五卷，李戡有《唐選》三卷，柳玄有《同題集》十卷，崔融有《珠英集》五卷，曹恩有《起予集》五卷，殷璠有《丹陽集》一卷，劉吉有《續又玄集》十卷，陳康圖有《擬玄集》十卷，《詩篋》三卷，鍾安禮有《資吟集》五卷，王仁裕有《國風總類》五十卷，伍承範有《備遺綴英》二十卷，劉松有《宜陽集》六卷，《叢玉集》五卷，韋莊有《采玄集》一卷，陳正範有《洞天集》五卷。又有《前輩咏題》二卷，《連璧集》三十二卷，《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名賢絕句》一卷，不題名氏，要皆唐末、五代人所集。當宋盛時，相去不遠，存者應衆。第尤延之畜書最富，《全唐詩話》已無一見采。計敏夫摭拾甚詳，《唐詩紀事》亦俱不收。至陳、晁二氏書目，概靡譚及者，則諸選自南渡後，湮沒久矣。【略】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也。

又　唐人好集詩句爲圖，今惟張爲《主客》散見類書中，自餘悉不傳。漫記其目：【略】《泉山秀句》二十卷，黃滔編；【略】賈島句圖》一卷，李洞編。

又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傳遠。姑記其目於左：【略】《漢上題襟集》十卷，《松陵集》十卷。【略】《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

又　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惟殷璠，高武，頗有論斷。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飯。然其所詮，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無名氏有《續本事詩》，今不傳。盧瓌有《攄情集》，亦《本事詩》類也。(會昌侯氏一詩，云載《攄情集》，可見。)五代諸人率與唐末亂，今據志別錄，傳者尤罕睹矣。《杜光庭集》三十卷(見《通志》)，韋莊《浣花集》二十卷，王超《洋源集》二卷(見《宋・藝文志》)，楊九齡《要錄》十卷，馮涓《龍吟集》三卷，又《長樂集》十卷，《遊恭集》一卷，又《小東里集》三卷，又《廣東里集》四卷，湯文圭《登龍集》十卷，又《冥搜集》一十卷，周延禧《百一集》二十卷，沈顏《聲書》十卷，又《解聲書》十五卷(以上俱同)，《李後主集》十卷(又集十卷)，《李昊集》二十卷(見《宋・世家》)，《宋齊邱集》六卷，郭昭慶《芸閣集》十卷(同上)，李爲先《斐然集》五十卷，成文幹《梅嶺集》五卷(同上)，《馮延巳集》一卷，《孟拱辰集》三卷(見《宋・藝文志》)，《孫晟集》五卷，《徐鍇集》十卷(見本傳)，《潘舍人集》二十卷，僧《彙征集》七卷，《章震詩》十卷，《孫魴詩》三卷(以上並同)，《廖光凝詩》七卷(見《通考》)，《李建勳詩》二卷，又《鍾山公集》二十卷，《李叔文詩》一卷(《通考》李九齡恐即此)，《李存詩》四集，《郭鵬詩》一卷(已上並見《宋・藝文志》)，《江爲集》一卷，《李明集》五卷，羅紹威《政餘集》五卷，高輦《丹臺集》三卷，《羅隱集》二十卷，《江東後集》三卷(又見《宋史》)，《吳越掌記集》三卷，李琪《金門集》十卷，《崔拙集》二卷，《賈緯集》二十卷(以上雜見諸史)，又《續草堂集》一卷，《梁震集》一卷(以上並見《通志》)，公乘億《珠林集》一卷，張況《一飛集》

一卷，王仁裕《紫閣集》十一卷，《乘軺集》一卷，熊皦《屠龍集》五卷，李愚《白沙集》十卷，孫光憲《荆臺集》四十卷，王仁裕《西江集》一百卷（見史），《韓熙載集》五卷（以下並見《宋史》），李氏《應歷小集》十卷（又見《金史》），和凝《演編集》五十卷，又《游藝集》五十卷，《酈炎集》一卷，孫光憲《鞏湖編玩》三卷，《薛廷珪集》一卷，《孫開物集》十六卷，《王朴集》三卷，《馮道詩》十卷，《丘光業》詩一卷，《劉昭禹詩》一卷。按右諸人集，今存者惟韋莊、羅隱、李建勳諸家，僅百中一二。而南唐伍喬、孟蜀花蕊各傳集，則志所列缺焉。諸家目錄，又有《李琪集》（三卷），《嚴虔崧集》（五卷），《李崧集》（五卷），《林鼎集》（二十卷），《朱濤集》（三十卷），《李洪皋集》（一卷），《庾傳昌集》（十卷），《趙仁集》（二卷），《毛文晏集》（五卷），《羅貫集》（二卷），《鄭準集》（二卷），《黃台集》（一卷），《湯筠集》（五卷），《李愼儀集》（二十卷），《湯昭儉集》（一卷），《王紹顏集》（二卷），《白巖集》（五卷），蓋皆軍書表啓四六之文。又丘明賦（一卷），沈顏賦（一卷），江之蔚賦（一卷），侯圭賦（一卷），馮涓賦（一卷），羅隱賦（二十卷），徐寅賦（一卷），倪曉賦（一卷），郭賁賦（一卷）。雖總之不必可觀，然亦非全無製作。況今僅存其目，不可沒也。《通考》又有集數家，而舊目止孫晟、潘佑、和凝、馮道十餘家云。

又《閒餘上・五代》 古風兩漢，近體三唐，能事畢矣。宋、元以降，世謂無詩，乃其盛時巨擘，旁午簡編，詩家者流，稍名涉獵，咸指掌上。獨自梁迄周五代，戎馬劻勷，文章否極。韋莊、羅隱諸人，既繫籍於唐末，徐鉉、陶穀等輩，又接軌於宋初。自餘二三雋流，或以詞見，或以學稱，歷數十百年中，遂若茲道中絕，無復一綫之存者。近楊用修詩話，旁蒐僻隱，不遺餘力，此特未遑。余暇讀五代小說雜談，覺其間人雖微，尚有足述；句雖陋，時或可觀。悼彼生之不辰，將泯泯偕腐草木。因悉采彙爲一編，亡論《雲門》大呂，即方回阿段，例掇弗遺。庶異時博雅君子，上下千秋，於斯無憾。於戲，詩至五季，溲勃之用，亡當詞壇，乃風雅大明之日，猶有若余之藻飾而品題之者，士誠志於不朽，奚以後世爲患哉。大率五代詞人，與南、北朝絕類，中原最寥落，覺江、淮爲盛，楚、蜀次之。自歐氏不立《文苑傳》，世率以馮瀛王輩俚語爲五代詩，不知亦頗有工細者，聊撮錄之。

又 南唐中主、後主，皆有文。後主一目重瞳子，樂府爲宋人一代開山祖。蓋溫、韋雖藻麗，而氣頗傷促，意不勝辭，至此君方是當行作家，清便宛轉，詞家王、孟。其詩今存者四首，附《鼓吹》末，與晚唐七言律不類，大概是其詞耳。凡詞人以所長入詩者，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即襯字《鷓鴣天》也。後主兄弘茂，弟從謙，各能詩。宋人小說記煜《題扇》詩「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又「鬢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率無全篇。嘗著《雜說》百篇，時以方《典論》云。（見《江南別錄》，又《後山詩話》。徐鉉稱煜《秋月篇》，今不傳。）

又 孟後主昶，世以荒淫不道，然實留心文藝。嘗與花蕊夫人納涼作詞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按昶詞，蘇長公《洞仙歌》全隱括之。元人《琵琶記》「新篁池閣」，亦出此，而《花間集》不載。近吳興補刻，復遺之，因錄此。昶又嘗書石刻《五經》。當唐末，海內各畫士咸入益州。昶子玄寶甫齔，誦萬言，七歲卒。先是，王蜀主衍，亦能文。（見《蜀檮杌》等書。吳越後主亦能詩，見《後山詩話》。）

又 錢忠懿王俶，亦能詩，《汝帖》載其七言一律云：「廊廡依稀翠幙遮，禁林深處絕喧譁。界開日影憐窗紙，穿破笞痕惡筍芽。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結冰花。謝公未是深沉量，猶把輸贏局上誇。」詩不能大佳，然五代時李重光最有文，詩律亦僅爾爾。此載石刻中，又將湮沒，故錄。又《後山詩話》記其「金鳳欲飛遭制搦」一詞，是俶不但能詩，並解長短句也。至宋而錢惟演輩，子孫咸以文鳴矣。

又 五代諸後主，南唐、孟蜀，各以詞翰聞。吳越雖不甚表著，即帖中可窺一斑，皆遠勝創業者。又王蜀後主衍，亦能詩詞，所輯有《烟花集》。又李後主弟從謹，兄弘茂，並知名，見《南唐書》、《蜀檮杌》等錄。

又 後唐莊宗，世知其勇略及俳優戲劇而已，然實于文藝留心者。史稱其幼好學，通《春秋》大義，又嘗手抄《春秋》，曰：「我于十指上得天下。」見《高季興傳》中。《五代優伶傳》云：「莊宗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間，往往能歌其聲。」樂府所傳《如夢令》一詞，殊不在李、王父子下。第以沙陀能此，尤不易云。

又 王仁裕，孟蜀學士，嘗夢人以刀剖腹，引西江水洗其腸胃，因名集曰《西江詩》。平生殆萬首，今不傳。《宋・藝文志》有仁裕他集而無所謂《西江》者。惟《玉堂閒話》尚行世，中載七言律數首，皆清雅，特格卑弱耳。《登麥積山

絕頂》云：「踏徧懸空萬仞梯，等閒身共白雲齊。窗中下見羣山盡，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巖松健鶴長棲。天邊爲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仁裕又有《賀王溥》一律，載《總龜》。世所傳《開元遺事》，非其撰也。（《五代史》獨仁裕、和凝有傳。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仕蜀歷唐、晉、漢，至少保。與凝集合至百卷。）

又　和凝，字成績，生平撰述共分爲六種，《香奩集》其一也，今獨此傳。其句多浮豔，如「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鬢髮香頸雲遮藕，粉著蘭胸雪壓梅」，「靜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夜半燈」，皆見《瀛奎律髓》。方氏以爲韓偓，葉少蘊以爲韓熙載，大概晚唐、五代，調率相似。第偓當亂離際，以忠鯁幾殺身，其詩氣骨有足取者，與《香奩》殊不類，謂凝及熙載則意頗近之。《詩話總龜》又載凝「桃花臉薄難成醉，柳葉眉長易攪愁」之句，可證云。（凝仕唐、晉、漢，封魯公。）

又　劉昭禹，婺人，少師林寬，後爲湖南宰，終桂府幕官，蓋當在陳陶、羅隱輩後。又有《經費冠卿舊居詩》，《紀事》乃列之嚴維、李泌前，大誤。《紀事》最精詳，而亦有訛甚當改正者。如呂溫、呂恭皆呂渭子，今乃溫、恭列前，而渭在五卷後，此類是也。（《紀事》云劉嘗爲睦州刺史，恐未然。）昭禹《題經費冠卿舊居》云：「節高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棲處，斜陽鳥自還。」《懷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峰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千名者，六街塵土深。」又有句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品彙》有劉昭屬《送休上人之衡嶽詩》一絕，此必昭禹作，禹與屬文相亂耳。休上人即貫休，事楚圖，嘗居衡嶽間。（詩云：「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事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又　曹崧，衡陽人。《贈陳先生》云：「讀《太玄經》秋醮罷，注《參同契》夜燈微。」《羅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見《詩話總龜》。按唐有曹松，即「一將成功萬骨枯」者，非此也。

又　孫光憲《竹枝詞》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柳枝詞》云：「閶門風暖落花乾，飛徧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遊人多憑赤欄干。」二詩見郭氏《樂府》，《品彙》已收之。按《三楚新錄》云：「光憲，蜀人。高氏辟爲書記，表章文檄，皆出其手。最好聚書，以兵革難致，每發使諸道，必重價募得之，蓄書至萬餘卷。然自負史才，以藩服恆鬱鬱。每吟昔人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品彙》取其詩入唐，亦未當。如曰凡五代悉係之唐，則王仁裕等皆不得遺。必仕宦唐世，或撰述聲名已著唐時者，乃可。光憲《北夢瑣言》尚傳。

又　韓熙載，相南唐，有文名，詩之傳者獨寡。惟「他年蓬島音塵絕」一絕，見詩話。熙載亦謚文，江南人呼爲韓文公。世所傳昌黎像，皆熙載也，見《筆談》。又《江南別錄》云：「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觀、元和之風。按潘佑文今尚存《送人》一篇，見晁文元《道院集要》。《江南別錄》，陳彭年撰。彭年以博洽聞於宋初，南唐人也。

又　李建勳，父德誠，已爲楊行密將。後尚主入相，至江南垂亡始沒。於唐世亡毫髮干與，計氏《紀事》不錄，良是。近以其集存，乃列《百家詩》中，大可笑。《品彙》因之亦誤。今五代詩集傳者，僅建勳一家而已。集中佳句頗多，雖晚唐卑下格，然模寫情事殊工，漫摘數聯於後。《毆伎》云：「當時心已悔，徹夜手猶香。」《夏月》云：「池映春篁老，簷垂夏果新。」《寄僧》云：「杉松新夏後，雨雹夜禪中。」《闕下》云：「鳳翔雙闕曉，蟬噪六街秋。」《宮詞》云：「簾垂粉閣春將盡，門掩梨花日漸長。」《故壇》云：「舊碑經亂沈荒澗，靈篆因耕出故基。」《殘牡丹》云：「失意婕妤妝漸薄，背身西子病難扶。」《望廬山》云：「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中峰。」皆有思致。《聽笛》及《批牒》二絕句，見《南唐近事》，今集中所遺者，並識之。

又　伍喬詩一卷，《類刻唐百家》僅七言律二十首，蓋類書鈔合者。有詩上杜牧，疑唐末人。然《唐餘錄》：江南垂亡，命喬放進士榜，又集有《寄史虛白詩》，南唐人無疑也。其句如「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同憶杜陵秋」，「石樓待月橫琴久，漁浦驚風下釣遲」，亦有風韻。（《瀛奎律髓》取喬二首，今存。）

又　廖凝，字熙績，隱居南岳。江南後，仕爲彭澤令，遷連州刺史。與李建勳爲詩，有集行世。《咏中秋月》與《聞蟬》爲絕唱。《中秋月》云：「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半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絕微雲。衆木排疏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丹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初宰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僧話，雨濕莎庭放吏衙。」江左學詩者，競造其門。

又　廖融，字元素，隱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凌蟾、王元游。《贈天台逸人》云：「移檜託禪子，攜家上赤城。拂琴天籟寂，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鳥歌春谷晴。又聞求桂檝，載月十州行。」題《檜》云：「何人見植初，老對梵王居。聲高秋漢迥，影倒月潭虛。」《夢仙》云：「翠鳳引游三島路，赤龍飛駕五雲車。」《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游。紅躑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車鈿剝陰塵覆，錦帳香銷晝燭愁。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右見《郡閣雅談》。二廖並居南岳，當是兄弟，調亦相類，皆晚唐之幽緻者。（又句：「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舟。」）

又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寓居韶、賀間。《中秋月》云：「寒侵萬國土，冷浸四維根。」《送人》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塞上》云：「風高弓力滿，霜重角聲枯。」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佳。（二句或以爲晏叔原作，見《郡閣雅談》。）

又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孤雁》詩云：「雖逢夜雨迷深浦，終向晴天著舊行。」

又　伍彬，邵陽人，初仕馬氏，後入宋。《喜雨》云：「稚子出看莎徑沒，漁翁來報竹橋流。」《解官》云：「蹤跡未辭鴛鷺侶，夢魂先到鷓鴣村。」又劉章亦事馬氏，有《蒲鞵詩》。（見《丹鉛新錄》）

又　路振，唐相岩玄孫。《贈彬》云：「庭樹鳥頻啄，山房人未眠。寒岩落桂子，野水過茶烟。」

又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登祝融峰》云：「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悼李韶》云：「雅句僧鈔徧，孤墳客弔稀。」《答史虛白》云：「飯僧春嶺蕨，醒酒雪潭魚。」後終於長沙。（虛白見《唐餘隱逸傳》，奇人也。）

又　卞震，蜀人。《即事》云：「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又：「茶香解睡磨鐺煮，山色牽懷著屐登。」

又　裴諧，說弟。說見《唐詩紀事》，諧終於桂嶺。《湘江吟》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杜甫墳》云：「名終埋不得，骨任朽何妨。」

又　馮延巳，相南唐，以詞顯，今傳，見《花間集》。嘗有句云：「鴛瓦數行曉日，龍旂百尺春風。」

又　陸蟾，居攸縣。《題子規》云：「花殘斑竹廟，雨歇峴山亭。」「樹罅月欲落，窗間酒正醒。」（並《詩話總龜》）

又　夏寶松，廬陵人，與劉洞唱和。李德誠贈詩曰：「建水舊傳劉《夜坐》，（洞有《夜坐》詩）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江城》詩云：「雁飛南浦鐘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曉來羸騮依然去，雨後遙山數點青。」（《江南野錄》）

又　蜀王義方《春日》詩：「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又蜀王廷珪詩：「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

又　潘天錫，南唐人，仕至員外。與沈彬分題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樓影長。」彬詩云：「松欹晚影離壇草，鐘撼秋聲入殿廊。」（彬入唐人中，然仕南唐甚顯。）

又　九華山人熊皎《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並《郡閣雅談》）

又　李範，關中人。《題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堂空。」《秋日》云：「清猿啼遠木。白鳥下前灘。」

又　楊覺，字舄之。《山中》云：「背日流泉生凍早，逆風歸鳥赴巢遲。」又皮光業句：「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

又　陳誼，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蕭颯風，廟前江水碧溶溶。憑欄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

又　孟賓于《蟠溪》云：「松根盤薜石，花影卧沙鷗。」

又　徐休雅，長沙人。《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鈎不住，和風搭在玉欄干。」

又　任鵠《送王正己》云：「五峰青拄天，直下挂飛泉。琴鶴同歸去，烟霞到處眠。鼉跳霜葉徑，虎嘯夕陽川。獨酌應懷我，排空樹影連。」又邵拙詩：「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

又　陸蟾，居攸縣。《題石頭城》云：「蒹葭侵壞壘，烟霧接滄洲。」

又　孟嘏《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又　陳甫，字惟嶽，吉水人。《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

又　高元矩，宣城人。《贈徐學士》云：「燕掠琴弦穿靜院，吏收詩草下閒庭。」（並《郡閣雅談》）

又　歙州問政山，聶道士所居。嘗有人陟險攀蘿至絕壁，於巖下嵌空處，

見題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尚可辨，末云黃台作。其詞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欄。草暗碧潭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淺甲毛猶綠，鶴化幽翎頂更殷。阮洞神仙分藥去，茅家兄弟寄書還。黃精苗倒眠青塵，紅杏枝低掛白鵰。容易煮茶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常尋靈穴通三島，擬過流沙化百蠻。新隱漸開侵月窟，舊林猶稅枕沙彎。手疏俗禮慵非傲，肘護靈方祕不慳。海上使頻青鳥黠，篋中藏久白鸕頑。筇枝健杖菖蒲節，筍櫛高簪玳瑁斑。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冷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窮不死顏。早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右載《青緗雜記》。末云：「台，國初任屯田員外，蓋五代人仕宋者。」此篇整練宏富，非大才力不易到，押險韻尤工密，因稍節略錄左方。余考宋七言排律遂亡一佳，唐惟女子魚玄機酬唱二篇可選。諸亦不及云。（施肩吾百韻在二作下）

又　陳希夷，生唐德宗世，歷五代至宋初。嘗與毛女遊，贈詩云：「有時問著秦時事，笑撚仙花望太虛。」（《翰府名談》）

又　羽流舒道紀《題赤松宮》云：「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雖晚唐體而句語渾成，足爲佳什。與李頻「四皓東西南北人」一首絕類。又《題浩然觀》云：「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嘯聲出，月明松影寒。絳霞封藥竈，碧竇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棋未殘。」舒，五代人，名見《貫休集》。浩然觀在吾邑，今不存。（見《吳正傳詩話》）

又　許堅《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挈青蛇，他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唐餘紀傳》）

又　伊用昌《留題皁閣觀》云：「雨吹山腳毒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以下並《郡閣雅談》）

又　沈廷瑞，彬子，南唐人。有句云：「金鼎鎖紅日，丹田老白雲。」

又　李夢符，梁開平初人。《漁父詞》云：「林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卻歸灣，浪疊明霞錦繡翻。」

又　李昇受禪初，忽夜半有僧撞鐘。執至，將殺之。僧曰：「適吟《中秋月》詩。」命誦之，曰：「徐徐出東海，漸漸上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昇喜，遂釋之。右見《江南野錄》，然或以爲貫休。

又　西山與滕閣對峙，留題徧寺中。有僧至，言詩總不佳，何不撤去。守問僧能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蒼蒼。萬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按末聯或以爲陳希夷，今讀此前兩句，氣勢相應，信僧作也。宋人以爲切西山，故盛傳。第以此意釋之，反覺纖巧，只泛然看，自渾成。（此又見《劉貢父詩話》，曰宋初僧所題。）

又　洲南僧文喜《失鶴》詩：「一向亂雲尋不得，幾臨流水待歸來。」（見《雅談》）

又　茅山老僧詩：「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見《摭遺》。元人易末二句，作隱者詩。）

又　蜀僧《遠國感懷》云：「丹禁夜涼空鎖月，後亭春老亂飛花。」

又　唐末僧齊己、虛中皆居楚，貫休後入蜀。「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雁宕經行雲漠漠，龍湫燕坐雨濛濛」，皆無全篇。又蜀僧有《蒸豚》詩，見《總龜》。又湘南乾康有《咏雪》詩。

又　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黃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裙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狀元春桃記》云云。按右詩不類嘗爲狀頭。一說謂黃爲郡掾，郡守欲以女妻之，黃上詩自述，守大驚，詢之，知本黃使君女，所居惟一老嫗，遂嫁之。蓋後人因此演釋爲傳奇，而以狀元附會。用修據爲事實，恐未然。（見《太平廣記》）

又　花蕊夫人，費姓，或云徐氏。按郎瑛《類藁》，以蜀有兩花蕊，皆能詩，皆亡國，皆徐氏也。王蜀徐妃二人，亦各知爲詩，見《蜀檮杌》，一號花蕊。孟蜀花蕊《宮詞》一卷，今傳。又「君王城上樹降旗」絕句，載《後山詩話》。嘗供事故主像，宋主問之，以張仙對，信慧黠女子也。

又　盧絳，字晉卿，夢一婦人贈詩云：「清風明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

又　江南伶人李家明、王感化，亦各能詩，蓋唐所無云。

又　唐詩人仕宦五代及流寓隱遯諸藩，人與事可考見者，漫記其略。（徐

鉉、張洎、陶穀、梁周翰、孫光憲、陳誼、伍喬皆入宋；李九齡，五代人，今列唐，非也。）

又　沈彬，唐末舉進士不第，晚仕南唐貴顯。次子亦能詩，宋初尚存。見《南唐近事》。

又　孫魴，與沈彬、李建勳友善，亦終於南唐。

又　陳陶，晚居江南，本楚中人。嚴尚書字鎮豫章，遣小妓號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爲詩曰：「蓮花爲號玉爲顋，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答之云云。今作陳圖南，誤。

又　羅隱，嘗爲錢鏐判官，晚終魏博。羅紹威師事之，稱叔父。紹威亦能詩，有「樓前灩灩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腳風」之句。以隱集名《江東》，自名其集《偷江東》。紹威父弘信有《題檟》七言律，今傳唐武臣父子能詩，僅此。

又　杜荀鶴，嘗上詩朱全忠，溫賊以秀才呼之，見《太平廣記》。《品彙》列陸龜蒙輩前，恐誤。（杜後爲田頵客）

又　李山甫，爲樂彥禎從事，公乘億同。今詩集列五代。

又　皮日休，晚終南粵。一說謂造讖文，黃巢殺之，非也。辯見《兩山墨談》。（又《通考》載陸放翁引皮光業辯，光業是襲美後人，俟考。）

又　張蠙，晚仕蜀中。「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蠙句也。唐詩之壯渾者，終於此。（又「水向昆明闊，山通大夏深」，見《瀛奎律髓》，亦壯，而今集不收。）

又　韋莊，爲蜀相。晚唐詩人之顯者，莊其最也。

又　江爲，居南唐，以讒死。《宋文鑑》有爲詩，疑《品彙》所考未確。然宋人有《哭江處士》詩，意與《品彙》合，蓋《文鑑》之誤也。

又　牛嶠，仕王蜀，《柳枝詞》二首見《樂府》，頗工。

又　路德延，作《孩兒詩》五十韻，爲樂彥禎所殺。宋張師錫步其韻，作《老兒詩》五十韻，尤可笑。二作今皆傳。（《總龜》）

又　馮涓，仕王蜀，爲翰林學士。（見《紀事》）張泌，宋初尚存。

又　歐陽氏史不立《文苑傳》，以五代無文也。雜傳以詞學稱者，李琪、李愚、馬胤孫、馬縞、崔居儉、李懌、盧質、薛融、李崧、王延、裴皥諸人；而獨稱王仁裕、和凝爲文章宗匠，以饒著作故。第五代兼長詩文者，實僅僅二子。考凝詩詞，概多猥褻；仁裕敘述，亦萎苶無大過人，自餘可見。

又　歐陽炯，《花間集》今尚傳。自溫庭筠、皇甫松外，皆五代人也。韋莊等已見外，薛昭蘊、牛希濟、毛文錫、魏承班、鹿虔扆、毛熙震、李洵、閻選、顧夐、尹鶚凡十人，其集世多有，不具論。其詞評騭別編頗詳之。《烟花集》五卷，蜀主衍輯。《洞天集》五卷，漢王貞範輯。《才調集》十卷，蜀韋縠輯。《續本事詩》二卷，吳處常子輯。皆五代人總集諸家詩也。並識於末簡。

《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郗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談噱，不爲所欺可也。

又《二酉綴遺下》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今全篇並存，可笑。

又《莊嶽委談下》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諢，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鉶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跡相類，然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又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睹百藥倜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

《唐音癸籤・評彙四》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端己（莊）體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乏閎深。杜彥之（荀鶴）俚淺，以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眞切。黃文江（滔）力孱韻清，妮妮如與人對語。羅昭諫（隱）酣情飽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佳篇，奈爲浮渲所掩，然論筆材，自在僞國諸吟流上。餘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鄶。（《西清詩話》云：人才高下，各有分限。少陵、太白，當

險阻艱難，流離困躓，傑然出語自高。至羅隱諸人，嚮用偏伯之國，誇雕逞奇，雖欲高而意未嘗不卑，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天稟自然，不可強力至也。）

又《談叢二》 余每讀韓偓臨歿遺所藏召對燭跋，及顏蕘、朱葆光諸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羅昭諫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之未盡墜地也。

又《集錄一》 唐人集見載籍可采據者，一曰《舊唐書・經籍志》，一曰《新唐書・藝文志》，一曰《宋史・藝文志》，一曰鄭樵《通志・藝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書目》，一曰馬端臨《文獻・經籍考》，端臨所引書又二，一曰晁公武《讀書志》，一曰陳直齋《書錄解題》。此數書者，唐人集目盡之矣。今校除重複，參合有無，依世次先後，具列卷目左方備考。

又 晚唐：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李商隱（玉溪生詩三卷、樊南集四十卷）　段成式（七卷）　溫庭筠（握蘭集三卷、金筌集十卷、詩五卷）　許渾（丁卯集二卷）　李羣玉（詩三卷、後集五卷）　李遠（詩一卷）　雍陶（詩十卷）　喻鳧（詩一卷）　喻坦之（一卷）　潘咸（詩一卷）　方干（詩十卷）　趙嘏（渭南集三卷、編年詩二卷）　盧肇（文標集三卷）　丁稜（詩一卷）　姚鵠（詩一卷）　劉威（詩一卷）　孟遲（詩一卷）　馬戴（詩一卷）　項斯（詩一卷）　郁渾（百篇集一卷）　劉得仁（詩一卷）　儲嗣宗（詩一卷）　司馬札（詩一卷）　孫樵（三卷）　魏謨（十卷）　劉綺莊（十卷）　李善夷（江南集十卷）　韓琮（詩一卷）　崔珏（詩一卷）　李郢（詩一卷）　劉滄（詩一卷）　李頻（詩一卷）　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于武陵（詩一卷）　于鄴（詩一卷）　朱景玄（詩一卷）　曹鄴（古風詩二卷）　劉駕（古風詩一卷）　聶夷中（詩二卷）　于濆（古風詩一卷）　鄭誠（卷亡）　邵謁（詩一卷）　王遵（詠史詩一卷）　胡曾（集十卷）　張喬（詩二卷）　許棠（詩一卷）　許彬（詩一卷）　李昌符（詩一卷）　周繇（一卷）　來鵬（詩一卷）　陳黯（三卷）　曹唐（詩三卷）　周愼辭（五卷）　李山甫（詩一卷）　羅鄴（詩一卷）　薛逢（詩十卷）　薛能（詩十卷、繁城集一卷）　沈棲遠（十卷）　劉鄴（甘棠集三卷）　劉蛻（十卷）　鄭畋（五卷、又鳳池藁六十卷）　公乘億（珠琳集一卷）　鄭賓（十卷）　高駢（詩一卷）　顧雲（鳳策聯華三卷、雜藁四十三卷）　章碣（詩一卷）　崔櫓（無譏集四卷）　崔塗（詩一卷）　秦韜玉（投知小錄三卷）　周朴（詩一卷）　張爲（詩一卷）　羅虬（比紅兒詩一卷）　皮日休（文藪十卷、集十七卷、詩一卷）　陸龜蒙（詩編十卷、笠澤叢書三卷）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韓偓（香奩集一卷、翰林集一卷）　鄭谷（雲臺編三卷、宜陽集三卷）　唐彥謙（詩三卷）　李洞（詩一卷）　唐球（詩一卷）　李咸用（披沙集六卷）　吳融（詩四卷）　吳蛻（一字至七字詩二卷）　陸希聲（頤山集一卷）　陸扆（七卷）　朱朴（詩四卷）　張玄晏（二卷）　高蟾（詩一卷）　袁皓（碧池書三十卷）　羊昭業（十五卷）　鄭良士（白巖集十卷）　錢珝（舟中錄二十卷）　王駕（詩六卷）　吳仁璧（詩一卷）　孫郃（小集三卷、文纂四十卷）　鄭準（渚宮集一卷）　褚載（詩三卷）　王貞白（詩七卷）　曹松（詩三卷）　王希羽（詩一卷）　裴說（詩一卷）　齊夔（一卷）　康駢（九華雜編十五卷）　黃璞（十卷）　譚正夫（一卷）　沈光（五卷）　程晏（七卷）　王秉（五卷）　劉干（詩一卷）　陳光（詩一卷）　王德輿（詩一卷）　湯緒（潛陽雜題詩三卷）　韋靄（詩一卷）　羅浩源（廬山雜詠詩一卷）　謝蟠隱（雜感詩二卷）　陸元皓（詠劉子詩三卷）　趙摶（歌詩二卷）　周濆（一卷）　張友正（一卷）　張安石（涪江集一卷）　蔣吉（一卷）　鄭渥（詩一卷）　任翻（詩一卷）　嚴郾（詩二卷）　鄭巢（詩一卷）　蘇拯（詩一卷）　周曇（詠史詩八卷）　孫元晏（六朝詠史詩一卷、覽北史三卷）　張次宗（十卷）　呂述（東平小集三卷）　薛廷珪（一卷）　王虬（十卷）　陳蟠隱（五卷）　文丙（詩一卷）　鄭氏貽孫集（四卷）　養素先生貽榮集（三卷）

又 閩唐：李琪（金門集十卷）　羅紹威（偷江東詩五卷、政餘集一卷）　馮道（詩集十卷）　李愚（白沙集十卷）　和凝（游藝集五十卷）　王仁裕（詩集十卷、雜集六十二卷）　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羅袞（二卷）　王轂（詩三卷）　崔拙（二卷）　賈緯（草堂集三十五卷）　梁震（一卷）　張沈（一飛集三卷）　符蒙（詩一卷）　李雄（鼎國詩三卷）　盧士衡（詩一卷）　熊皦（屠龍集五卷）　高輦（昆玉集一卷、丹臺集三卷）　李瀚（十卷）　王朴（十卷）　扈載（十卷）　孫開物（十六卷）　孟貫（詩一卷）　譚用之（詩一卷）　劉兼（詩一卷）　李後主煜（集十卷、集略十卷、詩一卷）（以下南唐）　殷文圭（冥搜集二十卷、登龍集十五卷、又雜集六十卷）　楊夔（集五卷、冗書十一卷）　周延禧（百一集二十卷）　宋齊丘（集六卷）　李建勳（二十卷）　沈彬（閒居集十卷）　沈顏（聲書十卷、陵陽集五卷）　江文蔚（三卷）　孫魴（詩五卷）

韓熙載(五卷)　左偃(鍾山集一卷)　熊皎(南金集二卷)　江爲(一卷)　成彥雄(梅嶺詩集五卷)　陳陶(十卷)　潘佑(滎陽集二十卷)　孫晟(五卷)　徐鉉(三十卷)　徐鍇(十五卷)　孟賓于(金鰲詩集二卷)　章震(肥川集十卷)　郭昭度(芸閣集十卷)　李爲光(斐然集五卷)　孟拱辰(鳳苑集三卷)　李明(詩五卷)　郭鵬(詩一卷)　李叔文(詩一卷)　朱存(金陵覽古詩二卷)　李中(詩三卷)　伍喬(一卷)　韓溉(詩一卷)　韋莊(浣花集二十卷)(以下蜀)　張蠙(詩二卷)　馮涓(集十三卷、龍吟集三卷、長樂集一卷)　盧延讓(詩一卷)　牛嶠(歌詩三卷)　王超(洋源集十卷、鳳鳴集三卷)　毛文晏(昌城後寓集十五卷、西閣集十卷)　楊九齡(十卷)　李昊(二十卷)　羅隱(歌詩十四卷、甲乙集三卷、外集詩一卷)(以下吳越)　丘光庭(三卷)　皮光業(詩一卷)　李宏皋(二卷)(以下湖南)　劉昭禹(詩一卷)　廖匡圖(詩二卷)　廖凝(詩二卷)　廖邈(詩二卷)　韋鼎(詩一卷)　孫光憲(紀遇詩十卷、雜集五十五卷)　翁承贊(詩一卷)(以下閩)　徐夤(探龍集五卷、別集五卷)　黃滔(十五卷)　崔道融(申唐詩三卷、東浮集九卷)　林寬(詩一卷)　劉乙(一卷)　謝壁(詩四卷、詠高士詩一卷。鄭夾漈云：不詳何代人。下同)　王周(詩一卷)　朱鄴(詩三卷)　楊弇(詩一卷)　賀蘭明吉(一卷)　徐融(一卷)　韋說(詩一卷)　李蠡(魚化集一卷)　張琳(十卷)　徐杲(八卷)　宗嚴(一卷)　楊士達(擬諷諫集五卷)　戚同文(孟諸集二十卷)　王振(詩一卷)　倪明基(詩一卷)　孫該(詩一卷)　蔡融(詩一卷)　王嘏(一卷)　程遜(十卷)　鄭賓(行宮集十卷)　崔遘(二卷)　趙暘(詩一卷)　李鍇(詩一卷)　李殷(古風詩一卷)　王棨(詩一卷)　張鼎(詩一卷)　張韋(詩一卷)　李愼(詩一卷)　馬幼昌(四卷)　沈文昌(二十卷)　李松(錦囊集三卷、別集一卷)　陳九疇(五卷)　楊懷玉(忘筌集三卷)　王倓(十卷)　喬諷(十卷)　李洪茂(十卷)　李堯夫(梓潼集二十卷)　勾令言(玄舟集十二卷)　童九齡(潼江集二十卷)　塗昭良(八卷)　沈松(錢金集八卷)　程簡之(金縷集十二卷)　程柔(安居雜著十卷)　喬舜(擬謠十卷)　方納(遠華集一卷)　張傑(詩一卷)　戴文(迴文詩一卷)　熊惟簡(湘西詩集三卷)　左紹沖(三卷)　章鄴(詩一卷)　冀訪(詠史十卷)　杜輦(詠唐史十卷)　趙容(刺賢詩一卷)　閻承琬(詠史三卷、六朝詠史六卷)　童汝爲(詠史一卷)　龔霖(詩一卷)　蔡崑(詩一卷)　黃寺丞(詩一卷)(以下失名)　皮氏(玉笥集一卷)　李氏(金臺鳳藻集五十卷)　蘆中詩集(二卷，失姓名)

又　方外：僧【略】無可(一卷)　栖白(一卷)　尚顏(荆門集五卷)　子蘭(一卷)　齊己(白蓮集十卷、外編十卷)　貫休(三十卷)　虛中(碧雲集一卷)　修睦(東林集一卷)　處默(詩一卷)　可朋(玉壘集十卷)　【略】楚巒(詩一卷)　無願(一卷)　應之(一卷)　智暹(一卷)　【略】智閑(偈頌一卷，二百餘篇)　道士鄭遨(擬峰集二卷)　杜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三卷)

又　宮閨：花蕊夫人宮詞一百首　女道士魚玄機(詩一卷)

又　右諸集【略】晚唐一百三十七家，七百六十九卷　閩唐一百四十三家，一千二百二十九卷　方外、宮閨三十八家，三百二十八卷　【略】(內晚唐許棐，閩唐孟貫、劉兼三家，出宋刻百家唐詩，嘉靖中雲間朱氏重刻。集之晚出而非僞者，故並附。)

又　按，《舊唐書・藝文志・集部》止載開元以上，未全。《新書・志》全載，而有倫次。《宋志》通載五代，其目爲多，然亦詳于近而略于前，晚唐與唐志相當外，猶溢出數家，若盛唐、中唐，較唐志亡其半；初唐十亡八九，幾于無存；而閩、晚之間，世次尤爲錯亂難據。延閣籤帙，隨手簿錄，史官漫不經意故也。鄭志出宋志之前，抄合唐二志成書，混亂時有。尤、晁、陳三氏，但錄一時民間存者，亡者不載，尤無所發明，同之夾漈。晁、陳考訂爲詳，評隲亦確，但披目寥寥，不勝散亡之恨。此則諸家集錄之概，可得論次者也。

又　自宋嚴滄浪稱唐詩有八百家，後人傳會，謾云千家。今合諸家集錄，實數如此，即七百亦不滿。其中諸集，有單行詩者，有不分詩文概稱集者，亡佚浸遠，難可悉稽。約略此八千卷，文筆定四占其三，詩大抵爲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籤唐音，在亡之數，其猶幸相半也乎。

又　又同人倡和有：【略】《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溫庭筠、崔珏、余知古、韋蟾等襄陽幕府倡和詩什及書箋，十卷。)　《松陵集》(皮日休在吳郡幕府與陸龜蒙酬倡詩，六百五十八首，十卷。)

又　一方人士詩有：【略】《泉山秀句集》(黃滔集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三十卷。)

又　家集有：【略】《廖氏家集》(湖南廖匡圖編，一卷，匡圖弟兄子姪匡

凝、邈、融等並工詩。）

又　省試詩有：【略】《臨沂子觀光集》《梁王轂集禮部所投詩，三卷。）

又　道家詩有：《洞天集》《漢乾祐中王貞範集道家神仙隱逸詩，五卷。）

又《集錄二》　合選則《唐詩類選》（大中時，太子校書顧陶集。）【略】《又玄集》（光化中韋莊撰。）【略】《文章龜鑑》《倪宥集前人律詩，卷亡。）

又　五代人選唐詩有《國風總類》（王仁裕，五十卷。）《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並梁陳康圖集。）《續正聲集》（後唐王貞範編，五卷。）《續又玄集》（南唐劉吉編，十卷。）《煙花集》（蜀後主王衍集豔詩二百篇，五卷。）《名賢才調集》（蜀監察御史韋穀編唐人詩一千首，每一百首爲一卷，隨手成編，無倫次。其所宗者雖李青蓮及元、白，而晚唐人詩十居其七八。）《備遺綴英》（僞蜀王承範集，二十卷。）外有《李戡詩選》（三卷。）檀溪子《聯璧詩集》（三十二卷。）《無名氏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張籍等詩。）《名賢絕句詩》（一卷。）（以上四集，並未詳何代人撰，附記。）

又《集錄三》　詩話在集部，與文史同類，用以標成法，搉往篇，備瑣聞，一切資長吟功，此焉在，不可無錄。第作者篇目泛濫，多雜揉小說家言中，難以區析。今但據唐、宋各志及焦氏《國朝經籍志》所載「詩話」一目諸書，稍加評騭列後，遺者俟博識補焉。

又　唐人詩話：《炙轂子詩格》（一卷，王叡撰。）《文章玄妙》（一卷，任藩言撰。）《緣情手鑑詩格》（一卷，李弘宣撰。）《主客圖》（一卷，張爲撰。）【略】《集賈島句圖》（一卷，李洞撰。）《國風正訣》（一卷，鄭谷撰。）《玄機分明要覽》（一卷。）《風騷指格》（一卷，並僧齊己撰。）《流類手鑑》（一卷，僧虛中撰。）《詩體》（一卷，倪宥撰。）《雅道機要》（二卷，前卷不知何人，後卷徐夤撰。）《本事詩》（唐孟棨撰，纂詞人緣情感事之詩，敘其本事，凡七類，爲一卷。）《續本事詩》（二卷，僞吳處常子依孟棨類續篇。）《抒情集》（二卷，盧瓌撰。）

又　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釋齊己、虛中諸撰，所論並聲病對偶淺法，僞托無疑。張爲《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胡震亨《讀書雜錄》卷下　詩家詠貧者不一，客嘗舉賈休、徐夤兩詩問我曰：「如休『家爲買琴添舊債，廚因養鶴減晨炊』，貧猶可也，若夤『廚非寒食還無火，菊待重陽擬泛茶』，此貧如何過得。」余曰：「是不然，更有并茶也不能辦的。」與客一笑而罷。

《詩源辯體》卷三三　李建勳五言律，如：「杉松新夏後，雨雹夜禪中。」「池映春篁老，簷垂夏果香。」「晚果經秋赤，寒蔬近社青。」「地爐僧坐煖，山梓火聲肥。」七言律如：「人歸遠岫疏鐘後，雪打高杉古屋前。」「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中峰。」伍喬七言律，如：「怪石夜光寒射燭，老杉秋韻冷和鐘。」「鶴和雲影宿高木，人帶月光登古壇。」「夢迴月夜蟲吟壁，病起茅齋藥滿瓢。」「古琴帶月音聲正，山果經霜氣味全。」及《詩藪》所載劉昭禹「神清峰頂立，衣冷瀑邊吟」、卞震「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曹崧「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廖凝「風清竹閣留僧話，雨濕莎庭放吏衙」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爲一種。究其所自，乃賈島、張、王之餘。至宋劉後村，益加工美矣。今後主所尚，實不出此，顧乃高自夸大，意謂千古絕調，薄初、盛而不爲，不知乃古人久棄之唾餘也。

又卷三五　齊己有《風騷旨格》，虛中有《流類手鑑》，文彧亦有《詩格》。齊己「十勢」之說，倣於皎然，虛中倣於《二南密旨》，文彧「十勢」又倣於齊己。大抵皆穿鑿淺稚，互相剽竊。《桂林詩評》略言大體，較前三家稍爲有見，中有象外句格、當句對格、當字對格、十字句格、十字對格，雖非本要，末爲穿鑿。又有假色對格、假數對格、盤古格、騰驤格，則又穿鑿鄙陋矣。

又　徐寅、徐衍、李慮、徐生、王夢簡、王叡、王玄論詩，俱屬卑鄙。徐寅多出齊己，王玄引韓熙載、廖融詩，蓋五代時人。按齊己詩於晚唐最下，餘十人亦無聞，其論應爾，不必致辯。

《詩譚》卷九　山居詩未必盡有關係，令人讀之有白雲天際之想，抵多少炎熱世情，眞輸卻松風鶴夢。因披《唐詩紀事》，簡錄于此。僧處嘿詩：「蓆簾高卷枕高欹，門掩垂蘿蘸碧溪。閒把史書眠一覺（在僧也是多事），起來山月過松西。」僧貫休詩：「休話諠譁事事難，山翁只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綠圃空堦雲冉冉，異禽靈草水潺潺。無人爲向君王道，巖桂枝高正好攀。」又：「誰是言休即便休（嘲世），清吟孤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關獨自遊。明月松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靜中無物誰爲主張）。」又：「自古浮華能幾朝，逝波終

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二語笑殺世人）。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滴毳袍。」又：「翠竇烟霞畫不成，桂香瀑沫雜芳馨。撥風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好鳥傍花窺玉鏡，嫩苔和水汲金瓶。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寧（禪家便宜在此）。」愚嘗謂世上聰明人，多被禪學勾引去了，吾道益孤矣。東山齊己禪僧偈「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佛燈珣禪僧「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此類不可枚舉。

《藝苑閒評》 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爲世寶。至於西蜀歐陽炯，長沙徐仲雅輩，亦自不凡。徐《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富麗瀟灑，可謂兩得。

《龍性堂詩話續集》 五季楚馬氏時劉昭禹者，爲天策府學士，工詩，論「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着一字屠沽」，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嘗有句云「句句夜深得，心從天外歸」，爲時所稱。同時有何仲舉、石文德者，皆以能詩名。何《秋日晚望》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石《挽宮嬪》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皆殘唐妙手也。

《詩筏》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咏。婦女則李季蘭有詩豪之譽，薛濤有校書之稱，魚玄機、徐月英各著詩集，非煙、崔仲容並騁儷詞，然桑、濮之音耳。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二·序論類》引《蠶尾文》 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復自振，非唯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

又《衆妙門一·標舉類》引《香祖筆記》 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唯南唐文物甲于諸邦，而鉉、鍇兄弟與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

《池北偶談·談異七·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扆、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閻選，亦號「五鬼」。

牛運震《五代詩話序》 五代之亂極矣，政紀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紛攘，文藝闕如，即詩歌間有之，亦多比於浮靡噍殺、嗷然亡國之音者皆是也，烏睹所謂風雅者乎。然夷攷其時，若韋莊、陳陶、羅隱、和凝、楊凝式、王貞白、杜荀鶴、韓熙載、徐仲雅，以及黃滔、廖圖、齊己、貫休諸人，或清麗可喜，或怪峭自異，其爲詩之源流本末，及夫唱酬往復異同高下之轍致，蓋亦有足採者。居今之世，論古之爲，雖閏位餘分，詩篇失次，要亦文人韻士得失之林也。豈唯盛時，如自開平以訖顯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韻流風，猶足以踵晚唐、啓初宋，論者或以爲鄙淺不足道，如此是觀列國之風而廢曹、檜也，然則《五代史記》、《十國春秋》亦將略而不錄也，而可乎。

邱仰文《五代詩話序》 五季自開平逮顯德，不五十年，五易國而八姓，電光泡影，天地閉，賢人隱，葉少蘊謂之空國無人。然而板蕩流離，瑣尾興悲，何嘗不與二《雅》、三《頌》並歸刪輯。於稽其世，唐末詩人如羅隱、韋莊、韓偓輩，往往流落江南，吳越、荆楚諸國，觸事愴懷，固不乏激昂清越之音，其雕琢禽魚，流連花草，則亦時有賦物能工者焉。蓋李唐之殿，趙宋先路，風流依依未泯也。

鄭方坤《五代詩話序》 五季兵戈之際，風雅凌夷，談藝至此，等諸季札觀樂，自鄶無譏已矣。然自光化、天復以來，下逮乾德、建隆之際，首尾六七十年，是不一姓，中間建國立名號者，且以十計，短什長吟，亦復多如束筍，上者刻羽引商，激昂忠孝，次者嘲風弄月，陶冶性情，以至詞人之賦，狎客之篇，緇黃澹泊之音，香粉纏綿之作，莫不有賸句之可採，與本事之堪傳，彙爲核焉，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

又《五代詩話·例言》 詩盛於唐，而縱橫變化於宋。五代雖云中熄，源流正變，正自一脈相承。歷觀前志，殷文圭、杜荀鶴等作，猶唐音也，徐鉉、陶穀、鄭文寶諸人，則宋調矣。【略】五代中原多故，風流歇絕，固不若割據諸邦猶能以文學顯。【略】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閩則韓、黃、翁、徐諸君子連茵接軫，美秀而文，所謂永嘉之末，猶聞正始之音者也。楚風不競，而天策十八學士炳炳琅琅，亦拔戟自成一隊。吳越似稍亞，然有羅江東一人，便大爲浙水吳山生色，孫光憲之於荆南也亦然：誰謂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哉。韓致光爲玉溪之別子，韋端己乃香山之替人，羅昭諫感事傷時，激昂排奡，以追配杜紫微，庶幾無愧。三公競爽，可稱華嶽三峰，佳話流傳，並秀句之膾炙人口者，正難枚舉。【略】三公不獨以詩鳴也，其大節固自可觀。當朱三飛揚跋扈時，致光以一詞臣，觸虎狼之怒而去，迨後流落閩南，紫氣黃旗，日望乘輿返正，所作詩文止署唐朝官職，此與淵明之書甲子何異。昭諫說錢武肅舉兵討梁，事見《通鑒》，其詠松云：「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行芳志潔，有慨乎

其言之也。端己爲王蜀作書，所云墨詔之中，泪痕猶在，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仇者，大義凜然，自天復、天祐以還，未聞斯語。《聞再幸梁洋》之作，戀闕情深，與羅之《中元甲子》，韓之《六月四日》諸律，如響應聲，同其忠愛。文人浮薄，賴三君子一雪此言。史不云乎，皜皜焉與琨玉秋霜比質也。【略】黃滔之於閩，歐陽炯、牛嶠之於蜀，陳陶之於南唐，皆籍甚一時，爲詩人之眉目。【略】宮閨之作，首推花蘂夫人。緇流則禪月稱奇，而己公其羽翼也；仙客則純陽最著，而圖南其驂乘也。

《**寒廳詩話**》　詩家點染法，有以物色襯地名者，如鄭都官「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是也。有以地名襯物色者，如韋端己「落星樓上吹殘角，偃月營中挂夕暉」是也。

《**五代詩話・南唐・李建勳**》**補引**《**韻學要指**》　八庚之清與九青不分，故清部中偏傍多從青從令，而令屏熒聲諸字則清青二部均有之。宋韻以刪重之令、刪青部聲字，而唐詩往往多見，此斷宜增入者。今但舉唐詩聲韻，如李白短律：「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五月南風起，梅花落敬亭。」杜甫《客舊館》五律：「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李建勳《留題愛敬寺》五律：「空爲百官首，但愛千峰青。斜陽惜歸去，萬壑鳥啼聲。」喻凫《酬王擅見寄》五律：「夜月照巫峽，秋風吹洞庭。竟晚蒼山詠，喬枝有鶴聲。」裴硎《題石室》七律：「文翁石室有儀刑，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山猶靄舊時青。」類可驗。

《**石洲詩話**》**卷三**　騎省雖入宋初，尚沿晚唐靡弱之音。南唐後主詩亦然。騎省《挽吳王》二章，自是合作。

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絶句二十首**》　龍紀、景龍同一姓，四唐甄別漫紛拏。縱饒沈、宋稱先覺，也合韓(偓)、韋(莊)是作家。

又　雄詩滋賦重當時，籍甚翁(承贊)、黃(滔)海國奇，不及探龍徐正字，金書合寫昔吟辭。(詹雄、林滋、鄭誠同登會昌三年進士第，時稱雄詩、滋賦、誠文，爲閩中三絶。徐夤，莆田人，著有《探龍釣磯詩集》，勃海國人皆以金書寫其《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賦》於屏障。)

《**雨村詩話**》**卷下**　五代自以韓偓、韋莊二家爲升堂入室，然執牛耳者，必推羅江東。其詩堅渾雄博，亦自老杜得來，而絶不似宋西江派之貌襲，世人稱之者少，何也。皮、陸輩雕文刻鏤，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

《**賦話**》**卷四**　五代去晚唐不遠，然風氣迥殊。晚唐人之律賦，精密更甚。如起句云：「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用六娟秀，而從前渾古樸至之氣，蕩然無存；且琢句過於脩整，則漸就平蕪；遣調必求諧靡，則轉入甜俗：此流弊之所必至也。五代承唐制，亦以進士設科，以詩賦取士，如梁嵩《倚門望子賦》，則沿晚唐之格調，而流弊字句既拖沓無味，又委靡不振，風氣益下矣。

《**北江詩話**》**卷六**　七律至唐末造，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沉鬱頓挫，實可以遠紹浣花，近儷玉溪。蓋由其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則韓致堯之沉麗，司空表聖之超脫，眞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孰云吟咏不以性情爲主哉。若吳子華之悲壯，韋端己之凄絶，則又其次也。

《**石園詩話**》**卷二**　襲美好以「僧」「鶴」爲對仗，如《題魯望屋壁》十首，言鶴者五，及「因分鶴料家貲減，爲置僧餐口數添」，「昨夜眠時稀似鶴，今朝餐數減于僧」，「園蔬預遣分僧料，廩粟先教算鶴糧」之類，皆未免詞意重複，數見不鮮。與鄭都官詩多用「僧」字凡四十餘處，韋莊詩好用「馬」字，同是一癖。

吳鎮《**戲跋集唐絶句**》　數篇今見古人詩(杜甫)，字字清新句句奇(韋莊)。採得百花成蜜後(羅隱)，一生吟苦竟誰知(林寬)。

《**竹林答問**》　唐彥謙，特立之士也。嚴滄浪謂「馬戴詩在諸人之上」。若論唐末完人，則惟韓偓、司空圖耳，其次羅隱、黃滔，正不當徒以詩人目之。

《**觀我生齋詩話**》**卷三**　唐末如李建勳、杜荀鶴、吳融、韓偓、羅隱諸詩，皆與梁、後唐相及者，今皆列唐詩中。他如王仁裕、孫光憲、皮光業、韓熙載、和凝詩多散見于小說中，惟徐鉉《騎省集》獨傳，皆晚唐一派也。

《**定庵詩話續編**》**卷上**　唐人重詩，至五代風氣猶然。杜荀鶴以詩見重於朱溫，羅隱以詩見賞於王建。貫休以「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得重於錢武肅；牛希濟以「非干將相扶持拙」之詩，被拔於唐明宗；盧延遜之詩，爲忠懿王所愛慕；韓垂金山寺之詩，爲鍾山公李建勳所眷念不忘。甚至朱長文以《詠熱》詩，爲滿城所傳誦，宋太祖聞之，因而興討蜀之師。石文德以「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之句，卒回文昭王之意；王憲宗欲害韓隱辭，得其《白鹽山灩澦堆》之詩，因而中止。羅紹威以魏博節度使之貴重，因重羅昭諫之詩，與之聯宗籍，自名其集曰《偷江東集》。羅隱有《江東集》十卷)，其一時之趨向風習可想。然如李建勳、羅紹威輩，本素能詩，無足奇異，如朱溫、王建等，梟雄俎豆，

亦知崇重風雅，斯足爲五季多矣。

《**儒林公議**》**卷下**　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于韓（渥）〔偓〕。江南李坦時爲近臣，私以豔藻之詞聞于主聽，蓋將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碧雞漫志**》**卷一**　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鮮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又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略】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尚婉媚，古意盡矣。

又卷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

又卷三　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又卷四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略】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梧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略】張祜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又卷五　《喝馱子》：此曲單州營妓敎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鎭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塡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又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襞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又　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晁無咎**》**引李易安云**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略】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偏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

又《長短句》 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

陸游《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

《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一 （李珣《巫山一段雲》「有客經巫峽」、「古廟依青嶂」）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咏祠廟，大概不失本題之意。爾後漸變，去題遠矣。如此二詞，實唐人本來詞體如此。

元好問《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略】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業。

劉將孫《新城饒克明集詞序》 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詞。

《詞源》卷下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絶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

《樂府指迷》 要求字面，當看溫飛卿、李長吉、李商隱及唐人諸家詩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即如《花間集》小詞，亦多好句。

朱希顏《跋周氏塤篪樂府引》 舊傳唐人《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富艷流麗，動蕩耳目，其源蓋出于王建《宮詞》，而其流則韓偓《香奩》、李義山西昆之餘波也。若江南李後主、西蜀孟蜀王，號稱雅製，觀其憂幽隱恨，觸物寓情，亡國之音，哀思極矣。

徐渭《南詞敘録》 夫古之樂府，皆叶宮調；唐之律詩，絶句，悉可絃詠。【略】至唐末，患其間有虛聲難尋，遂實之以字，號長短句，如李太白《憶秦娥》《清平樂》，白樂天《長相思》，已開其端矣，五代轉繁，考之《尊前》、《花間》諸集可見；逮宋，則又引而伸之，至一腔數十百字，而古意頗微。

《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三》 按諸詞所詠，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如《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制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他可類推。近世論樂府，必欲求合本事，青蓮而下，咸罹訕譏。余謂樂府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咏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可以爲二曲否乎。考宋人塡詞絶唱，如流水孤邨、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右說詳載《詩藪》論樂府卷中。以詞尤易見，故因楊語漫發之。

又《莊嶽委談下》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湎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並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剗絶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距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爲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爲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爲三嘆而致惜也。（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行，然扶衰反正之責在焉。而亦屬意斯道，故他無譏也。）

又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末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乃南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昶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世，並宋、元濫觴也。

《藝苑卮言》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嘽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

又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

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然亦佳。

《爰園詞話・莊宗歌頭爲長調之祖》 晚唐、五代小令，塡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又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公託溫飛卿撰進。又舊詞「碎挼花打人」，有婦支解夫者，上以此戲語宰相，君臣和洽至此。

《詞品・序》 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塡詞之體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塡詞之《瑞鷓鴣》也。七言律之仄韻，即塡詞之《玉樓春》也。若韋應物之《三臺曲》、《調笑令》，劉禹錫之《竹枝詞》、《浪淘沙》，新聲迭出。孟蜀之《花間》、南唐之《蘭畹》，則其體大備矣，豈非共源同工乎。

又卷一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略】皇甫《非煙傳》詩曰：「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晝泥琴聲夜泥書。」【略】字又作詆，《花間集》顧夐詞：「黃鶯嬌轉詆芳妍。」又：「記得詆人微斂黛。」字又作妮，【略】今山東人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又 黦，黑而有文也，字一作「黦」，於勿、於月二切。周處《風土記》：「梅雨霑衣服，皆敗黦。」此字文人罕用，惟《花間集》韋莊及毛熙震詞中見之。韋莊《應天長》詞云：「別來半歲音書絕。【略】淚霑紅袖黦。」毛熙震《後庭花》詞曰：「鶯啼燕語芳菲節。【略】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黦。傷心一片如珪月。閑鎖宮闕。」此二詞皆工，全錄之。

又卷二 元好問詩：「《金荃》怨曲《蘭畹》辭。」《金荃》，溫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蓀也，音筌。《蘭畹》，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詞。

又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詞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試舉其略。【略】《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略】唐、宋婦女閨妝，面注檀痕，猶漢、魏婦女之注玄的也。

又 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黑粧，其風流於後世。【略】溫庭筠詞「小山重疊金明滅」，又「蕊黃無限當山額」，又「撲蕊添黃子，呵花滿翠鬟」，又「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牛嶠詞「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張泌詞「蕊黃香畫帖金蟬」，宋陳去非《臘梅》詩：「智瓊額黃且勿誇，眼明見此風前葩。」智瓊，晉代魚山神女也。額黃事，不見所出，當時必有傳記。而黃粧實自智瓊始乎，今黃粧久廢，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亦其遺意也。

又 《說文》：「靨，頰輔也。」【略】其字二音，一音琰，一音葉。溫飛卿詞：「繡衫遮笑靨。煙草粘飛蝶。」此音葉。又云「粉心黃蕊花靨。黛眉山兩點。」此音琰。《花間》詞「淺笑含雙靨」，又云「翠靨眉心小」，又「膩粉半粘金靨子，殘香猶暖綉熏籠」，又「一雙笑靨嚬香蕊」，又「濃蛾淡靨不勝情」，又「笑靨嫩疑花拆，愁眉翠斂山橫」。宋詞「杏靨夭斜，梅鈿輕薄。」【略】則知此飾，五代、宋初爲盛。

又 唐詞「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詞之語。

又 五代僭僞十國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景、李煜，吳越之錢俶，皆能文，而小詞尤工。如王衍之「月明如水浸宮殿」，元人用之爲傳奇曲子。孟昶之《洞仙歌》，東坡極稱之。錢俶「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樓雲雨隔」，爲宋藝祖所賞，惜不見其全篇。

《窺詞管見・古詞當取瑜擲瑕》 詞當取法于古是已。然古人佳處宜法，常有瑕瑜並見處，則當取瑜擲瑕。若謂古人在在堪師，語語足法，吾不信也。試舉一二言之。唐人《菩薩蠻》云：「牡丹滴露眞珠顆，【略】。」此詞膾炙人口者素矣，予謂此戲場花面之態，非繡閣麗人之容。從來尤物，美不自知，知亦不肯自形於口，未有直誇其美，而謂我勝于花者。況揉碎花枝，是何等不韻之事，挼花打人，是何等暴戾之形，幽閒之義何居，「溫柔」二字安在。李後主《一斛珠》之結句云：「繡牀斜倚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此詞亦爲人所競賞。予曰，此娼婦倚門腔，梨園獻醜態也。嚼紅絨以唾郎，與倚市門而大嚼，唾棗核瓜子以調路人者，其間不能以寸。優人演劇，每作此狀，以發笑端，是深知其醜，而故意爲之者也。不料塡詞之家，竟以此事誇美人，而後之讀詞者，又止重情趣，不問妍媸，復相傳爲韻事，謬乎不謬乎。無論情節難堪，即就字句之淺者論之，爛嚼打人諸腔口，幾於俗殺，豈雅人詞內所宜。

《七頌堂詞繹・詞有初盛中晚》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

皆小令耳。

《**遺志齋詞衷・詞中同調異體**》 俞少卿云：「【略】至于《花間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盃》、《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某體，即于本題注明亦可。

《**花草蒙拾**》 牛給事「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狎昵已極。南唐「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本此。至「檀口微微，靠人緊把腰兒貼」，風斯下矣。

又 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

又 詞中佳語，多從詩出。如顧太尉「蟬吟人靜，斜日傍小窗明」，毛司徒「夕陽低映小窗明」，皆本黃奴「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若蘇東坡之「與客攜壺上翠微」（《定風波》）、賀東山之「秋盡江南草未凋」（《太平時》），皆文人偶然遊戲，非向《樊川集》中作賊。（二詩皆杜牧之）

《**西堂雜俎二集・三十二芙蓉詞序**》 詩能窮人，非篤論也。至于詞，尤不然。《花間》、《蘭畹》所載和凝、韋莊、馮延巳之流，皆一時卿相，而《謁金門》、《小重山》諸闋，傳爲佳話。要其人，不足道也。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歷代詩餘序》 唐興，古詩而外創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或傳於伶人，顧他詩不盡協於樂部。其間如李白之《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劉禹錫之《浪淘沙》、《竹枝詞》，洎溫庭筠、韋莊之徒相繼有作而新聲迭出，時皆被諸管弦，是詩之流爲詞，已權輿於唐矣。

《**渌水亭雜識**》**卷四**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盛。

《**皺水軒詞筌・人神之句**》 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光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又 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韋意，而氣加婉矣。

又 詞家須使讀者如身履其地，親見其人，方爲蓬山頂上。如和魯公「幾度試香纖手暖，一回嘗酒絳脣光」，【略】孫光憲「翠袂半將遮粉臆，寶釵長欲墜香肩」，【略】眞覺儼然如在目前，疑于化工之筆。

又 南唐主語馮延巳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何與卿事。」馮曰：「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不可使聞于鄰國。」然細看詞意，含蓄尚多。【略】詞雖小技，亦見世風之升降，沿流則易，遡洄實難，一入其中，勢不自禁。

又 文人無賴，至馳思杳冥，蓋自《高唐》作俑而後，遂浸淫不可禁矣。毛文錫《巫山一段雲》曰：「遠風吹散又相連。十二晚峰前。暗溼啼猿樹，輕籠過客船。」摹寫雲氣，眞覺氤氳蓊勃，滿於紙上。末云：「朝朝暮暮楚江邊。幾度降神仙。」雖用神女事，猶不失爲國風好色。若牛嶠「風流今古隔，虛作瞿塘客」，未免太涉于淫。至牛希濟《黃陵廟》曰：「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抑何狂惑也。然詞則妙矣。

汪森《詞綜序》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篇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于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別，短長互見。

《**金粟詞話・學柳之過**》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沈雄曰 詞有寫景入神者。尹鶚云：「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後主云：「酒惡時拈花蕊嗅。」亦有言情得妙者，韋莊云：「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牛嶠云：「朝暮幾般心。爲他情謾眞。」抑亦其次，盡人謂言情不如言景，然趙秋官妻所作《武林春》則云：「人道有情還有夢，無夢豈無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夢怎教成。」純乎情

矣，亦甚脫化而不落俳調。

又引孫琮曰 「感郎不羞赧，回身向郎抱」，六朝樂府便有此等豔情，莫訶詞人輕薄。按牛嶠詞「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李後主詞「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正見詞家本色，但嫌意態之不文矣。

又 卍字，本佛經胸前吉祥相也，又髮右旋而結此形。王建詞「太平卍字舞當中」，馮延巳詞「卍字迴欄旋着月」，李珣詞「猺女鬅鬆卍字螺」。

又《詞辨》卷上《南歌子》（**《碧窗夢》、《水晶簾》**）**引《古今詞譜》** 南呂宮曲，溫庭筠多作單調二十三字，「手裏金鸚鵡，【略】」。張泌調多三字，「岸柳拖金綫，【略】」。溫與裴諴有五七言體，裴云：「不識廚中味，【略】」。溫云：「井底點燈深燭伊。【略】」。蘇東坡「蓮子擘開須見薏，楸枰着盡更無期」注曰：「此效風人體《南歌子》也。今體收長短句，有雙調《南歌子》，乃《南柯子》，亦名《雙蝶令》。」

又《望江南》（**《謝秋娘》、《春去也》**）**引《古今詞譜》** 大石調曲，朱崖李太尉爲亡妓謝秋娘作《望江南》。白居易思吳宮、錢塘之勝，作《江南憶》。劉禹錫作《春去也》。李後主作《望江梅》。馮延巳作《憶江南》。

又《後庭花》引陳氏《樂書》 本淸商曲，賦後庭花，孫光憲、毛熙震都賦之，雙調四十四字。又有《後庭花破子》，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爲之，則是「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是單調三十二字，俱與古體《玉樹後庭花》異。非「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爲商女所歌也。楊愼云：「無限江南新樂府，君王獨賞《後庭花》。」

又《天仙子（**萬斯年曲**）**引《樂府解題》** 龜茲樂也，《敎坊記》有是名。《詞譜》爲黃鐘宮曲。朱崖李太尉爲應制體，《花間集》多賦天台仙子，單調也，有平仄二體。韋莊詞：「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髻如雲。霞裾玉帔一群群。來洞口，望煙分。劉、阮不歸春日曛。」和凝詞：「洞口春紅飛蔌蔌。仙子含愁眉黛綠。阮郎何事不歸來，嬾燒金，慵篆玉。流水桃花空斷續。」又韋莊詞：「深夜歸來長酩酊。扶入流蘇猶未醒。醺醺酒氣麝蘭和。驚夢覺，笑呵呵。長道人生能幾何。」三詞俱不一體。

又《薄命女（**《長命女**）**引《樂府解題》** 《長命西河女》羽調曲，唐五言體云：「雲送關西雨，【略】」。和凝集中云：「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略】」。力崇詞格者，當不取詩體也。馮延巳別有《長命女》詞：「春日宴，【略】」。留爲章法，詞則俚鄙。

又《生查子》（**《嬾卸頭》**） 「查」謂古「槎」字，未見有詠博望事者。諸選載牛希濟換頭云：「語已多，情未了。」咸以「已」字爲襯，及閱「繡工夫，牽心緒」，孫光憲又作三字句。至「誰家繡轂動香塵」，多「誰家」二字，又豈以「誰家」二字爲襯，列之三體宜也。《柳塘詞話》曰：《尊前集》中，劉侍讀《生查子》一闋云：「深秋更漏長，【略】」。《堯山堂外紀》中，歐陽彬《生查子》一闋云：「竟日畫堂歡，【略】」。因思韓偓《生查子》詞「空樓雁一聲，遠屏山半滅」，足色悲涼，不言愁而愁自見，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搆，方爲含情無限。

又《巫山一段雲》引《樂府解題》 漢鐃歌《巫山高》爲思婦詞，一曰狀巫峽。按《太平廣記》，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姬，號雲華夫人，居巫山，詩家所謂神女也。峽下有神女祠，過此爲無我灘矣。詞盛於《花間》李珣、毛文錫諸人。又唐昭宗宮人題於寶鷄驛壁者，換頭用六字句，叶仄韻，與柳郎中之咏游仙相類。

又《淸平樂》（**《憶蘿月》**）**引《古今詞譜》** 李白換頭一句仄粘，一句平粘，下句稱是，兩首一體。惟孫光憲「等閑無語，愁腸欲斷」效之。溫庭筠俱用仄粘，韋莊之「春愁南陌」全效之。要知換頭第一、第二、第四俱用平粘，而第三用仄粘，大概如是。

又《喜遷鶯》（**《鶴冲天》、《萬年枝》**）**引《古今詞譜》** 正宮曲。韋莊詞：「家家樓上簇神仙。爭看鶴冲天。」和凝詞：「嚴粧攏罷囀黃鸝。飛上萬年枝。」故名《鶴冲天》、《萬年枝》。前後和凝、薛昭蘊爲一韻者，韋莊、歐陽修爲兩韻者，至毛文錫換頭，一概和仄韻。

又《西江月》（**《壺天曉》、《白蘋香》、《醉高歌》**）**引《古今詞譜》** 調始於歐陽炯中呂宮曲，以隔韻叶者。後則漸濫而無紀極矣，惟東坡《重陽》詞近之。

又《玉樓春》（**《惜春容》、《木蘭花令》**）**引《古今詞譜》** 大石調曲，《詞統》又作林鍾商調。詞中不失「玉樓春」三字者，顧夐也。通首一韻者，徐昌圖、溫庭筠、歐陽修、宋祁也。前後兩韻者，牛嶠、韋莊也。溫庭筠詞云：「家臨長信住來道，【略】」。詩家收爲《春曉曲》，訛矣。何以趙弘基《花間集》，竟失之也。

《歷代詞話》卷三引周密曰 李珣、歐陽炯輩俱蜀人，各製《南鄉子》數首以誌風土，亦《竹枝》體也。

《**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略】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集》所載南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艷。

又卷一　詞非詩比，詩忌尖刻，詞則不然。魏承班《訴衷情》云：「皓月瀉寒光，割人腸。」尖刻而不傷巧。詞至唐末初盛，已有此體。如東坡「割愁還有劍鋩山」，巧矣，以之入詩，終嫌尖削。

夏秉衡《歷代詞選序》　自唐李供奉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而溫飛卿、白香山諸公繼之，詞所由昉也。唐末、五代，李後主、和成績、韋端己輩出，語極工麗而體制未備。

《**西圃詞說・詩詞風氣相循**》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貞觀、開元之詩，多尚淡遠。大曆、元和後，溫、李、韋、杜漸入香奩，遂啓詞端。《金荃》、《蘭畹》之詞，概崇芳豔。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脫香奩，仍存詩意。元則曲勝而詩詞俱掩，明則詩勝於詞，今則詩詞俱勝矣。

張惠言《詞選序》　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托魏、晉，近古然也。

《**介存齋論詞雜著**》　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己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

又　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

《**蓮子居詞話**》**卷二**　言情以雅爲宗，語豐則意尚巧，意褻則語貴曲。顧夐《訴衷情》云云，張泌《江城子》云云，直是傖父唇舌，都乏佳致。

又卷三　十國時風雅才調，無過於南唐後主，次則蜀兩後主，又次則吳越忠懿王。

秦恩復《元草堂詩餘跋》　晚唐、五季，柔曼綺靡之音化爲側艷。一時文人學士，競撰新聲，別開生面。專集創自《金荃》、《陽春》，雖《金荃》佚而《陽春》尚存。選錄始於《家宴》、《花間》，迨《家宴》亡而《花間》爲冠。

《**問花樓詞話・換頭**》　詞有換頭，換頭者，第二闋脫卸另起處也。唐人小令只一首，故無換頭。南唐人張泌《江城子》二首，其一「碧闌干外小中庭。【略】」又一首起句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結云：「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先廣文曰：「黃氏誤矣。此詞自是兩首。兩情字，兩明字，不嫌重押。」古詞人無重韻者。換頭最吃緊，高手於此，殊費經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生查子》調，五代以後，多用四十字體。惟陳亞之詞云：「相思意已深，【略】」係四十二字。或言「記得約當歸」語氣已足，「分明」二字似衍。不知孫光憲、魏承班詞，亦間作七字句，且「記得」而言「分明」，語益沉摯。下文接言自春徂秋，何事未回，思愈切，怨愈深矣。孫詞云：「暖日驟花驄，彈鞚垂楊陌。芳草惹煙青，落絮隨風白。　誰家繡轂動香塵，隱映神仙客。狂煞玉鞭郎，咫尺音容隔。」「誰家」二字似不可少，其諷世人見利爭趨意，當於言外得之。

《**憩園詞話**》**卷六**　《更漏子》爲小令之易填者，而近詞輒有通病。凡詩中句法忌同頭並足，詞亦如之。此調前後三字八句，更易相犯，惟陳實庵太史吹月詞一闋云：「鳳羅新，鸞錦舊。都是一絲情繡。今昨夢，去來心。去年愁到今。　幺絃切。偏絃接。難得聲雙韻疊。花供養，月扶持。畫樓春睡遲。」又，潘麟生明經和汪鑑齋悼亡云：「眷綿情，牽舊恨。一樣絲絲秋鬢。形共影，我和卿。苦吟偎瘦檠。　當時月。頻年別。九十九番圓缺。心宛轉，話綢繆。愁人愁復愁。」此二詞四偶句，句法各異，與溫飛卿、孫孟文諸作均同，可知按律之精。又此調前後結五字句，第三字須平聲，飛卿有「空階滴到明」之句，「滴」字乃以入作平，後人遂疑爲可仄。似此者皆宜愼考，庶不爲古人所誤。

《**詞學集成**》**卷一江順詒案**　詞在五季，正如詩在初唐，有陳、隋之綺靡，故變爲各體之宏大。有晚唐之纖薄，故變爲小令之穠厚。此亦時勢使然，與興亡之勢不相涉。

《**菌閣瑣談・劉公㦸一時名語**》　劉公㦸謂「詞須上脫香籤，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亦爲一時名語。【略】若所謂「上脫香籤」者，則韋莊、光憲既與致光同時，延巳、熙震亦與成績並世，波瀾不二，風習相通，方當於此津逮唐餘，求欲脫之，是欲升而去其階已。

又　《卮言》謂「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餘本色。所謂詞之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嘽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花

間》之「促碎」，羯鼓之白雨點也。樂章之「嘽緩」，玉笛之遲其聲以媚之也。

《**藝概·詞曲概**》 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端己、馮正中諸家詞，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颻於風雨者。若第論其吐屬之美，又何加焉。

又 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

又 耆卿《兩同心》云：「酒戀花迷，役損詞客。」余謂此等只可名迷戀花酒之人，不足以稱詞客，詞客當有雅量高致者也。或曰：「不聞『花間』、『尊前』之名集乎。」曰：「使兩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質之。」

馮煦《唐五代詞選序》 詞有唐、五代，猶文之先秦諸子，詩之漢、魏樂府也。【略】詞雖小道，本末爛然，先河後海，蒙有取焉。夫詩有六義，詞亦兼之。是雅非鄭，風人恆軌，而是編涉樂必笑，言哀已嘆，率緣情靡曼之作，感遇怨悱之旨，揆厥所由，或乖貞烈。然晚唐、五季，如沸如羹，天宇崩析，彝教凌遲，深識之士，陸沉其間，懼忠言之觸機，文俳語以自晦。黍離麥秀，周遺所傷；美人香草，楚累所託。其詞則亂，其志則苦，義兼盍各，毋勞刻舟。抑思之，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啓歐、晏，實正變之樞貫，短長之流別。編中所采，亦爲收弁。而《陽春》一錄，罕睹傳本，世有好事，願以是編徵之。

又《蒿庵論詞》 詞至南唐，二主作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

又《四印齋本陽春集序》 詞雖導源李唐，然太白、樂天興到之作，非其顓詣，逮於季葉，茲事始鬯。溫、韋崛興，專精令體。南唐起於江左，祖尚聲律，二主倡於上，翁（馮延巳）和於下，遂爲詞家淵叢。

《**詞壇叢話·五代以馮爲巨擘**》 詞至五代，譬之於詩：兩宋猶三唐，五代猶六朝也。後主小令，冠絕一時；韋端己亦在其下；終五代之際，當以馮正中爲巨擘。

《**雲韶集**》**卷一** 唐人之詞，猶六朝之詩。五代之詞，猶初唐之詩也。李後主情詞凄婉，獨步一時。和成績，韋端己、毛平珪三家，語極工麗，風骨稍遜。孫孟文崛起，筆力之高庶幾唐人。自馮正中出，始極詞人之工，上接飛卿，下開歐、晏，五代詞人斷推巨擘。

《**白雨齋詞話**》**（稿本）卷一** 牛松卿之「強攀桃李枝，斂愁眉」，又「彈到昭君怨處，不擡頭」，又牛希濟之「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顧敻之「斂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均不失風流酸楚。

又卷六 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一面發嬌嗔，碎揉花打人」，惡劣已極，無足置喙。即「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亦失之流蕩忘返。

又 贈妓之詞，原不嫌豔冶，然擇言以雅爲貴，亦須愼之。若孫光憲之「醉後愛稱嬌姐姐，夜來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長麼」，眞令人欲嘔。魏承班之「攜手入鴛鴦衾，誰人知此心」，語褻而意呆。林楚翹之「重道好郎君，人見莫惱人」，亦鄙俚可笑。古人詞佳者，如孫光憲之「將見客時微掩斂，得人憐處且生疏，低頭羞問壁邊書。」又「除卻弄珠且解佩，便隨西子與東鄰，是誰容易比眞眞。」

《**白雨齋詞話**》**卷六** 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韋端己《菩薩蠻》、馮正中《蝶戀花》是也。若厲樊榭諸詞，造語雖極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諷，所以去古人終遠。

又卷八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溫飛卿爲一體（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韋端己爲一體（牛松卿附之），馮正中爲一體（唐五代諸詞人以暨北宋晏歐小山等附之），【略】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餘則各樹一幟，而皆不失其正，東坡、白石尤爲矯矯。

又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略】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略】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略】是也，詞中之次乘也。

又 《花間》、《草堂》、《尊前》諸選，背謬不可言矣。所寶在此，詞欲不衰得乎。

又 唐五代小詞，皆以婉約爲宗，長調不多見，亦少佳篇。

又 唐詩可以越兩晉、六朝，而不能越蘇、李、曹、陶者，彼已臻其極也。宋詞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飛卿、端己者，彼已臻其極也。雖曰時運，豈非人事哉。

又　五代人詞，高者升飛卿之堂，俚者直近於曲矣，故去取宜慎。《花間》、《尊前》等集，更欲揚其波而張其焰，吾不解是何心也。

又　韋端己《菩薩蠻》四章，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闋，間有樸實處，而伊鬱即寓其中，淺率粗鄙者，不得藉口。

《詞徵》卷一　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如【略】溫飛卿「小山重疊」，柏舟寄意也。李後主「花明月暗」，行露思也。韋端己「紅樓別夜」，匪風怨也。張子澄「浣花溪上」，綢繆之締好也。馮正中「庭院深深」，萇楚之憫亂也。【略】其它觸物牽緒，抽思入冥，漢、魏、齊、梁，託體而成。揆諸樂章，喁于䰟聲，信凄心而咽魄，固難得而遍名矣。

又　小令本於七言絕句夥矣，晚唐人與詩併而爲一，無所判別。若皇甫子奇《怨回紇》，乃五言律詩一體。劉隨州撰《謫仙怨》，竇弘餘、康駢又廣之，乃六言律詩一體。馮正中《陽春錄・瑞鷓鴣》題爲《舞春風》，乃七言律詩一體。詞之名詩餘，蓋以此。

又卷三　唐五代詞，承詩之遺，其韻多與近體詩合。《爰園詞話》謂「唐晚、五代小令，塡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未知其所謂「詭譎」者安在也。

又　否，一音方矩切，一音方久切。五代時韋端己《應天長》以否叶語，馮正中《蝶戀花》以否叶去，張泌《菩薩蠻》以否叶暮。

又　前人詞多喜用三十六字，歐陽炯《更漏子》「三十六宮秋夜永」、孫孟文《謁金門》「卻羨彩鴛三十六」，【略】用算博士語皆有致。

又卷五　唐尚小令，自杜牧之《八六子》外，絕少慢聲。咸通末，江南鍾輻有《卜算子》慢詞云：「桃花院落，【略】。」詞筆哀怨，情深而不詭，殆感於縣樓之事而作也。

又　鄧析子《轉辭篇》云，上古之樂，質而不悲。五代時樂府，實與斯言相反。故語其綢繆宛轉之致，若無以加。然君臣爲謔，覆其宗社而不知悟，亦重可哀矣。五代豔詞與李樊南《無題》詩異轍。李詩託諸寓言，吳脩齡謂其專指令狐綯說。五代詞嘲風笑月，惆悵自憐，其能如韋端己、鹿虔扆之寄托深遠者，亦僅矣。

又　蜀主王衍詞二闋，《醉妝詞》則《北夢瑣言》載之，《甘州曲》則《十國春秋》、《五國故事》載之。較蓮峰居士所製，遂覺歡戚異趣，蓋二主之遭際殊也。

又　牛松卿《醉花間》云：「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其又一闋云：「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孫荆臺《謁金門》云：「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皆歐陽永叔所謂陡健之筆。（石次仲詞云：「歸不去，歸去又還春暮。」斅孫語也。）

《人間詞話》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又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人間詞話刪稿》　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嶠之「甘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顧夐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略】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又　唐五代、北宋之詞，可謂生香眞色。若雲間諸公，則綵花耳。湘眞且然，況其次也者乎。

又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又　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寧失之倡優，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爲甚故也。

又《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太宗入冥記》　聖德聖功古所難，千秋郅治想貞觀。不知六月庚申事，夢裏如何對判官。

又《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敦煌所出《春秋後語》，卷紙背有唐人詞三首，其二爲《西江月》（「天上月」、「五梁臺上月」）【略】。又有《菩薩蠻》一首「自從宇內光戈戟」【略】。又倫敦博物館藏唐人書寫《雲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中有《鳳歸雲》二首【略】。又有《天仙子》一首【略】，此一首，情詞宛轉深刻，不讓溫飛卿、韋端己，當是文人之筆。其餘諸章，語頗質俚，殆皆當時歌唱腳本也。

《蕙風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並不易學。五代詞尤不必學。何也。五代詞人丁運會，遷流至極，燕酣成風，藻麗相尚。其所爲詞，即能沈至，祇在詞中。豔而有骨，祇是豔骨。學之能造其域，未爲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錚錚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度，馮正中之堂廡，豈操觚之士能方其萬一。自餘風雲月露之作，本自華而不實。吾復皮相求之，則嬴秦氏所云甚無謂矣。晚近某詞派，其地與時，並距常州派近。爲之倡者，楊蘅《花間》，自附高

格，塗飾金粉，絕無內心。與評文家所云「浮煙漲墨」曷以異。雖無本之文，不足以自行。歷年垂百，衍派未廣。一編之傳，亦足貽誤初學。嘗求其故，蓋天事絀、性情少者所爲，曷如不爲之爲愈也。

又卷三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太宗改元會同，國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自是已還，密邇文化。當是時中原多故，而詞學寖昌。其先後唐莊宗、其後南唐中宗，以知音提倡於上。和成績《紅葉稿》、馮正中《陽春集》，揚葩振藻於下。徵諸載記，【略】遼之於五季，猶金之於北宋也。雅聲遠姚，宜非疆域所能限。【略】有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其詞既屬長短句，十闋一律。以氣格言，尤必不可謂詩。音節入古，香豔入骨，自是《花間》之遺，北宋人未易克辦。

又卷四 唐人詞三首，永觀堂爲余書扇頭。《望江南》云：「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以(爲)奴吹散月邊雲。照見附(負)心人。」前調云：「五梁臺上月，一片玉無暇(瑕)。以里(迤邐)看歸西□去，橫雲出來不敢遮。鬟鬟繞天涯。」《菩薩蠻》云：「自從宇宙光戈戟。狼煙處處獯天黑。早晚豎金鷄。休磨戰馬歸。　淼淼三江小(水)。半是□(不易辨，似儒字)生類(淚)。老尚逐今財。問龍門何日開。」並識云：詞三闋，書於唐本《春秋後語》紙背，今藏上虞羅氏。《樂府雜錄》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伎《謝秋娘》所撰。」《杜陽雜編》亦云：《菩薩蠻》乃宣宗大中初所製。明胡元瑞《筆叢》據之，斥《太白集》中《菩薩蠻》四詞爲僞作。然崔令欽《教坊記》末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已有此二調。崔令欽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乃隋恆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是其人當在睿、元二宗之世。其書紀事訖於開元，亦足略推其時代。據此，則《望江南》、《菩薩蠻》皆開元教坊舊曲。此詞寫於咸通間，距李贊皇鎮浙西時二十餘年，距大中末不過數年，而敦煌邊地已行此二調，益知段安節與蘇鶚之說，非實錄也。蕙風詞隱曰：胡元瑞斥太白《菩薩蠻》四詞爲僞作，姑勿與辯。試問此僞詞孰能作，孰敢作者。未必兩宋名家克辦。元瑞好駁升庵，此等冒昧之談，乃與升庵如驂之靳，何耶。

《餐櫻廡詞話》 顧太尉《河傳》：「櫂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鷓鴣相逐飛。」孫光憲之「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鸂鶒」，確是隱括顧詞。兩家並饒簡勁之趣，顧尤毫不着力，自然清遠。

又 李德潤《臨江仙》云：「強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閻選《謁金門》云：「美人浴，碧沼蓮開芬馥。」並皆形容絕妙，尤覺落落大方。是人是花，一而二，二而一，不必用「如」、「似」等字，是詞中暗字訣之一種。

《海綃說詞・通論・本詩(謂三百篇也)》 《詩三百篇》，皆入樂者也。漢、魏以來，有徒詩，有樂府，而詩與樂分矣。唐之詩人，變五、七言爲長短句，制新律而繫之詞，蓋將合徒詩，樂府而爲之，以上窺國子絃歌之教。謂之爲詞，則與廿五代興者也。

又《源流正變》 詞興於唐，李白肇基，溫岐受命。五代纘緒，韋莊爲首。溫、韋既立，正聲於是乎在矣。天水將興，江南國蹙，心危音苦，變調斯作，文章世運，其勢則然。

又《貴拙》 唐五代令詞，極有拙致，北宋猶近之。

總集

又玄集

論述

韋莊《又玄集序》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爰少；繁絃九變，《大(護)〔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彫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徵數首。是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此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堯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雲雷噴涌，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致傷鱗。自慚乎鼈腹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櫨梨橘柚。昔姚合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饗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時光化三年七月(二)月，前左補闕韋莊述。

著録

《崇文總目・總集類》《又玄集》一卷。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唐又元集》。

《宋史・藝文志八》 韋莊《又玄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又元集》一卷，蜀韋莊集。

《稽瑞樓書目》《又元集》一卷，舊鈔，一冊。

《補五代史藝文志》《又元集》五卷。

才調集

論述

韋縠《才調集序》 余少博羣言，常所得志，雖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佳。古人云「自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誚於愚鹵，取譏於書廚者哉。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閒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鬬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詩，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爲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誚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鑒云爾。

《艇齋詩話》《才調集》唐人詩有「樓晚風高角，江春浪起船」兩句，甚佳。張文潛喜誦。

《詩源辯體》卷三六 韋縠《才調集》(唐末人)所選唐人古、律歌詩凡一千首。中如元稹、李商隱、溫庭筠、韋莊，各五六十篇，而佳者多遺；高、岑、王、孟諸公，僅見一二，而又非所長；至不知名者，十居二三；晚唐怪惡，亦每每而

見。自題曰「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遂采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云云，今所選，杜又不錄，豈以元白爲有調、杜反爲無調耶？若太白《長干行》，乃晚唐人詩，劉長卿「垂柳拂金堤」，乃薛道衡詩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問唐人選唐詩今存數種，體製各不相侔，何者爲善？曰：唐人雖各有眞傳，就數種論之，俱屬偏僻好尙。竹垞先生謂：《才調集》便於初學。取其淸俊不涉陳腐耳。究竟《才調集》便是崑體，陳腐氣悉除，妖豔氣亦復不少。

又 《才調集》乃西崑門戶，《瀛奎律髓》則西江皮毛。較其短長，《才調集》未至誤人，《瀛奎律髓》無論其他，只此四字名目，已足貽笑無窮。

《圍爐詩話》卷二 《才調集》目錄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爲得之，今亦鮮知者矣。

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才調集》載王之渙《憫悵詞》，容齋因之。無論其詩氣格迥異，而之渙開元時人，乃預咏霍小玉、崔鶯鶯事，豈非千古笑柄。按，《憫悵詞》乃王渙所作。渙字群吉，晚唐人，詩載計敏夫《紀事》，今正之。

《漁洋詩話》卷下 門人宗元鼎、梅岑詩，以風調爲主，酷學《才調集》。七言如：「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聲。）去被人留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煬帝冢》云：「帝業興亡世幾重，風流猶自說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不願生歸駕六龍。」《揚子江》云：「帆勢天涯去不迴，龍筯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後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時遊。徒聞王導神州語，周顗先收作楚囚。」《吳音曲》云：「璧月瓊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郤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留鄒訐士（祇謨）》云：「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鰣魚入饌肥。最好流光是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

《說詩晬語》卷下 韋縠《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眞詩》及「隔牆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敎當世耶。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才調集十卷》 蜀韋縠編。縠仕王建爲監察御史，其里貫事蹟皆未詳。是集每卷錄詩一百首，共一千首。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採錄」。舒所說非也。其中頗有舛誤。如李白錄《愁陽春賦》，是賦非詩。王建錄《宮中調笑》詞，是詞非詩。皆乖體例。賀知章錄《柳枝詞》，乃劉采春女所歌，非知章作。其曲起於中唐，知章時亦未有。劉禹錫錄《別蕩子怨》，乃隋薛道衡《昔昔鹽》。王之渙錄《憫悵詞》，所咏乃崔鶯鶯、霍小玉事，之渙不及見，實王渙作。皆姓名譌異。然頗有諸家遺篇，如白居易《江南贈蕭十九》詩、賈島《贈杜駙馬》詩，皆本集所無。又沈佺期《古意》，高棅竄改成律詩。王維《渭城曲》「客舍青青楊柳春」句，俗本改爲「柳色新」。賈島《贈劍客》詩「誰爲不平事」句，俗本改爲「誰有如斯」之類。此書皆獨存其舊，亦足資考證也。縠生於五代文敝之際，故所選取法晚唐，以穠麗宏敞爲宗，救麤疏淺弱之習，未爲無見。至馮舒、馮班意欲排斥宋詩，遂引其書於崑體，推爲正宗。不知李商隱等，《唐書》但有三十六體之目，所謂西崑體者，實始於宋之楊億等，唐人無此名也。

又《總集類存目一・二馮評點才調集十卷》 國朝馮舒、馮班所評點，其猶子武合刊之。班有《鈍吟雜錄》，已著錄。此書去取大旨，具見武所作凡例中。凡所持論，具有淵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諸家所可比擬，故趙執信祖述其說。然韋縠之選是集，其途頗寬，原不專主晚唐。故上自李白、王維，以至元、白長慶之體，無不具錄。二馮乃以國初風氣矯太倉、歷城之習，競尙宋詩，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崑體。黃、陳、溫、李，斷斷爲門戶之爭。不知學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學崑體者其弊亦易流於纖穠。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王士禎謂趙執信崇信是書，鑄金呼佛，殊不可解。杭世駿《榕城詩話》亦曰：「戚進士弢言，德淸人，每爲二馮左袒。」予跋其《才調集》點本後曰：固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合，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長技。緣情綺靡，寧或在斯，古人容有。細心通才必不當爲此迂論，右西崑而黜西江。夫西崑盛於晚唐，（案晚唐無西崑之名，此語失考。）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晉、宋之不爲齊、梁，禁齊、梁之不爲開元、大曆，此必不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理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也云云。其論頗當。惟謂承轉開合乃村夫子長技，則又主持太過。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在規矩之外，而亦不能出乎規矩之中。故詩必從承轉開合入，而後不爲泛駕之馬。久而神明變化，無復承轉開合之迹，

而承轉開合自行乎其閒。譬如毛嬙、西子，明眸纖步，百態橫生，要其四體五官之位置，不能與人有異也。豈有眉生目下，足著臂旁者哉。王士禎《蠡勺亭觀海》詩曰：「春浪護魚龍，驚濤與漢通。石華秋散雪，海扇夜乘風。」竟不知士禎斯遊爲在春、在秋、在晝、在夜，豈非但標神韻，不講承轉開合之故哉。世駿斯言，徒欲張新城之門戶，而不知又流於一偏也。

《西圃詩説》 韋穀《才調集》，未免雅、鄭同陳，而馮定遠批本，又近於拘俗，幸漁洋先生刪爲善本，誠韋氏之功臣也。

《國朝詩話》卷二 馮定遠（班）表章《才調集》，寢食以之，尤工爲艷詞。

《石洲詩話》卷二 李廓樂府，視張、王大減。不知《才調集》何以捨仲初而獨取之。此自是好惡各別。而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彼十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吴玉倫《才調集序》 《風》、《騷》而後，詩學莫盛于唐，前後選本不一，于蜀則有監察御史韋穀《才調集》，【略】大約導源漢、魏，沿溯六朝，如原叙所云：「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鬬美」者。相傳始刻于宋時沈氏。前明則有臨安陳氏刻本，華亭徐氏鈔本。虞山馮定遠復得錢、葉、趙、宋諸家抄本，印證校勘，加以評點，蔚爲完書。【略】或有以是集載李與元、白，不載杜，且多以一人互見各卷，及叙次諸人不拘時代爲説者，自屬擇精語詳之義。然穀生五代文敝之際，惟以濃麗秀發救當時粗俚之習，故所録多晚唐而不及少陵，義各有當。《四庫全書》稱其于詩教有益，洵定評也。

鄧華熙《重刻才調集補注序》 韋御史此集，取詩千首，無體不備，無美不臻。韋生五代文敝之後，特擷初、盛、晚唐之菁華而甄録之，故所採尤爲精審。其自序云「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鬬美」，二語已括此編之全。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韋穀傳》 韋穀少有文藻，夢中得軟羅纈巾，由是才思益進。仕高祖父子，累遷監察御史。已又陞□部尚書。穀常輯唐人詩千首，爲《才調集》十卷，其書盛行當世。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才調集》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才調集》十卷，後蜀韋穀集唐人詩。

《宋史・藝文志八》 韋穀《唐名賢才調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才調集》十卷，唐韋穀集。

《隱湖題跋・跋才調集》 憶戊午偕雨若於十五松下，日焚香讀異書。每思倡調，因而寬句相賞也。時雨若纔購是集，不亞鴻寶。第惡煤墨瀋無可著筆，槧處稍稍點次，遂投諸梓，意殊未愜。十年來，偶於故楮中覓得舊本，不覺爽然，隨刻燭研露互參。唐名賢舊集，標格無不印合，遂訂爲完書，以行斯無憾於作者，益有洽於選人。當世説詩者，見海虞刻有二種以此。

《季滄葦藏書目》 《才調集》十卷（四本宋板抄補）。

《蜀中廣記》卷一〇〇 《才調集》十卷，後蜀韋穀選唐人詩，以李青蓮、白樂天居首，海虞趙玄度有抄本。

《唐音癸籤・集録二》 《名賢才調集》，蜀監察御史韋穀編唐人詩一千首，每一百首爲一卷，隨手成編，無倫次。其所宗者雖李青蓮及元、白，而晚唐人詩十居其七八。

《絳雲樓書目》卷三 《才調集》十卷，唐韋穀集。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總集類・才調集十卷》 蜀韋穀編。凡一千首。穀生五代文敝之際，故所録多取晚唐，以濃麗秀發爲宗，救當時粗俚之習，不爲無益。馮舒、馮班，引其書合於西崑體，以爲詩家軌式，則一隅之見矣。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才調集》韋穀編。明刊本。有張宗松跋，録後：「是集萬曆間沈雨若所刻，錢功甫輩復校勘修板，汰去沈刻訛字極多，洵善本也。校汲古閣本，中間字句同異約計二千字，與二馮批本的合。乾隆乙酉年古鹽張宗松寒坪氏志。」此本亦録有評語，不知爲何人筆。鈐有查嗣瑮印。

又 舊寫本。録馮默安（舒）、馮鈍吟（班）、馮簡緣（武）、錢牧齋（謙益）、葉石君（樹廉）諸家評點。康熙戊戌許燮堂寶君手臨。（己未）

又卷一八 汲古閣刊本。目後有徐玄佐、孱守居士馮班、陸貽典、鱸鄉漁

父、夕公、鮮民、赤復各跋，密行細字，十四行，凡一葉，各本未見。何義門（焯）手校並批。（葉定侯藏，甲戌四月閱。）

又　汲古閣影寫宋刊本，十行十八字。鈐印錄後：「宋本」（朱橢）、「甲」（朱方）、「毛晉私印」（朱方）、「子晉」（朱方）、「汲古主人」（朱方）、「大布衣」（白方）、「錢曾」（朱橢）、「述古堂圖書記」（朱長方）、「錢曾之印」（白方）、「遵王」（朱方）、「錢氏校本」（朱長）、「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長）、「賢者而後樂此」（白長）、「求赤讀書記」（白長）、「錢孫保印」（朱方）、「友竹軒」（朱橢）、「筠」（朱圓）、「雪苑宋氏蘭揮藏書記」（朱長）。（李木齋先生藏書。壬子）

花間集

論　述

歐陽炯《花間集叙》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迴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叙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爲絕唱，乃命之爲《花間集》。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時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晁謙之《花間集跋》　《花間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長短句，情眞而調逸，思深而言婉。嗟乎，雖文之靡，無補於世，亦可謂工矣。建康舊有本。比得往年例卷，猶載郡將、監、司、僚幕之行，有《六朝實錄》與《花間集》之贓。又他處本皆訛舛，乃是正而復刊，聊以存舊事云。紹興十八年二月二日，濟陽晁謙之題。

《捫虱新話》卷二　唐末詩格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世人盡力追之，有不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陸游《跋花間集》　《花間集》，皆唐、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嘆也哉。或者，出於無聊故耶。笠澤翁書。

又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宏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而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詞源》卷下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

又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閑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

《樂府指迷》　即如《花間集》小詞，亦多好句。

《花草蒙拾》　《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艷，非後人纂組所及。如「泪沾紅袖黦」、「猶結同心茝」、「荳蔻花間趁晚日」、「畫梁塵黦」、「洞庭波浪颱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

又　絕調不可強擬，近張杞有《和花間詞》一卷，雖不無可采，要如妄男子擬徧《十九首》與《郊祀》、《鐃歌》耳。

又　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迹。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引江尚質曰　《花間》詞狀物描情，每多意態，直如身履其地，眼見其人。和凝之「幾度試香纖手暖，幾回嘗酒絳唇光」，孫光憲之「翠袂半掩粉臆，寶釵長欲墜香肩」是也。

温博《花間集補叙》　夫《三百篇》變而騷、賦，騷、賦變而古樂府，古樂府

變而詞，詞變而曲。余初讀詩至小詞，嘗廢卷嘆曰：嗟哉，靡靡乎，豈風會之始然耶，即師涓所弗道者。已而睹范希文《蘇幕遮》、司馬君實《西江月》、朱晦翁《水調歌頭》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廢。何者。衆女蛾眉，芳蘭杜若，騷人之意，各有託也。然古今詞選，無慮數家，而《花間》、《草堂》二集最著者也。《花間》近無善本，會茅貞叔氏語余曰：「昔人稱『長短句情眞而調逸，思深而言婉者』，莫過《花間》。第觀時本多誤而鮮釋，如韋相《應天長》，『騕』與『婉』同轉音入聲而始叶。歐陽舍人《浣溪沙》，『泥』當作『義』之類，苟不釋，奚知焉。今欲校而刻之，吾子云何。」余曰：「善。故吾意也。」貞叔遂會中土之音，氣韻平調者什其文。出家藏建康本校讐焉，而屬余點句。點者讀，圈者句，句韻腳也。已，貞叔又屬余補其未備，以足李唐一代之製。余故未知趙氏當時詮次意，乃於此往往嘆遺珠舊矣。因自李翰林而下，十有四人，通得六十七首，爲二卷，命曰《花間集補》。大都卑調小令之略當余心者略備。如《菩薩蠻》、《憶秦娥》，世所稱調祖也。如《清平樂》令，或以爲非太白作，而近代楊用修、王元美已愉快之，未爲無據。如《清平調》、《欸乃曲》、《楊柳枝》、《竹枝》詞，即七言絕，而實古詞。古詞多四句也。如《漁歌子》、《古調笑》，比切聲調，並入古詞而采之云。嘻，聲律之道，難言哉，難言哉。自唐迄今，八百年來，作者凡幾。宋無詩而有詞，元無詞而有曲，至本朝始兼之。然當家詞手，可屈指也。余不佞雖不諳新聲之艷耳，假令登高弔古，食酒而酣，按拍歌唐人之調，便翩翩乎不知有人間矣，況《三百篇》哉。是編也，余且與貞叔起而試歌之。烏程溫博允文甫撰。

湯顯祖《玉茗堂評花間集序》 自《三百篇》降而騷、賦，騷、賦不便入樂，降而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降而以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則又降而爲詞。故宋人遂以爲詞者詩之餘也。乃北地李獻吉之言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咏，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嘗考唐調所始，必以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及楊用修所傳《清平樂》爲開山。而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又爲太白開山。若唐宣宗所稱「牡丹帶露眞珠顆」（《菩薩蠻》）一闋，又不知何時何許人，而其爲《花間集》之先聲蓋可知已。《花間集》久失其傳。正德初，楊用修游昭覺寺，寺故孟氏宣華宮故址，始得其本，行於南方。詩餘流遍人間，棗梨充棟，而譏評賞譽之者亦復稱是，不若留心《花間》者之寥寥也。余於《牡丹亭》亭夢之暇，結習不忘，試取而點次之、評隲之，期世之有志風雅者，與詩餘互賞。而唐調之反而樂府，而騷、賦，而《三百篇》也。詩其不亡也夫，詩其不亡也夫。萬曆乙卯，春日，清遠道人湯顯祖題於玉茗堂。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 芟《花間集》者，額以溫飛卿《菩薩蠻》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爲詞家鼻祖，以生不同時不得列入。今讀之，李如藐姑仙子，已脫盡人間烟火氣，溫如芙蕖浴碧，楊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無不巧雋而妙入。珠璧相耀，正自不妨並美。

又卷三 毛文錫、鹿虔扆、韓琮、閻選與此公（歐陽炯）皆蜀人，事孟後主，有「五鬼」之號，皆工小詞，並見《花間集》，今集中獨遺韓琮，殊不可解。

無瑕道人《花間集跋》 余自幼讀經、讀史，至仁人、孝子有被讒謗者，爲之扼腕，輒欲手刃之而後稱快焉。乃戊申梁溪肆毒，爰及於余。余是以廢舉業，忘寢食，不復欲居人間世矣。縉紳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書授余曰：「旦暮玩閱之，吟咏之，牢騷不平之氣，庶幾稍什其一二。」余視之，則楊升庵、湯海若兩先生所批選《草堂詩餘》、《花間集》也。於是散髮披襟，遍歷吳、楚、閩、粵間，登山涉水，臨風對月，靡不以此二書相校讎。始知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機巧，包括殆盡，而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寧獨在風雅乎。嗟嗟風雅而下，一變爲排律，再變爲樂府，爲彈詞，若元人之《會眞》、《琵琶》、《幽閨》、《秀襦》，非樂府中所稱膾炙人口者歟。然亦不過摭拾二書之餘緒云爾。烏足羨哉，烏足羨哉。時萬曆歲庚申菊月，苕上無瑕道人書於貝錦齋中。

《七修類稿・詩文類五・花間詞名》 《歸國遙》、《酒泉子》、《定西番》、《河瀆神》、《遐方怨》、《思帝鄉》、《蕃女怨》、《荷葉盃》、《上行盃》、《思越人》、《三字令》、《竹枝》、《河傳》、《摘得新》、《離別難》、《相見歡》、《醉公子》、《感恩多》、《滿宮花》、《蝴蝶兒》、《贊成功》、《西溪子》、《中興樂》、《接賢賓》、《贊浦子》、《女冠子》、《甘州遍》、《紗窗恨》、《柳含烟》、《月宮春》、《戀情深》、《賀明朝》，右三十二詞，乃《花間集》之名也。《草堂詩餘》諸本之所無。今作詞者，不惟不塡此調，亦不知有此名耳。予故於三十四卷中，已言《花間集》爲詞家之祖。今復特錄其名以見之，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

又《詩文類六・南詞難拘字韻》 南詞似多起於唐也。【略】《花間集》名爲塡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

《詩藪雜編・閩餘上・五代》 歐陽炯，《花間集》今尚傳。自溫庭筠、皇甫松外，皆五代人也。韋莊等已見外，薛昭蘊、牛希濟、毛文錫、魏承班、鹿虔扆、毛熙震、李（洵）〔珣〕、閻選、顧夐、尹鶚凡十人，其集世多有，不具論。其詞評騭別編頗詳之。

《汲古閣書跋・花間集》 近來填詞家輒效柳屯田，作閨帷穢媟之語，無論筆墨勸淫，應墮犁舌地獄；於紙窗竹屋間，令人掩鼻而過，不慚惶無地耶。若彼白眼罵座，臧否人物，自詫辛稼軒後身者，譬如雷火起舞，縱使極工，要非本色。張宛丘云：「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始可與言詞也已矣。」急梓斯集，以爲倚聲填詞之祖。但李翰林《菩薩蠻》、《憶秦娥》及南唐二主、馮延巳諸篇，俱未選入，不無遺珠之恨云。

《古今詞論・徐伯魯詞論》 自樂府亡而聲律乖，謫仙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闋，此近代倚聲填詞之祖也。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然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韵有定聲。至于句之長短，雖可損益，然亦不當率意爲之。譬諸醫家加減古方，不過因其大局而稍更之，一或太過，則失製方之本意矣。

《詩辯坻》卷三 王建歌行，才思佻淺，便開《花間》一派，不待溫、李諸公也。

《遠志齋詞衷・詞中一調多名》引俞少卿云 《花間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間》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調與《花間》同，餘又皆《花間》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調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仙姿》即《如夢令》、《羅敷艷歌》即《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瀟湘神》、《赤棗子》之於《搗練子》，《一斛珠》之於《醉落魄》）。餘叵殫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拏。

又《花間非全無定體》 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略】沈天羽謂《花間》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之可耳，要之亦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如樂府《鐃歌》諸曲，歷晉、宋、六朝以迄三唐，名同實異，參稽互變。必謂《花間》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

《菌閣瑣談・五代詞促碎北宋嘽緩》 《卮言》謂《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餘本色，所謂詞之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嘽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花間》之促碎，羯鼓之白雨點也。樂章之嘽緩，玉笛之遲其聲以媚之也。

《詞壇叢話・花間之祖》 有唐一代，太白、子同，千古綱領。樂天、夢得，聲調漸開。終唐之世，無出飛卿右者，當爲《花間集》之冠。

《蕙風詞話》卷二 《花間》至不易學。其蔽也，襲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謂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紆折變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爲新，以纖爲艷，詞之風格日靡，眞意盡漓，反不如國初名家本色語，或猶近於沉著、濃厚也。庸詎知《花間》高絕，即或詞學甚深，頗能窺兩宋堂奧，對於《花間》，猶爲望塵卻步耶。

紀事

《太平廣記》卷四〇九《三朵瑞蓮》 僞蜀主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拱，其諸奢麗，莫之與儔。後枕江瀆，池中有二島嶼，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每至秋夏，花開魚躍。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譚詩論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歧，開二朵。其時謂之太平無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艷，看者甚衆。趙廷隱畫圖以進，蜀主嘆賞。其時歌者咏者不少。

《九國志・後蜀・趙庭隱傳》 庭隱，太原人，世爲卿家。【略】廣政初，加中書令。庭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爲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爲宋王。【略】子崇祚、崇韜。

《蜀檮杌》卷下 （廣政十五年）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

《**宋史・趙崇韜傳**》父廷隱，隨（孟）知祥入蜀。【略】及僭號，以廷隱總親軍，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師、中書令、宋王。卒，謚忠武。

《**十國春秋・後蜀・趙廷隱傳**》趙廷隱，開封人。【略】高祖既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授廷隱保寧軍留後。無何以墨制擢節度使，明宗即下制以爲保寧軍節度使。明德元年春，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高祖病革，同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後主立，加兼侍中，爲六軍副使，已又晉秩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廢於家。最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十二月薨，謚曰忠武。

《**詞品**》**卷二**　毛文錫、鹿虔扆、歐陽炯、韓琮、閻選，皆蜀人。事孟後主，有「五鬼」之號，俱工小詞，並見《花間集》。此集久不傳。正德初，予得之於昭覺僧寺，乃孟氏宣華宮故址也。後傳刻於南方云。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歌詞類**》《花間集》十卷。蜀歐陽炯作叙，稱衛尉少卿字宏基者所集，未詳何人。其詞自溫飛卿以下十八人，凡五百首。此近世倚聲塡詞之祖也。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知曉者。放翁陸務觀之言云爾。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十三**》《花間集》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花間集》十卷，蜀銀青光祿大夫行衛尉少卿趙崇祚弘基集晚唐五季之詞，溫飛卿而下凡十八人，共五百首。此近世倚聲塡詞之祖，過其詩律遠矣。

《**汲古閣書跋・花間集**》據陳氏云：「《花間集》十卷，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已不可考。近來坊刻，往往謬其姓氏，續其卷帙，大非趙宏基氏本來面目。余家藏宋刻，前有歐陽炯序，後有陸放翁二跋，眞完璧也。隱湖毛晉識。

《**補五代史藝文志**》《花間集》十卷。裴説集唐人詞。（案孫氏書目題作蜀人趙崇祚輯。）

《**讀書敏求記**》**卷四**　《花間集》十卷。趙崇祚集唐末才士長短句。歐陽炯爲之弁語，可繼孝穆《玉臺》所叙。紹興十八年，濟陽晁謙之刊正，題於後。鏤版精好，楮墨絕佳，宋槧本之最難得者也。

《**天禄琳琅書目・宋版集部**》《花間集》一函二冊，五代趙崇祚撰。崇祚字宏基，揭銜銀青光祿大夫、行衛尉少卿，孟蜀時臣，里貫無考。書十卷。集唐一代詞，凡作者十八人，詞三百九十四首。前有蜀廣政三年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叙。後有紹興十八年晁謙之跋稱：「建康舊有本。比得往年例卷，猶載郡將、監、司、僚幕之行，有《六朝實録》與《花間集》之贐。又他處本皆誤舛，乃是正而復刊，聊以存舊事云。」蓋南宋重雕本。

《**述古堂書目**》**卷二**　《花間集》十卷，二本，宋版。

《**稽瑞樓書目**》《花間集》十卷，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三**　《花間集》十卷，蜀趙崇祚編，仿宋晁謙之刊本。又，四卷，明湯顯祖評本。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二・花間集十卷**》後蜀趙崇祚編。崇祚字宏基，事孟昶爲衛尉少卿，而不詳其里貫；《十國春秋》亦無傳。案：蜀有趙崇韜，爲中書令廷隱之子，崇祚疑即其兄弟行也。詩餘體變自唐，而盛行於五代。自宋以後，體製益繁，選録益衆。而遡源星宿，當以此集爲最古。唐末名家詞曲，俱賴以僅存。其中《漁父詞》、《楊柳枝》、《浪淘沙》諸調，唐人仍載入詩集，蓋詩與詞之轉變在此數調故也。於作者不提名而題官，蓋即《文選》書字之遺意。惟一人之詞，時割數首入前後卷，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數，則體例爲古所未有耳。陳振孫謂所録「自溫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坊刻妄有增加，殊失其舊。此爲明毛晉重刊宋本，尤爲精審。前有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歐陽炯序，作於孟昶之廣政三年，乃晉高祖之天福五年也。後有陸游二跋。其一稱：斯時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於無聊。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其二稱：「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楹書隅録**》**卷五**　宋本《花間集》十卷一冊。謹按：四庫所收《花間集》

十卷，爲汲古閣毛氏刊本。子晉所刊各書，往往與所藏宋本不合，此猶其精審者也。此本爲宋淳熙十四年丁未，鄂州使庫所刊，板印精良，其紙則皆鄂州使庫公文冊也。《花間》一集，爲詞家之祖，斯刻則又是刻之祖也。溫庭筠以下十八人，凡詞五百首，與《書錄解題》合。卷一前四葉，卷十後三葉，及歐陽炯叙，陸游二跋均佚。毛氏抄補極工。惟卷尾三葉及子晉三印，辛酉之秋遭亂，復失。世鮮宋刊，無由補寫，致可惜也。予藏明人抄本，末附賈酸齋跋，所佚《女冠子》以下十五首在焉。而以毛刻校之，調同而字異者五首。每葉十行，行十七八字不等。有「冬生草堂」、「乾學之印」、「健庵」、「昆山徐氏家藏」、「聽雨樓查氏有圻珍賞書畫」各印。咸豐己未，獲於都門，水西莊故物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詞曲類・花間集十卷》 蜀趙崇祚編。詩變爲詞，始於中唐，而成於五代，然大抵附見詩集中。其以長短句自爲一編者，自此集始。其語多濃艷而隱秀，不似後來暢發無餘，蓋詞之初體本如此。

徐幹《（清徐氏叢書）覆正德本花間集叙》 趙宏基輯《花間集》盛行宋代。降及元、明，寖以失傳。楊用修游蜀昭覺寺，始得其本。湯臨川又評隲之。《花間集》始復顯於世。崇禎年，隱湖毛氏得宋刻重刊，後有陸放翁二跋，最稱善本。同官無錫朱達夫藏書極富，以宋濟陽晁氏本《花間集》借示。其書刻於紹興年，書內筐、敬、竟、弦字皆缺筆，可證宋刊。歐陽炯、趙崇祚名上，皆題官銜，與昭覺寺所得、隱湖所刻，微不同。末有晁謙之跋。幹方有徐氏叢書二刻之舉，請於達夫，重寫付梓。宋刊原書，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旁分句讀。書中字可資訂正毛氏本者甚夥。間有毛本不誤而此本誤者，讀者自能會意。今重寫，字從其舊，無少更改，冀存晁氏眞面。夫唐詞於今存者鮮矣，使無《花間集》，《花庵詞選》之采輯，則亡佚必更甚。而《花間集》訛字頗多，今得此本，重爲刊布，海內塡詞家其愉快爲何如。幹益嘆達夫之慨然肯以善本見借，毫無吝色，爲有功藝苑也。達夫名鑒章，同治辛未榜進士，宰蘭溪，有惠政，以憂去官。今署錢塘縣事，奸宄屏迹，膺煩劇而不廢開卷，所謂仕而學者歟。光緒戊子邵武徐幹識。

王鵬運《四印齋覆淳熙鄂州本花間集跋》 右《花間集》十卷，宋十行、行十七字本，現藏聊城楊氏海源閣。卷首有傳是樓徐氏、聽雨樓查氏藏印。系用淳熙十一、十二等年冊子紙印行。其紙背官銜略可辨識者，曰：「儒林郎觀察支使措置酒務施、成忠郎監在城酒務賈、成□郎本州指使差監拜斛場吳、江夏縣丞兼拜斛場溫、□□郎本州指使差監大江渡潘、進□尉差監豬羊櫃董、進義副尉本州指使監公使庫范、鄂州司戶參軍戴、成義郎添差本州排岸差監本津關發收稅劉、信義郎本州准備差使監公使庫朱。」除江夏縣丞、鄂州司戶參軍二官，餘皆添差官。監酒稅者二，監拜斛場者二，監公使庫者二，監大江渡者一，監豬羊櫃者一，監本津關發收稅者一，凡十人。觀察支使，從八品。宋《職官志》云：「幕職官縣丞從八品。」《宋志》云：「諸路州軍繁劇，今戶二萬以上，增置司戶參軍，從九品。」《文獻通考》云：「諸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儒林郎等階，《宋志》云：「儒林郎爲觀察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等文階。」今結銜與志合。成忠郎、進□尉（似是進義尉）、進義副尉，皆武職階。成義郎、信義郎均不見於《職官志》。志又云：「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建炎初，詔：「監當官闕，許轉運使具名奏辟，一次以二年爲任。實有六考，方許闕升煩劇去處。許添差一員，合選差文臣處，更不差武臣。」淳熙二年，詔：「二萬貫以下庫，分選有才幹存留一員，指揮諸班官，直親從親事官，保義郎以下差充。」建炎四年，詔：「每州以五員爲額。」今監場、監大江渡、監豬羊櫃、監本津關發收稅，皆在添差官之列，然已不止五員矣。鄂州酒務，《中興繫年錄》云：「紹興十二年右司鮑琚總領鄂州大軍錢糧。先是，琚奏岳飛軍中利源鄂州並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次息錢一百六十萬五千餘緡。詔以鄂州七酒庫隸田師中爲軍需，餘令總所椿收。」是鄂州酒務爲最旺之所。公使庫，《朝野雜記》云：「公使庫、諸道監司以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然正賜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開抵當，買熟藥，無所不爲。其實以助公使耳。」餘皆無考。冊紙皆鄂州公文，此書其刻於鄂州乎。鳳阿同年出以見視，如式影寫，付工精刻，並爲考其岩略如右。光緒癸巳長至，臨桂王鵬運識於四印齋。

《皕宋樓藏書志・詞曲類二・花間集十卷》（明覆宋本） 孫氏手跋曰：「錢曾《讀書敏求記》有此書，稱紹興十八年濟陽晁謙之刊正題于後，鏤板精好，楮墨絕佳，宋槧本之最難得者。此本前應有歐陽炯序，爲書賈佚去，或是明人翻刊宋本，然是晁刻舊觀，亦可寶也。五松居士庚午歲八月記于平津館。

吳昌綬《雙照樓覆正德本叙》 宋紹興十八年，晁謙之刻《花間集》十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謙之字恭道，無咎從弟，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跋稱「建康舊有本」，「是正復刊」，蓋其守郡時也。明翻本，晁跋後有「正德辛巳吳

郡陸元大宋本重刻二行，他印本多剗去，以充宋刊。自《敏求記》以降，諸家書目所收，大率皆是本。都穆《跋晉二俊文集》謂：「余家藏本，吳士陸元大爲重刻之。」袁翼刻淳熙本《李翰林別集》，亦稱得於元大。王惕甫《淵雅堂集》引顧元慶《夷白齋詩話》：「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性疏懶，好遠游。晚歲業書，浮沉吳市。嘗刻漫稿，中有寄余云：『嘗記尋君過滸墅，竹青塘上喚輕橈。』」據此：則元大乃書賈之能詩者。周宏祖《古今書刻》，蘇州府有《花間集》，當即是本。陸其清《佳趣堂書目》，《花間集》十卷，震澤王氏刻。案《李翰林別集》版在怡老園，豈此刻後來亦歸王氏歟。臨桂王鵬運以海源閣宋本覆刻，據紙背官文書，證爲淳熙鄂州刊印。汲古《詞苑英華》本，有陸務觀兩跋，題開禧元年。南宋三刻，實以晁爲最古，前人有謂汲古出北宋本者，殆未考也。今以陸本重摹上板。正德刊書，古雅實勝嘉靖。近代刊工，即乾、嘉間刻且不能仿佛萬一，此則時代爲之，非人力所可強幾已。意有感觸，聊發其凡。甲寅八月仁和吳昌綬。

《善本書室藏書志・詞曲類・花間集十卷》（明依宋刊本） 此本與《讀書敏求記》所載相合。近臨桂王鵬運摹刻聊城楊氏海源閣藏宋淳熙十四年鄂州使庫刊本，同是十行，鄂刻每行十七字，此十八字，鄂刻前不署崇祚及炯銜名，後無晁跋，猶在此本原刻之後也。有「董齋收藏」「昌齡」印二方。

羅振玉《明正德覆晁本花間集題識》 此集楊用修游蜀昭覺寺，始得其本。明末，汲古毛氏得南宋本，重刊，後有陸放翁跋二則。不聞別有他仿宋本。此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歐陽炯序，前署「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撰」，後署「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日序」。序後爲目錄，首行作：「《花間集》一部十卷」，每卷首行作「《花間集》卷第幾」，次行題：「銀青光祿大夫行衛尉少卿趙崇祚集」。後有「紹興十八年二月二日濟陽晁謙之題」。卷內凡筐、敬、竟、鏡、競、弦等字皆缺末筆。近年，邵武徐氏幹曾據宋濟陽晁氏本，重刊於杭州。證以徐氏跋語所述無錫朱氏所藏原本，一一與此吻合，蓋即此本也。臨桂王氏所刻聊城楊氏海源閣本及汲古本，與此均有不同。是此書傳世宋刻有三本矣。邵武徐氏謂此爲宋刻，以此本證之，其楮墨皆似明本。殆是明人翻雕，然宛然宋刊之舊。徐氏謂可訂正毛氏者甚夥。異日當取臨桂王氏本、毛本，與此一對勘之，俾成完善之本。此本卷首有「沈顥朗倩」印，後有「太史公牛馬走」、「侍直清暇」二印，乃沈朗倩先生舊藏。世人但知其善畫，不知其亦藏書家，余所藏明葉林宗鈔《金石錄》，亦有沈跋。

鄭文焯《四印齋本花間集題記》 詞者：意內而言外，理隱而文貴。其源出於變風、小雅，而流濫於漢、魏樂府、歌謠。皋文所謂「不敢同詩賦而並誦之」者，亦以風、雅之罄遺，文章之流別，其體微，其道尊也。詞選以《花間》爲最古且精。是本爲王半塘前輩影宋淳熙鄂州舊刊，間有誤奪，任筆校正，諷誦之餘，時復點注，不忍去口。嗟乎，自實甫、芸閣、子復諸賢去後，此事頓廢。憶十年前，連情發藻，出言衷斷，今更世變，其爲衰世之音，不其然乎。叔問記。

又 《汲古閣秘本書目》有北宋本《花間集》四本，世無傳者。又南宋板精鈔二本，未審與此有無異同，惜無他本校讎也。

《卷盦書跋・花間集》 武林趙氏小山堂影鈔宋淳熙十四年鄂州使庫刊本《花間集》十卷，十行十七字，與陸元大所覆紹興本不同。前無趙崇祚及歐陽炯銜名，後無晁跋。每卷前有子目，連正文同題，每首連接，無其二、其三等標題。宋諱不闕筆，即海源閣著錄之本也。【略】鈔本固有訛字，亦有灼知陸本之訛而此本不訛，或義較陸本爲勝者，以小圈爲識。此本當與陸本並重。余別藏萬曆玄覽齋本，遠遜之。

王國維《明正德覆晁本・花間集題記》 《花間集》十卷，明覆刊宋本。前有蜀廣政三年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序，後有紹興十八年濟陽晁謙之跋。炯爲孟蜀宰相，蜀亡，入宋爲翰林學士。一作歐陽炳，蘇易簡《續翰林志》（下）謂：「學士放誕，則有王著、歐陽炳。」又云：「炳以僞蜀順化，旋召入院，嘗不巾不襪，見客於玉堂之上。尤善長笛，太祖嘗置酒令奏數弄。後以右貂終於西洛。」又作歐陽迥，《學士年表》：「歐陽迥，乾德三年八月以左散騎常侍拜（前曰：『右貂』，此云：『左散騎常侍』，左、右必有一誤），開寶四年六月以本官分司西京罷。」則與炳自爲一人。此本與聊城楊氏所藏鄂州本均作歐陽炯，恐炯字不誤，炳與迥因避太宗嫌名而追改也。集中詞十八家。溫助教、皇甫先輩、韋相之次，有薛侍郎昭蘊。按《唐書・薛廷老傳》：「廷老子保遜，保遜子昭緯，乾寧初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磎州刺史。」舊書略同。《北夢瑣言》（十）：「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愛唱《浣溪沙》詞。」今此集載昭蘊詞十九首，其八首爲《浣溪沙》，又稱爲薛侍郎，恐與昭緯爲一人。緯、蘊，二字俱從系，必有一誤也。李洵，則鄂州本作李珣，毛本亦同。《鑒誡錄》四：「李洵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

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烟月之士也，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黃休復《茅亭客話》亦紀其爲波斯人。以異域之人而所造若此，誠爲異事。王灼《碧鷄漫志》屢稱洵《瓊瑤集》，其所舉《倒排甘州》、《河滿子》、《長命女》、《喝馱子》四首，均此集與《尊前集》所未載。則南宋之初，蜀中尚有此書，未識佚於何時也。唐五代人詞有專集者：《南唐二主詞》、《陽春集》，均宋人所編。飛卿《金奩詞》則係贋本。《金荃詞》一卷，顧嗣立《溫飛卿詩集跋》謂有宋本，未知可信否。和凝《紅藥稿》之名，則係竹垞杜撰。凝《紅藥編》五卷，見於宋志者，乃制誥之文（焦竑《國史經籍志》列之制（誥）〔詔〕類，其書竑時已亡，殆由其名定之是也），非詞集，亦非《紅葉稿》也。惟洵《瓊瑤集》見於宋人所記。當爲詞人專集之始矣。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花間集》，明正德十六年陸元大刊本，十行十八字。行間每句加小墨圈，宋諱缺末筆。前歐陽炯序，次題《花間集》一部十卷，銀青光祿大夫行衛尉少卿趙崇祚集，下列總目。後有紹興十八年晁謙之跋。清顧芸美苓藏，鈐有「塔影園客」朱文大印。

作家

中朝

釋恒超

《宋高僧傳・漢棣州開元寺恒超》　釋恒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群，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眞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俄徵《伐木》之章，且狎成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間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於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超止於本州魏、博、幷、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思於雍、洛、梁、宋名師，杳然隔絕。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瓶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幷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爲霖雨焉。」其爲碩德題目，多此類也。龍德二年，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遍。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緇素見之，無不怯懼。聲無叱咤，語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凌轢之所得也。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嚮譽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以講貫，罕曾接對。初有所慊，終伏其高，齊、魯之間，造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睹超容，傍聽議論，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爲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猷樹遮山色，憐窗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道聞其名，知是鄉關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曰：「貧道閑人，早捨父母，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於宰衡之耳也。於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于本院。院衆咸聞天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微與學徒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具荼毗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五十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號曰德正，乃刊勅文于石塔焉。

裴皥

《舊五代史・晉書・裴皥傳》　裴皥，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皥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爲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超爲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皥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率新進士謁皥，皥喜，爲詩曰：「詞場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世榮之。桑維翰嘗私見皥，皥不爲迎送，人問之，皥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人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永樂大典》卷五三〇五。）

《廣卓異記》　同光二年、三年、四年，禮部侍郎裴皥連放三榜。

《容齋五筆》卷七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淸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閒譚

錄》。予以《五代登科記》攷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

鄭遨 鄭雲叟

論述

《**新五代史・一行傳序**》 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

《**鑒誡錄・高尚士**》 僖宗朝，（杜光庭）與華山鄭徵君（雲叟）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掛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略】可謂高尚隱逸之士也。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迥絕囂塵。

《**山居三首**》一 《唐詩評選》卷三：五六淺而不俗。「閒」字重用。

又二 《唐詩評選》卷三：讀此一結，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未爲情至。「山」字用古韻。

又三 《唐詩評選》卷三：三首一百二十字，字字是淚，卻一倍說得閒曠和怡，故曰「詩可以怨」。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臨頭時，且須如此，何況一衣十年、三旬九食邪。

《**詠西施**》 《因樹屋書影》卷一〇 唐鄭雲叟《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略】。」近鄭若舟《詠響屧廊》云：「盈盈緩步行，屧響細傳聲，莫謂金蓮小，吳城一蹴傾。」亦本於雲叟。

傳記

《**舊五代史・晉書・鄭雲叟傳**》 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略】入少室山，著《擬峰詩》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略】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略】時唯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卻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眞。」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永樂大典》卷一八八一）

《**新五代史・一行傳・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自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玩于屋壁，其跡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

紀事

《唐詩紀事・鄭雲叟》 雲叟，僖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

又《張道古》 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略】(王)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我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于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祔葬焉。鄭雲叟在華聞之，有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昭皇，【略】。」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鄭雲叟詩》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雲叟詩集》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 鄭雲叟《擬峰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雲叟詩》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鄭雲叟《擬峰集》二卷。

李琪

傳記

《新五代史・雜傳・李琪》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略】 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嘗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略】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紀事

《北夢瑣言》卷六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溯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太平廣記》卷一七五引《李琪集序》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遂博覽文史，如寤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爲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嘗留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

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駭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稱奬。他日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眞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間，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爲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至昭宗廟，聯中科第，又忽忽不樂，恨未得轉四體，爲訓誥之語。及梁祖受禪，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士。

《**詩話總龜・幼敏門**》引《**古今詩話**》（存目）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琪應用》三卷。

《**遂初堂書目**》　李琪《篋中集》。

《**宋史・藝文志四**》　李琪《皇王大政論》十卷。

又《**藝文志七**》《金門集》十卷。又：李琪《應用集》三卷。

又《**藝文志八**》　李琪《玉堂遺範》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琪《應用集》三卷。又：李琪《金門集》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琪《金門集》十卷、《應用集》三卷。

馮　道

論　述

《**青箱雜記**》**卷二**　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

《**新五代史・雜傳・馮道傳序**》《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蘇轍《歷代論・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略】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簒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卻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治圃**》《類說》卷五七引《陳輔之詩話》：馮長樂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

傳　記

《**新五代史・雜傳・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

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眞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逾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紀事

《詩話總龜・忠義門》引《叢苑》　晉天福三年，與戎和。晉祖曰：「當遣輔相爲使。」趙瑩、桑維翰同堂，皆未言，以戎雖通好而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分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顫。道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即遣寫勅。屬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即行。晉祖餞，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使遠，自酌巵酒飲之。虜以道有重名，欲留之，命與其國相同列，所賜皆等，戎賜臣下以牙笏，及臘月賜牛頭，皆爲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戎甚喜，潛諭留之。道曰：「兩朝皆臣，豈有分別。」賜悉市薪炭，云：「北地寒，老年不堪。」及還京師，作詩五章述北使之意。其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爲朝

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虜中大寒，賜錦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衣，宿館中，並覆三衾。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衣蓋三衾怕露頭。」

又《該諧門上》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牆垣，鑰其門戶，作一詩書其門曰：「高卻垣牆鑰卻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鱉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北夢瑣言》卷一九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歸田錄》卷一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青箱雜記》卷二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己，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跡，不知道之心，道跡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爲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荆公以大人稱之。蓋歐陽公爲史時，甫壯歲，使晚爲之，必不爾也。前輩謂韓魏公慶曆、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爲當以慶曆、嘉祐爲例。則道也，庶乎有取于歐陽公矣。

《容齋三筆》卷九 馮道爲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叙》，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爲無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可議也。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馮道詩》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馮道集》六卷、又《河間集》五卷、《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馮道詩》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馮道集》六卷、《河間集》五卷、《詩》一卷。

楊凝式

論述

《舊五代史・周書・楊凝式傳》 凝式長於歌詩，善於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詩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

《游宦紀聞》卷一〇 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它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官學神仙」。清麗可喜也。【略】贊曰：唐李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遯，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璽紱，駿奔畀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爲恥。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楊凝式》 關西拓落楊風子，得句華嚴院裏來。筆跡多從詼笑得，洛陽風景一灰堆。

傳記

傳狀

《舊五代史・周書・楊凝式傳》（存目）

考證

《游宦紀聞》卷一〇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眞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眞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眞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眞原」等語。其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略】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

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爲宰相，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紱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墓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跡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眞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眞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跡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脩行尼舍，俾造襪，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略】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爲禮，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

葉廷琯《吹網錄・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年譜》，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所錄。）唐天祐四年丁卯，朱全忠篡唐，凝式諫父涉，宜辭押寶使，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張世南云：《五代史補》言時方弱冠，誤。則《年譜》亦言梁初即陽狂，更較《史補》爲可據。）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家譜》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宗奭，全義賜名。）梁相趙光允（《家譜》作光裔。勞季言格曰：趙氏兄弟光逢相梁，光允相唐，光裔相南漢。此傳當作光逢。《舊史》、《家譜》俱誤。）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家譜》無此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部二侍郎，以舊恙免，（《家譜》無「復以心疾不朝而罷」句。下云「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覃懷，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於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家譜》無此一段，僅云「復以疾歸洛」。）晉天福初，（《家譜》作「天福中」。）改太子賓客，（《年譜》天福六年辛丑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閒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家譜》不敘「閒居」以下云云。）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於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家譜》但云「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年譜》開運二年乙巳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年譜》開運四年丁未二月並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周廣順三年癸丑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眞跡。是，晉末契丹時已官少傅，非漢乾祐中也。）太祖總兵，凝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家譜》無「太祖總兵」以下一段。）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家譜》云：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家譜》無此三字。）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家譜》卒年八十二，《年譜》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計，至周顯德元年甲寅正八十二，《舊史》誤。）詔贈太子太傅。（胡心耘珽曰《五代史》謂凝式終太子太保，《東觀餘論》云終太子太傅，《甕牖閒評》云未知孰是。是由于未考，此傳耳。）【略】夷考凝式生平，以唐室世家子弟仕歷五代，其始之諫父押寶，蓋不過欲借高論以取名，初非發於中，有定守故，一聞父語即懼禍佯狂。迨意氣既摧，旋亦屈身

梁室。其後屢託心疾，諒亦有所趨避耳。然而又不能絕意簪珪，潔身高蹈，乃復時免時起，直至衰髦垂盡而後已。其風節較之司空表聖、韓致光，不逮遠甚。《游宦紀聞》載，其傳贊云「智足全生，吏隱如愚」，庶幾近之。竟許以節義風烈，則未免溢美矣。又，凝式以工書見稱，世南乃與顏魯公並推亦爲過當也。（洪邁《容齋三筆》稱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許之爲賢。蓋未見其年譜、家譜而云然。然《薛史》傳文不應亦未見也。）

紀事

《邵氏聞見錄》卷一六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爲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禪位，涉爲奉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謂無過。況乎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既纂弒，凝式歷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法自顏、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陽延福坊，每出，導從輿馬在前，多步行於後。一日欲遊天官寺，從者曰：「曷往廣受寺？」亦從之。今兩寺壁間題字爲多。多寶塔院有遺像尚存。近歲劉壽臣爲留臺，於故按牘中得少師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法精絕。世論少師書以行草爲長，誤矣。

《洛陽縉紳舊聞記・少師佯狂》　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總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時班行潛目之爲楊風子。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遙暢適，吟詠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睹之，無不歎賞。故馮瀛王次子少吉嘗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眞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兎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夜宿中牟縣，時申、未間，飛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日滎陽，飛蝗亦至滎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並一絕先次贈洛陽居守張公，略曰「押領蝗蟲向洛京，合消居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羣后皆如此，端坐庸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楊之居在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籃輿在前，牽馬在後，少師策杖冠褐，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挾纊，少師安然不之問。一旦，故舊自西回，行李甚偉，楊以書訴貧。故舊凌晨來候之，仍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留紬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楊，請貨易以略備冬服。少師得紬與絹，紬盡送修行尼寺造襪，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字兩院，請飯僧。宅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聞施僧，嗟訝有泣者，少師笑而不言。數月，居守知之，召女工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小悉造綿衣無闕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曰：「我故知留守公送衣來爾。」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前驅者請所訪，楊與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鞭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游石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略】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眞跡絕少。其寺觀所書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牆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爲惜之，可爲惜之。

《容齋三筆》卷一六《楊涉父子》（存目）

《甕牖閑評》卷二　唐之亡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時見直史館，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云：「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夫凝式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爲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忠誠少見于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略不爲一言，何哉。若謂無此事耶，今《資治通鑑》載之爲甚詳。此余之所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謂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當離亂之時，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涉辭押國璽使之命乎。《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五代史》乃云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著録

《補五代史藝文志》《楊凝式詩》一卷。

藝文

安鴻漸《題楊少卿書後》 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兎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

馮吉《山寺見楊少卿書壁因題其尾》 少卿眞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

雜録

歐陽修《集古録跋尾·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絶。故並録于此。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楊凝式》引《蔡寬夫詩話》 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顔、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羅紹威

論述

《北夢瑣言》卷一七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略】又癖於七言詩。【略】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舊五代史·梁書·羅紹威傳》 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攻筆札，曉音律。【略】紹威嘗有公讌詩云：「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腳風。」雖深於詩者，亦所歎伏。（《永樂大典》卷五六七八）

傳記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羅（昭）〔紹〕威傳》 梁鄴王羅昭威，世爲武人，有膽決，喜尚文學，雅好儒生。於廳所之側，別立學舍，招延四方遊士，置於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於學舍之側，建置書樓，縱儒士隨意觀覽，己亦孜孜諷誦。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又僻於七言詩，每歌酒讌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題之屋壁。江南有羅隱者，爲兩浙錢鏐幕客，有文學，昭威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悉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昭威。昭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曰《羅江東》。今鄴中人士，有諷誦者。嘗自爲《大廳記》，亦微有可觀。

《新五代史·雜傳·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略】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略】昭宗東遷洛陽，詔諸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略】燕王劉

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兄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略】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四 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襷，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五代史補》卷三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鞴驢，置鞍於地，値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鞴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唐音癸籤・談叢二》 詩人慕同調，挹師資，多不勝企羨情。昔人以得文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江東詩，用魏人沈、任集中作賊語，號己詩爲《偸江東集》，大是可兒。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政餘集》五卷，羅紹威撰。

《宋史・藝文志七》 羅紹威《政餘詩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紹威《政餘集》五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羅紹威《政餘詩集》一卷。

藝文

羅隱《秋日有酬》 舊業傳家有寶刀，近聞餘力更揮毫。腰間印佩黃金重，卷裏詩裁白雪高。讌罷嘉賓迎鳳藻，獵歸諸將問龍韜。分茅列土纔三十，猶擬迴頭賭錦袍。

又《魏博羅令公附卷有迴》 寒門雖得在諸宗，棲北巢南恨不同。馬上固慚消髀肉，幄中由羨愈頭風。蹉跎歲月心仍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吾宗有知己，好將刀筆爲英雄。

又《寄酬鄴王羅令公五首》（存目）

王仁裕

論述

綜論

蘇軾《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生，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裏舟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衮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容齋隨筆》卷一 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僊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略】《開天遺事》託云王仁裕五代時

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國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刊《散錄》，皆可毀。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案仁裕爲僞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尚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尚可吟諷。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第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尚傳云。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王仁裕》 麥積山前獨倚梯，白雲高處手親題。門生列坐懸詩板，絃管聲中月色低。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開元天寶遺事一卷》 竊謂小說家言，得諸委巷，聊以資談柄耳，不能一一責必實也。卽如此書，固不必因《通鑑》曾采其說以重其書，亦不必因容齋屢摘其誤以毀其版。況德輦不過長樂老人之亞，斷非博極羣書者，尤不必辨其不出于德輦也。《歷代小史》亦收入之。

分　論

《荆南席上詠胡琴妓二首》一 《十國春秋・荆南二・文獻王世家》：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晉大赦，改元。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伎彈琴以樂之。《韻府羣玉》載：從誨有句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紅妝」二句，一云仁裕詩。《存餘堂詩話》：苕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箏諸詩，大率一律，初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略】聽琵琶，如白樂天云【略】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緩，暖逼黃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信也。

《題麥積山天堂》 《太平廣記》卷三九七引《玉堂閑話》：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古記云：六國共修，自平地積薪，至於巖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花樓、七佛閣、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間千房萬屋，緣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廣若今之大殿。其雕樑畫栱，繡棟雲楣，並就石而成。萬軀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其羣山皆如培樓。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躡盡懸空萬仞梯，【略】。」時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題，於今三十九載矣。

《題斗山觀》 《太平廣記》卷三九七引《玉堂閑話》：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號之。薜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爲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仁裕辛巳歲，於斯爲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于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略】。」舊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眞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眞觀，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

《題孤雲絕頂淮陰祠》 《太平廣記》卷三九七引《玉堂閑話》：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谿峭巖，捫蘿摸石，一上三日，而達於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緪蔓繫腰，縈樹而寢，不然，則墜於深澗，若沉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遯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褒梁師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略】。」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

《示諸門生》 《五代史補》卷四：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毛羽輕。擲金換卻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尚書，素好詼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奇，不意

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傳記

碑志

李昉《王仁裕神道碑》 公諱仁裕，字德輦，其先太原人，後世徙家秦隴，今爲天水人也。當童稚之年，失怙恃之愛，兄嫂所鞠，至于成人。唐季亂離，關右斯甚，俎豆之事，蔑無聞焉。既令師友之規，但以畋遊爲事。二十有五，略未知書，因夢開腹浣腸，復睹西江碎石，皆有文字，夢中取而吞之。及覺，心識開悟，因慷慨自勵，請受經于季父。《詩》《書》一覽，如有宿習，凡諸義理，洞究玄微，下筆成章，不加點竄。歲餘著賦二十餘首，甚得體物之妙。繇是鄉里遠近，悉推重之。秦帥隴西公繼崇聞之，以書幣之禮，辟爲從事。尋屬王氏僭竊，奄有兩川，隴右封疆，遂成睽隔。公因茲入蜀，連佐大藩，歷僞尚書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蜀後主衍好文工詩，偏所親狎，宴遊和答，殆無虛日。後主昏湎日甚，政教大隳，公屢陳讜言，頗盡忠節。既割席以難救，竟舁棺而納降。蜀亡，入朝授雄武軍節度判官。桑梓故里，樽俎上列，歸與之樂，適我願兮。職罷，歸漢陽別墅，有終爲之志，著《歸山集》五百首以見其志。無何，南梁主帥王公思同以舊知之故，逼而起之，密奏授興元節度判官。不獲已而受命，非其志也。洎居守鎬京，復參贊留務。時岐帥潞王據有堅城，將圖義舉，陰遣間使，會兵于王公。王公依違之間，可否未絕，猶豫方甚，召公謀之。公曰：「事君盡忠，事父盡孝之道，奈何棄之。」王公勃然而起曰：「吾其效死于王室矣。」于是戮岐陽之使，馳驛上奏，忠規正論，聞者義之。俄而王師倒戈，奉潞王爲主，王公果死于難，雖寮吏悉罹其禍。潞王下命軍中曰：「獲王某者不得殺。」遂生致于麾下。潞王素聞公名，喜見公，而文翰之職一以委之。公自陳曰：「府主渝盟，臣所贊也，請就鼎鑊，速死爲幸。」詞直色厲，潞王壯之。載以後車，俾隨玉輅，敎令詔誥，咸出王手。安慰京邑，先行牓諭，倚馬吮筆，頃刻而成，潞王覽之，大稱厥旨。及即帝位，方將陞玉堂之深嚴，備宣室之顧問，旋爲近臣排斥，出爲魏博支使，改汴州觀察判官。數月徵拜尚書都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旌前勞也。晉祚初改，以本官歸班，稍遷左司郎中，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左散騎常侍。晉室之季也，權臣用事，朝政多門，既荒歉以相仍，復干戈之莫戢。山河土地，遂強據于諸侯，禮樂征伐，故不出于天子。公痛紀綱之隳紊，抗章疏以指陳，屢叩天閽，極言時事。洪河方潰，非捧土之能湮，大樹既顛，豈一繩之可制。以至胡兵孔熾，晉鼎尋移。懷直道而無所施張，覽遺疏而誠堪嗟嘆。漢高祖順三靈之睠命，救四海之倒懸，大寶纔登，中原亟定。有天下之踰月，拜公尚書戶部侍郎充學士承旨。明年，帶內署之職，知貢舉。制下之日，時論翕然，咸謂俊造孤平，將得路矣。舉罷，轉戶部尚書，承旨如故。明年，以疾解職，授兵部尚書。周太祖即位，進太子少保，尊名賢而寵舊德也。以顯德三年七月十九日寢疾，終于東京寶積坊私第，享年七十有七。輟朝賻贈，悉從優禮，詔贈太子少師。卜其年八月一日，權窆于開封縣持中村，以大宋開寶四年三月十八日，秘書力護神柩，歸葬于秦州長道縣，祔于先塋，成夙志也。【略】公秉天地和氣，負文章大名，信義著于交朋，仁孝被于姻族，閨門卒歲無聞詬詈之聲，僮僕終身不知鞭撻之苦，可以見其爲人也。每遇良辰美景，必攜生童，命儔侶，前管弦而後琴筑，左筆硯而右壺觴，怡怡然，陶陶然，曾不以家事爲意，曠達高懷，世無與比。篇章賦詠，尤是所長，行路深閨，無不諷誦。妙于音律，精于歷象，又不可得而論矣。昔公之掌貢闈也，中進士第者凡二十有三人，時則有故宮師相國王公溥，今左諫議大夫判度支許公仲宣，大司農李公惲，俱振美名，並升殊級。惟宮師王公迥高時望，擢處首科，五年之中，位至宰相。小子固陋，亦預搜羅，玉堂冠于詞臣，黃閣陪于元輔。逢時偶聖，何幸會以踰涯，卵化冀飛，豈生成之可報。其餘陟烏臺、登雉省，內遊諫署，外佐侯府者，皆一時之名士也。平生所著《秦亭篇》、《錦江集》、《入洛記》、《歸山集》、《南行記》、《東南行》、《紫泥集》、《華夷百題》、《西江集》共六百八十五卷。又撰《周易說卦驗》三卷、《轉輪迴紋金鑑銘》、《二十二樣詩賦圖》並行于世。著述之多，流傳之廣，近代以來，樂天而已。嗚呼，位列三孤，名聞四海，享磻溪之壽考，紹闕里之風猷，高明令終，可謂全福。然而生逢叔世，莫偶盛時，胸襟空貯于經綸，生靈不受乎康濟，非公之遺憾，乃時之不幸也。昉門闌發跡，邱嶽在身，備位巖廟，詎敢忘于所自，垂文琬琰，理不在于他人。英魂凜凜以何歸，風草離離而永茂。灑涕揮翰，謹作銘云：猗

歟少師，生秉靈氣。二十有五，方遊于藝，浣腸得夢，夢石表異。先聖之事，一覽而記。唐祚衰歇，廣名播越。四海亂離，九州分裂。禮樂崩壞，文章斷絕。若水無梁，若舟無楫。惟我少師，鴻筆麗藻，獨步當時。綸言貢籍，是掌是司。縉紳領袖，儒者蓍龜。一代雄才，七朝令譽。步驟九流，迴翔三署。以文駿位，非惟不遇。以德藻身，動有陰助。誠信篤外，溫潤積中。行己以正，事君惟忠。謙讓是敦，禮教是崇。臺閣之內，藹然清風。嗚呼，明時不幸兮，哲人之逝。驚波不返兮，令名誰繼。有磻溪之壽兮，無磻溪之位。德空高于古人兮，功不施于當世。茫茫長夜兮，古壠立堂。離離宿草兮，夜月寒霜。任桑田之變海兮，播休聞之無疆。

傳狀

《新五代史·雜傳·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置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紀事

《太平廣記》卷四四六引《王氏見聞（錄）》 王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繫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爲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趠於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鳥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羣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在廚內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污，而後登屋，擲瓦拆磚。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磚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遮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孫。」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於是大胡孫躍上衙屋趕之，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罪。主帥亦不甚詬怒，衆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略】。」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漢江之壖，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猿捨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略】。」

《賓賓錄》卷一 五代王仁裕少不知書，因夢吞五色小石無數，遂有文章。敏速甚異於人。與賓酬和，不問多少韻數，立命筆和送，題云走筆，猶自矜謂人曰：「某官詩輒已批回。」漢丞相兵部尚書李濤素滑稽，戲目之爲「判詩博士」。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一引《後史補》 王仁裕著詩萬首，謂之「詩窖子」，亦曰「千篇集」。

《**石林詩話**》**卷下**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我亦忝點檢試卷官。鄧、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石林燕語**》**卷五**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嚁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嚁。」

《**詩話總龜・唱和門**》**引**《**廣卓異記**》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拜相。仁裕時爲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旗，【略】。」溥和曰：「揮毫文戰偶搴旗，待詔金華亦偶爲。白社遽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及舞雩時。」

《**浩然齋雅談**》**卷中**　王仁裕過關中望春明門，乃蜀後主被誅之地，乃作詩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沉沉，重過春明淚滿襟。齊女叫時魂已斷，杜鵑啼出血猶深。霸圖傾覆人全去，寒骨漂零茸亂侵。何事不如陳寶叔，朱門流水自相臨。」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九引**《**先公談錄**》　先公嘗言：恩門王公終於太子少保。七十後，精力猶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攜照袋（照袋以皮爲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略》、刀子、礪石、箋紙數十幅，並小樂器之類。後別置遊春盛隨事，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在京者多侍行。每出郊野，遇有園亭及竹樹之處，必賞燕終日。賦詩，品小管色，盡歡醉而歸。吾忝左拾遺日，適暮春，與同門生五六人，從公登繁臺佛舍。繁臺，即梁孝王吹臺也。公是日飲酒賦詩甚歡，抵夜方散。嘗記得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略】。」其天才縱逸，風韻閒適，皆此類也。

涵芬樓本《**說郛**》**卷四〇**《**先公談錄**》　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自取小管吹弄。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使獻其能。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歡焉。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版懸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並明經童子二百十四人，故禮部侍郎賈黃中即童子闕頭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疏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少，異日知誰略有情。」

《**五代詩話・中朝・王仁裕**》**補引**《**天下大定錄**》　荆南高從誨，季興嫡子也。季興先時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鱗次，從誨紹立，尤加完葺。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女樂數十，皆擅其技。王仁裕使荆渚，從誨出十輩彈胡琴，仁裕詩曰：「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湘水凌波慙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晚，暖逼黃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又曰：「玉纖挑落折冰聲，散入秋空韻轉清。二五指中過塞雁，十三絃上囀春鶯。譜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細腰宮裏女，就中偏愜楚王情。」

又引《**通雅**》　嚁酒一作㕔酒，即催酒也。元有喝盞之儀。李涪《刊誤》言，㕔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㕔合作啐，蓋送酒也。《資暇錄》言與涪同。程大昌言，內燕抗聲索樂，但云㕔酒。字書，㕔，屈破也，當是啐酒之轉。《名賢詩話》：王仁裕詩「芳尊每命管絃嚁」。又趙䫉《交趾事蹟》言嚁酒逐歌可知嚁酒乃唐人熟語，宋相沿不改也。義當用催，而別作㕔。嚁何必強引啐字。《三臺》者，作樂時部首拍版三聲，然後管色振作。李濟翁以爲鄴中三臺，《劉公嘉話》言高洋築三臺，愚謂乃曲名耳。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二**　《南行記》一卷。（原釋：王仁裕。見天一閣鈔本。）又《玉堂閑話》十卷，王仁裕撰。

又卷五　《紫閣集》十一卷，王仁裕撰。又王仁裕《乘輅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人洛記一卷**》　右蜀王仁裕撰。仁裕隨王衍降，入洛陽，記往返途中事并其所著詩賦。

又《**南行記**》**三卷**　右王仁裕撰。晉天福三年，仁裕被命使高季興，記自

汴至荆南道途賦詠及飲宴酬倡，殆百餘篇。

又《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右漢王仁裕撰。仁裕仕蜀，至翰林學士，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後分爲四卷。

《直齋書録解題·傳記類》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文獻通攷》作四卷。）五代太子少保王仁裕德輦撰。所記一百五十九條。

又 《入洛記》一卷。王仁裕撰。仁裕仕前蜀，國亡入洛記行。

《宋史·藝文志二》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一卷。又：王仁裕《入洛記》一卷，又《南行記》一卷。

又《藝文志五》 王仁裕《玉堂閑話》三卷。又王仁裕《見聞録》三卷，又《唐末見聞録》八卷。又王仁裕《乘軺集》五卷。又《紫閣集》五卷、《紫泥集》十二卷、《紫泥後集》四十卷、《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開元天寶遺事》六卷，王仁裕。《王氏見聞録》三卷，王仁裕記前蜀事。《玉堂閒話》十卷，漢王仁裕。

又卷五 《乘軺集》一卷，周王仁裕。王仁裕《紫閣集》十一卷，又《乘軺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五代王仁裕撰。【略】洪邁《容齋隨筆》則以爲託名仁裕，摘其中舛謬者四事【略】。所駁詰皆爲確當。然蘇軾集中有讀《開元天寶遺事》四絕句，司馬光作《通鑑》亦採其中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語，則其書實在二人以前，非《雲仙散録》之流晚出于南宋者可比。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採摭于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即其失。必以爲依託其名，則事無顯證。劉義慶《世説新語》，劉孝標註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謂不出義慶手也。故今仍從舊本，題爲仁裕撰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初仕蜀，爲翰林學士，蜀亡後栖寓長安，得民間所傳玄宗時遺事，記爲此書。凡一百五十九條。洪邁《容齋隨筆》，嘗摭其失實者四事；然小説家言，得諸委巷，不能一一責以必實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開元天寶遺事二卷》（銅活字本） 此冊爲虞山錢兄楚珩見贈。（黄筆無款，在卷末。） 古書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銅板活字，蓋所據皆舊本，刻亦在先也。諸書中有會通館、蘭雪堂、錫山安氏館等名目，皆活字本也。此建業張氏本，僅見是書，余收之，與《西京雜記》並儲，漢唐遺跡，略具一二矣。堯夫。（在卷末。） 此書舊藏周丈香嚴書廔中，余於嘉慶壬申歲借校一過，所校者爲棣川顧氏家塾梓行本，彼此互有得失，惟是覆嚴州本，故重視之。卷中向有舊校之字，大約據顧氏本，如上卷二葉三行第六字「牧」原作「守」，後七行第五字「便」原作「須」，九葉八行第三格第一字「饞」原作「乾」，後七行第二字「法」原作「鐵」，余借校時尚然，不知香嚴身後，後人重裝，竟將舊校之字攙入，殊失活字眞面目。余得此後，出校本證之，悉知其妄，猶幸余見眞本在前，可據舊校一一標明也。其余增補鉤乙，未經改易，存之以見校者手筆，差爲可喜。憶己卯春，香嚴作古，遺書分散，其目頗流轉於坊間，獨此書不著録，或疑其家固守，或已屬他人，竟於無意中遇之，雖重值不惜矣。辛巳三月，堯夫。此書估人傳示周氏所開目録，注云某人題簽，某家藏弆，皆自有跡者言之也。最後標目一行下，有雌黄楷字二行，余審視之，知系義門手書，倘起香嚴而質之，想亦以爲是也。又記。宋刻《新定續志·書籍門》，有云《開元天寶遺事》，知此從刊之桐江學宮本出也。四月朔，往訪香嚴季子於水月亭，晤言及此，乃知重裝攙入系其仲兄所爲，若謝庵猶不致若是之妄。謝庵出所著《羣書綴述》相質，萃元、明以來人著述，爲目録之學者，以續貴與《經籍考》，子晉之有斧季，相去當不遠也。堯夫又記。（均在卷末。）

又《開元天寶遺事二卷》（明刻本） 《開元天寶遺事》上、下，《顧氏文房小説》本也。書僅明刻耳。在汲古毛氏時已珍之，宜此時視爲罕秘矣。初書友以是書及皇甫涍輯本《支遁集》示余，索值甚昂，爲有諸名家圖記也。余許以家刻書值千錢者易之，末果攜之去；明日往詢，云需三餅金；後日親訪之，其《支集》爲他人以千錢易去矣，遂持此冊歸，稍慰求古之心。蓋毛氏舊物，余本留心，而陽山顧氏名元慶者，在吳中爲藏書前輩，非特善藏而又善刻，其標題「顧氏文房小説」者，皆取古書刊行，知急所先務矣。此《開元天寶遺事》雖未知所從出之本云何，然借西賓陸拙生藏《歷代小史》本證之，彼已脫落幾條，是此本爲善，聞周丈香嚴有元刊本，當假勘之。【略】壬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燒燭書。復翁。六月上旬，借得周丈藏本，乃活字本也，卷上次行云「建業張氏銅板印行」是可證矣。卷下有「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遹書」，當必從宋本出，適檢《新定續志·書籍門》，有云《開元

天寶遺事》，從宋本出無疑。取勘顧本，互有短長，書經翻刻，不無少誤耳。復翁又識。道光辛巳三月，重取活本覆校，用墨筆記其異字。蕘夫。　香嚴於今春作古，遺書屬諸郎，有不喜此者，即轉徙之，向爲余所見或借校者，偶得之一二焉。此書傳觀之目無之，大約自留或已歸他人矣。活本有宋人跋語，必出舊刻，惜無從訪問耳。

又《開元天寶遺事二卷》（舊鈔本）　此活字本也，末有「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遹書」，必從宋本出矣。適檢《新定續志・書籍門》，有此書，知即紹定刊本也。古書原委，悉藉他書疏通證明之，有如是者。余借校此於香嚴主人，還書之日，聊志之，以質諸同好古書者。壬申夏六月望前一日，復翁丕烈識。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開天遺事》一卷，王仁裕撰。《玉堂閒話》三卷、《見聞錄》三卷、《唐末見聞錄》八卷、《入洛私書》一卷。同上。又：王仁裕《紫泥集》十卷、《紫泥後集》四十卷、《詩集》十卷、《紫閣集》十卷、《乘軺集》十卷、《西江集》十卷。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開元天寶遺事一卷》（說郛本）　周王仁裕撰《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卷，《讀書志・傳記類》、《通考・雜史》俱同。《書錄解題・傳記類》作二卷。《宋志・故事類》作一卷。皆據所見本之各異也。晁氏稱蜀亡，仁裕至鎬京，采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而是本止一百四十六條，則又爲陶氏刪去十三條矣。

《皕宋樓藏書志・小說類一・開元天寶遺事二卷》（明刊本，黃蕘圃校本）　五代王仁裕撰。【略】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遹書。　黃氏手跋【略】。

又《開元天寶遺事二卷》（舊鈔本）　黃蕘圃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小說家・開元天寶遺事二卷》（精鈔本）　右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初仕蜀爲翰林學士，蜀亡後棲寓長安，得民間所傳元宗時遺事，記爲此書。凡一百五十九條，後有記云：「此書所載明皇時事最詳，至一話言一行事，後之所引，大抵出於此書者多矣。紹定戊子刊之桐江學宮。山陰陸子遹書。」前有「建業張氏銅版印行」一條，後黃蕘圃識語四則，云，顧氏文房小說本，在汲古閣毛氏時已珍之，宜此時視爲罕祕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小說家類・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五代王仁裕撰。明刊本。續百川學海本。顧氏文房小說本。藝圃搜奇本。〔附錄〕歷代小史。（星詒）〔續錄〕宋有興化刊本，見《容齋隨筆》。元刊活字本。影宋鈔二卷本。說郛本一卷。繆氏藝風堂鈔本。楊惺吾藏日本活字本，十三行二十字。與顧刻有異。說庫本。唐人說薈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五代王仁裕撰。明寫本，九行十八字，首卷次行題「建業張氏銅板印行」一行。（涵芬樓藏書。己未）

雜錄

《十國春秋・備考・前蜀》　王承休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多以邪僻奸穢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爲刎頸之交。既鎮秦川，請少主臨幸，強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樂，令畫工圖眞，又錄名字，急遞中送韓昭，昭密呈少主。少主睹之心狂，遂決幸秦之計，下制曰：「蓋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徯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埸，聊議省巡。」云云。蒲禹卿上表切諫，不聽。既至鳳州，王承休捷飛騎傳報東師將至，少主曰：「朕恰要親看相殺。」不顧而進。途中與王仁裕、李浩弼等以詩唱和。少主《劍門》詩曰：「緩轡逾雙劍，行行躡石棱。作千尋壁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回看城闕路，雲疊樹層層。」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棱。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鏁百層。」王仁裕和云：「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棱。李杜常栖託，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賦》。及迴蹕，則金牛敗卒塞硤而至，蜀師無心鬬戰，遣使遽促，則回槍刺之，曰：「請換取龍武軍相戰，不惟勇敢，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蓋前此承休爲龍武統帥，獨優厚故也。乃狼狽而歸。晉師至，遂出降，承休亦伏辜。

李存勗 唐莊宗

論述

綜論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方孝孺《唐莊宗》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家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縶苴之豚，據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勳臣外潰，奴隸內叛，疋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廡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籤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之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雷疾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跡矣。莊宗者，非眞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初，皷少年之銳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笑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銳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蠱於嗜欲，便佞駭夫弄竪，皆得蒙覆而蔽壅之，於是刑政隳紊，表裏俱亂，由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持虛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頹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義，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虛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後唐莊宗》 度曲知音李天下，狂呼倚和敬新磨。落花煙重渾如夢，汾、晉流傳御製歌。

分論

《一葉落》（一葉落） 《雲韶集》卷二四：押「着」字，只如此押，眞妙。

《憶仙姿》（曾宴桃源深洞） 《古今詞統》卷三：《如夢令》，一名《宴桃源》，一名《憶仙姿》。此《如夢令》之祖。史稱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此其自度曲也。因詞中有「如夢」二字，故名。或曰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有此三十三字。他本誤傳呂洞賓作。《渚山堂詞話》卷一：唐莊宗早年甚英果，晚乃溺於情慾，不勝其宴昵之私。嘗見其《如夢令》【略】，詳味詞旨，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奄忽喪敗，實讖於此。《堅瓠補集》卷四《李黃書翰》：李存勗搽畫粉墨與敬新磨等日鬧優場，粗獷之極，豈有清思者。乃其作《如夢令》詞【略】，抑何婉麗如此。又黃幡綽亦是詼諧之雄，未聞嫻於藻翰，而手書《霓裳羽衣曲》，刻石河中府，大有韻致。《詞林紀事》卷二引查愼行云：疊二字最難，惟此恰好。《雲韶集》卷一：筆致幽秀。

《册封吳越國文》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典贍有則，猶足懾強藩之氣。熙曰：典冊語，自須矜貴，佳在整贍處俱見風華。

傳記

《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略】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略】國昌子克用。

又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略】（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略】（明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略】（四年）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七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采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又卷一八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它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耻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岌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

《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開元寺僧傳眞獲傳國寶，獻於行臺。驗其文，即「受命於天，子孫寶之」八字也，羣僚稱賀。傳眞師於廣明中，遇京師喪亂得之，秘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體，人不之識，至是獻之。時淮南楊溥、西川王衍皆遣使致書，勸帝嗣唐帝位，帝不從。【略】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太尉。【略】（十二月）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翌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永樂大典》卷七一五六）

《五代史補》卷二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幷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爲所滅，良有以也。初，莊宗爲公子，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鬬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又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佯爲詬責曰：「汝爲縣，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留閑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遍，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於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

令罪。

《五代史闕文》 莊宗嘗因博戲，賭骰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爲暗箭之應。

《新五代史·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略】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略】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

藝文

梅儒寶《後唐莊宗歌》 鴉兒老去傷雌伏，有子如龍萬事足。江東少年孫伯符，昆陽大勇劉文叔。朱五經兒魄早亡，何況區區王鐵槍。手翦仇讎奉三矢，英雄快意有如此。中興王氣屬晉陽，故事太原出公子。龍興未幾復唐社，龍作魚服困漁者，優人獨愛敬新磨，樂府高唱李天下。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坡一》引《東皐雜錄》 東坡善嘲謔。【略】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昌陽盆畜一綠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

《全唐文紀事·體例二》引謝采伯《密齋筆記》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藩鎮，太后曰誥令，皇后曰教命。教命蓋始於此。

王易簡

《官左拾遺歸隱作》 《野客叢書·王易簡詩句》：《遯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爲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爲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宋史·王易簡傳》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性介特寡合。【略】易簡少好學，工詩。會僖宗幸蜀，長安兵亂，避地山谷。梁乾化中，邵王友誨鎮陝，易簡舉進士，詣府拔解，友誨贈錢二十萬。明年遂擢第，復隱華山。邠帥韓恭辟觀察支使。府罷，華帥李保衡復辟從事。踰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略】後唐同光中，遣魏王繼岌伐蜀，以宰相郭崇韜爲招討使，辟易簡爲巡官，改魏王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即位，周帥羅周恭辟爲掌書記。府罷，退居華陰，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好事者多傳誦。【略】晉初，賜金紫，判

弘文館、史館事。【略】周朝諱「簡」易止名易。【略】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宋初，召加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適。建隆四年四月，無疾卒，年七十九。

《**唐詩紀事・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牓尾，不看牓，卻歸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爲郎，遷諫垣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李濤

《**宋史・李濤傳**》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一世孫。祖鎮，臨濮令。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濤從父兄郁仕梁爲閤門使，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補河陽令。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遷右補闕。宋王從厚鎮鄴，以濤爲魏博觀察判官。歲餘，入爲起居舍人。【略】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伏閤抗疏，請置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略】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范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略】周初，起爲太子賓客，歷刑部、戶部二尚書。世宗晏駕，爲山陵副使。恭帝即位，封莒國公。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略】濤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濤慷慨有大志，以經綸爲己任。工爲詩，筆札遒媚，性滑稽，善諧謔，亦未嘗忤物，居家以孝友聞。

《**石林詩話**》**卷上**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日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達官高年，皆稱小字。濤性疏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公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三引**《**楊文公談苑**》 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汜水關有一僧舍，曰不動尊院，院中有不出院僧，十餘載，濤每過，嘗憩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爲火所焚，僧衆皆徙他所，濤後過，但門扇猶在，題詩其上云：「走卻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濤《應歷集》十卷。

和凝

論述

綜論

《**舊五代史・周書・和凝傳**》 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臺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永樂大典》卷五七一〇）

《**詩藪雜編・閏餘上・五代**》 和凝，字成績，生平撰述共分爲六種，《香奩集》其一也，今獨此傳。其句多浮艷。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和凝》 詩癲百卷寫縑緗，波上蓮花掌上裝。曲子相公收拾了，《香奩》一集嫁冬郎。

《**雲韶集**》**卷一** 成績詞骨不高，而琢句卻妙。

《**詞則・閑情集**》**卷一** （《江城子》）五詞不少俚淺處，取其章法清晰，爲後人聯章之祖。

《**餐櫻廡詞話**》 和魯公《江城子》云「輕撥朱絃，恐亂馬嘶聲」二語熨貼

入微，似乎人人意中所有，卻未經前人道過。寫出柔情密意，眞質而不涉尖纖。又一闋云：「歷歷花間，似有馬蹄聲」，尤爲渾雅，進乎高詣。

分論

《小重山》（春入神京萬木芳）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凝爲石晉宰相，詞載《花間》者多。《花間》以小語致巧，全首觀之，或傷促碎，此政不免。《草堂詩餘評林》卷四：詞只五十餘字，而宮闈之怨盡涵其中，大家作手也。

又（正是神京爛熳時）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貧病愁人，所不堪而宜於詩詞。烏紗帽，人所艷稱，而反不宜，可見富貴也有用不着處。

《臨江仙》（海棠香老春江晚）　《古今詞統》卷七：是採珠拾羽一輩人。

又（披袍窣地紅宮錦）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精工宕麗，足分溫、韋半席。《詞的》卷三：嬌怯可思。《花間集評注》引況周頤云：奇艷絕倫，所謂古蕃錦也。「嬌羞」二句，尤能狀難狀之情景。

《山花子》（鶯錦蟬縠馥麝臍）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唐韋固妻爲盜刃所刺，以翠靨之，女粧遂有靨飾。集中亦不一而足。然溫飛卿「繡衫遮笑靨」，音「葉」，此則音「琰」。

又（銀字笙寒調正長）　《詞的》卷二：「寒」、「冷」、「涼」三字疊用。《皺水軒詞筌》：和魯公「幾度試香纖手暖，一迴嘗酒絳唇光」，【略】眞覺儼然如在目前，疑于化工之筆。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引江尙質曰：《花間》詞狀物描情，每多意態，直如身履其地，眼見其人。和凝之「幾度試香纖手暖，一迴嘗酒絳唇光」，孫光憲之「翠袖半將遮粉臆，寶釵長欲墜香肩」是也。《雨村詞話》卷一：和凝《山花子》云：「銀字笙寒調正長。」按《唐書・禮樂志》，備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音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栗，小笛，小笙。白樂天詩「高調管色吹銀字」，徐鉉「檀的慢調銀字管」，吳融詩「管纖銀字密，梭密錦書勻」，故詞中多用之。

《河滿子》（正是破瓜年紀）　《古今詞統》卷三：末語俊美入妙，即淵明「願在裳而爲帶」也。但「愛羨」二字疊床。

又（寫得魚箋無限）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和凝詞：「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第二首結句：「卻愛薰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幃。」謂「卻愛」下又是「羨他」，爲重疊語病。殊不知「羨」出於「愛」，更申明一層語意。《詞綜偶評》：王安國《減字木蘭花》結語與和凝「卻愛熏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幃」等句，俱從龍標「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悟出。《詞苑萃編》卷三引《詞暖》評：末二語，爲世所傳詠。

《薄命女》（天欲曉）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冲寂自妍，未只一句盡卻怨意。《古今詞統》卷三：「寒」「冷」二字複。《古今詩餘醉》卷一〇：「強起」句，盡怨意。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樂府解題》曰：《長命西河女》，羽調曲，唐五言體云：「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和凝集中云：「天欲曉，【略】，力崇詞格者，當不取詩體也。《人間詞話刪稿》：此詞前半，不減夏英公《喜遷鶯》也。

《天仙子》（柳色披衫金縷鳳）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劉改之別妾赴試作《天仙子》，語俗而情眞，世多傳之，遇此不免小巫。

《采桑子》（蝤蠐領上訶梨子）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評上下片末句云：二語翻空出奇。《古今詩餘醉》卷四：博乃樗蒲戲。晉劉毅「樗蒲一擲百萬」，又詩「人間萬事等樗蒲」，人人謂之賭博。誤矣。《詞綜偶評》：「蝤蠐」句，按訶子，樹名，又名訶梨。花白，子黃，似橄欖，而有六路。疑當時婦女或懸之以爲飾也。按休文《詠領邊繡》有云：「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裊枝。」姚翻又有「日照茱萸領」之句。則訶梨子或是領上粧飾，亦未可知也。「繡帶」句，疑亦言上體之帶，非裙帶也。「叢頭」二句，前言上服，此言下服，意亦較前更細。《蓮子居詞話》卷一引朱竹垞云：訶梨，婦女雲肩也。考「雲肩」見《元史》，五代時未得有。此《本草》訶梨勒子，似橄欖，六棱，殆當時婦女領上有此飾，如姚翻「日照茱萸領」云云也。《雲韶集》卷一：描寫嬌憨之態，襲用者屢矣。《詞則・閑情集》卷一：以婉雅之筆繪穠麗之詞，耐人尋味。

《柳枝》（瑟瑟羅裙金縷腰）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醉來」句但覺其妙，詩詞中此類極多，如李白「雙鬢入秋浦」等，若一一索解，幾同說夢。

《漁父》（白芷汀寒立鷺鷥）　《古今詞統》卷一：與「釣絲裊裊立蜻蜓」之句，皆善寵釣絲者。《雲韶集》卷一：較子同作自遠不逮，而遣詞琢句，精秀絕倫，亦佳構也。《詞則・別調集》卷一：竟體清朗。

《**麥秀兩岐**》(**凉簟鋪斑竹**)　《碧雞漫志》卷五：《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杯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歌)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於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曲，叙其拾秀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在黃鐘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喜遷鶯**》(**曉月墜**)　《雲韶集》卷一：「宮漏」五字，名隽如摩詰之詩，貴品也。

《**解紅**》(**百戲罷**)　《升庵詩話・解紅》：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個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塡此腔耶。《塡詞名解》卷一：解紅，石晉和凝歌童也。凝爲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後乃衍爲《解紅兒慢》。

《**採蓮曲**》(**句**)　《樂書》：和凝有《採蓮曲》云：「波上人如潘玉兒，掌中花似趙飛燕。」人傳誦之。

傳記

《**新五代史・雜傳・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牓，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敕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紀事

《**北夢瑣言**》**卷六**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東原録**》　五代和魯公凝長於歌詩，初辟征西從事，軍務之餘，往往爲歌篇。詔使往來，傳於都下，當時籍籍，以爲宮體詩復生。俄而時主知之，遣中使馳驛索《宮詞》百首，即日上焉。其間有云：「遙望青青河畔草，幾多歸馬與休牛。」又云：「赤子顒顒瞻父母，已將仁德比乾坤。」又云：「越溪姝麗入深宮，儉素皆持馬後風。書道君王修聖德，不勞辭輦與當熊。」使事中的，有風人之旨。

《**玉壺清話**》**卷二**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牓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西溪叢語**》**卷下**　和凝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賞歎，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搢紳以爲美談。後，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夢溪筆談・藝文三**》　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詩話總龜・狂放門**》**引**《**古今詩話**》　李澣登科，在和凝榜下，同爲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人皆笑其疏縱。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和凝）有集百卷，自鏤版以行世。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諂癡符也。

《**歷代詩話考索**》　韓偓《香奩集》傳，是和凝之作。蓋因和魯公亦有集名《香奩》，不知曲子相公之集，亦屬詞曲，前人辨之詳矣。《全唐詩話》尚沿沈氏《筆談》之誤。

《**登科記考**》**卷二五貞明三年**　和凝。（《舊五代史》本傳：「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略】自是才思敏瞻，十九登進士第。」以周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推之，貞明二年爲十九歲。然是年進士十二人，凝不得云十三人及第，蓋登三年之榜也。按《東都事略》、《邵氏聞見錄》、《西谿叢語》、《澠水燕談》皆言和凝第十三人及第。《新五代史》本傳作第五人，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四**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　謹按《容齋四筆》云：「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蓋凝在梁貞明中及此級，故以處質云。」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史・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愚按《東都事略》及《邵氏聞見錄》《西溪叢話》等書，俱作凝第十三登第云。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游藝集》五十卷　和凝撰。

《**通志・藝文略八**》　《演（編）〔綸〕集》五十卷，又《游藝集》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和凝《演（論）〔綸〕集》三十卷，又《游藝集》五十卷、《紅藥編》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和凝《演（編）〔綸〕集》五十卷，又《游藝集》五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和凝《演綸》、《游藝》、《孝悌》、《紅藥》、《籯金》、《香奩》六集，共一百卷。

雜　録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引**《**居易錄**》　朱檢討（彝尊）竹垞貽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粲）雁園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李贊華

論　述

《**遼史・宗室・義宗倍傳**》　義宗【略】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略】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熨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

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爲尼。

《升菴詩話・東丹王千角鹿圖》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倍），次曰堯骨（後改名德光）。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也。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盛。）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王。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其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予甚厚，賜姓李，名贊華，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泛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董北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東丹王事見《遼志》及《宣和畫譜》，董逌畫跋、陳桎《通鑑續編》梓之以便覽考。）

傳記

《遼史・宗室・義宗倍傳》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略】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略】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略】。」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略】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略】復賜姓李，名贊華。【略】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

紀事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一》 初，阿保機死，【略】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愼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略】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

又《附錄二》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

藝文

王士禎《東丹王射鹿圖詩》 人馬勢逸不可當，開圖素練生風霜。奇哉落筆如挽強，誰其作者東丹王。東樓西樓二千里，乘秋出獵凌窮荒。番部紅韡鐵裲襠，左射右射必疊雙。鑿蹄驕馬如風檣，三花翦鬣紛怒張。俊鶻初變爲正鶬，蒼鷹塌翅隨馬韁。雄狐狡兔皆遁藏，射麋麗龜走且僵。東丹昔日稱人皇，扶餘開國鄰扶桑。秋冬射獵海東磧，頭鵝燕罷傳醺漿。跨海南歸大梁苑，時時夢憶穹廬鄉。往往丹青自游戲，寸縑尺素如琳瑯。宣和壓架六千軸，東丹九軸千金裝。艮岳灰飛玉匣散，此圖豈不關興亡。蠟炬如椽照空廊，雄談劇飲累百觴。東丹丹青遠擅場，蹊田奪牛語堂堂。令人千載悲同光。

謝啓昆《書周松靄遼詩話後二十四首・東丹王》 建國東平恨徙居，數峰拳石壓穹廬。大山無力乘桴去，望海堂中萬卷書。

楊昭儉

《宋史・楊昭儉傳》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略】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御史。【略】開寶二年，入爲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六。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南部新書》癸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蓮憔悴無顏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相看恰似主人心。」

陶穀

論述

綜論

《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新五代史・周臣傳・扈載》 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東軒筆錄》卷一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章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宜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隆平集・陶穀傳》 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傾險巧詆，爲時論所薄。

《宋史・陶穀傳》 穀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爲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略】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七修類稿・辯證類三・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略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壻，已可怪矣。進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耻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聞。卧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髭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陶穀》 依樣葫蘆一笑看，風光雖好別離難。澄心堂上玻璃盞，醉後清歌愧弱蘭。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五・清異錄二卷》 今觀其書，分三十七門，總

六百十八事，各有標目。而事實緣起，即注於其下。其中《花九命》一條，乃似南唐人所作，則陳氏假託之說，誠若可信。然胡元瑞《四部正譌下》嘗辨之云【略】。據此知陳氏之說不足憑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九 《清異錄》二卷。【略】耿文光按：觀秀實所錄，可謂好奇之士矣。是錄多物類之異名，茶酒饌之類，所記尤詳，蓋小說之近於譜錄者。

分論

《赦文》 《四六談麈》：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弗降。」時人許其裁剪。

《風光好》 《蘆浦筆記》卷五：陶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爲續弦，能續弓弩絕弦。卻非鸞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詞律箋榷》卷一：《風光好》調本流美，非有拗聲捩句。陶穀一詞後祇歐良一詞，又非有諸家之錯出，萬氏謂此詞音甚妥叶。一似諸詞比較而得者，何也。

佚句 《六一詩話》：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中山詩話》：今人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廝」是也。又：今人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臨漢隱居詩話》：永叔詩話載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不曉『末厥』之義，又嘗問王洙，亦不曉。」予頃在眞定觀大閱，有一卒植五方旗，少不正，大校恚曰：「你可末豁如此。」予遽召問之，大校笑曰：「北人謂粗疏也。」豈「厥」之音「豁」乎，亦莫知孰是。

傳記

《宋史・陶穀傳》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略】祖彥謙，歷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號鹿門先生。父渙，領夷州刺史，唐季之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時穀尚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爲相，同奏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言多委愜，爲當時最。【略】崧族子昉爲秘書郎，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略】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從征太原，【略】以穀爲翰林學士。世宗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幷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廣勸課之道，穀爲贊辭以進。顯德六年，加吏部侍郎。宋初，轉禮部尚書，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己，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略】乾德中，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穀屬其子鄙於嶼，鄙書不通，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爲人所發，下御史府案問。嶼責授乾州司戶，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奪穀奉兩月。穀後累加刑部、戶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

紀事

作家逸事

《南部新書》癸 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嘗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澠水燕談錄・雜錄》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歸田錄》卷一 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之寡聞也。

又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玉壺清話》卷二 (陶)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歷象。時僞晉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輩無左衽之憂，有眞主已在漢地。觀虜帳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薨於漢。又孛東起，芒侵於北，穀曰：「胡雛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盡然。

《邵氏聞見錄》卷一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昭覺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石林燕語辨》引《錢思公記》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等曰：「年號須古來未有者。」宰相乃以「乾德」爲請。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其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太祖見之，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柳先生下》 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引《談苑》 陶穀，晉開運中爲辭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而大將馬郎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漠北有不賓之虜，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世宗欲相陶穀，范質不可而止，穀以爲怨。及建隆相質，穀當制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以報前忿。范讀之泣下。余謂穀徒知機玩，范文素不知禪文出於袖中，乃變通之尤甚者。況陳橋之變，文素固嘗以大義責新朝，然熙陵尚惜其欠世宗一死。而穀預爲揖遜之詔，與樊系作冊文何異。藝祖、太宗皆不大用，聖矣哉。

《七修類稿・辯證類九・乾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贊諛不已。盧多遜曰：「僞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冬，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臣。竇儀奏曰：「蜀少主之號。」遂又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錄》又以竇儀爲陶穀。

《堅瓠丙集・郵亭詞》 明初唐肅《題陶穀郵亭圖》云：「紫鳳檀槽綠髮娼，玉堂見慣可尋常。作歌未必腸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腸。」徐惟和有《題秦弱蘭》一首云：「莫笑郵亭一夜春，此身原已落風塵。韓家亦有如花女，枕畔衣裳著向人。」此詩足爲陶學士解嘲。

又《丁集・依樣葫蘆》 《玉堂嘉話》載陶穀草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藝祖由是薄之。然袖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矣。瞿宗吉《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識變遷，閒情猶到煮茶邊。可憐畫盡葫蘆樣，不與鸞膠續斷弦。」

《五代詩話・中朝・陶穀》引《順存錄》 陶穀來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王命自蝤蛑至蟹蟛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

蟹。」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此品味，庖人依樣造者。」穀在中朝，或作詩嘲之曰：「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故王以此戲焉。

作品本事

《南唐近事》卷二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敝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略】。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玉壺清話》卷四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分攜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選其主。」廣順中，穀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答熙載云：「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相密遺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曰：「吾輩緜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諸君請觀。」因令留宿，俟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釵，且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身父母，即守驛翁嫗是也。」情既瀆，失「愼獨」之戒，將行翌日又以一關贈之。後數日，醮于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酹，酹罷復灌，幾類漏巵，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瑟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

沈遼《任社娘傳》　吳越王時，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麗善歌舞，性甚巧。【略】乾興中，陶侍郎使吳越。陶文雅醞藉，有不羈之名，神宗深寵睠之。王知其爲人也，使使謂社曰：「若能爲吾蠱使者，我重賜汝。」社即謝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能得之，必假王寵臣，使我居客館，然後可爲也。」王許諾。社即詐爲閹者女，居窮室，服弊衣，就門中窺使者。【略】陶一顧已心動。【略】乃強持其手曰：「我閨中故靜，我與汝一觀。」社固辭不敢，即強引入閨中，排置榻上【略】。已而畫漏且下，社曰：「我家貧，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我平生好歌，爲我度曲爲詞，使我爲好足矣。」陶許諾，乃爲送至其家，然尙不知其爲娼也。使者明日見王，王勞之，語甚歡。即還館，爲作歌自歌之。歌曰【略】是夕，書以贈之。

《研北雜志》卷下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見沈叡達集有《任社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季雜記》　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蓋亦是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遍舉。

又《後集・麗人雜記》引《緗素雜記》　周世宗時，陶尙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領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

《國老談苑》卷一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閤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穀突入閤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幷馬券取之。

又　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於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　又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爲罰爵。穀後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

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恥之情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於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雲麓漫鈔》卷一〇 陶穀使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

《詩譚》卷六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太祖曰：「翰林草制，皆簡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繇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夫知制誥者代王言以詔示遠邇，若切時洞理，則足以感動天下，非細故也。依樣葫蘆，何益之有哉。即如外任考滿，例有制勑，纏語過譽，甚爲非體。朝廷不重，則得之者亦輕，當事者宜有以審定而奏議可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陶穀文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陶穀集》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清異録》二卷，稱翰林學士陶穀撰。凡天文、地理、花木、飲食器物，每事皆制爲異名新説，其爲書殆似《雲仙散録》，而語不類國初人，蓋假託也。

《宋史・藝文志七》 《陶穀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清異録》二卷，陶穀。（舊抄）

又卷五 《陶穀集》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清異録》四卷一本，陶穀。（舊抄）

《絳雲樓書目》卷二 陶穀《清異録》二卷，其書亦有疑其出於假托者。

《述古堂藏書目・小説家》 陶穀《清異録》十卷、補遺一卷。（抄）

《文瑞樓藏書目録・小説家》 《清異録》二卷，陶穀著。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三・清異録二卷》 宋陶穀撰。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避晉諱，改陶氏。仕晉爲知制誥、倉部郎中，仕漢爲給事中，仕周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入宋仍原官加戶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皆採摭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註事實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録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語。胡應麟《筆叢》嘗辨之。今案穀雖入宋，實五代舊人。當時文格，不過如是，應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人，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條，云「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語，是則稍不可解耳。豈亦雜録舊文，刪除未盡耶。所記諸事，如出一手。大抵即穀所造，亦《雲仙散録》之流，而獨不僞造書名，故後人頗引爲詞藻之用。樓鑰《攻媿集》有《白醉軒》詩，據其自序，亦引此書。則宋代名流，即已用爲故實。相沿既久，遂亦不可廢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清異録二卷》 宋陶穀撰。採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註事實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録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語。今觀其花九命一條，乃似南唐人所作，誠不可解。然詞人引用已數百年。擷其華藻足矣，其眞贋亦不足深詰也。

《讀書敏求記》卷三 陶穀《清異録》四卷、補遺二卷。至正二十五年，華亭孫道明借果育齋本手録，二十六年，又得清常靜齋藏本讎校，正訛易舛，不下三四百字，復補足喪葬鬼神妖四類，及天類一則、魚類三則，始爲全書矣。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清異録》二卷，宋陶穀撰。

《補五代史藝文志》 《清異録》六卷，陶穀撰。

《四庫提要辨證・小説家類三・清異録二卷》 嘉錫案：王國維《觀堂外集庚辛之間讀書志》云：《清異録》二卷，舊題宋陶穀撰，直齋謂此書似《雲仙散録》，而語不類國初人，蓋假託也。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十二），謂此書命名造語，非穀不能。《四庫提要》亦右其説。惟疑其《花品九命》一條，似江南人作。今以本書證之，陳説良是。按《宋史・陶穀傳》，穀以開寶三年卒。（原注云：《學士年表》亦云開寶三年十二月卒。）而南唐之亡，在開寶八年。今此書第一條，即云「李煜在國時作祈雨文」云云，明明作于煜入宋之後，去穀之卒已五年。餘如書中稱宋太祖之謚，違命侯之封，及鄭文寶、陳喬、張佖之子等，皆在南唐亡國之後，或更遠在太宗時，則陳氏假託之説不誤，胡辨妄也。

王朴

《平邊策》《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中一段議論，乃吳之所以敝楚、隋之所以取陳也。籌畫既善，文亦復佳。廷敬曰：史言周世宗銳意爲治，令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王朴所獻，獨得當時要領。

《新五代史・周臣傳・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略】。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略】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宋高僧傳・大宋齊州開元寺義楚》（楚）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羣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獸類部，其間物類，檢括周旋，令供筆之時必無告乏矣。【略】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爲楚作序，冠于編首，今行于寰海矣。

《歸田錄》卷一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

《宋史・藝文志七》 王朴《翰苑集》十卷。又：王朴《樂賦》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筆述》二十卷，王朴撰。王朴《翰苑集》十卷。

范質

論述

《王文正筆錄》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謨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爲宰相矣。」

《隆平集・范質傳》 質平居手不釋卷，謂人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任，無學術何以處之。」及司制誥，人服其該博，奉行制敕，未嘗破律。

《石林燕語》卷一 質性本卞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爲稱。

謝啓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二百首・范質》 衣鉢傳來第十三，初離白紵換青衫。清風扇處無冤獄，他日登庸故事諳。

《誡兒姪八百字》《邵氏聞見錄》卷七：范魯公誡子孫詩「【略】。」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之誡。

傳記

《宋史・范質傳》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父守遇，鄭州防禦判官。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爲忠武軍節度推官，遷封丘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即奏爲監察御史。及維翰出鎮相州，歷泰寧、晉昌二節度，皆請質爲從事。維翰再相，質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歲餘，召入爲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知制誥。【略】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略】世宗不豫，入受顧命，恭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略】宋初，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略】(乾德二年)九月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略】質力學強記，性明悟。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相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云。【略】質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略】從子校書郎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爲《通錄》六十五卷，行于世。子旻。

紀事

《澠水燕談錄・貢舉》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暫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國老談苑》卷一 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於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贊之後，以門第自負，乃曰：「徒勞之役，唯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慚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玉壺清話》卷六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者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焉。憶昔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太宮供膳。殆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邵氏聞見錄》卷七 (存目)

《續世說》卷一〇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著録

《郡齋讀書志・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右皇朝范質撰。五代《實錄》共三百六十卷，質刪其繁文，摭其要言，以成是書。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簡牘散亡，亦采當時制勑碑碣，以補其闕。

又《石晉陷蕃記一卷》 右皇朝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虜表，知其事爲詳。記少主初遷於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又《范魯公集三十卷》 右皇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

士。【略】太祖受禪，加兼侍中。乾德二年，始罷爲太子太傅。【略】《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自序》、《薦呂餘慶趙普表》三篇。

《**通志・藝文略八**》《范質集》三十卷。又《范魯公集》三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編年類**》《五代通録》，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録繁冗，節略而成此書。

又《**雜史類**》《晉朝陷蕃記》四卷。宰相大名范質文素撰，據莆田鄭氏《書目》云爾。本傳不載，故《館閣書目》云不知作者。未悉鄭氏何所據也。

《**宋史・藝文志二**》范質《五代通録》六十五卷。又：范質《桑維翰傳》三卷。又：范質《魏公家傳》三卷。

又《**藝文志七**》《范質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范質集》三十卷。

李成

《**歸田録**》**卷二**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

《**揮麈録前録**》**卷三** 李成，字咸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五代避地，徙家營丘。弱而聰敏，長而高邁。性嗜盃酒，善琴弈，妙畫山水，好爲歌詩。瑣屑細務，未嘗經意。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特器重之，嘗召赴輦下。會朴之亡，因放誕酣飲，慷慨悲歌，遨遊搢紳間。大府卿衛融守淮陽，遣幣延請，客家於陳。日肆觴詠，病酒而卒，壽四十九。子覺【略】。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傳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遨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煙雲萬狀，世傳以爲寶。」歐陽文忠公《歸田録》乃云「李成仕本朝尚書郎」，固已誤矣，而米元章《畫史》復云「贈銀青光禄大夫」，又甚誤也。

實儀

論述

《**隆平集・實偁傳**》禹鈞五子：儀、儼、僖、偁、侃皆有文學，中進士第。【略】五代喪亂之間，儀、儼乃以文章學問自見於一時，所謂豪傑之士也。

《**國老談苑**》**卷一** 實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於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略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傳記

《**宋史・實儀傳**》實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嬀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略】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爲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爲從事。【略】漢初，召爲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未幾，召爲翰林學士。【略】建隆元年秋，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略】（乾德）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寶氏五龍」。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一引《談苑・竇儀不攻人之短》（存目）

《玉壺清話》卷一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墜典，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舊式，詔詞臣各撰一文，謄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儀撰者。【略】遂詔儀定其儀注。

又卷二　竇禹鈞生五子。【略】昆仲材業，儀、儼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寡學，忌儀明博，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

《詩話總龜・寄贈門中》引《古今詩話》　周世宗征淮南，王師圍壽春。翰林學士陶穀使吳越，學士惟王著而已。李相時爲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有北門之召，遷屯田正郎。丞相范質、端明殿學士竇儀俱作詩賀之【略】。「厩馬牽來噦噦嘶，馬蹄隨步躡雲梯。新街錦帳達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視草健毫從席選，受降恩詔待公批。仙才已在神仙地，逢見劉晨爲指迷。」此竇詩也。

《萬姓統譜》卷一七　龍鐲字琢成，乾德初任邠州守，宅心以仁。守己以廉。有鶴翔於公庭，州民繪《來鶴圖》以頌其德。時學士竇儀以使過邠，留題云：「多少樊籠不敢開，強拘物性要相陪。何時得似邠州守，德政臨民鶴自來。」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端揆集》四十五卷，竇儀撰。

《通志・藝文略八》　《端揆集》四十五卷（右僕射竇儀撰）。

《宋史・藝文志七》　竇儀《端揆集》四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竇儀《端揆集》四十五卷。

馮吉

傳記

《宋史・文苑傳・馮吉》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紀事

《五代史補》卷五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庭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

《澠水燕談録・談謔》　馮吉，瀛王道之子，少好學能文而輕佻善謔，尤精胡琴。嘗因家會，道命彈胡琴，曲終，賜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于項，以左手

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舉家大笑。終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終少列。

《**詩話總龜・稱賞門**》引《**洛陽舊聞**》　楊少卿凝式有材自負，既不大用，多佯狂自穢，游寺觀，遇水竹幽勝之地，吟咏忘歸，牆壁之上筆迹多滿。【略】故馮瀛王次子少吉題壁下曰：「少卿眞迹滿僧居，【略】。」

扈載

《**新五代史・周臣傳・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清異錄**》**卷上**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載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載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蘂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載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扈載**》　（存目）

《**崇文總目**》**卷五**　《扈載文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扈載集》十卷。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達，年三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初。

《**宋史・藝文志七**》　《扈載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扈載集》二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扈載集》十卷。

吴靄

《**小草齋詩話**》**卷四**　唐吳靄，字廷俊，連山人。母浣帛於江，觸沈鯉而孕。既生，膊上有肉鱗隱起。七歲能詩，嘗詠野燒云：「烟隨紅燄斷，化作白雲飛。」識者器之。登光化二年進士，後歸朱全忠。

盧汝弼

論　述

《**唐才子傳・趙光遠**》　盧〔汝〕弼氣象稍嚴，不遷狐惑，如《邊庭四時怨》等作，賞音大播，信不偶然。

《**詩藪內編・近體下・絶句**》　盧〔汝〕弼《邊庭四時詞》，語意新奇，韻格超絶。《品彙》云時代不可考，余謂此盛唐高手無疑。

傳　記

《**舊五代史・唐書・盧汝弼傳**》　盧汝弼（案《通鑑》：汝弼，范陽人），唐

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於晉陽。（《永樂大典》卷一六四九五。）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強者，多僞行墨制，武皇恥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二。）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顯俟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冊府元龜》卷八九五）

紀事

《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三》（天祐十八年）秋七月，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 汝弼字子誥，祠部郎中知制誥。

《宣和書譜・正書四》 盧汝弼字子誥，不知何許人也。祖綸，唐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爲世胄，篤意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復留意書翰，作正書取法有歸。當五季士風凋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振所學，誠不易得。官至祠部郎中知制誥，贈兵部尚書。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竇夢徵

傳記

《舊五代史・唐書・竇夢徵傳》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夢徵以鏐無功於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帝以觸時忌，左授外任。有頃，復召爲學士。及莊宗入汴，夢徵以例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故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高，尤長於牋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永樂大典》卷一九三五四）

紀事

《舊五代史・晉書・李懌傳》 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

《太平廣記》卷一五八引《玉堂閒話》 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於世。時兩浙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於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於東州。及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宋高僧傳・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 止風神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略】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竇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和汝，塤篪韻諧。

《登科記考》卷二四天祐二年 進士二十三人：歸係，（狀元。）楊凝式，劉贊，竇夢徵，崔庸。【略】知貢舉：禮部侍郎張文蔚。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竇夢證《東堂集》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竇夢徵《東堂集》三卷。

劉贊

《新五代史・唐臣傳・劉贊》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爲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不可，贊等乃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蜀中廣記》卷四八　劉贊，蜀王衍時，仕爲嘉州司戶。時衍學士韓昭等爲狎客，陪宴後宮。宮女雜坐，爲讌歌謔浪鄙褻。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詠。衍雖不罪，不能用也。

《十國春秋・前蜀・劉贊傳》　劉贊，□□人。幼文思遲鈍，日禱天乞文才，忽夢吞小金龜一枚，文章大進。乾德時，官嘉州司馬。後主荒淫無節，日與近臣潘在迎輩宴飲褻慢，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後主雖不之罪，而亦不能用也。未幾，遷學士，有《玉堂集》若干卷，又編《蜀國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龜投水中，無何卒。

裴説

論述

綜論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　裴説、裴諧俱有詩名。説官至補闕，諧終於桂嶺假官宰，同作《湘江吟》，説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詩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説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諧曰：「名終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同而語意俱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下》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説《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篋，【略】。』裴説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説詩一篇，尤詼詭也。」苕溪漁隱曰：裴説詩「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唐詩紀事・裴説》　説（天復六年）（天祐三年）登甲科，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

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卻難。」遭亂，故宦不達，多遊江湖間。有《石首縣》詩云：「因攜一家住，贏得半年吟。」【略】說終禮部員外郎。說與諸俱有詩名。諸唐天祐三年登第，終於桂嶺假官宰字而已。【略】《經杜甫墳》，說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諸云：「名終埋不得，骨任朽何妨。」景同而語意俱別，實爲雙美。

《**瀛奎律髓**》卷一三　（《冬日後作》、《冬日作》）方回評：兩詩皆冬至詩。前詩三、四佳，後詩三、四尤佳，乃應破首句所謂「糲食」、「敗絮」，有針線不苟作也。第五句「樹」字疑作「廚」，則與下句尤稱。紀昀評：（第一首）次句鄙。三、四亦凡近。六句失調。（第二首）樹密則烟重，樹老則疎，疎則烟薄，此亦易解。改爲「廚老」，非是。又：尾句太激。查慎行評：遠樹生烟，見謝朓詩。若改「樹」爲「廚」，則「老」字不通矣。無名氏（甲）評：若作「廚」，便與「太飽」字重。

《**唐音癸籤**·**評彙四**》　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爲工，時出意外句聳人觀；《寄邊衣》長歌，亦綿宛中情，不嫌格下。

《**重訂主客圖**·**裴說**》　說亡其字，行事亦不甚可考，遺文之存者，五律外，惟絕句六首，古體三章而已，他如「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瘦肌寒帶粟，病眼餒生花」，「雪留寒竹寺舍冷，風撼早梅城廓香」等句，見諸他書者不一而足，其全篇皆不可得。遺跋消亡，良可浩嘆。今讀其詩，風骨矯矯，宜學賈氏有得者，其峭削微不及周、喻諸君，而沉刻過之，位馬虞臣下，爲升堂之次。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絕句·**裴說》**　鵲喜蟲吟格律高，邊情更賦寄征袍。回刀剪破澄江色，佳句眞將掩法曹。

分　論

《**聞砧**》《竹莊詩話·雜編三》：山谷跋裴說《寄邊衣》詩云：「說詩甚麗，喜作卓爾奇怪。」《名媛詩歸》卷一二：細密溫款，情詞俱曲。寒暖深淺，遂若步步經心。凝想一過，亦使涕零雙墮矣。《一瓢詩話》：有就此處說者，有就彼處說者，皆比興之流也。如裴說《寄邊衣詩》曰：「愁捻金鍼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就此處說者也。余有《秋夜縫衣詩》曰：「料得比來消瘦去，謹依原樣不加寬。」是就彼處說者也。《載酒園詩話·三偸》：謝惠連《擣衣》詩曰：「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至張籍《白紵歌》則曰：「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則曰：「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雖語益加妍，意實原本于謝，正子瞻所云「鹿入公庖，饌之百方，究其所以美處，總無加于煮食時」也。然庖饌變換得宜，實亦可口。《輟鍛錄》：唐人最善於脫胎，變化無跡，讀者惟覺其妙，莫測其源。如謝惠連《擣衣》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文昌《白紵詞》則云：「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云：「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非皆本於謝語乎。

《**春早寄華下同人**》《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五、六巧，第七句頗俗。紀昀評：五、六極刻畫而不佳，五句尤不佳。評七句是。馮舒評：方君每以字面爲俗，似全不知詩者。馮班評：如何俗。想方君不曾到河上。錢湘靈評：俗不在此。陸貽典評：佳句也，何以爲俗。何焯評：雨未作，凍已釋，言不應阻滯也。落句以今日會難，追憾向時之別易也。《重訂主客圖》卷下：「嶽面懸青雨，河心走濁冰。」「懸」字、「走」字鍊，似生強，正取眞意，「青雨」「濁冰」則學賈而成峭病也。

《**贈衡山令**》《重訂主客圖》卷下：「君吟三十載，辛苦必能官。」語奇創，似乎無理。「造化猶難隱，生靈豈易謾。」承明理卻極確，蓋其詩不外窮理，所以能官也。唐人作詩工夫，正是致知格物之學，其識力氣節，即裕於此，故每以終身詣之，卓然自負也，此詩可謂發凡，若僅如後人率爾拈筆應酬時俗之作，乃是玩物喪志，聰明日錮，何能參造化，何能明吏治耶。

《**南中縣令**》《重訂主客圖》卷下：「爲官豈肯肥」，此作詩之骨，「豈肯」二字有勉戒意。「山多村地狹，水淺客舟稀。」寫盡寂寥景家。「陶公早晚歸」，此「歸」字歸於朝也。

《**寄曹松**》《重訂主客圖》卷下：「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斑猶可染，詩病卻難醫。」此中有骨力在。一氣盤折，正欲爲夢徵寫照，須用加倍撰力，推重之至也。「山暝雲橫處，星稠月側時。」學長江。

《**巷**》《重訂主客圖》卷下：「言平又崒嵂」，眞島。「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到家語。俱加一倍寫。

《**夏日即事**》《瀛奎律髓》卷一一方回評：集本與《英華》兩、三字不同，大率相似。第五句尤好，取之。紀昀評：虛谷好取小巧，故以此種爲好。又：

第四句晦。查慎行評：第四句難解。《重訂主客圖》卷下：「蛩吟不見詩」，賈生累句。「梅墜立閒枝」，要看此於冷處著筆。

《春暖送人下第》《重訂主客圖》卷下：「事多憑夜夢，老爲待明年。」到家語。「待」字悞多少人。

《對雪》《重訂主客圖》卷下：「大片向空舞，出門肌骨寒。」賈句。「路岐平即易，溝壑滿應難。」此等即爲歐、蘇百戰之嚆矢矣。「禽枝宿處乾」，偏向空處著想。此等妙處，友人王希江擬爲白文印章，趣甚。「五月畫圖看」，此亦烘法。

《冬日後作》《重訂主客圖》卷下：「寂寞掩荆扉，昏昏坐欲癡。」賈句。「愁有併來時」，到家語。古今如一之情，妙能寫出。

《冬日作》《重訂主客圖》卷下：「糲食擁敗絮，苦吟吟過冬。」不惟詩格似賈，性情乃絕相近。「稍寒人卻健」，確妙。「太飽事多慵」，確妙，妙切冬日。二句卻似王仲初。

《塞上曲》《重訂主客圖》卷下：「月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寫邊塞如見，「方」字、「始」字可知終日有沙，常不見樹也。「燕山到雁家」，二字奇確妙。

《題岳州僧舍》《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極其新異，五、六亦狀岳州僧舍，可謂切題。予嘗登岳陽樓，乃知此詩之佳。紀昀評：三句刻意求新而不免造作，四句自然。馮班評：腹聯佳。無名氏（甲）評：洞庭、青草相連，故曰「重湖」。

《過洞庭湖》《重訂主客圖》卷下：亦用加倍寫法，正是寄托無限。「及到堪憂處，爭如未濟時。」二句深入，妙能顯出，細思之，不過極寫其闊，極寫其險耳。

《旅行聞寇》《重訂主客圖》卷下：「深山不畏虎，當路卻防人。」直捷透闢，是裴公法門。

《旅中作》《重訂主客圖》卷下：此所謂有個安身立命處，若後人感遇，不過自道窮苦耳。「行路非不厭，其如饑與寒。」直說，是古情。「投人言去易，開口道貧難。」此中有壁立萬仞之槩，學者當認得。「猶待計窮看」，骨力嶄然，與陶淵明「卓爲霜下傑」出處不同，負性則一。

《旅次衡陽》《重訂主客圖》卷下：「江風長借客，嶽雨不因天。」極確，極有力氣，便已幾賈師至處。「驚鴻叫亂弦」，三四傳句也，而吾尤愛此二句，每一吟之，便如身在湖湘間，烟水渺茫，百感交集也。

《不出院僧》《重訂主客圖》卷下：「四遠參尋徧，修行卻不行。」稍尖。「門外是前生」，意必造極。

《寄貫休》《重訂主客圖》卷下：「總無方是法」，口訣。「難得始爲詩」，口訣。詩學之敝，正在得之易耳。陸放翁詩「俗人猶愛未爲詩」，乃是就外邊說，大都求爲俗人所愛者，皆得之易者也。「凍犬眠乾葉，飢禽啄病梨。」僻苦。

《寄僧尚顏》《重訂主客圖》卷下：「才大天全與」，三字寫大不測。「吟精楚欲空」，三字寫精尤不測。「客來庭減日，鳥過竹生風。」三四奇極，此二句卻平常極，須知奇中之高，易見易能，平常中之高，不易見不易能也。

《哭處默上人》《重訂主客圖》卷下：較《哭栢岩和尚》詩，自是降一等。「鬬老輸寒檜」，「鬬老」字法奇妙。「留閒與白雲」，「留閒」字法奇妙。

《廬山瀑布》《重訂主客圖》卷下：「日飛空際雪，暑退伏中雷。」牙齒之利，絕似長江口吻。

《華山上方》《重訂主客圖》卷下：奇險僻澀，直作一首賈詩讀。

《鷺鷥》《重訂主客圖》卷下：唐人營營一第，終不肯枉道，所以每至遲暮，裴君此詩，正自見品格處。「秋江清淺時，魚見亦頻窺。」倒句。「卻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寓意高確。

《牡丹》《重訂主客圖》卷下：「數朵欲傾城，安同桃李榮。」起筆庸常。「未曾貧處見」，無理，無理正妙。「不似地中生」，更無理，無理更妙。礙而實通，須知礙乃愈確，愈妙。如此做題，抵多少魏紫姚黃腐爛語。「遊蜂與胡蝶，來往自多情。」何嘗有心寄托。

《經杜工部墳》《五代史補》卷四：（廖）凝爲人不羈，好詼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大笑。《五代詩話・中朝・裴說》補引《蓉槎蠡說》：廖凝目裴說爲劫墓賊。裴《弔杜陵墓》：「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非眞賊也。唯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眞賊耳。然古今猾賊不可數計，南華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楞嚴》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容勝誅乎。《重訂主客圖》卷下：工部爲詩之聖，不待言也。人人愛工部之詩，亦不待言也。必如此十分奇闢，乃能寫出用情眞至。後來弔工部詩，惟王荆公稍具氣格，然亦不免衍敘。近時所作，不過隨聲贊嘆而已，何足有無。「擬掘孤墳破，

重敎大雅明。」加倍寫法，必到極處，乃爲尊無二上。宋人或譏此爲掘墳賊，乃是游戲之談，亦如銀花盒、金銅針，原無當於詩論也，何足聽熒哉。

佚句 《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說》：謝茂秦論詩，【略】又曰：「詩有簡而妙者。如阮籍『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略】」信如所云，詩只作一句耶。文人得心應手，偶爾寫懷，簡者非縮兩句爲一句，煩者非演一句爲兩句也。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傳記

《唐才子傳・裴說》 說工詩，得盛名。天祐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初年窘迫亂離，奔走道路，有詩曰「避亂一身多」，見者悲之。後仕爲補闕，終禮部員外郎。爲詩足奇思，非意表琢煉不舉筆，有島、洞之風也。弟諧，亦以詩名世，仕終桂嶺假官宰。今俱有集相傳。

紀事

《南部新書》庚 裴說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咸謂知言。

《詩話總龜・留題門下》引《零陵總記》 懷素臺在郡東五里橫隴之上，唐開元中，有僧懷素居是臺，學者因謂之懷素臺，有墨池筆冢存焉。裴說有《題懷素臺歌》云。

《寶刻類編》卷八 《寄邊衣》詩，裴說撰，彥修草書，光化四年立。京兆，存。

畢沅《關中金石記》卷四 《寄邊衣》詩，乾化四年刻，唐裴說撰，釋彥修草書，在西安府學。【略】說，唐末登進士，終禮部員外郎。此詩一云說作，一云裴羽仙作。羽仙，說妻也。

《登科記考》卷二四天祐三年 進士二十五人：裴說，裴諧，陳光義，翁襲明，李愚。【略】知貢舉：吏部侍郎薛廷珪。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裴說詩》二卷。

《郡齋讀書志・裴說詩一卷》 右唐裴說撰。天祐三年進士。詩有「避亂一身多」之句。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裴說集》一卷，唐裴說撰。天祐三年進士狀頭，唐蓋將亡矣。說後爲禮部員外郎，世傳其《寄邊衣》古詩甚麗，此集無之，僅有短律而已，非全集也。其詩有「避亂一身多」之句。

《宋史・藝文志六》 裴說《脩文異名錄》十一卷。

又《藝文志七》 《裴說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裴說集》一卷。

李愚

傳記

《新五代史・雜傳・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略】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紀事

《舊五代史・唐書・李愚傳》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齔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慕晏嬰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厲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略】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略】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於位。（《永樂大典》卷一〇三八九）

《登科記考》卷二五長興二年 知貢舉：太常卿李愚。（《舊五代史》本傳：「任圜任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合《新・舊五代史・唐紀》及《新史・李愚傳》考之，天成二年四月，愚自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天成四年八月，自禮部侍郎轉兵部侍郎。長興二年二月，南郊後，罷爲太常卿。長興二年三月，自太常卿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光、天成知舉之人皆可考，疑張文寶知舉後，以愚代之。其時爲太常卿，放榜後入相也。《舊史》本傳誤。）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白沙集》十卷，李愚撰。

《宋史・藝文志七》 李愚《白沙集》十卷，又《五書》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愚《白沙集》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愚《白沙集》十卷，《五書》一卷。

崔素娥

《燈下閒談》卷下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匹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迹他所。

符蒙

《新五代史・唐臣傳・符蒙》 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舊五代史・晉書・少帝紀三》（開運元年九月）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

《宋高僧傳・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 釋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略】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寶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和汝，塤篪韻諧。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符蒙集》一卷，題符侍郎，同光三年進士也。同年四人，蒙初爲狀頭，覆試爲第四。

《補五代史藝文志》 《符蒙集》十卷。

《登科記考》卷二五同光三年 符蒙。（《書録解題》：「符蒙，同光三年進士。同年四人，蒙初爲狀頭，覆試爲第四。」按諸書或作「符蒙正」，「正」字衍文。蒙第三人，陳氏以爲第四人，誤。）

熊皦 熊皎

論述

《**東觀餘論・跋石晉熊皦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取若皦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不脫爾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閩人黃某長睿觀。

《**郡齋讀書志・熊皦屠龍集五卷**》 陳沆賞皦《早梅》詩云「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曰：「太妃容德，於是乎在。」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雅言雜載**》 九華山人熊皎能詩，《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閒居》云：「深逢野草皆爲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

《**唐才子傳・熊皎**》 皎，【略】工古律詩，語意俱妙。嘗賦早梅云：「一夜開欲盡，百花猶未知。」甚傳賞士林，且知其必遇。

傳記

《**新五代史・雜傳・熊皦**》 (劉)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己，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遁亡，匿山中。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五五引《**玉堂閑話**》 熊皦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略】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爲伊風子。【略】熊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着道服，稱伊尊師。熊言嘗於頂上患一癰節，疼痛不可忍，伊尊師含三口水，噀其癰便潰，并不爲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親睹其事，非謬說也。

又卷三五七引《玉堂閑話》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百仞。上有古蹟，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爲蹾，以繫纜焉。磨崖爲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雅言雜載**》 廬阜人陳沆，立性僻靜，不接俗士，黃損、熊皎、虛中師事之。

《**唐才子傳・熊皎**》 皎，九華山人。唐清泰二年進士。劉景巖節度延安，辟爲從事。晉天福中，說景巖歸朝，以功擢右諫議，竟坐累黜爲上津令。【略】今有《屠龍集》、《南金集》合五卷傳世，學士陶穀序之。

著録

《**郡齋讀書志・熊皦屠龍集五卷**》 右晉熊皦，後唐清泰二年進士，爲延安劉景巖從事。天福中，說景巖歸朝，擢右司諫，坐累黜上津令。集有陶穀序。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熊皦《屠龍集》一卷。五代晉九華熊皦撰。後唐清泰二年進士，集中多下第詩，蓋老於場屋者。

《**宋史・藝文志七**》 熊皦《屠龍集》五卷。又，熊皎《南金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熊皦《屠龍集》五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熊皦《屠龍集》一卷，清泰二年進士。

劉坦

《舊五代史・周書・世宗紀》（顯德五年三月）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辭臣，再令考覆，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略】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略】」先是，（劉）濤於東京放牓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南部新書》癸　劉坦狀元及第，爲維揚李重進書記。好酒，李常令酒庫：「但書記有客，無多少供之。」尋爲掌庫吏頗愫之，須索甚艱，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上云：「金殿試迴新折桂，將軍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猶難得，辜負揚州管記名。」未幾，重進望日，復謁於坦，讀之忽悟，曰：「小吏愫酒於書記也。」立命斬之。坦不懌，凡數月，悔而成疾。

釋尚顏

論　述

《唐音癸籤・評彙四》　尚顏詩不入聲相，直以清寂境搆成，當時人嘆其功妙旨深，非誣也。（遯叟）

《夷陵即事》《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尚顏詩，唐之季也。此恐是僖宗幸蜀時詩。第五句其窮已甚，然今之窮者，何但此事。尚顏又有句云：「合國諸卿相，皆曾着布衣。」紀昀評：此乃「旅況」詩，不應入之「釋梵」。如僧詩即入「釋梵」，他處又不應兼收僧詩。首句言路險頭易白耳。三句言自恨生晚，不見太平。出語皆笨，結亦笨。

紀　事

顏堯《顏上人集序》　顏公姓薛氏，字茂聖，少工爲五言詩，天賦其才，迥超名輩。堯同年文人故許州節度使尚書薛公字大拙，以文人不言其名，擅詩名於天下，無所與讓。唯於顏公，許待優異，每吟其警句，常曰：「吾不喜顏爲僧，嘉有詩僧爲吾枝派，以增薛氏之榮耳。」性端靜寡合，而價譽自彰，名公鉅人，爭識其面。余景福間爲尚書郎，故相國陸希聲爲給事中，一日謂余曰：「顏公自荆門惠然訪我，興盡而去。無以贈其行，請於知交賦送別。」余亦勉爲應命，而莫之披睹也。後數載，余罷自合江，沿浹流而下，至荆之日，方遂疑闕，閱其篇章，睹其儀相，然後知師之盛名不虛得也。向之送別者，自故太傅相國韋政公而下，凡四十三首，余亦別爲一卷，陸相公爲序。余繼忝清華薦兼史任，宜以師之名字書於文苑傳中。緝編未遑，漏略是懼。今且掇師之序於詩集之前，其五言七字詩凡四百篇，以爲儒釋之光。余與師周旋殆將十稔，始仰師爲詩家之傑。今與師爲方外之期，契分知心，言之無愧。若師本教之行，自爲其徒所宗，則非愚儒之所敢知也。光化三年孟夏序。

李詡《顏上人集序》　夫仁明至儉之君，返淳覆邪，懲嗜慾玩好，俾奇侈捐隱，異貢熾烈，而不能致純玉而不用者，蓋宗廟之彝器，在貞達和順之全德也。故和氏三刖而不死，崑岡縱焚而不夷，俾受瑞者於今稱其美焉。然則稱其美固亦久矣，而知其美之名者，將在於何焉。夫惟詩書，秦人焚之，既燼益活，抑可對於是而又大矣。則今之人稱詩之美者亦久矣，□旨也將在於何焉。洎乎得其綱組，序而明之，則二南隱微之旨行於世，爲百家宗旨者，在乎序也。詞讀左邱明傳素王微旨，則知懲勸之道，教化之本，周孔之標度，盡在於詩矣。顧詩之言，惡可容易而語乎。釋門高德顏公尚爲詩，不入聲相得失哀樂怨歡，直以清寂景搆成數百篇，其音清以和，其氣剛以達，妙出無象，虛涵不爲，冷然若懸，末扣而響，信其功之妙也，不可得而稱矣。信其旨之深也，不可舉而言矣。嗚呼，河漢蕩蕩而東，人見其浮重載矣，不知其所以浮者何也。雅頌郁郁而南，人見其化

夷俗矣，不知其所以化者何也。吾師復不拔於彼植於此，其所以者何也。詞常蒐文獵儒，乘邱索穴，睹師之作，異而序之不足，舉師之美，爲後人宗旨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僧尚顏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尚顏供奉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僧尚顏《荆門集》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人雜集（于武陵、唐求、曹唐、尚顏、司馬禮、顧非熊、許棠、孟貫、許琳、無名氏）》。

《國史經籍志》卷五 《尚顏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僧尚顏供奉集》一卷。

藝文

吴融《寄尚顏師》 僧中難得靜，靜得是吾師。到闕不求紫，歸山祇愛詩。臨風翹雪足，向日剃霜髭。自歎眠漳久，雙林動所思。

裴説《寄僧尚顏》 曾居五老峰，所得共誰同。才大天全與，吟精楚欲空，客來庭減日，鳥過竹生風。早晚搖輕拂，重歸瀑布中。

鄭谷《贈尚顏上人》 相尋喜可知，放錫便論詩。酷愛山兼水，唯應我與師。風雷吟不覺，猿鶴老爲期。近輩推棲白，其如趣向卑。

齊己《聞尚顏下世》 嶽僧傳的信，聞在麓山亡。郡有爲詩客，誰來一影堂。夢休尋灞滻，跡已絕瀟湘。遠憶同吟石，新秋檜柏涼。

又《酬尚顏上人》 紫綬蒼髭百歲侵，綠苔芳草遶階深。不妨好鳥喧高卧，切忌閒人聒正吟。魯鼎寂寥休辨口，劫灰銷變莫宣心。還憐我有冥搜癖，時把新詩過竹尋。

又《春寄尚顏》（存目）

又《聞尚顏上人創居有寄》 麓山南面橘洲西，別搆新齋與竹齊。野客已聞將鶴贈，江僧未説有詩題。窗臨杳靄寒千嶂，枕遍潺湲月一溪。可想乍移禪榻處，松陰冷溼壁新泥。

又《寄尚顏》（公受徐州薛尚書見知） 莫向孤峰道息機，有人偷眼羨吾師。滿身光化年前寵，幾軸開平歲裏詩。北闕故人隨喪亂，南山舊寺在參差。清吟但憶徐方政，應恨當時不見詩。

又《酬尚韻》 取盡風騷妙，名高身倍閒。久離王者闕，欲向祖師山。幕府秋招去，溪鄰日望還。伊余豈酬敵，來往踏苔斑。

薛廷珪

傳記

《舊五代史·唐書·薛廷珪傳》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爲祕書監，以才名著于時。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洛陽，徵爲禮部侍郎。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入梁爲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眞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永樂大典》卷二一三六七）

紀事

《北夢瑣言》卷五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

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

《登科記考》卷二四天祐三年　知貢舉：吏部侍郎薛廷珪。

又卷二五貞明三年　知貢舉：禮部尚書薛廷珪。（《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題云：「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權知貢舉、上柱國臣薛廷珪奉敕撰。」按，碑立於貞明二年十一月，是廷珪知三年舉矣。）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薛廷珪文集》一卷。《鳳閣書詞》十卷，薛廷珪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廷珪《鳳閣書詞》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薛廷珪《鳳閣書詞》十卷。

又《藝文志八》　薛廷珪《克家志》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廷珪集》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薛廷珪《鳳閣集》十卷，《克家志》五卷。（案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眞珠簾》等賦，爲時人所賞。廷珪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曰《克家志》。）

李襲吉 李習吉

傳　記

《新五代史・唐臣傳・李襲吉》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摧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

紀　事

《北夢瑣言》卷一四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嘗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略】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又卷一七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記》引《文昌雜録》　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襲吉表狀》三卷。案：李襲吉，武皇記室，以書檄擅名一時。

韓定辭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北夢瑣言》　唐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巖嵇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雖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彧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彧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彧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淸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彧：「巖嵇之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蘇軾《書韓定辭馬郁詩》（存目）

《池北偶談·談獻六》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爲鎭、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尙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爲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庶子府君，歷仕鎭帥王紹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爲鼓城令，即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

馬彧 馬郁

《贈韓定辭》《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閒評》：蘇東坡嘗記韓定辭爲鎭州書記，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客馬都延接，馬有詩云：「別後巖嵇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然「巖嵇」二字，《緗素雜記》自音作「權嵇」，用此二字，則平側不順，不可讀，恐是故作「務權」用之，顚倒其二字，亦如蘇東坡龍井作「井龍」，黃太史西巴作「巴西」也邪。不然，何謬誤如此也。《唐音癸籤·詁箋一》巖嵇山：唐末盧龍幕客馬彧與鎭州幕客韓定辭以學問相試。彧贈定辭詩：「別後巖嵇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巖嵇山，地志無考。今按，《顏氏家訓》：栢人城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今猶有堯祠在焉，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及李普濟爲有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見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古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曰：「土有巖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巖務山也。巖字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嘆。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今彧詩作「巖嵇」，與《家訓》異。考韻書，嵇嵇磬務通作旄，前高後下丘名也。謨袍、耳由、亡付三切俱通。《漁洋詩話》卷中：馬彧贈韓定辭詩：「別後巖嵇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闞駰《九州志》謂即大麓，世俗呼爲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同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爲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巖嵇山，王喬所仙。』巖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邱之旄也。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云：『巖務之精。』謂此也。」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定辭即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亦失於考據矣。

《舊五代史·唐書·馬郁傳》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爲幽州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

室，即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永樂大典》卷三三九四。）嘗聘王鎔於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永樂大典》卷一四八二八。）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韡中出一鐵槌，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俊率如此。（《冊府元龜》卷八五五。）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欷歔，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但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衷懷嗚咽，竟卒于太原。（《冊府元龜》卷九五三）

《補侍兒小名録》引《耳目記》 趙王鎔命馬彧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彧即命筆授毫，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邈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彧載以歸。

《唐詩紀事・韓定辭馬彧》（存目）

《北夢瑣言》卷一三 有馬郁者，少負文藝，（李）匡威曾問其年，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郁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馬郁表狀》一卷。案：郁，劉仁恭記室，有盛名。

趙光逢

傳記

《新五代史・唐六臣傳・趙光逢》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適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九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敭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唐摭言・雜記》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封舜卿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 舜卿字贊聖。

《舊五代史・唐書・封舜卿傳》 封舜卿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略】莊宗同光已來，累歷清顯。封氏自太和以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渭，昭宗遷雒時，爲翰林學士，舜卿爲中書舍人，叔姪對掌內外制。

《北夢瑣言》卷一九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釋智暉

《宋高僧傳・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 釋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之心，不狎童遊，動循天分。欻遇圭峰溫禪師，氣貌瑰偉，虛心體道，趁其門者，淑慝旌別矣。謂暉曰：「子實材器多能之士也。」請祈攝受，二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奇。山中闃然，曾無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亘通，日誦百千言，義味隨嚼。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雅》之體。翰墨工外，小筆尤嘉，粉壁興酣，雲山在掌。恆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對壁連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眞放達之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屩而至，歷覽市朝。意住則留，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旨於曹溪，寧勞一宿；訪神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采藥於山谷，救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務。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于帝京，顧諸梵宮，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于洛洲，鑿戶爲室，界南北岸，葺數畝之宮，示以標牓，召其樂福業者占之。未朞漸構，欲閏皆周，浴具僧坊，奐焉有序。【略】其或供僧向暇，吟詠餘閑，則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峰，凝神邈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凜冽矣。加復運思奇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應眞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幷觀自在堂彌年完備。時楊侍郎凝式致政佯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暉，爲作碑頌德。莫測所終。

《景德傳燈錄》卷二〇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咸秦高氏子。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略】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幷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趺坐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五燈會元・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存目）

釋修睦

李咸用《讀修睦上人歌篇》 李白亡、李賀死，陳陶、趙睦尋相次。須知代不乏騷人，貫休之後，惟修睦而已矣。睦公睦公眞可畏，開口向人無所忌。才似煙霞生則媚，直如屈軼佞則指。意下紛紛造化機，筆頭滴滴文章髓。明月清風三十年，被君驅使如奴婢。勸君休，莫容易，世俗由來稀則貴。珊瑚高架五雲毫，小小不須煩藻思。

《宿岳陽開元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六句亦眼前事，但下得着，自然好。紀昀評：此評是，出句亦好。

《題田道者院》《宋高僧傳・梁廬山雙溪院國道者》：脩睦僧正恒傾意奉重，詩贈國公云：「入門空寂寂，眞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見，無心人謂癡。」

《宋高僧傳・唐洪州開元寺棲隱》 釋棲隱，字巨徵，姓徐氏。【略】平常與貫休、處默、脩睦爲詩道之遊。

《唐音癸籤・談叢五》 修睦赴僞吳之辟，與朱瑾同及於禍。

《崇文總目》卷五 《僧修睦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 《僧修睦集》。

《通志・藝文略八》 《修睦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脩睦《東林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僧修睦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修睦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僧修睦《東林集》一卷。

齊己《送東林寺睦公往吳國》 八月江行好，風帆日夜飄。煙霞經北固，禾黍過南朝。社客無宗炳，詩家有鮑昭。莫因賢相請，不返舊山椒。

釋棲一

論述

《武昌懷古》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代君臣」，字法，「悄然」，字法。此亦只是平平句，卻爲字法驚人，使我不樂移時也。「話遍山川」妙。如某泉是某公飲馬泉，某石是某王試劍石。「閑」字妙，仔細聽之，直是並無交涉。「幾何日」「七百年」妙。順流下來，眞乃不過瞬眼，逆推轉去，卻已遙遙甚久。蓋一切世間，總被公六字題破也。至於三承「一代君臣」，四承「盡悄然」，想人皆知之。（後解）後解自「蟬響」至「蘆花」，凡二十五字，皆寫「悄然」，卻將「一釣船」三字，寫「一代君臣」，使人有眼淚亦復不能落。此又唐一代人並未曾有之極筆矣。

《懷廬山舊隱》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落手七字，寫出異樣妙麗，於是二句之「悔」下，只是此七字，三四之「來心上」、「在眼前」，亦只是此七字。坡翁每云「作詩如救火捕賊」。此七字斗地刺眼來時，便是如火如賊，既被捉住，早一切都畢也。（後解）「書架」十四字，不曉詩人，謂之寫景，殊不見其中間有「知」字、「定」字，如何都是景耶。須知此二句便是末句之「二十年」字。從來律詩五六法如此，不如此不復成後解。

藝文

貫休《懷武昌棲一二首》 常憶能吟一，房連古帝墟。無端多忤物，唯我獨知渠。病愈囊空後，神清木落初。祇因烽火起，書札自茲疏。 清風江上月，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寂寥從鬼出，蒼翠到門深。惟有雙峰寺，時時獨去尋。

又《寄棲一上人》 花塹接滄洲，陰雲閒楚丘。雨聲雖到夜，吟味不如秋。古屋藏花鴿，荒園聚亂流。無機心便是，何用話歸休。

又《秋末寄武昌一公》 見說武昌江上住，柏枯槐朽戰時風。知師詩癖難醫也，霜灑蘆花明月中。

于兢

傳記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 兢字德源。

《舊五代史・梁書・末帝紀上》 （乾化四年）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爲工部侍郎，尋貶萊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遷改故也。

紀事

《圖畫見聞誌》卷二《紀藝上》 梁相國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睹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乃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眞矣。後遂酷思無倦，動必增奇。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含毫。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灑，展處蝶爭來。」有寫生全本，折枝傳於世。

貫休《送于兢補闕赴京》 亂離吾道在，不覺到清時。得句下雪岳，送君登玉墀。冷驚蟬韻斷，涼觸火雲隳。倘遇南來使，無忘問所之。

又《晚春寄吴融于兢二侍郎》 白頭爲遠客，常憶白雲間。祇覺老轉老，不知閑是閑。花含宜細雨，室冷是深山。唯有霜臺客，依依是往還。

李夢符

《江淮異人録》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于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詩話總龜·狂放門》引《詩史》 鍾傳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放蕩酣飲，好事者與語，應口成詩。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人謂傳曰：「夢符吾弟，請遣歸。」鍾令求於市邸，人曰：「夜來不歸，不知所之。」有《回常學士》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眞，【略】。」

又《神仙門上》引《郡閣雅談》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略】。」又曰：「漁弟漁兄善到來，【略】。」察考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遂不敢復問。或抱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在。

豆盧革

《舊五代史·唐書·豆盧革傳》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革少值亂離，避地鄜、延，轉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略】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駮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諳事體，與己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又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弘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易市恩，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爲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候旄鉞，數日無耗，爲親友促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候新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狀。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貶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圜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於君無禮，舉世寧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正初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紊大綱。叙蔭貪榮，亂兒孫於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身名。醜行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並所在馳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子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永樂大典》卷二二一四）

《舊五代史考異》 案《寶眞齋法書贊》載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畿甸間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

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罟，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顓面正朝者，不能致褫鞏之誅，而反竊貢秉旄之佞，唐之不競，有自來矣。

敬新磨

傳記

《新五代史・伶官傳・敬新磨》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九 明宗戒秦王從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五代史補》卷二 敬新磨，河東人。爲伶官，大爲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爲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衆，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相與訴於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爲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對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爲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敬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謔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游宦紀聞》卷一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昌陽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唐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我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暇尋問質究。偶見《嶺南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色，圓長，中黑。與眞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爲非眞目也。」

《東皋雜録》卷一 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兒。口號：「六

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王緘

《舊五代史・唐書・王緘傳》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案《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舊五代史考異》）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於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永樂大典》卷六八五〇）

《冊府元龜・帝王部・求舊二》 緘，燕人，初爲劉仁恭幕吏。天祐四年，仁恭遣緘使鳳翔，路由太原。及復命，燕、晉不通。帝留之，言不遜，命系于獄。尋脫之，署巡官，帝待之甚厚。時有馬郁者，亦仁恭之幕賓也。【略】晉帝以郁爲留守判官。

又《幕府部・辟署四》 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 緘字方舉，隋州司馬。

李雄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下》 太常寺協律郎雄。

《郡齋讀書志・鼎國詩三卷》 右後唐李雄撰。雄，洛鞏人。莊宗同光甲申歲，遊金陵、成都、鄴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

《宋史・藝文志七》《李雄詩》三卷。

唐朝美

《清異録》卷上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箇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軟金盃。

何澤

《新五代史・雜傳・何澤》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脩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

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唐摭言・表薦及第》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峰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鼇鼇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恃權，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十國春秋・南漢・何澤傳》 何澤，韶州曲江人也。事烈宗，爲清海軍從事。長於詩賦，有俊才。子成裕尤工小詞。入周，與陶穀齊名。（按《通鑑註》及《歐陽史》，唐莊宗時洛陽令何澤，係廣州人。先時清海節度使劉陟薦於梁，擢進士第，後歷唐、晉，官至太常少卿，中間爵里不同，似非一人也，姑爲闕疑。）

高　輦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四年十一月）丁酉，勅秦王府官屬，除諮議參軍高輦已處斬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配武州，祕書監兼秦王傅劉贊配嵐州，河南少尹劉陟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還。

又《李從榮傳》 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於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冊府元龜》卷二七〇）

《五代史補》卷二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爲推官。輦尤能爲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爲，皆不悅。於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爲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眞僞，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壯之。

《崇文總目》《高輦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高輦《崑玉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輦《丹臺集》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高輦《崑玉集》一卷。

楊　氏 李嗣昭妻

《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 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人楊氏所生。（案：嗣昭有子七人，《薛史》僅言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據繼韜附傳，有弟繼達，合數之恰得七人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永樂大典》卷一〇三八九）

又《李繼韜傳》 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於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

又《晉書・李繼忠傳》 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於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於巾屨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

郡，皆楊氏之力也。（均同前）

《山右金石記》卷九《硤石山楊夫人摩崖詩刻》引《鳳臺縣志》　石壁刻「唐天佑丙子歲六月十四日離府，至中旬巡祀到此，登陟硤石山，偶上先師擲筆臺，眺觀景象，爲詩上碣。弘農郡夫人述。」

郭廷誨

《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譌下》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高〕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惑於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鑒》全據此書，蓋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涑水。故唐末五代，不及致詳耶。（又唐人評隱，以落魄故好訕謗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舊五代史・唐書・郭崇韜傳》　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於蜀。

《新唐書・藝文志二》　郭廷誨《廣陵妖亂志》三卷（高駢事）。

《直齋書錄解題・偽史類》　《廣陵妖亂志》三卷。唐晉陽（鄭）〔郭〕（廷）〔廷〕誨撰。言高駢、呂用之、畢師鐸等事。

《宋史・藝文志二》　郭廷誨《妖亂志》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廣陵妖亂志》一卷。

李　堯

《北夢瑣言》卷七　有朝官李堯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爲人所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家溺死焉。唯妳嫗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略】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讖焉。

《新五代史・雜傳・李崧》　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

王仲舉

《詩話總龜・紀夢門下》引《青瑣集》　王仲舉，營道人，母嘗夢挾仲舉入月。仲舉修進士業，長興（化）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外拋漁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全，亦中進士第，乃挾兩子入月之祥。

馮道幕客

《詩話總龜・譏誚門上》引《古今詩話》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略】。」瀛王遽罷其請，出己俸重修。

石重貴

《新五代史・晉出帝紀》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爲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敎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

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爲廣晉尹，徙封齊王。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略】（開運三年十二月）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又《晉高祖皇后李氏》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略】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略】。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略】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清異錄》卷上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語。《詠天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

崔 梲

《舊五代史・晉書・崔梲傳》 崔梲，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略】梲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梲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梲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

李花開

《五代史補》卷五 李相穀嘗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穀嘆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韓 敞

《清異錄》卷上 書空匠者，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賦秋雁，族子祕書丞敞先就，詩曰：「天掃閒雲秋淨時，書空匠者最相宜。」云云。

賈 緯

《新五代史・雜傳・賈緯》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略】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彊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與脩《唐書》。【略】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

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崇文總目》卷五** 《賈緯文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編年類**》《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爲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缺也。雖論次多缺誤，而事迹麤存，亦有補於史氏。

又《起居注類》 《晉少帝實錄》二十卷。監修竇正固，史官賈緯、王伸、竇儼等撰。又：《漢高祖實錄》十七卷。監修蘇逢吉，史官賈緯等撰，乾祐二年上。

《**宋史・藝文志二**》 賈緯《備史》六卷、《史系》二十卷。

又《藝文志七》 《草堂集》二十卷、又《續草堂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賈緯集》二十卷，又《續草堂集》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賈緯《草堂集》二十五卷、《續草堂集》十五卷。

陶晟

《**洛陽縉紳舊聞記・陶副車求薦見忌**》 陶晟，虢州人，少讀書業文，尤長於詩。五十餘，恥無成，遂求隸虢之右職，相次爲步使。虢，陝之屬郡，使府藉其才幹，召置陝城久之。【略】後出爲蕃方副車軍司馬焉，終於荆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公溥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

孟貫

論述

楊浚《論次閩詩》 徽之巨眼識風塵，野鶴閒雲自在身。一例詩窮明主棄，襄陽以後有傳人。

《**寄山中高逸人**》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弼：爲前虛後實體。徐充曰：中兩聯俱工。周珽曰：前六句羨美之詞，結致寄憶之情也。

紀事

《**江南野史・孟貫**》 孟貫，世居嶺表，爲建陽人。少好學，出游廬山，與江泊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爲者。顯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棲隱洞譚先生》詩句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如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詩史**》 閩嶺孟貫，爲性疏野，不以名宦爲意，喜篇章。大諫楊徽之稱之，如《寄張山人草堂》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孟浩然》引《漫叟詩話**》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唐才子傳・孟貫》　貫，閩中人。【略】周世宗幸廣陵，貫時大有詩價，世宗聞之，因繕錄一卷獻上，首篇書《貽譚先生》【略】。不復終卷，賜釋褐進士，虛名而已，不知其終。

著　録

《百川書志》卷一四　《孟貫集》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唐人雜集・孟貫》。

《述古堂藏書目》《孟貫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孟貫》。又：《唐六家詩（四本）・孟貫》。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孟一之詩集》一卷，孟貫。

譚用之

論　述

綜　論

《一瓢詩話》　譚用之最多杜撰句法，硬用事實；偶有不杜撰、不硬用處，便佳。

《唐詩摘抄》卷三　胡元瑞謂譚爲宋人，《鼓吹》誤改。予謂此君果係宋人，宋朝諸公詩話曾未及之，且聲調自屬晚唐，與宋詩氣味有別，其爲唐人無疑也。

《全五代詩・譚用之》引《吟窗雜録》　用之有《貽僧》句云：「流水物情諳世態，落花春夢壓塵芳。」《宿西溪隱士》云：「織檻錦紋苔作結，墮書花印菊初殘。」皆佳句也。

分　論

《贈索處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看來一二是懊悔語，言當時若不通籍，必得相從至今。乃三四卻又不說所以欲相從者何故，又只自叙云：我如果得相從，便當盡卷所學，無冬無春，休去歇去，以爲一生勝算云爾。則是一二不懊悔不「得尋君水石邊」，正懊悔誤「將桂子種諸天」也。（又金釋弓補註：「和霧」言一總無人識得也，「抱珠」言我只自愛我寶也。）（後解）五六只作遙呼處士。遙呼之也者，欲問其知我不知我，而遂告以昔年桂子人，今日只是落花人，爲懊悔之至也。看他特地用「宰相」、「眞官」字，指東罵西，妙妙。亦不減唐初人妙筆。《唐詩摘抄》卷三：首句喻求名也，言使己不爲浮名所誤，則長得與處士追隨；今既不能，則視處士之高，如龍眼豹隱；求之古人，則陶隱居、葛仙翁不是過。此別之後，逢時遇景，但有相思，水石間尋。斯願莫遂，豈能已于惆悵乎。結「落花前」，春時；「水寒烟澹」，則秋冬之際：此蓋言逢時遇景，無不相思耳。《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解是篇者謂一二是寫處士絕意功名，得以長尋水石，似矣。細玩語意，卻似譚公自謂。當時若不將桂子種諸天，我得長尋處士於水石邊，如此看來方與通篇神理關合。三四即承此意來，言若得長尋，則夜寒和霧，冬可以相從也，春暖抱珠，春可以相從也。五六方寫贈意，謂處士無意於時，而處士實同山中之宰相。謂處士取重於世，而處士已爲洞裏之眞人，末以相思惆悵作結，正與起二句意相應。「和霧」言一總無人識得也，「抱珠」言我只自愛我寶也。

《別洛下一二知己》《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詩用之在洛中別知己而往仕西蜀也。朱三錫評：前四句寫洛下知己，後四句寫別。「照雪袍」，言洛下近君之光榮也，「憶波濤」，言洛下仕路之崎嶇也。三四皆承寫「憶波濤」意。五六寫別後道路之險而且高，爲幽求子所見笑者，即此。結語雖屬謙詞，亦有不滿於仕路之意。

《約張處士游梁》《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言與君莫效小節不仕，徒抱一經而老也。朱三錫評：題曰「約處士遊梁」，便有一段不拘小節、逢

時行道氣槩。讀起二語可知。三四即承此意來，五六之「龍變劍橫」，即七八之「干時」致「太平」也。

《**送友人歸青社**》《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當是送人歸而就試也。朱三錫評：絕好一首送友東歸就試詩。

《**送丁道士歸南中**》《唐詩摘抄》卷三：前半言其出游，踪迹無定，後半言其歸隱，蹤迹難尋。《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前四句寫丁道士，後四句寫送歸南中。

《**月夜懷友人**》《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起二句便切月下懷友，三四皆寄懷也，五六又推原所以寄懷之故，以冀其清風攜手耳。

《**閑居寄陳山人**》《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以譚公而閒居原非本意，故開口便說損性靈也。「曉鐘」、「秋雨」，皆閒居情事，皆損性靈情事，「綠酒」、「青山」，皆所以消閒而不得閒名者，必如先生之心全太古，名似浮萍，乃爲庶幾耳。

《**憶南中**》《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碧江」、「雲門」，皆南中之地，「學禪青石寺」、「共醉落花村」，皆南中之事，皆別後追憶也。湘妃竹、杜宇禽、「采薇收橘」，皆南中之物，總因未棹扁舟，回首茫茫，故曰「不堪論」也。

《**寄友人**》《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倦於仕宦，述意以寄友人也。朱三錫評：題曰「寄友人」，雖無姓名，必是夙昔知己，急欲將心中未慊之事，未遂之願，向好友一一言之，奈故人遠別，後會無期。三曰「來卻易」、四曰「見何難」即此意也。然我與君雖當分手，故人千里，寸心相照，風月生涯，松筠舊盟，始終不改，其初曰「早晚」、曰「重對」，猶云晤期亦不甚遠耳。

《**別江上一二友生**》《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友生」皆求名之人，「別友生」，是送友生之行。一二皆策其行也，三四即承次句意，五六是預期之詞，以起下「他日」、「看取」，意言得意之後，莫忘故舊，不勉叮嚀一番也。

《**寄岐山林逢吉明府**》《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寫其地，二寫其人，「鸚鵡」「鳳凰」承首句，「百里」「三年」，承次句，「分百里」，言其大才而小用，「過三年」言其久治而化成。五六言有此美俗，又得此善政，眞可晏眠而治矣。莫役一結趣甚。《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頷頸兩聯，如二句一意，無異車前騶仗，有何生氣。唐賢之可法者，如【略】譚用之「鸚鵡語中分百里，鳳凰聲裏住三年」，皆神韻天成，變化不測。

《**感懷呈所知**》《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無端思歸者，惟自傷流落之故，自傷流落者，惟無人薦引之故。「思梓澤」、「夢臨邛」，皆流落無聊之況也。五惜別，六傷老。「休歌白石爛」、「歸去卧羣峰」，正爲惜別傷老之故，且與起意相照。

《**江上聞笛**》《唐詩摘抄》卷三：尾聯見意。起調甚高，故三、四輕接；五、六又叫起。起句實作，故三、四宕開；五、六又粘合。章法之開合，聲調之抑揚，皆細加消息而出。《唐詩鼓吹》卷九　朱三錫評：譚公久困於時，胸中先有一腔怨恨，忽於江上聞笛，不覺悵然驚心。一起「誰爲」二字，有無限不平之意。風寫「闇闔」，紀其時也，月寫「姑蘇」紀其地也。「涵野渡」、「動江城」，美其聲也。七八用反言作結，其思鄉望國之念，有難以言盡者矣。

《**幽居寄李祕書**》《十駕齋養新錄・一集中重複句》：「看盡好花春卧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略】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秋日圃田送人隨計**》《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隨計即計偕之意，此乃送人而期其成名也。朱三錫評：前四句送之之詞，後四句勉之之詞。

《**途次宿友人別墅**》《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此是譚公一路驅馳勞頓，偶過其地，偶然止宿，非特地奉訪而來，故以「千里夢勞」作起。次曰「豈知」，明明是不期遇而遇，不期宿而宿也。三四寫別墅之景，即雲館共蕭騷之趣況。五蠻酒味長，言止兩人共飲，知己相叙也。六蜀琴弦高，言止兩人靜坐，知音相對也。此即閒招隱之情事。「金盤」、「錯刀」皆文章點染耳。

《**寄孟進士**》《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將池塘春草，興起故人，曰「依舊」，思故人也。曰「憶山陽」，故人思我也。三言曾接進士書回，四言昔曾逢進士曲罷。「江帆暮」、「海樹蒼」，即書回曲罷之時也。五「吟」，用之自吟也。六「醉」，用之自醉也。「思桂渚」、「夢餘杭」又即進士所居所遊之地，而思之也。七八并及南國知交，以寄相思之切耳。

《**寄閻記室**》《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是一首通套寄候人之作，然亦有致。

《**幽居寄李祕書**》《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阻烟波」曰「幾年」，言辭帝里已久矣。「叩角歌」，自傷貧賤也，因明時而不敢自傷，蓋傷之至也。三四承寫「阻烟波」，皆幽居之事。曰「看盡好花春卧穩」，則看非一日而卧亦非

一日矣。曰「醉殘紅日夜吟多」，則醉非一日而吟亦非一日矣。此皆寫「幾年」二字也。五六至末，又即眼前昨夜之景，以寫幽居寄懷耳。

《貽釣魚李處士》《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幅秋江釣魚圖，字字入畫。

《河橋樓賦得群公夜讌》《唐詩鼓吹》卷九　朱三錫評：題是「河橋樓夜讌」耳，未知何時，故起手先提時令，此唐人做詩第一章法也。次寫讌，三四承之，確是河橋樓夜讌。五六極寫羣公杯酒之樂，談論之妙，故用德星聚事作結耳。

《寄左先輩》《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特地寫一神仙，一忽將先輩平壓之。此若非七八仍結神仙，則竟可謂之浪筆也。三是寫先輩內叩之有如此，四是寫先輩外望之又如此。今人最苦是胸中無有，又苦是胸中乍有，即又早已面上都有。然則此十四字，雖欲不謂之神仙，亦不可得也，誰數「紫簫」、「白鶴」何物哉。「蘭塘」五字，只是囫圇寫一先輩，其「何似」二字，必用「萬卷」十四字銷釋。（後解）五寫晝飲，六寫夜眠。何用多誇，須要知此必是胸中萬卷人，然後能爲此。此間有大段難着力處，是故爲足述也。七八學取李太白，學其浩然之氣，不是學其爛醉也。（又金釋弓補註：高一步詩，每遭低一步人說壞。如此等詩，今日初洗出。）《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起句先引一神仙，二隨口接寫先輩，曰「何似」，言先輩是即神仙也。三四承寫先輩胸羅萬卷藏書，取之不窮，叩之不竭，外望一泓清水，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今人最苦是胸中毫無所有，又苦是胸中略有所有，而神氣早已無一不有，如此，寫先輩即欲不謂之神仙，不可也。五六即學取青蓮學士處，杯酒作神仙，正與首句相應。

《貽費道人》《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南浦」，道人之所居，「葛衣紗帽」道人之所服，「誰如」者，極稱之詞也。「傲烟霞」是一篇之主。三四是寄傲之樂事，五六是寄傲之襟懷，末則贈道人之通套話耳。

《寄許下前館記王侍御》《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此譚公因舊遊而追寄也。起手曰「得娛賓」，則主人之賢可知。又曰「共好春」，正其娛賓之實際也。三「泛羽觴」，四「題瑤句」，皆承寫「共好春」來。五「花憐遊騎」，六「草戀征車」，即昔年鄭南陌上之風月也。王孫草上，少女風前，此等景況，不知更屬誰人耳。

《春日期巢湖舊事》《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首四句追言巢湖舊事也。昔當燕掠紅香之日，朋輩相集，如仙侶之相携而至，其花則宛然韋郎之曲，其竹則彷彿白帝之溪，因思世之富貴萬場，總歸於飲酒之樂，是非千載，皆逐於落花之中，所以開元之世，繁華富貴不知其幾，莫不形消影滅，只有春花泣露，向日低垂耳。其能不念舊遊而興感哉。

《再遊韋曲山寺》《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看韋曲山寺前，衆山環列，高者鵲巖，低者太白，春塘一帶，掩映如畫，自是絕好景致。三四即畧畫春塘也，五六推開一步，又舉古今盛衰，而槩言之，以誌不堪回首之意，正寫「再遊」二字耳。

《寄徐拾遺》《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望拾遺薦拔也。朱三錫評：前四句譚公自寫，後四句寫徐拾遺。一二言我生不逢時，身世多違，不無想望於拾遺也。三是相望之深，四是相見之難。五六言拾遺有補天激潤之功，更宜修舉遺事。「莫教」一結，是明明懇其薦拔耳。

《秋宿湘江遇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前解只一句七字寫遇雨，其餘卻是寫自己胸前一段意思。言以夜猶起舞之人，而今滯於芙蓉國下，薜荔村中，敬問蒼天，是何道理乎。若說只是雨景，便不是律詩。（後解）後解又透過《離騷》《漁父》篇一層。五六言尋常不相惜何足怪，七八言乃至漁父亦不與語。此其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眞可爲之痛哭也。《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只一首「秋宿湘江遇雨」詩耳，若作詩者，只就雨景寫去，有何情趣。若讀詩者，竟作雨景看去，有何意味。看他起手二語，便將胸前一段抑鬱無聊之意，揮灑而出。三四言今夜夢魂欲舞之人，尚滯於芙蓉國畔，霹靂村中，不是空空單寫雨景也。五忽轉到鄉思，六又感及旅遊，言世無知己，阻雨江邊，形容憔悴，即江上漁父過而不問。七八一結，一以見我之窮途潦倒，往來之人不相聞問，一以見漁父之長笛一聲，自歸島門，我反不如此人之不識不知，自在快活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譚用之「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之類是也。

《渭城春晚》《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在秦地睹景而思故園也。朱三錫評：「秦樹」渭城之樹，「香風烟暖」渭城晚色，「思依依」即渭城春晚客思也。三四皆「思依依」之情景。五折柳釣鄉之柳，六弄花釣鄉之花，曰「正堪」，言此際正可憑晚檻而吟也。曰「何處」，言無處可以對殘暉而醉也。消息

既斷，碧雲自飛，其將何以爲情耶。若將晚檻殘暉再寫渭城，則既曰夜靜月初上矣，又曰「何處醉殘暉」是成何詩哉。

《山中春晚寄賈員外》《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二言自己不能奮翼遠舉，而退於山中。三四述山中之景，寓坐卧自得之致。五六叙山中之事，寓松竹不改之意。七之所云「知己」，正在此也。久闊思叙，故有是寄耳。

《江邊秋夕》《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二寫僧之歸南。三四寫歸途之情景。五六至末，寫其既歸之情事耳。友人謂予曰：唐末詩太傷雕琢，然讀此等詩，亦自儁永可喜。

《江館秋夕》《唐詩鼓吹》卷九朱三錫評：一二「秋夕」也，三四「江館秋夕」也。「滿窗謝練」，是月，反曰「江風白」。「一枕齊紈」，是風，反曰「海月明」何故？蓋江上之月因風清，而倍覺其明，江上之風因月朗，而倍覺其清。此唐人翻常意爲新意，精於寫景處也。五六皆秋景，即八之「牢落」二字意，當此牢落之際，陽關疊唱，鄉思其何能已乎。

《秋夜同友人話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詩我每嫌其大有鬼氣，然而洵是佳作也。一句寫是夜夜坐，轉坐轉深。二句寫故人相對，一無所有。夫深夜久坐，最苦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有，最苦是深夜久坐。乃今相對是故人，既不得不久坐，而坐來是窮主，又終竟無所有。以此思不樂，誠乃不樂不啻也。三四又承二，極寫一無所有之實況也。「浮世」之爲言亦不久生也。而今猶生於此，是豈多有受用。不過數莖白髮，猶戴髑髏耳。「故人」之爲言並非他人也。而今以何相共，我安所得他物。只有一盞寒燈，靜照雙影耳。讀此等詩，不惟今夜遍身不快，多恐明日尚逢不祥，用是凡幾番欲刪去之。（後解）後解特地轉筆作好語，然涼嶠暖江，終然鬼氣。我幾番欲刪，而猶故存之，亦爲其分解明白矣。《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此與友人話舊感懷而思鄉也。朱三錫評：前四句寫「秋夜同友人」，後四句寫「話舊」。一二言時當秋夜，故人相對，囊空如洗，深可慨也。三四承之，言數莖白髮，一盞寒燈，故人所共者，止此而已。五六特地轉筆作好語，言昔與君對月而吟，泛江而釣，曾與烟霞作伴，何不同歸依舊爲近鄰耶。此亦懊恨之至，困極無聊之思也。

《寄王侍御》《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王侍御罷官而歸，故用之寄以此詩也。朱三錫評：細玩詩意，必王侍御當日著有功勞，受屈罷官，故曰「誰知」也。三四即承此意來，然君子知幾達變，貴乎因時，五「知夜至」，六「識秋來」，是援引以慰侍御耳，況乎田園之樂，儘足自娛，又何惆悵乎。

《別何處士陵俊老》《唐詩鼓吹》卷九廖文炳解：首言世人躭於名利，如夢未醒，君則如羲皇上人，醒然獨覺，且如東陵邵平，辭榮就隱，異於流輩，眞天上麒麟也。以余想厥高踪，如龍處穴中，而山洞清冷，鰲藏淵內，而波水澄清，其與夫耽耽逐逐者不啻倍蓰已。余也逢時無術，耻終老於林泉，豪氣未除，慙上干於牛斗，求如君之高致無有也。於是循仰清風，宜垂史冊，將誰傍巢由而寫其姓名耶。或謂首句貼何處士，次句貼陵俊老。朱三錫評：前四句寫二公，後四句自寫。

紀事

《十國春秋·北漢·王景絶傳》王景絶，太原人。少客燕地，感家世儒者，不當用材武進，乃南遊嵩、洛，得譚用之爲友，以文章相砥礪，寢以文稱。

《宋史·文苑傳·馬應》穎贄、董淳、劉從義善爲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牋啓。贄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纘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譚藏用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譚藏用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譚藏用詩》一卷。又，《譚用之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譚藏用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譚藏用詩集一卷集外詩一卷》舊本題唐譚用之撰。用之字藏用，其履貫時代不見於史。《新唐書·藝文志》載有《譚藏用詩》一卷，次於劉言史、黃滔之前。《全唐詩》亦載用之詩一卷，謂爲五

代末人。而《宋史・文苑傳》又云「開寶初，有穎贄、劉從義善爲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箋啓」，則又當爲宋初人。厲鶚《宋詩紀事》遂系之於宋。衆說紛紛，莫能考定。

《**補五代史藝文志**》《譚藏用詩》一卷。又，《譚用之詩》一卷。

劉兼

論述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 劉兼云：「處處落花春寂寂，時時中酒病懨懨。」雖軟弱，亦纖麗有情。又云：「花落青苔錦數重，書淫不覺避春慵。」「書淫」二字亦可喜。

《**載酒園詩話又編・劉兼**》《紀事》、《品彙》俱無劉兼姓名。詩雖不高，頗有逸致，如「蓮塘小飲香隨艇，月榭高吟水壓天」，「白鷺獨飄山面雪，紅蕖全謝鏡心香」，語俱可觀。《春怨》尤佳：「繡林紅岸落花鈿，故去新來感自然。絕塞杪春悲漢月，長林深夜泣湘絃。錦書雁斷應難寄，菱鏡鸞孤貌可憐。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纔別戍樓邊。」風調翩翩，可爲韓致堯之驂乘。

《**夢歸故園**》《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桐葉」、「菱花」，一眞一假，驟然讀之，使人眼迷。此是夢歸故園之因，定不可不先寫也。再陪「夜窗颯颯」七字，寫欲入夢猶未入夢時。至「秋枕迢迢」七字，則竟入夢矣。其妙可想也。（後解）五六一聯十四字，竟公然寫出一夢，不因「覺來」句急明，幾使人無路可見。（又金釋弓補註：若作中四句讀，則夜窗、秋枕、臨水、隔溪，如何成列。）

《**征婦怨**》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界》：徐凝《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略】然觀《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則是凝所云「界破」，其亦有本矣。【略】劉兼《征婦怨》云：「玉筯闌干界粉腮。」則又脫胎於《瀑布》耶。

傳記

《**全五代詩・周・劉兼**》 兼，長安人，周末時官榮州刺史。（胡震亨云：雲間朱氏，得宋刻《唐百家詩》，兼集中有《長春節詩》，爲宋太祖誕日。蓋五代人而入宋者。）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四** 《劉兼集》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唐三十家詩（十本）・劉兼》。

陶彝

《**清異録**》**卷下** 猶子彝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茶》詩，愛其新奇，因令傚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僊。」然彝亦文詞之有基址者也。

高元矩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 高元矩，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贈徐學士》云：「鸞掠琴弦穿靜院，吏收詩草下閑庭。」

曾庶幾

《能改齋漫録》卷一一　吉水與敝邑接境，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赴。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絶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略】。」

《詩話總龜・咏物門上》引《雅言雜載》　曾庶幾，吉州人。一《猿詩》甚切，云：「孤猿鎖檻歲年深，【略】。」

方爲

《清異録》卷下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硯四圍有少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爲獻詩曰：「金稜玉海比連城，假借文章取盛名。」

符昭遠

《清異録》卷上　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鵝，但足短耳，宜謂之「減脚鵝」。

又　余嘗以鴨卵及蓮枝一捻紅餉符昭遠介還，送一詩云：「聖胎初出赤誌翁，醜杖旁扶赤誌翁。」

齊州病狂人

涵芬樓本《説郛》卷七五引《洞微志》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入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紫州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天麥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愈。

《癸辛雜識前集・葵》　今成都麪店中呼蘿蔔爲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菔也。」郭璞以葩爲菔，俗呼雹葵，先北反。或作蔔，釋曰：「紫花松也，一名葵，蓋其性能消食、解麪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波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麪，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菔治麪毒。」即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麪毒故耳。

石真妃

《涉異志・石真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眞妃，靈顯頗著。【略】二妃者，其初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戇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粧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略】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略】。」雪英吟曰：「【略】肉芝勝比蓮花鮓，甘

露何如竹葉釀。【略】。」吟畢，謂戇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敕吾爲火部曜靈眞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眞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戇孫回望，無復人宇矣。

陳摶

論述

文同《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被兪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耋蚩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爲。先生本儒人，既繇虛無，凡作歌詩，皆擺落世故，披聾剮盲，蹊穴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諷誦不休，謂眞關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恐渝，澁刻之。歷祀孔多(自丁酉訖今實一百一十四年也)，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久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訪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縛，扶人於夷曠之鉅逵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陊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系，疏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貤於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牓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閎善而勿通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陳摶》 薛壁題詩不計年，西風吹落嶺頭蓮。眞人無夢兼無睡，別有雲封洞裏天。

《贈种隱君》 《詩學權輿》卷五：此詩蓋勸种放急流勇退，即知止不憂、知足不辱之意也。

傳記

《宋史・隱逸傳上・陳摶》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摶。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敎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

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

【略】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摶畫像，除其觀田租。

紀事

作家逸事

《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九引《歸田錄》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蹟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眞宗朝以司諫赴召，帝攜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祠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資治通鑒·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帝召華山隱士眞源陳摶，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

《澠水燕談錄·知人》 希夷先生陳摶，語人禍福，合若符契。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同詣先生，世則僞爲僕，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于諸坐之右：「將來科名，君爲首，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如坐次。

《湘山野錄》卷下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卻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於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微應，無遇待之禮，錢頗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卻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摶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錢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續湘山野錄》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衛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

《玉壺清話》卷八 興國中，太宗召陳摶赴闕。摶隱華山雲臺觀，年百餘歲。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時，戲渦水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門人戚屬，以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淩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歲旦，山齋曉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稿，悉焚之，酒數行而逝。奇男子也。

《邵氏聞見錄》卷七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蘚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嘆，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及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眞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世以比漢「四皓」云。

又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

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石林燕語**》**卷五**　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眞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愼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爲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爲意在國家，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先告之驗。【略】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東軒筆録**》**卷一**　陳摶，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嚬慼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摶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摶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又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眞宗，尙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摶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摶回奏曰：「壽王眞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者。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即其主可知矣。」太宗大喜，是時眞宗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摶之相也。

《**五朝名臣言行録**》**卷一〇**《**希夷先生**》**引**《**楊文公談苑**》　陳摶長興末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二十餘年。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

又卷一一引《**楊文公談苑**》　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摶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引**《**楊文公談苑**》　陳摶，譙郡眞源人，與老聃同鄉里。

《**唐才子傳・陳摶**》　摶字圖南，譙郡人。少有奇才經綸，易象玄機，尤所精究。高論駭俗，少食寡思。舉進士不第，時戈革滿地，遂隱名，辟穀煉氣，撰《指玄篇》，同道風偃。僖宗召之，封清虛處士，居華山雲臺觀。每閉門獨卧，或兼旬不起。周世宗召入禁，試之，扃戶月餘，始啓，摶方熟寐齁鼾，覺即辭去。賦詩云：「十年蹤迹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還山後，因乘驢遊華陰市，見郵傳甚急，問知宋祖登基，摶抵掌長笑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宗徵赴，戴華陽巾，草屨垂絛，與萬乘分庭抗禮，賜號「希夷先生」。時居雲臺四十年，僅及百歲。帝贈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已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眞宗復詔，不起，爲謝表，略曰：「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從商皓。況性同猿鶴，心若土灰，敗荷製服，脫籜裁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屨，苟臨軒陛，貽笑聖朝。數行丹詔，徒敎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詠嘲風月之清，笑傲烟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後鑿石室於蓮華峰下，一旦坐其中，羽化而去。有詩集，今傳。如洛陽潘閬逍遙、河南种放明逸，錢塘林逋君復、鉅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長，皆從學先生，一流高士，俱有詩名。大節詳見之宋史云。

作品本事

《**五代史補**》**卷五**　陳摶，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摶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略。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摶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曰：「勅陳摶：朕以汝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塗，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尙，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摶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眞。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夢溪筆談・神奇**》　張忠定（詠）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鎭杭、益，晚年有瘡於項後，始，不瘥，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

《澠水燕談錄・才識》　陳摶、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于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略】。」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相兩禁傳坐，爲詩以寵其歸。

《湘山野錄》卷上　初，种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摶，陳宿戒廚僕來日有二客，一客膳於廊。纔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眦睨，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略】。」种都不之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爲帝友，而無科名，晚爲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欲，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不媵，壽六十一。

《易學辨惑》　陳摶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陰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嚬戚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墮驢。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摶嘗嘆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遯迹之初，作《歸隱》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閑見笙歌聒醉人。攜取琴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大夫識哉。

又　將終，預知死期，上表云：「臣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取某年七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又草疏遣其徒詣闕上之，莫得而見也。

《詩話總龜・神仙門上》引《翰府名談》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重。舉世皆爲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用。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眞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烟。爐裏近爲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又嘗《題石水澗》曰：「銀河灑落翠光冷，【略】。」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略】。」《題西峰》曰：「爲愛西峰好，【略】。」又《華山》曰：「半夜天香入巖谷，【略】。」又《與毛女游》曰：「藥苗不滿笥，【略】。」

又《神仙門下》引《談藪》　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門獨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睡如故。嘗對鄉歌曰：「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聲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酣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若子只是爭些閒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但一覺睡。管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

《老學庵筆記》卷六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眞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東都事略・陳摶傳》　端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表數十言，【略】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梅磵詩話》卷上　毛堅平仲題《弔子陵釣臺》云：「先生高隱事如何，豈謂功名不足多。知道故人能辨事，一竿贏得釣清波。」或云古今題釣臺者，固多膾炙人口，此獨得先生之心，後世惟陳希夷似之。余嘗見潘庭堅《題希夷睡圖》云：「夾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已著黃袍。（太祖，丁亥天成二年生。）這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合二詩而觀之，則子陵希夷心事可以知其梗概。

薛蕙《希夷先生墨竹歌序》　蕙家藏希夷先生墨竹之右，先生大書絕句云：「莫貪枝葉亦成龍，要悟從頭到底空。已遇神仙施筆力，風霜不可再磨礱。」後題云：「陳圖南作就賦」。畫之左有章次道、魏仲先二絕句。魏並有序，其略言：錢公淡成入華山參先生，先生作此贈之。【略】蕙觀先生詩窮理入微，蓋非後世詩人所能言。而其字體雄偉不凡，兼有古人之法度，亦非近代書家之比也。【略】蕙嘗讀邵子《擊壤集》，有《觀先生眞及墨跡三絕句》云：「未見希夷眞，未見希夷跡。徒聞希夷名，希夷心未識。」「既見希夷跡，復見希夷眞。始知今與古，天下常有人。」「希夷眞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於戲，後世不爲不知先生，顧其知先生甚淺，如邵子所謂「不可得而

言」者，此豈世俗之所能知哉。有能眞知其說，然後知先生之道超然天地之始，彼神仙雲者，其殆強爲之名乎，抑先生之詩固以一切皆空，豈獨有所謂神仙耶。邵子之意亦若是也。雖然，世無邵子，孰不以斯言爲孟浪之言夫。

《**菊坡叢話・地理**》 陳摶《題西峰》詩云：「爲好西峰好，吟頭盡日昂。【略】」《聞見錄》云：「摶隱居華山，太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宋琪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

《**蜀中廣記**》**卷七八引**《**普州圖經**》 陳摶，字圖南，崇龕人。方四歲，戲渦水測，有青嫗抱懷中乳之，聰悟日益。及長，辭父母去學道。或居亳，爲亳人。或居洛，爲洛人。或居華山，爲華山人。

《**因樹屋書影**》**卷一〇** 《經籍志》載陳希夷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夷集》，建寧府有鋟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詩，希夷缺焉。余考《華山志》有《西峰》一首云：「爲愛西峰好，【略】。」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鶴氅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亭望眼穿。涉世風波眞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卧，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蹤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別麻衣道人》云：「華嶽峰前兩路分，數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宋藝圃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迴環澹晚暉。幾恨卻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迴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余所見者僅止此耳。

著錄

《**通志・藝文略五**》《赤松子八誡錄》一卷，陳摶撰。

《**宋史・藝文志七**》 陳摶《釣潭集》二卷。

又《**藝文志八**》《賜陳摶詩》八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陳摶《釣潭集》二卷。

藝文

唱和

張詠《**過華山懷白雲陳先生**》 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迴頭慚愧華山雲。

潘閬《**寄陳希夷**》 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

葛守忠《**答陳摶**》 華嶽三峰客，幽居不記年。煙霞爲活計，雲水作家緣。種藥茅庭畔，栽松澗壑邊。暫離仙洞去，可應帝王宣。

趙光義《**賜陳摶**》 蒼生往世弊凋殘，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闡無爲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

又 餐霞成鶴骨，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閑。

又 曾向前山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

紀念

釋惠崇《**過陳摶舊居**》 亂水僧頻過，荒林鶴不遠。

魏野《**留題華山陳先生舊隱**》 先生亡不朽，太華合爲碑。至道雖無跡，玄言尚有詩。亂飛雲似覓，不食鶴應悲。獨繞空壇下，山風動紫芝。

宋祁《**予昔遊雲臺觀謁希夷先生陳摶祠堂緬想其人今追作此詩**》 仙館三峰下，年華百歲中。夢休孤蝶往（世言先生善睡，一寢輒逾月），蛻在一蟬空（有冢在華山下）。蕊笈微言秘，霄晨浩氣通。丹遺舐後鼎，林遣御餘風。布霧沈荒白，餐霞委暗紅。峨眉有歸約，飛步與誰同（先生化去前三日語弟子云：「吾將遊峨眉。」弟子訝不辨，候至期而終）。

韓琦《**題希夷先生真堂**》 伊昔天眞被謫書，亦教人境得仙居。開門翠靄三峰近，合眼紅塵萬事疏。仿佛舊容蟬已蛻，徘徊高隱室猶虛。何時歸伴赤松子，穩駕尋君物外車。

范祖禹《**希夷陳先生祠堂**》（存目）

劉克莊《**題四賢像・陳希夷**》 錢子非仙者，种郎豈隱哉。先生閉門睡，弟子下山來。

潘牥《**題陳圖南鼾睡圖**》 甲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已著黃袍。此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

雷淵《**過華山懷陳希夷**》 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清。髣髴四十年來睡，開眼東方日已明。

敷演

《**青瑣高議前集・希夷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摶，字圖南，西洛人，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不爲兒戲事，年十五，詩禮書數之書，莫不通究，考校方藥之書，特餘事耳。親蚤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乃盡以家資遺人，惟攜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揖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慶雲之出，爭先槖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歇坐卧，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遊京索間。僖宗待之愈謹，封先生爲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奏謝書云：趙國名姬，後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貯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煩聽覽。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奏赴宮使，即時遁去。五代時先生遊華山，多不出，或遊民家，或遊寺觀，一睡動經歲月。本朝眞宗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眞宗再遣使簾手詔茶藥等，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迎之，安車蒲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扎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任從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明。願違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讓前古。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卻被白雲留住。渴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嘲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高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烟。雖潛至道之根，第盡陶成之域。臣敢期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當時有一學士忘其姓名以先生累詔不起，爲詩譏先生云：「底事先生詔不出？若還出世沒般人。」先生復答云：「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〇鈔本作仙桂阿誰無。」後先生亦稀到人間。先生一日偶遊華陰，華陰尉王睦知先生來，倒履迎之。既坐，先生曰：「久不飲酒，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已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歡。睦謂先生曰：「先生居處巖穴，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陰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來有意救子，守官當如是，雖有災患，神亦助焉。」睦爲官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心性又明敏。先生乃出藥一粒曰：「服之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不回，遂不見。睦歸汴，忽馬驚，墮汴水，善沒（善沒鈔本作差役）者急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見之者。今西嶽華山有先生宮觀，至今存焉。

馬致遠《**陳摶高卧**》（存目）

《**古今小說・陳希夷四朝命**》（存目）

雜錄

《丹鉛總錄》卷二〇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瀵湧山椒。」「神瀵」，出《列子》，即《易》所謂「山澤通氣」，《參同契》所謂「山澤氣相蒸，興雲而爲雨」是也。地理書沃焦尾閭，皆此理耳。

前蜀

釋貫休

論述

綜論

吳融《禪月集序》　沙門貫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山，機神穎秀，雅善歌詩。晚歲止于荆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譚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旦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慼。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循還，越三日不相往來，恨疏矣。如此者凡期有半。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自然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白、白樂天既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丙辰，余蒙恩詔，歸，與上人別，袖出歌詩草一本，曰《西岳集》，以爲贐矣。切慮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序於卷之首，時己未歲嘉平月之三日。

曇域《禪月集後序》　有唐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吳融請爲序。先師長謂一二門人曰：「吳公文藻瞻逸，學海淵深，或以挹讓，周旋異待矣。或以文害辭，或以辭害志，或以誕飾饒借，則殊不解我意也。子可於余所著之末，聊重叙之。」曇域乃稽顙而言曰：「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以門人爲臣。子曰：欺天乎。曇域小子何敢叙焉。」師曰：子不知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以成其書。況吾常酷於兹心，勦形瘵訪其稽古慰以大道，睠然皓首，豈謂賈其聲耳。且吾昔在吳越間，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不愁遺老矣，子無辭焉。但當吾意而言之，然又不可以微之、樂天、長吉類之矣。吾若與騷人同時，即知殊不相屈，爾直言之，無相辱也。曇域遜讓不暇，力而叙之。

《禪月集》卷首徐琰曰　《三百篇》之著，其來尚矣。夫子斷之以「無邪」，聞之者足以戒。後人體之嘲詠風月，比喻物情，蓋亦古詩之流也。如唐之李、杜，本朝之歐、蘇、黄、秦，中間作者相繼並出。雖各得其妙，然而了達性眞，蓋未多見。如參寥子、洪覺範、如晦、仲殊，或以詩名，或以詞稱，味道之餘，發其所蘊，見於篇章，寓情物理，亦使後人知吾林下之有詩人耳。若夫禪月國師，則又高出一頭地。予雖未聞謦欬，自幼已知師名，人但見其諷詠，咸以爲僧之能詩者，不知識悟眞空言明理，苦節峻行，一時慕仰。耀祖燈斿中天，又豈常人之所可識。至於銀鈎鐵畫，落紙雲煙，住老應眞入神，風采每以詩游戲三昧，其憂世愛□之心則見於首卷之詞，中間以無得慧說最上乘。晤之者可以頓獲清涼，睹之者可以開明心地。其視安樂先生同出軌轍，又非特與李、杜輩爭華並燁後人。評味其語，正宜高着眼，不當以詩僧看也。松庵、燦公禪師能集其篇，鋟梓以傳。潛發其幽光於數百年之後，使人人皆寶而藏之，我師於兜率宮中亦爲之大公亦箇中人也。一日景蕭、貫之二兄，一卷示予，導松庵法旨，且求鄙語，雖不敏姑以臆見叙於篇末，觀之者勿以斐然而誚諸。時己亥歲嘉平月一日，介庵徐琰書。

《鑒誡錄・禪月吟》　唐有十僧詩選，在諸集中唯禪月大師（貫休）所吟千首，吳融侍郎序之，號曰《（巨）（西）岳集》，多爲古體，窮盡物情。議者稱「白樂天爲大教化主」，禪月次焉。

蘇軾《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略】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

《**石林詩話**》卷中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

《**碧溪詩話**》卷二　吳邁遠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略】貫休謂「得句先呈佛」，皆爲此也。

又卷三　舊說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偶句，以見其辭澀思苦，非若好事者夸辭，亦謬用其心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參寥**》引《**西清詩話**》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體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志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珊瑚鉤詩話**》卷一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李唐羣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野客叢書**·**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謂此體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郎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竄荆棘」，因厄極矣，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憶銀牀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憨態，若貫休輩「自拳五色毬，迸入它人宅，卻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之句，拙俚甚矣。

《**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曰**　貫休，婺州蘭溪人，死於蜀。爲詩有極奇處，亦有太粗處。「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爲人嘲作失貓詩，此類是也。然道價甚高，年壽亦高。

《**唐才子傳**·**貫休**》　休一條直氣，海內無雙，意度高疎，學問叢脞，天賦敏速之才，筆吐猛銳之氣，樂府古律，當時所宗。雖尚崛奇，每得神助，餘人走下風者多矣。昔謂龍象蹴踢，非驢所堪，果僧中之一豪也。後少其比者，前以方支道林，不過矣。

《**升庵詩話**·**貫休古意**》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箬屋開地爐，翠牆挂藤衣。經行竹窗邊，白猿三四枝。東峰有老人，眼碧頭骨奇。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授我微妙訣，恬淡無所爲。別來六七年，只恐日月飛。」中多新句，超出晚唐。貫休又有「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笛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一首。貫休在晚唐有名，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

《**四溟詩話**》卷一　貫休曰：「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景實而無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

《**唐音癸籤**·**評彙四**》　貫休詩奇思奇句，一似從天墜得。無奈發村，忽作惡罵，令人不堪受。（遯叟）

《**留青日札**·**談詩初編**》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眞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方可言詩。」

又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孫逖《上陽水窗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沈佺期《紅樓院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

又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於當時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

《**詩筏**》　貫休詩氣幽骨勁，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錢鏐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爲四十州乃相見。休云：「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去。貫休於唐亡後，有《湘江懷古》詩，極感憤不平之恨。又嘗登鄱陽寺閣，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之句。士大夫平時以無父無君譏釋子，唐亡以後，滿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詩，幾不復得。豈知僧中尚有貫休，將無令士大夫入地耶。

《**載酒園詩話又編・貫休**》　詩至晚唐而敗壞極矣，不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至鄭谷、李建勳，益復靡靡，樸澹則寡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如杜荀鶴、僧貫休者。貫休村野處殊不可耐，如《懷素草書歌》中云「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着棗木槊」，此何異傖父所唱鼓兒詞。又如《山居》第八篇末句云「從他人說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寧」，豈不可醜。然猶在周存、盧延讓上，以尚有「葉和秋蟻落，僧帶野雲來」，「青雲名士如相訪，茶渚西峰瀑布冰」數語，殊涵清氣也。

《**甚原詩說》卷一**　句法最忌直率，直率則淺薄而少深婉之致。【略】貫休之「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不若司馬札「芳草失歸路，故鄉空暮雲」。兩相比較，淺薄深婉自見。

《**老生常談**》　貫休詩是三唐好手，不僅冠於諸僧也。《臨高臺》云：「涼風吹遠念，使我升高臺。寧知數片雲，不是舊山來。」《古離別》云：「離恨如旨酒，古今飲皆醉。只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此種妙思，非太白不能。《戰城南》云：「萬里桑乾傍，茫茫古蕃壤。將軍貌顯顙，撫劍悲年長。胡馬尚陵偪，久住亦非強。邯鄲年少輩，箇箇有伎倆。拖槍半夜去，雪片大如掌。」詩有奇氣，絕不同於貌肖古人。《古意》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尤是慧根人語。《江邊祠》云：「松森森，江渾渾，江邊古祠空閉門。精靈應醉社日酒，白龜齩斷菖蒲根。花殘冷紅宿雨滴，土龍甲濕鬼眼赤。天符早晚下空碧，昨夜前村行霹靂。」《匡山老僧庵》云：「篔簹紅實好鳥語，銀髯瘦僧貌如祖。香煙濛濛衣上聚，冥心縹緲入鐵圍。白磨作夢枕藤屨，東峰山媼貢瓜乳。」此種詩上追長吉，下啓皐羽、鐵崖，詩教廣大，正不可刪去此等。緣能抱奇氣行於文字之間，不同行尸走肉，所以不可棄擲。五律如：「竹鞘畲刀缺，松枝獵箭牢。」《塞上》云：「月明風拔帳，磧暗鬼騎狐。」「朔雲含凍雨，枯骨放妖光。」「大河流敗卒，寒日下蒼煙。」《送僧入山》云：「山響僧擔穀，林香豹乳兒。」《題院》云：「泉聲掩卧榻，雪片犯爐香。」何物阿禿，乃能如此。

《**東目館詩見》卷一**　貫休不肯平易，時極嶔崎之致，而意旨頗嫌徑露。

《**匏廬詩話》卷中**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今亞棲書不可見，貫休詩極有佳句，如：「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風吹窗樹老，日曬寶雲乾。」「乳鹿暗行檉徑雪，瀑泉微濺石樓徑。」「僧採樹皮臨絕壑，狖爭山果落空階。」「童子念經深竹裏，獼猴拾蝨夕陽中。」略舉數聯，正未可概以村俗斥之。

《**雁蕩詩話》卷上**　雁蕩詩莫古於貫休。今輯詩話即應託始此人。《溫州府志》中尚有張又新詠《常雲峰》詩【略】，又《滴水巷》詩【略】，又有吳畦《登雁蕩明王峰》詩【略】。又曾唯《廣雁蕩山志》載回道人題壁二絕【略】。按此皆唐人爲雁蕩而作者，然皆不見他籍，詩亦不佳，姑錄存之而無可加之評隲。惟貫休偈云「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十四字，實足千古。「雨濛濛」三字尤妙，乃長年如此。「濛濛」非必眞雨也，蓋非親歷其境者，不能如此形容；亦非深於宴坐之功者，不能如此悟徹矣。按舊志圖後載貫休《雁山十八剎》詩云：「本覺凌雲到寶冠，能仁古塔上飛泉。普明羅漢石門裏，瑞鹿華嚴天柱邊。古洞靈峰眞濟並，靈巖霞嶂淨名連。石梁不與雙峰遠，十八精藍繞雁巔。」此亦不知所據何書以其爲唐人文字也，亦姑附錄之。而貫休自有《題某公宅》句云「荷深似入苕溪路，石怪疑行雁蕩間」，此實雁蕩入詩之始，則人所鮮知也。

分　論

《**杞梁妻**》　《對牀夜語》卷三：崔豹《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略】僧貫休乃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略】。」味其詞，則杞梁乃秦之築城卒，其妻亦未嘗死也。

《**春日行天台**》　《唐詩歸》卷三六「因思」二句譚元春評：遠。鍾惺評：非不幽，非不奇，而覺別有本領，別有淵源。「幽奇」二字不足以盡之。

《**懷武昌樓一二首》二**　《閑居詩話》九：此詩清新徹骨可傳。

《**經孟浩然鹿門舊居二首》一**　《匏廬詩話》卷中：檥字，字書無考。陸魯望《樵子》詩：「生在蒼崖邊，能諳白雲養。」自注：「山家謂養柴地爲養，去聲。」然則檥即養字，後人以養柴之地加木作檥耳。

《**秋寄李頻使君二首》二**　《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此詩第四、第六句好。查慎行評：第四句惡道。紀昀評：三、四乃想像之詞，不應作目擊之景。未免疎於律法。「難陪」、「終期」，一氣呼應。

《**休糧僧**》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二句好，但近粗俗。第三句

工。第四句忽然不測，所謂奇也。「術」字有妙理。馮班評：但可云率耳。紀昀評：既粗俗，如何云好。三、四乃對面烘托之法，非不測也。然如此烘托，究是笨筆。

《**登鄱陽寺閣**》《唐詩歸》卷三六「寺樓」二句鍾惺評：至傲而渾。調悲氣傲。

《**懷智體道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貫休詩無奈忽有一兩句粗俗，然其奇亦天出。三、四近乎俗而理到。五、六所謂奇也，人所罕道而新。馮班評：休公粗而不俗。紀昀評：此評甚確。五、六與「懷智體」何涉。奇不入題，則奇亦何難。況此聯上句俚，下句野，尤不足以言奇。

《**陳情獻蜀皇帝**》《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只是尋常一直說話，喜其「老」上用「垂垂」字，「垂垂」上用「一瓶一鉢」字，「來」上用「得得」字，「得得」上用「千水千山」字。自述本意萬分不來，而今不免于來。筆態一曲一直，渾然律詩前解自然合式也。（後解）皆一直尋常說話，自然律詩後解合式也。

《**有懷王慥使君**》《侯鯖錄》卷六：因讀禪月《有懷王慥使君》詩云：「刳剝生靈爲事業，巧通豪俊作梯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

《**題蘭江言上人院**》《升菴詩話·貫休題蘭江言上人院》：結句清妙，取之。

《**山居詩二十四首**》**二二**《法藏碎金錄》卷五：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几几，【略】。」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自爲天簧，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夜雨**》《蓮堂詩話》卷上：唐釋貫休詩云：「夜雨山艸滋，【略】。」蓋優曇鉢名瑞應，三千年一見，見則金輪王出也。

《**送李秀才歸湘中**》《唐詩歸》卷五四：四句有異趣。

《**俠客詩**》《太平廣記》卷一九六引《北夢瑣言》：朗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於觀中，舉動風味，無異常人。然不汲汲於仕進，盤桓數年，觀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俄見開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迴，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莫知所往，唯銀榼存焉。觀主以狀聞於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云：「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

傳記

處默、曇域《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母雅愛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彌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命休爲監壇焉。乾寧初，賫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去僞功，朝廷旌爲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受衆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眞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黟歙，與唐安寺蘭闍梨道合。後思登南嶽，比謁荆帥成汭，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詩。融爲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於荆帥，黜休于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僞，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爲「得得來和尚」。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慘怛，一皆官葬，塔號白蓮。於城都北門外昇遷爲浮圖，乃僞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略】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或爲《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爲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跡，好事者傳號曰姜體是也。嘗睹休眞相，肥而矬，蜀宰相王鍇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愼《說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體也。

曇域《禪月集後序·附傳》 先師名貫休，【略】家傳儒素，代繼簪裾。

【略】先師爲童子時，與鄰院童子法號處默偕。年十餘歲，同時發心念經，每於精修之暇，更相唱和，漸至十五六歲詩名益著，遠近皆聞。年二十歲，受具足戒。後於洪州開元寺，聽《法華經》。不數年間。親敷法座，廣演斯文。邇後兼講《起信論》，可謂三冬涉學，百舍求師，尋妙旨於未傳，起微言於將絕。于時，江表仕庶無不欽風。年齒漸高，屬天下喪亂時，處嘿和尚謂師曰：「吾師抱不羈之才，懷自然之道，時不我與，成無傷哉。」復爲先師曰：「分袂無血淚，望處空闌干。」後隱南嶽。□□□□□聶爲備者，曰：「吾聞岷峨異境，山水幽奇，四海騷然，一方無事。」遂乃過洞庭，趨渚宮，歷白帝。旋聞大蜀開基創業，奄有坤維，歎曰：「不有君子，寧能國乎。」遂達大國，進上先皇帝詩，其略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禮待，膝之前席，過秦主待道安之禮，踰趙王迎圖澄之儀。特修禪宇，懇請住持，尋賜師號曰禪月大師，曲加存恤，優異殊常。十年已來，迴承天睠。無何，壬申歲十二月召門人謂曰：「古人有言曰：地爲牀兮天爲蓋，物何小兮物何大。苟愜心兮自忻，泰聲與名兮何足賴。吾之住世亦何久耶，然吾啓首足，曾無愧心，汝等以吾平生事之以儉，可於王城外藉之以草，覆之以紙而藏之，愼勿動衆而厚葬焉。」言訖掩然而絕息，遂具表聞天，先帝感然久之，乃命所司備一期葬事。于時，在城仕庶，無不悲傷。曇域遂以先師遺言上奏，請以薄葬之禮。帝曰：「朕治命可行焉。」勅令四衆，共助葬儀，特豎靈塔，勅謚白蓮之塔。以癸酉年三月十七日，於城都北門外十餘里置塔之所地號昇遷，葬事既周，哀制斯畢。暇日或勲賢見訪，或朝客相尋，或有念先師所制一篇兩篇或記三句五句，或未閑深旨，或不曉根源。衆請曇域編集前後所制謌詩、文贊，曰有見問，不暇枝梧，遂尋檢藁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乃雕刻版部，題號《禪月集》。曇域雖承師訓，藝學無聞，曾奉告言，輒直序事。時大蜀乾德五年癸未歲十二月十五日序。

《**少室山房筆叢・雙樹幻鈔下**》　貫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晚唐、五代間。姓姜氏，字德隱，人所共知。然《傳燈錄》又有姜氏子，出家名有規，亦婺州人。則吾郡有二名僧：一能詩，一悟道，皆姜氏，可謂奇矣。（有規禪師見《五燈會元》十七卷，雲門派也。）

紀事

作家逸事

《**北夢瑣言**》**卷二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眞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遞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它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袖。它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爲閽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得得爲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疏之。）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餅子何在。」其它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栖白之流也。

《**太平廣記**》**卷二一四引《野人閒話**》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也。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並一佛二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睹，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祕重之。蜀主曾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卻令分付院中。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淩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捐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眞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眞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杖，矮松牀，雪

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織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於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瓦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

《五代史補》卷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嘗遊荆南，時成汭爲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吏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爲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遽加禮待。洎僭大號，以爲國師，賜號曰「禪月」。

又 貫休有機辨，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慚。

《宣和書譜·草書七》 釋貫休，字德隱，姜姓，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每過千字，不復遺忘。工爲歌詩，多警句，膾炙人口。以至丹青之習，皆怪古不媚。【略】作字尤奇崛。至草書益勝，嶄峻之狀可以想見其人。【略】有歌詩千餘首，號《禪月集》行於世。今御府所藏八，【略】行書《夢遊仙》詩。

《詩話總龜·道僧門》引《古今詩話》 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國王。貫休投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武肅愛其詩，遣諭令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性褊，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孟知祥，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因號爲「得得和尚」。

《五燈會元·禪月貫休禪師》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學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師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遠法師》引山谷云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修靜過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又《參寥》引《冷齋夜話》 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己、貫休詩，便不必問。苕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交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蜀檮杌》卷上 （王建）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命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

《唐詩紀事·僧貫休》 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略】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

又 休每得句云：「只堪供養佛」，故《懷贈武昌棲一》云：「風清江上月，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

又 赤旃壇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問云：「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霜云：「汝問我答。」休即問之，霜云：「能有幾人知。」

又 唐末寇亂，休避地渚宮，荆帥高氏優待之，館于龍興寺。會有謁宿，話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略】。遂離荆門，立趨井絡，上蜀主陳情之詩。

又《羅隱》 （羅）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封爲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獻口號曰：「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自是厚禮之。僧貫休懷二子詩云：「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青雲千里遠，白髮一莖無。風滴潮聲惡，天空角韻孤。別離千萬

里，何以慰榮枯。」

《**七修類稿・詩文類六・禪月大師**》　僧貫休【略】生於唐末，以詩得名。【略】然亦善繪本教之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怪之貌，不類世傳。篆書亦不合法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知者少也。

又《詩文類九・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贊曰：「即此布袋，非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几几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贊較之，岳誠神童之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也。至聞我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因盡誅僧。噫，此固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又何不可。

《**十國春秋・荆南・武信王世家**》　王雖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己，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故，遞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優禮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略】王聞之，雖被疏遠，而亦不甚罪焉。

又《吳越・武肅王世家》　貫休投詩於武肅，其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功臣碑，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刊貫詩於碑陰，見重如此。

作品本事

《**鑒誡録・禪月吟**》　上人天復中，自楚遊蜀，有《上王蜀太祖陳情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太祖曰：「寡人高築金臺，以師名士，廣脩寶刹，用接高僧，千山萬水之言，何以當此。」於是恩錫甚厚，上人遂居蜀焉。【略】初，上人詩名未振。時南楚才人，競以詩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計百餘首矣。後上人因吟一章，羣公於是息筆：「玉房花洞接三清，謾指羅浮是去程。龍馬便攏筇竹杖，山童常使茯苓精。曾教莊子拋卑吏，卻喚軒皇作老兄。再見先生又何日，只應頻夢紫金城。」

《**夢溪筆談・雜志一**》　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峰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

《**升庵集**》**卷七七《龍湫瀑布**》　唐僧貫休詩：「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燕坐雨濛濛。」所謂「雨」者，非雨也，瀑布之濺沫也。按《雁宕志》云：「西谷龍湫如井狀，檻中作凹，石壁數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邪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烟濛霧，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散，或直下如注霤，或屈曲如蜿蜒。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亂灑，衣帽沾濕；或大注如晴雷，或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皆奇態也。匡山視此不及遠矣。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按，此段奇景，披志見之，亦爽心目，況親至之乎。可入《卧遊録》。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禪月詩》三卷，僧貫休撰。

《**郡齋讀書志・貫休禪月集三十卷**》　右唐僧貫休撰，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後入蜀，號禪月大師。初，吳融爲之序，其弟子曇域削去，別爲序引，僞蜀乾德中獻之。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禪月集》十卷。（案《唐詩紀事》作《西嶽集》十卷，《文獻通考》作《寶月詩》一卷。此本作《禪月集》者，貫休號禪月上人，因名其集。）唐僧蘭溪貫休撰。姓姜氏，後入蜀。

《**宋史・藝文志七**》　《僧貫休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禪月詩》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寶月詩集》一卷，唐僧貫休。

《**絳雲樓書目**》**卷三**　貫休《禪月集》。婺州人，與齊己齊名。又有《西岳集》十卷，吳融序。

《**季滄葦藏書目**》　貫休《禪月集》廿五卷，二本。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三**　《禪月集》二十五卷。（唐釋貫休撰，影宋

寫本。）

《**稽瑞樓書目**》《禪月集》二十五卷，何義門校本，二冊。

《**補五代史藝文志**》 僧貫休《寶月集》一卷，《西嶽集》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 唐釋貫休撰。貫休，字德隱，姓姜氏，蘭谿人。舊本題曰梁人。案貫休初以乾寧三年依荆帥成汭，後歷遊高季興、錢鏐間，晚乃入蜀依王建，至乾德癸未卒，年八十一，終身實未入梁。舊本誤也。陶岳《五代史補》稱貫休《西岳集》四十卷，吳融序之。然集末載其門人曇域後序。編次歌詩、文贊爲三十卷，則岳亦誤記矣。此本爲宋嘉熙四年蘭谿兜率寺僧可燦所刊，毛晉得而重刊之，僅詩二十五卷，豈佚其文、贊五卷耶。補遺一卷，亦晉所輯。然所收佚句，如「朱門當大道，風雨立多時」一聯，乃《贈乞食僧》詩，今在第十七卷之首，但「道」作「路」、「雨」作「雪」耳。晉不辨而重收之，殊爲失檢。《文獻通考》別載《寶月集》一卷，亦云貫休作，今已不傳。然曇域不云有此集，疑馬端臨或誤。毛晉又云《西岳集》或作《南岳集》。考貫休生平，未登太華，疑南岳之名爲近之，「西」字或傳寫誤也。又書籍刊版，始於唐末。然皆傳布古書，未有自刻專集者。曇域後序，作於王衍乾德五年，稱「檢尋稾草，及闇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則自刻專集，自是集始，是亦可資考證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 蜀釋貫休撰。舊本亦題梁人，考其生平，實未嘗一至梁也。集爲其門人曇域所編。原本三十卷，今佚其文集五卷，惟詩集存。明毛晉又摭拾爲補遺一卷。其詩頗失之粗豪，而落落有氣。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別集一・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 蜀釋貫休撰。集爲其門人曇域所編，原本三十卷，今佚其文集五卷，惟詩集存，明毛晉又摭拾爲補遺一卷。汲古閣刊本。平津館目有棊竹堂所藏正德九年吳中布衣柳僉大中手鈔本，無補遺。（續錄）宋嘉熙四年蘭溪兜率寺僧可燦刊本，即毛刻所祖。張志有雁里草堂舊鈔本。《金華叢書》本十二卷，《四部叢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唐貫休詩集一卷，唐釋貫休撰。明刊本，十行十八字。有黃丕烈跋及校字：「辛未孟冬月朔支硎澄公挈其徒孫無逸過訪求古居，相與談詩半日，輟此貫休詩、清塞詩兩種以贈，並以陳陽山所贈破山老師淨如蓮花印伴之，以誌詩友石交之意云爾。復翁。」《禪月集》余有二本，此《貫休詩集》又一本也，惜無舊刻可勘。此刻小號似連，而文理殊未貫，知有缺失，小號已改刊矣。且與禪月多不合，無可校者。標題及字句間有歧異，存此作古本觀可耳。丁卯夏五月。復翁。」

又 《禪月集》二十六卷，唐釋貫休撰，存卷一至十二。明末毛氏汲古閣刊《三高僧詩》本。葉樹廉手校。卷中無跋記，未標所據何本，然細審似據一舊抄本及柳大中僉本也。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 嘉錫案：《蜀檮杌》卷上云：「貫休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唐詩紀事》卷七十五亦云：「休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爲之序。」融序云：「晚歲止于荆門龍興寺。余謫宦南行，因造其室。丙辰，余蒙恩詔歸，與上人別，袖出歌詩草一本，曰《西岳集》，以爲贐矣。」（見本集卷首及《文苑英華》卷七百十四。贐，《英華》誤作盡。）丙辰者，唐昭宗之乾寧三年也。（序末題己未歲，乃光化二年。）《宋高僧傳》卷三十謂融序作於乾寧三年，其言小誤。）可見《西岳集》成於荆門，皆未入蜀以前之作，非其全集，故止十卷。（惟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六云：「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爲之序。」）陶岳以爲四十卷者誤也。今《四部叢刊》影印本《禪月集》，即從僧可燦原刻影寫。其曇域後序曰：「葬事既周，哀制斯畢，衆請曇域編集前後所制詞詩文贊，遂尋檢藁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乃雕刻版部，題號《禪月集》。」並無編爲三十卷之語。毛氏本既係重刻，不識何以不同。考《宋史・藝文志》著錄《僧貫休集》，晁氏《讀書志》卷十八著錄《禪月集》，皆三十卷。今此本只二十五卷，或可燦所得之本已只存其詩而佚其文歟。若《通志・藝文略》稱《禪月詩》三十卷，則不知其原集於歌詩之外尚有文贊也。《崇文總目》卷六十一作《禪月詩》三卷，疑奪十字。《唐才子傳》卷六云：「有集三十卷，今傳。」恐係因襲舊文，未必眞見全集。《書錄解題》卷十九作《禪月集》十卷，當即《西岳集》之改名，而非曇域之所編也。

又 案《郡齋讀書志》卷十八云【略】。（袁本《讀書志》卷四中同。案今本吳融序仍存，並未削去，與晁氏所見本異。）《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三引之，其文並同，獨書名作《寶月詩》一卷爲異。（詩字，《提要》誤作集。）此雖馬端臨之誤，但其書名卷數之下明有「晁氏曰」三字，只須取《讀書志》略一檢閱，則《寶月詩》之與《禪月集》，是一是二，自可一目了然。乃《提要》竟不能決，似不

知《讀書志》之尚存，不亦大可怪歟。（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十七云：「貫休有《寶月集》一卷，《西嶽集》四十卷。」彼未見《讀書志》，故不足怪。）

又 案毛氏之說，蓋謂《禪月集》別本有作「南岳」者。然考《蜀檮杌》以下諸書，並作「西岳」，不應其誤相同如此，別本不足據也。本集卷首署銜曰「浙江道婺州蘭溪縣和安寺西岳賜紫蜀國禪月大師貫休述」。考昭宗乾寧三年秋七月，岐軍逼京師，帝駐蹕華州，（見《舊唐書・昭宗紀》。）貫休蓋以此時被成汭表薦，（《宋高僧傳》云：「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帥成汭，初甚禮焉。」）帝賜以紫衣。其集適於是年編成，遂以駐蹕之地名之曰「西岳」，所以志君恩，傷國難也。其後曇域編次全集，獻之王衍，不敢以大唐賜紫加於蜀國師號之上，遂變其文爲「西岳賜紫」，其易《西岳集》之名爲《禪月》，亦此意焉耳。此雖於書傳無徵，近於想當然之說，然捨此則其署銜爲不可解，讀者幸詳之。

藝文

曹松《與胡汾坐月期貫休上人不至》 掃庭秋漏滴，接話貴忘眠。靜夜人相語，低枝鳥暗遷。星圍南極定，月照斷河連。後會花宮子，應開石上禪。

裴説《寄貫休》 憶昔與吾師，山中靜論時。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凍犬眠乾葉，飢禽啄病梨。他年白蓮社，猶許重相期。

修睦《寄貫休上人》 常語亦關詩，常流安得知。楚郊來未久，吳地住多時。立月無人近，歸林有鶴隨。所居渾不遠，相識偶然遲。

楊傑《禪月真堂》 童子依師蘭水濱，聲名眞是碧雲人。定中傳得阿羅漢，十六身中第幾身。

江衍《嚴韻上和》 瓶鉢違離瀫水濱，知心曾有幾多人。無爲一見分明識，指點堂頭是後身。

又《見兜率寺舊功德再成一絶句》 一去鄉閭八易年，生還幸見舊因緣。卻嗟勝事今難作，自喜當時信力堅。

胡應麟《二懷詩》 唐末緇流空，休公崛然起。卑卑局晚調，兀兀吐玄旨。冥心師楚圓，苦思叶齊己。禪啓天竺詮，畫妙應眞理。片言忤大帥，脫身錢塘汜。一鉢游岷峨，逍遙入無始。（緇流談禪盛極唐末，然文彩頓乏矣。休公畫理入妙應眞今傳。）

鷹鸮《聖因寺觀貫休畫十六羅漢》（存目）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僧貫休》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錢鏐平董昌，貫休贈詩，有此二句。）地不能添詩不改，（鏐欲改十四州爲四十州。休曰：州亦不能添，詩亦不能改。）閒雲野鶴，何處不飛，遂入蜀。）閒雲野鶴好西遊。

又 「一瓶一鉢垂垂老，千山萬水得得來。」入蜀投詩眞湊泊，雙林獨自見清才。

又 「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詩句自然偕大道，始知雕琢盡應刪。

又 「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山居清淨無人覺，掃地焚香得好詩。

雜録

周伯奮《禪月集跋》 《禪月詩集》吾里高僧貫休所作。唐末，生于里之登高。幼而穎悟，志慕空門，祝髮受業于和安。遊江右，歷湖南，晚遇蜀主終焉。詩不苟作，頌詠風刺根于理致。法嗣曇域，編萃成集，雕刻以廣其傳。和安今改兜率禪寺，詩集缺焉無聞，住山率它郡人，或縛於禪寂而不肯爲，或迫於營造而不暇爲，或利於赴應而不克爲，識者恨之。番易松菴璨禪師，出干越□趙福王之門，王之孫。國史左司宗卿守婺時，招致居焉。恬淡無營，得浮屠氏本體挂錫之。初訪予山中，故事，首以是對師，慨然任責，尋求故帙，得於里中檀越之家，計工食費數萬，而贏先捐鉢中所有，不足則募衆緣，鳩工鋟梓，不日而成。既成，求紀歲月，竊謂越五季及我宋多歷年所。釋家者流，豈無一二好事而不能使此詩與此山俱爲不朽。今師乃度越前輩，創出一段奇事，以爲動心駭目之觀。志可尚已，是烏可以不書。嘉熙戊戌孟秋朔旦，龜溪周伯奮謹跋。

余璨《禪月集跋》 浮屠氏以詩鳴多矣，未若禪月之格高旨遠也。後百丈

松庵禪師慨舊板之弗存，捐衆資以重刻，亦可謂老婆心切，然此特禪月靜中游戲耳。若究竟當家工夫，則是編一出，豈但落第二義，衲子毋徒泥焉可也。嘉熙戊戌中秋日信安余璨跋於先人敝廬之肯堂。

《法藏碎金錄》卷九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時，有室名曰松齋，自題其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卧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又詩僧貫休有《山居》詩云：「一庵瞑目在窮冥，菌枕松牀蘚陣青。乳鹿暗行檉徑雪，瀑泉微濺石樓經。閒行不覺過天井，長嘯深能動嶽靈。應恐無人知此意，非凡非聖獨惺惺。」予以致政閒居，居常逍遙，因覽二公詩而知二公意。是知道同者無隱顯，無古今，遽自抽毫合而書之，得趣欽味，逌然適悅。

《西溪叢語》卷下 杜甫詩云「嘗果栗皺開」，或作雛字，殊不可解。《集韻》：皺，側尤切，革紋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即栗蓬也。

《吳禮部詩話》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語。劉後村「鑄成范蠡何嗟及，繡作平原未必知」，對亦佳。

《五代詩話・緇流》補引《稗史彙編》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貫休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鐺」，蓋用此也。

又《益州題跋》 「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此貫休禪師句，溫日觀書之，爲後人策勵之端，仍爲寫龍鬚於後。

《金罍子・中篇》卷四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之長城。湏洞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今遼東前屯衛中前所芝蔴灣有石人立海澨，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眞者也。

韋莊

論述

綜論

《蓮子居詞話》 韋相清空善轉，殆與溫尉異曲同工，所賦《荷葉杯》眞能攄摽擗之憂，發踟躕之愛。

《介存齋論詞雜著》 端己詞，清艷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見風度。

《詞綜偶評》 韋莊《菩薩蠻》「紅樓別夜」一首，語意自然，無刻畫之痕。又「人人盡說」一首，或云江南好處，如斯而已耶，此情此景，生長雍、冀者，實未曾夢見也。《荷葉杯》二闋，語淡而悲，不堪多讀。

譚瑩《論詞絕句》 醉妝詞作又何年，韋相才名兩蜀先。徵到《小重山》故事，遭逢霄壤《鷓鴣天》。

《詞軌》卷二 周穉圭《題韋端己詞》云：「《浣花集》寫浣花箋，消得孤蓬聽雨眠。顧曲臨川還草草，負他春水碧於天。」昔湯義仍評韋詞「春水碧於天」二句云：「江南好祇如此耶。」此當是諧戲之言，未可爲典要。韋詞佳處不能識，尚足爲義仍耶。

《雲韶集》卷一 端己詞凄艷入人骨髓，飛卿之流亞也。

《詞則・別調集》 深情苦調，意婉詞直，屈子《九章》之遺。

又《大雅集》　詞至端己，語漸疏，情意卻深厚，雖不及飛卿之沉鬱，亦古今絕構也。又，諱蜀爲江南，是其良心不沒處。端己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白雨齋詞話》卷一　韋端己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最爲詞中勝境。

又　端己《菩薩蠻》四章，惓惓故國之思，而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嘗謂後主之視飛卿，合而離者也；端己之視飛卿，離而合者也。

又　端己《菩薩蠻》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又云：「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歸國遙》云：「別後只知相愧，淚珠難遠寄。」《應天長》云：「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皆留蜀後思君之辭。時中原鼎沸，欲歸不能，端己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又卷八　韋端己《菩薩蠻》四章，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闋，間有樸實處，而伊鬱即寓其中，淺率粗鄙者，不得藉口。

顧憲融《詞論》　韋詞清艷絕倫，如初日芙蓉，曉風楊柳，【略】。陳亦峰謂其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洵然。世以溫、韋並稱，然溫濃而韋澹，各極其妙，故未可軒輊焉。

《人間詞話》　「弦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

又　韋端己之詞，骨秀也。

觀堂自輯本《浣花詞題記》　端己詞，情深語秀，雖規模不及後主、正中，要在飛卿之上。觀昔人顏、謝優劣論可知矣。

《歷代詞人考略》卷五　韋文靖詞與溫方城齊名，熏香掬艷，眩目醉心，尤能運密入疏，寓濃於澹，《花間》羣賢，殆鮮其匹。

《餐櫻廡詞話》　韋端己《浣溪沙》云：「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謁金門》云：「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君書跡。」一意化兩，並皆佳妙。

《唐詩紀事・韋莊》　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多垂訝，莊乃諱之，時號「《秦婦吟》秀才」。又有「帝子夢魂烟水闊，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爲警策。至若《閒卧》詩云：「誰知閒卧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彫扇落，頭任漉巾偏」，識者知其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吟諷不輟。是歲卒於花林坊，葬於白沙。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　周敬曰：端己于唐晚出，其絕句超拔，直追盛唐，即與王、李對壘，未分優劣。

《升庵詩話・韋莊古別離》　「晴烟漠漠柳毿毿，不那離情酒半酣。遙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韋端己送別詩多佳，經諸家選者不載。

《詩源辯體》卷三一　韋莊（字端己。）律詩，七言勝於五言。五言如「拜書辭玉帳」、「月照臨官渡」、「爲儒逢世亂」三篇，略與許渾相類。至如「雪向寅前凍，花從子後春」，「總帳扃秋月，詩樓鎖夜蟲」，「浪跡花應笑，衰容鏡每知」，「掃地留疏影，穿池浸落霞」，「草動蛇尋穴，枝搖鼠上藤」等句，較之於渾，則聲盡輕浮，語盡纖巧，而五言不可復振矣。要亦正變也。七言律如「萬里只携孤劍去，十年空逐塞鴻歸」，「夜指碧天占晉分，曉磨孤劍望秦雲」，「紅旗不卷風長急，畫角閒吹日又曛」，「心如嶽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千年王氣浮清洛，萬古坤靈鎮碧嵩」，「江聲似激秦軍破，山勢如匡晉祚危」等句，聲氣實雄於渾；如「殘雪嶺頭明組練，晚霞簷外簇旌旗」，「僧尋野渡歸吳嶽，雁帶斜陽入渭城」，「山好只因人化石，地靈曾有劍爲龍」，「載酒客尋吳苑寺，倚樓僧看洞庭山」等句，則對皆工巧，語皆襯貼；至如「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階前雨落鴛鴦瓦，竹裏苔封蟮蝀橋」，「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等句，則又入於纖巧矣。然以全集觀，亦有失之太重者。絕句在唐末諸人之上。

《龍性堂詩話續集》　唐昭宗光化三年，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辭，遍在時人之口；抱恨啣冤，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韋莊此奏，雖爲憐才闡幽至意，然未免爲識者所笑。夫科第非褒封之物，且長吉召賦玉樓，修文天上，其視人間青紫，眞一蚍子，寧復以一命爲介介者。予去歲過京口，見顧修遠所刊有《李杜同榜登科》詩十首，蓋爲李、杜惜一第也。其韋補闕之見歟。

《載酒園詩話又編・韋莊》　韋莊詩飄逸，有輕燕受風之致，尤善寫豪華之景。如「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華裏不知秋」，「繡戶夜攢紅燭市，舞衣晴曳碧天霞」，穠麗殆不減于韓翃。至若《聞

再幸梁洋》曰「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贈邊將》曰「手招都護新降虜，身着文皇舊賜衣」，尤爲警策。但美盡言內，又集中淺淡者亦多未免，如晉武帝之火浣衣耳。端己有《長年》詩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盜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臺輔。余謂此詩末二句雖讖佳，詩實不佳。又來鵬夏課卷中有詩曰：「近來靈鵲語何疏，獨憑欄干恨有殊。一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歲果卒。余謂此詩讖雖不佳，詩實佳。嗚呼，詩能窮人，歐陽子以爲「窮而後工」，乃工而益窮耶。按《唐詩紀事》「長年」作「長安」，于理大背。「大盜」作「大道」，亦非，正指巢賊之犯闕耳。惟「黃鶯語」乃勝本集「說」字。

《一瓢詩話》 口熟手溜，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略】韋端己之「夕陽」，不一而足。

《石洲詩話》卷二 阮亭先生「綠楊城郭是揚州」，爲時所稱，至形諸圖畫。然唐人韋莊已有「初日照揚州」之句，此尤自然可愛也。然韋集又有「綠楊城郭雨淒淒」之句，乃華下作，則似乎不類。

又 韋莊在晚唐之末，稍爲官樣，雖亦時形淺薄，自是風會使然，勝於「咸通十哲」多矣。

《隨園詩話》卷一〇 或問：「劉勰言：『陸機亦有鋒穎，而腴詞勿剪，終累文骨。』近日才人，如寶意、魚門，時蹈此病。」余曉之曰：「韋端己云：『屈、宋亦有蕪詞，應、劉豈無累句。但須精選斯文者，食馬留肝，烹魚去乙可耳。此《極玄集》之所由作也。』」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韋莊》 《秦婦吟》成鬢已華，中原多故感天涯。杜陵茅屋三間在，閑卧江村詠白沙。

《石園詩話》卷二 韋端己(莊)疏曠不拘小節，後仕王建爲平章。《浣花集》十卷，其弟藹所編也。如「詠詩信行馬，載酒喜逢人」，「樹老風聲壯，山高臘候融」，「萬物不如酒，四時唯愛春」，「一杯今日酒，萬里故鄉心」，「靜極卻嫌流水鬧，閒多翻笑野雲忙」，「老去不知花有態，亂來惟覺酒多情」，及《憶昔》、《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題姑蘇凌處士莊》、《過內黃縣》、《南昌晚眺》、《投寄舊知》、《咸陽懷古》、《長安清明》、《古離別》、《立春日作》、《寄江南逐客》、《離筵訴酒》、《臺城》、《燕來》、《令狐亭》、《虎跡》諸詩，感時懷舊，頗似老杜筆力。

又 韋端己《下邽感舊》云：「招他邑客來還醉，儻得先生去始休。」《逢李氏兄弟感舊》云：「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先生。」寫幼時與鄰巷諸兒會戲塾中光景如畫。味兩詩，可以知其少時之狡獪無賴，不畏老成也。

《養一齋詩話》卷八 唐詩極含古意者，當以曲江《感遇》、青蓮《古風》爲第一，必欲以「極玄」、「又玄」、「三昧」題集者，當選此等詩。姚合、韋莊、漁洋皆名流也，而竟汶汶於此。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韋莊》 校書亦是杜陵人，工部遺踪近且親。摭拾遺詩千百首，一編想見浣花春。

又 靜極卻嫌流水鬧，閒多翻笑野雲忙。者樣清辭誰道得，偶題山墅對斜陽。

又 妙吟「萬物無如酒」，好在「四時惟愛春」。更有洛神秦女句，不知二語是何因。

又 雨絲烟柳欲清明，寒日鄜州得句清。後代詩題常取此，其餘都未見風情。

王國維《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四 劫後衣冠感慨深，新詞句句動人心。貴家障子僧家壁，寫遍韋郎《秦婦吟》。(韋莊《秦婦吟》)

分論

《訴衷情》(碧沼紅芳烟雨靜) 《詞品》卷二、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此詞在成都作也。蜀之妓女，至今有花翹之飾，名曰「翹花兒」云。《雲韶集》卷一：「鴛夢」五字，有仙氣，亦有鬼氣。

《天仙子》(深夜歸來長酩酊)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有此和法便不覺其酒氣，雖爛醉如泥受用矣。

又(蟾彩霜華夜不分) 《詞則・別調集》卷一：端己詞時露故君之思，讀者當會意於言外。

又(夢覺雲屏依舊空) 《雨村詞話》卷一：詞用「界」字，始韋端己。《天仙子》詞云：「淚界蓮腮兩線紅。」宋子京《蝶戀花》詞效之，云：「淚落胭脂，界破蜂黃淺。」遂成名句。《餐櫻廡詞話》：韋詞運密入疏，寓濃於淡，如《天仙

子》「蟾彩霜華」、「夢覺雲屏」二首及《浣溪沙》、《謁金門》、《清平樂》諸詞，非徒以麗句擅長也。

又（金似衣裳玉似身）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以上四首俱佳絕，卒章何率意乃爾，豈強弩之末，江淹才盡耶。又云：若無此結句，確乎當刪。《雨村詞話》卷一：太白詞有「雲想衣裳花想容」，已成絕唱。韋莊效之，「金似衣裳玉似身」，尚堪入目。而向子諲「花想容儀柳想腰」之句，毫無生色，從生厭憎。此皆李赤之於李白，黃樂地之於白樂天，杜荀鴨之於杜荀鶴，無賴之類所爲也。

《**江城子**》（**恩重嬌多情易傷**）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全篇摹畫樂境，而不覺其流連狼藉，言簡而旨遠矣。

《**定西番**》（**挑盡金燈紅燼**）　《餐櫻廡詞話》：韋端己《定西番》云：「挑盡金燈紅燼，人灼灼，漏遲遲，未眠時。」韋有《傷灼灼詩序》云：「灼灼，蜀之麗人也。」近聞貧且老，殂落於成都酒市中，因以四韻弔之：「嘗聞灼灼麗於花，雲髻盤時未破瓜。桃臉漫長橫綠水，玉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貴家。流落錦江無處問，斷魂飛作碧天霞。」《定西番》所云「灼灼」，疑指其人盛時。其又一闋云：「塞遠久無音問，愁消鏡裏紅。」是時玉容消息，即已不堪回首矣。

《**思帝鄉**》（**春日游**）　《古今詞統》卷三評「妾擬」二句云：死心塌地。《皺水軒詞筌》：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韋意，而氣加婉矣。

《**上行盃**》（**芳草瀰陵春岸**）　《雲韶集》卷一：「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同此淒艷。《詞則・閑情集》卷一：殷勤悃款，令人情醉。

《**酒泉子**》（**月落星沉**）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不做美的子規，故當半夜啼血。

《**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直抒情緒，怨而不怒，騷、雅之遺音也。但嫌與題義少遠，類今日之博士家言。《古今詞統》卷四：衝口而出，不假妝砌。《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月知不知都妙。《雲韶集》卷一：起得灑落。「忍淚」十字，眞寫得出。《詞則・閑情集》卷一：一往情深，不着力而自勝。《湘綺樓詞選前編》：不知得妙，夢隨乃知耳。若先知，那得有夢。惟有月知，則常語矣。

《**浣溪沙**》（**惆悵夢餘山月斜**）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以「暗想」句問起，越見下二句形容快絕。《草堂詩餘正集》卷一：「一枝」句，冷豔絕倫。又《別集》卷一：爲花錫寵。【略】美人洵花眞身，花洵美人小影。《古今詩餘醉》卷一二：「一枝春」句，妙。

又（綠樹藏鶯鶯正啼）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滿身蘭麝醉如泥」句旁批：痛飲眞吾師。

又（夜夜相思更漏殘）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想君」、「憶來」二句，皆意中意、言外言也。水中着鹽，甘苦自知。《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替他思，妙。《古今詩餘醉》卷一〇：「想君」、「憶來」，水中鹽味，甘苦自知。《雲韶集》卷一：從對面着筆，妙甚，好聲情。《詞則・大雅集》卷一：從對面設想，便深厚。《花間集評注》引鄭文焯云：善爲淡語，氣在使然。

《**歸國遥**》（**春欲暮**）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還不是解語花，不問也得。

又（金翡翠）　《雲韶集》卷一：「別後只知相愧」眞有此情。《詞則・大雅集》卷一：此亦《菩薩蠻》之意。

又（春欲晚）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睡覺綠鬟風亂」句旁批：好光景。

《**菩薩蠻**》（**紅樓別夜堪惆悵**）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調本《菩薩蠻》，而語近《江南弄》、《夢江南》等，亦作者之變風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曰：《菩薩蠻》一詞，倡自青蓮。嗣後溫飛卿輩輒多佳句，然高豔涵養有情，覺端己此首尤饒奇想。《詞綜偶評》：語意自然，無刻畫之痕。《詞選》卷一：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復堂詞話》：亦塡詞中《古詩十九首》，即以讀《十九首》心眼讀之。《雲韶集》卷一：情詞淒豔，柳耆卿之祖。婉約。《詞則・大雅集》卷一：深情苦調，意婉詞直，屈子《九章》之遺意。詞至端己語漸疏，情意卻深厚。雖不及飛卿之沉鬱，亦古今絕構也。《詞徵》卷一：韋端己紅樓別夜，匪風怨也。

又（人人盡說江南好）　《詞綜偶評》：或云江南好處如斯而已耶。然此景此情，生長雍、冀者，實未曾夢見也。《詞選》卷一：此章述蜀人勸留之辭，即下章云：「滿樓紅袖招」也。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亂，故曰「還鄉須斷腸」。《復堂詞話》：強顏作愉快語，怕斷腸，腸亦斷矣。《雲韶集》卷一：一幅春江

圖畫。意中是思鄉，筆下卻說江南風景好，眞正淚溢中腸，無人省得。結言風塵辛苦，不到暮年，不得回鄉，預知他日還鄉必斷腸也，與第二語口氣合。《詞則・大雅集》卷一：諱蜀爲江南，是其良心不歿處。端己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又（如今却憶江南樂）　《詞選》卷一：上云「未老莫還鄉」，猶冀老而還鄉也。其後朱溫篡成，中原愈亂，遂決勸進之志，故曰「如今卻憶江南樂」，又曰「白頭誓不歸」，則此詞之作，其在相蜀時乎。《譚評詞辨》卷一：「如今卻憶江南樂」句云：「半面語」。又評後半闋云：意不盡而語盡，「卻憶」「此度」四字，度人金鍼。《雲韶集》卷一：風流自賞，決絕語，正自凄楚。《詞則・大雅集》卷一：決絕語，正自凄楚。《詞腴》卷上：此首叙知遇之恩，完全由自己口中道出，而結尾則誓不歸也。

又（勸君今夜須沉醉）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一起一結，直寫曠達之思，與郭璞《游仙》、阮籍《詠懷》將無同調。《詞腴》卷上：承前首「醉入花叢宿」，此首言受知遇之恩而不能辜負主人之心，爲環境所迫而不得歸也。

又（洛陽城里春光好）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評「洛陽才子他鄉老」句云：可憐，可憐，使我心惻。《詞選》卷一：此章致思唐之意。《譚評詞辨》卷一：項莊舞劍，怨而不怒之義。又評「洛陽才子」句云：至此揭出。《詞則・大雅集》卷一：中有難言之隱。

《更漏子》（鐘鼓寒）　《雲韶集》卷一：「落花」五字，凄絕秀絕。結筆楚楚可憐。

《謁金門》（春漏促）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閒抱琵琶尋舊曲」，直是無聊之思。《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子野亦云「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而《花間》、《草堂》語致微異，心手不知。

又（空相憶）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天上」句，粗惡。「把伊書跡」四字頗秀。「落花寂寂」淡語之有景者。

又（春雨足）　懺花庵本《草堂詩餘》卷一楊愼曰：麗語，景眞如畫。《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染就」句，麗。說得雙羽有情。《魚游春水》詞「雲山萬重，寸心千里」亦自妙。此以上文布景，杙一「目」字，意思完全，韻腳警策。《草堂詩餘評林》卷二：倚遍闌干，無由消千里之恨。《古今詩餘醉》卷四：「染就」句，最艷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云：捲簾倚闌，睹溪鳥雙飛對浴，因起閨人之想，心目之間，何能自堪，寫情委婉。《蓼園詞選》：端己以才名入蜀，後王建割據，遂被羈留，爲蜀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曰「弄晴對浴」，其自喻仕蜀乎。曰「寸心千里」，又可以悲其志矣。

《清平樂》（野花芳草）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坡老詠琴，已脫風幡之案，「風觸鳴琴」，是風是琴，須更轉一解。《詞綜偶評》：前闋說遠，後闋說近。《雲韶集》卷二四：起筆冷。清絕孤絕。

又（鶯啼殘月）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評「門外二句：情與時會，倍覺其慘。「去路」二句：如此想頭，幾轉《法華》。《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杜少陵「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一逢一別，感共深。《詞綜偶評》：三四句與飛卿「門外草萋萋」二語意正相似。

《喜遷鶯》（街鼓動）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讀《張道陵傳》，每恨白日鬼話，更頭疼欲睡。二詞亦復類此。

《應天長》（綠槐陰裏黃鶯語）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唐人西邊之州伊、梁、甘、石、渭、氐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以古興亡事實之，音調悲壯，聞之使人慷慨，故宋人大祀大恤皆用之。國朝則用《應天長》，然非艷體也。《雲韶集》卷一：端己《菩薩蠻》詞「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未嘗不妙，然不及「斷腸君信否」。《詞則・大雅集》卷一：亦「憶君君不知」意。

又（別來半歲音書絕）　《升庵詩話・騕與涴同》：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騕。」「騕」字義與「涴」同，而字則讀如「涴」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騕字，惟元詞中「馬驟騕，人語喧」，北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詞品》卷一：騕，黑而有文也。字一作「騕」，于勿、于月二切。【略】此字文中罕有，惟《花間集》韋莊及毛熙震詞中見之。《古今詞統》卷六：以末一字而生一首之色。《花草蒙拾》：「《花間》字法，最着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所及。如「淚沾紅袖騕」、「猶結同心苣」、「荳蔻花間趕晚日」、「畫梁塵騕」、「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其殆是耶。《雲韶集》卷二四：押韻須如此，信筆直書，方無痕迹。

《荷葉杯》（絕代佳人難得）　《詞綜偶評》：《荷葉杯》二闋，語淡而悲，不堪多讀。《詞則・別調集》卷一：「不忍更思惟」五字，凄然欲絕。姬獨何心能勿腸斷耶。

又（記得那年花下）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情景逼眞，自與尋常豔語

不同。評「相見」句：慘。《蓮子居詞話》卷一：韋相清空善轉，殆與溫尉異曲同工。所賦《荷葉杯》，眞能攄摽擗之憂，發踟躕之愛。

《河傳》（何處）　玉茗堂《花間集》卷一：「清淮月映」句，感慨一時，涕淚千古。《雲韶集》卷一：蒼涼。又云：《浣花集》中，此詞最有骨。

《木蘭花》（獨上小樓春欲暮）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與「夢中不識路」、「打起黃鶯兒」，可並不朽。

《小重山》（一閉昭陽春又春）　懺花庵本《草堂詩餘》卷三楊愼曰：「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回車。」此詞可謂善於翻案。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評「紅袂」句云：向作「新揾舊啼痕」，語更超遠。又評「宮殿」句云：何等凄絕。宮詞中妙句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章法同趙德仁「樓上風和玉漏遲」，而宮閨稍異。又云：「紅袂有啼痕」與「羅衣濕」句複，秦詞「新啼痕間舊啼痕」亦始諸此。《草堂詩餘評林》卷三：宮詞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所謂怨而不怒，最爲得體者。《詞的》卷三：雨露難霑，自是恩不勝怨。《詞則・別調集》卷一：凄警。

《章臺夜思》　《唐詩鏡》卷五四：二句佳，三四盛唐氣格。《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悲艷動人。譚元春評：苦調柔情。

《延興門外作》　《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鳥聲」句：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此見五陵豪俠之家，當春游之日，極其奢華妖艷，往來馳逐，因自嘆倦遊之客，惟有乘興一過酒家而已，未能如王孫士女必到晚始歸也。言外有無限感慨。《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是春色，後解是春遊。起以美人合以王孫，則遊人中之最出色者也。

《柳谷道中作却寄》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寫着「青袍」、衝「紅葉」，窮日之力，望望而去，去則意欲至何處乎。可悲也。（後解）寫心雖欲去，身自不能不去，然身雖已去，心則何恃而敢去乎。愈可悲也。

《灞陵道中》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寫灞橋上人望灞橋下水，窺見晴山倒映，其影如衣一桁。時又正値春花爛發，地又饒有客舍醅新。斯誠上國之壯觀，豪人之快矚也。（後解）然此地所以自來招致普天下人，俱來集會，因而無端生出無數離別者，祇爲雙闕盤龍，九重隔鳳，尊榮豪富，盡出於斯。於是奔走賢愚，顚倒老少，如我今日即爲不免之人，固不可以一一致詰也。《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春橋灞水，青山倒映，灞陵之勝景也。春花爛發，客舍新醅，灞陵之勝事也。此地奔走賢愚，顚倒豪傑，生出無數離別，無數煩惱，秖爲雙闕盤龍，九重隔鳳，尊榮安富，盡出於斯。我今不免亦爲是人也。

《秋日早行》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皆早行所見者。要之，景色雖佳而我歸心甚迫，是以光陰易邁，自不覺其悠長耳。此形汲汲遐征意。朱三錫評：通首只寫一「早」字耳。半山殘月，一岸野風，是早行而天未明之色。驛樓隱隱，宮樹蒼蒼，是早行而天將明之景。如此曉發夜行，只爲歸心甚急故耳。

《嘆落花》　《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咏落花不過寫其隨殘雪，埋芳草，霏微露滴，飄紅墮白等辭耳。不隨殘雪，又逐春風，反將落花寫得異樣有情。又以擬之西子遺笑醫、謝女落金鈿，更將落花寫得異樣可愛。然寫得愈有情，愈覺傷心，寫得愈可愛，愈覺可憐。此皆唐人妙法，不可不學也。

《關河道中》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因志業不遂，悵然思歸而作也。朱三錫評：槐陰柳畔，驛樓高倚，忽襯出「夕陽東」三字，言此關河道中每日瞥眼有一夕陽，人生不過有數夕陽，往來聚散草草過去，遂將平生匡堯佐舜志業淹沒無聞，大可慨也。時光似箭，天道如弓，是反言以寫其不平之氣，所以欲作歸計耳。

《題盤豆驛水館後軒》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前解寫景，後解叙懷。「極目」，言在驛館後軒極目也。「展畫屏」，言其日天晴，川光如練，自此至彼，一望迤邐，如曲屏初展也。灘頭鷺立，原上人耕，雖寫極目所見，然言外實見鷺亦有占，人亦有耕，而已獨漂遙道途，不得休息，遂生出後一解詩來也。（後解）五六，要知其直從雁未沒、雲未生前，早已憑軒不回首，直至雁已沒、雲亦沒後，只是憑軒不回首，謂之「盡日憑軒不回首」也。不知其不回首凡經多少時始有去雁。又不回首凡經多少時去雁始沒，又不回首凡經多少時始又雲生。總之，只要想此雁沒雲生之處，則爲何處而爲其盡日不回首處，便嘆此五六，又另是全唐人所未道也。

《貴公子》　《唐詩鏡》卷五四：三四物色意象，自覺嬌寵。《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青樓而當大道，又近接御苑，何等冠冕；玉闌仙杏，紅白相間，何等艷麗；金鈴犬吠，朱芾馬嘶，何等豪俠；花穿巷陌，樹影簾櫳，何等清

華，瑤池宴罷，笑語君王，何等貴顯。然貴公子自此之外，別無他事。句句是揚貴公子，卻句句是諷貴公子。隱而不露，有體之作。

《**三堂早春**》《唐詩鏡》卷五四：三四不俚。

《**長年**》《鑒誡錄・分命錄》：知詩者，陶人情性，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鑪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此則苞括生成，果爲台輔。《竹莊詩話》卷一四引《蜀檮杌》：韋莊字端己，乾寧中舉進士，有詩云云，末兩句（「大（盜）（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時人以其有宰相器。

《**思歸**》《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遊絲飄蕩牽引春風，對此而客腸欲斷焉。夫其所以腸斷者，好花在眼而外地終成寂寞，繁音在耳而他鄉亦甚凄涼，觸處皆斷腸之端也。若櫻桃熟而紅垂於野岸，芳草生而綠染於回汀，是則春光易去而知己知音之友又復凋零，固不如歸去之爲愈也，其能無思舊里哉。朱三錫評：一二是當春思歸也，三四皆斷客腸情事，五六人只道寫是時景致，不知櫻還熟草又芳，是言春光之易老，日月之遷流。以起下故人零落之意，愈動思歸之感耳。

《**憶昔**》《焦氏筆乘》卷一：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唐詩解》卷四四：（王）〔黃〕巢之亂，京師蕩然。端己避難於蜀，追思全盛而作。是詩言我昔遊五陵而爲通宵之樂矣。燭光不夜，桃下長春，此時語遊俠，則有如無忌之公子論女色，則有如莫愁之佳人今亂離而思豪華，皆如一夢，對此斜陽流水，能無傷感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前解寫昔年，後解寫今日。此是唐人大起大落文字。細玩「午夜」「午」字，「清歌」「清」字，「月滿樓」「滿」字，此一句七字中間，便全有「長似晝」、「不知秋」一片靡曼連延之意。不謂後解一變，遂成夕陽流水，如此迫蹙。（後解）此「西園公子」、「南國佳人」二句，正如諺云「點鬼簿」相似。言如許若干人數，今日一總化爲烏有，惟有水東流。上又加「夕陽」二字，眼看如此一片荒涼迫蹙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蔣一梅曰：用事切題，出人意表，有遊戲三昧之意。又陳繼儒曰：三四晚唐高調。又唐孟莊曰：五六取對亦巧，尾句不說出，妙甚。周珽曰：燭明如晝，氣暖猶春，在座有無忌之英豪，歌舞得莫愁之娉婷，今昔殊時，別離如夢，能無追感之思也。《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一二：詔按：此詩以時遭亂離，追思長安盛時而作。所云「西園公子名無忌」，不過謂當日五陵年少恣意行樂，直當以「無忌」名之，非誤以子建爲信陵也。焦竑《筆乘》謂其「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疵終損連城之價」，不亦以辭害志乎。《二馮評點才調集》卷三馮鈍評：韋公詩篇篇有「夕陽」。《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追述昔遊之事也。【略】今已不可復得，追思若夢，所見夕陽之下惟水東流而已。首句一篇之主，下五句皆遊事，末見憶昔意。朱三錫評：此篇通首着眼在「昔年」「今日」四字。一是憶其遊，二是憶其盛，三四緊承次句，細玩「午夜清歌月滿樓」七字中，便含有「長似晝」「不知秋」一片繁華景色在內。西園公子、南國佳人，乃是詩家點染筆墨處，言如許豪華歌舞，今日總付一夢。「惟見水東流」上又加「夕陽」二字，眼見一派都是荒涼景色也。焦竑《筆乘》云：「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略】。」不知南國佳人不必莫愁也，而以莫愁當之；西園公子本非無忌也，而以無忌當之：此蓋詩家活法，不可板求也。不然，豈有韋公之才如此瞶瞶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此詩時遭亂離，追憶昔時而作，極風美流發。惟第五語「西園公子」，或指陳思，然與魏無忌、長孫無忌俱不相合，不免有湊句之病。《東泉詩話》卷一：韋莊句大似義山「西園」句，兩入故事。

《**天井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解問始築女牆人，胡不務德，而乃務險。（「雲深」「深雲」，轉筆成妙。）（後解）此解問既築女牆後，若不修德，險曷足恃。

《**贈邊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只待」二字語病。

《**春日**》《寒廳詩話》：詩家點染法，有以物色襯地名者，如【略】。有地名襯物色者，如韋端己「落星樓上吹殘角，偃有營中掛夕暉」是也。《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春日在吳觸物懷鄉而作也。朱三錫評：一向潦倒風塵，昏昏懂懂，不知今日何日。瞥見野梅紅杏，知是春深時候，故起云「忽覺」也。言下有流落他鄉，生意憔悴口吻。「吹殘角」、「挂夕暉」，言所見所聞，無非愁況、旅夢，還家之夢曰「亂隨」而「散」者，是顛倒失序，夢不成夢也。「離魂」思家之魂，曰「潛逐」而「飛」者，是飄忽無措，魂失其魂也。到此地位，惟以早賦歸歟。爲第一要着耳。

《**清河縣樓作**》《堅瓠補集・日月兩露稱腳》：「雨腳」二字本《齊民要

術》，少陵始用之。少陵又有「日腳下平地」句，韋莊詩「遠水斜牽日腳流」，石曼卿詩「花影長隨日腳流」，陳輔詩「白下風輕日腳斜」，李賀詩「露腳斜飛濕寒兔」，喻鳧詩「雁天霞腳雨」，東坡詩「月腳垂孤光」。日月霧露稱腳，俱新。

《**立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第三句：以氣相感也。

《**和侯秀才同友生泛舟溪中**》《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泛舟，後解寫溪中相招隱。

《**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只是說人間富貴，幾如海上神仙，一用倒說，頓然換境。

《**臺城**》《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臺城，乃梁武帝餒死之地，國亡主滅，陵谷變遷，人物換世，惟草木無情，只如前日。此柳必梁朝所種，至唐猶存。「無情」、「依舊」四字最妙。端平北使王檝詩云「到處江山是戰場，淮民依舊說耕桑。梅花不識興亡恨，猶向東風笑夕陽。」，譏本朝文士不知邊事之危急。景定間，北將胡諮議留江州詩云：「寂寞武磯山上廟，蕭條羅伏水中船。垂楊不管興亡事，依舊青青兩岸邊。」亦譏本朝將相不知國家將亡，文臣武臣隨時取樂，視危急如平安無事時也。二詩皆從此詩變化。《唐詩鏡》卷五四：韋莊七絕，聲格苦弱。《唐詩解》卷三〇：此賦圖上之景，因發弔古之思。臺城已破，柳無改，是以恨其無情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吳山民曰：就圖發黍離之感。徐充曰：「依舊」二字，得劉禹錫用「舊時」字意。郭濬曰：聽歌《麥秀》。周珽曰：首句圖景，次點破金陵，見朝代變易，後二句弔古思深。又引胡次焱曰：始責烟柳無情，不顧興亡，終羨烟柳自若，付興亡于無可奈何，意味深長。

《**送人遊并汾**》《唐詩解》卷三〇：風雨憂其行，虜騎慮其患并州遺塞，因想及此。

《**李氏小池亭十二韻**》《唐詩鏡》卷五四：語亦鮮綻，其中有盛中所不賦者。

《**江上題所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故人朝天，本是恆事，故人因朝天而別，亦本是恆事。今是故人一時盡別，問之，卻是一時盡去朝天，何故爲是紛紛者乎。「江頭獨閉關」，因特加「苦竹」二字，寫盡孤寒自守。三承一，畫出故人好笑。四承二，畫出自家閑暢也。（後解）又說明所以江頭閉關之故，言如此時代無手可措，不如醉酒且盡一生也。

《**婺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遺軒車枉訪病中延款不得因成寄謝**》《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屏居」者，已自罷官，卻不得歸，因就路旁僦居養疴也。看他通解皆寫「三年」二字，言流落此三年，便卧病此三年，眼淚此三年。因言三年之中，只有思歸，並無他想，以翻王拾遺之枉訪，誠爲出於意外也。（後解）前解一意只寫卧病思家，此解始翻拾遺枉訪。「白鷗」字、「綠蘿」字、「朱輪」字，寫高軒之過，又是一樣字法句法。

《**山墅閑題**》《唐音癸籤・評彙七》：韋莊詩「靜極卻嫌流水鬧，閒多翻笑野雲忙」，本於老杜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但多著一嫌字、笑字，覺非眞閒，眞靜耳。（遯叟）

《**東陽酒家贈別二絕句**》《唐詩解》卷三〇：客中別故人，人情之最慘者。酒醒沾巾，別後之離愁更深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吳山民曰：次句切，難爲情。異鄉別故人，淚難收矣。況此時此景乎。下「醉」、「醒」字，更深。周珽曰：「異鄉」「孤店」四字，照應「方嘆」、「又向」、「明日」、「何處」八字，俱有針線。又曰：上二句，叙當時之別情可慘，下二句，想別後之悲緒更深。《古唐詩合解》卷六：詩中重兩「天涯」字。《留青日札・詩談二編》：余每客游，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鐘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如蘇子瞻「默數來時店」，眞擔夫語耳。

《**送人歸上國**》《唐詩解》卷三〇：端己以唐末之亂留仕于蜀，此因送友自陳流寓之懷，以見仕蜀非其本心也。

《**夜雪泛舟游南溪**》《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寫南溪雪夜。看他出手搖筆，居然寫出「大江西面」四字，我驟讀之，將謂下文何等風景，卻不圖其輕輕一落，便只接得「似若耶」三字。因思文章雖復小道，必有方法可觀。如此一二，下文若不爲其「似若耶」，即上文便不必寫大江作起，今既下文欲道「似若耶」，便上文不寫大江作起，又不好也。詞家好手，只爭襯字換字，此又襯又換法也。（三四，極寫「似若耶」也。）（後解）寫泛舟夜游。「尋野渡」、「泊前灣」，便是「去去」也。「不知歸路」，正是泛雪勝情。且從來事，無大無細，皆以一「歸」字亂其心曲，此亦不可不戒也。（「棹聲嘔

啞」之爲言猶「去去」也。）《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聯南溪，次聯雪夜，下皆泛舟也。朱三錫評：前四句寫南溪雪夜，後四句寫泛舟夜遊。看他起手開筆，曰「大江西面」，我驟讀之不知下文是何等風景，何等接落，卻便輕輕一落，接出「似若耶」三字，直將大江西面無數風景俱收拾「似若耶」三字中，妙妙。三四皆寫「似若耶」也，隨手接一「因」字，寫到泛舟夜遊，何等便捷。因尋野渡更泊前灣，便是去去也不知歸路，正是泛雪勝情，去而忘遠之意。

《江行西望》《愛日齋叢鈔》卷四：此詩末兩句云是多少情思也。亦見此老好尚不群爾。《升庵詩話・韋莊〈江行西望寄友〉》：用事新奇可愛。鮑照，唐人避武后諱，改曰昭。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鮑昭》：《漁隱叢話》謂：《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潘子眞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故韋詩直作平聲叶韻，有自來耳。趙凡夫箋云：（昭、照疑即一字，加火轉注。鮑昭一作鮑照。）

《謁巫山廟》《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巫山神女廟，昔所傳聞，並未目睹。今日斗然親至其地，恨不疾飛立到，當其未到廟前，早已遙遙在望矣。一日，「望高唐」，先從未到以前發筆，此第一層意也；二曰「路入烟霞」，又從將到廟前接筆，此第二層意也；三寫山色，四寫水聲，又將廟前之景，再寫一番此第三層意也；未能忘宋玉，猶似哭襄王，卻從山色水聲中寫出，結撰靈幻；五六是謁廟後，因其所見述其所聞，言昔日已屬荒唐，今日總歸無有，七八仍從廟前楊柳，指點感慨，絕妙之文。

《鷓鴣》《娛書堂詩話》卷上：鷓鴣，其聲格磔可聽，世俗想像其音，或云「懊惱澤家」，或云「行不得哥哥」，蓋方言不同，而歌詠亦各用之。韋莊咏《鷓鴣》詩【略】，山谷《詠李居士馴鷓鴣》云【略】。韋用前語，黃用後語。《唐音癸籤・詁箋五》：《嶺南錄異》云：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色。大如野雞，多對啼，其鳴自呼，鈎輈格磔。【略】韋莊集《鷓鴣》詩【略】舊注：懊惱澤家，鷓鴣音，有此不同。《唐詩鏡》卷五四：懊惱澤家，鷓鴣之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爲寫鷓鴣，爲寫自己。爲寫鷓鴣無依故來傍馬，爲寫自己無依故欲鷓鴣來傍。三四「暮雨」、「殘暉」，已極幽怨，又着「孤竹廟」、「汨羅祠」，便一解純是鬼詩，不可不辨也。（後解）「懊惱澤家」，鷓鴣鳴聲也。五六言秦人越女，不解我心。七八我於世更有何恨，只無故國得歸耳。臨了襯一「鳳」字，頗爲鷓鴣增色。

《南昌晚眺》《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言南昌城郭枕於江烟之處，而章水悠悠，其浪又接天而來也。中四句皆言所見所聞之景。末言地多吟咏之客，樓傍斗牛，則又有吟咏之處，總以形人地之勝耳。朱三錫評：枕江烟接章水，南昌城郭之勝也。三四皆枕江烟接章水之景，綠遮仙尉宅，紅襯賈人船，寫得雋永可喜。五是日晚眺雨色，六是日晚眺蟬聲，如此名山大江，人物之盛，自不必言。

《衢州江上別李秀才》《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此詩後二句只是眼前說話，形容惜別未有如此緊切。《唐詩解》卷三〇：飲已而歌，歌竟而泣者，以亂世飄蕩後會難期，不得不然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何新之：爲平淡體。周珽曰：端己江上二詩，別情婉至，黯然魂消。又俱一氣清空，全不着力，妙。敖英曰：唐人別詩多用「淚」字，懇切有情。近世袁海叟《題李陵泣別圖》，用一「淚」字亦警策：「上林木落雁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

《鄠杜舊居二首》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事事非」，不止訴田園，兼訴父老，便是名士風流，不爾，豈非乞兒叫街耶。然又妙於二句之「惟餘溪鳥」七字，無此便不成詩。（後解）「誰家」，以反寫自家；「何處」，以反寫此處也。「年年」二字，是深悔之詞，便知其今年更不然也。

《綏州作》《唐詩評選》卷四：輕俊不佻。《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此韋公客居延安，倚樓長望而忽動邊城之感也。一二寫地，三帶雨晚駝皆倚樓人所見，即以倚樓孤客作對，妙妙。五六寫人，而必舉明妃、蔡琰者，言千古如此之才，如此之色，皆不得遇，而綏州當中外相通之界，一去一歸，增人無限感慨。臨了又將角聲月色作結，讀之更覺凄涼之甚。

《與東吳生相遇》《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萍踪漂泊，爾我相同別已十年，今幸相逢而鬢絲初見，所以灑淚沾巾也。【略】次聯道其身世之故。三聯寫其牢騷之情。文情似婉而意甚切至。末承上來，謂志雖未得，然且對一樽而開笑口，因其未甚哀憊，太平則猶可待也。此見友朋相慰兼有不能忘世意。朱三錫評：十年漂泊，白首相逢，宜淚也。白首而更逢世亂，又宜

淚也。白首世亂而更遭家貧，又宜淚也。三四寫身世之日非，五六寫境遇之各別，末聊以自慰耳。

《庭前桃》《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解四句，眞乃高情高興。「曾向」是自家親見也，「同」是衆人公論。（後解）露桃因用湘淚，桃不言，因用息嬀，非隨手草草寫二女人入詩也。前解止寫「庭前」，後解始寫「桃」。然末句仍結至「庭前」，妙妙。

《鄜州留別張員外》《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忽然相送，乃在君山之下；忽然相逢，乃在朔漠之中；忽然同在極南，忽然同在極北。有何公事勾當，如此兩頭馳驅，可笑也。「三楚故人」豈止我爾兩人，「十年往事」豈止離合二事，餘子杳無消息，半生落得乾忙，今日從頭細思，眞是一場憽懶，可哭也。（一二，言只剩兩人光身；三四，言其餘總不可問。）（後解）承前解，言既是故人如夢，往事如風，然則我爾兩人再會於此，便是秉燭再照。以此爲實，只愁今夜會，明日別，實是一場悲痛，至於身如何，世如何，且只聽之造化也。（鄜州屬延安，故相逢句亦是追往。）《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昔日君山相送，同在極南；今日朔漠相逢，同在極北。想此相逢相送之中，豈止兩人。計此相逢相送之年，已非一日。三四承之，皆是夢言止存兩人矣，只如風言忽已十年矣。餘子杳無音問，半生落寞，風塵良可慨也。五六至末，又寫眼前之重叙，以惜明日之又別，即欲不惆悵何可得耶。

《汧陽閣》《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一寫水，二寫山，皆閣中之所見。舉世紛亂，斯地獨寧。三日僧尋野渡，四日雁帶斜陽，言入山者入山，入城者入城，總以見人物之相安耳。五言邊境清寧，六言居民貧乏。然其地雖貧，而四境晏然，亦太平樂事。牧童羌笛，一曲梅花，非今日所不易聞者哉。

《僕者楊金》《容齋三筆》卷七：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爲泛濫。張巡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芩，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略】。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悼亡姬》《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寫亡。「十洲」七字，即「不可尋」三字。「若無」十四字，即「鳳杳鸞冥」四字。相其三四，悟此姬不止是色，直是時時在病，忽忽多情人也。看「少女」、「嫦娥」字可知。（「少女」，風也。）（後解）寫悼。

《晏起》《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此詩寫盡幽人隱士之樂，吟此詩想見此風景，令人有超然高大、逍遙塵外之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敖英曰：幽興翛然。徐充曰：深得閒適之趣。胡次焱曰：雖中酒起遲，仍卧改舊詩，古人苦吟如此。前輩謂作文有三上：枕上、馬上、廁上，此枕上工夫也。開戶日高，花枝啼鳥，想見得詩改句樂意相關，與寅作酉息，案牘勞形者異矣。

《咸陽懷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萬古當時，歷歷皆是夕陽；夕陽少時，沉沉又是萬古。此事至爲顯淺，且又明在眼前，然而無人不在其中，無人曾悟其事。此獨忽然提着，如爲眞正苦吟斷骨人也。三四「不知秦苑」，「還傍漢宮」，妙妙。寫山色水聲，一似不解之甚者，然山色水聲則奈何欲其能解耶。可想其措意之無聊也。（後解）此即寫咸陽二事。言賢者貴在自托，胡能尙不去耶。即題中「懷古」二字也。《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詩專傷秦事也。朱三錫評：一曰城邊人倚樓耳，中間插「夕陽」二字，讀之便覺城上景色加倍衰颯，則此句中已儘有次句之意，而必更作「城上」一語者，只爲欲提出「萬古愁」三字，以起下二句也。三「不知秦苑廢」，偏寫山色。四「空傍漢宮流」，偏寫水聲。妙妙。言此理日在眼前，卻無一人悟着，殊屬不解。五六即秦二事言之，以見賢者貴在自托，胡爲不急去耶。

《漢州》《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人當太平之時，見離亂而驚心；及當離亂，而見有太平之地則轉以爲可訝，猶且觸目而驚已。此言初到漢州，驚心於樓臺郭邑者，蓋以舉世紛擾，獨此有管弦旌旆之樂。經離亂而不似離亂，未太平而還應太平，故不覺其驚疑無定耳。若其十日醉眠，又臨岐路舍此少安之地，其又何之耶。所以傷時傷別不自知，其臉波之橫也。朱三錫評：此篇與前首（指《汧陽縣閣》）同意，總是見太平而驚喜耳。

《長安清明》《升庵集》卷六八《白打錢》：白打錢，戲名。【略】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閩小紀》卷一：余邵武寒食詩，有「幕

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余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即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五代詩話・蜀・韋莊》引《知新錄》：有步打，有跌打，有白打。能懸空觔斗，腳不及地者，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鬬雞，自以爲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又唐詩云：「上相閒分白打錢。」按《武林舊事》云：宋理宗祇應人有女廝撲十人，此即唐時步打之遺意。齊雲論曰：「白打，蹴毬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第四句蹴踘戲爲「白打」。《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聯切清明，中二聯切長安。詳玩末聯上四條確是追憶升平事，不然則此二句未得着落。暗喜風光者，見風光以似昔而可喜，其餘則皆異昔而可傷也。此正反應首句意。朱三錫評：題曰《長安清明》，眼見此日清明猶似昔年之清明，而此日長安已非昔年之長安。曰「早是」、曰「可堪」，皆觸景感懷口吻也。「內官」、「上相」，皆追憶昔年升平之事；「叱撥」、「鞦韆」，皆追憶昔年升平之景；獨是升平雖異，而風光不改。曰「暗喜」者，乃遊人「暗喜」耳。

《和人暮春書事寄崔秀才》《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前六句皆暮春書事，末見寄意。朱三錫評：前四句寫和人暮春書事，後四句寫寄崔秀才。看他起手寫「朱門白日」「晚風落梅」，亦即尋常寫春事耳。讀去自覺有晝長、人靜、春暮、感懷之意。三不知芳草，四只怪遊人。妙妙。此必作詩之人春思傷人，聊以解嘲耳。五纔見早春，六已驚新夏，自是描寫「暮春」二字，讀詩人看來亦只爲形容「暮春」二字，不知鶯出谷燕巢梁，已寓有求友知止之意，相逢索醉，不過爲遊思所困，寄語秀才及時行樂也。

《古別離》《唐詩解》卷三〇：對烟柳而生離情，則以酒消之；第江南春色更是斷腸，誰復相慰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楊愼曰：妙品。蔣一葵曰：結有餘恨。唐汝詢曰：句法亦妙。周珽曰：古色古貌，雜諸王、李何辨。又曰：對烟柳以餞別，而飲不能盡醉，以離情所指有無可奈者在也。後二句正是第二句意，與陸魯望《有別》後聯語意相同。陸以留別者言，居人登樓所望有不堪增愁處，韋以送別者言，行人玉鞭所指，有不勝斷腸處。又張文潛喜誦唐人詩「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聲調與此類似。《唐詩摘抄》卷四：「不那」，猶「無那」，與「更把」字相應。讀此益知王昌齡「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倒敘之妙。首句指目前春色而言，非春色本佳，但離人對之，自是無那；況別後睹江南春色，其腸斷更如何。常建云：「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與此同意。此作較饒風韻。

《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纔新春，已暮春，此是寫「度」。二忽襯「夕陽」二字，此是寫「暗度」也。言春光一總九十日來，可謂遙遙甚遠，如何不覺不知，魆地纔新已暮。原來九十日，每日瞥眼有一夕陽，於是草草不過十數夕陽，早是菁華一齊頓竭也。三四畫之，言初然是風，既而是雨，始飄猶香，到地遂爲塵也。前解寫春物暗度。（後解）後解寫左司郎中。「今日」之爲言老年也。言老年猶尚不禁花事，然則少時又不知何等喚奈何也。

《擒練篇》《唐詩鏡》卷五四：此詩餘中絕妙好詞。

《江皋贈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此言因聽金管，遂成爛醉，去者不發，送者亦停。看他反繫馬，反維舟，又爲贈別之新例也。（「繫馬」，是送者，「維舟」，是去者。）（後解）後言不用相思，無勞吟咏，子去之後，我便欲去矣。

《江上別李秀才》《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五：客中送客最易傷懷，此詩後兩句絕妙。唐人餞別詩如「今日送君須盡醉，勸君更盡一杯酒」，又不如「莫向尊前惜沉醉」一句有味。《唐詩解》卷三〇：此亦傷亂之詩。相送灞陵猶不忍別，今乃避亂天涯乎。異鄉之人一別長絕，安可惜醉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引顧璘曰：眞情語，故別。周珽曰：按韋莊當黃巢亂長安著《秦婦吟》，所謂避秦者以此。夫客中送客，最易傷懷，且別非爲功名，爲省覲，而各爲避亂免禍，如之何可惜一沉醉。

傳記

《唐才子傳・韋莊》 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人也。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略】乾寧元年，蘇檢榜進士，釋褐校書郎。李珣宣諭西川，舉莊爲判官。後王建辟爲掌書記，尋徵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開僞蜀，莊托在腹心，首預謀畫，其郊廟之禮，冊書敕令，皆出莊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莊早嘗寇亂，間關頓躓，携家來越中，弟妹散居諸郡，江西、湖南，所在曾遊，舉目有山河之異。故於流離漂泛，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愁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也。莊自來成都，尋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遂誅茅重作草堂而居焉。性儉，秤薪而爨，數米而炊，達人鄙之。弟藹，撰莊詩爲《浣花集》六卷，及莊嘗選杜甫、王維等五十二人詩爲《又玄集》，以繼姚合之《極玄》，今並傳世。

《十國春秋・前蜀・韋莊傳》 韋莊【略】幼能詩，以艷語見長。【略】乾寧□年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高祖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時有縣令擾民者，莊爲高祖草牒曰：「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一時以爲口實。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高祖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梁王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既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高祖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高祖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高祖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副使。未幾，梁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高祖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高祖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所定。頃之，梁復通好高祖，推高祖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此類。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於花林坊，葬白沙之陽。是歲，莊日誦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之詩，吟諷不輟，人以爲詩讖焉。謚曰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又有《峽程記》一卷。）又有《浣花集》五卷，乃莊弟藹所編，以所居即杜氏草堂舊址，故名。莊有美姬，善文翰，高祖託以教宮人爲詞，強奪去。莊作《謁金門》辭憶之，姬聞之不食而死。莊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玄集》。【略】莊文詞甚多，不具錄。

紀事

《蜀檮杌》卷上 （天復七年）（朱）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略】九月，（王建）僭即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略】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略】（三年）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

《太平廣記》卷一六五引《朝野僉載》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尸，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又卷一七五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踪，因賦詩以記之。又途次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下邽》詩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略】。」又《逢李氏弟兄》詩曰：「御溝西面朱門宅，【略】。」

又卷四三二引《北夢瑣言》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嶺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攫搏。時遞鋪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規避。仍持托杈利劍，前後于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韋莊作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號爲倀，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汎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憩于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遂嚴妝倚驛門而看，爲虎攫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鉤爪也。僕嘗行次白衛嶺，時屬炎蒸，夜涼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橫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何之。景福、乾寧之時，山川兵革，虎豹晝行，任土貢輸，梗于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大蟲作暴，得非係國家之盛衰乎。

《北夢瑣言》卷六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楊湜《古今詞話》　韋莊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據，遂羈留之。莊有寵人，資質艷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詞，強莊奪去。莊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謁金門》。「空相憶」【略】，情意悽怨，人相傳播，盛行於時。姬後傳聞之，遂不食而卒。

《湧幢小品》卷二二　韋莊窮時，賴有內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情則可悲。後唐亡入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否。百韻詩亦起於莊。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　「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韋莊寓蜀，蜀主奪其姬之善詞翰者入宮，故作《謁金門》起句。

《十國春秋·拾遺·前蜀》　蜀韋莊爲奏記，於浣花溪得杜工部舊址，結茅爲室，故其弟蕘以名其集。晚年忽咏句曰「誰知閒卧意，非病亦非眠」，及「手從雕扇落，頭任漉巾偏」，皆不祥語也。灼灼者，蜀麗人也。莊聞其貧且老，殂落於成都酒市中，因以詩弔之，云：「嘗聞灼灼麗於花，雲髻盤時未破瓜。桃臉曼長橫綠水，玉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貴家。流落錦江無問處，斷魂飛作碧天霞。」又有悼亡姬詩，亦極哀艷。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蜀程記》，韋莊撰。《峽程記》，韋莊撰。

又卷五　《浣花集》二十卷，韋莊撰。韋莊《諫疏集》三卷，韋莊《幽居雜編》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韋莊《浣花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韋莊浣花集五卷》　右僞蜀韋莊字端己。仕王建，至吏部侍郎、平章事。集乃其弟蕘所編，以所居即杜甫草堂舊址，故名。《僞史》稱莊有集二十卷，今止存此。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浣花集》一卷，蜀韋莊撰。唐乾寧元年進士也。

《宋史·藝文志七》　韋莊《浣花集》十卷，《諫草》一卷，《韋莊諫疏牋表》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韋莊《浣花集》二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　韋莊《浣花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唐韋莊撰。【略】《文獻通考》載莊集五卷。此本十卷，乃毛晉汲古閣所刻，爲莊弟蕘所編。前有蕘序，疑後人析五爲十，故第十卷僅詩六首也。末爲補遺一卷，則毛晉所增。然如《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一首，既見於卷八，又入補遺，殊爲失檢。《全唐詩》所錄，較此本多《勉兒子》《即事》等篇，共三十餘首。蓋蕘序作於癸亥年六月，爲唐昭宗之天復三年，莊方得杜甫草堂，故以名集。自是以後，篇什皆未載焉。故往往散見於諸書，後人遞有增入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蜀韋莊撰，

其弟藹編。原本五卷，後人析而爲十。補遺一卷，則毛晉所增也。莊在蜀得杜甫浣花溪草堂，因以名集。其詩音節頗高亮，在五代爲鐵中錚錚。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唐韋莊撰。（一明毛晉刊本、一明孫澹若手校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 韋莊《箋表》一卷，《諫草》二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韋莊集》二十卷。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別集類二・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蜀韋莊撰，其弟藹編。原本五卷，後人析而爲十卷。補遺一卷，則毛晉所增也。席氏刊本。汲古閣刊本。綠君亭刊本。〔續錄〕皕宋樓有宋本，十行十八字。蔣孟蘋有明鈔藍格本，十行十六字，闌外有江陰朱氏文房六字，末有朱承爵跋語。四部叢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五・浣花集十卷》（宋刊抄補本） 唐杜陵韋莊撰。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卷中有士禮居朱文方印，老蕘朱文方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浣花集十卷》（明刊本） 前有韋藹序【略】文獻通考》載莊集五卷。此乃毛子晉綠君亭所刻十卷本。有「片石山房」一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浣花集》十卷，唐韋莊撰。卷一至三影寫補完。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中板式，與書棚本小異。按：余以明朱承爵刊本對勘一卷，竟少誤字，蓋朱刻亦出宋本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五日閱。）

又 《浣花集》十卷，唐韋莊撰。明正德間江陰朱承爵朱氏文房刊本，十行十六字，郡望題「杜陵韋莊」，與毛刻席刻異。據舊藏明鈔本知卷末有補遺詩二首，附朱承爵跋語六行，此本失去。闌外有「江陰朱氏文房」六字。己未人日購於火神廟書攤，別有跋語寫於書後。

又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唐杜陵韋莊撰。明藍格寫本，十行十六字，卷尾闌外上方有「江陰朱氏文房」六字。「韋莊字端己，見素之孫，唐昭宗乾寧元年進士，授校書郎。王建開僞蜀，莊時在華州駕前，遷起居舍人，後爲蜀相卒。所著有《浣花集》，其弟藹嘗爲作序，今不存，姑缺之。既刻其集，又考得遺詩二篇附後，作補遺云。朱承爵子儋拜記。」鈐有「覃磎」、「嘉興方氏子怡珍藏」朱文印。（蔣孟蘋藏，曾借校一過。丁巳）

又 《浣花集》十卷，唐韋莊撰。明藍格寫本。鈐有汪士鐘印，潘西圃、碩庭諸藏印。（壬子）

韋藹《浣花集序》 余家之兄莊，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惟餘口誦者，所存無幾。爾後流離漂泛，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制；或離群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愁之文，一詠一觴之作。迄於癸亥歲，又綴僅千餘首。【略】辛酉春，應聘爲西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因命芟夷，結茆爲一室，蓋欲思其人而成其處，非敢廣其基構耳。藹便因閑日錄兄之稿草中，或默記於吟詠者，次爲□□□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餘今之所製，則俟爲別錄，用繼于右。時癸亥六月九日。

朱子儋《浣花集跋》 其弟藹嘗爲作序，今不存。茲以毛氏綠君亭本補之。補遺及子儋跋文，又從一鈔本補得。辛酉三月孫毓修。丁卯再版，留庵先生舊題已失。僅爲錄存于此。姜殿揚。

《重編紅雨樓題跋・唐韋莊浣花集》 韋莊詩，百家未收。但於《鼓吹》中見其七言近體及諸家所選數首而已。偶入秣陵，友人郭聖僕出韋詩一帙見示，乃宋板也，遂命工鈔錄以備觀閱。時謝在杭方爲比部郎，亦喜其詩調新逸，亦寫一帙而去。萬曆丙午花朝東海徐惟起記。

《汲古閣書跋・浣花集》 《端己集》十卷，乃其弟藹所編。因居是杜子美草堂舊址，故名。僞史云二十卷，馬氏云五卷，今皆不可攷。向有朱氏版頗善，惜逸藹序，予幸獲完璧矣。梓行既久，復閱《才調集》、《文苑英華》諸書，又得諸體詩三十首有奇，悉附作補遺云。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浣花集十卷》（宋刻本） 此殘宋刻本《浣花集》四至十卷，余友陸子東蘿以青蚨一分得諸閶門外上塘街冷攤，特爲持贈余者。東蘿初不知爲宋刻本，但云有舊人圖書「葉陽生」，欲就君質之。余曰：「此人余卻知之。」余將爲言其詳，及觀后一無名氏跋，而益信余所知之人也。近因上津橋葉氏將刊其先世天士所著《本事方釋義》，向余借宋刊《許學士本事方》，因相往還，登眉壽堂，見爲號有「陽生道兄」，詢悉陽生即天士之父，素精于醫，曾治範伏庵太史初生時無谷道，一證此書所鈐印即其人也。末跋語云，某因病人久嗽不愈，以此償藥值，知向時醫家脈藥相連，

故云以此償藥值也。是書破爛不堪，命工粗加整理，裝成攜示葉氏后訥人、豐帆輩，各翻陽生手批醫書，皆云跋語字迹，實系陽生公書。而康熙乙卯三月，去陽生辭世之年庚申，尚有六載，此跋洵不誣也。訥人云陽生公與汪鈍翁有唱酬之作，益精于詩者。一書之微，多取印證，余喜而筆諸卷端。復翁。

余藏韋莊《浣花集》有三本，一爲黑格精鈔本，一爲藍格舊鈔本，一爲毛氏影鈔宋本。三者之中，影鈔爲上，然得此殘宋刻證之，則又在影鈔者上矣。蓋書以古刻爲第一，一字一句之誤，猶可諦視版刻，審其誤之由來，影鈔則已非廬山眞面目，況其爲泛泛傳鈔者乎。故余佞宋，雖殘鱗片甲，亦在珍藏，勿以不全忽之。此冊前缺序目及首三卷，若就影鈔本補全，誠爲兩美，然業無宋刻，即影鈔已失其眞，故仍願離之，則兩美也。欲卒讀者，有影鈔本在，取而觀之可耳。甲戌六月六日，復翁補書于第九卷尾，以此半葉系裝時補綴，非宋版本有，雖灰之無傷。余家向藏毛氏影宋本《浣花集》，在唐人諸集中取對此，此實系宋版，卷中「徵」、「禎」、「玄」、「樹」，避此四字，而「玄」、「樹」有不盡避之，宋版時或有此。余初付裝，見者或疑此刻之非宋，而妄笑余佞宋之太甚，所信未必眞。然裝成同人傳觀，藏書家如周香嚴，賞鑒家如陶朗軒，皆以余言爲信，則誠可信矣，佞宋何嘗佞哉。昔何義門學士跋宋刊許渾《丁卯集》云：惜板刻糊涂，幸得毛豹孫影寫宋本，一一補其缺失，差异于不知而妄作者。今余收《浣花集》，失其序目及首三卷，亦賴影宋本補全，即守義門之意也。宋刻出自陸東蘿所贈，此屬東蘿影鈔，蓋是書始終成于東蘿云。丁卯季夏裝，復翁記。

陸心源《殘宋本浣花集跋》 《浣花集》十卷，題曰杜陵韋莊，前有癸亥年六月九日莊弟韋蕚序。宋諱有缺有不缺，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與臨安睦親坊陳宅本《孟東野集》行款框格皆同，當亦南宋書棚本也。宋刊存卷四至十，前三卷黃蕘圃以影宋本抄補，每卷有葉陽生白文方印，後有陽生跋，每冊有士禮居朱文方印，前後有蕘圃三跋，陸損之跋。陽生，蘇州人，天士之父，與汪純翁酬唱，工詩能醫。

觀堂自輯本《浣花詞題記》 《宋史·藝文志》載韋莊《浣花集》十卷，《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則謂莊有集二十餘卷。其弟蕚編定其詩爲五卷。今二十餘卷本不傳，則詞在集中與否，亦不可知矣。《全唐詩》所載端己詞共五十四首，茲錄爲一卷。中見於《花間集》者四十八首，見於《尊前集》者五首，見於《草堂詩餘》者一首。《應天長》第一闋亦見《陽春集》中，唯《花間》屬之端己。【略】光緒戊申季夏，海甯王國維記。

王國維《唐寫本韋莊秦婦吟殘詩跋》 此詩前后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案《北夢瑣言》：「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此詩中有此二語，則爲韋莊《秦婦吟》審矣。《瑣言》又云：「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爲『《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云云。是莊貴後諱言此詩，故弟蕚編《浣花集》不以入集，遂不傳于世。然此詩當時制爲障子，則風行一時可知。伯希和教授《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亦有《秦婦吟》，下署「右補闕韋莊」。彼本有前題，殆較此爲完善歟。

又《韋莊秦婦吟又跋》 余曩考日本狩野博士所錄倫敦博物館殘本，據《北夢瑣言》定爲韋莊《秦婦吟》。後閱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有《秦婦吟》一卷，署「右補闕韋莊撰」，因移書伯希和教授，屬爲寫寄。甲子正月，教授手錄巴黎所藏天復五年張龜寫本以至，復以倫敦別藏梁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校之，二本並首尾完具，凡千三百八十六字。其首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乃中和三年所作。其末云「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又云「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則此詩乃上江南某帥者。考是時周寶以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則相公蓋謂周寶也。莊遇黃寇之亂，初居洛中，旋客江南。《浣花集》四有《江上逢史館李學士詩》云：「關河自此爲征壘，城闕于今陷戰鼙。」自注云：「時巢寇未平。」則中和三年三月莊已由洛渡江。其後有《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詩》、《觀浙西府相畋游詩》，又有《官莊詩》，自注云：「江南富民悉以犯酒沒家產，因以此詩諷之，浙帥遂改酒法，不入財產。」是莊曾爲周寶客。此詩當即其初至江南贄寶之作矣。此時莊尚未第，其署「右補闕」者，乃莊在唐所終之官。考莊自巢亂後，自洛而吳、而越、而贛、而楚，至景福二年癸丑始還京應舉，其《投寄舊知詩》所謂「萬里有家留百越，十年無路到三秦」者也。是年下第，至次年乾寧改元，始成進士。其入蜀之歲，則弟蕚作《浣花集序》云：「庚申（光化三年）夏，以中諫□□□□，辛酉（天復元年）春，應聘爲蜀奏記。」而《浣花集》十有《過樊川舊居詩》，自注云：「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蜀作。」考昭宗

以乾寧三年丙辰七月幸華州，至光化元年戊午八月始還京師，則莊奉使入蜀當在丙丁戊三年中。而《唐書・隱逸・陸龜蒙傳》云：「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北夢瑣言》記此事在光化元年）即莊使蜀後仍自還朝。至庚申乃復入蜀，辛酉始委質王氏，則庚申之中諫（唐人呼拾遺、補闕二官爲中諫，見《北夢瑣言》八），乃其在唐所終之官也。《瑣言》載右補闕韋莊爲《陸龜蒙誄文》與此詩結銜，均以其最后一官稱之。而此詩書于天復五年，宜其書此官也。甲子二月。

羅振玉《秦婦吟書後》 蜀相韋莊《秦婦吟》，不載《浣花集》中。《北夢瑣言》謂：「『內庫燒爲錦綉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後公卿垂訝，莊乃諱之，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云云。是今集不載，乃遵莊之戒，故世無傳本。往歲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游歐洲，于巴黎圖書館傳錄敦煌本，而首尾不完。聞英倫亦有一本，吾友王靜安徵君郵請法國伯希和博士傳寫足本。癸亥歲末，博士乃手書見寄。卷尾有「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張龜寫」款，復以貞明五年己卯歲四月安友盛寫本校其異同。此篇再傳東土，博士力也。考《唐才子傳》載莊爲乾寧元年蘇檢榜進士，此本末記天復五年乙丑寫，乃莊成進士後十一年。天復僅三年，乙丑爲天祐二年，唐末擾亂，致改年已逾歲，邊人尚未知也。卷首署「右補闕韋莊」，《十國春秋》載莊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雖左右字異，然可知莊在天復前曾任是官。《才子傳》但言「釋褐校書郎，李詢宣諭西川，舉莊爲判官。後王建辟爲掌書記，尋徵起居郎，建表留之」，而不及右補闕。《才子傳》又謂莊「早嘗寇亂，間關頓躓，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制，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心」，今讀此篇，于寇盜之殘暴，生民之水火，軍人之畏葸肆虐，千載而下，猶驚心駭目。西陲絕塞，邊民已展轉傳寫，則當時人人傳誦可知。晚雖畏謗，以戒子弟，然終不能絕其傳也。至《才子傳》載「天街踏盡公卿骨」，作「天街踏盡卻重回」，與今本及《北夢瑣言》不同，殆後來避謗所改歟？予既手錄一通，復書後以記歲月。甲子穀日松翁羅振玉書。

藝文

拓善《和韋莊賀陳詠歸蜀》句 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

貫休《和韋相公見示閒卧》 刻形求得相，事事未嘗眠。霖雨方爲雨，非煙豈是煙。童收庭樹果，風曳案頭牋。仲虺專爲誥，何充雅愛禪。靜嫌山色遠，病是酒杯偏。蜩響初穿壁，蘭芽半出甎。堂懸金粟像，（相公常供養維摩居士）門枕御溝泉。且沐雖頻握，融帷孰敢褰。德高羣彥表，善植幾生前。修補烏皮几，深藏子敬氈。扶持千載聖，瀟灑一聲蟬。棋陣連殘月，僧交似大顛。（韓吏部重大顛禪師）常知生似幻，維重直如弦。餅憶蓴羹美，茶思岳瀑煎。祗聞溫樹譽，堪鄙竹林賢。脫穎三千士，馨香四十年。寬平開義路，淡濘潤清田。哲后知如子，空王夙有緣。對歸香滿袖，吟次月當川。休說慚如揵，堯天即梵天。

又《和韋相公話婺州陳事》 昔事堪惆悵，談玄愛白牛。（《法華經》以白牛喻大乘。）千場花下醉，一片夢中遊。耕避初平石，燒殘沈約樓。無因更重到，且副濟川舟。

又《酬韋相公見寄》 鹽梅金鼎美調和，詩寄空林問訊多。秦客弈棋拋已久，楞嚴禪髓更無過。萬般如幻希先覺，一丈臨山且奈何。（日到天心，乃相公之日，老僧日去山乃一丈耳。）空諷平津好珠玉，不知更得及門麼。

雜録

《唐音癸籤・談叢二》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第。

牛嶠

論述

綜論

《詞品》卷二　牛嶠，蜀之成都人，爲孟蜀學士。其《酒泉子》云：「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色，御溝輦路暗相通。杏園風。咸陽沽酒寶釵空。笑指未央歸去。插花走馬落殘紅，月明中。」《楊柳枝》數首尤工，見《樂府詩集》。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姜堯章曰　牛嶠《望江南》，一咏燕，一咏鴛鴦，是咏物而不滯於物者也。詞家當法此。

又引陸放翁曰　牛嶠《定西番》爲塞下曲，《望江怨》爲閨中曲，是盛唐遺音。及讀其「翠娥愁，不抬頭」，「莫信彩箋書裏，賺人腸斷字」，則又刻細似晚唐矣。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　公成都人，爲孟蜀學士，世以爲牛給事者，誤也。公尚有「紫陌青門」，《酒泉子》一調，亦甚佳，集中何獨遺之。

《詩藪內編・近體下・絶句》　後唐牛嶠《柳枝詞》云：「吳王宮裏色偏深，【略】。」「橋北橋南千萬條，【略】。」五代人詩亦尚有唐樂府遺韻。

《十國春秋・前蜀・牛嶠傳》　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言竊慕李賀長歌，舉筆輒效之。尤善製小辭，《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嶠佳句也。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牛嶠》　好是數篇《楊柳枝》，松卿從此著當時。莫教移向靈和殿，宮女三千怨妬伊。

《詞選》卷一評《菩薩蠻》　《花間集》七首，詞意頗雜，蓋非一時之作。《詞綜》刪存（「舞裙香暖金泥鳳」、「綠雲鬢上飛金雀」）二首，章法絶妙。

《雲韶集》卷一　松卿詞如怨如慕，當與端己並驅。

《餐櫻廡詞話》　五代詞切忌但學其表面，所患除表面無可學，松卿詞蓋有內心者。

又　昔人情語豔語，大都靡曼爲工。牛松卿《西溪子》云：「畫堂前，【略】。」《望江怨》云：「惜別花時手頻執，【略】。」繁弦促柱間，有勁氣暗轉，愈轉愈深。此等佳處，南宋名作中間一見之。北宋人雖緜博如柳屯田，顧未克辦。

分論

《憶江南》（紅繡被）　《詞的》卷一：現成。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上：對句易於言景，難於言情。且開放則中多迂濫，收整則結無意緒，對句要非死句也。牛嶠之《望江南》「不是鳥中偏愛爾，爲緣交頸睡南塘」，其下可直接「全勝薄情郎」，此即救尾對也。

《西溪子》（捍撥雙盤金鳳）　《古今詞統》卷三：此「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之藍本也。《雲韶集》卷一：短句頗不易，此作字字的當，有意，有筆，能品也。《詞則・閑情集》卷一：意在言外。

《江城子》（鵁鶄飛起郡城東）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起句率意。《雲韶集》卷一：「越王」九字，風流悲壯。《詞則・大雅集》卷一：感慨蒼涼。

又（極浦烟消水鳥飛）　《詞品》卷二：《南史》王晞詩「日驀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驀」爲「暮」，淺矣。孟蜀牛嶠詞：「日驀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語。

《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　《古今詞統》卷三：是盛唐諸公《塞下曲》。

《望江怨》（東風急）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一庭疏雨濕春愁」、「馬嘶殘雨春無濕」，皆集中秀句。「濕」字俱下得天然。《詞綜偶評》：有急弦促柱之妙。《雲韶集》卷二四：結得凄苦，可憐。

《女冠子》（綠雲高髻）　《古今詞統》卷四：此等女冠，非魚玄機、李冶輩乎。《餐櫻廡詞話》：「眼看惟恐化，魂蕩欲相隨」，別是一種說得盡，與「須作一生拚」云云不同。

又（錦江烟水）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評「繡帶」二句云：六朝麗句。又

評末句云：好結句。《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情到至處，勿含蓄。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後周宮人黃眉黑妝，亦有借取檀畫意。溫庭筠「撲蕊添黃子」，牛嶠「額黃侵膩髮」，于《花間集》見數則語。

又（星冠霞帔）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前後麗情，多屬《玉臺》艷體，忽插入道家語，豈爲題目張本耶。

《酒泉子》（記得去年）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遠山眉，落梅妝，石華袖，古語新裁，令人遠想。

《菩薩蠻》（舞裙香暖金泥鳳）　《詞選》卷一：「驚殘夢」一點，以下純是夢境，章法似《西洲曲》。《雲韶集》卷二四：通首音節天然合拍，「剪」字妙。《詞則・大雅集》卷一：流麗芊綿，飛卿流亞。

又（玉釵風動春幡急）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填詞白描，須有微致，若全篇平衍，幾同嚼蠟矣。《古今詞統》卷五：「柳花飛處鶯聲急」與「玉釵風動春幡急」，兩首「急」字，俱尖極。

又（風簾燕舞鶯啼柳）　《古今詞統》卷五：「釵重」二句大類「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草堂詩餘續集》卷上：《繡襦記》開場好詞。

又（綠雲鬢上飛金雀）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芳草生兮萋萋，王孫歸兮不歸」，問他何益。《古今詞統》卷五：低回宛轉，蘭香玉潤，六朝才子恐不能擬。《雲韶集》卷一：穠至。結二句寫得又嬌癡，又苦惱。

又（玉樓冰簟鴛鴦錦）　《花草蒙拾》：牛給事「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狎昵已極。南唐「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本此。至「檀口微微，靠人緊把腰兒貼」，風斯下矣。《金粟詞話》：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詞選》卷一：「驚殘夢」一點，以下純是夢境，章法似《西洲曲》。《白雨齋詞話》（稿本）卷六：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一面發嬌嗔，碎揉花打人」，惡劣已極，無足置喙。即「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亦失之流蕩忘返。觀堂自輯本《牛給事詞・題記》：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嶠之「甘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顧夐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略】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餐櫻廡詞話》：牛松卿「斂眉含笑驚」五字三層意，別是一種秘密法眼。

《更漏子》（星漸稀）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輪臺，古遷謫地。岑參詩：「西去輪臺萬里餘。」楊基詩：「聖明寬逐客，不遣過輪臺。」牛嶠詞：「星漸稀，漏頻轉，何處輪臺聲怨。」中呂宮，柳永有《輪臺子》。《雨村詞話》卷一：牛嶠《更漏子》：「星漸稀，漏頻轉，何處輪臺聲怨。」按《漢書》武帝下輪臺之詔。語本此。

又（春夜闌）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女媧補不到，天有遺恨天。世間缺陷事不少，天也管不得許多。

《感恩多》（兩條紅粉淚）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起語一問一答，便有無限委婉。《雲韶集》卷一：強攀妙，中有傷心處，借此消遣耳。又云：不必着力，只任意寫來，自臻妙境。《詞則・閑情集》卷一：中有傷心處，自然而然絕不着力。

《應天長》（玉樓春望晴烟滅）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峭壁孤松，寒潭秋月，庶足比二詞之高潔。

又（雙眉澹薄藏心事）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後人翻出：「說情說意，說盟說誓，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曰：古今艷詞至此，可謂開冰造霜。

《木蘭花》（春人橫塘搖淺浪）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雋調中時下雋句，雋句中時下雋字，讀之甘芳下齒。

《楊柳枝》（吳王宮裏色偏深）　《升菴詩話・松下》：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略】。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二》：用修此意自佳，然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着議論，知樂府體者可與語。《徐氏筆精》卷四：古人咏柳，必比美人，咏美人，必比柳。不獨以其態相似，亦柔曼兩相宜也。若松、檜、竹、柏，用之於美人，則乏婉媚耳。唐牛嶠《柳枝》詞云【略】，亦謂美人不宜松下也。譽柳貶松，殊有深興。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松下》：唐人尊題，往往強此而弱彼。如舒元輿《牡丹賦》：「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迹，穠李漸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則是斥衆花以信牡丹也。唐彥謙《咏柳詩》：「楚王宮裏三千女，飢損蠻腰學不成。」是又尊柳而貶美人矣。何況於松，若作「枝下」，幾不成語。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牛松卿【略】事蜀

爲給事中，其《楊柳枝》：「不憤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見推于時。

又（解凍風來末上青）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楊柳》、《柳枝》、《楊柳枝》，總以物託興。前人無甚分析，但極詠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懷，能下讀者淚，斯其致矣。「舞送行人」等句，正是使人悲惋。

傳記

《**舊唐書·牛僧孺傳**》 嶠，位至尚書郎。

《**唐詩紀事·牛嶠**》 嶠，字松卿，一字延峰，隴西人，自云僧孺之後。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尚書郎。王建鎮蜀，辟判官。及僭位，爲給事中。

《**唐才子傳·牛嶠**》（存目）

紀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安定牛氏**） 嶠，字松卿。

《**五代詩話·前蜀·牛嶠**》**補引**《**西神脞說**》 婦人匀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約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蘂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粧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佖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粧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之佛粧。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蘂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眞珠落髻面塗黃」，此則面粧也。

《**鑒誡錄·旌論衡**》（存目）

著錄

《**郡齋讀書志·牛嶠歌詩三卷**》 右僞蜀牛嶠字延峰，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爲歌詩，輒效之。」

《**補五代史藝文志**》《牛嶠集》三十卷，《歌詩》三卷。

王建 前蜀高祖

傳記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略】（天復）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略】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皆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

改元。【略】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二年，頒《永昌曆》。(三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略】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尙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略】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略】(通正元年)八月，起文思殿，以淸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二**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鷹嘴，後露腦枕，怪而截其嘴也。又登樓見行人戴襤褸席帽，云破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

《**太平廣記**》**卷二六六引**《**北夢瑣言**》　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蜀帥顧彥暉爲副，王先主爲都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從，髣髴行瞻，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主兢肅，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爲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郪城，輕薄幕寮皆害之。

《**鑒誡錄・帝贈別**》　王太祖自利閬起兵，以至益州爲帝。唐太師(道襲)閬苑人也，美眉目，足機智。自童年親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主樞衡，勳業既高，恩寵彌厚。是時，太祖與秦庭李大王(茂貞)方結姻好，遽因小閒交兵，遂選腹心以安梁漢，唐公於是出鎭焉。帝御大安樓親送，及見唐公將別，帝頗動容，侍從宮娥，無不彈淚。太祖御製《贈別》以賜唐公，議者以魚水之歡，無出於此。

《**五代史補**》**卷一**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馮涓爲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蜀檮杌**》**卷上**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郾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顙，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略】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略】(光啓)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淸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鎭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略】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略】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天復)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

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略】(朱)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即偽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略】(光天二年)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謚神武聖文孝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又 周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主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

《**十國春秋·拾遺·前蜀**》 蜀先主販鹺均、房間，兼小竊。僧處宏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沾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霸西蜀。宏擁門徒自東來，先主爲搆精舍以安之，即宏覺禪院。

藝文

馮涓《生日歌》 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民歡。爭那生靈饑且寒，吾王有術應不難。但令一斗徵一斗，自然百姓富於官。

張道古《上蜀王》 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

貫休《少年行》 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自拳五色裘，迸入他人宅。卻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馬上黃金鞍，適來新賭得。

又《大駕西幸秋日聞雷》 軍書日日催，處處起塵埃。黎庶何由泰，鑾輿早晚回。夏租方減食，秋日更聞雷。莫道蒼蒼意，蒼蒼眼甚開。

又《大蜀皇帝壽春節進堯銘、舜頌二首》 (存目)

又《大蜀高祖潛龍日獻陳情偈頌》 (存目)

又《壽春節進》(一本注武成元年作) (存目)

又《壽春進祝聖七首》(千載降祥) 九天宮上聖，降世共昭回。萬彙須亭毓，羣仙送下來。承乾當否極，庶事盡康哉。祇有羲軒比，其餘不可陪。

又(文有武備) 武宿與文星，常如掌上擎。孫吳機不動，周邵事多行。旰食爐煙細，宵衣隙月明。還聞夔進曲，吹出泰階平。

又(從諫如流) 及霤龍鱗動，君臣道義深。萬年軒后鏡，一片漢高心。北狄皆輸款，南夷盡貢琛。從茲千萬歲，枝葉玉森森。

又(搜揚草澤) 俟時兼待價，垂棘出塵埃。仄席三旌切，移山萬里來。煙霞衣上落，閭閻雪中開。壽酒今朝進，無非出世才。

又(守在四夷) 天將興大蜀，有道遂君臨。四塞同諸子，三邊共一心。闔婆香似雪，迴鶻馬如林。曾讀前皇傳，巍巍冠古今。

又(大興三教) 曈曈懸佛日，天俁動雲韶。縫掖諸生集，麟洲羽客朝。非煙生玉砌，御柳吐金條。擊壤翁知否，吾皇即帝堯。

又(山呼萬歲) 聲教無爲日，山呼萬歲聲。隆隆如谷響，合合似雷鳴。翠拔爲天柱，根盤倚鳳城。恭唯千萬歲，歲歲致昇平。

又《大蜀皇帝潛龍日述聖德詩五首》 (存目)

又《陳情獻蜀皇帝》 河北江東處處災，唯聞全蜀勿塵埃。一餅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奈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

又《壽春節進大蜀皇帝五首》 (存目)

蜀太妃徐氏《游丈人觀謁先帝御容》 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一作簟)喧寶殿，彩仗耀金徽。清淚霑羅袂，紅霞拂繡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

蜀太后徐氏《丈人觀謁先帝御容》 聖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陟九嶷山。日照堆嵐迥，雲橫積翠間。期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

村寺僧《蒸豚》 嘴長毛短淺含膽，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蒸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食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

杜光庭

論述

《**鑒誡録・高尚士**》 王蜀廣德杜先生(光庭)學海千潯,詞林萬葉,凡所著述,與樂天齊肩。僖宗朝,與華山鄭徵君(雲叟)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挂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九命不從,可謂高尚隱逸之士也。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迥絶囂塵。如《富貴曲》【略】、《詠西施》【略】,又七言《傷時》【略】、《題霍山秦尊師》【略】、《偶題》【略】、《思山詠》【略】、《景福中作》【略】、《招友人遊春》【略】、《山居》【略】。杜先生爲詩悉去浮游,迥爲標準,區分理本,實契眞筌。如《山居百韻》【略】,又「返樸還淳皆至理,遺形忘性盡眞詮」。玄妙之門實爲奇句。又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不唯體依風雅,抑且言徵典謨。名公之中,可謂大製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廣成集十二卷**》 光庭駢偶之文,詞頗贍麗。而多涉其教中荒誕之説,不能悉軌於正。獨五季文字闕略,集中所存,足與正史互證者尚多,故具録之,以爲稽考同異之助焉。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杜光庭傳**》 杜光庭字賓至,縉雲人,一曰長安人。爲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唐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山學道。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雅爲僖宗所重,時時以光庭爲言。僖宗因召見,大悅。已而從幸興元,竟留於蜀,事高祖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一云先主封杜天師爲青城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高祖常命爲太子元膺之師。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以侍東宮,頗與議政事,相得甚懽。久之,遷戶部侍郎。後主立,受道籙於苑中,以光庭爲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號登瀛子。(或作東瀛。)建殯和閣,奉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年八十五卒,顏貌如生,人以爲尸解,葬於清都觀後。有文集三十卷,皆本無爲之旨。【略】又著《洞天福地記》一卷、《録異記》八卷、《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東瀛子》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墉城集仙録》(集古今女子成仙者一百九人)十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年載記》一卷、《元門樞要》一卷。(又有《道門樞要》一卷、《續成都記》一卷、《名賢姓氏相同録》一卷、《兼明書》十二卷、《仙傳拾遺》四十卷、《老子常清淨經註》一卷、《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緱嶺會眞王氏神仙傳》五卷、《規書》一卷、《道教靈驗記》二十卷、《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至道門諸科醮儀,始自光庭,所著凡十餘種。)又《瀘州劉眞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廟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尊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皆光庭所撰。光庭初入蜀時,曾於梓潼遇異僧,僧與縣令周樂有舊,忽云:「今日自興元來,頗瘁。」光庭奇其言。明日僧去,樂謂光庭曰:「此僧乃鹿蘆蹻,故劍俠也。」爲嗟異者久之。又光庭居恆持驕龍杖一條,紅如猩肉,重若玉石,絶非藤竹所爲。相傳遇仙人留賜云。

紀事

《**五代史補**》**卷一**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説,一時之俊即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湘山野録》卷下　蜀先主開建初，賜道士杜光庭爲廣德先生、戶部侍郎、蔡國公。時蜀難方平，猶惡盜賊，犯者贓無多少皆斬。是歲蜀饑，有三盜糠者止得數斗，引至庭覆讞，會光庭方論道於廣殿，視三囚殆亦惻隱。謂杜曰：「兹事如何。」亦冀其一言見救。而杜卒無一語，但唯唯而已。勢不得已，遂斬之。杜歸舊宮道院，三無首者立於旁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無歸，將其奈何。」杜悔責慙痛，辟穀一年，修九幽脫厄科儀以拔之，其魂歲餘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學有文章，在唐爲麟德殿供奉，有經綸才，唐室欲相之。

《宣和書譜・正書三》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略】光庭初意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棄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著道家書，頗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修靖撰集已來，始末備盡，於今羽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斂衽，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喜自錄所爲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羲、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眞宮，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因復謂「眞宮成矣」，遂披法服，與門弟子別而卒。異哉，信人材不特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賀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送先輩》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神仙雜記》引《高道傳》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鑑，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揲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蜀檮杌》卷上　（乾德三年）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杜光庭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王氏神仙傳四卷》　右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眞女仙五十五人，以諂王建。其後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於後。

《直齋書録解題・地理類》　《青城山記》一卷。蜀道士杜光庭撰。

又《神仙類》　《王氏神仙傳》一卷。杜光庭撰。當王氏有國時，爲此書以媚之。

《通志・藝文略八》　《杜光庭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杜光庭《二十四化詩》一卷。

又《藝文志五》　杜光庭《録異記》十卷。

又《藝文志六》　杜光庭《歷代忠諫書》五卷、《諫書》八十卷。

又《藝文志七》　杜光庭《廣成集》一百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光庭集》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西湖古蹟事實》三卷，杜光庭。

又卷下　《王氏神仙傳》四卷，蜀杜光庭集，以諛王建。

《絳雲樓書目》卷二　杜光庭《録異記》八卷分十七類。光庭，蜀道士。孟昶最崇信之，授以顯秩，觀其所著書殆陶仲文之類耳。

《季滄葦藏書目》　《杜光庭集》（廣城）十二卷（一本。案「城」，黃本「成」）。

《稽瑞樓書目》　《廣成集》十二卷（舊抄），一冊。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杜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三卷。《歷代忠

諫書》五卷、《諫書》八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廣成集十二卷》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又《壺中集》三卷。《通志・藝文略》載，《光庭集》三十卷。今此本十二卷，僅表及齋醮文二體。《十國春秋》所載《序毛仙翁略文》一篇，又《瀘州劉眞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妙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尊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諸目，皆不載集中。蓋殘闕之餘，已非完本也。考《通鑑》載蜀主以光庭爲諫議大夫，而集有《謝除戶部侍郎表》，史竝不言其爲此官。又《通鑑》載王宗綰取寶雞岐保勝節度使李繼岌降，復姓名爲桑宏志，而集中《賀收復隴州表》稱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歸降。是宏志又名簡，而史不之及。又有《賀太陽當虧不虧表》稱「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太陽合虧於軫十一度」。今以史志核之，蜀高祖永平元年正月丁亥朔，後主乾德三年六月乙卯朔，五年十月辛未朔，皆當日食，而獨無丁未日。蜀用胡秀林永昌曆，或其法與中國不同。是可以備參考。又其在唐末時爲王建所作醮詞，有稱「川主相公」者，有稱「司徒」者，有稱「蜀王」者，有稱「太師」者，考之於史，建以西川節度同平章事守司徒封蜀王，一一皆合。而獨失載其「太師」之號。又有稱漢州尚書王宗夔、鎮江侍中王宗黯者，二人皆王建養子，《十國春秋》具詳其官，而獨不紀其嘗爲漢州刺史、鎮江軍節度使。又有《越國夫人爲都統宗侃還願》詞，稱「俯迫孤城，遽淹旬月。俄開壁壘，大破兇狂。成掃蕩之功，附聖明之獎」云云，而史記「王宗侃爲北路行軍都統，伐岐青泥鎮之戰，侃兵大敗，爲蜀主所責，無功而還」。與所言全不相合。

又《小說家類存目二・錄異記八卷》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此書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異。《白雲霽道藏目錄》收於《洞元部・記傳類・恭字號》中。然光庭雖道士，而此書所述，實無與於道家。卷首沈士龍題辭，謂光庭以方術事蜀孟昶，故成此書以取悅。考陶岳《五代史補》，光庭以唐僖宗幸蜀時入道，其後歷事王建王衍，未入後蜀。即以此書而論，其記「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側龜著金書玉字大吉」字，則王建天復七年也。又稱「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廣聖節，王彥徽得白龜以進」，則王衍元年也。凡此皆爲前蜀王氏誕陳符瑞，以云悅昶，失考甚矣。其言皆荒誕不足信。冶城客論曰：「廣成先生杜光庭，撰《仙傳錄異》等書，率多自作。故人有無稽之言，謂之杜撰。」然則光庭之妄，前人已言之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廣成集十二卷》 蜀杜光庭撰。原本一百卷，今所存者惟表及齋醮文，僅十之一矣。其文多異教之詞，本不足錄，而所言多足與正史相參考，故過而存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二・廣成集十二卷》 蜀杜光庭撰。有刊本。振綺堂有鈔本。〔續錄〕柳大中鈔本。八千卷樓鈔十七卷本。道藏洞玄部表奏類本。四部叢刊本。漢魏六朝人唐人集，宋刊爲上，亦最難得。元刊、明正德以前單行本，均佳。明蘭雪堂活字本，不下於宋刊本，而亦難得。宋蜀本唐六十家全集爲第一佳本，如張燕公集三十卷，權文公集五十卷，王子安集二十卷，駱賓王集十卷，與世行本異。繆刻李太白集，即翻蜀本，故蜀本行款與繆刻李集同。全者斷不能得，單種亦妙。宋元人集，以宋元刊本爲佳。無明刊者，以舊鈔本爲佳。凡唐宋元人集從永樂大典錄出者，能得舊鈔原本及舊刊本，與四庫本異者，最爲上品。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廣成集十二卷》（舊鈔本） 杜光庭，字聖賓，號東瀛子，或云括蒼人，爲時巨儒。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遂，入道，事天台山應夷節。嘗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修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眞誥》條例始末，故天下羽檟永遠受其賜。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爲道門領袖，當時推服。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臟爾。遊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眞人飛泉之地也。一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世。」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年八十四歲，一旦披法衣，作禮辭天，陞堂趺坐而化，顏色溫晬，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蜀主王建初欲大用之，爲張裕所阻，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以爲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四・錄異記八卷》（津逮祕書本） 蜀杜光庭撰。《四庫全書》存目，《崇文目》及《宋志》俱作十卷。《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記傳類》作八卷，與今本同。前有自序。凡分十七類：曰仙、曰異人、曰忠、曰孝、曰感應、曰異夢、曰鬼神、曰龍、曰異虎、曰異龜、曰異黿、曰異蛇、曰異魚、曰洞、曰異水、曰異石、曰墓，雖皆荒誕之言，然實小說之類，與道家無涉。以其撰自羽流，故收入道藏耳。後人以言屬無稽，目爲杜撰，蓋因賓至而起云。

末有正德己卯柳(僉)跋，並詩與俞(弁)和詩，又有趙(清常)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廣成集十七卷**》(**舊鈔本**) 上都太清宮內供奉應制文章大德賜紫杜光庭撰。光庭，字賓聖，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按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夫。今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先則由儒入道，繼則由道而仕。宋藝文志《廣成集》一百卷，豈合《道教靈驗記》十五卷、《神仙感遇傳》五卷、《墉城集仙錄》六卷、《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而言耶。《通志・藝文略》集作三十卷，《四庫》收十二卷。此鈔本十七卷，殆出自《道藏》者。前三卷表文，後皆齋醮之詞。文頗贍麗，雖多神怪之說，亦彼教中自有之典要也。

《**寧經室外集**》**卷四**《**玉函經一卷提要**》 唐杜光庭撰。光庭字聖賓，括蒼人。王建據蜀，除諫議大夫，進戶部侍郎，歸老青城山。此書銜稱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主管徽國公。殆建時加授也。書中辭簡義深，黎民壽注亦多發明。是書藏書家皆未著錄。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光庭《了證歌》一卷，又與此異。惟明人殷仲春醫藏目錄曾載是冊，列之無上函中。此從宋刻影寫。

藝文

張令問《**與杜光庭**》 試問朝中爲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

雜錄

《**清異錄**》**卷下** 天師杜光庭騎龍杖，紅如猩血，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爲，相傳是仙人留賜。

《**十國春秋・拾遺・前蜀**》 左宮枕，青玉爲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游仙，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主，與煌明帳爲幃宮二寶。帳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於皺紋中有十洲三島象，施之大小牀皆稱，夜則燦錯如金箔狀。昶敗，失所在。

許寂

傳記

《**舊五代史・唐書・許寂傳**》 許寂，字閑閑。祖祕，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篥，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沖漠寡言，時蜀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

紀事

《**太平廣記**》**卷一九六引**《**北夢瑣言**》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詣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

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按道服也。）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凈水拭脚，徘徊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俠也。

《清異錄》卷下 蜀相許寂，相王衍，衍終秦川，寂至洛，以尚書致政，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十國春秋・前蜀・許寂傳》 許寂，會稽人。少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天復五年，趙匡明來奔，寂與俱行，高祖聞其名而館之。及開國，以爲左諫議大夫，判門下省。【略】俄以廣成先生杜光庭薦，與徐簡夫同侍東宮，不爲元膺所禮。未幾，擢吏部侍郎。天光時，後主即位，坐張格黨貶官。久之，復爲禮部尚書。乾德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格再爲宰相，以宿憾杖殺中書吏王魯柔，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唐師入境，同王鍇等降唐。

王衍 前蜀後主

論述

《藝苑卮言》卷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略】蜀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前蜀後主》 一場贏得蜀山河，狎客搖頭踏臂歌。薄媚柳腰工結束，《甘州》曲怨舊宮娥。

《詞徵》卷五 蜀主王衍二闋《醉妝詞》，《北夢瑣言》載之；《甘州曲》則《十國春秋》、《五國故事》載之，較蓮峰居士所製，遂覺歡戚異趣。蓋二主之遭際殊也。

《甘州曲》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王衍詞惟《甘州曲》有「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三句爲最。

《宮詞》（輝輝赫赫浮玉雲） 《碧雞漫志》卷一：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略】。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焦氏筆乘續集》卷三：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眞古今絕唱也。

傳記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豔之辭。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己，而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泣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

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旻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紀事

《五國故事》卷上 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

《鑒誡錄·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晝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狂遊玉壘，書「王一」於倡樓，或醉幸青城，溺內家於灌口。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豔麗絕句，隱爲《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畫連宵，弦管喉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巵，后妃塡辭，合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錯，狼籍杯盤。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

《詩話總龜·宴游門》引《北夢瑣言》 蜀後主自裹小巾，卿士皆同之。官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每侍燕酣醉，則容其同輩免冠，髽然其髻，別爲一家之美。因施胭脂，粉頰蓮額，號曰醉妝。國人效之。又作歌詞云：「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樽酒。」又嬖佞韓昭、顧珣、潘迎等爲狎客，競扠手搖頭令。唐師入境，遏其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扠手搖頭。」念周宣帝作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令宮女連臂踏脚而歌，亦前歌之類。

又《感事門下》引《北夢瑣言》 蜀王衍俘繫入秦，至劍閣，閱山川之美，詩云：「不緣朝闕去，好此結茅廬。」時人笑之。至咸陽，又作曲子云：「盡是一場贏得。」與夫無愁入井者，所校無多也。

《清異錄》卷上 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又卷下 蜀衍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卧軸，每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太平廣記》卷二四一引《王氏聞見錄》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恆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爲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拆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彊取民間子女，使教歌舞伎

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眞及錄名氏，急遞中送韓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傒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埸，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略】，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我取汝表章，候秦州迴日，下獄逐節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王承捷飛驛騎到秦云：「東朝差興聖令公，統軍十餘萬，取九月到鳳州。」少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又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烟，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馳驅非取樂，按幸爲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杖拂寒烟，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浦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磎山，忽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叫噪，聲動溪谷，【略】鷙獸自路左叢林間躍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略】少主至行宮，【略】尋命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略】。」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飡盡意如何。【略】。」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詩，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構思，三十餘里，終不就。」於是，命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劍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劍，行行躡石稜。【略】。」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稜。【略】。」王仁裕和曰：「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稜。【略】。」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略】。」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略】。」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颻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略】。」洎至利州，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硤而至。其時蜀師十餘萬，自綿漢至于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鬬敵。遣使臣逼促，則迴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軍相戰，不惟勇敢，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溪巖壑之中，連夜繼晝，卻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踵而入，少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州使李周輅、歐陽冕等。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繪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爲左衽擄奪，並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汭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款。」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

《青箱雜記》卷七　衍造上清宮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女遊觀闐咽，謂之「尋唐魂」，後國亡歸唐，至秦川驛遇害。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又　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於廳壁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爲弱，以戲之也。其後孟知祥入蜀，館于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

《蜀檮杌》卷上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略】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即摩訶池也。二年八月，衍北巡。【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土林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舄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

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宮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略】（乾德四年）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飲于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略】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略】重陽，宴群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于是罷宴。【略】（咸康元年）三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髽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略】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卻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略】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略】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于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陽。【略】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略】（十二月）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鍇等及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略】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 《五代軼事》曰：蜀宮人李玉簫者，愛唱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後有以詩紀之者：「雲散江城玉漏遙，月華浮動可憐宵。停歌不飲將何待，試問當年李玉簫。」

《十國春秋·備考·前蜀》 王衍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蓬萊山，畫綠羅爲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芰荷之類，作折紅蓮隊，□集鍛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籥引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綵爲二舟，轆轤轉動。自山門洞中公載妓女二百二十人，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扳運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迴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貢策，未幾滅王氏。

《全蜀藝文志》引張君房《麗情集》 蜀王宗衍幸鳳州，州將某，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向眉寫翠，對臉敷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院，俱含影中。

著　録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 《煙花集》五卷。蜀後主王衍集豔詩二百篇，且爲之序。

《補五代史藝文志》 《豔詞》一卷，蜀後主王衍集。

《詩藪雜編·閏餘中·南渡》 《烟花集》五卷，蜀主衍輯。

藝　文

王承旨《咏後主出降》 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

王仁裕《從蜀後主幸秦川上梓潼山》 綵仗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

又《和蜀後主題劍門》 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挨托，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

又《和韓昭從駕過白衛嶺》 龍旆飄颻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

又《奉詔賦劍州途中鷲獸》 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餘當路食生靈。從將戶口資嚵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

牛希濟《奉詔賦蜀主降唐》 滿朝文武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

遠公《傷悼前蜀廢國》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鏁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李舜弦《隨駕游青城》 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塵埃物象閒。只恐西追王母宴，卻憂難得到人間。

又《蜀宮應制》 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雨草瑤階濕，鐘曉愁吟獨倚屏。

蒲禹卿《題驛門》 我王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并殺身。漢捨子嬰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獨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韓昭《和題劍門》 閉關防老寇，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鎖百層。

又《從幸秦川過白衛獻詩》 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

雜　録

《十國春秋・拾遺・前蜀》 蜀王衍所造「霞光箋」，即「彤霞箋」，深紅色，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又衍有「百韻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於「百韻」；「薛濤箋」短，纔書四韻。

又《備考・前蜀》 王建改摩訶池爲龍躍池。建將斃，池有鷄鵾來集。衍即位，改爲宣化池。摩訶池入王蜀宮中，舊時泛舟入北池，曲折十餘里；至宋世，蜀宮後門已爲平陸矣，然猶呼爲水門也。

馮涓

論　述

《鑒誡録・輕薄鑑》 前蜀馮大夫(涓)恃其學富，所爲輕薄。然於清苦直諫，比諷箴規，章奏悉合教化。所著文章，迥超羣品，諸儒稱之爲大手筆矣。

《唐詩紀事・馮涓》 涓，字信之，信都人。大中初舉進士，登宏詞科。時危，隱商山十年。昭宗以爲眉州刺史，陳田拒命，涓棄郡，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王建以爲翰林學士，雖詼諧傲物，而多有補益。卒於蜀。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此亦是節要語。然意已周至。

傳　記

《十國春秋・前蜀・馮涓傳》 馮涓字信之，先世爲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一曰信都人。)登唐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略】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馱引》以見志。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嚅囁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賚金帛加等。又是時諸將多勸高祖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

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和親爲便。」高祖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梁主篡唐，將吏皆詣高祖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川」。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高祖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略】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唫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又撰《檄龍文》、《大蟲牓》、《嶮竿歌》，皆有文采。涓性滑稽，語多譏誚。生平尤工於章奏。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于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一時爲中朝所誦。（涓子羣玉，唐昭宗時爲山陽令。）

紀事

《鑒誡録・輕薄鑑》 前蜀馮大夫涓，恃其學富，所爲輕薄。【略】太祖問擊棆之戲，創自誰人，大夫對曰「丘八所置」。上爲大笑。又與相座王司空鍇等小酌，巡故字令，鍇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鍇令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涓曰：「己已巳，驢糞似馬屎。」合座大哈，涓獨不笑，但仰視長嘯而已。凡所舉措譏誚，多如此焉。太祖爲蜀王時，方搆大業，莫不賦役增益，轉運煩苛，百姓困窮，無敢言者。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獻一謌，先紀王功，後陳生聚。太祖曰：「如卿忠讜，寡人王業何憂。」遂賜黃金十斤，以旌諷諫。於是徭役稍減矣。議者以君臣道合，黎庶泰來，苟非明王，何以采納。生日謌略云：「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民歡。爭那生靈飢且寒，吾王有術應不難。但令一斛徵一斛，自然百姓富於官。」大夫又著《檄龍文》、《大蟲牓》、《嶮竿歌》無非比諷，爲世所稱。文字繁多，不復盡錄。

《北夢瑣言》卷三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又卷五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爲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爲侯公軫卹，甚德之。其辟書，即馮涓極筆也。

《太平廣記》卷一六八引《北夢瑣言》 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略】大順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寫眞於壁，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讚以美之。

《詩話總龜・咏物門下》引《北夢瑣言》 馮涓分符眉州，不得之任，跼蹐于陳田之間，羈愁六年，徒步湘湖，著《懷秦賦》，有《南冠》、《梁川》歌詩集，皆傷蹭蹬也。有《蜀駝引》，其要云：「自古皆傳蜀道難，爾何能過拔蛇山。忽驚登得雞翁磧，又恐礙着鹿頭關。昂藏大步蠶叢國，曲頸微伸高九尺。卓女窺窗莫我知，嚴仙據案何曾識。」《題支機石》云：「不隨俗物皆成土，只待良時却補天。」《苦雨行》云：「釜魚化作池中物，木履浮爲天際船。」皆惜己之不遇也。蜀城拆體之際，幾至殍殆，因投鬻米家活，有詩云：「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早知蜀地區娵與（乃訓如此與也），悔不長安大比丘（即收足大坐也）。」

《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王氏見聞録》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撾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卻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歛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

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卻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爲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

《儒林公議》卷下 成都，唐有劍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草玄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曰：「釋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言也。

《宋高僧傳・周僞蜀淨衆寺僧緘》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即同年也。【略】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龍吟集》三卷，馮涓撰。《長樂集》一卷，馮涓撰。《懷秦賦》一卷，馮涓撰。

《通志・藝文略八》 馮涓《龍吟集》三卷（僞蜀）。又《長樂集》十卷。《游恭集》一卷（僞吳），又《小東里集》三卷，又《廣東里集》四卷。

《宋史・藝文志七》 馮涓《懷秦賦》一卷。又《集》十三卷、《龍吟集》三卷、《長樂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馮涓《龍吟集》三卷（吳），又《長樂集》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馮涓《懷秦賦》一卷，《文集》十三卷，《龍吟集》一卷，《長樂集》一卷。

張蠙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張蠙》 蠙【略】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句，由是知名。【略】餘詩皆佳，各有意度，過人遠矣。

《唐詩品・膳部員外郎張蠙》 蠙詩稍通格調，力去補衲之弊，遂不復用事。然天才本少，英旨未奇，至於寫物象情，乃多肖似。

《載酒園詩話又編・崔塗張喬張蠙》 蠙詩亦多佳，但其最警處，輒不能出前人範圍。如《叢葦》詩是集中之冠，「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又一詩之冠也，不覺已犯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矣。

《石園詩話》卷二 張象文（蠙）以「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句，見賞于王衍。然其詩如「隴狐來試客，沙鶻下欺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古墳時見火，荒壁悄無鄰」，《邊將》云：「聞名敵國懼，輕命故人稀。」《贈道者》云：「頭從白後黑，心向鬧中閒。」《寄友》云：「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寫物象情，頗能肖似也。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張蠙》 「牆頭雨細垂纖草，水面風回聚落花。」好句幸逢王衍見，賜金惆悵竟還家。

又 好是「黃河天外來」，當年嘯咏單于臺。借問此詩何所似，萬里長風百里雷。

分　論

《**登單于臺**》《詩藪雜編・閏餘上・五代》「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蠙句也。唐詩之壯渾者，終於此。

《**寄友人**》《唐詩歸》卷三六「長疑」二句鍾惺評：別離眞境。譚元春評「屢盈虛」：三字有身分。《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次聯從第二句「遠索居」生出，三聯從首句「欲何如」生下，見道貴在含蓄不炫。夫甸麥惟深，故能藏文雉，淮苔惟淺，則畢露潛魚，欲友人歛才養晦也。末語固詠叙別之久，亦見道有盈虛之數，戀道者當知所自修，勿徒以爾我違顏絕信爲念也。通篇深厚懇到。引周啓琦評：三、四寫出實情。蠙詩晚出，如「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水向昆明闊，山通大廈深」，句皆壯渾。《載酒園詩話又編・崔塗張喬張蠙》：崔塗、張喬、張蠙皆有入情之句。如【略】蠙《寄友人》：「戀道欲何如，東西遠索居。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甸麥深藏雉，淮苔淺露魚。相思不我會，明月屢盈虛。」【略】讀之如涼雨淒風，颯然而至。此所謂眞詩，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

《**薊北書事**》《淥水亭雜識》卷四：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於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詠亦無多。【略】戍樓承落日，沙塞礙征蓬」，張蠙詩也。【略】皆善狀燕中風景者。

《**送董卿赴台州**》《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第五句極新。紀昀評：六句尤自然有韻。又：五、六好，七句語欠渾成。馮舒評：初看結句似不緊，再看以下諸篇，人人以作宦結，始知不如此篇。「開圖」二字新脫。許印芳評：七句本作「開圖知異迹」，紀批云：「語欠渾成。」因爲易之：「興公圖畫好。」

《**贈別山友**》《唐詩歸》卷三六：「從容」句鍾惺評：妙在「從容」二字，「淹留」、「躊躇」等字俱替他不得。譚元春評：結得厚。

《**宿山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已佳，五、六尤佳，第六句無人曾道。末句亦可佳也。紀昀評：末句自佳。又：三、四眞景而語不工，六句鄙極。馮班評：第六句太險，末句可愛。無名氏(乙)評：嘗見此景，詫君拾之。《唐詩歸》卷三六「忽覺」句鍾惺評：五字元氣裹成，偶然吐出。

《**叢篁**》《唐詩歸》卷三六「殘陽」句鍾惺評：亦不是說煙，所以妙。譚元春評：好在「一望」二字。

《**雨**》《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壯麗，尾句有味。見《英華》集。又有劉灣《對雨愁悶》詩云：「積雨細紛紛，飢寒命不分。攬衣愁見肘，窺鏡覓縱文。」「見肘」、「縱文」甚巧而粗，故不取。用周亞夫縱理事也。馮班評：如何是粗。紀昀評：三句太廓落，不只是雨。電可云「照」，雷不可云「照」，亦一病。五、六刻畫尤凡近。通首無一可采。虛谷評非是。

《**長安春望**》《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中喻國家小人尙在要津，而朝廷權貴又專寵利。我當兵亂之日，爲貧而仕，強病而出，未免有故國之思。然時事更變，甚非無道則隱之旨。首句蓋反言之，以寄感也，下語多有含蓄。引周啓琦評：以慨嘆爲風神，悠然可感。《唐詩鼓吹》卷八朱三錫評：此春望思家也，通首皆托諷意。一「不敢卧烟霞」，加「明時」二字，更占無數地步。二「秦城換物華」，加「又見」二字，便增無數感慨。三四正寫「換物華」也，曰「未消」，曰「已發」，其殆眼見長安公侯之家，驕奢太過而爲是言乎，猶之韋端己詩所云「貧疑陋巷春偏少，貴想豪家月最明」之意。五曰甘貧，是於熱鬧場中獨甘冷淡。六曰忍病，是於憂愁境內別生快活。總因家鄉離亂，無家可歸，羈留薄宦，進退兩難，不覺於望中吐出也。

《**邊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一「始得」二字，已不知費卻何限人死戰，二「又說」二字，又不知將費何限人死戰也。三四以調笑承之。「尙嫌」妙，「莫恨」妙，眞寫盡窮兵黷武之可恨也。前解只是直書其事，至後解始論之。（後解）此解乃極論前解之得失，言塞外春不草發，夏不冰銷，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治。然則聖主之必欲渡遼擴之，此是何故？因言此非聖主之意，皆彼臨戎諸臣之罪也。看他七八乃用如此十二字成壯語，上却輕輕加以「惆悵」二字妙，並無譏訕之嫌，而聞者乃更不得不心動矣。

《**贈九江太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因九江便想出江頭，因江頭便想出駐船，因駐船便想出漁父，於是便因漁父口中，想出太守許多賢來。此非必太守眞已能此，蓋君子贈人以言：「民之所好好之」。爲太守不當如是耶。（後解）上解「添戶口」、「廢戈鋋」，猶是草草經略，此解乃至直寫

出優而柔之，化行俗美。君子之望人，因無已時矣。

《**夏日題老將林亭**》《能改齋漫錄》卷八：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螾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圍爐詩話》卷一：「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花聚由「回」，草垂由「細」，工矣。

《**錢塘夜宴留別郡守**》《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因昭宗時，黃巢、朱全忠亂，適在錢塘夜宴，作此留別也。朱三錫評：雖曰「一州安」，而四方終究騷亂，有何可歡，身爲臣子，忍於流連徹夜乎。不知今日之樽酒排列，笙歌滿前者，皆伴客歡也。三四皆寫夜宴，皆寫「伴客歡」。五寫夜宴歌舞之繁華，曰「藏歌妓」者，言四方騷亂，不張女樂也。六寫夜宴侍衛之整肅，曰「立侍官」者，言一州雖安，不忘戒嚴也。末以沉醉歸晚，風吹嚴灘作結，甚趣而自命可知矣。

《**送友尉蜀中**》《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風土愛彈琴」，暗用相如琴心事。善言形勢，五、六佳。紀昀評：五、六是套語。又：第四句如虛谷乃能解，殆於笑柄，豈人人皆文君乎。然細思亦只是如此解，別無異義。

傳記

《**唐才子傳・張螾**》螾，字象文，清河人也。乾寧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爲校書郎，調櫟陽尉，遷犀浦令。僞蜀王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賞久之，問誰作，左右以螾對，因給禮令以詩進，螾上二篇，衍尤待重。將召掌制誥，朱光嗣以其輕傲駙馬，宜疏之，止賜白金千兩而已。螾生而秀穎，幼能爲詩。【略】初以家貧累下第，留滯長安，賦詩：「月裏路從何處上，江邊身合幾時歸。十年九陌寒風夜，夢掃蘆花絮客衣。」主司知爲非濫成名。【略】詩集二卷，今傳。

紀事

《**唐摭言・好放孤寒**》（存目）

《**唐音癸籤・詁箋四**》周遵道《豹隱紀談》：「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外方謂之攢點。」郝天挺云：「江南以木柝警夜曰蝦蟆更。」張螾《錢塘夜宴》詩：「鼉鼓調高山閣迥，蝦蟆更促海城寒。」詳詩意，郝說爲近。（遯叟）

又《談叢四》唐人一時齊名者，如【略】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螾、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實十二人。）

《**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十二年**許棠。（《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喬及許棠、張螾、周繇皆華人，時號「九華四俊」。）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張螾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螾詩集》二卷。

《**郡齋讀書志・張螾詩一卷**》右僞蜀張螾字象文，清河人。【略】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書「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之，問知螾句，給札，令以詩進。螾以二百首獻。衍頗重之，將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止賜白金而已。螾生而穎秀，幼能爲詩，作《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之句，爲世所稱。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張螾集》一卷。唐張螾象文撰，乾寧二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張螾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張螾詩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張螾詩集》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張蠙詩》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張蠙集》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張蠙集》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張蠙詩集一卷》（舊鈔本）《張蠙集》以舊鈔本校。甲戌六月十有二日。「睡早曉不寐，涼新晨更宜。挑燈還獨坐，展卷且吟詩。細雨聞空滴，狂風任亂吹。旱荒雖可慮，我自作書癡。」甲戌六月，亢旱之至，近有江湖人謝姓，當道延之祈雨。自斯人登臺作法，風雲際會，而雨獨微，熱去涼生，頗宜讀書，因賦此。復翁。甲戌六月聞顧竹君家遺書散出，有舊鈔《唐人小集》數十種，在友人處。因尋蹤獲見，遂借歸錄其目，內余家所無者一二種而已。此集向無舊刻，覆校卷中墨校出於耿菴，硃校出於義門，並多以意改正。茲取顧本校之，大有佳處，識於上下方。用小圈記出者，顧本所獨，似較勝也。復翁。顧本廿行十八字，當即書棚本，蓋余所見宋刻《唐人小集》皆如是也。

藝文

黃滔《貽張蠙》　夢思非一日，攜手卻淒涼。詩見江南雹，遊經塞北霜。驅車先五漏，把菊後重陽。惆悵天邊桂，誰教歲歲香。

張道古

論述

《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耳目記》　道古名睍，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

傳記

《蜀檮杌》卷上　（武成二年）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張）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叙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葬我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

紀事

《鑒誡錄·危亂黜》　昭宗之代，張拾遺（道古）因貢《五危二亂表》，叙興廢之事，遂黜于蜀。時王太祖辟爲安撫判官。張所爲古僻，不徇時情，逐在導江（縣名）賣卜遣日。及太祖登極，每思其賢，遣使詔之，屢徵不起，復上章疏，詞旨是非，帝遂誅之。瘞于五墓之地。鄭雲叟在華山聞之，吟詩哭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徧大唐。誰是亂來脩史者，說君須到筆頭忙。」

《北夢瑣言》卷五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召，爲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爲延譽，又非違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彖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唐詩紀事・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于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後入蜀，王氏聞而憾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我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於死之日，葬我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祔葬焉。【略】乾符中，道古在王鎔幕府，一日，久旱得雨，衆賓賦詩，道古最後曰：「亢陽今已久，嘉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兵論》一卷。（字子美，景福進士第。）

藝　文

韋莊《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　五更殘月省牆邊，絳旆蜺旌卓曉煙。千炬火中鶯出谷，一聲鐘後鶴冲天。皆乘駿馬先歸去，獨被羸童笑晚眠。對酒暫時情豁爾，見花依舊涕潸然。未酬鬭澤傭書債，猶欠君平賣卜錢。何事欲休休不得，來年公道似今年。

鄭遨《哭張道古》　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脩史者，言君力死正頹綱。

盧延讓 盧延遜

論　述

綜　論

《鑒誡録・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言語，時輩稱之爲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著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此容易之甚矣。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潑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半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盧曾獻太祖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於火爐中煨栗子。俄有數栗爆出，燒損繡褥子。時太祖多疑，常於爐中燒金鼎子，命徐妃二姊妹親侍茶湯而已。是夜宮貓相戲，誤觸鼎翻，太祖良久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議者以傳說棲岩，自應武丁之夢，太公釣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窮通，實由命分。如盧所吟容易之句，發境於一人之前，可謂道合矣。

《北夢瑣言》卷七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礪砂發，非干礪石傷。牒多身上職，盎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窗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詩話總龜・評論門一**》引《**詩史**》　盧延遜詩自爲容易，如「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此等之語其殆庶幾。又如「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而楊文公愛之，不知何謂。

又《評論門四》引《談苑》　盧延遜詩淺近，人多笑之，惟吳融獨重其作，盛稱于時，且云：「此公不尋常，後必垂名。」延遜詩至今傳之，亦有絕好者。《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路》云：「雲間聞鐸驟馱去，雪裏殘骸虎拽來。」《懷江上》云：「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寄人》云：「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又云：「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駁叩頭蟲。」余在翰林，嘗召對，上舉延遜詩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雖淺近，亦自成一體。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三**》引《**蔡寬夫詩話**》　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滹南詩話**》**卷二**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間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徐氏筆精**》**卷三**　古今詩人，摹寫覓句，景象有極工者，如「吟安五箇字，撚斷數莖鬚」，如「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如「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卻難」，如「窮理多瞑目，含毫靜倚松」，如「終篇渾不寐，危坐到晨鐘」，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如「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遲」，宋林逋云「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此非深於詩者，不能道也。

《**蜀中廣記**》**卷一〇〇**　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誚其淺俗，獨吳融以其不蹈襲，大奇之。

《**詩筏**》　極可笑詩，亦有非常遭際，不可枚舉。即如晚唐盧延讓者，有詩名，登第後，以亂歸蜀。蜀主建見其詩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偶建于冬夜命宮女燒栗，有數栗爆出燒繡褥。時建方作丹，是夜宮貓相戲，誤觸鼎翻。建矍然曰：「詩人信無虛境，盧延讓曾預言之矣。」次日，即拜爲工部。而唐翰林吳融及時相輩，亦深賞其「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延讓自嘆謂平生持行卷謁公卿，反不如得貓犬力者是也。唐末詩人，隳延讓魔境最多。然運思甚艱，故延讓又有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噫，可謂攻苦極矣。

《**池北偶談・談藝八・盧延讓**》　何光遠《鑒誡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略】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窗虛」迥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分　論

《**苦吟**》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之乎。」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周。」云此格古所未有。予以是知延遜之詩未盡。《留青日札・詩用之乎助語》：盧延讓《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爲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於著乎」，而「河水清且漣漪」，「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作實七兮」，「迨其吉兮」，「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諺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後之文人，則往往用之叶韻矣。劉琨詩：「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松寺**》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四・佳句類》引《居易錄》：唐崔國輔詩

「松雨時復滴，寺門清且涼」，語最妙。宋初潘閬詩「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然不免作意。五代盧延遜《山寺》詩「兩三條電欲爲雨，四五箇星猶在天」，延遜好爲俚語，此一聯乃差有致。予門人崔華有句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宿山寺》云「此中枕簟客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不減古人。

傳記

《唐才子傳・盧延讓》 延讓，字子善，范陽人也。有卓絕之才。光化三年，裴格榜進士。朗陵雷滿薦辟之。滿敗，歸僞蜀，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讓師許下薛尚書爲詩，詞意入僻，不競纖巧，且多健語，下士大笑之。初，吳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時延讓布衣，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弟得延讓詩百餘篇，融覽其警聯，如《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道》云：「雲間鬧鐸驟馱去，雪裏殘骸虎拽來。」又云：「樹上諏諮批頰鳥，窗間逼駁扣頭蟲。」等，大驚曰：「此去人遠絕，自無蹈襲，非尋常耳。此子後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對，上曾舉其『臂鷹健卒橫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一聯，雖淺近，然自成一體名家，今則信然矣。」遂厚禮遇，贈給甚多。融《雪中寄詩》云：「永日應無食，終宵必有詩。」後奪科第，多融之力也。今詩一卷傳世。

紀事

《唐摭言・公薦》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又《自負》 盧延讓業癖澀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北夢瑣言》卷七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句，爲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韻語陽秋》卷一九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敕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其爲當世所貴重如此。《西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餫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餑饢，又有胡突饙，鞏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吴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紅綾餅餤》 盧延讓詩「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吳旦生曰：《避暑錄話》：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爲蜀人所易，延讓乃作此詩。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爲第一。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盧延讓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盧延讓詩一卷》 右僞蜀盧延讓子善也。范陽人。唐光化元年進士。朗陵雷滿辟，滿敗，歸王建。及僭號，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終刑部侍郎。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誚其淺俗，獨吳融以其不蹈

襲，大奇之。

《宋史・藝文志七》《盧延讓詩集》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盧延讓詩》一卷。

藝　文

吳融《雪中寄盧延讓秀才》 苦貧皆共雪，吾子豈同悲。永日應無食，經宵必有詩。渚宮寒過節，華省試臨期。努力圖西去，休將凍餒辭。

貫休《送盧秀才赴舉》 幾載阻兵荒，一名終不忘。還衝猛風雪，如畫冷朝陽（多畫李白、王昌齡、常建、冷朝陽冒風雪入京）。句好慵將出，囊空卻不忙。明年公道日，去去必穿楊。

又《懷盧延讓》（時延讓新及第） 冥搜忍飢凍，嗟爾不能休。幾歎不得力，到頭還白頭。姓名歸紫府，妻子在滄洲。又是蟬聲也，如今何處游。

陳　詠

《北夢瑣言》卷七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韋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爲假手。」穎川自且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十國春秋・拾遺・前蜀》 詠雖未仕蜀，然爲蜀人，當前蜀主有國時，以詩名。

蔣貽恭

論　述

《鑒誡錄・蜀門諷》 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詔，有詠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憚。初見則言詞清楚，不稱是非；後來則脣吻張皇，便分醜美。干忤時相，數遭流遣，亦一慷慨之士也。自孟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故言之無罪，聞者自防，錄之數篇，用知鼎味。《詠蠶》詩【略】、《詠金剛》【略】、《詠傴背子》【略】、《詠安仁宰搗蒜》【略】、《五門街望有題》【略】、《謝郎中惠茶》【略】、《詠蝦蟆》【略】。又貽恭住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知柔）》詩曰：「名山主簿實堪愁，難咬他家大骨頭。米納功南錢納府，祇看江面水東流。」

傳　記

《十國春秋・前蜀・蔣詔恭傳》 蔣詔恭，蘇州人也。性耿直，有逸才。永平間流落入西川，每有吟咏，輒涉譏刺。高祖末年，臣僚多尚權勢，侈敖無節，詔恭因作詩諷之。高祖見詩大喜，曰：「敢言之士也。」特授名山令，又善蒞事，賜銀緋。（按《鑑誡錄》：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詔，有詠人之才。孟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唐詩紀事》云：蔣貽恭，江淮人。唐末入蜀，巧於譏刺，蜀人畏之。孟氏時卒官，止令佐。又《北夢瑣言》：蔣貽恭好嘲詠，頻以此痛遭夏楚。近聞官至令佐而卒。豈詔恭即貽恭字畫相訛邪。抑別有一貽恭也。存以闕疑。）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一〇　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痛遭櫝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將腳。」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少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太平廣記》卷一二四引《儆誡錄》　僞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火井縣令蔣貽恭《詠王給事》絕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裩著，擎得天王左腳無。」奴子記得兩句，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云：「杖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寘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高聲唱索命。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

《五代詩話・前蜀・蔣貽恭》引《野人閑話》　於州西門泰山府君祠，其夕三更，風雨大作，蔣貽恭留題詩曰：「世人空解競丹青，惟子通玄得墨靈。應有鬼神看下筆，豈無風雨助成形。咸疑噴浪歸滄海，勢欲拏雲上杳冥。靜閉綠堂深夜後，曉來簾幙似聞腥。」

薛昭蘊

論述

《雲韶集》卷一　侍郎詞善於摹神。

《詞則・閑情集》卷一　《浣溪沙》數闋，委婉沉至，音調亦閑雅可歌。

《相見歡》（羅襦繡袂香紅）　《升菴詩話・蕃馬胡兒》：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骰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幛，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涼州》、《氐州》，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骰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雲韶集》卷二四：即韋端己所云「斷腸君信否」也。

《醉公子》（慢綰青絲髮）　《老學庵續筆記》：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略】《花間集》樂府云：「床上小薰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類耶。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昔西王母宴群仙，戴研光帽，簪花舞，「光研」二字本此。

《女冠子》（求仙去也）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雋雅不及韋相，而直敘道情，翻覺當行。次首恨有俗句。《草堂詩餘別集》卷一：直敘道情，可續景純《遊仙詩》。《古今詞統》卷四：我欲置身此中。《雲韶集》卷一：「野烟」十字，頗似中唐五律，語有仙氣。

又（雲羅霧縠）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歷祖中數目句子。《古今詞統》卷四：押「三」字奇穩。

《浣溪沙》（紅蓼渡頭秋正雨）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天空鳥飛，水落石出，凡境皆然。《草堂詩餘別集》卷一：何物棹船郎，解愁殺耶，意在言外。《古今詞話・詞辨》卷上：薛昭蘊首句不用韻，「紅蓼渡頭秋正雨」，亦僅見也。

又（粉上依稀有淚痕）　《雲韶集》卷一：日斜人散，對此者誰不消魂。

又（握手河橋柳似金）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俗筆。

又（簾外三間出寺墻）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瞥見都易錯過，耐得思量，定不折本。

又（江館清秋攬客船）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周珽云：依依別情，流爲銷魂之語，自覺香艷。

又（傾國傾城恨有餘）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與「只今唯有西江月」諸篇同一悽惋。

又（越女淘金春水上）　《詞則・閑情集》卷一：遣詞大雅。

《謁金門》（春滿院）　《雲韶集》卷一：曰「相思」、曰「腸斷」、曰「夢見」，皆成語也。看他分作兩層，便令人愛不忍釋手。遣詞用意須知如此。《詞則・閑情集》卷一：曰「相思」、曰「夢見」，經常語，分作兩層寫，意態便濃，斯謂翻

陳出新。

《**喜遷鶯》(殘蟾落)**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杏苑」句不呆。

又(清明節)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此首獨脫套，覺腐氣俱消。

《**小重山》(春到長門春草青)**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比古曲「老女不嫁，踢地喚天」隱些，然亦急矣。三月無君則弔，士何異此。《詞的》卷三：怨女棄才，千古同恨。《古今詞統》卷九：不爲詭奇，卻是古雅。《詞則・別調集》卷一：尚有古意。

《**離別難》(寶馬曉鞴雕鞍)**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咽心之別愈慘，難說之情轉迫。「平生無淚落，不灑別離間」，應是好看話。《古今詞統》卷一一：物相雜謂之文，此調用韻正以錯雜見奇。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下引《樂府解題》曰：武后時，士人陷冤獄，其家配入掖庭，撰《離別難》，一名《大郎神》，一名《悲切子》，俱見《敎坊記》。其詞即五言近體。《唐詞紀》中「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是也。白樂天七言近體云「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回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淚盡，歸來無可更霑巾」，乃《離別難》曲也。惟薛昭蘊一首爲長短句，詞家用之。《雨村詞話》卷一：今人呼馬加鞍轡曰鞴馬，見《花間集》薛昭蘊詞「寶馬曉鞴雕鞍」。《蕙風詞話》卷四：中國櫻花不繁而實。日本櫻花繁而不實。薛昭蘊詞《離別難》云：「搖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雨凄凄。」此中國櫻花也。入詞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見娟倩。日本櫻花唯綠者最佳。其紅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氣反爲所揜。唯是氣象華貴，宜彼都花王奉之。

雜録

《**唐人説薈・幻影傳》** 唐薛昭蘊撰。《王宗信》：唐末蜀人攻岐，遂至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燋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疑有幻術，遂鞭之數百。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異。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貞明六年》**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節度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

《**北夢瑣言》卷四**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

觀堂自輯本《薛侍郎詞題記》 案昭蘊字里均無可考，《花間集》止稱薛侍郎而已。唯《全唐詩》載薛昭緯河東人，乾寧中爲禮部侍郎，天復中貶磎州司馬，昭蘊當即其兄弟行。又《北夢瑣言》稱昭緯恃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沙》詞。今昭蘊詞中亦以《浣溪沙》詞爲最多，殆一門有同好歟。

韋蕚 韋霽

《**唐才子傳・張鼎》** 同時趙摶，有爽邁之度，工歌詩。韋霽亦進而無遇、退而有守者。詩各一卷。

《**宋高僧傳・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 時韋蕚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於敎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

《**郡齋讀書志・韋莊浣花集五卷》** 右僞蜀韋莊，【略】集乃其弟蕚所編。

《**崇文總目》卷五** 《韋霽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韋霽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韋霽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韋蕚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韋靄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韋靄詩》一卷。

魏承班

論述

綜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元遺山曰　魏承班俱爲言情之作，大旨明淨，不更苦心刻意以競勝者。

又《柳塘詞話》　魏承班詞，較南唐諸公，更淡而近，更寬而盡，盡人喜效爲之。愚按，「相見綺筵時，深情黯共知。難話此時心，梁燕雙來去」，亦爲弄姿無限，只是一腔摹出。至「好天涼月盡傷心」，「爲是玉郎長不見，少年何事負初心」，「淚滴鏤金雙衽」，有故意求盡之病。

觀堂自輯本《魏太尉詞題記》　（魏承班）詞遜於薛昭蘊、牛嶠，而高於毛文錫，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詞以帝王爲最工，豈不以無意於求工歟。

《餐櫻廡詞話》　（《謁金門》）三闋，尚覺行間句裏饒有清氣。

分論

《訴衷情》（春深花簇小樓臺）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東坡得意處是四腳棋盤，着一味黑子，若「山枕印紅腮」句，得意之情景可想。

又（銀漢雲晴玉漏長）　《古今詞統》卷四：「蟬噪林逾靜」，借以咏蛩，「羣峰似劍割愁腸」，借以咏月。《雨村詞話》卷一：詞非詩比，詩忌尖刻，詞則不然。魏承班《訴衷情》云：「皓月瀉寒光，割人腸。」尖削而不傷巧。詞至唐末初盛，已有此體。如東坡「割愁遂有劍鋩山」，巧矣，以之入詩，終嫌尖削。

又（春情滿眼臉紅銷）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楊柳索春饒」，黃山谷詞也。「一汀烟柳索春饒」，張小山詞也。古人慣用「饒」字。《古今詞統》卷四：「索人饒」比「索春饒」尤妙。

《生查子》（烟雨晚晴天）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遠近含吐，精魂生怯。《古今詞統》卷三：魏夫人「腸斷淚痕流不斷」，永叔「望欲斷時腸已斷」，兩「斷」字相襲。《雲韶集》卷一：妙在說不出心中無限事，欲言難言。結二語更覺哀艷。

又（離別又經年）　《餐櫻廡詞話》：魏承班詞「羞看繡羅衣，爲有金鸞並」，祇是刷色鮮艷耳。

《菩薩蠻》（羅衣隱約金泥畫）　《唐五代詞鈔小箋》：魏承班詞亦云「聲顫覷人嬌」，蓋當歌妓奏曲，多習爲顫聲，遂成一時習尚。故唐五代詩詞往往言之也。

《漁歌子》（柳如眉）　玉茗堂《花間集》：只此容易別時，常種人畢世莫解之恨，那得草草。《爰園詞話》：使屯田此際操觚，果可以「楊柳（外）（岸）曉風殘月」命句否。且柳詞亦只此佳句，餘皆未稱，而亦有本，祖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第改二字增一字耳。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引江尚質曰：（柳）耆卿《雨霖鈴》惟是「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喜而嘲之。沈天羽曰：求其來處，魏承班「簾外曉鶯殘月」。

《滿宮花》（雪霏霏）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好箇《滿宮花》只此平調，殊未快人心目。

《玉樓春》（寂寂畫堂梁上燕）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此題，集中凡三見，皆無一敗筆，才故相匹。抑此題之足恣其揮灑也。《雲韶集》卷一：凄絕之筆，「良辰美景奈何天」。《詞則・別調集》卷一：凄警。又，語意爽朗。

傳記

《九國志》卷六　（王）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略】衍襲

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未可去也。」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於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去。因令宗弼守綿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遷衍及母妻於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絓誤者，咸遭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衍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其尸臠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永樂大典》卷一八一三六）

《全五代詩》卷四六 承班，宏夫之子。宏夫爲王建養子，賜姓名王宗弼，封齊王。承班爲駙馬都尉，官至太尉。

紀事

《資治通鑑·莊宗同光二年》（九月）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又《同光三年》 十一月【略】辛亥，（魏王）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略】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錦里耆舊傳》卷六 （咸康元年）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內。京城沸撓。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敕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先已有狀歸降。【略】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遷帝於西宮，至丙午，自稱兵馬留後，散差人收內庫金銀寶玩，并諸王節相宅內財物。【略】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閏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牓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幻惑少主，減削三軍，仰處斬訖奏。【略】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僞齊王宗弼，并男駙馬都尉承班等。牓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凶，須加顯戮。」初，王宗弼多收內庫并諸節將宅寶貨於城外，獻魏王及招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寶貨而爲。」遂不受，至是誅之。

李珣

論述

綜論

《鑒誡錄·斥亂常》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 公蜀之梓州人，事王宗衍。有詞名《瓊瑤集》。其妹事王衍爲昭儀，亦有詞藻。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茅亭客話》曰：珣有詩名，秀才預賓貢，國亡不仕，有感慨之音。周草窗曰：李珣輩俱蜀人，各製《南鄉子》數首以誌風土，《竹枝》體也。

《雨村詞話》卷一 李珣工于《浣溪沙》詞，其詞類七言，須于一句中含無限遠神方妙。如「入夏偏宜淺淡妝」，又「暗思何事立殘陽」，又「斷魂何處一蟬新」，皆有不盡之意。至「六街微雨鏤香塵」，「鏤」字則尖新少意味矣。

《雲韶集》卷一 瓊瑤詞頗見風格，語亦名雋。

《詞則・閑情集》卷一 李珣《南鄉子》諸詞語極本色，於唐人《竹枝》外，另闢一境矣。

《歷代詞人考略》卷五引況周頤曰 李秀才詞，清疏之筆，下開北宋人體格。五代人詞，大都奇豔如古蕃錦，惟李德潤詞，有以清勝者。如《酒泉子》云：「秋雨連緜，聲散敗荷叢裡。那堪深夜枕前聽，酒初醒。」前調云：「秋月嬋娟，皎潔碧紗窗外。照花穿竹冷沉沉，印池心。」《浣溪沙》云：「翠疊畫屏山隱隱，冷鋪文簟水潾潾，斷魂何處一蟬新。」所云下開北宋體格者也。有以質勝者，《西溪子》云：「歸去想嬌嬈，暗魂消。」《中興樂》云：「忍孤前約，教人花貌，虛老風光。」宋人唯吳夢窗能爲此等質句，愈質愈厚，蓋五代詞已開其先矣。

《餐櫻廡詞話》 周草窗云：「李珣、歐陽炯輩俱蜀人，各製《南鄉子》數首，以誌風土，亦《竹枝》體也。」珣所作《南鄉子》十七闋。首闋云「思鄉處，潮退水平春色暮」，似乎誌風土之作矣。乃後闋句云「采眞珠處水風多」，又云「夾岸荔枝紅蘸水」，又云「越南雲樹望中微」，又云「愁聽猩猩啼瘴雨」，又云「越王臺下春風暖」，又云「刺桐花下越臺前」，又云「騎象背人先過水」，又云「出向桄榔樹下立」，又云「拾翠採珠能幾許」，又云「孔雀雙雙迎日舞」，又云「謝娘家接越玉臺，一曲鄉歌齊撫掌」，又云「椰子酒傾鸚鵡醆」，又云「慣隨潮水采珠來」。珣，蜀人，顧所詠皆東粵景物，何耶。其《巫山一段雲》「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河傳》云「依舊十二峰前，猿聲到客船」，則誠蜀人之言矣。

《花間集評注》引況卜娛《纖餘續述》 蜀李珣詞《望遠行》云：「休暈繡，罷吹簫。」閨人刺繡濃淡深淺之間，細意熨貼，務令化盡針線痕迹，與畫家設色無異，謂之暈繡。此二字入詞絕新。又《臨江仙》云：「強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絕妙形容，卻無形容之迹，即是暈繡工夫。

分論

《南鄉子》（蘭棹舉）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這般染法，亦畫家七十二色之最上乘也。墨子當此，定無素絲之悲。《雲韶集》卷一：嬌態如見。

又（乘綵舫） 《詞的》卷一：景眞意趣。

又（傾淥蟻） 《古今詞統》卷三：爲閩粵諸村傳譜。

又（雲帶雨）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帆底一樽，馬頭千里，亦自有榮辱。如此睡，仿佛華夷千日矣。

又（漁市散） 《雲韶集》卷一：「啼瘴雨」三字，筆力精湛，仿佛古詩。

又（相見處）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輕弓短箭，獨擅所長，故十調皆有超語。《雲韶集》卷一：有心耶，無心耶。妙妙。《詞則・閑情集》卷一：情態可想。

《酒泉子》（秋月嬋娟）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一意空翻到底，而點綴古雅，殊不強人意，似富於才而貧於學者。

《浣溪沙》（晚出閑庭看海棠）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清深無際。《詞的》卷一：與「心在阿誰邊」意同。《雲韶集》卷一：如畫。「暗思何事立殘陽」，其妙在說不出處。《詞則・閑情集》卷一：其妙正在說不出處。

又（訪舊傷離欲斷魂）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鏤香塵」句妙。然「鏤塵」二字出《關尹子》，李易安「清霧晨流，新桐初引」，乃《世說》全文，詞雖小技，亦須多讀書方許爲之。

《巫山一段雲》（古廟依青嶂）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客子常畏人，酸語不減楚些。《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宛行湘川廟竹之下。《詞綜》卷三：黃叔暘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咏祠廟，大概不失本題之意。爾後漸變，去題遠矣。如珣此作，實唐人本來辭體如此。《雲韶集》卷一：「啼猿」二語，語淺情深。不必猿啼，行客已自多愁，況又聞猿啼乎。

《菩薩蠻》（迴塘風起波紋細） 《雲韶集》卷一：「殘日」五字，精絕秀絕。音節凄斷。

又（隔簾微雨雙飛燕）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菩薩蠻》集中多而佳者亦不少。以此殿之，不爲貂續。

《漁歌子》（柳垂絲）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老不如漁，良愧其言。《雨村詞話》卷一：世皆推張志和《漁父》詞以「西塞山前」一首爲第一。余獨愛李珣詞云：「柳垂絲，花滿樹。【略】。」「罷垂綸，還酌醽。【略】。」不減「斜風細雨不須歸」也。

《河傳》（去去） 《雲韶集》卷一：一氣舒卷，若斷若連，有水流花放之樂。結得溫厚。《詞則·別調集》卷一：一氣舒卷，有水流花放之致，結六字溫厚。《餐櫻廡詞話》：李德潤《河傳》云：「想佳人花下，對明月春風，恨應同。」高竹屋《齊天樂》「中秋夜懷梅溪」云：「古驛烟零，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兩家用意略同。高詞傷格，不可學。李詞則否，其故當細審之。

《臨江仙》（簾捲池心小閣虛）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不了語作結，亦自有法。《詞的》卷三：幽恨如新。

又（鶯報簾前暖日紅） 《蕙風詞話》卷二：李德潤《臨江仙》云：「彊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是人是花，一而二，二而一。句中絕無曲折，卻極形容之妙。昔人名作，此等佳處，讀者每易忽之。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李珣傳》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之兄也。珣以小辭爲後主所賞，常製《浣溪紗》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

紀事

《茅亭客話》卷二 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玹，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爲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論淮南三煉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杯，圍可寸餘，紋彩燦然，眞蟠桃之實爾。至晚年，未而服之。雍熙元年，遊青城山，於六時巖下溪水中得一塊石，如雁卵，色黑溫潤。嘗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墜于地，碎爲數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其奇異，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著録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珣《瓊瑤集》一卷。

李舜弦 李昭儀

論述

《蜀宮應制迴文》 《名媛詩歸》卷一七：「濃樹」句，此句倒殊未妥。「濛濛」句，此句倒，讀有意致。

《釣魚不得》 《名媛詩歸》卷一七：「芰荷」句，此處入「暗銷魂」三字不得。凡詠物詩須觸境興情，即此寓彼，使讀者見其幽奇歷落深微澹遠之旨，方爲作家。

《隨駕出游青城》 《名媛詩歸》卷一七：二詩俱以太着題便不能有遠情。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李舜弦傳》 昭儀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爲昭儀，世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魚不得詩》諸篇，多爲文人賞鑒。

紀事

《詞品・李珣》 李珣，蜀之梓州人，事王宗衍。【略】其妹事王衍，爲昭儀，亦有詞藻。有「鴛鴦枕上忽然聲」一首，誤入花蘂夫人集。蓋一百一首本羨此首也。

李玉簫

《蜀檮杌》卷上 （存目）

《十國春秋・前蜀・李玉簫傳》 宮人李玉簫者，寵幸亞於舜弦。後主常宴近臣於宣華苑，命玉簫歌己所撰「月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聲音委婉，抑揚合度，一座無不傾倒。宗壽懼禍，亦爲之盡觴。

《歷代詞話》卷三引《五代軼事》 蜀宮人李玉簫愛唱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後有以詩紀之者云：「雲散江城玉漏遙，月華浮動可憐宵。停歌不飲將何待，試問當年李玉簫。」

尹鶚

論述

綜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張玉田曰 後唐尹鶚，官參卿，其詞以明淺動人，以簡淨成句者也。

又引《古今詞話》 尹鶚《秋夜月》，頗覺適古，而非正賞之音。《杏園芳》，更多頹唐之句。

又《柳塘詞話》 尹鶚《杏園芳》第二句「教人見了關情」，末句「何時休遣夢相縈」，遂開柳屯田俳調。再檢《臨江仙》云：「西窗鄉夢等閑成。逡巡覺後，特地恨難平。」又：「昔年於此伴蕭孃。相偎竚立，牽惹叙衷腸。」流遞於後，令讀者不能爲懷，豈必曰《花間》、《尊前》句皆婉麗也。

《詞徵》卷五 尹參卿詞多豔冶態，張叔夏稱其「以明淺動人」，特譏之耳。必如張直夫所云「靡麗不失爲國風之正而後可」哉。兩宋詞離合張歙疏密，各具面目，其猶禪家之南宗北宗，書家之南派北派乎。然究其所造，則根情苗言，固未嘗不交相爲用。

分論

《醉公子》（暮煙籠薜砌）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一年幾見月當頭，「歸來月滿身」，良非易事。世上也有會得醉的公子。《皺水軒詞筌》：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略】」皆入神之句。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醉公子（四換頭）》引《柳塘詞話》曰：體是四換韻者，顧夏、薛昭蘊可法也。無名氏詞爲兩韻，半平半仄體。尚有尹鶚詞，只用兩韻者，「暮煙籠薜砌，【略】」。此皆咏醉公子本意者。

《女冠子》（雙成伴侶） 《餐櫻廡詞話》：尹鶚《女冠子》云：「霞帔金絲薄，花冠玉葉危。」押「危」字，甚安。「金絲薄」之「薄」字改「弱」對「危」，更稱。

《菩薩蠻》（隴雲暗合秋天白） 《雲韶集》卷一：慧心密意，令人叫絕。嬌癡之情可掬。《詞則・閑情集》卷一：摹寫嬌寵，只此已足，稍不自持，即流爲「一面發嬌嗔，碎揉花打人」之惡習矣，不可不防其漸。《餐櫻廡詞話》：尹鶚《菩薩蠻》，由未歸說到醉歸，由「荒唐難共語」，想到明日「出門」時，層層轉折，與無名氏《醉公子》略同。「金鞭莫與伊」，尤有不盡之情，癡絕，昵絕。《全唐詩》附鶚詞十六闋，此闋最爲佳勝。

《滿宮花》（月沈沈） 《全五代詩》卷四六注：鶚工小詞，有《滿宮花》【略】，蓋傷蜀之亡也。《雲韶集》卷一：綺麗風華，仿佛仲初宮詞。《詞苑萃

編》卷三：疑亦有所寄慨而作。（周少霞）

《**臨江仙**》（**一番荷芰生舊沼**）《詞的》卷三：托幽芳于芰荷。

《**秋夜月**》（**三秋佳節**）《餐櫻廡詞話》：尹鶚《秋夜月》歇拍云：「心正切，夜深窗透，數條斜月。」能于旖旎中得幽靜之趣，所謂開柳屯田詞派者也。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尹鶚傳**》尹鶚，成都人也。工詩詞，與賓貢李珣友善。珣本波斯之種，鶚性滑稽，常作詩嘲之，珣名爲頓損。鶚累官至翰林校書。

毛文錫

論述

綜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古今詞話》 文錫詞大致勻淨，不及熙震。其所撰《紗窗恨》可歌也。

又引葉石林曰 毛詞以質直爲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致令諸人之評庸陋詞者，必曰：此乃仿毛文錫之《贊成功》不及者乎。逮覽其全集，而咏其《巫山一段雲》，其細心微詣，眞造蓬萊頂上。

《**雲韶集**》**卷一** 平珪詞，婉麗不減南唐後主。

《**詞徵**》**卷五** 牛松卿《醉花間》云：「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其又一闋云：「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孫荆臺《謁金門》云：「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皆歐陽永叔所謂陡健之筆。

觀堂自輯本《毛司徒詞題記》（毛文錫）詞比牛、薛諸人，殊爲不及。葉夢得謂：「文錫詞以質直爲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諸人評庸陋詞者，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而不及者。」其言是也。

分論

《**西溪子**》（**昨日西溪游賞**）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有興。《雨村詞話》卷一：「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馱歸。」東坡《臨江仙》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馱」字本此。

《**訴衷情**》（**鴛鴦交頸繡衣輕**）玉茗堂《花間集》卷二：「無定河邊」，「空閨夢裏」，不止尋常閨怨。《詞徵》卷一：毛平珪詞云：「何時解佩掩雲屏，訴衷情。」即以《訴衷情》名調。

《**中興樂**》（**豆蔻花繁烟艷深**）《雨村詞話》卷一：古淘金多婦女，大約出於兩粵土俗。毛文錫《中興樂》詞云：「豆蔻花繁煙豔深，【略】。」皆粵中俗也。今楚蜀多有之，然皆用男子矣。

《**醉花間**》（**休相問**）《雲韶集》卷一：此種起筆合下章自成章法，自是一時興到之作，婉妙無比。後人屢屢效之，反覺數見不鮮矣。《詞則·閑情集》卷一：合下章自成章法。《餐櫻廡詞話》：《花間集》毛文錫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間》後段「昨夜雨霏霏」數語。情景不奇，寫出政復不易，語淡而眞，亦輕清，亦沈着。

又（**深相憶**）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創語奇聳，不嫌高調。《古今詞統》卷四：「粉牆高似青天」之句，未奇也。《雲韶集》卷一：與上章起筆合拍，結筆尤勝上章。《閑情集》卷一：筆意古雅。

《**紗窗恨**》（**雙雙蝶翅塗鉛粉**）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咂」字尖，「穩」字妥，他無可喜句。

《**戀情深**》（**滴滴銅壺寒漏咽**）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寶帳欲開慵起，戀情深。」毛文錫以調名結句。

《**巫山一段雲**》（**雨霽巫山上**）《古今詞統》卷五：畫雲第一手。《雲韶集》卷一：神光離合，高唐神女之流亞也。《詞則·別調集》卷一：神光離合。

《**柳含烟**》（**河橋柳**）《填詞名解》卷一：毛文錫詞「河橋柳，占芳春。映

水含烟拂路，幾回扳折贈行人。」遂名《柳含烟》。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柳枝》之外咏柳之種類極多，今南詞中亦盡有佳句，若追先進，當從始音。

《**更漏子**》（**春夜闌**）《雲韶集》卷一：「紅紗一點燈」，眞妙。我讀之不知何故，只是瞠目呆望，不覺失聲一哭。我知普天世下人讀之，亦無不瞠目呆望失聲一哭也。「紅紗一點燈」五字五點血。

《**喜遷鶯**》（**芳草景**）玉茗堂《花間集》卷二：竟依題發揮，不必從道籙司挂印耶。

《**應天長**》（**平江波暖鴛鴦語**）《餐櫻廡詞話》：毛文錫《應天長》云：「漁鐙明遠渚，蘭棹今宵何處。」柳屯田《雨霖鈴》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毛詞簡質而情景俱足，後人但能歌柳詞耳。「知者亦不易」，誠哉是言。

《**虞美人**》（**鴛鴦對浴銀塘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劉夢得》：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垂梅子雨，細細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塵爲麴塵。其說非是。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唐人舊曲云「帳中草草軍情變」，宋黃載亦云「楚歌聲起霸圖休」，似專爲虞姬發論。二詞雖芬芳襲人，何以命意迥隔。

又（**寶檀金縷鴛鴦枕**）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評「寶檀」句：富麗。

《**臨江仙**》（**暮蟬聲盡落斜陽**）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信然。《詞則・別調集》卷一：就調名使事，古法本如此。結超越。

《**接賢賓**》（**香鞠鏤檐五花驄**）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以蒲梢渥涯之餘芬攙入詞料，亦自無寒酸氣味。

《**甘州遍**》（**春光好**）玉茗堂《花間集》卷二：麗藻沿于六朝，然一種霸氣已開宋元間九宮三調門戶。

又（**秋風緊**）《詞則・放歌集》卷一：結以功名，鼓戰士之氣。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毛文錫傳**》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也。年十四，登進士第，已而來成都，從高祖官翰林學士承旨。永平四年，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先是，峽上有堰，或勸高祖宜乘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鱉食乎。」高祖乃止。通正元年，進文思殿大學士，已又拜司徒，判樞密院如故。天漢時，宦官唐文扆同宰相張格爲表裏，與文錫爭權。會文錫以女適僕射庾傳素子，宴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奏聞，高祖聞鼓吹聲，怪之，文扆因極口摘其短，貶文錫茂州司馬，子詢流維州，籍其家。及國亡，隨後主降唐，未幾，復事孟氏。與歐陽炯等五人以小辭爲後蜀主所賞。文錫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尤工艷語，所撰《巫山一段雲》詞，當世傳詠之。

紀事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乾德三年**》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

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己酉，太子出，就舟人丐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元膺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又《乾德四年》（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類說》卷二七《外史檮杌》 蜀王建之子元膺，嘗射中錢的，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三 《前蜀王氏紀事》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僞史類》 《前蜀紀事》，起廣明庚子，盡天福甲子，凡二十五年。文錫，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登進士第，入蜀，仕建至判樞密院，隨衍入洛而卒。

《郡齋讀書志·茶譜一卷》 右僞蜀毛文錫撰。記茶故事。其後附以唐人詩文。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前蜀記》，僞蜀毛文錫。

藝　文

貫休《和毛學士舍人早春》 陋巷冬將盡，東風細雜籃。解牽窗夢遠，先是澗梅諳。茶癖金鐺快（舍人有《茶譜》），松香玉露含。書齋山箒撅，盤饌藥花甘。雅得琴中妙（舍人妙于七弦），常挼臉似酣。雪消聞苦蟄，氣候似宜蠶。密勿須清甲，朝歸繞碧潭。丹心空拱北，新作繼《周南》。竹杖無斑點，紗巾不著簪。大朝名益重，後進力皆覃。至理雖亡一，臣時亦說三。不知門下客，誰上晏嬰驂。

周　庠

《十國春秋·前蜀·周庠傳》 周庠，故唐龍州司倉也。高祖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高祖，高祖懼不往，謀于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王建云云，今從《通鑑》。）高祖從其言，卒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高祖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居無何，唐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高祖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高祖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高祖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未幾，病卒。

黃崇嘏《下獄貢詩》 偶辭幽隱在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在深籠。

又《辭蜀相妻女詩》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

黃崇嘏

論述

趙翼《題女史駱佩香聽秋軒詩集》 倘著冠巾試萬言，也應第一領詞垣。如何不學黃崇嘏，去作人間女狀元。

《辭蜀相妻女》 《名媛詩歸》卷一七：「拾翠」用一「辭」字，鄭重得有品。「貧安」句，高寄非常。（總評）述志詩句句森聳，想其氣概，自然第一流人。

傳記

《玉溪編事・參軍》 王蜀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略】。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謁。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棋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略】。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娘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紀事

《升菴詩話・女狀元》 女狀元，孟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略】，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七修類稿・事物類一・崇嘏》 五代王衍時，有臨邛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略】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姥同居，一貧如洗。故時人羨其貞潔，書入《五國故事》。予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知閨門之道者，必不潔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服役爲吏，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潔也。事露而不能告求所願，復以詩戲，三不潔也。何謂青松白璧之操耶。故先輩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高。」若國初蜀之保寧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玉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名男子從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此然後謂之貞潔，所以收入國史。

楊義方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楊義方傳》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仕高祖爲秘書郎。性強毅，長於吟咏，自謂才過羅隱，常有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爲時人所稱許。後主時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災害與蒼生」之句。宋光嗣疑其刺己，奏譴於沈黎。

紀事

《鑒誡錄・怪鳥應》 有楊秘書（義方）者，執性強良，所爲狂簡，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曾以筆硯見用於宋樞密（光嗣）。因題九頭鳥，宋疑楊見詠，遂奏譴沈黎。至咸康元年，後主失位，宋亦遭誅，乃九頭鳥之應也。詩曰：「三百禽中爾最靈，就中惡爾九頭名。數年雲外藏凶影，此夜天邊發差聲。好惜羽毛還

鬼窟，莫留災害與蒼生。況當社稷延洪日，不合鳴時莫亂鳴。」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異聞錄**》　蜀王建時，楊義方能文詞，爲《春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贈王樞密》云：「兩聲鞭自禁門出，一簇人從天上來。」

楊德輝

《**北夢瑣言**》**卷一二**　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暠獨罹其禍焉。【略】先是，李暠有書，召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歎，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暠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鑒誡錄・旌論衡**》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內外，意曉筌蹄。前蜀佑聖國師（光業）有過人之辯，爲僧門一瑞也。威儀楊德輝，有出人之才，爲道門之一俊也。至於問答論難，無不雙美。武成中，東川昌明縣玄士李懷杲，聚盜搆逆，尋亦受誅。普通山青州長老錄二尼道姑、道媼，親事巾瓶。時左街使集王（宗翰）奏聞收勘，決遞遐方。僧、道俱有乖張，嘲論各興譏謗。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徵李懷杲嘲道門》云：「雲鎖涪江水似天，又聞懷杲已升仙。強思齊見應摧膽，張茂卿聞必聳肩。（強與張，二玄士。）三尺霜刀充絳節，兩條朱棒替香煙。報伊廣德先生道，社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來鎖裏收，天然模樣已成囚。妄占氣色爲徵兆，更引文章說御樓。長牓數張懸市內，短刀一隊送江頭。旋驅旋斬教隨水，只此名爲正道流。」楊德輝《徵青州長老嘲僧門》曰：「堪笑青州學坐禪，不供父母不耕田。口中雖道無諸相，心裏元來有外緣。行者趁教門裏卧，尼師留在腳頭眠。高標不使觀音救，徒說三千與大千。出家比要離生緣，爭是爭名更在先。說法謾稱師子吼，魅人多使野狐涎。行婆餉送新童子，居士抄條施利錢。蠶食萬民何所用，轉教海內有荒田。」又太祖降誕日，僧門祝辟支佛牙，道門進《武成混元圖》，光業詔圖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答之。議者以光業先興北廓之師，德輝報盡東門之役。光業《嘲進圖》云：「夜深燈火滿壇鋪，拔劍揮空亂叫呼。黑撒半筐兵甲豆，朱書一道厭人符。重臣餧飼剛教活，聖主慈悲未忍誅。佛說毘盧三界了，如何更有《混元圖》。」德輝《嘲佛牙》云：「比來降誕爲官家，堪笑羣胡讚佛牙。手軟阿師持磬鈸，面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無知識，不可公王盡信邪。捧擁一函枯骨立，如何延得壽無涯。」後舉子劉隱辭詠之曰：「爲僧爲道兩悠悠，若箇能分聖主憂。各鬬輪蹄朝紫殿，競稱卿監滿皇州。相嘲相詠何時了，爭利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功成猶自不封侯。」所以牛祕監（嶠）評之，詩曰：「玄門清淨等空門，虔奉天尊與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皇留教五千言。鼇頭宮殿波濤闊，鷲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

楊玢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楊玢傳**》　楊玢，□□人。高祖時附宰相張格，累官至禮部尚書。後主嗣位，格既貶茂州，玢坐黨，謫榮經尉。乾德中，復爲太常少卿。會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有暴風摧隕于地，又明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玢上言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後主殊不爲意，遂至于亡。

紀事

《**北夢瑣言**》**卷六**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

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溯蜀。

《**清異錄**》**卷下**　楊玢，靖恭諸楊也。還政天子，婆娑田里，自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著《守中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六引**《**楊文公談苑**》　楊玢，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王鍇

《**十國春秋・前蜀・王鍇傳**》　王鍇字鱣祥，□□人。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學士，已而遷御史中丞。武成二年，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永平元年，高祖作新宮，集四部書於中，鍇因勸高祖興用文教。【略】乾德中，鍇與庾傳素同爲宰相。是時韓昭、潘在迎輩日導後主宴遊無度，而鍇等無所匡救，依違而已。及後主東巡，還自閬州，浮江而下，糜費不貲，羣臣多有直諫者，鍇方判六軍諸衛事，從後主周遊，不能拂衣去位。唐師入成都，李昊草降表上軍門，而降書則鍇實爲之。鍇至洛陽，唐授以□州刺史。鍇與諸臣上表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有云：「生爲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不允。人頗稱之。鍇家藏異書數千本，多手自丹黃，又親寫釋藏經若干卷。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鈔書，書法絕工，其好學亦有足取者。

《**升庵集**》**卷七二**《**王鍇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幷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假抄也。

庾傳素

《**十國春秋・前蜀・庾傳素傳**》　庾傳素，仕高祖，起家蜀州刺史，累官至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漢元年，爲宦者唐文扆所譖，罷爲工部尚書，未幾，改兵部。後主即位，加太子少保，復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傳素再秉國鈞，無顯績。國亡降唐，授刺史。

《**北夢瑣言**》**卷四**　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

張格

《**舊五代史・唐書・張格傳**》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爲梁祖所忌，潛遣人害於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王建僭號，以格爲宰相。格所生母，當濬之遇害，潛匿於民間，落髮爲尼，流浪於函、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爲茂州刺史，僞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僞位後數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授太子賓客。任圜愛其才，奏爲三司副使，尋卒於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永樂大典》卷六三五〇）

《**北夢瑣言**》**卷九**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

牛希濟

論述

綜論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 休文語麗而思深，名高《八詠》，照映千古。似此（《臨江仙》）七調，亦盡有頡頏休文處。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仇山村（遠）曰 牛公《臨江仙》，芊綿溫麗極矣，自有憑弔凄愴之意，得咏史體裁。

《十國春秋·前蜀·牛希濟傳》 希濟素以詩詞擅名，所撰《臨江仙》二闋，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特爲詞家之雋。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闋，時輩嘖嘖稱道。

分論

《生查子》（春山烟欲收）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生查子（懶卸頭）》：「查」謂古「槎」字，未見有詠博望事者。諸選載牛希濟換頭云：「語已多，情未了。」咸以「已」字爲襯，及閱「繡工夫，牽心緒」，孫光憲又作三字句。至「誰家繡轂動香塵」，多「誰家」二字，又豈以「誰家」二字爲襯，列之三體宜也。《雲韶集》卷一：「春山二句十字，別後神理。「曉風殘月」，不是過也。結筆尤佳。《詞則·閑情集》卷一：別後情景，「曉風殘月」不是過也。

又（新月曲如眉） 《詞的》卷一：全是《子夜》體。《詞綜偶評》：借物寓意，詩家謂之「風人體」，又名「吳歌格」。以下句釋上句，古樂府類然。《雲韶集》卷一：松卿詞無此頑艷。又，亦是滿紙相思淚。觸物生情，哀感頑艷，開後人多少心思。《詞則·閑情集》卷一：淋漓沉至，後半近纖巧。《白雨齋詞話》（稿本）卷六評「終日二句：一味纖巧，不可語於大雅。

《中興樂》（池塘暖碧浸晴暉）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池塘暖碧浸晴暉」，又有「春雲」、「柳絮」，已具四難之半，那得更生他想。

《臨江仙》（渭闕宮城棗樹凋）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七調獨此不稱。

又（江繞黃陵春廟閑） 《皺水軒詞筌》：「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抑何狂惑也。然詞則妙矣。

又（素洛春光瀲灩平）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洛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驚鴻游龍類語，已爲描盡。

又（洞庭波浪颭晴天）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冷」字下得妙，便覺全句有神。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牛希濟傳》 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賜一韻，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鍇等皆諷後主僭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嘆曰：「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迥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卻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欺爲戒也。

《太平廣記》卷一五八引《北夢瑣言》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

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給事中嶠也。）仍以氣直嗜酒，爲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爲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是知向者之夢，何其神也。

《鑒誡録・雪廢主》 天成初，明宗臨朝，宣亡蜀舊宰臣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御史中丞牛希濟等，各賜一韻。試《蜀主降臣唐》詩，限五十六字。成，王鍇等皆諷蜀主僭號，荒婬失國。獨牛希濟得「川」字，所賦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覽詩曰：「如牛希濟才思敏捷，不傷兩國，迴存忠孝者罕矣。」當日有雍州亞事之拜，至今京洛無不稱之。

《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堯山堂外紀》 希濟，嶠兄子，仕蜀王衍爲中丞。同光三年降唐，唐主令蜀舊臣王鍇等賦詩。希濟作一律云【略】。詞亦富贍，載《花間集》。

全祖望《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仲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即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王，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牛希濟《理源》二卷。

韓昭

論述

《北夢瑣言》卷五 韓昭，仕王氏，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蜀檮杌》卷上 判官李台段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韓昭傳》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也。性便佞，善窺迎人意。與潘炕子在迎、顧彥朗子在珣同爲後主狎客。後主起宣華苑，昭與諸近臣日夜侍後主酣飲，其中男女雜坐，褻慢無所不至。昭素無品望，特以嬖幸得出入宮掖，累官禮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進昭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恃寵無厭，乞賣通、渠、巴、集數州刺史以爲營第費，後主悉報可。而昭復與王承休、安重霸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勸後主臨幸，以爲姦。會秦州判官蒲禹卿極諫，昭得表大怒，謂禹卿曰：「吾收汝表，當徐令獄吏問汝。」頃之，唐師入蜀，後主方與羣臣相對泣，王宗弼遽自綿谷馳歸，登大元門，責昭以佞諛僨事，梟斬於金馬坊門，已而函首送魏王繼岌。

紀事

《蜀檮杌》卷上 （乾德三年）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

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略】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北夢瑣言》卷二〇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藝　文

王衍《過白衛嶺和韓昭》　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皇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

王仁裕《和韓昭從駕過白衛嶺》　龍旆飄颻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

蒲禹卿

傳　記

《十國春秋·前蜀·蒲禹卿傳》　蒲禹卿，成都人也。當布衣時，慷慨好直言，不肯以嚅囁事人。後主乾德四年，用制科對策。【略】後主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已出爲秦州節度判官。【略】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

紀　事

《太平廣記》卷二四一引《王氏聞見錄》（存目）

《鑒誡錄·陪臣諫》　王蜀咸康年，後主將幸天水，群臣列疏懇諫，上意不從。前秦州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皇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至今傳爲忠臣。及後主降唐，至雍州受死。（亡蜀宰臣王鍇等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其表云：「生爲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蒲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遭誅，朝廷失信，於驛門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雍守捕之，蒲已還蜀矣。詩曰：「我王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蜀檮杌》卷上　乾德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徐　后 順聖太后

論　述

《鑒誡錄·徐后事》　前蜀徐公（耕）有二女，美而奇艷。初，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女焉。徐寫其女眞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

方，政歸國母，多行敎令，淫戮重臣。頃者，姊妹以巡遊聖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性，駕輜軿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銷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巡，未有富貴如玆之盛者也。【略】議者以翰墨文章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詞，亦彰淫思。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幸臣，假以風騷，庇其游佚，取女史一時之美，爲游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國有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游，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君，破一國，殺九子，誅十臣，殄滅萬家，流移百辟。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子靈之室，何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有《咏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僧遠公有《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謁丈人觀先帝御容》《名媛詩歸》卷一六：「迸春」二字奇。「步粘」領幽入微。又云：景事俱靈幻，寫得不瑣屑。

《禱青城山回》《名媛詩歸》卷一六：「暫得行」與下「看未足」，俱說出恨字。

《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名媛詩歸》卷一七：「雲橫積翠間」，是山中實事。

《題金華宮》《名媛詩歸》卷一七：妙處只在「披」字、「鎖」字，見宮館氣象。「雨滌」却分出「前山」，妙。「去路開」，想見臨幸時儀導雜遝光景，然只着在「風吹」上，甚雅。

《題彭州平陽宮》《名媛詩歸》卷一七：「淸」字寫得「山高」氣象森動在目。

《題湼州三學士山至夜看聖燈》《名媛詩歸》卷一七：「雲根月」妙矣。更着「泉漱」二字，幽光可掬。「鐘」字合着「松杪風」三字，幽響。「臨西」字，有變換之妙。「猿來」句，「衆生無懼心」可爲註脚。

《題青城面山丈人觀》《名媛詩歸》卷一七：「金絲」俗字，貼「翠微巔」三字自雅。

《題丹景山至德寺》《名媛詩歸》卷一七：「寒泉」句，深山靜聞直有此景。「禽栖影」，在「松梢月轉」會景孤寂。「柳徑」句，稍着濃艷，便不及上句。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順聖皇太后徐氏傳》順聖皇太后徐氏，唐眉州刺史徐耕女也。耕性仁恕，當田令孜、陳敬瑄守成都日，耕爲內外都指揮使，所全活常至數千人。令孜謂之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不得已，夜戮俘囚數人以復命。耕有二女，皆國色。相工語耕曰：「公不久當大富貴。」因出二女相之，相工曰：「青城山王氣徹天，不十年有眞人承運，此女當作后妃。君貴由二女致也。」長女即太后。(《鑑誡錄》作長女爲太妃，次女爲太后，非是。)太后事高祖爲賢妃，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官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太子元膺之死，高祖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擬擇一人立之，而賢妃欲立其子鄭王，即後主是也，使文扆諷宰相張格贊成之，後主遂得立。及嗣皇帝位，尊賢妃爲順聖皇太后，淑妃爲翊聖皇太妃，耕亦累官驃騎大將軍。太后、太妃各出敎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又日挾後主遊宴貴臣之家，或周覽近郡名勝，如丈人觀、金華宮、三學山諸地，飲酒賦詩，所費不貲。常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後主自作《甘州》曲以述其狀，卒用是敗。唐師入漢州，後主馳驛召唐臣李嚴，引太后見之，且以爲託。已而歸唐，唐莊宗遣向延嗣族誅王氏於秦川驛。太后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

徐妃 翊聖太妃

論述

《謁丈人觀先帝御容》《名媛詩歸》卷一六：「無路」乃斷「湘姬」，不必

言情已心折矣。

《**題漢川三學士至夜看聖燈**》《名媛詩歸》卷一六：「濕不暗」妙在着燈上。「好風」句，此句妙于上句，然俱明動森秀。

《**題金華館**》《名媛詩歸》卷一六：「蝶嬌」句，秀穩。「思攜手」寫出親愛。「暗指」句，上句實下句，虛借意相形俱以第五字宛媚入細。

《**題彭州陽平地**》《名媛詩歸》卷一六：「雲浮」四句，奇事入來飄忽。「夜上」句，此句又復幽冷。

《**題丹景山至德寺**》《名媛詩歸》卷一七：「內人皆在講筵」，是亡國氣象。

《**禱青城山回**》《名媛詩歸》卷一六：「江山看出行」，何緣有此亡國語？可見性情靜正必無纖弱口語。

傳記

《**十國春秋·前蜀·翊聖皇太妃徐氏傳**》翊聖皇太妃徐氏，耕次女也。高祖時進位淑妃，宮中稱爲花蕊夫人，亦曰小徐妃。光天元年夏六月，尊爲皇太妃。咸康元年，隨後主降唐。明年，李繼曮等部送入洛，行至天回驛，太妃與太后賦詩，悽惋不可聽聞。已而秦川之禍，與太后同畢命焉。

楊勳

《**十國春秋·前蜀·楊勳傳**》楊勳，不知其家世，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經宿而去。後主以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畢命時，咏詩言失國事。不數歲，國果亡。（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唐明宗朝有術士楊遷即，善使鬼神，觸物變化，已而被誅，蓋勳從子也。

《**鑒誡錄·妖惑衆**》王蜀有楊遷郎叔楊勳者，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悉入簾帷，經宿而去。及折其一足，西市斬之，藥亦無徵，術亦無驗，屍骸臭穢。觀者笑焉。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二〇引《洞微志**》楊勳者，前蜀後主乾德中，世號楊僕射，不知何處人，變化無常。爲後主召羣仙於薰風殿，刑部侍郎潘嬌奏其妖怪，帝命武士於西市戮之，隨刃化爲草，人未至所法處。僕射吟詩曰【略】。其年冬，後主失國，果如其言。此亦可以知興廢之有前定也。

李如實

《**鑒誡錄·落韻貶**》戶部李侍郎（如實）者，本梁朝清直之士也。均王（名友貞）在東宮時，李以筆硯佐之。及均王即位，不得居密司焉。李常深恨之。及見帝黜剝賢良，見用奸詐，每俟閒，方欲折檻諫之。或一日，李侍帝祭。帝問李曰：「卿知天子見誰補服。」李奏曰：「人臣所補。」帝曰：「朕地據三川，位尊九有，若非天意所補，人臣又何補焉。」李曰：「太祖出身行伍，歷職卑微，萬戰千征，九生十死，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生在深宮，長居富貴，披承餘蔭，嗣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臣共致。固須理不忘亂，居安思危，臨泉履冰，責躬省過。況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殺兄之讎，秦庭懷負國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哉。若是天補爲君，只合自天降下，喫天人之食，受天人之衣，方今血使三軍，膿食萬姓，自喜天補，豈不非耶。陛下如此發言，爲覆餗之禍耳。」上曰：「憨老漢，不足與語耳。」李即日有鄭州之拜，再宿貶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卧車子，常於車子中安酒一瓢，琴一張，書數策，遣小僮十餘輩，載而入謁，長街朗詠，觀者笑焉。李恨朝廷久無牽復之命，裁落韻詩以譏之。後入蜀，遇孟高祖之知。及開霸初，拜戶部侍郎而卒。落韻詩曰：「路傍傷羸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行欲倒。牛曾少壯時，歲歲耕田早，耕卻春秋田，駕車長安道。今日領頭穿，無人飼水草，喘也不能喘，問也沒人問。」又曰：「炎蒸不可度，倏爾生涼風。在物誠非器，於人還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語，棄我如秋扇。」

劉隱辭

《**鑒誡錄・因詩辱**》 前蜀許太尉(宗憲)鎮寧江日，劉員外(隱辭)爲節度掌書記。許公發跡軍戎，所爲不思爲理，但務誅求。劉數諫，許不存賓客之禮，對將吏咄責之。劉求退職，許又不從。劉遂《詠白鹽山》、《灩澦堆》刺之。許聞而憤怒。忽一日，於江干飲酣，仰視白鹽，斜睨灩澦曰：「剛有破措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劉離席，囚縛於砂石上，烈日曬之。護軍賓幕將校懇救，悉遭凌罵。顧謂左右曰：「候吾飲散，投入水中。」劉厲聲曰：「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灩澦堆欲害劉隱辭；某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夫子，塗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元戎聞之，怒意漸解。及同幕再諫，良久捨之。來日，軍府彌縫，請許召劉慚謝。劉慮遭毒手，託疾而歸。議者以劉不擇主而事，因多言而失，強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

又《**旌論衡**》（存目）

掃地和尚

《**蜀中廣記・詩話記二**》引《**風謠**》 王建據蜀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每過即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寫云：「水行仙，怕秦川。」其後王衍秦川之禍，人方悟：水行仙，「衍」字也。

吴南唐

李建勳

論述

綜論

《**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曰** （《梅花寄所親》）第六句「玉鞭誰指出牆枝」有風味。建勳別有一詩，次聯云：「北客見皆驚節氣，羣寮癡欲望杯盤。」不佳。

《**四溟詩話**》**卷三** 成皋王傳易及子玄易問作詩有「縮銀法」，何如。予因舉李建勳詩「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此聯字繁辭拙，能爲一句，即縮銀法也。限以炷香。香及半，玄易曰「歸夢無虛夜」。香幾盡，傳易曰「夜夜鄉山夢寐中」。予曰：「一速而簡切，一遲而流暢。其悟如池中見月，清影可掬。若益之以勤，如大海息波，則天光無際。悟不可恃，勤不可間。悟以見心，勤以盡力。此學詩之梯航，當循其所由而極其所至也。」翌日，傳易復問余曰：「昨所談建勳之作，句穩意切，莫辨其疵，無乃虛字多邪。」予曰：「晚唐人多用虛字，若司空曙『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戴叔倫『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張籍『旅泊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馬戴『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此皆一句一意，雖瘦而健，雖粗而雅。蓋建勳兩句一意，則流於議論，乃書生講章，未嘗有一夜之夢而不歸乎千里之家也。歐陽永叔亦有此病，《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焉能制夷狄。』夫『耳目』之『所及』者『尚』然『如此』，況

「萬里」之外，「焉能制」其「夷狄」也哉。」傳易曰「然」。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 李建勳雖居極品，然惜花憐酒，解吐婉媚辭。如「預愁多日謝，翻怕十分開」，「空庭悄悄月如霜，獨倚闌干伴花立」，如「肺傷徒問藥，髮落不盈梳」，「攜酒復攜觴，朝朝一似忙」，足見得花酒風味。

又《詩談二編》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驚爛漫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又，王十朋答《賀正啓》「賦椒花之頌，獻雖後於元正；占茅茹之爻，亭必同於他日」是也。獨晉王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今之人孰能改之。

《唐詩品・南唐相李建勳》 晚唐諸子，不選格調，專事情景，詩中覓畫之說，蓋出於此，遂使渾厚鴻明之氣，蕭然謝絕。建勳詩每聯必設景象，蓋工寫之極，流而爲俳，亦不自知也。

《詩源辯體》卷三三 五代詩有集傳者，惟李建勳一人。建勳集二卷，五、七言律爲多，入錄者亦小有致。以全集觀，在李山甫、羅隱之上。

《戴酒園詩話又編・李建勳》 李建勳詩格最弱，然情致迷離，故亦能動人。如《殘牡丹》詩：「腸斷題詩如執別，芳茵愁更繞欄鋪。風飄金蕊看全落，露滴檀英又暫蘇。失意婕妤粧漸薄，背身妃子病難扶。迴看池館春歸也，又是迢迢看畫圖。」氣骨安在。卻有倚門人流目送盼之致，雖莊士雅人所卑，亦爲輕俊佻達者所喜。又如《閒出書懷》曰：「斷酒只攜僧共去，看山從聽馬行遲。」《春雪》曰：「全移暖律何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梅花寄所親》曰：「雲鬢自沾瓢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春水》曰：「青岸漸平濡柳帶，舊溪應暖負蓴絲。」語皆纖冶，能眩人目。惟《迎神》一篇，不愧名家，張司業之耳孫，近來高季迪之鼻祖也。

分論

《毆妓》 《隨園詩話補遺》卷九：「貌將花自許，人與影相憐」，又「欲語先爲笑，將歸又轉身」，此種綺語，非六朝人不能。唐人李建勳《毆妓》詩云：「當時心已悔，徹夜手猶香。」只此十字，勝羅虬之「比紅」百首遠矣。

《田家》 《圍爐詩話》卷二：李建勳《田家》詩，可見徐知誥之有功于民也。

《落花》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從來詠物之詩，能切者未必能工，能工者未必能精，能精者未必能妙。李建勳【略】《落花》切矣而未工也。

《春雨》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余每中酒，欲尋佳句，不可得，偶見隴西公《春雨》詩云：「惟稱乖慵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若爲余言者。

《梅花寄所親》 《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第六句「玉鞭誰指出牆枝」有風味。馮班評：第六句，故事。意亦與宋人相近，而下語蘊藉可愛。紀昀評：起二句腐，三、四太淺近，後四句自可。

《宮詞》 《唐詩解》卷三〇：宮人無寵，絕進御之望，求出深宮而不可得，是以羨御溝之花，宮辭寫至此，少伯渾厚之風蕩然。《唐詩摘抄》卷四：花落無人見，比己之色漸衰，不得見君。落花春不管，恨己之身拘閉而不能自由。語各一意，怨情則同。《古唐詩合解》卷六：此詩流于蕩而少渾厚之風矣。

傳記

《唐才子傳・李建勳》 建勳字致堯，廣陵人。仕南唐爲宰相，後罷，出鎮臨川。未幾，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年已八十，志尚散逸，多從仙侶參究玄門。時宋齊丘有道氣，在洪州西山，建勳造謁致敬，欲授眞果，題詩贈云：「春來漲水涼如活，曉出西山勢似行。玉洞有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歸高安別墅，一夕無病而逝。能文賦詩。琢鍊頗工，調既平妥，終少驚人之句也。有《鍾山集》二十卷行於世。

《十國春秋・南唐・李建勳傳》 李建勳字致堯，趙王德誠第四子也。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不自安，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長公主也。建勳先世將相，又婿于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起家昇州巡官，徐知詢鎮金陵，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能自全。烈祖出鎮金

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謀。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常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有加，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元宗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昭武軍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乃營亭榭于鍾山，適意泉石，累表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妻亦自號鍾山老媼。或謂之曰：「公年齒未衰，無大疾苦，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爾。」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吾死，斂以布素，勿封樹立碑，貽它日毀斲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塋域，吳越人發掘殆盡，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建勳博覽經史，少時詩涉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于時。有女名進暉，捨身潤州本起寺爲女僧，宋咸平初其人猶存。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下　李建勳罷相，元宗於西苑天全閣別置聽院待之，命右僕射孫晟同寓直焉。建勳進詩云：「御苑賜房令待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無時過，階下常人不敢行。疊穎弄芳秋氣落，叢柯聳翠露華清。天廚送食何功享，空詠康哉贊盛明。」

《南唐近事》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輟於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閑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又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期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三引《南唐近事》　李建勳博覽群籍，頗善理論，宋齊丘嘗曰：「李相善談，不必潤色，自是一片文章。」

《江表志》卷中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親曰：「今主上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如目前所睹，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覺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幷司空，累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略】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斲之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塋域爲兵發殆遍，獨建勳莫知葬所，訖不及禍。

馬令《南唐書・李建勳傳》　（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

陸游《南唐書・李建勳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略】（義祖）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其國貴遊。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略】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湘山野録》卷上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餚，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茅舍，有

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爲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玉壺清話**》**卷一〇** 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閒粹。徐溫以女妻之，奩橐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世務，喜從方外之游。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即宋齊丘，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眞蠹魂，求數年閒適爾。」嘗畜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牓曰「四友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簟爲夢友。果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詩話總龜・達理門**》**引**《**青瑣後集**》 李建勳年八十，謁宋齊丘於洪州，題一絕於信果觀壁云：「春來漲水流如活，曉出西山勢似行。玉洞主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歸高安，無病而卒。

又《**狂放門**》**引**《**郡閣雅談**》 鍾山公鎮臨川，賞牡丹。有小吏手捧硯，舉止有士人風。公曰：「學詩乎。」曰：「粗親筆硯。」因令口占一篇，其警句云：「三月莫辭千度醉，一生能得幾回看。」公曰：「他日定成器。」因勉令就學。明年，謁嶺南李國老，大加稱賞，賚數百縑，于金陵酒樓，數日而盡。醉中挂帆數百里，至落星灣，半醒，煙雨中登水心亭，題詩于水軒曰：「分飛南渡春風晚，卻返家林事業空。【略】。」

《**唐詩紀事・韓垂**》 垂，唐之詩人也，《題金山》云：「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影，千載長躋攀。」其詩偶爲庸僧所毀。江南時，李鍾山留一絕云：「不嗟白髮曾遊此，不歎征帆無了期。盡日凭欄誰會我，只悲不見韓垂詩。」鍾山公，建勳也。

《**七修類稿・天地類二・羅刹江**》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爲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爲所壞，因呼爲羅刹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正謂此也。《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建勳詩》二卷。《鍾山公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李建勳詩》二卷（僞唐），又《鍾山公集》二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李建勳集》一卷（按高棅《唐詩品彙》作三卷），南唐宰相李建勳撰。

《**宋史・藝文志七**》 《李建勳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建勳集》二十卷。

又 《李建勳詩》二卷。

《**季滄葦藏書目**》 《唐四家詩（嚴維、李建勳、于鵠、羅鄴）》，四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建勳集》二十卷，詩一卷。

藝文

孫魴《**主人司空後庭牡丹**》（存目）

又《**主人司空見和未開牡丹輒却奉和**》 把筆臨芳不自怡，首徵章句促妖期。已驚常調言多鄙，遽捧高吟愧可知。絕代貞名應愈重，千金方笑更難移。狂歌狂醉猶堪羨，大拙當時是老時。

又《**又題牡丹上主人司空**》 一年芳勝一年芳，愛重賢侯意異常。手闢紅房看闊狹，自張青幄蓋馨香。白疑美玉無多潤，紫覺靈芝不是祥。祇恐夢徵他日去，又須疑向鳳池傍。

張義方《獻馮李二相公》　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啓沃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點頭。

徐鉉《中書相公谿亭閒宴依韻・李建勳》　雨霽秋光晚，亭虛野興迴。沙鷗掠岸去，谿水上階來。客傲風敲幘，筵香菊在杯。東山長許醉，何事憶天台。

李中《依韻和智課上人送李相公赴昭武軍》　暫別廟堂上，雄藩去豁情。秋風生雁渚，晚霧溼龍旌。吟裏過侯服，夢中歸帝城。下車軍庶樂，千里月華清。

李璟《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同太弟景遂汪王景遏齊王景達進士李建勳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登樓賦》　珠簾高卷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雜録

《五代詩話・南唐・李建勳》補引《書苑菁華》　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詩云：「跁跔爲詩跁跔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

沈彬

論述

《入塞二首》二　《升菴詩話・沈彬入塞詩》：唐沈彬有詩二卷，舊藏有之。其《入塞》詩【略】此言盡邊塞之苦，郭茂倩《樂府》亦載之，而句字不同，其本集所載爲勝。特具錄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次聯丈夫壯語，三聯邊場苦調，結聯從軍怨刺之詞，撫膺流涕，由風入雅，駘蕩多姿。《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前解）此前解乃是先有後解，因而憤極追述之辭。若竟隨口一順讀之，便是前解出塞，後解入塞，不復二解總名「入塞」矣。此前解，是憤語，非快語也。「年少」，非開五石弓、奪名王馬、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之謂，乃是遙遙倒追四、五十年之前之時。因而自憶此時正當年少，初並不似今日，據鞍難上，一飯三遺，至於如此者也。猶記此時辭鄉從戎之故，則因仰看將星，燁然有芒，欲應其象，舍我而誰。故遂慷慨長行，生死向前，不斬樓蘭，誓不生入耳。三、四皆其看星文後，事冠軍初，心頭一段大誓，並非實事。（後解）此後解方寫入塞也。五、六非寫傷心慘目，正是描畫功多。「漢閣笙歌」不足恨，恨却在「日又曛」字。入塞正復無期，其又奈之何哉。

《塞下三首》一　《唐詩歸》卷三六鍾惺曰：晚唐七言律，奇澹有妙于此者，而此以調高氣平，居其勝，故諸妙者，皆字而遜之。譚元春曰：後四句千古邊臣欲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引唐汝詢曰：責邊臣多矣，不過失地覆軍爲言，此以胡兒向化、路失城荒爲漢國羞，隱而不露，光景一新。周珽曰：懷忠勇之志者，生死惟以建樹報君爲念。豈知勝敗相循，非身歷戰陣，莫見沙場冤苦。奈何功多地遠，無人爲之紀錄，而朝廷輒安于宴樂。信賞不明，致忠于殉國者抱恨九泉，是誰之過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塞下詩防其粗豪，此首最見品格。下半說武備廢弛，胡人窺伺，而措語婉曲，于唐末得之，尤爲僅見。

《弔邊人》　《升菴詩話・沈彬弔邊人》【略】此詩亦陳陶之意，仁人君子觀此，何忍開邊以流毒萬姓乎。

傳記

馬令《南唐書・沈彬傳》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遊湘湖，隱于雲陽山十年餘。與僧虛中、齊己爲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

人郎君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祕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疏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因就葬焉。

紀事

《**南唐近事**》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閑居于江西之高安。【略】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略】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稽神錄**》**卷五**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恆以焚修服餌爲事。嘗遊郁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女仙數十，冉冉而下，逕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塼壙，製造甚精。塼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之，頗數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寶洞之南門也。」

《**五代史補**》**卷四** 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爲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一旦爲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廷〕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爲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江南野史**》**卷六**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末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虛中、齊己以詩名，互相吹噓，爲流輩所慕。【略】先主移鎮金陵，【略】彬赴辟命，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引**《**詩史**》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千百丈，石如染黛，陽朔縣尤佳。沈彬有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觀此，山水可知。

又《**留題門下**》**引**《**摭遺**》 郴州城東有山高秀，神仙蘇耽修眞之所，唐封爲蘇仙山。【略】沈彬詩曰：「眼穿林罅見郴州，并里相逢側局楸。味道不來閒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烟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去水東流。」

又引《**零陵總記**》 法華寺在永州東南一里高阜之上，城郭崗巒，交相掩映。唐咸通中，有頭陀蔣氏愛其地，乃拖鉗行丐，獲金帛巨萬以創寺焉。名士無不留咏。沈彬云：「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負郭來。」又孟賓于：「匝地人家凭檻見，遠山秋色卷簾看。」可謂盡其狀。

又《**紀夢門上**》**引**《**雅言雜載**》 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爲詩天才狂逸，下筆成章，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爲約。嘗夢着錦彩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名播天下，身不入月，終不及第。洪州解至長安初舉，行納省卷，作《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略】。」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占九天秋，【略】。」第三舉《贈劉象》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略】。」劉象三舉無成，孤寒，主司覽彬詩，其年放象及第，五老榜即其數也。彬，乾符中值四方多事，遂南遊湖湘及嶺表二十餘年，却回吳中。過江南，受僞命，官至吏部侍郎，致仕，退居高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宋朝雜記下**》 余舊覽《倦遊雜錄》，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峰巒駢立。故沈水部

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睹峰巒奇怪，方知《倦遊雜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又云「海上羣峰似劍芒，春來處處割愁腸」之句，眞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能改齋漫錄》卷八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涵芬樓本《説郛》卷六五引《采異記》 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即谷神鄉里之鄰伍也。趨尚高邈，嘗謂簪組爲桎身，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開之，下至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闢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闊與高等。靈座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青石蓮花燈碗三枚，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鐫鑱之工，妙絕於世。靈席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塡云：「開成二年間，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乃就葬之。

《蓮堂詩話》卷上 高陽沈彬隱居雲陽山，後仕南唐，以尚書郎致仕，居丹陽沈山，學方外之術，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卒，發之乃一虛冢，石臺上有漆鐙一盞，又有銅牌篆曰：「佳城今已閉，雖開不葬埋，漆鐙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沈彬詩》二卷。

《郡齋讀書志・沈彬集一卷》 右南唐沈彬，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居高安。集中有與韋莊、杜光庭、貫休詩，唐末三人皆在蜀，疑其同時避亂，嘗入蜀云。《上李昇山水圖詩》在焉。

《宋史・藝文志七》 沈彬《閑居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彬詩》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沈彬詩集》二卷。

藝文

齊己《寓居嶽麓謝進士沈彬再訪》 去歲來找我，留題在蘚痕。又因風雪夜，重宿古松門。玉有疑休泣，詩無主且言。明朝此相送，披褐入桃源。

又《寄吴都沈員外彬》 歸休興若何，朱紱盡還他。自有園林闊，誰爭山水多。村煙晴莽蒼，僧磬晚嵯峨。野醉題招隱，相思可寄麼。

又《宿沈彬進士書院》 相期只爲話篇章，踏雪曾來宿此房。喧滑盡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舊山春暖生薇蕨，大國塵昏懼殺傷。應有太平時節在，寒宵未卧共思量。

又《聞沈彬赴吴都請辟》 長訝高眠得穩無，果隨徵辟起江湖。鴛鴦已列罇罍貴，鷗鶴休懷釣渚孤。白日不妨扶漢祚，清才何讓賦吴都。可能更憶相尋夜，雪滿諸峰火一爐。

廖匡圖《和人贈沈彬》 冥鴻跡在煙霞上，燕雀休誇大廈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眞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岳色，水邊竹下得論交。

李建勳《贈送致仕郎中》 鶴立瘦稜稜，髭長白似銀。衣冠皆古製，氣貌異常人。聽雪添詩思，看山滯酒巡。西峰重歸路，唯許野僧親。

李中《寄贈致仕沈彬郎中》 鶴氅換朝服，逍遙雲水鄉。有時乘一葉，載酒入三湘。塵夢年來息，詩魔老亦狂。尊蓼與鱸鱠，秋興最宜長。

卿雲《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 故園梨嶺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邊地花。雁南飛不到，書北寄來賒。堪羨神仙客，青雲早致家。

棲蟾《居南嶽懷沈彬》 石房開竹扉，茗外獨支頤。萬木還無葉，百年能幾時。隔雲聞狖過，截雨見虹垂。因憶嶽南客，晏眠吟好詩。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沈彬》 貼月孤飛玉殿遙，鳳凰翻翅夢仙謠。湘南嶺北清遊徧，染黛山光入畫描。

宋齊丘

論述

馬令《南唐書・宋齊丘傳》 齊丘爲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

《十國春秋・南唐・宋齊丘傳論》 齊丘任計，數喜機變，故縱橫捭闔之士也。乘時干主，化家爲國，可不謂有功焉。而躁悻熱中，植黨自用，迭起迭廢，卒以不良死。史謂其狃于要君，闇于知人，其信然哉。

傳記

陸游《南唐書・宋齊丘傳》 宋齊丘，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高駢表傳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丘因騎將姚克瞻得見。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丘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惡其爲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沉浮下僚十餘年。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丘請徐之。俄而義祖殂，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丘自以資望尚淺，或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累啓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丘左右之。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主謙恭無失德，烈祖懼群情未協，欲待嗣君與齊丘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本自己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疏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右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卧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嘗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寖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時判傅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丘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也，乃忘老臣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丘詞色厲曰：「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

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陳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對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時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丘先帝勳舊不宜久棄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丘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丘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丘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群臣所容，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乘間言「宋公造國於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丘，大銜之。會鍾謨使還，挾周以爲己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于無君，罪莫深于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闇于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間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澤之間，以不仕爲得。得馮道有重名于中原，齊丘擅衆譽于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之犯淮南，齊丘實預議論，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丘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丘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齊丘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紀事

《釣磯立談》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峰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之內爲之騷然。鍾山李公建勳爲賦詩，有「粟多未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又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疏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勢聲氣燄，往往炙手可熱。【略】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峰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

《江表志》卷上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於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賓司，復贄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却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是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離猶自哭，讓王宮眷合如何。」

又卷中 齊丘將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使供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江南錄》、《通鑑》、《十國紀年》則云縊死。

又卷下　宋齊丘爲儒日，修啓投姚洞天。略云：「城上之嗚嗚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千懇萬端，無奈飢寒兩字。」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

《**江南餘載**》**卷上**　宋齊丘好交術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門者蓋八百人。

又卷下　宋齊丘出鎮洪州，詔賜錦袍，烈祖親爲衣之。李建勳贈詩有「一人看上馬，雙節引還鄉」之句，時論榮之。

《**五代史補**》**卷二**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用市紙墨，爲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書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淩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辯，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啓，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其爲誠懇萬端，只爲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惠。許之。

《**江南野史**》**卷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淦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爲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爲副使，卒於任所。齊邱因是以爲故里焉。齊邱少孤，好學，爲文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活業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邱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於門下，旦夕爲之醼，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遺書薦之於先主。既至，棲遲逆旅，裹調罄乏，因吁歎數四。其鄰倡優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鍰，由是獲備管幅，送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賂遺。尋娶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奸否，進用公廉，修舉廢墜，制御姦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隍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鎭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爲朱瑾所殺。齊邱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乂，皆齊邱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議國家，或至夜艾。池亭今猶在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爲溫所忌，遂署爲府中從事。溫後因擢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義士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爲之用。齊邱自揆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言聽計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爲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表堅讓。略曰「昔高宗之夢傅說，西伯之獲飛熊，況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使賫吳主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爲禪代。乃請先主移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宰，廣覃恩施，撫緝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情，於是從之。然吳主恭默勞讓，人心未怠，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讐欬噓鼽之微，齊邱莫不知之。以陰聞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己雖勤，爲下所奉。然爲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爲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數行。齊邱聞之，乃還建康，議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吳立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邱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叙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饋遺，乃改其故里爲愛親里，坊爲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利，莫不榮之。迨先主篤疾，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己無法，大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邱每犯顏諫正，陳以昧旦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未幾，以爲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爲少主所

用。嗣主顧盻，頗見慢色。齊邱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勳舊，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衆。爲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順旨，尤生謗瀆。乃歎曰：「鳥盡兎死，則弓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爲詐，徼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生，對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王景達執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入淮甸，詔還謀難。始，齊邱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爲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乏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宕然虛匱。淮甸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爲迂典，諮詢謀諏恥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爲都統，出援壽春。齊邱聞之，曰：「斯乃蹴踘射帖之徒，焉能總衆以禦勁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愎而行。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閱師，稱藩割地，皆一匪專謀。復告老，謝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情躁撓，荒悖不安。嘗曰：「孤欲屣脫國務，放心雲鶴。每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徵古等，常見親密，因順旨而言：「齊邱先朝夙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幾，高宴深宮，候睿德隆甯，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論，稱世宗曰：「朕與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邱不死，殆難保其久永。合朝順非，遂成釁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邱不知其旨，乃見鱸艦舟詔入，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邱昔常著啓云：「至於千慤萬端，只爲飢寒兩字。」人見其死，謂之自讖。齊邱所薦進者，惟能先萌未兆，智策宏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與己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戕賊經史，殘剝古人之詞爲文士者哉。故齊邱之學，天才縱逸，穎出羣彙，混然而得飛耗靈前脩而爲之辭。至《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凡建碑碣，皆齊邱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實其鼻，或問之故，答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謗誹，多此之類。齊邱常與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圖復中原。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賫珠以爲報聘。虜主不知，謂北朝殺己之使，因漸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于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唐晉少主與之抗禮，遂入梁園。遣使召江南與之會醼，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爲仇，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皆齊邱之始謀也。或云：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諛，率爾詭對，不能愼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誠協謀。復會鍾謨籙篠讒慝，交亂唐君，九華之墳未草，謨亦繼誅。蕭儼以蒙瞽無文，戇而愎訐。江文蔚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幃簿之內，猱雜不修。韓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幾，立功定業。當齊邱秉政，莅任皆斥，腐儒鯫生，身誇行穢，故不大用，位已崇峻，由是哆於頰顙，背憎面譖，羣誣黨議，千舌百辟。加之齊邱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筲，苟不附己，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沉深澗。初鎮南昌，日有故識，慢言致之大辟，乃牓其尸曰：「毀辱先皇，謗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囚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爲主者所匿，今傳於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而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邱而亡。

《南唐近事》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五國故事》卷上 宋齊丘既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有石頭大師者（夙與徐溫交善），溫頗加禮遇。而齊丘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吾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爲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爲，而齊丘已察其意，自是晨出暮返，歸必大醉，或以花間艷曲謳歌之辭以示之。石頭乃謂溫曰：「宋措大，蓋狂漢耳，不足爲慮。」溫由是不復介意。宋齊丘既以徐氏啓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詬於筵上。百僚悚然，知誥隱忍而已。

《湘山野錄》卷下 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二世皆爲右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選景於華林廣園，以明粧列侍，召齊丘共宴，試小妓羯鼓，齊丘即席獻《羯鼓》詩曰：「巧斲牙牀鏤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憁孤鵲噪，杖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又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矰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一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與賦給之。怨毀萬

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牆以給膳，遂自經，年七十三。初，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尚煖，凡三日復甦，乃誤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間，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於斯耶。」主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訴囚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誤勾之事。主聞其民却得生還，喜且泣曰：「吾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尤善。」民曰：「我下民爾，無緣得見，設見之，胡以爲驗。」主沉慮曰：「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遺吾一瑞玉天王，吾愛之，嘗置於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吾曰：『玉天王寘於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攜於瓦棺寺，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丘。」民既還家，輒不能已，遂乞見主，具白之，果曰：「冥冥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蹭，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齊丘寵待愈解。

《**玉壺清話**》**卷一〇**　宋齊丘，豫章人。天下喪亂，經籍道息。齊丘忿然力學，根古明道，宗經著書。鍾氏既亡，洪州兵亂，隨衆東下。先主爲昇州刺史，往依焉，大禮之。齊丘本字超回，歙人。汪台符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丘慚，改字子嵩。先主深欲進用，爲義父徐溫所惡，凡十年，溫卒，方用爲平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險貪愎，古今無之。不知命，無遠識，事三朝，惟延卜祝占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尚欲因其釁以窺覬，時已年七十三矣。事敗，囚於家，鑿土頓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平生無正娶，止以倡人爲偶。亦封國，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

《**西溪叢語**》**卷上**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寶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凰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上。【略】。」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勅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頹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略】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爲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丘於先主。齊丘困于逆旅，鄰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凰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贄之詩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丘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徵古之徒，恃其勢，尤驕慢。徵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位。齊邱賴陳喬以爲不可，後主乃止。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唐主命殷崇義詔暴齊丘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丘嘆曰：「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詩話總龜**·**諷諭門**》**引**《**古今詩話**》　宋齊丘，江南二世爲宰相，璟尤愛其才，然知其不正。一日於華林園試小妓羯鼓，召齊丘同宴。齊丘獻詩曰：「切斷牙床鏤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璁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

《**容齋續筆**》**卷一六**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於偏閨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甕牖閑評》卷八**　宋齊邱之死，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存狂望，當國家發難，尚欲因釁以窺覬，時年七十三矣。事敗，囚于家，鑿土坎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鄭工部《南唐近事》云：「齊邱登相位數歲，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青陽。」二書不同如此，未知孰是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二〇引《紀異録》**　宋齊丘，洪井人。多機智，極才辨。事徐知誥，甚見狎密。先請廣里堠以塼甃之，時人謂之「塼堠里大」。齊丘乃說知誥曰：「公累世相楊氏，有大功，民間皆知公非徐氏之嫡，其實李也。今有塼堠里大之兆。又讖曰：密密作，楊行密開托之初也。唐唐得，非公而誰。天命定矣，願公速副民望。」知誥大悅，乃篡楊氏，僭帝位，國號大唐，遂以齊丘爲相。後璟立，以他事誅之無遺類。於戲，矯天命，亂人倫，鮮有不及禍者，得不爲賊子亂臣之鑒誡乎。

《**通鑒考異》卷三〇引《江南録》**　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婿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爲景遷教授，爲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易制，己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爲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己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宗齊邱集》四卷。

《**通志・藝文略八》**　《宋齊邱集》六卷，僞唐。

《**宋史・藝文志七》**　宋齊丘《祀玄集》三卷。又《宋齊丘文傳》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齊邱集》六卷，唐。

《**補五代史藝文志》**　《宋齊邱文傳》十三卷。又宋齊邱《祀元集》三卷。

雜録

《**珊瑚鉤詩話》卷一**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詠惟謫仙爲絕唱。【略】予遊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仙伯已凌波，奈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脉，鳳凰臺上獨來過。」

《**十國春秋・備考・南唐》**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己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常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釋文益

傳記

《**宋高僧傳・周金陵清凉院文益》**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于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于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于鄮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遊夏也。尋則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之患耳。遂參宣法大師曾住漳浦羅漢，閩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穎脫，銳意接之，唱導之。由玄沙與雪

峰血脉殊異，益疑山頓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迴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却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絕，大夢誰醒？既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于方丈問疾。閏月五日，剃髮澡身，與衆言別，加趺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謚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眞讚，別形纂錄。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鐘山道欽、潤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紀事

《景德傳燈錄》卷二四《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昇州清凉院文益禪師》 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遊、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略】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略】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略】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

《五燈會元・清凉文益禪師》 【略】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劫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藝文

齊己《送益公歸舊居》 舊隱終牽夢，春殘結束歸。溪山無伴過，風雨有花飛。片石留題字，孤潭照浣衣。鄰僧喜相接，掃逕與開扉。

李昪

論述

《詩話總龜・志氣門》引《詩史》 李昪《竹》詩曰：「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宣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霸之意可見也。

又《咏物門上》引《詩史》 李烈祖爲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溫歎賞，遂不以常兒遇之。

《舉用儒吏詔》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崇尚儒術，立意正大。

《諭廷臣勿言用兵勅》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此篇頗得保境息民之道，辭亦警動。

傳記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昪**》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昪以功拜昪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昪、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昪理昪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昪潤州刺史。昪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徑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略】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昪。【略】(武義)五年，昪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昪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昪，國號齊，改元昪元。【略】徐氏諸子請昪復姓，昪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曰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略】(昪元)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昪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昪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昪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昪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紀事

《**釣磯立談**》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爲，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略】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概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

《**五代史補**》卷三　李昪本爲徐溫所養。溫殺張鎬，權出於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爲丞相，昪爲潤州節度。昪始爲宣州，忽得潤州，甚怏怏，將白溫辭之。宋齊丘素與昪善，因謂昪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爲應，潤州才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愼勿辭也。」昪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爲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昪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然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溫至。且喜且怒，謂昪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於兄弟中有大功者也。」即日，用昪爲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昪善於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昪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昪一旦自溫家起而爲君爾。初，昪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丘、徐融在坐。昪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昪等，遽曰：「來朝日出爭奈蕭何。」昪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玉壺清話**》卷九　先主昪，字正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略】天祐中，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蓋謂主素育於徐氏，後竟復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十餘年，逮主來爲昪州刺史，狂僧見之，乃不復尋矣。【略】先是數載前，一漁者持蓑笠綸竿，擊短版，唱《漁家傲》，其舌爲鳴梹之聲以參之，自號「回同客」。人後疑爲呂洞賓，音清悲

如煙波閒，聽者無厭。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兼雨，土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龍生甲」，果以甲辰幾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鯉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

藝文

宋齊丘《陪游鳳凰臺獻詩》（存目）

沈彬《題畫山水圖》句　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

又《獻李昇山水圖詩》句

李中《烈祖孝高輓歌二首》　誰解叩乾關，音容去不還。位方尊北極，壽忽殞南山。鳳輦應難問，龍髯不可攀。千秋遺恨處，雲物鎖橋山。　仙馭歸何處？蒼蒼問且難。華夷喧道德，陵壠葬衣冠。御水穿城咽，宮花泣露寒。九疑消息斷，空望白雲端。

查文徽

陸游《南唐書・查文徽傳》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爲其判官。或獻玉盃，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盃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略】城雖下，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吳越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經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唐，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忠懿王遣還，將發，爲置酒，寘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

《全唐文紀事・智略》引《丹鉛雜錄》　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

孟賓于

論述

王禹偁《孟水部詩集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于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其中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信絕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固未知誰氏之詩矣。及長，聞此句大播人口，詢于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詩也。遊宦已來，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余自西掖出領齊安。未幾，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爲黃州司馬，訪其氏族，即水部之子也。因捧其家集，且請爲序。水部諱賓于，字某，生于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幷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謫郴連。」幼擅詩名，吟味忘倦。後唐長興末，渡江赴舉，岐帥李泰、王曮館于門下。晉相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

翰林丞旨李學士愼儀、刑部李侍郎詳咸推薦之，由是詩名籍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題牓，五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符侍郎蒙，門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于長沙。當馬氏專據湖湘，大開幕府，遂以賓席縻之。俄出爲永州軍事判官，歷陽山縣令。漢乾祐末，馬希廣兄弟鬩牆，尋戈不已，江南李氏命邊鎬爲將，以兵陷湖南，盡俘馬氏之族于建康。水部遇亂無依，攜光啓年縣印歸于金陵。李氏方僭稱唐，得之甚喜，故有水曹朱紱之命。頃之，辭歸玉笥山，着道士衣。吉州高使君奏爲郡倅，不得已用冠褐就職。旋歸舊隱。是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會高越以江南命使迴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強起爲豐城令。既而引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太祖平吳，以老病不任朝謁，聽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鼇集》者，應舉時詩也；《湘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氏詩也；《玉笥集》者，吉州詩也；《劍池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五首，今合爲一集，以官爲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況姓氏官紀萃于一家，又其沒後二十餘年，得余爲序，足以振令名而雪遺恨也。至于雅澹之體，警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見矣，此不復云。

《江南野史》卷八　孟賓于，【略】少修儒學，【略】長好篇詠，有能詩名。

《唐才子傳・孟賓于》　賓于，字國儀，連州人。聰敏特異，有鄉曲之譽。【略】(李)若虛採獵佳句，記之尺書，使賓于馳詣洛陽，致諸朝達，聲譽藹然。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孟賓于》　擲得神玟及第高，江南詩價重《金鼇》。垂楊渡口全家上，秋渚歸來興更豪。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孟賓于》　沅湘赴洛孟賓于，天福年間燒尾魚。金鼇二卷人珍重，賴有知音李若虛。

傳記

馬令《南唐書・孟賓于傳》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鼇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策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

末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牓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祕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賦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辯，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祕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紀事

馬令《南唐書・顏詡傳》　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繞，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絶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以詩美之云。

《詩話總龜・自薦門》引《雅言系述》　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晚，當年中第。興國中致仕，歸連上，過廬陵，吉守贈詩曰：「曾聞洛浦綴神仙，火樹南棲幾十年。白首自忻丹桂在，詩名已得四方傳。行隨秋渚將歸雁，吟傍梅花欲雪天。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

又《雅什門上》引《雅言系述》　孟賓于《蟠溪懷古》云：「良哉呂尚父，深隱始歸周。釣石千年在，春風一水流。松根盤蘚石，花影卧沙鷗。誰更懷韜術，追思古渡頭。」又《懷連上舊居》云：「閑思連上景難齊，樹繞仙鄉路繞溪。明月夜舟漁父唱，春風平野鷓鴣啼。城邊寄信歸雲外，花下傾杯到日西。更憶海陽垂釣侶，昔年相遇草萋萋。」

又《留題門上》引《江南野録》　顏謝，魯公之後，所居有泉石松竹，創亭延客。孟賓于留題詩曰：「園林瀟灑聞來久，欲往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

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又《留題門下》引《零陵總記》 法華寺在永州東南一里高阜之上，城郭崗巒，交相掩映。唐咸通中有頭陀蔣氏愛其地，乃拖鉗行丐，獲金帛巨萬以創寺焉。名士無不留咏。沈彬云：「地限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又孟賓于：「匝地人家憑檻見，遠山秋色卷簾看。」可謂盡其狀。

又《紀實門中》引《郡閣雅談》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輔國鄉人。天福中，自湖湘越京洛應舉。遠人無援，遂卜命於華山神珓，有如一年乞一珓，凡六擲，乃得上上大吉。每年下第有詩，今略舉一聯用表：一年云：「蟾宮空手下，澤國更誰來。」二年云：「水國二親應探榜，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卻回空說夢，清朝未達自嫌身。」第四年云：「失意從他桃李春，嵩陽經過歇行塵。雲僧不見城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勸却歸。」天福九年，禮部侍郎符蒙下及第，果六舉。後往江南，官至水部郎中，致仕，居吉州玉笥山。复知豐城縣，年七十餘卒。

又《故事門》引《古今詩話》 湘潭縣唐興寺，有劉夢得撰《儼禪師碑》，孟賓于、鄭谷詩「湘水似伊水，湘人如故人」之句，乃此寺前江流也。

《小草齋詩話》卷四 五代孟賓于，字國儀，保安人，少游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貧且鮮兄弟，題詩壁上云：「他家養兒三四五，我家養兒獨且苦。」賓于歸見之，續曰：「衆星不如孤月明，牛羊滿山獨畏虎。」父奇之。晉天福二年登進士，歷官水部郎。嘗作《公子行》云：「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亭。不識農夫心力苦，驕驄馳處麥青青。」有詩數百篇，號《金鰲集》。與李昉同年，相友善，昉入宋官翰林，而孟仕南唐爲郎。昉寄詩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價滿江南。」後隱玉笥山中，號群玉峰叟。

著　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孟賓于集》一卷，五代進士孟賓于撰，仕湖南、江南。

《宋史·藝文志七》 孟賓于《金鼇詩集》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孟賓于《金鼇集》一卷。

藝　文

馬致恭《送孟賓于》 曾聞洛下綴神仙，火樹南棲幾十年。白首自忻丹桂在，詩名已得四方傳。行隨秋渚將歸雁，吟傍梅花欲雪天。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

譚用之《寄孟進士》 依舊池邊草色芳，故人何處憶山陽。書回科斗江帆暮，曲罷騶虞海樹蒼。吟望曉煙思桂渚，醉依殘月夢餘杭。別來南國知誰在，空對襜褕一斷腸。

李昉《寄孟賓于》 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爲邑令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慚。

《詩話總龜·寄贈門下》引《雅言系述》 孟賓于歸隱，趙晟贈詩曰：「上國登科建業遊，鼎分踪迹便淹留。江干旅夢三千里，海內詩名四十秋。華表柱邊人不識，爛柯山下水空流。自從叔寶朝天後，贏得安閑養白頭。」

徐鉉《憶新淦觴池寄孟賓于員外》 往年淦水駐行軒，引得清流似月圓。自有谿光還碧甃，不勞人力遞金船。潤滋苔鮮欺茵席，聲入杉松當管絃。珍重詩人頻管領，莫教塵土咽潺潺。

又《送孟賓于員外還新淦》（存目）

又《孟君別後相續寄書作此酬之》 多病怯煩暑，短才憂近職。跂足北窗風，遙懷浩無極。故人易成別，詩句空相憶。尺素寄天涯，淦江秋水色。

雜　録

同治《連州志》卷七《孟賓于傳》 賓于能詩，有盛唐風致。【略】工部侍郎李若虛觀蔡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號《金鼇集》獻之，大見稱賞，因拔其尤者播之朝中，聲譽遂著。陳堯佐序其集，謂如百丈懸流，灑落蒼翠間。清雄奔放，望之堅人毛骨。自五代以來，未有過賓于者也。

陳陶

論述

綜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下**》引《**蔡寬夫詩話**》　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袞《江南野錄》爲《陶傳》，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無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所據乎。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爾，亦自當年百餘歲。唐詩人如劉商，皆傳爲仙去，固不可知，但既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誣耳。

《**唐才子傳・陳陶**》　陶工賦詩，無一點塵氣。於晚唐諸人中最得平淡，要非時流所能企及者。

《**四溟詩話**》**卷二**　陳陶《送沈以魯》曰：「高臺送歸客，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鵝雲雨空。鰲洲石梁外，劍浦羅浮東。茲興不相接，翛翛烟際鴻。」此有太白聲調。《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語悽婉味長。嚴滄浪謂陶最無可觀，何也。

分論

《**小弄笛**》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一一庭珠按：此詩全摹長吉《箜篌引》，幽峭不及，而寄托近之。詔按：末譏江南荒樂，蓋作詩本意。

《**巫山高**》　《唐詩歸》卷三四「秀色」句鍾惺評：怨得無賴。「瓊枝」句：「遺」字說烟妙。「草草」尤妙。

《**閑居雜興**》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此詩言天下有非常之才，朝廷不能用，乃隱於漁釣，未可謂世無英雄。自是皇家不能加意網羅之耳。

《**隴西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下》引《隱居詩話》：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略】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蓋將信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升菴詩話・詩文奪胎》：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得奪胎之妙。又《絕句衍義》卷一：此詩吊李陵也。【略】楊誠齋深取此詩。漢賈捐之《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棄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夢寐見之。」陳陶此詩與賈、李言之文意同，而入于二十八字之間，尤爲精婉矣。《五代詩話・南唐・陳陶》補引《丹鉛錄》：按無定河在今清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圖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唐詩歸》卷三四譚元春評：取其苦想。《藝苑卮言》：「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蒲桃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詩林・晚七絕下》引何新之：爲鎔意禮。楊慎列爲神品。魏慶之曰：《三百篇》之餘味，黯然猶存。梅純曰：後二句命意，可謂精到。初玩似不經意者，若在人不知費幾多詞說。周珽曰：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悽慘。「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已可悲；至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情猶顯；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則令人一字一淚，幾不能讀，詩之窮工極變如此。唐汝詢曰：秦隴隔絕，所通者夢也，夢中之人成白骨而莫知，豈不重可憐哉。余謂是聯晚唐中堪泣鬼神。于鱗莫之選，直爲首句欠渾厚耳。然徑尺之璧，正不當以纖瑕棄之。周啓琦曰：穿天心破月脇之語，能使沙場燐火焰天。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無定河》引何燕泉

曰：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少讀其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載酒園詩話・三偷》：《隱居語錄》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李華《弔古戰場》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于前也。」余以以文爲詩，此謂之出處，何得爲蹈襲。若如此苛責，則作詩者必字字杜撰耶。《圍爐詩話》卷三：陳陶《隴西行》云「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爲李陵事而作。漢武欲使匈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旁撓之。一念之動，殺五千人。陶譏刺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作苦語無過此者，然使王之渙、王昌齡爲之，更有餘蘊。此時代使然，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輟鍛錄》李遐叔《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二十四字化而爲十四字，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猶龍之筆。《養一齋詩話》卷二：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寤寐見之。」六語委曲深情，文家眞境，萬不可移減一字者。魏泰則云：「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愈工於前。」此以繁簡爲工拙者也。陳詩誠緊悚，然豈能謂李文之不逮哉。文章各有境界，宜繁而繁，宜簡而簡，乃各得之。推簡者爲工，則減字法成不刊典，而文章之妙晦而不出矣。【略】張文昌《沒蕃故人》詩云：「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語平澹而意沈痛，可與李華「其存其沒」數語幷駕。陳陶「無定河邊」二語，緊於李、張而味似少減。此等處難于言說，悟者自悟。《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五：唐人「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爲從軍者言之；鄂文端「聞道將軍期馬革，幾人眞箇裹屍回」，爲將帥者言之，俱悲涼感慨，議開邊者尙敬聽焉。

傳記

馬令《南唐書・陳陶傳》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鎭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畹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眞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靑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嫗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因樹屋書影》卷四 按，此即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

《十國春秋・南唐・陳陶傳》 陳陶，劍浦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詣金陵見烈祖，自度與宋齊丘不合，隱居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陶少與水曹任畹相善，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又自咏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陶博物，善知歷象。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僞言售鮓，至門，陶出啗鮓，喜甚，售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爾。」元宗歎曰：「眞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遂絕意仕進，以修養燒煉爲事。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曰：「斸而餌之。」二子，小字柤、梨。（陶有詩云：「磻溪老叟無人問，閒列柤梨教《六韜》。」蓋指二子也。）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久之，變姓名徙去，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

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紀事

《北夢瑣言》卷五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海録碎事》卷九下　唐陳陶以詩名，兼釋、老學，自號「三教布衣」。

《釣磯立談》　劍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臺鉉之器，不肯妄干託。及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擢，率浮靡憸佞，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咏自放。及齊邱出鎮，陶更有蒲輪之望，仍自咏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疏。」故與水曹郎任畹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吊靈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彗孛晝見，陶察運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意于薦紳，專以服食煉氣爲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爛，龍虎成來印語疎。」又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又云：「蟠溪老叟無人問，閒列柤梨教六韜。」柤、梨，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陶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

《江南野史》卷六　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煉師舁藥入城，鬻之獲貲則市鮓就爐二人對飲且啗，旁若無人，既醉且舞而歌曰：「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鮓，疑爲陶之夫婦焉，竟不知所終。或云得仙矣。

《類説》卷三九引《麗情集》　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採，妓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妄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引《藝苑雌黃》　《麗情集》載【略】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於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

《唐詩紀事・陳陶》　陶，唐末自稱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已得仙矣。「蟬聲將月短，草色與秋長」，「比屋歌黃竹，何人撼白榆」，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唐才子傳・陳陶》　陶，字嵩伯，鄱陽劍浦人。嘗舉進士輒下，爲詩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頗負壯懷，志遠心曠，遂高居不求進達，恣遊名山，自稱「三教布衣」。大中中，避亂入洪州西山，學神仙咽氣有得，出入無間。時嚴尚書宇牧豫章，慕其清操，嘗備齋供，俯就山中，揮談終日。而欲試之，遣小妓蓮花往侍，陶笑不答，蓮花賦詩求去。【略】陶賦詩贈之。【略】宇見詩益嘉貞節。陶金骨已堅，戒行通體，夜必鶴氅，焚香巨石上，鳴金步虛，禮星月，少寐。所止茅屋，風雷洶洶不絕。忽一日不見，惟鼎竈杵臼依然。開寶間，有樵者入深谷，猶見無恙，後不知所終。【略】有《文錄》十卷，今傳於世。

《唐詩鏡》卷五〇　陳陶，字嵩伯，番陽人。武、宣間自稱「三教布衣」，好遊學，善天文，長於雅頌，有《文錄》十卷。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陳陶《文錄》十卷。

《郡齋讀書志・陳陶集二卷》　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遂初堂書目》　《陳陶集》。

《通志・藝文略八》　陳陶《文錄》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陳陶《文錄》十卷。又，《陳陶詩》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陶《文錄》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陳陶詩集》二卷。（自稱三代布衣）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陳嵩伯詩集》一卷。（陳陶）

《補五代史藝文志》　《陳陶文集》十卷詩一卷。

藝文

唱和

方干《哭江西處士陳陶》 壽盡天年命不通，釣溪吟月便成翁。雖云挂劍來墳上，亦恐藏書在壁中。巢父精靈歸大夜，客兒才調振遺風。南華至理須齊物，生死即應無異同。

張喬《哭陳陶》 先生抱衰疾，不起茂陵間。夕臨諸孤少，荒居弔客還。遺文禪東岳，留語葬鄉山。多雨銘旌故，殘燈素帳閒。樂章誰與集，隴樹即堪攀。神理今難問，予將叫帝關。

杜荀鶴《哭陳陶》 耒陽山下傷工部，采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却成開解哭君心。

曹松《哭陳陶處士》 園裏先生塚。鳥啼春更傷。空餘八卦樹，尚對一茅堂。白日埋杜甫，皇天無耒陽。如今稽古力，報答甚茫茫。

譚用之《貽南康陳處士陶》 白玉堆邊蔣逕橫，空涵二十四灘聲。老無征戰軒轅國，貧有茅茨帝舜城。丹鳳晝飛群木冷，一龍秋卧九江清。時人莫笑非經濟，還待中原致太平。

貫休《書陳處士屋壁二首》 有叟傲堯日，髮白肌膚紅。妻子亦讀書，種蘭清溪東。白雪有奇色，紫桂含天風。即應迎鶴書，肯羨於洞洪。 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甘橙，山貲近云足。新詩不將出，往往僧乞得。唯云李太白，亦是偷桃賊。吟狂鬼神走，酒釅天地黑。青芻生階除，擷之束成束。

又《春寄西山陳陶》 搔首復搔首，孤懷草萋萋。春光已滿目，君在西山西。塹水成文去，庭柯擎翠低。所思不可見，黃鳥花中啼。

齊己《過陳陶處士舊居》 一室貯琴尊，詩皆大雅言。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遠燒來籬下，寒蔬簇石根。閒庭除鶴跡，半是杖頭痕。

尚顏《與陳陶處士》 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沈泥。道直貧嫌殺，神清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題。記得曾邀宿，山茶獨自攜。

紀念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陳陶》 手種柑橙歲歲收，妻子讀書誰解愁。詩篇好是《朝元引》，春色先歸十二樓。

楊浚《論次閩詩・陳陶》 小隱西山衣碧苔，思清如水絕纖埃。春閨好夢河邊骨，更有何人敢脫胎。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陳陶》 種藥西山處士家，紅肌白髮長蘭芽。本來詩思清如水，辜負青蓮玉蘂花。

雜録

《野客叢書・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之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爲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汭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臺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栖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録》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蓮花女

《名媛詩歸》卷一七　處士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嚴謹節制洪州，遣侍女蓮女侍焉。陶經月不顧。蓮花求去，因賦詩以呈。

《呈陳處士》《名媛詩歸》卷一七：「虛勞」二字，似妬似恨。（總評）珍重出于尚書，正見遣妾何等有情，處士一番孤寂，益覺難爲情矣。呈詩冀復有以動之也。兩不相入處轉見孤峭。

喬匡舜 喬舜

傳記

徐鉉《喬公墓誌銘并序》　士有放懷夷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于心，沒齒不違于道，吾友喬公嘗從事于斯矣。公諱匡舜，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譚，祖泰，皆不仕。考鴻漸，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閭稱之，故其子孫必有興者。公少好學，善屬文，弱冠遊京都，詞藻典麗，容止都雅。烈祖輔政，見而器之，補秘書省正字。丞相宋楚公，初獲進用，位望日崇，聞公之名，辟置門下。每爲文賦詩詠，輒加稱賞，由是名譽日洽，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爲江西、浙西掌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爲駕部員外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郎中、中書舍人。典掌樞機，周愼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俶擾，師出無功，詔旨親征，中外憂懼，公上疏極諫，坐沮撓軍勢，黜居臨川。頃之，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爲累，由是累年沉廢。今上即位，徵爲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修國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徵還，數年間聯歷清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老病不堪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秩養疾。壬申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于京師濱江里官舍，享年七十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置棺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即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于江寧縣某所，禮也。【略】公之爲人，寬簡眞率，常以詩酒自適，不以勢利縈心，毀譽讒慝之詞，聞之晏如也。從事楚公府殆二十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詭譎傾側；公獨淡然無營，守正不詔，故但以文義知賞，未嘗任用。烈祖下詔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不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及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讎，而與公善，嘗相謂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之歷任，奉法循理，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然有古人之風。黜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于言色，恂恂然道家之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數日，舍弟往候之，怡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可各爲一詩哭我。」翌日，復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君兄弟許我詩，餘無事矣。」其忘懷死生也如此。嗚呼，絮酒之禮，已隔平生；挂劍之信，永畀穹壤，故以二章爲誌，閟于九原。所撰集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于門人，此不備書也。其詩云：「舉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眞。曾嗟混雞鶴，終自異淄磷。詞賦離騷客，對章諫諍臣。襟懷道家侶，標格古時人。逸老誠云福，遺形未免貧。求文空得草，埋玉遂爲塵。靜想忘年契，冥思接武晨。連宵洽杯酒，分日掌絲綸。蠹簡書陳事，遺孤託世親，前賢同此歎，非我獨霑巾。」鍇詩云：「諸公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是登臨皆有作，未嘗相見不伸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言只要詩。三日笑談成理命，一篇投弔尚應知。」

紀事

《侯鯖錄》卷八　南唐給事中喬（匡）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即丘旭、樂史、王則、程渥、陳皋也，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以爲喬之榜類陳橘皮，以年多者居上。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喬舜《擬謠》十卷。

藝文

徐鉉《亞元舍人不替深知猥貽佳作三篇清絶不敢輕酬因爲長歌聊以爲報未竟復得子喬校書示問故兼寄陳君庶資一笑耳》 海陵城裏春正月，海畔朝陽照殘雪。城中有客獨登樓，遙望天邊白銀闕。【略】多才太守能撾鼓，醉送金船間歌舞。酒酣耳熱眼生花，暫似京華歡會處。歸來旅館還端居，清風朗月夜窗虛。駸駸流景歲云暮，天涯望斷故人書。春來憑檻方歎息，仰頭忽見南來翼。足繫紅箋墮我前，引頸長鳴如有言。開緘試讀相思字，乃是多情喬亞元。短韻三篇皆麗絶，小梅寄意情偏切(亞元詩云：「借問小梅應得信，春風新自海邊來。」此篇尤佳)。金蘭嘉分一何堅，銀鉤置袖終難滅。醉後狂言何足奇，感君知己不相遺。長卿曾作《美人賦》，玄成今有《責躬》詩(鉉去春《醉中贈醉妓長歌》酷爲喬君所賞，來篇所引，故以謝之)。報章欲託還京信，筆拙紙窮情未盡。珍重芸香陳子喬，亦解貽書遠相問。寧須買藥療羈愁，只恨無書消鄙吝(子喬問藥物所要，又問置新書，故有此句)。遊處當時靡不同，歡娛今日兩成空。天子尚應憐賈誼，時人未要嘲揚雄。曲終筆閣緘封已，翩翩驛騎行塵起。寄向中朝謝故人，爲說相思意如此。

李中《獻喬侍郎》 位望誰能並，當年志已伸。人間傳鳳藻，天上演龍綸。賈馬才無敵，褒雄譽益臻。除奸深繫念，致主迥忘身。諫疏縱橫上，危言果敢陳。忠貞雖貫世，消長豈由人。慷慨辭朝闕，迢遙涉路塵。千山明夕照，孤櫂渡長津。杜宇聲方切，江蘺色正新。卷舒唯合道，喜慍不勞神。禪容陪清論，漁翁作近鄰。靜吟窮野景，狂醉養天眞。格論思名士，輿情渴直臣。九霄恩復降，比戶意皆忻。却入鴛鸞序，終承顧問頻。漏殘丹禁曉，日暖玉墀春。鑒物心如水，憂時鬢若銀。惟期康庶事，永要叙彝倫。貴賤知無間，孤寒必許親。幾多沈滯者，拭目望陶鈞。

楊溥

《新五代史・吳世家・楊溥》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略】(武義)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略】(大和)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

《江表志》卷上 讓皇居泰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門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江南餘載》卷下 (存目)

《五國故事》卷上 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遇弒，方誦佛嘗於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

《通鑑考異》卷三〇引《九國志》 溥能委運壽終，不罹簒殺之禍，深于機者也。

《江南野史》卷四 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怠。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聲欬噓鼽之微，齊丘莫不知之。以陰聞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己雖勤，爲下所奉，然爲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爲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數行。

《玉壺清話》卷一〇 吳武讓皇既殂於丹陽，其族屬尚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禪已還，未暇措置，迨殂，方囑付嗣君曰：「邦君皆楊氏所有，天地

事物之變，偶移在我，然順逆之勢不常。吾所憫孤兒嫠女，僑寄殊鄉，令往泰州津斂楊族，安於京口，賙贍撫育，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璟稟遺戒，遣園苑使尹延範具舟車調費，往泰般護。時王室在難，道路已亂，延範慮有他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惟載婦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範腰斬，仍誅其族於市，以慰其冤。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士族嫁之，奩匣閨橐，不失常度。

高越

論述

陸游《南唐書・高越傳》 高越，【略】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略】（奔吳）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略】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嘆其清。

傳記

馬令《南唐書・高越傳》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誚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李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遁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爲首稱。（舊史多亡。）

紀事

《南唐近事》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婿。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詩話總龜・志氣門》引《古今詩話》 高越遊河朔，有州牧欲以女妻之。越作《鷂子詩》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空專候整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唐詩紀事・高越》引《唐餘録》（存目）

《十國春秋・南唐・高越傳》引《金陵志》 越墓在栖霞寺舊門外山之麓。

江文蔚

論述

徐鉉《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于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亡政息，瞻之則渺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旦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敎，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矣。嗟夫，天地長久，英靈超忽。鄴中才子，與樂事以俱淪；江左名臣，及玄

譚而共盡。清流可揖，勝氣猶生。閱蠹簡以凄涼，撫絕韋而慷慨。斯文未喪，何代無人。濟陽江公，鍾川嶽之粹靈，體角犀之奇相。芳蘭十步，本自天資；建木千尋，非求外獎。弱齡聞道，夙歲知名。竹箭稱美于東南，來充王府；天馬擅奇于西北，入奉乘黃。于時聖曆中興，賢才間出，公從容冠蓋之際，頡頏臺閣之間。文高學深，職優理勝。虛襟接物，簡易多通。正色當官，直方無擾。定祖宗之大號，功補神明；端風憲之直繩，氣懾姦宄。身可屈而名不辱，用即行而捨即藏。故叢棘三年，雅懷自若；承明再入，時望彌高。人無間然，道亦光矣。嗚呼，運逢上聖，年在中身，人之云亡，空嗟殄瘁，死而可作，誰與同歸。《詩》所謂「胡不萬年」，《傳》有云「古之遺愛」者也。昔襄陽孟浩然，年五十有二，疾發背而亡，公豈其後身歟，何符合之若此。惟公以進士擢第，以詞賦馳名。事藩邸，參管記之司；登朝籍，專掌綸之任。奏議表啓，時然後言；詩筆歌頌，和者彌寡。絕文場而遠騖，橫學海以孤飛，綜南北之清規，盡古今之變體。優游兩制，不亦宜乎。然而初無簡編，文乃亡逸，嗣子翹、門生王克貞等，或搜諸經笥，或傳于人口，或焚稿之餘，或削材之餘，彙聚羣分，凡得十卷，授之執友，以命冠篇。鉉族近情親，官聯迹密，每西垣景晏，北第風清，忘形罇俎之間，得意筌蹄之表。西江東海，俱爲賦鵬之鄉；北門右掖，並對受釐之間。嗟乎，相如既往，空存《封禪》之書；季子云來，但有心期之劍。寢門流慟，已隔生平；都門長送，遽成今昔。追託言于夙契，申永悼于斯文，援毫悲吒，存諸梗概云耳。

《夢溪筆談・藝文二》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歟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劾馮延巳魏岑疏》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軒軒標舉，略無嫫靡之習。徐乾學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非已甚也，亦謂邪正不兩立耳。偏據之朝，乃有此論，非庸中矯矯耶。

傳記

碑志

徐鉉《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君墓志銘》 公諱文蔚，字君章。其先濟陽考城人也。昔高陽恢若水之靈，光有萬國；伯益獲箕山之護，克成夏功。故其子孫延祚丕顯，茅土錫胤，圭組流光。在漢者爲孝子，在宋者爲忠宰，在梁者爲烈將，在陳者爲詞臣。長城既封，淮水亦絕，辭周粟而遠騖，避嬴亂而深藏，徙籍建安，世爲大姓。至于我王考毗，考秦，皆以隱德清操，垂爲門風。惟公嗣奕葉之賢，有生知之異，幼挺奇表，夙韜殊量。殫儒墨之祕奧，窮文史之菁英。閭里歸仁，宗黨稱孝。于時天下未一，遐方不寧，公鄙尺鷃之爲，從黃鵠之舉，類延州之觀樂，同太史之探書，升名俊造，從事河洛。衰俗難佐，天壤不支。我烈祖孝高皇帝，王業始于江東，仁風被于四裔，公杖策高蹈，款關來儀。府朝肅以生風，臺閣藹其增氣。署宣州觀察巡官，試秘書郎，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袋。王國初建，改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于時天人協應，獄訟攸歸，舜、禹相與言，游、夏不能措，潤色之任，我則無慚。既受禪，遷主客郎中，知制誥如故。俄而眞拜，仍賜金紫。今上嗣位，大禮聿修，徙公爲給事中，判太常卿事。時同軌胥會，有司失職，公與司門郎中蕭君儼、博士韓君熙載，協力建儀，周行翕然。由是祖功宗德之位定，大行昭名之義允，功署高廟，與天無窮。明年，拜御史中丞，矯枉持平，無所顧憚，坐廷劾宰相，其言深切，貶江州司士參軍。初，國朝自王義〔方〕之後，曠數百年，憲署之間，舉無廢職，然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也。故權右振疎，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爲之紙貴。人心既爾，天鑑亦迴。前所劾者，或免或黜，公就加江州營田副使。頃之，徵爲衛尉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權知貢舉。出納密命，樞機靡失，登進造士，衡鏡無私，聳禁署之清風，著春官之故事。薦賢之賞，行及于台司；曳杖之期，奄先于朝露。春秋五十有二，保大十年八月二日卒于京師官舍。皇上痛惜，爲之廢朝，送死卹孤，一從公賜。有司考行，易名曰簡。即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于某

縣某里之原，禮也。長子翥，秘書省正字，次子騫：皆早卒。今以從子翹爲嗣。嗚呼哀哉。公心平氣和，貌古神正。雅好玄理，有方外之期；尤善詞賦，得《國風》之體。去華簡禮，不以位望驕人；憐才誘善，不以威名傲物。操履堅正，靡得動搖；襟懷坦夷，初無蒂介。謫居江楚，恬然自足，孜孜色養，烝烝孝心。嘗爲詩云：「屈平若遇高堂在，應不懷沙獨葬魚。」此其心也。江州節度使賈公崇，以武立功，以剛肅物，事公如師傅，親公如兄弟。時皆服公之重名，而賢賈之樂善也。既歸京，寓居公廨，無以家爲。二子繼亡，一慟而已。齊死生于夢覺，遺寵辱于錙銖，古之達者，何以過此。嗚呼，凡我僚舊，均哀共戚。入黔婁之門闈，覽伯喈之經籍。睇落日以流慟，愬秋風而沾臆。企景行于高山，勒哀詞于樂石。其詞曰：高陽之裔，伯益之孫。展矣君子，載大其門。爰翔爰集，樂我樹檀。彫纓幕府，振藻西垣。禮儀卒獲，風憲攸端。道行在時，業隆自我。英英若人，見義必果。直指烈烈，宮鄰瑣瑣。死生以之。何適不可。允矣天鑒，明哉主恩。乃還宣室，乃入脩門。從容禁署，密勿王言。得才爲盛，知人則難。求尸宗伯，載善其官。人必有終，古無不死。嗟嗟若人，風流永矣。徐庶有母，鄧攸無子。闕里諸生，荆州故吏。謂之何哉。啜其泣矣。秋風落木，逝水成川。昨朝飛蓋，今日荒阡。一丘殘照，萬古愁煙。素車自返，寶劍高懸。高才兮直道，共盡兮何言。

傳　狀

馬令《南唐書・江文蔚傳》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邱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後事亡）

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傳》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國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略】及伐閩敗績，詔斬(陳)覺及(馮)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魏)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略】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略】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即隨才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紀　事

《江南餘載》卷上　翰林學士江文蔚，侍宴醉而無禮，明日拜表謝罪。上命賜衣一襲以慰之。

《詩話總龜・怨嗟門》引《詩史》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爲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爲左遷之計。竟以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爲法。如文蔚之市小船，

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蓮堂詩話**》**卷上** 南唐江文蔚，建陽人，爲御史中丞，坐貶江州，奉其母以行，怡然不以貶謫爲意。嘗作詩，有曰：「屈原若遇高堂在，終不懷沙投汨羅。」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江翰林賦集》三卷，江文蔚撰。

《**宋史·藝文八**》 江文蔚《唐吳英秀賦》七十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江文蔚集》三卷。《唐吳英秀》七十二卷，《桂香賦選》三十卷。

藝文

徐鉉《早春旬假獨直寄江舍人》 省署皆歸沐，西垣公事稀。詠詩前砌立，聽漏向申歸。遠思風醒酒，餘寒雨溼衣。春光已堪探，芝蓋共誰飛。

又《江舍人宅筵上有妓唱和州韓舍人歌辭因以寄》 良宵絲竹偶成歡，中有佳人俯翠鬟。白雲飄颻傳樂府，阮郎憔悴在人間。清風朗月長相憶，佩蕙紉蘭早晚還。深夜酒空筵欲散，向隅惆悵鬢堪斑。

又《賀殷游二舍人人翰林江給事拜中丞》 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草紫泥來。

又《和江州中丞見寄》 賈傅南遷久，江關道路遙。北來空見雁，西去不如潮。鼠穴依城社，鴻飛在沇寥。高低各有處，不擬更相招。

韓熙載

論述

徐鉉《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銘》 公之爲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吝，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奬後進，爲之聲名，片言可稱，躬自諷誦。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屢從譴逐，殆乎委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無避，凡章疏焚稿之外，尚盈編軸焉。審音妙舞，能書善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愼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祿既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櫬櫝，皆從恩賜。詔集賢院編其遺文，藏之秘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遼夐，年輩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湖，區區之心，困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識彼陵谷。其銘曰：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絕俗，逸氣凌雲。高名直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屈亦能伸。松寒益茂，玉焚始眞。乃感明王，乃爲大臣。送往事居，不淄不磷。嗚呼韓公，胡爲而然。閟此相印，歸于夜泉。茂陵遺簡，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哉郢匠，已矣牙弦。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 （元宗）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略】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帛求之。

李必恒《題有學集》 饒舌難除綺語魔，柔腸不奈柳絲何。祇應學取韓熙載，拍板門生與唱歌。

查揆《論詩絶句十二首寄琴鳴》 落魄狂歌儘自如，大家風度在居諸。歌姬院落韓熙載，終異墦間乞祭餘。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韓熙載》 典誥元和製孰攀，泥金一闋

付雙鬟。雲山舊衲歌姬院，風雨江南奉使還。

傳記

碑志

徐鉉《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銘》 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略】至東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節，踐艱屯之運，避亂遠徙，遂家昌黎。【略】考光嗣，祕書少監、淄青觀察支使，故又爲齊人。公秉夙成之智，負不羈之才，文高學深，角立傑出。年始弱冠，遊于洛陽，聲名藹然，一舉擢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烏擇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得公甚喜，賓禮有加。于時，有吳肇基，庶事草創，公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以校書郎釋褐，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詠風月，游山水而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爲祕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深器之。及踐位，以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大禮繁疊，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君文蔚，協同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于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于一言，君子以爲眞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其當惟新之運，感知己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爲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貶和州司士參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爲虞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拜中書舍人，從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疏散，凡在位者，道復不同。于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援古酌今，請以錢爲幣。時獻封者甚衆，元宗獨以公議爲長，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今上踐位，改吏部侍郎，兼修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不勝其忿，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徙爲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于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于是謝遣妓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爲兵部尚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即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望方深，鍾漏之期遽逼。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二十七日沒于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爲之涕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憖遺，碎我瑚璉，辭章乍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迨不得其過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葬事。」士庶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悲嘆。有司考行，易名曰文靖。即以其年九月某日葬于某所，禮也。

傳狀

馬令《南唐書・韓熙載傳》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祕書郎，輔元宗于東宮，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略】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紿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

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賜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略】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頤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鍇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闋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奬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略】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者何異哉。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上 陳致堯（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簿取識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詩：「陳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遊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挽之。」

又卷下 韓熙載南遷，上表略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憫之。遂留不遣。

《類說》卷二七引《南唐野史》 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鼎，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馬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劍而袖有鎚，口有舌而手有筆。」

《釣磯立談》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侈汰，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略】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遇，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苶，亦不廢接對。至誠奬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略】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鍇、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翕然，以爲當愜。

《江南野録》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首，旦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薰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南唐近事》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五代史補》卷五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南唐拾遺記》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江鄰幾雜志》 李煜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

《湘山野録》卷下 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爲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陳覺以福州之敗。齊丘庇之，特赦不誅。熙載上疏廷爭，必請寘法。齊丘益怒，誣以縱酒少檢，貶和州司馬。其實平生不飲，璟覺其譖，非久召還。年六十九，拜中書侍郎，卒。煜嘗恨不得熙載爲相，贈平章事，謚文靖。

《玉壺清話》卷一〇 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賞賚，倍於他等。畜聲樂四十餘人，閑檢無制，往往時出外齋，與賓客生徒雜處。後主屢欲相之，但患其疏簡。既卒，愈痛之，謂近臣曰：「吾訖不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有此典故否。」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援此制，謚文靖。主遣人選葬隴，曰：「惟須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丘表相近，使爲泉臺雅遊。」果選得梅鼎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鍇集遺文，藏之書殿。

《彥周詩話》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諸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三》引《緗素雜記》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能給，遂弊衣履，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與」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苦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伴着衣裳。」時人議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求丐事也。苕溪漁隱曰：余讀《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蓋東坡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相報，即用此事爲是。若《緗素雜記》謂用前事，非也。

又《後集・五季雜記》 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它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

又引《南唐書》 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讌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 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癸辛雜識前集・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善謔集》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瞶。」明慚而去。

著録

《郡齋讀書志・韓熙載文集五卷》 右僞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

同光中進士。南奔江淮。李昪建國，用爲祕書郎，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黜和州司馬，復召中書舍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妓樂四十餘人，不知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爲相，用是不果。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羣妓，單車引道，留爲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工隸書及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頗疑北人，多因事誅之，熙載愈益淫縱。然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謚曰文。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韓熙載集》五卷。（南唐）

《**補五代史藝文志**》　韓熙載《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藝　文

徐鉉《寄和州韓舍人》　急景駸駸度，遙懷處處生。風頭乍寒暖，天色半陰晴。久別魂空斷，終年道不行。殷勤雲上雁，爲過歷陽城。

又《江舍人宅筵上有妓唱和州韓舍人歌辭因以寄》　良宵絲竹偶成歡，中有佳人俯翠鬟。白雪飄鶴傳樂府，阮郎憔悴在人間。清風朗月長相憶，佩蕙綴蘭早晚還。深夜酒空筵欲散，向隅惆悵鬢堪斑。

又《謫居舒州累得韓高二舍人書作此寄之》　三峰煙靄碧臨谿，中有騷人理釣絲。會友少於分袂日，謫居多卻在朝時。丹心歷歷吾終信，俗慮悠悠爾不知。珍重韓君與高子，殷勤書札寄相思。

左偃《寄韓侍郎》　謀身謀隱兩無成，拙計深慚負耦耕。漸老可堪懷故國，多愁翻覺厭浮生。言詩幸過明公許，守朴甘遭俗者輕。今日況聞搜草澤，獨悲顧頡卧昇平。

李中《獻中書韓舍人》　丹墀朝退後，靜院即冥搜。盡日捲簾坐，前峰當檻秋。烹茶留野客，展畫看滄洲。見說東林夜，尋常秉燭遊。

殿續姬《贈別》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

雜　錄

《夢溪筆談·辯證二》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鬚，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清，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夷堅丙志·王氏石銘》　大觀初，有危氏葬於西塔山。踰月雨過，視墳側有痕，掘之得銀杯二，銅水缶及鏡一。又得埋銘石，其文曰「瑯琊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云。按熙載北海人，南唐時爲中書侍郎。有才氣，多藝能，談笑風流，爲當時冠。然少年疏傲，老忽細謹。畜妓四十輩，縱其與客雜居，曰：「以自汙避禍。」後主短其少檢，貶右庶子，分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今未知熙載妻是姓王與否。豈在四十餘人之列者乎。

《清異錄》卷下　韓熙載家過縱姬侍，第側建橫窗，絡以絲繩，爲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

馮延巳

論　述

綜　論

陳世修《陽春集序》　南唐相國馮公延巳，乃余外舍祖也。公與李江南有布衣舊，因以淵謨大才，弼成宏業。江南有國，以其勳賢遂登臺輔，與弟

文昌左相延魯，俱竭慮於國，庸功日著，時稱二馮焉。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日月寖久，錄而成編。觀其思深辭麗，韻律調新，眞清奇飄逸之才也。噫。公以遠圖長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以居鼎輔之任，磊磊乎才業何其壯也。及乎國已寧，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娛，爲之歌詩以吟咏情性，飄飄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於身，何其賢也。公薨之後，吳王納土，舊帙散失，十無一二。今採獲所存，勒成一帙，藏之於家云。

馬令《南唐書・馮延巳傳》 （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略】，又《歸國謠》云【略】，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中山詩話》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

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傳》 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詩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語乃如此。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蓉城集》 「宮瓦數行曉曰，龍旗百尺春風」，殊有元和氣象。《陽春》詞尚饒蘊藉，堪與李氏齊驅。

又《柳塘詞話》 陳世修云：馮公樂府思深語麗，韻逸調新，有雜入《六一集》中者。余謂其多至百首，黃山谷、陳後山猶以庸濫目之。然諸家駢金儷玉，而《陽春》詞特爲言情之作。

《詞選》卷一 三詞（《蝶戀花》「六曲闌干偎碧樹」、「莫道閒情拋棄久」、「幾日行雲何處去」）忠愛纏綿，宛然騷辨之義。延巳爲人專蔽嫉妒，又敢爲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

《藝概・詞曲概》 馮正中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馮延巳》 一池春水皺微瀾，何事干卿著意看。燕雀不知梁棟折，君王更唱玉笙寒。

馮煦《四印齋本陽春集序》 翁俯仰身世，所懷萬端，繆悠其辭，若顯若晦。揆之六義，比興爲多。若《三臺令》、《歸國謠》、《蝶戀花》（即鵲踏枝）諸作，其旨隱，其詞微，類勞人思婦，羈臣屏子鬱伊愴怳之所爲。翁何致而然耶。周師南侵，國勢岌岌，中主既昧本圖，汶闇不自彊，彊鄰又鷹瞵而鶚睨之，而務高拱，溺浮采，芒乎芴乎，不知其將及也。翁負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煩亂之中，鬱不自達者，一於詞發之，其憂生念亂，意內而言外，跡之唐五季之交，韓致堯之於詩，翁之於詞，其義一也。世亶以靡曼目之，誣已。善乎劉融齋先生曰：「流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颻於風雨者。」知翁哉，知翁哉。煦係出文昌左相，爲翁族孫，既幸是編之得傳於世，而幼霞甄採之勤爲尤可感也。光緒己丑秋八月，金壇馮煦。

龔自珍《己亥雜詩》一八 詞家從不覓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惹得而翁懷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吾女阿辛書馮延巳詞三闋，日日誦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恉，我竟不知也。）

《詞壇叢話》 詞至五代，譬之於詩，兩宋猶三唐，五代猶六朝也。後主小令，冠絕一時。韋端己亦不在其下。終五代之際，當以馮正中爲巨擘。

《雲韶集》卷一 正中詞爲五代之冠。正中詞如摩詰之詩，字字和雅，晏歐之祖也。正中詞高處入飛卿之室，卻不相沿襲，雅麗處時或過之。

《白雨齋詞話》卷一 馮正中詞，極沉鬱之致，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蝶戀花》四章，古今絕構。

又 正中《蝶戀花》首章云：「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憂讒畏譏，思深意苦。次章云：「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始終不渝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云：「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四章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詞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四章則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囂纖冶之失，自無從犯其筆端。

又 正中《菩薩蠻》、《羅敷豔歌》諸篇，溫厚不逮飛卿。然如「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州」，又「殘日尚彎環，玉箏和淚彈」，又「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又「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又「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亦極凄婉之致。

又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

兼備，不當作艷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艷詞耳，尚安足重。

又卷五 馮正中《蝶戀花》四章，忠愛纏綿，已臻絕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尚何疑於史梅溪耶。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信矣。

《**詞則・大雅集**》**卷一** 《菩薩蠻》諸闋，語長心重，溫、韋之亞也。

《**蒿庵論詞**》 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

《**袁碧齋詞話**》 詞有天籟，小令是巳。世人盛稱納蘭成德詞，余讀之，但覺千篇一律，無所取材。鹿虔扆、馮正中之流，不如是也。

《**半塘丁稿・鷦翁集**》 馮正中《鵲踏枝》十四闋，鬱伊惝怳，義兼比興。

《**人間詞話**》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妙絕人」，差近之耳。

又 正中詞品，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

又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

又 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如《醉花間》之「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余謂韋蘇州之「流螢度高閣」、孟襄陽之「疏雨滴梧桐」，不能過也。

又《**詞辨**》**王國維眉間批**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

《**人間詞話附錄二・樊志厚人間詞序**》 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略】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

《**歷代詞人考略**》**卷四引況周頤曰** 《陽春》一集，爲臨川珠玉所宗，愈瓌麗，愈醇樸。南渡名家，霑丐膏馥，輒臻上乘。馮詞如古蕃錦，如周、秦寶鼎彝，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詞之境詣至此，不易學，並不易知，未容漫加選擇，與後主詞實異曲同工也。

《**柯亭詞論・王中詞別具一格**》 正中詞，纏綿悱惻，在五代，別具一種風格。穠艷如飛卿，清麗如端己，超脫如後主，均與之不同家數。其詞最難學，出之太易，則近率滑，過于鍛鍊，又傷自然：總難恰到好處。又：正中《鵲踏枝》十四章，鬱伊惝怳，究莫測其意指。劉融齋謂其詞流連光景，惆悵自憐。馮夢華則以爲有家國之感寓乎其中，然歟，否歟。又：正中詞難學，在其輕描淡寫不用力處。一着濃縟字面，即失卻《陽春》本色。近代王靜庵《人間詞》，接武歐、晏，其實歐、晏仍自《陽春》出。《人間詞》中，《蝶戀花》調最多，亦最佳，即《鵲踏枝》也。

《**聲執・花間集**》 王國維謂：馮（延巳）及二主堂廡特大，故《花間》不登其隻字。則逞臆之談，未考其年代也。

分　論

《**三臺令**》**春色**） 《雲韶集》卷一：「依舊」二字中有眼淚。結筆風流中自覺酸楚。

又（**明月**） 《雲韶集》卷一：孤眠情況、別恨離愁，一一如見。《詞則・別調集》卷一：「不道」一語，中含無限曲折。

又（**南浦**） 《雲韶集》卷一：此「依舊」二字不及上章。此有「當時」二字則依舊人人所有，上章只在無字句處，故妙。「流水」二語，淋淋漓漓。《詞則・別調集》卷一：上章有「依舊」二字鬱而突，故佳。此有「當時」一語，則「依舊」二字不過平衍耳。

《**歸國遙**》（**江水碧**） 《雲韶集》卷一：句句有骨，不同泛寫。結得蒼涼。《詞則・別調集》卷一：結得蒼涼。

《**長相思**》（**紅滿枝**） 《草堂詩餘評林》卷二：夢多見稀，正是閨中之語；「相逢知幾時」，又發相思之意。又云：値此春光滿目，而懷人會晤難期，不能不戚戚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哀而不傷。《唐五代詞鈔小箋》：既言「雨」，則不應復說「花影」。予昔曾見本作「宿醉」，亦頗近之。

《**拋毬樂**》（**梅落新春人後庭**） 《雲韶集》卷一：「入」字妙。「芳草」七字秀鍊，對句稍遜。《詞則・別調集》卷一：「入」字妙。「芳草」七字，秀鍊有餘味，對句稍遜。

又（**霜積秋山萬樹紅**） 《雲韶集》卷一：起筆制勝。「白雲」二語，意有十層，直似中唐絕妙七律。《別調集》卷一：起句恣肆。「白雲」十四字頗近中唐名句。

又（**坐對高樓千萬山**） 《白雨齋詞話》卷七：「燒殘紅燭暮雲合，飄盡碧梧金井寒。」馮正中《拋毬樂》詞也。拗一字，更覺宮商一片。知音者原不拘

於調。

《**采桑子**》（**馬嘶人語春風岸**）《雲韶集》卷一：字和音雅，情味不求深而自深。

又（**小堂深靜無人到**）《雲韶集》卷一：節拍處合毫邈然。

又（**花前失却遊春侶**）《詞則・別調集》卷一：纏綿沈著。

《**菩薩蠻**》（**欹鬟墮髻搖雙槳**）《雲韶集》卷一「相逢」二句評：直似《子夜》化身。「家住」二句評較「家住綠楊邊，往來多少年」更高一層。「欹鬟墮髻」四字妙甚。《詞則・閑情集》卷一：似子夜一流人物，結二句若關合，若不關合，妙甚。較「家住綠陽邊，往來多少年」高出數倍。

《**謁金門**》（**風乍起**）《渚山堂詞話》卷一：《秋晚曲》寄《謁金門》，劉伯溫作也。首云：「風裊裊，吹綠一庭秋草。」爲語亦佳。然即「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格耳。以二言細較，劉公當退避一舍。《藝苑卮言》：「「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然亦佳。《草堂詩餘正集》卷一：起語與前詞同一況味。聞鵲報喜，須知喜中還有疑在。無非望澤希寵之心，而語自清雋。《古今詞統》卷五：劉伯溫「風嫋嫋吹綠一庭秋草」摹此。《草堂詩餘評林》卷二：「千回覽鏡千回淚，一度憑欄一度愁。」亦此意。《詞的》：此詞亦平耳，不知何以得名。《皺水軒詞筌》「無憑諳鵲語，猶得暫心寬」，韓偓語也。馮延巳去偓不多時，用其語曰「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雖竊其意，而語加蘊藉。又云：南唐主語馮延巳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何與卿事。」」馮曰：「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不可使聞於鄰國。」然細看詞意，含蓄尚多。至少游「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則竟爲蔓草之偕藏，頓丘之執別，一一自供矣。詞雖小技，亦見世風之升降，沿流則易，遡洄實難，一入其中，勢不自禁。即余生平，亦悔習此技。《左庵詞話》卷下：馮延巳詞「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自是妙語。南唐後（中）主曰：「干卿何事。」此語便覺隱含譏諷。《雲韶集》卷二四：「手挼紅杏蕊」，所謂無情處都有情也。觸處生情，其妙不可思議。只一「閑」字可知本自無情，以觸物而生情也，即少伯「少婦不知愁」之意。曰「終日望君」忽曰「君不至」，便覺掃興矣，下忽接「舉頭聞鵲喜」五字，只此便住其詞，若離若合，一時柔情密意如見。《詞則・閑情集》卷一：結二語若離若合，密意癡情，宛轉如見。《湘綺樓詞選續編》：言情之始，故其來無端。

《**喜遷鶯**》（**宿鶯啼**）《雲韶集》卷一：香寒燈絕矣，忽然想到去年離別，意雖尋常，運筆卻妙。《詞則・大雅集》卷一：恍惚得妙。

《**阮郎歸**》（**南園春半踏春時**）《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景物閑遠。又曰：簾垂則燕樓，樓則在梁，妥甚。《蓼園詞選》：是人是物，無非化日舒長之意，望而知爲治世之音，詞家勝象。

《**芳草渡**》（**梧桐落**）《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悲促之音像《花間・三字令》。《雲韶集》卷一：凄秀。短句有一氣相生之樂，直是化境。《詞則・別調集》卷一：語短韻長，音節綿邈。

《**南鄉子**》（**細雨溼流光**）《貴耳集》卷上：埜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絕佳：「細雨溼流光」，景意俱微妙。」《人間詞話》：人知和靖《點絳唇》、聖俞《蘇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闋，爲咏春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溼流光」五字，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唐五代詞鈔小箋》：喬氏《眼淚洗面帖》，《雪浪齋日記》云：王介甫問山谷曰：「李後主詞何處最佳。」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介甫曰：「不如「細雨濕流光」最妙。」荆公蓋以爲後主之詞也。此詞首句經荆公拈出，遂傳誦人口，妙絕千古，然其他句不能佳也。

《**虞美人**》（**玉鈎鸞柱調鸚鵡**）《雲韶集》卷一：婉約。風神蘊藉，馮公本色。《詞則・閑情集》卷一：風神蘊藉，自是正中本色。

《**蝶戀花**》（**幾日行雲何處去**）《譚評詞辨》卷一：行雲、百草、千花、香車、雙燕，必有所托。又，「依依夢裏無尋處」句旁批：呼應。《雲韶集》卷一：遣辭運筆，如許鬆爽。情詞並茂，我思其人。《詞則・大雅集》卷一：低回曲折，藹乎其言，可以羣，可以怨。情詞悱惻。「雙燕」二語，映首章。《白雨齋詞話》卷一：「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人間詞話》：「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蕙風詞話》卷三引《織餘瑣述》：元好問《清平樂》云：「飛去飛來雙乳燕，消息知郎近遠。」用馮延巳「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句意。彼未定其逢否，此則直以爲知，唯消息近遠未定耳。妙在能變化。

又（**六曲闌干偎碧樹**）《譚評詞辨》卷一：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

氏所謂「有寄托入，無寄托出」也。又，「滿眼」句旁批：感。「一霎」句旁批：境。「濃睡」句旁批：人。「驚殘」句旁批：情。《雲韶集》卷一：雅秀工麗，是歐公之祖。字字和雅，字字秀麗，詞中正格也。《白雨齋詞話（稿本）》卷六：《蝶戀花》一調，最爲古雅，「六曲闌干」唱後幾成絕句。

又（誰道閑情拋棄久） 《譚評詞辨》卷一：此闋叙事。《雲韶集》卷一：起得風流跌宕。「爲問」二句，映起筆。「獨立」二語，仙境，夢境，斷非凡筆也。《詞則·大雅集》卷一：始終不踰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白雨齋詞話》卷六：「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可謂沈著痛快之極，然卻是從沈鬱頓挫來，淺人何足知之。《藝蘅館詞選》乙卷引梁啓超云：稼軒《摸魚兒》起處從此奪胎，文前有文，如黃河伏流，莫窮其源。

《上行杯》（落梅著雨消殘粉） 《人間詞話》：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祇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於正中《上行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

《薄命妾》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盃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一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哥收因結果，做箇大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留爲章法，詞則俚鄙。

《玉樓春》（雪雲乍變春雲簇） 《人間詞話》：梅聖俞《蘇幕遮》詞「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學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

《憶秦娥》（風淅淅） 《詞律》卷四：通篇一韻，而李詞各異，「忘」字音望。《詞則·別調集》卷一：此《憶秦娥》別調也。意極芊婉，語極沉至。

《醉花間》（晴雪小園春未到） 《人間詞話》：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如《醉花間》之「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余謂韋蘇州之「流螢渡高閣」、孟襄陽之「疏雨滴梧桐」不能過也。

《鵲踏枝》（芳草滿園花滿目） 天羽居士《續草堂詩餘》卷下：興會才情湊洽。《古今詩餘醉》卷三：詩善鼓雲和瑟。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碧波池縐鴛鴦浴」，馮延巳《蝶戀花》語也，唐元宗極愛此一句，可當「細雨夢回」兩句。

又（庭院深深深幾許）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末句參之「點點飛紅雨」句，一若關情，一若不關情，而情思俱蕩漾無邊。又云：詩中一句連三字者，劉駕「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凄凄葉葉同」。歐公「深深深」三字，方駕劉、吳。《草堂詩餘評林》卷三：首句疊用三個「深」字最新奇，後段形容春暮光景殆盡。《詞的》：凄如送別。《古今詞論》引《鸞情詞話》：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秋千，此一層意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跡，謂非層深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荀未出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爲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此等一經拈出後，便當掃去。《詞苑叢談》卷一：歐陽修《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調數闋。楊升庵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詞林紀事》卷四：《南部新書》記嚴惲詩：「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此闋結二語似本此。《詞選》卷一：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韓、范作乎。又云：此詞亦見馮延巳集中。李易安詞序云：「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余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即舊《臨江仙》也。」易安去歐公未遠，其言必非無據。《蓼園詞選》：首闋因楊柳煙多，若簾幕之重重者，庭院之深深以此，即下句章臺不見，亦以此。總以見柳絮之迷人，加之雨橫風狂，即擬閉門，而春已去矣。不見亂紅之盡飛乎？語意如此，通首詆斥，看來必有所指。第詞旨濃麗，即不明所指，自是一首好詞。《譚

評詞辨》卷一：或曰：「非歐公不能爲。」或曰：「馮敢爲大言如是。」讀者審之。又云：宋刻玉翫，雙層浮起，筆墨至此，能事幾盡。《詞逕》：何謂渾，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皆以渾厚見長者也。詞至渾，功候十分矣。《雲韶集》卷一：連用三「深字」，妙甚。偏是樓高不見。試想千古有情人讀至結處，無不淚下，絕世至文。《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如【略】馮正中「庭院深深」，萇楚之憫亂也。《人間詞話》：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傳記

馬令《南唐書・馮延巳傳》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頲，事本郡爲軍吏，烈祖署爲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頲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骨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恟恟。延巳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敎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秘書郎，使與元宗游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丘，以固恩寵。同府在己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者韙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丘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文結魏岑、陳覺、查文徵，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己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眞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巳之繼母也，亦至疏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遷爲宮傅，逾年卒。年五十七。【略】初，蕭儼深惡延巳，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寺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巳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當死，儼終獲免。人皆韙之，以爲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傳》 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嘗誚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賓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慚，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壓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略】。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旌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如長沙調兵賦，苛徵暴歛，重失民

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略】延巳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

紀事

徐鉉《駕部郎中馮延巳兼起居郎、屯田郎中閻居常兼起居舍人制》 某官馮延巳，君子之儒，多聞爲富，發之爲直氣，播之爲雄文。

又《馮延巳起復加特進制》 及移相府，出鎮臨川，封境綏懷，聲猷茂遠。

《江南別錄》 （馮）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飭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愔愔待循資宰相也。」

《江南餘載》卷上 馮延巳自元師府掌書記，爲中書侍郎，登相位。時論少之。延魯之敗，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請黜延巳。上曰：相從二十年，賓客故僚獨此人在中書，亦何足怪。雲龍風虎，自古有之。且厚於舊人，則於斯人亦不得薄矣。

《釣磯立談》 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爲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雨，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

《南唐近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曰有僧解之曰：「毛生舌聞，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馬令《南唐書·黨與傳叙》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丘、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

又《馮延魯傳》 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巳嘆曰：「弟不肯循資宰相，一至于死。」兄弟由是有隙。

《玉壺清話》卷一〇 （孫）忌後擢拜，與馮延巳俱相。延巳醜其正，謂人曰：「可惜金醆玉盃盛狗屎。」

陸游《南唐書·景達傳》 （元宗）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它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己，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群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遏曲宴輒以疾辭。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 《陽春錄》一卷，南唐馮延巳撰。高郵崔公度伯易題其後，稱其家所藏最爲詳確，而《尊前》、《花間》諸集，往往謬其姓氏，近傳歐陽永叔詞亦多有之，皆失其眞也。世言「風乍起」爲延巳所作，或云成幼文也。今此集無有，當是幼文作，長沙本以實此集中，殆非也。

《通志·藝文略八》 《馮延巳集》一卷。（僞唐）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〇》 《陽春錄》一卷。陳氏曰：南唐馮延巳撰。

《宋史·藝文志七》 馮延巳《陽春錄》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馮延巳《陽春集》一卷，唐。

《稽瑞樓書目》 《南唐二主詞》一卷。（舊鈔）附《陽春集》一冊。

藝文

張義方《獻馮李二相公》 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沃啓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點頭。

雜録

《侯鯖録》卷一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猗覺寮雜記》卷上　梅用南枝事共知，【略】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詩話總龜・怨嗟門》引《詩史》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爲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卻回。」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長短句》　《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賓退録》卷八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鬬鴨闌干獨倚」句，人多疑鴨不能鬬。余按《三國志・孫權傳》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忽居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盧，作鬬鴨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揚州橋觀鬬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王祐傳》：「祐善養鬬鴨，方未反時，狸咋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鬬鴨蓋有之矣。

歐陽修《近體樂府》羅泌跋　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皆延巳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巳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門)(間)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甚浮艷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蕭江聲《抄本陽春集題識》　古詞三卷，從磬室借錄。因再閱原本，乃磬室手抄，少岳遂留之，而以此本歸焉。磬室知予之重其手跡，當亦不吝也。第一卷爲南唐二主，第二卷爲《陽春集》，南唐馮延巳所著，志南唐君臣競尚浮靡，逐於聲律技藝而不得知政治之事，其敗亡晚矣。然其詞調，逸麗流暢，無不可誦，至其怨聲，鮮不嗚咽，要亦變風之餘習也。知音之士，當不棄焉。第三卷爲簡齋陳去非詞，尤古雅頓挫，關關可詠。人云簡齋冥搜靜覓，頗得佳句，信哉。閑窗漫題，兼質諸磬室，他日校定，當爲刻之以傳。嘉靖甲辰冬十一月，少岳山人復初識。

又　乙未長夏，假洞庭東山葉氏樸學齋藏本，錄於留餘堂東軒。書此以識歲月。

侯文燦《五代宋元人十名家詞序》　古詞專集，自汲古閣六十家宋詞外，見者絕少，然私心未愜也。近顧梁汾先生從京師歸，知余有詞癖，出《陽春》、《東山》諸稿見餉。既聞孫星遠先生有唐宋以來《百家詞》抄本，訪之僅存數種，合之笥衍中所藏，共得四十餘家，擬公諸當世。茲先刻十家，餘即以次付梓人。嗟乎，自古才士撚鬚搦管，沉思吐詞，其得傳於世者，幸也。豈無有隱淪佳製，煙沉於海堂岡下，若滅若沒於寒煙蔓草之墟，並姓氏不落人間者。吾不知其凡幾。安得博搜而廣布之，使千載上人引余輩爲異代知己，而快然於殘篇斷簡中，是不能無望於後來矣。時康熙己巳，嘉平亦園侯文燦序。

《詞苑叢談・辨證》　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闋，載馮延巳《陽春集》，刻作歐九，誤也。

《香祖筆記》卷二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千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舊唐書》，明皇爲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在前，見本紀。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五・注家類》引《池北偶談》　《丹浦窾言》云：杜詩「千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注》、劉會孟本只作「千」字，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千」、「十」，「十」字恐無義。「千」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說是也。

《宋四家詞選》《蝶戀花》「六曲欄干偎碧樹」章周濟原注：按，馮詞多與歐公相亂，此實公詞也。又「庭院深深深幾許」章評：數詞（指已引兩章及「誰道閑情拋棄久」、「幾日行雲何處去」兩章）纏綿忠篤，其文甚明，非歐公不能作。延巳小人，縱欲僞爲君子，以惑其主，豈能有此至性語乎。

《白雨齋詞話》卷一　《詞選》本李易安詞序，指「庭院深深深」一章爲歐陽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詞，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竹垞博極群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闋，與上三章筆墨，的是一色，歐公無此手筆。

王鵬運《四印齋本陽春集跋》　右馮正中《陽春集》一卷，宋嘉祐戊戌陳世修輯。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陽春錄》一卷，崔公度跋稱其家所藏最爲詳確，《尊前》《花間》往往謬其姓氏，近傳永叔詞亦多有之，皆失其眞也。此本編於嘉祐，既去南唐不遠，且與正中爲戚屬，其所編錄，自可依據，益見崔跋之不謬。《書錄》又云，「風乍起」一闋，「當是成幼文作，長沙本以實馮集中」。此集適載此闋，殆即長沙本也。刻本久佚，從彭文勤傳抄汲古閣未刻詞錄出，斠勘授梓，並補遺若干闋。末刻詞前復有文勤朱書序目，茲附卷末，亦好古者搜羅之一助云。光緒十五年六月己卯，臨桂王鵬運跋。

又《四印齋本陽春集附彭文勤朱書序目》　於謙牧堂藏書中得宋元人詞二十二帙，題曰：「汲古閣未刻詞。」行款字數與已刻《六十家詞》同，每帙鈐毛子晉諸印皆精好，特鈔存之。予舊藏李西涯輯「南詞」一部，又《宋元人小詞》一部，合此三書，於六十家外，又可得六十二種，安得好事者續鐫爲後集。辛亥秋七月廿七日，芸楣記。馮延巳《陽春集》。

史虛白

論述

《江南野史》卷八　史虛白，【略】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交善。

傳記

胡震亨《讀書雜錄》卷下　南唐元宗末造，割江外與周平，山人史虛白召對，述所作《漁父》詩「風雨揭卻屋，全家醉不知」句爲諷，元宗變色。又嘗爲《割江賦》云：「舟車有限，沿汀島以相安，魚鱉無知，尚浮游而不止。」今國家不幸，播遷江表，而立國之初，諸公討賊之義未伸，固圉之謀總缺。日惟講門戶，援黨類，招貨賄，紛紛進取不休，眞虛白所稱無知魚鱉之不止者耶。可勝裂眥憤歎。

馬令《南唐書·史虛白傳》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署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約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鱉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紀事

《釣磯立談》　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而伶人李家明亦獻詩云：「龍

舟悠漾錦帆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按所云隱士，即叟父虛白也。）

《南唐近事》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執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輟，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柱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愼勿享奠，無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爇紙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江南野史》卷八 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牋翰，使女奴索諷弄，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

《詩話總龜・隱逸門》引《江南野録》 史虛白本山東人，唐、晉之間，中原多事，見李昪屢陳治要而不用，遂隱廬山。煜徙南昌，至星子渚，召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曰：「近得《漁父》一聯」。令誦之。曰：「風雨揭卻屋，全家醉不知。」煜變色，時世宗已下淮南。

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傳》 元宗南游豫章，次蠡澤，虛白鶴氅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

《蕙風詞話》卷三 段宏章《洞仙歌・詠荼蘼》云：「一庭晴雪，了東風孤注。睡起濃香占窗戶。【略】起調以前人「開到荼蘼花事了」詩意爲故國銅駝之感。「睡起」句言南宋湖山歌舞皆在睡夢中，即南唐史虛白所謂「風雨揭卻屋，渾家醉未知」也。

著録

《宋史・藝文志五》 史虛白《釣磯立談記》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載記類・釣磯立談一卷》 是書世有二本。此本爲葉林宗從錢曾家宋刻鈔出，後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云：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敝廬，不復以進取爲念。王師弔伐，時移事往，將就蕪沒，隨意所向，跡之於紙，得二百二十許條，題之曰《釣磯立談》云云。別一本爲曹寅所刊，卷首佚其自序，又卷首有楊氏奄有江淮、趙王李德誠二條，其餘亦多異同，而題曰史虛白撰。蓋據《宋史・藝文志》之文。考馬令《南唐書》，虛白，山東人，中原多事，同韓熙載渡淮，以詩酒自娛，不言其有所著述。觀書中「山東有隱君子者」一條，稱與熙載同時渡淮，以書干烈祖，擢爲校書郎，非其所願，遂卒不仕。又「唐祚中興」一條云：有隱君子作《割江賦》以諷。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云云，與虛白傳悉合，則隱君子當即虛白。序中兩稱「先校書」，則作書者當爲虛白之子。《宋志》荒謬，不足爲據。曹氏新本竟題虛白者，殊未考也。又南宋費樞亦嘗撰《釣磯立談》，今尚載陶宗儀《說郛》中，其文與此迥別，則又名同而實異者矣。其書雜録南唐事蹟，附以論斷，其中「徐鉉」一條，稱鉉方奉詔與湯悅書江南事，慮鉉與潘佑不協，或誣以他詞，則亦雜史中之不失是非者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載記類・釣磯立談一卷》 南唐史虛白撰。知不足齋本。前有自序末有吳翌鳳、方漫士、何小山、鮑廷博四跋。附録鄭文寶《南唐近事》一條，龍袞《江南野史》一條，馬、陸《南唐書》二條，吳任臣《十國春秋》一條，皆記虛白之事。又《刊誤》一條。此本內不署名，每段後有論降一格書之，冠以「叟曰」凡三十條，南唐興廢盡在是矣。《簡明目録》不著

名氏，《宋志》以爲虛白作，誤也。吳氏跋曰：《敏求記》稱叟爲山東人，不著名氏，清泰中避地江表，營釣磯以自隱。李氏亡國，追記南唐興廢事得百二十餘，疏于此書。今本直刊爲史虛白，不知何所據也。鮑氏跋曰：作者自稱曰「叟」不署名姓。據《十國春秋》以爲南唐史虛白撰。棟亭曹氏刻於維揚，遂以其名列之首簡。予以自序及他書考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元本凡百二十條，已亡佚過半，棟亭刊本復多殘闕，枚菴漫士得汲古閣舊鈔，凡殷、徵、桓、構、惇、廓等字俱諱末筆，一仍宋刻之舊，頗稱完善。因就曹本詳加讎勘，補錄自序一首、脫簡二、翻訂其缺誤復數百字，頓還舊觀矣，遂命梓氏亟刊正之。

藝文

伍喬《寄史處士》 長羨閒居一水湄，吟情高古有誰知。石樓待月橫琴久，漁浦經風下釣遲。僻塢落花多掩徑，舊山殘燒幾侵籬。松門別後無消息，早晚重應躡屐隨。

又《寄落星史虛白處士》 白雲峰下古溪頭，曾與提壺爛熳遊。登閣共看彭蠡水，圍爐相憶杜陵秋。棋玄不厭通高品，句妙多容隔歲酬。別後相思時一望，暮山空碧水空流。

李中《贈史虛白》 致主嘉謀尚未伸，慨然深志與誰論。喚迴古意琴開匣，陶出眞情酒滿樽。明月過溪吟釣艇，落花堆席睡僧軒。九重夢卜時終在，莫向深雲獨閉門。

廖凝《贈史虛白》句 飯僧春嶺蕨，醒酒雪潭魚。

孟蝦《贈史虛白》句 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李璟 南唐中主 南唐元宗

論述

綜論

徐鉉《御製春雪詩序》 臣聞堯尚文思，《書》有詠言之目，漢崇儒學，史稱好道之名，所以澤及四海，化成天下。其後迂闊王道，蕩搖淳風，正始之音，闕而莫續。魏帝「浮雲」之句，不接輿詞；王融《曲水》之篇，無聞聖作。將興古義，允屬昌期。我皇帝陛下常武功成，右文業廣。明逾日月，不以聖智自居；思掞雲天，不以才能格物。其或南薰有懌，東作無憂，民思秋稼之娛，物茂冬蒸之禮，恩覃在鎬，調振橫汾。天籟發音，疇非聳聽；乾文垂象，寧隔仰瞻。信可以暢列聖之謨猷，變生人之耳目者也。于是歲躔作噩，序首青陽，玄鳥司啓之明晨，白獸稱觴之節日，有唐中興之一紀，皇上御曆之七年，地平天成，時和歲稔。衢樽之味，普洽玄風，《擊壤》之聲，散爲和氣，同雲竟野，朔雪飛空。急勢隨風，影亂東郊之仗；凝華接曙，光浮元會之筵。星躔既移，雲罍乃啓。太弟以龍樓之盛，入奉垂旒；齊王以鳳沼之崇，來參變几。雲軒結轍，革履齊趨。唯陳《韶護》之音，無取魚龍之戲。喜油油之既洽，顧奕奕之方呈。筆落天波，言成帝典，七言四韻，宣示羣臣。乃命太弟太傅建勳，翰林學士、給事中朱鞏，常夢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殷崇義，游簡言，吏部尚書，毗陵郡公景運，工部尚書、上饒郡公景遜，左常侍、勤政殿學士張義方，諫議大夫、勤政殿學士潘處常，魏岑，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喬匡舜，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光祿卿、臨汝郡公景遼，鴻臚卿、文安郡公景遊，太府少卿、陳留郡公景道，左衛將軍、樂安郡公弘茂，駕部郎中李瞻等，或賡「元首」之歌，或和《陽春》之曲，如葵心之傾日馭，似蟄戶之向當門，二十一篇，咸從奏

御。皆所以美豐年之兆，申萬物之情，非徒載笑載言，一吟一詠而已。昔者「白雲」之唱，七萃驅馳，《黃竹》之詩，萬人凍餒。王猷且塞，後嗣何觀。孰若偃仰大庭，優游六藝。初筵有秩，而六宮不移；夜漏未央，而百官已事。被之樂府，授以史官，煥乎文章，無得而稱也。有詔爲序，以紀歲月，（御批云：「宿來健否，酒醒詩畢，可有餘力，何妨一爲之序，以紀歲月。呵呵。」）天慈過聽，猥屬微臣。徐樂上書，徒慚暮入；（其日內宴，臣鉉迨夜方赴。）安國作序，幸冠首篇。狂簡僅成，兢憂罔措。謹上。

又《御製春雪詩後序》 昔者，漢宮故事，著成王負扆之圖；魯殿宏規，紀黃帝垂衣之象。用能昭文服物，雖十世而可知；如玉如金，更百王而不易。況乎天統建寅之首，皇猷累洽之晨，上瑞方呈，宸游載穆，拱北極而衆星咸在，祝南山而萬壽無逾。明皇花萼之樓，風流不泯；德祖中和之節，雅頌常垂。實奕世之耿光，爲中朝之盛觀。固當騰之竹帛，飾以丹青，襲六藝以同明，與天文而共麗。皇太弟重離普照，博望凝思，敦古道以致君，法前經而作事，命千秋而指畫，召立本以趨馳。粲然後素之功，焯爾彰施之象，煦如就日，肅不違顏。萬國式瞻，若奉衣裳之會；羣臣仰止，似聞輿馬之音。盛德形容，于斯大備者也。初，外朝既罷，內宴方陳，赴召者上自副君，逮于戚里。銅壺已晏，聖藻爰飛。或逡巡而載歌，或蹈詠而不作。既而有詔，出示羣官。臣建勳、義方、鉉等，聞命在前，援簡先就，因承中旨，入奉斯筵；而兩省衆篇，翌日咸集，故奉和者二十一首，而侍宴者十有四人。前序闕遺，被令重述。謹上。

《釣磯立談》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略】時時作爲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爲玩，服其新麗。

《江表志》卷中 元宋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親曰：「今主上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睹，終恐不守舊業。

馬令《南唐書・中主書》 嗣主諱璟，【略】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

《詩話總龜・感事門下》 南唐元宗割江之後，金陵對岸，即是敵境，因遷都豫章，每北望，忽忽不樂。有詩曰：「靈槎思浩蕩，老鶴憶崆峒。」又廬山百花亭刊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皆佳句也。

譚爾進《呂遠墨華齋本南唐二主詞序・題南唐二主詞》 陽羨作《南唐書》，辭嚴義正。然於二主之文才，未嘗不痛惜也。時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二主乃別有一副閒心，寄之詞調，竟以此獲不朽矣。是集世所傳《南唐二主詞》，特其一斑也。讀之皆悽愴悲動，亦復幽閒跌宕，如多態女子，如少年書生。落調纖華，吐心婉摯，竟爲有情人案頭不可少之書，異哉。嗣主少時，於廬山瀑布前搆書齋，爲它日終焉之計。及大漸之際，群鶴翔空，雙龍據殿，此豈凡骨邪。後主少而聰穎，尤善屬文，兼攻書畫。讀其雜製詩，及親誄周后數百餘語，轉折留連，性柔才大，更非人所及也。予謂明道崇德之謚，未足爲嗣主生色。違命侯之封，亦未足爲後主減光。但使二主不爲有國之君，居然慧業文人，自足風流千古。斯亦可謂二主之定論也已。

《藝苑卮言》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

《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 （璟）風度高秀，工屬文。【略】論曰：元宗在位幾二十年，史稱其慈仁恭儉，禮賢愛民，裕然有人君之度。然兵氣方張，旋經敗衂，國威損矣。卒之淮南震驚，奉表削號，豈運會有固然與。抑任寄非才，以至此也。治亂顧不係於人哉。

查慎行《李中主讀書臺》 鶴鳴峰勢倚巑岏，指點南唐舊石壇。畫像影中松葉換，（黃山谷《開先禪院記》有南唐中主畫像及榻存焉）墨池涸後蘚花乾。累朝題志名空在，衆口傳訛辨最難。（俗傳昭明太子書堂者訛）珍重涪翁留片碣，雨淋日炙恐摧殘。（石上刻山谷所書七佛偈）

譚瑩論中主絕句》 能使《陽春》聲價低，《浣溪沙》曲手自題。一池春水干卿事，酷似「空梁落燕泥。」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南唐中主》 樓頭六出散梅花，圖繪天親紀歲華。地割長江勞北顧，屏風隔座憶靈槎。

分　論

《攤破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塞遠」、「笙寒」二句，字字秋矣。又云：少游「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翻入春詞，不

相上下。《草堂詩餘評林》卷五：布景生思，因思得句，可人處不在多言。《詞苑叢談》卷三：《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略】情致如許，當是叔寶後身。《皺水軒詞筌》：南唐主語馮延巳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何與卿事。」馮曰：「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不可使聞於鄰國。」然細看詞意，含蓄尚多。至少游「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則竟爲蕓草之偕臧，頓丘之執別，一一自供矣。詞雖小技，亦見世風之升降，沿流則易，遡洄實難，一入其中，勢不自禁。即余生平，亦悔習此技。《詞綜偶評》：「細雨二字合看，乃愈見其妙。《南唐二主詞彙箋》引張祖望評「小樓吹徹」句云：豔語也。《蓼園詞選》：「細雨夢回」二句，意興清幽，自係名句。結末「倚闌干」三字，亦有說不盡之意。《雲韶集》卷一：凄然欲絕，只在無可說處。《詞則・大雅集》卷一：凄然欲絕，後主雖工於怨詞，總遜此哀婉沉至。《白雨齋詞話》卷一：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沉之至，鬱之至，凄然欲絕。後主雖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人間詞話》：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湘綺樓詞選》前編：選聲配色，恰是詞語。

又（手捲真珠上玉鈎）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長短句》引《漫叟詩話》：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云『鸚鵡啄殘紅豆粒，鳳皇棲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捲眞珠上玉鈎」，或改爲「珠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如春夢」，非所謂遇知音。《詩話總龜・警句門上》引《翰府名談》：李（煜）〔璟〕作詩，大率都悲感愁戚，如：「青鳥不傳雲外信，【略】。」然思清句雅可愛。《南唐二主詞彙箋》引李于鱗云：上言落花無主之意，下言回首一方之思。又云：寫出闌珊春色最是惱人天氣。《草堂詩餘正集》卷一：落花一事而用意各別，亦妙。《蓼園詞選》：「手捲珠簾」，似可曠目舒懷矣，誰知依然「恨鎖重樓」，所以恨者何也，見落花無主，不覺心共悠悠耳，且遠信不來，幽愁空結，第見三峽波接天流，此恨何能自已乎。清和宛轉，詞旨秀穎。然以帝王爲之，則非治世之音矣。《雲韶集》卷二四：那不魂消。綺麗芊綿，置之元明以後便成絕妙好詞，緣彼時尚以古爲貴，故不便圈也。

應天長（一鈎初月臨妝鏡） 《雲韶集》卷一：「風不定」三字中有此多少愁怨，不禁觸目傷心也。結筆凄惋，元人小曲有此凄涼，無此溫婉。古人所以爲高。

望遠行（碧砌花光照眼明） 《古今詞統》卷七：髀裏肉，鬢邊毛，千秋同慨。

恤民詔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閔測之思，正無煩多語。

賜周宗詔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鎔鍊雅飭。

傳記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 景，初名景通，昪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昪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昪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昪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昪立，封齊王。昪卒，嗣位，改元保大。【略】（建隆二年）六月，景卒，年六十四。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紀事

《江南野史》卷二 （存目）

《南唐近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王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閔吊楚，幾致治平。

《江南餘載》卷上 （存目）

《江表志》卷中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邊、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天

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製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略】。」李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略】。」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遮，【略】。」義方詩云：「恰當歲日紛紛落，【略】。」

又　元宗割江之後，金陵封岸即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絡驛，凡數千里。【略】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曰：「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著　録

《直齋書録解題・歌詞類》　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題曰「先皇御製歌詞」。余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

藝　文

李建勳《謝賜待詔御苑》　御苑賜房令待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有時過，階下常人不敢行。疊穎弄芳秋氣落，叢柯聳翠露華清。天廚送食何功享，空詠康哉贊盛明。

又《和元宗元日大雪登樓》　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灑玉墀初散絮，密黏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傳來中使出，御題先賜老僧家。

李夷鄰《獻詩》　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群臣。人間蹇薄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已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

馮延巳《早朝》　銅壺滴漏初晝，高閣鷄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簾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踏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又　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卻回。

雜　録

《青箱雜記》卷七　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揚、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古今詩話》　王摩詰酷好畫山水，其畫山聳谷邃，雲浮水飛，意出塵外。嘗自題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李璟定爲妙品上上。

《人蜀記》卷二　清涼廣慧寺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

《研北雜志》卷上　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徽宗御書白樂天《偶眠》一章云：「放盃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氊。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略】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屏上書樂天前詩，紙上著色，人皆如生。

《十國春秋・拾遺・南唐》　「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皆南唐錢，元宗即位後所鑄，行之數年，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今考南唐錢式，乃「大通唐寶」，其文右轉。

徐鉉

論述

綜論

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鄰幾之姿，生民之秀。滄溟沃日，流作言泉；建禾干星，植爲行囿。英才茂德，光映于前修；懿範清規，儀形于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觿之初，值楊都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通，已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即就嚴、徐之列。洎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歷三臺之選；魏之俊士，索靖馳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綽有餘裕。故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樞機；寓荀勗之池，常參獻替。雖具瞻之重，猶未正名；而乃春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于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璧，且屬秦求；萬城之材，果爲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遊，瑣闥貂冠，更膺天奬。王公慕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耆老。季膺交友，不異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于江左，魯公于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踰也。及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簪纓，陪外藩之罇俎。語鬼神之事，歸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卧茂陵而長往，嗚呼，惟公稟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瞻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縱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至若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談其盡善；片言違道，人知其不爲。豈但王佐之才，獲稱于士季；公卿之量，見賞于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人，窮乎性理。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之者後宮；《劍閣》之銘，刊之者明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于篇中；王融《曲水》之辭，鄰使求于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荆州之誄。公幷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多餘力。雖絲篁金石，無以均其雅；黼黻玄黃不足方其麗。草太玄之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藁。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荅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公即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南文藁，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中國，入直禁林，制誥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婿尚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慎《說文》，幷別爲一家，不列于此。彭年越在幼年，即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舉以攸同；入室之知，方子淵而豈異。感生平而永歎，報德無階；痛音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摭實，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月序。

胡克順《進徐騎省文集表》 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名。逮事天朝，荐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頗爲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尚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之右。淳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之孤，歿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關，禮鈞甥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柩，直抵豫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爲修黃石之祠；而翰墨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懼舛訛。數年前，故參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夙志，假以全本，幷茲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鏤板。竹簡更寫，無媿于前修；綈几迴觀，願留于睿覽。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鴻霈延慈，稍迴虞舜之聰，暫乙東方之牘。淪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垂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疏賤，獨荷照臨。其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冊，謹隨表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

官、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宋祁《五君詠・左散騎常侍東海徐公》 徐公眞文夫，不獨文章伯。江南兵未解，主憂臣慘戚。公願紓其難，苦求使上國。庶獲一言伸，少息苞茅責。其君驚且歎，執手涕沾臆。謂言知爾晚，何此忠義激。天子叱在庭，誚讓雷霆赫。公亦從容對，曾不渝神色。仁者必有勇，斯亦古遺直。書大略其小，我有《春秋》癖。所以此詩中，不言公翰墨。庶警事君心，勉旃希令德。

李至《徐鉉祭文》（存目）

《玉壺清話》卷八 鉉晚年於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鵰舍，水風陰溼敝貂裘。」《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

《隆平集・徐鉉傳》 徐鉉，【略】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略】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曰：「二陸不能及也。」

蘇轍《徐鉉墓表》 鉉當太祖之際，奮其區區之早，以身請覲，寄首領於斧鉞之下，覬幸萬一，以延國主朝夕之命。當時安知骸骨尙歸葬於鸞岡。

《詩話總龜・警句門上》 《游木蘭亭》云：「蘭橈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習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忘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鵰舍，水風陰濕弊貂裘。」《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山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閣，歸雲擁殿廊。」

《郡齋讀書志・徐鉉集三十卷》 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嘗謂「爲文速則意思雄壯，緩則體勢疏慢」，故未嘗沈思。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 徐鉉，【略】在江東與韓熙載齊名，詩有白樂天之風。

姚舜咨《稽神錄跋》 事雖神怪，多該實，非他小說駕空者比也。

《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略】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誑於賓客。

《香祖筆記》卷五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鼎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鍇兄弟與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爲言，誅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略】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有寫本。

《宋詩鈔・騎省集鈔序》 江南馮延巳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冶衍遒麗，具元和風律，而無淟涊纖阿之習。」初，嗣主以讒貶移饒州，適周世宗兵過淮，鉉即榜小舟歸昇州，賦詩有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其伉直如此。大梁以後，氣稍衰茶矣。蓋情鬱爲聲，悽楚宛折，則難言之意多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五・騎省集三十卷》 《讀書志》稱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慢」，故其詩流易有餘，而深警不足。然如《臨漢隱居詩話》所稱《喜李少保卜鄰》詩「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之句，亦未嘗不具有思致。蓋其才高而學博，故振筆而成，時出名雋也。當五季之末，古文未興，故其文沿溯燕、許，不能嗣韓、柳之音。而就一時體格言之，則亦迥然孤秀。

盧文弨《徐常侍文集跋》 詩致清婉，在崑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善。然冲瀜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文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疏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無瀠泗停蓄之趣，崩雲裂石之勢。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徐鉉》 紅萸同賦菊花樽，神道碑鐫主義存。被詔江南撰《遺錄》，三年去國銷魂。

李宗媚《光緒刊徐騎省文集序》 觀於隴西撰碑，便殿請對，楊武陽昭烈之贊，並述休風，魏文貞李密之銘，義存故主。歎息動夫九階，忠義章於一時，益可知文字之禁，早與蠲除，明聖之君，必無忌克已。

分論

《重修徐孺亭記》《詩話總龜後集·求意門》引《楊文公談苑》：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

《雙溪院記》歐陽修《徐鉉雙溪院記跋》：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第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文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也。

《李璟誌文》《東原錄》：太宗詔徐鉉撰《李璟誌文》曰：「聖人在上，雖善治者不能保其存。」時謂文過太甚。

《吳王李煜神道碑》《東軒筆錄》卷一：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佑修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疏遠寇讎，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欠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嘆。《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徐常侍集》：所撰《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幼女十七娘誌文》李昉《東海徐公墓誌銘》：自爲誌文，辭甚悽楚。

《京口江際弄水》《歷代詩發》卷二三范大士評：攬勝空明，更欲移情曠邈，知其胸襟無俗氣也。

《秋日盧龍村舍》《歷代詩發》卷二三范大士評：古色蒼然。

《寒食成判官垂訪因贈》《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弟鍇，俱工字學。「鴻雁分飛」之句，爲弟設也。紀昀評：三、四微嫌合掌。七句太率易。

《和張先輩見寄二首》《歷代詩發》卷二三范大士評：全詩雖無厚力，亦朗朗可吟。

《送王四十五歸東都》《宋詩精華錄》卷一陳衍評：三、四對語生動，末韻能于舊處生新。

《夢游三首》二《蕙風詞話》卷二　徐鼎臣《夢游詩》：「繡幌銀屏杳靄閒。若非魂夢到應難。」賓之詞中，是絕好意境。又云：「蘸甲遞觴纖似玉，含詞忍笑膩於檀。」則直是《花間》麗句。當時風會所趨，不期然而自致此耳。

《吳王挽詞》《東軒筆錄》卷一　（太宗）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又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石洲詩話》卷三：騎省《挽吳王》二章，自是合作。

傳記

碑志

李昉《東海徐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元年冬，以學士李昉獨直翰林，詔太子率更令徐鉉入院分直視草。是時昉與公以同道相知，論交契之始也。越四年春，天子率六師親征太原，并壘既平，遂北幸塞垣，耀兵盧龍。秋七月，凱歌歸于京師。軍衛之中，書詔塡委，公援筆馬上，應答如流，以扈蹕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如故。又四年，授右散騎常侍，始罷文翰之職。端拱元年，帝親耕籍田，改左散騎常侍。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叙勳至上柱國，累封至東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淳化二年秋九月，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時起，方冠帶，遽命筆硯，語左右曰：「吾疾作矣。」

手疏一幅，約束後事，又別署一幅：「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終，年七十六。陝西道轉運副使鄭適來邠州，遂出家財，竭力襄事，即以其年十月，奉遷靈柩還京師，權厝于板橋東南之佛舍，愛婿國子博士吳淑、門生殿中丞杜鎬，時皆典治中秘書，遂以公凶訃聞，上覽表軫悼，詔出內府錢二十萬賜其家父。明年七月，洪州奉新縣義門胡仲堯，自豫章具舟檝迎公之喪，葬于洪州新建縣西之鸞岡原，奉遺命從先塋也。公字鼎臣，其先會稽人，自言生于揚州。曾祖諱源，祖諱徽，皆隱德不仕。父諱延林，衛尉卿，贈左僕射，才高道直，有名于時。公幼孤，與弟鍇俱苦節自立，未弱冠，以文行稱于時。仕江南李氏，周旋三世，歷校書郎、直宣徽北院，尋直門下省。三知制誥，一遷司封郎中，兩拜中書舍人，再入翰林爲學士。自貶官起爲太子右諭德，由尚書左丞爲兵部侍郎，爲御史大夫，由大夫爲吏部尚書，由尚書爲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堅讓不就。王師下金陵，隨後主歸朝，以太子率更令奉朝請，今諫議大夫張公佖說公在江南時，奉太夫人慈訓，不妄游，下帷著書，雖親族罕見其面。年十六，遇李氏先主霸有南土，辟命累至，釋褐連任書府，繇是經史百家，爛然于胸中矣。其典誥命也，落筆灑翰，應用無窮，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體，當時名士如韓熙載者無敵，尤長于制誥，公與之齊名。其豫機密也，居中守正，無所附會，雖在家宴居，如對君父，其恭愼也如此。當時用事臣有陳覺、魏岑者，樂禍好權，多撓時政，公嫉之如讎。其掌貢舉也，至公取人，不受私謁，先策問而後詞賦，進德行而黜浮華，當時舉場號爲得士。公弟內史舍人鍇，每主文柄，亦以直道自持，故江表後進力學未至者，聞二徐爲春官，多望風引退，其精鑒無私也如此。其持憲也，當官執法，無所屈撓，姦邪爲之側目，權貴因之斂手，當時言風憲者，惟公與故御史中丞江文蔚。王師之渡江也，公將本君之命使于朝廷，且乞緩師以奉祭祀。太祖引見，謂公曰：「汝主託疾不朝，乖事大之禮。況吾兵業已行，無中輟之理。歸報汝主，善爲之謀。」公因慷慨鋪陳自古成敗之道，表明後主忠孝之節，太祖亦爲之動容，厚禮之，遣歸。初，大軍已圍建業，後主思命于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公欣然請行，後主謂之曰：「爾既往，即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公曰：「是行非全策，今城中所恃者救兵，奈何以臣此行止之。」後主曰：「比以和解爲請，復用決戰，即是自相矛盾，于爾得不危乎。」公曰：「今豈以一介之微，而忘社稷之重，但置臣于度外耳。」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節，汝有之矣。」及歸朝，太祖盛怒，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于汝主。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爲。」公頓首謝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太祖于是歎息曰：「忠于所事者乎，汝當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存撫甚厚。故相太子太師王公溥，一見如舊相識，每有經史異義，多質疑于公，繇是琴罇嘯歌，筆硯酬唱，無有虛日，相得甚歡。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祐，負才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于朝曰：「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公亦曰：「王公詞如江海，心無城府，眞奇士也。」今吏部侍郎李公至、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皆當世英俊，奉公以師友之禮。公仕朝廷將二十年，前後錫賜所得，俸祿所入，備伏臘外，未嘗蓄聚一金。所居之地，僅庇風雨，惟古木數株。每夏秋之際，霖潦爲患，頹垣壞宇，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晏如也。江南故人子弟暨親族之孤遺者，來投于公，歲無虛月，公分廩祿以卹之，虛館舍以安之，殆于終年未有倦色。有布衣蒯亮者，老而多誕，游公之門僅五十稔，年九十，猶矍鑠不衰，每從江南來詣公，公置之道院，日與之碁，未嘗語及他事，而待之如初。公嘗言：「江南有處士朱貞白，嘗語人曰，今人或言不欺神明也，吾嘗佩服斯言，不敢爲欺心之事。」有故人謝岳嘗爲虢州盧氏令，刺史與之有隙。凡選舉之制，過七十即罷去，遂奏謝年過，不堪其任。時東江初下，仕人有可疑者，咸質于公，謝因私請曰：「某之齒，公實知之，苟朝廷問公，不敢望公言未七十，但言不知其年即幸矣。」公曰：「君之甲子，某具知之，而云不知，是欺天也，苟或見問，必以實對。」其至行無誑又如此。公爲文智思敏速，或求其文，不樂豫作，令其臨事見白，立爲草之，云速則意壯敏，緩則體勢疏慢。公愛婿吳淑言：「江南宰相馮延巳常語人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不然，率意而成，自造精極。』時人以爲知言。」所著文多遺落，今其存者編成三十卷。又擬徐幹《中論》作《質論》數十篇，集耳目聞見之異，作《稽神錄》二十卷，并行于世。公文學之外，長于篆隸，其書札之妙，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其書者，無不寶之以爲楷法。任常侍日，奉詔與直史館句中正等重修許愼《說文》，自撰《韻譜》一十卷，學者伏其精博。公嘗慕老子清淨之敎、莊周齊物之理，故內不能以得喪動，外不能以榮辱干，然而爲學之心，老而彌篤。在邠州日，以時俗文字訛謬，乃親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年高目明，洞見毫末，其精力不怠如此。【略】噫，孔門四科，德行、文學，《洪範》五福，壽、考、康寧，

在于古人，鮮有兼美。惟公高才懿行，善始令終，所謂登孔門之二科，居《洪範》之三福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惜哉。銘曰：祖丘、軻兮宗老、莊，奉三寶兮師五常。生維揚兮仕建康，歸皇宋兮老大梁。歿爾土兮葬豫章，儒林文人兮今也則亡。嗚呼。

傳　狀

胡某《宋故全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實授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年七十六行狀》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東海郯人也。【略】公與弟鍇，屬烈考即世，年皆幼稚，太夫人撫育教導，資以生而知之，咸以雄文奧學，克振令譽。公未弱冠，以蔭釋褐，爲校書郎，直宣徽北院，機命文翰，實專司之，以愼密稱。先主即位，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緋，試知制誥，辭達典雅，智效勤恪嗣主。初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後睹受命草詔者無所經據，不根事實，繇是駁議，忤旨，左遷泰州幕職。途中詩云：「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遶郭林泉已遍遊。唯有戀恩心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謫居三年，嗣主知其無罪，徵復本官，仍知制誥。公餘力攻篆書，度越陽冰，而與李斯爲等夷。著《質論》十四篇，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并傳于世，斯爲不朽矣。文章論議與故贈揆相韓公同志齊名，時人謂之「韓、徐」。及江淮之平建州也，而福州與越人拒命不服，使陳覺、馮延魯招撫之，未報，遂擅興兵攻取，時軍師不一聽而無上，又出不以律，衆敗績而退，乃歸罪二使，將誅之。時陳覺之使，國老宋公之所舉也。于是上表待罪，蓋欲救解之，遂械二使以歸聽命。公與韓公議：赦此二人，則萬姓謗讟之怨歸于上。二使首領之惠在于齊丘，辱國容奸，斯爲巨蠹。遂同上書，極言其罪，追正刑書，克協衆心，式沮狂計。嗣主親批答疏，略曰：「昨陳覺之行，實太傅舉之矣。及師敗之後，事下有司，太傅無救拔之詞，有自訟之表。以是之故，得不再思。何者，先朝舊臣，國家元老，不唯舉人偶失，可得興言，直是謀之不臧，亦未有加罪之理。昔魏武帝乘降劉琮之勢，將兼并吳國，張昭時居朝右，爲吳老臣，一旦勸請其君臣妾于魏，此謀不以爲拙，曷以爲拙乎。賴周瑜輩力爭而止之。及魏師之敗，昭亦晏然自處。吳大帝亦不之見責。彼二子孤若懷憤悱之意，戮之久矣。此際長流遠郡，斥爲庶人，五木被身，一家狼籍，永從流放，與死何殊。卿等憂國情深，除奸意切。」諸所徵引，批答未殫。公與韓公同表謝，略曰：「伏讀批答曰【卿等憂國情深，除奸意切】，是陛下知其奸也。又曰【永從流放，與死何殊】，知陛下必不用也。既知而棄，雖在何爲。」公事君匪躬，嫉惡好直，危言危行，始終不變，率此類焉。尋徵拜中書舍人，公嘗誘掖後進，苟有一善，必延譽之。潔己請益者，亦誨導之不懈。壬子歲，翰林學士江公知貢舉，始以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盡復舉場之故事，獨由公左右贊成之。江公即長興三年盧華下及第。嗣主因問：「北朝取人何如卿此來。」江公對以「北朝公薦、私囑相半，若此來唯以公道選材，實無有此事」。嗣主甚善之。中書舍人張緯聞之，以爲皆大朝及第，不本江公之意，甚銜之。時宰執皆非名第，同力欲罷此科，遂下制輟應舉焉。明年公兼判文理院，遂首言此事纔復，不可遽止，乃以進士張仲尼《鳳賦》、朱觀《老子猶龍賦》、郭賁《無聲樂賦》、印葵《石城虎踞賦》寫之以進，遂下制云：「去歲所司上言暫罷貢舉，本難久廢，況以經年，其諸色舉人并宜依舊解送，自此不復廢矣。」公之爲文，長于典雅，直而不迂，以理勝爲貴。其《武成王廟碑序》末云：「微臣學愧常師，用慚兼備。承明再入，故無經國之材；宣室徵還，幸對受釐之問。將使延州聽樂，長聞雅正之聲；圯上授書，世出帝王之佐。」《蔣莊武帝廟碑序》末云：「微臣潤色無功，討論奚取。思問神于先聖，姑欲事君；苟獲罪于玄穹，曷容媚竈。唯于舊史，想見英風。適當龍役之初，爰奉屬辭之詔。西州作頌，誠慚邑子見稱；南國刊銘，或望至尊所改。」又銘末云：「謝傅長逝，王公不作。獨我莊武，先迂睿略。」斯皆披文相質，立言邁俗，豈惟情見乎辭而已矣。時江南久興建屯田，楚州、常州尤甚。聚斂掊克之輩，侵奪射利，民不聊生。言事者累諫弗聽。洎國老宋公上疏，主者堅執不易。于是命公往察訪，一如親行，可興可廢，悉以便宜從事後奏。公既行，而羣黨已切齒矣。楚州應非理遷入屯田之產業，盡還本戶。百姓讙譁，感泣如釋狴犴。次至常州，亦如楚州處置協比。衆惡之徒，構以擅作威福，徵還，私第待罪。蒼蠅貝錦，膠固組織，詰難問狀，不容自理，鍛鍊深刻，將置大辟。其貶制乃張緯所草，末云：「尙以年齡方壯，文學甚優，特屈彝章，宜從流放。」于是長流舒州。時弟鍇任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亦貶秘書郎，分司東都。公前左遷泰州，弟亦貶烏江尉。及流舒州，親友臨江相送，韓相有詩云：「昔年悽斷此江湄，風滿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鶺鴒羽，不堪波上又分飛。」在同城三年，唯游覽勝境，披翫典

籍，尤工吟詠情性，未嘗以得喪蠆芥于方寸。譔《周將軍廟碑銘》、《文宣王廟碑序》、《喬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之文，刻于貞石。及疊移饒州，未登途而周世宗之師過淮取舒、蘄，公遽攜家榜小舟，由皖口歸昇州。公賦詩，末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其情發于中，不顧言之太直如此。明年，授太子左諭德。未幾，復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通署中書省事。時周世宗弭兵修好，待嗣君以優禮異數。凡章表往復討論潤色，多公所爲。及世宗崩，祭文實公視草。嗣主嘉賞，時人傳寫，爲之紙貴。侍嗣主殂于豫章，護喪歸建業。後主即位，官職如故，而訪聞詢謀，無改嗣主之道。其知舉也，不獨考其文章，必先察其德行，故難于得人。出羣拔萃者最稱吳淑，復以子妻之。其所問策五道，盡時務政理之要，後主幷親答焉，仍俾詞臣悉對之。後主以尚書省綱條弛紊，官司怠棄，積習已久，思公正之人以糾劾提振之。徙公爲尚書左丞，逾月而罷，以尚書右僕射游公判六司。拜公爲工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尋以憲署曠職，法吏侮文，非委直清不能嚴肅，拜公御史大夫。而佞用讒勝，吾道不行。于是奉身而退，拜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以先奉命修嗣主實錄，乃專以屬辭比事爲務。後主每有著述，必令公兄弟視草而後編錄。故雜說，公爲之序；文集，弟集賢舍人爲之序。彼昔之「二龍」「兩驥」，烏足以方茲令名焉。王師之吊伐金陵也，公急病讓夷，請使于天朝，以釋後主之前事，辯疑分謗，且服罪降名，以鄙入爲請，庶不隳奕世之國祀。已行，遂拜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及覲太祖，敷奏忠慤，執議誠信。雖不得請，太祖亦甚嘉歎，美其秉節無撓。既復命，自以不能副後主之望，雪泣固讓，不受其新命焉。尋從後主歸朝，授太子率更令。皇上登極，素知公之文學優贍，久司教令，特授直翰林學士院，拜給事中。侍從鑾輿，下幷、汾襲僞之地；巡狩魏博，逐入寇之虜。申威耀德，因壘懷來。告至策勳，詔示塡委。雖翰林諸公盡熙帝之載，而公亦豫有力焉。數年，拜右散騎常侍，慶恩升左散騎常侍。末年，公著《靜齋自箴》，篆書刊石，置于座右，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勿疑，永終爾吉。」後之君子，觀之有以見公名重益謙，德成藏密。與其一無所鑒而窺冀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不可同年而語矣。惟公未冠筮仕，名稱籍甚。日彰夙習，非聚學辯問之所克也。稟心忠正，治身儉約，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自幼至老，惡其聚歛貪冒，未嘗微置于懷。俸祿所入，不問多少，隨時供億而已。居處求安，不務顯敞，但聊以蔽其風雨。量家所受，餘分貸親故舊知寓止焉。與人交，有始有卒，必誠必信，久要不替。雖中或不善，人無間然。初與禮部尚書常夢錫、給事中蕭儼之爲莫逆，蓋以二公常忿宋國老狃于締構之業，包藏凶慝，每章言其罪，公亦同力嫉惡。先主、嗣主因審度爲虞，故不任之以政。及宋國老暮年，因陳覺、李徵古協謀不軌，貫盈事發，同時殛死。嗣主追念常、蕭與公疇昔敢言，果今日之速禍也。時常公已卒，因言曰：「夢錫常欲殺齊丘，恨其誅戮不見。」于是贈右僕射焉。適後主從容言及此事，公且曰：「夢錫先卒，不見齊丘之敗，嗣主已追贈矣。唯臣與蕭儼之目睹朝典，況臣塵忝官列八座矣，獨蕭儼之往爲理官，以赦前失，貶黜吉州，以老告退。願以臣今所居官授儼之旌其先見。」後主由是召蕭儼之至建業，以公所陳列慰勞，特授工部尚書。以年過懸車，致仕居吉州，給奉祿終身焉。公于內外族，視無疎密，待之如一。其有孤嫠無告者，皆糾合收養，稱家之有無，隨事拯濟，婚嫁視之如家人子。雖讒口謗議紛紜盈耳，公自信不疑。唯恤孤念舊是急，不知其它。及左遷邠、岐，亦坐此獲譴矣。有子曰夷直，朗州桃源令，先公疾卒。女三人：長適左贊善大夫高愼交；次女適國子博士吳淑，先公卒；次女幼，有才淑，未笄而卒。公享年七十六，某年月日以疾終于邠州官舍。恬然神氣不亂，唯禁家人勿哭，以爲怛化，但囑以殯歸于洪州西山，祔葬于烈考太夫人之墓。即以某年月日，洪州胡某以舟至京護載公之柩歸西山，從理命矣。公業隆儒行，奉五常而不隳；志嚮道風，稟三寶而無玷。故其立言蘊德，久而彌芳；繕性觀妙，老而益壯。實古之人歟。克播遺風，允資鴻筆。謹狀。

馬令《南唐書・徐鉉傳》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南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以和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敕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宋史·徐鉉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釣磯立談》 徐鉉與其弟鍇，久被眷顧。家素富貴，多收奇書。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唯張洎、潘佑，每每訕譏。蓋二人負其才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鍇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遂出力共擠佑。佑以故多不調，世指徐爲少容，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爲失焉。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爲爭作詩誄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少貶其所爲。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煜》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儒林公議》卷上 江南徐鉉歸朝，儒筆素履，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祜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請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撰《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湘山野錄》卷中 徐騎省鉉在江南日，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二，傳者止文集二十卷。方成童，鉉於水濱，忽一狂道士醉叱之，曰：「吾戒汝只在金魚廟，何得竊走至此。」以杖將怒擊，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視曰：「金魚將遷廟於邠，他日撻於廟亦未晚。」因不見。後果謫官於邠，遂薨，無子。

《續湘山野錄》 太宗剋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秘閣。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嘆其博識也。

又 江南馮謐嘗於待漏堂謂諸閣老曰：「玄宗賜賀監鑑湖三百里，信爲盛事。他日賜歸，止得後湖足矣。」徐鉉答曰：「主上賢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謐大有慚色。

《玉壺清話》卷八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爲文館學士，隨煜納圖，太守苛責以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爲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爲忠乎。」太宗神威方霽，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鉉不幸，爲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注重辟，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畿獄，坐是削官，爲靜難行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略】竟卒於邠。

又卷一〇 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於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於泉下，即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訃來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齎厚費，親自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海大帝祠，帳殿嚴盛，禱享塡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悚敬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艤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聞，迨晚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末久，津吏申：「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公有眞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適蒙厚饗，多謝，實己之幸。蓋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里舊齋一寶帶，託僕投執政，變一巨獄。僕時頗有勢燄，執政不敢違，然事不枉法，以贓名罪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版，皆隸於

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湘感其誠告，爲之潔沐過己事，齋心冥禱訖，令解繂過廟，恬然無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小懷刺爲謝，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含喜再拜。」欻然而去。洎再開其刺，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

《**臨漢隱居詩話**》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閒遠也。

《**國老談苑**》**卷二**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略】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復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愼《說文》一部，謹細無誤。

《**鐵圍山叢談**》**卷三**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人肝，且多不法，謂尙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將漕陝部，因以治開罪。開得此報大懼，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寶垂至，始求於鉉焉。鉉曰：「彼昔爲鉉門弟子，然時異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於是，開再拜曰：「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毋卹其聽不。」鉉始諾之。頃文寶以其徒持獄具來，首不見開，即屛從者，步趨入巷，詣鉉居，以覲鉉，立於庭下。鉉徐出座上，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凊，復降拜。鉉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之。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廢，後勿復來也。文寶方力詢其所欲。鉉但曰：「柳開甚相畏爾。」文寶默然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輦下時，於士大夫間得此而爲懼。後又見陝右二三賢者，猶能道其事。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尙風義凜凜如許，是宜不泯矣。

《**十國春秋・拾遺・南唐**》 陶穀云，徐鉉兄弟工染翰，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作品本事

《**江南餘載**》**卷下**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事參軍。鉉與往還如僚友。亮授代，鉉以詩送之，曰：「昔時聞有蒯先生，【略】。」

《**詩話總龜・寄贈門上**》**引**《**詩史**》 徐鉉謫居舒州，《贈彭芮》云：「賈生去國已三年，短褐閒吟玩水邊。終日野雲生砌下，有時京信到門前。無人與和投湘賦，愧子來浮訪戴船。醉裏新詩好歸去，莫隨騷客賦林泉。」

《**五代詩話・南唐・徐鉉**》**引**《**詩史**》 鉉嘗奉御札賦《茱萸詩》。御札云：「新酒初熟，偶與鄭王諸公開嘗於淸晏堂廡之間，既覽秋物，復矚霜牋，因賦《茱萸》一題，以遣此時之興。卿鴻才敏思，不可獨醒，宜應急徵，同賦前旨。」鉉因進詩云：「萬物慶西成，茱萸獨擅名。芳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宿露霑猶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晏奉西淸。」又《和御製詩》末云：「今朝聖藻偏流詠，黃菊無由更敢鄰。」

《**楓窗小牘**》**卷上**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采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於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采無疑也。」于是此錄遂得見收。

《**浩然齋雅談**》**卷中** 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其辭有云【略】。又作詩挽之云：「欻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略】。」

著　錄

《**崇文總目**》**卷三** 《稽神錄》十卷，徐鉉撰。

又卷五 《徐鉉文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稽神錄六卷**》 右南唐徐鉉撰，記怪神之事。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

又《**徐鉉集三十卷**》 集有陳彭年序。

《**遂初堂書目**》 《徐鉉集》。

《**通志・藝文略三**》 《稽神錄》十卷，宋朝徐鉉撰。

又《**藝文略八**》 《徐鉉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稽神錄》，六卷，南唐徐鉉撰。元本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當是自他書中錄出者。

又《別集類》《徐常侍集》三十卷，左散騎常侍廣陵徐鉉鼎臣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

《宋史・藝文志五》 徐鉉《稽神錄》十卷。

又《藝文志七》《徐鉉集》三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稽神錄》七卷，徐鉉。

又卷五 徐鉉《騎省集》三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二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徐常侍集》，鉉，南唐。

《菉竹堂書目》《徐騎省文集》，十冊。

《述古堂書目》卷三 徐鉉《稽神錄》十卷，抄。

《也是園書目》《稽神錄》六卷。

《季滄葦藏書目》《徐常侍集》，三十卷，三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 《騎省集》三十卷。宋徐鉉撰寫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稽神錄》六卷，徐鉉撰。

又 《徐鉉集》三十二卷。

《文瑞樓藏書目錄》 徐鉉《騎省集》三十卷（抄）。會稽人，初仕南唐，後歸宋，封東海郡檢校、工部尚書。

晏殊《徐公集後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秘閣吳正儀、今翰林穎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帥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詠等列于左，次用垂茂實俾題于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徐琛《明州重刊徐騎省文集後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參政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歿，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繫文集是賴。年世貪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板以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五・騎省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鉉有《稽神錄》，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竝載鉉集三十卷，與今本同。陳氏稱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後十卷，皆歸宋後作。今勘集中所載年月事蹟，亦皆相符，蓋猶舊本也。集爲其婿吳淑所編。天禧中都官員外郎胡克順，得其本於陳彭年，刊刻表進，始行於世。鉉精於小學，所校許愼《說文》至今爲六書矩矱。而文章淹雅，亦冠一時。【略】翟耆年《籀史》曰：「太平興國中李煜薨，詔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傷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請存故主之義，太宗許之。鉉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譬句曰『東鄰搆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鄰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之，稱歎不已。」云云。後呂祖謙編《文鑑》，多不取儷偶之詞，而特錄此碑，蓋亦賞其立言有體。以視楊維楨作明鼓吹曲，反顏而詆故主者，其心術相去遠矣。然則鉉之見重於世，又不徒以詞章也。

又《小說家類三・稽神錄六卷》 是編皆記神怪之事。晁公武《讀書志》載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書中惟乾寧、天復、天祐、開成、同光，書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懶眞子》稱「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耻。碑文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僞吳，稱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稱僞某官，亦入宋以後所追改歟。《讀書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卷第，當是他書中錄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數俱不合。案《楓窗小牘》云：【略】。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門目叢雜，所列諸事凡一名疊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前後相連，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緣此，多錄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考鉉《騎省集》中有《送蒯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則鉉客實有蒯亮。然不言及說鬼事。又書中載破瘤得碁子、得鍼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趙與旹《賓退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二・騎省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其婿吳淑編。前二十卷仕南唐時所作，後十卷入宋後作也。鉉才思敏捷，下筆即成。故其詩流易有餘，深警不足，其文亦沿溯燕、許，不能嗣韓、柳之音。然在五季之中，則迥然孤秀矣。

又《小説家類・稽神録六卷》　宋徐鉉撰。所記皆唐末、五代異聞。晁公武讀書志稱凡一百五十事，此本乃有一百七十四事，又有拾遺十三事。案：《楓窗小牘》載，修《太平廣記》時，此書全部收入，疑從《廣記》録出，又誤録他書併入之，故數浮於舊也。

黄丕烈《徐公集題記》　余向欲蓄《徐騎省集》，即新鈔本亦不多得。既聞吳枚庵茂才，貧而蓄書，遇善本多手抄者。訪之，已質他姓。多方往求，始得一見，末有跋語，是金侃亦陶者云：此書錢宗伯從宋大字本縮爲小字本録出，擬借抄，苦其多而未就，已置之矣。後從香嚴周氏談及是書，云有影宋大字本，遂丐歸展讀。適書友自錫山故家收得鈔本，較吳本頗舊，行款亦與影宋本大同小異。爰竭數日功，手校其誤。雖縮本仍然，而宋本面目約略可見。宋本亦有訛脱，抄本間有空格處，當是接其文義以意存疑。此時悉據宋本校勘，不敢輕易佞宋之譏，識者諒之。宋本遇宋諱，避之甚嚴。知宋本確然可信，而影寫者纖悉遵之，知非貿貿傳録之本矣。嘉慶庚申七月白露節後七日書於聯吟西館黄丕烈。

陸心源《影宋明州本騎省集跋》　《徐公文集》三十卷，從宋紹興中明州刊本影寫，題曰：「東海徐鉉撰。」前有天禧元年十一月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胡克順進書表及宋眞宗答敕，淳化四年秘書郎陳彭年序，末有大中祥符九年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後序，及紹興十九年右朝議大夫、知明州徐琛跋。附録一卷，則行狀及李昉所作墓誌，李至等所作挽詞、祭文也。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名家藏本，卷十《烈武帝廟碑》「告貞符」下缺三百八十字，《三清觀記》「其守固者其事舉」下缺五十餘字，此本皆完具，洵善本也。

又《稽神録秦西岩鈔本跋》　《稽神録》本十卷，此本六卷，乃從《太平廣記》輯出。長夏無事，與清齋四弟用《廣記》逐一校過，改正不下千餘字。《廣記》有而此本遺者三十條，刻本又較此本少四條。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徐公文集三十卷》（校宋本）　《徐騎省集》三十卷，世無善本，所傳者惟影宋鈔本，最爲近古，然亦不易得。郡城周明經錫瓚，曾有校影宋本，今歸愛日精廬。蔭棠學博囑余傳校，其中訛脱頗多，藉以校補，宋諱闕筆，亦均是正，陳彭年序一篇，亦爲鈔足，可稱完善。周明經跋有云：「名鈔之可寶，僅下宋本一等耳，其《武烈帝廟碑》闕葉，《三清觀記》尾葉，終難獲全也。」至此本鈔寫，係李學士浩手書，由始至終，無一懈筆。學正皓首窮經，得邀異數，因附識之，以存其人云。時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十一日，朗仙校竟并識。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四・稽神録六卷拾遺一卷》（津逮秘書本）　陳氏稱：「元本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當是自他書中録出者。案陳氏既標爲六卷，又謂總作一卷，竊所未喻。其言「自他書録出者」，蓋原書已佚，後人從《太平廣記》録出耳。晁氏引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以上晁引）而此本反多二十四事，又有拾遺十三事，當又誤録他書併入之，故數浮於舊也。其書皆記唐末、五代異聞，尚在南唐所作。楊大年謂其「據門下士蒯亮所言」（見晁氏引），恐不盡然。《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説郛》僅摘録七條云。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六・徐公文集三十卷》（舊抄校宋本）　宋東海徐鉉撰。

又《徐常侍集三十卷》（朱竹垞手鈔補足本）　某氏手跋曰：《騎省集》六冊。秀水朱太史故物，卷中丹黄皆竹翁親自點勘，其手録半帙，書法古雅，較之陋板惡鈔，眞同霄壤。後歸花山馬寒中先生。甲辰、乙巳間，南樓圖籍雲散風流，予乃得而有之。覽兹墨妙，不勝盛衰今昔之感。小山叢桂書齋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四・徐公文集三十卷》（依宋鈔本王晚聞舊藏）　鉉【略】歸宋爲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故一名《騎省集》。紹興十九年徐琛撰明州重刊《徐騎省文集後序》，末有迂齋金侃識，云：「《騎省集》近世鮮有刻者。此本虞山錢氏於崇禎間從史館印摹南宋本，字頗大。予縮小鈔之。集中今上御名者高宗構也。太祖諱匡胤。太祖父仁、祖諱殷弘，眞宗諱禎、英宗諱曙，故字皆缺一筆。太宗諱炅、神宗諱頊、欽守諱桓，如敬、鏡、竟、貞、徵、勗、署、完諸字亦缺一筆，今悉仍之。右乃吳興陶氏鈔本，格版心刊【篤素好齋藏書】六字。有【十萬卷樓】、【晚聞居士】兩印。」

又《徐騎省文集》三十卷（經鋤堂鈔本）　右爲湖州經鋤堂倪氏緣格精鈔

本，書法整齊，殊可愛玩。前錄【略】《天禧元年三司戶部判官臣胡克順進文集表批答》，曰：「敕胡克順：省所上表，進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冊事，具悉。徐鉉生於江介，早著時名，歷事祖宗之朝，嘗居文翰之任。發揮誥命，有溫雅之風；備預咨詢，見該通之學。矧惟素履，無謝古人。汝克慕前修，盡編遺札，俾之摹印，庶廣流傳。睹奏御之爰來，諒恪勤之斯至。覽觀之際，嘉歎良深，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又附）行狀、李昉撰墓志銘、楊徽之、張洎等祭文、挽詞。

又《徐公文集三十卷》（知不足齋鈔本） 右依宋本繕錄，行款避諱悉同前帙。間有鮑廷博校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徐公文集》三十卷，宋徐鉉撰。影寫宋刊本，十行十九字，版心有刊工姓名。此書影寫精美絕倫，當是清初人所爲，原徐氏積學齋藏書，今歸涵芬樓。（己未）《徐常侍集》三十卷，宋徐鉉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有人據宋本以朱筆校過。有秘書郎陳彭年序（淳化四年七月）、胡克順進書表（天禧元年）並批答、行狀、李昉撰墓誌銘、李至等祭文（淳化三年）、李至輓歌詞、晏殊後序（大中祥符九年）、知明州軍事提舉學事徐琛跋。（紹興十九年）【略】其中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卷爲朱竹垞（彝尊）手錄本，張芷齋有跋：「竹垞先生手鈔三卷，內韻譜序頗有脫訛，從元刻本校正，乙未季夏芷齋曝書，偶記于觀樂堂中。」【略】卷末有「道光辛卯歲武原馬氏漢唐齋收藏書籍」藍色木記。又識語錄後【略】鈐：「閒身猶作蠹書蟲」白文印。（丙寅）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別集二·騎省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其婿吳淑編。宋天禧中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克順雕板，紹興中待制徐琛重刊。路有鈔本。昭文張氏有舊鈔本，題《徐公文集》。振綺堂有舊鈔本，題《徐常侍集》，內有朱筆校正，又一部，題《徐寓山集》。盧抱經借鮑氏所藏馮己蒼校本精校，有跋，見抱經堂集。（附錄）（詒讓）（續錄）董授經藏宋刊本。朱竹垞手校明人鈔本。八千卷樓有經鉏堂鈔本。又有篤素好齋鈔本。光緒癸巳黟南李宗煜校刊本。

又《小說家類·稽神錄六卷》 宋徐鉉撰。津逮秘書本、有補遺一卷，學津討原本。

藝文

許堅《上徐舍人鉉》 幾宵煙日銷檔臺，欲寄侯門薦禰才。滿面塵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

湯悅《鼎臣學士侍郎以東館庭梅昔翰苑之毫末今復半枯向時同僚零落都盡素髮垂領茲唯二人感舊傷懷發於吟詠惠然好我不能無言輒次來韻攀和》 憶見萌芽日，還憐合抱時。舊歡如夢想，物態暗還移。素豔今無幾，朱顏亦自衰。樹將人共老，何暇更悲絲。

又《再次前韻代梅答》 託植經多稔，頃筐向盛時。枝條雖已故，情分不曾移。莫向階前老，還同鏡裏衰。更應憐墮葉，殘吹挂蟲絲。

又《鼎臣學士侍郎楚金舍人學士以再傷庭梅詩同垂寵和清絕感歎情致俱深因成四十字陳謝》 人物同遷謝，重成念舊悲。連華得瓊玖，合奏發塤篪。餘枿雖無取，殘芳尚獲知。問君何所似，珍重杜秋詩。

印粲《贈徐鼎臣常侍》 不將才業暫時誇，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直掃落花。諫書未上先焚稿，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李中《獻徐舍人》 清名喧四海，何止並南金。奧學群英伏，多才萬乘欽。秩參金殿峻，步歷紫微深。顧問承中旨，絲綸演帝心。褒雄饒義路，賈馬避詞林。下直無他事，開門對遠岑。軒窗來晚吹，池沼歇秋霖。蘚點生棋石，茶煙過竹陰。希夷元已達，躁競豈能侵。羽客閒陪飲，詩人伴靜吟。自慚爲滯物，多幸辱虛襟。此日重遭遇，心期出陸沉。

韓熙載《送徐鉉流舒州》 昔年悽斷此江湄，風滿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鶺鴒羽，不堪渡上又分飛。

雜錄

《夢溪筆談·書畫》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

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蝸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蝸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宣和書譜・篆書**》　徐鉉，字鼎臣，江左人，仕江南僞主李煜，【略】以文雅爲世推名。來使本朝，一時士人想望其風采。江南既平，隨煜歸朝。當太宗時，直學士院，典誥命，稱得體。留心隸書【略】，尤善篆與八分，識者謂自陽冰之後，續篆法者惟鉉而已。【略】又謂自暮年方得蝸匾法，識者然之。今御府所藏篆書七。

朱熹《跋徐騎省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蝸扁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毫髮姿媚意態，其爲老筆無疑。

《**默記**》**卷中**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左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告敕，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玉壺清話**》**卷一〇**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當直澄心堂，每襆被入直，至飛虹橋，馬留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卻立。鉉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之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能改齋漫録**》**卷六**　臨川郡圃舊名金梶，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梶亭邊綠柳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梶園中」。

《**桯史**》　二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艱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徑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醻復者，騎省亦倦且默矣。其不戰屈人之上策歟。

《**焦氏筆乘續集**》**卷八**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兹谷鮒，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眞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銀牀。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全唐文紀事・雜記二**》**引《玉芝堂談薈**》　邵思野說：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大琉璃瓶，貓觸墜地，因驚得疾。詔鍇爲墓誌。鍇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頗憶否。鉉爲疏二十餘事。鍇曰：適已記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香祖筆記**》**卷六**　唐二徐，鉉無子，鍇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家，王鋌性之嘗訪之，鉉、鍇告敕具在。又言嘗見鍇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三十卷尚完，《楚金集》則不傳矣。奉和縣白鶴觀云有楚金書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特訪此碑，亦不復存。鍇謚文公。

《**十國春秋・拾遺・南唐**》　江南徐氏兄弟雅善游藝，各有撰述，鍇著《射書》十五卷，鉉著《金谷園九局譜》一卷。

又　徐鉉題南昌陳省躬四眼石硯爲「方相石」。

又　徐鉉云，幼年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如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

又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焚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

又　江南徐鉉嘗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又　宋元公嘗問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其名爾。

徐鍇

論述

馬令《南唐書・徐鍇傳》　鉉、鍇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

之「二陸」云。鍇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鍇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賁飾，儒者榮之。

《**秋詞**》《詩話總龜・幼敏門》引《詩史》：徐鍇字楚金，年十餘歲，羣從宴集・分題賦詩，令爲《秋詞》，援筆立成。其略曰：「井梧紛墮砌，塞雁遠橫空。雨久莓苔紫，霜濃薜荔紅。」《玉壺清話》卷八：盡見秋聲之意。

《**鄰舍**》《升菴詩話・鄰舍詩》徐鍇詩：「井泉分地脈，碪杵共秋聲。」【略】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剞劂，而句句切題。

傳記

陸游《南唐書・徐鍇傳》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林。【略】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鍇竊議之，崇義方得君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略】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鍇酷嗜讀書，隆冬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忌，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鉉及鍇，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十萬兵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開寶七年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鍇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上 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之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並居清要，物忌太甚。請少緩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疊唱，歌辭皆鍇所製，鍇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

又卷下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既已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

《詩話總龜・博識門》引《談苑》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摻」字者，淑多改爲「操」字，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言。若漁陽摻者（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漢陽摻》撾，古歌云：『邊城晏聞《漢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本朝雜記上》引《藝苑雌黃》 《修眞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鍇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冲元作《皇帝閤春貼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五代詩話・南唐・徐鍇》補引《金玉詩話》 王師弔伐江左，城未破時，或夢緋衣女子行空中，以巨筵筵物，靜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之，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繼墮於地，云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鍇歿。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登高齋詩，押筵字。平甫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筵。」此事奇譎，而語崛強，可謂搏虎手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徐鍇文集》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小學類》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略】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通志・藝文略八》　《徐鍇集》十卷（僞唐）。

《宋史・藝文志七》　《徐鍇集》十五卷。

又《藝文志八》　徐鍇《賦苑》二百卷，目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問政先生聶君傳》一卷。

又卷五　《徐鍇集》十五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古今國典》一百卷，徐鍇輯，《賦苑》二百卷、目一卷徐鍇撰。又《徐鍇集》十五卷。

藝文

徐鉉《寄從兄憲兼示二弟》　別路吳將楚，離憂弟與兄。斷雲驚晚吹，秋色滿孤城。信遠鴻初下，鄉遙月共明。一枝棲未穩，迴首望三京。

又《宿茅山寄舍弟》　茅許稟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世更無人。獨往誠違俗，浮名亦累眞。當年各自勉，雲洞鎮長春。

湯悅《鼎臣學士侍郎楚金舍人學士以再傷庭梅詩同垂寵和清絶感嘆情致俱深因成四十字陳謝》（存目）

李景遂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李景遂傳》　景遂，烈祖第三子。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澹，雅有士君子風。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已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矣，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盃于坐，景遂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誨，不宜使汎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也，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時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軍師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爲太子，一日被譴于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躁忿，常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子。弘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薨，年三十九。未殮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紀事

《江表志》卷中 文憲太子(弘)冀既正儲闈，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元宗一日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慚色。他日密使人持酖，付昭慶宮使元從範。從範從太弟在金陵。未幾，從範子乾爲景遂嬖臣宋何九讒搆遂置之法。從範懼且怨。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進漿，遇酖，即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

《玉壺清話》卷一〇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資雍睦，美姿容，性和厚。讓皇殂於丹陽，遣送葬，望柩哀慟雨淚，觀者爲之出涕。兄璟繼位，立爲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詠，投壺賦詩。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傳玩，惟贊善張易乘醉抵於地曰：「輕人貴寶，殿下豈當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謝，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測之淵，投足黠虜，歸朝莫準。」嗣主答曰：「張易奇人，海龍王亦懼之。」景遂一日朝服，忽於空中揖讓，謂左右曰：「上帝詔許旌陽召吾偕往，須當行矣。」急入北堂，拜辭所生母，無疾坐亡。贈太傅，謚文成。

藝文

李璟《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同太弟景遂汪王景遏齊王景達進士李建勳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登樓賦》 珠簾高卷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李弘茂

馬令《南唐書·李弘茂傳》 慶王(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樂安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陸游《南唐書·李弘茂傳》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苦。【略】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

陳德成 陳德誠

徐鉉《陳公墓誌銘》 公諱德成，字仲德。其先穎川人也。【略】公即忠烈公(誨)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沖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傅之年，已著名譽。【略】先公每言邊事，常密疏于紙，遣公上啓，默識強記，敷奏閑習。元宗甚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略】數月，爲和州刺史及爲左天威將軍廂虞候。明年，改池州刺史。是時疆埸甫定，閭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姦。鐵軸牙檣，無忘水犀之備；輕裘緩帶，常爲峴首之游，賦詩紀頌，粲然可述。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應對詳敏，咸有條貫，捧觴上壽，進退由儀。求解印扈蹕，優旨不許。今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爲右天德軍都虞候。【略】壬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于建業濱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上痛惜之，至再不視朝，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官給。有司考行，易名曰烈。即以其年九月日葬于某所，從理命也。

《**詩話總龜・警句門上**》引《**江南野録**》 唐仁傑，全州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

《**十國春秋・南唐・陳德誠傳**》 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

張洎

論述

張洎《賈氏談録序》 庚子歲，予銜命宋都，舍于懷信驛。左補闕賈黄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學，善于談論，每欵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篇綴凡六條，號曰《賈氏談録》，貽諸好事者云爾。

《**郡齋讀書志・張師黯集五十卷**》 洎風神灑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陂而諂附。

《**十國春秋・南唐・張洎傳**》 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兼覽道釋書，通禪寂虚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刻薄。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張洎傳**》 張洎字師聞，改字偕仁，南譙人也。（《宋史》云：全椒人。曾祖旼，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少有俊才，博通墳典。舉進士，起家句容尉。（《宋史》云：解褐上元尉。）以議文獻太子謚，爲元宗所識，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元宗遷南都，留後主居守，即薦洎爲後主記室，不得從。未幾，元宗宴駕，後主立，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徐、游同爲清輝殿學士。澄心堂建，洎亦參機密于中，

恩寵第一。後主每兄弟宴飲，作伎樂，洎獨得預。爲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後主常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初與潘佑並官西省，情好甚篤，既而所趣漸異，佑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後主附宋，貢奉事興，洎奉使汴京，中朝公卿喜其有文，甚加愛賞。宋師圍金陵逾年，洎勸後主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苟或不虞，即臣當先死。」及城陷，洎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時洎爲光政院副使，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絶，洎反下見後主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李燾《續通鑑長編》云：《國史・張洎傳》言洎與陳喬同升閣，喬自經，洎視喬氣絶，乃下。而《談苑》載喬縊于視事廳，洎猶不知。《國史》蓋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恐《九國志》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絶乃下閣。《談苑》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爲喬已北降，明日乃得喬尸。按此則所云同升閣者，繆甚矣。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不死爾。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略】太宗時，累遷禮、戶二部郎中。（時秦國錢王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无悔』，實非臣子而言者。況錢俶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无悔』四字，請改正。」洎對狀曰：「謹按《易》乾之九三云云。王弼云『處下卦之極，愈于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愼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逾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説《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无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内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无悔』，即本無『亢龍无悔』之語。」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可罰一月俸。」）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初，洎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及是一與易簡同事，不相能，語人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堆灰』之詩進呈矣。」洎爲少屈。然以巧宦，竟至參知政事。至道三年，病卒，年

六十四。贈刑部尚書。【略】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兼覽道釋書，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刻薄。後主既歸宋，貧甚，洎尤丐索之，後主以白金類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後主記室，洎疑慎修教後主，素與慎修善，自是稍稍疎之。清源郡公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弔。常同張佖議事不協，竟爲讎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洎先爲寇準所薦，奉之甚謹，未幾揣內指，奏準誹謗。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罕登其門。與徐鉉素厚善，後因論事相忤，至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洎有文集十五卷，《賈氏談錄》一卷，傳世。

紀事

馬令《南唐書》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南唐近事》 張洎計偕之歲，爲閩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涑水記聞》卷三 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

又 太宗時，洎爲員外郎判考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倨貴。每入省，洎常立於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辨博，遂薦於太宗。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爲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於待詔，曰：「人言皆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洎學術該富，知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洎女嫁楊文公，驕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爲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公修《國史》，爲洎傳，極言其短。

《玉壺清話》卷八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賊遷萬餘衆寇靈州。上問呂相端、趙樞密鎔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共陳利害，爲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沃之地，君問即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抒思，檢閱補綴，深失訏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爲之默笑。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之。果翌日，先於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餽運，斛粟碩費，芻車野宿，孤迥難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爲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蟠輩動即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卿所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褒答，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解焉。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長奉己。洎又以老儒宿德聞望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寇視事罷，則整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圓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於蠟圓中，召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其辨誦談笑，橫飛於席間。寇胸中素蘊養畜不發者，盡爲洎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於朝，力加薦擢。

《詩話總龜·自薦門》引《詩史》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游宴時投之」。一日，張與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曰：「不知何處好消憂，【略】。」得詩，動容久之，爲言于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

又《神仙門上》引《談苑》 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名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作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張果參政十六年卒，乃其讖也。

《四六話》卷下 張洎參知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韻語陽秋》卷一四**　王摩詰自謂「宿世緣詞客，前身應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玄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並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略】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爲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曾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詞翰奇絕。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遊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於天子，因坎坷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似，知音世所希。」乃其事也。余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眞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於此。

《**容齋四筆》卷一二**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略】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日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知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

《**五代詩話・南唐・張洎》引《金坡遺事》**　張洎文章清贍。在江南日，將命入貢，還，作詩以詆北，言京師風物，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洎歸朝爲學士，與易簡同院，爭寵不相下。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相矛盾，即將「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爲之屈。

《**十國春秋・拾遺・南唐》**　李後主既降宋，太祖問湯悅、張洎等曰：「朕何如卿國主。」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

著録

《**郡齋讀書志・賈氏談録一卷》**　右僞唐張洎奉使來朝，録其家賈黃中所談三十餘事，歸獻其主。

又《張師黯集五十卷》　右皇朝張洎，字師黯，滁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人。歸朝爲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卒。【略】集有吳淑序，其子安期所編。咸平五年上之。

《**通志・藝文略八》**《張洎集》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賈黃中談録》一卷，張洎撰。

又《藝文志七》《張洎集》五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賈氏談録》一卷，南唐張洎。

又卷五　《張洎集》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賈氏談録一卷》**　宋張洎撰。【略】是書乃洎爲李煜使宋時録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録》。前有自序，題庚午歲，爲宋太祖開寶三年。《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官左補闕在開寶初，與此序合。蓋其時爲洎館伴也。又序末稱貽諸好事。而晁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録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史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亹亹，聽者忘倦，故此録所述皆唐代軼聞。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陶宗儀《説郛》所載僅九事。宋曾慥《類説》所載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典》所載較曾、陶二本爲詳。今從各韻蒐輯，參以《説郛》、《類説》，共得二十六事，視洎原目，蓋已及十之九矣。原叙一篇，《類説》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説郛》有其全文，今仍録冠卷首，以補其闕。是書雖篇帙無多，然如牛、李之黨，其初肇釁於口語，爲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紀》一書，晁公武亦嘗據此録以辨韋瓘之誣。他如興慶宮、華清宮、含元殿之制，淡墨題榜之始，以及院體書百衲琴澄泥研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較他小説固猶爲切實近正也。

藝文

伍喬《寄張學士洎》 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繞檻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

李中《獻中書張舍人》 仙桂從攀後，人間播大名。飛騰諧素志，霄漢是前程。持憲威聲振，司言品秩清。簾開春酒醒，月上草麻成。丹陛凌晨對，青雲逐步生。照人裴玉瑩，鑒物憲陂明。下直無他事，閒遊恣逸情。林僧開戶接，溪叟掃苔迎。煮茗山房冷，垂綸野艇輕。神清宜放曠，詩苦益縱橫。餘刃時皆仰，嘉謀衆佇行。四方觀啓沃，畢竟念孤平。

徐鉉《晚憩白鶴廟寄句容張少府》 日入林初靜，山空暑更寒。泉鳴細巖寶，鶴唳眇雲端。拂榻安棋局，焚香戴道冠。望君殊不見，終夕憑欄干。

李煜 南唐後主

論述

綜論

徐鉉《北苑侍宴詩序》 臣聞通物情而順時令者，帝王之能事；感惠澤而發頌聲者，臣子之自然。況乎上國春歸，華林雨霽，宸游載穆，聖藻先飛，雷動風行，君唱臣和，故可告于太史，播在薰絃。帝典皇墳，莫不由斯者已。歲躔己巳，月屬仲春，主上御龍舟，游北苑，新王舊相，至于近臣，並儼華纓，同參曲宴。時也風情景淑，物茂人和。望蔣嶠之嶔崟，祝爲聖壽；汎潮溝之清淺，流作天波。絲篁與擊壤齊聲，醆斝共君恩與醉。乃命即席分題賦詩。睿思雲飄，天詞綺縟，文明所感，蹈詠皆同。既擊鉢以爭先，亦分題而較勝。長景未暮，百篇已成，自揚《大雅》之風，豈在遒人之職。奉詔作序，冠于首篇，授以集書，藏之金匱。謹上。

又《御製雜說序》 臣聞軒后之神也，畏愛止乎三百；唐堯之聖也，倦勤及乎耄期。文王之明夷也，爻象周于六虛；宣父之感麟也，褒貶流于百代。乃知功利之及物者，與形器而有限；道德之垂憲者，將造化而常新。是故體仁者必懇懇于立言，務遠者必勤勤于弘道。然則封泰山，告成功，七十二家；正禮樂，刪《詩》、《書》，一人而已。大矣哉，立教之難也。有唐基命，長發祥符，舊物重甄，斯文不墜。皇上高明博厚，濬哲文思，既承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鴻才綺縟，理絕名言，默識泉深，事符影響。自祗膺眷命，欽若重熙，廣大孝以厚時風，勵惟精而勤庶政。宥萬方而罪己，體百姓以爲心。俗富刑清，時安歲稔。其或萬機暇豫，禁籞宴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口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從公之暇，莫若爲學爲文；爲學爲文，莫若討論六籍。游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爲古儒也。今之爲學，所宗者小說，所尚者刀筆，故發言奮藻，則在古人之下風，以是故也。」其高識遠量又如此焉。昔魏武帝有言「老而勤學」，而所著止于兵書；吳大帝亦云「學問自益」，而無聞述作。風化之旨，彼其恧歟。屬者國步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己，畏天命而側身，靜慮凝神，和光戢耀。而或深惟遂古，遐考萬殊，懼時運之難幷，鑑謨猷之可久，于是屬思天人之際，游心今古之間，觸緒研幾，因文見意，縱橫毫翰，炳煥縑緗。以爲百王之季，六樂道喪，移風易俗之用，蕩而無止，慆心堙耳之聲，流而不反，故演《樂記》焉。堯舜既往，魏、晉已還，授受非公，爭奪萌起，故論享國延促焉。三正不修，法弊無救，甘心于季世之僞，絕意于還淳之理，故論古今淳薄焉。戰國之後，右武戲儒，以狙詐爲智能，以經藝爲迂闊，此風不革，世雖未已，故論儒術焉。父子恭愛之情，君臣去就之分，則褒申生，明荀彧，俾死生大義皎然明白。推是而往，無弗臻善，皆天地之深心，聖賢之密意，禮樂之極致，教化之本源。六籍之微辭，羣疑之互見，莫不近如指掌，煥若發蒙。萬物之動，不能逃其形；百王之變，不能異其趣。洋洋乎大人之謨訓也。夫天工不能獨運，元后不能獨理。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君無臣，鄭公所以歎恨。庶乎斯民有幸，大道將行，舉而錯之域中，則三五之

功，何遠乎爾。臣又聞將順致美，鋪陳耿光，布堯言于萬邦，稱漢德于殊俗，蓋詞臣之職也。若乃嚮明而理，負扆而朝，慶賞威刑，豫游言動，則有太史氏存焉。又若雅頌文賦，凡三十卷，鴻筆麗藻，玉振金相，則有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徐鍇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之作，未即宣行，理冠皇墳，謙稱《雜說》。臣鉉以密侍禁掖，首獲觀瞻，有昭冠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備矣。將《五千》而並久，與二曜以同明，昭示孫謨，永光冊府。謹上。

又《吳王挽詞》 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　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銷魂。

鄭瑗《蜩笑偶言》 劉禪既爲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蜀技之感，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既爲違命侯，而詞章凄惋，有故國之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無往而不招誚，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藝苑卮言》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填詞雜說》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此則末有「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十字。）

沈謙《填詞雜說》 後主拙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覺張郎中、宋尚書，直衙官耳。

毛先舒《南唐拾遺記敘》 予觀李後主雅好儒學，善文章。繼統江南，屢有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湎于酒，遂以亡國。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淫酗亡度也。歸命之後，謂宜優饒，小詞何罪，致慘禍以死。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本紀》 論曰：後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鄉使國事無虞，中懷兢業，抑亦守邦之主也。乃運丁百六，晏然自侈，譜曲度僧，略無虛日，遂至京都淪喪，出涕嗟若，斯與長城之「玉樹後庭」、賣身佛寺以亡國者，何其前後一轍邪。悲夫。

《花草蒙拾》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煞是可憐。

《渌水亭雜識》卷四 《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烟水迷離之致。

余懷《玉琴齋詞序》 李重光風流才子，誤作人主，至有入宋牽機之恨。其所作之詞，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

周之琦《詞評》 予謂重光天籟也，恐非人力所及。

《介存齋論詞雜著》 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

又 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

《蓮子居詞話》 十國時風雅才調，無過於南唐後主。

《詞學集成》 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之後先。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瑣屑，周、張之纖靡，已近於晚。

《譚評詞辨》卷二 後主之詞，足當太白詩篇，高奇無匹。

《雲韶集》卷一 李後主情詞凄婉，獨步一時。

《詞則・大雅集》卷一 後主詞凄絕出飛卿之右，而騷意不及。

《白雨齋詞話》卷一 後主詞思路悽惋，詞場本色，不及飛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又卷七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爲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

張惠言《詞選・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端木埰批注 前章「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正陳叔寶之全無心肝，亡國之君，千古一轍也。次章又有「往事只堪哀」、「終日誰來」、「想得玉樓」等句，明明觖望不甘，被禍之由，牽機藥所由來也。前已荒昏失國，此又妄露圭角，可爲千古龜鑑。睹此則知後帝「此間樂」之語未可全非。

《半塘老人遺稿》 蓮峰居士詞，超逸絕倫，虛靈在骨。芝蘭空谷，未足比其芳華；笙鶴瑤天，詎能方茲清怨。後起之秀，格調氣韻之間，或月日至，得十一於千百。若小晏，若徽廟，其殆庶幾。斷代南渡，嗣音闃然，蓋間氣所鍾，以謂詞中之帝，當之無愧色矣。

《人間詞話》 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又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又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即爲詞人所長處。

又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眞，李後主是也。

又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眞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人間詞話删稿》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惟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王國維《詞辨》眉間批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略】介存《詞辨》所選詞，頗多不當人意。

《詩話總龜・警句門上》引《翰府名談》　李煜作詩，大率都悲感愁戚，如【略】，「鬢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之類。然思清句雅可愛。

李柱國《讀五代詩話題南唐後主二絶句》　結綺臨春事已遙，芙蓉有恨更難消。翰林學士風流甚，若詠烟花續六朝。別時容易見時難，衩襪香階去不還。故國江南空有夢，一聲腸斷念家山。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後主》　東風狼藉失仙姝，心恨頻添掌裏珠。破費工夫琢新句，全家衝雨上江艫。

郭麐《南唐雜咏》　我思昧昧最神傷，予季歸來更斷腸。作個才人眞絶代，可憐薄命作君王。

周之琦《論後主絶句》　玉樓瑤殿枉回頭，天上人間恨未休。不用流珠詢舊譜，一江春水足千秋。

譚瑩《論後主詞絶句》　傷心秋月與春花，獨自憑闌度歲華。便作詞人秦、柳上，如何偏屬帝王家。　念家山破了南唐，亡國音哀事可傷。叔寶後身身世似，端如詩裏說陳王。

沈初《論二主絶句》　南朝樂府最清妍，建業傷心萬樹烟。誰料簡文宮禮後，李王風致更翩翩。

馮煦《論後主絶句》　夢遍羅衾夜未央，秦淮一碧照興亡。落花流水春歸去，一種銷魂是李郎。

分　論

《漁父》（一棹春風一葉舟）　《螢雪叢說・詩隨景物下語》：杜詩「丹霞一縷輕」，（李後主）《漁父詞》「蟹縷一釣輕」，胡少汲詩「隋堤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烟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王國維《南唐二主詞・校勘記》：筆意凡近，疑非李後主作也。

《憶江南》（多少淚）　《詞品》卷二：唐詞「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詞「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詞之語。《詞則・別調集》卷一：後主詞一片憂思，當領會於聲調之外，君人而爲此詞，欲不亡國也得乎。

又（閒夢遠）　《詞則・別調集》卷一：寥寥數語，括多少景物在內。

《搗練子令》（深院靜）　《詞品》卷一、《堯山堂外紀》卷四一：李後主《搗練子》【略】詞名《搗練子》，即詠搗練，乃唐詞本體也。《皺水軒詞筌》：李重光「深院靜」小令，升庵曰：詞名《搗練子》，即咏搗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調亦同，衆刻無異。嘗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闋。「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增前四語，覺神彩加倍。《雲韶集》卷一：古人以詞名爲題，他本增「秋闌」二字，殊屬惡劣。《蕙風詞話》卷五：楊用修席芬名閥，涉筆瑰麗。自負見聞賅博，不恤杜撰肆欺。迹其忍俊不禁，信有奇思妙語，非尋常才俊所及。嘗云：李後主《搗練子》「深院靜」、「雲鬢亂」二闋，曩見一舊本，並是《鷓鴣天》【略】。以「塘水初澄」比方玉容，其爲妙肖，匪夷所思。「雲鬢亂」闋前段，尤能以畫家白描法，形容一極貞靜之思婦。綾羅間之暖寒，非深閨弱質、工愁善感者，體會不到。「一樹藤花」，確是人家庭院景物。曰「獨自看」，其殆《白華》之詩，無營無欲之旨

乎。「扉無風而自掩」，境至清寂，無一點塵。如此云云，可知「遠岫眉攢」「倚闌和淚」，皆是至眞至正之情，有合風人之旨。即詞境詞格，亦與之俱高。雖重光復起，宜無閒然。或獨譏其嚮壁虛造，寧非固歟。《南唐二主詞・校勘記》：「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此樂天《暮江吟》後二句，見《白氏長慶集》卷十九。後主不應全襲之。且《鷓鴣天》下半闋，平仄亦與《搗練子》不合，顯係明人贋作，徐氏(釚)信之，誤矣。

《**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　《譚評詞辨》卷二：(前半闋)濡染大筆。《雲韶集》卷一：後主詞凄艷出飛卿之右，晏、歐之祖也。《詞則・大雅集》卷一：後主詞悽惋出飛卿之右，而騷意不及。

又(**無言獨上西樓**)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此詞最悽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草堂詩餘續集》卷下：七情所至，淺嘗者說破，深嘗者說不破。破之淺，不破之深。「別是」句妙。《詞的》卷一：絕無皇帝氣，可人，可人。《古今詩餘醉》卷八：「別是一般」句，好，令人尋味。《雲韶集》卷一：凄涼況味，欲言難言，滴滴是淚。《詞則・大雅集》卷一：哀感頑艷，妙，只說不出。《湘綺樓詞選前編》：詞之妙處，亦別是一般滋味。

《**長相思**》(**一重山**)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冷艷。《古今詩餘醉》卷七：詞極冷極艷。《草堂詩餘評林》卷五：句句含怨字意，不露圭角，可謂善形容者。《南唐二主詞彙箋》引李于鱗云：因隔山水而起各天之思，爲對楓菊而想後人之歸。又云：怨從思中生而怨不露，是長於詩者。

又(**雲一縞**)　《古今詞統》卷三：緣飾尤佳。《古今詩餘醉》卷一二：「多」字、「和」字妙，「三兩窠」，亦嫌其多也。妙妙。《雲韶集》卷一：字字綺麗。結五字婉曲。《詞則・閑情集》卷一：情詞凄婉。

《**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　《詩話總龜・評論門一》引《摭遺》：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據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美姬舞徹金釵溜。酒渥時拈花蕊嗅，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異矣。《侯鯖錄》卷八：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捫蝨新話》卷二：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初江南遣徐鉉來朝。鉉欲以辯勝，至誦後主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中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云「簾日已高【略】」，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此盡是尋常說富貴語，非萬乘天子體。予蓋聞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曰：「安得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事。」左右曰：「縱維翰在，陛下亦不能用之。蓋維翰愛錢。」太祖曰：「窮措大眼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得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古今詞統》卷四：仄韻僅見此首。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李後主用仄韻，「紅日已高三丈透，【略】」固是獨唱。《皺水軒詞筌》：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略】皆入神之句。

《**采桑子**》(**轆轤金井梧桐晚**)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何關魚雁山水，而詞人一往寄情，煞甚相關，秦、李諸人，多用此訣。《南唐二主詞彙箋》引李于鱗云：觀其愁情欲寄處，自是一字一淚。《古今詞統》卷四：後主、易安直是詞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

又(**亭前春逐紅英盡**)　《詞則・別調集》卷一：幽怨。

《**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　《古今詞統》卷五：「花明月暗」一語，珠聲玉價。《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正指小周后事。《古今詩餘醉》卷一〇：結語極俚極眞。《詞的》卷一：竟不是作詞，恍如對話矣。如此等《詞的》中亦不多得。《詞綜偶評》：情眞景眞，與空中語自別。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引孫琮云：「感郎不羞赧，回身向郎抱。」六朝樂府便有此等艷情，莫訶詞人輕薄。【略】李後主詞「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正是詞家本色，但嫌意態之不文矣。《詞林紀事》卷二：海昌馬衍齋先生，曾令畫工周兼寫南唐小周后提鞋圖，一時題咏甚衆。《雨村詞話》卷二：杜安世詞多襲前人。【略】如《菩薩蠻》「花明月暗【略】」，此南唐李後主詞，爲小周后而作也，膾炙人口已久。略改數字，竄入己集，不顧罍耻。《癸巳存稿》卷四：以手提鞋語證之，則剗襪是大腳不履，僅有襪耳。剗如騎馬之剗。《雲韶集》卷一：「剗襪」二語，細麗。「一晌」妙，香奩詞有此，眞乃工絕。後人着力描寫，細按之總不逮古人也。《詞則・閑情集》卷二：荒淫語十分沉至。《詞徵》卷五：南唐李後主留意聲色，先納周宗女爲后。后通書，善音律，《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殘譜，盡得其聲調，徐遊等從旁稱美，有狎客風。后有妹，姿容絕麗，以姻戚往來宮中，得

幸於唐主。唐主製小令艷詞，頗傳於外。后卒，竟冊立之，被寵逾於周后。詞即《菩薩蠻》「花明月暗」一闋，後人亦載諸《壽域詞》，而更易其數字焉。

又（銅簧韻脆鏘寒竹） 《古今詞統》卷五：後主詞率意都妙，即如「衷素」二字，出他人口便村。《草堂詩餘續集》卷上：精切。又云：後蠱弱，可移贈妓。

又（人生愁恨何能免）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雲韶集》卷一、《詞則・別調集》卷一：回首可憐歌舞地。又云：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清平樂》（別來春半） 《古今詞統》卷五：末二句從杜詩「江草喚愁生」句來。《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是「恨如芳草，剗盡還生」稿子。《譚評詞辨》卷二：「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與此同妙。《雲韶集》、《詞則・大雅集》卷一：永叔「離愁漸遠漸無窮」二語，從此脫胎。

《阮郎歸》（東風吹水日銜山）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意緒亦似歸宋後作。《南唐二主詞彙箋》引李于鱗云：上寫其如醉如夢，下有黃昏獨坐之寂寞。又云：似天台仙女，佇望歸期，神思爲阮郎飄蕩。《古今詞統》卷六：後主歸宋後，詞常用「閒」字，總之閒不過耳，可憐。《草堂詩餘評林》卷一：李後主著作頗多，而此尤爲傑出者。

《浪淘沙》（簾外雨潺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長短句》引《西清詩話》：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略】」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又《長短句》引《復齋漫錄》：《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夢覺」語妙，那知半生富貴，醒亦是夢耶。末句，可言可不言，傷哉。《草堂詩餘雋》卷二：結句「春去也」，悲悼萬狀，爲之淚不收許久。《古今詞統》卷七：花歸而人不歸，寓感良深，若作「春去也」便犯「春意」句。《堯山堂外紀》卷四一：李後主又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略】」，故臣聞之，多泣下者。未幾下世。《草堂詩餘評林》卷二：因思故國而發，此詞悽惋悲悼。《七修類稿・詩文類一一・廢主詩》：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略】。」數日後下世。楊溥爲徐知誥逼遷於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略】。」【略】右六主所咏，雖有高下，皆非聞蠶聲而問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云。《靈芬館詞話》卷二：綿邈飄忽之音，最爲感人深至，李後主之「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所以獨絕也。《詞綜偶評》：《浪淘沙》全首語意慘然。尤侗《蒼梧詞序》：文生于情，情生于境。哀樂者，情之至也。【略】每念李後主「小樓昨夜又東風」，輒欲以眼淚洗面。《五代詩話・南唐・後主》補引《蓉槎蠡說》：司馬君問劉禪頗思蜀否，應「此間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騃，不知禪黠。「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即善諛如降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奉失箸家法，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猝發若此。彼嗜驢肉飲盡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皺水軒詞筌》：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也。《譚評詞辨》卷二：雄奇幽怨，乃兼二難，後起稼軒，稍傖父矣。《唐詩箋要後集・附詞》：此詞略摹失路焚巢之象，令人欲碎唾壺。此間甚樂，較蜀主似爲有情。《雲韶集》卷一：憑欄遠眺，百感交集，此詞播之管絃，聞者定當墮淚。《詞則・大雅集》卷一：結得怨惋，尤妙在神不外散，而有流動之致。《詞徵》卷一：李後主詞「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張蜕巖詞「客裏不知身是夢，只在吳山」，行役之情，見於言外，足以知畦徑之所自。《袁碧齋詞話》：古詩「行行重行行」尋常白話耳，趙宋人詩亦說白話，能有此氣骨否。李後主詞「簾外雨潺潺」，尋常白話耳，金元人詞亦說白話，能有此纏綿否。《湘綺樓詞選前編》：高妙超脫，一往情深。《人間詞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此在汴京念秣陵事作，讀不忍竟。又云：「終日誰來」四字慘。《古今詞統》卷七：金、玉句，全非文人口角。《雲韶集》卷一：起五字悽惋，卻來得突兀，故妙。凄惻之詞而筆力精健，古今詞人誰不低首。《詞則・大雅集》卷一：起五字極悽婉，而來勢妙，極突兀。

《木蘭花》（晚妝初了明肌雪） 懺花庵本《草堂詩餘正集》卷二引楊愼云：何等富麗侈縱，觀此那得不失江山。《堯山堂外紀》卷四一：李後主宮中

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略】。」《草堂詩餘後集》卷下：「莫教踏碎瓊瑤」，「待踏清夜月」，總是愛月，可謂生瑜生亮。侈縱已極，那得不失江山，《浪淘沙》詞即極清楚，何足贖也。《南唐二主詞彙箋》引李于鱗云：上叙鳳輦出游之樂，下叙鸞輿歸來之樂。《草堂詩餘評林》卷三：人主叙宮中之樂事自是親切，不與他詞同。《古今詩餘醉》卷一〇：「踏清夜月」與「莫教踏碎瓊瑤」句並美。《譚評詞辨》卷二：豪宕。《雲韶集》卷二四：風雅疏狂，失人君之度矣。

《**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此亦在汴京憶舊乎。又云：華疏采會，哀音斷絕。《古今詞統》卷八：此君「花明月暗」之外，復有「燭明香暗」。《譚評詞辨》卷二：二詞（指此首及「春花秋月」一闋）終當以神品目之。

又（**春花秋月何時了**）《後山詩話》：王斿，平甫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野客叢書・詞句祖古人意》：《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鶴林玉露乙編》卷一：詩家有以山喻愁者，如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頌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藏一話腴・內編》卷上：太白曰「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南李主曰「問君還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略加融點，已覺精采。至寇萊公則謂「愁情不斷如春水」，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矣。《吹劍錄》：詩有一聯一字，喚起一篇精神。【略】李後主詞「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則以三字盡之，曰：「落紅萬點愁如海」，而語益工。《古今詞統》卷八：只一「又」字，宋元以來抄者無數，終不厭煩。《草堂詩餘評林》卷三：山谷羨後主此詞，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尤爲高妙。《花草蒙拾》：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煞是可憐。《譚評詞辨》卷二：後主之詞，足當太白詩篇，高奇無匹。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李後主詞：「春花秋月何時了，【略】。」當以此闋爲最。《雲韶集》卷一：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詞則・別調集》卷一：哀猿一聲。《湘綺樓詞選前編》：常語耳，以初見故佳，再學便濫矣。朱顏本是山河，因歸宋不敢言耳。若直說山河改，反又淺也。結亦恰到好處。

《**一斛珠**》（**曉妝初過**）《草堂詩餘別集》卷二：後主、煬帝輩，除卻天子不爲，使之作文士蕩子，前無古，後無今。《古今詞統》卷八：天何不使後主現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不配才，殊爲恨恨。《古今詩餘醉》卷一二：描畫精細，絕似一篇上好小題文字。《窺詞管見》：李後主《一斛珠》之結句云：「繡牀斜倚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此詞亦爲人所競賞。予曰：此娼婦倚門腔，梨園獻醜態也。嚼紅絨以唾郎，與倚市門而大嚼，唾棗核瓜子以調路人者，其間不能以寸。優人演劇，每作此狀，以發笑端，是深知其醜，而故意爲之者也。不料塡詞之家，竟以此事謗美人，而後之讀詞者，又止重情趣，不問妍媸，復相傳爲韻事，謬乎不謬乎。《皺水軒詞筌》：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家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憑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閑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人詩，彌子瑕竟效顰於南子。《左庵詞話》卷下評「爛嚼」句云：酷似小兒女情態。《雲韶集》卷二四：風雅疏狂，失人君之度矣。《詞則・閑情集》卷一：風流秀曼，失人君之度矣。

《**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長短句》引《西清詩話》：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略】余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苕溪漁隱曰：余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咏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詩，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景定建康志・拾遺》引《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不忘於述作。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恤也，況下於此者乎。後主在圍

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墨莊漫錄》卷七：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收金陵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老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略】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耆舊續聞》卷三：《西清詩話》載江南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七佛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婿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略】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聲也。」《韻語陽秋》卷三：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恤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花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稿。【略】豈性之所嗜，則縲絏之苦，不能易雕章繢句之樂與。《隱居通議・詩歌六・興亡歌詠》：漢高帝《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詩曰：「欲出未出紅剌剌，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趕退殘星逐退月。」陳後主之詩曰：「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南唐李後主之詞：「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又曰：「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萋迷。」合四君所作而論之，則開基英雄之主，與亡國衰弱之君，氣象不同，居然可見。《客座贅語》卷五：李後主在圍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略】。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爲後主與黃保儀聚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詞是《臨江仙》調，悽惋有致。《皺水軒詞筌》：《詞統》注載李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詞曰：【略】後缺三句。余偶讀宋稗，其詞乃《臨江仙》也。劉延仲已爲補之矣：「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雖不能高勝於前，比補花蕊夫人詞者，相去懸矣。《譚評詞辨》卷二評「爐香」三句云：疑出續貂。《雲韶集》卷一：蘇子由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聲。《詞綜》云：此詞相傳後主在圍城中賦，未就而城破，闋後三句，劉延仲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柳絮，依約夢回時。」而《耆舊續聞》所載故是全作，當從之。《詞則・別調集》卷一：低徊留戀，宛轉可憐。傷心語，不忍卒讀。

《蝶戀花》（遥夜庭皋閑信步）　《塡詞雜說》：「紅杏枝頭春意鬧」，「雲破月來花弄影」，俱不及「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予謂後主拙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覺張郎中、宋尚書直衙官耳。

《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　《東坡題跋》卷三：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容齋隨筆》卷五：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寶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甕牖閑評》卷五：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云。【略】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爲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後主預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擕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說郛》卷一七《希通錄・論亡國之主》：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略】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揆。然羽爲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喑嗚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之態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禍，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拚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南唐拾遺記》：案此詞或是追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

據煜詞，則揮淚本爲哭廟，而離歌乃伶人見煜辭廟而自奏耳。《西堂雜俎一集》卷八：東坡謂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對宮娥聽教坊離曲。然不獨後主然也。安祿山之亂，明皇將遷幸，當是時，漁陽鼙鼓驚破霓裳，天子下殿走矣，猶戀戀於梨園一曲，何異揮淚對宮娥乎。後主嘗寄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而舊宮人入掖庭者手寫佛經爲李郎資冥福，此種情況，自是可憐。乃太宗以「小樓昨夜又東風」，置之死地，不猶煬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道衡乎。《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在位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若以塡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此與宋蓉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柳枝**》（**風情漸老見春羞**）《西溪叢語》卷下：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自寫詩一首云【略】後細字書云：「賜慶奴。」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墨莊漫錄》卷二：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詩以賜宮人慶奴【略】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客座贅語》卷四：「見春羞」三字，新而警。

《**九月十日偶書**》《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言當晚雨酒醉之候，意忽有感而難平。蓋時過重陽，黃花零落而無嬌艷，紅葉颼颼而競鼓聲：此因時物而難平也。【略】第二句一篇之主，下皆見難平處。

《**秋鶯**》《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托詞以諷人之不知止也。

《**病起題山舍壁**》《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山舍成而病起，杖藜巾褐，雅稱閒情焉。其時病初愈而爐火未除，屋初成而流水新至，學爲棲神養性之術，所以約彭涓而安朽質。期宗遠而問無生，庶幾有助於閒情也。安能役役塵埃，爲其所累，求如魚龍之會，合從無名，而強構其名哉！會合魚龍，指方隅帝制言。

《**送鄧王二十弟牧宣城**》《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聯深致其留餞之意。下謂是別也，愁與水而相爲浩蕩，恨與山而共爲高低。君馳檜楫而行，宦情何極；我賃闌干而望，盡日何窮，此自道其別情也。末見相慰之意，謂烟江咫尺，無復凄凄，冀其少寬懷抱耳。朱三錫評：且維輕舸，留餞也。酌酒重傾，惜別也。三四皆別時之景，浪侵愁、山凝恨，即景以寫情也。五曰情何極。六曰日向西，即八之懷抱重凄凄也，咫尺烟江，未免相慰一番耳。

《**病中感懷**》《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李後主號能詩詞。偶承先業，據有江南，亦僭稱帝，數十州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先有五言律云：「病態加衰颯，厭厭已五年。」看此詩眞所謂衰颯憔悴，豈《大風》、《橫汾》之比乎。宜其亡也。或謂此乃已至大興之後，即不然矣。七言有云：「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又云：「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滿苦時巡。」蓋君臨之時也。紀昀評：「或謂此乃已至大興之後，即不然矣。」此亦難斷其必不然。無名氏（乙）評：較怯書生尤衰颯。

《**病中書事**》《瀛奎律髓》卷四四方回評：此詩八句俱有味。然不似人主之作。只似貧士大夫詩也。馮舒評：第三聯上句不亮，下句不解，將謂「書事」耶。馮班評：「庸醫」句未穩。紀昀評：意格俱卑。五代之詩類然，不止重光也。

傳記

碑志

徐鉉《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并序》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鄫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耇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至于荷全濟之恩，謹

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于自信，怠于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效，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閬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之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閨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于天資，才略靡由于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于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于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奸，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在，復何愧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于金石，庶有傳于竹素。其銘曰：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睹。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汙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游于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覯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諗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裴裴，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于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傳　狀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煜》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已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遮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爲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

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

紀事

作家逸事

《**釣磯立談**》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乃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蹙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旨。嘗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清異錄**》**卷上**　違命侯苑中鑿地廣一頃，池心疊石象三神山，號「小蓬萊」。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紫」。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爲誰也。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龍潤之祥。」

又卷下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闈，後主戲問之，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霪雨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溫，至於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後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攜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誚之耳。

《**江表志**》**卷下**　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常買禽魚爲放生。

又　建康受圍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藉，死無叛心。後主殂于大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爲齋。

又　後主即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七月廿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略】。」御批云：「讀書不祗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況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毀之中，知慮荒散，深恐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嗣先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快於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批。」

《**江南餘載**》**卷上**　趙琦困於場屋，將自三江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又卷下　《靈芝圖》言：千歲蝙蝠色如雪，目如硃，集則倒懸，以其腦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上方事佛，禁殺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

又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爲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江南野史**》**卷三**　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此，孫皓、叔寶不爲降虜矣。」至是果然。

又　後主自少俊邁，喜肄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音律，姿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迨數百人。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轉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頓顙，至爲瘤贅。親爲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顒頰，有少澀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鈔，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萬餘。親給廩米帑藏緡帛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爲僧者，與之二金，往往貪苟而爲者。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不聽，乃曰：「僧人奸淫，本圖還俗，今若從之，是縱其欲。」勅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剎梵、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瀲恍，兵機守禦

之謀，慌然而施，困廩漸虛，財用益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千衆，且暮設茶食，無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爲翌日讖。及大兵至，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齎貢獻，佯爲不受。乃陰鑿穴及壘石爲塔，闊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尅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乃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遙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念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鴆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被堅執銳出城鬬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湯悅、吏部尚書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係虜。韓熙載諛佞苟容，常上疏云：「諸佛慈悲，尚容悔過。」言多此類，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迨盧絳出水戰，生獲裨將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爲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趣降，爲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爲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出，爲閽人所刺，乃大呼曰：「吾恨死不得其地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損引見，各紿曰：「官家如佛慈悲，然好生惡殺，臣者無以爲報答，願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馘而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知賊劇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於佛前炷香爇燈，以達旦爲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續之，而獲宥者多矣。其爲人茫昧如此，不亡何竢。王師既入建康，【略】（曹）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溢於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拳而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緡帛。

《**江南別錄**》　元宗、後主皆妙于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軼。」及城陷，黃氏皆焚。

《**五國故事**》**卷上**　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善筆札，頗亦有惠性而尚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冪其壁，以白銀釘璹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纔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於其中，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

又　煜善音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之《家山破》、《金鈴破》。又建康染肆之牘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於中庭，爲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

《**涑水記聞**》**卷三**　（曹）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爲之運宮中珍寶金帛，唯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爲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於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

《**湘山野錄**》**卷中**　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殆國勢危削，自嘆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十一月，獵於青龍山，一牝狙觸網於谷，見主兩淚，稽顙搏膺，屢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誕二子，因感之。還幸大理寺，親錄囚係，多所原貸。一大辟婦，以孕在獄，產期滿則伏誅。未幾，亦誕二子。煜感牝狙之事，止流於遠，吏議短之。

《**續湘山野錄**》　丁晉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衆而言曰：「某嘗聞江南李國主鍾愛一女，早有封邑，聰慧姿質，特無與比。年及釐降，國主謂執政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尚，卿等爲擇佳婿，須得少年奇表，負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搢紳，須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者爲本郡參謀，歲甲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曾列二卿，兼富辭藝，可以塞選。』執政遽以上言，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主大喜，於是成禮。授少列，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異寶，赤奕崇盛，雄視當時。未周歲而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睹劉生之面。』勑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卻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

《玉壺清話》卷一〇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國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目神采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自能合爪於顙，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劫恩愛，賊託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蹤幾絕者數四，將赴并，救之獲免。

《石林燕語》卷四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春明退朝録》卷上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爲壩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罪，以次被罰，州縣官降敕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珍席放談》卷下　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人，國除時十餘歲，逮茲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巨觥，陳叙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追愴，若無情人。又云後主喜音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勑都知」，日夕侍宴。自稱父喜琵琶，名冠別選。王師圍城未陷間，後主猶未輟樂，但云甚迷。

《詩話總龜・評論門二》引《百斛明珠》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術，非遭罹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又《鬼神門上》引《洞微志》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瘦道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爲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灰滅。

《類説》卷八《乘異記》　李後主末年，宮人競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澄而染之，號「天水碧」。

又卷一九《見聞録》　江南李氏納款之後，僞命詞臣多在近密，太宗幸翰苑閱羣書，後主爲金吾上將軍，在環衛之列，徐鉉、湯悅之徒侍坐。太宗見江南臣在上而故主居下位侍臣，曰：「不能修霸業，但嘲風詠月，今日宜矣。」

又卷五二《翰府名談》　江南李主一目重瞳，務長夜之飲，內日給酒三石，藝祖勑不與酒，奏曰：「不然何計使之度日。」遂復給之。李主姿貌絕美，藝祖曰：「公非貴貌也，乃一翰林學士耳。」有詩曰：「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又云：「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皆是氣不滿，有亡國之悲。臨終有詩云：「萬古到頭爲一醉，死鄉葬地有高原。」煜暮歲乘醉書於牖，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

《默記》卷上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又卷中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

又　小説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又卷下　龍袞《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老學菴筆記》卷四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陸游《南唐書・後主本紀》　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眞、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捋自遯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獨醒雜志》卷一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峰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涵芬樓本《說郛》卷三四《談淵》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亦遠，潘所不迨。城既破，國主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冑在身，下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體。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腳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憾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又卷四〇《野說》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于音律，凡變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爲《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智，不能無感其怨。于今音尚在焉。

《太平治跡統類》卷一　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曹)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取。行營左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忿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無慮也。」又遣五百人爲輦載重寶。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

《詞徵》卷五　李後主善音律，嘗造《念家山破》，(唐教坊曲有《念家山》，後主衍之爲《念家山破》。馬令《南唐書》云：「其聲噍殺而名不祥，乃敗徵也。)及《振金鈴曲》。今後主詞所傳者三十四闋，而兩曲無之。

作品本事

《江南別錄》　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

《江鄰幾雜志》　李後主於清微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馬令《南唐書・昭惠周后傳》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於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略】後主即位，冊爲國后。【略】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略】其季子仲宣，儁寧清峻，后尤鍾愛。忽遘暴疾，數日卒。【略】后病遂亟。【略】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略】越三日，沐浴正衣粧，口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略】享年二十九。【略】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自爲誄曰【略】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底。」「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

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漑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叙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侁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獨物寓意，類如此。

又《繼室周后傳》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卧，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既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衩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又《鄧王從益傳》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序以送之，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凄凄」之句，君臣賡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略】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

又《宣城公傳》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幷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全五代詩》卷二六引《詩史》 後主繼后周氏，昭惠后女弟，開寶元年，冊立行親迎禮，民間觀者萬人。先是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怨至死，面不外向。後主製《樂府》艷其事，詞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韈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餉畏人顫。好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詞甚狎昵，頗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翼日大宴羣臣，韓熙載以下皆作詩諷焉，而後主不之譴也。徐鉉有《納后夕侍宴詩》云：「時平物茂歲功成，重翟排雲到玉京。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又：「銀燭金爐禁漏移，月輪初照萬年枝。造舟已似文王事，卜世應同八百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李煜集》十卷。《江南李王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 《李氏雜說》，《李後主詞》。

《通志・藝文略六》 《雜說》六卷，李後主撰。又《李後主集》十卷（僞唐），《李後主集略》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李後主集》十卷。江南國主李煜重光撰。

又《歌詞類》 《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迹在盱江晁氏，題云：「先皇御製歌詞。余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

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

《宋史・藝文志七》 《李煜集》十卷。又《集略》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後主集十卷》。《李後主集略》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南唐《李後主集》十卷。

《稽瑞樓書目》 《南唐二主詞》一卷(舊鈔。附《陽春集》一冊)。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南唐二主詞一卷陽春集一卷簡齋詞一卷》 (舊鈔本)。嘉靖甲辰秋假文氏鈔本錄於懸磬室。穀記。(《陽春集》後)右詞三卷,【略】第一卷爲《南唐二主》,第二卷爲《陽春集》,南唐相馮延巳所著,志南唐君臣競尚浮靡,逐於聲律技藝,而不復知政治之事,其敗亡晚矣。然其詞調,往往逸麗流暢,無不可誦,至其怨聲,鮮不嗚咽,要亦變風之餘習也,知音之士,當不棄焉。【略】閑窗漫題,兼質諸罄室,他日校定,當爲刻之以傳。嘉靖甲辰冬十一月,少岳山人復初識。

劉繼增《南唐二主詞箋序》 《南唐二主詞》編輯緣起不可考。康熙二十八年吾邑亦園侯氏文燦刻名家詞十種,首列之。見王文簡《居易錄》,阮文達《四庫未收書目》。近江陰金氏粟香室叢書所刻者,即其本也。此本卷末印記爲明萬曆四十八年春常熟呂遠所刻,目錄下綴陳《直齋書錄解題》一條。其編次大略與侯本同。惟侯本分題中主後主,此則前後連屬不分爲異。《解題》有云「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作,餘皆重光作」。蓋宋時原本如此,故陳氏特表而出之。中間注引似亦出宋人手。惟卷末《搗練子》一闋,侯本所無。注《引升庵詞林萬選》,乃明人書,疑不類。旋得汲古閣舊鈔本,編次悉同,獨無此闋,知爲呂氏所補,非原有也。三本相校,呂本爲長。侯本刻在呂本後六十九年,時地相近。而自序乃云「所刻諸詞,見者絕少」。豈呂本當時,印行未廣,侯氏未之見邪。案《欽定詞譜》成於康熙五十四年,中列南唐李景《望遠行》詞,注云「從《二主詞》原本校定」,是當時原本固在。審所校字句,雖與此本合,而此本後主詞「亭前春逐紅英盡」一闋,調爲《采桑子》,《詞譜》於此調注云「李煜詞名《醜奴兒令》」。又《晚妝初了明肌雪」一闋,調爲《玉樓春》,《詞譜》於此調注云「李煜詞名惜春容」,則所謂原本又一本矣。第此原本,《四庫》既未著錄,無從訂證。呂氏此刻雖在明季,好古家所當珍視者也。爰與舊鈔本、侯本及諸選本,校其異同,而爲之箋。凡校箋皆雙行夾寫。其原有校箋者,單行則存之,雙行則冠「原注」二字。別爲《補遺》附於後。家鮮藏書,見聞狹隘。裨補闕略,尚俟博雅君子。光緒庚寅中秋無錫劉繼增。

王國維《晨風閣叢書本南唐二主詞跋》 右南詞本《南唐二主詞》,與常熟毛氏所抄,無錫侯氏所刻,同出一源,猶是南宋初輯本。殆即《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宋長沙書肆所刊行者也。《直齋》云「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蹟在盱江晁氏」,今此本正同。又注中引曹功顯節度、孟郡王、曾端伯諸人。案功顯,曹勛字。《宋史》勛本傳,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又《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紹興二十七年卒。曾端伯慥亦紹興時人。以此數條推之,則編輯者當在紹興之季,曹功顯已拜節度之後,未加太尉之前也。且半從眞跡編錄,尤爲可據。故如式寫錄,另爲《補遺》及校勘記附後。諸本得失,覽者當自得之。宣統改元春三月海寧王國維。

劉毓盤《校二主詞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略】此宋本也。今傳者有萬曆辛酉(按應爲「庚申」)常熟呂遠本、光緒庚寅無錫劉繼增箋補呂本,康熙己巳無錫侯文燦名家詞本,光緒丁亥江陰金武祥粟香室叢書重刻侯本,光緒辛卯平湖朱景行本(王仲聞《南唐二主詞校訂》註:輯名《南唐二主詞集》,下同),宣統己酉番禺沈宗畸晨風閣叢書本,海寧王國維校補沈本(王氏校補者即晨風閣叢書本,非另一本。下同),杭州邵長光輯錄稿本。呂、侯、沈三本編次同(沈本所據南詞本漏《阮郎歸》一闋,編次不盡相同),皆曰出自宋本。王校據《宋史・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曹勛傳》字功顯,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定爲南宋初輯本。金本無所是正。朱本以《永樂大典》錄出之《全唐詩》爲本(朱景行《南唐二主詞集》輯自《歷代詩餘》,非《永樂大典》。《全唐詩》所收二主之詞亦不自《永樂大典》錄出,劉氏跋內稱爲《大典》本,實甚不妥),各本編次不同,改《搗練子》爲《鷓鴣天》,則楊愼說也(《搗練子》爲《鷓鴣天》非楊愼之說。楊愼《詞品》只有「詞名《搗練子》,即詠搗練,乃唐詞本體也」數語。《鷓鴣天》首見於《皺水軒詞筌》)。劉、邵二本所列最多,邵爲未定本,皆以《阮郎歸》、《蝶戀花》二者爲可疑(劉繼增《南唐二主詞箋》云:「今考本書有題有印,當從《草堂詩餘》作後主爲確」,是劉氏並不以《阮郎歸》詞爲可疑)。案吳昌綬《宋金元詞》見存卷目云,武進董氏得彭文勤舊藏李西涯編《南宋六十四家》,鮑廷博疑坊人所爲者,侯刻二主詞預焉

（明李西涯所編《南宋六十四家》，何以有清初之侯刻二主詞在內。劉毓盤校本未能寓目，此跋從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轉錄，或係唐本排印錯誤，劉氏恐不致舛誤若是。又李西涯所編乃南詞，亦無六十四家之多。南詞本無《阮郎歸》詞，侯本有），無《阮郎歸》詞。蓋始於呂本。黃昇《花菴詞選》以《蝶戀花》爲李冠作（其實不止《花菴詞選》），此亦《壽域詞》之有《苦薩蠻》，《栟櫚詞》之有《長相思》也，兩存之可已。《草堂詩餘》所錄中主《浣溪沙》則爲晏殊作。吳任臣《十國春秋》注所錄《帝臺春》則爲李甲作（此承《堯山堂外紀》致誤）。《尊前集》所錄後主《更漏子》一則爲溫庭筠作。《雪浪齋日記》所錄「細雨濕流光」則爲馮延巳作，不獨《鷓鴣天》之僞託也。此不必補者也。《醉花間》（二主無此調詞，不知劉氏何本），《臨江仙》亦作《謝新恩》此所當改者。以各本補正《大典》本，凡中主詞三首，後主詞四十六首，不全者三首（《謝新恩》、《臨江仙》二），分列者四首（《憶江南》），併合者一首（《臨江仙》金窗一句）。其曰，或得於墨蹟，或得於選本，必非《直齋》所謂長沙本也（《直齋》所謂長沙本，卷首四闋與傳本南唐二主詞正同。劉氏以或得於墨蹟，或得於選本，而認爲必非長沙本，實無根據）。證以白樸檃括後主詞，自雕闌、春花、小樓、月明數語外，不詳其原詞之所出。噫，烏從而得足本哉。辛酉冬江山劉毓盤校畢並識。

藝文

徐鉉《納后夕侍宴》　天上軒星正，雲間湛露垂。禮容過渭水，宴喜勝瑤池。彩霧籠花燭，升龍肅羽儀。君臣歡樂日，文物盛明時。簾捲銀河轉，香凝玉漏遲。華封傾祝意，觴酒與聲詩。

又《又三絕》　時平物茂歲功成，重翟排雲到玉京。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銀燭金爐禁漏移，月輪初照萬年枝。造舟已似文王事，卜世應同八百期。漢主承乾帝道光，天家花燭宴昭陽。六衣盛禮如金屋，彩筆分題似柏梁。

又《北苑侍宴雜詠詩・竹》　勁節生宮苑，虛心奉豫遊。自然名價重，不羨渭川侯。

又《松》　細韻風中遠，寒青雪後濃。繁陰堪避雨，效用待東封。

又《水》　碧草垂低岸，東風起細波。橫汾從遊宴，何謝到天河。

又《風》　昨朝纔解凍，今日又開花。帝力無人識，誰知玩物華。

又《菊》　細麗披金彩，氛氳散遠馨。汎杯頻奉賜，緣解制頹齡。

又《柳枝詞十首（座中應制）》　金馬辭臣賦小詩，梨園弟子唱新詞。君恩還似東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百草千花共待春，綠楊顏色最驚人。天邊雨露年年在，上苑芳華歲歲新。長愛龍池二月時，毵毵金線弄春姿。假饒葉落枝空後，更有梨園笛裏吹。綠水成文柳帶搖，東風初到不鳴條。龍舟欲過偏留戀，萬縷輕絲拂御橋。百尺長條婉麴塵，詩題不盡畫難眞。憑君折向人間種，還似君恩處處春。風暖雲開晚照明，翠條深映鳳皇城。人間欲識靈和態，聽取新詞玉管聲。醉折垂楊唱《柳枝》，金城三月走金驪。年年爲愛新條好，不覺蒼華也似絲。新春花柳競芳姿，偏愛垂楊拂地枝。天子偏教詞客賦，宮中要唱洞簫詞。凝碧池頭蘸翠漣，鳳皇樓畔簇晴煙。新詞欲詠知難詠，說與雙成入管弦。侍從甘泉與未央，移舟偏要近垂楊。櫻桃未綻梅先老，折得柔條百尺長。

又《御筵送鄧王》　禁裏秋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程。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

又《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　明光殿裏夜迢迢，多病逢秋自寂寥。（臣以病戒酒多時）蠟炬乍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衢尊味，明日知停入閣朝。爲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解金貂。

湯悅《奉和聖制送鄧王牧宣城》　千里陵陽同（陝）〔峽〕服，鑿門胙土寄親賢。曙煙已別黃金殿，晚照重登白玉筵。江山浮光宜雨後，郡中遠岫列窗前。天心待報期年政，留與工師播管弦。

李從謙《觀棋》　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

韓熙載《詠梅》　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

劉洞《石城懷古》　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

陳維崧《爲阮亭題秦淮春泛圖》　濟南城中王夫子，文彩風流古無比。錦裘大獵蜀岡頭，金尊小飲秦淮裏。秦淮樓上多女兒，秦淮樓下歌竹枝。船窗水

閣一千處，日日飽看青琉璃。憶昔秦皇初鑿此，赭衣役盡驪山子。大呼□亥并斯高，王氣若存無此理。龍行虎步終非常，江東霧業何堂堂。巴巫許洛曹劉據，三分鼎足誇孫郎。紫髯一去奈何許，從此江山歸典午。劉石紛紛盡讀書，新亭名士只歌舞。六朝君相無事無，可憐最是袁司徒。鍾山隱士李後主，傷心略比陳黃奴，舊事千年如覆水，景陽宮外啼烏起。

袁枚《題李後主百尺樓》 黃花水小雨潺潺，南國樓臺夕照間。如此長江被量去，當年還唱《念家山》。檀槽金屑小琵琶，姊妹承恩似趙家。聽到流珠歌舊曲，一時腸斷六宮花。保儀不愧女相如，手裳牙籤萬萬餘。爭奈焚如學蕭繹，國亡還怒到圖書。草草南朝一夢過，潺潺春雨奈愁何。官家賴有重瞳子，洗面終朝眼淚多。藥號牽機出禁宮，此人又似不相容。《檀來》歌罷江山穩，只合全家哭世宗。六道戈船出上游，香孩兒太不風流。關心卧榻鼾聲地，轉忘蕪雲十六州。金字《心經》手自焚，命燈竿斷九霄雲。無情最是西天佛，送過蕭梁又送君。千年故國水雲涼，樂府歌殘曲數行。父老營齋妃薦福，何如文士弔斜陽。

李調元《謁南唐後主祠》 遺鬚風前墮，堂山雨外斜。可憐青草裏，猶放麝囊花。

雜録

《五代詩話·國主·李後主》引《雁門野説》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

又引《艮齋雜説》 李後主亡國最爲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秘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藝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爲人君，而再亡國，深爲不幸，亦以雪其「小樓昨夜」之冤也，殆於倒行逆施矣。

又引《江南通志》 清涼寺在江寧府西北石城門內清涼山，吳順義中建，爲興教寺，南唐爲文益禪師道場。後主嘗留宿寺中，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明洪武初賜今額。左上爲清涼臺，俯視大江，即南唐翠微亭舊址，登覽最勝。

《石門文字禪集·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南唐後主讀至「玄黃不眞，黑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謂後主所悟，蓋悟法不眞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無疑也。

《補筆談·藝文》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略】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黃庭堅《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

《冷齋夜話》卷一 太祖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

《詩話總龜·詠物門上》引《古今詩話》 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煜《漁父詞》二首。其一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五代名畫補遺》 衛賢，京兆人，仕南唐爲內供奉。初師尹繼昭，後刻苦不倦，卒學吳生。長於樓觀殿宇，盤車水磨，於時見稱。予嘗於富商高氏家，觀賢畫《盤車水磨圖》，及故大丞相文懿張公第，有《春江釣叟圖》，上有南唐李煜金索書《漁父》詞二首。

《鐵圍山叢談》卷五 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峰，皆大如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

士人家，爲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墓，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研山。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時東坡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奇。後上亦自爲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未得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研閣得盡見之。

《**圖畫見聞誌・紀藝**》　鍾隱，天台上人。工畫鷙禽、竹木，師郭乾暉，深得其旨。【略】有《鷹隼雜禽》、《周處斬蛟》、《山水》等圖傳於世。

《**宣和畫譜・花鳥**》　鍾隱居江南，所畫多爲僞唐李煜所有，煜皆題印以秘之。近時有米芾論畫，言鍾隱者，蓋南唐李氏道號，爲鍾山之隱者耳，固非鍾隱也。因以辨之，今御府所藏七十有一。

《**野客叢書・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略】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略】此類甚多。

朱熹《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五代詩話・國主・李後主**》**引《中興館閣書目**》　宋南渡秘書省名賢墨蹟，五代十四軸：南唐李後主書誦經回向詞一，詩詞一，招賢詩一，楊凝式記崔處士一，徐鉉送淨公上人東遊詩一，南唐人序洛詩稿一。

《**宣和書譜・行書六**》　江南僞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爲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鶉衣而鳶肩，略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揭雲漢奎壁，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郡者皆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曰：「煜雖有文字，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尚，方之雄才大略之君，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四：《淮南子》、《春草賦》、《義天秤尺記》、《浩歌行》、《克己處分》、《批元奏狀》、《禮三寶衆聖賢儀》、《八師經》、《宮相詩》、李璟《草堂》等詩、《高秋》等詩、《牡丹》等詩、《古風》詩二、《論道帖》、《招賢詩帖》、《樂章羅帖》樂府三、《臨江仙》、雜文藁。

《**東觀餘論**》**卷上**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跡豈亦江南集賢所蓄書乎。

《**邵氏聞見後録**》**卷三二**　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錢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與賜器幣，中使燕罷暴死。並見國史。

《**霏雪録**》**卷上**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鄉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楓窗小牘**》**卷上**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荆州焚書一語，前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鈔，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

《**十國春秋・拾遺・南唐**》　李後主重築建康城，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有不及十之一。後主嘗作詩云：「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未幾失國，蓋詩讖也。

又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物，爲天下之冠。硯，歙大溪產也，李氏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絕。廷珪居歙，其地多美松。時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父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或云止「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然傳者絕少。宋嘉祐中，宴近臣於內廷，賜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江南主尤重紅絲硯。又一靈壁石硯，亦甚珍焉。

又 婺源硯，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瑩淨可愛，因攜以歸，刊成硯，溫潤過端溪，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後主，精意翰墨，歙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後主嘉之，擢爲硯官。

又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良苦，陶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又 南唐有寶石硯山，徑長纔逾咫尺，前聳二十六峰，皆如大手指，不假雕琢，有華蓋峰、月巖、方壇、玉筍、翠巒，上洞下洞，三折相通。有龍池，遇天雨則津潤，滴水少許，池內經旬不竭。後主又置墨務官。

又《備考・南唐》 宋太祖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我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略與昶等。嘗親幸視役，以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觀，即以賜之。其宅後爲尚書都省。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二・五代詩話十卷》 至於「江南江北舊家鄉」一首，《江表志》以爲楊溥，馬令《南唐書》以爲李煜，嘲宋齊邱喪子一詩，《夢溪筆談》以爲老瞽樂工，《漁隱叢話》以爲李家明，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前後並載，既不互注，又不考定，亦屬疏舛。

《香祖筆記》卷七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予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眞奇物也。檢討請予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

又卷一〇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引《古夫于亭雜錄》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邪。」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非事實矣。

潘佑

論述

陸游《南唐書・潘佑傳論》 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于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愎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賢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佚詞(樓上春寒山四面)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此公(張泌)與徐鉉、湯悅、潘佑，俱南唐人，有文名。而佑好以詩諫，有詞云：「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蓋諷其地之侵削也。集中獨載張詞，詞亦有幸與不幸耶。《詞品》卷二：潘佑，南唐人。事後主，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嘗應後主令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東風一半」。蓋諷其地漸侵削也。可謂得諷諭之旨。又《五代詩話・南唐・潘佑》補引《詞統》李元膺詞「到清明時候，百紫千紅花正亂，已失了春風一半」，脫胎於此。沈祥龍《論詞隨筆》詞不顯言直言，而隱然能感動人心，乃有關係，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南唐李後主游宴，潘佑進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春風一半。」蓋謂外多敵國，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詞能如此，何減諫章。

失題(誰家舊宅春無主) 《野客叢書・杏花雨》：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

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佚句（勸君此醉直須歡）　《野客叢書・詞句祖古人意》：晏叔原「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略】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之意。此類極多。

《**感懷**》《法藏碎金錄》卷六：予似記憶李太白有詩句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句云：「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尊酒，思與元化浮。但莫辜明月，何必秉燭游。」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獨坐**》《法藏碎金錄》卷六：江南才子潘佑有詞句云：「凝神入混沌。」浙中詩僧貫休有詞句云：「融神出空寂。」予愛其語該涉道釋，凝融出入之理，因而采取相合書之。又卷七：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詩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法成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己用。

佚句（直擬將心付杜康）　《野客叢書・古語稚拙》宋子京曰：「古人語有稚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東皙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

《**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事大之誠，交鄰之道，此書兩得之。英曰：明於順逆之理，達於時勢之言，故能爽切不浮，足以聳聽。

傳記

馬令《南唐書・潘佑傳》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彩可觀。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陸游《南唐書・潘佑傳》　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略】遷知制誥，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曰【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喪。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略】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衆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

紀事

《釣磯立談》　夫（潘）佑實疏雋，爲人少法度。譬如長松古栝，固自礧砢多節目。乃若趣操必不肯忍爲非義也。平居一言之不酬，雖即刎決而不顧。及其當大事，立危議，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遠之有。後主既已誅佑而察其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饋，至爲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誠逆詐，貪書其事，以遺後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其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江南別錄**》 潘佑既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即。」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

《**詩話總龜・感事門上**》**引**《**江南野錄**》 金陵將危，（劉洞）爲七言詩，大榜於路旁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愔愔日暮好沾巾。」蓋潘祐表云「家國愔愔，如日將暮」也。

《**湘山野錄**》**卷中** 潘佑事江南，既獲用，恃恩亂政，譖不附己者，頗爲時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請稍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幷，民間舊買之產，使即還之，奪田者紛紛於州縣。又按《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民間舟車、碓磑、籍篋、鐶劍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於星火，吏胥爲姦，百姓大撓，幾聚而爲亂。後主寤，急命罷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妝，佑潛窺於鑑臺，其面落鑑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惡己，因棄之。佑方丱，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朝遊蒼海東，暮歸何太速。秪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果當其歲誅之。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〇引**《**楊文公談苑**》 太祖嘗諭旨江南，令遣使說嶺南歸順。後主令近臣數人作書，唯潘佑所作千餘言，詞理精當，雄富典麗，遂用之。江南莫不傳寫諷誦。中朝人士，多藏其本，甚重之。眞一時之名筆也。

《**全唐文紀事・威遠**》**引**《**二老堂雜志**》 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著　錄

《**崇文總目**》**卷五** 《潘舍人文集》二十卷，潘佑撰。

《**郡齋讀書志・潘佑滎陽集十卷**》 右僞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秘書正字，直崇文館。煜時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性貞介，文章贍逸，尤長論議。坐言事悖慢下獄，自經死。人頗言張洎譖之。

《**遂初堂書目**》 南唐《潘佑集》。

《**通志・藝文略八**》 《潘舍人集》二十卷（僞唐潘佑）。

《**國史經籍志**》**卷五** 《潘舍人滎陽集》二十卷（唐潘佑）。

《**補五代史藝文志**》 潘佑《滎陽集》二十卷。

藝　文

李中《**獻中書潘舍人**》 運葉半千數，天鍾許國臣。鵬霄開羽翼，鳳闕演絲綸。顧問當清夜，從容向紫宸。立言成雅誥，正意叙彝倫。樸素偕前哲，馨香越搢紳。褒辭光萬代，優旨重千鈞。公退誰堪接，清閒道是鄰。世間身屬幻，物外意通津。弔往兼春夢，文高賦復新（舍人有弔往文、春夢賦。行於世也）。琴彈三峽水，屏畫十洲春。庭冷鋪苔色，池寒浸月輪。竹風來枕簟，藥氣上衣巾。茶譜傳溪叟，棋經受羽人。清虛雖得趣，獻替不妨陳。杞梓呈才後，神仙入侍頻。孤寒皆有賴，中外亦同忻。有士曾多難，無門得望塵。忙忙羅險阻，往往耗精神。尋果巢枝願，終全負米身。〔遭〕（連）逢敦孝治，蹇蹇值通津。最慶清朝祿，還霑白髮親。甘柔心既遂，虛薄報何因。遠宦聯綿歷，卑棲夙夜勤。良時空愛惜，末路每悲辛。骨立駒猶病，顏凋女尚貧。而今諧顧遇，尺蠖願求伸。

雜　錄

《**宣和書譜・行書五**》 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閉戶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贍，尤長於論議，時譽藹然。韓熙載、陳喬共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累遷中書舍人。當時禮制損益參決於佑，凡所

論列，利害明白，文彩可觀。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草帖，筆跡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

李從善

徐鉉《隴西郡公李公墓誌銘》 公諱從善，字子師，隴西成紀人。唐室之諸孫，元和之近屬，譜諜詳悉，此不具陳。若夫天祚之德，大運有時而極；積慶之祀，百世無得而逾。必生克肖之賢，以承有後之應。保姓受氏，公實宜之。昔者土德既微，羣雄角立，維我顯祖，奄宅舊吳，延祚四紀，傳國三世。公以天屬之愛，膺寶玉之封，始在膠庠，已有名望。姿儀秀出，文學生知。仁孝極于事君，謙揖形于下士。中外之論，翕然稱之。由是受任六官，交修庶職，彌綸舊典，諮訪老成，恪居無違，所至皆理。于時聖人出于中土，正朔及于四方，維我先君，祗畏天命，受盟請吏，息民弭兵，玉帛交馳，冠蓋相望。公親則介弟，位則中台，獨奉絲綸，留參槐棘。元戎駟牡，分建節之權；玄冕九章，奉侍祠之列。朝獎既厚，臣誠益恭。後凋之葉無渝，萬頃之陂自若。故得全名節于危疑之際，保恩顧于終始之間。環衛迭遷，寄任增重，盤根必解，師律以貞，十有餘年，其志如一。嗚呼，修塗方騁，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八，雍熙四年秋九月，薨于通許護軍之廨。詔輟朝一日，賻絹百匹。即其年冬十月十三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里，祔太夫人凌氏之塋，禮也。【略】惟公生于深宮，特稟異氣，謙而得禮，和而執中。容納直言，賓延素士。經歷夷險，雅度不渝，大年未登，終古同歎。鉉登門斯久，辱顧殊深，永惟知己之恩，願表爲陵之谷。其銘曰：眞源引派，仙李垂芳。實生我公，金玉其相。非禮勿動，出言有章。忠信以濟，終然允臧。三代之姓，倏焉爲庶；九萬之程，溘然中路。吹臺北峙，淺川東注。不植刺草，長瞻宰樹。大雅君子，隴西公之墓。

馬令《南唐書・李從善傳》 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十國春秋・南唐・李從善傳》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也。器度凝遠，尤喜武略。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宋史》作鄭王，今從《南唐書》）。使周，會宋太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歸。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即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頗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奉方物朝宋。宋太祖拜從善泰寧軍節度、兗海沂等州觀察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菲材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歸闕，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遂爲書喻以宋帝意。而後主不從，復手疏求從善歸國。宋太祖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卻登高文》以見意，其略曰：「玉斝澄醪，金盤繡餻，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余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情槃樂恣，歡賞忘勞，悁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伎，紉彩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糟。豈知忘長夜之靡靡，累大德于滔滔。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矣企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洏。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起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宋改授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出爲通許監軍，薨，年四十八。

李從益 李從鎰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李從鎰傳》 從鎰（《五代史》、馬令《南唐書》作「從

益」，今從陸游《南唐書》、《唐餘紀傳》、《宋史》），元宗第八子也。警敏，能文章。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太祖征李重進，從鎰奉命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五代史》作鄭王，今從《南唐書》），已而留守南都。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序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後主詩有云：「咫尺湓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有云：「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最爲佳句。）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宋，宋百僚稱賀，闔門趨，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爲宜。宋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尊。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旨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竢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隨後主歸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一云：宋帝詰後主不從從鎰之旨，拒命勞師，後主懼，僞對以不聞其命。宋帝怒，遂降從鎰于南班。）無何，病薨。（陸游《南唐書》載從鎰改名從浦，疑誤。）

紀事

馬令《南唐書·李從益傳》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警敏有文。初封舒國公，進封鄧王。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於綺霞閣，自爲詩序以送之。【略】君臣賡賦，可謂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烟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

藝文

湯悅《奉和聖制送鄧王牧宣城》（存目）

李煜《送鄧王二十弟從益牧宣城》 且維輕舸更遲遲，別酒重傾惜解攜。浩浪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君馳檜楫情何極，我憑闌干日向西。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李從謙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李從謙傳》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略】歸宋，爲右領軍衛大將、神武統軍，遷右龍武大將（陸游《南唐書》作右神武大將軍，今從《宋史》）。歷知隨、復、成三州。上表改名從誧。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南唐書》作安遠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從謙風采整峭，而興頗豪，舉倜儻。又材性夙成，雅善書法。製撰多不具藁，常戲作《夏清侯傳》，甚稱于時。

紀事

《清異錄》卷上 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圃，妃侍睹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又卷下 宜春王從謙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從謙號爲「翹軒寶箒」，士人往往呼爲「寶箒」。

馬令《南唐書·李從謙傳》 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閒，常與侍臣奕。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亡）。

藝文

徐鉉《觀吉王從謙花燭》 王門嘉禮萬人觀，況是新承置醴歡。花燭喧闐丞相府，星辰搖動遠遊冠。歌聲暫闋聞宮漏，雲影初開見露盤。帝里佳期頻賦頌，長留故事在京鑾。

湯悅 殷崇義

論述

《送鄧王二十弟牧宣城》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和李後主之作也。鄧國命弟出守，居然以陝服親賢天心報政爲譽，可謂儗人不於其倫矣。所謂「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當時人士猶未之喻耶。朱三錫評：以分弟封陝爲譽，未免太過。然確是送國弟出守詩，亦有體有裁之作也。

傳記

馬令《南唐書・湯悅傳》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蹕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敎誥皆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皇朝，奉太宗皇帝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紀事

《江表志》卷中 （存目）

《玉壺清話》卷九 湯悅仕吳，爲秘校，主受禪，用爲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覺卿神彩明煥，精芒中發，得非有異遇乎。」悅不敢隱，曰：「臣數日前，夙興頮面，流星墜盆中，驚異之際，將掬之，星飛入口，餘無他遇。」主曰：「卿之貴異，他日無比者。」畢事三朝。後歸朝爲太子詹事。八十餘卒。

《十國春秋・南唐・殷崇義傳》 後主初立，令民間行鐵錢，物價騰涌，崇義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未幾，進右僕射、同平章事。開寶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仍同平章事，已而改官名，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國亡入宋，【略】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太祖俱錄之館中，俾修《太平御覽》等書，豐其廩餼，諸臣多卒老于中，崇義其一也。

著錄

《宋史・藝文志七》 《湯悅集》三卷。

藝文

李建勳《答湯悅》 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翁號，如何不見呼。

徐鉉《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存目）

又《和殷舍人蕭員外春雪》 （存目）

又《秋日雨中與蕭贊善訪殷舍人於翰林座中作》 （存目）

又《月真歌》《廣陵妓人翰林殷舍人所錄攜之垂訪筵上贈此） 揚州勝地多麗人，其間麗者名月眞。月眞初年十四五，能彈琵琶善歌舞。風前弱柳一枝

春，花裏嬌鶯百般語。揚州帝京多名賢，其間賢者殷德川。德川初秉綸闈筆，職近名高常罕出。花前月下或游從，一見月眞如舊識。閒庭深院資賢宅，宅門嚴峻無凡客。垂簾偶坐唯月眞，調弄琵琶郎爲拍，殷郎一旦過江去，鏡中懶作孤鸞舞。朝雲暮雨鎭相隨，石頭城下還相遇。二月三月江南春，滿城濛濛起香塵。隔牆試聽歌一曲，乃是資賢宅裏人。綠窗繡幌天將曉，殘燭依依香裊裊。離腸卻恨苦多情，軟障薰籠空悄悄。殷郎去冬入翰林，九霄官署轉深沉。人間想望不可見，唯向月眞存舊心。我慚闌茸何爲者，長感餘光每相假。陋巷蕭條正掩扉，相攜訪我衡茅下。我本山人愚且貞，歌筵歌席常無情。自從一見月眞後，至今贏得顚狂名。殷郎月眞聽我語，少壯光陰能幾許。良辰美景數追隨，莫教長說相思苦。

又《和門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韻》 暖吹入春園，新芽競粲然。才教鷹觜折，未放雪花妍。荷杖青林下，攜筐旭景前。孕靈資雨露，鍾秀自山川。碾後香彌遠，烹來色更鮮。名隨土地貴，味逐水泉遷。力藉流黃暖，形模紫筍圓。正當鑽柳火，遙想涌金泉。任道時新物，須依古法煎。輕甌浮綠乳，孤竈散餘煙。甘齊非予匹，宮槐讓我先。竹孤空冉冉，荷弱謾田田。解渴消殘酒，清神感夜眠。十漿何足饋，百榼盡堪捐。採擷唯憂晚，營求不計錢。任公因焙顯，陸氏有經傳。愛甚眞成癖，嘗多合得仙。亭臺虛靜處，風月艷陽天。自可臨泉石，何妨雜管弦。東山似蒙頂，願得從諸賢。

又《史館庭梅見其毫末歷載三十今已半枯嘗僚諸公唯相公與鉉在耳睹物興感率成短篇謹書獻上伏惟垂覽》 東觀婆娑樹，曾憐甲坼時。繁英共攀折，芳歲幾推移。往事皆陳迹，清香亦暗衰。相看宜自喜，雙鬢合垂絲。

又《太傅相公深感庭梅再成絕唱曲垂借示倍認知憐謹用舊韻攀和》 禁省繁華地，含芳自一時。雪英開復落，紅蘂植還移。（謂嘗爲翰林，又爲史館。）靜想分今昔，頻吟歎盛衰，多情共如此，爭免鬢成絲。

徐鍇《太傅相公與家兄梅花酬唱許綴末篇再賜新詩俯光拙句謹奉清韻用感鈞私伏惟采覽》 重歎梅花落，非關塞笛悲，論文叨接萼，末曲愧吹篪。枝逐清風動，香因白雪知。陶鈞敷左悌，更賦邵公詩。

孫魴

論述

《唐才子傳・孫魴》 魴有《夜坐》詩，爲世稱玩。【略】及《金山寺》詩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當時謂騷情風韻，不減張祜云。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孫魴》 人家煙火攪清吟，寶鴨香銷夜坐深。不信詩高張處士，驚濤濺佛到江心。

《甘露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魴有《金山》詩，「驚濤濺佛身」之句有病，不如「過櫓妨僧定」上句佳。如「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不逮張祜。而云「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涉乎誇誕。此詩第四句最好，尾句亦佳，五、六則套話也。紀昀評：五句是套，六句非套。

《題金山寺》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張祜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舡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祜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也。《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張祜《金山寺》：此詩金山絕唱。孫魴者努力繼之，有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歸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其言矜誇自大，然「濺佛」之句，或者則謂金山豈如此其低耶。馮班評：著一「驚」字，何見得浪頭不高。江大，故形容山低耳。查慎行評「驚濤」句：措詞太粗狠，未免近俗則有之。若論作詩法，則形容模寫處，往往有過其實者。執此論，天下無詩境矣。紀昀評：「或者」四字可去。《徐氏筆精》卷三：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

傳記

馬令《南唐書・孫魴傳》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蹟，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闔坐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祜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闇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紀事

《江南野史》卷七 孫魴，世南昌人。家貧好學。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鄭谷亦避亂歸宜春，魴往師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名，嘗與沈彬及桑門齊己、虛中之徒爲倡和儔侶。屬吳王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郡從事。與沈彬嘗遊于李建勳爲詩社。彬爲人口辯，能評較人詩句。時魴有《夜坐》句，美於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魴齋中，候彬至，乃問魴之爲詩何如。彬答曰：「人言魴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魴聞之怒，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公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言，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闔座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及《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略】」有集僅百篇，皆此類。

《唐詩紀事・孫魴》 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徹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孫魴詩》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 《孫魴詩》三卷（僞唐）。

《宋史・藝文志七》 《孫魴詩集》三卷。《孫魴詩》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魴詩》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孫魴詩》一卷。

藝文

齊己《寄江西幕中孫魴員外》 簪履爲官興，芙蓉結社緣。應思陶令醉，時訪遠公禪。茶影中殘月，松聲裏落泉。此門曾共說，知未遂終焉。

又《夏滿日偶作寄孫支使》（其年閏五月） 一百二十日，煎熬幾不勝。憶歸滄海寺，冷倚翠崖稜。舊扇猶操執，新秋更鬱蒸。何當見涼月，擁衲訪詩朋。

又《酬孫魴》 幽人還愛雲，才子已從軍。可信鴛鴻侶，更思麋鹿羣。新題雖有寄，舊論竟難聞。知己今如此，編聯悉欲焚。

又《題畫鷺鷥兼簡孫郎中》 曾向滄江看不眞，卻因圖畫見精神。何妨金粉資高格，不用丹青點此身。蒲葉岸長堪映帶，荻花叢晚好相親。思量畫得勝籠得，野性由來不戀人。

又《謝荆幕孫郎中見示樂府歌集二十八字》 長吉才狂太白顚，二公文陣勢橫前。誰言後代無高手，奪得秦皇鞭鬼鞭。

李建勳《惜花寄孫員外》 朝始一枝開，暮復一枝落。只恐雨淋漓，又見春蕭索。侵晨結駟攜酒徒，尋芳踏盡長安衢。思量少壯不自樂，他日白頭空嘆吁。

又《闕下偶書寄孫員外》 長安驅馳地，貴賤共悠悠。白日誰相促，勞生自不休。鳳翔雙闕曉，蟬噪六街秋。獨有南宮客，時來話釣舟。

鍾輻

論述

《**卜算子慢**》《欽定詞譜》卷二一：鍾輻，五代時人，在柳永前。因其前段第六句脫一字，故以柳詞作譜。鍾詞前段第四句「風捲珠簾」，「風」字平聲。第五句「還記得去年時候」，「還」字平聲。第七句「倚屏山，和衣睡覺」，「屏」字、「山」字，俱平聲。第八句「醺醺暗消殘酒」，「消」字平聲。後段第五句「萬般自家甘受」，「般」字平聲。第六句「抽金釵，欲買丹青手」，「抽」字平聲。第七句「寫別來，容顏寄與」，「來」字平聲。譜內可平可仄據此。《詞徵》卷五：唐尚小令，自杜牧之《八六子》外，絕少慢聲。咸通末，江南鍾輻有《卜算子慢》詞云：「桃花院落，【略】。」詞筆哀怨，情深而不詭，殆感于縣樓之事而作也。

紀事

《**唐摭言·夢**》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固三尺矣。

《**南部新書**》己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鹺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湘山野録**》卷中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氣豪體傲。一老僧相之曰：「先輩壽則有矣，若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誇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盛，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後周都洛，輻入洛應書，果中選甲科第二。方得意，狂放不還，攜一女僕曰青箱，所在疏縱，過華州之蒲城，其宰乃故人，亦蘊藉之士，延留久之。一夕盛暑，追涼於縣樓，痛飲而寢，青箱侍之。是夕，夢其妻出一詩爲示，責怨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懷愧，亦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欲凋零。」既寤，頗厭之，因理裝漸歸。將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感悼無奈，怱怱稾葬於一新墳之側，急圖到家。至則門巷空闃，榛荆封蔀，妻亦亡已數月。訪親鄰，樊亡之夜，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具舟攜輻致奠於葬所，即青箱稾葬之側新墳，乃是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枝，方葉凋萼謝，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圖師『及第家亡』之告。」因竟不仕，隱鍾山，著書守道，壽八十餘。江南諸書及小說皆無，惟潘佑集中有《樊氏墓誌》，事與此稍同。

《**本事詞**》卷下　江南士人鍾輻，有妓名青箱，後因外出，而寄以《卜算子慢》云。

廖凝

論述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郡閣雅談**》廖凝字熙績，善吟諷，有學行，隱居南岳三年。江南受僞官爲彭澤令，遷連州刺史，與昇州李建勳爲詩友相善。有集，蓋見行于世。詠《中秋月》與《聞蟬》爲絕唱。《中秋月》云：「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半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絕微雲。衆木排疏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丹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于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凝居南嶽，韋鼎有詩贈曰：「居與白雲鄰，生涯久忍貧。姓名高雅道，寰海許何人。岳氣秋來早，亭寒果落新。幾回吟石畔，孤鶴自相親。」初宰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莎庭放吏衙。」解印有句云：「五斗徒勞謾折腰，三年

兩鬢爲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江左學詩者，競造其門。

《逸老堂詩話》卷上引《郡閣雅談》 廖凝，字熙績，十歲時，有詠棋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曰：必垂名於後世。先大父醉菊翁與客奕棋，家君侍立，客命賦詩，即口占云：「兩行分黑白，二叟賭輸贏。落子爭先著，松間睡鶴驚。」客稱賞不已，時家君年纔十一歲。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廖凝》 南嶽棲遲孰結鄰，一官彭澤鬢華新。晚衙吏散莎庭雨，解印歸來舊酒人。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廖凝傳》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峰頂，觸思成韻語，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元宗習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與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以五斗折腰，吾寧久爲人役。」即解印歸衡山。（《廣輿記》云：凝秩滿，但攜詩卷、酒瓢而去。）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輩爲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也。

紀事

《五代史補》卷四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蹻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爲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爲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爲，但欲滅吾族矣，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衆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爲永州刺史，圖爲行軍司馬，偃爲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鬬，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爲鄰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爲流矢所傷，死於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爲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況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爲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興，其可得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爲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爲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爲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爲人不羈，好詼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之。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廖凝詩》七卷。

《宋史・藝文志七》 《廖凝詩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廖光凝詩》七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廖凝詩》一卷。

陳沆

論述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雅言雜載**》 廬阜人陳沆，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黃損、熊皎、虛中師事之。《寒食後》云：「罷卻兒女戲，放他花木生。」《閑居》云：「掃地雪粘帚，耕山鳥怕牛。」《題水》云：「點入旱雲千國仰，力浮塵世一毫輕。」齊己贈沆云：「四海方磨劍，深山自讀書。」

紀事

《**南唐近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藝文

齊己《貽廬岳陳沆秀才》 爲儒老雙鬢，勤苦竟何如。四海方磨劍，空山自讀書。石圍泉眼碧，秋落洞門虛。莫慮搜賢僻，徵君舊此居。

李羽

《**南唐近事**》 李羽能詩，五十方擢第。嘗獻江淮郡守詩云：「塞詔東來淝水濱，時情惟望秉陶鈞。將軍一陣爲功業，忍見沙場百戰人。」蓋郡守廬公一舉及第。

温庭筠《李羽處士寄新醞走筆戲酬》 高談有伴還成藪，沈醉無期即是鄉。已恨流鶯欺謝客，更將浮蟻與劉郎。簷前柳色分張綠，窗外花枝借助香。所恨玳筵紅燭夜，草玄寥落近迴塘。

又《李羽處士故里》 柳不成絲草帶煙，海槎東去鶴歸天。愁腸斷處春何限，病眼開時月正圓。花若有情還悵望，水應無事莫潺湲。終知此恨銷難盡，辜負南華第一篇。

又《經李處士杜城別業》 憶昔幾遊集，今來倍歎傷。百花情易老，一笑事難忘。白社已蕭索，青樓空艷陽。不聞雲雨夢，猶欲過高唐。

又《登李羽士東樓》（存目）

李洞《賀昭國從叔員外轉本曹郎中》 苔砌塔陰濃，朝回尚叫蛩。粟徵山縣欠，官轉水曹重。燈照樓中雨，書求海上峰。詩家無驟顯，一一古人蹤。

又《上昭國水部從叔郎中》（存目）

李詢

《**能改齋漫錄**》卷八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倩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余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扎扎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倩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朱匡業

《十國春秋・南唐・朱匡業傳》 朱匡業，吳奉國節度使延壽子也。延壽以謀叛誅，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昇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乘間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南唐近事》作「存忠」，今從陸游《南唐書》。）問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南唐近事》載匡業對語云：「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中從旁贊之。忤旨，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匡業妻鍾氏，有膽略，匡業酷畏之。常醉後恣意殺人，無敢見者，鍾褰幃一呼，懾然而止。

《南唐近事》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旰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夏寶松

馬令《南唐書・夏寶松傳》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貲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紿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詩話總龜・警句門上》引《江南野錄》 夏寶松，廬陵人，與劉洞唱和，爲節度使陳德誠所知。德誠贈詩曰：「建水舊傳劉夜坐（劉洞有《夜坐》詩），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有《江城》詩曰：「雁飛南浦鐘初動，月滿西樓酒半醒。」又云：「曉來羸驥依前去，雨後遙山數點青。」皆佳句。

徐融

《十國春秋・吳・徐融傳》 徐融，不知何地人。齊王徐知誥秉國政，融與宋齊丘、曾禹、張洽、孫魴輩同爲知誥賓客。剛方率直，少所曲狥。身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知誥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一日大雪，酒酣，知誥言行酒無以爲樂，義取雪與古人名巧合者爲口令，因舉巵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繼曰：「著屐登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折知誥，遽曰：「詰朝日出，爭奈蕭何。」知誥大怒，是夜，收融投之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五代史補》卷三 （存目）

《詩話總龜・詩累門》引《古今詩話》 南唐徐融《夜宿金山詩》云：「維船分蟻照，江市聚蛙聲。」烈祖性嚴忌，宋齊丘譖之，以竹籠沉于京口。

沈顏

論述

《郡齋讀書志・沈顏聱書十卷》 右僞吳沈顏字可鑄，傳師之孫。【略】少

有辭藻，琴棋皆臻妙。場中語曰「下水船」，言爲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樂世利。嘗疾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聱叟」之說附己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

《**象刑解**》《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清拔之氣，矯然自異。

傳記

《**十國春秋·吳·沈顏傳**》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傳師之孫也。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來歸，爲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常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爲鉅手。順義中卒。顏少有詞藻，琴弈皆臻神境，時人爲之語曰「下水船」，言爲文精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曰《聱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有《解聱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登華》、《旨象》、《刑解》、《時辨》、《讒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記》行世。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聱書》十卷，沈顏撰。又，《大紀賦》一卷，沈顏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沈顏《聱書》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聱書》十卷。唐天復進士沈顏可鑄撰。傳師之孫，仕僞吳，順義中爲翰苑。名「聱」者，以元結聱叟自況也。其文骫骳，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宋史·藝文志七**》沈顏《陵陽集》五卷，又《聱書》十卷，《解聱》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沈顏《聱書》十卷（吳），又《解聱書》十五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聱書》十卷，沈顏撰。《解聱》十五卷，同上。又，沈顏《陵陽集》五卷。

雜録

《**唐語林·德行**》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宋高僧傳·唐洪州開元寺棲隱**》釋棲隱，字巨徵，姓徐氏。【略】平常與貫休、處默、脩睦爲詩道之遊，沈顏、曹松、張凝、陳昌符皆處士也，爲唱酬之友。

張義方

論述

《**上南唐烈祖疏**》《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伉爽不群，僭國中之錚錚者。

傳記

陸游《南唐書·張義方傳》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悅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仁義者，猶未

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扎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迹，散落不得盡載云。

紀事

《南唐近事》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麟，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瘖瘂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江南餘載》卷下 馮延巳、李建勳拜相，張義方獻詩：「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啓沃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點頭。」

王慎辭

《江表志》卷上 嚴球爲相，是年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皆在部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將何以對。」慎辭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慎辭還朝，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猜忌，聞之，宋齊丘因而興譖，收慎辭，以竹籠盛之，沉松江口。

汪台符

《十國春秋・吳・汪台符傳》 台符有《歙州汪王廟記》，文辭奇奧，甚見稱于時。

馬令《南唐書・汪台符傳》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爲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城蚵蚾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

康仁傑 唐仁傑

論述

《詩話總龜・警句門上》引《江南野録》 唐仁傑，全州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達集於昇元寺，召之坐，酒行，請仁傑賦《登閣》詩，立談而成。其中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城陰。」其餘亦可觀。《贈嘉禾峰僧》云：「只住此山能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論與之。

傳記

馬令《南唐書・康仁傑傳》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游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逸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噱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峰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十國春秋・南唐・唐仁傑傳》（存目）

李夷鄴

傳記

馬令《南唐書・李夷鄴傳》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疏豁多類此。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下 李夷鄴者，前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拜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奮官。元宗上巳開宴，夷鄴不在召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群臣。人間蹇薄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已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上賜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黃冠道人

《釣磯立談》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本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眞，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季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叟曰：鯉之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爲魚也。江南雖爲強國，而以偏霸終焉。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蔚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乃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爲始終。」由是觀之，濠梁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南唐伶人

《類說》卷一九《聞見錄》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花爲絮者。伶戲詞云：「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釋常察

傳記

《祖堂集・同安和尚》 同安和尚嗣九峰，在洪州建昌。師號常察，福州長溪縣人也。姓彭，依年具戒，便離閩越，而參見九峰，密契玄關，而栖鳳嶺。僧問：「如何是鳳嶺境地。」師云：「闍梨則今在什摩處。」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云：「從上提不起。」僧曰：「今日方便又如何。」師云：「萬人吐不出。」

紀事

《景德傳燈錄》卷一七《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飧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盃酒，失卻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怨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卻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卻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聾。」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

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麽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孺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釋謙明

《江南餘載》卷下 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鐺中煮肉數斤，醇酒一壺，不俟爛熟，旋割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略】」乘興遂子夜鳴鐘，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求，對曰：唯願鵝生四腳，鼈著兩裙。

《歲時廣記》三一引《漫叟詩話》 南唐金輪寺有僧曰明光者，先一年中秋翫月，得詩一聯云：「團團離海角，漸漸出雲衢。」竟思下聯不就。次年中秋，再得一聯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遂不勝其喜，徑登寺樓鳴鐘。時有善聽聲者聞之：「此鐘發聲通暢，若非詩人得句，即是禪僧悟道。」驗之果然。好事者有詩云：「爲思銀漢中秋月，誤擊金輪半夜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君玉》引《漫叟詩話》 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苕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燕錄》相合，因附之。

釋玄寂

馬令《南唐書·玄寂傳》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貰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群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歌，醉死于石子崗。

胡元龜

傳記

《江南野史》卷九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本邑宰，見其風貌瓌傑，而禮趨生獷，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爲戲珠龍，乃曰：「請子詠之。」元龜執簡造次而成，因諷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爲設飲饌，盡懽而罷。後有人爲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害之。元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以賓館之。未幾，郎爲子娶親，迎之夕，畢，命僚族設箋管。徐有同舍郎在坐，問曰：「今夕詩相爲誰。」答曰：「有螺江胡造士焉。」郎大咍，以題試之。元龜援毫裂箋，不刻而成。郎覽之，頷而已。元龜以迴文詩嘲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譏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僞醉而去。由是衆慕之。徐薦于宋齊邱，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迨數年，歸甯省。天威都虞候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故，訪其第，親拜其母，留數日，宴飲而去。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曲道兩離之，自娶而與去。訟主詣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叙理，不報，遂著叛呈怨詞三十首，皆傳俗口。國家聞而鴆之。死年迨強仕矣。

紀事

《**詩話總龜・譏誚門上**》（朝）〔胡〕元龜，廬陵人。嘗謁邑宰，見趨，伏生獷，欲窮以詞學，因新畫屏爲戲珠龍，乃曰：「請子咏之。」元龜應聲而成，因諷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

李家明

論述

《**元宗釣魚無獲進詩**》《金罍子・中篇》卷八：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公《歸田錄》：「眞宗一日集羣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子，所謂「諧臣顚官，怡愉天顏」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緡微餌明，大魚且不食之，況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捷給取寵，解人主顏面，其用意厝辭，且不及一優人。羣臣皆自以爲不可及，何耶。歐公言過矣。

傳記

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傳》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遏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略】後主即位，家明老而無寵。

《**江南野史**》**卷七** 李家明，世爲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爲樂部頭，有學，解滑稽，善諷諫，爲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搉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曰：「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曾遇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罪。宋齊邱只產一子，輒死，齊邱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謂主曰：「已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王許諾，家明遂作大紙鳶，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謨。一箇孩兒撩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乘風放之，度至齊邱第，遂絕其縷，令墜，齊邱見之，慚感而止。家明遂大獲繒帛。後嗣主于苑中命元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芻蕘。」曰：「玉甃金鉤興正濃，碧汜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嗣主因大喜，燕極懽而罷。及嗣主加王弟景達等官，而恩澤未及臣下，因賜享醼，家明乃入末，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輒拜獻，而禮頗繁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家家，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爲一方之主，而恩不覃于外，孤之過矣，家明之過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羲有隙，遂各稱帝，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遂命王公宰寮之屬燕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嗇于賄賂，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伎，大王優賜，不敢奉命。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唯汝之命。」家明曰：「大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請之。」延政默然，慚恨而罷。自是怏怏發疾而卒。時家明母死，欲歸葬，會嗣主聽政之暇，坐于便殿，秉筆于琬琰上，閒書草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不疑。」嗣主曰：「卿能學孤爲乎。」家明曰：「臣雖愚鹵，願效神蹤。」嗣主乃於麻紙上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輒於草字上書云：「宣州於上供庫錢支二百千付家明安厝母親。」嗣主見之大笑，因而賜焉。從嗣主幸南都，時既劃江，舟檝多從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耶。」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

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慚，俛首而過。及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紀事

《詩話總龜・俳優門》引《江南野録》（存目）

《靖康緗素雜記・懼税》《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師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申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税，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翌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税，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爲虛矣。」又《江南野録》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税。」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榷務半而徵之。余嘗考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爲國初，《野録》以爲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録》謂李家明，其不同如此，孰謂書可信邪。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録》以前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録》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録》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録》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陸游《南唐書・李家明傳》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入蜀記》卷三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峰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欷歔。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明王。」

王感化

傳記

馬令《南唐書・王感化傳》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見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紀事

《詩話總龜・俳優門》引《談苑》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山樂籍。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善爲詞，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時本鄉節帥更代餞別，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天台，溪山曉色開。萬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又《題怪石》，凡八句，皆用故事，但記其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

《靖康緗素雜記・樂部》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

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南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不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存目）

丁咸序

《青箱雜記》卷三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蜿蜒騰上，又有一駱駝繼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

《詩話總龜・紀夢門上》引《青箱雜記》　丁咸序未第時，嘗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一駱駝在其後。後二十年方捷科舉，作詩曰：「嘗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頻往折丹枝。蹉跎二十年中夢，一度思量一泪垂。」殿試榜出，亞咸序之名者乃龍起，又亞之者乃駱起，方悟其夢。

許　堅

傳　記

馬令《南唐書・許堅傳》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屩，短襴至骭，亦無齎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暵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思賜雲泉額。（南唐以大唐爲前朝）【略】。」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闊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紀　事

《江南餘載》卷下　許堅往來句曲、廬阜之間，草裝布囊，或卧於野，或和衣浴澗中，蕭然不接人事，獨笑獨吟而已。其詩有云：「祇應天上路，不爲下方開。道既學不得，仙從何處來。」又題《簡寂觀》云【略】。堅詩頗多，其語意類此。景德中無疾卒於金陵。歲餘，忽於洪洲謁見兵部員外郎陳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發其墓，已尸解去。

《詩話總龜・隱逸門》引《郡閣雅談》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乘興只三五杯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即吃，生處復炙，殊不去其鱗腸。每和巾帶入溪澗內浴度目浸身，出水即於風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黯氣，人惡之。或有人與物，忻然而受，將散於貧者。多於夢中吟詩。宿溧陽縣靈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堅對榻熟睡，至晚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晴見雁塔高，石室曾棲幾禪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啼猿情脈脈。」太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不得來。」今在洪洲西山，或吉州玉笥山。

又《神仙門上》引《雅言雜載》　許堅，江左人。爲性藪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啓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不變。好餐魚。能爲詩，多談神仙事。《題茅山觀》曰：「常恨清風千載鬱，洞

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氏，人訝其狂戇，以爲風恙，莫與之禮。以一絕上舍人徐鉉云：「幾宵烟日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禰才。滿面塵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隱迹江淮間。

《十國春秋·南唐·許堅傳》 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來雲泉寺，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中多吟詠詩句。【略】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逝去。

徐月英

論述

《叙懷》 《名媛詩歸》卷一五「爲失」二句評：恨甚，憤甚。又云：哀詞正性千古怨憤，覺其語言不可盡處皆其不欲盡處也。

《送人》 《名媛詩歸》卷一五「惆悵」句評：起語總括，若其上更有數句在。語意深遠。「兩人」句評：回想眞有不堪在。「生憎」二句評：忽起一意，比興俱足。《蓮堂詩話》卷上「枕前」二句評：眞衷情之句也。

紀事

《北夢瑣言》卷九 江淮間有徐月英，名娼也。其送人詩云【略】，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

《唐詩紀事·徐月英》 月英，江淮間娼也。《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閑窗滴到明。」亦有詩集行于世。

《七修類稿·詩文類六·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蓋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田詩話》，【略】。讀《北夢瑣言》，唐江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意本此。

毛炳

馬令《南唐書·毛炳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錢，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誤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人頗重之，是眞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陸游《南唐書·毛炳傳》（存目）

《詩話總龜·譏誚門上》引《江南野録》 毛炳聚生徒於廬山白鹿洞，與諸生講論，所獲資錢，皆以市酒。洞有辨者嘲云：「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半升。」嘗自題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而逝。

徐振

《唐詩紀事·徐振》 徐振《雷塘》詩云：「九重城闕悲涼盡，一聚園林怨

恨長。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詩名占得風流在，酒興催教運祚亡。若問皇天惆悵事，只應斜日照雷塘。」《古意》云：「擾擾都城曉又昏，六街車馬五侯門。箕山渭水空明月，可是巢由絕子孫。」右二詩，韋莊取爲《又玄集》。

《優古堂詩話・草忘憂花含笑》引《冷齋夜話》 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如無道更應荒。」

黃可

《南唐近事》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邵拙

《十國春秋・南唐・邵拙傳》 邵拙，宣城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至百杯不醉。一日，偶沉酗過度，遂覆觴絕飲。有詩百篇，曰《廬嶽集》，又有手鈔史傳文集三百卷。及卒，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詩話總龜・詩讖門上》引《江南野錄》 邵拙字拙之，雁門人。好學，博通經史。水曹郎趙慶有詩贈之曰：「邁古文章金鶯鶯，出群行止玉麒麟。」仕宦不達而卒。有詩傳於時，其間有云：「萬國不得雨，孤雲猶在山。」此其應歟。

朱存

《十國春秋・南唐・朱存傳》 朱存，金陵人。保大時，常取吳大帝及六朝興亡成敗之迹，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地志家多援以爲證。

《景定建康志》卷四九 朱存，金陵人也。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朝書，具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南唐時作《覽古詩》二百章，沿初及末，爛然棋布，閱詩嘉其用心之勤云。

《宋史・藝文志七》 《金陵覽古詩》二卷。今佚。

《輿地紀勝・江南東路・建康府・本朝人詩》（存目）

陳甫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雅言系述》 陳甫字惟吉，吉水人。《贈黃巖》云：「清時不作登龍客，綠鬢閒梳傍草堂。」《漳江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壠遲。」《詩》云：「算吟千百首，方得兩三聯。」

蔣鈞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雅言系述》 蔣鈞字不器，營道人。與劉洞、陳甫爲詩友。《寄柳宣》云：「因借夢書過竹寺，學耕秋粟遶茅原。」戎昱詩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門外有芭蕉」，鈞代答云：「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聽斷腸。」

陳誼

《詩話總龜・留題門下》引《郡閣雅談》　陳誼，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蕭颯風，廟前江水碧溶溶。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太平興國中，史館學士張齊賢出爲本道轉運使，至其廟，覽留題詩牌甚多，俱打去，獨留誼詩，方知名。

無名氏

《能改齋漫録》卷三　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官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録》，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清異録》卷上　僞唐贓臣褚仁規竊祿泰州刺史，惡政不可縷舉。有智民請夙儒爲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囊白昧蒼蒼，兼取人間第一黃」，云云。「白」、「黃」，隱「金」、「銀」字。

《南唐近事》　鍾傳鎮西江日，客有以覆肘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張泌 張佖

論述

綜論

《詩源辯體》卷三三　五代爲唐之閏餘，其間戎馬劻勷，文章否極，然其作者亦不乏人。張泌無全集，僅《才調集》及《鼓吹》、《品彙》所録二十餘篇而已。其七言古一篇，乃詩餘之調也。七言律如「千里暮烟愁不盡，一川秋草思無窮」，「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橋斜日照咸陽」，「雞唱未沉函谷月，鴈聲新度灞陵烟」，「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潭」等句，亦晚唐俊調。至「暖風芳草」、「風透疏簾」二篇，則亦輕浮纖巧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建勳》　南唐又有張泌，其詩如烏衣、馬冀諸郎，雖非幹理之才，卻無傖父容貌詞氣，定其詩格，當韋相、李司徒季孟間。

《養一齋詩話》卷四　南唐張佖《春晚謠》云：「雨微微，烟霏霏，小庭半折紅薔薇。細箏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雁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晚窗時有流鶯語。」《春江雨》云：「雨冥冥，風泠泠，老松瘦竹臨煙汀。空江冷落野雪重，江村鬼火微如星。夜驚溪上漁人起，滴瀝篷聲滿愁耳。子規叫斷獨未眠，罨岸春濤打船尾。」二詩字字精潤可愛，然大可闌入《花間》、《草堂》詞選中矣。固不解李、杜大境界，即義山、牧之輩豪爽之氣，亦無之也。佖有《寄人》一絕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比之司空表聖「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風流略似。其第二首「倚柱尋思倍惆悵，一場春夢不分明」，則又鄙陋不成語矣。《洞庭阻風》云：「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豈似詠洞庭者，氣局之瑣可知。若「煙垂柳帶

纖腰軟，露滴花房怨臉明」，即在詞中，其品亦居下下。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張泌》 南唐後主幸偏安，內史官階位未慳。點檢當年作天子，毗陵詩卷在人間。

分論

《寄人》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絶下》周弼：爲實接體。陸時雍曰：意好語是詞家。周珽曰：《寄人》二詩，俱情癡之語。又唐人有詩云：「兩心不語暗知情，燈下裁縫月下行。行到階前知未睡，夜深聞放剪刀聲。」雖是鄭、衛之音，而鮮麗俱有風體。《唐詩評注讀本》卷四：上二句寫夢，下二句言醒後所見之景，以爲多情者惟有一月，於夜深時猶在春庭之上，爲離人照著落花，即「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之意。

《邊上》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戍樓所吹之畫角，驚起南征之鴈，而晚風振動，旌旗爲之獵獵焉。時見千里之間，暮烟不盡、愁亦與之不盡；一川之上，秋艸無窮，恨亦與之無窮。而且時值亂離，山河慘淡，而關城閉鎖，人物蕭條而市井空虛，極目有蒼涼之感矣。使我旅魂落落，欲招未得此時，已極凄凄，更回首而望於斜陽之下，寧不愈增其感哉。夕陽亦喻末世也。朱三錫評：時值亂離，淹留邊境，人之私心未有不急思家者。而士君子救世憂民，必繫念山河人物，是其素願。斯篇咏邊上，起即云「戍樓吹角起征鴻」，人謂張公南人，以征鴻興起思家。愁不盡、恨無窮，皆寫思家耳。及讀五六二句，說到山河慘淡，又說到人物蕭條。乃知千里暮烟，一川秋艸，所愁所恨實關天下，如此看招魂一結，方爲極大志願不可僅作思家觀也。

《長安道中早行》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自惜功業之無成也。朱三錫評：前四句是早行景色，後四句是因早行而誌感。

《洞庭阻風》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言洞庭浩蕩景物凄涼，終日泊釣船於菰蒲之畔。適見青艸浪來奔騰，三月之渡綠楊花滿，顧撲一溪之烟。余乃泊舟於此，情既傷春，宜勿舉目遠望，而愁尤無限，更堪買酒無錢耶。而余尤有感者，漁舍數椽不成村落，空掩映於夕陽之下，不更見江景之蕭然哉。此正應首句處。朱三錫評：洞庭水勢滔天，無風不可渡。時當春夏，春水泛濫，尤極難行。昔孟襄陽云「氣吞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之險可知。故渡洞庭者，俗有「石米洞庭，升米洞庭」之說。蓋一人而食升米，已過洞庭，極言渡之之速，一人而食石米，猶坐洞庭，極言渡之之難。乃知洞庭阻風，只是坐以守風耳。故斯篇絶不寫一語如何阻風。起手即云「盡日菰蒲泊釣船」，是明明坐守也。「青艸」句紀其時，「綠楊」句寫其景，餘則極形其守候之苦，不堪爲懷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夜泊洞庭湖邊港汊，故有「綠楊花撲一溪烟」句，否則風景全不合矣，玩末句自明。

《春日旅泊桂州》 《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人生亦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故暖風芳草皆爲少年場得意之地，即及時行樂猶慮光陰無幾，何堪多病多愁以傷其懷抱乎。曰「損少年」可爲少年下淚也。弱柳而經苦雨，好花而當日暮，正寫「損少年」三字。五六，忽轉筆作好語。然溪邊物色，林畔鶯聲，雖可賞心娛目，獨有離人到此，雖強對酒杯，潸然淚下可爲長嘆也。

《晚歇湘源縣》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弼：爲四實體。周珽曰：此詩因晚次江渚，即所見時景情思，以志感也。《唐詩鼓吹》卷一〇朱三錫評：烟郭聞鷄、水平舟靜，絶好一派晚景。「高林」句，是見異鄉之物并紀其時。「曲岸」句，是聞異鄉之鳥，自寫其苦。二女湘源之事，九疑湘源之景，皆離怨也。七八悲凄之至，聊以自解耳。

《惆悵吟》 《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因其情之不達，故惆悵而發之詞也。朱三錫評：秋風雲日，人謂寫是日景色，不知風動荒城，浮雲蔽日，皆感動時事，故惆悵而吟耳。三四承之，言因惆悵而得晝夢，爲別離而生晚愁，是皆秋風雲日之所觸也。空題恨，未及情，實有一段悲憤抑鬱絶無擺佈情景。七八一結，偏於沒擺佈處，聊指寒浪以自解耳。

《秋晚過洞庭》 《升菴詩話・驚瀧》：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潭。」瀧，奔湍也。今本作「龍」，非。《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首言客帆高掛，正當酒酣之時，對此日斜之景，乃感離鄉之思，皆有所不堪矣。乃若望中所見：雲夢之北，晚霞千里，洞庭之南，霜橘一洲；而且溪風送雨，而過於秋寺，澗石驚龍，而落於夜潭湖中，景物則有如斯也。今吾來此，不必將羈旅之魂，作詞賦以弔湘魄，蓋以愁絶之處九疑山色嵐烟鎖斷，不堪更爲懷古耳。此正第二句意。朱三錫評：掛帆暢飲，雖屬快事，然當其離情所結，實難爲懷；乃知征帆酣酒皆離情也，況又晚秋暮景乎。故曰兩不堪也。中四句皆洞庭之情景，亦皆晚秋過洞庭之情景，雲夢北、洞庭南，是恰在洞庭中

過也，雨過寺曰「秋」，瀧落潭曰「夜」，恰是晚秋在洞庭中過也。傷今吊古，自不容已，卻用反言作結，亦唐人所有。獨九疑愁絕句，結得冷峭。《問花樓詩話》卷一：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潭」，佳句也。

《**題華嚴寺木塔**》《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二聯自傷之景，三聯自傷之情，末聯兼情景而言之，總見木塔之高也。朱三錫評：人謂一是寫雨霽，二是寫登高，不知六街晴色動秋光，已是望中所見。着一「動」字，明明是六街九陌俱在憑高一望中，此正其感懷自傷處也。三四承寫自傷，晚烟斜日皆觸目傷心之景，五轉到世路塵事，六又想到雲山故鄉，曰「休將」、曰「莫指」，蓋感傷之至反言以自解耳。漢宮日暮，鐘鼓微茫，雖極形木塔之高，亦欲登高者聞聲猛省之意也。

《**春晚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中七古下》周珽曰：語溜。又曰：烟雨霏微，鶯花歷亂，春曉之景動人遠思，倚屏理曲，夢斷蕭關，春曉之情不勝黯然。

《**春夕言懷**》《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與《惆悵吟》同意。朱三錫評：一是春夕，二是言懷，三四皆倚闌之所觸也。五寫愁日消不盡，六寫情日去難平，此即徹夜難寐，化蝶未成神理也。

《**春江雨**》《升菴詩話・罨畫》：畫家稱：「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韞」，「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字最得字義。（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鰋鮐。」）

《**贈韓道士**》《唐詩鼓吹》卷一〇廖文炳解：此即景起意以贈別也。言當風吹野花之時，韓君方爲歸客，而其意已無涯矣。蓋韓君所居之地，有似桃源，久別則烟霞常鎖。今者將去，如泛仙槎於天河之遠，故星漢悠悠而斜也。以君之頭盈白髮，固無異於世人，而養就黃芽，則終變爲仙骨。吾知東城南陌之間，時時固當相見，但不知仙居安在，則有如壺公之別有家也，而我能無企慕哉。朱三錫評：韓君當秋而歸，故作詩以贈之。三四，皆寫其歸也，烟霞寂寂爲君而開，星漢悠悠爲君而泛。五六，一抑一揚，以美道士修煉之將成，壺中別有家，又深企其別後之仙踪耳。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張佖傳**》張佖，常州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開寶五年，貶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後主雅好文事，雖當末運，猶留意於科第，以佖有文，使知禮部貢舉。揭榜之前夕，有程員者，夢人報己與王綸等五人及第，員驚喜，詣省門，遇楊遂、張觀、曾顗，謂曰：「榜在雞行街，何忽忽至此。」既寤，則聞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佖頗任私意，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佖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雞行」之應也。佖隨後主入宋，以故臣見叙。太宗朝，佖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日，太宗遣快行者伺其饌客，即坐間取食以進，果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太宗喜其不隱，遷官郎中。佖第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佖爲人長者，後官河南，每寒食，必親拜後主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常分俸贍給焉。

又《**張泌傳**》張泌，事元宗父子，官句容縣尉。建隆二年七月，憤國事日非，上書後主，幾數千言。【略】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答；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于亡。

紀事

《**江表志**》**卷下**　後主即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甯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略】。」御批云：「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況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毀之中智慮荒散，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嗣先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快於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批。」

《**瑯嬛記**》**卷下引《虛樓續本事詩**》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睹，精神凝一，夜必夢之。嘗有詩云：「別夢依依到謝家，【略】。」浣衣計無出，流淚而已。

《**全唐詩錄・張泌**》　張泌，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言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入宋後，歸家毗陵。詩一卷。後主壬申歲，泌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泌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鶾，天雞，鶾，天鷄。未知孰是。」泌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放進士三人。學士張洎言泌多遺，復命洎試，放五人。金陵破，後主以藏金私遺近臣辦裝，泌得金二百，詣曹彬陳首，請奏其事。彬薄之，以金輸官，而不以聞。

《**十國春秋・拾遺・南唐**》　南唐張泌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賦。泌但以《文選》中選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鶾、天雞，鶾、天鷄，天雞有二，未知孰是。」泌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鶾、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鳥》有「鶾，天鷄，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南人士深於學問如此。

藝文

徐鉉《送張泌郭賁二先輩序》（存目）

楊億《張泌東遊》　玉籍參差未策名，東遊聊得拂塵纓。長亭酒盡驪歌闋，下榻波狂鷁棹輕。澤國鱠鱸懸夢想，戟門羅雀斷逢迎。秋期英到槐花老，待聽新文擲地聲。

又《送張泌之毗陵詩序》　義興陽羨，山水甲於江東。張子巨源慨然發仁智之心，飄然有登臨之興。葉舟東下，蘭友與俱。梁園雪飛，汴流日淺，榜人宿戒，祖帳晨張。於是京洛貴遊之賢，鄉關布素之執，河梁惜別，并愴離群，澤國贈行，咸抽秘思。風雅之什，爛然盈編，又何必雜佩兼金，然後充乎巾稾也。行矣，三吳之地，素多賢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君子在位，岩穴豈無於隱淪，矧善人爲邦，閭里已臻於富庶。儻能爲我釋爽塏，營別墅，當使夫陳力不能，奉身而退，受一廛而爲氓，與萬物而共盡。此所望于子也，庶乎勉旃。獻歲發春，遲子西笑。

陳貺

陳　況

論述

陸游《南唐書・陳況傳》　性夷澹，隱於廬川四十年，衣食乏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

傳記

馬令《南唐書・陳貺傳》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樸，而不苟於仕進。一卧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鞹，進止閒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陸游《南唐書・陳況傳》　元宗聞其名，召見。【略】俄授江州士曹椽，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紀事

《**江南野史**》**卷六**　處士陳貺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出遊廬山，刻苦修進詩書至數千卷，有詩名聞于四方。慵于取仕，隱于山麓。歲時伏臘，慶吊人事都未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季父爲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骨務強梗，出于常態，頗有闡仙之致，膾于人口。其中有《景陽臺懷古》云【略】。嗣

主聞之，以幣帛徵之，乃幞巾絛帶布裘鹿靴。引見宴語，因授以官。貺不受，苦辭。嗣主見其言語樸野，翔集疏逸，不卻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十餘年卒，時及七十。貺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貺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咍。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爲德不一，何以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貺曰：「鑰匙亦付之矣。」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

《**能改齋漫録**》**卷八**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峰，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峰顏色好，晚雲才散又當門」之句。

江爲

論述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晏元獻**》**引《漫叟詩話**》 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

《**唐才子傳・江爲**》 工於詩，有「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烟微」等，膾炙人口。

楊浚《**論次閩詩・江爲**》 蕭寺題詩最少年，清詞曾動帝王憐。殘膏丐與林君復，好句梅花便欲僊。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江爲**》 靖安古寺暮雲橫，臺樹猶留處士名。疏影暗香和靖句，誰知點化出江生。

《**登潤州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敬曰：此詩含蓄弘深。「春潮」句，喻世道無分高下。「殘雨」句，喻人情率售奸。「帆鳥」句，喻賢士相引遠隱，「烟樹」句，喻己有孤標，爲世沉沒，不可等尋常登眺詩看。周珽曰：首聯言登城，中聯詠望中之景，結起鄉關之思。「目斷」猶言「望斷」，應次句「迷」字。珽玩澹齋翁注語覺此詩用意果極涵蘊，非深于騷詞者，悟解不出。

《**送客**》《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題曰《送客》，而其意似是旅中。三、四眼工，「露」字尤妙。紀昀評：題必有誤。三、四高唱。全在所送者一邊落筆，極言其別後客途之寂寞，而末二句勸以歸隱，此客必汲汲干謁者也。虛谷以不着離別字樣，而疑爲旅中自道之作，淺矣。

佚句 《紫桃軒雜綴》卷四：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只改二字爲「疎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譬如仙者丹頭在手，瓦礫俱金矣。《靜志居詩話》：「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非江爲詩乎。林君復易「疎」「暗」二字，竟成千古名句，所云一字之師，與活剝生吞者有別也。

傳記

《**江南野史**》**卷八** 江爲者，【略】世習儒業，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造，爲遂入求應，然獨能篇什辭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爲有司黜。爲因怏怏，不能自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叛入錢塘。會其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渚，遂遊白鹿國庠，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乃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于是爲時輩慕重。因茲傲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紀事

馬令《**南唐書・江爲傳**》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略】爲嘗吟《隋堤柳》詩

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五代史補》卷五 江爲，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爲。經數日，爲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爲與奔者，俱械而送。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賦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靖康緇素雜記・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略】余觀《南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子蔿嗣。又案《吳均傳》云：「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案，江洪，齊時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時，王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寅俱爲學林。則洪仕于齊、梁間明矣。淹與洪其系皆出于濟陽考城，而又俱仕于齊、梁間，淹嘗爲建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于建陽，則江爲之系，實出于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言之，蓋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度而爲之說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引《藝苑雌黃》 爲工於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并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爲之故居，留題者甚衆，惟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牢落變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冤氣上迷星斗昏。臺榭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問曾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雲寒古寺門。」苕溪漁隱曰：（馬令）《南唐書》云：「【略】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家」之語，及爲後以讒死，其言悉非是，當以（馬令）《南唐書》爲正也。

著録

《崇文總目》 《江爲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 《江爲詩》一卷。（僞唐）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江爲集》一卷，五代建安江爲撰。爲王氏所誅，當漢乾祐中。

《宋史・藝文志七》 《江爲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爲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江爲集》一卷。

藝文

孟賈《送江爲歸嶺南》 舊山臨海色，歸路到天涯。此別各多事，重逢是幾時。江行晴望遠，嶺宿夜吟遲。珍重南方客，清風失所思。

楊徽之《哭江爲》 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

伍喬

論述

綜論

陸游《南唐書・伍喬傳》 （喬）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

有「瘦童羸馬」之歎。

《**詩源辯體**》卷三三　伍喬七言律，入錄者亦小有致。胡元瑞云：「伍喬詩一卷，僅七言律二十首，蓋類書抄合者。」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敬評**　伍喬晚出，爲詩機法迅敏，清景空人。如《晚秋溪上》、《宿瀟山》二詩，寧讓大曆諸子。

分　論

《**僻居酬友人**》《瀛奎律髓》卷二三紀昀評：亦是小樣。此格作五律已不佳，况於七律。「蘚蓮」二字湊。「正」字與「帶月」意不融洽。

《**宿瀟山**》《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次聯清映空寂，三聯秀逼耿幽慄，足供玄賞。又，通篇以首句作骨，中四句雖曰賦景，總見萬慮寬之處，所以夜深不厭倚欄也。結言更得全眞之士相伴，詞論玄要，則此宿誠不虛度，萬慮由寬得凈矣，寧知初鐘之有殘耶。

《**遊西禪**》《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自然工美，末句尤有味。紀昀評：五、六刻意做出，而不免於笨。末句平平。何焯評：一路逼出「涼」字。

《**寄史處士**》《唐詩摘抄》卷三：尾聯見意。《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二句「有誰知」三字，便是爲處士占地步處，而自己地步，亦于結處見之。「落花」言春殘，「燒」言秋，「多掩徑」、「幾侵籬」，言春秋非一度。此二句，人但知其爲寫景，而不知緊接第七句也。末句上藏「不知」二字，言不知何時重爲清話期也。

《**晚秋同何秀才溪上**》《唐詩歸》卷三六「雲吐」二句鍾惺評：幽細。「倒尊」二句，結得有景，却是中晚氣調。「閒步」二句譚元春評：「步」字、「過」字用得妙。《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前四句咏晚秋同游情事，後四句即溪上晚秋之景，有得興悠悠之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二，寫同胡秀才，亦不必定同胡秀才，溪上，亦不必定溪上，只是隨身所至，隨遇所有，隨心所起，隨境所合，寫出一片純是天趣，其中并無一點成見。三、四，承之，猶言收藥、採菱無所不可也。（後解）五、六之晚陰餘靄，即其盡日忘歸之實在景物也。又加暝磬句，以見主猶未倦，客亦不發，是日遂至於盡而又盡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同友溪上，後解寫晚秋而得同遊之樂。

傳　記

馬令《南唐書・伍喬傳》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卻。喬默審其詳，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賈乏告，僧輒罄橐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膀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工郎。卒于官。

紀　事

《**詩話總龜・自薦門**》引《**詩史**》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與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曰：「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詩動容久之，爲言於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

《**唐才子傳・伍喬**》　喬，少隱居廬山讀書，工爲詩。【略】初，喬與張洎少友善，洎仕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喬時任歙州司馬，自傷不調，作詩寄洎，【略】洎動容久之，爲言於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卒官。今有詩二十餘篇傳於世。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下》《伍喬集》一卷，本江南進士，後歸朝。

《絳雲樓書目》卷三《伍喬詩集》一卷，南唐進士。

《季滄葦藏書目》《唐四家詩（于武陵、伍喬、李洞、秦韜玉）》，四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伍喬集》一卷。

藝文

孟賈《寄伍喬》 蹉跎春又晚，天末信來遲。長憶分攜日，正當搖落時。獨遊饒旅恨，多事失歸期。君看前溪樹，山禽巢幾枝。

釋泰欽

《景德傳燈録》卷二五《金陵清凉法燈禪師（泰欽）》（存目）

又卷三〇《銘記箴歌》（存目）

《五燈會元・清凉泰欽禪師》 金陵清凉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洲雙林院。【略】次住上藍護國院。【略】次住金陵龍光院。【略】師後住清凉大道場。【略】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當問師曰：「先師有甚麽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麽。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麽生商量言語即熟，乃問著便生疏去，何也。祇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麽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麽？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麽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遥，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麽？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麽，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沈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釋若虛

《宋高僧傳・漢江州廬山若虛》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主李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溢城人供養影相焉。

《唐詩紀事・僧若虛》（存目）

南唐詩僧

《客座贅語》卷五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國史經籍志》卷五　成文幹《梅頂集》五卷。

成彥雄

論述

徐鉉《成氏詩集序》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情性，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皆有影響，發于夢寐。今上谷成君亦有之。不然者，何其朝捨鷹犬，夕味風雅，雖世儒積年之勤，曾不能及其門者邪。逮余之知，已盈數百篇矣。睹其詩如所聞，接其人如其詩。既賞其能，又貴其異，故爲冠篇之作，以示好事者云。戊戌歲正月日序。

《詩話總龜・詠物門下》引《零陵總記》　映山紅，生於山坡欹側之地，高不過五七尺，花繁而紅，輝映山林，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成(文)幹詩云：「杜鵑花與鳥，怨艷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聲寒食夜，數朵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

《升菴詩話・成文幹中秋月》　「王母妝成鏡未收，倚闌人在水精樓。笙歌莫占清光盡，留與溪翁下釣舟。」此厭繁華而樂清靜之意。鄭谷《春草》詩：「香輪莫碾青青破，留與游人一醉眠。」亦此意也。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成文幹《梅頂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右僞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徐鉉序。

《宋史・藝文志七》　《成文幹詩集》五卷。

盧郢

傳記

馬令《南唐書・盧郢傳》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且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扑。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詬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鬬監前，是必越分，凌辱士人。既爲戎師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巵，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遒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紀事

《客座贅語》卷五　盧郢姊爲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陳曙

傳記

陸游《南唐書・陳曙傳》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遁于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伺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唯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堂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窺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下 蜀人陳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隱於蘄州山中。鄉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醉飽而後去。雖百神祀，曙能遍往也。其所居，屋一間，道書數卷而已，與蛇虎雜處而泰然無所忌。元宗遣中書舍人高越齎束帛徵之，三往不應。後移居鄂州，不知所終。越贈曙以詩。曙次韻答之云：「罷修儒業學修眞，養拙藏愚四十春。到老不疏林裏鹿，平生未識日邊人。澗花發處千堆錦，巖雪鋪時萬樹銀。多謝朝賢遠相問，未聞雞得鳳爲鄰。」

印崇粲

傳記

徐鉉《唐故印府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人也，因官徙牒，遂居建康。【略】弱冠，明經擢第，釋褐太子校書。【略】會上國喪亂，遂南奔豫章，連帥鍾公見而悅之，辟爲從事。【略】子崇禮、崇粲，舉進士；崇簡，明法及第，爲舒州司法參軍。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下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略】有印粲者獻詩曰：「不將才業暫時誇，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值掃宮花。諫書未上先焚稿，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眞用藁草之理。按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粲與徐翰林詩云：「諫章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粲，五代人。然余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字。

藝文

徐鉉《印秀才至舒州見尋別後寄詩依韻和》 羈遊白社身雖屈，高步辭場道不卑。投分共爲知我者，相尋多愧謫居時。離懷耿耿年來夢，厚意勤勤別後詩。今日谿邊正相憶，雪晴山秀柳絲垂。

又《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朱舍人郊居之作》 成名郊外掩柴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暗封青藓徑，好風輕透白練衣。嘉魚始賦人爭誦，荆玉頻收國自肥。獨坐公廳正煩暑，喜吟新詠見玄微。（印以《南有嘉魚賦》及第。）

劉崇遠

論述

劉崇遠《金華子・自序》 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於放牧間，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於金華之境，因自號焉。生自童蒙歲便解愛人博學，暨乎鬢髮焦禿，而無所成名。凡爲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輩。年逾壯室，方莅官於畿甸。繼宰二邑，共換二十餘寒暑，惟知趦趄畏慎，不能磊落經濟。罷秩歸京，得留綴班。家貧窶，在闕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猶綴吟不倦，縱情任興，一聯一句，亦時有合於清奇。顧於食玉燃桂，不無撓懷，纔緩紆斯須，則嘯傲自若。或遇盛友良會，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猶耳聰意悅，未嘗不周旋觀察，冀或湊會警戒，庶幾助於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於逾晷不息。時皇上憂勤大寶，宵衣旰食，致治之切，無愧前代。命有司張皇公道，掄擇材雋，科第取士，鬱然反古。時有以春闈策問舉子對義見示者，睹強國富民之論，古今得失之理，則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時，而抱名稱不聞於世，何疾復甚於斯矣。因念爲童時，侍立長者左右，或於冬宵漏永，秋階月瑩，尊年省睡，率皆話舊時經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則承平事實，爰及亂離，於故基跡，或歎或泣，悽咽僕隸。自念髫齔之後，甚能記聽，今雖稚齒變老，耄忘失憶，十可一二，猶存乎心耳。併成人遊宦之後，其間耳目諳詳，公私變易，知聞傳載，可繫鉛槧者，漸恐年代浸遠，知者已疏。更積新沈故，遺絕堪惜，宜編序者，即隨而釋之云爾。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劉崇遠撰。

《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金華子二卷》 南唐劉崇遠撰。崇遠家本河南，唐末避黃巢之亂，渡江南，徙仕李氏，爲文林郎大理司直。嘗慕皇初平之爲人，自號金華子，因以爲所著書名。崇遠有自序一篇，頗具梗概。序末題名具官稱臣，不署年月。如書中所稱烈祖高皇帝者，乃南唐先主李昪廟號。又有昪元受命之語，亦南唐中主李景紀年。晁公武《讀書志》乃以爲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泛指爲五代人，宋濂《諸子辨》則併謂其人不可考，諸説紛紜，皆未核其自序而誤也。其書《宋・藝文志》作三卷，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者，蒐輯尚得六十餘條，核其所記，皆唐末朝野之故事，與晁氏所云錄唐大中後事者相合。其中於將相之賢否，藩鎮之強弱，以及文章吟詠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載，多足與正史相參證。觀《資治通鑑》所載，宣宗對令狐綯、李景讓稟母訓、王師範拜縣令、王式馭亂卒諸事，皆本是書，則司馬光亦極取之。惟其紀劉鄩襲兗州一條，以兗帥爲張姓，而考之五代歐、薛二史，則當時兗帥實葛從周，不免傳聞異詞。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與《大唐傳載》諸書，摭拾委巷之談者，相去固懸絕矣。胡應麟《九流緒論》乃以鄙淺譏之，考應麟仍以崇遠爲唐人，不糾晁氏之誤，知未見其自序，又取與劉基《郁離子》、蘇伯衡《空同子》相較，是竝不知爲記事之書，誤儕諸立言之列，明人詭薄，好爲大言以售欺，不足信也。謹裒綴編次，分爲二卷，而以崇遠原序冠之簡端，以存其略焉。

紀事

《稽神録・拾遺》 金鄉徐明府者，因而有道術，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編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

絹，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劉氏雜編》。

《郡齋讀書志・金華子三卷》　右唐劉崇遠撰。金華子，崇遠自號，蓋慕黃初平爲人也。錄唐大中後事。一本題曰《劉氏雜編》。

《通志・藝文略三》　《金華子雜編》，三卷，僞唐劉崇遠記大中咸通後事。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金華子新編》三卷，大理司直劉崇遠撰，五代時人，記大中以後雜事。

《宋史・藝文志五》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三卷。

周廣業《金華子跋》　右金華子雜編二卷，甲辰冬從續寫《四庫全書》得其本，乃館臣就《永樂大典》錄出者，傳鈔不無訛漏。愛其叙事簡明，措詞雅飭，寫其副，加校注補綴焉。案崇遠仕南唐，爲大理司直，馬、陸二書俱無傳。據《稽神錄》，知爲廣南節度崇龜從弟也。自序「少慕赤松子兄弟，因以金華自號」。赤松子即丹谿皇初平，入婺州金華山得道，叱石成羊者也。其兄初起，後改名赤魯班，事見《眞誥》及《神仙傳》。觀劉生所慕，其人志趣，概可想見矣。是編載鄭樵《通志・藝文略・雜史類》，作三卷，注云：「記大中、咸通後事。」今止二卷，而第一條詳序列祖之興，昇元之盛，自序皇上憂勤大寶云云，正謂李氏。疑所逸一卷，南唐事爲多。然《紺珠集》、《唐詩紀事》所引，而今無文者，仍皆東京舊聞，簡冊斷殘，無可證明矣。然實足以補唐史之闕遺，以視鄭文寶《江表志》，龍袞《江南野史》，正未易以軒輊言也。丙午夏日，海寧周廣業識於北平聽雨樓之北書塾。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一・金華子雜編二卷》（讀畫齋叢書本）　《四庫全書》著錄作《金華子》，《崇文目・傳記類》作《金華子雜編》三卷，《書錄解題》、《通志・雜史》、《宋志》俱同。唯陳氏「雜」作「新」，《讀書志》作《金華子》三卷，又云：「一本題目劉雜編」，《通考》同明《文淵閣書》目作《金華新編》。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十餘條，釐爲二卷，而冠以劉氏原序。序稱「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于放牧間，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于金華之境」，因目云焉云云。蓋併以名其所著書也。其書記唐大中、咸通以後朝野雜事，于將相之賢姦忠佞，藩鎮之強弱盛衰，最爲詳悉。而談藝志怪，亦錯出其中，實足以補新、舊《唐書》之闕。考《宋潛溪集》有《諸子辨》，謂其駁乎不足議，殆未深考其書歟。是本爲海昌周琴厓（廣業）從《大典》本傳鈔者，不無訛漏。因加較注補綴，而係以跋。顧袁厓取以付梓，《函海》所收本無校注，《説郛》僅節錄一卷。

馮翊子

《新唐書・藝文志三》　《桂苑叢譚》一卷。（馮翊子，子休。）

《郡齋讀書志後志・桂苑叢談一卷》　右題云馮翊子子休撰。雜記唐朝雜事，僖、昭時。當是五代人。《邯鄲》云姓嚴。

《通志・藝文略六》　《桂苑叢譚》一卷。

《宋史・藝文志五》　《桂苑叢談》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三・桂苑叢談一卷》　案《新唐書・藝文志》載《桂苑叢談》一卷，註曰：「馮翊子子休撰。」不著姓名。晁公武引李淑《邯鄲書目》云：「姓嚴」，疑馮翊子其號，而子休其字也。陳繼儒刻入《秘笈》，乃題爲唐子休馮翊著，顚倒其文，誤之甚矣。其書前十條皆載咸通以後鬼神怪異及瑣細之事，後爲史遺十八條，其十二條亦紀唐代雜事，餘六條則兼及南北朝，然如高澈捕賊、高延宗縱恣、崔宏度酷虐諸事，齊、隋本史皆已載之，又似摘鈔卷中未及刊削者，疑已經後人竄亂，非原書也。其甘露亭一條，稱吳王收復浙右之歲者，當爲昭宗天復二年，時始封楊行密爲吳王，故子休以此稱之。然則作是書者，其江南人歟。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四・桂苑叢談》一卷（《續秘笈》本）　舊題唐子休馮翊撰，不著名氏。《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所載，注曰「馮翊唐子休撰」。不知陳眉公刊時，何以顚倒其文也。是書前十條皆載唐代神怪之事，雖爲詳明而太涉瑣屑。後爲史遺十八條，皆記南北朝及唐代雜事，亦小説之類，不足

以當史之遺也。《說郛》所收本，較此本少七條，而止題曰「唐馮翊」，蓋誤以此二字爲姓名耳。

尉遲偓

《郡齋讀書志・中朝故事二卷》　右僞唐尉遲偓撰。記唐懿、昭、哀三朝故事，故曰中朝。

《通志・藝文略三》《中朝故事》三卷，僞唐尉遲樞撰。記宣、懿、昭三宗事。

《直齋書録解題・傳記類》《中朝故事》二卷，僞唐給事中尉遲偓撰，載唐末雜事。

《宋史・藝文志二》尉遲偓《中朝故事》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中朝故事二卷》　南唐尉遲偓撰。偓履貫未詳。書首舊題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賜紫金魚袋臣尉遲偓奉旨纂進。蓋李氏有國時，偓爲史官，承命所作。李昪自以爲出太宗之後，承唐統緒，故稱長安爲中朝也。其書皆記唐宣、懿、昭、哀四朝舊聞。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録神異怪幻之事。中間不可盡據者，如宣宗爲武宗所忌，請爲僧，游行江表一事，司馬光《通鑑考異》已斥其鄙妄無稽。又路巖欲害劉瞻，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是時鎮幽州者乃張允伸，非張公素，所記殊誤。又鄭畋鬼胎一事，與唐人所作《齊推女傳》首尾全同，而變其姓名，尤顯出蹈襲。然其時去唐未遠，故家文獻所記，亦往往足徵。如崔彥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馬光《考異》雖摘其以彥昭代凝領鹽鐵之誤，而其事則全取之。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訛存是，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一・中朝故事一卷》（歷代小説本）　南唐尉遲偓撰。（偓里貫未詳，官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四庫全書》著録作二卷，《讀書志・雜史類傳記類》、《通考・雜史》、《宋志・故事類》俱同。《崇文目・雜史類》、《通志・雜史》俱作三卷，字之誤也。是書乃其承先主李昪之命，記唐宣、懿、昭、哀四朝故事，故曰中朝。原本上卷多述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雜録神異怪幻之事。此本併爲一卷，僅二十九條，較原本刊落甚夥，不足以資考證。《說郛》僅摘二條，更可笑也。

蕭彧

論述

徐鉉《蕭庶子詩序》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爲詩，詩之貴于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闕，遒人之職廢，文質異體，正變殊塗，然而精誠中感，靡由于外獎；英華挺發，必自于天成。以此觀其人，察其俗，思過半矣。此夫澤宮選士，入國知教，其最親切者也，是以君子尚之。蘭陵蕭君，江左之英，詩苑之精。其爲人也樂易，其處世也靜默，忘形衡泌之下，苦節戎馬之間。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諸侯虛左，五府交辟。今晉王殿下，樹藩作相，樂善愛才。幕府初開，君實首冠，由典檢書至儀曹郎。出入兩宮，官無虛授，優游多士，交必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遠，適莫不存于心府，勢利不及于笑談，含毫授簡，唱予和汝。其性淡，故略淫靡之態；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詞。大雅之士，何以過此。鉉與君爲友，幾將二紀，其間聚散窮達，罕或寧居，淡成之懷，終始若一，靜言投分，想見古人。丁巳歲，撫王高讓承華，出分陝服，君以宮省舊德，復踐初筵。撰行之夕，俾予視草。鉉也不佞，無足揚君之美，徒欲申別恨、叙交情，故作斯文，冠于篇首云爾。

藝文

徐鉉《和元帥書記蕭郎中觀習水師》　元帥樓船出治兵，落星山外火旗明。千帆日助江陵勢，萬里風馳下瀨聲。殺氣曉嚴波上鷁，凱歌遙駭海邊鯨。

仲宣一作從軍詠，迴顧儒衣自不平。

又《和蕭郎中小雪日作》 征西府裏日西斜，獨試新爐自煮茶。籬菊盡來低覆水，塞鴻飛去遠連霞。寂寥小雪閒中過，斑駁輕霜鬢上加。算得流年無奈處，莫將詩句祝蒼華。

又《寄蕭給事》 危言危行古時人，歸向西山卧白雲。買宅尚尋徐處士，餐霞終訪許眞君。容顏別後應如故，詩詠年來更不聞。今日城中春又至，落梅愁緒共紛紛。

又《和蕭郎中午日見寄》（存目）

又《和太常蕭少卿近郊馬上偶吟》（存目）

又《又和》（存目）

又《和蕭少卿見慶新居》 湘浦懷沙已不疑，京城賜第豈前期。鼓聲到晚知坊遠，山色來多與靜宜。簪屨尚應憐故物，稻粱空自愧華池。新詩問我偏饒思，還念鷦鷯得一枝。

又《又和》（存目）

又《送陳先生之洪井寄蕭少卿》（存目）

又《和江西蕭少卿見寄二首》（存目）

又《文彧少卿文山郎中交好深至二紀已餘睽別數年二子長逝奉使嶺表途次南康吊孫氏之孤於其家睹文彧手書於僧室慷慨悲歎留題此詩》 孫家虛座弔諸孤，張叟僧房見手書。二紀歡游今若此，滿衣零淚欲何如。腰間金印從如斗，鏡裏霜華已滿梳。珍重遠公應笑我，塵心唯此未能除。

劉洞

論述

《江南野史》卷九 劉洞世居建陽。【略】長五言詩，後主立，以詩百余篇，因左右獻之。後主數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乃《石城懷古》，詩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略】及金陵將危，洞乃爲七言詩，大榜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卿章奏內，陰陰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也。

吴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盛名》 洞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詣金陵。獻詩百篇。首覽《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亡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爲之改容。遂還廬陵。及金陵受圍，洞以詩署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爲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好霑巾。」先是，潘佑表有「國家陰陰，如日將暮」句，故洞以此諷之。余據此。則洞之感慨義激，不僅以《夜坐》著聲，亦豈僅以五言期負哉。

《瓶水齋詩話》 南唐劉洞以《夜坐》詩得名，人稱「劉夜坐」。宋劉一止嘗賦《曉行》詩，甚工，當時亦稱「劉曉行」。夜坐、曉行劉家絕對。

傳記

馬令《南唐書・劉洞傳》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貺當謂己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紀事

《詩話總龜・傷悼門》引《詩史》 劉洞不知何許人，江南國破後，題池州

一亭云：「千里長江唯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

又《感事門上》引《江南野錄》（存目）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引《南唐書》 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苕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觔耳。

陸游《南唐書・劉洞傳》 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朱　勰

《詩話總龜・狂放門》引《詩史》 朱勰仕江南，爲縣令，甚疎逸。有詩云：「好是晚來香雨裏，擔簦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處以閒曹。又有僧庭實獻詩云：「吟中雙鬢白，笑裏一生貧。」璟聞云：「詩以言志，終是寒薄。」以束帛遣之。

馮延魯 馮　謐

論　述

王禹偁《馮氏家集前序》 《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馮公之詩也。公諱謐，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當李氏之建大號也，公之長兄某，實爲國相，公亦以文章器業歷踐清顯，典掌誥命，出入臺閣者十數年。然以氣直道孤，嘗被放弃。進退以道，識者是之。周顯德中，將平淮甸，公以起部貳卿爲東都副留守。王師之傳維揚也，公督勵士卒，堅守不下，竟以援兵不接，城陷而來。世宗一代眞主，素聞公名，見而奇之，曰：「忠于所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卿，留闕下三載。公朝請之暇，與中朝卿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于人口，今首台李僕射方掌內制，與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中有《贈李學士詩》云：「鄰居纔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內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授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持節歸國。南轅之日，揆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答云：「羅巾揮逸翰，送我出夷門。保惜安懷袖，流傳與子孫。」其與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挂冠之意。李氏待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有毗陵之拜，實以某年某月日終于位。太祖平吳之歲，金陵罹于兵火，士流書史蓋煨燼矣，隸公府者，僅有存焉。初，公嘗以所業文集獻于本國，至是亦入貢矣。俄而公之諸子歸于朝廷，首台猶爲翰林承旨，見公之子弟，憮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焉。對以兵戈之中，喪失殆盡。相國歎息久之，且曰：「上嘗以江表圖籍賜于近臣，某獲先君子詩一編，凡百餘章，常耽味之。混同已來，俟得全集，今盡亡矣，子孫何觀焉。」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于昆仲間。公之季子、太子中允伉，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官來商於，仲咸方佐是郡。居一日，攜《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末焉。某再拜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麗而不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泥，有諷諭，有感傷，有閑適，落落焉，鏗鏗焉，眞一家之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矣，公之詩幸可得而傳矣，公之志從可得而知矣。匪獨藏于家，亦將行于世。後之人有如吳季札者，《國風》可辨也，有如韓宣子者，《周禮》可見也，豈徒錄遺文、彰餘慶而已哉。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相之謂乎。周太史曰「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乎。盛乎哉。【略】某辱同年之顧，覽文人之作，敢序梗概，少揚休美，庶垂于不朽焉。先是，公之孫玄度自序先集，附于篇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云。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序。

傳記

馬令《南唐書・馮延魯傳》 延魯，延巳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巳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愔愔待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效、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己功，掎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濘，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卻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略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巳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誚之曰：「報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緇削髮，潛爲行腳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略】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聞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頷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頒師。（以上皆見陳彭年《別錄》）

紀事

《南唐近事》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續湘山野錄》 江南馮謐嘗於待漏堂謂諸閣老曰：「玄宗賜賀監鑑湖三百里，信爲盛事。他日賜歸，止得後湖足矣。」徐鉉答曰：「主上賢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謐大有慚色。

《十國春秋・南唐・馮延魯傳》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延巳異母弟也。【略】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功，內殿曲宴，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建隆三年，入貢于宋，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楚國公從善朝宋，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命放還金陵。卒于家。（《宋史》云：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

李建勳《寄馮延魯使閩》句 粟多未必全爲計，師老須防有伏兵。

鍾謨

論述

馬令《南唐書・鍾謨傳》 （謨）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時輩。

陸游《南唐書・鍾謨傳》 （謨、李德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

浮躁，沾沾自衒，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符券。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鍾謨傳》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閩之崇安，（《江南野史》作建安，今從《唐餘紀傳》。）已而僑居金陵。博學，能屬文。元宗朝爲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保大中，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奉表並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兵脩好，周世宗不許，既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淮甸十四州之地，國爲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自是不復議割地矣。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于是周世宗徵謨至汴，授衛尉少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于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爲周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謚。明年，入貢于周，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元宗聞而惡焉。世宗常問謨：「江南比亦修守備乎。」對曰：「既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誼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脩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謨還具言，乃命繕治金陵城壁，以謨知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參總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勢燄赫然，人多切齒。俄周世宗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元宗遇之寖薄。左軍都虞候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一云德明之死，鎬預其事，至是鎬懼脩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詰其狀，鎬愈懼。）廉得謨與巒交搆狀，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輒敢請令巡徼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文獻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建儲意元宗已素決，更以此忤旨，遂盡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宋受周禪，元宗聞之，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周，晟死，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巒亦坐誅。

紀事

《釣磯立談》 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唐鎬所擠，卒以竄死。

《南唐近事》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卧諸荒塵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閱。謨欣然解衣游泳塵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塵較之，無一字差誤。

《江南野史》卷五 謨爲人諂諛佞媚，反覆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爲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籤簾爲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友，頗怒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續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殺覺等。釁加元老，自謨之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遷禮部侍郎，知當事，主者之在多換其彀，權勢危峻，克剝侵官，百司之務多出于己。李德明之死，唐鎬預其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巒入衛，謨素與善。每詣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鎬知其因搆之。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胥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眞人神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于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迨唐鎬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可乎。

馬令《南唐書·鍾謨傳》 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其詩貽其州將。其略云：「翩翩歸

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群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略】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

《**詩話總龜・感事門上**》引《**談苑**》 鍾謨，建安人。爲李璟奏表稱臣於周。孫晟遇害，獨赦謨爲耀州司馬。有詩與州將云：「翩翩歸盡塞垣鴻，隱隱寒聞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還同逐客級蘭佩，誰聽縲囚奏土風。多謝賢侯振吾道，免令搔首泣途窮。」後畫江爲界，世宗召謨爲衛尉卿，放還國。作詩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群雄伏，一日回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

《**西溪叢語**》卷上 （存目）

藝文

徐鉉《**寄鍾謨**》 看看潘鬢二毛生，昨日林梢又轉鶯。欲對春風忘世慮，敢言罇酒召時英。假中西閣應無事，筵上南威幸有情。不得車公終不樂，已教紅袖出門迎。

又《**正初答鍾郎中見招**》 高齋遲景雪初晴，風拂喬枝待早鶯。南省郎官名籍籍，東鄰妓女字英英。流年倏忽成陳事，春物依稀有舊情。新歲相思自過訪，不須虛左遠相迎。

又《**寄撫州鍾郎中**》（**時王師敗績於閩中謨在建州**） 去載分襟後，尋聞在建安。封疆正多事，罇俎若爲歡。都護空遺簇，明君欲舞干。繞朝時不用，非是殺身難。

又《**聞查建州陷賊寄鍾郎中**》（**謨即查從事也**） 聞道將軍輕壯圖，螺江城下委犀渠。旌旗零落沉荒服，簪履蕭條返故居。皓首應全蘇武節，故人誰得李陵書。自憐放逐無長策，空使盧諶淚滿裾。

又《**和集賢鍾郎中**》 石渠冊府神仙署，當用明朝第一人。腰下別懸新印綬，堂中皆是故交親。龍池樹色供清景，浴殿香風接近鄰。從此翻飛應更遠，遍尋三十六天春。

唐鎬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交泰元年九月）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慚懼，發疾卒。

《**南唐近事**》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十國春秋・南唐・窅娘傳**》 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窅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爲窅娘作也。）

孟嘏

《**詩話總龜・神仙門上**》引《**雅言雜載**》 孟嘏，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咏，後捷名，不欲止江左，士人頗奇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嘏，興國中亦自吉水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言，廬山與嘏有忘年之分。興國中見嘏，且言自連上來游江左，時有詩送成務崇曰：「同呼碧嶂前，已是十餘年。話別非容易，相逢

不偶然。多爲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眞路，何妨學上玄。」務崇詢於連上知交，皆言嘏卒已十餘年矣。

李中

論述

綜論

孟賓于《碧雲集序》 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旨，《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目，沈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同塗，俱不及矣。今官淦陽宰隴西李中字有中，緣情入妙，麗則可知，出示全編，備多奇句。祇如「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此乃王澤所均，春風廣扇。《姑蘇懷古》云：「歌舞一場夢，烟波千古愁。」因想繁華之日，引成興歎之詞。《書王秀才壁》句：「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詩人興歎，時政如何。《聽鄭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淳風一夜生」，乃景清虛，眞風迴返。《徐司徒池亭》句「扶疏皆竹樹，冷澹似瀟湘」，心匠所到，景致尤疏。《落花》句「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阻公子歡，動旅人感。《寒江莫泊寄左偃》云：「烟火人家遠，汀洲莫雨寒。」詩人之作，客況凄然。《秋雨》句「秋聲在梧葉，潤氣逼書幃」，《廬山》句「谷春攢錦繡，石潤疊瓊琳」，比興之言，搜羅尤異。《江行夜泊》句「半夜風雷過，一天星斗寒」，恐怖一場，虛明徹曉。《寄劉均》云「閒花半落處，幽客未來時」，《得故人消息》句「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肺腸難述，懷想可知。《訪龍光謙上人》云：「相留看山雪，盡日論風騷。」見請道之相於，望寒山之不舍。又七言《宿廬山白雲峰重道者院》句：「雲開碧落星河近，月出滄溟世界秋。」又《海上從事秋日書懷》句：「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夜泊寄詩友》句「魚龍不動澄江遠，烟霧皆收皎月高」，《東林寺遠大師》句「杉檜已依靈塔老，烟霞空鎖影堂深」，《登毗陵青山樓有感》句「千里吳山青不斷，一邊遼海浸無窮」，《訪洞仙宮不遇邵道者》句「羽客不知何處去，洞前花落立多時」，《憶溪居》句「杜若菰蒲烟雨歇，一溪春色屬何人」，又六言句「半落銅臺月曉，亂飄金谷風多」，《客中春思》云：「又聽黃鳥綿蠻，目斷家鄉未還。春水引將客夢，悠悠繞遍關山。」《賦泉》句「誰當秋霽後，獨聽月明中」，《柴司徒亭前假山》句「螢影夜潛疑曉起，茶烟朝出認雲歸」，衆目所觀，他心不到。《春莫懷故人》句「池館寂寥三月莫，落花重疊蓋莓苔。惜春眷戀不忍掃，感物心情無計開」，《贈王道士》云：「槎流海上波濤闊，酒滿壺中天地春。」論玄酒太羹，常徒肯愛；述神龍眞虎，賢者則知。公負勤苦，值干戈，從軍之後，受命已來，上表中朝，乞歸故國。以同氣沒世，二親在堂，棄一宰於淮西，獲安家於都邑：公之忠孝彰矣，賢彥稱之。載被朱衣，猶思丹桂，乃爲言曰：且名隨榜上者衆，藝逐雲高者稀。今之人祇儔方干處士、賈島長江，何須一第者哉。公理淦民，飲淦水，清白著矣，歌詠興焉。況今賢爲寶，以禮示人，必當閨籍將書，清庭即踐。愚生于邂逅，得遂披承。時也，素月流天，澄江如練，對滄洲而援筆，乏麗藻以當仁，以公五七言兼六言二百篇，目曰《碧雲集》。癸酉年八月五日序。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李中》 南唐早擅九江名，新淦風流政有聲。閒咏舊居溢水柳，數支烟雨屬啼鶯。 故人離別苦相思，顚爾憑將消息知。莫道晚唐無好句，請吟信到落花時。

分論

《春日野望》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第三句新異，第四句淡而有味。紀昀評：情景俱佳，格亦不俗。末句不好，「役吟魂」三字劣。

《新秋有感》 《秋窗隨筆》：李中「門巷新秋至，高梧一葉驚」，似脫化淵明「櫚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皆有言外之妙。

《竹》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從來詠物之詩，能切者未必能工，能工者未必能精，能精者未必能妙。【略】暨李中之「森森移得自山莊，【略】」工矣而未精也。

《**宿青溪米處士幽居**》《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寄宿」二句，胸中起止不同。「唯憂」二句，結得鄙。

傳記

《**唐才子傳・李中**》 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嘗第進士，爲新（塗）〔淦〕溈陽、吉水三縣令，仕終水部郎中。孟賓于賞其工吟，絕似方干、賈島，時復過之。如：「暖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又：「閑花半落處，幽鳥未來時。」又：「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殘陽影裏水東注，芳草烟中人獨行。」又：「閑尋野寺聽秋水，寄睡僧窗到夕陽。」又：「香入肌膚花洞酒，冷浸魂夢石床雲。」又：「西園雨過好花盡，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驚人泣鬼之語也。有《碧雲集》，今傳。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碧雲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李有中詩集二卷**》 右僞唐李有中。嘗爲新塗令，與水部郎中孟賓于善。賓于稱其詩如方干、賈島之徒。賓于，晉天福中進士也。有中集內有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鉉也。《春日詩》云「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頗佳。他皆稱是。

《**宋史・藝文志七**》《李中集》三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李中《碧雲集》。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碧雲集》三卷。

《**稽瑞樓書目**》《碧雲集》三卷，舊鈔，錢求赤閱本，一冊。

《**補五代史藝文志**》 李中《碧雲集》二卷。

藝文

左偃《**郊原晚望懷李祕書**》 歸鳥入平野，寒雲在野村。徒令睇望久，不復見王孫。

孫咸

《**詩話總龜・詩讖門下**》**引**《**拾遺**》 孫咸，不知何許人，而長于預知災異，又善爲詩。開寶初，客于九江，因游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禮至眞，焚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溢浦千家血染塵。廬阜煙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逾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並應此詩。咸後卒于南昌，衆人棄屍於江中，溯流而上，咸異之。

羅穎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羅穎**》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題詩，其落句云：「嫚侮群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掖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爲末。綴牓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劉吉

紀事

《詩話總龜・忠義門》引《叢苑》 劉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氣，事李煜爲傳詔承旨。以忠于所奉，歸朝供奉官，以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務。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工夫同甘苦。使者至，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皀短布褐，獨負二囊土爲先導，從吏無敢言，使者密訪得之。歸奏太宗，厚賜之。內侍石全振領河堤，甚苛急，自謂「石爆裂」。嘗侮吉，吉不與校。一日，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語石曰：「公恃貴近，見凌甚，不畏死，當與公同見河伯。」遂蕩舟覆之。全振乞命號泣，乃止。不復敢侵吉。吉，本燕薊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拜李煜眞，雖童幼必拜之，執臣僚之禮。後爲崇儀使。其刺字謁吳中親舊，題僧寺驛亭，皆自稱以南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爲《釣鰲集》，徐鉉爲序。其首篇《隱者》詩曰：「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人多誦之。以塞河有方略，人目爲「劉跋河」，名震河上。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江南續又玄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續又玄集》十卷。

藝文

張詠《贈劉吉》 天地有至私，劉生與英氣。學必摘其眞，文能取諸類。叫回堯舜天，聒破周孔耳。通塞不我知，要在歡生意。居危不苟全，憑艱立忠義。（仕江南僞主，指斥姦佞曰：果信是人，國將亡也。）歸國有賢名，天子聞之喜。倒海塞橫流，掀天建高議。（治黃河有功，議邊將不才，廷辨大臣阿諛。）冒死雪忠臣，（證楊業忠赤爲奸臣所陷。）讜言警貴侍，（重指中貴弄權。）四海多壯夫，望風毛骨起。如今竟陵城，榷司茶菽利。鶴情終是孤，仁性困亦至。勞勞憂衆民，咄咄罵貪吏。方期與中闈，此實不可棄。如何不自持，稍負纖人累。酣歌引酒徒，亂入垂楊市。狂來拔劍舞，踏破青苔地。君口咤若奇，我心憂爾碎。請料高陽徒，何如東山器。請料酒仙人，何如留侯志。去矣劉跋江，深心自爲計。

左偃

論述

徐鉉《答左偃處士書》 鉉讀聖人之書，探作者之意，出處語默，信非徒然。故高卧堯、舜之代，不爲背時；濡足楚、漢之際，不爲趣利。嗟夫，天下兵起，百年于茲，立功名、取富貴者有之，貞苦節、安徒步者，何寂寞而無聞也。愚常疑廉耻之風，于是乎絕。而足下負磊落之氣，畜清麗之才，褐衣韋帶，賦詩自釋，介然之操，其殆庶乎。悠悠之人，尚未識其所謂，惟韓君叔言知之。以鉉愛奇好古者也，故屢稱足下之行，亟誦足下之詩，相視欣然，以爲今猶古也。然鉉才名地望遠謝韓君，故望廬息心，不敢當隱君子之厚顧。足下德我太甚，惠然而來。咫尺之書，則古人之道在其中；百篇之詩，則作者之序冠其首。先以溢美之贈，益以謙光之詞，發緘欣翫，不能自已。又念昔之隱者，消聲物外，絕迹時人。今足下高蹈如彼，自屈若此，得非以吾道久否，思發憤而振起之爾。鉉誠淺劣，不足以堪，願契素交，歲寒然後盛集，續當歸納。

紀事

《詩話總龜・稱賞門》引《雅言雜録》 江南韓熙載稱左偃能詩，有集千餘首。偃不仕，居金陵，《寄廬山白上人》云：「潦倒門前客，閒眠歲又殘。連天數峰雪，終日與誰看。萬丈高松古，千尋落水寒。仍聞有新作，懶寄入長安。」又《昭君怨》云：「胡笳聞欲死，漢月望還生。」《寄韓侍郎》云：「謀身謀隱兩無成，拙計深慙負耦耕。漸老可堪懷故國，多愁翻覺厭浮生。言詩幸偶明公許，守樸甘遭俗者輕。今日況聞搜草澤，獨悲憔悴卧昇平。」韓見詩感嘆「厭浮生」，不喜。不逾月，果病卒，年二十四。王操有詩哭之曰：「堂親垂白日，稚子欲行時。」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左偃《鍾山集》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左偃集》一卷，《狎鷗集》一卷，《畫錦集宏詞前後集》二十卷。

藝文

李中《寒江幕泊寄左偃》 維舟蘆荻岸，離恨若爲寬。煙火人家遠，汀洲暮雨寒。天涯孤夢去，篷底一燈殘。不是憑騷雅，相思寫亦難。

又《寄左偃》 每病風騷路，荒涼人莫游。惟君還似我，成僻未能休。捨寐緣孤月，忘形爲九秋。垂名如不朽，那恨雪生頭。

又《寄左偃》 蕭條陋巷綠苔侵，何事君心似我心。貧戶難開元愛靜，病身纔起便思吟。閒留好鳥庭柯密，暗養鳴蛩砌草深。況是清朝重文物，無愁當路少知音。

又《秋夜吟寄左偃》 與君詩興素來狂，況入清秋夜景長。溪閣共誰看好月，莎階應獨聽寒螿。卷中新句誠堪喜，身外浮名不足忙。會約垂名繼前哲，任他玄髮盡如霜。

又《海上載筆依韻酬左偃見寄》 都城分別後，海嶠夢魂迷。吟興疏煙月，邊情起鼓鼙。戍旗風颭小，營柳霧籠低。草檄無餘刃，難將阮瑀齊。

楊鸞

《雙槐歲鈔》卷六《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略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於南雄。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棗陽王進士良璧琰至，相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耶。二十八字眞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嚴續姬

《詩話總龜・紀實門上》引《古今詩話》 嚴續僕射請韓熙載爲父撰神道碑。珍貨外，仍綴一姬爲潤筆。韓受姬。及文成，但叙譜系、品秩及薨葬哀贈之典而已。續嫌之，乃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以歌姬幷珍贈還之。姬登車，

書一絕于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

《**贈別**》《名媛詩歸》卷一五「風柳」句評：自傷語氣，說來警敏。「陽臺」句評：夢中用「歸」字，正當以「雲雨」，皆幻境也。「留取」二字，悵歎不能盡。

《**湘山野錄**》**卷下**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所鄙。又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曰「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赧之，强自激昂。以熙載有才名，固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意其獲盼，必可深諷。熙載納贈受姬，遂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及薨葬褒贈之典而已，無點墨道及續之事業者。續嫌之，封還，尚冀其改竄。熙載亟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帶，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五季雜紀**》　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略】。」《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略】。」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并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

李芳儀

《**默記**》**卷下**　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中，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也。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爲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侍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蒼黃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遍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年，丈夫漂泊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眞風觀，皆宮人施財，刊姓氏於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宛委堂本《說郛》弓三九《避暑漫抄》（存目）

李　平

《**十國春秋・南唐・李平傳**》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于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于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死，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平言己有武略，因以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來，慮其不自安，召還都，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永安軍節度使。召爲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與通接，佑因與遊，且交好。平又稍稍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己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貧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亟于成功，設施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群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虞給之。

《**詩語總龜・警句門下**》**引《雅言系述**》　李平，關右人。《讀武帝內傳》云：「龍髯已斷嬪嬙老，豹尾不來歧路長。」《閒書》云：「至人無夢夢不到，天道惡盈盈有餘。」

鍾蒨

傳記

《十國春秋・南唐・鍾蒨傳》 鍾蒨字德林，世爲□□人，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行，綽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二徐（鉉、鍇）等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愼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于家，兵及門，舉族死之。【略】蒨工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甚稱于世。

紀事

陸游《南唐書・後主本紀》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關城。【略】（六月）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略】（冬十一月）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

《（陸游）南唐書音釋・鍾蒨》 鍾蒨字德林【略】。（徐鉉）有保大九年《送德林員外赴東府亞尹詩序》。鉉等餞於石頭城，分題爲詩，蒨有《賦山別諸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嵯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克復揚州後，以蒨輟侍從，攝尹正。東府鉉等分韻賦詩，弟鍇亦與有序。蒨有《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漢，無定似驚蓬。我有離群恨，飄飄類此鴻。」蒨之才譽亦可見矣。

藝文

徐鉉《和鍾郎中送朱先輩還京垂寄》 分司洗馬無人問，辭客殷勤輟棹歌。蒼蘚滿庭行徑小，高梧臨檻雨聲多。春愁盡付千盃酒，鄉思遙聞一曲歌。且共勝遊消永日，西崗風物近如何。

又《和集賢鍾郎中》 石渠冊府神仙署，當用明朝第一人。腰下別懸新印綬，座中皆是故交親。龍池樹色供清景，浴殿香風接近鄰。從此翻飛應更遠，徧尋三十六天春。

又《送鍾德林郎中學士赴東府詩并序》 德林始以才術優贍，入參近司，旋以地望清雅，寵登書殿。會東畿克復，上以君有遺愛於淮海之都，故輟侍從之班，攝尹正之任。吾一二親友，共餞行舟。鉉也不才，請以言贈。理大國若烹小鮮，言不可撓之也，況亂後乎。德林當本仁守信，體寬務斷。大兵之後，民各思菴，聽其自理，任其自營，爲之上者，導其蒙，遏其淫而已。示之以聰明，則民益迷，拘之以禁令，則民重困。棄仁則吏暴，失信則衆惑，急則民傷，不斷則民懈。愼此四者，何往而不臧。噫嘻，吾黨皆忘形者也。平生以來，胥會者幾何。思當雞犬相聞，舟輿不接，開口而笑，攜手而遊，在吾輩勉之而已。忘身徇國，急病讓夷，德林此行，宜減離戀，盍各賦一物以爲贈乎。九月十七日序。

酌此杯中物，茱萸滿把秋。今朝將送別，他日是忘憂。世亂方多事，年加易得愁。政成頻一醉，亦未減風流。

蕭彧《送德林郎中學士赴東府》（得菊） 存目離情折楊柳，此別異春哉。含露東離艷，汎香南浦杯。惜持行次贈，留插醉中迴。暮齒如能制，玉山甘判頹。

謝仲宣《送鍾員外》（賦松） （存目）

喬舜《送德林郎中學士赴東府》（得江） （存目）

後蜀

張泌

論述

綜論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 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江城子》「碧闌干外小中庭」、「浣花溪上見卿卿」）兩段，自是兩首，故兩押「明」、「情」字。今人不知，合爲一首，則誤矣。

《古今詞統》卷三 （《江城子》「碧闌干外小中庭」、「浣花溪上見卿卿」）二詞風流調笑，類李易安。

《詞苑萃編》卷三《品藻》引《詞嗶》 張泌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工小詞。有《江城子》二闋云：「碧闌干外小中庭。【略】。」「浣花溪上見卿卿。【略】。」

《雲韶集》卷一 子澄詞最善摹寫閨情。

《餐櫻廡詞話》 張泌詞，其佳者能蘊藉有韻致，如《浣溪沙》諸闋。又《河傳》云：「夕陽芳草，千里萬里，雁聲無限起。」又云：「斜陽似共春光語」，祇是不盡之情，目前之景，卻未經人道。

分論

《浣溪沙》（馬上凝情憶舊遊） 《古今詞統》卷四：「早是出門」一聯與葆光「早是魂消」一聯，皆似香山律句。《譚評詞辨》卷一：開北宋疏宕一派。

又（獨立寒階望月華） 沈雄《古今詞話·語評》卷上：《花間集》曰：子澄時有幽艷語，「露濃香泛小庭花」是也。時遂有以《浣溪沙》爲《小庭花》者。觀堂自輯本《張舍人詞題記》：昔沈文慤深賞泌「綠楊花撲一溪煙」爲晚唐名句。然其詞如「露濃香泛小庭花」，較前語似更幽豔。

又（翡翠屏開繡幄紅） 《餐櫻廡詞語》：張詞句「杏花凝恨倚東風」，又「斷香輕碧鎖愁深」，妙在「凝」字、「碧」字，若換用他字便無力。「碧」字，尤爲人所易忽。

又（偏戴花冠白玉簪）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鎖得住的，還不是愁。人言愁，我始欲愁，只爲鎖他不住。《雨村詩話》卷一：張舍人泌詞如其詩，《花間集》所載皆可入選。更工于用字，如《浣溪沙》云「翠鈿金縷鎖眉心」，又「斷香輕碧鎖愁深」。「鎖」、「鎖」二字，開後人無限法門。

又（晚逐香車入鳳城） 《古今詞統》卷四評末句云：聞此語，當更狂矣。

又（小市東門欲雪天） 《雨村詞話》卷一：「烘」字宋詞多用，如《烘堂詞》及「一烘人烟」之類。唐張泌有「馬嘶塵烘一街煙」句，「烘」字始此。

《臨江仙》（煙收湘渚秋江靜）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詞氣委婉，不即不離，水仙之雅調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詩餘》引周啓琦云：「帆影落時，綠蕪漲岸」，可方此詞。

《女冠子》（露花烟草）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幽而動。鹿虔扆詞「竹疎齋殿迥，松密醮壇陰」，更工。全首不逮。

《河傳》（渺莽雲水）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可憐，《河傳》高調。

《酒泉子》（春雨打窗）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撫景懷人，如怨如慕，何減《摽梅》諸什。

《生查子》（相見稀）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信筆而往，無一浮蔓，非止口頭禪也。

《柳枝》（膩粉瓊妝透碧紗）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此《柳枝》之變體也。「紅腮」一語，自見巧思。《古今詞統》卷三引徵仲云：「殘夢關心懶下樓」，若士云「那夢見還去不遠」，都從「思夢笑」三字來。

《南歌子》（柳色遮樓暗）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評「柳色」二句云：有韻致。《古今詞統》卷一：泌之「襯斜陽」，憲之「背斜陽」，爭妍一字。《詞綜偶

評》：此初日芙蓉，非鏤金錯采也。

《**江城子**》（**碧闌干外小中庭**）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無一事」，不消勻面，「勻面了，沒心情」，連勻面也是多的。

又（**浣花溪上見卿卿**）《詞的》卷一：更覺多情。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下《柳塘詞話》曰：張泌《江城子》，原是單調兩首，故押兩「情」字。《雲韶集》卷一：結六字寫得可人。《詞則・閑情集》卷一：妙在若會意、若不會意之間，惜語近俚。

《**胡蝶兒**》（**胡蝶兒，晚春時**）　玉茗堂《花間集》卷二：「阿嬌」二句，嫵媚。《雲韶集》卷一：妮妮之態，一一繪出。干卿甚事，如許鍾情耶。《詞則・閑情集》卷一：如許鍾情，干卿甚事。

紀事

《**實賓錄**》**卷三**《**三絶**》（存目）

《**夢溪筆談・樂律一**》　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酒泉子》）「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

《**詞苑叢談・紀事二**》　張泌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作《江神子》詞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知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後經年不復相見。張夜夢之，寄絕句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詞品》卷一、《詞統》卷一）

《**唐五代詞鈔小箋**》《詞品》云：牛嶠，蜀之成都人，爲孟蜀學士。其《酒泉子》云：「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色」云云。《楊柳枝》詞數首尤工，見《樂府詩集》。按：「咸陽沽酒寶釵空」，諸本皆云爲張泌所作，不知升庵何所見而云也。

歐陽炯

論述

綜論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乾德三年》（八月）辛酉，以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喜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召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爲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

陸游《跋金奩集》（飛卿）〔歐陽炯〕《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

又《**徐大用樂府序**》《南鄉子》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者。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南鄉子》）短詞之難，難於起得不自然、結得不悠遠。諸起句無一重複，而結語皆有餘思，允稱合作。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蓉城集》曰：歐陽炯首叙《花間集》者，每言愁苦之音易好，歡愉之語難工。其詞大抵婉約輕和，不欲強作愁思者也。

《**十國春秋・後蜀・歐陽迥傳**》（迥）〔炯〕好爲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長。初在成都日，卿相爭尚奢靡，迥獨儉素自守，人頗以此多之。

又《**歐陽炯傳**》　歐陽炯，蜀人。事高祖、後主，歷官武德軍判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炯善文章，尤工詩辭。唐張素卿常繪十二眞人像，世稱其妙；安思謙得素卿本，乃於明慶節上獻後主，命炯爲之贊，裝潢成帙，其見重多此類

也。炯著有《武信軍衙記》、《花間集序》傳世。【略】又小辭十七章，人亦時時稱道之，《漁父歌》尤爲辭家所倡和。

《雲韶集》卷一　舍人詞於平淡中自饒風味。

鄭文焯《致彊村》　飛卿無《南鄉子》詞，《花間》載有《南歌子》七首，類宮怨之作，不得比之《竹枝》。惟歐陽舍人《南鄉子》八首，實皆紀嶺海風土，語義與《竹枝》爲近。然則放翁所稱追配禹錫者，當不謂飛卿可證。

《歷代詞人考略》卷六引況周頤曰　歐陽炯詞，豔而質，質而愈豔，行間句裏，卻有清氣往來。大概詞家如炯，求之晚唐、五代，亦不多覯。其《定風波》云：「暖日閑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晴霞。數樹海棠紅欲盡，爭忍，玉閨深掩過年華。獨凭繡牀方寸亂，腸斷，淚珠穿破臉邊花。鄰舍女郎相借問，音信，教人羞道未還家。」此等詞如淡妝西子，肌骨傾城。

分　論

《更漏子》（三十六宮秋夜永）　《詞則・別調集》卷一：亦係宮怨詞，措語閑雅。

《清平樂》（春來街砌）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上：「福唐體。【略】《蓉城集》曰：歐陽炯《清平樂》，通首十「春」字。初在句首，既入句中，始則單行，旋而雙見。安頓變化，究不若高賓王《卜算子》，全用「春」字，亦復警切，復生動。《詞綜偶評》：《玉臺新咏》載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用三十「新」字，《文體明辨》目爲句用字體，名甚不典，未知其何據也。余謂此體實起於淵明《止酒》詩，當名之曰止酒詩體。《雲韶集》卷一：詞中變態，余最不喜，偶一爲之則可。詞中變格尚可，變態斯下矣。《詞則・別調集》卷一：逐句用「春」字，亦見姿態，但非正格。

《浣溪沙》（落絮殘鶯半日天）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炯又云「有情無力泥人時」，可註「玉柔」句。又評末句云：一問躍然。《古今詞統》卷四：炯又云「有情無力泥人時」，是慣領略「柔」、「醉」二字者。

又（相見休言有淚珠）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嘗謂美人一日有嗔怪時方有趣，一年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有別離時方有情，歐陽蚤會之。《雲韶集》卷一：結語情致可想。《蕙風詞話》卷二：自有艷詞以來，殆莫艷于此矣。半塘僧驚曰：「奚翅艷而已，直是大且重。」苟無《花間》詞筆，孰敢爲斯語者。

《三字令》（春欲盡）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逐句三字，轉而不窘、不坌、不崛頭，亦是老手。《詞綜偶評》：「羅幌卷」五句，由外而內，「香燼落」五句，由內而外。「花淡薄」句，春光欲盡，故曰「淡薄」。《雲韶集》卷一：「兩心知」三字溫厚，較「憶君君不知」更深。好在「分明淡薄」四字。《詞則・閑情集》卷一：「兩心知」較端己「憶君君不知」更深。

《南鄉子》（畫舸停橈）　《古今詞統》卷一：隱隱聞村落中嬌女聲。

又（岸遠沙平）　《古今詞統》卷一：說驚起者淺矣。《譚評詞辨》卷一：未起意先改，直下語似頓挫，「認得行人驚不起」，頓挫語似直下。「驚」字倒裝。《雲韶集》卷一：遣詞用意，俱有別致。

又（路入南中）　《古今詞統》卷一：致極清麗，入宋不可復得。《雲韶集》卷一：好在「收紅豆」三字，觸物生情，有如此者。

又（袖斂鮫綃）　《詞徵》卷三：趯，昨和切，《通俗文》：短也。歐陽炯詞「豆蔻花間趯晚日」。

《獻衷心》（見好花顏色）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畫家七十二色中有檀色，淺赭色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慣善用此，此其一也。南方草木狀，點以燕檀。

《賀明朝》（憶昔花間初識面）　《詞的》卷三：寒鴉日影，千古相思。

又（憶昔花間相見後）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無甚雕巧，只是鋪排妥當，自無村妝羞澀態。《詞的》卷三：下字俊。

《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　《古今詞統》卷三：取「只今唯有西江月」之句，略襯數字，便另換一意。《雲韶集》卷一：較「越王宮殿，蘋葉藕花中」更勝一着。《詞則・大雅集》卷一：與松卿作同一感慨，彼於悲壯中寓風流，此於伊鬱中饒蘊藉。

《鳳樓春》（鳳髻綠雲叢）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海棠零落，鶯語殘紅，好景眞良易過。風雨憂愁各半，念念使人惘然。《雲韶集》卷一：「因想」者，因夢而有想也。淚痕血點。

《西江月》（月映長江秋水）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引《古今詞譜》曰：（《西江月》）調始于歐陽炯中呂宮曲，以隔韻叶者。後則漸濫而無紀極矣。惟東坡《重陽詞》近之。《詞譜》卷八：《西江月》，唐教坊曲名。《樂章集》

注：中呂宮，歐陽炯詞有「兩岸蘋香暗起」句，名曰《白蘋香》。又注云：此見《尊前集》，換頭句較「水上鴛鴦」詞多一字，但此詞押韻，又與諸家不同。按古韻從無五「歌」、四「賓」之例，此蓋以「葦」「起」押「水」「裏」，「多」「歌」押「河」「波」也。唐人有間押之法，採以備體。

《**玉樓春**》（**日照玉樓花似錦**）《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把人驚覺，眞而有致；殘夢不成，婉而多風。《草堂詩餘評林》卷二：如此詞所謂美景、良辰、賞心、樂事，四美具矣。《古今詩餘醉》卷一二評「殘夢不成」句：極婉。

《**定風波**》（**暖日閑窗映碧紗**）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下引《古今詞譜》曰：《定風波》，商調曲也，始于歐陽炯爲之。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歐陽迥傳**》歐陽迥，成都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迥少事前蜀後主，爲中書舍人，國亡降後唐，補秦州從事。高祖鎭西川，迥復入蜀，及登極，以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除翰林學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常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後主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後主歸宋，爲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南漢平，議遣迥祭南海，迥聞之，稱病不出。宋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

紀事

《**儒林公議**》**卷下**　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于韓偓。江南李坦時爲近臣，私以艷藻之詞聞于主聽，蓋將王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觀堂自輯本《明正德覆晁本花間集題記》（存目）

孟昶 後蜀後主

論述

綜論

《**蜀檮杌**》**卷下**　昶好學，凡爲文皆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朕不爲也。」

《**揮麈後錄餘話・景煥述野人閑話**》蜀主能文章，好博覽，知興亡，有詩才。嘗爲箴誡頒諸字人，各令刊刻於坐隅，謂之《頒令箴》。

《**五代詩話・國主・孟昶**》**補引**《**邊州聞見錄**》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版。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爲佳。昶好文，有功後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言不效王衍作輕薄小詞，而其詞自工。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後蜀後主》百花潭水漏沈沈，宵旰能爲座右箴。西送越兵江上月，摩訶池畔暗香侵。

分論

《**木蘭花**》（**冰肌玉骨清無汗**）《揮麈後錄餘話・詞人蹈襲》：「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留青日札・詩談二編》：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蘂夫人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

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詞綜》卷二：蜀主孟昶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云【略】。按蘇子瞻《洞仙歌》本檃括此詞，然未免反有點金之憾。《雨村詞話》卷一：蜀主孟昶「冰肌玉骨」一闋，本《玉樓春》調，蘇子瞻《洞仙歌》檃括其詞，反爲添蛇足矣。《詞綜》謂爲點金，信然。《詞綜偶評》：此必檃括坡詞而托名蜀主者，苕溪漁隱亦云當以序爲正。《譚評詞辨》卷二：此詞終當存疑，未必東坡點竄。《雲韶集》卷一：「月窺人」三字，奇妙。結二語嗚嗚咽咽，我不忍卒讀。《白雨齋詞話》卷一：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

《戒石文》 《貴耳集》卷上：泰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略】，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容齋續筆》卷五：「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略】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汪應辰《記戒石銘》：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寖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七修類稿·詩文類三·戒石銘》：《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頒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四句。(見官板居家必用。)至宋太宗刪繁擇取「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本朝則立於甬道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隨園詩話補遺》卷三：今州縣大堂有《戒石箴》，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人但知爲宋高宗語也。後讀張端義《貴耳集》，方知是蜀王孟昶語。本二十四句，而高宗摘取之。猶云「清慎勤」三字，今奉爲聖經賢傳：而不知司馬昭訓長史之言。見《三國志》。

傳記

《新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略】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采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略】(廣政)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略】劉光乂攻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顒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佗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

紀事

作家逸事

《五國故事》卷上 知祥僭號纔七月而終，其子昶嗣僞位。【略】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焉。【略】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仁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元鑒孔昭，及歸皇朝，終吉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請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太平廣記》卷二一四引《野人閑話》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繪畫五嶽四瀆眞形並十二溪女數堵，筆跡遒健，精彩欲活，見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進，實畫中之奇絕也。蜀主累遣秘書少監黃筌令取模樣，及下山，終不相類。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眞形八幅，以獻孟昶。觀古人之形相，見古人之筆妙，觀賞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也。」賜物甚厚。一日，令僞翰林學士歐陽炯次第讚之，又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歎筆跡之縱逸，覽其讚，賞文詞之高古，視其書，愛點畫之宏壯：顧謂八仙，不讓三絕。

《揮麈後錄餘話・景煥述野人閑話》 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承高祖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已來，尊儒尚學，貴農賤商。初用趙季良、毋昭裔知政事，李仁學、趙廷隱等分主兵權，李昊、徐光浦掌箋檄，王處回爲樞要。無何，政教壅滯，恩澤雜沓，一旦赫怒，誅權臣張業，出王處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浦。）開獻納院，創貢舉場。不十餘年，山西潭隱者俱起，肅肅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

又 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浣花香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闐咽，貴門公子，乘彩舫游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果名花，小類神仙之境。兵部王尚書珪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

《茅亭客話》卷一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興替，固前定矣。

《青箱雜記》卷七 昶未亡時，蜀人質錢取息者，每將徙居，必牓其門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應也。

《玉壺清話》卷四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肯齎表詣王全斌請降，即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止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於庭。」有司候昶至闕，令銜璧俘獻於太廟，一切罷之。車駕親勞於近郊，（案：爾時郊勞實命晉王，此云「車駕」，蓋委曲追書耳。）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御崇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轝肩至宮廷，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送妾還幷門，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吉讖，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於眞主，又不能死社稷，實誰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數日而卒。

《邵氏聞見錄》卷一 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縣別去，其地因號曰哭王灘。

又卷二〇 （嘉）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略】。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十十六日僞蜀王孟昶【略】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

辭，讀之亦令人嘆息云。

《**實賓錄**》卷五　五代後蜀後主嘗臨軒，謂侍臣曰：「漢高帝以三傑定海內。朕今得趙季良、趙廷隱、張業、李昊、張虔劉、孫漢韶，是六傑也。虞舜舉八元而天下治，朕有王處回、毋昭裔、張公鐸、范仁恕，是四元也。宜令御容院圖形，宣付史館。」左右皆稱萬歲。

《**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康輶紀行・蜀孟昶有善政**》　孟知祥頗好學，性既寬仁，待人以禮，有威惠。薨之日，蜀人甚哀之。昶亦好學愛民，爲文皆依理。嘗以王衍浮薄好輕豔之辭非之。今所傳戒州縣文「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者，其所作也。戒文凡二十四句，此四語尤警策，洵足怵目動心矣。【略】五代僭僞之君，文學惟昶爲最。其父子享國四十年，上下太平無事。《蜀檮杌》稱王全斌入蜀，昶降歸宋，登舟行日，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得民如此，於歷代亡國之君，洵爲可取也。

作品本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洞仙歌**》引《**漫叟詩話**》　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雲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塡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東坡《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雙硯齋詞話・東坡洞仙歌**》　是昶詞本作《洞仙歌》，尤無疑義。乃不知誰何，別作《玉樓春》一闋，僞託蜀主原詞，其語句乃取坡詞剪裁而成，致爲淺直。而小長蘆《詞綜》不收坡製，轉錄贋詞，且詆坡詞爲點金成鐵。竹垞工於顧曲者，所嗜乃顚倒如此，非惟昧昧淄澠，抑且說誣燕郢矣。

《**樂府餘論**》　按《叢話》載《漫叟詩話》而辯之甚備，則元素《本事曲》，仍是東坡詞。所謂「見一士人誦全篇」云云者，乃《漫叟詩話》之言，不出元素也。元素與東坡同時，先後知杭州。東坡是追憶幼時詞，當在杭足成之。元素至杭，聞歌此詞，未審爲東坡所足，事皆有之。東坡所見者蜀尼，故能記蜀宮詞。若錢塘尼，何自得聞之也，《本事曲》已誤。至所傳「冰肌玉骨清無汗」一詞，不過檃括蘇詞，然刪去數虛字，語遂平直，了無意味。蓋宋自南渡，典籍散亡，小書雜出，眞僞互見，《叢話》多有別白。而竹垞《詞綜》，顧棄此錄彼，意欲變《草堂》之所選，然亦千慮之一失矣。又，宋趙聞禮《陽春白雪》卷二，載宜春潘明叔云：蜀王與花蘂夫人避暑摩訶池上，賦《洞仙歌》，其詞不見於世。東坡得老尼口誦兩句，遂足之。蜀帥謝元明因開摩訶池，得古石刻，遂見全篇：「冰肌玉骨【略】」按，云「自清涼無汗」，確是避暑。而又云「怯盡朝寒」，則非避暑之意。且坡序云夜起，而此詞俱晝景。其中貝闕琳宮，闌干樓臺，洞房瑤臺，拉雜湊集，明是南宋人僞託。

《**詞徵**》卷五　蜀主孟昶《玉樓春》，與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上所作。東坡謂幼時有眉山老尼能誦其詞，今但記其前兩句，疑是《洞仙歌令》，乃爲足之。蜀主詞載張邦基《墨莊漫錄》，與今本所傳稍參異同。今觀坡詞與蜀主全詞脗合，非但記其兩句。《墨莊漫錄》謂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檃括稍協律以贈之，而詞敘以之自晦云。蓋謂《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宋初，未嘗有也。然則潘明叔所云蜀帥謝元明開古摩訶池得石刻者，殆孟昶詞所本乎。

雜錄

《**蜀檮杌**》卷下　廣政元年上巳，（孟昶）游太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

詩，俳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略】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略】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國。【略】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略】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創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里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略】（十三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略】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氏，故制此曲。（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而不事生產，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略】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略】六月朔，宴敎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略】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略】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略】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略】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萬，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微賫表詣魏城乞降。【略】全贇至昇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贇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略】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材辨，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衂。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

《**容齋隨筆**》**卷四**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缺，乃知唐之澤遠矣。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孟昶本紀**》　後主初襲位，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繡諸飾，至於盥漱之具，但用白金，雜以黑漆木器。性復仁慈柔懦，每決死刑，多所矜減。月旦必素飧，酷喜薯蕷，因呼薯蕷爲月一盤。初喜走馬，後漸以體重不耐乘馬，內廐惟飼打毬馬一匹。出則乘步輦，蔽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罕睹其面。居恆巡行宮內，惟銅裝朱漆小輦而已。且數年間一南郊，不放燈火。中歲稍稍以侈靡爲樂，常命一梭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鴛衾。又以芙蓉花徧染繒爲帳幔，名曰芙蓉帳。至溺器皆以七寶裝之。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所費不貲。

又《拾遺備考補・後蜀》　蜀主愛重紅梔子花，或令圖寫於團扇，或綉入於衣服，或以絹索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亦異於常，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

范禹偁

《**蜀檮杌**》**卷下**　（范禹）偁，九隴人。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鬬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爲蒙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

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贄堯爲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自陽城至，相息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一〇引《該聞録》 孟蜀禮部侍郎范禹偁，彭門人。少不檢，以飛走爲事。忽有一道士訪之曰：「子，國家名器也，何不讀書以取祿位？須是改易姓名，必及第焉。候至戊年，後歸本姓，善自保愛。」問其名，曰：「我安法尚也。」既出門，失所在。范感其異，因入丹景山讀書，乃改姓張，舊名鍔，改禹偁。是時蜀無科場，遂吏書入洛。長興二年，於考功盧華下及第。歸蜀授監察御史，果於戊年復歸舊姓。上蜀丞相狀云：「昔遇至人，令易本姓。往年金榜，誤題張祿之名，今日玉除，元是范增之裔。」禹偁後終於翰林學士。

顧敻

論述

綜論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河傳》 凡屬《河傳》題，高華秀美，良不易得。（顧敻）此三調，眞絕唱也。

又《浣溪沙》 此公遣調，動必數章，雖中間鋪叙成文不如人之句雕字琢，而了無窮措大酸氣，即使瑕瑜不掩，自是大家。

又《獻衷心》 以下（《應天長》、《訴衷情》二首）三詞，頗無確句，但開曲藻濫觴耳。昔人謂詩情不似曲情多，末流之弊，唐人先已作備。

又《玉樓春》 後二章調尤秀媚可人，而合之足稱全璧。

《古今詞統》卷一《荷葉杯》 數闋皆人所能言，然曲折之妙有在詩句外者。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堯山堂外紀曰 蜀通正初，敻爲內直小臣。命作《亡命山澤賦》，有「到處不生草」句，一時笑傳。後官太尉，小詞特工。

《十國春秋·後蜀·顧敻傳》 敻善小辭，有《醉公子》曲爲一時艷稱。尤善恢諧，常於前蜀時見隸武秩者多拳勇之夫，戲造《武舉諜》以譏之，人以爲滑稽云。

《詞徵》卷一 顧敻所賦《荷葉杯》九詞「麼」皆作「摩」，自後仿其體者，明人有小詞二闋，一疊「催麼催」三字，一疊「乾麼乾」三字，曹秋岳詞疊「留麼留」三字，毛大可詞疊「參麼參」三字。

《雲韶集》卷一 太尉詞有獨至處。

觀堂自輯本《顧太尉詞題記》 敻詞在牛給事、毛司徒間。《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闋，亦見《陽春錄》。與《河傳》《訴衷情》數闋，當爲敻最佳之作矣。

《餐櫻廡詞話》 顧敻艷詞，多質樸語，妙在分際恰合。孫光憲便涉俗。

又 顧敻詞《全唐詩》五十五首，皆豔詞也。濃淡疏密，一歸于豔，五代豔詞上駟也。

又 工緻麗密，時復清疎。以豔之神與骨爲清，其豔乃益入神入骨。其體格如宋院畫工筆折枝小幢，非元人設色所及。

分論

《荷葉杯》（春盡小庭花落）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荷葉杯》又一變法，終是作者負題。

又（記得那時相見）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評「泥人」句：好形容。

又（一去又乖期信）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手拈裙帶，盡得嬌癡。

《甘州子》（一爐龍麝錦帷傍）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刁斗」句，無聊之思。

又（紅鑪深夜醉調笙）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首章與此結，皆雋句也。小語致巧，此其一斑。

《訴衷情》（永夜拋人何處去）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評「怨孤衾」以下諸

句云：要到換心田地，換與他亦未必好。《詞的》卷一：到底是單相思。《花草蒙拾》：願太尉「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自是透骨情語。徐山民（《阮郎歸》）「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襲此。然已爲柳七一派濫觴。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蓉城集》曰：顧太尉《訴衷情》曲：「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雖爲透骨情語，已開柳七一派。《蓮子居詞話》卷二：言情以雅爲宗，語豐則意尚巧，意褻則語貴曲。顧夐《訴衷情》云云，張泌《江城子》云云，直是傖夫脣舌，都乏佳致。《五代詩話・後蜀・顧夐》引《知本堂讀杜》：杜陵《月夜》詩，明是公憶鄜州之閨中及小兒女，卻代閨中憶己，又分別之曰，某解憶，某不解憶。明是公憶鄜州閨中及小兒女，遂於月下佇立，不覺長久，卻云閨中看月許久，鬟必溼，臂必寒也。明是公憶閨中，久立月下，而泪不乾，卻云何時偕閨中倚幌，雙照泪痕。身在長安，神游鄜州，恍若身亦在鄜州，神馳長安矣。曩讀顧夐《訴衷情》詞云：「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是此一派神理。《雲韶集》卷一：元人小曲，往往脫胎于此。《詞則・閑情集》卷一：末三語嫌近曲。《湘綺樓詞選前編》：亦是對面寫照。有嘲有怨，放刁放嬌。詩所謂「無庶予子憎」，正是一種意。《人間詞話刪稿》：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略】顧夐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略】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楊柳枝**》（**秋夜香閨思寂寥**）《雲韶集》卷一：悽涼情況，即香山「暮雨瀟瀟郎不歸」意也。

《**醉公子**》（**漠漠秋雲澹**）玉茗堂《花間集》卷三：《醉公子》即公子醉也。其詞意四換，又稱《四換頭》。爾後變風，漸與題遠。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衰柳數聲蟬，魂消似去年。」顧夐《醉公子》句。《花間集》曰，陳聲伯愛之，擬衍一絕句云：「擁被忽聽門外雨，山中又作去年秋。」兩俱脫化。《詞苑萃編》卷三引周少霞云：顧太尉《醉公子》曲有二闋，其一道本事者「岸柳垂金線，【略】。」其一似秋閨，並錄於此「漠漠秋雲淡，【略】。」《雲韶集》卷一：字字嗚咽。

又（**岸柳垂金線**）《詞綜偶評》：覺少游「小樓連苑橫空」，無此神韻也。《雲韶集》卷一：較後主「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稍遜一着，而情致亦復不泛。《詞則・閑情集》卷一：麗而有則。

《**浣溪沙**》（**紅藕香寒翠渚平**）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舊前作「天際鴻，枕上夢，兩牽情」，後作「小窗深，孤燭背，淚縱橫」，語亦簡至。《閑情集》卷一：婉雅芊麗，不背於古。

又（**荷芰風輕簾幕香**）《古今詞統》卷四：「悔偷靈藥」，「悔教夫壻」，不如此悔深。《閑情集》卷一：婉約。

《**河傳**》（**櫂舉**）《古今詞統》卷七評末句云：將無如趙獻之云「愁心心字兩俱焦」耶。《雲韶集》卷一：好起筆。「天涯」十字，筆力精健。《詞則・別調集》卷一：起四語，一步緊一步，衝口而出，絕不費力。

《**木蘭花**》（**月照玉樓春漏促**）《古今詞統》卷八：《玉樓春》得名，以首句故。《詞綜偶評》：「殘」字作「餘」字解，唐詩類然。

又（**月皎露華窗影細**）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後二章調尤秀媚可人而合之，足稱合璧。

又（**拂水雙飛來去燕**）《古今詞統》卷八：「爲郎憔悴卻羞郎」，眞見且不願，況夢見乎。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引《古今詞譜》曰：大石調曲，《詞統》又作林鍾商調，詞中不失「玉樓春」三字者，顧夐也。

《**虞美人**》（**翠屏閑掩垂珠箔**）玉茗堂《花間集》卷三：情多爲累，悔之晚矣。情宜有不宜多，多情自然多悔。

又（**深閨春色勞思想**）《草堂詩餘別集》卷二：味深雋，詩詞轉關之際。《古今詩餘醉》卷四：讀一過，空翠搖滴。

又（**少年艷質勝瓊英**）玉茗堂《花間集》卷三：雜出別調，絕非本情。今人作有韻之文，全用散法，而收以韻腳數語，爲本文張本，大都類是。

《**臨江仙**》（**幽閨小檻春光晚**）玉茗堂《花間集》卷三：頌酒賡色，務裁艷語，毋取乎儒冠而胡服也。

《**遐方怨**》（**簾影細**）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評「遼塞音書絕」二句：亦選體詩中句法。

《**獻衷心**》（**繡鴛鴦帳暖**）《雨村詞話》卷一：顧夐《獻衷情》詞「繡鴛鴦帳暖，畫孔雀屏欹」，此詞中折腰句法也。今作譜並斷爲句，非。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顧敻傳**》 顧敻，□□人。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庭。會禿鶖鳥翔摩訶池上，敻作詩刺之，禍幾不測。久之，擢刺史，已而復仕高祖，累官至太尉。

紀事

《**鑒誡録·怪鳥應**》 又通正年，有大禿鶖鳥颺於摩訶池上，顧太尉（敻）時爲小臣，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咏之。近臣與顧有隙者上聞，詔顧責之，將行黜辱，顧亦善對，上遂舍之。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之徵也。詩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北夢瑣言**》**卷一二**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君蘊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魚紛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敻爲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

《**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引**《**北夢瑣言**》 僞蜀王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執紫旗，凡戰陣，若前軍將敗，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駭星散，未嘗挫衄。此團將卒多達，或至節將，□□□至散員，亦享官祿。以之定霸，皆資福人。于時□□□□□□南黑雲都，皆紫旗之類也。此從各有名號，時顧□□□□□亦嘗典郡，多雜談諧，曾造武舉，助曰：「大順□□□□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憨子、姜癩子、張打胸、長小□□□□□□□□□許□□□□□□□□、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游神、王號髗、郝牛屎、□□貢、陳波斯、羅蠻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斯亦麥鐵杖、韓擒虎之流也。

令狐嶠

《**十國春秋·後蜀·令狐嶠傳**》 令狐嶠，仕高祖父子，官至秘書監。工吟咏，兼擅敏才，口占詩句，多所嘲謔，好事者時傳其詩。（嶠一日遇明慶節，散後，贈左右兩街命服僧玄詩曰：「卻羨僧門與道門，無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祁評事，盡向荷衣老卻身。」）

花蕊夫人

論述

綜論

《**晚香堂蘇帖·花蕊夫人宮詞跋**》 熙寧五年，奉詔定秦、楚、蜀三家所獻書可入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中有蜀花蕊夫人《宮詞》。獨斥去不取。予觀其詞甚奇，與王建無異。嗟乎，夫人當去古之時而能振大雅之餘韻，沒其傳不可也。因錄其尤者刻諸（石），識者覽之。東坡居士識。

《**中山詩話**》 孟蜀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

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古今詩話》**　孟蜀王時，花蕊夫人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甫于館中得七言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麗人雜記**》**引王平甫云**　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溼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蘂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眞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漫裹頭。閒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沈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杯水上來。」

《**韻語陽秋**》**卷三**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姓得宮中之事爲詳。【略】花蕊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之類，亦可喜也。

《**詞品**》**卷二**　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

《**詩源辯體**》**卷三三**　蜀王孟昶花蕊夫人有七言絕《宮詞》一百首，其詞本於王建。大約以全集觀，王語不雅馴，而花蕊時近淺稚。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王恭簡《續成都集》纔二十八首，則百篇之中或有僞撰者。」（以上平甫語。）後見《彤管遺編》百首，與本集多不同，故知僞撰者實多。今總錄一十三首，以備一家。

《**詩筏**》　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喚取打魚人。』花蕊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余謂花蕊盜王建語，然不及王建遠甚。惟「隔花喚」三字，頗能領全首生動耳。王建「御廚不食索時新」七字，寫女子性情嬌癡厭飫之狀如見。若云「進食簇時新」則直而無味矣。下二句情景事三者俱媚，「白日卧多」，便爲「苦春」二字傳神，「隔簾喚醫」，撒癡極妙，非果病也。女子性情，決非女子能道，每被文人信手描出。漁隱何足以知此哉。

分　論

《**宮詞**》**（五雲樓閣鳳城間）**　《名媛詩歸》卷一六：「閒」字，有清虛景象。

又（會真廣殿約宮墻）　《名媛詩歸》卷一六：「會眞」二句，莊雅有體裁。「相扶」，有內宮贊助意在。

又（龍池九曲遠相通）　《名媛詩歸》卷一六：「牽」字，有情得妙。

又（東內斜將紫禁通）　《名媛詩歸》卷一六：院院不知恩幸之何地也。

又（殿名新立號重光）　《名媛詩歸》卷一六：「但是」二字，甚怨之詞也。「黃金」句，無限侈麗，卻用一「鎖」字，不勝感慨。

又（夾城門與內門通）　《名媛詩歸》卷一六：「立春風」情難自主，說來極輕倩，不覺極傷感矣。

又（廚盤進食簇時新）　《能改齋漫錄》卷八：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名媛詩歸》卷一六：「催喚打魚人」宮中人妙事，忽着「隔花」二字，嬌聲細語嬝嬝婷婷如有所見。

又（立春日進內園花）　《名媛詩歸》卷一六：「輕」字、「嫩」字、「淺」字，不厭其複，聲口當如是也。「跪倒」字新，「帶露」字艷。

又（三百宮城盡夾墻）　《名媛詩歸》卷一六：「亦從」，承上接下，鬆穩。

又（離宮別院繞宮城）　《名媛詩歸》卷一六：「花底樹」合「夜夜月明」，不覺有疏陰黯淡、薄霧微籠景象在目。

又（御製新翻曲子成）　《名媛詩歸》卷一六：「六宮」句，如此說，承旨應令何等輕緩。「盡將」二句，不說按譜說「抄譜」、不說和聲說「按聲」，用字俱極

斟酌。

又（旋移紅樹斲青苔）《名媛詩歸》卷一六：「展得」兩句寫來寬闊，不厭其多事。

又（太虛高閣凌虛殿）《輟耕錄・婦女曰父娘》：「娘字，俗書也，當作孃。【略】今乃通爲婦女之稱。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略】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名媛詩歸》卷一六：瑣事皆是典事，說來自趣。「不敎知」，爭妍競寵皆該得盡。

又（修儀承寵住龍池）《名媛詩歸》卷一六：譜事細秀。

又（才人出入每參隨）《名媛詩歸》卷一六：「才人」二句，如此行樂，不驕不佚，有文士氣，如魏文帝、唐玄宗一流人，足以當之。

又（六宮官職總新除）《名媛詩歸》卷一六：「安排入畫圖」，喜其創有此官也。妙。「頻見」乃「錯相呼」，妙在不甚解事。

又（春風一面曉妝成）《名媛詩歸》卷一六：「一面」字妙，「春風」何以生出「一面」，思之殊有妙解。遙掩處只在「故將」字，用得韻甚。

又（小毬場近曲池頭）《名媛詩歸》卷一六：「宣喚勳臣」何等嚴重。卻只接着「試打毬」三字，一時君臣何如也。知其規諷深矣。「先向」字、「立」字，俱纖媚。

又（供奉頭籌不敢爭）《名媛詩歸》卷一六：內人忽說近臣事，口角妙：「馬上」字、「聲」字，俱從內人遙見傳之耳。

又（殿前宮女總纖腰）《名媛詩歸》卷一六：「遙舉袖」，寫得怳然。嬌才怯膽，如無所倚。

又（自教宮娥學打毬）《名媛詩歸》卷一六：「自敎」二字寫得不情不緒。「玉鞍」二句，光景在。「知是官家認」，故作情態耳。

又（翔鸞閣外夕陽天）《名媛詩歸》卷一六：「斜過」字始說得「望見」絕好景況。

又（內人追逐採蓮時）《名媛詩歸》卷一六：兩詩俱說得慧黠，當是解事宮人所爲。

又（新秋女伴各相逢）《名媛詩歸》卷一六：「折花」只伴「歌舞」，清艷中確然有此想。「滿衣紅」仍照映荷花上，故妙。

又（少年相逐採蓮回）《名媛詩歸》卷一六：「竟捉」字，忽然見之耳，語氣促得妙。

又（早春楊柳引長條）《名媛詩歸》卷一六：「稱與」字引入靈動。「暖風槎」出纖字，虛作實看，妙妙。擬意層層剔發，而四句逐句遞下章，意不斷。

又（侍女爭揮玉彈弓）《名媛詩歸》卷一七：「飛入」字急疾得妙。不必曲拗自爾流滑。

又（翠華香重玉爐添）《名媛詩歸》卷一七：「悄」字應下句眞有森肅之氣。「掩」字就「一聲」字說來，急從熱鬧時見出幽杳深嚴氣象。

又（太液波清水殿涼）《名媛詩歸》卷一七：翠眉反不及池邊柳，傷心中比擬忽然不知其何謂。「取次」，正以有待也，不如翠眉之絕望耳。

又（春心滴破花邊漏）《名媛詩歸》卷一七：「鏡裡鐘」三字想得奇幻，即前曉鐘聲斷嚴粧寵語意，妙在不複。「何處」「曾見」全從虛處見其感悵。靜院無聊自應有此緒況，其難堪處全在含吐之間。

又（蕙炷香銷燭影殘）《名媛詩歸》卷一七：困頓實事，夢裏寒虛，事情到不堪醒中夢中俱不可耐，摹寫宛曲。

又（酒庫新修近水傍）《名媛詩歸》卷一六　寫實事不必入情，此敘事體也。

又（白藤花限白銀花）《名媛詩歸》卷一七：「知了事」，胸中不甚分明，愚慧二字俱不着一邊說。如許親近卻不如學迷藏。洗花鈿，痴痴自得。

又（西毬場裏打毬回）《名媛詩歸》卷一七：逐事遞出，極摹後宮宴樂之盛。

又（昭儀侍宴足精神）《名媛詩歸》卷一七：「倚賴識書」說錄事章程，氣概如畫。「燈前」句，慧性人偏有此事。

又（後宮阿監裹羅巾）《名媛詩歸》卷一七：疑畏處只「憂誤失」三字盡之，卻在「承奉聖顏」嫉妬一邊居多耳。

又（管絃聲急滿龍池）《名媛詩歸》卷一六：「好是」二句，妙似謔語。情事兼入，要在便媚多致耳。

又（密色紅泥地火爐）《名媛詩歸》卷一七：極摹傳呼口角。

又（畫船花舫總新妝）《名媛詩歸》卷一七：只就畫船花舫說出「香」字亦奇。

又（三清臺近苑墻東）《名媛詩歸》卷一七：「層層」字說「映水」明動。「聲在半天」寫得深巖中縹緲氣象，杳然無際。

又（安排諸院接行廊）《名媛詩歸》卷一六：只鋪叙行廊水檻，卻不粘帶別語，宛宛入情。

又（安排竹棚與笆籬）《名媛詩歸》卷一六：「安排」二句，瑣事入詩，自妙。

又（年初十五最風流）《輟耕錄・上關入月》：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名媛詩歸》卷一七：「使上頭」不說承寵恩幸等語，而恩波駘宕，宛然欣聚，「新修」二字應得妙。

又（金畫香臺出露盤）《名媛詩歸》卷一六：記事詩正以不刻畫人情，語氣大雅。

又（六宮一例雞冠子）《名媛詩歸》卷一六：「兼道服」，澹艷，只一媚字。（總評）此首連上似一篇中語，一時事也。

又（三月櫻桃乍熟時）《名媛詩歸》卷一六：「紅枝」應上櫻桃，「熟」字出脫之妙。

又（小小宮娥到內園）《名媛詩歸》卷一六：「未梳」二字，嬌痴可憐。「自從」二句，漸有矜重自惜意，妙在女人看女人此種情味。

又（錦城上起凝煙閣）《名媛詩歸》卷一六：認得「聖顏」已不勝凝怨，卻又從袍服上想出不甚分明光景，尤覺可憐。

又（水車踏水上宮城）《名媛詩歸》卷一六：「助得」句，此句頗俚。「夜涼」句，幽動。

又（平頭船子小龍牀）《名媛詩歸》卷一六：「多少」句，此句甚醜。「滿池」句，此句卻不如「酒隄紅艷立春風」多矣。以「蘸紅粧」，語氣不媚故也。

又（苑東天子愛巡游）《名媛詩歸》卷一六：只說「繞池頭」，畫出女人好事畏事情態，若說如何射，便不妙極矣。

又（羅衫玉帶最風流）《名媛詩歸》卷一六：寫好事人，有意氣風生景象，妙在「掉鞭」字，「橫遇」字，摹寫得出。

又（沉香亭子傍池斜）《名媛詩歸》卷一六：「簾畔」二字，位置有情。「銀爪」字，名稱可愛。

又（薄羅衫子透肌膚）《名媛詩歸》卷一六：虛涼澹蕩，悠然斯懷。

又（婕妤生長帝王家）《名媛詩歸》卷一六：「行困」二字，如聞嬌喘。「倚桃花」，妙在柔艷，倚他樹便非宮人嬌憨之狀矣。

又（月頭支給買花錢）《名媛詩歸》卷一六：韋莊詩有：「解將惆悵感君王」，可補此詩註腳。

又（春天睡起曉妝成）《名媛詩歸》卷一六：不畫粧成樣，只畫梳洗樣，柔艷難堪而意緒益覺深遠。「相憑」如有叮嚀囑託意。

又（舞頭皆着畫羅衣）《名媛詩歸》卷一六：語平而不率。

又（春早尋花人內園）《名媛詩歸》卷一六：游蠶市，頗留心耕桑意。

又（半夜搖船載內家）《名媛詩歸》卷一六：「半夜」二句，偏將此等事粧裹得妙，只是細心熨貼得出耳。「聖人」句，屢說聖人莊語處正是規諷處。

又（春日龍池小宴開）《名媛詩歸》卷一六：宮中每用此等爲歡事，殊不解其故。

又（梨園子弟簇池頭）《名媛詩歸》卷一六：「小樂」字新。悠然如聞細響，妙只神會。

又（慢梳鬟髻著輕紅）《名媛詩歸》卷一六：「慢梳」句，只寫其粧衣，意態自妙。「爭求」不明言其故，總是內人無端嗔喜情事。

又（別色宮司御輦家）《名媛詩歸》卷一六：說解事處俱映纖媚氣始不是外官行經。

又（日高房裡學圍棋）《名媛詩歸》卷一七：「房裏學圍棋」，想見羞澀之態。「爭路數」，女人心事說來自妙。

又（慢揎羅袖指纖纖）《名媛詩歸》卷一七：「學釣池魚傍水邊」，畫出嬌小趨避情事，然俱藏在下句中。

又（宣徽院約池南岸）《名媛詩歸》卷一七：「總是」，傷之甚。「徹宵」句，怨而不露。別院風景凄涼人想際不堪自存。

又（丹霞亭浸池心冷）《名媛詩歸》卷一七：「水腳清」三字殊刻。「着對」字妙。「着」字自有不移傍別對意傷心中不忍深言。

又（楊柳陰中引御溝）《名媛詩歸》卷一七：感慨中無限徘徊悽楚，殊多不滿之意。

又（曉來隨駕上城游）《名媛詩歸》卷一六：「花柳色」，豈堪「回望」，殊有傷心意在，觀下句似難忘情矣。

又（牡丹移向苑中栽）《名媛詩歸》卷一七：宮禁中沿襲事玩移積日，寫來惕然。

又（明朝臘日官家出）《名媛詩歸》卷一七：「就中」，指其人而言之，嬌態自別。

又（盤鳳鞍韉閃色妝）《名媛詩歸》卷一七：壓胯，「壓」字重得好。「別置」句，別置馬房俗事，寫得雅致。只「東頭」二字、「小」字用得疏亮。

又（翠鑾每從城畔出）《名媛詩歸》卷一七：「相次立」，列跡如畫。娟秀。在荷花上着一「嫩」字，覺搖船去飄然棹入矣。

又（高燒紅燭點銀燈）《名媛詩歸》卷一七：「宿新殿」用「今夜」字、「聖人」字，詞氣容與。

又（宮娥小小豔紅妝）《名媛詩歸》卷一七：以太妃所進便知依倚有在，故下特以頒賜語形容恩寵。

又（池心小樣釣魚船）《名媛詩歸》卷一七：「教便放」影出輕疾聲口之妙，不必言。

又（傍池居住有漁家）《名媛詩歸》卷一七：語氣爽健。

又（秋曉紅粧傍水行）《名媛詩歸》卷一六：「秋曉」句，此句行徑妙。妙在「秋曉」二字衰颯，「紅粧」二字明艷，「傍水行」三字宛約，含吐得雅。情遠而善藏，眞有羞顏畏入赧然若赤之狀。

又（御溝春水碧于天）《名媛詩歸》卷一七：「洗花鈿」着「相喚」字，不覺行漸困矣。

又（高亭百尺立春風）《名媛詩歸》卷一七：「立當風」三字挺動。「到此中」，湊語。此首卻無思致。

又（內人承寵賜新房）《輟耕錄・乞求》：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蘂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名媛詩歸》卷一七：「乞求自進」可作內宮疏奏語。

又（翡翠簾前月影斜）《名媛詩歸》卷一七：「隨天步」，語氣莊重。「共看」句，說侍臣從容閒雅，然已是諧媚一流人矣。

又（金碧闌干倚岸邊）《名媛詩歸》卷一七：俱以無聊事閑中取鬧，擾終日細味自知。

又（嫩荷香撲釣魚亭）《名媛詩歸》卷一七：寫出「紋魚」明秀處正在水面上，「作隊行」上，看得細。「傍簾」句，輕鬆，句自靈醒。

又（新翻酒令著詞章）《名媛詩歸》卷一七：「憶卻忙」，正是初侍宴人倉茫情狀。「書家」句，此句意好而未鍊，覺未馴。與後章一事，互有其妙。

又（寒食清明小殿旁）《名媛詩歸》卷一六：「先睹」二字，說得不盡。妙。

又（寢殿門前曉色開）《名媛詩歸》卷一六：「君王」句，荒色輟朝之意儼然在目。「又發」句，極意形容紅顏塵土，使人不可耐。

又（海棠花發盛春天）《名媛詩歸》卷一七：「無時」字殊有諷刺意味。

又（曉日宮人外按回）《名媛詩歸》卷一七：「自牽」二字挑達得妙。

又（朱雀門高花外開）《名媛詩歸》卷一六：此等頗平衍，無波折故也。

又（會仙觀內玉清壇）《名媛詩歸》卷一六：「羞不出」，藏有怨恨意。「羽衣」句，此句妙在羞得無謂，正不欲明言上意也。事妙，情妙，正在隱現中，不十分說明耳。

又（老大初教學道人）《名媛詩歸》卷一七：「全拋擲」，非有所惜，有自傷自怨、專心學道之意，看下語意自出。羽衣初着畏人看，是少年不經事人所爲。如此詩則言老大學道，便絕去羞縮顧畏之態。

又（法雲寺裡中元節）《名媛詩歸》卷一七：「先占」應上「爭供養」，爭得無謂。

又（金章紫綬選高班）《名媛詩歸》卷一七：一句分出「東頭」又分出「每每」，語氣殊不平，下句則露盡心事矣。

又（內人深夜學迷藏）《名媛詩歸》卷一七：「一時忙」，不過在「大家尋覓」耳，轉覺孤寂，意在言外。如此嬉戲，無聊特甚。

又（小院珠簾著地垂）《名媛詩歸》卷一六：相猜相忌不十分明言，只云「排比」，只云「不相知」，立語溫厚有體。「偸教」合「羨」字有情。

又（窗樹高低約浪痕）《名媛詩歸》卷一七：「浪痕」卻以窗樹高低約略出寫景事，別具慧想。譜事秀穩，只在用句尖銳。

又（大臣承寵賜新莊）《名媛詩歸》卷一六：鋪置俱不及奢侈，頗似文士園林氣象。

《采桑子》（初離蜀道心將碎）《古今詞統》卷四：二十二顆鮫人淚也。

《本事詞》卷上：詞僅半闋，眞一字一淚也。

《**述國亡詩**》《名媛詩歸》卷一七：笑盡千萬人只在「齊」字說得截然，使宋太祖亦不敢自驕矣。《一瓢詩話》：花蕊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將何如。落句云：「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何等氣魄，何等忠憤。當令普天下鬚眉一時俯首。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慧妃徐氏傳**》 慧妃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於後主，後主嬖之，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又升號慧妃。常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後主與避暑摩訶池上，爲作小詞以美之，（辭曰：「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云云。）國中爭爲流傳。徐氏長於詩詠，居恆倣王建作宮辭百首，時人多稱許之。國亡入宋，宋太祖召使陳詩，誦亡國之由，其詩有「十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箇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張仙挾彈圖》，即後主也，童子爲太子元喆，武士爲趙廷隱。）一云墓在閩崇安。論曰：逸史載張太華事至奇，殆漢李夫人之類邪。若花蕊夫人者，有言宋平蜀，別將護夫人入汴京，中道作敗節語，後竟爲晉邸射死；又言以蜀俘輸織室，終得罪，賜自盡，俱非也。前後蜀有兩花蕊夫人：王蜀則導江費氏，孟蜀則徐國璋女，又有南唐宮人，雅能詩，歸宋後目爲小花蕊，其稱名皆從同云。

紀事

作家逸事

《**鐵圍山叢談**》卷八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淫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

又 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常造毒藥爲患，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數數諫昌陵，而不克去。一日，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焉。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己以夫人姓費，誤也。

周瑛《題花蕊夫人宮詞後》 右宮詞花蕊夫人作。按灌志，夫人灌縣人，姓費氏；陶九成又云蜀青城山人，姓徐氏，以才色入蜀主孟昶宮中，所作宮詞凡百首。國破流落無存，此二十八首宋王平甫錄，入三館者。今見灌縣志中皆述當時宮中事。觀其所述，極言龍池鳳苑之盛，離宮別院之多。中間燕賞游幸之頻數，張設供具之侈靡，打毬走馬之戲樂，採蓮鬬船之諧謔，題詩寫字之誇詡，其相與周旋者，皆宮娥也。每月給買花錢，宮娥近數千焉。吁奢淫至此，可謂極矣。吾於是知蜀之所以亡也。費氏讀書能詞章，其材可謂高矣。一旦國亡身虜，不能以禮自裁，委身他姓，誦詩後庭，亦可醜也。宋太祖近代賢主，削平僭僞而奪人妻妾，以爲己有，此盛德之累也。故吾讀是詩而竊嘆夫三失德焉。吁，可以觀矣，可以戒矣。

《**七修類稿・辯證類一〇・二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爲翊聖賢妃，次爲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游燕污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隨昶入宋，後爲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費。）《菽園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爲小花蕊。予考二人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爲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遙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

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爲李煜選也。

《**稗史彙編・詩話門・詩話二**》 蜀王昶好衣紫挾彈，所幸花蘂夫人善詩，即世傳《宮詞》也。蜀既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亦憤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畫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

《**五代詩話・宮闈・花蕊夫人**》**引曹學佺《宋詩》小傳** 孟昶敗時，精兵尚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答詩云云，太祖更寵愛之。尤工塡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詞《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闋。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昶母，此詞不幾爲輕薄惡札哉！然審徵奉表，寅遜促裝，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責也。世傳其《宮詞》百首，清新艷麗，足奪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摹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考王恭簡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據，且手筆一格，故仍之。

《**陔餘叢考・二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本蜀王建妾，號小徐妃也。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即其女弟。後二徐遊讌亡國。唐莊宗平蜀後，二徐隨衍入朝，遭害於途。及孟氏再有蜀，孟昶時又有一花蕊夫人，即作宮詞者也。後隨昶歸宋。昶死，入內。太祖亦頗惑之，爲太宗所射死。事見《鐵圍山叢談》。

作品本事

《**後山詩話**》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能改齋漫錄》卷八**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亦憤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畫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

《**五代詩話・宮闈・花蕊夫人**》**引曹學佺《宋詩》小傳** 孟昶敗時，精兵尚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答詩云云，太祖更寵愛之。尤工塡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詞《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闋。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昶母，此詞不幾爲輕薄惡札哉！然審徵奉表，寅遜促裝，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責也。世傳其《宮詞》百首，清新艷麗，足奪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摹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考王恭簡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據，且手筆一格，故仍之。

《**陔餘叢考・二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本蜀王建妾，號小徐妃也。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即其女弟。後二徐遊讌亡國。唐莊宗平蜀後，二徐隨衍入朝，遭害於途。及孟氏再有蜀，孟昶時又有一花蕊夫人，即作宮詞者也。後隨昶歸宋。昶死，入內。太祖亦頗惑之，爲太宗所射死。事見《鐵圍山叢談》。

《**詞品》卷二** 蜀亡入汴，《書葭萌驛壁》云【略】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略】。」花蕊見宋祖，猶作「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詩。焉有隨昶行而書此敗節之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七修類稿・辯證類八・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豐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處。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懼禍，花蕊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避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眞有張仙也。

又《詩文類六》（更無一箇是男兒） 世傳此詩乃花蕊夫人蜀亡輦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汲古閣書跋・花蕊夫人宮詞**》 按蜀主王建納徐耕二女，姊爲淑妃，妹爲貴妃，俱善爲詩，有藻思。妹生衍，衍即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或即以順聖爲花蕊夫人，如詩話所稱小徐妃者是也。及唐莊宗平蜀後，孟知祥再有蜀，傳孟昶青城女費氏，幼能屬文，尤長於詩，以才貌事昶得幸，賜號花蕊夫人。然則花蕊夫人果有二耶？但徐妃以汙亂失國，孟昶繼之，寵溺後宮，而猶襲亡國夫人之號，豈大惑者固不知其不祥也。乃陶宗儀以孟昶納徐匡璋女，拜爲貴妃，別號花蕊夫人，而以費氏爲誤。蓋未詳王建之有徐妃，孟昶之有費妃也。意蜀主有前後之異，而世傳夫人爲蜀主妃，不及考其爲王爲孟爲徐爲費爲順聖爲花蕊耶。今宮詞百首，實孟昶妃費氏作，不聞小徐妃云。宋太祖平後蜀，花蕊夫人以俘見，問其所作，口占一絕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引《詞品》 花蕊夫人因蜀亡製《題葭萌驛壁》【略】纔半闋而爲軍騎促行。有戲續之云【略】此必後人侮之者，豈有隨昶

行而書此敗節之語。

《蕙風詞話》卷四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殺之。」《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訛金城作花蕊，遂蒙不白之冤矣。余嘗謂花蕊才調冠時，非尋常不櫛者流，必無降志辱身之事。被擄北行，製《采桑子》詞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甫就前段，而爲軍騎促行。後有無賴子足成之云：「三千宮女（蓮）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太平清話》謂花蕊至宋尚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豈有隨昶行而書此敗節之語。此詞後段決非花蕊手筆，稍涉倚聲者能辨之。按《郡齋讀書志》云：「花蕊夫人俘輸織室，以罪賜死。」烏得有宋宮寵幸事。鄉於《近錄》、《叢談》，所記互異，未定孰是孰非。及證以晁氏之說，始知誤在《叢談》。而《采桑子》後段之誣，尤不辨自明，而花蕊之冤雪矣。晉王射殺花蕊夫人事，李日華《紫桃軒又綴》謂是「閩人之女，南唐李煜選入宮。煜降，宋祖嬖之」云云。此又一說。據此則亦必非作宮詞之花蕊夫人也。

著錄

《郡齋讀書志・花蕊夫人詩一卷》 右僞蜀孟昶愛姬也，青城費氏女。幼能屬文，長於詩，宮詞尤有思致。蜀平，以俘輸織室。後有罪，賜死。

《趙定宇書目》 花蕊《宮詞》一本。

《菉竹堂書目》卷四 《花蕊夫人詩》一冊。

《蜀中廣記》卷九七 《三家宮詞》三卷，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三人所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五家宮詞》一冊，明毛晉刊本。（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宋徽宗、宋王珪、□□□。）

《補五代史藝文志》 《宮詞》一卷，花蕊夫人撰。

藝文

陳文述《花蕊夫人詞》 摩訶池上蘭橈起，雪香扇底秋如水。太平天子最風流，不愛花枝愛花蕊。翠鈿蕭條葬太華，後宮領袖屬徐家。冰肌玉骨清無汗，國色爭推解語花。香囊四角流蘇帳，嬛宮仿佛前朝樣。恩重鴛衾第一人，春風不羨群花放。親奉蟠桃酒一杯，涼生水殿暗香來。宮詞百首追王建，絕代芳華絕世才。紅梔子綻眞珠匝，罘罳六鶴圍銅沓。錦地橫鋪白玉階，牙牀深鎖黃金閣。九曲龍池卅六宮，五雲高閣坐當中。錦官城郭芙蓉色，不及朝霞一鏡紅。百花潭水春波冶，芳晨從駕紛都雅。映水龍舟島嶼中，隔花鳳輦樓臺下。豈知轉眼陣雲黃，高髻朝天兆急粧。燕子砦前無戰壘，龍神祠外失浮梁。四十萬人齊解甲，可憐馬上宮腰怯。故宮望斷不歸來，一樣傷心悲建康。慷慨猶傳應詔詩，蛾眉原不媿男兒。流傳讕語何人筆，半闋葭萌驛壁詞。故君恩重留殘畫，宜男每下張仙拜。獨影搖紅慣負心，青溪劍血尤無賴。別有嬋娟未受恩，巉巖劍閣肯損身。黃金欲買西川錦，織出當年殉國人。（蜀宮人袁莅，花蕊夫人侍兒也。國亡，夫人入宋，袁不肯從，過劍閣自投崖下死。其墜處石上點點作珊瑚斑，即靈骨所托也。見薛皆山香閨遺集。）

王璋慶《花蕊夫人》 杜鵑聲裏誤嬋娟，壁上題詩意黯然。寄語世間求嗣者，癡情莫效祀張仙。

汪端《論宮闈詩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花蕊夫人》 摩訶池上萬花開，百首《宮詞》絕世才。可惜當年艱一死，題詩甘入宋宮來。

雜錄

《升菴詩話・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淚盡羅巾夢不成」，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忽然聲」，花蕊夫人詩也。

《蜀中廣記》卷五八 蜀人謂糊窗爲泥窗。花蕊夫人《宮詞》云：「紅錦泥

窗繞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出《老學庵筆記》。

《**拜經樓詩話**》**卷二**　唐人咏息夫人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息嬀事始著於《左氏》，而《國語》及《公》、《穀》並不言之。劉向《列女傳》：「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何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於皦日。』遂自殺。息君同日俱死。楚王賢夫人之守節而死，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烏有所謂生子而未言者。中壘父子皆明《左氏》，篡頌此書，獨不取其說，當必有據。予疑楚王當日或因夫人不從而死，別取夫人娣姪之媵息者充之，亦號之曰息夫人，（是生堵敖及成王者。）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花蘂夫人也。

《**十國春秋・拾遺備考補・後蜀**》　孟蜀花蘂夫人姓費氏，即作《宮詞》者是也。宋平蜀，花蘂夫人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至召夫人入宮中。既而昶死，昌陵遂納之，頗嬖惑，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蘂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蘂夫人，一箭而死。

又《**拾遺・後蜀**》　蜀花蘂夫人有金裝水晶唾壺、百寶鈿奩。

勾龍逢

《**鑒誡錄・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爲睦鄰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閒，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略】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罄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爲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下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略】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興狂孽，直犯漢川。是時，高祖親統全師，合戰於踪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瓚、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匹，斬首一萬，獲其九城。【略】所以舉子句龍逢獻賀捷詩曰：「脣齒論交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臣孽奔衝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歐陽彬

傳記

《**五代史補**》**卷三**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貺，其可乎。」彬耻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楚）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嘆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爲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

訪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參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爲文辭近而理直，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紀事

《鑒誡錄・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

《十國春秋・後蜀・歐陽彬傳》 歐陽彬字齊美，衡州衡山人。【略】前蜀後主大悅，擢爲翰林學士。乾德初，答聘唐使，頗能得二國歡心。【略】彬雅有風儀，爲文詞切而理直，竟以是遇。廣政十三年卒。

《蜀檮杌》卷下 彬，字齊美，衡上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類說》卷一九《該聞錄》 歐陽彬，王蜀時爲翰林學士。唐明宗時入洛，責令歸蜀。孟氏開國，復爲翰林，作詩云：「昔年追感淚橫流，今日尋思是漫愁。容易得來容易失，等閑成了等閑休。皇圖本謂兒孫置，白刃番成骨肉讎，梁、漢、後唐三世主，九泉相見大悠悠。」

藝文

齊己《謝歐陽侍郎寄示新集》 宮錦三十段，金梭新織來。殷勤謝君子，迢遞寄寒灰。鸞鸞對鼓舞，神仙雙裴回。誰當巧裁製，披去升瑤臺。

又《寄歐陽侍郎》（時在嘉州饋遺）又聞繁總在嘉州，職重身閒倚寺樓。大象影和山面落，兩江聲合郡前流。棋輕國手知難敵，詩是天才肯易酬。畢竟男兒自高達，從來心不是悠悠。

又《酬蜀國歐陽學士》 因緣劉表駐經行，又聽西風墮葉聲。鶴髮不堪言此世，峨嵋空約在他生。已從禪祖參眞性，敢向詩家認好名。深愧故人憐潦倒，每傳仙語下南荆。

又《荆門病中寄懷鄉人歐陽侍郎彬》 誰會荆州一老夫，夢勞神役憶匡廬。碧雲雁影紛紛去，黃葉蟾聲漸漸無。口淡莫分餐氣味，身羸但覺病肌膚。可憐饌玉燒蘭者，肯慰寒偎雪夜爐。

毛熙震

論述

綜論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毛熙震《浣溪沙》 七首中麗字名句、巧韻纖詞，故自相逼，然氣韻和平，猶然中土之音也。北曲以鄭、衛之淫，爲梨園、教坊之習，然猶古總章北里之韻，而近者海鹽、崑山一意纖靡，北曲亦失其傳，反雅從先，能無三嘆。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齊東野語》 蜀人毛熙震，官秘書監。其集止二十餘調，中多新警而不爲儇薄者也。

又《柳塘詞話》 毛熙震詞「象梳欹鬢月生雲，玉纖時急繡裙腰。曉花微斂輕呵展，裊釵金燕軟」，不止以濃艷見長也，卒章情致尤爲可愛。其《後庭花》云：「傷心一片如珪月，閒鎖宮闕。」《清平樂》云：「正是消魂時候，東風滿院花飛。」《南歌子》云：「嬌羞愛問曲中名，楊柳杏花時節幾多情。」試問今人弄筆，能出一頭地否。

《白雨齋詞話》卷五 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蓋摹色繪聲，礙難着筆，第言姚冶，易近纖佻；兼寫幽貞，又病迂腐。然則何爲而可。曰：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艷體亦無不可。古人詞如毛熙震之「暗思閑夢，何處逐雲行。【略】」似此則婉轉纏綿，情深一往，麗而有則，耐人玩味。

觀堂自輯本《毛秘書詞題記》 周密《齊東野語》稱其詞新警而不爲儇薄。

余尤愛其《後庭花》不獨意勝，即以調論，亦有雋上清越之致，視文錫蔑如也。

分論

《**何滿子**》（**無語殘粧滄薄**）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艷麗亦復溫文，更不易得。若徒事鋪排，即中調厭人，況長調乎。《草堂詩餘別集》卷三評前半闋：端麗。後半闋末句：不解其所以，而遐淵沖妙。

《**女冠子**》（**碧桃紅杏**）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神清氣肅。

又（**修蛾慢臉**）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香暖」、「蟬鬢」四語，俱絕對；而「薰」字、「引」字，「低含」、「澹拂」字，尤見精工。

《**酒泉子**》（**閑卧繡幃**）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手抵着牙腮，慢慢的想」，知從此處翻案，覺兩兩尖新。

《**浣溪沙**》（**雲薄羅裙綴帶長**）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說風騷，千眞萬眞，可敵光憲。《古今詩餘醉》卷一二：極風騷之致。

又（**半醉凝情卧繡茵**）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閨人時妝，鬢髮覆額，如黝髹可鑑。以梳之小而絕精者，約正中片髮，入其齒中，闊與梳相若，梳齒藏不見，則鬚起爲美觀。《花間集》毛熙震《浣溪沙》云：「象梳欹鬢月生雲。」清姒嘗改爲「象梳扶鬢雲藏月」，蓋賦此也。

《**後庭花**》（**鶯啼燕語芳菲節**）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黦」字，詩詞中不多見。即集中惟韋莊《應天長》「淚沾紅袖黦」一語，語本周處《風土記》「梅雨沾衣服，皆敗黦，皆黑而有文者」。

《**菩薩蠻**》（**梨花滿院飄香雪**）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西域諸國婦人編髮垂髻，飾以雜花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曲名取此。《詞則・別調集》卷一：幽豔得飛卿之意。

《**清平樂**》（**春光欲暮**） 《雲韶集》卷一：「東風」，六字精湛，凄豔。《詞則・別調集》卷一：情味宛然。

《**更漏子**》（**烟月寒**） 《古今詞統》卷六：詞尾餘情幾許。

《**南歌子**》（**遠山愁黛碧**）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圓潤。又：鎖處嬌孌。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柳塘詞話》：《南歌子》云：「嬌羞愛問曲中名，楊柳杏花時節，幾多情。」試問今人弄筆，能出一頭地否。《雲韶集》卷一：風流蘊藉，妖而不妖。

《**臨江仙**》（**幽閨欲曙聞鶯轉**）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長短句盛于宋人，然往往有曲詩、曲論之弊，非詞之本色也。此等漫衍無情，亦復不能免此。《詞綜偶評》：「好風頻謝落花聲」三句，與顧夐《玉樓春》後段同意。《雲韶集》卷二四：已與北宋筆墨無二。風流凄婉，歐陽公之祖。《詞則・閑情集》卷一：風流凄婉，晏、歐先聲。

雜録

《**五代詩話・前蜀・毛熙震**》**補引**《**天録識餘**》 《墨莊漫錄》攷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攷《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屣，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陶南邨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亦未博攷。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疏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彯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鞵。」《花間集》毛熙震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亦屢見於詩詠矣。

閻選

論述

綜論

觀堂自輯本《閻處士詞題記》（閻選）詞唯《臨江仙》第二首有軒翥之

意，餘尚未足與於作者也。

分　論

《虞美人》（**粉融紅膩蓮房綻**）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盡」字一作「儘」，「儘」字更有深會。

又（楚腰蜻領團香玉）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笑微顰」，一作「笑和顰」，反覺複而無情。《草堂詩餘別集》卷二：諸相俱足。又評末二句云：好句，同人也好。

《**臨江仙**》（**十二高峰天外寒**）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非深於行役者，不能爲此言。即以《水仙調》當《行路難》可也。

《**浣溪沙**》（**寂寞流蘇冷繡茵**）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露濃香泛小庭花」，閻選襲之爲「小庭花露泣濃香」，因改《浣溪沙》爲《小庭花》。《雲韶集》卷二四：凄艷。已是元、明一派。《詞則・閑情集》卷一：「小庭」七字凄豔，下半闕已是元、明一派。

《**八拍蠻**》（**雲鎖嫩黃烟柳細**）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仄聲七絕句，唐人以入樂府，謂之《阿那曲》，宋人謂之《雞叫子》。平聲絕句以入樂府者，非《楊柳枝》、《竹枝》即《八拍蠻》也。

又（愁鎖黛眉烟易慘）　《古今詞統》卷一：卻不道四時天氣總愁人。

《**河傳**》（**秋雨**）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三句皆重疊字，大奇。宋李易安《聲聲慢》用十重疊字起，而以「點點滴滴」四字結之，蓋用其法，而青於藍者。《古今詞統》卷七：方流成玉，圓流則珠。《雲韶集》卷一：起筆勝，結筆緩。《詞則・別調集》卷一：起疏爽，結凄婉。

傳　記

《**十國春秋・後蜀・閻選傳**》　閻選，故布衣也。酷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又云「猿啼明月照空灘」。時人目爲閻處士。

鹿虔扆

論　述

綜　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樂府紀聞》　鹿爲永泰軍節度使。初讀書古祠，見畫壁有周公輔成王像，期以此見志。國亡不仕，詞多感歎之語。

又引倪元鎮（瓚）曰　鹿公高節，偶爾寄情倚聲，而曲折盡變，有無限感慨淋漓處。

《**詞苑萃編**》**卷三《品藻》**　鹿虔扆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以工小詞供奉後主。

《**詞徵**》**卷五**　《十國春秋》云，鹿虔扆《思越人》詞，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消」之句，詞家推爲絕唱。今考鹿詞不多見，固非如馮正中諸人日從事於聲歌者，零璣碎錦，尤足貴矣。

分　論

《**思越人**》（**翠屏欹**）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結句酸楚，江文通、潘安仁悼亡詩不過如此。《古今詞統》卷六：「雙帶」二句，即「淚沾紅袖黯」之意。《十國春秋・後蜀・鹿虔扆傳》：《思越人》辭，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消」之句，辭家推爲絕唱。

《**臨江仙**》（**金鎖重門荒苑靜**）　《金五代詩》卷五引《詩史》：虔扆工小詞，傷蜀亡。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似有神助。以此方之，可謂勍敵。《草堂詩餘正集》卷二：結引藕花泣露，傷感復傷感。

《古今詞統》卷九：花有嘆聲，史識之矣。《詞的》卷三：寄慨長楊、汾水，又是宮詞一變。《草堂詩餘評林》卷五：作宮詞須用富麗之句，此似亦平淡了。結句妙。周美成《西河》詞云：「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如說興亡，斜陽裏。」亦就是「烟月不知人事改」段變化出來。《古今詩餘醉》卷一〇：結到藕花泣露，可謂傷感之極。《詞綜偶評》：曰「不知」，曰「暗傷」，無情有恨，各極其妙。《譚評詞辨》卷二：哀悼感憤，終當存疑，當以入正集。（珂謹案：正集即《詞辨》上卷）《雲韶集》卷一：「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深情苦調，有《黍離》、《麥秀》之悲。《詞則・大雅集》卷一：《黍離》、《麥秀》之怨。《餐櫻廡詞話》：鹿太保，孟蜀遺臣，堅持雅操。其《臨江仙》含思悽惋，不減李重光「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之句。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鹿虔扆傳》 鹿虔扆，（一作虔扈。）不知何地人。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烱、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者號曰「五鬼」。【略】孟蜀鹿太保虔扆，雖與韓、閻等稱「五鬼」，然觀其所作《臨江仙》宮詞云：「金鑣重門荒院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淸露泣香紅。」故國黍離之感，不專爲靡靡之音也。

何瓚

《新五代史・唐臣傳・何瓚》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處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十國春秋・後蜀・何瓚傳》 瓚常有《蜀城書事》詩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題詩後十旬，遂得篤疾。

卞震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 卞震，蜀人，嘗吟《即事》云：「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又云：「老筇搘瘦影，寒木憑吟身。」《春日偶題》云：「詩債到春無處避，離愁因醉暫時無。」《即事》云：「茶香解睡磨鐺煮，山色牽懷着屐登。」

《十國春秋・後蜀・卞震傳》 卞震，成都人。登進士第。廣政時爲渝州判，頗有聲。歸宋，仍舊職。會賊圍州城，震率士卒戰守，同刺史夾攻之，賊遂平。

王處厚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四引《名賢小說》 王處厚，字元美，華陽人也。舉進士於孟氏廣政丁卯歲，下第無聊，乃出西郊淨衆佛刹。見一僧，老而癯，揖與語曰：「吾本太中人，姓王，名緘，字固言，及進士第，至於今，合得五百九十四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八浹辰，時壯室有二，今計齒一百三十年矣。遭亂爲僧，遊蕩至此。」會語久之，別去又曰：「秀才成在明年。」處厚歸，復訪之，已絕迹矣。是歲冬，忽聞扣門，乃其僧也曰：「吾欲遊峨眉，思一會別。」乃引處厚遊寺北社廟公廟。俄有數吏由廟出，降階列，僧曰：「新官在此，便可公

參。」吏再拜。處厚悸悚，因問來春之事。僧爲一札以授之，曰：「春試畢，開之。」有十六字，曰：「周士同成，二王殊名，主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放牓，處厚果第一，王愼言爲牓眼，八人爲周之八士也。處厚心惡百日之語，日出西郊遊古陌，吟詩曰：「雖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瑟起悲風。」及暮還家，暴卒。同年見處厚藍袍槐簡投刺云：「新授司命主簿。」自登第及死，正百日，此不謂之前定可乎。

《**宋高僧傳・周僞蜀淨衆寺僧緘**》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即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令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荆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高氏。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僞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閒，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杳沉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眞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眞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豳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彪雜，自堂宇閒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懾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牓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閒，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爲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誡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叟吏散。緘攜手出廟，及瞑而去。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坼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乎牓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愼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大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

宋自然

《**茅亭客話**》**卷四**　丁元和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疎傲無羈束，或晴霽負琴，出郭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常言祖父長興元年於遂州，値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皆餓殍，宋亦餓殍於州市，相識者以簟裹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勾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事，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勞煩。」人答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存空簟，其間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口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漑靈臺，流利關元溢百脈。百脈潤，柯葉青，葉青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煉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

丁元和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丁元和傳**》丁元和，未詳其何人。廣政時，投後主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利挂乾坤。」

紀事

《茅亭客話》卷三　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攜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以給口食，人呼爲「淘沙子」焉。辛酉歲，有隱迹于淘沙者，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攜鐵把、竹畚，多於寺觀闃靜處坐卧。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者數篇。其詩或識諷時態，或警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鋌銀，遂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攜器，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王公曰：「有此異人。」遂聞于蜀主，因令內園子於諸街坊尋訪之。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門有大桐樹，淘沙子休息樹陰下。宇文頗留心至道，是其人容質有異，遂延于廳，問其藝業，云：「某攻書嗜酒。」言論非俗，因飲之數爵，與釣再會。浹旬，淘沙子或到其門，將破帽等寄與門僕，令報主人。其僕忿然厲聲罵之曰：「主人豈見此等貧兒耶。」宇文聞之，遽出迎候，愧謝曰：「翹望日久，何來晚耶。」即與飲，且酣，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數年前遇人教令嚥氣，未得其驗，廢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皆是初勤而中惰，前功將棄之矣。世有黃白有之乎，好之乎。」宇文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因索銅錢十文，衣帶中解丹一粒，醋浸塗之，燒成白金。此則神仙之藝，不可厚誣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也。遽辭而去。翌日凌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裹一物，云：「淘沙子寄與主人。」宇文開而觀之，乃髻髮一顆，莫測其由。至日高，門僕不來。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卻頭髻將去。」蜀主聞之，訪於宇文。宇文尋於養病院，云：「今早出去不歸。」自茲無復影響。休復見道書云：「刺客者得隱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屍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謂之脫難，多有奇怪之事，名藉已係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又卷四（存目）

釋可朋

論述

《十國春秋・南漢・僧可朋傳》　可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其《題洞庭湖》云：「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又有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皆佳句也。

紀事

《唐詩紀事・僧可朋》　可朋，丹稜人。少與延讓爲風雅之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曾《題洞庭》詩云：「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卻垂簾。」歐陽烱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以詩賙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賞釣魚休。」《杜甫舊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寄齊己》云：「唯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孟昶廣政十九年，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十疋。孟蜀歐陽烱與可朋爲友，是歲酷暑中，歐陽命同僚納涼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懽適。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腰鼓以適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詩以贊歐陽，衆賓閱已，遽命撤飲。詩曰：「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君子謂可朋諫而歐陽善聽焉。

掌聿修

《**清異錄**》**卷上**　家述、掌聿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翁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道，已見罍耻，濡筆書壁曰：「酒客乾喉去，唯存呷大夫。」

《**十國春秋・後蜀・掌聿修傳**》　掌聿修，春秋魯黨氏之後也。性豪縱不羈。歷仕太子左贊善大夫。與同官家述雅相親愛，兩人皆滑稽。聿修一日伺述酒罄將竭，叩門求飲，既而尊罍果罄，聿修書壁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呷大夫。」宋有掌禹錫者，相傳即其後。

楊鼎夫

《**太平廣記**》**卷一四五引《野人閑話**》　僞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臺禪院，作聯句詩。守範云：「偶到天臺院，因遊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云：「樹老中庭寂，窗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時松柏下，聯續百千燈。」因紀於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卻後五年，首領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逐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即欲到來。」衆以爲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說，無一謬焉。

《**太平廣記**》**卷一五八引《北夢瑣言**》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爲時所稱。頃歲，會游青城山，過皀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己，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榷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皀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安守範

《**詩話總龜・奇怪門下**》**引《野人閑話**》　彭州天臺禪院，前致仕焦將軍彥賓所創也。天臺僧行燈掌之。刺史安思謙男守範與賓客游，聯句以紀其來。守範出首句曰：「偶到天臺院，因逢物外僧。」定武軍推官楊鼎夫繼曰：「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周述曰：「古德玄意遠，外窗虛景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尾聯曰：「片時松影下，聯續百千燈。」遂請閑僧教大師義西八分書於牌。翌日有貧子乞食於院，見而高聲讀之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後五年首領俱碎，不如尾句者乎。」院僧驅逐，貧子曳杖四顧曰：「此後僧不遠千里，即欲到來。」人以爲狂言。果五年誅思謙，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則「首領俱碎」之義也。行燈歸寂，寺僧蜀王盡遣出之。後住持院僧適自興元歸，則是「不遠千里」之義也。貧子之說，一無謬焉。

向瓚

《**鑒誡錄・蜀門飆**》　又行軍司馬向僕射（瓚）《詠乘煙觀蔣鍊師》。蔣（貽恭）甚偉，非婦人之狀：「怪得盤跚不上昇，白雲蹋綻紫雲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按：《南唐近事》：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鎮潯

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扇。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十國春秋・後蜀・向瓚傳》 向瓚初事高祖，爲行軍司馬，後累加僕射。亦以謔詞著名，常有《詠乘煙觀蔣鍊師》詩。蔣狀貌甚偉，不類婦人，瓚詩頗嘲之，一時絕倒。

田淳

論述

《言朝政得失疏》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蜀文類不卑弱，豈揚、馬之餘風使然耶。士奇曰：僻處庸蜀，原無可爲，能勸其主固守封境，相時內附，斯爲謀國之良矣，詞意亦甚簡潔。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田淳傳》 田淳，成都人。廣政中，官龍游縣令。好談治亂大略，屢陳朝廷得失。是時後主與周世宗交惡，疊興師旅，淳上疏曰：「【略】若二國交鬬，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由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爲上計，符合天機。」未幾，後主鑄鐵錢，又分遣使者徵諸路歷年逋課，淳復言擾民聚財，實犯天意而損君道，語多剴摯。又常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貞不可當大任，皆爲朝臣所深恨。或勸以遜辭取貴仕，淳曰：「大丈夫寧能附狗鼠求進哉。」其侃直多此類。（李燾《續通鑑》：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僞改紫綬爲黃服，何如稱成都尹，無滅族之禍。」）

紀事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一二引《該聞錄》 蜀孟氏朝有章翁，瞽者也，妙於易筮。時方詔下，有進士文谷、田淳、謝彥秀等訪之。章消息既久，【略】謂淳曰：「良金在冶，即當成器，然用而必傾，愼之可也。」淳果是年及第。負文學，性剛介，不畏強禦，自犀浦簿改授龍游令，排斥權貴，屢遭傾覆。後但縱酒狂吟，免禍而已。常有詩云：「閑行閑坐復閑吟，一片澄然太古心。拾得好詩清如玉，練來虛府靜如琴。已將蛇足師陳軫，懶把蠅頭愛華歆。必也長磨到如此，退身何更羨雲岑。」

段義宗

《鑒誡錄・布燮朝》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爲「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選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爲使入蜀。義宗不欲朝拜，遂禿削爲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既而屆蜀，群臣議奏僧有胡法，宜令禮拜，義宗於是失節焉。至于談論敷奏道理，一歌一詠，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略】、《題三學院經樓》【略】、《又題(三學院經樓)》【略】、《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詞》【略】、《思鄉》【略】，似此製作，實爲高手。義宗生居蠻貊，蔑有漢朝。（前蜀號大漢國）章表□□□頗生輕易。國師常瑩、辯廣、光業等酬酢偈句，皆失機宜。□□□還，遇鴆而卒。議者以南康王韋皋於沈黎大興黌序。□□□□遂至夷亂華風，文流異域。自有唐蠻子朝

覲，罕有□□□□□俗之間，無不繕寫《洞雲謌行》者也。

《十國春秋・前蜀・段義宗傳》（存目）

李堯夫

《能改齋漫録》卷五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攷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宋史・藝文志七》　李堯夫，《梓潼集》二十卷。

《五代詩話・後蜀・李堯夫》引《遺珠》　歐陽公愛王君玉《燕》詞「烟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花前語澁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

張　立

論　述

《十國春秋・後蜀・張立傳》　張立雅善吟咏，性樸直，無忌諱。後主常於羅城上徧植芙蓉，每至秋間，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以《豳風・七月》爲刺，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詩曰：「去年今日到城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游處，此花憔悴不如初。」國人稱爲「詩諫」。

紀　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子西》引《復齋漫録》　《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荆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北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爲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霸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鶴山題跋》卷一《跋眉全慶長辯蜀都賦》　後唐張立嘗爲詩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爲名言。至本朝張次公序《蜀檮杌》，天覺送凌戡歸蜀，大抵亦皆爲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狂圖者之所能溷。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眞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

《蜀中廣記》卷九七《皂江漁翁集》　後唐張立著。立，新津人。少博學，尤長詩什，隱居山谷中。孟蜀明德間，詔赴闕。立詐病不就。先是，知祥入蜀，中外騷動。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有勢力貲產之族，翻遣入洛。立嘗爲

詩諷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宰相李昊聞而重之。復薦於昶，亦托病不就。有詩數百篇，號《皀江漁翁集》行世。後徙居雙流，唐英、商英皆其孫也。

何光遠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何光遠傳》 何光遠，字輝夫，東海人也。好學嗜古。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撰《聶公眞龕記》。又常著《鑑誡錄》十卷，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蹟可爲世法者。又有《廣政雜錄》三卷，皆行於世。

著録

《郡齋讀書志・鑑誡録十卷》 右後蜀何光遠撰。字輝夫，東海人，廣政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考之不詳也。

《宋史・藝文志五》 劉曦度《鑑誡錄》三卷。何光遠《鑑誡錄》三卷，又《廣政雜錄》三卷。

朱彝尊《鑒戒録跋》 《鑒戒錄》十卷，後蜀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觀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題以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冊猶宋槧，卷首書「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見而愛之，曾手錄一部。康熙丁亥八月既望，竹垞老人識。時年七十有九。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鑑戒録十卷》 蜀何光遠撰。【略】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間事，而蜀事爲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爲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曦度《鑑戒錄》三卷，何光遠《鑑戒錄》三卷，分爲二書，益舛誤矣。書中間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答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爲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黜》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敘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爲十卷，有朱彝尊跋。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爲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爲盧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鑒冤辱》一條，全剽襲殷芸《小說・東方朔辨怪哉蟲》事，（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已爲附會。《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疏。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於從禽。」考《新唐書・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間，后侍膳，無須臾去。《舊唐書》亦云，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侍膳御不離左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縱后畋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爲誣誕。《灌鐵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爲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其爲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掇，故仍錄之小說家焉。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鑒誡録十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蜀何光遠撰。【略】《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三卷，蓋據所見本異也。其前先載劉曦度《鑒誡錄》三卷。據晁氏稱，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考之不詳也。）《志》蓋據別本有劉序，兩遂分爲二書云。晁氏又稱，輝夫，廣政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今觀其書，凡六十六條，自《瑞應識》迄《蜀才婦》，皆以三字標目，乃其雜記唐及五代軼事，多詼嘲神怪之談，實無關于鑒戒，與其名殊不相稱。晁氏似未睹此書，但據名爲臆說耳。且其所記，多附會荒誕，又多載可笑詩文，豈將不要諸仲尼而已，直小說之害道者耳。此書本有明項氏天籟閣藏宋槧本，後歸朱竹垞，故後有同時諸人題識，並經王漁洋手校。其書後爲吳縣程氏所得，鮑渌飲復與金鄂巖（德輿）、趙味辛（懷玉）、方蘭如（薰）以家藏鈔本，互相質比，正訛補

闕，較漁洋所校，更爲精密，乃刊入叢書，并爲之跋，冠以提要一篇。《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皕宋樓藏書志・小說類一・重彫定本鑑誡錄十卷**》（**舊鈔本**）**引吳焯跋**

所錄詩文，多取俚鄙，僅成小說家耳。錄中頗多點竄他人之詩，不解何故。至後數卷又多采摭唐人詩話，與「鑑戒」命名之旨，似無取焉。

劉義度

《**太平廣記**》**卷二七九引**《**野人閑話**》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孑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鍼話之。鍼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髮髻，如今滿頷髯。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

釋慈覺

《**茅亭客話**》**卷三**　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龐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牀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升牀而坐，夜則入棺而卧，衣服未嘗更換。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酪，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偃息自若，不誑流俗，其清尚如此。時齒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於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論，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時有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略】。」

村寺僧

《**仇池筆記**》**卷下**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懾，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耶。」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膽，【略】。」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幸夤遜

論　述

《**諫擊毬疏**》《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意矯勁而語聳拔。

傳　記

《**十國春秋・後蜀・幸夤遜傳**》　幸夤遜，夔州雲安監人。一云成都人。雲安于古爲湯谿，唐季湯谿有幸希元者，官至上柱國，即夤遜之先也。夤遜生而穎悟，善屬文。仕後主，起家茂州錄事參軍。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雖盛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明德二年，夤遜上疏曰：「臣聞諸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略】。」

後主得疏，雖不能盡從，亦優容不之罪也。遷新都令，已又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與修《前蜀書》。夤遜常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作學士矣。」（楊伯巖《六帖補》又云，孟蜀翰林，夢掌中生草不絕，果掌制草數年。）未幾，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國亡，隨後主降宋，授右庶子。無何，上疏諫獵，宋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而卒。所著有《王氏開國記》□卷。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七八引《野人閑話》 孟蜀翰林學士幸夤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峰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夤遜夢中拜請法制，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夤遜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輕健，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絕，後來內制草數年，復掌選，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

《海錄碎事》卷一一上 僞蜀幸夤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出召爲學士。

《詩話總龜·詩讖門上》引《談苑》 辛夤遜，仕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夤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茅亭客話》卷一 （存目）

釋曇域

論述

《懷齋己上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人只知鬢毛蒼蒼是驚心語，不知此又一陪秋色蒼蒼，是加倍驚心語也。「龕前一炷香」，豈是閑寫禪人好景。解人讀之，正復令上句「兩蒼蒼」當面迅疾，有如瀑水。蓋四句之「親友凋傷」，心知總向此中斷送去已。看他一解詩，若不是第三句呈出自己境界，幾乎被人看作小乘電光初智。即論詩，若不是第三句離上又作一頓，亦幾乎不成律詩前解，誰謂律詩可漫作哉。（後解）此解另將異樣本事，獨寫身心寂寞也。夫身心寂寞，非捐棄聲色之云也。一切色、一切聲，不壞如故，而宴然不動，喻如大海。古德云：「別來三十年，且喜日日不少鹽醬。」此又何必己公眞寄信來，蓋己公無時不寄信來矣。彼殷洪喬那復解此。

傳記

《宋高僧傳·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 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略】域爲《後序》。【略】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愼《說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禮也。

《十國春秋·後蜀·僧曇域傳》 僧曇域，申天師高弟也，幼精六書，常學李陽冰篆法，遂臻其妙。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僧曇域《龍華集》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僧曇域《龍華集》十卷。

藝文

齊己《和曇域上人寄贈之什》　百病煎衰朽，栖遲戰國中。思量青壁寺，行坐赤松風。道寄虛無合，書傳往復空。可憐禪月子，香火國門東。

又《寄西川惠光大師曇域》　禪月有名子，相知面未曾。筆精垂壁溜，詩瀝滴杉冰。蜀國從棲泊，蕪城幾廢興。憶歸應寄夢，東北過金陵。

又《謝西川曇域大師玉筯篆書》　玉筯眞文久不興，李斯傳到李陽冰。正悲千載無來者，果見僧中有箇僧。

張窈窕

《鑒誡録・蜀才婦》　吳越饒營妓，燕趙多美姝，宋產歌姬，蜀出才婦。【略】女郎張窈窕，少年居蜀，下筆成章，當時詩人雅相推重。有《上成都從事》詩曰：「昨日賣衣裳，今日賣衣裳。衣裳渾賣盡，羞見嫁時箱。有賣愁仍緩，無時心轉傷。故園有虜隔，何處事蠶桑。」

《上成都從事》　《名媛詩歸》卷一二：「昨日」四句，語氣古質，有似樂府中叙事。「有賣」句，一轉，眞覺愁心欲絕。

《春思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一二：「閉妾」句，用「閉妾」二字，若有使之閉者，虛事作實事，妙在聲情蘊藉耳。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一二：「忽然」句，妙在「忽然不向」四字，不特接下句，并接「是妾移」句，此相生之法。

《贈所思》　《名媛詩歸》卷一二：「遣妾」句，「爲誰說」有凝情難盡意，然「遣妾」二字益覺無聊無賴。「曉臨」句，「斷腸絕」倒用，便沉着。

陳裕

《鑒誡録・攻雜詠》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唯事唇喙，睹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采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朮毬。著綠挑牌吹觱篥，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爾渾家樂，雨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過，平生家業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裝少，袋裏胭脂胡粉多。滿子面皓窮措大，蕭娘身瘦鬼姮娥。怪來喚作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爲果飯家。不聞吟秀句，只會餉胡麻。豉汁鍋中沸，粕糕案上葩。朝朝宜早起，擔從自誰家。」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爲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忽忽，琴瑟無媒便自通。新婦旋裙纔離體，外姑托布尚當胸。菜團箇箇皆鉗項，粳米頭頭盡翦鬃。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卻親家翁。」又《咏大慈寺齊頭鮮于闍黎》云：「酒熟終朝沒缺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掇齋窮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有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因謁主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絕句，自此放生者稍息矣：「鵝鴨同群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雞在，不信闍黎是野貍。」裕後咏天王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之靈也。詩曰：「睹眉努目張乾瞋，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捏漢，燒香供養弄蛇人。」

李匡文 李匡乂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二・資暇集三卷》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嘗駁其「僝直」一條，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勲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譌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啗熊白」一條，忽雜嘲謔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角」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畫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劉侯音鹺」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摭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鹺，屬南陽者音贊，匡乂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鹺之非，竑始末見此書也歟。

《鄭堂讀書記・雜家類三・資暇集三卷》（《墨海金壺本》）晁氏載濟翁自序，稱：世俗之談，類多訛誤，雖有見聞，默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譚元，下篇本物，以資休暇云。然書中乃不標此目，而所說凡九十條，分隸各卷，則一一與此目相應。其書考證古語舊事以及名物，皆援據典核，而閒失之疏舛。大約與李氏《刊誤》、蘇氏《演義》諸書相近。濟翁雅材博贍，著述頗勤。自《唐志》所載數種外，《自漢至唐年紀》、《天潢源派譜》、《唐偕日譜》、《玉牒行樓皇孫郡王譜》、《元和縣主譜》、《家譜》各一卷。

紀事

《新唐書・宗室世系下》「小鄭王房」。（李）夷簡字易之，相憲宗。子匡文。

又《藝文志二》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昭宗時宗正少卿。又李匡文《天潢源派譜》一卷。

陸游《跋資暇集》吾家舊有此本，先左所藏。書字簡樸，疑其來久矣。首曰「隴西李匡文濟翁編」。匡字猶成文也，久已淪墜。忽尤延之寄刻本來，爲之愴然。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三《資暇錄》三卷，李匡文。

《新唐書・藝文志三》李匡文《資暇》三卷。

《郡齋讀書志・資暇三卷》右唐李匡文濟翁撰。序稱世俗之談，類多訛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譚元，下篇本物，以資休暇云。

《直齋書録解題・雜家類》《資暇集》二卷，唐李匡文濟翁撰。

《宋史・藝文志五》李匡文《資暇錄》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資暇集》三卷，李匡乂。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二・資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略】《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乂」，諸書傳寫自誤耳。匡乂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

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即匡乂。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乂自序，【略】。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尚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

《四庫提要辨證・雜家類二・資暇集二卷》 嘉錫案：《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四云：「《資暇集》三卷，唐李匡文撰。匡文字濟翁，鄭惠王元懿五世孫，宰相夷簡子，昭宗時官宗正少卿。諸家俱作「匡文」，惟袁本《讀書志》作「匡乂」，衢本及馬氏所重出者，俱作「匡義」，此則文與乂以字形相涉而譌，又因俗書義字作乂，而譌爲義也。考濟翁之名匡文，見《唐書宗室世系表》及《藝文志》史部編年類、譜牒類，與子部小說家類，凡四見，皆作「匡文」；又陸放翁《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此書，亦作「匡文」；王勉夫《野客叢書》引此書，則作「正文」，（見卷十一「借書一鴟」條，按《演繁露》卷十一亦引作「李正文」，「借書鴟」條《事類賦》卷十五引作李文《資暇》，亦因避諱，而闕匡字也。）蓋避匡爲正也。自晁氏始訛作「匡乂」，（自注云，此據袁本。又訛作「匡義」，自注云，此馬氏所據本。）從此刻此書者皆作「匡乂」矣。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濟翁名匡文，不名匡乂，證據如此之多，吾從其多者爲定論焉。」《提要》謂諸書作「匡文」者爲誤，謂其始末未詳，得周氏此條，足訂其誤。然周氏所考濟翁仕履，亦止據《唐書・世系表》及《藝文志》，今案《書錄解題》卷八云：「《李氏房從譜》一卷，唐洛陽主簿李匡文撰，時爲圖譜官。」又「《聖唐偕日譜》一卷，前賀州刺史李匡文撰」。《唐會要》卷十六：「中和元年，僖宗避賊成都，有司請享太祖以下十一室，太子賓客李匡乂建議。」合此三條觀之，則其始末益詳矣。至作《蒙求》之李翰，乃唐玄宗時人，非晉翰林學士，說詳《蒙求集注》條下。作《詩疏》之陸機名從木，不從玉，與士衡同名而非一人，匡文就偏旁爲之分析，所謂強作解事，說詳經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條下，《提要》均誤。

朱長山 朱長文

《玉壺清話》卷六 太祖採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苦熱》時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旭有脣亡齒寒之懼，而討之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閒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南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己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縱兵律，爲所訴，反欲自斃。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能改齋漫錄》卷五 （存目）

又卷八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山）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

張嶠

《茅亭客話》卷三 張居士名嶠，字平雲，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勾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云：「非干日月照，晝夜自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答云：「紅尾漫搖三尺浪，眞龍透石本無踪。」嘗撰《參玄錄》、《玄珠集》，歌行句偈百餘篇。云：「毳流來問我家

風，我道玲瓏處處通。頃刻萬邦皆遍到，途中曾未見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氣，滿屋氛氳。有弟子告云：「居士常言宗門祇以眼目爲先，不以睡相爲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訖，香氣乃絕。

李昊

傳記

《十國春秋・後蜀・李昊傳》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害。昊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餘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昊逾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召與語，甚器之，置於門下，妻以女。及知俊歸前蜀爲武信軍節度使，署昊爲從事。未幾，知俊出師鳳翔，令昊主留務。知俊誅死，昊亦坐罷職。前蜀後主時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略】王氏既亡，昊入洛，唐明宗授檢校兵部郎中，詔高祖及趙季良於榷鹽、度支、戶部間授昊一職。昊至成都，久無所授。會高祖奏季良西川節度副使，昊陽辭歸洛，高祖始辟爲觀察推官。是時築羊馬城告成，昊援筆爲記。【略】自是高祖在蜀，凡表奏書檄，皆出昊手。遷掌書記。高祖即皇帝位，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後主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廣政時，加承旨，知武寧軍。（《宋史》作武德，今從《通鑑》。）【略】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略】已加左僕射。會後主詔於高祖眞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昊有參佐功，特畫於殿內。【略】是時昊輯所代高祖書奏爲百卷，號曰《經緯略》，以獻後主，賚珍器錦綵甚厚。未幾，命判度支、戶部。十四年，修成《後主實錄》四十卷。後主欲取視之，昊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無何丁內艱，裁百日起復。又修《前蜀書》，命昊與趙元拱、王中孚及諫議大夫喬諷、左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元珪、幸夤遜、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黃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頃之，加司空，領武信軍節度使。出判鹽鐵，加宏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後主悉召昊四孫，授太子鳳儀郎舍，並賜緋。已又改昊判度支使。國亡，隨後主降宋，宋太祖優待之，拜工部尚書，賜第。親屬乘舟自峽江，下至彝陵，妻死，昊聞之，悲愴成疾而卒，年七十有五。贈右僕射。昊前後仕蜀五十年，後主之世，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無筭，奢侈尤甚，後堂伎妾曳羅綺數百人。常以名花散給僚友，副以興平酥，曰：「俟花彫謝，以牛酥煎食之，謂之花酥。」其風流雅韻皆此類。後主與江南通好，遣使者趙季札往聘，購得李紳武宗朝入相制書，還以遺昊，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伎，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不貲，以帛二千匹謝季札。【略】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又《高祖實錄》二十卷，後主續成《實錄》八十卷，多散佚不全。

紀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乾德三年》 春正月，【略】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爲，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

《蜀檮杌》卷下 （廣政）二十三年正月，【略】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李昊《蜀祖經緯略》一百卷，又《樞機集》二十卷。

任氏 侯繼圖妻

《桐葉詩》 《名媛詩歸》卷一七：「鬱」字，意含得深。說「有心人」何等胸懷，說「負心人」何等鄙薄。此非大識力人不知。結語甚敏快。又一段渾淪磅礴之氣，妙在不能截斷。當時偶隨筆興寫作一詩，不知其何以不磨也。《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較《紅葉》詩低回百倍。《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古》引唐汝詢曰：「紅葉」四語，含蓄不露，桐葉多言，閨情蕩然，風雅正不宜多露觔骨。

《詩話總龜・寓情門》引《古今詩話》 《玉溪論事》云：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偶倚欄於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諷此事。任曰：「此是妾書葉時詩，爭得在公處。」曰：「向在大慈寺閣上倚欄得之。即知今日聘君，非偶然也。」侯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

景煥

紀事

《圖畫見聞誌》卷六《應天三絶》 至孟蜀時，忽有匡山處士景煥（一名朴）善畫。煥與翰林學士歐陽炯爲忘形之友。【略】煥尤好畫龍，有《野人閒話》五卷行於世。其間一篇，惟叙畫龍之事。

《清異録》卷下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三 《野人閒話》五卷，景煥撰。

《郡齋讀書志・牧豎閒談》 右皇朝景煥撰。多記奇器景物。煥自號玉壘山閒吟牧豎云。

《通志・藝文略六》 《野人閒話》五卷，宋朝景煥撰。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野人閒話》五卷，成都景煥撰。記孟蜀時事，乾德三年序。

《宋史・藝文志五》 耿煥《牧豎閒談》三卷、又《野人閒話》五卷。

南漢

釋文偃

傳記

陳守中《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碑銘并序》 大師諱文偃，姓張氏，吳越蘇州嘉興人也。生而聰敏，幼足神風，不雜時流，自高釋性。纔逾丱歲，便慕出家，乃受業於嘉興空王寺律師志澄下爲上足。披經譯偈，一覽無遺。勤苦而成，依年具尸羅於常州戒壇。初習小乘，次通中道。因聞睦州道蹤禪師關鑰高險，往而謁之。來去數月，忽一日，禪師發問曰：「頻

頻來作什麼。」對曰：「學人已事不明。」禪師以手推出云：「秦時輥轢鑽。」師因是發明，微而有理。經數載策，杖入閩，造於雪峯會下。三禮之後，雪峯和尚頗形器重之色。是時千人學業，四衆咸歸。肅穆之中，凡聖莫測。師朝昏參問，寒燠屢遷，昂鶴態於羣流，閉禪扉於方寸。因有僧問雪峯曰：「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雪峯曰「吽」。其僧不明，舉問師：「此意如何。」師曰：「兩斤麻，一疋布。」僧又不明，復問何義。師曰：「更奉三尺竹。」僧後問於雪峯，峯曰：噫，我常疑箇布衲，其後頗有言句，繁而不書。乃於衆中密有傳授。因是出會，游訪諸山。後雪峯遷化，學徒問曰：「和尚佛法付誰。」峯曰：「遇松偃處住。」學徒莫測，偃者則師之法號也。遺誡至今。雪峯不立導，未屆於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如敏長老）以識心相見，靜本畧同，儔侶接延，僅逾八載。丁丑，知聖忽一日召師及學徒語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爲吾茶毗。及戊寅歲，知聖大師順寂，恰遇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樹，敕爲焚爇，果契前言也。師是時奉詔對敭，便令說法，授以章服。次年，又賜於本州爲軍民開堂，師據知聖筵，說雪峯法。（牧守何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是日問禪者接踵。其對答備傳於世。）師爾後倦於延接，志在幽清，奏乞移庵。帝命俞允。癸未，領衆開雲門山，搆創梵宮，數稔而畢。【略】院主師傳表奏造院畢功，敕賜額曰「光泰禪院」。至戊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朝對有容。【略】其日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翌日，賜師號曰匡眞大師。延駐浹旬，賜內帑銀絹香藥，遣回本院。厥後常注宸衷。頻加賜賚。【略】歲華三紀，師於生滅處，在色空中，來若鳳儀，作僧中之異瑞，去同蟬蛻，爲天外之浮雲。於屠維作噩之歲。四月十日，寢膳微爽，動止無妨。忽謂諸學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命侍者奉湯，師付湯椀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亟令修表，告別君王，乃自札遺誡曰：「吾滅後，不得敷俗着孝衣哭泣，備喪車之禮，則違我□□□也。」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其日子時。瞑目怡顏。疊足而化。【略】以當月二十有五日，諸山尊宿，四界道俗，送師入塔，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

紀事

《祖堂集・雲門禪師》 雲門和尚嗣雪峯，在韶州，師諱偃禪，蘇州中吳府嘉興人也。姓張。年十七，依空王寺澄律禪師下受業。年登己卯，得具尸羅，習四分於南山，聽三車於中道。辭人閩嶺，纔登象骨，直奮鵬裎，三禮欲施，雪峯便云：「何得到與摩。」師不移絲髮，重印全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每於參請，闇契知見。復出甌閩，止于韶州靈樹知聖大師。密懷通鑒，益固留連。去世後，付囑住持。南朝欽崇玄化，賜紫號匡眞大師。問：「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師云：「看山。」師上堂云：「汝若不會，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漢。」師有《十二時偈》：「半夜子，命似懸絲猶未許。【略】」又《宗脈頌》曰：「如來一大事，出現於世間。五千方便敎，流傳幾百年。【略】」師因把杖打柱問：「什摩處來。」對云：「西天來。」師云：「作什摩來。」對云：「敎化唐土衆生來。」師云：「欺我唐土衆生。」【略】師問僧：「諸方行來道我知有，且與我拈二千大千世界，向眼睫上著。」學人應諾。師云：「錢唐去國，爲什摩三千里。」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拈卻了與你道。」對云：「拈卻了也。」師云：「與摩驢去。」

《景德傳燈錄》卷一九《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 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峰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坐。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峰爲師。【略】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以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門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力中泥。」

《五燈會元・雲門文偃禪師》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卻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卻。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輥轢鑽。」

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略】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神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腳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既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略】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既差互。擬思量，何劫悟。」【略】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柱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略】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腳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亦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卻，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勑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大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

王定保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唐摭言十五卷》 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爲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聞之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盧見曾《重刻唐摭言序》 唐末有鳳閣侍郎王方慶八代從孫定保，撰《摭言》一書，記進士應舉登科雜事，共列一百五門，釐爲十五卷，每條有論贊。所述典故，有《選舉志》所未備者。豈非以當時崇尚，而又爲歷代之所遵行者，故不憚詳細，言之以存舊事歟。此書行世絕少，吾鄉漁洋山人謂與《封氏見聞記》皆秘本可貴重者，特刊布以廣其傳。定保，光化二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婿。其載子華祭陸魯望文，桀驁有奇氣云。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一・唐摭言十五卷》 據第三卷《散序》條有云【略】。蓋其所記皆從博諮廣詢而來，故能于一代貢舉之制特詳。有《新唐書・選舉志》所未備者，其所縷述雜事，亦足見當日之士風，有資勸戒。

《越縵堂讀書記・唐摭言》 閱《唐摭言》，王定保雖世家，而識趣甚卑，

故所載多委瑣，亦有謬誤，且筆舌冗漫，所分門目多可笑。每門下掇以論，亦每近不辭。然唐人《登科記》等盡佚，僅存此書，故爲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太平廣記》中幾於十收八九，則宋初已重其書矣。雅雨堂刻本亦有誤字。閱王定保《摭言》，其卷十四載咸通四年蕭倣貶蘄州刺史，謝上表云：「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鎭。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繁辭而並陳今日。」可知唐代刺史平時不得上章疏。今制，文職自道員至布政使、武職提鎭皆惟到任有謝疏事，原於此。惟唐代刺史進賀表，今制，文職布政兩使、武職提鎭許上賀表，餘不得上。宋代貶官者雖至海外，員外、司馬到日皆有謝上表，唐時未聞。宋制貶官至司戶參軍始削階勳封邑，著綠衫，不得有謝上表矣。

傳記

《十國春秋・南漢・王定保傳》 王定保，南昌人。舉唐光化三年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烈宗招禮之，辟爲幕屬。及高祖【略】大有初，官寧遠軍節度使。十三年冬，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高祖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摭言》十五卷。定保妻吳氏，唐侍郎子華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緇服終身，誓不改適。

紀事

《唐摭言・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士，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堯，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爲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緣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下張良佐，并士參爲「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巢。）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又《夢》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詩話總龜・寄贈門上》引《郡閣雅談》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李渥侍郎下及第。吳子華侍郎臠爲婿。子華即世，定保南游湖湘，無北歸意。吳假緇服，自長安來，明日訪其良人，白於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於定林寺。吳隔簾誚之曰：「先侍郎重先輩以名行，俾妾侍箕帚。侍郎歿，慮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郎之志。」定保不勝慙赧，致書武穆乞爲婿。吳確乎不拔，定保爲盟，畢世不婚矣。吳歸吳中外家。沈彬有詩贈定保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遊湘水阻佳期。皋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寒蘭寂寞，丹山雪斷鳳參差。聞公已有平生約，謝絕女蘿依兔絲。」定保後爲馬不禮，奔五羊，依劉氏，官至卿。

《南漢紀・烈宗紀》 烈宗，姓劉名隱，其先蔡州上蔡人。【略】隱，父子起

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殷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

又《高祖紀》 乾亨元年八月癸巳，巖（劉龑）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略】越主初欲僭號，懼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自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越主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略】二年十一月，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略】（八年四月）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美之。【略】（大有十四年）是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卒。（〔考異〕（吳）蘭修按《通鑑》天福五年，漢主以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卒。是定保爲相在十三年，卒於十四年。今據移入。）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三 《摭言》十五卷，王定保撰。

《郡齋讀書志・摭言十五卷》 右唐王定保撰。分六十三門，記唐朝進士應舉登科雜事。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摭言》一五卷，唐王定保撰，專記進士科名事。定保光化三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婿。喪亂後入湖南，棄其妻不顧，士論不齒。

《宋史・藝文志五》 王定保《摭言》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子雜》 《唐摭言》，一部三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摭言》十五卷，王定保。

《菉竹堂書目》卷三 《唐摭言》三冊。

《絳雲樓書目》卷二 《摭言》，唐末王定保撰。記當時進士應舉科雜事，凡十五卷。定保，吳子華婿也。又《唐摭言》十五卷，南唐何晦撰。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唐摭言十五卷》 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婿，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龑僭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眞。此本爲松江宋賓王所錄，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

《補五代史藝文志》 《唐摭言》十五卷，王定保撰。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一・唐摭言十五卷》（學津討原本） 南漢王定保撰。《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宋志》所載俱無唐字，陳氏又載南唐何晦《唐摭言》十五卷，《通考》同。其書久佚。後人刊此書，因此亦加以唐字耳。晁氏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記唐朝進士應舉登科雜事，而今本實一百有三門，疑晁氏所舉有譌也。【略】近李雨邨所纂《制義科瑣記》及《淡墨錄》，猶有王氏之遺意焉。是書向推盧氏雅雨堂本，張若雲以其間有仍舊本之失處，因復據善本是正而付之梓，并爲之跋，冠以提要一篇。至《裨海》所收係刪本，《説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九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寫本。九行二十字。前有嘉定辛未柯山鄭昉跋，王世禎跋，皆宋蘭揮（筠）所手錄。卷中朱校皆宋氏筆，末有蘭揮跋，錄後：「『唐重科目，舉錯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爲末學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足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於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錄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讎訛字發雕焉。秀水朱彝尊竹垞識』。雪苑宋蘭揮錄於京師，時己亥花朝前一日。柯山跋未及鈔，容爲補入。」「此書錯誤甚多，惜無刻本可對勘，即各條中有重出及前後倒置者亦不能盡改。戊子八月望前十日龍藻識。」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一・唐摭言十五卷》　嘉錫案：定保稱從翁丞相溥，在其書之第三卷《散序》篇，並非全書之序。而《提要》一再以序稱之，不可解也。劉毓崧《通義堂集》卷十二有《唐摭言跋》三篇，其上篇云：「右《唐摭言》十五卷，其標題云：『唐光化進士琅邪王定保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蕘之子。今書中於起直書其姓名，於『蕘』字亦不迴避，則別是一人，非太原之定保矣。唐有兩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漏也。今按此書，言及王起者，或稱王相起，（自注云：卷八。）或稱王起僕射，或稱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或竟直稱王起，（自注云：卷三。）斷非曾孫稱其曾祖之詞。況王播爲王起親兄，（自注云：據《新、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此書言王播少孤貧，（自注云：卷七。）又言令禮部尚書王播署牓，（自注云：卷十四。）亦非從曾孫稱其從曾祖之詞。至於『蕘』字非但不回避，且一則曰王蕘，再則曰王蕘，並詳述薛昭緯之謔語，以蕘與李系爲小人行綴，（自注云：卷十二。）尤非子稱其父之詞。然則撰此書者，琅邪之王定保，非太原之王定保，不可牽合爲一。錢氏謂唐有兩王定保，其說是也。錢氏又云：其書有云從翁丞相溥。考昭宗時宰相，有王摶，字昭逸，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原。考定保既出琅邪，則溥當爲摶之訛。今案王溥爲相，《舊唐書・昭宗紀》在天復三年，《新唐書・昭宗紀》在天復元年，皆在光化三年之後。其時定保業已登第（詳見中篇。）前此溥所歷官，皆在京朝。（自注云：『《新唐書・王溥傳》云：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充集賢殿直學士、刑部郎中、知雜事，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保應舉時，固可接見。然《舊唐書》不爲溥立傳，其里居家世無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列溥於太原大房，而列傳則云失其何所人。沈氏炳震《宰相世系表訂訛》據此疑其末必爲太原，而世系歷歷，其說甚爲有見。雖表傳不出於一手，（自注云：列傳爲宋景文所作，《世系表》爲歐陽文忠所作。）表或別有所本，未可竟斥其非。但溥既出自太原，則與琅邪無涉。（自注云：《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亦有名溥者，係方慶曾孫，定保高祖，非從翁也，其人不但未嘗爲相，抑且並無官階，斷非定保所述。）定保不應稱爲從翁，且溥之共高祖兄弟有名凝者，官宣歙觀察使。（自注云：據《宰相世系表》及《新、舊唐書・王凝傳》。）溥若果係定保從祖，則凝亦係定保從祖，而此書直稱爲王凝。（自注云：卷七云王凝、裴瓚。又云凝終宣城，今按以《新、舊唐書・王凝傳》考之，凝卒於宣州。唐時宣州治宣城縣，亦稱宣城郡。）則定保非凝之從孫可知。既非凝之從孫，則亦非溥之從孫可知。昭宗光化以後，王氏居相位爲定保應舉時所及見者，自溥之外推摶。（自注云：唐末之宰相，尚有王鐸，王徽。鐸系出太原，即起之從子，蕘之從叔，以僖宗中和四年遇害，在昭宗即位之前四年。徽系出京兆，以昭宗大順元年卒，在改元光化之前八年，皆非琅邪之族，亦非定保應舉時所及見也。）摶之入相，《舊唐書・昭宗紀》在景福二年，《新唐書・昭宗紀》在乾寧二年，皆在光化之前。至其爲崔允所誣，罷相貶官賜死，則《新、舊唐書》皆在光化三年六月，即定保登第之年。唐代試進士，皆在春間，則定保登第時摶猶爲相。摶與溥字形相近，而摶又系出琅邪。錢氏謂溥當爲摶，其說亦是也。錢氏又云：書中稱王方慶爲七世伯祖，但依表所列，摶爲方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摶不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今案方慶名綝，以字行。（自注云：據《新唐書・王方慶傳》。）《摭言》（自注云：卷一。）云：『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龍』字乃『襲』字之訛，『白水』二字乃『泉』字誤分爲二。石泉者，封爵之號，方慶之曾祖襲，後周時謚石泉康侯，祖鼐，隋時謚石泉明威侯。（自注云：據《宰相世系表》。）故方慶受封於唐時仍襲此號。其子晞亦襲石泉侯。（自注云：據《宰相世系表》。今按《舊唐書・王方慶傳》云：封石泉公。《新唐書・王方慶傳》云：曾祖襲孫俌，自襲至俌六世，封石泉云。）是其明證。方慶昆弟五人，其行第居四。伯兄名緘字方舉，仲兄名續字方紹，叔兄名績字方節，季弟名緄字方操。（自注云：據《宰相世系表》。）定保以七世伯祖稱方慶，則其七世祖當是方操。方操有子三人，長令賓，次輝遠，次延客。（自注云：據《宰相世系表》。令賓官商洛丞，輝遠無官，延客官姑臧尉。）三人之中，孰爲定保六世祖，則無可考矣。定保既稱方慶爲七世伯祖，又稱摶爲從翁。則摶必是方慶五世孫。而《宰相世系表》以摶爲方慶八世孫者，《世系表》於方慶及摶之中間，誤羼三世。蓋肅宗時宰相王璵非方慶之後人，亦非摶之先世。（自注云：《舊唐書・王璵傳》不言其先世及後裔。沈氏考證云：此別是一王璵，而方慶之六世孫或亦名璵耳。摶爲方慶九世孫，而其曾祖亦名璵耳。非此王璵也，益明矣。）《新書・璵傳》誤以爲方慶之六世孫，摶之曾祖。（自注云：《新書・摶傳》云失其何所人，不言璵之曾孫，兩傳自相矛盾也。）

《世系表》亦同其誤。（自注云：據《世系表》自方慶至璵共得六世。自方慶至摶共得九世。傳稱璵爲方慶六世孫，連本身數之也。《養新錄》稱摶爲方慶八世孫，除本身數之也。古人紀祖孫世數，雖亦有連本身數之者，然終以除本身數之者爲正例。《養新錄》所數是也。）沈氏炳震因三人時代相距或遠或近，世數並參差不合，斷爲牽附，其辨析最爲詳明。（自注云：沈氏《宰相世系表訂訛》云：案《宰相表》方慶萬歲通天元年入相，璵肅宗乾元元年入相，相去僅六十三年，不應遽有六世孫相也。又案《方慶傳》：光輔開元中官潞州刺史。《璵傳》：開元末爲太常博士。光輔，璵之高祖，同時而仕，恐未必然。且璵之曾孫摶，案《宰相表》，昭宗乾寧二年入相，上距璵之入相，一百三十八年，亦恐未必然也。要之肅宗時之相，乃別一王璵，非方慶六世孫，亦非摶之曾祖，其爲牽附無疑。）然則璵以前及璵以後，當必有兩世出於牽附。（自注云：《宰相世系表》，方慶第三子皦，字光輔。沈氏《訂訛》云：《方慶傳》作長子名光輔。今按此亦《世系表》歧出之一端也。）若除去其牽附者，則世數自相合矣。錢氏謂定保稱摶從翁爲可疑，其說亦未嘗不是也。惟自方慶至摶，實止六世。自方慶至定保，實止八世。（自注云：盧氏見曾重刻摭言序》【略】。盧序言八代從孫，蓋連定保本身數之也。然與定保稱方慶之詞不合，仍當言七世爲是。）祇可據《摭言》以訂《世系表》，不可援《世系表》以改《摭言》耳。且《摭言》紀王摶之事，尚不止此一處。卷八云：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今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氏宰相十三人，無名損者。而琅邪王氏有名損者，字中禮，並無官階。其父名莓，與摶爲從兄弟，乃摶之從姪也。有名倜者，字垂光，官鄠尉，直弘文館，即摶之子，損之再從兄弟也。（自注云：或謂「摶」「損」二字偏旁皆從手，疑損乃摶之從兄弟，倜之從伯叔。然無它文可證，今姑從《世系表》。）據此，則《摭言》「損」字必是「摶」字之訛。其上文云：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而王倜之事即彙叙於下，則倜之登科，後於昭矩可知。按《新唐書・昭宗紀》，昭緯之入相在大順二年正月，（自注云：《舊唐・昭宗紀》在大順元年十二月，非試進士之時。《通鑑》在二年正月庚申，與《新書》合，當從之。）摶之入相在乾寧二年三月，（自注云：《舊唐書・昭宗紀》在景福二年十一月，較新紀早二年，然十一月亦非試進士之時。《通鑑》從新紀，是也。）均在春間試進士之時。（自注云：《摭言》卷八云：天復元年，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今按昭宗反正在是年正月朔。）昭緯登庸，先於摶四年。則昭矩登科亦先於摶四年。以證《摭言》所述之次第，正相符合。則「損」當作「摶」無疑。摶之名兩見於《摭言》，而一誤爲「溥」，一誤爲「損」，皆偏旁形似之訛耳。摶之封魯公，見於《新唐書》本傳。定保稱摶爲丞相魯公，乃尊其從祖之詞。而於倜則不稱官階，似非所以尊其從叔。當是王倜之上本有官階，而傳寫者脫去。蓋崔昭緯不稱爵位，而王摶稱爵位者，尊摶而異其詞也。崔昭矩不稱官階，而王倜稱官階者，尊倜而異其詞也。試思定保言及從叔渙，稱其官階曰南海記室。（自注云：見《摭言》卷三《散序》門。）倜與渙同是從叔，於渙既稱其官階，則於倜亦必稱其官階，此稱謂之常例也。否則不獨書法未能畫一，亦非待從叔之禮矣。」《提要》據今本《摭言》，以定保爲王溥之族。錢竹汀始疑「溥」爲「摶」字之誤，而其所考證不能甚詳。得劉氏疏通證明之，益瞭然矣。至於定保之里貫，劉氏考之亦至詳確。其中篇云：「今考《通鑑》以定保爲南昌人，（自注云：卷二百八十二。）蓋定保自稱琅邪，特標其族望。而實則王氏自東晉以後，即僑居金陵。後周以來，又徙居關內。（自注云：《舊唐書・王方慶傳》云：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故長安太平里有先世舊第。定保生於懿宗咸通十一年，當其時已寄居南昌。（自注云：《摭言》卷三云：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今按庚寅係咸通十一年，以《通鑑》及《新、舊唐書》考之，是歲南詔蠻寇成都，連年征戍不息。而王仙芝黃巢輩接踵起矣。）南昌係洪州附郭之邑。洪州即豫章郡，乃江南西道節度治所，撫、袁、吉、虔、饒、江等州，皆其屬郡。（自注云：據《新、舊唐書・地理志》及《新唐書・方鎮表》。）廬山亦在其境內。今觀《摭言》所述，有言江西者，有言洪州者，有言豫章者，有言南昌者，有言撫州者，有言袁州者，有言吉州者，有言虔州者，有言饒州者，有言江州者，有言廬山者。綜核全書紀載，故實最多者，莫若江南西道。誠以久居其地，不啻桑梓之鄉，故叙次較他道爲特詳耳。」《提要》不能知定保之里貫，得劉氏此跋，可以補其闕矣。

又　案劉氏跋中篇又云：「定保自稱光化進士，而其登第在光化幾年，則書中未曾言及。《直齋書錄解題》云：定保光化三年進士。蓋唐時登科記，宋末猶存，故陳氏得以知定保登第之年也。（案陳氏係本之《郡閣雅談》，詳見

後引。）定保登第之初，爲容管巡官。（自注云：據《新五代史・南漢世家》。）唐末置寧遠軍於容管，以龐巨昭爲節度使。（自注云：《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寧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爲容管觀察使，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胡注云：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至梁開平四年，巨昭畏劉隱之逼，請自歸於楚。馬殷遣其將姚彥章代守容管。次年容管爲劉巖所取。（自注云：據《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定保蓋始爲巨昭巡官，秩滿後，避亂不還，客遊廣州，遂與同時士人並爲隱辟置幕府，待以賓禮。（自注云：《新五代史・南漢・劉隱世家》云：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遊焉。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今按定保始爲容管巡官，與洞潛始爲邕管巡官正同。洞潛以秩滿客南海，則定保當亦以秩滿客南海。蓋中原大亂，秩滿後不復能歸，故寄跡於隱之幕府。其時容管尚未屬於隱也。又按李衡即李殷衡，與趙光裔同奉使者，宋人避宣祖諱，刪去「殷」字耳。）《摭言》內有容管之事，是其在容管幕府時所記也。有廣南、廣州、南海之事，有韶州之事，有循州之事，有連州之事。廣、韶、循、連皆嶺南節度巡屬，是其在嶺南幕府時所記也。有湖南、長沙、湘南之事，有荊南之事。定保由江西至長安，由長安至容管，皆可出於荊南、湖南之途，是其往來道路時所記也。嶺南幕中，自劉隱時即喜用衣冠之胄。（自注云：《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梁開平二年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宫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胡注云：史言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胄以爲用。）至劉巖襲位，所延士人尤多。（自注云：《通鑑》卷二百六十八云：梁乾化元年五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巖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及建國稱尊，咸登諸顯位。其爲宰相者，如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倪曙、劉濬等人，（自注云：《通鑑》卷二百七十云：梁貞明三年八月，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卷二百七十一云：梁龍德元年，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卷二百八十云：晉天福元年，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大都與定保先爲同幕，而後爲同朝。《新五代史》言定保爲巖所憚，（案：劉巖後更名龑，《新五代史・南漢・劉龑世家》云：「龑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荊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人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此即《提要》所謂至劉龑僭號之時尚在也。）又言定保曾作《南宮七奇賦》，（自注云：《南漢・劉龑世家》云：乾亨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而不言終於何官。《通鑑》言定保由寧遠節度使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踰年而卒，其事在晉天福五年，即南漢大有十三年。（自注云：《通鑑》卷二百八十二云：晉天福五年，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定保爲相，較同幕諸人最遲。（自注云：較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遲二十三年，較倪曙遲十九年，較劉濬遲四年。）且趙光裔與定保同僚，而其子損爲相，亦先於定保。疑因南漢高祖夙憚定保直言，故使出鎮容州。（自注云：甯遠軍節度，唐時治容州，南漢沿襲其制，即定保初仕爲容管巡官之地也。）至年逾七旬，始召之入相。（自注云：定保生於唐咸通庚寅，卒於南漢大有庚子，年七十一歲。）特書闕有間，無由得其詳耳。」《提要》僅據《新五代史》而未考《通鑑》，故不能知定保所終之官。劉氏之考定保仕履，可謂詳矣，然惜其未考阮閱《詩話總龜》也。《總龜》卷二十六引《郡閣雅談》【略】。陳振孫稱定保光化三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婿，喪亂後入湖南，棄其妻弗顧，士論不齒。（見《書錄解題》卷十一，定保終身不婚，其事可哀，其心亦可諒，不必以此責之。）其說全出於此。定保先至湖南依馬殷，後始入廣州事劉隱。劉氏謂定保罷容管巡官，即遊廣州，而湖南特其往來之途者，皆非也。

又　案《散序》篇稱從翁丞相溥，「溥」字乃「摶」字之誤，錢氏、劉氏考之已詳。《提要》不知其誤，固尚未爲大失。但唐時自有宰相王溥，《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二有列傳，錢氏所謂字德潤者是也。其入相在唐昭宗天復間，（見前。）後以昭宣帝天祐二年爲朱全忠所殺，投其尸於河。（見《昭宗紀》，溥本傳及

《通鑑》卷六百二十五。）其人身未入五代，而《提要》乃云：「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蓋誤以由五代入宋之王溥當之也。考《宋史》溥傳，溥卒於太平興國七年，年六十一。則當生於梁龍德二年，（見錢大昕《疑年錄》卷二。）定保卒於晉天福五年，其時溥纔十九歲，又其後八九年，溥始及第。（《溥傳》云：溥漢乾祐中進士甲科。）而謂定保稱爲從翁丞相溥，亦可笑矣。蓋作《提要》者，不惟不知《通鑑》明載定保之卒，乃並不知唐有宰相王溥也。劉氏跋中篇云：「書成之時，劉巖猶未建國，故書中不避『巖』字。（自注云：卷九卷十一並言路巖，卷十記姚巖傑，卷十一載任華《上巖大夫箋》云：『僕隱居巖壑』。）亦不避巖兄隱之名，（自注云：卷二、卷九、卷十、卷十二皆言羅隱，卷九言鄭隱，卷十言趙隱，卷八又立及第後隱居一門，其他言隱居者尤多。今據巖之割據嶺南，實承隱舊業，故追尊隱爲烈宗襄皇帝，與祖父並列，稱爲三廟。則南漢建國之後，『隱』字亦當避矣。）並不避巖父謙之名。（自注云：卷三、卷九皆記裴思謙，卷五載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其中疊用『謙』字。）巖之建國在梁貞明三年八月，則《摭言》必成於是月之前，書中言及趙光逢再相之事。（自注云：卷十五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今考光逢再相，在梁貞明二年八月，（自注云：《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梁開平三年九月辛亥，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此初爲相也。卷二百六十九云：貞明元年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此初罷相也，又云：貞明二年八月丁酉，以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再爲相也。卷二百七十云：貞明四年四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此再罷相也。今按《新、舊五代史》所紀年歲月日，均與《通鑑》相同。）則《摭言》必成於是月之後。（自注云：光逢以太子太保致仕，復起爲司空，《摭言》謂其守司空致仕者，嶺南去洛陽甚遠，傳聞之誤也。光逢再罷相，在南漢建國之後，《摭言》書已行世，故但言其再爲相，未言其再致仕也。）由是推之，成書必在貞明二年九月以後，三年七月以前。故定保雖久仕南漢之朝，而《摭言》中絕無建國之事也。」據劉氏所考，則成書之時，定保年四十七八歲。雖亦出於推測，無明文可據，然大致固已近之，視《提要》所考爲確矣。其下篇云：「唐末進士，罕能繫念舊君。（自注云：如羅兗駁昭宗謚議，杜荀鶴甘心媚梁之類。）而定保則惓惓然有故國之思，當《摭言》告成之歲，唐亡已及十載，猶以唐進士署其標題。書中言國朝者即指唐代，（自注云：卷一云：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云云，建中元年云云。今按長壽係武后年號，建中係德宗年號，則所謂國朝舊式者，即唐代之故事也。）且有徑言我唐者。（自注云：卷一云：我唐沿隋法漢，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於唐代諸君仍稱之曰文皇帝、（自注云：卷一云：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卷三云：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高宗皇帝、（自注云：卷七云：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琰相高宗皇帝。）武宗皇帝、（自注云：卷十一云：賈島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大中皇帝、（自注云：卷十五云：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昭宗皇帝、（自注云：卷七云：昭宗皇帝頗爲寒進開路。）且也言及懿宗，則曰聖顏；（自注云：卷九云：咸通中降聖之辰，聖顏大悅。今按咸通乃懿宗年號。）言及僖宗，則曰大駕。（自注云：卷四云：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時大駕幸蜀。今按廣明乃僖宗年號。）凡此書法，皆臣子紀述君父之詞，則其乃心唐室，而義不附梁，實與羅昭諫不謀而合。」然則《提要》謂定保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者，又非也。劉氏跋於書中之事蹟，及定保之生平，推闡至詳。但其文微傷繁富，今刪取其要如此。

藝文

沈彬《贈王定保》 仙桂曾攀第一枝，溥遊湘水阻佳期。皋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寒蘭寂寞，丹山雲斷鳳參差。聞公已有平生約，謝絕女蘿依兔絲。

鍾允章

傳記

《十國春秋・南漢・鍾允章傳》 鍾允章，其先邕州人，徙家番禺。（一曰宣化人。）博學贍文辭，爲人侃直，不畏強禦。高祖時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爲中宗所知，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允章文思敏捷，操筆立就，由是聲名藉甚。常從游羅浮山，應制爲詩，動見褒賞，拜工部郎中、知制誥。乾和中，使楚求昏，楚王希廣未之許也。中宗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恭孝王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兄弟方爭可取狀。中宗於是毅然發兵，攻拔賀、昭等州，所至克捷，實允章一言力也。中宗嘉其功，賞賚不可勝紀。居頃之，有司奏：「允章名儒，宜傳儲貳。」遂承命輔導後主。已而中宗晏駕，後主嗣皇帝位，以允章藩府舊僚，頗加敬禮，擢尚書左丞、（一作右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用事，且性戇不善作隱語，至是直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後主不能從，而宦官輩已人人切齒矣。允章詩文甚富，乾和七年撰《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甚爲文士所稱。【略】餘文多散佚不傳。

紀事

《職官分紀》七引《九國志》 授允章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牢氏有賢行，常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鬵，烹茶作糜，止用一銚，尚且接待朋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雖富貴，何足尚也。」乃出銚以示允章，允章大慚，自是稍揮散矣。

《資治通鑑・周世宗顯德六年》 十一月壬寅，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劉登壇，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機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

《詩話總龜・俳優門》引《古今詩話》 南漢考功員外郎鍾允章，邕州人，乾祐初至廣，燕射中的，伶人進詩有曰：「金箭離弦三尺電，星髓破的一聲雷」之句，大喜賞。

《廣州人物傳・鍾允章》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劉龑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誥勅，多命爲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於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黯慘，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爲之掩涕。彥眞誅後，始收葬焉。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凶於厥家。雖然，脂韋浮沈，萬世猶有腥焉。當鋹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

黃損

論述

《廣州人物傳・黃損》 黃損，【略】少築室於靜福山，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聞於時，尤善爲詩。自讀所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

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鄭谷，爲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之。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

傳記

《十國春秋・楚・黃損傳》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爲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號曰「三要」。梁初應進士舉，徧投三書公卿間，識者謂此王佐才也。已而登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朝隔絕，遂家居不復入汴。高祖既嗣立，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間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逾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尚書、左僕射。高祖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高祖建南薰殿，雕沉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高祖意。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高祖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病卒。或曰一夕遁去，莫知其存亡。子若孫肖像事之。越三十二年，損忽歸家，索筆題詩而出，人皆以爲神仙云。【略】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紀事

《五代史補》卷二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上三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左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由是衆嫉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峰，路過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亦憩於側，損等皆不悅。既而叟指桑維翰、宋齊邱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叟不顧而去，其後皆然。

《東坡志林》卷二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鑒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雅言雜載》 唐黃損，龍德二年登進士第，喜作詩吟。《讀史》云：「逐鹿走紅塵，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帝道雲龍合，民心草木春。須知烟閣上，一半老儒眞。」

又引《雅言系述》 黃損，連山人。作《公子行》云：「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彈，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又《出山吟》云：「來書初出白雲扃，乍躡秋風馬足輕。遠近留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雜，自共伊、皋論太平。昨夜細看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

《小草齋詩話》卷四 連州黃捐僕射五代時人，未老勇退，一日遁去，莫知所往，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後歸至阼階，呼家人，其孫出見，索筆題詩於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遂去。其子歸，問狀，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

《五代詩話・南漢・黃損》引《零陵雜記》 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略】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取爲別業，有詩云：「傍水野禽通體白，釘盤山果半邊紅。」

《南漢紀・高祖紀》 （大有）十三年【略】建南薰殿，雕沈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尚書左僕射黃損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逮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吳獷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

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漢主不說。會宰相缺，群下多推損。漢主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廣州人物傳》）（〔考異〕陶岳《五代史補》云【略】。蘭修按：此條有二誤。唐同光元年，即漢乾亨七年。時建國已久，云會南海王稱霸，求入幕府，其誤一也；永州不屬南漢，云授永州團練判官，其誤二也。又《廣州人物傳》云：「黃損，字益之，連州人。【略】登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龔。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所撰有《桂香集》行世。損，爲人該博多能，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鄉邦賴之。」按，此條亦有二誤。梁龍德二年，即漢乾亨六年，時與梁絕八年矣。云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其誤一也；乾亨以後，終龔之世未嘗得楚地，云取湖南諸州，皆出其策，其誤二也。又按《零陵總記》云：「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據此，損在後唐長興初官永州，大有中始仕南漢。是時連州雖未屬劉龔，或者如潯州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不待既入版圖之後與。【略】按，損墓在連州高良梅花嶺。見《連州志》。遁去之說，尤不足信也。〔附錄〕《崇文總目》：《射法》一卷，黃損撰。）

藝文

廖圖《寄黃損》 莊周指我悟榮生，買得衡山十里青。卻許野禽栖竹徑，不教凡客扣柴扃。橫琴獨坐泉圍石，倚棹長吟月滿汀。珍重零陵舊知己，菱花時把照星星。

林楚才《贈致仕黃損》 身閒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

陳用拙

傳記

《十國春秋·南漢·陳用拙傳》 陳用拙，本名拙，連州人，用拙其字也。少習禮樂，工詩歌，長遂以字顯。唐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梁王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烈宗清海節度、同平章事，烈宗留用之。未幾，梁王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烈宗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攝觀察判官。比烈宗病革，用拙撰表請高祖權知留後，高祖繼立，益信任之。乾化四年，奉使吳越，吳越武肅王與語，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用拙遜謝，歸以獻高祖。高祖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於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又以古調缺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紀事

《小草齋詩話》卷四 唐陳用拙，高良人。天祐二年進士，未官而卒。用拙有詩名，嘗賦《登臨湟樓》云：「浮世自無閒日月，高樓長有好山川。」《送長沙使君》云：「人說洞庭波浪險，使君自有濟川舟。」有集八卷，不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陳拙《大唐正聲新址琴譜》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陳用拙詩集》八卷。

楚

釋虛中

論述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郡閣雅談**》 僧虛中，宜春人，游瀟湘山，與齊己、(尚)顏、栖蟾爲詩友，住湘江西宗成寺。潭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出，即延納於書閣中，好燒柴火，烟昏彩翠。去後復節《題馬侍中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集首《寄華山司空圖侍郎》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希。有時開御札，特地挂朝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空侍郎有詩言懷云：「十年華岳峰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

《**贈棲禪上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僧家寂靜，欲得如羚羊挂角，更無氣息。蓋此物閉氣而眠，虎狼不能知其爲羊也。此以譬心，而入定之迹乃餘事耳。禪於石上，而鹿來嗅，不知石之上有僧，此乃佳句，餘亦稱。查慎行評：解得可笑，此言巖房高且靜耳，不涉上人。馮班評：此只是「四靈」語耳。紀昀評：刻意求新，而尚不傷雅。

傳記

《**唐才子傳・僧虛中**》 虛中，袁州人。少脫俗從佛，雖然讀書工吟不輟。居玉笥山二十寒暑，後來遊瀟湘，與齊己、尚顏、栖蟾爲詩友。住湘西宗成寺。長沙馬侍中希振敬愛之，每其來，延納於書閣中。虛中好炙柴火，燒豆煮茶，烟熏彩翠塵暗，去必復飾，初不介意。嘗題閣中曰：「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益見賞重。時司空圖懸車告老，卻掃閉門，天下懷仰，虛中欲造見論交未果，因歸華山寄以詩曰：「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化，毋復更衰微。」圖得詩大喜，言懷云：「十年華嶽山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其見重如此。今有《碧雲集》一卷傳於世。栖蟾者，亦洞庭人，以聲律聞，今不見其作也。

紀事

《**唐詩紀事・虛中**》（存目）

《**十國春秋・楚・馬希振傳**》（存目）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虛中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碧雲詩一卷**》 右唐僧虛中詩也。司空圖嘗以詩贈之云：「十年太華無知己，只得虛中一首詩。」

《**通志・藝文略八**》《虛中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文評類**》《流類手鑑》一卷，僧虛中撰。

《**宋史・藝文志七**》《僧虛中詩》一卷。

藝文

貫休《再逢虛中道士三首》 天目西峰古壞壇，壇邊相別雪漫漫。如今四十餘年也，還共當時恰一般。 囊裏靈龜小似錢，道伊年與我同年。壺中長挈天相逐，何處昇天更有天。 吾道將君道且殊，君鬚全似老君鬚。尋常有語爭

堪信，愛說蟠桃似甕粗。

修睦《**懷虛中上人**》 簷雨滴更殘，思君安未安。湘川聞不遠，道路去尋難。吟鬚霜應蝕，禪衣雪漸寒。倚松因獨立，一鳥下江干。

齊己《**謝虛中上人寄示題天策閣詩**》 天策二首作，境幽搜亦玄。閣橫三楚上，題挂九霄邊。寺額因標勝，詩人合遇賢。他時誰倚檻，吟此豈忘筌。

又《**謝虛中寄新詩**》 舊友一千里，新詩五十篇。此文經大匠，不見已多年。趣極同無迹，精深合自然。相思把行坐，南望隔塵煙。

又《**九日逢虛中虛受**》 楚后萍臺下，相逢九日時。干戈人事地，荒廢菊花籬。我已多衰病，君猶盡黑髭。皇天安罪得，解語便吟詩。

又《**謝虛中上人晚秋見寄**》 楚外同文在，荆門得信時。幾重相別意，一首晚秋詩。日暮山沈雨，蓮殘水滿池。登樓試南望，爲子動歸思。

雜　録

《**詩話總龜・警句門中**》引《**雅言雜載**》（存目）

《**唐音癸籤・集録三・唐人詩話**》《流類手鑑》一卷，僧虛中撰。【略】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略】虛中諸撰，所論並聲病對偶淺法，僞托無疑。

馬希振

傳　記

《**十國春秋・楚・馬希振傳**》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詩句，耽吟詠。常延詩僧虛中於齋閣，酬答不厭，頗築別野憩息以爲樂。虛中常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蓋紀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振遂棄官爲道士。

紀　事

《**新五代史・楚世家・馬殷**》 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

《**白孔六帖**》**卷七引**《**九國志**》 楚馬希振，天祐初，殷爲娶洪州鍾傳女，資從甚厚，有玉椀、照夜珠，希振以非人臣所玩，皆納之於殷。

《**青箱雜記**》**卷七** 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壞，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雄於周廣順辛亥歲遷於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何致雍

論　述

《**十國春秋・楚・何致雍傳**》 致雍善文章，所著《天策寺碑銘》，楚人常稱道之。（今傳者有曰：「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岳之陽，全師而取。」云云。）

紀　事

《**稽神録**》**卷一**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遍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遍訪鄰舟

之人，皆無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惟何氏存。叔文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矣，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表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官。

《**詩話總龜・幼敏門**》引《**續歸田錄**》 馬希振爲鼎州節度使，馬氏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徽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徽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緣砌，希振曰：「蟻子子銜蟲子子。」雍曰：「貓兒兒捉雀兒兒。」實一代之雋。

路洵美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 路洵美，唐相巖之玄孫，有《夜坐》詩云：「簾捲竹軒清，四鄰無語聲。漏從吟裏轉，月自坐來明。草木露華溼，衣裳寒氣生。難逢知鑒者，空悅此時情。」競傳於湖南。

《**十國春秋・楚・路洵美傳**》 路洵美，祁陽人，唐相巖三世孫也。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家焉。洵美雅善文章，王子希杲鎮靜江時，薦授連州從事。居久之，謝病，終於家。子振，性穎異，十歲聽講《陰符經》，裁百言而上，洵美俾卒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後入宋，舉進士第。

陸禹臣

《**五代詩話・羽士・陸禹臣**》補引《**慶遺府志**》 陸禹臣，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每謁，輒與語塵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修性本眞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溼，雲生石室寒。星壇鸞鶴舞，丹竈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迴觀。」遂居大巖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藥，一日仙昇。宋時有人遇之，問其童子，曰：「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

釋乾康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 僧乾康，零陵人。齊己在長沙，居湘西道林寺，乾康往謁之。齊己知其爲人，使謂曰：「我師門仭，非詩人不游，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一絕以代門刺。」乾康詩曰：「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齊己大喜，日與款接。及別，以詩送之。乾康有《經方干舊居》詩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笋抽高節，鱸魚躍老鱗。」爲齊己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伸知永州，康捧詩見。伸睹其老醜，曰：「豈有狀貌如此，能爲詩乎。宜試之。」時積雪方消，命爲詩。康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伸驚曰：「其旨不淺，吾豈可以貌相人也。」待以殊禮。

齊己《**送乾康禪師入山過夏**》 由來喧滑境，難駐寂寥蹤。逼夏搖孤錫，離城入亂峰。雲門應近寺，石路或穿松。知在棲禪外，題詩寄北宗。

釋棲蟾

論　述

《**宿巴江**》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景象切。

至氣格方之齊己，亦狂狷之類。

《**游邊**》《唐詩摘抄》卷一：尾聯轉換。前六句形容邊境之狀，陰慘極矣，結處忽換一新鮮妍媚之景，殊出意外。蓋前路句句狠作，不如此轉筆作一開闔，局法便不鬆動，又要知，寫夢中景色之佳，所以反擊目前景色之慘，局法雖鬆，關目實緊。「萬里」字複，亦是一病。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緇黃雜記**》引《**雪浪齋日記**》 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蟾蜍竹老搖疎白，菡萏池乾滴碎紅。」山谷諸人，皆和此詩。

藝文

虛中《贈屏風巖栖蟾上人》 巖房高且靜，住此幾寒暄。鹿嗅安禪石，猿啼乞食村。朝陽生樹罅，古路透雲根。獨我閒相覓，凄涼碧洞門。

齊己《聞西蟾從弟卜巖居嶽西有寄》 瀑布見高低，巖開巖壁西。碧雲多舊作，紅葉幾新題。滴瀝中疏磬，嵌空半倚梯。仍聞樵子徑，□不到前溪。

又《寄懷西蟾師弟》 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自從相示後，長記在吟中。見說南遊遠，堪懷我姓同。江邊忽得信，迴到岳門東。

蔣維東

《**詩話總龜・詠物門下**》引《**零陵總記**》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書懷》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

《**實賓錄**》卷一一 山長。五代零陵蔣維東，好學，能屬文。乾祐中，常隱居衡岳，從而受業五十餘人，號維東爲山長云。

釋惟勁

《**宋高僧傳・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衣無繒纊，號頭陀焉。初參雪峯，便探淵府。光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殖在於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端。盜王氏之青氊，以爲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於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脈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彩可觀。後終於岳中也。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

《**祖堂集・惟勁禪師**》 惟勁禪師嗣雪峯，在南嶽般舟道場，生緣福州永泰縣人也。自參見雪峯，便契玄旨。經游五頂，南北蔡林，遍探宗師，推爲匠伯。後棲南嶽，平生苦節。寰海播名，編續《寶林》、《鏡燈》、《漩復》、《防邪論》，并《插釋贊》，廣流於世。楚王欽仰，迎請出嶽，留駐府廷，爲教綱之紀綱，作祖天之日月，住持報慈東藏，奏賜紫衣號寶文大師矣。師因讚《鏡燈》頌曰：「偉哉眞智士，能開方便津。一燈明一體，十鏡現十身。【略】又《述象骨偈》曰：「象骨雄雄舉世尊，統盡乾坤是一門。【略】」如體禪師雄頌曰：「古曲發聲雄，今古唱還同。若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長慶拈問僧：「只如『祖佛盡迷蹤』，成得個什摩邊事。」對云：「成得個佛未出世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慶云：「只如佛未出世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成得個什摩邊事。」對云：「某甲到這

裏舉不得。未審和尚如何。」慶云：「成得個痕縫邊事。」師又頌曰：「學道如攢火，逢烟且莫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有人舉問中招慶：「古人有言：『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何是『金星現』。」慶云：「我道直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僧云：「作摩生。」慶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景德傳燈録**》**卷一九《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　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納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略】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睹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五燈會元・南嶽惟勁禪師**》（存目）

釋居遁

《**祖堂集・龍牙和尚**》　龍牙和尚嗣洞山，在潭州妙濟。師諱居遁，俗姓郭，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於吉州蒲田寺出家，依年具戒於嵩岳。初參翠微、香嚴、德山、白馬，雖請益已勞，而機緣未契。後聞洞山言玄格外，語峻時機，遂乃策節而造其席。師問曰：「有人持鏌鋣之劍擬取師頭時如何。」洞山云：「取即且從，闍梨且喚什摩作老僧頭。」師持此問，在處不契其機，忽聞洞山斯言，當時失對。遂有摳衣之意，不慕他遊。既罷禪征，寧有請益。洞山問：「闍梨名什摩。」對云：「玄機。」「作摩生是玄底機。」又無對。洞山放三日，無對。師因此造偈：「學道蒙師指卻閑，無中有路隱人間。時人盡諱千經論：一句臨時下口難。」洞山改未後語云：「一句教伊下口難。」從此改名也。師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洞山云：「待洞水逆流則與汝說。」師於言下頓承玄旨，隱衆棲息。七八年間，日斫精妙。楚王殿下請赴妙濟禪林，玄徒五百餘人爰奏章服師號證空大師。【略】師問德山：「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至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云：「嫌什摩。」師不肯，當時便發去。後到洞山，只問前話。洞山云：「爭怪得專甲。」師當時便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烏龜解語也。」師曰：「向道者道什摩。」又頌：「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問：「師見古人得個什摩。」師云：「如賊入空室。」又頌曰：「進道先須立自身，直交行處不生塵。眞僧不假俱嚴室，到處無心即在人。【略】。」師出世近四十年，凡歌行偈頌，并廣行於世，此不盡彰。至龍德三年癸未歲九月十三日歸寂矣。

《**景德傳燈録**》**卷一七《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撫州城南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南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個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而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摳衣八稔，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略】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於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五燈會元・龍牙居遁禪師**》　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畢田

《**詩話總龜・留題門下**》**引《幽閒鼓吹**》　鵝羊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湘中別記》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相將入此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

所牧鵝羊何在。弟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卻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鎖孱顏。雲中鷄犬仙應遠，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還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醉鄉，《湘中別記》云：「後漢時，有人在此鄉，忽然醉，經三晝夜始醒，猶有酒氣。言與天神共飲乃爾。後任陽羨令，每言歲之豐儉無不驗。俄亦仙去。」畢田詩云：「三宿酣神酎，鄉名因此呼。山中千日者，自合是仙都。」

又引《湘中故事》 水簾，朱陵洞口有泉，自洞而去，巨石橫峻，壁立千仞，一派飛下如紋簾之狀。畢田詩云：「洞門千尺挂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卷得，綠蘿爲帶月爲鈎。」

又 凝碧在南岳石橋上。畢田詩云：「四面山屏疊萬重，古嵐濃翠鎖寒空。清秋獨倚危闌立，身在琉璃世界中。」

又 擲鉢峰，《湘中山水記》云：「昔惠思禪師居般若臺，嘗擲鉢乘之，赴陳帝召。」畢田詩云：「應將鉢渡門神通，擲去乘將赴帝宮。爭似嶺頭提不起，於今相續闡眞風。」

又 石霜山，寺在溜陽縣南八十里，有崇勝禪寺。昔普會禪師居衆千餘，名其堂曰枯木，蓋取其晏寂也。廉使丞相裴公嘗親枉大旆詣之，盡留玉環象笏在此，迄今存焉。畢田詩云：「石上泉華噴猛霜，境奇因此辟禪坊。使君環笏留何用，枯木千餘滿一堂。」

又 大哀洲在湘陰縣西三十里，《圖經》云：「昔舜南狩，二妃尋之至此，而聞舜葬於九嶷。」《博物志》云：「舜崩於蒼梧，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成斑。」畢田詩云：「玉輦南巡去不還，翠娥望斷楚雲間。波寒剩寫哀弦怨，露冷偏滋泪筱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峰巉巉慘愁顏。荒洲千古凄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

又 神鼎山在湘陰縣東北，絕頂有丹井，於此獲藥鼎及巨人迹，云神仙所履之迹，因此名爲神鼎。故畢田詩云：「玉趾分明印絕巔，藥成仙去幾千年。深藏寶鼎今方出，合得丹經與世傳。」

又 香水，《湘中別記》云：在縣郭內，其水甚香，若合餘水即變。昔年嘗貢此水，民多困弊。至齊末以來，因廢罷，以板覆之，上起塔，今猶存。湘鄉本謂之湘香，蓋由此而名。《列子》曰：「壺頂有口，名曰滋穴，其水涌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畢田詩云：「坎上浮圖已拂天，椒蘭遺馥尚依然。九重無復修常貢，空有香名與邑傳。」

又《詠物門下》引《湘中故事》 羅漢綠，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漢綠。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轍迹杳難尋。綠絲綠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挂滿林。」

狄 渙

《詩話總龜·詠物門上》引《雅言系述》 狄渙字子炎，唐相國梁公之後，寄於南嶽，以林泉自適。《題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雨餘籠灞岸，煙暝夾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麼。」

又《詩讖門下》引《拾遺》 狄渙《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云必無後，果如其言。

廖融《贈狄渙》 高卧白雲鄉，崖泉對閣涼。守貧無屬道，多病數求方。耕犢驚雷斃，寒蕪入圃荒。如何帝未夢，吟若頂鋪霜。

戴 偃

《五代史補》卷三 戴偃，金陵人。能爲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游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搆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纔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卻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爲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爲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爲人，大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爲計，乃謂

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資治通鑑・後晉齊王開運二年》 楚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廖融

論述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廖融》 晴巖翠滴草堂幽，爲伴高人一鶴留。搗藥屋穿魚艇壓，題詩空寄嶽雲秋。

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絶句・論唐人・廖融》 百篇爲謝翁宏作，洗耳巢由志豈孤。想像伴行惟瘦鶴，廖融當日有詩無。

傳記

《十國春秋・楚・廖融傳》 廖融字元素，隱居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已、凌蟾、王元游。所著《夢仙》、《題檜》、《退宮妓》諸詩，嘖嘖一時。當武穆、文昭二王時，避亂不仕，竟終於南嶽。

紀事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雅言雜載》 廖融字元素，隱於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已、凌蟾、王元，皆一時名士，爲詩相善。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出南嶽，宿融山齋，留詩曰：「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巖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草堂。」融《贈天臺逸人》云：「移檜托禪子，攜家上赤城。拂琴天籟寂，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鳥歌春谷晴。又聞求桂楫，載月十洲行。」又《題寺古檜》云：「何人見植初，老對梵王居。山鬼暗栖托，樵夫難破除。聲高秋漢迥，影倒月潭虛。盡日無僧遶，清風長有餘。」《夢仙謠》云：「琪木扶疏繫辟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別五雲車。星稀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伎》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春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車鈿剝陰塵覆，錦帳香銷晝燭幽。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云：「未向漆園爲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家傳奕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帶雨小舟橫別澗，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爲蒼生起，休戀耕烟楚水濱。」融卒，刺史何承矩葬之，進士鄭鉉表其墓。

又《詩讖門上》引《摭遺》 廖融處士，衡山人，有詩云：「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因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果卒。

又《寄贈門下》引《雅言系述》 王正已寓衡州，不以仕進爲意。介起一室，不與塵俗往來。四十未娶，隨行唯笻竹杖、鶴羽扇而已。與廖融、任鵠、王元交遊。雖詩筆不及鵠，而辭藻亦擅一時。《贈蘊上人》云：「【略】。」又《贈廖融》曰：「湖南雖不就卑官，高卧深雲道自安。病起坐當秋閣迥，酒醒吟對夜濤寒。爐中藥熟分僧服，榻上琴閑借我彈。幸遇清朝有良鑒，退身爭忍似方干。」潘若冲《贈正已》詩云：「【略】。」廖融贈詩云：「吟高鄙俗流，傲逸訪巢由。古寺尋僧飯，寒岩衣鹿裘。園桃山鼠嚙，崖蜜獵人偷。遂這個清性，浮生不苟求。」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廖融詩》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廖融詩集》四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廖融詩集》四卷。

藝文

翁宏《送廖融處士南遊》 病卧瘴雲間，莓苔漬竹關。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壯志潛消盡，淳風竟未還。今朝忽相遇，執手一開顏。

何景山

《十國春秋・楚・何景山傳》 何景山，故唐進士，少有文名，入湖南，爲王逵掌書記。居恆輕周行逢爲人，行逢恨之，未有以發。及據有潭州，署景山益陽縣令，俄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常佐王逵，今逵死，且爲我告龍君，勿復還也。」

陸蟾

傳記

契嵩《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狷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遊衡山，會隱者高閬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聞其風，且歎之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徒死於丘壑者何限。

紀事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 陸蟾，不知何許人，居攸縣司空山。《聞子規》云：「後夜入清明，游人何處聽。【略】。」

又《留題門上》引《雅言雜載》 陸蟾寓居潭州攸縣司空山，好神仙事，多辟穀累月。《題廬山瀑布》云：「正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略】。」又《春暮經石頭城》云：「六朝多少事，搘肘思悠悠。【略】。」雍熙中服藥卒。

曹嵩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雅言系述》 曹嵩，衡陽人。《題衡山尋仙觀》云：「千年松引東陵鶴，三級芝田草木香。」《贈陳先生》云：「讀《太玄經》秋醮罷，注《參同契》夜燈微。」《經羅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

王鼎

《詩話總龜・詩讖門下》引《拾遺》 王鼎，湖湘人，字則之，多游江左，有《洪州西山》詩云「林泉空有東西路，風月難尋十二家」，議者謂必無名第，後

果然。

又《隱逸門》引《雅言雜載》 王鼎，善歌詩，好神仙事，游心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終不泄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

張迥

《詩話總龜・評論門二》引《郡閣雅談》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云：「錦字憑誰達，閒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雁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攜卷謁齊己，點頭吟諷無斁，爲改「虬髯黑在無」，迥遂拜作一字師。

《五代詩話・楚・張迥》補引《賓退録》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莫若一枝。」齊己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己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卻用前故事。

廖匡圖 廖圖 廖光圖

論述

《詩話總龜・稱賞門》引《雅言雜録》 廖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贍，爲時輩人所服。湖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韋鼎、釋虛中、齊己俱以文藻知名，更相疊和，今有集行于世。《贈泉陵上人》云：「暫把枯藤倚壁根，禪堂初創楚江濆。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又《和人贈沈彬》詩云：「冥鴻跡在煙霞上，燕雀休誇大廈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眞但使心無着，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嶽邑，水邊松下得論交。」僧齊己寓渚宮，與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往來。臨終有絕句寄圖兄弟云：「僧外閑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爲商榷，道去碧雲爭幾程。」

《九日陪董内召登高》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解苦在「祝融峰下」四字。三、四十四字作一氣句，不然便似雨裏尋菊乃勝事矣。（後解）「應連越」言身所謫地，「想別秦」言心所懷事也。二句只寫得「今日」二字。《唐詩評選》卷四：掀舉自有高韻。五、六寫入泬寥非從言句，作情作景，吟客詎不宜爾邪。

《永州江干感興》句 《詩話總龜・感事門下》引《零陵總記》：廖圖在永州，有《江干感興》詩云：「正悲世上事無限，細看水中塵更多。」甚爲識者所稱。

傳記

《五代史補》卷四 （存目）

《十國春秋・楚・廖匡圖傳》 廖匡圖，（《歐陽史》避宋諱作光圖。）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於梁，授爽韶州刺史。武穆王時爲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王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内。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拒爲。」王遂遇以恩禮，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文昭王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李宏皋等同在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集一卷。

何仲舉

紀事

《五代史補》卷二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宏）皋爲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櫝楚焉。或有言於皋曰：「此子雖卯，能爲詩，往往閒立成，希明府一察之。」皋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爲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卻一枝花。」皋大驚，因自爲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爲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杭、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皋爲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皋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皋未嘗暫懈。皋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爲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尙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爲輕淺，惟李皋獨推許之。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皋之見知，卒能自奮，至於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皋有知人之鑒。

李宏皋

傳記

《十國春秋·楚·李宏皋傳》　李宏皋，□□人。武穆王時由營道令累遷都統掌書記，文昭王開天策府，宏皋遂與十八學士之列。王既威服諸蠻，於溪州界立銅柱爲表，高丈二尺，命宏皋銘之。及文昭王薨，張少敵議立恭孝王，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廖圖詩》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廖氏家集》一卷。廖光圖，唐末人。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廖匡圖集》一卷。湖南從事廖匡圖撰。

《宋史·藝文志七》　《廖光圖詩集》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廖光圖詩集》二卷。

廖齊

《詩話總龜·感事門下》引《青瑣後集》　廖齊父爽直，嘗爲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於民舍見父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迴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宏皐固爭之，且怒曰：「吾聞立嗣以嫡。先大王與都尉希廣同爲嫡嗣，舍此不立，而欲立老婢兒，可乎。」蓋恭孝王，故庶妾子也。少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矣。」未幾，朗兵破長沙，宏皐爲所執。恭孝王詰責之曰：「吾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皆馬氏子也。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宏皐無以對。命壯士臠殺之。宏皐有表狀一卷，傳於世。

紀事

《**玉壺清話**》卷七（存目）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引《**雅言雜載**》　李宏皐，唐末八座善夷之子。善夷左遷武陵宰，卒於官，宏皐舁櫬歸故園，途中值兵革，爲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有功授學士，至刑部侍郎。每箋奏至京，詞臣降嘆，李嵩相國器之。後馬氏兄弟結隙，與弟宏節俱棄市。宏皐少攻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當時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略】。」

《**五代史補**》卷三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恒、都統掌書記李（宏）皐、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中）（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

又卷四　馬希範卒。判官李（宏）皐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爲，必不爲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爲亂，幸爲思之。」李（宏）皐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與都尉俱爲嫡嗣，不立之，卻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宏）皐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蠻，數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於郊外，而支解李（宏）皐。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少敵之言。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李洪皐集》二卷。又《表狀》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洪皐表狀》一卷（湘南馬氏）。

徐仲雅

論述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郡閣雅談**》　徐（休）（仲）雅，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詩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天斜掩一天春。」又作《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曾獻《家宴堂》十首，時稱冠絕。

又《宴遊門》引《湖湘故事》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卻損花。」「山色遠堆羅黛雨，草梢春戛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旁搜水脈湘心滿，遍揭泉根楚底通。」「水□滴殘青□瘦，石脂傾盡白雲空。」「深浦送迴芳草日，急灘牽斷綠楊風。」「藕梢逆入銀塘裏，蘋迹潛來玉井中。」「敗菊籬疏臨野渡，落梅村冷隔江楓。」「翦開凈澗分苗稼，劃破漣漪下釣筒。」

又《譏誚門中》引《雅言雜載》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皐、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於世。《耕夫謠》一首云：「張緒逞風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耕夫，顏色必不樂。肥膚如玉潔，力拗絲不折。半日無耕夫，此輩總餓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宋莒公**》引《**西清詩話**》　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闌干。」其

富貴瀟灑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窗歸夢無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徐仲雅》 會春園裏麝蘭香，夜宴催成學士章。尊俎一時誇絕調，闌干斜搭抑絲長。

傳記

《十國春秋·楚·徐仲雅傳》 徐仲雅字東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有雋才，長於詩文。起家昭順觀察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榮。時湖南豪靡侈汰，上下成風，仲雅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太過，引典故以規正之，文昭王爲首肯，而卒不能用。及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迹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非能眞知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初王逵起兵，能應募者置司空、太保以誘，自是武陵村落廛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睹羣僧剝櫻樹，咏以見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紀事

《三楚新錄》卷二（存目）

《玉壺清話》卷七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爾。遂得東野詩，浮脆輕艷，皆鉛華嫵媚，侑一時尊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圓不大，棋妙子無多。薄霧籠寒逕，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兎，年歲奈君何。」又得宏皋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雖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詩話總龜·咏物門下》引《零陵總記》 東華觀在邵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枝，凡八面。上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垂下掃壇，遊人以手扳而撼之，則千萬枝皆動。霸國時，天策府學士徐東野坐事謫居於郡，見其魁異，賞玩無已，因爲詩，有序，序略云：「搖一枝則萬枝動，看一面則八面同。白犬出其根，青羊入其腹。漢高祖琥珀枕，虛眞君茯苓人，疑其孕也。」詩云：「半已化爲石，有靈通碧湘。生逢堯雨露，老值漢風霜。月滴蟾心水，龍遺胸骨香。粗於毫末後，曾見幾興亡。」

《類說》卷五六引《古今詩話》 徐仲鴉、李九皋俱善詩。徐詩富艷，李多用事。李謂徐曰：「公詩如美女，善調脂弄粉。」徐曰：「公乃鬻冥器者，但垛疊死人耳。」

《野客叢書·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爲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湲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録

《補五代史藝文志》 《徐仲雅集》一百卷。

劉昭禹

論述

《碧溪詩話》卷五 劉昭禹云：「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酤不得。覓句者如掘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人「園柳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閑几硯中窺水淺」不若「落花徑裏得泥香」；「停杯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貧」；「楓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時雞」。此數公未始不精心，似此知全其寶者，未易多得。

《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 劉昭禹云：「五言律如四十賢人，著一屠沽不得。」王長公云：「七言律如凌雲臺材木，必銖兩悉配乃可。」二譬絕類，銖兩語尤精密，習近體者當細參。

《蓍原詩說》卷一 用字最宜斟酌，俚字不可用，文字又不可用。用俚字是劉昭禹《郡閣閒談》所謂「四十個賢人，著一屠沽兒不得」也。用文字則又學究矣。

《緗齋詩談》卷一 劉昭禹有言：「覓句者若掘得玉盒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皆唐人論詩之高者。焉得謂作詩而不談詩。

傳記

《十國春秋・楚・劉昭禹傳》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一云婺州人。）起家湖南縣令，事武穆王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爲集一卷行世。【略】嘗有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於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紀事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郡閣雅談》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雪。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耳。《懷蕭山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峰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亂着一字，屠沽輩也。」「覓句者若掘得玉匣，有底有蓋，但精求，必得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卒於桂府幕。有詩行於世。

《詩藪外編・唐下》 劉昭禹，婺州人，與李涉同時，常云：「覓句如掘得玉匣子，底必有蓋，在精心求之。」時稱名喻。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劉昭禹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劉昭禹集》一卷。湖南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撰。

《宋史・藝文志七》 《劉昭禹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昭禹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劉昭禹集》一卷。

石文德

傳記

《十國春秋・楚・石文德傳》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酷好學，博覽墳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曄《後漢書》，摘其暇璺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儔輩，遂工於詩。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僦屋長沙，累獻詩丐用，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頗窮悴。會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力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人邪。」遂品爲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儒林。它日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皋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疾其能，尋中讒，出爲融州刺史。時文昭王營建征討無虛日，徵諸州楩柟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王怒，賴劉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頗可采，世以多聞許之。

紀事

《五代史補》卷三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矬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挽詞，文德亦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唐朝新纂》三卷。融州副使石文德撰。

《宋史・藝文志五》 石文德《唐新纂》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唐新纂》三卷，石文德撰。

鄧洵美

傳記

《十國春秋・楚・鄧洵美傳》 鄧洵美，（《廣東志》作恂美，今從《三楚新録》。）連州人。（《江南野史》又云郴郡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號博學，一時士無當意者，獨遜洵美，以爲不如。天福中，與孟賓於並爲李若虛所薦，入洛陽，登晉進士第。後還鄉，上牋周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貌寢而背傴，時謂之鄧駄。又性迂僻，不爲同事者所喜，於是行逢禮遇漸薄，雖處府僚，而時憂空乏。同年生王溥、李昉爲中朝顯官，溥聞洵美不得志，貽以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行逢稍稍優給之。未幾，昉爲給事中，來楚，相見話舊，不覺悲泣，因與唱和，款論竟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貶爲易俗場官，已而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官舍殺之。（一云昉請賚致洵美京師，周氏餞之，遇鴆而卒。）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徒步百里訪洵美

墳，弔之曰：「今日向君墳下過，不勝懷抱暗酸辛。」）

紀事

《三楚新録》卷二（存目）

《江南野史》卷七　鄧洵美，世爲湖郴郡人，少有敏才，工詩，長於賦頌。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并爲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與故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還鄉里。爲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常怏怏不愜心。僅十年間，昉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既見，懽情好洽，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於侯國。昉既行，因詣齋致京師，馬氏餞之，爲鴆而卒。洵美晚娶，無子，有三女，貧瘁，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購之歸，以其女妻於儒家。先是太常丞陳度有《薛孤延鬬雷賦》，頗爲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復語句皆同，而首末小異，未知誰氏之述也。

《賓賓録》卷八　五代湖南進士鄧洵美，少嗜學，爲文典麗，而貌陋背傴。時人謂之鄧駝子，言其狀如駝子負物也。

《詩話總龜・唱和門》引《雅言系述》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二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溥同年。謁劉氏，不禮，歸武陵。時周氏有其地，且辟在幕府。未幾，司空氏自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訊稀疏二十年。君遇已知依玉帳，我無才藻步花磚。時情人事堪惆悵，天外相逢一泫然。」洵美和云：「詞場幾度讓長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磚。今日相逢番自愧，閒吟對酒倍潸然。」相國歸闕，率偕載，而辭以疾不行。相國語同年少保公，公在黃閣，洵美在武陵，又爲詩寄之云：「衡陽歸雁別重湖，銜到同人一紙書。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葺舊居。南望荆門千里外，暮雲重疊滿晴虛。」周氏疑洵美漏洩密謀，急追捕易俗場官而遇害。建隆初，王師下湖湘，相國復收衡陽，道經易俗場，作詩弔曰：「十年衣染帝鄉塵，踪迹仍傳活計貧。高掇桂枝曾遂志，假拖藍綬至終身。侯門寂寞非知己，澤國悽惶似旅人。今日向公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

《登科記考》卷二六乾祐元年　進士二十三人：王溥，狀元。李昉，鄧洵美，（《永樂大典》引《湟川志》「鄧洵美，奉化鄉人。與李昉漢乾佑二年同擢進士第。」按乾祐二年，當作乾祐元年。）李惲，竇侃，許仲宣。【略】知貢舉：戶部侍郎王仁裕。

劉章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雅言系述》　劉章字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蒲鞋》詩。

《十國春秋・楚・鄧洵美傳》附　又有劉章者，亦仕於（闕）王世傳《蒲鞵》詩，辭林多稱賞焉。

韋鼎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郡閣雅談》　（廖）凝居南嶽，韋鼎有詩贈曰：「居與白雲鄰，生涯久忍貧。姓名高雅道，寰海許何人。嶽氣秋來早，亭寒果落新。幾回吟石畔，孤鶴自相親。」

《崇文總目》卷五　《韋鼎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韋鼎詩》一卷。

翁宏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常寓居韶、賀間，不仕進，能詩。《宮詞》云：「又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獨立，

微雨燕雙飛。寓目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向秋夕，蕭颯暮蟾輝。」《秋風曲》云：「又是秋殘也，無聊意若何。客程江外遠，歸思夜深多。峴首飛黃葉，湘湄走白波。仍聞漢都護，今歲合休戈。」《塞上曲》云：「風高弓力大，霜重角聲乾。」《海中山》云：「客帆來異域，別島落蟠桃。」《中秋月》云：「寒清萬國土，冷斗四維根。」《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下峽》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買珠客，誤入射猿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開寶中，衡山處士廖融南游，宏有詩云：「病卧瘴雲間，莓苔漬竹關。孤吟半渚月，老憶洞庭山。壯志潛消盡，淳風竟未還。今朝忽相遇，執手一開顏。」宏以百篇示融，融謝宏云：「高奇一百篇，見造化工全。積思遊滄海，冥搜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瑞玉匪雕鐫。休嘆不得力，《離騷》千古傳。」王元懷云：「獨夜思君切，無人知此情。滄洲歸未得，華髮別來生。孤館木初落，高空月正明。遠書多隔歲，猶念沒前程。」皆佳句也。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翁宏》 落花微雨送春殘，吟到秋風客思闌。百首冥搜窮造化，孤舟老憶洞庭寒。

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絶句・論唐人・翁宏》 積思冥搜致力深，神珠瑞玉有人欽。最憐勝簡無多在，還誤湘江細雨吟。

《十國春秋・楚・翁宏》 翁宏字大舉，桂州人。寓居昭、賀間，以能詩名。咏《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爲當時所稱。

裴諧

《十國春秋・楚・翁宏傳》附 同邑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弟，武穆王時隱於桂嶺，亦工於歌咏。《湘江吟》云：「風迴山火斷，潮落岸冰高。」亦佳句也。

《唐詩紀事・裴說》 說與諧俱有詩名。諧唐天祐三年登第，終於桂嶺假官宰字而已。同在湘江，說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云：「風迴山火斷，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說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諧云：「名終埋不得，骨任朽何妨。」景同而語意俱別，寔爲雙美。

王元

論述

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絶句・王元》 正聲落落拂絲桐，老檜寒泉響未空。酬唱深閨文事樂，居然高隱似梁鴻。

傳記

《十國春秋・楚・王元傳》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隱居不出，工於詩。《登祝融峰》云：「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俱爲文人所折服。後終於長沙。

紀事

《詩話總龜・雅什門上》引《郡閣雅談》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風月，終於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畫爲圖。

又《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有《登祝融峰》詩云：「草疊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雲濕幽崖滑，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又《聽琴》云：「拂塵開素匣，有客獨傷時。

古調俗不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題鄧眞人遺址》云：「三千功滿輕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梢風觸霓旌動，棕葉霜沾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寫秋池。」與廖融爲詩友，贈之云：「伴行唯瘦鶴，尋寺入深雲。」終於長沙。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文史類**》《擬皎然十九字》一卷，稱正字王元撰。不知何人。

張子明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有詩名，《孤雁》一篇最佳。

任鵠

《**詩話總龜・留題門上**》引《**雅言雜載**》任鵠字射已，富有學問。《題君山》云：「不礙揚帆路，盤根壓洞庭。【略】。」《送王正己歸山》云：「五峰青挂天，直下挂飛泉。【略】。」

曾弼

《**詩話總龜・警句門下**》引《**雅言系述**》曾弼，長沙人。依逸人王元爲詩友。《宿玉泉寺》云：「山偸半庭月，池印一天星。」《君山》云：「翠壓魚龍窟，寒堆波浪心。」

李韶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李韶，郴州人。苦吟固窮。《題司空山觀》云：「梁代眞人上紫微，水盤山腳五雲飛。杉松老盡無消息，猶得千年一度歸。」識者謂韶必無名，果如其言。王元有詩悼之云：「韶也命何奇，生前與世違。貧棲古梵刹，終著舊麻衣。雅句僧抄遍，孤墳客弔稀。故園今孰在，應見夢中歸。」

伍彬

《**十國春秋・楚・伍彬傳**》伍彬，邵陽人，素能詩，初仕(闕)王。國亡後入宋，有《解官詩》曰：「蹤迹未辭鴛鷺侶，夢魂先到鷓鴣村。」

《**詩話總龜・雅什門下**》引《**雅言系述**》伍彬，邵陽人，初事馬氏，王師下湖湘，授官爲安邑簿，秩滿歸隱。《題全義分水嶺》云：「前賢功及物，禹后杳難儔。【略】。」《夏日喜雨》云：「稚子出看莎徑沒，漁翁來報竹橋流。」《辭解牧》云：「踪迹未辭鴛鷺客，夢魂先到鷓鴣村。」洎居隱，廖融書其屋曰：「圓塘綠水平，魚躍紫莼生。要路貧無力，深村老退耕。犢隨原草遠，蛙傍塹籬鳴。

撥棹茶川去，初逢谷雨晴。」路振贈詩云：「考終秋鬢白，歸隱舊峰前。庭樹鳥頻啄，山房人尚眠。寒岩落桂子，野水過茶烟。已絕勞生念，虔心向竺乾。」

吴越

釋文喜

傳記

《十國春秋·吴越·僧文喜傳》 僧文喜，嘉興義和鎮人也。本姓朱氏。七歲爲僧，戒律精嚴。往叅洪州仰山禪師，言下頓了。久之禮五臺，築室千頃山。會黄巢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唐光啓三年，武肅王請住龍泉寺，已又住聖果，表薦賜紫，加號曰無著。光化二年，又徙居無著院，忽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葬於靈隱之西塢。徐綰之叛，田頵縱兵大掠，因發文喜塔，肉身如故，髮爪盤繞，異之。武肅王命裨將邵志重封瘞焉。同時有虚受、鴻楚、從禮、惠明諸僧，皆爲王所尊禮。

紀事

《五燈會元·無著文喜禪師》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略】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説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略】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睹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至皇朝嘉定庚辰，遷於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宋高僧傳·唐杭州龍泉院文喜》 釋文喜，姓朱氏，嘉禾禦兒人也。【略】光啓三年，武肅王錢氏始牧杭郡，降疏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是也。大順元年，威勝軍節使董昌、武肅王同年發表薦論，兩賜紫衣。乾寧四年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終於州郭廨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略】初，喜寓居霅川。廣明元年夏，有蝗飛翳天，下食田苗。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標于畎澮中。其蟲將下，遂厲聲叱之，悉翻飛而去。十頃之苗斯年獨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爲信寶矣。

羅隱

論述

綜論

羅隱《讒書序》 《讒書》著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爲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又《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機猶溼，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蟻蝨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又《湘南應用集序》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於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回，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某月二十四日序。

《北夢瑣言》卷一七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偸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羅隱》引《桐江詩話》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溼」是也。【略】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溼」，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野客叢書・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略】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恩。」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攪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詩人玉屑・句法・唐人句法》　寫景：「春融只恐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羅隱《春日湘中題岳麓寺》）詠物：「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詠菊》）清新：「野色寒來淺，人家亂後稀。」（《秋浦》）綺麗：「歌繞夜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商於驛東望有感》）精絕：「客帆和雁落，霜葉向人飛。」（《東歸途中作》）

《宣和書譜・行書五》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也。生於唐末，有詩名，尤長於詠史，多不稱意，窮愁感慨之間，言或譏諷怒張，以故爲時所黜。【略】雖不以書顯名，作行書，尤有唐人典型。觀其《羅城記藁》諸帖，略無季世衰弱之習，蓋自胸中所養，不爲世俗淺陋所移爾。今御府所藏行書四：《外羅城記藁》、《三十一郎帖》、《喜慰帖》、《華陰樵寄帖》。

《韻語陽秋》卷二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所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寂寥」爲「寥寂」，是爲平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寂工夫大」是也。又以「汎瀾」爲「瀾汎」，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汎」，是也。

黃裳《讀羅隱孟郊集》　羅隱寓以罵，孟郊鳴其窮。始讀鬱吾氣，再味濡我胸。如何志與氣，發作瓶甕中。大見無賢愚，大樂非窮通。棄置二子集，追攀千古風。中兼六義異，下與萬物同。妙象生丹青，利器資陶鎔。心手適相遇，變化從色空。感寓復收斂，兀然無我翁。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羅隱有詩聲，屢擯於名場，然逢世亂離，依錢氏以庇身，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霍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惓惓本朝之意，可嘉也。

又《新集》卷四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唐季有詩名，膾炙人口，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咏。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學隱爲詩，自號詩卷爲《偸江東集》。

方回《羅昭諫讒書跋》　宋子京《唐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始書錢鏐以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卯唐亡，十六年耳。唐懿宗即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進士，留七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光啓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啓間爲錢唐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即皆錢氏之除擢也。而歐陽公稱爲錢鏐賓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歷懿、僖、昭三十三年，隱

之本末可考者如此。所爲《讒書》，乃憤悶不平之言，不遇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詳見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叙。裔孫應龍，見佐學徽州，將割俸重刊是書，俾識其本末。

《唐才子傳・羅隱》 隱，【略】少英敏，善屬文，詩筆尤後拔，養浩然之氣。【略】性簡傲，高談闊論，滿座風生。好諧謔，感遇輒發。【略】隱恃才忽睨，衆頗憎忌。自以當得大用，而一第落落，傳食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詩文凡以譏刺爲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介僻寡合，不喜軍旅。【略】羅隱以褊急性成，動必嘲訕，卒成謾作，頃刻相傳。以其事業非不五鼎也，學述非不經史也，夫何齊東野人，猥巷小子，語及譏誚，必以隱爲稱首。凋喪淳才，揄揚穢德，白日能蔽於浮翳，美玉曾玷於青蠅，雖亦未必盡然，是皆闕愼微之豫。阮嗣宗臧否不挂口，欲免其身。如滑稽玩世東方朔之流，又不相類也。

黃貞輔《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者，氣節凜然，燁燁方冊間，每以未睹全書爲恨。近客徽學，會公之遠孫云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幕辟，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雖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眞主納款歸疆，終其身及其子孫，無僭竊之志，往往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也。唐宋僭僞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無赧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氣節爲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憸邪輩豈無絺章繢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隻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君舊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

姚士麟《羅昭諫江東集叙》 羅隱有《江東》、《甲乙》等集，今皆不可見。乃平園周氏跋《文苑英華》謂隱集全卷收入，心竊快之，輒爲搜錄，以爲《甲乙》前後，無復遺琛剩銑。比檢《唐文粹》、《楓窗小牘》及書、疏、碑、銘十餘篇，而計有功、祝和父所載諸體詩，又若干首，至《吳越備史》所云《賀更名》、《太師誌》、《行營露布》、《八會亭記》，則又有目無篇，于是益疑周氏全收之語，而後有赤水尋珠奢想。第合儔與集觀之，如《乞收癸巳詔》、《上宋招討》之爲唐易表語，《題蟠溪》之爲錢氏，亦可以窺隱作用一斑。雖其生平騰口取憎當世，而于詼劇之中別有貞足幹事者在，善乎，王伯厚之歎。其《詠松》討梁一語，而糞土荀鶴諸人也。獨怪隱待用唐家六十年，而唐故輕於用人，重一進士，使千百載後，田農閩嫗不稱他進士，特重之曰「羅隱秀才」，是隱重而唐輕，進士輕而秀才重也。悲夫。

屠中孚《刻羅江東集序》 余讀《江東集序》，有「秀才重」一語，不覺躍然喜。視鏡中溲具，光彩陸離，更不妨以怒髮受之。比竟讀一過，則自韋尙書諸啓已下，要皆丐乞人心血，因知唐秀才不殊今秀才也。若《答雲英見誚》及《題新榜》二絕，眞堪爲之涕落。至於南唐使人金榜一言，秀才於斯剝面皮矣。惟是力勸武肅討梁，較有英雄氣，然亦是秀才作用。夫以杭越區區新集之衆，而吳人宣、潤迫切肩肘，能使之興師遠伐乎。大都隱意以爲，聽之則持三軍縞素，討殺義帝之聲，歸之錢氏，不聽則使漢賊不兩立之高論，陰以自處，爲空名諸葛，且以愧唐之忘我，而我不忘唐耳。此誠秀才得力地也。第隱而秀才者一，不隱而秀才者天下也，秀才而重，不秀才而不必重，是重在秀才，不在我也。余故反而重我，輒爲刻之，以重江東之我，其亦有證于叔祥之重之也夫。

《四友齋叢說・詩二》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

吳穎《重刻羅昭諫江東集叙》 唐末新城詩人羅隱昭諫，世多傳其詼諧不羈之句，將以自全於亂世也。唐世重進士科，讀昭諫《贈雲英》詩，爲怒焉心傷之。夫士遭遇末造，即令如東野「春風馬蹄」，亦已感愴難讀。因昭諫終身賤貧，老爲逋客，溷跡滑稽，以自表見，不亦悲乎。予故尙論其世，而歡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固如此矣。蓋唐詩至昭、僖之際而細已甚。若昭諫者其猶有蕩佚唱歡之風歟。予又讀其張新聲、石烈士二記，殊爲賤士發其幽光也。即詩或不盡佳，亦當爲之流連不什，而況其詩之激楚不堪多讀，有甚於此者哉。且昭諫則固有心於天下之大者也。遨遊吳、楚，退而應錢王之召，其高節奇氣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錢起臨安，與新城并壤。昭諫與杜建徽皆新城人，所云鼉江式氣橫亘者，此也。錢初授鎭海節度，謝表頗言浙西繁富。昭諫曰：此誅求之端也。易之。唐廷臣讀至「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歡焉，曰：「此必羅隱筆。」嗚呼，以是雜諸譎諫之儔，夫何愧乎。斯時韓致光、周樸諸公流離中，篇章傳播閩與越，其有相爲感應者歟。昭諫故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今多不傳，而深幸此本之僅存也。此本爲嘉禾姚

叔祥所較。叔祥藏書頗富，考核亦精，而欲以「秀才」式字爲羅隱重，抑末已。

戴京曾《羅昭諫集序》 羅昭諫詩言中有響，三百篇後頗寓諷諫之意。或者以其語多平易而忽之，要之勝塡詞豪艷而無當於興感者什百矣。況其精邃自然處，正復不讓唐之初、盛。惜刻本不多見，而新登爲昭諫故里，板亦不存。今邑侯容菴張公，鳴琴之餘，訪公平昔讀書之所，俯仰憑吊，因與邑之賢士大夫及諸生，購《江東》、《甲乙》諸集，刪訛訂異而重鏤之，以風後賢曰：此邑之前輩遺徽如此也，藉其言無所興感，早湮滅不傳矣，然則士安可不修辭砥行以自爲不朽乎。予獨謂：今邑令以完賦爲最考，未暇訓士，皇表章前士之遺言以興起士。若張侯之用心，可謂以新登起新登，合乎古人祭鄉先生於社之意，殆不僅爲新登計一時也。夫令一邑而不僅爲一邑之一時計，世將徧購其成績之書而頌之。予殆嘗鼎一臠於昭諫之一集矣乎。梓成命序者，爲邑人袁卓湄先生，所稱與侯同，俯仰憑吊之賢士夫也，遂不敢以不文辭，而志其重梓之本末如此。

袁瑛《重刻羅昭諫集跋言》 羅昭諫，唐以文章名者也。說者以其騰口取憎，類詼諧滑稽之所爲，似矣。然讀《乞收癸巳詔》、《上宋招詩書》、《題蟠溪》、《請更表》諸宏詞讜論，於以佐國是而惠殘黎，當時寔嘉賴之。況乎力勸武肅討梁、垂諸史冊、扶植綱常者之尤堪不朽耶。昭諫固不僅以文章名，而宜以事業著者也。【略】昭諫生唐之末造，歷前代迄今，千有年所矣，其間綰銅章、操風雅者，代豈乏人，而直俟我侯爲之憑吊而敷揚焉，且俾其芳言傳頌奕禩於不窮焉。事有曠千百世而相感者，予誠不知其何心矣。

《戴酒園詩話又編・羅隱》 溫、李俱善作駢語，故詩亦綺麗。隱之表啓不減兩生，詩獨帶粗豪氣，絕句尤無韻度，酷類宋人，不知爾時何以名重至此。鄴州羅紹威至自號其集爲《偸江東》，青州王師範遣使賫禮幣求其一篇，然猶武人。令狐滈登第，隱賀之，其父綯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鄭畋女頻誦其詩，窺其貌寢乃已。由今視之，亦何煩爾乎。隱亦時有警句，但不能首尾溫麗。如《文宣王廟》曰「雨淋狀似悲麟泣」，此言聖像爲雨所淋，有似于泣，故其語爲佳；對曰「露滴還同歎鳳悲」，便是泛常牽湊，一無足觀。隱不得志于舉場，故善作侘傺之言。如「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皆激昂悲壯。隱又善于使事，投錢鏐詩：「鹽車顧後聲方重，火井窺來焰始浮」，上句方之伯樂，下句尊之以孔明也。臨邛有火井，桓、靈時焰漸微，孔明一窺而復熾。大有勸鏐匡扶唐室意，不止感恩而已。

《圍爐詩話》卷九 樂天之後，又有羅昭諫，安得不成宋人詩。

《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唐詩亦有直遂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世間龍蛇混雜，誠是淆訛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

姚瑩《論詩絕句》二四 童時論格卑中晚，白首何人到武功。許馬一時猶伯仲，苦難索解是江東。

俞國琛《論詩》一六 《唐風》應改集梁風，宮怨春閨句極工。金榜有名前進士，可能回首媿江東。

邵堂《論詩六十首・羅昭諫》 憐他無貌亦無名，漂泊江東已半生。莫怪詩人雙淚落，此才憔悴望河清。

錢師曾《仿漁洋山人題唐宋金元詩絕句・昭諫》 流落湖湘晚入吳，鬢毛白盡客心孤。滄桑滿眼清風在，不入秦時松五株。

謝啟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羅隱》 江東生隱梅根浦，衰病還容幕府棲。後代此才應少繼，紅紗罩壁續新題。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羅隱》 且爲年年康了中，南唐不識羅江東。如何詩句多譏刺，不第長嗟虬鄴同。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可知詩興隨時發，怪得許棠天骨開。（隱寢疾病，錢王親臨問候，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遂足成七律。）

沈壽榕《讀羅昭諫詩二首》 深情淺語耐人思，暖蝶濃鶯各弄姿。多少驪才驚絕艷，何曾解讀晚唐詩。詩筆爭如書筆難，要留粉本與人看。《牡丹》七字千秋絕，帶雨方知國色寒。

黃維申《論詩絕句・羅昭諫》 衣劍飄零已半生，可憐金榜竟無名。錢王不討朱梁賊，灑淚長吟憾未平。

蔡邦甸《咏唐人詩倣元遺山論詩絕句・羅隱》 金榜難書姓氏香，吟詩空自老詞場。唐家選舉遺才士，輸與收羅一越王。

《一瓢詩話》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己同日而語。

《**讀雪山房唐詩序列・七律凡例**》　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略】羅隱「爪牙柱石兩俱銷，一點渝塵九土搖」。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爲貴，如【略】羅隱「跪望嶧山重啓告，可能餘烈不勝妖」，皆足爲一代楷式。

《**石園詩話**》**卷二**　羅昭諫（隱）詩云：「若以鳴爲德，鳳凰不及雞。」斯言善矣。乃所作詩文，好以譏刺爲主。昭宗聞其名，欲處以甲科，爲大臣奏其輕易而止。黃寇平，朝賢議欲召之，爲韋貽範告以同舟見輕，恐登科通籍，視吾徒如糠粃而止。負聰明而多口過，金榜上無名，非盡當時之咎也。然梁以諫議大夫召，不行，獨依錢鏐，嘗說鏐舉兵討梁。其忠義之志，見于《小松》之咏云：「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大節如此，又非晚唐諸公所可匹敵也。昭諫上錢尚父諸詩俱佳。《吳越備史》云：「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之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今見于《春日投尚父》首章頷聯。嗚呼，得一知己如此，又何必致怨于「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烟月奈相違」，及「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也。昭諫《籌筆驛》詩，亦七律中最佳者，議論亦頗似義山。古詩無大出色。近體如《杜處士新居》云：「寇餘無故物，時薄少深交。」《眞娘墓》云：「死猶嫌寂寞，生肯不風流。」《菊》云：「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及七言之「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長恐病侵多事日，可堪忙過少年時」，「老知風月終堪恨，貧覺家山不易歸」，「漫道城池依險阻，可知豪傑亦塵埃」，「別酒莫辭今夜醉，故人知是幾時來」，皆見聰明。彼刻于論詩者謂《牡丹》一聯爲女障子，《揚州開元寺》一聯爲白日見鬼，又烏足以服隱也哉。

《**老生常談**》　好作綺語，自是不可，然人品則不關係乎此。【略】如羅昭諫一輩人，勸錢鏐討梁，堂堂正正，豈詞華之士所能及。其形於文字之間，風骨亦自可見。《夜泊淮口》云：「秋涼霧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亦非晚唐靡靡之響。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　唐末昭諫詩，猶棱棱有骨。

《**瀛奎律髓刊誤**》**卷三**　（隱）在晚唐頗見風格，唯出語太激，非溫柔敦厚之教。

《**問花樓詩話**》**卷一**　楊升庵盛稱羅鄴爲江東之冠，尤愛其《閨怨》、《南行》二絕，而詆呵昭諫不遺餘力。余謂昭諫忠義之士。按《吳越備史》：「梁受唐禪，羅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心甚義之。」《後村詩話》：「隱有《江東集》十卷，自廣明以前，光啓以後，乘輿播遷，宇內亂離，見之賦詠。」余嘗誦其《歸五湖》詩云：「江頭日暖又花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曠懷高調，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輩，猶糞土矣。

《**三唐詩品**》**卷三**　專裁七律，是鄭都官一流，不得其源所出。傷亂情多，時見言旨，第詞無蓄意，風格告衷。

《**十國春秋・吳越・羅隱傳論**》　《語》云「士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豈不信哉。方隱屢躓進士第，徧歷諸州，馳驅擾攘之中，憊矣。及遭逢霸王，文采爛然，聲施後世，可不謂得時而駕邪。然以彼義形于色，勸興兵伐無道梁，藐眡強藩，畜以從子，大義侃侃，又寧獨以文士見哉。

吳墉《**羅昭諫集跋**》　羅昭諫生唐末造，累舉進士不第，繼而薄游吳楚，歸依武肅以終。世傳其混迹滑稽，自全於世，而不知其乃心王室，勸討僞梁，雖志不獲行，而大義凜然。所爲詩文，悲涼激楚，亦猶少陵之每飯不忘者已。唐至昭、僖之際，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孤忠勁節，得爲完人，而言亦足重。他如杜荀鶴之《唐風集》、徐寅之《正字集》，無論中多俗格，其黨附朱三，大節有玷，餘何足觀。以視昭諫之未食唐祿，而義不忘唐，奚啻霄壤。然則，昭諫一集，洵足以應二氣而殿三唐者也。杭之新城，爲公故里，墉承乏來此，得與公之裔孫建寅、起發等過從，出示斯集八卷，乃康熙初前令張容菴瓚所輯。欽定四庫取錄亦即是本，其詩文逸篇當遵欽定全唐詩文及《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所載，悉心補之，庶無遺憾焉。茲爲刊其缺頁，先跋而歸之。

何藻翔《**讀晚唐詩集得三人各詠一絕**》**一**　風義稜稜請伐梁，胥濤怒捲震錢唐。江東目已無餘子，羞獻《唐風》三十章。

楊復吉《**讒書跋**》　羅昭諫《讒書》五卷，【略】至命名之故，大約不離乎憂讒畏譏。同時沈顏有《整書》，意亦猶是也。

《**羅江東外紀**》**引**《**詹氏小辨**》　《太平兩同書》：《貴賤》、《強弱》、《損益》、《敬慢》、《厚薄》、《理亂》、《得失》、《眞僞》、《同異》、《愛憎》十篇，多言持世，間一二及養生，其說泛然，于二家奧旨無關焉。但每篇所論篇，名篇兩字

亦悉。文欲學漢，而音不振，氣不雄奇多凡語，旨又率襲舊，讀之不能使人觸情警心，其書可有可無耳。

又引《室中語》 學詩須是有始有卒，自能名家，方不枉下工夫。如羅隱、杜荀鶴輩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沒者，以其自成一家耳。

分　論

《曲江春感》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此但是不得志之辭，不見懷古如何。第四句亦有所指。紀昀評：在晚唐頗見風格，惟出語太激，非溫柔敦厚之教。江東詩此病最多。題是有感，原無懷古字，曲江之游盛於唐，昭諫唐人，何得有懷古之事。第四句從「節彼南山」句鑿出，昭諫謂舊交零落，惟有山色向人耳。無名氏(甲)：曲江，屬西安。昭諫一生不第，故有此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日暖花開」四字，豈非曲江勝景，中間無限傷心，只爲一「又」字也。此時江東行客，直已心盡氣絕，而反自謂「心悠哉」者，所謂哭不得反笑也。三四不說別樣懊惱，只說酒徒凋落，不罵要人竊位，只罵南山崔嵬，皆甚憤之詞，反如不憤者也。(後解)五照出「聖代」，六自引「非才」，妙妙。七八亦是一例歸家釣魚，卻是寫得異樣峭拔。《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隱以諷刺，久困場屋。友人劉贊贈詩云：「人皆言子屈，我獨以爲非。明主既難謁，青山胡不歸。」隱見之，遂起歸與之興，故作此詩。首言曲江之花開日暖，我客江東而歸心正復悠悠也。夫予所爲悠悠者，高陽酒徒，已半凋落，嗟獨立而寡儔；終南山色，空自崔嵬，慨高踪之莫繼。而予輾轉於身世之故，非不知聖代之無棄物，而不免爲侯門之匪才。余所以思歸五湖，將爲漁人以沒世耳。三聯謂當爲聖代之所收，奈不爲侯門之所用。見受擯於時者，以無薦引之人也。若聖代無棄物，有棄物而尚得爲聖代乎。言外正寓譏切意。朱三錫評：日暖花開，絕好曲江景色。句中下一「又」字，有無限傷心意。此時江東行客，正復悠悠，正所謂哭不得反笑也。三、四不說別樣懊惱，只說酒徒凋落，不罵權勢竊位，只罵終南崔嵬。皆憤激之辭，反如不憤者。妙，妙。五照出聖代，言未必不爲當寧所用。六自引匪才，言不免爲侯門所抑。七、八亦只是一例歸家釣魚，寫得異樣峭拔，絕好筆墨也。

《牡丹花》 《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引《抒情詩》：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閤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詩話總龜・譏誚門下》引盧瓌《抒情》：曹唐、羅隱同時，才情不殊。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羅有女子詩。」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此蓋羅《牡丹》詩也。《韻語陽秋》卷二：《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雖然不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迺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宴王母詩》曰：「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山谷上》：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又《後集・六一居士》引《藝苑雌黃》：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斷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冷齋夜話》卷四：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西溪叢語》卷上：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值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斷去，曰：「豈效兒女邪。」《載酒園詩話・詠物》：嘗歎宋人論詩如飲狂泉。【略】羅隱《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何等風致，反謂不能臻其妙處，如此風氣，眞詩中百六之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唐人牡丹詩每失之浮膩淺薄，然如羅鄴之「看到子孫能幾家」又索然興盡矣。獨存此篇，尚近雅音。《唐詩鼓吹》卷八朱三錫評：一曰「別有因」極寫牡丹花之出衆，不比凡卉。「不勝春」，正是「別有因」意。三、四皆寫「別有因」三字。五、六引「芍藥」、「芙蓉」以擡高牡丹，以見「穠華」之不可辜負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羅隱「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高捲不勝春。【略】」。【略】工矣，而未精也。

《黃河》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此以譬人心不可測者。紀昀評：三、四語亦太激，然託於咏物，較勝質言。何焯評：起處非人所能。三、四好諷刺。

《七夕》《後村詩話後集》卷一：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儆豪今夜爲情忙，那得功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鍼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春日獨遊禪智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感慨甚深。紀昀評：昭諫風骨自別，三、四未免落套。「平陳」關照「隋宮」，「煮海」乃劉濞之事，未免添出無根。何焯評：起句即破盡「獨」字。惟存水樹，則廣陵非復行樂之舊矣。前代荒宮，往時雄鎮，都付諸夢想。五、六則欲罷舉而歸耕也。無名氏（甲）評：禪智寺在揚州。漢吳王都揚州，煮海爲鹽。隋煬帝平陳亦在此。《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因水木之勝，而思此寺乃舊日之隋宮也。自唐建爲此寺，花之開落雖長如此，人之去來自有不同。今余來此，楚人歌鳳，何處醉酒而忘憂，吳地驅牛，滿車風起而疾走。上句屬情，下句屬景也。思此今古遞更景物洊易，只合騰騰而醉，須富貴以何爲。昔吳王煮鹽以求財富，煬帝平陳以廣疆隅，今皆在塵夢中耳，其能無遊此而增感哉。朱三錫評：「樹連天」，則樹色依然，「水接空」，則水亦依然。獨於隋宮加一「舊」字，言當日離宮別院，三千鼓舞，何意今日忽變爲梵王宮矣。不知者，只謂禪智寺前水樹連天，亦知其爲舊隋宮乎。「花開花謝」，「人去人來」，即此意也。「楚鳳調高」，言狂者至今尚多，「吳牛蹄健」，言牧者照舊不改。獨有「煮海平陳」，竟成一夢。思量及此，只合一醉耳。

《廣陵開元寺閣上作》《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戲者謂三、四爲見鬼詩，其實驕王荒帝，亦自不宜引用，然俗口傳之已熟，尾句亦可人也。紀昀評：咏古用典，各因其地各寓其意，豈必擇賢者而入詩耶。此評膠固不通。馮舒評：方君云：「戲者謂三、四爲見鬼詩。」巧詆無與詩。馮班評：第二聯緊頂前事。揚州止此二事，如何不用。且詩有美有刺，豈以荒王驕帝爲疵乎。何焯評：此篇逼眞義山。落句言視理亂爲盛衰耳。「東風」指人主說，「是非」言非復舊觀，江山是而人民非也。《詩話類編》卷三：作詩有描畫法，如羅隱詩：「雲中鷄犬劉郎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古人所謂詩有聲畫是也。《師友詩傳續錄》：問：羅隱詩「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詩，然歟。（王士禛）答：二句最劣。此雖謔語，亦定論也。《一瓢詩話》：余謂上句是無用之句，果然最劣，下句則宛然佳句也，顧用之何如耳。《載酒園詩話・高英秀》：吾于古今人論詩，雖不喜隨聲附和，亦深惡洗垢索瘢。如羅昭諫《廣陵開元寺作》曰：「滿檻山川漾落暉，檻前前事去如飛。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廣陵即漢淮南，隋江都，此係懷古之作，自引其地之事，猶詠金陵者多言王濬、陳叔寶事也。高英秀乃云「定是鬼詩」，則少陵《玉臺觀》「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劉夢得《贈王山人》「飛章上達三清路，受籙平交五嶽神」，亦神怪詩乎。（黃白山評：「漢之淮南在壽春，劉安所都在北，故壽春有八公山，是其遺跡。今誤屬廣陵，勿論其作鬼語，而用事之誤已爲詩病矣。」）《養一齋詩話》卷四：曹唐「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固屬鬼詩。然未若黃滔之「冢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爲尤足笑也。蓋晚唐醜態，無所不備。

《春中湘中題岳麓寺僧舍》《瀛奎律髓》卷三九方回評：羅昭諫生當亂離，多不得志哀怨之言。紀昀評：其詞怨以怒，然晚唐詩又降一格論。「蟾宮虎穴」四字生湊。結句憂讒畏譏，然「相尤」字太著迹。何焯評：天下大亂，富貴功名兩無所就，故其言云。五、六感慨身世，沉鬱有力。言花草尚有得春而發，吾豈眞無命乎。又欲自休，不得也。

《銅雀臺》《韻語陽秋》卷一九：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幾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伎，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祇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

《梅》《升菴詩話・羅隱紅梅詩》：羅隱詠《紅梅》詩【略】，此卻似軍官宿娼謎也。

《京口見李侍郎》《五代詩話・吳越・羅隱》補引《漑堂集》：曾庭聞曰：羅隱《京口見李侍郎》有句云：「屈指不堪言甲子，披風常記是庚申。」未若漑堂《壽晏夫人詩》「雖然眉壽逢丁酉，只是心傷憶甲申」轉語之妙。

《登夏州城樓》《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言寒城風起，戍旗獵獵，此時憑欄悵望，見萬里山川，皆唐土地，千年魂魄，盡漢英雄，而我於此，聞邊馬而動離心，對塞鴻而思往事，蓋不勝其弔古悲今已。然邊塞乃用武立功之地，投筆從戎，當以弓戟爲事，其能不上寒城而動念哉。言外見悲感意。朱三錫評：一寫夏州城樓，二寫登夏州城樓。下六句皆憑欄悵望也。三、四是由今

而弔古，五、六又弔古而悲今，無非自嘆自傷之意。投筆從戎，固有滿腔憂憤，於言外見之者矣。

《水邊偶題》《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三、四老，世人誦之甚稔，乃昭諫詩也。紀昀評：是粗野，非老也。以此爲老，是宋詩所以爲宋詩，而虛谷所以爲虛谷。何焯評：三、四沉痛。

《桃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前解寫桃花。某一日言桃花本不難寫，寫桃花亦本不難讀，然而談殊未容易也。且如羅昭諫「暖觸」一篇，浪讀之亦有何異，及細尋之，卻見其「衣襟漠漠」七字只是提筆空寫，及至下筆實寫，又只是「間梅遮柳」，不曾犯本位也。三妙於「艷覆」字，四妙於「半里」字。必欲執以相問，實亦不解何理，但讀之，不知何故，覺其恰是桃花，此絕不可曉也。（後解）後解插入人。「盡日無人」、「有時經雨」，爲寫桃花，爲復自寫。忽然想到舊山山下，此正是「疑悵望」、「乍凄涼」之根因也。《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此在他鄉見杏而作也。朱三錫評：前四句寫杏花，後四句自寫。前四句是虛寫杏花，後四句是實寫自己。何以爲虛寫。暖香漠漠，提筆也；間梅遮柳，襯筆也；艷拂紅欹。空筆也。絕無一語實描，而讀去恰是杏花，殊屬不解。何以爲實寫。不曰九陌六街，而曰盡日無人；不曰簾前月下，而曰有時經雨。蓋羅公十上不第，觸處生感，偶然見及杏花，偶然想到舊山，即欲不悵望不凄涼，何可得耶。五、六是羅公自寓感慨，讀去殊覺意味寥落，與孟襄陽「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同一氣象。始知文人下筆，便可定其一生之榮枯，古今人同一輒也。

《籌筆驛》《瀛奎律髓》卷三陸貽典評：與義山同題而各有所指，故各見其極妙。紀昀評：有義山一作在前，便覺此不稱題。《詩話類編》卷三〇：成都城南，舊有武侯祠。杜子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保寧廣元城北，有籌筆驛，昔武侯屯兵處。薛逢詩云：「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羅隱詩云：「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吁，千載之下，能言之士，皆歎息漢運告終。武侯雖忠義昭然，如青天白日，而天嗇其壽，使之不能盡用其才，以光復漢業。讀二三君子之詩，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哀哉。

《重過隨州故兵部李侍郎恩知因抒長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言彼爲莊，則我爲惠；彼爲牙，則我爲期。初亦何心，近有何事。祇爲千人爲羣，曾無言笑，而斯人適至，迎意即解，以是爲相樂也。何期日月不停，事故多有，轉燭之頃，化爲糞壤。悠悠蒼天，今當如何。於是而因無共言，轉多近事，九原獨逝，疑有初心。讀之眞不能不慟哭也。（後解）五六「漢浦」「郎溪」，寫重過隨州。七八「慚愧」「還有意」，妙妙。不是寫蒼生感恩，亦不是寫侍郎遺愛，正反寫紛紛無數門下受恩人皆已默然捨此，又向別處吃飯去矣。（如此妙詩，從一「還」字看出。）

《商於驛樓東望有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前解追舊。「此中」，正是「漢江東」之「東」字，非商驛樓也。（後解）後解傷今。

《梅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分之，則「吳王醉處」句，「十餘里」句，「照夜」句，「拂衣」句，「今」句，「正繁」句。又分，則「吳王醉處十餘里照夜拂衣」十一字句，「今正繁」三字句。絕似感慨，絕無感慨，只如閑閑寓筆，而有無限感慨，具在其中。此爲唐人未經有之法。三四只寫「正繁」，可知。（後解）「粉艷飄席」，不過只爭瞬眼，故「寒香撲樽」，必須分外留意。此是說梅花，是不但說梅花，欲寄所思。雖用梅花故事，然實只寄此意，故以「又黃昏」三字結出眼淚也。

《江邊有寄》《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五、六淺近。昭諫詩愛如此，亦一時直道心事者。紀昀評：此評是。然既知其淺近，何又選之。又：昭諫語多憤激，不可爲法，然勝於李山甫。何焯評：三、四一氣回環，讀之乃見其意緒之無聊也。

《湘中見進士喬詡》《龍性堂詩話續集》：劉文房「風竹自吟遙入磬，雨花隨淚共沾巾」，羅昭諫「雲牽楚思橫漁艇，柳送鄉心入酒樓」，徐文長「老淚高梧雙欲墜，孤心缺月兩難圓」，元裕之「吟比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王伯穀「月與離樽今夜滿，秋將行色一時分」，皆就景寫情，各有其妙，誰云古今不相及也。

《送舒州宿松縣傅少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送別詩更不作執手揮淚語，輕輕只將「東過清淮」四字一撇竟過，下卻純寫到官後一段閑尋幽詩、人地適符，別樣快活，此爲先生推陳出新之法也。（後解）「歌怨」「酒濃」，此是宿松風物。乃詩意正在兩上半句，言「春生綠野」、「雪霽平郊」，明年正當爾時，我歸舟亦適過縣前也。此非眞欲留杯相待，蓋言爲別極其不遠，最是清新絕俗之作。

《淚》《唐詩鏡》卷五三：雖非雅體，當是名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羅隱》引《藝苑雌黃》：《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秋日懷賈隨進士》《瀛奎律髓》卷三二何焯評：三、四言平時志氣如此，豈是難事自全者？已呼動末句。紀昀評：四句恐其遊說諸侯，終不免於難，故以韓非比之，已爲結句招隱之根。無名氏(甲)評：《韓非子》有《孤憤》篇。「鴨掌」亦名鴨腳，即銀杏，以其葉形相似，故名。

《亂後逢友人》《瀛奎律髓》卷三二何焯評：起句聳擢天半。正爲哭，不爲得，只得如此道也。結句從《嘆逝賦》來，所謂「《文選》理」。紀昀評：五、六淺鄙。

《秋日富春江行》《瀛奎律髓》卷三四：何焯評：三、四襯得有聲色。紀昀評：起二句極意煉字，而未爲新警。三、四太妝點。「冷疊」二字生。

《封禪寺居》《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題是封禪寺。昭諫身居亂世，故起句曰「盛禮何由睹」，奇哉句也。三、四好，豈可全不用事。善用事者不冗。紀昀評：此爲通論。又：因封禪而思及長卿，因長卿而思及諭巴蜀，而能通巴蜀又是能封禪之根。紆紆曲曲，總是居衰世而思太平之盛。馮班評：律詩成於沈、宋。對偶之文必工於用事，方是當行。何焯評：子美、義山之間。

《魏城逢故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律》周珽曰：此詩「芳草」、「好雲」一聯，正刺時事，不勝憤恨也。後回句言已自歸後，與蔡氏昆仲不免烟樹隔去，回憶錦城兩度相遊，竟成往事，別離之念，不深也乎。引程元初評：詩人賦及國家與君子小人處，嫌於傷時，不敢明言，皆托意諷喻。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睛飛遠，漁人夜唱閒」，「沙鳥」喻小人，「飛遠」喻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退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輩，「好雲」喻讒佞，「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首言前春後秋，一年之間，兩度遊玩於錦城。艸皆礙馬，雲盡遮樓，遊時之景如此已。自與君別以來，山色與別愁而俱斷，水聲入離夢而長流。所以思君不堪回首，而望者烟樹茫茫，阻隔綿州而不見，當益重相思之感耳。朱三錫評：前四句寫錦城之遊，後四句寫寄懷之意。人生當不得意境界，總看好花，飲好酒。出入侯門，縱情山水，其胸中眼底，自有一段對景傷懷，鬱鬱不快之處，只可自喻，難以喻人。即如羅公此篇，春秋兩度遊於錦城，江山明媚，錯雜如錦，可謂樂矣。三、四芳艸好雲，皆寫錦城景色也。然「芳艸」下接「有情皆礙馬」五字，「好雲」下接「無處不遮樓」五字，偏於極得意中，有不適意處，殊屬不解也。五、六是因遠遊之況，入寄懷之情。山色和愁斷，水聲入夢流，即七之「不堪回首望」也。烟樹茫茫，益動懷人之感矣。

《經故友所居》《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五、六淡而有味。紀昀評：平調不出色。五句曲而不醒豁，六句平淺無味，結太落窠臼。查慎行評：五、六近套。何焯評：一時同應秋賦之人皆已化爲異物，獨此身尚無所成就，心悒鬱而誰語。惟有付之一醉。然撫身世、念存沒，又不覺逐諸輩，安得爲莊生之達耶。

《螢》《韻語陽秋》卷二：老杜詠《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照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遣興》《瀛奎律髓》卷三二紀昀評：此首不宜入「忠憤類」。意思殊淺。第二句「奈長蒙」三字不解，結用屈原《漁父》事。

《中元夜泊淮口》《唐詩鏡》卷五三：三、四氣格逼出盛唐。

《蓮塘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動筆寫得「蓮塘館東」、「蓮塘館西」，便知其是《黃鶴樓》好手。然此解，用意乃在「初日明」、「行人行」六字。「初日明」，猶言一何太早。「行人行」，猶言一何太忙也。三「鳥似相應」，四「花疑有情」，承上便極寫此初日行人，胸前一片花錦前程，有如唾手可取也者，卻被蓮塘館中一個閑坐人看見也，笑倒也。(小兒女不知此詩，謂此寫蓮塘景物，胡可與語。)(後解)前解寫驛下勞人，後解寫驛中閑人也。

「一夢」言往者亦嘗疾行逐日也。「數杯」言邇來只是日高猶卧也。「來去只如此」者，大有漠不動心之人，猥言此驛來來去去直是終古熱鬧，殊不知其十年大變，五年小變，驛則猶是，人齒加長，其奈之何哉！痛喝之曰「莫言」，婉點之曰「幾莖」，詩人風刺之良，於斯乎極矣。

《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一　《瀛奎律髓》卷三二馮班評：文人之言，自有體格。查慎行評：用本朝事迹寓感嘆，親切悲涼。何焯評：八句中有無限起伏曲折，豈貌爲少陵者所知。無名氏（甲）評：「四海」句甚好，周旋申寓諷諫也。紀昀評：「渾」，仄聲，見中山詩。此種詩不看其沉鬱深切處，只點出「眞將」、「假王」，可謂僻極。

又四　《圍爐詩話》卷一：王建爲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父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

《題潤州妙善前石羊》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此詩《昭諫集》中第一。今京口此石猶存，詩牌亦無恙云。紀昀評：動曰某人某詩第一，最是夸語。文章各有佳處，題目亦不相同，何由銖銖兩兩定其高下。又：詳「楚醪」句，題注「置」字下似脫一「酒」字。筆筆沉着。以「桑蓋」二字代劉字不妥，與「紫髯」連用更不妥。「楚醪」二字，添出末句，譏時無英雄，僭竊紛紛也。查慎行評：《江東集》中好詩尚多，以此爲第一，恐非篤論。馮舒評：「桑蓋」未穩。三、四句意謂李璟、錢鏐輩。何焯評：落句嘆時無英雄，黥髡盜販皆思宰割天下也。無名氏（甲）評：潤州，今鎮江。昭諫詩在唐末筆力獨高，所以才名甚盛。

《臺城》　《瀛奎律髓》卷三何焯評：三、四的是臺城，移作《金陵懷古》不得。無名氏（甲）評：臺城在江寧。江左吳、晉、宋、齊、梁、陳謂之六代。紀昀評：五、六二句不甚可解。

《憶九華》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特憶九華，卻只寫得「巉崒」二字，下去「黃菊」十四字，便純寫其「息機」。然則何故又必題曰「憶九華」耶。不知處處有黃菊，處處有村酒，處處有綠蒲，處處有釣魚，然而處處不見有人息機，則豈非「黃菊」十四字乃在息機以後。若夫人之所以肯息其機者，則全爲九華之巉崒故也。如此用筆精深，雖比唐初人奚讓焉。（世人解三四，只說是九華景物，豈識先生「精深」二字。）（後解）前解寫「九華」，後解寫「憶」。前解既已定當，後解即任意點筆皆合。其出色則又得末句，言又是菊黃、酒熟、蒲低、魚美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評「黃菊」二句：江鄉景如繪。

《寄前宣州竇常侍》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詩只是二句，一句往年，一句今日，是爲分解之最明者。「樽酒」句，末宜漫然讀也。看他輕輕只用二字寫主，成妙主，三字寫賓，成妙賓。蓋留者歡，醉者不歸，此又豈是待留之賓與容歸之主耶？此眞一時出自偶然，千遍說之不足者。若徒漫然讀之，則祇是留住歡樂，醉倒失歸，直一市魁眠酒肆無賴語耳，奈何乎污先生筆尖也。三四「未」字「初」字妙妙。一「未」字便是前已不是一日二日，一「初」字便是後亦不是一日二日。此正極寫主留賓不歸，一片兩忘神理，爲出神入化之筆也。（後解）詩中「金」、「玉」字自來難用，此又不知何故，再加「三尺」、「一圍」二字，反更見其清空。此眞天遣裁詩，別又有故，世人不復能知之也。末句「滿簑風雨」字，非爲釣魚點染，正特寫來與上「金三尺」、「玉一圍」作比對，讀之眼淚不哭自流矣。（便是唐初人佳筆，何意篇終見之。）《唐詩鼓吹》卷八廖文炳解：言昔西謁尚書，賜酒留連，至醉始歸。當時筵中所見曲檻之柳，小園之花，景象何明媚也。況乎寶鼎異香之吐，有金三尺，佳人細腰之舞，如玉一圍。今當亂離之世，相尋未得，惟有滿簑風雨，長守魚磯耳。昔年盛賞，可復得而遇之哉。末句廖指尚書而言，或作隱自謂也。朱三錫評：通篇只「往年」、「今日」四字盡之矣。「尊酒」句，寫當年主賓情誼之篤，曰「留連」，殆非一朝一夕也。三、四承之，「未」字、「初」字，妙，妙。曰「鶯未老」則前此之留連可想；曰「蝶初飛」，則後此之留連可知。唐人即景寫情，筆墨俱化，不當以寫景艸艸讀過也。五、六「金三尺」、「玉一圍」，正與入之「滿簑風雨」比照。從來詩中「金」、「玉」等字，最難安排。唐初人往往有之。此獨再加「三尺」、「一圍」二字，偶對。極其閒雅，此誠唐人之絕唱也。

《嚴陵灘》　《四溟詩話》卷二：羅隱曰：「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仲淹曰：「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儲嗣宗曰：「春風莫逐桃花去，恐引漁人入洞來。」謝枋得曰：「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袁郊曰：「后羿偏尋無覓處，不知天上卻容奸。」瞿宗吉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卻容私。」范、謝、瞿皆出祖襲，瞿得點化之妙。

《小松》　《困學紀聞》卷一八：羅昭諫咏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

《通鑒》，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秋蟲賦**》《秋窗隨筆》：施蔭以王孫爲蟋蟀，余既辨之矣。《古文苑》載王延壽《王孫賦》註：「王孫，猴類。」則不獨蟋蟀名王孫矣。又羅隱《秋蟲賦序》云：「秋蟲，蜘蛛也。」皆文人偶然託興耳，如執秋蟲曰蜘蛛，便可噴飯。

《**蟋蟀詩**》《羅江東外紀》引《藝海洞酌》：羅隱《蟋蟀詩》起語：「頑颸斃芳，吹愁夕長。屑戍有動，歌離弔夢。」亦甚奇警。其末云：「危條槁飛，抽恨咿咿。別帳釭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非不工緻，終是末家氣象，與《唐風、蟋蟀》遠矣。《升菴詩話・四言詩自然句》：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風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餖飣生澀爲工，漸流于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猿嘯」曰「猿唳」，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耶。

《**牡丹**》《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六：唐人牡丹詩，每失之浮膩淺薄，然如羅鄴之「看到子孫能幾家」，又索然興盡矣。獨存此篇，尚近雅音。

《**巫山高**》《升菴詩話・巫山曲》：羅隱詩多鄙俗，此詩不類其平生。見《固陵文類》，其集不收。

《**中秋不見月**》《後村詩話後集》卷一：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

《**長明燈**》《唐音癸籤・評彙七》：白居易詠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羅隱詠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語似祖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同。（遯叟）

《**下第詩**》《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許渾「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春風第一花。」若但咏園亭之類，未見其工。今題云：「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者，因贈。」夫以逆旅無家之客，望五侯第宅深鎖落花之內，一段寂寥情況，更不忍言。羅隱《下第》詩：「簾捲殘陽鳴鳥鵲，花飛何處好樓臺。」意正此同。而許作全不道破，尤爲超妙，第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

佚句　《四友齋叢說・詞曲》：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塡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鷄三市鬬，袖中攜劍五陵游」二句差勝，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上招討宋將軍書**》《古文淵鑒正集》卷四〇：氣甚清疏，頓挫處自然入古。徐乾學曰：唐季分崩，諸將驕蹇，擁兵養寇，無敢誰何，而昭諫布衣移書數鎮將之罪，詞直義嚴，壯人心目。

《**辯害**》《羅江東外紀》引《藝海洞酌》：羅隱《辯害》文云：虎豹橫，寧焚山而不顧菽粟；蛟蜃害，寧絕流而不顧釣綱者也。是數語，詞偉而義當。然叩馬之事，不見于諸書，而獨稱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傅會者。愚意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不預折其謀，而直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數語，竟無能阻孟津之戈戟，何爲計草草若此。知其事眞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耶。遜國而貧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苟其不饑，奚以就養。彼二子者，豈伸徒狄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

《**與陳正字帖**》《研北雜誌》卷下：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字帖》【略】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足見晉、宋間人物風度。今羅江東書，纔爾片紙，乃知風流逮唐末猶在也。近日往來尺牘，疊疊多幅，苟爲不然，則曰簡慢我，於是務作不情之語以爲敬。近至權貴記室之間，聞一函有累十紙。風俗頹壞至此，可太息也。

傳記

碑志

沈崧《羅給事墓誌》　府君諱隱，子昭諫，曾祖諱僊，字童知，福州福唐縣令。皇考諱脩古，應開元禮。府君之生也，齠年夙慧，稚齒能文。建木初萌，迥是干霄之榦；玠圭在璞，已彰揭璽之光。泉湧詞源，雲橫筆陣。國僑博物，舌胖多知。緣情必務於刺時，體物無忘於諫獵；冥鴻凌厲，寧將燕雀同羣；天驥騰驤，肯與駑駘並駕。弱冠舉進士，高文善價，籍甚廣場，才了十人，學殫百氏，

名宣寓縣，譽播寰區。唯應鮑、謝、曹、劉，足堪並駕；若遇王、楊、盧、駱，必共爭鞭。立言而克當《典》《謨》，屬思而盡成《風》《雅》。華歆名著，合處龍頭；李廣數奇，自傷猿臂。始以光啓三年，罷隨計吏，投迹本藩，乃遇淮浙錢令公吳越國王，將清國步，聿求羣彥，光贊永圖。因置錢塘縣，以策表上請，詔下可之。由是直綰銅章，尊榮朱紱，薦尋偃室，擢昇隗臺，拜秘書省著作郎，辟爲鎮海軍節度掌記。翩翩稱職，郁郁清詞，用張昭固可稱王，得劇孟猶如敵國。天祐三年，轉司勳郎中，充鎮海節度判官。開平二年，授給事中。至三年遷鹽鐵發運使。莫匪情殷搜帳，禮盛焚林。子玉在朝，晉侯欽德；孔明輔政，魏帝寢謀。折衝樽俎之間，談笑鼓旗之畔。讀書萬卷，討論見先聖之心，摛藻千篇，諷誦在時人之口。嗚呼，蒼天不弔，哲人其萎，以開平三年春寢疾，冬十二月十三日歿於西闕舍，享年七十七歲。以開平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歸靈於杭州錢塘縣定山鄉居山里，殯于徐村之穴，禮也。又銘曰：家本新城，地臨浙水，惟彼秀色，鍾乎夫子。性直道古，藝高德美，退罷文場，榮歸故里。（《研北雜誌》卷下載：謝皐父嘗至新城，間聞故老言羅隱給事塚在縣界徐村之水隅，塚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志。）

傳狀

《吳越備史》卷一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略】隱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簡辭，孔目官章魯風之詞也。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麤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麗江常有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紀事

作家逸事

《北夢瑣言》卷五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罹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爲恥，錢公用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略】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敬，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又卷六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鹺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豐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略】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亦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南部新書》丁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此謔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五代史補》卷一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

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於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鄰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爲。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婁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爲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瓘修好於行密。元瓘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頵罷兵。初，頵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頵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爲萁菜，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舞雩，下加皿爲盤盂，左加玉爲玗玉，右加邑爲邘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艸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邙，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頵果班師。

《吳越備史》卷一 初，節度判官羅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王不行。【略】江東羅隱每就方遠授子書，方遠必瞑目而授，餘無他論。門人夏隱言謂方遠曰：「羅記室令公上客，先生何不與之語。」方遠曰：「隱才高性下，吾非授書不欲及他事。」而隱亦盡師事之禮。都會堂，即白太傅居易之虛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八會亭，江東羅隱爲之記，以王平吳定越講武計議，凡八會於此，故名之。後更名都會堂也。董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天聖，皆非也。江東羅諫議隱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啓國之明；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以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明矣。

《夢溪筆談·權智》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僚客觀之，隱指卻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向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楓窗小牘》卷上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以劉爲婁，避武肅嫌名也。予僑家後圃，有一大渟，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諸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羅隱》 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也。

《唐詩紀事·羅隱》 昭宗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又令狐滈，趙公綯之子，登進士，隱以詩賀之，趙公謂滈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

《西湖遊覽志餘·委巷叢談》 武肅王招致賢雋，然忍褊多譴斥，獨新城

羅隱以詼捷親昵。先是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武肅召章魯風司筆札，魯風不就，執而殺之。【略】召隱爲錢塘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倚宴，獻詩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于隱。

又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蟠溪垂釣圖》。武肅山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侂魚。」武肅山大笑，遂蠲其征。

姚士麟《兩同書跋》（存目）

作品本事

《鑒誡録・亡國音》 《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又韓舍人《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又賀秘監知章、羅給事隱詠柳輕巧風艷，無以加焉。賀君詩曰：「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羅詩曰：「裊裊和烟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

又《錢塘秀》 羅秀才（隱），傲睨於人，體物諷刺。【略】昔僖宗在蜀日，隱吟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鑾輅還京，爲朝貴所嫉，竟不成名。後錢尚父（鏐），爲詩酒之侶。繼遇中原喪亂，無復所聞。《駕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惶路屈盤。丹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寄詠漫天嶺》云：「南去休誇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不會蒼蒼意，爭得禁佗兩度漫。」《駕還京》詩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說楊妃。」隱以諷刺頗深，連年不第，舉子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睹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歸五湖》詩。

《北夢瑣言》卷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略】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溫庭筠、李商隱、羅隱）怨望，即知綯之遺賢矣。

《唐摭言・誤掇惡名》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又《海叙不遇》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又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袞以詩贈隱【略】。隱答曰：「崑侖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鴿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又《輕佻（戲諧嘲詠附）》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妝半面，榮丘辨士，或獻空籠。」

《詩話總龜・寄贈門下》引《南部新書》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中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摶爲廬江、靈興二郡倅，丞相李蔚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卷今無主，青山竟不焚。夜船乘海月，秋寺伴江雲。只恐塵埃裏，浮名點污君。」

《碧雞漫志》卷五 《雨淋鈴》，《明皇雜録》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箏篥，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銅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

《談苑》卷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鎖門千里，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其鳳銜。」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羅隱》引《蔡寬夫詩話》 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行製略具，號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

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鵲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衛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同爲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鑊各容數石尚存。

又《後集・羅隱》引《藝苑雌黃》 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予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大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塡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某借兵馬，併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敕令中亦常禁止淫媟之祠，然蕃釐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邪。

《韻語陽秋》卷一一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山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已，窺鏡撏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邪。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遁之言爾。

《類說》卷一九《幕府燕閒錄》 唐昭宗播遷，隨駕技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殿所，輒跳躍奮擊，全忠遽令殺之。

《葆光錄》卷一 越僧齊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擒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齊，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羅隱集》二十集。《吳越掌記集》三卷，羅隱撰。《江東後集》十卷，《甲乙集》十卷。（諸家書同，並不著撰人。）《羅隱賦》一卷。《讒書》五卷，羅隱撰。羅隱《讒書》三卷。《淮海寓言》七卷，羅隱撰。

《通志・藝文略八》 《羅隱集》二十卷。又羅隱《江東後集》三卷。又《吳越掌記集》三卷。《羅隱賦》一卷。《淮海寓言》七卷，羅隱撰。

《郡齋讀書志・羅隱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 右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爲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爲序。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羅江東甲乙集》十卷，《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唐鄉貢進士新城羅隱昭諫撰。隱舉進士不第，更辟諸鎮幕府。羅紹威待以從叔。晚依吳越，奏授給事中。《甲乙集》皆詩，《後集》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等，求之未獲。

又《詩集類上》 《羅江東集》十卷，唐羅隱昭諫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〇》 羅隱《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兩同書》二卷，（陳氏曰：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唐吳筠撰。《唐藝文志三》同，但入小說類。）采孔老爲內外十篇。名《祝融子兩同書》。祝融者，謂鬻子爲諸子之首也。

《宋史・藝文志七》 羅隱《湘南應用集》三卷。又《淮海寓言》七卷，《甲乙集》三卷，《外集》詩一卷，《啓事》一卷，《讒本》三卷，《讒書》五卷。

又 《羅隱後集》二十卷。又《汝江集》三卷，《歌詩》十四卷。《吳越堂書記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隱集》二十卷，又羅隱《江東後集》三卷，又《吳越掌記集》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羅昭諫集》十卷。名隱，自號江東生，又稱《甲乙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羅隱《江東集》五卷。羅隱《甲乙集》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詩集》　羅隱《甲乙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兩同書二卷》　唐羅隱撰。【略】惟此書猶傳于今，凡十篇。上卷五篇，皆終之以老子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略】《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爲唐吳筠撰。考《宋史・藝文志》別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類中，非一書也。

又《別集類四・羅昭諫集八卷》　唐羅隱撰。隱有《兩同書》，已著錄。考《吳越備史》隱本傳云：隱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鄭樵《通志・藝文略》載：《羅隱集》二十卷，《後集》三卷，又有《吳越掌記集》三卷。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甲乙集》僅十卷，而《後集》反有五卷，又多《湘南集》三卷。且注：《甲乙集》皆詩，《後集》有律賦數首，《湘南集》乃長沙幕中應用之文。隱又有《淮海寓言》及《讒書》等，求之未獲云云。據此，則不特《吳越掌記集》不傳，即《淮海寓言》，《讒書》二種，振孫且不得見矣。此本爲康熙初彭城知縣張瓚所刻。後有瓚《跋》云：「昭諫諸集，今不復見，僅得《江東集》鈔本於邑人袁英家。嗣後得《甲乙集》刻本，合而讀之，雖全集不獲盡睹，窺豹者已得一斑矣。蓋出於後人所掇拾，非舊帙也。所載詩四卷，又有雜文一卷。詩與毛晉所刻《甲乙集》合，雜文則不知原在何集。其《湘南集》僅存自序一篇，列於卷中。序謂湘南文失落於馬上軍前，僅分三卷，而舉業、祠祭亦與焉。今雜文既無長沙應用之作，亦無舉業、祠祭之文。惟諸啓多作於湖南，或即《湘南集》中之遺歟。《文苑英華》有隱《秋雲似羅賦》一篇，蓋即《後集》之律賦，此本失載，則所採亦尚遺漏矣。第七卷末一篇爲《廣陵妖亂志》，前十一篇疑即《淮海寓言》之文也。第八卷有《兩同書》十篇，唐志著錄。其說以儒，道爲一致，故曰「兩同」。似乎《讒書》之外，又有此書者。其異同則不可考矣。隱不得志於唐。迨唐之亡也，梁主以諫議大夫召之，拒不應。又力勸錢鏐討梁。事雖不成，君子韙之。其詩如《徐寇南逼感事獻江南知己》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皆忠憤之氣溢於言表，視同時李山甫、杜荀鶴輩有鸞梟之分。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寶重，殆有由矣。

《稽瑞樓書目》　《羅昭諫集》五卷二冊。《甲乙集》十卷（舊鈔本一冊。）《讒書》五卷（鈔一冊）。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羅隱《江東集》八卷，又《外紀》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羅昭諫集》八卷，（唐羅隱撰）。《甲乙詩集》十卷補遺一卷（羅隱）。

《補五代史藝文志》　《羅江東集》一卷。羅隱《淮海寓言》七卷，《甲乙集》三卷，《外集詩》一卷，《江東後集》二十卷，《汝江集》三卷，《歌詩》十四卷，《讒本》三卷，《讒書》五卷。

《孴經堂外集》卷二《讒書五卷提要》　唐羅隱撰。隱有《兩同書》，《四庫全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所載，卷帙與此同。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求之未獲」，蓋佚已久矣。是編依舊抄本影寫，方回《跋》稱隱在京師舉進士，留七載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皆憤悶不平之言，不遇于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今觀是編，益信回言之不虛。然隱既仕吳越，能請舉兵討梁，勸伐無道，侃侃大義，又豈僅以文士見稱哉。

錢泰吉《曝書雜記》　《羅昭諫集》八卷，康熙年新城知縣武定張瓚容庵所輯，一卷至六卷爲詩文，第七卷雜著，則《讒書》僅八條，《廣陵妖亂志》四則，第八卷爲《兩同書》。道光甲申新城知縣平江吳墉整理印行，金岱峰以贈余，余屬潘梧君藹人從《全唐文》鈔補賦四篇、表一篇、序一篇、書二篇、碑一篇、錢氏大宗譜列傳十九篇、弔文一篇爲補遺一卷，合諸吳兔牀拜經樓所刊《讒書》五卷，昭諫之遺著略備矣。

《楹書隅錄》　昔居袁江，估人持土禮居藏宋刊《四唐人集》求售，可之、昭諫、朱慶餘三種，皆延令故物也。惜《甲乙集》爲他人所得。越數年，得此本於吾東故家梁蕉林相國所藏，卷後有葉文莊手迹，蓋與滄葦本同出一刻，而此本尤書棚本中上駟也。宋存主人記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首尾有本記云：「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卷中有葉盛之印，菉竹堂、李流芳印，棠村珍賞，蕉林梁氏書畫之印，安岐之印，安麓村藏書印。復翁本，卷二、三、四有缺字，此本卷三、卷五亦有缺葉，惜無由校補。復翁跋，予嘗錄副，爰附著於後，以備考。

黃丕烈《甲乙集跋》一　去歲顧澗蘋秋試歸，爲余言有宋板羅昭諫《甲乙集》，惜去遲，爲他人得去，心甚怏怏。既而坊間人自金陵歸者，告余顛末。蓋

是書在委巷骨董鋪，嘉定瞿木夫往觀之，需四兩銀，未能決其爲宋刻，且欲俟澗蘋去一決之，故遲遲未得也。有顧某者，在葉〔席〕氏掃葉山房作夥，素不識古書，聞白堤錢聽默在彼，急取是書相質。聽默本老眼，性又直，曰：「此等宋板書何待看耶。」顧某狂喜，急持銀易歸，並欲聽默定價。聽默估以數金，顧某頗不愜意，以爲宋板書天壤希有，我從未買過，今幸得之，非重直不肯售，遂居奇，雖欲索觀，必親自解包一展卷而已。什襲藏之，直視此書爲至寶矣。余所好惟舊刻，羅集亦有一本，惜止四卷，無目，故聞十卷本，欲蓄之以爲全璧也。議價至一斤金，牢不可破。時余方北行，未成交易。頃自都門旋里，問坊間人，知尚未銷，如願償之，而全書始獲。至寶之說，竟與少見者同病，夫亦可笑已。因思甲寅秋，同年蔣賓嵎曾在金陵得宋本孟東野集贈余，爲季滄葦、安麓村所藏，今觀是書圖章正同，兩書同出一源，而散失不知何時。今復俱歸插架，翰墨因緣，何其深歟。卷首有文太清、漁洋山人兩家圖章，余所藏書末之見，更足以罕見珍，故特表出之。至于十卷本，毛刻亦然。然字句不盡合，諒未見宋刊。廬山眞面目，當以此爲最耳。

又《甲乙集跋》二　癸亥夏五月望日，重展讀于新居縣橋之百宋一廛中，並取四卷殘宋本展對一過。彼印本差後，紙背有至正十一年字跡，蓋元印也。舊藏毛氏汲古閣與席玉照家，未知渠兩家收藏時尚全否。卷中墨釘多同，間有舊人校補字，各書于上方，可謂愼重矣。就所補者錄於此，以備參考。如卷二《金陵夜泊》「冷煙輕」下作「霧」字。《湘南春日懷古》「蒼」下作「茫野樹礙」字。《別池陽所居》「雨夜老農」下作「傷」字。《送內史周大夫自杭州朝貢》「三變」下作「殿」字。《繡》「一片綠羅」下作「反絳綃」字。卷三《重過隨州故兵部李侍郎恩知因抒長句》「周高論伯牙琴」上作「莊」字。卷四《姑蘇臺》「高泰伯開基日」上作「臺」字。共七處，未知所據是何本，就字跡論之，當在毛、席兩家收藏前。殘刻已照此本影寫補全，他日或與友人易去，未必久留我前，聊記梗概于此。

又《讒書跋》　海寧吳君槎客，因吳江楊進士慧樓有言：聞吳興書賈云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尙願宛轉借鈔，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果得吳枚庵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槎客本，急寓書仲魚取槎客原本五卷相質證，實較吳枚庵多所裨益，而前四卷復賴余所得枚庵鈔本足之。爰倩鈔胥鈔此以寄，他日可語慧樓，俾遂宛轉借鈔之願云。

又《讒書枚庵鈔本跋》　隆慶四年七月初一日從錢叔寶借鈔。案：《枚庵鈔本》鈔此跋，今仍之。其所云從錢叔寶借鈔，未知誰氏。蕘翁。枚庵所鈔，云鈔自王西莊光祿家。光祿僑吳之龐家衚，今已下世。其所藏亦稍稍散出，可慨也。蕘翁又記。

錢穀《讒書枚庵鈔本跋》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鈔。第二卷內闕二葉。鈔完，因以《吳越備史列傳》書卷首。

吳騫《重刻讒書跋》　歲丙寅秋，黃蕘圃主事以《讒書》五卷全本屬仲魚孝廉見寄，予喜踰意外，亟手自校錄，刊入《愚谷叢書》。考《直齋書錄解題》但載《羅江東甲乙集》、《後集》、《湘南集》，而云：「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求之未獲。」隨齋批注：「《讒書》刊于新城縣，殆即方回跋所謂知新城縣楊思濟淳熙二年所刊。」而大德六年隱裔孫應龍重刊本，亦不可復見。故近世儲藏家都罕著錄。苟微蕘圃之好古敏求，安得使人復睹其全耶。蕘圃跋云：「此本乃吳枚庵從王西莊光祿傳鈔。」案枚庵名翌鳳，本休寧商山人，與予同宗，徙家于吳，遂占籍爲郡諸生。家素貧，博學而嗜古。吳故多藏書家，聞有善本，輒宛轉購借，往往手自校錄，丹黃甲乙，字必精楷。與予交尤莫逆，得佳帙，多互相傳鈔。猶憶乾隆丁未暮春，予與枚庵同訪慧樓進士于松陵。茗話之頃，適西莊光祿亦至，相與留連款洽，極一時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去。度爾時二君已皆有是書，而彼此無談及之者。未幾枚庵即挈家入楚，而光祿亦謝世，二家書籍旋皆放失。不意時越二十餘年，復有蕘圃、仲魚二君爲之展轉作合於星離雲散之餘，一何奇也。豈江東生故爲此變幻以自靳其讒乎，抑書之顯晦固自有時乎。殺青既竟，爰述顚末，用復慧樓，且以告後之讀《讒書》者。

又《維嶽降神解疑鳳臺補刊跋》　予以嘉慶丁卯重刻羅昭諫《讒書》五卷，第二卷中原闕《蘇季子》、《維嶽降神解》、《忠孝廉潔》、《疑鳳臺》四篇，偏檢羣籍，無從錄補。今年春，大興徐景伯太史從《永樂大典》鈔得《維嶽降神解》、《疑鳳臺》二篇，屬仁和陳扶雅孝廉、趙寬夫茂才展轉寄至，爲之狂喜，無異珠還而劍合也。爰亟補刊卷末，用公同好，並識嘉惠於勿諼雲爾。

《唐人說薈·記廣陵妖亂志後》　予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則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略，乃受左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耄

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記出羅隱。隱嘗不禮于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藝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開天遺事》之僞也。人謂史遷好奇多愛，溫公亦未免耶。

繆荃孫《廣陵妖亂志跋》《廣陵妖亂志》，《新唐書・藝文志》作郭廷誨撰。《直齋書錄解題》作鄭廷晦。《經籍考》引陳氏又作鄭廷誨。《說郛》又以爲羅隱。諸書各異，所記高駢、呂用之、畢師鐸事，《通鑑》頗取之。《說郛》只存四篇，《羅昭諫集》同。又輯《廣記》中四條，《通鑑》注六條增入，略存梗概。

《因樹屋書影》卷二　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史》隱本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末閩進士沈崧爲隱撰墓志一篇，文甚典麗，叔祥未之見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一・甲乙集十卷》　唐羅隱撰。汲古閣刊本。何義門焯據宋本手校，【略】有跋：「康熙辛卯，借得毛丈斧季少年校本，大抵未爲精盡，且亦非宋刻之善者，姑從之，以俟訪求于藏書之多者焉。焯記。」

又《讒書五卷》　唐羅隱撰。存卷一至三，計三卷。舊寫本，八行二十字。有大德六年前進士東嘉黃貞輔德弼序。後有任心齋手跋，錄如左方：「右羅子讒書共五卷六十題，余得之仁和汪明府琳家，即命仲子昌諫錄藏之。隱有自序、重序二篇，作于唐懿宗咸通八年。考隱著作，《直齋書錄》云：「有甲乙集、後集、湘南集，又有讒書，求之未獲。」是此書宋時已罕覯。此影鈔本有大德六年黃貞輔、方回序跋，惟第二卷缺書兩頁子高之謙說天雞二篇，已從姚氏文粹補入，蘇季子等四篇仍缺焉。隱氣節自負，紀言書事皆有爲而作，匪徒以文詞尚也。其中傳寫多脫訛，暇日即其可知者點正若干字，疑者姑闕，以俟後有讀之者。乾隆五十七年仲秋既望震澤任兆麐心齋氏記於蓮涇之養正書塾。」

藝文

羅袞《贈羅隱》　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開平中召拜夕郎，不就。）

徐夤《寄兩浙羅書記》　進即湮沉退卻昇，錢塘風月過金陵。鴻才入貢無人換，白首從軍有詔徵。博簿集成時品罵，《讒書》編就薄徒憎。憐君道在名長在，不到慈恩最上層。

齊己《寄錢唐羅給事》　嘖嘖嘔《讒書》，無人誦《子虛》。傷心天祐末，搔首懿宗初。海樹青叢短，湖山翠點疏。秋濤看足否，羅剎石邊居。

貫休《懷錢塘羅隱章魯封》　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青雲十上苦，白髮一莖無。風澀潮聲惡，天寒角韻孤。別離千萬里，何以慰榮枯。

杜荀鶴《錢塘別羅隱》　故國看看遠，前程計在誰。五更聽角後，一葉渡江時。吾道大寧喪，人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

又《獻錢塘縣羅著作判官》　還鄉夫子遇賢侯，撫字情知不自由。莫把一名專懊惱，放教雙眼絕冤讐。猩袍懶著辭公宴，鶴氅閒披訪道流。猶有九華知己在，羨君高卧早回頭。

黃滔《與羅隱郎中書》　故表丈遺文，盛叙古人之重存歿。爰捧諾金，感涕之誠，實刻肌骨。然以郎中十五兄相逢京輦，得志金蘭，雖備熟於行文，恐未周於平昔。而滔以內外之戚，始終所詳，敢以小才，爲之前叙。誠以麟經下筆，諸生不合措辭；而馬史抽毫，漢代還陳別錄。伏惟慈造，必踐前言。西望禱祈，可以鑒料。

又《寄羅郎中隱》　休向中興雪至冤，錢塘江上看濤翻。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綠酒千杯腸已爛，新詩數首骨猶存。瑤蟾若使知人事，仙桂應遭蠹卻根。

錢鏐《題羅昭諫新建小樓二絕》　結構叨憑柱石材，敢期幢蓋此徘徊。陽春曲調高難和，盡日焚香僚隗臺。　玳簪珠履愧菲材，時憑欄干首重回。只待淮妖剪除後，別傾扈酒賀行臺。

歸仁《悼羅隱》　一著《讒書》未快心，幾抽胸臆縱狂吟。管中窺豹我猶在，海上釣鼇君也沉。歲月盡能消憤懣，寰區那更有知音。長安冠蓋皆塗地，仍喜先生葬碧岑。

徐照《題羅隱故居》　片水靜無塵，青山是四鄰。上天如有意，此地着詩人。吟得物俱盡，罰令生世貧。因來尋古跡，只見石爲麟。

曹冠《羅隱讀書堂》　翠微深處有幽居，騷客當年此結廬。散策喜看遺址

在，築岩擬欲帶輕鋤。興高物外千鍾酒，自負胸中萬卷書。泉石知誰肯同社，便吟招隱意何如。

方夔《過深浦羅給事隱舊居》 給事三文子，著籍古池陽。販夫偶奇貨，末暮來錢塘。維時漢運衰，紫宸厭天狼。長鯨沸河洛，幅裂萬里疆。惟子曉大義，白筆搖風霜。願提十萬旅，巢穴傾朱梁。青雲不假翼，無路凌高翔。其事竟無成，青史垂芬芳。中原轉莽莽，一垤爭侯王。登高抉浮雲，極目慘八荒。遐想同心人，遇君橋梓鄉。徘徊扣牧子，遺跡悲荒涼。區區夏蟲知，知我於詩長。豈知用心處，流落不忘唐。我欲傳高士，置君後柴桑。含情苦搖蕩，佇立蒼洲旁。

雜録

《羅江東外紀》引《武林梵志》 東白院，距新城縣一里許，在鷄鳴山，昔爲唐給事中昭諫羅隱公宅。溪流繞前，山巒環後，邑人共建爲東白禪院。中有大士堂，福民侯王祠。祠之左，爲昭諫公遺像，鄉民歲時伏臘于此。每東顧上流，又有許忠烈祠，耿然並峙。東安彈丸區也，如羅之文章，許之忠烈，並可昭垂不朽。題詠幾遍，獨東海冒愈昌撫吊淒楚，堪爲二公擊節，今錄之云：「千載人傳昭諫名，空山無處覓先生。已知霧豹南山隱，恍聽天鷄半夜鳴。遶砌薜蘿堪製服，近檐花柳共爲情。睢陽祠宇還鄰近，忠義何當共一楹。」凌誌題云：「題山詠水遍天涯，誰識東安是舊家。半畝荒基山寂寂，夜深風雨落梅花。」許廣微詩云：「廢宅百年後，荒基一畝平。獨憐新檜柏，誰識舊軒楹。閭里清風在，溪山秀色明。當時苦吟夜，應使鬼神驚。」

《清異録》卷三 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樸，人竊倣學，相傳爲減樣方平帽。

《宋高僧傳·漢杭州龍興寺宗季》 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

又《漢錢塘千佛寺希覺》 釋希覺，【略】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雇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

又《唐明州國寧寺宗亮》 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玄士先達倣仰焉。

《詩話總龜·留題門下》引《青瑣集》 羅隱《題金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張祜詩。

又 潤州甘露寺有三賢亭，乃劉備、孫權、曹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過者心服焉。

《澗泉日記》卷下 （羅隱）葬于定山。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原注：《白孔六帖》云：墓在撫州樂安縣羅家潭。）

又 羅隱爲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于庭前。王黃州有詩稱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車馬門是也。

《羅江東外紀》引《堯山堂偶寄》 越州僧處默賦詩輒有奇句。《題聖果寺》云：「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從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羅隱見吳地越山之聯，詫曰：「此吾句也，失之久矣，乃爲師所得耶。」聞者鄙其儇薄。

又引《賓萍酒譜》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況遺。

又引《南畿志》 羅隱，本餘杭人，父爲貴池尉，阻黃巢兵，同鄂鄴寓梅根之浦。安慶府望江縣大茗山，在縣北六十里，巔有巨石如砥，相傳羅隱嘗居于此。其旁出曰小茗。

又引《江西通志》 讀書堂在分宜縣北二十里。堂西有車書巷，後有石倉，前有洗硯池，相傳羅隱嘗讀書于此。羅隱墓在樂安縣羅家潭。昔有漁者入潭，見石上有大字，不能辨。後水落石出，視之，乃「羅隱墳」三字。

又引《東陽縣志》 羅隱不就梁祖招，遂略世故，縱遊山水。邑之西峴，有羅隱讀書堂，遺址尚存。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元祐中僧創庵于此，名曰棲賢。今善法院有隱墨池存焉。

又引《四川總志》 羅隱書院，羅江治西南空峒下。

《堅瓠甲集》卷二《送竈詩》 羅隱《送竈》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烟，竈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爲道文章不值錢。」當今之選，非錢不行，自唐已然，豈獨今日。王季重有《無不可買謠》：「上好黃錢，童生買起到狀元，絕

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閣老。」即此可以覘時矣。

《**五代詩話・吳越・羅隱**》**補引**《**成都集記**》　羅隱隸書《君平井碑》在永昌縣嚴樂院後，文曰：「水不可以□爲清也，神不可□□慮寧也。」字大類《岣嶁禹碑》。井東南可五十步，即君平墓碑，曰「蜀莊之龔」。惜破壞。道士翛然出舊搨，云亦隱書，又絕似孟德。隱以詩名，字工妙又如此，乃知古文人無不善書也。

《**十國春秋・拾遺・吳越**》　羅隱喜筆工萇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雁頭箋百幅爲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嘉靖池州府志**》**卷一**　金雞石，在城西南五十里。《埤雅》載：江南富姓者陳氏，莊前有一石，月下作雞形聲。相傳靈田陳氏在宋極富，嘗得金雞於石中，故今官舖以金雞名。又東流縣南二十五里亦有此石，相傳羅隱道經其地，題云：「青山隱隱望長溪，獨墩無伴只孤棲。草堂不見婁羅漢，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迸裂，雞飛鳴而去。或曰：隱題後，其石震雷劈焉。曹韓洲，在縣西大江之中，爲本邑士秀之讖。相傳水涸之際，視其沙嘴團圓湧出，則次年必有登第者。羅隱云：「曹韓沙嘴團，銅陵出狀元。」

《**新登縣志**》**引**《**徐氏閒雲錄**》　世傳羅隱出成讖，今父老猶言之鑿鑿，然其語皆荒誕不經。王漁洋《五代詩話》引《纂要》云：池州建德縣有金鷄石，隱嘗過此，戲題云：「金鷄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鷄飛鳴而去。此出語成讖之一證。今新登鄉亦有金鷄石。

《**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引**《**南康府志**》　羅隱寓居都昌，卒葬治西一里許。宋開河掘得其墓，有石鈐曰：「此地好行船，權弄一千年。直待顧主簿，移我到望仙。」

《**杭州府志**》**卷二二**　巨石山，在錢塘門西北，一名右甑山。山頭有巍石如甑。大數十圍，下有三石足，上有七層古塔，巧絕人工。吳越寶正六年封壽星寶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二十三里一百步，負郭挺立，上有寶所塔，宋乾道二年，大閱於此，下爲金牛嶺。羅隱《封石記》云：「或聳秀而層排巨石，或岧嶤而朝挹衆山。」改巨石山。

又卷二七　九州山，在臨安縣西一十二里，舊有九祖儒堂，及廟九所，俗謂錢九州廟。羅隱作碑云：「錢逵，字通甫，梁大同中爲廬陵王國侍郎、羽林監。及陳祖立，遷東海太守，娶瑯琊王氏，生九子，皆爲郎，故號九州山。」

又卷一三八　錢逵，字通甫，臨安人，梁大同中爲羽林監。陳高祖立，遷東海太守，九子皆講儒學，掌郡符，所居九州山在臨安。唐羅隱爲之碑。

又卷一七一　閭邱方遠居餘杭大滌洞，彭城王厚加禮遇，奏請賜紫，建天柱宮居之，賜號玄同先生。江東羅隱每就方遠受子書，方遠瞑目而授，餘無他論。降聖節前，王使人以香花至，方遠受訖，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宗季，臨安俞氏子，出家欣平寺，後住龍興寺，與閭邱方遠、羅隱爲莫逆交。

錢鏐

論述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一・標舉類**》**引**《**香祖筆記**》　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詩〔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制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又引《**漁洋詩話**》　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寄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二語豔稱千古，東坡又演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胡蝶飛，【略】。」「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歸家。」晁無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莫雨飛。卻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

《**杭州羅城記**》　《古文淵鑒正集》卷四一：涉筆嫻雅，亦有淵渾之氣。杜訥曰：重關設險，具見末雨綢繆，文復磊落光昌，有揮塵而談顧盼自雄之致。

傳記

皮光業《吳越國武肅王廟碑》（存目）

《新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略】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略】唐升杭州武勝軍，拜錢鏐都團練使。【略】鏐乃以林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略】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略】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略】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鎭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吳越備史》卷一 姓錢氏，諱鏐，字具美，杭州安國縣人（即臨安縣也）。【略】始誕之夕，皇考方他適。鄰人急走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之聲甚衆，非有盜乎。」皇考乃急馳歸，王已誕矣。復有紅光滿室。皇考頗怪之，將棄于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王自幼常與群兒聚戲于樹陰石上，或伐薪，必使群兒聚以供己，隨多少而賞罰焉。【略】（明宗長興三年）三月己酉夜，大雪，王薨于正寢，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略】謚曰武肅，詔工部尚書楊凝式爲碑文。【略】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勅葬王于安國縣衣錦鄉（即錦北鄉）茅山之原（即今臨安縣也）。【略】（王）稍暇，即命諸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什賜于丞相，將吏以下，由是往往達旦。【略】王少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機謀沉遠，善用長稍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略】（高）彥，海鹽人也。【略】前後從征，悉有功效。及湖州李彥徽棄郡奔淮南，王親巡吳興。其將沈攸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王遂題詩一章於嬰蘭堂（在湖州東南溪次），末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衆亦不測。王將登舟，始言曰：「我以此郡付汝，宜善撫之。」彥性淳厚，居十一載，政頗簡便。累奏校職官，遙領費州刺史。

又 一日（羅）隱寢疾，（錢鏐）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於其上。其後果無文嗣。

又 （開平四年）八月，始築捍海塘。【略】初定其基，而江濤晝夜衝激沙岸，板築不能就。王命強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胥山祠，仍爲題詩一章，亟鑰置于海門，其略曰：「爲報龍神並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既而潮頭遂趨西陵。

《舊五代史・世襲・錢鏐》 鏐於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

遊於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爲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略】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工徒，鑿石塡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鏐學書，好吟咏。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於海內，依鏐爲參佐。鏐嘗與隱唱和，隱好譏諷，嘗戲爲詩，言鏐微時騎牛操梃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於梁室，莊宗中興以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略】鏐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尙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不悅，以爲譏己，尋害之。迨於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鎭，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於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之。

《**楓窗小牘**》**卷上**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用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雲仙雜記**》**卷六引**《**方鎭編年**》　錢鏐鎭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沿江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淸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

《**五代史補**》**卷一**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爲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又卷二　僧昭者，通於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於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屬丑爲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又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雲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善於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又卷五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浪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對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丁晉公談錄**》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

《**通鑑考異**》**卷二九引**《**紀年通譜**》　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爲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期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內有石刻僞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今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爲壽星寶石山僞詔，刻之於石，雖經鑱毀，其文尙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

《**湘山野錄**》**卷中**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拜受之。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丫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尙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止)。時父

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吳人謂儂爲我）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呼「味」爲「寐」。）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止）。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續湘山野録**》 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於越，拜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略】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咏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愛其詩，遣客吏論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

《**宣和書譜·正書三**》 吳越國王錢鏐，杭州臨安人。方其與羣英爭逐，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耶。然喜作正書，好吟詠，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己下士。幕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凜凜，亦人間英物也。所書復剛勁結密，似非出用武手，殆未易以學者規矩一律擬議耳。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錢鏐《吳越石壁記》一卷。

藝文

韓偓《大慶堂賜宴元瑤而有詩呈吳越王》 非爲親賢展綺筵，恆常寧敢恣遊盤。綠搓楊柳緜初軟，紅暈櫻桃粉未乾。谷鳥乍啼聲似澀，甘霖方霽景猶寒。笙歌風緊人酣醉，卻繞珍叢爛熳看。

《**又和**》（存目）

《**再和**》（存目）

《**重和**》（存目）

羅隱《錢尚父生日》 大昴分光降斗牛，興唐宗社作諸侯。伊夔事業扶千載，韓白機謀冠九州。貴盛上持龍節鉞，延長應續鶴春秋。錦衣玉食將何報，更俟莊椿一舉頭。

又《暇日投錢尚父》 斗牛星邊女宿間，棟梁虛敞麗江關。望高漢相東西閣，名重淮王大小山。醴設鬬傾金鑿落，馬歸爭撼玉連環。自慚麋鹿無能事，未報深恩鬢已斑。

又《感別元帥尚父》 玉函瑤檢下台司，記得當時捧領時。半壁龍蛇蟠造化，滿筐山岳動神祇。疲牛砥犢心猶切，陰鶴鳴雛力已衰。稚子不才身抱疾，日窺貞跡淚雙垂。

又《尚父偶建小樓特擒麗藻絶句不敢稱揚三首》 結搆叨憑柱石才，敢期旗蓋此徘徊。陽春曲調高誰和，盡日焚香倚隗臺。玳簪珠履愧非才，時憑闌干首重迴。只待淮妖翦除後，別傾卮酒賀行臺。闌檻初成愧楚才，不知星彩尚迂迴。風流孔令陶鈞外，猶記山妖逼小臺。

又《病中上錢尚父》 左腳方行右臂攣，每慚名跡污賓筵。縱饒吳主容衰病，爭奈燕臺費料錢。藜杖已乾難更把，竹輿雖在不堪懸。深恩重德無言處，迴首浮生淚泫然。

又《春日投錢塘元帥尚父二首》（存目）

又《獻尚父大王》 數年鐵甲定東甌，夜渡江山膽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後，虎符龍節十三州。

又《題磻溪垂釣圖》（存目）

貫休《獻錢尚父》（存目）

吳越僧《武肅王有旨石橋設齋會進一詩共六首》（存目）

吳仁璧《投謝錢武肅》 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

無作《謝武肅王》 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命卻歸山。

王昶《至杭州復奉命祭先賢祠》 五季方雲擾，三吳獨晏然。惟因通玉帛，遂得免戈鋋。歌舞安恬久，桑麻樂利便。地形江海匯，星象斗牛躔。富庶傳來襍，綏和憶往年。已看王業肇，豈有霸圖偏。鐵券詞堪讀，靈衣彩尚鮮。難

扶唐社稷，終納宋山川。耕鑿群生樂，衣冠後代賢。馨香開廟貌，功德奏神絃。清獻封章備，文忠翰墨緣。摩挲還眺望，花柳映湖船。

《歸田詩話・吳越王畫像》 臨安縣城北觀音寺吳越武肅王畫像，精神雄偉，儼然如生。有僧題八句於上云：「天與精忠不等閑，手提一劍定江山。國開吳越風塵際，功在桓文伯仲間。鐵券金書藏策府，錦衣玉節照鄰關。猶將忠孝遺身後，曾謂曹瞞作老姦。」結句謂錢俶納土，得謚忠孝，而不曉曹瞞老姦何謂。後閱郡志，武肅嘗晝寢假寐，爐火燖湯於前。有童子侍側，見湯沸，恐驚寢，連以水沃之。武肅窺見其所爲，後以他事殺是童子。每見其現形，武肅曰：「吾在軍旅殺人多矣，絕無影音，此童乃獨能如是。」遂封爲本縣城隍神。此事與魏武佯睡而殺覆被美人相類，蓋藏伏機心以試人，此姦雄所爲，或恐指此。

雜録

《青箱雜記》卷二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

《澠水燕談録・雜録》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爲「瘸」，杭人爲諱之，乃稱「茄」爲「落蘇」。

錢謙益《題西湖行枝詞》 每讀西湖詩，不耐板蕩腥羶之語。楊鐵崖《故宮》時，用紅兜字，輒欲舉筆抹之。今觀《鷓鴣》、《竹枝》百首，雖復慷慨歷落，別有託寄，而所叙列，多不可吾意。吾祖武肅王《築錢塘》詩云：「傳語神龍並水府，錢塘今擬作錢城。」去今千餘年，英雄之氣尚在。每吟《鷓鴣》一絕，輒曼聲歌此詩以亂之。

釋無作

傳記

《宋高僧傳・梁四明山無作》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加趺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終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貌，放於流水寺出家。」及生，果歧嶷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年迨四歲，母自教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見風範和潤，且恆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取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寬汝所取。」父乃許之，送入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氏仳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爲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參其玄學於雪峰存禪師，深入堂奧。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雲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帥鍾氏之面。乃游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抒意呈王，王亦不留。詩云：「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卻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郃退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交談終日。進士楊弇亦慕爲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于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隸，筆迹酋健，人多摹寫成法。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修名刺，不趨時利，自號逍遙子焉。

紀事

《**宋高僧傳・唐明州雲竇院恒通**》 或曰：「通臨終言：我龐勛也。」此非也。高僧無作爲《行錄》而無此說。若觀年臘，龐勛豈正弱冠來逃難邪。

孫郃《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寺序》 越中山水，名於天下。山寺雲門、法華，又名焉。嘗憶北海遊越，越帥日率從事、樂妓、酒饌訪北海，北海不樂，因曰：「某久住此，蓋爲雲門、法華二寺。今日攜酒樂，大似方便發遣。」越帥乃已。又見朱訪詩曰：「長憶雲門寺，門前千萬峰。」郃嘗居越中，每吟此詩，未遊二寺，嘗以爲遇。上人名僧也，又遊名寺。前欲遊天台，今遊雲門、法華二寺，乃知靈鵲不之蓬島，則在青田，有異凡禽遊不擇地。別上人怏怏，因爲序送之。

釋道怤

《**宋高僧傳・後唐杭州龍册寺道怤**》 釋道怤，俗姓陳，永嘉人也。艸總之年，性殊常準，而惡鯉血之氣。親黨強啖以枯魚，且虞嘔噦。求出家于開元寺。具戒已，遊閩入楚，言參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公，大有徵詰，若疊詢之問僧稠也。終頓息疑於雪峰，閩中謂之小怤布納。時太原同名，年臘之高故。暨迴浙，住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賾禪門，嘗深擊難焉。退而謂人曰：「怤公之道，崇論閎議，莫臻其極。」武肅王錢氏欽慕，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大師。次文穆王錢氏創龍册寺，請怤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春秋七十。荼毗于大慈山塢，收拾舍利，起塔於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銘》。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綴焉。

《**十國春秋・吳越・道怤傳**》（存目）

《**祖堂集・鏡清和尚**》 鏡清和尚嗣雪峰，在越州。師諱道怤，溫州人也。師初入閩，參見靈雲。【略】遍歷諸方。凡對機緣悉皆實契。旋迴東越，初住鏡清，後住天龍龍册。錢王欽仰德高，賜紫衣法號順德大師。見新到參次，拈起拂子。對云：「久響鏡清，到來猶有文彩在。」師云：「今日遇人卻不遇人。」後有人進問：「今日遇人卻不遇人意作摩生。」師云：「一盤御飯反爲庶食。」問：「無源不住、有路不歸時如何。」師云：「這個師僧得座便坐。」問：「如何是心。」師云：「是則第二頭。」云：「不是如何。」師云：「又成不是頭。」僧曰：「是不是，總與摩時作摩生。」師云：「更多饒過。」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是，是什摩。」僧曰：「還得當也無。」師云：「木頭也語。」因此頌曰：「一向隨他走，又成我不是。設爾不與摩，傷著他牽匱。欲得省要會，二途俱莫綴。」【略】師示衆云：「好晴好雨。」又云：「不爲好晴道好晴，不爲好雨道好雨。若隨語會，迷卻神機。」僧問：「未審師尊意如何。」頌曰：「好晴好雨奇行持，若隨語會落今時。談玄只要塵中妙，得妙還同不惜伊。」【略】問：「學人擬被納，師意如何。」師云：「一任高飛。」僧曰：「爭奈毛羽未備何。」師云：「唯宜低弄。」僧曰：「如何是低弄。」師云：「逢緣不作，對境無心。」僧曰：「如何是高飛。」師云：「目覩優曇，猶如黃葉。」「如何是優曇。」師云：「一劫一現。」「如何是黃葉。」師云：「此未爲眞。」僧曰：「與摩則更有向上事在。」師云：「灼然。」「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待你一口吸盡鏡湖水，我則向你道。」問：「惺惺爲什摩卻被熱惱。」師云：「爲不是那邊人。」僧曰：「如何是那邊人。」師云：「過這邊來。」僧云：「未審這邊如何過。」師云：「惺惺不惺惺。」僧曰：「惺惺不惺惺時如何。」師曰：「魯班失卻手。」問：「如何是聲色中面目。」師云：「現人不見。」僧云：「太綿密生。」師云：「體自如此。」僧云：「學人如何趣向。」師云：「活人投機。」問：「聞處爲什摩只聞不見。見處爲什摩只見不聞。」師云：「各各自緣，不緣他。」師題象骨山頌曰：「密密誰知要，明明許也無。森羅含本性，山岳盡如如。」問：「十二時中如何行李。」師云：「一步不得移。」僧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個入路。」師云：「不過於此。」師乃頌云：「當此支荷得，勝於歷卻功。多途終不到，一路妙圓通。」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省超。」師便作偈曰：「省超之時不守住，更須騰身俊前機。太虛不礙金烏運，霄漢寧妨玉兎飛。」師因在帳裏坐，僧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個徑直之路。」云：「子既如此，吾豈悋之。近前來。」學人遂近前，師以手撥開帳，云：「嗄。」學人禮拜，起云：「某甲得個入處。」師遂審之，

渾將意解。師乃頌曰：「我適抑不已，汝領不當急。機堅尙虧投，影沒大難及。」【略】有人拈問資福：「作摩生是金剛不壞之體。」資福以手點胸。「作摩生是牯牛角。」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有人舉似師，師因此亦衆云：「角鋒不密，太露太現。金剛不壞體唯怕牯羊角，提其角只要出其體，體角俱備。諸人作摩生會。」又談體頌云：「體含衆像像分明，離體含形形轉精。清明妙靜誰能弁，釋迦掩室竭羅城。」又曰：「嘆景禪吟，嘆汝景禪去何速。【略】。」又悟玄頌曰：「有路省人心，學玄者好尋。旋機現體骨，何用更沉吟。莫嫌淺不食，猶勝意思深。魚若有龍骨，大小盡堪任。」問：「古人有言：『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疎』，如何是切忌隨他覓。」師云：「犯今也。」「如何是迢迢與我疎。」師云：「不啻十萬八千里。」「如何是我今獨自往。」師云：「單馬聲騎。」「如何是處處得逢渠。」師云：「遍身是眼。」「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云：「可殺端的。」「如何是我今不是渠。」師云：「識弁奴郎始得。」

《**景德傳燈録**》卷一八《**杭州龍册寺道怤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鏡清道怤禪師**》（存目）

皮光業

論述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嚴維**》 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唐詩紀事・皮日休**》引《**北夢瑣言**》 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日休之子光業，辭文宏贍，唐末爲越州副使。

《**詩藪外編・宋**》 又五代末皮光業句云：「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晚唐調甚工。

傳記

《**吳越備史**》卷三 癸卯（天福）八年【略】（二）月丙辰吳越丞相皮光業卒。光業，字文通，世爲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以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武肅命入貢京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內供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梁祖選武肅子傳珍爲駙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靖海。光業舅氏滕文規爲山陰令，日暝，遽見黃衣吏報曰：「皮補闕今日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兼兩浙觀察度支使。文穆即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遊會稽，有神降于里巷。光業往視之，神遂不語。及去，衆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國建，拜丞相。凡敎令儀注，多出其手。光業美容儀，善談論。人或以爲神仙中人，終年六十七歲。

紀事

《**清異録**》卷下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尊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

著録

《**郡齋讀書志・皮氏見聞録五卷**》 右五代皮光業撰。唐末爲餘杭從事，記當時詭異見聞，自唐乾符四年迄晉天福二年，自號鹿門子。

《宋史・藝文志五》 皮光業《妖怪錄》五卷。又《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啓顏錄》六卷、《三餘外志》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皮氏見聞錄》十三卷。（皮光業記唐乾符至五代事。）又《妖怪錄》五卷（皮光業）。

《補五代史藝文志》 《妖怪錄》五卷（皮光業撰），《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啓顏錄》六卷，《三餘外志》三卷（上同）。

錢元瓘

論述

《舊五代史・世襲・錢元瓘》 元瓘幼聰敏，長於撫馭，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爲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於其父，故有回祿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永樂大典》卷四六九二。）

傳記

碑志

和凝《吳越文穆王錢元瓘碑銘》 王即武肅之第七子也。諱元瓘，字文寶，杭州安國縣人也。【略】洎大晉開基，中原無事，續整梯航之禮，益傾鐵石之心，推戴既堅，旌酬亦至，封吳越國王，授天下兵馬都無帥，又授尚書令。金印玉冊，□黻□裳，並復世官，可明朝奬。九重城內，解寶帶以頒宣；十二閑中，選名駒而錫賚。天福六年，□□王以弟兄歸任。絲竹張筵，因抒嘉篇，欠吟警句「別淚已多紅蠟淚，離杯須滿綠荷杯」，詩罷酒闌，情傷疾作。其後融風忽扇，烈燄俄烘，駭愕既多，虛羸遂甚。上池之藥無效，聚穴之香不神，至八月二十有四日，薨於瑤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即以七年二年乙卯朔，十九日癸酉，備鹵簿葬於國城之南原。【略】謹爲銘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鴻騫鳳翥，鶚立鷹揚。凜然勍氣，綽爾雄鋩。大名之後，五世其昌。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雙闕。既委招懷，復專征伐，燾土苴茅，秉麾仗鉞。尚父棄代，元帥承家，傳榮襲慶，奕葉重葩。有典有則，去甚去奢。威名烜赫，事望光華。譚藪縱橫，詞泉浩渺。曹植思遲，崔儷書少。月夕花朝，猿巖雁沼。筆落彩牋，風清綠篠。神傳射訣，天富兵鈐。龜文月角，燕頷虬髯。威能伏獸，名可愈痁。撫衆以惠，待士持謙。事必有恆，政皆求理。扶弱遏強，先人後己。但見偃風，莫聞狎水。阜康蒸黎，廓清邊鄙。量陂素廣，德岳彌高。禮延耆碩，令肅權豪。庭趨忠烈，府集英髦。講論韜略，奬勸勳勞。自靖稱藩，益勤述職。虔布詔命，動遵楷式。每陳貢輸，常逾萬億。表率方隅，匡扶社稷。功庸罕對，渥澤無倫。禮優伯舅，位極人臣。鎔金鏤玉，龜紐龍綸。永承當代，莫繼芳塵。禁暴戢兵，取威定霸。方賴控臨，忽聞薨謝。雲慘長空，星沉永夜。號慟軍民，涕泗華夏。初聞訃奏，尋輟視朝。深嗟旦奭，不及松喬。倍加贈隧，久罷簫韶。君臣分至，水陸程遙。間傑淪亡，英賢繼襲。擗踴悲摧，無所迨及。益務撫循，加之周給。人情既安，兵威自戢。一方肅靜，三世輝榮。朝宗事大，誓志傾城。欲光家世，上奏聖明。願書貞石，用顯聲名。金玉令人，鼓旗良帥。德盛功崇，文經武緯。述之莫窮，言之無愧。庶幾乎萬歲千秋，人見之而墮淚。

傳狀

《新五代史・吳越世家・錢元瓘》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略】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

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紀事

《吳越備史》卷二 王志量恢廓，識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心，未嘗有懈。武肅性既嚴急，每一召，即時須至，或巾帶于步驟間，乃致闊袴大韈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塡委，皆躬親批署，手爲胼胝。復致粉盤於卧榻之間，夜有所記，必書其上，詰旦以備顧問。時屬盜賊及詐僞誹謗之法，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宥者甚衆。嘗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皆在此，我獨何避。」竟不許。

元德昭

《吳越備史》卷四 元德昭字名遠，撫州南城縣人。仕吳越忠獻王，至丞相。理家以孝愛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幾席者凡四從。嘗爲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

《十國春秋・吳越・元德昭傳》 元德昭本姓危，字明遠。撫州南城人。父仔倡，信州刺史，爲淮南兵所逐，來奔於杭。武肅王待以賓禮，尋署爲淮南節度副使。惡危姓，因更其姓曰元氏。德昭起家鎭東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臺州新亭監。【略】文穆王襲國，任敎令者頗乏員，林鼎以德昭薦，王與語久之，謂鼎曰：「德昭有輔弼才，吾子孫無憂矣。」遂命掌文翰機密事。及事忠遜王。【略】尋拜丞相。忠懿王立，恩遇彌至。【略】（顯德）六年，偕吳延福入貢於周，專對稱旨，禮待有加。德昭厚重多謀，臨事尤能果斷，每屬國政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有不循法度者，德昭以理諭之，無不聽服。【略】性嗜酒，雖沉醉無所怠事。【略】及卧疾，先自爲埋文治後事。乾德六年三月己酉卒，年七十有八。贈太保，謚曰貞正。

林鼎

《吳越備史》卷三 （後晉）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鼎，字渙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于明州大隱村。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爲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有貴子。【略】鼎性讜正而強記，能書歐、虞法。比及中年，夜讀當必達曙，所聚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亦手綴之，無所厭倦。國建，乃掌敎令，尋拜丞相。每正事即不逮者，鼎必極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師行，果不利。著有文集行于世，終年五十四歲。謚曰貞獻。

釋延壽

傳記

《宋高僧傳・錢塘永明寺延壽》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爲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參公盛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于衣襜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于雪寶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無繒纊，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取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鑑》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于大慈

山，樹亭誌焉。

紀事

《景德傳燈錄》卷二六《杭州慧日永明寺知覺禪師延壽》（存目）

《五燈會元・永明延壽禪師》 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略】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十國春秋・吳越・僧延壽傳》 建隆元年，忠懿王重創靈隱寺，命延壽主其事。後遷永明道場，以心爲宗，以悟爲旨，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著《宗鏡錄》一百卷，期每日行一百八善。又註《心賦》一卷，（又《感通賦》一卷。）著《抱一子》若干卷。有云「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又云「數盡則羣有皆虛，名廢則萬象自畢」。賜號智覺禪師。開寶八年卒，謚曰永明宗照大師。

錢弘佐

論述

《舊五代史・世襲・錢佐》 佐幼好書，性溫恭，能爲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

傳記

《新五代史・吳越世家・錢佐》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簒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舊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錢弘倧

論述

《十國春秋・吳越・忠遜王錢弘倧世家》　王能爲詩，亭榭之上紀錄皆滿。

傳記

《舊五代史・世襲・錢弘倧傳》　倧，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疑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倧。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闔戶以拒之，左右與之格鬬，盡爲進思所殺，遂遷倧於別館，以甲士援送，幽於錦軍，立倧異母弟俶爲帥。其年夏四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爲陰靈之誅逆也。（《永樂大典》卷四六九二）

紀事

《續世說》卷一一　吳越王錢弘倧，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進思以弘倧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吳越備史》卷四　其廢王（弘倧）之廢也，國人既立王（俶），時大將胡進思因請殺廢王以絕患，王泣曰：「若殺兄而代有其位，吾不忍也。汝若欲行其志，吾當避賢路。」進思惶懼而退。王憲、進思終欲害廢王，乃密遣親將薛溫守衛。不旬餘，進思果遣二卒持刃踰垣而入，廢王闔戶拒之，叫呼達于外，溫率卒入，而斃賊于庭。進思聞之，憂懼發疽而死。屢有獻此謀者，王皆拒之。尋奉廢王于越之西寢，供給飲食皆與王同。廢王嘗於山亭擊鼓，聲聞于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兄以閑適爲懷，非鼓不樂。」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王孝友如此，有出涕者。由是廢王無幽廢之恨，終以疾卒。

錢俶

論述

《五代詩話・國主・錢俶》引劉克莊云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逞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佞。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于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時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牋，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拙筆書，或爲累句無辭以求免禍者。熙陵云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嘗刑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況眞蹟乎。

《詩藪雜編・閏餘上・五代》　錢忠懿王俶，亦能詩，《汝帖》載其七言一律云：「廊廡依稀翠幙遮，禁林深處絕喧譁。【略】。」詩不能大佳，然五代時李重光最有文，詩律亦僅爾爾。【略】又《後山詩話》記其「金鳳欲飛遭制搦」一

詞，是俶不但能詩，並解長短句也。

傳記

碑志

慎知禮《大宋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節鄭州諸軍事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户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户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追封秦國王墓志銘并□》（端拱二年正月）王諱俶，字文德，彭城人也，唐季不嗣，我烈祖武肅王啓五諸侯霸，式遏寇虐，世位以德。【略】端拱元年秋八月二十四日薨于府署，享年六十。皇帝聞哀撤懸，悼往出涕。尊伊之設華冕，表霍之用黃腸。誄行于素旃，追終于玉冊。特詔輟視朝七日，遣太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郭贄持節冊命，追封秦國王。太常考謚曰忠懿，中常侍臨奠恤哀，大行人備物護葬。申命貴近，以專總督喪，所給者詔加等焉。孟冬十一日柩啓于鄧。牆柳歸載，萋萋野色，耆艾攀擁，哀哀路音。二十有五日館喪于京師之東墅。越二年正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鄉陶公里，禮也。【略】王稟奇骨之峻削，受正性于恬愉。體貌肅如，神氣穆若。語默存道，動靜求仁。靡尚豫遊，頗遵儉素。愛人善愈于己能，聞人過率以情恕。推誠于下，擢才不疑。儒雅自勤，名教胥樂。百家窮覽，六義研機。載笑載言，咸本事實；曰興曰比，動即編聯。所著詩爲《政本集》，亦志在其中矣。六書異體，五射名法，必有所尚，皆造其微。思輔仁壽之化，頗尊天竺之教。浮休內達，惻隱兼濟。魚鱉不夭，草木恐傷。終乎不自荒寧，以克永世。大矣哉！當王位崇高，以聰明正直，盡人臣之能事；洎王功光大，以進退存亡，服聖人之格言，得不謂盡善盡美于斯者乎？洪惟武肅王克愼厥始，文穆王克和厥中，洎王克成厥終。三后葉心，四方是則。語忠臣孝子者，百世可知也。嗚呼哀哉！清洛旁注，碧嵩遙峙。丘隴前後，雲樹迤邐。風笳酸骨兮曉凝，霜籟斷魂兮夕起。吊千古兮謂何，嘆九原兮已矣。若夫世族之始，命官之次，則總列于廟碑，具存于國史。約莫京之德，恭述叙焉；申無愧之辭，泣爲銘爾。銘曰：諸侯有土，孰爲尊主？表率鷹揚，我祖之武。庶邦家君，孰爲世勛？奉成燕翼，我宗之文。以賢爲嗣，文武不墜。政刑交修，干戈有備。惟聖建中，車書大同。玉帛奉職，圭瓚饗功。將命徂征，問儀請覲。光大成績，周旋履順。五瑞既輯，萬方載會。君子知微，聖人無外。全吳之墟，賦千乘車。獻爲內地，恭乎顯諸。南鄧之野，錫五色社。往即新邦，寵之優也。煌煌紫垣，三台拆裂。峨峨明堂，一柱摧折。君恩天地，臣心日月。存亡迹均，哀榮事絕。有國有家兮世烈輝光，乃相乃侯兮慶祚靈長。身委道兮終萬化，葬備物兮形四方。兆茲域兮泰筮有常，垂斯文兮德音不忘。誌□孝之墓者，有秦國王。

李至《□□□□□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萬七千户食實封□萬六千九百户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追封秦國王謚曰忠懿神道碑銘并序》 王諱俶，字文德。【略】惟王爲吳越國王三十載，任太師、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載，爲元帥五十□載。歸朝之後，封國王者五，領節制者□□。後八換功臣名，奉邑通眞食□□七萬三千九百戶。帶劍不名，自存及歿，三膺冊封之命。以後唐天成己丑歲八月二十四日生于餘杭之功臣堂，皇朝端拱戊子歲八月二十四日薨于南陽之正寢，春秋六十。是歲孟冬五日，自鄧徂梁，權殯于京城之東墅。追封爲秦國王。【略】越明年正月望日，以鹵簿鼓吹，導王黼翣，歸全于西京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禮也。

傳狀

《新五代史·吳越世家·錢俶》 俶字文德。佐卒，弟悰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悰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悰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悰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悰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悰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悰，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悰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略】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

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穀，必家至而日取。【略】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紀事

《吳越備史》卷四 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迹。王以風恙，手不能握筆，命將往時所書絹圖草字，遣世子惟濬同中使以進。下詔獎諭，仍賜金匣玉硯一副，龍鳳墨一百鋌，紅綠筆一千管，盈丈紙二百軸，細白絹三百匹。幕府宰相洎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詩文進。上觀覽，命黃絹圖本遣賜王。夏四月，召王宴於後苑，帝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海安寧，朕當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賞花賦詩也。」

《南部新書》癸 忠懿王在錢塘，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當日來。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屢追不到；妻縶半日，不召自來。倚門之義稍輕，結髮之情太重，領於市心，軍令處分。」

涵芬樓本《說郛》卷二九引《家王故事》 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鼈臛，而庖人因刃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于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又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叙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于宮池。太宗手奉御盃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

《涑水記聞》卷二 崔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俶爲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爲刺史，以仁冀代爲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泛海入朝，太祖禮而遣之。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爲。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爲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唯有羽翼乃能飛去耳。」遂定策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爲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

《湘山野録》卷上 錢思公謫居東漢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鶯鑒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隋。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玉壺清話》卷七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車駕爲幸禮賢宅撫視，館餼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眞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叙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于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別於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於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蹙，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候于行在。（一云「每晨趨雞初鳴，先于羣臣候于行在」。）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于前頓候謁而已。駕至幷門，繼元降，上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不血于刃，乃爲嘉也。」俶但叩頭怖謝。非久，身留于朝，願納圖貢土，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

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于旻，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能再掃松檟，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東軒筆錄**》**卷一**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又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感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複，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途中密觀。暨歸途啓之，凡數十軸，皆辟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後山詩話**》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石林燕語**》**卷四**　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之而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群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默記**》**卷上**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吳越備史**》**卷四**　（俶）博覽經史，在風疾中手不釋卷。平生好吟詠，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集》。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集序。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撰後序行於世。

《**五代詩話・國主・錢俶**》**補引**《**稗史彙編**》　宋邵伯溫曰：南唐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卒，蓋太宗殺之也。余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由是怒不可解。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因記錢鄧王有句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釋令參

《**祖堂集・翠巖和尚**》　翠巖和尚嗣雪峰，在明州。師諱令參，湖州人也。未覩行錄。錢王欽仰，賜紫永明大師。【略】師有時上堂曰：「三十年來，無有一日不共兄弟持論語話，看我眉毛還在摩。」衆無對。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云：「生也。」師示後學偈曰：「入門須有語，不語病栖蘆。應須滿口道，莫教帶有無。」明照和尚和：「入門通俊士，正眼密呈珠。當機如電拂，方免病栖蘆。」「入門如電拂，俊士合知無。迴頭卻問我，終是病栖蘆。」師又勸學偈：「苦哉甚苦哉，波裏覓乾灰。勸君收取手，正與摩時徠。」

《**景德傳燈錄**》**卷一八**《**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　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略】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五燈會元・翠巖令參禪師**》（存目）

釋處默

論述

《十國春秋・吳越・處默傳》處默，能詩多奇句，羅隱見其「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聯，詫曰：「此吾句也，乃爲師所得邪。」

《勝果寺》《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寺在錢塘，故有「吳地」、「越山」之聯。或以田莊牙人譏之，似不害寫物之妙。后山縮爲一句「吳越到江分」，高矣。譬之「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山谷縮爲一句，曰「話勝十年書」是也。因書諸此，以見詩法之無窮。馮舒評：詩意在「一夕」及「讀」字。若僅存一「話」字，安知不話「十年」。山谷再生，我決不服。「十年書」，意不足爲工也。二句力在「一夕」字與「讀」字。然山谷亦直是古語耳，若方公之論，則是偷句拙賊耳。馮班評：二句意在「一夜」、「十年」作對，不可縮也。次句去「讀」字，意亦不完。后山句卻妙。又：落句與承吉《金山》同格，語意轉勝。查慎行評：「吳越到江分」，字字意足。若「話勝十年書」，「書」字欠「讀」字意，幾不成句，勿爲山谷所欺也。紀昀評：三、四自佳，後四句無味。陸貽典評：題只「勝果寺」，無「登」、「望」、「臨」、「眺」等字，故但寫景親切，便是合作。許印芳評：詩家原有偷意之例。偷而變化字句，不襲其語者，上品。如：《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陶公化爲「世短憂常多」五字，此化多爲少者也。常盱眙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東坡化爲「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四句，此化少爲多者也。若偷意而用其語，能縮多爲少者爲中品：虛谷前評所引二句是也。衍少爲多者爲下品，如：王右丞詩「孤客親童僕」，崔禮山用之而衍爲「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是也。上中二品可學，下品則不可效尤矣。又按：此詩後四句雖不出色，而前後相稱，曉嵐斥爲無味，亦是苛論。《四溟詩話》卷一：僧處默《勝果寺》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後山鍊成一句。「吳越到江分。」或謂簡妙勝默作。此「到」字未穩，若更爲「吳越一江分」，天然之句也。《唐詩鏡》卷五四：三四可作地誌。《唐詩解》卷三八：寺在山頂，故路經中峰，下臨錢塘，乃吳越之分境也。薜蘿覆道，古木散靄，遠天浮波，景既幽矣，而下臨城郭，則鐘磬復與笙歌相雜也。唐人探物之作，惟右丞最深，他皆影響。獨此出比丘之口，無一語及禪，落句又俗人所不肯道。然則右丞固詞壇之佛祖，處默爲祇園之俗僧與。《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錢塘分吳越之境，故有「吳地」、「越山」之聯。吳寧野云：兩句爲江山分限，此等詩句，關係不淺。《吳越紀事》：羅隱常見此聯，詫曰：「此吾句也，失之久矣，乃爲師所得耶。」聞者鄙其儇薄。乃知佳句所播，即唐人未嘗不心服者。若薛逢《送杭州牧》有云：「吳江水色連隄闊，越俗春聲隔岸遙。」雖襲此意，說景反覺淺近矣，何如此詩語雄渾闊大。「古木」、「遙天」二聯，咏寺中幽曠之景，亦細潤。程泰之曰：「到江」、「隔岸」二語，陳後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塘，乃有句「吳越到江分」。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也。胡應麟曰：自宋有田莊牙人之說，詩流往往惑之，此大不解事者。盛唐「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中唐「東屯滄海闊，南瀼洞庭寬」，晚唐「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皆一時警句。杜如「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尤不勝數。惟近時作者，粘皮帶骨大甚乃覺有味斯言耳。《唐詩評選》卷三：只寫寺景，不入麁禪語，一結純淨生色。僧詩第一首，足與李季蘭寄兄作爲格外雙清。陳無已識此領聯爲堠子語。自江西宗派琢字求新見解，太白「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乃不及此景語，須賓主分明，方得不亂。此涵彼受之際，來去互用，則直似謎語，觀《三百篇》中興句，自知津際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界堠・後山詩話》：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此謂分界堠子語也。吳旦生曰：後山在錢塘亦有句云：「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何得以界堠譏處默也。車若水謂：吳越分界，在今嘉興之境，越敗吳於檇李，檇李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越地，吳山祀子胥，亦錯，而僧詩爲不知界矣。余謂不然。《一統志》云：吳山，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名，上有子胥祠，又名胥山。按檇李，《越絕書》作就李。又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里，《史記》載吳王傷指卒於此。又府城東南三十里爲張山，因子胥伐越，屯兵於此，改名胥山。則嘉興雖吳、越分境，而檇李非專越，吳山應屬吳，可證處默之詩不謬，宜羅隱見此二句驚之爲己有也。薛逢《送杭州牧》詩：「吳江水色連隄闊，越俗春聲隔

岸還。」杜牧《知睦州今嚴州》詩：「谿山侵越角，封壤盡吳根。」薩天錫《送人之浙東》詩：「出江吳水盡。絕岸楚山稠。」同一機軸也。

《**織婦**》《唐詩歸》卷五四：後二語可慨，留以示司世人。

紀事

《**宋高僧傳・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母雅愛之，投本縣安國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僧處默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八**》《僧處默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僧處默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處默詩》一卷。

藝文

羅隱《寄處默師》　甘露卷簾看雨腳，樟亭倚柱望潮頭。十年顧我醉中過，兩地與師方外遊。久隔兵戈常寄夢，近無書信更堪憂。香爐煙靄虎溪月，終棹鐵船尋惠休。

裴説《哭處默上人》　淒涼總幕下，香吐一燈分。鬬老輸寒檜，留閒與白雲。挈盂曾幾度，傳衲不教焚。泣罷重回首，暮山鐘半聞。

鄭谷《題慈恩寺默公院》　雖近曲江居古寺，舊山終憶九華峰。春來老病厭迎送，翦卻牡丹栽野松。

孫郃

傳記

《**十國春秋・吳越・孫郃傳**》孫郃，明州奉化人也。【略】唐末爲左拾遺。朱全忠篡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即脫冠裳，服布衣，歸隱於奉化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紀事

《**乾道四明圖經・奉化縣・人物**》孫郃有文名，《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拾遺，淨慧院即其故宅。」

《**宋高僧傳・唐明州國寧寺宗亮**》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略】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玄士先達倣仰焉。」

又《**梁四明山無作**》（存目）

《**唐詩紀事・孫郃**》郃，字希韓，四明人。與方干友善。乾寧中，登進士第。好荀、楊、孟子之書，學退之爲文。爲校書郎中，河南府文學。其文爲錢珝所序。詩有「仕宦類商賈，終日常東西」之句。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孫子文纂》四十卷。又《孫郃文集》四十卷。又《孫氏小集》三卷，孫郃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孫子文纂》四十卷。又《孫氏小集》三卷。孫部，字希韓，乾寧進士第。又孫部《文格》二卷。

《**郡齋讀書志・孫部文纂一卷**》 右唐孫部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卿、揚雄、孟氏之書，慕韓愈。爲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孫部小集》三卷。又孫部《孫子文纂》四十卷。又《孫部集》二卷。

又《**藝文志八**》 孫部《文格》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部集》四十卷，又《孫子文纂》四十卷，又《孫氏小錄》三卷。

吴蛻

《**十國春秋・吴越・吴程傳**》 父蛻，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部尚書。

《**南部新書**》**庚** （吴融）弟蛻，亦爲拾遺。蛻子程，爲吴越丞相，尚武肅女。程子光謙、光遠二人，皆爲元帥府推官。入京並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謙尋卒，遠終於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宋史・藝文志七**》 吴蛻《一字至七字詩》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吴蛻《一字至七字詩》二卷。

杜荀鶴《**送吴蛻下第入蜀**》 下第言之蜀，那愁舉別杯。難兄方在幕，上相復憐才。鳥徑盤春靄，龍湫發夜雷。臨邛無久戀，高桂待君回。

吴仁璧

《**十國春秋・吴越・吴仁璧傳**》 吴仁璧字廷寶，蘇州人也，一曰秦人。少習星緯黄白家言。唐大順中登進士第，已而入浙。家貧，常佯狂乞於市，武肅王聞其名，待之客禮，叩以天象，仁璧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固辭。及秦國太夫人薨，具禮幣請爲基銘，仁璧堅不肯屬草，武肅王大怒，投仁璧於江中死。有詩一卷行世。先是，仁璧學於廬山道士數年，道士曰：「能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猶拾芥耳，但他年勿干英雄。」至是遂驗。仁璧有女年十八，能詩，精於天官之學，居恆戒仁璧愼出入，無罹羅網。及仁璧被繫，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未幾，王併沉之東小江。

《**詩話總龜・神仙門下**》**引**《**雅言雜載**》 吴仁璧，關右人，舉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吴人惜之。仁璧有一女。有《閒居》詩云：「爲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尊。」又《贈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罌粟》云：「蒲草薄栽連蒂白，胭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云：「高閣烟霞禪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隱遣中翁光普同禮丞寧昱就羅浮山設醮，醮畢，昱遊諸巖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昱問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低聲對曰：「吴先生也，名仁璧。」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勾曲諸山見仁璧，復引一十許歲女子，驗是其女也。

《**崇文總目**》**卷五** 《吴仁璧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吴仁璧詩》一卷。字廷實，並大順進士第。

《**宋史・藝文志七**》《吴仁璧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吴仁璧詩》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吴仁璧詩》一卷。

謝諤

《十國春秋・吳越・謝諤傳》 謝鶚，南康人。舉唐進士。兒時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吞此則明悟矣。」鶚吞細珠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有文名，仕武肅王爲□□□□。寶大時，朱行先勤王事而歿，鶚爲撰墓誌銘，文章雅贍，一時推許。銘曰：「挺生英特，邈爾奇形。素蘊豹略，能精武經。戈鋋再舉，氛祲廓清。從茲勇冠，大播家聲。盛績既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動知逆順。惟此侯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疇遷劇鎮。匡吳志大，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推賢。方務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忠臣，沒留遺策，眷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旐斯引，元宮已闢，萬歲千秋，芳塵永隔。」（進士裴說選其詩之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稽神錄》卷一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朱褒

《吳越備史》卷一 （天復二年四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敎代之。褒，永嘉人也。兄誕始爲本州通事官屬，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以功遂攝司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據焉。褒處兄弟性頗強悖。一日，輒收兄誕印綬，以州屬（鼓城）漢宏，署褒以知州事。褒，耳下有一赤點，每怒發，則點移至口，怒解如故。誕廳吏嘗忤褒，褒將殺之。其母力救，對曰：「比求郡蓋欲殺此輩耳。」卒不聽。漢宏之亂，褒率黨助之。尋以同姓，結援于梁太祖，奏授本州刺史，充靜海軍使。褒善屬詩文，亦好禮士，但動不量力，故不及世，而家滅亡矣。

杜荀鶴《寄溫州朱尚書并呈軍倅崔太博》 永嘉名郡昔推名，連屬荀家弟與兄。敎化靜師龔渤海，篇章高體謝宣城。山從海岸妝吟景，水自城根演政聲。今日老輸崔博士，不妨疏逸伴雙旌。

范贊時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

《十國春秋・吳越・范贊時傳》 范贊時，蘇州人。父夢齡，與廣陵王子文奉交善，官中吳軍節度推官。贊時博洽善著書，所輯《資談》六十卷，世多藏弆之。（一云文奉之客著《資談》三十卷。）

沈韜文

《詩話總龜・詩進門》引《古今詩話》 吳越司賓使沈韜文，湖州人。有《遊西湖》詩云：「□□□□□□□，菰米蘋花似故鄉。不是不歸歸未得，好風明月一思量。」武肅憫其思鄉，授以湖州刺史。

《十國春秋・吳越・沈韜文傳》 沈韜文，湖州人。父攸，常州刺史。韜文性介潔，好學能屬文。□□王時爲元帥府典謁，參畫軍務，時時有所裨益。累官左衛上將軍，改湖州刺史，甚有清名。

蔣氏 陸蒙妻

《詩話總龜・譏誚門上》引《詩史》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

嗜酒。姊妹勸節酒強餐。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韵，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

周顒

《**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抒情詩**》　周顒處士，鴻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鬬月高。惟有紅粧回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猱。」周和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鷁爲風高。今朝甘伏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縛猱。」

釋延沼

《**景德傳燈録**》卷一三《**汝州風穴延(昭)〔沼〕禪師**》　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略】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淅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誰道不饑。」南院曰：「闍梨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叙師資之禮。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

《**五燈會元・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略】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嘴盧都。」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略】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聞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略】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使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至九月，汝州大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衆。

還鄉和尚

《**侯鯖録**》卷六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喝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問，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爲錢家納土還朝之兆。

閩

釋義存

傳記

《**宋高僧傳・唐福州雪峰廣福院義存**》　釋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願。存生而鼻逆葷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怒而未允。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有律師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

也。」遂留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恆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湟而不緇，其身也褎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飖，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歸于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潙山擁徒至于怡山，王眞君上昇之地，其徒孰（孰師已嗣德山。）纍纍而疑關，存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巍巍乎，法門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嶪崒以支圓碧，培塿以覷群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莘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薜，陟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眞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翌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構旋隆。繇是梶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于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脫屣。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効，得其實奏。於是乃錫眞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効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馥存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及閩王王氏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搆刹，必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臘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閩王走毉，毉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餌之。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爾日奔走，閩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閩王漣如出涕，且曰：「師其捨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稟躬祭奠之，復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筭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國也）；次曰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奬，賜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

紀事

《祖堂集・雪峰和尚》 雪峰和尚嗣德山，在福州。師諱義存，泉州南安縣人也，俗姓曾。師生隔薰食，戲不群遊，於識環之年居然異俗。及爲童之歲辭親，於莆田縣玉澗寺依慶玄律師以受業焉。值武宗澄汰，變服而造芙蓉山，有若冥契，蒙圓照大師詢而攝受。至大中即位，佛宇重興，即四年庚午年，詣幽州寶刹寺具戒。自是不尋講肆，唯訪宗師，遍歷法筵，方造武陵。纔見德山，如逢宿契，【略】後返錫甌閩，卜于雪峰，衆上一千餘人。師神情恆蕩而厲，容止怡懌而威。行則遠近奔隨，坐則森然擁遶，【略】師舉古來老宿行俗官巡堂云：「這裏有二三百師僧，盡是學佛法僧。」官云：「古人道『金屑雖貴』，又作摩生。」無對。師拈問鏡清，鏡清代云：「比來拋塼引玉。」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慶便出去。鵝湖云：「喏。」師舉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泉州太傅，卻云：「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太傅云：「和尚是什摩心行。」慶云：「洎錯放過。」潙山問仰山：「過去諸聖什摩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師舉問長慶：「仰山與摩道意作摩生。」慶云：「若問諸聖出沒，與摩道即得。」師云：「汝渾來不肯。或有人問，汝作摩生對。」云：「但向他道錯。」師云：「老僧卻錯，是你作摩生。」慶云：「何異於錯。」師爲書狀頭造偈：「苦屈世間錯用心，低頭曲躬尋文章。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有俗士投師出家，師以偈住之：「萬里無寸草，迥迥絕烟霞。歷劫常如是，何煩更出家。」師問僧：「什摩處來。」對云：「江西來。」師云：「這裏與江西相去多少。」對云：「不遙。」師拈起杖子云：「還隔這個摩。」對云：「不遙。」師肯之。又問僧：「什摩處來。」對云：「江西來。」師云：「這裏與江西相去多少。」對云：「不遙。」師拈起柱杖云：「還隔這個摩。」對

云：「若隔這個則遙。」師便打之。其僧卻歸，舉似雲居。雲居云：「世諦則得，佛法則無過。」其僧卻歸雪峰，舉似前話。峰云：「者老漢，老僧臂長，則便打二十棒。雖然如此，老僧這裏留取十個。」雙峰辭師時，造偈與師：「暫辭雪嶺伴雲行，谷口無關路坦平。禪師莫愁懷別恨，猶如秋月月常明。」【略】師和：「非但拋僧去，雲嶺不相關。虛空無隔礙，放曠任縱橫。神光迥物外，豈非秋月明。禪子出身處，雷罷不停聲。」師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學人指火爐問：「闊多少。」師云：「恰似古鏡闊。」天龍拈問：「爲復火爐置於古鏡與摩大，爲復古鏡置於火爐與與大。」慶代云：「與摩必弁人猶可在。」師共雙峰行腳，游天臺過石橋，雙峰造偈：「學道修行力未充，莫將此身嶮中行。自從過得石橋後，即此浮生是再生。」師和：「學道修行力未充，須將此身嶮中行。從此過得石橋後，即此浮生不再生。」【略】有僧辭，師問：「什摩處去。」僧曰：「浙中禮拜徑山去。」「忽然徑山問汝，向他道什摩。」對云：「待問則道。」師打之。師問鏡清：「者個師僧過在什摩處。」清云：「徑山問得徹困也。」師笑云：「徑山在浙中，因何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師頌曰：「君覓路邊花表柱，天下忙忙總一般。琵琶拗捩隨手轉，廣陵妙曲無人彈。若有人能解彈得，一彈彈盡天下曲。」常敬長老初參時云：「休經罷論僧常敬等參。」師當時不造聲，明日早朝來不審。師云：「休經罷論僧常敬在摩。」敬便出來，師云：「老僧喚休經罷論僧常敬，關公什摩事。」敬云：「明君有詔，臣無不現。」師云：「適來詔不詔。」對云：「詔。」師便喝出。師有頌曰：「世中有一事，奉勸學者取。雖無半錢活，流傳歷劫富。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包盡乾坤處，禪子火急悟。寅朝不肯起，貪座昏黃晡。魚被網裹卻，張破獦帥肚。」【略】師初出家時，儒假大德送三首詩：「光陰輪謝又逢春，池柳亭梅幾度新。汝別家鄉須努力，莫將辜負丈夫身。」又云：「鹿群相受豈能成，鸞鳳終須萬里征。何況故園貧與賤，蘇秦花錦事分明。」又云：「憲原守貧志不移，顏回安命更誰知。嘉禾未必春前熟，君子從來用有時。」師問僧：「什摩處來。」對云：「不涉途中。」師云：「咄，這蝦蟆叫。」又問僧：「什摩處來。」對云：「江西來。」師曰：「什摩處逢達摩。」對云：「非但達摩，更有亦不逢。」師云：「有達摩不逢，無達摩不逢。」對曰：「不逢說什摩有無。」師云：「既不說有無，你何道不逢。」僧無對。師示衆曰：「南山有鼈鼻蛇，是你諸人好看取。」衆無對。慶代云：「和尚與摩道，堂中多有人喪身失命。」玄沙代云：「要那南山作什摩。」暉和尚頌曰：「雪峰養得一條蛇，寄著南山意若何，不是尋常毒惡物，參玄領得會先陁。」報慈和：「勸君嶮處好看蛇，衝著臨時爭奈何。欲得安身免負物，向南看北正先陁。」師平生厚心接物，行坐垂機。自天祐丙寅之間，衆上一千七百，閩王四事供須，不替終始。開平二年戊辰歲五月二日夜三更初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出世三十九年。勅謚眞覺大師難提之塔。

《景德傳燈錄》卷一六《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峰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眞覺大師，仍賜紫袈裟。【略】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生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五燈會元・雪峰義存禪師》（存目）

《小草齋詩話》卷四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祖師登象骨山曰：「眞吾居也。」乃誅茅爲庵，學徒翕然。其山屬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焉。師住山後嘗作詩曰：「光陰迅速暫須臾，浮世何能得久居。【略】。」

釋師備

傳記

《宋高僧傳・梁福州玄沙院師備》　釋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憨黠，酷好垂釣，往往泛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虛，同類不我測也。一日，忽發出

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山出家，咸通初年也。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納添麻，芒鞵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法兄，則雪峰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爲備頭陀焉。有日，謔之曰：「頭陀何不徧參去。」備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重之。先開荒雪峰，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三十年演化，禪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爲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歟。

又《唐福州雪峰廣福院義存》 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筭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國也）。【略】分燈化物，皆膺聖奬，賜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系曰：雪峰道也恢廓乎，駿奔四海學人。所出門生形色不類，何邪。玄沙乘楞嚴而入道，識見天殊，其猶諺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故有過師之說。一則雪峰自述，塔銘已盡其致也。一則玄沙安立三句，決擇群見，極成洞過歟。今江表多尚斯學，此學虛通，無繫了達，逍遙勿拘，知乘急也。雪峰化衆，切乎杜嘿禪坐，知戒急也。其能各捨一緩，以成一全，則可乎。

《十國春秋·閩·僧備傳》（存目）

紀事

《祖堂集·玄沙和尚》 玄沙和尚嗣雪峰，在福州。師諱師備，俗姓謝，福州閩縣人也。咸通初上芙蓉山出家，於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戒，卻歸山門。凡所施爲，必先於人。不憚風霜，豈倦寒暑。衣唯布納，道在精專。語默有規，不參時倫。雪峰見師器質粹容，亦多相接，乃稱師爲備頭陁。如斯數載，陪仰親依。【略】雪峰深異其器，重垂入室之淡。師即盡領玄機，如瓶瀉水。初住普應，次卜玄沙。後閩王迎居安國寺，禮重爲師，奏錫紫衣師號宗一大師。三處主持三十來年，匡八百衆矣。【略】志超上座爲衆乞茶去時，問師：「伏乞和尚提撕。」師云：「只是你不可更教我提撕。」進曰：「乞師直指，志超不是愚癡人。」師云：「是你是愚癡人，作摩生會。」進曰：「時不待人，乞師指示。」師云：「我這裏有三棒，打你愚癡，會摩。」志超不會。中塔云：「自愚癡」地藏云：「和尚愚癡教什摩人打。」遂偈曰：「三棒愚癡不思議，浩浩溶溶自打之。行來目前明明道，七顛八倒是汝機。」師問靈雲，「那裏可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師曰：「何不道也要知。」雲曰：「有什摩難道。」師云：「若實便請道。」靈雲偈曰：「三十來年尋劍客，葉落幾迴再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云：「靈雲也什摩生桑梓之能。」雲曰：「向道，故非外物。」師云：「不敢，不敢。」又云：「靈雲諦當甚諦當，敢報未徹在。」雲曰：「正是。和尚還徹也無。」師云：「若與摩即得。」雲曰：「亙古亙今。」師云，「甚好。」雲曰：「諾，諾。」師作一頌送靈雲曰：「三十來年只如常，葉落幾迴放毫光。自此一去雲霄外，圓音體性應法王。」師問招慶：「汝作摩生說驢使馬使。」慶云：「某甲姓孫。」師云：「是即是，且作摩生是驢馬。」慶云：「也只是桑梓。」師云：「知得也未。」慶云：「要且不是和尚。」師問：「作摩說大意。」慶云：「得與摩顛倒。」師云：「正是我顛倒。」慶云：「某甲也顛倒。」師云：「知得。」便有偈曰：「用處妙理不換機，問來答得不思議。應現常明明知交，人人自在得功希。」又偈曰：「再覩道友話清源，人人問道無不全。法法恆然皆如是，四生九類體中圓。」問：「如何是正妙心。」答：「盡十方世界都來是個眞實之體。」師開平二年戊辰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身體極熱，曰：「我是大悟底人，盡大地一時火發，是你小小之輩走卻不難。」休長老便問：「和尚尋常罵十方，因什摩到與摩地。」師云：「達底人尚自如此，豈況是你諸人。」便順化。春秋七十四，僧夏四十四。閩王崇塔矣。長興元年庚寅歲，將十二郎林澄制碑文，淨修禪師讚曰：「玄沙道孤，禪門楷模。言一半偈，四海五湖。巨鼇海面，金翅雲衢。嵒崖嶮峻，佛法有無。」

《景德傳燈錄》卷一八《福州玄沙宗一大師》 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納芒屩，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峰以其苦行，呼爲頭陀。【略】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

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峰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略】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略】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淸原石頭之濬流，迨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

《**五燈會元・玄沙師備禪師**》 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略】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敎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顚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尙不能搆得。可中純擧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堅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擧唱。設有人擧唱，盡大地人失卻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顚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卻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釋本寂

傳記

《**宋高僧傳・梁撫州曹山本寂**》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僑寓，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染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諸擧措，若老苾蒭。咸通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溈也。至如石頭藥山其名寢頓，會洞山憫物，高其石頭，往來請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住臨川曹山，參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詶對，激射匪停，特爲毳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蓋以寂素修擧業之優也。文辭遒麗，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于山，春秋六十二，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龕窆之而樹塔。後南嶽玄泰著塔銘云。

紀事

《**祖堂集・曹山和尚**》 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杭州住。師諱本寂，泉州蒲田縣人也。俗姓黃。【略】初住曹山，後居荷玉。鍾陵大王嚮仰德高，再三降使迎請，師乃托疾而不從命。第三遣使去時，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師來，更不要相見。」使奉旨到山，泣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門便見灰粉。」師云：「專使保無憂慮。去時貧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無事。」偈曰：「摧殘枯木倚靑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顧，郢人那更苦追尋。」使迴通偈，王遙望山頂禮曰：「弟子今生決定不得見曹山大師也。」如是二處法席咸二十年，參徒冬夏盈于二百三百。【略】師自天復元年辛酉歲夏中，忽有一言：「雲嵒師翁年六十二，洞山先師

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好趁慣作一解子。」至閏六月十五日夜，問主事曰：「今日是何日月。」對云：「閏六月十五日。」師云：「曹山一生行腳，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來日辰時，師當化矣。」春秋六十二，僧夏三十七，勅謚元証大師矣。

《景德傳燈錄》卷一七《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曹山本寂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𪗋。」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略】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値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鷄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遂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卻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卻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略】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疏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腳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腳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釋慧稜

傳記

《宋高僧傳・後唐福州長慶院慧稜》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爲童亂日，俊朗抗節，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峰，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計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矜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昭慶院，禪子委輸，唯虞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稜性地慈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誄之大師，號超覺。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爲碑紀德云。

紀事

《祖堂集・長慶和尚》 長慶和尚嗣雪峰，在福州。師諱慧稜，杭州海鹽縣人，姓孫。年十三出家，初參見雪峰，學業辛苦，不多得靈利。【略】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卻院外繞茶園三匝了，樹下坐，忽底睡著。覺了卻歸院，從東廊下上。纔入僧堂，見燈籠火，便有來由，便去和尚處。和尚未起，卻退步依法堂柱立，不覺失聲。大師聽聞，問：「是什摩人。」師自稱名，大師云：「你又三更半夜來者裏作什摩。」對云：「某甲別有見處。」大師自起來開門，執手問衷情。師說衷情偈曰：「也大差，也大差，卷上簾來滿天下。有人問我會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大師便安排了，處分侍者，教伊煮粥。喫粥后，教侍者看堂裏第二粥未行報。侍者去看，來報和尚，和尚令師來堂裏打搥，云：「老漢在這裏住，聚得千七百人，今日之下，只得半個聖人。」明朝索上堂，昇座便喚師，師便出來。和尚云：「昨夜事，大衆卻疑你道，兩個老漢預造鬬合禪。你既有見處，大衆前道得一句語。」師便有偈曰：「萬像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能親。昔日謬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師問：「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垂指示。」師答，良久，設禮而退。雪峰云：「寬爾大哉。」因此便住招慶也。【略】師與保福遊山次，保福問：「古人道妙峰頂，莫只這個便是不。」師云：「是即是，可惜許。」有僧舉似鼓山，鼓山云：「若不然者，髑髏遍野，白骨連山。」因舉體師叔古曲偈曰：「古曲發聲雄，今古唱還同。若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師拈問：「只如祖佛盡迷蹤，成得個什摩邊事。」僧曰：「成得個佛未出世時事，黑豆未生萌時事。」云：「某甲到這裏去不得，未審師如何。」師代云：「成得個絕痕縫邊事」。僧問忠塔：「如何是諸佛。」師答曰：「一切人識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云：「是即是，只欠禮三拜。」【略】師患耳重，王太傅有書來問疾，兼有偈上師：「世人悟道非從耳，耳患雖加道亦分。靈鷲一機迦葉會，吾師傳得豈關聞。」師迴問云：「不及奉和，輒置問詞。太傅若也不恡，則顯截流之作也。蒙示非從耳，云得豈關聞。不從聞得者，請露後來珍。」太傅答：「好晴好雨，宜花宜麥。得不得，請大師親批。」師云：「與摩則大衆有望，北院何憂。雖然如此，猶慮恐人笑在。」【略】師出世二十八年，衆上一千五百人。以長興三年壬辰歲五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七十九，僧夏六十。師號超覺大師。淨修禪師讚：「緇黃深鄭重，格峻實難當。盡機相見處，立下閉僧堂。」

《景德傳燈錄》卷一八《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長慶慧稜禪師》（存目）

陳金鳳

論述

《樂遊曲》 《詞名集解》續編卷下：汪汲云：《樂遊曲》，《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起樂遊苑，後因立廟。」注：在杜陵西北。宣帝立廟于曲池之

北，號樂遊，蓋本爲樂遊苑製爲《樂遊曲》。《歷朝名媛詩詞》卷一一：不言怨而怨自在，善于用筆，伸縮如意。《賭棋山莊集詞話》卷六：按《樂遊曲》，諸家選詞概不收錄。然其音節與張志和《漁歌子》極相類，是固絕妙好詞者。紅友《詞律》據以爲譜，眞不爲無見也。《天籟軒詞譜》收及遼蕭后《回心院詞》，而獨置此曲不登，是殆一時失檢耳。

傳記

《十國春秋·閩·惠宗后陳金鳳傳》 后陳氏，福唐人也。（《金鳳外傳》云：福清萬安鄉人。）父侯倫，少年美豐姿，唐末事福建觀察使陳巖，以色見嬖，得出入卧內，與巖妾陸氏通，有娠。未幾，巖卒，妻弟范暉自稱留後。陸託於暉，生一女，是夕夢飛鳳入懷，因小字金鳳，冒姓陳，即惠宗后也。太祖入閩，攻殺暉，金鳳流落民間，族人陳匡勝收養之。開平三年，太祖選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年十七，性度窈窕，善歌舞，（《通鑑》又云：陋而淫。）太祖召爲才人，（《通鑑》云：本審知侍婢。）其寵幸與黃夫人比。常築水晶宮於西湖旁，列亭榭十餘里。金鳳時扈從，由子城複道中出遊，然不及蕩。惠宗時御紫宸門宣見，大悅，封爲淑妃，甚嬖之。龍啓元年立爲皇后，追封其假父陳巖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長樂郡夫人，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始築長春宮居之。惠宗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每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勑宮婢數十，擎杯盤，多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遞進，不設几筵，酒酣，裸逐嬉笑以爲樂。（《外傳》云：延鈞張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女裸卧。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淫狎於內，令宮女隔屏覘之。二月上巳，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麝之氣，環珮之香，達於遠近。途中絲竹管弦，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鬬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綺繡夾岸入雜沓如市。）惠宗晚年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守明狎，因守明以通於后，出入殿內。惠宗常命錦工造鏤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一云：織八龍帳外，以己爲一龍。）既成進之，守明日宿於內。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李倣作亂，后與匡勝、守明俱見殺。

紀事

馬令《南唐書·滅國·閩·王氏》 審知婢金鳳，陳氏，鏻（審知次子）嬖之，遂立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鏻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鏻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

《五代詩話·宮闈·陳金鳳》引《金鳳外傳》 小吏歸守明，弱冠白皙如玉，延鈞嬖之，日侍禁中，貪緣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於金鳳，造縷金九龍帳於長春宮，極其靡麗。延鈞歡甚，益昵歸郎，日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後李倣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冊爲賢妃，不復御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各賦大酺樂。前翰林學士承旨韓偓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

《閩小紀》卷二 王永啓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亟往索歸，參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煜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壞牆，《南部烟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縱慾以亡其國，固未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予在閩，徐存永爲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幔亭氏所爲。幔亭名熥，煜之弟也。煜字興公，皆以文名。乃知近世撰托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爲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王繼勳

陳致雍《左成衛大將軍瑯琊太尉侍中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繼勳，字紹元，瑯琊臨沂人，因家爲泉州晉江人也。其先自秦漢至隋唐，累世名德，冠冕蟬聯不絕。國史家牒，莫不詳焉。【略】公大昂炳靈，祥麟叶趾，弱齡襲爵，寅亮秉躬。我顯祖光宅閩區，功格東表，漢封三越，奕世重熙，修職貢方，不替獻命。中間赤符未集，作帝自娛。維彼哲人，振振公族。矧復閩隸殘孽，乘寡肆兇。公能刻日指期，對天永誓，果見克殲猾豎，大刷恥讎。再造邦家，疏爵崇命，英蕩華路，鸞鈴飛鑣，加服九章。踐登二事，高陽舊里，繁盛昔時，行部晉安，遺愛木泯。保大四年，諭順祐之理，稽筮遷之徵。竇融適變而動，公臆斷有焉。帝嘉其誠，允答高秩，拜侍中，加特進賜推忠効節奉聖功臣，食邑三千戶。戴蟬珥貂，入侍帝闥，功冠羣后，位隆鼎司。五年，領池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守池州刺史。秩滿，考成績之狀，居奏課之最。再命陟庸，不替厥位。七年，崇國太夫人奔問至，自傷行役，版輿闕奉，陟屺增望，敬勞永思，忽焉哀驚，迨將絕息，羸病扶杖，允莫能與，萬石君純行篤孝，人皆儗倫焉。卒哭告祔，金革從權。起復視事，共治七載。宜民宜人，無怨無惡，惠政誕洽，庶績咸熙，朝拜左威衛大將軍，屯守期門。率厲士校，玉顏鑒物，溫言煦春。遇士大夫有禮，與小人有恩。器度豁然，貴而不佚。兼以書善楷妙，經誥墨迹，餘暇手寫，好學不倦。爲善是稱，招禮耆儒，宏廣經義，通方之訓，隆諸子弟堂構斯盛，由公負荷，有此之賢如此之親。嗚呼，天不憖遺，哲人其萎，享年四十有五。以保大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薨於京師崇禮坊私第正寢。皇上撫几增悼，廢朝三日，詔鴻臚護葬司儀禮賵賻加等啓殯右衛上將軍。謚曰敬，禮也。以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葬江寧縣安德鄉安宜里。

《十國春秋・閩・王繼勳傳》 繼勳，延美之仲子也。留從效復泉州，持州印詣其第，請主軍府事。時天德帝已稱殷國，即命繼勳爲侍中，領泉州刺史。明年，繼勳納款於唐，會李弘義爲唐威武節度使，繼勳到書修好，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遣弟弘通治兵相攻，(《通鑑》：開運三年四月，李弘義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繼勳。)是時從效爲都指揮使，蓄異志，陽以言怵繼勳曰：「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軍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其事。隨勒兵擊弘通，破之，表聞於唐。唐召繼勳歸金陵。

徐寅

徐夤

論述

綜論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徐夤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如「身閒不厭常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皆律切。又五言云：「幾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苦貧貧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但近幾取諸僧者愈甚，十剎九廢，有幾收數千百斛盡入豪右，而寺無片瓦者，則前世之所未有也。

《唐才子傳・徐寅》 寅【略】工詩，嘗賦《路傍草》云：「楚甸秦川萬里平，誰教根向路傍生。輕蹄繡轂長相蹋，合是榮時不得榮。」時人知其蹭蹬。後果鬚髮交白，始得秘書正字。竟蓬轉客途，不知所終云。有《探龍集》五卷，謂登科射策，如探睡龍之珠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徐正字詩賦二卷》 其賦句雕字琢，不出當時程試之格。而刻意鍛煉，時多秀句。集中《贈渤海賓貢高元固詩序》，稱其國傳寫寅《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三賦，至以金書列爲屏幛，則當時亦價重雞林矣。詩亦不出五代之格，體物之咏尤多，五言如：「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歲計懸僧債，科名負國恩。」七言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夜足眠。」「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歸。」「鵑鳩聲中

雙闕雨，牡丹花畔六街塵」諸聯，已爲集中佳句。然當時文體，不過如斯，不能獨責備於寅也。寅嘗獻賦於朱全忠，後忤全忠，乃遁歸閩，非眞有惓惓故主之思，乃與司空圖、羅隱二人遙相倡和，有如臭味。又作《大夫松》詩曰：「爭如澗底凌霜節，不受秦王號此官。」《馬嵬》詩曰：「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更似一飯不忘唐者，蓋文士之言，不足盡據，論世者所以貴考其實也。

楊浚《論次閩詩・徐寅》 釣磯西畔閉門居，歲月蹉跎賦《遂初》。題遍屏風金字滿，低頭渤海讀遺書。

分論

《覽柳渾汀洲採白蘋之什因成一章》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蘋至潔白，採盡汀蘋，則潔白至底，宜乎並無此詩也。然禮者先王之所貴也，情者又聖人之所不禁也。人生會合，則鼓歌以導其歡，別離則泣涕以攄其恨，此亦自然必至之極致，又誰制之，使必不得自說哉。於是疊寫鴛鴦、鸂鶒，言世間無物不雙飛者，因承三四自悲我獨于罹，眞絕妙好辭也。（後解）後解又翻織錦、迴文案成新搆。言天既遠，仍有驛使，然夜雖長，不礙裁詩。所謂「但拚憔悴死，不解害相思」也。「淚痕在繡衣」，言教他自看也。舊傳女郎離魂，讀此詩，眞欲魂離而去矣。

《贈黃校書先輩璞閑居》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已叨第四人登第，二卻不拜官。三承一，四承二。此是暗取《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吾斯之未能信」「不志於穀，不易得也」意爲詩，亦只平平。（後解）後解獨寫「不問」二字。五「飯」是僧飯，六「蔬」是僧蔬。彼皆不問也，一味吟詩而已。嗟呼，王播木蘭之鐘，殆眞有其事哉。

《東風解凍省試》 《唐詩類釋・乾象類中》卷二：首二句虛冒全題。三、四、五、六實賦解凍。「吹海」，句奇。七、八賦解凍後之景象。九、十賦解凍後之物情。末二句點出「風」字，與篇首暖氣相應，拂羽飛翥，有自寓意。

《馬嵬》 《載酒園詩話・翻案》：晚唐人多好翻案，如【略】徐寅則有「張均兄弟今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此猶陰平之師，出奇倖勝則可，若認爲通衢，豈止壺頭之困。

《覽鏡書懷》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此人必能作賊。

傳記

《十國春秋・閩・徐寅傳》：徐寅字昭夢，莆田人。登唐乾寧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裁盡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授秘書省正字。常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誤觸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傖夫，望英風而膽落。」梁王得賦大喜，遺縑五百疋。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晉王克用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太祖辟掌書記。唐滅梁，閩使賀莊宗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寅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太祖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寅爾，今但不用可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寅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有長往志，竟卒於長壽之別墅。初，太祖從子延彬刺泉州，寅每同遊賞，及陳郯、倪曙等賦詩酣酒爲樂，凡十餘年。常被病，求藥物於延彬，延彬答書：「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舉寅《人生幾何賦》語以戲之也。寅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斬蛇劍賦》、《御水溝賦》及《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其珍重如此。寅才思敏絕，黃滔爲威武節度推官，太祖餽以魚，會滔與寅方接譚，即請寅爲謝牋，寅殊不經意，援筆疾書，曰：「銜諸斷索，裁從羊續懸來，列在琱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有《探龍集》一卷，《雅道機要》幷詩八卷，亦曰《釣磯集》。又有賦五卷。

紀事

《五代史補》卷二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

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又　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琱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東坡志林》卷七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詩話總龜・傷悼門》引《詩史》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秘書省正字歸老鄉里。既死，節度使王延彬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嘆逝波，古今人事半銷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延壽溪，寅所居也。

《類説卷一二《紀異録》　僖宗食餅餡美，進士有聞喜宴，上各賜紅綾餅餡一枚。徐寅詩曰：「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餡來。」

徐師仁《唐秘書省正字徐公釣磯文集序》引《九國志・徐夤傳》　乾寧初舉進士，禮部試《止戈爲武賦》，一燭才盡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秘書省正字。

劉克莊《跋徐先輩集》　公元年乾寧登第。

又《跋徐氏二誥》　徐先輩，唐季擢第，不肯仕朱梁，歸死于莆。

《唐才子傳・徐寅》　寅，莆田人也。大順三年蔣詠下進士及第。

《登科記考》卷二四乾寧元年　《永樂大典》引宋《莆陽志》云：「乾寧元年，徐寅、陳乘登進士第。」

《閩書》卷二四　延壽溪，唐徐正字寅亦隱此。【略】溪有延壽橋，橋北有石微露者，寅釣磯也。有潭名徐潭，亦以寅故。寅常作《斬蛇》及《人生幾何》二賦，渤海高元固入閩求識之，言其國得其二賦，家家以泥金書幛。及隱此，自賦詩云：「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工與樂天爭。歸來延壽溪頭住，終日無人問一聲。」劉克莊《溪潭》詩有「門外青山皆我有，從今不必呼徐潭」之句，夜夢寅拊背云：「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隆還有替，何必苦相侵。」良一異也。

《五代詩話・閩・徐寅》引《湧幢小品》　徐寅，莆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嘆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月君，有贈內詩，中一聯「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即此堪偕隱者矣。寅有《探龍》、《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探龍集》一卷。徐寅撰。又《徐寅賦》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文史類》　《雅道機要》二卷。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

《宋史・藝文志七》　《徐寅別集》五卷。又徐寅《探龍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徐正字詩賦二卷》　唐徐寅撰。【略】所著有《探龍》《釣磯》二集，共五卷。自《唐書・藝文志》已不著録，諸家書目亦不載其名，意當時即散佚不傳。此本僅存賦一卷，計八首，各體詩一卷，計三百六十八首。蓋其後裔從《唐音統籤》、《文苑英華》諸書裒輯成編，附刻家乘之後者，已非五卷之舊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徐正字詩賦二卷》　唐徐寅撰。其集《唐志》不著録，此本蓋其後人蒐輯而成。其賦刻意鍛鍊，時有秀句，詩則不出五代之格。五言如：「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歲計懸僧債，科名負國恩。」七言如：「鶻鳩聲中雙闕雨，牡丹花畔六街塵。」「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歸。」即集中佳句矣。

《補五代史藝文志》　《雅道機要》八卷，徐寅撰。又徐寅《溫陵集》十卷、《探龍集》一卷、《釣磯集》三卷、《書》二十卷、《賦》五卷、《別集》一卷。

錢大昕《跋徐夤釣磯文集》 正字撰述見於《崇文總目》者，賦五卷，《探龍集》一卷，今皆不傳。此《釣磯文集》十卷，乃其後人可珍所編。可珍未詳何時人也，其序稱延祐丁酉，然延祐實無丁酉歲，疑傳寫誤爾。正字名，它書多作寅，此獨作夤，未知其審。唐人集傳於今者尠矣，此雖闕其第五卷，較之它本作二卷爲善。壬子十月，從黃孝廉假讀，因記於卷尾。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徐寅詩集》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三·唐祕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十卷》（舊鈔本，馬笏齋藏書） 唐徐寅昭夢著。文瀾閣有《徐正字詩賦》二卷，此爲元延祐中裔孫玩（可珍）所輯十卷本。【略】《全唐文》尚有《均田賦》，《文苑英華》尚有《籍田賦》、《衡賦》，可待補遺也。「寅」或作「夤」，莆田人，《唐才子傳》作大順三年蔣詠榜下進士及第。有「馬玉堂印」「笏齋藏本」兩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十卷，唐徐夤撰。清錢遵王曾也是園寫本，十一行二十字。開化紙，墨格，版心左角上有「虞山錢遵王也是園藏書」十字。前有建炎三年族孫師仁序，次徐玩序，次目錄。卷一至四賦，卷五亦爲賦，然有目而文已佚，卷六以下至十皆古今體詩，其七律詩凡四卷（卷七至十），共詩二百零八首。有錢竹汀大昕跋【略】鈐有「汪士鐘藏」白文印。（虞山瞿氏藏書。癸酉）

又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十卷》，唐徐夤撰。舊寫本，九行二十字。前建炎三年族孫徐師仁撰序，次族人可珍序。陳仲魚鑑舊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徐正字詩賦二卷》 唐徐寅撰。【略】席氏刊本。康熙中徐氏刊本。嘉慶中閩王氏麟後山房刊本。昭文張氏有舊鈔本十卷，題《唐先輩祕書省正字徐公釣磯文集》，內《全唐文》所未載，共二十一篇。振綺堂亦有鈔本十卷，題《徐正字釣磯文集》。〔續錄〕席本三卷。八千卷樓鈔十卷本。錢曾藏影宋本《釣磯文集》五卷，乃其裔孫玩所編次。

《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四·徐正字詩賦二卷》 嘉錫案：《唐才子傳》卷十以寅爲大順三年進士及第，《十國春秋》卷九十五以爲登乾寧進士第，而不載其年，未知《提要》何據。考《劉克莊徐先輩集序》云「按公元年乾寧登第」，《提要》或即據此耶。寅集不見於《唐志》，而《通志·藝文略》、《遂初堂書目》、《郡齋讀書志》、《讀書附志》、《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亦不著於錄。然《崇文總目》卷六十三有《探龍集》一卷，《徐寅賦》一卷。《宋史·藝文志》有《徐寅別集》五卷，又有徐演《探龍集》五卷，（在李後主、宋齊丘、徐鍇、馮延巳、潘佑、張爲諸家之下。）「演」即「寅」字之誤。《宋志》用宋歷代國史藝文志合編，而國史志又本之官修書目，則不得謂諸家書目皆不載其名，亦未嘗散佚不傳也，《提要》自不肯詳考耳。寅集在宋、元時凡有三本，一本十九卷，寅族孫師仁作《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序》云：「按《崇文總目》，《正字賦》五卷，（按：據此知今本《總目》作一卷者誤。）《探龍集》一卷，題曰僞唐徐某撰。（按此《崇文總目》原釋也，今錢東垣等輯本漏未採入。）正字實未嘗仕僞唐也。師仁家故有賦五卷，《探龍集》五卷，正字自序其後，又於蔡君謨家得《雅道機要》一卷，（案《書錄解題》卷二十二《文史類》云：『《雅道機要》二卷，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宋《祕書省闕書目》卷二《文史類》云《雅道機要集》一卷，闕。）又訪於族人及好事者，得五言詩幷絕句，合二百五十餘首，以類相從爲八卷，幷藏焉。其餘碑碣之屬甚衆，類皆亡失，豈其賦名特高，故他文遂不俱傳歟。今觀牋疏頗類玉溪，而律詩精鍊，亦不減同時韓致光、吳子華諸人也。」（見十卷本《釣磯文集》卷首。）序末題建炎三年三月，其本今不傳。又一本蓋即師仁所編而亡其《雅道機要》一卷，僅存十八卷。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十六《徐先輩集序》云：「友人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光（當作先輩，原本作光，乃涉前一行韓致光而誤，又脫去輩字）夤文集，又纂輯公遺事及年譜以示余。按劉山甫誌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孫著作佐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要》一卷，得於蔡君謨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龍集》各五卷，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于當時，所賴以自見於後世者書爾，而公所著他書皆羽化，惟詩賦與儷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歟。然其僅存者已足與子華、致光並驅矣。」此本今亦不傳。其傳者爲元延祐時寅裔孫玩（可珍）所編、又亡其《探龍集》，僅存詩賦十卷，（前五卷賦，第五卷詩。）而第五卷有錄無書，蓋摭拾殘賸所得，又非師仁編次之舊矣。集名則仍師仁所題。玩自爲之序曰：「文集者，入莆第五代祖先輩公所撰文也。先輩，時人推尊之稱也，釣磯乃歸隱適意處號也。予嘗觀舊譜，載十二代著作佐郎賜緋魚袋師仁公所著文集序，既有其序，時必有集，今皆亡失。欝欝不樂，凡對族人，惟以不得其文爲憂。至延祐丁酉歲，叔父司訓公於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於己亥歲，族叔祖道眞

公遺賦四十篇，不勝欣慰，合而寶之，後則屢求未得。今則據其所得詩賦暫編成卷，裝潢類諸譜諜，合與族人暨諸君子共之。」此本不知曾否付刻。至近歲始由涵芬樓據舊鈔本印入《四部業刊》，每葉板匡外有「虞山錢曾王也是園藏書」十字。然不見於《讀書敏求記》及《述古堂》、《也是園》兩書目。（卷末有錢大昕手書跋，稱從蕘圃孝廉假讀，則當爲士禮居藏書，但無黃丕烈題識印記。）其賦以十篇爲一卷，第五卷目存而賦亡，僅存四卷，與徐玩序四十篇之數合。（也是園本第四卷，末闕《朱雲請斬馬劍》之後半篇，及《江令歸金陵》一篇，蓋傳鈔時所據之本有斷爛，非其舊也。《四部叢刊》本已補完，并補卷五賦七篇，又附補遺二篇，皆據《全唐文》錄入。）詩凡二百六十五首，與玩序亦合，其即爲玩所編輯之本無疑。（張元濟跋，謂玩序不言卷數；此本是否爲玩所編不可知者，非也。）《愛日精廬》（卷二十九）、鐵琴銅劍樓（卷十九）、《皕宋樓》（卷七十一）諸家藏書志皆有舊鈔本，考其所言，蓋與此本同出一源。惟《持靜齋書目》卷四云：「《徐正字文集》十卷，舊鈔本，愛日精廬張氏所藏比此尚短數篇。」《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五云：「《釣磯文集》十卷，舊鈔本舊缺第五卷，此獨全。」似別有一完善之本者。然延祐時徐玩所編，已只存賦四十篇，兩丁氏所藏，既非出於宋本，（丁丙跋中明言即玩所編本。）安得見玩所未見。以意推之，蓋《愛日精廬志》中已言今本所缺，《全唐文》有其八篇，傳鈔者陰用其言，按目補入而諱所自來，丁丙不考，遂詫爲獨全，其實未嘗全也。修《四庫書》時，未得徐玩編本，僅以二卷本著錄。《提要》以爲徐氏後裔從《統籤》、《英華》內輯出，考《文苑英華》僅錄寅賦五首，（《英華》卷六十九《京兆試入國知敎賦》，卷九十六《句踐進西施賦》，卷一百三《斬蛇劍賦》，卷一百廿八《過驪山賦》，凡四首，均題徐寅，又卷一百四《衡賦》，不著撰人名氏，《全唐文》卷八百三十以爲寅作。）而庫本則存賦八首，疑徐氏自以家藏殘本付刻，而非出自《英華》也。《全唐文》卷八百三十錄寅賦二十八首，其存佚與徐玩本互有不同，（兩書同有者十八首，徐本有目無文而見於《全唐文》者八首，徐本無而《全唐文》有者二首。）知亦未見玩本，疑其輯自《永樂大典》耳。玩本存詩二百六十五首，（也是園本卷九《偶吟》一首，有目無文，僅存空格三行，蓋所據之本偶有闕損耳。）《唐音統籤》、《全唐詩》搜羅鴻富，亦只多三首，（《四部叢刊》已錄入補遺。）《提要》謂二卷本有詩三百六十八首，文溯閣本，《提要》亦同。）必無此理，「三百」當作「二百」，字之訛耳。張元濟跋《四部叢刊》本云：「阮文達嘗據錢遵王影抄本呈進，《提要》言賦五卷，凡五十首。（案此謂阮氏進呈所撰提要，見《揅經室外集》卷四。）是本共十卷，阮氏僅得五卷，且有賦五十首，與是本不同，疑所見爲錢氏之別一抄本。然《提要》又明言爲其裔孫玩所編次。（亦阮氏《提要》之言）。阮氏所進原本，今編入《宛委別藏》，假得對校，亦祇存四十六篇，除缺《江令歸金陵賦》，餘均與《全唐文》合，文字略有歧異，其所從出，又同而不同。然阮氏提要絕未明言其故，且一似五十首無少欠闕者，此眞索解不得已。」嘉錫案，徐玩原序，明言賦只四十首，阮本既是玩所編次，安得忽增多數首。考阮氏書多得之何元錫，元錫以販賣書籍牟利，好作僞以取高價，此蓋偶得傳鈔殘本而亡其詩，因從《全唐文》錄入七篇以補第五卷，而忘《江令歸金陵賦》一篇未補，僞稱完本以欺人耳。其文字雖小有異同，然推尋文義，自可校改，不必定須善本。惟也是園本凡賦皆不注官韻，《文苑英華》、《全唐文》有注有不注，而阮本於三十九首之中，注官韻者至三十四者，似乎所據爲別一舊本者。及考其所得之韻，往往爲本賦所無，且文理亦多不順，如卷一《首陽山懷古賦》，以「人和德風迹老志樂」爲韻，而賦無「和老」二字；（疑當以迹芳志樂民知風德爲韻。）《薦蘭相如使秦賦》，以「爲節名顯璧論秦國」爲韻，而賦無「爲名顯」三字；（疑當以爭璧存國賢臣志節爲韻。）卷二《外舉不避讐賦》，以「先言親讐聞中民」爲韻，而賦無「親聞民」三字，且實八韻（疑當以論闕用人先薦己讐爲韻。）《避世金馬門賦》，以「修道君門俗微仙客」爲韻，而賦無「修俗」二字；（疑當以仙客樂道君門祿微爲韻。）他篇類此者尚夥，是直以意爲之耳。張氏疑其所見爲錢氏之別一抄本，不免猶爲所紿矣。

又 案徐寅，兩《唐書》均無傳，《唐詩紀事》亦不載其姓名。《唐才子傳》卷十有傳而甚略，僅云：「寅，莆田人也。大（原作太）順三年，（案據《舊唐書・昭宗紀》，大順紀元只二年，其明年正月朔，即改元景福。）蔣詠下進士及第。工詩。鬚鬢交白，始得秘書省正字，竟蓬轉客途，不知所終云。有《探龍集》五卷。」不言獻賦朱全忠。宋陶岳《五代史補》卷二云：「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游大梁賦》。【略】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胡奴，《十國春秋》作傖夫，《舊五代史》輯本卷一百三十四注引作匈奴，皆避時忌也。）望英威而膽落。』【略】坐是終身止于祕書正字。」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一云：「福建人徐夤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

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十國春秋》引《九國志》作得意還鄉，今《九國志》無寅傳，任臣所見，蓋猶足本也。）經於大梁，遇郊坰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當從《十國春秋》作古，下同。）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睹。辭多不載。遂留于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誚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兩書雖言其獻賦，而不云有忤全忠之事。至於「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乃其《人生幾何賦》中語，（今集本「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本不爲全忠而發。殆寅行卷中有此賦，全忠讀之，憾其語意不祥，故因其病以諷之。（劉克莊序云：「初策名過汴，朱溫欲辟公，諷使改「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之語，公不改而去。」）齊賢記此事，亦不云因此遂忤全忠也。惟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五寅本傳云：「嘗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按寅登第時，全忠未對梁王。）誤觸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提要》即據之以爲說。考劉克莊、徐師仁兩序皆引張齊賢記云：「寅醉犯溫諱，憂不測，作《游大梁賦》以獻。」（今本《洛陽舊聞記》無觸諱事，蓋傳寫脫去，據其所言，乃醉中誤犯，非獻賦觸諱，與《十國春秋》不同。）是寅賓有忤全忠之事。然寅獻賦後，全忠禮遇甚厚，至酬以一字一縑，未嘗因此遁去。《提要》之言，不知所本，讀書不細，遂至厚誣古人，大不可也。《提要》責寅不當獻賦全忠，其言甚正，但《五代史補》謂寅登第歸經大梁，師仁引齊賢記亦云「解褐東還」。考寅登第之歲，或言景福元年，（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四據《唐才子傳》考定。）或言乾寧元年，（劉克莊序及徐松引《大典》本《莆田志》。）按之《唐》、《五代史》及《資治通鑑》，全忠是時雖漸強大，跋扈不臣，然尚未執朝權，篡逆之形，猶未著也。唐之士人，好干謁藩鎮以求餽贐，寅踵軍門上謁，亦當時風氣使然，及其觸諱獻賦，或出於不得已，似未可與黨奸附逆者同科。羅隱乃心唐室，然猶不免身受梁官。（隱以開平初授給事中，見《舊五代史》卷二十四本傳。）寅於唐末依王審知，迄於後唐，竟以秘書正字終其身，未嘗受梁一命，其詠《大夫松》詩，所謂「爭如澗底凌霜節，不受秦王號此官」者，實即藉以自喻。跡其生平，蓋無多愧，君子善善從長，不宜以其嘗獻賦貢諛，並其晚節而議之也。劉克莊序云：「當時卿相，多由汴以進，公獨舍汴而歸，蕭然於草堂之下，釣磯之上，以終其身。始不改賦者不樂兔園也，（謂不改「秦皇漢武」之句，見前注。）去而獻賦者詭辭也，脫虎口也，否則斃溫手矣。集中惟一眼胡奴之作，削而不取，其惡梁如此。（按此或寅自諱其失，且因在後唐時以此賦得罪，故不敢存稿耳。）方唐之亡也，士大夫貴顯而全節者，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阨窮而自守者，惟公與羅隱。隱依錢氏，公依王氏，猶子美客劍南之意也。公昔交長安貴人甚多，晚惟與二公及隱有倡酬，致光後避地入閩，隱近在浙，表聖遠居西華，而公惓惓不忘，其忠唐如此。」克莊之言，與《提要》正相反，雖所以稱寅者或過其實，然不失爲平情之論。若《提要》之責寅，殆不免少苛矣。雖然，寅不能安於義命，自愛其羽毛，輕以文字干人，歌頌功德於盜賊之前而不之恥，致使人疑其黨逆，實自取之，爲法受惡，其又奚辭。士生亂世而不能嚴取與，重名節，未有不身名俱喪者，寅得以諸侯賓客終老，猶其幸焉者耳，《提要》之說，未可廢也。徐師仁序云：「本朝張丞相齊賢記正字未第時道汴州，進謁梁祖，面賦《無雲雨》篇立就，其斷句云「爭表梁王造化功」，大蒙賞遇。」按今本《洛陽搢紳舊聞記》，見朱溫賦《無雲雨》者，乃杜荀鶴而非徐寅，其敘此事，委曲周悉，斷非傳寫之誤。且其言曰：「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很，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云云。考《新、舊五代史》，溫以天復元年正月封梁王，其五月兼領護國軍節度使，始兼四鎮，（四鎮者，宣武、宣義、天平、護國也，其先雖嘗兼領淮南，而爲楊行密所據，未能有其地。）故荀鶴詩稱之爲梁王。若寅以登第後過汴，至遲亦在乾寧間，其時溫僅兼三鎮、封東平王耳，安得有梁王之稱乎。《唐詩紀事》卷六十五、《唐才子傳》卷九皆以《無雲雨詩》爲荀鶴所作，其不出於寅亦審矣。師仁偶讀誤本舊聞記，遽從而誣其祖，不亦異乎。今附辨之於此，無使來者惑焉。

黃滔

論述

綜論

楊萬里《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官書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略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貪矣。逮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蓋余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爲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爲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竄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儁之文　於是櫽括其偉辭以爲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寖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游，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略】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知，而復傳於二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爲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

洪邁《黃御史集序》 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御史生最晚，而獨不然。其文贍蔚有典則，策扶教化。其詩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有貞元、長慶風槩。《祭陳林先輩》諸文，悲愴激越，交情之深，不以晝夜、死生、亂離、契闊爲間斷。《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廢卷太息：如身生是時，目攝其故，爲文若是，其亦可貴已。方登科時，適昭宗之季年，猶覆試殿廷，再中選，然後得官。未幾而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故不克大章顯於世。夫詎知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而平生作爲文章，遂獲表見者。邵州將鋟板於郡齋，遣信謁序御史之從兄曰校書君璞者，名見集中，有閩川名士傳及霧居子。予曩時嘗叙之矣，故不辭而書。【略】鄱陽洪邁序。

《容齋隨筆》卷七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側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燄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壟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州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曹學佺《黃御史集序》 御史「文贍蔚有典則，詩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在洪景盧已爲確論，而楊廷秀摘其「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等句，尤足以膾炙人口者。然其集罕傳，問之，名不甚識也。諸家選詩，槩所未見。獨《丹鉛錄》載其《長門》一賦，誠不能傲之以所不知爾。今與歐陽集並刻

之，不患傳之不廣矣。

《**十國春秋・拾遺・閩**》 黃滔詩如「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又如《聞雁》之「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孰是。滔以詞賦名家，有《紅芭蕉》、《黃蜀葵》諸賦，皆膾炙人口。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中有黃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錢塘。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黃滔**》 豐潤清淳詩勻工，文江迴出晚唐中。依稀相對和平語，猶有貞元長慶風。

《**養一齋詩話**》**卷四** 曹唐「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固屬鬼詩。然未若黃滔之「家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爲尤足笑也。蓋晚唐醜態，無所不備。

楊浚《**論次閩詩・黃滔**》 清非才調本無雙，賓客韓、崔氣盡降。大有貞元長慶體，泉山領袖屬文江。

分　論

《**遊東林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黃滔何人。此詩三、四，舉唐人無此淡而有味之作。五、六佳。查慎行評：三、四兩句似一串，卻有轉折。何焯評：次聯頓挫曲折，極饒情味。落句以謝公山水自負，就東林故實收足前四句意，眞躍出拘攣外也。落句呼應，神味俱遠。靈運在東林繙經，植蓮。紀昀評：結少力。許印芳評：三、四固佳，五、六用皮襲美「三伏」、「六朝」語，換一數字，亦不佳。結句語太無味，故紀批云「少力」，今爲易作「築室思靈運，蓮花又滿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弼：爲前虛後實體。周珽曰：以詩人觸景感情，因興成詠，何必究物之有無、人之在否。細玩「如曾」二字，即云此白蓮之池，舊爲翻經之所，今遊其地，想像其時恍然身處神越，如曾見白蓮開滿地中者乎。未爲強說，若拘拘作解，有悖于詩人之旨多矣。《三體唐詩》卷六高士奇評注：《廬山記》，謝靈運游東林，翻《涅槃經》，且鑿池植蓮其中。詩意謂見白蓮，猶見靈運。

《**寄懷南北故人**》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訴此處離心，則寫彼中墮水、降胡。（後解）問彼中魂夢，則寫此處佳人、碧樹。（「嶺上青嵐」，是南。「隴頭月」，是北。）

《**雁**》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楚岸花晴」，是年年北去期。「塞柳衰」，是年年南來期。此句法，固是前人所遺也。三、四，止是「飛」字、「過」字寫雁；其「江城」、「旅館」、「日暮」、「月明」、「見處」、「聞時」，凡十二字，皆非寫雁，眞爲幽怨之作也。（後解）此必暗遭人中，故特托雁自鳴，易知。

《**送僧**》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解，兩層俱作加一陪語，寫出此僧精進無比。一、二，是心精進；三、四，是身精進。（後解）一解，寫發心精進，則必備歷諸苦。前解，言自幼出家，不算一件事。後解，言學得幾千百本經論，亦未算一件事。錐札世間僧人不少。

《**襄州試白雲歸帝鄉**》 《唐詩類釋・乾象類中》卷二：首二句破「雲」，三四句承「歸帝鄉」，五六虛衍「歸」字，貼切「白」意，七八實寫「歸」字，貼切「帝鄉」。九十寫既歸之後景象，銀河粉署亦襯「白」字，亦貼「帝鄉」，末以雙關作結。紀曉嵐《唐人試律說》：以白雲自寓，着意「歸帝鄉」三字。而「和霜」、「帶月」、「銀河」、「粉署」、「白」字即隨手點綴，輕重有倫。「高嶽」二句，言「望帝鄉」而來唐都長安，故以華嶽函關爲點綴。「漸憐」二句，言其將至，「光連粉署」則已至矣。寫「歸」字有層次。第一句破「白雲」，第二句破「歸帝鄉」，而措語近拙。余欲以靖節《咏貧士》語（原注：靖節《貧士詩》曰：「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改爲「杳杳復霏霏，孤雲何所依」，既點「雲」字，又與三四句呼應，且以「孤雲」比貧士，尤與末句秘響潛通。《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郭象注曰：「氣散則無不之」，明以登遐爲言，殊難措筆。故此詩就題論題，直以帝鄉爲京師。凡題有應顧本旨者，如「風雨鷄鳴」，必不可不切君子；有可不拘本旨者，如「春草碧色」，可不必切送別，各以意消息之。「杳杳」句，唐人試律之陋調，不宜效之。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八：以白駒白兔作襯。

《**壺公山**》 《唐詩鏡》卷五四：語亦整頓。

《**周以龍興賦**》 《賦話》卷三：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略】黃滔《周以龍興賦》云：「孟津契會，此時不愧於雲從；羑里棲遲，昔

日何傷於魚服。」皆所謂反對也。屬辭比事，不失叅黍，可謂優且難矣。

《**明皇迴駕經馬嵬賦**》《賦話》卷四：「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知於飛鳥。」至爲悽愴。又：「六馬歸秦，卻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凄惻于平生。」歸秦，隔越，是借對法，皆極華贍風雅。按此等題，指斥先朝，頗嫌輕薄。唐人咏馬嵬詩甚多，文江更演之爲賦耳。芊眠凄戾，不減《長恨歌》、《連昌宮詞》。

《**送君南浦賦**》《賦話》卷四：「一川之煙景茫茫，橫衡楚徼；兩岸之風濤渺渺，直截炎荒。」又：「須知赤帝之江頭，兩心似火；莫自蒼梧之岸曲，一去如雲。」凝鍊而意不滯，刻琢而氣不傷，的是高手。

《**漢宮人誦洞簫賦**》《賦話》卷四：最多麗句，傳在人口。如：「十二瓊樓，不唱鶯歌于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鳳藻于春風。」又：「如燕人人，卻以詞鋒而厲吻，雕龍字字，爰于禁署而飛聲。」又如：「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齒，詎啓秦娥。」皆極清新雋永。按文江律賦，美不勝收，此篇尤勝。句調之新異，字法之尖穎，開後人多少法門。

《**館娃宮賦**》《賦話》卷二：昔盛今衰，各以三韻叙次，布置停穩，尤妙在起韻。末聯云：「舞樹歌臺，朝爲宮而暮爲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對法變化，恰好領起下文「想夫桂殿中橫蘭房內創」一段，此賦家正眼法門。

《**河嶽賦**》《賦話》卷二：詩家以鍊字爲主，惟賦亦然。句中有眼，則字字軒豁呈露矣。唐黃文江滔單講此訣。詞必己出，苦吟疾書，故能於帖括中自豎一幟。其融結爲《河嶽賦》云：「則有龜負龍擎，文籍其陽九陰六。共觸愚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樸略，波萬壑以派分；似截停浤，仞千巖而雲矗。」戛戛獨造，不肯一字猶人。

《**秋色賦**》《賦話》卷二：唐黃滔《秋色賦》云：「華嶽峰高，染蓮花而翠活；湘川樹老，換楓葉以霞生。」最爲警切。又，第五段云：「遂使隋堤青恨，吳嶺綠愁。廬阜之蟾開石面，錢唐之雪入濤頭。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句句有色字，不是悲秋泛語。又：「海上而輕籠皓月，皎潔成冰；隴頭而惹著陰雲，蒼茫欲雨。」又：「數聲之孑鶴驚時，九皋搖落；一夜之新霜撲處，百卉離披。」句琱字琢，務去陳言，是詩中東野、長江一輩人。

傳記

《**十國春秋・閩・黃滔傳**》黃滔字文江，泉州甫田人。（一云侯官人）唐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太祖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塘，與羅隱相得甚歡。梁時強藩多僭位稱帝，太祖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豐潤，有貞元、長慶風。《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稱一時絕調。有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滔善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賦》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霧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風調不在徐寅之下。）

紀事

《**全唐文紀事・貢舉二》引《昭宗覆試進士策**》昨者，崔凝所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實藝。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鑒妍媸，須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韋說、封渭、韋希震、張濱、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禎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

《**五代詩話・閩・黃滔》補引《唐人試帖**》黃滔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詩【略】，又省試《奉詔漲曲江池》【略】，此題一本無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按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前崔曙，荆冬倩皆有奉試題是也。且此試不用題韻，似特試者。況省試二字亦決有誤。按此題注乾符二年，

在僖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寧二年，在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寧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試，而復赴乾寧省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奉試，而題誤注作省字耳，然不可考矣。

《湧幢小品》卷二二 茅鹿門先生【略】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

《閩書》卷七 俗傳羅隱出語成讖，著有異跡，若此（羅裳）山之畫馬石，深滬之石壁山書字，及建安書筒灘所載。予初尚未信其果此羅隱與否，及讀楊文敏《書筒灘記》，已稍信之，因閱黃滔贈隱詩「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方知隱學道修眞人也。

又卷二三 囊山形如懸囊，【略】僧涅槃隱其下，曰囊山院。廟階甚爲宏壯，外有放生池。【略】唐黃滔詩：「山有重囊勢，門開兩徑斜。溪聲寒走澗，海色月流沙。庵外曾游虎，堂中舊雨花。不知遺讖地，一一落誰家。」

又卷七五 黃滔字文江，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略】光化中除四門博士。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於閩者，若李絢、韓偓、王滌、崔道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歸傳懿輩，悉主於滔。有《泉山秀句集》及文集行世。

《黃御史集》引《莆陽志》 黃滔字文江，乾寧二年乙卯趙觀文榜進士。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看力焉。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黃滔集》十五卷。（字文江，光化四門博士。）黃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編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

《通志・藝文略八》 《黃滔集》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黃滔《編略》十卷。又，黃滔《莆陽黃御史集》二卷。

《文淵閣書目・文集》 《黃御史文集》一部二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滔集》十五卷。又黃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

《篆竹堂書目》卷三 《黃御史文集》二冊。

《絳雲樓書目》卷三 《黃滔集》，十五卷，字文江，光化四門博士。

《季滄葦藏書目》 唐《黃滔集》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黃御史集十卷附録一卷》 唐黃滔撰。【略】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守臣節，滔匡正之力爲多。《五代史》稱審知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唐時知名士多依之，獨不及滔。《五代史》多漏略，不足據也。又集中有《祭南海南平王》文，稱「崔員外昨持禮幣，嘗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懽，宏叙親仁之旨」云云。乃爲王審知祭劉隱而作。案隱初封大彭王，進封南平王，再進封南海王。據《五代會要》，南海之封，在隱卒後一月，故此文尚稱南平王。說者或以高季興亦封南平，又不知此文爲代審知所作，遂謂滔曾應高氏之聘，亦考之未審矣。《唐書・藝文志》載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卷，竝已散佚。此本卷首有楊萬里及謝諤序。萬里序謂：「滔裔孫永豐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四卷而已。其後永豐君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編爲十卷。」是爲淳熙初刻。後再刻於明正德，三刻於萬曆，四刻於崇禎，此本即崇禎刻也。集中文頗贍蔚，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遺。雖不及羅隱司空圖，而實非徐寅諸人之所及。其《潁川陳先生集序》稱「天復元年，某叨閩相之辟」。考乾寧四年，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王。至梁太祖即位，乃封閩王，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滔稱閩相而不稱王，則所謂規正審知，使守臣節者，是亦一證也。末有附錄一卷，又載滔裔孫補遺文一篇。補字季全，紹興中進士，歷官安溪縣令，所著《詩解》《九經解》《人物志》等書，皆失傳。惟此篇僅存，故附滔集以行世云。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黃御史集十卷附録一卷》 唐黃滔撰。原集久佚，此本乃宋淳熙中，其後人所重編。文頗贍蔚，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風。雖不及韓偓、羅隱、司空圖，究遠勝徐寅、杜荀鶴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張宗柟附識 唐黃御史滔刻集八卷，賦一卷，詩三卷，碑志記序牋啓雜文四卷，附錄一卷，首有楊誠齋、洪容齋

二序，淳熙四年渝州謝諤序。唐《藝文志》云：「《黃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十卷。」此集初名《東家編略》，宋紹興丙子，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撰誌，滔之八世孫也。

《稽瑞樓書目》《黃御史集》八卷，二冊。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黃滔御史集》八卷。莆田人，乾寧二年擢進士第。王審知據閩，爲監察御史。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黃御史集》八卷附錄一卷。（唐黃滔撰，明曹學佺刊本）。《黃滔詩集》二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泉山秀句》三十卷（黃滔選）。又《黃滔集》十五卷，《莆陽黃御史集》二卷，《編略》十卷。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明萬曆刊本唐黃先生文集跋》《唐黃先生文集》八卷，題唐監察御史黃滔著，明萬曆刊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前有萬曆丙午曹學佺序，蓋與《歐陽四門集》同刻於閩中者也。前錄宋洪邁、楊萬里、謝諤三序。卷一賦，卷二五言古詩、五言律詩，卷三七言律詩，卷四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卷五碑、記、銘，卷六墓誌、祭文，卷七書、啓，卷八序、讚、雜文，末有附錄一卷。按：明季閩中張燮刻《七十二家集》，嗣燮與曹荃等同刻《初唐四傑集》、《沈詹事集》、《宋學士集》，其書學佺多列名校訂之中。今學佺更刻此二集，其體例行款與張燮所刻正同，是當時閩中所刻唐人專集其風氣大抵如此，特余所目睹者祇此數家耳。此集目錄後列校梓姓氏二葉，自達官貴人迄於末秩處士，列名至三十四人。其中如葉向高、謝肇淛、徐燉、林古度諸人，皆一時名輩也。明末士大夫通聲氣，廣交游，凡刻一書，必羅列勝流，以震耀當世，甚者多至百餘人。沿及清初，此風不革。洎於莊氏史案，緣是株連，慘興大獄。其實署名參閱，而其人初不與聞，徒騖虛聲，貽茲禍害，斯亦可爲鑑誡者矣。考文江集有淳熙所刊十卷本，即楊萬里序所言「此集久逸，考功公始得四卷，永豐君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編爲十卷」是也。淳熙本世久不傳，然明正德八年有覆宋本，余曾見之吳佩伯家，十卷，分上下帙，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題「莆陽黃御史集」，標題大字，占雙行。今曹氏本改爲八卷，序中不言據以授梓者爲何本，然篇中猶時注有「廟諱」、「御名」等字，是仍從宋本出可知。《四庫》著錄者十卷，《提要》言所據爲汪啓淑家藏崇禎刊本。然則此萬曆本乾隆徵書時猶未及見，是亦罕祕足珍矣。辛巳八月二十日，藏園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莆陽黃御史集》二帙（唐黃滔撰）。明正德八年癸酉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目錄及每帙前後標題大字占二行。首慶元二年洪邁序，次淳熙三年楊萬里序，次淳熙四年謝諤序，序半葉六行，行書。卷末正德七年八月賜進士二十世孫希英謹誌。（甲寅）《莆陽黃御史集》上下帙（唐黃滔撰）。明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前洪邁序、楊萬里序、謝諤序。書名大字占雙行，題曰「權分上下秩」。上秩後有「裔孫文林郎廣州東莞縣丞贇校勘」一行。（辛巳十一月六日見於翰文齋，潘伯寅滂喜齋遺書。）《莆陽黃御史集》二卷（唐黃滔撰）。舊寫本。賦一卷後題「裔孫文林郎廣州東莞縣丞贇校勘」。每詩文一類後均有校勘人結銜。（壬子）《唐黃先生文集》八卷（唐黃滔撰）。明萬曆刊本，九行十八字。有萬曆丙午曹學佺序，言與歐陽四門同刻者。舊序有洪邁、楊萬里、謝諤（地名題渝川）諸篇。諤序言嘗得眉山旌善院東坡大全兩集，乃其孫蜀守仲虎與弟季文所校而刊者，比之他處最爲無誤，今之所傳，皆以此本爲準的云云。附記于此，爲坡集刊本之一證。藏印列下：「平輿之章」、「漢陽吳氏藏書」、「十策堂珍藏」。（忠謨謹按：此書有跋，收入藏園羣書題記三集卷五。）

又《黃御史集》八卷附錄一卷（唐黃滔撰）明崇禎刊本，八行十八字，白口雙闌。前慶元二年洪邁序，淳熙二年楊萬里序，淳熙四年謝諤序，萬曆丙午曹學佺序。凡例五則。崇禎十一年二十二世孫鳴喬等督梓。附錄末有生卒年考，爲天啓元年二十世孫崇翰誌。鈐有「五硯樓袁氏收藏金石圖書印」、「廷檮之印」、「袁氏又愷」、「烏程蔣祖詒藏」各印，又松江韓應陛、韓繩夫、韓德均各印。此書刊印皆精，大字悅目。（乙亥）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別集一・黃御史集十卷附錄一卷》唐黃滔撰。原集久佚。此本乃宋淳熙中其後人所重編。明萬曆曹學佺刊本。崇禎黃氏刊本。均八卷。明正德八年重刊宋本。嘉慶中閩王氏麟後山房刊本。〔附錄〕四庫所據即明崇禎刻本，實八卷。此十卷誤。宋淳熙四年永豐曾氏刊本。慶元二年黃沃刊本。明萬曆丙午曹學佺刊本。崇禎十一年黃氏鳴喬等刊本。明正德八年黃希英重刊宋慶元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分上下帙。又別錄一卷。嘉慶王氏本：即南越先賢集本，據明崇禎本刊。（懿榮）〔續錄〕宋淳熙本十卷。吳佩伯有正德本。題莆陽黃御史集。上下帙。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邊。

標題大字占雙行。曹刊本，與歐陽四門集同時付刊。清蔣氏賜書樓鈔本。光緒十年福山王氏天壤閣據影鈔宋慶元本重雕。闕卷用明崇禎本按宋目叙補。二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本。

藝文

黃蟾《和從兄御史延福里居》 天賜平安水北中，滿庭荆樹醉春風。縱覺塵世三公貴，何似吾家一脈通。花底清風香撲散，門前細柳綠皆同。回頭文館長安上，此際思予甯有窮。

翁承贊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翁承贊》 承贊，字文堯。乾寧三年禮部侍郎獨孤損下第四人進士。又中宏詞勅頭。承贊工詩，體貌甚偉，且詼諧，名動公侯。唐人應試，每在八月，諺曰：「槐花黃，舉士忙。」承贊《詠槐花》【略】，甚爲當時傳誦。嘗奉使來福州，見友僧亞齊，贈詩【略】。他詩高妙稱是。仕王審知，終諫議大夫。有詩，以兵火散失，尚存百二十餘篇，爲一卷，秘書郎孫郃爲序云。

楊浚《論次閩詩·翁承贊》 自笑乘軺客子忙，獨山杯酒送斜陽。碧天雁陣淮魚鬣，一軸新詩壓晚唐。

分論

《題槐》 《詩話總龜·書事門》引《遯齋閑覽》：俗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詩【略】，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槐黃》：《南部新書》言，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及閒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並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據此，則槐黃乃肄業之時。而遯齋以爲赴舉，何邪。李嶠《詠槐》云：「鴻儒訪業來。」則其義明矣。然觀羅鄴《槐花》詩：「愁殺江湖隨計者，年年爲爾賸奔波。」羅隱詩：「別來愁悴知多少，兩處槐花馬上黃。」則又與翁詩同意。

傳記

《十國春秋·閩·翁承贊傳》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也。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舉唐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冊封太祖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晝錦堂，黃滔爲詩榮之。已，仕梁爲諫議大夫。開平三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既依太祖，太祖待之殊厚，遂以爲相。承贊勸太祖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歿，葬建安新豐鄉。【略】論曰：【略】承贊榮施鄉里，興學右文，其亦大有造於閩矣。

紀事

《唐詩紀事·翁承贊》 「蕭蕭風雨建陽溪，【略】。」右承贊詩。承贊，字文堯，閩人。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蒲，見舊識僧亞齊，贈此章。

《淳熙三山志・人物類・科名》（乾寧三年丙辰沈崧牓）翁承贊，字文堯，福清人。居蒜嶺四年，中博學宏詞科，官至諫議大夫。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翁承贊，字文堯，建安人。乾寧擢進士，建安之登第者，自咸通中蔡京爲始，次承贊。官至諫議大夫。詩一卷。

《閩書》卷六　天祐元年，翁承贊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晝錦。黃滔贈以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語。梁開平四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鄉翻是客，迴車謁帝卻爲歸。」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翁承贊詩》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翁承贊詩》一卷。字文堯。

《通志・藝文略八》《翁承贊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翁承贊集》一卷。唐諫議大夫京兆翁承贊文堯撰。乾符二年進士。

《宋史・藝文志七》《翁承贊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翁承贊詩》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翁拾遺詩集》一卷。

藝文

黃滔《翁文堯員外擁册禮之歸一路有詩名晝錦集先將寄示因書五十六字》　六窠只佩諸侯印，爭比從天擁册歸。一軸郢人歌處雪，兩重朱氏著來衣。閩山秀已鍾君盡，洛水波應濺我稀。明日陪塵迎駟馬，定淮齋沐看光輝。

蕭項《贈翁承贊漆林晝堂詩》　軺車故國世應稀，昔日書堂二紀歸。手植松筠同茂盛，身榮金紫倍光輝。入門鄰里喧迎接，列坐兒童見等威。卻對芸窗勤苦處，舉頭全是錦爲衣。

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絶句二十首》　雄詩滋賦重當時，籍甚翁（承贊）黃（滔）海國奇。不及探龍徐正字，金書合寫昔吟辭。（詹雄、林滋、鄭誠同登會昌三年進士第，時稱雄詩滋賦誠文，爲閩中三絶。徐夤，莆田人，著有《探龍》、《釣磯》詩集，勃海國人皆以金書寫其《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賦》於屏障。）

雜録

《八閩通志》卷五　蒜嶺，在（福清）縣西南光賢里，【略】東南有翁承贊莊，并晝錦堂，今廢。

又卷一五　萬安鄉，在（福清）縣西南四十里，舊有文秀鄉，以翁承贊得名。

王邁《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並書啓》　唐科莫榮於進士。【略】翁承贊爲第四人，時目以探花之使。

《閩書》卷七九　承贊居蒜嶺，界於莆田，故興化以爲莆人。

崔道融

論述

綜論

《唐才子傳・崔道融》（道融）工絶句，語意妙甚。如《銅雀妓》【略】、《春閨》【略】、《寄人》【略】、《寒食夜》【略】等尚衆。誰謂晚唐間忽有此作，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人悉推服其風情雅度，猶恨

出處未能梗概之也。

《**四溟詩話**》**卷一**　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讒》詩百憂章，去韋孟遠矣。崔道融《述唐事實》六十九篇，志於高古而力不逮。

《**詩學纂聞・詩集**》　詩有一集止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詩是也。

分　論

《**梅花**》　《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云：王荆公選《唐百家詩》，《梅花》僅有五首，五言律僅有韓致堯一首，五言絕句一首。【略】楊誠齋喜唐人崔道融十字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未見全篇。以荆公之精於詩，《梅花》五言律無，七言律亦無之，止有五言絕句五首，【略】然則盡唐二百九十年，僅選得《梅花》五言律十二首，其誠難題也哉。《升菴詩話・崔道融梅詩》：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律》周珽曰：梅爲百卉首領，韻清香遠，淡寂孤潔，最爲幽人所契。唐人詠之者，偏不多見。此篇前四句，已盡梅本來丰骨面目，後四句以對梅深情，致愛惜之意。國家豈少孤芳之士，安得憐才者，可與言詩。《問花樓詩話》卷一：梅花詩，譚者盛稱林處士，不知唐人先有佳作。釋齊己《白蓮集》中《早梅》詩【略】。崔道融詠梅詩，楊誠齋愛其首聯，以未見全篇爲憾。後得於說部中，詩曰：「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事，容易莫摧殘。」【略】道融詩，袁昂評書「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正復似之。二首雖使和靖誦之，當亦歎絕。

《**春閨二首**》**一**　《甚原詩說》卷一：詩有就題便爲起句者，如【略】崔道融《春閨》詩「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是也。

又二　《古唐詩合解・五言絕句》：今我纔動翦刀，春寒如此，難於裁剪，若爲回絕其夫曰：「你今莫要指望有征袍寄你了。」此處又妙在未成衣時，生此懊恨，將戍婦百折柔腸，宛轉寫出。

《**班婕妤**》　《唐詩解》卷二四：此見班姬之安於廢也。辭同輦而不自有其寵，弃後宮而不以君爲無恩，其意謂團扇經秋自應引退，豈復怨春風哉。唐人賦此題者不下百篇，獨此得婕妤本意。

《**春題二首**》**二**　《唐詩歸》卷三六「別有惜花人，東風莫吹散」二句鍾惺評：將此意說轉作結便深，若換作起句則率甚矣。《唐詩鏡》卷五四：怨情惜意。《唐詩摘抄》卷二：此疑下第之作。「惜花人」，蓋指春風得意者耳。失意往往看不過得意人行徑。此詩出語深厚如此，庶幾不怨天不尤人者矣。

《**歸燕**》　《唐詩解》卷二四：燕之來去，自如人之滯留，有愧於是，送其歸而傷故園秋色也。

《**長門怨**》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漢武帝陳皇后失寵，居長門宮，聞司馬相如能賦，結知天子。以千金賂相如，作《長門賦》以獻，上覽之悽然，召陳皇后，歸椒房寵幸如故。相如仕漢朝爲郎，買茂陵人女爲妾，文君失意，作《白頭吟》以怨之，事見《琴操》。故曰「相如薄情人」，此前人所未道。《夢蕉詩話》卷下：「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蓋自陳后事而因及文君之意，言相如知諷人而不知自諷。於尋常中摘出一端議論，佳作也。黃金買賦，古今人所以致愼重於文者然耳。顧如愈之鬻文得金，湜之每字索絹三疋，邕之受納金帛鉅萬，固皆少陵所謂義取也，不可例以作傳之米言之。雖然，事在斯世則鮮矣。故夫樵談有曰：「術士片言，畫工數筆，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刳精鉥心，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尙何覬夫黃金。《唐詩鏡》卷五四：白樂天《昭君詞》：「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崔道融《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辭賦，相如自是薄情人。」此乃巧於取意。戴叔倫《湘南即事》：「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韋莊：「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此爲巧於托情，俱大雅之所不道。《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七絕下》何新之：爲奇雋體。周敬曰：「錯把」二字應「爭奈」二字轉出無窮怨思。後二句，道前人所未道。

《**讀杜紫微集**》　《升菴詩話・崔道融讀杜紫微集》：「紫微才調復知兵，常遣風雷筆下生。猶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梁昭明太子序陶淵明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杜牧嘗著《孫武子》，又作《守論》、《戰論》、《原十六衛》，皆有經濟之路。故道融以此絕句少之。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詞媟語，入人肌膚，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

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猶不見乎。

《**楚懷王**》《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四：張儀爲秦游說楚懷王絕齊事秦，許賂以商於地六百里，懷王信之，陳軫諫不聽。既絕齊，遣使入秦受地，張儀指地圖示使者，從某處到某處，廣六里。懷王受欺，大怒，謂必殺張儀。儀至楚，囚之。儀賂韋臣靳尙，紿美人鄭袖，鄭袖泣諫，懷王出張儀。事見《戰國策》、《史記》。

傳記

《**十國春秋・閩・崔道融傳**》崔道融，荆州人。以徵辟爲永嘉令，累官右補闕。避地來閩依太祖，未幾，病卒。道融素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爲文祭之，有云：「識通龜策，耀握靈珠，《國風》《騷》《雅》，王佐謀訏。袁安之涕泣泫然，劉氏之宗祧莫扶。」

紀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道融，右補闕。

《**唐才子傳・崔道融**》道融，荆人也，自號「東甌散人」。與司空圖爲詩友。出爲永嘉宰。【略】有《申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齋，收拾草稿，得五百餘篇。」今存於世。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申唐詩》三卷，崔道融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道融《申唐詩》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崔道融《申唐詩》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東浮集》九卷。唐荆南崔道融撰。自稱「東甌散人」乾寧乙卯永嘉山齋編成，蓋避地於此。今缺第十卷。

又《申唐詩》三卷。崔道融撰。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事爲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

《**宋史藝文志七**》《崔道融集》九卷。又《申唐詩》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崔道融詩》三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崔道融《申唐詩》三卷。

藝文

黃滔《祭崔補闕（道融）》故右補闕博陵崔府君之靈。惟靈，大唐有進士科，無巖穴詔，故鵠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則有陽諫議城，凜凜清風，其不起也，則盧諫議仝，昭昭高道。一以權豪之忌，空福道民；一以堯、舜之世，但樂箕潁。其後陸君涔以忠勳應召，惠君寔以忠諫赴徵，未委起草伏蒲，何如人也。洎博陵崔君之生也，迥稟高奇，兼之文學。近則繼李飛之蛻隨貢，遠則同毛義之志奉親。東浮謝公舊州，式避戈戟，遁於仙巖濬谷，克業經綸。而以酒美肉羶，澤馨川媚，五辟三顧，懸榻開樽，不辭小國之權，蓋切高堂之養。既而大君之思夢說，四輔之急薦雄，繫三詔而就門，參七人而列職。仲舒謁帝，必演《春秋》；呂望投竿，定爲師傅。奈何龍蛇起陸，烏兎無光，莫抉劉氏之宗祧，空泣袁安之涕泗。甌中越絕，養素守蒙，賢王之結嘉姻，時議之期良輔，豈意皇天不祐，白日無憑。消渴之亟茂陵，少微之入瑤桂，芝焚蘭爇，梁壞山頹。雖人生之有定期，實士德之爲不幸。嗚呼，閩中二月，烟光秀絕，脂轄赴闕，鯤鳳嘈囋，其猶南浦魂斷，北梁涕咽。而況昨日軒車，今朝塗芻，唱《薤露》以出門，飛粉旌而戒途。五離擇日，九泉卜居。其在樵蘇，其在博沽。至於路行，尙皆悲吁，矧其嶽嶽之曰男子，鏘鏘之號魯儒。識通龜策，握耀蛇珠，數百篇有唐之詩，數千字中興之書。國風、騷、雅，王佐謀訏，沉光之猶衡斗，垂翼之未摶扶，賫志投地，其痛何如。雲物爲之無色，剛忍爲之不愉。【略】交言既異，投分斯殊。方俟彈冠，仰脩程於霄漢，誰云執紼，悲落景於桑榆。豈鬼神之害良善，而吉凶之昧賢愚。顏回先死，盜跖後殂。世之災眚，生之毒痡，愴恨風燭，凄涼隙駒。肴匪豐俎，酒匪馨壺，歎松蒿而永往，託蘋藻以聊舒。明靈有

感，鑒而歆歟。巳乎巳乎，嘰嘰。

徐夤《弔崔補闕》 近來吾道少，慟哭博陵君。直節巖前竹，孤魂嶺上雲。縉紳傳確論，丞相取遺文。廢卻中興策，何由免用軍。

王審知

論述

《册府元龜·僭僞部·政治》 閩王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劍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

錢昱《重修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閩王食邑一萬五千户食實封一千户謚忠懿王廟碑》 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誡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嘗操扇；纔屬鳴雞之候，早見嚴裝。以德報恩，遠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廚饌以供給。于時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弘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鴛鸞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惜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璹之行。其餘草澤搜羅，車魚待遇者，故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

《新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 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

傳記

翁承贊《唐故威武軍節度使守中書令閩王墓誌》 夫二儀析理，英賢所以應乾坤；五岳參天，申甫所以鍾靈異。降乎昭代，復驗奇材。閩王諱審知，字信通，姓王氏，其先瑯琊人也。緱山遠裔，淮水長源。自秦、漢以穹崇，歷晉、宋而忠列。輝華閥閱，爰赫祖宗。曾祖諱友，則漢丞相安國君陵三十四代孫，贈尚書左僕射。曾祖妣段氏，趙國太夫人，追封衛國太夫人。僕射貞元中，守定城宰，善政及物。去任之日，遺愛遮道，因家于光州，故世爲固始縣人。祖諱玉，累贈司空，倜儻奇表，信義宏材。祖妣劉氏，燕國崇懿太夫人，追封昭德太夫人。顯考諱恁，累贈太師。皇妣隴西董氏，贈晉國内明太夫人，追封莊惠太夫人，恭懿賢淑，光於閨閫。太師嗣子三人，皆卓異不羣，時號「王家三龍」。王其季也，娶樂安任氏，累封魏國尚賢夫人，琴瑟諧和，肥家雍睦，不幸先王薨謝。其執箕帚奉蒸嘗，雖古之母儀，無以加也。王稟性殊異，非禮不言。少事孟仲，如晨夕之敬，於鄉黨恂恂然。周孔之書，無不該覽；韜鈐之術，尤所精至。與昆仲游處，未嘗不以文武之道誡勗焉。先太師特鍾愛，撫於膝下。有善相者，聞三龍之稱，詣先太師之門曰：「富貴皆當一體也，季龍當位極人臣，非鄉里可拘其貴盛。然而龍攄虎變，眞王者之行藏；燕頷虬鬚，乃將軍之氣貌。」乾符末，天下方擾，民人奔競。三龍以孝思遠略，決爲端居，晏如也，嘗謂昆季曰：「曾參不一宿於外，況起兵之世乎。」雖海内騷然，不萌他適。時秦宗權據有淮西，以利啗四境，而固陵不從。宗權勢不可遏，席卷固陵。三龍於是奉版輿而南下，屬巢寇陷長安，益堅其志，蓋憂人之憂。光啓三年，抵於臨汀，爲百姓壺漿塞路，遂帥全師以赴人願。時孟龍侍中以閩之軍民無帥，請統雄鎮。王謂孟龍曰：「《春秋》所以伐罪弔民，今闔府之來，其可違乎。宜徇而撫之。」於是鼓行以濟其境。孟龍自溫陵太守拜節制，仲龍代牧是州。凡部伍勞逸，王皆躬視。士未食，不親匕筯；士未飲，不近盃水。耕織無妨，歌謠滿路。所以建元昆，亟登旄鉞，詔命王副焉。後六年，侍中捐館舍。王子降璽書，授王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充威武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當年兼三司發運使。自是顯七德，敦五常，政和人和，示其略也。先長幼之序，次征討之條。寬猛酌

中，德刑具舉。孜孜惕惕，夙夜罔怠。戒以視聽，杜諸諂諛。堅執紀綱，動無凝滯。撫俗迺不嚴而理，教民且不令而行。鄰境附庸之請，納款求盟；屬城叛義之徒，出師致討。顯分情僞，立辯安危，投者示疆埸之區分，略不留意；逆者遣腹心而征戍，曾不緩期。西北洞穴之甿，昔聚陸梁之黨，齊民廢業，封豕爲妖，恃險憑凌，據巖依拒。王迺先與指揮喻之向背，以懷土者計於耕織，伐叛者須用干戈。曾無順理之夫，果中平奸之術。三令五申，授之以玄女之法；一鼓再鼓，指之以太公之謀。號令纔施，旗鼓齊整。有攀木緣崖之士，捨懸車束馬之勞，彎弧而兔伏麏驚，舉刃而冰銷瓦解。以此廟略，除定邊陲，化戰壘爲田疇，諭編甿於禮義。而政出湯仁，勞於禹足，示久安之基址，廓永逸之籌謀。創築重城，遶郭四十餘里，露屋雲橫，敵樓高峙，保軍民之樂業，鎮閩越之江山。而又戰艦千艘，每嚴刁斗，奇兵四出，克靜烟塵。古有島外巖崖，蹴成驚浪，往來舟楫，動致敗亡。王遙祝陰靈，立有玄感。一夕風雷暴作，霆電呈功，碎巨石於洪波，化安流於碧海，敕號甘棠港，至今來往蕃商，略無疑恐。國家以閩越得人，可以均皇澤，可以律守臣，是以疊降渥恩，加尚書左僕射，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天復初，恩降私第門戟，加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進封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彌歲，加特進司徒、太保，進封本郡王，食邑四千戶，實封一百戶。天祐中，特勅建德政碑，立于府門西偏。開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二年，兼中書令，進封瑯琊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二百戶。三年夏，麻書遠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食邑七千戶，實封五百戶，仍建東西二私第戟，賜號忠勤守志興國功臣。翌歲，勅封閩王，天子御正殿親降簡冊。自東上閤門宣車輅冠劍，太常鼓吹，詔名卿乘軺，直抵南閩。至止之日，自江館陳儀注，復展鹵簿，旌旗珂珮，文武導從，籠絡井邑。簫鼓相望二十里。抵登庸館展禮，王弁貂冠，披禮服劍履，受冊命。乘輅車，坐公衙，以彰曠代之貴盛，雖郭尚父、渾令公之恩澤，無以加也。其後明庭以三代封崇隆盛，特勅建私廟，下太常定禮儀，降祭服，置神主，命星使賜于府西立廟焉。同光三年春，加扶天匡國翊佐功臣，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戶。而勁直之道，甲天下之藩服。旋加守太傅，正處廟堂，三表堅辭，主恩俞允。昇福州爲大都督府，別署官員，以寵其忠孝謙明者矣。且文武宏謀，釋道玄理，應機剖判，動合古人。以文即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義；歲聲鹿鳴，廣設庠序，至於禮闈考藝，無不言文物之盛、俎豆之風。以武即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整八陣之名，說六韜之要；示廉直之道，闢寬恕之關；使將將無欺，殺殺爲止。蜀相之且耕且戰，恆在言前；晉師之入守出攻，不差料內。釋教乃早悟苦空，廣開檀施，見三十三天之要路，弘八萬四千之法門。集海內緇黃，啓祇園齋懺。佛廟遍郭，雁塔干霄。鐘梵之音，遠近相接。人天之果，修設無時。老氏乃扣谷神之眞寂，曉玄牝之機微。葺王霸上昇之居，奏冲虛仙觀之額。顯於遠祖，迨彼係孫。仙鶴翔空，靈龜護井。踞怡山之一崗，類眞源之三檜。體國而惟忠惟孝，律身而克儉克勤。玄甲輕車，受圯橋之秘略；紅旌皂纛，法金櫃之神書。至於宴犒軍戎，迎待使命，絲簧喧耳，羅綺盈庭，聽視之間，湛如止水。仍歲慶誕之月，國恩飛詔，頒錫駿馬雕鞍，異羅宮錦。拜賜受宣，莫不西望恭恭，手舞足蹈。公暇之際，必極勸農桑，懇卹耆耋。數千里略無曠土，三十年賣劍買牛。但聞讓畔之謠，莫有出征之役。江南雄鎮，歡好會盟，外域諸蕃，琛賫不絕。其廩庾之豐盈，帑藏之殷實，雖魯肅之困，銅山之冶，比之霸瞻，彼乃虛言。而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民仰之如夏日之陰，冬日之陽。其代天理物，可以蓋天下也。守志化俗，可以仁天下也。豈鐘鼎盤盂之銘鏤，日月星辰之照臨，而能窮斯玄功正道者哉。且萬靈擁衛，千聖護持，恆於寢膳之間，不失燮調之道。忽一日，告腠理不和，聲氣如綴，勉扶精爽，弘達死生。以邦國之重難，付茲後事；指生平之勳德，何異儻來。中台坼而玄鑒如欺，大昴沈而衆星寢耀。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威武軍之使宅，享年六十有四。嗚呼，社稷喪元勳之德，生靈失慈父之恩。連營比屋以皆號，牧豎樵童而出涕。且人倫大限，聖賢無改易之門；天道玄機，烏兔有薄蝕之運。今英王啓手足於富貴之際，傳印綬於將相之材，身沒名存，齊諸覆燾。嗣其世十有二人：長曰延翰，節度副使，管內都指揮使、特進檢校太傅、江州刺史、瑯琊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稟遺令充節度、觀察、三司發運留後，力侍湯藥，寢食俱忘，草土之中，絕漿在疚。而三軍百姓牆進衙門，奉王遺令，請主軍府事。拒而號慟，泣血毀傷，不得已而從之。授受之日，中外怗然。眞馬援之鬚眉，守泰初之禮樂，器重鎮俗，性直臨戎，寬厚居心，條貫由己。娶博陵崔氏，封博陵郡夫人。明潔珪璋，禮恭蘋藻，實軒冕之清門，配公王之偉望。次曰延稟，檢校太保、建州刺史。恭守六條，肅清千里，鄰封納好，外戶長閑。凶訃忽臨，殞絕移日。娶清河張氏，封清河縣君。正律閨門，柔奉箕帚。翌日，親奔星月，忍別靈筵。次曰延鈞，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瑯琊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居喪枕凷，執禮號天。竟以軍府事

殷，元昆對泣，推挽撫衆，翊助竭心，友悌之情，古今無比。娶彭城劉氏，封清遠縣主。霸圖令族，謝女芳華，以禮居喪，內助從政。次曰延豐，羅城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娶廣平宋氏。次曰延美，節度行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韶州刺史，並追號過等。旦暮難居，哀哀在躬，不自支致。娶隴西李氏。次曰延保，右散騎常侍、洪州長史。次曰延武，右散騎常侍、光州長史。次曰延望，右散騎常侍、梧州司馬。次曰延羲，右散騎常侍、饒州司馬。次曰延喜，右散騎常侍、易州司馬。次曰延政，右散騎常侍、絳州司馬。次曰延資，右散騎常侍、虔州司馬。或年踰弱冠，或慶及成人，皆號慕蒼黃，感動飛走，雖賈家三虎、荀氏八龍，豈可同年而語哉。女七人：長封瑯琊郡君，適節度判官、檢校司空、柳州刺史李敏；次適水部員外郎張思齊；次封瑯琊郡君，適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錢傳珦；次適觀察判官、尚書工部員外郎、封州刺史、賜緋魚袋余廷隱；三人未出適。令孫三人：長曰繼昌，將仕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柱國、賜紫金魚袋；次曰繼眞，將仕郎、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次曰繼寶，守大理評事、賜緋魚袋，皆詩禮承顏，軒裳稟慶。五侯九伯，當自此而翺翔；萬石千鍾，定由茲而興建。況尊靈在殯，號慟滿堂，藩垣之奠酹無時，中外之牲牢結轍。至於桑門開士，霞帔道人，列校牙璋，內戚外屬，展祭而闐郛溢郭，發言而抆涕傷懷。峨豐碑於柳營，行人墮淚；掩貞魂於蒿里，黃鳥興哀。即以同光四年三月四日，卜塋於閩縣靈岫鄉懷賢里仙宗山鳳池之原，魏國順正尚賢夫人塋域之東，禮也。合祔魂魄，並列園塋，左龍右虎之崗，坤盤艮峙之壠，長平峭拔，萬歲千秋。承贊才謝經綸，疊塵樽俎，捧至哀之見托，熟勳德於生前，慮陵谷之變遷，敢編聯於貞石，謹爲銘曰：天地凝精，岳瀆降靈，粵有雄傑，鎭於閩城。文同周召，武定韓彭，功存帶礪，政顯忠貞。于嗟逝水，忽然東傾，崇勳冠古，遺德垂名。仙宗卜宅，合祔園塋，慶鍾奕世，代襲殊榮。因而禮葬，賵馬悲鳴，百身莫贖，萬古傷情。同光四年歲次丙戌二月戊子朔十八日乙巳置。

紀事

《五國故事》卷下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爲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蓋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潮嘗使日者視己兄弟，曰：「一個勝一個。」審知方侍其側，沾汗而退。審知性儉約，嘗衣紬，一日袴敗，乃取酒庫醉袋而補之。又嘗使南方回者以玻璨瓶獻之，審知看玩久之，固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貴後代無爲漸也。」或云延鈞僭立，以御服被於審知之廟，審知寓夢於延鈞，責之，不肯服。

《五代史補》卷二 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爲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嘆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內無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羲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

《五代詩話·閩·王審知》補引《如齋類藁》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於閩縣靈岫鄉鳳池上，後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今蓮花峰是也。宣德四年，有屯軍三十人盜發王冢。壙門甚堅，鑿上角一孔，以巨繩腰一人先下，忽中絕，呼之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燃火照壙中，用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壙制廣如屋，前祀王像，凡列五供，鑪瓶燭臺皆以金玉爲之。後寢紅棺二，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死者之妻夢其夫泣告，發冢時先入，被大蛇咬死，欲分盜物一半。其妻以夢告羣盜，不肯。控於管屯百戶王傑，傑受賂不問。又控於懷安縣，典史朱玉得其金鐲、玉帶，又不問。復控於憲司副使李素，僉事鄒穆，窮治其事，捕盜繫獄。典史大怖，以爲匿帝王物，欲自縊，或教以自首，乃以金鐲、玉帶呈官。郡諸生王琨者，稱王後裔，當領所盜物。有司未之信，閱其家譜，壙中物悉載焉。按譜追物，物畢出。堂上懸王畫像，方面大耳，巨目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有水碗瑩如金色，不識爲何寶，召回回人辨之，曰：「此玻璨鏡也。」壙中盜物藏庫，以十之一併畫像與王琨領回。王墓官爲修治。時庫役鄭浩督工，爲予言：親見壙中懸棺，推之即動。棺蓋爲盜所開，隨即封固。墳前石人、石獸，製極工巧。嗟嘆久之，乃爲詩曰：「蓮花之峰高入雲，巍峨下有前王墳。松圍翁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出羣。當時卜築嗟埋玉，春色開殘紅躑躅。曉雨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掩遊麋鹿。憶昔朱連兩搆凶，

層城如昨霸圖空。故宮總付蒼茫外，羨道都歸寂寞中。寢園祕器期千古，宣德初年發行伍。金鑪璨椀落人間，玉帶眞容歸御府。吾聞發者三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嗔。互相告首殞囹圄，無人得脫王憾伸。所幸官司即修繕，舊時塋域皆安奠。富沙派出來中州，蘋藻時思致明薦。惟王秀挺英雄姿，保障東西建鼓旗。軍中王氣誠非偶，五百年來德政碑。古松老樹多遺愛，濯濯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軍，踏破苔花愼勿再。」

藝文

翁承贊《蒙閩王改賜鄉里》 鄉名文秀里光賢，別向鈞台造化權。閥閱便因今日貴，德音兼與後人傳。自從受賜身無力，向未酬恩骨肯鐫。歸闕路遙心更切，不嫌扶病倚旌旃。

又《文明殿受册封閩王》 龍墀班聽漏聲長，竹帛昭勳撲御香。鳴佩洞庭辭帝主，登車故里册閩王。一千年改江山瑞，十萬軍蒙雨露光。吟寄短篇追往事，留文功業不尋常。

又《奉使封王次宜春驛》 微宦淹留鬢已斑，此心長憶舊林泉。不因列土封千乘，爭得銜恩拜二天。雲斷自宜鄉樹出，月高猶伴客心懸。夜來夢到南臺上，徧看江山勝往年。

又《天祐元年以右拾遺使册閩王而作》 蓬萊宮闕曉光勻，紅案舁麻降紫宸。鸞奏八音諧律呂，鳳銜五色顯絲綸。蕭何相印鈞衡重，韓信齋壇雨露新。得侍丹墀官異寵，此身何幸沐恩頻。

雜録

《南部新書》癸 王審知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青箱雜記》卷七 光啓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時又有謠曰：「騎馬來，騎馬去。」蓋光啓丙午國亡之應也。王審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款於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劉山甫

論述

《十國春秋・閩・劉山甫傳》 常撰《徐寅墓誌銘》，情文兼至，爲世所稱。

傳記

《十國春秋・閩・劉山甫傳》 劉山甫，彭城人。太祖入閩，署山甫威武軍節度判官。時海品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憚於力役。乾寧中，夜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因命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事。三奠未畢，海內靈怪俱見。山甫乃憩僧院，憑高視之，風雷暴興，見有黃鱗赤鬣非魚非龍者。凡三晝夜，風雷始息，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即所賜號甘棠港者是也。山甫故中朝舊族，有才藻，著《金谿閒談》十二卷【略】官終威武軍、殿中侍御史。山甫常隨父任嶺外歸，泊舟青草湖，登岸，詣北方毘沙門天王廟，見庭宇摧頹，鐙薌不續，作詩諷之。（詩云：「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神云：「我非天王，故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由見侮。」俄驚寤，風濤頓作，倒檣絕纜。山甫遽起悔過，毀詩牌，乃已。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具載其事。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王延彬

論述

《龍性堂詩話續集》　閩王氏延彬，審邽之子，忠懿之姪也。爲泉州刺史，工詩歌，頗通禪理。性豪華，巾櫛冠履，凡日一易。詞客謁見，多爲所屈，一時徐寅、韓偓諸名士，自爲不及之。【略】詩頗楚楚，於諸王中亦可謂錚錚矣。

傳記

《十國春秋·閩·王延彬傳》　延彬，天祐初，太祖承制加平盧節度使，權知泉州軍州事，二年實授。開平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右僕射，封瑯琊郡開國男，尋轉司空。四年，加雲麾將軍。乾化二年，授特進階，加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伯。五年，加檢校太傅，權知泉州刺史。四年，加檢校太尉。延彬再任泉州，前後歷二十六年，（一云十七年。）吏民安之。每發蠻舶，無失墜者，時謂之「招寶侍郎」。會得白鹿、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漸驕縱，密遣使浮海貢梁，求泉州節鎮。事覺，太祖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卒。贈雲州節度使兼侍中，葬雲臺山，閩人亦謂之「雲臺侍中」。延彬多藝，工詩歌，頗通禪理，而性豪華，巾櫛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後輒以龍腦數器覆之。先是，延彬生泉州佛舍，始生時，有白雀巢於堂中。凡三十年，迄延彬歿，遽失所在，人咸異之。

紀事

《五國故事》卷下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略】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既醉，必以龍腦數器覆之。無病，則亭午方起。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詩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己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略】進士徐寅嘗爲《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後因修合求藥於延彬，延彬即書其賦辭於紙尾而報之，其風味又類此也。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贈侍中，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南部新書》癸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五燈會元·太傅王延彬居士》（存目）

《閩書》卷一三七　（泉）州開元寺宏則禪師林性簡素，不求羸餘，【略】刺史王延彬贈句有「莫怪我來偏禮足，蕭宮無箇似吾師」之語。

藝　文

徐夤《喜雨上主人尚書》 天皇攘袂勅神龍，雨我公田兆歲豐。幾日淋漓侵暮角，數宵滂沛徹晨鐘。細如春霧籠平野，猛似秋風擊古松。門下十年耕稼者，坐來偏憶翠微峰。

又《尚書惠蠟面茶》 武夷春暖月初圓，採摘新芽獻地仙。飛鵲印成香蠟片，啼猿溪走木蘭船。金槽和碾沈香末，冰椀輕涵翠縷煙。分贈恩深知最異，晚鐺宜煮北山泉。

又《尚書榮拜恩命夤疾中輒課惡詩二首以申攀讚》 明公家鑿鳳皇池，弱冠封侯四海推。富貴有期天授早，關河多難勅來遲。昴星人傑當王佐，黃石仙翁識帝師。昨日詔書猶漏缺，未言商也最能詩。 東郊迎入紫泥封，此日天仙下九重。三五月明臨闕澤，百千人衆看王恭。旗傍綠樹遙分影，馬蹋浮雲不見蹤。借問乘軺何處客，相庭雄幕卷芙蓉。

又《賀清源太保王延彬》 蕊珠宮裏謫神仙，八載溫陵萬戶閒。心地闊于雲夢澤，官資高卻太行山。姜牙兆寄熊羆內，陶侃文成掌握間。應笑清溪舊門吏，年年扶病掩柴關。 武榮江畔蔭祥雲一作祥雲蔭，寵拜天人慶郡人。五色鶴綾花上勅，九霄龍尾道邊臣。英雄達處誰言命，富貴來時自逼身。更待春風飛吉語，紫泥分付與陶鈞。

又《尚書命題瓦硯》 遠向端溪得，皆因郢匠成。鑿山青靄斷，琢石紫花輕。散墨松香起，濡毫藻句清。入臺知價重，著匣恐塵生。守黑還全器，臨池早著名。春闈攜就處，軍幕載將行。不獨雄文陣，兼能助筆耕。莫嫌涓滴潤，深染古今情。洗處無瑕玷，添時識滿盈。蘭亭如見用，敲戛有金聲。

顏仁郁

《十國春秋・閩・顏仁郁傳》 顏仁郁，泉州人。仕太祖爲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田萊闢，閱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盡人情，邑人途歌巷唱之，號《顏長官詩》。（其《勸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未識農家苦，敢道田中穀自生。」）

《五代詩話・閩・顏仁郁》補引《龍尋稿》 龍尋邑東，有顏長官仁郁祠。長官五代時，能撫循其民，使不見兵革。《龍尋志》所刻詩百篇，皆道民疾苦，皇皇不給之狀。余生三百年後，奉天子命字茲邑，首謁祠下，因次韻以寄甘棠之思，且使來者知我愛桐鄉之意云。

鄭　璘

薛廷珪《授考功員外朗鄭璘司勳員外郎盧擇並充史館修撰制》 勅：具官鄭璘等，堯舜禹湯文武之善，桀紂幽厲之違，非直筆信史，後王莫得而詳也。我國家列聖行事，亦具書於史官，將以昭示後昆，垂訓不朽。紀綱專總於丞相，筆削分任於名儒。非夫望蘊司南，才膺載筆者，不當其選。而崇望言爾璘等，博聞強識，繩直冰清，四時之和氣襲人，一字之褒貶惟正，聞見事典，周知故實，可以著不刊之書，論司過之史。爾宜詳於注記，紀乎言動之非；繼彼春秋，明乎得失之跡。彰善癉惡，無忝疾厥心；舉直錯枉，無上下其手。佇聞稱職，當議陟明可。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 北祖鄭氏從讜，相僖宗。生璘，字華聖。

《新唐書・王審邽傳》 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犂，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韓偓《余寓汀州沙縣病中聞前鄭左丞璘隨外鎮舉薦赴洛兼云繼有急徵旋見脂轄因作七言四韻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己巳年） 莫恨當年入用遲，通材何處不逢知。桑田變後新舟檝，華表歸來舊路岐。公幹寂寥甘坐廢，子牟歡抃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悵沙堤別築基。

黃子稜

《十國春秋・閩・黃子稜傳》 黃子稜字元威，洛陽人。隨父入閩，事太祖父子，累官侍御史。後避亂居建陽之東，終焉。

《閩小記》 世以考亭稱文公。余率已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公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

《五代詩話・閩・黃子稜》引《敬業堂詩注》 唐末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東觀山，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侍御詩中句。

釋契此

《宋高僧傳・唐明州奉化縣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㒳，蹙頞皤腹，言語無恆，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見物則乞，至于醓醬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彌勒眞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我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

《景德傳燈錄》卷二七《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 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略】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五燈會元・明州布袋和尚》 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曰：「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略】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略】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略】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略】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略】。」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略】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略】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略】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略】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王繼鵬

傳記

《新五代史・閩世家・王繼鵬》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

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弑君之罪，即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薰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佗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紀事

《五代詩話・宗室・王繼鵬》補引《金鳳外傳》 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繼鵬寵春燕，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易乎。」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疏後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永泰。梁國竟廢。

藝文

詹敦仁《勸王氏入貢寵予以官作辭命篇》 爭霸圖王事總非，中原失統可傷悲。往來賓主如郵傳，勝負干戈似局棋。周粟縱榮寧忍食，葛廬頻顧謾勞思。江山有待早歸去，好向鷦林擇一枝。

詹敦仁

傳記

《十國春秋・閩・詹敦仁傳》 詹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避亂來隱仙遊植德山下。上康宗書，累數百言。康宗召之飲，且欲留之，命決參軍事，敦仁謝以詩。（有「周粟縱榮寧忍食，葛廬頻顧謾勞思」句。）強以袍笏，不受，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爲縣。未幾，舉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子琲，有父風，隱於鳳山，號鳳山山人。陳洪進薦之朝，固辭不去。

紀事

《龍性堂詩話續集》 閩王氏時有詹敦仁，字君澤，隱居佛耳山，素號博

雅。留從效問以南漢主劉龑取名義，君澤爲詩答云：「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有協比。古者不嫌名，周公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轉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制。霾商霮弄僻，誣昷竅龑異。梁復踵已非，時亦跡舊事。齂杰自其一，蜀闖是其二。鄙哉仇曾名，陋矣越黼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亟薰囟囝星，离忠匡丙坐，笙囹已翌嵐，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龑懷僭僞。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位。龑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愧未弘，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服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深嘆服。觀此覺揚雄、司馬相如、韓退之未免狡獪。詩甚典瑰不凡，大似昌黎。

《**五代詩話・閩・詹敦仁傳**》引《**清源文獻志**》 閩詹敦仁復留從效問劉儼改名龑字音義詩，云「伏羲初畫卦，蒼頡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略】唐祚值傾危，劉龑懷僭僞。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位。龑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媿未宏，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大加嘆服。

《**全唐文紀事・閒適**》引《**十二國春秋**》 詹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隱仙遊植德山下。閩主命參軍事，敦仁謝以詩云：「周粟縱榮寧忍食，葛廬頻顧漫勞思。」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未幾，請代去，居佛耳山，自號清隱。記其堂曰：「若夫烟收雨霽，雲卷天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梳木而微動。寒泉聒耳，戛玉鳴琴。非宮非商，不調自協，非絲非桐，不撫自鳴。春而耕一犂雨足，秋而斂萬頃雲黃。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咏月以嘲風，或眠雪而漱石。」子琲，有父風。隱於鳳山，號鳳山山人。

葉翹

《**十國春秋・閩・葉翹傳**》 葉翹，永泰人。博學質直，惠宗擢爲福王友，官六軍判官，命福王以師傅禮待之，宮中稱曰國翁，遇事多所裨益。福王既嗣帝位，是爲康宗，進翹內宣徽院使，參政事。康宗漸驕縱，不與翹謀議。一日，方視朝，時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趣出。康宗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對曰：「老臣輔道無狀，致陛下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康宗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之。元妃梁國夫人者，李敏女也，賢妃李春鶯被寵，夫人頗不見答於康宗，翹至是諫曰：「夫人先帝之甥也，陛下聘以禮，奈何因新愛而棄之如遺乎。」康宗不能從，殊爲不平。未幾，翹復上書言事，遂署其楮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放歸永泰，以壽終。

《**五代詩話・宗室・王繼鵬**》（存目）

劉乙

傳記

馬令《南唐書・滅國・閩・王氏》 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

紀事

《**清異錄**》**卷上**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

《**十國春秋・閩・劉乙傳**》 劉乙字子貞，泉州人。通文時，官鳳閣舍人。晉使盧損來聘，康宗遣乙勞之，已而棄官隱鳳山，與詹敦仁爲友，所爲詩有

「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敦仁常命子琲訪乙，贈以詩，至今傳之。（何喬遠《閩書》云：予讀《五代史》晉天福二年閩王昶遣使朝貢，【略】心竊疑之。夫乙故高士，閩王遣之勞晉使，蓋明欲藉以爲重，成禮而退，遂返初服，正隱者之高致。羞媿掩走，必損惡昶託疾，歸言其主，文致之詞，而歐陽仍之耳。抑損以上國之使，入閩何得無騶從前呼，必待其至前方見而反走邪。）

《**閩書**》**卷八**　南安九日山，山麓有寺曰延福，其始晉太康中所刱，去山二里許。其移山麓，則唐大曆三年。寺額，歐陽四門所書也。【略】五代劉乙詩：「曾見畫圖勞健羨，如今親見畫猶粗。」山之勝故可見矣。寺故五十有四，宋元豐間合爲延福禪寺云。

又卷一一　鳳山，（安溪）縣主山也。【略】五代劉乙隱其下。乙字子眞，不知何許人，仕閩爲鳳閣舍人，後隱是山。與周樸、詹君澤友。所爲詩有「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君澤嘗遣子琲訪之，贈以詩：「掃石耕山舊子眞，布衣草履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鳳閣人。」觀君澤所贈乙詩，乙蓋高士也。

著　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劉乙集》一卷。似唐末五代人。《藝文志》不載，其詩怪而不律，亦不工。

《**補五代史藝文志**》《劉乙集》一卷。

藝　文

詹敦仁《寄劉乙處士》　音問相忘二十秋，天敎我輩到南州。無窮風月隨宜樂，有分溪山取次收。好語傳來如昨夢，離情欲剖帶春愁。何時載酒從東下，細與劉君叙昔遊。（《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〇「二寘」「土」字「處士」條）

又《琲訪劉君乙時已歿故將歸王令留之不可以書來囑作此篇示》　劉郎蹤跡久荒涼，卜宅何妨處士鄉。壯志莫隨流俗變，老夫霜鬢已凝霜。（《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二寘」「示」字引詹敦仁《清隱集》）

又《遺子訪劉乙》（存目）

陳　嵩

《**閩書**》**卷五**　永福之澄潭山，去城六十里，五代時陳嵩居此。嵩嘗出游，有辭父墓詩云：「高蓋山頭日影微，野風吹動紙錢飛。墳前滴酒空垂淚，不見丁寧道早歸。」《萬首唐人絕句》又作陳去疾詩。按《大明一統志》載此詩於南安縣高蓋山下，以爲歐陽詹所作，閱歐陽集無載，乃知纂修當有攷也。

釋智亮

《**閩書**》**卷一〇**　戴雲山【略】有戴雲寺，居山中麓，上山下山，各十五里。南唐時，釋智亮者居之。【略】智亮不筆硯而能句，有《山中》詩：「人間漫說上天梯，上萬千回總是迷。爭似老夫巖下坐，清風明月與心齊。」人駭服其天得云。

陳致雍

傳　記

《**十國春秋・閩・陳致雍傳**》　陳致雍，莆田人也。博洽善文辭，憲章典故，尤所諳練。仕景宗，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除秘書監。未幾，致

仕還家，陳洪進辟掌書記。撰《晉安海物異名記》及《閩王列傳》、（一作《閩王事迹》。）《五禮儀鑑》諸書，好事者復編其議禮諸論爲《曲臺奏議》二十卷。（雍《海物異名記》云：荒餘之產，郭璞未詳，張華不載。《臨海記》、《稽聖賦》、《古今注》以及諸家集在此卷。）

紀事

《江南餘載》卷上 陳致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簿取譏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詩：「陳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戲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挽之。」

藝文

徐鉉《送陳祕監歸泉州》 風滿潮溝木葉飛，水邊行客駐驂騑。三朝恩澤馮堂老，萬里鄉關賀監歸。世路窮通前事遠，半生談笑此心違。離歌不識高堂慶，特地令人淚滿衣。

又《又聽霓裳羽衣曲送陳君》 清商一曲遠人行，桃葉津頭月正明。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

陳文亮

《詩話總龜·譏誚門下》引《雅言系述》 陳文亮，閩人。少爲浮屠，後入王氏幕下，終遇害。僧文彧有詩贈之曰：「聞學湯休長鬢髭，罷修禪頌不披緇。龍盂虎錫安何處，象簡銀魚得幾時。宗炳社拋雲一榻，李膺門醉酒千巵。莫言誰管你閒事，今日塵中復是誰。」文亮爲僧嘗爲詩云：「誰管你閒事，塵中自有人。」故文彧譏之也。及遇害，文彧復弔之云：「不知冥漠下，今似鷓鴣無。」爲文亮嘗《代遷客吟鷓鴣詩》云：「毛羽錦生光，江南是你鄉。四山聲欲合，遷客路猶長。相應隈叢竹，低飛近夕陽。就中汨羅岸，非細斷人腸。」

又《留題門下》引《雜言雜載》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過客多留詩。有僧覽之，告郡守曰：「詩無佳者，何不去之。」守愕然曰：「能作佳句乎。」因爲詩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古今詩話》：此陳文亮詩，亮因天下既定，作詩云：「草鋪春□闊，兵偃塞垣操。」或謂陳希夷作。）

釋清豁

《景德傳燈錄》卷二二《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存目）

《五燈會元·保福清豁禪師》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後參睡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

《五代詩話·繼流·清豁》補引《閩書》 清豁，福永泰張氏子。閩龍啓初，肄業神晏國師，具戒事既，留從效延主漳之保福。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聚不相將散不分。入郭當時君是我，歸山今日我非君。」遂

行。跋涉三嶺，苧溪修阻，多癘毒，吟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溪溪上水，汝歸滄海我歸山。」至貴湖，愛其精邃，休居焉。

釋皎然 長生和尚

《**祖堂集・長生和尚**》 長生和尚嗣雪峰，在福州。師諱皎然，福州人也。自造雪峰之門，密契傳心之旨。於一日雪峰因讀古人語到「光境俱亡復是何」，便問師：「這裏合著什摩字。」師對云：「放某甲過，有個道處。」峰云：「放你過作摩生道。」對云：「某甲亦放和尚過。」又因玄沙云：「一切森羅鏡中像」，便提起杖問師：「這個是像，阿那人是鏡。」師對云：「若不如是，爭獲圓通。」師在雪峰時爲後生造偈曰：「素面相呈猶不識，更添暗彩競鬬看。這裏若論玄與實，與吾如隔萬重山。」問：「從上宗乘如何言論。」師云：「不可爲闍梨荒卻長生路也。」問：「古人道：『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作嗔勢，竪起拳，喝云：「今日打這個師僧。」「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今日打這個師僧，得任摩發人業。」師巡堂後到廚下，雪峰曰：「我尋常向師僧曰：『是什摩。』未有人對。阿你作摩生。」師對曰：「放某甲過，亦有商量。」峰云：「放你過，作摩商量。」對曰：「某甲亦放和尚過。」雪峰曰：「柏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到鵝湖，當門安下。忽然見燈頭來挑燈，便造偈曰：「一靈孤燈當門懸，擬欲挑來歷劫昏。山聲樸直人難見，此中會得處處全。」內侍問：「古人有言：『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乃指揖內侍曰：「喫橄欖子。」內侍又問：「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云：「內侍適來豈不是喫橄欖子。」對云：「是也。」師云：「古來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今內侍亦日用而不知。」問：「如何是王中主。」云：「昨日送一個去，今日迎一個來。」

《**景德傳燈錄**》**卷一八**《**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本郡人，入雪峰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略】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五燈會元・長生皎然禪師**》（存目）

徐熙

傳記

《**十國春秋・閩・徐熙傳**》 徐熙字大雅，南安人。父居讓，從陳洪進爲清溪令。洪進奇熙文，以弟女妻之，署以府職，辟不就，著《楚雁賦》見志。尋辟掌牋奏。洪進歸宋，熙應進士舉，官終越州通判。熙好學善談，精筆札。後以猖躁罷職，憤恚而卒。常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高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

紀事

《**夢溪筆談・書畫**》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略】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略】（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宣和畫譜・花鳥一**》 徐熙，金陵人，世爲江南顯族。所尚高雅，寓興閒放。畫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形容所能及也。【略】江南僞主李煜銜璧之初，悉以熙畫藏之於內帑。且今之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風神爲古今之絕筆。議者或以謂黃筌、趙昌爲熙之後先，殆未知熙者。【略】梅堯臣有詩名，亦愼許可，至詠熙所畫《夾

竹桃花》等圖，其詩曰：「花留蜂蝶竹有禽，三月江南看不足。徐熙下筆能逼眞，繭素畫成纔六幅。」又云：「年深粉剝見墨蹤，描寫工夫始驚俗。」至卒章乃曰：「竹眞似竹桃似桃，不待生春長在目。」以此知熙畫爲工矣。【略】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九。

徐昌圖

論述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尊前集》有徐昌圖《臨江仙》、《河傳》二首，俱唐音也。按徐昌圖爲肅宗時進士，至宋太宗時，世次遙遙，而必欲屈之爲博士，以列于宋人，不可解也。或曰是兩人。

《**木蘭花**》（**沈檀煙起盤紅霧**） 《詞品》卷二：冬景《木蘭花》一詞，縟麗可愛。今人入《草堂》之選，然莫知其爲唐人也。《草堂詩餘評林》卷六：以梅妝柳絮故事點冬景，可謂善形容者。「旋炙銀笙」見寒之極處，「酒病」對「寒冰」，又何寂寞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一：寒氣如逼，末意出人。

《**臨江仙**》（**飲散離亭西去**）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上《柳塘詞話》：有以徐昌圖之《臨江仙》爲仙呂，而牛希濟之《臨江仙》爲南呂者，其宮調自別，亦可也。《詞譜》卷一〇：此詞前後段第一、二句，俱六字兩句，較張（泌）詞減一字。兩結俱五字兩句，較張詞添一字。宋晏幾道、陳師道、陸游、史達祖、高觀國、趙長卿、元詹正諸詞俱本此塡。《憩園詞話》卷一：詞之五字偶句有可入詩者，如徐昌圖《臨江仙》詞兩結句，前云：「淡雲孤雁遠，寒日暮天紅」，後云：「殘燈孤枕夢，輕浪五更風」，上句均可入詩，下句則斷非詩矣。

《**河傳**》（**秋光滿目**） 《詞譜》卷一一：按徐昌圖宋太祖時人，在柳永之前。柳永「淮岸向晚」詞，前段第五、六句，後段第四、五句，句法皆即本此詞塡也。至前後段第五句，俱不押韻。黃庭堅詞及《梅苑》無名氏詞，皆宗之。但兩句俱不押韻，則爲正體，或前段不押，或後段不押，則爲變體耳。

傳記

《**十國春秋・閩・徐昌嗣傳**》 徐昌嗣，莆田人，以明經除秘書郎。陳洪進辟掌書記，首勸納土，洪進欲害之，昌嗣潛走汴京。江南平，洪進始悟其忠，乃命其弟昌圖與陳仁愿奉表歸宋。

南平（荆南）

釋齊己

論述

綜論

孫光憲《白蓮集序》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光憲爲荆南節度副使，序之曰：風雅之道，孔聖之刪備矣，美刺之說，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搉，別成格言。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綴英秀，不啻十數家。惟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顧我何人，敢議臧否。苟成美有闕，得非交遊之罪耶。禪師齊己，本胡氏子，實長沙人，家邇潙山，慕大禪伯，悟入頓門，落發擁毳，遊方宴坐，宿念未忘，存乎篇詠。師趣尙孤潔，詞韻清潤，平澹而意遠，冷峭而□□□□□□□□□□□□□□□□。鄭谷郎

中有《與師□□□□□□》：「敲門誰訪□，□客即□師。應是逢新雪，高吟得好詩。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諷味都忘倦，拋琴復捨棊。」其爲詩家之稱許也如此。晚歲將之岷峨，假途渚宮，太師南平王築淨室以居之，捨淨財以供之，雖入朱門，而不移素履。議者以唐末詩僧，惟貫休禪師骨氣渾成，境意倬異，殆難儔敵。至於皎然、靈一將已禪者，並驅於風騷之途，不近不遠也。江之南，漢之北，緇流以儒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自非雅道昭著，安得享茲大名。鄙以旅官荆臺，最承款狎，較風人之情致，頗文士之旨歸，周旋十年，互見閫域。師平生詩稿，未遑刪汰，俄驚遷化。門人西文，併以所集見授，因得編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題曰《白蓮集》，蓋以久棲東林，不忘勝事。余既繕寫，歸於廬岳，附遠大師文集之末，□□□□□□遞爲輝光，其佳句全篇，或偶對開卷，輒得無煩指摘。濡毫梗概，良深悲慕。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序。

《五代史補》卷三　僧齊己，長沙人。【略】七歲與諸童子爲寺司牧牛。然天性穎悟，於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畫牛背爲篇什。衆僧奇之，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袁州，齊己因攜所撰詩往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謂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則佳。」齊己矍然，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爲齊己一字之師。其後，居於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廖凝、劉昭禹之徒，莫不聲名藉甚。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仲雅）爲知言。東野亦嘗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悶見聖唐風雅缺，敲破晴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卻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鷄子黃，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眞宰夜來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灑，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看日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己公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簟松風冷如冰，長伴巢由伸腳睡。」其爲名士推重如此。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遮留之，命爲管內僧正。齊己不獲已而受，自是常怏怏。故其友虛中示之詩云：「老負峨眉月，閒看雲水心。」蓋傷其不得志也。竟卒於江陵，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號曰《白蓮集》行於世。

黃庭堅《跋僧齊己詩》　齊己，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己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己初捨俗入潙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牽情於詩，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絕句高勝，翰墨亦可愛。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參寥》引《冷齋夜話》　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己、貫休詩，便不必問。」苕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交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又《僧詩無蔬筍氣》引《西清詩話》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悞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

《石林詩話》卷中　唐詩僧，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

《瀛奎律髓》卷一二　方回云：齊己，潭州人。與貫休並有聲，同師石霜。二僧詩，唐之尤晚者。己詩如「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最佳。紀昀云：唐詩僧以齊己爲第一，杼山實不及，閱全集自見。許印芳云：齊己雖唐末人，其詩頗有盛唐人氣骨。【略】曉嵐謂齊己第一，眞篤論哉。

《四溟詩話》卷一　五言詩皆用實字者，如釋齊己，「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此聯儘合聲律，要含虛活意乃佳。詩中亦有三昧，何獨不悟此邪。

《唐詩歸》卷三六　鍾惺評：齊己詩，有一種高渾靈妙之氣，翼其心手。今人謂李白「笑矣乎」，「悲來乎」，粗野之詩，爲齊己僞作，可謂不知眞齊己者矣。

《唐音癸籤・評彙四》　齊己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遠冷峭，一經都官點化，《白蓮》一集，駕出《雲臺》之上，可謂智過其師。（遯叟）

《**麓堂詩話**》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己、湛然輩，略有唐調。其眞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詩源辯體**》**卷三五** 齊己有《風騷旨格》，虛中有《流類手鑑》，文彧亦有《詩格》。齊己「十勢」之說，倣於皎然，虛中倣於《二南密旨》，文彧「十勢」又倣於齊己。大抵皆穿鑿淺稚，互相剽竊。《桂林詩評》略言大體，較前三家稍爲有見，中有象外句格、當句對格、當字對格、十字句格、十字對格，雖非本要，未爲穿鑿；又有假色對格、假數對格、盤古格、騰驤格，則又穿鑿鄙陋矣。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引《居易錄**》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孫光憲序。嘉靖己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並傳之。」常熟馮班鈔本。

《**香祖筆記**》**卷九**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集》至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詩筏**》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即周賀）、齊己，貫休數人爲最，以此數人詩無鉢盂氣也。

《**載酒園詩話・佳句各有所宜**》 詩中佳句，有宜于作絕句者，有宜于作律詩者。【略】余嘗欲刪齊己《劍客》詩，趙微明《古離別》二首後四語作絕句，乃佳。《劍客》云：「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古離別》云：「爲別未幾日，一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前詩寫劍客行徑風生，後詩寫思婦癡情可掬，贅後四語，其妙頓減。

《**西園詩說**》 梅花詩，東坡「竹外」七字及和靖「雪後」一聯，自是象外孤寄。若唐釋齊己「前村風雪裏，昨夜一枝開」，明高季迪「流水空山見一枝」，不落刻畫，亦堪並響。

謝啓昆《**書五代詩話後三十首・齊己**》 敲破冰天語更奇，無生悟徹吐琉璃。《白蓮集》出《雲臺》上，膜拜還尊一字師。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唐齊己有《風騷旨格》，宋吳潛溪有《詩眼》：皆非大家眞知詩者。

《**一瓢詩話**》 唐釋齊己作《風騷旨格》：《六詩》、《六義》、《十體》、《十勢》、《二十式》、《四十門》、《六斷》、《三格》，皆繫以詩，不減司空表聖。獨是《十勢》立名最惡，宛然少林棍譜，暇日當爲易去，乃妙。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白蓮集十卷**》 唐代緇流，能詩者衆，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貫休及齊己。皎然清而弱，貫休豪而麤。齊己七言律詩，不出當時之習。其七言古詩，以盧仝、馬異之體縮爲短章，詰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詩居全集十分之六，雖頗沿武功一派，而風格獨遒，如《劍客》《聽琴》《祝融峰》諸篇，猶有大曆以還遺意。其絕句中《庚午年十五夜對月》詩曰：「海澄空碧正團圞，吟想元宗此夜寒。玉兔有情應記得，西邊不見舊長安。」惓惓故君，尤非他釋子所及，宜其與司空圖相契矣。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僧齊己**》 牛背篇章齊己能，飄然誰識六朝僧。能更一字成詩友，唐季俊才秋後鷹。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杼山禪月足隨肩，不染塵氛惟白蓮。妙絕早梅深雪裡，前村開見一枝先。

分論

《**楊柳枝**》 《野客叢書・齊己詩》：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己《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己祖此。《逸老堂詩話》卷下：曾齊己《折楊柳》詞云：「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予記唐人有詩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作中風之中，非也。

《**夏日草堂作**》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齊己自賦草堂中事也。洪覺範取此八句賦爲八詩，以其句句有味故耶。此詩爲僧徒所重，其來久矣。實亦清麗。紀昀評：未見清麗。馮班評：次聯妙，不看《風騷旨格》定應不解。

《**寄鏡湖方干處士**》 《唐詩歸》卷三六「聞君」句鍾惺評：合作三事說便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三四句，方處士呼之欲出。

《**夜坐**》 《唐詩歸》卷三六「百蟲」句鍾惺評：此語幽。「寄宿溪光裏」，

語亮。

《**新秋雨後**》《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此詩起句自然，第六句尤好。紀昀評：此粗語，何以爲佳。三、四新脆，「覺有靈」三字不佳。許印芳評：此詩次句即老杜「詩成覺有神」意，語雖不佳，卻無疵類。三、四佳在「新」字、「老」字，若用「聞」、「見」等字，便是小兒語。五、六亦頗細緻。六句暗藏「風」字，措語亦較五句有味，故虛谷以爲尤好。尾聯原本云：「逍遙向誰說，時泥漆園經。」上句太空，下句太滯，故爲易之：「逍遙吾自得，不假漆園經。」

《**劍客**》《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只寫出一「爽」字，不爽不豪。《圍爐詩話》卷二：齊己《劍客》詩，傑作也。「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塚」，非晚唐人無此詩思。《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豪爽，何嘗是僧詩。

《**竹里作六韵**》《唐詩歸》卷三六「忽似」二句鍾惺評：十字一氣者有之，不如此帶得妙。

《**題真州精舍**》《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二句「那岸」二字有深意，五、六精神而凈潔。紀昀評：「那岸」即彼岸之意，用字俚甚，其用意亦不過如處默《勝果寺》詩「下方城郭近」句，別無深處。評五、六是。又：三句拙。馮舒評：「那岸」，粗。查慎行評：第二句有何深意。但覺其俗。

《**登祝融峰**》《唐詩評選》卷三：近情語。自遠南岳諸作，此空其群。

《**秋夜聽業上人彈琴**》《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深直，在李頎、元結之間。《佘山詩話》卷下：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堅瓠乙集》卷四：如《聽琴》絕句，正宰相詩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第一、二句：太和元氣，從來聽琴詩俱未寫到。第三至第八句：淵灝之氣，應在李頎、常建之間。

《**早梅**》《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尋常只將前四句作絕讀，其實二十字絕妙。五、六亦幽致。馮班評：方君云：「二十字絕妙」，然氣格未完，住不得。又：出色。查慎行評：造意、造語俱佳。紀昀評：起四句極有神力，五、六亦可，七、八則辭意幷竭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三四格勝，五六只是凡語。又，原本「昨夜數枝開」，許丁卯改「一」字，即所謂「一字師」也。《養一齋詩話》卷五：必求名句，惟【略】釋齊己「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略】一聯耳。《問花樓詩話》卷一：梅花詩，譚者盛稱林處士，不知唐人先有佳作。釋齊己《白蓮集》中《早梅》詩云：「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出，禽窺素豔來。明年如應律，先發望春臺。」

《**聽泉**》《唐詩歸》卷三六「只有」二句鍾惺評：二語妙在不是說月與風，卻是說泉，孤深在目。《唐詩摘抄》卷一：首二句已將本題盡情說透，以後只從題外層出，此前緊後鬆之法也。

《**寄廬嶽僧**》《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聲錫響，去得恁疾；雪埋冰折，入得恁深。一解詩分明便是「一自泥牛鬥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句也。（後解）此僧不知何人，辱己公寫到如許，眞大死後重更活人，諸佛不奈之何者也。寫心地，不用寂寞字，偏說「烟霞明媚」；寫行履，不用孤峭字，偏說「藤竹縈紆」。此是「雪埋」「冰折」後自然無礙境界，非他人所得濫叨也。若夫世間未經冰雪之士，即有如七、八所云矣。

《**中秋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方外人何事作此閑言語。我特喜其起句七字，是律詩前解好手。（謂其不奢不切。）（後解）「還許」者，不許也；「肯教」者，不肯也。與七、八四句成解，罵人也。

《**聞尚顏上人創新居有寄**》《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句，分明是寫「創」；三、四，分明是寫「新」；只有二句之「與竹齊」三字，卻是寫景。甚矣，律詩之不肯寫景也。（後解）前解，寫新居之新。此解，寫新居之受用也。易解。末句，只寫得「壁新泥」三字耳。上四字，只如一人問云：「松陰何故冷濕。」因答之云：「非冷濕也，乃壁新泥耳。」《古唐詩合解》卷一一：前解寫新居初建，後解點綴新居好景，而爲尚顏所羨也。

《**送人入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〇：（前解）一、二，發誓不說蜀道難；三、四，不覺仍說蜀道難。何也。既是相送，必是相關，發誓不說，以成彼志也；不覺仍說，以致我情也。（後解）雙碧到天，空青無地，此寫蜀道正難處也。若文君酒市，則難處已都過也。然於意猶未盡，故又補寫「地凍風寒」四字，再倒擱上文之難，然後方落「君下鞍」三字。起句云「何必重歌」，今乃不但一歌再歌矣。

《**湘妃廟**》《唐詩鏡》卷五四：末語稍韻。

傳記

《宋高僧傳·梁江陵府龍興寺齊己》 釋齊己，姓胡，益陽人也。秉節高亮，氣貌劣陋。幼而捐俗於大潙山寺，聰敏逸倫，納圓品法，習學律儀。而性躭吟詠，氣調清淡。有禪客自德山來，述其理趣，己不覺神遊寥廓之場。乃躬往禮訊，既發解悟，都亡朕迹矣。如是藥山、鹿門、護國，凡百禪林，孰不參請。視其名利，悉若浮雲矣。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梁革唐命，天下紛紜。于時高季昌稟梁帝之命，攻逐雷滿出渚宮，己便爲荆州留後，尋正受節度。迨乎均帝失御，河東莊宗自魏府入洛，高氏遂割據一方，搜聚四遠名節之士，得齊之義豐、南嶽之己，以爲築金之始驗也。龍德元年辛巳中禮己於龍興寺淨院安置，給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閑辰靜夜，多事篇章，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且侮高之命耳。己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棲約自安，破納擁身，枲麻纏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爲狎。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集》行于世，自號衡嶽沙門焉。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詩話總龜·稱賞門》引《雅言雜録》 僧齊己寓渚宮，與(廖)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往來。臨終有絕句寄圖兄弟云：「僧外閑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爲商榷，道去《碧雲》爭幾程。」

又《苦吟門》引《郡閣雅談》 僧齊己往袁州謁鄭谷，獻詩曰：「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疊巘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牀。幾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云：「別掃着僧牀。」谷嘉賞，結爲詩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梅聖俞》引《緗素雜記》 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涵芬樓本《説郛》卷四四《稿簡贅筆》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爲鑿東西二池，種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然遠公以靈運心雜，止之。世傳十八賢，乃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雍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陽張野、南陽張銓、西林覺寂大師、東林普濟大師、惠持法師、廬賓佛馱耶舍尊者、蜀賓佛馱跋陀羅尊者、慧睿法師、曇順法師、曇恆法師、道炳法師、道敬法師、曇詵法師、〔道生法師〕，予舊藏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洲明乘籃輿，謝康樂乘馬張曲笠，二公雖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己《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是也。

《宣和書譜·行書五》 釋齊己【略】學戒律之外，頗好吟咏，亦留心書翰，傳布四方。人以其詩併傳，逮今多有存者。嘗住江陵之龍興寺，與鄭谷酬唱，積以成編，號《白蓮集》行于世。【略】操行自高，未始妄謁侯門，以冀知遇，人頗稱之。以是無今昔遠近，人知齊己名。是亦墨名而儒行者耶。故世之所傳，多詩什稿草。

《唐詩紀事·僧齊己》 後唐明宗太子從榮，好作歌詩，高輩多依附之。《觀棋》詩云：「看他終一局，白卻少年頭。」齊己《中秋》詩云：「東林莫礙漸高勢，四海正看當路時。」從榮果謀不軌，唱和者言陟嫌疑，皆就誅，惟齊己得荆師高令公匿而獲免。

《唐才子傳·齊己》 齊己，長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歲穎悟，爲大

潙山寺司牧，往往抒思，取竹枝畫牛背爲小詩。耆夙異之，遂共推挽入戒。風度日改，聲價益隆。遊江海名山，登岳陽，望洞庭，時秋高水落，君山如黛，唯湘川一條而已。欲吟杳不可得，徘徊久之。來長安數載，遍覽終南、條、華之勝。歸過豫章，時陳陶近仙去，己留題有云：「夜過脩竹寺，醉打老僧門。」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脩藥院，別下著僧床。」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別掃如何。」谷嘉賞，結爲詩友。曹松、方干，皆己良契。性放逸，不滯土木形骸，頗任琴樽之好。嘗撰《玄機分別要覽》一卷，摭古人詩聯，以類分次，仍別風、賦、比、興、雅、頌。又撰《詩格》一卷。又與鄭谷、黃損等共定用韻，爲葫蘆、轆轤、進退等格，並其詩《白蓮集》十卷，今傳。

《留青日札・詩談初編》 太白寧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己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眞知太白者。

《十國春秋・荆南・齊己傳》 齊己既託迹江陵，惟事筆墨自娛，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述懷。頃之，唐秦王從榮召入侍，中秋大宴，齊己窺從榮藏異志，有「東林莫礙漸高勢，四海正看當路時」之句，幾以諷刺得罪。已而脫歸荆南，賴武信王匿之獲免，其不屈節侯王類如此。梁震晚年酷好吟咏，尤與齊己善，互相酬答。齊己竟終於江陵，自號衡嶽沙門。（一云齊己於豫章西山金鼓寺寂，有塔存焉。龍盤，其書堂也。）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命曰《白蓮集》。齊己常於潙山林下遇一僧，於指甲下出二劍，凌空躍去，蓋劍俠也。時時爲人道之。又同僧仰山住豫章觀音院，作《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贊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永資白業。」禪流稱其辭，謂當與《食時五觀》並傳。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五 《白蓮集》十卷，僧齊己撰。又《白蓮外編》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白蓮集》十卷，唐僧齊己撰。長沙胡氏。

又《文史類》 《風騷指格》一卷，唐僧齊己撰。

《宋史・藝文志七》 《僧齊己集》十卷。又《白蓮華編外集》十卷。

又《藝文志八》 僧齊己《玄機分明要覽》一卷，又《詩格》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齊己《白蓮集》十卷，又《外編》十卷。

《趙定宇書目》 齊己《白蓮集》一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齊己《白蓮集》。本益陽人，五代高氏據荆南，齊己居龍興寺。

《述古堂藏書目・詩話》 齊己《風騷旨格》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 齊己《白蓮集》十卷，二本。

《稽瑞樓書目》 《白蓮集》十卷，二冊。

《補五代史藝文志》 《詩格》一卷（鄭谷、僧齊己、黃損同輯。）又《僧齊己集》十卷，《蓮社集》一卷，《白蓮編外集》十卷。

《汲古閣書跋・白蓮集》 齊己，俗名胡得生，性喜吟，頸有瘤，人戲呼爲「詩囊」。跡不入王侯門，惟醉心於鄭都官，【略】谷嘉賞，結爲詩友。後同慧寂仰山禪師住豫章觀音院、總轄庶務，作《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贊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永資白業。」此疏堪與《食時五觀》並傳，惜未有揭示學人者。其後居西山，金鼓示寂塔存焉。龍盤乃其書堂云。虞山毛晉識。贊寧作《唐三高僧傳》，未甚詳覈，余各就其詩句拈出數字，如休公云：「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晝公云：「不因尋長者，無事到人間。」己公云：「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道價詩聲，和盤托出，可作三公自傳。余先得杼山、禪月，未遘白蓮。丙寅春杪，再過雲間，康孟修內父東梵川，値藤花初放，纏絡松杉間，如入山谷，皆內父少年手植也，不勝人琴之感。既登閣禮佛，閣爲紫栢尊者休夏之地。破窗風雨，散帙狼籍，搜得紫栢手書《梵川紀略》一幅，末贅一絕云：「只因地僻無人到，更爲池清有月來。惱殺藤花能抱樹，枝枝都向半天開。」儼然拈出眼前景相示。又搜得《白蓮集》六卷，惜其未全。忽從架上墮一破簏，復得四卷，咄咄奇哉。余夢想十年，何意憑弔之餘，忽從廢紙堆中現出，豈內父有靈，遺余未曾有耶。既知爲紫栢手授遺編，早向未來際尋契，余小子有深幸焉。晉又識。

《漁洋書跋・白蓮集》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校秘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己丑柳僉跋云。原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

並傳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舊鈔本） 隨園行篋書，是集爲錢塘汪午晴太史家藏舊本，乾隆丙申，余從事西江書局，與太史訂忘年交，以此持贈，珍若百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白蓮集十卷》 唐釋齊己撰。齊己益陽人，自號衡岳沙門。宋人註杜甫《己上人茅齋》詩，謂齊己與杜甫同時，其謬不待辨。舊本題爲梁人，亦殊舛訛。考齊己嘗依高季興爲龍興寺僧正。季興雖嘗受梁官，然齊己爲僧正。時當龍德元年辛巳，在唐莊宗人洛之後矣。集中已稱季興爲南平王，而陶岳《五代史補》載徐東野在湖南幕中贈齊己詩，稱「我唐有僧號齊己」，安得謂爲梁人耶。是集爲其門人西文所編，首有天福三年孫光憲序。前九卷爲近體，後一卷爲古體，古體之後，又有絕句四十二首，疑後人採輯附入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白蓮集十卷》 後唐釋齊己撰。舊本題梁人，誤也。其詩五言近體居十之六，雖沿武功之派，當其合作，風力特遒。其惓惓不忘唐，亦非他釋子所及。宜其與司空圖相契也。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別集一・白蓮集十卷》 後唐釋齊己撰。汲古閣刊本。舊鈔本，附《風騷旨格》一卷。以下三種，勞青子有絳雲樓所藏柳大中鈔本。〔續録〕錢牧齋所藏柳大中鈔本，今歸傅沅叔，九行十八字，有季滄葦及文瑞樓印。曹彬侯家鈔本。馮定遠手校舊鈔本，九行十八字，何義門又以錢本參校。四部叢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二・柳大中鈔白蓮集跋》 是書明鈔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孫光憲序。《風騷旨格》前有柳僉跋五行，文曰：「陳氏《直齋書解》云：唐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今兼得之，爲合璧矣。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尚竢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並傳。嘉靖八年歲己丑，金閶後學柳僉謹志。」【略】按：此集自汲古閣刻《唐三高僧詩》本外，別無舊刊，諸家所傳者皆鈔本。如帶經堂陳氏有明抄本，鐵琴銅劍樓瞿氏有顧一鶚所藏抄本，涵芬樓印行者亦據舊鈔本，惟《讀書敏求記》言：一本從「北宋本影錄，行間多脫字，牧翁以朱筆補完。又一本，有柳僉跋，附《風騷旨格》一卷」。【略】是此帙即柳氏原本也。昔戊午歲，滬上蟫隱廬羅子經君寄示舊鈔一冊，係何義門手校，所據爲錢牧齋藏本，復經馮定遠校過，轉入錢遵王家。以高價不諧。旋於德化李椒微師許段得汲古毛氏藏鈔本，云從柳大中本錄出，因竭二日夜之力對勘終卷，正定字句甚多。今取此本核前校本，凡訂訛補奪之處，大抵皆同，益信此爲柳氏手寫原本無疑。凡何校、馮校、汲古所傳，咸出於此，滋足貴也。卷中宋諱如殷、敬、玄、匡、恆、貞字，咸缺末筆，可爲源出宋刻之證。而字迹樸拙疏古，至可愛玩，決非鈔胥所能辦。至文字之異，舉其犖犖大者，如：卷五《渚宮莫問》詩十五首，次第既不同，而第一、第七、第十三三首末句乃互相羼雜，得此本悉從更正，尤可珍也。余嘗恨《三高僧詩》無舊刻，嗣從陶齋家得影宋本《皎然集》，爲藝芸精舍物，又於保和殿廊藏書中得舊鈔《禪月集》，據嘉熙四年婺州可璨刊本影寫者，因影摹一帙藏之，是三僧中已獲其二，獨《白蓮集》求之頻年不可見。昨歲殘臘垂盡，書友魏子敏自津門攜此帙來，云爲故人某君篋中物，將斥之以度歲，因出厚價收之。從此三高僧詩雙鑑樓中咸庋舊本，而此集獨爲四百年前名人手蹟，且屬各家相傳之祖本。以數十年夢寐勤求之物，一旦無意而獲之，更有後來居上之美，其忻慰爲何如耶。得書之翌日，適藏園舉行祭書之會，因凾與祭諸公題名冊首，余亦撮述源委，綴言於後。乙亥二月初吉，識於長春室中。考大中又字安愚，別號味茶居士。其手鈔群籍，傳世者有《水經注》，全謝山亟推其有功，又有《錄異記》，見《士禮居題跋》；《樂府古題要解》，《隨隱漫錄》，見《皕宋書志》；《沈雲卿集》，見《敏求記》；《剡溪詩話》，見《瞿氏志》；《夢粱錄》，見《北平館目》。余亦別藏《樂府古題要解》，大中自題五律一章，未知與皕宋所藏孰爲眞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白蓮集十卷附風騷旨格一卷》唐釋齊己撰。明柳僉大中寫本，九行十八字，宋諱皆缺末筆。

又 《白蓮集十卷附風騷旨格一卷》，唐釋齊己撰。舊寫本，九行十八字，鈐有「上郘馮氏私印」、「上郘」各印。明馮班、清何焯手校，有跋錄後：「白蓮集十卷，定遠先生所手校，後轉入錢遵王家，蔣三揚孫得之以贈余。余書素無善本，一旦得此書，遂居其甲，喜而識其所自。康熙壬申六月何焯書。」「此本乃定遠少年時所閱，雖優於汲古刊本，然亦未有宋刻精校。康熙戊子。復借錢楚殷架上牧翁舊藏本參校，庶爲善本，可資後來學吟者涉獵矣。長至後五日燈下焯又書。」

藝文

虛中《贈齊己》句 老負峨眉月，閒看雲水心。

修睦《思齊己上人》 同人與流俗，相謂好襟靈。有口不他說，長年自誦經。水聲秋後石，山色晚來庭。客問修何法，指松千歲青。

棲蟾《讀齊己上人集》 詩爲儒者禪，此格的惟仙。古雅如周頌，清和甚舜弦。冰生聽瀑句，香發早梅篇。想得吟成夜，文星照楚天。

乾康《投謁齊己》 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

曇域《懷齊己》 鬢髯秋景兩蒼蒼，靜對茅齋一炷香。病後身心俱澹泊，老年朋友半凋傷。峨眉山色侵雲直，巫峽灘聲入夜長。猶喜深交有支遁，時時音信到松房。

李山甫《賦得寒月寄齊己》 松下清風吹我襟，上方鐘磬夜沈沈。已知廬嶽塵埃絕，更憶寒山雪月深。高謝萬緣消祖意，朗吟千首亦師心。豈知名出徧諸夏，石上棲禪竹影侵。

雜録

《升菴外集・宮室・風箏》 古人殿閣簷棱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微之詩：「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己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窗寒夢驚流波。愁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窗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箏，亦非也。

《圓爐詩話》卷三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齊己見韋蘇州，仿韋體作數詩以投之，韋大不喜，獻其舊作，乃極嘉賞曰：「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

高從誨

傳記

《新五代史・南平世家・高從誨》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略】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

紀事

《五代史補》卷四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爲性寬厚，雖士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擄之而竄，遇夜，誤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妊，行遲，季興恐爲所累，俟其寢酣，以劍

刺岸邊而壓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詩話總龜・宴游門**》引《**雜詠**》　荆南高從誨字遵聖，季興嫡子也。久事戎間，及至繼立，頗叶衆望。始則飾車服，尚鮮華，遠市駔駿，廣招伶倫。荆渚樂籍間，多有梁園舊物。季興先時建渚宮于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鱗次，樓艦翼張，栽種異果名花修竹。從誨紹立，尤如完葺。每月夜花朝，會賓客。從誨明音律，僻好彈胡琴。有女妓數十，皆善其事。王仁裕使荆渚，從誨出十妓彈胡琴。仁裕有詩美之曰：「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湘水凌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

又《**感事門下**》引《**大定録**》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得，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忤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識鑒多此類也。

《**太平廣記**》**卷九八引**《**北夢瑣言**》　秭歸郡草聖僧懷濬者，不知何處人。唐乾寧初到彼，知來藏往，皆有神驗。愛草書。或經、或釋、或老，至於歌詩鄙瑣之言，靡不集其筆端。與之語，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略】波斯穆昭嗣，幼好藥術，隨其父謁之，乃畫一道士，乘雲把胡盧。書云：「指揮使高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巾裏，攝府衙推。王師代荆州，師寄南平王詩云：「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歲，輸誠淮海，獲解重圍。其他不可殫記。

又卷四〇九明鈔本引《**北夢瑣言**》　唐韓文公愈之姪，有種花之異。聞其說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命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甕，嘗以蓮子浸於甕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爲種，即其紅矣。蓄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之。道士申匡圖，又見人以雞矢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益信矣。僞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蛾眉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荆文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又何疑哉。

《**類説**》**卷二七**《**南唐野史**》　中秋無月詩：前進士高若（訥）（拙），袖所業詣荆，見高從誨，有《中秋無月詩》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曰：「此詩雖好，將來但恐喪明。」後如其言。

孫光憲

論　述

綜　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引孫巨源（洙）曰　小詞有絕無含蓄，自爾入妙者，孫葆光之《浣溪沙》也。

《**雲韶集**》**卷一**　孟文詞在五代時最見氣格，風致亦復不泛，出韋端己之上。

《**白雨齋詞話**》**卷一**　孫孟文詞，氣骨甚遒，措語亦多警鍊。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坐少閑婉之致。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周稚圭中丞撰録十六家詞，各繫一詩。其繫孟文一首：「一庭疏雨善言愁。傭筆荆臺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衫如雪去揚州。」神韻獨絕，與漁洋《紅橋》詞「北郭清溪」闋，可稱媲美。

孫光憲《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筐篋，爰因公退，咸

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分　論

《竹枝》（**門前春水白蘋花**）　《古今詞統》卷二：偶然小事，寫得幽誕。

《楊柳枝》（**闖門風暖落花乾**）　《古今詞統》卷二：「乾」字奇。

又（**有池有榭即濛濛**）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評「浸潤」句：拙而蠢。

《**採蓮**》　《升庵詩話・詩用兒字》：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唐詩歸》卷三六鍾惺評：寫出極憨便佳。

《**浣溪沙**》（**蓼岸風多橘柚香**）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王弇州稱「歸來休放燭花紅」、「問君還有幾多愁」直是詞手。假如此等調，亦僅隔一黍耳。《雲韶集》卷一：「片帆」七字，壓遍古今詞人。「閃孤光」三字警絕。無一字不秀鍊，絕唱也。

又（**攬鏡無言淚欲流**）　《耆舊續聞》卷二：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濕。」「紅濕」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馮延巳）「細雨濕流光」與《花間集》「一庭疏雨濕春愁」。【略】蓋唐詞多豔句，後人好爲譌語。楊愼《詞品》卷二：「一庭疏雨溼春愁」，秀句也。玉茗堂《花間集》卷三：「不耐風」、「溼春愁」，皆集中創見之秀句也。觀堂自輯本《孫中丞詞題記》昔黃玉林賞其「一庭（花）（疏）雨溼春愁」爲古今佳句，余以爲不若「片帆煙際閃孤光」尤有境界也。

又（**蘭沐初休曲檻前**）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清商曲「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下，何處不可憐」，竟不必讀。「不禁憐」，妙。《古今詞統》卷四：「此時模樣不禁憐」句，本于《子夜歌》「何處不可憐」。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引江尚質曰：《花間》詞狀物描情，每多意態，直如身履其地，眼見其人。【略】孫光憲之「翠袂半將遮粉臆，寶釵長欲墜香肩」是也。《雲韶集》卷一：情態可想。風流窕窈，我見猶憐。「不禁憐」三字，眞乃嬌絕。飛燕、玉環無此情態，眞欲與麗娟並驅矣。

又（**風遞殘香出繡簾**）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樂府餘音，詞壇麗藻。好書不厭百回讀，如此數詞，亦應爾爾。《古今詞統》卷四：末句妙在全不使性。《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古今詩餘醉》卷一〇：眞情在猜嫌上。

又（**輕打銀箏墜燕泥**）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評末句云：一句情卻裝裹得正。

又（**烏帽斜攲倒佩魚**）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且生疏」，乖人偶然看得，俗眼則失之矣。《古今詞統》卷四：「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與「將見客時微掩斂，得人憐處且生疏」，可謂曲盡嬌憨之態矣。《雲韶集》卷一：迤邐寫來，描寫女兒心性，情態無不逼眞。《詞則・閑情集》卷一：情態畢傳。

又（**碧玉衣裳白玉人**）　《太平廣記》卷二八六引《聞奇錄》：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遽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入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觀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閑情集》卷一：起二句纖小。

又（**何事相逢不展眉**）　《閑情集》卷一：描繪逼眞，惜語近俚。

《**河傳**》（**太平天子**）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索性詠古，感慨之下，自有無限烟波。

《**菩薩蠻**》（**月華如水籠香砌**）　《古今詞統》卷五：燭啼有淚，燈笑生花。《雨村詞話》卷一評「碧烟」二句：「戰」字新。

又（**小庭花落無人掃**）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老」字、「曉」字俱下得妙。詞本佳，而得此二字更覺生色。《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氣幽情快。

又（**青巖碧洞經朝雨**）　《古今詞統》卷五：孫有句云「片帆烟際閃孤

光」，足括此八句。

《**河瀆神**》（**汾水碧依依**）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原題本旨，直書祠廟中事，自無借撥空影習氣。《雲韶集》、《別調集》卷一：「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起筆彷彿似之。

又（**江上草芊芊**）　《丹鉛餘錄》卷九：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泖」，非也。《古今詞統》卷六：杜詩：「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二闋，似從此中變化。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引王阮亭曰：有詞翻來極淺，反爲入情者，孫葆光云：「雙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鸂鶒。【略】」無如查荃云「斜陽影裏，寒烟明處，雙槳去悠悠」，翻令人不能爲懷。《皺水軒詞筌》：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查荃「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尚不如孫光憲「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鸂鶒」，尤爲黯然。洪叔璵「醉中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卻桃源路」，造語尤工，卻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澹語入情。

《**虞美人**》（**紅窗寂寂無人語**）　《野客叢書・杏花雨》：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略】（「雨」）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寞無人語，黯淡梨花雨。」玉茗堂《花間集》卷三：《益州方物圖贊》「虞」作「娛」，集中諸調，都不及虞姬事，想以此故。

《**後庭花**》（**石城依舊空江國**）　《雨村詞話》卷一：詞用「織」字，最妙。始于太白詞「平林漠漠烟如織」。孫光憲亦有句云「野棠如織」，晏殊亦有「心似織」句，此後遂千變萬化矣。《雲韶集》卷一：起筆挺。觸景生情，有不期然而然者。「只是教人」四字，眞乃道得出者。《詞則・大雅集》卷一：胸有所鬱，觸處傷懷，妙在不說破，說破則淺矣。

《**生查子**》（**暖日策花驄**）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六朝風華而稍參差之，即是詞也。唐詞間出選詩體，去古猶未河漢。《詞譜》卷三：此詞換頭句作七字異。按《尊前集》魏承班詞後段第一句：「花紅柳綠間晴空。」《青箱雜記》陳亞詞後段第一句：「分明記得約當歸。」俱七字，其體正與此同。《聽秋聲館詞話》卷一：「誰家」二字似不可少，其諷世人見利爭趨意，當於言外得之。

《**酒泉子**》（**空磧無邊**）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三疊文之《出塞曲》，而長短句之《吊古戰場文》也。直讀不禁酸鼻。

《**清平樂**》（**愁腸欲斷**）　《古今詞統》卷五：子野云「枕上夢魂飛不去」，此孫君所以仗東風也。《雲韶集》卷一：柔情密意，思路凄絕。《詞則・閑情集》卷一：癡情幻想，說得溫厚，便有風騷遺意。

又（**等閒無語**）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徘徊而不忘恩婉，戀而不激，塡詞中之有風雅者。

《**更漏子**》（**今夜期**）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到得情深江海，自不至斷腸西東，其不然者命也，數也。人非木石，那得無情。世間負心人，直木石之不若也。

《**風流子**》（**茅舍槿籬溪曲**）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田家樂耶，麗人行耶，青樓曲耶。詞人藻，美人容，都在尺幅中矣。

又（**樓綺長衢欲暮**）　《雲韶集》卷一：情態逼眞，令人如見。結三語有無限惋惜。

《**定西番**》（**雞祿山前遊騎**）　《詞則・放歌集》卷一：筆力廉悍。

又（**帝子枕前秋夜**）　玉茗堂《花間集》卷三：吳子華云：「無人知道外邊寒」，謝疊山云「玉人歌吹未曾歸」，可見深宮之暖，不知邊寒之寒。玉人之娛，不知蠶婦之苦。至裴交泰下第詞云「南宮漏短北宮長」，眞一字一血矣。

《**思帝鄉**》（**如何**）　《古今詞統》卷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預爲詞科矣。《湘綺樓詞選前編》：常語常景，自然丰采。

《**上行杯**》（**草草離亭鞍馬**）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江淹賦所未暢，尚思廣之。此詞殊覺潦草。

《**謁金門**》（**留不得**）　玉茗堂《花間集》卷四：「滿帆風吹不上離人小舡」，今南調中最膾炙人口。只此數語，已足概括之矣。《草堂詩餘別集》卷一：起句落宋，然是宋人妙處。又評末二句云：古不可言。《古今詩餘醉》卷八：「孤鸞」句，古極。《西河詞話》卷一：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創爲詞韻，而家稚黃取刻之，雖有功于詞甚明，然反失古意。【略】孫光憲《謁金門》有云：「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揚州初去日。」又云：「卻羨彩鴛三十六。孤鸞只一隻。」

則又通質、陌、錫、職、於、屋。《皺水軒詞筌》：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略】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雲韶集》卷一：起筆超脫，結筆妙。一「還」字，可知孤棲非一日矣。《詞則・大雅集》卷一：不遇之感，自嘆語，亦是自負語。「還」字妙，落拓非一日矣。《詞徵》卷三：前人詞多喜用「三十六」字，歐陽炯《更漏子》「三十六宮秋夜永」、孫孟文《謁金門》：「卻羨彩鴛三十六」，【略】用算博士語，皆有致。

《**思越人**》（**渚蓮枯**）《雲韶集》卷一：筆致疏冷。「經春」二語淒艷，而筆力甚遒。

《**望梅花**》（**數枝開與短墻平**）玉茗堂《花間集》卷四：「自去何郎無好詠」，「雪萼紅跗」相映，當得一「好」字起不。

《**漁歌子**》（**泛流螢**）玉茗堂《花間集》卷四：竟奪了張志和、張季鷹坐位，忒覺狠些。

傳記

《**十國春秋・荆南・孫光憲傳**》孫光憲字孟文，貴平人。（《北夢瑣言》作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獨讀書好學。唐時，爲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武信王奄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王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王乃止。文獻王立，會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王居恆羨馬氏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徒驕侈僭汰，取快一時，危亡無日，又足慕乎。」王忽悟，曰：「公言是也。」爲悔謝者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繼沖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大將李景威勸繼沖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未易當也。」因敎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悉獻三州之地。宋太祖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稱治。乾德末，卒。光憲博物稽古。先是，唐元和中，裴宙鎭荆州，掘地得一石，規模悉倣江陵城制，命徙置他所，輒淫雨不止，仍復舊處，天乃霽。一日，文獻王經其地，顧問光憲，光憲曰：「昔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源之穴，慮萬世下或有汎濫，爰以石屋鎭之耳。」王大加歎賞，益重之。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北夢瑣言》、《蠶書》若干卷。（《容齋三筆》載有《貽子錄》，疑亦光憲輩撰。）又撰《續通曆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怏怏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光憲又雅善小詞，蜀人輯《花間集》，采其辭至六十餘篇。子謂、讜。（光憲常諫保勗曰：「宋有天下，詔書皆合仁義，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見《長編》。）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爲戒也。

《**太平廣記**》**卷八〇引**《**北夢瑣言**》僞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孫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後，方可圖之。未間，苟或先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犍爲郡青衣灘而死。即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凶夢，何其效哉。光憲自蜀沿流，一夕夢葉生云：「子於青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洎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爲迅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尙能相戲哉。

《**三楚新錄**》**卷三**　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之，用爲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檄皆出其手，（李）載仁尸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

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賚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

《碧雞漫志》卷四：　張祜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

《默記》卷上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因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瓌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玄宗卧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者曰：『我固知命盡於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曆》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眞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眞玄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於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全唐文紀事・辨證五》引《餘冬序録》　司空圖撰《李磎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賊火，無聞於時，以爲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粃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而梁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歎，不獨李磎、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爲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北夢瑣言》三十卷，孫光憲撰。

又卷五　孫光憲《摘橘齋集》二卷。

《郡齋讀書志・北夢瑣言二十卷》　右荆南孫光憲撰。光憲蜀人，從楊玭、元澄游，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之。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畋于江南之夢」，自以爲高氏從事在荆江之北，故命編云。

又《孫光憲鞏湖編玩三卷》　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從誨辟掌書記，歷檢校祕書監，御史大夫。王師收朗州，光憲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通志・藝文略八》　孫光憲《鞏湖編玩》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北夢瑣言》三十卷，（案《文獻通考》作「二十卷」。）黃州刺史陵井孫光憲孟文撰，載唐末五代及諸國雜事。光憲仕荆南高從誨，三世在幕府。北夢者，言在夢澤之北也。後隨繼沖入朝，有薦於太祖者，將用爲學士，未及而卒。光憲自號葆光子。

《宋史・藝文志五》　孫光憲《北夢瑣言》十二卷。

又《藝文志七》　孫光憲《荆臺集》四十卷、又《筆傭集》十卷、《紀遇詩》十卷、《鞏湖編翫》三卷、《橘齋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北夢瑣言》三十卷，孫光憲。

又卷五　《鞏湖編玩》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北夢瑣言》二十卷，孫光憲。

《愛日精廬藏書志》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芥庵夏隱君。中間刊誤舛訛，如日曰、纂篡、歡歎、雖難、關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蜀中廣記》卷九七　孫光憲《鞏湖編玩》三卷、《荆臺集》四十卷、《筆傭

集》十卷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高從誨辟掌書記。三世皆在幕府。歸宋，授黄州刺史，在郡有聲。乾德中卒。光憲博通經史，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讎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鞏湖編玩》、《筆傭集》、《橘齋集》、《北夢瑣言》、《蠶書》。又譔《續通曆》，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毁之。

《**絳雲樓書目**》**卷二** 孫光憲《北夢瑣言》二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小説家**》 孫光憲《北夢瑣言》三十卷。（抄）

《**讀書敏求記**》**卷二** 孫光憲《北夢瑣言》二十卷，華亭孫道明手抄本，錄每事列一題，流俗本通行削去，其間紕繆脱落，又不待言矣。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北夢瑣言》二十卷，五代孫光憲撰。又孫光憲《筆傭》十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 《北夢瑣言》三十卷，孫光憲撰。又孫光憲《荆臺集》四十卷，《紀遇詩》十卷，《鞏湖編玩》三卷，《橘齋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一・北夢瑣言二十卷**》 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而自題仍稱富春。考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則當爲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爲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爲從事，後勸高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黄州刺史以終。《五代史・荆南世家》載之甚明，舊以爲五代人者，誤矣。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筆傭集》、《鞏湖集翫》、《蠶書》、《續通曆》等書，自宋代已散佚，惟是書獨傳於後。其曰《北夢瑣言》者，以《左傳》稱「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北，故以命名。蓋仕高氏時作也。所載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説，以示有徵。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記載頗猥雜，叙次亦頗冗沓，而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故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多採其文。晁公武《讀書志》載光憲《續通曆》十卷，輯唐及五代事，以續馬總之書，參以黄巢、李茂貞、劉守光、按巴堅（案「按巴堅」原作「阿保機」，今改正。）、吴唐、閩廣、吴越、兩蜀事迹，太祖以所記多不實，詔毁其書。而此書未嘗議及，則語不甚誣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爲明商濬《稗海》所刻，脱誤殆不可讀。近時揚州新刻，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猶宋時陝西刊版，差完整有緒。故今以揚州本著錄，不用商氏本云。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小説家類・北夢瑣言二十卷**》 宋孫光憲撰。舊本題五代人者，誤也。光憲初從高季興於荆州，在夢澤之北，因以名書。所載皆唐末、五代軼事，多記某人所説，以示有徵。記載蕪雜，叙述亦復冗沓，而遺文瑣語，亦往往可資考訂。

盧文弨《書北夢瑣言後》 富春孫光憲爲荆南高氏從事，著此書凡二十卷，紀唐及五代近事，自云博訪於人，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所紀疑皆實矣。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前後複見處，亦時有參差，所謂耳聞不如目見，雖未掩瑕，要不當因而集矢也。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叙次袞袞，亦由藻飾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盧氏得葉石君鈔本，刻之叢書中，以爲優於前明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間有之，即盧本亦不免也。顧余十數年前，偶繙《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脱誤，更有出於兩本之外者。儻有少年憙事者從而畢功，更大妙也。然就余所校，已賢於舊本遠甚。前罷官在京師日，偶爲亡兒衷是舉唐人「鉏禾日當午」一詩，以爲聶夷中作。兒憚余不敢請，退而詢北堂弘農君曰：「昔聞是李公垂作，人以此卜其必相者，得毋誤也。」余聞亦啞然，不自憶前語之由來，今觀此書實然，余向者亦沿與公致誤也。

盧見曾《雅雨堂刊本書序》 陵州孫氏光憲，當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爲高從誨從事，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畋於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登玭游，元登多聞，因資取其説而爲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勅撰《廣記》五百卷，采《瑣言》尤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眞。兹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吴方山岫。於是孫氏之書，犂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爲刊布，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又嘗著《續通曆》十卷，平生詩文，名《鞏湖編玩》，皆不傳，爲可惜也。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鄭堂讀書記・小説家類二・北夢瑣言二十卷**》（**雅雨堂叢書**）**本**） 宋孫光憲撰，《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傳記類》、《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及陳氏作三十卷，《宋志》作十二卷，皆字之誤也。前有自序【略】。今觀其書，凡三百二十七條，每條各有標目，兼附七十二條。書中第六卷至第九卷，有一條皆稱「聞於劉山甫」，蓋即采山甫《金谿閒談》十二卷中事也。孟文稱其本偶亡，十不記三四云。其所紀載，率皆蕪雜，而

行文亦復繁冗，未免有意貪多，然尚不失之甚誣，頗有俾于考訂，非比所著《通曆》多不實，爲宋太祖所詔毁也。盧雅雨以明商氏《稗海》本殊失本眞，乃取葉石君所藏宋本重刊，并爲之序，後有石君識語，《說郛》、《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孴經室外集》卷五《通紀七卷續五卷提要》 唐馬總撰。總有《意林》，四庫全書已著錄。【略】此書起自太古訖于隋季，共十卷。【略】然後荆南孫光憲者復輯全唐洎五代事蹟十卷，以續總所紀，率多未實。今自十一卷唐高祖起，閩王審知止，係孫氏所續，然宋時即僅存其五卷矣。

《藏園群書題記·雜家類·校北夢瑣言跋》 《北夢瑣言》二十卷，孫光憲著。自序言生自岷峨，則固吾蜀人，本書題曰「富春」，蓋舉郡望也。舊刻本自明商濬《稗海》外，未有他刻。據孫道明跋，其所傳錄，出於武林忻悅學家陝刊舊本，意宋代祗此一刻，今陝本已不可得見矣。文淵閣著錄，爲盧氏《雅雨堂》本，後有葉石君跋，謂原書得自吳方山家，而吳本又缺第二十卷。然余檢閱商氏《稗海》，雖各條標題咸缺，未爲足本，而其第二十卷，固宛然具存，是亦未可盡廢也。余前時在南中，得明時萬曆刊本，其書十行二十字，每條皆有題目，要爲罕覯。審其行格，與岳元聲刊《媿郯錄》相同，或此書亦岳氏所刊耶。日前偶嬰小亟，翰文齋以新收海豐吳仲懌侍郎遺書數種相視，其書多得之嘉興唐鷦安家，而唐氏又得於吳氏拜經樓中。有《北夢瑣言》一帙，繕錄工雅，有紅藥山房、拜經樓、海寧楊氏諸印，卷首有「宋本」、「乙」二印，審是槎客所鈐。以此推之，其傳錄出於宋本，殆可信也。病中無俚，因取萬曆本手勘一通，正訛補闕，殆數百事。其最爲差舛者，萬曆本第二十卷，凡十一條，其文與他本無一字相同。蓋通行本多原闕末卷，萬曆刻本乃陰割卷十之半，移置於此以補之。離析改竄，頓失其眞，明人繆妄之習，往往如此，殊不足怪。及檢雅雨堂本，其第二十卷各條，文字與鈔本脗合。然校其每條標目，則迥然各異，遂逐條爲之正定，以復舊觀。余因反覆沈思其致誤之由，殊不可得。嗣取鈔刻各本，刻意推研，乃知盧氏所得葉石君本，據以入木。葉氏跋語，固明明謂吳方山本原缺第二十卷也。盧氏刻時，於其缺者，必取《稗海》本以補之，又緣《稗海》本原無題目，於是以意爲之標舉，俾成完帙，豈料其與原本固格格然枘鑿之不相入耶。夫明人昧於闕疑之義，騁其私臆，以欺罔後學，其愚妄自不足言。雅雨號稱通人，而拾遺補闕，不爲著明，毋亦蹈私造典籍之嫌耶。數百年沿誤踵繆之書，一旦神明煥發，頓還舊觀，其忻幸爲何如也。余始得萬曆本，重其版刊爲諸家目錄所未載，恆深自珍祕，而孰知其有竄亂卷第之弊。繼見盧刊依葉校訂正，文字視商本爲善，正嘉其掃葉之功，而孰知其有妄補標題之弊。昔人謂「不盡觀天下書，愼勿妄下雌黃」。余更爲之進一解曰：「讀書不得舊本，愼勿輕言校勘。」此書設非親見影宋舊鈔，手加勘定，則兩本之弊，將終古末由證明。是知古人露鈔雪纂之勤，其貽功於後學，至閎且遠也。顧竊有疑者，槎客藏書，率加手識，刊入《拜經樓題跋》中，此帙印識纍纍，而未曾入錄，致其佳勝，無人爲之表襮，毋亦見泰山而失之眉睫耶。

雜録

吳氏拜經樓舊鈔本《北夢瑣言》卷二〇目録

313 馬多國虛
314 委使案問
315 見李思戒
316 輕佻致禍
317 貌陋心險
318 父子相認
319 記夙世事
320 三斥三遇
321 于高疏闊
322 韋周庸劣
323 忍欲復禮（周彥章附）
324 名器踰分
325 頭皆不見
326 女崇伺便
327 詆訐朝賢

盧　汪

《唐摭言·海叙不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爲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叙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

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脆鞋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狥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梁震

傳記

《五代史補》卷四　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爲判官。震恥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爲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讎敵，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爲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能躬自入覲，可謂尊奬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縶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時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趫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爲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爲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於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致書於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於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於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閥，但郎君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煙霞憶共眠。」蓋以寫其高尚之趣也。

紀事

《北夢瑣言》卷七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尹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鑑誡録・改名達》　梁震先輩，蜀川人也。比名靄。僖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劉象先輩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于劉，劉略吟味震詩，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儻隨鄉賦，成器非遙。若不改名，無因顯達。何以。緣『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此後請改爲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雨，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名聞諸侯。高令公季昌召赴荆南，以筆硯籌畫見託，終身不就賓席，慮因玷污前名。至今南楚之間，獨步而已。

《三楚新録》卷三　進士梁震登第後，薄游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忻然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之心，若我繕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況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且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讎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興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略】莊宗伐蜀，【略】遣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筯而嘆曰：「此吾之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

又　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吾相見，兄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而復事其子邪。」於是求解職，退處於郊外，灌園鬻蔬，爲別業，稱處士。每從誨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往往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閥，止稱「大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以過殺之。

《實賓録》卷二　後唐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後梁震固請退，不能留，乃爲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則跨黃牛至廳事。

《續世説》卷四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及莊宗遇弒，季興益重震焉。

《蜀中廣記・人物記三》　梁震，邛州人。僖宗時，登進士第，見天下亂，乃不授官，還蜀。過荆州，爲節度使高季昌所留，欲奏爲判官，恥之，去則又恐及禍，遂稱唐進士以終身。季昌資其謀，稱曰先輩。是時，唐莊宗滅梁，威震天下。季昌懼，欲自入朝，問于震。震曰：「沙陀，虎狼之國也，其志欲削平海内久矣。公乃自投虎口耶。唐主雖英特，然非永世之器，不久其國必亂。公但保境恤民，無失事大之禮。彼已驕縱，不過十年，事當反覆矣。」季昌不從。及至唐，羣臣屢勸留之。季昌行賂於嬖倖，乃得歸。見震，握手泣曰：「不聽先生言，幾不相見。」遂繕城積粟，爲戰守之備。季昌死，子從誨立，以兄事震，省刑薄歛，境内乂安。震曰：「先王待我以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王能自立，吾不復事人矣。」遂築室土州，自稱荆臺處士，以壽終。

《十國春秋・荆南・梁震傳》　會王寢疾不起，文獻王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王爲郎君。一日，王語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内以安，是吾願也。」震知王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王爲之築室於土洲上。（《江陵志餘》名梁家臺。）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堯山堂外紀》曰：震晚年稱荆臺隱士，題院中壁云：「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浼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凛荆臺。」）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王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叙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是終其天年。所著文集一卷行世。先是，有薛少尹者，擅相人之術。震同進士董與、杜無隱往叩，薛曰：「梁秀才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竟如其言。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梁震文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梁震表狀》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梁震集》一卷。

高若拙

《詩話總龜・詩識門下》引《大定録》　高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己，將來但恐喪明。」後果如其言。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後史補》三卷，前進士高若拙撰。

《宋史・藝文志二》　高若拙《後史補》三卷。

又《藝文志六》　高若訥《素問誤文闕義》一卷。

李郁

《**詩話總龜・譏誚門中**》引《**古今詩話**》 李郁尚書爲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卻教羲、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示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堪作符也。

胡擢

《**宣和畫譜・花鳥一**》 胡擢，不知何許人也。博學能詩，氣韻超邁，飄飄然有方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詩思若在三峽之間，聞猿聲時，其高情逸興如此。一遇難狀之景，則寄之於畫，乃作草木禽鳥，亦詩人感物之作也。」

《**圖畫見聞誌**》**卷二**《**紀藝上**》 胡擢，不知何許人。善狀花鳥，氣韻甚高。博學能詩，飄然有物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思若於三峽聞猿。（擢有《三峽聞猿賦》，人多膾炙。）」又常吟曰：「甕中每醞逍遙藥，筆下閒偷造化功。」其高情逸興如此。有《鸂鶒圖》全株石榴、四時翎毛花果等圖傳於世。

《**分甘餘話**》**卷一** 唐鄭棨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若在三峽聞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壬子秋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舲，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爾。

釋清尚

齊己《**覽清尚卷**》 李洞僻相似，得詩先示師。鬼神迷去處，風日背吟時。格已搜清竭，名還着紫卑。從容味高作，翻爲古人疑。

《**哭僧**》 《對牀夜語》卷五：清尚《哭僧》詩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斯可以言悟。

《**贈樊川長老**》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坐石鳥疑死」，即與「鹿嗅安禪石」同意，皆不如劉得仁「螢入定僧衣」爲妙。然用工刻苦，不可不選，以備旁考。紀昀評：如此刻苦，愈刻苦愈入魔趣，排之惟恐不及，何得云不可不選。又：句句拙鄙，三、四尤甚。馮舒評：刻酷鍊奇。馮班評：句句用力。